历代中医名著文库

名誉主编 张文康

学术顾问（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继兴 王玉川 王绵之 邓铁涛
史常永 吕炳奎 刘渡舟 李今庸
余瀛鳌 张灿玾 陈可冀 陈如岱
尚志钧 施杞 钱超尘 郭霭春
程莘农 董建华 焦树德 程书钧

总策划 王智钧 房书亭 张 伟
主 编 高文铸
副主编 李俊德 刘日一 张 伟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伯海 牛兵占 伊广谦 刘日一 刘更生
李俊德 张 伟 张年顺 张瑞贤 胡晓峰
徐又芳 高文铸 郭君双 黄龙祥 盛维忠
蒋力生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历代中医名著文库》序

高　文　铸

成功之道，读书为要。不管做任何学问，都是如此。古往今来，凡是在某一学科有成就的人，莫不是学富五车，满腹经纶。怎样读书？先哲早有明训：第一要精，第二要博。“精”就是专门深入，精研细读；“博”就是广泛浏览，博极群书。精博相兼，成功就在眼前。

学习中医当然也不例外。医圣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成《伤寒杂病论》千秋不朽；药圣李时珍“岁历三十稔，书考八百余家”，著成《本草纲目》万代永传。要想成为一代名医，就要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古今一理，中外皆同。

科学是有继承性的，特别是中医这门实践性很强的学术，需要多少代人的不断摸索和积累。古人在实践中摸索积累的临证经验，主要依靠中医文献作为载体延续发展。书以记文，文以载道，道以育人。历世流传的中医典籍，便是仁人志士步入医学殿堂的阶梯。

学以致用，困知勉行。读书与实践，相辅相成，二者不可偏废。作为一个医生，读书必须结合临证，临证不能脱离读书。历观古今名医的成长道路，都毫不例外地把读书与临床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通过勤奋读书，反复实践，不断总结，又各自把读书心得和临证治验记录下来，成为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献宝藏。

面对这些浩如烟海的中医典籍，盲目阅读或漠然置之都是不足取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对这些浩瀚的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科学分析，深入钻研，由博返约，去粗取精，发扬光大。这样才能避开前人走过的弯路，把前人宝贵的经验继承下来，从而在更深的层次上探索未知的境界。尤其在受到西医的强烈冲击，中医临床实践机会相对减少的今天，师法古代名医名著则更加不可或缺。

为了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广泛传播和充分利用祖国医学这份宝贵遗产，满足广大中医药工作者读书、临证的需要，在华夏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王智钧先生、常务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张伟先生的精心策划和卫生部副部长兼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张文康先生、中国中医研究院党委书记房书亭先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生、中国中医药学会副秘书长李俊德先生的大力支持下，由中国中医药学会文献分会、中国中医药文化研究会、全国医古文研究会联合聘请有关专家学者，在传世的近万种中医古籍中，经过反复论证，严格筛选，编纂了这套《历代中医名著文库》丛书。

《文库》以历代流传广、社会影响大、临床实用价值高为选书原则。根据中医学术发展的演变规律、当今中医药学的学科建制和中医药古典医籍的保存现状，共分为十二大类，计有《医经病源诊法名著集成》、《伤寒金匮温病名著集成》、《本草名著集成》、《方剂名著集成》、《针灸名著集成》、《内科名著集成》、《外伤科名著集成》、《妇科名著集成》、《儿科名著集成》、《五官科名著集成》、《综合类名著集成》、《医案医话医论名著集成》。所收著作均以中小部头为主，大部头著作则单本刊出。每类《集成》少则收书十余种，多则二十余种，基本上代表了本学科古典医籍中最精华的部分。

《文库》以完整保存古籍、方便今人阅读、有利于学术研究为整理准绳。每种入选书目均以初刻本或最佳版本为底本，保持内容的完整性，不删一字一图。整理以点校为主，校注文字力求简明扼要，不作繁琐考证。每种入选著作均写有点校说明，叙述本书的著述缘起、成书过程、书名由来、体例结构、内容梗概、学术源流、学术评介、版本流传，以及后世研究概况、本次点校方法。每类《集成》书前撰写前言一篇，充分叙述本学科的学术发展历史、所涵盖的内容和学术特点、主要典籍及其存亡流传演变，以及本次整理情况。每类《集成》书后附有“未收名著书目提要”，条贯群书，部次甲乙，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以引导读者了解和利用更多的典籍。从整体上看，每类《集成》既是该学科历代医籍的选粹，又是研究该学科学术内容的文献通鉴，具有永久的收藏和使用价值。

孔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俗谚曰：“求人不如求己，求师不如求书。”

《历代中医名著文库》是您的良师益友，置诸座右，恒而学之，它将使您步步走向成功。即使博雅之士，大方之家，插架翻检，知而后读，亦为治医之一助。

1997年元旦于中国中医研究院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前 言

本《集成》将伤寒、金匮、温病三部分名著汇于一册，其内容集中反映了从汉代到清末中医历代先贤对疾病的病因、病机和治疗等方面的认识过程和实践经验，对于现代中医临床工作者来说是必读的重要参考书。然而，因其书年代久远，文词古奥，年代跨度较大，读者非了解其学术源流、发展过程和典籍流传等情况，则不易识其真谛，为此将有关情况分述如下。

一

东汉·张仲景所著的《伤寒论》（原名《伤寒杂病论》，后世将其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共十卷，计三百九十七条，是以研究伤寒病为主的经典著作。伤寒病有广义伤寒与狭义伤寒之分。《素问·热论》谓："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难经·五十八难》谓："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广义伤寒指的是前者，即一切外感疾病的总称，包括《难经》所谓的五种。狭义伤寒指的是后者，即"伤寒有五"中的"伤寒"，指外受寒（或风寒）邪，感而即发的疾病。《伤寒论》虽然对于广义伤寒皆有所涉，但从篇幅和内容上看，是详于论述风寒邪气所致的病变和证治，而略于讨论广义伤寒中的其他疾病。

本学科的学术渊源当追溯到《黄帝内经》、《难经》等古代典籍，主要源于《素问·热论》。在《素问·热论》对外感热性病六经分证的基础上，张仲景结合汉代以前的临床医学成就和个人的长期临证实践经验，创造性地将外感疾病的病变发展过程及其所表现的各种证候予以归纳总结，创立了六经（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辨证体系，使这一体系有了完整、系统的理论框架，使伤寒病的辨治有矩可循，有章可依。《伤寒论》还把自《内经》以来的脏腑、经络、病因病机学说的理论和对疾病诊治的实践知识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确立了中医学"辨证论治"的原则和纲领。此外，《伤寒论》中成功地运用了汗、吐、下、和、温、清、消、补等治疗大法，每一法中又总结、拟制了许多疗效确凿的有效方剂（除佚方外，计一百一十三方），做到了据证立法，依法拟方遣药，改变了汉代以前有药无方，有方无法的状况，开理、法、方、药相贯穿之先河。

汉唐之际，研究伤寒病的医家，据《外台秘要》所载："诸论伤寒，凡有八家。"其实不止八家，但现存文献较为完整者，除张仲景的《伤寒论》外，尚有葛洪的《肘后方》、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孙思邈的《千金翼方》以及王焘的《外台秘要》等，其中《伤寒论》则是现存研究伤寒的第一部专著，且为其皎皎者，广为后世医家所尊崇。于是，治伤寒诸流派，多祖于斯。

由于东汉末年战乱频起，致使张仲景的原著《伤寒杂病论》成书不久，即散佚不全。西晋太医令王叔和将原书的伤寒部分搜集整理，并编次成册，始名《伤寒论》（后至宋代治平年间，经林亿、高宝衡加以校正刊印，方得以广泛流传）。金代成无己著《注解伤寒论》，为注《伤寒论》的第一家。自此，便逐渐形成了伤寒各流派的争鸣。

据初步统计，伤寒流派诸家不下四百余种，现择其中最有代表性者简述如下：

根据对上述王氏和成氏看法之不同，始有崇古和革新两派形成。即宗王氏赞成氏的维护旧论派，其代表人物为张卿子（著《张卿子伤寒论》）、张锡驹（著《伤寒论直解》）、陈念祖（著《伤寒论浅注》、《伤寒医诀串解》）等；驳王氏讥成氏的重新编次派，其代表人物为方中行（著《伤寒论条辨》）、喻嘉言（著《尚论篇》、《伤寒尚论后编》）、以及张璐（著《伤寒缵论》、《伤寒续论》）、吴仪洛（著《伤寒分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经》)、程应旄(著《伤寒论后条辨》)、章虚谷(著《伤寒本旨》)、周扬俊(著《伤寒论三注》)等。

根据对六经实质看法之不同,可分为两派。一派是以经络论六经派,其代表人物为朱肱(著《南阳活人书》)、汪琥(著《伤寒论辨证广注》)等;另一派是以六气论六经派,其代表人物首推张志聪(著《伤寒论宗印》、《伤寒论集注》)、黄元御(著《伤寒悬解》),此二人虽然皆主张用六气理论分析六经,但在《伤寒论》的编次上,张立主维护旧论,而黄则倡言错简重订。

根据对伤寒病辨证方法之不同,又分为三派。一是按方类证派,以柯琴(著《伤寒来苏集》)、徐大椿(著《伤寒论类方》、《六经病解》、《伤寒约编》)等人为代表;一是据法类证派,以钱潢(著《伤寒溯源集》)、尤在泾(著《伤寒贯珠集》)等人为代表;一是分经类证派,以沈目南(著《伤寒六经辨证治法》)、包诚(著《伤寒审证表》)等人为其代表。

二

《金匮要略》一书,共为二十五篇。其中首篇"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篇"系其总论,为全书之纲领。由第二篇"痉湿暍病脉证治篇"至第十七篇"呕吐哕下利病脉证治篇",属于内科范围的疾病。第十八篇"疮痈肠痈浸淫病脉证治篇"属于外科疾病。第十九篇"趺蹶手指臂肿转筋阴狐疝蛔虫病脉证治篇"则是将不便归类的数种疾病合为一篇。第二十篇至二十二篇,专论妇科疾病。最后三篇是杂疗方和食物禁忌。

该书所载疾病四十余种,载方二百零五首(其中四首只列方名而未见药物)。在剂型上,计有汤剂、丸剂、散剂、酒剂、浴洗剂、熏剂、外敷剂、坐药等,以适用于临床治疗的不同需求。

本书对杂病的诊治特点有二:一是以整体观念为指导思想,以脏腑、经络学说为基本论点,指出疾病证候之所以发生,皆是整体机能失调以及脏腑、经络病理变化的反应。二是根据治病求本的精神,强调人体正气的强弱是疾病发生与否的主导因素,在治疗上重视扶助正气,尤其是补脾、补肾的固本治则。另者,也不忽视祛邪的治疗,在祛邪时也始终要顾护正气。

在方剂的具体运用上,既法方严谨,又化裁灵活。有时一病可用数方,有时一方可治多病,体现了"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精神。

在审查病因上,主张以脏腑、经络分内外,最早提出了"千般疢难,不越三条"的三因分类方法。

综上所述,本书最突出的贡献,是创立了根据脏腑、经络病机和四诊八纲相结合的杂病辨证方法,以及将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论治方法,为中医学奠定了诊治杂病的基础。

关于《金匮要略》及研究该书的医籍流传情况,总的来看,《金匮要略》的整理编次要晚于《伤寒论》。西晋之时,王叔和对于仲景原著《伤寒杂病论》(全书共十六卷,其中十卷论伤寒,六卷论杂病)的搜集整编,后人所看到的仅是《伤寒论》十卷,而杂病部分并未得见。直到北宋,翰林学士王洙于翰林院所存的蠹简中,发现了《金匮玉函要略方》(此为《伤寒杂病论》之节略本)三卷,上论伤寒,中论杂病,下载其方。嗣后,林亿等对此节略本予以校订,由于已经有了王叔和编次的较为系统的《伤寒论》单行本,因此删去了上卷,只保留了中卷杂病和下卷载方的部分,仍作三卷,而书名则弃"玉函"二字,易名曰"金匮要略方论"。故而,是书之所以能流传至今,实赖蠹简之节略本,王洙之功不可泯。

《金匮要略》的注释本,较之《伤寒论》为少。究其因,一者《金匮要略》发现较晚,流传亦较《伤寒论》为少;二者《金匮要略》内容庞杂,错脱讹误较多,颇多费解,令历代医家望而生畏。因此,宋元以前的注本无所察见。至元代,始有樊子晋的《金匮衍义》,且只有其名而未见其书。而朱丹溪的《金匮钩玄》,与以后尤在泾的《金匮翼》属于同一体裁,系杂病综合性医书,多论治而非注解。丹溪弟子元·赵以德著《金匮方论衍义》,其注释较详,惜甚少流传,后经周扬俊加以补注,即《金匮玉函经二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注》。明·卢之颐有《金匮要略论疏》、清·李炳有《金匮要略论注》，亦较少传世。以下尚有程林的《金匮要略直解》、黄元御的《金匮悬解》、魏荔彤的《金匮要略方论本义》、沈明宗的《金匮要略编注》、尤在泾的《金匮要略心典》、高学山的《高注金匮要略》、陈念祖的《金匮要略浅注》、黄竹斋的《金匮要略方论集注》、朱光被的《金匮正义》、唐容川的《金匮要略浅注补正》、曹家达的《金匮发微》等。

上述各家和前面研究伤寒的诸家，均各有所长，亦各有其不足之处，后学当荟萃其精华，合诸家之长冶为一炉，如斯，方可对伤寒和杂病辨治方法，由博返约，较为全面地掌握。

三

温病最具代表性的著作，首推《温疫论》、《温热论》、《温病条辨》等，它们皆为研究温病的专著。

所谓"温病"，即指由温热病邪引起的一类外感疾病。其临床特点，多为发病急速，热象偏重，易于化燥伤阴等。由于四时气候变化不同，产生的温热病邪亦各有异，因此导致的温病也即多种类型，诸如风温、春温、暑温、伏暑、湿温、秋燥、冬温、温疫等。凡研究上述疾病的著作，均在温病学科范畴之列。

关于本学科的学术源流及其发展。温病学的发迹要比伤寒晚得多，尽管有关"温病"的记载早在先秦时期就有所见，但自战国至晋唐的漫长时期，始终处于萌芽阶段，未脱出"伤寒"的圈子。如：

《内经》中有"民病温病"、"先夏至日为病温，后夏至日为病暑"等温病病名的记载；"喜怒不节，寒暑过度，生乃不固，故重阴必阳，重阳必阴。故曰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等温病病因、病机的记载（意谓：春温的病因是"冬伤于寒"，病机是"重阴必阳"，为伏气温病）；以及"病温虚甚死"等温病预后的记载。

《难经》有"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的记载，即云广义伤寒中包罗湿温、热病、温病等温病病种。

《伤寒论》第六条曰："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若发汗已，身灼热者，名风温。"条文虽述证简约，但明确地揭示出温病不同于狭义伤寒的特点：一是发热不恶寒，二是口渴。在治疗上，《伤寒论》虽未明言温病治则，但是本条文所述，若误用辛温发汗之法，会导致"身灼热"的变证，告诫后人对温病切勿以温治温，并遵《内经》"热者寒之"（实为温病治则最早的理论基础）创立了清热、泻下诸法及其方剂，如黄芩汤、栀子豉汤、白虎汤、承气汤等，后世许多治温之方即来源于此。

此外，孙思邈的《千金方》、王焘的《外台秘要》等书所载的葱豉汤（治风温）、太乙流金散（烟熏预防温病）、黑膏方（治温毒发斑）等方剂，对后世温病的治疗皆有一定的影响。

自宋至金元时期，为温病学的发展阶段。如宋·朱肱在《南阳活人书》中提出治温病以麻、桂等方或加黄芩（夏至前），或加知母、石膏、升麻（夏至后），可以看出，他主张治温须转向凉剂的方向是基本正确的。

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刘河间，可以说是将温病从伤寒体系中解脱出来的先行者。他在《伤寒直格》等书中，力主"伤寒六经传变皆热证"之说，治疗应以寒凉为主，并创立新法、新方以治温，如双解散、凉膈散等表里双解之剂，为后世开"治温以凉"的温病治疗总则之先河。故后人称"伤寒宗仲景，温病崇河间"。

至明清时代，温病学已进入成熟阶段。不仅在温病学理论上日臻完善，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温病辨证论治的体系。明·汪石山著有《医学原理》等书，最先提出"新感温病"之说，打破了伏气温病一统温病天下之局面。明末·吴又可著《温疫论》，系温病第一部专著，创造性地提出了温疫病的病原并非六气，而是一种特殊的"疫气"所致，感染途径为自口鼻而入，治以疏利透邪为主。这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在当时确为一大创见。清·叶天士著《温热论》(由门人据其口授之语撰成),为治温诸家成就最著者,首创"卫气营血"之温病辨证施治体系。继叶氏之后,吴鞠通总结了以前温病学家之说,撰著《温病条辨》为另一部系统论述温病辨治的专著,创"三焦"之温病辨证施治理论,以之羽翼"卫气营血"辨治理论,从而温病辨证论治的完整体系便已形成。

此外,薛生白著有《湿热条辨》,专论湿热病的病因病机和辨证施治,王孟英著有《温热经纬》,"以轩岐仲景之文为经,叶薛诸家之辨为纬",总结上述温病诸家理论和经验,并予阐发。至此,温病学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以上将本册所涉学科的学术源流、沿革过程、基本内容和特点,所包括的主要名著及其流传情况予以简要阐述。下面对此次整理相关的问题作如下说明:

本册从历代医著中精选了学术价值高、对后世影响大、切合于临床实践的伤寒、金匮、温病名著,计有《注解伤寒论》、《伤寒明理论》、《此事难知》、《阴症略例》、《尚论篇》、《伤寒来苏集》、《伤寒贯珠集》、《金匮要略心典》、《金匮玉函经二注》、《温疫论》、《伤寒温疫条辨》、《温病条辨》、《温热经纬》、《湿热条辨》、《时病论》15 种。另将未能收入本册的重要著作,以提要形式附于书后。

此次整理所采用的底本,多系初刻本或早期的重要善本,并在众多的版本中,选择出适宜的版本作校本。对于底本原则上不删节、不改动,将原来竖排版改为现代横排版式,加现代标点。繁体字一律改为规范简化字;异体字改为通行规范字;古今字、通借字一律不改动,在首见处出注说明;避讳字原则上不改动,如特别需要恢复本字者,出注说明。

在校注过程中,以对校为主,如系底本讹误,出校说明,可校可不校者不出校;若读不通的字、词、句采用对校不能解决者,则采用本校、他校、理校,但凡改动一字,必出校说明。

本次整理,侧重于字词的校注,对书中医理一般不作注释。凡难字、僻字、易于误解的异读字,均加注释并注音,注音采用汉语拼音加直音法;凡有歧义、僻义、费解之词,原则上加注;凡书名、人名、地名,一般不作注释。所出之注,按序号列于该页正文之下,以便于对照阅读。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于伯海

1997 年 8 月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总 目 录

伤寒类
注解伤寒论 …… (1)
伤寒明理论 …… (99)
此事难知 …… (133)
阴证略例 …… (171)
尚论篇 …… (205)
伤寒来苏集 …… (281)
伤寒贯珠集 …… (419)
金匮类
金匮要略心典 …… (497)
金匮玉函经二注 …… (561)
温病类
温疫论 …… (663)
伤寒温疫条辨 …… (699)
温病条辨 …… (817)
温热经纬 …… (915)
湿热条辨 …… (1005)
时病论 …… (1013)

附 未收伤寒金匮温病名著提要 …… (1081)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注解伤寒论

金·成无己 著
吴玉兰 校注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校注说明

《注解伤寒论》成书于1144年，由金·成无己撰注。成无己，聊摄（今山东聊城）人，约生于1066年，卒于1156年。成氏生性聪颖，博记广闻，其家为世医，除著有本书外，另有《伤寒明理论》一书。

《注解伤寒论》是成无己以王叔和撰次的《伤寒论》为蓝本，对该书进行逐条注释，故名曰《注解伤寒论》。成无己为注解《伤寒论》的第一注家。“《伤寒论》无己研究终身，深有所得，故其注释简谨”（清·曹禾）。所以后人把他比作王冰注《素问》一样，有功于古典医籍。

《注解伤寒论》全书共十卷，二十二篇。该书最大的特点是成氏在阐述仲景之论时，皆引据《内经》和《难经》之理，并旁涉众家之论，以阐发仲景原文之微言大意。如对卷一辨脉法中“阳脉浮，阴脉弱者，则血虚。血虚则筋急也”；“其脉沉者，荣气微也”的注释，成氏则分别引用了《难经》中“气主煦之，血主濡之；血虚，则不能濡润筋脉，故筋急也”和《内经》中所云“脉者，血之府也；脉实则血实，脉虚则血虚，此其常也；脉沉者，知荣血微耗”来对原文中两条进行注释。此外，成氏对方剂的解释，也以《内经》中的四气五味理论为依据，对一些方剂进行了注释，如对调胃承气汤和四逆汤的注释，即引用了《内经》“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甘苦，芒硝咸寒以除热，大黄苦寒以荡实，甘草甘平，助二物推陈而缓中”和“寒淫于内，治以甘热，又曰：寒淫所胜，平以辛热。甘草姜附相合，为甘辛大热之剂，乃可发散阴阳之气”来注释。由此可见，成氏的学术思想渊源于《内经》，其注释《伤寒论》后，则将《内经》、《难经》的理论和《伤寒论》的临床诊治内容结合起来了，从而使中医基础理论和临床治疗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

《注解伤寒论》自刊行后版本很多，主要有：元刻本（附图解运气钤一卷），明嘉靖二十四年乙巳（1545）汪济川刻本，明嘉靖三十九年庚申（1560）熊氏种德堂刻本，明万历二十七年赵开美《仲景全书》本，明万历二十九年辛丑（1601）吴勉学校刻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本，步月楼梓行古今医统正脉全书单行本，明同德堂刻本，四库全书本（文津阁本）（文渊阁本），清道光三年癸未（1823）贵文堂刻本，日本天保六年乙未（1835）跻寿馆刻本，清道光二十四年甲辰（1844）信元堂刻本（附伤寒明理论四卷），清同治九年庚午（1870）常郡双白燕堂陆氏刻本（附伤寒明理论四卷），清光绪元年乙亥（1875）常郡宛委山庄刻本，清光绪六年庚辰（1880）扫叶山房刻本（附伤寒明理论四卷），清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成都邓氏崇文斋刻仲景全书本，清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文运书局刻本，清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益元书局刻本（附伤寒明理论四卷），清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刻本，清光绪三十三年丁未（1907）京师医局刻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本1923年补刻，1956、1982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据明·赵开美刻本影印本。

本书以明赵开美刻本为底本，以明·汪济川刻本（简称汪本）、步月楼刻本为校本，并参阅了元刻本、明·熊氏种德堂刻本（简称熊本）、明·同德堂刻本（简称同德本）、日本跻寿馆本（简称天保本）、四库全书本（简称四库本）、四部丛刊本（简称丛刊本）等刻本。

此次整理对底本不删一字一图，对图中的文字遵原书从右向左读，繁体字一律改为规范简化字，异体字改为通行规范字，古今字、通假字一律不改动。校注以对校为主，凡底本与校本不同者，出校说明之。对赵开美的旁注也出注说明。鉴于整理者水平所限，书中可能尚有不足之处，敬请明者指正。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刻仲景全书序

岁乙未，吾邑疫疠大作，予家臧获，率六七就枕席，吾吴和缓明卿沈君南昉。在海虞，藉其力而起死正殆遍，予家得大造于沈君矣，不知沈君捻何术而若斯之神。因询之，君曰：予岂探龙藏秘典，剖青囊奥旨而神斯也哉，特于仲景之《伤寒论》窥一斑两斑耳。予曰：吾闻是书于家大夫之日久矣，而书肆间绝不可得。君曰：予诚有之。予读而知其为成无己所解之书也。然而，鱼亥不可正，句读不可雠矣。己而购得数本，字为之正，句为之雠，补其脱略，订其舛错。沈君曰：是可谓完书，仲景之忠臣也，予谢不敏，先大夫命之尔，其板行，斯以惠厥同胞。不肖孤曰：唯唯。沈君曰：《金匮要略》，仲景治杂证之秘也，盍并刻之以见古人攻击补泻，缓急调停之心法，先大夫曰小子识之。不肖孤曰：敬哉，既合刻则名何从。先大夫曰：可哉，命之名《仲景全书》。既刻已，复得宋板《伤寒论》焉。予曩固知成注非全文，及得是书，不啻拱璧，转卷间而后知成之荒也，因复并刻之，所以承先大夫之志欤。又故纸中检得《伤寒类证》三卷，所以檃括仲景之书，去其烦而归之简，聚其散而汇之一，其于病证脉方，若标月指之明且尽，仲景之法于是粲然无遗矣，乃并附于后。予因是哀夫世之人向故不得尽命而死也，夫仲景殚心思于轩岐，辨证候于丝发，著为百十二方，以全民命，斯何其仁且爱，而跻一世于仁寿之域也，乃今之业医者，舍本逐末，超者曰东垣，局者曰丹溪已矣，而最称高识者，则《玉机微义》是宗，若《素问》若《灵枢》若《玄珠密语》，则嗒焉茫乎而不知旨归，而语之以张仲景、刘河间，几不能知其人与世代，犹靦然曰：吾能已病足矣。奚高远之是务，且于今之读轩岐书者，必加诮曰：是夫也，徒读父书耳，不知兵变已。夫不知变者，世诚有之，以其变之难通而遂弃之者，是犹食而咽也，去食以求养生者哉，必且不然矣，则今日是书之刻，乌知不为肉食者大嗤乎，说者谓陆宣公达而以奏疏医天下，穷而聚方书，以医万民，吾子固悠然省世思哉。予曰：不不，是先大夫之志也，先大夫固尝以奏疏，医父子之伦，医朋党之渐，医东南之民瘼，以直言敢谏，医良庚者之膏肓，故蹶之日多，达之日少，而是书之刻也，其先大夫宣公之志欤，今先大夫殁垂四年而书成，先大夫处江湖逺忧之心，盖与居庙堂进忧之心同一无穷矣。客曰：子实为之，而以为先公之志，殆所谓善则称亲与，不肖孤曰：不不，是先大夫之志也。

万历己亥三月谷旦海虞清常道人赵开美序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伤寒论》序

夫《伤寒论》，盖祖述大圣人之意，诸家莫其伦拟。故晋·皇甫谧序《甲乙针经》云：伊尹以元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汉张仲景论广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近世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皆可施用。是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得不谓祖述大圣人之意乎？张仲景汉书无传，见《名医录》云：南阳人，名机，仲景乃其字也。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所著论，其言精而奥；其法简而详。非浅闻寡见者所能及。自仲景于今八百余年，惟王叔和能学之。其间如葛洪、陶景、胡洽、徐之才、孙思邈辈，非不才也。但各自名家，而不能修明之。开宝中，节度使高继冲，曾编录进上，其文理舛错，未尝考正。历代虽藏之书府，亦阙于雠校。是使治病之流，举天下无或知者。国家诏儒臣校正医书，臣奇续被其选。以为百病之急，无急于伤寒，今先校定张仲景《伤寒论》十卷，总二十二篇，证外合三百九十七法，除重复，定有一百一十二方，今请颁行。

太子右赞善大夫臣高保衡
尚书屯田员外郎臣孙奇　等谨上
尚书司封郎中秘阁校理臣林亿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伤寒卒病论》集

论曰：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候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栗，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赍百年之寿命，持至贵之重器，委付凡医，恣其所措。咄嗟呜呼！厥身已毙，神明消灭，变为异物，幽潜重泉，徒为啼泣。痛夫！举世昏迷，莫能觉悟，不惜其命，若是轻生，彼何荣势之云哉！而进不能爱人知人，退不能爱身知己，遇灾值祸，身居厄地，蒙蒙昧昧，憃若游魂。哀乎！趋世之士，驰竞浮华，不固根本，忘躯徇物，危若冰谷，至于是也。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上古有神农、黄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师、仲文，中世有长桑、扁鹊，汉有公乘阳庆及仓公。下此以往，未之闻也。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终始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学则亚之。多闻博识，知之次也。余宿尚方术，请事斯语。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医林列传

张机

张机字仲景，南阳人也。受业于同郡张伯祖，善于治疗，尤精经方。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后在京师为名医，于当时为上手。以宗族二百余口，建安纪年以来未及十稔，死者三之二，而伤寒居其七，乃著论二十二篇，证外合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二方。其文辞简古奥雅，古今治伤寒者未有能出其外者也，其书为诸方之祖，时人以为扁鹊仓公无以加之，故后世称为医圣。

王叔和

王叔和高平人也，性度沉静，博好经方，尤精诊处。洞识养生之道，深晓疗病之源，采摭群论撰成《脉经》十卷，叙阴阳表里，辨三部九候，分人迎气口神门，条十二经二十四气奇经八脉，五脏六腑三焦，四时之疴，纤悉备具，咸可按用，凡九十七篇，又次《张仲景方论》为三十六卷，大行于世。

成无己

成无己聊摄人，家世儒医，性识明敏，记问该博，撰述《伤寒》，义皆前人未经道者。指在定体分形析证，若同而异者明之，似是而非者辨之。古今言伤寒者祖张仲景，但因其证而用之，初未有发明其意义。成无己博极研精，深造自得，本《难》、《素》、《灵枢》诸书以发明其奥，因仲景方论以辨析其理，极表里虚实阴阳死生之说，究药病轻重去取加减之意，真得长沙公之旨趣。所著《伤寒论》十卷，《明理论》三卷，《论方》一卷，大行于世。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国子监准　尚书礼部元佑三年八月八日符。元祐三年八月七日酉时准　都省送下当月六日敕中书省勘会，下项医书册数重大，纸墨价高，民间难以买置。八月一日奉圣旨令国子监别作小字雕印，内有浙路小字本者，令所属官司校对，别无差错，即摹印雕版，并候了日，广行印造，只收官纸工墨本价，许民间请买，仍送诸路出卖。奉敕如右牒到奉行，前批八月七日未时付礼部施行，续准礼部符。元祐三年九月二十日准都省送下当月十七日敕中书省尚书省送到国子监状，据书库状。准朝旨雕印小字《伤寒论》等医书出卖，契勘工钱，约支用五千余贯，未委于是何官钱支给应副使用，本监比欲依雕四子等体例，于书库卖书钱内借支，又缘所降朝旨，候雕造了日令只收官纸工墨本价，即别不收息，虑日后难以拨还。欲乞朝廷特赐应副上件钱数支使，候指挥尚书省勘当，欲用本监见在卖书钱，候将来成书出卖，每部只收息壹分，余依元降指挥。奉圣旨依国子监主者。一依敕命，指挥施行。

治平二年二月四日进呈。奉圣旨镂版施行。

朝奉郎守太子右赞善大夫同校正医书飞骑尉赐绯鱼袋臣高保衡　宣德郎守尚书都官员外郎同校正医书骑都尉臣孙奇　朝奉郎守尚书司封郎中充秘阁校理判登闻检院护军赐绯鱼袋臣林亿

翰林学士朝散大夫给事中知制诰充史馆修撰宗正寺修玉牒官兼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兼判秘阁秘书省同提举集禧观公事兼提举校正医书所轻车都尉汝南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三百户赐紫金鱼袋臣范镇　推忠协谋佐理功臣金紫光禄大夫行尚书吏部侍郎参知政事柱国天水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食实封八百户臣赵概　推忠协谋佐理功臣金紫光禄大夫行尚书吏部侍郎参知政事柱国乐安郡开国公食邑二千八百户食实封八百户臣欧阳修　推忠协谋同德佐理功臣特进行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上柱国庐陵郡开国公食邑七千一百户食实封二千二百户臣曾公亮

推忠协谋同德守正佐理功臣开府仪同三司行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兼译经润文使上柱国卫国公食邑一万七百户食实封三千八百户臣韩琦　知兖州录事参军监国子监书库臣郭直卿　奉议郎国子监主薄云奇尉臣孙准　朝奉郎行国子监丞上骑都尉赐绯鱼袋臣何宗元　朝奉郎守国子司业轻车都尉赐绯鱼袋臣丰稷　朝请郎守国子司业上轻车都尉赐绯鱼袋臣盛侨　朝请大夫试国子祭酒直集贤院兼徐王府翊善护军臣郑穆　中大夫守尚书右丞上轻车都尉保定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臣胡宗愈　中大夫守尚书左丞上护军太原郡开国侯食邑一千八百户食实封二百户赐紫金鱼袋臣王存　中大夫守中书侍郎护军彭城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一百户食实封二百户赐紫金鱼袋臣刘挚　正议大夫守门下侍郎上柱国乐安郡开国公食邑四千户食实封九百户臣孙固　太中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上柱国高平郡开国侯食邑一千六百户食实封五百户臣范纯仁　太中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上柱国汲郡开国公食邑二千九百户食实封六百户臣吕大防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注解伤寒论序

夫前圣有作，后必有继述之者，则其教乃得著于世矣。医之道源自炎黄，以至神之妙，始兴经方；继而伊尹以元圣之才，撰成《汤液》，俾黎庶之疾，咸遂蠲除，使万代之生灵，普蒙拯济；后汉张仲景，又广《汤液》为《伤寒卒病论》十数卷，然后方大备，兹先圣后圣，若合符节。至晋太医令王叔和，以仲景之书，撰次成序，得为完秩。昔人以仲景方一部为众方之祖，盖能继述先圣之所作，迄今千有余年不坠于地者，又得王氏阐明之力也。《伤寒论》十卷，其言精而奥，其法简而详，非寡闻浅见所能赜究。后虽有学者，又各自名家，未见发明。仆忝医业，自幼徂老，耽味仲景之书五十余年矣，虽粗得其门而近升乎堂，然未入于室，常为之慊然。昨者，解后聊摄成公，议论该博，术业精通，而有家学，注成《伤寒论》十卷，出以示仆，其三百九十七法之内，分析异同，彰明隐奥，调陈脉理，区别阴阳，使表里以昭然，俾汗下而灼见；百一十二方之后，通明名号之由，彰显药性之主，十剂轻重之攸分，七精制用之斯见，别气味之所宜，明补泻之所适，又皆引《内经》，旁牵众说，方法之辨，莫不允当，实前贤所未言，后学所未识，是得仲景之深意者也。昔所谓慊然者，今悉达其奥矣！亲觌其书，诚难默默，不揆荒芜，聊序其略。

时甲子中秋日洛阳严器之序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目　录

首卷 …… (11)
南政三阴六图 …… (11)
北政三阴六图 …… (11)
南政阴阳交四图 …… (11)
北政阴阳交四图 …… (11)
南北政寸尺脉反死四图 …… (11)
三阳上下加临补泻病证三图 …… (12)
三阴上下加临补泻病证三图 …… (12)
五运六气主病加临转移之图 …… (13)
运气图解 …… (13)
释运气加临民病吉凶图 …… (14)
汗差棺墓总括歌 …… (14)
运气加临五图 …… (14)
卷第一无方 …… (16)
辨脉法第一 …… (16)
平脉法第二 …… (21)
卷第二方六道 …… (29)
伤寒例第三 …… (29)
辨痓湿暍脉证第四 …… (34)
辨太阳病脉证并治法上第五 …… (36)
桂枝汤 桂枝二越婢一汤 甘草干姜汤 芍药甘草汤 调胃承气汤 四逆汤
卷第三方二十七道 …… (42)
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中第六 …… (42)
葛根汤 葛根黄芩黄连汤 麻黄汤 大青龙汤 小青龙汤 干姜附子汤 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 桂枝甘草汤 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 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 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 芍药甘草附子汤 茯苓四逆汤 五苓散 茯苓甘草汤 栀子豉汤 栀子厚朴汤 栀子干姜汤 小柴胡汤 小建中汤 大柴胡汤 桃核承气汤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 救逆汤 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 抵当汤 抵当丸
卷第四方一十九道 …… (56)
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下第七 …… (56)
大陷胸丸 大陷胸汤 小陷胸汤 文蛤散 白散 柴胡桂枝干姜汤 半夏泻心汤 十枣汤 大黄黄连泻心汤 赤石脂禹余粮汤 旋覆代赭石汤 桂枝人参汤 瓜蒂散 黄芩汤 黄连汤 桂枝附子汤 甘草附子汤 白虎汤 炙甘草汤
卷第五方十道 …… (65)
辨阳明病脉证并治第八 …… (65)
大承气汤 小承气汤 猪苓汤 蜜煎导方 猪胆汁方 茵陈蒿汤 吴茱萸汤 麻仁丸 栀子檗皮汤 麻黄连轺赤小豆汤
辨少阳病脉证并治第九 …… (74)
卷第六方二十道 …… (75)
辨太阴病脉证并治第十 …… (75)
辨少阴病脉证并治第十一 …… (75)
麻黄附子细辛汤 麻黄附子甘草汤 黄连阿胶汤 附子汤 桃花汤 猪肤汤 甘草汤 桔梗汤 苦酒汤 半夏散及汤 白通汤 白通加猪胆汁汤 真武汤 通脉四逆汤 四逆散
辨厥阴病脉证并治第十二 …… (80)
乌梅丸 当归四逆汤 麻黄升麻汤 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 白头翁汤
卷第七方五道 …… (86)
辨霍乱病脉证并治第十三 …… (86)
理中丸 理中汤附
辨阴阳易差后劳复病脉证并治第十四 …… (87)
烧裩散 枳实栀子豉汤 牡蛎泽泻散 竹叶石膏汤
辨不可发汗病脉证并治第十五 …… (88)
辨可发汗病脉证并治第十六 …… (89)
卷第八无方 …… (91)
辨发汗后病脉证并治第十七 …… (91)
辨不可吐第十八 …… (91)
辨可吐第十九 …… (91)
卷第九无方 …… (92)
辨不可下病脉证并治第二十 …… (92)
辨可下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一 …… (94)
卷第十无方 …… (96)
辨发汗吐下后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二 … (96)

此下二十五方，虽于随证下有之，缘多以加减为文，似未详备，故复载方在末卷。

桂枝加葛根汤 桂枝加厚朴杏子汤 桂枝加附子汤 桂枝去芍药汤 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桂枝麻黄各半汤 桂枝二麻黄一汤 白虎加人参汤 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已上九方证在第二卷 葛根加半夏汤 桂枝加芍药生姜人参新加汤 栀子甘草豉汤 栀子生姜豉汤 柴胡加芒硝汤 桂枝加桂汤已上六方证在第三卷 柴胡桂枝汤 附子泻心汤 生姜泻心汤 甘草泻心汤 黄芩加半夏生姜汤桂枝加大黄汤 桂枝加芍药汤 四逆加吴茱萸 生姜汤已上三方证在第六卷 四逆加人参汤 四逆加猪胆汁汤已上二方证在第七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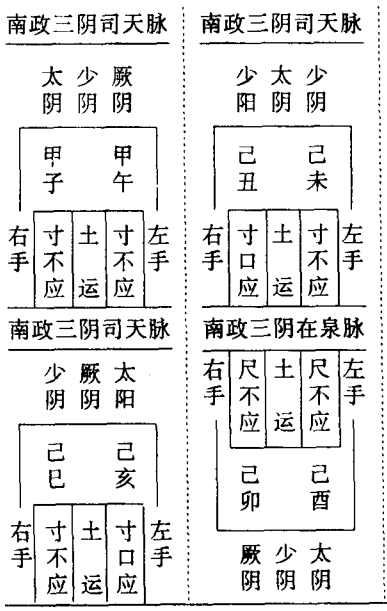
已上十卷内计方一百一十二道。

此经方剂，并按古法，锱铢分两，与今不同。谓如㕮咀者，即今之剉如麻豆大是也；云一升者，即今之大白盏也；云铢者，六铢为一分即二钱半也，二十四铢为一两也；云三两者，即今之一两；云二两即今之六钱半也。料例大者，只合三分之一足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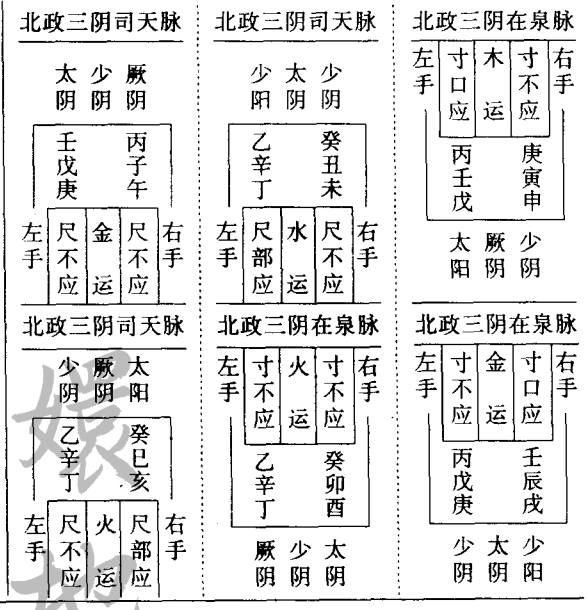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卷 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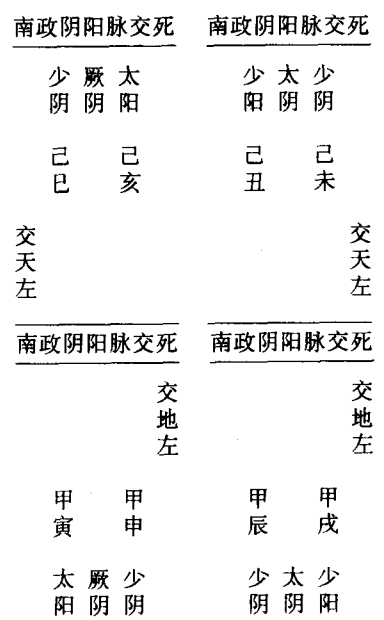
南政三阴六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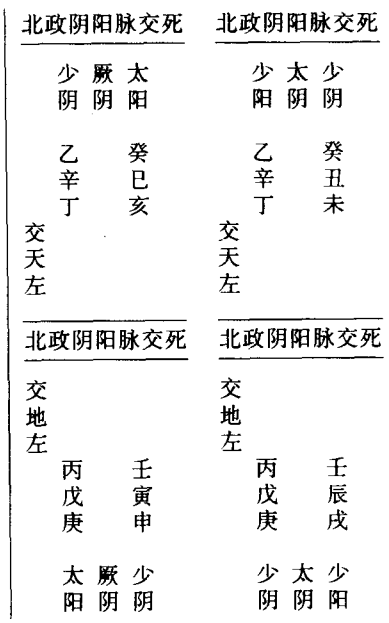
北政三阴六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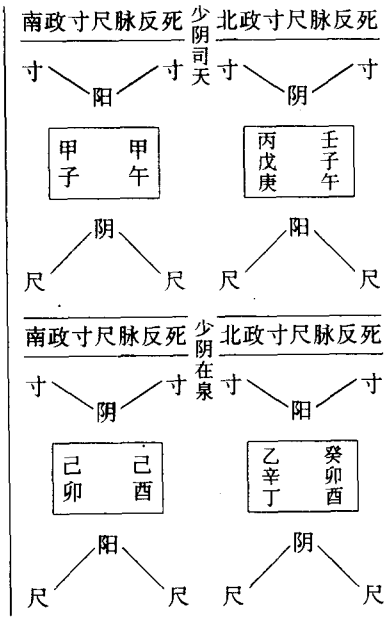
南政阴阳交四图



北政阴阳交四图



南北政尺寸脉反死四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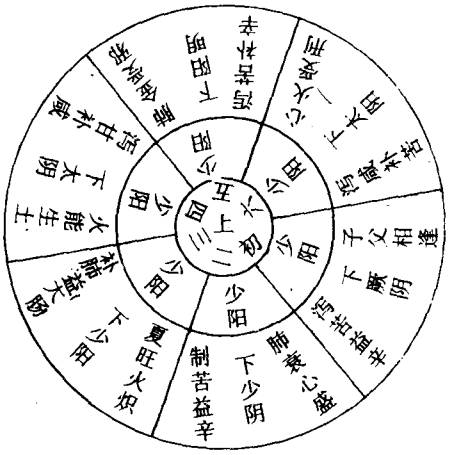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三阳上下加临补泻病证三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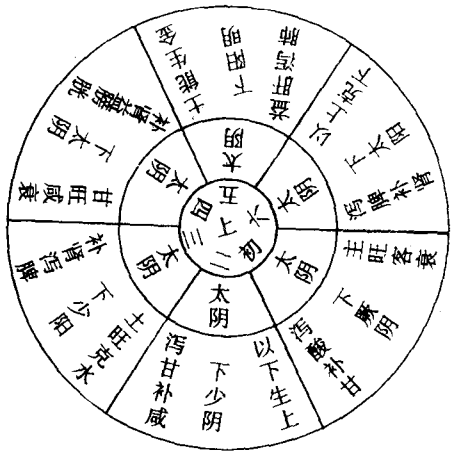
太阳上下加临补泻病证之图

阳明上下加临补泻病证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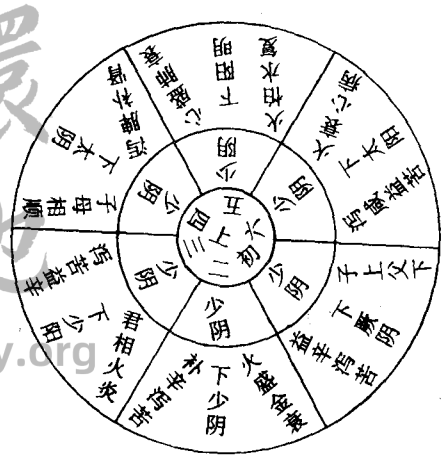


少阳上下加临补泻病证之图

三阴上下加临补泻病证三图



太阴上下加临补泻病证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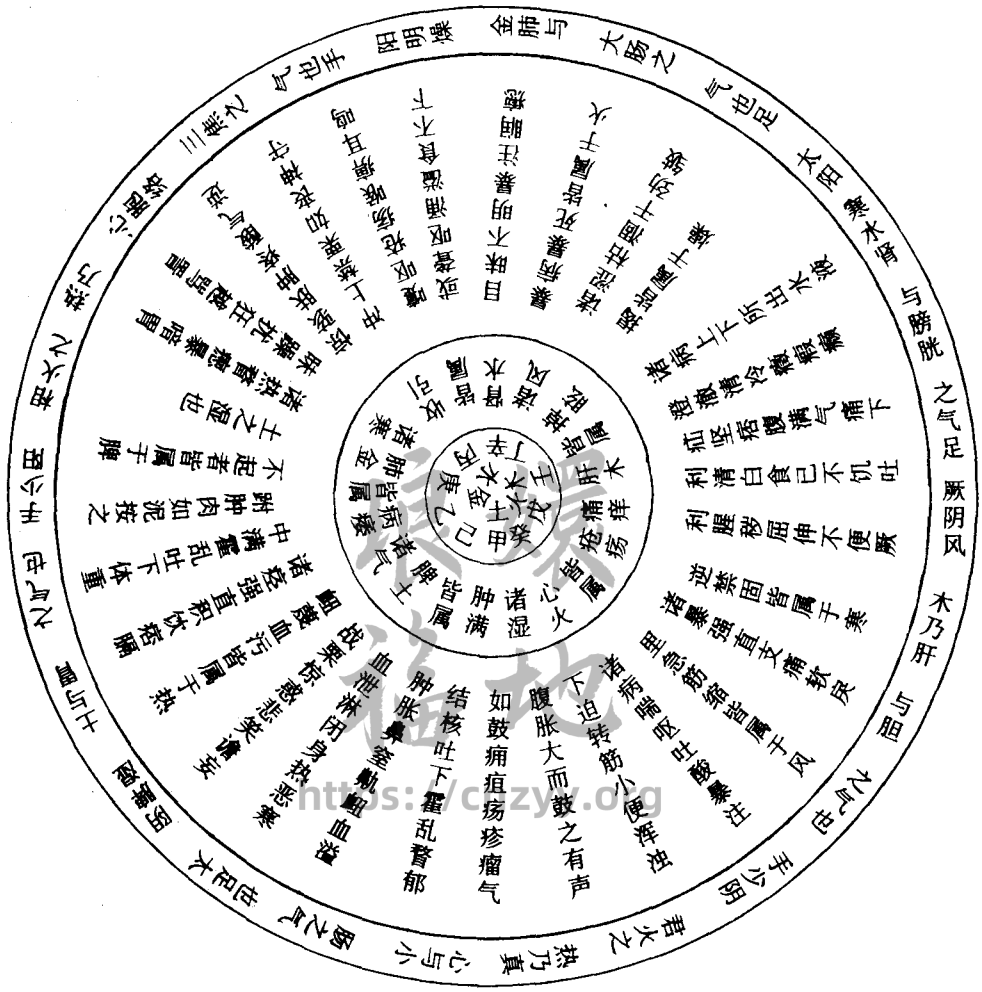


少阴上下加临补泻病证之图

厥阴上下加临补泻病证之图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五运六气主病加临转移之图


太阳之气足厥阴风木乃肝与胆
少阳相火乃手心主与三焦
少阴君火乃手太阳与小肠
太阴湿土乃足阳明与胃
阳明燥金乃手太阴与大肠
厥阴风木乃足少阳与胆
太阳寒水
少阳相火
少阴君火
太阴湿土
阳明燥金
厥阴风木

他位也。迭移其位者病。谓左见右脉，右见左脉，气差错故也。失其位者危。己见于他部，本宫见贼杀之气，故病危。尺寸反者死。子午卯酉四岁有之。反，谓岁当阴在寸，而脉反见于尺。岁当阳在尺，而脉反见于寸，尺寸俱见乃为反也。若尺独然，或寸独然，是不应气，非反也。阴阳交者死。寅申巳亥丑未辰戌，八年有之。交，谓岁当阴在右，脉反见左。岁当阳在左，脉反见右，左右交见，是谓交，若左独然，或右独然，是不应气，非交也。先立其年，以知其气左右应见，然后乃可以言生死之逆顺也。凡三阴司天在泉，上下南北二政，或左或右，两手尺寸不相应，皆为脉沉下者，仰手而沉，覆手则沉为浮，细为大者也。若不明此法，如过渊海问津，岂不愚乎？区区白首不能晓明也。况因旬月邪，仆无留入式之法，加临五运六气，三阴三阳标本，南北之政，司天在泉，主病立成图局，易晓其义，又何不达于圣意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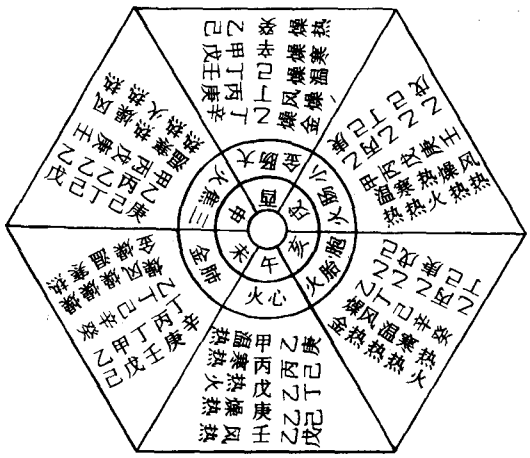
释运气加临民病吉凶图

金见丁辛火乙丁，丙巳木水乙巳并，
戊壬土水火丙巳，水木元来号甲丁，
土水甲巳从来道，金土丁壬汗似蒸，
木土丙辛之日差，火金乙巳汗如倾，
水金甲戊言交汗，木火乙戊不差争，
土火乙庚疾大减，金木安康在丙庚，
金燥水寒中土湿，木风火热气和清，
此是加临安愈诀，莫与迷人取次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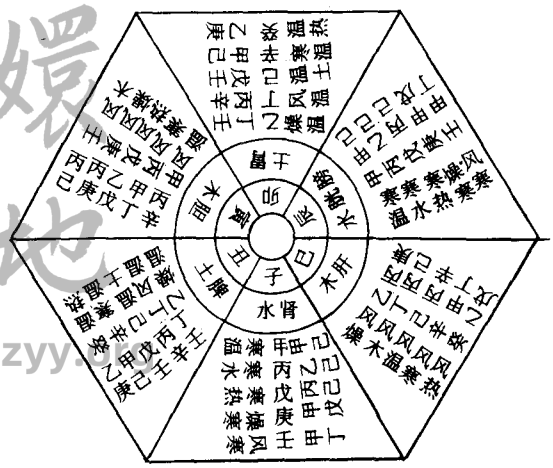
汗差棺墓总括歌

木土棺临墓上知，尸临墓下土金归，
二木棺中无气止，金水尸中有命随，
火水气前逢命者，金火尸中有气微，
木火棺中生有气，尸临棺下木金危，
水火命前逢气可，土木逢之不可推，
墓临棺上多应死，尸临棺下教应迟，
金土尸来临墓上，病人危困不须疑，
尸向棺头金木立，患家犹是好求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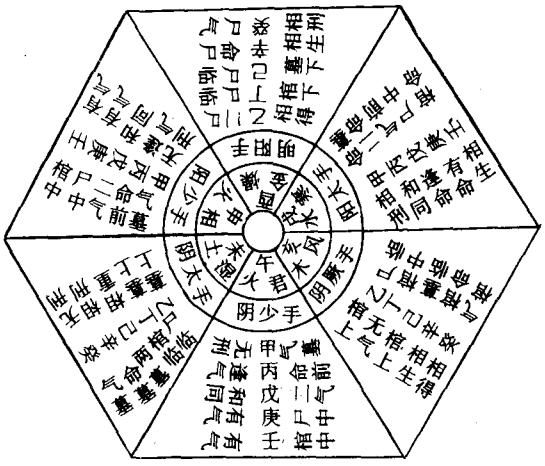
运气加临五图



运气加临汗差手经指掌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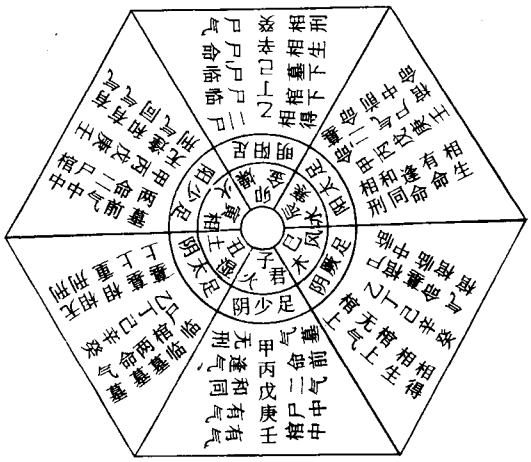


运气加临汗差足经指掌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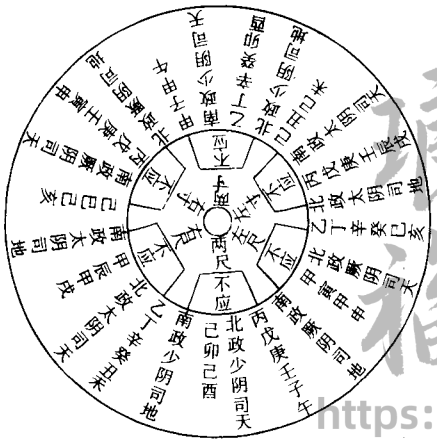


运气加临棺墓手经指掌之图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运气加临棺墓足经指掌之图



运气加临脉候寸尺不应之图

夫运气阴阳者，各有上下相得不得，乃可从天令乎。于是立此图局，细述在前，布分十二经，令配合五运六气，虚实盛衰，或逆或顺，相生不和，自知民病吉凶各有所归，对六十首图，周而复始，各随气运中明解利安愈凶兆，并生数相假，定其徵验也。

且如二木者丙巳火者乙丁土者戊壬金者丁辛二水者乙巳，盖以土无成数，惟九宫为准，其余气运并化，总不离十干，从甲至癸，内藏九日，明矣。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卷 一

辨脉法第一

问曰：脉有阴阳者，何谓也？答曰：凡脉大、浮、数、动、滑，此名阳也；脉沉、涩、弱、弦、微，此名阴也。凡阴病见阳脉者生，阳病见阴脉者死。

《内经》曰：微妙在脉，不可不察。察之有纪，从阴阳始。始之有经，从五行生。兹首论曰：脉之阴阳者，以脉从阴阳始故也。阳脉有五，阴脉有五，以脉从五行生故也。阳道常饶，大、浮、数、动、滑五者，比之平脉也有余，故谓之阳。阴道常乏，沉、涩、弱、弦、微五者，比之平脉也不及，故谓之阴。伤寒之为病，邪在表，则见阳脉；邪在里，则见阴脉。阴病见阳脉而主生者，则邪气自里之表，欲汗而解也，如厥阴中风，脉微浮，为欲愈，不浮，为未愈者是也。阳病见阴病而主死者，则邪气自表入里，正虚邪胜，如谵言、妄语、脉沉细者死是也。《金匮要略》曰：诸病在外者可治，入里者即死，此之谓也。

问曰：脉有阳结阴结者，何以别之？答曰：其脉浮而数，能食，不大便者，此为实，名曰阳结也。期十七日当剧。其脉沉而迟，不能食，身体重，大便反硬，名曰阴结也。期十四日当剧。

结者，气偏结固，阴阳之气不得而杂之。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相杂以为和，不相杂以为结。浮数，阳脉也；能食而不大便，里实也。为阳气结固，阴不得而杂之，是名阳结。沉迟，阴脉也；不能食，身体重，阴病也；阴病见阴脉，则当下利，今大便硬者，为阴气结固，阳不得而杂之，是名阴结。论其数者，伤寒之病，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三日少阳，四日太阴，五日少阴，六日厥阴。至六日为传经尽，七日当愈。七日不愈者，谓之再经。言再经者，再自太阳而传，至十二日再至厥阴为传经尽，十三日当愈。十三日不愈者，谓之过经，言再过太阳之经，亦以次而传之也。阳结为火，至十七日传少阴水，水能制火，火邪解散，则愈；阴结属水，至十四日传阳明土，土能制水，水邪解散，则愈。彼邪气结甚，水又不能制火，土又不能制水，故当剧。《内经》曰：一候后则病，二候后则病甚，三候后则病危也。

问曰：病有洒淅恶寒而复发热者何？答曰：阴脉不足，阳往从之；阳脉不足，阴往乘之。曰：何谓阳不足？答曰：假令寸口脉微，名曰阳不足，阴气上入阳中，则洒淅恶寒也。曰：何谓阴不足？答曰：假令尺脉弱，名曰阴不足，阳气下陷入阴中，则发热也。

一阴一阳谓之道，偏阴偏阳谓之疾。阴偏不足，则阳得而从之；阳偏不足，则阴得而乘之。阳不足，则阴气上入阳中，为恶寒者，阴胜则寒矣；阴不足，阳气下陷入阴中，为发热者，阳胜则热矣。

阳脉浮阴脉弱者，则血虚。血虚则筋急也。

阳为气，阴为血。阳脉浮者，卫气强也；阴脉弱者，荣血弱也。《难经》曰：气主呴之，血主濡之。血虚，则不能濡润筋络，故筋急也。

其脉沉者，荣气微也。

《内经》云：脉者，血之府也。脉实则血实，脉虚则血虚，此其常也。脉沉者，知荣血内微也。

其脉浮，而汗出如流珠者，卫气衰也。

《针经》云：卫气者，所以温分肉、充皮毛、肥腠理、司开合者也。脉浮，汗出如流珠者，腠理不密，开合不司，为卫气外衰也。浮主候卫，沉主候荣，以浮沉别荣卫之衰微，理固然矣。然而衰甚于微，所以于荣言微，而卫言衰者，以其汗出如流珠，为阳气外绝，所以卫生病甚于荣也。

荣气微者，加烧针，则血流不行，更发热而躁烦也。

卫，阳也，荣，阴也。烧针益阳而损阴。荣气微者，谓阴虚也。《内经》曰：阴虚而内热，方其内热，又加烧针以补阳，不惟两热相合而荣血不行，必更外发热而内躁烦也。

脉蔼蔼如车盖者，名曰阳结也。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蔼蔼如车盖者，大而厌厌聂聂也。为阳气郁结于外，不与阴气和杂也。

脉累累如循长竿者，名曰阴结也。

累累如循长竿者，连连而强直也。为阴气郁结于内，不与阳气和杂也。

脉瞥瞥如羹上肥者，阳气微也。

轻浮而阳微也。

脉萦萦如蜘蛛丝者，阳气衰也。

萦萦，滞也，若萦萦惹惹之不利也。如蜘蛛丝者，至细也。微为阳微，细为阳衰。《脉要》曰：微为气痞，是未至于衰。《内经》曰：细则气少。以至细为阳衰，宜矣。

脉绵绵如泻漆之绝者，亡其血也。

绵绵者，连绵而软也。如泻漆之绝者，前大而后细也。《正理论》曰：天枢开发，精移气变，阴阳交会，胃和脉生，脉复生也。阳气先至，阴气后至，则脉前为阳气，后为阴气。脉来前大后细，为阳气有余，而阴气不足，是知亡血。

脉来缓，时一止复来者，名曰结。脉来数，时一止复来者，名曰促。脉，阳盛则促，阴盛则结，此皆病脉。

脉一息四至曰平，一息三至曰迟，小快于迟曰缓，一息六至曰数，时有一止者，阴阳之气不得相续也。阳行也速，阴行也缓。缓以候阴，若阴气胜，而阳不能相续，则脉来缓而时一止；数以候阳，若阳气胜，而阴不能相续，则脉来数而时一止。伤寒有结代之脉，动而中止，不能自还为死脉。此结促之脉，止是阴阳偏胜，而时有一止，即非脱绝而止。云此皆病脉。

阴阳相搏，名曰动。阳动则汗出，阴动则发热。形冷、恶寒者，此三焦伤也。

动，为阴阳相搏，方其阴阳相搏而虚者，则动。阳动为阳虚，故汗出；阴动为阴虚，故发热也。如不汗出，发热，而反形冷、恶寒者，三焦伤也。三焦者，原气之别使，主行气于阳。三焦既伤，则阳气不通而微，致身冷而恶寒也。《金匮要略》曰：阳气不通即身冷。经曰：阳微则恶寒。

若数脉见于关上，上下无头尾，如豆大，厥厥动摇者，名曰动也。

《脉经》云：阳出阴入，以关为界。关为阴阳之中也，若数脉见于关上，上下无头尾，如豆大，厥厥动摇者，是阴阳之气相搏也，故名曰动。

阳脉浮大而濡，阴脉浮大而濡，阴脉与阳脉同等者，名曰缓也。

阳脉，寸口也；阴脉，尺中也。上下同等，无有偏胜者，是阴阳之气和缓也，非若迟缓之有邪也。阴阳偏胜者为结、为促，阴阳相搏者为动，阴阳气和者为缓，学者不可不知也。

脉浮而紧者，名曰弦也。弦者状如弓弦，按之不移也。脉紧者，如转索无常也。

《脉经》云：弦与紧相类，以弦为虚，故虽紧如医统本作"而"弦，而按之不移，不移则不足也。经曰：弦则为减，以紧为实，是切之如转索无常而不散。《金匮要略》曰：脉紧如转索无常者，有宿食也。

脉弦而大，弦则为减，大则为芤。减则为寒，芤则为虚。寒虚相搏，此名为革。妇人则半产、漏下，男子则亡血、失精。

弦则为减，减则为寒。寒者，谓阳气少也。大则为芤，芤则为虚，虚者，谓血少不足也。所谓革者，言其既寒且虚，则气血改革，不循常度。男子得之，为真阳减而不能内固，故主亡血、失精；妇人得之，为阴血虚而不能滋养，故主半产、漏下。

问曰：病有战而汗出，因得解者，何也？答曰：脉浮而紧，按之反芤，此为本虚，故当战而汗出也。其人本虚，是以发战。以脉浮，故当汗出而解也。

浮为阳，紧为阴，芤为虚。阴阳争则战，邪气将出，邪与正争，其人本虚，是以发战。正气胜则战，战已复发热而大汗解也。

若脉浮而数，按之不芤，此人本不虚；若欲自解，但汗出耳，不发战也。

浮、数，阳也。本实阳胜，邪不能与正争，故不发战也。

问曰：病有不战而汗出解者，何也？答曰：脉大而浮数，故知不战汗出而解也。

阳胜则热，阴胜则寒，阴阳争则战。脉大而浮数皆阳也，阳气全胜，阴无所争，何战之有！

问曰：病有不战、不汗出而解者，何也？答曰：其脉自微，此以曾经发汗、若吐、若下、若亡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血，以内无津液，此阴阳自和，必自愈。故不战、不汗出而解也。

脉微者，邪气微也。邪气已微，正气又弱，脉所以微。既经发汗、吐下、亡阳、亡血，内无津液，则不能作汗，得阴阳气和而自愈也。

问曰：伤寒三日，脉浮数而微，病人身凉和者，何也？答曰：此为欲解也。解以夜半。脉浮而解者，濈然汗出也；脉数而解者，必能食也；脉微而解者，必大汗出也。

伤寒三日，阳去入阴之时，病人身热，脉浮数而大，邪气传也；若身凉和，脉浮数而微者，则邪气不传而欲解也。解以夜半者，阳生于子也。脉浮，主濈然汗出而解者，邪从外散也；脉数，主能食而解者，胃气和也；脉微，主大汗出而解者，邪气微也。

问曰：脉病，欲知愈未愈者，何以别之？答曰：寸口、关上、尺中三处，大小、浮沉、迟数同等，虽有寒热不解者，此脉阴阳为和平，虽剧当愈。

三部脉均等，即正气已和，虽有余邪，何害之有？

立夏得洪大脉，是其本位。其人病，身体苦疼重者，须发其汗；若明日身不疼不重者，不须发汗；若汗濈濈自出者，明日便解矣。何以言之？立夏得洪大脉，是其时脉，故使然也。四时仿此。

脉来应时，为正气内固，虽外感邪气，但微自汗出而亦解尔。《内经》曰：脉得四时之顺者，病无他。

问曰：凡病欲知何时得？何时愈？答曰：假令夜半得病，明日日中愈；日中得病，夜半愈。何以言之？日中得病，夜半愈者，以阳得阴则解也；夜半得病，明日日中愈者，以阴得阳则解也。

日中得病者，阳受之，夜半得病者，阴受之。阳不和，得阴则和，是解以夜半；阴不和，得阳则和，是解以日中。经曰：用阳和阴，用阴和阳。

寸口脉浮为在表，沉为在里，数为在腑，迟为在脏。假令脉迟，此为在脏也。

经曰：诸阳浮数为乘腑，诸阴迟涩为乘脏。

跌阳脉浮而涩，少阴脉如经也，其病在脾，法当下利。何以知之？若脉浮大者，气实血虚也。今跌阳脉浮而涩，故知脾气不足，胃气虚也。以少阴脉弦而浮，才见此为调脉，故称如经也。若反滑而数者，故知当屎脓也。

跌阳者，胃之脉。诊得浮而涩者，脾胃不足也。浮者，以为气实，涩者，以为血虚者，此非也。经曰：脉浮而大，浮为气实，大为血虚。若脉浮大，当为气实血虚。今跌阳脉浮而涩，浮则胃虚，涩则脾寒。脾胃虚寒，则谷不消，而水不别，法当下利。少阴，肾脉也，肾为肺之子，为肝之母，浮为肺脉，弦为肝脉，少阴脉弦而浮，为子母相生，故云调脉。若滑而数者，则客热在下焦，使血流腐而为脓，故屎脓也。

寸口脉浮而紧，浮则为风，紧则为寒。风则伤卫，寒则伤荣。荣卫俱病，骨节烦疼，当发其汗也。

《脉经》云：风伤阳，寒伤阴。卫为阳，荣为阴，风为阳，寒为阴，各从其类而伤也。《易》曰水流湿，火就燥者，是矣！卫得风则热，荣得寒则痛。荣卫俱病，故致骨节烦疼，当与麻黄汤发汗则愈。

跌阳脉迟而缓，胃气如经也。跌阳脉浮而数，浮则伤胃，数则动脾，此非本病，医特下之所为也。荣卫内陷，其数先微，脉反但浮，其人必大便硬，气噫而除。何以言之？本以数脉动脾，其数先微，故知脾气不治，大便硬，气噫而除。今脉反浮，其数改微，邪气独留，心中则饥，邪热不杀谷，潮热发渴，数脉当迟缓，脉因前后度数如法，病者则饥。数脉不时，则生恶疮也。

经，常也。跌阳之脉，以候脾胃，故迟缓之脉为常。若脉浮数，则为医妄下，伤胃动脾，邪气乘虚内陷也。邪在表则见阳脉，邪在里则见阴脉。邪在表之时，脉浮而数也，因下里虚，荣卫内陷，邪客于脾，以数则动脾。今数先微，则是脾邪先陷于里也，胃虚脾热，津液干少，大便必硬。《针经》曰：脾病善噫。得后出余气，则快然而衰，今脾客邪热，故气噫而除。脾能消磨水谷，今邪气独留于脾，脾气不治，心中虽饥而不能杀谷也。脾主为胃行其津液，脾为热烁，故潮热而发渴也。跌阳之脉，本迟而缓，因下之后，变为浮数，荣卫内陷，数复改微，是脉因前后度数如法，邪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热内陷于脾，而心中善饥也。数脉不时者，为数当改微，而复不微，如此则是邪气不传于一.但郁于荣卫之中，必出自肌皮，为恶疮也。

师曰：病人脉微而涩者，此为医所病也。大发其汗，又数大下之，其人亡血，病当恶寒，后乃发热，无休止时。夏月盛热，欲著复衣，冬月盛寒，欲裸其身。所以然者，阳微则恶寒，阴弱则发热。此医发其汗，令阳气微，又大下之，令阴气弱，五月之时，阳气在表，胃中虚冷，以阳气内微，不能胜冷，故欲著复衣；十一月之时，阳气在里，胃中烦热，以阴气内弱，不能胜热，故欲裸其身。又阴脉迟涩，故知血亡也。

微为亡阳，涩则无血。不当汗而强与汗之者，令阳气微，阴气上入阳中，则恶寒，故曰阳微则恶寒。不当下而强与下之者，令阴气弱，阳气下陷入阴中，则发热，故曰阴弱则发热。气为阳，血为阴，阳脉以候气，阴脉以候血，阴脉迟涩，为荣血不足，故知亡血。经曰：尺脉迟者，不可发汗，以荣气不足，血少故也。

脉浮而大，心下反硬，有热属脏者，攻之，不令发汗。

浮大之脉，当责邪在表，若心下反硬者，则热已甚，而内结也。有热属脏者，为别无虚寒，而但见里热也。脏属阴，为悉在里，故可下之。攻之，谓下之也，不可谓脉浮大，更与发汗。《病源》曰：热毒气乘心，心下痞满，此为有实，宜速下之。

属腑者，不令溲数。溲数则大便硬，汗多则热愈，汗少则便难，脉迟尚未可攻。

虽心下硬，若余无里证，但见表证者，为病在阳，谓之属腑，当先解表，然后攻痞。溲，小便也，勿为饮结，而利小便，使其溲数，大便必硬也。经曰：小便数者，大便必硬，谓走其津液也。汗多，则邪气除而热愈，汗少，则邪热不尽，又走其津液，必便难也。硬家当下，设脉迟，则未可攻，以迟为不足，即里气未实故也。

脉浮而洪，身汗如油，喘而不休，水浆不下，体形不仁，乍静乍乱，此为命绝也。

病有不可治者，为邪气胜于正气也。《内经》曰：大则邪至。又曰：大则病进。脉浮而洪者，邪气胜也；身汗如油，喘而不休者，正气脱也。四时以胃气为本，水浆不下者，胃气尽也。一身以荣卫为充，形体不仁者，荣卫绝也。不仁为痛痒俱不知也。《针经》曰：荣卫不行，故为不仁。争则乱，安则静，乍静乍乱者，正与邪争，正负邪胜也。正气已脱，胃气又尽，荣卫俱绝，邪气独胜，故曰命绝也。

又未知何脏先受其灾，若汗出发润，喘不休者，此为肺先绝也。

肺，为气之主，为津液之帅。汗出、发润者，津脱也；喘不休者，气脱也。

阳反独留，形体如烟熏，直视摇头，此心绝也。

肺主气，心主血，气为阳，血为阴。阳反独留者，则为身体大热，是血先绝而气独在也。形体如烟熏者，为身无精华，是血绝不荣于身也。心脉侠咽系目，直视者，心经绝也。头为诸阳之会，摇头者，阴绝而阳无根也。

唇吻反青，四肢揳习者，此为肝绝也。

唇吻者，脾之候。肝色青，肝绝，则真色见于所胜之部也。四肢者，脾所主。肝主筋，肝绝则筋脉引急，发于所胜之分也。揳习者，为振动，若搐搦，手足时时引缩也。

环口黧黑，柔汗发黄者，此为脾绝也。

脾主口唇，绝则精华去，故环口黧黑。柔为阴，柔汗，冷汗也。脾胃为津液之本，阳气之宗，柔汗发黄者，脾绝，而阳脱，真色见也。

溲便遗失，狂言，目反直视者，此为肾绝也。

肾司开合，禁固便溺。溲便遗失者，肾绝不能约制也。肾藏志，狂言者，志不守也。《内经》曰：狂言者，是失志矣。失志者死。《针经》曰：五脏之精气皆上注于目，骨之精为瞳子。目反直视者，肾绝，则骨之精不荣于瞳子，而瞳子不转也。

又未知何藏阴阳前绝，若阳气前绝，阴气后竭者，其人死，身色必青；阴气前绝，阳气后竭者，其人死，身色必赤，腋下温，心下热也。

阳主热而色赤，阴主寒而色青。其人死也，身色青，则阴未离乎体，故曰阴气后竭。身色赤，腋下温，心下热，则阳未离乎体，故曰阳气后竭。《针经》云：人有两死而无两生，此之谓也。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寸口脉浮大，而医反下之，此为大逆。浮则无血，大则为寒，寒气相搏，则为肠鸣。医乃不知，而反饮冷水，令汗大出，水得寒气，冷必相搏，其人即饷。

经云：脉浮大，应发汗，若反下之，为大逆。浮大之脉，邪在表也，当发其汗，若反下之，是攻其正气，邪气得以深入，故为大逆。浮则无血者，下后亡血也；大则为寒者，邪气独在也。寒邪因里虚而入，寒气相搏，乃为肠鸣。医见脉大，以为有热，饮以冷水，欲令水寒胜热而作大汗，里先虚寒，又得冷水，水寒相搏，使中焦之气涩滞，故令饷也。

趺阳脉浮，浮则为虚，浮虚相搏，故令气饷，言胃气虚竭也。脉滑则为哕。此为医咎，责虚取实，守空迫血。脉浮，鼻中燥者，必衄也。

趺阳脉浮为饷，脉滑为哕，皆医之咎，责虚取实之过也。《内经》曰：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发汗攻阳，亡津液，而阳气不足者，谓之守空。经曰：表气微虚，里气不守，故使邪中于阴也。阴不为阳守，邪气因得而入之，内搏阴血，阴失所守，血乃妄行，未知从何道而出。若脉浮、鼻燥者，知血必从鼻中出也。

诸脉浮数，当发热，而洒淅恶寒，若有痛处，饮食如常者，畜积有脓也。

浮数之脉，主邪在经，当发热，而洒淅恶寒，病人一身尽痛，不欲饮食者，伤寒也。若虽发热，恶寒而痛，偏着一处，饮食如常者，即非伤寒，是邪气郁结于经络之间，血气壅遏不通，欲畜聚而成痈脓也。

脉浮而迟；面热赤而战惕者，六七日当汗出而解；反发热者，差迟。迟为无阳，不能作汗，其身必痒也。

脉浮，面热赤者，邪气外浮于表也；脉迟，战惕者，本气不足也。六七日为传经尽，当汗出而解之时。若当汗不汗，反发热者，为里虚津液不多，不能作汗，既不汗，邪无从出，是以差迟。发热为邪气浮于皮肤，必作身痒也，经曰：以其不能得小汗出，故其身必痒也。

寸口脉阴阳俱紧者，法当清邪中于上焦，浊邪中于下焦。清邪中上，名曰洁也；浊邪中下，名曰浑也。阴中于邪，必内栗也，表气微虚，里气不守，故使邪中于阴也。阳中于邪，必发热头痛，项强颈挛，腰痛胫酸，所为阳中雾露之气，故曰清邪中上。浊邪中下，阴气为栗，足膝逆冷，便溺妄出，表气微虚，里气微急，三焦相混，内外不通，上焦怫郁，脏气相熏，口烂食断也。中焦不治，胃气上冲，脾气不转，胃中为浊，荣卫不通，血凝不流。若卫气前通者，小便赤黄，与热相搏，因热作使，游于经络，出入脏腑，热气所过，则为痈脓。若阴气前通者，阳气厥微，阴无所使，客气内入，噫而出之，声嗢咽塞，寒厥相逐，为热所拥，血凝自下，状如豚肝。阴阳俱厥，脾气弧弱，五液注下，下焦不阖，清便下重，令便数、难，脐筑湫痛，命将难全。

浮为阳，沉为阴。阳脉紧，则雾露之气中于上焦；阴脉紧，则寒邪中于下焦。上焦者，太阳也。下焦者，少阴也。发热头痛，项强颈挛，腰疼胫酸者，雾露之气中于太阳之经也；浊邪中下，阴气为栗，足胫逆冷，便溺妄出者，寒邪中于少阴也。因表气微虚，邪入而客之，又里气不守，邪乘里弱，遂中于阴，阴虚遇邪，内为惧栗，致气微急矣。《内经》曰：阳病者，上行极而下；阴病者，下行极而上。此上焦之邪，甚则下干中焦，下焦之邪，甚则上干中焦，由是三焦混乱也。三焦主持诸气，三焦既相混乱，则内外之气，俱不得通，膻中为阳气之海，气因不得通于内外，怫郁于上焦而为热，与脏相熏，口烂食断。《内经》曰：隔热不便，上为口糜。中焦为上下二焦之邪混乱，则不得平治，中焦在胃之中，中焦失治，胃气因上冲也。脾，坤也，坤助胃气，消磨水谷，脾气不转，则胃中水谷不得磨消，故胃中浊也。《金匮要略》曰：谷气不消，胃中苦浊。荣者，水谷之精气也；卫者，水谷之悍气也。气不能布散，致荣卫不通，血凝不流。卫气者，阳气也；荣血者，阴气也。阳主为热，阴主为寒。卫气前通者，阳气先通而热气得行也。《内经》曰：膀胱者，津液藏焉，化则能出。以小便赤黄，知卫气前通也。热气与卫气相搏而行，出入脏腑，游于经络，经络客热，则血凝肉腐，而为痈脓，此见其热气得行。若阴气前通者，则不然，阳在外为阴之使，因阳气厥微，阴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无所使，遂阴气前通也。《内经》曰：阳气者，卫外而为固也，阳气厥微，则不能卫外，寒气因而客之。鼻者，肺之候，肺主声，寒气内入者，客于肺经，则噫而出之，声嗢咽塞。寒者，外邪也；厥者，内邪也。外内之邪合并，相逐为热，则血凝不流。今为热所拥，使血凝自下，如豚肝也。上焦阳气厥，下焦阴气厥，二气俱厥，不相顺接，则脾气独弱，不能行化气血，滋养五脏，致五脏俱虚，而五液注下。《针经》曰：五脏不和，使液溢而下流于阴。阖，合也。清，圊也。下焦气脱而不合，故数便而下重。脐为生气之原，脐筑涊痛，则生气欲绝，故曰命将难全。

脉阴阳俱紧者，口中气出，唇口干燥，踡卧足冷，鼻中涕出，舌上胎滑，勿妄治也。至七日已来，其人微发热，手足温者，此为欲解；或到八日已上，反大发热者，此为难治。设使恶寒者，必欲呕也；腹内痛者，必欲利也。

脉阴阳俱紧，为表里客寒。寒为阴，得阳则解。口中气出，唇口干燥者，阳气渐复，正气方温也。虽尔然而阴未尽散，踡卧足冷，鼻中涕出，舌上滑胎，知阴犹在也。方阴阳未分之时，不可妄治，以偏阴阳之气。到七日已来，其人微发热，手足温者，为阴气已绝，阳气得复，是为欲解。若过七日不解，到八日已上，反发大热者，为阴极变热，邪气胜正，故云难治。阳脉紧者，寒邪发于上焦，上焦主外也；阴脉紧者，寒邪发于下焦，下焦主内也。设使恶寒者，上焦寒气胜，是必欲呕也；腹内痛者，下焦寒气胜，是必欲利也。

脉阴阳俱紧，至于吐利，其脉独不解。紧去入安，此为欲解。若脉迟至六七日，不欲食，此为晚发，水停故也，为未解。食自可者，为欲解。

脉阴阳俱紧，为寒气甚于上下，至于吐利之后，紧脉不罢者，为其脉独不解，紧去则入安，为欲解。若脉迟至六七日，不欲食者，为吐利后，脾胃大虚。《内经》曰：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脾胃气强，则能输散水饮之气；若脾胃气虚，则水饮内停也。所谓晚发者，后来之疾也。若至六七日而欲食者，则脾胃已和，寒邪已散，故云欲解。

病六七日，手足三部脉皆至，大烦而口噤不能言，其人躁扰者，必欲解也。

烦，热也。传经之时，病人身大烦，口噤不能言，内作躁扰，则阴阳争胜。若手足三部脉皆至，为正气胜，邪气微，阳气复，寒气散，必欲解也。

若脉和，其人大烦，目重，睑内际黄者，此为欲解也。

《脉经》曰：病人两目眦有黄色起者，其病方愈。病以脉为主，若目黄大烦，脉不和者，邪胜也，其病为进；目黄大烦，而脉和者，为正气已和，故云欲解。

脉浮而数，浮为风，数为虚，风为热，虚为寒，风虚相搏，则洒淅恶寒也。

《内经》曰：有者为实，无者为虚。气并则无血，血并则无气。风则伤卫，数则无血。浮数之脉，风邪并于卫，卫胜则荣虚也。卫为阳，风搏于卫，所以为热。荣为阴，荣气虚，所以为寒。风并于卫者，发热恶寒之证具矣。

脉浮而滑，浮为阳，滑为实，阳实相搏，其脉数疾，卫气失度。浮滑之脉数疾，发热汗出者，此为不治。

浮为邪气并于卫，而卫气胜；滑为邪气并于荣，而荣气实。邪气胜实，拥于荣卫，则荣卫行速，故脉数疾。一息六至曰数，平人脉一息四至，卫气行六寸，今一息六至，则卫气行九寸，计过平人之半，是脉数疾，知卫气失其常度也。浮滑数疾之脉，发热汗出而当解，若不解者，精气脱也，必不可治。经曰：脉阴阳俱盛，大汗出不解者死。

伤寒咳逆上气，其脉散者死。谓其形损故也。

《千金方》云：以喘嗽为咳逆，上气者，肺病。散者，心脉，是心火刑于肺金也。《内经》曰：心之肺，谓之死阴，死阴之属，不过三日而死，以形见其损伤故也。

平脉法第二

问曰：脉有三部，阴阳相乘。荣卫血气，在人体躬。呼吸出入，上下于中，因息游布，津液流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通，随时动作，效象形容，春弦秋浮，冬沉夏洪。察色观脉，大小不同，一时之间，变无经常，尺寸参差，或短或长。上下乖错，或存或亡。病辄改易，进退低昂。心迷意惑，动失纪纲。愿为具陈，令得分明。师曰：子之所问，道之根源。脉有三部，尺寸及关。

寸为上部，关为中部，尺为下部。

荣卫流行，不失衡铨。

衡铨者，称也，可以称量轻重。《内经》曰：春应中规，夏应中矩，秋应中衡，冬应中权。荣行脉中，卫行脉外，荣卫与脉相随，上下应四时，不失其常度。

肾沉、心洪、肺浮、肝弦，此自经常，不失铢分。

肾，北方水，王于冬，而脉沉。心，南方火，王于夏，而脉洪。肺，西方金，王于秋，而脉浮。肝，东方木，王于春，而脉弦。此为经常，铢分之不差也。

出入升降，漏刻周旋，水下二刻，一周循环。

人身之脉，计长一十六丈二尺，一呼脉行三寸，一吸脉行三寸，一呼一吸为一息，脉行六寸。一日一夜，漏水下百刻，人一万三千五百息，脉行八百一十丈，五十度周于身。则一刻之中，人一百三十五息，脉行八丈一尺，水下二刻。人二百七十息，脉行一十六丈二尺，一周于身也。脉经之行，终而复始，若循环之无端也。

当复寸口，虚实见焉。

脉经医统本作"经脉"之始，从中焦注于手太阴寸口，二百七十息，脉行一周身，复还至于寸口。寸口为脉之经始，故以诊视虚实焉。经曰：虚实死生之要，皆见于寸口之中。

变化相乘，阴阳相干。风则浮虚，寒则牢坚；沉潜水畜，支饮急弦；动则为痛，数则热烦。

风伤阳，故脉浮虚；寒伤阴，故脉牢坚；畜积于内者，谓之水畜，故脉沉潜；支散于外者，谓之支饮，故脉急弦。动则阴阳相搏，相搏则痛生焉。数为阳邪气胜，阳胜则热烦焉。

设有不应，知变所缘，三部不同，病各异端。

脉与病不相应者，必缘传变之所致。三部以候五脏之气，随部察其虚实焉。

太过可怪，不及亦然，邪不空见，中必有奸，审察表里，三焦别焉，知其所舍，消息诊看，料度腑脏，独见若神。为子条记，传与贤人。

太过、不及之脉，皆有邪气干于正气，审看在表在里，入腑入脏，随其所舍而治之。

师曰：呼吸者，脉之头也。

《难经》曰：一呼脉行三寸，一吸脉行三寸，以脉随呼吸而行，故言脉之头也。

初持脉，来疾去迟，此出疾入迟，名曰内虚外实也。初持脉，来迟去疾，此出迟入疾，名曰内实外虚也。

外为阳，内为阴。《内经》曰：来者为阳，去者为阴。是出以候外，入以候内。疾为有余，有余则实；迟为不足，不足则虚。来疾去迟者，阳有余而阴不足，故曰内虚外实；来迟去疾者，阳不足而阴有余，故曰内实外虚。

问曰：上工望而知之，中工问而知之，下工脉而知之，愿闻其说。师曰：病家人请，云病人苦发热，身体疼，病人自卧。师到，诊其脉沉而迟者，知其差也。何以知之？表有病者，脉当浮大，今脉反沉迟，故知愈也。

望以观其形证，问以知其所苦，脉以别其表里。病苦发热、身疼，邪在表也，当卧不安，而脉浮数。今病人自卧，而脉沉迟者，表邪缓也，是有里脉而无表证，则知表邪当愈也。

假令病人云，腹内卒痛，病人自坐。师到，脉之浮而大者，知其差也。何以知之？若里有病者，脉当沉而细，今脉浮大，故知愈也。

腹痛者，里寒也。痛甚则不能起，而脉沉细。今病人自坐，而脉浮大者，里寒散也，是有表脉而无里证也。则知里邪当愈。是望证、问病、切脉三者相参而得之，可为十全之医。《针经》曰：知一为上，知二为神，知三神且明矣。

师曰：病家人来请，云病人发热，烦极。明日师到，病人向壁卧，此热已去也。设令脉不和，处言已愈。

发热、烦极，则不能静卧。今向壁静卧，知热已去。

设令向壁卧，闻师到，不惊起而盼视，若三言三止，脉之咽唾者，此诈病也。设令脉自和，处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言汝病大重，当须服吐下药，针灸数十百处，乃愈。

诈病者，非善人，以言恐之，使其畏惧，则愈。医者意也，此其是欤？

师持脉，病人欠者，无病也。

《针经》曰：阳引而上，阴引而下，阴阳相引，故欠。阴阳不相引，则病；阴阳相引则和。是欠者，无病也。

脉之呻者，病也。

呻，为呻吟之声，身有所苦，则然也。

言迟者，风也。

风客于中，则经络急，舌强难运用也。

摇头言者，里痛也。

里有病，欲言，则头为之战摇。

行迟者，表强也。

表强者，由筋络引急，而行步不利也。

坐而伏者，短气也。

短气者，里不和也，故坐而喜伏。

坐而下一脚者，腰痛也。

《内经》曰：腰者，身之大关节也。腰痛，为大关节不利，故坐不能正，下一脚以缓腰中之痛也。

里实护腹，如怀卵物者，心痛也。

心痛，则不能伸仰，护腹以按其痛。

师曰：伏气之病，以意候之，今月之内，欲有伏气。假令旧有伏气，当须脉之。若脉微弱者，当喉中痛似伤，非喉痹也。病人云：实咽中痛，虽尔今复欲下利。

冬时感寒，伏藏于经中，不即发者，谓之伏气。至春分之时，伏寒欲发，故云今月之内，欲有伏气。假令伏气已发，当须脉之。审在何经。得脉微弱者，知邪在少阴，少阴之脉，循喉咙，寒气客之，必发咽痛；肾司开阖，少阴治在下焦，寒邪内甚，则开阖不治，下焦不约，必成下利。故云：虽尔咽痛，复欲下利。

问曰：人病恐怖者，其脉何状？师曰：脉形如循丝累累然，其面白脱色也。

《内经》曰：血气者，人之神。恐怖者，血气不足，而神气弱也。脉形似循丝累累然，面白脱色者，《针经》曰：血夺者，色夭然不泽。其脉空虚，是知恐怖，为血气不足。

问曰：人不饮，其脉何类？师曰：其脉自涩，唇口干燥也。

涩为阴，虽主亡津液，而唇口干燥，以阴为主内，故不饮也。

问曰：人愧者，其脉何类？师曰：脉浮，而面色乍白乍赤。

愧者，羞也。愧则神气怯弱，故脉浮，而面色变改不常也。

问曰：经说，脉有三菽、六菽重者，何谓也？师曰：脉者，人以指按之，如三菽之重者，肺气也；如六菽之重者，心气也；如九菽之重者，脾气也；如十二菽之重者，肝气也；按之至骨者，肾气也。

菽，豆也。《难经》曰：如三菽之重，与皮毛相得者，肺部也；如六菽之重，与血脉相者，心部也；如九菽之重，与肌肉相得也，脾部也；如十二菽之重，与筋平者，肝部也；按之至骨，举指来疾者，肾部也。各随所主之分，以候脏气。

假令下利，寸口、关上、尺中悉不见脉，然尺中时一小见，脉再举头者，肾气也。若损脉来至，为难治。

《脉经》曰：冷气在胃中，故令脉不通。下利不见脉，则冷气客于脾胃。今尺中时一小见，为脾虚肾气所乘。脉再举头者，脾为肾所乘也。若尺中之脉更或减损，为肾气亦衰，脾复胜之，鬼贼相刑，故云难治。是脾胜不应时也。

问曰：脉有相乘、有纵、有横、有逆、有顺，何也？师曰：水行乘火，金行乘木，名曰纵；火行乘水，木行乘金，名曰横；水行乘金，火行乘木，名曰逆；金行乘水，木行乘火，名曰顺也。

金胜木，水胜火。纵者，言纵任其气，乘其所胜；横者，言其气横逆，反乘所不胜也。纵横，与恣纵、恣横之义通。水为金子，火为木子，子行乘母，其气逆也；母行乘子，其气顺也。

问曰：脉有残贼，何谓也？师曰：脉有弦、紧、浮、滑、沉、涩，此六者名曰残贼，能为诸脉作病也。

为人病者，名曰八邪，风寒暑湿伤于外也，饥、饱、劳、逸伤于内也。经脉者，荣卫也。荣卫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者，阴阳也。其为诸经脉作病者，必由风寒暑湿，伤于荣卫，客于阴阳之中，风则脉浮，寒则脉紧，中暑则脉滑，中湿则脉涩，伤于阴则脉沉，伤于阳则脉浮。所以谓之残贼者，伤良曰残，害良曰贼，以能伤害正气也。

问曰：脉有灾怪，何谓也？师曰：假令人病，脉得太阳，与形证相应，因为作汤。比还送汤如食顷，病人乃大吐，若下利，腹中痛。师曰：我前来不见此证，今乃变异，是名灾怪。又问曰：何缘作此吐利？答曰：或有旧时服药，今乃发作，故名灾怪耳。

医以脉证与药相对而反变异，为其灾可怪，故名灾怪。

问曰：东方肝脉，其形何似？师曰：肝者，木也，名厥阴。其脉微弦濡弱而长，是肝脉也。肝病自得濡弱者，愈也。

《难经》曰：春脉弦者，肝，东方木也，万物始生，未有枝叶，故脉来濡弱而长，故曰弦。是肝之平脉，肝病得此脉者，为肝气已和也。

假令得纯弦脉者，死。何以知之？以其脉如弦直，是肝脏伤，故知死也。

纯弦者，为如弦直而不软，是中无胃气，为真脏之脉。《内经》曰：死肝脉来，急益劲，如新张弓弦。

南方心脉，其形何似？师曰：心者，火也，名少阴。其脉洪大而长，是心脉也。心自得洪大者，愈也。

心王于夏，夏则阳外胜，气血淖溢，故其脉来洪大而长也。

假令脉来微去大，故名反，病在里也。脉来头小本大者，故名复，病在表也。上微头小者，则汗出；下微本大者，则为关格不通，不得尿。头无汗者可治，有汗者死。

心脉来盛去衰为平，来微去大，是反本脉。《内经》曰：大则邪至，小则平。微为正气，大为邪气。来以候表，来微则知表和；去以候里，去大则知里病。《内经》曰：心脉来不盛去反盛，此为不及，病在中。头小本大者，即前小后大也。小为正气，大为邪气，则邪气先在里，今复还于表，故名曰复。不云去而止云来者，是知在表。《脉经》曰：在上为表，在下为里。汗者心之液。上微为浮之而微，头小为前小，则表中气虚，故主汗出。下微沉之而微，本大为后大。沉则在里，大则病进。《内经》曰：心为牡脏，小肠为之使。今邪甚下行，格闭小肠，使正气不通，故不得尿，名曰关格。《脉经》曰：阳气上出，汗见于头，今关格正气不通，加之头有汗者，则阳气不得下通而上脱也。其无汗者，虽作关格，然阳未衰，而犹可治。

西方肺脉，其形何似？师曰：肺者，金也，名太阴。其脉毛浮也，肺病自得此脉。若得缓迟者，皆愈；若得数者，则剧。何以知之？数者，南方火，火克西方金，法当痈肿，为难治也。

轻虚浮曰毛，肺之平脉也。缓迟者，脾之脉，脾为肺之母，以子母相生，故云皆愈；数者，心之脉，火克金，为鬼贼相刑，故剧。肺主皮毛，数则为热，热客皮肤，留而不去，则为痈疡。经曰：数脉不时，则生恶疮。

问曰：二月得毛浮脉，何以处言至秋当死？师曰：二月之时，脉当濡弱，反得毛浮者，故知至秋死。二月肝用事，肝脉属木，应濡弱，反得毛浮者，是肺脉也。肺属金，金来克木，故知至秋死。他皆仿此。

当春时反见秋脉，为金气乘木，肺来克肝，夺王脉而见，至秋肺王，肝气则绝，故知至秋死也。

师曰：脉，肥人责浮，瘦人责沉。肥人当沉，今反浮；瘦人当浮，今反沉，故责之。

肥人肌肤厚，其脉当沉；瘦人肌肤薄，其脉当浮。今肥人脉反浮，瘦人脉反沉，必有邪气相干，使脉反常，故当责之。

师曰：寸脉下不至关，为阳绝；尺脉上不至关，为阴绝。此皆不治，决死也。若计其余命死生之期，期以月节克之也。

《脉经》曰：阳生于寸，动于尺；阴生于尺，动于寸。寸脉下不至关者，为阳绝，不能下应于尺也；尺脉上不至关者，为阴绝，不能上应于寸也。《内经》曰：阴阳离决，精气乃绝。此阴阳偏绝，故皆决死。期以月节克之者，谓如阳绝死于春夏，阴绝死于秋冬。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师曰：脉病人不病，名曰行尸，以无王气，卒眩仆不识人者，短命则死。人病脉不病，名曰内虚，以无谷神，虽困无苦。

脉者，人之根本也。脉病人不病，为根本内绝。形虽且强，卒然气脱，则眩运僵仆而死，不曰行尸而何？人病脉不病，则根本内固，形虽且羸，止内虚尔。谷神者，谷气也。谷气既足，自然安矣。《内经》曰：形气有余，脉气不足死；脉气有余，形气不足生。

问曰：翕奄沉，名曰滑，何谓也？沉为纯阴，翕为正阳，阴阳和合，故令脉滑。关尺自平，阳明脉微沉，食饮自可。少阴脉微滑，滑者紧之浮名也，此为阴实，其人必股内汗出，阴下湿也。

脉来大而盛，聚而沉，谓之翕奄沉，正如转珠之状也。沉为脏气，故曰纯阴；翕为腑气，故曰正阳。滑者，阴阳气不为偏胜也。关尺自平，阳明脉微沉者，当阳部见阴脉，则阴偏胜而阳不足也。阳明胃脉，胃中阴多，故食饮自可。少阴脉微滑者，当阴部见阳脉，则阳偏胜而阴不足也，以阳凑阴分，故曰阴实。股与阴，少阴之部也，今阳热凑阴，必熏发津液，泄达于外，股内汗出而阴下湿也。

问曰：曾为人所难，紧脉从何而来？师曰：假令亡汗、若吐，以肺里寒，故令脉紧也。假令咳者，坐饮冷水，故令脉紧也。假令下利，以胃中虚冷，故令脉紧也。

《金匮要略》曰：寒令脉急。经曰：诸紧为寒。

寸口卫气盛，名曰高。

高者，暴狂而肥。《内经》曰：阴不胜其阳，则脉流薄疾，并乃狂。卫为阳气，卫盛而暴狂者，阴不胜阳也。《针经》曰：卫气者，所以温分肉、充皮毛、肥腠理、司开阖者也。卫气盛，为肥者气盛于外也。

荣气盛，名曰章。

章者，暴泽而光；荣者，血也，荣华于身者也。荣盛故身暴光泽也。

高章相搏，名曰纲。

纲者，身筋急脉直，荣卫俱盛，则筋络满急。

卫气弱，名曰惵。

惵者，心中气动迫怯。卫出上焦，弱则上虚，而心中气迫怯也。

荣气弱，名曰卑。

卑者，心中常自羞愧。《针经》曰：血者，神气也。血弱则神弱，故常自羞愧。

惵卑相搏，名曰损。

损者，五脏六腑之虚惙也。卫以护阳，荣以养阴，荣卫俱虚，则五脏六腑失于滋养，致俱乏气虚惙也。

卫气和，名曰缓。

缓者，四肢不能自收。卫气独和，不与荣气相谐，则荣病。《内经》曰：肝受血而能视，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摄。四肢不收，由荣血病，不能灌养故也。

荣气和，名曰迟。

迟者，身体重，但欲眠也。荣气独和，不与卫气相谐，则卫病，身体重而眠。欲眠者，卫病而气不敷布也。

迟缓相搏，名曰沉。

沉者，腰中直，腹内急痛，但欲卧，不欲行，荣气独和于内，卫气独和于外，荣卫不相和谐，相搏而为病。腰中直者，卫不利于外也；腹内痛者，荣不和于内也；但欲卧不欲行者，荣卫不营也。

寸口脉缓而迟，缓则阳气长，其色鲜，其颜光，其声商，毛发长，迟则阴气盛，骨髓生，血满，肌肉紧薄鲜硬。阴阳相抱，荣卫俱行，刚柔相搏，名曰强也。

缓为胃脉，胃合卫气，卫温分肉、充皮毛、肥腠理、司开阖，卫和气舒，则颜色光润、声清、毛泽矣。迟为脾脉，脾合荣气，荣养骨髓，实肌肉、濡筋络、利关节，荣和血满，则骨正髓生，肌肉紧硬矣。阴阳调和，二气相抱，而不相戾，荣卫流通，刚柔相得，是为强壮。

趺阳脉滑而紧，滑者胃气实，紧者脾气强。持实击强，痛还自伤，以手把刃，坐作疮也。

趺阳之脉，以候脾胃。滑则谷气实，是为胃实；紧则阴气胜，是为脾强。以脾胃一实一强，而相搏击，故令痛也。若一强一弱相搏，则不能作痛。此脾胃两各强实相击，腑脏自伤而痛。譬若以手把刃而成疮，岂非自贻其害乎？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寸口脉浮而大，浮为虚，大为实。在尺为关，在寸为格。关则不得小便，格则吐逆。

经曰：浮为虚。《内经》曰：大则病进。浮则为正气虚，大则为邪气实。在尺，则邪气关闭下焦，里气不得下通，故不得小便；在寸，则邪气格拒上焦，使食不得入，故吐逆。

趺阳脉伏而涩，伏则吐逆，水谷不化，涩则食不得入，名曰关格。

伏则胃气伏而不宣，中焦关格，正气壅塞，故吐逆而水谷不化；涩则脾气涩而不布，邪气拒于上焦，故食不得入。

脉浮而大，浮为风虚，大为气强，风气相搏，必成瘾疹，身体为痒。痒者名泄风，久久为痂癣。

痂癣者，眉少、发稀，身有干疮而腥臭。《内经》曰：脉风成为疠。

寸口脉弱而迟，弱者卫气微，迟者荣中寒。荣为血，血寒则发热；卫为气，气微者，心内饥，饥而虚满不能食也。

卫为阳，荣为阴。弱者，卫气微，阳气不足也；迟者，荣中寒，经中客邪也，荣客寒邪，搏而发热也。阳气内微，心内虽饥，饥而虚满不能食也。

趺阳脉大而紧者，当即下利，为难治。

大为虚，紧为寒。胃中虚寒，当即下利，下利脉当微小，反紧者邪胜也，故云难治。经曰：下利脉大者，为未止。

寸口脉弱而缓，弱者阳气不足，缓者胃气有余。噫而吞酸，食卒不下，气填于膈上也。

弱者，阳气不足。阳能消谷，阳气不足，则不能消化谷食。缓者，胃气有余，则胃中有未消谷物也，故使噫而吞酸，食卒不下，气填于膈上也。《金匮要略》曰：中焦未和，不能消谷，故令噫。

趺阳脉紧而浮，浮为气，紧为寒。浮为腹满，紧为绞痛。浮紧相搏，肠鸣而转，转即气动，膈气乃下。少阴脉不出，其阴肿大而虚也。

浮为胃气虚，紧为脾中寒，胃虚则满，脾寒则痛，虚寒相搏，肠鸣而转，转则膈中之气，因而下泄也。若少阴脉不出，则虚寒之气，至于下焦，结于少阴，而聚于阴器，不得发泄，使阴肿大而虚也。

寸口脉微而涩，微者卫气不行，涩者荣气不逮。荣卫不能相将，三焦无所仰，身体痹不仁。荣气不足，则烦疼，口难言；卫气虚，则恶寒数欠。三焦不归其部，上焦不归者，噫而酢吞；中焦不归者，不能消谷引食；下焦不归者，则遗溲。

人养三焦者，血也；护三焦者，气也。荣卫俱损，不能相将而行，三焦无所依仰，身体为之顽痹而不仁。《内经》曰：荣气虚则不仁。《针经》曰：卫气不行，则为不仁。荣为血，血不足则烦疼；荣属心，荣弱心虚，则口难言。卫为阳，阳微则恶寒；卫为气，气虚则数欠。三焦因荣卫不足，无所依仰，其气不能归其部。《金匮要略》曰：上焦竭，善噫；上焦受中焦气，中焦未和，不能消谷，故令噫耳；下焦竭，即遗溺失便。以上焦在膈上，物未化之分也。不归者，不至也，上焦之气不至其部，则物未能传化，故噫而酢吞。中焦在胃之中，主腐熟水谷，水谷化则思食，中焦之食不归其部，则水谷不化，故云不能消谷引食。下焦在膀胱上口，主分别清浊。溲，小便也，下焦不归其部，不能约制溲便，故遗溲。

趺阳脉沉而数，沉为实，数消谷。紧者，病难治。

沉为实者，沉主里也。数消谷者，数为热也。紧为肝脉，见于脾部，木来克土，为鬼贼相刑，故云难治。

寸口脉微而涩，微者，卫气衰；涩者，荣气不足。卫气衰，面色黄；荣气不足，面色青。荣为根，卫为叶。荣卫俱微，则根叶枯槁，而寒栗咳逆，唾腥吐涎沫也。

卫为气，面色黄者，卫气衰也；荣为血，面色青者，荣血衰也。荣行脉中为根，卫行脉外为叶。荣为阴，卫为阳；荣为根，卫为叶。根叶俱微，则阴阳之气内衰，致生寒栗而咳逆，唾腥吐涎沫也。

趺阳脉浮而芤，浮者卫气衰，芤者荣气伤，其身体瘦，肌肉甲错。浮芤相搏，宗气衰微，四属断绝。

经曰：卫气盛，名曰高。高者，暴狂而肥。荣气盛，名曰章。章者，暴泽而光。其身体瘦而不肥者，卫气衰也；肌肉甲错而不泽者，荣气伤也。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宗气者，三焦归气也。四属者，皮肉脂髓也。荣卫衰伤，则宗气亦微，四属失所滋养，致断绝矣。

寸口脉微而缓，微者，卫气疏，疏则其肤空；缓者，胃气实，实则谷消而水化也。谷入于胃，脉道乃行，水入于经，其血乃成。荣盛，则其肤必疏，三焦绝经，名曰血崩。

卫为阳，微为亡阳。脉微者，卫气疏，卫温分肉、肥腠理，卫气既疏，皮肤不得温肥，则空虚也。经曰：缓者，胃气有余，有余为实，故云缓者胃气实。《内经》曰：食入于胃，淫精于脉。是谷入于胃，脉道乃行也。《针经》曰：饮而液渗于络，合和于血，是水入于经，其血乃成也。胃中谷消水化而为血气，今卫疏荣盛，是荣气强而卫气弱也。卫气弱者，外则不能固密皮肤，而气为之疏，内则不能卫护其血，而血为之崩。经，常也。三焦者，气之道路。卫气疏，则气不循常度，三焦绝其常度也。

趺阳脉微而紧，紧则为寒，微则为虚，微紧相搏，则为短气。

中虚且寒，气自短矣。

少阴脉弱而涩，弱者微烦，涩者厥逆。

烦者热也。少阴脉弱者，阴虚也。阴虚则发热，以阴部见阳脉，非大虚也，故生微烦。厥逆者，四肢冷也。经曰：阴阳不相顺接便为厥，厥者手足厥冷是也。少阴脉涩者，阴气涩不能与阳相顺相接，故厥逆也。

趺阳脉不出，脾不上下，身冷肤硬。

脾胃为荣卫之根，脾能上下，则水谷磨消，荣卫之气得以行。脾气虚衰，不能上下，则荣卫之气不得通营于外，故趺阳脉不出。身冷者，卫气不温也。肤硬者，荣血不濡也。

少阴脉不至，肾气微，少精血，奔气促迫，上入胸膈，宗气反聚，血结心下，阳气退下，热归阴股，与阴相动，令身不仁，此为尸厥。当刺期门、巨阙。

尸厥者，为其从厥而生，形无所知，其状若尸，故名尸厥。少阴脉不出，则厥气客于肾，而肾气微，少精血，厥气上奔，填塞胸膈，壅遏正气，使宗气反聚，而血结心下。《针经》曰：五谷入于胃，其糟粕、津液、宗气，分为三隧。宗气积于胸中，出于喉咙，以贯心肺，而行呼吸。又曰：荣气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而为血，以营四末。今厥气大甚，宗气反聚而不行，则绝其呼吸，血结心下而不流，则四体不仁。阳气为厥气所拥，不能宣发，退下至阴股间，与阴相动。仁者柔也，不仁者，言不柔和也，为寒热痛痒俱不觉知者也。阳气外不为使，内不得通，荣卫俱不能行，身体不仁，状若尸也。《内经》曰：厥气上行，满脉去形。刺期门者，以通心下结血；刺巨阙者，以行胸中宗气。血气流通，厥气退，则苏矣。

寸口脉微，尺脉紧，其人虚损多汗，知阴常在，绝不见阳也。

寸微为亡阳，尺紧为阴胜。阳微阴胜，故云虚损。又加之多汗，则愈损阳气，是阴常在，而绝不见阳也。

寸口诸微亡阳，诸濡亡血，诸弱发热，诸紧为寒。诸乘寒者，则为厥，郁冒不仁，以胃无谷气，脾涩不通，口急不能言，战而栗也。

卫，阳也。微为卫气微，故云亡阳。荣，血也。濡为荣气弱，故云亡血。弱为阴虚，虚则发热。紧为阴胜，故为寒。诸乘寒者，则阴阳俱虚，而为寒邪乘之也。寒乘气虚，抑伏阳气不得宣发，遂成厥也。郁冒，为昏冒不知人也。不仁，为强直而无觉也，为尸厥焉。以胃无谷气，致脾涩不通于上下，故使口急，不能言。战者，寒在表也；栗者，寒在里也。

问曰：濡弱何以反适十一头？师曰：五脏六腑相乘，故令十一。

濡弱者，气血也。往反有十一头，头者，五脏六腑共有十一也。

问曰：何以知乘腑，何以知乘脏？师曰：诸阳浮数为乘腑，诸阴迟涩为乘脏也。

腑，阳也，阳脉见者，为乘腑也。脏，阴也。阴脉见者，为乘脏也。

释音

见音现，下同。

濈职廉切，病人寐而自语也。

剧竭戟切，甚也。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鞕音硬，下同。
洒淅上所下切，下音析，寒惊貌。
恶乌路切。
呴香句切，嘘气往来也。
濡汝朱切，润也。
阖音合。
躁子到切，动也。
蔼于盖切。
瞥匹灭切。
萦于营切。
骎音快，疾貌。
痞音备。
而濡音软，柔也。
转索上株恋切，下苏各切。
濈阻立切，汗出和也。
趺音夫。
腐音府，烂也。
燥苏到切，干也。
噫乌介切。
烁式灼切。
溲所留切，弱溺也。
染直立切。
侠音协，又音夹。
黧力支切，色黑而黄也。
饧音噔，义同。
哕于月切，逆气也。
衄女六切。
慄音栗，惧貌。
邪中音众。
混胡困切，浊乱也。
拂郁上音佛下音熨。
痈于容切。
茕苦候切。
嗢乙骨切，嗢咽也。
豚徒浑切。
盍音合。
圊七情切，厕也。
湫子由切，又子小切。
斲鱼斤切。
糜音迷。
悍胡旦切。
瞑静计切。
参差上初簪切，下楚宜切。
铨七全切。
铢音殊。
淆音畜，水聚也。
其差楚懈切。
呻音申。
卵卢管切。
咙力公切，喉咙也。
菽音叔，豆也。
劲居正切，健也。
淖奴教切。
复芳救切。
牝藏上毗忍切，下才浪切，阴藏也。
疡以羊切。
僵仆上音姜，下音副。
翕奄上音吸，下音掩。
见阳音现。
股音古，脾也。
惵徒颊切，动惧貌。
谐音鞋，和也。
戾音利。
痂癥上音加，下力代切。
酢音醋。
冒音帽，昏冒也。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卷 二

伤寒例第三

《阴阳大论》云：春气温和，夏气暑热，秋气清凉，冬气冷冽，此则四时正气之序也。

春夏为阳，春温夏热者，阳之动，始于温，盛于暑故也。秋冬为阴，秋凉而冬寒者，以阴之动，始于清，盛于寒故也。

冬时严寒，万类深藏，君子固密，则不伤于寒。触冒之者，乃名伤寒耳。

冬三月纯阴用事，阳乃伏藏，水冰地坼，寒气严凝。当是之时，善摄生者，出处固密，去寒就温，则不伤于寒。其涉寒冷，触冒霜雪为病者，谓之伤寒也。

其伤于四时之气，皆能为病。

春风、夏暑、秋湿、冬寒，谓之四时之气。

以伤寒为毒者，以其最成杀厉之气也。

热为阳，阳主生；寒为阴，阴主杀。阴寒为病，最为肃杀毒厉之气。

中而即病者，名曰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暑病者，热极重于温也。

《内经》曰：先夏至日为温病，后夏至日为暑病。温暑之病，本伤于寒而得之，故太医均谓之伤寒也。

是以辛苦之人，春夏多温热病，皆由冬时触寒所致，非时行之气也。凡时行者，春时应暖，而复大寒；夏时应大热，而反大凉；秋时应凉，而反大热；冬时应寒，而反大温。此非其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长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也。

四时气候不正为病，谓之时行之气。时气所行为病，非暴厉之气，感受必同，是以一岁之中，长幼之病多相似也。

夫欲候知四时正气为病，及时行疫气之法，皆当按斗历占之。

四时正气者，春风、夏暑、秋湿、冬寒是也。时行者，时行之气是也。温者，冬时感寒，至春发者是也。疫者，暴厉之气是也。占前斗建，审其时候之寒温，察其邪气之轻重而治之，故下文曰：

九月霜降节后，宜渐寒，向冬大寒，至正月雨水节后，宜解也。所以谓之雨水者，以冰雪解而为雨水故也。至惊蛰二月节后，气渐和暖，向夏大热，至秋便凉。

冬寒、春温、夏热、秋凉，为四时之正气也。

从霜降以后，至春分以前，凡有触冒霜露，体中寒即病者，谓之伤寒也。九月十月，寒气尚微，为病则轻；十一月十二月，寒冽已严，为病则重；正月二月，寒渐将解，为病亦轻。此以冬时不调，适有伤寒之人，即为病也①。

此为四时正气，中而即病者也。

其冬有非节之暖者，名曰冬温。冬温之毒，与伤寒大异，冬温复有先后，更相重沓，亦有轻重，为治不同，证如后章。

此为时行之气，前云：冬时应寒而反大温者是也。

从立春节后，其中无暴大寒，又不冰雪，而有人壮热为病者，此属春时阳气，发于冬时伏寒，变为温病。

此为温病也。《内经》曰：冬伤于寒，春必病温。

从春分以后，至秋分节前，天有暴寒者，皆为时行寒疫也。三月四月，或有暴寒，其时阳气尚弱，为寒所折，病热犹轻；五月六月，阳气已盛，为寒所折，病热则重；七月八月，阳气已衰，为寒所折，病热亦微。其病与温及暑病相似，但治有殊耳。

此为疫气也。是数者，以明前斗历之法，占其随时气候，发病寒热轻重不同耳。

十五日得一气，于四时之中，一时有六气，

① 九月十月，……即为病也：此五十四字宋本作正文，今作注文疑误。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四六名为二十四气也。

节气十二，中气十二，共二十四。《内经》曰：五日谓之候，三候谓之气，六气谓之时，四时谓之岁。

然气候亦有应至而不至，或有未应至而至者，或有至而不去者，或有至而太过者，皆成病气也。

疑脱或有至而不去句，今按《金匮要略》曰：有未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不去，有至而太过，何故也？师曰：冬至之后，甲子夜半，少阳起少阴之时，阳始生，天得温和，以未得甲子，天因温和，此为未至而至也；以得甲子，而天未温和，此为至而不至；以得甲子，天大寒不解，此为至而不去也；以得甲子，而天温如盛夏五六月时，此为至而太过也。《内经》曰：至而和则平，至而甚则病，至而反者病，至而不至者病，未至而至者病。即是观之，脱漏明矣。

但天地动静，阴阳鼓击者，各正一气耳。

《内经》曰：阴阳者，天地之道。清阳为天，动而不息；浊阴为地，静而不移。天地阴阳之气，鼓击而生，春夏秋冬，寒热温凉，各正一气也。

是以彼春之暖，为夏之暑；彼秋之忿，为冬之怒。

春暖为夏暑，从生而至长也；秋忿为冬怒，从肃而至杀也。

是故冬至之后，一阳爻升，一阴爻降也。夏至之后，一阳气下，一阴气上也。

十月六爻皆阴，坤卦为用，阴极阳来，阳生于子。冬至之后，一阳爻升，一阴爻降，于卦为复，言阳气得复也。四月六爻皆阳，乾卦为用，阳极阴来，阴生于午。夏至之后，一阳气下，一阴气上，于卦为姤，言阴则遇阳也。《内经》曰：冬至四十五日，阳气微上，阴气微下；夏至四十五日，阴气微上，阳气微下。

斯则冬夏二至，阴阳合也；春秋二分，阴阳离也。

阳生于子，阴生于午，是阴阳相接，故曰合。阳退于酉，阴退于卯，是阴阳相背，故曰离。《内经》曰：气至之谓至，气分之谓分。至则气同，分则气异。

阴阳交易，人变病焉。

天地阴阳之气，既交错而不正，人所以变病。《内经》曰：阴阳相错而变由生也。

此君子春夏养阳，秋冬养阴，顺天地之刚柔也。

《内经》曰：养生者必顺于时，春夏养阳，以凉以寒；秋冬养阴，以温以热。所以然者，从其根故也。

小人触冒，必婴暴疹。须知毒烈之气，留在何经，而发何病，详而取之。

不能顺四时调养，触冒寒温者，必成暴病。医者当在意审详而治之。

是以春伤于风，夏必飧泄；夏伤于暑，春必病疟；秋伤于湿，冬必咳嗽；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此必然之道，可不审明之！

当春之时，风气大行。春伤于风，风气通于肝，肝以春适王，风虽入之，不能即发，至夏肝衰，然后始动。风淫末疾，则当发于四肢。夏以阳气外盛，风不能外发，故攻内而为飧泄。飧泄者，下利米谷不化而色黄。当秋之时，湿气大行。秋伤于湿，湿则干于肺，肺以秋适王，湿虽入之，不能即发，至冬肺衰，然后湿始动也。雨淫腹疾，则当发为下利。冬以阳气内固，湿气不能下行，故上逆而为咳嗽。当夏之时，暑气大行，夏伤于暑，夏以阴为主内，暑虽入之，势未能动，及秋阴出，而阳为内主，然后暑动搏阴而为痎疟。痎者二日一发，疟者一日一发。当冬之时，寒气大行，冬伤于寒，冬以阳为主内，寒虽入之，势未能动，及春阳出而阴为内主，然后寒动搏阳而为温病。是感冒四时正气为病必然之道。

伤寒之病，逐日浅深，以斯方治。

《内经》曰：未满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满三日者，可泄而已。

今世人伤寒，或始不早治，或治不对病，或日数久淹，困乃告医。医人又不依次第而治之，则不中病。皆宜临时消息制方，无不效也。今搜采仲景旧论，录其证候诊脉声色，对病真方有神验者，拟防世急也。

仲景之书，逮今千年而显用于世者，王叔和之力也。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又土地温凉，高下不同；物性刚柔，餐居亦异。是黄帝兴四方之问，岐伯举四治之能，以训后贤，开其未悟者。临病之工，宜须两审也。

东方地气温，南方地气热，西方地气凉，北方地气寒。西北方高，东南方下。是土地温凉、高下不同也。东方安居食鱼，西方陵居华食，南方湿处而嗜酸，北方野处而食乳。是餐居之异也。东方治宜砭石，西方治宜毒药，南方治宜微针，北方治宜灸焫。是四方医治不同也。医之治病，当审其土地所宜。

凡伤于寒，则为病热，热虽甚，不死。

《内经》曰：风寒客于人，使人毫毛毕直，皮肤闭而为热，是伤寒为病热也。《针经》曰：多热者易已，多寒者难已，是热虽甚不死。

若两感于寒而病者，必死。

表里俱病者，谓之两感。

尺寸俱浮者，太阳受病也，当一二日发。以其脉上连风府，故头项痛，腰脊强。

太阳为三阳之长，其气浮于外，故尺寸俱浮，是邪气初入皮肤外在表也，当一二日发。风府穴名也，项中央太阳之脉，从巅入络脑，还出别下项，是以上连风府。其经循肩膊内俠脊、抵腰中，故病头项痛、腰脊强。

尺寸俱长者，阳明受病也，当二三日发。以其脉俠鼻、络于目，故身热、目疼、鼻干、不得卧。

阳明血气俱多，尺寸俱长者，邪并阳明，而血气淖溢也。太阳受邪不已，传于阳明，是当二三日发。其脉俠鼻者，阳明脉起于鼻交頞中，络于目。阳明之脉，正上颃颡，还出系目系。身热者，阳明主身之肌肉。《针经》曰：阳明气盛，则身以前皆热；目疼鼻干者，经中客邪也；不得卧者，胃气逆不得从其道也。《内经》曰：胃不和，则卧不安。

尺寸俱弦者，少阳受病也，当三四日发。以其脉循胁络于耳，故胸胁痛而耳聋。

《内经》曰：阳中之少阳，通于春气。春脉弦，尺寸俱弦者，知少阳受邪也。二三日阳明之邪不已，传于少阳，是当三四日发。胸胁痛而耳聋者，经壅而不利也。

此三经皆受病，未入于腑者，可汗而已。

三阳受邪，为病在表，法当汗解。然三阳亦有便入腑者，入腑则宜下，故云未入于腑者，可汗而已。

尺寸俱沉细者，太阴受病也，当四五日发。以其脉布胃中，络于嗌，故腹满而嗌干。

阳极则阴受之，邪传三阳既遍，次乃传于阴经。在阳为在表，在阴为在里。邪在表则见阳脉，邪在里则见阴脉。阳邪传阴，邪气内陷，故太阴受病而脉尺寸俱沉细也。自三阳传于太阴，是当四五日发也。邪入于阴，则渐成热，腹满而嗌干者，脾经壅而成热也。

尺寸俱沉者，少阴受病也，当五六日发。以其脉贯肾，络于肺，系舌本，故口燥舌干而渴。

少阴，肾水也，性趋下，少阴受病，脉尺寸俱沉也。四五日太阴之邪不已，至五六日则传于少阴也，是少阴病当五六日发。人伤于寒，则为病热，谓始为寒，而终成热也。少阴为病，口燥舌干而渴，邪传入里，热气渐深也。

尺寸俱微缓者，厥阴受病也，当六七日发。以其脉循阴器、络于肝，故烦满而囊缩。

缓者，风脉也。厥阴脉微缓者，邪传厥阴，热气已剧，近于风也。当六七日发；以少阴邪传于厥阴。烦满而囊缩者，热气聚于内也。

此三经皆受病，已入于腑，可下而已。

三阴受邪，为病在里，于法当下。然三阴亦有在经者，在经则宜汗，故云已入于腑者，可下而已。经曰：临病之工，宜须两审。

若两感于寒者，一日太阳受之，即与少阴俱病，则头痛、口干、烦满而渴；二日阳明受之，即与太阴俱病，则腹满身热、不欲食、谵语；三日少阳受之，即与厥阴俱病，则耳聋，囊缩而厥，水浆不入，不知人者，六日死。若三阴三阳、五脏六腑皆受病，则荣卫不行；腑脏不通，则死矣。

阴阳俱病、表里俱伤者，为两感。以其阴阳两感，病则两证俱见。至于传经，则亦阴阳两经俱传也。始得一日，头痛者太阳，口干烦满而渴者少阴；至二日则太阳传于阳明，而少阴亦传于太阴，身热谵语者阳明，腹满不欲食者太阴；至三日阳明传于少阳，而太阴又传于厥阴，耳聋者少阳，囊缩而厥者厥阴，水浆不入，不知人者，胃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气不通也。《内经》曰：五脏已伤，六腑不通，荣卫不行，如是之后，三日乃死，何也？岐伯曰：阳明者，十二经脉之长也，其血气盛，故云不知人。三日其气乃尽，故死矣。谓三日六经俱病，荣卫之气不得行于内外，腑脏之气不得通于上下，至六日，腑脏之气俱尽，荣卫之气俱绝，则死矣。

其不两感于寒，更不传经，不加异气者，至七日，太阳病衰，头痛少愈也；八日阳明病衰，身热少歇也；九日少阳病衰，耳聋微闻也；十日太阴病衰，腹减如故，则思饮食；十一日少阴病衰，渴止舌干，已而嚏也；十二日厥阴病衰，囊纵，少腹微下，大气皆去，病人精神爽慧也。

六日传遍，三阴三阳之气皆和，大邪之气皆去，病人精神爽慧也。

若过十三日以上，不间，尺寸陷者，大危。

间者，瘳也。十二日传经尽，则当瘳愈。若过十三日已上不瘳，尺寸之脉沉陷者，即正气内衰，邪气独胜，故云大危。

若更感异气，变为他病者，当依旧坏证病而治之。若脉阴阳俱盛，重感于寒者，变为温疟。

异气者，为先病未已，又感别异之气也。两邪相合，变为他病。脉阴阳俱盛者，伤寒之脉也。《难经》曰：伤寒之脉，阴阳俱盛而紧涩。经曰：脉盛身寒，得之伤寒，则为前病热未已，再感于寒，寒热相搏，变为温疟。

阳脉浮滑，阴脉濡弱者，更遇于风，变为风温。

此前热未歇，又感于风者也。《难经》曰：中风之脉，阳浮而滑，阴濡而弱，风来乘热，故变风温。

阳脉洪数，阴脉实大者，遇温热，变为温毒。温毒为病最重也。

此前热未已，又感温热者也。阳主表，阴主里，洪数实大皆热也，两热相合，变为温毒。以其表里俱热，故为病最重。

阳脉濡弱，阴脉弦紧者，更遇温气，变为温疫。以此冬伤于寒，发为温病，脉之变证，方治如说。

此前热未已，又感温气者也。温热相合，变为温疫。

凡人有疾，不时即治，隐忍冀差，以成痼疾。

凡觉不佳，急须求治，苟延时日，则邪气入深，难可复制。《千金》曰：凡有少苦，似不如平常，即须早道；若隐忍不治，冀望自差，须臾之间，以成痼疾。此之谓也。

小儿女子，益以滋甚。

小儿气血未全，女子血室多病，凡所受邪，易于滋蔓。

时气不和，便当早言，寻其邪由，及在腠理，以时治之，罕有不愈者。

腠理者，津液腠泄之所，文理缝会之中也。《金匮要略》曰：腠者，是三焦通会元真之处，为血气所注；理者，是皮肤脏腑之文理也。邪客于皮肤，则邪气浮浅，易为散发，若以时治之，罕有不愈者矣。《金匮玉函》曰：主候长存，形色未病，未入腠理，针药及时，服将调节，委以良医，病无不愈。

患人忍之，数日乃说，邪气入脏，则难可制，此为家有患，备虑之要。

邪在皮肤，则外属阳而易治；邪传入里，则内属阴而难治。《内经》曰：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昔桓候怠于皮肤之微疾，以至骨髓之病。家有患者，可不备虑！

凡作汤药，不可避晨夜。觉病须臾，即宜便治，不等早晚，则易愈矣。

《千金》曰：凡始觉不佳，即须治疗，迄至于病，汤食竟进，折其毒势，自然而差。

若或差迟，病即传变，虽欲除治，必难为力。

传有常也，变无常也。传为循经而传，此太阳传阳明是也；变为不常之变，如阳证变阴证是也。邪既传变，病势深也。《本草》曰：病势已成，可得半愈；病势已过，命将难全。

服药不如方法，纵意违师，不须治之。

《内经》曰：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恶于针石者，不可与言至巧。病不许治者，病必不治，治之无功矣。

凡伤寒之病，多从风寒得之。

凡中风与伤寒为病，自古通谓之伤寒。《千金》曰：夫伤寒病者，起自风寒，入于腠理，与精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气分争，荣卫偏隔，周身不通而病。

始表中风寒，入里则不消矣。

始自皮肤，入于经络，传于腑腑是也。

未有温覆而当不消散者。

风寒初客于皮肤，便投汤药，温暖发散而当者，则无不消散之邪。

不在证治，拟欲攻之，犹当先解表，乃可下之。

先解表而后下之，则无复传之邪也。

若表已解，而内不消，非大满，犹生寒热，则病不除。

表证虽罢，里不至大坚满者，亦未可下之。是邪未收敛成实，下之则里虚而邪复不除，犹生寒热也。

若表已解，而内不消，大满大实，坚有燥屎，自可除下之。虽四五日，不能为祸也。

外无表证，里有坚满，为下证悉具。《外台》云：表和里病，下之则愈。下证既具，则不必拘于日数。

若不宜下而便攻之，内虚热入，协热遂利，烦躁诸变，不可胜数。轻者困笃，重者必死矣。

下之不当，病轻者，证犹变易而难治，又况重者乎。

夫阳盛阴虚，汗之则死，下之则愈；阳虚阴盛，汗之则愈，下之则死。

表为阳，里为阴。阴虚者，阳必凑之，阳盛之邪，乘其里虚而入于腑者，为阳盛阴虚也。经曰：尺脉弱，名曰阴不足。阳气下陷入阴中，则发热者是矣。下之，除其内热而愈，若反汗之，则竭其津液而死。阴脉不足，阳往从之；阳脉不足，阴往乘之。阴邪乘其表虚，客于荣卫之中者，为阳虚阴盛也。经曰：假令寸口脉微，名曰阳不足。阴气上入阳中，则洒淅恶寒者是矣。汗之，散其表寒则愈。若反下之，则脱其正气而死。经曰：本发汗而复下之，此为逆也。本先下之，而反汗之为逆。

夫如是，则神丹安可以误发，甘遂何可以妄攻？虚盛之治，相背千里，吉凶之机，应若影响，岂容易哉！

神丹者，发汗之药也。甘遂者，下药也。若汗下当则吉，汗下不当则凶，其应如影随形，如响应声。

况桂枝下咽，阳盛则毙；承气入胃，阴盛以亡。

桂枝汤者，发汗药也。承气汤者，下药也。《金匮玉函》曰：不当汗而强与汗之者，令人夺其津液，枯槁而死；不当下而强与下之者，令人开肠洞泄，便溺不禁而死。

死生之要，在乎须臾；视身之尽，不暇计日。

投汤不当，则灾祸立见，岂暇计其日数哉！

此阴阳虚实之交错，其候至微；发汗吐下之相反，其祸至速。而医术浅狭，懵然不知病源，为治乃误，使病者殒殁，自谓其分。至今冤魂塞于冥路，死尸盈于旷野，仁者鉴此，岂不痛欤！凡两感病俱作，治有先后，发表攻里，本自不同。而执迷妄意者，乃云神丹、甘遂，合而饮之，且解其表，又除其里。言巧似是，其理实违。夫智者之举错也，常审以慎；愚者之动作也，必果而速。安危之变，岂可诡哉！世上之士，但务彼翕习之荣，而莫见此倾危之败。惟明者，居然能护其本，近取诸身，夫何远之有焉？

两感病俱作，欲成不治之疾，医者大宜消息，审其先后，次第而治之。若妄意攻治，以求速效者，必致倾危之败。

凡发汗，温服汤药。其方虽言日三服。若病剧不解，当促其间，可半日中尽三服，若与病相阻，即便有所觉。重病者，一日一夜，当晬时观之，如服一剂，病证犹在，故当复作本汤服之。至有不肯汗出，服三剂乃解；若汗不出者，死病也。

发汗药，须温暖服者，易为发散也。日三服者药势续也。病势稍重，当促急服之，以折盛热，不可拘于本方。设药病不相对，汤入即便知之，如阴多者，投以凉药，即寒逆随生；阳多者，饮以温剂，则热毒即起，是便有所觉。晬时者，周时也，一日一夜服汤药尽剂，更看其传，如病证犹在，当复作本汤，以发其汗；若服三剂不解，汗不出者，邪气大甚，汤不能胜，必成大疾。《千金》曰：热病脉躁盛而不得汗者，此阳脉之极也，死。

凡得时气病，至五六日，而渴欲饮水，饮不能多，不当与也，何者？以腹中热尚少，不能消之，便更与人作病也。至七八日，大渴，欲饮水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者，犹当依证与之。与之常令不足，勿极意也。言能饮一斗，与五升。若饮而腹满，小便不利，若喘若哕，不可与之。忽然大汗出，是为自愈也。

热在上焦，则为消渴，言热消津液，而上焦干燥，则生渴也。大热则能消水，热少不能消之，若强饮，则停饮变为诸病。至七八日阳胜气温，向解之时，多生大渴也，亦须少少与之，以润胃气，不可极意饮也。若饮而腹满，小便不利，若喘若哕者，为水饮内停而不散，不可更与之。忽然阳气通，水气散，宣发于外，作大汗而解。

凡得病，反能饮水，此为欲愈之病。其不晓病者，但闻病饮水自愈，小渴者，乃强与饮之，因成其祸，不可复数。

小渴者，为腹中热少。若强与水，水饮不消，复为诸饮病也。

凡得病厥，脉动数，服汤药，更迟；脉浮大减小，初躁后静，此皆愈证也。

动数之脉，邪在阳也，汤入而变迟者，阳邪愈也。浮大之脉，邪在表也，而复减小者，表邪散也。病初躁乱者，邪所烦也，汤入而安静者，药胜病也。是皆为愈证。

凡治温病，可刺五十九穴。

五十九穴者，以泻诸经之温热。《针经》曰：热病，取之诸阳五十九穴，刺以泻其热而出其汗，实其阴而补其不足。所谓五十九刺，两手内外侧各三，凡十二痏；五指间各一，凡八痏；足亦如是；头入发际一寸，旁三分，各三，凡六痏；更入发三寸，边五，凡十痏；耳前后、口下各一，项中一穴，凡六痏；巅上一、囟会一、发际一、廉泉一、风池二、天柱二。又《内经》曰：热俞五十九，头上五行。行五者以泻诸阳之热逆也。大杼、膺俞、缺盆、背俞，此八者，以泻胸中之热也；气冲、三里、巨虚、上下廉，此八者，以泻胃中之热也；云门、髃骨、委中、髓空，此八者，以泻四肢之热也；五脏俞旁五，此十者，以泻五脏之热也。凡此五十九穴者，皆热之左右也。

又身之穴，三百六十有五，其三十九穴，灸之有害；七十九穴，刺之为灾。并中髓也。

穴有三百六十五，以应一岁。其灸刺之禁，皆肉薄骨解之处，血脉虚少之分，针灸并中髓也。

脉四损，三日死。平人四息，病人脉一至，名曰四损。脉五损，一日死。平人五息，病人脉一至，名曰五损。脉六损，一时死。平人六息，病人脉一至，名曰六损。

四脏气绝者，脉四损；五脏气绝者，脉五损；五脏六腑俱绝者，脉六损。

脉盛身寒，得之伤寒；脉虚身热，得之伤暑。

《内经》曰：脉者，血之府也。脉实血实，脉虚血虚。寒则伤血，邪并于血，则血盛而气虚，故伤寒者，脉盛而身寒。热则伤气，邪并于气，则气盛而血虚，故伤暑者，脉虚而身热。

脉阴阳俱盛，大汗出，不解者，死。

脉阴阳俱盛，当汗出而解；若汗出不解，则邪气内胜，正气外脱，故死。《内经》曰：汗出，而脉尚躁盛者，死。《千金》曰：热病已得汗，脉尚躁盛，此阳脉之极也，死。

脉阴阳俱虚，热不止者，死。

脉阴阳俱虚者，真气弱也；热不止者，邪气胜也。《内经》曰：病温虚甚者，死。

脉至乍疏乍数者，死。

谓天真荣卫之气断绝也。

脉至如转索者，其日死。

为紧急而不软，是中无胃气，故不出其日而死。

诈言妄语，身微热，脉浮大，手足温者，生。逆冷，脉沉细者，不过一日，死矣。

诈言妄语，阳病也。身微热，脉浮大，手足温，为脉病相应；若身逆冷，脉沉细，为阳病见阴脉，脉病不相应，故不过一日而死。《难经》曰：脉不应病，病不应脉，是为死病。

此以前是伤寒热病证候也。

辨痓湿暍脉证第四

伤寒所致太阳，痓、湿、暍三种，宜应别论，以为与伤寒相似，故此见之。

痓，当作痉，传写之误也。痉者，恶也，非强也。《内经》曰：肺移热于肾，传为柔痉。柔为筋柔而无力，痉谓骨痉而不随。痉者，强也。《千金》以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强直为痉。经曰：颈项强急，口噤，背反张者，痉。即是观之，痓为痉字明矣。

太阳病，发热无汗，反恶寒者，名曰刚痓。

《千金》曰：太阳中风，重感寒湿，则变痓。太阳病，发热无汗，为表实，则不当恶寒，今反恶寒者，则太阳中风，重感于寒，为痓病也。以表实感寒，故名刚痓。

太阳病，发热汗出，不恶寒者，名曰柔痓。

太阳病，发热汗出为表虚，则当恶寒，其不恶寒者，为阳明病。今发热汗出，而不恶寒者，非阳明证，则是太阳中风，重感于湿，为柔痓也。表虚感湿，故曰柔痓。

太阳病，发热，脉沉而细者，名曰痓。

太阳主表，太阳病，发热为表病，脉当浮大，今脉反沉细，既不愈，则太阳中风重感于湿，而为痓也。《金匮要略》曰：太阳病，其证备，身体强，几几然，脉反沉迟，此为痓，栝蒌桂枝汤主之。

太阳病，发汗太多，因致痓。

太阳病，发汗太多，则亡阳。《内经》曰：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阳微不能养筋，则筋脉紧急而成痓也。

病身热足寒，颈项强急，恶寒，时头热面赤，目脉赤，独头面一本无面字**摇，卒口噤，背反张者，痓病也。**

太阳中风，为纯中风也，太阳伤寒，为纯伤寒也，皆不作痓。惟是太阳中风重感寒湿，乃变为痓也。身热足寒者，寒湿伤下也。时头热面赤，目脉赤，风伤于上也。头摇者，风主动也。独头摇者，头为诸阳之会，风伤阳也。若纯伤风者，身亦为之动摇，手足为之搐搦，此者内挟寒湿，故头摇也。口噤者，寒主急也，卒口噤者，不常噤也，有时而缓，若风寒相抟，则口噤而不时开，此者加之风湿，故卒口噤也。足太阳之脉，起于目内眦，上额交巅上，其支别者，从巅入络脑，还出别下项，循肩膊内，夹脊抵腰中，下贯臀，以下至足。风寒客于经中，则筋脉拘急，故颈项强急而背反张也。

太阳病，关节疼痛而烦，脉沉而细者，此名湿痹。湿痹之候，其人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但当利其小便。

《金匮要略》曰：雾伤皮腠，湿流关节。疼痛而烦者，湿气内流也。湿同水也，脉沉而细者，水性趋下也。痹，痛也。因其关节烦疼，而名曰湿痹，非脚气之痹也。《内经》曰：湿胜则濡泄。小便不利，大便反快者，湿气内胜也。但当利其小便，以宣泄腹中湿气。古云：治湿之病，不利小便，非其治也。

湿家之为病，一身尽疼，发热，身色如似熏黄。

身黄如橘子色者，阳明瘀热也。此身色如似熏黄，即非阳明瘀热。身黄发热者，栀子檗皮汤主之，为表里有热，则身不疼痛。此一身尽疼，非伤寒客热也，知湿邪在经而使之。脾恶湿，湿伤，则脾病而色见，是以身发黄者，为其黄如烟熏，非正黄色也。

湿家，其人但头汗出，背强，欲得被覆向火，若下之早，则哕，胸满，小便不利，舌上如胎者，以丹田有热，胸中有寒，渴欲得水而不能饮，则口燥烦也。

湿家有风湿，有寒湿，此寒湿相搏者也。湿胜则多汗，伤寒则无汗，寒湿相搏，虽有汗而不能周身，故但头汗出也。背，阳也，腹，阴也，太阳之脉，夹脊抵腰，太阳客寒湿，表气不利而背强也。里有邪者，外不恶寒，表有邪者，则恶寒。欲得被覆向火者，寒湿在表而恶寒也。若下之早，则伤动胃气，损其津液，故致哕而胸满、小便不利。下后里虚，上焦阳气因虚而陷于下焦，为丹田有热，表中寒乘而入于胸中，为胸上有寒，使舌上生白胎滑也。脏燥则欲饮水，以胸上客寒湿，故不能饮而但口燥烦也。

湿家下之，额上汗出，微喘，小便利者，死。若下利不止者，亦死。

湿家发汗则愈。《金匮要略》曰：湿家身烦疼，可与麻黄加术四两，发其汗为宜；若妄下则大逆。额上汗出而微喘者，乃阳气上逆也。小便自利或下利者，阴气下流也。阴阳相离，故云死矣。《内经》曰：阴阳离决，精气乃绝。

问曰：风湿相搏，一身尽疼痛，法当汗出而解。值天阴雨不止，医云：此何发汗，汗之病不愈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者，何也？答曰：发其汗，汗大出者，但风气去，湿气在，是故不愈也。若治风湿者，发其汗，但微微似欲汗出者，风湿俱去也。

值天阴雨不止，明其湿胜也。《内经》曰：阳受风气，阴受湿气。又曰：伤于风者，上先受之；伤于湿者，下先受之。风湿相搏，则风在外，而湿在内。汗大出者，其气暴，暴则外邪出，而里邪不能出，故风去而湿在。汗微微而出者，其气缓，缓则内外之邪皆出，故风湿俱去也。

湿家病，身上疼痛，发热面黄而喘，头痛，鼻塞而烦，其脉大，自能饮食，腹中和无病，病在头中寒湿，故鼻塞。内药鼻中，则愈。

病有浅深，证有中外，此则湿气浅者也。何以言之？湿家不云关节烦疼，而云身上疼痛，是湿气不流关节而外客肌表也；不云发热身似熏黄，复云发热面黄而喘，是湿不干于脾而薄于上焦也。阴受湿气，则湿邪为深，今头痛，鼻塞而烦，是湿客于阳，而不客于阴也。湿家之脉当沉细，为湿气内流。脉大者，阳也，则湿不内流，而外在表也。又以自能饮食，胸腹别无满痞，为腹中和无病，知其湿气微浅，内药鼻中，以宣泄头中寒湿。

病者一身尽疼，发热，日晡所剧者，此名风湿。此病伤于汗出当风，或久伤取冷所致也。

一身尽疼者，湿也；发热日晡所剧者，风也。若汗出当风而得之者，则先客湿而后感风；若久伤取冷得之者，则先伤风而后中湿。可与麻黄杏仁薏苡仁甘草汤，见《金匮要略》中。

太阳中热者，暍是也。其人汗出恶寒，身热而渴也。

汗出恶寒，身热而不渴者，中风也。汗出恶寒，身热而渴者，中暍也。白虎加人参汤主之，见《金匮要略》中方。

太阳中暍者，身热疼重，而脉微弱，此亦夏月伤冷水，水行皮中所致也。

经曰：脉虚身热，得之伤暑。身热脉微弱者，暍也。身体疼重者，水也。夏时暑热，以水灌洗而得之。一物瓜蒂散主之，见《金匮要略》中方。

太阳中暍者，发热恶寒，身重而疼痛，其脉弦细芤迟，小便已，洒洒然毛耸，手足逆冷，小有劳，身即热，口开，前板齿燥。若发汗，则恶寒甚；加温针，则发热甚；数下之，则淋甚。

病有在表、有在里者，有表里俱病者。此则表里俱病者也。发热恶寒，身重疼痛者，表中暍也；脉弦细芤迟者，中暑脉虚也；小便已，洒洒然毛耸，手足逆冷者，太阳经气不足也；小有劳，身即热者，谓劳动其阳，而暍即发也；口开，前板齿燥者，重有热也。《内经》曰：因于暑汗，烦则喘喝。口开，谓喘喝也，以喘喝不止，故前板齿干燥。若发汗以去表邪，则外虚阳气，故恶寒甚；若以温针助阳，则火热内攻，故发热甚；若下之，以除里热则内虚，而膀胱燥，故淋甚。

辨太阳病脉证并治法上第五

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

经曰：尺寸俱浮者，太阳受病。太阳主表，为诸阳主气。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者，太阳表病也。

太阳病，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名为中风。

风，阳也。寒，阴也。风则伤卫，发热，汗出，恶风者，卫中风。荣病，发热，无汗，不恶风而恶寒；卫病，则发热，汗出，不恶寒而恶风。以卫为阳，卫外者也，病则不能卫固其外，而皮腠疏，故汗出而恶风也。伤寒脉紧，伤风脉缓者，寒性劲急而风性解缓故也。

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曰伤寒。

经曰：凡伤于寒，则为病热，为寒气客于经中，阳经怫结而成热也。中风即发热者，风为阳也。及伤寒，云或已发热，或未发热，以寒为阴邪，不能即热，郁而方变热也。风则伤卫，寒则伤荣，卫虚者恶风，荣虚者恶寒，荣伤寒者，必恶寒也。气病者则麻，血病者则痛。风令气缓，寒令气逆，体痛呕逆者，荣中寒也。经曰：脉盛身寒，得之伤寒，脉阴阳俱紧者，知其伤寒也。

伤寒一日，太阳受之，脉若静者为不传；颇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欲吐，若燥[1]烦，脉数急者，为传也。

太阳主表，一日则太阳受邪，至二日当传阳明，若脉气微而不传阳明，胃经受邪，则喜吐；寒邪传里者，则变热，如颇欲吐，若烦燥，脉急数者，为太阳寒邪变热，传于阳明也。

伤寒二三日，阳明少阳证不见者，为不传也。

伤寒二三日，无阳明少阳证，知邪不传，止在太阳经中也。

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

发热而渴，不恶寒者，阳明也。此太阳受邪，知为温病，非伤寒也。积温成热，所以发热而渴，不恶寒也。

若发汗已，身灼热者，名曰风温。风温为病，脉阴阳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2]息必鼾，语言难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视，失溲。若被火者，微发黄色，剧则如惊痫，时瘛疭。若火熏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

伤寒发汗已，则身凉。若发汗已，身灼热者，非伤寒，为风温也。风伤于上，而阳受风气，风与温相合，则伤卫。脉阴阳俱浮，自汗出者，卫受邪也。卫者，气也，风则伤卫，温则伤气。身重，多眠睡者，卫受风温而气昏也。鼻息必鼾，语言难出者，风温外甚，而气拥不利也。若被下者，则伤脏气，太阳膀胱经也。《内经》曰：膀胱不利为癃，不约为遗溺。癃者，小便不利也。太阳之脉起目内眦；《内经》曰：瞳子高者，太阳不足，戴眼者，太阳已绝。小便不利、直视、失溲，为下后竭津液，损脏气，风温外胜。经曰：欲绝也。为难治。若被火者，则火助风温成热，微者热瘀而发黄；剧者热甚生风，如惊痫而时瘛疭也。先曾被火为一逆，若更以火熏之，是再逆也。一逆尚犹延引时日而不愈，其再逆者，必致危殆，故云促命期。

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发于阳者，七日愈；发于阴者，六日愈。以阳数七、阴数六故也。

阳为热也，阴为寒也。发热而恶寒，寒伤阳也；无热而恶寒，寒伤阴也。阳法火，阴法水。火成数七，水成数六。阳病七日愈者，火数足也；阴病六日愈者，水数足也。

太阳病，头痛至七日已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若欲作再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

伤寒自一日至六日，传三阳三阴经尽，至七日当愈。经曰：七日太阳病衰，头痛少愈。若七日不愈，则太阳之邪再传阳明，针足阳明为迎而夺之，使经不传则愈。

太阳病欲解时，从巳至未上。

巳为正阳，则阳气得以复也。始于太阳，终于厥阴。六经各以三时为解，而太阳从巳至未，阳明从申至戌，少阳从寅至辰；至于太阴，从亥至丑，少阴从子至寅，厥阴从丑至卯者，以阳行也速，阴行也缓，阳主于昼，阴主于夜。阳三经解时，从寅至戌，以阳道常饶也；阴三经解时，从亥至卯，以阴道常乏也。《内经》曰：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则巳午未，太阳乘王也。

风家，表解而不了了者，十二日愈。

中风家，发汗解后，未全快畅者，十二日大邪皆去，六经悉和则愈。

病人身大热，反欲得近衣者，热在皮肤，寒在骨髓也；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寒在皮肤，热在骨髓也。

皮肤言浅，骨髓言深；皮肤言外，骨髓言内。身热欲得衣者，表热里寒也；身寒不欲衣者，表寒里热也。

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啬啬恶寒，淅淅恶风，翕翕发热，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

阳以候卫，阴以候荣。阳脉浮者，卫中风也；阴脉弱者，荣气弱也。风并于卫，则卫实而荣虚，故发热汗自出也。经曰：太阳病，发热汗出者，此为荣弱卫强者是也。啬啬者，不足也，恶寒之貌也。淅淅者，洒淅也，恶风之貌也。卫虚则恶风，荣虚则恶寒，荣弱卫强，恶寒复恶风者，以自汗出，则皮肤缓，腠理疏，是亦恶风也。翕翕者，熏熏然而热也，若合羽所覆，言热在表也。鼻鸣干呕者，风拥而气逆也。与桂枝汤和荣卫而散风邪

---

① 燥：天保本作"躁"。

② 鼻息：熊本"息"无"鼻"字。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也。

桂枝汤方：

桂枝三两，去皮。味辛热 芍药三两。味苦酸，微寒 甘草二两，炙。味甘平 生姜三两，切。味辛温 大枣十二枚，擘。味甘温

《内经》曰：辛甘发散为阳。桂枝汤，辛甘之剂也，所以发散风邪。《内经》曰：风淫所胜，平以辛，佐以苦甘，以甘缓之，以酸收之。是以桂枝为主，芍药、甘草为佐也。《内经》曰：风淫于内，以甘缓之，以辛散之。是以生姜、大枣为使也。

右五味，㕮咀。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适寒温，服一升。服已须臾，啜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温覆令一时许，遍身漐漐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后服，不必尽剂；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后服小促役其间，半日许，令三服尽；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时观之。服一剂尽，病证犹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者，乃服至二三剂。禁生冷、粘滑、肉面、五辛、酒酪、臭恶等物。

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者，桂枝汤主之。

头痛者，太阳也；发热汗出恶风者，中风也。与桂枝汤，解散风邪。

太阳病，项背强几几，反汗出恶风者，桂枝加葛根汤主之。

几几者，伸颈之貌也。动则伸颈，摇身而行。项背强者，动则如之。项背几几者，当无汗，反汗出恶风者，中风表虚也，与桂枝汤以和表，加麻黄、葛根以祛风，且麻黄主表实，后葛根汤证云：太阳病，项背强几几，无汗恶风，葛根汤主之。药味正与此方同。其无汗者，当用麻黄，今自汗出，恐不加麻黄，但加葛根也。

太阳病，下之后，其气上冲者，可与桂枝汤。方用前法。若不上冲者，不可与之。

太阳属表，而反下之，则虚其里，邪欲乘虚传里。若气上冲者，里不受邪，而气逆上，与邪争也，则邪仍在表，故当复与桂枝汤解外；其气不上冲者，里虚不能与邪争，邪气已传里也，故不可更与桂枝汤攻表。

太阳病三日，已发汗，若吐，若下，若温针，仍不解者，此为坏病，桂枝不中与也。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

太阳病三日中，曾经发汗、吐下、温针，虚其正气，病仍不解者，谓之坏病，言为医所坏病也。不可复与桂枝汤。审观脉证，知犯何逆，而治之逆者，随所逆而救之。

桂枝本为解肌，若其人脉浮紧，发热汗不出者，不可与也。常须识此，勿令误也。

脉浮，发热，汗出恶风者，中风也，可与桂枝汤解肌；脉浮紧，发热，不汗出者，伤寒也，可与麻黄汤。常须识此，勿妄治也。

若酒客病，不可与桂枝汤，得汤则呕，以酒客不喜甘故也。

酒客内热，喜辛而恶甘，桂枝汤甘，酒客得之，则中满而呕。

喘家作，桂枝汤加厚朴杏子佳。

太阳病，为诸阳主气，风甚气拥，则生喘也。与桂枝汤以散风，加厚朴、杏仁以降气。

凡服桂枝汤吐者，其后必吐脓血也。

内热者，服桂枝汤则吐，如酒客之类也。既亡津液，又为热所搏，其后必吐脓血。吐脓血，谓之肺痿。《金匮要略》曰：热在上焦为肺痿。谓或从汗或从呕吐，重亡津液，故得之。

太阳病，发汗，遂漏不止，其人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难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汤主之。

太阳病，因发汗，遂汗漏不止而恶风者，为阳气不足，因发汗，阳气益虚而皮腠不固也。《内经》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出。小便难者，汗出亡津液，阳气虚弱，不能施化。四肢者，诸阳之本也。四肢微急，难以屈伸者，亡阳而脱液也。《针经》曰：液脱者，骨属屈伸不利。与桂枝加附子汤，以温经复阳。

太阳病，下之后，脉促胸满者，桂枝去芍药汤主之。若微恶寒者，去芍药方中，加附子汤主之。

脉来数，时一止复来者，名曰促。促为阳盛，则不因下后而脉促者也。此下后脉促，不得为阳盛也。太阳病下之，其脉促不结胸者，此为欲解。此下后脉促而复胸满，则不得为欲解，由下后阳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虚，表邪渐入而客于胸中也。与桂枝汤以散客邪，通行阳气，芍药益阴，阳虚者非所宜，故去之。阳气已虚，若更加之微恶寒，则必当温剂以散之，故加附子。

太阳病，得之八九日，如疟状，发热恶寒，热多寒少，其人不呕，清便欲自可，一日二三度发，脉微缓者，为欲愈也。脉微而恶寒者，此阴阳俱虚，不可更发汗、更下、更吐也。面色反有热色者，未欲解也，以其不能得小汗出，身必痒，宜桂枝麻黄各半汤。

伤寒八九日，则邪传再经又遍，三阳欲传三阴之时也。传经次第，则三日传遍三阳，至四日阳去入阴，不入阴者为欲解，其传阴经，第六日传遍三阴，为传经尽而当解。其不解传为再经者，至九日又遍三阳，阳不传阴则解。如疟，发作有时也。寒多者为病进，热多者为病退。经曰：厥少热多，其病为愈。寒多热少，阳气退，故为进也。今虽发热恶寒，而热多寒少，为阳气进，而邪气少也。里不和者，呕而利，今不呕，清便自调者，里和也。寒热间日发者，邪气深也；日一发者，邪气复常也；日再发者，邪气浅也；日二三发者，邪气微也。《内经》曰：大则邪至，小则平。言邪甚则脉大，邪少则脉微，今日数多而脉微缓者，是邪气微缓也，故云欲愈。脉微而恶寒者，表里俱虚也。阳，表也；阴，里也。脉微为里虚，恶寒为表虚，以表里俱虚，故不可更发汗、更下、更吐也。阴阳俱虚，则面色青白，反有热色者，表未解也。热色为赤色也，得小汗则和。不得汗，则得邪气外散皮肤而为痒也，与桂枝麻黄各半汤，小发其汗，以除表邪。

太阳病，初服桂枝汤，反烦不解者，先刺风池、风府，却与桂枝汤则愈。

烦者，热也，服桂枝汤后，当汗出而身凉和。若反烦不解者，风甚而未能散也。先刺风池、风府，以通太阳之经，而泄风气，却与桂枝汤解散则愈。

服桂枝汤，大汗出，脉洪大者，与桂枝汤如前法；若形如疟，日再发者，汗出必解，宜桂枝二麻黄一汤。

经曰：如服一剂，病证犹在者，故当复作本汤服之。服桂枝汤汗出后，脉洪大者，病犹在也；若形如疟，日再发者，邪气客于荣卫之间也。与桂枝二麻黄一汤，解散荣卫之邪。

服桂枝汤，大汗出后，大烦渴不解，脉洪大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大汗出，脉洪大而不渴，邪气犹在表也，可更与桂枝汤。若大汗出，脉洪大，而烦渴不解者，表里有热，不可更与桂枝汤。可与白虎加人参汤，生津止渴，和表散热。

太阳病，发热恶寒，热多寒少，脉微弱者，此无阳也，不可更汗，[1] 宜桂枝二越婢一汤方。

桂枝二越婢一汤方：

桂枝去皮 **芍药** **甘草**各十八铢 **生姜**一两三钱，切 **大枣**四枚，擘 **麻黄**十八铢，去节 **石膏**二十四铢，碎，绵裹

胃为十二经之主，脾治水谷为卑脏，若婢。《内经》曰：脾主为胃行其津液。是汤所以谓之越婢者，以发越脾气，通行津液。《外台》方，一名越脾汤，即此义也。

右七味，㕮咀。以五升水，煮麻黄一二沸，去上沫，内诸药，煮二升，去滓，温服一升。本方当裁为越婢汤、桂枝汤，合饮一升，今合为一方，桂枝二越婢一。

服桂枝汤，或下之，仍头项强痛，翕翕发热，无汗，心下满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汤去桂[2]加茯苓白术汤主之。

头项强痛，翕翕发热，虽经汗下，为邪气仍在表也。心下满微痛，小便利者，则欲成结胸。今外证未罢，无汗，小便不利，则心下满，微痛，为停饮也。与桂枝汤以解外，加茯苓 白术利小便，行留饮。

伤寒脉浮，自汗出，小便数，心烦，微恶寒，脚挛急，反与桂枝汤，欲攻其表，此误也。得之便厥，咽中干，烦燥[3]，吐逆者，作甘草干姜汤与之，以复其阳。若厥愈、足温者，更作芍药甘草汤与之，其脚即伸。若胃气不和，谵语者，少与调胃承气汤。若重发汗，复加烧针者，四逆汤主之。

---

① 更汗：元刻本、四库本、同德本、天保本"更"并作"发"。

② 桂枝汤去桂：同德本、天保本"桂枝"下并无"汤"字。

③ 燥：天保本作"躁"。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脉浮，自汗出，小便数而恶寒者，阳气不足也。心烦、脚挛急者，阴气不足也。阴阳血气俱虚，则不可发汗，若与桂枝汤攻表，则又损阳气，故为误也。得之便厥，咽中干，烦燥吐逆者，先作甘草干姜汤，复其阳气，得厥愈足温，乃与芍药甘草汤，益其阴血，则脚胫得伸。阴阳虽复，其有胃燥、评语，少与调胃承气汤微溏，以和其胃。重发汗，为亡阳，加烧针则损阴，《内经》曰：荣气微者，加烧针则血不流行。重发汗，复烧针，是阴阳之气大虚，四逆汤以复阴阳之气。

甘草干姜汤方：

甘草四两，炙。味甘平 干姜二两，炮。味辛热

《内经》曰：辛甘发散为阳，甘草干姜相合，以复阳气。

右㕮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温再服。

芍药甘草汤方：

白芍药四两。味酸，微寒 甘草四两，炙。甘平

芍药，白补而赤泻，白收而赤散也。酸以收之，甘以缓之，酸甘相合，用补阴血。

右二味，㕮咀，赵本无"㕮咀"二字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去滓，分温再服之。

调胃承气汤方：

大黄四两，去皮，清酒浸。 甘草二两，炙。味甘平 芒硝半升。味咸苦，大寒

《内经》曰：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苦甘。芒硝咸寒以除热，大黄苦寒以荡实，甘草甘平，助二物，推陈而缓中。

右三味，㕮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内芒硝更上火，微煮令沸，少少温服之。

四逆汤方：

甘草二两，炙。味甘平 干姜一两半。味辛热 附子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辛，大热

《内经》曰：寒淫于内，治以甘热。又曰：寒淫所胜，平以辛热。甘草、姜、附相合，为甘辛大热之剂，乃可发散阴阳之气。

右三味，㕮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温再服，强人可大附子一枚，干姜三两。

问曰：证象阳旦，按法治之而增剧，厥逆，咽中干，两胫拘急而评语。师曰：言夜半手足当温，两脚当伸，后如师言。何以知此？答曰：寸口脉浮而大，浮则为风，大则为虚，风则生微热，虚则两胫挛。病证象桂枝，因加附子参其间，增桂令汗出，附子温经，亡阳故也。厥逆咽中干，烦燥[1]，阳明内结，评语，烦乱，更饮甘草干姜汤。夜半阳气还，两足当热，胫尚微拘急，重与芍药甘草汤，尔乃胫伸，以承气汤微溏，则止其评语，故知病可愈。

阳旦，桂枝汤别名也。前证脉浮自汗出，小便数，心烦，微恶寒，脚挛急，与桂枝汤证相似，是证象阳旦也。与桂枝汤而增剧，得寸口脉浮大，浮为风邪，大为血虚，即于桂枝汤加附子，温经以补虚，增桂令汗出以祛风。其有治之之逆而增厥者，与甘草干姜汤，阳复而足温，更与芍药甘草汤，阴和而胫伸。表邪已解，阴阳已复，而有阳明内结，评语烦乱，少与调胃承气汤，微溏泄以和其胃，则阴阳之气皆和，内外之邪悉去，故知病可愈。

释 音

清凉上七正切。

疫音役。

忽孚吻切。

瘆之忍切，瘳瘆也。

飧泄上音孙，下音薛。

囟音信。

痍音皆，疟也。

颇颔上音掘，面骨也。下音遏，鼻也。

逮音代，及也。

砭悲廉切，石针也。

中病上音众。

之长音掌。

嗌音益，咽也。

沓徒合切。

俱见音现。

嚼丁计切。

瘳音抽，病愈也。

---

① 燥：天保本作"躁"。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痼音固。

迄许讫切，至也。

狭懵上户甲切，下莫孔切。

殒羽粉切。

晬祖对切，周岁也。

痛羽轨切。

膺于陵切，胸也。

髃音偶，又音虞，肩前也。

痊充至切，恶也；一曰风病。

暍音谒，伤暑也。

痉巨井切，强急也。

几几音殊，短羽鸟飞几几也。

挛力全切。

内药上音纳。

晡布胡切。

洒苏狠切，惊貌。

恶寒上乌路切。

怫音佛。

鼾音汗，卧息也。

癃音隆。

淅思历切。

燔许酷切，热也。

啜昌悦切。

粟直立切，汗出貌。

胫胡定切。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卷 三

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中第六

太阳病，项背强几几，无汗，恶风，葛根汤主之。

太阳病，项背强几几，汗出恶风者，中风表虚也；项背强几几，无汗恶风者，中风表实也。表虚宜解肌，表实宜发汗，是以葛根汤发之也。

葛根汤方：

葛根四两 麻黄三两，去节 桂二两，去皮 芍药二两，切。 甘草二两，炙 生姜三两，切 大枣十二枚，擘

《本草》云：轻可去实，麻黄、葛根之属是也。此以中风表实，故加二物于桂枝汤中也。

右七味，咬咀，以水一斗，先煮麻黄、葛根，减二升，去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覆取微似汗，不须啜粥，余如桂枝法将息及禁忌。

太阳与阳明合病者，必自下利，葛根汤主之。

伤寒有合病、有并病，本太阳病不解，并于阳明者，谓之并病。二经俱受邪，相合病者，谓之合病。合病者，邪气甚也。太阳阳明合病者，与太阳少阳合病、阳明少阳合病，皆言必自下利者，以邪气并于阴，则阴实而阳虚；邪气并于阳，则阳实而阴虚。寒邪气甚，客于二阳，二阳方外实而不主里，则里气虚，故必下利，与葛根汤，以散经中甚邪。

太阳与阳明合病，不下利，但呕者，葛根加半夏汤主之。

邪气外甚，阳不主里，里气不和，气下而不上者，但下利而不呕；里气上逆而不下者，但呕而不下利。与葛根汤，以散其邪，加半夏以下逆气。

葛根加半夏汤方：

葛根四两 麻黄三两，去节，汤泡去黄汁，焙干称 生姜三两，切 甘草二两，炙 芍药二两 桂枝二两，去皮 大枣十二枚，擘 半夏半升，洗

右八味，以水一斗，先煮葛根、麻黄，减二升，去白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覆取微似汗。

太阳病，桂枝证，医反下之，利遂不止，脉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黄连黄芩汤主之。

经曰：不宜下，而便攻之，内虚热入，协热遂利。桂枝证者，邪在表也，而反下之，虚其肠胃，为热所乘，遂利不止。邪在表则见阳脉，邪在里则见阴脉。下利脉微迟，邪在里也。促为阳盛，虽下利而脉促者，知表未解也。病有汗出而喘者，为自汗出而喘也，即邪气外甚所致。喘而汗出者，为因喘而汗出也，即里热气逆所致，与葛根黄芩黄连汤，散表邪、除里热。

葛根黄芩黄连汤方：

葛根半斤 甘草二两，炙。味甘平 黄芩二两。味苦寒 黄连三两。味苦寒

《内经》曰：甘发散为阳。表未解者，散以葛根、甘草之甘苦；以坚里气弱者，坚以黄芩、黄连之苦。

右四味，以水八升，先煮葛根，减二升，内诸药，煮取二升，去滓，分温再服。

太阳病，头痛发热，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者，麻黄汤主之。

此太阳伤寒也，寒则伤荣，头痛，身疼，腰痛，以至牵连骨节疼痛者，太阳经荣血不利也。《内经》曰：风寒客于人，使人毫毛毕直。皮肤闭而为热者，寒在表也。风并于卫，卫实而荣虚者，自汗出而恶风寒也；寒并于荣，荣实而卫虚者，无汗而恶风也。以荣强卫弱，故气逆而喘，与麻黄汤以发其汗。

麻黄汤方：

麻黄三两，去节。味甘温 桂枝二两，去皮。味辛热 甘草一两，炙。味甘平 杏仁七十个，汤去皮尖。味辛温

《内经》曰：寒淫于内，治以甘热，佐以苦辛。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麻黄、甘草，开肌发汗，桂枝、杏仁散寒下气。

右四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二升半，去滓，温服八合，覆取微似汗，不须啜粥，余如桂枝法将息。

太阳与阳明合病，喘而胸满者，不可下，宜麻黄汤主之。

阳受气于胸中，喘而胸满者，阳气不宣发，壅而逆也。心下满、腹满，皆为实，当下之。此以为胸满，非里实，故不可下，虽有阳明，然与太阳合病，为属表，是与麻黄汤发汗。

太阳病，十日以去，脉浮细而嗜卧者，外已解也。设胸满胁痛者，与小柴胡汤。脉但浮者，与麻黄汤。

十日以去，向解之时也。脉浮细而嗜卧者，表邪已罢也。病虽已利解之，若脉但浮而不细者，则邪气但在表也，与麻黄汤发散之。

太阳中风，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者，大青龙汤主之。若脉微弱，汗出恶风者，不可服。服之则厥逆，筋惕肉瞤，此为逆也[1]。

此中风见寒脉也。浮则为风，风则伤卫；紧则为寒，寒则伤荣。荣卫俱病，故发热恶寒，身疼痛也。风并于卫者，为荣弱卫强；寒并于荣者，为荣强卫弱。今风寒两伤，则荣卫俱实，故不汗出而烦躁也。与大青龙汤发汗，以除荣卫风寒。若脉微弱，汗出恶风者，为荣卫俱虚，反服青龙汤，则必亡阳，或生厥逆，筋惕肉瞤，此治之逆也。

大青龙汤方：

麻黄六两，去节。味甘温 桂枝二两，去皮。味辛热 甘草二两，炙。味甘平 杏仁四十个，去皮尖。味苦，甘温 生姜三两，切。味辛温 大枣十二枚，擘。味甘温 石膏如鸡子大碎。味甘，微寒

辛甘均为发散。然风宜辛散，寒宜甘发，辛甘相合，乃能发散荣卫之风寒。麻黄、甘草、石膏、杏仁，以发散荣中之寒，桂枝、姜、枣，以解除卫中之风。

右七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取微似汗，汗出多者，温粉扑之。一服汗者，停后服。汗多亡阳，遂虚，恶风烦躁，不得眠也。

伤寒脉浮缓，身不疼，但重，乍有轻时，无少阴证者，大青龙汤发之。

此伤寒见风脉也。伤寒者身疼，此以风胜，故身不疼；中风者身重，此以兼风，故乍有轻时；不发厥吐利，无少阴里证者，为风寒外甚也。与大青龙汤，以发散表中风寒。

伤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气，干呕发热而咳，或渴，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满，或喘者，小青龙汤主之。

伤寒表不解，心下有水饮，则水寒相搏，肺寒气逆，故干呕发热而咳。《针经》曰：形寒饮冷则伤肺。以其两寒相感，中外皆伤，故气逆而上行，此之谓也。与小青龙汤发汗散水。水气内渍，则所传不一，故有或为之证，随证增损，以解化之。

小青龙汤方：

麻黄三两，去节。味甘温 芍药三两。味酸微寒 五味子半升。味酸温 干姜三两。味辛热 甘草三两，炙。味甘平 细辛三两。味辛温 桂枝三两，去皮。味辛热 半夏半升，汤洗。味辛微温

寒邪在表，非甘辛不能散之，麻黄、桂枝、甘草之辛甘，以发散表邪。水停心下而不行，则肾气燥，《内经》曰：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干姜、细辛、半夏之辛，以行水气而润肾。咳逆而喘，则肺气逆，《内经》曰：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芍药、五味子之酸，以收逆气而安肺。

右八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

加减法：

若微利者，去麻黄加莪花，如鸡子大，熬令赤色。下利者，不可攻其表，汗出必胀满，麻黄发其阳，水渍入胃，必作利。莪花下十二水，水去利则止。

若渴者，去半夏，加栝蒌根三两。辛燥而苦润，半夏辛而燥津液，非渴者所宜，故去之；栝蒌味苦而生津液，故加之。

若噎者，去麻黄，加附子一枚，炮。经曰：水

---

[1] 此为逆也：四库本、天保本“逆也”下并有“大青龙汤主之”六字。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得寒气，冷必相搏，其人即噎。加附子温散水寒。病人有寒，复发汗，胃中冷，必吐蛔，去麻黄恶发汗。

若小便不利，少腹满，去麻黄加茯苓四两。水畜下焦不行，为小便不利，少腹满，麻黄发津液于外，非所宜也；茯苓泄畜水于下，加所当也。

若喘者，去麻黄，加杏仁半升，去皮尖。《金匮要略》曰：其人形肿，故不内麻黄，内杏仁。以麻黄发其阳故也。喘呼形肿，水气标本之疾。

伤寒，心下有水气，咳而微喘，发热不渴。服汤已渴者，此寒去欲解也。小青龙汤主之。

咳而微喘者，水寒射肺也；发热不渴者，表证未罢也。与小青龙汤发表散水。服汤已渴者，里气温，水气散，为欲解也。

太阳病，外证未解，脉浮弱者，当以汗解。宜桂枝汤。

脉浮弱者，荣弱卫强也。

太阳病，下之微喘者，表未解故也。桂枝加厚朴杏仁汤主之。

下后大喘，则为里气太虚，邪气传里，正气将脱也；下后微喘，则为里气上逆，邪不能传里，犹在表也。与桂枝汤以解外，加厚朴、杏仁以下逆气。

太阳病，外证未解者，不可下也，下之为逆。欲解外者，宜桂枝汤主之。

经曰：本发汗而复下之为逆也。若先发汗，治不为逆。

太阳病，先发汗不解，而复下之，脉浮者不愈。浮为在外，而反下之，故令不愈。今脉浮，故知在外，当须解外则愈，宜桂枝汤主之。

经曰：柴胡汤证具，而以他药下之，柴胡汤证仍在者，复与柴胡汤。此虽已下之不为逆，则其类矣。

太阳病，脉浮紧，无汗，发热，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证仍在，此当发其汗。服药已，微除，其人发烦目瞑。剧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阳气重故也。麻黄汤主之。

脉浮紧，无汗，发热身疼痛，太阳伤寒也，虽至八九日而表证仍在，亦当发其汗，既服温暖发散汤药，虽未作大汗亦微除也。烦者，身热也。邪气不为汗解，郁而变热，蒸于经络，发于肌表，故生热烦。肝受血而能视，始者气伤荣，寒既变热，则血为热搏，肝气不治，故目瞑也。剧者，热甚于经，迫血妄行而为衄，得衄则热随血散而解。阳气重者，热气重也。与麻黄汤以解前太阳伤寒之邪也。

太阳病，脉浮紧，发热身无汗，自衄者愈。

风寒在经，不得汗解，郁而变热，衄则热随血散，故云自衄者愈。

二阳并病，太阳初得病时，发其汗，汗先出不彻，因转属阳明，续自微汗出，不恶寒。若太阳病证不罢者，不可下，下之为逆，如此可小发汗。设面色缘缘正赤者，阳气怫郁在表，当解之、熏之；若发汗不彻，不足言，阳气怫郁不得越，当汗不汗，其人躁烦，不知痛处，乍在腹中，乍在四肢，按之不可得，其人短气，但坐，以汗出不彻故也，更发汗则愈。何以知汗出不彻？以脉涩，故知也。

太阳病未解，转并入阳明，而太阳证未罢者，名曰并病。续自微汗出不恶寒者，为太阳证罢，阳明证具也，法当下之；若太阳证未罢者，为表未解，则不可下，当小发其汗，先解表也。阳明之经循面，色缘缘正赤者，阳气怫郁在表也，当解之、熏之，以取其汗。若发汗不彻者，不足言，阳气怫郁，止是当汗不汗，阳气不得越散，邪无从出，拥甚于经，故躁烦也。邪循经行，则痛无常处，或在腹中，或在四肢，按之不可得而短气，但责以汗出不彻，更发汗则愈。《内经》曰：证过者切之，涩者，阳气有余，为身热无汗。是以脉涩知阳气拥郁而汗出不彻。

脉浮数者，法当汗出而愈。若下之，身重、心悸者，不可发汗，当自汗出乃解。所以然者，尺中脉微，此里虚，须表里实，津液自和，便自汗出愈。

经曰：诸脉浮数，当发热，而洒淅恶寒，言邪气在表也，是当汗出愈。若下之，身重心悸者，损其津液，虚其胃气。若身重、心悸，而尺脉实者，则下后里虚，邪气乘虚传里也。今尺脉微，身重、心悸者，知下后里虚，津液不足，邪气不传里，但在表也。然以津液不足，则不可发汗，须里气实、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津液足，便自汗出而愈。

脉浮紧者，法当身疼痛，宜以汗解之。假令尺中迟者，不可发汗。何以知之[1]然？以荣气不足，血少故也。

《针经》曰：夺血者无汗。尺脉迟者，为荣血不足，故不可发汗。

脉浮者，病在表，可发汗，宜麻黄汤。

浮为轻手得之，以候皮肤之气。《内经》曰：其在皮者，汗而发之。

脉浮而数者，可发汗，宜麻黄汤。

浮则伤卫，数则伤荣，荣卫受邪，为病在表，故当汗散。

病常自汗出者，此为荣气和。荣气和者，外不谐，以卫气不共荣气和谐故尔。以荣行脉中，卫行脉外，复发其汗，荣卫和则愈，宜桂枝汤。

风则伤卫，寒则伤荣。卫受风邪而荣不病者，为荣气和也。卫既客邪，则不能与荣气和谐，亦不能卫护皮腠，是以常自汗出。与桂枝汤解散风邪，调和荣卫则愈。

病人脏无他病，时发热，自汗出，而不愈者，此卫气不和也。先其时发汗则愈，宜桂枝汤主之。

脏无他病，里和也。卫气不和，表病也。《外台》云：里和表病，汗之则愈。所谓先其时者，先其发热汗出之时，发汗则愈。

伤寒脉浮紧，不发汗，因致衄者，麻黄汤主之。

伤寒脉浮紧，邪在表也，当与麻黄汤发汗；若不发汗，则邪无从出，拥甚于经，迫血妄行，因致衄也。

伤寒不大便六七日，头痛有热者，与承气汤。其小便清者，知不在里，仍在表也，当须发汗；若头痛者必衄，宜桂枝汤。

不大便六七日，头痛有热者，故宜当下。若小便清者，知里无热，则不可下。经曰：小便数者，大便必硬，不更衣十日无所苦也。况此不大便六七日，小便清者，不可责邪在里，是仍在表也，与桂枝汤以解外。若头疼不已，为表不罢，郁甚于经，迫血妄行，止为衄也。

伤寒发汗，解半日许，复烦，脉浮数者，可更发汗，宜桂枝汤主之。

烦者，热也。发汗身凉为已解，至半日许，身复热，脉浮数者，邪不尽也，可更发汗，与桂枝汤。

凡病若发汗、若吐、若下、若亡津液，阴阳自和者，必自愈。

重亡津液，则不能作汗，必待阴阳自和，乃自愈矣。

大下之后，复发汗，小便不利者，亡津液故也。勿治之，得小便利，必自愈。

因亡津液而小便不利者，不可以药利之，俟津液足，小便利必自愈也。

下之后，复发汗，必振寒，脉微细。所以然者，以内外俱虚故也。

发汗，则表虚而亡阳；下之，则里虚而亡血。振寒者，阳气微也；脉微细者，阴血弱。

下之后，复发汗，昼日烦躁不得眠，夜而安静，不呕不渴，无表证，脉沉微，身无大热者，干姜附子汤主之。

下之虚其里，汗之虚其表，既下又汗，则表里俱虚。阳主于昼，阳欲复，虚不胜邪，正邪交争，故昼日烦燥不得眠；夜阴为主，阳虚不能与之争，是夜则安静。不呕不渴者，里无热也；身无大热者，表无热也。又无表证而脉沉微，知阳气大虚，阴寒气胜，与干姜附子汤，退阴复阳。

干姜附子汤方：

干姜一两。味辛热　附子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味辛热

《内经》曰：寒淫所胜，平以辛热。虚寒大甚，是以辛热剂胜之也。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顿服。

发汗后，身疼痛，脉沉迟者，桂枝加芍药生姜各一两人参三两新加汤主之。

汗后，身疼痛，邪气未尽也。脉沉迟，荣血不足也。经曰：其脉沉者，荣气微也。又曰：迟者，荣气不足，血少故也。与桂枝汤以解未尽之邪，加芍药、生姜、人参，以益不足之血。

发汗后，不可更行桂枝汤。汗出而喘，无大

[1] 之：四库本作"其"。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热者，可与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主之。

发汗后喘，当作桂枝加厚朴杏仁汤，汗出则喘愈，今汗出而喘，为邪气拥甚，桂枝汤不能发散，故不可更行桂枝汤。汗出而喘，有大热者，内热气甚也；无大热者，表邪必甚也。与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以散其邪。

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方：

麻黄四两，去节。味甘温 杏仁五十个，去皮尖。味甘温 甘草二两，炙。味甘平 石膏半斤，碎，绵裹。味甘寒

《内经》曰：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风气通于肝，风邪外甚，故以纯甘之剂发之。

右四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二升，去滓，温服一升。本云：黄耳杯。

发汗过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汤主之。

发汗过多，亡阳也。阳受气于胸中，胸中阳气不足，故病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与桂枝甘草汤，以调不足之气。

桂枝甘草汤方：

桂枝四两，去皮。味辛热 甘草二两，炙。味甘平

桂枝之辛，走肺而益气；甘草之甘，入脾而缓中。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顿服。

发汗后，其人脐下悸者，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主之。

汗者，心之液。发汗后，脐下悸者，心气虚而肾气发动也。肾之积，名曰奔豚。发则从少腹上至心下，为肾气逆，欲上凌心。今脐下悸，为肾气发动，故云欲作奔豚。与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以降肾气。

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方：

茯苓半斤。味甘平 甘草二两，炙。味甘平 大枣十五枚，擘。味甘平 桂枝四两，去皮

茯苓以伐肾邪；桂枝能泄奔豚；甘草、大枣之甘，滋助脾土，以平肾气；煎用甘烂水者，扬之无力，取不助肾气也。

右四味，以甘烂水一斗，先煮茯苓，减二升，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作甘烂水法：取水二斗，置大盆内，以杓扬之，水上有珠子五六千颗相逐，取用之。

发汗后，腹胀满者，厚朴生姜甘草半夏人参汤主之。

吐后腹胀与下后腹满，皆为实，言邪气乘虚，入里为实。发汗后，外已解也。腹胀满，知非里实，由脾胃津液不足，气涩不通，壅而为满，与此汤和脾胃而降气。

厚朴生姜甘草半夏人参汤方：

厚朴半斤，去皮，炙。味苦温 生姜半斤，切，味辛温 半夏半升，洗。味辛平 人参一两。味甘温 甘草二两，炙。味甘平

《内经》曰：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用苦泄之。厚朴之苦，以泄腹满；人参、甘草之甘，以益脾胃；半夏、生姜之辛，以散滞气。

右五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伤寒，若吐，若下后，心下逆满，气上冲胸，起则头眩，脉沉紧，发汗则动经，身为振振摇者，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主之。

吐下后，里虚。气上逆者，心下逆满，气上冲胸；表虚阳不足，起则头眩；脉浮紧，为邪在表，当发汗；脉沉紧，为邪在里，则不可发汗。发汗则外动经络，损伤阳气，阳气外虚，则不能主持诸脉，身为振振摇也，与此汤以和经益阳。

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方：

茯苓四两。味甘平 桂枝三两，去皮。味辛热 白术二两。味苦甘温 甘草二两，炙。味甘平

阳不足者，补之以甘，茯苓、白术，生津液而益阳也。里气逆者，散之以辛，桂枝、甘草，行阳散气。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温三服。

发汗，病不解，反恶寒者，虚故也，芍药甘草附子汤主之。

发汗，病解则不恶寒；发汗病不解，表实者，亦不恶寒。今发汗病且不解，又反恶寒者，荣卫俱虚也。汗出则荣虚，恶寒则卫虚，与芍药甘草附子汤，以补荣卫。

芍药甘草附子汤方：

芍药三两。味酸，微寒 甘草三两，炙。味甘平 附子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一枚，炮，去皮，破八片。味辛热

芍药之酸，收敛津液而益荣；附子辛温，固阳气而补卫；甘草之甘，调和辛酸而安正气。

右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温服。疑非仲景意。

发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烦躁者，茯苓四逆汤主之。

发汗，若下，病宜解也。若病仍不解，则发汗外虚阳气，下之内虚阴气，阴阳俱虚，邪独不解，故生烦躁。与茯苓四逆汤，以复阴阳之气。

茯苓四逆汤方：

茯苓六两。味甘平 人参一两。味甘温 附子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味辛热 甘草二两，炙。味甘平 干姜一两半。味辛热

四逆汤以补阳，加茯苓、人参以益阴。

右五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七合，日三服。

发汗后，恶寒者，虚故也。不恶寒，但热者，实也。当和胃气，与调胃承气汤。

汗出而恶寒者，表虚也；汗出而不恶寒，但热者，里实也。经曰：汗出不恶寒者，此表解里未和。与调胃承气汤和胃气。

太阳病，发汗后，大汗出，胃中干，烦躁不得眠，欲得饮水者，少少与饮之，令胃气和则愈。若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者，与五苓散主之。

发汗已解，胃中干，烦躁不得眠，欲饮水者，少少与之，胃气得润则愈。若脉浮者，表未解也。饮水多，而小便少者，谓之消渴，里热甚，实也；微热消渴者，热未成实，上焦燥也，与五苓散，生津液，和表里。

五苓散方：

猪苓十八铢。味甘平，去皮 泽泻一两六铢半。味酸咸 茯苓十八铢。味甘平 桂半两，去皮。味辛热 白术十八铢。味甘平

淡者，一也。口入一而为甘，甘甚而反淡，甘缓而淡渗。猪苓、白术、茯苓三味之甘，润虚燥而利津液；咸味下泄为阴，泽泻之咸，以泄伏水；辛甘发散为阳，桂枝之辛甘，以和肌表。

右五味，为末，以白饮和，服方寸匕，日三服，多饮暖水，汗出愈。

发汗已，脉浮数，烦渴者，五苓散主之。

发汗已，脉浮数者，表邪未尽也；烦渴亡津液，胃燥也，与五苓散和表润燥。

伤寒，汗出而渴者，五苓散主之。不渴者，茯苓甘草汤主之。

伤寒，汗出而渴者，亡津液，胃燥，邪气渐传里也，五苓散以和表里。若汗出不渴者，邪气不传里，但在表而表虚也，与茯苓甘草汤和表合卫。

茯苓甘草汤方：

茯苓二两。味甘平 桂枝二两，去皮。味辛热 生姜三两，切。味辛温 甘草一两，炙。味甘平

茯苓、甘草之甘，益津液而和卫；桂枝、生姜之辛，助阳气而解表。

右四味，以水四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温三服。

中风发热，六七日不解而烦，有表里证，渴欲饮水，水入则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

中风发热，至六七日，则当解；若不解，烦者，邪在表也。渴欲饮水，邪传里也。里热甚，则能饮水，水入则不吐；里热少，则不能消水，停积不散，饮而吐水也。以其因水而吐，故名水逆。与五苓散和表里，散停饮。

未持脉时，病人手叉自冒心，师因教试令咳而不咳者，此必两耳聋无闻也。所以然者，以重发汗，虚故如此。

发汗多亡阳，胸中阳气不足者，病人手叉自冒心。师见外证，知阳气不足也；又试令咳而不即咳者，耳聋也，知阳气虚明矣。耳聋者，阳气虚，精气不得上通于耳故也。

发汗后，饮水多，必喘，以水灌之，亦喘。

喘，肺疾。饮水多喘者，饮冷伤肺也；以冷水灌洗而喘者，形寒伤肺也。

发汗后，水药不得入口为逆。若更发汗，必吐下不止。

发汗后，水药不得入口，为之吐逆。发汗亡阳，胃中虚冷也。若更发汗，则愈损阳气，胃气大虚，故吐下不止。

发汗吐下后，虚烦不得眠；若剧者，必反覆颠倒，心中懊侬，栀子豉汤主之。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发汗吐下后，邪热乘虚客于胸中，谓之虚烦者，热也，胸中烦热郁闷而不得发散者是也。热气伏于里者，则喜睡，今热气浮于上，烦扰阳气，故不得眠。心恶热，热甚则必神昏，是以剧者反复颠倒而不安，心中懊侬而愦闷。懊侬者，俗谓鹘突是也。《内经》曰：其高者，因而越之。与栀子豉汤，以吐胸中之邪。

栀子豉汤方：

栀子十四枚，擘。味苦寒 香豉四合，绵裹。味苦寒

酸苦涌泄为阴，苦以涌吐，寒以胜热，栀子豉汤相合，吐剂宜矣。

右二味，以水四升，先煮栀子，得二升半，内豉，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为二服，温进一服。得吐者，止后服。

若少气者，栀子甘草豉汤主之。若呕者，栀子生姜豉汤主之。

少气者，热伤气也，加甘草以益气；呕者，热烦而气逆也，加生姜以散气。少气，则气为热搏，散而不收者，甘以补之可也；呕，则气为热搏，逆而不散者，辛以散之可也。

发汗，若下之，而烦热、胸中窒者，栀子豉汤主之。

阳受气于胸中，发汗，若下，使阳气不足，邪热客于胸中，结而不散，故烦热而胸中窒塞，与栀子豉汤，以吐胸中之邪。

伤寒五六日，大下之后，身热不解，心中结痛者，未欲解也，栀子豉汤主之。

伤寒五六日，邪气在里之时，若大下后，身热去，心胸空者，为欲解。若大下后，身热去而心结痛者，结胸也；身热不去，心中结痛者，虚烦也。结胸为热结胸中，为实，是热气已收敛于内，则外身热去；虚烦为热客胸中，未结为热，散漫为烦，是以身热不去。六七日为欲解之时，以热为虚烦，故云未欲解也。与栀子豉汤，以吐除之。

伤寒下后，心烦，腹满，卧起不安者，栀子厚朴汤主之。

下后，但腹满而不心烦，即邪气入里，为里实；但心烦而不腹满，即邪气在胸中，为虚烦。既烦且满，则邪气壅于胸腹之间也。满则不能坐，烦则不能卧，故卧起不安。与栀子厚朴汤，吐烦泄满。

栀子厚朴汤方：

栀子十四枚，擘。味苦寒 厚朴四两，姜炙。苦温 枳实四枚，水浸，去穰，炒。味苦寒

酸苦涌泄，栀子之苦，以涌虚烦；厚朴、枳实之苦，以泄腹满。

已上三味，以水三升半，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二服。温进一服，得吐者，止后服。

伤寒，医以丸药大下之，身热不去，微烦者，栀子干姜汤主之。

丸药不能除热，但损正气。邪气乘虚留于胸中，而未入深者，则身热不去而微烦，与栀子干姜汤，吐烦、益正气。

栀子干姜汤方：

栀子十四枚，擘。味苦寒 干姜二两。味辛热

苦以涌之，栀子之苦以吐烦。辛以润之，干姜之辛以益气。

右二味，以水三升半，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二服。温进一服，得吐者，止后服。

凡用栀子汤，病人旧微溏者，不可与服之。

病人旧微溏者，里虚而寒在下也，虽烦则非蕴热，故不可与栀子汤。《内经》曰：先泄而后生他病者，治其本，必且调之，后乃治其他病。

太阳病发汗，汗出不解，其人仍发热，心下悸，头眩，身瞤动，振振欲擗地者，真武汤主之。

发汗不解，仍发热，邪气未解也；心下悸，头眩，身瞤动，振振欲擗地者，汗出亡阳也。里虚为悸，上虚为眩，经虚为身瞤、振振摇，与真武汤主之，温经复阳。

咽喉干燥者，不可发汗。

津液不足也。

淋家，不可发汗，发汗必便血。

膀胱里热则淋，反以汤药发汗，亡耗津液，增益客热，膀胱虚燥，必小便血。

疮家，虽身疼痛，不可发汗，发汗则痓。

表虚聚热，则生疮，疮家身疼如伤寒，不可发汗。发汗则表气愈虚，热势愈甚，生风，故变痓也。

衄家，不可发汗，汗出必额上陷，脉急紧，直视不能眴，不得眠。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衄者，上焦亡血也。若发汗，则上焦津液枯竭，经络干涩，故额上陷，脉急紧。诸脉者，皆属于目。筋脉紧急，则牵引其目，故直视不能眴。眴，瞬合目也。《针经》曰：阴气虚则目不瞑，亡血为阴虚，是以不得眠也。

亡血家，不可发汗，发汗则寒栗而振。

《针经》曰：夺血者无汗，夺汗者无血。亡血发汗，则阴阳俱虚，故寒栗而振摇。

汗家，重发汗，必恍惚心乱，小便已，阴疼，与禹余粮丸，阙。

汗者，心之液。汗家重发汗，则心虚，恍惚心乱；夺汗则无水，故小便已，阴中疼。

病人有寒，复发汗，胃中冷，必吐蛔。

病人有寒，则当温散，反发汗，损阳气，胃中冷，必吐蛔也。

本发汗，而复下之，此为逆也；若先发汗，治不为逆。本先下之，而反汗之，为逆；若先下之，治不为逆。

病在表者，汗之为宜，下之为逆；病在里者，下之为宜，汗之为逆。经曰：阳盛阴虚，汗之则死，下之则愈。阳虚阴盛，汗之则愈，下之则死。

伤寒，医下之，续得下利，清谷不止，身疼痛者，急当救里。后身疼痛，清便自调者，急当救表。救里宜四逆汤，救表宜桂枝汤。

伤寒下之，续得下利清谷不止，身疼痛者，急当救里者，以里气不足，必先救之，急与四逆汤。得清便自调，知里气已和。然后急与桂枝汤以救表，身疼者，表邪也。《内经》曰：病发而不足，标而本之，先治其标，后治其本。此以寒为本也。

病发热，头痛，脉反沉，若不差，身体疼痛，当救其里，宜四逆汤。

发热头痛，表病也。脉反沉者，里脉也。经曰：表有病者，脉当浮大。今脉反沉迟，故知愈也。见表病而得里脉，则当差。若不差，为内虚寒甚也，与四逆汤救其里。

太阳病，先下之而不愈，因复发汗，以此表里俱虚，其人因致冒，冒家汗出自愈。所以然者，汗出表和故也。里未和，然后复下之。

冒者，郁也。下之，则里虚而亡血；汗之，则表虚而亡阳。表里俱虚，寒气拂郁，其人因致冒。《金匮要略》曰：亡血复汗，寒多，故令郁冒。汗出则拂郁之邪得解，则冒愈。《金匮要略》曰：冒家欲解，必大汗出。汗出表和而里未和者，然后复下之。

太阳病未解，脉阴阳俱停，必先振栗，汗出而解。但阳脉微者，先汗出而解；但阴脉微者，下之而解。若欲下之，宜调胃承气汤主之。

脉阴阳俱停，无偏胜者，阴阳气和也。经曰：寸口、关上、尺中三处，大小浮沉迟数同等，此脉阴阳为和平，虽剧当愈。今阴阳既和，必先振栗汗出而解。但阳脉微者，阳不足而阴有余也，经曰：阳虚阴盛，汗之则愈。阴脉微者，阴不足而阳有余也，经曰：阳盛阴虚，下之则愈。

太阳病，发热，汗出者，此为荣弱卫强，故使汗出，欲救邪风者，宜桂枝汤。

太阳中风，风并于卫，则卫实而荣虚。荣者，阴也，卫者，阳也。发热，汗出，阴弱阳强也。《内经》曰：阴虚者，阳必凑之，故少气。时热而汗出，与桂枝汤，解散风邪，调和荣卫。

伤寒五六日，中风，往来寒热，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或胸中烦而不呕，或渴，或腹中痛，或胁下痞硬，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热，或咳者，与小柴胡汤主之。

病有在表者，有在里者，有在表里之间者。此邪气在表里之间，谓之半表半里证。五六日，邪气自表传里之时，中风者，或伤寒至五六日也。《玉函》曰：中风五六日，伤寒，往来寒热，即是。或中风，或伤寒，非是伤寒再中风，中风复伤寒也。经曰：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者正是。谓或中风、或伤寒也。邪在表则寒，邪在里则热。今邪在半表半里之间，未有定处，是以寒热往来也。邪在表，则心腹不满，邪在里，则心腹胀满。今止言胸胁苦满，知邪气在表里之间，未至于心腹满，言胸胁苦满，知邪气在表里也。默默，静也。邪在表，则呻吟不安，邪在里，则烦闷乱。《内经》曰：阳入之阴则静。默默者，邪方自表之里，在表里之间也。邪在表则能食，邪在里则不能食。不欲食者，邪在表里之间，未至于必不能食也。邪在表，则不烦不呕，邪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在里，则烦满而呕。烦喜呕者，邪在表方传里也。邪初入里，未有定处，则所传不一，故有或为之证。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即是此或为之证。

小柴胡汤方：

柴胡半斤。味苦，微寒 黄芩三两。味苦寒 人参三两。味甘温 甘草三两，味甘平 半夏半升，洗。味辛温 生姜三两，切。味辛温 大枣十二枚，擘。味甘温

《内经》曰：热淫于内，以苦发之。柴胡、黄芩之苦，以发传邪之热。里不足者，以甘缓之。人参、甘草之甘，以缓中和之气。邪半入里，则里气逆，辛以散之，半夏以除烦呕；邪半在表，则荣卫争之，辛甘解之，姜枣以和荣卫。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后加减法：

若胸中烦而不呕，去半夏、人参，加栝蒌实一枚。

胸中烦而不呕，热聚而气不逆也。甘者，令人中满，方热聚，无用人参之补；辛散逆气，既不呕，无用半夏之辛。温热宜寒，疗聚宜苦，栝蒌实苦寒，以泄胸中蕴热。

若渴者，去半夏，加人参，合前成四两半，栝蒌根四两。

半夏燥津液，非渴者所宜。人参甘而润，栝蒌根苦而凉，彻热生津，二物为当。

若腹中痛者，去黄芩，加芍药三两。

去黄芩，恶寒中，加芍药，以通壅。

若胁下痞硬，去大枣，加牡蛎四两。

甘，令人中满，痞者，去大枣之甘。咸以软之，痞硬者，加牡蛎之咸。

若心下悸，小便不利者，去黄芩，加茯苓四两。

饮而水畜不行，为悸，小便不利。《内经》曰：肾欲坚。急食苦以坚肾，则水益坚，故去黄芩。淡味渗泄为阳，茯苓甘淡，以泄伏水。

若不渴，外有微热者，去人参，加桂三两，温覆取微汗，愈。

不渴者，里和也，故去人参。外有微热，表未解也，加桂以发汗。

若咳者，去人参、大枣、生姜，加五味子半升，干姜二两。

咳者，气逆也。甘则壅气，故去人参、大枣。《内经》曰：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五味子之酸，以收逆气。肺寒则咳，散以辛热，故易生姜以干姜之热也。

血弱气尽，腠理开，邪气因入，与正气相搏，结于胁下，正邪分争，往来寒热，休作有时，默默不欲饮食。脏腑相连，其痛必下，邪高痛下，故使呕也。小柴胡汤主之。

人之气血，随时盛衰。当月郭空之时，则为血弱气尽，腠理开疏之时也。邪气乘虚，伤人则深。《针经》曰：月郭空，则海水东盛，人血气虚，卫气去，形独居，肌肉减，皮肤缓，腠理开，毛发残，膲理薄，垢落。当是时，遇贼风，则其入深者是矣。邪因正虚，自表之里，而结于胁下，与正分争，作往来寒热。默默不欲饮食，此为自外之内。经络与脏腑相连，气随经必传与里，故曰其痛下。痛，一作病。邪在上焦为邪高，邪渐传里为痛下，里气与邪气相搏，逆而上行，故使呕也。与小柴胡汤，以解半表半里之邪。

服柴胡汤已，渴者，属阳明也，以法治之。

服小柴胡汤，表邪已而渴，里邪传于阳明也，以阳明治之。

得病六七日，脉迟浮弱，恶风寒，手足温，医二三下之，不能食，而胁下满痛，面目及身黄，颈项强，小便难者，与柴胡汤，后必下重。本渴，而饮水呕者，柴胡汤不中与也。食谷者哕。

得病六七日，脉迟浮弱，恶风寒，手足温，则邪气在半表半里，未为实，反二三下之，虚其胃气，损其津液，邪蕴于里，故不能食而胁下满痛。胃虚为热蒸之，熏发于外，面目及身悉黄也。颈项强者，表仍未解也。小便难者，内亡津液。虽本柴胡汤证，然以里虚，下焦气涩而小便难，若与柴胡汤，又走津液，后必下重也。不因饮水而呕者，柴胡汤证。若本因饮而呕者，水停心下也。《金匮要略》曰：先渴却呕者，为水停心下，此属饮家。饮水者，水停而呕；食谷者，物聚而哕，皆非小柴胡汤所宜，二者皆柴胡汤之戒，不可不识也。

伤寒四五日，身热恶风，颈项强，胁下满，手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足温而渴者，小柴胡汤主之。

身热恶风，颈项强者，表未解也；胁下满而渴者，里不和也。邪在表，则手足通热，邪在里，则手足厥寒；今手足温者，知邪在表里之间也。与小柴胡汤，以解表里之邪。

伤寒，阳脉涩，阴脉弦，法当腹中急痛者，先与小建中汤；不差者，与小柴胡汤主之。

脉阳涩、阴弦，而腹中急痛者，当作里有虚寒治之，与小建中汤，温中散寒。若不差者，非里寒也，必由邪气自表之里，里气不利所致，与小柴胡汤，去黄芩加芍药，以除传里之邪。

小建中汤方：

桂枝三两，去皮。味辛热 甘草三两，炙。味甘平 大枣十二枚，擘。味甘温 芍药六两。味酸微寒 生姜三两，切。味辛温 胶饴一升。味甘温

建中者，建脾也。《内经》曰：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胶饴、大枣、甘草之甘以缓中也。辛润散也，荣卫不足，润而散之，桂枝、生姜之辛，以行荣卫。酸收也、泄也，正气虚弱，收而行之，芍药之酸，以收正气。

右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内胶饴，更上微火，消解，温服一升，日三服。呕家不可用建中汤，以甜故也。

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

柴胡证，是邪气在表里之间也，或胸中烦而不呕，或渴，或腹中痛，或胁下痞硬，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热，或咳，但见一证，便宜与柴胡汤治之，不必待其证候全具也。

凡柴胡汤病证而下之，若柴胡证不罢者，复与柴胡汤，必蒸蒸而振，却发热汗出而解。

邪在半表半里之间，为柴胡证，即未作里实，医便以药下之。若柴胡证仍在者，虽下之不为逆，可复与柴胡汤以和解之。得汤，邪气还表者，外作蒸蒸而热，先经下，里虚，邪气欲出，内则振振然也。正气胜、阳气生，却复发热汗出而解也。

伤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烦者，小建中汤主之。

伤寒二三日，邪气在表，未当传里之时，心中悸而烦，是非邪气搏所致。心悸者，气虚也；烦者，血虚也。以气血内虚，与小建中汤先建其里。

太阳病，过经十余日，反二三下之，后四五日，柴胡证仍在者，先与小柴胡汤。呕不止，心下急，郁郁微烦者，为未解也，与大柴胡汤下之，则愈。

日数过多，累经攻下，而柴胡证不罢者，亦须先与小柴胡汤，以解其表。经曰凡柴胡汤疾证而下之，若柴胡证不罢者，复与柴胡者是也。呕止者，表里和也；若呕不止，郁郁微烦者，里热已甚，结于胃中也，与大柴胡汤，下其里热则愈。

大柴胡汤方：

柴胡半斤。味甘平 黄芩三两。味苦寒 芍药三两。味酸，微寒 半夏半升，洗。味辛温 生姜五两，切。味辛温 枳实四枚，炙。味苦寒 大枣十二枚，擘。甘温 大黄二两。味苦寒。

柴胡、黄芩之苦，入心而折热；枳实、芍药之酸苦，涌泄而扶阴。辛者，散也，半夏之辛，以散逆气；辛甘，和也，姜枣之辛甘，以和荣卫。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温服一升，日三服。一方加大黄二两。若不加大黄，恐不为大柴胡汤也。

伤寒十三日不解，胸胁满而呕，日晡所发潮热，已而微利。此本柴胡证，下之而不得利，今反利者，知医以丸药下之，非其治也。潮热者，实也。先宜小柴胡汤以解外，后以柴胡加芒消汤主之。

伤寒十三日，再传经尽，当解之时也。若不解，胸胁满而呕者，邪气犹在表里之间，此为柴胡汤证；若以柴胡汤下之，则更无潮热自利。医反以丸药下之，虚其肠胃，邪热乘虚入腑，日晡所发潮热，热已而利也。潮热虽为热实，然胸胁之邪未已，故先与小柴胡汤以解外，后以柴胡加芒消以下胃热。

伤寒十三日不解，过经，谵语者，以有热也，当以汤下之。若小便利者，大便当硬，而反下利，脉调和者，知医以丸药下之，非其治也。若自下利者，脉当微厥，今反和者，此为内实也，调胃承气汤主之。

伤寒十三日，再传经尽，谓之过经。谵语者，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阳明胃热也，当以诸承气汤下之。若小便利者，津液偏渗，大便当硬，反下利者，知医以丸药下之也。下利，脉微而厥者，虚寒也，今脉调和，则非虚寒，由肠虚胃热，协热而利也，与调胃承气汤，以下胃热。

太阳病不解，热结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当先解外。外解已，但少腹急结者，乃可攻之，宜桃核承气汤。

太阳，膀胱经也。太阳经邪热不解，随经入腑，为热结膀胱。其人如狂者，为未至于狂，但不宁尔。经曰：其人如狂者，以热在下焦。太阳多热，热在膀胱，必与血相搏，若血不为畜，为热迫之，则血自下，血下，则热随血出而愈。若血不下者，则血为热搏，畜积于下，而少腹急结，乃可攻之，与桃核承气汤，下热散血。《内经》曰：从外之内而盛于内者，先治其外，后调其内。此之谓也。

桃核承气汤方：

桃仁五十个，去皮尖。味甘平 **桂枝**二两，去皮。味辛热 **大黄**四两 **芒消**二两 **甘草**二两，炙

甘以缓之，辛以散之。少腹急结，缓以桃仁之甘；下焦畜血，散以桂枝辛热之气。寒以取之，热甚搏血，故加三物于调胃承气汤中也。

右五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半，去滓，内芒消，更上火微沸。下火，先食温服五合，日三服，当微利。

伤寒八九日，下之，胸满，烦，惊，小便不利，谵语，一身尽重，不可转侧者，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主之。

伤寒八九日，邪气已成热，而复传阳经之时，下之，虚其里而热不除。胸满而烦者，阳热客于胸中也；惊者，心恶热而神不守也；小便不利者；里虚津液不行也；谵语者，胃热也；一身尽重不可转侧者，阳气内行于里，不营于表也。与柴胡汤以除胸满而烦，加龙骨、牡蛎、铅丹，收敛神气而镇惊；加茯苓以行津液、利小便；加大黄以逐胃热、止谵语；加桂枝以行阳气而解身重。错杂之邪，斯悉愈矣。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方：

半夏二合，洗 **大枣**六枚 **柴胡**四两 **生姜**一两半 **人参**一两半 **龙骨**一两半 **铅丹**一两半 **桂枝**一两半，去皮 **茯苓**一两半 **大黄**二两 **牡蛎**一两半，煅

右十一味，以水八升，煮取四升，内大黄切如棋子，更煮一二沸，去滓，温服一升。

伤寒，腹满谵语，寸口脉浮而紧，此肝乘脾也，名曰纵，刺期门。

腹满谵语者，脾胃疾也。浮而紧者，肝脉也。脾病见肝脉，木行乘土也。经曰：水行乘火，木行乘土，名曰纵。此其类矣。期门者，肝之募，刺之以泻肝经盛气。

伤寒发热，啬啬恶寒，大渴欲饮水，其腹必满，自汗出，小便利，其病欲解，此肝乘肺也，名曰横，刺期门。

伤寒发热，啬啬恶寒，肺病也。大渴欲饮水，肝气胜也。《玉函》曰：作大渴，欲饮酢浆，是知肝气胜也。伤寒欲饮水者愈，若不愈而腹满者，此肝行乘肺，水不得行也。经曰：木行乘金，名横。刺期门，以泻肝之盛气。肝肺气平，水散而津液得通，外作自汗出，内为小便利而解也。

太阳病二日，反躁，凡[1]熨其背而大汗出，大热入胃，胃中水竭，躁烦，必发谵语，十余日振栗，自下利一本下利二字作汗**者，此为欲解也。故其汗从腰已下不得汗，欲小便不得，反呕，欲失溲，足下恶风，大便硬，小便当数，而反不数及不多[2]，大便已，头卓然而痛，其人足心必热，谷气下流故也。**

太阳病二日，则邪在表，不当发躁，而反躁者，热气行于里也。反熨其背而发汗，大汗出，则胃中干燥，火热入胃，胃中燥热，躁烦而谵语，至十余日，振栗，自下利者，火邪势微，阴气复生，津液得复也，故为欲解。火邪去，大汗出，则愈。若从腰以下不得汗，则津液不得下通，故欲小便不得，热气上逆而反呕也。欲失溲、足下恶风者，气不得通于下而虚也。津液偏渗，令大便硬者，小便当数。经曰：小便数者，大便必硬也。

此以火热内燥，津液不得下通，故小便不数及不多也。若火热消，津液和，则结硬之便得润，因自大便也。便已，头卓然而痛者，先大便硬，则

① 凡：布月楼本作"反"。

② 不：四库本、同德堂本、天保本并无此字。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阳气不得下通，既得大便，则阳气降下，头中阳虚，故卓然而痛。谷气者，阳气也。先阳气不通于下之时，足下恶风，今阳气得下，故足心热也。

太阳病中风，以火劫发汗。邪风被火热，血气流溢，失其常度，两阳相熏灼，其身发黄。阳盛则欲衄，阴虚则小便难。阴阳俱虚竭，身体则枯燥。但头汗出，剂颈而还，腹满微喘，口干咽烂，或不大便，久则谵语，甚者至哕，手足躁扰，捻衣摸床。小便利者，其人可治。

风为阳邪，因火热之气，则邪风愈甚，迫于血气，使血气流溢，失其常度。风与火气，谓之两阳。两阳相熏灼，热发于外，必发身黄。若热搏于经络，为阳盛外热，迫血上行，必衄；热搏于内者，为阴虚内热，必小便难。若热消血气，血气少，为阴阳俱虚。血气虚少，不能荣于身体，为之枯燥。三阳经络至颈，三阴至胸中而还，但头汗出，剂颈而还者，热气炎上，搏阳而不搏于阴也。《内经》曰：诸胀腹大，皆属于热。腹满微喘者，热气内郁也。《内经》曰：火气内发，上为口干咽烂者，火热上熏也。热气上而不下者，则大便不硬。若热气下入胃，消耗津液，则大便硬，故云或不大便。久则胃中躁热，必发谵语。《内经》曰：病深者，其声哕。火气大甚，正气逆乱则哕。《内经》曰：四肢者，诸阳之本也。阳盛则四肢实，火热大甚，故手足躁扰，捻衣摸床，扰乱也。小便利者，为火未剧，津液未竭，而犹可治也。

伤寒脉浮，医以火迫劫之，亡阳，必惊狂，起卧不安者，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主之。

伤寒脉浮，责邪在表，医以火劫发汗，汗大出者，亡其阳。汗者，心之液。亡阳则心气虚，心恶热，火邪内迫，则心神浮越，故惊狂，起卧不安，与桂枝汤，解未尽表邪；去芍药，以芍药益阴，非亡阳所宜也；火邪错逆，加蜀漆之辛以散之；阳气亡脱，加龙骨、牡蛎之涩以固之。《本草》云：涩可去脱。龙骨、牡蛎之属是也。

桂枝去芍药加蜀漆龙骨牡蛎救逆汤方：

桂枝三两，去皮 甘草二两，炙 生姜三两，切 牡蛎五两，熬。味酸咸 龙骨四两。味甘平 大枣十二枚，擘 蜀漆三两，洗去腥，味辛平

右为末，以水一斗二升，先煮蜀漆，减二升，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

形作伤寒，其脉不弦紧而弱。弱者必渴，被火者必谵语。弱者发热，脉浮，解之当汗出愈。

形作伤寒，谓头痛身热也。脉不弦紧，则无伤寒表脉也。经曰：诸弱发热，则脉弱为里热。故云弱者必渴。若被火气，两热相合，搏于胃中。胃中躁烦，必发谵语。脉弱发热者，得脉浮，为邪气还表，当汗出而解矣。

太阳病，以火熏之，不得汗，其人必躁，到经不解①，必清血，名为火邪。

此火邪迫血而血下行者也。太阳病用火熏之，不得汗，则热无从出。阴虚被火，必发躁也。六日传经尽，至七日，再到太阳经，则热气当解。若不解，热气迫血下行，必清血。清，厕也。

脉浮热甚，反灸之，此为实。实以虚治，因火而动，必咽燥唾血。

此火邪迫血而血上行者也。脉浮，热甚为表实，医以脉浮为虚，用火灸之，因火气动血，迫血上行，故咽燥唾血。

微数之脉，慎不可灸。因火为邪，则为烦逆，追虚逐实，血散脉中，火气虽微，内攻有力，焦骨伤筋，血难复也。

微数之脉，则为热也。灸则除寒，不能散热，是慎不可灸也。若反灸之，热因火则甚，遂为烦逆。灸本以追虚，而复逐热为实，热则伤血，又加火气，使血散脉中。气主呴之，血主濡之，气血消散，不能濡润筋骨，致骨焦筋伤，血散而难复也。

脉浮，宜以汗解。用火灸之，邪无从出，因火而盛，病从腰以下必重而痹，名火逆也。

脉浮在表，宜以汗解之。医以火灸取汗而不得汗，邪无从出，又加火气相助，则热愈甚。身半以上，同天之阳，半身以下，同地之阴，火性炎上，则腰已下阴气独治，故从腰以下必重而痹也。

欲自解者，必当先烦，乃有汗而解。何以知之？脉浮，故知汗出解也

烦，热也。邪气还表，则为烦热，汗出而解。

① 经：熊本、四库本、同德堂本并无此字。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以脉浮，故为邪还表也。

烧针令其汗，针处被寒，核起而赤者，必发奔豚。气从少腹上冲心者，灸其核上各一壮，与桂枝加桂汤，更加桂二两。

烧针发汗，则损阴血，而惊动心气。针处被寒，气聚而成核。心气因惊而虚，肾气乘寒气而动，发为奔豚。《金匮要略》曰：病有奔豚，从惊发得之。肾气欲上乘心，故其气从少腹上冲心也。先灸核上，以散其寒，与桂枝加桂汤，以泄奔豚之气。

火逆下之，因烧针烦躁者，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主之。

先火为逆，复以下除之，里气因虚，又加烧针，里虚而为火热所烦，故生烦躁，与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以散火邪。

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方：

桂枝一两 **甘草**二两 **牡蛎**二两，熬 **龙骨**二两

辛甘发散，桂枝、甘草之辛甘也，以发散经中火邪；涩可去脱，龙骨、牡蛎之涩，以收敛浮越之正气。

右为末，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半，去滓，温服八合，日三服。

太阳伤寒者，加温针，必惊也。

寒则伤荣。荣气微者，加烧针，则血留不行。惊者温针，损荣血而动心气。《金匮要略》曰：血气少者，属于心。

太阳病，当恶寒发热，今自汗出，不恶寒发热，关上脉细数者，以医吐之过也。一二日吐之者，腹中饥，口不能食；三四日吐之者，不喜糜粥，欲食冷食，朝食暮吐，以医吐之所致也，此为小逆。

恶寒发热，为太阳表病；自汗出，不恶寒发热者，阳明证。本太阳表病，医反吐之，伤动胃气，表邪乘虚传于阳明也。以关脉细数，知医吐之所致。病一二日，为表邪尚寒而未成热，吐之则表寒传于胃中，胃中虚寒，故腹中饥而口不能食。病三四日，则表邪已传成热，吐之，则表热乘虚入胃，胃中虚热，故不喜糜粥，欲食冷食，朝食暮吐也。朝食暮吐者，晨食入胃，胃虚不能克化，即知至暮胃气行里，与邪气相搏，则胃气反逆，而以胃气尚在，故止云小逆。

太阳病吐之，但太阳病当恶寒，今反不恶寒，不欲近衣，此为吐之内烦也。

太阳表病，医反吐之，伤于胃气，邪热乘虚入胃，胃为邪热内烦，故不恶寒，不欲近衣也。

病人脉数，数为热，当消谷引食，而反吐者，此以发汗，令阳气微，膈气虚，脉乃数也。数为客热，不能消谷，以胃中虚冷，故吐也。

阳受气于胸中，发汗外虚阳气，是令阳气微、膈气虚也。数为热本，热则合消谷，客热则不能消谷，因发汗外损阳气，致胃中虚冷，故吐也。

太阳病，过经十余日，心下温温欲吐，而胸中痛，大便反溏，腹微满，郁郁微烦。先此时自极吐下者，与调胃承气汤。若不尔者，不可与。但欲呕，胸中痛，微溏者，此非柴胡证，以呕故知极吐下也。

心下温温欲吐，郁郁微烦，胸中痛，当责邪热客于胸中。大便反溏，腹微满，则邪热已下于胃也。日数虽多，若不经吐下，止是传邪，亦未可下，当与柴胡汤，以除上中二焦之邪。若曾吐下，伤损胃气，胃虚则邪乘虚入胃为实，非柴胡汤所能去，调胃承气汤下胃热。以呕，知胃气先曾伤动也。

太阳病六七日，表证仍在，脉微而沉，反不结胸，其人发狂者，以热在下焦，少腹当硬满，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所以然者，以太阳随经，瘀热在里故也。抵当汤主之。

太阳，经也。膀胱，腑也。此太阳随经入腑者也。六七日邪气传里之时，脉微而沉，邪气在里之脉也。表证仍在者，则邪气犹浅，当结于胸中；若不结于胸中，其人发狂者，热结在膀胱也。经曰：热结膀胱，其人如狂。此发狂则热又深也。少腹硬满，小便不利者，为无血也；小便自利者，血证谛也，与抵当汤以下畜血。

抵当汤方：

水蛭三十个，熬。味咸，苦寒 **虻虫**三十个，熬，去翅足。味苦，微寒 **桃仁**二十个，去皮尖。味苦甘，平 **大黄**三两，酒浸。味苦寒

苦走血，咸胜血，虻虫、水蛭之咸苦，以除畜血。甘缓结，苦泄热，桃仁、大黄之苦，以下结热。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右四味，为末，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不下再服。

太阳病，身黄，脉沉结，少腹硬，小便不利者，为无血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证谛也，抵当汤主之。

身黄，脉沉结，少腹硬，小便不利者，胃热发黄也，可与茵陈汤。身黄，脉沉结，少腹硬，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非胃中瘀热，为热结下焦，而为畜血也，与抵当汤，以下畜血。

伤寒有热，少腹满，应小便不利；今反利者，为有血也，当下之，不可余药，宜抵当丸。

伤寒有热，少腹满，是畜血于下焦；若热畜津液不通，则小便不利，其热不畜，津液行，小便自利者，乃为畜血，当与桃仁承气汤、抵当汤下之。然此无身黄尿黑，又无喜忘发狂，是未至于甚，故不可余快峻之药也，可与抵当丸，小可下之也。

抵当丸方：

水蛭二十个。味苦寒 虻虫二十五个。味苦，微寒，桃仁二十个，去皮尖 大黄三两

右四味，杵分为四丸，以水一升，煮一丸，取七合服之，晬时当下血；若不下者，更服。

太阳病，小便利者，以饮水多，必心下悸。小便少者，必苦里急也。

饮水多而小便自利者，则水不内畜，但腹中水多，令心下悸。《金匮要略》曰：食少饮多，水停心下，甚者则悸。饮水多而小便不利，则水畜于内而不行，必苦里急也。

释音

内诸药上音纳。

啜粥上昌悦切，饮水也。

协热上音挟。

见风脉上音现。

渍疾智切，沤也。

蛔音回，人腹中长虫也。

茈音贤。

瞑音冥，视不明也。

悸其季切，心动也。

人蔘下音参。

咬咀上音父，下才与切。咬咀，嚼也，剉如麻豆也。

更衣音庚，改也。

沫音末。

懊侬上于刀切，下奴刀切，又女江切。心乱也，懊侬，痛悔声。

窒陟栗切，塞也。

脾入切。

眴音县，目摇也。

悍音汗。

蕴纡问切，积也。

嘿音墨，静也。

但见下音现。

饴音怡，饧也。

烝诸仍切，火气上行也。

蓦音墓。

渗色荫切。

谛音帝，审也。

水蛭音质。

虻音盲。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卷 四

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下第七

问曰：病有结胸，有脏结，其状何如？答曰：按之痛，寸脉浮，关脉沉，名曰结胸也。何谓脏结？答曰：如结胸状，饮食如故，时时下利，寸脉浮，关脉小细沉紧，名曰脏结。舌上白胎滑者，难治。

结胸者，邪结在胸；脏结者，邪结在脏。二者皆下后，邪气乘虚入里所致。下后邪气入里，与阳相结者，为结胸，以阳受气于胸中故尔。与阴相结者，为脏结，以阴受之，则入五脏故尔。与宜通而塞，故痛。邪结阳分，则阴气不得上通；邪结阴分，则阳气不得下通。是二者，皆心下硬痛。寸脉浮，关脉沉，知邪结在阳也；寸脉浮，关脉小细沉紧，知邪结在阴也。阴结而阳不结，虽心下结痛，饮食亦自如，故阴气乘肠虚而下，故时时自下利。阴得阳则解，脏结得热证多，则易治。舌上白胎滑者，其胸中亦寒，故云难治。

脏结无阳证，不往来寒热，其人反静，舌上胎滑者，不可攻也。

脏结，于法当下，无阳证，为表无热；不往来寒热，为半表半里无热；其人反静，为里无热。经曰：舌上如胎者，以丹田有热，胸中有寒，以表里皆寒，故不可攻。

病发于阳，而反下之，热入因作结胸；病发于阴，而反下之，因作痞。所以成结胸者，以下之太早故也。

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而反下之，则表中阳邪入里，结于胸中为结胸；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而反下之，表中之阴入里，结于心下为痞。

结胸者，项亦强，如柔痉状。下之则和，宜大陷胸丸。

结胸病项强者，为邪结胸中，胸膈结满，心下紧实，但能仰而不能俯，是项强，亦如柔痉之状也。与大陷胸丸，下结泄满。

大陷胸丸方：

大黄半斤。味苦寒 葶苈 芒消半升。味咸寒 杏仁半升，去皮尖，熬黑。味苦甘温

大黄、芒硝之苦咸，所以下热；葶苈、杏仁之苦甘，所以泄满；甘遂取其直达，白蜜取其润利，皆以下泄满实物也。

右四味，捣筛二味，内杏仁、芒消，合研如脂，和散。取如弹丸一枚，别捣甘遂末一钱匕，白蜜二合，水二升，煮取一升。温顿服之，一宿乃下。如不下，更服，取下为效。禁如药法。

结胸证，其脉浮大者，不可下，下之则死。

结胸，为邪结胸中，属上焦之分，得寸脉浮、关脉沉者，为在里，则可下。若脉浮大，心下虽结，是在表者犹多，未全结也，下之重虚，邪气复结，则难可制，故云：下之则死。

结胸证悉具，烦躁者，亦死。

结胸证悉具，邪结已深也。烦躁者，正气散乱也。邪气胜正，病者必死。

太阳病，脉浮而动数，浮则为风，数则为热，动则为痛，数则为虚。头痛发热，微盗汗出，而反恶寒者，表未解也。医反下之，动数变迟，膈内拒痛，胃中空虚，客气动膈，短气躁烦，心中懊侬，阳气内陷，心下因硬，则为结胸，大陷胸汤主之。若不结胸，但头汗出，余处无汗[①]，剂颈而还，小便不利，身必发黄也。

动、数，皆阳脉也，当责邪在表。睡而汗出者，谓之盗汗。为邪气在半表半里，则不恶寒，此头痛发热，微盗汗出反恶寒者，表未解也，当发其汗。医反下之，虚其胃气，表邪乘虚则陷。邪在表，则见阳脉，邪在里，则见阴脉，邪气内陷，动数之脉，所以变迟。而浮脉独不变者，以邪结胸中，上焦阳结，脉不得而沉也。客气者，外邪乘胃中空虚入里，结于胸膈。膈中拒痛者，客气动膈也。《金匮要略》曰：短气不足以息者，实也。短气

① 余处无汗：丛刊本、熊本"余"下并无"处"字。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躁烦，心中懊侬，皆邪热为实。阳气内陷，气不得通于膈，壅于心下，为硬满而痛，成结胸也。与大陷胸汤，以下结热。若胃中空虚，阳气内陷，不结于胸膈，下入于胃中者，遍身汗出，则为热越，不能发黄；若但头汗出，身无汗，剂颈而还，小便不利者，热不得越，必发黄也。

大陷胸汤方：

大黄六两，去皮。苦寒 芒消一升。咸寒 甘遂一钱。苦寒

大黄谓之将军，以苦荡涤；芒消一名消石，以其咸能软硬，夫间有甘遂以通水也。甘遂若夫间之，遂，其气可以直达，透结陷胸三物为允。

右三味，以水六升，先煮大黄，取二升，去滓，内芒消，煮一两沸，内甘遂末，温服一升，得快利，止后服。

伤寒六七日，结胸热实，脉沉而紧，心下痛，按之石硬者，大陷胸汤主之。

病在表而下之，热入因作结胸。此不云下后，而云伤寒六七日，则是传里之实热也。沉为在里，紧为里实，以心下痛，按之实硬，是以为结胸，与大陷胸汤，以下结热。

伤寒十余日，热结在里，复往来寒热者，与大柴胡汤。但结胸，无大热者，此为水结在胸胁也。但头微汗出者，大陷胸汤主之。

伤寒十余日，热结在里，是可下之证，复往来寒热，为正邪分争，未全敛结，与大柴胡汤下之。但结胸，无大热者，非热结也，是水饮结于胸胁，谓之水结胸。周身汗出者，是水饮外散，则愈。若但头微汗出，余处无汗，是水饮不得外泄，停畜而不行也，与大陷胸汤，以逐其水。

太阳病，重发汗而复下之，不大便五六日，舌上燥而渴，日晡所小有潮热，从心下至少腹硬满而痛不可近者，大陷胸汤主之。

重发汗而复下之，则内外重亡津液，而邪热内结，致不大便五六日，舌上燥而渴也。日晡潮热者，属胃，此日晡小有潮热，非但在胃。从心下至少腹硬满而痛不可近者，是一腹之中，上下邪气俱甚也，与大陷胸汤，以下其邪。

小结胸病，正在心下，按之则痛，脉浮滑者，小陷胸汤主之。

心下硬痛，手不可近者，结胸也。正在心下，按之则痛，是热气犹浅，谓之小结胸。结胸脉沉紧，或寸浮关沉，今脉浮滑，知热未深结，与小陷胸汤，以除胸膈上结热。

小陷胸汤方：

黄连一两。苦寒 半夏半升，洗。辛温 栝蒌实大者一个。苦寒

苦以泄之，辛以散之。黄连、栝蒌实苦寒以泄热，半夏之辛以散结。

右三味，以水六升，先煮栝蒌取三升，去滓，内诸药，煮取二升，去滓，分温三服。

太阳病二三日，不能卧，但欲起，心下必结，脉微弱者，此本有寒分也。反下之，若利止，必作结胸。未止者，四日复下之，此作协热利也。

太阳病，二三日，邪在表也。不能卧，但欲起，心下必结者，以心下结满，卧则气壅而愈甚，故不能卧而但欲起也。心下结满，有水分，有寒分，有气分，今脉微弱，知本有寒分。医见心下结，而反下之，则太阳表邪乘虚入里，利止则邪气留结，为结胸，利不止，至次日复如前，下利不止者，是邪热下攻肠胃，为挟热利也。

太阳病下之，其脉促，不结胸者，此为欲解也。脉浮者，必结胸也；脉紧者，必咽痛；脉弦者，必两胁拘急；脉细数者，头痛未止；脉沉紧者，必欲呕；脉沉滑者，协热利；脉浮滑者，必下血。

此太阳病下之后，邪气传变。其脉促者，为阳盛，下后脉促，为阳胜阴也，故不作结胸，为欲解；下后脉浮，为上焦阳邪结，而为结胸也，经曰：结胸者，寸脉浮，关脉沉。下后脉紧，则太阳之邪，传于少阴，经曰：脉紧者，属少阴。《内经》曰：邪客于少阴之络，令人咽痛，不可内食。所以脉紧者，必咽痛。脉弦，则太阳之邪传于少阳，经曰：尺寸俱弦者，少阳受病也。其脉循胁，络于耳，所以脉弦者，必两胁拘急。下后邪气传里，则头痛未止，脉细数为邪未传里而伤气也，细为气少，数为在表，故头痛未止。脉沉紧，则太阳之邪传于阳明，为里实也，沉为在里，紧为里实，阳明里实，故必欲呕。脉滑则太阳之邪传于肠胃，以滑为阴气有余，知邪气入里，干于下焦也，沉为血胜气虚，是为协热利；浮为气胜血虚，是知必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下血。经曰：不宜下而便攻之，诸变不可胜数，此之谓也。

病在阳，应以汗解之，反以冷水潠之，若灌之，其热被却劫不得去，弥更益烦，肉上粟起，意欲饮水，反不渴者，服文蛤散。若不差者，与五苓散。寒实结胸，无热证者，与三物小陷胸汤，白散亦可服。

病在阳，为邪在表也，法当汗出而解，反以冷水潠之，灌洗，热被寒水，外不得出，则反攻其里。弥更益烦，肉上粟起者，水寒之气客于皮肤也；意欲饮水者，里有热也；反不渴者，寒在表也。与文蛤散，以散表中水寒之气。若不差，是水热相搏，欲传于里，与五苓散，发汗以和之。始热在表，因水寒制之，不得外泄，内攻于里，结于胸膈，心下硬痛，本以水寒伏热为实，故谓之寒实结胸。无热证者，外无热，而热悉收敛于里也，与小陷胸汤，以下逐之。白散下热，故亦可攻。

文蛤散方：

文蛤五两。味咸寒

咸走肾，则可以胜水气。

右一味，为散，以沸汤和一钱匕服，汤用五合。

白散方：

桔梗三分。味辛苦，微温 **巴豆**一分，去皮心，熬黑，研如脂。平温 **贝母**三分。味辛苦平

辛散而苦泄。桔梗、贝母之苦辛，用以下气；巴豆之辛，用以散实。

右件三味为末，内巴豆，更于臼中杵之，以白饮和服。强人半钱匕，羸者减之。病在膈上必吐，在膈下必利，不利，进热粥一杯，利过不止，进冷粥一杯。身热，皮粟不解，欲引衣自覆者，若水以潠之、洗之，益令热劫不得出，当汗而不汗，则烦。假令汗出已，腹中痛，与芍药三两如上法。

太阳与少阳并病，头项强痛，或眩冒，时如结胸，心下痞硬者，当刺大椎第一间、肺俞、肝俞，慎不可发汗。发汗则评语，脉弦，五六日，评语不止，当刺期门。

太阳之脉，络头下项。头项强痛者，太阳表病也。少阳之脉，循胸络胁，如结胸，心下痞硬者，少阳里病也。太阳少阳相并为病，不纯在表，故头项不但强痛，而或眩冒，亦未全入里，故时如结胸，心下痞硬，此邪在半表半里之间也。刺大椎第一间、肺俞，以泻太阳之邪；刺肝俞，以泻少阳之邪。邪在表，则可发汗；邪在半表半里，则不可发汗。发汗则亡津液，损动胃气。少阳之邪，因干于胃，土为木刑，必发评语，脉弦。至五六日传经尽，邪热去而评语当止；若复不止，为少阳邪热甚也，刺期门，以泻肝胆之气。

妇人中风，发热恶寒，经水适来，得之七八日，热除而脉迟，身凉，胸胁下满，如结胸状，评语者，此为热入血室也，当刺期门，随其实而泻之。

中风，发热恶寒，表病也。若经水不来，表邪传里，则入腑而不入血室也；因经水适来，血室空虚，至七八日，邪气传里之时，更不入腑，乘虚而入于血室。热除脉迟身凉者，邪气内陷而表证罢也。胸胁下满，如结胸状，评语者，热入血室而里实。期门者，肝之募，肝主血，刺期门者，泻血室之热。审看何经气实，更随其实而泻之。

妇人中风，七八日续得寒热，发作有时，经水适断者，此为热入血室。其血必结，故使如疟状，发作有时，小柴胡汤主之。

中风七八日，邪气传里之时，本无寒热，而续得寒热，经水适断者，此为表邪乘血室虚，入于血室，与血相搏而血结不行，经水所以断也。血气与邪分争，致寒热如疟，而发作有时。与小柴胡汤，以解传经之邪。

妇人伤寒，发热，经水适来，昼日明了，暮则评语，如见鬼状者，此为热入血室。无，犯胃气及上二焦，必自愈。

伤寒发热者，寒已成热也。经水适来，则血室虚空，邪热乘虚入于血室。若昼日评语，为邪客于腑，与阳争也；此昼日明了，暮则评语，如见鬼状，是邪不入腑，入于血室，与阴争也。阳盛评语，则宜下；此热入血室，不可与下药，犯其胃气。热入血室，血结寒热者，与小柴胡汤，散邪发汗；此虽热入血室，而不留结，不可与发汗药，犯其上焦。胸胁满如结胸状者，可刺期门；此虽热入血室而无满结，不可刺期门，犯其中焦。必自愈者，以经行则热随血去，血下也已，则邪热悉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除而愈矣。所为发汗为犯上焦者，发汗则动卫气，卫气出上焦故也。刺期门为犯中焦者，刺期门则动荣气，荣气出中焦故也。《脉经》曰：无犯胃气及上二焦，必自愈。岂谓药，不谓针耶？

伤寒六七日，发热微恶寒，肢节烦疼，微呕，心下支结，外证未去者，柴胡加桂枝汤主之。

伤寒六七日，邪当传里之时。支，散也。呕而心下结者，里证也，法当攻里。发热微恶寒，肢节烦疼，为外证未去，不可攻里，与柴胡桂枝汤以和解之。

伤寒五六日，已发汗而复下之，胸胁满，微结，小便不利，渴而不呕，但头汗出，往来寒热，心烦者，此为未解也，柴胡桂枝干姜汤主之。

伤寒五六日，已经汗下之后，则邪当解。今胸胁满，微结，小便不利，渴而不呕，但头汗出，往来寒热，心烦者，即邪气犹在半表半里之间，为未解也。胸胁满，微结，寒热心烦者，邪在半表半里之间也。小便不利而渴者，汗下后，亡津液，内燥也。若热消津液，令小便不利而渴者，其人必呕，今渴而不呕，知非里热也。伤寒汗出则和，今但头汗出，而余处无汗者，津液不足，而阳虚于上也。与柴胡桂枝干姜汤，以解表里之邪，复津液而助阳也。

柴胡桂枝干姜汤方：

柴胡半斤。苦平 **桂枝**三两，去皮。味辛热 **干姜** 二两。辛热 **栝蒌根**四两。苦寒 **黄芩**三两。苦寒 **牡蛎**二两，熬。咸寒 **甘草**二两，炙。味甘平

《内经》曰：热淫于内，以苦发之。柴胡、黄芩之苦，以解传里之邪；辛甘发散为阳，桂枝、甘草之辛甘，以散在表之邪；咸以软之，牡蛎之咸，以消胸胁之满；辛以润之，干姜之辛，以固阳虚之汗；津液不足而为渴，苦以坚之，栝蒌之苦，以生津液。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微烦，复服汗出便愈。

伤寒五六日，头汗出，微恶寒，手足冷，心下满，口不欲食，大便硬，脉细者，此为阳微结，必有表复有里也。脉沉，亦在里也。汗出为阳微。假令纯阴结，不得复有外证，悉入在里，此为半在里半在外也。脉虽沉紧，不得为少阴病。所以然者，阴不得有汗，今头汗出，故知非少阴也，可与小柴胡汤。设不了了者，得屎而解。

伤寒五六日，邪当传里之时，头汗出，微恶寒者，表仍未解也。手足冷，心下满，口不欲食，大便硬，脉细者，邪结于里也。大便硬为阳结，此邪热虽传于里，然以外带表邪，则热结犹浅，故曰阳微结。脉沉虽为在里，若纯阴结，则更无头汗恶，寒之表证。诸阴脉皆至颈，胸中而还，不上循头，今头汗出，知非少阴也。与小柴胡汤，以除半表半里之邪。服汤已，外证罢，而不了了者，为里热未除，与汤，取其微利，则愈，故云得屎而解。

伤寒五六日，呕而发热者，柴胡汤证具，而以他药下之，柴胡证仍在者，复与柴胡汤。此虽已下之，不为逆，必蒸蒸而振，却发热汗出而解。若心下满而硬痛者，此为结胸也，大陷胸汤主之。但满而不痛者，此为痞，柴胡不中与之，宜半夏泻心汤。

伤寒五六日，邪在半表半里之时。呕而发热，邪在半表半里之证，是为柴胡证具。以他药下之，柴胡证不罢者，不为逆，却与柴胡汤则愈。若下后，邪气传里者，邪在半表半里，则阴阳俱有邪。至于下后，邪气传里，亦有阴阳之异。若下后，阳邪传里者，则结于胸中，为结胸，以胸中为阳受气之分，与大陷胸汤，以下其结；阴邪传里者，则留于心下，为痞，以心下为阴受气之分，与半夏泻心汤，以通其痞。经曰：病发于阳而反下之，热入因作结胸；病发于阴而反下之，因作痞。此之谓也。

半夏泻心汤方：

半夏半升，洗。辛平 **黄芩**一两。苦寒 **干姜**辛热 **人参**已上各三两。甘温 **黄连**一两。苦寒 **大枣**十二枚，擘。温甘 **甘草**三两，炙。甘平

辛入肺而散气，半夏之辛，以散结气；苦入心而泄热，黄芩、黄连之苦，以泻痞热；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人参、甘草、大枣之甘，以缓之。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太阳少阳并病，而反下之，成结胸，心下硬，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下利不止，水浆不下，其人心烦。

太阳少阳并病，为邪气在半表半里也，而反下之，二经之邪乘虚而入，太阳表邪入里，结于胸中，为结胸，心下硬；少阳里邪，乘虚下干肠胃，遂利不止。若邪结阴分，则饮食如故，而为脏结。此为阳邪内结，故水浆不下而心烦。

脉浮而紧，而复下之，紧反入里，则作痞。按之自濡，但气痞耳。

浮而紧，浮为伤阳，紧为伤阴，当发其汗，而反下之。若浮入里，为阳邪入里，则作结胸；浮不入里，而紧入里者，阴邪入里，则作痞。

太阳中风，下利，呕逆，表解者，乃可攻之。其人染染汗出，发作有时，头痛，心下痞，硬满，引胁下痛，干呕，短气，汗出，不恶寒者，此表解里未和也，十枣汤主之。

下利，呕逆，里受邪也。邪在里者，可下，亦须待表解者，乃可攻之。其人染染汗出，发作有时，不恶寒者，表已解也；头痛，心下痞硬满，引胁下痛，干呕，短气者，邪热内畜而有伏饮，是里未和也，与十枣汤，下热逐饮。

十枣汤方：

芫花熬。辛苦 甘遂苦寒 大戟苦寒 大枣十枚，擘。甘温

辛以散之，芫花之辛，以散饮；苦以泄之，甘遂、大戟之苦，以泄水。水者，肾所主之；甘者，脾之味也，大枣之甘者，益土而胜水。

右上三味，等分，各别捣为散。以水一升半，先煮大枣肥者十枚，取八合，去滓，内药末。强人服一钱匕，羸人服半钱，温服之，平旦服。若下少，病不除者，明日更服，加半钱。得快下利后，糜粥自养。

太阳病，医发汗，遂发热恶寒，因复下之，心下痞。表里俱虚，阴阳气并竭，无阳则阴独，复加烧针，因胸烦，面色青黄，肤瞤者，难治。今色微黄，手足温者，易愈。

太阳病，因发汗，遂发热恶寒者，外虚阳气，邪复不除也。因复下之，又虚其里，表中虚，邪内陷，传于心下为痞。发汗表虚为竭阳，下之里虚为竭阴；表证罢为无阳，里有痞为阴独。又加烧针，虚不胜火，火气内攻，致胸烦也。伤寒之病，以阳为主，其人面色青，肤肉瞤动者，阳气大虚，故云难治；若面色微黄，手足温者，即阳气得复，故云易愈。

心下痞，按之濡，其脉关上浮者，大黄黄连泻心汤主之。

心下硬，按之痛，关脉沉者，实热也。心下痞，按之濡；其脉关上浮者，虚热也，大黄黄连汤，以导其虚热。

大黄黄连泻心汤方：

大黄二两。味苦寒 黄连一两。味苦寒

《内经》曰：火热受邪，心病生焉。苦入心，寒除热。大黄、黄连之苦寒，以导泻心下之虚热。但以麻沸汤渍服者，取其气薄而泄虚热。

右二味，以麻沸汤二升渍之，须臾绞去滓，分温再服。

心下痞，而复恶寒，汗出者，附子泻心汤主之。

心下痞者，虚热内伏也；恶寒汗出者，阳气外虚也。与泻心汤攻痞，加附子以固阳。

本以下之，故心下痞，与泻心汤，痞不解，其人渴而口燥烦，小便不利者，五苓散主之。

本因下后成痞，当与泻心汤除之；若服之痞不解，其人渴而口燥烦，小便不利者，为水饮内畜，津液不行，非热痞也，与五苓散，发汗散水则愈。一方：忍之一日乃愈者，不饮水者，外水不入，所停之水得行，而痞亦愈也。

伤寒汗出解之后，胃中不和，心下痞硬，干噫食臭，胁下有水气，腹中雷鸣，下利者，生姜泻心汤主之。

胃为津液之主，阳气之根。大汗出后，外亡津液，胸中空虚，客气上逆，心下痞硬。《金匮要略》曰：中焦气未和，不能消谷，故令噫。干噫、食臭者，胃虚而不杀谷也。胁下有水气，腹中雷鸣，土弱不能胜水也。与泻心汤以攻痞，加生姜以益胃。

伤寒中风，医反下之，其人下利，日数十行，谷不化，腹中雷鸣，心下痞硬而满，干呕，心烦不得安。医见心下痞，谓病不尽，复下之，其痞益甚。此非结热，但以胃中虚，客气上逆，故使硬也，甘草泻心汤主之。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伤寒中风，是伤寒或中风也。邪气在表，医反下之，虚其肠胃而气内陷也。下利日数十行，谷不化，腹中雷鸣者，下后里虚胃弱也。心下痞硬，干呕，心烦不得安者，胃中空虚，客气上逆也。与泻心汤以攻表，加甘草以补虚。前以汗后胃虚，是外伤阳气，故加生姜；此以下后胃虚，是内损阴气，故加甘草。

伤寒服汤药，下利不止，心下痞硬，服泻心汤已，复以他药下之，利不止，医以理中与之，利益甚。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赤石脂禹余粮汤主之。复利不止者，当利其小便。

伤寒服汤药下后，利不止，而心下痞硬者，气虚而客气上逆也，与泻心汤攻之则痞已。医复以他药下之，又虚其里，致利不止也。理中丸，脾胃虚寒下利者，服之愈。此以下焦虚，故与之，其利益甚。《圣济经》曰：滑则气脱，欲其收也。如开肠固泄、便溺遗失，涩剂所以收之。此利由下焦不约，与赤石脂禹余粮汤以涩固泄。下焦主分清浊，下利者，水谷不分也。若服涩剂，而利不止，当利小便，以分其气。

赤石脂禹余粮汤方：

赤石脂一斤，碎。味甘温　禹余粮一斤，碎。味甘平。

《本草》云：涩可去脱，石脂之涩以收敛之；重可去怯，余粮之重以镇固。

已上二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三服。

伤寒吐下后，发汗，虚烦，脉甚微。八九日心下痞硬，胁下痛，气上冲咽喉，眩冒，经脉动惕者，久而成痿。

伤寒吐下后发汗，则表里之气俱虚，虚烦，脉甚微，为正气内虚，邪气独在。至七八日，正气当复，邪气当罢，而心下痞，胁下痛，气上冲咽喉，眩冒者，正气内虚而不复，邪气留结而不去。经脉动惕者，经络之气虚极，久则热气还经，必成痿弱。

伤寒发汗，若吐若下，解后，心下痞硬，噫气不除者，旋复代赭石汤主之。

大邪虽解，以曾发汗吐下，胃气弱而未和，虚气上逆，故心下痞硬，邪气不除，与旋复代赭石汤降虚气而和胃。

旋复代赭石汤方：

旋复花三两。味咸温　人参二两。味甘温　生姜五两，切。味辛温　代赭石一两。味苦寒　大枣十二枚，擘。甘温　甘草三两，炙。味甘平　半夏半升，洗。味辛温

硬则气坚，咸味可以软之，旋复之咸，以软痞硬。怯则气浮，重剂所以镇之，代赭石之重，以镇虚逆。辛者，散也，生姜、半夏之辛，以散虚痞。甘者，缓也，人参、甘草、大枣之甘，以补胃弱。

右件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下后，不可更行桂枝汤。若汗出而喘，无大热者，可与麻黄杏子甘草石膏汤。

前第三卷二十六证云：发汗后，不可更行桂枝汤。汗出而喘，无大热者，为与此证治法同。汗下虽殊，既不当损正气则一，邪气所传既同，遂用一法治之。经所谓若发汗、若下、若吐后是矣。

太阳病，外证未除而数下之，遂协热而利，利下不止，心下痞硬，表里不解者，桂枝人参汤主之。

外证未除而数下之，为重虚其里，邪热乘虚而入，里虚协热，遂利不止，而心下痞。若表解而下利，心下痞者，可与泻心汤，若不下利，表不解而心下痞者，可先解表而后攻痞。以表里不解，故与桂枝人参汤和里解表。

桂枝人参汤方：

桂枝四两，去皮。味辛热　甘草四两，炙。味甘平　白术三两。味甘平　人参三两。味甘温　干姜三两。味辛热

表未解者，辛以散之；里不足者，甘以缓之。此以里气大虚，表里不解，故加桂枝、甘草于理中汤也。

右五味，以水九升，先煮四味，取五升，内桂更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再夜一服。

伤寒大下后，复发汗，心下痞，恶寒者，表未解也，不可攻痞，当先解表，表解乃可攻痞。解表宜桂枝汤，攻痞宜大黄黄连泻心汤。

大下后，复发汗，则表里之邪当悉已。此心下痞而恶寒者，表里之邪俱不解也。因表不解而下之，为心下痞，先与桂枝汤解表，表解，乃与大黄黄连泻心汤攻痞。《内经》曰：从外之内，而盛于内者，先治其外，而后调其内。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伤寒，发热，汗出不解，心下痞硬，呕吐而下利者，大柴胡汤主之。

伤寒发热，寒已成热也。汗出不解，表和而里病也。吐利，心腹濡软为里虚。呕吐而下利，心下痞硬者，是里实也，与大柴胡汤以下里热。

病如桂枝证，头不痛，项不强，寸脉微浮，胸中痞硬，气上冲咽喉不得息者，此为胸有寒也。当吐之，宜瓜蒂散。

病如桂枝证，为发热，汗出，恶风，言邪在表也。头痛，项强，为桂枝汤证具。若头不痛，项不强，则邪不在表而传里也。浮为在表，沉为在里。今寸脉微浮，则邪不在表，亦不在里，而在胸中也。胸中与表相应，故知邪在胸中者，犹如桂枝证而寸脉微浮也。以胸中痞硬，上冲咽喉不得息，知寒邪客于胸中，而不在表也，《千金》曰：浮上部，填塞胸心，胸中满者，吐之则愈。与瓜蒂散，以吐胸中之邪。

瓜蒂散方：

瓜蒂一分，熬黄。味苦寒　赤小豆一分。味酸温

其高者越之，越以瓜蒂散、豆豉之苦；在上者涌之，以赤小豆之酸。《内经》曰：酸苦涌泄为阴。

右二味，各别捣筛，为散已，合治之，取一钱匕。以香豉一合，用热汤七合，煮作稀糜，去滓，取汁和散，温顿服之。不吐者，少少加，得快吐乃止。诸亡血虚家，不可与瓜蒂散。

病胁下素有痞，连在脐旁，痛引少腹，入阴筋者，此名脏结。死。

素有宿昔之积，结于胁下为痞。今因伤寒，邪气入里，与宿积相助，使脏之真气，结而不通，致连在脐旁，痛引少腹，入阴筋而死。

伤寒病，若吐，若下后，七八日不解，热结在里，表里俱热，时时恶风，大渴，舌上干燥而烦，欲饮水数升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若吐若下后，七八日则当解，复不解，而热结在里。表热者，身热也；里热者，内热也。本因吐下后，邪气乘虚内陷为结热，若无表热而纯为里热，则邪热结而为实；此以表热未罢，时时恶风。若邪气纯在表，则恶风无时；若邪气纯在里，则更不恶风。以时时恶风，知表里俱有热也。邪热结而为实者，则无大渴；邪热散漫则渴。今虽热结在里，表里俱热，未为结实，邪气散漫，熏蒸焦膈，故大渴，舌上干燥而烦，欲饮水数升。与白虎加人参汤，散热生津。

伤寒无大热，口燥渴，心烦，背微恶寒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无大热者，为身无大热也。口燥渴心烦者，当作阳明病；然以背微恶寒，为表未全罢，所以属太阳也。背为阳，背恶寒，口中和者，少阴病也，当与附子汤；今口燥而渴，背虽恶寒，此里也，则恶寒亦不至甚，故云微恶寒。与白虎汤解表散热，加人参止渴生津。

伤寒脉浮，发热无汗，其表不解者，不可与白虎汤。渴欲饮水，无表证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伤寒脉浮，发热无汗，其表不解，不渴者，宜麻黄汤；渴者宜五苓散，非白虎所宜。大渴欲水，无表证者，乃可与白虎加人参汤，以散里热。临病之工，大宜精别。

太阳少阳并病，心下硬，颈项强而眩者，当刺大椎、肺俞，肝俞，[①] 慎勿下之。

心下痞硬而眩者，少阳也；颈项强者，太阳也。刺大椎、肺俞，以泻太阳之邪，以太阳脉下项侠脊故尔；肝俞以泻少阳之邪，以胆为肝之府故耳。太阳为在表，少阳为在里，即是半表半里证。前第八证云：不可发汗，发汗则评语。是发汗攻太阳之邪，少阳之邪益甚干胃，必发评语。此云慎勿下之，攻少阳之邪，太阳之邪乘虚入里，必作结胸。经曰：太阳少阳并病，而反下之，成结胸。

太阳与少阳合病，自下利者，与黄芩汤。若呕者，黄芩加半夏生姜汤主之。

太阳阳明合病，自下利为在表，当与葛根汤发汗。阳明少阳合病，自下利，为在里，可与承气汤下之。此太阳少阳合病，自下利，为在半表半里，非汗下所宜，故与黄芩汤，以和解半表半里之邪。呕者，胃气逆也，故加半夏、生姜，以散逆气。

---

① 肝俞：原脱，据汪本补。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黄芩汤方：

黄芩三两。味苦寒 甘草二两，炙。味甘平 芍药二两。味酸平 大枣十二枚，擘。味甘温

虚而不实者，苦以坚之，酸以收之，黄芩、芍药之苦酸，以坚敛肠胃之气。弱而不足者，甘以补之，甘草、大枣之甘，以补固肠胃之弱。

右四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再夜一服。若呕者，加半夏半升，生姜三两。

伤寒，胸中有热，胃中有邪气，腹中痛，欲呕吐者，黄连汤主之。

湿家下后，舌上如胎者，以丹田有热，胸中[1]有寒，是邪气入里，而为下热上寒也；此伤寒邪气传里，而为下寒上热也。胃中有邪气，使阴阳不交，阴不得升，而独治于下，为下寒，腹中痛；阳不得降而独治于上，为胸中热，欲呕吐。与黄连汤，升降阴阳之气。

黄连汤方：

黄连味苦寒 甘草炙。味甘平 干姜味辛热 桂枝去皮，味辛热。各三两。 人参二两。味甘温 半夏半升，洗。味辛温 大枣十二枚，擘。味甘温

上热者，泄之以苦，黄连之苦以降阳；下寒者，散之以辛，桂、姜、半夏之辛以升阴；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人参、甘草、大枣之甘以益胃。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夜二服。

伤寒八九日，风湿相搏，身体疼烦，不能自转侧，不呕不渴，脉浮虚而涩者，桂枝附子汤主之。

伤寒与中风家，至七八日，再经之时，则邪气多在里，身必不苦疼痛，今日数多，复身体疼烦，不能自转侧者，风湿相搏也。烦者，风也；身疼不能自转侧者，湿也。经曰：风则浮虚。《脉经》曰：脉来涩者，为病寒湿也。不呕不渴，里无邪也；脉得浮虚而涩，身有疼烦，知风湿但在经也，与桂枝附子汤，以散表中风湿。

若其人大便硬，小便自利者，去桂枝加白术汤主之。

桂，发汗走津液。此小便利，大便硬，为津液不足，去桂加术。

桂枝附子汤方：

桂枝四两，去皮。味辛热 附子三枚，炮，去皮，破八片。辛热 生姜三两，切。辛温 甘草二两，炙。味甘温 大枣十二枚，擘。味甘温

风在表者，散以桂枝、甘草之辛甘；湿在经者，逐以附子之辛热；姜、枣辛甘，行荣卫，通津液，以和表也。

右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温三服。

风湿相搏，骨节烦疼，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则痛剧，汗出短气，小便不利，恶风不欲去衣，或身微肿者，甘草附子汤主之。

风则伤卫，湿流关节，风湿相搏，两邪乱经，故骨节疼烦，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则痛剧也。风胜则卫气不固，汗出，短气，恶风不欲去衣，为风在表；湿胜则水气不行，小便不利；或身微肿，为湿外搏也。与甘草附子汤，散湿固卫气。

甘草附子汤方：

甘草二两，炙。味甘平 附子二枚，炮，去皮，破。味辛热 白术二两。味甘温 桂枝四两，去皮。味辛热

桂枝、甘草之辛甘，发散风邪而和卫；附子、白术之辛甘，解湿气而温经。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得微汗则解。能食，汗出复烦者，服五合。恐一升多者，宜服六七合为妙。

伤寒脉浮滑，此表有热，里有寒，白虎汤主之。

浮为在表，滑为在里。表有热，外有热也；里有寒，有邪气传里也。以邪未入腑，故止言寒，如瓜蒂散证云：胸上有寒者是矣。与白虎汤，以解内外之邪。

白虎汤方：

知母六两。味苦寒 石膏一斤，碎。味甘寒 甘草二两。甘温 粳米六合。味甘平

《内经》曰：热淫所胜，佐以苦甘。知母、石膏之苦甘以散热。热则伤气，甘以缓之，甘草、粳米之甘以益气。

右四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汤成，去滓，温服

[1] 中：原作"上"，据上下文义及汪本改。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一升，日三服。

伤寒脉结代，心动悸，炙甘草汤主之。

结代之脉，动而中止，能自还者，名曰结；不能自还者，名曰代。由血气虚衰，不能相续也。心中悸动，知真气内虚也，与炙甘草汤，益虚补血气而复脉。

炙甘草汤方：

甘草四两，炙。味甘平 生姜三两，切。味辛温 桂枝三两，去皮。味辛热 人参二两。味甘温 生地黄一斤。味甘寒 阿胶二两。味甘温 麦门冬半斤，去心。味甘平 麻子仁半升。味甘平 大枣十二枚，擘。味甘温

补可以去弱，人参、甘草、大枣之甘，以补不足之气；桂枝、生姜之辛，以益正气。《圣济经》曰：津耗散为枯，五脏痿弱，荣卫涸流，温剂所以润之。麻仁、阿胶、麦门冬、地黄之甘，润经益血，复脉通心也。

右九味，以清酒七升，水八升，先煮八味，取三升，去滓，内胶烊消尽。温服一升，日三服。一名复脉汤。

脉按之来缓，而时一止复来者，名曰结；又脉来动而中止，更来小数，中有还者反动，名曰结，阴也。脉来动而中止，不能自还，因而复动，名曰代，阴也。得此脉者，必难治。

结代之脉，一为邪气留结，一为真气虚衰。脉来动而中止，若能自还，更来小数，止是邪气留结，名曰结阴；若动而中止，不能自还，因其呼吸，阴阳相引复动者，是真气衰极，名曰代阴，为难治之脉。经曰：脉结者生，代者死，此之谓也。

释 音

俛音免，俯也。

瞤水伦切，目动也。

匮求位切，匣也。

痿于危切，痹病也。

椎音槌。

掣昌列切，挽也。

涸乎各切，竭也。

烊音羊，烁也。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卷 五

辨阳明病脉证并治第八

问曰：病有太阳阳明，有正阳阳明，有少阳阳明，何谓也？答曰：太阳阳明者，脾约是也。

阳明，胃也。邪自太阳经传之入腑者，谓之太阳阳明。经曰：太阳病，若吐，若下，若发汗后，微烦，小便数，大便因硬者，与小承气汤。即是太阳阳明脾约病也。

正阳阳明者，胃家实是也。

邪自阳明经传入腑者，谓之正阳阳明。经曰：阳明病，脉迟，虽汗出不恶寒，其身必重，短气，腹满而喘，有潮热者，外欲解，可攻里也。手足濈濈然汗出者，此大便已硬也，大承气汤主之，即是正阳阳明，胃家实也。

少阳阳明者，发汗，利小便已，胃中燥、烦、实，大便难是也。

邪自少阳经传之入腑者，谓之少阳阳明。经曰：伤寒，脉弦细，头痛发热者，属少阳。少阳不可发汗，发汗则谵语，此属胃。即是少阳阳明病也。

阳明之为病，胃家实也。

邪传入胃，热毒留结，则胃家为实。华佗曰：热毒入胃，要须下去之，不可留于胃中。是知邪在阳明，为胃家实也。

问曰：何缘得阳明病？答曰：太阳病发汗，若下，若利小便，此亡津液，胃中干燥，因转属阳明。不更衣，内实，大便难者，此名阳明也。

本太阳病不解，因汗，利小便，亡津液，胃中干燥，太阳之邪入腑，转属阳明。古人登厕必更衣，不更衣者，通为不大便。不更衣，则胃中物不得泄，故为内实。胃无津液，加之畜热，大便则难，为阳明里实也。

问曰：阳明病，外证云何？答曰：身热，汗自出，不恶寒，反恶热也。

阳明病，为邪入腑也。邪在表，则身热，汗出而恶寒；邪既入腑，则表证已罢，故不恶寒，但身热，汗出，而恶热也。

问曰：病有得之一日，不发热而恶寒者，何也？答曰：虽得之一日，恶寒将自罢，即自汗出而恶热也。

邪客在阳明，当发热而不恶寒，今得之一日，犹不发热而恶寒者，即邪未全入腑，尚带表邪；若表邪全入，则更无恶寒，必自汗出而恶热也。

问曰：恶寒何故自罢？答曰：阳明居中，土也，万物所归，无所复传。始虽恶寒，二日自止，此为阳明病也。

胃为水谷之海，主养四旁。四旁有病，皆能传入于胃。入胃则更不复传，如太阳传之入胃，则更不传阳明；阳明病传之入胃，则更不传少阳；少阳病传之入胃，则更不传三阴。

本太阳，初得病时，发其汗，汗先出不彻，因转属阳明也。

伤寒传经者，则一日太阳，二日阳明。此太阳传经，故曰转属阳明。

伤寒发热，无汗，呕不能食，而反汗出濈濈然者，是转属阳明也。

伤寒发热，无汗，呕不能食者，太阳受病也；若反汗出濈濈然者，太阳之邪转属阳明也。经曰：阳明病，法多汗。

伤寒三日，阳明脉大。

伤寒三日，邪传阳明之时。经曰：尺寸俱长者，阳明受病，当二三日发。阳明气血俱多，又邪并于经，是以脉大。

伤寒脉浮而缓，手足自温者，是为系在太阴。太阴者，身当发黄；若小便自利者，不能发黄。至七八日大便硬者，为阳明病也。

浮为阳邪，缓为脾脉。伤寒脉浮缓，太阴客热。邪在三阳，则手足热；邪在三阴，则手足寒。今手足自温，是知系在太阴也。太阴，土也，为邪烝之，则色见于外，当发身黄。小便自利者，热不内畜，不能发黄，至七八日，大便硬者，即太阴之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邪入腑，转属阳明也。

伤寒转系阳明者，其人濈然微汗出也。

伤寒则无汗，阳明法多汗，此以伤寒邪转系阳明，故濈然微汗出。

阳明中风，口苦咽干，腹满微喘，发热恶寒，脉浮而紧；若下之，则腹满小便难也。

脉浮在表，紧为里实。阳明中风，口苦咽干，腹满微喘者，热传于里也；发热恶寒者，表仍未解也。若下之，里邪虽去，表邪复入于里，又亡津液，故使腹满而小便难。

阳明病，若能食，名中风；不能食，名中寒。

阳明病，以饮食别受风寒者，以胃为水谷之海，风为阳邪，阳杀谷，故中风者能食；寒为阴邪，阴邪不杀谷，故伤寒者不能食。

阳明病，若中寒，不能食，小便不利，手足濈然汗出，此欲作固瘕，必大便初硬后溏。所以然者，以胃中冷，水谷不别故也。

阳明中寒，不能食者，寒不杀谷也。小便不利者，津液不化也。阳明病，法多汗，则周身汗出，此手足濈然而汗出，而身无汗者，阳明中寒也。固瘕者，寒气结积也。胃中寒甚，欲留结而为固瘕，则津液不得通行，而大便必硬者，若汗出，小便不利者，为实也。此以小便不利，水谷不别，虽大便初硬，后必溏也。

阳明病，欲食，小便反不利，大便自调，其人骨节疼，翕翕如有热状，奄然发狂[1]，濈然汗出而解者，此水不胜谷气，与汗共并，脉紧则愈。

阳病客热，初传入胃，胃热则消谷而欲食。阳明病热为实者，则小便当数，大便当硬，今小便反不利，大便自调者，热气散漫，不为实也。欲食，则胃中谷多。《内经》曰：食入于阴，长气于阳。谷多则阳气胜，热消津液则水少。经曰：水入于经，其血乃成。水少则阴血弱。《金匮要略》曰：阴气不通，即骨疼。其人骨节疼者，阴气不足也。热甚于表者，翕翕发热；热甚于里者，烝烝发热。此热气散漫，不专著于表里，故翕翕如有热状。奄，忽也。忽然发狂者，阴不胜阳也。《内经》曰：阴不胜其阳者，则脉流薄疾，并乃狂。阳明蕴热为实者，须下之愈；热气散漫，不为实者，必待汗出而愈，故云濈然而汗出解也。水谷之等者，阴阳气平也。水不胜谷气，是阴不胜阳也。汗出则阳气衰，脉紧则阴气生。阴阳气平，两无偏胜则愈，故云与汗共并，脉紧则愈。

阳明病欲解时，从申到戌上。

四月为阳，土王于申、酉、戌。向王时，是为欲解。

阳明病，不能食，攻其热必哕。所以然者，胃中虚冷故也。以其人本虚，故攻其热必哕。

不能食，胃中本寒，攻其热，复虚其胃，虚寒相搏，故令哕也。经曰：关脉弱，胃气虚，有热不可大攻之，热去则寒起。此之谓也。

阳明病脉迟，食难用饱，饱则微烦，头眩，必小便难，此欲作谷疸。虽下之，腹满如故。所以然者，脉迟故也。

阳明病脉迟，则邪方入里，热未为实也。食入于阴，长气于阳。胃中有热，食难用饱，饱则微烦而头眩者，谷气与热气相搏也。两热相合，消搏津液，必小便难。利者不能发黄，言热得泄也。小便不利，则热不得泄，身必发黄。疸，黄也。以其发于谷气之热，故名谷疸。热实者，下之则愈；脉迟为热气未实，虽下之，腹满亦不减也。经曰：脉迟尚，未可攻。

阳明病，法多汗，反无汗，其身如虫行皮中状者，以此久虚故也。

胃为津液之腑，气虚津液少，病则反无汗。胃候身之肌肉，其身如虫行皮中者，知胃气久虚也。

阳明病，反无汗而小便利，二三日呕而咳，手足厥者，必苦头痛。若不咳不呕，手足不厥者，头不痛。

阳明病，法多汗，反无汗，而小便利者，阳明伤寒，而寒气内攻也。至二三日，呕咳而肢厥者，寒邪发于外也，必苦头痛；若不咳不呕，手足不厥者，是寒邪俱攻里而不外发，其头亦不痛也。

阳明病，但头眩，不恶寒，故能食而咳，其人必咽痛。若不咳者，咽不痛。

阳明病，身不重痛，但头眩而不恶寒者，阳明中风，而风气内攻也。经曰：阳明病，若能食，

---

① 奄然发狂：四库本“狂”作“汗”。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名中风。风邪攻胃，胃气上逆则咳。咽门者，胃之系，咳甚则咽伤，故必咽痛；若胃气不逆，则不咳，其咽亦不痛也。

阳明病无汗，小便不利，心中懊侬者，身必发黄。

阳明病无汗，而小便不利者，热蕴于内而得越；心中懊侬者，热气郁烝，欲发于外，而为黄也。

阳明病，被火，额上微汗出，小便不利者，必发黄。

阳明病则为内热，被火，则火热相合而甚。若遍身汗出而小便利者，热得泄越不能发黄，今额上小汗出，而小便不利，则热不得越，郁烝于胃，必发黄也。

阳明病，脉浮而紧者，必潮热，发作有时。但浮者，必盗汗出。

浮为在经，紧者里实。脉浮而紧者，表热里实也，必潮热，发作有时。若脉但浮而不紧者，止是表热也，必盗汗出。盗汗者，睡而汗出也。阳明病里热者自汗，表热者盗汗。

阳明病，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咽者，此必衄。

阳明之脉起于鼻，络于口。阳明里热，则渴欲饮水，此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咽者，是热在经而里无热也。阳明血俱多，经中热甚，迫血妄行，必作衄也。

阳明病，本自汗出，医更重发汗，病已差，尚微烦不了了者，此大便必硬故也。以亡津液，胃中干燥，故令大便硬。当问其小便日几行。若本小便日三四行，今日再行，故知大便不久出；今为便数少，以津液当还入胃中，故知不久必大便也。

先亡津液，使大便硬，小便数少，津液分别，大便必自下也。

伤寒呕多，虽有阳明证，不可攻之。

呕者，热在上焦，未全入腑，故不可下。

阳明病，心下硬满者，不可攻之。攻之，利遂不止者死，利止者愈。

阳明病腹满者，为邪气入腑，可下之。心下硬满，则邪气尚浅，未全入腑，不可便下之。得利止者，为邪气去，正气安，正气安则愈；若因下利不止者，为正气脱而死。

阳明病，面合赤色，不可攻之，必发热色黄，小便不利也。

合，通也。阳明病面色通赤者，热在经也，不可下之。下之虚其胃气，耗其津液，经中热，乘虚入胃，必发热色黄，小便不利也。

阳明病，不吐不下，心烦者，可与调胃承气汤。

吐后心烦，谓之内烦；下后心烦，谓之虚烦。今阳明病不吐不下，心烦，则是胃有郁热也，与调胃承气汤，以下郁热。

阳明病脉迟，虽汗出，不恶寒者，其身必重，短气腹满而喘，有潮热者，此外欲解，可攻里也。手足濈然而汗出者，此大便已硬也，大承气汤主之。若汗多，微发热，恶寒者，外未解也，其热不潮，未可与承气汤；若腹大满不通者，可与小承气汤，微和胃气，勿令大泄下。

阳明病脉迟，若汗出多，微发热，恶寒者，表未解也；若脉迟，虽汗出而不恶寒者，表证罢也。身重，短气，腹满而喘，有潮热者，热入腑也。四肢，诸阳之本，津液足，为热烝之，则周身汗出；津液不足，为热烝之，其手足濈然而汗出，知大便已硬也，与大承气汤，以下胃热。经曰：潮热者，实也。其热不潮，是热未成实，故不可便与大承气汤，虽有腹大满不通之急，亦不可与大承气汤。与小承气汤微和胃气。

大承气汤方：

大黄四两。苦寒，酒洗 厚朴半斤。苦温，炙，去皮。 枳实五枚，炙。苦寒 芒硝三合。咸寒

《内经》曰：燥淫所胜，以苦下之。大黄、枳实之苦，以润燥除热。又曰：燥淫于内，治以苦温。厚朴之苦，下结燥。又曰：热淫所胜，治以咸寒，芒硝之咸，以攻蕴热。

右四味，以水一斗，先煮二物，取五升，去滓，内大黄，煮取二升，去滓，内芒消，更上微火[①]一两沸；分温再服。得下，余勿服。

小承气汤方：

大黄四两 厚朴二两，炙，去皮。 枳实三枚，大者，炙

① 微火：原作"火微"，据《伤寒论》乙转。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大热结实者，与大承气汤；小热微结者，与小承气汤。以热不大甚，故于大承气汤去芒硝；又以结不至坚，故不减厚朴、枳实也。

已上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温二服。初服汤，当更衣，不尔者，尽饮之；若更衣者，勿服之。

阳明病，潮热，大便微硬者，可与大承气汤，不硬者，不与之。若不大便六七日，恐有燥屎，欲知之法，少与小承气汤，汤入腹中，转失气，者，此有燥屎，乃可攻之。若不转失气者，此但初头硬，后必溏，不可攻之，攻之，必胀满不能食也。欲饮水者，与水则哕。其后发热者，必大便复硬而少也，以小承气汤和之。不转失气者，慎不可攻也。

潮热者，实，得大便微硬者，便可攻之；若便不硬者，则热未成实，虽有潮热亦未可攻。若不大便六七日，恐有燥屎，当先与小承气汤溃之，如有燥屎，小承气汤药势缓，不能宣泄，必转气下失；若不转失气，是胃中无燥屎，但肠间少硬尔，止初头硬，后必溏，攻之则虚其胃气，致腹胀满不能食也。胃中干燥，则欲饮水，水入胃中，虚寒相搏，气逆则哕。其后却发热者，则热气乘虚还复聚于胃中，胃燥得热，必大便复硬，而少与小承气汤，微利与和之，故以重云不转失气，不可攻内，慎之至也。

夫实则谵语，虚则郑声。郑声，重语也。

《内经》曰：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谵语由邪气盛，而神识昏也；郑声，由精气夺而声不全也。谵语者，言语不次也；郑声者，郑音不正也。《论语》云：恶郑声之乱雅乐。又曰：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言郑声不正也。今新差气虚，人声转者，是所谓重语者也。若声重，亦声转之故。

直视谵语，喘满者死，下利者亦死。

直视谵语，邪胜也。喘满为气上脱，下利为气下脱，是皆主死。

发汗多，若重发汗者，亡其阳，谵语，脉短者死；脉自和者不死。

亡阳胃燥，谵语者脉短，津液已绝，不可复治；脉自和，为王气未衰，而犹可生也。

伤寒，若吐，若下后，不解，不大便五六日，上至十余日，日晡所发潮热，不恶寒，独语如见鬼状。若剧者，发[1]则不识人，循衣摸床[2]，惕而不安，微喘直视，脉弦者生，涩者死。微者，但发热谵语者，大承气汤主之。若一服利，止后服。

若吐，若下，皆伤胃气，不大便五六日上至十余日者，亡津液，胃气虚，邪热内结也。阳明王于申酉戌，日晡所发潮热者，阳明热甚也；不恶寒者，表证罢也。独语如见鬼状者，阳明内实也，以为热气有余。若剧者，是热气甚大也，热大甚于内，昏冒正气，使不识人，至于循衣摸床，惕而不安，微喘直视。伤寒阳胜而阴绝者死，阴胜而阳绝者死。热剧者，为阳胜。脉弦为阴有余，涩为阴不足。阳热虽剧，脉弦，知阴未绝而犹可生；脉涩则绝阴，不复可治。其邪热微而未至于剧者，但发热谵语，可与大承气汤，以下胃中热。经曰：凡服下药，中病即止，不必尽剂。此以热未剧，故云若一服利，则止后服。

阳明病，其人多汗，以津液外出，胃中燥，大便必硬，硬则谵语，小承气汤主之。若一服谵语止，更莫复服。

亡津液胃燥，大便硬而谵语，虽无大热内结，亦须与小承气汤和其胃气。得一服谵语止，则胃燥以润，更莫复与承气汤，以本无实热故也。

阳明病，谵语，发潮热，脉滑而疾者，小承气汤主之。因与承气汤一升，腹中转失气者，更服一升；若不转失气，勿更与之。明日不大便，脉反微涩者，里虚也，为难治，不可更与承气汤也。

阳明病，谵语发潮热，若脉沉实者，内实者也，则可下；若脉滑疾，为里热未实，则未可下，先与小承气汤和之。汤入腹中，转失气者，中有燥屎，可更与小承气汤一升以除之；若不转失气者，是无燥屎，不可更与承气汤。至明日邪气传时，脉得沉实紧牢之类，是里实也；反得微涩者，里气大虚也。若大便利后，脉微涩者，止为里虚而犹可，此又不大便，脉反微涩，是正气内衰，为

---

① 发：四库本无"发"字。

② 循衣摸床：元刻本"模"作"横"。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邪所胜，故云难治。

阳明病，谵语，有潮热，反不能食者，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也。若能食者，但硬尔，宜大承气汤下之。

谵语潮热，为胃热，当消谷引食；反不能食者，胃中有燥屎，而胃中实也。若能食者，胃中虚热，虽硬，不得为有燥屎。杂病，虚为不欲食，实为欲食；伤寒，则胃实热甚者，不能食，胃中虚热甚者能食，与杂病为异也。大承气汤以下燥屎，逐结热。

阳明病，下血、谵语者，此为热入血室。但头[1]汗出者，刺期门，随其实而泻之，濈然汗出则愈。

阳明病，热入血室，迫血下行，使下血、谵语。阳明病法多汗，以夺血者无汗，故但头汗出也。刺期门散血室之热，随其实而泻之，以除阳明之邪热，散邪除热，荣卫得通，津液得复，濈然汗出而解。

汗出谵语者，以有燥屎在胃中，此为风也，须下之，过经乃可下之。下之若早，语言必乱，以表虚里实故也。下之则愈，宜大承气汤。

胃中有燥屎则谵语，以汗出为表未罢，故云风也。燥屎在胃则当下，以表未和，则未可下，须过太阳经，无表证，乃可下之。若下之早，燥屎虽除，则表邪乘虚复陷于里，为表虚里实，胃虚热甚，语言必乱。与大承气汤，却下胃中邪热则止。

伤寒四五日，脉沉而喘满。沉为在里，而反发其汗，津液越出，大便为难，表虚里实，久则谵语。

邪气入内之时，得脉沉而喘满，里证具也，则当下之；反发其汗，令津液越出，胃中干燥，大便必难，久则屎燥胃实，必发谵语。

三阳合病，腹满，身重，难以转侧，口不仁而面垢，谵语，遗尿。发汗则谵语，下之则额上生汗，手足逆冷。若自汗出者，白虎汤主之。

腹满，身重，难以反侧，口不仁，谵语者，阳明也。《针经》曰：少阳病甚，则面微尘。此面垢者，少阳也；遗尿者，太阳也。三者以阳明证多，故出阳明篇中。三阳合病，为表里有邪，若发汗攻表，则燥热益甚，必愈谵语；若下之攻里，表热乘虚内陷，必额上汗出，手足逆冷；其自汗出者，三阳经热甚也。《内经》曰：热则腠理开。荣卫通，汗大泄，与白虎汤，以解内外之热。

二阳并病，太阳证罢，但发潮热，手足漐漐汗出，大便难而谵语者，下之则愈，宜大承气汤。

本太阳病，并于阳明，名曰并病。太阳证罢，是无表证。但发潮热，是热并阳明。一身汗出为热越，今手足漐漐汗出，是热聚于胃也，必大便难而燥语。经曰：手足漐然而汗出者，必大便已硬也，与大承气汤，以下胃中实热。

阳明病，脉浮而紧，咽燥口苦，腹满而喘，发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身重。若发汗则躁[2]，心愦愦，反谵语。若加烧针，必怵惕，烦躁不得眠；若下之，则胃中空虚，客气动膈，心中懊侬，舌上胎者，栀子豉汤主之。

脉浮发热，为邪在表；咽燥口苦，为热在经；脉紧腹满而喘，汗出，不恶寒，反恶热，身重，为邪在里。此表里俱有邪，犹当和解之。若发汗攻表，表热虽除，而内热益甚，故躁而愦愦，反谵语。愦愦者，心乱。经曰：荣气微者，加烧针则血不行，更发热而躁烦。此表里有热，若加烧针，则损动阴气，故怵惕烦躁不得眠也；若下，里热虽去，则胃中空虚，表中客邪之气乘虚陷于上焦，烦动于膈，使心中懊侬而不了了也。舌上胎黄者，热气客于胃中；舌上胎白，知热气客于胸中，与栀子豉汤，以吐胸中之邪。

若渴欲饮水，口干舌燥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若下后，邪热客于上焦者，为虚烦；此下后，邪热不客于上焦，而客于中焦者，是为干燥烦渴，与白虎加人参汤，散热润燥。

若脉浮发热，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汤主之。

此下后，客热客于下焦者也。邪气自表入里，客于下焦，三焦俱带热也。脉浮发热者，上焦热也；渴欲饮水者，中焦热也；小便不利者，邪客下焦，津液不得下通也。与猪苓汤利小便，以泻

---

① 头：元刻本无"头"字。

② 躁：丛刊本作"燥"。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下焦之热也。

猪苓汤方：

猪苓去皮。甘平 茯苓甘平 阿胶甘平 滑石碎。甘寒 泽泻甘咸寒。各一两

甘甚而反淡，淡味渗泄为阳，猪苓、茯苓之甘，以行小便；咸味涌泄为阴，泽泻之咸，以泄伏水；滑利窍，阿胶、滑石之滑，以利水道。

右五味，以水四升，先煮四味，取二升，去滓，内下阿胶烊消，温服七合，日三服。

阳明病，汗出多而渴者，不可与猪苓汤，以汗多胃中燥，猪苓汤复利其小便故也。

《针经》曰：水谷入于口，输于肠胃，其液别为五。天寒衣薄则为溺，天热衣厚则为汗，是汗溺一液也。汗多为津液外泄，胃中干燥，故不可与猪苓汤利小便也。

脉浮而迟，表热里寒，下利清谷者，四逆汤主之。

浮为表热，迟为里寒。下利清谷者，里寒甚也，与四逆汤，温里散寒。

若胃中虚冷，不能食者，饮水则哕。

哕者，咳逆是也。《千金》曰：咳逆者，哕逆之名。胃中虚冷，得水，则水寒相搏，胃气逆而哕。

脉浮发热，口干鼻燥，能食者则衄。

脉浮发热，口干鼻燥者，热在经也。能食者，里和也。热甚于经，迫血为衄。胃中虚冷，阴胜也，水入于经，其血乃成。饮水者，助阴，气逆为哕。发热口干，阳胜也，食入于阴，长气于阳。能食者，助阳，血妄为衄。三者偏阴偏阳之疾也。

阳明病，下之，其外有热，手足温，不结胸，心中懊侬，饥不能食，但头汗出者，栀子豉汤主之。

表未罢而下者，应邪热内陷也。热内陷者，则外热而无手足寒；今外有热而手足温者，热虽内陷，然而不深，故不作结胸也。心中懊侬，饥不能食者，热客胸中，为虚烦也。热自胸中熏蒸于上，故但头汗出，而身无汗。与栀子豉汤，以吐胸中之虚烦。

阳明病，发潮热，大便溏，小便自可，胸胁满不去者，小柴胡汤主之。

阳明病，潮热，为胃实，大便硬而小便数。今大便溏，小便自可，则胃热未实，而水谷不别也。大便溏者，应气降而胸胁满去；今反不去者，邪气犹在半表半里之间，与小柴胡汤，以去表里之邪。

阳明病，胁下硬满，不大便而呕，舌上白胎者，可与小柴胡汤。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身濈然而汗出解也。

阳明病，腹满，不大便，舌上胎黄者，为邪热入腑，可下。若胁下硬满，虽不大便而呕，舌上白胎者，为邪未入腑，在表里之间，与小柴胡汤，以和解之。上焦得通，则呕止；津液得下，则胃气因和，汗出而解。

阳明中风，脉弦浮大而短气，腹部满，胁下及心痛，久按之气不通，鼻干，不得汗，嗜卧，一身及面目悉黄，小便难，有潮热，时时哕，耳前后肿，刺之小差。外不解，病过十日，脉续浮者，与小柴胡汤。

脉但浮，无余证者，与麻黄汤。若不尿，腹满加哕者，不治。

浮大为阳，风在表也；弦则为阴，风在里也。短气腹满，胁下及心痛，风热壅于腹中而不通也。若寒客于内而痛者，按之则寒气散而痛止；此以风热内壅，故虽久按而气亦不通。阳明病，鼻干不得卧，自汗出者，邪在表也；此鼻干，不得汗，而嗜卧者，风热内攻，不干表也。一身面目悉黄，小便难，有潮热，时时哕者，风热攻于胃也。阳明之脉出大迎，循颊车，上耳前，过客主人。热胜则肿，此风热在经，故耳前后肿，刺之经气通，肿则小差。如此者，外证罢则可攻。若外证不解，虽过十日，脉续浮者，邪气犹在半表半里，与小柴胡汤以和解之；若其脉但浮而不弦，又无诸里证者，是邪但在表也，可与麻黄汤，以发其汗；若不尿，腹满加哕者，关格之疾也，故云不治。《难经》曰：关格者，不得，尽其命而死。

阳明病，自汗出，若发汗，小便自利者，此为津液内竭，虽硬不可攻之，当须自欲大便，宜蜜煎导而通之。若土瓜根及与大猪胆汁，皆可为导。

津液内竭，肠胃干燥，大便因硬，此非结热，故不可攻，宜以药外治而导引之。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蜜煎导方：

蜜七合，一味，内铜器中，微火煎之，稍凝似饴状，搅之勿令焦著，欲可丸，并手捻作挺，令头锐，大如指，长二寸许，当热时急作，冷则硬。以内谷道中，以手急抱，欲大便时乃去之。

猪胆汁方：

大猪胆一枚，泻汁，和醋少许，以灌谷道中，如一食顷，当大便出。

阳明病，脉迟，汗出多，微恶寒者，表未解也，可发汗，宜桂枝汤。

阳明病，脉迟，汗出多，当责邪在里。以微恶寒，知表未解，与桂枝汤和表。

阳明病，脉浮，无汗而喘者，发汗则愈，宜麻黄汤。

阳明伤寒表实，脉浮，无汗而喘也，与麻黄汤以取汗。

阳明病，发热汗出，此为热越，不能发黄也。但头汗出，身无汗，剂颈而还，小便不利，渴引水浆者，此为瘀热在里，身必发黄。茵陈汤主之。

但头汗出，身无汗，剂颈而还者，热不得越也；小便不利，渴引水浆者，热甚于胃，津液内竭也；胃为土而色黄，胃为热烝，则色夺于外，必发黄也。与茵陈汤，逐热退黄。

茵陈汤方：

茵陈蒿六两。苦微寒 栀子十四枚，擘。苦寒 大黄二两，去皮。苦寒

小热之气，凉以和之；大热之气，寒以取之。茵陈、栀子之苦寒，以逐胃燥；宜下必以苦，宜补必以酸。大黄之苦寒，以下瘀热。

右三味，以水一斗，先煮茵陈，减六升，内二味，煮取三升，去滓，分温三服，小便当利，尿如皂角汁状，色正赤，一宿腹减，黄从小便去也。

阳明证，其人喜忘者，必有畜血。所以然者，本有久瘀血，故令喜忘。屎虽硬，大便反易，其色必黑，宜抵当汤下之。

《内经》曰：血并于下，乱而喜忘。此下本有久瘀血，所以喜忘也。津液少，大便硬，以畜血在内。屎虽硬，大便反易，其色黑也。与抵当汤，以下瘀血。

阳明病，下之，心中懊侬而烦，胃中有燥屎者，可攻。腹微满，初头硬，后必溏，不可攻之。若有燥屎者，宜大承气汤。

下后，心中懊侬而烦者，虚烦也，当与栀子豉汤。若胃中有燥屎者，非虚烦也，可与大承气汤下之。其腹微满，初硬后溏，是无燥屎，此热不在胃而在上也，故不可攻。

病人不大便五六日，绕脐痛，烦躁[1]，发作有时者，此有燥屎，故使不大便也。

不大便五六日者，则大便必结为燥屎也。胃中燥实，气不得下通，故绕脐痛，烦躁，发作有时也。

病人烦热，汗出则解，又如疟状，日晡所发热者，属阳明也。脉实者宜下之；脉浮虚者，宜发汗。下之与大承气汤；发汗宜桂枝汤。

虽得阳明证，未可便为里实，审看脉候，以别内外。其脉实者，热已入腑为实，可与大承气汤下之；其脉浮虚者，是热未入腑，犹在表也，可与桂枝汤，发汗则愈。

大下后，六七日不大便，烦不解，腹满痛者，此有燥屎也。所以然者，本有宿食故也，宜大承气汤。

大下之后，则胃弱不能消谷，至六七日不大便，则宿食以结不消，故使烦热不解，而腹满痛，是知有燥屎也。与大承气汤，以下除之。

病人小便不利，大便乍难乍易，时有微热，喘冒不能卧者，有燥屎也，宜大承气汤。

小便利，则大便硬，此以有燥屎，故小便不利，而大便乍难乍易。胃热者，发热，喘冒无时及嗜卧也；此燥屎在胃，故时有微热，喘冒不得卧也，与大承气汤，以下燥屎。

食谷欲呕者，属阳明也，吴茱萸汤主之。得汤反剧者，属上焦也。

上焦主内，胃为之市，食谷欲呕者，胃不受也，与吴茱萸汤，以温胃气。得汤反剧者，上焦不内也，以治上焦法治之。

吴茱萸汤方：

吴茱萸一升，洗。辛热 人参三两。甘温 生姜六两，切。辛温 大枣十二枚，擘。甘温

---

① 躁：丛刊本作"燥"。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内经》曰：寒淫于内，治以甘热，佐以苦辛。吴茱萸、生姜之辛以温胃，人参、大枣之甘以缓脾。

右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去滓，温服七合，日三服。

太阳病，寸缓、关浮、尺弱，其人发热汗出，复恶寒，不呕，但心下痞者，此以医下之也。如其不下者，病人不恶寒而渴者，此转属阳明也。小便数者，大便必硬，不更衣十日，无所苦也。渴欲饮水，少少与之，但以法救之。渴者，宜五苓散。

太阳病，脉阳浮阴弱，为邪在表；今寸缓、关浮、尺弱，邪气渐传里，则发热汗出，复恶寒者，表未解也。传经之邪入里，里不和者必呕；此不呕但心下痞者，医下之早，邪气留于心下也。如其不下者，必渐不恶寒而渴，太阳之邪，转属阳明也。若吐、若下、若发汗后，小便数，大便硬者，当与小承气汤和之；此不因吐下、发汗后，小便数，大便硬，若是无满实，虽不更衣十日无所苦也，候津液还入胃中，小便数少，大便必自出也。渴欲饮水者，少少与之，以润胃气，但审邪气所在，以法救之。如渴不止，与五苓散是也。

脉阳微而汗出少者，为自和也；汗出多者，为太过。

脉阳微者，邪气少，汗出少者，为适当，故自和；汗出多者，反损正气，是汗出太过也。

阳脉实，因发其汗，出多者，亦为太过。太过为阳绝于里，亡津液，大便因硬也。

阳脉实者，表热甚也。因发汗，热乘虚蒸津液外泄，致汗出太过。汗出多者，亡其阳，阳绝于里，肠胃干燥，大便因硬也。

脉浮而芤，浮为阳，芤为阴，浮芤相搏，胃气生热，其阳则绝。

浮芤相搏，阴阳不谐，胃气独治，郁而生热，消烁津液，其阳为绝。

趺阳脉浮而涩，浮则胃气强，涩则小便数，浮涩相搏，大便则难，其脾为约，麻仁丸主之。

趺阳者，脾胃之脉。诊浮为阳，知胃气强；涩为阴，知脾为约。约者，俭约之约，又约束之约。《内经》曰：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于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是脾主为胃行其津液者也。今胃强脾弱，约束津液，不得四布，但输膀胱，致小便数，大便难，与脾约丸，通肠润燥。

麻仁丸方：

麻子仁二升。甘平 芍药半斤。酸平 枳实半斤，炙。苦寒 大黄一斤，去皮。苦寒 厚朴一斤，炙，去皮。苦温 杏仁一斤，去皮尖，熬，别作脂。甘温

《内经》曰：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麻子、杏仁之甘，缓脾而润燥；津液不足，以酸收之，芍药之酸，以敛津液；肠燥胃强，以苦泄之，枳实、厚朴、大黄之苦，下燥结而泄胃强也。

右六味，为末，炼蜜为丸，桐子大。饮服十丸，日三服，渐加，以知为度。

太阳病三日，发汗不解，蒸蒸发热者，属胃也，调胃承气汤主之。

蒸蒸者，如热熏蒸，言甚热也。太阳病三日，发汗不解，则表邪已罢，蒸蒸发热，胃热为甚，与调胃承气汤下胃热。

伤寒吐后，腹胀满者，与调胃承气汤。

《内经》曰：诸胀腹大，皆属于热。热在上焦则吐，吐后不解，复腹胀满者，邪热入胃也，与调胃承气汤，下其胃热。

太阳病，若吐，若下，若发汗，微烦，小便数，大便因硬者，与小承气汤，和之愈。

吐下发汗，皆损津液，表邪乘虚传里。大烦者，邪在表也；微烦者，邪入里也。小便数，大便因硬者，其脾为约也。小承气汤和之愈。

得病二三日，脉弱，无太阳、柴胡证，烦躁，心下硬，至四五日，虽能食，以小承气汤，少少与，微和之，令小安。至六日，与承气汤一升。若不大便六七日，小便少者，虽不能食，但初头硬，后必溏，未定成硬，攻之必溏，须小便利，屎定硬，乃可攻之，宜大承气汤。

《针经》曰：脉软者，病将下。弱为阴脉，当责邪在里，得病二三日脉弱，是日数虽浅，而邪气已入里也。无太阳证，为表证已罢；无柴胡证，为无半表半里之证。烦躁，心下硬者，邪气内甚也。胃实热甚，则不能食；胃虚热甚，至四五日，虽能食，亦当与小承气汤微和之，至六日，则热甚，与大承气汤一升。若不大便六七日，小便多者，为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津液内竭，大便必硬，则可下之。小便少者，则胃中水谷不别，必初硬后溏。虽不能食，为胃实，以小便少，则未定成硬，亦不可攻，须小便利，屎定硬，乃可攻之。

伤寒六七日，目中不了了，睛不和，无表里证，大便难，身微热者，此为实也。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内经》曰：诸脉者，皆属于目。伤寒六七日，邪气入里之时，目中不了了，睛不和者，邪热内甚，上熏于目也。无表里证，大便难者，里实也。身大热者，表热也；身微热者，里热也。《针经》曰：热病目不明，热不已者死。此目中不了了，睛不和，则证近危恶也，须急与大承气汤下之。

阳明病，发热汗多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邪热入腑，外发热，汗多者，热迫津液将竭，急与大承气汤，以下其腑热。

发汗不解，腹满痛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发汗不解，邪热传入腑，而成腹满痛者，传之迅也，是须急下之。

腹满不减，减不足言，当下之，宜大承气汤。

腹满不减，邪气实也。经曰：大满大实，自可除下之。大承气汤，下其满实。若腹满时减，非内实也，则不可下。《金匮要略》曰：腹满时减，复如故，此为寒，当与温药。是减不足言也。

阳明、少阳合病，必下利。其脉不负者，顺也；负者，失也。互相克贼，名为负也。脉滑而数者，有宿食也，当下之，宜大承气汤。

阳明土，少阳木，二经合病，气不相和，则必下利。少阳脉不胜，阳明不负，是不相克为顺也；若少阳脉胜，阳明脉负者，是鬼贼相克，为正气失也。《脉经》曰：脉滑者，为病食也。又曰：滑数则胃气实。下利者，脉当微厥。今脉滑数，知胃有宿食，与大承气汤，以下除之。

病人无表里证，发热七八日，虽脉浮数者，可下之。假令已下，脉数不解，合热则消谷善[1]饥，至六七日，不大便者，有瘀血，宜抵当汤。

七八日，邪入腑之时，病人无表里证，但发热，虽脉浮数，亦可与大承气汤下之。浮为热客于气，数热为客于血，下之，邪热去，而浮数之脉，俱当解。若下后，数脉去而脉但浮，则是荣血间热，并于卫气间也，当为邪气独留，心中则饥，邪热不杀谷，潮热发渴之证。此下之后，浮脉去而数不解，则是卫气间热，合于荣血间也，热气合并，迫血下行，胃虚协热，消谷善饥。血至下焦，若大便利者，下血乃愈。若六七日不大便，则血不得行，畜积于下，为瘀血，与抵当汤，以下去之。

若脉数不解，而下不止，必协热而便脓血也。

下后，脉数不解，而不大便者，是热不得泄，畜血于下，为瘀血也。若下后，脉数不解，而下利不止者，为热得下泄，迫血下行，必便脓血。

伤寒，发汗已，身目为黄，所以然者，以寒湿在里，不解故也。以为不可下也，于寒湿中求之。

《金匮要略》曰：黄家所起，从湿得之。汗出热去，则不能发黄。发汗已，身目为黄者，风气去，湿气在也。脾恶湿，湿气内著，脾色外夺者，身目为黄。若瘀血在里发黄者，则可下；所以寒湿在里，故不可下，当从寒湿法治之。

伤寒七八日，身黄如橘子色，小便不利，腹微满者，茵陈蒿汤主之。

当热甚之时，身黄如橘子色，是热毒发泄于外。《内经》曰：膀胱者，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小便不利，小腹满者，热气甚于外，而津液不得下行也，与茵陈汤，利小便，退黄逐热。

伤寒身黄发热者，栀子檗皮汤主之。

伤寒身黄，胃有瘀热，当须下去之；此以发热，为热未实，与栀子檗皮汤解散之。

栀子檗皮汤：

栀子一十五个。苦寒 **甘草**一两。甘平 **黄檗**二两

右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半，去滓，分温再服。

伤寒，瘀热在里，身必发黄，麻黄连轺赤小豆汤主之。

湿热相交，民多病瘅。瘅，黄也。伤寒，为寒湿在表，发黄，为瘀热在里，与麻黄连轺赤小豆汤，除热散湿。

麻黄连轺赤小豆汤方：

---

① 善：元刻本、同德本、天保本并作“喜”。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麻黄二两。甘温。去节 赤小豆一升。甘平 连轺二两，连翘房也。苦寒 杏仁四十个。甘温。去皮尖 大枣十二枚。甘温 生梓白皮一升。苦寒 生姜二两。辛温。切 甘草二两，炙。甘平

《内经》曰：湿上甚而热，治以苦温，佐以甘辛，以汗为故止。此之谓也。又煎用潦水者，亦取其水味薄，则不助湿气。

已上八味，以潦水一斗，先煮麻黄，再沸，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分温三服，半日服尽。①

辨少阳病脉证并治第九

少阳之为病，口苦，咽干，目眩也。

足少阳胆经也。《内经》曰：有病口苦者，名曰胆瘅。《甲乙经》曰：胆者中精之腑，五脏取决于胆，咽为之使。少阳之脉，起于目锐眦。少阳受邪，故口苦，咽干，目眩。

少阳中风，两耳无所闻，目赤，胸中满而烦者，不可吐下。吐下则悸而惊。

少阳之脉，起于目眦，走于耳中；其支者，下胸中，贯膈。风伤气，风则为热。少阳中风，气壅而热，故耳聋，目赤，胸满而烦。邪在少阳，为半表半里。以吐除烦，吐则伤气，气虚者悸；以下除满，下则亡血，血虚者惊。

伤寒，脉弦细，头痛②，发热者，属少阳。少阳不可发汗，发汗则谵语。此属胃，胃和则愈。胃不和，则烦而悸。③

经曰：三部俱弦者，少阳受病。脉细者，邪渐传里，虽头痛、发热，为表未解。以邪客少阳，为半在表半在里，则不可发汗，发汗亡津液，胃中干燥。少阳之邪，因传入胃，必发谵语。当与调胃承气汤下之，胃和则愈；不下，则胃为少阳木邪干之，故烦而悸。

本太阳病不解，转入少阳者，胁下硬满，干呕不能食，往来寒热，尚未吐下，脉沉紧者，与小柴胡汤。

太阳转入少阳，是表邪入于里。胁下硬满，不能食，往来寒热者，邪在半表半里之间。若已经吐下，脉沉紧者，邪陷入腑，为里实；尚未经吐下，而脉沉紧，为传里，虽深，未全入腑，外犹未解也，与小柴胡汤，以和解之。

若已吐、下、发汗、温针，谵语，柴胡汤证罢，此为坏病，知犯何逆，以法治之。

少阳之邪，在表里之间，若妄吐、下、发汗、温针，损耗津液，胃中干燥，木邪干胃，必发谵语。若柴胡证不罢者，则不为逆；柴胡证罢者，坏病也，详其因何治之逆，以法救之。

三阳合病，脉浮上关上，但欲眠睡，目合则汗。

关脉，以候少阳之气，太阳之脉浮，阳明之脉大。脉浮大，上关上，知三阳合病。胆热则睡，少阴病且欲眠睡，目合则无汗，以阴不得有汗。但欲眠睡，目合则汗，知三阳合病，胆有热也。

伤寒六七日，无大热，其人躁烦者④，此为阳去入阴故也。

表为阳，里为阴。邪在表，则外有热。六七日，邪气入里之时，外无大热，内有躁烦者，表邪传里也，故曰阳去入阴。

伤寒三日，三阳为尽，三阴当受邪。其人反能食而不呕，此为三阴不受邪也。

伤寒四日，表邪传里，里不和，则不能食而呕。今反能食而不呕，是邪不传阴，但在阳也。

伤寒三日，少阳脉小者，欲已也。

《内经》曰：大则邪至，小则平。伤寒三日，邪传少阳，脉当弦紧；今脉小者，邪气微而欲已也。

少阳病，欲解时，从寅至辰上。

《内经》曰：阳中之少阳，通于春气。寅、卯、辰，少阳木王之时。

释 音

厕初吏切，圊溷也。

瘕音假，腹中久病。

疸音旦，黄病。

怵敕律切，愍也。

惕音踢，敬也。又忧惧也。

瘅丁贺切，劳病也。

---

① 服：熊本作“则”。

② 痛：元刻本作“病”。

③ 烦而悸：元刻本“烦”下无“而”字。

④ 躁烦：元刻本、丛刊本“躁”并作“燥”。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卷 六

辨太阴病脉证并治第十

太阴之为病，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结硬。

太阴为病，阳邪传里也。太阴之脉，布胃中，邪气壅而为腹满。上不得降者，呕吐而食不下；下不得上者，自利益甚，时腹自痛。阴寒在内，而为腹痛者，则为常痛；此阳邪干里，虽痛而亦不常痛，但时时腹自痛也。若下之，则阴邪留于胸下，为结硬。经曰：病发于阴，而反下之，因作痞。

太阴中风，四肢烦疼，阳微阴涩而长者，为欲愈。

太阴，脾也，主营四末。太阴中风，四肢烦疼者，风淫末疾也。表邪少则微，里向和则涩而长。长者，阳也，阴病见阳脉则生，以阴得阳则解，故云欲愈。

太阴病欲解时，从亥至丑上。

脾为阴土[①]，王于丑、亥、子，向王，故云解时。

太阴病，脉浮者，可发汗，宜桂枝汤。

经曰：浮为在表，沉为在里。太阴病，脉浮者，邪在经也，故当汗散之。

自利不渴者，属太阴，以其脏有寒故也。当温之，宜服四逆辈。

自利而渴者，属少阴，为寒在下焦；自利不渴者，属太阴，为寒在中焦，与四逆等汤，以温其脏。

伤寒浮而缓，手足自温者，系在太阴。太阴当发身黄；若小便自利者，不能发黄。至七八日，虽暴烦，下利日十余行，必自止，以脾家实，腐秽当去故也。

太阴病至七八日，大便硬者，为太阴入腑，传于阳明也。今至七八日，暴烦，下利十余行者，脾家实，腐秽去也。下利烦躁者死；此以脾气和，逐邪下泄，故虽暴烦，下利日十余行，而利必自止。

本太阳病，医反下之，因而腹满时痛者，属太阴也，桂枝加芍药汤主之。

表邪未罢，医下之，邪因乘虚传于太阴，里气不和，故腹满时痛，与桂枝汤以解表，加芍药以和里。

大实痛者，桂枝加大黄汤主之。

大实大满，自可除下之，故加大黄，以下大实。

太阴为病，脉弱，其人续自便利，设当行大黄芍药者，宜减之，以其人胃气弱，易动故也。

腹满痛者，太阴病也。脉弱，其人续自便利，则邪虽在里，未成大实。欲与大黄、芍药攻满痛者，宜少与之，以胃气尚弱，易为动利也。

辨少阴病脉证并治第十一

少阴之为病，脉微细，但欲寐也。

少阴为病，脉微细，为邪气传里深也。卫气行于阳则寤，行于阴则寐。邪传少阴，则气行于阴而不行于阳，故但欲寐。

少阴病，欲吐不吐，心烦，但欲寐，五六日，自利而渴者，属少阴也，虚故引水自救。若小便色白者，少阴病形悉具。小便白者，以下焦虚有寒，不能制水，故令色白也。

欲吐不吐，心烦者，表邪传里也。若腹满痛，则属太阴；此但欲寐，则知属少阴。五六日，邪传少阴之时。自利不渴者，寒在中焦，属太阴；此自利而渴，为寒在下焦，属少阴。肾虚水燥，渴欲引水自救。下焦虚寒，不能制水，小便色白也。经曰：下利欲饮水者，以有热故也。此下利虽渴，然以小便色白，明非里热，不可不察。

病人脉阴阳俱紧，反汗出者，亡阳也，此属少阴，法当咽痛，而复吐利。

---

① 土：原作"主"，据汪本改。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脉阴阳俱紧，为少阴伤寒，法当无汗；反汗出者，阳虚不固也，故云亡阳。以无阳阴独，是属少阴。《内经》曰：邪客少阴之络，令人嗌痛，不可内食。少阴寒甚，是当咽痛而复吐利。

少阴病，咳而下利谵语者，被火气劫故也，小便必难，以强责少阴汗也。

咳而下利，里寒而亡津液也，反以火劫，强责少阴汗者，津液内竭，加火气烦之，故谵语、小便难也。

少阴病，脉细沉数，病为在里，不可发汗。

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脉沉者，为邪在经，可与麻黄附子细辛汤发汗。此少阴病，脉细沉数，为病在里，故不可发汗。

少阴病，脉微，不可发汗，亡阳故也。阳已虚，尺脉弱涩者，复不可下之。

脉微为亡阳表虚，不可发汗；脉弱涩为亡阳里虚，复不可下。

少阴病脉紧，至七八日，自下利，脉暴微，手足反温，脉紧反去者，为欲解也，虽烦下利，必自愈。

少阴病，脉紧者，寒甚也。至七八日传经尽，欲解之时，自下利，脉暴微者，寒气得泄也。若阴寒胜正，阳虚而泄者，则手足厥，而脉紧不去；今手足反温，脉紧反去，知阳气复，寒气去，故为欲解。下利烦燥者，逆；此正胜邪微，虽烦下利，必自止。

少阴病，下利，若利自止，恶寒而蹈卧，手足温者，可治。

少阴病下利，恶寒，蹈卧，寒极而阴胜也；利自止，手足温者，里和阳气得复，故为可治。

少阴病，恶寒而蹈，时自烦，欲去衣被者可治。

恶寒而蹈，阴寒甚也；时时自烦，欲去衣被，为阳气得复，故云可治。

少阴中风，脉阳微阴浮者，为欲愈。

少阴中风，阳脉当浮，而阳脉微者，表邪缓也；阴脉当沉，而阴脉浮者，里气和也。阳中有阴，阴中有阳，阴阳调和，故为欲愈。

少阴病欲解时，从子至寅上。

阳生于子。子为一阳，丑为二阳，寅为三阳，少阴解于此者，阴得阳则解也。

少阴病，吐利，手足不逆冷，反发热者，不死。脉不至者，灸少阴七壮。

经曰：少阴病，吐利，躁烦，四逆者，死；吐利，手足不厥冷者，则阳气不衰，虽反发热，不死。脉不至者，吐利，暴虚也，灸少阴七壮，以通其脉。

少阴病，八九日，一身手足尽热者，以热在膀胱，必便血也。

膀胱，太阳也。少阴太阳为表里。少阴病至八九日，寒邪变热，复传太阳。太阳为诸阳主气，热在太阳，故一身手足尽热；太阳经多血少气，为热所乘，则血散下行，必便血也。

少阴病，但厥无汗，而强发之，必动其血，未知从何道出，或从口鼻，或从目出，是名下厥上竭，为难治。

但厥无汗，热行于里也，而强发汗，虚其经络，热乘经虚，迫血妄行，从虚而出，或从口鼻，或从目出。诸厥者，皆属于下，但厥为下厥，血亡于上，为上竭，伤气损血，邪甚正虚，故为难治。

少阴病，恶寒身蹈而利，手足逆冷者，不治。

《针经》曰：多热者易已，多寒者难治。此内外寒极，纯阴无阳，故云不治。

少阴病，吐利，躁烦，四逆者死。

吐利者，寒甚于里；四逆者，寒甚于表。躁烦，则阳气欲绝，是知死矣。

少阴病，下利止而头眩，时时自冒者死。

下利止，则水谷竭，眩冒，则阳气脱，故死。

少阴病，四逆恶寒而身蹈，脉不至，不烦而躁者，死。

四逆恶寒而身蹈，则寒甚。脉不至，则真气绝。烦，热也；躁，乱也。若愤躁之躁，从烦至躁，为热来有渐则犹可；不烦而躁，是气欲脱而争也，譬犹灯将灭而暴明，其能久乎？

少阴病，六七日，息高者，死。

肾为生气之源，呼吸之门。少阴病六七日不愈，而息高者，生气断绝也。

少阴病，脉微细沉，但欲卧，汗出不烦，自欲吐，至五六日，自利，复烦躁，不得卧寐者，死

阴气方盛，至五六日传经尽，阳气得复，则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愈；反更自利，烦躁不得卧寐，则正气弱，阳不能复，病胜脏，故死。

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脉沉者，麻黄附子细辛汤主之。

少阴病，当无热，恶寒。反发热者，邪在表也。虽脉沉，以始得，则邪气未深，亦当温剂发汗以散之。

麻黄附子细辛汤方：

麻黄二两，去节。甘热 细辛二两。辛热 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辛热

《内经》曰：寒淫于内，治以甘热，佐以苦辛，以辛润之。麻黄之甘，以解少阴之寒；细辛、附子之辛，以温少阴之经。

右三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少阴病，得之二三日，麻黄附子甘草汤，微发汗。以二三日无里证，故发微汗也。

二三日，邪未深也。既无吐利、厥逆诸里证，则可与麻黄附子甘草汤，微汗以散之。

麻黄附子甘草汤方：

麻黄二两，去节 甘草二两，炙 附子一枚，炮，去皮

麻黄、甘草之甘，以散表寒；附子之辛，以温经气。

右三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黄一两沸，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少阴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烦，不得卧，黄连阿胶汤主之。

《脉经》曰：风伤阳，寒伤阴。少阴受病，则得之于寒，二三日已上，寒极变热之时，热烦于内，心中烦，不得卧也。与黄连阿胶汤，扶阴散热。

黄连阿胶汤方：

黄连四两。苦寒 黄芩一两。苦寒 芍药二两。酸平 鸡子黄二枚。甘温 阿胶三两。甘温

阳有余，以苦除之，黄芩、黄连之苦，以除热；阴不足，以甘补之，鸡黄、阿胶之甘，以补血；酸，收也，泄也，芍药之酸，收阴气而泄邪热。

右五味，以水五升，先煮三物，取二升，去滓，内胶烊尽，小冷，内鸡子黄，搅令相得，温服七合，日三服。

少阴病，得之一二日，口中和，其背恶寒者，当灸之，附子汤主之。

少阴客热，则口燥舌干而渴。口中和者，不苦不燥，是无热也。背为阳，背恶寒者，阳气弱，阴气胜也。经曰：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灸之，助阳消阴；与附子汤，温经散寒。

附子汤方：

附子二枚，破八片，去皮。辛热 茯苓三两。甘平 人参二两。甘温 白术四两。甘温 芍药三两。酸平

辛以散之，附子之辛以散寒；甘以缓之，茯苓、人参、白术之甘以补阳；酸以收之，芍药之酸以扶阴。所以然者，偏阴偏阳则为病，火欲实，水当平之，不欲偏胜也。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少阴病，身体痛，手足寒，骨节痛，脉沉者，附子汤主之。

少阴肾水而主骨节，身体疼痛，肢冷，脉沉者，寒成于阴也。身疼骨痛，若脉浮，手足热，则可发汗；此手足寒，脉沉，故当与附子汤温经。

少阴病，下利便脓血者，桃花汤主之。

阳病下利便脓血者，协热也；少阴病下利便脓血者，下焦不约而里寒也。与桃花汤，固下散寒。

桃花汤方：

赤石脂一斤，一半全用，一半筛末。甘温 干姜一两。辛热 粳米一升。甘平

涩可去脱，赤石脂涩以固肠胃；辛以散，干姜之辛以散里寒；粳米之甘以补正气。

右三味，以水七升，煮米令熟，去滓，温服七合，内赤石脂末方寸匕，日三服。若一服愈，余勿服。

少阴病，二三日至四五日，腹痛[1]，小便不利，下利不止，便脓血者，桃花汤主之。

二三日以至四五日，寒邪入里深也。腹痛者，里寒也；小便不利者，水谷不别也；下利不止，便脓血者，肠胃虚弱下焦不固也。与桃花汤，固肠止利也。

少阴病，下痢便脓血者，可刺。

① 痛：丛刊本、熊本并作“满”。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下焦血气留聚，腐化则为脓血。刺之，以利下焦，宣通血气。

少阴病，吐利，手足厥冷，烦躁欲死者，吴茱萸汤主之。

吐利，手足厥冷，则阴寒气甚；烦躁欲死者，阳气内争。与吴茱萸汤，助阳散寒。

少阴病，下痢，咽痛，胸满心烦者，猪肤汤主之。

少阴之脉，从肾上贯肝膈，入肺中，则循喉咙；其支别者，从肺出，络心注胸中。邪自阳经传于少阴，阴虚客热，下利，咽痛、胸满、心烦也，与猪肤汤，调阴散热。

猪肤汤方：

猪肤一斤。甘寒

猪，水畜也，其气先入肾。少阴客热，是以猪肤解之。加白蜜以润燥除烦，白粉以益气断利。

右一味，以水一斗，煮取五升，去滓，加白蜜一升，白粉五合，熬香，和合相得，温分六服。

少阴病，二三日咽痛者，可与甘草汤；不差者，与桔梗汤。

阳邪传于少阴，邪热为咽痛，服甘草汤则差；若寒热相搏为咽痛者，服甘草汤，若不差，与桔梗汤，以和少阴之气。

甘草汤方：

甘草二两

右一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去滓，温服七合，日二服。

桔梗汤方：

桔梗一两。辛甘微温 **甘草**二两。甘平

桔梗辛温以散寒，甘草味甘平以除热，甘梗相合，以调寒热。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温再服。

少阴病，咽中伤生疮，不能语言，声不出者，苦酒汤主之。

热伤于络，则经络干燥，使咽中伤，生疮，不能言语，声不出者，与苦酒汤，以解络热，愈咽疮。

苦酒汤方：

半夏洗，破，如枣核大十四枚。辛温 **鸡子**一枚，去黄，内上苦酒著鸡子壳中。甘微寒

辛以散之，半夏之辛，以发声音；甘以缓之，鸡子之甘，以缓咽痛；酸以收之，苦酒之酸，以敛咽疮。

右二味，内半夏著苦酒中，以鸡子壳置刀镮中，安火上，令三沸，去滓，少少含咽之。[①] **不差，更作三剂**[②]。

少阴病咽中痛，半夏散及汤主之。

甘草汤，主少阴客热咽痛；桔梗汤，主少阴寒热相搏咽痛；半夏散及汤，主少阴客寒咽痛也。

半夏散及汤方：

半夏洗。辛温 **桂枝**去皮。辛热 **甘草**炙，甘平。已上各等分

《内经》曰：寒淫所胜，平以辛热，佐以甘苦。半夏、桂枝之辛，以散经寒；甘草之甘，以缓正气。

已上三味，各别捣筛已，合治之，白饮和，服方寸匕，日三服。若不能散服者，以水一升，煎七沸，内散两方寸匕，更煎三沸，下火，令小冷，少少咽之。

少阴病，下利，白通汤主之。

少阴主水。少阴客寒，不能制水，故自利也。白通汤，温里散寒。

白通汤方：

葱白四茎。辛温 **干姜**一两。辛热 **附子**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辛热

《内经》曰：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葱白之辛，以通阳气；姜、附之辛，以散阴寒。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温再服。

少阴病，下利脉微者，与白通汤；利不止，厥逆无脉，干呕烦者，白通加猪胆汁汤主之。服汤，脉暴出者死，微续者生。

少阴病，下利，脉微，为寒极阴胜，与白通汤复阳散寒。服汤利不止，厥逆无脉，干呕烦者，寒气太甚，内为格拒，阳气逆乱也，与白通汤加猪

① 含咽之：熊本"含咽之"作"咽下"。

② 三剂：熊本"剂"下有"服之"二字。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胆汁汤以和之。《内经》曰：逆而从之，从而逆之。又曰：逆者正治，从者反治。此之谓也。服汤脉暴出者，正气因发泄而脱也，故死；脉微续者，阳气渐复也，故生。

白通加猪胆汁汤方：

葱白四茎 干姜一两 附子一枚，生，去皮，破八片 人尿五合。咸寒 猪胆汁一合。苦寒

《内经》曰：若调寒热之逆，冷热必行，则热物冷服，下嗌之后，冷体既消，热性便发，由是病气随愈，呕哕皆除，情且不违，而致大益。此和人尿、猪胆汁咸苦寒物于白通汤热剂中，要其气相从，则可以去格拒之寒也。

已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内胆汁、人尿，和令相得，分温再服。若无胆，亦可用。

少阴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此为有水气，其人或咳，或小便利，或下利，或呕者，真武汤主之。

少阴病二三日，则邪气犹浅，至四五日，邪气已深。肾主水，肾病不能制水，水饮停为水气。腹痛者，寒湿内甚也；四肢沉重疼痛，寒湿外甚也；小便不利，自下利者，湿胜而水谷不别也。《内经》曰：湿胜则濡泄。与真武汤，益阳气，散寒湿。

真武汤方：

茯苓三两。甘平 芍药三两。酸平。 生姜三两，切。辛温 白术二两。甘温 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辛热

脾恶湿，甘先入脾。茯苓、白术之甘，以益脾逐水。寒淫所胜，平以辛热；湿淫所胜，佐以酸平。附子、芍药、生姜之酸辛，以温经散湿。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七合，日三服。

后加减法：

若咳者，加五味子半升，细辛、干姜各一两。

气逆咳者，五味子之酸，以收逆气。水寒相搏则咳，细辛、干姜之辛，以散水寒。

若小便利者，去茯苓。

小便利，则无伏水，故去茯苓。

若下利者，去芍药，加干姜二两。

芍药之酸泄气，干姜之辛散寒。

若呕者，去附子，加生姜，足前成半斤。

气逆则呕，附子补气，生姜散气。《千金》曰：呕家多服生姜。此为呕家胜药。

少阴病，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手足厥逆，脉微欲绝，身反不恶寒，其人面赤色，或腹痛，或干呕，或咽痛，或利止，脉不出者，通脉四逆汤主之。

下利清谷，手足厥逆，脉微欲绝，为里寒；身热，不恶寒，面色赤为外热。此阴甚于内，格阳于外，不相通也，与通脉四逆汤，散阴通阳。

通脉四逆汤方：

甘草二两，炙 附子大者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 干姜三两，强人可四两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温再服。其脉即出者愈。

面色赤者，加葱九茎。

葱味辛，以通阳气。

腹中痛者，去葱，加芍药二两。

芍药之酸，通寒利。腹中痛，为气不通也。

呕者，加生姜二两。

辛以散之，呕为气不散也。

咽痛者，去芍药，加桔梗一两。

咽中如结，加桔梗则能散之。

利止，脉不出者，去桔梗，加人参二两。

利止脉不出者，亡血也，加人参以补之。经曰：脉微而利，亡血也。四逆加人参汤主之，脉病皆与方相应者，乃可服之。

少阴病，四逆，其人或咳，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

四逆者，四肢不温也。伤寒邪在三阳，则手足必热；传到太阴，手足自温；至少阴，则邪热渐深，故四肢逆而不温也；及至厥阴，则手足厥冷，是又甚于逆。四逆散，以散传阴之热也。

四逆散方：

甘草炙。甘平 枳实破，水渍炙干。苦寒 柴胡苦寒 芍药酸微寒

《内经》曰：热淫于内，佐以甘苦，以酸收之，以苦发之。枳实、甘草之甘苦，以泄里热；芍药之酸，以收阴气；柴胡之苦，以发表热。

右四味，各十分，捣筛，白饮和，服方寸匕，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日三服。

咳者，加五味子、干姜各五分，并主下痢。

肺寒气逆则咳。五味子之酸，收逆气；干姜之辛，散肺寒。并主下痢者，肺与大肠为表里，上咳下痢，治则颇同。

悸者，加桂枝五分。

悸者，气虚而不能通行，心下筑筑然悸动也。桂，犹圭也。引导阳气，若热以使。

小便不利者，加茯苓五分。

茯苓味甘而淡，用以渗泄。

腹中痛者，加附子一枚，炮令坼。

里虚遇邪则痛，加附子以补虚。

泄利下重者，先以水五升，煮薤白取三升，去滓，以散三方寸匕，内汤中，煮取一升半，分温再服。

泄利下重者，下焦气滞也，加薤白以泄气滞。

少阴病，下利六七日，咳而呕渴，心烦不得眠者，猪苓汤主之。

下利不渴者，里寒也。经曰：自利不渴者，属太阴，以其脏寒故也。此下利呕渴，知非里寒；心烦不得眠，知协热也。与猪苓汤，渗泄小便，分别水谷。经曰：复不止，当利其小便。此之谓欤？

少阴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干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伤寒传经五六日，邪传少阴，则口燥舌干而渴，为邪渐深也。今少阴病得之二三日，邪气未深入之时，便作口燥咽干者，是邪热已甚，肾水干也，急与大承气汤下之，以全肾也。

少阴病，自利清水，色纯青，心下必痛，口干燥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少阴，肾水也。青，肝色也。自利色青，为肝邪乘肾。《难经》曰：从前来者，为实邪。以肾蕴实邪，必心下痛，口干燥也，与大承气汤以下实邪。

少阴病，六七日，腹胀不大便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此少阴入腑也，六七日，少阴之邪入腑之时，阳明内热壅甚，腹满，不大便也。阳明病，土胜肾，水则干，急与大承气汤下之，以救肾水。

少阴病，脉沉者，急温之，宜四逆汤。

既吐且利，小便复利，而大汗出，下利清谷，内寒外热，脉微欲绝者，不云急温；此少阴有脉沉，而云急温者，彼虽寒甚，然而证已形见于外，治之则有成法；此初头脉沉，未有形证，不知邪气所之，将发何病，是急与四逆汤温之。

少阴病，饮食入口则吐，心中温温欲吐，复不能吐，始得之，手足寒，脉弦迟者，此胸中实，不可下也，当吐之。若膈上有寒饮，干呕者，不可吐也，急温之，宜四逆汤。

伤寒表邪传里，至于少阴。少阴之脉，从肺出，络心注胸中。邪既留于胸中而不散者，饮食入口则吐，心中温温欲吐，阳气受于胸中，邪既留于胸中，则阳气不得宣发于外，是以始得之，手足寒，脉弦迟，此是胸中实，不可下，而当吐。其膈上有寒饮，亦使人心中温温，而手足寒。吐则物出，呕则物不出，吐与呕别焉。胸中实，则吐而物出；若膈上有寒饮，则但干呕而不吐也。此不可吐，可与四逆汤以温其膈。

少阴病，下利，脉微涩，呕而汗出，必数更衣；反少者，当温其上，灸之。

脉微为亡阳，涩为亡血。下利呕而汗出，亡阳亡血也。津液不足，里有虚寒，必数更衣；反少者，温其上，以助其阳也，灸之，以消其阴。

辨厥阴病脉证并治第十二

厥阴之为病，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蛔，下之利不止。

邪传厥阴，则热已深也。邪自太阳传至太阴，则腹满而嗌干，未成渴也；邪至少阴者，口燥舌干而渴，未成消也；至厥阴成消渴者，热甚能消水故也。饮水多而小便少者，谓之消渴。木生于火，肝气通心，厥阴客热，气上撞心，心中疼热。伤寒六七日，厥阴受病之时，为传经尽，则当入腑，胃虚客热，饥不欲食，蛔在胃中，无食则动，闻食嗅而出，得食吐蛔，此热在厥阴经也。若便下之，虚其胃气，厥阴木邪相乘，必吐下不止。

厥阴中风，脉微浮，为欲愈；不浮，为未愈。

经曰：阴病见阳脉而生。浮者，阳也，厥阴中风，脉微浮，为邪气还表，向汗之时，故云欲愈。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厥阴病，欲解时，从丑至卯上。

厥阴，木也，王于卯，丑寅向王，故为解时。

厥阴病，渴欲饮水者，少少与之，愈。

邪至厥阴，为传经尽，欲汗之时，渴欲得水者，少少与之，胃气得润则愈。

诸四逆厥者，不可下之，虚家亦然。

四逆者，四肢不温也。厥者，手足冷也。皆阳气少而阴气多，故不可下，虚家亦然。下之，是为重虚，《金匮玉函》曰：虚者十补，勿一泻之。

伤寒先厥，后发热而利者，必自止。见厥复利。

阴气胜，则厥逆而利；阳气复，则发热，利必自止。见厥，则阴气还胜，而复利也。

伤寒，始发热六日，厥反九日而利。凡厥利者，当不能食，今反能食者，恐为除中。食以索饼，不发热者，知胃气尚在，必愈。恐暴热来出而复去也。后三日脉之，其热续在者，期之旦日夜半愈。所以然者，本发热六日，厥反九日，复发热三日，并前六日，亦为九日，与厥相应，故期之旦日夜半愈。后三日脉之，而脉数，其热不罢者，此为热气有余，必发痈脓也。

始发热，邪在表也。至六日，邪传厥阴，阴气胜者，作厥而利。厥反九日，阴寒气多，当不能食，而反能食者，恐为除中。除，去也；中，胃气也。言邪气太甚，除去胃气，胃欲引食自救，故暴能食，此欲胜也。食以索饼试之，若胃气绝，得面则必发热；若不发热者，胃气尚在也。恐是寒极变热，因暴热来而复去，使之能食，非除中也。《金匮要略》曰：病人素不能食，而反暴思之，必发热。后三日脉之，其热续在者，阳气胜也，期之旦日或夜半愈；若旦日不愈，后三日脉数而热不罢者，为热气有余，必发痈脓。经曰：数脉不时，则生恶疮。

伤寒，脉迟六七日，而反与黄芩汤彻其热。脉迟为寒，今与黄芩汤，复除其热，腹中应冷，当不能食；今反能食，此名除中，必死。

伤寒，脉迟六七日，为寒气已深，反与黄芩汤寒药，两寒相搏，腹中当冷，冷不消谷，则不能食。反能食者，除中也。四时皆以胃气为本，胃气已绝，故云必死。

伤寒，先厥后发热，下利必自止，而反汗出，咽中痛者，其喉为痹。发热无汗，而利必自止，若不止，必便脓血。便脓血者，其喉不痹。

伤寒先厥而利，阴寒气胜也。寒极变热后发热，下利必自止，而反汗出，咽中痛，其喉为痹者，热气上行也。发热无汗，而利必自止，利不止，必便脓血者，热气下行也。热气下而不上，其喉亦不痹也。

伤寒，一二日，至四五日而厥者，必发热，前热者后必厥，厥深者热亦深，厥微者热亦微，厥应下之，而反发汗者，必口伤烂赤。

前厥后发热者，寒极生热也；前热后厥者，阳气内陷也；厥深热深，厥微热微，随阳气陷之深浅也。热之伏深，必须下去之，反发汗者，引热上行，必口伤烂赤。《内经》曰：火气内发，上为口糜。

伤寒病，厥五日，热亦五日，设六日当复厥，不厥者，自愈。厥终不过五日，以热五日，故知自愈。

阴胜则厥，阳胜则热。先厥五日为阴胜，至六日阳复胜，热亦五日，后复厥者，阴复胜；若不厥为阳全胜，故自愈。经曰：发热四日，厥反三日，复热四日，厥少热多，其病为愈。

凡[1]厥者，阴阳气不相顺接，便为厥。厥者，手足逆冷是也。

手之三阴三阳，相接于手十指；足之三阴三阳，相接于足十指。阳气内陷，阳不与阴相顺接，故手足为之厥冷也。

伤寒，脉微而厥，至七八日肤冷，其人躁，无暂安时者，此为脏厥，非为厥也。蛔厥者，其人当吐蛔。令病者静，而复时烦，此为脏寒。蛔上入膈，故烦，须臾复止，得食而呕，又烦者，蛔闻食臭出，其人当自吐蛔。蛔厥者，乌梅丸主之。又主久利方。

脏厥者死，阳气绝也。蛔厥，虽厥而烦，吐蛔已则静，不若脏厥而躁无暂安时也。病人脏寒胃虚，蛔动上膈，闻食臭出，因而吐蛔，与乌梅丸，温脏安虫。

---

① 凡：元刻本作“是”。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乌梅丸方：

乌梅三百个。味酸温 细辛六两。辛热 干姜十两。辛热 黄连一斤。苦寒 当归四两。辛温 附子六两，炮。辛热 蜀椒四两，去汗。辛热 桂枝六两。辛热 人参六两。甘温 黄柏六两。苦寒

肺主气，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乌梅之酸，以收阳气；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人参之甘，以缓脾气；寒淫于内，以辛润之，以苦坚之，当归、桂、椒、细辛之辛，以润内寒；寒淫所胜，平以辛热，姜、附之辛热，以胜寒；蛔得甘则动，得苦则安，黄连、黄檗之苦，以安蛔。

右十味，异捣筛，合治之，以苦酒渍乌梅一宿，去核，蒸之五升米下，饭熟，捣成泥，和药令相得，内臼中，与蜜，杵二千下，丸如梧桐子大。先食饮服十丸，日三服，稍加至二十丸。禁生冷、滑物、臭食等。

伤寒，热少厥微，指头寒，默默不欲食，烦躁数日，小便利，色白者，此热除[1]也，欲得食，其病为愈；若厥而呕，胸胁烦满者，其后必便血。

指头寒者，是厥微热少也；默默不欲食烦躁者，邪气初传里也；数日之后，小便色白，里热去，欲得食，为胃气已和，其病为愈。厥阴之脉，挟胃贯膈，布胁肋。厥而呕，胸胁烦满者，传邪之热，甚于里也。厥阴肝主血，后数日热不去，又不得外泄，迫血下行，必致便血。

病者手足厥冷，言我不结胸，小腹满，按之痛者，此冷结在膀胱关元也。

手足厥，不结胸者，无热也；小腹满，按之痛，下焦冷结也。

伤寒发热四日，厥反三日，复热四日，厥少热多，其病当愈。四日至七日，热不除者，其后必便脓血[2]。

先热后厥者，阳气邪传里也。发热为邪气在表。至四日后厥者，传之阴也。后三日复传阳经，则复热。厥少则邪微，热多为阳胜，其病为愈。至七日传经尽，热除则愈；热不除者，为热气有余，内搏厥阴之血，其后必便脓血。

伤寒厥四日，热反三日，复厥五日，其病为进，寒多热少，阳气退，故为进也。

伤寒阴胜者先厥，至四日邪传里，重阴必阳却，热三日，七日传经尽，当愈。若不愈而复厥者，传作再经，至四日，则当复热；若不复热，至五日厥不除者，阴胜于阳，其病进也。

伤寒六七日，脉微，手足厥冷，烦躁，灸厥阴，厥不还者，死。

伤寒六七日，则正气当复，邪气当罢，脉浮身热为欲解；若反脉微而厥，则阴胜阳也。烦躁者，阳虚而争也。灸厥阴，以复其阳；厥不还，则阳气已绝，不能复正而死。

伤寒发热，下利，厥逆，躁不得卧者，死。

伤寒发热，邪在表也；下利厥逆，阳气虚也；躁不得卧者，病胜脏也。故死。

伤寒发热，下利至甚，厥不[3]止者，死。

《金匮要略》曰：六腑气绝于外者，手足寒；五脏气绝于内者，利下不禁。伤寒发热，为邪气独甚，下利至甚，厥不止，为腑脏气绝，故死。

伤寒六七日不利，便发热而利，其人汗出不止者，死。有阴无阳故也。

伤寒至七日，为邪正争之时，正胜则生，邪胜则死。始不下利，而暴忽发热，下利汗出不止者，邪气胜正，阳气脱也，故死。

伤寒五六日，不结胸，腹濡，脉虚，复厥者，不可下，此为亡血，下之死。

伤寒五六日，邪气当作里热之时。若不结胸，而腹濡者，里无热也；脉虚者，亡血也；复厥者，阳气少也。不可下，下之为重虚，故死。《金匮玉函》曰：虚者重泻，真气乃绝。

发热而厥，七日，下利者，为难治。

发热而厥，邪传里也。至七日传经尽，则正气胜邪，当汗出而解，反下利，则邪气胜，里气虚，则为难治。

伤寒脉促，手足厥逆者，可灸之。

脉促，则为阳虚不相续；厥逆，则为阳虚不相接。灸之，以助阳气。

伤寒脉滑而厥者，里有热也，白虎汤主之。

滑为阳厥，气内陷，是里热也，与白虎汤以

① 热：四库本作"欲"。
② 血：元刻本作"也"。
③ 不：元刻本无此字。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散里热也。

手足厥寒，脉细欲绝者，当归四逆汤主之。

手足厥寒者，阳气外虚，不温四末；脉细欲绝者，阴血内弱，脉行不利。与当归四逆汤，助阳生阴也。

当归四逆汤方：

当归三两。辛温 **桂枝**三两。辛热 **芍药**三两。酸寒 **细辛**三两。辛热 **大枣**二十五个。甘温 **通草**二两。甘平 **甘草**二两，炙。甘平

《内经》曰：脉者，血之府也。诸血者，皆属心。通脉者，必先补心益血。苦先入心，当归之苦，以助心血；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芍药之酸，以收心气；肝苦急①，急食甘以缓之，大枣、甘草、通草之甘，以缓阴血。

右七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若其人内有久寒者，宜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主之。

茱萸辛温，以散久寒；生姜辛温，以行阳气。

大汗出，热不去，内拘急，四肢疼，又下利，厥逆而恶寒者，四逆汤主之。

大汗出，则热当去；热反不去者，亡阳也。内拘急，下利者，寒甚于里。四肢疼，厥逆而恶寒者，寒甚于表。与四逆汤，复阳散寒。

大汗，若大下利而厥冷者，四逆汤主之。

大汗，若大下利，内外虽殊，其亡津液、损阳气则一也。阳虚阴胜，故生厥逆，与四逆汤，固阳退阴。

病人手足厥冷，脉乍紧者，邪结在胸中。心中②满而烦，饥不能食者，病在胸中，当须吐之，宜瓜蒂散。

手足厥冷者，邪气内陷也。脉紧牢者，为实；邪气入腑，则脉沉。今脉乍紧，知邪结在胸中为实，故心下满而烦；胃中无邪则喜饥，以病在胸中，虽饥而不能食，与瓜蒂散，以吐胸中之邪。

伤寒，厥而心下悸者，宜先治水，当服茯苓甘草汤，却治其厥。不尔，水渍入胃，必作利也。

《金匮要略》曰：水停心下，甚者则悸。厥虽寒胜，然以心下悸，为水饮内甚，先与茯苓甘草汤治其水，而后治其厥。若先治厥，则水饮浸渍入胃，必作下利。

伤寒六七日，大下后，寸脉沉而迟，手足厥逆，下部脉不至，咽喉不利，唾脓血，泄利不止者，为难治。麻黄升麻汤主之。

伤寒六七日，邪传厥阴之时。大下之后，下焦气虚，阳气内陷，寸脉迟而手足厥逆，下部脉不至。厥阴之脉，贯膈上，注肺，循喉咙。在厥阴，随经射肺，因亡津液，遂成肺痿，咽喉不利，而唾脓血也。《金匮要略》曰：肺痿之病，从何得之？被快药下利，重亡津液，故得之。若泄利不止者，为里气大虚，故云难治。与麻黄升麻汤，以调肝肺之气。

麻黄升麻汤方：

麻黄二两半，去节。甘温 **升麻**一两一分。甘平 **当归**一两一分。辛温 **知母**苦寒 **黄芩**苦寒 **萎蕤**甘平。各十八铢 **石膏**碎，绵裹。甘寒 **白术**甘温 **干姜**辛热 **芍药**酸平 **天门冬**去心。甘平 **桂枝**辛热 **茯苓**甘平 **甘草**炙。甘平。六铢

《玉函》曰：大热之气，寒以取之；甚热之气，以汗发之。麻黄、升麻之甘，以发浮热；正气虚者，以辛润之，当归、桂、姜之辛，以散寒；上热者，以苦泄之，知母、黄芩之苦，凉心去热；津液少者，以甘润之，茯苓、白术之甘，缓脾生津；肺燥气热，以酸收之，以甘缓之，芍药之酸，以敛逆气，萎蕤、门冬、石膏、甘草之甘，润肺除热。

右十四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黄一两沸，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分温三服。相去如炊三斗米顷，令尽，汗出愈。

伤寒四五日，腹中痛，若转气下趣少腹者，此欲自利也。

伤寒四五日，邪气传里之时。腹中痛，转气下趣少腹者，里虚遇寒，寒气下行，欲作自利也。

伤寒本自寒下，医复吐下之，寒格，更逆吐下；若食入口即吐，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主之。

伤寒邪自传表，为本自寒下，医反吐下，损伤正气，寒气内为格拒。经曰：格则吐逆。食入口即吐，谓之寒格。更复吐下，则重虚而死，是更逆

① 急食酸以收之芍药之酸以收心气肝苦急：原阙，据汪本补。

② 心中："中"四库本、同德本并作"下"。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吐下，与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以通寒格。

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方：

干姜辛热 黄连苦寒 黄芩苦寒 人参甘温。各三两

辛以散之，甘以缓之，干姜、人参之甘辛，以补正气；苦以泄之，黄连、黄芩之苦，以通寒格。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温再服。

下利，有微热而渴，脉弱者，今[1]自愈。

下利，阴寒之疾，反大热者，逆。有微热而渴，里气方温也。经曰：诸弱发热，脉弱者，阳气得复也，今必自愈。

下利，脉数，有微热汗出，今自愈；设复紧，为未解。

下利，阴病也。脉数，阳脉也。阴病见阳脉者，生。微热汗出，阳气得通也，利必自愈。诸紧为寒，设复脉紧，阴气犹胜，故云未解。

下利，手足厥冷无脉者，灸之。不温，若脉不还，反微喘者，死。

下利，手足厥逆无脉者，阴气独胜，阳气太虚也。灸之，阳气复，手足温而脉还，为欲愈。若手足不温，脉不还者，阳已绝也，反微喘者，阳气脱也。

少阴负趺阳者，为顺也。

少阴，肾水；趺阳，脾土。下利，为肾邪干脾，水不胜土，则为微邪，故为顺也。

下利，寸脉反浮数，尺中自涩者，必清脓血。

下利者，脉当沉而迟，反浮数者，里有热也。涩为无血，尺中自涩者，肠胃血散也，随利下，必便脓血。清与圊通，《脉经》曰：清者，厕也。

下利清谷，不可攻表，汗出，必胀满。

下利者，脾胃虚也。胃为津液之主，发汗亡津液，则胃气愈虚，必胀满。

下利，脉沉弦者，下重也；脉大者，为未止；脉微弱数者，为欲自止，虽发热，不死。

沉为在里，弦为拘急，里气不足，是主下重；大则病进，此利未止；脉微弱数者，邪气微而阳气复，为欲自止，虽发热，止由阳胜，非大逆也。

下利，脉沉而迟，其人面少赤，身有微热，下利清谷者，必郁冒汗出而解，病人必微厥。所以然者，其面戴阳，下虚故也。

下利清谷，脉沉而迟，里有寒也。面少赤，身有微热，表未解也。病人微厥，《针经》曰：下虚则厥。表邪欲解，临汗之时，以里先虚，必郁冒，然后汗出而解也。

下利，脉数而渴者，今自愈；设不差，必清脓血，以有热故也。

经曰：脉数不解，而下不止，必协热便脓血也。

下利后脉绝，手足厥冷，晬时脉还，手足温者生，脉不还者死。

下利后，脉绝，手足厥冷者，无阳也。晬时，周时也。周时厥愈，脉出，为阳气复，则得生；若手足不温，脉不还者，为阳气绝，则见死也。

伤寒，下利日十余行，脉反实者，死。

下利者，里虚也，脉当微弱。反实者，病胜脏也，故死。《难经》曰：脉不应病，病不应脉，是为死病。

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汗出而厥者，通脉四逆汤主之。

下利清谷，为里寒；身热不解为外热。汗出阳气通行于外，则未当厥；其汗出而厥者，阳气大虚也，与通脉四逆汤，以固阳气。

热利下重者，白头翁汤主之。

利则津液少，热则伤气，气虚下利，致后重也。与白头翁汤，散热厚肠。

白头翁汤方：

白头翁二两。苦寒 黄连苦寒 黄柏苦寒 秦皮苦寒。各三两

《内经》曰：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利则下焦虚，是以纯苦之剂坚之。

右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去滓。温服一升，不愈，更服一升。

下利，腹胀满，身体疼痛者，先温其里，乃攻其表。温里[2]四逆汤；攻表[3]桂枝汤。

下利腹满者，里有虚寒，先与四逆汤温里；身疼痛，为表未解，利止里和，与桂枝汤攻表。

---

① 今：元刻本作"令"。

② 温里：四库本、同德本此下并有"宜"字。

③ 攻表：四库本、同德本此下并有"宜"字。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下利，欲饮水者，以有热故也，白头翁汤主之。

自利不渴，为脏寒，与四逆以温脏；下利饮水，为有热，与白头翁汤以凉中。

下利，谵语者，有燥屎也，宜小承气汤。

经曰：实则谵语。有燥屎，为胃实，下利，为肠虚，与小承气汤，以下燥屎。

下利后更烦，按之心下濡者，为虚烦也，宜栀子豉汤。

下利后不烦，为欲解。若更烦而心下坚者，恐为谷烦。此烦而心下濡者，是邪热乘虚，客于胸中，为虚烦也，与栀子豉汤，吐之则愈。

呕家有痈脓者，不可治呕，脓尽自愈。

胃脘有痈，则呕而吐脓，不可治呕，得脓尽，呕亦自愈。

呕而脉弱，小便复利，身有微热见厥者难治。四逆汤主之。

呕而脉弱，为邪气传里。呕则气上逆，而小便当不利。小便复利者，里虚也。身有微热见厥者，阴胜阳也，为难治。与四逆汤，温里助阳。

干呕，吐涎沫，头痛者，吴茱萸汤主之。

干呕，吐涎沫者，里寒也；头痛者，寒气上攻也。与吴茱萸汤，温里散寒。

呕而发热者，小柴胡汤主之。

经曰：呕而发热者，柴胡证具。

伤寒大吐、大下之，极虚，复极汗出者，以其人外气怫郁，复与之水，以发其汗，因得哕。所以然者，胃中寒冷故也。

大吐、大下，胃气极虚，复极发汗，又亡阳气。外邪怫郁于表，则身热，医与之水，以发其汗，胃虚得水，虚寒相搏，成哕也。

伤寒，哕而腹满，视其前后，知何部不利，利之则愈。

哕而腹满，气上而不下也。视其前后部，有不利者，即利之，以降其气。前部，小便也；后部者，大便也。

释音

蹉音拳，不伸也。

愤扶粉切，懑也。

恶湿上乌路切，耻也，憎也。

撞宅江切，击也。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卷 七

辨霍乱病脉证并治第十三

问曰：病有霍乱者何？答曰：呕吐而利，名曰霍乱。

三焦者，水谷之道路。邪在上焦，则吐而不利；邪在下焦，则利而不吐；邪在中焦，则既吐且利。以饮食不节，寒热不调，清浊相干，阴阳乖隔，遂成霍乱。轻者，止曰吐利；重者，挥霍撩乱，名曰霍乱。

问曰：病发热，头痛，身疼，恶寒，吐利者，此属何病？答曰：此名霍乱。自吐下，又利止，复更发热也。

发热，头痛，身疼，恶寒者，本是伤寒，因邪入里，伤于脾胃，上吐下利，令为霍乱。利止里和，复更发热者，还是伤寒，必汗出而解。

伤寒，其脉微涩者，本是霍乱，今是伤寒，却四五日，至阴经上，转入阴必利，本呕下利者，不可治也。欲似大便而反失气，仍不利者，属阳明也，便必硬，十三日愈，所以然者，经尽故也。

微为亡阳，涩为亡血。伤寒脉微涩，则本是霍乱，吐利亡阳、亡血，吐利止，伤寒之邪未已，还是伤寒，却四五日，邪传阴经之时，里虚遇邪，必作自利。本呕者，邪甚于上，又利者，邪甚于下，先霍乱，里气大虚，又伤寒之邪，再传为吐利，是重虚也，故为不治。若欲似大便，而反失气仍不利者，利为虚，不利为实，欲大便而反失气，里气热也，此属阳明，便必硬也。十三日愈者，伤寒六日，传遍三阴三阳，后六日再传经尽，则阴阳之气和，大邪之气去而愈也。

下利后，当便硬，硬则能食者愈。今反不能食，到后经中，颇能食，复过一经能食，过之一日，当愈。不愈者，不属阳明也。

下利后，亡津液，当便硬。能食为胃和，必自愈；不能食者，为未和。到后经中，为复过一经，言七日后再经也。颇能食者，胃气方和，过一日当愈。不愈者，暴热使之能食，非阳明气和也。

恶寒，脉微而复利，利止，亡血也，四逆加人参汤主之。

恶寒，脉微而利者，阳虚阴胜也，利止则津液内竭，故云亡血。《金匮玉函》曰：水竭则无血，与四逆汤温经助阳，加人参生津液益血。

霍乱，头痛，发热，身疼痛，热多欲饮水者，五苓散主之；寒多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

头痛发热，则邪自风寒而来。中焦为寒热相半之分，邪稍高者，居阳分，则为热，热多欲饮水者，与五苓散以散之；邪稍下者，居阴分，则为寒，寒多不用水者，与理中丸温之。

理中丸方：

人参甘温 甘草炙。甘平 白术甘温 干姜辛热。已上各三两

《内经》曰：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用甘补之。人参、白术、甘草之甘，以缓脾气调中。寒淫所胜，平以辛热。干姜之辛，以温胃散寒。

右四味，捣筛为末，蜜和丸，如鸡黄大，以沸汤数合，和一丸，研碎，温服之。日三服，夜二服。腹中未热，益至三四丸，然不及汤。汤法：以四物依两数切，用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加减法：

若脐上筑者，肾气动也，去术加桂四两。

脾虚肾气动者，脐上筑动。《内经》曰：甘者，令人中满。术甘壅补，桂泄奔豚，是相易也。

吐多者，去术，加生姜三两。

呕家不喜甘，故去术；呕家多服生姜，以辛散之。

下多者，还用术；悸者，加茯苓二两。

下多者，用术以去湿；悸加茯苓以导气。

渴欲得水者，加术，足前成四两半。

津液不足则渴，术甘以缓之。

腹中痛者，加人参，足前成四两半。

里虚则痛，加人参以补之。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寒者，加干姜，足前成四两半。

寒淫所胜，平以辛热。

腹满者，去术，加附子一枚。服汤后，如食顷，饮热粥一升许，微自温，勿发揭衣被。

胃虚则气壅腹满，甘令人中满，是去术也；附子之辛，以补阳散壅。

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当消息和解其外，宜桂枝汤小和之。

吐利止，里和也；身痛不休，表未解也。与桂枝汤小和之。《外台》云：里和表病，汗之则愈。

吐利汗出，发热恶寒，四肢拘急，手足厥冷者，四逆汤主之。

上吐下利，里虚汗出，发热恶寒，表未解也；四肢拘急，手足厥冷，阳虚阴胜也。与四逆汤，助阳退阴。

既吐且利，小便复利而大汗出，下利清谷，内寒外热，脉微欲绝者，四逆汤主之。

吐利亡津液，则小便当少，小便复利而大汗出，津液不禁，阳气大虚也。脉微为亡阳，若无外热，但内寒，下利清谷，为纯阴；此以外热，为阳未绝，犹可与四逆汤救之。

吐已下断，汗出而厥，四肢拘急不解，脉微欲绝者，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主之。

吐已下断，津液内竭，则不当汗出，汗出者，不当厥；今汗出而厥，四肢拘急不解，脉微欲绝者，阳气大虚，阴气独胜也。若纯与阳药，恐阴为格拒，或呕或躁，不得复入也。与通脉四逆汤加猪胆汁，胆苦入心而通脉，胆寒补肝而和阴，引置阳药不被格拒。《内经》曰：微者逆之，甚者从之。此之谓也。

吐利，发汗，脉平，小烦者，以新虚不胜谷气故也。

《内经》曰：食入于阴，长气于阳。新虚不胜谷气，是生小烦。

辨阴阳易差后劳复病脉[1]证并治第十四

伤寒，阴阳易之为病，其人身体重，少气，少腹里急，或引阴中拘挛，热上冲胸，头重不欲举，眼中生花，膝胫拘急者，烧裩散主之。

大病新差，血气未复，余热未尽，强合阴阳，得病者，名曰易。男子病新差未平复，而妇人与之交，得病，名曰阳易；妇人病新差未平复，男子与之交，得病，名曰阴易。以阴阳相感，动其余毒，相染著如换易也。其人病身体重，少气者，损动真气也；少腹里急，引阴中拘挛，膝胫拘急，阴气极也；热上冲胸，头重不欲举，眼中生花者，感动之毒，所易之气，熏蒸于上也。与烧裩散，以道阴气。

烧裩散方：

右取妇人中裩，近隐处，剪烧灰，以水和服方寸匕，日三服。小便即利，阴头微肿，则愈。妇人病，取男子裩当烧灰。

大病差后劳复者，枳实栀子豉[2]汤主之。若有宿食者，加大黄如博[3]棋子大五六枚。

病有劳复，有食复。伤寒新差，血气未平，余热未尽，早作劳，动病者，名曰劳复。病热少愈而强食之，热有所藏，因其谷气留搏，两阳相合而病者，名曰食复。劳复，则热气浮越，与枳实栀子豉汤以解之；食复，则胃有宿积，加大黄以下之。

枳实栀子豉汤方：

枳实三枚，炙。苦寒　**栀子**十四枚，擘。苦寒　**豉**一升，绵裹。苦寒

枳实栀子豉汤，则应吐剂，此云覆令微似汗出者，以其热聚于上，苦则吐之；热散于表者，苦则发之。《内经》曰：火淫所胜，以苦发之。此之谓也。

右三味，以清浆水七升，空煮取四升，内枳实、栀子，煮取二升，下豉，更煮五六沸，去滓。温分再服，覆令微似汗。

伤寒差已后，更发热者，小柴胡汤主之。脉浮者，以汗解之；脉沉实者，以下解之。

差后余热未尽，更发热者，与小柴胡汤以和解之。脉浮者，热在表也，故以汗解；脉沉者，热在里也，故以下解之。

大病差后，从腰已下有水气者，牡蛎泽泻散

① 脉：原缺，据《伤寒论》补。
② 豉：原缺，据后文方名补。
③ 搏：原本作“博”。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主之。

大病差后，脾胃气虚，不能制约肾水，水溢下焦，腰以下为肿也。《金匮要略》曰：腰以下肿，当利小便，与牡蛎泽泻散，利小便而散水也。

牡蛎泽泻散方：

牡蛎咸平。熬 泽泻咸寒 栝蒌根苦寒 蜀漆辛平。洗，去腥 葶苈苦寒。熬 商陆根熬。辛酸，咸平 海藻咸寒。洗去咸。已上各等分

咸味涌泄，牡蛎、泽泻、海藻之咸以泄水气。《内经》曰：湿淫于内，平以苦，佐以酸辛，以苦泄之。蜀漆、葶苈、栝蒌、商陆之酸辛与苦，以导肿湿。

右七味，异捣，下筛为散，更入臼中治之。白饮和服方寸匕。小便利，止后服。日三服①。

大病差后，喜唾，久不了了者，胃上有寒，当以丸药温之，宜理中丸。

汗后，阳气不足，胃中虚寒，不内津液，故喜唾，不了了。与理中丸以温其胃。

伤寒解后，虚羸少气，气逆欲吐者，竹叶石膏汤主之。

伤寒解后，津液不足而虚羸，余热未尽，热则伤气，故少气，气逆欲吐，与竹叶石膏汤，调胃散热。

竹叶石膏汤方：

竹叶二把。辛平 石膏一斤。甘寒 半夏半升，洗。辛温 人参三两。甘温 甘草二两。甘平，炙 粳米半升。甘微寒 麦门冬一升。甘平，去心

辛甘发散而除热，竹叶、石膏、甘草之甘辛，以发散余热；甘缓脾而益气，麦门冬、人参、粳米之甘，以补不足；辛者，散也，气逆者，欲其散，半夏之辛，以散逆气。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内粳米，煮米熟，汤成，去米，温服一升，日三服。

病人脉已解，而日暮微烦，以病新差，人强与谷，脾胃气尚弱，不能消谷，故令微烦，损谷则愈。

阳明王于申酉戌，宿食在胃，故日暮微烦，当小下之，以损宿谷。

辨不可发汗病脉证并治第十五

夫以为疾病至急，仓卒寻按，要者难得，故重集诸可与不可方治，比之三阴三阳篇中，此易见也。又时有不止是三阴三阳，出在诸可与不可中也。

诸不可汗、不可下，病证药方，前三阴三阳篇中，经注已具者，更不复出；其余无者，于此已后经注备见。

脉濡而弱，弱反在关，濡反在巅，微反在上，涩反在下。微则阳气不足，涩则无血。阳气反微，中风汗出而反躁烦。涩则无血，厥而且寒。阳微发汗，躁不得眠。

寸关为阳，脉当浮盛，弱反在关，则里气不及；濡反在巅，则表气不逮。卫行脉外，浮为在上以候卫；微反在上，是阳气不足；荣行脉中，沉为在下以候荣；涩反在下，是无血也。阳微不能固外，腠理开疏，风因客之，故令汗出而躁烦；无血则阴虚，不与阳相顺接，故厥而且寒；阳微无津液，则不能作汗，若发汗，则必亡阳而躁。经曰：汗多亡阳，遂虚，恶风，烦躁不得眠也。

动气在右，不可发汗，发汗则衄而渴，心苦烦，饮即吐水。

动气者，筑筑然气动也。在右者，在脐之右也。《难经》曰：肺内证，脐右有动气，按之牢若痛。肺气不治，正气内虚，气动于脐之右也。发汗则动肺气，肺主气，开窍于鼻，气虚则不能卫血，血溢妄行，随气出于鼻为衄。亡津液，胃燥，则烦渴而心苦烦。肺恶寒，饮水则伤肺，故饮即吐水。

动气在左，不可发汗，发汗则头眩，汗不止，筋惕肉瞤。

《难经》曰：肝内证，脐之左有动气，按之牢若痛。肝气不治，正气内虚，气动于脐之左也。肝为阴之主，发汗，汗不止，则亡阳外虚，故头眩、筋惕肉瞤。《针经》曰：上虚则眩。

动气在上，不可发汗，发汗则气上冲，正在心端。

① 三服：熊本"三"下无"服"字。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难经》曰：心内证，脐上有动气，按之牢若痛。心气不治，正气内虚，气动于脐之上也。心为阳，发汗亡阳，则愈损心气，肾乘心虚，欲上凌心，故气上冲，正在心端。

动气在下，不可发汗，发汗则无汗，心中大烦，骨节苦疼，目运，恶寒，食则反吐，谷不得前。

《难经》曰：肾内证，脐下有动气，按之牢若痛。肾气不治，正气内虚，动气发于脐之下也。肾者主水，发汗则无汗者，水不足也；心中大烦者，肾虚不能制心火也；骨节苦疼者，肾主骨也；目运者，肾病则目眵眵如无所见；恶寒者，肾主寒也；食则反吐，谷不得前者，肾水干也。王冰曰：病呕而吐，食久反出，是无水也。

咽中闭塞，不可发汗，发汗则吐血，气欲绝，手足厥冷，欲得蹉卧，不能自温。

咽门者，胃之系。胃经不和，则咽内不利。发汗攻阳，血随发散而上，必吐血也。胃经不和，而反攻表，则阳虚于外，故气欲绝，手足冷，欲蹉而不能自温。

诸脉得数动微弱者，不可发汗，发汗则大便难，腹中干，胃燥而烦，其形相象，根本异源。

动数之脉，为热在表；微弱之脉，为热在里。发汗亡津液，则热气愈甚，胃中干燥，故大便难，腹中干，胃燥而烦。根本虽有表里之异，逆治之后，热传之则一，是以病形相象也。

脉濡而弱，弱反在关，濡反在巅；弦反在上，微反在下。弦为阳运，微为阴寒。上实下虚，意欲得温。微弦为虚，不可发汗，发汗则寒栗，不能自还。

弦在上，则风伤气，风胜者，阳为之运动；微在下，则寒伤血，血伤者，里为之阴寒。外气拂郁为上实，里有阴寒为下虚。表热里寒，意欲得温，若反发汗，亡阳阴独，故寒栗不能自还。

咳者则剧，数吐涎沫，咽中必干，小便不利，心中饥烦，晬时而发，其形似疟，有寒无热，虚而寒栗，咳而发汗，蹉而苦满，腹中复坚。

肺寒气逆，咳者则剧；吐涎沫，亡津液，咽中必干，小便不利；膈中阳气虚，心中饥而烦。一日一夜，气大会于肺，邪正相击，晬时而发，形如寒疟，但寒无热，虚而寒栗。发汗攻阳，则阳气愈虚，阴寒愈甚，故蹉而苦满，腹中复坚。

厥脉紧，不可发汗，发汗则声乱，咽嘶，舌萎，声不得前。

厥而脉紧，则少阴伤寒也，法当温里，而反发汗，则损少阴之气。少阴之脉，入肺中，循喉咙，挟舌本。肾为之本，肺为之标，本盛则标弱，故声乱、咽嘶、舌萎、声不得前。

诸逆发汗，病微者难差；剧者言乱，目眩者，死，命将难全。

不可发汗而强发之，轻者因发汗重而难差；重者脱其阴阳之气，言乱目眩而死。《难经》曰：脱阳者，见鬼。是此言乱也；脱阴者，目盲。是此目眩也。眩非玄而见玄，是近于盲也。

咳而小便利，若失小便者，不可发汗，汗出则四肢厥逆冷。

肺经虚冷，上虚不能治下者，咳而小便利，或失小便。上虚发汗，则阳气外亡。四肢者，诸阳之本，阳虚则不与阴相接，故四肢厥逆冷。

伤寒头痛，翕翕发热，形象中风，常微汗出自呕者，下之益烦，心中懊侬如饥；发汗则致痉，身强，难以屈伸；熏之则发黄，不得小便；灸则发咳唾。

伤寒当无汗、恶寒，今头痛、发热、微汗出，自呕，则伤寒之邪传而为热，欲行于里；若反下之，邪热乘虚流于胸中，为虚烦，心懊侬如饥；若发汗，则虚表，热归经络，热甚生风，故身强直而成痉；若熏之，则火热相合，消烁津液，故小便不利而发黄；肺恶火，灸则火热伤肺，必发咳嗽而唾脓。

辨可发汗病脉证并治第十六

大法，春夏宜发汗。

春夏阳气在外，邪气亦在外，故可发汗。

凡发汗，欲令手足俱周，时出以漐漐然，一时间许，亦佳。不可令如水流漓。若病不解，当重发汗。汗多必亡阳。阳虚，不得重发汗也。

汗缓缓出，则表里之邪悉去；汗大出，则邪气不除，但亡阳也。阳虚为无津液，故不可重发汗。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凡服汤发汗，中病便止，不必尽剂。

汗多则亡阳。

凡云可发汗，无汤者，丸散亦可用；要以汗出为解，然不如汤，随证良验。

《圣济经》曰：汤液主治，本乎腠理壅郁。除邪气者，于汤为宜。《金匮玉函》曰：水能净万物，故用汤也。

夫病脉浮大，问病者言，但便硬尔。设利者，为大逆。硬为实，汗出而解。何以故？脉浮当以汗解。

经曰：脉浮大，应发汗，医反下之，为大逆。便硬难，虽为里实，亦当先解其外，若行利药，是为大逆。结胸虽急，脉浮大，犹不可下，下之即死，况此便难乎？经曰：本发汗而复下之，此为逆；若先发汗，治不为逆。

下利后，身疼痛，清便自调者，急当救表，宜桂枝汤发汗。

《外台》云：里和表病，汗之则愈。

释音

拒音巨，抑也。

函音含，又音咸，书函。

眙音荒，目不明也。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卷 八

辨发汗后病脉证并治第十七

发汗多，亡阳谵语者，不可下，与柴胡桂枝汤，和其荣卫，以通津液，后自愈。

胃为水谷之海，津液之主。发汗多，亡津液，胃中燥，必发谵语；此非实热，则不可下，与柴柴桂枝汤，和其荣卫，通行津液，津液生，则胃润，谵语自止。

此一卷，第十七篇，凡三十一证，前有详说。

辨不可吐第十八

合四证，已具太阳篇中。

辨可吐第十九

大法，春宜吐。

春时阳气在上，邪气亦在上，故宜吐。

凡用吐汤，中病即止，不必尽剂也。

要在适当，不欲过也。

病胸上诸实，胸中郁郁而痛，不能食，欲使人按之，而反有涎唾，下利日十余行，其脉反迟，寸口脉微滑，此可吐之，吐之，利则止。

胸上诸实，或痰实，或热郁，或寒结胸中，郁而痛，不能食，欲使人按之，反有涎唾者，邪在下，按之气下而无涎唾，此按之反有涎唾者，知邪在胸中。经曰：下利脉迟而滑者，内实也。今下利日十余行，其脉反迟，寸口脉微滑，是上实也，故可吐之。《玉函》曰：上盛不已，吐而夺之。

宿食，在上脘者，当吐之。

宿食在中下脘者，则宜下；宿食在上脘，则当吐。《内经》曰：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

病人手足厥冷，脉乍结，以客气在胸中；心下满而烦，欲食不能食者，病在胸中，当吐之。

此与第六卷厥阴门瓜蒂散证同。彼云，脉乍紧，此云脉乍结，惟此有异。紧为内实，乍紧则实未深，是邪在胸中；结为结实，乍结则结未深，是邪在胸中。所以证治俱同也。

释 音

脘音管，胃府也。

竭渠孽切，尽也。

蒂音帝，瓜蒂也。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卷 九

辨不可下病脉证并治第二十

脉濡而弱，弱反在关，濡反在巅；微反在上，涩反在下。微则阳气不足，涩则无血。阳气反微，中风、汗出而反躁烦；涩则无血，厥而且寒。阳微不可下，下之则心下痞硬。

阳微下之，阳气已虚，阴气内甚，故心下痞硬。

动气在右，不可下。下之则津液内竭，咽燥，鼻干，头眩，心悸也。

动气在右，肺之动也。下之伤胃动肺，津液内竭，咽燥鼻干者，肺属金，主燥也；头眩，心悸者，肺主气而虚也。

动气在左，不可下。下之则腹内拘急，食不下，动气更剧。虽有身热，卧则欲蹉。

动气在左，肝之动也。下之损脾，而肝气益胜，复行于脾，故腹内拘急，食不下，动气更剧也。虽有身热，以里气不足，故卧则欲蹉。

动气在上，不可下。下之则掌握热烦，身上浮冷，热汗自泄，欲得水自灌。

动气在上，心之动也。下之则伤胃，内动心气。心为火，主热。《针经》曰：心所生病者，掌中热。肝为脏中之阴，病则虽有身热，卧则欲蹉，作表热里寒也；心为脏中之阳，病则身上浮冷，热汗自泄，欲得水自灌，作表寒里热也。二脏阴阳寒热，明可见焉。

动气在下，不可下。下之则腹胀满，卒起头眩，食则下清谷，心下痞也。

动气在下，肾之动也。下之则伤脾，肾气则动，肾寒乘脾，故有腹满，头眩，下利，则心下痞之证也。

咽中闭塞，不可下。下之则上轻下重，水浆不下，卧则欲蹉，身急痛，下利日数十行。

咽中闭塞，胃已不和也。下之则闭塞之邪为上轻，复伤胃气为下重，至水浆不下，卧则欲蹉，身急痛，下利日数十行，知虚寒也。

诸外实者，不可下。下之则发微热，亡脉厥者，当脐握热。

外实者，表热也，汗之则愈，下之为逆。下后里虚，表热内陷，故发微热。厥深者，热亦深，亡脉厥者，则阳气深陷，客于下焦，故当脐握热。

诸虚者，不可下。下之则大渴，求水者易愈；恶水者剧。

《金匮玉函》曰：虚者十补，勿一泻之。虚家下之为重虚，内竭津液，故令大渴。求水者，阳气未竭，而犹可愈；恶水者，阳气已竭，则难可制。

脉濡而弱，弱反在关，濡反在巅；弦反在上，微反在下。弦为阳运，微为阴寒。上实下虚，意欲得温。微弦为虚，虚者不可下也。

虚家下之，是为重虚。《难经》曰：实实虚虚，损不足，益有余。此者，是中工所害也。

微则为咳，咳则吐涎，下之则咳止，而利因不休，利不休，则胸中如虫啮，粥入则出，小便不利，两胁拘急，喘息为难，颈背相引，臂则不仁，极寒反汗出，身冷若冰，眼睛不慧，语言不休，而谷气多入，此为除中，口虽欲言，舌不得前。

《内经》曰：感于寒，则受病。微则为咳，甚则为泄、为痛。肺感微寒为咳，则脉亦微也。下之，气下咳虽止，而因利不休，利不休则夺正气，而成危恶。胸中如虫啮，粥入则出，小便不利，两胁拘急，喘息为难者，里气损也。颈背相引，臂为不仁，极寒反汗出，身冷如冰者，表气损也。表里损极，至阴阳俱脱，眼睛不慧，语言不休。《难经》曰：脱阳者见鬼，脱阴者目盲。阴阳脱者，应不能食，而谷多入者，此为除中，是胃气除去也，口虽欲言，舌不得前，气已衰脱，不能运也。

脉濡而弱，弱反在关，濡反在巅；浮反在上，数反在下。浮为阳虚，数为亡血，浮为虚，数为热。浮为虚，自汗出而恶寒；数为痛，振寒而栗。微弱在关，胸下为急，喘汗而不得呼吸，呼吸之中，痛在于胁，振寒相搏，形如疟状，医反下之，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故令脉数，发热，狂走见鬼，心下为痞，小便淋沥，小腹甚硬，小便则尿血也。

弱在关，则阴气内弱；濡在巅，则阳气外弱。浮为虚，浮在上，则卫不足也，故云阳虚。阳虚不固，故腠理汗出，恶寒；数亦为虚，数在下，则荣不及，故云亡血。亡血则不能温润腑脏，脉数而痛，振而寒栗。微弱在关，邪气传里也，里虚遏邪，胸下为急，喘而汗出，胁下引痛，振寒如疟。此里邪未实，表邪未解，医反下之，里气益虚，邪热内陷，故脉数，发热，狂走见鬼，心下为痞，此热陷于中焦者也。若热气深陷，则客于下焦，使小便淋沥，小腹甚硬，小便尿血也。

脉濡而紧，濡则卫气微，紧则荣中寒。阳微卫中风，发热而恶寒；荣紧胃气冷，微呕心内烦。医为有大热，解肌而发汗。亡阳虚烦躁，心下苦痞坚。表里俱虚竭，卒起而头眩。客热在皮肤，怅怏不得眠。不知胃气冷，紧寒在关元。技巧无所施，汲水灌其身。客热应时罢，栗栗而振寒。重被而覆之，汗出而冒巅。体惕而又振，小便为微难。寒气因水发，清谷不容间。呕变反肠出，颠倒不得安。手足为微逆，身冷而内烦。迟欲从后救，安可复追还！

胃冷荣寒，阳微中风，发热恶寒，微呕心烦。医不温胃，反为有热，解肌发汗，则表虚亡阳，烦躁，心下痞坚。先里不足，发汗又虚其表，表里俱虚竭，卒起头眩。客热在表，怅怏不得眠。医不救里，但责表热，汲水灌洗以却热，客热易罢，里寒益增，栗而振寒。复以重被覆之，表虚遂汗出，愈使阳气虚也。巅，顶也。巅冒顶体振寒，小便难者，亡阳也。寒因水发，下为清谷，上为呕吐，外有厥逆，内为躁烦，颠倒不安，虽欲拯救，不可得也。《本草》曰：病势已过，命将难全。

脉浮而大，浮为气实，大为血虚。血虚为无阴，孤阳独下阴部者，小便当赤而难，胞中当虚，今反小便利，而大汗出，法应卫家当微，今反更实，津液四射，荣竭血尽，干烦而不得眠，血薄肉消，而成暴液。医复以毒药攻其胃，此为重虚，客阳去有期，必下如污泥而死。

卫为阳，荣为阴。卫气强实，阴血虚弱，阳乘阴虚，下至阴部。阴部，下焦也。阳为热则消津液，当小便赤而难；今反小便利而大汗出者，阴气内弱也。经曰：阴弱者，汗自出。是以卫家不微，而反更实，荣竭血尽，干烦而不眠，血薄则肉消，而成暴液者，津液四射也。医反下之，又虚其里，是为重虚，孤阳因下而又脱去，气血皆竭，胃气内尽，必下如污泥而死也。

脉数者，久数不止，止则邪结，正气不能复，正气却结于脏，故邪气浮之，与皮毛相得。脉数者，不可下，下之则必烦，利不止。

数为热，止则邪气结于经络之间，正气不得复行于表，则却结于脏，邪气独浮于皮毛。下之虚其里，邪热乘虚而入，里虚叶热，必烦，利不止。

脉浮大，应发汗，医反下之，此为大逆。

浮大属表，故不可下。病欲吐者，不可下。

呕多，虽有阳明证，不可攻之。

为邪犹在胸中也。

太阳病，外证未解，不可下，下之为逆。

表未解者，虽有里证，亦不可下，当先解外为顺；若反下之，则为逆也。经曰：本发汗而复下之，此为逆也。若先发汗，治不为逆。

夫病阳多者热，下之则硬。

阳热证多，则津液少，下之虽除热，复损津液，必便难也。或谓阳多者，表热也，下之则心下硬。

无阳阴强，大便硬者，下之则必清谷腹满。

无阳者，亡津液也；阴强者，寒多也。大便硬则为阴结，下之虚胃，阴寒内甚，必清谷腹满。

伤寒发热，头痛，微汗出。发汗，则不识人；熏之则喘，不得小便，心腹满；下之则短气，小便难，头痛，背强；加温针，则衄。

伤寒则无汗，发热，头痛，微汗出者，寒邪变热，欲传于里也。发汗则亡阳，增热，故不识人；若以火熏之，则火热伤气，内消津液，结为里实，故喘，不得小便，心腹满；若反下之，则内虚津液，邪欲入里，外动经络，故短气，小便难，头痛，背强；若加温针，益阳增热，必动其血而为衄也。

伤寒，脉阴阳俱紧，恶寒发热，则脉欲厥。厥者，脉初来大，渐渐小，更来渐渐大，是其候也。如此者恶寒，甚者翕翕汗出，喉中痛；热多者，目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赤脉多，睛不慧，医复发之，咽中则伤；若复下之，则两目闭，寒多者便清谷，热多者便脓血；若熏之，则身发黄；若熨之，则咽燥。若小便利者，可救之；小便难者，为危殆。

脉阴阳俱紧，则清邪中上，浊邪中下，太阳少阴俱感邪也。恶寒者，少阴，发热者，太阳，脉欲厥者，表邪欲传里也。恶寒甚者，则变热，翕翕汗出，喉中痛，以少阴之脉循喉咙故也。热多者，太阳多也；目赤脉多者，睛不慧，以太阳之脉起于目故也。发汗攻阳，则少阴之热，因发而上行，故咽中伤。若复下之，则太阳之邪，因虚而内陷，故两目闭。阴邪下行为寒多，必便清谷；阳邪下行为热多，必便脓血。熏之，则火热甚，身必发黄。熨之，则火热轻，必为咽燥。小便利者，为津液未竭，犹可救之；小便难者，津液已绝，则难可制，而危殆矣。

伤寒发热，口中勃勃气出，头痛，目黄，衄不可制，贪水者必呕，恶水者厥。若下之，咽中生疮，假令手足温者，必下重，便脓血。头痛目黄者，若下之，则两目闭。贪水者，脉必厥，其声嘤，咽喉塞；若发汗，则战栗，阴阳俱虚。恶水者，若下之，则里冷不嗜食，大便完谷出；若发汗，则口中伤，舌上白胎。烦燥，脉数实，不大便，六七日后，必便血；若发汗，则小便自利也。

伤寒发热，寒变热也。口中勃勃气出，热客上膈也。头痛目黄，血不可制者，热蒸于上也。《千金》曰：无阳即厥，无阴即呕。贪水者必呕，则阴虚也；恶水者厥，则阳虚也。发热，口中勃勃气出者，咽中已热也，若下之亡津液，则咽中生疮，热因里虚而下，若热气内结，则手足必厥。设手足温者，热气不结而下行，作协热利，下重便脓血也。头痛目黄者，下之，热气内伏，则目闭也。贪水为阴虚，下之又虚其里，阳气内陷，故脉厥声嘤，咽喉闭塞。阴虚发汗，又虚其阳，使阴阳俱虚而战栗也。恶水为阳虚，下之又虚胃气，虚寒内甚，故里冷不嗜食。阳虚发汗，则上焦虚燥，故口中伤烂，舌上白胎而烦燥也。经曰：脉数不解，合热则消谷喜饥。至六七日不大便者，此有瘀血，此脉数实，不大便六七日，热畜血于内也。七日之后，邪热渐解，迫血下行，必便血也。便血发汗，阴阳俱虚，故小便利。

下利，脉大者，虚也，以其强下之故也。设脉浮革，固尔肠鸣者，属当归四逆汤主之。

脉大为虚，以未应下而下之，利因不休也。浮者，按之不足也；革者，实大而长微弦也。浮为虚，革为寒，寒虚相搏，则肠鸣，与当归四逆汤，补虚散寒。

辨可下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一

大法，秋宜下。

秋时阳气下行，则邪亦在下，故宜下。

凡服下药，用汤胜丸。中病即止，不必尽剂也。

汤之为言荡也，涤荡肠胃，溉灌脏腑，推陈燥结，却热下寒，破散邪疫，理导润泽枯槁，悦人皮肤，益人血气。水能净万物，故胜丸散。中病即止者，如承气汤证云：若一服利，而止后服。又曰：若一服，谷语止，更莫复服"是不尽剂也。

下利，三部脉皆平，按之心下硬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下利者，脉当微厥，今反和者，此为内实也。下利三部脉平者，已为实，而久按之心下硬，则知邪甚也，故宜大承气汤下之。

下利，脉迟而滑者，内实也。利未欲止，当下之，宜大承气汤。

经曰：脉迟者，食干物得之。《金匮要略》曰：滑则谷气实。下利脉迟而滑者，胃有宿食也。脾胃伤食，不消水谷，是致下利者，为内实，若但以温中厚肠之药，利必未止，可与大承气汤，下去宿食，利自止矣。

问曰：人病有宿食，何以别之？师曰：寸口脉浮而大，按之反涩，尺中亦微而涩，故知有宿食，当下之，宜大承气汤。

寸以候外，尺以候内；浮以候表，沉以候里。寸口脉浮大者，气实血虚也；按之反涩，尺中亦微而涩者，胃有宿食里气不和也。与大承气汤，以下宿食。

下利，不欲食者，以有宿食故也，当宜下之，与大承气汤。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伤食则恶食，故不欲食，如伤风恶风、伤寒恶寒之类也。

下利差后，至其年月日复发者，以病不尽故也，当下之，宜大承气汤。

乘春，则肝先受之；乘夏，则心先受之；乘至阴，则脾先受之；乘秋，则肺先受之。假令春时受病，气必伤肝，治之难愈，邪有不尽者，至春时元受月日，内外相感，邪必复动而痛也。下利为肠胃疾，宿积不尽，故当下去之。

下利，脉反滑，当有所去，下之乃愈，宜大承气汤。

《脉经》曰：脉滑者，为病食也。下利脉滑，则内有宿食；故云当有所去，与大承气汤，以下宿食。

病腹中满痛者，此为实也，当下之，宜大承气汤。

《金匮要略》曰：病者腹满，按之不痛为虚，痛为实，可下之。腹中满痛者，里气壅实也，故可下之。

伤寒后，脉沉。沉者，内实也，下解之，宜大柴胡汤。

伤寒后，为表已解，脉沉，为里未和，与大柴胡汤，以下内实。经曰：伤寒差已后，更发热，脉沉实者，以下解之。

脉双弦而迟者，必心下硬；脉大而紧者，阳中有阴也，可以下之，宜大承气汤。

《金匮要略》曰：脉双弦者，寒也。经曰：迟为在脏。脉双弦而迟者，阴中伏阳也，必心下硬。大则为阳，紧则为寒，脉大而紧者，阳中伏阴也，与大承气汤以分阴阳。

释音

啮鱼结切，噬也。

盥音贯，澡手也。

怅快上丑亮切，望恨也。下于亮切，不服也。

嘤于耕切，鸟鸣也。

溉灌上居代切，下音贯，注也。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卷 十

辨发汗吐下后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二

此第十卷，第二十二篇，凡四十八证，前三阴三阳篇中，悉具载之。

卷内音释，上卷已有。

此已下诸方，于随卷本证下虽已有，缘止以加减言之，未甚明白，似于览者检阅未便，今复校勘，备列于后：

桂枝加葛根汤方：

葛根四两 芍药二两 甘草二两 生姜三两，切 大枣十二枚，擘 桂枝二两，去皮 麻黄三两，去节

右七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黄、葛根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覆取微似汗，不须啜粥，余如桂枝法。

桂枝加厚朴杏子汤方：

于桂枝汤方内，加厚朴二两，杏仁五十个，去皮尖，余依前法。

桂枝加附子汤方：

于桂枝汤方内，加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余依前法。术附汤方，附于此方内，去桂枝，加白术四两，依前法。

桂枝去芍药汤方：

于桂枝汤方内，去芍药，余依前法。

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方：

于桂枝汤方内，去芍药，加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余依前法。

桂枝麻黄各半汤方：

桂枝一两，十六铢，去皮 芍药 生姜切 甘草炙 麻黄各一两。去节 大枣四枚，擘 杏仁二十四个，汤浸，去皮尖及两仁者

右七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黄一二沸，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一升八合。去滓，温服六合。

桂枝二麻黄一汤方：

桂枝一两十七铢，去皮 芍药一两六铢 麻黄十六铢，去节 生姜一两六铢，切 杏仁十六个，去皮尖 甘草一两二铢，炙 大枣五枚，擘

右七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黄一二沸，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二升，去滓。温服一升，日再。

白虎加人参汤方：

于白虎汤方内，加人参三两，余依白虎汤法。

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方：

于桂枝汤方内，去桂枝，加茯苓、白术各三两，余依前法，煎服。小便利，则愈。

已上九方，病证并在第二卷内。

葛根加半夏汤方：

于葛根汤方内，加入半夏半升，余依葛根汤法。

桂枝加芍药生姜人参新加汤方：

于第二卷桂枝汤方内，更加芍药、生姜各一两，人参三两，余依桂枝汤法服。

栀子甘草豉汤方：

栀子豉汤方内，加入甘草二两，余依前法。得吐，止后服。

栀子生姜豉汤方：

栀子豉汤方内，加生姜五两，余依前法。得吐，止后服。

柴胡加芒硝汤方：

小柴胡汤内，加芒消六两，余依前法。服不解，更服。

桂枝加桂汤方：

第三卷桂枝汤方内，更加桂二两，共五两，余依前法。

已上六方，病证并在第三卷内。

柴胡桂枝汤方：

桂枝去皮 黄芩 人参各一两半 甘草一两，炙 半夏二合半 芍药一两半 大枣六枚，擘 生姜一两半，切 柴胡四两

右九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

附子泻心汤方：

大黄二两 黄连 黄芩各一两 附子一枚，炮，去皮，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破，别煮取汁。

右四味，切三味，以麻沸汤二升渍之，须臾，绞去滓，内附子汁。分温再服。

生姜泻心汤方：

生姜四两，切 甘草三两，炙 人参三两 干姜一两 黄芩三两 半夏半升，洗 黄连一两 大枣十二枚，擘

右八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甘草泻心汤方：

甘草四两 黄芩三两 干姜三两 半夏半升，洗 大枣十二枚，擘 黄连一两

右六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黄芩加半夏生姜汤方：

于黄芩汤方内，加半夏半升，生姜一两半，余依黄芩汤法服。

已上五方，病证并在第四卷内。

桂枝加大黄汤方：

桂枝三两，去皮 大黄一两 芍药六两 生姜三两，切 甘草二两，炙 大枣十二枚，擘

右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桂枝加芍药汤方：

于第二卷桂枝汤方内，更加芍药三两，通前共六两，余依桂枝汤法服。

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方：

当归三两 芍药三两 甘草二两，炙 通草二两 桂枝三两，去皮 细辛三两 生姜半斤，切 吴茱萸二升 大枣二十五枚，擘

右九味，以水六升，清酒六升，和煮，取五升，去滓。温分五服。一方水、酒各四升。

已上三方，病证并在第六卷内。

四逆加人参汤方：

于四逆汤方内，加人参一两，余依四逆汤法服。

四逆加猪胆汁汤方：

于四逆汤方内，加入猪胆汁半合，余依前法服。如无猪胆，以羊胆代之。

已上二方，病证并在第七卷内。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伤寒明理论

金·成无己　著
朱鹏飞　校注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校注说明

《伤寒明理论》系金代著名医学家成无己所著，该书大约成书于公元1156年。

成无己是研究《伤寒论》的名家，曾著有《注解伤寒论》、《伤寒明理论》两部著作。《注解伤寒论》以逐条注释的方式分析了《伤寒论》各条文中蕴藏的内涵，为阐明《伤寒论》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树立了典范。《伤寒明理论》以症分类，阐述了《伤寒论》中五十余证的病因病机，症状特点，鉴别要点，应用方剂等内容，对理解《伤寒论》的精髓开辟了系统性、实用性研究的范例。

《伤寒明理篇》全书分为"明理论"和"药方论"两部分，共四卷。前三卷共列五十余病症，均为临床常见者，诸如恶寒、发热、头痛、腹痛、呕吐等，除列举《伤寒论》原文外，还引用了《内经》、《千金方》等经典著作的理论加以阐述，不仅论述精当，条分缕析，而且鉴别精要，一目了然。既有利于读者掌握《伤寒论》的精华，又有利于掌握临床应用要点，是学习《伤寒论》辨证论治理论体系不可缺少的有益辅助读本。第四卷选取了《伤寒论》中二十首方剂，依据《黄帝内经》、《八十一难经》、《神农本草经》等经典著作中关于制方体例、阴阳造化之机、四气五味之要点等理论的论述，对每首方剂的药物组成进行了君、臣、佐、使等组成原则的分析，有利于理解和掌握这些方剂的应用。

《伤寒明理论》自成书后，流传甚广，几经翻刻，版本众多，现存的主要版本有：宋刻本、明代安正堂刻本、明代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本、明刊本、日享保十三年(公元1728年)洛阳万卷堂刻本、清代光绪刻本、中国医学大成本、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年铅印本等。本次整理以明代《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本为底本，以中国医学大成本和四库全书本为校本，并参照了《伤寒论》相关的原文。具体方法参照《中医古籍校注通则》。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伤寒明理论》序

余尝思历代明医，回骸起死，祛邪愈疾，非曰生而知之，必也祖述前圣之经。才高识妙，探微索隐，研究义理，得其旨趣，故无施而不可。且百病之急，无急于伤寒，或死或愈，止于六七日之间，十日以上。故汉张长沙感[①]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撰为《伤寒论》一十卷[②]，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为医门之规绳，治病之宗本。然自汉逮今，千有余年，唯王叔和得其旨趣，后人皆不得其门而入，是以其间少于注释，阙于讲义。自宋以来，名医间有著述者，如庞安常作《卒病论》，朱肱作《活人书》，韩祗和作《微旨》，王实作《证治》，虽皆互有阐明之义，然而未能尽长沙之深意。聊摄成公，家世儒医，性识明敏，记问该博[③]，撰述伤寒义皆前人未经道者，指在定体、分形、析证，若同而异者明之，似是而非者辨之；释战栗有内外之诊，论烦躁有阴阳之别；谵语郑声，令虚实之灼知；四逆与厥，使浅深之类明；始于发热，终于劳复，凡五十篇，目之曰《明理论》，所谓真得长沙公之旨趣也。使习医之流，读其论而知其理，识其证而别其病，胸次了然而无惑，顾不博哉。余家医业五十载，究旨穷经，自幼迄老，凡古今医书，无不涉猎，观此书义理灿然，不能默默，因序其略。

岁在壬戌八月望日锦屏山严器之序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① 感：原无，据文义及《伤寒论·序》补。

② 撰为《伤寒论》一十卷：《伤寒论》原序为“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

③ 该博：该通赅。学问或见识广博。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伤寒明理药方论》序

制方之体，宣、通、补、泻、轻、重、涩、滑、燥、湿十剂是也；制方之用，大、小、缓、急、奇、偶、复七方是也。是以制方之体，欲成七方之用者，必本于气味生成，而制方成焉。其寒、热、温、凉，四气者，生乎天；酸、苦、辛、咸、甘、淡，六味者，成乎地，生成而阴阳造化之机存焉。是以一物之内，气味兼有，一药之中，理性具矣，主对治疗，由是而出，斟酌其宜，参合为用，君臣佐使，各以相宜，宣摄变化，不可胜量，一千四百五十三病之方，悉自此而始矣。其所谓君臣佐使者，非特谓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三品之君臣也。制方之妙，的与病相对，有毒无毒，所治为病主，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择其相须相使，制其相畏相恶，去其相反相杀，君臣有序，而方道备矣。方宜一君二臣、三佐五使，又可一君三臣、九佐使也。多君少臣，多臣少佐，则气力不全。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偶之制也；君二臣三，奇之制也；君二臣六，偶之制也。近者奇之，远者偶之。所谓远近者，身之远近也，在外者，身半以上，同天之阳，其气为近；在内者，身半以下，同地之阴，其气为远。心肺位膈上，其藏为近；肾肝位膈下，其藏为远。近而奇偶，制小其服，远而奇偶，制大其服。肾肝位远，数多则其气缓，不能速达于下，必剂大而数少，取其气迅急，可以走下也；心肺位近，数少则其气急，不能发散于上，必剂少而数多，取其气易散，可以补上也。所谓数者，肾一、肝三、脾五、心七、肺九，为五脏之常制，不得越者。补上治上制以缓，补下治下制以急。又急则气味厚，缓则气味薄，随其攸利而施之，远近得其宜矣。奇方之制，大而数少，以取迅走于下，所谓下药不以偶；偶方之制，少而数多，以取发散于上，所谓汗药不以奇。经曰：汗者不以奇，下者不以偶，处方之制，无逾是也。然自古诸方，历岁浸远，难可考评，惟张仲景方一部，最为众方之祖。是以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医帙之中，特为枢要，参今法古，不越毫末，实乃大圣之所作也。一百一十二方之内，择其医门常用者方二十首，因以方制之法明之，庶几少发古人之用心焉。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目　录

卷一

发热第一……（104）
恶寒第二……（104）
恶风第三……（105）
寒热第四……（105）
潮热第五……（105）
自汗第六……（106）
盗汗第七……（106）
头汗第八……（106）
手足汗第九……（107）
无汗第十……（107）
头痛第十一……（107）
项强第十二……（108）
头眩第十三……（108）
胸胁满第十四……（108）
心下满第十五……（109）
腹满第十六……（109）
少腹满第十七……（110）
烦热第十八……（110）

卷二

虚烦第十九……（111）
烦躁第二十……（111）
懊侬第二十一……（112）
舌上胎第二十二……（112）
衄血第二十三……（112）
哕第二十四……（113）
咳第二十五……（113）
喘第二十六……（113）
呕吐第二十七……（114）
悸第二十八……（114）
渴第二十九……（115）
振第三十……（115）
战栗第三十一……（115）
四逆第三十二……（116）
厥第三十三……（116）
郑声第三十四……（116）
谵语第三十五……（117）
短气第三十六……（117）

卷三

摇头第三十七……（118）
瘛疭第三十八……（118）
不仁第三十九……（118）
直视第四十……（118）
郁冒第四十一……（119）
动气第四十二……（119）
自利第四十三……（119）
筋惕肉瞤第四十四……（120）
热入血室第四十五……（120）
发黄第四十六……（121）
发狂第四十七……（122）
霍乱第四十八……（122）
蓄血第四十九……（122）
劳复第五十……（123）

卷四诸汤方论

桂枝汤方……（124）
麻黄汤方……（124）
大青龙汤方……（125）
又温粉方……（125）
小青龙汤方……（125）
大承气汤方……（126）
大柴胡汤方……（126）
小柴胡汤方……（126）
栀子豉汤方……（127）
瓜蒂散方……（127）
大陷胸汤方……（128）
半夏泻心汤方……（128）
茵陈蒿汤方……（128）
白虎汤方……（129）
五苓散方……（129）
理中丸方……（129）
四逆汤方……（130）
真武汤方……（130）
建中汤方……（130）
脾约丸方……（131）
抵当汤方……（131）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卷 一

发热第一

伤寒发热，何以明之？发热者，谓怫怫然发于皮肤之间，熇熇[①]然散而成热者是也。与潮热、寒热若同而异，与烦躁相类而非。烦躁者，在内者也；潮热之热，有时而热，不失其时；寒热之热，寒已而热，相继而发；至于发热，则无时而发也。有谓翕翕发热者，有谓蒸蒸发热者，此则轻重不同，表里之区别尔。所谓翕翕发热者，谓若合羽所覆，明其热在外也，故与桂枝汤发汗以散之；所谓蒸蒸发热者，谓若熏蒸之蒸，明其热在内也，故与调胃承汤攻下以涤之。其发热属表者，即风寒客于皮肤，阳气怫郁所致也；其发热属里者，即阳气下陷入阴中所致也。观其热所从来，而汗下之证明其辨焉。若热先自皮肤而发者，知邪气之在外也；若热先自里生而发达于表者，知邪气之在里也。举斯二者，为邪气在表在里而发热也。惟其在表在里俱有发热，故邪在半表半里者，亦有发热之症。何者？以表证未罢，邪气传里，里未作实，是为半表半里。其发热者，或始自皮肤而渐传里热，或始自内热而外连于表，盖邪气在表发热者，则表热里不热也。邪气在里发热者，则里热甚而达于表也；其在半表半里发热者，则表里俱发热，而但热又轻于纯在表者也。经虽云，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然少阴病始得之，亦有反发热者，盖亦属其表也，特与麻黄细辛附子汤发汗者是已。发热为阳，寒之常也；一或阴阳俱虚，与其下利新汗后，又皆恶其发热也。经云：脉阴阳俱虚，热不止者死，下利发热亦死。《内经》云：汗出辄复热，而脉躁疾，不为汗衰，狂言不能食，此名阴阳交，交者死也。斯亦发热也，讵可与寻常发热一概而论耶？医者更当明辨之。

恶寒第二

伤寒恶寒，何以明之？恶寒者，风寒客于荣卫之中也。惟其风寒客于荣卫，则洒淅然恶寒也；惟其荣卫之受风寒，则啬啬然不欲舒也。其恶寒者，非寒热之寒也，又非恶风也。且恶风者，见风至则恶矣，得以居密室之内、帏帐之中，则坦然自舒也。至于恶寒者，则不待风而寒，虽身大热而不欲去衣者是也。寒热之热，谓寒热更作，热至则寒无矣，其恶寒虽发热而不欲去衣也。甚则至于向火被覆，而犹不能遏其寒也。所以然者，由阴气上入阳中，或阳微，或风虚相搏之所致也。恶寒一切属表，虽里证悉具，而微恶寒者，亦是表未解也，犹当先解其外，俟不恶寒为外解，乃可攻里也。经曰：发热而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而恶寒者，发于阴也。谓如伤寒，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者，谓继之以发热，此则发于阳也；若恶寒而蜷，脉沉细而紧者，此则发于阴也。在阳者可发汗，在阴者可温里。恶寒虽悉属表，而在表者亦有虚实之别：若汗出而恶寒者，则为表虚；无汗而恶寒者，则为表实。表虚可解肌，表实可发汗。又有止称背恶寒者，背者胸中之府，诸阳受气于胸中，而转行于背。《内经》曰：人身之阴阳者，背为阳，腹为阴，阳气不足，阴寒气盛，则背为之恶寒。若风寒在表而恶寒者，则一身尽寒矣；但背恶寒者，阴寒气盛可知也。经所谓少阴病一二日，口中和而背恶寒者，当灸之，处以附子汤者是矣。又或乘阴气不足，阳气内陷入阴中，表阳新虚，有背恶寒者[②]，经所谓伤寒无大热，口燥渴心烦，背微恶寒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者是也。二者一为阴寒气盛，一为阳气内陷，又何以明之也？且阴寒气盛，则不

① 熇(hè 贺)：火势炽盛貌。

② 有背恶寒者：四库本作“有背微恶寒者”。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能消耗津液，故于少阴病，则曰口中和也；阳气内陷，则灼烁津液为干，故于太阳病，则口燥舌干渴也。二者均是背恶寒，要辨阴阳寒热不同者，亦于口中润燥可知。

恶风第三

伤寒恶风，何以明之？《黄帝针经》曰：卫气者，所以温分肉，充皮肤，肥腠理，司开合者也。风邪中于卫也，则必恶风，何者？以风则伤卫，寒则伤营。为风邪所中，于分肉不温而热矣，皮毛不充而缓矣，腠理失其肥则疏而不密，开合失其司则泄而不固，是以恶风也。是恶风恶寒，二者均为表证，其恶风则比之恶寒而轻也。恶寒者，啬啬然憎寒也，虽不当风而自恶寒[①]；恶风者，谓常居密室之中、帏帐之内则舒缓而无所畏也，一或用扇，一或当风，淅淅然而恶者，此为恶风也[②]。然恶寒则有属于阳者，有属于阴者，及至[③]恶风则悉属于阳，非若恶寒之有阴阳也。三阴之证并无恶风者，以此也恶风虽悉在表而发散，又自不同。若无汗而恶风者则为伤寒，当发其汗；若汗出而恶风者则为中风，当解其肌。里证虽具而恶风未罢者，犹当先解其外也。又有发汗多亡阳与其风湿皆有恶风之证，盖以发汗多漏不止则亡阳，外不固是以恶风也，必以桂枝加附子汤温其经而固其卫；风湿相搏，骨节疼烦，湿胜自汗而皮腠不密是以恶风也，必以；甘草附子汤散其湿而实其卫。由是观之，恶风属乎卫者可知矣。

寒热第四

伤寒寒热，何以明之？寒热者，谓往来寒热也。经曰：邪正分争，往来寒热者。言邪气之入也，而正气不为之争，则但热而无寒也，乃有热而寒者，谓其正气与邪气分争，于是寒热作矣，争则气郁不发于外，而寒热争焉，争甚则愤然而热，故寒已而热作焉，兹乃寒热之理也。或谓寒热者，阴阳争胜也，阳胜则热，阴胜则寒。此阴阳之争也，何则？盖以寒为阴而热为阳，里为阴而表为阳，邪之客于表者为寒，邪与阳相争，则为寒矣；邪之入于里者为热，邪与阴相争，则为热矣；其邪在半表半里，外与阳争而为寒，内与阴争而为热矣，表里之不拘，内外上下[④]之不定，或出或入，由是而寒热且往且来也。是以往来寒热，属半表半里之证，邪居表多则多寒，邪居里多则多热，邪气半在表半在里，则寒热亦半矣。审其寒热多少，见其邪气浅深矣。小柴胡汤专主往来寒热，而又立成诸加减法，亦为邪气在半表半里，未有定处，往来不常。又寒热如疟，与夫发热恶寒，皆似而非也。然寒热如疟者，作止有时者也；及往来寒热，则作止无时，或往或来，日有至于三五发者，甚者十数发，其与疟状有以异也。至于发热恶寒者，为发热时恶寒并不见，恶寒时热不见也，不若此热已而寒，寒已而热者。虽然，应往来寒热，属半表半里，当和解之。又有病至十余日，而结热在里，复往来寒热者，亦可与大柴胡汤下之。不可不知也。

潮热第五

伤寒潮热，何以明之？若潮水之潮，其来不失其时也。一日一发，指时而发者，谓之潮热；若日三五发者，即是发热。非潮热也。潮热属阳明，必于日晡时发者，乃为潮热。阳明者属胃土，应时则王于四季，应日则王于未申。经曰：阳明居中土也，万物所归，无所复传。盖邪气入胃，谓之入府，府之为言聚也，若府库之府焉。邪气入于胃，而不复传，邪气郁而为实热，随王而潮，是以日晡所发潮热者，属阳明也。惟其属阳明，故潮热为可下之证。经曰潮热者，实也。又曰：潮热者，此外欲解也，可攻其里焉。又曰：其热不潮，未可与承气汤。即此观之，潮热属于胃者，昭然可见焉。虽然，潮热为里实可下之证，如或脉浮而紧，与其潮热而利，或小便难，大便溏者，皆热

① 自恶寒：四库本作“自然寒矣”。
② 此为恶风也：四库本作“此为恶风者也”。又，此下无“然”字。
③ 及至：四库本“至”字作“其”字。
④ 内外上下：四库本无此四字。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未全入府，犹带表邪，当和解其外，外解已而小便利，大便硬者，乃可攻之。或谓潮热有属太阳少阳者乎？少阳王于寅卯，太阳王于巳午，若热于此时发者，为邪未入胃，岂得谓之潮热，必待日晡所发者，乃谓之潮热，见其邪在胃也。遇疾值病，详而验之，始见得真也。

自汗第六

伤寒自汗，何以明之？自汗者，谓不因发散而自然汗出者是也。《内经》曰：阳气卫外而为固也。卫为阳，言卫护皮肤，肥实腠理，禁固津液，不得妄泄。汗者，干之而出。邪气干于卫气，气不能卫固于外，则皮肤为之缓，腠理为之疏，由是而津液妄泄，溱溱然而润，黎黎然出，谓之自汗也。如发热自汗出而不愈，此卫气不和，风邪干于卫也；太阳中暍，汗出恶寒，身热而渴者，暑邪干于卫也；多汗出而濡，此其风湿甚者，湿邪干于卫者也。是知卫气固护津液，不令妄泄，必为邪气干之而出也。风寒暑湿之毒，为四时之气，中人则为伤寒，风与暑湿为邪，皆令自汗，惟寒邪伤人，独不汗出，寒伤荣而不伤卫，卫无邪气所干，则皮腠得以密，津液得以固，是以汗不出也，及其寒渐入里，传而为热，则亦使自汗出也。盖热则荣卫通，腠理开而汗泄矣。然自汗之证，又有表里之别焉，虚实之异焉。若汗出恶风，及微恶寒者，皆表未解也，必待发散而后愈；至于漏不止而恶风，及发汗后恶寒者，又皆表之虚也，必待温经而后愈。诸如此，皆邪气在表也。若汗出不恶寒者，此为表解而里未和也。经曰：阳明发热汗出此为热越。又曰：阳明病，发热汗多者，急下之。又非若邪气在表而汗出之可缓也。伤寒自汗之证为常也，设或汗出发润，与其出之如油，或大如贯珠，着身出而不流，皆为不治之证也。必手足俱周，遍身悉润，黎黎然一时间许，烦热已而身凉和，乃为佳矣，此则阴阳气和，水升火降，荣卫通流，邪气出而解者也。《内经》曰：阳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此之谓也。

盗汗第七

伤寒盗汗，何以明之？盗汗者，谓睡而汗出者也。自汗则不以睡与不睡，自然而出也；及盗汗者，不睡则不能汗出，方其睡也，凑凑[①]然出焉，觉则止而不复出矣。杂病盗汗者，责其阳虚也；伤寒盗汗者，非若杂病之虚，是由邪气在半表半里使然也。何者？若邪气一切在表，干于卫则自然汗出也，此则邪气侵行于里，外连于表邪，及睡则卫气行于里，乘表中阳气不致，津液得泄，故但睡而汗出，觉则气散于表，而汗止矣。经曰：微盗汗出，反恶寒者，表未解也。又阳明病，当作里实，而脉浮者，云必盗汗，是犹有表邪故也。又三阳合病，目合自汗。是知盗汗为邪气在半表半里之间明矣，且自汗有为之虚者，有为之实者，其于盗汗之证，非若自汗有实者，悉当和表而已，不可不知也。

头汗第八

伤寒头汗，何以明之？头者诸阳之会也，邪搏诸阳，津液上凑，则汗见于头也。邪热内蓄，蒸发腠理，遍身汗出者，谓之热越；若身无汗，则热不得越，热蒸于阳，故但头汗出也。何者？以三阴之经，皆上至颈胸中而还，不循于头，独诸阳脉上循于头尔。经曰：但头汗出，身无汗，剂颈而还，小便不利，渴饮水浆，此为瘀热在里，身必发黄，为热不得越而上达者也。又热入血室，与其虚烦，或阳明被火，及水结胸，皆但头汗出也，俱是热郁于内，而不得越者也。此数者，或吐或下，皆欲除其热也。或谓头汗之证，悉属阳明，而为里热也，而有不属阳明，属表者乎？且邪但在表者，则无头汗之证必也，寒湿相搏，与邪气半在表半在里者，乃有头汗也。伤寒五六日，已发汗而复下之，胸胁满微结，小便不利，渴而不呕，但头汗出，往来寒热，心烦；及伤寒五六日，头汗出，微恶寒，手足冷，心下满，口不欲食，大便硬，

① 凑凑：据上下文义，疑当作"溱溱"。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脉细者，皆邪气半在表半在里，令头汗出也；湿家但头汗出，欲得被覆向火者，寒湿相搏，令头汗出也。兹数者，皆邪气所干，令头额自然汗出，又不谓之逆。其小便不利，则恶见头汗也；湿家下后，亦恶见头汗也。兹二者乃为头汗之逆者也。何则？以小便不利而成关格，若头汗出，阳脱也。经云：关格不通，不得尿，头无汗者生，有汗者死；湿家下后，若额上汗出而微喘者，亦阳脱也。经云：湿家下之，额上汗出，小便不利者死，下利不止者亦死。《脉经》》曰：阳气上出，汗见于头者，盖阳脱也。则知可治而治，知其不可治而不治，皆得十全之工者，在于明辨而审的也。

手足汗第九

伤寒手足汗出，何以明之？四肢者，诸阳之末[1]，而胃主四肢，手足汗出者，阳明之证也。阳经邪热，传并阳明，则手足为之汗出。阳明为津液之主，病则自汗出。其有自汗出者，有但头汗出者，有手足汗出者，悉属阳明也。何以使之然也？若一身自汗出者，谓之热越，是热外达者也；但头汗出者，是热不得越，而热气上达者也；及手足汗出者，为热聚于胃，是津液之旁达也。经曰：手足濈然汗出者，此大便必鞕也，手足漐漐汗出，大便难而谵语者，下之则愈。由此观之，手足汗出为热聚于胃可知矣。或谓热聚于胃，而手足为之汗出；其寒聚于胃，而有手足汗出者乎？经曰：阳明中寒者，不能食，小便不利，手足濈然汗出，此欲作瘕瘕。即是中寒者也。且热聚于胃，为可下之证；其寒聚于胃，为不可下，又何以明之？要明于此二者也，必曰大便初鞕后溏，以胃中冷，水谷不别故也，是以不可下者也；若大便难谵语者，为阳明证具，则是可下之证。临病之际，宜须两审。

无汗第十

伤寒无汗，何以明之？腠理者，津液凑泄之所为腠，文理缝会之中为理，津液为风暑湿气所干，外凑皮腠者，则为自汗出；若寒邪中经，腠理致密，津液内渗，则无汗。无汗之由，又有数种：如伤寒在表，及邪行于里，或水饮内蓄，与亡阳久虚，皆令无汗，其伤寒无汗，则腠理致密也；风中于卫，则腠理开而自汗；寒中于荣，则无汗，谓腠理闭也。经所谓太阳病，恶风无汗而喘；及脉浮紧，无汗发热；及不汗出而烦躁；阳明病反无汗而小便利，二三日呕而咳，手足厥，苦头痛；鼻干不得汗，脉浮无汗而喘；与其刚痉无汗，是数者，皆寒邪在表而无汗者也。其邪气行于里无汗者，为邪气在表，熏发腠理则汗出；邪气内传，不外熏发者则无汗。经所谓阳明病无汗，小便不利，心中懊侬者，身必发黄；及伤寒发热无汗，渴欲饮水，无表证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与夫三阴为病，不得有汗，是数者，皆邪行于里而无汗者也。其水饮内蓄而无汗者，为水饮散而为津液，津液布渗而为汗，既水饮内蓄而不行，则津液不足而无汗。经所谓服桂枝汤或下之，仍头项强痛，翕翕发热，无汗，心下满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主之，是津液内渗而无汗者也。其阳虚而无汗者，诸阳为津液之主，阳虚则津液虚少，故无汗。经所谓脉浮而迟，迟为无阳，不能作汗，其身必痒；阳明病反无汗，其身如虫行皮中之状，此以久虚故也，皆阳虚而无汗者也。如是者病之常也，又焉得为异哉？一或当汗而不汗，服汤一剂，病证仍在，至于服三剂而不汗者，死病也。又热病脉躁盛而不得汗者，黄帝谓阳脉之极者，死。兹二者以无汗为真病，讵可与其余无汗者同日而语也。

头痛第十一

伤寒头痛，何以明之？头痛谓邪气外在经络，上攻于头所致也。《难经》曰：三阳经受风寒，伏留而不去，则名厥头痛。言三阳之经上于头尔。然伤寒头痛者，太阳专主也，何者？以太阳之经起于目内眦，上额交巅，上入络脑，经所谓太阳受病者，头项痛，腰脊强；又曰七日病衰，头

---

① 末：四库本作“本”。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痛少愈。虽然，阳明少阳亦有头痛，不若太阳之专主也。盖太阳为病属表，而头痛专为主表证，虽有风寒之不同，必待发散而后已。太阳病，头痛发热，身疼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者，伤寒也，麻黄汤主之；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者，中风也，桂枝汤主之。虽有伤寒六七日不大便，头痛有热者，而与调胃承气汤下之者。又云，若小便清者，知热不在里，仍在表也，当与桂枝汤。以头痛未去，虽不大便六七日，其小便清者，犹为在表，是知头痛属乎表者明矣。头痛一切属三阳经也，而阴病亦有头痛乎？太阴少阴二经之脉，皆上至颈，胸中而还，不上循头，则多头痛之证[①]，惟厥阴之脉，循喉咙之后，上入颃颡，连目眦，上出额，与督脉会于巅，病亦有头痛。经曰：干呕吐涎沫者，吴茱萸汤主之者是矣。夫头者精明之府也，神明居之，小小邪气，作为头痛者，必曰发散而可也；其或痛甚，入连于脑，而手足寒者，又为真病，岂能发散而已哉？呜呼！头痛为外疾，犹有不可治者，又矧脏腑之疾乎！

项强第十二

伤寒项强，何以明之？太阳脉起于目内眦，上额交巅，上入络脑，还出别下项，循肩臂内夹脊，抵腰中。经曰：太阳之病，项背强痛而恶寒。以太阳感受风寒，则经脉不利，而项为之急，颈为之强尔。伤寒颈项强急者，太阳表证也，必发散而解之可也。太阳病，项背强几几，反汗出恶风者，桂枝加葛根汤主之；太阳病，项背强几几，无汗恶风者，葛根汤主之，是皆发散之剂也。二者均是项背强而发散；又有轻重者，盖发热汗出恶风者为表虚，表虚者可解肌；无汗恶风者为表实，表实者可发汗，是以为治不同也。桂枝加葛根汤方，是桂枝加麻黄、葛根。又葛根汤方，亦是桂枝汤中加麻黄、葛根，深详究之，无汗恶风为表实，正可发汗，则于桂枝汤中加葛根、麻黄为当矣；汗出恶风为表虚，表虚者可解肌，恐是桂枝汤中，但加葛根，而不加麻黄也。几音殊；几，引颈之貌；几，短羽之鸟，不能飞腾，动则先伸引其头尔；项背强者，动亦如之，非若几案之几而偃屈也。太阳伤寒项背强，其或太阳中风，加之寒湿而成痉者，亦项强也。经曰：病者身热足寒，颈项强急，恶寒，时头热，面赤，目脉赤，独头面摇，卒口噤，背反张者，痉病也。《金匮要略》曰：太阳病，其证项背强几几，然脉反沉迟者，此为痉，桂枝加栝蒌汤主之。虽项背强，然太阳病表证，悉当发散。又有结胸病者，项亦强，如柔痉状，下之则和，宜大陷胸汤丸主之。临病之际，审其表里，可汗可下，随证投汤，则万全矣。

头眩第十三

伤寒头眩，何以明之？眊[②]非毛而见其毛，眩非玄而见其玄，眊为眼花，眩为眼黑。眩也，运也，冒也，三者形俱相近，有谓之眩运者，有谓之眩冒者。运为运转之运，世谓之头旋者是矣；冒为蒙冒之冒，世谓之昏迷者是矣。少阳之为病，口苦咽干目眩，以少阳居表里之间，表邪所传，渐行于里，表中阳虚，故时时目眩也。二阳并病，头项强痛，或眩运眩冒者，以少阳与太阳并病，故眩者，责其虚也。伤寒有起则头眩与眩冒者，皆发汗吐下后所致，是知其阳虚也。故《针经》有曰：上虚则眩，下虚则厥。眩虽为虚，而风家亦有眩者，盖风主运动故尔。伤寒阳明病，但头眩，不恶寒，故能食而咳，其人必咽痛，为阳明中风，是风亦主头眩也。诸如此者，皆非逆也，及其诸逆，发汗剧者，言乱目眩者死，命将难全。呜呼！病势已成，可得半愈，及病势已深，虽神医其能已之耶？

胸胁满第十四

伤寒胸胁满，何以明之？胸胁满者，谓胸膈间气塞满闷也，非心下满者也；胁满者，谓胁肋下气胀填满也，非腹满者也。邪气自表传里，必先自胸膈，已次经心胁而入胃，邪气入胃，为入

① 则多头痛之证：四库本作“则无头痛之证”。

② 眊（mào 冒）：眼睛失神。《孟子·离娄上》赵岐注：“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府也，是以胸满多带表症；胁满者，当半表半里症也。经曰：下后脉促胸满者，桂枝去芍药汤主之。又曰：太阳与阳明合病，喘而胸满者，不可下，宜麻黄汤。是胸满属表，而须发汗者也。盖胸中至表犹近也。及胁者则更不言发汗，但和解而已。经曰：设胸满胁痛者，与小柴胡汤。又曰：胸满不去者，小柴胡汤主之；本太阳病不解，传入少阳者，胁下鞕满，干呕不能食，往来寒热，脉沉紧者，小柴胡汤主之。是知胁满属半表半里矣。大抵胸胁满，以邪气初入里，未停留为实，气郁积而不行，致生满也，和解斯可矣；若邪气留于胸中，聚而为实者，非涌吐则不可已，故华佗曰：在胸[1]，吐之则愈，是邪气已收敛而不散漫者，则可吐之。《内经》曰：其高者因而越之。病在胸膈之上为高，越之为吐也。经曰：病在胸中，当吐之，发汗若下之而烦热，胸中窒者，则以栀子豉吐之。若胸中痞硬，气上冲咽喉，得息者，此为胸中有寒也，则瓜蒂散吐之。二者均是吐剂，栀子豉汤吐胸中虚烦客热也，瓜蒂散吐胸中痰实宿寒也。若能审明药剂之轻重，辨别邪气之浅深，对证投汤，不为效者，未之有也。

心下满第十五

伤寒心下满，何以明之？心下满者，谓正当心下高起满鞕[2]者是矣。不经下后而满者，则有吐下之殊；若下后心下满者，又有结胸痞气之别。经曰：病人手足厥冷，脉乍紧，邪结在胸中，心中满而烦，饥不能食者，病在胸中，当须吐之。又曰：脉浮而大，心下反鞕有热，属脏者攻之，不令发汗；属腑者不令攻之。兹二者为不经汗下而心下满者，或吐之，或下之，看其邪气之高下，高者则因而越之，下者则因而竭之，要在泄其邪也；至于阳明病，虽心下鞕满，又未可攻。经曰：阳明病，心下鞕满者，不可攻之，攻之利遂不止者死，利止者愈。是邪气自表传里。至于心下留结为实者，则不可下，乃吐之可也；若未全为实者，则不可下，故有此戒也。又邪气在表，未应下而强下之，邪气乘虚结于心下，实者鞕满而痛为结胸，虚者满而不痛为虚痞。经曰：呕而发热者，柴胡汤证具，而以他药下之，柴胡证仍在者，复与柴胡汤，此虽已下之，不为逆，必蒸蒸而振，却复发热汗出而解。若心下满而鞕痛者，此为结胸也；但满而不痛者，此为虚痞。盖实邪留结，则为鞕为痛；虚邪留滞，则但满而不鞕痛也。结胸热实，脉沉而紧，心下痛，按之石鞕者，大陷胸汤主之。明其邪实可知矣。脉浮而紧，而反下之，紧反入里则作痞，按之自濡，但气痞耳。明其邪虚可知矣。病发于阳，而反下之，热入因作结胸；病发于阴，而反下之，因作痞。表邪虚未罢，医反下之胃中空虚，客气动膈，阳气内陷，心中因鞕，则为结胸，须陷胸汤丸攻之可也。伤寒中风，医反下之，心下痞鞕而满，医见心下痞，谓病不尽，而复下之，其痞益甚，此非结热，但以胃中空虚，客气上逆，故使鞕也，须诸泻心汤散可也。二者俱是心下满鞕，一为虚，一为实，凡投汤者，大须详审。结胸虽为实邪，众皆共知，当用陷胸汤丸下之；或脉浮大者，则不可下，下之则死，即是犹带表邪，未全结实，下之重虚其里，邪深结则死。设或结胸形证悉具，而加之烦躁者，又为不治之疾。药之所以能胜邪者，必待胃气施布，药力始能温汗吐下之，以逐其邪气，邪气胜，胃气绝者，汤药纵下，胃气不能施布，虽神丹莫能为效也。

腹满第十六

伤寒腹满，何以明之？腹满者，俗谓之肚胀是也。华佗曰：伤寒一日在皮，二日在肤，三日在肌，四日在胸，五日在腹，六日入胃。入胃谓府也，是在腹也，犹未全入里者。虽腹满为里证，故亦有浅深之别。经曰：表已解而内不消，非大满，犹生寒热，则病不除。是其未全入府。若大满大实，坚有燥屎，自可除下之，虽四五日不能为祸，谓之邪气已入府也。伤寒邪入腹，是里证已深，故腹满乃可下之者多矣。如经曰：其热不潮，未可与承气汤，若腹大满不通者，可与小承气汤；发汗不解，腹满痛者，急下之。本太阳病，医反下

① 在胸：四库本作“四日在胸”。

② 鞕：与硬同。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之，因而腹满时痛者，属太阴也，桂枝加芍药汤主之；大实痛者，桂枝加大黄汤主之。少阴病腹胀，不大便者，急下之。诸如此者，皆为里证是也。虽曰腹中满痛者，此为实也，当下去之。然腹满不减者，则为实也；若腹满时减者，又为虚也，则不可下。经曰：腹满不减，减不足言，当下之。《金匮要略》曰：腹满时减，复如故。此虚寒从下上也，当以温药和之。盖虚气留滞，亦为之胀，但比之实者，不至坚痛也。大抵腹满属太阴证也，阳热为邪者，则腹满而咽干；阴寒为邪者，则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太阴者，脾土也，治中央，故专主腹满之候。又发汗吐下之后，因而成腹满者，皆邪气乘虚内客为之，而所主又各不同。经曰：发汗后腹胀满者，厚朴生姜甘草半夏人参汤主之。伤寒吐后腹胀满者，调胃承气汤主之。伤寒下后，心烦腹胀满，卧起不安者，栀子厚朴汤主之。三者有当温者，有当下者，有当吐者，何邪气不一也。且发汗后腹满当温之，邪气在表，因发散则邪去，胃为津液之主，发汗亡阳，则胃气虚而不能敷布，诸气壅滞，而为胀满，是当温散可也。吐后腹满可下之，邪气在胸者，则可吐之，吐之邪去则安。若吐后邪气不去，加之腹胀满者，是胸中之邪，下传入胃，壅而为灾，故生胀满，当须下之可也。下后腹满可吐者，邪气在表，未传入府，而妄下之，邪自表乘虚而入，郁于胸中，而为虚烦，气上下不得通利者，腹为之满，故当吐之可也。凡为医者，要识邪气所起所在，审其所起，知邪气之由来；观其所在，知邪气之虚实，发汗吐下之不差，温补针艾之适当，则十全之功，自可得也。

少腹满第十七

伤寒少腹满者，何以明之？少腹满者，脐下满是也。少腹者，下焦所治。《难经》曰：下焦者，当膀胱上口，主分别清浊，其治在脐下。邪气自上而下，至于下焦，结而不利，故少腹满也。胸中满，心下满，皆气尔，即无物也；及腹满者，又有燥屎为之者；至于少腹满者，非正气也，必有物聚于此，而为之满尔。所以然者，身半以上，同天之阳，清阳归之；身半以下，同地之阴，浊阴归之，清者在上，而浊者在下，《内经》谓：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当出不出，积而为满。是在上而满者，气也；在下而满者，物也。所谓物者，溺与血尔。邪气聚于下焦，则津液不得通，血气不得行，或溺或血，留滞于下，是生胀满而鞕痛也。若从心下至少腹皆鞕满而痛者，是邪实也，须大陷胸汤下之；若但少腹鞕满而痛，小便利者，则是蓄血之症；小便不利者，则是溺涩之症。经曰：少腹满，应小便不利，今反利者，为有血也。又曰：少腹鞕，小便不利者，为无血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症谛也，其小便利而少腹满者，为太阳随经，瘀血在里，太阳自入府者也。经曰：太阳病不解，热结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其外未解者，尚未可攻，当先解外；外解已，但少腹急结者，乃可攻之，桃仁承气汤主之。是少腹鞕满，为物聚于下可知矣。渗之利之，参酌随宜，可为上工。

烦热第十八

伤寒烦热，何以明之？烦者热也，与发热若同而异也。发热者，怫怫然发于肌表，有时而已者是也；烦者为烦而热，无时而歇者是也。二者均是表热，而烦热为热所烦，非若发热而时发时止也，故谓之烦热。经曰：病人烦热，汗出则解。又曰：发汗已解，半日许复烦，脉浮数者，再与桂枝汤。又曰：服桂枝汤，反烦不解者，先刺风池、风府，却与桂枝汤则愈。即此观之，烦为表热明矣。故又有烦疼，即是热痛；又有烦渴，即是热渴也。以烦为热，又何疑焉。至于胸中烦、心中烦、内烦、虚烦，皆以烦为热。设伤寒六七日，手足三部脉皆至，大烦而口噤不能言，其人躁扰者，与脉和大烦，目重睑内际黄者，又皆为欲解。所以言大烦者，以肌表大热，则是邪热欲去，泄达于外也，故为欲解。《内经》曰：谨熟阴阳，以意调之。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卷 二

虚烦第十九

伤寒虚烦，何以明之？虚烦者，心中郁郁而烦也。有胸中烦，有心中烦，有虚烦，诸如此者，皆热也。若止云烦者，表热也，及其邪热传里，故有胸中烦、心中烦、虚烦之别。三者要在观其热所从来，审其虚实而治，为不同也。如不经发汗吐下而烦者，则是传经之热，不作膈实者，但多和解而已。故经曰：心烦喜呕，或胸中烦而不呕者，小柴胡汤主之；少阴病二三日，心中烦，不得卧者，黄连阿胶汤主之；少阴病，胸满心烦者，猪肤汤主之。是皆和解而彻热者也。若因吐下发汗后而烦者，则是内陷之烦，但多涌吐而已。发汗吐下后，虚烦不得眠；若剧者，必反覆颠倒，心中懊侬者，栀子豉汤主之。若少气者，栀子甘草豉汤主之；若呕者，栀子生姜豉汤主之。心烦腹满，卧起不安者，栀子厚朴汤主之。丸药大下后，身热不去，微烦者，栀子干姜汤主之。是皆取其吐而涌其热者也。虚烦之状，心中温温然欲吐，愦愦然无奈，欲呕不呕，扰扰乱乱，是名烦也，非吐则不能已。经曰：下利后更烦，按之心下濡者，为虚烦也，宜栀子豉汤；脉乍结，心中满而烦，饥不能食者，病在胸中，瓜蒂散。二者症均是烦也，药均是吐也，而又轻重之不同：吐下发汗后，邪气乘虚而入为烦者，则谓之虚烦也，与栀子豉汤，则是吐剂之轻者；不因吐下发汗后，邪气结于胸中，则为膈实，与瓜蒂散，则是吐剂之重者。又阳明病，不吐不下心烦者，则是烦之实者也，与调胃承气汤下之；伤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烦者，则是烦之虚者也，与小建中汤补之。烦为热也，悸而复烦为虚者，以悸为虚，悸甚而烦，故为虚也；少阳之邪入府者，烦而悸，则为热也。大抵先烦而悸者，是为热也；先悸而烦者，是为虚也。《内经》曰：治病必先求其本。诚哉是言也。

烦躁第二十

伤寒烦躁，何以明之？烦为扰扰而烦，躁为愦躁之躁。合而言之，烦躁为热也；析而分之，烦也躁也，有阴阳之别焉。烦，阳也；躁，阴也。烦为热之轻者，躁为热之甚者。经有烦疼、烦满、烦渴、虚烦，皆以烦为热也。有不烦而躁者，为怫怫然便作躁闷，此为阴盛格阳也，虽大躁欲于泥水中卧，但饮水不得入口者是矣。所谓烦躁者，谓先烦渐至躁也；所谓躁烦者，谓先发躁而迤逦复烦者也。烦躁之由，又为不同，有邪气在表而烦躁者，有邪气在里而烦躁者，有因火劫而烦躁者，有阳虚而烦躁者，有阴盛而烦躁者，皆不同也。经曰：当汗不汗，其人烦躁；太阳中风，脉浮而紧，不汗出而烦躁，大青龙汤主之者，是邪气在表而烦躁者也；病人不大便五六日，绕脐痛，烦躁，发作有时，此有燥屎也，是邪气在里而烦躁者也。太阳病，以火熏之不得汗，其人必躁，太阳病二日反躁，火熨其背，令人大汗出，大热入胃，烦躁者，火劫令烦躁者也。阳微发汗，躁不得眠；与之下后复发汗，昼日烦躁不得眠，夜而安静，不呕不渴，无表证，脉沉微，身无大热者，干姜附子汤主之者；及发汗若下之，病仍不去，烦躁者，茯苓四逆汤主之者，阳虚烦躁者也。少阴病，吐利，手足冷，烦躁欲死者，吴茱萸汤主之者，阴盛而烦躁者也。诸如此者，症之常也，非逆也。设或结胸证悉具，烦躁者死；发热下利，厥逆，躁不得卧者死；少阴病，吐利烦躁四逆者死；少阴病，四逆恶寒而身蹉，脉不至，不烦而躁者死；少阴病，五六日自利，复烦躁不得卧寐者死。是数者，又皆为不治之证。呜呼！烦躁为常有之疾，复有诸不治之证，临病者之侧，又当熟审焉。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懊侬第二十一

伤寒懊侬，何以明之？懊者，懊恼之懊；侬者，郁闷之貌。即心中懊懊恼恼，烦烦侬侬，郁郁然不舒畅，愦愦然无奈，比之烦闷而甚者，懊侬也。由下后表中阳邪乘虚内陷，郁而不发，结伏于胸心之间，故如是也。经曰：表未解，医反下之，胃中空虚，客气动膈，心中懊侬；又曰：下之益烦，心中懊侬如饥，即是阳气内陷，为诸懊侬也，其治之法，或吐之，或下之。若发汗吐下后，虚烦不得眠，剧者必反复颠倒，心中懊侬；与阳明病下之，其外有热，手足温而不结胸，心中懊侬，饥不能食，但头汗出。二者为邪热郁于胸中，当须栀子豉汤吐之，以涌其结热也。阳明病下之，心中懊侬而烦，胃中有燥屎者；与阳明病无汗，小便不利，心中懊侬者，必发黄。二者为邪热结于胃中，当须大承气汤、茵陈汤攻之以涤其内热也。识诸此者，吐下之不差，汤剂之适当，则无不愈者；一或当汗反吐，疗热以温，则变证百出，斑出黄生者多矣。其为医者，请精究之。

舌上胎第二十二

伤寒舌上胎，何以明之？舌者，心之官，法应南方火，本红而泽。伤寒三四日已后，舌上有膜，白滑如胎，甚者或燥或涩，或黄或黑，是数者，热气浅深之谓也。邪气在表者，舌上即无胎，及邪气传里，津液结搏，则舌上生胎也。寒邪初传，未全成热，或在半表，或在半里，或邪气客于胸中者，皆舌上胎白而滑也。经曰：舌上如胎者，以丹田有热，胸上有寒，邪初传入里者也。阳明病，胁下硬满，不大便而呕，舌上白胎者，可与小柴胡汤，是邪气在半表半里者也。阳明病，若下之，则胃中空虚，客气动膈，心中懊侬，舌上胎者，栀子豉汤主之，是邪客于胸中者也。藏结宜若可下，舌上胎滑者，则云不可攻也，是邪未全成热，犹带表寒故也。及其邪传为热，则舌之胎不滑而涩也。经曰：伤寒七八日不解，热结在里，表里俱热，时时恶风，大渴，舌上干燥而烦，欲饮水数升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是热耗津液，而滑者已干也。若热聚于胃，则舌为之黄，是热已深也。《金匮要略》曰：舌黄未下者，下之黄自去。若舌上色黑者，又为热之极也。《黄帝针经》曰：热病，口干舌黑者死。以心为君主之官，开窍于舌，黑为肾色，见于心部，心者火，肾者水，邪热已极，鬼贼相刑，故知必死。观其口舌，亦可见其逆顺矣。

衄血第二十三

伤寒衄者，何以明之？鼻中血出者是也。杂病衄者，责热在里；伤寒衄者，责热在表。何以言之？《病源》曰：心主血，肝藏血，肺主气，开窍于鼻，血得热则散，随气上从鼻中出，则为衄。是杂病者，责在里热也。经曰：伤寒脉浮紧，不发汗，因致衄者，宜麻黄汤；伤寒不大便六七日，头痛有热者，与小承气汤，其小便清者，知不在里，仍在表也，当须发汗，若头痛者必衄，宜桂枝汤。以此观之，是伤寒衄者，责其表热也。《千金翼》曰：吐血有三种：一曰肺疽，二曰伤胃，三曰内衄。既吐血家谓之内衄，则其鼻中出血者，可谓之外衄，是经络之血妄行也。经络热盛，阳气臃重，迫血妄行。出于鼻则为衄。经曰：其人发烦目瞑，剧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阳气重故也。又曰：阳盛则欲衄，阴虚小便难。言衄为经中阳盛也。凡伤寒脉浮，鼻中燥，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咽者，是欲衄也。经曰：阳明病，口干鼻燥，能食者则衄。又有不应发汗，而强发汗，因致衄者。经曰：少阴病，但厥无汗，而强发之，必动其血，未知从何道出，或从口鼻，或从目出，是名下厥上竭，为难治是也。衄家虽为邪热在经，而又不可发汗。经曰：衄家不可发汗，发汗则额上陷，脉急紧，直视不能眴，不得眠。前云桂枝汤麻黄汤治衄者，非治衄也，即是发散经中邪气耳。若邪气不得发散，壅盛于经，逼迫于血，则因致衄也，即非桂枝麻黄汤专治衄也。太阳病脉浮紧，发热身无汗，自衄者愈。是经中之邪，随血而散则解矣。故知衄者，不待桂枝汤麻黄汤发散之也。衄者若但头汗出，身无汗，及汗出不至足者死，《黄帝》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又皆以为不治之疾。临病之际，审而治之，则不失矣。

哕第二十四

伤寒哕者，何以明之？哕者，俗谓之咳逆者是也。饹[①] 音噎近于哕，饹者但胸喉间气饹塞不得下通，然而无声也。若哕则吃吃然有声者是也。哕者成金也，胃受疾故哕。哕也，饹也，皆胃之疾，但轻重有差尔。虚寒相搏，反饮水令汗大出，水得寒气，冷必相搏，其人即饹，言胃气虚竭也。伤寒大吐大下之后，极虚，复极汗出者，外气怫郁[②]，复与之水，以发其汗，因得哕，所以然者，胃中寒冷故也。又胃中虚冷，不能食者，饮水则哕。即是观之，哕、饹皆胃疾可知矣。经曰：趺阳脉浮，则为气饹脉滑则不哕，此为医咎，责虚取实之过也。大抵妄下之后，胃虚气逆，则成哕也。经曰：湿家若下之太早则哕，本虚攻其热则哕，而阳明病不能食，攻其热必哕。诸如此者，皆下之后，胃虚而哕者也。然饹者正为水寒相搏，必曰小青龙汤去麻黄加附子而可矣；至于哕者，则又热气壅郁，气不得通而成者也，轻者有和解之证，重者有攻下之候。经曰：有潮热，时时哕，与小柴胡汤者，即是和解之证也；哕而腹满，视其前后，知何部不利，利之则愈，即可攻下之候也。伤寒至于哕，则病已极也，非若渴烦等轻缓之候。如太阳中风，以火劫发汗，阴阳俱虚竭，身体枯燥，但头汗出，剂颈而还，腹满微喘，口干咽烂；或不大便，久则谵语，甚者至哕，是言其极也。又不尿，腹满，加哕者不治，是为真病。其若是者，虽有神医之术，当斯脱绝之候，又何以措其手足哉。

咳第二十五

伤寒咳者，何以明之？咳者，謦咳之咳，俗谓之嗽者是也。肺主气，形寒饮冷则伤之，使气上而不下，逆而不收，冲击膈咽，令喉中淫淫如痒，习习如梗，是令咳也。甚者续续不已，连连不止，坐卧不安，语言不竟，动引百骸，声闻四近矣。咳之由来，有肺寒而咳者，有停饮而咳者，有邪气在半表半里而咳者。虽同曰咳，而治各不同也。《内经》曰：肺之令人咳，何也？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寒气，以从其合也。其寒饮食入胃，从肺脉上至于肺，肺寒则外内合邪，因而客之，则为咳嗽者，是肺寒而咳也。伤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气，干呕发热而咳，小青龙汤主之；少阴病，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此为有水气，其人或咳者，真武汤加五味子细辛干姜主之。二者是停饮而咳者也。虽皆为水饮所作，而小青龙汤所主，为水饮与表寒相合而咳者；真武汤所主，为水饮与里寒相合而咳者，又不可不知也。伤寒中风，往来寒热，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或咳者，小柴胡汤去人参大枣生姜，加干姜五味子主之；少阴病四逆，其人或咳者，四逆散加干姜五味子主之。二者是邪气自表传里而咳者。虽皆为邪气传里，而小柴胡汤所主，为阳邪传里，动肺而咳者；四逆散所主，为阴邪传里，动肺而咳者，又不可不识也。表寒也，里寒也，挟水饮则必动肺，以形寒寒饮则伤肺故也。阳邪也，阴邪也，自表传里，则必动肺，以藏真高于肺故也。咳为肺疾，治之必发散而可矣，而又有不可发汗者。经曰：咳而小便利者，不可发汗，发汗则四肢厥逆。又曰：咳而发汗，蹉而苦满，腹中复坚。兹虽逆也，又脉散者，为心火刑于肺金，鬼贼相刑必死。临病之侧，可不察之？

喘第二十六

伤寒喘者，何以明之？肺主气，形寒饮冷则伤肺，故其气逆而上行，冲冲而气急，喝喝而息数，张口抬肩，摇身滚肚，是为喘也。伤寒喘者，有邪气在表；气不利而喘者，有水气之气射肺而喘者，各不同也。喘家作，桂枝加厚朴杏仁汤；太阳病，头痛发热，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者；发汗后，饮水多必喘，以水灌之亦喘；伤

① 饹(yē 耶)：同噎。《说文·口部》"噎，饭窒义"。即食物堵住喉咙。

② 外气怫郁：四库本作"其人外气怫郁"。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寒心下有水气，干呕发热而咳，或喘者，小青龙汤去麻黄加杏仁主之。是欲发散水寒也。经曰：喘而汗出者，与葛根黄芩黄连汤以利之；汗出而喘者，与麻黄杏子甘草石膏汤以发之，二者如何而然也？且邪气内攻，气逆不利而喘者，因喘而汗出，见其邪气在里也，虽表未解，未可和之；若邪气外盛壅遏，使气不利而喘者，虽汗而喘不已，见其邪气在表也，虽经汗下，亦可发之。此亦古人之奥义。伤寒止于邪气在表而喘者，心腹必濡而不坚；设或腹满而喘，则又为可下之证。经曰：短气腹满而喘，有潮热者，此外欲解，可攻里也，为因满胀而喘矣。又或邪气内盛，正气欲脱，气壅上逆，亦主喘也。经曰：直视谵语，喘满者死。又汗出发润，喘不休者，此为肺绝；身汗如油，喘而不休，此为命绝。皆为不治之喘也。省疾问病，更宜消息。

呕吐第二十七

伤寒呕吐，何以明之？呕者，有声者也，俗谓之哕；吐者，吐出其物也。故有干呕，而无干吐。是以于呕则曰食谷欲呕，及吐则曰饮食入口即吐，则呕吐之有轻重可知矣。伤寒呕，有责于热者；有责于寒者，至于吐家，则悉言虚冷也。经曰：太阴之为病，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又曰：胃中虚冷故吐也。呕家则不然，呕有热者，有寒者，有停饮者，有胃脘有脓者，皆当明辨之。呕而发热者，柴胡汤证具；与其呕不止，心下急，郁郁微烦，大柴胡汤主之者，是邪热为呕者也。膈上有寒饮，干呕者，不可吐也，当温之；与其干呕吐涎沫头痛者，吴茱萸汤主之，是寒邪为呕者也。先呕后渴者，此为欲解；先渴后呕者，为水停心下，此属饮家，是停饮呕者。呕家有痈脓，不须治，脓尽自愈，是胃脘有脓而呕也。诸如此者，虽有殊别，大抵伤寒表邪欲传里，里气上逆，则为呕也，是以半表半里证，多云呕也；伤寒三日，三阳为尽，三阴当受邪，其人反能食而不呕，此为三阴不受邪，是知邪气传里者，必致呕也；至于干姜附子汤证云，不呕不渴，为里无热；十枣汤证云：干呕短气，汗出不恶寒者，此表解里未和也。即此观之，其呕为里热明矣。呕家之为病，气逆者必散之，痰饮者必下之。《千金》曰：呕家多服生姜，此是呕家圣药，是要散其逆气也。《金匮要略》曰：呕家用半夏以去其水，水去呕则止，是要下其痰饮也。呕多，虽有阳明证，不可攻者，谓其气逆而未收敛，为实也。其呕而脉弱，小便复利，身有微热，见厥者已为难治，盖谓其虚寒之甚也。医者必审其邪气之虚实，疾症之逆顺，为施药丸，治则当矣。

悸第二十八

伤寒悸者，何以明之？悸者，心忪[1]是也，筑筑踢踢然动，怔怔忪忪，不能自安者是矣。悸之由，不越二种：一者气虚也，二者停饮也。伤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烦者，小建中汤主之；少阴病四逆，其人或悸者，四逆散加桂五分，是气虚而悸者也；饮水多，必心下悸，是停饮而悸者也。其气虚者，由阳气内弱，心下空虚，正气内动而为悸也；其停饮者，由水停心下，心为火而恶水，水既内停，心不自安，则为悸也。又有汗下之后，正气内虚，邪气交击而令悸者，与气虚而悸者，则又甚焉。太阳病，发汗过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太阳病若下之，身重，心下悸者，不可发汗；少阳病不可吐下，吐下则悸而惊；少阳病不可发汗，发汗则谵语，此属胃，胃和则愈，胃不和则烦而悸。是数者，皆汗后挟邪者，与其气虚而悸者，有以异也。或镇固，或化散之，皆须定其气浮也。又饮水过多，水饮不为宣布，留心下，甚者则悸。《金匮要略》曰：食少饮多，水停心下，甚者则悸。饮之为悸，甚于他邪，虽有余邪，必先治悸，何者？以水停心下，若水气散，则无所不之，浸于肺则为喘为咳，传于胃则为哕为噎，溢于皮肤则为肿，渍于肠间则为利下，不可缓之也。经曰：厥而心下悸，宜先治水，与茯苓甘草汤，后治其厥；不尔，水渍于胃，必作利也。厥为邪之深者，犹先治水，况其邪气浅者乎？医者可不深究之？

---

① 忪(zhōng 忠)：惶惧貌。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渴第二十九

伤寒渴者，何以明之？渴者，里有热也。伤寒之邪，自表传至里，则必有名证，随其邪浅深而见焉。虽曰一日在皮，二日在肤，三日在肌，四日在胸，五日在腹，六日入胃，其传经者，又有证形焉。太阳主气，而先受邪，当一二日发，头项痛而腰脊强者是矣；太阳传阳明，则二三日发，身热，目疼鼻干，不得卧也；阳明传少阳，则三四日发，胸胁痛而耳聋。此三阳皆受病，为邪在表，而犹未作热，故不言渴。至四五日，少阳传太阴经，邪气渐入里，寒邪渐成热，当是时也，津液耗少，故腹满而嗌干；至五六日，太阴传少阴，是里热又渐深也，当此之时，则津液为热所搏，渐耗而干，故口燥舌干而渴；及至六七日，则少阴之邪传于厥阴，厥阴之为病，消渴，为里热已极矣。所谓消渴者，饮水多而小便少者是矣，谓其热能消水也。所以伤寒病至六七日，而渴欲饮水，为欲愈之候，以其传经尽故也。是以厥阴病云：渴欲饮水，少少与之愈者是也。邪气初传入里，热气散漫，未收敛成热，熏蒸焦膈，搏耗津液，遂成渴也。病人虽渴，欲得饮水，又不可多与之；若饮水过多，热少不能消，故复为停饮诸疾。经曰：凡得时气病至五六日，而渴欲饮水，饮不能多，勿多与也。何者？以腹中热尚少，不能消之，便更与人作病也。若大渴欲饮水，犹当依证与之，与之常令不足，勿极意也，言能饮一斗与五升。又曰：渴欲饮水，少少与之，但以法救之，渴者宜五苓散。至于大渴欲饮水数升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皆欲润其燥而生津液也。凡得病反能饮水，此为欲愈之病，其不晓病者，但闻病饮水自差，小渴者乃强与饮之，因成大祸，不可复救。然则悸动也，支结也，喘咳噎哕，干呕肿满，下利，小便不利，数者皆是饮水过伤。而诊病之工，当须识此，勿令误也。

振第三十

伤寒振者，何以明之？振者，森然若寒，耸然振动者是也。伤寒振者，皆责其虚寒也；至于欲汗之时，其人必虚，必蒸蒸而振，却发热汗出而解。振，近战也，而轻者为振矣。战为正与邪争，争则为鼓栗而战；振但虚而不至争，故止耸动而振也。下后复发汗振寒者，谓其表里俱虚也；亡血家发汗，则寒栗而振者，谓其血气俱虚也。诸如此者，止于振耸尔，其振振欲擗地者，有身为振振摇者，二者皆发汗过多，亡阳经虚，不能自主持，故身为振摇也，又非若振栗之比。经曰：若吐若下后，心下逆满，气上冲胸，起则头眩，发汗则动经，身为振振摇者，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主之；太阳病，发汗不解，其人仍发热，心下悸，头眩身瞤动，振振欲擗地者，真武汤主之。二汤者，皆温经益阳，滋血助气之剂，经虚阳弱得之，未有不获全济之功者。

战栗第三十一

伤寒战栗，何以明之？战栗者，形相类而实非一也。合而言之，战栗非二也；析而分之，有内外之别焉。战者身为之战摇者也，栗者心战是也。战之与栗，内外之诊也，昧者通以为战栗也，通为战栗，而不知有逆顺之殊。经曰：胃无谷气，脾涩不通，口急不能言，战而栗者。即此观之，战之与栗，岂不异哉？战之与振，振轻而战重也；战之与栗，战外而栗内也。战栗者，皆阴阳之争也，伤寒欲解，将汗之时，正气内实，邪不能与之争，则便汗出而不发战也。邪气欲出，其人本虚，邪与正争，微者为振，甚者则战，战退正胜而解矣。经曰：病有战而汗出，因得解者何也？其人本虚，是以发战者是也。邪气外与正气争则为战，战其愈者也；邪气内与正气争则为栗，栗为甚者也。经曰：阴中于邪，必内栗也。表气微虚，里气不守，故使邪中于阴也，方其里气不守，而为邪中于正气，正气怯弱，故成栗也。战者正气胜，栗者邪气胜也。伤寒六七日，欲解之时，当战而汗出，其有但心栗而鼓颔，身不战者，已而遂成寒逆，似此证多不得解。何者？以阴气内盛，正气太虚，不能胜邪，反为邪所胜也，非大热剂，与其灼艾，又焉得而御之。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四逆第三十二

伤寒四逆，何以明之？四逆者，四肢逆而不温者是也。积凉成寒，积温成热，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伤寒始者，邪在皮肤，当太阳阳明受邪之时，则一身手足尽热；当少阴太阴受邪之时，则手足自温，是表邪渐缓而欲传里也。经曰：伤寒四五日，手足温而渴者，小柴胡汤主之。是太阳之邪，传之少阳也。伤寒脉浮，手足自温者，是为系在太阴，是少阳之邪，传于太阴也。是知邪气在半表半里，则手足不热而自温也；至于邪传少阴，为里证已深，虽未至厥，而手足又加之不温，是四逆也；若至厥阴，则手足厥冷矣。经曰：少阴病，四逆，其人或咳，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方用柴胡、枳实、芍药、甘草，四者，皆是寒冷之物，而专主四逆之疾，是知四逆非虚寒之证也。又有四逆诸汤，亦治四逆手足寒，方用干姜、附子热药者，厥有旨哉。若手足自热而至温，从四逆而至厥者，传经之邪也，四逆散主之；若始得之手足便厥而不温者，是阴经受邪、阳气不足，可用四逆汤温之，大须识此，勿令误也。四逆与厥相近而非也。经曰：诸四逆厥者，不可下。是四逆与厥有异也。吐利烦躁见四逆者死，是恶见其四逆也。诊视之间，熟详究之。

厥第三十三

伤寒厥者，何以明之？厥者冷也，甚于四逆也。经曰：厥者，阴阳气不相顺接，便为厥。厥者，手足逆冷是也。谓阳气内陷，热气逆伏，而手足为之冷也。经曰：伤寒一二日至四五日，厥者必发热，前热者后必厥，厥深者热亦深，厥微者热亦微。是知内陷者，手足为厥矣。少阴病但厥无汗，而强发之，必动其血，未知从何道出，或从口鼻，或从目出，是名下厥上竭。亦是言发动其热也。先热而后厥者，热伏于内也；先厥而后热者，阴退而阳气得复也；若始得之便厥者，则是阳气不足，而阴气胜也。大抵厥逆为阴所主，寒者多矣，而又有进退之别。经曰：病厥五日，热亦五日，设六日当复厥，不厥者自愈；发热四日，厥反三日，复热[①]四日，厥少热多，其病自愈；厥四日，热反三日，复厥五日，其病为进，寒多热少，阳气退，故为进也。病至厥阴，传经尽也，当是之时，阳气胜阴，厥少热多，其病则愈。若或阴气反胜，阳不得复，厥多热少，其病则逆。厥为阴气至也，热为阳气复也。至于下利，则曰先厥后发热，而利必自止，见厥复利。厥者复为热，为阳气得复，而利必自止，热者便为厥，是阴气还胜也，故复下利矣。诸阳受气于胸中，邪气客于胸中，郁郁留结，则阳气不得敷布，而手足为之厥。经曰：手足厥冷，脉乍紧，邪结在胸中，心中满而烦，饥不能食，病在胸中，当吐之者是矣。厥为阴之盛也，若更加之恶寒而蜷者，阴气之极也，则难可制。经曰：少阴病，恶寒，身蜷而利，手足厥冷者，不治。是厥冷之逆者，神丹其能生乎？

郑声第三十四

伤寒郑声，为邪音也。孔子曰：恶郑声之乱雅乐也。又曰：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是谓郑声为不正之音也。伤寒郑声者，则其声如郑卫之音转不正也。经曰：虚则郑声。今汗后或病久，人声转者是也，以此为虚，从可知矣。又郑声者，重语也。正为声转也，若声重而转其本音者，亦是矣。昧者殊不知此，妄以重为重叠之语，与谵语混而莫辨，遂止以身热脉数、烦渴便难而多言者，为谵语；以身凉脉小、自利不渴而多言者，为郑声。如此则有失仲景之本意。兼郑声淫则语以正之，则郑声不为重叠，正为不正也。况仲景之书，三百九十余证，曲尽伤寒形候，未有脱落而不言者，若是郑声为多言，则于三阴门中，亦须条见。所以郑声别无证治者，是不与谵语为类也，虽曰虚矣，止为正气虚而不全，故使转声而不正也。明者鉴此，幸详究之。

---

① 热：原作"厥"，据《伤寒论》原文改。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评[1]语第三十五

伤寒评语，何以明之？评者，谓呢喃而语也。又作谵，谓妄有所见而言也。此皆真气昏乱，神识不清之所致。夫心藏神而主火，病则热气归焉，伤寒胃中热盛，上乘于心，心为热冒，则神昏乱而语言多出，识昏不知所以然，遂言无次而成评妄之语，轻者睡中呢喃，重者不睡亦语言差谬。有评语者，有独语者，有狂语者，有语言不休者，有言乱者，此数者，见其热之轻重也。评语与独语，虽间有妄错之语，若与人言有次，是热未至于极者也。经曰：独语如见鬼状，若剧者，发则不识人，是病独语未为剧也。狂语者，热甚者也，由神昏而无所见觉，甚则至于喊叫而言语也。言语不休者，又其甚也。至于乱言者，谓妄言骂詈，善恶不避亲疏，为神明已乱也。经曰：诸逆发汗，微者难差，剧者言乱，是难可复制也。评语之由，又自不同，皆当明辨之。有被火劫评语者，有汗出评语者，有下利评语者，有下血评语者，有燥屎在胃评语者，有三阳合病评语者，有过经评语者，有亡阳评语者。经曰：大热入胃，水竭，躁烦，必发评语。又腹满微喘，口干咽烂，或不大便，久则评语，是因被火劫评语也。汗出评语，此为风也，须下之；过经乃可下之；下之若早，语言必乱，以表虚里实故也。是汗出评语者也。下利评语者，有燥屎也，小承气汤主之，是下利评语者也。下血评语者，此为热入血室，当刺期门，随其实而泻之，是下血评语者也。评语有潮热，反不能食者，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也，是谓燥屎在胃评语者也。腹满身重，难以转侧，口不仁而面垢，评语遗尿，是三阳合病评语者也。过经评语者，热也，当以汤下之，是过经评语者也。发汗多亡阳评语者，不可下，与柴胡桂枝汤，和其荣卫，是以有通津液后自愈，是亡阳评语也。诸如此者，脉短则死，脉自和则愈。又身微热，脉浮大者生，逆冷，脉沉细，不过一日死，实则评语，气收敛在内而实者，本病也，或气上逆而喘满，或气下夺而自利者，皆为逆也。经曰：直视评语，喘满者死，下利者亦死。谓其正气脱绝也。能知虚实之诊，能识逆从之要，治病疗病，则不失矣。

短气第三十六

伤寒短气，何以明之？短气者，气短而不能相续者是矣。似喘而非喘，若有气上冲，而实非气上冲也。喘者，张口抬肩，摇身滚肚，谓之喘也；气上冲者，腹里气时时上冲也。所谓短气者，呼吸虽数，而不能相续，似喘而不能[2]摇肩，似呻吟而无痛者，短气也。经所谓短气者众，实为难辨之证，愚医莫识之，为治有误者多矣。要识其短气之真者，气急而短促，谓之气短者也[3]。短气有责为虚者，有责为实者，要当明辨之。经曰：趺阳脉微而紧，紧则为寒，微则为虚，微紧相搏，则为短气，此为短气之虚者也。短气腹满而喘，有潮热，此外欲解，可攻里也，此为短气之实者也。又有属表，又有属里者，要当审视之。经曰：短气但坐，以汗出不彻故也，更发汗则愈；与其风湿相搏，汗出短气，小便不利，恶风不欲去衣，甘草附子汤主之者，是邪气在表而短气者也。干呕汗出不恶寒者，此表解里未和也，十枣汤主之；与其太阳病，医反下之，短气躁烦，心中懊侬，阳气内陷，心下因鞕，则为结胸，大陷胸汤主之，是邪气在里而短气者也。虚也，实也，在表也，在里也，皆作短气，又何以辨其虚实也？大凡心腹胀满而短气者，邪在里而为实也；腹濡满而短气者，邪在表而为虚也。大抵短气为实。《金匮要略》曰：短气不足以息者，实也。又水停心下，亦令短气。《金匮要略》曰：食少饮多，水停心下，微者短气。即此观之，短气之由亦众矣，必审其形候，使的而不惑，必审其邪气，在表里之不差，随症攻之，了无不愈者矣。

---

① 评：音义同"谵"。

② 能：四库本无此字。

③ 者也：四库本作"者是也"。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卷 三

摇头第三十七

伤寒摇头，何以明之？头者，诸阳之会也。诸阳之脉，皆上于头，诸阴脉皆至颈，胸中而还，阳脉不治则头为之摇。伤寒摇头有三，皆所主不同也。有曰摇头言者，里痛也，以里有痛者，语言则剧，欲言则头为之战摇也。有曰独摇头，卒口噤，背反张者，痉病也，以风盛于上，风主动摇故也。里痛非邪也，痛使之然；痉病非逆也，风使之然。至于阳反独留，形体如烟熏，直视摇头者，又谓之心绝。盖心藏神，而为阴之本，阳根于阴，阴根于阳，阴阳相根，则荣卫上下相随矣，绝则神去而阴竭，阳无根者，则不能自主持，故头为之摇矣。王冰曰：滋苗者以固其根，伐下者必枯其上。内绝其根，外作摇头，又何疑焉？心绝者，真病也；风痉里痛者，邪气也。观其头摇，又当明其臧否焉。

瘛疭第三十八

伤寒瘛疭，何以明之？瘛者，筋脉急也；疭者，筋脉缓也。急者则引而缩，缓者则纵而伸，或缩或伸，动而不止者，名曰瘛疭，俗谓之搐者是也。《黄帝内经》曰：病筋脉相引而急，名曰瘛疭。瘛谓若契合之契也，行则缓，卧则紧，从则纵，疭疾之纵者，谓若放纵之纵也。以急为瘛，以缓为疭，理至明矣。瘛疭者，风疾也，而癫痫则瘛疭焉。伤寒瘛疭者，邪热气极也，热盛则风搏并经络，风主动，故四肢瘛疭而不宁也。故风温被火者，曰微发[①]黄色，剧者如惊痫，时瘛疭，言其热气之剧盛也。伤寒病至于发瘛疭者，疾势已过矣，多难可制。《内经》曰：太阳终者，戴眼反折，瘛疭绝汗乃出，大如贯珠，著身不流。是见其瘛疭，为已过之疾也。又有四肢桀习，为四肢动而不止，似瘛疭而无力，不得伸缩者也，此为肝绝。瘛疭之证虽难已，若能以祛风涤热之剂，折其大热，则瘛疭亦有生者；若妄加灼火，或饮以发表之药，则死不旋踵。经曰：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

不仁第三十九

伤寒不仁，何以明之？仁，柔也；不仁，谓不柔和也，痒不知也，痛不知也，寒不知也，热不知也，任屈伸灸刺，不知所以然者，是谓不仁也。由邪气壅盛，正气为邪气闭伏，郁而不发，荣卫血气虚少，不能通行，致斯然也。《内经》曰：荣气虚则不仁。《针经》曰：卫气不行，则为不仁。经曰：荣卫不能相将，三焦无所仰，身体痹不仁。即是言之，知荣卫血气虚少，不能通行，为不仁者明矣。经曰：诸乘寒者则为厥，郁冒不仁。言此厥者，是正气为寒气所乘，为厥气也，非四肢逆冷之厥也。何者？盖以郁冒为昏冒，不仁为不知痛痒，得不为尸厥之厥耶。经曰：少阴脉不至，肾气微，少精血，奔气促迫，上入胸膈，宗气反聚，血结心下，阳气退下，热归阴股，与阴相动，令身不仁，此为尸厥。其乘寒之厥，郁冒不仁，即此尸厥可知矣。昔越人入虢诊太子为尸厥，以郁冒不仁为可治，刺之而得痊济者，实神医之诊也。呜呼！设或脉浮而洪，身汗如油，喘而不休，水浆不下，形体不仁，此又为命绝，虽越人岂能起之欤？

直视第四十

伤寒直视，何以明之？直视者，视物而目精不转动者是也。若目精转者，非直视也。水之精为志，火之精为神，目者心之使也，神所寓焉，肝之外候也，精神荣焉。《针经》曰：五脏六府之气，

① 微发：原作“发微”，据《伤寒论》原文改。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精之窠为眼之睛，骨之[1]精为瞳子，筋之精为黑睛，血之精为络，气之精为白睛，肌肉之精为约束，裹撷筋骨血气之精，与脉并为系，上属于脑，五脏血气调和，精气充荣，则目和而明矣。伤寒目直视者，邪气壅盛，冒其正气，使神智不慧，藏精之气不上荣于目，则目为之直视。伤寒至于直视，为邪气已极，证候已逆，多难治。经曰：衄家不可发汗，汗出则额上陷，脉急紧，直视不能眴[2]，不得眠。以肝受血而能视，亡血家肝气已虚，目气已弱，又发汗亡阳，则阴阳俱虚所致也。此虽错逆，其未甚也，逮乎狂言，反目直视，又为肾绝；直视摇头，又为心绝，皆藏气脱绝也。直视谵语，喘满者死，下利者亦死；又剧者发则不识人，循衣摸床，惕而不安，微喘直视，脉弦者生，涩者死，皆邪气盛而正气脱也。其或有目中不了了，睛不和，无表里证，大便难，身微热者，则非直视也，此为内实也，可用大承气汤、大柴胡汤下之。直视为不治之疾，目中不了了为可治之候，二者形证相近，其为工者，宜熟视之。

郁冒第四十一

伤寒郁冒，何以明之？郁为郁结而气不舒也，冒为昏冒而神不清也，世谓之昏迷者是也。郁冒之来，皆虚极而乘寒，则有之矣。经曰：诸乘寒者则为厥，郁冒不仁。又曰：太阳病先下之而不愈，因复发汗，以此表里俱虚，其人因致冒，冒家汗出自愈，所以然者，汗出表和故也。是知因虚乘寒，乃生郁冒。《金匮要略》曰：新产妇人有三病：一者病痉，二者病郁冒，三者大便难，亡血复汗，寒多，故令郁冒。又曰：产妇郁冒，其脉微弱，呕不能食，大便坚，所以然者，血虚而厥，厥而必冒，冒家欲解，必大汗出。即此观之，郁冒为虚寒可知矣。又或少阴病，下利止而头眩，时时自冒者，又为死证，盖谓其虚极而脱也。观其郁冒，幸无忽焉。

动气第四十二

伤寒动气，何以明之？动气者，为筑筑然动于腹中者是矣。藏气不治，随藏所主，发泄于脐之四旁，动跳筑筑然，谓之动气。《难经》曰：肝内证，脐左有动气，按之牢若痛；心内证，脐上有动气，按之牢若痛；肺内证，脐右有动气，按之牢若痛；肾内证，脐下有动气，按之牢若痛。是藏气不治，腹中气候发动也。动气应藏，是皆真气虚，虽有表里攻发之证，即不可汗下。经曰：动气在左不可发汗，汗则头眩，汗不止，筋惕肉瞤，是发汗而动肝气者也。动气在左不可下，下之则腹内拘急，食不下，动气更剧，虽有身热，卧则欲蹉，是下之而动肝气者也。动气在上不可发汗，汗则气上冲，正在心端，是发汗而动心气者也。动气在上不可下，下之则掌握热烦，身上浮冷，热汗自泄，欲得水自灌，是下之而动心气者也。动气在右不可发汗，汗则衄而渴，心苦烦，饮即吐水，是发汗而动肺气者也。动气在右不可下，下之则津液内竭，咽燥鼻干，头眩心悸，是下之而动肺气者也。动气在下不可发汗，汗则无汗，心中大烦，骨节苦痛，目运恶寒，食则反吐，谷不得下，是发汗而动肾气者也。动气在下不可下，下之则腹胀满，卒起头眩，食则下清谷，心下痞，是下之而动肾气者也。且脾内证，当脐有动气，经特曰脐之四傍动气，不可汗下，独不言脾候，当脐有动气者，以脾者居中州，为胃以行津液，发汗吐下，独先动脾，况脾家发动气者，讵可动之也，所以特不言之也。伤寒所以看外证为当者，盖不在脉之可见，必待问之可得者，发汗吐下，务要审谛，举此动气类，可知矣。

自利第四十三

伤寒自利，何以明之？自利者，有不经攻下，

① 骨之：原脱，据《灵枢》补。

② 眴(shùn 顺)：视貌。《楚辞·九章·怀沙》："眴兮杳杳。"即以目视物之意。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自然溏泄者，谓之自利也。伤寒自利多种，须知冷热虚实，消息投汤，无致失差。杂病自利，多责为寒；伤寒下利，多由协热。其与杂病有以异也。表邪传里，里虚协热则利；不应下而便攻之，内虚协热遂利，是皆协热矣。又合病家，皆作自利。太阳与阳明合病，必自下利，葛根汤主之；太阳与少阳合病，必自下利，黄芩汤主之；阳明与少阳合病，必自下利，大承气汤主之。三者皆合病下利，一者发表，一者攻里，一者和解，所以不同者，盖六经以太阳阳明为表，少阳太阴为在半表半里，少阴厥阴为在里。太阳阳明合病为在表者也，虽曰下利，必发散经中邪气而后已，故与葛根汤以汗之；太阳与少阳合病，为在半表半里者也，虽曰下利，必和解表里之邪而后已，故与黄芩汤以散之；阳明少阳合病，为少阳邪气入府者也，虽曰下利，必逐去胃中之实而后已，故与承气汤以下之。是三者所以有异也。下利家，何以明其寒热耶？且自利不渴属太阴，以其脏寒故也；下利欲饮水者，以有热也，故大便溏小便自可者，此为有热；自利小便色白者，少阴病形悉具，此为有寒；恶寒脉微，自利清谷，此为有寒；发热后重，泄色黄赤，此为有热，皆可理其寒热也。凡腹中痛转气下趋少腹者，此欲自利也。自利家身凉脉小为顺，身热脉大为逆。少阴病脉紧下利，脉暴微，手足反温，脉紧反去者，此为欲解；下利脉大者为未止，脉微弱数者，为欲自止，虽发热不死。是知下利脉大为逆，而脉小为顺也。自利宜若可温，理中、白通诸四逆辈，皆温脏止利之剂。又有肠胃有积结，与下焦客邪，皆温剂不能止之必也，或攻泄之，或分利之而后已。经曰：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宜赤石脂禹余粮汤；复不止，当利其小便，是泄在下焦，渗泄而聚利者也。少阴病，自利清水，色纯青，心下必痛，口干燥；与下利三部皆平，按之心下鞕，或脉沉而滑，或不欲食而谵语，或差后至年月日复发，此数者，皆肠胃有积结，而须攻泄者也。《内经》有曰：大热内结，注泄不止，热宜寒疗，结伏须除，以寒下之，结散利止，大寒凝内，久利泄溏，愈而复发，绵历岁年，以热下之，寒去利止，谓之通因通用。下利虽有表证，又不可发汗，以下利为邪气内攻，走津液而胃虚也。故经曰"下利不可攻其表，汗出必胀满"者是矣。大抵下利脱气至急，五夺之中，此为甚者，其或邪盛正虚，邪拥正气下脱，多下利而死。何以言之？经曰：下利日十余行，脉反实者死，发热下利至甚，厥不止者死，直视谵语下利者死，下利手足厥冷无脉者，灸之不温，脉不还死，少阴病自利，复烦躁不得卧寐者死。此数者，皆邪拥正气下脱而死者也。《金匮要略》曰：六府气绝于外者，手足寒；五脏气绝于内者，利下不禁。呜呼！疾成而后药，虽神医不可为已。气既脱矣，孰能治之？

筋惕肉瞤第四十四

伤寒筋惕肉瞤，何以明之？伤寒头痛身疼，恶寒发热者，必然之证也；其于筋惕肉瞤，非常常有之者，必待发汗过多亡阳，则有之矣。《内经》曰：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发汗过多，津液枯少，阳气太虚，筋肉失所养，故惕惕然而跳，瞤瞤然而动也。太阳病，脉微弱，汗出恶风者，不可服大青龙汤，服之则厥逆，筋惕肉瞤，此为逆也；太阳病发汗，汗出不解，其人仍发热，头眩，身瞤动，振振欲擗地者，真武汤主之；动气在左不可发汗，发汗则头眩汗不止，筋惕肉瞤。即是观之，筋惕肉瞤，由发汗多亡阳，阳虚可见矣。兹虽逆也，止于发汗亡阳而表虚，治以温经益阳则可矣；或因吐下发汗，表里俱虚，而有此状者，又非若但发汗后所可同也。经曰：伤寒吐下后，发汗虚烦，脉甚微，八九日，心下痞硬，胁下痛，气上冲咽喉，眩冒，筋脉动惕者，久而成痿，此为逆之甚者也。太阳病发汗，复下之后，表里俱虚，复加烧针，因胸烦，面色青黄，肤瞤者难治，兹为逆之甚者也。发汗吐下，庸可忽诸。

热入血室第四十五

伤寒热入血室，何以明之？室者，屋室也，谓可以停止之处。人身之血室者，荣血停止之所，经脉留会之处，即冲脉是也。冲脉者，奇经八脉之一脉也，起于肾，下出于气冲，并足阳明经，夹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脐上行，至胸中而散，为十二经脉之海。王冰曰冲为血海，言诸经之血，朝会于此，男子则运行生精，女子则上为乳汁，下为月水。《内经》曰：任脉通，冲脉盛，月事以时下者是也。王冰曰：阴静海满而去血。谓冲脉盛，为海满也。即是观之，冲是血室可知矣。伤寒之邪，妇人则随经而入，男子由阳明而传。以冲之脉与少阴之络起于肾，女子感邪，太阳随经便得而入，冲之经并足阳明，男子阳明内热，方得而入也。冲之得热，血必妄行，在男子则下血谵语，在妇人则月水适来。阳明病下血谵语，此为热入血室者，斯盖言男子，不止谓妇人而言也。妇人伤寒，经水适来与经水适断者，皆以经气所虚，宫室不阖，邪得乘虚而入。《针经》有言曰：邪气不得其虚，不能独伤人者是矣。妇人热入血室，有须治而愈者，有不须治而愈者，又各不同也。妇人中风，发热恶寒，经水适来，得之七八日，热除而脉迟，身凉和，胸胁下满，如结胸状，谵语者，此为热入血室，当刺期门，随其实而泻之；与其妇人中风七八日，续得寒热发作有时，经水适断者，此为热入血室，其血必结，故使如疟状，发作有时，小柴胡汤主之。二者是须治而愈者也。妇人伤寒发热，经水适来，昼则明了，暮则谵语，如见鬼状者，此为热入血室，无犯胃气及上二焦，必自愈。是不须治而愈者也。谵语为病邪之甚者，何不须治而愈耶？且胸胁满如结胸，谵语，是邪气留结于胸胁而不去者，必刺期门，随其实而泻之；寒热如疟，发作有时者，是血结而不行者，须小柴胡汤散之。二者既有留邪，必须治之可也。若发热经水适来，昼日明了，暮则谵语，此则经水既来，以里无留邪，但不妄犯，热随血散，必自愈。经曰：血自下，下者愈，故无犯胃气及上二焦，必自愈。所谓妄犯者，谓恐以谵语为阳明内实，攻之犯其胃气也；此无胸胁之邪，恐刺期门犯其中焦也；此无血结，恐与小柴胡汤犯其上焦也。小柴胡汤解散则动卫气，卫出上焦，动卫气是犯上焦也；刺期门则动荣气，荣出中焦，动荣气是犯中焦也。《脉经》有曰：无犯胃气及上二焦。岂谓药不谓针耶，此其是欤。

发黄第四十六

伤寒发黄，何以明之？经曰：湿热相交，民当病瘅[①]。瘅者，黄也，单阳而无阴者也。伤寒至于发黄，为疾之甚也。湿也，热也，甚者则发黄；内热已盛，复被火者，亦发黄也；邪风被火热，两阳相熏灼，其身必发黄；阳明病被火，额上微汗出，小便不利者，必发黄，是由内有热而被火，致发黄者也。阳明病无汗，小便不利，心中懊侬者必发黄，是由阳明热盛，致发黄者也。伤寒发汗已，身目为黄，所以然者，寒湿在里不解故也，以为不可下也，于寒湿中求之，是由寒湿致发黄者也。湿亦令黄也，热亦令黄也，其能辨之乎？二者非止根本有异，而色泽亦自不同。湿家之黄也，身黄如似熏，黄虽黄而色暗不明也；至于热盛之黄也，必身黄如橘子色，甚者勃勃出，染着衣，正黄如檗，是其正黄色也。由是观之，湿之与热，岂不异哉！大抵黄家属太阴，太阴者脾之经也，脾者，土；黄，土色也，脾经为湿热蒸之，则色见于外，必发身黄。经曰：伤寒脉浮缓，手足自温者，是为系在太阴，太阴当发身黄者是矣。热虽内盛，若已自汗出，小便利者，则不能发黄必也。头汗出，身无汗，剂颈而还，小便不利，渴饮水浆，此为瘀热在里，身必发黄。黄家为热盛，而治法亦自有殊。伤寒八九日，身如橘子色，小便不利，少腹满者，茵陈蒿汤主之，此欲泄涤其热也；伤寒身黄发热者，栀子柏皮汤主之，此欲解散其热也；伤寒瘀热在里；身必发黄，麻黄连翘赤小豆汤主之，此欲解其热也。此数者，泄涤解散，乃治之不同，亦皆析火彻热之剂也；一或身黄脉沉结，少腹硬而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又为蓄血在下焦，使之黄也，必须抵当汤下之而愈。黄家既是病之已极，是以有不治之者多矣，非止寸口近掌无脉，鼻气出冷，为不治之疾。又若形体如烟熏，直视摇头者，是为心绝；环口黧黑，柔汗发黄，是为脾绝。皆不治之诊，医者更详视之。

① 瘅(dǎn 疸)：通疸。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发狂第四十七

伤寒发狂，何以明之？狂者，猖狂也，谓其不宁也。《难经》曰：狂之始发也，少卧不饥，而自高贤也，自辨智也，自贵倨也，妄笑好歌乐也，妄行走不休也。狂家所起，皆阳盛致然。《内经》曰：阴不胜其阳，脉留薄疾，并乃狂也。又曰：邪入于阳则狂，邪入于阴则瘖①。《难经》曰：重阳者狂，重阴者癫。《脉经》曰：阴附阳则狂，阳附阴则癫。《病源》曰：阳邪并于阳则狂，阴邪并于阴则癫。即诸经之狂为阳盛也明矣。又阳明之病，恶人与火，闻木音则惕然而惊，心欲动，独闭户牖而处，甚则欲上高而歌，弃衣而走，逾垣上屋，其所上之处，皆非素能者，是谓阳邪并于阳明也。伤寒热毒在胃，并于心藏，使神不宁，而志不定，遂发狂也。伤寒至于发狂，为邪热至极也，非大吐下则不能已。又有热在下焦，其人如狂者，经曰：热入膀胱，其人如狂。谓之如狂，则未至于狂，但卧起不安尔。其或狂言，目反直视，又为肾之绝；汗出辄复热，狂言不能食，又为失志死。若此则殆，非药石之所及，是为真病焉。

霍乱第四十八

伤寒霍乱，何以明之？上吐而下利，挥霍而撩乱是也。邪在上焦者，但吐而不利；邪在下焦者，但利而不吐；若邪在中焦，胃气不治，为邪所伤，使阴阳乖隔，遂上吐而下利。若止呕吐，而利经止。得之吐利，必也上吐下利，躁扰烦乱，乃谓之霍乱，其与但称吐利者，有以异也。伤寒吐利者，邪气所伤，霍乱吐利者，饮食所伤也。其有兼伤寒之邪，内外不和者，加之头痛发热而吐利也。经曰：病发热头痛，身疼，恶寒吐利者，此属何病？答曰：此名霍乱。自吐下又利止，复更发热也，是霍乱兼伤寒者也。霍乱头痛发热，热多欲饮水者，五苓散主之；寒多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以其中焦失治，阴阳乖隔，必有偏之者，偏阳则多热，偏阴则多寒。许仁则曰：病有干霍乱，有湿霍乱，干霍乱死者多，湿霍乱死者少。盖吐利则所伤之物，得以出泄，虽霍乱甚，则止于胃中水谷泄尽则止矣，所以死者少。及其干霍乱而死多者，以其上不得吐，下不得利，则所伤之物，不得出泄，壅闭正气，关隔阴阳，烦扰闷乱，躁无所安，喘胀，干霍乱而死。呜呼！食饮有节，起居有常者，岂得致霍乱耶？饮食自倍，肠胃乃伤，丧身之由，实自致尔。

蓄血第四十九

伤寒蓄血，何以明之？蓄血者，血在下焦，结聚而不行，蓄积而不散者是也。血菀于上而吐血者，谓之薄厥；留于下而瘀者，谓之蓄血。此由太阳随经，瘀热在里，血为热所搏，结而不行，蓄于下焦之所致。经曰：太阳病六七日，表证仍在，脉微而沉，反不结胸，其人发狂者，以热在下焦，少腹当硬满，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抵当汤主之者是也。大抵看伤寒，必先观两目，次看口舌，然后自心下至少腹，以手摄按之，觉有满硬者，则当审而治之。如少腹觉有硬满，便当问其小便，若小便不利者，则是津液留结，可利小便；若小便自利者，则是蓄血之证，可下瘀血。经曰：伤寒有热，少腹满，应小便不利，今反利者，为有血也。又曰：太阳病身黄，脉沉结，少腹硬，小便不利者，为无血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证谛也，皆须抵当丸下之愈。阳明证，其人喜忘，屎虽硬，大便反易，其色必黑，亦是蓄血之证。蓄血于下，所以如狂者，经所谓热结膀胱，其人如狂者是也；血瘀于下，所以喜忘者，《内经》曰：血并于下，乱而喜忘者是也。二者若有其一，则为蓄血证明矣。蓄血之证，又有轻重焉。如狂也，喜忘也，皆蓄血之甚者，须抵当汤丸以下之；如外已解，但少腹急结者，则为蓄血之轻也，须桃仁承气汤以利之。医之妙者何也？在乎识形证，明脉息，晓虚实，知传变。其于形证之明者，众人所共识，又何以见其妙？必也形证之参差，众人所未识，独先识之，乃所以为妙。且如病人无表里证，发热七八日，虽脉浮数者，可下之；假令已下，脉

① 瘖(yin 阴)：通喑，哑义。瘖然无声。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数不解，发热则消谷善饥，至六七日，不大便者，此有瘀血，抵当汤主之。当不大便六七日之际，又无喜忘如狂之证，亦无少腹硬满之候，当是之时，与承气汤下者多矣；独能处以抵当汤下之者，是为医之妙者也。若是者，何以知其有蓄血也，且脉浮而数，浮则伤气，数则伤血，热客于气则脉浮，热客于血则脉数，因下之后，浮数俱去则已；若下之后，数去，其脉但浮者，则荣血间热去，而卫气间热在矣，为邪气独留心中则饥，邪热不杀谷，潮热发渴也；及下之后，浮脉去而数不解者，则卫气间热去，而荣血间热在矣，热气合并，迫血下行，胃虚协热，消谷善饥。血至下焦，若下不止，则血得以去，泄必便脓血也；若不大便六七日，则血不得出泄，必蓄在下焦为瘀血，是须抵当汤下之。此实疾症之奇异，医法之玄微。能审诸此者，真妙医也。

劳复第五十

伤寒劳复，何以明之？劳为劳动之劳，复为再发也，是伤寒差后，因劳动再发者是也。伤寒新差后，血气未平，余热未尽，劳动其热，热气还经络，遂复发也。此有二种：一者因劳动外伤，二者因饮食内伤。其劳动外伤者，非止强力摇体、持重远行之劳；至于梳头洗面则动气，忧悲思虑则劳神，皆能复也，况其过用者乎。其饮食内伤者，为多食则遗，食肉则复者也。《内经》曰：热病已愈，而时有遗者何也？以热甚而强食之，病已衰而热有所藏，因其谷气留薄，两阳相合，故有所遗。经曰：病已差，尚微烦，设不了了者，以新虚不胜谷气，故令微烦，损谷则愈。夫伤寒邪气之传，自表至里，有次第焉；发汗吐下，自轻至重，有等差焉。又其劳复则不然，见其邪气之复来也，必迎夺之，不待其传也。经曰：大病差后劳复者，枳实栀子豉汤主之；若有宿食加大黄。且枳实栀子豉汤则吐之，岂待虚烦懊侬之症；加大黄则下之，岂待腹满谵语之候。经曰：伤寒差后，更发热者，小柴胡汤主之；脉浮以汗解之，脉沉实者，以下解之。亦是便要折其邪也。盖伤寒之邪，自外入也；劳复之邪，自内发也，发汗吐下，随宜施用焉。呜呼！劳复也，食复也，诸劳皆可及，御内则死矣。若男女相易，则为阴阳易；其不易自病者，谓之女劳复。以其内损真气，外动邪热，真虚邪盛，则不可治矣。昔督邮顿[1]子献，不以华佗之诊为信，临死致有出舌数寸之验。由此观之，岂不与后人为鉴诫哉。

① 顿：原作“顾”，据《三国志》改。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卷 四诸汤方论①

桂枝汤方

经曰：桂枝本为解肌，若其人脉浮紧，发热汗不出者，不可与也。常须识此，勿令误也。盖桂枝汤，本专主太阳中风，其于腠理致密，荣卫邪实，津液禁固，寒邪所胜者，则桂枝汤不能发散；必也皮肤疏凑，又自汗，风邪干于卫气者，乃可投之也。仲景以解肌为轻，以发汗为重，是以发汗吐下后，身疼不休者，必与桂枝汤，而不与麻黄汤者，以麻黄汤专于发汗，其发汗吐下后，津液内耗，虽有表邪，而止可解肌，故须桂枝汤小和之也。桂味辛热，用以为君，必谓桂犹主也，宣道诸药，为之先聘，是犹辛甘发散为阳之意。盖发散风邪，必以辛为主，故桂枝所以为君也。芍药味苦酸微寒，甘草味甘平，二物用以为臣佐者，《内经》所谓风淫所胜，平以辛，佐以苦，以甘缓之，以酸收之，是以芍药为臣，而甘草为佐也。生姜味辛温，大枣味甘温，二物为使者，《内经》所谓风淫于内，以甘缓之，以辛散之，是以姜枣为使者也。姜、枣味辛甘，固能发散，而此又不特专于发散之用，以脾主为胃行其津液，姜、枣之用，专行脾之津液，而和荣卫者也。麻黄汤所以不用姜、枣者，谓专于发汗，则不待行化，而津液得通矣。用诸方者，请熟究之。

桂枝君，三两，去皮 芍药臣佐，三两 甘草臣佐，二两，炙 大枣使，十二枚，擘 生姜使，三两，切

上五味㕮咀。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适寒温，服一升；服已须臾，啜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温覆令一时许，遍身漐漐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瘥，停后服，不必尽剂；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后服小促役② 其间，半日许令三服尽。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时观之。服一剂尽，病症犹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乃服至二三剂。禁生冷、粘滑、肉面、五辛、酒酪、臭恶等物。

麻黄汤方

《本草》有曰：轻可去实，即麻黄、葛根之属是也。实为寒邪在表、皮腠坚实、荣卫胜、津液内固之表实，非腹满便难之内实也。《圣济经》曰：汗不出而腠密，邪气胜而中蕴，轻剂所以扬之。即麻黄、葛根之轻剂耳。麻黄味甘苦，用以为君者，以麻黄为轻剂，而专主发散，是以为君也。桂枝为臣者，以风邪在表又缓，而肤理疏者，则必以桂枝解其肌，是用桂枝为臣；寒邪在经，表实而腠密者，则非桂枝所能独散，必专麻黄以发汗，是当麻黄为主，故麻黄为君，而桂枝所以为臣也。《内经》曰：寒淫于内，治以甘热，佐以辛苦者，是兹类欤。甘草味甘平，杏仁味甘苦温，用以为佐使者，《内经》曰：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肝者荣之主也，伤寒荣胜卫固，血脉不利，是专味甘之物以缓之。故以甘草、杏仁为之佐使。且桂枝汤主中风，风则伤卫，风邪并于卫，则卫实而荣弱，仲景所谓汗出恶风者，此为荣弱卫强者是矣，故桂枝汤佐以芍药，用和荣也。麻黄汤主伤寒，寒则伤荣，寒邪并于荣，则荣实而卫虚，《内经》所谓气之所并为血虚，血之所并为气虚者是矣，故麻黄佐以杏仁，用利气也。若是之论，实处方之妙理、制剂之渊微。该通君子，熟明察之，乃见功焉。

麻黄君，三两，去节 桂枝臣，三两，去皮 甘草佐使，二两，炙 杏仁佐使，七十枚，去皮尖

上四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纳诸药，煮取二升半，去滓，温服八合，覆取微汗。并不须啜粥，余如桂枝法将息。

---

① 诸汤方论：原作“伤寒明理药方论”，为使正文标题与目录一致，今据目录改。

② 役：《伤寒论》原文无此字。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大青龙汤方

青龙，东方甲乙木神也，应春而主肝，专发主之令，为敷荣之主。万物出甲开甲，则有两歧，肝有两叶，以应木叶。所以谓之青龙者，以发散荣卫两伤之邪，是应肝木之体耳。桂枝汤主中风，麻黄汤主伤寒，二者发散之纯者也。及乎大青龙汤则不然，虽为发汗之剂，而所主又不一，必也中风脉浮紧，为中风见寒脉，是风寒两伤也；伤寒脉浮缓，为伤寒见风脉，是风寒两伤也，风兼寒，寒兼风，乃大青龙汤专主之也。见兹脉症，虽欲与桂枝汤解肌以祛风，而不能已其寒，则病不去；或欲以麻黄汤发汗以散寒，而不能去其风，则病仍在，兹仲景所以特处大青龙汤，以两解之。麻黄味甘温，桂枝味辛热，寒则伤荣，必以甘缓之，风则伤卫，必以辛散之；此风寒两伤，荣卫俱病，故以甘辛相合，而为发散之剂。表虚脉缓者，则以桂枝为主；此以表实腠理密，则以麻黄为主，是先麻黄后桂枝，兹麻黄为君，桂枝为臣也。甘草味甘平，杏仁味甘苦，苦甘为助，佐麻黄以发表；大枣味甘温，生姜味辛温，辛甘相合，佐桂枝以解肌；石膏味甘辛微寒，风，阳邪也，寒，阴邪也，风则伤阳，寒则伤阴，荣卫阴阳，为风寒两伤，则非轻剂所能独散也，必须轻重之剂以同散之，乃得阴阳之邪俱已，荣卫之气俱和，是以石膏为使；石膏为重剂，而又专达肌表者也。大青龙汤，发汗之重剂也，非桂枝汤之所同，用之稍过，则又有亡阳之失。经曰：若脉微弱，汗出恶风者，不可服，服之则厥逆，筋惕肉瞤，此为逆也。又曰：一服汗者停后服；若复服，汗多亡阳，遂虚恶风，烦躁不得眠也。即此观之，剂之轻重可见矣。其用汤者，宜详审之。

麻黄君，六两，去节 桂枝臣，二两，去皮 甘草佐，一两，炙 杏仁佐，四十枚，去皮尖 生姜左，三两，切 大枣佐，十枚，擘 石膏使，如鸡子大，碎

上七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渣，温服一升，取微似汗；汗出多者，温粉止之。一服汗者，停后服，若复服，汗多亡阳，遂虚一作逆 恶风，烦躁不得眠也。

又温粉方

白术 藁本 川芎 白芷各等分

上捣罗为细末。每末一两，入米粉三两，和令匀，粉扑周身止汗。无藁本亦得。

小青龙汤方

青龙象肝木之两歧，而主两伤之疾，中风见寒脉，伤寒见风脉，则为荣卫之两伤，故以青龙汤主之。伤寒表不解，则麻黄汤可以发；中风表不解，则桂枝汤可以散。惟其表且不解，而又加之心下有水气，则非麻黄汤所能发，桂枝汤所能散，乃须小青龙汤，始可祛除表里之邪气尔。麻黄味甘辛温，为发散之主，表不解，应发散之，则以麻黄为君；桂味辛热，甘草味甘平，甘辛为阳，佐麻黄表散之，用二者所以为臣；芍药味酸微寒，五味子味酸温，二者所以为佐者，寒饮伤肺，咳逆而喘，则肺气逆，《内经》曰：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故用芍药、五味子为佐，以收逆气；干姜味辛热，细辛味辛热，半夏味辛微温，三者所以为使者，心下有水，津液不行，则肾气燥，《内经》曰：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是以干姜、细辛、半夏为使，以散寒水。逆气收，寒水散，津液通行，汗出而解矣。心下有水气散行，则所传不一，故又有增损之证。若渴者去半夏，加栝蒌根，水蓄则津液不行，气燥而渴，半夏味辛温，燥津液者也，去之则津液易复，栝蒌根味苦微寒，润枯燥者也，加之则津液通行，是为渴所宜也。若微利去麻黄，加芫花，水气下行，渍入肠间，则为利，下利者不可攻其表，汗出必胀满，麻黄专为表散，非下利所宜，故去之；芫花味苦寒，酸苦为涌泄之剂，水去利则止，芫花下水，故加之。若噎者，去麻黄，加附子。经曰：水得寒气冷必相搏，其人即溏。又曰：病人有寒，复发汗，胃中冷，必吐蛔。而噎为胃气虚竭，麻黄发汗，非胃虚冷所宜，故去之；附子辛热，热则温其气，辛则散其寒，而噎者为当，两相佐之，是以祛散冷寒之气。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若小便不利，少腹满，去麻黄，加茯苓。水蓄在下焦不行，为小便不利，少腹满，凡邪客于体者，在外者可汗之，在内者可下之，在上者可涌之，在下者可泄之，水蓄下焦，渗泄可也，发汗则非所当，故去麻黄；而茯苓味甘淡，专行津液，《内经》曰：热淫于内，以淡渗之。渗溺行水，甘淡为所宜，故加茯苓。若喘者，去麻黄，加杏仁。喘为气逆，麻黄发阳，去之则气易顺；杏仁味甘苦温，加之以泄逆气。《金匮要略》曰：其形肿者，故不内麻黄，乃纳杏子，以麻黄发其阳。故喘逆形肿，标本之疾，加减所同，盖其类矣。

麻黄君，三两，去节 甘草臣，三两，炙 桂枝臣，三两，去皮 芍药佐，三两 五味子佐，半升 北细辛使，三两 干姜使，三两 半夏使，半升，洗

上八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纳诸药，煮取三升，去渣，温服一升。

大承气汤方

承，顺也。伤寒邪气入胃者，谓之入府，府之为言聚也，胃为水谷之海，荣卫之源，水谷会聚于胃，变化而为荣卫。邪气入于胃也，胃中气郁滞，糟粕秘结，壅而为实，是正气不得舒顺也。《本草》曰：通可去滞，泄可去邪。塞而不利，闭而不通，以汤荡涤，使塞者利而闭者通，正气得以舒顺，是以承气名之。王冰曰：宜下必以苦，宜补必以酸。言酸收而苦泄也。枳实苦寒，溃坚破结，则以苦寒为之主，是以枳实为君。厚朴味苦温。《内经》曰：燥淫于内，治以苦温。泄满除燥，则以苦温为辅，是以厚朴为臣。芒硝味咸寒。《内经》曰：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人伤于寒，则为病热，热气聚于胃，则谓之实，咸寒之物，以除消热实，故芒硝为佐。大黄味苦寒。《内经》曰：燥淫所胜，以苦下之。热气内胜，则津液消而肠胃燥，苦寒之物，以荡涤燥热，故以大黄为使，是以大黄有将军之号也。承气汤下药也，用之尤宜审焉，审知大满大实，坚有燥屎，乃可投之也；如非大满，则犹生寒热，而病不除，况无满实者，而结胸痞气之属，由是而生矣。是以《脉经》有曰：伤寒有承气之戒。古人亦特谨之。

枳实君，五枚，炙 厚朴臣，半斤，炙，去皮 芒硝佐，三合 大黄使，四两，酒洗

上四味，以水一斗，先煮二物，取五升，去渣，内大黄，更煮取二升，去渣，内芒硝，更上微火一两沸，分温再服。得下，余勿服。

大柴胡汤方

虚者补之，实者泻之，此言所共知。至如峻缓轻重之剂，则又临时消息焉。大满大实坚，有燥屎，非酸剂则不能泄，大小承气汤峻，所以泄坚满者也。如不至大坚满邪热甚，而须攻下者，又非承气汤之可投，必也轻缓之剂攻之，大柴胡汤缓，用以逐邪热也。经曰：伤寒发热七八日，虽脉浮数者，可下之，宜大柴胡；又曰：太阳病过经十余日，反二三下之，后四五日，柴胡证仍在者，先与小柴胡；呕不止，心下急，郁郁微烦者，为未解也，大柴胡下之则愈。是知大柴胡为下剂之缓也。柴胡味苦平微寒，伤寒至于可下，则为热气有余，应火而归心，苦先入心，折热之剂，必以苦为主，故以柴胡为君。黄芩味苦寒。王冰曰：大热之气，寒以取之。推除邪热，必以寒为助，故以黄芩为臣。芍药味酸苦微寒，枳实味苦寒。《内经》曰：酸苦涌泄为阴。泄实折热，必以酸苦，故以枳实、芍药为佐。半夏味辛温，生姜味辛温，大枣味甘温，辛者散也，散逆气者，必以辛；甘者缓也，缓正气者，必以甘，故半夏、生姜、大枣为之使也。一方加大黄，以大黄有将军之号，而功专于荡涤，不加大黄，恐难攻下，必应以大黄为使也。用汤者，审而行之，则十全之功可得矣。

柴胡君，半斤 黄芩臣，三两 枳实佐，四枚，炙 芍药佐，三两 生姜使，五两，切 半夏使，半升，洗 大枣使，十二枚，擘

上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渣再煎，温服一升，日三服。一方加大黄二两；若不加，恐不名大柴胡汤。

小柴胡汤方

伤寒邪气在表者，必溃形以为汗；邪气在里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者，必荡涤以为利；其于不外不内，半表半里，既非发汗之所宜，又非吐下之所对，是当和解则可矣。小柴胡为和解表里之剂也。柴胡味苦平微寒，黄芩味苦寒。《内经》曰：热淫于内，以苦发之。邪在半表半里，则半成热矣，热气内传，攻之不可，则迎而夺之，必先散热，是以苦寒为主，故以柴胡为君，黄芩为臣，以成彻热发表之剂。人参味甘温，甘草味甘平，邪气传里，则里气不治，甘以缓之，是以甘物为之助，故用人参、甘草为佐，以扶正气而复之也。半夏味辛微温，邪初入里，则里气逆，辛以散之，是以辛物为之助，故用半夏为佐，以顺逆气而散邪也，里气平正，则邪气不得深入，是以三味佐柴胡以和里。生姜味辛温，大枣味甘温。《内经》曰：辛甘发散为阳。表邪未已，迤逦内传，既未作实，宜当两解，其在外者必以辛甘之物发散，故生姜、大枣为使，辅柴胡以和表。七物相合，两解之剂当矣。邪气自表未敛为实，乘虚而凑，则所传不一，故有增损以御之。胸中烦而不呕，去半夏、人参，加栝蒌实。烦者热也，呕者气逆也，胸中烦而不呕，则热聚而气不逆，邪气欲渐成实也。人参味甘为补剂，去之使不助热也；半夏味辛为散剂，去之以无逆气也；栝蒌实味苦寒，除热必以寒，泄热必以苦，加栝蒌实以通胸中郁热。若渴者，去半夏，加人参、栝蒌根。津液不足则渴，半夏味辛性燥，渗津液物也，去之则津液易复；人参味甘而润，栝蒌根味苦而坚，坚润相合，津液生而渴自已。若腹中痛者，去黄芩，加芍药。宜通而塞为痛，邪气入里，里气不足，寒气壅之，则腹中痛。黄芩味苦寒，苦性坚而寒中，去之则中气易和；芍药味酸苦微寒，酸性泄而利中，加之则里气得通，而痛自已。若胁下痞硬，去大枣，加牡蛎。《内经》曰：甘者令人中满。大枣味甘温，去之则硬浸散；咸以软之，牡蛎味酸咸寒，加之则痞者消，而硬者软。若心下悸，小便不利者，去黄芩加茯苓。心下悸小便不利，水蓄而不行也。《内经》曰：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坚肾则水益坚，黄芩味寒，去之则蓄水浸行。《内经》曰：淡味渗泄为阳。茯苓味甘淡，加之则津液通流。若不渴，外有微热，去人参加桂。不渴则津液足，去人参，以人参为主内之物也，外有微热，则表症多，加桂以取汗，发散表邪也。若咳者，去人参、大枣、生姜，加五味子、干姜。肺气逆则咳，甘补中，则肺气愈逆，故去人参，大枣之甘；五味子酸温，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气逆不收，故加五味子之酸；生姜、干姜一物也，生者温而干者热，寒气内淫，则散以辛热，盖诸咳皆本于寒，故去生姜，加干姜，是相假之，以正温热之功。识诸此者，小小变通，触类而长焉。

柴胡君，半斤 黄芩臣，三两 人参佐，一两 甘草佐，三两，炙 半夏佐，半升，洗 生姜使，三两，切 大枣使，十二枚，擘

上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渣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栀子豉汤方

《内经》曰：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其在皮者，汗而发之。治伤寒之妙，虽有变通，终不越此数法也。伤寒邪气自表而传里，留于胸中，为邪在高分，则可吐之，是越之之法也。所吐之证，亦自不同。如不经汗下，邪气蕴郁于膈，则谓之膈实，应以瓜蒂散吐之，瓜蒂散吐胸中实邪者也；若发汗吐下后，邪气乘虚留于胸中，则谓之虚烦，应以栀子豉汤吐之。栀子豉汤，吐胸中虚烦者也。栀子味苦寒。《内经》曰：酸苦涌泄为阴。涌者，吐之也，涌吐虚烦，必以苦为主，是以栀子为君。烦为热胜也，涌热者，必以苦；胜热者，必以寒，香豉味苦寒，助栀子以吐虚烦，是以香豉为臣。《内经》曰：气有高下，病有远近，证有中外，治有轻重。适其所以为治，依而行之，所谓良矣。

栀子君，十四枚，擘 香豉臣，四合，绵裹

上二味，以水四升，煮栀子，取二升半，去渣内豉，更煮取一升半，去渣，分二服，温进一服；得快吐者，止后服。

瓜蒂散方

华佗曰：四日在胸，则可吐之。此迎而夺之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之法也。《千金方》曰：气浮上部，填塞心胸，胸中满者，吐之则愈。此随证治之之法也。大约伤寒四五日，邪气客于胸中之时也，加之胸中烦满，气上冲咽喉，不得息者，则为吐症具，乃可投诸吐药，而万全之功有之矣。瓜蒂味苦寒。《内经》曰：湿气在上，以苦吐之。寒湿之气，留于胸中，以苦为主，是以瓜蒂为君。赤小豆味酸涩。《内经》曰：酸苦涌泄为阴。分涌膈实，必以酸为佐，是以赤小豆为臣。香豉味苦寒，苦以涌泄，寒以胜热，去膈上[①]之热，必以苦寒为辅，是以香豉为使，酸苦相合，则胸中痰热涌吐而出矣。其于亡血虚家，所以不可与者，以瓜蒂散为驶剂，重亡津液之药，亡血虚家，补养则可，更亡津液必不可全。用药君子，必详究焉。

瓜蒂君，一分，熬黄 赤小豆臣，一分

上二味，各别捣筛为散已，合治之。取一钱匕，以香豉一合，用熟汤七合，煮作稀糜，去渣，取汁和散，温顿服之。不吐者少少加，得快吐乃止。诸亡血虚家，不可与瓜蒂散。

大陷胸汤方

结胸由邪在胸中，处身之高分，邪结于是，宜若可汗。然所谓结者，若系结之结，不能分解者也。诸阳受气于胸中，邪气与阳气相结，不能分解，气不通，壅于心下，为硬为痛，是邪正因结于胸中，非虚烦膈实之所同，是须攻下之物可理。低者举之，高者陷之，以平为正，结胸为高邪，陷下以平之，故治结胸，曰陷胸汤。甘遂味苦寒，苦性泄，寒胜热，虽曰泄热，而甘遂又若夫间之，遂直达之气，陷胸破结，非直达者不能透，是以甘遂为君。芒硝味咸寒。《内经》曰：咸味下泄为阴。又曰：咸以软之；气坚者，以咸软之；热胜者，以寒消之。是以芒硝为臣。大黄味苦寒，将军也，荡涤邪寇，除去不平，将军之功也，陷胸涤热，是以大黄为使，利药之中，此为驶剂。伤寒错恶，结胸为甚，非此汤则不能通利之。剂大而数少，取其迅疾，分解结邪，此奇方之制也。《黄帝针经》曰：结虽大，犹可解也。在伤寒之结，又不能久，非陷胸汤，孰可解之矣。

甘遂君，一钱匕 芒硝臣，一升 大黄使，六两，去皮

上三味，以水六升，先煮大黄，取二升，去渣，内芒硝，煮一两沸，内甘遂末，温服一升。得快利，止后服。

半夏泻心汤方

凡陷胸汤，攻结也；泻心汤，攻痞也。气结而不散，壅而不通为结胸，陷胸汤为直达之剂；塞而不通，否而不分为痞，泻心汤为分解之剂。所以谓之泻心者，谓泻心下之邪也。痞与结胸，有高下焉。结胸者，邪结在胸中，故治结胸曰陷胸汤；痞者，邪留在心下，故治痞曰泻心汤。黄连味苦寒，黄芩味苦寒。《内经》曰：苦先入心，以苦泄之。泻心者，必以苦为主，是以黄连为君，黄芩为臣，以降阳而升阴也。半夏味辛温，干姜味辛热。《内经》曰：辛走气，辛以散之。散痞者必以辛为助，故以半夏、干姜为佐，以分阴而行阳也。甘草味甘平，大枣味甘温，人参味甘温，阴阳不交曰痞，上下不通为满，欲通上下，交阴阳，必和其中。所谓中者，脾胃是也。脾不足者，以甘补之，故用人参、甘草、大枣为使，以补脾而和中。中气得和，上下得通，阴阳得位，水升火降，则痞消热已，而大汗解矣，

黄连君，一两 黄芩臣，三两 半夏佐，半升，洗 干姜佐，三两 人参使，三两 甘草使，三两，炙 大枣使，十二枚，擘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渣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茵陈蒿汤方

王冰曰：小热之气，凉以和之；大热之气，寒以取之。发黄者，热之极也，非大寒之剂，则不能彻其热，茵陈蒿味苦寒，酸苦涌泄为阴，酸以涌之，苦以泄之，泄甚热者，必以苦为主，故以茵陈蒿为君。心法南方火而主热，栀子味苦寒，苦入心而寒胜热，大热之气，必以苦寒之物胜之，故

① 膈上：四库本作“上膈”。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以栀子为臣。大黄味苦寒，宜补必以酸，宜下必以苦，推除邪热，必假将军攻之，故以大黄为使。苦寒相近，虽甚热，大毒必祛除，分泄前后，复得利而解矣。

茵陈蒿君，六两 栀子臣，十四枚，擘 大黄使，二两，去皮

上三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茵陈蒿，减六升，内二味，煮取三升，去渣煮分三服，小便当利，尿如皂荚汁状，色正赤，一宿腹减，则黄从小便去也。

白虎汤方

白虎，西方金神也，应秋而归肺。热甚于内者，以寒下之；热甚于外者，以凉解之；其有中外俱热，内不得泄，外不得发者，非此汤则不能解之也。夏热秋凉，暑暍之气，得秋而止，秋之令曰处暑，是汤以白虎名之，谓能止热也。知母味苦寒。《内经》曰：热淫所胜，佐以苦甘。又曰：热淫于内，以苦发之。欲彻表热，必以苦为主，故以知母为君。石膏味甘微寒，热则伤气，寒以胜之，甘以缓之，热胜其气，必以甘寒为助，是以石膏甘寒为臣。甘草味甘平，粳米味甘平，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热气内余，蕴烁津液，则脾气燥，必以甘平之物缓其中，故以甘草、粳米为之使。是太阳中暍，得此汤则顿除之，即热见白虎而尽矣。立秋后不可服，以秋则阴气半矣，白虎为大寒剂，秋王之时，若不能食，服之而为哕逆不能食，成虚羸者多矣。春沂云："立秋后"至"多矣"四十二字疑后人所加。

知母君，六两 石膏臣，一斤，碎 甘草使，二两，炙 粳米使，六合

上四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汤成，去渣温服一升，日三服。

五苓散方

苓，令也，号令之令矣。通行津液，克伐肾邪，专为号令者，苓之功也。五苓之中，茯苓为主，故曰五苓散。茯苓味甘平，猪苓味甘平，甘虽甘也，终归甘淡。《内经》曰：淡味渗泄为阳。利大便曰攻下，利小便曰渗泄，水饮内蓄，须当渗泄之，必以甘淡为主，是以茯苓为君，猪苓为臣。白术味甘温，脾恶湿，水饮内蓄，则脾气不治，益脾胜湿，必以甘为助，故以白术为佐。泽泻味咸寒。《内经》曰：咸味下泄为阴。泄饮导溺，必以咸为助，故以泽泻为使。桂枝辛热，肾恶燥，水蓄不行，则肾气燥。《内经》曰：肾恶燥，急食辛以润之。散湿润燥，故以桂枝为使。多饮暖水，令汗出愈者，以辛散水气外泄，是以汗润而解也。

茯苓君，十八铢 猪苓臣，十八铢，去皮 白术佐，八铢 泽泻使，一两六铢 桂枝使，半两，去皮

上五味，捣为散。以白饮和服方寸匕，日三服，多饮暖水，汗出愈。如法将息。

理中丸方

心肺在膈上为阳，肾肝在膈下为阴，此上下脏也。脾胃应土，处在中州，在五脏曰孤脏，属三焦曰中焦，自三焦独治在中，一有不调，此丸专治，故名曰理中丸。人参味甘温。《内经》曰：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缓中益脾，必以甘为主，是以人参为君。白术味甘平。《内经》曰：脾恶湿，温胜湿。温中胜湿，必以甘为助，是以白术为臣，甘草味甘平。《内经》曰：五味所入，甘先入脾。脾不足者，以甘补之，补中助脾，必先甘剂，是以甘草为佐。干姜味辛热。喜温而恶寒者胃也，胃寒则中焦不治。《内经》曰：寒湿所胜，平以辛热。散寒温胃，必先辛剂，是以干姜为使。脾胃居中，病则邪气上下左右无所不至，故又有诸加减焉。若脐下筑者，肾气动也，去白术加桂。气壅而不泄，则筑然动，白术味甘补气，去白术则气易散；桂辛热，肾气动者，欲作奔豚也，必服辛味以散之，故加桂以散肾气。经曰：以辛入肾，能泄奔豚气故也。吐多者去白术，加生姜。气上逆者则吐多，术甘而壅，非气逆者之所宜也。《千金方》曰：呕家多服生姜，此是呕家圣药。生姜辛散，是于吐多者加之；下多者还用术，气泄而不收，则下多，术甘壅补，使正气收而不泄也。或曰湿胜则濡泄，术专除湿是于下多者加之。悸者加茯苓，饮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聚则悸，茯苓味甘，渗泄伏水，是所宜也。渴欲得水者加术，津液不足则渴，术甘以补津液。腹中痛者加人参。虚则痛，《本草》曰：补可去弱。即人参羊肉之属是也。寒多者加干姜，辛能散也。腹满者去白术加附子。《内经》曰：甘者令人中满。术甘壅补，于腹满家则去之。附子味辛热，寒气壅郁，为腹之满，以热胜寒，以辛散满，故加附子。《内经》曰：热者寒之，寒者热之，此之谓也。

人参君 白术臣 甘草佐，炙 干姜使，各二两

上四味，捣筛蜜丸，如鸡子黄许大。以沸汤数合，和一丸研碎，温服之，日三四，夜二服。

四逆汤方

四逆者，四肢逆而不温也。四肢者，诸阳之本，阳气不足，阴寒加之，阳气不相顺接，是致手足不温，而成四逆也。此汤申发阳气，却散阴寒，温经暖肌，是以四逆名之。甘草味甘平。《内经》曰：寒淫于内，治以甘热。却阴扶阳，必以甘为主，是以甘草为君。干姜味辛热。《内经》曰：寒淫所胜，平以辛热。逐寒正气，必先辛热，是以干姜为臣。附子味辛大热。《内经》曰：辛以润之。开发腠理，至津液通气也，暖肌温经，必凭大热，是以附子为使。此奇制之大剂也。四逆属少阴，少阴者肾也，肾肝位远，非大剂则不能达。《内经》曰：远而奇偶，制大其服。此之谓也。

甘草君，二两 干姜臣，一两半 附子使，一枚，生用，去皮，八片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渣，分温再服。强人可大附子一枚，干姜三两。

真武汤方

真武，北方水神也，而属肾，用以治水焉。水气在心下，外带表而属阳，必应发散，故治以真武汤。青龙汤主太阳病，真武汤主少阴病。少阴肾水也，此汤可以和之，真武之名得矣。茯苓味甘平，白术味甘温。脾恶湿，腹有水气，则脾不治，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渗水缓脾，必以甘为主，故以茯苓为君，白术为臣。芍药味酸微寒，生姜味辛温。《内经》曰：湿淫所胜，佐以酸辛。除湿正气，是用芍药、生姜酸辛为佐也。附子味辛热。《内经》曰：寒淫所胜，平以辛热。温经散湿，是以附子为使也。水气内渍，至于散，则所行不一，故有加减之方焉。若咳者，加五味子、细辛、干姜。咳者水寒射肺也，肺气逆者，以酸收之，五味子酸而收也；肺恶寒，以辛润之，细辛、干姜辛而润也。若小便利者，去茯苓。茯苓专渗泄者也。若下利者，去芍药，加干姜。酸之性泄，去芍药以酸泄也；辛之性散，加干姜以散寒也。呕者，去附子，加生姜。气上逆则呕，附子补气，生姜散气，两不相损，气则顺矣。增损之功，非大智熟能贯之。

茯苓君，三两 白术臣，二两 芍药佐，三两 生姜佐，二两，切 附子使，一枚，炮，去皮脐，作八片

上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渣，温服七合，日三服。

建中汤方

《内经》曰：肝生于左，肺藏于右，心位在上，肾处在下，左右上下，四脏居焉。脾者土也，应中央，处四脏之中，为中州，治中焦，生育荣卫，通行津液。一有不调，则荣卫失所育，津液失所行，必以此汤温建中脏，是以建中名焉。胶饴味甘温，甘草味甘平，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建脾者，必以甘为主，故以胶饴为君，甘草为臣。桂辛热，辛散也，润也。荣卫不足，润而散之；芍药味酸微寒，酸收也，泄也，津液不逮，收而行之，是以桂、芍药为佐。生姜味辛温，大枣味甘温，胃者卫之源，脾者荣之本，《黄帝针经》曰：荣出中焦，卫出上焦是矣。卫为阳，不足者益之必以辛；荣为阴，不足者补之必以甘，辛甘相合，脾胃健而荣卫通，是以姜枣为使。或谓桂枝汤解表，而芍药数少，建中汤温里，而芍药数多，殊不知二者远近之制。皮肤之邪为近，则制小其服也，桂枝汤芍药佐桂枝同用散，非与建中同体尔；心腹之邪为远，则制大其服也，建中汤芍药佐胶饴以建脾，非与桂枝同用尔。《内经》曰：近而奇偶，制小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其服；远而奇偶，制大其服。此之谓也。

胶饴君，一升 甘草臣，一两，炙 桂枝佐，三两，去皮 芍药佐，六两 大枣使，十二枚，擘 生姜使，三两，切

上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渣，内胶饴，更上微火消解，温服一升，日三服。呕家不用建中汤，以甜故也。

脾约丸方

约者，结约之约，又约束之约也。《内经》曰：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是脾主为胃行其津液者也。今胃强脾弱，约束津液，不得四布，但输膀胱，致小便数而大便硬，故曰其脾为约。麻仁味甘平，杏仁味甘温。《内经》曰：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麻仁、杏仁，润物也。《本草》曰：润可去枯。脾胃干燥，必以甘润之物为主，是以麻仁为君，杏仁为臣。枳实味苦寒，厚朴味苦温，润燥者必以甘，甘以润之；破结者必以苦，苦以泄之，枳实、厚朴为佐，以散脾之结约。芍药味酸微寒，大黄味苦寒，酸苦涌泄为阴，芍药大黄为使，以下脾之结燥。肠润结化，津液还入胃中，则大便利，小便少而愈矣。

麻子仁君，二两 杏仁臣，一升，去皮尖熬，别作脂 枳实佐，半斤，炙 厚朴佐，一尺，炙去皮 芍药使，半斤 大黄使，一斤，去皮

上六味，蜜和丸，梧桐子大。饮服十丸，日三服；渐加，以知为度。

抵当汤方

人之所有者，气与血也。气为阳气，流而不行者则易散，以阳病易治也；血为阴，血蓄而不行者则难散，以阴病难治故也。血蓄于下，非大毒驶剂，则不能抵当其甚邪，故治蓄血曰抵当汤。水蛭味咸苦微寒，《内经》曰：咸胜血，血蓄于下，胜血者必以咸为主，故以水蛭为君；虻虫味苦微寒，苦走血，血结不行，破血者必以苦为助，是以虻虫为臣。桃仁味苦甘平，肝者血之源，血聚则肝气燥，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散血缓急，是以桃仁为佐。大黄味苦寒，湿气在下，以苦泄之，血亦湿类也，荡血逐热，是以大黄为使。四物相合，而方剂成。病与药对，药以病宜，虽苛毒重疾，必获全济之功矣。

水蛭君，三十个，炙熟 虻虫臣，三十个，去翅足熬 桃仁佐，三十个，去皮熬 大黄使，三两，去皮酒洗

上四味，锉如麻豆大。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渣，温服一升，未利再服。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跋

右《注解伤寒论》十卷、《明理论》三卷、论方一卷，聊摄成无己之所作，自北而南，盖两集也。予以绍熙庚戌岁入都，传前十卷于医者王光廷家，洎守荆门，又于襄阳访后四卷得之。望闻问切治病处方之要举不越此。古今言伤寒者，祖张长沙，但因其证而用之，初未有发明其意义。成公博极研精，深造自得，本《难》《素》《灵枢》诸书以发明其奥，因仲景方论以辨析其理，极表里虚实阴阳死生之说，究药病轻重去取加减之意，毫发了无遗恨，诚仲景之忠臣，医家之大法也。士大夫宦四方，每病无医。予来郴山，尤所叹息，欲示之教，难于空言，故刊此书，以为楷式，使家藏其本，人诵其言，夭横伤生，庶乎免矣。成公当乙亥丙子岁，其年九十余，则必生于嘉祐治平之间。国家长育人材，命医立学，得人之效，一至于此，则天下后世，凡所谓教养云者，可不深加之意也夫。

开禧改元五月甲子历阳张孝忠书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此事难知

元·王好古　著
鲍毓城　校注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校注说明

《此事难知》二卷，元·王好古撰。王好古，字进之，号海藏，赵州（今河北省赵县）人。青年时性识明敏，博通经史，但屡举进士不第，遂究心于医术。曾与李杲同师于易水张元素习医，元素殁，又师事师兄李杲，经学多年，尽得其传，终成名家。曾任赵州医学教授兼提举，主管内医学。他在张元素、李杲两位医学家的影响下，亦主张温补脾肾，犹为重视内因在疾病变化过程中的作用：对斑疹疾病的治疗，经验也相当丰富。王氏平生著述甚丰，计有《痘疹论》、《光明论》、《本草实录》、《汤液本草》、《医垒元戎》、《伊尹汤液仲景广为大法》、《斑疹萃英》、《阴症略例》、《标本论》、《伤寒辨惑论》、《仲景详辨》、《活人节要歌括》、《钱氏补遗》、《十二经要图解》等。

本书是王好古整理其师李杲的医学论文集，刊东垣医论百余篇。由于原作者李杲（金元四大家之一）在医学上有很好的修养，对各种医疗上的问题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尤其对《伤寒论》研究较深，如对“太阳证”的“当汗，不当汗”，“阳明证”的“汗无太早，下无太晚”的医疗方针的讨论，至今尤为实用。由于王氏的编撰，李东垣的医论，赖此以存一二，难得好古称之谓“得师不传之秘”。

本书内容主要包括：基础理论方面，论述了经络脏腑、卫气荣血；病因病理、病情等方面，对《内经》、《难经》理论多有阐述发挥；诊断方面，阐明了望诊与诊脉的方法，对临床有很好的指导意义；辨证施治方面，除伤寒论述尤详外，对咳嗽、头痛、口渴、疟疾、便血、便秘、滑精等内科疾病、眼科疾病和外科疮痈等，着重强调“治病求本”的治疗原则；方药方面，对方药的性能、适应证和煎服方法等，提出了许多独特论点，足以启迪后学。

本书首刊于元·至大元年戊申（1308），后明、清两朝多次翻刻，解放前后又有石印本和影印本。此次以明·成化（1484）本为底本，以明·嘉庆丙辰（1556）《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本（简称“医统本”）相互校参，并参阅明·嘉庆己丑（1529）《东垣十书》及上海涵芬楼影印元刻《济生拔萃》及《黄帝内经素问》、《伤寒论》等。力求使其恢复原貌，对难懂的语词，适当加注，以便于阅读。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此事难知》序

东垣先生医书一帙，予府已锓梓[①]传于世矣。今又得一书，亦东垣治疾之法，名曰《此事难知》。盖医之为道，所以续斯为之命，而与天地生生之德不可一朝泯也。秦焚六经，而废周公、孔子之道，幸而医书存世。考诸经者，则知黄帝与岐伯之论辩，反覆推明五运七气之秘，以立补泄之法，所以拯斯人之疾，而人之死生系焉。岐黄既远，求能推诸五运七气，而察阴阳升降之候，定脏腑虚实之所因，合经络上下之所属，而能起死回生者鲜矣。噫！克绍[②]明之者，其惟东垣先生乎？先生是书，乃言外不传秘，诚为人所难知。然方剂虽载其妙理，有不可得而明言者，在乎心领而神会耳。唐·许胤宗曰：医者，意也。思虑精则得之，此之谓欤！而孟轲氏曰：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与人之巧，亦此谓也。予用寿行[③]而与四方之士共焉，则济人利物之一端，未必无小补云！

成化甲辰岁仲夏既望荆南一人书于宝训堂拙庵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① 锓梓：出版，印刷。
② 克绍：继承。
③ 寿行：毕生、一生、终生。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东垣先生《此事难知》序

予读医书几十载矣，所仰慕者，仲景一书为尤焉。然读之未易洞达其趣，欲得一师指之，遍国中无有能知者。寤而思，寐而思，天其勤恤俾我李公明之，授予及所不传之妙。旬储月积，浸就编帙，一语一言，美无可状，始而终之，终而始之，既无端之圜璧也。或有人焉，厌闻而恶见者，岂公徒使之然哉？彼未尝闻，未尝见，耻夫后于人之过也。因目[①]之曰《此事难知》，以其不因师指也。人徒见是书为伤寒之法，而不知上合轩岐之经，中契越人之典，下符叔和之文，兹又言外不传之秘，具载斯文矣！

时至大改元秋七月二十有一日古赵王好古识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① 目：称，名称，书名。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目　录

卷上……（140）
医之可法……（140）
或问手足太阳手足阳明手足少阳俱会于首然六阳会于首者亦有阴乎……（140）
经脉终始……（140）
日用……（140）
人肖天地……（141）
问脾寄于坤如何是损至第三若从脾为第二从肾为第四请言脾数……（141）
明经络之数有几……（141）
问三焦有几……（141）
问脏腑有几……（141）
伤寒之源……（141）
冬伤于寒春必温病……（142）
春伤于风夏生飧泄……（142）
夏伤于暑秋必痎疟……（142）
秋伤于湿冬生咳嗽……（142）
问两感邪从何道而入解利大羌活汤附……（143）
清气为荣……（143）
浊气为卫……（143）
其用在下胆胃膀胱大肠小肠……（143）
其用在上两目两耳鼻口舌……（143）
格则吐逆 九窍 五脏……（143）
关则不便 下窍 六腑……（144）
三阳气血多少……（144）
气血之体……（144）
辨表里中三证……（144）
辨阴阳二证……（144）
辨表伤阴阳二证……（144）
辨内外伤……（144）
辨伤寒言足经不言手经……（145）
六经传足传手经则愈……（145）
太阳六传……（145）
太阳证……（145）
桂枝麻黄各半汤……（146）
桂枝二麻黄一汤……（146）
太阳头痛……（146）
治三阳则不可越经……（146）
问桂枝汤发字……（146）
太阳禁忌不可犯……（146）
太阳证当汗……（147）
太阳证不当汗……（147）
当汗而不汗生黄……（147）
当汗而发汗过多成痉……（147）
不当汗而汗成畜血……（147）
血证见血自愈……（147）
知可解……（147）
知不可解……（147）
脉知可解不可解……（147）
易老解利法九味羌活汤……（147）
当汗而下之成协热利……（147）
太阳一下有八变……（147）
里传表……（148）
伤寒杂证误下变有轻重……（148）
五苓散为下药……（148）
当服不服则生何证……（148）
不当服服之则生何证……（148）
酒毒小便赤涩宜五苓散……（148）
五苓散以泻湿热 火入水……（148）
表之里药……（148）
里之表药……（148）
加减凉膈退六经热……（148）
阳明证……（149）
阳明证禁忌不可犯……（149）
汗多亡阳……（149）
下多亡阴……（149）
汗无太早……（149）
下无太晚……（149）
白虎加桂枝汤……（149）
白虎加栀子汤……（149）
伤暑有二白虎加人参汤、白虎加苍术汤……（149）
栀子豉汤……（149）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烦躁……（149）
问邪入阳明为谵语妄言错失此果阳明乎……（150）
伤寒杂证发热相似药不可差……（150）
二证相似药不可差……（150）
狂言谵语郑声辨……（150）
呕吐哕胃所主各有经乎……（150）
阳证发痈……（150）
伤寒之经有几……（150）
三阳从中治……（150）
经言胃中有燥屎五六枚何如……（150）
如何是入阴者可下……（151）
评热论藏字……（151）
大承气汤……（151）
小承气汤……（151）
调胃承气汤……（151）
大柴胡汤……（152）
少阳证小柴胡汤……（152）
少阳证禁忌不可犯……（152）
如何是半表半里……（152）
半表半里有几……（152）
问妇人经病大人小儿内热潮作并疟疾寒热其治同否……（152）
热有虚实外何以别……（152）
少阳杂病……（152）
阳盛阴虚发寒者何……（153）
平旦潮热……（153）
日晡潮热……（153）
太阴证……（153）
太阴可汗……（153）
太阴可温……（153）
太阴有可下者乎……（153）
知可解……（153）
太阴证禁忌不可犯……（153）
腹痛部分……（153）
少阴证……（154）
走无形证……（154）
走有形证……（154）
少阴证下利辨……（154）
少阴证口中辨……（154）
少阴证咽喉辨……（154）
少阴禁忌不可犯……（154）

卷下

前后虚实图……（155）
诸经皆言大则病进者何也……（155）
《难经》仲景合而为一……（155）
仲景叔和合而为一……（156）
表里所当汗下……（156）
仲景浮汗而沉下……（156）
《难经》沉汗而浮下……（156）
伤寒入里见标脉则生……（156）
杂病出表见标脉则死……（156）
察色脉以定吉凶……（156）
弦有浮沉……（157）
针经……（157）
相合脉经……（157）
四正脉伤之图……（157）
脉当有神……（157）
治病必当求责……（157）
更有手足经或一经非本家病而自他经流入者亦当求责……（157）
治病必求其本……（157）
形不足者温之以气 精不足者补之以味……（158）
痛随利减……（158）
抑本……（158）
虚实……（158）
问两手寸关弦疾脾弱火胜木旺土亏金烁当作何治……（158）
六月大热之气反得大寒之病气难布息身凉脉迟二三至何以治之……（159）
《素问·咳论》一十一证各随脏腑汤液之图……（159）
《素问》五脏疟证汤液之图……（159）
治当顺时……（160）
《素问》六经疟候汤液之图……（160）
问《素问》《难经》《铜人》经络所病各异者何用针当从何法……（160）
问寒病服热药而寒不退 热病服寒药而热不退其故何也……（160）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疾有自误……（160）
病有变怪……（160）
喘论……（160）
桔梗枳壳汤……（161）
寻衣撮空何脏所主……（161）
三法五治论……（161）
一治各有五五五二十五治如火之属衰于戌金之属衰于辰是也……（161）
面部形色之图……（161）
天元图……（162）
地元图……（162）
人元例……（162）
阴阳例……（162）
配合例……（162）
子母例……（162）
兄妹例已上子母史兄妹名曰四针象……（162）
接经手、足经同……（162）
平经说象七十九难……（163）
拔元例……（163）
接经补遗……（163）
天元图……（163）
地元图……（163）
大接经从阳引阴……（163）
大接经从阴引阳……（164）
诸经头痛已下系东垣二十五论……（164）
大头痛论……（164）
有六经发渴各随经药治之……（165）
问三焦有几血海异同……（165）

附录

治目地芝丸，定志、地黄丸……（167）
治精滑固真丸……（167）
脾胃虚渴不止……（167）
腹胀便血内寒朱砂丹……（167）
脏腑实秘胃虚而秘麻仁丸、厚朴汤……（168）
内外诸疮所主方……（168）
三焦寒热用药图……（168）
治臁刃脚膝疮方……（168）
定痈疽死之地方……（168）
许先生论关中梁宽甫证……（168）
论史副使病证……（169）
王太医圆明膏……（169）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卷 上

医之可法

自伏羲、神农、黄帝而下，名医虽多，所可学者有几人哉？至于华氏之剖腹、王氏之灸针术，非不神也，后人安得而效之？非岐伯之圣经，雷公之炮炙、伊尹之汤液、箕子之洪范、越人之问难、仲景之《伤寒》、叔和之《脉诀》、士安之《甲乙》、启玄子之传注，钱仲阳之论议，皆其活法。所可学者，岂千方万论印定后人眼目者所能比哉？其间德高行远，奇才异士，与夫居缙绅隐草莽者，然有一法一节之可观，非百代可行之活法，皆所不取也。岂予好辩哉！欲使学者观此数圣贤，而知所可慕而已。或有人焉，徒能广览泛涉，自以为多学，而用之无益者，岂其知本？

或问手足太阳手足阳明手足少阳俱会于首然六阳会于首者亦有阴乎

答曰：有。六腑者六阳也，五脏者五阴也。肺开窍于鼻，心开窍于舌，脾开窍于口，肝开窍于目，肾开窍于耳，是五阴也。又有厥阴与督脉会于巅，是六阴也。耳者，肾也，复能听声，声为金，是耳中有肺也。鼻者，肺也，复能闻臭，是鼻中有心也。舌者，心也，复能知味，是舌中有脾也。目有五轮，通贯五脏。口为脾，脾为坤土，主静而不动，故无所兼。言耳、鼻、舌各兼一，目兼四，此与督脉，共计十三阴也。脑为诸体之会，即海也，肾主之，是为十四阴矣！

经脉终始

寅，手太阴肺，始于中焦，终于大指内廉出其端。

卯，手阳明大肠，始于大指次指之端，终于上侠[①]鼻孔。

辰，足阳明胃，始于鼻，交颏中，终于入大指间出其端。

巳，足太阴脾，始于大指之端，终于注心中。

午，手少阴心，始于心中，终于循小指之内出其端。

未，手太阳小肠，始于小指之端，终于抵鼻，至目内眦，斜络于颧。

申，足太阳膀胱，始于目内眦，终于小指外侧出其端。

酉，足少阴肾，始于小指之下，终于注胸中。

戌，手厥阴心包，始于胸中，终于循小指次指出其端。

亥，手少阳三焦，始于小指次指之端，终于至目兑[②]眦。

子，足少阳胆，始于目兑眦，终于小指次指。循大指内出其端，贯爪甲，出三毛。

丑，足厥阴肝，始于大指聚毛之上，终于注肺中。

手之三阳，从手走头；足之三阳，从头走足，是高能接下也。足之三阴，从足走腹；手之三阴，从腹走手，是下能趋上也。故上下升降为和。《易》曰：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易》曰：山泽通气，故气寄于辛，用于寅，平旦始从中焦注，循天之纪，左旋至丑而终。昼夜通行五十度，周流八百一十丈。夫唱则妇随，血随气而上行，殊不见润下之意。经云：气主煦之，升也；血主濡之，润也。《书》云：水曰润下。如何说得从气之血有不行之体，如百川右行，东至于海。请示。

日 用

腹临泰壮夬乾姤，遁否观剥坤二六。

---

① 侠：通"挟"。

② 兑：通"锐"。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青白正分开与辟，赤黑往来通道路。
泰即居艮否居坤，乾作天门巽地户。
气终于丑始于寅，血谛辛阴从下去。
丙潜壬内却从高，顺至乙穴还上注。
妇随夫唱几曾停，万派千流无暂住。
血气包含六子中，昼夜行流五十度。
食时骸理敬修行，玄府身周匀闭拒。
排山倒海毒非常，撩鼻撚髭心不怖。
天长地久太虚持，不亏八一元来数。
休说乘虚谩履空，赢取康宁三六足。
知之非难行之难，造次颠沛宜常虑。

人肖天地

且天地之形如卵，横卧于东、南、西、北者，自然之势也。血气运行，故始于手太阴，终于足厥阴。帝曰：地之为下否乎？岐伯曰：地为人之下，太虚之中也。曰：冯[①]乎？曰：大气举之也。是地如卵黄在其中矣！又曰：地者，所以载生成之形类也。《易》曰：坤厚载物，德合无疆。信乎天之包地，形如卵焉。故人首之上，为天之天；足之下，为地之天。人之浮于地之上，如地之浮于太虚之中也。地之西始于寅，终于丑；血之东根于辛，纳于乙，相随往来不息，独缺于乾巽，为天地之门户也。启玄子云：戊土属乾，己土属巽。遁甲曰：六戊为天门，六己为地户，此之谓也。经云：天地者，万物之上下；左右者，阴阳之道路。气血者，父母也；父母者，天地也。血气周流于十二经，总包六子于其中，六气、五行是也。无形者包有形，而天总包地也。天左行而西气随之，百川并进而东血随之。

问脾寄于坤如何是损至第三若从脾为第二从肾为第四请言脾数

答曰：脾虽寄于坤，实用于巳，从上肺、心，从下肾、肝，脾中得三数也。如气寄于辛而用于寅，包络、三焦寄于丑而用于申也，此人之所以肖天地而生。《易》曰：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

明经络之数有几

答曰：十二大经之别，并任、督之别，脾之大络脉别名曰大包，是为十五络，诸经皆言之。予谓胃之大络，名曰虚里，贯膈络肺[②]，出于左乳下，其动应衣，脉宗气也，是知络有十六也。

问三焦有几

答曰：手少阳者，主三焦之气也。《灵枢经》云：足三焦者，太阳之别也，并太阳之证，入络膀胱约下焦。是知三焦有二也。

问脏腑有几

答曰：肝、心、脾、肺、肾，兼包络，一名命门，为六脏；胆、小肠、胃、大肠、膀胱，兼三焦，为六腑。计之十二矣。故包[③]则为一腑矣，是为十三矣。经曰：胞移热于膀胱，则癃、溺血。又云：胞痹者，少腹膀胱按之内痛者，若沃以汤。注云：膀胱，胞内居之。内外二境图云：膀胱者，胞之室也。以是知为十三脏腑矣。

伤寒之源

冬伤于寒，春必温病。盖因房室劳伤与辛苦之人，腠理开泄，少阴不藏，肾水涸竭而得之。无水则春木无以发生，故为温病。至长夏之时，时强木长，因绝水之源，无以滋化，故为大热病也。伤寒之源如此。四气调神论曰：运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沉。广成子云：无劳汝形，无摇汝精。金匮真言曰：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注云：冬不按跷，精气伏藏，阳不妄升，故春不病温。又经云：不妄作劳。又云：不知持满。又云：水冰地坼，无扰乎阳。又云：无泄皮肤，

① 冯：通"凭"。
② 肺：原脱，据《黄帝内经素问》补。
③ 包：通"胞"。此指女子胞。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使气亟夺。启玄子云：肾水王[①] 于冬，故行夏令则肾气伤。春木王而水废，故病于春也。逆冬则伤肾，故少气以奉春生之令也。是以春为温病，夏为热，长夏为大热病，其变随乎时而已。邪之所感浅者，其病轻而易治；深者，其病重而难治；尤深者，其病死而不治。

冬伤于寒春必温病

冬伤于寒者，冬行秋令也，当寒而温，火盛而水亏矣。水既已亏，则所胜妄行，土有余也；所生受病，木不足也；所不胜者侮之。火太过也。火土合德，湿热相助，故为温病，使民腠理开泄，少阴不藏，惟房室劳伤，辛苦之人得之，若此者皆为温病。所以不病于冬，而病于春者，以其寒水居卯之分，方得其权，大寒之令复行于春，腠理开泄，少阴不藏，房室劳伤、辛苦之人阳气泄于外，肾水亏于内，当春之月，时强木长，无以滋生化之源，故为温病耳。故君子周密于冬，少阴得藏于内，腠理以闭拒之，虽有大风苛毒，莫之能害矣！何温病之有哉？人肖天地而生也，冬时阳气俱伏于九泉之下，人之阳气俱藏于一肾之中，人能不扰乎肾，则六阳安静于内。内既得以安，外无自而入矣。此伤寒之源，非天之伤人，乃人自伤也。伤于寒者，皆为病热，为伤寒气乃热病之总称，故曰伤寒。知寒受热邪明矣？六阴用事于冬，阳气在内，周密闭藏可矣。反劳动之，而泄于外，时热已伤于水矣。至春之时，木当发生，阳已外泄，孰为鼓舞？肾水内竭，孰为滋养？此两者同为生化之源，源既已绝，木何赖以生乎？身之所存者，独有热也，时强木长，故为温病矣！

春伤于风夏生飧泄

木，在时为春，在人为肝，在天为风。风者无形之清气也。当春之时，发为温令，反为寒折，是三春之月，行三冬之令也，以是知水为太过矣。水既太过，金肃愈严，是所胜者乘之而妄行也。所胜者乘之，则木虚明矣。故经曰：从后来者为虚邪。木气既虚，火令不及，是所生者受病也，故所不胜者侮之。是以土来木之分，变而为飧泄也。故经曰：清气在下，则生飧泄。以其湿令当权，故飧泄之候发之于夏也。若当春之时，木不发生，温令未显，止行冬令，是谓伤卫。以其阳气不出地之外也，当以麻黄汤发之。麻黄味苦，味之薄者，乃阴中之阳也，故从水中补木而泻水，发出津液为汗也。若春木已生，温令已显，阳气出于地之上，寒再至而复折之，当以轻发之，谓已得少阳之气，不必用麻黄也。春伤于风，夏生飧泄。所以病发于夏者，以其木绝于夏，而土王于长夏，湿本有夏行之体，故飧泄于夏也。不病于春者，以其春时风虽有伤，木实当权，故飧泄不病于木之时，而发于湿之分也。经曰：至而不至，是为不及，所胜妄行，所不胜者薄之，所生者受病。此之谓也。

夏伤于暑秋必痎疟

暑者，季夏也。季夏者，湿土也。君火持权不与之子，暑湿之令不行也。湿令不行，则土亏矣。所胜妄行，木气太过，少阳王也。所生者受病，则肺金不足。所不胜者侮之，故水得以乘之土分。土者，坤也，坤土申之分，申为相火，水入于土，则水火相干，而阴阳交争，故为寒热。兼木气，终见三焦，是二少阳相合也，少阳在湿土之分，故为寒热。肺金不足，洒淅[②] 寒热。此皆往来未定之气也，故为痎疟，久而不愈。疟不发于夏，而发于秋者，以湿热在酉之分，方得其权，故发于大暑已[③] 后也。

秋伤于湿冬生咳嗽

秋者，清肃之气，收敛下行之体也，为湿所伤，是长夏之气不与秋令也。秋令不及，所胜妄行，故火得以炎上而克金，心火既形于肺，故肺气逆而为咳。所不胜者侮之，木气上行与火同，

① 王：通“旺”。
② 洒淅：战栗状，寒热交争。
③ 已：通“以”。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得动而不息也。所生者受病，故肾水亏也。长夏已亢，三焦之气盛也。命门有三焦之舍也，故迫肾水上行，与脾土湿热相合为痰困，痰[1]而动于脾之湿也，是以咳嗽有声有痰。咳嗽不发于秋，而发于冬者，以其六阴之极，肃杀始得其气，故肺不咳嗽于秋，而咳嗽于冬也。咳嗽者，气逆行上也。气上行而逆，故面目发微肿，极则身体皆肿，变为水气。故曰：浊气在上，则生膜胀。又曰：诸气膹郁，皆属肺金。此之谓也。春伤于风，夏伤于暑，冬伤于寒，辞理皆顺，时字伤令字也；独秋伤于湿，作令字伤时字，读者不疑也。此四者皆无所亢，而害其所乘之子也。邪从后至，言岁之主气，各差其分而为病，一定之法也。若说秋字伤湿字，其文与上三句相通，其理与法不相通，大抵理与法通，不必拘于文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以意逆志为得之矣。故曰：春伤于风，说作人为风所伤，非也。若是则止当头痛，恶风，自汗，何以言夏为飧泄哉？今言春伤于风，即是时伤令也，明矣！经云：东方来者为婴儿风，其伤人也，外在于筋，内舍于肝。又曰：春，甲、乙所伤，谓之肝风。用此二句以较前文，则辞理自通矣。

问两感邪从何道而入

答曰：经云：两感者，死不治。一日，太阳与少阴俱病，头痛，发热，恶寒，口干，烦满[2]而渴。太阳者，腑也，自背俞而入，人之所共知；少阴者，脏也，自鼻息而入，人所不知也。鼻气通于天，故寒邪无形之气从鼻而入。肾为水也，水流湿，故肾受之。经曰：伤于湿者，下先受之。同气相求耳！又云：天之邪气，感则害人五脏。以是知内外两感，脏腑俱病，欲表之，则有里；欲下之，则有表。表里既不能一治，故死矣！故云：两感者不治。然所禀有虚实，所感有浅深，虚而感之深者必死，实而感之浅者，犹或可治。治之而不救者有矣，夫未有不治而获生者也。予尝用此，间有生者，十得二三，故立此方，以待好生君子用之。解利两感神方，**大羌活汤**。

防风 羌活 独活 防己 黄芩 黄连 苍术 白术 甘草炙 细辛已上各三钱 知母 川芎 地黄各一两

上[3]㕮咀，每服半两，水二盏，煎至一盏半，去粗[4]，得清药一大盏，热饮之。不解再服，三四盏解之亦可，病愈则止。若有余证，并依仲景随经法治之。

清气为荣

清者，体之上也，阳也，火也。离中之阴降，午后一阴生，即心之生血，故曰：清气为荣。

浊气为卫

浊者，体之下也，阴也，水也。坎中之阳升，子后一阳生，即肾阳举而使之，故曰：浊气为卫。地之浊不升，地之清能升，为阳举而使之上也；天之清不降，天之浊能降，为六阴驱而使之下也。经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此之谓欤！

其用在下胆胃膀胱大肠小肠

天、六腑、气、表，其体在上，其用在下。

其用在上两目两耳鼻口舌

地、五脏、血、里，其体在下，其用在上。

格则吐逆 九窍 五脏

阴极，自地而升，是行阳道，乃东方之气，金石之变，上壅是也。极则阳道不行，反闭于上，故令人吐逆。是地气不能上行也，逆而下降，反行阴道，故气填塞而不入，则气口之脉大四倍于人迎。此清气反行浊道也，故曰格。

---

① 痰：疑当作"咳"。

② 满(mèn 闷)：通"懑"、烦闷。

③ 上：原为右字，因改横排，故改为"上"，下同。

④ 粗：指药渣。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关则不便 下窍 六腑

阳极，自天而降，是行阴道，乃西方之气，膏粱之物，下泄是也。极则阴道不行，反闭于下，故不得小便。是天之气不得下通也，逆而上行，反行阳道，故血脉凝滞而不通，则人迎之脉大四倍于气口。此浊气反行清道也，故曰关。

三阳气血多少

寅为少阳，何以复为太阳？一阳初出地之外，即嫩阳也，故谓之少阳；二阳过卯，故谓之阳明；三阳至巳，故谓之太阳之气，升至极之分，便是太阳也。三阳俱为太阳之气，居其底却为少阳也。以此推之，三阳所呼之名异，非有二体也，以其从多少而言之耳。

阳气之极，举阴于九天之上，故水自天而降，故太阳即为寒水也，所以血多而气少。阳明居太阳、少阳之中，二阳合明，故曰阳明，阴阳等也，所以气血俱多。少阳者，初出之气，少而不能鼓舞阴气，阳伏地中尚多，故为龙火，为震，为雷，为足，俱属地之下也，所以气多血少。少阳极举阴于九天之上，肺为卫天之极表也，所以上气，故肺受之。至高者，肺也，故为手太阴，阴于此为秋气而复降。重阳补下焦元气，重阴补上焦元气。辛为天之味，能补地之分，自上而降于下也；苦为地之味，能补天之分，自下而升于上也。此二者，皆从其源也。六阳俱极举阴于九天之上，故阴自天而降，是阴降于九天之上，而姤卦之阴复何以从下生？盖阴之首虽从天而降，其阴之尾已至地矣！故阴从地而生，所以一阴从五阳之下也。凡所生者，从下皆从乎地也，故地为万物之母。又云：非母不生，从地而生者为春气，从天而降者为秋气，九天之上为夏，九天之下为冬。

气血之体

以上下言之，有若立轮外焉，天道左旋而西中焉；地道右旋而东，似不相侔。大抵血随气行，夫唱妇随是也。血虽从气，其体静而不动，故气血如磨之形，上转而之西，下安而不动，虽云不动，自有东行之意。以其上动而下静，不得不尔也。天地之道如故，汉守所言从乎天也，自艮而之巽；晋令所言从乎地也，自乾而之坤，是以乾坤之用备矣！言天道者，从外而之内也；言地道者，从内而之外也。从外之内者，伤寒也；从内之外者，杂病也。

辨表里中三证

假令少阳证，头痛，往来寒热，脉浮弦，此三证但有一者，是为表也。口失滋味，腹中不和，大小便或闭而不通，或泄而不调，但有一者，是为里也。如无上、下、表、里证，余者皆虚热也，是在其中矣。

辨阴阳二证

阴证：身静，重语无声，气难布息，目睛不了了，鼻中呼不出，吸不入，往来口与鼻中气冷，水浆不入，大小便不禁，面上恶寒，有如刀刮。

阳证：身动，轻语有声，目睛了了，鼻中呼吸出入，能往而能来，口与鼻中气皆然①。

辨表伤阴阳二证

身表凉，知在阴经也，名曰阴证。

身表热，知在阳经也，名曰阳证。

辨内外伤

伤风，鼻中气出粗，合口不开，肺气通于天也。伤食，口无味，涎不纳，鼻息气匀，脾气通于地也。

外伤，一身尽热，先太阳也。从外而之内者，先无形也。

① 然：作“热”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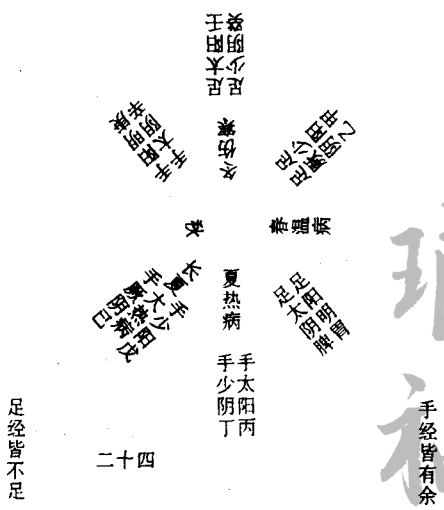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内伤，手足不和，两胁俱热，知先少阳也。从内之外者，先有形也。

内外俱伤，人迎气口俱盛，或举按皆实大，表发热而恶寒，腹不和而口液，此内外两伤也。

凡诊，则必扪手心、手背，手心热则内伤，手背热则外伤，次以脉别之。

辨伤寒言足经不言手经[1]



伤寒言足经不言手经图

冬伤于寒者，春必温病，夏为热病，长夏为大热病。盖因房室劳伤与辛苦之人得之，水亏无以奉春生之令，故春阳气长而为温病也。夏为热病者，是火先动于火未动之时，水预亏于水已王之日，故邪但藏而不为病也；夏令炎蒸，其火既王与前所动者，客邪与主气二火相接，所以为热病也。长夏为大热病者，火之方与秋之分，皆手经居之；木之方与春之分，皆足经居之，所伤者皆足经不足，及夏火王，客气助于手经，则不足者愈不足矣。故所用之药，皆泄有余，而非足经药。何以然？泄有余则不足者补矣。此伤寒本足经，只言足经，而不言手经也，大意如此。至于传手经者，亦有之，当作别论，与夫奇经之病亦在其中矣。

六经传足传手经则愈

阳中之阴水，太阳是也。为三阳之首，能循经传，亦越经传。

阳中之阳土，阳明是也。夫阳明为中州之土，主纳而不出，如太阳传至此，名曰循经传也。

阳中之阳木，少阳是也。上传阳明，下传太阴，如太阳传至此，为越经传也。

阴中之阴土，太阴是也。上传少阳为顺，下传少阴为逆，此为上[2]下传也。如太阴传太阳，为误下传也。

阴中之阳水，少阴是也。上传太阴为顺，下传厥阴为生，如太阳传至此，乃表传里也。

阴中之阴木，厥阴也。上传少阴为实，再传太阳为自愈也。

太阳六传

太阳者，乃巨阳也，为诸阳之首。膀胱经病，若渴者，自入于本也，名曰传本。

太阳传阳明胃土者，名曰循经传，为发汗不彻，利小便，余邪不尽，透入于里也。

太阳传少阳胆木者，名曰越经传，为元[3]受病，脉浮，无汗，当用麻黄而不用之故也。

太阳传少阴肾水者，名曰表传里，为得病急，当发汗，而反下，汗不发，所以传也。

太阳传太阴脾土者，名曰误下传，为元受病，脉缓，有汗，当用桂枝而反下之所致也。当时腹痛，四肢沉重。

太阳传厥阴肝木者，为三阴不至于首，唯厥阴与督脉上行，与太阳相接，名曰循经得度传。

太阳证

太阳证，头项痛，腰脊强，发热，恶寒，无汗，

① 辨……手经：原无此标题，据目录补。

② 上：原作“土”，此据《东垣十书》改。

③ 元：先，原先。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脉尺、寸俱浮而紧，是发于阳。阳者，卫也。麻黄汤主之。

麻黄一两半，去节 桂枝一两，去皮 杏仁二十粒，浸汤去皮尖 甘草半两，炙

上锉，每服五钱，水一盏，煎温服。

太阳证，头项痛，腰脊强，发热，恶寒，自汗，脉尺、寸俱浮而缓者，荣也，桂枝汤主之。

桂枝去皮 芍药 甘草各等分

上锉，每服八钱，水一盏半，姜、枣同煎，温服。

桂枝麻黄各半汤

太阳证，头痛，发热，自汗，恶风，脉当缓而反紧，伤风得伤寒脉也。

太阳证，头痛，发热，无汗，恶寒，脉当急而反缓，伤寒得伤风脉也。

二证脉不同本经，大青龙汤主之。易老桂枝麻黄各半汤，此言外之意。杨氏云：非明脉者，不可用大青龙汤，以其有厥逆，筋惕肉瞤及亡阳之失也。故易老改为九味羌活汤，而不用桂枝、麻黄也。羌活汤，不论有汗、无汗，悉宜服之，但有缓急不同矣。九味羌活汤药证加减、服饵缓急，具见于后。

桂枝二麻黄一汤

太阳证，发热，恶寒，自汗，脉缓。

太阳证，发热，恶风，无汗，脉缓。

此易老元将麻黄一桂枝二治上二证，后复改用羌活汤。

太阳头痛

太阳膀胱脉浮紧，直至寸口，所以头痛者，头与寸口俱高之分也。兼厥阴与督脉会于巅，逆太阳之经，上而不得下，故壅滞为头痛于上也。左手浮弦，胸中痛也；沉弦，背愈痛。右手浮弦者亦然。头痛者，木也，最高之分惟风可到。风则温也，治以辛凉，秋克春之意，故头痛皆以风药治之者，总其体之常也，然各有三阴、三阳之异焉，故太阳则宜川芎，阳明则宜白芷，少阳则宜柴胡，太阴则宜苍术，少阴则宜细辛，厥阴则宜吴茱萸也。

治三阳则不可越经

假令太阳阳明，不可遗太阳而只用阳明药，余仿此。用三阳经解药后，身番[①]覆重者，若烦，则是有阳明也。若不烦而番覆轻者，知不传三阴也。不传三阴，则为解也。大抵三阴之体静重，与湿相同。伤寒五日后，无汗，谓谷消、水去、形亡，故下之。三日前，谓内有水谷，故汗之。

问桂枝汤发字

发汗，或云当得汗解，或云当发汗、更发汗、并发汗，宜桂枝汤者数方，是用桂枝发汗也。复云无汗不得服桂枝，又曰：汗家不得重发汗。又曰：发汗过多者，却用桂枝甘草汤，是闭汗也。一药二用，如何说得？仲景发汗，与本草之义相通为一。答曰：本草云：桂味辛、甘，热，无毒，能为百药长，通血脉，止烦，出汗者，是调血而汗自出也。仲景云：脏无他病，发热，自汗者，此卫气不和也。又云：自汗者为荣气和，荣气和则外不谐，卫气不与荣气相和谐也，荣气和则愈，故皆用桂枝汤调和荣卫。荣卫既和，则汗自出矣。风邪由此而解，非桂枝能开腠理，发出汗也。以其固闭荣血，卫气自和，邪无容地而出矣，其实则闭汗孔也。昧者不解闭汗之意，凡见病者，使用桂枝汤发汗。若与中风自汗者合，其效桴鼓。因见其取效而病愈，则曰：此桂枝发出汗也，遂不问伤寒无汗者，亦与桂枝汤，误之甚矣。故仲景言，无汗不得服桂枝，是闭汗孔也。又云：发汗多，叉手冒心，心悸欲得按者，用桂枝甘草汤，是亦闭汗孔也。又曰：汗家不得重发汗，若桂枝汤发汗，是重发汗也。凡桂枝条下言发字，当认作出字，是汗自然出也，非若麻黄能开腠理而发出汗也。本草出汗二字，上文有通血脉一句，是非三焦、卫气、皮毛中药，是为荣血中药也。如是则出汗二字，当认作荣卫和，自然汗出，非桂开腠理而发出汗也。故后人用桂治虚汗，读者当逆察其意则可矣。噫！神农之作于其前，仲景之述于其后，前圣、后圣，其揆[②]一也。

太阳禁忌不可犯

小便不利，不可更利之，利之是谓犯本，犯本则邪气入里不能解，此犯之轻也，以是五苓散

① 番(fǎn 反)：反复。

② 揆：准则，尺度。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不可妄用。大便不可易动，动之是谓动血，动血是谓犯禁，此犯之重也。表在不可下，下之是为犯禁，此犯之尤重也。下之为恶风、恶寒、头痛。待表证悉罢，方可下之也。脉浮紧者，犯之必结胸；脉浮缓者，犯之必痞气。

太阳证当汗

不咽干，不衄，不淋，不渴，小便自利，不经发汗，则当发之。

太阳证不当汗

咽干，淋，渴，鼻衄，小便不利，已经发汗，不得重发。如无以上忌证，虽发汗，邪气未尽，亦得重发之。

当汗而不汗生黄

其证为风寒所伤，阳气下陷入于内，而排寒水上行于经络之间，本当发汗，因以彻其邪，医失汗之，故生黄也。脾主肌肉、四肢，寒湿与内热相合，而生黄也。

当汗而发汗过多成痉

其证因发汗太过，腠理开泄，汗漏不止，故四肢急，难以屈伸。

不当汗而汗成畜血

畜血，其证燥火也，当益津液为上，而反汗，以亡其津液，其毒扰阳之极，则侵阴也，故燥血而畜于胸中也。

血证见血自愈

太阳病入膀胱，小便利而赤，畜血证也。血自下者，愈也。

知可解

战而汗解者，太阳也；不战有汗而解者，阳明也；不战无汗而解者，少阳也。若先差经，必不尔矣。太阳传阳明，其中或有下证，阳明证反退，而热兼不渴，却退显少阳证，是知可解也。

太阳证知可解者，为头不痛，项不强，肢节不痛，则知表易解也。

阳明知可解者，为无发热、恶寒，知里易解也。

少阳证知可解者，寒热日不移时而作，邪未退也。若用柴胡而移其时，早移之于晏，晏移之于早，气移之于血，血移之于气，是邪无可容之地，知可解也。

知不可解

服解药而去沉困，只头痛，目闷，是知湿去而风不去，则欲解也；若风去而湿不去，则不解，何以然？风则高，湿则下，而入里也。

脉知可解不可解

可解之脉浮而虚，不可解之脉浮而实。浮而虚者，只是在表；浮而实者，知已在里也。汗多不解者，转属阳明也。伤寒不头痛，知邪不在经；若头痛者，知邪在经也。

易老解利法

经云：有汗不得服麻黄，无汗不得服桂枝。若差服，则其变不可胜数，故立此法，使不犯三阳禁忌。解利神方。

九味羌活汤

羌活治太阳肢节痛君主之药也，然非无以为主也，乃拨乱反正之主。故大无不通，小无不入，关节痛非此不治也 防风治一身尽痛，乃军卒中卑下之职、一听军令，而行所使，引之而至 苍术别有雄壮上行之气，能除湿，下安太阴，使邪气不纳①，传之于足太阴脾 细辛治足少阴肾苦头痛 川芎治厥阴头痛在脑 香白芷治阳明头痛在额 生地黄治少阴心热在内 黄芩治太阴肺热在胸 甘草能缓里急，调和诸药

已上九味，虽为一方，然亦不可执。执中无权，犹执一也。当视其经络前、后、左、右之不同，从其多、少、大、小、轻、重之不一，增损用之，其效如神。即此是口传心授。咬咀，水煎服。若急汗，热服，以羹粥投之；若缓汗，温服，而不用汤投之也。

脉浮而不解者，先急而后缓。脉沉而不解者，先缓而后急。

九味羌活汤不独解利伤寒，治杂病有神。

中风行经者，加附子；中风秘涩者，加大黄；中风并三气合而成痹等证，各随十二经上、下、内、外、寒、热、温、凉、四时、六气，加减补泻用之。炼蜜作丸尤妙。

当汗而下之成协热利

当各随三阳本证，表药发之，发之表解，下利自愈。若不愈者，方可以利药治之。

太阳一下有八变

太阳病下之，其脉促，不结胸者，此为欲解

① 纳：内传。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也。脉浮者，必结胸；脉紧者，必咽痛；脉弦者，必两胁拘急；脉细数者，头痛不止；脉沉紧，必欲呕；脉沉滑者，协热利；脉浮滑者，必下血。

里传表

太阳病，反下之，因而腹满时痛者，属太阴也，桂枝加芍药汤主之。至于大实痛者，胃也，桂枝加大黄汤主之。已传戊，妇告夫也，所以为里传表，即名误下传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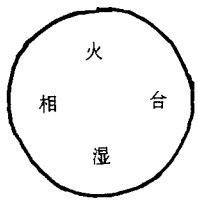
伤寒杂证误下变有轻重

或问曰：伤寒、杂证一体，若误下之，甚者变大？答曰：非一体也，伤寒误下，变无定体；杂病误下，变有定体。何以然？伤寒自外而入阳也，阳主动；杂病自内而出阴也，阴主静。动者犯之，其变无穷；静者犯之，其变止痞与腹胁痛而已。故变无穷者为重，痞与腹胁痛者为轻也。

五苓散为下药

五苓散为下药，乃太阳里之下药也。太阳高则汗而发之，下则引而竭之。渴者，邪入太阳本也，当下之，使从膀胱出也。

肾燥，膀胱热，小便不利，此药主之。小便利者，不宜用。然太阳病，热而渴，小便虽利，亦宜五苓散下之。



当服不服则生何证

答曰：当服不服，则谷消，水去，形亡，必就阳明燥火，戊胃发黄，故有调胃汤证。此太阳入本失下也，由不曾服五苓散。

不当服服之则生何证

答曰：不当服而服之，是为犯本，小便强利，津液重亡，侵阳之极则侵阴，而成血证也。轻则桃仁承气汤，重则抵当汤。故五苓散调和阴阳者也，乃太阳、阳明之间，故为调和之剂。

酒毒小便赤涩宜五苓散

若热在中焦，未入太阳之本，小便自利而清，是津液已行，若与五苓散利之，是重涸肾水也。不惟重涸肾水，酒毒之热亦不能去，故上下不通而溺涩，则为发黄也。若入血室，则为畜血也。

五苓散以泻湿热 火[1] 入水

假令太阳证，伤寒自外入，标本有二说：以主言之，膀胱为本，经络为标；以邪言之，先得者为本，后得者为标。此标先受之，即是本也；后入于膀胱，本却为标也。此乃客邪之标本也，治当从客之标本。

小肠，火为本。

膀胱，水为本。

寒毒之气，从标入本，邪与手经相合，而下至膀胱，五苓散主之。桂枝，阳中之阳；茯苓，阳中之阴，相引而下，入于本道，出邪气。

手经	自上之下	足经
丙火		壬水
小肠	自下之上	膀胱

火邪之气，从下之上，以内为本。水中有火，火为客气，当再责其本。两肾相通，又在下部，责在下焦。下焦如渎，相火明也，生地黄、黄柏主之。邪从本受，下焦火邪，遗于小肠，是热在下焦，填塞不便，自内而之外也。

表之里药

桂木、泽泻、猪苓、茯苓，为阳中之阴。

里之表药

生地黄、黄柏、黄连，为阴中之阳。

治酒病，宜发汗。若利小便，炎焰不肯下行，故曰：火郁则发之。辛温散之，是从其火体也。是知利小便则湿去热不去，动大便尤为疏远。大便者，有形质之物；酒者，无形水也，从发而汗之，最为之近。是湿热俱去，治以辛温，发其火也；佐以苦寒，除其湿也。

加减凉膈退六经热

易老法：凉膈散减大黄、芒硝，加桔梗，同为舟楫之剂，浮而上之，治胸膈中与六经热。以其手、足少阳之气俱下胸膈中，三焦之气同相火游行于身之表，膈与六经乃至高之分，此药浮载，亦至高之剂，故能于无形之中，随高而走，去胸

---

① 火：医统本此下有“土”字。

琅嬛福地 https://cnzyy.org

膈中及六经热也。

阳明证

阳明证，身热，目疼，鼻干，不得卧，不恶风寒而自汗，或恶热，脉尺、寸俱长，白虎汤主之。

石膏辛寒入肝，知母苦寒入肾，甘草、粳米之甘居中，挽二药上下。

阳明证禁忌不可犯

不当发汗，不当利小便。若发汗、利小便，竭其津液，则生畜血证也。唯当益津液为上，以其火就燥也。益津液者，连须葱白汤是也。汗多亡阳，下多亡阴，小便重利之走气，三者虽异，为言少津液则一也。

汗多亡阳

汗者，本所以助阳也。若阳受阴邪，寒结无形，须当发去阴邪，以复阳气，所谓益阳而除风寒客气也。阴邪已去，而复汗之，反伤阳也。经曰：重阳必阴，故阳气自亡。汗多亡阳，此之谓也。

下多亡阴

下者，本所以助阴也。若阴受阳邪，热结有形，须当除去已败坏者，以致新阴，此所谓益阴而除火热邪气也。阳邪已去，而复下之，反亡阴也。经曰：重阴必阳，故阴气自亡。下多亡阴，此之谓也。

汗无太早

非预早之早，乃早晚之早也。谓当日午以前为阳之分，当发其汗；午后阴之分也，不当发汗。故曰：汗无太早，汗不厌早，是为善攻。

下无太晚

非待久之晚，乃当日巳后为阴之分也，下之；谓当巳前为阳之分也，故曰：下无太晚，下不厌晚，是为善守。

汗本亡阴，以其汗多，阳亦随阴而走。下本泻阳，以其下多，阴亦随阳而走。故曰：汗多亡阳，下多亡阴也。

若犯发汗多，畜血上焦为衄。

若犯利小便多，畜血下焦为发狂其人如狂也。

白虎加桂枝汤

伤寒，脉尺、寸俱长，自汗大出，身表如冰石，至脉传入于里，细而小，其人动作如故，此阳明传入少阴，戊合癸，即夫传妇也，白虎加桂枝汤主之。然脉虽细小，亦当以迟、疾别之，此证脉疾而非迟，故用此法。

白虎加栀子汤

治老、幼及虚人，伤寒五六日，昏冒，谵语，或小便淋，或涩，起卧无度，或烦而不眠也，并宜此药。

伤暑有二

白虎加人参汤

动而伤暑，心火大盛，肺气全亏，故身热[①]，脉洪大。动而火胜者，热伤气也，白虎加人参汤主之。辛苦人多得之，不可不知也。

白虎加苍术汤

静而伤暑，火乘金位，肺气出表，故恶寒，脉沉疾。静而湿胜者，身体重也，白虎加苍术汤主之。安乐之人多受之，不可不知也。

春不服白虎，为泻金也；秋不服柴胡，为泻木也。此言体之常。

栀子豉汤

烦者，气也；躁者，血也。气主肺，血主肾，故用栀子以治肺烦，用香豉以治肾躁。烦躁者，懊侬不得眠也。

少气，虚满者，加甘草。若如呕、哕者，加生姜、橘皮。下后腹满而烦者，栀子厚朴枳实汤。下后身热，微烦者，栀子甘草干姜汤。

烦　躁

火入于肺，烦也；火入于肾，躁也。烦、躁俱在上者，肾子通于肺母也。发润如油，喘而不休，总言肺绝。鼻者，肺之外候，肺气通于鼻。鼻中气出粗大，是肺也。发者，血之余，肾气主之。发润如油，火迫肾水至高之分，是水将绝也。仲景以发润、喘大为肺绝，兼其肾而言之。发在高巅之上，虽属肾，肺为五脏之至高，故言肺绝兼肾也。大抵肺、肾相通，肺既已绝，则肾不言而知其绝矣。或曰：烦者，心为之烦；躁者，心为之躁，何

① 热：医统本无，此据《东垣十书》补。

琅嬛福地 - https://cnzyy.org

烦为肺，躁为肾耶？夫心者，君火也，与邪热相接，上下通热，金以之而燥，水以之而亏，独存者，火尔，故肺、肾与心合而为烦躁焉。此烦虽肺，躁虽肾，其实心火为之也。

若有宿食而烦躁者，栀子大黄汤主之。

问邪入阳明为谵语妄言错失此果阳明乎

答曰：足阳明者，胃也，岂有其言哉？伤寒始自皮毛入，是从肺中来，肺主声，入于心则为言。胃即戊也，戊为火化，下从肾、肝。

伤寒杂证发热相似药不可差

伤寒表证，发热，恶寒而渴，与下证同，但头痛，身热，目疼，鼻干，不得卧，白虎汤主之，乃阳明经病也。正阳阳明气病，脉洪大，先无形也。杂病里证，发热，恶寒而渴，但目赤者，病脏也，手太阴肺不足，不能管领阳气也，宜以枸杞、生地黄、熟地黄之类主之。脉洪大，甚则呕血，先有其形也。

二证相似药不可差

气病在表，误用血药，无伤也，为安血而益阴也。血病在里，误用气药白虎汤者，非也，为泻肺而损阴也。

狂言谵语郑声辨

狂言者，大开目，与人语，语所未尝见之事，即为狂言也。谵语者，合目自言，言所日用常见常行之事，即为谵语也。郑声者，声战无力，不相接续，造字出于喉中，即郑声也。

呕吐哕胃所主各有经乎

答曰：胃者，总司也，内有太阳、阳明、少阳三经之别，以其气血多少，而与声、物有无之不同。即吐属太阳，有物无声，乃血病也，有食入即吐呕、食已则吐、食久则吐之别。呕属阳明，有物有声，气血俱病也。仲景云：呕多，虽有阳明证，不可下。哕属少阳，无物有声，乃气病也。

以此推之，则大便亦各有经耳！但察其有物无声、有物有声、无物有声，则知何经也。至于脾病，后出余气，以五臭分之，则知何脏入中州而病也。

阳证发痂

有下之早而发者，有迭下而发者，有胃热胃烂而发者，然得之虽殊，大抵皆戊助手少阴[①]心火，入于手太阴肺也，故红点如痂，生于皮毛之间耳。白虎汤、泻心汤、调胃承气汤，从所当而用之，及当以肺脉别也。

伤寒之经有几

答曰：有九。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是为六也；有太阳阳明，有少阳阳明，有正阳阳明，是为三也，非九而何？阳明者，太阳、少阳俱入于胃，故曰正阳阳明也。前三经者，阳明自病，不入于里者，谓之在经，不为正阳阳明矣。

三阳从中治

太阳阳明，大承气汤；少阳阳明，小承气汤；正阳阳明，调胃承气汤。以汗证言之，以少阳居其中，谓太阳证为表，当汗；阳明证为里，当下；少阳居其中，故不从汗下，和之，以小柴胡汤从少阳也。以下证言之，阳明居其中，谓太阳经血多气少，阳明经气血俱多，少阳经气多血少。若从太阳下，则犯少阳；从少阳下，则犯太阳，故止从阳明也。此三阳合病，谓之正阳阳明，不从标本，从乎中也。缘阳明经居太阳、少阳之中，此经气血俱多，故取居其中，是以不从太阳、少阳，而从阳明也。阳明自病，调胃承气汤主之；三阳并病，白虎汤主之，是从乎中也。

经言胃中有燥屎五六枚何如

答曰：夫胃为受纳之司，大肠为传导之腑，燥屎岂有在胃中哉？故经言：谷消，水去，形亡也。以是知在大肠，而不在胃中明矣。

胃实者，非有物也，地道塞而不通也，故使胃实，是以腹如仰瓦。注曰：《难经》云：胃上口为贲门，胃下口为幽门，幽门接小肠上口。小肠下口，即大肠上口也。大、小肠相会为阑门。水渗泄入于膀胱，粗滓入于大肠，结于广肠。广肠者，地道也。地道不通，土壅塞也，则火逆上行至胃，名曰胃实。所以言阳明当下者，言上下阳明经不退也。言胃中有燥屎五六枚者，非在胃中也，通言阳明也，言胃是连及大肠也。以其胃为足经，故从下而言之也。从下而言，是在大肠也。若胃中实有燥屎，则小肠乃传导之腑，非受盛之府也。启玄子云：小肠承奉，胃司受盛，糟粕受已复

① 阴：医统本作"阳"。

化，传入大肠，是知燥屎在大肠之下，即非胃中有也。

如何是入阴者可下

答曰：阳入于阴者可下，非入太阴、少阴、厥阴之三阴也，乃入三阳也。三阳者，非太阳，少阳、阳明之三阳也，乃胃与大小二肠之三阳也。三阳皆为腑，以其受盛水谷，传导有形，故曰入于阴也。仲景云：已入于腑者可下，此之谓也。

评热论[1] 藏字

黄帝问：伤寒或愈，或死，其死皆以六七日，其愈十日已上者何？岐伯对：以热虽甚不死，两感[2]者死。帝问其状，岐伯云：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三日少阳，继之三阳经络皆受病，而未入于藏者，可汗而已。此藏物之藏，非五脏之脏也。若三阳经入于藏物之藏，是可泄也。可泄一句，于此不言便。言四日太阴，五日少阴，六日厥阴，于此却不言可泄，但言三阴、三阳、五脏、六腑皆受病，荣卫不行，五脏不通，则死。此一节是言两感也，故下文却言两感于寒者，七日巨阳衰，至十二日六经尽衰，大气皆去，其病已矣，是通说上文，六日所受之病也。以此知前文四日太阴，五日少阴，六日厥阴，皆在经络，故十二日愈也。岂可便以太阴、少阴、厥阴为可泄乎？帝问治，岐伯对以治之各通其脏脉，日衰已矣，是通说上文，六日所受之病，并十二日衰已之意尽矣。终复言其未满三日可汗而已，又言其满三日可泄而已一句，是重前文三阳受病，未入于藏者可汗，其满三日，已入于藏物之藏者可泄也。后三阴经，岐伯虽不言可汗、可泄，止是在经者便可汗，在藏物之藏者便可下也。何必穿凿无已，以前三日为三阳，后三日为三阴耶？若认藏字为五脏之脏，则前后颠倒不通；若认藏字作藏物之藏，则前后辞理皆顺矣！故仲景曰：已入于府者可下，《新校正》云：府字当作藏字，《太素》亦云作府，何疑之有？

仲景太阳阳明，大承气；少阳阳明，小承气；正阳阳明调胃承气，是三阳已入于藏者泄之也。太阴，桂枝汤；少阴，麻黄附子细辛汤；厥阴，当归四逆汤，是三阴未入于藏者汗之也。

大承气汤

大、小、调胃三承气汤，必须脉浮，头痛，恶风，恶寒表证悉罢，而反发热，恶热，谵言妄语，不大便者，则当用之。凡用下药，不论大小，若不渴者，知不在有形也，则不当下。若渴者，则知缠有形也。缠有形是为在里，在里则当下，大承气汤主之。

大黄用酒浸，治不大便，地道不通。酒上行，引大黄至巅而下 厚朴姜汁制，治肠胁膜胀满 芒硝治肠转失气，内有燥屎。本草云：味辛以润肾燥。今人不用辛字，只用咸字，咸能软坚，与古人同意 枳壳麸炒，治心下痞，按之良久，气散病缓。此并主心下满，乃肝之气盛也

六腑受有形，主血，阴也，

大黄　　芒硝
大实　　燥屎
浮　手足阳明大肠　　胃
沉　手足太阴肺　　脾
痞　　大满
枳实　　厚朴

五脏主无形，是气，阳也。

小承气汤

小承气汤，治实而微满，状若饥人食饱饭，腹中无转失气。此大承气只减芒硝，心下痞，大便或通，热甚须可下者，宜用此。

大黄生用 厚朴姜制 枳壳麸炒

张仲景曰：杂证用此，名曰三物厚朴汤。

调胃承气汤

调胃承气汤，治实而不满。不满者，腹状如仰瓦，腹中转而失气，有燥屎，不大便而谵语者。

大黄酒浸。邪气居高，非酒不至。譬如物在高巅。人力之所不及，则射以取之，故用酒炒用。大黄生者，苦泄峻必下，则遗高之分邪热也。是以愈后，或目赤，或喉痹，或头肿，或膈之[3]上热疾生矣 甘草炙。经云：以甘缓之 芒硝以辛润之，以咸软之

已上三法，不可差也。若有所差，则无形者有遗。假令调胃承气证，用大承气下之，则愈后元气不复，以其气药犯之也。大承气证，用调胃

---

① 热论：指《素问·热论篇第三十一》。
② 两感：出《素问·热论》。
③ 之：原作"食"，此据《济生拔粹》本改。

承气下之，则愈其后神痴不清，以其气药无力也。小承气证，若用芒硝下之，则或下利不止，变而成虚矣。三承气岂可差乎？

大柴胡汤

大柴胡汤，治有表复有里。有表者，脉浮，或恶风，或恶寒，头痛，四症中或有一二尚在者乃是，十三日过经不解是也。有里者，谵言妄语，掷手扬视，此皆里之急者也。欲汗之则里已急，欲下之则表证仍在，故以小柴胡中药调和三阳，是不犯诸阳之禁。以芍药下安太阴，使气邪不纳；以大黄去地道不通；以枳实去心痞下闷，或湿热自利。若里证已急者，通宜大柴胡汤，小柴胡减人参、甘草，加芍药、枳实、大黄是也。欲缓下之，全用小柴胡加枳实、大黄亦可。

少阳证

少阳证，胸胁痛，往来寒热而呕，或咳而耳聋，脉尺、寸俱弦，小柴胡汤主之。

柴胡少阳，半夏太阳，黄芩阳明，人参太阴，甘草太阴，姜，枣辛甘发散。

上各随仲景本条下加减用之，则可矣。药如本法。

少阳证禁忌不可犯

忌发汗，忌利小便，忌利大便，故名曰三禁汤，乃和解之剂。若犯之，则各随上、下、前、后本变，及中变与诸变，不可胜数，医者宜详之。

如何是半表半里

答曰：身后为太阳，太阳为阳中之阳，阳分也；身前为阳明；阳明为阳中之阴，阴分也。阳为在表，阴为在里，即阴阳二分，邪在其中矣。治当不从标本，从乎中治，此乃治少阳之法也。太阳膀胱，水寒也；阳明大肠，金燥也，邪在其中，近后膀胱水则恶寒，近前阳明燥则发热，故往来寒热也。此为三阳之表里，非内外之表里也。但不可认里作当下之里，故以此药作和解之剂，非汗非下也。

半表半里有几

邪在荣卫之间，谓之半表里也。太阳、阳明之间，少阳居身之半表里也。五苓散分阴阳，膀胱经之半表里也。理中汤治泻、吐，上下之半表里也。

问妇人经病大人小儿内热潮作并疟疾寒热其治同否

答曰：帝问：病之中外者何？岐伯对曰：从内之外者，调其内；若盛于外者，先治内而后治外。从外之内者，治其外；若盛于内者，先治外而后治内。此言表里所出之异也。又云：中外不相及，则治主病者。中外不相及者，半表半里也，自外入者有之，自内出者亦有之。外入、内出虽异，邪在半表半里则一也，此中外不相及为少阳也。治主病者，治少阳也。帝问：寒热之病，恶寒发热如疟，或发一日，或发间日。岐伯对：以胜、复之气会遇之时有多有少，阴多阳少，其发日运；阳多阴少，其发日近，此胜复相薄[①]，盛衰之节，疟亦同法。疟者，少阳也。少阳者，东方之气也，逆行则发寒，顺行则发热，故分之气异，往来之不定也。妇人经水适断，病作少阳治之，伤寒、杂病一体。经云：身有病而有邪脉，经闭也。又云：月事不来者，胞脉闭也。经闭者，尺中不至；胞闭者，生化绝源，二者皆血病也，厥阴主之。厥阴病则少阳病矣，累及其夫也。小儿外感、内伤，若有潮作寒热等症，并同少阳治之，男女同候。已上男子、妇人、小儿、闺女，或实作大热，或变成劳，脉有浮、中、沉之不同，故药有表、里、和之不一，察其在气、在血，定其行阴、行阳，使大小不失其宜，轻重各得其所，逆从缓急，举无不当，则可以万全矣！此少阳一治，不可不知也。

热有虚实外何以别

答曰：五脏，阴也，所主皆有形，骨、肉、筋、血、皮毛是也。此五脏皆阴足，是为实热，阴足而热不能起理也。阴足而热反胜之，是为实热。若骨痿、肉烁、筋缓、血枯、皮聚毛落，五阴不足，而为热病，是虚热。

少阳杂病

妇人先病恶寒，手足冷，全不发热，脉八至，两胁微痛，治者便作少阳治之。或曰：是则然矣！论犹未也。至如无寒热，无胁痛，当作何经治？或

---

① 薄：侵入，迫近。

者不敢对。恶寒为太阳，脉八至且作阳治，当不从标本，从乎中也。治此者，少阳也。若曰：脉八至作相火，亦少阳也，兼又从内而之外也，是又当先少阳也。此不必论两胁痛与不痛，脉弦与不弦，便当作少阳治之。

阳盛阴虚发寒者何

答曰：为阳在内，侵于骨髓；阴在外，致使发寒。治当不从内、外，从乎中治也，宜小柴胡汤调之，倍加姜、枣。

平旦潮热

热在行阳之分，肺气主之。故用[1]白虎汤，以泻气中之火。

日晡潮热

热在行阴之分，肾气主之。故用地骨皮饮，以泻血中之火。

白虎汤，其脉洪，故抑之，使秋气得以下降也。地骨皮饮，其脉弦，故举之，使春气得以上升也。

气　石膏辛　　气　知母

肺　　肾

血　黄芩苦　　血　黄柏

地骨皮泻肾火，总治热在外。地为阴，骨为里，皮为表。

牡丹皮治胞中火，无汗而骨蒸。牝牡乃天地之称也，牡为群花之首。叶为阳，发生也；花为阴，成实也。丹者，赤也，火也。能泻阴中之火。四物汤加上二味，治妇人骨蒸。知母泻肾火，有汗而骨蒸。

太阴证

腹满，咽干，手足自温，自利不渴，时腹痛，脉尺、寸俱沉细。

太阴可汗

太阴病，脉浮者，可汗，宜桂枝汤。

太阴可温

自利不渴者，属太阴，以其藏有寒故也。当温之，宜四逆辈。此条虽不言脉，当知沉迟而弱。

仲景理中汤、丸、暨易老人参黄芪汤，量其轻重，或温或热，人之强弱虚实，所可宜者，选而用之。

太阴有可下者乎

答曰：有。经云：本太阳证，医反下之，因而腹满时痛者，太阴也，桂枝芍药汤主之；大实痛者，桂枝加大黄汤。易老云：此非本有是证，以其错下，脾传于胃，故误下传。

知可解

太阴中风，四肢烦疼，阳微阴涩而长者，欲愈。表少里和脉长者，为阳渐生也。此一证，太阴便从外感。太阴病欲解时，从亥至丑上也。

太阴证禁忌不可犯

太阴之为病，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若下之，则胸下结硬。太阴为病，脉弱，其人续自便利，设当行大黄、芍药者，宜减之。以其人胃气弱，易动故也。伤寒而脉浮缓，手足自温者，系在太阴。小便自利者，则不发黄。日久利益甚，必自止者，便硬，乃入腑传阳明也。

腹痛部分

中脘痛，太阴也，理中、建中、黄芪汤类主之。

脐腹痛，少阴也，四逆、真武、附子汤类主之。

少腹痛、小腹痛，厥阴也，重则正阳、回阳丹之类，轻者当归四逆汤。

太阴传少阴，痛甚者，当变下利不止。

杂证而痛，四物苦楝汤、酒煮当归丸、增损当归丸之类。

夏，肌热，恶热，脉洪疾，手太阴、足阳明主之，黄芩芍药汤。

秋，肌热，恶寒，脉沉疾，足少阴、足太阴主之，桂枝芍药汤。

四时[2]腹痛者，芍药甘草汤主之。

脉 { 弦 伤气 / 洪 伤金 / 缓 伤水 / 涩 伤血 / 迟 伤火 } 加 { 黄芩 / 芍药 / 桂枝 / 当归 / 干姜 } 生姜

---

① 用：原作“曰”，此据《济生拔粹》本改。

② 四时：原作“腹痛”，此据《济生拔粹》本改。

腹不满者加枣，若满者不加。

脾虚满者，黄芪汤。芍药停湿。

中满者，分食甘二药，用甘引至满所。

脾实满[①]，平胃散。苍术泄湿。小便不利者利之。

大便秘，实痞，厚朴、枳实。

大便利，虚痞，芍药、陈皮。

伤食满者，伤厥阴。是以腹胀满者，皆属木。

少阴证

少阴证，口燥舌干而渴，脉尺、寸俱沉疾，则大承气汤；沉迟，则四逆汤。

少阴邪入于里，上接于心，与火俱化而克金，恶候。或见气死入胃，脉沉细而疾，疾则大承气下之，下于本与水俱化，而为寒厥逆。或见身冷静重，脉沉细而迟，迟则四逆汤温之。疾虽可下，若疾而无力者，亦不可下，为阴将尽也。

少阴证，口燥舌干而渴，身表凉，脉沉细而虚，泻心汤主之，此有形无形之药也。

伤寒外证全在下证，大热而脉反细小，不可下，泻心汤主之。少阴受病，身凉，无汗，体沉，或体轻，脉沉，有头痛，不厥，麻黄附子细辛汤主之。

走无形证

其人病身热而烦躁不宁，大、小便自利，其脉浮洪而无力，按之全无者，附子泻心汤主之。

走有形证

其人病上吐下泻不止，当渴而反不渴，其脉微细而弱，理中汤主之。渴而脉沉，有力而疾者，五苓散主之。

少阴证，发热，脉沉者，必当汗。

缓汗之，麻黄附子细辛汤。

微汗之，麻黄附子甘草汤。

少阴证下利辨

色青者，当下；色不青者，当温。

少阴证口中辨

口中和者，当温；口干燥者，当下。

少阴证咽喉辨

热者，甘草汤；寒者，半夏汤；寒热者，桔梗汤。

通脉四逆汤

姜、附加甘草。为脉沉细而迟弦。姜、附以治寒，甘以缓之，为肝苦急也。其证小便自利，子能令母实，自东之北，为逆行也。

姜、附加葱白。为脉沉细而迟涩。姜、附以治寒，辛以润之，为肾恶燥也。其证大便自利，冷主气，自北而西，此亦以为逆行也。

少阴禁忌不可犯

脉细沉数，病为在里，不可发汗。

脉微者，不可发汗。

尺脉微弱涩者，复不可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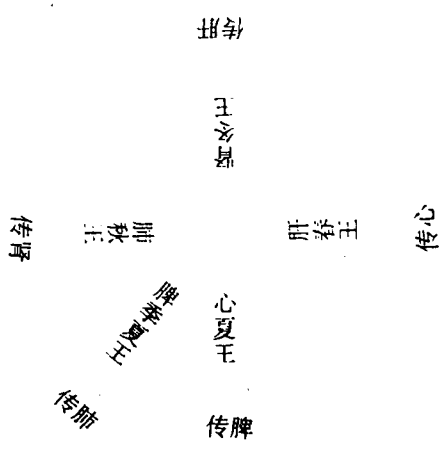
麻黄附子细辛汤，体沉加防己、苍术，乃胜湿也；体轻加石膏、知母，乃胜热也。

---

① 满：原脱，此据《济生拔粹》本补。

卷　下

前后虚实图



假令脾、肺虚，则补其母，谓肺病而补其脾也，则肾自平矣。假令脾、肺实，则泻其子，谓脾病而泻其肺也，则心自平矣。《难经》云：从前来者为实邪，从后来者为虚邪，从所不胜来者为贼邪，从所胜来者为微邪，自病者为正邪。

假令心病，中风得之为虚邪，伤暑得之为正邪，饮食、劳倦得之为实邪，伤寒得之为微邪，中湿得之为贼邪。

假令心病得脾脉，土在火之分也，克火之水退而不敢至，火独王于南方，是从前来者为实邪也。

假令心病得肝脉，木在火之分也，土退而不敢至。土退而不至，则克火之水，随木而至，是从后来者为虚邪也。

假令脾、肺虚，脾母能令肺子虚也，用理中汤，非补脾也，脾中补肺也。故曰：虚则补其母。以其脾为生肺之本也，则用人参、白术之类。大经曰：滋苗者必固其根。此之谓也。

假令脾、肺实，肺子能令脾母实也，用泻黄散，非泻脾也，脾中泻肺也。故曰：实则泻其子。以其脾为生肺之上源，则用栀子、石膏之类。大经曰：伐下者必枯其上。此之谓也。

天和六脉、六甲王脉、四时平脉，合而用之，则天、地、人三才之道备矣。

诸经皆言大则病进者何也

答曰：散而浮大者，心也。心主无为，相火用事，是为相应。以五服言之，王畿中也；以王畿言之，九重中也。君主无为，当静以养血。若浮而大出于外，非其所宜也。以王道言之，《书》云：外作禽荒，未或不忘。经云：主不明，则十二官危矣！此散而浮大者，君主兼臣下之权而不知反，故曰：大则病进。

南政甲己所临之岁，司天在泉，但见君火在上者，上不应；在下者，下不应。

北政但见君火在上，则下不应；在下，则上不应；在左，则右不应；在右，则左不应。当沉而浮，当浮而沉也。

南政以前为左，以后为右，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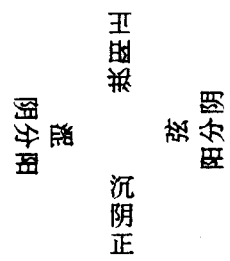
北政以前为右，以后为左，臣也。

启玄子云：天地阳阴，视之可见。何必思诸冥昧，演法推求，智极心劳，而无所得耶！

《难经》仲景合而为一

仲景先太阳，次阳明，后少阳，自无形传有形，从外而之内者也。仲景之所言，天令而暴至者也。《难经》先少阳，次阳明，后太阳，自有形传无形，从内而之外者也。故《难经》之言，言杂病而久疾者也。

仲景叔和合而为一



张王论弦涩图

仲景言弦、涩为阴，叔和言弦、涩为阳，何意？大抵弦、涩，东、西也。以南北分之，故有阴阳之别。涩本燥火，弦本水少，虽有南、北之分，总而言之，则不离诸数为热，诸迟为寒。仲景、叔和，言本两途，非相违背，合而论之，皆是也。仲景所言，言伤寒自久而入者；叔和所言，言五脏自内而出者。

伤寒从气而入，故仲景以弦脉为阴，自艮而之内，从外入，先太阳也，位在东北。

杂病从血而出，故叔和以弦脉为阳，自巽而之外，从内出，先少阳也，位在东南。

北弦　胸中痛　寒在胃　停水满丹田
南　目赤叫呼烦躁　大肠　胃　三焦
右　寸肺　关脾　尺命门
左　寸心　关肝　尺肾　寒
引饮　脉八九至　小肠　胆弦　膀胱
南弦　理中汤　子能令母实
北　固卫之阳桂枝人参甘草汤
凡在右者，皆受左克。
里　自右之左　主从客变
右　大肠庚肺辛　涩　胃戊脾己　缓　命门相火　洪
左　心丁小肠丙　洪　肝乙胆甲　弦　肾癸膀胱壬　沉
表　自左之右　客从主变
凡在左者，皆克诸右。
浮克浮　沉克沉

表里所当汗下

手太阴复主表证却当汗
右行阴二十五度　肺大肠　脾胃　命门心包三焦八里主下
左行阳二十五度　心小肠　肝胆　肾膀胱　七表主汗
足厥阴复主血证却当下

仲景浮汗而沉下

右手沉实　调胃　承气
左手沉实　桃仁　抵当

《难经》沉汗而浮下

右手浮实　枳实　牵牛
左手浮实　桃仁　四顺
右手　杂病是为之表　伤寒是为之里
左手　杂病是为之里　伤寒是为之表

伤寒入里见标脉则生

假令胃病下之，脉浮而汗出是也。

杂病出表见标脉则死

假令脾病补之，脉弦而面青是也。

察色脉以定吉凶

脉，地也；色，天也。地生天则顺，天生地则逆。

假令得弦脉而面赤色，地生天也，地生天则顺也。儿扶母兮，瘥速也。

假令得弦脉而面黑色，天生地也，天生地则逆也。母抑子兮，退迟也。

色者，阴中之阳气也，本乎天。

脉者，阳中之阴气也，本乎地。

弦有浮沉

浮为甲化，《素》言天化，泄土。
沉为乙不化，《难》言地不化，泄木。
泄土者，栀子、黄芩。
泄木者，防风、羌活。
洪浮者为丙，便有水化，从其变也。
洪沉者为丁，只是火化，从其常也。

针　经

甲、丙、戊、庚、壬皆变，乙、丁[1]、己、辛、癸不变。并只言木。杂病无表证者，不可言左手。有下证，只当言右手，足阳明中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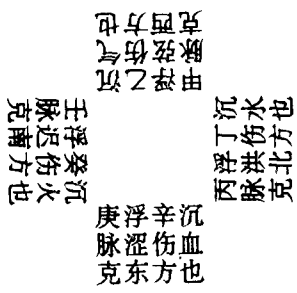
伤寒元有表证者，可言左手。有下证，下证者，血证也，当于足厥阴中求之。

相合脉经

脉之相合，各有虚实，不可作一体观之。假令洪弦相合，洪，客也；弦，主也，子能令母实也。弦、洪相合，弦，客也；洪，主也，母能令子虚也。余藏可以类推之。至于手、足之经亦相合，假令伤寒脉浮紧而带洪者，即手经丙也，余仿此。假令侮所不胜者，挟其势也。脉弦而入金之分，非挟火之势，则不敢侵金之分。

弦而带数，甲终于甲也；弦而带洪，壬终于丙也。

四正脉伤之图



脉当有神

脉之不病，其神不言，当自有也。脉既病，当求其中神之有与无焉。谓如六数、七极，热也，脉中有力，即有神也；三迟、二败，寒也，脉中有力，即有神也。热则有神当泄其热，则神在焉；寒则有神当去其寒，则神在焉。寒、热之脉无力，无神，将何药而泄热去寒乎？苟不知此，而遽泄去之，将何依以生？所以十亡八九。故经曰：脉者，血气之先。又云：血气者，人之神，可以不谨养乎？不可察其有无乎！

治病必当求责

假令治病，无问伤寒、畜血、结胸、发黄等病诸证，并一切杂证，各当于六经中求责之。谓如发黄证，或头痛，腰脊强，恶寒，即太阳证也。或身热，目疼，鼻干，不得卧，即有阳明证也。余皆仿此。

更有手足经或一经非本家病而自他经流入者亦当求责

谓如手阳明流入足阳明，是上流下也，本非足经病，当于手经中求之。是知治足经者，非也。亦有下而流上者。其余诸经相贯通者，皆然。更有支别流入者，亦有同邻而病者。合为表里者，邻也。亦有夫妇各相传授者，甲传己之类。脾传胃之类亦是，皆当求责之。凡言虚实，皆当于子母中求责之。

治病必求其本

假令腹痛，桂枝加芍药、大黄。桂枝加大黄何为？不只用芍药、大黄之属，却于桂枝汤内加之，大抵治病必求其责。知从太阳中来，故以太阳为本也。又如结胸证，自高而下，脉浮者不可下，故先用麻黄汤解表已。脉沉，然后以陷胸汤下之，是亦求其本也。至于畜血下焦，血结膀胱，

---

① 丁：原作"丙"，此据《东垣十书》本改。

是亦从太阳中来，侵尽无形之气，乃侵膀胱中有形血也。

形不足者温之以气 精不足者补之以味

谓寒伤形，热伤气，形、气能自伤也。此云不足者，皆太过也。以其太过则自伤，自伤则不足矣。

心血	肺卫之金
荣血	气气主燥
之主	无
火热有形	形　水寒有形

《金匮真言》云：冬，按跷，四时各有病者何？盖五藏之阳气皆伏于肾中，动有深浅，随行动而病，故於四时而各异也。

痛随利减

诸痛为实，痛随利减。世皆以“利”为“下之”者，非也。假令痛在表者，实也；痛在里者，实也；痛在血气者，亦实也。在表者汗之，则痛愈；在里者下之，则痛愈；在血气者散之、行之，则痛愈，岂可以“利”字只作“下之”乎？但将“利”字训作“通”字，或训作“导”字，则可矣！是以诸痛为实，痛随利减，汗而通导之利也，下而通导之亦利也，散气、行血皆通导而利之也。故经曰：诸痛为实，痛随利减。又曰：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此之谓也。

抑　本

假令高者抑之，非高者固当抑也，以其本下，而失之太高，故抑之而使下。若本高，何抑之有？

假令下者举之，非下者固当举也，以其本高，而失之太下，故举之而使高。若本下，何举之有？

虚　实

假令水在木之分，是从后来，从后来者为虚邪。虽在水为虚邪，则木本虚矣。经曰：母能令子虚。

假令火在木之分，是从前来，从前来者为实邪。虽在火为实邪，则木本实矣。经曰：子能令母实。

假令两手脉中弦，无表证，乃东方实也，是西方肺气大不足也，缘母虚所致也。当大补其脾，微补其肺，大泄其火，微泄其水。杂证诸论云：先调其气，次论诸疾况，此乃本经不足之证也。《难经》云：东方实，是西方虚也。又云：欲泄其邪，先补其虚，此之谓也。如是之证，当以温药补脾，以气药燥剂为用。如正气已胜，当以泄火、泄风之药清高凉上，勿令入胃中，此为全治。益黄[①]：白术、半夏、茯苓、甘草。酒病得之，加泽泻。手、足阳明二燥用益黄者，燥湿补其气也，实泄黄也。泄火木、泄青之类，羌活、防风、生地黄、黄连等分，黄芩倍之。凡用药补，即用各方之生数，理中丸，建中汤是也；泻即用各方之成数，七宣丸、七圣丸是也。

问两手寸关弦疾脾弱火胜 木旺土亏金烁当作何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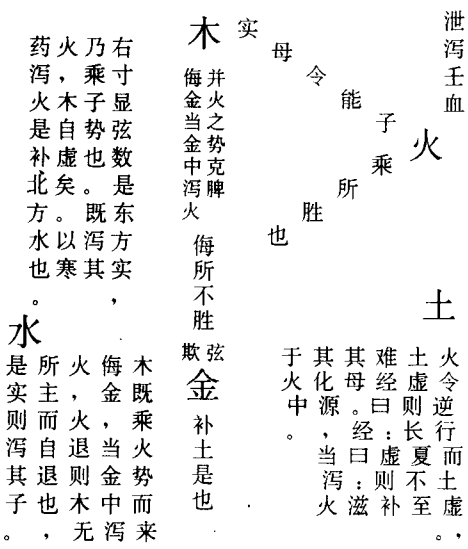
答曰：不从标本，从乎中治也。木，标也；土，本也；火，中也。烁金亏土旺木者，皆火也，仲阳安神丸主之。山芋、门冬，益金之气，金气胜则木自平；凝水石、牙硝，火中添水，使变为湿热也。湿热者，季夏之令也，非土而何？故用朱砂以坠火下行，是已将退与子，权行湿令也，是以弦得除而土自王也。秋喘，加人参与丹砂等，夏则不加。养气者，加沉香。欲发汗者，临卧先服白粥一杯，后药之则汗也。寒热，神少，振摇，小便淋或多或少，大便走完谷不化，口干舌缩，唇吻有疮，心下痞，大渴引饮，恶干喜湿，目花，四肢无力，怠堕嗜卧，食不入，皮肤燥涩，面色黧黑，肌肉销铄，胸腹中急，额上汗出，此法泄火益湿补气，脉弦、浮、沉同治。气不化，小便不利，湿润肌滑，热蒸阴少气不化。

---

① 黄：指“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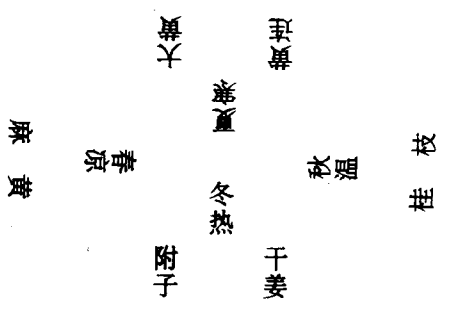
气走，小便自利，燥肌，燥涩为迫，津液不能停，离朱丹主之。弦数者，阳陷于内，从外而之内也。弦则带数，甲终于甲也；紧则带洪，壬终于丙也。

若弦虚则无火，细则无水，此二脉从内之外也，不宜离朱丹。



六月大热之气反得大寒之病气难布息身凉脉迟二三至何以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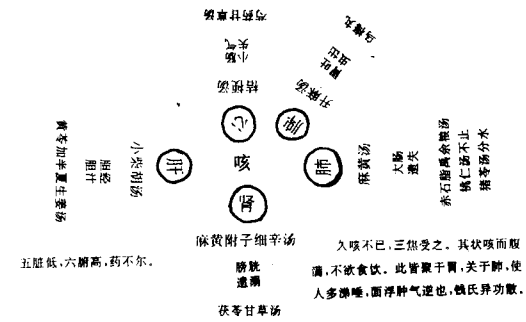
答曰：病有标本，病为本，令为标。用寒则顺时而失本，用热则从本而逆时，故不从标本，而从乎中治。中治者，用温也。然则温不能救大寒之病，用姜、附则不可。若用姜、附，似非温治之。不然，衰其大半乃止，脉反四至，余病便天令治之足矣。虽用姜、附，是亦中治也，非温而何？经曰：用热远热。虽用之不当，然胜主可化，亦其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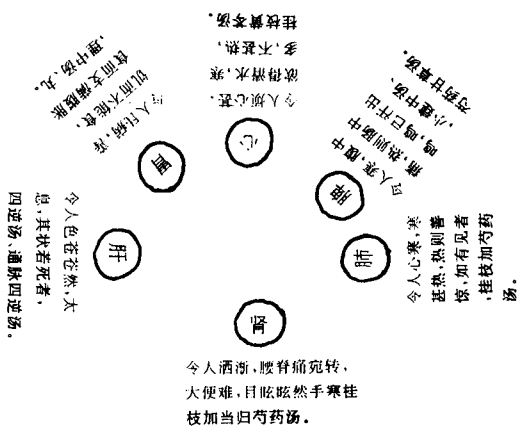
东、南二方用麻黄，谓开腠理发汗也；西、北二方用桂枝，谓闭腠理止汗也。

表	实实	麻黄汤
	虚虚	桂枝汤
中	实	调胃承气汤
	虚	小建中汤
沉	实	大承气汤
	虚	四逆汤

《素问·咳论》一十一证各随脏腑汤液之图



《素问》五脏疟证汤液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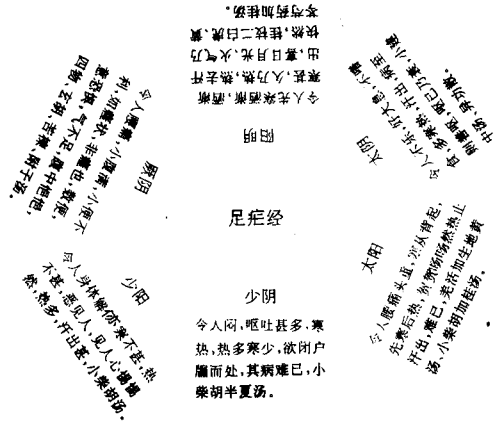
疟之为病，以暑舍于荣卫之间，得秋之风寒所伤而后发。亦有非暑，感冒风寒而得之者。邪

并于阳则发热，冰水不能凉；邪并于阴则发寒，汤火不能温。并则病作，离则病止，作止故有时。在气则发早，在血则发晏。浅则日作，深则间日。或在头项，或在背中，或在腰脊，虽上下远近之不同，在太阳一也。或在四肢者，风淫之所及，随所伤而作，不必尽当风府也。先寒而后热者，谓之寒疟；先热而后寒者，谓之温疟，二者不当治水火，当从乎中治。中治者，少阳也。渴者，燥胜也；不渴者，湿胜也。疟虽伤暑，遇秋而发，其不应也。秋病寒甚，太阳多也；冬寒不甚，阳不争也；春病则恶风；夏病则多汗。汗者，皆少阳虚也，其病随四时而作异形如此。又有得之于冬而发之于暑，邪舍于肾，足少阴也；有藏之于心，内热素于肺，手太阴也。至于少气烦冤，手足热而呕，但热而不寒，谓之瘅疟，足阳明也。治之奈何？方其盛矣，勿敢必毁；固其衰也。事必大昌，治法易老疟论备矣。

治当顺时

夏，天气上行；秋，天气下行，治者当顺天道。谓如先寒后热，太阳阳明病，白虎加桂也，此天气上行宜用之。若天气下行，则不宜泻肺，宜泻相火命门则可矣。亦有内伤冷物而作者，当先调中，后定疟形，治随应见，乃得康宁。亦有久而不差者，当求虚实，以脉为期，虚补实泻，可使却疾，此之谓也。

《素问》六经疟候汤液之图



问《素问》《难经》《铜人》经络所病各异者何用针当从何法

答曰：《素问》者，从天之六气言也；《难经》者，从地之血脉言也；《铜人》者，从经言人也。从天而言，先气而后血；从地而言，亦先气而后血；从人而言，在天地之间。从地之病而言，即地中之气病，故血从而病也。从天而言，先是动，后所生；从地而言，亦先是动，而所生之病后也。

问寒病服热药而寒不退热病服寒药而热不退其故何也

启玄子云：热不得寒，是无水也；寒不得热，是无火也。寒之不寒，责其无水；热之不热，责其无火。经云：滋其化源。源既已绝，药之假不能滋其真水火也。

疾有自误

或始不早治，日数久淹，或困乃求医，法不及用，病热已盈，岂为天命。

病有变怪仲景平脉法第二

及诊得脉、形证相应，因与服汤，食顷变大吐下、腹痛，是为变怪。或有旧时服药，今乃作发，是亦谓之灾怪耳。

喘论此论当以经言邪气盛则实断之

华佗云：盛而为喘，减而为枯。故《活人》亦云：发喘者，气有余也。凡看文字，须得会得本意。盛而为喘者，非肺气盛也；喘为肺气有余者，亦非气有余也。气盛当认作气衰，有余当认作不足。肺气果盛，又为有余，则当清肃下行而不喘。以其火入于肺，衰与不足而为喘焉。故言盛者，非言肺气盛也，言肺中之火盛也；言有余者，非言肺气有余也，言肺中之火有余也。故泻肺以苦

寒之剂，非泻肺也，泻肺中之火，实补肺气也，用者不可不知。

桔梗枳壳汤

《活人书》言：治痞当知是痞，宜先用桔梗枳壳汤。非用此以治心下痞也，审知错下必成痞证，是气将陷而过于胸中，故先用此，使不致于痞也。若已成痞而用此，则失之晚矣，不惟不能消痞，胸中之气反病矣。“先”之一字，预早之意也。先用枳壳汤，若不应，后以仲景痞药治之则可。若执枳壳汤以治痞，其害亦深矣！“先”之一字，不可不知也。

寻衣撮空何脏所主

寻衣撮空，许学士说作肝热风淫末疾，故手为之寻衣撮空。此论虽然莫若断之为肺热，似为愈矣，其人必谵语妄言。经曰：肺入火为谵言，兼上焦有疾，肺必主之。手经者，上焦也。二者皆当其理，果何如哉？天地互为体用，此肺之体，肝之用。肝主诸血，血者，阴物也，此静体何以自动？盖肺主诸气，为气所鼓舞，故静得动。一者说肝之用，一者说肺之体，此天地互为体用，二者俱为当矣。是知肝藏血，自寅至申，行阳二十五度，诸阳用事，气为肝所使；肺主气，自申至寅，行阴二十五度，诸阴用事，血为肺所用。

三法五治论

若五治不分，邪僻内作，工不能禁。夫治病之道有三法焉，初、中、末也。

初治之道，法当猛峻者，谓所用药势疾利猛峻也。缘病得之新暴，感之轻，得之重，皆当以疾利猛峻之药急去之。

中治之道，法当宽猛相济。为病得之非新非久，当以缓疾得中之养正去邪，相兼济而治之。养正去邪者，假令如见邪气多，正气少，宜以去邪药多，正气药少。凡加减药法，如此之类，更以临时对证消息，增减用药，仍依时令行之无忌也。更加针灸，其效甚速。

末治之道，法当宽缓。宽者谓药性平养，广服无毒，惟能养血气，安中。盖谓病证已久，邪气潜伏至深，而正气微治，故以善药广服，养正多而邪气自去。更加以针灸，其效必速。夫疗病之道，有五治法焉，和、取、从、折、属也。

一治各有五五五二十五治如火之属衰于戌金之属衰于辰是也

一治曰和，假令小热之病，当以凉药和之。和之不已，次用取。二治曰取，为热势稍大，当以寒药取之。取之不已，次用从。三治曰从，为势既甚，当以温药从之。为药气温也，味随所为，或以寒因热用，味通所用，或寒以温用，或以发汗之。不已又再折。四治曰折，为病势极甚，当以逆制之。逆制之不已，当以下夺之。下夺之不已，又用属。五治曰属，为求其属以衰之。缘热深陷在骨髓间，无法可出，针药所不能及，故求其属以衰之。缘属之法，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经曰：陷下者衰之。夫衰热之法同前所云，火衰于戌、金衰于辰之类是也。如或又不已，当广其法而治之。譬如孙子之用兵，若在山谷，则塞渊泉；在水陆，则把渡口；在平川广野，当清野千里。塞渊泉者，刺俞穴；把渡口者，夺病发时前；清野里者，如肌羸瘦弱，宜广服大药以养正。

夫病有中外，治有缓急。在内者，以内治法和之。气微不和，以调气法调之。在外者，以外治法和之。其次大者，以平气法平之。盛甚不已，则夺其气，令其衰也。故经曰：调气之方，必别阴阳，定其中外，各守其乡。内者内治，外者外治，微者调治，其次平治，盛者夺之，汗者，下之。

面部形色之图

察色分位 坤胃遗散至肾死 兑肺 乾大肠 遗散至肝死

额 离心 坎肾颐

精明五色 巽胆遗散至脾死 震肝 艮小肠 遗散至肺死

天元图

七十四难曰：从其首，系其数。

间象	在表	五化叠元	以应望闻
肝	青大敦水井臊曲泉水合	酸中封金经	呼太冲土俞 泣行间水荥
心	赤少府火荥焦少冲木井	苦少海水合	言灵道金经 汗神门土俞
脾	黄太白土俞香大都火荥	甘隐白水井	歌阴灵泉水合 涎商丘金经
肺	白经渠金经腥太渊土俞	辛鱼际火荥	哭少商木① 井涕天泽水合
肾	黑阴谷水合腐复溜金经	咸太谿土俞	呻然谷火荥 液涌泉木井

地元图

六十八难曰：元证脉合，复生五象。

井心下满	胆元证	身热 体重节痛喘嗽寒热逆气泄
荥身热	心下满小肠	元证 体重 寒热 逆气
俞体重节痛	心下满胃	身热 元证 寒热 逆气
经喘咳寒热	心下满大肠	身热 体重 元证 逆气
合逆气而泄	心下满膀胱	身热 体重 寒热 元证

假令胆病善洁，面青，善怒元证，得弦脉脉合，又病心下满当刺胆井；如见善洁，面青，善怒，脉又弦，又病身热当利胆荥；又病体重节痛当刺胆俞；如见善洁，面青，善怒，脉又弦，又病喘咳寒热当刺胆合。余经例仿此。假令肝经淋溲，便难，转筋，春刺井，夏刺荥，秋刺经，冬刺合。

人元例

六十五难说合 七十三难说荥
在经木、火、土、金、水
再分七象以应切脉 独包七法
有阴阳 配合 父子 兄妹
接经 平经说象 拔源

阴阳例

阴阳者，子午也，谓荥合、水火之称，名曰阴阳也，十二经皆有之，或感得父气，或感得母气而病焉。子午者，乾坤也，乾坤包六子，六子附乾坤也。故七十难云：春夏各致一阴，秋冬各致一阳。春夏刺井、荥，秋冬刺经、合，是各致一阴一阳之义。亦谓井、经近乎子、午，然当微泻其井，大泻其荥，微补其经，大补其合。或补泻反作，是寒则留之，热则疾之，故微、大补泻，以应春食凉，夏食寒，秋食温，冬食热。假令胆病善洁，面青，善怒，脉得浮之实大，沉之损小，是感得父气为阳中之阳，当于本经中泻火补水；却得浮之损小，沉之实大，是感得母气为阴中之阳，当于本经中泻水补火。

配合例

七十七难曰：上工治未病者，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于脾，故先实其脾气，无令受肝之邪气也。假令见肝病，欲实其脾者，先于足太阴经中补土字一针，又补火字一针，后于足厥阴肝经内泻木字一针，又泻火字一针。

子母例

假令见肝病满闷，淋溲，便难，转筋，又见心病烦心，心痛，掌中热而哕，当于足厥阴肝经内，木、火二字各一针。

兄妹例已上子母兄妹名曰四针象

假令见足厥阴肝之经太过，又兼见胆之证太过，是为兄妹。当泻肝经内木、火二字各一针，又泻胆经内木、火二字各一针。此五法乃人元法也。

接经手、足经同

《内经》曰：留瘦不移，节而刺之，使十二经无过绝。假令十二经中是何经略不通行，当刺不通行凝滞经，俱令接过节。如刺之，无问其数，以平为期。如诸经俱虚，补十二经；如诸经俱实，泻十二经。补当随而济之，泻当迎而夺之。

---

① 木：原作"水"，此据《东垣十书》改。

平经说象七十九难

为见诸经中无过与不及之病而有病。

八十难曰：有见如入，谓左手见气来至乃内针，针入见气尽乃出针。非用迎随补泻之法。不虚不实，不虚谓真气未虚，不实谓邪气未实。以此，故自取其经施其法也。

拔元例

假令针本经病了，又于本经原穴亦针一针。如补肝经，亦于肝原穴上补一针；如泻肝经来[①]，亦于肝经原穴上泻一针。如余经有补、泻，针毕仿此例亦补、泻各经原穴。

接经补遗

又补其母，亦名随而济之；又泻其子，亦名迎而夺之；又随呼吸出内，亦名迎随也。

两胁痛，少阳丘墟。心痛，少阴太谿。并涌泉，足厥阴原穴。腰痛，昆仑、委中出血。喘满，痰实如胶，太谿。呕哕无度，手厥阴大陵。头痛，手、足太阳原。热无度，不可止，陷谷出血。小肠疝气痛，足厥阴太冲。百节酸疼，实无所知，三棱刺绝骨出血。

妇人血不止，刺足太阴井。喉闭，手、足少阳井。并少商，手、足太阴井。大烦热不止，昼夜无力，刺十指间出血，谓八阳大节。眼发睛欲出，亦须大刺。目痛，大眦痛，刺太阳井。头中痛不可忍，卒疝痛，妇人阴中痛，皆刺足厥阴井。目痛，小眦痛，刺少阳井。心痛，脉沉，肾原穴。脉弦，肝原穴。涩脉，肺原穴。缓脉，脾原穴。身之前，足阳明原穴。身之后，足太阳原穴。身之侧，足少阳原穴。灸一身之内，分为八方。脐已上至鸠尾，以年为壮；大椎已下至腰中，以年为壮；腰[②]。手足四分，自井为一，荥为二，至合为五之类。自胆中分四向，如井、荥数倍之，百会为一分，亦如胆中法。凡欲灸者，先诊其脉，若浮者，不可灸，灸之必变。

月晦前、后各二日属坤，为癸乙，月缺，无泻；月望前、后各二日属乾，为甲壬，月满，无补。初三日至上弦，属震仰盂，为庚；上弦日至月望，属兑上缺，为丁；月望日至下弦，属巽，为风，为辛；下弦日至月晦，属艮，纳雨，为丙。

天元图

七十四难曰：从其首，系其数。间象、在表、五化叠元，并见前图拾遗。夫天元法者，谓之五化叠元，当从其首，系其数。首者，寅方春也，在人为肝。是从东方，顺天轮数至所主之处，计从几数，却于所受病一方倒叠回去，数至依前数尽处，便于元受病一方穴内，泻所止之方来路穴也。不得于所主之方内经中泻之，勿误。

假令病者闻香、臭二者，心主五臭也，入脾为香臭。从东数致所主之处，所主五臭者，心也。东一、南二，计得二数，却当于受病之方倒叠回去。脾一、心二，元数二也，是数至心。心者，荣火也。当于受病之方内泻荣火，是脾经泻火都是也。或曰：何以倒叠数？对曰：此从地出，为天轮所载，右迁于天，不当于所显之虚治之，此舟行岸移之意也。

地元图

六十八难曰：元证脉合，复生五象。

在表、间象，以应望、闻，及肝胆各五法。并见前图。

人元法例，前图已载七象、七法，见前人元例后。并见前图。

大接经从阳引阴

足太阳膀胱之脉，出于至阴，小指外侧，去爪甲角如韭叶，为井金，足小指之端也。十呼。

足少阴肾之脉，涌泉，足心也，起于小指之下斜趣。三呼。

---

① 来：助词，在此无意义。

② 腰：疑衍。

手厥阴心包脉，其直者，循中指出其端，去爪甲如韭叶陷中，为井，中冲穴也。其支者，别掌中，循小指次指出其端。

手少阳三焦之脉，起于小指次指之端，去爪甲如韭叶，为井。三呼。

足少阳胆之脉，起于窍阴，小指次指之端，去爪甲如韭叶，为井。其支者，上入大指岐骨内出其端，还贯爪甲，出三毛。三呼，二十呼。

足厥阴之脉，起于大指之端，入聚毛之际，去爪甲如韭叶，为井，大敦穴也，及三毛中。十呼，六呼。

手太阴肺之脉，起于大指之端，出于少商，大指内侧也，去爪甲如韭叶，为井。其支者，出次指内廉出其端。

手阳明大肠之脉，起于大指次指之端，入次指内，去爪甲角如韭叶，为井。一呼。中指内交。三呼。

足阳明胃之脉，起于大指次指之端，去爪甲如韭叶，为井。其支者，大指间出其端。一呼。

足太阴脾之脉，起于足大指端，循指内一侧，去爪甲角如韭叶，为井，隐白也。十呼。

手少阴心之脉，起于小指内出其端，循指内廉之端，去爪甲角如韭叶，为井。三呼。

手太阳小肠之脉，起于小指之端，循指之端，去爪甲一分陷中，为井。五呼。

大接经从阴引阳

手太阴肺之脉，起于大指端，出于少商，大指内侧也，去爪甲角如韭叶，为井。其支者，出次指内廉出其端。

手阳明大肠之脉，起于大指次指之端，入次指内侧，去爪甲如韭叶，为井。一呼。

足阳明胃之脉，起于大指次指之端，去爪甲如韭叶，为井。一呼。其支者，大指出其端。

足太阴脾之脉，起于足大指端，循指内侧，去爪甲角如韭叶，为井，隐白也。

手少阴心之脉，起于小指内出其端，循指内廉之端，去爪甲角如韭叶，为井。

手太阳小肠之脉，起于小指之端，去爪甲下一分陷中，为井。

足太阳膀胱之脉，出于至阴，小指外侧，去爪甲角如韭叶，为井金，足小指之端也。

足少阴肾之脉，起于小指之下，为井，涌泉穴也。

手厥阴心包之脉，其直者，循中指出其端，去爪甲角如韭叶陷中，为井，中冲穴也。其支者，别掌中，循小指次指出其端。

手少阳三焦之脉，起于小指次指之端，去爪甲角如韭叶，为井。

足少阳胆之脉，出于窍阴，足小指次指之端，如韭叶，为井。其支者，上入大指岐骨内出其端，还贯爪甲，出三毛。

足厥阴肝之脉，起于大指之端，入聚毛之际，去爪甲如韭叶，为井，大敦及三毛中。六呼。

凡此大接经，从阴引阳，从阳引阴。

东垣二十五论后录

诸经头痛

以下系东垣二十五论

阳明头痛，自汗，发热，白芷。少阳头痛，脉弦，往来寒热，柴胡。太阳头痛，恶风，恶寒，川芎。太阴头痛，痰实体重，腹痛，半夏。少阴头痛，手三阴、三阳经不流行，而足寒逆，为寒厥头痛，细辛。厥阴头痛，项痛，脉微浮缓，欲入太阳，其疾痊矣。然而，亦当用川芎。气虚头痛，黄芪。血虚头痛，当归。诸气血俱虚头痛，黄芪、当归。伤寒头痛无汗，麻黄汤；有汗，桂枝汤。太阳经所发阳明头痛，白虎汤；少阳头痛，柴胡汤；太阴头痛脉浮，桂枝汤；脉沉，理中汤。少阴头痛脉沉，微热，麻黄附子细辛汤。厥阴头痛外伤本经，桂枝麻黄各半汤。

呕而微吐水吴茱萸汤，内亦病也。

易老曰：非白术不能去湿，非枳实不能消痞，非天雄不能补上焦之阳虚，非附子不能补下焦之阳虚。

大头痛论

夫大头痛者，虽为在身在上，热邪伏于巳，又感天地四时非节瘟疫之气所著，所以成此疾。

至于溃裂脓出，而又染他人，所以谓之疫疠也。大抵足阳明邪热大甚资实，少阳相火为之炽多，在少阳，或在阳明，甚则逆传太阳。视其肿势在何部分，随其经而取之。湿热为肿，木盛为痛。此邪发于首，多在两耳前后，所先见出者为主为根，治之宜早，药不宜速，恐过其病，上热未除，中寒已作，有伤人命矣！此疾是自内而之外也，是为血病。况头部受邪，现见于无形之处，至高之分，当先缓而后急。先缓者，谓邪气在上，所著无形之分，既著无形，所传无定，若用重剂大泻之，则其邪不去，反过其病矣。虽用缓药，若急服之，或食前，或顿服，咸失缓之体，则药不能腾升，徐溃无形之邪。或药性味、形状拟象服饵，皆须不离缓体，及寒药或炒，或酒浸之类皆是也。后急者，谓前缓剂已经高分，泻邪气入于中，是到阴部入于中，染于内之有形质之所，若药不速去，反损阴分，此中治却为客热所当急也。治客以急，此之谓也。治主以缓，先缓谓也。谓阳邪在上，阴邪在下，各为本家病，不从先后错其缓急，不惟不能解其纷，而复致其乱矣！此所以治主当缓，治客当急。谓阳分受阳邪，阴分 阴邪者，主也；阳分受阴邪，阴分受阳邪者，客也。凡所谓急者，当急去之，此治客以急也。

假令少阳、阳明之为病，少阳者，谓邪出于耳前后也；阳明者，首面大肿也，先以黄芩、黄连、甘草，通炒锉煎，少少不住服呷之。或一剂毕，再用大黄，或酒浸，或煨，又以鼠粘子新瓦上炒，吆咀，煎成去柤[①]，纳芒硝各等分，亦时时呷之，当食后用。徐得微利，并邪气已，只服前药；如不已，再服后药，依前次第用之，取利已却止。如阳明渴者，加石膏；少阳渴者，加括蒌根汤。阳明行经，加升麻、葛根、芍药之类，选而加之，太阳行经，加羌活、荆芥、防风之类，选而加之，并与上药相合用之，不可独用。散者，散也。此一节亦见《病机气宜》。治洪、长、伏三脉，风痫、惊痫、发狂，恶人与火者，灸第三椎、第九椎，服《局方》炒香丸。以针投眼子透，令水内浸少时服之，如本方法。治弦、细、缓三脉，诸痫似狂，李和南五生丸。大凡治杂病，先调其气，次疗诸疾，无损胃气，是其要也。若血受病，亦先调气，谓气不调则血不行。又气为之纲，夫也，夫不唱，妇不随也。如妇人病经，先柴胡以行经之表，次四物以行经之里，亦先气而后血也。不能饮而渴，不能食而小便黄或涩，皆因胃气虚而生热，有形之物不入，火炎上而渴，戊就癸而化，所以小便黄赤如枣汁。法当补胃，以钱仲阳白术散、干葛、木香、藿香等药治之。

上焦渴，小便自利，白虎汤；中焦渴，大小便不利，调胃承气汤；下焦渴，小便赤涩，大便不利，大承气汤。

有六经发渴各随经药治之

表热，恶热而渴者，白虎汤。

皮肤如火燎，而以手重取之，不甚热者，肺热也，或目白睛赤，烦躁引饮，单黄芩一物。

两胁肌热，脉浮弦者，柴胡饮子。

一身热，或日晡潮热，皆血热也，四顺饮子。

夜则行阴，若发热者，血热也，四顺饮、桃仁汤选而用之。当视其有表入里、腹痛、血刺腹痛、中无转失气之类

昼则明了，夜则谵语，热入血室，无犯胃气及上二焦，不治自愈。若甚则四顺饮子、桃仁承气汤，证相似当下者用之。

寅申发热，两胁不盛，亦为柴胡证。

表里内外俱热者，大柴胡汤。

昼则行阳，气也，柴胡；夜则行阴，血也，四顺。治项后侧少阳经中疙瘩，不变肉色，不问大小及月日深远，或有赤硬肿痛。

生山药一挺去皮，蓖麻子二个去壳

上二味，研匀摊帛，贴之如圣。

两手大热，为骨厥如在火，可灸涌泉三壮或五壮，立愈。

问三焦有几血海异同

手少阳三焦之经，起于小指次指之外侧出其端，终于目锐眦。足少阳胆之经，起于目锐眦，

① 柤："粗"的古字。此指药渣。

终足大指三毛。头至心为上焦，心至脐为中焦，脐至足为下焦，此又足太阳之别也。又《灵枢》云：下膀胱至足，为足三焦。右手尺脉为命门，包络同诊。此包络亦有三焦之称，为命门之火，游行于五脏之间，主持于内也。手三焦主持上也，足三焦主持下也，上、中、下三焦通为一气，卫于身也，为外护。既已头至心，心至脐，脐至足为状也，呼为三焦有名也，以为无状可呼？经云：三焦者，水谷之道路也，以为无状可呼？经云：三焦者，水谷之道路也，却是有形状，何以然？上焦者，主内而不出；中焦者，主腐熟水谷；下焦者，主出而不纳。故经曰：上焦如雾，中焦如沤，下焦如渎也。手经者，主持上也；足经者，主持下也；命门者，主持中也。为卫者，护持外也。三焦元气为父之气散也，包络相从母也，并行而不相离，母之元气也，故俱会于胸中。经云：膻中之分，父母居之，气之海也，如天地之尊，不系五形。

清邪中于上焦，名曰洁也，头痛，项强，腰脊痛；浊邪中于下焦，名曰浑也，阴气为粟，便溺妄出。表虚里急。上焦、下焦与中焦相混，上焦怫郁，脏气相熏，中焦不治，胃气上冲，荣卫不通，血凝不流。若卫气前通者，小便赤黄，与热相搏，因热作使，游于经络，出入脏腑。阴气相通，阳气后微，阴无所使，客气内入，噫而出之，声嗢音兀咽塞，寒厥热壅，必然下血。阴阳俱厥，脾弱液下。下焦不阖，清便下重，便数而难，脐肠湫痛，命将难全，此命门之脉诊在右手尺也。经曰：五脏不和，五液注下，当阖不阖，便溺俱脱，生气绝矣！所以腹脐湫痛也，故曰命将难全。前三焦自外而入，后三焦自内而出。如雾不散而为喘满，此出而不内也；沤不利而为留饮，留饮不散，久为中满，上不能内，下不能出也；渎不利而为肿满，此因上内而下不出也，此三焦之所不归也。

三焦有藏无府，在内则游行，是在血也；在外则固护，是在气也。上焦如雾者，气也；下焦如渎者，血也；中焦者，气血分之也。下焦在脐下，膀胱上口，主分别清浊，出而不内，即传道也。治在脐下，名曰三焦，其府在气冲中。又云：有藏无府。成氏云：血室者，血之所居也，荣卫停止之所，经脉流会之处，冲脉是矣！冲者，奇经之一也，起于肾下，出于气冲，并足阳明经夹脐上行，至胸中而散，为诸经之会。启玄子云：冲为血海，诸经朝会，男子则运而行之，女子则停而止之，皆谓之血室。《内经》曰：任脉通，冲脉盛。男既运行，女既停止。

故运行者，无积而不满也；停止者，有积而能静也。不满者，阳也，气也；能满者，阴也，血也。故满者以时而溢，为之信有期也。溢，动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故运行者，阳之象也；停止者，阴之象也。气血荣卫，男女皆有，内外谐和，其脉同诊，脉者，血之府也，故为气血之先，室为藏物之舍，亦为府也。三焦之府在气冲中，为男女血海之府。经又曰：有藏而无府，从无形而言之；有藏有府，从有形而言之也。清邪、浊邪所伤，三焦齐病，亦同两感。经云：心包络主之，脉出胸中，下膈，历络三焦。此其所以相与相火并行，与命门之脉同诊于右尺中也。

陈氏五运六气，后有君火二论。即陈蓬运气图也。

附　录[①]

治目地芝丸、定志、地黄丸

治目不能远视，能近视，或亦妨近视，或脉风成疠，地芝丸主之。

生地黄爆干，四两　天门冬汤炮去心　枳壳面炒去穰，二两　甘菊花未开者，秤二两

上为细末，炼蜜丸如梧桐子大。如能饮食，茶清汤下；不能饮食，温酒下；食后改熟地黄亦可。此说亦见《病机气宜》目门下亦有。

治目不能近视，反能远视，服《局方》定志丸。

目能远视，责其有火；不能近视，责其无水，法当补肾。目能近视，责其有水；不能远视，责其无火，法当补心。补肾，补足少阴；补心，补手少阴。补肾，六味地黄丸加牡蛎；补心，定志丸加茯苓。

不能近视，晨服地黄丸。

不能远视，卧服定志丸。手、足少阴经。

治精滑固真丸

治精滑久不愈，固真丸。

单牡蛎不以多少，砂锅子内煅，醋淬七遍，为末，醋糊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五十丸，空心盐汤下。

脾胃虚渴不止

六脉俱弦，指下又虚，脾胃虚弱痛也，食少而渴不已，心不痞，腹中痛，或腹中狭窄如绳束之急，小便不利，大便不调，精神短少。此药专治大渴不止，腹中窄狭，所食减少，大有神效。

白茯苓去皮　陈皮去白　人参　生姜先用滚汤掠过，焙干，各秤一两

秋时减姜一半；如脉弦，或腹中急甚，加甘草三钱。

上同为末，炼蜜为丸如弹子大。每服一丸，白汤化下。食前空心细嚼，白汤送下亦可。忌生冷硬物，及怒发思虑过节。

腹胀便血内寒朱砂丹

六脉沉紧，按之不鼓，膀胱胜小肠也，或泻利不止而腹胀，或纯便血赤血，或杂脓血，便虽多而不渴，精神短少，或面白脱色，此失血之故。或面黄而气短，此元气损少之故。且小肠者，手太阳经丙火也；膀胱者，足太阳经壬水也。是壬水来丙小肠之位，小肠为壬所克而外走也。诸手经短而足经长，兼以五行相克论之，俱是足经。此火投于水，大寒之证，宜温之则愈。其与《难经》一证，寒热相反，亦名曰小肠泻，亦作泄。海藏云：此杂病火投于水，变为寒证。又外伤足太阳膀胱经，左脉俱浮，为表阳之候也，忽变为内寒，亦旺火投盛水，而屈丙就壬化。脉反不浮而微沉，此内病与外病俱有。此火投水例，非精于脉诊者，孰能知之？姜附赤石脂朱砂丹。

生附子半两　生干姜半两，不泡　朱砂一两，另研　赤石脂一两半，水飞

上为细末，酒糊丸如黑豆大。每服十五丸至二三十丸，米饮汤下，茯苓煎汤下尤妙。

东垣云：因看卢氏《医镜》，见此一药味数、分量同，惟丹砂用伏火者，及治病有差。所治者，小便数而不禁，怔忡多忘，魇梦不已，不同耳。见其不同，审而详之，乃得此之治法，不差且泛举之。经言肾主大、小便，肝主小便淋溲。《难经》云：小肠为赤肠。是面赤色及便溺赤色者，皆出心与小肠，南方赤色，显于外也。经言下焦如渎者，正谓大、小便也。大便为阴，为有形，乃下焦

① 附录：原无此标题，所有篇目均在“诸经头痛”与“大头痛论”中记载，今并移出，且据目录补此标题。

之下者也。肾脏病为肾主大便，不言大肠者，明子行父之道；小便为气所化，乃下之高者也，谓肝主小便淋漓，亦是子行父道，为腑病。诸气化者皆腑，诸有形血化者皆脏病所主。此腑言膀胱病，二证俱在，下焦则同染，有形、无形及在腑、在脏有殊，俱是丹田衰败。不言及心火者，以其相火化行君之令故也。细分之，则膀胱壬水胜丙小肠者，是不传入阴，故泄血。泄血利不禁，为有形质病，且不传阴，则阴不病。何为有形病？此为阴之体也，为腑之用也，天地阴阳互为体用。以斯可见，是明五脏者，为六腑所用，六腑为五脏所用明矣！是有形皆为传阴也。夫小便不禁，是膀胱不约为遗溺，此不传阴也，是丹田胞络受寒，为壬所克。大抵诸腑皆盛有形物，有形病者在腑，责其所来，皆在脏也。用伏火丹砂者，去其寒性耳。治法同者，以其俱在下焦，补诸形火，同在胞络耳，以其胞与肾相对，有渠相通故也。肾主大便，肝主小便，所治安得不殊。经曰：肾、肝同归一治。经又云：少阳主骨所生病。膀胱却主节所生病，亦可知也。小便不禁，茯苓汤下；大便有病，米饮汤送下。

脏腑实秘胃虚而秘麻仁丸、厚朴汤

凡脏腑之秘，不可一例治，有虚秘，有实秘。实秘者，能饮食，小便赤，麻仁丸、七宣丸之类主之；胃虚而秘者，不能饮食，小便清，厚朴汤主之。

厚朴生姜制，三两 白术五两 枳实麦皮炒，一两 陈皮三两 甘草炙，三两 半夏曲三两

上为粗末，每服五钱，水一盏半，生姜五片，枣三枚，煎至一盏，空心服。

实秘者，物也；虚秘者，气也。

脉中少有力，浮则似止，胸中元气不及也，加人参、五味子、麦门冬、益智仁、沉香、丁香、川芎、白豆蔻。

气血弱者，不可服枳壳，以损其气也。

气血盛者，不可服丁香，以盛其益气也。

气虚则生脉散，气实则三才丸。

内外诸疮所主方

地之湿气，感则害人皮肉筋脉，内托散主之，以其外受也。膏粱之变，足生大疔，辛甘之过也，七圣散主之，以其内发也。去桂，加当归。疮肿消者，生姜自然汁调轻粉涂之。

诸疮有恶肉者，膏药内入巴豆、雄黄少许，不伤良肉，止去恶肉。不惟恶疮，若痈疽有死肉不能去者，巴豆霜上之，深则纸之，浅则干掺之，以膏药外护之，大效。

三焦寒热用药图

上焦热	小便不利	栀子 黄芩	
中焦热		黄连 芍药	有一身尽热
下焦热		黄柏 大黄	

经云：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又云：膀胱者，津液之府，气化则能出矣。

上焦寒	大便、小便通	陈皮 厚朴	有一身尽寒
中焦寒		藿香 白芷	
		干姜 丁香肉	
下焦寒		桂 附子 沉香	

治臁刃脚膝疮方

治臁刃及脚膝生疮，《局方》虚损门黄芪丸，服之则愈。

定痈疽死之地方

定痈疽死之地方：一、伏兔；二、腓腨；三、背；四、五脏俞；五、项上；六、脑；七、髭；八、鬓；九、颐。

许先生论关中梁宽甫证

右胁，肺部也。咳而唾血，举动喘促者，肺诊也。发热，脉数，不能食者，火来刑金，肺与脾俱虚也。肺脾虚而火乘之，其病为逆。如此者，例

不可补泻。盖补金则虑金与火持，而喘咳益增；泻火则虑火不退位，而痃癖反盛。正宜补中益气汤也。先壮元气，少少以治病药和之。闻已用药而不获效，意必病势苦逆，而药力未到也。当与宽甫熟论，远期秋凉，庶就使平复。盖肺病恶春夏火气，至秋冬则退也。正宜于益气汤中，随四时阴阳、升降浮沉、温凉寒热。升降浮沉则顺之，寒热温凉则反之，顺其理和其气，为治之大方也。及见有证，增损服之，或觉气壅，间服加减枳术丸，或有服间服加减枳术汤，数月后，庶逆气稍回，逆气回则治法可施。但恐已至色青、色赤，脉弦、脉洪，则无及矣。

近世论医，有主河间刘氏者，有主易州张氏者。盖张氏用药，依准四时阴阳升降而增损之，正《内经》四气调神之义，医而不知此，是妄行也；刘氏用药，务在推陈致新，不使少有怫郁，正造化新新不停之义，医而不知此，是无术也。然而主张氏者，或未尽张氏之妙，则瞑弦之药，终莫敢投，至失机后时而不救者多矣！主刘氏者，未悉刘氏之蕴，则劫效目前，阴损正气，遗祸于后日者多矣！能用二家之长，而无二家之弊，则治法其庶几乎！

论史副使病证

史副使病，不见色脉，不能解料。然以既愈复发言之，则亦恐宜取张氏依准四时阴阳升降用药，以扶元气，庶他日既愈而遂愈也。宽甫病候，初感必深，所伤物恐当时消导不尽，停滞淹延，变生他证，以至于今。恐亦宜仿刘氏推陈致新之意，少加消导药于益气汤中，庶有渐缓之期也。

王太医圆明膏

圆明膏，太医王教授传。

槐英半斤，河水四斤，浸二宿，熬槐英，取汁二升 黄连四两 川芎 防风各一两 当归 秦皮各二两

已上五味，锉如绿豆大，用河水六升，浸一宿，熬取汁三升，将槐英粗并此五味粗，再用水四升，熬取二升，通前共五升，相合铜锅内，用木炭文武火熬，入去蜡净蜜四斤。净蜜法：取蜜四升，入锅内微熬，勿令滚，其蜡沫尽浮在面上，急取下，以纸覆蜜面，候冷取纸，蜡自随纸去。再温蜜热，以绵滤入药汁内，同煎一时许，入下项飞石一十三两。

金星石 银星石 代赭石 菩萨石 寒水石 紫石英 云母石并白矾少许同捣细 滑石 井泉石 玄精石各一两，另研为细末 黄丹三两，研令极细

已上一十一味，相合再研，水飞，焙干，共得一十三两，研开入药汁内，又熬一时，入后淬炉甘石二两。淬法：炉甘石不以多少，用木炭火煅红，童子小便醯，再煅红，再淬，凡七次，以碎为度。再研，水飞，焙干，净秤二两，入药汁内，又熬一时，入下项药：

铜绿半两，研 青盐半两，研 雄猪胆七枚，取汁 白丁香一合，水浸，研取清汁 鹰条三钱，如取上汁用

已上药同熬，万转成膏。凡熬时用槐柳枝不住手搅，勿令尘入锅中。须于净室内熬膏，盛入磁器中，候冷入下项细末。药不可热，热则药力去矣。

乳香 没药 轻粉 蕤仁去皮，各半两 朱砂 牛黄 脑子 血竭各一线 杏仁去皮，半两 南鹏砂一钱

上件各别研，令极细。

珍珠 珊瑚 紫贝 硇砂 石獬 白矾 绿矾 朴硝各一钱 盆硝半钱

上用预留元熟清药汁，同研极细烂，搅入药中令匀，如常法点之，神效。

阴证略例

元·王好古　著
朱广仁　校注

校注说明

本书系元代著名医家王好古(字进之,号海藏,约生于公元1200年,卒于1264年)所著。他通经史,好医方,曾先同李杲学医于张元素,后复从李杲学习,尽得其传。他受到张元素脏腑虚实辨证的影响,尤重视脏腑虚损之论;受到李杲脾胃气虚说的影响,更加重视三阴之阳虚的一面,两者结合便奠定了王好古阴证学说的基础。《阴证略例》便为其代表著作之一,曾先后历经五载,三易其稿,该书集中地反映了他重视阴证辨治的学术思想。考《四库》著录海藏医书以及明人所编《东垣十书》中,均未见此书,盖此书系王氏晚年著作,且为"罕遘之秘笈"(见该书之后序)的缘故。

该书一卷,计42条,鉴于一般研读《伤寒论》者,多详于三阳证,略于三阴证,或认为阳证易于诊疗,阴证难于辨治,故王氏于此书中专论阴证,采掇元代以前医学家,如岐伯、扁鹊、仲景、叔和、洁古等有关学说,并结合个人见解逐条予以评论和阐微,书后附以验案举隅佐证。

王氏在此书中不仅全面介绍了有关阴证的理论和具体临床症状,并详细辨析了阴证在某些情况下所表现的变证及假象,阐明其病机,使后学在临证时便于识辨和掌握,故对于阴证的鉴别诊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对阴证的治疗方面,王氏搜集方剂约五十首,主张治疗阴证重在温补脾肾阳气,其代表方剂如返阴丹、回阳丹、正阳散、火焰散、霹雳散、附子散、肉桂散、白术散等。另者,在服药方法上,也是极其考究的。

本书证治俱备,论述精当,审证遣药,切用临床,虽主要为阴证伤寒所设,亦是研究杂病阴证颇有价值的医书。

关于本书的版本,最早当推《济生拔萃》本,然《济生拔萃》收录的并非全书,仅系其精要之摘选。录其全书者,首见于清代钱遵王(曾)所藏之旧抄本,后由陆心源收入《十万卷楼丛书》中。晚近以来,裘吉生收录于《三三医书》中,曹炳章收录于《中国医学大成》中。

此次校注整理出版,是以清·光绪五年(1879年)《十万卷楼丛书》重刻本为底本,参照元·杜思敬《济生拔萃》本、1924年《三三医书》本以及1936年《中国医学大成》本等校本予以校补、勘误的,同时对全书作了标点、断句,另外,对于底本中标题与目录出入较大之处,亦予以斟酌厘订,以便于读者查阅。

本书的校注整理工作,原则上尽量保持底本原样,并在此基础上参阅校本予以对校,如读不通的字、词、名采用对校仍不能解决者,则采用本校、他校、理校,但凡改动一字,必出校说明之。

书中异体字,一律改为通行规范字;古今字、通假字,一律不作改动,于首见处出注说明;避讳字,原则上不作改动。

注释侧重于字、词方面,一般不作医理阐释。凡难字、僻字、易于误解的异读字,皆加注释并注音。

序

人生天地间，而阴阳命之气，其受病亦不外乎此。医家言：视证察脉，则必本诸阴与阳。自轩岐以来，诸书可考也。至汉长沙张仲景著《伤寒》一书，其言备矣！其法皆出伊尹《汤液》，如《易》之于数，《春秋》之于法，盖万世不可易者。其论气脉形声，以测人之脏腑经络之微，亦不过曰：如是为阳，如是为阴；如是为寒，如是为热；如是为有余，如是为不足，以决人之死生之变于朕兆之前，使夫学者可以按而知之，苟能详辨而勿失，则思过半矣！然混茫乎疑似之中，辖辖乎毫厘之间，自非精思入神，冥合造化，则不能也。是以古者之言医也，皆聪明有道之士，如孙思邈、陶隐居、葛稚川之徒，何如人也。迨夫叔世末流，多出于粗工庸人间，褒衣峨冠，挟方寸之囊，自命为医工。然，试读其书，音读（音豆）且不知，况能索理于精微之地哉！如赵括之用兵，徒能诵其父之书，旋取覆败之祸。如又不能诵其书，则其为败宜如何哉？夫阴阳二证也，寒与温之味，从而用之，亦二也。其主治嗜好，又有大不同者。甚者各主一偏，互相诋訾，殊不知桂枝、承气之一倒置，则毙之患立见。异时承平贵人，挟朔方鞍马劲悍之气，加以膏粱肥浓之养，故糁以刚剂，往往而中。或者遂狃于此，以为人之为病皆然热，黜阴候不论，岂理也哉！且四方风土既殊，而人之禀受亦异，而一律按之，其可乎？盖亦求其至当而已矣。呜呼！中古以降，老寿少而夭阏多，岂真不幸与！盖医者心术之偏，其蔽必至于杀人；儒者心术之偏，其蔽必至于误天下，如宋之王安石是也。偏之为害之烈如此。夫窃尝谓：受天地中和之性，得圣人公恕之学，不以利欲一毫入于其心，而后可以为儒、为医矣！天地万物一理也，圣人之道一中而已。《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而况医乎！海藏先生王君进之，家世赵人，早以通经举进士，晚独喜言医，始从东垣李明之，尽传其所学，后乃精研极思轩岐以来诸家书，驰骋上下数千载间，如指诸掌。予在大梁时，闻其名诸公间籍甚，独以未识为恨。今年秋来晋州，始得候先生于馆舍，观其气和而凝，志一而定，有道者也。与之游，甚闲暇，日出一编书授予，且谓予曰：伤寒人之大疾也，其候最急，而阴证毒为尤惨，阳则易辨而易治，阴则难辨而难治。若夫阳证，热深而厥，不为难辨；阴候寒盛，外热反多，非若四逆脉沉细欲绝易辨也。至于脉鼓击有力，加阳脉数倍，内伏太阴，发烦躁欲坐井中，此世之所未喻也。予恐其误，积思十余年，盖考自岐伯，迄今洁古老人，掇其精要，附以己说，厘为三十余条，有证有药，有论有辨，名之曰《阴证略例》，将锓以传，以诏后学，且与天下卫生之君子共之，子盍为我题其端。予退而伏读之，善之曰：异乎哉！未有是书也。其于救物利生之念深矣！至其论阳证见阴脉者死，谓有外阳内阴，若与阳药犹可生。若及阴阳易分寒热，阴阳易随仲景三经用药，皆出古人言意之表，学者又不深思而熟味之。噫！世人著书立言者多矣，其甚高难行，泛言无实者亦有之。然则是书之出，其知者必以为精思妙用所传，证以古今，不可诬也；其不知者则茫然无考，诋以为悠悠谈甚高难行也。予以为获一人贤者之知，不犹愈千百愚人之不知者，则是书可以传信行世无疑矣！故内翰王君从之，尝题曰"世所未闻"，真知言哉！比先生过上党，主吾故人文之，疗数阴疾尤奇中，皆书中所可概见者。文之始亦骇，不敢用；及已试，叹曰：误人多矣！昔太仓公所上治验，太史氏列之传末，近代钱仲阳尝所治病，阎孝忠记于论证后。今从先生得所书主治次第，谨编如左方，亦足以证愚者之不知者。文之姓宋氏，讳廷圭，长平人，世亦号善医云。

岁癸卯冬十一月中浣日王官麻革信之谨题

后　序[1]

《阴证略例》一册，元·海藏老人王好古撰。以伤寒阴证较阳证尤难辨，故作专书以发明之。审证用药，具有条理，前有麻革信之序。考《四库》著录，海藏医书有《医垒元戎》十二卷，《此事难知》二卷，《汤液本草》三卷，独无此书。盖当时尚未出也。而明人编《东垣十书》者，亦未见此书，知为罕遘[2]之秘笈矣。此本前有虞山钱曾遵王藏书一印，又有惠定宇手定本一印，又有孙印从沾、庆增氏二印，中有惠栋之印、字曰定宇二印，后有孙庆增家藏一印，近为吾友震泽吴君晓钲所得，真旧钞也。好古，字进之，赵州人，以进士官本州教授，自金入元，少时与李杲东垣同游张元素洁古之门，而年辈较晚，其后复从学于东垣，故《医垒元戎》称行师洁古老人，又称东垣李明之先生。而此书麻序但云海藏先生王君进之，家世赵人，早以通经举进士，晚独喜言医，始从东垣李明之，尽传其所学。册末自题亦云：不知何日复得或东垣李先生一问之，并不及洁古何欤？然书中首列岐伯阴阳脉例，即次以洁古老人内伤三阴例，乃次以海藏老人内伤三阴例，而伊尹、扁鹊、仲景诸例俱编于后，虽不称先师，而尊师之意已隐然见于言外矣！或有訾其用药过于温热者，不知专论阴证，何可杂入阳证治法！海藏著述具存，岂但能治阴证，不能治阳证者，安得以后人不辨阴阳，偏执诒误，追咎古人哉？自序题壬辰岁，为金哀宗天兴元年，即蒙古太宗四年，册末自题称丙申秋，乃蒙古太宗八年，金亡已三年矣。麻序题岁癸卯，则太宗后乃马真氏称制之二年也。《医垒元戎》成于丁酉岁，在此书后一年，唯《此事难知》自序题至大元年，则上距金亡已七十余年，岂海藏享上寿，至武宗时犹存耶？抑至大当是至元，刊本之讹耶？并书以俟考。

同治三年岁在甲子秋七月乌程汪曰桢书于上海寓舍

① 后序：底本无，据《中国医学大成》本补。

② 遘(gòu 够)：遇见。

祭神应王文

窃以济世须医，去疾先药，论江方海，眩目骇心。人皆于此泥小技作当涂，视大经为何物，及其临诊[1]，莫知所措。况夫病者虚实互见，寒热交分，气运加临，脉候不应，苟或圭黍之差，已有云渊之失。故有者甚而无者生，轻者危而重者毙，夭横盈郊，冤枉举世。每怜孑孑之幽魂，谁听嗷嗷之夜泣，痛矣如斯，心乎不已，耽嗜数年，裒[2]成此集。总前圣之嘉言，为后学之法则，虽治伤寒，独专阴例，列古于前，评今于后，区别余三十条，收拾过二万字，不必泛天风、彻海波，尽在乎耳目矣！优而柔之，使自得之，厌而饫之，使自趋之。深有望于好生之君子，于戏欲广当世，敬以先神，伏冀鉴辉，庶几绵历。王好古惶恐顿处谨言。

圣贤所言阴证，如岐伯、阿衡、仲景、叔和，故已备矣；活人、许学士、韩祗和、成无己，又甚详矣。后人尚有采择未精，鉴读有阙，予所以从而次第之。然今之病者，得之有内外之异，或不与经符，合之有色脉之殊，或不与方契，形候相若，似是而非，众所共疑莫之能辨，取其如此者，又从而比类之。非帘视壁听，仿佛未真也，阴阳寒热，如辨黑白矣。使医者不动声色，蠲去疾疴，免横夭以无辜，皆康宁而得寿，予所愿也。每虑浅识，或有所遗，敬俟来贤，幸为改正。

壬辰岁夏四月初十日海藏老人古赵王好古序

① 诊：原作"胗"，今据《中国医学大成》本改。下同。

② 裒(póu 掊)：聚，搜集。

目　录[1]

岐伯阴阳脉例……（178）
问难附又举言外意……（178）
洁古老人内伤三阴例消导吐下……（178）
槟榔丸 煮黄丸 瓜蒂散 备急丸 金露丸 枳术丸
海藏老人内伤三阴例……（179）
可温色脉分三经并药附……（179）
伤在厥阴……（179）
当归四逆汤 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2] 吴茱萸汤
伤在少阴……（179）
通脉四逆汤加减四 四逆汤
伤在太阴……（180）
理中丸[3] 品药各从类生 昼三夜一
阴阳寒热各从类生服药同象……（180）
问湿胜用丸问难附……（180）
理中汤加减八
仲景活人许学士改名三药……（180）
伊尹汤液论例……（180）
扁鹊仲景例……（181）
雾露雨湿山岚同为清邪……（181）
仲景阴证例论……（181）
吴茱萸汤二 四逆汤一十一 通脉四逆汤二 当归四逆汤 白通汤 白通加猪胆汁汤 真武汤二 小建中汤二 理中汤杂证 理中丸二 桂枝附子汤一 附子汤[4] 术附汤 姜附汤品 茯苓四逆汤
霍乱吐泻分六经易老法……（182）
霍乱与少阴证寒热同候……（182）
叔和阴脉例注仲景阴证俱载……（182）
沉涩弱弦微……（183）
阴毒六歌……（183）
活人阴证例……（183）
三阴论……（183）
阴毒三阴混说……（183）
阴证似阳……（185）
阴盛格[5]阳……（185）
阴阳易　分阴阳二……（185）
孙兆药……（185）
阴毒甘草汤问难……（185）
举仲景六七日不可治何也……（185）
附子散 正阳散二药无寒佐品 霹雳散 火焰散
论下焦行脏腑不可轻……（186）
举仲景先温后下不可轻……（186）
丹砂丸品
系阴阳二毒相伏匿……（186）
肉桂散品 回阳丹 返阴丹品 天雄散 白术散
诸药寒佐品……（187）
许学士阴证例……（187）
阴毒三候……（187）
正元散 元阳丹 退阴散 五胜散 玉女散下血 返阳散
辨少阴紧脉证[6]仲景悉附……（188）
破阴丹品
伏阳一证……（189）
仲景评辨二章脉歌……（189）
韩祗和温中例……（189）
三阴总论……（189）
温中汤加减一 橘皮汤加减二 七物理中丸加减一
和解因时寸口脉小……（190）
厚朴丸加减一 白术汤 橘皮汤加减一 二苓汤
灰包熨法品……（191）
霜露饮冷寸脉小同候……（191）
阳气下陷躁……（191）
阳证下之成阴……（191）
热药冷服脉内有伏阳品……（191）
海藏老人阴证例总论……（192）
神术汤三阳[7]证加减 吹奶 神术汤[8] 六气加减例
雾露饮冷同为浊邪……（192）

---

① 目录：原作“总目”，此按今之称谓改。“总目”后原有“伊尹……洁古老人”等二十三字，因与目录无关，故删。

② 吴茱萸生姜汤：原作“茱萸汤”，据文中标题改。

③ 丸：原作“汤”，此据文中方名改。

④ 附子汤：原本下有“桂枝附子汤”，与前标题相重复，删之。

⑤ 格：原作“隔”，据文义改。

⑥ 证：原本无，此据文中标题补。

⑦ 阳：原作“阴”，此据文中内容改。

⑧ 神术汤：原无，此据文中标题补。

神术加藁本汤① 神术加木香汤 白术汤
风温证…… (192)
加减四 黄芪汤总叙阴证初病形状 调中丸附
问三四日后渐重躁乱不宁何也…… (193)
理中丸②
论阴证躁不躁死生二脉…… (193)
问下之而脉反大者何也…… (193)
举古人阴证例③ …… (193)
论元阳中脱有内外…… (194)
论宜炙不宜炙并汤沐四肢法④ …… (194)
外接法…… (194)
脐下六穴…… (194)
论谵言妄语有阴阳…… (195)
本草孙真人热药治血证三 …… (195)
论下血如豚肝…… (195)
论阴阳二络…… (195)
谵语死脉…… (195)
论自汗分阴阳…… (195)
论手足自汗…… (196)
论四肢振摇…… (196)
初病形状…… (196)
论阴证始终形状杂举例…… (196)
遍身青黑如花厥…… (196)
伤寒发厥有阴阳…… (197)
论阴证发渴…… (197)
论阴证咳⑤ 逆 …… (197)
阴证发热…… (198)
论阴证大便不通…… (198)
论阴证小便不通举仲景活人例卷末有外接法
…… (198)
论阴证小便赤⑥ …… (199)
论得后出余气而解…… (199)
论狂言若有所失…… (199)
问有汗而解有无汗而解何也…… (199)
附:正⑦ 阳丹 …… (199)
论脉次第…… (199)
用附子法…… (199)
论阳阳易分寒热…… (200)
论阴阳易分三经用药⑧ …… (200)
扁鹊治阴阳方 仲景治阴阳方 …… (200)
烧裩散 活人瞎鼠粪汤 许慎本草说韭久根 竹皮⑨ 汤 青竹茹汤 当归白术汤治妇人
发⑩ 明仲景活人 …… (200)
妙香丸治杂病阴阳易证
附:海藏治验 …… (203)
外阳内阴 …… (203)
阳狂 …… (203)
阴狂 …… (203)
阴易 …… (203)
夜服 …… (203)
阴血 …… (203)
鼓击脉 …… (204)
腹痛 …… (204)

① 神术加藁本汤:神术加木香汤:原本作"加藁本木香汤",今据文中方名改。
② 丸:原作"汤",此据文中方名改。
③ 例:原作"辨",此据文中标题改。
④ 论宜炙不宜炙并汤沐四肢法:原作"论宜炙不宜炙"、"汤沐四肢外接法",此据文中标题改。
⑤ 咳:原作"渴",此据文中标题改。
⑥ 论阴证小便赤:原脱,此据文中标题补。
⑦ 正:原作"止",据文中方名改。
⑧ 论阴阳易三经用药……仲景治阴阳方:原作"扁鹊治阴阳方,仲景治阴阳方,论阴阳易分三经用药",今据文中内容改。
⑨ 皮:原本此下有"茹"字,衍文,据文中标题删。
⑩ 发:此字前原有"随证用药"四字,此据文中标题删。

阴证略例

岐伯阴阳脉例

《内经》云：人迎一盛病在少阳，二盛病在太阳，三盛病在阳明，四盛已上为格阳。启玄子云：阳脉法也。少阳，胆脉也；太阳，膀胱脉也；阳明，胃脉也。《灵枢经》曰：一盛而躁，在手少阳；二盛而躁，在手太阳；三盛而躁，在手阳明。手少阳，三焦脉；手太阳，小肠脉；手阳明，大肠脉。一盛者，谓人迎之脉，大于寸口一倍也。余盛同法。四倍已上，阳盛之极，故格拒而食不得入也。《正理论》曰：格则吐逆。

寸口一盛病在厥阴，二盛病在少阴，三盛病在太阴，四盛已上为关阴。启玄子云：阴脉法也。厥阴，肝脉也；少阴，肾脉也；太阴，脾脉也。《灵枢经》曰：一盛而躁，在手厥阴；二盛而躁，在手少阴；三盛而躁，在手太阴。手厥阴，心包脉也；手少阴，心脉也；手太阴，肺脉也。盛法同阳。四倍已上，阴盛之极，故关闭而溲不得通也。《正理论》曰：关则不得溺。

人迎与寸口俱盛四倍已上，为关格之脉，羸不能极于天地之精气，则死矣。《枢》曰：阴阳俱盛，不得相营，故曰关格，非止吐逆、不得溺而已也。

问难附又举言外意①

海藏云：岐伯阴阳二脉，王注为足经，却举《灵枢》手经何也？答曰：正经既言五脏之本，又言脾胃、大小二肠、膀胱、三焦为仓廪之本，营之所居经云：三焦者，水谷之道路，故云仓廪，乃知手足经俱有，故言足经而次举《灵枢》手经也。若躁为手经，不躁为足经。此王注虽举格阳为吐逆，关阴为不得溺，皆引《正理》为证以比之。大抵格阳关阴，亦岂止吐逆不得溺而已哉！至于上而不欲食，下而不得便，亦关格之病也，故易老有内伤之阴证，大意亦出于此。云岐子别有关格一转。

上② 此一条，举古人言外之意。

洁古老人内伤三阴例消导吐下③

论曰：人之生也，由五谷之精气所化，五味之备，故能生形。经曰：味归形。若伤于味，亦能损形。今饮食反过其节，肠胃不能胜，气不及化，故伤为脾。论曰：饮食自倍，肠胃乃伤。或失四时之调养，故能为人之病也。经曰：气口曰坤，口乃脾之候，故脾胃伤。气口紧盛而伤者，有多少有轻重焉。如气口一盛，脉得六至，则伤于厥阴，乃伤之轻也，槟榔丸④ 主之；气口二盛，脉得七至，则伤于少阴，乃伤之重也，煮黄丸主之；气口三盛，脉得八九至，则伤于太阴，乃伤之尤重也，故填塞闷乱，心胸大痛，兀兀欲吐，得吐则已，俗呼为食迷风是也。经曰：上部有脉，下部无脉，其人当吐，不吐则死，宜吐之，以瓜蒂散。如不能，则无治也。经曰：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如伤之太甚，仲景三物备急丸下之。

海藏云：洁古所论内伤三经，盖出于《内经》、《灵枢》岐伯阴脉法。

槟榔丸 治饮食过多，心腹彭⑤ 闷。

槟榔一分 木香一分 枳实半两，炒 牵牛头末、半两 陈皮去白秤、半两

上为极细末，醋糊丸，桐子大。米饮生姜汤下二十丸。

煮黄丸 治前症，甚则两胁虚胀。

雄黄一两，研 巴豆半两，去皮心膜，研如泥，入雄黄再研匀。

上二味，入白面二两，同和研匀，滴水丸桐子大。滚浆内十二丸煮熟，入冷浆令沉，每一时

---

① 问难附又举言外意：原无，此据目录补。

② 上：原作"右"，因竖排本改为横排本，故改为"上"字。下同。

③ 消导吐下：原无，此据目录补。下标题下小字均仿此。

④ 丸：原无，此据《三三医书》补。

⑤ 彭：通"膨"。

辰，浸药冷浆下丸，凡尽十二时也。不必尽剂，以利为度，否则再服。又治胁下痃癖痛如神。

瓜蒂散 治大实大满，气上冲，上部有脉，下部无脉，填塞闷乱者，当吐之。

瓜蒂 一分 赤小豆一分

上为极细末。温水少许，调一钱匕，以吐为度。如伤之太重，备急丸下之，此急剂也。经云：其下者引而竭之。此之谓也。

备急丸

干姜一两，生 大黄一两，生 巴豆半两，去心膜，研泥，摊新瓦去油，取霜

上细末，炼蜜丸桐子大。温水下三二丸，无时，以利为度，以意消息渐加。

金露丸 治时疾内伤，心下痞气不降，米谷[1]不化。

大黄一两 枳实半两，炒 桔梗二两 牵牛头末，一分

上细末，姜糊丸，蒸饼亦得，桐子大。温水下二三十九，常服减半。内伤戊火已衰，不能制物，寒药太多，固非所宜，故以温剂主之。

枳术丸 本仲景汤也，易老改丸。治老幼虚弱，食不消，脏腑软。

枳实三分，麸炒黄色 白术一两

上为细末，荷叶裹烧饭为丸，或姜浸蒸饼丸亦得，桐子大。米饮下三二十丸，食后。小儿丸小。

海藏云：洁古既有三阴可下之法也，必有三阴可补之法，予欲举此内伤三阴可补之剂。未见仲景药时，人皆不言三阴，既举仲景药分而三之，人皆得知有三阴也。古人曷尝不尽，今人但未之读，而未之知，而不能言耳！

海藏老人内伤三阴例

可温色脉分三经并药附[2]

若饮冷内伤，虽先损胃，未知色脉各在何经。若面青黑，脉浮沉不一，弦而弱者，伤在厥阴也；若面红赤，脉浮沉不一，细而微者，伤在少阴也；若面黄洁，脉浮沉不一，缓而迟者，伤在太阴也。

伤在厥阴[3]

若面青或黑，或青黑，俱见脉浮沉不一，弦而弱，伤在厥阴，肝之经也。

当归四逆汤

当归 桂 芍药 细辛各一两 通草 甘草各六钱三字[4]

上锉麻豆大。每秤三钱，水一盏，枣一二枚，煎至七分，去滓，温服。

若其人病内有久寒者，宜当归四逆汤内[5]加吴茱萸生姜汤主之。

当归四逆汤[6] 加吴茱萸生姜汤

当归一两 桂一两 芍药一两 细辛一两 大枣八个 甘草 通草各六钱三字 吴茱萸七合，汤漫洗 生姜二两半

上锉如麻豆大。每服秤三钱，水一盏半，煮至八分，去滓，温服，日三。仲景法：一剂分五服，清酒煎。

吴茱萸汤

吴茱萸一两半，汤洗三次 人参三分 生姜一两半 大枣三个

上锉如麻豆大。以水二大盏半，煮取七分，去滓，分二服。若急者，阴毒甘草汤、白术散、附子散、正阳散、肉桂散、回阳丹、返阴丹。至于阴盛格阳，霹雳散、火焰散。随经部分选用之。

伤在少阴[7]

若面红或赤，或红赤红俱见，脉浮沉不一，细而微者，伤在少阴，肾之经也。

通脉四逆汤又方甘草炙六钱二字半

甘草二两，炙 附子一两，生用，去皮，破八片 干姜一两，炮

面赤者，加连须葱白九寸；腹中痛者，去葱白，加白芍药二两，呕者，加生姜二两，咽痛者，去芍药，加桔梗一两；利止脉不出者，去桔梗，加人参二两。

上锉如麻豆大。每服秤三钱，水一盏半，煮

---

① 谷：原无，此据《济生拔萃》补。

② 可温色脉分三经并药附：原无，此据目录补。

③ 伤在厥阴：原无，此据目录补。

④ 三字：《济生拔萃》作"七分"。

⑤ 汤内：疑为衍文。

⑥ 汤：疑为衍文。

⑦ 阴：原作"阳"，此据目录和文中内容改。

至七分，去滓，温服。未差[1]，若急，更作一剂。其脉续续有力者愈，无力者不愈。

四逆汤上三味是也。

伤在太阴

若面黄或洁，或黄洁俱见，脉浮沉不一，缓而迟者，伤在太阴，脾之经也。

理中丸[2]

人参腹痛者倍之 甘草炙 白术 干姜各一两

上细末，炼蜜和丸，鸡子黄大。以汤数合，和丸，研碎，温服之，日三夜二，腹中未热，益至三四丸，煎热粥饮投之。微温覆，勿揭衣。丸不及汤。

海藏云：大便结者，宜丸；大便软者，宜汤。仲景云：无阳阴强大鞕[3]者，不可下，下之则清谷腹满。

已上三经脉皆云浮沉不一者，以其皆似孤亡之体也。

又云：日三夜二，读之极无味，然子细思之，利害非轻。恐人不识，故有阴阳寒热各从类生一条。

阴阳寒热各从类生服药同象

假令附子与大黄合而服之，昼服则阳药成功多于阴药，夜服则阴药成功多于阳药，是从其类也。况人之疾，独不然乎！若病阳症，昼则增剧，夜则少宁；若病阴症，昼则少宁，夜则增剧。是人之阴阳寒热，从天地之行阴行阳也。寒热之化，以此随之，故前人治阴证用阳药，续于夜半之后者，所以却类化之阴，而接身与子所生之阳也。《通玄类证》云：小建中汤后亦举日三夜二及尺脉不至者加黄芪。

问湿胜用丸问难附[4]

予尝云：大便软者，宜汤；大便结者，宜丸，以丸蜜润也。仲景治霍乱吐下，脾湿大胜，而用丸何也？

答曰：以湿言之，岂有润之之理！此正湿已太过，津液极亡，所以转筋也。筋得血而养，故能屈伸。下利既多亡阴失血，反成枯燥，燥则所以不能屈伸也，故湿剂以润之，只用丸也，与妇人血崩过极不止而用四物汤润剂同意。十剂之法，要当谨察。

理中汤

人参一两 干姜炮 甘草炙 白术各二两

腹痛者，加人参一两；寒者，加干姜一两半；渴欲得水者，加白术一两半；脐上筑者，肾气动也，去术，加桂四两；吐多者，去术，加生姜三两；下多者，还用术；悸者，加茯苓二两；或四肢拘急腹痛者，或腹满下利转筋者，去术，加附子一枚，生用。

上锉如麻豆大。每秤三钱，水一盏半，煮至七分，去滓，温服，日三。

仲景活人许学士改名三药[5]

海藏云：理中汤加减八法，并无寒药。吐利后有表者表之，汗出厥者温之，既吐且利，小便复利，大汗出，内寒外热者亦温之。至于吐下后，汗出不解，厥逆脉欲绝者，四逆主之。以是知此候无阳证，皆阴证也。仲景人参桂枝汤，理中汤加桂枝，太阳未除，下之成协热利，心下痞，表里不解者；活人此理中汤内，加青陈皮，名治中汤，治胸膈病；许学士改活人方，作补脾丸，治劳则补子，如子富而父不贫，不特虚则补其母也。

已上三证，若有外感与内证，饮冷极者，宜五积散。

伊尹汤液论例

海藏曰：皇甫先生云：仲景广汤液为十卷。文潞公云：仲景为群方之祖。朱奉议云：仲景泻心汤比古汤液则少黄芩，后人脱落之。许学士亦云：伊尹汤液论大柴胡汤八味，今监本无大黄，只是七味，亦为脱落之也。以是知仲景方皆汤液也。

四顺散、理中汤、四逆汤、通脉四逆汤、术附汤、姜附汤、真武汤、白通汤[6]，俱见仲景条下。

其余杂见诸方，凡称仲景者皆是。

---

① 差：同"瘥"，下同。

② 理中丸：此下原目录有"品药各从类生昼三夜一"十字。

③ 鞕：同"硬"。

④ 问湿胜同丸问难附：原无，此据目录补。

⑤ 仲景活人许学士改名三药：原无，此据目录补。

⑥ 汤：原无，此据《中国医学大成》补。

扁鹊仲景例

生气通天雾露说，在神术六气加减后。

扁鹊云：一呼四至，一吸四至，病欲甚；洪大者烦满，沉细者腹中痛，滑者伤热，涩者中雾露。

仲景云：从霜衍降以后，至春分已前，凡有触霜露，体中寒邪而病者，皆谓之伤寒也。

雾露雨湿山岚同为清邪①

海藏云：霜露雾露，久雨清湿之气，山岚障气等，皆谓之清邪也。有单衣而感于外者，有空腹而感于内者，有单衣、空腹而内外俱感者，所禀轻重不一，在人本气虚实之所得耳！岂特内寒饮冷、误服凉药，而独行阴证哉？重而不可治者，以其虚人内已伏阴，外又感寒，内外俱病，所以不可治也。

仲景阴证论例

仲景紧脉，俱见许学士条下。

又云：寸口脉，阴阳俱紧者，法当清邪中于上焦，浊邪中于下焦。清邪中于上，名曰洁也；浊邪中于下，名曰浑也。阴中于邪，必内栗也，表气微虚，里气不守，故使邪中于阴也；阳中于邪，必发热头痛，项强颈挛，腰痛胫酸，所谓中雾露之气。故曰清邪中上，浊邪中下。阴气为栗，足膝逆冷，便溺妄出，表气微虚，里气微急，三焦相溷，内餐不通，上焦怫郁，脏气相熏，口烂食②龈也。中焦不治，胃气上冲，脾气不转，胃中为浊，荣卫不通，上血凝不流。若冲气前通者，小便赤，大便赤黄，与热相搏，因热作使，游于经络，出入脏腑，热气所遏，则为痈脓。若阴气前通者，阳气厥微，阴无所使，客气内入，噫而出之，声嗢咽塞，寒厥相逐，为热所拥，血自下，状如豚肝，阴阳俱厥，脾气孤弱，五液注下，下焦不阖，清便下重，令便数难，脐腹漱痛，命将难痊。

吴茱萸汤

食谷欲呕，属阳明也，吴茱萸汤主之，得汤反剧者，属上焦也，治上焦。少阴吐利，手足厥逆冷，烦躁欲死者，吴茱萸汤主之。厥阴干呕，吐涎沫者，头痛极甚，吴茱萸汤主之。

四逆汤

自利不渴者，属太阴，以其脏寒故也，宜服四逆辈。太阴手足自温。脉浮者桂枝汤，脉浮而迟，表热里寒，下利清谷者，四逆汤主之。属少阴。饮食入口则吐，心中温温欲吐，复不能吐，始得之，手足寒，脉弦迟者，此胃中实，不可下也，当吐之。若膈上有寒饮，干呕者，不可吐也，当温之，宜四逆汤主之。少阴病，脉沉者，急温之，宜四逆汤。大汗若下利而厥冷者，四逆汤主之。大汗出，热不去，内拘急，四肢疼，又下利厥逆而恶寒者，四逆汤主之。下利腹胀满，身疼痛者，先温里乃攻表。温里宜四逆汤，攻表宜桂枝汤。呕而脉弱，小便复利，身有微热，见厥者难治，宜四逆汤主之，属厥阴。吐利汗出，发热恶寒，四肢拘急，手足厥冷，四逆汤主之。吐利小便复利，而大汗出，下利清谷，内寒外热，脉微欲绝者，四逆汤主之。病发热头痛，身体不疼痛。当救里，宜四逆汤主之。

通脉四逆汤

少阴病，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手足厥逆，脉微欲绝，身反不恶寒，其人面色赤，或腹痛，或干呕，或咽痛，或利止脉不出，通脉四逆汤主之。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汗出而厥者，通脉四逆汤主之。此属厥阴。

当归四逆汤

手足厥寒，脉细欲绝者，当归四逆汤主之。

白通汤

少阴病，下利脉微者，白通汤主之。

白通加猪胆汁汤

少阴病，下利脉微，与白通汤，利不止，厥逆无脉，干呕烦者，白通加猪胆汁汤主之。服汤，脉暴出者死，微续者生。

真武汤

太阳病发汗，汗③出不解，其人仍发热，心下悸，头眩，身瞤动，振振欲擗地者，真武汤主

---

① 雾露雨湿山岚同为清邪：原无，此据目录补。

② 食：通“蚀”。

③ 汗：原无，此据《伤寒论》补。

之。少阴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为有水气，其人或咳，或小便利，或下利，或呕者，真武汤主之。

小建中汤

伤寒，阳脉涩，阴脉弦，法当腹中急痛，先与小建中汤服之。伤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烦者，小建中汤主之。

理中汤

胸痹[1] 心下痞鬲，气结胸满，胁下逆气抢心，理中汤主之。治脾胃不和，中寒上冲，胸胁逆满，心腹绞痛，痰逆恶心，或时呕吐，心下虚痞，隔塞不通，饮食减少，短气羸瘦，温中逐水，止汗去湿。又治肠胃冷湿，泄泻注下，水谷不分，腹中雷鸣，及伤寒时气，及里寒外热，霍乱吐利，手足厥冷，胸痹心痛逆气，并皆治之。有寒者，加附子。胸痹胁下妨闷者，加枳实半两、茯苓半两。此方自晋宋已后至唐，名医治心腹病者，无有不用此汤，或作丸证加减，各有其法。

理中丸

霍乱，头痛发热，热多欲饮水，五苓散主之；寒多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大病差后，喜唾[2]，久不了了，胸中有寒，当以丸药温之，宜理中丸。

桂枝附子汤

伤寒八九日，风湿相搏，身体疼痛，不能自转侧，不呕不渴，脉浮虚而涩者，桂枝[3] 附子汤主之。

附子汤

少阴病，得之一二日，口中和，其背恶寒者，当灸之，附子汤主之。少阴病，身体痛，手足寒，骨节痛，脉沉者，术附[4] 汤主之。

术附汤

伤寒八九日，风湿相搏，身体疼烦，不能自转侧，不呕不渴，脉浮虚而涩，桂枝附子汤。若其人大便坚，小便自利，术附汤主之。

姜附汤

若下之后，复发汗，昼日烦躁不得眠，夜而安静，不呕不渴，无表证，脉沉微，身无大热者，姜附汤主之。

海藏云：若自汗者，术附汤；若无汗，姜附汤。

茯苓四逆汤

发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烦躁者，茯苓四逆汤主之。

霍乱吐泻分六经易老法[5]

大抵仲景药为主，理中汤、理中丸、五苓散、建中汤、平胃散、四君子汤之类。

假令胃与太阳经并，脉浮者，于前所用药内加。自汗者加桂枝。无汗者加麻黄，以其有头项肢节痛故也。

假令胃与少阳经并，脉弦者，于前所用药内加柴胡、干木瓜，以其胁下痛故也。

假令胃与阳明本并，脉实者，于前所用药内加大黄，以其吐泻后大小便不通故也。

假令胃与太阴经并，脉沉细者，于前所用药内加芍药、干姜，以其腹痛体重故也。

假令胃与少阴本并，脉沉迟者，于前所用药内加姜、附，以其四肢拘挛身寒故也。

假令胃与厥阴本并，脉微缓者，于前所用药内加姜、附、当归、吴茱萸，以其四肢厥逆冷故也。厥阴本药，吴茱萸汤、当归四逆汤皆是。

霍乱与少阴证[6] 寒热同候

海藏云：霍乱头痛发热，其邪自风寒而来。中焦为寒热相半之分，邪稍高者居阳分则为热，热多饮水者，五苓散以散之；邪稍下者居阴分则为寒，寒多不饮水者，理中丸以温之。所以同少阴入里，与手经接为热，大承气汤下之；与足经接为寒，四逆汤温之。

叔和阴脉例注仲景阴证俱载[7]

海藏云：仲景阴脉皆叔和次之，药俱见仲景

---

① 痹：原作"脾"，据《伤寒论》改。下同。

② 唾：原作"睡"，据《伤寒论》改。

③ 枝：原作"子"，据《伤寒论》改。

④ 术附：《伤寒论》作"附子"。

⑤ 霍……法：原作"易老法霍乱吐泻足阳明总摄六经"，今据目录改。

⑥ 证：原无，据目录补。

⑦ 注仲景阴证俱载：原无，据目录补。

本经条下。

沉涩弱弦微①

按之似有举还无，气满三焦脏腑虚，冷气不调三部壅，通肠建胃始能除。上沉脉。

涩脉关前胃气并，当关血散不能停，尺部如斯逢逆冷，体寒脐下作雷鸣。上涩脉。

关前弱脉阳道虚，关中有此气多疏，若在尺中阴气绝，瘕疼引变上皮肤。上弱脉。

寸口脉紧一条弦，胸中急痛状绳索，关中有弦寒在胃，下焦停水满丹田。上弦脉。

微脉关前气上侵，当关郁结气排心，尺部见之脐下积，身寒饮水即呻吟。上微脉。

阴毒六歌②

阴毒伤寒身体重，背强眼痛不堪任，小腹痛急口青黑，毒气冲心转不禁，四肢逆冷唯思吐，咽喉不利脉细沉，若能速灸脐轮下，六日看过见喜深。脐下五穴，并见宜灸条下。

活人阴证③ 例

三阴论④

太阴、少阴、厥阴，皆属阴证也。太阴者，脾也；少阴者，肾也；厥阴者，肝也。

何谓太阴证？太阴脾之经，主胸膈膜胀。《甲乙经》云：邪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邪中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又曰：贼风虚邪者阳受之；饮食不节、起居不时者阴受之。阳受之则入腑，阴受之则入脏。入六腑则身热不得⑤卧，为喘呼；入五脏则膜满闭塞，下为飧泄，久为肠澼。

何证少阴证？少阴肾之经，主脉微细，心烦但欲寐，或自利而渴。经云：一二日少阴病者何也？谓初中病时，凑⑥理寒，使入阴经，不经三阳也。

伤寒虽是三阴三阳，大抵发于阳则太阳也，发于阴则少阴也，此二经为表里，其受病最为多。阳明、太阴受病颇稀。至于少阳、厥阴，肝胆之经，又加少焉。凡病一日至十二三日，太阳证不罢者，但治太阳。有初得病便见去声少阴证者，直攻少阴，亦不必先自巨阳次传而至。

盖寒气入太阳，即发热而恶寒；入阴经，只恶寒而不发热也。三阴中寒，微则理中汤，稍厥或中寒下利，即干姜甘草汤。

手足指头微冷寒谓之清音去声，此未消吃四逆，盖疾轻故也，只可服理中干姜之类。大段重者用四逆汤，无脉者用通脉四逆汤也。

何谓厥阴？厥阴肝之经，主消渴，气上冲心，心中疼热，饥不欲食，食则吐蛔，下之则利不止也。若阴气独盛，阳气暴绝，则为阴毒，其证四肢逆冷，脐腹筑痛，身如被杖，脉沉疾，或吐利，当急救，可灸脐下，服以辛热之药，令阳气复而大汗解矣！古人云：辛甘发散为阳，谓桂枝、甘草、干姜、附子之类，能复其阳气也。微则用辛甘，甚则用辛苦热。阴极发躁，阴证似阳也。学者当以脉别之。

阴毒三阴混说⑦

问：手足逆冷，脐腹筑痛，咽喉疼，呕吐下利，身体如被杖，或冷汗烦渴，脉细欲绝者，何也？

此名阴毒也。阴毒之为病，初得病手足冷，背强咽痛，糜粥不下，毒气攻心，心腹痛，短气，四肢厥逆，呕吐下利，体如被仗，宜服阴毒甘草汤、白术散、附子散、正阳散、肉桂散、回阳丹、返阴丹、天雄散、正元散、退阴散之类，可选用之。大抵阴毒本因肾气虚寒，或因冷物伤脾，外伤风寒，内既伏阴，外又感寒，或先外寒而内伏阴，内外皆阴，则阳气不守，遂发头痛腰重，腹痛，眼睛疼，身体倦怠，四肢逆冷，额上手背冷汗不止，或多烦渴，精神恍惚，如有所失，三二日间或可起行，不甚觉重。诊之则六脉俱沉细而疾，尺部短小，寸口或大。

阳证六脉俱浮大，或沉取之，大而不甚疾者，非阴证也。大抵阳毒伤寒，其脉多弦而洪数；

---

① 沉涩弱弦微：原无，据目录补。

② 阴毒六歌：原无，据目录补。

③ 证：原作"脉"，此据目录改。

④ 三阴论：原无，此据目录补。

⑤ 得：原作"时"，此据《中国医学大成》改。

⑥ 凑：通"腠"，下同。

⑦ 阴毒三阴混说：原无，此据目录补。

阴毒伤寒，其脉沉细而弦疾，不可不知也。

若误服凉药，则渴转甚，躁转急，有此病证者，更须急服辛热之药，一日或二日便安。若阴毒渐深，其候沉重，四肢逆冷，腹痛转甚，或咽喉不利，心下胀满结硬，躁渴虚汗不止。

上此一条服凉药躁渴转甚，当服热药可也。

阳盛则身热而无汗，阴盛则身冷而有汗。岐伯云：阳胜则身热，腠理闭，喘粗，为之俯仰，汗不出而热；阴胜则身寒，汗出，身常清，数躁而寒，寒则厥。清即冷也。

上此岐伯说阴躁之原。

或时郑声，指甲面色清黑，六脉沉细而疾，一息七至已来。有此证者，速于气海或关元二穴，灸三二百壮，以手足温和为效，仍兼服正阳散、回阳丹、天雄散、白术散，内外通，遂令阳气复而大汗解矣。

阳毒盛[①]而阳气暴绝，则为阴毒；若阳独盛而阴气暴绝，则为阳毒。大凡阴阳离绝，非大汗不能复正气也。

阴阳则夫妇也，各得中则和，若偏胜则各专以权，至于极，继之以离矣。药石以攻邪，邪去正复，是犹鞭挞以教而欲并生也。

若阴毒已深，疾势困重，六脉附骨，取之方有，按之即无，一息八至已上，或不可数，至此则药饵难为攻矣！但于脐中用葱熨法，或灼艾三五百壮已来，手足不温者，不可治也。如手足得温，更服热药以助之。若阴气阳气来，即渐减热药而调治之。

若阳气乍复，往往却烦躁，慎不可投凉药，烦躁甚者，再与返阴丹即定。常须识此，勿令误也。

问：胸膈不快，膨满闭塞，唇青手足冷，脉沉细，少情绪，或腹痛者，何也？

此名太阴也，近人多不识阴证，才见胸膈不快，便投食药，非其治也。大抵阴证者，由冷物伤脾胃，阴经受之也，主胸膈膨满，面色及唇皆无色泽，手足逆冷，脉沉细，少情绪，亦不因嗜欲，但内伤冷物，或损动胃气，遂成阴证。复投巴豆之类，胸膈愈不快，或吐而利，经一二日遂致不救，盖不知寒中太阴脾之经也。

上膈不快，不可用食药，下之则成痞。

海藏云：阴证胸膈不快，此无病形也，若投巴豆之药，即取有形病也，故轻则转痞，重则成劳，尤重则一二日遂成不救也。故活人本经云：丸子巴豆，乃攻食积耳。

问：万一饮食不节，胸膈不快，寒中阴经，何法以治？

答曰：急则理中汤加青陈皮，锉如麻豆大，服一二剂，胸膈即快，枳实理中丸、五积散尤良。

五积散一句，是兼表也，或原有表证，或自内而之外，传至极高之分，则宜是药。若无表则不宜用此也，用理中法足矣！

问：脉微细，欲吐不吐，心烦但欲寐，六七日自利而渴者，何也？

此名少阴也，少阴之为病，欲吐不吐，心烦但欲寐，六七日自利而渴者，虚也，故引水自救。若小便色白者，少阴病形悉具矣。小便色白者，以下焦虚有寒，不能制水，故令色白也，四逆汤主之。

举阳证，少阴证，口燥舌干而渴者，须急下之，不可缓也，宜大承气汤主之。若脉沉而迟者，须温之，四逆汤主之。盖以口燥舌干而渴者知其热，脉沉而迟者别其寒也。

少阴病属肾，古人谓之肾伤寒也，肾伤寒口燥舌干而渴，固常急下，大抵肾伤寒亦多表里无热，但若烦愦默而极，不欲见光明，有时腹痛，其脉沉细。旧用四逆汤，古人恐其热不敢遽用。云肾病而体犹有热者，可服黄连龙骨汤。若已十余日，下利水，止手足彻冷，乃无热候，可服增损四顺散。

上此一条，虽有肾病，而体犹有热一句，亦当以久暂察之，不可乍见便以为身热也。

不用四逆用黄连，及手足冷却用四顺，亦不甚的当。

举阳证，少阴病，若恶寒而倦，时时自烦，不欲厚衣者，大柴胡下之。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脉沉者，麻黄附子细辛汤微汗之。少阴病，得之二三日，常见少阴无阳证者，亦须微发汗，宜

① 阴毒盛：参下句“阳独盛”，“毒”疑为“独”之误。

麻黄附子甘草汤，此学者不可不知也。

阴证似阳①

问：身微热，烦躁，面赤，脉沉而微者，何也？

此名阴证似阳也，阴发躁，热发厥，物极则反也。大率以脉别之为准，诸数为热，诸迟为寒，无如此最为验也。

上此一句，可以为世法。

假令身体微热，烦躁面赤，其脉沉而微者，皆阴证也。身微热者，里寒故也；烦躁者，阴盛故也；面戴阳者，下虚故也。治者不看脉，以虚阳烦躁，误以为实热，反与凉药，则气消成大病矣！《外台秘要》云：阴盛发躁，欲坐井中，宜以热药治之。仲景少阴证，面赤者，四逆加葱白主之。

上外热内寒，烦躁，不可用凉药。

阴盛格阳②

问：身冷，脉细沉疾，烦躁而不饮水者，何也？

此名阴盛格阳也。伤寒阴盛格阳者，病人身冷，脉细沉疾，烦躁而不饮者是也。若欲引饮者，非也。不欲饮水者，宜服霹雳散，须臾躁止，得睡汗出即差。此药通散寒气，然后热气上行，汗出乃愈。火焰散、丹砂丸并主之。

阴阳易 分阴阳③

问：身体重少气，阴肿入里，腹内绞痛，热上冲胸，头重不欲举，眼中生花，妇人则里急，腰胯连腹内痛者，何也？

此名阴阳易也。伤寒病新差，阴阳气未和，因合房室，则令人阴肿，入腹绞痛，妇人则里急，腰胯连腹痛，名为阴阳易也。其男子病新差，未平复，而妇人与之交接得病，名曰阳易；其妇人病新差，未平复，男子与之交接得病，名曰阴易。若二男二女，并不相易。所以呼为易者，阴阳相感动甚，毒疫着人，如换易然。其病状，身体热冲胸，头重不能举，眼中生花，四肢拘急，小腹绞痛，手足拳则皆死，其亦有不即死者。病若小腹里急，热上冲胸，头重不欲举，百节解离，经脉缓弱，血气虚，骨髓竭，便翕翕气力转小，著床而不能摇动，起止仰人，或引岁月不死，烧裩散、鼯鼠粪汤、竹皮汤、干姜汤、青竹茹汤、当归白术汤，可选用之。

孙兆药④

《孙兆口诀》治阴盛隔阳伤寒，其人必躁热，不欲饮水者，宜服霹雳散。

附子一枚，烧灰存性，为末，蜜水调下，为一服而愈。此逼散寒气，然后热气上行，而汗出乃愈。

阴毒甘草汤问难⑤

治伤寒时气，初得病一二日，便结成阴毒，或服药后六七日已上至十日，变成阴毒，身重背强，腹中绞痛，咽喉不利，毒气攻心，心下坚强，气短不得息，呕逆，唇青面黑，四肢厥冷，其脉沉细而疾。仲景云：阴毒三候，身如被杖，咽喉痛，五六日可治，至七日不可治也。

甘草炙 升麻 当归各二分 雄黄一分 蜀椒一分，去目 鳖甲一两半，醋炙 桂枝二分

上㕮咀。每服五钱，水一盏半，煎至八分，去滓。服如人行地五里，须臾进一服，温覆取汗，毒当从汗出，汗出即愈。若未愈⑥，作再服。

上此一条，举仲景言，至七日不可治，有别说。

举仲景六七日不可治何也⑦

问：活人阴毒甘草汤，举仲景云：阴毒三候，五六日可治，至七日不可治者，何也？

答曰：假令内伤冷物，中焦不和，或显少阴，或显厥阴，二脉无定，内阴之极，阳气逆而上行，至阳明则多错语，至太阳头复微痛，至少阳寒热间作，即非少阳外感正病也。然此经虽有寒热，其实脾先受之，卯酉之间，土居其中，是通胆肺，故如是也。内阳之外，至此欲竭，所以至七日不可治也。阴证舌缩者，知心火，绝也，则神去矣。又云：失神者亡，若阳证舌缩者，知少阴无水也。外感传六经，当先表而后下，内感传三阴，则止治三阴，药内增损加减，不复再用凉药也。内阳

---

① 阴证似阳：原无，此据目录补。

② 阴盛格阳：原无，此据目录补。

③ 阴阳易 分阴阳：原无，此据目录补。

④ 孙兆药：原无，此据目录补。

⑤ 问难：原无，此据目录补。

⑥ 愈：原无，此据《济生拔萃》补。

⑦ 举仲景六七日不可治何也：原无，此据目录补。

之外，不必次第传遍三阳，但至一经，却便至极高之分，所以七日不可治也。总六经俱尽之意，所以不必次第传遍三阳也。

海藏云：惟附子散明注阴毒唇青面黑，正阳散明注阴毒面青舌黑，二证别无伏阳，故药味皆温热辛甘面无苦寒也。

附子散 治阴毒伤寒，唇青面黑，身背强，四肢冷。

附子三分，炮裂，去皮脐 桂心半两 当归半两，锉，炒 半夏一分，姜制 干姜一分，炮 白术半两

上件为细末。每服二三钱，水一中盏，生姜半钱，煎至六分，去滓。不计时候热服，衣覆取汗。如人行地十里，未汗再服。

正阳散 治阴毒伤寒，面青，张口气出，心下鞕，身不热，只额上有汗，烦渴不止，舌黑多睡，四肢俱冷。

附子一枚，炮裂，去皮脐 皂荚一挺，醋炙，去皮弦子 干姜一分 甘草一分，炙 麝香一钱，另研

上细末。每服一钱，水一中盏，煎至五分，不计时候，和滓热服。

霹雳散 治阴盛格阳，烦躁不饮水。

附子一枚，半两者，炮热取出，用冷灰焙之，细研，入真腊茶一大钱和匀

分作二服，水二盏，煎至六分，临熟入蜜半匙，放温或冷服之，须臾，躁止得睡，汗出即差。

火焰散 治伤寒恶候。

舶上硫黄 附子去皮，生用 新腊茶各一两

上为细末，先将好酒一升，调药分大新碗口中，于火上推荡令干，合于瓦上，每一碗下烧艾熟一拳大，以瓦撑[1]起，无令火著，直至烟尽，冷即刮取，却细研入瓷合盛。每服二钱，酒一盏，共煎七分，有火焰起勿讶。伤寒阴毒者，四肢冷，脉沉细，或吐或泻，五心躁烦，胸中结鞕，或转作伏阳在内，汤水不下，或无脉，先吃一服，如吐，即更进一服。服后心中热，其病已差，下至脏腑中。表未解者，浑身壮热，脉气洪大，宜用发表药。或表解者，更不发热，便得眠睡，浑身有汗，方可用下胸膈、行脏府药，渐用调和脾胃，补治元气汤散。如服此药，三二服不应者，不可治也。

论下焉行脏腑不可轻[2]

海藏云：表后既解，不发热，得睡，身有汗，方可用下脏腑药，此一句利害非轻。若稍少有痞结，亦当救脉之虚实，而下膈行脏腑，脉实则可，脉虚只宜和脾胃补元气。下文云：二药不应，犹不可治，可以妄下行脏腑乎？用者宜详。

举仲景先温后下不可轻[3]

仲景伤寒脉浮，自汗出，小便数，心烦微寒，脚挛急，与桂枝汤。欲攻表，误也。得之便厥，咽中干，燥[4]烦吐逆，作甘草干姜汤与之，以复其阳。若厥愈足温者，更作芍药甘草汤与之，其脚即伸。若胃和谵语者，少与调胃承气汤。

上此一条，先温后下，不可轻用，内别有消息。

丹砂丸 治伤寒阴阳二毒相伏，危恶形证。

舶上硫黄 水银 太阴石 太阳石 元精石各一两 硝石半两

上件药末，先用无油铫子，以文武火炒，下诸药末，令匀如灰色，研细如粉面，生姜自然汁浸，蒸饼丸绿豆大。每服五丸，龙脑、牛黄、生姜、蜜水下，压躁也。若阳毒枣汤下，阴毒桂汤下。慎不得于屋底炒。

系阴阳二毒相伏匿[5]

海藏云：此丸为阴阳二毒相伏匿，故用脑子、牛黄、蜜水调下。若明见只是阴证，别无伏阳，不宜用此下之。若有伏阳，当以仲景翕奄沉脉法责之。在许学士破阴丹条下。叔和云：短脉阴中有伏阳。

肉桂散 治伤寒服冷药过度，心腹胀满，四肢逆冷，昏[6]沉不识人，变为阴毒恶证。

肉桂三分 赤芍药一两 陈皮一两 前胡一两 附子一两，炮 当归一两 白术三分 吴茱萸半两，洗，炒 木香三分 厚朴三分，制 良姜三分 人参一两

上粗末。每服五钱，水一中盏，枣三枚，煎至六分，去滓，不拘时候，稍热服。

---

① 撑(zhi 支)：支；拄。

② 论下焉行脏腑不可轻：原无，此据目录补。

③ 举仲景先温后下不可轻：原无，此据目录补。

④ 燥：《中国医学大成》作"躁"，宜从。

⑤ 系阴阳二毒相伏匿：原无，此据目录补。

⑥ 昏：原作"居"，此据《济生拔萃》改。

上此一条，以其先是阳证，为服凉药过多，变为阴毒，故内有前胡一味。知少阳不止，乃用药之过也，与泻心汤加附子相似。

回阳丹 治阴毒伤寒，面青，手足逆冷，心腹气胀，脉沉细。

硫黄半两，研 木香半两 茇澄茄半两 附子半两，制 干姜一分 干蝎半两，炒 吴茱萸半两，汤洗，炒

上细末，酒煮糊为丸，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生姜汤下，频服，复以热酒一盏投之，以衣盖取汗。

返阴丹 治阴毒伤寒，心神烦躁，头痛，四肢逆冷。

硫黄三两 太阴玄精石 消石各二两 附子半两，炒 干姜半两 桂心半两

上件药，用生铁铫铺玄精石末一半，次铺消石一半，中间下硫黄末，著消石盖硫黄，都以玄精石盖上讫，用小盏合著，以三斤炭末，烧令得所，勿令烟出，直俟冷取出，细研如面后，三味捣罗为末，与前药同研令匀，软饭和丸，桐子大每服十丸，艾汤下，频服汗出为度，重则加三十丸。此方甚验，喘促吐逆者，入口便止。

上此一条，与丹砂丸中药味相似，当从阴阳二毒相伏匿法用之。

天雄散 治阴毒伤寒，身重背强，腹中疠痛，咽喉不利，毒气攻心，心下坚强，短气呕逆，唇青面黑，四肢厥逆，其脉沉细而疾。

天雄一两，炮，去皮脐 麻黄半两，去根节 当归半两 白术半两 半夏半两，洗 肉桂一两 川椒一分，去目，炒 生姜二钱 厚朴一两，去皮，姜制 陈皮一钱，去白

上粗末。每服五钱，水一盏，入生姜半钱，枣三枚，煎至五分，去滓。无时，稍热服，如人行十里，未汗再服。

白术散 治阴毒伤寒，心间烦躁，四肢逆冷。

川乌头一两，炮，去皮脐 桔梗一两 附子一两，炮 白术一两 细辛一两，去苗 干姜半两，炮

上细末。每服一钱，水一中盏，煎至六分，稍热服，和滓，无时。

诸药寒佐品①

海藏云：仲景白通汤、通脉四逆汤，用猪胆汁苦寒，人溺咸寒。成无己云：所以去格拒之寒也。孙兆霹雳散用蜜水，活人霹雳散、火焰散用腊茶，返阴丹用消石，许学士正元散用大黄，此数法与白通汤、通脉四逆汤用猪胆汁、人溺同意，皆所以去格拒之寒气也。已上诸热药等，或用麻黄，或用升麻，或用前胡，皆所以随经而用之也。明汤液善加减者，要当识此。

许学士阴证② 例

阴毒三候③

始得阴毒候 阴毒本因肾气虚寒，因欲事或食冷物，而后伤风，内既伏阴，外又伤寒，或先感外寒而后伏阴，内外皆阴，则阳气不守，遂发头痛腰重，眼睛疼，身体倦怠而甚热，四肢厥逆冷，额上及手背冷汗不止，或多烦渴，精神恍惚，如有所失，三二日间或可起行，不甚觉重。诊之则六脉沉细而疾，尽部短小，寸口或大六脉俱浮大，或沉取之大而不甚疾者，非阴证也。若服凉药，则渴转甚，躁转急。有此病证者，急服还阳退阴之药即安。惟补虚和气而已，宜服正元散、退阴散、五胜散。阴证不宜发汗，如气正脉大，身热而未差，用药发汗无妨。

阴毒渐深候 或寸口小而尺脉微大亦同。积阴感于下，则微阳消于上，故其候沉重，四肢逆冷，腹痛转甚，或咽喉不利，或心下胀满，结硬躁渴，虚汗不止，或时狂言，爪甲面色青黑，六脉沉细而一息七至以来。有此证者，速宜于气海或关元二穴灸三二百壮，以手足和暖为效，仍服金液丹、来复丹、玉女散、还阳散、退阴散之类，随证选用之。

阴毒沉困候 沉困之候，与前渐深之候皆同，而更加困重。六脉附骨取之方有，按之即无，一息八至以上，或不可数，至此则药饵难为功矣！但于脐中灼艾半枣大，三二百壮以来，手足不和暖不可治也；偶复和暖，则以硫黄及热药助之。若阴气散，阳气来，渐减热药而和治之，以取

① 诸药寒佐品：原无，此据目录补。
② 证：原作"脉"，此据目录改。
③ 阴毒三候：原无，此据目录补。

差也。

正元散 治伤寒始觉吹冻著四肢头目，百节疼痛，急煎此服，如人行五里再服，或连三服，汗出立差。若患阴毒伤寒，入退阴散半钱同煎。或伤冷伤食，头昏气满，及心腹诸疾，服之无有不效。

麻黄 陈皮 大黄 甘草 干姜 肉桂 白芍药 附子 半夏 吴茱萸已上皆可制者制之，各等分

上麻黄加一半，茱萸减一半，同为末，每服一大钱，水一盏，生姜五片，枣一枚，煎至七分，热呷出汗，以衣被覆盖，汗出候干，解去衣。如是阴毒，不可用麻黄出汗。

元阳丹

乌头 干姜等分

并生用，酒面糊丸桐子大。每用十丸，生姜汤下，食前。治气痛，亦治阴毒。

退阴散 治阴毒伤寒，手足逆冷，脉沉细，头痛腰重，连三服。小小[①]伤冷，每服一字，入正元散同煎，入盐一捻。阴毒证咳逆，煎一服，细细热呷之便止。

川乌头 干姜各[②]等分

上为粗末，炒令转色，放冷，为细末。每服一钱，水一盏，盐一捻，煎半盏，去滓，温服。

五胜散 治伤寒头痛壮热，骨节疼痛，昏沉困倦，咳嗽鼻塞不思饮食。兼治伤寒夹冷气，慢阴毒。

甘草 五味子 石膏各一两 干姜三两半 白术一两半

上为末。每服二钱，水一盏，入盐少许，煎七分，通口服。如冷气相夹，入姜枣煎。若治阴毒，入艾叶少许同煎。

玉女散下血[③] 治阴毒气攻上腹痛，四肢逆冷恶候。

川乌头去皮脐冷水浸七日后，薄切曝干，纸袋盛。遇有患者，取为细末一大钱，盐一小钱，煎至七分，通口服。压下阴毒，所便后如猪血相似。未已，良久再服之。

返[④]阳散 治阴毒面色青，四肢逆冷，心躁腹痛。

硫磺为末。上用新汲水调二钱，良久，或寒一起，或热一起，便看紧慢，汗出差。

辨少阴紧脉证仲景悉附[⑤]

有人患伤寒六七日，心烦昏睡，多吐，小便白色，自汗。予诊之，寸口尺中俱紧。予曰：寒中少阴之经，是以脉紧。仲景云：病人脉紧而汗出者，亡阳也。属少阴，法当咽痛而复下利，盖谓此也。或曰：脉紧属七表，仲景紧脉属少阴，紧脉属阳邪属阴邪？予曰：仲景脉寸口俱紧者，清邪中于上焦，浊邪中于下焦。又云：阴阳俱紧者，口中气出，唇口干燥，倦卧足冷，鼻中涕出，舌上滑胎，勿妄治也。又云：紧则为寒。又云：诸紧为寒。又云：或难曰紧脉从何而来？师曰：假令已汗若吐，以肺里寒，故令脉紧；假令咳，坐饮冷水，故令脉紧；假令下利胃虚，故令脉紧。又曰，寸口脉微尺脉微，尺脉紧其人虚损多汗。由是观之，则是寒邪之气，入人经络所致，皆虚寒之脉也。其在阳经则浮而紧；在阴经则沉而紧。故仲景云：浮紧者名为伤寒。又曰：阳明脉浮而紧者，必潮热。此在阳则浮而紧也。在阴则沉而紧，故仲景云：寸口脉微，尺脉紧，至七八日自下利，脉暴微，手足反温，脉紧反出去者，此欲解也。此在阴则沉而紧也。仲景云：浮为在表，沉为在里；数为在腑，迟为在脏。欲知表里脏腑，先以浮沉迟数为定，然后兼于脉而别阴阳也。故论伤寒，当以仲景脉法为准。伤寒之必本仲景，犹兵家之必本孙吴也。舍是而之他者，是犹舍规矩而求方圆，舍律吕而正五音，可乎？

活人丹砂丸，论阴阳二毒相伏，破阴只是伏阳一脉，阴中伏阳脉，即翕奄沉也。

破阴丹

硫黄 水银各一两 青皮 陈皮各半两，为末

上将硫黄铫子内熔，次下水银，用铁杖打匀，令无星，倾入黑茶盏内，研细，入末二味匀研，用厚面麸丸桐子大。每服三十丸。如烦躁，冷盐汤下；阴证，冷艾汤下。此一条与杨氏五神

---

① 小：《中国医学大成》作"腹"。
② 各：原无，此据《济生拔萃》补。
③ 下血：原无，此据目录补。
④ 返：原作"运"，此据目录改。
⑤ 仲景悉附：原无，此据目录补。

丹相若。

伏阳一证[①]

此证六脉沉不见，深按至骨则弱者紧有力，头痛身温，烦躁，指不皆冷，中满恶心，医多不识。学士脉曰：此阴中伏阳也，脉之当矣。学士却云仲景无此证，非无此证也。用热药则阴邪隔绝，反生客热；用寒药则阳气销铄，愈益毒气。必须散阴导火之剂，使火出水平，上下升降，大汗而解，或躁扰不宁，勿惊可也。活人例后，举前贤诸去格拒之寒，大热药中，佐以人溺、胆汁、茶、蜜、盐之类，虽各随经，大抵与学士破阴导阳之意同。吾是以知仲景有此证也，但言简而意有余矣。明者当识！

有人初得病，四肢逆冷，脐下筑痛，身疼如被杖，盖阴证也。急服金液、破阴等丹。其脉遂沉而滑，沉者阴也，滑者阳也，病虽阴而见阳脉，有可生之理，仲景所谓阴病见阳脉者生也。仍灸气海、丹田百壮，手足温，阳回得汗而解。或问滑脉之壮，如何便有生理？予曰：仲景云翕奄沉。曰：何谓也？沉为纯阴，翕为正阳，阴阳和合，故名曰滑。古人论滑脉，虽云往来前却流利，展转替替然，与数相似，仲景三语而尽也。此三字极难晓会。然翕合也，言张而复合也，故曰翕为正阳；沉言忽降而下也，故曰沉为正阴；方翕而合，俄降而下，奄谓奄忽之间。仲景论滑脉，可谓谛当矣。其言皆有法，故读者极难晓会。

仲景评辨二章脉歌[②]

浮大数动滑阳脉，阴病见阳生可得。沉涩弦微弱属阴，阳病见阴终死厄。

阴阳交互最难明，轻重斟量当别白。轻手脉微为在表，表实浮而兼有力。

但浮无力表中虚，自汗恶风常淅淅。重手脉沉为在里，里实脉沉为亦实。

重手无力大而虚，此是里虚理审的。风则虚浮寒牢坚，水停水濇必沉潜。

动则为痛数为热，支饮应须脉急弦。太过之脉为可见，不及之脉亦如然。

荣卫太甚名高章，高章相搏名曰纲。荣卫微时名卑慑[③] 卑慑相搏名捐阳。

荣卫既和名缓迟，缓迟名沉此最良。九种脉中辨疾证，长沙之脉妙难量。

阳结蔼蔼如车盖，阴结循竿亦象之。阳盛则促来一止，阴盛则结缓而迟。

纵横逆顺宜审察，残贼灾怪要须知。右手气口当主气，主血人迎在其位。

气口紧盛伤于食，人迎紧盛风邪炽。数为在腑迟为脏，浮为在表沉为里。

脉浮而缓风伤荣，浮坚涩坚寒伤卫。脉微大忌令人吐，欲下须防虚且细。

沉为气弱汗为难，三者须要当审记。阳加于阴有汗证，左手沉微却应未。

趺阳胃脉定死生，太溪肾脉为根蒂。脉来六至或七至，邪气渐深须用意。

浮大昼加病属阳，沉细夜加分阴位。九至以上来短促，状若涌泉无入气。

更加悬绝渐无根，命绝天真当死矣。病人三部脉调匀，大小浮沉迟速类。

此是阴阳气已和，勿药自然应有喜。

学士脉歌一篇，即仲景评辨二章也，要当识之。

韩祇和温中例

三阴总论[④]

夫伤寒病之说，始自黄帝已开其端，至仲景方陈其条目，后世肤浅之学莫知其数。立言者只云病在表可发汗，病在里可下之，或云不可汗，或云不可下，即未尝有温中之说。仲景伤寒例云：尺寸俱沉细，太阴受病也；尺寸俱沉，少阴受病也；尺寸俱微缓，厥阴受病也。又辨太阴证云：太阴病，脉浮，可发汗，宜桂枝汤。又手足温，自利不渴，宜四逆汤。又腹满时痛，桂枝加芍药汤。辨少阴证云：少阴证，始得之，发热脉沉，麻黄细辛附子汤。又少阴病二三日，麻黄附子甘草汤。又少阴病，身体疼痛，手足寒，骨节痛，脉沉，附

① 伏阳一证：原无，此据目录补。

② 仲景评辨二章脉歌：原无，此据目录补。

③ 卑慑(die 蝶)：怔忡之类疾病，属心血不足。

④ 三阴总论：原无，此据目录补。

子汤。又厥阴病，吐利，手足逆冷，烦躁欲死，吴茱萸汤。又少阴病，脉沉，急温之，宜四逆汤。今举仲景论中数条，最是治三阴病之良法。今世之用，尚有未尽证者。愚尝校自至和初岁，迄于今三十余年，不以岁之太过不及为则，每至夏至以前，有病伤寒人十中七八，两手脉俱沉细数，多是胸膈满闷，或呕逆，或气塞，或腹鸣，或腹痛，与仲景三阴病说，脉理同而证不同，因兹不敢妄投仲景三阴药。才见脉沉及胸膈满，便投下药下之，往往不救。尝斟酌仲景理中丸与服之，其病势轻者，即胸中便快，其病势重者，半日许满闷依然。或有病人脉沉细迟，投仲景四逆汤温之，多药力太热，后必发烦躁。因较量此形证，今别立方以治之，得多对证之药，不可不传焉。

上此一条，非四逆热而不当也，仲景当汉之末，韩氏当宋之隆，时世异也。

病人但两手脉沉细数，或有力，或无力，或关脉短及力小，胸膈塞闷，气短不能相接者，便可随脉证投温中药以治之。此一法甚活。

病人两手脉沉迟，或缓或紧，皆是胃中寒也。若寸脉短及力小于关尺者，此阴盛阳虚也。或胸膈隔闷，腹中胀满，身体拘急者，手足逆冷，急宜温之。

若立春以后至清明以前，宜温中汤主之；清明以后至芒种以前，宜橘皮汤主之；芒种以后至立秋以前，宜七物理中丸主之。此皆随时也。

温中汤

丁皮一两 干姜二钱 白术二钱 陈皮二钱 丁香二两 厚朴一钱，姜制

上为末。每服二钱，水一盏，葱白三寸，荆芥五穗，煎至七分，去滓，热服。三服未快，手足尚逆，呕吐，更加舶上丁皮二钱，干姜二钱，炮用。

橘皮汤

陈皮一两 藿[1]香三钱 白术二钱 葛根二钱 厚朴一两，姜制

上为末。每服二钱，水一盏，生姜一块，枣大破[2]同煎至七分，去滓，热服。如三服未快，手足尚逆，呕吐不定，加半夏三钱，丁香枝杖[3]半两，每服加葱白三寸煎服。

七物理中丸

白术二钱 干生姜一钱 人参三钱 桔梗三钱 葛根三钱 藿香叶二钱

上细末，炼蜜为丸，弹子大。每服一丸，水一盏，煎至七分，和滓热服。如三服未快，手足尚逆，呕者，加半夏二钱，干姜二钱，炮。

和解因时 寸口脉小[4]

病人两手脉沉细无力，虽三部脉力停，亦是阴气盛也，更不须候寸脉短治之，或胸胁满闷，身体拘急疼痛，手足逆冷，速宜温中药和之。

上此一条，不须候寸脉短一句。然当不若曰三部既沉，便是无寸口也。

若立春以后至清明以前，宜厚朴丸主之；清明以后至芒种以前，宜白术汤主之；芒种以后至立秋以前，宜橘皮汤主之。

上此一条，李思训举和解因时一说，与韩氏相似。然汤液仲景四时之法，固以备矣，以其后人不识，故韩、李为是丁宁也。此亦大概耳！若应见违时，只可随应见而治之。

海藏云：仲景既言春为温病，夏为热病，长夏为大热病，随经之药，加减轻重，便为因时和解也。正治应见，便是活法，韩李因时定药，是则然矣！证复违时，定药难用，若用定药，却是不因时也。假令立春、清明、芒种、立秋，即岁之主也，定时也。若岁之客气司天在泉，太过不及，胜复淫，至而不至，未至而至，岂可定时为则邪？主气为病，则只论主气；客气为病，则只论客气；主客相胜，上下相召，有万不同之变。人之禀受虚实，亦犹是也。以此言之，则仲景大经之言尽矣，但患世之医者不知耳！此亚圣言简而意有余也。后之贤者，辞多而意少，务救一时之弊，云此韩李为是因时一说也。是说也，又为庸医执方疗病者设，非敢为仲景别立一法也。噫！二公虽不足为汉之仲景，亦足以为今之仲景也。

厚朴丸

当归半两 丁香枝杖半两 厚朴一两，姜制 细辛

---

① 藿：通藿。

② 枣大破：《济生拔萃》作"如枣大槌破"。

③ 枝杖：《济生拔萃》、《中国医学大成》均作"桂枝"。

④ 和解因时 寸口脉小：原无，此据目录补。

一钱 人参三钱 甘草半两，炙 干姜半两，炮

上为末，炼蜜为丸，弹子大。每服一丸，水一盏，煎至六分，和滓热服。三服后脉尚细，及寸脉尚细无力，每服加葱白三寸，同煎服。

此一条言寸脉小者，阳不及九天也，加葱以通经。

白术汤

白术 半夏 当归 厚朴制 干姜[①] 以上各半两 丁香三钱

上为末。每服三钱，水一盏，生姜一枣大，打破同煎，至七分，去滓热服。三五服后，脉未有力，寸脉尚小，加细辛半两，每服加葱白三寸，同煎服之。寸口小，加细辛散阴升阳。

橘皮汤

橘叶半两 藿香三钱 葛根三钱 半夏半两 厚朴姜制

上为末。每服三钱，水一盏，生姜一如枣大，同煎至七分，去滓热服。三五服后脉尚小，手足逆冷，加细辛三钱。

病人胸膈满闷，时时呕逆，肢节疼，两胁下痛，腹中鸣。此是有停饮，宜二苓汤。

二苓汤

赤茯苓 木猪苓 白术各半两 滑石一两 通草一钱 白豆蔻一钱 丁皮三钱 陈皮二钱 桂枝半两

上为末。每服三钱，水一盏，煎至七分，去滓热服。

小便未快，加瞿麦三钱。呕未止，加半夏半两。淅淅恶寒甚，每服加葱白三寸。

上此一条，与李思训调小便例同。

灰包熨[②]法

病人服前药，胸膈不满闷者，此上焦有阳也，或药力太过，上焦有热，腹满虚鸣，时时疠痛。此是被阳药消逐，得上焦阴气并入下焦也。虽是下焦积寒冷，上焦阳盛，更难投温下焦药也。当用灰包法：炭灰或桑柴灰二三升许，入好醋拌和，干湿得所，铫内炒令灰热，在帛包裹，置脐下熨之，频换灰包令常热，以腹不满痛为度。或初熨时，病人不受者，勿听，但令极熨之，不住灰包可也。如灰包熨后，得下利一两行，或小便二三升，或微似有汗，此是阴气外出，或下泄也，勿疑之，病轻者乃得愈也。后出余气而解，举此为例。

霜露饮冷寸脉小同候[③]

病人三部脉沉，寸脉力小于关、尺，此为阴盛，当投温中药以消阴气。温中药者厚朴汤，陈皮、人参、白术、藿香、当归、干姜、细辛之类是也。

海藏云：霜露山岚雨湿雾露之气与饮冷，寸口脉小，同诊一法，神术汤后举此。韩氏三部脉沉，寸口小于关、尺，为证一体。

阳气下陷躁[④]

病人若因服下药太过，两手脉沉细数，肢体逆冷，烦躁而渴者，此阳气下陷入丹田，阴气厥逆满上二焦，故令人躁，此名下阴躁也。医者见病人烦躁，又不询其端由，亦不详其脉理，便用凉药治之。凉药既下，病热愈甚，至于困极不救者多矣！

阳证下之成阴[⑤]

病人因下之太过，两手脉沉迟细而无力，或遍身及四肢逆冷，烦躁而渴，或引饮不休，好泥水中卧者，须用性热药治之。凡投性热药，皆须冷服，何故如是？今谓病人腹中阴气太盛，若投汤剂，即阴阳相击，药下即吐，须候汤剂极冷即投之。投之不吐者，盖腹中阴气与冷饮相逢，即同气相从尔，故药下不吐也。药虽冷，久则必热，所谓始同而终异也，故醇酒冷饮，久即发热。假令投仲景四逆汤之类，一依前说。若病人不烦躁，即热药可温服之，下后躁渴引饮不休，与伤冷只好饮冷同意。

上此一条，本是阳证下之成阴，非阳气上行而躁，乃阳气下陷而躁，即同伏阴脉也。叔和云：短脉阴中有伏阳。

热药冷服脉内有伏阳品[⑥]

---

① 姜：此前原有"生"字，因方后有"生姜一枣大"，故据《济生拔萃》删之。

② 熨：原作"制"，此据目录及文中内容改。

③ 霜露饮冷寸脉小同候：原无，此据目录补。

④ 阳气下陷躁：原无，此据目录补。

⑤ 阳证下之成阴：原无，此据目录补。

⑥ 热药冷服脉内有伏阳(品)：原无，此据目录补。

海藏云：热药冷服，内有伏阳则可，若脉已虚，按之全无力，或病人素无所养，只可温服，不然阴气必不能酝酿回阳，利害非轻。

海藏老人阴证例总论

神术汤三阳证加减 吹奶[①] 治内伤饮冷，外感寒邪无汗者。

苍术制，二两 防风二两 甘草炒，一两

上㕮咀。生姜水煎，加葱白三寸，治吹奶如神。调六一三钱。太阳证发热恶寒，脉浮而紧者，加羌活；太阳证脉浮紧中带弦数者，是有少阳也，加柴胡。弦为弦而有力；太阳证脉浮紧中带洪者，是有阳明也，加黄芩。已上三证，约量每服加二钱匕。不论三阳，妇人服者，加当归尤佳。

神术汤六气加减例

太阳寒水司天，加桂枝、羌活；阳明燥金司天，加白芷、升麻；少阳相火司天，加黄芩、地黄生；太阴湿土司天，加白术、藁本；少阴君火司天，加细辛、独活；厥阴风木司天，加川芎，防风。

上神术汤六气加减法，非止为司天之气设也。至于岁之主[②]气，与月建日时同前应见者，皆当随所应见，依上例而加减之。

论雾露饮冷同为浊邪[③]

日华子云：滑石治乳痈，利津液。《生气通天》云：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是故暮而收拒，无扰筋骨，无见雾露，反此三时，形乃困薄。

王氏云：阳气出则出，阳气藏则藏。晚阳气衰，内行阴分，故宜收敛以拒虚邪。动筋骨则逆阳精耗，见雾露则寒湿交侵，顺此三时，乃天真久运。

扁鹊云：脉一呼一吸皆四至而涩者，邪中雾露之气。

仲景云：清邪中于上焦。又云：霜降已后，春分已前，中雾露者，皆为伤寒。

神术加藁本汤

每服内加二钱匕，以意消息。

神术加木香汤

每服内加二钱匕，以意消息。

问：病人中霜雾山岚雨湿之气，头项身体不甚痛，但四肢沉困，饮食减少，或食已痞闷，寸脉隐小，与内伤饮冷相似何也？

答曰：此膏粱少有，贫素气弱之人多有之，以其内阴已伏，或空腹晨行，或语言太过，口鼻气消，阴气复加，所以成病。经云：天之邪气，感则害人五脏。虽不饮冷，寸口亦小。又云：伤于湿者，下先受之。故从内感而求其类也。仲景云：浊气中于下焦。以此论雾露饮冷同为浊邪。经云：清邪中于上焦，浊邪中于下焦均雾露也，故寸口小。内伤饮冷，寸口亦小。雾露入腹，虽不饮冷，与饮冷同。内伤饮冷，在雾露，与雾露同。何哉？脉皆阴而寸口小耳，此云岐子复断浊邪中于下，为饮冷同伤也。韩氏言寸口脉微而小，即不可下，则阴盛阳气不能升于九天可知矣！

白术汤 治内伤冷物，外感风邪有汗者。

白术二两 防风二两 甘草一两，炙

上㕮咀。每服秤三钱，水一盏，生姜三片，同煎至七分，去滓。温服，无时，一日止一二服。待二三日渐渐汗少为解。活人防风白术牡蛎汤，当在此下。

风温证加减四[④]

风温证，面赤自汗，嘿嘿不欲语，但欲寐，两手脉浮而缓，或微弱，此证不宜发汗。若汗之，似令人筋惕肉瞤，或谵言独语，或烦躁不卧。若下之，直视失溲便。若火之，发狂似惊痫，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活人本方威蕤汤，以有麻黄，故不敢用，宜用上白术汤主之。

头眩汗出，筋惕肉瞤者，加牡蛎；腰背强硬者，加羌活；舌干发渴者，加人参；身灼热甚者，加知母；若内伤冷者不加；体重多汗者，加黄芪。

黄芪汤总叙阴证初病形状[⑤] 治伤寒内感拘急，三焦气虚自汗，及手足自汗，或手背偏多，或肢体振摇，腰腿沉重，面赤目红，但欲眠睡，头面壮热，两胁热甚，手足自温，两手心热，自利不渴，

---

① 三阳证加减 吹奶：原无，此据目录补。

② 主：原作"生"，此据《济生拔萃》改。

③ 论雾露饮冷同为浊邪：原无，此据目录补。

④ 风湿证加减四：原无，此据目录补。

⑤ 总叙阴证初病形状：原无，此据目录补。

大便或难，或如常度，或口干咽燥，或渴欲饮汤，不欲饮水，或少欲饮水，呕哕间作，或心下满闷，腹中疼痛，或时喜笑，或时悲哭，或时太息去声，或语言错乱失志。世疑作谵语狂言者，非也，神不守室耳！始得病，寤寐之间，或恐或悸，头项不甚痛，行步只如旧，阴气盛阳气走也。两手脉浮沉不一，或左右往来无定，便有沉、涩、弱、弦、微五种阴脉形状，举按[1]全无力，浮之损小，沉之亦损小，皆阴脉也。宜先缓而后急，缓宜黄芪汤。

人参 黄芪味甘者 白茯苓 白术 白芍药已上各一两 甘草七钱半，炒

呕吐者，加藿香半两，生姜半两。如无，干者代之。

上㕮咀。生姜水煎，量证大小，加减多少用之可也。如大便结者，宜调中丸主之。

调中丸

白术 白茯苓去皮 干生姜 人参 甘草炙

上等分，为极细末，炼蜜丸，每两作十丸或五丸。每服一二丸，水少许，煎服之。

问：三四日后渐重，必躁乱不宁者，何也？

经云：阳盛则发厥，阴盛则发躁，物极则反也。《外台秘要》云：阴盛发躁，名曰阴躁，欲坐井中，然阴躁一证，汗下后多有之。仲景云：汗下后仍不解，烦躁者，茯苓四逆汤主之。内感阴证，饮冷胃寒而躁者，与汗下后烦躁同。厥阴热上冲胸而发躁者，火独炎上故也。

若病重急治者，宜黄芪汤内每服加干姜重一钱，与仲景理中汤同意。大便结者，理中丸主之。

理中丸

人参 白术 甘草炙 干姜炮，恐热，以干生姜代之

上等分，炼蜜丸，每两作五丸。白汤化下，水煎服之亦得。缓后失治，急也。

尤急者，若无汗，宜附子干姜甘草汤。若自汗者，宜附子白术甘草汤。量脉证，可宜四逆汤、真武汤、通脉四逆汤等，宜用治之。至于用附子，不得已也。若身与四肢俱热，不至于凉，或厥逆不宜用附子，故理中有四顺。理中汤丸之名四顺者，手足自温不厥逆是也。

急则失治，尤急也。

论阴证[2] 躁不躁死生二脉

阴证阳从内消，服温热药烦躁极甚，发渴欲饮，是将汗也，人不识此，反以为热，误矣！热上冲胸，服温热药烦躁少宁，反不欲饮，中得和也。人若识此，续汤不已愈矣！一则始病不躁，药而躁，脉当浮之实大，阳气充也，手足温和则生；若浮之损小，阳气走也，手足厥逆则死。一则始病躁，药而不躁，脉沉之实大，阳气回也，手足温和则生；沉之损小，阳气消也，手中厥逆则死。二证服温热药，阳气不能充与不能回者。经云：责其无火也。

问：下之而其脉反大者，何也？

答云：下之而脉小者，理所当然。小犹可生，生之则易。仲景云：下之而脉反大者，虚也，阳将走而变。医若不识而复下之，则气消而成大阴矣！亦有阴躁发热不止，大渴欲饮冷，热上冲胸，火独炎上，亦将尽也。以阴遍身皆寒，惟存胸中火，阴独持权，不相管辖，迫而至此，与下之而脉大同意。下之脉大，别不见热处，阴躁发热，但脉小耳！一则见脉不见证，一则见证不见脉。又经云：下利脉大者，虚也，以其强下之故也。设脉浮革，固卤肠鸣者，属当归四逆汤。革为寒，寒虚相搏则肠鸣。

发汗病不解，反恶寒者，虚故也。芍药甘草附子汤主之。发汗若下之，病仍不解，反烦躁，茯苓四逆汤主之。汗下后，白日烦躁不得眠，夜而安静，不呕不渴，无表证，脉沉微，身无大热者，干姜附子汤主之。

举古人阴证例

若病在少阴，则有面赤，默默不欲语，但欲寐，或四肢厥逆，或身表如冰石，脉沉细。

若病在厥阴，则四肢厥逆，爪甲青，面黧目黑色，或自汗不止，脉沉弦无力。

---

① 按：原作“接”，据《中国医学大成》本改。

② 证：原无，此据目录补。

若病阴毒证，身表如冰石，四肢厥逆，体如被杖，脉沉细而微，或六至以至八至、九至、十至而不可数，此等阴证，易为明辨。惟太阴一证，手足自温，自利不渴，尺寸脉俱沉而弱。仲景云：宜温之，重则四逆汤。若脉浮者桂枝汤。惟此一证，与内感外阳内阴相似。外阳内阴者，即前黄芪理中等汤，调中、理中等丸所治者是也。此等阴证，非古人不言。仲景评脉，首言大、浮、数、动、滑，此名阳也；沉、涩、弱、弦、微，此名阴也。非止为外感设，内感之理在其中矣。又云：阳涩而阴弦，腹中急痛者，小建中汤主之，则内外所感明矣！至如所言阴病见阳脉者生，阳病见阴脉者死，此一句即圣人大概之言也。以其阳病见阴脉，故有外阳内阴者，与阳药俱得其生矣。药当从温，不可遽热，黄芪汤之类是也。

上此一条，说古人不尽之意。

论元阳中脱有内外

或有人饮冷内伤，一身之阳便从内消，身表凉，四肢冷，脉沉细，是谓阴证，则易知之。若从外走，身表热，四肢温，头重不欲举，脉浮弦，按之全无力。医者不察，便与表药双解等，复使汗出，三焦之气绝，以此杀人者多矣！或自服蜜茶及沐浴盖覆，强令汗出，以致变证不救，如此自杀者亦多矣！身冷脉沉，服调中药，阳自内之外，身体温和而愈。脉浮弦细者，服调中药，阳从内生，唤入外热，复得脉平温和而愈。此证不可不察也。故仲景云：太阳病发热恶寒，热多寒少，脉微弱者，此无阳也，不可发汗。

上此一条，双解蜜茶沐浴，阴证皆不可用。

又经云：脉濡而紧，濡则胃气微，紧则荣中寒，阳微卫中风，发热而恶寒，荣紧卫气冷，微呕心内烦。医为有大热，解肌又发汗，亡阳虚烦躁，心下苦痞坚，表里俱虚，渴[1]卒起而头眩，客热在皮肤，怅怏不得眠，不知胃气冷，紧寒在关元。

上此仲景濡、紧二脉，即外热内寒证也。

论宜灸不宜炙并汤沐四肢法

古人谓少阴、厥阴、阴毒三证则宜灸，或用葱熨等法，皆为身表凉故也。若阴气在内，阳气在外，身表壮热，手足大温或热不等，则不宜灸之。若遇前三证，用热醋炒麸注布袋中，脐下熏蒸熨极妙。又云：三阴证陷骨、歧骨间，三[2]三七壮灸，足温生。

活人阴证诸药不效，并汤水不下，身冷脉绝，气息短，不知人，用葱熨法。本为上热下寒也，二法虽妙，莫若用上醋拌麸炒热，注布袋中，脐下熏蒸，比上二法尤速。若更以葱白煎浆作汤，以沐四肢亦可。若病人服药后，欲作汗时，用汤沐以接四肢阳气尤佳。

外接法

干姜二，炮为细末，石决明一，另研细，秤拌匀，每用二三钱匕，手心中以津唾调如泥，以手奄其阴，至暖汗出为度。以牡蛎代决明亦可，牡蛎烧粉用。

一法：丁香、荜拨、干姜、牡蛎。

一法：治水癫偏大，上下不定，疼痛不止，牡蛎不以少多，盐泥固济，炭三斤，煅令火尽，冷取二两，干姜一两，炮为细末，二味和匀，冷水调得所，涂病处，小便大利即愈。

脐下六穴

神阙一穴，脐中，禁针，刺之令人出恶汁不止。

阳交一穴，脐下一寸。

气海一穴，一名孝央，阴交下五分。

石门一穴，脐下三寸，三焦之募，女子禁灸，恐绝产也。

关元一穴，脐下三寸，小肠之募，为下纪三阴，任脉会。

中极一穴，脐下四寸，为气原。

---

① 渴：《中国医学大成》作"竭"，与上句相联，宜作"表里俱虚竭，卒起而头眩"。

② 三：疑为衍文。

论谵言妄语有阴阳

举阳证 活人云：发躁，狂走妄言，面赤咽痛，身斑斑若锦文，或下利黄赤为阳毒者，以其脉洪大而实，或滑或促，故用酸苦之药治之。

成无己云：有汗出谵语，有下利谵语，有下血谵语，有热入血室谵室，有三阳合病而谵语，有过经不解而谵语，皆阳证也。惟有发汗过多，亡阳谵语者，不可下，柴胡桂枝汤主之，此外感汗多亡阳谵语也。

海藏云：有内感伤冷，语言错乱，世疑作谵语者，神不守舍也，止是阴证，此特脉虚而不实耳！

《内经》云：谵妄悲笑，皆属于热。《难经》谓面赤，喜笑，烦心，亦属于热。大抵此等证脉皆洪实，按之有力。若此等证脉按之无力，即阴气内充，阳气外游于皮肤之间，是无根之火也。阳气及心火，入于皮肤之间，肺主皮毛，故有谵妄悲笑及面赤喜笑烦心之证。岂特是哉！所有胸背两手斑出者，有唾血丝者，有鼻中微衄者，不当作阳证，当作阴证治之。故活人辨证，不取诸于他，而独取诸脉，无如此最为验也。其言可谓尽善矣，可谓尽美矣。

本草孙真人热药治血证三[1]

本草云：干姜止唾血，硫黄治衄血。孙真人用桂心治唾血。

论下血如豚肝

下血如豚肝者，饮冷太极，脾胃过寒，肺气又寒，心包凝泣，其毒浸渗入于胃中，亦注肠下，所以便血如豚肝，非若热极妄行，下血而为鲜色也。此中气分而下行，故令人便血。若中气逆而上行，故令人呕血吐血也。亦非若阳证上行而溢出鲜血也。大抵阴阳二证，上行者为呕为吐为溢，顺行者为下为便为泻，其名虽异，其实则同。

论阴阳二络[2]

《甲乙经》云：经者所不可见者也，络者所可见者也，外之沟渠是已。然络亦有不可见者乎？曰：六腑连及五脏，是为所不可见之之[3]络也。阳络泛溢，《难经》云：宜砭射之。阴络为病，何以知之？黄帝曰：邪热入于阳络，则为鼻血，邪热入于阴络，则为后血，以是知阴络病也。为鼻血者在上，溺与后血者在下也。若吐呕者，是知在中也。至于伤寒上厥下竭之证，或从耳目，或从口鼻，血俱出于上窍，然各随其脏与经也。

谵语死脉[1]

扁鹊云：病若谵言妄语，身常有热，脉当洪大而反手足厥逆，脉沉细而微者死也。

又云：假令心病，何以知伤寒得之？然：当谵言妄语。何以言之：肺主声，故知肺邪入心，为谵言妄语也。其病身热，洒洒恶寒，甚则唾咳。其脉浮大而涩。

仲景云：谵言妄语，身微热，脉浮大，手足温者生，逆冷脉沉细者，不过一日死矣！

又云：谵言妄语，脉涩者死。

已上皆阳证得阴脉也。

又云：发汗多，重发汗者必亡其阳，谵语脉短者死。

上此重发汗亡阳者，变阴也，又得阴脉死也。

论自汗分阴阳

成无己云：伤风自汗，汗出恶风寒者，有表也。汗出不恶风寒者，表解里未和也。有阳明发热汗出，此为热越。有阳明发热汗多者，下之。

海藏云：内感伤冷，自汗，大恶风寒。汗出身凉不热者，阴证也；汗出身热得阴脉者，亦阴证

---

① 本草孙真人热药治血证三：原无，此据目录补。

② 络：原作"格"，据《中国医学大成》本改。

③ 之：疑为衍文。

① 谵语死脉：原无，此据目录补。

也。

论手足自汗

手少阳之脉，三焦之经，起于小指次指之端，上出两指之间，循手表腕，出臂外两骨之间，上贯肘云云。手背偏多者，三焦之气脱也。经云：手足濈然汗出，大便硬而谵语，下之则愈。以其热聚胃，津液旁达，故手足染染汗出也。成无己云：寒聚于胃，有手足汗出者乎？经云：阳明中寒者不能食，小便不利，手足濈然汗出，欲作痼瘕，即是中寒也。

海藏云：故内感阴证，有手足逆冷而自汗者，手足自温而自汗者，厥阴、太阴之异也。

上此一条，虽是三焦四逆温和，关他二经，不可不知。

论四肢振摇

成氏责其为虚寒，欲汗之，其人必虚蒸而振，下后复汗而振者，表里俱虚也，亡血发汗则寒栗而振，气血俱虚也。有振振欲擗地者，有振振动摇，二者皆汗多亡阳，经虚不能自主持，故振也，非振栗之可比也。

经曰：若吐下后，心下逆满，气上冲胸，起则头眩，发汗则动经，身为振摇者，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主之。

太阳病发汗不解，其人仍发热，心下悸，头眩，身瞤动，振振欲擗地者，真武汤主之。二药皆温经益血助气之剂。

海藏云：惟好饮、房室之人，真元耗散，血气俱虚，或因劳而振，或不因劳而振，或因内感阴盛阳脱而振者，皆阴证也。

初病形状①

若因房室而得，便有阴阳易条中形状，头重不欲举，目暗生花，热上冲胸，少气，声不出，少腹小腹痛引阴中，或阴入于里，胫寒而痛。此等阴证，四肢故多振摇。始得此病时，脉虽举按有力，不可作阳证治之，若与阴药，变寒必矣！亦不可用太热之药，作阴极治之，热过则转生他证。当以补气温血之药调之，元气渐生，可得而愈。若脉已微，面色眉间变黑，唇吻不收，爪甲微青，当用热药攻之。若经汗下，热药不可热服，当令似温，则阴气不拒，经云热因寒用，此之谓也。

上此一论，自为颇有理，可以发明古人所不言处。

论阴证始终形状杂举例

若病人面赤者，下虚也；手足振摇者，为元气无主持也；腰腿沉重者，三阴经受寒湿也；或恐或悸者，知阴寒之邪在手足少阴也；喜笑则为痴，悲怡则为惨，手少阴、太阴也；头项不甚痛，行步只如旧，知寒邪之气不在经而在里也；若头项痛者，内之外逆上行而至于经矣！或已有冬伏寒邪，始得内感便发，头项痛亦无定也。或时太息者，《灵枢》云：心不足则心系急，心系急故太息以舒之，是知手少阴心火不足也。前人云去声是已。

已上初病时，多有形状如此等类。

身如被杖者，阳气尽而血脉凝涩，不能荣于身也；色青黑，肾肝子母二色，真脏见也；手足倦而卧者，四肢之阳气尽，而阴气贵收也；卧而面壁者，阴欲静也；恶闻人与语者，阴欲默也；昏昏欲寐者，元气杂绝，邪热攻肺也；或欲寐以自养，及目白睛而赤者，肺受火邪也。三四日之间，或可行步，不甚觉重者，阳犹在外也；五六日阴盛，热药不能回者，阴主杀而暴绝，非若阳气徘徊不已，而欲其生生也。初病面赤胀者，下虚故也。至于死先青而后赤者，阳气不生，温令不行而就北方寒也，其逆行如此。经云：阳气前绝，阴气后竭者，其人死，身色必赤。若阴阳二毒相匿，或只伏阳，此等阴证，或身半以上经汗死，即不青黑者亦有之。

遍身青黑如花厥②

厥阴有遍身青黑如花厥状，何也？

答曰：阳气不能营运于四肢，身表经络遏

---

① 初病形状：原无，此据目录补。

② 遍身青黑如花厥：原无，此据目录补。

绝，气欲行而不得行，及其得行而遽止之，故行处微紫色，不得行而止处不青则黑也。所以身如被杖，有有处，有无处也。遍身俱黑，阳气全无也。故《经络论》云：寒多则凝泣，凝泣则青黑，热多则淖泽，淖泽则黄赤。此之谓也。

伤寒发厥有阴阳

夫厥者，有阴有阳。初得病身热，三四日后，热气渐深，大便秘结，小便黄赤，或语言谵妄而反发热者，阳厥也。初得病，身不热，三四日后，阳气渐消，大便软利，小便清白，或语言低微而不发热者，阴厥也。二证人多疑之，以脉皆沉故也。然阳厥而沉者，脉当有力；阴厥而沉者，脉当无力也。若阳厥、爪指有时而温；若阴厥，爪指时时常冷也。仲景云：伤寒三二日、四五日厥者，必发热，前热者后必厥，厥深者热亦深，当下之，宜承气汤。又云：伤寒脉滑而厥者，里有热也，白虎汤主之。仲景云：伤寒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手足厥而脉微。微者里有寒也。汗出而厥者同。又云：阴病下利而脉微者，里有寒也，白通汤主之。

一法无脉利不止，白通加猪胆汁，以其咽干而烦也。

已上病急，或尤急，多有此形状等类。

论阴证发渴

举阳证 夫足少阴肾经，其直行者，上贯肝膈入肺中，系舌本，肾恶燥，故渴而引饮。经云：口燥舌干而渴，尺寸脉俱沉，则知肾受热邪，为阳证也，当下之。

阴证口干舌燥，非热邪侵凌肾经也，乃嗜欲之人，耗散精气，真水涸竭[1]，元气阳中脱。坎内阳爻是也。饮食伤冷，变为枯阴，阳从内消者，或不渴，阳游于外者，必渴而欲饮也。然欲饮，则饮汤而不饮水，或有饮水者，纵与不任，若不忍戒，误多饮者，变由是而生矣。此等舌干欲饮冷水，抑而与之汤，及得饮汤，胸中快然，其渴即解。若以渴为热，汤能解之乎？不惟不能解其渴，其热从而愈甚矣。以是知为阴证也，夫何疑之有！

论阴证咳一作吃逆

许学士退阴与正元同煎，以治阴证咳逆

夫逆病咳逆，火炎上使阴气不内也，阴气者，即吸入之阴气也。阴证内寒，与吸入之阴同类，当气顺下而无咳逆也。今阴证咳逆，吸入之阴不得内者，何气使然哉？举阳证且阳证咳逆者，胃热失下也。阴气先绝，阳气后亦将竭，火烛炎上，逆出阴气而为咳逆也。阴证者，内已伏阴，阴气太甚，肾水擅权，肝气不生，胃火已病，丁火又消，所有游行相火，寒邪迫而萃集于胸中，亦欲尽也。故令人发躁，大渴引饮，并去盖覆，病人独觉热，他人按执之，身体肌肉骨髓血脉皆寒。此火即无根之火也，故用丁香、干姜之类热药温胃，其火自下，咳逆方止。非若凉膈、泻心，以治阳证，自上而下，泻退其火，阴气乃生。阴证咳逆，从呕哕而生，胃寒呕哕不已，咳[2]逆继之，其声怏怅连续不已，声末而作咳逆，古人云烦冤是也。烦冤者，有情不能诉，有怀不能吐，故为怏怅，唯阴证阳脱而咳逆者，其状似之。阳证咳逆，内热与上热相接，咳逆止在喉中，阴证咳逆，内热与上热相接，渴逆止在喉中，阴证咳逆，呕从内出或先作去声，或与去声相并而至喉中，故用温胃益肺之药主之。中既温，天五之气与残火自下，又与胃中温药相接，变而阳气生也。殆无异丧家之人，遑遑无依，契昔挽留，故都是反与相并立而干成其事，阴气始退，阳气渐生，脉亦从之而得以获生也。

《灵苑》治阴证[3] 咳逆匀气散。

川乌头尖者，三个，炮制，去皮脐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黑豆二十一粒，糖沙鸡头仁[4]大，水一盏，同煎至六分，承[5]热细细饮之。

《本事》治阴毒吃逆。

---

① 竭：原作"渴"，据《中国医学大成》本改。
② 咳：原作"渴"，据《三三医书》本改。
③ 证：原无，此据《济生拔萃》本补。
④ 仁：原作"入"，据《济生拔萃》本改。
⑤ 承：《中国医学大成》本作"乘"，宜从。

川乌头 干姜 附子俱炮 肉桂 芍药 甘草炙 半夏 吴茱萸 陈皮 大黄

上各等分，为末。每服一钱，水一盏，生姜三五片，煎至七分，去浊滓，取清热呷。

阴证发热

活人云：发热恶寒者，太阳[①]也；身热汗出濈濈然者，阳明也；脉细头痛呕而发热者，少阳也。

问：阴证有发热者，何也？

答曰：太阴、厥阴皆不发热，只少阴有发热二条，仲景谓之反发热也。少阴始得之，发热脉沉者，麻黄附子细辛汤主之。少阴病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手足厥逆，脉不出者，通脉四逆汤主之。断云：大抵阴证发热，终是不同，须脉沉细，或下利，手足厥。另有阴躁发热，欲坐井中一条。此例当在少阴条下。

仲景云：吐利汗出，发热恶寒，四肢拘急，手足厥逆，四逆汤主之。又云：吐利，小便复利而大汗出，下利清谷，内寒外热，脉微欲绝者，四逆汤主之。病发热头痛，身体不痛，急[②]当救里，四逆汤主之。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汗出而厥者，通脉四逆汤主之。大汗出，热不去，内拘急，四肢疼，又下利厥逆而恶寒者，四逆汤主之。

论阴证大便不通

阳阴二结，寒热不同，为躁一也。盛暑烁金，严冬凝海是也。

举阳证 经云：其脉浮而数，能食不大便者，此为实，名阳结；其脉沉而迟，不能食，身体重，大便反硬者，名曰阴结。又云：无阳阴强，大便硬者，不可下，下之则清谷满腹，宜理中丸主之。叔和云：弦冷肠中结。洁古云：脉沉弦，不能食而不大便，则为阴冷结也。

论阴证[③] 小便不通举仲景活人例卷末有外接法[④]

举阳证 假令阳病者，太阳之标不解，复入于本，发热恶寒而渴，五苓散主之。是湿热在下，故令秘而不通。余证不通者，随经而治之。若阴证不通者，脉迟细，浮中沉不一，阴气已盛，阳气欲绝，小便当自利，而色白反不通者，阴无以化，凝泣枯涸，如水之结冰，津液不行，故闭而不通也，当用热药主之。阴得阳而化，津液乃行，所以便也。大不可用利小便之药利之，四逆汤加茯苓是也，与仲阳硫黄丁香豆蔻散，内有滑石同意。大抵非茯苓、滑石二药利小便也，盖二味引热药下行，不入他经，为效速也。

经云：阳明中寒者不能食，小便不利，手足濈然汗出，欲作痼瘕，即是中寒，与此同意。《内经》云：诸寒收引，皆属肾水。引而下之者，小便自利；收而闭之者，小便不通也。又经曰：肾主大小二便。虽[⑤]阴阳二证，在其中矣。

成无己云：阴阳相杂为之和，阴阳相离为之结。火亦有下收字处，以其心虚也。

仲景真武汤加减例云：小便自利者，去茯苓一味。四逆散加减法：小便不利者，加茯苓。小柴胡加减法：小便不利者，加茯苓。活人云：阴证腹痛，小便不利者，真武汤也。

活人云：若阴证加以小便不通，及阴囊缩入小腹，绞痛欲死者，更以脐下二寸石门穴，大段急灸之，仍须与返阴丹、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慎勿与寻常利小便药也。寻常利小便药，多用冷滑之剂。此是阴毒气在小腹所致也，当知。

仲景风湿相搏，骨节疼烦，不得屈伸，近则痛转剧，汗出短气，小便不便，恶风不欲去衣，或身肿者，甘草附子汤主之。海藏云：加茯苓尤佳。发汗病不解，反恶寒者，虚也，芍药甘草附子汤主之。

海藏云：加大黄芒尤佳。若腹痛者，尤宜此汤。仲景云：阳明中寒者不能食，小便不利，手足濈然汗出，欲作痼瘕，即是中寒也。

---

① 阳：原作“阴”，据文中内容改。
② 急：原作“疼”，据《中国医学大成》本改。
③ 证：原作“脉”，据目录改。
④ 举仲景活人例卷末有外接法：原无，此据目录补。
⑤ 虽：原作“难”，据《中国医学大成》本改。

论阴证小便赤

举阳证　伤寒外感，四肢微厥，邪热入里，大便燥，小便赤而涩少，是谓热也。惟阴证内感，阳走于外，虚热在皮毛之间，肺气受邪，下输于膀胱，故令小便如灰汁，兼胃虚不能食。戊与癸合，虚邪所化，赤如灰汁，色虽如此，但溺时成剂，茎中不涩而快利也。

论得[1]后出余气而解

病人服温热之药，时有下气者，知阴气出也。韩氏治下焦寒，用灰包熨法，得下利一两行，小便一两次，及少有汗，阴气出而下泄，知其为必解也。予以是知服调中、理中及诸附子等药后，时有下气者，阴化而出，即为解。若遇外阳内阴之证，身表四肢尽热，语言错乱，疑作谵语，阳证者当去盖覆，令胸臆两手微露见风，以手按执之，久之肌肉骨间不热者，即非阳证，真阴证也。

上此一条，后辨谵语形状。

论狂言若有所失

恍惚狂言，若有所遗，妄闻妄见，意有所期，及从而叩，或忘或知，神去而溃，命将何依！世人不识，反作热疾，以脉别之，自然不疑。故经曰：数问其情，以从其意；得神者生，失神者亡。正谓是也。

问有汗而解有无汗而解何也[2]

问：内感阴证，有汗而解，有无汗而解者，何也？

答曰：有汗而解者，或壮年津液尚全，或温之早而得治，或传不逆而顺经，或素得养而强本，所以俱汗而解也。无汗而解者，或老年血气俱衰，或温之迟而失治，或经过期而不传，或素无养而亏本，所以俱无汗而解也。有汗而解者，间有所遗；无汗而解者，邪岂能尽？故神痴而弱，不能复旧，须待饭食渐增，因食微润，然后定其中外，各守其乡。医者不可不知。

《愈义》曰：太阴元精石合他药涂大风疾，别有法。阴证伤寒，指甲面色青黑，六脉沉细而疾，心下胀满结硬，躁渴，虚汗不止，或时狂言，四肢逆冷，咽喉不利，腹疼痛，亦须佐他药兼之。《图经本草》已有法，惟出解州者良。

附：正阳丹[3]

古方不用，今活人伤寒其著者，治伤寒三日，头痛壮热，四肢不利，正阳丹。太阴元精石、消石、硫黄各二两，硇砂一两，四物都细研，入瓦瓶子固济，以炭半斤，于瓶子周一寸燔[4]之，约近半日，令药青紫色，住火待冷，取出，用腊月雪水拌匀湿，入瓷瓶子中，屋后北阴下阴干，又入地埋二七日，取出细研，以面糊为丸鸡头实大。先用热水浴后，以艾汤研下一丸，以衣盖取汗出为差。

论脉次第

外感者，先太阳，次阳明，次少阳，次太阴，次少阴，次厥阴；内感者，先三阴而无定，次少阳，次阳明，次太阳，为极高之分。

阳从内消，从右手脉先陷，左手浮，右手沉。阳从外走，从左手脉先陷，右手浮，左手沉。其脉或有不然者，阴阳之变易无定也。许学士云：阴阳交互最难明，正坐此耳。

阳脉沉而滑，若浮者，欲升而汗也；阴脉沉而细，本体也。若浮而有力者，阳气生也；若浮而无力者，阳气走也。若浮若沉，或有力，或无力，阴阳交争而未定也，惟外热内寒者，多有此脉。

用附子法

古人用附子，不得已也，皆为身凉脉沉细而用之。若里寒身大热者不宜用，以其附子味辛热，能行诸经而不止，身尚热，但用干姜之类，以

---

① 得：原无，此据目录补。

② 问有汗而解有无汗而解何也：原无，此据目录补。

③ 附，正阳丹：原无，此据目录补。

④ 燔(xié 协)：火迫。

其味苦，能止而不行，只是温中一法。若身热消而变凉，内外俱寒，姜、附合而并进，温中行经，阳气俱生，内外而得可保康宁，此之谓也。若身热便用附子，窃恐转生他证，昏冒不止，可慎！可慎！

论阴阳易分寒热

阴阳各相易证，仲景止用烧裩散，言至简而意至有余也。故朱奉议立阴阳易证为二条，后人始知有寒热之别也。故热者有上烧裩散，而又有竹皮茹汤，寒者有豭鼠粪汤，而又有当归白术汤。至于校[①] 正方妙香丸条下，治杂病阴阳易，药中有牛黄、脑、麝之类，是知治热证也，岂可一涂而取哉？学者详之。

圣人立阴阳易条，虽不尽言，特举其宏纲而已，是以后之述者，尽心焉尔矣可也！

论阴阳易分三经用药[②]

海藏云：若阴阳易证，果得阴脉，当随证用之。

若脉在厥阴，当归四逆汤送下烧裩散；若脉在少阴，通脉四逆汤送下烧裩散；若脉在太阴，四顺理中汤送下烧裩散。所用之药，各随其经而效为之速之，宜矣！

上此一条，随经药下烧裩散，所以补古人所不完处。

扁鹊治阴阳方 仲景治阴阳方[③]

扁鹊云：治阴阳易伤寒，烧妇人月经衣，热水服方寸匕。仲景云：伤寒阴阳之为病，其人身体重，少气，少腹里急，或引阴中拘挛，热上冲胸，头重不欲举，眼中生花，膝胫拘急者，烧裩散主之。

烧裩散

上取妇人中裩近隐处，剪烧灰，以水和服方寸匕，日三服，小便即利，阴头微肿则愈。妇人病取男子裩裆烧灰用之。

活人豭鼠粪汤 疗伤寒病后男子阴易。

韭白根一把 鼠粪一十四枚

上二味，以水二升，煮取半升，去滓，再煎三沸，温温尽服，必有粘汗出为效。未汗再服。亦理诸般劳复。鼠屎两头尖者是也。

海藏云：经不言豭鼠粪，只言牡鼠粪两头尖，治劳复，文具鼷鼠条下。又分鼠也，并不见豭鼠之名。晏鼠大兽如猪，分鼠之形，以其肥亦如猪形，豭之名想亦出此。牡即父也，雄也，在野难得，在人家诸物中遗下两头尖者，亦可用。豭，牡豕也，子路佩豭。

许慎云：菜一名久者，谓之韭，园人种之，岁三四割，其根不伤，冬培之，先春复生，信乎其久者也。

《易稽览图》云：政道得则阴物变阳。郑康成云：若葱变韭是也。然则葱冷而韭温可验。

活人治阴阳易证，豭粪汤用韭白根，非独取其性温也，盖亦取其物变阳之意，述类象形，古人以至于此。

竹皮汤 疗交接劳复，卵肿，腹中绞痛，便绝。

竹皮青刮，一升

上一味，以水三升，煮一升半，绞去滓，分服立愈。

青竹茹汤

妇人病未平复，因有所动，致热气上冲胸，手足拘急搐搦，如中风状，宜青竹茹汤。

瓜蒌根无黄者，一两 青竹茹刮，半斤，淡竹是也

上以水二升半，煮取二合，去滓，分二三服。

当归白术汤

妇人未平复，因有所动，小腹急痛，腰胯疼，四肢不住举动，无发热者，宜当归白术汤。

白术一分 当归一分 桂枝一分 附子一分，生生姜半两 甘草一分 芍药一分 人参一分 黄芪一分

上锉如麻豆大。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去滓，通口服一盏，食顷，再服，温覆微汗差。

海藏云：四肢不住举动，振摇即反覆，皆是。

发明仲景活人

烧裩散灰性虽无寒热，只是推出阴中外来

---

① 校：原作"枝"，据《济生拔萃》本改。

② 论阴阳易分三经用药：原无，此据目录补。

③ 扁鹊治阴阳方 仲景治阴阳方：原无，此据目录补。

著人邪气，述类象形之法，圣人以至于此，故成无己云：烧裩散导出阴气是也。若阳脉用竹皮、青竹茹汤，若阴脉用猴鼠粪、当归白术等汤。此朱公出人意表，而后述者之不可及也。

妙香丸

辰砂飞研，九两 龙脑 腻粉研 麝香研，各三分 牛黄三钱 金箔九十个，研 巴豆三百一十五个，去皮心膜，炒热，研如面，去油

上合研匀，炼蜜出净黄蜡六两，入白沙蜜三分同炼，令匀为丸，每两作三十丸。若男子妇人因病伤寒时疾，阴阳气交结，伏毒气，胃中喘躁，眼赤，潮发不定，再经日数七八日已下，至半月日未安，医所不明证候，脉息交乱者，可服一丸，或分作三丸亦可，并用龙脑、腻粉、米饮调半盏已来，下此一服，每丸上用针投一眼子。如有余说，尽依局方法。

仲景活人举阴阳易证，若脉果阴，当用烧裩散下之，入三经药内调服，最为的当，其余杂阴证内，但有腰膝冷痛，宜各本经药内加丁香、沉香二味，不惟腰膝得暖，抑亦沉坠峻下入于阴部，为效速也。兼二药本经所言，治肾气壮阳，与诸姜、桂、乌、附、茱萸等药，佐合相助，为效大倍，不可不知。

医书辞藻比之儒书，甚不美于观览，非若嘲风弄月之篇之畅怀也，非若礼义廉耻之典之壮志也，又非若忠节孝行之传之耸动人之奇称也，故士宦恶其技之末而不之学焉！是以世人所重者鲜，一旦抱疾，委命他人，岂其智邪？况伤寒古今为一大病，阴证一节，害人为尤速。予因暇日，集此略例，庶几有望于好生之君子者，或有人焉！读是书也，当反复披玩，前后贯通，但云此非空谈，施于实用可也。若悟则康宁可期，昧则疾横继至，利害天壤，可不畏欤！知乎此，则畅怀之乐，壮志之快，奇称之美，悉备于我，味孰大焉，既足以却疾活命，又足以保命延年，其乐宁有涯俟哉！范文正公云：不为名相，当为名医。意亦不出此耳！

七月十三日再题

予作《阴证论》一书，其本有三，有多寡之异焉，非固如是之不同也。大抵圣贤之言，非一读而能尽，故每有所得，不敢以前说为已定，为已足，而不为之增益也。故初本在河南，傅梦臣辈所录，则简而少；次本在吾乡，寄北京时，颇增三二论；自壬辰至丙申几五载，而复增随条，并药后断例，前人所言本意，与其所从来，或为之是，或为之小异，或又有言外不尽之机，一一具陈之。欲质之明者，则求之诸郡而不可得，但读之既笑且嘻，长叹而已，不知何日复得吾东垣李先生一问之，吾之心始可以少安矣！吾之所以书此者，犹其未尽前人之意耳！

丙申秋二十有一日再题

海藏治验录

外阳内阴

牌印将军完颜公之子小将军，病伤寒六七日，寒热间作，腕后有斑三五点，鼻中微血出。医以白虎汤、柴胡等药治之不愈。及余诊之，两手脉沉涩，胸膈间及四肢按执之殊无大热，此内寒也。问其故，因暑热卧殿角之侧，先伤寒，次大渴，饮冰酪水一大碗，外感者轻，内伤者重，外从内病，俱为阴也。故先斑衄，后显内阴，寒热间作，脾亦有之。非往来少阳之寒热也。与调中汤，数服而愈。

阳 狂

彰德张相公子谊夫之妻许氏，乃状元许先之女，绍明之妹也。病阳厥怒狂，发时饮食四五倍，骂詈不避亲疏，服饰临丧，或哭或歌，或以刃伤人，不言如哑，言即如狂，素不知书识字，便读文选。人皆以为鬼魔，待其静诊之，六脉举按皆无，身表如冰石，其发也叫呼，声声愈高。余昔闻洁古老人云：本经言夺食则已，非不与之食而为夺食也，当以药大下之而使不能食，为之夺食也。予用大承气汤下之，得脏腑数升，狂稍宁；待一二日复发，又下之，得便数升，其疾又宁；待一二日又发，三下之，宁如旧，但不能食，疾稍轻而不已，下之又五七次，计大便数斗，疾缓身温，脉生，至十四日其疾愈，脉如旧，困卧三四日后起苏，饮食微进，又至十日后得安，始得病时，语言声怒非常，一身诸阳尽伏于中，隐于胃，非大下之可乎？此易老夺食之意也。

上阳狂一条，本不当列阴证中，今暨阴狂证并例，其狂则一，其为寒热二也。差之毫厘，缪以千里，读者至此，其三复之。

阴 狂

宝丰阿磨堆侯君辅之县丞，为亲军时，饮食积寒，所伤久矣。一日病，其脉极沉细易辨，即阴证无疑。内寒外热，故肩背胸胁斑出十数点，语言狂乱。家人惊曰：发斑，谵语，莫非热乎？余曰：非也。阳为阴逼，上入于肺，传之皮毛，故斑微出；神不守舍，故错言如狂，非谵语也。肌表虽热，以手按执，须臾冷透如冰。余与姜、附等药，前后数日，约二十余两后，中[1]大汗而愈。及见庭中物色儿童鸡犬，指之曰：此正我二三日间梦中境物也。然则神不守舍信矣！愈后起行，其狂又发，张目而曰：今我受省札为御马群大使，如何不与我庆。及诊之，脉又沉退，三四日不大便。余与理中丸，三日约半斤，其疾全愈。侯公之狂，非阳狂之狂，乃失神之狂，即阴也，但脉阴为验，学者当审，独取诸脉，不凭外证可也。

阴 易

宝丰侯八郎，外感风，内伤冷，自服通圣散，大汗出，内外阳气俱脱，不及治而死。其子国华，又病伤寒四五日，身微斑，渴饮水。及诊之，沉弦欲绝，厥阴脉也。温药数日不已，又以姜、附等药，微回脉生，因渴私饮水一盂。脉复退，但见头不举，目不开。问之，则犯阴易。若只与烧裩散，则寒而不济矣，遂煎吴茱萸汤一大服，调烧裩散，连进二服，作大汗，两昼夜汗止。何以然？以其至阴，汗从骨髓中得温而出，所以两昼夜方止。

夜 服

宝丰弋唐臣，时始冠，平日饮食嗜冷，久遂成阴证，脉迟七八至一止，二三日后脉仅三至。余亟进温热之剂数服，四五日不解，遂续夜半一服，昼三夜一，脉颇生，一夕误阙其药，明旦证遂增剧，复连进前药，七日兼夜，脉生，大汗而解。人问其故，余曰：人与天地同一气耳！阳病昼剧而夜宁，阴病夜剧而昼宁，各从其类而化也。今病阴极，至夜尤甚，故令夜半服药。何以然？所以却类化之阴，而接子后所生之阳，则阴易退而阳易生矣！此一条具见前章。

阴 血

潞州义井街北浴堂秦二母，病太阴证，三日不解，后呕逆恶心，而脉不浮。文之与半硫丸，二三服不止，复与黄芪建中等药，脉中得之极紧，无表里，胸中大热，发渴引饮。众皆疑为阳证，欲饮之水，余与文之争不与。又一日与姜、附等药，紧脉反细沉，阳犹未生，以桂、附、姜、乌之类，酒

---

① 中：《中国医学大成》本作"出"，宜从。

丸，每百丸接之，二日中凡十余服，渴止，脉尚沉细，以其病人身热，躁烦不宁，欲作汗，不禁其热，去其衣被盖覆，体之真阳营运未全，而又见风寒。汗不能出，神愦不醒，家人衣之，装束甚厚，以待其毙。但能咽物，又以前丸接之，阳脉方出而作大汗。盖其人久好三生茶，积寒之所致也。愈后，元秘大小始得通利，翌日再下瘀血一盆如豚肝然。文之疑不能判，余教以用胃风汤加桂、附，三服血止。其寒甚如此，亦世之所未尝见也，治宜详之。大抵前后证变之不同，以脉别之，最为有准，不必求诸外证也。

鼓击脉

子秦二又病，太阳证悉具，其脉浮数，初为阳证经，所受邪也，神术汤解之，未三日变为阴证。何以然？旺火投盛水也，以其素服三生茶，及好食诸冷物，数年来脏腑积而为痼疾，一身之经皆凝寒浸渍，酝酿而成太阴，脉亦从此而变其状，非浮非沉，上下内外举按极有力，坚而不柔，非若阳脉来之有源，尺以下至宛中全无，惟三部中独见鼓击，按之触指，突出肤表异常。紧为甚，所禀元阳无，一身游行之火独萃于胸中，寒气逼之故搏而大，有加数倍，往来不可以至数名。纵横不可以巨细状。五日后文之与姜、附等剂而复振摇，又与真武、四逆等汤，烦躁大渴不止。若更接姜、附，其汗必作，其人自疑为热而益饮水，及得水稍苏斯须，脉陷沉而紧，厥逆神愦。至六日晡前后，大便秘结，小便赤色而少，强溲得涓滴，时手冷至肘，足冷至膝，脉将绝而不可救，欲复与四逆等汤，恐烦躁私饮而生变。文之请曰：何法以治？余教以乌、附、姜、桂、良姜等，佐以芍药、茴香之类，酒糊丸，引而下之，而使不僭。急服之百丸，昼夜相接八九，阳气从下复生，胸膈不烦躁，不思水，与温剂则微咽，大便软，屡下气，阴得以出，小便通快成剂如灰汁，脉微生，服丸至千半，阳气遍体作汗而愈。后神又不全，少气乏力，又与温中等药服，然后良愈。非平昔饮冷，肠胃积寒之久者，脉不如此之鼓击也。鼓击者何？虽可谓大，非大也，忿怒也。宜详审辨认，世罕有之。大抵此脉属紧，比紧为尤甚，故名鼓击也。仲景云：诸紧为寒。又云：脉浮而紧，寒在表也；脉沉而紧，寒在里也。紧似弦而非，有如牵绳之状，即为紧也，非带洪而有源也。成无己云：累累如循长竿，连连而强直也。通真子歌云：紧若牵绳转索初。海藏云：牵绳之紧，循竿之直，二者皆近于鼓击，鼓击者，尤甚于二脉数倍。启玄子云：盛脉同阳，四倍已上，阴之极也。

腹 痛

潞州提领姬世英，平昔好冷物凉药，自谓膏粱充肥必多热，因眼疾，又并服寒剂，数日遂得阴病，脉紧而无力，自胸至脐腹下，大痛剧甚，凡痛则几至于毙。去岁已尝有此证，求治于宋文之得愈。今复病，尤甚于去所，又亟命文之，文之与姜、附等剂，虽稍苏，痛不已。遂以文之所用方内倍芍药令服之。予谓病者曰：良久痛当自胸中下，节次至腹，或大便得利，或后出余气，则寒毒得以出矣！后果如其言，翌日愈后，令常服神应丸，以断其积寒之根。

尚论篇

清·喻昌 著
张丽君 校注

校注说明

《尚论篇》，亦称《尚论张仲景伤寒论》，明末清初著名医家喻昌撰。喻昌，字嘉言，别号西昌老人，江西新建（又称西昌，即今南昌）人。约生于明万历十三年（1585）。少时聪颖，攻举子业，曾以副榜贡生入京，后因向朝廷陈述己见未被采纳，遂长假而归，游于南昌、靖安、常熟等地，广交名士，并研习岐黄，颇负医名。撰有《尚论篇》、《医门法律》、《寓意草》等著作，学说为后世所重。

喻昌学术上宗仲景，对《伤寒论》尤有研究，《尚论篇》即其研究《伤寒》的心得之作。书凡四卷，卷首一卷。卷首先论仲景伤寒大意，次辨王叔和、成无己编次校注之失，又次论春温等证。卷一列“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三篇，以论述太阳病；卷二分太阳阳明，正阳阳明、少阳阳明以论阳明病；卷三论述少阳病；卷四论述太阴、少阴、厥阴病。另将合病、并病、坏病等附于三阳之末，过经不解、差后劳复、阴阳易等附于三阴之末。

本书的特点是，①认为仲景《伤寒论》经王叔和编次后，有失原貌，故赞赏方有执对《伤寒论》的重订，并仿其体例，以法类证。②倡纲目之说，如以冬伤于寒、春伤于湿、夏秋伤于暑热为四季主病大纲；四时感冒，又以冬月伤寒为大纲；伤寒六经以太阳为纲；太阳经病以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为纲，即所谓“三纲鼎立”。③论述六经病，均于每经之前述其证治大意，其下则以法为目，分列条文，详加注释，条理清楚。④在病因上，明确区别伤寒与温病不同，并将混入伤寒中的温热条文逐一列出，另辟专篇论述，对温病学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总之，该书提纲挈领，观点独到，对后世影响很大，是研究《伤寒论》的重要著作之一。

本书初刊于清顺治五年（1648），原作八卷，至乾隆二十八年（1763）江西黎川陈氏重刻时合并为四卷，并附刻喻昌《尚论后篇》四卷，与原书合称《尚论篇》。《后篇》前二卷论述温病，后二卷论《伤寒论》诸方，为原《尚论篇》的羽翼之作，后世多一并刊行。本次整理，由于受篇幅所限，仅对原《尚论篇》加以点校。本次校勘以乾隆三十年乙酉（1765）嵩秀堂刻本为底本，以校经山房本和三味书局本为校本。除对底本讹误进行订正外，还对疑难、生僻字词加以注释，以便读者阅读。

目　录

卷首

尚论张仲景《伤寒论》大意……（209）

尚论仲景《伤寒论》先辨叔和编次之失……（210）

尚论仲景《伤寒论》先辨林亿成无己校注之失……（210）

驳正王叔和《序例》……（211）

论春温大意并辨叔和四变之妄……（215）

详论温疫以破大惑……（216）

卷一

论太阳经伤寒证治大意……（219）

太阳经上篇……（219）

太阳经中篇……（229）

太阳经下篇……（239）

卷二

尚论阳明经证治大意……（246）

阳明经上篇……（246）

阳明经中篇……（251）

阳明经下篇……（255）

卷三

尚论少阳经证治大意……（260）

少阳经全篇……（260）

合病……（263）

并病……（264）

坏病……（265）

痰病……（265）

卷四

尚论太阴经证治大意……（267）

太阴经全篇……（267）

尚论少阴经证治大意……（268）

少阴经前篇……（268）

少阴经后篇……（270）

尚论厥阴经证治大意……（273）

厥阴经全篇……（273）

过经不解……（278）

差后劳复阴阳易病……（279）

自　序

混茫初开，圣神首出，民用未兴，药草先备，医道之关性命为何如哉？轩辕帝尊其臣岐伯为天师，每闻典要必载。拜，敬受金匮玉函，珍藏其文。由兹神工继起，仓扁而下，代有传人。或发挥方书，或抽扬脉理，非不灿然天地间。然能神悟于灵兰之先，独探夫鸿濛[①]之秘，从无文之文，解画前之卦，使读者因象得义，因义得神，冥入无垠，显传衣带，则旷世以来，未易觏[②]也。挽世道降术升，医事之不振久矣。昌一人即身为标，言为的，而独吹无和，少见多怪。此理一晦，黑若夜行，心窃忧之，于是杜门乐饥，取古人书而尚论之。然而泛涉则管窥蠡测[③]，终身莫殚；揽要则玄珠妙谛，罔象可求。不知古人与我，俱范围于道者也，同于穆然无朕[④]中，而剖抉性命之微。古人所言，皆我固有。观天之道，观我之生，机非相贷。古人既往，有我负荷，韫藏待剖，棼[⑤]丝待理，责难他诿。昔阿难问世尊曰："古佛以何人为师？"世尊答曰："以吾为师。"此即诞生所指天上天下，惟吾独尊之旨。可见吾之分量，天地古今，莫得而囿[⑥]，但非昌之所敢举扬者也。昌意中只求精神呼吸，实与古人潜通一脉，若启迪于愚衷，禀承于觌[⑦]面。凡有阐述，一如阳燧方诸之得水火，天然感召，泯绝思议，于以快吾尚论之本怀耳。虽然高明之弊，说经创解，其事多僭[⑧]；固陋之弊，牵文袭义，其事多窃。惟僭与窃，一念好名，终古贻害，覆辙相寻，可无惧乎？昌不揣尝慨仲景《伤寒论》一书，天苞地苻[⑨]，为众法之宗，群方之祖。杂以后人知见，反为尘饭土羹，莫适于用。兹特以自然之理，引伸触类，阐发神明，重开生面，读之快然，觉无余憾。至春温一症，另辟手眼，引《内经》为例，曲畅厥旨，究不敢于仲景论外，旁溢一辞。后有作者，庶不为冥索旁趋，得以随施辄效，端有望焉。顾穷源千仞，进求《灵》、《素》、《难经》、《甲乙》诸书。文义浩渺，难以精研，用是参究仲景《金匮》之遗，分门析类，定为杂证法律十卷。覃思九载，拟议以通玄奥，俾观者爽然心目，合之《伤寒论》可为济川之舟楫，烹鱼之釜鬵[⑩]，少塞吾生一日之责，即使贻讥于识者，所不辞也。夫人患无性灵，不患无理道；世患无理道，不患无知我。古君子执理不阿，秉道不枉，名山国门，庶几一遇，气求声应，今昔一揆。是编聊引其端，等诸燔火[⑪]，俟夫圆通上智，出其光华，于以昭彻玄微，与黄、岐、仲景而合辙。昌也康[⑫]粃在前，有荣施矣。

顺治戊子岁孟夏月西昌喻昌嘉言甫识

---

① 鸿濛：即"鸿蒙"，宇宙未形成前的浑沌状态。

② 觏(gòu 构)：遇见。

③ 蠡测：蠡，瓢。"以蠡测海"的略语。比喻以浅见揣度。

④ 朕：征兆，先兆。

⑤ 棼(fén 坟)：纷乱。

⑥ 囿(yòu 又)：局限，拘泥。

⑦ 覿(dí 迪)：见，相见。覿面，当面。

⑧ 僭(jiàn 见)：超越本分。

⑨ 天苞土苻：苞，通"包"；苻，当作符。

⑩ 鬵(xín)：大釜。

⑪ 爝(jué 决)火：小火，火把。

⑫ 康：据校经山房本当为"糠"。

尚论篇卷首

尚论张仲景《伤寒论》大意

后汉张仲景，著《卒病伤寒论》十六卷，当世兆民[①]，赖以生全。传之后世，如日月之光华，旦而复旦，万古常明可也。斯民不幸，至晋代不过两朝相隔，其《卒病论》六卷已不可复睹。即《伤寒论》十卷，想亦劫火之余，仅得之读者之口授，故其篇目，先后差错。赖有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之名目，可为校正。太医令王叔和，附以己意，编集成书，共二十二篇。后人德之，称为仲景之徒。究竟述者之明，不及作者之圣，祇[②]令学者童而习之，白首不得其解。虽有英贤辈出，卒莫能舍叔和彊畛[③]，追溯仲景渊源。于是偶窥一斑[④]者，各鸣一得。如庞安常、朱肱、许叔微、韩祇和、王寔之流，非不互有阐发，然不过为叔和之功臣止耳，未见为仲景之功臣也。今世传仲景《伤寒论》，乃宋秘阁臣林亿所校正，宋人成无己所诠注之书也。林亿不辨朱紫菽粟，谓自仲景于今八百余年，惟王叔和能学之。其间如葛洪、陶景[⑤]、胡洽[⑥]、徐之才、孙思邈辈，皆不及也。又传称成无己注《伤寒论》十卷，深得长沙公之秘旨。殊不知林、成二家，过于尊信叔和，往往先传[⑦]后经，将叔和纬翼[⑧]仲景之辞，且混编为仲景之书，况其他乎！如一卷之平脉法，二卷之序例，其文原不雅驯[⑨]，反首列之，以错乱圣言，则其所为校正，所为诠注者，乃仲景之不幸，斯道之大厄也。元泰定间，程德斋[⑩]作《伤寒钤法》，尤多不经。国朝王履，并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亦窃疑之。谓仲景书甚平易明白，本无深僻，但王叔和杂以己意，遂使客反胜主，而仲景所以创法之意，沦晦不明。今欲以伤寒例居前，六经病次之，类伤寒病又次之。至若杂病、杂脉、杂论与伤寒无预者，皆略去。计得二百八十三条，并以"治"字易"法"字，而曰二百八十三治。虽有深心，漫无卓识，亦何足取？万历间，方有执著《伤寒条辨》，始先即削去叔和《序例》，大得尊经之旨。然未免失之过激，不若爱礼存羊[⑪]，取而驳正之。是非既定，功罪自明也。其于太阳三篇，改叔和之旧，以风寒之伤营卫者分属，卓识超越前人。此外不达立言之旨者尚多，大率千有余年，若明若昧之书，欲取而尚论之，如日月之光昭宇宙，必先振举其大纲，然后详明其节目，始为至当不易之规。诚以冬春夏秋，时之四序也。冬伤于寒，春伤于温，夏秋伤于暑热者，四序中主病之大纲也。举三百九十七法，分隶于大纲之下，然后仲景之书，始为全书。其冬伤于寒一门，仲景立法，独详于春夏秋三时者，盖以春夏秋时令虽有不同，其受外感则一，自可取治伤寒之法，错综用之耳。仲景《自序》云：学者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⑫]！可见引伸触类，治百病有余能，况同一外感乎！是春夏秋之伤温、伤热，明以冬月伤寒为大纲矣。至伤寒六经中，又以太阳一经为大纲，而太阳经中，又以风

---

① 兆民：广大群众。

② 祇：同"只"。

③ 彊畛（zhěn 诊）：校经山房本作"疆畛"，界限。

④ 班：通"斑"。

⑤ 陶景：此指"陶弘景"。陶氏为南朝齐梁时期道教思想家、医学家。字通明，自号华阳隐居，丹阳秣陵（今南京）人。曾整理古代的《神农本草经》，并增收魏晋名医所用新药，成《本草经集注》七卷，共载药七百三十种。

⑥ 胡洽：唐·广陵（今杨州）人。性尚虚静，心存至道，以拯救为事，医术知名，著有《百病方》，今已亡佚。

⑦ 传（zhuàn 撰）：解释经文的著作。

⑧ 纬翼：此指解释、阐述。

⑨ 雅驯：指文辞不俗。

⑩ 程德斋：元代医家，履贯不详。泰定间作《伤寒钤法》一书，根据感受寒邪的日数来定治法，与仲景的辨证论治精神背道而驰。所以用之者，不徒无益，反而有害。该书已亡佚。

⑪ 爱礼存羊：语本《论语·八佾》。比喻因珍惜张仲景的《伤寒论》，故把王叔和的《序例》也保留下来。

⑫ 思过半矣：语出《易·系辞下》。谓收益多。

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为大纲。向[1]也，大纲混于节目之中，无可寻绎[2]，只觉其书之残缺难读。今大纲既定，然后详求其节目，始知仲景书中，矩则森森[3]。毋论法之中更有法，即方之中亦更有法。通身手眼，始得一一点出，读之而心开识朗，不复为从前师说所煽浸[4]。假繇[5]其道而升堂入室，仲景弥光，而吾生大慰矣！知我罪我，亦何计哉！

尚论仲景《伤寒论》先辨叔和编次之失

尝观王叔和汇集扁鹊、仲景、华元化先哲脉法为一书，名曰《脉经》。其于仲景《伤寒论》，尤加探讨。宜乎显微毕贯，曲畅[6]创法制方之本旨，以启后人之信从可也。乃于汇脉之中，间一汇证，不该不贯[7]，犹曰汇书之常也。至于编述伤寒全书，苟简粗率，仍非作者本意，则吾不知之矣。如始先序例一篇，蔓引赘辞[8]；其后可与不可诸篇，独遗精髓；平脉一篇，妄入己见。总之，碎剪美锦，缀以败絮，盲瞽后世[9]，无繇复睹黼黻[10]之华。况于编述大意，私淑[11]原委，自首至尾，不叙一语。明是贾人居奇之术[12]，致令黄岐一脉，斩绝无遗。悠悠忽忽，沿习至今，所谓千古疑城[13]，莫此难破。兹欲直溯仲景全神，不得不先勘破叔和。如太阳经中，证绪分头，后学已难入手，乃更插入温病、合病、并病、少阳病、过经不解病，坐[14]令读者茫然。譬诸五谷，虽为食宝，设不各为区别，一概混种混收，鲜不贻耕者、食者之困矣。如阳明经中，漫次仲景偶举问答一端，隶于篇首。纲领倒置，先后差错，且无扼要。至于春温夏热之证，当另立大纲，颛[15]自名篇者，乃懵然[16]不识。此等大关一差，则冬伤于寒，春伤于温，夏秋伤于暑热之旨尽悔[17]。至后人误以冬月之方，施于春夏，而归咎古方之不可以治今病者，谁之过欤？至于霍乱病、阴阳易、差后劳复等证，不过条目中事耳。乃另立篇名，与六经并峙，又何轻所重，而重所轻耶？仲景之道，人但知得叔和而明，孰知其因叔和而坠也哉！

尚论仲景《伤寒论》先辨林亿成无己校注之失

王叔和于仲景书，不察大意，妄行编次补缀，尚存阙疑一线。观其篇首之辞，谓痉、湿、暍[18]虽同为太阳经病，以为宜应别论者，其一征也。观其篇中，谓疾病至急，仓卒[19]寻按，要旨难得，故重集可与不可方治者，其一征也。观其篇末，补缀脉法，分为二篇，上篇仍仲景之旧，下篇托仲景以传，犹未至于颠倒大乱者，其一征也。第其不露补缀之痕，反以平脉本名，易为辨脉，而阴行一字之颠倒，此吾所为讥其僭窃耳。若夫林亿之校正，成无己之诠注，则以脉法为第一卷矣。按仲景自叙[20]云："平脉辨证，为《伤寒卒病论》合十六卷。"则脉法洵[21]当隶于篇首。但晋承汉统，仲景遗书未湮[22]，叔和补缀之言不敢混入，姑附于后，不为无见。二家不察，竟移编篇

---

① 向：过去。
② 寻绎(yì 易)：寻求，探求。
③ 森森：繁密貌。
④ 煽(yuè 岳)浸：煽，消散；浸：淹没。
⑤ 繇：同"由"，从，自。
⑥ 曲畅：曲折周尽而通畅。
⑦ 不该不贯：该，通"赅"，兼备，完俱。既不完备，又不贯通。
⑧ 蔓引赘辞：乱引经文，废话连篇。蔓，乱；赘，多余的、无用的。
⑨ 盲瞽后世：盲瞽，喻无知。使后世之人成为无知者。
⑩ 黼黻(fǔfú 斧福)：指华丽的辞藻。
⑪ 私淑：未得身受其教，而宗仰其人。
⑫ 贾(gǔ 古)人居奇之术：语出《史记·吕不韦列传》。此指王叔和编次《伤寒论》时，故意将私淑原委隐没，以此作为自己学术上的资本。
⑬ 疑城：语出《三国志》。此指王叔和编次的《伤寒论》并非原貌。
⑭ 坐：无故地。
⑮ 颛(zhuān 专)：通"专"。
⑯ 懵(měng 猛)然：无知貌。
⑰ 悔：校经山房本作"晦"。
⑱ 暍(yē 椰)：中暑，伤暑。
⑲ 卒：通"猝"。
⑳ 叙：同"序"。
㉑ 洵(xún 寻)：诚然，实在。
㉒ 湮(yān 烟)：埋没。

首。此后羚羊挂角[①]，无迹可求，讵[②]能辨其孰为仲景，孰为叔和乎？然犹隐而难识也，其序例一篇，明系叔和所撰，何乃列于第二卷？岂以仲景之书非序例不能明耶？即使言之无弊，亦无先传后经之理；况其蔓引赘辞，横插异气，寸瑜尺瑕[③]，何所见而崇信若是？致令后学画蛇添足，买椟还珠[④]，煌煌圣言，千古无色。是二家羽翼叔和以成名，比以长君逢君[⑤]，无所逃矣。至其注释之差，十居六七。夫先已视神髓为糟粕矣，更安望阐发精理乎！

驳正王叔和《序例》

王叔和序例，传习已久，中人已深，欲削去之，而坊刻盛行，难掩众目。姑存原文，驳正其失，以定所宗。非故攻击前贤，实不得已之思耳！

《阴阳大论》云：春气温和，夏气暑热，秋气清凉，冬气冷冽，此则四时正气之序也。冬时严寒，万类深藏，君子固密，则不伤于寒。触冒之者，乃名伤寒耳。其伤于四时之气，皆能为病。以伤寒为毒者，以其最成杀厉之气也。

引用《内经》足见大意。然入一毒字，便开过端。

中而即病者，名曰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

寒邪繇肌肤而入，辛苦之人，邪藏肌肤则有之；若膏粱辈，冬不藏精者，其寒邪且有藏于骨髓者矣。是未可以一端定也。

至春变为温病。

变字下得怪诞骇人。

设谓春气既转为温，则病发不当名伤寒，当变其名为温病则正矣。

至夏变为暑病。

此一语尤为无据。盖暑病乃夏月新受之病，岂有冬月伏寒，春时不发，至夏始发之理乎？

设谓夏气既转为热，外邪当变名为热病则正矣。

暑病者，热极重于温也。

此一语，更添蛇足。设有冬时伏寒，至春不发，其邪本轻可知，岂有反重于温之理乎？其误始于杨操。

是以辛苦之人，春夏多温热病，皆繇冬时触寒所致，非气行之气也。

《内经》但言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未尝言夏必病暑也。但言夏伤于暑，秋必痎疟，未尝牵引冬春也。其意盖谓春月之病始于冬，秋月之病始于夏耳。此等关头不彻，故以温热病并举，故谓暑重于温。

凡时行者，春时应暖，而反大寒；夏时应热，而反大凉；秋时应凉，而反大热；冬时应寒，而反大温。此非其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长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也。

未明伤寒，先明异气，借客形主，似无不可。但伤寒要领，全不挈[⑥]出，通篇有客无主，殊不可耳。

夫欲候知四时正气为病，及时行疫气之法，皆当按斗历占之。九月霜降后，宜渐寒，向冬大寒，至正月雨水节后，宜解也。所以谓之雨水者，以冰雪解而为雨水故也。至惊蛰二月节后，气渐和暖，向夏大热，至秋便凉。从霜降以后，至春分以前，凡有触冒霜露，体中寒即病者，谓之伤寒也。其冬有非节之暖者，名曰冬温。冬温之毒，与伤寒大异，冬温复有先后，更相重沓[⑦]，亦有轻重，为治不同，证如后章。

漫衍己意，明异气之轻重不同，于仲景之文无涉，况复所言纰谬[⑧]。

证如后章，其意指篇后温疟、风温、温毒、温疫为言。此无识之最者也。然后来诸家，偏奉之

---

① 羚羊挂角：原比喻诗文奥妙，不落痕迹。此取贬义，批责林亿、成无己将叔和补缀之言，移于篇首，令后学难以区分。

② 讵(jù 巨)：难道，哪里。

③ 寸瑜尺瑕：比喻好的少，坏的多。

④ 买椟还珠：语本《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喻去取不当。

⑤ 长君逢君：语本《孟子·告子下》。此比喻林、成二家之校注，不但没有纠正叔和编次之失，反而加重了其错误。

⑥ 挈(qiè 切)：提，举。

⑦ 重(chóng 虫)沓(tà 踏)：重复。

⑧ 纰谬：亦作"纰缪"，错误。

为祖，讵非得所托而传信耶？真紫之夺朱[1]，郑声之乱雅乐矣。详辨附序例台。

从立春节后，其中无暴大寒，又不冰雪，而有人壮热为病者，此属春时阳气，发于冬时伏寒，变为温病。

于字费解。到底说变为温病，直是诐[2]淫生心。

从春分以后，至秋分节前，天有暴寒者，皆为时行寒疫也。

此正春温、夏暑、秋热三气主病之时，何乃全不序及，反重衍夏秋之异气，搅乱经常，岂以三时原无正气主病乎？抑仲景论中原无纲领可求乎？可见医事自晋代已失所宗，何况今日哉！

三月四月，或有暴寒，其时阳气尚弱，为寒所折，病热犹轻；五月六月，阳气已盛，为寒所折，病热则重；七月八月，阳气已衰，为寒所折，病热亦微。其病与温及暑病相似，但治有殊耳。

以阳气为暴寒所折，而分病热之轻重。前云暑病重于温，从此左见[3]耳。

叔和未尝序明温暑病也，兹云异气病与温暑病相似，但治有殊。然则温暑病将何似耶？将何治耶？疏漏多矣！

十五日得一气，于四时之中，一时有六气，四六名为二十四气也。然气候亦有应至而不至，或有未应至而至者，或有至而太过者，皆成病气也。但天地动静，阴阳鼓击者，各正一气耳，是以彼春之暖，为夏之暑；彼秋之忿，为冬之怒。

蔓衍《内经》，不见大意。

是故冬至之后，一阳爻[4]升，一阴爻降也。夏至之后，一阳气下，一阴气上也。

此复姤[5]二卦之义，引入序例不切。

斯则冬夏二至，阴阳合也；春秋二分，阴阳离也。

此分至之义。《内经》谓至则气同，分则气异。何等明显！才换合离二字，便自骇观。

阴阳交易，人变病焉。

《内经》谓阴阳相错，而变由生也。何等圆活！才换交易变病等字便费解。此变温、变暑所自来乎！

此君子春夏养阳，秋冬养阴，顺天地之刚柔也。

《内经》谓养阳以凉、以寒，养阴以温、以热。所以然者，从其根故也。妙义合为疏[6]出。

小人触冒，必婴[7]暴疹[8]。须知毒烈之气，留在何经而发何病，详而取之。

前云寒毒藏于肌肤，此云不知留在何经而发何病，非故自相矛盾，其意实为温疟、风温、温毒、温疫作开山祖师也，后人孰辨其为一场懵憧[9]乎？

是以春伤于风，夏必飧泄；夏伤于暑，秋必病疟；秋伤于湿，冬必咳嗽；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此必然之道，可不审明之？

此伤于四时之正气而为病者。但《内经》先言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乃至伤风、伤暑，以次递及见。春夏秋三时之病，多始于冬。秋冬二时之病，多始于夏耳。然飧泄与咳举温暑在内。如丝入扣，始非不知而作。若叔和引经，止以春夏秋冬为序，浑与流俗之见无别矣。此岐路之纷趋，所繇来者远也。

伤寒之病，逐日浅深，以施方治。今世人伤寒，或始不早治，或治不对病，或日数久淹，困乃告医。医人又不依次第而治之，则不中病。皆宜临时消息[10]制方无不效也。今搜采仲景旧论，录其证候诊脉声色，对病真方有神验者，拟防世急也。

仲景之书，叔和但言搜采，其非寤寐神游可

---

① 真紫之夺朱：语本《论语·阳货》。用以比喻邪恶胜过正义，或异端摒弃真理。此指王叔和的论述歪曲了仲景的观点，然而后世医家却奉之为祖。

② 诐(bì 必)：偏颇，邪僻。

③ 左见：左，同"佐"。即"佐证"之意。

④ 爻(yáo 摇)：组成《周易》八卦的基本符号。"—"是阳爻，"— —"是阴爻；每三爻合成一卦，可得八卦。两卦(六爻)相重可得六十四卦。

⑤ 复姤(gòu 构)：六十四卦中的两个卦名。复，震下乾上；姤，巽下乾上。

⑥ 疏(shū 叔)：对古书进行注释，并对前人的注释加以引申和发挥。

⑦ 婴：缠绕；触犯。

⑧ 疹：通"疢"，病。

⑨ 懵憧：亦作"懵憧"。不明了，糊涂。

⑩ 消息：消，减少；息，增加。此指加减。

知。所以不窥作者之原，漫无表章之实，孰谓叔和为仲景之徒耶？

又土地温凉，高下不同，物性刚柔，食居亦异。是故黄帝兴四方之问，岐伯举四治之能，以训后贤，开其未悟者。临病之工，宜须两审也。

仲景于黄岐之道，以述为作，另辟手眼。叔和凡引《内经》之文，皆非典要，安能发明其什一[①]！

凡伤于寒，则为病热，热虽甚，不死。若两感于寒而病者，必死。尺寸俱浮者，太阳受病也，当一二日发。以其脉上连风府，故头项痛，腰脊强。尺寸俱长者，阳明受病也，当二三日发。以其脉挟鼻、络于目，故身热、目疼、鼻干、不得卧。尺寸俱弦者，少阳受病也，当三四日发。以其脉循胁，络于耳，故胸胁痛而耳聋。此三经皆受病，未入于府者，可汗而已。尺寸俱沉细者，太阴受病也，当四五日发。以其脉布胃中，络于嗌，故腹满而嗌干。尺寸俱沉者，少阴受病也，当五六日发。以其脉贯肾，络于肺，系舌本，故口燥舌干而渴。尺寸俱微缓者，厥阴受病也，当六七日发。以其脉循阴器，络于肝，故烦满而囊缩。此三经皆受病，已入于府，可下而已。

入腑未入腑，少变《内经》入脏原文，此处却精。

若两感于寒者，一日太阳受之，即与少阴俱病，则头痛、口干、烦满而渴；二日阴明受之，即与太阴俱病，则腹满、身热、不欲食、谵语；三日少阳受之，即与厥阴俱病，则耳聋，囊缩而厥；水浆不入，不知人者，六日死。若三阴三阳、五脏六腑皆受病，则荣卫不行，腑脏不通则死矣。

其得病，阴阳两证俱见；其传经，亦阴阳两经俱传，则邪气弥满充斥，法当三日主死。然必水浆不入，不知人者，方为荣卫不行，腑脏不通，更越三日，而阳明之经脉始绝也。引《内经》微旨，序两感病甚精。

其不两感于寒，更不传经，不加异气者，至七日太阳病衰，头痛少愈也；八日阳明病衰，身热少歇也；九日少阳病衰，耳聋微闻也；十日太阴病衰，腹减如故，则思饮食；十一日少阴病衰，渴止舌干干当作润已而嚏也；十二日厥阴病衰，囊纵，少腹微下，大气皆去，病人精神爽慧也。

自"凡伤于寒则为病热"至此，皆《内经·热论》篇原文。叔和但增"更不传经"八个字，便有许多牵强。

若过十三日以上不间，尺寸陷者，大危。

尺寸之脉深陷，正气衰微，莫能载邪外出，既已通经，其病不间[②]，诚为危候。

若更感异气，变为他病者，当依旧坏证病而治之。

仲景于坏证全不立法，其太阳经之坏证，知犯何逆，原用太阳经本法治之；其少阳经之坏证，知犯何逆，原用少阳经本法治之，岂有更加异气，可杂用太少二经诸法治之之理？观此，则叔和漫不知坏证作何解，乃教后人遵用其法，所谓一盲引众盲，相将入火坑也，悲哉！

若脉阴阳俱盛，重感于寒者，变为温疟；阳脉浮滑，阴脉濡弱者，更遇于风，变为风温；阳脉洪数，阴脉实大者，更遇温热，变为温毒，温毒为病最重也；阳脉濡弱，阴脉弦紧者，更遇温气，变为温疫。以此冬伤于寒，发为温病，脉之变证，方治如法。

叔和每序伤寒，必插入异气，欲鸣己得也。及序异气，则借意《难经》，自作聪明，漫拟四变，疑鬼疑神，骎[③]成妖妄。《难经》虽云伤寒有五，其脉有变否？变者，辨也，辨脉定证也。设使叔和稍为平易，但云冬伤于寒，至春重感于寒，其脉阴阳俱盛者，名为温疟；冬伤于寒，至春更遇于风，其脉阳浮滑，阴濡弱者，名为风温；乃至温毒、温疫，俱顺理立说，则虽拟病失伦，而大关不害为正。其如叔和未肯平易何？后世但知叔和为《伤寒论》作序例，不识其草泽奸雄，称孤道寡。故有晋以后之谈医者，皆伪统也。今移论春温大意，并论温疫大意二篇，附序例后，其详载在春温卷中。

凡人有疾，不时即治，隐忍冀差[④]，以成锢[⑤]

---

① 什一：十分之一。

② 间(jiàn 见)：愈，病愈。

③ 骎(qīn 亲)：骎骎，马疾行貌，此指很快地。

④ 差(chài 钗去声)：通"瘥"，病愈。

⑤ 锢：通"痼"，经久难愈之病。

疾。小儿女子，益以滋甚。时气不和，便当早言，寻其邪由，及在腠理，以时治之，罕有不愈者。患人忍之数日乃说，邪气入脏，则难可制，此为家有患备虑之要。

凡作汤药，不可避晨夜，觉病须臾，即宜便治，不等早晚，则易愈矣。如或差迟，病即传变，虽欲除治，必难为力，服药不如方法，纵意违师，不须治之。

此《巴人》《下里》[①] 之音，通国所为和之者乎！

凡伤寒之病，多从风寒得之。始表中风寒，入里则不消矣。未有温覆而当不消散者。不在证治，拟欲攻之，犹当先解表，乃可下之。若表已解，而内不消，并大满，犹生寒热，则病不除。若表已解，而内不消，大满大实，坚有燥屎，自可除下之，虽四五日，不能为祸也。若不宜下，而便攻之，内虚热入，协热遂利，烦燥[②] 诸变，不可胜数，轻者困笃，重者必死矣！

叔和笔力软弱缠扰，如此一段，入理深谈，正未可及。后人不善读者，每遇阳明二三日下证，藉为口实，延至六七日方下，而枯槁无救者多矣。此则于叔和何尤！

夫阳盛阴虚，汗之则死，下之则愈。

引《难经》，词不达意，最足惑人。其意谓阳邪不解，下入阴中，以阳乘阴，则为阳盛阴虚，故可下而不可汗。然前云此三阴邪入于里，可下而已，于理甚精，此但云阳盛阴虚，则阳邪或在本位而未入于腑，尚不可知，安见其可下乎？若然，所云大满犹生寒热，不可攻下之说，自相矛盾矣。

阳虚阴盛，汗之则愈，下之则死。

阳虚阴盛，多有直中阴经之候。汗之则愈，谈何容易！其意谓阴乘阳位，则为阳虚阴盛，故可汗而不可下。然外邪初入阳分，终非阴盛可拟。《难经》有问有答，即表病里[③]，曷[④]不绎明引之？

夫如是，则神丹安可以误发？甘遂何可以妄攻？虚盛之治，相背千里，吉凶之机，应若影响，岂容易哉？况桂枝下咽，阳盛则毙。

风邪入卫，则为阳邪炽盛于表，仲景用桂枝汤以解散肌表之邪。正天然不易之良法也。何反构此危词，岂误以寒邪入营为阳盛耶？夫寒邪入营，但为阴邪炽盛于表，所以仲景于脉浮紧无汗者，有桂枝之禁，谓当用麻黄汤也。即误用桂枝亦未必遂成死证，况于下咽即毙，视等砒霜，妄为郑重。叔和全不达仲景之旨，毋怪后人之吠声矣！

承气入胃，阴盛以亡。

即《难经》阳虚阴盛，下之则死之说，衍入承气，务以惑人。

直中阴经之证，大势阴盛阳虚；传经伤寒之证，大势阳盛阴虚；疟证，大势阴阳更盛更虚；内伤证，大势阴阳偏盛偏虚。不可同语，亦不必语。

死生之要，在乎须臾，视身之尽，不暇计日。此阴阳虚实之交错，其候至微；发汗吐下之相反，其祸至速。而医术浅狭，懵然不知病源，为治乃误，使病者殒没，自谓其分，至令冤魂塞于冥路，死尸盈于旷野。仁者鉴此，岂不痛欤！

凡两感病俱作，治有先后，发表攻里，本自不同。而执迷妄意者，乃云神丹、甘遂，合而饮之，且解其表，又除其里，言巧似是，其理实违。夫智者之举错[⑤] 也，尝审以慎；愚者之动作也，必果而速。安危之变，岂可诡哉？世上之士，但务彼翕习[⑥] 之荣，而莫见此倾危之败，惟明者居然能护其本，近取诸身，夫何远之有焉？

两感病，治有先后，发表攻里，本自不同，持说甚正，惜其不致详耳。

凡发汗温服汤药，其方虽言日三服，若病剧不解，当促其间，可半日中进三服。若与病相阻，即便有所觉。病重者，一日一夜，当晬[⑦] 观之，若服一剂，病证犹在，故当复作本汤服之。至有不

---

① 《巴人》《下里》：原指通俗的音乐，此指王叔和关于疾病应早治的论述是尽人皆知的道理。

② 烦燥：即“烦躁”。

③ 即表病里：文句未了，疑是脱简。“里”下当据校经山房本补“病、直中、传经等症”七字。

④ 曷(hé 河)：为什么。

⑤ 错：通“措”，措施。

⑥ 翕(xì 西)习：急疾貌。

⑦ 晬(zuì 最)时：即周时。

肯汗出，服三剂乃解；若汗不出者，死病也。

凡得时气病，至五六日，而渴欲饮水，饮不能多，不当与也，何者？以腹中热尚少，不能消之，便更与人作病也。至七八日，大渴欲饮水者，犹当依证而与之。与之常令不足，勿极意也。言能饮一斗，与五升。若饮而腹满，小便不利，若喘，若哕，不可与之也。忽然大汗出，是为自愈也。

凡得病，反能饮水，此为欲愈之病。其不晓病者，但闻病饮水自愈，小渴者，乃强与饮之，因成其祸，不可复数也。

时气病，饮水能消。不能消，当与，勿强与，有次第。

凡得病厥，脉动数，服汤药更迟，脉浮大减小，初躁后静，此皆愈证也。

凡治温病，可刺五十九穴。又身之穴，三百六十有五，三十六穴，灸之有害；七十九穴，刺之为灾，并中髓也。

引用《内经》五十九刺之法，治温中窾①.

凡脉四损，三日死。平人四息，病人脉一至，名曰四损。脉五损，一日死。平人五息，病人脉一至，名曰五损。脉六损，一时死。平人六息，病人脉一至，名曰六损。脉盛身寒，得之伤寒；脉虚身热，得之伤暑。脉阴阳俱盛，大汗出，不解者死；脉阴阳俱虚，热不止者死。脉至乍疏乍数者死。脉至如转索者，其日死。谵言妄语，身微热，脉浮大，手足温者生；逆冷，脉沉细者，不过一日死矣。此以前是伤寒热病证候也。

引损脉入伤寒，之② 谬。

按：仲景遵《内经》热病之旨，作《伤寒论》，明以《内经》为例，叔和可无序也。即欲附赘，引《内经》原文，发明切要，以便后学足矣。其插入异气，蔓衍繁文，诚何心哉！岂以仲景所无，炼石足补天缺耶！则自勒一家言，另纬其后，听人之从违可耳。乃造不经之说，混乱经常，至经常大义，不挈一语，以此网罗英贤，悉入彀中③，其授受之途，盖已千年长夜矣！有志跻④ 仲景之堂者，能无大剖叔和之藩⑤ 也哉！

论春温大意并辨叔和四变之妄

喻昌曰：春温之证，《内经》云：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又云：冬不藏精，春必病温。此论温起之大原也。《伤寒论》云：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若发汗已，身灼热者，名曰风温。风温为病，脉阴阳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语言难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视失溲。若被火者，微发黄色，剧则如惊痫，时瘛疭，若火熏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此论温成之大势也。仲景以冬不藏精之温，名曰风温。其脉阴阳俱浮，正谓少阴肾与太阳膀胱一脏一腑同时病发，所以其脉俱浮也。发汗后，身反灼热，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语言难出，一一尽显少阴本证，则不可复从太阳为治。况脉浮自汗，更加汗之，医杀之也。所以风温证断不可汗，即误下、误火，亦经气伤，而阴精尽，皆为医促其亡，而一逆再逆，促命期矣。于此见东海西海，心同理同，先圣后圣，其揆⑥ 一也。后人不察，惜其有论无方，讵知森森治法，全具于太阳少阴诸经乎？晋王叔和不究仲景精微之蕴，裁风种电，为不根之谈。妄立温疟、风温、温毒、温疫四变，不思时发时止为疟，疟非外感之正病也。春木主风而气温，风温即是温证之本名也。久病不解，其热邪炽盛，是为温毒，温毒亦病中之病也。至温疫则另加一气，乃温气而兼瘟气，又非温证之常矣。今且先辨温疟，温疟正冬不藏精之候。但其感邪本轻，故止成疟耳。黄帝问：温疟舍于何脏？岐伯对曰：温疟得之冬中于风，寒气藏于骨髓之中，至春则阳气大发，邪气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脑髓烁，肌肉消，腠理发泄，或有所用力，邪气与汗皆出，此病藏于肾，其气先从

① 中窾(kuǎn 款)：窾，空处。“中窾”，恰到好处。

② 之：据上海锦章图书局石印本当为“大”。

③ 彀(gòu 构)中：本谓箭射出去所能达到的有效范围。后比喻牢笼、圈套。

④ 跻(jī 机)：升，登。

⑤ 藩：篱笆，引申为屏障。

⑥ 揆(kuí 葵)：道理。

内出之于外也。如是者，阴虚而阳盛则热矣。衰则气复反入，入则阳虚，阳虚则寒矣。故先热而后寒，名曰温疟。此可见温疟为冬不藏精，故寒邪得以入肾。又可见温疟遇温，尚不易发，必大暑大汗始发之也。叔和反以重感于寒立说，岂其不读《内经》乎？抑何不思之甚耶？今且再辨风温，春月时令本温，且值风木用事，风温二字，自不得分之为两，凡病温者，悉为风温。即如初春，地气未升，无湿温之可言也；天气微寒，无温热之可言也；时令和煦，无温疫之可言也；其所以主病之故，全系于风。试观仲景于冬月正病，以寒统之，则春月正病，定当以风统之矣。夫风无定体，在八方，则从八方；在四时，则从四时。春之风温，夏之风热，秋之风凉，冬之风寒，自然之道也。叔和因仲景论温条中，重挈风温。故谓另是一病，不知仲景于温证中，持出手眼，致其叮咛。见冬不藏精之人，两肾间先已习习[①]风生，得外风相召而病发，必全具少阴之证，故于温字上加一风字，以别太阳之温耳。叔和妄拟重感、重变，乃至后人作赋云：风温湿温兮，发正汗，则危恶难医。又云：因知风温汗不休，当用汉防己。隔靴搔痒，于本来之面目安在哉？今且再辨温毒，夫温证中之有温毒，一如伤寒证中之有阳毒、阴毒也。伤寒不以寒毒另为一证，则温病何得以温毒更立一名耶？况温毒复有阴阳之辨：太阳温证，病久不解，结成阳毒；少阴温证，病久不解，结成阴毒。叔和不知风温为阴邪，故但指温毒为阳毒，以致后人袭用黑膏、紫雪。阴毒当之，惨于锋刃，其阶厉[②]亦至今未已耳。其温疫一证，另辨致详。

详论温疫以破大惑

喻昌曰：圣王御世，春无愆阳[③]，夏无伏阴，秋无凄风，冬无苦雨，乃至民无夭札[④]，物无疵疠[⑤]，太和[⑥]之气，弥满乾坤，安有所谓温疫哉？然而《周礼》傩[⑦]以逐疫方，相氏掌之，则温疫之繇来，古有之矣。乡人傩，孔子朝服而致其诚敬，盖以装演巨像为傩神，不过仿佛其形；圣人以正气充塞其间，俾疫气潜消，乃位育之实功耳。古人元旦汲清泉，以饮芳香之药；上巳[⑧]采兰草，以袭芳香之气，重涤秽也。后汉张仲景著《伤寒论》，欲明冬寒、春温、夏秋、暑热之正，自不能并入疫病，以混常法。然至理已毕具于脉法中，叔和不为细绎[⑨]，乃谓重感于寒，变为温疫。又谓春时应暖，而复大寒；夏时应大热，而反大凉；秋时应凉，而反大热；冬时应寒，而反大温：此非其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长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也。又谓冬温之毒，与伤寒大异，冬温复有先后，更相重沓，亦有轻重，为治不同也。又谓从春分节以后，至秋分节前，天有暴寒者，皆为时行寒疫也。盖以春夏秋为寒疫，冬月为温疫。所以又云：三月四月，或有暴寒，其时阳气尚弱，为寒所折，病热犹轻；五月六月，阳气已盛，为寒所折，病热则重；七月八月，阳气已衰，为寒所折，病热亦微。后人奉此而广其义，谓春感清邪在肝，夏感寒邪在心，秋感热邪在肺，冬感温邪在肾。埙篪[⑩]递奏，举世若狂矣。嗟嗟！疫邪之来，果寒折阳气，乘其所胜，而直入精神魂魄之藏，人无噍类[⑪]久矣。更有谓疫邪无形象、声臭、定时、定方可言，是以一岁之中，长幼莫不病此，至病伤寒者，百无一二。治法，非疏里，则表不透；非战汗，则病不解。愈摹愈远，究竟所指之疫，仍为伤寒、伤温、伤暑热之正病。疏里，则下早可知；战汗，则失表可知；只足自呈败

---

① 习习：形容风轻轻地吹。

② 阶厉：祸患。

③ 愆阳：与下文的伏阴、凄风、苦雨，均为气候失常。愆(qiān 千)阳，酷热；伏阴，盛夏出现寒气；凄风，即寒风；苦雨，久下成灾的雨。

④ 夭札：遭疫疠而早死。

⑤ 疵疠：灾害。

⑥ 太和：古指阴阳会和、冲祖的元气

⑦ 傩(nuó 挪)：语本《论语·乡党》，古时腊月驱除疫鬼的仪式。

⑧ 上巳：节日名。汉以前，以阴历三月上旬巳日为"上巳"。自魏以后，习用三月初三。

⑨ 细绎：仔细地寻究事理。

⑩ 埙(xūn 勋)篪(chí 迟)：即"壎篪"，两种古乐器。壎，土制；篪，竹制，二者声音相应。此取其贬义，指后世对瘟疫的各种论述。

⑪ 噍(jiào 叫)类：能吃东西的动物，特指活人。

阙耳！夫四时不正之气，感之者因而致病，初不名疫也。因病致死，病气、尸气，混合不正之气，斯为疫矣。以故鸡瘟，死鸡；猪瘟，死猪；牛马瘟，死牛马。推之于人，何独不然？所以饥馑兵凶之际，疫病盛行，大率春夏之交为甚。盖温暑热湿之气交结互蒸，人在其中，无隙可避。病者当之，魄汗淋漓，一人病气，足充一室，况于连床并榻，沿门阖境，共酿之气，益以出户尸虫，载道腐瑾[①]，燔柴[②]掩席，委壑投崖，种种恶秽，上溷[③]苍天清净之气，下败水土物产之气，人受之者，亲上亲下，病从其类，有必然之势。如世俗所称大头瘟者，头面腮颐肿如瓜瓠者是也；所称蝦蟆瘟者，喉痹失音，颈筋胀大者是也；所称瓜瓤瘟者，胸高胁起，呕汁如血者是也；所称疙瘩瘟者，遍身红肿，发块如瘤者是也；所称绞肠瘟者，腹鸣干呕，水泄不通者是也；所称软脚瘟者，便清泄白，足重难移者是也。小儿痘疮尤多。以上疫证不明治法，咸委劫运，良可伤悼！大率瘟疫、痘疹，古昔无传，不得圣言折衷，是以堕落叔和坑堑，曾不若俗见摸索病状，反可顾名思义也。昌幸微窥仲景一班，其平脉篇中云：寸口脉阴阳俱紧者，法当清邪中于上焦，浊邪中于下焦。清邪中上，名曰洁也；浊邪中下，名曰浑也。阴中于邪，必内栗也。凡二百六十九字，阐发奥理，全非伤寒中所有事，乃论疫邪从入之门，变病之总，所谓赤文绿字[④]，开天辟地之宝符，人自不识耳。篇中大意，谓人之鼻气通于天，故阳中雾露之邪者为清邪，从鼻息而上入于阳。入则发热、头痛、项强颈挛，正与俗称大头瘟、蛤蟆瘟之说符也。人之口气通于地，故阴中水土之邪者为饮食浊味，从口舌而下入于阴。入则其人必先内栗、足膝逆冷、便溺妄出、清便下重、脐筑湫痛[⑤]，正与俗称绞肠瘟、软脚瘟之说符也。然从鼻从口所入之邪，必先注中焦，以次分布上下，故中焦受邪，因而不治，中焦不治，则胃中为浊，营卫不通，血凝不流，其酿变即现中焦，俗称瓜瓤瘟、疙瘩瘟等证，则又阳毒痈脓，阴毒遍身青紫之类也。此三焦定位之邪也。若三焦邪溷为一，内外不通，藏气熏蒸，上焦怫郁，则口烂食断[⑥]；卫气前通者，因热作使，游行经络脏腑，则为痈脓；营气前通者，因召客邪，噫出、声嗢[⑦]、咽塞，热拥[⑧]不行，则下血如豚肝；然以营卫渐通，故非危候。若上焦之阳，下焦之阴，两不相接，则脾气于中，难以独运，斯五液注下，下焦不阖，而命难全矣。伤寒之邪，先行身之背，次行身之前，次行身之侧，繇外廓而入；温疫之邪，则直行中道，流布三焦。上焦为清邪，故清阳从之上入；下焦为浊阴，故浊邪从之下入；中焦为阴阳交界，凡清浊之邪，必从此区分。甚者三焦相溷，上行极而下，下行极而上，故声嗢、咽塞、口烂、食断[⑥]者，亦复下血如豚肝，非定中上不及下，中下不及上也。伤寒邪中外廓，故一表即散；疫邪行在中道，故表之不散。伤寒邪入胃腑，则腹满便坚，故可攻下；疫邪在三焦，散漫不收，下之复合。此与治伤寒表里诸法，有何干涉，奈何千年愦愦？试折衷以圣言，从前谬迷，宁不涣然冰释哉？治法，未病前，预饮芳香正气药，则邪不能入，此为上也。邪既入，急以逐秽为第一义。上焦如雾，升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如沤，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渎，决而逐之，兼以解毒。营卫既通，乘势追拔，勿使潜滋。详订诸方，载春温方后。

有问：春夏秋蒸气成疫，岂冬温独非疫耶？余曰：冬月过温，肾气不藏，感而成病，正与不藏精之春温无异，计此时有春无冬，三气即得，交蒸成疫。然遇朔风[⑨]骤发，则蒸气化乌有矣！是以东南冬月患正伤寒者少，患冬温及痘疮者最多；西北则秋冬春皆患正伤寒，殊无温疫痘疮之患矣。此何以故？西北土高地燥，即春夏气难上升，何况冬月之凝沍[⑩]；东南土地卑湿，为雾露

---

① 腐瑾：即腐殣。腐烂败破的尸体。
② 燔柴：指焚烧尸体。
③ 溷(hùn 混)：混浊。
④ 赤文绿字：对内容特别精深的著作或文章的一种神化说法。
⑤ 湫(qiū 丘)痛：湫，凉貌。冷痛。
⑥ 食断：食，通"蚀"；断，当作"龈"，指牙龈溃烂。
⑦ 声嗢(wà 蛙去声)：此指语声重浊。
⑧ 拥：壅塞。
⑨ 朔风：北风。
⑩ 凝沍(hù 互)：结冰。此指冰冷。

之区，蛇龙之窟，其温热之气，得风以播之，尚有可耐；设旦暮无风，水中之鱼，衣中之虱，且为飞扬，况于人乎！蒸气中原杂诸秽，益以病气、死气，无分老少，触之即同一病状矣。此时朔风了不可得，故其气转积转暴，虽有薰风[①]，但能送热，不能解凉。盛世所谓解愠阜财[②]者，在兵荒反有注邪布秽之事矣。叔和以夏应大热而反大寒为疫，讵知大寒正疫气消弭[③]之候乎？故瘟邪炽盛，惟北方始能消受，诗恶谮人，思欲投畀有北[④]，以熄其焰，析义精矣！乡绅万吉人，营葬五雷惊蛇之地，触动土瘟；壮者病疫，少者病痘，一夕暴死五人。余令于茔北，掘井二丈，投猪首、馒头、蒸饭，促引土气下收，旋封其井，即得安全无损。此余偶试杨、曾之秘，非心得也。范文正公守饶，冬温，吏请祷雪。公取薄冰置座，嘿[⑤]坐良久，瑞雪满空，顷深三尺，蟊贼[⑥]疫鬼，何地潜踪耶！可见先儒退藏于密，借凝冰为影草，已摄大地于清冷之渊矣，讵非法王手眼乎？

① 薰风：和暖的南风。薰，同“熏”。

② 解愠阜财：愠，怒；阜，多，此作增多。解除人们心中的怨恨，增长人们的财富。

③ 弭(mi 米)：消灭。

④ 诗恶谮人，思欲投畀有北：语本《诗经》。谮，诬陷。畀，给。有，语气词，无义。《诗经》认为处置中伤别的人的办法是把他流放到荒凉的北方去。此以谮人喻瘟疫，而北方大寒之气能防止瘟疫的流行。

⑤ 嘿：同“默”。

⑥ 蟊贼：吃禾苗的两种害虫。

尚论篇卷一

尚论张仲景《伤寒论》重编三百九十七法

论太阳经伤寒证治大意

王叔和当日编次仲景《伤寒论》，以辨痉湿暍脉证为第一，以辨太阳病脉证为第二。谓痉、湿、暍虽太阳经之见证，然宜应别论，故列之篇首。此等处最不妥当，岂有别论反在正论之前者！况既应别论，即当明言所指，而故虚悬其篇，此叔和不究心之弊也。至于太阳经中，一概混编，合病、并病、温病、坏病、过经不解病，以及少阳诸病，如理棼丝，不清其脉，寸寸补接，所以不适于用，徒令观者叹息，此更叔和不究心之弊也。宋·林亿、成无己辈，以脉法及伤寒例居前，次痉湿暍，次太阳病，分上、中、下三篇。其意以桂枝证、麻黄证汇上篇；大青龙证及汗后、下后诸证汇中篇；结胸及痞证汇下篇，究竟上篇混中下，下篇混上中，不能清也。更可笑者，下篇结胸例中，凡系结字，一概收入。如阳微结、阴微结、脉代结之类，悉与结胸同汇。尤可笑者，上篇第六条，伤寒大义，未及什一，何所见即汇温病？中篇、下篇，太阳本证，未及什七，何所见即汇少阳证及合病、并病、过经不解诸病？如此割裂原文，后人纵思研穷，无门可入矣！夫足太阳膀胱病，主表也。而表有营卫之不同，病有风寒之各异。风则伤卫，寒则伤营，风寒兼受，则营卫两伤，三者之病，各分疆界。仲景立桂枝汤、麻黄汤、大青龙汤，鼎足大纲三法，分治三证。风伤卫，则用桂枝汤；寒伤营，则用麻黄汤；风寒两伤营卫，则用大青龙汤。用之得当，风寒立时解散，不劳余力矣。乃有病在卫，而治营；病在营，而治卫；病在营卫，而治其一，遗其一，与夫病已去营卫而复汗，病未去营卫而误下，以致经传错乱，展转不已，源头一差，末流百出，于是更出种种节目，辅三法而行。正如八卦之有六十四卦，八阵[①]之有六十四阵，分统于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天、地、风、云、龙、虎、鸟、蛇之下，始得井井不紊。仲景参伍错综，以尽病之变态，其统于桂枝、麻黄、青龙三法，夫复何疑？第文辞奥约[②]，义例互陈，虽颖敏之士，读之不解其意，实繇当时编次潦草糊涂，不察来意，仲景一手一目，现为千手千目，编者反将千手千目，掩为一手一目，悠悠忽忽，沿习至今，昌不得已而僭为尚论。太阳经中仍分三篇，以风伤卫为上篇，寒伤营为中篇，风寒两伤营卫为下篇，一一以肤浅之语，括大义于前，明奥旨于后。其温病、合病等名，逐段清出，另立篇目，俾读者了无疑惑于心，庶随所施而恰当矣。

太阳经上篇

凡风伤卫之证，列于此篇，法五十三条

太阳受病之初，有定脉定证一法

一、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原文

先挈太阳病之总脉、总证，统中风、伤寒为言也。太阳膀胱经乃六经之首，主皮肤而统营卫，所以为受病之始。

太阳受病，有风寒不同，宜辨阴阳而定愈日，通计五法

二、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发于阳者七日愈，发于阴者，六日愈，以阳数七，阴数六也。原文

风为阳，卫亦阳，故病起于阳。寒为阴，营亦阴，故病起于阴。无热恶寒，指寒邪初受，未郁为热而言也。少顷，郁勃于营间，则仍发热矣。太阳中篇第一条云：或已发热，或未发热，正互明其义也。病发于阳，其愈宜速，乃六日传经已尽，必至七日方愈者，阳数七，主进故也；病发于阴，

① 八阵：指军事上的八种战作局势。又称作天、地、风、云、龙、虎、鸟、蛇。

② 奥约：深奥简约。

其愈宜迟，乃至六日经尽即愈者，阴数六，主退故也。得病之始，各从阴阳之类而起；得病之终，各从阴阳之类而愈。此道之所以本乎自然，而人身与天地同撰[①]也。

三、太阳病，头痛至七日已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若欲再作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

七日而云已上者，该六日而言也。六日传至厥阴，六经尽矣。至七日当再传太阳，病若自愈，则邪已去尽，不再传矣。设不愈，则七日再传太阳，八日再传阳明，故针足阳明以竭其邪，乃得不传也。在他经则不然，盖阳明中土，万物所归，无所复传之地，邪易解散故耳。然必针以竭其邪，始得归并阳明，不犯他界也。旧谓夺其传路而遏之，则经经[②]皆可遏矣，何独取阳明哉？

四、太阳病，欲解时，从巳至未上。原文

凡病欲解之时，必从其经气之王[③]。太阳者，盛阳也，故从巳、午、未之王时而病解。

五、欲自解者，必当先烦，乃有汗而解，何以知之？脉浮，故知汗出解也。原文

天地郁蒸而雨作，人身烦闷而汗作，气机之动也。气机一动，其脉必与其症相应，故脉浮而邪还于表，才得有汗，而外邪尽从外解。设脉不以浮应，则不能作汗，其烦即为内入之候，又在言外矣。

已上四条，先挈太阳经始病终愈，风寒之总法。

太阳受病，风寒不同，先辨中风定脉定证一法

六、太阳病，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名为中风。原文

既有第一条脉浮，头项强痛，恶寒之总证，更加发热，汗出，恶风，脉缓，则其病乃是触冒于风所致，即名中风。中字与伤字无别，即谓伤风亦可。风性属阳，从卫而入，以卫为阳气所行之道，从其类也。

此一条又中风病之总称。已后凡言中风病三字，而发热、汗出、恶风、脉缓，即括在内。

中风病主用桂枝汤解肌大纲一法

七、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啬啬[④]恶寒，淅淅[⑤]恶风，翕翕[⑥]发热，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原文

阳浮阴弱与下文卫强营弱同义。阳浮者，阳邪入卫，脉必外浮。阳性本热，风又善行，所以发热快捷，不待闭郁自发也。阴弱者，营无邪助，比卫不足，脉必内弱。阴弱不能内守，阳强不为外固，所以致汗直易，不待覆盖自出也。啬啬恶寒，内气馁也；淅淅恶风，外体疏也。虽寒与风并举，义重恶风，恶风未有不恶寒者，所以中篇伤寒证中亦互云恶风，又见恶寒未有不恶风者。后人相传谓伤风恶风，伤寒恶寒，苟简辨证，误人多矣。翕翕发热，乃气蒸湿润之热，比伤寒之干热不同。鼻鸣者，阳邪上壅也；干呕者，阳邪上逆也。故取用桂枝汤解散肌表之阳邪，而与发汗驱出阴寒之法，迥乎角立也。

服已须臾，啜[⑦]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温覆令一时许，遍身漐漐[⑧]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后服，不必尽剂；若不汗，重服依前法；又不汗，后服小促役其间[⑨]，半日许令三服尽。若病重者，一昼一夜服，周时观之。服一剂尽，病证犹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者，乃服至二三剂。禁生冷、粘滑、肉面、五辛[⑩]、酒酪、臭恶等物。

桂枝气味俱薄，服过片顷，其力即尽，所以能解肌者，妙用全在啜稀热粥以助药力。谷气内充，则邪不能入，而热啜以继药之后，则邪不能留，法中之法若此。世传方书无此四字，骎[⑪]失初意。更有肌肤已透微似之汗，盖覆强逼，至令大汗流漓者，总繇不识解肌为何义耳。

---

① 撰：指阴阳变化的自然规律。

② 经经：据三味书局刊本，当作"六经"。

③ 王：通"旺"，盛。

④ 啬啬(sè色)：恶寒畏缩貌。

⑤ 淅淅(xī西)：形容象风冷雨侵淋肌肤的感觉。

⑥ 翕翕(xī西)：温温发热貌，如羽毛覆盖在身上。

⑦ 啜(chuò)：喝；饮。

⑧ 漐漐：形容微汗潮润之状。

⑨ 小促役其间：稍许缩短服药时间。

⑩ 五辛：《本草纲目》以小蒜、大蒜、韭、芸苔、胡荽为五辛。五辛的解释各家不同，一般均指有刺激性的食物而言。

⑪ 骎：据校经山房本当作"大"。

按：卫行脉外，风伤卫之证，皆伤其外。外者，肌肤也。故但取解肌以散外，不取发汗以内动血脉，更不取攻下以内动脏腑，所以服桂枝时，要使周身染染然，似乎有汗者，无非欲其皮间毛窍暂开而邪散也。然恐药力易过，又藉热稀粥以助其暖如此一时之久，肌窍不致速闭，则外受之邪尽从外解，允为合法矣。不识此意者，汗时非失之太过，即失之不及。太过，则邪未入而先扰其营，甚则汗不止而亡阳；不及，则邪欲出而早闭其门，必致病不除而生变。仲景言之谆谆，后人转加忽略，兹特详发其义。

桂枝汤有禁用三法

八、桂枝本为解肌，若其人脉浮紧，发热汗不出者，不可与也。当须识此，勿令误也。原文

已见寒伤营之脉证，即不可误用风伤卫之治法。用之则寒邪漫无出路，留连肉腠，贻患无穷，故为首禁。

九、凡服桂枝汤吐者，其后必吐脓血也。原文

桂枝辛甘，本胃所爱，服之反吐，其人湿热素盛可知矣。湿热素盛，更服桂枝，则两热相合，满而不行，势必上逆而吐。吐逆则其热愈淫溢于上焦，蒸为败浊，故必吐脓血，此一大禁也。其误服未至于吐者，上焦清气未伤，热虽渐消，亦蹈险矣。

十、酒客病不可与桂枝，得汤则呕，以酒客不喜甘故也。原文

酒为湿热之最，故即于上条文意，重引酒客，以示戒，呕吐乃互词，勿泥。

按：辛甘发散为阳，《内经》之旨也。仲景遵之制方，重申辛甘之戒，可谓虑周千变矣。如酒客平素湿与热搏结胸中，才挟外邪必增满逆，所以辛甘之法，遇此辈即不可用。辛甘不可用，则用辛凉以彻[①]其热，辛苦以消其满，自不待言矣。后人不察，偏诋桂枝为难用，即不遇酒客，无端变乱《内经》定法，可胜诛哉！葛根虽酒客所宜，然犯太阳经禁，又不可用。

汗后水气上逆，有禁更汗增满一法

十一、发汗后，水药不得入口为逆；若更发汗，必吐下不止。原文

此一条从来诸家错会，扯入桂枝四禁，谓已用桂枝致逆，若更用桂枝，则其变愈大，粗疏极矣！盖为逆，是言水逆，未尝说到其变愈大为凶逆也。且原文不云更与桂枝，而云更发汗者，见水、药俱不得入，则中满已极，更发汗以动其满。凡是表药皆可令吐下不止，不独是桂枝当禁。所以仲景于太阳水逆之证，全不用表药，惟用五苓散以导水，服后随溉热汤以取汗，正与此条互相发明也。设只单禁桂枝，将麻黄、葛根、柴胡等类在所不禁而误用，以致吐下不止，恬不知为犯禁矣。噫！斯道之不明，小者且然，况其大乎！

中风病，主用桂枝汤解肌和营卫七法

十二、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者，桂枝汤主之。原文

头痛见第一条，发热，汗出，恶风见第六条，重互其文，以叮咛辨证用法，首宜识此也。

十三、太阳病，外证未解，脉浮弱者，当以汗解，宜桂枝汤。原文

浮弱即阳浮阴弱之谓。外证未解，脉见浮弱，即日久必当以汗解。然汗解要当遵桂枝汤之法，见不可误行发汗之法也。至于不可误下，更不待言矣。

十四、太阳病，发热汗出者，此为营弱卫强，故使汗出，欲救邪风者，宜桂枝汤主之。原文

卫得邪助而强，营无邪助故为弱也。即前阳浮阴弱之义，而重挈明之耳。须知营弱与血虚无涉，邪风即风邪，勿凿看。

十五、病人脏无他病，时发热自汗出而不愈者，此为卫气不和也。先其时发汗则愈，宜桂枝汤主之。原文

脏无他病四字，檃括[②]人身宿病，即动气不可发汗亦在内。见里无病，而但表中风邪，乃有汗出不愈者，必是卫气不和也。设入于营，则里已近灾，未可宴然[③]称无病矣。时发热者，有时发热，有时不热也。故先于未发热时，主用解肌之法，邪自不留也。

---

① 彻：通"撤"，撤去。

② 檃(yin 隐)括：就原有文章的内容、情节，加以修改或剪裁。

③ 宴然：安闲貌。引申为麻痹大意。

十六、病尝自汗出者，此为营气和。营气和者，外不谐，以卫气不共营气和谐故尔，以营行脉中，卫行脉外，复发其汗，营卫和则愈，宜桂枝汤。原文

此明中风病所以卫受邪风，营反出汗之理。见营气本和，但卫强不与营和，复发其汗，俾风邪从肌窍外出，斯卫不强而与营和。正如中酒发狂，酒去，其人帖然[①]矣。营受寒邪，不与卫和，宜麻黄汤亦然。

十七、太阳病，初服桂枝汤，反烦不解者，先刺风池、风府，却与桂枝汤则愈。原文

中风之证，凡未传变者，当从解肌，舍解肌无别法也。然服桂枝汤以解肌，而反加热闷者，乃服药时不如法也。其法维何？即啜稀热粥以助药力，不使其不及；但取周身榖榖，微似有汗，不使其太过之谓也。此云服汤反烦者，必微似汗亦未得，肌窍未开，徒用药力，引动风邪，漫无出路，势必内入而生烦也。刺风池、风府，以泻风热之暴甚，后风不继，庶前风可熄，更与桂枝汤，引之外出则愈矣，可见解肌当如法也。因服桂枝生烦，竖此妙义，不可不讲，故特详其意，俾用药者知所当务焉。

十八、风家表解而不了了者，十二日愈。原文

风家表解，已用桂枝汤之互词也。用桂枝汤表解，已胜其任矣。而不了了者，风为阳邪，卫为阳气，风邪虽去，而阳气之扰攘未得遽宁，即欲治之，无可治也。七日不愈，俟十二日，则余邪尽出，正气复理，必自愈矣。见当静养以需[②]，不可喜功生事也。

已上七条，曲尽用桂枝汤妙义。一条辨用桂枝之证；二条辨用桂枝之脉；三条辨卫强营弱，宜用桂枝两和营卫；四条辨卫气不和，宜在未发热前用桂枝和卫；五条辨营气不和，宜仍用桂枝和卫；六条辨阳邪炽盛，服桂枝转烦者，先刺风穴，再行桂枝；七条辨用桂枝表已解，宜俟勿药。似此深切著明，可惜从前混编，兹特挈出。

不解肌或误汗，病邪入里，用五苓两解表里二法

十九、中风发热，六七日不解而烦，有表里证，渴欲饮水，水入则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多服暖水，汗出愈。原文

伤风证原有汗，以其有汗也，延至日久，不行解肌之法，汗出虽多，徒伤津液，表终不解。转增烦渴，邪入于腑，饮水则吐者，名曰水逆，乃热邪挟积饮上逆，以故外水格而不入也。服五苓散后，频溉热汤，得汗则表里俱解。盖表者，阳也；里之属腑者，亦阳也，所以一举两得也。然亦以未经误治，邪不内陷，故易为力耳。膀胱为津液之府，用五苓散通调水道，则火热自化，而津液得全矣。

二十、太阳病，发汗后，大汗出，胃中干，烦躁不得眠，欲得饮水者，少少与饮之，令胃气和则愈；若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者，五苓散主之。原文

不行解肌，反行发汗，致津液内耗，烦躁不眠，求救于水，若水入不解，脉转单浮，则无他变，而邪还于表矣。脉浮本当用桂枝，何以变用五苓耶？盖热邪得水，虽不全解，势必衰其大半，所以邪既还表，其热亦微，兼以小便不利，证成消渴，则腑热全具，故不从单解，而从两解也。凡饮水多而小便少者，谓之消渴，里热炽盛，何可复用桂枝之热？故导湿、滋干、清热，惟五苓有全功耳。

不解肌，而误发大汗，其变逆有救亡阳漏风二法

二十一、太阳病，发汗，汗出不解，其人仍发热，心下悸，头眩，身眴动[③]，振振欲擗地[④]者，真武汤主之。原文

此本为误服大青龙汤，因而致变者立法。然阳虚之人，才发其汗，便出不止，即用麻黄、火劫等法，多有见此证者。所以仲景于桂枝汤中垂戒不可令如水流漓，益见解肌中且有逼汗亡阳之事矣。太阳下篇大青龙证中垂戒云：若脉微弱，汗出恶风者，不可服，服之则厥逆，筋惕肉眴，正与此段互发。振振欲擗地五字，形容亡阳之状如绘，诸家竟不加细绎，妄取《诗经》注，擗，拊心貌

① 帖然：安静貌。
② 需：等待。
③ 身眴(shùn)动：肌肉掣动。
④ 振振欲擗(pì 僻)地：指身体颤抖不稳，欲倒地的病状。

为解。噫！是何言欤！仲景论中，心下悸，欲得人按，与夫叉手自冒心间，且与拊心之义不协，何得妄指擗地为拊心耶？盖擗者，辟也；避也。汗出过多，卫气解散，其人似乎全无外廓，故振振然四顾彷徨，无可置身，思欲辟地，而避处其内也。阴证似阳者，欲坐井中，避热就冷也。汗多亡阳者，欲入土中，避虚就实也。试观婴孩出汗过多，神虚畏怯，尝合面偎入母怀者，岂非振振欲擗地之一验乎？从来皆以为惊风误治，实繇未透伤寒证中之大关耳。

二十二、太阳病，发汗，遂漏不止，其人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难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汤主之。原文

大发其汗，致阳气不能卫外为固，而汗漏不止，即如水流漓之互词也。恶风者，腠理大开，为风所袭也。小便难者，津液外泄而不下渗，兼以卫气外脱，而膀胱之化不行也。四肢微急，难以屈伸者，筋脉无津液以养，兼以风入而增其劲也。此阳气与阴津两亡，更加外风复入，与前条亡阳一证，微细有别，故用桂枝加附子，以固表驱风，而复阳敛液也。

不解肌，而以火劫汗，伤阴致变四法

一法，辨阴未尽亡。

一法，辨邪所繇解。

一法，不得汗，反躁，必圊血①。

一法，辨脉微而数者，不可灸。

二十三、太阳病中风，以火劫发汗，邪风被火热，血气流溢，失其常度。两阳相熏灼，其身发黄，阳盛则欲衄，阴虚则小便难，阴阳俱虚竭，身体则枯燥，但头汗出，剂颈而还②，腹满而喘，口干咽烂，或不大便。久则谵语，甚者至哕，手足躁扰，捻衣摸床，小便利者，其人可治。原文

风，阳也；火，亦阳也。邪风更被火热助之，则血气沸腾，所以失其常度。热势弥漫，所以蒸身为黄。然阳邪盛于阳位者，尚或可从衄解，可从汗解。至于阳邪深入阴分，势必劫尽精津，所以剂颈以下不能得汗，口干咽烂，肺焦喘促，身体枯燥，小便难，大便秘，手足扰动，谵妄哕逆，乃是一团邪火内炽，真阴顷刻立尽之象，有非药力所能胜者。必其人小便尚利，阴未尽伤，始得以行驱阳救阴之治也。噫！亦危矣。

仲景以小便利一端，辨真阴之亡与未亡最细。盖水出高源，小便利，则津液不枯，肺气不逆可知也。肾以膀胱为府，小便利，则膀胱之气化行，肾水不枯可知也。

按：此证阳邪挟火，扰乱阴分而亡其阴，与前二条亡阳证，天渊悬绝。观阳盛欲衄，身体枯燥等语，明是失汗所致，失汗则阳必内入，何反外亡耶？注家泥阴阳俱虚竭一语，遂谓小便利者，阴未甚虚，则阳犹可回，是认可治，为回其阳，大失经旨。不知此证，急驱其阳，以存阴气之一线尚恐不得，况可回阳以更劫其阴乎？且头汗乃阳邪上壅，不下通于阴，所以剂颈以下，不能得汗。设见衄血，则邪从衄解，头间且无汗矣。设有汗，则邪从汗解，又不衄矣。后条火邪深入，必圊血一证，亦谓身体枯燥而不得汗者，必致圊血，设有汗更不圊血矣。读古人书，全要会意，岂有得汗而加衄血、圊血之理哉！又岂有遍身无汗，而头汗为亡阳之理哉！

二十四、太阳病二日，反躁，反熨③ 其背而大汗出，大④ 热入胃，胃中水竭，躁烦，必发谵语。十余日，振栗，自下利者，此为欲解也。故其汗从腰已下不得汗，欲小便不得，反呕欲失溲，足下恶风，大便硬，小便当数，而反不数，及多，大便已，头卓然⑤ 而痛，其人足心必热，谷气下流故也。原文

此段文义隐奥，从来注释不得其解，谨明之以畅尚论之怀。盖火邪入胃中，十余日不解，忽振栗自下利者，火邪从大肠下奔，其候本为欲解，然而不解者，以从腰已下不得汗，邪虽下走，终不外走，故不解也。上条从颈已下不得汗，其势重；此从腰已下不得汗，其势较轻。足下恶风，见阳邪但在下也。小便不得，见阳邪闭拒阴窍也，与不得汗正同，所以大便亦硬。益见前之下利为火势急奔，火势衰减则仍硬也。反呕者，邪

① 圊(qing 青)血：便血。圊，厕所。

② 剂颈而还：汗出至颈而止。剂，此作"齐"解。

③ 熨：原作"尉"，据校经山房本改。

④ 大：据《注解伤寒论》，当为"火"。

⑤ 卓然：此义为突然。

欲从上越也；欲失溲者，邪欲从前阴出也，皆余邪欲散之征也。胃火既减，小便当数，复不数，则津液可回。及至津回肠润，则久积之大便必尽出矣。大便出多，则小便之当数者始数矣。肠胃之间，邪热既散而不持，则腰已下之得汗并可知矣。得汗，则阴分之阳邪尽从外解，然后身半以下之阴气得上，而反头痛；身半以上之阳气得下，而反足心热。欲愈之状，尚类病状，火邪助虐，为何如哉？

二十五、太阳病，以火熏之，不得汗，其人必躁。到经不解，必清血，名为火邪。原文

火邪入胃，胃中水液多者，必奔迫下利，其渐解悉如上条矣。若胃中津液素乏之人，复受火邪，则漫无可御，必加躁扰不宁，蹂是深入血室而圊血也。盖阳邪不从汗解，得以袭入阴中，动其阴血。倘阳邪不尽，其圊血必无止期。故申之曰名为火邪，示人以治火邪，而不治其血也。

二十六、微数之脉，慎不可灸。因火为邪，则为烦逆，追虚逐实，血散脉中，火气虽微，内攻有力，焦骨伤筋，血难复也。原文

脉微而数，阴虚多热之征也。此而灸之，则虚者益虚，热者益热，不至伤残不止矣。凡病者皆然，不独伤寒宜戒也。针灸家亦识此义否？

不解肌，而用烧针取汗，寒入核起，灸核止变一法

二十七、烧针令其汗，针处被寒，核起而赤者，必发奔豚，气从少腹上冲心者，灸其核上各一壮，与桂枝加桂汤，更加桂。原文

奔豚者，肾邪也。肾邪一动，势必自少腹上逆而冲心，状若豕突，以北方亥位属猪故也。北方肾邪，惟桂能伐之，所以用桂三倍加入桂枝汤中，外解风邪，内泄阴气也。尝即此例推之，凡发表误入寒药，服后反加壮热，肌肤起赤块，畏寒腹痛，气逆而喘者；或汗时盖覆未周，被风寒复侵，红肿喘逆，其证同者，用此法良验。一妇病外感，服表药后，忽面若装朱，散发叫喘，双手上扬，余知其腹作奔豚也，用此方，顷之即定。

不解肌，而用吐药，虽得汗，内伤脾胃，名为小逆，二法

二十八、太阳病，当恶寒发热，今自汗出，不恶寒发热，关上脉细数者，以医吐之过也。一二日吐之者，腹中饥，口不能食；三四日吐之者，不喜糜粥，欲食冷食，朝食暮吐，以医吐之所致，此为小逆。原文

解肌之法，解散肌表风邪，全不伤动脾胃，乃天然不易之法也。若舍此而妄用吐法，吐中亦有发散之义，故不恶寒发热。一二日，病在太阳，吐之则腹中饥，口不能食；三四日，病在阳明，吐之则不喜糜粥，欲食冷食，皆胃气受伤之故也。然且朝食暮吐，脾中之真阳亦伤，而不能消谷。是则外感虽除，脾胃内伤，卒未易复，故为小逆也。

二十九、太阳病吐之，但太阳病当恶寒，今反不恶寒，不欲近衣，此为吐之内烦也。原文

此以吐而伤胃中之阴，较上条两伤脾胃之阴阳者稍轻，故内烦不欲近衣。虽显虚热之证，比关上脉细数，已成虚热之脉者，亦自不同。然以吐而伤其津液，虽幸病不致逆，医者能无过乎？可见用吐法时，亦当相人之津液矣。

中风肌未解，不可下，宜用桂枝汤解外一法

三十、太阳病，外证未解者，不可下也，下之为逆；欲解外者，宜桂枝汤主之。原文

下之为逆，即指结胸等证而言。欲解外者，必无出桂枝一法，叮咛无已之辞也。外邪未解，下必为逆，然则欲下未下之时，亟解其肌，俾下之而不为逆也，不亦可乎？

中风肌未解，误汗下，无他变者，仍当用桂枝汤一法

三十一、太阳病，先发汗，不解，而复下之，脉浮者不愈。浮为在外，而反下之，故令不愈。今脉浮，故知在外，当须解外则愈，宜桂枝汤主之。原文

见已下其脉仍浮，证未增变者，仍当亟解其外也。

不解肌，反误下，邪不服者，于前下药内，更加桂枝一法。

三十二、太阳病下之，其气上冲者，可与桂枝汤，方用前法；若不上冲者，不可与之。原文

误下而阳邪下陷，然无他变，但仍上冲阳位，则可从表里两解之法，故以桂枝汤加于前所

误用下药之内，则表邪外出，里邪内出，即用桂枝大黄汤之互词也。若不上冲，则表里两解之法，漫无取义，其不可与明矣。

不解肌，反误下，心痞，用桂枝加温补药，两解表里一法

三十三、太阳病，外证未除，而数下之，遂协热而利，利不下止，心下痞硬，表里不解者，桂枝人参汤主之。原文

误下则致里虚，里虚则外热乘之，变而为利不止者，里虚不守也。痞硬者，正虚邪实，中成滞碍，否塞而坚满也。以表未除，故用桂枝以解之；以里适虚，故用理中以和之。此方即理中加桂枝而易其名，亦治虚痞下利之圣法也。

不解肌，反误下，邪入阳明，变用太阳两解一法

三十四、太阳病，桂枝证，医反下之，利遂不止，脉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黄连黄芩汤主之。原文

太阳病，原无里证，但当用桂枝解外。若当用不用而反下之，利遂不止，则热邪之在太阳者，未传阳明之经，已入阳明之腑。所以其脉促急，其汗外越，其气上奔则喘，下奔则泄，故舍桂枝而用葛根，专主阳明之表，加芩、连以清里热，则不治喘而喘自止，不治利而利自止，又太阳两解表里之变法也。

不解肌，反误下，宜辨阳实阳虚，加减桂枝汤一法

三十五、太阳病，下之后，脉促，胸满者，桂枝去芍药汤主之；若微恶寒者，去芍药方中加附子汤主之。原文

误下脉促与上条同，以无下利不止、汗出等证，但见胸满，则阳邪仍盛于阳位，几与结胸同变。然满而不痛，且诸证未具，胸未结也。故取用桂枝之芳甘①，以亟散太阳之邪。其去芍药之意，酸收二字不足尽之，以误下故不敢用，恐其复领阳邪下入腹中也。设微见恶寒，则阳虚已著，而非阳邪上盛之比，去芍药方中即当加附子，以回其阳。是虽不言汗出，然繇此条之微恶寒，合上条观之，则脉促、胸满、喘而汗出之内，原伏有虚阳欲脱之机，故仲景于此条，特以微恶寒三字发其义，可见阳虚则恶寒矣；又可见汗不出之恶寒，即非阳虚矣。伤寒证中，多有下后魄汗不止，而酿亡阳之变者，必于此等处，参合以求神髓，庶几可进于道耳。

不解肌，反误下，阳邪作喘，有用桂枝加行气药一法

三十六、太阳病，下之微喘者，表未解故也，桂枝加厚朴杏仁汤主之。喘家作，桂枝汤加厚朴、杏子佳。原文

凡下后利不止，而加上气喘急者，乃是上争下夺之象，危候也。但骤病之人，中气足供上下之用，邪尽而喘与利自止。若中气素馁，加以上下交征，立尽之数矣。此证不云下利，但云微喘、表未解，则是表邪因误下上逆，与虚证不同，故仍用桂枝以解表，加厚朴、杏仁以利下其气，亦微里之意也。

此诀风邪误下作喘治法之大要。其寒邪误下作喘，当用麻黄、石膏，即此可推，故中篇不复赘也。

不解肌，反误下，有凭脉定变一法

三十七、太阳病下之，其脉促，不结胸者，此为欲解也；脉浮者，必结胸也；脉紧者，必咽痛；脉弦者，必两胁拘急；脉细数者，头痛未止；脉沉紧者，必欲呕；脉沉滑者，协热利；脉浮滑者，必下血。原文

脉促为阳邪上盛，反不结聚于胸，则阳邪未陷，可勃勃从表出矣，故为欲解也。脉浮者必结胸，即指促脉而申之，见脉促而加之以浮，邪气弥满于阳位，故必结胸也。浮字贯下四句，见浮而促，必结胸；浮而紧，必咽痛；浮而弦，必两胁拘急；浮而细数，必头痛不止。皆太阳本病之脉，故主病亦在太阳之本位。设脉见沉紧，则阳邪已入于阴分，但入而未深，仍欲上冲作呕，其无结胸、咽痛等证，从可知矣。只因论中省用一个促字，三个浮字，后之读者遂眩，谓紧为下焦，属在少阴，惑之甚矣！观本文下句，即指出沉紧者必欲呕一语，正见前紧字，指浮紧言也。沉紧方是阳邪入阴，上逆作呕，岂有浮紧、咽痛，反为少阴

① 芳甘：校经山房本作"辛甘"。

寒邪上冲之理！明明太阳误下之脉证，何缘插入少阴，矟乱[1]后人耶！至于滑脉，居浮沉之间，亦与紧脉同推。故沉滑则阳邪入阴，而主下利；浮滑则阳邪正在营分，扰动其血，而主下血也。夫太阳误下之脉，主病皆在阳、在表，即有沉紧、沉滑之殊，亦不得以里阴名之。仲景辨析之精，讵可杂以赘庞[2]哉？

中风病不解，热结膀胱下血，有宜先表后里一法

三十八、太阳病不解，热结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当先解外。外解已，但少腹急结者，乃可攻之，宜桃核承气汤。原文

邪热搏血，结于膀胱。膀胱者，太阳寒水之经也。水得热邪，必沸腾而上侮心火，故其人如狂。见心虽未狂，有似乎狂也。血自下者，邪热不留，故愈。若少腹急结，则膀胱之血，蓄而不行，先解外，乃可攻。其攻法亦自不同，必用桃仁增入承气，以达血所。仍加桂枝分解外邪，正恐余邪少有未解，其血得以留恋不下耳。

桃仁承气汤中用桂枝解外，与大柴胡汤中用柴胡解外相仿，益见太阳随经之热，非桂枝不解耳。

中风病不解，热瘀下焦蓄血，明辨脉证，用抵当汤二法

三十九、太阳病六七日，表证仍在，脉微而沉，反不结胸，其人发狂者，以热在下焦，少腹当硬满；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所以然者，以太阳随经，瘀热在里故也，抵当汤主之。原文

此条之证较前条更重，且六七日表证仍在，曷为不先解其外耶？又曷为攻药中不兼加桂枝耶？以脉微而沉，反不结胸，知邪不在上焦，而在下焦也。若少腹硬满，小便自利，则其人之发狂者，为血蓄下焦无疑矣，故下其血自愈。然蓄血而至于发狂，则热势攻心，桃仁承气不足以动其血，桂枝不足以散其邪，非用单刀直入之将，必不能斩关取胜，故名其汤为抵当。抵者，至也，乃至当不易之良法也。奈何圣人以为至当，愚人以为非常，讵知邪结于胸，则用陷胸以涤饮，邪结少腹，则用抵当以逐血！设非此一法，少腹中所结之血，既不附气而行，更有何药可破其坚垒哉！所以一峻攻，斯血去而邪不留，并无藉桂枝分解之力耳。噫！非优入圣域之大贤，乌足共论此哉！

四十、太阳病，身黄，脉沉结，少腹硬，小便不利者，为无血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证谛也，抵当汤主之。原文

此一条乃法中之法也，见血证为重证。抵当为重药。恐后人辨认不清，不当用而误用，与夫当用而不敢用，故重申其义。言身黄、脉沉结、少腹满三者，本为下焦蓄血之证，然只现此，尚与发黄相邻，必如前条之其人如狂，小便自利，则血证无疑，而舍抵当一法，别无他药可代之矣。

小便不利，何以见其非血证耶？盖小便不利，乃热瘀膀胱，无形之气病，为发黄之候也。小便自利，则膀胱之气化行，然后少腹满者，允为有形之蓄血矣。庸工不能辨证，实于此等处未着眼耳。

中风病，以小便利否定里证一法

四十一、太阳病，小便利者，以饮水多，必心下悸；小便少者，必苦里急也。原文

小便清利，本为邪不在里，若因饮水过多致小便之利，则水未入腹，先与邪争，必主心下悸也。小便少者，即小便短赤，里证已具之意。但本文云必苦里急，明是谓饮水多而小便少者，邪热足以消水，故直指为里证已急也。以饮水多三字贯下，其旨跃然。

中风病，汗吐下后，小便不利，宜俟津回自愈一法

四十二、大下之后，复发汗，小便不利者，亡津液故也，勿治之，得小便利，必自愈。

凡病，若发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亡津液，阴阳自和者，必自愈。原文

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古今通弊。医事中之操霸术者，其人已亡津液，复强责其小便，究令膀胱之气化不行，转增满、硬、胀、喘者甚多，故宜以不治治之。俟其津液回，小便利，必自愈也。

---

① 矟乱：迷惑。

② 赘庞：据校经山房本当作"赘疣"，多余杂乱的东西。

于此见汗下恰当，津液不伤，为措于不倾，藏于不竭之良图矣。

中风病，下后复汗，因虚致冒，先汗解，后议下一法

四十三、太阳病，下之而不愈，因复发汗，以此表里俱虚，其人因致冒。冒家汗出自愈。所以然者，汗出表和故也；得里未和，然后下之。原文

冒者，神识不清，似有物蒙蔽其外也。所以必须得汗，俾外邪先从外彻，然后辨其二便之和否，再一分解其邪也。然而表里俱虚之证，其两解之法，宜轻而且活，所以说汗出自愈，未尝指定服药也。又说得里未和，然后下之。但示其意，并不出方，后人孰察其遵《内经》虚者责之之义乎？若论用药，表无过桂枝，里无过大柴、五苓矣。

中风病表里已虚，余邪未解，辨脉用治，迥异初病一法。

四十四、太阳病未解，脉阴阳俱停，必先振栗，汗出而解。但阳脉微者，先汗出而解，但阴脉微者，下之而解。若欲下之，宜调胃承气汤主之。原文

病久而外邪不解，不过是入阳入阴之二途。既阴阳两停，初无偏胜，可以解矣。犹必先振栗始得汗出而解，虚可知也。其有不为振汗，邪无出机者，辨脉用法，要与初病不同。盖初病皆邪气胜则实之脉，病后皆正气夺则虚之脉。所以最虚之处，便是容邪之处。故阳脉微者，邪乘其阳，汗之而解。阴脉微者，邪乘其阴，下亡而解。必须透此一关，始得用药与邪相当，邪去则正自复，不补而自补耳。至于虚者责之之意，前条已露一班，此云若欲下之，宜调胃承气汤。意更轻活，其无取于大汗大下，具在言外矣。

中风病，呕利痞满，表解可攻，与攻胃实迥异一法

四十五、太阳中风，下利呕逆，表解者，乃可攻之。其人染染汗出，发作有时，头痛，心下痞硬满，引胁下痛，干呕短气，汗出不恶寒者，此表解里未和也。十枣汤主之。原文

此证与结胸颇同。但结胸者，邪结于胸，其位高；此在心下及胁，其位卑。然必表解乃可攻之，亦与攻结胸之戒不殊也。其人染染汗出，发作有时，而非昼夜俱笃，即此便是表解之征。虽有头痛、心下痞硬、满引胁下痛、干呕短气诸证，乃邪结之本证，不得以表证名之。若待本证尽除，后乃攻之，不坐误时日乎？故复申其义。见汗出不恶寒，便是表解可攻之候，虑何深耶！盖外邪挟饮，两相搏结，设外邪不解，何缘而得汗出津津乎？攻药取十枣汤者，正与结胸之陷胸汤相仿，因伤寒门中，种种下法，多为胃实而设。胃实者，邪热烁干津液，肠胃俱结，不得不用苦寒以荡涤之。今证在胸胁而不在胃，则胃中津液未经热耗，而荡涤肠胃之药无所取矣。故取蠲[1]饮逐水于胸胁之间，以为下法也。

中风病，本痰标热，误下有结胸及协热利之变一法

四十六、太阳病二三日，不能卧，但欲起，心下必结，脉微弱者，此本有寒分也。反下之，若利止，必作结胸；未止者，四日复下之，此作协热利也。原文

二三日不能卧，但欲起，阳邪炽盛，逼处心胸，扰乱不宁，所以知其心下必结，然但显欲结之象，尚未至于结也。若其人脉微弱者，此平日素有痰饮积于心膈之分，适与外邪相召，外邪方炽，其不可下明矣。反下之，若利止，则邪势乘虚欲结者，愈益上结。利未止，因复下之，俾阳邪不复上结，亦将差就错，因势利导之法。但热邪从表解极易，从里解极难，协热下利，热不尽，其利漫无止期，亦危道也。合上条外邪搏饮之证，反覆[2]提诲，深切著明，从来疑是阙文，可为叹息。

中风病误下，热邪内陷而成结胸六法

一法，论结胸及痞之源。

一法，论脉证所以结胸之故。

一法，论结胸兼涉阳明。

一法，论结胸似涉柔痓[3]。

一法，论脉浮大下之死。

一法，论证加烦躁，不下亦死。

---

① 蠲(juān)：除去。

② 覆：当作"复"。后遇此径改。

③ 柔痓(zhi 至)：亦作柔痉。

四十七、病发于阳而反下之，热入因作结胸；病发于阴而反下之，因作痞。所以成结胸者，以下之太早故也。原文

风为阳邪，病发于中风，阳邪未从外解而反下之，其热势乘虚陷入，必硬结于胸上。寒为阴邪，病发于伤寒，阴邪未从外解而反下之，其热势乘虚陷入，必痞塞于心间。二证皆繇下早，皆是热入，省文以见意也。太早则邪方炽盛，既未外解，又未传经，此而下之，其变安得不大耶？

四十八、太阳病，脉浮而动数，浮则为风，数则为热，动则为痛，数则为虚，头痛发热，微盗汗出，而反恶寒者，表未解也。医反下之，动数变迟，膈内拒痛，胃中空虚，客气动膈，短气躁烦，心中懊侬，阳气内陷，心下因硬，则为结胸，大陷胸汤主之。若不结胸，但头汗出，余无汗，剂颈而还，小便不利，身必发黄也。原文

中风病，见浮、动、数之三脉，主风、主热、主痛、更主虚。虚故邪持日久，头痛、发热、恶寒，表终不解。医不知其邪持太阳，未传他经，反误下之，于是动数之脉变迟，而在表之证变结胸矣。动数变迟三十六字，形容结胸之状殆尽。盖动数为欲传之脉，而变迟则力绵势缓而不能传，且有结而难开之象，膈中之气与外入之邪两相格斗，故为拒痛。胃中水谷所生之精悍，因误下而致空虚，则不能藉之以冲开外邪，反为外邪冲动其膈，于是正气往返邪逼之界，觉短气不足以息，更躁烦有加。于是神明不安，方寸之地[①]，觉剥肤近灾[②]，无端而生懊侬，凡此皆阳邪内陷所致。阳本亲上，故据高位，而心下硬痛为结胸也。非化工之笔，安能点缀病情若此哉！

四十九、太阳病，重发汗而复下之，不大便五六日，舌上燥而渴，日晡所小有潮热，从心下至少腹硬满而痛不可近者，大陷胸汤主之。原文

不大便，燥渴，日晡潮热，少腹硬满，证与阳明颇同。但小有潮热，则不似阳明大热；从心上至少腹，手不可近，则阳明又不似此大痛，因是辨其为太阳结胸兼阳明内实也。缘误汗复误下，重伤津液。不大便而燥渴、潮热，虽太阳阳明，亦属下证。但太阳痰饮内结，必用陷胸汤，由胸胁以及胃肠，荡涤始无余。若但下肠胃结热，反遗胸上痰饮，则非法矣。其析义之精为何如哉？

五十、结胸者，项亦强，如柔痉状，下之则和，宜大陷胸丸。原文

结胸而至颈项亦强，证愈笃矣。盖胸间邪结紧实，项势尝[③]昂，有似柔痉之状。然痉病身手俱张，此但项强，原非痉也，借此以验胸邪十分紧逼耳。胸邪紧逼，以大陷胸汤下之，恐过而不留，即以大陷胸丸下之，又恐滞而不行，故煮而连滓服之，然后与邪相当，而可施战胜攻取之略。观方中用大黄、芒硝、甘遂，可谓峻矣。乃更加葶苈、杏仁，以射肺邪，而上行其急。煮时又倍加白蜜，以留恋而润导之，而下行其缓，必识此意，始得用法之妙。

五十一、结胸证，其脉浮大者，不可下，下之则死。原文

胸既结矣，本当下，以开其结。然脉浮大，则表邪未尽，下之是令其结而又结也，所以主死，此见一病不堪再误也。

五十二、结胸证具，烦躁者亦死。原文

亦字承上，见结胸证全具，更加烦躁，即不下，亦主死也。烦躁曷为主死耶？盖邪结于胸，虽藉药力以开之，而所以载药力上行者，胃气也。胃气充溢于津液之内，汗之，津液一伤；下之，津液再伤；至热邪搏饮，结于当膺，而津液又急奔以应上征，有不尽不已之势。烦躁者，津液已竭，胃气垂绝之征也。坚敌在前，营中士卒化为乌有，能无败乎！此陷胸诸法见几于蚤[④]，兢兢以涤饮为先务，饮涤则津液自安，如寇退而百姓复为良民也。噫，微矣！

不解肌，误汗下成痞，复误烧针，合色脉以定死生一法

五十三、太阳病，医发汗，遂发热恶寒，因复下之，心下痞。表里俱虚，阴阳气并竭，无阳则阴独，复加烧针，因胸烦，面色青黄，肤瞤者，难治；今色微黄，手足温者易愈。原文

---

① 方寸之地：语本《列子·仲尼》。指"心"。

② 剥肤近灾：指此病邪入心，病情加剧。

③ 尝：当作"常"。下文遇此径改。

④ 蚤：通"早"。

凡表里差误，证变危笃，有阴已亡而阳邪尚不尽者；有阳邪尽，而阳气亦随亡者；有外邪将尽未尽，而阴阳未至全亏者，此可愈不可愈所繇分也。大率心下痞与胸间结，虽有上下之分，究竟皆是阳气所治之位。观无阳则阴独一语，正见所以成痞之故。虽曰阴阳气并竭，实繇心下无阳，故阴独痞塞也。无阳阴独，蚤已括伤寒误下成痞大义，安得草草读过？无阳亦与亡阳有别，无阳不过阳气不治，复加烧针，以逼劫其阴阳，乃成危候。其用药逼劫，即可同推。

中风误下结胸，伤寒误下成痞者，证之尝也。然中风误下，间有痞证；伤寒误下，间有结胸证，不可不明。故次此条于结胸证后，至太阳中篇，亦次结胸于痞证后，以求合作者之圆神也。

太阳经中篇

凡寒伤营之证，列于此篇，法五十八条

按：上篇风伤卫之证，用桂枝汤解肌者，乃是不欲发汗以扰动其营也。不扰其营，但治其卫，常有不及之弊。不及则邪不尽去，势必传入于里，故篇中两解表里之法居多。此篇寒伤营之证，用麻黄汤发汗者，乃亟驱其邪，尽从表出，不使停留之法，常有太过之弊。太过则未免因邪伤正，而虚候易生。设有余邪不尽者，多未敢再汗，但可和其营卫，或俟其津回，自然得汗，故两解表里之法差少。其误下之证，亦不比上篇之阳邪多变。但发汗之后，其人津液已虚，更加误下，则津液重虚，所以或邪少虚多而伤其阳，或邪盛热炽而伤其阴，源同流异，各造其偏，以故治法亦错出不一，必先会大意，然后一展卷而了然于心目也。

辨寒伤营，有定脉定证，总称伤寒一法

一、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重[1]，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曰伤寒。原文

发热、恶寒、体重、呕逆、脉阴阳俱紧，凡是伤寒病，必具此五者，故以为总称。或未发热者，寒邪初入，尚未郁而为热，顷之即热矣。多有服表药后，反增发热者；病必易解。盖热郁未久，药即领邪外出，无里证故也。仲景恐见恶寒、体重、呕逆，又未发热，认为直中阴经之证，操刃杀人，蚤于辩证之先，揭此一语，虑何周耶！

辨伤寒证，用麻黄汤大纲一法

二、太阳病，头痛发热，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者，麻黄汤主之。原文

上条已言伤寒之脉证矣。此复以头痛、发热、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互发其义。盖恶寒未有不恶风者，头身腰节疼痛即体重之应，无汗而喘亦即呕逆、脉阴阳俱紧之应也。汗乃血之液，血为营，营强则腠理闭密，虽热，汗不出也。麻黄发汗散邪，其力最猛，故以桂枝监之，甘草和之，而用杏仁润下，以止喘逆。然亦但取微似汗，不须啜热稀粥，正如驭六马，执辔惟谨[2]，恒虞其泛轶[3]耳。

辨伤寒传经不传经一法

三、伤寒一日，太阳受之，脉若静者，为不传；颇欲吐，若燥烦，脉数急者，为传也。

伤寒二三日，阳明、少阳证不见者，为不传也。原文

脉静者，邪在本经，且不能遍，故不传经。颇欲吐，外邪内搏，身烦、脉数，寒邪变热，必传经也。二三日阳明、少阳证不见，即误治亦止留连于太阳。

辨伤寒欲传不传，心悸而烦，宜用建中一法

四、伤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烦者，小建中汤主之。呕家不可用建中汤，以甜故也。原文

欲传未传之证，其人内实，差可无虑。若阳气内虚而心悸，阴气内虚而心烦，将来邪与虚搏，必至危困。建立其中气，则邪不易入，即入亦足以御之也。

辨寒伤营之证，当汗不汗，反行针灸致变二法

五、太阳伤寒者，加温针，必惊也。原文

温针欲以攻寒，孰知针用火温，营血得之，反增其热。营气通于心，引热邪以内逼神明，必

---

① 体重：据《注解伤寒论》，当为"体痛"。

② 执辔(pei)惟谨：辔，驾御牲口的缰绳。手拉马，只有小心谨慎。

③ 恒虞其泛轶：时常考虑它有翻车的危险。恒，经常。虞，担心。泛，通"覆"，翻。轶，通"辙"，此指车。

致惊惶而神乱也。

六、脉浮，宜以汗解，用火灸之，邪无从出，因火而盛，病从腰以下，必重而痹，名火逆也[①]。原文

外邪挟火势上炎，必不下通阴分，故重而痹也。

辨脉浮及浮数，宜用麻黄汤发汗一法

七、脉浮者，病在表，可发汗，宜麻黄汤。脉浮而数者，可发汗，宜麻黄汤。原文

伤寒之脉，阴阳俱紧，其脉但浮及浮数而不兼紧，似可不用麻黄汤。然寒既入营，舍麻黄汤定法，别非他药可代，故重申其意。见脉紧固当用麻黄汤，而脉浮不紧者，乘其邪方在表，当用麻黄汤托出其邪，不使得入。即脉浮数而不紧者，乘其热正欲传，当用麻黄汤击其半渡而驱之使出。参看中风证脉浮宜用桂枝汤。可见天然一定之法，不因邪势之浅深辄可变易也。

服麻黄汤，得汗后，察脉辨证，有次第不同三法

一法，汗解后，复感、复烦、脉浮数者，宜更药解散。

一法，脉浮数而烦，加渴者，宜两解表里。

一法，具两解证，不渴者，用药宜里多表少。

八、伤寒发汗解，半日许复烦，脉浮数者，可更发汗，宜桂枝汤。原文

发汗后病解，半日许复烦，脉复浮数，明系汗后表疏，邪风袭入所致，即不可再用麻黄汤，宜更变发汗之法，改用桂枝可耳。用桂枝者，一以邪重犯卫，一以营虚不能复任麻黄也。

九、发汗已，脉浮数，烦渴者，五苓散主之。原文

脉浮数而烦，与上同也，加之以渴，则津液为热所耗而内燥，里证具矣。津液内耗，即非细故[②]，宜用四苓以滋其内，而加桂以解其外，比上更用桂枝之法，又大不同者，以无复感故也。然既云两解表里之邪热，则五苓散中，术用苍，桂用枝，从可推矣。

按：五苓两解表里之法，风伤卫、寒伤营俱用之。

十、伤寒，汗出而渴者，五苓散主之；不渴者，茯苓甘草汤主之。原文

伤寒以无汗故烦，汗出则不烦可知矣。但汗出而渴，则上条五苓两解表里之法，在所必用。若汗出而并不渴，则里证本轻，故用桂枝汤中之三，五苓汤中之一，少示三表一里之意，名曰茯苓甘草汤，以消息病情而分解微邪，如璋判圭合[③]允为宝符。

辨脉浮紧浮数，尺脉反迟反微，不可发汗二法

一法，脉浮紧，身疼痛，宜以汗解，但尺迟则不可汗。

一法，脉浮数，即误下仍当发汗，但尺微则不可汗。

十一、脉浮紧者，法当身疼痛，宜以汗解之。假令尺中迟者，不可发汗。何以知之？然以荣气不足，血少故也。原文

脉浮而紧，遍身疼痛，乃伤寒正病，亟当发汗以驱逐外邪者也。设其人元气素薄，尺中脉迟，则城郭不完，兵甲不坚，米粟不多，根本先欲动摇，尚可背城借一[④]乎！此所以必先建中而后发汗也。

十二、脉浮数者，法当汗出而愈；若下之，身重，心悸者，不可发汗，当自汗出乃解。所以然者，尺中脉微，此里虚，须表里实，津液自和，便自汗出愈。原文

脉浮数者，法当从乎汗解，故有更药发汗、及两解表里之法。设经误下而身重心悸，纵脉仍浮数，亦不可复发其汗，但宜静调，俟其汗自出乃解耳。所以然者，以尺脉微，里阴素虚故也。必须津液自和，即为表里俱实，便自汗出而愈，此亦先建中而后发汗之变法。要知仲景云：尺脉微者不可发汗，又云：尺微者不可下。无非相人津

① 名火逆也：据《注解伤寒论》，此句后脱"欲自解者，必当先烦，烦乃有汗而解，何以知之？脉浮，故知汗出解"二十五字。

② 细故：小事。

③ 璋判圭合：语本《公羊传·定公八年》。璋、圭，古玉器名。此指对表里两方面的症状进行分析综合。

④ 背城借一：语本《左传·成公二年》。此指与邪气决一死战。

液之奥旨，所以误下之脉虽浮数不改，亟宜发汗者，亦必审谛其尺脉，不当率意径情，有如此矣。

凡用发汗药，宜审病人有无宿疾，不可径汗六法

十三、咽喉干燥者，不可发汗。原文

咽中干燥，其人平日津液素亏可知，故不可发汗，以重夺其津液也。叔和重集不可发汗篇，有咽中闭塞不可发汗，发汗则吐血，气欲绝，手足厥冷，欲得蹉卧，不能自温一条，与此似同而实大异。此戒发汗以夺阳明之津液，彼戒发汗以夺少阴之血也。又咽中闭塞不可下一条，亦指少阴立说。成注俱以咽门为胃之系，混释则谬矣。

十四、淋家，不可发汗，发汗则便血。原文

小便淋者，膀胱为热所闭，气化不行也。更发其汗，则膀胱愈扰，而血从小便出矣。

十五、疮家，虽身疼痛，不可发汗，发汗则痓。原文

身疼痛为寒伤营之证，本当发汗，然疮疡之人，肌表素虚，营血暗耗，更发其汗，则外风袭虚，内血不荣，必致颈项强，身手张而成痓，痓亦膀胱之病也。

十六、衄家，不可发汗，汗出，必额上陷脉紧急，目直视不能眴[①]，不得眠。原文

目得血而能视，汗为血液。衄血之人，清阳之气素伤，更发其汗，则额上必陷，乃上焦枯竭之应也。诸脉者，皆属于目，筋脉紧急，则目上瞪而不能合，目不合则不得眠也。伤寒发烦目瞑者必衄，宜用麻黄汤发汗。此言素惯衄血之人，戒发汗以虚其虚，宜两谛[②]之也。

十七、亡血家，不可发汗，发汗则寒栗而振。原文

亡血，即亡阴也。亡阴发汗本当生热，乃反寒栗而振者何耶？盖阴亡则阳气孤而无偶，才一发汗，其阳必从汗尽越，所以寒栗有加，阴阳两竭也。

十八、汗家重发汗，必恍惚心乱，小便已阴疼，与禹余粮丸阙。原文

心主血，汗者心之液，平素多汗，更发其汗，则心脏之血伤，而心神恍惚，小肠之脐血亦伤，而便已阴疼。禹余粮丸原方阙。然生心血，通水道，可意会也。

服麻黄汤，汗后病不解，有恶寒、恶热不同治一法

十九、发汗，病不解，反恶寒者，虚故也。芍药甘草附子汤主之。发汗后，恶寒者，虚故也；不恶寒，但恶热者，实也，当和胃气，与调胃承气汤。原文

恶寒者汗出，营卫新虚，故用法以收阴固阳而和其营卫。不恶寒者汗出，表气未虚，反加恶热，则津干胃实可知，故用法以泄实而和中。然曰与，似大有酌量，其不当径行攻下，以重虚津液，从可识矣。

服麻黄汤，汗后，身痛脉迟者，宜行补散一法

二十、发汗后，身疼痛，脉沉迟者，桂枝加芍药生姜各一两人参三两新加汤主之。原文

伤寒发汗后，身反疼痛者，乃阳气暴虚，寒邪不能尽出所致。若脉见沉迟，更无疑矣。脉沉迟者，六部皆然，与尺迟大异。尺迟乃素虚，此为发汗新虚，故于桂枝方中倍加芍药、生姜各一两以去邪，用人参三两以辅正，名曰新加汤者，明非桂枝汤中之旧法也。

门人问：相传仲景全方止得一百一十二道，因有新加一汤，故名为一百一十三方，其说然欤？答曰：此后人之呓语[③]也。仲景意中，明明桂枝汤不欲与人参并用，以桂枝能解肌表之邪，人参反固肌表之邪故也。然在误汗、误下以后，表里参错，正气虚微，余邪不解，则有不得不并用之证。如上篇太阳病，外证未除而数下之，遂协热而利下、痞硬，表里不解，用桂枝理中汤，乃革去理中之名，但曰桂枝人参汤者，即此意也。人参尚主半表，故曰新加；理中则全不主表，故革其名，凡此皆仲景精微之蕴也。然桂枝人参汤中去芍药者，以误下而邪入于阴，芍药主阴，不能散阳邪也。桂枝新加汤中倍芍药者，以误汗而阳虚邪凑，恐阳孤无偶，用芍药以和之，俾不至

① 眴(shùn 顺)：同"瞬"，目转动。

② 谛：细察，注意。

③ 呓语：梦话。常比喻荒谬糊涂的理论。

散乱也。故用法必识立法之意，斯用之各当矣。

服麻黄汤后，不可误用桂枝，及饮水、灌水过多一法

二十一、发汗后，不可更行桂枝汤。汗出而喘，无大热者，可与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主之。发汗后，饮水多者，必喘；以水灌之，亦喘。原文

误用桂枝固卫，寒不得泄，气逆变喘，本当用大青龙汤，此于汤中除去桂枝、姜、枣者，以已经一误，不可再误，驭药之严也。然有大热者，恐兼里证，若无大热，其为表邪实盛可知。故变青龙之制，为麻杏甘石，允为的对也。饮水多者，内有大热则能消之，汗后里证未具，内无大热，故饮水多者，水气上逆，必为喘也；以水灌其外，冷气侵肤，与内邪相搏，亦主喘也，即形寒饮冷伤肺之意。但伤肺乃积渐所致，此不过偶伤耳，治法要不出麻杏甘石之外。见内饮水多，外行水灌，皆足以敛邪闭汗，不独误行桂枝汤为然矣。

本麻黄汤证，误下，表邪未尽，气逆变喘一法

二十二、下后，不可更行桂枝汤，若汗出而喘，无大热者，可与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原文

易桂枝以石膏，少变麻黄之法，以治误汗而喘，当矣！乃误下而喘，亦以桂枝为戒，而不越此方者何耶？盖太阳中风与太阳伤寒，一从桂枝，一从麻黄，分途异治。繇中风之误下而喘者，用厚朴、杏仁加入桂枝汤中观之，则伤寒之误下而喘者，用石膏加入麻黄汤中，乃天造地设，两不移易之定法。仲景所以谆谆告戒者，正恐人以伤寒已得汗之证，认为伤风有汗，而误用桂枝，故特出误汗、误下两条，示以同归麻黄一治之要，益见营卫分途，而成法不可混施矣。

服麻黄汤后，有阳气暴虚，叉手冒心二法

一法，心下悸，欲得按。

一法，耳聋无闻。

二十三、发汗过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汤主之。原文

发汗过多，阳气虚衰。阳本受气于胸中，胸中阳气不足，故叉手冒心，不说到阴血上；方用桂枝甘草固表缓中，亦未说到养血上。方注谓汗多则血伤，血伤则心虚，反置阳虚不理，所谓迂阔[1]而远于事情也。

二十四、未持脉时，病人叉手自冒心，师因教试令咳而不咳者，此必两耳聋无闻也。所以然者，以重发汗虚故如此。原文

此示人推测阳虚之一端也。阳虚耳聋，宜亟固其阳，与少阳传经邪盛之耳聋迥别矣。

服麻黄汤后，有阳气暴虚，阴邪上逆，脐下悸、腹胀满二法

一法，欲作奔豚，预伐其邪。

一法，行气补益，以除其满。

二十五、发汗后，其人脐下悸者，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主之。原文

汗本心之液，发汗后脐下悸者，心气虚而肾气发动也。肾邪欲上陵心[2]，故脐下先悸。取用茯苓、桂枝，直趋肾界，预伐其邪，所谓上兵伐谋[3]也。

二十六、发汗后，腹胀满者，厚朴生姜甘草半夏人参汤主之。原文

吐后腹胀与下后腹胀多为实，以邪气乘虚入里为实也。若发汗后，外已解而腹胀满，知非里实之证，繇脾胃气虚，津液抟结，阴气内动，壅而为满也。故以益胃和脾，降气涤饮为治也。

服麻黄汤，汗后，不繇误下，津干饮结，胃困变痞一法

二十七、伤寒汗出，解之后，胃中不知，心下痞硬，干噫食臭，胁下有水气，腹中雷鸣，下利者，生姜泻心汤主之。原文

汗后外邪虽解，然必胃气安和，始得脱然无恙，以胃主津液故也。津液因邪入而内结，因发汗而外亡，两伤告匮，其人心下必痞硬，以伏饮抟聚，胃气不足以开之也。胃病，故干噫食臭，食入而嗳馊酸也。胃病，故胁下有水气，水入而旁渗胁肋也。胃中水谷不行，腹中必雷鸣，而搏击有声，下利而清浊不分也。虽不繇误下而且成痞，设误下，其痞结又当何似耶？上篇论结胸及

---

① 迂阔：不切合实际。

② 陵心：陵，通“凌”，欺侮。

③ 上兵伐谋：语本《孙子·谋攻》。此比喻苓桂甘枣汤中，苓、桂有防止肾水凌心的作用。

痞之源，云胃中空虚，此云胃中不和，互意，以其未经误下而致空虚。但言不和，然不和已足成痞，胃气所关之钜[1]，固若此哉！

误下成痞，用泻心汤诸方次第不同四法

一法，误下后，再误下，客热虚痞，用甘草泻心汤。

一法，误下后，复发汗，恶寒，先解表后用大黄黄连泻心汤。

一法，阴气协热邪作痞，用大黄黄连泻心汤；阴气乘阳虚作痞，用附子泻心汤。

一法，心下满而不痛者，用半夏泻心汤。

二十八、伤寒中风，医反下之，其人下利日数十行，谷不化，腹中雷鸣，心下痞硬而满，干呕，心烦不得安。医见心下痞，谓病不尽，复下之，其痞益甚，此非结热，但以胃中虚，客气上逆，故使硬也，甘草泻心汤主之。原文

此条痞证，伤寒与中风互言。大意具见下利完谷、腹鸣、呕烦，皆误下而胃中空虚之互词也。设不知此义，以为结热而复下之，其痞必益甚，故重以胃中虚，客气上逆，昭揭病因。方用甘草泻心汤者，即生姜泻心汤除生姜、人参不用，而倍甘草、干姜也。客邪乘虚结于心下，本当用人参，以误而再误，其痞已极，人参仁柔，无刚决之力，故不用也。生姜辛温，最宜用者，然以气薄主散，恐其领津液上升，客邪从之犯上，故倍用干姜代之以开痞。而用甘草为君，坐镇中州，庶心下与腹中渐致太宁[2]耳。今人但知以生姜代干姜之僭，孰知以干姜代生姜之散哉？但知甘草能增满，孰知甘草能去满哉？

二十九、伤寒大下后，复发汗，心下痞，恶寒者，表未解也，不可攻痞，当先解表，表解乃可攻痞。解表，宜桂枝汤；攻痞，宜大黄黄连泻心汤。原文

大下之后复发汗，先里后表，颠倒差误。究竟已陷之邪，痞结心下，证兼恶寒，表邪不为汗衰，即不可更攻其痞，当用桂枝解肌之法，先解其外。外解已后，乃以大黄黄连泻心汤攻去其心下之痞也。

三十、脉浮而紧，而复下之，紧反入里，则作痞。按之自濡，但气痞耳。心下痞，按之濡，其脉关上浮者，大黄黄连泻心汤主之。心下痞，而复恶寒汗出者，附子泻心汤主之。原文

伤寒脉浮而紧，即不可下，误下而紧反入里，则寒邪转入转深矣，故作痞。外邪与内饮搏结，故心下满硬。若按之自濡而不满硬，则证不挟饮。其所挟者，乃身中之阴气，上逆而痞聚于心下也。阴气上逆，惟苦寒可泻之，上条大黄黄连泻心之法即为定药。若恶寒汗出，前方必加入附子，以救阳虚。盖否者，乾往居内，坤往居外，所以宜切阴盛阳微之虑。今恶寒汗出，其事著矣，故三黄汤内另煎附子汁和服，以各行其事，而共成倾否之功。即一泻心方中，其法度森森若此。

三十一、伤寒五六日，呕而发热者，柴胡汤证具，而以他药下之，柴胡证仍在者，复与柴胡汤。此虽已下之，不为逆，必蒸蒸而振，却发热汗出而解。若心下满而硬痛者，此为结胸也，大陷胸汤主之；但满而不痛者，此为痞，柴胡汤不中与之，宜半夏泻心汤。原文

半段当节入《少阳篇》中，因有半夏泻心汤之法，不便分析，故录全文。

上篇论结胸有阳明之兼证矣，此复论结胸及痞有少阳之兼证。见五六日呕而发热为少阳之本证，然太阳未罢亦间有之，所以阳明致戒云：呕多虽有阳明证，不可攻，以呕属太阳故也。且发热而非往来之寒热，尤难辨识。果系少阳证，则太阳证将罢，不似阳明之不可攻。若系太阳迁延未罢，误下即成痞结，其为逆更大矣。方用半夏泻心汤者，即生姜泻心汤去生姜而君半夏也。去生姜者，恶其辛散引津液上奔也。君半夏者，泻心诸方原用以涤饮，此因证起于呕，故推之为主君耳。

服泻心汤，痞不解，烦渴，小便不利，用五苓两解表里一法

三十二、本以下之，故心下痞，与泻心汤；痞不解，其人渴而口燥，烦，小便不利者，五苓散主之。原文

---

① 钜：通“巨”。

② 太宁：即“泰宁”，平安。

泻心诸方，开结、荡热、益虚，可谓具备。乃服之而痞不解，更加渴而口燥、烦、小便不利者，前第八条五苓两解表里之法正当主用。盖其功擅润津滋燥，导饮荡热，所以亦得为消痞满之良治也。

服泻心汤后，复误下，利不止，宜治下焦一法

三十三、伤寒，服汤药，下利不止，心下痞硬。服泻心汤已，复以他药下之，利不止。医以理中与之，利益甚。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赤石脂禹余粮汤主之，复利不止者，当利其小便。原文

汤药者，荡涤肠胃之药，即下药也。误下而下利不止，心下痞硬，服泻心汤为合法矣。乃复以他药下之，他药则皆荡涤下焦之药，与心下之痞，全不相涉，纵痞硬微除，而关闸尽撤，利无休止，反取危困。用理中以开痞止利，原不为过。其利益甚者，明是以邻国为壑，徒重其奔迫也。故用赤石脂禹余粮，固下焦之脱，而重修其关闸。倘更不止，复通支河水道，以杀急奔之势，庶水谷分而下利自止耳。

痞证汗出，呕吐，下利，用大柴胡汤两解表里一法

三十四、伤寒发热，汗出不解，心下痞硬，呕吐而下利者，大柴胡汤主之。原文

外邪不解，转入于里，心下痞硬，呕吐下利，攻之则碍表，不攻则里证已迫，计惟主大柴胡一汤，合表里而两解之耳。

汗吐下解后，余邪挟饮作痞，用旋复代赭石汤一法

三十五、伤寒发汗，若吐，若下，解后，心下痞硬，噫气不除者，旋复代赭石汤主之。原文

此亦伏饮为逆，但因胃气亏损，故用法以养正而兼散余邪，大意重在噫气不除上。既心下痞硬，更加噫气不除，则胃气上逆，全不下行，有升无降。所谓弦绝者，其声嘶；土败者，其声哕也。故用代赭领人参下行，以镇安其逆气，微加散邪涤饮，而痞自开耳。

病人素有痞，连脐胁，更加痛引阴筋，名为脏结一法

三十六、病胁下素有痞，连在脐旁，痛引少腹入阴筋者，此名脏结，死。脏结无阳证，不往来寒热，其人反静，舌上胎[1]滑者，不可攻也。原文

伤寒有脏结之证，乃阴邪结于阴也。若加痛引少腹入阴筋，则悖乱极矣，故主死也。无阳证者，无表证也。不往来寒热者，无半表半里之证也。其人反静者，并无里证也。既无表里之证，而舌上仍有胎滑，此为何故？则以丹田有热，胸中有寒耳。夫丹田，阴也，反有热；胸中，阳也，反有寒；是则其病不在表里，而在上下。上下之邪相悖而不相入，所以不可攻也。

按：病人素有动气，在当脐上下左右，则不可发汗。素有痞气在胁下连脐旁，则不可攻下。医工不细询，病家不明告，因而贻误者多矣。甚有明知故犯者，其操术可胜诛哉！

脏结之所以不可攻者，从来置之不讲，以为仲景未尝明言，后人无从知之；不知仲景言之甚明，人第不参讨耳。夫所谓不可攻者，乃垂戒之辞，正欲人详审其攻之之次第也。试思脏已结矣，匪[2]攻而结，胡繇开耶？前篇谓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又谓下利、呕逆不可攻，又谓表解乃可攻痞，言之已悉。于此特出一诀，谓脏结无阳证，不往来寒热，其人反静，则证不在六经之表里，而在下焦、上焦之两途。欲知其候，但观舌上有胎滑与否。有之，则外感之阳热挟痞气而反在下，素痞之阴寒挟热势而反在上，此与里证已具，表证未除者，相去不远。但其阴阳悖逆，格拒而不入，证转凶危耳。岂结胸者，膈内拒痛；而脏结者，腹内不拒痛耶！此而攻之，是速其痛引阴筋而死也。不攻则病不除，攻之则死，所以以攻为戒。是则调其阴阳，使之相入，而胎滑既退，然后攻之，则热邪外散，寒气内消，其脏结将自愈矣，此持危扶颠之真手眼也。

凡腹痛之证，得药而痛愈急者，要当识此。

设问借结胸以明脏结之脉证一法

三十七、问曰：病有结胸，有脏结，其状何如？答曰：按之痛，寸脉浮，关脉沉，名曰结胸也。

---

① 胎：通“苔”。

② 匪：非，不是。

何谓脏结？答曰：如结胸状，饮食如故，时时下利，寸脉浮，关脉小细沉紧，名曰脏结，舌上白胎滑者，难治。原文

脏结一证，最难辨识，复设问答，借结胸以详其脉证，而明外邪炽盛者为难治。结胸者，阳邪结于阳也；脏结者，阴邪结于阴也。然胸位高，脏位卑，其脉之寸浮关沉，两俱无异，乃脏结之关脉。更加小细紧者，以关脉居上下二焦之界，外邪繇此下结，积气繇此上干，实往来之要冲，所以病在下，而脉反困于中也。此证全以外受之邪定轻重，若舌上有白胎滑，则所感深重，其互结之势方炽。表、[①]单里，及两解表里之法，俱不可用，所以难治。然温中散邪，俾阴气渐下而内消，客邪渐上而外散，两相开解，则良工之为，其所难乎？

伤寒下早，亦成结胸之证四法

一法，辨大结胸，用大陷胸汤。

一法，辨小结胸，用小陷胸汤。

一法，辨热结在里与结胸异[②]。

一法，辨邪热在表，心下支结，兼治其表。

太阳结胸证有少阳兼证，附本篇第三十一条后。

三十八、伤寒六七日，结胸热实，脉沉紧，心下痛，按之石硬者，大陷胸汤主之。原文

伤寒误下，虽成痞，亦时有结胸之候。痞者，十之八九；结胸者，十之一二也。故次伤寒结胸于痞证之后。

此条热实二字，形容结胸之状甚明，见邪热填实于胸间不散漫也。上条言寸脉浮，关脉沉，此言脉沉紧更明。盖紧脉有浮沉之别，浮紧主伤寒无汗，沉紧主伤寒结胸，与中风之阳邪结胸迥殊。此所以不言浮也，精矣精矣！

三十九、小结胸病，正在心下，按之则痛，脉浮滑者，小陷胸汤主之。原文

小结胸病正在心下，则不似大结胸之高在心上也。按之则痛，比手不可近则较轻也。而脉之浮，又浅于沉，滑又缓于紧，可见其人外邪陷入原微，但痰饮素盛，挟热邪而内结，所以脉见浮滑也。黄连、半夏、栝蒌实，药味虽平，而泄热散结亦是突围而入，所以名为小陷胸汤也。

四十、伤寒十余日，热结在里，复往来寒热者，与大柴胡汤；但结胸，无大热者，此为水结在胸胁也，但头微汗出者，大陷胸汤主之。原文

治结胸之证，取用陷胸之法者，以外邪挟内饮搏结胸间，未全入于里也。若十余日，热结在里，则是无形之邪热蕴结，必不定在胸上。加以往来寒热，仍兼半表，当用大柴胡汤，以两解表里之热邪，于陷胸之义无取矣。无大热，与上文热实互意，内陷之邪但结胸间，而表里之热反不炽盛，是为水饮结在胸胁。其人头有微汗，乃邪结在高，而阳气不能下达之明征。此则主用大陷胸汤，允为的对也。仲景辨证明彻若此，后人反谓结胸之外，复有水结胸一证，又谓下文支结，乃支饮结聚，亦另是一证，可笑极矣！

四十一、伤寒六七日，发热，微恶寒，肢节烦疼，微呕，心下支结，外证未去者，柴胡桂枝汤主之。原文

妙哉，仲景之文！此一条又足纬上三条而明其意。心下支结者，邪结于心下之偏旁不正中也，比小结胸之正在心下又较轻矣。伤寒至六七日，宜经传已遍，乃发热，微恶寒，肢节烦疼，微呕，其邪尚在三阳之界，未入于里。虽心下支结，而外证未除，即不可用大陷胸汤，以大陷胸汤主里，而不主表也；亦不可用小陷胸汤，以小陷胸汤主饮，而不主表也。夫支结之邪，其在外者方盛，其陷入者原少，故但合用柴胡、桂枝，和、解二法，以治其表。表邪去，而支结自开矣。后人谓支结乃支饮结于心下，梦语喃喃，吾不识支饮为何物也！

辨下后胸满烦惊，身重困笃一法

四十二、伤寒八九日，下之，胸满烦惊，小便不利，谵语，一身尽重，不可转侧者，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主之。原文

此伏饮素积为变之最钜者。盖积饮之人，津液素结，原不足以充灌周身，及遇外感，一切汗吐下定法，漫难轻试，其误下之变，更有进于结胸者。似此一证，八九日过经乃下之，可谓慎矣。

---

① 表：据校经山房本“表”字前当有“单”字。

② 与结胸异：据校经山房本，当作“与结胸异治之”。

孰知外邪未尽，乘虚而陷，积饮挟之，填满胸中。胸中既满，则膻中之气不能四布而使道绝，使道绝而君主孤危，所以心惊而神乱也。烦与谵语本属胃，此则兼心。小便不利，本属津液内竭，此亦兼小肠火燔。一身尽重，不可转侧者，又神明内乱，治节不行，百骸无主之明征也。夫邪方在表里，其患已及神明，于此而补天浴日①，宁复寻常表里所辨？故用人参、茯苓之补，以益心虚；丹铅之重，以镇心惊；龙骨、牡蛎之涩，以为载神之舟楫，一方而批郤导窾②，全收安内攘外之功。后人不察，谓是总三阳而和之之法，岂其然哉！

按：伤寒虽云传足不传手，其实原无界限。此证手少阴心主为邪所逼，神明内乱，因致谵语无伦，较他症谵语之属胃实者，相去悬绝，若复以治足经之法治之，必无幸矣。方中药止九味，用入心药五种，不以为复。且③药三种，不以为猛。盖都城震动，势必悉力入援，非孤注可图侥幸也。至于痰饮搏膈，最为剥床④者，但用半夏一味。表邪内袭，首发难端者，但从太、少之例，用桂枝、柴胡二味。阳邪入阴，最宜急驱者，但用大黄一味。是则治伤寒吃紧之处，咸落第二义，止从治心诸药之后，一案共结其局，此等手眼，岂凡近⑤可识耶！

病久⑥脉代结，心动悸，宜补胃生津兼散邪一法

四十三、伤寒，脉结代，心动悸者，炙甘草汤主之，一名复脉汤。脉按之来缓，而时一止复来者，名曰结。又脉来动而中止，更来小数，中有还者反动，名曰结阴也。脉来动而中止，不能自还，因而复动，名曰代阴也。得此脉者，必难治。原文

伤寒病而至脉结代、心动悸，真阴已亡。微邪搏聚者，欲散不散，故立炙甘草汤，补胃、生津、润燥以复其脉。少加桂枝以和营卫，少加清酒以助药力，内充胃气，外达肌表，不驱邪而邪自无可容矣。

后段本为结代二脉下注脚，后人不解，疑为阙文，但以虚多实少混说，殊不知脉者气血之先，仲景于津液内亡之脉，名之为结阴、代阴，又名无阳，原有至理，何得懵然不识？聊为四言俚句，以明其义：胃藏津液，水谷之海；内充脏腑，外灌形骸。津多脉盛，津少脉衰；津结病至，津竭祸来。脉见微弱，宜先建中；汗则津越，下则津空。津耗脉和，不可妄攻；小便渐减，大便自通。阳明内实，急下救焚；少缓须臾，津液无存。阳明似实，少用调承；驱热存津，此法若神。肾中真阳，阴精所藏；胃中真阳，津液所胎。津枯精盛，冽泉⑦可溉；阴精衰薄，瓶罄罍哀⑧。何谓结阴？无阳脉阖；何谓代阴？无阳脉夺。经揭无阳，津液所括；较彼亡阳，天地悬阔。

误下，下利不止，身疼痛，宜先救里，后救表一法

四十四、伤寒，医下之，续得下利清谷不止，身疼痛者，急当救里；后身疼痛，清便自调者，急当救表。救里，宜四逆汤；救表，宜桂枝汤。原文

下利清谷者，脾中之阳气微，而饮食不能腐化也。身体疼痛者，在里之阴邪盛，而筋脉为其阻滞也。阳微阴盛，凶危立至，当急救其在里之微阳，俾利与痛而俱止。救后，小便清，大便调，则在里之阳已复，而身痛不止，明是表邪未尽，营卫不和所致，又当急救其表，俾外邪仍从外解，而表里之辨始为明且尽耳。救里与攻里天渊，若攻里，必须先表后里，必无倒行逆施之法。惟在里之阴寒极盛，恐阳气暴脱，不得不急救其里，俟里证少定，仍救其表。初不敢以一时之权宜，更一定之正法也。厥阴篇下利、腹胀、身体疼痛者，先温其里，乃攻其表。曰先温，曰乃攻，形容不得已之次第，足互此意。

辨误下，引邪内入，用栀子汤取吐三法

一法：下后烦满不安，用栀子厚朴汤。

---

① 补天浴日：女娲补天，羲和浴日。比喻极大的功勋。此比喻治疗上出现奇效。

② 批郤导窾：语本《庄子·养生主》。郤，同"郤"，空隙。比喻处理问题善于从关键处入手，因而能顺利解决。

③ 且：据校经山房本，此后当有"用阳明"三字。

④ 剥床：形容受害很深。

⑤ 凡近：指才疏学浅之人。

⑥ 病久：据三味书局刊本，当作"病人"。

⑦ 冽泉：语本《诗经》。冽，寒冷；比喻肾脏阴精。

⑧ 瓶罄(qìng 庆)罍(léi 雷)哀：语本《诗经·小雅》。罄，空，尽。罍，形似酒坛。此以瓶罄比喻肾脏阴精衰竭；以罍哀比喻全身津液岌岌可危。

一法，误用丸药大下，身热微烦，用栀子干姜汤。

一法，大下后，身热，心下结痛，用栀子豉汤。

四十五、伤寒下后，心烦腹满，卧起不安者，栀子厚朴汤主之。原文

满而不烦，即里症已具之实满；烦而不满，即表症未罢之虚烦。合而有之，且卧起不安，明是邪凑胸表腹里之间，无可奈何之象。故取栀子以快涌其邪，而合厚朴、枳实以泄腹中之满，亦表里两解之法也。

四十六、伤寒，医以丸药大下之，身热不去，微烦者，栀子干姜汤主之。原文

丸药大下，徒伤其中，而不能荡涤其邪，故栀子合干姜用之，亦温中散邪之法也。

四十七、伤寒五六日，大下之后，身热不去，心中结痛者，未欲解也，栀子豉汤主之。发汗，若下之，而烦热，胸中窒者，栀子豉汤主之。发汗吐下后，虚烦不得眠，若剧者，必反覆颠倒，心中懊侬者，栀子豉汤主之；若少气者，栀子甘草豉汤主之；若呕者，栀子生姜豉汤主之。凡用栀子汤，病人旧微溏，不可与服之。原文

香豉主寒热恶毒，烦躁满闷。下后身热不去，心中结痛，则表邪昭著，与前条之微烦不同，故以栀子合香豉，解散余邪，又主表而不主里之法也。然此栀豉一法，诸凡汗下后症显实烦、虚烦之不同，要皆可用。以其胸中窒塞，即名实烦，窒比心中结痛则较轻也。以其身外热除，心中不窒，止是虚热内蕴，即名虚烦。虚烦不得眠，亦即卧起不安之互词。反覆颠倒，心中懊侬，热邪逼处，无法可除，故用栀豉汤以涌其余热。乃因汗吐下后，胸中阳气不足，最虚之处，便是容邪之处，正宜因其高而越之耳。若虑津液内竭，正气暴虚，余邪不尽，则仲景原有炙甘草汤一法，宁敢妄涌，以犯虚虚之戒耶？执一而妄注，只令作者之意尽失。可恼可恼！

旧微溏则大腑易动，服此汤不能上涌，反为下泄矣。缘《内经》有先泄而后生他病者，治其本，必先调之，后乃治其他病，故此示戒。

辨下后，复发汗之脉症及昼夜静躁二法

四十八、下之后，复发汗，必振寒，脉微细，所以然者，以内外俱虚故也。原文

治伤寒，有先汗后下之次第，原不得已之法。设下之后，外邪不尽，复不得已而发其汗，其人身必振寒，脉必微细，邪虽去而内外俱虚，所伤滋大矣。良工于汗下之际，已不可无集木临谷[①]之俱，况以误治致虚，更可再误，而犯虚虚之戒乎！注以振寒属误汗，脉微细属误下，且牵入亡阳、亡阴蔓语，殊失仲景叮咛之意。

四十九、下之后，复发汗，昼日烦躁不得眠，夜而安静，不呕，不渴，无表证，脉沉微，身无大热者，干姜附子汤主之。原文

上条但言振寒及微细之脉，未定所主之病，以虚证不一也。然振寒，脉微细，阳虚之故已露一班。设昼日烦躁不得眠，其为阳虚扰乱可知矣。其人夜反安静、不呕，不渴，则阳虚扰乱，不兼外邪可知矣。乃复以脉沉微，身无大热，重加辨别者，仲景意中恐新邪乘虚暗袭耳。外无邪袭，则烦躁为亡阳之候，而干姜、附子在所必用矣。即此而推，其人日中安静，夜多烦躁，则阳不病，而阴病可知矣。然阴病乃伤寒后之本症，自有阳邪入阴，及阴气内亏，津液未复之条，故不复互言之也。

辨吐下后复汗，身为振摇，动惕，久成痿废二法

一法，胸高头眩，脉沉紧，加误汗动经，宜亟通津液。

一法，饮搏胸胁，经脉动惕，久成痿废。

五十、伤寒，若吐，若下后，心下逆满，气上冲胸，起头眩，脉沉紧，发汗则动经，身为振振摇者，茯苓桂枝术甘草汤主之。原文

心下逆满，气上冲胸，寒邪搏饮，寒涌于膈，所以起则头眩，脉见沉紧，明系饮中留结外邪。若但发汗，以强解其外，外虽解，而津液尽竭，反足伤动经脉，有身为振摇之患矣。盖人身经脉，赖津液以滋养，吐下而津液一伤，更发其汗，津液再伤，坐令经脉失养，身为振摇，贻害深矣。所

① 集木临谷：语本《诗·小雅》。比喻谨慎小心。集木，栖在树上；临谷，面临深谷。

以遇此等症，必一方之中，涤饮与散邪并施，乃克有济。太阳第三篇中，用小青龙汤全是此意。但彼症风寒两受，不得不重在表。此症外邪已散，止存饮中之邪，故以桂枝加入制饮药内，俾饮中之邪尽散，津液得以四布而滋养其经脉。千百来年，孰解其批郤导窾之微旨乎！

五十一、伤寒吐下后，发汗，虚烦，脉甚微，八九日心下痞硬，胁下痛，气上冲咽喉，眩冒，经脉动惕者，久而成痿。原文

此即上条之症，而明其增重者，必致废也。曰虚烦，曰脉甚微，则津液内亡，求上条之脉沉紧为不可得矣。曰心下痞硬，曰胁下痛，较上条之心下逆满更甚矣。曰气上冲咽喉，较上条之冲胸更高矣。外症痰饮搏结有加，而脉反甚微，不与病情相协，为日既久，则四属[①]失其滋养。此后非不有饮食渐生之津液，然久不共经脉同行，其旁渗他溢，与饮同事可知，其不能复荣经脉可知，所以竟成痿也。

按：汗下吐三法差误，阴阳并竭，变症蜂起如心悸、头眩、身瞤动、面色青黄、四肢难以屈伸等症。本篇言之不一，皆是教人对症急治，不可因循以贻祸患。如此一症，心下痞硬，太阳之邪挟饮上逆也。胁下痛，少阳之邪挟饮上逆也。逆而不已，上冲咽喉。逆而不已，过颈项而上冲头目，因而眩冒有加，则不但身为振摇，其颈项间且阳虚而阴凑之矣。阴气剂颈反不得还，乃至上入高巅，则头愈重而益振摇矣。夫人身之筋脉，全赖元气与津液为充养，元气以动而渐消，津液以结而不布，上盛下虚，两足必先痿废。此仲景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于心下逆满，气上冲胸之日，早已用力乎！

辨伤寒热瘀，小便反利，为蓄血，用抵当丸一法

五十二、伤寒有热，少腹满，应小便不利，今反利者，为有血也，当下之，不可余药，宜抵当丸。原文

伤寒蓄血较中风蓄血更为凝滞，故变上篇之抵当汤为丸，煮而连滓服之，与结胸项强似柔痓用大陷胸丸同意。盖汤者，荡也，阳邪入阴，一荡涤之即散。丸者，缓也，阴邪入阴，恐荡涤之而不尽，故缓而攻之，所以求功于必胜也。其曰不可余药者，即本汤不变为丸，不可得矣。

辨伤寒风湿相搏，身体烦疼，脉症二法

五十三、伤寒八九日，风湿相搏，身体烦疼，不能自转侧，不呕不渴，脉浮虚而涩者，与桂枝附子汤主之；若其人大便硬，小便自利者，去桂枝加白术汤主之。原文

风木湿土，虽天运六气中之二气，然而湿土，实地之气也。《经》云：地气之中人也，下先受之。其与风相搏结，止是流入关节，身疼极重，而无头疼及呕渴等症，故虽浸淫于周身躯壳，自难犯高巅脏腑之界耳。不呕者，上无表邪。不渴者，内非热炽也。加以脉浮虚而涩，则为风湿搏于躯壳无疑，故用桂枝附子，疾驰经络水道，以迅扫而分竭之也。

五十四、风湿相搏，骨节烦疼，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则痛剧，汗出短气，小便不利，恶风不欲去衣，或身微肿者，甘草附子汤主之。原文

此条复互上条之意，而辨其症之较重者。痛不可近，汗出短气，恶风不欲去衣，小便不利，或身微肿，正相搏之最剧处。故于前方加白术以理脾，而下渗其湿；减姜、枣之和中，以外泄其风，要皆藉附子之大力者，负之而走耳。

辨伤寒发黄，有寒湿相搏四法

五十五伤寒发汗已，身目为黄，所以然者，以寒湿在里不解故也，以为不可下也，于寒湿中求之。原文

伤寒发汗已，热邪解矣，何繇反蒸身目为黄？所以然者，寒湿搏聚，适在躯壳之里，故尔发黄也。里者，在内之通称，非谓寒湿深入在里。盖身目正属躯壳，与脏腑无关也。于寒湿中求之，即下文三法也。

五十六、伤寒，瘀热在里，身必发黄，麻黄连翘赤小豆汤主之。原文

伤寒之邪，得湿而不行，所以热瘀身中而发黄，故用外解之法。设泥里字，岂有邪在里而反治其表之理哉！

五十七、伤寒七八日，身黄如橘子色，小便

① 四属：四肢。

不利，腹微满者，茵陈蒿汤主之。原文

黄色鲜明，其为三阳之热邪无疑。小便不利，腹微满，乃湿家之本症，不得因此指为伤寒之里症也。方中用大黄者，取佐茵陈、栀子，建驱湿除热之功，以利小便，非用下也。

五十八、伤寒，身黄，发热者，栀子檗皮汤主之。原文

热已发出于外，自与内瘀不同，正当随热势清解其黄，俾不留于肌表间也。前条热瘀，故用麻黄。此条发热，反不用麻黄者，盖寒湿之证难于得热，热则其势外出而不内入矣。所谓于寒湿中求之，不尽泥伤寒定法，此非一征欤？

用三法以驱伤寒发黄，于寒湿中求之能事毕矣。设不知此，妄行攻下，其邪乘虚陷入阳明中土，日与水谷相蒸，身目之黄有加无已，渐致沉锢不返者多矣。此仲景所为叮咛不可下之意乎！

同一湿也，与风相搏则为掣痛，与寒相结则发黄，以俱太阳表邪，故戒不可下。叔和不察，将寒湿编入阳明之末，未免与不可下之旨相悖。今悉归太阳，求不违先圣矩矱[①]云。

太阳经下篇

凡风寒两伤荣卫之证，列于此篇，法二十四条

按：上篇太阳中风，乃卫病而荣不病之证；中篇太阳伤寒，乃荣病而卫不病之证。然天气之风寒每相因，人身之荣卫非两截，病则俱病者恒多。迨俱病则邪势孔[②]炽，其人必增烦躁，非发汗不解，故仲景取用青龙之法，乃《内经》阳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之义也。但青龙为神物，最难驾驭，必审其人无少阴脉证，乃可用之，以少阴亦主烦躁故也。因是更立真武一汤，以救青龙之误；投白虎一汤，以匡青龙之不逮，神方毕用，所谓神乎其神[③]者矣！有志精义入神之学者，请自兹篇证入。

用大青龙汤，详辨脉证大纲二法

一、太阳中风，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者，大青龙汤主之。若脉微弱，汗出恶风者，不可服；服之则厥逆，筋惕肉瞤，此为逆也，以真武汤救之[④]。原文

天地郁蒸，得雨则和；人身烦躁，得汗则解。大青龙汤证，为太阳无汗而设，与麻黄汤证何异？因有烦躁一证兼见，则非此法不解。盖风为烦，寒为躁，故用之发汗，以解其烦躁也。究竟本方原于无汗者，取微似汗，若有汗者之烦躁，全非郁蒸之比，其不藉汗解甚明。加以恶风、脉微弱，则是少阴亡阳之证；若脉浮弱、汗出、恶风，而不烦躁，即是太阳中风之证，皆与此汤不相涉也。误服此汤，宁不致厥逆、惕瞤，而速其阳之亡耶！仲景不能必用法者，尽如其法，更立真武一汤，以救其误。学者能识其郑重之意，即百用不致一误矣。特为剖析疑义，相与明之。

按：解肌兼发汗，而取义于青龙者，龙升而云兴，云兴而雨降，郁热顿除，烦躁乃解，匪龙之为灵，何以得此乎？观仲景制方之意，本是桂枝、麻黄二汤合用，但因芍药酸收，为兴龙致雨所不宜，故易以石膏之辛甘大寒。辛以散风，甘以散寒，寒以胜热，一药而三善具备，且能助青龙升腾之势，所以为至当至神之法也。然而去芍药之酸收，增石膏之辛散，外攻之力，猛而难制，在寒多风少，及风寒两停之证，则用当而通神；其有风无寒之证，及微弱之脉，若不知辨而概用之，有厥逆、惕瞤而亡阳耳，此疏庸之辈所为望而畏之乎！讵知仲景于风多寒少之证，而见微弱之脉，有用桂枝二越婢一之法。桂枝全方不去芍药，取用其二，全是不欲发汗之意。复改麻黄一汤为越婢一者，略用麻黄、石膏二物，示微发于不发之中耳。夫婢，女子之卑者也。女子固以顺为正，况于婢，则惟所指使，更无专擅矣。以大青龙之升腾变化，不可驾驭之物，约略用之，乃至性同女婢之卑柔，此仲景通天手眼也。只一方中，忽焉去芍药为大青龙，而升天兴云雨；忽焉存芍药为小青龙，而蟠泥润江海；忽焉用桂枝二越婢一，而细雨湿泥沙，精义入神之道，比仙经

---

① 矩矱(yuē 曰)：规矩，法度。

② 孔：甚。

③ 神乎其神：神奇到了极点。

④ 以真武汤救之：《注解伤寒论》无此句，故为衍文。

较著矣。后人不窥作者之藩[1]，安望其能用之也哉！

再按：误服大青龙汤，厥逆、筋惕肉瞤者，既有亡阳之逆矣。亡阳即当用四逆汤以回阳，乃置而不用，更推重真武一汤以救之者，其义何居？盖真武乃北方司水之神，龙惟藉水可能变化，而水者，真武之所司也。设真武不与之以水，青龙之不能奋然升天可知矣。故方中用茯苓、白术、芍药、附子，行水收阴，醒脾崇土之功，多少回阳，名之曰真武汤。乃收拾分驰离绝之阴阳，互镇于少阴北方之位，其所收拾者，全在收拾其水，使龙潜而不能见也。设有一毫水气上行，龙即得遂其升腾变化，纵独用附子、干姜以回阳，其如魄汗不止何哉？厥其后晋旌阳祖师，以仙斩蛟，捕至蛟龙遁迹之所，戒其家勿蓄勺水，乃至从砚水中逸去。可见水怪原有尺水丈波之能，向非真武坐镇北方，天壤间久为龙蛇之窟矣。即此推之，人身阳根于阴，其亡阳之证，乃少阴肾中之真阳飞越耳。真阳飞越，亟须镇摄归根，阳既归根，阴必翕然[2]从之，阴从则水不逆矣，阴从则阳不孤矣，岂更能飞越乎？故舍天人一致之理以谈医者，非其至也。

后贤用附子为末，以止阴躁，名曰霹雳散，药虽善，而名则可笑。夫阴躁正厥逆、瞤惕之候，而霹雳又青龙行雨之符，以是名方，其违圣悖理，可胜道哉！

二、伤寒，脉浮缓，身不疼，但重，乍有轻时，无少阴证者，大青龙汤发之。原文

前条太阳中风四字，括上篇而言；此条伤寒二字，括中篇而言。风寒之脉证错见，则桂枝汤与麻黄汤为不可用，不待言矣。故二条反复互明，大青龙汤允为风寒两兼的对之药也。无少阴证，成注谓不久厥吐利，无少阴里证，梦语喃喃，误人最大。仲景来[3]文，但重乍有轻时六字，蚤已挈明，言但身重而无少阴之欲寐，其为寒因可审。况乍有轻时，不似少阴之昼夜俱重，又兼风因可审。所以敢恣行无忌，力驱其在表之风寒。若脉微弱，身重欲寐，则内顾少阴且不遑矣，敢发之乎！

细玩二条文意，伤风脉本浮缓，反见浮紧；伤寒脉本浮紧，反见浮缓，是为伤风见寒，伤寒见风，两无疑矣。既无可疑，又当辨无少阴证相杂，则用青龙万举万当矣。故脉见微弱，即不可用大青龙汤，以少阴病脉必微细也。方注泥弱字，牵入中风之脉，阳浮阴弱为解，大失仲景叮咛垂戒之意。不思中风之脉，以及误汗等证，太阳上篇已悉，此处但归重分别少阴，以太阳膀胱经与少阴肾经合为表里，膀胱邪胜，肾切震邻，其在阴精素虚之人，表邪不俟传经，蚤从膀胱之腑袭入肾脏者有之。况两感夹阴等证，临病尤当细察，设少阴不亏，表邪安能飞渡而见身重、欲寐等证耶？故有少阴证者，不得已而行表散，自有温经散邪，两相绾炤[4]之法，岂可径用青龙之猛，立铲孤阳之根乎！仲景竖此一义，用法之妙已竭尽无余。后人颠倒无传，妄行注释，致令察脉辨证之际，懵然不识要妙，只觉仲景之堂，无阶可升。其治虚劳发热、骨蒸多汗，每轻用升、柴，恣行表散，遵依东垣升阳散火，乃至百不救一。今与英贤商确[5]仲景法，岂非民生之一幸欤！

青龙项中，脉见浮紧，日久致衄，用麻黄汤次第三法

三、太阳病，脉浮紧，无汗，发热，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证仍在，此当发其汗。服药已微除，其人发烦热，目瞑，剧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阳气重故也。麻黄汤主之。原文

此风多寒少之证，服药已微除，则药不胜病可知。发烦者，热蒸而郁烦也。目瞑者，热转营血，肝气不治[6]也。剧则热甚于经，必迫血妄行而为衄，衄则热随血散而解也。阳气重者，风属阳而入，卫气为寒所持，故重也。所以虽得衄解，仍主麻黄汤以发其未尽之沈滞，而大变乎中风

① 藩：本为篱笆。此指最基本的内容。
② 翕然：一致的样子。
③ 来：据校经山房本当作"原"
④ 两相绾(wǎn 碗)炤(zhào 兆)：两相兼顾。绾，系，盘结。炤，同"照"，照应。
⑤ 商确：即"商榷"。
⑥ 治：自"发烦者"始至此十五字底本无，据校经山房本补入。

之例也。

四、太阳病，脉浮紧，发热，身无汗，自衄者愈。原文

此即前条风多寒少之证，但无身疼痛，则寒证较轻。又无发烦、目瞑，则阳气亦不重。自衄即愈，比前衄乃解亦易安，所以既衄则不更主麻黄汤也。

五、伤寒，脉浮紧，不发汗，因致衄者，麻黄汤主之。原文

此寒多风少之证也。寒多不发汗，所以致衄。既衄则风邪得解，所以惟用麻黄汤以发其未散之寒，而但从伤寒之例也。

青龙项中，状如疟，表里虚，禁汗吐下，用各半汤一法

六、太阳病，得之八九日，如疟状，发热恶寒，热多寒少，其人不呕，清便欲自可，一日二三度发。脉微缓者，为欲愈也；脉微而恶寒者，此阴阳俱虚，不可更发汗、更下、更吐也；面色反有热色者，未欲解也，以其不能得小汗出，身必痒，宜桂枝麻黄各半汤。原文

此亦风多寒少之证，以其风虽外薄[①]，为寒所持而不能散，所以面显怫郁之热色，宜总风寒而两解之也。

青龙项中，脉微弱为无阳，用桂枝二越婢一汤一法

七、太阳病，发热恶寒，热多寒少，脉微弱者，此无阳也，不可更汗，宜桂枝二越婢一汤。原文

此亦风多寒少之证。无阳二字，仲景言之不一，后人不解，皆置为阙疑，不知乃亡津液之通称也，故以不可更汗为戒。然非汗则风寒终不解，惟取桂枝之二以治风，越婢之一以治寒，乃为合法。越婢者，石膏之辛凉也。胃得之则热化津生，以此兼解其寒，柔缓之性比女婢犹为过之，可用之无恐矣。

青龙项中，汗出不解，用桂枝二麻黄一汤一法

八、服桂枝汤，大汗出，脉洪大者，与桂枝汤，如前法；若形如疟，日再发者，汗出必解，宜桂枝二麻黄一汤。原文

此亦风多寒少之证。服桂枝汤治风而遗其寒，汗反大出，脉反洪大，似乎风邪再袭，故重以桂枝汤探之，若果风邪之故，立解矣。若形如疟，日再发，则邪本欲散，又且浅而易散，其所以不散者，终为微寒所持，故略兼治寒，而汗出必解也。

青龙项中，辨表里，用桂枝汤单解风邪一法

九、伤寒，不大便六七日，头痛有热者，与承气汤；其小便清者，知不在里，仍在表也，当须发汗，若头痛者，必衄，宜桂枝汤。原文

六七日不大便，明系里热，况有热以证之，更可无疑，故虽头痛，可用承气下之。若小便清者，邪未入里，即不可下，仍当发汗，以散表邪。然头疼有热，多是风邪上壅，势必致衄。若兼寒邪，则必如第二类之身疼痛、目瞑，何以但头痛而无身目之证耶？故惟用桂枝汤以解风邪，与用麻黄汤之法各别也。

青龙项中，风寒挟饮微结，桂枝合五苓加减一法

十、服桂枝汤，或下之，仍头项强痛，翕翕发热，无汗，心下满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汤去桂加茯苓白术汤主之。原文

服桂枝汤治风而遗其寒，所以不解而证变。设更下之，则邪势乘虚入里，益误矣。在表之风寒未除，而在里之水饮上逆，故变五苓两解表里之法，而用茯苓、白术为主治。去桂枝者，以已误不可复用也。然桂枝虽不可用，其部下诸属，皆所必需，倘并不用芍药以收阴，甘草、姜、枣以益虚而和脾胃，其何以定误汗、误下之变耶？故更一主将，而一军用命甚矣，仲景立方之神也。

青龙项中，火迫亡阳，用桂枝汤加减救逆一法

十一、伤寒脉浮，医以火迫劫之，亡阳，必惊狂，起卧不安者，桂枝去芍药加蜀漆龙骨牡蛎救逆汤主之。原文

此条文义甚明，后人不识作者之意，虽有良法而不能用，兹特阐之。篇首误服大青龙汤，厥逆、筋惕、肉瞤而亡阳者，乃汗多所致，故用真武

① 薄：迫近。

汤救之。此以火迫劫而亡阳者，乃方寸元阳之神，被火迫劫而飞腾散乱，故惊狂、起卧不安。有如此者，少缓须臾，驷马莫追，神丹莫挽矣，故用此汤救之。桂枝汤中除去芍药，人皆不知其故，或谓恶其酸收，非也。夫神散正欲其收，何为见恶耶？设不宜于芍药之酸，又何宜于龙骨、牡蛎之涩耶？学者于此等处当猛下一参，透此一关，胜读方书千卷。盖阳神散乱，当求之于阳。桂枝汤，阳药也。然必去芍药之阴重，始得疾趋以达于阳位。既达阳位矣，其神之惊狂者，漫难安定，更加蜀漆为之主统，则神可赖之以攸宁矣。缘蜀漆之性最急，丹溪谓其能飞补是也。更加龙骨、牡蛎有形之骨属为之舟楫，以载神而反其宅，亦于重以镇怯，涩以固脱之外，行其妙用。如是而后，天君复辟①，聿追②晋重耳、越勾践返国之良图矣。仲景制方，岂易识哉！

青龙项中，火逆烦躁，用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一法

十二、火逆下之，因烧针烦躁者，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主之。原文

此证误而又误，虽无惊狂等变，然烦躁则外邪未尽之候，亦真阳欲亡之机，故但用桂枝以解其外，龙骨、牡蛎以安其内。不用蜀漆者，以元神未至飞越，无取急追以滋扰也。

青龙项中，误用桂枝，治风遗寒，治表遗里，救变一法

十三、伤寒，脉浮，自汗出，小便数，心烦，微恶寒，脚挛急。反与桂枝汤欲攻其表，此误也。得之便厥，咽中干，烦躁吐逆者，作甘草干姜汤与之，以复其阳；若厥愈足温者，更作芍药甘草汤与之，其脚即伸；若胃气不和，谵语者，少与调胃承气汤；若重发汗，复加烧针者，四逆汤主之。原文

此段辨证用法最精、最详，从前不得其解，今特明之。脉浮、自汗固是在表之风邪，而小便数、心烦则邪又在里，加以微恶寒，则在里为寒邪，更加脚挛急，则寒邪颇重矣。乃用桂枝独治其表，则阳愈虚，阴愈无制，故得之便厥也。桂枝且误，麻黄更可知矣，大青龙更可知矣。阴寒内凝，总无攻表之理也。甘草干姜汤复其阳者，即所以散其寒也。厥愈足温，不但不必治寒，且虑前之辛热有伤其阴，而足挛转锢，故随用芍药、甘草以和阴，而伸其脚。设胃气不和而谵语，则胃中津液亦为辛热所耗，故少与调胃承气汤以和胃，而止其谵，多与则为下，而非和矣。若不知此证之不可汗，而重发其汗，复加烧针，则阳之虚者必造于亡阴之无制者，必至犯上无等。此则用四逆汤以回其阳，尚恐不胜，况可兼阴为治乎！

问曰：证象阳旦，按法治之而增剧，厥逆，咽中干，两胫拘急而谵语。师言：夜半手足当温，两脚当伸。后如师言。何以知此？答曰：寸口脉浮而大，浮则为风，大则为虚，风则生微热，虚则两胫挛，病证象桂枝，因加附子参其间，增桂令汗出，附子温经，亡阳故也。厥逆，咽中干，烦躁，阳明内结，谵语烦乱，更饮甘草干姜汤。夜半阳气还，两足当热，胫尚微拘急，重与芍药甘草汤，尔乃胫伸。以承气汤微溏，则止其谵语，故知病可愈。原文

附答门人问辞，求正四方道契③。

门人问曰：证象阳旦，成注谓是桂枝之别名；方注谓阳以风言，旦，晓也，似中风分晓，以不啻①中风，故设难详申其义。一主药，一主证，二家未知孰是？答曰：主药则既名桂枝，云何别名阳旦？是必一百一十三方，方方皆有别名，然后可。主证则既似中风，复云不啻中风，果为何证？且训旦为晓，尤为牵强不通。二家于此等大关系处，尚且昏昏，后学安得不面墙⑤耶！夫仲景之圆机活法，妙在阳旦、阴旦二汤。阳旦者，天日晴暖，以及春夏温热之称也；阴旦者，风雨晦冥，以及秋冬凉寒之称也。只一桂枝汤，遇时令温热，则加黄芩，名阳旦汤；遇时令凉寒，则加桂，名阴旦汤。后世失传，纷纷谓桂枝不宜于春夏者，皆繇不识此义耳。即如此证，既象阳旦，又云按法用之，即是按用桂枝加黄芩之法也。所以

① 天君复辟：指心脏重新发挥正常的功能作用。

② 聿(yù 玉)追：追随。此为比得上。聿，语助词，无义。

③ 道契：旧时出租地契的一种。此指征求意见稿。

④ 啻(chì 赤)：仅，止。

⑤ 面墙：面对墙壁，一无所见。

病人得之便厥，明明误在黄芩，助其阴寒，若单服桂枝汤，何至是耶！故仲景即行阴旦之法，以救其失。观增桂令汗出一语，岂不昭昭耶！阴旦不足，更加附子温经，即咽中干，阳明内结，谵语烦乱，浑不为意，且重饮甘草干姜汤，以俟夜半阳回足热，后果如其言，岂非先有所试乎？惟黄芩入口而便厥，未几即以桂、附、干姜尾其后，固知其厥必不久，所以可断云夜半手足当温。况咽干、谵语，热证相错，其非重阴沍寒可知，故才得足温，即便以和阴为务，何其审哉！今与二三同调[①]，抵掌[②]谈仲景当年治病机宜，愧无旨酒[③]，满浮大白[④]

青龙项中，汗下后，烦躁，将欲亡阳，宜补虚回阳一法

十四、发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烦躁者，茯苓四逆汤主之。原文

烦躁本大青龙汤证，然脉弱、汗出、恶风者，误服之则厥逆、筋惕、肉瞤，首条已谆谆致戒矣。此条复申其辨，见汗下不解，转增烦躁，则真阳有欲亡之机，而风寒之邪在所不计，当用茯苓、人参、干姜、附子，温补兼行，以安和其欲越之阳，俾虚热自退，烦躁自止，乃为合法。若因烦躁，更加散邪，则立毙矣。夫不汗出之烦躁，与发汗后之烦躁，毫厘千里[⑤]。不汗出之烦躁，不辨脉而误投大青龙，尚有亡阳之变，是则发汗后之烦躁，即不误在药，已误在汗矣。此仲景所为，见微知著，仿真武之例，更加人参之补，以嘿杜[⑥]其危哉！下后烦躁，较未下之烦躁亦殊。

十五、伤寒，胸中有热，胃中有邪气，腹中痛，欲呕吐者，黄连汤主之。原文

胸中有热，风邪在上也；胃中有邪气，寒邪在中也。腹中痛，阳邪欲下而不得下也；欲呕吐，阴邪欲上而不得上也。此所以知其热邪中上，寒邪中下，阴阳各不相入，失其升降之恒，故用黄连汤以分理阴阳，而和解之也。尝因此法而推及脏结之证，舌上有胎者，又为寒反在上，热反在下，阴阳悖逆。既成危候，仲景但戒以不可攻，未言治法，然非先之以和解，将立视其死乎！学者请于黄连汤着眼。详见太阳中篇脏结条。

青龙项中，辨脉证之纵横，而刺其经穴二法

十六、伤寒，腹满谵语，寸口脉浮而紧，此肝乘脾也，名曰纵，刺期门。原文

期门二穴，在不容两旁，各去同身寸之一寸五分，肝之募也。

肝木乘脾土，名曰纵。其证腹满谵语，其脉寸口浮而紧。寸口即气口，脾胃脉之所主也。浮而且紧，即弦脉也。肝木过盛，所以脾胃之土受制也。

十七、伤寒，发热，啬啬恶寒，大渴欲饮水，其腹必满，自汗出，小便利，其病欲解，此肝乘肺也，名曰横，刺期门。原文

肝脉[⑦]乘肺金，名曰横。发热、澹澹[⑧]恶寒者，太阳之本证也。大渴饮水者，木盛则热炽，而求水以润之也。木得水助，其势益横，反侮所不胜，而上乘乎肺。水势泛滥，其腹必满，然肺金素无他病者，必能暗为运布，或自汗而水得外渗，或小便利而水得下行。其病欲解也，亦繇但腹满而不谵语，故易解耳。

直贯上下曰纵，眠亘[⑨]两旁曰横。金本克木而乘乎木，其事直[⑩]，故为纵；木受制于金而反乘金，其事不直，故曰横。直则难愈，不直则易安，理之常也。然纵、横之证不同，而同刺期门穴者，以贼土侮金，皆繇木盛。腹满谵语，证涉危疑，故亟以泻木为主治也。

用小青龙汤外散风寒，内涤水饮二法

十八、伤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气，干呕，发热而咳，或渴，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满，或喘者，小青龙汤主之。原文

风寒不解，心下有水气，水即饮也。水寒相

---

① 同调(diào 吊)：本指音乐的调子相同，这里比喻志趣和主张相同。

② 抵掌：形容彼此谈论得意，情不自禁地鼓掌叫好。

③ 旨酒：美酒。

④ 满浮大白：即浮一大白，罚一大杯满酒。

⑤ 毫厘千里：即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意为稍微差一点儿，就会造成很大的错误。

⑥ 嘿杜：即"默杜"，暗中断绝。

⑦ 肝脉：据三味书局本当作"肝木"。

⑧ 澹澹：据三味书局本当作"啬啬"。

⑨ 眠亘(gèn 根去声)：横贯。

⑩ 事直：合乎情理。直，公正。

搏，必伤其肺。或为多证者，人身所积之饮，或上，或下，或中，或热，或冷，各不相同，而肺同为总司。但有一二证见，即水逆之应也。于散风寒、涤水饮药中，加五味子之酸，以收肺气之逆；干姜之辛，以泻肺气之满，名曰小青龙汤，盖取其翻波逐浪，以归江海，不欲其兴云升天，而为淫雨之意也。后人谓小青龙汤为发汗之轻剂，毋乃昧其旨乎！

十九、伤寒，心下有水气，咳而微喘，发热不渴，服汤已渴者，此寒去欲解也，小青龙汤主之。

原文

风寒挟水饮上逆，津液不下行，故不渴。渴则可知津液不逆，为寒去欲解之征也。寒去欲解，仍用小青龙汤，与上篇脉见单浮用桂枝汤，中篇脉见单浮用麻黄汤同意，大率以轻剂助其欲解之势耳。按：桂枝、麻黄汤无大小，而青龙汤有大小者，以桂枝、麻黄之变法多，大青龙之变法，不过于麻、桂二汤内施其化裁。或增或去，或饶或减，其中神化，莫可端倪[①]。又立小青龙一法，散邪之功兼乎涤饮，取义山泽小龙，养成头角，乘雷雨而翻江搅海，直奔龙门之意，用以代大青龙而擅江河行水之力，立法诚大备也。因经叔和之编次，漫无统纪，昌于分篇之际，特以大青龙为纲，于中桂、麻诸法，悉统于青龙项下，拟为龙背、龙腰、龙腹，然后以小青龙尾之，或飞或潜，可弭可伏，用大用小，曲畅无遗，居然仲景通天手眼，驭龙心法矣。更复顾名思义，清其血脉，于青龙尾后，方缀白虎为之对待，俾观者知神用无方，爽然有会，表章之余，聊资启发云。

或问：青龙自为一队，即白虎且剔出另峙其后，然则脉证之纵横，何与青龙事耶？答曰：此等奥义，惟作者知之。伤寒多有忽然自汗，突尔亡阳之候，虽不用青龙之药，蚤已犯青龙之逆者矣。况腹满则阴盛可知，谵语则阳虚可虑，仲景特契纵、横以名之者，岂无说耶？盖屈蠖[②]者，龙之所以伏也；纵横者，龙之所以飞也。纵横之脉证不同，刺穴同用期门，期门乃肝木所主，东方青龙之位也。刺其穴者，正所以制龙木而预弭亡阳之变耳。故一青龙方中，张大其施，则天行而为霖雨；狭小其制，则鼓浪而奔江海；驯其性能，则逾越女婢之卑柔；刺其经穴，则销弭灵幻于寂若。仲景于其奋鬐[③]升天，万难把捉之时，尚以真武一汤，坐镇北方之水，俾地气不上，天气不下，所谓其雨其雨，杲杲日出[④]。龙之既升于天者，且不得不复返于渊，况未及升腾，可驯可抚，顾无法以制伏之耶！此余所为有会于纵、横之义也。傥[⑤]不其然，匪但无与青龙之事，亦并无与伤寒之事矣！昔有善画龙者，举笔凝思，而青天忽生风雨。或不知仲景制方之时，其为龙乎，其为仲景乎？必有倏焉[⑥]雷雨满盈，倏焉密云不雨，倏焉波浪奔腾，倏焉天日开朗，以应其生心之经纶者。神哉，青龙等方！即拟为九天龙经可矣。

娄东胡卣臣先生，昌所为贤士大夫也。夙苦痰饮为恙，夏月地气上升，痰即内动，设小有外感，膈间痰即不行。两三日瘥后，当膺尚结小痤[⑦]，无医不询，无方不考，乃至梦寐恳求大士[⑧]救疗。因尔闻疾思苦，深入三摩[⑨]地位，荐分治病手眼，今且仁智兼成矣。昌昔谓膀胱之气化大行，地气不升，则天气常朗，其偶受外感，则仲景之小青龙一方，与大士水月光中[⑩]、大圆镜智[⑪]无以异也。盖无形之感，挟有形之痰，互为胶漆，其当胸窟宅，适在太阳经位，惟于麻、桂方中，倍加半夏、五味，以涤饮而收阴，加干姜、细辛以散

---

① 端倪：事情的头绪；眉目。此指推测始末。

② 屈蠖(huò 获)：屈曲。蠖，尺蠖，一种昆虫，因其行动时身体向上弯成弧状，故有此义。

③ 鬐(rán 然)：翘起长须。

④ 其雨其雨，杲(gǎo 搞)杲日出：语本《诗·卫风》。盼望下雨，可偏偏天晴。此以前者比喻肾水凌心；后者比喻真武汤温阳化水的作用。

⑤ 傥：同"倘"。假如。

⑥ 倏(shū 书)焉：忽然。

⑦ 痤(cuó 错阳平)：痤疮。

⑧ 大士：佛教称佛和菩萨。

⑨ 三摩：佛教用语。使心神平静，止息杂念。为佛教重要修行方法之一。

⑩ 水月光中：佛教用语，即"水中月，镜中像"，比喻一切法(事物)都无实体。

⑪ 大圆镜智：佛教用语，指佛教四智之一，这种智慧能目众生善恶之业报，显现万德之境界。与水月光中皆用以比喻小青龙汤功用玄妙。

结而分邪，合而用之，令药力适在痰邪绾结[1]之处，攻击片时，则无形之感从肌肤出，有形之痰从水道出，顷刻分解无余，而膺胸空旷，不复丛生小痤矣。若泥麻、桂甘温，减去不用，则不成其为龙矣，将恃何物为翻波鼓浪之具乎？

变青龙汤经制，改用白虎汤，权宜五法

二十、服桂枝汤，大汗出后，大烦渴不解，脉洪大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原文

大汗出，则津液外亡；大烦渴，则躁热内极；脉转洪大，则凶变将起，青龙汤为不对矣。计惟白虎汤可两解表里之热，加人参可润燥止渴也。

二十一、伤寒，脉浮滑，此表有热，里有寒，白虎汤主之。原文

伤寒之脉，阴阳俱紧。此云浮滑，则兼风可知。滑为里热，浮滑则表亦热矣。里有寒者，伤寒传入于里，更增里热，但因起于寒，故推本而曰里有寒，实则表里俱为热极也。

二十二、伤寒，脉浮，发热无汗，其表不解者，不可与白虎汤；渴欲饮水无表证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原文

白虎汤但能解热，不能解表，必恶寒、头身疼痛之表证皆除，但热、渴而求救于水者，方可与之。

二十三、伤寒，无大热，口燥渴，心烦，背微恶寒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原文

表里热极，燥渴心烦，全无恶寒、头疼、身痛诸表证者，固当行白虎矣。若脉浮滑，背微恶寒，此为表热少，里热多之证，仍可与之。盖以脉滑，明系里热，而背为至阴之地，虽表退尚有余寒，不当牵泥也。设脉但浮而不滑，证兼头疼、身痛，则虽表里俱热，而在表之邪浑未退，白虎汤即不可用，以白虎辛凉，不能解表故也。

此条辨证最细。脉滑而带浮，浑身无大热，又不恶寒，但背间微觉恶寒，是表邪已将罢。其人口燥渴，心烦，是里热已大炽，更不可姑待，而当急为清解，恐迟则热深，津竭无救于事耳。

门人问：用白虎则表热不解，用青龙则里热转增，试拟议于二者之间，不识当用何法？答曰：惟于大青龙汤中倍增石膏，少减麻、桂。或见寒多风少，则用麻杏甘石汤，亦倍增石膏，少减麻黄。斯固圆机，然亦即可为定法矣。

二十四、伤寒病，若吐，若下后，七八日不解，热结在里，表里俱热，时时恶风，大渴，舌上干燥而烦，欲饮水数升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原文

玩此条，表证比前较重，何以亦用白虎耶？本文热结在里，表里俱热二句，已自酌量，惟热结在里，所以表热不除，况加大渴饮水，安得不以清里为急耶？白虎五证得隶青龙后者，以风寒俱有故也。

寒与风皆伤，宜从辛甘发散矣。而表与里又俱热，则温热为不可用，欲并风寒表里之热而俱解之，不其难乎？故立白虎汤一法，以辅青龙之不逮，其药乃石膏、知母辛凉之二物也。辛者，西方金也；凉者，秋令也。酷热之时，欲求金风[2]荐爽，万不可得，计惟虎啸则山谷间习习风生，风生则热解耳。所以取辛凉二物，偶而成方，以象白虎之阴也。夫青龙变化莫测，方无定体，故各用制伏之法。若白虎则地兽之灵，得风从而其威愈震，亦不易制伏之物。况里热已极，津液垂亡，元气所存无几，而领西方之肃杀以入胃中，能无虑乎？于是以甘草之甘缓，和其猛性，而入米同煎，以助胃中水谷之气。虚者更加人参，以助胃中天真之气，乃可用之而无患，制法早具于一方之内矣。世传孙思邈有降龙伏虎之能，岂非以仲景之心法为道法耶！

夫以石膏一物之微，入甘温队中，则为青龙；从清凉同气，则为白虎。惟文武圣神之哲，乃能用之恰当，此龙虎所为，庆风云之会也。设在表之风寒未除，当用青龙而反用白虎；设在里之热渴已遏，当用白虎而反用青龙，则用者之误，竟与倒行逆施者同类，宁不败乃事乎！伤心哉，千古兴亡之际，同一医辙矣！

---

① 绾结：蕴结。

② 金风：秋风。

尚论篇卷二

尚论张仲景《伤寒论》重编三百九十七法

尚论阳明经证治大意

伤寒之证，无如太阳一经，风寒参错，表里差殊，难于辨认。昌分三篇，先列鄙语，以引其端，后随仲景原文，阐其立言精意，俾业医者得其门而入，庶足以窥其富美也。而阳明一经之病，治之尤难，盖胃为水谷之海，五脏六腑之大源，多气多血之冲，乃吉凶死生所攸关。仲景著论精详，后人读之愦愦，今僭为尚论，请得而要言之也。夫阳明者，胃也。阳明以胃实为正，胃实则皆下证也。然阳明之邪，其来路则繇太阳，凡阳明证见八九，而太阳证有一二未罢，即从太阳而不从阳明，可汗而不可下也。其去路则趋少阳，凡阳明证纵见八九，而少阳证略见一二，即从少阳而不从阳明，汗、下两不可用也。惟风寒之邪已离太阳，未接少阳，恰好在阳明界内之时，用药亟为攻下，则涣然冰释，而不再传他经，津液元气两无亏损，何快如之！此等机会，间不容发，庸愚无识，妄守颛门，必俟七日传经已尽，方敢言下，纵不危殆，而津液、元气所丧滋多矣。况太阳一经，早有十余日不解者，若不辨经，而但计日，其误下仍在太阳。至阳明二三日内，即显下证，反以计日，当面错过。及阳明已趋少阳，又以计日，妄行攻下，乃至少阳复转阳明，更全不识其证，以至热邪在胃，烁尽津液，轻者重，而重者死矣，所关顾不钜耶！谨将阳明之证，亦比太阳之例，分为三篇，俾观者了无疑惑，斯临病不致差误耳。

阳明经上篇

凡外邪初入阳明地界，未离太阳
净尽者，谓之太阳阳明，列于此篇

太阳与阳明两经各半，谓之合病；两经连串，谓之并病，另自名篇于三阳经后，不在此例。此乃邪入阳明，而太阳将尽未尽之证也。

一、阳明病，脉迟，汗出多，微恶寒者，表未解也，可发汗，宜桂枝汤。原文

二、阳明病，脉浮，无汗而喘者，发汗则愈，宜麻黄汤。原文

仲景此二条之文，前条云风未解，后条即不云寒未解者，互文也。前条云宜发汗，后条云发汗则愈者，亦互文也。盖外邪初入阳明，用桂枝汤解肌，则风邪仍从卫分出矣；用麻黄汤发汗，则寒邪仍从营分出矣。营分之邪深于卫分，且从外出而愈，则卫分更不待言矣。论中每用互文处，其妙义大率若此。

三、阳明病，能食者，为中风；不能食者，为中寒。原文

风则伤卫，寒则伤营，一定之理。是则足三阳经，太阳行身之背，阳明行身之前，少阳行身之侧，皆可言营卫受邪，何仲景于阳明经，但以能食不能食分风寒，而不以营卫分风寒耶？盖营卫交会于中焦，论其分出之名，则营为水谷之精气，卫为水谷之悍气；论其同出之源，混然一气，何繇分其孰为营，孰为卫哉？惟风为阳，阳能消谷，故能食；寒为阴，阴不能消谷，故不能食。以此而辨风寒之邪，庶几[1]确然有据耳。仲景析义之精若此，如习矣不察者何？

四脉阳微而汗出少者，为自和也；汗出多者，为太过。阳脉实，因发其汗，出多者，亦为太过。太过为阳绝于里，亡津液，大便因硬也。原文

阳微者，中风之脉，阳微缓也；阳实者，伤寒之脉，阳紧实也。阳绝，即亡津液之互辞。仲景每于亡津液者，悉名无阳。本文阳绝于里，亡津液，大便因硬，甚明。注家认作汗多而阳亡于外，大谬。

伤寒，发太阳膀胱经之汗，即当顾虑阳气，以膀胱主气化故也；发阳明胃经之汗，即当顾虑

① 庶几：差不多。

阴津，以胃中藏津液故也。所以阳明多有热越之证，谓胃中津液随热而尽越于外，汗出不止耳。然则阳明证，不论中风、伤寒，脉微、脉实，汗出少而邪将自解，汗出多则阴津易致竭绝，业医者可不谨持其柄，而用重剂发汗，以劫人之津液耶！观仲景于太阳发汗之重剂，以青龙名之，可见亢旱得之，则为甘霖，若淫雨用之，则沉灶产蛙①，伤禾害稼，有载胥及溺②已耳。此阳明所以有桂枝、麻黄汤证，而无大青龙汤证也。噫，微矣哉！

五、问曰：阳明病外证云何？答曰：身热，汗自出，不恶寒，反恶热也。原文

以此辨阳明中风之外证，正兼太阳也。

六、问曰：何缘得阳明病？答曰：太阳病，若发汗，若下，若利小便，此亡津液，胃中干燥，因转属阳明；不更衣③内实，大便难者，此名阳明也。原文

以此辨阳明中风之里证。此属正阳阳明，可下，当置中篇，以全文不便分割，读者识之可也。

七、问曰：病有一日得之，不发热而恶寒者，何也？答曰：虽得之一日，恶寒将自罢，即自汗出而恶热也。原文

以此辨阳明伤寒之外证，正兼太阳也。

八、问曰：恶寒何故自罢？答曰：阳明居中，土也，万物所归，无所复传，始虽恶寒，二日自止，此为阳明病也。原文

以此辨阳明伤寒之里证。此属正阳阳明，可下。

已上八条，见仲景于太阳传入阳明之证，其辨认之法，即少变太阳之定例矣。盖太阳有营卫之两路，风则伤卫，寒则伤营；而阳明则营卫难以辨别，辨之全藉之脉与证。风邪之脉，传至阳明，则缓去而迟在；寒邪之脉，传至阳明，则紧去而浮在。风邪之脉，轻高而上前者，风邪本微，殊无内向之意，虽汗出少，而不为过也；寒邪之脉，已至于实，则将去太阳，而成可下之证，故发其汗太多，反为过也。如此辨别，读者犹不心花开朗耶！至其辨证，则以能食不能食为谛，盖阳邪能化谷，阴邪不能化谷之义也。又设四问，以辨风寒之在表在里，而定汗下之权衡，何其明且尽耶！繇是推之，病已传经，而太阳邪有未尽，其用桂枝、麻黄二汤，即当狭小其制，不可使太过明矣！太阳邪已尽，其用承气诸汤，即当竭蹶④从事，不可使不及，又明矣！

问：经言一脉分为二病，谓营卫不同也。是则十二经脉中，以营卫之故，分为二十四病矣。乃仲景于阳明一经，独以能食不能食分营卫，至于少阳以后，更不申营卫之辨，其义何居？答曰：明哉，问也！道之原也。叔和以后，诸肾俱有未彻，果识各经皆有营卫，曷为将仲景少阳经之文，编入太阳经中乎？后人更添蛇足，谓邪至阳明，则已过营卫，无复可言。果尔，则邪至少阳与三阴，其过营卫，不更远乎？《灵枢》谓营气起于中焦，卫气起于下焦，而行至中焦。是则中焦胃中，正是营卫所起之源，混然未分，而外入之风寒，自难辨别也。至于少阳以下诸经，《内经》明有一脉分为二病之旨，仲景可以不赘。况始先中卫，其传经必不转中于营；始先中营，其传经必不转中于卫。然则能食为中风，不能食为中寒，自可繇阳明而类推三阴各经矣。此等处须细心体会，略一卤莽⑤，谬迷多矣。

九、本太阳病，初得时，发其汗，汗先出不彻，因转属阳明也。原文

发其汗，兼解肌、发汗二义。汗出不彻，则未得如法，故邪不服⑥而转入阳明也。

若汗多，微发热恶寒者，外未解也。其热不潮，未可与承气汤；若腹大满不通者，可与小承气汤，微和胃气，勿令大泄下。节文，全文见阳明中篇

表未解而腹大满，则里亦急，故用小承气汤。

十、太阳病，若吐，若下，若发汗，微烦，小便数，大便因硬者，与小承气汤和之愈。原文

---

① 沉灶产蛙：语本《国语·晋语》。指大水淹没庐舍，灶沉水中，日久产生青蛙。这里比喻大青龙汤使用不当，不仅无益，反而加害，导致亡阳。

② 载胥及溺：语本《诗·大雅》。载，则。胥，皆。全都淹没。

③ 更衣：古时解大便之婉辞。

④ 竭蹶：义同"竭力"。

⑤ 卤莽：亦作"鲁莽"，粗鲁莽撞。

⑥ 服：降服。

微烦、小便数、大便因硬，皆是邪渐入里之机，故用小承气和之，是变不可下之例。然曰和，则与用下之意不同矣。

十一、伤寒吐后，腹胀满者，与调胃承气汤。原文

吐后而腹胀满，则邪不在胸，其为里实可知。然但胀满而不痛，自不宜用急下之法，少与调胃承气可耳，此亦和法非下法也。观正阳阳明篇中，腹满不减，减不足言，如是之急者，止言当下，自可类推。

十二、阳明病，心下硬满者，不可攻之，攻之利遂不止者死，利止者愈。原文

心下硬满，邪聚阳明之膈，正兼太阳也，故不可攻。攻之利不止，则邪气未尽，真气先脱，故主死也。利止则邪去，而真气犹存，故自愈也。

十三、伤寒呕多，虽有阳明证，不可攻之。原文

呕属太阳，呕多则太阳未除，纵有阳明诸症，在所不计，故戒攻下。

十四、食谷欲呕者，属阳明也，吴茱萸汤主之；得汤反剧者，属上焦也。原文

此条复辨呕有太阳，亦有阳明，本自不同。若食谷欲呕，则属胃寒，与太阳之恶寒呕逆，原为热症者相远，正恐误以寒药治寒呕也。然服吴茱萸汤转剧者，仍属太阳热邪，而非胃寒明矣。

十五、阳明中风，口苦咽干，腹满微喘，发热恶寒，脉浮而紧。若下之，则腹满，小便难也。原文

此条阳明中风，俱该[①]伤寒而言，俱太阳未除之候，但以腹满一端，知为热入阳明，然终与大实、大满不同。若误下，则外邪乘虚内陷，而腹愈满矣。小便难者，亡津液也。

十六、阳明病，脉浮而紧，咽燥口苦，腹满而喘，发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身重。若发汗则燥，心愦愦，反谵语。若加烧针，必怵惕[②]，烦躁不得眠。若下之，则胃中空虚，客气动膈，心中懊恼，舌上胎者，栀子豉汤主之；若渴欲饮水，口干舌燥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若脉浮，发热，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汤主之。原文

发热以上与前条同。而汗出、不恶寒、反恶热、身重四端，则皆阳明之见症，所以汗、下、烧针俱不可用。而舌上胎，则膈热甚，故涌以栀子豉。而彻去其膈热，则治太阳而无碍阳明矣。若前症更加口干舌燥，则宜用白虎汤以解热生津。更加小便不利，则宜用猪苓汤，以导热滋干也。

十七、阳明病，汗出多而渴者，不可与猪苓汤，以汗多胃中燥，猪苓汤复利其小便故也。原文

太阳症中，有用五苓散两解表里一法矣。而太阳入阳明症中，复有猪苓汤导热滋干一法。然汗出多而渴者不可服，盖阳明胃经主津液者也，津液充则不渴，津液少则渴矣。故热邪传入阳明，必先耗其津液，加以汗多而夺之于外，复利其小便而夺之于下，则津液有立亡而已，故示戒也。

十八、太阳病，寸缓关浮尺弱，其人发热汗出，复恶寒，不呕，但心下痞者，此以医下之也。若其不下者，病人不恶寒而渴者，此转属阳明也。小便数者，大便必硬，不更衣十日，无所苦也。渴欲饮水，少少与之，但以法救之。渴者，宜五苓散。原文

寸缓关浮尺弱，发热汗出，复恶寒，纯是太阳未罢之症也。设非误下，何得心下痞结耶？如不误下，则心下亦不痞，而太阳症必渐传经，乃至不恶寒而渴，邪入阳明审矣。然阳明津液既偏渗于小便，则大肠失其润，而大便之硬与肠中热结，自是不同，所以旬日不更衣亦无苦也。以法救之，救其津液也，与水及用五苓，即其法也。

五苓，利水者也。其能止渴而救津液者何也？盖胃中之邪热，既随小水而渗下，则利其小水，而邪热自消矣。邪热消，则津回而渴止，大便且自行矣，正《内经》通因通用之法也。前段汗出多而渴者，不宜用猪苓汤重驱津液；此段仍有汗、仍渴，但汗出不至于多，而渴亦因热炽，其津液方在欲耗未耗之界，故与水而用五苓为合法也。今世之用五苓者，但知水谷偏注于大肠，用之利水而止泄；至于津液偏渗于小便，用之消热

① 该：通“赅”，包括。

② 怵(chù 触)惕：恐惧。

而回津者则罕，故详及之。

十九、阳明病，脉浮而紧者，必潮热，发作有时；但浮者，必盗汗出。原文

阳明脉之浮紧，即太阳寒伤营之脉也；单浮，即太阳风伤卫之脉也。但传至阳明，仲景不欲以营卫辨症，而姑变其文耳。至于太阳症有未罢，各条虽悉，尚恐未明，再举潮热及盗汗，阳明之必至者辨之，确然无疑矣。从前注解，皆是短[1]章取义，而不会其大意，不知脉紧与潮热，脉浮与盗汗，非的对之症也，不过藉以辨阳明八九，太阳一二之候耳。至谓浮为阳盛，阳盛则阴虚，阴虚则盗汗出，节外生枝，几于说梦矣。

二十、阳明中风，脉弦浮大，而短气，腹都满[2]，胁下及心痛，久按之气不通，鼻干，不得汗，嗜卧，一身及面目悉黄，小便难，有潮热，时时哕，耳前后肿。刺之小差，外不解。病过十日，脉续浮者，与小柴胡汤；脉但浮，无余证者，与麻黄汤；若不尿，腹满加哕者不治。原文

此条阳明中风之症居七八，而中寒之症亦居二三。观本文不得汗及用麻黄汤，其义自见也。然此一症，为阳明第一重症，何以知之？太阳症既未罢，而少阳症亦兼见，是阳明所主之位，前后皆邪，而本经之弥满流连，更不待言矣。盖阳明脉本大，兼以少阳之弦，太阳之浮，则阳明之大，正未易衰也。腹满、鼻干、嗜卧、一身面目悉黄、潮热，阳明之症既尽见，兼以少阳之胁痛，太阳之膀胱不利，乃至时时哕，耳前后肿，则阳明之诸症，正未易除也。所以病过十日，外症不解，必审其脉症，或可引阳明之邪从少阳出，则用小柴胡汤；或可引阳明之邪从太阳出，则用麻黄汤方合法。若不尿，腹满加哕，则真气垂尽，更无力可送其邪，故知药不能治也。

二十一、阳明病，脉迟，食难用饱，饱则微烦头眩，必小便难，此欲作谷瘅。虽下之，腹满如故，所以然者，脉迟故也。原文

脉迟则表症将除，似乎可下，然得食而微烦，仍是外邪助其内热也。热蒸食而上攻，故头眩。小便必难者，湿热上攻，水道必不顺也。欲作谷瘅者，水谷之湿得热蒸而四迄[3]，遍身发黄，势所必至。下之腹满如故，病既未除，其脉之迟者，愈益难复，故以为戒。注谓下之则外邪内陷，殊不切要。盖腹满已是邪陷，宁俟下之始陷耶！所以然者，脉迟则胃不实，徒下其糟粕，不惟无益，而反害之耳。然则脉复其常，然后膀胱之气化行，湿热自除，谷瘅自退，又不言可知矣。

二十二、阳明病，若中寒，不能食，小便不利，手足濈然汗出，此欲作固瘕，必大便初硬后溏。所以然者，以胃中冷，水谷不别故也。原文

注谓固为坚固，瘕为积聚，大谬。盖大便初硬后溏，因成瘕泄。瘕泄即溏泄，久而不止，则曰固瘕也。

二十三、阳明病，初欲食，小便反不利，大便自调，其人骨节疼，翕然如有热状，奄然发狂，濈然汗出而解者，此水不胜谷气，与汗共并，脉紧则愈。原文

此段文义本明，注谓得汗则外邪尽解，脉紧且愈，全非本文来意。观上二条，一以小便少而成谷瘅，是湿热繇胃上攻胸脑，则头眩而身发黄；一以小便不利而成固瘕，是湿热繇胃下渗大肠，则手足汗出而成溏泄。此条小便反不利，本当成谷瘅及瘕泄之症，况其人骨节疼，湿胜也。翕然如有热状，热胜也。湿热交胜，乃忽然发狂，濈然汗出而解者，何以得此哉？此是胃气有权，能驱阳明之水与热，故水热不能胜，与汗共并而出也。脉紧则愈，言不迟也。脉紧疾，则胃气强盛，所以肌肉开而濈然大汗。若脉迟，则胃中虚冷，偏渗之水不能透而为汗，即手足多汗，而周身之湿与热又未能共并而出。此胃强能食脉健之人，所以得病易愈耶。

二十四、阴明病，不能食，攻其热必哕，所以然者，胃中虚冷故也。以其人本虚，故攻其热必哕。原文，攻热谓寒下之药也。

二十五 脉浮而迟，表热里寒，下利清谷者，四逆汤主之。若胃中虚冷，不能食者，饮水则哕。原文

表热里寒，法当先救其里，太阳经中，下利

---

① 短：据校经山房本当作“断”。

② 腹都满：整个腹部胀满。

③ 四迄：指表里上下周身四处弥漫。

不止，身疼痛者，已用四逆汤不为过；其在阳明之表热，不当牵制，更可知矣。此症比前一条虚寒更甚，故不但攻其热必哕，即饮以水而亦哕矣。

前云能食者为中风，不能食者为中寒矣。此上五条，一云食难用饱；一云欲食，似乎指中风为言；一云中寒不能食；及后二条之不能食又明指中寒为言，所以后人拘执其说，而误为注释也。不知此五条重举风寒症中之能食、不能食，辨胃气之强弱，非辨外邪也。故五症中，惟水不胜谷气，脉紧则愈一症，为胃气胜。其四条俱是脉迟胃冷，反为水热所胜之症。夫伤寒之症，皆热症也。而其人胃中虚冷者，又未可一例而推。盖胃既虚冷，则水谷混然无别，热邪传入，必不能遽变为实也。胃不实则不可下，而热邪既入，转蒸水谷之气，蕴崇[①]为病，即下之而水热不去，徒令胃气垂绝而作哕耳。仲景一一挈出，而于后条下利清谷一症，主之以四逆汤，则前条之较轻者，宜主之以温胃，更不待言。惟合五条而总会其立言之意，始不至于传讹耳。

门人问：濈然汗出而病解，乃手足濈然汗出者反作固瘕，何手足不宜于汗耶？答曰：前代之业医者，皆极大聪明学问之人，故仲景书为中人以上[②]，举一隅能以三隅反者[③]设也。胃气虚寒之人，外邪入之，必转增其热。胃热，故膀胱亦热，气化不行，小便因之不利。小便不利，而尽注于大肠，则为洞泄，即末条之下利清谷者是也。小便不利，乘胃热而渗于脾，则四肢先见色黄，乃至遍身发黄而成谷瘅者是也。今手足濈然得汗，则脾中之湿热行，而色黄谷瘅之患可免。但汗从手足而出，水热之气未得遍泄于周身，不过少分大肠奔迫之势，故不为洞泄，而为瘕泄耳。无病之人，小便不行，尚渍为他病；况伤寒症，极赤极热之小便，停蓄不行，能无此三种之变耶！一溯其源，而轻重自分矣。

二十六、阳明病，但头眩，不恶寒，故能食而咳，其人必咽痛；若不咳者，咽不痛。原文

此胃热协风邪而上攻之症也。

二十七、阳明病，法多汗，反无汗，其身如虫行皮中状者，此以久虚故也。原文

此胃热协寒邪而郁于肌肤之症也。言久虚者，明所以不能透出于肌表之故也，非谓当用补也。

二十八、阳明病，反无汗，而小便利，二三日呕而咳，手足厥者，必苦头痛；若不咳，不呕，手足不厥者，头不痛。原文

阳明症，本不头痛，若无汗、呕咳、手足厥者，得之寒，因而邪热深也。然小便利，则邪热不在内而在外，不在下而在上，故知必苦头痛也。若不咳、不呕、不厥，而小便利者，邪热必须水道而出，岂有逆攻巅顶之理哉！

二十九、阳明病下之，其外有热，手足温，不结胸，心中懊侬，饥不能食，但头汗出者，栀子豉汤主之。原文

下之而外有热，心中懊侬，饥不能食，几成结胸矣。然手足温，则阳气未至伤陷；不结胸，则外邪原属轻微。若其人头汗出者，亦是膈中郁热上蒸所致，宜因其高而扬之，用栀子豉汤以彻其热，则阳得下通于阴，而周身濈然汗解，并可知矣。此二条皆湿热上攻之症。

三十、阳明病，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咽，此必衄。原文

口中干燥与渴异，漱水不欲咽，知不渴也。阳明气血俱多，以漱水不欲咽，知邪入血分。阳明之脉起于鼻，故知血得热而妄行，必鼽鼻而出也。

三十一、脉浮发热，口干鼻燥，能食者则衄。原文

脉浮发热，口干鼻燥，阳明邪热炽矣。能食为风邪，风性上行，所以衄也。

三十二、阳明病，发热汗出者，此为热越，不能发黄也；但头汗出，身无汗，剂颈而还，小便不利，渴引水浆者，此为瘀热在里，身必发黄，茵陈蒿汤主之。原文

三十三、阳明病，面合赤色，不可攻之。必发热，色黄，小便不利也。原文

---

① 蕴崇：积聚。

② 中人以上：语本《论语·雍也》。中等水平以上的人。

③ 举一隅能以三隅反：语本《论语·述而》。即"举一反三"，指善于类推，能由此知彼。

三十四、阳明病，无汗，小便不利，心下懊侬者，身必发黄。原文

三十五、阳明病被火，额上微汗出，小便不利者必发黄。原文

合四条观之，阳明病湿停热郁，而烦渴有加，势必发黄。然汗出，热从外越，则黄可免；小便多，热从下泄，则黄可免。若误攻之，其热邪愈陷，津液愈伤，而汗与小便愈不可得矣；误火之，则热邪愈炽，津液上奔，额虽微汗，而周身之汗与小便愈不可得矣，发黄之变，安能免乎？发黄与前谷瘅，本同一症，但彼因脉迟胃冷而得，则与固瘕及哕同源，而与此异派①。

三十六、阳明病，下血谵语者，此为热入血室，但头汗出者，刺期门，随其实而泻之，濈然汗出则愈。原文

妇人病伤寒，经水适来、适断，则邪热乘之，而入于血室，谵语如见鬼状，当刺期门。乃男子阳明经病，下血而谵语者，亦为热入血室，亦刺期门。详后少阳篇末。

三十七、阳明症，其人喜忘者，必有畜血。所以然者，本有久瘀血，故令喜忘，屎虽硬，大便反易，其色必黑，宜抵当汤下之。原文

太阳经热结膀胱之症，轻者如狂，重者发狂。如狂者血自下，但用桃核、桂枝加入承气汤，因势利导，血去则愈；发狂者血不下，须用抵当汤，亟下其血乃愈，详太阳上篇。此条阳明喜忘之症，本差减于如狂，乃用药反循发狂之例者何耶？盖太阳多血，阳明少血，阳明之血一结，则较太阳更为难动，所以宜用抵当汤峻攻之法耳。但太阳云主之，则确乎不易；此云宜用，则症有轻重不等，在于临时酌量矣。

三十八、病人无表里症，发热七八日，虽脉浮数者，可下之。假令已下，脉数不解，合热则消谷善饥，至六七日不大便者，有瘀血也，宜抵当汤。若脉数不解，而下利不止，必协热而便脓血也。原文

虽云无表里症，然发热则浮数，表症尚在也。其所以可下者，以七八日为时既久，而发热、脉数，则胃中热炽，津液尽亡，势不得不用下法，如大柴胡汤之类是也。若下后脉数不解，可知果胃中热炽，其候当消谷善饥。然谷食既多，则大便必多，乃至六七日竟不大便，其症非气结，而为血结明矣，所以亦宜于抵当汤也。若数不解，而下利不止，注谓用抵当汤下之，数仍不解，大谬。此乃对假令已下，脉数不解五句之文。见已下脉数不解，反六七日不大便，则宜抵当以下其血；若已下脉数不解，而下利不止，则不宜抵当之峻，但当消悉② 以清其血分热邪，若血分之邪不除，必协热而便脓血矣。

合三条，总是热入血室，故随下血与不下血而异治也。然要知阳明尚兼太阳，则不但胃中热炽，而膀胱随经之热，亦未尽解，此所以宜于抵当汤乎！

三十九、病人烦热，汗出则解，又如疟状，日晡所发热者，属阳明也。脉实者，宜下之；脉虚浮者，宜发汗。下之，与大承气汤；发汗，宜桂枝汤。原文

病人得汗后，烦热解，太阳经之邪，将尽未尽，其人复如疟状，日晡时发热，则邪入阳明审矣。盖日晡者，申酉时，乃阳明之王时也。发热即潮热，乃阳明之本候也。然虽已入阳明，尚恐未离太阳，故必重辨其脉。脉实者，方为正阳阳明，宜下之；若脉浮虚者，仍是阳明而兼太阳，更宜汗，而不宜下矣。发汗宜桂枝汤，宜字最妙。见前既得汗而烦热解，此番只宜用桂枝和营卫，以尽阳明兼带之邪，断不可误用麻黄汤矣。

阳明经中篇

凡外邪已离太阳，未接少阳，谓之正阳阳明，列于此篇

凡外感之邪全入阳明所辖地界，已离太阳，未接少阳，此际当用下法，确无疑矣。然其邪复有在经在腑之不同：在经者，与太少为邻，仍是传经之邪；在腑者，则入于胃，而不传经。但在经者之用下，常恐胃有未实，篇中无限消悉迟徊③；若在腑，则胃已大实，惟有急下，以存津液

① 异派：不同的流派，此指不同的病因病机。

② 消悉：当作"消息"，此指斟酌病情。

③ 迟徊：迟疑，徘徊。

而已。

一、阳明之为病，胃家实是也。原文

以胃家实揭正阳阳明之总，见邪到本经，遂入胃而成胃实之症也。不然，阳明病，其胃不实者多矣，于义安取乎！

二、伤寒三日，阳明脉大。原文

伤寒，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三日少阳，乃传经之次第，其实不以日拘也。此云三日阳明脉大，正见二日之阳明传自太阳，必兼乎浮紧、浮缓，未定是正阳阳明也。若正阳阳明，气血俱多，其脉必大，而与太阳别矣。言外见三日症兼少阳，则其脉必大而弦，又不得为正阳阳明也。噫，微矣哉！

三、伤寒发热无汗，呕不能食，而反汗出濈濈然者，是转属阳明也。原文

四、伤寒转系阳明者，其人濈濈然微汗出也。原文

濈濈者，肌肉开而微汗不干之貌；发热无汗，呕不能食，皆伤寒之症也。伤寒无汗，何以反濈濈汗出耶？可见症已转属正阳阳明矣。既濈然汗出，则热除呕止可知矣。

五、太阳病三日，发汗不解，蒸蒸发热者，属胃也，调胃承气汤主之。原文

蒸蒸者，热势自内腾达于外，如蒸炊然，胃实之验也。其热蒸蒸，势必其汗濈濈矣。妙哉，形容乎！惟热在胃，故用承气以调其胃，胃调则病涣然除矣。

六、阳明病，本自汗出，医更重发汗，病已差，尚微烦不了了者，此大便必硬故也。以亡津液，胃中干燥，故令大便硬。当问其小便日几行，若本小便日三四行，今日再行，故知大便不久出。今为小便数少，以津液当还入胃中，故知不久必大便也。原文

七、阳明病，自汗出，若发汗，小便自利者，此为津液内竭，虽硬不可攻之，当须自欲大便，宜蜜煎导而通之，若土瓜根及与大猪胆汁，皆可为导。原文

八、阳明病，脉迟，虽汗出，不恶寒者，其身必重，短气，腹满而喘。有潮热者，此外欲解，可攻里也。手足濈然而汗出者，此大便已硬也，大承气汤主之；若汗多，微发热恶寒者，外未解也，其热不潮，未可与承气汤；若腹大满不通者，可与小承气汤微和胃气，勿令大泄下。原文，后半节入阳明上篇

脉迟、汗出、不恶寒、身重、短气、腹满、喘、潮热八者，乃阳明之外邪欲解，可以攻里，而不为大误之候也。然曰欲解、曰可攻，不过用小承气及调胃承气之法耳。必手足濈然汗出，方可验胃实便硬，外邪尽解，而当从大承气急下之法也。申酉戌间独热，余时不热者为潮热。若汗多、微发热恶寒，是阳明证尚兼太阳，纵腹大满，胃终不实，只可微和胃气，以从权而已。

九、病人不大便五六日，绕脐痛，烦躁，发作有时者，此有燥屎，故使不大便也。原文

十、大下后，六七日不大便，烦不解，腹满痛者，此有燥屎也。所以然者，本有宿食故也，宜大承气汤。原文

十一、病人小便不利，大便乍难乍易，时有微热，喘冒不能卧者，有燥屎也，宜大承气汤。原文

十二、阳明病，潮热，大便微硬者，可与大承气汤；不硬者，不可与之。若不大便六七日，恐有燥屎，欲知之法，少与小承气汤，汤入腹中，转失气者，此有燥屎，乃可攻之；若不转失气，此但初头硬，后必溏，不可攻之，攻之必胀满不能食也。欲饮水者，与水则哕。其后发热者，必大便硬而少也。以小承气汤和之。不转失气者，慎不可攻也。原文

转失气者，屁出也。腹中之气，得攻药不为转动，则属虚寒，所以误攻而症变胀满、不能食及哕也。攻后重复发热，又是胃热至此方炽，大便因可得硬，但为时未久必少耳，仍以小承气汤和之。若腹中气仍不转，则不但用大承气大差，即用小承气亦小差矣。

十三、阳明病，下之，心中懊侬而烦，胃中有燥屎者，可攻。腹微满，初头硬，后必溏，可攻之。若有燥屎者，宜大承气汤。原文

以小承气汤试其可下，而用大承气汤下之矣。设下后心中懊侬而烦，又属热重药轻，当再进大承气，以协济前药，亟驱热邪，则闷烦自解

也。一云胃中有燥屎者，一云若有燥屎者，俱指试其转失气及绕脐痛、腹满痛、小便不利、烦躁、时有微热、喘冒不能卧七证言也。

十四、得病二三日，脉弱，无太阳柴胡证，烦躁，心下硬，至四五日，虽能食，以小承气汤少少与微和之，令小安，至六日，与承气汤一升。若不大便六七日，小便少者，虽不能食，但初头硬，后必溏，未定成硬，攻之必溏，须小便利，屎定硬，乃可攻之，宜大承气汤。原文

无太阳、少阳之证，则烦燥、心下硬属正阳阳明之可下无疑矣。乃其人脉弱，虽是能食，亦止可少用小承气，微和胃气。和之而当，必觉小安。俟隔日再以小承气，稍稍多进，总因脉弱，故尔迟徊也。至六七日竟不大便，似乎胃实，乃小便复少，正恐胃弱而膀胱气化之源窒，转渗大肠，初硬后溏耳。所以小便利，屎定硬，乃可攻之。

此段之虽能食，虽不能食，全与辨风寒无涉。另有二义：见虽能食者，不可以为胃强而轻下也；虽不能食者，不可以为胃中有燥屎而轻下也。后九条云谵语、有潮热、反不能食者，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与此互发，前后注释俱差。

十五、阳明病，不吐不下，心烦者，可与调胃承气汤。原文

胃气及津液既不蒸吐下而伤，则心烦明系胃中热炽，故可与调胃承气以安胃气，而全津液也。

合九条，总是以外证之解与不解，气之转与不转，脐腹之痛与不痛，脉之弱与不弱，汗出之多与不多，小便之利与不利，邪热之炽与不炽，津液之干与不干，而辨腹中之燥屎多与不多，溏与不溏，以消悉微下之法。故惟手足濈然汗出，大便已硬者，主之以大承气汤。其他诸证，一则曰宜用导法，再则曰不可攻之，再则曰宜小承气汤，再则曰少与小承气汤，再则曰明日更与一升，再则曰宜大承气汤，全是商量治法，听人临时斟酌，以祈无误，所以不用主之二字。此等处关系安危最大。盖热邪入胃，不以寒药治之则胃伤，然寒药本以救胃也，不及则药不胜邪，太过则药反伤正。况乎不胜其邪，势必尽伤其正，徒伤其正，又未必尽去其邪，此仲景所为谆复于二者之间耶！

十六、阳明病，谵语，发潮热，脉滑而疾者，小承气汤主之。因与承气汤一升，腹中转失气者，更服一升；若不转失气，勿更与之。明日不大便，脉反微涩者，里虚也，为难治，不可更与承气汤也。原文

谵语而发潮热，阳明之下证审矣。更兼其脉滑疾，复与脉弱者不伦，故主之以小承气汤，一定之法也。然尚未知其里证若何？必转失气方可再服。若服后不转失气，并不大便，脉反微而且涩，又是里气虚寒之证。盖阳明居于中土，其表虚，表实来自太阳，至此已明；其里虚、里实茫然未卜，故用法不可令虚者益虚，有如此之郑重也。

十七、夫实则谵语，虚则郑声。郑声，重语也。原文

郑声者，郑重之声，正气不足，声出重浊也，亦辨里实里虚之一端也。

十八、直视谵语，喘满者死，下利者亦死。原文

此条当会意读，谓谵语之人，直视者死，喘满者死，下利者死，其义始明。盖谵语者，心火亢极也，加以直视，则肾水垂绝，心火愈无制，故主死也。喘满者，邪聚阳位而上争，正不胜邪，气从上脱，故主死也。下利者，邪聚阴位而下夺，正不胜邪，气从下脱，故主死也。

十九、发汗多，若重发汗者，亡其阳，谵语，脉短者死，脉自和者不死。原文

注拟此为太阳经脱简，不知太阳经无谵语之例，必日久而兼阳明少阳，方有谵语。故此言太阳经得病时，发汗过多，及传阳明时，重发其汗，亡阳而谵语之一证也。亡阳之人，所存者，阴气耳，故神魂无主而妄见妄闻，与热邪乘心之候不同。况汗多则大邪必从汗解，止虑阳神飞越难返，故脉短则阴阳不附，脉和则阴阳未离，其生死但从脉定耳。其脉既短，安问药之长哉？

门人问：亡阳而谵语，四逆汤可用乎？答曰：仲景不言方，而子欲言之，曷不详之仲景耶？盖亡阳固必急回其阳，然邪传阳明，胃热之炽否，

津液之竭否，里证之实否，俱不可知。设不辨悉，欲回其阳，先竭其阴，竟何益哉？此仲景不言药，乃其所以圣也。然得子此问，而仲景之妙义愈彰矣。

二十、阳明病，其人多汗，以津液外出，胃中燥，大便必硬，硬则谵语，小承气汤主之。若一服谵语止，更莫复服。原文

此条举谵语之因，汗多津越者为言。

二十一、伤寒四五日，脉沉而喘满，沉为在里，而反发其汗，津液越出，大便为难，表虚里实，久则谵语。原文

此举谵语，因误汗而致者，其曰里实，亦即上文胃中燥，大便必硬之互辞。其不出方者，亦即上文小承气汤之互意也。

二十二、伤寒，若吐，若下后不解，不大便五六日，上至十余日，日晡所发潮热，不恶寒，独语如见鬼状。若剧者，发则不识人，循衣摸床，惕而不安，微喘直视，脉弦者生，涩者死；微者，但发热谵语者，大承气汤主之。若一服利，止后服。原文

此条举谵语之势重者为言。而势重之中，复分二等：剧者生死仍凭乎脉，微者则主以大承气汤。比上条之小承气为更进矣。前云谵语脉短者死，此云脉弦者生；前云谵语脉滑疾者，用小承气，此云脉涩者死，更互一字，而大意跃然。

二十三、汗出谵语者，以有燥屎在胃中，此为风也。须下之，过经乃可下之。下之若早，语言必乱，以表虚里实故也。下之则愈，宜大承气汤。原文

此条之文似浅而实深，仲景惧人不解，已自为注脚，不识后人何故茫然！胃有燥屎，本当用下，以谵语而兼汗出，知其风邪在胸，必俟过经下之，始不增扰。所以然者，风性善行数变，下之若早，徒引之走空窍，乱神明耳。然胃有燥屎，下之不为大误，其小误止在未辨证兼乎风。若此者，必再一大下，庶大肠空，而风邪得以并出，故自愈。此通因通用之法，亦将差就错之法也。

二十四、阳明病，谵语，有潮热，反不能食者，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也。若能食者，但硬耳，宜大承气汤。原文

有燥屎，则肠胃热结，故不能食。若能食，则肠胃未结，故但硬耳。前条云其后发热者，必大便硬而少也；此云但硬耳，不更言其少，乃于胃中有燥屎者，言其五六枚之多，亦互举以辨微细之意，不可忽也。俱宜大承气汤者，已结者，开其结；未结者，涤其热，不令更结。同一谵语、潮热，故同一治，至于药制之大小，必有分矣。

合九条观之，既云实则谵语矣，乃其用治，迟徊审谛。始以和法为攻法，俟服药后重辨脉证，不敢径情急攻，即攻之，又一服利，止后服，何其郑重耶！可见所谓实者，乃邪气实也。邪气实，正气未有不虚，况津液为邪所耗；而至于谵语，方寸几于无主，其虚为何如哉？邪实不可不下，正虚不可太下，斟酌于邪正之间，以权宜而善其治，良工苦心，要当三复于圣言[①]矣。

二十五、阳明病，发热汗多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原文

胃中止一津液，汗多则津液外渗，加以发热，则津液尽随热势，蒸蒸腾达于外，更无他法可止其汗。惟有急下一法，引热势从大肠而出，庶津液不致尽越于外耳。前条云，发汗不解，蒸蒸发热者，属胃也，调胃承气汤主之。可见调胃之义，乃和缓其胃中之热，以存津液也。此证发热而至于汗多，明是始先未行调胃所致，故宜急下，无取缓调。

二十六、发汗不解，腹满痛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原文

二十七[②]、腹满不减，减不足言，当下之，宜大承气汤。原文

发汗不解，而反腹中满痛，则邪不在表而在里，亦惟有急下一法，庶满痛去，而病自解也。减不足言四字，形容腹满如绘，见满至十分，即减去一二分，不足杀其势也。此所以纵有外邪未解，而当下无疑耳。

二十八[③]、伤寒六七日，目中不了了[④]，睛不

① 三复于圣言：此指对仲景的话反复推敲领会。
② 二十七：各版本均无此序号，循例补入。
③ 二十八：底本作二十七，循例改作二十八。
④ 目中不了了：视物模糊不清。

和，无表里证，大便难，身微热者，此为实也，急下之，宜大承气汤。原文

此一条，辨证最微细。大便难，则非久秘，里证不急也；身微热，则非大热，表证不急也，故曰无表里证，只可因是而验其热邪在中耳。热邪在中，亦不为急，但其人目中不了了，睛不和则急矣。以阳明之脉络于目，络中之邪且盛，则在经之盛更可知，故惟有急下之而已。

按：少阴经有急下三法，以救肾水：一本经水竭，一木邪涌水，一土邪凌水。而阳明经亦有急下三法，以救津液：一汗多津越于外，一腹满津结于内，一目睛不慧，津枯于中。合两经下法，以观病情生理，恍觉身在冰壶，腹饮上池[①]矣。

二十九、阳明病，欲解时，从申至戌上。原文

三十、脉浮而芤，浮为阳，芤为阴，浮芤相搏，胃气生热，其阳则绝。原文

其阳则绝，即无阳之互辞，谓津液内亡也。当下不下，故致此耳。

三十一、趺阳脉浮而涩，浮则胃气强，涩则小便数，浮涩相搏，大便则难，其脾为约，麻仁丸主之。原文

脾约之证，在太阳阳明已当用麻仁丸润下。失此不用，延至正阳阳明，胃中津液，瓮干杯罄，下无及矣。然则浮涩之脉，转为浮芤，不可类推乎？详见本卷末答门人脾约问。

阳明经下篇

凡外邪已趋少阳，未离阳明，谓之少阳阳明，列于此篇

凡属正阳阳明之证，病已入于胃腑，故下之则愈。其有胃不实，而下证不具者，病仍在经。在经之邪不解，必随经而传少阳，口苦、咽干、目眩、耳聋、胸胁满痛之证，必兼见一二，故谓之少阳阳明，其实乃是阳明少阳也。

少阳主半表半里，阳明证中才兼少阳，即表里皆不可攻，故例中止用和法。

少阳阳明合病，另有颟条，附三阳经后。

一、阳明病，发潮热，大便溏，小便自可，胸胁满不去者，小柴胡汤主之。原文

潮热本阳明胃实之候，若大便溏，小便自可，则胃全不实，更加胸胁满不去，则证已传入少阳矣。才兼少阳，即有汗下二禁，惟小柴胡一方，合表里中而总和之，乃少阳一经之正法，故阳明少阳亦取用之，无别法也。

二、阳明病，胁下硬满，不大便而呕，舌上白胎者，可与小柴胡汤。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身濈然而汗出解也。原文

不但大便溏为胃未实，即使不大便，而见胁下硬满、呕与舌胎之证，则少阳为多，亦当从小柴胡汤分解阴阳，则上下通和，濈然汗出，而胎、呕、胁满之外证一时俱解矣。既云津液得下，则大便自行，亦可知矣。此一和而表里俱彻，所以为贵也。

上焦得通，津液得下八字，关系病机最切。风寒之邪，协津液而上，聚于膈中，为喘，为呕，为水逆，为结胸，常十居六七。是风寒不解，则津液必不得下。倘误行发散，不惟津液不下，且转增上逆之势，愈无退息之期矣。此所以和之于中，而上焦反通也。至于杂病项中，如痰火、哮喘、咳嗽、瘰疬等症，又皆火势熏蒸日久，顽痰胶结经隧，所以火不内熄，则津液必不能下灌灵根，而精华尽化为败浊耳。夫人之得以长享者，惟赖后天水谷之气，生此津液。津液结则病，津液竭则死矣。故治病而不知救人之津液者，真庸工也。

论太阳阳明、少阳阳明，原有可下之证

三、问曰：病有太阳阳明，有正阳阳明，有少阳阳明，何谓也？答曰：太阳阳明者，脾约是也；正阳阳明者，胃家实是也；少阳阳明者，发汗利小便已，胃中燥烦实，大便难是也。原文

注谓脾约乃太阳之邪，径趋入胃，而成胃实，贻误千古。详后答门人问脾约论。

附少阳转阳明二证

此与阳明兼带少阳之症迥殊，故另揭出。

少阳阳明者，发汗利、小便已，胃中燥烦实，大便难是也。阳明原文

病已传到少阳经，而去阳明经远矣。乃从少

① 腹饮上池：喝上池之水。语本《史记·扁鹊传》。比喻能够洞察病情的变化。

阳经治法，发汗、利小便已，其人方才胃中燥烦实。大便难者，是少阳重转阳明，而成可下之一证也。

服柴胡汤已，渴者属阳明也。以法治之。少阳原文，此条亦互上条之意，解见少阳。

附太阴转阳明一证

伤寒脉浮而缓，手足自温者，是为系在太阴。太阴者，身当发黄；若小便自利者，不能发黄，至七八日，大便硬者，为阳明病也。太阴原文

脉浮而缓，本为表证，然无发热恶寒外候，而手足自温者，是邪已去表而入里。其脉之浮缓，又是邪在太阴，以脾脉主缓故也。邪入太阴，势必蒸湿为黄，若小便自利，则湿行而发黄之患可免。但脾湿既行，胃益干燥，胃燥则大便必硬，因复转为阳明内实，而成可下之证也。

附少阴转阳明一证

少阴病六七日，腹胀不大便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少阴原文

少阴之证，自利者最多。虚寒则下利清谷，滑脱则下利脓血，故多用温法。此以六七日不大便而腹胀，可见热邪转归阳明，而为胃实之证，所以宜于急下也。

附厥阴转阳明之证

下利，谵语者，有燥屎也，宜小承气汤。厥阴原文

下利则热不结，胃不实，何得谵语耶？此必邪返于胃，内有燥屎，故虽下利，而结者自若也。半利半结，所以不宜大承气，而宜于小承气，微动其结耳。

附答客难大意

客有熟仲景之书者，难昌曰：所分阳明三篇，将仲景阳明证中七十四条收尽无遗，大开后人眼目，可谓智矣。只是过矜其智，而掩昔贤之长，鄙见微有不满耳。昌曰：余何敢哉！客曰：王叔和当日编次阳明一经，首列问有太阳阳明，有正阳阳明，有少阳阳明者何也？仲景答曰：太阳阳明者，脾约是也；正阳阳明者，胃家实是也；少阳明明者，发汗、利小便已，胃中燥，大便难是也。圣言煌煌，子既遵其例，何反后其文耶？昌曰：三段揭首，叔和已误，曷可再误？昌分三篇，不从兹起见也。三篇举以统括七十余条之义，若叔和所列，不过是绝无仅有之一证，以冠篇首，则阳明一经之大旨尽失矣。此无难辨者，盖当日之问，乃问三阳经中可下之证，所以答云，太阳阳明之可下者，除是脾约；少阳阳明之可下者，除是发汗、利小便已，胃中燥，大便难。舍此二证，则太阳、少阳必无一定之下法矣。今分三篇，以明太少二阳之不可下，乃以可下之条，混引其端，昌之所不敢出也。又况少阳阳明，所谓发汗、利小便已，胃中燥，大便难者，乃是病邪已去阳明，全入少阳，及发汗、利小便后，少阳症亦尽罢，其邪不入三阴，重复转到阳明，所以名为少阳阳明，与始先病在阳明，略兼少阳一二者，有何干涉哉？客始为之心折。

附答门人奇问

门人问：治伤寒之法，轨[1]则虽多，必有精一之理可以贯彻终始者，请吾师试举一言以蔽之[2]，可乎？余曰：伤寒之变，千蹊万径，如之何其可以一言括耶？门人曰：如痘疹秘诀，谓起先开盘[3]时，要有根脚，有根脚则浆成；及至灌脓时，要无根脚，无根脚则毒化。此亦片言居要者，吾师曷不仿而言之？余笑曰：若是则姑拟一言，以答子之奇问，亦无难者。凡治伤寒之诀，起先惟恐传经，传经则变生；其后惟恐不传经，不传经则势笃。此二语不识可括其义否？门人踌躇曰：起先惟恐传经韪[4]矣，其后惟恐不传经之说大奇，且大创未之前闻也。余曰：仲景言之再四，但子辈双眸未炯，见同未见耳，何奇创之有耶？仲景云：阴明居中，土也，万物所归，无所复传。盖阳明之脉行身之前，邪入其经，则有前经、后经相传之次第；而阳明之腑，乃中州之胃，为水谷之海，脏腑经脉之总司，邪入其中，则无复传次之可言，所以惟有下夺一法，夺其土而邪自不留耳。此仲景于阳明经内，特挈不传之妙理也。又云阳明中风，脉弦浮大而短气，腹都满，胁下

① 轨：规矩、法度。

② 一言以蔽之：语本《论语·为政》。用一句话来概括。

③ 开盘：指痘疹开始布发。

④ 韪(wěi 伟)：是，对。

及心痛，久按之气不痛，鼻干，不得汗，嗜卧，一身及面目悉黄，小便难，有潮热，时时哕，耳前后肿，刺之小差，外不解，病经十日，脉续浮者，与小柴胡汤；脉但浮，无余证者，与麻黄汤；若不尿，腹满加哕者不治。此一段至理，千古无人看出，总不识其所言者何事。讵知脉弦浮大而气反短，连腹都满者，邪不传也；胁下及心痛，乃至久按之气不通者，邪不传也；鼻干，不得汗，嗜卧，表里俱困，乃至一身及面目悉蒸为黄者，邪不传也；小便难，有潮热，时时哕者，胃热炽盛，上下道穷，邪不传也；耳前后肿，刺之小差者，内邪不传，乃至外抉其血亦不散，但其肿小差也；外不解，过经十日，留连极矣。所谓万物所归，无所复传者，原为美事，孰知病邪归之而不传，反成如此之危候耶！要知阳明之邪，来自太阳，去自少阳，所以脉续浮者，与小柴胡汤推其邪，使速往少阳去路也；脉但浮，无余症者，与麻黄汤推其邪，使速还太阳来路也。若不尿，腹满，则胃邪内壅，不下行矣；而更加哕，则胃气将竭，愈上逆矣，再有何法可以驱其邪而使之传哉？又云太阳病十日已去，脉浮细而嗜卧者，外解已也。设胸满胁痛者，与小柴胡汤；脉但浮者，与麻黄汤；见脉浮细而嗜卧，邪已尽传于外而解散者，方可无虑。设胸满胁痛，则当与小柴胡汤推之，速往少阳而出；设脉但浮，无余症，则当与麻黄汤推之，速往太阳而出，是皆惟恐其邪之不传，暗伏危机也。必识此意，然后始识仲景用药之故。不然，岂有十余日后而无故张皇[①]，反用麻黄汤之理哉！凡此皆因太少二阳与阳明连贯，故用表法，所谓从外入者，驱而出之于外也。复有表里阴阳之间，正已虚而邪不尽，无可速传之候，仲景用法，悉从外邪不能传出起。见如：太阳病未解，脉阴阳俱停，必先振栗，汗出而解。设不振栗，则邪不能传之于表，而无从得汗可知也。然既云阴阳两停，其传表传里未可预定，所以惟阳脉微者，方是邪不能传表，当从汗之而解；惟阴脉微者，方是邪不能传里，当从下之而解，此其故，甚可思也。若非邪住不传之候，则阳脉微者，当补其阳；阴脉微者，当补其阴矣。岂有反汗之而伤其阳，下之而伤其阴之理哉！又如：太阳病，过经十余日，反二三下之，后四五日，柴胡症仍在者，先与小柴胡汤。服之本当蒸蒸而振，却发热汗出而解矣。乃反加呕不止，心下急，郁郁微烦者，此邪因屡下而入里已深，非一柴胡汤可以尽提之，传出于表，必再与大柴胡汤分提表里之邪。阳邪传阳，阴邪传阴，一举而分解之，始为合法。不然，岂有呕急、郁烦，表症转增，反行兼解其里之理哉！又如：伤寒五六日，头汗出，微恶寒，手足冷，心下满，口不欲食，大便硬，脉细者，此为阳微结。乃是说阳分之邪微微结聚，不能传出于表里，故本文即继之曰必有表，复有里也，其旨甚明也。末云可与小柴胡汤，设不了了者，得屎而解，即前证过经十余日，用大小柴胡分提使传之法也。乃知舍此更无可使其传矣。又如：发汗吐下后，虚烦不得眠，若剧者，必反覆颠倒，心中懊侬。此邪退正虚，而余邪阻滞，不能传散，以致无可奈何也。此时将汗之乎？下之乎？和之乎？温之乎？仲景巧用栀子豉汤，涌载其余邪于上，俾一吐而尽传无余。设非此一法从高而越，有殆而已矣。又如云：食谷则哕；不能食，攻其热则哕；欲饮水者，与水则哕；不能食者，与水则哕，何其言之不一耶？皆是为胃气虚寒，余邪不能传散者，致其叮咛也。更有谷瘅一证，邪热在胃，不能传出，反蒸食而发黄；固瘕一证，胃气虚寒，水停不行，反渗大肠而瘕泄。此三证者，仲景但言证，而不言治，学者倘不透此一关，果何从而施治耶？是则邪之传与不传，所关如此甚钜。乃治伤寒家，初不量邪势之浅深，胃气之厚薄，而贸贸[②]以从事也，实繇先圣法则，未经昔贤阐绎，后学漫无入路耳。夫足太阳膀胱，足阳明胃，足少阳胆，皆腑也，何必独归阳明始不传耶？盖膀胱主出，胃主纳，胆不主出纳，所以惟阳明胃为藏纳之地，具载物之体，传经之邪，必归阳明始能消之。若夫胃土告困，不能消邪，则在腑之邪，漫无出路，久之必渐渍于本经，其脉必仍转为浮，所以仲景云脉续浮者，与柴胡汤。此中复有奥义，其义维何？即必有表，复有里之说也。故

① 张皇：惊慌。

② 贸贸：目不明貌。此谓轻率，考虑不周。

用柴胡汤提出少阳，俾循经次而传太阴、少阴、厥阴，以尽其邪，乃始得以无患耳。若但浮，无余证，则是有表无里，只用麻黄汤提出太阳，其邪立解，不劳余力矣。得仲景之神者，目击道存，即如天以四时成岁，中土各旺于季月之末，然后木庇其根，火收其焰，金销其肃，水藏其澜，使非传之中土，则木火金水不相连贯，何以化机盈眸不息乎？人之饮食入胃，清气升而浊气降，渣滓不留者，其妙惟在于传。设一日不传，则积滞而不能化矣。至于仙家攒簇[①]五行，东三南二[②]，木火相恋，归于中土；西四北一[②]，金水相关，归于中土。其妙更在于不传，设传则流散而不能造矣。然则中土之传与不传，足尽天人之蕴[③]，又何疑于医事哉？门人爽然曰：似此剔出伤寒神髓以立言，数之可千，推之可万，恍疑身陟[④]天汉[⑤]星津，炯炯光芒，流射肺腑矣，请名之曰伐髓迪光[⑥]论。

门人问：脾约一症，胃强脾弱，脾不为胃行其津液，如懦夫甘受悍妻之约束，宁不为家之索[⑦]乎？余曰：何以见之？曰：仲景云，趺阳脉浮而涩，浮则胃气强，涩则小便数，浮涩相搏，大便为难，其脾为约，麻仁丸主之，以是知胃强脾弱也。余曰：脾弱即当补矣，何为麻仁丸中反用大黄、枳实、厚朴乎？子辈日聆师说，而腹笥[⑧]从前相仍之陋，甚非所望也。仲景说胃强，原未说脾弱，况其所谓胃强者，正是因脾之强而强。盖约者，省约也。脾气过强，将三五日胃中所受之谷，省约为一二弹丸而出，全是脾土过燥，致令肠胃中之津液日渐干枯，所以大便为难也。设脾气弱，即当便泄矣，岂有反难之理乎？相传谓脾弱不能约束胃中之水，何以反能约束胃中之谷耶？在阳明例中，凡宜攻下者，惟恐邪未入胃，大便弗硬，又恐初硬后溏，不可妄攻；若欲攻之，先与小承气，试其转失气，方可攻，皆是虑夫脾气之弱，故尔踌躇也。若夫脾约之症，在太阳已即当下矣，更何待阳明耶？子辈傅会[⑨]前人，以脾约为脾弱，将指吴起之杀妻[⑩]者为懦夫乎？有悖圣言矣。

门人又问曰：今乃知脾约之解矣。触类而推，太阳阳明之脾约，与少阳阳明之胃中燥烦实、大便难者，同是一症，此其所以俱可攻下耶！余曰：是未可言触类也。因难之曰：邪热自太阳而阳明而少阳，为日既久，烁其津液，大便固当难矣。其在太阳，方病之始，邪未入胃，何得津液即便消耗，而大肠燥结耶？且太阳表邪未尽，又何不俟传经即亟亟润下，而自犯太阳之禁耶？门人不能对。因诲之曰：脾约一症，乃是未病外感之先，其人素惯脾约，三五日一次大便者，乃至感受风寒，即邪未入胃，而胃已先实，所以邪至阳明，不患胃之不实，但患无津液以奉其邪，立至枯槁耳。仲景大变太阳禁下之例，而另立麻仁丸一法以润下之，不比一时暂结者，可用汤药荡涤之耳。此义从前瞶瞶[⑪]，凡遇素成脾约之人，亦必俟经尽方下，百无一生矣！故因子问而畅发之。

附问难门人大意

暇日门人聚谈仲景制方之妙，主伯亚旅[⑫]，天然一定。因问曰：仲景于太阳经中，有兼带阳明经者，其风伤卫，则桂枝汤中加葛根；其寒伤营，则麻黄汤中加葛根。有兼带少阳经者，其风伤卫，则桂枝汤中加柴胡；其寒伤营，则麻黄汤中加柴胡，合、并之病亦然。是则阳明经以葛根为主药，少阳经以柴胡为主药矣。乃少阳经颛用

---

① 攒(cuán)簇(cù 促)：聚集。

② 东三南二，西四北一：古代"河图"认为五行各有生数和成数。其生数是：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其成数是：水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结合我国地理气候地理环境，把属水的一、六位于北方；属火的二、七位于南方；属木的三、八位于东方；属金的四、九位于西方；属土的五、十位于中央。用以说明宇宙万物的生成变化。

③ 蕴：深奥之处。

④ 陟(zhì 至)：升，登。

⑤ 天汉：银河。

⑥ 伐髓迪光：发掘(《伤寒论》中的)精髓，启迪(《伤寒论》中的)神光。

⑦ 索：法度。

⑧ 笥(sì 四)：盛饭或衣物的竹器。此指装。

⑨ 傅会：同"附会"。

⑩ 吴起之杀妻：语本《史记·吴起传》。此以吴起杀妻以求将比喻脾土过燥，致令肠胃津液干枯，大便难出。

⑪ 瞶瞶：同"愦愦"。不清楚。

⑫ 主伯亚旅：位尊者一，位卑者众。文中以主伯比喻《伤寒论》中的六经提纲，以亚旅比喻六经众多的病症变化。

小柴胡汤，而阳明一经全不用葛根汤者何耶？门人不能对。因诲之曰：此有二义：太阳而略兼阳明，则以方来之阳明为重，故加葛根；阳明而尚兼太阳，则以未罢之太阳为重，故不用葛根。且阳明主肌肉者也，而用葛根大开其肌肉，则津液尽从外泄，恐胃愈燥而阴立亡，故不用者，所以存津液耳。本经前条有云，阳脉实，因发其汗出多者，亦为大[①]过。大过为阳绝于里，亡津液，大便因硬也。是阳脉实者，且不可过汗，其阳脉微者，又当何如耶？仲景所以阳明诸症，全不用葛根之意，益彰彰矣。小儿布痘见点之时，第一戒用葛根，用之则肌窍尽开，一齐拥出。昔贤云见点之后，忌用升麻汤，以升麻汤中有葛根耳。后人误谓见点后忌用升麻，至于葛根反恣用无忌。只遗一汤字，而葛根等兔脱[②]，升麻等雉罹[③]，儿命遭枉，等恒河沙数矣。因与治伤寒，滥用葛根，劫人津液者，并举示戒焉。

① 大：据校经山房本当作“太”。

② 兔脱：象兔那样突围逃脱。文中比喻应该禁用的葛根反恣用无忌。

③ 雉(zhì 至)罹(lí 离)：如雉之被捕而不幸。雉，野鸡；罹，遭遇不幸的事。用此比喻当用的升麻反列为禁忌药。

尚论篇卷三

尚论仲景《伤寒论》重编三百九十七法

尚论少阳经证治大意

仲景少阳经之原文，叔和大半编入太阳经中，昌殊不得其解。岂以太阳行身之背，少阳行身之侧，其营卫显然易辨，非如阳明与三阴之属腑脏者，营卫难窥，故将少阳之文，汇入太阳耶？此等处，窃不敢仍叔和之旧。盖六经各有专司，乃引少阳之文，与三阳合病、并病、过经不解及坏病诸条，悉入太阳篇中，适足以乱太阳之正也。在太阳一经之病，已倍他经，辨之倍难，而无端蔓引混收，此后人所为多歧亡羊[①]乎！兹将治少阳之法，悉归本篇，其合病，并病、坏病、痰病，另隶于三阳经后，庶太阳之脉清，而少阳之脉亦清耳。

少阳经全篇[②]

少阳证用小柴胡汤和解加减一法

一、伤寒五六日，中风，往来寒热，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或胸中烦而不呕，或渴，或腹中痛，或胁下痞硬，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热，或咳者，小柴胡汤主之。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若胸中烦而不呕，去半夏、人参，加栝蒌实；若渴者，去半夏，加人参、栝蒌根；若腹中痛，去黄芩，加芍药；若胁下痞硬，去大枣，加牡砺[③]；若心下悸、小便不利者，去黄芩，加茯苓；若不渴、外有微热者，去人参，加桂枝，温覆取微似汗愈；若咳者，去人参、大枣、生姜，加五味子、干姜。原文

躯壳之表，阳也；躯壳之里，阴也。少阳主半表半里之间，其邪入而并于阴则寒，出而并于阳则热，往来寒热，无常期也。风寒之外邪，挟身中有形之痰饮，结聚于少阳之本位，所以胸胁苦满也。胸胁既满，胃中之水谷亦不消，所以默默不欲食，即昏昏之意，非静默也。心烦者，邪在胸胁，逼处心间也。或呕、不呕，或渴、不渴，诸多见证，各随人之气体，不尽同也。然总以小柴胡之和法为主治，而各随见证以加减之耳。

少阳病有辨证一法

二、少阳之为病，口苦，咽干，目眩也。原文

口苦、咽干者，热聚于胆也。目眩者，木盛生风而旋晕也。

少阳病有汗吐下三禁二法

三、伤寒，脉弦细，头痛发热者，属少阳。少阳不可发汗，发汗则谵语。此属胃，胃和则愈；胃不和，则烦而悸。原文

少阳伤寒禁发汗，少阳中风禁吐、下，二义互举，其旨益严。盖伤寒之头痛、发热，宜于发汗者，尚不可汗，则伤风之不可汗，更不待言矣。伤风之胸满而烦，痰饮上逆，似可吐、下者，尚不可吐、下，则伤寒之不可吐、下，更不待言矣。

脉弦细者，邪欲入里，其在胃之津液，必为热耗，重复发汗而驱其津液外出，安得不谵语乎！胃和者，邪散而津回也；不和者，津枯而饮结，所以烦而悸也。

四、少阳中风，两耳无所闻，目赤，胸中满而烦者，不可吐下，吐下则悸而惊。原文

风热上壅则耳无闻，目赤。无形风热与有质痰饮搏结，则胸满而烦，此但从和解中行分竭法可也。若误汗下，则胸中正气大伤，而邪得以逼乱神明，此时即为城下之盟[④]，所丧不滋多乎！

辨少阳经病，有欲解、不解四法

---

① 多歧亡羊：即歧路亡羊。本指大路上因岔道太多而丢了羊。文中比喻由于王叔和无端蔓引混收，把少阳之文与三阳合病、并病、过经不解及坏病诸条，均收入太阳篇中，致使后人不能领会仲景原意。

② 少阳经全篇：原本无，此据前后体例，增此标题。

③ 牡砺：当为牡蛎。

④ 城下之盟：语本《左传·恒公十二年》。本指敌人兵临城下，被迫制订的屈辱和约。文中比喻到了邪气逼乱神明的地步，方才采用和解的治法。

五、伤寒三日，三阳为尽，三阴当受邪，其人反能食不呕，此为三阴不受邪也。原文

能食不呕，与胃和则愈之义互发。

六、伤寒三日，少阳脉小者，欲已也。原文

脉不弦大，邪微欲解之先征也。

七、少阳病，欲解时，从寅至辰上。原文

受病之经，正气虚衰，每藉力于时令之王，此趋三避五所繇来乎。

八、伤寒六七日，无大热，其人躁烦者，此为阳去入阴故也。原文

阳去入阴，则邪势得以留连，转致危困者多矣。有治伤寒之责者，线索在手，于邪在阳经之日，亟从外夺，不亦善乎？

少阳证具，将欲入里，而太阳、阳明小有未罢，但用小柴胡汤一法

九、伤寒四五日，身热恶风，颈项强，胁下满，手足温而渴者，小柴胡汤主之。原文

身热恶风，太阳证也；头项强，太阳兼阳明证也；胁下满，少阳证也。本当从三阳合、并病之例而用表法，但其手足温而加渴，外邪辐凑[①]于少阳，而向里之机已著，倘更用辛甘发散之法，是重增其热，而大耗其津也。故从小柴胡之和法，则阳邪自罢，而阴津不伤，一举而两得矣。此用小柴胡汤，当从加减法，不呕而渴者，去半夏加栝楼根为是。

少阳证，脉弦涩，加腹痛，先用建中，后用小柴胡一法

十、伤寒，阳脉涩，阴脉弦，法当腹中急痛者，先用小建中汤，不差者，与小柴胡汤主之。原文

阳脉涩，阴脉弦，浑似在里之阴寒，所以法当腹中急痛，故以小建中之缓而和其急，腹痛止而脉不弦涩矣。若不差，则弦为少阳之本脉，而涩乃汗出不彻，腹痛乃邪欲传太阴也，则用小柴胡以和阴阳，为的当[②]无疑矣。

少阳证具，已经汗下，而太阳未罢，胸有微结者，宜用柴胡桂枝干姜汤一法

十一、伤寒五六日，已发汗而复下之，胸胁满微结，小便不利，渴而不呕，但头汗出，往来寒热，心烦者，此为未解也，柴胡桂枝干姜汤主之。原文

少阳证尚兼太阳，所以误下而胸间微结也。太阳中篇结胸条内，头微汗出，用大陷胸汤，以其热结在里，故从下夺之法也。此头汗出，而胸微结，用柴胡桂枝干姜汤，以里证未具，故从和解之法也。小柴胡方中减半夏、人参，而加桂枝以行太阳，加干姜以散满，栝楼根以滋干，牡砺以软结，一一皆从本例也。

少阳证，服小柴胡汤，加渴者，宜救津液一法

十二、服柴胡汤已，渴者属阳明也，以法治之。原文

风寒之邪从阳明而传少阳，起先不渴，里证未具。及服小柴胡汤已，重加口渴，则邪还阳明，而当调胃以存津液矣。然不曰攻下，而曰以法治之，意味无穷。盖少阳之寒热往来，间有渴证，倘少阳未罢，而恣言攻下，不自犯少阳之禁乎？故见少阳重转阳明之证，但云以法治之。其法维何？即发汗、利小便已，胃中燥烦实，大便难之说也。若未利其小便，则有猪苓、五苓之法；若津干热炽，又有人参白虎之法，仲景圆机活泼，人存政举[③]，未易言矣。

少阳证具，误下而证尚未变者，仍用小柴胡汤二法

十三、凡柴胡汤病证而下之，若柴胡证不罢者，复与柴胡汤，必蒸蒸而振，却发热汗出而解。原文

十四、伤寒五六日，呕而发热者，柴胡汤证具，而以他药下之，柴胡证仍在者，复与柴胡汤。此虽已下之，不为逆，必蒸蒸而振，却发热汗出而解。若心下满而硬痛者，此为结胸也，大陷胸汤主之；但满而不痛者，此为痞，柴胡汤不中与之，宜半夏泻心汤。原文

二条互发，前略后详。误下虽证未变，然正

---

① 辐凑：亦作"辐辏"，车辐凑集中于轴心。喻人或物集聚一处。此指外邪集聚于少阳经。

② 的当：恰当。

③ 人存政举：语本《礼记·中庸》。执政的人在，他的政治主张就能推行。这里因为有了张仲景，所以伤寒病才有各种圆机活泼的治法。

气先虚，故服柴胡汤必蒸蒸而振，始得发热汗出，而邪从表解也。若误下而成结胸与痞，则邪尚在太阳，而柴胡非所宜矣。结胸及痞，太阳经各有颛条。

重以汗下，为逆，不为逆，申上文而广其义

十五、本发汗而复下之，此为逆也；若先发汗，治不为逆。本先下之，而反汗之，此为逆也；若先下之，治不为逆。原文

少阳虽有汗、下二禁，然而当汗、当下，正自不同。本当发汗，而反下之，则为逆，若先汗后下，则不为逆。本当下之，而反发汗，则为逆，若先下后汗，则不为逆。全在辨其表里，差多差少之间矣。

少阳病有疑似少阴者，当细辨脉证用药一法

十六、伤寒五六日，头汗出，微恶寒，手足冷。心下满，口不欲食，大便硬，脉细者，此为阳微结，必有表，复有里也。脉沉，亦在里也。汗出，为阳微。假令纯阴结，不得复有外证，悉入在里，此为半在里半在外也。脉虽沉紧，不得为少阴病，所以然者，阴不得有汗，今头汗出，故知非少阴也。可与小柴胡汤，设不了了者，得屎而解。原文①

阳微结者，阳邪微结，未尽散也。注作阳气衰微，故邪气结聚，大差。果尔，则头汗出为亡阳之证，非半表半里之证矣。果尔，则阴结又是阴气衰微矣。玩本文，假令纯阴结等语，谓阳邪若不微结，纯是阴邪内结，则不得复有外证，其义甚明。得屎而解，即取大柴胡为和法之意也。

用汗吐下后，有辨脉证而识其必愈一法

十七、凡病，若发汗，若吐，若下，若亡津液，阴阳自和者，必自愈。原文

汗吐下三法难于恰当，若误用之，则病未去而胃中之津液已先亡。凡见此者，诊视其脉与证，阴阳自和，则津液复生，必自愈也。

辨妇人伤寒传少阳，有热入血室之证四法

十八、妇人中风，发热恶寒，经水适来，得之七八日，热除而脉迟身凉，胸胁下满如结胸状，谵语者，此为热入血室也。当刺期门，随其实而泻之。原文

十九、妇人中风，七八日续得寒热，发作有时，经水适断者，此为热入血室。其血必结，故使如疟状，发作有时，小柴胡汤主之。原文

二十、妇人伤寒，发热，经水适来，昼日明了，暮则谵语，如见鬼状者，此为热入血室，无犯胃气及上二焦，必自愈。原文

二十一、血弱气尽，腠理开，邪气因入，与正气相搏，结于胁下，正邪分争，往来寒热，休作有时，默默不欲饮食，脏腑相连，其痛必下，邪高痛下，故使呕也，小柴胡汤主之。原文

四条皆互文见意也。一云经水适来，一云经水适断。一云七八日热除，而脉迟身凉；一云七八日续得寒热，发作有时。一云胸胁下满；一云邪气因入，与正气相搏，结于胁下。一云如结胸状；一云邪高痛下。一云谵语；一云昼日明了，暮则谵语，如见鬼状。一云如疟状；一云往来寒热，休作有时。一云刺期门；一云用小柴胡汤；一云毋犯胃气及上二焦。皆互文以明大义，而自为注脚也。学者试因此而绀绎② 全书，思过半矣！

如结胸状四字，仲景尚恐形容不尽，重以脏腑相连，邪高痛下之语，畅发病情。盖血室者，冲脉也。下居腹内，厥阴肝之所主也。而少阳之胆，与肝相连，腑邪在上，脏邪在下，胃口逼处二邪之界，所以默默不欲饮食，而但喜呕耳。期门者，肝之募也，随其实而泻之，泻肝之实也，又刺期门之注脚也。小柴胡汤治少阳之正法也。毋犯胃气及上二焦，则舍期门、小柴胡，更无他法矣。必自愈，见腑邪可用小柴胡汤，而脏邪必俟经水再行，其邪热乃随血去，又非药之所能胜耳。少阳止此

重编合病、并病、坏病、疫病，附三阳经后；其过经不解，附三阴经后。

上症叔和俱编入太阳经中，不知何意。或谓伤寒只分六经，舍太阳一经，别无可入诸项也。然则霍乱证及阴阳易等证，曷不尽入太阳耶？况乎既重六经，则少阳亦六经之一，曷为不重耶？兹一一清出，以六经等六国，以合、并诸病等附

① 原文：原本无，今据前后体例补入。

② 绀绎(chōu yì 抽义)：理出头绪。也作"抽绎"。

庸，俾业伤寒者，一展玩而了然于心目耳。

合 病

合病者，两经之证各见一半，如日月之合朔[①]，如王者之合圭璧[②]，界限中分，不偏多偏少之谓也。

一、太阳病，项背强几几，反汗出恶风者，桂枝加葛根汤主之。原文

二、太阳病，项背强几几[③]，无汗，恶风者，葛根汤主之。原文

二条以有汗、无汗定伤风、伤寒之别。盖太阳初交阳明，未至两经各半，故仲景原文不用合病二字。然虽不名合病，其实乃合病之初证也。几几者，颈不舒也。颈属阳明，既于太阳风伤卫证中，才见阳明一证，即于桂枝汤内，加葛根一药；太阳寒伤营证中，才见阳明一证，即于麻黄汤内，加葛根一药；此大匠天然不易之彀率[④]也。然第二条不用麻黄全方加葛根，反用桂枝全方加麻黄、葛根者，则并其巧而传之矣。见寒邪既欲传于阳明，则胸间之喘必自止，自可不用杏仁。况颈项背俱是阳位，易于得汗之处。设以麻黄本汤加葛根，大发其汗，将毋项背强几几者，变为经脉振摇动惕乎！此仲景之所为精义入神也。

桂枝汤、麻黄汤，分主太阳之表；葛根汤，总主阳明之表；小柴胡汤，总主少阳之表，三阳经合并受病，即随表邪见证多寡定方，丝丝入扣。

三、太阳与阳明合病，不下利，但呕者，葛根加半夏汤主之。原文

四、太阳与阳明合病者，必自下利，葛根汤主之。原文

二条又以下利、不下利辨别合病主风、主寒之不同也。风者，阳也，阳性上行，故合阳明胃中之水饮而上逆；寒者，阴也，阴性下行，故合阳明胃中之水谷而下奔。然上逆则必加半夏入葛根汤，以涤饮止呕；若下利，则但用葛根汤，以解两经之邪，不治利，而利自止耳。葛根汤即第一条桂枝汤加葛根，不用麻黄者是也。

五、太阳与阳明合病，喘而胸满者，不可下，麻黄汤主之。原文

两经合病，当合用两经之药，何得偏用麻黄汤耶？此见仲景析义之精。盖太阳邪在胸，阳明邪在胃，两邪相合，必上攻其肺，所以喘而胸满。麻黄、杏仁治肺气喘逆之颛药，用之恰当，正所谓内举不避亲[⑤]也，何偏之有？

六、太阳与少阳合病，自下利者，与黄芩汤；若呕者，黄芩加半夏生姜汤。原文

太阳阳明合病下利，表证为多；阳明少阳合病下利，里证为多；太阳少阳合病下利，半表半里之证为多，故用黄芩、甘草、芍药、大枣为和法也。

七、阳明少阳合病，必下利。其脉不负者，顺也。负者，失也，互相克贼，名为负也。脉滑而数者，有宿食也，当下之，宜大承气汤。原文

土木之邪交动，则水谷不停而急奔，故下利可必也。阳明脉大，少阳脉弦，两无相负，乃为顺候。然两经合病，阳明气衰，则弦脉独见，少阳胜而阳明负矣。下之，固是通因通用之法，而土受克贼之邪，势必藉大力之药，急从下夺，乃为解围之善着。然亦必其脉滑而且数，有宿食者，始为当下无疑也。设脉不滑数而迟软，方虑土败垂亡，尚敢下之乎！

按：太阳与阳明合病，阳明与少阳合病，俱半兼阳明，所以胃中之水谷不安，而必自下利。其有下不利者，亦必水饮上越而呕，与少阳一经之证干呕者，大不同也。或利、或呕，胃中之真气与津液俱伤，所以亟须散邪以安其胃。更虑少阳胜而阳明负，即当急下以救阳明，其取用大承气汤，正迅扫外邪，而承领元气之义也。设稍牵泥，则脉之滑数必转为迟软，下之无及矣，微哉危

---

① 日月之合朔：日月相会，一般指夏历每月初一。此指两经合病之各半症状。

② 王(wàng 旺)者之合圭璧：主令之时的日月同升。

③ 项背强几几：形容项背拘急，俯仰不能自如之状。几几，如短翼之鸟，伸颈欲飞不能貌。

④ 彀率(lǜ 律)：弓弩张开的程度。

⑤ 内举不避亲：把德才作为任人的唯一标准。不因为是与自己亲近的人就不敢推荐，文中比喻不因为麻黄汤是太阳经寒伤营证的主方，就不敢用以治疗太阳阳明合病喘而胸满之证。

哉！

八、三阳合病，脉浮大，上关上，但欲眠睡，目合则汗。原文

九、三阳合病，腹满身重，难以转侧，口不仁而面垢，谵语遗尿。发汗则谵语；下之则额上生汗，手足逆冷。若自汗者，白虎汤主之。原文

三阳合病，五合之表里俱伤，故其脉浮大，其证欲眠，而目合则汗，中州之扰乱可知矣。此时发汗则偏于阳，而阳明之津液倍竭，故谵语益甚，将成无阳之证也。下之则偏于阴，而真阳以无偶而益孤，故手足逆冷，而额上生汗，将成亡阳之证也，既不宜于汗下，惟有白虎一汤，生解热而不碍表里，在所急用。然非自汗出，则表犹未解，尚未可用。此证夏月最多，当与痉湿暍篇参看。

按：三阳经之受外邪，太阳头疼，腰脊痛；阳明目痛，鼻干，不眠；少阳寒热往来，口苦呕渴，各有专司。合病者，即兼司二阳、三阳之证也。仲景但以合之一字括其义，而归重在下利与呕喘胸满之内症。盖以邪既相合，其人腹内必有相合之征验故也。后人于此等处，漫不加察，是以不知合病为何病耳！再按：少阳篇第九条云，伤寒六七日，发热，微恶寒，肢节烦疼，微呕，心下支结，外证未去者，柴胡桂枝汤主之一条，其证全是太阳与少阳合、并之病，但内无下利，其呕复微，即不谓之合病。心下支结，又与心下痞硬，时如结胸者不同，即不谓之并病。乃知合、并之病，重在内有合、并之征验，非昌之臆说矣。

后人谓三阳合病，宜从中治，此等议论，似得仲景表邪未散用小柴胡汤，里热已极用白虎汤之旨，然未可向痴人说梦① 也。设泥此，则仲景所用麻黄汤、大承气汤之妙法，万不敢从矣。噫！吾安得尽辟捷径为周行也哉！

并 病

并病者，两经之证连串为一，如贯索然，即兼并之义也。并则不论多寡，一经见三五证，一经见一二证，即可言并病也。然太阳证多，阳明、少阳证少，如秦之并六国者，乃病之常。若阳明、少阳证多，太阳证少，则太阳必将自罢，又不得拟之为六国并秦矣。

一、二阳并病，太阳初得病时，发其汗，汗先出不彻，因转属阳明，续自微汗出，不恶寒。若太阳病证不罢者，不可下，下之为逆，如此可小发汗。设面色缘缘正赤② 者，阳气怫郁在表，当解之熏之。若发汗不彻，不足言，阳气怫郁不得越，当汗不汗，其人躁烦，不知痛处，乍在腹中，乍在四肢，按之不可得，其人短气但坐，以汗出不彻故也，更发汗则愈，何以知汗出不彻？以脉涩故知也。原文

二、二阳并病，太阳证罢，但发潮热，手足漐漐汗出，大便难而谵语者，下之则愈，宜大承气汤。原文

按：二阳并病二条，皆是太阳与阳明并也。上条证初入阳明，而太阳仍未罢，宜小汗。此条证已入阳明，而太阳亦随罢，宜大下。所以宜小汗大下之故，昌言之已悉，可以无赘。但上条之文，从前未有注释，兹特明之。太阳初得寒伤营之病，以麻黄汤发其汗，汗出而邪去，病不传矣。因汗出不彻，故传阳明，续自微汗出，不恶寒，阳明热炽，似乎当用下法，以太阳之邪未彻，故下之为逆，谓其必成结胸等症也。如此者，可小发汗，然后下之。设面色缘缘正赤者，寒邪深重，阳气怫郁在表，必始先未用麻黄汤，或已用麻黄汤而未得汗，所以重当解之、熏之，又非小发汗所能胜矣。若是发汗不彻，不足言阳气怫郁不得越也，毕竟当汗不汗。其人躁烦，不知痛处，乍在腹中，乍在四肢，按之不可得，方是阳气不得越耳。短气者，因汗而气伤也；脉涩者，因汗而血伤也。汗虽未彻，其已得汗可知，其不怫郁又可知，所以宜更他药，以小发其汗。更字读平声，与太阳中篇伤寒发汗解，半日许复烦，脉浮数者，可更发汗互发。然则彼更桂枝汤，此更桂枝加葛根汤，并可推矣。

三、太阳与少阳并病，头项强痛，或眩冒，时如结胸，心下痞硬者，当刺大椎第一间、肺俞、肝

---

① 痴人说梦：对痴人说梦，痴人信以为真。

② 缘缘正赤：纯正赤色。缘缘，纯色貌。

俞，慎不可发汗，发汗则谵语，脉弦，五六日谵语不止，当刺期门。原文①

少阳之脉络胁胁间②，并入太阳之邪，则与结胸证似是而实非也。肝与胆合，刺肝俞，所以泻胆也。膀胱不与肺合，然肺主气，刺肺俞以通其气，斯膀胱之气化行，而邪自不能留矣。发汗则谵语，与合病木盛克土之意同，注谓木盛则生心火，节外生枝，反失正意。脉弦亦即合病内，少阳胜而阳明负之互词，此所以刺期门，随木邪之实而泻之也。仲景通身手眼，后人只泥于一手一目，可乎！

四、太阳少阳并病，心下硬，颈项强而眩者，当刺大椎、肺俞、肝俞，慎勿下之。原文

重申不可下之禁，与上条不可汗互发。

五、太阳少阳并病，而反下之，成结胸，心下硬，下利不止，水浆不下，其人心烦。原文

误下之变，乃至结胸、下利，上下交征，而阳明之居中者，水浆不入，心烦待毙，伤寒顾③可易言哉！

并病即不误用汗、下，已如结胸，心下痞硬矣，况加误下乎！此比太阳一经误下之结胸，殆有甚焉！其人心烦，似不了之语，然仲景太阳经谓结胸证悉具，烦躁者亦死，意者，此谓其人心烦者死乎！

坏　病

坏病者，已汗、已吐、已下、已温针，病犹不解，治法多端，无一定可拟，故名之为坏病也。坏病与过经不解大异：过经不解者，连三阴经俱已传过，故其治但在表里，差多差少，宜先宜后之间；若坏病则病在三阳，未入于阴，故其治但在阳经，其证有结胸、下利、眩冒、振惕、惊悸、谵妄、呕哕、躁烦之不同，其脉有弦促、细数、紧滑、沉微、涩弱、结代之不同，故必辨其脉证犯何逆，然后得以法而治其逆也。

一、太阳病三日，已发汗，若吐，若下，若温针，仍不解者，此为坏病，桂枝不中与也。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原文

相传伤寒过经日久，二三十日不痊者，谓之坏病，遂与过经不解之病无辨，此古今大误也。仲景止说病三日，即五六日亦未说到；且此条止说太阳病，连少阳亦未说到，故谓桂枝偏表之法不可用。观下条太阳转入少阳之坏证，有柴胡证罢四字，可见此为桂枝证罢，故不可复用也。设桂枝证仍在，即不得谓之坏病，与少阳篇内柴胡证仍在者，此虽已下之，不为逆，复与柴胡汤，必蒸蒸而振，却发热汗出而解之文，又互相绾照也。岂有桂枝、柴胡之证尚未罢，而得指为坏病之理哉！故必细察其脉为何脉，证为何证，从前所误，今犯何逆，然后随其证而治之，始为当耳。

二、本太阳病不解，转入少阳者，胁下硬满，干呕不能食，往来寒热，尚未吐下，脉沉紧者，与小柴胡汤。若已吐下、发汗、温针，谵语，柴胡证罢，此为坏病。知犯何逆，以法治之。原文

按：上条太阳经之坏病也，此条少阳经之坏病也，两条文意互发，其旨甚明。叔和分汇，致滋疑惑！兹合而观之，乃知上条云桂枝汤不中与，则其所犯，要不离于太阳一经之误吐、误下、误发汗、误烧针之诸逆也。此条云柴胡汤不中与，则其所犯，要不离于少阳一经之误吐、误下、误发汗、误烧针之诸逆也。后人拟议何逆四治见为创获；繇兹观之，真呓语矣。

痰　病

慨自伤寒失传，后人乃以食积、虚烦、痰饮、脚气，牵合为类伤寒四证。此等名目一出，凡习伤寒之家，苟简粗疏，已自不识要妙。况复加冬温、温病、寒疫、热病、湿温、风温、霍乱、痉、内痈、畜血④，为类伤寒十四证。头上安头⑤，愈求愈失，兹欲直溯渊源，不得不尽辟歧派。盖仲景于春夏秋三时之病，既以冬月之伤寒统之，则十四证亦皆伤寒中之所有也。若诿之局外，漫不加察，至临证模糊，其何以应无穷之变哉？昌于春

① 原文：底本无。今据前后一贯体例补入。
② 胁胁间：据校经山房本当作"胸胁间"。
③ 顾：岂、难道。
④ 畜血：即蓄血。
⑤ 头上安头：比喻重复。

夏病中，逐段拈出，兹于三阳经后，特立痰病一门。凡痰饮素积之人，有挟外感而动者，有不藉外感而自动者，仲景分别甚明。挟外感之邪，搏结胸胁，三阳篇中已致详矣。此但举不藉外感之痰病，昭揭其旨，俾学者辨证以施治焉耳。

一、病如桂枝证，头不痛，项不强，寸脉微浮，胸中痞硬，气上冲咽喉不得息者，此为胸有寒也，当吐之，宜瓜蒂散。诸亡血虚家不可与。原文

寒者，痰也。痰饮内功，身必有汗，加以发热恶寒，全似中风。但头不痛，项不强，此非外入之风，乃内蕴之痰，窒塞胸间，宜用瓜蒂散以涌出其痰也。

二、病人有寒，复发汗，胃中冷，必吐蛔。原文

寒亦痰也，此即上条之互文。上条辨非桂枝之证，此条辨不可发汗。盖痰从内动，无外感与俱，误发其汗，必至迷塞经络，留连不返，故示戒也。设兼外感，如三阳证中诸条，则无形之感，挟有形之痰，结于一处，非汗则外邪必不解，即强吐之，其痰饮亦必不出，所以小青龙一法，卓擅奇功耳。此言有痰无感，误发其汗，重亡津液，即大损阳气，其人胃冷而吐蛔，有必至也。

三、病人手足厥冷，脉乍紧者，邪结在胸中，心中满而烦，饥不能食者，病在胸中，当须吐之，宜瓜蒂散。原文

手足厥冷，与厥阴之热深厥深相似，其脉乍紧，则有时不紧，殊不似矣。可见痰结在胸，故满烦而不能食，亦宜瓜蒂为吐法也。

合三条，总见痰症可吐不可汗。合食积、虚烦、脚气四证论之，勿指为类伤寒，但指为不可发汗，则其理甚精。盖食积胸中，阳气不布，更发汗则阳气外越，一团阴气用事，愈成危候。虚烦则胃中津液已竭，更发汗则津液尽亡矣。脚气即地气之湿邪，从足先受者，正湿家不可发汗之义耳，奈何舍正路而趋曲径耶？

门人问曰：吾师于三阳证中，挈出合病、并病、坏病、痰病之条、可谓暗室一灯，炯然达旦矣，但不识阳明何以无坏病耶？答曰：阳明之误治最多，其脉证固当辨别，但不得以坏病名之也。盖阳明原有可汗、可下之条，汗下原不为大逆，且误在汗，当不误在下矣；误在下，当不误在汗矣。即使汗下、烧针屡误，其病亦止在胃中，原有定法可施，与坏证无定法之例，微有不协，此坏病所以不入阳明耳。

门人又问曰：救阳明误治之定法，可得闻乎？答曰：仲景云阳明病，脉浮而紧，咽燥口苦，腹满而喘，发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身重；若发汗则躁，心愦愦，反谵语；若加烧针，必怵惕，烦躁不得眠；若下之，则胃中空虚，客气动膈，心中懊侬，舌上胎者，栀子豉汤主之。观其误汗、误烧针之变，烦躁、怵惕、谵语、不眠，止是邪在胃中，扰其津液，与亡阳之证不同也。观其误下之变，客气动膈，心中懊侬，止是热邪上膈，心逼不安，与结胸之证不同也。故遵《内经》高者越之之旨，以栀子豉汤涌出其邪耳，此非无定中之定法乎！

尚论篇卷四

尚论仲景《伤寒论》重编三百九十七法

尚论太阴经证治大意

仲景《伤寒论》六经中，惟太阴经文止九条，方止二道，后人致惜其非全书，昌细绎其所以约略之意。言中风即不言伤寒，言桂枝即不言麻黄，言当温者则曰宜四逆辈，全是引伸触类之妙。可见治法总不出三阳外，但清其风寒之原，以定发汗解肌，更于腹之或满或痛间，辨其虚实，以定当下当温而已，了无余义矣。自非[1]深入阃奥[2]者，孰能会其为全书也哉！

太阴经全篇法九条

一、太阴之为病，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结硬。原文

腹满自利，太阴之本证也。吐而食不下，则邪迫于上；利甚而腹痛，则邪迫于下，上下交乱，胃中空虚，此但可行温散，设不知而误下之，其在下之邪可去，而在上之邪陷矣，故胸下结硬，与结胸之变颇同。胃中津液上结，胸中阳气不布，卒难开也。

二、太阴中风，四肢烦疼，阳微阴涩而长者，为欲愈。原文

四肢烦疼者，脾主四肢，亦风淫末疾之验也。阳脉微，阴脉涩，则风邪已去，而显不足之象。但脉见不足，正恐元气已漓[3]，暗伏危机，故必微涩之中更察其脉之长而不短，知元气未漓，其病为自愈也。注不审来意，谓涩为血凝气滞，大谬，岂有血凝气滞反为欲愈之理耶？

三、太阴病，脉浮者，可发汗，宜桂枝汤。原文

太阴脉尺寸俱沉细，今脉浮，则邪还于表可知矣，故仍用桂枝解肌之法也。

太阳经中，以浮缓为中风，浮紧为伤寒，故此不重赘，但揭一浮字，其义即全。该风邪用桂枝汤，其脉之浮缓，不待言矣。然则寒邪之脉浮紧，其当用麻黄汤，更不待言矣。况少阳篇中云：设胸满胁痛者，与小柴胡汤；脉但浮者，与麻黄汤。早已挈明用麻黄汤之义。故于太阴证中，但以桂枝互之，乃称全现全彰也。不然同一浮脉，何所见而少阳当用麻黄，太阴当用桂枝也哉？

四、自利不渴者，属太阴，以其脏有寒故也，当温之，宜服四逆辈。原文

注谓自利不渴，湿邪也，故用四逆辈以燠[4]土燥湿，此老生腐谈，非切要也。仲景大意，以自利不渴者属太阴，以自利而渴者属少阴，分经辨证，所关甚钜。盖太阴属湿土，热邪入，而蒸动其湿，则显有余，故不渴而多发黄；少阴属肾水，热邪入，而消耗其水，则显不足，故口渴而多烦躁。若不全篇体会，徒博注释之名，其精微之蕴不能阐发者多矣。

五、伤寒脉浮而缓，手足自温者，系在太阴，太阴当发身黄；若小便自利者，不能发黄，至七八日，虽暴烦，下利日十余行，必自止，以脾家实，秽腐当去故也。原文

太阴脉本缓，故浮缓虽类太阳中风，然手足自温，则不似太阳之发热，并不似少阴、厥阴之四逆与厥，所以系在太阴，允为恰当也。太阴脉见浮缓，其湿热交盛，势必蒸身为黄；若小便自利者，湿热从水道暗泄，不能发黄也。前阳明篇中不能发黄，以上语句皆同，但彼以胃实而便硬，其证复转阳明；此以脾实而下秽腐，其证正属太阴耳。至七八日暴烦下利日十余行，其证又与少阴无别，而利尽秽腐当自止，则不似少阴之烦躁有加，下利漫无止期也。况少阴之烦而下利，手足反温，脉紧反去者，仍为欲愈之候，若不

---

① 自非：如果不是。

② 阃(kǔn 捆)奥：内室深隐之处。引申指隐微深奥的境界。

③ 漓：衰薄。

④ 燠(yù 玉)：暖。

辨晰而误以四逆之法治之，几何不反增危困耶！虽阳明与太阴腑脏相连，其便硬与下利自有阳分阴分之别，注家归重于脾，谓脾为胃行津液则如此，不为胃行津液则如彼，似是而非，全失仲景三阴互发之旨。

六、本太阳病，医反下之，因尔腹满时痛者，属太阴也，桂枝加芍药汤主之。原文

太阳病之误下，其变皆在胸胁以上。此之误下而腹满时痛，无胸胁等证，则其邪已入阴位，所以属在太阴也。仍用桂枝解肌之法，以升举阳邪，但倍芍药，以收太阴之逆气。本方不增一药，斯为神耳！

七、大实痛者，桂枝加大黄汤主之。原文

大实大满，宜从急下。然阳分之邪，初陷太阴，未可峻攻，但于桂枝汤中少加大黄，七表三里以分杀其邪可也。

八、太阴为病，脉弱，其人续自便利，设当行大黄、芍药者，宜减之，以其人胃气弱，易动故也。原文

此段叮咛，与阳明篇中互发。阳明曰不转失气，曰先硬后溏，曰未定成硬，皆是恐伤太阴脾气。此太阴证而脉弱便利，减用大黄、芍药，又是恐伤阳明胃气也。

九、太阴病，欲解时，从亥至丑上。

尚论伸景《伤寒论》重编三百九十七法卷之四中。

尚论少阴经证治大意

传经热邪，先伤经中之阴，甚者，邪未除而阴已竭。独是传入少阴，其急下之证，反十之三；急温之证，反十之七，而宜温之中，复有次第不同，毫厘千里。粗工不解，必于曾犯房劳之证，始敢用温，及遇一切当温之证，反不能用。讵知未病先劳其肾水者，不可因是遂认为当温也。必其人肾中之真阳素亏，复因汗吐下扰之，外出而不能内返，势必藉温药以回其阳，方可得生，所以伤寒门中，亡阳之证最多。即在太阳已有种种危候，至传少阴，其辨证之际，仲景多少迟徊顾惜，不得从正治之法，清热夺邪，以存阴为先务也。今以从权温经之法，疏为前篇；正治存阴之法，疏为后篇，俾业医者免临歧之惑云。

少阴经前篇

凡本经宜温之证，悉列此篇

一、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脉沉者，麻黄附子细辛汤主之。原文

脉沉为在里，证见少阴，不当复有外热，若发热者，乃是少阴之表邪，即当行表散之法者也。但三阴之表法与三阳迥异，三阴必以温经之药为表，而少阴尤为紧关，故麻黄与附子合用，俾外邪出而真阳不出，才是少阴表法之正也。

二、少阴病，得之一二日，口中和，其背恶寒者，当灸之，附子汤主之。原文

得之一二日，即上条始得之之互文。口中和者，不渴不燥，全无里热，其背恶寒，则阳微阴盛之机，已露一班，故灸之以火，助阳而消阴；主之以附子汤，温经而散寒也。

三、少阴病，得之二三日，麻黄附子甘草汤微发汗，以二三日无里证，故微发汗也。原文

不吐利，烦躁呕渴，为无里证。既无里证，病尚在表可知，故以甘草易细辛而微发汗，又温散之缓法也。

四、少阴病，欲吐不吐，心烦，但欲寐，五六日自利而渴者，属少阴也，虚故引水自救；若小便色白者，少阴病形悉具，小便白者，以下焦虚有寒，不能制水，故令色白也。原文

欲吐不吐，心烦，肾气上逆之征也。自利而渴，加以口燥舌干，引水自救，似乎传经热病之形悉具。然肾热则水道黄赤，若小便色白，又非肾热证，乃下焦虚寒，不能制水，仍当从事温法，不可误认为热，而轻用寒下也。

五、病人脉阴阳俱紧，反汗出者，亡阳也，此属少阴，法当咽痛而复吐利。原文

阴阳俱紧，伤寒之脉也。伤寒无汗，反汗出者，无阳以固护其外，所以邪不出，而汗先出也。少阴之邪不出，则咽痛、吐利，一一显少阴之本证，即当用少阴温经散邪之法，不言可知矣。

六、少阴病，脉微，不可发汗，亡阳故也；阳

已虚，尺脉弱涩者，复不可下之。原文

亡阳不可发汗，与上条互发。亡与无同，无阳则其邪为阴邪。阴邪本宜下，然其人阳已虚，尺脉弱涩者，复不可下，其当亟行温法，又可见矣。

七、少阴病，下利，若利自止，恶寒而蜷卧，手足温者，可治。原文

恶寒蜷卧，证本虚寒；利止、手足温，则阳气未亏，其阴寒亦易散，故可用温法也。

八、少阴病，恶寒而蜷，时自烦，欲去衣被者，可治。原文

自烦欲去衣被，真阳扰乱不宁，然尚未至出亡在外，故可用温法也。

九、少阴病，脉紧，至七八日，自下利，脉暴微，手足反温，脉紧反去者，为欲解也。虽烦，下利必自愈。原文

三条互见。此则邪解阳回，可勿药自愈之证，即紧去入安[①]之互词也。

十、少阴病，身体痛，手足寒，骨节痛，脉沉者，附子汤主之。原文

身体痛，手足寒，骨节痛，脉沉，皆寒邪入少阴之本证，即当用附子汤行温经散寒之定法也。

十一、少阴病，吐利，手足厥冷，烦躁欲死者，吴茱萸汤主之。

吐利厥冷，而至于烦躁欲死，肾中之阴气上逆，将成危候，故用吴茱萸以下其逆气，而用人参、姜、枣以厚土，则阴气不复上干，此之温经兼用温中矣。

十二、少阴病，下利，白通汤主之。原文

下利无阳证者，纯阴之象，恐阴盛而隔绝其阳，故用白通汤以通其阳，而消其阴也。

十三、少阴病，下利，脉微者，与白通汤。利不止，厥逆无脉，干呕烦者，白通加猪胆汁汤主之。服汤，脉暴出者死，微续者生。原文

与白通汤反至厥逆、无脉、干呕而烦，此非药之不胜病也，以无乡导[②]之力，宜其不入耳。故复加人尿、猪胆汁之阴，以引阳药深入。然脉暴出者死，微续者生，亦危矣哉！故上条才见下利，蚤用白通，图功于未著，真良法也。

十四、少阴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此为有水气，其人或咳，或小便利，或下利，或呕者，真武汤主之。原文

阴寒内持，湿胜而水不行，因而内渗外薄，甚至水谷不分，或咳或利，泛溢无所不之，非赖真武坐镇北方之水，宁有底哉！太阳篇中，厥逆、筋惕、肉瞤而亡阳者，用真武汤之法，已表明之矣。兹少阴之水湿上逆，仍用真武一法以镇摄之。可见太阳膀胱与少阴肾，一脏一腑，同居北方寒水之位。腑邪为阳邪，藉用麻、桂为青龙；脏邪为阴邪，藉用附子为真武。得此二汤，以涤痰导水，消阴摄阳，其神功妙济，真有不可思议者矣。

十五、少阴病，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手足厥逆，脉微欲绝。身反不恶寒，其人面赤色，或腹痛，或干呕，或咽痛，或利止脉不出者，通脉四逆汤主之。其脉即出者愈。原文

下利里寒，种种危殆，其外反热，其面反赤，其身反不恶寒，而手足厥逆，脉微欲绝，明系群阴隔阳于外，不能内返也。故仿白通之法，加葱入四逆汤中，以入阴迎阳，而复其脉也。前条云脉暴出者死，此条云脉即出者愈，其辨最细。盖暴出则脉已离根，即出则阳已返舍，舒其外反发热，反不恶寒，真阳尚在躯壳。然必通其脉而脉即出，始为休征，设脉出艰迟，其阳已随热势外散，又主死矣。

十六、少阴病，脉沉者，急温之，宜四逆汤。原文

外邪入少阴，宜与肾气两相搏击，乃脉见沉而不鼓，即《内经》所谓肾脉独沉之义，其人阳气衰微可知，故当急温之，以助其阳也。

十七、少阴病，饮食入口即吐，心下温温欲吐，复不能吐，始得之，手足寒，脉弦迟者，此胸中实，不可下也，当吐之；若膈上有寒饮，干呕者，不可吐也，急温之，宜四逆汤。原文

饮食入口即吐，犹曰胃中不能纳谷也。若不

---

① 入安：据三味书局刊本，当作"人安"。

② 乡导：今作"向导"，指引路或引路的人，此指起反佐作用的药。

饮食之时，复欲吐而不能吐，明系阴邪上逆矣。此等处必加细察，若始得之，便手足寒，而脉弦迟，即非传经热邪，其为阴邪上逆无疑，当从事乎温经之法也。若胸中实者，是为阳邪在胸，而不在腹，即不可用下，而当吐以提之也。然必果系阳邪，方可用吐。设膈上有寒饮，干呕即是阴邪用事，吐必转增其逆，计惟有急温一法，可助阳而胜阴矣。

十八、少阴病，下利，脉微涩，呕而汗出，必数更衣，反少者，当温其上，灸之。原文

下利而脉见阳微阴涩，为真阴真阳两伤之候矣。呕者，阴邪上逆也。汗出者，阳虚不能外固，阴弱不能内守也。数更衣，反少者，阳虚则气下坠，阴弱则勤努责[①]也。是证阳虚，本当用温，然阴弱复不宜于温。一药之中，既欲救阳，又欲护阴，漫难区别，故于顶之上百会穴中灸之，以温其上，而升其阳，庶阳不致下陷以逼迫其阴，然后阴得安静不扰，而下利自止耳。此证设用药以温其下，必逼迫转加，下利不止而阴立亡，故不用温药，但用灸法，有如此之回护[②]也。

前条用吴茱萸汤，兼温其中；此条用灸法，独温其上，妙义天开，令人舞蹈。

十九、少阴病，吐利，手足不逆冷，反发热者，不死；脉不至者，灸少阴七壮。原文

既吐且利，手足逆冷者，其常也。若反发热，则阳气似非衰惫，然正恐真阳越出躯壳之外，故反发热耳。设脉不至，则当急温无疑。但温药必至伤阴，故于少阴本穴用灸法，以引其阳内返，斯脉至而吐利亦将自止矣。前条背恶寒之证，灸后用附子汤者，阴寒内凝，定非一灸所能胜。此条手足反热，止是阴内阳外，故但灸本经，以招之内入，不必更用温药也，丝丝入扣。

二十、少阴病，恶寒，身踡而利，手足逆冷者，不治。原文

阴盛无阳，即用四逆等法回阳气于无何有之乡，其不能回者多矣，故曰不治。

二十一、少阴病，吐利，烦躁四逆者，死。原文

上吐下利，因至烦躁，则阴阳扰乱而竭绝可虞。更加四肢逆冷，是中州之土先败，上下交征，中气立断，故主死也。使蚤用温中之法，宁至此乎？

二十二、少阴病，下利止而头眩，时时自冒者，死。原文

下利既止，其人似可得生，乃头眩，时时自冒者，复为死候，盖人身阴阳相为依附者也。阴亡于下，则诸阳之上聚于头者，纷纷而动，所以头眩，时时自冒，阳脱于上而主死也。可见阳回利止则生，阴尽利止则死矣。

二十三、少阴病，四逆，恶寒而身踡，脉不至，不烦而躁者，死。原文

四逆、恶寒身踡，更加脉不至，阳已去矣。阳去故不烦，然尚可施种种回阳之法。若其人复加躁扰，则阴亦垂绝，即欲回阳，而基址已坏，不能回也。

二十四、少阴病六七日，息高者，死。原文

诸阳主气，息高则真气上迸[③]于胸中，本实先拨[④]，而不能复归于气海，故主死也。六七日三字，辨证最细，见六七日经传少阴而息高，与二三日太阳作喘之表证迥殊也。

二十五、少阴病，脉微沉细，但欲卧，汗出不烦，自欲吐。至五六日，自利，复烦躁，不得卧寐者，死。原文

脉微沉细、但欲卧，少阴之本证也。汗出不烦，则阳证悉罢，而当顾虑其阴矣。乃于中兼带俗吐一证，欲吐明系阴邪上逆，正当急温之时，失此不图，至五六日，自利有加，复烦躁不得卧寐，非外邪至此转增，正少阴肾中之真阳扰乱，顷刻奔散，即温之亦无及，故主死也。

少阴经后篇

凡少阴传经热邪，正治之法，悉列此篇

一、少阴之为病，脉微细，但欲寐也。原文

阳脉滑大，阴脉微细，外邪传入少阴，其脉

---

① 努责：亦作"努责"。即用力排便而大便仍不易排出。

② 回护：委曲袒护。此指曲折迂回的救阳方法。

③ 迸(bèng 蹦)：奔散，走散。

④ 拨(bō 玻)：断绝，折。

必微细，而与三阳之滑大迥殊。卫气行阳则寤，行阴则寐，邪入少阴，则气行于阴，不行于阳，故但欲寐也，此少阴之总脉总证也。

二、少阴病，脉细沉数，病为在里，不可发汗。原文

沉细之中加之以数，正热邪入里之征。热邪入里，即不可发汗，发汗则动其经气，而有夺血亡阳之变，故示戒也。

三、少阴病，咳而下利，谵语者，被火气劫故也，小便必难，以强责少阴汗也。原文

少阴之脉，从足入腹，上循喉咙，紫绕舌根，故多咽痛之证。其支别出肺，故间有咳证。今以火气强劫其汗，则热邪挟火力上攻，必为咳，以肺金恶火故也。下攻必为利，以火势逼迫而走空窍故也。内攻必谵语，以火势燔炳[①]而乱神识故也。小便必难者，见三证皆妨小便，盖肺为火热所伤，则膀胱气化不行；大肠奔迫无度，则水谷并趋一路；心胞燔灼不已，则小肠枯涸必至耳，少阴可强责其汗乎？

四、少阴中风，阳微阴浮者，为欲愈。原文

风邪传入少阴，仍见阳浮阴弱之脉，则其势方炽。必阳脉反微，阴脉反浮，乃为欲愈。盖阳微则外邪不复内入，阴浮则内邪尽从外出，故欲愈也。少阴伤寒之愈脉，自可类推。

五、少阴病，欲解时，从子至寅上。原文

各经皆解于所王之时，而少阴独解于阳生之时，阳进则阴退，阳长则阴消，正所谓阴得阳则解也。即是推之，而少阴所主在真阳，不可识乎？

六、少阴病八九日，一身手足尽热者，以热在膀胱，必便血也。原文

少阴病难于得热，热则阴病见阳，故前篇谓手足不逆冷、反发热者不死。然病至八九日，阴邪内解之时，反一身手足尽热，则少阴必无此候，当是脏邪传腑，肾移热于膀胱之证也。以膀胱主表，一身及手足正躯壳之表，故尔尽热也。膀胱之血为少阴之热所逼，其出必趋二阴之窍，以阴主降故也。

七、少阴病，但厥无汗，而强发之，必动其血，未知从何道出，或从口鼻，或从目出，是名下厥上竭，为难治。原文

强发少阴汗而动其血，势必逆行而上出阳窍，以诸发汗药皆阳药故也。或口鼻，或耳目，较前证血从阴窍出者则倍危矣。下厥者，少阴居下，不得汗，而热深也；上竭者，少阴之血，尽从上而越竭也。少阴本少血，且从上逆，故为难治。然则上条不言难治者，岂非以膀胱多血，且从便出为顺乎！

八、少阴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烦，不得卧，黄连阿胶汤主之。原文

心烦不得卧而无躁证，则与真阳发动迥别。盖真阳发动，必先阴气四布，为呕，为下利，为四逆，乃致烦而且躁，魄汗不止耳。今但心烦不卧，而无呕利、四逆等证，是其烦为阳烦，乃真阴为邪热煎熬，如日中纤云，顷刻消散，安能霾蔽[②]青天也哉！故以解热生阴为主治，始克有济，少缓则无及矣。

九、少阴病，二三日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便脓血者，桃花汤主之。原文

腹痛，小便不利，少阴热邪也；而下利不止，便脓血，则下焦滑脱矣。滑脱即不可用寒药，故取干姜、石脂之辛涩以散邪固脱，而加糯米之甘以益中虚。盖治下必先中，中气不下坠，则滑脱无源而自止也。注家见用干姜，谓是寒邪伤胃欠清。盖热邪挟少阴之气填塞胃中，故用干姜之辛以散之，若混指热邪为寒邪，宁不贻误后人耶！

十、少阴病，下利，便脓血者，桃花汤主之。少阴病，便脓血者，可刺。原文

证兼下利、便脓血，则用桃花汤；若不下利，而但便脓血，则可刺经穴，以散其热。即上文之互意也。

十一、少阴病，下利，咽痛，胸满，心烦者，猪肤汤主之。原文

下利咽痛，胸满心烦，少阴热邪充斥上下中间，无所不到，寒下之药不可用矣。又立猪肤汤一法，以润少阴之燥，与用黑驴皮之意颇同。若

---

① 燔炳：据三味书局刊本，当作"燔灼"。

② 霾(mái 埋)蔽：遮蔽。霾，风夹着土尘。

以为焊猪[1]皮外毛根薄肤，则荅劣无力，且与熬香之说[2]不符，但用外皮，去其内层之肥白为是。此药大不可忽。阳微者，用附子温经；阴竭者，用猪肤润燥。温经、润燥中，同具散邪之义，比而观之，思过半矣！

十二、少阴病二三日，咽痛者，可与甘草汤；不差者，与桔梗汤。原文

邪热客于少阴，故咽痛，用甘草汤者，和缓其势也；用桔梗汤者，开提其邪也。此在二三日，他证未具，故可用之；若五六日，则少阴之下利、呕逆诸证蜂起，此法又未可用矣。

十三、少阴病，咽中痛，半夏散及汤主之。少阴病，咽中伤，生疮，不能语言，声不出者，苦酒汤主之。原文

热邪挟痰攻咽，当用半夏涤饮、桂枝散邪；若剧者，咽伤，生疮，音声不出，桂枝之热既不可用，而阴邪上结，复与寒下不宜，故用半夏、鸡子以涤饮润咽，更有藉于苦酒之消肿敛疮，以胜阴热也。

十四、少阴病，四逆，其人或咳，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原文

传经热邪至于手足四逆，最当辨悉。若见咳利种种之证，其为热证无疑矣。然虽四逆而不至于厥，其热未深，故主此方为和解，亦如少阳经之用小柴胡汤，为一定之法矣。读者详之。

十五、少阴病，下利六七日，咳而呕渴，心烦不得眠者，猪苓汤主之。原文

下利六七日，本热去寒起之时，其人尚兼咳渴，心烦不眠等证，则是热邪搏结水饮，以故羁留不去，用猪苓汤以利水润燥，不治利而利自止也。

十六、少阴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干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原文

得病才二三日，即口燥咽干，则肾水之不足上供可知。延至五六日始下，必枯槁难回矣，故宜急下以救肾水也。

十七、少阴病，自利清水，色纯青，心下必痛，口干燥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原文

热邪传入少阴，逼迫津水，注为自利，质清而无渣滓相杂，色青而无黄赤相间，可见阳邪暴虐之极，反与阴邪无异。但阳邪传自上焦，其人心下必痛，口必干燥；设系阴邪，必心下满而不痛，口中和而不燥。必无此枯槁之象，故宜急下；以救其阴也。

十八、少阴病六七日，腹胀不大便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原文

六七日腹胀不大便，则胃土过实，肾水不足以上供，有立尽之势，又非少阴负趺阳反为顺候之比，此时下之已迟，安得不急！

十九、少阴负趺阳者为顺也。此条叔和编入厥阴，今移附少阴

少阴，水也，趺阳，土也。诸病恶土克水，而伤寒少阴见证，惟恐土不能制水，其水反得以泛溢。水一泛溢，则呕吐下利，无所不至，究令中州土败，而真阳外越，神丹莫救矣。故予其权于土，则平成可几[3]；予其权于水，则昏垫[4]立至，此脉法中消悉病情之奥旨也。

按：少阴，水脏也，水居北方，原自坎止，惟挟外邪而动，则波翻浪涌，横流逆射，无所不到，为呕，为咳，为下利，为四肢沉重。仲景不顾外邪，惟以真武一法，坐镇北方之水，水不横溢，则诸证自止，而人之命根，赖以攸固。命根者何？即父母媾精时，一点真阳伏藏于肾水之中者是也。水中火发，所以其证虽阴，其人反烦躁、多汗而似阳。仲景每用干姜、附子、白通之法，以收摄其阳，初不虑夫外感。盖阳出则腠理大开，外感先出。所以一回阳，而了无余义也。若用寒凉以助水，则真阳不返，而命根斯断矣。其有肾水衰薄，邪入不能横溢，转而内挟真阳，蕴崇为患，外显心烦、舌燥、咽痛、不眠等证，即不敢擅用汗下诸法，以重伤其阴，但用黄连阿胶汤、苦酒汤、猪苓汤、猪肤汤、四逆散之类，以分解其热，而润泽其枯。于中虽有急下三证，反无当下一证，所以前

---

① 焊(xún 寻)猪：用开水去猪毛。

② 熬香之说：《伤寒论》猪肤汤方后云："猪肤一斤……以水一斗，煮取五升，去滓，加白蜜一升，白粉五合，熬香……"，是之谓熬香。

③ 平成可几(jī 记)：安康可望。"几"通"冀"。

④ 昏垫：陷溺，迷惘无所适从。此指危殆。"昏"同"昏"。

方俱用重剂润下，一日三服，始胜其任。设热邪不能尽解，传入厥阴，则热深者，其厥亦深；而咽痛者，转为喉痹；呕咳者，转吐痈脓；下利者，转便脓血；甚者发热厥逆，躁不得卧，仍是肾气先绝而死也。必识此意，然后知仲景温经散邪之法与清热润燥之法，微细直折，与九转还丹[1]不异。后人窥见一班者，遇阴邪便亟温，遇阳邪便亟下，其卤莽灭裂，尚不可胜言，况于聋瞆之辈乎！兹分前后二篇，畅发其义，有知我者，谅不以为僭也。

尚论厥阴经证治大意

厥阴虽两经交尽之名，然厥者，逆也，肾居极下，逆行而上，以传于肝，故名曰厥阴也。邪传厥阴，其热深矣，热深多发厥，厥证皆属于阳，以阳与阴不相承接，因致厥也。厥后发热，阳邪出表则易愈，厥多热少则病进，热多厥少则病退。所以仲景杂用三阳经治法，即谵语之当下者，但用小承气汤微和胃气，他证皆不用下，正欲其热多，而邪从外出耳。然厥证多兼下利，则阳热变为阴寒者，十居其七。盖木盛则胃土受克，水谷奔迫，胃阳发露，能食则为除中；木盛则肾水暗亏，汲取无休，肾阳发露，面赤则为戴阳。蹙是阳微则厥愈甚，阳绝则厥不返矣。所以温之、灸之，以回其阳，仍不出少阴之成法也。但厥而下利，阴阳之辨甚微，不便分为二篇，故发其奥于篇首，俾读者先会其意云。

厥阴经全篇法五十五

一、厥阴之为病，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蛔，下之，利不止。原文

消渴者，饮水多，而小便少也。厥阴属木，厥阴邪甚则肾水为之消，肾消则引水以自救，故消而且渴，其渴不为水止也。气上撞心，心中疼热者，肝气通于心也。饥不能食者，水邪横肆，胃土受制也，食则吐蛔者，胃中饥，蛔嗅食则出也。下之利不止者，邪属厥阴，下则徒虚阳明，阳明虚，木益乘其所胜也。此条文义，形容厥阴经之病情最著。盖子盛则母虚，故肾水消而生渴，母盛则子实，故气撞心而疼热。然足经之邪，终与手经有别，虽仰关而攻，究不能入心之郛廓[2]也。至胃则受俯凌之势，无可逃避，食则吐，而下则利不止矣。亦蹙邪自阳明传入，胃气早空，故易动耳。

二、厥阴中风，脉微浮为欲愈，不浮为未愈。原文

厥阴之脉，微缓不浮，中风病传厥阴，脉转微浮，则邪还于表而为欲愈。

三、厥阴病，欲解时，从丑至卯上。原文

丑、寅、卯，厥阴风木之王时，故病解。

四、厥阴病，欲饮水者，少少与之愈。原文

五、诸四逆厥者，不可下之，虚家亦然。凡厥者，阴阳气不相顺接，便为厥。厥者，手足逆冷者是也。原文

厥即四逆之极，阴阳既不相顺接，下则必至于脱绝也。

厥阴证，仲景总不欲下，无非欲邪还于表，而阴从阳解也。此但举最不可下之二端，以严其戒耳。

手之三阴与手之三阳相接于手，足之三阴与足之三阳相接于足。阴主寒，阳主热，故阳气内陷，不与阴气相顺接，则手足厥冷也。然四肢属脾，脾为阴，与胃之阳不相顺接，亦主逆冷，所以厥证虽传经，热邪复有不尽然者，最难消悉。

六、伤寒，脉迟六七日，而反与黄芩汤彻其热，脉迟为寒，今与黄芩汤复除其热，腹中应冷，当不能食，今反能食，此名除中[3]，必死。原文

脉迟为寒，寒则胃中之阳气已薄，不可更用寒药矣。腹中即胃中，胃暖乃能纳食，今胃冷而反能食，则是胃气发露无余，其阳亦必渐去而不能久存，故为必死。除者，去也，与除夕之义同。又除者，授也，与授盘带[4]之义同。

七、伤寒，始发热六日，厥反九日而利。凡厥利者，当不能食，今反能食者，恐为除中。食以索

---

① 九转还丹：经反复多次烧炼而成的一种丹。

② 郛(fú 孚)廓：外城。此指手厥阴心包。

③ 除中：病名，是胃气败绝，不应食而能食的一种反常现象。

④ 盘(pán 盘)带：古代衣服上的带子。

饼[①]，不发热者，知胃气尚在，必愈。恐暴热来出而复去也。后三日脉之，其热续在者，期之旦日夜半[②]愈。所以然者，本发热六日，厥反九日，复发热三日，并前六日，亦为九日，与厥相应，故期之旦旦夜半愈。后三日脉之，而脉数，其热不罢者，此为热气有余，必发痈脓也。原文

少阴经中，内藏真阳，最患四逆，故云吐利，手足不逆冷，反发热者不死。厥阴经中，内无真阳，不患其厥，但患不能发热，与夫热少厥多耳。论中恐暴热出来而复去，后三日脉之，其热尚在，形容厥证重热之意，匠心满志，读者不可草草。然得热与厥相应，尤无后患，若热气有余，病势虽退，其后必发痈脓，以厥阴主血，热与血久持不散，必至壅败也。

八、伤寒先厥，后发热而利者，必自止，见厥复利。伤寒先厥后发热，下利必自止，而反汗出，咽中痛者，其喉为痹。发热无汗，而利必自止；若不止，必便脓血，便脓血者，其喉不痹。原文

先厥后热，下利止，其病为欲愈矣。乃反汗出、咽中痛，是热邪有余，上攻咽喉，挟湿痰而为痹也。然既发热，即无汗而邪亦外出，所以利必自止。若不止，则无汗，明系邪不外出，仍在于里，必主便脓血也。便脓血者，其喉不痹，见热邪在里，即不复在表；在下，即不复在上也。

九、伤寒，一二日至四五日，厥者必发热，前热者后必厥，厥深者热亦深，厥微者热亦微。厥应下之，而反发汗者，必口伤烂赤。原文

前云诸四逆厥者，不可下矣，此云厥应下之者，其辨甚微。盖先四逆而后厥，与先发热而后厥者，其来迥异。故彼云不可下，此云应下之也。以其热深厥深，当用苦寒之药，清解其在里之热，即名为下。如下利谵语，但用小承气汤止耳。从未闻有峻下之法也。若不用苦寒，反用辛甘发汗，宁不引热势上攻乎？口伤烂赤与喉痹互意。

十、伤寒病，厥五日，热亦五日。设六日，当复厥，不厥者自愈。厥终不过五日，以热五日，故知自愈。原文

厥终不过五日，即上句之注脚。见热与厥相应，阴阳一胜一复，恰恰相当，故可勿药自愈。

十一、伤寒，脉微而厥，至七八日肤冷，其人躁无暂安时者，此为脏厥，非蛔厥也。蛔厥者，其人当吐蛔。今病者静，而复时烦者，此为脏寒，蛔上入其膈，故烦，须臾复止，得食而呕又烦者，蛔闻食臭出，其人当自吐蛔。蛔厥者，乌梅丸主之。又主久利。原文

此条微旨，千百年来，全无识者。昌于篇首，总括大意，挈出肾阳、胃阳二端，原有所自。脏厥者，正指肾而言也；蛔厥者，正指胃而言也。曰脉微而厥，则阳气衰微可知，然未定其为脏厥、蛔厥也。惟肤冷而躁无暂安，乃为脏厥。脏厥用四逆及灸法，其厥不回者主死。若蛔厥则时烦时止，未为死候，但因此而驯[③]至胃中无阳则死也。乌梅丸中，酸苦辛温互用，以安蛔、温胃、益虚，久利而便脓血亦主此者，能解阴阳错杂之邪故也。

十二、伤寒热少厥微，指头寒，默默不欲食，烦躁数日，小便利，色白者，此热除也，欲得食，其病为愈；若厥而呕，胸胁烦满者，其后必便血。原文

热少厥微，指头微寒，其候原不重，然默默不欲食，烦躁，数日，胃中津液伤而坐困矣。若小便利，色白，则胃热暗除，故欲得食。若厥而呕，胸胁满不去，则邪聚中焦，其后阴邪必走下窍而便血，以厥阴主血也。

十三、伤寒发热四日，厥反三日，复热四日，厥少热多，其病当愈；四日至七日，热不除者，必便脓血。伤寒厥四日，热反三日，复厥五日，其病为进。寒多热少，阳气退，故为进也。原文

以阴阳进退之义互举，其旨跃然。

十四、伤寒六七日，脉微，手足厥冷，烦躁，灸厥阴，厥不还者，死。原文

脉微而厥，更加烦燥，则是阳微阴盛，用灸法以通其阳，而阳不回则死也。

十五、伤寒发热，下利厥逆，躁不得卧者，死。原文

十六、伤寒发热，下利至甚，厥不止者，死。

---

① 索饼：即面条。

② 旦日夜半：第二天的半夜。旦日，明日，夜半，指子时。

③ 驯：渐进。

原文

厥证，但发热则不死，以发热则邪出于表，而里证自除，下利自止也。若反下利、厥逆，烦躁有加，则其发热又为阳气外散之候，阴阳两绝，亦主死也。

十七、发热而厥，七日下利者，为难治。原文

厥利与热不两存之势也。发热而厥七日，是热者自热；厥利者自厥利，两造其偏，漫无相协之期，故虽未现烦躁等证，而已为难治。盖治其热则愈厥、愈利；治其厥利则愈热不至，阴阳两绝不止矣。

十八、伤寒六七日不利，便发热而利，其人汗出不止者，死，有阴无阳故也。原文

六七日不利，忽发热而利，浑是外阳内阴之象，此中伏有亡阳危机，所以仲景虽为回护，用温、用灸，以安其阳。若俟汗出不止乃始图之，则无及矣。可见邪乱厥阴，其死生全关乎少阴也。不然厥阴之热深厥深，何反谓之有阴无阳哉！

十九、病者手足厥冷，言我不结胸，小腹满，按之痛者，此冷结在膀胱关元也。原文

阳邪必结于阳，阴邪必结于阴，故手足逆冷、腹满、按之痛者，邪不上结于胸，其非阳邪可知，其为阴邪下结可知，则其当用温、用灸，更可知矣。关元在脐下三寸，为极阴之位也。

二十、伤寒五六日，不结胸，腹濡，脉虚复厥者，不可下，此为亡血，下之，死。原文，濡音软

伤寒五六日，邪入厥阴，其热深矣。乃阳邪不上结于胸，阴邪不下结于腹，其脉虚而复厥，则非热深当下之比。繇其阴血素亏，若误下之，以重亡其阴，必主死也。此厥阴所以无大下之法，而血虚之人，尤以下为大戒矣。

二十一、手足厥寒，脉细欲绝者，当归四逆汤主之。若其人内有久寒者，宜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主之。原文

前条之脉虚，此条之脉细，互见其义。虚细总为无血，不但不可用下，并不可用温。盖脉之虚细，本是阳气衰微，然阴血更为不足，故药中宜用归芍以济其阴，不宜用姜、附以劫其阴也。即其人素有久寒者，但增吴茱萸、生姜观之，是用干姜、附子，宁不在所禁乎？比而推之，妙义天开矣。

二十二、大汗出，热不去，内拘急，四肢疼，又下利厥逆而恶寒者，四逆汤主之。原文

大汗出而热反不去，正恐阳气越出躯壳之外。若内拘急，四肢疼，更加下利、厥逆、恶寒，则在里纯是阴寒，宜亟用四逆汤以回其阳，而阴邪自散耳。

二十三、大汗，若大下利而厥冷者，四逆汤主之。原文

此证较上条无外热相错，其为阴寒易明。然既云大汗、大下利，则阴津亦亡。但此际不得不以救阳为急，俟阳回尚可徐救其阴，所以不当牵制也。

二十四、伤寒脉促，手足厥逆者，可灸之。原文

伤寒脉促，则阳气跼蹐[①]可知，更加手足厥逆，其阳必为阴所格拒而不能返，故宜灸，以通其阳也。

二十五、伤寒，脉滑而厥者，里有热也，白虎汤主之。原文

滑为阳脉，其里热炽盛可知，故宜行白虎汤以解其热，与三阳之治不殊也。

二十六、病人手足厥冷，脉乍紧者，邪结在胸中；心下满而烦，饥不能食者，病在胸中，当须吐之，宜瓜蒂散。原文

手足厥冷，疑似阴邪，其脉有时乍紧，则是阳邪而见阳脉也。阳邪必结于阳，所以邪结在胸中，心下烦满，饥不能食也，此与太阳之结胸迥殊。其脉乍紧，其邪亦必乍结，故用瓜蒂散涌载其邪而出，斯阳邪仍从阳解耳。

二十七、伤寒厥而心下悸者，宜先治水，当用茯苓甘草汤，却治其厥。不尔，水渍入胃，必作利也。原文

太阳篇中饮水多者，心下必悸，故此厥而心悸者，明系饮水所致，所以乘其水未渍胃，先用茯苓甘草汤治水以清下利之源，后乃治厥，庶不致厥与利相因耳。

---

① 阳气跼蹐(jújí)：狭隘，不舒展。形容阳气被阻遏，不能布达四肢。

二十八、伤寒六七日，大下后，寸脉沉而迟，手足厥逆，下部脉不至，咽喉不利，唾脓血，泄利不止者，为难治，麻黄升麻汤主之。原文

此表里错杂之邪，最为难治，然非死证也。大下后，寸脉沉而迟，手足厥逆，则阳气陷入阴中；下部脉不至，则阴气亦复衰竭；咽喉不利，唾脓血，又因大下伤其津液而成肺痿。《金匮》曰：肺痿得之被快药下利，重亡津液者是也。泄利不止，未是下焦虚脱，但因阳气下陷所致，故必升举药中兼调肝肺，乃克有济，此麻黄升麻所以名汤，而谓汗出愈也。

按：寸脉沉而迟，明是阳去入阴之故，非阳气衰微可拟，故虽手足厥逆，下部脉不至，泄利不止，其不得为纯阴无阳可知。况咽喉不利，唾脓血，又阳邪搏阴上逆之征验，所以仲景特于阴中提出其阳，得汗出，而错杂之邪尽解也。

二十九、伤寒四五日，腹中痛，若转气下趋少腹者，此欲自利也。原文

腹中痛多属虚寒，与腹中实满不同，若更转气下趋少腹，则必因腹寒而致下利，明眼见此，自当图功于未著矣。

三十、伤寒本自寒下，医复吐下之，寒格，更逆吐下，若食入口即吐，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主之。原文

本自寒下，是其人之平素胃寒下利也，较上条之转气下趋少腹者，更为已然之事矣。所以才病伤寒，即不可妄行吐下，与病人素微溏，不可服栀子汤互意。若微溏而用栀子，则易涌易泄；本自寒下，而施吐下，则吐下更逆，其理甚明，注家不会其意。寒格者，因误施吐下之寒药，致成格拒也。若食入口即吐，格拒极矣，故用干姜、人参以温补其胃，用黄连、黄芩之苦以下逆气，而解入里之热邪也。

三十一、下利，脉沉而迟，其人面少赤，身有微热，下利清谷者，必郁冒[1]汗出而解，病人必微厥。所以然者，其面戴阳[2]，下虚故也。原文

下利、脉沉迟，里寒也。面少赤，有微热，则仍兼外邪，必从汗解。但戴阳之证，必见微厥，汗中大伏危机。其用法即迥异常法，下条正其法也。

三十二、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汗出而厥者，通脉四逆汤主之。原文

上条辨证，此条用药，两相互发，然不但此也。少阴病，下利清谷，面色赤者，已用其法矣。要知通之正所以收之也，不然岂有汗出而反加葱之理哉？

三十三、下利，手足厥冷，无脉者，灸之，不温，若脉不还，反微喘者死。原文

灸之不温，脉不还，已为死证，然或根柢未绝，亦未可知。设阳气随火气上逆，胸有微喘，则孤阳上脱而必死矣。与少阴病六七日；息高者死正同。

三十四、下利后，脉绝，手足厥冷，晬时脉还，手足温者生，脉不还者死。原文

厥利无脉，阳去而难于返矣。然在根本坚固者，生机尚存一线，经一周时脉还、手足复温则生，否则死矣。此即互上条用灸之意，所以不重赘灸法也。少阴下利，厥逆无脉，服白通汤，脉暴出者死，微续者生；厥阴下利，厥逆脉绝，用灸法，晬时脉还者生，不还者死。可见求阳气者，非泛然求之无何有之乡也。根深宁极之中，必有几微可续，然后藉温灸为鸾胶[3]耳。

三十五、下利，腹胀满，身体疼痛者，先温其里，乃攻其表。温里，宜四逆汤；攻表，宜桂枝汤。原文

此与太阳中篇下利、身疼用先里后表之法大同。彼因误下而致下利，此因下利而致腹胀，总以温里为急者，见晛曰消[4]之义也。身疼痛，有里有表，必清便已调，其痛仍不减，方属于表。太阳条中已悉，故此不赘。

三十六、下利清谷，不可攻表，汗出必胀满。原文

此条重举下利清谷，不可攻表以示戒，正互

---

① 郁冒：头目昏沉或一时视物不清。

② 戴阳：此指面部潮红，如微醉状。

③ 鸾胶：传说中的一种能接续折断了的弓弦的胶，此用其喻温灸的回阳救逆之功。

④ 见晛(xiàn 线)曰消：语本《诗·小雅》。晛，日气。遇到太阳的热气，雨雪就融化消失了。此用来比喻下利、腹胀等阴寒之症，用四逆汤温阳之后便消失了。

明上条所以必先温里，然后攻表之义也。见误攻其汗，则阳出而阴气弥塞，胸腹必致胀满而酿变耳。

三十七、伤寒下利，日十余行，脉反实者，死。原文

实为邪盛，邪盛必正脱也。

三十八、下利，有微热而渴，脉弱者，令自愈。下利，脉数而渴者，令自愈；设不差，必清脓血，以有热故也。下利脉数，有微热汗出，令自愈；设复紧，为未解。原文

微热而渴，证已转阳，然正恐阳邪未尽也。若脉弱，则阳邪已退可知，故不治自愈。脉数与微热互意，汗出与脉弱互意，脉紧则不弱矣。邪方炽盛，其不能得汗，又可知矣。

三十九、下利，寸脉反浮数，尺中自涩者，必圊脓血。原文

清、圊同义。脉见浮数，若是邪还于表，则尺脉自和。今尺中涩，乃热邪搏结于阴分，虽寸口得阳脉，究竟阴邪必走下窍而便脓血也。

四十、下利，脉沉弦者，下重也；脉大者，为未止；脉微弱数者，为欲自止，虽发热，不死。原文

下利而脉沉弦，主里急后重，成滞下之证，即所称痢证也。脉大者，即沉弦中之大；脉微弱数者，即沉弦中之微弱数也。脉微弱数，虽发热不死，则脉大身热者，其死可知矣。

四十一、热利下重者，白头翁汤主之。原文

热利下重互上文，即伤寒转痢之谓也。

四十二、下利，欲饮水者，以有热故也，白头翁汤主之。原文

此从上条另申一义，见凡下利欲饮水者，与脏寒利而不渴自殊，乃热邪内耗津液，纵未显下重之候，亦当以前汤胜其热矣。

四十三、下利，谵语，以有燥屎也，宜小承气汤。原文

此与阳明经谵语、胃中有燥屎正同。乃不用大承气，而用小承气者，以下利肠虚，兼之厥阴脏寒，所以但用小承气，微攻其胃，全无大下之条耳。

四十四、下利后，更烦，按之心下濡者，为虚烦也，宜栀子豉汤。原文

已下利而更烦，似乎邪未尽解，然心下濡而不满，则为虚烦，与阳明误下，胃虚膈热之证颇同，故俱用涌法也。

四十五、呕而发热者，小柴胡汤主之。原文

厥阴之邪上逆而兼发热，乃肝胆脏腑相连之证也，故用小柴胡汤分解其阴脏阳腑之呕热也。

四十六、呕而脉弱，小便复利，身有微热，见厥者难治，四逆汤主之。原文

呕而脉弱，小便利，里虚且寒；身有微热，证兼表里；其人见厥，则阴阳互错，故为难治。然不难于外热，而难于内寒也。内寒则阳微阴盛，天日易霾[①]，故当用四逆汤以回阳，而微热在所不计也。况干姜配附子，补中有发，微热得之自除耶。

四十七、干呕，吐涎沫者，吴茱萸汤主之。呕家有痈脓者，不可治呕，脓尽自愈。原文

厥阴之邪上逆而干呕、吐涎沫，可用吴茱萸以下其逆气。若阴邪上逆，结而为痈，溃出脓血，即不可复治其呕，正恐人误以吴茱萸汤治之耳。识此意者，用辛凉以开提其脓，亦何不可耶！

按：厥阴篇中次第不一：有纯阳无阴之证；有纯阴无阳之证；有阴阳差多差少之证；有阳进欲愈，阴进未愈之证；复有阴居八九，阳居一二之证。厥而发热，热深厥深，上攻而成喉痹，下攻而便脓血，此纯阳无阴之证也。脉微细欲绝、厥冷，灸之不温，恶寒、大汗、大利、躁不得卧，与夫冷结关元，此纯阴无阳之证也。厥三日，热亦三日，厥五日，热亦五日，手足厥冷，而邪热在胸，水热在胃，此阴阳差多差少之证也。渴欲饮水，饥欲得食，脉滑而数，手足自温，此阳进欲愈之证也。默默不欲食，寸脉虽浮数，尺脉自涩，呕吐涎沫，腹胀身疼，此阴进未愈之证也。下利清谷，里寒外热，呕而脉弱，小便复利，本自寒下，复误吐下，脉沉微厥，面反戴阳，此阴居八九，阳居一二之证也。大率阳脉阳证，当取用三阳经治法；

① 霾(mái 埋)：阴霾，空气中因悬浮着大量的烟、尘等微粒而形成的混浊现象。

阴脉阴证，当合用少阴经治法。厥阴病见阳为易愈，见阴为难痊。其表里杂错不分，又必先温其里，后攻其表。设见咽喉不利，咳唾脓血，则温法不可用，仍宜先解其表矣。世医遇厥阴诸证，如涉大洋，茫无边际可测，是以动手即错。滋不厌繁复，阐其要旨，俾后学奉为指南云。

再按：厥阴经原无下法，首条即先示戒云，下之利不止矣。盖厥阴多至下利，下利中复有死证。《金匮》云：五脏气绝于内，则下利不禁。此所以致戒不可下耶！中间虽有用小承气汤一法，因胃有燥屎，微攻其胃，非攻其肠也。虽有厥应下之一语，乃对发汗而言，谓厥应内解其热，不应外发其汗耳。岂可泥应下二字，遂犯厥阴之大戒耶？自晋迄今，伤寒失传，遇阳明二三日内当下之证，及少阴二三日急下之证总不能下，至厥阴六七日不当下之时，反行下之。在热深厥深之阳证，下之已迟，万一侥幸，不过为焦头烂额之客；在亡血脏虚之人，下之百无一生矣。几千年来，孰任杀人之辜耶？

过经不解法四条　附三阴经后

过经不解者，由七八日已后，至十三日已后，病过一候、二候犹不痊解也。然邪在身中日久，势必结聚于三阳：太阳为多，少阳次之，阳明又次之。及至三阴，则生死反掌，不若此之久持矣。

辨太阳过经误下邪陷少阳用大小柴胡两解一法

一、太阳病，过经十余日，反二三下之，后四五日，柴胡证仍在者，先与小柴胡汤；呕不止，心下急，郁郁微烦者，为未解也，与大柴胡汤，下之则愈。原文

过经十余日，而不知太阳证有未罢，反二三下之，因而致变者多矣。后四五日，柴胡证仍在，未有他变，本当行大柴胡两解表里，但其人之邪，屡因误下而深入，即非大柴胡下法所能服，故必先用小柴胡，提其邪出半表，然后乃用大柴胡，始合法也。

辨过经不解，心下欲吐，微烦微满，用药宜审一法

二、太阳病，过经十余日，心下温温欲吐，而胸中痛，大便反溏，腹微满，郁郁微烦，先此时自极吐下者，与调胃承气汤；若不尔者，不可与。但欲呕，胸中痛，微溏者，此非柴胡证，以呕，故知极吐下也。原文

此条注解不得仲景叮咛之意，兹特明之。太阳病过经十余日，心下温温欲吐而不吐，其人胸中痛、大便反溏、腹微满、郁郁微烦者，此有二辨；若曾经大吐、大下者，邪从吐解，且已入里，可用调胃承气之法；若未极吐、下，但欲呕不呕，胸中痛，微溏者，是痛非吐所伤，溏非下所致，调胃之法，不可用矣。岂但调胃不可用，即柴胡亦不可用！以邪尚在太阳高位，徒治阳明、少阳而邪不服耳。解太阳之邪，仲景言之已悉，故此但示其意也。若其人能呕，则是为吐下所伤，而所主又不在太阳矣。

过经证属可下，误用丸药增利，辨内实、内虚二法

三、伤寒十三日，胸胁满而呕，日晡所发潮热。已而微利，此本柴胡证，下之而不得利，今反利者，知医以丸药下之，非其治也。潮热者，实也。先宜小柴胡以解外，后以柴胡加芒硝汤主之。原文

胸胁满而呕，邪在少阳表里之间也。发潮热，里可攻也。微下利，便未硬也。以大柴胡分解表邪，荡涤里热，则邪去而微利亦自止矣。若误用丸药，则徒引热邪内陷而下利，表里俱不解也。故先用小柴胡分提以解外邪，后加芒硝，以涤胃中之热也。

四、伤寒十三日，不解，过经谵语者，以有热也，当以汤之下。若小便利者，大便当硬，而反下利，脉调和者，知医以丸药下之，非其治也。若自下利者，脉当微厥；今反和者，此为内实也，调胃承气汤主之。原文

二条俱见微利之证，难辨其内虚内实。上条胸胁满而呕，邪凑少阳之表，故欲下之，必用柴胡汤为合法。若以他药下之，表邪内入，即是内虚。此条原无表证，虽丸药误下，其脉仍和，即为内实也。

按：仲景下法，屡以用丸药为戒，惟治太阳之脾约，乃用麻仁丸。因其人平素津枯肠结，必俟邪入阳明之下，恐无救于津液，故虽邪在太阳，即用丸药之缓下润其肠，俾外邪不因峻攻而内陷，乃批郤导窾，游刃空虚之妙也。此等处亦须互察。

再按：伤寒证以七日为一候，其有二候、三候不解者，病邪多在三阳经留恋，不但七日传之不尽，即十日、十三日、二十余日，尚有传之不尽者。若不辨证，徒屈指数经、数候，汗下展转差误，正虚邪凑，愈久愈难为力，与《内经》至七日，太阳病衰，头痛少愈；八日阳明病衰，身热少饮；九日少阳病衰，耳聋微闻；十日太阳病衰，腹减如故，则思饮食；十一日少阴病衰，渴止，舌润而嚏；十二日厥阴病衰，囊纵，少腹微下，大气皆去，病人精神爽慧之恒期迥异矣。所以过经不解，当辨其邪在何经而取之。仲景云：太阳病，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即《内经》七日太阳病衰，头痛少愈之旨也。可见太阳一经，有行之七日以上者矣。其欲作再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以太阳既羁留多日，则阳明、少阳亦可羁留过经，漫无解期矣。所以早从阳明中土而夺之，俾其不传，此捷法也。若谓六经传尽，复传太阳，必无是理，后人堕落成无己阱中耳。岂有厥阴两阴交尽于里，复从皮毛外再入太阳之事耶？请破此大惑。

差后劳复阴阳易病附三阴经后

一、大病差后劳复者，枳实栀子豉汤主之。若有宿食者，加大黄如博棋子大五六枚。原文

劳复乃起居作劳复生余热之病，方[1]注作女劳复，大谬。女劳复者，自犯伤寒后之大戒，多死少生，岂有反用上涌下泄之理耶？太阳中篇下后身热，或汗吐下后虚烦，无奈用本汤之苦，以吐彻其邪，此非取吐法也，乃用苦以发其微汗，正《内经》火淫所胜，以苦发之之义。观方中用清浆[2]水七升，空煮至四升，然后入药同煮，全是欲其水之熟而趋下，不至上涌耳。所以又云覆令微似汗，精绝。

二、伤寒差已后，更发热者，小柴胡汤主之。脉浮者，以汗解之；脉沉实者，以下解之。原文

差已后，更发热，乃余热在内，以热召热也。然余热要当辨其何在，不可泛然施治，以虚其虚。如在半表半里，则仍用小柴胡汤和解之法；如在表，则仍用汗法；如在里，则仍用下法。然汗下之法即互上条，汗，用枳实栀豉微汗；下，用枳实栀豉加大黄微下也。

三、大病差后，从腰已下有水气者，牡蛎泽泻散主之。原文

腰以下有水气者，水渍为肿也。《金匮》曰：腰以下肿，当利小便。此定法矣。乃大病后脾土告困，不能摄水，以致水气泛溢，用牡蛎泽泻散峻攻，何反不顾其虚耶？正因水势未犯身半以上，急驱其水，所全甚大。设用轻剂，则阴水必袭入阳界，驱之无及，城不没者，三版亦云幸矣[3]。可见活人之事，迂疏辈必不能动中机宜；庸工遇大病后，悉行温补，自以为善，孰知其为卤莽灭裂哉！

四、大病差后，喜唾，久不了了者，胃上有寒，当以丸药温之，宜理中丸。原文

身中津液，因胃寒凝结而成浊唾，久而不清，其人必消瘦索泽[4]，故不用汤药荡涤，而用丸药缓图也。理中丸乃区分阴阳，温补脾胃之善药。然仲景差后病，外邪已尽，才用其方，在太阳邪炽之日，不得已合桂枝用之，即更其名曰桂枝人参汤。又云医以理中与之，利益甚。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非其治也，于此见用法之权衡矣。

五、伤寒解后，虚羸少气，气逆欲吐者，竹叶石膏汤主之。原文

---

① 方：指明代医家方有执。

② 清浆：吴仪洛讲："一名酸浆水，炊粟米熟，投冷水中浸五六日，味酸生花，色类浆，故名。其性凉善走，能调中宣气，通关开胃，解烦渴，化滞物。"

③ 城不没者，三版亦云幸矣：语本《战国策·赵策一》。城没有完全淹没，剩下的六尺城墙也可说是非常侥幸的。三版，即"三板"，合六尺。本文以城不没者比喻水肿只见于腰以下，尚未泛滥全身。

④ 索泽：皮肤干枯而不润泽。

身中津液为热邪所耗，余热不清，必致虚羸少气，难于康复。若更气逆欲吐，是余邪复挟津液滋扰，故用竹叶石膏汤以益虚、清热、散逆气。

六、病人脉已解，而日暮微烦，以病新差，人强与谷，脾胃气尚弱，不能消谷，故令微烦，损谷则愈。原文

脉已解者，阴阳和适，其无表里之邪可知也；日暮微烦者，日中卫气行阳，其不烦可知也，乃因脾胃气弱，不能消谷所致。损谷则脾胃渐趋于旺而自愈矣。注家牵扯日暮为阳明之王时，故以损谷为当小下，不知此论差后之证，非论六经转阳明之证也。日暮即《内经》日西而阳气已衰之意，所以不能消谷也。损谷当是减损谷食，以休养脾胃，不可引前条宿食例，轻用大黄，重伤脾胃也。

合六条观之，差后病，凡用汗、下、和、温之法，但师其意，不泥其方，恐元气、精、津久耗，不能胜药耳。岂但不能胜药，抑且不能胜谷！故损谷则病愈，而用药当思减损，并可识矣。其腰已下有水气，峻攻其水，亦以病后体虚，膀胱气化不行，若不一朝迅埽[①]，则久困之脾土，必不能提防水逆不至滔天不止。所以仲景云：少阴负趺阳者为顺。故急夺少阴之水，以解趺阳之围。夫岂寻常所能测识耶！

七、伤寒阴阳易之为病，其人身体重，少气，少腹里急，或引阴中拘挛，热上冲胸，头重不欲举，眼中生花，膝胫拘急者，烧裩散[②]主之。原文

阴阳易之病，注家不明言，乃至后人指为女劳复，大谬。若然，则妇人病新差，与男子交为男劳复乎？盖病伤寒之人，热毒藏于气血中者，渐从表里解散。惟热毒藏于精髓之中者，无繇发泄，故差后与不病之体交接，男病传不病之女，女病传不病之男，所以名为阴阳易，即交易之义也。其证眼中生花，身重拘急，少腹痛引阴筋。暴受阴毒，又非姜、桂、附子辛热所能驱，故烧裩裆为散，以其人平昔所出之败浊，同气相求，服之小便得利，阴头微肿，阴毒仍从阴窍出耳。

此条叔和汇于差后劳复之前，因起后人女劳复之疑。今移附劳复后，益见热病之为大病。差后贻毒他人，其恶而可畏，有如此也。

尚论张仲景《伤寒论》凡八卷，前四卷详论六经证治，已尽伤寒之义矣。后四卷推广春月温病、春秋暑湿热病，以及脉法、诸方，聊与二三及门[③]，扬确[④]千古。稿藏箧中，欲俟百年身尽名灭，然后梓行。以其刻意[⑤]求明，令天下业医之子，从前师说，漫无着落，必反嫉为欺世盗名耳。不谓四方来学日众，手编不便抄录，姑将前四卷授梓，求正大方。倘坊间购刻全本，人书具在，宁致贻憾于续貂[⑥]乎！

庚寅初夏喻昌识

---

① 埽：通“扫”。

② 裩(kūn)：有裆的裤子。

③ 及门：受业的弟子。

④ 扬确：即“扬榷”(què 确)。约略，举其大概。

⑤ 刻意：用尽心思。

⑥ 续貂：即狗尾续貂，语本《晋书·赵王伦传》。古代近侍官员以貂尾为冠饰，官爵太滥，貂尾不足，用狗尾代之。后泛指以坏续好，前后不相称。

伤寒来苏集

清·柯　琴　著
王玉兴　校注

校注说明

《伤寒来苏集》包括《伤寒论注》、《伤寒论翼》和《伤寒附翼》三个部分，系清·柯琴所撰。柯氏字韵伯，号似峰，浙江慈溪人，后栖息虞山。生活年代主要在顺治、康熙年间。柯氏虽家境贫寒，但志趣高远，博学而多闻，能文而善诗。因科场失意，遂焚书弃举，而矢志岐黄。其于医道博览精思，会悟通澈，贯通古今，尤精伤寒。所撰注翼是清代整理研究《伤寒论》之名作，对后世很有影响。

《论注》四卷，成于康熙己酉(1669年)。柯氏因病旧编之窜乱、故注之悖旨，乃据论中有太阳证、桂枝证、柴胡证诸辞，将仲景原文以经分篇，以证为纲，各以类从，重加编次，逐条阐析，逐句注疏，细加研勘，陈述己见。凡倒语冗句、脱字衍文，悉予删正。习者咸谓条理畅达，议论明晰，文辞典雅，脍炙人口。

《论翼》二卷，成于康熙甲寅(1674年)。系补《论注》未备之作。柯氏认为仲景六经立法，非独伤寒一科，杂病亦应在其列，遂于六经经界、治法、合病并病以及六经病解、制方大法等深入剖析，对指导杂病治疗很有参考价值。

《附翼》二卷，撰年不详(当在《论注》之后)。乃阐述仲景方义之作。因其在组成意义和使用法则上论辩精当，多所发挥，故后之论方解义者多尊崇之。

《伤寒来苏集》行世版本较多。现存最早的是清康熙四十五年丙戌(1706)刻本，流传最广的是乾隆二十年乙亥(1755年)昆山绥福堂马中骅校订本。此后又有乾隆三十一年丙戌(1766年)博古堂刊本、乾隆金阊绿慎堂刻本、乾隆静远堂刻本、乾隆嘉庆间古香室刻本、日本文政四年辛巳(1821年)京都须原屋平左卫门刻本、道光二十年庚子(1840年)一经堂刻本、同治四年乙丑(1865年)灵兰堂刻本、光绪三十三年丙午(1906年)上海玉麟局石印本、宣统元年己酉(1909年)同言刻本等。此外还有一些年代未详的清刻本，如文聚堂刻本、务本堂刻本、宏道堂刻本、弘仁会刻本、文富堂刻本、文魁堂刻本以及陆懋修批本和苏州扫叶山房刻本(此二本无《论翼》)等。因上述版本大多源于马中骅校订本，故本次整理以马校本为底本，博古堂刊本为主校本，复参以务本堂、文富堂、宏道堂刻本等进行校注。因改横排，故凡言"右"者皆径改为"上"。异体字一律改为通行规范字。书中所言"王氏"指王叔和，"林氏"指林亿，"成氏"指成无己，"程氏"指程应旄，"方氏"指方有执，"喻氏"指喻昌，"许学士"指许叔微，"卢氏"指卢之颐，"陶氏"指陶华，"易老"指张元素，"嗣伯"指徐淑绍。

伤寒论注自序

尝谓胸中有万卷书，笔底无半点尘者，始可著书；胸中无半点尘，目中无半点尘者，才许作古书注疏。夫著书固难，而注疏更难。著书者往矣，其间几经兵燹[①]，几番播迁，几次增删，几许抄刻，亥豕者有之，杂伪者有之，脱落者有之，错简者有之。如注疏者着眼，则古人之隐旨明、尘句新；注疏者失眼，非依样葫芦，则另寻枝叶，鱼目溷珠，碱砆[②]胜玉矣。《伤寒论》一书，经叔和编次，已非仲景之书。仲景之文遗失者多，叔和之文附会者亦多矣。读是书者，必凝神定志，慧眼静观，逐条细勘，逐句研审。何者为仲景言，何者是叔和笔，其间若脱落、若倒句，与讹字、衍文，须一一指破，顿令作者真面目见于语言文字间。且其笔法之纵横、详略不同，或互文以见意，或比类以相形，可因此而悟彼、见微而知著者，须一一提醒。更令作者精神见于语言文字之外。始可羽翼仲景，注疏《伤寒》。何前此注疏诸家，不将仲景书始终理会、先后合参？但随文敷衍，故彼此矛盾，黑白不辨，令碱砆与美璞并登。鱼目与夜光同珍。前此之疑辨未明，继此之迷涂更远。学者将何赖焉？如三百九十七法之言，既不见于仲景之序文，又不见于叔和之序例，林氏倡于前，成氏、程氏和于后，其不足取信。王安道已辨之矣。而继起者，犹琐琐于数目，即丝毫不差，亦何补于古人，何功于后学哉？然此犹未为斯道备累也。独怪大青龙汤，仲景为伤寒中风无汗而兼烦躁者设，即加味麻黄汤耳。而谓其伤寒见风，又谓之伤风见寒，因以麻黄汤主寒伤营，治营病而卫不病；桂枝汤主风伤卫，治卫病而营不病；大青龙主风寒两伤营卫，治营卫俱病。三方割据瓜分。太阳之主寒多风少、风多寒少，种种蛇足，羽翼青龙，曲成三纲鼎立之说，巧言簧簧，洋洋盈耳，此郑声所为乱雅乐也。夫仲景之道，至平至易，仲景之门，人人可入，而使之茅塞如此，令学者如夜行歧路，莫之指归，不深可悯耶？且以十存二三之文，而谓之全篇，手足厥冷之厥，混同两阴交尽之厥，其间差谬，何可殚举？此愚所以执卷长吁，不能已于注疏也。丙午[③]秋，校正《内经》始成，尚未出而问世。以《伤寒》为世所甚重，故将仲景书校正而注疏之，分篇汇论，挈其大纲，详其细目，证因类聚，方随附之。倒句讹字，悉为改正，异端邪说，一切辨明。岐伯、仲景之隐旨，发挥本论各条之下，集成一帙，名《论注》。不揣卑鄙，敢就正高明，倘得片言首肯，亦稍慰夫愚者之千虑云尔。

慈水柯琴韵伯氏题时己酉[④]初夏也

① 燹(xiǎn)：野火。
② 碱砆：同"珷玞"，很象玉的石头。
③ 丙午：即公元1666年。
④ 己酉：即公元1669年。

伤寒论注凡例

一、《伤寒论》一书，自叔和编次后，仲景原篇不可复见。虽章次混淆，犹得寻仲景面目。方、喻辈各为更定，《条辨》既中邪魔，《尚论》浸循陋习矣，大背仲景之旨。琴有志重编，因无所据，窃思仲景有太阳证、桂枝证、柴胡证等辞，乃宗此义，以症名篇，而以论次第之。虽非仲景编次，或不失仲景心法耳。

一、起手先立总纲一篇，令人开卷便知伤寒家脉症得失之大局矣。每经各立总纲一篇，读此便知本经之脉症大略矣。每篇各标一症为题，看题便知此方之脉证治法矣。

一、是编以症为主，故汇集六经诸论，各以类从。其症是某经所重者，分列某经，如桂枝、麻黄等症列太阳，栀子、承气等症列阳明之类。其有变证化方，如从桂枝症更变加减者，即附桂枝症后；从麻黄症更变加减者，附麻黄证后。

一、叔和序例，固与仲景本论不合，所集脉法，其中有关于伤寒者，合于某证，即采附其间，片长可取，即得攀龙附骥耳。

一、六经中有症治疏略，全条删去者，如少阴病下利白通汤主之、少阴病下利便脓血桃花汤主之等类，为既有下利脉微者与白通汤、腹痛小便不利与桃花汤主之之详，则彼之疏略者可去矣。又有脉症各别，不相统摄者。如太阳病发汗太多因致痉，与脉沉而细，病身热足寒等症，三条合一，论理甚明，故合之。

一、本论每多例句，此古文笔法耳。如太阳病血症麻黄汤主之句，语意在当发其汗下。前辈但据章句次序，不审前后文理，不顾衄家禁忌，竟谓衄后仍当用麻黄解表。夫既云衄乃解，又云自衄者愈，何得阵后兴兵？衄家不可发汗，更有明禁，何得再为妄汗？今人胶柱者多，即明理者，亦多为陶氏所惑，故将麻黄、桂枝、小青龙等条，悉为称正。

一、条中有冗句者删之，如桂枝症云："先发汗不解，而复下之，脉浮者不愈。浮为在外，须解外则愈。"何等直捷！在外下更加"而反下之，故令不愈，今脉浮，故知在外"等句，要知此等繁音，不是汉人之笔。凡此等口角，如"病常自汗出"条，亦从删例。

一、条中有衍文者删之，有讹字者改之，有阙字者补之。然必详本条与上下条有据，确乎当增删改正者，直书之。如无所据，不敢妄动，发明注中，以俟高明之定夺。

一、加减方分两、制度、煎法，与本方同者，于本方下书本方加某味、减某味。或一篇数方，而后方煎法与前方同者，于方末书煎法同前。方中药味修治同前者，如麻黄去节、杏仁去皮之类，但不再注；附子必炮，若有生用者注之。

一、可汗不可汗等篇，鄙俚固不足取，而六经篇中多有叔和附入，合于仲景者取之。如太阳脉浮动数三、阳明论脾约脉症等条，与本论不合，无以发明，反以滋惑，剔出附后，候识者辨焉。

一、正文逐句圈断，俱有深意。如本论中一字句最多，如太阳病"脉、浮、头、项、强、痛"六字，当作六句读，言脉气来尺寸俱浮，头与项强而痛。若脉浮两字连读，头项强痛而恶寒，作一句读，疏略无味。则字字读断，大义先明矣。如心下温温欲吐、郁郁微烦之类，温温、郁郁，俱不得连读，连读则失其义矣。

伤寒论翼自序

世之补《伤寒》者百余家，究其所作，不出二义：一则因论本文为之注疏，犹公、谷说《春秋》也；一则引仲景之文而为立论，犹韩婴说《诗》而为《外传》也。然引征者，固不得断章取义之理；而注疏者，反多以辞害义之文。初不知仲景先师著《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良法大备。此《灵》、《素》已具诸病之体，而明针法之巧妙；至仲景复备诸病之用，而详方药之准绳。其常中之变，变中之常，靡不曲尽。使全书具在，寻其所集，尽可以见病知源。自王叔和编次，伤寒、杂病分为两书，于本论削去杂病。然论中杂病，留而未去者尚多，是叔和有《伤寒论》之专名，终不失伤寒杂病合论之根蒂也。名不副实，是非混淆，古人精义弗彰，是以读之者鲜。而旁门歧路，莫知适从，岂非叔和编次之谬以祸之欤？世谓治伤寒，即能治杂病，岂知仲景《杂病论》，即在《伤寒论》中。且伤寒中又最多杂病夹杂其间，故伤寒与杂病合论，则伤寒、杂病之症治井然。今伤寒与杂病分门，而头绪不清，必将以杂病混伤寒而妄治之矣。乃后人专为伤寒著书，自朱奉议出而伤寒之书日多，而伤寒之病日混。非其欲伤寒之混也，由不识何病是伤寒也。陶节庵出而伤寒之书更多，非真伤寒多也，即《金匮》中杂病，亦尽指为伤寒也。世锢于邪说，反以仲景书难读，而不知仲景书皆叔和改头换面，非本来面目也。冠脉法序例于前，集可汗不可汗等于后，引痉、湿、暍于太阳之首，霍乱、劳复等于厥阴之外，杂鄙见于六经之中，是一部王叔和之书矣。林亿诸公校正，不得仲景原集，惑于《伤寒论》之名，又妄编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之数，以附会叔和所定之伤寒。于是欲知仲景之道，更不可得。成无己信古笃好，矫然特出，惜其生林亿之后，欲为仲景功臣，无由得其真传。故注仲景之书，而仲景之旨多不合；作《明理论》，而伤寒之理反不明。因不得仲景伤寒、杂病合论之旨，故不能辨许叔微三方鼎立之谬。反集之于注，开疑端于后人，岂非为三百九十七法等说所误乎？由是方中行有《条辨》之作，而仲景之规矩准绳，更加败坏，名为翻叔和之编，实以灭仲景之活法也。卢子由《疏抄》，不编林亿之数目，不宗方氏之三纲，意甚有见，而又以六经谬配六义，增标本形层本气化气等说。仲景之法，又何堪如此挠乱哉？近日作者蜂起，尚论愈奇，去理愈远，条分愈新，古法愈乱。仲景六经反茅塞而莫辨，不深可悯耶？原夫仲景之六经，为百病立法，不专为伤寒一科。伤寒、杂病，治无二理，咸归六经之节制。六经各有伤寒，非伤寒中独有六经也。治伤寒者，但拘伤寒，不究其中有杂病之理。治杂病者，以《伤寒论》为无关于杂病，而置之不问。将参赞化育之书，悉归狐疑之域。愚甚为斯道忧之，于仲景书究心有年，愧未深悉。然稍见此中微理，敢略陈固陋，名曰《伤寒论翼》。不兼杂病者，恐人未知原文合论之旨，以杂病为不足观耳。其当与否，自有能辨之者。

甲寅[1] 春慈溪柯琴序

① 甲寅：即公元1674年。

目　录

伤寒论注目录

卷一

伤寒总论十四条 …… (289)

太阳脉证十三条 …… (292)

桂枝汤证上二十条 …… (294)

桂枝汤

桂枝汤证下十九条 …… (297)

桂枝症附方 桂枝二麻黄一汤 桂枝加附子汤 桂枝去芍药生姜新加人参汤 芍药甘草附子汤 桂枝甘草汤 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 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 桂枝人参汤 葛根黄连黄芩汤 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 桂枝加厚朴杏仁汤 桂枝加芍药汤 桂枝加大黄汤 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 桂枝加桂汤 桂枝去芍药加蜀漆龙骨牡蛎救逆汤 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 甘草干姜汤 芍药甘草汤

卷二

麻黄汤证上十五条 …… (303)

麻黄汤

麻黄汤证下十一条 …… (305)

麻黄桂枝合半汤

麻黄汤变症汗后虚症九条 …… (305)

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 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 麻黄连翘赤小豆汤

葛根汤证四条 …… (307)

葛根汤 桂枝加葛根汤 葛根加半夏汤

大青龙汤证 …… (307)

大青龙汤 小青龙汤

五苓散证十一条 …… (310)

五苓散 茯苓甘草汤

十枣汤证一条 …… (312)

十枣汤

陷胸汤证十一条 …… (312)

大陷胸汤 大陷胸丸 小陷胸汤

泻心汤证十条 …… (314)

生姜泻心汤 甘草泻心汤 半夏泻心汤 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 大黄黄连泻心汤 附子泻心汤 赤石脂禹余粮汤 旋覆代赭石汤

抵当汤证六条 …… (316)

抵当汤 抵当丸 桃仁承气汤

火逆诸证十二条 …… (318)

痉湿暑证十六条 …… (319)

桂枝附子汤 桂枝附子去桂加白术汤 甘草附子汤

卷三

阳明脉证上三十五条 …… (322)

蜜煎方 猪胆汁方

阳明脉证下十二条 …… (327)

栀子豉汤证十五条 …… (329)

栀子豉汤 栀子甘草豉汤 栀子生姜豉汤 栀子干姜汤 栀子厚朴汤 栀子柏皮汤

瓜蒂散证五条 …… (331)

瓜蒂散

白虎汤证九条 …… (332)

白虎汤 白虎加人参汤

茵陈汤证三条 …… (334)

茵陈蒿汤

承气汤证三十二条 …… (334)

调胃承气汤 大承气汤 小承气汤

少阳脉证八条 …… (338)

柴胡汤证二十四条 …… (339)

小柴胡汤 柴胡桂枝汤 柴胡桂枝干姜汤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 大柴胡汤

建中汤证二条 …… (343)

小建中汤

黄连汤证一条 …… (344)

黄连汤

黄芩汤证三条 …… (344)

黄芩汤

卷四

太阴脉证十条 …… (345)

三白散证一条 …… (346)

三物白散

少阴脉证二十一条 …… (346)

麻黄附子汤证五条 …… (348)

麻黄附子细辛汤 麻黄附子甘草汤

附子汤证二条 …… (349)

附子汤

真武汤证二条 …… (350)
真武汤
理中丸症一条 …… (350)
理中丸
桃花汤证二条 …… (350)
桃花汤
四逆汤证上十九条 …… (351)
四逆汤 通脉四逆汤 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 麻黄升麻汤
四逆汤证下十一条 …… (353)
当归四逆汤 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 茯苓四逆汤 干姜附子汤
吴茱萸汤证三条 …… (354)
吴茱萸汤
白通汤证三条 …… (354)
白通汤 白通加猪胆汁汤
黄连阿胶汤证一条 …… (354)
黄连阿胶汤
猪苓汤证三条 …… (355)
猪苓汤
猪肤汤证四条 …… (355)
猪肤汤 甘草汤 桔梗汤 半夏散 苦酒汤
四逆散证一条 …… (356)
四逆散
厥阴脉证六条 …… (357)
乌梅丸证一条 …… (357)
乌梅丸
白头翁汤证八条 …… (358)
白头翁汤
热厥利证十二条 …… (358)
复脉汤证九条 …… (360)
炙甘草汤
阴阳易证一条 …… (361)
烧裩散
诸寒热证三条 …… (361)

伤寒论翼目录

卷上

全论大法第一 …… (363)
六经正义第二 …… (364)
合并启微第三 …… (367)
风寒辨惑第四 …… (367)
温暑指归第五 …… (369)
痉湿异同第六 …… (370)
平脉准绳第七 …… (371)

卷下

太阳病解第一 …… (374)
阳明病解第二 …… (376)
少阳病解第三 …… (378)
太阴病解第四 …… (380)
少阴病解第五 …… (381)
厥阴病解第六 …… (383)
制方大法第七 …… (385)

伤寒附翼目录

卷上

太阳方总论 …… (389)
桂枝汤 麻黄汤 葛根汤 大青龙汤 小青龙汤 五苓散 十枣汤 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 麻黄连翘赤小豆汤 文蛤汤 桂枝二麻黄一汤 桂枝麻黄合半汤 桂枝二越婢一 汤 桂枝加附子汤 芍药甘草附子汤 桂枝甘草汤 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 桂枝去芍药生姜新加人参汤 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 桂枝人参汤 葛根黄连黄芩汤 桂枝去芍药汤 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 桂枝加厚朴杏仁汤 桂枝加芍药汤 桂枝加大黄汤 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 桂枝加桂汤 桂枝去芍药加蜀漆龙骨牡蛎救逆汤 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 桂枝附子汤 桂枝附子去桂加白术汤 甘草附子汤 大陷胸丸 大陷胸汤 小陷胸汤 生姜泻心汤 甘草泻心汤 半夏泻心汤 大黄黄连泻心汤 附子泻心汤 旋覆代赭汤 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 赤石脂禹余粮汤 抵当汤丸

卷下

阳明方总论 …… (403)
栀子豆豉汤 栀子甘草豆豉汤 栀子生姜豆豉汤 栀子厚朴汤 栀子干姜汤 栀子柏皮汤 瓜蒂散 甘草干姜汤 芍药甘草汤 白虎加人参汤 竹叶石膏汤 茵陈蒿汤 大承气汤 小承气汤 调胃承气汤 桃仁承气汤 蜜煎方 猪胆汁
少阳方总论 …… (406)
小柴胡汤 大柴胡汤 柴胡桂枝干姜汤 柴胡桂枝汤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 黄连汤 黄芩汤
太阴方总论 …… (409)
理中丸 四逆汤 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 三物白散 麻仁丸
少阴方总论 …… (411)

麻黄附子细辛汤 麻黄附子甘草汤 附子汤 真武汤 白通汤 白通加猪胆汁汤 通脉四逆汤 茯苓四逆汤 干姜附子汤 吴茱萸汤 黄连阿胶汤 猪苓汤 四逆散 猪肤汤 甘草汤 桔梗汤 半夏汤 苦酒汤

厥阴方总论……（415）

乌梅丸 当归四逆汤 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 小建中汤 茯苓甘草汤 炙甘草汤 烧裩散

六经方余论……（417）

麻黄升麻汤

伤寒论注卷一

伤寒总论

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

无热，指初得病时，不是到底无热；发阴，指阳证之阴，非指直中于阴。阴阳指寒热，勿凿分营卫经络。按本论云："太阳病，或未发热，或已发热。"已发热，即是发热恶寒；未发热，即是无热恶寒。斯时头项强痛已见，第阳气闭郁，尚未宣发，其恶寒、体痛、呕逆、脉紧，纯是阴寒为病，故称发于阴，此太阳病发于阴也。又《阳明篇》云："病得之一日，不发热而恶寒。"斯时寒邪凝敛，身热、恶热，全然未露，但不头项强痛，是知阳明之病发于阴也。推此，则少阳往来寒热，但恶寒而脉弦细者，亦病发于阴；而三阴之反发热者，便是发于阳矣。

发于阳者七日愈，发于阴者六日愈，以阳数七、阴数六故也。

寒热者，水火之本体；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七日合火之成数，六日合水之成数。至此则阴阳自和，故愈。盖阴阳互为其根，阳中无阴，谓之孤阳；阴中无阳，便是死阴。若是直中之阴，无一阳之生气，安得合六成之数而愈耶？《内经》曰：其死多以六七日之间，其愈皆以十日以上。使死期亦合阴阳之数，而愈期不合者，皆治者不如法耳。

问曰：凡病欲知何时得，何时愈？答曰：假令夜半得病者，明日日中愈，日中得病者，夜半愈。何以言之？日中得病夜半愈者，以阳得阴则解；夜半得病明日日中愈者，以阴得阳则解也。

上文论日期，合阴阳之数而愈；此论愈时，于阴阳反盛时解。何也？阴盛极而阳生，阳盛极而阴生，阴阳之相生，正阴阳之相得，即阴阳之自和也。然此指病在一二日愈者言耳。如六七日愈者，则六经各以主时解，是又阳主昼而阴主夜矣。

问曰：脉有阴阳，何谓也？答曰：凡脉浮、大、滑、动、数，此名阳也；脉沉、弱、涩、弦、微、迟，此名阴也。

脉有十种，阴阳两分，即具五法。浮、沉是脉体，大、弱是脉势，滑、涩是脉气，动、弦是脉形，迟、数是脉息，总是病脉而非平脉也。脉有对看法，有正看法，有反看法，有平看法，有互看法，有彻底看法。如有浮即有沉，有大即有弱，有滑即有涩，有数即有迟。合之于病，则浮为在表，沉为在里；大为有余，弱为不足；滑为血多，涩为气少；动为搏阳，弦为搏阴；数为在府，迟为在藏，此对看法也。如浮、大、滑、动、数，脉气之有余者，名阳，当知其中有阳胜阴病之机；沉、弱、涩、弦、迟，脉气之不足者，名阴，当知其中有阴胜阳病之机，此正看法也。夫阴阳之在天地间也，有余而往，不足随之，不足而往，有余从之，知从知随，气可与期。故其始为浮、为大、为滑、为动、为数，其继也反沉、反弱、反涩、反弦、反迟者，是阳消阴长之机，其病为进；其始也为沉、为弱、为涩、为弦、为迟，其继也微浮、微大、微滑、微动、微数者，是阳进阴退之机，其病为欲愈，此反看法也。浮为阳，如更兼大、动、滑、数之阳脉，是为纯阳，必阳盛阴虚之病矣；沉为阴，而更兼弱、涩、弦、迟之阴脉，是为重阴，必阴盛阳虚之病矣，此为平看法。如浮而弱、浮而涩、浮而弦、浮而迟者，此阳中有阴，其人阳虚，而阴气早伏于阳脉中也，将有亡阳之变，当以扶阳为急务矣；如沉而大、沉而滑、沉而动、沉而数者，此阴中有阳，其人阴虚，而阳邪下陷于阴脉中也，将有阴竭之患，当以存阴为深虑矣，此为互看法。如浮、大、滑、动、数之脉体虽不变，然始为有力之强阳，终为无力之微阳，知阳将绝矣；沉、弱、涩、弦、迟之脉，虽喜变而为阳，如忽然暴见浮、大、滑、动、数之状，是阴极似阳，知反照之不长，余烬之易灭也，是谓彻底看法。更有真阴真阳之看

法，所谓阳者，胃脘之阳也，脉有胃气，是知不死；所谓阴者，真藏之脉也，脉见真藏者死。然邪气之来也紧而疾，谷气之来也徐而和，此又不得以迟数定阴阳矣。

寸口脉浮为在表，沉为在里，数为在府，迟为在藏。

寸口兼两手六部而言，不专指右寸也。上古以三部九候决死生，是遍求法；以人迎、寸口、趺阳辨吉凶，是扼要法。自《难经》独取寸口，并人迎、趺阳不参矣。然气口成寸，为脉之大会，死生吉凶系焉，则内外藏府之诊，全赖浮、沉、迟、数为大纲耳。浮、沉是审起伏，迟、数是察至数，浮、沉之间，迟、数寓焉。凡脉之不浮、不沉而在中，不迟、不数而五至者，谓之平脉。是有胃气，可以神求，不可以象求也。若一见浮、沉、迟、数之象，斯为病脉矣。浮象在表，应病亦为在表，浮脉虽有里证，主表其大纲也；沉象在里，应病亦为在里，沉脉虽或有表证，主里其大纲也。数为阳，阳主热，而数有浮沉，浮数应表热，沉数应里热，虽数脉亦有病在藏者，然六府为阳，阳脉营其府，则主府其大纲也；迟为阴，阴主寒，而迟有浮沉，浮迟应表寒，沉迟应里寒，虽迟脉多有病在府者，然五藏为阴，而阴脉营其藏，则主藏其大纲也。脉状种种，总赅括于浮、沉、迟、数，然四者之中，又以独浮、独沉、独迟、独数为准则，而独见何部，即以何部深求其表里藏府之所在，病无遁[1]情矣。

凡阴病见阳脉者生，阳病见阴脉者死。

起口用"凡"字，是开讲法，不是承接法。此与上文阴阳脉文同而义则异也。阳脉指胃气言，所谓二十五阳者是也，五藏之阳和发见故生；阴脉指真藏言，胃脘之阳不至于手太阴，五藏之真阴发见故死。要知上文沉、涩、弱、弦、迟是病脉，不是死脉，其见于阳病最多。若真藏脉至，如肝脉中外急，心脉坚而搏，肺脉大而浮，肾脉之如弹石，脾脉之如喙距，反见有余之象，岂可以阳脉名之？若以胃脉为迟，真阴为数，能不误人耶？

寸脉下不至关为阳绝，尺脉上不至关为阴绝，此皆不治决死也。若计余命生死之期，期以月节克之也。

阴阳升降，以关为界。阳生于尺而动于寸，阴生于寸而动于尺，阴阳互根之义也。寸脉居上而治阳，尺脉生下而治阴，上下分司之义也。寸脉不至关，则阳不生阴，是为孤阳，阳亦将绝矣；尺不至关，则阴不生阳，是为孤阴，阴亦将绝矣。要知不至关，非脉竟不至，是将绝之兆，而非竟绝也，正示人以可续之机。此皆不治，言皆因前此失治以至此，非言不可治也，正欲人急治之意，是先一着看法。夫上部有脉，下部无脉，尚有吐法；上部无脉，下部有脉，尚为有根，即脉绝不至，尚有灸法。岂以不至关便为死脉哉？看"余命生死"句，则知治之而有余命，不为月节所克者多耳，此又深一层看法。脉以应月，每月有节，节者月之关也。失时不治，则寸脉不至关者，遇月建[2]之属阴，必克阳而死；尺脉不至关者，遇月建之阳支[3]，则克阴而死，此是决死期之法。若治之得宜，则阴得阳而解，阳得阴而解，阴阳自和而愈矣。

问曰：脉[4]欲知病愈未愈者，何以别之？曰：寸口、关上、尺中三处，大小、浮沉、迟数同等，虽有寒热不解者，此脉阴阳为和平，虽剧当愈。

阴阳和平，不是阴阳自和，不过是纯阴纯阳无驳杂之谓耳。究竟是病脉，是未愈时寒热不解之脉。虽剧当愈，非言不治自愈，正使人知此为阴阳偏胜之病脉，阳剧者当治阳，阴剧者当治阴，必调其阴阳，使其和平。失此不治，反加剧矣。

伤寒一日，太阳受之，脉若静者为不传；颇欲吐，若躁烦，脉数急者，为传也。

太阳主表，故寒邪伤人，即太阳先受。太阳脉浮，若见太阳之浮，不兼伤寒之紧，即所谓静也。脉静证亦静，无呕逆烦躁可知。今又有发热恶寒，头项强痛，不须七日衰，一日自止者，正此不传之谓也。若受寒之日，颇有吐意，呕逆之机

---

① 遁(dùn)：隐。

② 月建：古代记月方法，即将十二月与十二支相配。此处犹言月份。

③ 阳支：十二地支中的阳支，如子、寅、辰、午、申、戌等。在月份则分别是农历十一月、一月、三月、五月、七月、九月。

④ 脉：《伤寒论·辨脉法》"脉"下有"病"字，当据补。

见矣。若见烦躁，阳气重可知矣。脉急数，阴阳俱紧之互文。传者，即《内经》"人伤于寒，而传为热"之"传"，乃太阳之气，生热而传于表，即发于阳者传七日之谓，非太阳与阳明、少阳经络相传之谓也。欲字、若字，是审其将然，脉之数急，是诊其已然，此因脉定证之法也。

伤寒二三日，阳明、少阳证不见者，为不传也。

伤寒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三日少阳者，是言见症之期，非传经之日也。岐伯曰：邪中于面，则下阳明；中于项，则下太阳；中于颊，则下少阳。其中膺背两胁，亦中其经。盖太阳经部位最高，故一日发；阳明经位次之，故二日发；少阳经位又次之，故三日发。是气有高下，病有远近，适其至所为故也。夫三阳各受寒邪，不必自太阳始。诸家言二阳必自太阳传来者，未审斯义耳。若伤寒二日，当阳明病，若不见阳明表证，是阳明之热不传于表也。三日少阳当病，不见少阳表证，是少阳之热不传于表也。

伤寒三日，三阳为尽，三阴当受邪。其人反能食而不呕，此为三阴不受邪也。

受寒三日，不见三阳表症，是其人阳气冲和，不与寒争，寒邪亦不得入，故三阳尽不受邪也。若阴虚而不能支，则三阴受邪气。岐伯曰："中于阴者，从臂胫始。"故三阴各自受寒邪，不必阳经传授。所谓太阴四日、少阴五日、厥阴六日者，亦以阴经之高下，为见症之期，非六经部位以次相传之日也。三阴受邪，病为在里。故邪入太阴，则腹满而吐，食不下；邪入少阴，欲吐不吐；邪入厥阴，饥而不欲食，食即吐蛔。所以然者，邪自阴经入藏，藏气实而不能容，则流于府。府者胃也，入胃则无所复传，故三阴受病。已入于府者，可下也。若胃阳有余，则能食不呕，可预知三阴之不受邪矣。盖三阳皆看阳明之转旋。三阴之不受邪者，藉胃为之蔽其外也，则胃不特为六经出路，而实为三阴外蔽矣。胃阳盛，则寒邪自解；胃阳虚，则寒邪深入阴经而为患；胃阳亡，则水浆不入而死。要知三阴受邪，关系不在太阳而全在阳明。

伤寒六七日，无大热，其人躁烦者，此为阳去入阴故也。

上文论各经自受寒邪，此条是论阳邪自表入里症也。凡伤寒发热至六七日，热退身凉为愈。此无大热则微热尚存，若内无烦躁，亦可云表解而不了了矣。伤寒一日即见烦躁，是阳气外发之机；六七日乃阴阳自和之际，反见烦躁，是阳邪内陷之兆。阴者指里而言，非指三阴也。或入太阳之本，而热结膀胱；或入阳明之本，而胃中干燥；或入少阳之本，而胁下硬满；或入太阴，而暴烦下利；或入少阴，而口燥舌干；或入厥阴，而心中疼热，皆入阴之谓。

太阳病，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1]，以行其经尽故也。若欲再作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

旧说伤寒日传一经，六日至厥阴，七日再传太阳，八日再传阳明，谓之再经。自此说行，而仲景之堂无门可入矣。夫仲景未尝有日传一经之说，亦未有传至三阴而尚头痛者。曰头痛者，是未离太阳可知；曰行，则与传不同；曰其经，是指本经而非他经矣。发于阳者七日愈，是七日乃太阳一经行尽之期，不是六经传变之日。岐伯曰："七日太阳病衰，头痛少愈。"有明证也。故不曰传足阳明，而曰欲再作经，是太阳过经不解，复病阳明而为并病也。针足阳明之交，截其传路，使邪气不得再入阳明之经，则太阳之余邪亦散，非归并阳明，使不犯少阳之谓也。

本论传经之说，惟见于此。盖阳明经起于鼻颏，旁纳太阳之脉，故有传经之义。目疼、鼻干，是其症也。若脚挛急，便非太阳传经矣。阳明经出大指端内侧，太阳经出小指端外侧，经络不相连接。十二经脉，足传手，手传足，阳传阴，阴传阳，与伤寒之六经先阳后阴、先太后少之次第迥别。不知太阳传六经、阳明传少阳之说，何据乎？细审仲景转属、转系、并病、合病诸条，传经之妄，不辨自明矣。

风家[2]表解而不了了者，十二日愈。

不了了者，余邪未除也。七日表解后，复过

① 自愈者：《金匮玉函经》卷二、《脉经》卷七均作"自当愈"。

② 家：《伤寒总病论》卷一作"者"。

一候，而五藏元气始充，故十二日精神慧爽而愈。此虽举风家，伤寒概之矣。如太阳七日病衰，头痛少愈，曰衰曰少，皆表解而不了了之谓也。六经部位有高下，故发病有迟早之不同。如阳明二日发，八日衰，厥阴至六日发，十二日衰，则六经皆自七日解，而十二日愈。夫若误治，又不在此例。

仲景分别六经，各经俱有中风伤寒脉症治法。叔和时太阳篇存者多而失者少，他经存者少而失者多，阳明篇尚有中风脉症二条，少阳经只症一条而不及脉，三阴俱有中风欲愈脉，俱无中风脉症。以《伤寒论》为全书，不亦疏乎？

上论伤寒诊病大略。

太阳脉证

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

仲景作论大法，六经各立病机一条，提揭一经纲领，必择本经至当之脉症而表章之。六经虽各有表症，惟太阳主表，故表症、表脉，独太阳得其全。如脉浮为在表，太阳象三阳，其脉气浮而有力，与阳明之兼长大，少阳兼弦细，三阴之微浮者不侔矣。头项主一身之表，太阳经络营于头，会于项，故头连项而强痛，与阳明头额痛、少阳头角痛者少间矣。恶寒为病在表，六经虽各恶寒，而太阳应寒水之化，故恶寒特甚，与阳明二日自止、少阳往来寒热、三阴之内恶寒者，悬殊矣。后凡言太阳病者，必据此条脉症。如脉反沉，头不痛，项不强，不恶寒，是太阳之变局矣。

仲景立六经总纲法，与《内经·热论》不同。太阳只重在表症、表脉，不重在经络主病。看诸总纲，各立门户，其意可知。

太阳病，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名为中风。

风为阳邪，风中太阳，两阳相搏，而阴气衰少。阳浮故热自发，阴弱故汗自出。中风、恶风，类相感也。风性散漫，脉应其象，故浮而缓。若太阳初受病，便见如此脉症，即可定其名为中风而非伤寒矣。如寒风太厉，中之重者，或汗不出而脉反紧，其内症必烦躁，与下伤寒之呕逆有别。

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曰伤寒。

太阳受病，当一二日发，故有即发热者，或有至二日发者。盖寒邪凝敛，热不遽发，非若风邪易于发热耳。然即发热之迟速，则其人所禀阳气之多寡，所伤寒邪之浅深，因可知矣。然虽有已发、未发之不齐，而恶寒、体痛、呕逆之症，阴阳俱紧之脉先见，即可断为太阳之伤寒，而非中风矣。恶寒本太阳本症，而此复言者，别于中风之恶寒也。中风因见风而兼恶寒，伤寒则无风而更恶寒矣。寒邪外束，故体痛；寒邪内侵，故呕逆。寒则令脉紧，阴阳指浮沉而言，不专指尺寸也。然天寒不甚，而伤之轻者，亦有身不疼、脉浮缓者矣。

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

太阳病而渴，是兼少阴矣。然太、少两感者，必恶寒而且烦满，今不烦满，则不涉少阴，反不恶寒，则非伤寒而为温病矣。温病内外皆热，所以别于中风、伤寒之恶寒发热也。此条不是发明《内经》"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之义，乃概言太阳温病之症如此。若以春温释之，失仲景之旨矣。夫太阳一经，四时俱能受病，不必于冬。人之温病，不必因于伤寒。且四时俱能病温，不必于春。推而广之，则六经俱有温病，非独太阳一经也。

发汗已，身灼热者，名曰风温。

此正与《内经》伏寒病温不同处。太阳中暑，亦有因于伤寒者，虽渴而仍恶寒。太阳温病，反不恶寒而渴者，是病根不因于寒，而因于风。发热者，病为在表，法当汗解，然不恶寒，则非麻黄桂枝所宜矣。风与温相搏，发汗不如法，风去而热反炽。灼热者，两阳相熏灼，转属阳明之兆也。

太阳病，关节疼痛而烦，脉沉而细者，此名湿痹。

上条不恶寒，是太阳变症；此条脉沉细，是太阳变脉。渴是少阴症，沉细是少阴脉，太阳、少阴为表里，故脉症相似也。然湿自内发，与外感不同。湿伤于下，与伤上者不同。故同为太阳受病，而脉症与总纲异耳。湿流骨节，故疼痛；太阳之气不宣，故烦；湿气痹闭而不行，故脉应其象

而沉细。太阳之脉，从风则缓，从寒则紧，从湿则细，伤上则浮，伤下则沉。当因症而合脉，勿据脉而断症。如病发热，头疼，脉当浮反沉，是表症得里脉，故谓之反。如发汗多，因致痉而沉、细，与夏月中暑而弦、细、芤、迟，皆因症而然，不得概谓之反。

太阳病，欲解时，从巳至未上。

巳、午为阳中之阳，故太阳主之，至未上者，阳过其度也。人身阴阳，上合于天，天气至太阳之时，人身太阳之病得藉其主气而解，此天人感应之理也。

欲自解者，必当先烦，乃有汗而解。何以知之？脉浮，故知汗出解也[1]。

欲自解，便寓不可妄治意。诸经皆有烦，而太阳更甚，故有发烦、反烦、更烦、复烦、内烦等症。盖烦为阳邪内扰，汗为阳气外发，浮为阳盛之脉，脉浮则阳自内发，故可必其先烦，见其烦必当待其有汗，勿遽妄投汤剂也。汗出则阳胜，而寒邪自解矣。若烦而不得汗，或汗而不解，则审脉定症，麻黄、桂枝、青龙，随所施而恰当矣。

太阳病未解，脉阴阳俱停，必先振栗汗出而解。但阳脉微者，先汗出而解；但阴脉微者，下之而解。若欲下之，宜调胃承气汤。

言未解便有当解意，停者相等之谓。阳脉微二句，承上之词，不得作三段看。太阳病，阳浮而阴弱，是阳强也。今阳脉微即是阴阳俱停，病虽未解，已是调和之脉，其解可知矣。脉但浮者，为阳盛，必先烦而有汗；阳脉微者，为阳虚，必先振栗而汗出。振栗是阴津内发之兆，汗出是阳气外发之征也，此阴阳自和而愈，可勿药矣。但阴脉微而阳脉仍浮，阳气重可知。与风寒初中之脉虽同，而热久汗多，津液内竭，不得更行桂枝汤，亦不得执太阳禁下之定法矣。表病亦有因里实而不解者，须下之而表自解。若欲下之，有踌躇顾虑之意。宜者，审定之词，以其胃不调而气不承，故宜之。

此条是桂枝汤变局，阳已微，须其自汗；阳尚存，当知调胃。以太阳汗多，恐转属阳明。

太阳病，下之而不愈，因复发汗，此表里俱虚，其人因致冒，冒家汗出自愈。所以然者，汗出表和故也。得里未和，然后复下之。

太阳病，只得个表不和，初无下症，其里不和，多由汗下倒施而得也。表里俱虚，指妄汗下亡津液言。其阳邪仍实，故表里不解。冒者如有物蒙蔽之状，是欲汗之兆也。因妄下后阳气怫郁在表，汗不得遽出耳。待汗出冒自解，然但得个表和。其津液两虚，阳已实于里，故里仍未和。里症既得，然后下之，此虽复下，治不为逆矣。

问曰：病有战而汗出，因得解者，何也？答曰：脉浮而紧，按之反芤，此为本虚，故当战而汗出也。其人本虚，是以发战，以脉浮，故当汗出而解。若脉浮而数，按之不芤，此人本不虚。若欲自解，但汗出耳，不发战也。

战，即振栗之谓。治病必求其本。本者，其人平日禀气之虚实。紧者急也，与"数"同而有别，盖有虚实之分焉。又必按之芤不芤，而虚实之真假毕具。

问曰：病有不战不汗出而解者，何也？答曰：其脉自微，此以曾经发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以内无津液。此阴阳自和，必自愈，故不战不汗出而解也。

内无津液，安能作汗？战由汗发，无汗故不战也。复用"此"字须着眼，妄治之后，内无津液，阴阳岂能自和？必当调其阴阳，不然，脉微则为亡阳，将转成阴症矣。

问曰：伤寒三日，脉浮数而微，病人身凉和者，何也？答曰：此为欲解也。解以夜半，脉浮而解者，濈[2]然汗出也；脉数而解者，必能食也；脉微而解者，必不汗出也。

脉而浮数，今三日而转微，身初发热，今三日而身凉，即伤寒三日，少阳脉小为欲愈之义也。此伤寒本轻，不须合六七日之期，亦不必再求其有汗，夜半时阳得阴，则余邪尽解矣。此微与前条不同，因未曾妄治，津液未亡，故三日自解。阴平阳秘，不须汗出也，正教人不当妄汗耳。

上论太阳脉症大略。

---

① 解也：《金匮玉函经》卷二作"而解"。

② 濈(jí)：汗出连绵不断。

桂枝汤证上

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者，桂枝汤主之。

此条是桂枝本证，辨症为主，合此症即用此汤，不必问其为伤寒、中风、杂病也。今人凿分风、寒，不知辨症，故仲景佳方置之疑窟。四症中，头痛是太阳本症。头痛、发热、恶风，与麻黄症同。本方重在汗出，汗不出者，便非桂枝症。

太阳病，外证未解，脉浮弱者，当以汗解，宜桂枝汤。

此条是桂枝本脉，明脉为主。今人辨脉不明，故于症不合。伤寒、中风、杂病，皆有外证。太阳主表，表症咸统于太阳。然必脉浮弱者，可用此解外。如但浮不弱，或浮而紧者，便是麻黄症。要知本方只主外症之虚者。

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啬啬恶寒，淅淅恶风，翕翕发热，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

此太阳中风之桂枝症，非谓凡中风者，便当主桂枝也。前条脉症，是概风寒杂病而言。此条加中风二字，其脉其症，悉呈风象矣。上条言脉浮而弱者，是弱从浮见。此阳浮者，浮而有力，此名阳也。风为阳邪，此浮为风脉。阳盛则阴虚，沉按之而弱。阳浮者，因风中于卫，两阳相搏，故热自发，是卫强也。阴弱者，因风中于营，血脉不宁，故汗自出，是营弱也。两"自"字便见风邪之迅发。啬啬，欲闭之状；淅淅，欲开之状；翕翕，难开难闭之状。虽风、寒、热三气交呈于皮毛，而动象是中风所由然也。风之体在动，风之用在声，风自皮毛入肺，自肺出鼻，鼻息不和则鸣，此声之见于外者然也。风淫于内，木动土虚，胃气不和，故呕而无物，此声之出于内者然也。干呕是风侵胃府，鼻鸣是风袭阳明，而称太阳者，以头项强痛故耳。亦以见太阳为三阳，阳过其度矣。

太阳病，初服桂枝汤，反烦不解者，先刺风池、风府，却与桂枝汤则愈。

前条治中风之始，此条治中风之变。桂枝汤煮取三升，初服者，先服一升也，却与者，尽其二升也。热郁于心胸者，谓之烦；发于皮肉者，谓之热。麻黄症发热无汗，热全在表；桂枝症发热汗出，便见内烦。服汤反烦而外热不解，非桂枝汤不当用也，以外感之风邪重，内之阳气亦重耳。风邪本自项入，必刺风池、风府，疏通来路，以出其邪，仍与桂枝汤，以和营卫。《内经》曰：表里刺之，服之饮汤。此法是矣。

太阳病，发热汗出者，此为营弱卫强，故使汗出。欲救邪风者，宜桂枝汤主之。

此释中风汗出之义，见桂枝汤为调和营卫而设。营者阴也，卫者阳也，阴弱不能藏，阳强不能密，故汗出。

形作伤寒，其脉不弦紧而弱。弱者必渴，被火者必谵语。弱者发热，脉浮解之，当汗出而愈。

形作伤寒，见恶寒、体痛、厥逆，脉当弦紧而反浮弱，其本虚可知。此东垣所云劳倦内伤症也。夫脉弱者，阴不足。阳气陷于阴分必渴，渴者液虚故也。若以恶寒而用火攻，津液亡必胃实而谵语。然脉虽弱而发热，身痛不休，宜消息[1]和解其外，谅非麻黄所宜，必桂枝汤，啜热稀粥，汗出则愈矣。此为夹虚伤寒之症。

伤寒发汗，解半日许，复烦，脉浮数者，可更发汗，宜桂枝汤。

前条解伤寒之初，此条辑伤寒之后。前条因虚寒，此条因余热，卫解而营未解，故用桂枝更汗也。可知桂枝汤主风伤卫，治风而不治寒之谬矣。浮弱是桂枝脉，浮数是麻黄脉。仲景见麻黄脉症，即用麻黄汤，见桂枝脉症，便用桂枝汤。此不更进麻黄而却与桂枝者，盖发汗而解，则麻黄症已罢。脉浮数者，因内烦而然，不得仍认麻黄汤脉矣。麻黄汤纯阳之剂，不可以治烦。桂枝汤内配芍药，奠安营气，正以治烦也。且此烦因汗后所致，若再用麻黄发汗，汗从何来？必用啜热粥法始得汗。桂枝汤本治烦，服桂枝汤后外热不解，而内热更甚，故曰反烦。麻黄症本不烦，服汤汗出，外热初解，而内热又发，故曰复烦。凡曰麻黄汤主之、桂枝汤主之者，定法也。服桂枝不解，仍与桂枝，汗解后复烦，更用桂枝者，活法也。服

---

① 消息：此处为斟酌考虑之意。

麻黄复烦者，可更用桂枝；用桂枝复烦者，不得更用麻黄。且麻黄脉症，但可用桂枝更汗，不可先用桂枝发汗。此又活法中定法矣。前二条论治中风，此二条论治伤寒，后二条论治杂病，见桂枝方之大用如此。

病人藏无他病，时发热，自汗出而不愈者，此卫气不和也。先其时发汗则愈，宜桂枝汤主之。

藏无他病，知病只在形躯。发热有时，则汗出亦有时，不若外感者，发热汗出不休也。《内经》曰：阴虚者阳必凑之，故时热汗出耳。未发热时，阳犹在卫，用桂枝汤啜稀热粥，先发其汗，使阴出之阳，谷气内充，而卫阳不复陷，是迎而夺之，令精胜而邪却也。

病尝自汗出者，此为营气和。营气和者外不谐，以卫气不共营气和谐故耳。营行脉中，卫行脉外，复发其汗，营卫和则愈，宜桂枝汤。

发热时汗便出者，其营气不足。因阳邪下陷，阴不胜阳，故汗自出也。此无热而常自汗者，其营气本足。因阳气不固，不能卫外，故汗自出。当乘其汗正出时，用桂枝汤啜稀热粥，是阳不足者，温之以气，食入于阴，气长于阳也。阳气普遍，便能卫外而为固，汗不复出矣。和者平也，谐者合也。不和见卫强，不谐见营弱，弱则不能合，强则不能密，皆令自汗。但以有热、无热别之，以时出、常出辨之，总以桂枝汤啜热粥汗之。

上条发热汗出，便可用桂枝汤，见不必头痛、恶风俱备。此只自汗一症，即不发热者亦用之，更见桂枝方于自汗为亲切耳。

太阳病，外症未解，不可下也。下之为逆。欲解外者，宜桂枝汤。

外症初起，有麻黄、桂枝之分。如当解未解时，惟桂枝汤可用，故桂枝汤为伤寒、中风、杂病解外之总方。凡脉浮弱、汗自出而表不解者，咸得而主之也。即阳明病脉迟、汗出多者宜之，太阴病脉浮者亦宜之。则知诸经外症之虚者，咸得同太阳未解之治法。又可见桂枝汤不专为太阳用矣。

太阳病，先发汗不解，而复下之，脉浮者不愈。浮为在外，当须解外则愈，宜桂枝汤。

误下后而脉仍浮，可知表症未解，阳邪未陷，只宜桂枝汤解外，勿以脉浮仍用麻黄汤也。下后仍可用桂枝汤，乃见桂枝方之力量矣。

太阳病，下之，其气上冲者，可与桂枝汤，用前法；若不上冲者，不得与之。

气上冲者，阳气有余也，故外虽不解，亦不内陷，仍与桂枝汤汗之。上冲者，因而外解矣。上条论下后未解脉，此条论下后未解症，互相发明更进桂枝之义。用前法，是啜稀热粥法，与后文依前法、如前法同。若谓汤中加下药，大谬。

伤寒，医下之，续得下利清谷不止，身疼痛者，急当救里；后清便自调，身体痛者，急当救表。救里宜四逆汤，救表宜桂枝汤。

寒邪在表而妄下之，移寒于脾，下利不止，继见完谷，胃阳已亡矣。身疼未除，是表里皆困，然犹幸此表邪之未除，里邪有可救之机。凡病从外来，当先解外。此里症既急，当舍表而救里，四逆汤自不容缓。里症既差，表症仍在，救表亦不容缓矣。身疼本麻黄症，而下利清谷，其腠理之疏可知，必桂枝汤和营卫，而痛自解。故不曰攻而仍曰救，救表仍合和中也。温中之后，仍可用桂枝汤，其神乎神矣。

下利腹胀满，身体疼痛者，先温其里，乃攻其表。温里宜四逆汤，攻表宜桂枝汤。

下利而腹尚胀满，其中即伏清谷之机，先温其里，不待其急而始救也。里和而表不解，可专治其表，故不曰救而仍曰攻。

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当消息和解其外，宜桂枝汤小和之。

吐利是藏府不和，非桂枝汤所治；止后而身痛不休，是营卫不和，非麻黄汤所宜。和解其外，惟有桂枝一法；消息其宜，更有小与之法也。盖脉浮数，身疼痛，本麻黄之任，而在汗下后，则反属桂枝。是又桂枝之变脉、变症，而非复麻黄之本症、本脉矣。

伤寒大下后，复发汗，心下痞、恶寒者，表未解也。不可攻痞，当先解表，表解乃可攻痞。解表宜桂枝汤，攻痞宜大黄黄连泻心汤。

心下痞，是误下后里症；恶寒，是汗后未解症。里实表虚，内外俱病，皆因汗、下倒施所致。

表里交持，仍当遵先表后里，先汗后下正法。盖恶寒之表，甚于身疼，心下之痞，轻于清谷，与救急之法不同。

此四条是有表里症，非桂枝本病，亦非桂枝坏病。仲景治有表里症，有两解表里者，有只解表而里自和者，有只和里而表自解者，与此先救里后救表、先解表后攻里，遂成五法。

伤寒不大便六七日，头痛有热者，与承气汤。其大便圊者，知不在里，仍在表也，当须发汗。若头痛者必衄，宜桂枝汤。

此辨太阳阳明之法也。太阳主表，头痛为主；阳明主里，不大便为主。然阳明亦有头痛者，浊气上冲也；太阳亦有不大便者，阳气太重也。六七日是解病之期，七日来仍不大便，病为在里，则头痛身热属阳明。外不解由于内不通也，下之里和而表自解矣。若大便自去，则头痛身热，病为在表，仍是太阳，宜桂枝汗之。若汗后热退而头痛不除，阳邪盛于阳位也。阳络受伤，故知必衄，衄乃解矣。

本条当有汗出症，故合用桂枝、承气。有热，当作身热。大便圊，从宋本订正，恰合不大便句，见他本作"小便清"者谬。宜桂枝句，直接发汗来，不是用桂枝止衄，亦非用在已衄后也。读者勿以词害义可耳。

太阳病得之八九日，如疟状，发热恶寒，热多寒少，其人不呕，圊便欲自可，一日二三度发。脉微缓者，为欲愈也；脉微而恶寒者，此阴阳俱虚，不可更发汗、更吐、更下也；面色反有热色者，未欲解也。以其不得小汗出，身必痒，宜桂枝麻黄合半汤。

八九日是当解未解之时，寒热如疟，是虚实互发之症。太阳以阳为主，热多寒少，是主胜客负，有将解之兆矣。若其人不呕，是胃无邪，圊便是胃不实；脉微缓，是有胃气，应不转属阳明。一日二三度发，是邪无可容之地，正胜邪却，可弗药也。若其人热虽多而脉甚微，无和缓之意，是阴弱而发热；寒虽少而恶之更甚，是阳虚而恶寒。阴阳俱虚，当调其阴阳，勿妄治，以虚其虚也。若其人热多寒少，而面色缘缘正赤者，是阳气怫郁在表不得越。当汗不汗，其身必痒。八九日来，正气已虚，表邪未解，不可发汗，又不可不汗，故立此法。

诸本俱是"各半"，今依宋本。

太阳病，发热恶寒，热多寒少，脉微弱者，此无阳也，不可发汗，宜桂枝二越婢一汤。

本论无越婢症，亦无越婢方，不知何所取义，窃谓其二字必误也。

此热多是指发热，不是内热。无阳，是阳已虚而阴不虚。不烦不躁，何得妄用石膏？观麻黄桂枝合半、桂枝二麻黄一二方，皆当汗之症。此言不可发汗，何得妄用麻黄？凡读古人书，须传信阙疑，不可文饰，况为性命所关者乎？且此等脉症最多。无阳不可发汗，便是仲景法旨。柴胡桂枝汤，乃是仲景佳方，若不头项强痛，并不须合桂枝矣。读书无目，至于病人无命，愚故表而出之。

伤寒六七日，发热、微恶寒、肢节烦疼、微呕、心下支结，外症未去者，柴胡桂枝汤主之。

微恶寒，便是寒少。烦疼，只在四肢骨节间，比身疼腰痛稍轻。此外症将解而未去之时也。微呕是喜呕之兆，支结是痞满之始，即阳微结之谓，是半在表半在里也。外症微，故取桂枝之半；内症微，故取柴胡之半。虽不及脉，而微弱可知；发热而烦，则热多可知。仲景制此轻剂以和解，便见无阳不可发汗，用麻黄石膏之谬矣。

桂枝汤

桂枝二两，去粗皮 芍药二两 甘草二两，炙 生姜二两 大枣十二枚

上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适寒温，服一升。服已须臾，啜热稀粥一升，以助药力。

此为仲景群方之冠，乃滋阴和阳，调和营卫，解肌发汗之总方也。桂枝赤色通心，温能扶阳散寒，甘能益气生血，辛能解散风邪，内辅君主，发心液而为汗。故麻、葛、青龙，凡发汗御寒咸赖之。惟桂枝汤不用麻黄，麻黄汤不可无桂枝也。本方皆辛甘发散，惟芍药之酸苦微寒，能益阴敛血，内和营气，故能发汗而止汗。先辈言无汗不得服桂枝汤，正以中有芍药能止汗也。芍药之功本在止烦，烦止汗亦止，故反烦、更烦与心悸而烦者咸赖之。若倍加芍药，即建中之剂，非

发汗之剂矣。是方用桂枝发汗，即用芍药止汗。生姜之辛，佐桂以解肌；大枣之甘，助芍以和里。阴阳表里，并行而不悖，是刚柔相济，以为和也。甘草甘平，有安内攘外之能，用以调和气血者，即以调和表里，且以调和诸药矣。而精义又在啜热稀粥，盖谷气内充，则外邪不复入，余邪不复留。方之妙用又如此。故用之发汗，不至于亡阳；用之止汗，不至于贻患。今医凡遇发热，不论虚实，便禁谷食，是何知仲景之心法，而有七方之精义者哉！

温覆令一时许，遍身漐漐①，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后服，不必尽剂。

汗已遍身，则邪从汗解。此汗生于谷，正所以调和营卫，濡腠理，充肌肉，泽皮毛者也。令如水流漓，使阴不藏精，精不胜则邪不却，故病不除。世医只知大发其汗，即芍药亦不敢用，汗后再汗，岂不误人！

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后服小促其间。半日许，令三服尽。

前自汗，乃卫中邪汗。服汤后反无汗，是卫分之邪汗已尽，但谷气未充，精气未敷于营分耳。依前法便精胜而邪却，药势促则病除矣。

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时观之。服一剂尽，病症犹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乃服至二三剂。

言病重者，药必倍之。一日一夜，当作二服，病在即促后服，勿使间断，便服至三剂无妨。盖桂枝汤是调和营卫，与麻黄汤专于发表不同，故可重汤叠剂以汗之，不必虑其亡阳也。若施之他方则误矣。

禁生冷、粘滑、肉面、五辛、酒酪、臭恶等物。

凡服药便当禁此。因桂枝为首方，故录其后。每见病家禁其谷味，反与麦饮，岂非大悖。

桂枝本为解肌，若其人脉浮紧，发热汗不出者，不可与也。当须识此，勿令误也。

解肌者，解肌肉之汗也。皮肤之汗自出，故不用麻黄。若脉浮紧，是麻黄汤脉；汗不出，是麻黄汤症。桂枝汤无麻黄开腠理而泄皮肤，有芍药敛阴津而制辛热。恐邪气凝结不能外解，势必内攻，为害滋大耳，故叮咛告诫如此。

桂枝之去其皮，去其粗皮也，正合解肌之义。昧者有去肌取骨之可笑。

酒客病，不可与桂枝汤，得汤则呕，以酒客不喜甘故也。

平素好酒，湿热在中，故得甘必呕。仲景用方慎重如此，言外当知有葛根连芩以解肌之法矣。

凡服桂枝汤吐者，其后必吐脓血也。

桂枝汤不特酒客当禁，凡热淫于内者，用甘温辛热以助其阳，不能解肌，反能涌越热势，所过致伤阳络，则吐脓血可必也。所谓桂枝下咽，阳盛则毙者以此。

上论桂枝汤十六条，凭脉辨症，详且悉矣。方后更制复方，大详服法，示人以当用；详药禁方，示人以不当用。仲景苦心如此，读者须知其因脉症而立方，不特为伤寒中风设。亦不拘于一经，故有桂枝症、柴胡症等语。

桂枝汤证下

太阳病三日，已发汗，若吐、若下、若温针，仍不解者，此为坏病，桂枝不中与也。观其脉症，知犯何逆，随症治之。

《内经》曰：未满三日者，可汗而已。汗不解者，须当更汗。吐、下、温针之法，非太阳所宜，而三日中亦非吐下之时也。治之不当，故病仍不解。坏病者，即变症也。若误汗，则有遂漏不止，心下悸、脐下悸等症；妄吐，则有饥不能食，朝食暮吐，不欲近衣等症；妄下，则有结胸痞硬，协热下利，胀满清谷等症；火逆，则有发黄圊血，亡阳奔豚等症。是桂枝症已罢，故不可更行桂枝汤也。桂枝以五味成方，减一增一，便非桂枝汤。非谓桂枝竟不可用，下文皆随症治逆法。

服桂枝汤，大汗出、脉洪大者，与桂枝汤如前法。若形如疟，日再发者，汗出必解，宜桂枝二麻黄一汤。

服桂枝汤，取微似有汗者佳，若大汗出，病

① 漐漐：形容遍体微汗，全身潮润的样子。

必不除矣。然服桂枝后大汗，仍可用之更汗，非若麻黄之不可复用也。即大汗出后，脉洪大，大烦渴，是阳邪内陷，不是汗多亡阳。此大汗未止，内不烦渴，是病犹在表，桂枝症未罢，当仍与之，乘其势而更汗之，汗自榖榖，邪不留矣。是法也，可以发汗，汗生于谷也，即可以止汗，精胜而邪却也。若不用此法，使风寒乘汗客于玄府，必复恶寒发热如疟状。然疟发作有时，日不再发，此则风气留其处，故日再发耳。必倍加桂枝以解肌，少与麻黄以开表，所谓奇之不去则偶之也。此又服桂后少加麻黄之一法。

太阳病，发汗，遂漏不止，其人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难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汤主之。

太阳固当汗，若不取微似有汗而发之太过，阳气无所止息，而汗出不止矣。汗多亡阳，玄府不闭，风乘虚入，故复恶风。汗多于表，津弱于里，故小便难。四肢者，诸阳之本，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开阖不得，寒气从之，故筋急而屈伸不利也。此离中阳虚，不能摄水，当用桂枝以补心阳，阳密则漏汗自止矣。坎中阳虚，不能行水，必加附子以回肾阳，阳归则小便自利矣。内外调和，则恶风自罢，而手足便利矣。

漏不止，与大汗出同，若无他变症，仍与桂枝汤。若形如疟，是玄府反闭，故加麻黄，此玄府不闭，故加附子。若大汗出后而大烦渴，是阳陷于内，急当滋阴，故用白虎加人参汤。此漏不止而小便难，四肢不利，是阳亡于外，急当扶阳。此发汗虽不言何物，其为麻黄汤可知。盖桂枝汤有芍药而无麻黄，故虽大汗出，而玄府能闭，但使阳陷于里，断不使阳亡于外也。

此与伤寒自汗出条颇同而义殊。彼脚挛急在未汗前，是阴虚；此四肢急在汗后，是阳虚。自汗因心烦，其出微；遂漏因亡阳，故不止。小便数尚未难，恶寒微不若恶风之甚，挛急在脚尚轻于四肢不利，故彼用芍药甘草汤，此用桂枝加附子，其命剂悬殊矣。

发汗后，身疼痛、脉沉迟者，桂枝去芍药生姜新加人参汤主之。

发汗后身疼是表虚，不得更兼辛散，故去生姜；沉为在里，迟为在藏，自当远阴寒，故去芍药。当存甘温之品以和营，更兼人参以通血脉，里和而表自解矣。名曰新加者，见表未解无补中法，今因脉沉迟而始用之，与用四逆汤治身疼脉沉之法同义。彼在未汗前而脉反沉，是内外皆寒，故用干姜、生附大辛大热者，协甘草以逐里寒，而表寒自解。此在发汗后而脉沉迟，是内外皆虚，故用人参之补中益气，以率领桂枝、甘、枣而通血脉，则表里自和也。此又与人参桂枝汤不同。彼因妄下而胃中虚寒，故用姜、术，尚协表热，故倍桂、甘。此因发汗不如法。亡津液而经络空虚，故加人参，胃气未伤，不须白术，胃中不寒，故不用干姜，此温厚和平之剂。

发汗，病不解，反恶寒者，虚故也，芍药甘草附子汤主之。

发汗后反恶寒，里虚也，表虽不解，急当救里，若反与桂枝攻表，此误也。故于桂枝汤去桂、姜、枣，加附子以温经散寒，助芍药、甘草以和中耳。

脚挛急与芍药甘草汤，本治阴虚，此阴阳俱虚，故加附子，皆仲景治里不治表之义。

发汗过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汤主之。

汗多则心液虚，心气馁故悸；叉手自冒，则外有所卫，得按则内有所凭，则望之而知其虚矣。桂枝为君，独任甘草为佐，去姜之辛散、枣之泥滞，并不用芍药，不藉其酸收，且不欲其苦泄，甘温相得，气血和而悸自平。与心中烦、心下有水气而悸者迥别。

发汗后，其人脐下悸，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主之。

心下悸欲按者，心气虚；脐下悸者，肾水乘火而上克。豚为水畜，奔则昂首疾驰，酷肖水势上干之象。然水势尚在下焦，欲作奔豚，尚未发也，当先其时而治之。茯苓以伐肾邪，桂枝以保心气，甘草、大枣培土以制水。甘澜水状似奔豚，而性则柔弱，故名劳水，用以先煮茯苓，取其下伐肾邪，一惟趋下也。本方取味皆下，以畏其泛耳。

服桂枝汤，或下之，仍头项强痛，翕翕发热，无汗，心下满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去桂加茯

苓白术汤主之。小便利则愈。

汗出不彻而遽下之，心下之水气凝结，故反无汗而外不解，心下满而微痛也。然病根在心下，而病机在膀胱。若小便利，病为在表，仍当发汗；如小便不利，病为在里，是太阳之本病，而非桂枝症未罢也。故去桂枝，而君以苓、术，则姜、芍即散邪行水之法，佐甘、枣效培土制水之功。此水结中焦，只可利而不可散，所以与小青龙、五苓散不同法。但得膀胱水去，而太阳表里症悉除，所谓治病必求其本也。

太阳病二三日，不得卧，但欲起，心下必结，脉微弱者，此本有寒分也。反下之，若利止，必作结胸；未止者，四日复下之，此作协热利也。

不得卧，但欲起，在二三日，似乎与阳明并病。必心下有结，故作此状。然结而不硬，脉微弱而不浮大，此其人素有久寒宿饮结于心下，非亡津液而胃家实也，与小青龙以逐水气。而反下之，表实里虚，当利不止。若利自止者，是太阳之热入，与心下之水气交持不散，必作结胸矣。若利未止者，里既已虚，表尚未解，宜葛根汤、五苓散辈。医以心下结为病不尽，而复下之，表热里寒不解，此协热利所由来也。

太阳病，外症未除，而数下之，遂协热而利。利下不止，心下痞硬，表里不解者，桂枝人参汤主之。

上条论协热之因，此明下利之治也。外热未除，是表不解，利下不止，是里不解，此之谓有表里症。然病根在心下，非辛热何能化痞而软硬？非甘温无以止利而解表。故用桂枝、甘草为君，佐以干姜、参、术，先煎四物，后内桂枝，使和中之力饶，而解肌之气锐，于以奏双解表里之功，又一新加法也。

太阳病，桂枝症，医反下之，利遂不止，脉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黄连黄芩汤主之。

桂枝症上复冠太阳，见诸经皆有桂枝症，是桂枝不独为太阳设矣，葛根岂独为阳明药乎？桂枝症，脉本弱，误下后而反促者，阳气重故也。邪束于表，阳扰于内，故喘而汗出。利遂不止者，所谓暴注下迫，皆属于热，与脉弱而协热下利不同。此微热在表，而大热入里，固非桂枝、芍药所能和，厚朴、杏仁所宜加矣。故君葛根之轻清以解肌，佐连、芩之苦寒以清里，甘草之甘平以和中，喘自除而利自止，脉自舒而表自解，与补中逐邪之法迥别。上条脉症是阳虚，此条脉症是阳盛；上条表热里寒，此条表里俱热；上条表里俱虚，此条表里俱实。同一协热利，同是表里不解，而寒热虚实攻补不同。补中亦能解表，亦能除痞，寒中亦能解表，亦能止利，神化极矣。

太阳病，下之后，脉促胸满者，桂枝去芍药汤主之。若微恶寒者，去芍药方中加附子汤主之。

促为阳脉，胸满为阳症，然阳盛则促，阳虚亦促，阳盛则胸满，阳虚亦胸满。此下后脉促而不汗出，胸满而不喘，非阳盛也，是寒邪内结，将作结胸之症。桂枝汤阳中有阴，去芍药之酸寒，则阴气流行，而邪自不结，即扶阳之剂矣。若微恶寒，则阴气凝聚，恐姜、桂之力不能散，必加附子之辛热。仲景于桂枝汤一加一减，遂成三法。

太阳病，下之，微喘者，表未解故也，桂枝加厚朴杏仁汤主之。喘家作桂枝汤，加厚朴、杏仁佳。

喘为麻黄症，治喘者功在杏仁。此妄下后，表虽不解，腠理已疏，故不宜麻黄而宜桂枝。桂枝汤中有芍药，若但加杏仁，喘虽微，恐不胜任，复加厚朴以佐之，喘随汗解矣。

本太阳病，医反下之，因而腹满时痛者，属太阴也，桂枝加芍药汤主之。大实痛者，桂枝加大黄汤主之。

腹满时痛，因于下后，是阳邪转属，非太阴本病，表症未罢，故仍用桂枝汤解外。满痛既见，故倍加芍药以和里。此病本于阳，故用阴以和阳。若因下后而腹大实痛，是太阳转属阳明而胃实，尚未离乎太阳。此之谓有表里症，仍用桂枝汤加大黄，以除实痛。此双解表里法也。凡妄下必伤胃气，胃气虚则阳邪袭阴，故转太阴；胃气实则两阳相搏，故转属阳明。太阴则满痛不实，阴道虚也；阳明则大实而痛，阳道实也。满而时痛，下利之兆；大实而痛，是燥屎之征。桂枝加芍药，即建中之方；桂枝加大黄，即调胃之剂。

伤寒若吐若下后，心下逆满，气上冲胸，起则头眩，脉沉紧，发汗则动经，身为振振摇者，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主之。

伤寒初起，正宜发表，吐下非法也。然吐下后不转属太阴，而心下逆满，气上冲胸，阳气内扰也；起则头眩，表阳虚也。若脉浮者，可与桂枝汤如前法。今脉沉紧，是为在里，反发汗以攻表，经络更虚，故一身振摇也。夫诸紧为寒，而指下须当深辨。浮沉俱紧者，伤寒初起之本脉也；浮紧而沉不紧者，中风脉也。若下后结胸热实而脉沉紧，便不得谓之里寒。此吐下后而气上冲者，更非里寒之脉矣，盖紧者弦之别名，弦如弓弦，言紧之体，紧如转索，谓弦之用，故弦紧二字可以并称，亦可互见。浮而紧者名弦，是风邪外伤。此沉紧之弦，是木邪内发。观厥阴为病，气上撞心，正可为此症发明也。吐下后胃中空虚，木邪为患，故君茯苓以清胸中之肺气，而治节出；用桂枝散心下之逆满，而君主安。白术培既伤之胃土，而元气复；佐甘草以调和气血，而营卫以行，头自不弦，身自不摇矣。若遇粗工，鲜不认为真武病。

烧针令其汗，针处被寒，核起而赤者，必发奔豚，气从小腹上冲心者，灸其核上各一壮，与桂枝加桂汤。

寒气不能外散，发为赤核，是奔豚之兆也。从小腹冲心，是奔豚之气象也。此阳气不舒，阴气反胜，必灸其核，以散寒邪，服桂枝以补心气。更加桂者，不特益火之阳，且以制木邪而逐水气耳。前条发汗后，脐下悸，是水邪欲乘虚而犯心，故君茯苓以正治之，则奔豚自不发。此表寒未解而小腹气冲，是木邪挟水气以凌心，故于桂枝汤倍加桂以平肝气，而奔豚自除。前在里而未发，此在表而已发，故治有不同。

伤寒脉浮，医以火迫劫之，亡阳，必惊狂，起卧不安者，桂枝去芍药加蜀漆龙骨牡蛎救逆汤主之。

伤寒者，寒伤君主之阳也。以火迫劫汗，并亡离中之阴，此为火逆矣。妄汗亡阴，而曰亡阳者，心为阳中之太阳，故心之液，为阳之汗也。惊狂者，神明扰乱也。阴不藏精，惊发于内；阳不能固，狂发于外。起卧不安者，起则狂，卧则惊也。凡发热自汗者，是心液不收，桂枝方用芍药，是酸以收之也。此因迫汗，津液既亡，无液可敛，故去芍药。加龙骨者，取其咸以补心，重以镇怯，涩以固脱，故曰救逆也。且去芍药之酸，则肝家得辛甘之补；加牡蛎之咸，肾家有既济之力。此虚则补母之法，又五行承制之妙理也。蜀漆不见本草，未详何物，诸云常山苗则谬。

火逆，下之，因烧针，烦躁者，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主之。

三番误治，阴阳俱虚竭矣。烦躁者，惊狂之渐，起卧不安之象也，急用此方，以安神救逆。

上论桂枝坏病十八条。凡坏病不属桂枝者，见各症中。

桂枝症附方

桂枝二麻黄一汤

本桂枝汤二分，麻黄汤一分，合为二升，分再服。后人合一方，失仲景异道同归之活法。

桂枝加附子汤

本方加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煎服，不须啜粥。

桂枝去芍药生姜新加人参汤

本方去芍药、生姜，加人参三两。

芍药甘草附子汤

芍药 甘草炙，各二两 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

水五升，煮一升五合，分温三服。

桂枝甘草汤

桂枝四两，去皮 甘草二两，炙

水二升，煮一升，顿服。

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

茯苓半斤 桂枝四两，去皮 甘草二两 大枣十二枚

以甘澜水一斗，先煮茯苓减二升，内诸药，煮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

芍药 生姜 白术 茯苓各三两 甘草炙，二两 大枣十二枚

水八升，煮三升，温服一升。

桂枝人参汤

桂枝四两 人参四两 甘草四两，炙 白术三两 干姜五两

水九升，先煮四味，取五升，内桂，煮三升，温服。日再服，夜一服。

葛根黄连黄芩汤

葛根半斤 黄连三两 黄芩三两 甘草二两，炙

水八升，先煮葛根减二升，内诸药，煮服二升，分温二服。

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

桂枝四两 生姜三两 甘草二两，炙 大枣十二枚 附子三枚

水六升，煮二升，分温三服。

桂枝加厚朴杏仁汤

本方加厚朴二两，去皮 杏仁五十枚

水七升，微火煮三升，温服一升，覆取微似汗。

桂枝加芍药汤

本方加芍药三两。

桂枝加大黄汤

本方加大黄二两 芍药三两

按：论中无芍药，疑误。

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

茯苓四两 桂枝三两 白术 甘草炙，各二两

水六升，煮三升，分温三服。

桂枝加桂汤

本方加桂枝二两。

桂枝去芍药加蜀漆龙骨牡蛎救逆汤

桂枝 蜀漆 生姜各三两 甘草二两 大枣十二枚 龙骨四两 牡蛎五两

水一斗二升，煮蜀漆减二升，内诸药，煮取三升，温服一升。

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

桂枝一两 甘草炙 龙骨 牡蛎熬，各二两

水五升，煮二升半，温服八合。

上方共一十八首。

伤寒，脉浮、自汗出、小便数、心烦、微恶寒、脚挛急，反与桂枝汤欲攻其表，此误也。得之便厥，咽中干、烦躁吐逆者，作甘草干姜汤与之，以复其阳。若厥愈足温者，更作芍药甘草汤与之，其脚即伸。若胃气不和，谵语者，少与调胃承气汤。

此非桂枝症，而形似桂枝症，碱砆类玉，大宜着眼。

桂枝症以自汗出为提纲。然除头痛发热、恶寒恶风及鼻鸣干呕外，有一件不合桂枝者，即不得以自汗出为主张矣。此条中脚挛急一件不合桂枝症，便当于其不合处推求；而自汗出是合桂枝症，便当于自汗出处推求。太阳有自汗症，阳明亦有自汗症。则心烦、微恶寒，是阳明表症，小便数、脚挛急，是阳明里症，便当认为阳明伤寒，而非太阳中风矣。然症不在表，不当用桂枝；症不在里，不当用承气汤。症在半表半里，法当去桂枝、姜、枣之散，而任芍药、甘草之和矣。芍药酸寒，用以止烦、敛自汗而利小便；甘草甘平，用以泻心、散微寒而缓挛急。斯合乎不从标本，从乎中治之法也。反用桂枝汤攻汗，津液越出，汗多亡阳，脚挛急者因而厥逆矣。咽干、烦躁、吐逆，皆因胃阳外亡所致，必甘草干姜汤救桂枝之误，而先复其胃脘之阳，阳复则厥愈而足温矣。变症虽除，而芍药甘草之症未罢，必更行芍药甘草汤滋其阴，而脚即伸矣。或胃实而谵语，是姜、桂遗热所致也，少与调胃承气和之。仗硝、黄以对待乎姜、桂，仍不失阳明燥化之治法耳。

问曰：六经皆始于足，脚挛急独归阳明者何？曰：阳明乃血所生病，血虚则筋急，且挛急为燥症，燥化又属阳明故也。曰：太阳主筋，所生病非太阳乎？曰：太阳脉盛于背，故背中脉太阳居其四行；阳明脉盛于足，故两足脉阳明居其六行。《内经》曰："身重难以行者，胃脉在足也。"是脚挛当属阳明矣。故头痛、项背强、腰脊强，凡身以后者属太阳；颈动几几、脚挛急，凡身以前者属阳明。即如痉病，项强急、时发热、独头摇、卒口噤、背反张者，太阳也；胸满口噤、卧不着席、必龂齿、脚挛急者，阳明也。愚谓仲景杂病论亦应分六经者，此类是与？

自汗、心烦、恶寒，皆阳虚症，独以脚挛急认是阴虚；咽干、烦躁，皆阳盛症，独以厥认为亡阳。独处藏奸，惟仲景独能看破。曰反与，曰少与，是用成方；曰作，曰更作，是制新方。

两若字，有不必然意。

甘草干姜汤

炙草四两 干姜二两

水三升，煮一升五合，分温再服。

芍药甘草汤

芍药四两 炙草四两

法如前。

问曰：仲景每用桂、附以回阳，此只用芍药、干姜者何？曰：斯正仲景治阳明之大法也。太阳少阴，从本从标，其标在上，其本在下，其标在外，其本在内。所谓亡阳者，亡肾中之阳也，故用桂、附之下行者回之，从阴引阳也。阳明居中，故不从标本，从乎中治。所谓阳者，胃阳也，用甘草、干姜以回之，从乎中也。然太少之阳不易回，回则诸症悉解。阳明之阳虽易回，回而诸症仍在，变症又起，故更作芍药甘草汤继之，少与调胃承气和之，是亦从乎中也。此两阳合明，气血俱多之部，故不妨微寒之而微利之，与他经亡阳之治不同，此又用阴和阳之法。

桂枝辛甘，走而不守，即佐以芍药，亦能亡阳；干姜辛苦，守而不走，故君以甘草，便能回阳。以芍药之酸收，协甘草之平降，位同力均，则直走阴分，故脚挛可愈。甘草干姜汤得理中之半，取其守中，不须其补中；芍药甘草汤得桂枝之半，用其和里，不许其攻表。

上论疑似桂枝症。

伤寒论注卷二

麻黄汤证上

太阳病，头痛、发热、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者，麻黄汤主之。

太阳主一身之表，风寒外束，阳气不伸，故一身尽疼。太阳脉抵腰中，故腰痛。太阳主筋所生病，诸筋者，皆属于节，故骨节疼痛。从风寒得，故恶风。风寒客于人则皮毛闭，故无汗。太阳为诸阳主气，阳气郁于内，故喘。太阳为开，立麻黄汤以开之，诸症悉除矣。麻黄八症，头痛、发热、恶风，同桂枝症，无汗、身疼，同大青龙症，本症重在发热、身疼、无汗而喘。

本条不冠伤寒，又不言恶寒而言恶风。先辈言麻黄汤主治伤寒不治中风，似非确论。盖麻黄汤、大青龙汤治中风之重剂，桂枝汤、葛根汤治中风之轻剂，伤寒可通用之，非主治伤寒之剂也。

脉浮者，病在表，可发汗，麻黄汤。脉浮而数者，可发汗，宜麻黄汤。

前条论症，此条论脉。言浮而不言迟弱者，是浮而有力也。然必审其热在表，乃可用。若浮而大，有热属藏者，当攻之，不令发汗矣。若浮数而痛偏一处者，身虽疼，不可发汗。

数者，急也，即紧也。紧则为寒，指受寒而言；数则为热，指发热而言。辞虽异而意则同。故脉浮紧者，即是麻黄汤症。

脉浮而数，浮为风，数为虚。风为热，虚为寒，风虚相搏，则洒淅恶寒也。

脉浮为在表者何？以表有风邪故也。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数本为热，而从浮见，则数为虚矣。风为阳邪，阳浮则热自发。数为阳虚，阳虚则畏寒。凡中风寒，必发热恶寒者，风虚相搏而然也。

诸脉浮数，当发热而洒淅恶寒，若有痛处、饮食如常者，畜积有脓也。

浮数之脉，而见发热恶寒之症，不独风寒相同，而痈疡亦有然者。此浮为表而非风，数为实热而非虚矣。发热为阳浮，而恶寒非阳虚矣。若欲知其不是风寒，当以内外症辨之。外感则头项痛、身痛、骨节痛、腰脊痛，非痛偏一处也。外感则呕逆，或干呕，不得饮食如常。如此审之，有畜积而成痈脓者，庶不致误作风寒治，则举疮家一症例之。治伤寒者，见脉症之相同，皆当留意也。

疮家身虽疼，不可发汗，汗出则痉。

疮家病与外感不同，故治法与风寒亦异。若以风寒之法治之，其变亦不可不知也。疮虽痛偏一处，而血气壅遏，亦有遍身疼者。然与风寒有别，汗之则津液越出，筋脉血虚，挛急而为痉矣。诸脉症之当审，正此故耳。

脉浮数者，法当汗出而愈。若身重心悸者，不可发汗，当自汗出乃解。所以然者，尺中脉微，此里虚，须表里实，津液自和，便汗而愈。

脉浮数者，于法当汗，而尺中微，则不敢轻汗，以麻黄为重剂故也。此表指身，里指心，有指营卫而反遗心悸者，非也。身重是表热，心悸是里虚，然悸有因心下水气者，亦当发汗。故必审其尺脉，尺中脉微为里虚。里虚者，必须实里，欲津液和，须用生津液。若坐而待之，则表邪愈盛，心液愈虚，焉能自汗？此表是带言，只重在里。至于自汗出，则里实而表和矣。

寸口脉浮而紧，浮则为风，紧则为寒。风则伤卫，寒则伤营，营卫俱病，骨肉烦疼，当发其汗也。

风寒本自相因，必风先开腠理，寒得入于经络。营卫俱伤，则一身内外之阳不得越，故骨肉烦疼，脉亦应其象而变见于寸口也。紧为阴寒，而从浮见，阴盛阳虚，汗之则愈矣。

紧者，急也，即数也。紧以形象言，数以至数言。紧则为寒，指伤寒也；数则为热，指发热也。辞异而义则同，故脉浮数浮紧者，皆是麻黄症。

脉法以浮为风，紧为寒，故提纲以脉阴阳俱

紧者名伤寒。大青龙脉亦以浮中见紧，故名中风。则脉但浮者，正为风脉，宜麻黄汤，是麻黄汤固主中风脉症矣。麻黄汤症发热、骨节疼，便是骨肉烦疼，即是风寒两伤，营卫俱病。先辈何故以大青龙治营卫两伤？麻黄汤治寒伤营而不伤卫？桂枝汤治风伤卫而不伤营？曷不以桂枝症之恶寒，麻黄症之恶风，一反勘耶？要之冬月风寒，本同一体。故中风伤寒，皆恶风恶寒，营病卫必病。中风之重者，便是伤寒；伤寒之浅者，便是中风。不必在风寒上细分，须当在有汗无汗上着眼耳。

太阳病，脉浮紧、无汗、发热、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症仍在，此当发其汗，麻黄汤主之。服药已微除，其人发烦目瞑，剧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阳气重故也。

脉症同大青龙，而异者外不恶寒，内不烦躁耳。发于阳者七日愈，八九日不解，其人阳气重可知。然脉紧、无汗、发热、身疼，是麻黄症未罢。仍与麻黄，只微除在表之风寒，而不解内扰之阳气。其人发烦、目瞑，见不堪之状，可知阳络受伤，必逼血上行而衄矣。血之与汗，异名同类，不得汗，必得血，不从汗解而从衄解。此与热结膀胱，血自下者，同一局也。

太阳脉，从自目内眦络阳明脉于鼻。鼻者阳也，目者阴也。血虽阴类。从阳气而升，则从阳窍而出。故阳盛则衄，阳盛则阴虚，阴虚则目瞑也。

解后复烦，烦见于内，此余邪未尽，故用桂枝更汗。微除发烦，是烦于外见，此大邪已解，故不可更汗。仲景每有倒句法，前辈随文衍义，谓当再用麻黄以散余邪，不知得衄乃解句何处着落。

伤寒脉浮紧者，麻黄汤主之。不发汗，因致衄。

脉紧无汗者，当用麻黄汤发汗，则阳气得泄，阴血不伤，所谓夺汗者无血也。不发汗，阳气内扰，阳络伤则衄血，是夺血者无汗也。若用麻黄汤再汗，液脱则毙矣。言不发汗因致衄，岂有因致衄更发汗之理乎？观少阴病无汗而强发之，则血从口鼻而出，或从目出，能不惧哉！愚故亟为校正，恐误人者多耳。

太阳病，脉浮紧、发热、身无汗，自衄者愈。

汗者心之液，是血之变见于皮毛者也。寒邪坚敛于外，腠理不能开发，阳气大扰于内，不能出玄府而为汗，故逼血妄行而假道于肺窍也。今称红汗，得其旨哉！

衄家不可发汗，汗出必额上陷，脉紧急，目直视，不能眴，不得眠。

太阳之脉，起自目内眦，上额。已脱血而复汗之，津液枯竭，故脉紧急，而目直视也，亦心肾俱绝矣。目不转，故不能眴；目不合，故不得眠。

脉浮紧者，法当身疼痛，宜以汗解之。假令尺中迟者，不可发汗，以营气不足、血少故也。

脉浮紧者，以脉法论，当身疼痛，宜发其汗。然寸脉虽浮紧，而尺中迟，则不得据此法矣。尺主血，血少则营气不足，虽发汗决不能作汗。正气反虚，不特身疼不除，而亡血、亡津液之变起矣。假令是设辞，是深一层看法，此与脉浮数而尺中微者同义。阳盛者不妨发汗，变症惟衄，衄乃解矣。阴虚者不可发汗，亡阳之变，恐难为力。

太阳与阳明合病，喘而胸满者，不可下，麻黄汤主之。

三阳俱受气于胸中，而部位则属阳明。若喘属太阳，呕属少阳，故胸满而喘者，尚未离乎太阳。虽有阳明可下之症，而不可下。如呕多，虽有阳明可攻之症，而不可攻，亦以未离乎少阳也。

阳明病，脉浮无汗而喘者，发汗则愈，宜麻黄汤。

太阳有麻黄症，阳明亦有麻黄症，则麻黄汤不独为太阳设也。见麻黄症即用麻黄汤，是仲景大法。

上论麻黄汤脉症。

太阳病，十日已去，脉浮细而嗜卧者，外已解也。设胸满胁痛者，与小柴胡汤；脉但浮者，与麻黄汤。

脉微细，但欲寐，少阴症也。浮细而嗜卧，无少阴症者，虽十日后，尚属太阳，此表解而不了了之谓。设见胸满嗜卧，亦太阳之余邪未散；兼胁痛，是太阳少阳合病矣，以少阳脉弦细也。少

阳为枢，枢机不利，一阳之气不升，故胸满胁痛而嗜卧，与小柴胡和之。若脉浮而不细，是浮而有力也。无胸胁痛，则不属少阳。但浮而不大，则不涉阳明，是仍在太阳也。太阳为开，开病反阖，故嗜卧。与麻黄汤以开之，使卫气行阳，太阳仍得主外而喜寤矣。与太阳初病用以发汗不同，当小其制而少与之。

上论麻黄汤、柴胡汤相关脉症。

麻黄汤

麻黄二两，去节 桂枝二两 甘草一两，炙 杏仁七十个，去尖

水九升，先煮麻黄减一升，去沫，内诸药，煮二升半，温服八合，覆取微似汗。不须啜粥，余如桂枝法。

麻黄色青入肝，中空外直，宛如毛窍骨节状，故能旁通骨节，除身疼，直达皮毛，为卫分驱风散寒第一品药。然必藉桂枝入心通血脉，出营中汗，而卫分之邪乃得尽去而不留。故桂枝汤不必用麻黄，而麻黄汤不可无桂枝也。杏为心果，温能散寒，苦能下气，故为驱邪定喘之第一品药。桂枝汤发营中汗，须啜稀热粥者，以营行脉中，食入于胃，浊气归心，淫精于脉故耳。麻黄汤发卫中汗，不须啜稀热粥者，此汗是太阳寒水之气，在皮肤间，腠理开而汗自出，不须假谷气以生汗也。

一服汗者，停后服。汗多亡阳遂虚，恶风、烦躁不得眠也。汗多者，温粉扑之。

此麻黄汤禁也。麻黄汤为发汗重剂，故慎重如此。其用桂枝汤，若不汗更服，若病重更作服，若不出汗，可服至二三剂。又刺后可复汗，汗后可复汗。下后可复汗，此麻黄汤但云温服八合，不言再服，则一服汗者，停后服，汗出多者，温粉扑之，自当列此后。大青龙烦躁在未汗先，是为阳盛。此烦躁在发汗后，是为阴虚。阴虚则阳无所附，宜白虎加人参汤。若用桂、附以回阳，其不杀人者鲜矣。

麻黄汤证下

太阳病，得之八九日，如疟状，发热恶寒，热多寒少。其人不呕，圊便欲自可，一日二三度发，脉微缓者，为欲愈也。脉微而恶寒者，此阴阳俱虚，不可更发汗、更吐、更下也。面色反有热色者，未欲解也。以其不得小汗出，身必痒，宜桂枝麻黄合半汤。

太阳病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七八日不解，恶寒发热如疟，是将转系少阳矣。太阳以阳为主，热多寒少，是主胜而客负，此为将解之症。若其人不呕，是胃无寒邪，圊便是胃无热邪，脉微缓是脉有胃气，一日二三度发，是邪无可容之地。斯正胜而邪却，可勿药也。若其人热多寒少，脉甚微而无和缓之意，是弱多胃少曰脾病，此至阴虚矣。但恶寒而不恶热，是二阳虚矣。阴阳俱虚，当调其阴阳，阴阳和而病自愈，不可更用汗、吐、下法也。若其人热多寒少，而面色缘缘正赤者，是阳气怫郁在表而不得越。当汗不汗，其身必痒，汗出不彻，未欲解也。可小发汗，故将桂枝麻黄汤各取三分之一，合为半服而与之。所以然者，以八九日来，正气已虚，邪犹未解，不可更汗，又不可不汗，故立此和解法耳。旧本俱作各半，今从宋本校正。

麻黄桂枝合半汤

桂枝汤三合，麻黄汤三合，并为六合，顿服。

后人算其分两，合作一方，大失仲景制方之意。

太阳病，发热恶寒、热多寒少、脉微弱者，此无阳也，不可发汗，宜桂枝二越婢一汤。

此条与上条中节同义。

本论无越婢症，亦无越婢汤方。《金匮要略》有越婢汤方，世本取合者即是也。仲景言不可发汗，则不用麻黄可知；言无阳，则不用石膏可知。若非方有不同，必抄录者误耳。宁缺其方，勿留之以滋惑也。

上论麻黄桂枝合半汤脉症。

麻黄汤变症汗后虚症

未持脉时，病人叉手自冒心，师因教试令咳而不咳者，此必两耳聋无闻也。所以然者，以重发汗，虚故如此。

汗出多则心液虚，故叉手外卫，此望而知之。心寄窍于耳，心虚故耳聋，此问而知之。

病人脉数，数为热，当消谷引食。而反吐者，此以发汗令阳气微、膈气虚，脉乃数也。数为客热，不能消谷，以胃中虚冷，故吐也。

上条因发汗而心血虚，此因发汗而胃气虚也。与服桂枝汤而吐者不同，此因症论脉，不是拘脉谈症。未汗浮数，是卫气实；汗后浮数，是胃气虚。故切居四诊之末，当因症而消息其虚实也。

病人有寒，复发汗，胃中冷，必吐蛔。

有寒是未病时原有寒也。内寒则不能化物，饮食停滞而成蛔。以内寒之人，复感外邪，当温中以逐寒。若复发其汗，汗生于谷，谷气外散，胃脘阳虚，无谷气以养其蛔，故蛔动而上从口出也。蛔多不止者死，吐蛔不能食者亦死。

发汗后腹胀满者，厚朴生姜甘草半夏人参汤主之。

此条不是妄汗，以其人本虚故也。上条汗后见不足症，此条汗后反见有余症。邪气盛则实，故用厚朴姜夏散邪以除腹满；正气虚，故用人参甘草补中而益元气。

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

厚朴半斤，去皮，炙 生姜半斤，切 半夏半斤，洗 甘草二两，炙 人参一两

右五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发汗后，水药不得入口为逆。若更发汗，必吐不止。

阳重之人，大发其汗，有升无降，故水药拒膈而不得入也。若认为中风之干呕，伤寒之呕逆，而更汗之，则吐不止，胃气大伤矣。此热在胃口，须用栀子汤、瓜蒂散，因其势而吐之，亦通因通用法也。五苓散亦下剂，不可认为水逆而妄用之。

汗家重发汗，必恍惚心乱。小便已，阴疼，与禹余粮丸。

汗家，平素多汗人也。心液大脱，故恍惚心乱，甚于心下悸矣。心虚于上，则肾衰于下，故阴疼。余粮，土之精气所融结，用以固脱而镇怯，故为丸以治之。

上论汗后虚症。

发汗后，不可更行桂枝汤。无汗而喘旧本有无字、大热者，可与麻黄杏子甘草石膏汤。下后，不可更行桂枝汤。若无汗而喘、大热者，可与麻黄杏子甘草石膏汤。

二条无字，旧本讹在大热上。前辈因循不改，随文衍义，为后学之迷途。仲景每于汗下后表不解者，用桂枝更汗而不用麻黄。此则内外皆热而不恶寒，必其用麻黄汤后寒解而热反甚，与"发汗，解，半日许复烦，下后而微喘者"不同。发汗而不得汗，或下之而仍不汗、喘不止，其阳气重也。若与桂枝加厚朴杏仁汤，下咽即毙矣。故于麻黄汤去桂枝之辛热，加石膏之甘寒，佐麻黄而发汗，助杏仁以定喘，一加一减，温解之方。转为凉散之剂矣。未及论症，便言不可更行桂枝汤。见得汗下后表未解者，更行桂枝汤，是治风寒之常法。

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

麻黄四两 杏仁五十粒 甘草二两，炙 石膏半斤

水七升，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二升，温服一升。

病发于阳而反下之，热入因作结胸。若不结胸，但头汗出，余处无汗，至颈而还，小便不利，身必发黄也。

寒气侵人，人即发热以拒之，是为发阳。助阳散寒，一汗而寒热尽解矣。不发汗而反下之，热反内陷，寒气随热而入，入于胸必结，瘀热在里故也。热气炎上，不能外发，故头有汗而身无汗。若小便利，则湿热下流，即内亦解；不利则湿热内蒸于藏府，黄色外见于皮肤矣。

伤寒瘀热在里，身必发黄，麻黄连翘赤小豆汤主之。

热反入里，不得外越，谓之瘀热。非发汗以逐其邪，湿气不散。然仍用麻黄、桂枝，是抱薪救火矣。于麻黄汤去桂枝之辛甘，加连翘、梓皮之苦寒，以解表清火而利水，一剂而三善备。且以见太阳发热之治，与阳明迥别也。

麻黄连翘赤小豆汤

麻黄 连翘 甘草 生姜各二两 赤小豆一升

生梓白皮一斤 杏仁四十粒 大枣十二枚

以潦水一升，先煮麻黄，再沸，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分温三服，半日服尽。

此汤以赤小豆、梓白皮为君，而反冠以麻黄者，以兹汤为麻黄汤之变剂也。瘀热在中，则心肺受邪，营卫不利。小豆赤色，心家之谷，入血分而通经络，致津液而利膀胱。梓皮色白，专走肺经，入气分而理皮肤，清胸中而散瘀热，故以为君。更佐连翘、杏仁、大枣之苦甘，泻心火而和营；麻黄、生姜、甘草之辛甘，泻肺火而调卫。潦水味薄，能降火而除湿，故以为使。半日服尽者，急方通剂，不可缓也。此发汗利水，又与五苓双解法径庭矣。

上论麻黄汤变症。

葛根汤症

太阳病，项背强几几、无汗、恶风者，葛根汤主之。

太阳病，项背强几几，而汗出恶风者，桂枝加葛根汤主之。

足太阳脉自络脑而还出下项，挟背脊。此从风池而入，不上干于脑，而下行于背，故头不痛而项背强也。几几，项背牵动之象，动中见有强意。凡风伤卫分，则皮毛闭，故无汗；风伤营分，则血动摇，故汗自出。不可以本症之无汗为伤寒，他条之自汗出为中风也。桂枝大青龙症，恶风兼恶寒者，是中冬月之阴风。此恶风不恶寒者，是感三时鼓动之阳风。风胜而无寒，故君葛根之甘凉，减桂枝之辛热，大变麻、桂二汤温散之法。

《内经》云："东风生于春，病在肝，俞在头项；中央为土，病在脾，俞在脊。"又"秋气者，病在肩背。"则知颈项强，不属冬月之寒风。《易》以"艮"为山，又以"艮"为背。山主静，人以背应之。故元首四肢俱主动，而背独主静。葛根禀气轻清，而赋体厚重。此不惟取其轻以去实，复取其重以镇动也。此又培土宁风之法。

太阳与阳明合病，必自下利，葛根汤主之。

不言两经相合何等病，但举下利而言，是病偏于阳明矣。太阳主表，则不合下利。下利而曰"必"，必阳并于表，表实而里虚耳。葛根为阳明经药，惟表实里虚者宜之。而胃家实非所宜也，故仲景于阳明经中反不用葛根。若谓其能亡津液而不用，则与本草生津之义背矣。若谓其能大开肌肉，何反加于汗出恶风之合病乎？有汗无汗，下利不下利，俱得以葛根主之。是葛根与桂枝同为解肌和中之剂，与麻黄之专于发表不同。

太阳与阳明合病，不下利，但呕者，葛根加半夏汤主之。

太阳阳明合病，太阳少阳合病，阳明少阳合病，必自下利，则下利似乎合病当然之症。今不下利而呕，又似乎与少阳合病矣。于葛根汤加半夏，兼解少阳半里之邪，便不得为三阳合病。

葛根汤

葛根四两 麻黄二两 生姜三两 桂枝二两 芍药二两 甘草一两 大枣十枚

水一斗，先煮麻黄、葛根，减二升，去沫，内诸药，煮取三升，温服一升，覆取微似汗，不须啜粥。余如桂枝法。

轻可以去实，麻黄、葛根是也。去沫者，止取其清阳发腠理之义也。葛根能佐麻黄而发表，佐桂枝以解肌。不须啜粥者，开其腠理而汗自出，凉其肌肉而汗自止，是凉散以驱风，不必温中以逐邪矣。

桂枝加葛根汤

本方加葛根四两。旧本有麻黄者误。

葛根加半夏汤

本方加半夏半升。

大青龙汤证

太阳中风，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者，大青龙汤主之。

风有阴阳，太阳中风，汗出脉缓者，是中于鼓动之阳风。此汗不出而脉紧者，中于凛冽之阴风矣。风令脉浮，浮紧而沉不紧，与伤寒阴阳俱紧之脉有别也。发热恶寒，与桂枝症同，身疼痛不汗出，与麻黄症同。惟烦躁是本症所独，故制此方以治风热相搏耳。热淫于内，则心神烦扰。

风淫末疾，故手足躁乱。此即如狂之状也。风盛于表，非发汗不解。阳郁于内，非大寒不除。此本麻黄症之剧者，故于麻黄汤倍麻黄以发汗，加石膏以除烦。凡云太阳，便具恶寒头痛。若见重者，条中必更提之。凡称中风，则必恶风。桂枝症复提恶风者，见恶寒不甚。此恶寒甚，故不见其更恶风也。

伤寒脉浮缓、发热恶寒、无汗烦躁、身不疼但重、乍有轻时，无少阴症者，大青龙汤发之。

寒有重轻，伤之重者，脉阴阳俱紧而身疼；伤之轻者，脉浮缓而身重。亦有初时脉紧渐缓，初时身疼。继而不疼者，诊者勿执一以拘也。本论云：伤寒三日，阳明脉大，少阳脉小。脉弦细者属少阳，脉浮缓者系太阴。可以见伤寒无定脉也。然脉浮紧者必身疼，脉浮缓者身不疼，中风伤寒皆然，又可谓之定脉定症矣。脉浮缓下，当有发热、恶寒、无汗、烦躁等证。盖脉浮缓身不疼，见表症亦轻。但身重乍有轻时，见表症将罢，以无汗烦躁，故合用大青龙。无少阴症，仲景正为不汗出而烦躁之症。因少阴亦有发热、恶寒、无汗、烦躁之症，与大青龙同，法当温补。若反与麻黄之散，石膏之寒，真阳立亡矣。必细审其所不用，然后不失其所当用也。

前条是中风之重症，此条是伤寒之轻症。仲景只为补无少阴句，与上文烦躁互相发明，意不重在伤寒。盖烦躁是阳邪，伤寒之轻者有之，重者必呕逆矣。

若脉微弱、汗出恶风者，不可服，服之则厥逆、筋惕肉瞤。此为逆也。

大青龙名重剂，不特少阴伤寒不可用，即太阳中风亦不可轻用也。此条与桂枝方禁对照：脉浮紧，汗不出，是麻黄症，不可与桂枝汤，以中有芍药能止汗也；脉微弱，自汗出，是桂枝症，不可与大青龙，以中有麻黄、石膏故也。夫脉微而恶风寒者，此阴阳俱虚，不可用麻黄发汗；脉微弱而自汗出，是无阳也，不可用石膏清里。盖石膏泻胃脘之阳，服之则胃气不至于四肢，必手足厥逆；麻黄散卫外之阳，服之则血气不周于身，必筋惕肉瞤。此仲景所深戒也。且脉紧身疼宜以汗解者，只尺中迟即不可发汗，况微弱乎？

大青龙症之不明于世者，许叔微始作之俑也。其言曰：桂枝治中风，麻黄治伤寒，大青龙治中风见寒脉、伤寒见风脉，三者如鼎立。此三大纲所由来乎？愚谓先以脉论，夫中风脉浮紧，伤寒脉浮缓，是仲景互文见意处。言中风脉多缓，然亦有脉紧者；伤寒脉当紧，然亦有脉缓者。盖中风伤寒，各有浅深，或因人之强弱而异，或因地之高下、时之乖和而殊。症固不可拘，脉亦不可执。如阳明中风而脉浮紧，太阴伤寒而脉浮缓，不可谓脉紧必伤寒，脉缓必中风也。按《内经》脉滑曰风，则风脉原无定象。又盛而紧曰胀，则紧脉不专属伤寒。又缓而滑曰热中，则缓脉又不专指中风矣。且阳明中风，有脉浮紧者，又有脉浮大者，必欲以脉浮缓为中风，则二条将属何症耶？今人但以太阳之脉缓自汗、脉紧无汗，以分风寒、列营卫，并不知他经皆有中风，即阳明之中风，无人谈及矣。请以太阳言之，太阳篇言中风之脉症有二：一曰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啬啬恶寒、淅淅恶风、翕翕发热、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一曰太阳中风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者，大青龙汤主之。以二症相较：阳浮见寒之轻，浮紧见寒之重；汗出见寒之轻，不汗出见寒之重；啬啬淅淅见风寒之轻，翕翕见发热之轻，发热恶寒，觉寒热之俱重；鼻鸣见风之轻，身疼见风之重；自汗干呕，见烦之轻，不汗烦躁，见烦之重也。言伤寒脉症者二：一曰太阳病，或未发热，或已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曰伤寒。一曰伤寒脉浮，自汗出，小便数，心烦、微恶寒，脚挛急。以二症相较：微恶寒见必恶寒之重，体痛觉挛急之轻；自汗出、小便数、心烦，见伤寒之轻，或未发热，见发热之轻，必先呕逆，见伤寒之重；脉浮见寒之轻，阴阳俱紧见寒之重。中风伤寒，各有轻重如此。今人必以伤寒为重，中风为轻，但知分风寒之中、伤，而不辨风寒之轻、重，于是有伤寒见风、中风见寒之遁辞矣。合观之，则不得以脉缓自汗为中风定局，更不得以脉紧无汗为伤寒而非中风矣。由是推之，太阳中风，以火发汗者，无汗可知，其脉紧亦可知；太阳中风，下利呕逆，其人漐漐汗出，

其脉缓亦可知也。要知仲景凭脉辨症，只审虚实。不论中风伤寒，脉之紧缓，但于指下有力者为实，脉弱无力者为虚；不汗出而烦躁者为实，汗出多而烦躁者为虚；症在太阳而烦躁者为实，症在少阴而烦躁者为虚。实者可服大青龙，虚者便不可服，此最易晓也。要知仲景立方，因症而设，不专因脉而设。大青龙汤为风寒在表而兼热中者设，不专为无汗而设。故中风有烦躁者可用，伤寒而烦躁者亦可用。盖风寒本是一气，故汤剂可以互投。论中有中风伤寒互称者，如青龙是也；中风伤寒并提者，如小柴胡是也。仲景细审脉症而施治，何尝拘拘于中风伤寒之名是别乎？若仲景既拘拘于中风伤寒之别，即不得更有中风见寒，伤寒见风之浑矣。

夫风为阳邪，寒为阴邪，虽皆因于时气之寒，而各不失其阴阳之性。故伤寒轻者全似中风，独脚挛急不是，盖腰已上为阳，而风伤于上也。中风重者全似伤寒，而烦躁不是，盖寒邪呕而不烦、逆而不躁也。然阴阳互根，烦为阳邪，烦极致躁，躁为阴邪，躁极致烦。故中风轻者烦轻，重者烦躁；伤寒重者烦躁，轻者微烦。微烦则恶寒亦微，阳足以胜微寒，故脉浮不紧。

盖仲景制大青龙，全为太阳烦躁而设。又恐人误用青龙，不特为脉弱汗出者禁，而在少阴尤宜禁之。盖少阴亦有发热、恶寒、身疼、无汗而烦躁之症，此阴极似阳，寒极反见热化也。误用之，则厥逆筋惕肉瞤所必致矣。故必审其症之非少阴，则为太阳烦躁无疑。太阳烦躁为阳盛也，非大青龙不解。故不特脉浮紧之中风可用，即浮缓而不微弱之伤寒亦可用也。不但身疼重者可用，即不身疼与身重而乍有轻时者，亦可用也。盖胃脘之阳，内郁于胸中而烦，外扰于四肢而躁。若但用麻黄发汗于外，而不加石膏泄热于内，至热并阳明而斑黄狂乱，是乃不用大青龙之故耳。

大青龙汤

麻黄六两 桂枝二两 甘草二两 杏仁四十枚 生姜三两 大枣十枚 石膏[①] 打碎

以水九升，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温服一升，取微似有汗。

此即加味麻黄汤也。诸症全是麻黄，而有喘与烦躁之不同，喘者是寒郁其气，升降不得自如，故多杏仁之苦以降气。烦躁是热伤其气，无津不能作汗，故特加石膏之甘以生津。然其质沉、其性寒，恐其内热顿除，而外之表邪不解，变为寒中而协热下利，是引贼破家矣。故必倍麻黄以发汗，又倍甘草以和中，更用姜枣以调营卫，一汗而表里双解、风热两除。此大青龙清内攘外之功，所以佐麻桂二方之不及也。

麻黄汤症，热全在表。桂枝症之自汗，大青龙之烦躁，皆兼里热。仲景于表剂中便用寒药以清里。盖风为阳邪，惟烦是中风面目，自汗乃烦之兆，躁乃烦之征。汗出则烦得泄，故不躁，宜微酸微寒之味以和之；汗不出则烦不得泄，故躁，必甘寒大寒之品以清之。夫芍药、石膏，俱是里药。今人见仲景入表剂中，疑而畏之，故不敢用。当用不用，以至阳明实热斑黄狂乱也。夫青龙以发汗名，其方分大小，在麻黄之多寡，而不在石膏。观小青龙之不用可知。石膏不能驱在表之风寒，独清中官之燔灼，观白虎汤之多用可知。世不审石膏为治烦，竟以发汗用。十剂[②]云："轻可去实。"岂以至坚至重之质而能发散哉？汗多亡阳者，过在麻黄耳。用石膏以清胃火，是仲景于太阳经中，预保阳明之先着。加姜枣以培中气，又虑夫转属太阴也。

伤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气，干呕发热而咳，或渴、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满、或喘者，小青龙汤主之。

发热是表未解，干呕而咳，是水气为患。水气者，太阳寒水之气也。太阳之化，在天为寒，在地为水。其伤人也，浅者皮肉筋骨，重者害及五藏。心下有水气，是伤藏也。水气未入于胃，故干呕。咳者，水气射肺也。皮毛者肺之合，表寒不解，寒水已留其合矣。心下之水气，又上至于肺则肺寒，内外合邪，故咳也。水性动，其变多。水气下而不上，则或渴或利；上而不下，则或噎或喘；留而不行，则小便不利，而小腹因满也。制小青龙以两解表里之邪，复立加减法，以治或然

① 石膏：剂量脱，《伤寒论·太阳病篇》作"如鸡子大"。

② 十剂：即宣、通、补、泄、轻、重、滑、涩、燥、湿十类方剂。

之症，此为太阳枢机之剂。水气畜于心下，尚未固结，故有或然之症。若误下，则硬满而成结胸矣。

小青龙汤

桂枝 芍药 甘草 麻黄 细辛 干姜各三两 半夏 五味子各半斤

以水一斗，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温服一升。若渴，去半夏，加栝楼根三两。若微利，去麻黄，加芫花如鸡子大，熬令赤色。若噎者，去麻黄，加附子一枚，炮。若小便不利，少腹满者，去麻黄，加茯苓四两。若喘者，去麻黄，加杏仁半升，去皮尖。

表虽未解，寒水之气已去营卫，故于桂枝汤去姜枣，加细辛、干姜、半夏、五味。辛以散水气而除呕，酸以收逆气而止咳，治里之剂多于发表焉。小青龙与小柴胡，俱为枢机之剂。故皆设或然症，因各立加减法。盖表症既去其半，则病机偏于向里，故二方之症多属里。仲景多用里药，少用表药。未离于表，故为解表之小方。然小青龙主太阳之半表里，尚用麻黄、桂枝，还重视其表；小柴胡主少阳之半表里，只用柴胡、生姜，但微解其表而已。此缘太、少之阳气不同，故用表药之轻重亦异。小青龙设或然五症，加减法内即备五方。小柴胡设或然七症，即具加减七方。此仲景法中之法，方外之方，何可以三百九十七、一百一十三拘之？

伤寒，心下有水气，咳而微喘，发热不渴，小青龙汤主之。服汤已渴者，此寒去欲解也。

水气在心下则咳，为必然之症。喘为或然之症，亦如柴胡汤症。但见一症即是，不必悉具。咳与喘，皆水气射肺所致。水气上升，是以不渴。服汤已而反渴，水气内散，寒邪亦外散也。此条正欲明服汤后渴者是解候。恐人服止渴药，反滋水气，故先提不渴二字作眼，后提出渴者以明之。服汤即小青龙汤。若寒既欲解，而更服之，不惟不能止渴，且重亡津液，转属阳明而成胃实矣。能化胸中之热气而为汗，故名大青龙；能化心下之水气而为汗，故名小青龙。盖大青龙表症多，只烦躁是里症；小青龙里症多，只发热是表症。故有大小发汗之殊耳。发汗、利水，是治太阳两大法门。发汗分形层之次第，利水定三焦之浅深。故发汗有五法：麻黄汤汗在皮肤，乃外感之寒气；桂枝汤汗在经络，乃血脉之精气；葛根汤汗在肌肤，乃津液之清气；大青龙汗在胸中，乃内扰之阳气；小青龙汗在心下，乃内畜之水气。其治水有三法：干呕而咳，是水在上焦，在上者发之，小青龙是也；心下痞满，是水在中焦，中满者泻之，十枣汤是也；小便不利，是水在下焦，在下者引而竭之，五苓散是也。其他坏症、变症虽多，而大法不外是矣。

五苓散证

中风发热，六七日不解而烦，有表里症，渴欲饮水，水入则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多服暖水，汗出愈。

表热不解，内复烦渴者，因于发汗过多。反不受水者，是其人心下有水气。因离中之真水不足，则膻中之火用不宣。邪水凝结于内，水饮拒绝于外，既不能外输于玄府，又不能上输于口舌，亦不能下输于膀胱，此水逆所由名也。势必藉四苓辈味之淡者，以渗泄其水。然水气或降，而烦渴未必除，表热未必散。故必藉桂枝之辛温，入心而化液；更仗暖水之多服，推陈而致新。斯水精四布而烦渴解，输精皮毛而汗自出，一汗而表里顿除，又大变乎麻黄、桂枝、葛根、青龙等法也。暖水可多服，则逆者是冷水，热淫于内，故不受寒。反与桂枝、暖水，是热因热用法。五苓因水气不舒而设，是小发汗，不是生津液；是逐水气，不是利水道。

发汗已，脉浮数，烦渴者，五苓散主之。

上条有表里之症，此条有表里之脉，互相发明五苓双解之义。虽经发汗而表未尽除，水气内结，故用五苓。若无表症，当用白虎加人参汤矣。伤寒发汗解、复烦而脉浮数者，热在表未传里也，故用桂枝。此更加渴，则热已在里，而表邪未罢，故用五苓。脉浮而数者，可发汗。病在表之表，宜麻黄汤；病在表之里，宜桂枝汤；病在里之表，宜五苓散。若病里之里，当用猪苓汤但利其水，不可用五苓散兼发其汗矣。要知五苓是太阳

半表半里之剂，归重又在半表。

太阳病，发汗后，大汗出，胃中干，烦躁不得眠，欲得饮水者，少少与饮之，令胃气和则愈。若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者，五苓散主之。

妄发其汗，津液大泄，故胃中干。汗为心液，汗多则离中水亏，无以济火，故烦。肾中水衰，不能制火，故躁。精气不能游溢以上输于脾，脾不能为胃行其津液，胃不和，故不得眠。内水不足，须外水以相济，故欲饮水。此便是转属阳明症。水能制火而润土，水土合和，则胃家不实，故病愈。但勿令恣饮，使水气为患而致悸喘等症也。所以然者，其人内热尚少，饮不能多，勿多与耳。如饮水数升而不解者，又当与人参白虎汤矣。若发汗后，脉仍浮，而微热犹在，表未尽除也。虽不烦而渴特甚，饮多即消。小便反不利，水气未散也。伤寒者，伤于冬时寒水之气。太阳卫外之阳微，不足以御邪，故寒水得以内侵，所以心下有水气。胸中之阳又不足以散水气，故烦渴而小便不利耳。小便由于气化。肺气不化，金不生水，不能下输膀胱；心气不化，离中水虚，不能下交于坎。必上焦得通，津液得下。桂枝色赤入丙，四苓色白归辛，丙辛合为水运，用之为散，散于胸中。必先上焦如雾，然后下焦如渎，何有烦渴、癃闭之患哉？要知五苓，重在脉浮微热，不重在小便不利。

太阳病，其人发热汗出、不恶寒而渴者，此转属阳明也。渴欲饮水者，少少与之，但以法救之，宜五苓散。

此与前上半条同义。前条在大汗后，此在未汗前，即是太阳温病。要知太阳温病，即是阳明来路，其径最捷。不若伤寒中风，止从亡津液而后转属也。饮水是治温大法，庶不犯汗、吐、下、温之误。夫五苓散又是治饮多之法。夫曰转属，是他经戾及。其人平日未必胃实，故预立此法，以防胃家虚耳。仲景治太阳不特先为胃家惜津液，而且为胃家虑及痼痕、谷瘅等症矣。

全条见阳明篇，此节文以备五苓症。

发汗后，饮水多者必喘，以水灌之亦喘。

未发汗，因风寒而喘者，是麻黄症。下后微喘者，桂枝加厚朴杏仁症。喘而汗出者，葛根黄连黄芩症。此汗后津液不足，饮水多而喘者，是五苓症。以水灌之亦喘者，形寒饮冷，皆能伤肺，气迫上行，是以喘也。汉时治病，有火攻、水攻之法，故仲景言及之。

太阳病，饮水多，小便利者，必心下悸，小便少者，必苦里急也。

此望问法。《内经》所云："一者因得之"，审其上下得一之情者是也。见其饮水，即问其小便。小便利则水结上焦，不能如雾，故心下悸可必；小便少则水畜下焦，不能如渎，故里急可必。火用不宣，致水停心下而悸；水用不宣，致水结膀胱而里急也。

伤寒，汗出而心下悸，渴者，五苓散主之，不渴者，茯苓甘草汤主之。

汗出下当有心下悸三字，看后条可知。不然汗出而渴，是白虎汤症；汗后不渴而无他症，是病已差，可勿药矣。二方皆因心下有水气而设。渴者是津液已亡，故少用桂枝，多服暖水，微发其汗；不渴者津液未亡，故仍用桂加减，更发其汗。上条言症而不及治。此条言方而症不详，当互文以会意也。

本以下之，故心下痞，与泻心汤。痞不解，其人渴而口燥烦，小便不利者，五苓散主之。

与泻心汤，而痞不除，必心下有水气故耳。其症必兼燥烦而小便不利，用五苓散入心而逐水气，则痞自除矣。

大下之后，复发汗，小便不利者，亡津液故也。勿治之，得小便利，必自愈。

凡病，若发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亡津液，阴阳自和者，必自愈。

前条用五苓者，以心下有水气，是逐水非利小便也。若心下无水气，则发汗后津液既亡，小便不利者，亦将何所利乎？勿治之，是禁其勿得利小便，非待其自愈之谓也。然以亡津液之人，勿生其津液，焉得小便利？欲小便利，治在益其津液也。其人亡血亡津液，阴阳安能自和？欲其阴阳自和，必先调其阴阳之所自。阴自亡血，阳自亡津，益血生津，阴阳自和矣。要知不益津液，小便必不得利；不益血生津，阴阳必不自和。凡看仲景书，当于无方处索方，不治处求治，才知

仲景无死方，仲景无死法。

五苓散

猪苓去皮 白术 茯苓各十八铢 泽泻一两六铢 桂枝半两

右五味，捣为末，以白饮和服方寸匕。

猪苓色黑入肾，泽泻味咸入肾，具水之体。茯苓味甘入脾，色白入肺，清水之源。桂枝色赤入心，通经发汗，为水之用。合而为散，散于胸中则水精四布，上滋心肺，外溢皮毛，通调水道，一汗而解矣。本方治汗后表里俱热、燥渴、烦躁、不眠等症，全同白虎。所异者，在表热未解，及水逆与饮水多之变症耳。若谓此方是利水而设，不识仲景之旨矣。若谓用此以生津液，则非渗泄之味所长也。

伤寒，厥而心下悸者，宜先治水，当用茯苓甘草汤却治其厥。不尔，水渍入胃，必作利也。

心下悸是有水气。今乘其未及渍胃时先治之，不致厥利相连，此治法有次第也。

茯苓甘草汤

茯苓 桂枝各一两 甘草一两，炙 生姜三两

上四味，以水四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温三服。

此方从桂枝加减。水停而悸，故去大枣；不烦而厥，故去芍药；水宜渗泄，故加茯苓；既云治水，仍任姜、桂以发汗。不用猪、泽以利小便者，防水渍入胃故耳。与五苓治烦渴者不同法。

十枣汤证

太阳中风，下利呕逆，表解者，乃可攻之。其人絷絷汗出、发作有时、头痛、心下痞硬满、引胁下痛、干呕短气、汗出不恶寒者，此表解里未和也，十枣汤主之。

中风下利呕逆，本葛根加半夏症。若表既解而水气淫溢，不用十枣攻之，胃气大虚，后难为力矣。然下利呕逆，固为里症，而本于中风，不可不细审其表也。若其人絷絷汗出，似乎表症，然发作有时，则病不在表矣。头痛是表症，然既不恶寒，又不发热，但心下痞硬而满，胁下牵引而痛，是心下水气泛溢，上攻于脑而头痛也。与"伤寒不大便六七日而头痛，与承气汤"同。干呕汗出为在表，然而汗出而有时，更不恶寒、干呕而短气为里症也明矣。此可以见表之风邪已解，而里之水气不和也。然诸水气为患，或喘、或渴、或噎、或悸、或烦、或利而不吐、或吐而不利、或吐利而无汗。此则外走皮毛而汗出，上走咽喉而呕逆，下走肠胃而下利，浩浩[1]莫御，非得利水之峻剂以直折之，中气不支矣。此十枣之剂，与五苓、青龙、泻心等法悬殊矣。

太阳阳明合病，太阳少阳合病，俱下利呕逆，皆是太阳中风病根。

十枣汤

芫花熬赤 甘遂 大戟各等分

上三味，各异捣筛，称已，合治之。以水一升半，煮大肥枣十枚，取八合，去枣，内药末。强人服一钱匕，羸人半钱，温服之，平旦服。若下少病不愈者，明日更服加半钱。得快下利后，糜粥自养。

陷胸汤证

病发于阳而反下之，热入因作结胸；病发于阴而反下之，因作痞。所以成结胸者，以下之太早故也。

阳者，指外而言，形躯是也；阴者，指内而言，胸中心下是也。此指人身之外为阳、内为阴，非指阴经之阴，亦非指阴症之阴。发阴、发阳，俱指发热。结胸与痞，俱是热症。作痞不言热入者，热原发于里也。误下而热不得散，因而痞硬。不可以发阴作无热解也。若作痞谓非热症，泻心汤不得用芩、连、大黄矣。若栀子豉之心中懊侬，瓜蒂散之心中温温欲吐，与心下满而烦，黄连汤之胸中有热，皆是病发于阴。

结胸无大热，但头微汗出者，此为水结在胸胁也，大陷胸汤主之。

上条言热入是结胸之因，此条言水结是结胸之本，互相发明结胸病源。若不误下则热不入，热不入则水不结。若胸胁无水气，则热必入

---

① 浩浩：形容水盛大的样子。

胃而不结于胸胁矣。此因误下热入，太阳寒水之邪，亦随热而内陷于胸胁间。水邪、热邪结而不散，故名曰结胸。粗工不解此义，竟另列水结胸一症，由是多歧滋惑矣。不思大陷胸汤丸，仲景用甘遂、葶苈何为耶？无大热，指表言。未下时大热，下后无大热，可知大热乘虚入里矣。但头微汗者，热气上蒸也。余处无汗者，水气内结也。水结于内，则热不得散；热结于内，则水不得行。故用甘遂以直攻其水，任硝、黄以大下其热，所谓其次治六府也。又大变乎五苓、十枣等法。太阳误下，非结胸即发黄，皆因其先失于发汗，故致湿热之为变也。身无大热，但头汗出，与发黄症同。只以小便不利，知水气留于皮肤，尚为在表，仍当汗散。此以小便利，知水气结于胸胁，是为在里，故宜下解。

伤寒六七日，结胸热实，脉沉紧、心下痛、按之石硬者，大陷胸汤主之。

前条言病因与外症，此条言脉与内症。又当于热实二字着眼，六七日中，详辨结胸有热实，亦有寒实。太阳病误下，成热实结胸，外无大热，内有大热也。太阴病误下，成寒实结胸，胸中结硬，外内无热症也。沉为在里，紧则为寒，此正水结胸胁之脉。心下满痛，按之石硬，此正水结胸胁之症。然其脉其症，不异于寒实结胸。故必审其为病发于阳，误下热入所致，乃可用大陷胸汤，是谓治病必求其本耳。

太阳病，重发汗而复大下之，不大便五六日，舌上燥而渴，日晡小有潮热，从心下至小腹硬满而痛不可近者，大陷胸汤主之。

此妄汗妄下，将转属阳明而尚未离乎太阳也。不大便五六日，舌上燥渴，日晡潮热，是阳明病矣。然心下者，太阳之位；小腹者，膀胱之室也。从心下至小腹硬满而痛不可近，是下后热入水结所致，而非胃家实，故不得名为阳明病也。若复用承气下之，水结不散，其变不可胜数矣。

大陷胸汤

大黄六两 芒硝一升 甘遂一钱匕

上三味，以水六升，先煮大黄，取二升，去滓，内芒硝，煮一二沸，内甘遂末。温服一升，得快利，止后服。

结胸者，项亦强如柔痉，状下之则和，宜大陷胸丸。

头不痛而项犹强，不恶寒而头汗出，故如柔痉状。此表未尽除而里症又急，丸以缓之，是以攻剂为和剂也。此是结胸症中或有此状。若谓结胸者必如是，则不当有汤、丸之别矣。

大陷胸丸

大黄八两 芒硝 杏仁 葶苈子各半升

上大黄、葶苈捣筛，内杏仁、芒硝，合研如脂，和散取弹丸一枚，别捣甘遂末一钱匕，白蜜二合，水二升，煮取一升，温顿服之。一宿乃下，如不下更服，取下为效。

硝、黄，血分药也，葶、杏，气分药也。病在表用气分药，病在里用血分药，此病在表里之间，故用药亦气血相须也。且小其制而复以白蜜之甘以缓之，留一宿乃下，一以待表症之先除，一以保肠胃之无伤耳。

小结胸病，正在心下，按之则痛，脉浮滑者，小陷胸汤主之。

结胸有轻重，立方分大小。从心下至小腹按之石硬而痛不可近者，为大结胸；正在心下未及胁腹，按之则痛，未曾石硬者，为小结胸。大结胸是水结在胸腹，故脉沉紧；小结胸是痰结于心下，故脉浮滑。水结宜下，故用甘遂、葶、杏、硝、黄等下之；痰结可消，故用黄连、栝楼、半夏以消之。水气能结而为痰，其人之阳气重可知矣。

小陷胸汤

黄连一两 半夏半升 大栝楼实一枚

上三味，以水六升，先煮栝楼，取三升，去滓，内诸药，煮取二升，去渣，分温三服。

结胸症，其脉浮大者，不可下，下之则死。

阳明脉浮大，心下反硬，有热属藏者，可攻之。太阳结胸热实，脉浮大者，不可下，何也？盖阳明燥化，心下硬，是浮大为心脉矣。火就燥，故急下之以存津液，釜底抽薪法也。结胸虽因热入所致，然尚浮大，仍为表脉。恐热未实则水未结，若下之，利不止矣。故必待沉紧，始可下之。此又凭脉不凭症之法也。

结胸症具，烦躁者亦死。

结胸是邪气实，烦躁是正气虚，故死。

问曰：病有结胸、有藏结，其状何如？答曰：按之痛，寸脉浮，关脉沉，名曰结胸也。如结胸状，饮食如故，时时下利，寸脉浮，关脉小细沉紧，名曰藏结，舌上白胎滑者难治。

结胸之脉沉紧者可下，浮大者不可下，此言其略耳。若按部推之，寸为阳，浮为阳，阳邪结胸而不散，必寸部仍见浮脉。关主中焦，妄下而中气伤故沉，寒水留结于胸胁之间故紧。不及尺者，所重在关，故举关以统之也。如结胸状而非结胸者，结胸则不能食，不下利，舌上燥而渴，按之痛，脉虽沉紧而实大，此则结在藏而不在府，故见症种种不同。夫硬而不通谓之结。此能食而利亦谓之结者，是结在无形之气分，五藏不通，故曰藏结。与阴结之不能食而大便硬不同者，是阴结尚为胃病，而无间于藏也。五藏以心为主，而舌为心之外候，舌胎白而滑，是水来克火，心火几于熄矣，故难治。

藏结无阳症，不往来寒热，其人反静，舌上胎滑者，不可攻也。

结胸是阳邪下陷，尚有阳症见于外，故脉虽沉紧，有可下之理。藏结是积渐凝结而为阴，五藏之阳已竭也。外无烦躁潮热之阳，舌无黄黑芒刺之胎，虽有硬满之症，慎不可攻。理中、四逆辈温之，尚有可生之义。

病人胁下素有痞连在脐傍，痛引小腹入阴筋者，此名藏结，死。

藏结有如结胸者，亦有如痞状者。素有痞而在胁下，与下后而心下痞不同矣。脐为立命之原。脐傍者，天枢之位，气交之际，阳明脉之所合，少阳脉之所出，肝脾肾三藏之阴凝结于此，所以痛引小腹入阴筋也。此阴常在，绝不见阳，阳气先绝，阴气继绝，故死。少腹者，厥阴之部，两阴交尽之处。阴筋者，宗筋也。今人多有阴筋上冲小腹而痛死者，名曰疝气，即是此类。然痛止便苏者，《金匮》所云"入藏则死，入府则愈"也。治之以茴香、吴萸等味而痊者，亦可明藏结之治法矣。卢氏将种种异症，尽归藏结，亦好奇之过也。

泻心汤症

伤寒，汗出解之后，胃中不和，心下痞硬，干呕食臭，胁下有水气，腹中雷鸣下利者，生姜泻心汤主之。

汗出而解，太阳症已罢矣。胃中不和，是太阳之余邪与阴寒之水气杂处其中故也。阳邪居胃之上口，故心下痞硬，干呕而食臭；水邪居胃之下口，故腹中雷鸣而下利也。火用不宣则痞硬，水用不宣则干呕，邪热不杀谷则食臭。胁下即腹中也。土虚不能制水，故肠鸣。此太阳寒水之邪，侵于形躯之表者已罢，而入于形躯之里者未散。故病虽在胃而不属阳明，仍属太阳寒水之变耳。

生姜泻心汤

生姜四两 人参 黄芩 甘草各三两 半夏半升 干姜 黄连各一两 大枣十二枚

上八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至二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按：心下痞是太阳之里症。太阳之上，寒气主之。中见少阴，少阴者心也。心为阳中之太阳。必其人平日心火不足，胃中虚冷，故太阳寒水得以内侵。虚阳郁而不舒，寒邪凝而不解，寒热交争于心下，变症蜂起，君主危矣。用热以攻寒，恐不戢[①]而自焚；用寒以胜热，恐召寇而自卫。故用干姜、芩、连之苦，入心化痞，人参、甘草之甘泻心和胃。君以生姜，佐以半夏。倍辛甘之发散，兼苦寒之涌泄，水气有不散者乎？名曰泻心，止戈为武之意也。

伤寒中风，医反下之。其人下利，日数十行，谷不化，腹中雷鸣，心下痞硬而满，干呕，心烦不得安。医见心下痞，谓病不尽，复下之，其痞益甚。此非结热，但以胃中空虚，客气上逆，故使硬也，甘草泻心汤主之。

上条是汗解后水气下攻症，此条是误下后客气上逆症，总是胃虚而稍有分别矣。上条腹鸣下利，胃中犹寒热相半，故云不和。此腹鸣而完

① 戢(jí)：止息。

谷不化，日数十行，则痞为虚痞、硬为虚硬、满为虚满也明矣。上条因水气下趋，故不烦不满。此虚邪逆上，故心烦而满。盖当汗不汗，其人心烦，故于前方去人参而加甘草；下利清谷，又不可攻表，故去生姜而加干姜。不曰理中仍名泻心者，以心烦痞硬，病本于心耳。

伤寒中风，是病发于阳。误下热入而其人下利，故不结胸。若心下痞硬、干呕心烦，此为病发于阴矣。而复下之，故痞益甚也。

甘草泻心汤

前方去人参、生姜，加甘草一两、干姜二两。余同前法。

伤寒五六日，呕而发热者，柴胡汤症具。而以他药下之，若心下满而硬痛者，此为结胸也，大陷胸汤主之。但满而不痛者，此为痞，柴胡不中与之，宜半夏泻心汤。

呕而发热者，小柴胡症也。呕多虽有阳明症，不可攻之。若有下症，亦宜大柴胡。而以他药下之，误矣。误下后有二症者，少阳为半表半里之经，不全发阳，不全发阴，故误下之变，亦因偏于半表者成结胸，偏于半里者心下痞耳。此条本为半夏泻心而发，故只以痛不痛分结胸与痞，未及他症。

半夏泻心汤

前方加半夏半斤、干姜二两、去生姜。余同前法。

泻心汤，即小柴胡去柴胡加黄连干姜汤也。三方分治三阳。在太阳用生姜泻心汤，以未经误下而心下痞硬，虽汗出表解，水犹未散，故君生姜以散之，仍不离太阳为开之义。在阳明用甘草泻心汤者，以两番误下，胃中空虚，其痞益甚，故倍甘草以建中，而缓客气之上逆，仍是从乎中治之法也。在少阳用半夏泻心者，以误下而成痞，邪既不在表，则柴胡汤不中与之，又未全入里，则黄芩汤亦不中与之矣。胸胁苦满与心下痞满，皆半表里症也。于伤寒五六日，未经下而胸胁苦满者，则柴胡汤解之。伤寒五六日，误下后，心下满而胸胁不满者，则去柴胡、生姜，加黄连、干姜以和之。此又治少阳半表里之一法也。然倍半夏而去生姜，稍变柴胡半表之治，推重少阳半里之意耳。君火以明，相火以位，故仍名曰泻心，亦以佐柴胡之所不及。

伤寒吐下后，复发汗，虚烦，脉甚微，八九日，心下痞硬，胁下痛，气上冲咽喉，眩冒，经脉动惕者，久而成痿。

此以八九日吐下复汗，其脉甚微，看出是虚烦。则心下痞硬、胁下痛、经脉动惕，皆属于虚，气上总咽喉、眩冒，皆虚烦也。此亦半夏泻心症，治之失宜，久而成痿矣。若用竹叶石膏汤，大谬。

太阳病，已发汗，仍发热恶寒，复下之，心下痞，表里俱虚，阴阳气并竭，无阳则阴独，复加烧针，因胸烦，面色青黄，肤瞤者难治。今色微黄、手足温者易愈。

此亦半夏泻心症。前条因吐下后复汗，以致虚烦。此因汗下后加烧针，以致虚烦。多汗伤血，故经脉动惕；烧针伤肉，故面青肤瞤。色微黄、手足温，是胃阳渐回，故愈。

伤寒本自寒下，医复吐下之，寒格。若食入口即吐，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主之。

治之小误，变症亦轻，故制方用泻心之半。上焦寒格，故用参、姜；心下蓄热，故用芩、连；呕家不喜甘，故去甘草。不食则不吐，是心下无水气，故不用姜、夏。要知寒热相阻，则为格症；寒热相结，则为痞症。

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

干姜　黄连　黄芩　人参各二两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温再服。

心下痞，按之濡，大便硬而不恶寒反恶热，其脉关上浮者，大黄黄连泻心汤主之。

大黄黄连泻心汤

大黄二两　黄连一两

上二味，以麻沸汤一升渍之，须臾，绞去滓，分温再服。

濡当作硬。按之濡下当有大便硬不恶寒反恶热句，故立此汤。观泻心汤治痞，是攻补兼施、寒热并驰之剂。此则尽去温补，独任苦寒下泄之品，且用麻沸汤渍绞浓汁而生用之，利于急下如此，而不言及热结当攻诸症，谬矣。夫按之濡为气痞，是无形也，则不当下。且结胸症，其脉浮大者，不可下，则心下痞而关上浮者，反可下乎？小

结胸按之痛者，尚不用大黄，何此比陷胸汤更峻？是必有当急下之症，比结胸更甚者，故制此峻攻之剂也。学者用古方治今病，如据此条脉症而用此方，下咽即死耳。勿以断简残文尊为圣经，而曲护其说，以遗祸后人也。

心下痞，大便硬，心烦不得眠，而复恶寒汗出者，附子泻心汤主之。

附子泻心汤

大黄二两 黄连 黄芩各一两 附子一枚，别煮取汁

上三味，以麻沸汤二升渍之，须臾，绞去滓，内附子汁，分温再服。

心下痞下当有大便硬、心烦不得眠句，故用此汤。夫心下痞而恶寒者，表未解也，当先解表，宜桂枝加附子，而反用大黄，谬矣。既加附子，复用芩、连，抑又何也？若汗出是胃实，则不当用附子；若汗出为亡阳，又乌可用芩、连乎？许学士云："但师仲景意，不取仲景方。"盖谓此耳。

伤寒服汤药，下利不止，心下痞硬。服泻心汤已，复以他药下之，利不止。医以理中与之，利益甚。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赤石脂禹余粮汤主之。复利不止者，当利其小便。

服汤药而利不止，是病在胃。复以他药下之而利不止，则病在大肠矣。理中非不善，但迟一着耳。石脂、余粮，助燥金之令，涩以固脱。庚金之气收，则戊土之湿化。若复利不止者，以肾主下焦，为胃之关也。关门不利，再利小便，以分消其湿。盖谷道既塞，水道宜通，使有出路。此理下焦之二法也。

赤石脂禹余粮汤

赤石脂 禹余粮各一斤

上二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温三服。

利在下焦，水气为患也。唯土能制水。石者，土之刚也。石脂、禹粮，皆土之精气所结，石脂色赤入丙，助火以生土；余粮色黄入戊，实胃而涩肠。虽理下焦，实中宫之剂也。且二味皆甘，甘先入脾，能坚固堤防而平水气之亢，故功胜于甘、术耳。

伤寒发汗，若吐若下，解后，心下痞硬、噫气不除者，旋覆代赭石汤主之。

伤寒者，寒伤心也。既发汗复吐下之，心气太虚，表寒乘虚而结于心下。心气不得降而上出于声，君主出亡之象也。噫者伤痛声。不言声而曰气者，气随声而见于外也。

旋覆代赭石汤

旋覆花 甘草各三两 人参二两 半夏半升 代赭石一两 生姜五两 大枣十二枚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六升，去滓，再煮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此生姜泻心去芩、连、干姜加旋覆、代赭石方也。以心虚不可复泻心，故制此剂耳。心主夏，旋覆花生于夏末，咸能补心，能软硬，能消结气。半夏生于夏初，辛能散邪，能消痞，能行结气。代赭禀南方之火色，入通于心，散痞硬而镇虚热。参、甘、大枣之甘，佐旋覆以泻虚火；生姜之辛，佐半夏以散水结。斯痞硬消，噫气自除矣。若用芩、连以泻心，能保微阳之不灭哉？

抵当汤证

太阳病六七日，表症仍在，而反下之，脉微而沉，反不结胸，其人发狂者，以热在下焦，少腹当硬满，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所以然者，以太阳随经，瘀热在里故也，抵当汤主之。

此亦病发于阳，误下热入之症也。表症仍在下当有而反下之句。太阳病六七日不解，脉反沉微，宜四逆汤救之。此因误下，热邪随经入府，结于膀胱，故少腹硬满而不结胸，小便自利而不发黄也。太阳经少气多血，病六七日而表症仍在，阳气重可知。阳极则扰阴，故血燥而蓄于中耳。血病则知觉昏昧，故发狂。此经病传府，表病传里，气病传血，上焦病而传下焦也。少腹居下焦，为膀胱之室，厥阴经脉所聚，冲任血海所由，瘀血留结，故硬满。然下其血而气自舒，攻其里而表自解矣。《难经》云："气结而不行者，为气先病；血滞而不濡者，为血后病。"深合此症之义。

太阳病身黄，脉沉结，少腹硬，小便不利者，为无血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结症也，抵当汤主之。

太阳病发黄与狂，有气血之分。小便不利而

发黄者，病在气分，麻黄连翘赤小豆汤症也。若小便自利而发狂者，病在血分，抵当汤症也。湿热留于皮肤而发黄，卫气不行之故也。燥血结于膀胱而发黄，营气不敷之故也。沉为在里，凡下后热入之症，如结胸、发黄、蓄血，其脉必沉。或紧、或微、或结，在乎受病之轻重，而不可以因症分也。水结、血结，俱是膀胱病，故皆少腹硬满。小便不利是水结，小便自利是血结。如字，助语辞，若以如字实讲，与蓄血发狂分轻重，则谬矣。

伤寒有热，少腹满，应小便不利。今反利者，为有血也，当下之，不可余药，宜抵当丸。

有热即表症仍在。少腹满而未硬，其人未发狂。只以小便自利，预知其为有蓄血，故小其制而丸以缓之。

抵当汤

水蛭熬 虻虫去翅足，熬，各三十个 桃仁二十粒 大黄三两，酒洗

上四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不下再服。

抵当丸

水蛭三十个 虻虫二十五个 桃仁二十个 大黄三两

上四味，杵分为四丸，以水二升，煮一丸，取七合服之，晬时当下血。若不下者更服。

蛭，昆虫之饮血者也，而利于水。虻，飞虫之吮血者也，而利于陆。以水陆之善取血者，用以攻膀胱蓄血，使出乎前阴。佐桃仁之苦甘而推陈致新，大黄之苦寒而荡涤邪热。名之曰抵当者，直抵其当攻之处也。

太阳病不解，热结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当先解外。外解已，但少腹急结者，乃可攻之，宜桃仁承气汤。

阳气太重，标本俱病，故其人如狂。血得热则行，故尿血也。血下则不结，故愈。冲任之血，会于少腹。热极则血不下而反结，故急。然病自外来者，当先审表热之轻重以治其表，继用桃仁承气以攻其里之结血。此少腹未硬满，故不用抵当。然服五合取微利，亦先不欲下意。

首条以反不结胸句，知其为下后症。此以尚未可攻句，知其为未下症。急结者宜解，只须承气；硬满者不易解，必仗抵当。表症仍在，竟用抵当，全不顾表者，因邪甚于里，急当救里也。外症已解，桃仁承气未忘桂枝者，因邪甚于表，仍当顾表也。

桃仁承气汤

桃仁五十个 甘草 桂枝 芒硝各二两 大黄四两

上五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半，去滓，内芒硝，更上火微沸。下火先食温服五合，日三服，当微利。

阳明病，其人喜忘者，必有畜血。所以然者，本有久瘀血，故令喜忘。屎虽硬，大便反易，其色必黑，宜抵当汤下之。

瘀血是病根，喜忘是病情。此阳明未病前症，前此不知，今因阳明病而究其由也。屎硬为阳明病，硬则大便当难而反易，此病机之变易见矣。原其故必有宿血，以血主濡也。血久则黑，火极反见水化也。此以大便反易之机，因究其色之黑，乃得其病之根，因知前此喜忘之病情耳。承气本阳明药。不用桃仁承气者，以大便易，不须芒硝；无表症，不得用桂枝；瘀血久，无庸甘草。非虻虫、水蛭，不胜其任也。

病人无表里症，发热，七八日不大便，虽脉浮数者，可下之。假令已下，脉数不解，合热则消谷善饥，至六七日不大便者，有瘀血也，宜抵当汤。若脉数不解，而下利不止，必协热而便脓血也。

不头痛恶寒，为无表症，不烦躁呕渴，为无里症，非无热也。七八日下当有不大便句，故脉虽浮数，有可下之理，观下后六七日犹然不便可知。合热协热，内外热也。前条据症推原，此条凭脉辨症。表里热极，阳盛阴虚，必伤阴络。故仍不大便者，必有蓄血，热利不止，必大便脓血矣，宜黄连阿胶汤主之。上条大便反易，知瘀血留久，是验之于已形。此条仍不大便，知瘀血已结，是料之于未形。六经惟太阳、阳明有蓄血症，以二经多血故也，故脉症异而治则同。

太阳协热利，有虚有热。阳明则热而不虚。少阴便脓血属于虚，阳明则热。数为虚热，不能消谷。消谷善饥，此为实热矣。

火逆诸证

太阳病中风，以火劫发汗，邪风被火热，血气流溢，失其常度。两阳相熏灼，身体则枯燥。但头汗出，剂颈而还，其身发黄。阳盛则欲衄，阴虚则小便难。阴阳俱虚竭，腹满而喘，口渴咽烂，或不大便。久则谵语，甚者至哕，手足躁扰，捻衣摸床。小便利者，其人可治。

太阳中风，不以麻黄、青龙发汗，而以火攻其汗，则不须言风邪之患，当知火邪之利害矣。血得热则流，气得热则溢。血气不由常度，而变由生也。风为阳邪，火为阳毒，所谓两阳也。两阳相灼，故即见两阳合明之病，身体枯燥。身无汗也，故身发黄。头汗至颈，故但身黄，而头至颈不黄也。首为元阳之会。不枯燥，是阳未虚竭；有汗出，是阴未虚竭。此两阳尚熏于形身，而未内灼于藏府也。此血气流溢之轻者。若其人阳素盛者，因熏灼而伤血，其鼻必衄。其人阴素虚者，因熏灼而伤津，小便必难。若其人阴阳之气俱虚竭者，胸满而喘，口干咽烂而死者有矣。或胃实而谵语，或手足躁扰，而至于捻衣摸床者有矣。皆气血流溢，失其常度故也。小便利，是反应小便难句。凡伤寒之病，以阳为主，故最畏亡阳。而火逆之病，则以阴为主，故最怕阴竭。小便利者为可治，是阴不虚，津液未亡，太阳膀胱之气化犹 在也。阳盛阴虚，是火逆一症之纲领。阳盛则伤血，阴虚则亡津，又是伤寒一书之大纲领。

太阳病二日，烦躁，反熨其背而大汗出。大热入胃，胃中水竭，躁烦，必发谵语。十余日振栗自下利者，此为欲解也。故其汗从腰以下不得汗，欲小便不得，反呕，欲失溲，足下恶风，大便硬，小便当数，而反不数及多。大便已，头卓然而痛。其人足心必热，谷气下流故也。

此指火逆之轻者言之。太阳病经二日，不汗出而烦躁，此大青龙症也。不知发汗而兼以清火，而反以火熨其背。背者，太阳之部也。太阳被火迫，因转属阳明。胃者，阳明之府，水谷之海也。火邪入胃，胃中水竭，屎必燥硬。烦躁不止，谵语所由发也。非调胃承气下之，胃气绝矣。十余日句，接大汗出来。盖其人虽大汗出，而火热未入胃中。胃家无恙，谵语不发，烦躁已除。至二候之后，火气已衰。阳气微，故振栗而解；阴气复，故自利而解。此阴阳自和而自愈者也。“故其汗”至末，是倒叙法。释未利未解前症，逆其因而究其由也。言所以能自下利者，何以故？因其自汗出时，从腰已下不得汗。夫腰已下为地，地为阴，是火邪未陷入于阴位也，二肠膀胱之液俱未伤也。欲小便不得，而反呕欲失溲，此非无小便也，其津液在上焦，欲还入胃中故也。凡大便硬者，小便当数而不多。今小便反不数而反多，此应前欲小便不得句，正以明津液自还入胃中而下利之意也。利是通利，非泻利之谓，观大便已可知矣。头为诸阳之会，卓然而痛者，阴气复则阳气虚也。足心必热，反应足下恶风句。前大汗出则风已去，故身不恶风。汗出不至足，故足下恶风也。今火气下流，故足心热。火气下流，则谷气因之下流，故大便自利也。大便已头疼，可与小便已阴疼者参之。欲小便不得，反失溲，小便当数，反不数、反多，与上条小便难、小便利，俱是审其阴气之虚不虚、津液之竭不竭耳。

太阳病，以火熏之，不得汗，其人必躁，过经不解，必圊血，名为火邪。

首条以火劫发汗而衄血，是阳邪盛于阳位，故在未过经时。此条以火熏不得汗而圊血，是阳邪下陷入阴分，故在过经不解时。次条大汗出后十余日，振栗下利而解。此条不得汗，过经圊血而犹不解。可知劫汗而得汗者，其患速；不得汗者，其患迟。名为火邪，则但治其火，而不虑其前此之风寒矣。

伤寒脉浮，医以火迫劫之，亡阳，必惊狂，起卧不安者，桂枝去芍药加蜀漆龙骨牡蛎救逆汤主之。

上文皆阳盛之症，以中风为阳邪也。此后是阳虚之症，以伤寒为阴邪也。阳盛者，轻则发狂谵语，重则衄血圊血，此不戢自焚者也。阳虚者，神不守舍，起居如惊，其人如狂，是弃国而逃者也。

方注详桂枝篇。

上论火逆症。

太阳伤寒者，加温针必惊也。

温针者，即烧针也，烧之令其温耳。寒在形躯而用温针刺之，寒气内迫于心，故振惊也。

若重发汗，复加烧针者，四逆汤主之。

重发汗而病不解，则不当汗矣。复加烧针，以迫其汗，寒气内侵，当救其里。烧针后疑有脱文。

火逆下之，因烧针烦躁者，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主之。

方注详桂枝篇。

其脉沉者，营气微也。营气微者加烧针，则血流不行，更发热而烦躁也。

按：流、行二字，必有一误。此阴阳俱虚竭之候也。

烧针令其汗，针处被寒，核起而赤者，必发奔豚。气从少腹上冲者，灸其核上各一壮，与桂枝加桂汤。

方注详桂枝篇。

上论火针症。

脉浮宜以汗解。用火灸之，邪无从出，因火而盛，病从腰以下必重而痹，名火逆也。脉浮热甚，反灸之，此为实，实以虚治，因火而动，必咽燥吐血。

微数之脉，慎不可灸。因火为邪，则为烦逆，追虚逐实，血散脉中。火气虽微，内攻有力，焦骨伤筋，血难复也。

此皆论灸之而生变也。腰以下重而痹者，因腰以下不得汗也。咽燥吐血者，亦阳盛而然也，比衄加甚矣。当知灸法为虚症设，不为风寒设，故叮咛如此。

上论火灸症。

痉湿暑证

太阳病痉湿暑三症，宜应别论。以伤寒所致，与伤寒相似，故此见之。

太阳主表，六气皆得而伤之，三种故与伤寒不同。然亦有因于伤寒而见，症与伤寒相似，故论及之耳。

太阳病，发汗太多，因致痉。脉沉而细，身热足寒，头项强急，恶寒，时头热面赤，目脉赤，独头面摇，卒口噤，背反张者，痉病也。

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发汗太多，则无液养筋，筋伤则挛急而反张矣。太阳主筋，所生病矣。要知痉之一症，非无因而至，因于伤寒发汗不如法所致耳。太阳脉本浮，今反沉者，营气微也。细者，阳气少也。身热而足寒者，下焦虚也。头痛虽止，而颈项强急、恶寒之症未罢，更时见面赤目赤，是将转属于阳明。然诸症皆与伤寒相似而非痉。独有头面动摇，卒然口噤，背反如张弓者，与伤寒不相似，故名之曰痉耳。此汗多亡液，不转属阳明而成痉者。以发汗太骤，形身之津液暴脱，而胃家津液未干，故变见者仍是太阳表症，而治法当滋阴以急和其里，勿得以沉细为可温也，炙甘草汤主之。《金匮》用桂枝汤加栝楼根，恐不胜其任。

太阳病，发热无汗，反恶寒者，名曰刚痉；太阳病，发热汗出，不恶寒者，名曰柔痉。

此以表气虚实分刚柔，原其本而名之也。亦可以知其人初病之轻重，禀气之强弱而施治矣。《金匮》用葛根汤则谬。

上论痉症。

病者一身尽疼，发热，日晡所剧者，此名风湿。此病伤于汗出当风，或久伤寒冷所致也。

汗出当风，寒则汗不越，久留骨节，故一身尽疼。玄府反闭，故发热。日晡为阳明主时，太阴湿土郁而不伸，故剧。此虽伤于湿，而实因于风寒也。《金匮》用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

风湿为病，脉阴阳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语言难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视失溲。若被火者，微发黄色，剧则如惊痫，时瘛疭。

脉浮为风，阴阳俱浮，自汗出者，风湿相搏于内也。湿流骨节，故身重。湿胜则卫气行阴，不得行阳，故好眠也。睡则气从鼻出，风出而湿留之，呼吸不利，故鼻息必鼾。湿留会厌，则重而难发声，如从室中言，是中气之湿矣。法当汗解而反下之，大便利则小便必不利。心肺之气化不宣，胃家之关门不利，脾土之承制不行，故直视

失溲也。若以火劫之，受火气之轻者，湿不得越，因热而发黄；受火气之重者，必亡阳而如惊痫状，液脱而时见瘛疭之形矣。

问曰：值天阴雨不止，风湿相搏，一身尽疼，法当汗出而解。医云。此可发汗，汗之病不愈者，何也？答曰：发其汗，汗大出者，但风气去，湿气在，是故不愈也。若治风湿者，发其汗，但微微似欲汗出者，风湿俱去也。

上条备言风湿诸症，未及身疼。要知风湿与伤寒之身疼不同，伤寒身疼无止时，风湿相搏而痛，多在日晡时发。若更值阴雨，是风湿与天气合，故疼痛更甚，不必在日晡时也。阴雨不止，疼痛亦不止，法当汗解。汗大出，湿反不去者，风为阳邪，其入浅；湿为阴邪，其入深。又风伤于上，湿伤于下，浅者上者易去，而深者下者难出。故微汗之，令遍身染染乃佳耳。

伤寒八九日，风湿相搏，身体烦疼，不能自转侧，不呕不渴，脉浮虚而涩者，桂枝附子汤主之。若其人大便硬，小便自利者，去桂加白术汤主之。

脉浮为在表，虚为风，涩为湿，身体烦疼，表症表脉也。不呕不渴，是里无热，故于桂枝汤加桂以治风寒，去芍药之酸寒，易附子之辛热以除寒湿。若其人大便硬、小便自利者，表症未除，病仍在表，不是因于胃家实，而因于脾气虚矣。盖脾家实，腐秽当自去，脾家虚，湿土失职不能制水，湿气留于皮肤，故大便反见燥化。不呕不渴，是上焦之化源清，故小便自利。濡湿之地，风气常在，故风湿相搏不解也。病本在脾，法当君以白术，代桂枝以治脾，培土以胜湿，土旺则风自平矣。前条风胜湿轻，故脉阴阳俱浮，有内热，故汗自出，宜桂枝汤。此湿胜风微，故脉浮虚而涩，内无热而不呕不渴，故可加附子、桂枝理上焦。大便硬，小便利，是中焦不治，故去桂。大便不硬，小便不利，是下焦不治，故仍须桂枝。

桂枝附子汤

桂枝四两 附子三枚，炮 大枣十二枚 生姜三两 甘草二两

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温三服。

桂枝附子去桂加白术汤

前方去桂枝，加白术四两。余同前法。

初服，其人身如痹。半日许复服之，三服都尽，其人如冒状，勿怪。以术、附并走皮肉逐水气，未得除，故使然耳。法当加桂四两。此本一方二法，以大便硬小便自利去桂也。以大便不通小便不利当加桂，附子三枚，恐多也，虚弱家及产妇宜减之。

风湿相搏，骨节烦疼，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则痛剧，汗出短气，小便不利，恶风不欲去衣，或身微肿者，甘草附子汤主之。

身肿痛剧，不得屈伸，湿盛于外也。恶风不欲去衣，风淫于外也。汗出短气，小便不利，化源不清也。君桂枝以理上焦而散风邪，佐术、附、甘草以除湿而调气。

甘草附子汤

甘草炙 白术各二两 桂枝四两 附子二枚

上四味，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初服得微汗则解，能食；汗复烦者，服三合。

太阳病，关节疼痛而烦，脉沉而细者，此名湿痹。湿痹之候，其人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但当利其小便。

《内经》曰：风寒湿三气合而为痹。痛者，寒气多也；烦者，阳遭阴也。夫脉浮为风，细为湿。太阳脉本浮，风湿为病，脉阴阳俱浮，或浮虚而涩。今关节烦疼，脉反沉细者，是发汗不如法，但风气去，湿流骨节为着痹也。湿气留着于身形，脾气不能上输，肺气不能下达，膀胱之液不藏，胃家之关不启，故小便不利，脾土上应湿化不能制水，故大便反快。但利其小便，安能聚水而为患哉？风湿相搏者当发汗，风去湿在者当利小便，此两大法。吐下火攻，非其治矣。

湿家之为病，一身尽疼，发热，身色如熏黄。

凡湿不得泄，热不得越，则身黄。若伤寒发黄时，身疼已解。此湿流关节，故不解也，须五苓以除其湿。

湿家但头汗出，背强，欲得被覆向火。若下之则哕，胸满、小便不利，舌上如胎者，以丹田有热，胸中有寒。渴欲得水而不能饮，口燥烦也。

但头汗，若小便利，则不发黄。背强恶寒，尚是太阳寒湿，法当汗解。若下之，阳气扰于胸中故满，中伤胃气故哕，下焦虚不能制水，故小便不利也。如舌上有胎，不是心家热，以上焦之湿不除，胸中之寒不解，惟丹田之有热不安于下焦，而上走空窍，故口燥烦而舌上胎耳。不能饮水，可见湿犹在中，又当从五苓去桂枝易肉桂之法矣。

湿家下之，额上汗出，微喘，小便利者死，下利不止者亦死。

湿痹本无死症，皆因妄治而死。火逆则惊痫瘛疭，下之则直视失溲，舌胎而哕，皆死兆也。夫额上汗出而小便不利，是湿不得泄，故发黄。此更微喘，是水气入肺。当不能通调水道，而小便反利者，是膀胱不藏，水泉不止也。若下利不止，是仓廪不藏，门户不要也。失守者死矣。

湿家病，身上疼痛，发热，面黄而喘，头痛、鼻塞而烦，其脉大，自能饮食，腹中和无病，病在头中寒湿，故鼻塞，内药鼻中则愈。

种种皆是表症，鼻塞而不鸣，脉大而不浮，不关风矣，脉不沉细，非湿痹矣。腹初不满，则非瘀热在里，重于头痛，是头中寒湿可知。寒湿从鼻而入，故鼻塞，亦当从鼻而出。内药鼻中，塞因塞用法也。

上论湿症。

太阳中暑者，身热疼重而恶寒，脉微弱，此以夏月伤冷水，水行皮中所致也。

中暑与伤寒迥殊，而亦有因于伤寒者。太阳之气，在天为寒，在地为水。冬月之伤寒，伤于天之寒风；夏月之伤寒，伤于地之寒水也。脉微亡阳，脉弱发热。此身热脉微，本是暑伤于气。而疼重恶寒，实由于寒水沐浴，留在皮肤而然，亦是伤寒所致耳。《金匮》用瓜蒂汤非是，宜五苓散、藿香饮之类。

太阳中暑者，发热恶寒，身重而疼痛，其脉弦细芤迟。小便已，洒洒然毛耸，手足逆冷，小有劳，身即热，口开，前板齿燥。若发汗则恶寒甚，加温针则发热甚，下之则淋。

弦细芤迟，不得连讲。言中暑夹寒之脉，或微弱，或弦细，或芤迟，皆是虚脉。如脉浮而紧者，名曰弦，弦而细则为虚矣。脉弦而大则为芤，芤固为虚，芤而迟，更为寒矣。以此脉而见发热恶寒身重疼痛等症，虽当炎夏而虚寒可知。更当审其小便，小便者，寒水之气化也。寒水留在皮肤，不得下行，故小便已而洒然毛耸，其短涩可知。手足为诸阳之本，小便已而逆冷，其寒水留于四肢可知。夏行冬令，不可谓非伤寒所致耳。仍以中暑名之者，以其人阴气素虚，因小有劳，身即发热，内热更炽，见其开口以出之板齿枯燥，故知其本乎中暑耳。若汗之表阳愈虚，恶寒反甚。火攻则阴津愈虚，发热反甚。下之，水行谷道，小便更短涩而成淋矣。此东垣补中益气，深合仲景心也。

太阳中暑，其人汗出恶寒、身热而渴也。

中暑夹寒，有不因乎浴水，而因乎乘凉者。或因露风，或因旷宇，或因夜气阴寒，先著于肌肤，而暑气内伤于心脉，故恶寒身热、汗出而渴也。清暑益气汤，东垣得之矣。

上论暑症。

三症皆本于伤寒，故恶寒发热身疼，皆与伤寒相似。痉者脉同湿家，中暑则大同小异，三脉迥殊于伤寒。治之者当以脉别症，更当从脉施治耳。

伤寒论注卷三

阳明脉证上

阳明之为病，胃家实也。

阳明为传化之府，当更实更虚。食入胃实而肠虚，食下肠实而胃虚。若但实不虚，斯为阳明之病根矣。胃实不是阳明病，而阳明之为病，悉从胃实上得来。故以胃家实，为阳明一经之总纲也。然致实之由，最宜详审，有实于未病之先者，有实于得病之后者，有风寒外束热不得越而实者，有妄汗吐下，重亡津液而实者，有从本经热盛而实者，有从他经转属而实者。此只举其病根在实，而勿得以胃实即为可下之症。按阳明提纲，与《内经·热论》不同。《热论》重在经络，病为在表。此以里证为主，里不和即是阳明病。他条或有表证，仲景意不在表；或兼经病，仲景意不在经。阳明为阖，凡里证不和者，又以阖病为主。不大便固阖也，不小便亦阖也。不能食，食难用饱，初欲食，反不能食，皆阖也。自汗出，盗汗出，表开而里阖也。反无汗，内外皆阖也。种种阖病，或然或否，故提纲独以胃实为正。胃实不是竟指燥屎坚硬，只对下利言。下利是胃家不实矣。故汗出解后，胃中不和而下利者，便不称阳明病。如胃中虚而不下利者，便属阳明。即初硬后溏者，总不失为胃家实也。所以然者，阳明太阴同处中州而所司各别。胃司纳，故以阳明主实；脾司输，故以太阴主利。同一胃府而分治如此，是二经所由分也。

问曰：阳明病外证云何？答曰：身热，汗自出，不恶寒，反恶热也。

阳明主里，而亦有外证者，有诸中而形诸外，非另有外证也。胃实之外见者，其身则蒸蒸然，里热炽而达于外，与太阳表邪发热者不同。其汗则濈濈然，从内溢而无止息，与太阳风邪为汗者不同。表寒已散，故不恶寒；里热闭结，故反恶热。只因有胃家实之病根，即见身热自汗之外证，不恶寒反恶热之病情。然此但言病机发现，非即可下之证也，宜轻剂以和之。必谵语、潮热、烦躁、胀满诸证兼见，才为可下。

四证是阳明外证之提纲。故胃中虚冷，亦得称阳明病者，因其外证如此也。

阳明病，脉浮而紧者，必潮热，发作有时；但浮者，必盗汗出。

阳明脉证，与太阳脉证不同。太阳脉浮紧者，必身疼痛、无汗、恶寒、发热不休。此则潮热有时，是恶寒将自罢，将发潮热时之脉也。此紧反入里之谓，不可拘紧则为寒之说矣。太阳脉但浮者，必无汗。今盗汗出，是因于内热。且与本经初病但浮无汗而喘者不同，又不可拘浮为在表之法矣。脉浮紧，但浮而不合麻黄证，身热汗出而不是桂枝证。麻桂下咽，阳盛则毙耳。此脉从经异，非脉从病反。要知仲景分经辨脉，勿专据脉谈证。

伤寒三日，阳明脉大。

脉大者，两阳合明，内外皆阳之象也。阳明受病之初，病为在表，脉但浮而未大，与太阳同，故亦有麻黄、桂枝证。至二日恶寒自止，而反恶热。三日来，热势大盛，故脉亦应其象而洪大也。此为胃家实之正脉。若小而不大，便属少阳矣。

《内经》云：阳明之至短而涩。此指秋金司令之时脉。又曰：阳明脉象大浮也。此指两阳合明之病脉。

脉浮而大，心下反硬，有热，属藏者，攻之，不令发汗；属府者，不令溲数，溲数则大便硬。汗多则热愈，汗少则便难，脉迟尚未可攻。

此治阳明之大法也。阳明主津液所生病，津液干则胃家实矣。津液致干之道有二；汗多则伤上焦之液，溺多则伤下焦之液。一有所伤，则大便硬而难出，故禁汗与溲。夫脉之浮而紧、浮而缓、浮而数、浮而迟者，皆不可攻而可汗。此浮而大，反不可汗而可攻者，以为此阳明三日之脉，当知大为病进，不可拘浮为在表也。心下者，胃

口也。心下硬，已见胃实之一班。以表脉不当见里证，故曰反硬耳。有热属藏，是指心肺有热，不是竟指胃实。攻之是攻其热，非攻其实，即与黄芩汤彻其热之义也。不令者，禁止之辞，便见泻心之意。上焦得通，津液自下，胃气因和耳。属府指膀胱，亦不指胃。膀胱热，故溲数。不令处，亦见当滋阴之义矣。属府是陪说，本条重在藏热。汗多句，直接发汗句来。盖汗为心液，汗出是有热属藏之征也。所以不令发汗者何？盖汗出多津液亡，而火就燥，则愈热而大便难。即汗出少，亦未免便硬而难出，故利于急攻耳。仲景治阳明，不患在胃家实，而患在藏有热，故急于攻热而缓以下。其实禁汗与溲，所以存其津，正以和其实耳。然证有虚实，脉有真假，假令脉迟，便非藏实。是浮大皆为虚脉矣。仲景特出此句，正发明心下硬一证有无热属藏者，为妄攻其热者禁也，其慎密如此。

阳明病，心下硬满者，不可攻之。攻之，利遂不止者死，利止者愈。

阳明证具，而心下硬，有可攻之理矣。然硬而尚未满，是热邪散漫胃中，尚未干也。妄攻其热，热去寒起，移寒于脾，实反成虚，故利遂不止也。若利能自止，是其人之胃不虚而脾家实，腐秽去尽而邪不留，故愈。

上条热既属藏，利于急攻，所以存津液也。此条热邪初炽，禁其妄攻，所以保中气也。要知腹满已是太阴一班，阳明太阴相配偶，胃实则太阴转属于阳明，胃虚则阳明转属于太阴矣。此仲景大有分寸处，诊者大宜着眼。

伤寒呕多，虽有阳明证，不可攻之。

呕多是水气在上焦，虽有胃实证，只宜小柴胡以通液，攻之恐有利遂不止之祸。要知阳明病津液未亡者，慎不可攻。盖腹满呕吐，是太阴阳明相关证；胃实胃虚，是阳明太阴分别处。胃家实，虽变证百出，不失为生阳；下利不止，参、附不能挽回，便是死阴矣。

阳明病，自汗出，若发汗，小便自利，此为津液内竭。大便虽硬，不可攻之。当须自欲大便，宜蜜煎导而通之，若土瓜根及与大猪胆汁，皆可为导。

本自汗，更发汗，则上焦之液已外竭；小便自利，则下焦之液又内竭。胃中津液两竭，大便之硬可知。虽硬而小便自利，是内实而非内热矣。盖阳明之实，不患在燥而患在热。此内既无热，只须外润其燥耳。连用三自字，见胃实而无变证者，当任其自然，而不可妄治。更当探苦欲之病情，于欲大便时，因其势而利导之，不欲便者，宜静以俟之矣。此何以故？盖胃家实，固是病根，亦是其人命根，禁攻其实者，先虑其虚耳。

阳明病，本自汗出，医更重发汗，病已差，尚微烦不了了者，此必大便硬故也。以亡津液，胃中干燥，故令大便硬。当问其小便日几行，若本小便日三四行，今日再行，故知大便不久出。今为小便数少，以津液当还入胃中，故知不久必大便也。

治病必求其本。胃者，津液之本也。汗与溲皆本于津液。本自汗出，本小便利，其人胃家之津液本多。仲景提出亡津液句，为世之不惜津液者告也。病差，指身热汗出言。烦即恶热之谓。烦而微，知恶热将自罢，以尚不了，故大便硬耳。数少，即再行之谓。大便硬，小便少，皆因胃亡津液所致，不是阳盛于里也。因胃中干燥，则饮入于胃，不能上输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故小便反少。而游溢之气，尚能输精于脾，津液相成，还归于胃。胃气因和，则大便自出，更无用导法矣。以此见津液素盛者，虽亡津液而津液终自还。正以见胃家实者，每踌躇顾虑，示人以勿妄下与勿妄汗也。历举治法，脉迟不可攻，心下满不可攻，呕多不可攻，小便自利与小便数少不可攻，总见胃家实，不是可攻证。

蜜煎方

蜜七合

上一味，于铜器内煎凝如饴状，搅之，勿令焦着。欲可丸，并手捻作挺，令头锐，大如指，长二寸许。当热时急作，冷则硬。以内谷道中，欲大便时乃去之。

猪胆汁方

大猪胆一枚，泻汁，加醋少许，灌谷道中，如一食顷，当大便出宿食恶物，甚效。

问曰：病有得之一日，不发热而恶寒者，何

也?答曰:虽得之一日,恶寒将自罢,即自汗出而恶热也。

阳明受病,当二三日发。上条是指其已发热言,此追究一日前未发热时也。初受风寒之日,尚在阳明之表,与太阳初受时同,故阳明亦有麻黄、桂枝证。二日来表邪自罢,故不恶寒。寒止热炽,故汗自出而反恶热。两阳合明之象见矣。阳明病多从他经转属,此因本经自受寒邪,胃阳中发,寒邪即退,反从热化故耳。若因亡津液而转属,必在六七日来,不在一二日间。本经受病之初,其恶寒虽与太阳同,而无头项强痛为可辨。即发热汗出,亦同太阳桂枝证。但不恶寒反恶热之病情,是阳明一经之枢纽。本经受邪,有中面、中膺之别。中面则有日疼鼻干,邪气居高,即热反胜寒。寒邪未能一日遽止,此中于膺部,位近于胃,故退寒最捷。

问曰:恶寒何故自罢?答曰:阳明居中土也,万物所归,无所复传,始虽恶寒,二日自止,此为阳明病也。

太阳病八九日,尚有恶寒证。若少阳寒热往来,三阴恶寒转甚,非发汗温中,何能自罢?惟阳明恶寒,未经表散,即能自止,与他经不同,始虽恶寒二句,语意在阳明居中句上。夫知阳明之恶寒易止,便知阳明为病之本矣。胃为戊土,位处中州,表里寒热之邪,无所不归,无所不化,皆从燥化而为实。实则无所复传,此胃家实所以为阳明之病根也。

上论胃实证。

问曰:太阳缘何而得阳明病?答曰:太阳病,若发汗,若下,若利小便,亡津液,胃中干燥,因转属阳明。胃实大便难,此名阳明也。

此明太阳转属阳明之病。因有此亡津液之病机,成此胃家实之病根也。按仲景阳明病机,其原本《经脉篇》主津液所生病句来。故虽有《热论》中身热、鼻干等症,总归重在津液上。如中风之口苦、咽干、鼻干、不得汗、身目黄、小便难,皆津液不足所致。如腹满、小便不利、水谷不别等症,亦津液不化使然。故仲景谆谆以亡津液为治阳明者告也。

阳脉微而汗出少者,为自和也;汗出多者,为太过。阳脉实,因发其汗,出多者亦为太过。太过为阳实于里,亡津液,大便因硬也。

阳明主津液所生病者也。因妄汗而伤津液,致胃家实耳。桂枝证本自汗,自汗多则亡津。麻黄证本无汗,发汗多亦亡津。此虽指太阳转属,然阳明表证亦有之。

本太阳病,初得时发其汗,汗先出不彻,因转属阳明也。

彻,止也,即汗出多之互辞。

伤寒转属阳明者,其人濈然微汗出也。

此亦汗出不止之互辞。概言伤寒,不是专指太阳矣。

伤寒发热无汗,呕不能食,而反汗出濈濈然者,是转属阳明也。

胃实之病机在汗出多,病情在不能食。初因寒邪外束,故无汗;继而胃阳遽发,故反汗多。即呕不能食时,可知其人胃家素实,与干呕不同。而反汗出,则非太阳之中风,是阳明之病实矣。

太阳病,寸缓、关浮、尺弱,其人发热汗出,复恶寒不呕,但心下痞者,此以医下之也。如不下者,病人不恶寒而渴者,此转属阳明也。小便数者大便必硬,不大便十日无所苦也。渴欲饮水者,少少与之。但以法救之,宜五苓散。

此病机在渴,以桂枝脉证而兼渴,其人津液素亏可知。小便数则非消渴矣。以此知大便虽硬,是津液不足,不是胃家有余,即十日不便而无痞满硬痛之苦,不得为承气证。饮水利水,是胃家实而脉弱之正治也。不用猪苓汤用五苓散者,以表热未除故耳。此为太阳阳明之并病。余义见五苓证中。

伤寒脉浮缓,手足自温者,系在太阴。太阴者,身当发黄。若小便自利者,不能发黄。至七八日大便硬者,为阳明病也。

太阴受病转属阳明者,以阳明为燥土,故非经络表里相关所致,总因亡津液而致也。此病机在小便,小便不利,是津液不行,故湿土自病,病在肌肉;小便自利,是津液越出,故燥土受病,病在胃也。

客曰:病在太阴,同是小便自利,至七八日暴烦下利者,仍为太阴病,大便硬者,转为阳明

病。其始则同，其终则异，何也？曰：阴阳异位，阳道实，阴道虚。故脾家实，则腐秽自去，而从太阴之开；胃家实，则地道不通，而成阳明之阖。此其别也。

上论他经转属证。

问曰：脉有阳结、阴结，何以别之？答曰：其脉浮而数，能食，不大便者，此为实，名曰阳结也。期十七日当剧。其脉沉而迟，不能食，身体重，大便反硬，名曰阴结也。期十四日当剧。

脉以浮为阳，为在表；数为热，为在府；沉为阴，为在里；迟为寒，为在藏。证以能食者为阳，为内热；不能食者为阴，为中寒。身轻者为阳，重者为阴。不大便者为阳，自下利者为阴。此阳道实、阴道虚之定局也。然阳证亦有自下利者，故阴证亦有大便硬者。实中有虚，虚中有实，又阴阳更盛更虚之义。故胃实因于阳邪者，为阳结；有因于阴邪者，名阴结耳。然阳结能食而不大便，阴结不能食而能大便，何以故？人身腰以上为阳，腰以下为阴。阳结则阴病，故不大便；阴结则阳病，故不能食。此阳胜阴病，阴胜阳病之义也。凡三候为半月，半月为一节。凡病之不及、太过，斯皆见矣。能食不大便者，是但纳不输，为太过。十七日剧者，阳主进，又合乎阳数之奇也。不能食而硬便仍去者，是但输不纳，为不足。十四日剧者，阴主退，亦合乎阴数之偶也。脉法曰：计其余命生死之期，期以月节克之。《内经》曰：能食者过期，不能食者不及期[①]。此之谓也。

此条本为阴结发论。阳结即是胃实，为阴结作伴耳。阴结无表证，当属之少阴，不可以身重不能食为阳明应有之证，沉迟为阳明当见之脉。大便硬为胃家实，而不敢用温补之剂也。且阴结与固瘕、谷疸有别。彼溏而不便，是虚中有实；此硬而有便，是实中有虚。急须用参、附以回阳，勿淹留期至而不救。

上论阴阳结证。

阳明病，脉迟，汗出多，微恶寒者，表未解也，可发汗，宜桂枝汤。

阳明病，脉浮，无汗而喘者，发汗则愈，宜麻黄汤。

此阳明之表证、表脉也。二证全同太阳，而属之阳明者，不头项强痛故也。要知二方专为表邪而设，不为太阳而设。见麻黄证，即用麻黄汤，见桂枝证，即用桂枝汤，不必问其为太阳阳明也。若恶寒一罢，则二方所必禁矣。

阳明病，脉浮而紧者，必潮热，发作有时；但浮者，必盗汗出。

上条脉证与太阳相同，此条脉证与太阳相殊。此阳明半表半里之脉证，麻桂下咽，阳盛则毙耳。故善诊者，必据证辨脉，勿据脉谈证。

全注解见本篇之前。

脉浮而迟，面热赤而战惕者，六七日当汗出而解。迟为无阳，不能作汗，其身必痒也。

此阳明之虚证、虚脉也。邪中于面，而阳明之阳上奉之，故面热面色赤。阳并于上，而不足于外卫，寒邪切肤，故战惕耳。此脉此证，欲其恶寒自止于二日间，不可得矣。必六七日胃阳来复，始得汗出溱溱而解。所以然者，汗为阳气，迟为阴脉，无阳不能作汗，更可以身痒验之，此又当助阳发汗者也。

阳明病，法多汗，反无汗，其身如虫行皮肤中，此久虚故也。

阳明气血俱多，故多汗；其人久虚，故反无汗。此又当益津液、和营卫，使阴阳自和而汗出也。

阳明病，反无汗而小便利，二三日呕而咳，手足厥者，必苦头痛。若不咳不呕，手足不厥者，头不痛。

小便利，则里无瘀热可知。二三日无身热汗出恶热之表，而即见呕咳之里，似乎热发乎阴。更手足厥冷，又似病在三阴矣。苦头痛，又似太阳之经证。然头痛必因咳呕厥逆，则头痛不属太阳。咳呕厥逆则必苦头痛，是厥逆不属三阴。断乎为阳明半表半里之虚证也。此胃阳不敷布于四肢故厥，不上升于额颅故痛。缘邪中于膺，结在胸中，致呕咳而伤阳也。当用瓜蒂散吐之，呕咳止，厥痛自除矣。

两者字作时字看，更醒。

阳明病，但头眩，不恶寒，故能食而咳，其人

① 《内经》曰……不及期：检今本《灵》、《素》无此文。

必咽痛。若不咳者，咽不痛。

不恶寒，头不痛但眩，是阳明之表已罢。能食而不呕不厥但咳，乃是咳为病本也。咽痛因于咳，头眩亦因于咳。此邪结胸中而胃家未实也，当从小柴胡加减法。

阳明病，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咽者，此必衄。

脉浮发热，口干鼻燥，能食者则衄。

此邪中于面，而病在经络矣。液之与血，异名而同类。津液竭，血脉因之而亦伤。故阳明主津液所生病，亦主血所生病。阳明经起于鼻，系于口齿。阳明病则津液不足，故口鼻干燥。阳盛则阳络伤，故血上溢而为衄也。口鼻之津液枯涸，故欲漱水不欲咽者，热在口鼻，未入乎内也。能食者胃气强也。以脉浮发热之证，而见口干鼻燥之病机，如病在阳明，更审其能食、不欲咽水之病情，知热不在气分而在血分矣。此问而知之也。

按：太阳阳明皆多血之经，故皆有血症。太阳脉当上行，营气逆不循其道，反循巅而下至目内眦，假道于阳明，自鼻颊而出鼻孔，故先目瞑头痛。阳明脉当下行，营气逆而不下，反循齿环唇，而上循鼻外，至鼻颊而入鼻，故先口燥鼻干。异源而同流者，以阳明经脉起于鼻之交颊中，旁纳太阳之脉故也。

二条但言病机，不及脉法主治，宜桃仁承气、犀角地黄辈。

上论阳明在表脉证。

伤寒四五日，脉沉而喘满，沉为在里，而反发其汗，津液越出，大便为难，表虚里实，久则谵语。

喘而胸满者，为麻黄证。然必脉浮者，病在表，可发汗。今脉沉为在里，则喘满属于里矣。反攻其表则表虚，故津液大泄。喘而满者，满而实矣，因转属阳明，此谵语所由来也。宜少与调胃。汗出为表虚，然是谵语，归重只在里实。

发汗多，若重发汗者，亡其阳。谵语脉短者死，脉自和者不死。

上条论谵语之由，此条论谵语之脉。亡阳即津液越出之互辞。心之液为阳之汗，脉者血之府也。心主血脉，汗多则津液脱，营血虚。故脉短是营卫不行，藏府不通，则死矣。此谵语而脉自和者，虽津液妄泄，而不甚脱，一惟胃实，而营卫通调，是脉有胃气，故不死。此下历言谵语不因于胃者。

谵语，直视喘满者死，下利者亦死。

上条言死脉，此条言死证。盖谵语本胃实，而不是死证。若谵语而一见虚脉虚证，则是死证，而非胃家实矣。藏府之精气，皆上注于目。目不转睛，不识人，藏府之气绝矣。喘满见于未汗之前，为里实；见于谵语之时，是肺气已败。呼吸不利，故喘而不休。脾家大虚，不能为胃行其津液，故满而不运。若下利不止，是仓廪不藏，门户不要也。与大便难而谵语者，天渊矣。

夫实则谵语，虚则郑声。郑声，重语也。

同一谵语，而有虚实之分。邪气盛则实，言虽妄诞，与发狂不同，有庄严状，名曰谵语。正气夺则虚，必目见鬼神，故郑重其语，有求生求救之状，名曰郑声。此即从谵语中分出，以明谵语有不因胃实而发者。更释以重语二字，见郑重之谓，而非郑重之音也。若造字出于喉中与语多重复叮咛不休等义，谁不知其虚，仲景乌庸辨？

阳明病下血、谵语者，此为热入血室。但头汗出者，刺期门，随其实而泻之，濈然汗出则愈。

血室者，肝也。肝为藏血之脏，故称血室。女以血用事，故下血之病最多。若男子非损伤则无下血之病。惟阳明主血所生病，其经多血多气，行身之前，邻于冲任。阳明热盛，侵及血室，血室不藏，溢出前阴，故男女俱有是证。血病则魂无所归，心神无主，谵语必发。要知此非胃实，因热入血室而肝实也。肝热心亦热，热伤心气，既不能主血，亦不能作汗。但头有汗，而不能遍身，此非汗吐下法可愈矣。必刺肝之募，引血上归经络，推陈致新，使热有所泄，则肝得所藏、心得所主、魂有所归、神有所依，自然汗出周身，血不妄行，谵语自止矣。按：畜血便脓血，总是热入血室，入于肠胃，从肛门而下者，谓之便血脓血。盖女子经血出自子户，与溺道不同门。男子精、血、溺三物，内异道而外同门，精道由肾，血道由肝，水道由膀胱。其源各别，而皆出自前阴。

期门，肝之募也，又足太阴厥阴、阴维之会。太阴阳明为表里，厥阴少阳为表里。阳病治阴，故阳明少阳血病，皆得刺之。

妇人中风，发热恶寒，经水适来。得之七八日，热除而脉迟身凉，胸胁下满，如结胸状，谵语者，此为热入血室也。当刺期门，随其实而泻之。

人之十二经脉，应地之十二水，故称血为经水，女子属阴而多血。脉者血之府也。脉以应月，故女子一月经水溢出，应时而下，故人称之为月事也。此言妇人适于经水来时，中于风邪，发热恶寒。此时未虑及月事矣，病从外来，先解其外可知。至七八日热除身凉脉迟为愈，乃反见胸胁苦满而非结胸，反发谵语而非胃实，何也？脉迟故也。迟为在藏，必其经水适来时，风寒外来，内热乘肝，月事未尽之余，其血必结。当刺其募以泻其结热，满自消而谵语自止，此通因塞用法也。

妇人伤寒发热，经水适来，昼则明了，暮则谵语，如有所见，此为热入血室。无犯胃气，及上下焦，必自愈。

前言中风，此言伤寒者，见妇人伤寒中风，皆有热入血室证也。然此三条，皆因谵语而发，不重在热入血室，更不重在伤寒中风。要知谵语多有不因于胃者，不可以谵语为胃实而犯其胃气也。发热不恶寒，是阳明病。申酉谵语，疑为胃实。若是经水适来，固知热入血室矣。此经水未断，与上条血结不同。是肝虚魂不安而妄见，本无实可泻，固不得妄下以伤胃气，亦不得刺之令汗，以伤上焦之阳，刺之出血，以伤下焦之阴也。俟其经尽，则谵语自除，而身热自退矣。当以不治治之。

热入血室，寒热如疟而不谵语者，入柴胡证。

上论阳明谵语脉证。

阳明脉证下

阳明中风，口苦咽干，腹满微喘，发热恶寒，脉浮而紧，若下之，则腹满小便难也。

本条无目疼鼻干之经病，又无尺寸俱长之表脉。微喘恶寒，脉浮而紧，与太阳麻黄证同。口苦咽干，又似太阳少阳合病。更兼腹满，又似太阳太阴两感。他经形证互呈，本经形证未显，何以名为阳明中风耶？以无头项强痛，则不属太阳；不耳聋目赤，则不属少阳；不腹痛自利，则不关太阴。是知口为胃窍，咽为胃门，腹为胃室，喘为胃病矣。今虽恶寒，二日必止，脉之浮紧，亦潮热有时之候也。此为阳明初病在里之表，津液素亏，故有是证。若以腹满为胃实而下之，津液既竭，腹更满而小便难，必大便反易矣。此中风转中寒，胃实转胃虚，初能食而致反不能食之机也。伤寒中风，但见有柴胡一证便是，则口苦咽干，当从少阳证治。脉浮而紧者，当曰弦矣。

阳明中风，脉弦浮大而短气，腹部满，胁下及心痛，久按之气不通，鼻干，不得汗，嗜卧，一身及面目悉黄，小便难，有潮热，时时哕，耳前后肿。刺之小差，外不解。病过十日，脉弦浮者，与小柴胡汤；脉但浮，无余证者，与麻黄汤。若不尿，腹满加哕者，不治。

本条不言发热，看中风二字，便藏表热在内。外不解，即指表热而言。即暗伏内已解句。病过十日，是内已解之互文也，当在外不解句上。无余证句，接外不解句来。刺之，是刺足阳明，随其实而泻之。少差句，言内证俱减，但外证未解耳，非刺耳前后，其肿少差之谓也。脉弦浮者，向之浮大减小而弦尚存。是阳明之脉证已罢，惟少阳之表邪尚存，故可用小柴胡以解外。若脉但浮而不弦大，则非阳明少阳脉。无余证，则上文诸证悉罢，是无阳明少阳证。惟太阳之表邪未散，故可与麻黄汤以解外。所以然者，以阳明居中，其风非是太阳转属，即是少阳转属，两阳相熏灼，故病过十日而表热不退也。无余证可凭，只表热不解，法当凭脉。故弦浮者，可知少阳转属之遗风；但浮者，是太阳转属之余风也。若不尿腹满加哕，是接耳前后肿来。此是内不解，故小便难者竟至不尿，腹部满者竟不减，时时哕者更加哕矣。非刺后所致，亦非用柴胡麻黄后变证也。太阳主表，故中风多表证；阳明主里，故中风多里证。弦为少阳脉，耳前后胁下为少阳部。阳明中风，而脉证兼少阳者，以胆为风府故也。

若不兼太阳少阳脉证，只是阳明病，而不名中风矣。参看口苦咽干，知阳明中风从少阳转属者居多。

本条多中风而不言恶风，亦不言恶热。要知始虽恶寒，二日自止，风邪未解，故不恶热。是阳明中风与太、少不同，而阳明过经留连不解之风，亦与本经初中迥别也。

上论阳明中风证。

阳明病，若能食名中风，不能食名中寒。

太阳主表，病情当以表辨。阳明主里，证虽在表，病情仍以里辨。此不特以能食不能食别风寒，更以能食不能食审胃家虚实也。要知风寒本一体，随人胃气而别。此条本为阳明初受表邪，先辨胃家虚实，为诊家提纲。使其着眼处，不是为阳明分中风伤寒之法也。

阳明病，若中寒不能食，小便不利，手足濈然汗出，此欲作瘈瘲，必大便初硬后溏。所以然者，以胃中冷，水谷不别故也。

胃实则中热，故能消谷；胃虚则中寒，故不能食。阳明以胃实为病根，更当以胃寒为深虑耳。凡身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称阳明病。今但手足汗出，则津液之泄于外者尚少，小便不利，则津液不泄于下。阳明所虑在亡津液，此更虑其不能化液矣。

瘈瘲，即初硬后溏之谓。肛门虽固结，而肠中不全干也。溏即水谷不别之象，以瘈瘲作解者谬矣。按：大肠小肠，俱属于胃。欲知胃之虚实，必于二便验之。小便利，屎定硬；小便不利，必大便初硬后溏。今人但知大便硬、大便难、不大便者为阳明病。亦知小便难、小便不利、小便数少或不尿者，皆阳明病乎？

阳明病，不能食，攻其热必哕。所以然者，胃中虚冷故也。以其人本虚，故攻其热必哕。

初受病便不能食，知其人本为胃虚，与中有燥屎而反不能食者有别也。哕为胃病，病深者其声哕矣。

若胃中虚冷不能食者，饮水则哕。

要知阳明病不能食者，虽身热恶热，而不可攻其热。不能食，便是胃中虚冷。用寒以彻表热，便是攻，非指用承气也。伤寒治阳明之法利在攻，仲景治阳明之心全在未可攻，故谆谆以胃家虚实相告耳。

阳明病，脉迟，腹满，食难用饱，饱则微烦，头眩，必小便难，此欲作谷疸。虽下之，腹满如故，所以然者，脉迟故也。

阳明脉浮而弦大，为中风。若脉迟，为中寒、为无阳矣。食难用饱，因于腹满，腹满因于小便难，烦眩又因于食饱耳。食入于胃，浊气归心，故烦。阳虚不能化液，则清中清者不上升，故食谷则头眩；浊中清者不下输，故腹满而小便难。胃脘之阳，不达于寸口，故脉迟也。《金匮》曰：谷气不消，胃中苦满，浊气下流，小便不通，身体尽黄，名曰谷疸。当用五苓散调胃利水，而反用茵陈汤下之，腹满不减，而除中发哕所由来矣。所以然者，盖迟为在藏，脾家实则腐秽自去。食难用饱者，脾不磨也。下之则脾家愈虚，不化不出，故腹满如故。

伤寒脉迟，六七日而反与黄芩汤彻其热。脉迟为寒，今与黄芩汤，复除其热，腹中应冷，当不能食。今反能食，此名除中，必死。

凡首揭阳明病者，必身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也。此言伤寒则恶寒可知，言彻其热则发热可知。脉迟为无阳，不能作汗，必服桂枝汤，啜稀热粥，令汗生于谷耳。黄芩汤本为协热下利而设，不为脉迟表热而设。今不知脉迟为里寒，但知清表之余热。热去寒起，则不能食者为中寒，反能食者为除中矣。除中者，胃阳不支，假谷气以自救，凡人将死而反强食者是也。

阳明病，初欲食，小便反不利，大便自调。其人骨节疼，翕然如有热状，奄然狂发，濈然汗出而解者，此水不胜谷，气与汗出并，脉紧则愈。

初欲食，则胃不虚冷。小便不利，是水气不宣矣。大便反调，胃不实可知。骨节疼者，湿流关节也。翕翕如有热而不甚热者，燥化不行，而湿在皮肤也。其人胃本不虚，因水气怫郁，郁极而发，故忽狂。汗生于谷，濈然汗出者，水气与谷气并出而为汗也。脉紧者，对迟而言，非紧则为寒之谓。

若脉迟，至六七日不欲食，此为晚发，水停故也，为未解；食自可者，为欲解。

初能食，至六七日阳气来复之时，反不欲食，是胃中寒冷，因水停而然，名曰晚发，因痼痕、谷疸等为未除也。食自可，则胃阳已复，故欲解。

伤寒，大吐大下之，极虚，复极汗者，以其人外气怫郁。复与之水，以发其汗，因得哕。所以然者，胃中虚冷故也。

阳明居中，或亡其津而为实，或亡其津而为虚，皆得转为阳明。其传为实者可下，其传为虚者当温矣。

上论阳明中寒症。

阳明病欲解时，从申至戌上。

申酉为阳明主时，即日晡也。凡称欲解者，俱指表而言，如太阳头痛自止，恶寒自罢，阳明则身不热不恶热也。

上论阳明病解时。

栀子豉汤证

阳明病，脉浮而紧，咽燥口苦，腹满而喘，发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身重。若发汗则躁，心愦愦而谵语。若加烧针，心怵惕，烦躁不得眠。若下之，则胃中空虚，客气动膈，心中懊侬。舌上胎者，栀子豉汤主之。

脉证与阳明中风同。彼以恶寒，故名中风；此反恶热，故名阳明病。阳明主肌肉，热甚无津液以和之，则肉不和，故身重，此阳明半表里证也。邪已入腹，不在营卫之间。脉虽浮，不可为在表而发汗；脉虽紧，不可以身重而加温针；胃家初实，尚未燥硬，不可以喘满恶热而攻下。若妄汗之，则肾液虚，故躁；心液亡，故昏昧而愦愦；胃无津液，故大便燥硬而谵语也。若谬加温针，是以火济火，故心恐惧而怵惕；土水皆因火侮，故烦躁而不得眠也。阳明中风，病在气分，不可妄下。此既见胃实之证，下之亦不为过。但胃中以下而空虚，喘满、汗出、恶热、身重等证或罢，而邪之客上焦者，必不因下除，故动于膈而心中懊侬不安也。病在阳明，以妄汗为重、妄下为轻。舌上胎句，顶上四段来。不恶、反恶，皆由心主，愦愦、怵惕、懊侬之象，皆心病所致，故当以舌验之。舌为心之外候，心热之微甚，与胎之厚薄、色之浅深，为可征也。栀子豉汤主之，是总结上四段症。要知本汤是胃家初受双解表里之方，不只为误下后立法。盖阳明初病，不全在表，不全在里，诸证皆在里之半表间，汗下温针，皆在所禁。将何以治之，惟有吐之一法，为阳明表邪之出路耳。然病在胸中，宜瓜蒂散。此已在腹中，则瓜蒂散不中与也，栀子豉汤主之。外而自汗恶热身重可除，内而喘满咽干口苦自解矣。

阳明之有栀豉汤，犹太阳之有桂枝汤，既可以驱邪，亦可以救误，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耳。

若渴欲饮水，口干舌燥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上文是阳邪自表入里，此条则自浅入深之证也。咽燥、口苦、恶热，热虽在里，尚未犯心；愦愦、怵惕、懊侬，虽入心尚不及胃；燥渴欲饮，是热已入胃，尚未燥硬。用白虎加人参汤，泻胃火而扶元气，全不涉汗吐下三法矣。

若脉浮发热，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汤主之。

上条根[①]首条诸证，此条又根上文饮水来。连用五若字，见仲景说法御病之详。栀豉汤所不及者，白虎汤继之，白虎汤不及者，猪苓汤继之，此阳明起手之三法。所以然者，总为胃家惜津液，既不肯令胃燥，亦不肯令水渍入胃耳。

余义见猪苓汤证。

发汗吐下后，虚烦不得眠。若剧者，必反覆颠倒，心中懊侬，栀子豉汤主之。若少气者，栀子甘草豉汤主之。若呕者，栀子生姜豉汤主之。

虚烦是阳明之坏病，便从栀子汤随证治之，犹太阳坏病，多用桂枝汤加减也。以吐易温针，以懊侬概愦愦、怵惕，可互文见意。栀豉汤本为治烦躁设，又可以治虚烦，以此知阳明之虚与太阳之虚不同，阳明之烦与太阳之烦有别矣。首句虽兼汗吐下，而大意单指下后言，以阳明病多误在早下故也。反覆颠倒四字，切肖不得眠之状，为虚烦二字传神。此火性摇动，心无依著故也。

---

① 根：名词用如动词，表示“根源于”。

心居胃上，即阳明之表。凡心病皆阳明表邪，故制栀豉汤因而越之。盖太阳之表，当汗而不当吐；阳明之表，当吐而不当汗；太阳之里，当利小便而不当下；阳明之里，当下而不当利小便。今人但知汗为解表，不知吐亦为解表，故于仲景大法中，但知汗下而遗其吐法耳。若少气若呕，又从虚烦中分出。烦必伤气，加甘草以益气；虚热相抟，必欲呕，加生姜以散邪。

发汗，若下之，而发烦热，胸中窒者，栀子豉汤主之。

窒者，痞塞之谓。烦为虚烦，则热亦虚热，窒亦虚窒矣。此热伤君主，心气不足而然。栀豉治之，是"益心之阳，寒亦通行"之谓欤？误下后，痞不在心下而在胸中，故仍用栀豉，与太阳下后外不解者仍用桂枝同法。盖病不变，则方不可易耳。

下后更烦，按之心下濡者，为虚烦也，宜栀子豉汤。

更烦是既解而复烦也。心下软，对胸中窒而言，与心下反硬者悬殊矣。要知阳明虚烦，对胃家实热而言，是空虚之虚，不是虚弱之虚。

阳明病，下之，其外有热，手足温，不结胸，心中懊侬，饥不能食，但头汗出者，栀子豉汤主之。

外有热，是身热未除。手足温，尚未濈然汗出，此犹未下前证，见不当早下也。不结胸，是心下无水气，知是阳明之燥化。心中懊侬，是上焦之热不除。饥不能食，是邪热不杀谷。但头汗出而不发黄者，心火上炎，而皮肤无水气也。此指下后变证。夫病属阳明，本有可下之理，然外证未除，下之太早，胃虽不伤，而上焦火郁不达，仍与栀子豉汤吐之，心清而内外自和矣。

伤寒五六日，大下后，身热不去，心中结痛者，未欲解也，栀子豉汤主之。

病发于阳而反下之，外热未除，心中结痛，虽轻于结胸，而甚于懊侬矣。结胸是水结胸胁，用陷胸汤，水郁则折之也。此乃热结心中，用栀豉汤，火郁则发之也。

栀子豉汤

栀子十四枚 香豉四合，绵裹

上二味，以水四升，先煮栀子，得二升半，内豉，煮取升半，去滓，分为二服，温进一服，得吐，止后服。

栀子甘草豉汤

本方加甘草二两。余同前法。

栀子生姜豉汤

本方加生姜五两。余同前法。

此阳明半表半里涌泄之剂也。少阳之半表是寒，半里是热。而阳明之热，自内达外，有热无寒。其外证身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身重，或目疼鼻干不得卧。其内证咽燥口苦，舌胎、烦躁，渴欲饮水，心中懊侬，腹满而喘。此热半在表半在里也。脉虽浮紧，不得为太阳病，非汗剂所宜。又病在胸腹，而未入胃府，则不当下。法当涌吐以发散其邪。栀子苦能泄热，寒能胜热，其形象心；又赤色通心，故除心烦、愦愦、懊侬、结痛等症。豆形象肾，制而为豉，轻浮上行，能使心腹之邪上出于口，一吐而心腹得舒、表里之烦热悉除矣。所以然者，二阳之病发心脾，已上诸证，是心脾热，而不是胃家热，即本论所云"有热属藏者，攻之，不令发汗"之谓也。若夫热伤气者，少气加甘草以益气。虚热相搏者多呕，加生姜以散邪。栀豉汤以栀配豉，瓜蒂散以赤豆配豉，皆心肾交合之义。

伤寒，医以丸药大下之，身热不去，微烦者，栀子干姜汤主之。

攻里不远寒，用丸药大下之，寒气留中可知。心微烦而不懊侬，则非吐剂所宜也。用栀子以解烦，倍干姜以逐内寒而散表热。寒因热用，热因寒用，二味成方，而三法备矣。

伤寒下后，心烦腹满，起卧不安者，栀子厚朴汤主之。

心烦则难卧，腹满则难起。起卧不安，是心移热于胃，与反覆颠倒之虚烦不同。栀子以治烦，枳、朴以泄满，此两解心腹之妙剂也。热已入胃则不当吐，便未燥硬则不可下，此为小承气之先着。

栀子干姜汤

栀子十四枚 干姜二两

上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二

服，温进一服。

栀子厚朴汤

栀子十四枚 厚朴四两 枳实[1] 余同前法。

夫栀子之性，能屈曲下行，不是上涌之剂。惟豉之腐气，上熏心肺，能令人吐耳。观瓜蒂散必用豉汁和剂服，是吐在豉而不在栀也。此栀子干姜汤去豉用姜，是取其横散；栀子厚朴汤以枳、朴易豉，是取其下泄，皆不欲上越之义。旧本两方后概云得吐止后服，岂不谬哉？观栀子柏皮汤与茵陈汤中俱有栀子，俱不言吐，又病人旧微溏者不可与，则栀子之性自明。

伤寒身热发黄者，栀子柏皮汤主之。

身热汗出为阳明病。若寒邪太重，阳气怫郁在表，亦有汗不得出、热不得越而发黄者矣。黄为土色，胃火内炽，津液枯涸，故黄见于肌肉之间。与太阳误下、寒水留在皮肤者迥别，非汗吐下三法所宜也，必须苦甘之剂以调之。栀、柏、甘草，皆色黄而质润。栀子以治内烦，柏皮以治外热，甘草以和中气。形色之病，仍假形色以通之也。

栀子柏皮汤

栀子十五枚 甘草二两 黄柏[2]

上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半，去滓，分温再服。

阳明病无汗，小便不利，心中懊侬者，身必发黄。

阳明病法多汗，反无汗，则热不得越；小便不利，则热不得降；心液不支，故虽未经汗下，而心中懊侬也。无汗、小便不利，是发黄之原，心中懊侬，是发黄之兆。然口不渴，腹不满，非茵陈汤所宜，与栀子柏皮汤，黄自解矣。

阳明病被火，额上微汗出，而小便不利者，必发黄。

阳明无表证，不当发汗，况以火劫乎？额为心部，额上微汗，心液竭矣。心虚肾亦虚，故小便不利而发黄。非栀子柏皮汤，何以挽津液于涸竭之余耶？

阳明病，面合赤色，不可下之，必发热色黄，小便不利也。

面色正赤者，阳气怫郁在表，当以汗解。而反下之，热不得越，故复发热，而赤转为黄也。上条因于火逆，此条因于妄下。前条小便不利而发黄，此条先黄而小便不利。总因津液枯涸，不能通调水道而然。须栀子、柏皮，滋化源而致津液，非渗泄之剂所宜矣。

黄未发宜栀子豉汤，已黄宜栀子柏皮汤。

仲景治太阳发黄有二法：但头汗出，小便不利者，麻黄连翘汤汗之；少腹硬，小便自利者，抵当汤下之。治阳明发黄二法：但头汗、小便不利、腹满者，茵陈、大黄以下之；身热、发黄与误治而致者，栀子、柏皮以清之，总不用渗泄之剂。要知仲景治阳明，重在存津液，不欲利小便，惟恐胃中燥耳，所谓治病必求其本。

凡用栀子汤，病人旧微溏者，不可与服之。

向来胃气不实，即栀子亦禁用。用承气者，可不慎之欤？

瓜蒂散证

病如桂枝证，头不痛，项不强，寸脉微浮，胸中痞硬，气上冲咽喉，不得息者，此为胸有寒也，当吐之，宜瓜蒂散。

病如桂枝，是见发热、汗出、恶风、鼻鸣、干呕等证。头不痛，项不强，则非太阳中风。未经汗下而胸中痞硬，其气上冲，便非桂枝证矣。病机在胸中痞硬，便当究痞硬之病，因思胸中痞硬之治法矣。胸中者阳明表也。邪中于面，则入阳明，中于膺，亦入阳明。则鼻鸣、发热，汗出、恶风者，是邪中于面，在表之表也。胸中痞硬，气上冲不得息者，邪中膺，在里之表也。寒邪结而不散，胃阳抑而不升，故成此痞象耳。胃者土也，土生万物，不吐者死，必用酸苦涌泄之味，因而越之，胃阳得升，胸寒自散。里之表和，表之表亦解矣。此瓜蒂散为阳明之表剂。

病人手足厥冷，脉乍紧者，邪结在胸中；心下满而烦，饥不能食者，病在胸中。当吐之，宜瓜

---

① 枳实：此下《伤寒论·太阳病篇》有“水浸，炙令黄，四枚”七字。

② 黄柏：此下《伤寒论·阳明病篇》有“二两”二字。

蒂散。

手足为诸阳之本，厥冷则胃阳不达于四肢。紧则为寒，乍紧者，不厥时不紧，言紧与厥相应也。此寒结胸中之脉证。心下者，胃口也。满者胃气逆，烦者胃火盛。火能消物，故饥；寒结胸中，故不能食。此阴并于上，阳并于下，故寒伤形，热伤气也。非汗下温补之法所能治，必瓜蒂散吐之。此塞因通用法，又寒因寒用法。

上条是阳明中风脉证，此条是阳明伤寒脉证。上条是阳明小结胸，此条是阳明大结胸。太阳结胸因热入，硬满而痛为有形，故制大陷胸下之。阳明结胸因寒塞，硬满不痛为无形，故制瓜蒂散吐之。

少阴证，饮食入口则吐。心中温温欲吐，复不能吐。始得之，手足寒，脉弦迟者，此胸中实，不可下也，当吐之。若膈上有寒饮，干呕者，不可吐也，当温之，宜四逆汤。

欲吐而不吐者，少阴虚证。此饮食入口即吐，非胃寒矣。心下温即欲吐，温止则不欲吐矣。复不能吐者，寒气在胸中，似有形而实无形，非若饮食有形而可直拒之也。此病升而不降，宜从"高者抑之"之法，下之则愈矣。而不敢者，以始得病时手足寒，脉弦迟，疑其为寒。今以心下温证之，此为热实，然实不在胃而在胸中，则不可下也。当因其势而利导之，不出高者越之之法。然病在少阴，呕吐多属于虚寒，最宜细究。若膈上有寒饮，与心下温者不同；而反干呕者，与饮食即吐者不同矣。瓜蒂散不中与也。气上冲、满而烦、心下温，皆是瓜蒂散着眼处。

手足寒，脉弦迟，有心温、膈寒二证，须着眼。

瓜蒂散

赤小豆　瓜蒂熬黄，各一分

二味，各别捣筛为散，合治之。取一钱匕，以香豉一合，用热汤七合，煮作稀糜，去滓，取汁和散，温顿服。不吐，少少加，得快吐乃止，诸亡血虚家，不可与之。

瓜为甘果，而熟于长夏，清胃热者也。其蒂，瓜之生气所系也。色青味苦，象东方甲木之化，得春升生发之机。故能提胃中之气，除胸中实邪，为吐剂中第一品药。故必用谷气以和之。赤小豆甘酸下行而止吐，取为反佐，制其太过也。香豉本性沉重，糜熟而使轻浮，苦甘相济，引阳气以上升，驱阴邪而外出，作为稀糜，调二散，虽快吐而不伤神。仲景制方之精义，赤豆为心谷而主降，香豉为肾谷而反升，既济之理也。

太阳病，当恶寒发热。今自汗出，不恶寒发热，关上脉细数者，以医吐之过也，此为小逆。一二日吐之者，腹中饥，口不能食。三四日吐之者，不喜糜粥，欲食冷食，朝食暮吐，以医吐之所致也。

言太阳病，头项强痛可知。今自汗出而不恶寒发热，疑非桂枝证。以脉辨之，关上者，阳明脉位也，细数而不洪大。虽自汗而不恶热，则不是与阳明并病。不口干烦满而自汗出，是不与少阴两感。原其故，乃庸医妄吐之所致也。吐后恶寒发热之表虽除，而头项强痛仍在，则自汗为表虚，脉细数为里热也。此其人胃气未伤，犹未至不能食，尚为小逆。其误吐而伤及胃气者，更当计日以辨之。若一二日间，热正在表，当汗解而反吐之，寒邪乘虚入胃，故饥不能食。三四日间，热发于里，当清解而反吐之，胃阳已亡，故不喜谷食，而反喜瓜果，是除中也。邪热不化物，故朝食暮吐，生意尽矣，此为大逆。

按：三阳皆受气于胸中。在阳明以胸为表，吐之阳气得宣，故吐中便寓发散之意。太阳以胸为里，故有干呕、呕逆之证，而不可吐，吐之则伤胃而为逆。少阳得胸中之表，故亦有喜呕证，吐之则悸而惊矣。

太阳病吐之，但太阳病当恶寒，今反不恶寒，不欲近衣，此为吐之内烦也。

上条因吐而亡胃脘之阳，此因吐而伤膻中之阴。前条见其人之胃虚，此条见其人之阳盛。前条寒入太阴而伤脾精，此条热入阳明而成胃实。皆太阳妄吐之变证，是瓜蒂散所禁，不特亡血虚家也。

白虎汤证

伤寒脉浮，发热无汗，其表不解者，不可与

白虎汤。渴欲饮水，无表证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白虎汤治结热在里之剂，先示所禁，后明所用，见白虎为重，则不可轻用也。脉浮、发热、无汗，麻黄证尚在，即是表不解；更兼渴欲饮水，又是热入里。此谓有表里证，当用五苓，多服暖水发汗矣。若外热已解，是无表证。但渴欲饮水，是邪热内攻。热邪与元气不两立，急当救里，故用白虎加人参以主之。若表不解而妄用之，热退寒起，亡可立待矣。

服桂枝汤，大汗出后，大烦渴不解，脉洪大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前条详证，此条详脉。

全注见桂枝篇。

伤寒无大热，口燥渴，心烦，背微恶寒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伤寒六七日，无大热，其人躁烦，为阳去入阴。此虽不躁而口渴心烦，阳邪入里明矣。无大热，指表言，见微热犹在；背微恶寒，见恶寒将罢。此虽有表里证，而表邪已轻，里热已甚，急与白虎加人参汤，里和而表自解矣。

伤寒若吐若下后，七八日不解，热结在里，表里俱热，时时恶风，大渴，舌上干燥而烦，欲饮水数升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伤寒七八日尚不解者，当汗不汗，反行吐下，是治之逆也。吐则津液亡于上，下则津液亡于下。表虽不解，热已入于里矣。太阳主表，阳明主里，表里俱热，是两阳并病也。恶风为太阳表证未罢，然时时恶风，则有时不恶，表将解矣，与背微恶寒同。烦躁、舌干、大渴为阳明证，欲饮水数升，里热结而不散，急当救里以滋津液。里和表亦解，故不须两解之法。

阳明病，若渴欲饮水，口干舌燥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白虎所治，皆阳明燥证，揭为阳明主方，信为有见。

三阳合病，腹满身重，难以转侧，口不仁而面垢，遗尿。发汗则谵语，下之则额上汗出、手足冷。若自汗出者，白虎汤主之。

此本阳明病，而略兼太、少也。胃气不通，故腹满。阳明主肉，无气以动，故身重。难以转侧者，少阳行身之侧也。口者，胃之门户。胃气病，则津液不能上行，故不仁。阳明病则颜黑，少阳病则面微有尘，阳气不荣于面，故垢。膀胱不约为遗溺。遗尿者，太阳本病也。虽三阳合病，而阳明证多，则当独取阳明矣。无表证则不宜汗，胃未实则不当下，此阳明半表里证也。里热而非里实，故当用白虎，而不当用承气。若妄汗则津竭而谵语，误下则亡阳而额汗出、手足厥也。此自汗出，为内热甚者言耳，接遗尿句来。若自汗而无大烦大渴证，无洪大浮滑脉，当从虚治，不得妄用白虎。若额上汗出、手足冷者，见烦渴、谵语等证与洪滑之脉，亦可用白虎汤。

三阳合病，脉浮大在关上，但欲睡眠，合目则汗。

上条言病状及治方，此条详病脉、探病情、究病机，必两条合参，而合病之大要始得。脉大为阳，关上阳所治也，是为重阳矣。但欲睡眠，是阳入于阴矣。合目则卫气行阴，而兼汗出，热淫于内矣。与上文自汗同，与少阴脉微细而但欲寐不同。

伤寒，脉浮滑，此表有热、里有邪，白虎汤主之。

此条论脉而不及证，因有白虎汤证，而推及其脉也。勿只据脉而不审其证。脉浮而滑为阳，阳主热。《内经》云：脉缓而滑曰热中。是浮为在表，滑为在里。旧本作里有寒者误。此虽表里并言，而重在里热，所谓结热在里，表里似热者也。

伤寒，脉滑而厥者，里有热也，白虎汤主之。

脉微而厥为寒厥，脉滑而厥为热厥。阳极似阴之证，全凭脉以辨之。然必烦渴引饮，能食而大便难，乃为里有热也。

白虎汤

石膏一斤，碎，绵裹 知母六两 甘草二两 粳米六合

水一斗，煮米熟汤成，温服一升，日三服。

白虎加人参汤

前方加人参三两。余同前法。

经曰：火生苦。又曰：以苦燥之。又曰：味过于苦，脾气不濡，胃气乃厚。以是知苦从火化。火

能生土，则土燥火炎，非苦寒之味所能治矣。经曰：甘先入脾。又曰：以甘泻之。又曰：饮入于胃，输精于脾，上归于肺，水精四布，五经并行。以是知甘寒之品，乃泻胃火生津液之上剂也。石膏大寒，寒能胜热，味甘归脾，质刚而主降，备中土生金之体，色白通肺，质重而含脂，具金能生水之用，故以为君。知母气寒主降，苦以泄肺火，辛以润肺燥，内肥白而外皮毛，肺金之象、生水之源也，故以为臣。甘草皮赤中黄，能土中泻火，为中宫舟楫，寒药得之缓其寒，用此为佐，沉降之性，亦得留连于脾胃之间矣。粳米稼穑作甘，气味温和，禀容平之性，为后天养生之资，得此为佐，阴寒之物，则无伤损脾胃之虑也。煮汤入胃，输脾归肺，水精四布，大烦大渴可除矣。白虎主西方金也，用以名汤者，秋金得令，而暑清阳解，此四时之序也。更加人参，以补中益气而生津，协和甘草、粳米之补，承制石膏、知母之寒，泻火而火不伤，乃操万全之术者。

茵陈汤证

阳明病，发热汗出，此为热越，不能发黄也；但头汗出，身无汗，剂颈而还，腹满，小便不利，渴饮水浆，此为瘀热在里，身必发黄，茵陈蒿汤主之。

阳明多汗，此为里实表虚，反无汗，是表里俱实矣。表实则发黄，里实则腹满。但头汗出，小便不利，与麻黄连翘证同。然彼属太阳，因误下而表邪未散，热虽里而未深，故口不渴、腹不满，仍当汗解。此属阳明，未经汗下，而津液已亡，故腹满、小便不利、渴欲饮水，此瘀热在里，非汗吐所宜矣。身无汗，小便不利，不得用白虎；瘀热发黄，内无津液，不得用五苓。故制茵陈汤以佐栀子、承气之所不及也。但头汗，则身黄而面目不黄；若中风不得汗，则一身及面目悉黄。以见发黄是津液所生病。

伤寒七八日，身黄如橘子色，小便不利，腹微满者，茵陈蒿汤主之。

伤寒七八日不解，阳气重也。黄色鲜明者，汗在肌肉而不达也。小便不利，内无津液也。腹微满，胃家实也。调和二便，此茵陈之职。

茵陈蒿汤

茵陈蒿六两 栀子十四枚 大黄二两

以水一斗，先煮茵陈，减六升，内二味，煮取三升，去滓，分温三服。小便当利，尿如皂角汁状，色正赤，一宿腹减，黄从小便去。

茵陈禀北方之色，经冬不凋，受霜承雪，故能除热邪留结。栀子以通水源，大黄以调胃实，令一身内外之瘀热悉从小便出，腹满自减而津液无伤。此茵陈汤为阳明利水之妙剂也。

伤寒发汗已，身目为黄。所以然者，以寒湿在里，不解故也。不可下，于寒湿中求之。

发黄有因瘀热者，亦有因寒邪者，有因于燥令者，亦有因于湿化者。则寒湿在里，与瘀热在里不同，是非汗、下、清三法所可治矣。伤寒固宜发汗，发之而身目反黄者，非热不得越，是发汗不如法，热解而寒湿不解也。太阴之上，湿气主之，则身自黄而面不黄，以此知系在太阴，而非阳明病矣。当温中散寒而除湿，于真武、五苓辈求之。

承气汤证

伤寒，不大便六七日，不恶寒反恶热，头痛身热者，与承气汤。

受病后便不大便，胃家实也。至六七日而头痛身热不解，足见阳气之重，其不恶寒反恶热更可知矣。此太阳阳明合病，已合阳数之期而不愈者，当知不大便之病为在里，不必拘头痛身热之表为未解也。所谓阳盛阴虚，汗之则死，下之即愈，可不知要害乎？

病人烦热，汗出则解，又如疟状。日晡所发热者，属阳明也。脉实者宜下之，与承气汤。

烦热自汗似桂枝证，寒热如疟似柴胡证。然日晡潮热，期属阳明。而脉已沉实，确为可下，是承气主证主脉也。当与不大便六七日，互相发明。

太阳病三日，发汗不解，头不痛，项不强，不恶寒反恶热，蒸蒸发热者，属胃也，调胃承气汤主之。

病经三日，已经发汗，阳气得泄则热当解而内热反炽，与中风翕翕发热不同。必其人胃家素实，因发汗亡津液，而转属阳明也。三日正阳明发汗之期。此太阳证已罢，虽热未解，而头不痛、项不强、不恶寒反恶热，可知热已入胃，便和其胃，调胃之名以此。日数不必拘，要在脉证上讲求。

发汗后恶寒者，虚故也，不恶寒反恶热者，实也。当和胃气，与调胃承气汤。

虚、实俱指胃言。汗后正气夺则胃虚，故用附子、芍药，邪气盛则胃实，故用大黄、芒硝。此自用甘草，是和胃之意。此见调胃承气，是和剂而非下剂也。

若胃气不和谵语者，少与调胃承气汤。

承者，顺也。顺之则和。少与者，即调之之法。

伤寒，吐后腹胀满者，与调胃承气汤。

妄吐而亡津液，以致胃实而腹胀，吐后上焦虚可知。腹虽胀满，病在胃而不在胸，当和胃气，而枳、朴非其任矣。

阳明病，不吐不下，心烦者，可与调胃承气汤。

言阳明病则身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矣。若吐下后而烦为虚邪，宜栀子豉汤。未经吐下而烦，是胃火乘心，从前来者为实邪，调其胃而心自和。此实则泻子之法。

太阳病，过经十余日，心下温温欲吐，而胸中痛，大便反溏，腹微满，郁郁微烦，先其时极吐下者，与调胃承气汤。

过经不解十余日，病不在太阳矣。仍曰太阳病者，以此为太阳之坏病也。心中不烦而心下温，腹中不痛而胸中痛，是上焦因极吐而伤矣。心下者，胃口也。心下温，温时即欲吐，胃口有遗热。腹微满，而郁郁时便微烦，是胃家尚未虚，胃中有燥屎矣。大便当硬而反溏，是下焦因极下而伤也。欲吐而不得吐，当利而不利，总因胃气不和，大便溏而胃家仍实也。少与调胃承气汤微和之，三焦得和矣。

伤寒十三日不解，过经谵语者，以有热故也。当以汤下之。若小便利者，大便当硬，而反下利，脉调和者，知医以丸药下之，非其治也。若自下利者，脉当微，今反和者，此为内实也，调胃承气汤主之。

经者常也，过经是过其常度，非经络之经也。发于阳者七日愈，七日已上自愈，以行其经尽故也。七日不愈，是不合阴阳之数，便为过经，非十三日不解为过经也。凡表解而不了了者，十二日愈。此十三日而尚身热不解，便见其人之阳有余。过经而谵语，足征其人之胃家实。此内外有热，自阳盛阴虚也。当以承气汤下之。而医以丸药下之，是因其病久，不敢速下，恐伤胃气之意，而实非伤寒过经之治法也。下之不利，今反下利，疑为胃虚。而身热谵语未除，非虚也。凡下利者，小便当不利；小便利者，大便当硬。今小便利而反不利，疑为胃虚，恐热为协热而语为郑声也。当以脉别之，诸微亡阳，若胃虚而下利者脉当微。今调和而不微，是脉有胃气，胃实可知也。是丸药之沉迟，利在下焦，故胃实而肠虚，调其胃则利自止矣。

上条大便反溏，此条反下利，从假不足处得其真实。

上论调胃承气证。

太阳病，若吐、若下、若发汗，微烦，小便数，大便因硬者，小承气汤和之愈。

此亦太阳之坏病，转属阳明者也。微烦、小便数，大便尚不当硬，因妄治亡津液而硬也。用小承气和之，润其燥也。此见小承气亦和剂，不是下剂。

得病二三日，脉弱，无太阳、柴胡证，烦躁，心下硬。至四五日，虽能食，以小承气汤少少与微和之，令小安。至六日与承气汤一升。若不大便六七日，小便少者，虽不能食，但初头硬后必溏，未定成硬，攻之必溏。须小便利，屎定硬，乃可攻之，宜大承气汤。

得病二三日，尚在三阳之界。其脉弱，恐为无阳之征。无太阳桂枝证，无少阳柴胡证，则病不在表。而烦躁心下硬，是阳邪入阴，病在阳明之里矣。辨阳明之虚实，在能食不能食。若病至四五日尚能食，则胃中无寒，而便硬可知。少与小承气汤微和其胃，令烦躁少安。不竟除之者，

以其人脉弱，恐大便之易动故也。犹太阴脉弱，当行大黄、芍药者减之之意。至六日复与小承气一升。至七日仍不大便，胃家实也。欲知大便之燥硬，既审其能食不能食，又当问其小便之利不利。而能食必大便硬，后不能食，是有燥屎。小便少者，恐津液还入胃中，故虽不能食，初头硬后必溏。小便利者，胃必实，屎定硬，乃可攻之。所以然者，脉弱是太阳中风。能食是阳明中风。非七日后不敢下者，以此为风也。须过经乃可下之，下之若早，语言必乱，正此谓也。

阳明病，脉迟，微汗出，不恶寒者，其身必重，短气腹满而喘。有潮热者，此外欲解，可攻里也。手足濈然而汗出者，此大便已硬也，大承气汤主之。若汗多，微发热恶寒者，外未解也。其热不潮，未可与承气汤。若腹大满不通者，可与小承气微和胃气，勿令大泄下。

脉迟而未可攻者，恐为无阳，恐为在藏。故必表证悉罢，里证毕具，方为下证。若汗虽多而微恶寒，是表证仍在，此本于中风。故虽大满不通，只可微和胃气，令小安，勿使大泄，过经乃可下耳。胃实诸证，以手足汗出为可据，而潮热尤为亲切。以四肢为诸阳之本，而日晡潮热，为阳明主时也。

阳明病，潮热，大便硬者，可与大承气汤，不硬者，不可与之。若不大便六七日，恐有燥屎。欲知之法，少与小承气汤，汤入腹中转矢气者，此有燥屎，乃可攻之。若不转矢气者，此但初头硬后必溏，不可攻之。攻之必胀满不能食也，欲饮水者，与水则哕。其后发热者，必大便硬而少也。以小承气汤和之，不转矢气者，慎不可攻也。

此必因脉之迟弱，即潮热尚不足据，又立试法。如胃无燥屎而攻之，胃家虚胀，故不能食。虽复潮热、便硬而少者，以攻后不能食故也。要知不转矢气者，即渴欲饮水，尚不可与，况攻下乎？以小承气为和，即以小承气为试。仍与小承气为和，总是慎用大承气耳。

阳明病，谵语发潮热，脉滑而疾者，小承气汤主之。因与承气汤一升，腹中转矢气者，更服一升，若不转矢气者，勿更与之。明日不大便，脉反微涩者，里虚也，为难治，不可更与承气汤也。

脉滑而疾者，有宿食也。谵语潮热，下证具矣。与小承气试之，不转矢气，宜为易动。明日而仍不大便，其胃家似实。而脉反微涩，微则无阳，涩则少血，此为里虚，故阳证反见阴脉也。然胃家未实，阴脉尚多，故脉迟脉弱者，始可和而久可下。阳脉而变为阴脉者，不惟不可下，更不可和。脉滑者生，脉涩者死，故为难治。然滑有不同，又当详明，夫脉弱而滑，是有胃气。此脉来滑疾，是失其常度，重阳必阴。仲景早有成见，故少与小承气试之。若据谵语潮热，而与大承气，阴盛已亡矣。此脉证之假有余，小试之而即见真不足。凭脉辨证，可不慎哉！宜蜜煎导而通之。虚甚者，与四逆汤，阴得阳则解矣。

伤寒，若吐下后，不解，不大便五六日，上至十余日，日晡所发潮热，不恶寒，独语如有所见。若剧者，发则不识人，循衣摸床，惕而不安，微喘直视，脉弦者生，涩者死，微者但发热谵语。大承气汤主之，若一服利，止后服。

坏病有微、剧之分。微者是邪气实，当以下解。若一服利，止后服，只攻其实，无乘其虚也。剧者，邪正交争，当以脉断其虚实。弦者是邪气实，不失为下证，故生；涩者是正气虚，不可更下，故死。如有所见独语，与郑声、谵语不同。潮热不恶寒，不大便，是可下证。目直视不识人，循衣摸床等证，是日晡发热时事，不发时自安，故勿竟断为死证。还将脉推之，凡谵语脉短者死。涩者短也，短则气病；弦者长也，长则气治。凡直视、谵语、喘满者死。此微喘而不满，只是气之不承，非气之不治耳。

阳明病，其人多汗，以津液外出，胃中燥，大便必硬，硬则谵语，小承气汤主之。若一服谵语止，更莫复服。

阳明主津液所生病，故阳明病多汗。多汗是胃燥之因，便硬是谵语之根。一服谵语止，大便虽未利，而胃濡可知矣。

下利谵语者，有燥屎也，宜小承气汤。

下利是大肠虚，谵语是胃气实。胃实肠虚，宜大黄以濡胃，无庸芒硝以润肠也。

汗出谵语者，以有燥屎在胃中。此为风也，须下之。过经乃可下之，下之若早，语言必乱，表

虚里实故也。下之则愈，宜大承气汤。

首二句是冒头，末二句是总语。言汗出必亡津，谵语因胃实，则汗出谵语，以胃中有燥屎也，宜大承气汤下之。然汗出谵语有二义，有阳明本病多汗亡津而谵语者，有中风汗出早下而谵语者。如脉滑曰风，其谵语潮热下之，与小承气汤，不转矢气，勿更与之。如能食曰风，其烦躁心下硬，少与小承气微和之，令小安。非七日后屎定硬不敢妄下者，以此为风也。七日来行经已尽，阳邪入阴，乃可下之。若不知此义而早下之，表以早下而虚热不解，里以早下而胃家不实。如十三日不解，过经下利而谵语，与下后不解，至十余日不大便、日晡潮热、独语如有所见者是也。

阳明病，谵语，有潮热，反不能食者，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也，宜大承气汤下之。若能食者，但硬耳。

初能食，反不能食，胃实可知。若能食而大便硬，是肠实而胃未实，恐本于中风，未可下也。谵语、潮热、屎有燥硬之辨。

阳明病下之，心中懊侬而烦，胃中有燥屎者，可攻之，宜大承气汤。腹微满，初头硬后必溏，不可攻之。

下后心中懊侬而烦，栀子豉证。若腹大满不通，是胃中燥屎上攻也。若微满，犹是栀子厚朴汤证。

病人不大便五六日，绕脐痛，烦躁，发作有时者，此有燥屎故也。

发作有时，是日晡潮热之时。二肠附脐，故绕痛，痛则不通矣。

病人小便不利，大便乍难乍易，时有微热，喘冒不能卧者，有燥屎也，宜大承气汤。

小便不利，故大便有乍易。津液不得还入胃中，故喘冒不得卧。时有微热，即是潮热。

大下后，六七日不大便，烦不解，腹满痛者，此有燥屎也。所以然者，以本有宿食故也，宜大承气汤。

未病时，本有宿食，故虽大下之后，仍能大实，痛随利减也。

脉滑而数者，有宿食也，当下之，宜大承气汤。

数为在府，故滑为有食。数以至数言，是本来面目。疾以体状言，在谵语潮热时见，故为失度。

腹满不减，减不足言，当下之，宜大承气汤。

下后无变证，则非妄下。腹满如故者，下之未尽耳，故当更下之也。

二阳并病，太阳证罢，但发潮热，手足濈濈汗出，大便难而谵语者，下之则愈，宜大承气汤。

太阳证罢，是全属阳明矣。先揭二阳并病者，见未罢时便有可下之证。今太阳一罢，则种种皆下证矣。

发汗不解，腹满痛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表虽不解，邪甚于里，急当救里，里和而表自解矣。

阳明病，发热汗多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前条若汗多，微发热恶寒者，外未解也，未可与承气，总为脉迟者言耳。若脉大而不恶寒、蒸蒸发热、汗多亡阳者，当急下以存津液，而勿以潮热为拘也。

伤寒六七日，目中不了了，睛不和，无表里证，大便难，身微热者，此为实也，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伤寒七日不愈，阳邪入阴矣。目不了了，目睛不和，何以故？身微热，是表证已罢，不烦躁，是里证未见，无表里证也。惟不大便为内实，斯必浊邪上升，阳气闭塞。下之，而浊阴出下窍，清阳走上窍矣。

少阴病，得之二三日，不大便，口燥咽干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热淫于内，肾水枯涸，因转属阳明，胃火上炎，故口燥咽干。急下之，火归于坎，津液自升矣。此必有不大便证，若非本有宿食，何得二三日便当急下？

少阴病，自利清水，色纯青，心下必痛，口干舌燥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自利而渴者，属少阴。今自利清水，疑其为寒矣。而利清水时，必心下痛，必口燥舌干，是土燥火炎，脾气不濡，胃气反厚，水去而谷不去，故纯青也。虽曰通因通用，仍是通因塞用。

少阴病六七日，腹胀不大便者，急下之，宜

大承气汤。

六七日当解不解，因转属阳明，是藏气实而不能入，还之于府也。

急攻之，所谓已入于府者，可下也。

三阳惟少阳无承气证。三阴惟少阴有承气证。盖少阳为阳枢，阳稍虚，邪便入于阴，故不可妄下，以虚其阳。少阴为阴枢，阳有余邪，便伤其阴，故宜急下以存其阴。且少阳属木，邪在少阳，惟畏其克土，故无下证。少阴主水，邪在少阴，更畏有土制，故当急下。盖真阴不可虚，强阳不可纵也。

调胃承气汤

大黄三两 炙甘草二两 芒硝半斤

上三味，㕮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内芒硝，更上火微煮令沸，少少温服。

亢则害，承乃制，承气所由名也。不用枳、朴而任甘草，是调胃之义。胃调则诸气皆顺，故亦以承气名之。此方专为燥屎而设，故芒硝分两多于大承气。前辈见条中无燥屎字，便云未燥坚者用之，是未审之耳。

大承气汤

大黄四两，酒洗 厚朴半斤 枳实五枚，炙 芒硝三合

水一斗，先煮二物，取五升，去滓，内大黄，煮二升，去滓，再内芒硝，上火微一二沸，分温再服。得下，余勿服。

小承气汤

大黄四两 厚朴二两，去皮 枳实三枚

水四升，煮取一升二合，分温三服。初服汤当大便，不尔者尽饮之。若得大便，勿服。

诸病皆因于气，秽物之不去，由气之不顺也。故攻积之剂，必用气分之药，故以承气名。汤分大小，有二义焉：厚朴倍大黄，是气药为君，味多性猛，制大其服，欲令大泄下也。大黄倍厚朴，是气药为臣，味少性缓，制小其服，欲微和胃气也。前法更有妙义。大承气之先后作三次煎者，何哉？盖生者气锐而先行，熟者气纯而和缓，欲使芒硝先化燥屎，大黄继通地道，而后枳、朴除其痞满也。若小承气三物同煮，不分次第，只服四合，但求地道之通，而不用芒硝之峻，且远于大黄之锐，故称微和之剂云。

少阳脉证

少阳之为病，口苦、咽干、目眩也。

太阳主表，头项强痛为提纲。阳明主里，胃家实为提纲。少阳居半表半里之位，仲景特揭口苦、咽干、目眩为提纲，奇而至当也。盖口、咽、目三者，不可谓之表，又不可谓之里，是表之入里、里之出表处，所谓半表半里也。三者能开能阖，开之可见，阖之不见，恰合枢机之象，故两目为少阳经络出入之地。苦、干、眩者，皆相火上走空窍而为病也。此病自内之外，人所不知，惟病人独知，诊家所以不可无问法。三证为少阳一经病机，兼风寒杂病而言。但见一证即是，不必悉具。

伤寒，脉弦细，头痛发热者，属少阳。少阳不可发汗，发汗则谵语。此属胃，胃和则愈，胃不和则烦而躁。

少阳初受寒邪，病全在表，故头痛发热与太阳同，与五六日而往来寒热之半表不同也。弦为春脉，细则少阳初出之象也。但见头痛发热，而不见太阳脉证，则弦细之脉，断属少阳，而不可作太阳治之矣。少阳少血，虽有表证，不可发汗。发汗则津液越出，相火燥必胃实而谵语，当与柴胡以和之。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若加烦躁，则为承气证矣。

少阳中风，两耳无所闻，目赤，胸中满而烦者，不可吐下，吐下则悸而惊。

少阳经络，萦于头目，循于胸中，为风木之藏，主相火。风中其经，则风动火炎，是以耳聋目赤，胸满而烦也。耳目为表之里，胸中为里之表，当用小柴胡和解法。或谓热在上焦，因而越之，误吐者有矣；或谓釜底抽薪，因而夺之，误下者有矣；或谓火郁宜发，因而误汗者有矣。少阳主胆，胆无出入，妄行吐下，津液重亡。胆虚则心亦虚，所生者受病，故悸也；胆虚则肝亦虚，府病及藏，故惊也。上条汗后而烦，因于胃实；此未汗而烦，虚风所为。上条烦而躁，病从胃来；此悸而惊，病迫心胆。上条言不可发汗，此言不可吐下，互相发明，非谓中风可汗，而伤寒可吐下也。此

虽不言脉，可知其弦而浮矣。不明少阳脉证，则不识少阳中风；不辨少阳脉状，则不识少阳伤寒也。

伤寒三日，少阳脉小者，欲已也。

阳明受病，当二三日发；少阳受病，当三四日发。若三日脉大，则属阳明；三日弦细，则属少阳。小即细也，若脉小而无头痛发热等证，是少阳不受邪。此即伤寒三日，少阳证不见，为不传也。

少阳病欲解时，从寅至辰上。

寅卯主木，少阳始生，即少阳主时也。主气旺，则邪自解矣。辰上者，卯之尽，辰之始也。

太阳与少阳并病，脉弦，头项强痛，或弦冒，时如结胸，心下痞硬者，当刺大椎第一间、肺俞、肝俞。慎不可发汗，发汗则谵语。若谵语不止，当刺期门。

脉弦属少阳，头项强痛属太阳。眩冒、结胸、心下痞，则两阳皆有之证。两阳并病，阳气重可知。然是经脉之为眚，汗吐下之法，非少阳所宜。若不明刺法，不足以言巧。督主诸阳，刺大椎以泄阳气。肺主气，肝主血，肺肝二俞，皆主太阳。调其气血，则头项强痛可除，脉之弦者可和，眩冒可清，结胸、痞硬等证可不至矣。若发汗是犯少阳，胆液虚必转属胃而谵语。此谵语虽因胃实，而两阳之证未罢，亦非下法可施也。土欲实，木当平之，必肝气清而水土治，故刺期门而三阳自和。

太阳少阳并病，心下硬，头项强而眩者，当刺大椎、肺俞、肝俞，慎勿下之。

太阳少阳并病，而反下之，成结胸，心下硬，下利不止，水浆不下，其人心烦。

并病无结胸证，但阳气怫郁于内，时时若结胸状耳，并病在两阳，而反下之如结胸者，成真结胸矣。结胸法当下，今下利不止，水浆不入，是阳明之阖病于下，太阳之开病于上，少阳之枢机无主。其人心烦，是结胸证具，烦躁者死也。

柴胡汤证

伤寒五六日，中风，往来寒热，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或胸中烦而不呕，或渴，或腹中痛，或胁下痞硬，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热，或咳者，小柴胡汤主之。

此非言伤寒五六日而更中风也。言往来寒热有三义：少阳自受寒邪，阳气衰少，既不能退寒，又不能发热，至五六日郁热内发，始得与寒气相争，而往来寒热，一也；若太阳受寒，过五六日阳气始衰，余邪未尽，转属少阳，而往来寒热，二也；风为阳邪，少阳为风藏，一中于风便往来寒热，不必五六日而始见，三也。少阳脉循胸胁，邪入其经故苦满，胆气不舒故默默，木邪犯土故不欲饮食，相火内炽故心烦，邪正相争故喜呕。盖少阳为枢，不全主表，不全主里，故六证皆在表里之间。仲景本意重半里，而柴胡所主又在半表，故少阳证必见半表，正宜柴胡加减。如悉入里，则柴胡非其任矣。故小柴胡称和解表里之主方。

寒热往来，病情见于外；苦喜不欲，病情得于内。看喜、苦、欲等字，非真呕、真满、不能饮食也。看往、来二字，见有不寒热时。寒热往来，胸胁苦满，是无形之半表；心烦喜呕，默默不欲饮食，是无形之半里。虽然七证皆偏于里，惟微热为在表；皆属无形，惟心下悸为有形；皆风寒通证，惟胁下痞硬属少阳。总是气分为病，非有实可据，故皆从半表半里之治法。

血弱气虚，腠理开，邪气因入，与正气相搏，结于胁下。正邪分争，往来寒热，休作有时。默默不欲饮食，藏府相连，其痛不下，邪高痛下，故使呕也。

此仲景自注柴胡证。首五句，释胸胁苦满之因。正邪三句，释往来寒热之义。此下多有阙文，故文理不连属也。

小柴胡汤

柴胡半斤 半夏半升 人参 甘草 黄芩 生姜各三两 大枣十二枚

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若胸中烦而不呕者，去半夏、人参，加栝楼实一枚。若渴者，去半夏，加人参，合前成四两半，加栝楼根四两。若腹中痛者，去黄芩，加芍药三两。

若胁下痞硬，去大枣，加牡蛎四两。若心下悸，小便不利者，去黄芩，加茯苓四两。若不渴、外有微热者，去人参，加桂枝三两，温服，取微汗愈。若咳者，去人参、大枣、生姜，加五味子半升、干姜二两。

柴胡感一阳之气而生，故能直入少阳，引清气上升而行春令，为治寒热往来之第一品药。少阳表邪不解，必需之。半夏感一阴之气而生，故能开结气、降逆气、除痰饮，为呕家第一品药。若不呕而胸烦口渴者去之，以其散水气也。黄芩外坚内空，故能内除烦热，利胸膈逆气。腹中痛者，是少阳相火为害，以其苦从火化，故易芍药之酸以泻之。心下悸，小便不利者，以苦能补肾，故易茯苓之淡以渗之。

人参、甘草，补中气和营卫，使正胜则邪却，内邪不留，外邪勿复入也。仲景于表证不用人参，此因有半里之无形证，故用之以扶元气，使内和而外邪勿入也。身有微热是表未解，不可补；心中烦与咳，是逆气有余，不可益气，故去之。如太阳汗后，身痛而脉沉迟，下后协热利而心下硬，是太阳之半表半里证也。表虽不解，因汗下后重在里，故参、桂兼用。

先辈论此汤，转旋在柴、芩二味，以柴胡清表热，黄芩清里热也。卢氏以柴胡、半夏得二至之气而生，为半表半里之主治，俱似有理。然本方七味中，半夏、黄芩俱在可去之例，惟不去柴胡、甘草。当知寒热往来，全赖柴胡解外、甘草和中。故大柴胡去甘草，便另名汤，不入加减法。

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

柴胡为枢机之剂，凡寒气不全在表，未全入里者，皆服之。证不必悉具，故方亦无定品。

呕而发热者，小柴胡汤主之。

伤寒则呕逆，中风则干呕。凡伤寒中风，无麻黄、桂枝证。但见喜呕一证。则发热者，便可用柴胡汤，不必寒热往来而始用也。发热而呕，则人参当去，而桂枝非所宜矣。其目赤、耳聋、胸满而烦者，用柴胡去参、夏加栝蒌实之法；脉弦细而头痛发热者，从柴胡去参加桂之法。

伤寒五六日，头汗出，微恶寒，手足冷，心下满，口不欲食，大便硬，脉沉细者，此为阳微结，必有表复有里也。脉沉亦在里也，汗出为阳微结。假令纯阴结，不得复有外证，悉入在里矣。此为半在里半在表也。脉虽沉细，不得为少阴病。所以然者，阴不得有汗，今头汗出，故知非少阴也，可与小柴胡汤。设不了了者，得屎而解。

大便硬谓之结。脉浮数能食曰阳结，沉迟不能食曰阴结。此条俱是少阴脉，谓五六日又少阴发病之期。若谓阴不得有汗，则少阴亡阳，脉紧汗出者有矣。然亡阳与阴结有别：亡阳咽痛吐利，阴结不能食而大便反硬也。亡阳与阳结亦有别；三阴脉不至头，其汗在身；三阳脉盛于头，阳结则汗在头也。邪在阳明，阳盛，故能食，此谓纯阳结；邪在少阳，阳微，故不欲食，此谓阳微结，宜属小柴胡矣。然欲与柴胡汤，必究其病在半表。而微恶寒，亦可属少阴；但头汗，始可属之少阳。欲反复讲明头汗之义，可与小柴胡而勿疑也。上焦得通，则心下不满而欲食；津液得下，则大便自软而得便矣。此为少阴、少阳之疑似证。

上论小柴胡主证。

伤寒四五日，身热恶风，头项强，胁下满，手足温而渴者，小柴胡汤主之。

身热恶风，头项强，桂枝证未罢。胁下满，已见柴胡一证，便当用小柴胡去参、夏加桂枝、栝蒌以两解之。不任桂枝而主柴胡者，从枢故也。

阳明病，发潮热，大便溏，小便自可，胸胁满者，小柴胡汤主之。

潮热已属阳明，然大便溏而小便自可，未为胃实。胸胁苦满，便用小柴胡和之，热邪从少阳而解，不复入阳明矣。上条经四五日，是太阳少阳并病，此是阳明少阳合病。若谓阳明传入少阳，则谬矣。

阳明病，胁不硬满，不大便而呕，舌上白胎者，可与小柴胡汤。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身濈然汗出而解也。

不大便属阳明，然胁下硬满而呕，尚在少阳部。舌上白胎者，痰饮溢于上焦也。与小柴胡汤，则痰饮化为津液而燥土和，上焦仍得汗出而充身泽毛矣。

伤寒呕多，虽有阳明证，不可攻之。

呕者，水气在上焦，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矣。

服柴胡汤已，渴者，属阳明也，以法治之。

柴胡汤有芩、参、甘、枣，皆生津之品。服之反渴者，必胃家已实，津液不足以和胃也，当行白虎、承气等法。仍用柴胡加减，非其治矣。此少阳将转属阳明之证。

上论两经合并病。

妇人中风七八日，续得寒热，发作有时，经水适断者，此为热入血室，其血必结，故使如疟状，发作有时，小柴胡汤主之。

中风至七八日，寒热已过，复得寒热，发作有期，与前之往来寒热无定期者不侔[①]，此不在气分而在血分矣。凡诊妇人，必问月事，经水适断于寒热时，是不当止而止也。必其月事下而血室虚，热气乘虚而入，其余血之未下者，干结于内，故适断耳。用小柴胡和之，使结血散则寒热自除矣。余义详阳明篇。

上论热入血室。

伤寒六七日，发热微恶寒，肢节烦疼，微呕，心下支结，外证未去者，柴胡桂枝汤主之。

伤寒至六七日，正寒热当退之时，反见发热恶寒证，此表证而兼心下支结之里证，表里未解也。然恶寒微，则发热亦微。但肢节烦疼，则一身骨节不烦疼可知。支如木之支，即微结之谓也。表证微，故取桂枝之半；内证微，故取柴胡之半。此因内外俱虚，故以此轻剂和解之也。

上论柴胡桂枝证。

柴胡桂枝汤

柴胡四两 **黄芩** **人参** **生姜** **芍药** **桂枝**各两半 **甘草**一两 **半夏**二合半 **大枣**六枚

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

桂、芍、甘草，得桂枝之半；柴、参、芩、夏，得柴胡之半；姜、枣得二方之半，是二方合半非各半也。与麻黄桂枝合半汤又不同。

伤寒，阳脉涩，阴脉弦，法当腹中急痛，先用小建中汤。不差者，小柴胡汤主之。

前条偏于半表，此条偏于半里。注详建中汤证中。

本太阳病不解，转入少阳者，胁下硬满，干呕不能食，往来寒热，尚未吐下，脉弦细者，与小柴胡汤。若已吐、下、发汗、温针，谵语，柴胡证罢，此为坏病。知犯何逆，以法治之。

少阳为枢，太阳外证不解，风寒从枢而入少阳矣。若见胁下硬满、干呕不能食、往来寒热之一，便是柴胡证未罢，即误于吐、下、发汗、温针，尚可用柴胡治之。若误治后，不见半表半里证而发谵语，是将转属阳明，而不转属少阳矣。柴胡汤不中与之，亦不得以谵语即为胃实也。知犯何逆，治病必求其本也，与桂枝不中与同义。此太阳坏病，而非少阳坏病也。

凡柴胡汤病而反下之，若柴胡证不罢者，复与柴胡汤，必蒸蒸而振，却发热汗出而解。

此与下后复用桂枝同局。因其人不虚，故不为坏病。

伤寒五六日，呕而发热者，柴胡汤证具，而以他药下之。若心下满而硬痛者，此为结胸也，大陷胸汤主之。但满而不痛者为痞，柴胡不中与之，宜半夏泻心汤。

注详泻心汤证中。此为柴胡坏证，故不中与之。

得病六七日，脉迟浮弱，恶风寒，手足温，医二三下之，不能食而胁下满痛，面目及身黄，颈项强，小便难者，与柴胡汤后必下重。本渴，而饮水呕、食谷哕者，柴胡不中与也。

浮弱为桂枝脉，恶风寒为桂枝证，然手足温而身不热。脉迟为寒，为无阳，为在藏，是表里虚寒也。法当温中散寒，而反二三下之，胃阳丧亡，不能食矣。食谷则哕，饮水则呕。虚阳外走，故一身面目悉黄；肺气不化，故小便难而渴；营血不足，故颈项强；少阳之枢机无主，故胁下满痛。此太阳中风误下之坏病，非柴胡证矣。柴胡证不欲食，非不能食；小便不利，非小便难；胁下痞硬，不是满痛；或渴，不是不能饮水；喜呕，不是饮水而呕。与小柴胡汤后必下利者，虽有参、甘，不禁柴、芩、栝楼之寒也。此条亦是柴胡疑似证，而非柴胡坏证，前条似少阴而实少阳，此条似少阳而实太阳坏病，得一证相似处，大宜着眼。

---

① 侔：相等。

伤寒五六日，已发汗而复下之，胸胁满微结，小便不利，渴而不呕，但头汗出，往来寒热，心烦者，此为未解也，柴胡桂枝干姜汤主之。初服微烦，复服汗出便愈。

汗下后，而柴胡证仍在者，仍用柴胡汤加减。此因增微结一证，故变其方名耳。此微结与阳微结不同。阳微结对纯阴结而言，是指大便硬，病在胃。此微结对大结胸而言，是指心下痞，其病在胸胁，与心下痞硬、心下支结同义。

柴胡桂枝干姜汤

柴胡半斤 黄芩 桂枝各三两 栝蒌根四两 干姜 牡蛎 甘草各二两

煎服同前法。

此方全是柴胡加减法。心烦不呕而渴，故去参、夏加栝蒌根；胸胁满而微结，故去枣加蛎；小便虽不利而心下不悸，故不去黄芩不加茯苓；虽渴而表未解，故不用参而加桂；以干姜易生姜，散胸胁之满结也。初服烦即微者，黄芩、栝蒌之效；继服汗出周身而愈者，姜、桂之功也。小柴胡加减之妙，若无定法而实有定局矣。

伤寒八九日，下之，胸满烦惊，小便不利，谵语，一身尽重，不可转侧者，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主之。

妄下后，热邪内攻，烦惊谵语者，君主不明，而神明内乱也。小便不利者，火盛而水亏也；一身尽重者，阳内而阴反外也；难以转侧者，少阳之枢机不利也。此下多亡阴，与火逆亡阳不同。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

柴胡四两 黄芩 人参 生姜 茯苓 铅丹 桂枝 龙骨 牡蛎各一两半 大黄二两 半夏一合 大枣六枚

水八升，煮取四升，内大黄，更煮一二沸，去滓，温服一升。

此方取柴胡汤之半，以除胸满心烦之半里。加铅丹、龙、蛎，以镇心惊，茯苓以利小便，大黄以止谵语。桂枝者，甘草之误也。身无热无表证，不得用桂枝。去甘草则不成和剂矣。心烦谵语而不去人参者，以惊故也。

伤寒十三日，下之，胸胁满而呕，日晡所发潮热，已而微利。此本柴胡证，下之而不得利，今反利者，知医以丸药下之，非其治也。潮热者实也，先宜小柴胡以解外，后以柴胡加芒硝汤主之。

日晡潮热，已属阳明，而微利可疑。利既不因于下药，潮热呕逆又不因利而除，故知误不在下而在丸药也。丸药发作既迟，又不能荡涤肠胃，以此知日晡潮热，原因胃实。此少阳阳明并病，先服小柴胡二升，以解少阳之表；其一升加芒硝，以除阳明之里。不加大黄者，以地道原通；不用大柴胡者，以中气已虚也。后人有加大黄、桑螵蛸者，大背仲景法矣。

太阳病，过经十余日，心下温温欲吐，而胸中痛，大便反溏，腹微满，郁郁微烦，先其时极吐下者，与调胃承气汤；若不尔者，不可与。但欲呕，胸中痛，微溏者，此非柴胡证。以呕，故知极吐下也。

太阳居三阳之表，其病过经不解，不转属阳明，则转少阳矣。心烦喜呕，为柴胡证。然柴胡证或胸中烦而不痛，或大便微结而不溏，或腹中痛而不满。此则胸中痛，大便溏，腹微满，皆不是柴胡证。但以欲呕一证似柴胡，当深究其欲呕之故矣。夫伤寒中风，有柴胡证，有半表证也，故呕而发热者主之。此病既不关少阳寒热往来、胁下痞硬之半表，见太阳过经而来，一切皆属里证，必十日前吐下而误之坏病也。胸中痛者，必极吐可知；腹微满，便微溏，必误下可知。是太阳转属阳明，而不属少阳矣。今胃气虽伤，而余邪未尽，故与调胃承气和之。不用枳、朴者，以胸中痛、上焦伤，即呕多虽有阳明证，不可攻之谓也。若未经吐下，是病气分而不在胃，则呕不止而郁郁微烦者，当属之大柴胡矣。

此阳明少阳疑似证。前条得坏病之虚，此条得坏病之实。

上论柴胡变证。

太阳病，过经十余日，反二三下之，后四五日，柴胡证仍在者，先与小柴胡汤。呕不止，心下急，郁郁微烦者，为未解也，与大柴胡汤下之则愈。

病从外来者，当先治外而后治其内。此屡经妄下，半月余而柴胡证仍在。因其人不虚，故枢

机有主而不为坏病。与小柴胡和之，表证虽除，内尚不解。以前此妄下之药，但去肠胃有形之物，而未泄胸膈气分之结热也。急者满也，但满而不痛，即痞也。姜、夏以除呕，柴、芩以去烦，大枣和里，枳、芍舒急。而曰下之则愈者，见大柴胡为下剂，非和剂也。若与他药和下之，必有变证，意在言外。呕不止，属有形；若欲呕，属无形。

伤寒十余日，热结在里，复往来寒热者，与大柴胡汤。

里者对表而言，不是指胃。此热结气分，不属有形，故十余日复能往来寒热。若热结在胃，则蒸蒸发热，不复知有寒矣。往来寒热，故倍生姜佐柴胡以解表；结热在里，故去参、甘之温补，加枳、芍以破结。

伤寒发热，汗出不解，心下痞硬，呕吐而下利者，大柴胡汤主之。

汗出不解，蒸蒸发热者，是调胃承气证。汗出解后，心下痞硬，下利者，是生姜泻心证。此心下痞硬，协热而利，表里不解，似桂枝人参证。然彼在妄下后而不呕，则此未经下而呕，则呕而发热者，小柴胡主之矣。然痞硬在心下而不在胁下，斯虚实补泻之所由分也。故去参、甘之甘温益气，而加枳、芍之酸苦涌泄耳。

上论大柴胡证。

大柴胡汤

小柴胡汤去人参、甘草，加生姜二两，芍药三两，枳实四枚。余同小柴胡法。

按：大柴胡是半表半里气分之下药，并不言大便。其心下急与心下痞硬，是胃口之病，而不在胃中；结热在里，非结实在胃。且下利则地道已通，仲景不用大黄之意晓然。若以"下之"二字妄加大黄，则十枣汤"攻之"二字，如何味乎？

大小柴胡，俱是两解表里，而有主和主攻之异。和无定体，故有加减；攻有定局，故无去取之法也。

建中汤证

伤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烦者，小建中汤主之。

伤寒二三日，无阳明证，是少阳发病之期。不见寒热头痛胸胁苦满之表，又无腹痛苦呕或咳或渴之里，但心悸而烦，是少阳中枢受寒，而木邪挟相火为患。相火旺则君火虚。离中真火不藏，故悸；离中真火不足，故烦。非辛甘以助阳，酸苦以维阴，则中气亡矣。故制小建中以理少阳，佐小柴胡之不及。心烦心悸原属柴胡证而不用柴胡者，首揭伤寒不言发热，则无热而恶寒可知。心悸而烦，是寒伤神、热伤气矣。二三日间，热已发里，寒犹在表，原是半表半里证。然不往来寒热，则柴胡不中与也。心悸当去黄芩，心烦不呕当去参半。故君桂枝通心而散寒，佐甘草、枣、饴，助脾安悸，倍芍药泻火除烦，任生姜佐金平木。此虽桂枝加饴而倍芍药，不外柴胡加减之法。名建中，寓发汗于不发之中。曰小者，以半为解表，不全固中也。少阳妄汗后，胃不和，因烦而致躁，宜小柴胡清之；未发汗，心已虚，因悸而致烦，宜小建中和之。

伤寒，阳脉涩、阴脉弦，法当腹中急痛，先用小建中汤；不差者，小柴胡汤主之。

尺、寸俱弦，少阳受病也。今阳脉涩而阴脉弦，是寒伤厥阴，而不在少阳也。寸为阳，阳主表，阳脉涩者，阳气不舒，表寒不解也。弦为木邪，必挟相火，相火不能御寒，必还入厥阴而为患。厥阴抵少腹，挟胃属肝络胆，则腹中皆厥阴部也。尺为阴，尺主里。今阴脉弦，为肝脉，必当腹中急痛矣。肝苦急，甘以缓之，酸以泻之，辛以散之，此小建中为厥阴驱寒发表平肝逐邪之先着也。然邪在厥阴，腹中必痛，原为险症，一剂建中，未必成功。设或不差，当更用柴胡，令邪走少阳，使有出路。所谓阴出之阳则愈，又以小柴胡佐小建中之不及也。

前条辨证，此条辨脉。前条是少阳相火犯心而烦，其证显；此条是厥阴相火攻腹而痛，其证隐。若腹痛而非相火，不得用芍药之寒。《内经》：暴腹胀大，皆属于热。此腹痛用芍药之义。

或问腹痛前以小建中温之，后以小柴胡凉之，仲景岂姑试之乎？曰非也。不差者，但未愈，非更甚也。先以建中解肌而发表，止痛在芍药；继以柴胡补中而达邪，止痛在人参。按柴胡加减

法，腹中痛者去黄芩加芍药，其功倍于建中，岂有温凉之异乎？阳脉仍涩，故用人参以助桂枝；阴脉仍弦，故用柴胡以助芍药。若一服差，又何必更用人参之温补、柴胡之升降乎？仲景有一证用两方者，如用麻黄汗解，半日复烦，用桂枝更汗同法。然皆设法御病，非必然也。先麻黄继桂枝，是从外之内法；先建中继柴胡，是从内之外法。

呕家，不可用建中汤，以甘故也。

此建中汤禁，与酒客不可与桂枝同义。心烦喜呕，呕而发热，柴胡证也。胸中有热，腹痛欲呕，黄连汤证也。太少合病，自利而呕，黄芩汤证也。

小建中汤

桂枝去粗皮 生姜各三两 芍药六两 炙甘草二两 大枣十二枚，擘 胶饴一升

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内胶饴，更上微火消解，温服一升，日三服。

黄连汤证

伤寒，胸中有热，胃中有邪气，腹中痛，欲呕吐者，黄连汤主之。

此热不发于表而在胸中，是未伤寒前所蓄之热也。邪气者即寒气。夫阳受气于胸中，胸中有热，上形头面，故寒邪从胁入胃。《内经》所谓："中于胁[①]则下少阳"者是也。今胃中寒邪阻隔，胸中之热不得降，故上炎作呕；胃脘之阳不外散，故腹中痛也。热不在表，故不发热；寒不在表，故不恶寒。胸中为里之表，腹中为里之里。此病在焦府之半表里，非形躯之半表里也。往来寒热者，此邪由颊入经，病在形身之半表里。如五六日而胸胁苦满，心烦喜呕，此伤于寒而传为热，非素有之热。或腹中痛者，是寒邪自胸入腹，与此由胁入胸胃不同。故君以黄连，亦以佐柴胡之不及也。

欲呕而不得呕，腹痛而不下利，似乎今人所谓干霍乱、绞肠痧等症。

黄连汤

黄连三两 干姜三两 炙甘草二两 桂枝三两 人参二两 半夏半升 大枣十二枚，擘

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夜二服。

此亦柴胡加减方也。表无热，腹中痛，故不用柴、芩。君黄连以泻胸中积热，姜、桂以驱胃中寒邪，佐甘、枣以缓腹痛，半夏除呕，人参补虚。虽无寒热往来于外，而有寒热相持于中，仍不离少阳之治法耳。

此与泻心汤大同，而不名泻心者，以胸中素有之热，而非寒热相结于心下也。看其君臣更换处，大有分寸。

黄芩汤证

太阳与少阳合病，自下利者，与黄芩汤；若呕者，黄芩加半夏生姜汤主之。

两阳合病，阳盛阴虚，阳气下陷入阴中，故自下利。太阳与阳明合病，是邪初入阳明之里，与葛根汤辛甘发散，以从阳也，又下者举之之法。太阳与少阳合病，是邪已入少阳之里，与黄芩汤酸苦涌泄，以为阴也，又通因通用之法。

黄芩汤

黄芩三两 甘草三两，炙 芍药三两 大枣十二枚

水一斗，煮取二升，去滓，温服一升，日再服，夜一服。呕者加半夏半升，生姜三两。

此小柴胡加减方也。热不在半表，已入半里，故以黄芩主之。虽非胃实，亦非胃虚，故不须人参补中也。

阳明少阳合病，必自下利，其脉不负者顺也。负者失也。互相克贼，名为负。若少阳负趺阳者为顺也。

两阳合病，必见两阳之脉。阳明脉大，少阳脉弦，此为顺脉。若大而不弦，负在少阳；弦而不大，负在阳明。是互相克贼，皆不顺之候矣。然木克土，是少阳为贼邪。若少阳负而阳明不负，亦负中之顺脉。

---

① 胁：《灵枢·邪气藏府病形》作"颊"。《灵枢》下文又曰："其中于膺背两胁，亦中其经。"柯氏似取后者而变其文。

伤寒论注卷四

太阴脉证

太阴之为病，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结硬。

阳明，三阳之里，故提纲属里之阳证；太阴，三阴之里，故提纲皆里之阴证。太阴之上，湿气主之，腹痛吐利，从湿化也。脾为湿土，故伤于湿，脾先受之。然寒湿伤人，入于阴经，不能动藏，则还于府。府者胃也，太阴脉布胃中，又发于胃。胃中寒湿，故食不内而吐利交作也。太阴脉从足入腹，寒气时上，故腹时自痛，法宜温中散寒。若以腹满为实而误下，胃中受寒，故胸下结硬。

自利不渴者，属太阴，以其藏有寒故也，当温之，宜四逆辈。

伤寒四五日，腹中痛，若转气下趋少腹者，此欲自利也。

上条明自利之因，此条言自利之兆。四五日是太阴发病之期。

伤寒，脉浮而缓，手足自温者，系在太阴。太阴当发身黄，若小便自利者，不能发黄。至七八日，虽暴烦，下利日十余行，必自止，以脾家实，腐秽当去故也。

前条是太阴寒湿，脉当沉细；此条是太阴湿热，故脉浮缓。首揭伤寒，知有恶寒证。浮而缓，是桂枝脉。然不发热而手足温，是太阴伤寒，非太阳中风矣。然亦暗对不发热言耳，非太阴伤寒必手足温也。夫病在三阳，尚有手足冷者，何况太阴？陶氏分太阴手足温、少阴手足寒、厥阴手足厥冷，是大背太阴四肢烦疼、少阴一身手足尽热之义。第可言手足为诸阳之本，尚自温，不可谓脾主四肢故当温也。凡伤寒则病热，太阴为阴中之阴，阴寒相合，故不发热。太阴主肌肉，寒湿伤于肌肉，而不得越于皮肤，故身当发黄。若水道通调，则湿气下输膀胱，便不发黄矣。然寒湿之伤于表者，因小便而出；湿热之蓄于内者，必从大便而出也。发于阴者六日愈，至七八日阳气来复，因而暴烦下利。虽日十余行，不须治之，以脾家积秽臭塞于中，尽自止矣。手足自温，是表阳犹在，暴烦是里阳陡发。此阴中有阳，与前藏寒不同。能使小便利，则利自止，不须温，亦不须下也。

伤寒下利，日十余行，脉反实者死。

脾气虚而邪气盛，故脉反实也。

太阴病脉弱，其人续自便利，设当行大黄、芍药者，宜减之，以其胃气弱，易动故也。

太阴脉本弱，胃弱则脾病，此内因也。若因于外感，其脉或但浮，或浮缓，是阴病见阳脉矣。下利为太阴本证。自利因脾实者，腐秽尽则愈；自利因藏寒者，四逆辈温之则愈。若自利因太阳误下者，则腹满时痛，当加芍药；而大实痛者，当加大黄矣。此下后脉弱，胃气亦弱矣。小其制而与之，动其易动，合乎通因通用之法。

大黄泻胃，是阳明血分下药；芍药泻脾，是太阴气分下药。下利腹痛，热邪为患，宜芍药下之。下利腹痛为阴寒者，非芍药所宜矣。仲景于此，芍药与大黄并提，勿草草看过。

恶寒脉微而复利，亡血也，四逆加人参汤主之。

方注见四逆汤注中。

上论太阴伤寒脉证。

太阴病，脉浮者，可发汗，宜桂枝汤。

太阴主里，故提纲皆属里证。然太阴主开，不全主里也。脉浮者病在表，可发汗，太阴亦然也。尺寸俱沉者，太阴受病也。沉为在里，当见腹痛吐利等证；此浮为在表，当见四肢烦疼等证。里有寒邪，当温之，宜四逆辈；表有风热，可发汗，宜桂枝汤。太阳脉沉者，因于寒，寒为阴邪，沉为阴脉；太阴有脉浮者，因乎风，风为阳邪，浮为阳脉也。谓脉在三阴则俱沉，阴经不当发汗者，非也。但浮脉是麻黄脉，沉脉不是桂枝

证，而反用桂枝汤者，以太阴是里之表证，桂枝是表之里药也。

太阴中风，四肢烦疼，阳微阴涩而长者，为欲愈。

风为阳邪，四肢为诸阳之本。脾主四肢，阴气衰少，则两阳相搏，故烦疼。脉涩与长，不是并见，涩本病脉，涩而转长，病始愈耳。风脉本浮，今而微，知风邪当去。涩则少气少血，今而长则气治，故愈。

四肢烦疼，是中风未愈前证；微涩而长，是中风将愈之脉。宜作两截看。

太阳以恶风、恶寒别风寒，阳明以能食、不能食别风寒，太阴以四肢烦、温别风寒，是最宜着眼。少阳为半表半里，又属风藏，故伤寒、中风互称。少阴厥阴，则但有欲愈脉，无未愈证，惜哉！

上论太阴中风脉证。

太阴病欲解时，从亥至丑上。

《经》曰：夜半后而阴隆，为重阴。又曰：合夜至鸡鸣，天之阴，阴中之阴也。脾为阴中之至阴，故主亥、子、丑时。

三白散证

寒实结胸，无热证者，与三白小陷胸汤；为散亦可服。

太阳表热未除，而反下之，热邪与寒水相结，成热实结胸。太阴腹满时痛，而反下之，寒邪与寒药相结，成寒实结胸。无热证者，不四肢烦疼者也。名曰三白者，三物皆白，别于黄连小陷胸也。旧本误作三物，以黄连、栝楼投之，阴盛则亡矣。又误作白散，是二方矣。黄连、巴豆，寒热天渊，云亦可服，岂不误人？且妄编于太阳篇中水渍证后，而方后又以身热皮粟一段杂之，使人难解。今移太阴胸下结硬之后，其证其方，若合符节①。

按：三白小陷胸，非是两汤，系三白可陷下胸中之结耳。不可作两句看，盖既称寒实，小陷胸是大寒之药，乃下井投石耳。

三物白散

桔梗 贝母各二钱 巴豆一分，去皮，熬黑，研如脂

上二味，为散，内巴豆，更于臼中杵之，以白饮和服。强人半钱匕，羸者减之。

贝母主疗心胸郁结，桔梗能开提血气，利膈宽胸。然非巴豆之辛热斩关而入，何以胜硝、黄之苦寒，使阴气流行而成阳也？白饮和服者，甘以缓之，取其留恋于胸，不使速下耳。散者散其结塞，比汤以荡之更精。

病在膈上者，必吐；在膈下者，必利。

本证原是吐利，因胸下结硬，故不能通。因其势而利导之，则结硬自除矣。

不利，进热粥一杯；利过不止，进冷粥一杯。

东垣云：淡粥为阴中之阳，所以利小便。今人服大黄后，用粥止利，即此遗意耳。

少阴脉证

少阴之为病，脉微细，但欲寐也。

三阳以少阳为枢，三阴以少阴为枢。弦为木象，浮而弦细者，阳之少也；微为水象，沉而微细者，阴之少也。卫气行阳则寤，行阴则寐。日行二十五度，常从足少阴之间，分行藏府。今少阴病，则入阳分多，故欲寐。欲寐是病人意中，非实能寐也。少阳提纲，各臻其妙。

少阴病，欲吐不吐，心烦，但欲寐，五六日自利而渴者，属少阴也。虚，故引水自救。若小便色白者，少阴病形悉具。小便白者，以下焦虚，有寒，不能制水故也。

欲吐而不得吐者，枢病而开阖不利也，与喜呕同。少阳脉下胸中，故胸烦，是病在表之里也；少阴经出络心，故心烦，是病在里之里也。欲吐不得吐，欲寐不得寐，少阴枢机之象也。五六日，正少阴发病之期。太阴从湿化，故自利不渴；少阴从火化，故自利而渴。少阴主下焦，输津液司闭藏者也。下焦虚，则坎中之阳，引水上交于离而未能，故心烦而渴。关门不闭，故自利。不能制火，由于不能制水故耳。然必验小便者，以少阴主水，热则黄赤，寒则清白也。若不于此详察

① 符节：古时出入关口的凭证。

之，则心烦而渴。但治上焦之实热，而不顾下焦之虚寒，则热病未除，下利不止矣。

按：自利不渴属太阴，而渴则属少阴也。

少阴病，脉沉细数，病为在里，不可发汗。

前条详证，后条详脉。脉浮为在表，然亦有里证，如脉浮而大，心下反硬，有热属藏者是矣。沉为在里，然亦有表证，如少阴病，反发热者是矣。少阴脉沉者当温，然数则为热，又不可温；而数为在藏，是为在里，更不可汗。可不审之精而辨之确乎？

少阴病，脉微，不可发汗，亡阳故也。阳已虚，尺中弱涩者，复不可下之。

少阴之不可汗下，与少阳同。因反发热，故用麻黄微汗；因里热甚，故用承气急下。此病反其本，故治亦反其本。微为无阳，涩为少血。汗之亡阳，下之亡阴。阳虚者既不可汗，即[1]不可下，玩"复"字可知。其尺脉弱涩者，复不可下，亦不可汗也。若谓无阳是阴邪而下之，其误人甚矣。

病人脉阴阳俱紧，反汗出者，亡阳也。此属少阴，法当咽痛而复吐利。

太少阴阳各异，或脉同证殊，或脉证相同。从脉从证之时，大宜详审。脉沉发热，为太阳少阴相似证，前辈言之矣。阴阳俱紧，为太阳少阴相似脉，尚未有知之者。紧脉为寒，当属少阴。然病发于阴，不当有汗，反汗出者，阴极似阳也。盖太阳主外，阳虚不能作汗，故发热而反无汗；少阴主里，阴虚生内热，故身无热而汗反出。亡阳者，虚阳不归，其邪皆由少阴不藏所致。故上焦从火化而咽痛呕吐，下焦从阴虚而下利不止也，宜八味肾气丸主之。

脉阴阳俱紧者，口中气出，唇口燥干，鼻中涕出，蜷卧足冷，舌上胎滑。勿妄治也。到七日以来，其人微发热，手足温者，此为欲解。或到八日已上，反大发热者，此为难治。设使恶寒者，必欲呕也；腹内痛者，必欲利也。

此是少阴经文，与此上下文符合，王氏集脉法中，以无少阴二字也。少阴脉络肺，肺主鼻，故鼻中涕出；少阴脉络舌本，故舌上胎滑；少阴大络注诸络以温足胫，故足冷。诸证全似亡阳，而不名亡阳者，外不汗出，内不吐利也。口中气出，唇口干燥，鼻中涕出，此为内热。阴阳脉紧，舌上胎滑，蜷卧足冷，又是内寒。此少阴为枢，故见寒热相持。病虽发于阴，而口、舌、唇、鼻之半表里，恰与少阳口、咽，目之半表里相应也。治之者，与少阳不同，当神而明之，汗、吐、下，温、清、补之法，勿妄用也。与其用之不当，宁静以待之。若至七日，一阳来复，微发热，手足温，是阴得阳则解也，阴阳自和，紧脉自去矣。若微热不解，八日以上反大热，此为晚发。恐畜热有余，或发痈脓，或便脓血，为难治耳。若七日来，设使其人不能发热，以阴阳俱紧之脉，反加恶寒，是寒甚于表，上焦应之，必欲呕矣。如反加腹痛，是寒甚于里，中焦受之，必欲利矣。

脉阴阳俱紧，至于吐利，其脉独不解，紧去人安，此为欲解。

阴阳俱紧，至于吐利，紧脉不去，此亡阳也。紧去则吐利自止，其人可安。此据脉辨证法。

少阴病脉紧，至七八日，自下利，脉暴微，手足反温，脉紧反去者，为欲解也。虽烦下利，必自愈。

前条是亡阳脉证，此条是回阳脉证。前条是反叛之反，此条是反正之反。玩反温，前此已冷可知。微本少阴脉，烦利本少阴证。至七八日，阴尽阳复之时，紧去微见，所谓谷气之来也，徐而和矣。烦则阳已反于中宫，温则阳已敷于四末。阴平阳秘，故烦利自止。

少阴中风，脉阳微阴浮者，为欲愈。

阳微者，复少阴之本体；阴浮者，知坎中之阳回。微则不紧，浮则不沉，即暴微而紧反去之谓也。邪从外来者，仍自内而出，故愈。

少阴病欲解时，从子至寅上。

天以一生水而开于子，故少阴主于子。

少阴病，若利自止，恶寒而蜷卧，手足温者可治。

少阴病，恶寒身蜷而利，手足逆冷者不治。

伤寒以阳为主，不特阴证见阳脉者生，又阴病见阳证者可治。背为阳，腹为阴。阳盛则作痉，

---

① 即：疑当作"又"。

阴盛则蜷卧。若利而手仍温，是阳回，故可治，若利不止而手足逆冷，是纯阴无阳。所谓六府气绝于外者，手足寒；五藏气绝于内者，下利不禁矣。

少阴病，恶寒而蜷，时自烦，欲去衣被者可治。

少阴病，四肢冷逆，恶寒而蜷，脉不至，不烦而躁者死。

阳盛则烦，阴极则躁。烦属气，躁属形。烦发于内，躁见于外，形从气动也。时自烦，是阳渐回；不烦而躁，是气已先亡，惟形独存耳。

少阴病吐利，手足不逆冷，反发热者，不死；脉不至者，灸少阴七壮。

少阴病吐利，烦躁四逆者死。

上吐下利，胃脘之阳将脱；手足不逆冷，诸阳之本犹在；反发热，卫外之阳尚存。急灸少阴，则脉可复而吐利可止也。若吐利而兼烦躁，四肢俱冷，纯阴无阳，不可复生矣。

少阴动脉在太溪，取川流不息之义也。其穴在足内踝后跟骨上动脉陷中，主手足厥冷、寒至节，是少阴之原。此脉绝则死，伏留在足内踝骨上二寸动脉陷中，灸之能还大脉，是少阴之经。

少阴病，脉微涩，呕而汗出，大便数而少者，宜温其上，灸之。

少阴病，脉沉微细，但欲卧，汗出，不烦，自欲吐。至五六日，自利复烦躁，不得卧寐者死。

脉微而涩，呕而汗出，阳已亡矣。大便数少而不下利，是下焦之阳尚存，急灸百会以温其上，则阳犹可复也。脉沉微细，是少阴本脉；欲卧欲吐，是少阴本证。当心烦而反不烦，心不烦而反汗出，亡阳已兆于始得之日矣。五六日自利，而反烦躁不得卧，是微阳将绝，无生理矣。同是恶寒蜷卧，利止手足温者可治，利不止手足逆冷者不治；时自烦欲去衣被者可治，不烦而躁，四逆而脉不至者死。同是吐利，手足不逆冷，反发热者不死，烦躁四逆者死。同是呕吐汗出，大便数少者可治，自利烦躁，不得卧者死。盖阴阳互为其根，阴中有阳则生，无阳则死，独阴不生故也。是以六经以少阴为枢。

少阴病，下利止而头眩，时时自冒者死。

冒家自汗则愈，今头弦而时时自冒，清阳之气已脱。此非阳回而利止，是水谷已竭，无物更行也。

少阴病，六七日，息高者死。

气息者，乃肾间动气，藏府之本，经脉之根，呼吸之蒂，三焦生气之原也。息高者，但出心与肺，不能入肝与肾，生气已绝于内也，六经中独少阴历言死证，他经无死证，甚者但曰难治耳，知少阴病是生死关。

病六七日，手足三部脉皆至，大烦而口噤不能言，其人躁扰者，必欲解也。若脉和，其人大烦，目重睑内际黄者，此欲解也。

脉者，资始于肾，朝会于肺，肾气绝则脉不至。三部手足皆至，是脉道已通，有根有本，非暴出可知。大烦躁扰者，是阴出之阳，非阴极而发也。口噤不能言，因脉气初复，营血未调，脾涩不运故耳。若所至之脉和调，虽大烦不解，亦不足虑。再视其人之目重睑内际，此属于脾，若色黄而不杂他藏之色，是至阴未虚，虽口噤亦不足虑矣。此以脾为五藏之母，又水位之下，土气承之也。

麻黄附子汤证

少阴病，始得之，无汗恶寒，反发热脉沉者，麻黄附子细辛汤主之。

太阳主表，病发于阳，故当发热；少阴主里，病发于阴，只当内热。今始得寒邪，即便发热，似乎太阳，而属之少阴者何？《内经》曰："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沉。"故反热而脉则沉也。肾为坎象，二阴不藏，则一阳无蔽，阴邪始得而内侵，孤阳因得以外散耳。病在表脉浮者，可发汗可知；病在表脉沉者，亦不可不汗矣。然沉为在里，而反发其汗，津液越出，亡阳则阴独矣。故用麻黄开腠理，细辛散浮热，而无附子固元阳，则热去寒起，亡可立待也。其人不知养藏之道，逆冬气而伤肾，故有此证。能不扰乎阳，无泄皮肤，去寒就温，讵有此患哉？本条当有无汗恶寒证。

少阴病，始得之二三日，麻黄附子甘草汤微发汗。以二三日无里证，故微发汗也。

言无里证，则有表证可知。以甘草易细辛，

故曰微发汗。要知此条是微恶寒、微发热，故微发汗也。《皮部论》云："少阴之阴，其入于经也，从阳部注于经；其出者，从阴内注于骨。"此证与附子汤证，皆是少阴表证。发热脉沉无里证者，从阳部注于经也；身体骨节痛，手足寒，背恶寒，脉沉者，从阴内注于骨也。从阳注经，故用麻黄、细辛；从阴注骨，故用参、苓、术、芍。口中和，枢无热，皆可用附子。

麻黄附子细辛汤

麻黄 细辛各三两 附子一枚，炮，去皮

水一斗，先煮麻黄，减二升，去沫，沸，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麻黄附子甘草汤

前方去细辛加甘草二两，水七升，煎法同。亦见微发汗之意。

少阴病八九日，一身手足尽热者，以热在膀胱，必便血也。

此藏病传府，阴乘阳也，气病而伤血，阳乘阴也，亦见少阴中枢之象。发于阴者六日愈，到七日其人微发热手足温者，此阴出之阳则愈也。到八日以上，反大发热者，肾移热于膀胱，膀胱热则太阳经皆热。太阳主一身之表，为诸阳主气。手足者诸阳之本，故一身手足尽热。太阳经多血，血得热则行。阳病者，上行极而下，故尿血也。此里传表证，是自阴转阳则易解，故身热虽甚不死。轻则猪苓汤，重则黄连阿胶汤可治。与太阳热结膀胱，血自下者，证同而来因则异。

少阴传阳证者有二：六七日腹胀不大便者，是传阳明；八九日一身手足尽热者，是传太阳。

下利便脓血，指大便言；热在膀胱而便血，是指小便言。

少阴病，咳而下利谵语者，被火气劫故也；小便必难，以强责少阴汗也。

上咳下利，津液丧亡，而谵语非转属阳明。肾主五液，入心为汗。少阴受病，液不上升，所以阴不得有汗也。少阴发热，不得已用麻黄发汗，即用附子以固里，岂可以火气劫之而强发汗也？少阴脉入肺，出络心。肺主声，心主言，火气迫心肺，故咳而谵语也。肾主二便，治下焦，济泌别汁，渗入膀胱。今少阴受邪，复受火侮，枢机无主，大肠清浊不分，膀胱水道不利，故下利而小便难也。小便利者，其人可治。此阴虚，故小便难。

少阴病，但厥无汗，而强发之，必动其血。未知从何道出，或从口鼻，或从目出，是名下厥上竭，为难治。

阳气不达于四肢，故厥。厥为无阳，不能作汗，而强发之。血之与汗，异名同类，不夺其汗，必动其血矣。上条火劫发汗，上伤心肺，下竭膀胱，犹在气分，其害尚轻。峻剂发汗，伤经动血。若阴络伤而下行，犹或可救；若阳络伤而上溢，不可复生矣。妄汗之害如此。

附子汤证

少阴病，身体痛，手足寒，骨节痛，脉沉者，附子汤主之。

少阴病，得之一二日，口中和，其背恶寒者，当灸之，附子汤主之。

少阴主水，于象为坎。一阳居其中，故多热证。是水中有火，阴中有阳也。此纯阴无阳，阴寒切肤，故身疼。四肢不得禀阳气，故手足寒。寒邪自经入藏，藏气实而不能入，则从阴内注于骨，故骨节疼。此身疼骨痛，虽与麻黄证同，而阴阳寒热彼此判然。脉沉者，少阴不藏，肾气独沉也。口中兼咽与舌言，少阴之脉循喉咙，挟舌本，故少阴有口干、舌燥、咽痛等证。此云和者，不燥干而渴，火化几于息矣。人之生也，负阴而抱阳，故五藏之俞，皆系于背。背恶寒者，俞气化薄，阴寒得以乘之也。此阳气凝聚而成阴，必灸其背俞，便阴气流行而为阳。急温以附子汤，壮火之阳，而阴自和矣。

附子汤

附子二枚，炮 白术四两 人参二两 芍药 茯苓各三两

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此伤寒温补第一方也，与真武汤似同而实异。倍术、附去姜加参，是温补以壮元阳，真武汤还是温散而利肾水也。

真武汤证

少阴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此为有水气。其人或咳，或小便利，或下利，呕者，真武汤主之。

为有水气，是立真武汤本意。小便不利是病根。腹痛下利，四肢沉重疼痛，皆水气为患，因小便不利所致。然小便不利，实由坎中之无阳。坎中火用不宣，故肾家水体失职，是下焦虚寒，不能制水故也。法当壮元阳以消阴翳，逐留垢以清水源，因立此汤。末句语意，直接有水气来。后三项是真武加减证，不是主证。若虽有水气而不属少阴，不得以真武主之也。

真武汤

茯苓 芍药 生姜各三两 白术二两 附子一枚，炮

水八升，煮取三升，温服七合，日三服。咳者，加五味半升、细辛一两。小便利而下利者，去芍药、茯苓，加干姜一两。呕者，去附子，加生姜，足前成半斤。

真武，主北方水也。坎为水，而一阳居其中，柔中之刚，故名真武。是阳根于阴，静为动本之义。盖水体本静，动而不息者，火之用也。火失其位，则水逆行。君附子之辛温，以奠阴中之阳；佐芍药之酸寒，以收炎上之用；茯苓淡渗，以正润下之体；白术甘苦，以制水邪之溢。阴平阳秘，少阴之枢机有主，开阖得宜，小便自利，腹痛下利自止矣。生姜者，用以散四肢之水气，与肤中之浮热也。

咳者，是水气射肺所致。加五味子之酸温，佐芍药以收肾中水气；细辛之辛温，佐生姜以散肺中水气。小便自利而下利者，胃中无阳。则腹痛不属相火，四肢困于脾湿，故去芍药之酸寒，加干姜之辛热，即茯苓之甘平亦去之。此为温中之剂，而非利水之剂矣。呕者是水气在中，故中焦不治。四肢不利者，不涉少阴，由于太阴湿化不宣也。与水气射肺不同，法不须附子之温肾，倍加生姜以散邪。此和中之剂，而非下焦之药矣。

附子、芍药、茯苓、白术，皆真武所重。若去一，即非真武汤。

太阳病发汗，汗出不解，其人仍发热，心下悸，头眩，身睘动振振欲擗地者，真武汤主之。

肾液入心而为汗，汗出不能遍身，故不解。所以然者，太阳阳微，不能卫外而为固，少阴阴虚，不能藏精而起亟也。仍发热而心下悸，坎阳外亡而肾水凌心耳。头眩身睘，因心下悸所致。振振欲擗地，形容身睘动之状。凡水从火发，肾火上炎，水邪因得上侵。若肾火归原，水气自然下降，外热因之亦解。此条用真武者，全在降火利水，重在发热而心下悸，并不在头眩身睘动也。如伤寒厥而心下悸，宜先治水，亦重在悸，不重在厥。但彼本于太阳寒水内侵，故用桂枝；此则少阴邪水泛溢，故用附子。仲景此方，为少阴治水而设。附会三纲之说者，本为误服青龙而设。不知服大青龙而厥逆筋惕肉睘，是胃阳外亡。轻则甘草干姜汤，重则建中、理中辈，无暇治肾。即欲治肾，尚有附子汤之大温补，而乃用真武耶？要知小便自利，心下不悸，便非真武汤证。

理中丸证

病发热头痛，身疼恶寒，上吐下利者，名曰霍乱。热多欲饮水者，五苓散主之；寒多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

理中丸

人参 甘草 白术 干姜

捣筛为末，蜜和丸，如鸡黄大。以沸汤数合，和一丸，研碎，温服之。日三四，夜二服。腹中未热，加至三四丸。然不及汤，汤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若脐上筑者，肾气动也，去术加桂。吐多者，去术加生姜三两。下多者还用术。悸者加茯苓。腹中痛，虚者加人参。腹满者去术，加附子一枚。

桃花汤证

少阴病二三日至五日，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便脓血者，桃花汤主之。

本证与真武不同。彼以四肢沉重疼痛，是为有水气；此便脓血，是为有火气矣。盍不清火，反用温补？盖治下焦水气，与心下水气不同法；下焦便脓血，与心下痛、心中烦，亦应异治也。心为离火，而真水居其中，法当随其势之润下，故用苦寒以泄之；坎为水而真火居其中，法当从其性之炎上，故用苦温以发之。火郁于下，则克庚金；火炎于上，则生戊土。五行之理，将来者进，已往者退。土得其令，则火退位矣；水归其职，腹痛自除、脓血自清、小便自利矣。故制此方，不清火，不利水，一惟培土，又全赖干姜转旋，而石脂、秔米得收平成之绩也。名桃花者，取春和之义，非徒以色言耳。

桃花汤

赤石脂一斤，一半全用，一半筛用 干姜一两 粳米一升

石脂性涩以固脱，色赤以和血，味甘而酸。甘以补元气，酸以收逆气，辛以散邪气，故以为君。半为块而半为散，使浊中清者，归心而入营；浊中浊者，入肠而止利。火曰炎上，又火空则发，得石脂以涩肠，可以遂其炎上之性矣。炎上作苦，佐干姜之苦温，以从火化，火郁则发之也。火亢则不生土，臣以粳米之甘，使火有所生，遂成有用之火。土中火用得宣，则水中火体得位，下陷者上达，妄行者归原，火自升而水自降矣。

少阴病，腹痛下利，是坎中阳虚。故真武有附子，桃花用干姜，不可以小便不利作热治。真武是引火归原法，桃花是升阳散火法。

坎阳有余，能出形躯之表而发热，麻黄附子汤是矣。坎阳不虚，尚能发热于躯内之上焦，如口燥、舌干、咽痛、心烦、胸满、心痛等证是矣。坎阳不足，不能发热于腰以上之阳，仅发热于腰以下之阴，如小便不利、下利便脓血者是矣。此为伏阳屈伏之火，与升阳之火不同。

少阴病，便脓血者可刺。

便脓血，亦是热入血室所致，刺期门以泻之。病在少阴而刺厥阴，实则泻其子也。

四逆汤证上

脉浮而迟，表热里寒，下利清谷者，四逆汤主之。

脉浮为在表，迟为在藏，浮中见迟，是浮为表虚，迟为藏寒。未经妄下而利清谷，是表为虚热，里有真寒矣。仲景凡治虚证，以里为重，协热下利，脉微弱者，便用人参，汗后身疼，脉，沉迟者，便加人参。此脉迟而利清谷，且不烦不咳，中气大虚，元气已脱，但温不补，何以救逆乎？观茯苓四逆之烦躁，且用人参，况通脉四逆，岂得无参？是必因本方之脱落而成之耳。

此是伤寒证。然脉浮表热，亦是病发于阳，世所云漏底伤寒也。必其人胃气本虚，寒邪得以直入脾胃，不犯太、少二阳，故无口苦、咽干、头眩、项强痛之表证。然全赖此表热，尚可救其里寒。

下利清谷，不可攻表，汗出必胀满。

里气大虚，不能藏精而为阳之守，幸表阳之尚存，得以卫外而为固，攻之更虚其表。汗生于谷，汗出阳亡，藏寒而生满病也。

下利腹胀满，身体疼痛，先温其里。

伤寒下之后，续得下利清谷不止，身疼痛者，急当救里，宜四逆汤。

下利是里寒，身痛是表寒。表宜温散，里宜温补。先救里者，治其本也。

病发热头疼，脉反沉，若不差，身体疼痛，当救其里，宜四逆汤。

此太阳麻黄汤证。病为在表，脉当浮而反沉，此为逆也。若汗之不差，即身体疼痛不罢，当凭其脉之沉而为在里矣。阳证见阴脉，是阳消阴长之兆也。热虽发于表，为虚阳，寒反据于里，是真阴矣。必有里证伏而未见，藉其表阳之尚存，乘其阴之未发，迎而夺之，庶无吐利厥逆之患，里和而表自解矣。

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故脉有余而证不足，则从证；证有余而脉不足，则从脉。有余可假，而不足为真，此仲景心法。

大汗，若大下利，而厥冷者，四逆汤主之。

大汗则亡阳，大下则亡阴，阴阳俱虚，故厥冷。但利非清谷，急温之，阳回而生可望也。

大汗出，热不去，内拘急，四肢疼，又下利，厥逆而恶寒者，四逆汤主之。

治之夫宜，虽大汗出而热不去，恶寒不止，表未除也。内拘急而下利，里寒已发，四肢疼而厥冷，表寒又见矣。可知表热里寒者，即表寒亡阳者矣。

呕而脉弱，小便复利，身有微热，见厥者难治，四逆汤主之。

呕而发热者，小柴胡证。此脉弱而微热，非相火明矣。内无热，故小便利；表寒虚，故见厥；是膈上有寒饮，故呕也。伤寒以阳为主，阳消阴长，故难治。

既吐且利，小便复利，而大汗出，下利清谷，内寒外热，脉微欲绝者，四逆汤主之。

吐利交作，中气大虚，完谷不化，脉微欲绝，气血丧亡矣。小便复利而大汗出，是门户不要，玄府不闭矣。所幸身热未去，手足不厥，则卫外之阳，诸阳之本犹在，脉尚未绝，有一线之生机，急救其里，正胜而邪可却也。

吐利汗出，发热恶寒，四肢拘急，手足厥冷者，四逆汤主之。

此吐利非清谷，汗出不大，而脉不微弱，赖此发热之表阳，助以四逆而温里，尚有可生之望。

自利不渴者属太阴，以其藏有寒故也，当温之，宜四逆辈。

少阴病脉沉者，急温之，宜四逆汤。

若膈上有寒饮者，当温之，宜四逆汤。

恶寒脉微而复利，利止亡血也，四逆加人参汤主之。

利虽止而恶寒未罢，仍宜四逆；以其脉微为无血，当仍加人参以通之也。

上论四逆脉证。

少阴病，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手足厥逆，脉微欲绝，身反不恶寒，其人面色赤，或腹痛、或干呕、或咽痛、或利止、脉不出者，通脉四逆汤主之。

此寒热相半证。下利清谷，阴盛于里也；手足厥逆，寒盛于外也。身不恶寒面赤，阳郁在表也；咽痛利止，阳回于内也。腹痛干呕，寒热交争也。温里通脉，乃扶阳之法。脉为司命，脉出则从阳而生，厥逆则从阴而死。

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汗出而厥者，通脉四逆汤主之。下利脉沉而迟，其人面少赤，身有微热，下利清谷者，必郁冒，汗出而解，病人必微厥。所以然者，其面戴阳，下虚故也。

此比上条脉证皆轻，故能自作郁冒汗出而解。面赤为戴阳，阳在上也。因其戴阳，故郁冒而汗出；因其下虚，故下利清谷而厥逆。热微厥亦微，故面亦少赤。此阴阳相等，寒热自和，故易愈。

吐已下断，汗出而厥，四肢拘急不解，脉微欲绝者，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主之。

此必有阴盛格阳之证，故加胆汁为反佐，阅白通证可知。

吐利止而脉平，小烦者，以新虚不胜谷气故也。

四逆汤

甘草二两，炙 干姜一两半 附子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温再服。强人可大附子一枚，干姜三两。

通脉四逆汤

甘草二两，炙 附子大者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 干姜三两，强人可四两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二升二合，去滓，分温再服，其脉即出者愈。面色赤者加葱九茎。腹中痛者去葱，加芍药二两。呕者加生姜二两。咽痛去芍药，加桔梗一两。利止脉不出者去桔梗，加人参二两。病皆与方相应者乃服之。

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

前方加猪胆汁一合。余同前法。

伤寒六七日，大下后，寸脉沉而迟，手足厥冷，下部脉不至，咽喉不利，吐脓血，泄利不止者，为难治。

寸脉沉迟，气口脉平矣。下部脉不至，根本已绝矣。六府气绝于外者，手足寒；五藏气绝于内者，利下不禁。咽喉不利，水谷之道绝矣。汁液不化而成脓血，下濡而上逆。此为下厥上竭，阴阳离决之候，生气将绝于内也。旧本有麻黄升麻汤，其方味数多而分两轻，重汗散而畏温补，乃后世粗工之伎，必非仲景方也。此证此脉，急

用参、附以回阳，尚恐不救，以治阳实之品，治亡阳之证，是操戈下石矣，敢望其汗出而愈哉？绝汗出而死，是为可必，仍附其方，以俟识者。

麻黄升麻汤

麻黄二两半，去节 升麻一两一钱 当归一两一钱 黄芩 萎蕤各六铢 芍药 知母十八铢 天冬去心 桂枝去皮 干姜 甘草炙 石膏碎，绵裹 白术 茯苓各六钱

上十四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黄一二沸，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分温三服，相去如炊三斗米顷，令尽汗出愈。

四逆汤证下

手足厥冷，脉细欲绝者，当归四逆汤主之。

上篇论外热内寒，兼吐利呕逆烦躁等证。此篇但论厥阴脉证，虽无外卫之微阳，亦未见内寒诸险证也。

当归四逆汤

当归 桂枝 芍药 细辛各三两 甘草炙 通草各二两 大枣二十五枚，擘，一法十二枚

上七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各，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此条证为在里，当是四逆本方加当归，如茯苓四逆之例。若反用桂枝汤攻表，误矣。既名四逆汤，岂得无姜、附？

若其人内有久寒者，宜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

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

即前方加吴茱萸一两，生姜半斤，切片。

上九味，以水六升，清酒六升和煮，取五升，去滓，温分五服。

此本是四逆与吴茱萸相合而为偶方也。吴萸配附子，生姜佐干姜，久寒始去。

凡厥者，阴阳气不相顺接，便为厥。厥者，手足逆冷是也。

手足六经之脉，皆自阴传阳，自阳传阴。阴气胜，则阳不达于四肢，故为寒厥。

诸四逆厥者，不可下之，虚家亦然。

热厥者，有可下之理；寒厥为虚，则宜温补。

伤寒五六日，不结胸，腹濡脉虚，复厥者，不可下。此为亡血，下之死。

其脉空虚，此无血也。

病者，手足厥冷，言我不结胸，小腹满，按之痛者，此冷结在膀胱关元也。

关元在脐下三寸，小肠之募，三阴任脉之会，宜灸之。按此二条，当知结胸证有热厥者。

伤寒脉促，手足厥者，可灸之。

促为阳脉，亦有阳虚而促者，亦有阴盛而促者。要知促与结皆代之互文，皆是虚脉。火气虽微，内攻有力，故灸之。

伤寒六七日，脉微，手足厥冷，烦躁，灸厥阴。厥不还者死。

厥阴肝脉也，应春生之气，故灸其五俞而阳可回也。

上论厥阴脉证。

发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烦躁者，茯苓四逆汤主之。

未经汗下而烦躁，为阳盛；汗下后而烦躁，是阳虚。汗多既亡阳，下多又亡阴，故热仍不解。姜、附以回阳，参、苓以滋阴，则烦躁止而外热自除，此又阴阳双补法。

茯苓四逆汤

茯苓四两 人参一两 附子一枚，去皮，生用，切八片 甘草二两，炙 干姜一两五钱

上五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七合，日二服。

下后复发汗，昼日烦躁不得眠，夜而安静，不呕不渴，无表证，脉沉微，身无大热者，干姜附子汤主之。

当发汗而反下之，下后不解，复发其汗，汗出而里阳将脱，故烦躁也。昼日不得眠，虚邪独据于阳分也。夜而安静，知阴不虚也。不呕渴，是无里热；不恶寒头痛，是无表证。脉沉微，是纯阴无阳矣；身无大热，表阳将去矣。幸此微热未除，烦躁不宁之际，独任干姜、生附，以急回其阳，此四逆之变剂也。

干姜附子汤

干姜一两 附子一枚，去皮，生用，切八片

上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顿服。

下之后，复发汗，必振寒，脉微细。所以然者，内外俱虚故也。

内阳虚，故脉微细，外阳虚，故振栗恶寒，即干姜附子证。

上论四逆加减证。

吴茱萸汤证

少阴病吐利，手足厥冷，烦躁欲死者，吴茱萸汤主之。

少阴病吐利，烦躁、四逆者死。四逆者，四肢厥冷，兼臂胫而言。此云手足，是指指掌而言，四肢之阳犹在。岐伯曰：四末阴阳之会，气之大路[①]也。四街者，气之经络[②]也。络绝则经通，四末解则气从合。故用吴茱萸汤以温之，吐利止而烦躁除，阴邪入于合者，更得从阳而出乎井矣。

干呕，吐涎沫，头痛者，吴茱萸汤主之；不头痛者，半夏干姜汤主之。

呕而无物，胃虚可知矣；吐惟涎沫，胃寒可知矣。头痛者，阳气不足，阴寒得以乘之也。吴茱萸汤温中益气，升阳散寒，呕、痛尽除矣。干呕、吐涎，是二证，不是并见。

食谷欲呕者，属阳明也，吴茱萸汤主之。得汤反剧者，属上焦也。

胃热则消谷善饥，胃寒则水谷不纳。食谷欲呕，固是胃寒；服汤反剧者，以痰饮在上焦为患，呕尽自愈，非谓不宜服也。此与阳明不大便，服柴胡汤胃气因和者不同。

吴茱萸汤

吴茱萸一升，汤洗七次 人参三两 生姜六两 大枣十二枚

水七升，煮取二升，温服七合，日三服。

吴萸温中散寒，则吐利可除；人参安神定志，则烦躁可止；姜、枣调和营卫，则手足自温、头痛自瘳矣。

白通汤证

少阴病，下利脉微者，与白通汤。利不止，厥逆、无脉、干呕烦者，白通加猪胆汁汤主之。服汤后，脉暴出者死，微续者生。

下利脉微，是下焦虚寒不能制水故也。与白通汤以通其阳，补虚却寒而制水。服之利仍不止，更厥逆，反无脉，是阴盛格阳也。如干呕而烦，是阳欲通而不得通也。猪者水畜，属少阴也；胆者甲木，从少阳也。法当取猪胆汁之苦寒为反佐，加入白通汤中，从阴引阳，则阴盛格阳者，当成水火既济矣。脉暴出者，孤阳独行也，故死；微续者，少阳初生也，故生。

白通汤

葱白四茎 干姜一两 附子一枚，去皮，生用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温再服。

白通加猪胆汁汤

本方加人尿五合，猪胆汁一合。

和合相得，分温再服。无猪胆汁亦可服。

葱辛温而茎白，通肺以行营卫阴阳，故能散邪而通阳气。率领姜、附，入阳明而止利，入少阴而生脉也。附子生用，亦取其勇气耳。论中不及人尿，而方后反云无猪胆汁亦可服者，以人尿咸寒，直达下焦，亦能止烦除呕矣。

下利，手足逆冷、无脉者，灸之不温，若脉不还，反微喘者死。

下利后，脉绝、手足厥冷，晬时[③]脉还、手足温者生，脉不还者死。

此不呕不烦，不须反佐而服白通，外灸少阴及丹田、气海，或可救于万一。

黄连阿胶汤证

少阴病，得之二三日，心中烦，不得卧，黄连阿胶汤主之。

此病发于阴，热为在里，与二三日无里证，而热在表者不同。按少阴受病，当五六日发，然发于二三日居多。二三日背恶寒者，肾火衰败

① 大路：《灵枢·动输》作"大络"。

② 经络：《灵枢·动输》作"径路"。

③ 晬时：周时，即一昼夜。

也，必温补以益阳；反发热者，肾水不藏也，宜微汗以固阳。口燥咽干者，肾火上走空窍，急下之以存津液。此心中烦不得卧者，肾火上攻于心也，当滋阴以凉心肾。

黄连阿胶汤

黄连四两 阿胶三两 黄芩 芍药各二两 鸡子黄三枚

上五味，以水六升，先煮三物，取二升，去滓，内阿胶，烊尽少冷，内鸡子黄搅令相得，温服七合，日三服。

鸡感巽化，得心之母气者也。黄禀南方火色，率芍药之酸，入心而敛神明，引芩、连之苦，入心而清壮火。驴皮被北方水色，入通于肾，济水性急趋下，内合于心，与之相溶而成胶，是火位之下，阴精承之。凡位以内为阴，外为阳，色以黑为阴，赤为阳。鸡黄赤而居内，驴皮黑而居外，法坎宫阳内阴外之象，因以制壮火之食[①]气耳。

猪苓汤证

少阴病，下利六七日，咳而呕渴，心烦不得眠者，猪苓汤主之。

少阴病，但欲寐，心烦而反不得卧，是黄连阿胶证也。然二三日心烦是实热，六七日心烦是虚烦矣。且下利而热渴，是下焦虚，不能制水之故，非芩、连、芍药所宜。咳呕烦渴者，是肾水不升；下利不眠者，是心火不降耳。凡利水之剂，必先上升而后下降，故用猪苓汤主之，以滋阴利水而升津液。斯上焦如雾而咳渴除，中焦如沤而烦呕静，下焦如渎而利自止矣。

猪苓汤

猪苓 泽泻 茯苓 滑石 阿胶各一两

上五味，以水四升，先煮四味，取二升，内阿胶烊尽，温服七合，日一服。

五味皆润下之品，为少阴枢机之剂。猪苓、阿胶，黑色通肾，理少阴之本也"茯苓、滑石，白色通肺，滋少阴之源也。泽泻、阿胶，咸先入肾，壮少阴之体；二苓、滑石，淡渗膀胱，利少阴之用。故能升水降火，有治阴和阳，通理三焦之妙。

阳明病，若脉浮发热，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汤主之。

脉证全同五苓。彼以太阳寒水，利于发汗，汗出则膀胱气化而小便行，故利水之中，仍兼发汗之味。此阳明燥土最忌发汗，汗之则胃亡津液，而小便更不利，所以利水之中，仍用滋阴之品。二方同为利水，太阳用五苓者，因寒水在心下，故有水逆之证，桂枝以散寒、白术以培土也。阳明用猪苓者，因热邪在胃中，故有自汗证，滑石以滋土、阿胶以生津也。散以散寒，汤以润燥，用意微矣。

二方皆是散饮之剂。太阳转属阳明者，其渴尚在上焦，故仍用五苓入心而生津；阳明自病而渴者，本于中焦，故又藉猪苓入胃而通津液。

阳明病，汗多而渴者，不可与猪苓汤。以汗多，胃中燥，猪苓汤复利其小便故也。

阳明病，重在亡津液。饮水多而汗不多、小便不利者，可与猪苓汤利之。若汗出多，以大便燥，饮水多，即无小便，不可利之。不知猪苓汤本为阳明饮多而用，不为阳明利水而用也。不可与猪苓汤，即属膑者不令溲数之意。以此见阳明之用猪苓，亦仲景不得已之意矣。汗多而渴，当白虎汤，胃中燥，当承气汤，俱在言外。

猪肤汤证

少阴病，下利，咽痛、胸满、心烦者，猪肤汤主之。

少阴下利，下焦虚矣。少阴脉循喉咙，其支者，出络心注胸中。咽痛、胸满、心烦者，肾火不藏，循经而上走于阳分也。阳并于上，阴并于下，火不下交于肾，水不上承于心，此未济之象。猪为水畜，而津液在肤。君其肤以除上浮之虚火，佐白蜜白粉之甘，泻心润肺而和脾。滋化源，培母气，水升火降，上热自除而下利止矣。

猪肤汤

猪肤一两

上一味，以水一斗，煮取五升，去滓，加白蜜一升，白粉五合，熬香，和合相得，温分六服。

---

① 食：此作"消蚀"解。

附:咽痛诸方

少阴病,二三日,咽痛者,可与甘草汤;不差者,与桔梗汤。

但咽痛,而无下利胸满心烦等症,但甘以缓之足矣。不差者,配以桔梗,辛以散之也。其热微,故用此轻剂耳。

甘草汤

甘草二两

上一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去滓,分温再服。

桔梗汤

甘草 桔梗各二两 余同前法。

少阴病,咽中痛,半夏散及汤主之。

半夏散

半夏 桂枝 甘草

上三味,各等分,各捣筛已,合治之,白饮和服方寸匕,日二服。若不能散服,以水一升,煎七沸,内散方寸匕,更煮三沸,下火令少冷,少少咽之。

此必有恶寒欲呕证,故加桂枝以散寒,半夏以除呕。若夹相火,则辛温非所宜矣。

少阴病,呕而咽中伤,生疮不能语,声不出者,苦酒汤主之。

苦酒汤

半夏十四枚,洗,破如枣核大 鸡子一枚,去黄存白,留壳中

上二味,内半夏、苦酒著鸡子内,以鸡子置刀钯中,安火上,令三沸,去滓,少少含咽之。不差,更作三剂。

取苦酒以敛疮,鸡子以发声。而兼半夏者,必因呕而咽伤,胸中之痰饮尚在,故用之。且以散鸡子、苦酒之酸寒,但令滋润其咽,不令泥痰于胸膈也。置刀钯中放火上,只三沸即去滓,此略见火气,不欲尽出其味,意可知矣。

鸡子黄走血分,故心烦不卧者宜之;其白走气分,故声不出者宜之。

四逆散证

少阴病,四逆,泄利下重,其人或咳、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者,四逆散主之。

四肢为诸阳之本,阳气不达于四肢,因而厥逆,故四逆多属于阴。此则泄利下重,是阳邪下陷入阴中。阳内而阴反外,以致阴阳脉气不相顺接也。可知以手足厥冷为热厥、四肢厥寒为寒厥者,亦凿矣。条中无主证,而皆是或然证,四逆下必有阙文。今以泄利下重四字,移至四逆下,则本方乃有纲目。或咳、或利、或小便不利,同小青龙证;厥而心悸,同茯苓甘草证;或咳、或利、或腹中痛、或小便不利,又同真武证。种种是水气为患,不发汗利水者,泄利下重故也。泄利下重,又不用白头翁汤者,四逆故也。此少阴枢机无主,故多或然之证。因取四物以散四逆之热邪,随症加味以治或然证。此少阴气分之下剂也,所谓厥应下之者,此方是矣。

四逆散

甘草炙 枳实 柴胡 芍药

上四味,各十分,捣筛,白饮和服方寸匕,日三服。咳者加五味子、干姜各五分,并主下利。悸者加桂枝五分。小便不利者加茯苓五分。腹中痛者加附子一枚,炮令坼[①]。泄利下重者先以水五升,内薤白三升,煮取三升,去滓,以散三方寸匕,内汤中,煮取一升半,分温再服。

此仿大柴胡之下法也。以少阴为阴枢,故去黄芩之苦寒、姜夏之辛散,加甘草以易大枣,良有深意。然服方寸匕,恐不济事。少阳心下悸者加茯苓,此加桂枝。少阳腹中痛者加芍药,此加附子,其法虽有阴阳之别,恐非泄利下重者宜加也。薤白性滑,能泄下焦阴阳气滞,然辛温太甚,荤气逼人,顿用三升,而入散三匕,只闻薤气而不知药味矣。且加味俱用五分,而附子一枚、薤白三升,何多寡不同若是,不能不致疑于叔和编集之误耳。

① 坼:原误作"拆",今据《伤寒论·少阴病篇》改。

厥阴脉证

厥阴之为病，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即吐蛔，下之利不止。

太阴厥阴，皆以里证为提纲。太阴主寒，厥阴主热，太阴为阴中之至阴，厥阴为阴中之阳也。太阴腹满而吐食不下，厥阴饥不欲食，食即吐蛔。同是不能食，而太阴则满、厥阴则饥，同是一吐，而太阴吐食、厥阴吐蛔，此又主脾、主肝之别也。太阴病则气下陷，故腹时痛而自利，厥阴病则气上逆，故心疼热而消渴，此湿土、风木之殊也。太阴主开，本自利而下之，则开折，胸下结硬者，开折反阖也。厥阴主阖，气上逆而下之，则阖折，利不止者，阖折反开也。按两阴交尽，名曰厥阴，阴尽而阳生，故又名阴之绝阳，则厥阴为病，宜无病热矣。以厥阴脉络于少阳，厥阴热症，皆相火化令耳。厥阴经脉，上膈贯肝，气旺故上撞心。气有余即是火，故消渴而心中疼热。火能消物故饥。肝脉挟胃，肝气旺，故胃口闭塞而不欲食也。虫为风化，厥阴病则生蛔，蛔闻食臭，则上入于膈而从口出也。病发于阴而反下之，则气无止息而利不止矣。乌梅丸主之，可以除蛔，亦可以止利。

伤寒腹满谵语，寸口脉浮而紧，此肝乘脾也，名曰纵，刺期门。

腹满谵语，得太阴阳明内证；脉浮而紧，得太阳阳明表脉。阴阳表里疑似难明，则证当详辨，脉宜类推。脉法曰：脉浮而紧者，名曰弦也。弦为肝脉。《内经》曰："诸腹胀大，皆属于热。"又曰："肝气甚则多言①。"是腹满由肝火，而谵语乃肝旺所发也。肝旺则侮其所胜，直犯脾土，故曰纵。刺期门以泻之，庶不犯厥阴汗下禁。

上条是肝乘心，此条是肝乘脾，下条是肝乘肺。肝为相火，有泻无补者，此类是也。

伤寒发热，啬啬恶寒，大渴欲饮水，其腹必满，此肝乘肺也，名曰横。刺期门，自汗出，小便利，其病欲解。

发热恶寒，寒为在表；渴欲饮水，热为在里。其腹因饮多而满，非太阴之腹满，亦非厥阴之消渴矣。此肝邪挟火而克金。脾精不上归于肺，故大渴；肺气不能通调水道，故腹满。是侮所不胜，寡于畏也，故名曰横，必刺期门，随其实而泻之。得自汗，则恶寒发热自解；得小便利，则腹满自除矣。

厥阴病，渴欲饮水者，少少与之愈。

水能生木、能制火，故厥阴消渴最宜之。

厥阴中风，脉微浮为欲愈，不浮为未愈。

厥阴受病，则尺寸微缓而不浮。今微浮，是阴出之阳，亦阴病见阳脉也。

有厥阴中风欲愈脉，则应有未愈证。夫以风木之藏，值风木主气时，复中于风，则变端必有更甚他经者。今不得一焉，不能无阙文之憾。

厥阴病欲解时，从丑至卯上。

木克于丑，旺于寅、卯，故主此三时。

乌梅丸证

伤寒，脉微而厥，至七八日肤冷，其人躁，无暂安时者，此为藏厥，非蛔厥也。蛔厥者，其人当吐蛔。今病者静而复时烦，此非藏寒。蛔上入膈故烦，须臾复止，得食而呕。又烦者，蛔闻食臭出，其人故吐蛔。吐蛔者，乌梅丸主之，又主久利。

伤寒脉微厥冷烦躁者，在六七日，急灸厥阴以救之。此至七八日而肤冷，不烦而躁，是纯阴无阳，因藏寒而厥，不治之证矣。然蛔厥之证，亦有脉微肤冷者，是内热而外寒，勿遽认为藏厥而不治也。其显证在吐蛔，而细辨在烦躁。藏寒则躁而不烦，内热则烦而不躁。其人静而时烦，与躁而无暂安者迥殊矣。此与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不能食，食即吐蛔者，互文以见意也。夫蛔者，虫也，因所食生冷之物，与胃中湿热之气，相结而成。今风木为患，相火上攻，故不下行谷道而上出咽喉，故用药亦寒热相须也。此是胸中烦而吐蛔，不是胃中寒而吐蛔，故可用连、柏。要知连、柏是寒因热用，不特苦以安蛔。看厥阴诸证，与本方相符，下之利不止，与又主久利句合，则

① 肝气甚则多言：检今本《灵》、《素》无此六字。

乌梅丸为厥阴主方，非只为蛔厥之剂矣。

乌梅丸

乌梅二百枚 细辛六两 干姜十两 黄连十六两 当归四两 附子六两，炮去皮 蜀椒四两，出汗 桂枝六两，去皮 人参六两 黄柏六两

上十味，异捣筛，合治之。以苦酒渍乌梅一宿，去核，蒸之五升米下，饭熟，捣成泥，和药令相得，内臼中，与蜜杵三千下，丸如梧桐子大。先食饮服十丸，日三服，稍加至二十丸。禁生冷滑物臭食等。

蛔从风化，得酸则静，得辛则伏，得苦则下。故用乌梅、苦酒至酸者为君，姜、椒、辛、附、连、柏，大辛大苦者为臣，佐参、归以调气血，桂枝以散风邪。藉米之气以和胃，蜜之味以引蛔，少与之而渐加之，则烦渐止而蛔渐化矣。食生冷则蛔动，得滑物则蛔上入膈，故禁之。

白头翁汤证

热利下重者，白头翁汤主之。

暴注下迫属于热，热利下重，乃湿热之秽气郁遏广肠，故魄门重滞而难出也。《内经》曰："小肠移热于大肠为虙[1]瘕。"即此是也。

下利欲饮水者，以有热故也，白头翁汤主之。

下利属胃寒者多，此欲饮水，其内热可知。

下利脉沉弦者，下重也，脉大者为未止，脉微弱数者为欲自止，虽发热不死。

前条论证，此条言脉，互相发明。复出发热二字，见热利指内热，不是协热。沉为在里，弦为少阳，此胆气不升，火邪下陷，故下重也。脉大为阳明，两阳相熏灼，大则病进，故为未止。微弱为虚，利后而数亦为虚，故欲自止。发热者，热自里达外，阴出之阳，故不死。

下利，微热而渴，脉弱者令自愈。

发热而微，表当自解矣，热利脉弱，里当自解矣，可不服白头翁而待其自愈也。乃渴欲饮水之互文。

下利脉数，有微热，汗出令自愈。设脉复紧为未解。

汗出是热从汗解、内从外解之兆。紧即弦之互文。

下利，脉数而渴者，令自愈。设不差，必圊脓血，以有热故也。

脉数有虚有实，渴亦有虚有实。若自愈，则数为虚热，渴为津液未复也。若不差，则数为实热，渴为邪火正炽矣。

下利，寸脉反浮数，尺中自涩者，必圊脓血。

寸为阳，沉数是阳陷阴中，故圊血。今脉反浮，是阴出之阳，利当自愈矣。涩为少血，因便脓血后见于尺中，亦顺脉也。前条是未圊脓血，因不差而预料之辞，此在脓血已圊后，因寸浮尺涩而揣摩之辞，不得以必字作一例看。

伤寒六七日不利，复发热而利，其人汗出不止者死，有阴无阳故也。

六七日当阴阳自和，复发热而利，正气虚可知。汗出不止，是阳亡而不能卫外也。有阴无阳，指内而言。此为亡阳，与热利之发热不死、汗出自利者天渊矣。

白头翁汤

白头翁二两 黄连 黄柏 秦皮各三两

上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去滓，温服一升。

四物皆苦寒除湿胜热之品也。白头翁临风偏静，长于驱风。盖藏府之火，静则治，动则病，动则生风，风生热也，故取其静以镇之。秦皮木小而高，得清阳之气，佐白头以升阳，协连、柏而清火。此热利下重之宣剂。

热厥利证

伤寒一二日至四五日而厥者，必发热。前热者，后必厥。厥深者热亦深，厥微者热亦微。厥应下之，而反发汗者，必口伤烂赤。

其四五日来，恶寒无热可知。手足为诸阳之本，阴盛而阳不达，故厥冷也。伤寒三日，三阳为尽，四五日而厥者，三阴受邪也。阴经受邪，无热可发。阴主藏，藏气实而不能入，则还之于府。必

---

① 虙：原误作"虚"，今据《素问·气厥论》改。

发热者，寒极而生热也。先厥后热，为阳乘阴，阴邪未散，故必复发。此阴中有阳，乃阴阳相搏而为厥热，与阴厥亡阳者迥别也。欲知其人阳气之多寡，即观其厥之微甚。厥之久者，郁热亦久，厥之轻者，郁热亦轻，故热与厥相应耳。若阳虚而不能支，即成阴厥而无热矣。热发三阳，未入于府者，可汗；热在三阴，已入于府者，可下。阴不得有汗，而强发之，此为逆也。阳邪不能外散而为汗，必上走空窍，口伤烂赤所由至矣。然此指热伤气而言。若动其血，或从口鼻，或从目出，其害有不可言者。下之清之，谓对汗而言。是胃热而不是胃实，非三承气所宜。厥微者，当四逆散，芍药、枳实以攻里，柴胡、甘草以和表也。厥深者，当白虎汤，参、甘、粳米以扶阳，石膏、知母以除热也。

脉滑而厥者，里有热也，白虎汤主之。

上条明热厥之理，此条明热厥之脉，并热厥之方。脉弱以滑，是有胃气，缓而滑，名热中，与寒厥之脉微欲绝者，大相径庭矣。当知有口燥舌干之证，与口伤烂赤者照应焉。

伤寒病，厥五日，热亦五日，设六日当复厥，不厥者自愈。厥终不过五日，故知自愈。

阴盛格阳，故先厥；阴极阳生，故后热。热与厥相应，是谓阴阳和平，故愈。厥终即不厥也。不过五日，即六日不复厥之谓。愈指热言。

伤寒，热少厥微，指头寒，默默不欲饮食，烦躁，数日小便利，色白者，此热除也。欲得食，其病为愈。若厥而呕，胸胁逆满者，其后必便血。

身无大热，手足不冷，但指头寒，此热微厥亦微也。凡能食不呕，是三阴不受邪。若其人不呕，但默默不欲饮食，此内寒亦微。烦躁是内热反盛。数日来，小便之难者已利，色赤者仍白，是阴阳自和，热除可知。不欲食者，今欲得食，不厥可知矣。若其人外虽热少厥微，而呕不能食，内寒稍深矣；胸胁逆满，内热亦深矣。热深厥深，不早治之，致热伤阴络，其后必便血也。此少阳半表半里症，微者小柴胡和之，深者大柴胡下之。

伤寒发热四日，厥反三日，复热四日，厥少热多，其病当愈。四日至七日热不除者，其后必便脓血。

伤寒以阳为主，热多当愈，热不除为太过，热深厥微，必伤阴络。医者当于阳盛时预滋其阴，以善其后也。四日至七日，自发热起至厥止而言。热不除，指复热四日。复热四日句，语意在其病当愈下。

伤寒厥四日，热反三日，复厥五日，其病为进。寒多热少，阳气退，故为进也。

凡厥与热不相应，便谓之反。上文先热后厥，是阳为主；此先厥后热，是阴为主。热不及厥之一，厥反进热之二。热微而厥反胜，此时不急扶其阳，阴盛以亡矣。

伤寒，始发热六日，厥反九日而利。凡厥利者，当不能食；今反能食者，恐为除中，食[1]以索饼[2]。不发热者，知胃气尚在，必愈。恐暴热来出而复去也，后三日脉之，其热续在，脉和者，期之是日夜半愈。所以然者，本发热六日，厥反九日，复发热三日，并前六日，亦为九日，与厥相应，故期之是日夜半愈。后三日脉之而脉数，其热不罢者，此为热气有余，必发痈脓也。

病虽发于阳，而阴反胜之，厥利，此胃阳将乏竭矣。如胃阳未亡，腹中不冷，尚能化食，故食之自安。若除中，则反见善食之状。如中空无阳，今俗云食禄将尽者是也。此为阳邪入阴，原是热厥热利，故能食而不为除中。其人必有烦躁见于外，是厥深热亦深，故九日复能发热，复热则厥利自止可知。曰热续在，则与暴出有别。续热三日来，其脉自和可知。热当自止，正与厥相应，故愈。此愈指热言。夜半者，阳得阴则解也。若续热三日而脉数，可知热之不止，是阳气有余，必有痈脓之患。便脓血，是阳邪下注于阴窍；发痈脓，是阳邪外溢于形身。俗所云伤寒留毒者是也。

发热而厥，七日下利，为难治。

发于阳者，当七日愈。今厥不止而反下利，恐为除中，故难治，若躁烦而能食，尚为热厥利耳。便脓血发痈脓者，是不足而往，有余从之也；

---

① 食：音义同"饲"。

② 索饼：即面条。又"索"原误作"素"今据《伤寒论·厥阴病篇》改。

发热而厥除中者，是有余而往，不足随之也。

伤寒，先厥后发热而利者，必自止，见厥复利。

先厥利而后发热者，寒邪盛而阳气微，阳为阴抑故也。其始也，无热恶寒而复厥利，疑为无阳。其继也，发热而厥利自止，是为晚发。此时阴阳自和则愈，若阴气胜则虚热外退，而真寒内生，厥利复作矣。厥与利相应则愈，是阳消阴长之机。

伤寒，先厥后发热而下利，必自止，而反汗出咽中痛者，其喉为痹。发热无汗而利，必自止，若不止，必便脓血，便脓血者，其喉不痹。

此与上条同为先阴后阳。寒盛生热之证，而阳气虚实不同，上条阳不敌阴，故阳退而阴进。此热虽发汗厥后，而阳能胜阴，故厥利自止而不复发。然阳气有余者，又有犯上陷下之不同，即可以发热时有汗无汗为区别。下利不当有汗，有汗是阳反上升，故咽中痛而成喉痹，无汗是阳从中发，热与厥应，厥利止而寒热自解矣。若厥止而热与利不止，是阳邪下陷，必便脓血，下而不上，故咽不痛而喉不痹。

上段似少阴之亡阳，下段似阳明之协热利。汗因于心，无汗则心气平，故火不上炎而咽不痛；利因于胃，利止则胃液藏，故火不下陷而无脓血。

伤寒发热，下利至甚，厥不止者死。

伤寒发热，下利厥逆，躁不得卧者死。

厥利不止，藏府气绝矣；躁不得卧，精神不治矣。微阳不久留，故死。

复脉汤证

伤寒，脉结代，心动悸者，炙甘草汤主之。

寒伤心主，神明不安，故动悸；心不主脉，失其常度，故结代也。结与代皆为阴脉，伤寒有此，所谓阳证见阴脉者死矣。不忍坐视，姑制炙甘草汤，以欲挽回于已去之候耳。收检余烬，背城借一，犹胜于束手待毙乎？

炙甘草汤

甘草四两，炙 桂枝 生姜各三两 麦门冬半升 枣仁半升，旧本用麻仁者误 人参 阿胶各二两 大枣三十枚 生地黄一斤

上九味，以酒七升，水八升，先煮八味，取三升，去滓，内胶，得令温，服一升，日三服。

一百十三方，未有用及地黄、麦冬者，恐亦叔和所附。然以二味已载《神农本经》，为滋阴之上品，因伤寒一书，故置之不用耳。此或阳亢阴竭而然，复出补阴制阳之路，以开后学滋阴一法乎？地黄、麦冬、阿胶滋阴，人参、桂枝、清酒以通脉，甘草、姜、枣以和营卫，酸枣仁以安神，结代可和而悸动可止矣。所谓补心之阳，寒亦通行者欤？

脉来缓，时一止复来者，名曰结；脉来数，则一止复来者，名曰促。阳盛则促，阴盛则结，此皆病脉。

持其脉口五十动而不一止者，五藏皆受气。呼吸闰息，脉以五至为平，太过不及，是阴阳偏胜，失其常度矣。偏胜之脉，更为邪阻，则止而不前。阳邪盛而数中见止，名曰促，有[1]急趋忽蹶之象也。阴邪盛而缓中见止，名曰结，有绵绵写漆[2]之状也。阳盛，可知为阴虚之病脉；阴盛，可知为阳虚之病脉矣。

又脉来动而中止，更来小数，中有还者反动，名曰结，阴也。脉来动而中止，不能自还，因而复动者，名曰代，阴也。得此脉者难治。

阴阳相搏而脉动，伤寒见此，是形冷恶寒，三焦皆伤矣。况有动中见止，更来小数中有还者反动，宛如雀啄之状，不以名促，反从结名者，以其为心家真藏之阴脉也。更有动而中止，不能自还，因而复动，宛如虾游之状，不可名结，因得代名者，以乍疏乍数为脾家将绝之阴脉也。

脉瞥瞥如羹上肥者，阳气衰也；脉萦萦如蜘蛛丝者，阴气衰也。浮而虚大者，阳已无根；沉而虚细者，阴已无根。

其脉浮而汗出如流珠者，卫气衰也；脉绵绵如写漆之绝者，亡其血也。

脉浮为阳盛，法当无汗，而反汗出如流珠，

① 有：读如"犹"。

② 写漆：用漆书写，漆粘而滞，以此形容结脉缓慢时止之象。

是阳虚不能卫外而为固，绝汗出矣。阴虚不能藏精而主血，绵绵其去如写漆矣。

伤寒，咳逆上气，其脉散者死，谓其形损故也。

外寒伤形，内热伤气，咳逆不止，气升而不下，脉散而不朝，心肺之气已绝矣。原其咳逆之故，因于寒伤形，形气不相保耳。

脉浮而洪，身汗如油，喘而不休，水浆不下，形体不仁，乍静乍乱，此为命绝也。

脉浮而洪，不是死脉。而汗出如油，是心液尽脱，阳反独留之脉也。治节不行，仓廪不纳，形神无主，无生理矣。

又未知何藏先受其灾。若汗出发润，喘不休者，此为肺先绝也。阳反独留，形体如烟熏，直视摇头者，此为心绝也。唇吻反青，四肢染习者，此为肝绝也。环口黧黑，柔汗发黄者，此为脾绝也。溲便遗失，狂言，目反视者，此为肾绝也。

又未知何藏阴阳先绝者。阳气前绝，阴气后竭者，其人死，身色必青。阴气前绝，阳气后竭者，其人死，身色必赤，腋下温，心下热也。

五藏相生，一藏受灾，四藏不救；阴阳相须，彼气先绝，此气不存。有司命之责者，可不调于未灾未绝之先乎？

阴阳易证

伤寒，阴阳易之为病，其人身体重，少气，少腹里急，小便不利，阴中拘挛，热上冲胸，头重不欲举，眼中生花，膝胫拘急者，烧裩散主之。

此证无内外因，本非伤寒而冠以伤寒者，原其因也，无恶寒发热之表证，无胃实自利之里证，因淫情之不禁，而余邪得以投其隙，移祸于不病之人，顿令一身之精气神形，皆受欲火之为害，是不病于伤寒，而病于阴阳之易也。

勿得以男女分名也。夫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阴虚而淫邪凑之，故少气而热上冲胸。气少不能运躯，故头重不举，身体皆重。邪中于阴，故阴中拘挛。冲任脉伤，故小腹里急。精神散乱，故眼中生花。摇动筋骨，故膝胫拘急。病由于肾，毒侵水道，故小便不利耳。谅非土木金石之味所能愈，仍须阴阳感召之理以制之，斯裩裆之以意相求也。

烧裩散

上取妇人中裩近隐处者，剪烧灰，以水和服方寸匕，日三服，小便即利，阴头微肿则愈。妇人病，取男子裩裆烧灰。

裩裆者，男女阴阳之卫，阴阳之以息相吹、气相聚、精相向者也。卫乎外者，自能清乎内。感于无形者，治之以有形。故取其近隐处烧而服之，形气相感，得其隐曲，小便即利。阴头微肿，浊阴走下窍，斯清阳出上窍，欲火平而诸证悉除矣。男服女，女服男，仍合阴阳交易之理、男女媾精之义、格物之情。至秽之品，为至奇之方，有如此者。

诸寒热证

病人身大热，反欲近衣者，热在皮肤，寒在骨髓也；病人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寒在皮肤，热在骨髓也。

此属内因，不是外感，亦不关于七情。病在形躯，不涉藏府，亦不犯于经络。故无六经脉证之可凭，非天时寒热所可拘也。是病只在骨髓，不在皮肤。皮肤寒热，是指天时，不是指病。两身字言身当其时也。若指皮肤，则不可为骨髓非身矣。风寒之邪得之于骤，故无定体。或发热恶寒，或骨内热而藏府寒，或手足寒而肠胃热，或内外皆寒，或表里俱热，此骨髓之邪积渐使然，故无定体。伤寒中风之寒，是时令之邪气，故感其邪者，畏而恶之。此大热大寒，是时令之正气，因病非外来，故反欲之。伤寒中风之发热，是人身之阳气，故能与寒气相争。此骨髓之寒热，是渐积之伏邪，故虽逢天令之大寒大热，亦不能除。时大热而身反欲复衣，时大寒而反欲裸身，此病在骨髓，与病营卫者不同。法当以六味、八味二丸，补肾中之真阴真阳，而骨髓之畜热痼寒，可得渐平耳。原化嗣伯水攻之法，但可以资谭[1]柄，而不可为继也。

---

① 谭：即谈。

问曰：病有洒淅恶寒而复发热者何？答曰：阴脉不足，阳往从之；阳脉不足，阴往乘之。曰：何谓阳不足？答曰：假令寸口脉微，名曰阳不足，阴气上入阳中，则洒淅恶寒也。曰：何谓阴不足？答曰：尺脉弱，名曰阴不足，阳气下陷入阴中，则发热也。

前条病在骨髓，故着而不移；此病在经络，故寒热反覆。然与外感之往来寒热，疟疾之鼓颔战栗又不同。病得之外感而恶寒发热者，必见有余之脉；病得之内因而恶寒发热者，全是不足之脉。见脉之不足，则寒固为虚寒，而热亦为虚热矣。寸者，阳所治也。寸口脉微，则微为无阳，是阳脉不足，故下焦之阴寒，得以上乘阳位，而洒淅恶寒也。尺者，阴所治也。尺脉弱为血虚，是阴脉不足，故上焦虚阳，得以下陷阴部而发热也。人身阴阳之气，互为之根，而又以阳为主，故阳脉微则阴脉亦弱。其始也，乘阳而恶寒，阴不平则阳不秘，故继也，从阳而发热。夫阳为阴乘，阳脉固见其不足，而阴脉亦不见其有余。阳虽微，尚能发热，不终恶寒，犹不失阳道实、阴道虚之定局耳。亡阳则阴不独存矣，故治之者，当以扶阳为急。此补中益气之方，为功最巨也。

病人脉微而涩者，此为医所病也。大发其汗，又数大下之，其人亡血，病当恶寒，后乃发热无休止时。夏月盛热，欲着复衣；冬月盛寒，欲裸其身。所以然者，阳微则恶寒，阴弱则发热。此医发其汗，使阳气微，又大下之，令阴气弱。五月之时，阳气在表，胃中虚冷。以阳气内微，不能胜冷，故欲着复衣。十一月之时，阳气在里，胃中烦热。以阴气内弱，不能胜热，故欲裸其身。又阴脉迟涩，故知亡血也。

先寒后热，阳微阴弱，具证与上文同，前条病因在血脉虚，此病因在妄汗下，以致亡血而脉微涩也。夏月四句，是写寒热发作时状。始而恶寒，虽在盛夏，欲着复衣；继而发热，虽当隆冬，欲裸其身。此是设辞，勿以无休止时，作绵连冬夏解也。医发其汗以下，又重释前义，亦蛇足矣。

此条又可分作四证者：寒热往来不休如疟者，为一证；或阳气内微，但恶寒不发热，病在盛暑而欲着复衣者，为一证；或阴气内弱，但发热不恶寒，病在隆冬而欲裸身者，为一证；或其人绵连冬夏，在盛暑反恶寒，隆冬反恶热为一证。此各从元气之厚薄，而寒热为之浅深耳。

伤寒论翼卷上

全论大法第一

按仲景自序言作《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则伤寒杂病，未尝分两书也。凡条中不冠伤寒者，即与杂病同义。如太阳之头项强痛，阳明之胃实，少阳之口苦、咽干、目眩，太阴之腹满吐利，少阴之欲寐，厥阴之消渴、气上撞心等症，是六经之为病，不是六经之伤寒，乃是六经分司诸病之提纲，非专为伤寒一症立法也。观五经提纲，皆指内证，惟太阳提纲为寒邪伤表立；五经提纲皆指热证，惟太阴提纲为寒邪伤里立。然太阳中暑发热而亦恶寒，太阴伤热亦腹痛而吐利，俱不离太阳主外、太阴主内之定法。而六经分症，皆兼伤寒、杂病也明矣。因太阳主表，其提纲为外感立法，故叔和将仲景之合论全属伤寒，不知仲景已自明其书不独为伤寒设。所以太阳篇中，先将诸病线索，逐条提清，比他经更详也。其曰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曰伤寒，是伤寒另有提纲矣。此不特为太阳伤寒之提纲，即六经伤寒总纲，亦不外是。观仲景独于太阳篇，别其名曰伤寒、曰中风、曰中暑、曰温病、曰湿痹，而他经不复分者，则一隅之举，可以寻其一贯之理也。其他结胸、藏结、阳结、阴结、瘀热发黄、热入血室、谵语如狂等症，或因伤寒，或非伤寒，纷纭杂沓之中，正可思伤寒杂病合论之旨矣。盖伤寒之外皆杂病，病名多端，不可以数计，故立六经而分司之；伤寒之中最多杂病，内外夹杂，虚实互呈，故将伤寒杂病而合参之。正以合中见泾渭之清浊，此扼要法也。叔和不知此旨，谓痉、湿、暍三种，宜应别论，则中风、温病何得与之合论耶？以三症为伤寒所致，与伤寒相似，故此见之，则中风非伤寒所致。温病与伤寒不相似者，何不为之另立耶？霍乱是肝邪为患，阴阳易、瘥后劳复，皆伤筋动血所致，咸当属于厥阴，何得另立篇目？叔和分太阳三症于前，分厥阴诸症于后，开后人分门类症之端。岂知仲景约法，能合百病，兼该于六经，而不能逃六经之外，只在六经上求根本，不在诸病名目上寻枝叶。乃叔和以私意紊乱仲景之原集，于劳复后重集可发汗不可发汗诸篇。如弱反在关，濡反在巅，微反在上，涩反在下，不知如何名反，岂濡弱微涩等脉有定位乎？此类姑不悉辨。其云大法春夏宜发汗，春宜吐，秋宜下。设未值其时，当汗不汗，当下不下，必待其时耶？而且利水、清火、温补、和解等法，概不言及，所以今人称仲景只有汗、吐、下三法，实由于此。夫四时者，众人所同，受病者，因人而异，汗、吐、下者，因病而施也。立法所以治病，非以治时，自有此大法之谬，后人因有随时用药之迂。论麻黄、桂枝汤者，谓宜于冬月严寒，而三时禁用。论白虎汤者，谓宜于夏，而大禁于秋分后与立夏之前。夫寒热温凉之逆用，必先岁气，毋伐天和，为平人饮食调理之常耳。仲景因症立方，岂随时定剂哉？当知仲景治法，悉本《内经》。按岐伯曰：调治之方，必别阴阳。阳病治阴，阴病治阳。定其中外，各守其乡。外者外治，内者内治。从外之内者，治其外；从内之外者，调其内。从内之外而盛于外者，先调其内，后治其外；从外之内而盛于内者，先治其外，后调其内。中外不相及，则治主病。微者调之，其次平之，盛者夺之。寒热温凉，衰之以属，随其攸利。此大法也。仲景祖述靡遗，宪章昭著。本论所称发热恶寒发于阳，无热恶寒发于阴者，是阴阳之别也。阳病制白虎、承气以存阴，阴病制附子、吴萸以扶阳。外者用麻、桂以治表，内者用硝、黄以治里。其于表虚里实，表热里寒，发表和表，攻里救里，病有浅深，治有次第，方有轻重，是以定其中外，各守其乡也。太阳阳明并病，小发汗，太阳阳明合病，用麻黄汤，是从外之内者，治其外也。阳明病，发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用栀子豉汤，是从内之外者，调其内也。发汗不解，蒸蒸发热者，从内之

外而盛于外，调胃承气，先调其内也。表未解而心下痞者，从外之内而盛于内，当先解表，乃可攻痞，是先治其外，后调其内也。中外不相及，是病在半表半里，大小柴胡汤，治主病也。此即所谓微者调之，其次平之，用白虎、栀豉、小承气之类。盛者夺之，则用大承气、陷胸、抵当之类矣。所云观其脉症，知犯何逆，以法治之，则寒热温凉，衰之以属，随其攸利之谓也。若分四时以拘法，限三法以治病，遇病之变迁，则束手待毙矣。且汗、吐、下之法亦出于岐伯。而利水、清火、调补等法悉具焉。其曰有邪者，渍形以为汗，在皮者，汗而发之，实者，散而泻之，此汗家三法。中满者，泻之于内，血实者，宜决之，是下之二法，高者因而越之谓吐，下者引而竭之谓利小便。剽悍者，按而收之，是清火法。气虚宜掣引之，是调补法也。夫邪在皮毛，犹未伤形，故仲景制麻黄汤，急汗以发表，邪入肌肉，是已伤其形，故制桂枝汤，啜稀热粥以解肌，是渍形以为汗。若邪正交争，内外皆实，寒热互呈，故制大青龙于麻桂中加石膏以泻火，是散以泻之也。吐剂有栀豉、瓜蒂，分胸中虚实之相殊；下剂有大小承气、调胃、抵当，分气血浅深之不同。利水有猪苓、真武寒热之悬绝，清火有石膏、芩、连轻重之差等。阳气虚，加人参于附子、吴萸中以引阳；阴气虚，加人参于白虎、泻心中以引阴。诸法井然，质之岐伯，纤毫不爽。先圣后圣，其揆一也。愚更有议焉，仲景言"平脉辨症为《伤寒杂病论》"，是脉与症亦未尝两分也。夫因病而平脉，则平脉即在辨症中。病有阴阳，脉合阴阳。发热恶寒发于阳，无热恶寒发于阴，是病之阴阳也，当列全论之首。浮、大、动、滑、数名阳，沉、涩、弱、弦、微名阴，是脉之阴阳也，此条当为之继，叔和既云搜采仲景旧论，录其症候诊脉，是知叔和另立脉法，从此搜采耳。试观太阳篇云：脉浮者，病在表。脉浮紧者，法当身疼痛。脉浮数者，法当汗出愈。诸条脉法，不入辨脉平脉篇，是叔和搜采未尽，犹遗仲景旧格也。由此推之，知寸口脉浮为在表，及寸口脉浮而紧、脉浮而数诸条，皆从此等处采出。脉有阴结、阳结条，未始不在阳明中风、中寒之间；洒淅恶寒而发热者，未始不在少阳寒热往来之部。脉阴阳俱紧者，未必非少阴之文；阴阳相搏条，未必不在伤寒脉结代之际。设仲景另集脉法，或有上下之分，谅无辨平之别矣。名平名辨，皆叔和搜采之说，仲景所云各承家技者是也。世徒云《序例》为叔和之文，而不知仲景之书，皆系叔和改换，独为伤寒立论。十六卷中，不知遗弃几何，而六经之文夹杂者亦不少，岂犹然仲景旧集哉？如疑余见之谬，请看序例所引《内经》，莫不增句易字，彼尚敢改岐伯之经，况乎仲景之论耶？欲识真仲景者，逐条察其笔法，知《考工记》自不合于《周官》，褚先生大不侔于太史矣。世皆以《金匮要略》为仲景杂病论，则有若之似圣人，惟曾子为不可强乎？

六经正义第二

按仲景自序云"虽未能尽愈诸病"，其留心诸病可知。故于诸病之表里阴阳，分为六经，令各得所司。清理脉症之异同，寒热之虚实，使治病者只在六经下手，行汗吐下和解温补等法而无失也。夫一身之病，俱受六经范围者，犹《周礼》分六官而百职举，司天分六气而万物成耳。伤寒不过是六经中一症，叔和不知仲景之六经，是经界之经，而非经络之经，妄引《内经·热病论》作序例，以冠仲景之书，而混其六经之症治。六经之理因不明，而仲景平脉辨症，能尽愈诸病之权衡废矣。夫热病之六经，专主经脉为病，但有表里之实热，并无表里之虚寒。虽因于伤寒，而已变成热病，故竟称热病，而不称伤寒。要知《内经》热病，即温病之互名，故无恶寒症，但有可汗可泄之法，并无可温可补之例也。观温病名篇，亦称评热病论，其义可知矣。夫叔和不于病根上讲求，但于病名上分解，故序例所引《内经》，既背仲景之旨，亦舛岐伯之意也。夫仲景之六经，是分六区地面，所该者广，虽以脉为经络，而不专在经络上立说。凡风寒温热内伤外感，自表及里，有寒有热，或虚或实，无乎不包。故以伤寒、杂病合为一书，而总名《伤寒杂病论》。所以六经提纲，各立一局，不为经络所拘，弗为风寒划定也。然仲景既云撰用《素问》，当于《素问》之

六经广求之。按《皮部论》云：皮有分部，脉有经纪。其生病各异，别其部分，左右上下，阴阳所在，诸经始终。此仲景创立六经部位之原。又曰：阳主外，阴主内。故仲景以三阳主外，三阴主内。又曰：在阳者主内，在阴者主出，以渗于内。故仲景又以阳明主内。少阴亦有反发热者，故仲景又于表剂中用附子，是固其渗也。又曰：少阴之阴，名曰枢儒。其入于经也，从阳部注于经，其出者，从阴部注于骨。故仲景制麻黄附子汤，治发热脉沉无里症者，是从阳部注经之义也；制附子汤治身体骨节痛、手足寒、背恶寒、脉沉者，是从阴内注于骨之义也。又《阴阳离合论》太阳为开。故仲景以之主表，而以脉浮、恶寒、头项强痛为提纲，立言与热病颇同，而立意自别。阳明为阖，故以之主里，而以胃实为提纲，虽有目痛、鼻干等症，而所主不在是。少阴为枢，少阴亦为枢，故皆主半表半里症。少阳为阳枢，归重在半表，故以口苦、目眩为提纲，而不及胸胁痛硬。少阴为阴枢，其欲寐不寐，欲吐不吐，亦半表半里症，虽有舌干、口燥等症，而不入提纲，归重在半里也。岂惟阳明主里，三阴皆主里，而阴阳异位，故所主各不同。阳明主里症之阳，阳道实，故以胃实属阳明。太阴主里症之阴，阴道虚，故以自利属太阴。太阴为开，又为阴中之至阴，故主里寒自利。厥阴为阖，又为阴中之阳，故主里热而气逆。少阴为阴中之枢，故所主或寒或热之不同，或表或里之无定，与少阳相似也。请以地理喻，六经犹列国也。腰以上为三阳地面，三阳主外而本乎里。心者三阳夹界之地也。内由心胸，外自巅顶，前至额颅，后至肩背，下及于足，内合膀胱，是太阳地面。此经统领营卫，主一身之表症，犹近边御敌之国也。内自心胸至胃及肠，外自头颅，由面至腹，下及于足，是阳明地面。由心至咽，出口颊，上耳目，斜至巅，外自胁，内属胆，是少阳地面。此太阳差近阳明，犹京畿矣。腰以下为三阴地面，三阴主里，而不及外。腹者三阴夹界之地也。自腹由脾及二肠魄门，为太阴地面。自腹至两肾及膀胱溺道，为少阴地面。自腹由肝上膈至心，从胁肋下及于小腹宗筋，为厥阴地面。此经通行三焦，主一身之里症，犹近京夹辅之国也。太阴阳明，同居异治，犹周、召分政之义。四经部位，有内外出入，上下牵引之不同，犹先王分土域民，犬牙相制之理也。若经络之经，是六经道路，非六经地面矣。六经之有正邪客邪、合病并病、属脾属胃者，犹寇贼充斥，或在本境，或及邻国，或入京师也。太阳地面最大，内邻少阴，外邻阳明，故病有相关。如小便不利，本膀胱病，少阴病而亦小便不利者，是邪及太阳之界也。腰痛本肾病，太阳病而亦腰痛者，是邪及少阴之界也。六七日不大便，及头痛身热者，是阳明热邪，侵入太阳之界也。头项强痛兼鼻鸣干呕者，是太阳风邪，侵及阳明之界也。心胸是阳明地面，而为太阳之通衢。因太阳主营卫，心胸是营卫之本，营卫环周不休，犹边邑之吏民士卒，会于京畿，往来不绝也。如喘而胸满者，是太阳外邪入阳明地面而骚扰，故称为太阳阳明合病。若头不痛，项不强，胸中痞硬，气冲咽喉，不得息者，此邪不自太阳来，乃阳明实邪结于胸中，犹盗贼聚于本境而为患也。心为六经之主，故六经皆有心烦证。如不头项强痛，则烦不属太阳；不往来寒热，则烦不属少阳；不见三阴症，则烦不属三阴矣。故心愦愦，心怵惕，心中懊侬，一切虚烦，皆属阳明，以心居阳明之地面也。阳明犹京师，故心腹皆居其地。邪在心为虚烦，在腹为实热，以心为阳而属无形，腹为阴而属有形也。夫人身之病，动关心腹。阳邪聚于心，阴邪聚于腹。肝为阴中之阳，故能使阴邪之气撞于心。阳明主在里之阳，故能使阳邪入聚于腹耳。更请以兵法喻，兵法之要，在明地形。必先明六经之路，才知贼寇所从来，知某方是某府来路，某方是某郡去路。来路是边关，三阳是也；去路是内境，三阴是也。六经来路各不同，太阳是大路，少阳是僻路，阳明是直路，太阴近路也，少阴后路也，厥阴斜路也。客邪多从三阳来，正邪多由三阴起，犹外寇自边关至，盗贼自内地生也。明六经地形，始得握百病之枢机；详六经来路，乃得操治病之规则。如以证论，伤寒大寇也，病从外来；中风流寇也，病因旁及；杂病盗贼也，病由中起。既认为何等之贼，又知为何地所起，发于其境，便御之本境，移祸邻郡，即两路来攻。如邪入太阳地面，

即汗而散之，犹陈利兵于要害，乘其未定而击之也，邪之轻者在卫，重者在营，尤重者在胸膈，犹寇之浅者在关外，其深者在关上，尤深者在关内也。麻黄为关外之师，桂枝、葛根为关上之师，大小青龙为关内之师矣。凡外寇不靖，内地盗贼必起而应之，因立两解法，故有大小青龙及桂枝、麻黄加减诸方。如前军无纪，致内乱蜂起，当重内轻外，因有五苓、十枣、陷胸、泻心、抵当等汤也。邪入少阳地位，宜杂用表里寒热攻补之品，为防御解利之法。如偏僻小路，利于短兵，不利于矛戟，利于守备，不利于战争也。邪之轻者入腠理，重者入募原，尤重者入脾胃。小柴胡，腠理之剂也；大柴胡，募原之剂也。小建中、半夏泻心、黄芩、黄连四汤，少阳之脾剂也；柴胡加芒硝、加龙蛎二方，少阳之胃剂也。如太阳少阳有合并病，是一军犯太阳，一军犯少阳矣。用柴胡桂枝汤，是两路分击之师也。甚至三阳合并病，是三面受敌矣，法在独取阳明。阳明之地肃清，则太、少两路之阳邪，不攻自解。但得内寇宁而外患自息，此白虎之所由奏捷耳。若阳邪不戢于内地，用大承气以急下之，是攻贼以护主。若阴邪直入于中宫，用四逆汤以急救其里，是强主以逐寇也。阳明为内地，阳明界上，即太阳少阳地面。邪入阳明之界，近太阳地面，虽不犯太阳，太阳之师，不得坐视而不救。故阳明之营卫病，即假麻黄、桂枝等方以汗之。邪近少阳地面，虽不入少阳，少阳之师，不得高垒而无战。故阳明之腠理病，即假柴胡以解之。是阳明之失守，非太阳之不固，即少阳之无备，所以每每两阳相合而为病也。若邪已在阳明地面，必出师奋击，以大逐其邪，不使少留，故用栀豉、瓜蒂之吐法以迅扫之。若深入内地，不可复驱，则当清野千里，使无所剽掠，是又白虎得力处也。若邪在内廷，又当清宫除盗，此三承气所由取用。如茵陈、猪苓辈，又为失纪之师立法矣。太阴亦内地，少阴厥阴是太阴之夹界也。太阴居中州，虽外通三阳，而阴阳既已殊途，心腹更有膈膜之藩蔽。故寒水之邪，从太阳外属者轻，由少阴内授者重；风木之邪，自少阳来侵者微，因厥阴上袭者甚。如本经正邪转属阳明而为实，犹师老势穷，可下之而愈。如阳明实邪转属本经而成虚，则邪盛正衰，温补挽回者甚难。盖太阴阳明，地面虽分，并无阻隔。阳明犹受敌之通衢，甲兵所聚，四战之地也。太阴犹仓廪重地，三军所依，亦盗贼之巢穴也。故元气有余，则邪入阳明；元气不支，则邪入太阴。在阳明地面，则陈师鞠旅，可背城一战，取胜须臾。在太阴地面，则焚劫积蓄，仓廪空虚，枵腹之士，无能御敌耳。厥阴之地，相火游行之区也，其本气则为少火。若风寒燥湿之邪，一入其境，悉化为热，即是壮火。其少火为一身之生机，而壮火为心腹之大患。且其地面通达三焦，邪犯上焦，则气上撞心，心中疼热，消渴口烂，咽痛喉痹。逼入中焦，即手足厥冷，脉微欲绝，饥不欲食，食即吐蛔。移祸下焦，则热利下重，或便脓血，为害非浅，犹跋扈之师矣。仲景制乌梅丸方，寒热并用，攻补兼施，通理气血，调和三焦，为平治厥阴之主方，犹总督内地之大帅[①]也。其与之水以治消渴，茯苓甘草汤以治水，炙甘草汤以复脉，当归四逆以治厥，是间出锐师，分头以救上焦之心主，而安神明也。用白虎、承气辈，清胃而平中焦之热实，白头翁、四逆散，清脾而止下焦之热利，是分头以救腹中之阴，而扶胃腧之元气耳。胃为一府，而分阴阳二经，少阴一经，而兼阴阳两藏者，皆为根本之地故也。邪有阴阳两途，藏分阴阳二气。如阳邪犯少阴之阳，反发热心烦，咳渴咽痛；阳邪犯少阴之阴，则腹痛自利，或便脓血；阴邪犯少阴之阳，则身体骨节痛，手足逆冷，背恶寒，而身蜷卧；阴邪犯少阴之阴，则恶寒呕吐，下利清谷，烦躁欲死。仲景制麻黄附子细辛、黄连阿胶、甘草、桔梗、猪肤、半夏、苦酒等汤，御阳邪犯少阴之阳也；其制桃花、猪苓等汤，御阳邪入少阴之阴也；附子、吴茱萸、四逆等汤，御阴邪犯少阴之阳也；通脉四逆、茯苓四逆、干姜附子等汤，御阴邪入少阴之阴也。少阴为六经之根本，而外通太阳，内接阳明。故初得之而反发热，与八九日而一身手足尽热者，是少阴阳邪侵及太阳地面也；自利纯清水，心下痛，口燥舌干者，少阴阳邪侵阳明地面也。出太阳则用麻黄

① 帅：原作"师"，今据博古堂本改。

为锐师，而督以附子，入阳明则全仗大承气，而不设监制，犹兵家用向导与用本部不同法也。其阴邪侵入太阴，则用理中、白通加人尿、猪胆等法，亦犹是矣。嗟乎！不思仲景之所集，安能见病知源也哉？

合并启微第三

病有定体，故立六经而分司之，病有变迁，更求合病、并病而互参之，此仲景二法之尽善也。夫阴阳互根，气虽分而神自合。三阳之里，便是三阴；三阴之表，即是三阳。如太阳病而脉反沉，便合少阴；少阴病而反发热，便合太阳。阳明脉迟，即合太阴；太阴脉缓，即合阳明。少阳细小，是合厥阴；厥阴微浮，是合少阳。虽无合并之名，而有合并之实。或阳得阴而解，阴得阳而解，或阳入阴而危，阴亡阳而逆，种种脉证，不可枚举。学者当于阴阳两症中，察病势之合不合，更于三阳三阴中，审其症之并不并，予以阴病治阳，阳病治阴，扶阳抑阴，泻阳补阴等法，用之恰当矣。三阳皆有发热症，三阴皆有下利症，如发热而下利者，阴阳合病也。阴阳合病，阳盛者属阳经，则下利为实热，如太阳阳明合病、阳明少阳合病、太阳少阳合病，必自下利，用葛根、黄芩等汤者是也。阴盛者属阴经，则下利属虚寒。如少阴病吐利及发热者不死，少阴病下利清谷，里寒外热，不恶寒而面色赤，用通脉四逆者是也。若阳与阳合，不合于阴，即是三阳合病，则不下利而自汗出，为白虎症也。阴与阴合，不合于阳，即是三阴合病，不发热而吐利厥逆，为四逆症也。并病与合病稍异者，合则一时并见，并则以次相乘。如太阳之头项强痛未罢，递见脉弦、眩冒、心下痞硬，是与少阳并病，更见谵语，即三阳并病矣。太阳与阳明并病，太阳症未罢者，从太阳而小发汗，太阳症已罢者，从阳明而下之，其机在恶寒发热而分也。然阳明之病，在胃家实，太阳阳明合病，喘而胸满者，不可下，恐胃家未实耳。若阳明与太、少合病，必自下利，何以得称阳明？要知协热下利，即胃实之始，《内经》所云：暴注下迫，皆属于热。其脉必浮大弦大，故得属之阳明，而不系太阴也。若下利清谷，里寒外热，脉浮而迟者，则浮不得属之于表，而迟则为在藏。若见脉微欲绝，即身不恶寒，而面色赤者，又当属之少阴。盖太阴阳明下利之辨，在清谷不清谷，而太阴少阴之清谷，又在脉之迟与微为辨也。夫阳明主胃实，而有协热利；太阴主下利清谷，又因脉微细而属少阴。脉微下利，反见阳明之不恶寒而面色赤，若不于合并病参之，安知病情之变迁如此，而为之施治哉？然此为六经之合并与内伤外感之合并，神而明之，不可胜极。以阴阳互根之体，见阴阳离合之用，是知六经之准绳，更属定不定法矣。何漫云三阴无合并病也哉？

风寒辨惑第四

风寒二气，有阴阳之分，又相因为患。盖风中无寒，即是和风，一夹寒邪，中人而病，故得与伤寒相类，亦得以伤寒名之。所以四时皆有风寒，而冬月为重也。伤寒中风，各有重轻，不在命名，而在见症。太阳篇言中风脉症者二：一曰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啬啬恶寒、淅淅恶风、翕翕发热、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一曰太阳中风，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者，大青龙汤主之。以二症相较，阳浮见寒之轻，浮紧见寒之重；汗出见寒之轻，不汗出见寒之重；啬啬淅淅见风寒之轻，翕翕见发热之轻，发热恶寒见寒热之俱重；鼻鸣见风之轻，身疼见风之重；自汗干呕，见烦之轻，不汗烦躁，见烦之重也。言伤寒脉症者二：一曰太阳病，或未发热，或已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曰伤寒；一曰伤寒脉浮，自汗出，小便数，心烦微恶寒，脚挛急。以二症相较，微恶寒，见必恶寒之重，体痛，觉脚挛急之轻；自汗出、小便数、心烦，见伤寒之轻，或未发热，见发热之轻，必先呕逆，见伤寒之重；脉浮见寒之轻，阴阳俱紧见寒之重。中风伤寒，各有轻重如此。今人必以伤寒为重，中风为轻，但知分风寒之中、伤，而不辨风寒之轻重，于是有伤寒见风、中风见寒之遁辞矣。夫风为阳邪，寒为阴

邪，虽以皆于时气之感，而各不失其阴阳之性。故伤寒轻者，全似中风，独脚挛急不似，盖腰以上为阳，而风伤于上也；中风重者，全似伤寒，而烦躁不似，盖寒邪呕而不烦，逆而不躁也。然阴阳互根，烦为阳邪，烦极致躁；躁为阴邪，躁极致烦。故中风轻者烦轻，中风重者烦躁，伤寒重者躁烦，伤寒轻者微烦。微烦则恶寒亦微，是微阳足以胜微寒，故脉浮不紧矣。如本论所云：凡欲自解者，必当先烦，乃有汗而解。以脉浮不紧，故知汗出解也。若不待自解而妄攻其表，所以亡阳，因阳微故耳。凡伤寒见烦，则寒气欲解。躁烦则阳为寒郁，而邪转盛。故伤寒一日，若躁烦者，为欲传；六七日，躁烦者，为阳去入阴也。因病人所禀之阳气有不同，而受邪之部位、阴阳更不类，故阳有多少，热有微甚。如太阳为先天之巨阳，其热发于营卫，故一身手足壮热。阳明乃太少两阳相合之阳，其热发于肌肉，故蒸蒸发热。少阳为半表半里之阳，其热发于腠理，时开时阖，故往来寒热。此三阳发热之差别也。太阴为至阴，无热可发，而为胃行津液，以灌四旁，故得主四肢，而热发于手足。所以太阴伤寒，手足自温，太阴中风，四肢烦疼耳。少阴为封蛰之本，若少阴不藏，则坎阳无蔽。故有始受风寒而脉沉发热者，或始无表热，八九日来，热入膀胱，致一身手足尽热者。厥阴当两阴交尽，一阳之初生，其伤寒也，有从阴而先厥后热者，有从阳而先热后厥者，或阳进而热多厥少，或阳退而热少厥多，或阴阳和而厥与热相应者，是三阴发热之差别也。太阳为父，多阳盛之病。如初服桂枝而反烦，解半日许而复烦，下之而脉仍浮、气上冲，与不汗出而躁烦，服药微除而烦瞑发衄者，皆阳气重故也。少阴为雌，多亡阳之病。如下利清谷，手足厥逆，脉微欲绝，恶寒蜷卧，吐利汗出，里寒外热，不烦而躁，皆亡阳故也。又《内经·病形篇》云：邪中于项，则下太阳；中于面，则下阳明；中于颊，则下少阳；其中膺背两胁，亦中其经。故本论太阳受邪，有中项中背之别，中项则头项强痛，中背则背强几几也。阳明有中面中膺之别，中面则目疼鼻干，中膺则胸中痞硬也。少阳有中颊中胁之别，中颊则口苦咽干，中胁则胁下痞硬也。此岐伯中阳溜经之义。又云：邪中于阴，从臂脏始，自经及藏，藏气实而不能容，则邪还于府。故本论三阴皆有自利症，是寒邪还府也；三阴皆有可下症，是热邪还府也。此岐伯中阴溜府之义。六经之部位有高下，故受邪之日有远近。太阳为三阳，居表位最高，最易伤寒，故一日受；阳明为二阳而居前，故二日受；少阳为一阳而居侧，故三日受；太阴为三阴，居阴位最高，故四日受；少阴为二阴，居阴位之中，故五日受；厥阴为一阴，居三阴之尽，故六日受。此皆言见症之期，非六经以次相传之日也。《内经》曰：气有高下，病有远近，适其至所。即此意也。按本论传字之义，各各不同，必牵强为传经则谬。伤寒一日，太阳受之，脉若静者为不传，是指热传本经，不是传阳明之经络。阳明无所复传，始虽恶寒，二日自止，是指寒传本经，不是传少阳之经络。伤寒二三日，阳明少阳症不见者，为不传，皆指热传本经，不是二日传阳明，三日传少阳之谓。太阳病至七日已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言七日当来复之辰，太阳一经之病当尽，非日传一经，七日复传太阳之谓。若复传，不当曰尽，若日一经，不当曰行其经矣。若欲再作经，是太阳不罢而并病阳明。使经不传，是使阳明之经不传太阳之热，非再传少阳之谓也。太阳与阳明少阳地位相近，故太阳阳盛而不罢，便转属阳明，阳已衰而不罢，便转系少阳。若阳陷便转系太阴，阳虚则转入少阴，阳逆则转属厥阴矣。阳明万物所归，故六经皆得转属。而阳明无所复传，是知太阳阳明无转属少阳之症。阳明太阴俱属于胃，胃实则太阴转属阳明，胃虚则阳明转属太阴矣。少阴与二阴地位相近，受太阴之寒，则吐利清谷，受厥阴之热，则咽痛便血也。厥阴为阴之尽，亦如阳明之无所复传，然阴出之阳，则热多厥少，阴极亡阳，则热少厥多，此即少阳往来寒热之变局也。按本论云：太阳病，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为中风。又云：太阳中风，脉浮紧，不汗出而烦躁。又云：阳明中风，脉弦浮大，不得汗。合观之，不得以无汗为非中风矣。本论云：太阳病，或未发热，或已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伤寒。而未尝言无汗。又云：太阳病头

痛发热，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者，麻黄汤主之。此不冠以伤寒，又不言恶寒。又云：伤寒脉浮，自汗出，微恶寒。合观之，不得以有汗为非伤寒矣。今人但据桂枝条之中风自汗，而不究伤寒亦有自汗出者。但以麻黄症之无汗为伤寒，而不究中风最多无汗者。谓伤寒脉浮紧，中风脉浮缓，而不知伤寒亦有浮缓，中风亦有浮紧者。知三阳脉浮，三阴脉沉，不知三阴亦有浮脉，三阳亦有沉脉者。总是据一条之说，不理会全书耳。当知麻黄汤、大青龙汤治中风之重剂，桂枝汤、葛根汤治中风之轻剂，伤寒可通用之，非主治伤寒之剂也。世皆推桂枝为中风主剂，而不敢以大青龙为中风之剂者，是惑于中风见寒脉，伤寒见风脉之谬也。不敢以麻黄为中风之剂者，是泥于有汗为中风，无汗为伤寒之谬也。风为阳邪，因四时之气而变迁，且一日亦具有四时之气，气运更有淫郁胜复之不同，故有麻黄、桂枝、葛根、青龙等法。当知四时俱有中风，俱有伤寒，不得拘春伤于风，冬伤于寒之定说矣。太阳经多中风方，如麻黄、桂枝、葛根、大青龙是也。少阴经多伤寒方，如麻黄附子细辛、真武、附子、茱萸、白通、四逆、通脉等汤是也。中风诸方，可移治伤寒，伤寒诸方，不可移治中风，寒可温而风不可以热治也。风为阳邪，故中风虽在少阴，每多阳症；寒为阴邪，故伤寒虽在太阳，每多阴症。太阳经多中风症，阳从阳也；少阴经多伤寒症，阴从阴也。夫风者，善行而数变，故脉症皆不可拘。自变者观之，其症或自汗鼻鸣，或无汗而喘，或不汗出而烦躁，或下利呕逆，或渴欲饮水，或往来寒热，或口苦咽干，或短气腹满、鼻干嗜卧，或目赤耳聋、胸满而烦，或四肢烦疼，种种不同；其脉或浮缓，或浮紧，或弦而浮大，或阳微阴涩，或阳微阴浮，亦种种不同。自不变者观之，惟浮是中风之主脉，恶风是中风之定症。盖风脉变态不常，而浮为真体；风症变幻多端，而恶风其真情也。仲景广设诸方，以曲尽其变耳。盖寒之伤人也有三：早晚雾露，四时风雨，冬春霜雪，此天之寒气也；幽居旷室，砖地石阶，大江深泽，邃谷高山，地之寒气也；好饮寒泉，喜食生冷，酷嗜瓜果，误服冷药，人之寒气也。此义最浅，伤寒诸书莫之或及，而以冬寒春温时疫之三症掩之，何不求致病之因，而归时令之变耶？夫寒固为冬气，三时岂必无寒？第寒有轻重，伤亦有轻重，不拘定于冬。温固为春气，而三时亦病温，且温随时而发者多，因冬月伤寒而致者少，不可谓必然之道也。即冬时病温，亦因其人阴虚而发，岂冬时之暖气，即有毒以伤人乎？若时行疫气，正天地温热之毒，如凉风一起，疫邪自散，岂遇寒而反重耶？疫与寒，如风马牛之不相及，何得以寒冠时行之疫？若为暴寒所折而病，即是三时之伤寒，勿得妄以疫名之矣。谓三四月阳气尚弱，为寒折而病热轻，五六月阳气已盛，为寒折而病热重，七八月阳气已衰，为寒折而病热微，此叔和无稽之说也。夫病寒病热，当审其人阴阳之盛衰，不得拘天气之寒热。天气之寒热伤人，必因其人阴阳之多少，元气之虚实为轻重，不全凭时令之阴阳为转移也。所以仲景制方，全以平脉辨症为急务，不拘于受病之因，不拘于发病之时为施治。如夏月盛暑而伤寒吐利，多有用姜、附、吴萸而始效，隆冬严寒而病温，多有用石膏、硝、黄而热乃解者。今谓麻、桂二汤只宜于冬月之正伤寒，而三时不可轻用，其夫岂不多乎？夫开口言伤寒，动手反用寒凉克伐之剂，曷不于伤寒二字顾名思义耶？寒伤于表，法当温散；寒伤于里，法当温补。仲景治伤寒，只有温散、温补二法。其清火、凉解、吐下等法，正为温暑时疫而设，所以治热，非以治寒，治热淫于内，非治寒伤于表也。今伤寒家皆曰仲景治温治暑，必另有法治，今遗失而无。惟伤寒只有汗吐下三法，将温补正法，置之不用，反曰治伤寒无补法。于是人伤于天地之寒者轻，伤于医师之法者重；死于饮食之内伤者少，死于寒药之内伤者多耳。

温暑指归第五

《内经》论伤寒而反发热者有三义：有当时急发者，曰人伤于寒，则为病热也；有过时发热者，曰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也；有随时易名者，曰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为病温，后夏至日为病暑也。夫病温、病暑，当时即病者不必论，凡

病伤寒而成者，其病虽由于冬时之伤寒，而根实种于其人之郁火。《内经》曰：藏于精者，春不病温。此明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之源。先夏至日为病温，后夏至日为病暑，申明冬不藏精，夏亦病温之故。夫人伤于寒，则为病热，其恒耳。此至春夏而病者，以其人肾阳有余，好行淫欲，不避寒冷，虽外伤于寒，而阳气足以御之。但知身着寒，而不为寒所病。然表寒虽不得内侵，而虚阳亦不得外散，乃下陷入阴中。故身不知热，而亦不发热，所云阳病者，上行极而下也。冬时行收藏之令，阳不遽发，寒愈久则阳愈匿，阳日盛则阴愈虚。若寒日少而蓄热浅，则阳火应春气而病温；寒日多而郁热深，则阴火应夏气而病暑。此阴消阳长，从内而达于外也。叔和不知此义，谓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夫寒伤于表，得热则散，何以能藏？设无热以御之，必深入藏府，何以只藏于肌肤？且能藏者不能变，何以时换而变其所藏乎？不知原其人之自伤，而但咎其时之外伤；只知伤寒之因，不究热伤其本；妄拟寒毒之能变热，不知内陷之阳邪，发见其本来之面目也。又谓辛苦之人，春夏多温热病者，皆因冬时触寒所致，而非时行之气。不知辛苦之人，动摇筋骨，凡动则为阳，往往触寒即散，或因饥寒而病者有之，或因劳倦而发热者有之。故春夏之时，辛苦之人，因虚而感时行之气者不少矣。若夫春夏之温热，由冬时触寒所致者，偏在饱暖淫欲之人，不知持满，醉以入房，以欲绝其精，以耗散其真，阳强不能密，精失守而阴虚，故遗祸至于春夏也。经《内经》论温之脉症治法甚详，学者多不得其要领，仲景独挈发热而渴、不恶寒为提纲，洞悉温病之底蕴，合《内经》冬不藏精之旨矣。热病以口燥舌干而渴属少阴，少阴者，封蛰之本，精之处也。少阴之表，名曰太阳，太阳根起于至阴，名曰阴中之阳，故太阳病当恶寒。此发热而不恶寒，是阳中无阴矣。而即见少阴之渴，太阳之根本悉露矣。于此见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沉，孤阳无附，而发为温病也。温病症治，散见六经，请类推之。如伤寒发热不渴，服汤已渴者，是伤寒温病之关也。寒去而热罢，即伤寒欲解症，寒去而热不解，是温病发见矣。如服桂枝汤大汗出后，大烦渴不解，脉洪大者，即是温势猖獗。用白虎加人参，预保元气于清火之时，是凡病伤寒而成温者之正治法也。因所伤之寒邪，随大汗而解，所成之温邪，随大汗而发，焉得无虚？设不加参，则热邪因白虎而解，安保寒邪不因白虎而来乎？是伤者当补，治病必求其本耳。如服柴胡汤已渴者，属阳明也，以法治之。夫柴胡汤有参、甘、芩、枣，皆生津之品，服已反渴，是微寒之剂，不足以解温邪，少阳相火，直起阳明也。是当用白虎加人参法。若柴胡加人参法，非其治矣。夫相火寄甲乙之间，故肝胆为发温之源；肠胃为市，故阳明为成温之薮。阳明始虽恶寒，二日即止，即不恶寒而反恶热，此亦病伤寒而成温之一征也。若夫温热不因伤寒而致者，只须扶阴抑阳，不必补中益气矣。且温邪有浅深，治法有轻重。如阳明病，脉浮发热，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汤主之。瘀热在里不得越，身体发黄，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者，茵陈汤主之。少阴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干者，大承气汤急下之。厥阴病，下利欲饮水者，白头翁汤主之。此仲景治温之大略也。夫温与暑，偶感天气而病者轻，因不藏精者此为自伤，其病重。若再感风土之异气，此三气相合而成温疫也。温热利害，只在一人；温疫移害，祸延邻里。今人不分温热、温疫，浑名温病，令人恶闻而讳言之，因于辞之害义矣。吴又可《温疫论》，程郊倩《热病注》，俱有至理可传，愚不复赘。

痉湿异同第六

六气为病，皆能发热。然寒与热相因，暑与湿相从，独燥与湿相反。风寒温暑皆因天气，而湿病多得之地气，燥病多得之内因，此病因之殊同也。《内经》病机十九条，其分属六气者，火居其八，风寒湿各居其一，燥症独无。若诸痉项强，皆属于湿，愚尝疑其属燥。今本论有痉、湿之分，又曰：太阳病发汗太多，因致痉，则痉之属燥无疑也。夫痉以状命名，因血虚而筋急耳。六气为患，皆足以致痉，然不热则不燥，不燥则不成痉矣。六经皆有痉病，须审部位以别之。身以后者

属太阳，则凡头项强急，项背几几，脊强反张，腰似折，髀不可以曲，腘如结，皆其症也。身之前者属阳明，头面动摇，口噤齿龂，缺盆纽痛，脚挛急，皆其症也。身之侧者属少阳，口眼㖞斜，手足牵引，两胁拘急，半身不遂，皆其症也。若腹内拘急，因吐利而四肢拘急，是太阴痉。恶寒蜷卧，尻以代踵，脊以代头，俯而不能仰者，是少阴痉。睾丸上升，宗筋下注，少腹里急，阴中拘挛，膝胫拘急者，厥阴痉也。若痉之挟风寒者，其症发热无汗而恶寒，气上冲胸而小便少，其脉必坚紧，其状必强直而口噤，此得之天气，《内经》所云诸暴强直，皆属于风者是也。其势勇猛，故曰刚痉。病因外来，当逐邪而解外。痉有挟本邪而为患者，其邪从内出，故发热汗出而不恶寒，其脉沉迟，其状则项背强几几，此得之地气，《内经》云诸痉项强，皆属于湿者是也。其势弱耎而，故名柔痉。病因于内，当滋阴以和内。要知属风之痉，不因风而因热；属湿之痉，不因湿而因燥。治风君葛根，治湿君栝蒌根者，非以治风，实以生津，非以治湿，实以润燥耳。夫痉之始也，本非正病，必夹杂于他病之中。人之病此者，世医悉指为风，所以不明其理。善医者，必于他症中审察而预防之。如头项强痛，即痉之一端，是太阳之血虚，故筋急也。今人但知风寒，不惜津液，所以发汗太多，因致痉者多矣。夫痉之征，本有由来，一经妄治，即奇形毕理。项背强几几，是痉之征兆，故用葛根；身体强，是痉状已著，故用栝蒌根；卧不着席，脚挛急，口噤齿龂，是痉之极甚，故用大黄、芒硝。无非取多津多液之品，以滋养阴血不得与当汗不汗者同例也。观伤寒脉浮，自汗，心烦恶寒，而见脚挛急，是痉势已成，便当滋阴存液，不得仍作伤寒主治。故与桂枝汤则厥，与芍药甘草汤，其脚即伸，此明验矣。第以表症未除，不得用承气，若谵语者，少与调胃承气，是又与不着席者与大承气汤，同一机杼也。凡痉之为病，因外邪伤筋者少，因血虚筋急者多。如误作风治，用辛散以助阳，则真阴愈虚，用燥剂以驱风，则血液愈涸。故痉得之暴起者少，妄治而致者多。虚而不补，不死何待？非参、芪、归、地，调治营卫，未易平痉而奏捷也。

《内经》曰：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又曰：湿胜则濡泄。此指湿伤于内者言也。又曰：地之湿气，感则害人皮肉筋骨。又曰：因于湿，首如裹。此指湿伤于外者言也。若湿而兼热，则大筋耎短而为拘，小筋弛长而为痿，即柔痉之变见矣。阳明篇有湿热发黄之症，叔和不为别论，独取太阳之风湿相搏者，尚遗数条，亦搜采之疏失也。《内经》曰：身半以上者，风中之也；身半以下者，湿中之也。中阳则溜于经，中阴则溜于府。又曰：阳受风气，阴受湿气。故伤于风者，上先受之；伤于湿者，下先受之。皆风湿对言，本论则风湿合言也。风湿相合，则阴阳相搏，上下内外交病矣。所以身体烦疼，不能转侧，骨节掣痛，不能屈伸，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也。《内经》曰：风湿之伤人也，血气与邪并客于分腠之间，其脉坚大，故曰实；寒湿之中人也，皮肤不收，肌肉坚固，营血涩，卫气去，故曰虚。此又以湿家虚实，因风寒而分也。本论伤寒发汗，寒湿在里不解，身目为黄，与阳明之热不得越，瘀热在里，身体发黄者，当下不当下，亦以寒湿、湿热分虚实矣。《内经》以风寒湿三气合而成痹，本论又合风寒湿热四气而名湿痹。当知痹与痉，皆由湿变。夫同一湿也，湿去燥极则为痉，久留而着则为痹。痹为实，痉为虚，痉痹异形，虚实亦殊。固不得妄以痉属风，亦不得因于湿而竟视痉为湿矣。

平脉准绳第七

上古以三部九候决死生，是遍求法；以人迎、寸口、趺阳辨吉凶，是扼要法。自《难经》独取寸口之说行，人迎、趺阳不参矣。气口成寸，为脉之大会，死生吉凶系之焉，今所传者只此耳。自有《脉经》以来，诸家继起，各以脉名取胜，泛而不切，漫无指归。夫在诊法取其约，于脉名取其繁，此仲景云驰竞浮华、不固根本者是也。仲景立法，只在脉之体用上推求，不在脉之名目上分疏。故以阴阳为体，则以浮、大、动、滑、数为阳之用，沉、涩、弱、弦、迟为阴之用；以表里为体，则以浮为表用，沉为里用；以藏府为体，则以数为府用，迟为藏用。如以浮沉为体，则以浮、沉中各

有迟、数为用。以浮为体，则以大、动、滑、数为用之常，涩、弱、弦、迟为用之变；以沉为体，则以涩、弱、弦、迟为用之常，大、动、滑、数为用之变。体用之间，见脉之变化，而致病之因，与病情之虚实、病机之转移，亦随之而见，全在诊者指法之巧，与看法之细耳。脉理浩繁，大纲不外名阳名阴之十种。阴阳两分，自成对峙，阴阳配偶，惟见五端。浮、沉是脉体，大、弱是脉势，滑、涩是脉气，动、弦是脉形，迟、数是脉息，不得概以脉象视之也。脉有对看法，有正看法，有反看法，有平看法，有侧看法，有彻底看法。如有浮即有沉，有大即有弱，有滑即有涩，有数即有迟。合之于病，则浮为在表，沉为在里，大为有余，弱为不足，滑为血多，涩为气少，动为搏阳，弦为搏阴，数为在府，迟为在藏，此对看法也。如浮、大、动、数、滑、脉气之有余者为阳，当知其中有阳胜阴病之机；沉、涩、弱、弦、迟，脉气之不足者为阴，当知其中有阴胜阳病之机，此正看法也。夫阴阳之转旋也，有余而往，不足随之，不足而往，有余从之。故其始也，为浮为大为滑为动为数；其继也，反沉反弱反涩反弦反迟。此是阳消阴长之机，其病为进。其始也，为沉为弱为涩为弦为迟；其继也，微浮微大微滑微动微数。此是阳进阴退之机，皆病为欲愈，此反看法也。浮为阳，如更兼大、动、滑、数之阳脉，是为纯阳，必阳盛阴虚之病矣；沉为阴，而更兼弱、涩、弦、迟之阴脉，是为重阴，必阴盛阳虚之病矣，此为平看法。如浮而弱、浮而涩、浮而弦、浮而迟者，此阳中有阴，其人阳虚而阴脉伏于阳脉中也，将有亡阳之变，当以扶阳为急务矣；如沉而大、沉而滑、沉而动、沉而数者，此阴中有阳，其人阴虚而阳邪下陷于阴脉中也，将有阴竭之患，当以存阴为深虑矣，此为侧看法。如浮、大、动、滑、数之脉，体虽不变，始为有力之阳强，终为无力之阳微，知阳将绝矣；沉、涩、弱、弦、迟之脉，虽喜变而为阳，如急见浮、大、动、滑、数之状，是阴极似阳，知反照之不长，余烬之易灭也，是为彻底看法。更有真阴真阳看法，如凡阴病见阳脉者生，阳病见阴脉者死也。成注只据伤寒立言，观凡字则知脉法不专为伤寒设，亦不是承接上文，扩充之见仲景活法矣。脉以胃气为本，玩名阳名阴，见此等脉状，尚是阴阳之名，而非阴阳之实，因胃气稍虚，则阴阳偏重，较之平脉有余名阳、不足名阴耳。此阳病兼外伤六气言，阴病兼内伤精气言，若专指伤寒之阴症阳症，则浅矣。阳脉指胃脘之真阳，《内经》所谓二十五阳者是也。阴病见阳脉，是胃气来复，五藏冲和之气发见，故主生，《内经》所云别于阳者，知病起时也。阴脉指五藏之真阴，因胃脘之阳，不至于手太阴，五藏之真阴来见也。阳病见阴脉，是脉无胃气，故主死，《内经》所谓别于阴者，知死生之期也。要见沉、涩、弱、弦、迟，是病脉不是死脉，其见于阳病最多。阳病见浮、大、动、数、滑不休，即是死脉；阴病见浮、大、动、数、滑之脉，多阴极似阳，未必即可生之机也。若真藏脉至，如肝脉之中外急，心脉坚而搏，肺脉浮而大，肾脉如弹石，脾脉如距喙，皆反见有余之象，岂可以阳脉名之？《经》曰：邪气来也，紧而疾，谷气来也，徐而和。则又不得以迟数论阴阳矣。仲景表里藏府之法，则又以浮沉迟数为大纲。浮沉是审起伏，迟数是察至数，浮沉之间，迟数寓焉。凡脉之不浮不沉而在中，不迟不数而五至者，谓之平脉，是有胃气。可以神求，不可以象求。若一见浮沉迟数之象，斯为病脉。浮沉迟数，本不以表里藏府分，今既有阴阳之可名，即以阳表阴里、府阳藏阴，定其为病所在耳。试观脉之浮为在表，应病亦为在表，然脉浮亦有里症，或表邪初陷，或里邪欲出，究竟不离于表，故主表其大纲也。沉为在里，应病亦为在里，然脉沉亦有表症，或阳病见阴而危，或阴出之阳而愈，究竟病根于里，故主里其大纲也。数、阳主热，而数有浮沉，浮数应表热，沉数应里热，虽数脉多有病在藏者，然其由必自府，盖六府为阳，阳脉萦其府，故主府其大纲也。迟为阴，阴主寒，而迟亦有浮沉，浮迟应表寒，沉迟应里寒，虽迟脉多有病在府者，然其根必自藏，盖五藏为阴，阴脉萦其藏，故主藏其大纲也。脉状种种，总括于浮沉迟数。然四者之中，又以独见为准则，独见何部，即以其部定表里藏府之所在，病无遁情矣。然阴阳之十脉，表里藏府之四诊，皆指脉之体用而言。而诊法之体用，则又以病为体，而脉

为用。请以浮脉言之，其他可类推。如脉浮者病在表，则必有发热恶寒之表症。然浮有不同，有但浮者，其三部皆同，无息数，无迟数，其气象亦滑、涩、动、弦、大、小，此太阳之脉体然也。因风寒在表，而脉阳之阳御之，内无太过不及之病，故见此象。此病脉中之平脉，故可用麻黄汤发汗而烦解，然此脉不可多得。所以发热即有发热之脉象，恶寒即有恶寒之脉象。如寸口脉浮而紧，是浮为风象，紧为寒象也。此为阳中有阴，乃阳之变见矣。然寒不协风，则玄府不开，寒在皮毛。卫气足以卫外而为固，虽受寒而不伤，寒去而身自和矣。若风不夹寒，但能鼓动卫气，使元府不闭，皮肤受邪，肺气不清而已，不能深入于营，而发热恶寒，头项骨节俱痛。惟风挟寒邪，其势始猛，此风则伤卫，寒则伤营，初非有二义也。卫气不能卫外，反内扰营气而为烦；营气不得交通，内迫于骨节而作痛。营卫俱病，发热所由来耳。如脉浮而数，为阳中见阳，是阳脉之正局，然不得认为阳脉有余，实因阳气不足，反见有余之象也。夫脉为血府，实由气行，长则气治，短则气病。弦脉象长，数脉象短。脉数因于气之不足，则数为虚可知。风为阳邪，风则为热，虚为阴邪，虚则为寒。虚寒相搏于营卫，卫气不足以御之，此恶寒所由来也。上条阳中有阴，而反征其发热，此条阳中见阳，而反征其恶寒，是互文以见义。此二条皆当发汗，而与但浮者不同。故又云：脉浮紧者，法当身疼痛，宜以汗解之。假令尺中迟，不可发汗，以营气不足，血少故也。可知用麻黄汤不专治寒伤营者，皆仲景法矣。又云：脉浮数者，法当汗出愈。若尺中脉微，此里虚不可发汗。则又见脉浮数者，不得竟用麻黄汤。又云：伤寒解半日许，复烦，脉浮数者，可更发汗，宜桂枝汤。则所云须表里实，津液自和，便自汗出愈者，为啜稀热粥示法耳。夫人之尺脉，如树之有根，不拘浮数浮紧，皆据尺脉以审虚实，此又仲景为浮为在表之注疏矣。十脉中无紧脉，紧即弦之转旋。当知按之不移，是静为阴之体；转旋无常，是动为阳之用。故浮中见紧者，系在中风，与伤寒之阴阳俱紧者殊矣。紧又与数相似，紧见于法象，数见于至数。然紧以气来之长，反得为阴中有阳之实脉；数以气来之短，反得为阳中有阴之虚脉也。若脉浮而大，是阳中见阳，此两阳合明之脉。然脉不遽大，必至三四日乃大，是阳明内热外见之脉，此浮不得仍为在表。当知大为病进，故见心下反硬，即攻之不令发汗耳。若浮脉而迟，面热赤而战栗者，是阳中见阴，故面见假热，而身见真寒。此因迟为在藏，故无阳不能作汗，而浮为在表，则又当用渍形为汗之法矣。迟因浮而从表，浮因大而从里，浮兼数而反虚，紧入浮而成实，则表里藏府阴阳虚实之间，悉属定不定法也。

伤寒论翼卷下

太阳病解第一

仲景六经各有提纲一条，犹大将立旗鼓使人知有所向，故必择本经至当之脉症而标之。读书者须紧记提纲以审病之所在。然提纲可见者只是正面，读者又要看出底板，再细玩其四旁，参透其隐曲，则良法美意始得了然。如太阳提纲脉浮头项强痛恶寒八字，是太阳受病之正面。读者要知三阳之脉俱浮，三阳俱有头痛症，六经受寒俱各恶寒，惟头项强痛，是太阳所独也。故见头连项强痛，知是太阳受病。盖太阳为诸阳主气，头为诸阳之会，项为太阳之会故也。如脉浮恶寒发热，而头不痛项不强，便知非太阳病。如头但痛不及于项，亦非太阳定局。如头项强痛反不恶寒，脉反沉，不可谓非太阳病。或温邪内发，或吐后内烦，或湿流关节，或病关少阴，法当救里者也。因当浮不浮，当恶不恶，故谓之反，所谓看出底板法者以此。前辈以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七日复传之说拘之，故至今不识仲景所称之太阳病。

太阳病有身痛、身重、腰痛、骨节疼痛、鼻鸣干呕、呕逆、烦躁、胸满，背强、咳渴、汗出恶风、无汗而喘等症，仲景以其或然或否，不可拘定，故散见诸节，而不入提纲。又太阳为巨阳，阳病必发热，提纲亦不言及者，以初受病者，或未发热故也。其精细如此。故诊者于头项强痛，必须理会此等兼症，更细审其恶风恶寒之病情，有汗无汗之病机，已发热未发热之病势，以探其表里之虚实，是从旁细看法也。即于此处辨其有汗为桂枝症，无汗为麻黄症，无汗烦躁是大青龙症，干呕发热而咳是小青龙症，项背强几几是葛根症，用之恰当，效如桴鼓。前辈以桂枝主风伤卫，麻黄主寒伤营，大青龙主伤寒见风，中风见寒分三纲鼎立之说以拘之，所以埋没仲景心法，又败坏仲景正法。

脉浮只讲得脉体之正面，诊者当于浮中审其强、弱、迟、数、紧、缓、滑、涩、弦、芤。故太阳一症，有但浮、浮弱、浮缓、浮迟、浮数等脉，散见于诸条。或阳浮而阴弱，或阴阳俱紧，或阴阳俱浮，或尺中迟，或尺中脉微，或寸缓、关浮、尺弱，必体认以消息其里之虚实，是从中索隐法。若谓脉紧是伤寒，脉缓是中风，脉紧有汗是中风见寒，脉缓无汗是伤寒见风，夫既有伤寒中风之别，更有伤寒中风之浑，使人无下手处矣，岂可为法乎？凡见脉浮迟、浮弱者用桂枝，浮紧、浮数者用麻黄，不必于风寒之分，但从脉之虚实而施治，是仲景治法，亦是仲景定法。今伤寒书皆以膀胱为太阳，故有传足不传手之谬。不知仲景书，只宗阴阳大法，不拘阴阳之经络也。夫阴阳散之可千，推之可万。心为阳中之太阳，故更称巨阳以尊之，又中身以上，名曰广明，太阳之前，名曰阳明，广明亦君主之尊称。广明居阳明之上，故六经分位，首太阳，次阳明，又腰以上为阳，膀胱位列下焦之极底，其经名为足太阳，以手足阴阳论，实阴中之少阳耳，以六府为阳论，与小肠之太阳，同为受盛之器耳，不得混膈膜之上为父之太阳也。仲景以心为太阳，故得外统一身之气血，内行五藏六府之经遂。若膀胱为州都之官，所藏精液必待上焦之气化而后能出，何能外司营卫而为诸阳主气哉？岐伯曰：圣人面南而立，前曰广明，后曰太冲，太冲之地，名曰少阴。是心肾为一身之大表里也。膀胱与肾为表里，第足经相络之一义也。且表里亦何常之有？如太阳与少阳并病，刺肺俞、肝俞，岂非以肝居胆外，为少阳之表，肺居心外，为太阳之表耶？

少阴病，一身手足尽热，以热在膀胱必便血。夫热在膀胱而仍称少阴病，是知膀胱属腰以下之阴，得为少阴之府，不得为六经之太阳，故不称太阳病。又太阳不解，热结膀胱，其人如狂，以太阳随经瘀热在里，热在下焦，下血乃愈。盖太阳位最高，故太阳病以头项强痛为提纲。此云

热结下焦，是太阳阳邪下陷之变症也。其云随经，云在里，是知膀胱属在下焦，为太阳之根底，而非主表之太阳；为太阳之经隧，而非太阳之都会；为太阳主血之里，非诸阳主气之太阳也明矣。

伤寒最多心病，以心当太阳之位也。心为君主，寒为贼邪，君火不足，寒邪得以伤之，所以名为火病。今伤寒家反以太阳为寒水之经，是拘于膀胱为水府，因有以寒召寒之说，而不审寒邪犯心、水来克火之义矣。夫人伤于寒，热虽甚不死者，以寒所在，是邪之所留，热之所在，是心所主也。如初服桂枝而反烦，解半日许而复烦，大青龙之烦躁，小青龙之水气，十枣汤之心下痞硬，白虎、五苓之燥渴心烦，皆心病也。若妄治后，叉手冒心，恍惚心乱，心下逆满，往往关心，是心病为太阳本病也。然心为一身之主，六经皆能病及。故阳明有懊憹、怵惕、懊侬等症，少阳有烦悸、支结等症，太阴之暴烦，少阴之心中温温欲吐，厥阴之气上冲心、心中疼热，皆心病也。何前辈有伤足不伤手之说？夫心主营，肺主卫，风寒来伤营卫，即是手经始。且大肠接胃，俱称阳明，小肠通膀胱，俱称太阳，伤则俱伤，何分手足？如大便硬是大肠病，岂专指胃言？小便不利，亦是小肠病，岂独指膀胱？且汗为心液，如汗多亡阳，岂独亡坎中之阳，而不涉离中之阳耶？因不明仲景六经，故有传经之妄耳。

人皆知太阳经络行于背，而不知背为太阳之所主；竟言太阳主营卫，而不究营卫之所自；只知太阳主表，而不知太阳实根于里；知膀胱为太阳之里，而不知心肺是为太阳之里。因不明《内经》之阴阳，所以不知太阳之地面耳。《内经》以背为阳，腹为阴，五藏以心肺为阳，而属于背，故仲景以胸中心下属三阳；肝脾肾为阴，而属于腹，故仲景以腹中之症属三阴。此阴阳内外相输之义也。营卫行于表，而发源于心肺，故太阳病则营卫病，营卫病则心肺病矣。心病则恶寒，肺病则发热，心病则烦，肺病则喘。桂枝疗寒，芍药止烦，麻黄散热，杏仁除喘。所以和营者，正所以宁心也；所以调卫者，正所以保肺也。麻、桂二方，便是调和内外，表里两解之剂矣。如大青龙用石膏以治烦躁，小青龙用五味干姜以除咳嗽，皆于表剂中即兼治里。后人妄谓仲景方治表而不及里，曷不于药性一思之？

太阳主表，为心君之藩篱，犹京师之有边关也。风寒初感，先入太阳之界，惟以得汗为急务，得汗而解，犹边关之有备也。必发汗而解，是君主之令行也。若发汗而汗不出，与发汗而仍不解，是君主之令不行也。夫汗为心之液，本水之气，在伤寒为天时寒水之气，在人身为皮肤寒湿之气，在发汗为君主阳和之气。君火之阳内发，寒水之邪外散矣，故治太阳伤寒以发汗为第一义。若君火不足，则肾液之输于心下者，不能入心为汗，又不能下输膀胱，所以心下有水气也，故利水是治伤寒之第二义。若君火太盛，有烦躁消渴等症，恐不戢而自焚，故清火是太阳伤寒之反治法。若君火衰微不足以自守，风寒内侵于藏府，必扶阳以御之，故温补是太阳伤寒之从治法。其他救弊诸法，种种不同，大法不外乎此。

发汗、利水，是治太阳两大法门。发汗分形层之次第，利水定三焦之高下，皆所以化太阳之气也。发汗有五法：麻黄汤汗在皮肤，是发散外感之寒气；桂枝汤汗在经络，是疏通血脉之精气；葛根汤汗在肌肉，是升提津液之清气；大青龙汗在胸中，是解散内扰之阳气；小青龙汗在心下，是驱逐内蓄之水气。其治水有三法：干呕而咳，水入即吐，是水气在上焦，在上者汗而发之，小青龙、五苓散是也；心下痞硬，硬满而痛，是水气在中焦，中满者泻之于内，十枣汤、大陷胸是也；热入膀胱，小便小利，是水气在下焦，在下者引而竭之，桂枝去桂加苓术是也。

太阳之根，即是少阴。紧则为寒，本少阴脉。太阳病而脉紧者，必无汗。此虽太阳能卫外而为固，令汗不出，亦赖少阴能藏精而为守，故不得有汗也。人但知其为表实，而不知其里亦实，故可用麻黄汤而无患。若脉阴阳俱紧而反汗出者，是阳不固而阴不守，虽称亡阳而阴不独存。曰此属少阴者，是指太阳转属少阴，而非少阴本病。

太阳阳虚，不能主外，内伤真阴之气，便露出少阴底板。少阴阴虚，不能主内，外伤太阳之气，便假借太阳之面目。所以太阳病而脉反沉，

用四逆以急救其里；少阴病而表反热，用麻辛以微解其表。此表里雌雄相应之机也。

伤寒一日，太阳受之，即见烦躁，是阳气外发之机。六七日乃阴阳自和之际，反见躁烦，是阳邪内陷之兆。所云阳去入阴者，指阳邪下陷言，非专指阴经也。或入太阳之府而热结膀胱，或入阳明之府而胃中干燥，或入少阳之府而胁下硬满，或入太阴而暴烦下利，或入少阴而口舌干燥，或入厥阴而心中疼热，皆入阴之谓。后人惑于传经之谬，因不知有入阴、转属等义矣。

阳明病解第二

按阳明提纲，以里症为主。虽有表症，仲景意不在表，为有诸中而形诸外也。或兼经病，仲景意不在经，为标在经而根于胃也。太阴阳明同处中州，而太阴为开，阳明为阖也。故阳明必以阖病为主，不大便固阖也，不小便亦阖也，不能食、食难用饱、初欲食反不能食，皆阖也。自汗盗汗，表开而里阖也。反无汗，内外皆阖也。种种阖病，或然或否，故提纲独以胃实为主。胃实不竟指燥粪坚硬，只对下利言，下利是胃家不实矣。故汗出解后，胃中不和而下利者，不称阳明病。如胃中虚而不下利者，便属阳明，即初硬后溏，水谷不别，虽死而不下利者，总为阳明病也。盖阳明太阴，同为仓廪之官，而所司各别。胃司纳，故以阳明主实；脾司输，故太阴主利。同一胃病，而分治如此，是二经所由分也。按阳明为传化之府，当更实更虚，食入胃实而肠虚，食下肠实而胃虚，若但实不虚，斯阳明病根矣。胃实不是阳明病，而阳明之为病，悉从胃实上得来，故以胃家实为阳明一经总纲也。然致实之由，最宜详审，有实于未病之先者，有实于得病之后者，有风寒外束、热不得越而实者，有妄吐汗下、重亡津液而实者，有从本经热盛而实者，有从他经热盛转属而实者，此只举其病根在实，勿得即以胃实为可下之症。

身热汗自出，不恶寒反恶热，是阳明表症之提纲。故胃中虚冷，亦得称阳明病，因其表症如此也。然此为内热发外之表，非中风伤寒之表。此时表寒已散，故不恶寒；里热闭结，故反恶热。只因有胃家实之病根，即见此身热自汗之外症、不恶寒反恶热之病情。然此但言病机发见，非即可下之症也，必谵语、潮热、烦躁、胀痛诸症兼见，才可下耳。

太阳总纲示人以正面，阳明总纲反示人以底板。其正面与太阳之表同，又当看出阳明之表与太阳不同矣。如阳明病，脉迟汗出多，微恶寒者，是阳明之桂枝症；阳明病，脉浮无汗而喘者，是阳明之麻黄症。本论云病得之一日，不发热而恶寒者，即此是也。后人见太阳已得此脉症，便道阳明不应有此脉症，故有尚在太阳将入阳明之说。不知仲景书，多有本条不见，而他条中发见者，若始虽恶寒与反无汗等句是也。以阳明表症本自汗出不恶寒，故加虽、反字耳。有本经未宣而他经发见者，若太阳之头项强痛、少阳之脉弦细者是也。若头痛而项不强，脉大而不弦细，便是阳明之表矣。太阳行身之后，阳明行身之前，所受风寒，俱在营卫之表。太阳营卫有虚实，阳明营卫亦有虚实。虚则桂枝，实则麻黄，是仲景治表邪之定局也。仲景之方，因症而设，非因经而设，见此症便与此方，是仲景活法。后人妄以方分经络，非惟阳明不敢用二方，即太阳亦弃之久矣。

阳明之表有二：有外邪初伤之表，有内热达外之表。外邪之表，只在一二日间，其症微恶寒汗出多，或无汗而喘者是也。内热之表，在一二日后，其症身热汗自出，不恶寒反恶热是也。表因风寒外束，故仲景亦用麻、桂二汤汗之；表因内热外发，故仲景更制栀豉汤，因其势而吐之。后人认不出阳明表症，一二日既不敢用麻、桂，二三日后，又不知用栀豉。不识仲景治阳明之初法，所以废弃仲景之吐法，必待热深实极，始以白虎、承气之，是养虎贻患也。六经伤寒，惟阳明最轻，以阳明为水谷之海，谷气足以胜邪气；阳明为十二经脉之长，血气足以御寒气；阳明寓两阳合明之地，阳气足以御阴气也。阳明受邪一日恶寒与太阳同，二日便不恶寒反恶热。故《内经》曰：二日阳明受之。以阳明之症在二日见，非谓阳明之病在太阳受交也。仲景曰：伤寒三日，

阳明脉大。要知阳明伤寒，在一日二日，即寒去热生，三日见阳明之大脉，则全无寒气，便是阳明病热，而非复前日之伤寒。始虽由于伤寒，今不得再称伤寒，以伤寒之剂治之矣。阳明之恶寒，二日自止，固与他经不同，其恶寒微，又不若太阳之甚。阳明在肌肉中蒸蒸发热，但热无寒，与太阳翕翕发热，寒束于皮毛之上者不同。阳明自汗，亦异于太阳中风之自汗。太阳虽自汗，而出之不利，有执持之意，故其状曰榨榨，阳明自汗，多有波澜摇动之状，故名曰濈濈。太阳之脉浮而紧者，热必不解；阳明病脉浮而紧者，必潮热，太阳脉但浮者，必无汗；阳明脉但浮者，必盗汗出。二经表症表脉不同如此。

今伤寒书，以头痛分三阳，阳明之头痛在额，理固然也。然阳明主里，头痛非其本症。《内经》曰：伤寒一日，巨阳受之，以其脉连风府，故头项痛。七日太阳病衰，头痛少愈也。二日阳明受之，其脉夹鼻络于目，故身热、目痛、鼻干、不得眠。是《内经》以头痛属太阳，不属阳明矣。仲景有阳明头痛二条：一曰阳明病，反无汗而小便利，二三日呕而咳，手足厥者，必苦头痛；若不咳不呕，手足不厥者，头不痛。此头痛在二三日，而不在得病之一日，且因于呕咳，而不因于外邪也。一曰伤寒不大便六七日，头痛身热者，与承气汤。此头痛反在太阳病衰时，而因于不大便，即《内经》所谓膜胀而头痛，非因于风寒也。其中风伤寒诸条，俱不及头痛症，在阳明头痛，又与太阳迥别矣。

本论云：阳明病，脉浮而紧，咽燥口苦，腹满而喘，发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身重。此处当直接栀子豉汤主之句。若发汗三段，因不用此方而妄治所致，仍当栀子豉汤主之。仲景但于结句一见，是省文法也。后人竟认栀子豉汤为汗下后救逆之剂，请问未汗下前，仲景何法以治之乎？要知咽燥口苦，腹满而喘，是阳明里热；发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是阳明表热。因阳明之热自内达表，则里症为重，故此条序症，以里症列表症之前。任栀子以清里热，而表热亦解；用香豉以泻腹满，而身重亦除。后人不能于仲景书中寻出阳明之表，而遽引《内经·热病论》之目痛鼻干不得卧以当之；不得仲景阳明治表之法，妄用痘科中葛根升麻汤以主之。不知《内经》因论热病，而只发明阳明经病之一端，仲景立阳明一经，是该内外症治之主治；又不知目痛鼻干是阳盛阴虚，法当滋阴清火，而反发阳明之汗，上而鼻衄，下而便难，是引邪入内矣。要知是风寒之表，则用麻桂而治。如是内热之表，即荆芥、薄荷，皆足亡津液而成胃实。是在用者何如耳。

治阳明之表热有三法：热在上焦用栀豉汤吐之，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家不实矣；热在中焦，用白虎汤清之，胃火得清，胃家不实矣；热陷下焦，用猪苓汤利之，火从下泄，胃家不实矣。要知阳明之治表热，即是预治其里，三方皆润剂，所以存津液而不令胃家实也。后人因循升麻葛根之谬，不察仲景治阳明表症之法。

太阳以心胸为里，故用辛甘发散之剂，助心胸之阳而开玄府之表，不得用苦寒之剂，以伤上焦之阳也，所以宜汗而不宜吐。阳明以心胸为表，当用酸苦涌泄之剂，引胃脘之阳而开胸中之表，不当用温散之剂，以伤中宫之津液也，故法当吐而不当汗。阳明当吐而反行汗、下、温针等法，以致心中愦愦、怵惕、懊侬、烦躁、谵语、舌胎等症，然不离阳明之表。太阳当汗而反吐，便见自汗出，不恶寒，饥不能食，朝食暮吐，不欲近衣，欲饮冷食等症，此为太阳转属阳明之表，皆是栀子豉汤症。盖阳明以胃实为里，不特发热、恶寒、汗出、身重、目痛、鼻干为之表，一切虚热，如口苦、咽干、舌胎、喘满、不得卧、消渴而小便不利，凡在胃之外者，悉属阳明之表。但除胃口之热，便解胃家之实，此栀子豉汤为阳明解表之圣剂矣。

按伤寒脉浮、自汗出、微恶寒，是阳明表症；心烦、小便数、脚挛急，是阳明里之表症。斯时用栀子豉汤吐之，则胃阳得升，恶寒自罢，心烦得止，汗自不出矣；上焦得通，津液得下，小便自利，其脚自伸。反用桂枝发表，所以亡阳，其咽中干、烦躁、吐逆，是栀子生姜豉汤症。只以亡阳而厥，急当回阳。其改用甘草干姜汤，阳复后，仍作芍药甘草以和阴，少与调胃承气以和里，皆因先时失用栀豉，如此挽回费力耳。

按仲景云病如桂枝症，则便不得凿定为太阳中风。凡恶风、恶寒、发热而汗自出者，无论太阳、阳明、中风、伤寒，皆是桂枝症矣。太阳病，头项强痛，而此云头不痛、项不强，便非太阳症。《内经》曰：邪中于膺，则入阳明。此云胸中痞硬，气上冲咽喉不得息，是阳明受病无疑也。虽外症象桂枝，而病在胸中，不在营卫，便不是桂枝症，故立瓜蒂散，所谓在上者因而越之也。此与前条本阳明病，仲景不冠于阳明者，以不关胃实，而未见不恶寒之病情耳。

上越、中清、下夺，是治阳明三大法：发汗、利小便，是阳明经两大禁。然于风寒初入阳明之表，即用麻黄桂枝发汗者，以急于除热而存津液，与急下之法同。若脉浮烦渴，小便不利，用猪苓汤利小便者，亦以清火而存津液。而又曰汗多者，不可与猪苓汤。要知发汗利小便，是治阳明权巧法门，非正治法。

阳明之病在热实，宜无温补法矣，而食谷欲呕者，是胃口虚寒，故不主内热也。然胃口虽虚，胃中犹实，仍不失为阳明病，与吴茱萸汤散胃口之寒，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则温补又是阳明之从治法。若胃口虚热者，用白虎加参，是阳明又有凉补法也。此二义又是治阳明权巧法门。

本论云：伤寒三日，三阳为尽，三阴当受邪。其人反能食不呕，此为三阴不受邪矣。盖阳明为三阴之表，故三阴皆看阳明之转旋，三阴之不受邪者，藉胃为之蔽其外也。胃气和则能食不呕，故邪自解而三阴不病。胃阳虚，邪始得入三阴。故太阴受邪，腹满而吐，食不下；少阴受邪，欲吐不吐；厥阴受邪，饥不欲食，食即吐蛔。若胃阳亡，则水浆不入而死。要知三阴受邪，关系不在太阳少阳，而全在阳明。阳明以太阴为里，是指牝藏言；太阴亦以阳明为里，是指转属言也。肾者胃之关，水者土之贼，故三阴亦得以阳明为里。三阴为三阳之里，而三阴反得转属阳明为里，故三阴皆得从阳明而下，则阳明又是三阴经实邪之出路也。既为三阴之表以御邪，又为三阴之里以逐邪，阳明之关系三阴重矣。

少阳病解第三

少阳处半表半里，司三焦相火之游行。仲景特揭口苦、咽干、目眩为提纲，是取病机立法矣。夫口、咽、目三者，藏府精气之总窍，与天地之气相通者也。不可谓之表，又不可谓之里，是表之入里，里之出表处，正所谓半表半里也。三者能开能阖，开之可见，阖之不见，恰合为枢之象。苦、干、眩者，皆相火上走空窍而为病，风寒杂病咸有之，所以为少阳一经总纲也。如曰两耳无闻，胸满而烦，只举得中风一症之半表半里。《内经》之胸胁痛而耳聋，只举得热症中之半表半里，故提纲不与焉。

少阳之表有二：脉弦细、头痛、发热，或呕而发热者，少阳伤寒也；耳聋、目赤、胁满而烦，少阳中风也。此少阳风寒之表，而非少阳之半表。阳明风寒之表，亦有麻、桂症。少阳风寒之表，既不得用麻、桂之汗，亦不得用瓜蒂、栀豉之吐。若发汗则谵语，吐、下则悸而惊，是少阳之和解，不特在半表而始宜也。少阳初感风寒，恶寒发热与太阳同，不得为半表。惟寒热不齐，各相回避，一往一来，势若两分，始得谓之半表耳。往来寒热有三义：少阳自受寒邪，阳气尚少，不能发热，至五六日郁热内发，始得与寒气相争，而往来寒热，一也；或太阳伤寒过五六日，阳气已衰，余邪未尽，转属少阳而往来寒热，二也；夫风为阳邪，少阳为风府，一中于风，便往来寒热，不必五六日而始见，三也。

太阳之身寒在未发热时，如已发热，虽恶寒而身不再寒。阳明之身寒恶寒，只在初得之二日，至三日则恶寒自罢，便发热而反恶热。惟少阳之寒热有往而复来之异，寒来时便身寒恶寒而不恶热，热来时便身热恶热而不恶寒，与太阳之如疟，发热恶寒而不恶热，阳明之如疟，潮热恶热而不恶寒者，不相侔也。盖以少阳为嫩阳，如日初出，寒留于半表者不遽散，热出于半里者未即舒，故见此象耳。然寒为欲去之寒，热为新炽之热，寒固为虚寒，而热亦非实热，故小柴胡汤只治热而不治寒，预补其虚而不攻其实也。小

柴胡为半表设，而其症皆属于里，盖表症既去其半，则病机偏于向里矣。惟寒热往来一症，尚为表邪未去，故独以柴胡一味主之，其他悉属里症药。凡里症属阳者多实热，属阴者多虚寒。而少阳为半里，偏于阳，偏于热，虽有虚有实，不尽属于虚也。仲景深以里虚为虑，故于半表未解时，便用人参以固里。寒热往来，病情见于外；苦、喜、不欲，病情得于内。看苦、喜、欲三字，非真呕、真满、不能饮食也；看往来二字，即见有不寒热时。寒热往来，胸胁苦满，是无形之表；心烦喜呕，默默不欲饮食，是无形之里。其或胸中烦而不呕，或渴、或腹中痛，或胁下痞硬，或心悸、小便不利，或咳者，此七症皆偏于里，惟微热为在表。皆属无形，惟胁下[①]痞硬为有形；皆风寒通症，惟胁下痞硬为少阳。总是气分为病，非有实热可据，故皆从半表半里之治法。

少阳为游部，其气游行三焦，循两胁，输腠理，是先天真元之气，所以谓之正气。正气虚，不足以固腠理，邪因腠理之开，得入少阳之部。少阳主胆，为中正之官，正气虽虚，不容邪气内犯，必与之相搏，搏而不胜，所以邪结胁下也。往来寒热，即邪正相争之象。更实更虚，所以休作有时。邪实正虚，所以默默不欲饮食。仲景于表症不用人参，此因正邪分争，正不胜邪，故用之扶元气，助正以却邪也。若外有微热而不往来寒热，是风寒之表未解，不可谓之半表，当小发汗，故去参加桂。心烦与咳，虽逆气有余而正气未虚，不可益气，故去人参。如太阳汗后身痛，而脉浮沉迟，与下后协热利而心下硬，是太阳之半表里症也。表虽不解，里气已虚，故参桂兼用。是知仲景用参，皆是预保元气耳。

更有脉症不合柴胡者，仍是柴胡症。本论云：伤寒五六日，头汗出，微恶寒，手足冷，心下满，口不欲食，大便硬，脉细者，此为阳微结，半在里半在表也。脉虽沉紧，不得为少阴病者，阴不得有汗，今头汗出，故可与小柴胡汤。此条是少阴阳明并病，而脉症俱是少阴。五六日又少阴发病之期，若谓阴不得有汗，则少阴亡阳，亦有反汗出者。然阳亡与阴结，其别在大便，亡阳则咽痛吐利，阴结则不能食而大便反硬也。亡阳与阳结，其别在汗。亡阳者，卫气不固，汗出必遍身；阳结者，热邪郁闭，汗只在头也。阳结、阳微之别在食。阳明阳盛，故能食而大便硬，此为纯阳结；少阳阳微，故不能食而大便硬，此为阳微结。故欲与柴胡汤，必究其病在半表。然微恶寒，亦可属少阴，但头汗出，始可属少阳。故反复讲明头汗之义，可与小柴胡而勿疑也。所以然者，少阳为枢，少阴亦为枢，故见症多相似，必于阴阳表里辨之真而审之确，始可一剂而瘳。此少阴少阳之疑似症，又柴胡症之变局也。

少阳主人身之半，胁主一身之半，故胁为少阳之枢，而小柴胡为枢机之剂也。岐伯曰：中于胁，则入少阳。此指少阳自病。然太阳之邪欲转属少阳，少阳之邪欲转并阳明，皆从胁转。如伤寒四五日，身热恶寒，头项强，胁下满者，是太阳少阳并病，将转属少阳之机也。以小柴胡汤与之，所以断太阳之来路。如阳明病，发潮热，大便溏，小便自可，胸胁满不去者，是少阳阳明并病，此转属阳明之始也。以小柴胡与之，所以开阳明之出路。若据次第传经之说，必阳明始传少阳，则当大便硬而不当溏，当曰胸胁始满，不当曰满不去矣。又阳明病，胁下硬满，不大便而呕，舌上白胎者，此虽已属阳明，而少阳之症未罢也。盖少阳之气，游行三焦，因胁下之阻隔，令上焦之治节不行，水精不能四布，故舌上有白胎而呕。与之小柴胡，转少阳之枢也，则上焦气化始通，津液得下，胃家不实，而大便自输矣。身濈然而自汗解者，是上焦津液所化，故能开发腠理，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与胃中邪热熏蒸而自汗不解者不同。

东垣云：少阳有不可汗、吐、下、利小便四禁。然柴胡症中口不渴，身有微热者，仍加桂枝以取汗。下后胸胁满微结，小便不利，渴而不呕，头汗出，寒热往来者，用柴胡桂枝干姜汤汗之。下后胸满烦惊，小便不利，谵语身重者，柴胡龙骨牡蛎汤中用大黄、茯苓以利二便。柴胡症具而反下之，心下满而硬痛者，大陷胸汤下之。医以丸药下之而不得利，已而微利，胸胁满而呕，日

① 下：原误作"痛"，今据博古堂本、宏道堂本改。

晡潮热者，小柴胡加芒硝下之，是仲景于少阳经中已备汗、下、利小便法也。若吐法本为阳明初病胸中实不得息、不得食、不得吐而设。少阴病，饮食入口即吐，心下温温欲吐，复不能吐，亦是胸中实，当吐之。若水饮蓄于胸中，虽是有形而不可为实，故不可吐。何则？少阳之喜呕而发热，便是中气之虚，但热而不实，故用人参以调中气，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故少阳之呕与谵语不并见，所以呕者是少阳本症，谵语是少阳坏症。然本渴而饮水，呕与但欲呕，胸中痛微溏者，又非柴胡症，是呕中又当深辨也。

按呕、渴虽六经俱有之症，而少阳阳明之病机，在呕、渴中分。渴则属阳明，呕则仍在少阳。如伤寒呕多，虽有阳明症不可攻之，因三焦之气不通，病未离少阳也。服柴胡汤已，渴者，属阳明也。此两阳之并合，病已过少阳也。夫少阳始病，便见口苦、咽干、目眩，先以津液告竭矣。故少阳之病，最易转属阳明，所以发汗即胃实而谵语。故小柴胡中已具或渴之症，方中用参、芩、甘、枣，皆生津液之品，以预防其渴。服之反渴，是相火炽盛，津液不足以和胃，即转属阳明之机也。

少阳妄下后有二变：实则心下满而硬痛为结胸，用大陷胸汤下之；虚则但满而不痛为痞，用半夏泻心汤和之。此二症皆从呕变，因不用柴胡，令上焦不通，津液不下耳。本论云：伤寒中风，有柴胡症，但见一症即是，不必悉具者，言往来寒热，是柴胡主症。此外兼见胸胁满硬，心烦喜呕，及或为诸症中凡有一者，即是半表半里。故曰呕而发热者，小柴胡汤主之，因柴胡为枢机之剂也。风寒不全在表，未全入里者，皆可用。故症不必悉具，而方有加减法也。然柴胡有疑似症，不可不审。如胁下满痛，本渴而饮水呕者，柴胡不中与也。又但欲呕，腹中痛微溏者，此非柴胡症。如此详明。所云但见一症便是者，又当为细辨矣。

太阴病解第四

按《热病论》云：太阴脉布胃中，络于嗌，故腹满而嗌干。此热伤太阴之标，自阳部注经之症，非太阴本病也。仲景立本病为提纲，因太阴主内，故不及中风、四肢烦疼之表，又为阴中至阴，故不及热病嗌干之症。太阴为开，又阴道虚，太阴主脾所生病，脾 主湿，又主输。故提纲主腹满时痛而吐利，皆是里虚不固，湿胜外溢之症也。脾虚则胃亦虚，食不下者，胃不主内也。要知胃家不实，便是太阴病。

脾胃同处腹中，故腹满为太阴阳明俱有之症。在阳明是热实为患，在太阴是寒湿为害。阳明腹满不敢轻下者，恐胃家不实，即转属太阴耳。世拘阳明传少阳之谬，反昧传太阴之义。

热病腹满，是热郁太阴之经，有嗌干可证，病在标也；寒湿腹满，是寒生至阴之藏，有自利可证，病在本也。脾经有热，则阴精不上输于肺，故嗌干；脾藏有寒，则脾不为胃行其津液，故下利。夫阳明之当下，因本病；而太阴之下症，反是标病。可以见阴阳异位之故，又以见阴从阳转之义也。

参中阴溜府之义，知热邪不遽入至阴，虽热在太阴之经，而实仍在阳明之胃。可知下症只在阳明，太阴本无下法。

腹满亦两经之症：不大便而满痛，或绕脐痛者，为实热，属阳明；下利而腹满时痛，为虚寒，属太阴。寒湿是太阴本症，湿热又伤寒所致之变症也。其机关在小便：小便不利，则湿热外见而身黄；小便自利，非暴烦下利而自愈，即大便硬而不便。所以然者，脾胃相连，此脾家实则腐秽自去，而成太阴之开。若胃家实则地道不通，而转阳明之阖矣。故叔和知有三阳明，不知有太阴阳明症。

《序例》谓太阴受病，脉当沉细。不知沉细是太阴本病之脉，不是热病嗌干之脉。盖脉从病见，如太阴中风则脉浮，不从藏之阴而从风之阳也。然浮为麻黄汤脉而用桂枝者，以太阴是里之表症，桂枝汤是里之表药。因脾主肌肉，是宜解肌耳。太阴伤寒，脉浮而缓者，亦非太阴本病。盖浮为阳脉，缓为胃脉。太阴伤寒，脉不沉细，而反浮缓，是阴中有阳，脉有胃气。所以手足自温，而显脾家之实，或发黄便硬，而转属阳明。此脉症在太阴阳明之间，故曰系在。故若太阴自受寒

邪，不应如是矣。

太阴脉浮为在表，当见四肢烦疼等症；沉为在里，当见腹满吐利等症。表有风热可发汗，宜桂枝汤；里有寒邪当温之，宜四逆辈。太阳而脉沉者，因于寒，寒为阴邪，沉为阴脉也；太阴而脉浮者，因于风，风为阳邪，浮为阳脉也。当知脉从病变，不拘于经，故阳经有阴脉，阴经有阳脉。世谓脉至三阴则俱沉，阴经不当发汗者，未审此耳。

太阴中风，阳微阴涩而长者，为欲愈。要知涩与长不是并见，涩本病脉，涩而转长，病始愈耳。风脉本浮，今浮已微，知风邪当去。涩则少气少血故中风，今长则气治，故愈。太阴中风，四肢烦疼，太阴伤寒，手足自温，此指表热言也。热在四肢，则身体不热可知。盖太阴主内，表当无热。惟四肢为诸阳之本，脾为胃行津液以灌四旁，故得主四肢，则四肢之温热，仍是阳明之阳也。且曰自温，便见有时不温，有时四逆矣。

《内经》云：人有四肢热，逢风而如炙如火者，是阴气虚而阳气盛。风者阳也，四肢亦阳也，两阳相搏，是人当肉烁。此即太阴中风症。要知太阴中风，与三阳不同。太阴之阴，名曰关蛰，故阳邪不得深入。惟病在四关，久而不愈，脾液不足以充肌肉，故肉烁。世人最多此症，其有手足心热者，亦中风之轻者耳。然太阴中风，因阴虚而阳凑之，外风为内热所致，但当滋阴以和阳，不得驱风而增热也。

手足自温句，暗对身不发热言，非言太阴伤寒必当手足温也。夫病在三阳尚有手足冷者，何况太阴？陶氏分太阴手足温、少阴手足寒、厥阴手足冷，是大背太阴手足烦疼，少阴一身尽热之义矣。凡伤于寒知为病热，寒为阴，太阴为至阴，两阴相合，无热可发，惟四末为阴阳之会，故当温耳。惟手足自温，中宫不遽受邪，故或发身黄，或暴烦下利自止。即手足自温处，因以见脾家之实也。

发黄是阳明病，太阴身当发黄，非言太阴本有发黄症也。以手足温处，是阳明之阳盛。寒邪不得伤太阴之藏，藏无寒而身有湿，故当发黄。若湿从溺泄，暴烦下利，仍是主输，故不失为太阴病。若烦而不利，即胃家之热实，非太阴之湿热矣。此太阴伤寒，全藉阳明为之根，故有转属之症。此知伤寒以阳为主，不知太阴伤寒以阳明为主。

东垣以有声无声分呕吐，非也。呕吐皆有声有物，惟干呕是有声无物。呕以水胜，属上焦也；吐以物胜，属中焦也。六经皆有呕吐，而呕属少阳，以喜呕，故吐属太阴而不属阳明，亦主输主内之分。

太阳以阴为根，而太阴以阳为本。太阳不敢妄汗，恐亡少阴之津也；太阴不敢轻下，恐伤阳明之气也。太阴本无下症，因太阳妄下而阳邪下陷于太阴，因而有桂枝汤加芍药等法。太阴脉弱，知胃气易动，便当少加矣。此因里急后重者，不可不用，又不可多用，故如是叮咛耳。

少阴病解第五

少阴一经，兼水火二气，寒热杂居，为病不可捉摸。其寒也，症类太阴；其热也，症似太阳。故仲景以微细之病脉，欲寐之病情为提纲，立法于象外，使人求法于病中。凡症之寒热与寒热之真假，仿此义以推之，真阴之虚实见矣。

五经提纲，皆是邪气盛则实。惟少阴提纲，是指正气夺则虚者，以少阴为人身之本也。然邪气之盛，亦因正气之虚，故五经皆有可温可补症。正气之夺，亦由邪气之盛，故少阴亦有汗吐下者。要知邪气盛而正气已虚者，固本即所以逐邪，正不甚虚而邪气实者，逐邪即所以护正，此大法也。少阳为阳枢，少阴为阴枢。弦为木象，弦而细者，是阳之少也；微为水象，微而细者，阴之少也，此脉气之相似。卫气行阳则寤，行阴则寐。其行阴二十五度，常从足少阴之分，间行藏府。少阴病，则枢机不利，故欲寐也。与少阳喜呕者同。呕者主出，阳主外也；寐者主入，阴主内也。喜呕是不得呕，欲寐是不得寐，皆在病人意中，得枢机之象如此。

少阴脉微，不可发汗，亡阳故也。脉细沉数，病为在里，不可发汗，然可汗之机亦见于此。夫微为无阳，数则有伏阳矣。须审其病为在里而禁

汗，不得拘沉为在里而禁汗也。发热脉沉者，是病为在表，以无里症，故可发汗。若脉浮而迟，表热里寒，下利清谷，是迟为无阳，病为在里，又不得拘浮为在表而发汗矣。要知阴中有阳，沉亦可汗；阳中有阴，浮亦当温。若八九日一身手足尽热，是自里达表、阳盛阴虚，法当滋阴，又与二三日无里症者不侔。

太阴是阳明之里，阳明不恶寒，故太阴虽吐利腹满而无恶寒症。少阴是太阳之里，太阳恶寒，故少阴吐利必恶寒，阴从阳也。太阴手足温者，必暴烦下利而自愈，是太阴藉胃脘之阳。少阴吐利，亦必手足温者可治，手足厥者不治，是下焦之虚寒，既侵迫于中宫，而胃脘之阳仍得敷于四末。斯知先天之元阳，仍赖后天之胃气培植也。

太阳是少阴之标，太阴是少阴之本。少阴阴虚，则移热于膀胱，故一身手足尽热而便血，从标也；少阴阳虚，则移寒于脾土而吐利，从本也。

少阴传阳症有二：六七日腹胀不大便者，是传阳明，藏气实则还之府也；八九日一身手足尽热者，是传 太阳，阴出之阳，下行极而上也。

热在膀胱而便血，亦藏病传府，此阴乘阳也，然气病而伤血，又阳乘阴也，亦见少阴中枢机之象。此是自阴转阳，与太阳热结膀胱自下血者，见症同而病因异。

少阴病，脉紧，至七八日自下利，脉暴微，手足反温，脉紧反去者，虽烦，利必自愈。此亦是脾家实，露出太阴底板，与太阴七八日暴烦下利自止同。盖少阴来复之阳，微则转属太阴，而秽腐自去；盛则转属阳明，而糟粕不传。郁则内实，而入阳明大府广肠之区；横则外达，而遍太阳内外气血之部，要知紧脉转微，是复少阴本脉，故转太阴而自解；脉沉细数，是兼阳脉，故入阳经而为患。然热虽盛不死，亦阴得阳则解之变局也。

六经皆有烦躁，而少阴更甚者，以真阴之虚也。盖阳盛则烦，阴盛则躁，烦属气，躁属形。烦发于内，躁见于外，是形从气动也；先躁后烦，是气为形役也。不躁而时自烦，是阳和渐回，故可治；不烦而躁，是五藏之阳已竭，惟魄独居，故死。故少阴以烦为生机，躁为死兆。

伤寒以阳为主，不特阴症见阳脉者生，亦阴病见阳症者可治也。凡蜷卧四逆，吐利交作，纯阴无阳之症，全赖一阳来复，故反烦者可治，手足反温、反发热者不死耳。太阳少阴皆有身痛骨节痛之表，水气为患之里。太阳则脉浮紧而身发热，用麻黄汤发汗，是振营卫之阳以和阴也；少阴则脉沉而手足寒，用附子汤温补，是扶坎宫之阳以配阴也。太阳之水属上焦，小青龙汗而发之，阳水当从外散也；少阴之水属下焦，真武温而利之，阴水当从下泄也。

阴阳俱紧，与太阳伤寒脉相似，夫紧脉为寒，当属少阴。然病发于阴，不当有汗，反汗出者，阴极似阳，阴虚不能藏精所致也。亡阳之前，已先亡阴矣。阳无所依，故咽痛呕吐，见虚阳之不归；阴不能藏，故下利不止，见真阴之欲脱也。则附子汤用三白以滋阴，参、附以回阳，为少阴返本还原之剂。

肾主五液，入心为汗，少阴受病，液不上升，所以阴不得有汗。仲景治少阴之表，于麻黄细辛汤中加附子，是升肾液而为汗也。若真阴为邪热所逼，则水随火越，故反汗出。仲景治少阴之里，附子汤中任人参，是补肾液而止汗也。脉阴阳俱紧，口中气出条，是少阴经文，王氏集之脉法中，故诸家议论不一。夫少阴脉络肺，肺主鼻，故鼻中涕出；少阴脉络舌本，故舌上胎滑；少阴大络注诸络以温足胫，故足冷。此症不名亡阳者，外不汗出，内不吐利也。口中气出，唇口干燥，鼻中涕出，此为内热；阴阳脉紧，舌上胎滑，蜷卧足冷，又是内寒。此少阴为枢，故见寒热相持之症，而口舌唇鼻之半表半里，恰与少阳口苦咽干目眩相应也。勿妄治者，恐阴阳相持时，清火温补等法用之不当，宁静以待之至七日来复。微发热，手足温，是阴得阳则解也。若八日以上反大发热，再加吐利，即是亡阳。若其人反加恶寒，是寒甚于表，上焦应之，必欲呕矣。若加腹痛是寒甚于里，中焦受之，必欲利矣。当此阴盛，急当扶阳，庶不为假热所惑而妄治。

但欲寐，即是不得眠。然但欲寐是病情，乃问而知之；不得眠是病形，可望而知之。欲寐是阴虚，不眠是烦躁，故治法不同。三阳惟少阳无

承气症，三阴惟少阴有承气症。少阳为阳枢，阳稍虚，便入于阴，故不得妄下，以虚其元阳。少阴为阴枢，阳有余，便伤其阴，故当急下以存其真阴。少阳属木，惟畏其克土，故无下症；少阴主水，更畏有土制，故当急下。盖真阴不可虚，强阳不可纵也。

少阴病用大承气急下者有三症：得病二三日，热淫于内，肾水不支，因转属阳明，胃火上炎，故口燥咽干也，急下之，谷气下流，津液得升矣。得病六七日，当解不解，津液枯涸，因转属阳明，故腹胀不大便，所谓已入于府，下之则胀已，宜于急下者。六七日来，阴虚已极，恐土燥于中，心肾不交耳。若自利纯清水，心下痛，口燥舌干者，是土燥火炎，脾气不濡，胃气反厚，水去而谷不去，故宜于急下。

少阴为性命之根，少阴病是生死关，故六经中独于少阴历言死症。然少阴中风，始得时，尚有发热脉沉可汗症。若初受伤寒，其机甚微，脉微细但欲寐，口中和，背恶寒，人已皆不觉其为病也。若身体痛，手足寒，骨节痛，脉沉者，此表中阳虚症；若欲吐不吐，心烦欲寐，自利而渴，小便色白者，此里之阳虚症；心烦不得卧，此里之阴虚症也。若下利咽痛胸满心烦，与口中气出，唇口燥干，鼻中涕出，蜷卧足冷，舌上胎滑者，此少阴半表半里，阴阳驳杂之症也。脉阴阳俱紧，反汗出而咽痛吐利者，此阴极似阳，肾阳不归，为亡阳症也。若至八九日，一身手足尽热者，是寒极生热，肾阳郁极而胜复太过也。其腹痛下利，小便不利者，有水火之分：若四肢沉重疼痛，为有水气，是阳虚而不胜阴也；若便脓血与泄利下重者，此为火郁，是阳邪陷入于阴中也。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手足厥逆，脉微欲绝，身反不恶寒，其人面赤者，是下虚而格阳也。吐利兼作，手足逆冷，烦躁欲死者，是阴极而发躁也。岐伯曰：阴病治阳，阳病治阴，定其中外，各守其乡。此即仲景治少阴之大法也。同是恶寒蜷卧，利止手足温者可治，利不止手足逆冷者不治。时自烦欲去衣被者可治，不烦而躁，四逆而脉不至者死。同是吐利，手足不逆冷、反发热者不死，烦躁四逆者死。同是呕吐汗出，小便数少者可治，自利烦躁，不得卧者死。盖阴阳互为其根，阴中无阳则死，独阴不生故也。

厥阴病解第六

太阴厥阴，皆以里症为提纲。太阴为阴中之阴而主寒，故不渴；厥阴为阴中之阳而主热，故消渴也。太阴主湿土，土病则气陷下，湿邪入胃，故腹痛自利；厥阴主相火，火病则气上逆，火邪入心，故心中疼热也。太阴腹满而吐，食不下；厥阴饥不欲食，食即吐蛔。同是食不下，太阴则满，厥阴则饥。同是一吐，太阴则吐食，厥阴则吐蛔。此又属土属木之别也。太阴为开，本自利而下之，则开折，胸下痞硬者，开折反阖也；厥阴为阖，气上逆 而下之，则阖折，利不止者，阖折反开也。

两阴交尽，名曰厥阴，又名阴之绝阳，是厥阴宜无热矣。然厥阴主肝，而胆藏肝内，则厥阴热症，皆少阳相火内发也。要知少阳厥阴，同一相火。相火入于内，是厥阴病；相火出于表，为少阳病。少阳咽干，即厥阴消渴之机；胸胁痞满，即气上撞心之兆；心烦，即邪热之初；不欲食，是饥不欲食之根；喜呕，即吐蛔之渐。故少阳不解，转属厥阴而病危；厥阴病衰，转属少阳而欲愈。如伤寒热少厥微，指头寒不欲食，至数日热除，欲得食，其病愈者是已。

太阴提纲是内伤寒，不是外感。厥阴提纲是温病，而非伤寒。要知六经各有主症，是仲景伤寒杂病合论之旨也。诸经伤寒无渴症，太阳不恶寒而渴，即是温病也。惟厥阴伤寒，肝木郁而不得出，热甚于内，盗窃母气以克火，故渴欲饮水。若不恶寒，当作温病治之。要知温乃风木之邪，是厥阴本病。消渴是温病之本，厥利是温病之变。《内经》所谓热病皆伤寒之类，此正其类也。

厥阴消渴，即以水饮之，所谓顺其欲，然少与之可以平。凡水多与之，反以益阴邪，当量其消与不消，恐水渍入胃也。渴欲饮水与饥不欲食对看，始尽厥阴病情。

手足厥冷，脉微欲绝，是厥阴伤寒之外症；当归四逆，是厥阴伤寒之表药。夫阴寒如此而不

用姜、附者，以相火寄于肝经，外虽寒而藏不寒。故先厥者，后必发热，手足愈冷，肝胆愈热，故厥深热亦深。所以伤寒初起，脉症如此者，不得遽认为虚寒，妄投姜、附以遗患也。

厥者必发热，热与厥相应，厥深热亦深，厥微热亦微，此四证是厥阴伤寒之定局。先热后厥，厥热往来，厥多热少，热多厥少，此四证是厥阴伤寒之变局。皆因其人阳气多寡而然，如太阳伤寒亦有已发热未发热之互词也。

《内经》之寒热二厥，因于内伤，与本论因外邪者不同。《内经》热厥，只在足心，是肾火起涌泉之下也。本论热厥，因热在肝藏，而手足反寒，故曰厥深热亦深。《内经》之寒厥，有寒无热；本论之寒厥，先厥者后必发热。热胜则生，寒胜则死，此内伤外感之别。厥阴有晦朔具合之理，阴极阳生，故厥阴伤寒，反以阳为主。热多厥少，是为生阳，故病当愈；厥多热少，是为死阴，故病为进。其热气有余者，或便脓血，或发痈脓，亦与《内经》热厥不同。

阴气起于五指之里，阳气起于五指之表，气血调和，营卫以行，则阴阳相贯，如环之无端也，厥阴无阳，厥阴病则阴阳不相顺接，故手足厥冷。若热少厥微而指头寒，知病可愈，手足反温者，虽下利必自愈，此阴阳自和而顺接也。若脉微烦躁，灸厥阴，厥不还者死，是阴阳之气绝矣。

本篇云：诸四逆厥者，不可下。又曰：厥应下之而反发汗者，必口伤烂赤。二义不同，当理会上下矣。盖诸四逆不可下，是指伤寒脉微欲绝，此时外寒切迫，内热未起。此当发汗，是指虚寒症言，故曰虚家亦然。应下之者，是脉滑而厥，内热闭郁，故曰厥深热亦深。若发汗只能引火上升，不能逐热外散，故令口伤。所谓下之是下其热，非下其实。泄利下重者，四逆散；欲饮水数升者，白虎汤。此厥阴之下药，所以下无形之邪也。若以承气下之，利不止矣。

诊厥阴脉，以阳为主，而治厥阴病，以阴为主。故当归四逆不去芍药，白头翁重用芩、连，乌梅丸用黄连至一斤，又佐黄柏六两，复脉汤用地黄至一斤，又佐麦冬八两。要知脉微欲绝，手足厥冷，虽是阴盛，亦未阳虚，故可表散外邪，不可固里。脉结代心动悸者，似乎阳虚，实为阴弱，只可大剂滋阴，不可温补。所以然者，肝之相火，本少阳之生气，而少阳实出于坎宫之真阴。《经》曰：阳予之正，阴为之主。又曰：阴虚则无气。又曰：少火生气，壮火食气。审此，则知治厥阴之理矣。

中州四肢，皆脾所主。厥阴伤寒，手足逆冷，而又下利，木克土也。复发热者，下利必自止，火生土也。若肝火上行逼心，故反汗出气上冲心，心不受邪，因而越之，故咽中痛而喉为痹。若发热而利，汗出不止者死，是虚阳外亡，为有阴无阳，与少阴亡阳同义。若肝火内行而入脾，火土合德，必无汗而利自止。若发热而利不止，此肝火内行，血室不宁，故便脓血。若发热下利，甚至厥不止者死，是土败木贼，诸阳之本绝也。厥阴伤寒，有乘脾乘肺二症，疑似难明，最当详辨。一曰伤寒腹满谵语，寸口脉浮而紧，此肝乘脾也，名曰纵，刺期门。夫腹满谵语，似胃家实，然脉浮紧而不潮热，非阳明脉也。《脉法》曰：浮而紧者，名曰弦。此弦为肝脉矣。《内经》曰：诸腹胀大，皆属于热。又曰：肝气盛则多言。是腹满由于肝火，而谵语乃肝气所发也。木旺则侮其所胜，直犯脾土，故名纵。一曰伤寒发热，啬啬恶寒，大渴欲饮水，其腹必满，此肝乘肺也，名曰横，刺期门。夫发热恶寒，似太阳之表；未经大汗而大渴，非转属阳明；未经妄下而腹满，非转属太阴。且头不痛，胃不实，不下利，断非三经症矣。然知发热恶寒是肺病，肺虚而肝火乘之。脾畏木邪，水精不上归于肺，故大渴；肺不能通调水道，故腹满。是侮所不胜寡于畏也，故名横。一纵而乘脾，一横而乘肺，总是肝有亢火，当泻无补，必刺期门，随其实而泻之。募原清则气皆顺，表里尽解矣。此非汗吐下清火诸法所可治，故宜针。

伤寒阳脉涩，阴脉弦，腹中急痛者，此亦肝乘脾也。故先与小建中安脾，继与小柴胡疏木。要知小建中是桂枝汤倍加芍药以平木，加饴糖以缓急，为厥阴驱邪发表、和中止痛之神剂也。不差者，中气虚而不振，邪尚留连，继以小柴胡补中发表，令木邪直走少阳，使有出路，所谓阴出之阳则愈也。仲景有一症而用两方者：在太

阳，先麻黄继桂枝，是先外后内法；在厥阴，先建中后柴胡，是先内后外法，亦是令厥阴转属少阳之机。

伤寒厥而心下悸者，此亦肝乘肺也。虽不发热恶寒，亦木实金虚，水气不利所致。彼腹满者，是水在中焦，故刺期门以泻其实。此水在上焦，故用茯苓甘草汤以发其汗。此方是化水为汗，发散内邪之剂，即厥阴治厥之剂也。

厥阴中风之脉，与他经不同。凡脉浮为风，此云不浮为未愈，是厥阴中风，脉反沉矣。此本由阴虚，风入地中，木郁不舒，故未愈；微浮是风行地上，草木发陈，复厥阴风木之常，故愈也。

凡脉浮为在表，沉为在里。厥阴中风，其脉既沉，其症亦为在里。此热利下重，是厥阴中风也。太阳中风，下利呕逆，是有水气；厥阴中风，热利下重，是有火气。故以白头翁汤为主以治风，芩、连为辅以清火，佐秦皮以升九地之风，则肝木欣欣向荣矣。下利而渴欲饮水，是厥阴之消渴，亦中风之烦所致也。下利脉沉弦，是沉为在里，弦为风脉。弦而大，是风因火动，故利未止。微弱数者，是风火势微，故为自止。虽发热不死者，阴出之阳也。下利有微热，汗出，见中风本症，里症出表，则风从外散，故令自愈。欲愈之脉，当微浮。若寸脉反浮数，风去而热不去，尺中自涩者，热伤阴络，肝血不藏，必便脓血也。

厥阴中风热利，是里有热；伤寒亦有协热利，是里有寒。又与厥利不同，厥利见发热则利止。此六七日不利，便发热而利，汗出不止，是外热内寒，故为有阴无阳。要知《内经》之舌卷囊蜷，是有阳无阴，故热虽甚而可治。

厥阴下利，有因厥而利者，有协热而利者，有内热而利者，总属于热，乃相火挟风木而为患也。

阴阳易之为病，本于厥阴之欲火。始也因肝火之动，致伤少阴之精；继也少阴之精不藏，厥阴之火不羁。所以少腹里急，阴中拘挛，热上冲胸，眼中生花，身重少气，头重不欲举，皆厥阴相火为害。顿令无病之人，筋脉形气为之一变。此即瘟疫传染，遗祸他人之一症也。

制方大法第七

凡病有名有症，有机有情。如中风、伤寒、温暑、湿痉等类，此为名也。外有头痛、身痛、腰痛，内有喘咳、烦渴、吐利、腹满，此为症也。其间在表在里，有汗无汗，脉浮脉沉，有力无力，是其机也。此时恶寒恶热，苦满喜呕，能食不欲食，欲卧不得卧，或饮水数升，或漱水不欲咽，皆病情也。因名立方者，粗工也；据症定方者，中工也；于症中审病机察病情者，良工也。仲景制方，不拘病之命名，惟求症之切当，知其机得其情，凡中风伤寒杂病，宜主某方，随手拈来，无不活法，此谓医不执方也。今谈仲景方者，皆曰桂枝汤治中风，不治伤寒，麻黄汤治伤寒，不治中风。不审仲景此方主何等症，又不审仲景何症用何等药，只在中风、伤寒二症中较量，青龙、白虎命名上敷衍，将仲景活方活法，为死方死法矣。

仲景立方精而不杂，其中以六方为主，诸方从而加减焉。凡汗剂皆本桂枝，吐剂皆本栀豉，攻剂皆本承气，和剂皆本柴胡，寒剂皆本泻心，温剂皆本四逆。溯而数之，为一百十三方者，未之审也。

六经各有主治之方，而他经有互相通用之妙。如麻、桂二汤，为太阳营卫设，而阳明之病在营卫者亦用之。真武汤为少阴水气设，而太阳之汗后亡阳者亦用之。四逆汤为太阴下利清谷设，太阳之脉反沉者宜之。五苓散为太阳消渴水逆设，阳明之饮水多者亦宜之。猪苓汤为少阴下利设，阳明病小便不利者亦宜之。抵当汤为太阳瘀血在里设，阳明之蓄血亦用之。瓜蒂散为阳明胸中痞硬设，少阴之温温欲吐者亦用之。合是症便用是方，方各有经，而用可不拘，是仲景法也。仲景立方，只有表里寒热虚实之不同，并无伤寒中风杂症之分别，且风寒有两汤迭用之妙，表里有二方更换之奇。或以全方取胜，或以加减奏功。后人论方不论症，故反以仲景方为难用耳。桂枝汗剂中第一品也，麻黄之性直透皮毛，生姜之性横散肌肉。故桂枝佐麻黄，则开玄府而逐卫分之邪，令无汗者有汗而解，故曰发汗；桂枝率生姜，

则开腠理而驱营分之邪，令有汗者复汗而解，故曰解肌。解肌者解肌肉之邪也，正在营分，何立三纲者反立麻黄主营、桂枝主卫耶？麻黄不言解肌，而肌未尝不解；桂枝之解肌，正所以发汗。要知麻黄桂枝二汤，是发汗分深浅之法，不得以发汗独归麻黄，不得以解肌与发汗对讲。前人论方不论药，只以二方为谈柄，而置之不用也。

凡风寒中人，不在营卫，即入腠理。仲景制桂枝汤调和营卫，制柴胡汤调和腠理。观六经症，仲景独出桂枝症、柴胡症之称，见二方任重，不可拘于经也。惟太阳统诸阳之气，六经表症，咸属于太阳，故柴胡汤得与桂枝汤对待于太阳之部。桂枝本为太阳风寒设，凡六经初感之邪，未离营卫者悉宜之；柴胡本为少阳半表设，凡三阳半表之邪，逗留腠理者悉宜之。仲景最重二方，所以自为桂枝症注释，又为小柴胡注释。桂枝有疑似症，柴胡亦有疑似症。桂枝有坏病，柴胡亦有坏病。桂枝症罢，桂枝不中与矣，而随症治法，仍不离桂枝方加减；柴胡症罢，柴胡不和与矣，而设法救逆，仍不出柴胡方加减。

麻黄症热全在表。桂枝之自汗，大青龙之烦躁，皆兼里热。仲景于表剂中，便用寒药以清里。自汗是烦之兆，躁是烦之征。汗出则烦得外泄，故不躁，宜用微寒酸苦之味以和之；汗不出则烦不得泄，故躁，宜用大寒坚重之品以清之。夫芍药、石膏是里药入表剂，今人不审表中有里，因生疑畏，当用不用，至热并阳明，而斑黄狂乱发矣，是不任大青龙之过也。仲景于太阳经中用石膏以清胃火，是预保阳明之先着；加姜、枣以培中，又虑夫转属太阴矣。

小青龙、柴胡，俱是两解表里之剂，小青龙重在里症，小柴胡重在表症。故小青龙加减，麻黄可去；小柴胡加减，柴胡独存。盖小青龙重在半里之水，小柴胡重在半表之热也。小青龙治伤寒未解之水气，故用温剂，汗而发之；十枣汤治中风已解之水气，故用寒剂，引而竭之。此寒水、风水之异治也。小青龙之水，动而不居；五苓散之水，留而不行；十枣汤之水，纵横不羁；大陷胸之水，痞硬坚满；真武汤之水，四肢沉重。水气为患不同，所以治法各异。

林亿云：泻心本名理中黄连人参汤，盖泻心疗痞，正是理中处。当知仲景用理中，有寒热两法，一以扶阳，一以益阴也。

邪在营卫之间，惟汗是其出路，故立麻黄、桂枝二方。邪在胸腹之间，惟吐是其出路，故立瓜蒂、栀豉二方。瓜蒂散主胸中痞硬，治在上焦；栀豉汤主腹满而喘，治兼中焦。犹麻黄之主皮肤，桂枝之主肌肉。瓜蒂散峻剂也，犹麻黄之不可轻用；栀豉汤轻剂也，犹桂枝汤之可更用而无妨。故太阳表剂，多从桂枝加减；阳明表剂，多从栀豉加减。阳明用栀豉，犹太阳用桂枝，既可用之以去邪，即可用之以救逆。今人但知汗为解表，不知吐亦为解表，知吐中使能发散之说，不知所以当吐之义。故于仲景大法中，取其汗下遗其吐法耳。

少阳为枢，不全在里，不全在表。仲景本意重里，而柴胡所主又在半里，故必见半表病情，乃得从柴胡加减。如悉入在里，则柴胡非其任矣，故柴胡称解表之方。小柴胡虽治在半表，实以理三焦之气，所以称枢机之剂。如胸满胸中烦，心烦心下悸，咳渴喜呕，是上焦无开发之机也；腹满胁下痞硬，是中焦废转运之机也；小便不利，是下焦失决渎之任也。皆因邪气与正气相搏而然，用人参扶三焦之正气，壮其枢耳。

少阴病二三日，心中烦不得卧者，病本在心，法当滋离中之真火，随其势之润下，故君黄连之苦寒以泄之。四五日小便不利，下脓血者，病本在肾，法当升坎中之少火，顺其性之炎上，故佐干姜之苦温以发之。此伏明之火，与升明之火不同。少阴心烦欲寐，五六日，欲吐不吐，自利而渴，小便色白者，是下焦虚寒，不能制水，宜真武汤，以温下焦之肾水。下利六七日，咳而呕渴，心烦不眠，是上焦虚热，水津不布，宜猪苓汤，以通上焦之津液。

四逆为太阳主方，而诸经可以互用。在太阴本经，固本以逐邪也；用于少阴，温土以制水也；用于厥阴，和土以生木也；用于太阳，益火以扶元阳也。惟阳明胃实、少阳相火，非所宜耳。

少阴病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若四肢沉重疼痛者，为下焦水郁，用真武汤，是

引火归元法；若便脓血者，为下焦火郁，用桃花汤，是升阳散火法。此因坎中阳虚，不得以小便不利作热治。

小柴胡为少阳主方，乌梅为厥阴主方。二方虽不同，而寒温互用、攻补兼施之法相合者，以藏府相连、经络相贯、风木合气、同司相火故也。其中皆用人参，补中益气以固本逐邪，而他味俱不相袭者，因阴阳异位。阳宜升发，故主以柴胡；阴宜收降，故主以乌梅。阳主热，故重用寒凉；阴主寒，故重用辛热。阳以动为用，故汤以荡之，其症变幻不常，故柴胡有加减法；阴以静为体，故丸以缓之，其症有定局，故乌梅无加减法也。

厥阴下利，用白头翁汤，升阳散火，是火郁发之也。制乌梅丸以收火，是曲直作酸之义。佐苦寒以和阴，主温补以存阳，是肝家调气之法也。其治厥利与久利，故半兼温补。白头翁汤主中风热利与下重，故专于凉散。

按：发表攻里，乃御邪之长技。盖表症皆因风寒，如表药用寒凉，则表热未退而中寒又起。所以表药必用桂枝，发表不远热也，然此为太阳表热言耳。如阳明少阳之发热，则当用柴、芩、栀、豉之类主之。里症皆因郁热，下药不用苦寒，则瘀热不除，而邪无出路。所以攻剂必用大黄，攻里不远寒也，然此谓阳明胃热言耳。如恶寒痞硬，阳虚阴结者，又当以姜、附、巴豆之类兼之矣。

麻黄、桂枝，太阳阳明表之表药；瓜蒂、栀豉，阳明里之表药；小柴胡，少阳半表之表药。太阴表药桂枝汤，少阴表药麻黄附子细辛汤，厥阴表药当归四逆汤。六经之用表药，为六经风寒之出路也。

手足厥逆之症，有寒热表里之各异。四逆散解少阴之里热，当归四逆汤解厥阴之表寒，通脉四逆汤挽少阴真阳之将亡，茯苓四逆汤留太阴真阴之欲脱。四方更有各经轻重浅深之别也。

膀胱主水，为太阳之里，十枣、五苓为太阳水道之下药；胃府主谷，为阳明之里，三承气为阳明谷道之下药；胆府主气，为少阳之里，大柴胡为少阳气分之下药。此三阳之下药，三阳实邪之出路也。大肠小肠，皆属于胃，胃家实则二肠俱实矣。若三分之，则调胃承气胃家之下药，小承气小肠之下药，大承气大肠之下药，戊为燥土，庚为燥金，故加芒硝以润其燥也。桂枝加大黄，太阳转属阳明之下药；桂枝加芍药，太阳转属太阴之下药。凡下剂兼表药，以未离于表故也。柴胡加芒硝，少阳转属阳明之下药。大柴胡下少阳无形之邪，柴胡加芒硝下少阳有形之邪也。桂枝加芍药下太阴无形之邪，三物白散下太阴有形之邪也。四逆散下少阴厥阴无形之邪，承气汤下诸经有形之邪也。其间有轻重之分：下剂之轻者，只用气分药；下剂之重者，兼用血分药。酸苦涌泄，下剂之轻，故芍药、枳实为轻；咸苦涌泄，下剂之重，故大黄、芒硝为重。

仲景用攻下二字，不专指大便。凡与桂枝汤欲攻其表，此指发汗言；表解者乃可攻之，指利水言；有热属藏者攻之，指清火言也。寒湿在里不可下，指利水言；以有热故也，当以汤下之，指清火言也。

仲景下剂，只重在汤，故曰医以丸药下之。非其治也。观陷胸、抵当二丸，仍用水制，是丸复其汤，重两许，连滓服，则势力更猛于汤、散剂矣。当知仲景方以铢、两、分计者，非外感方；丸如桐子大，每服十丸者，不是治外感法。

仲景制方，随方立禁，使人受其功不蹈其弊也。如用发表药，一服汗者停后服。若脉浮紧发热汗不出者，不可与桂枝；若脉微弱汗出恶风者，不可服大青龙汤；脉浮发热无汗，表不解者，不可与白虎；诸亡血虚家，不可用瓜蒂；病人旧微溏者，不可与栀子；阳明病汗出多者，不可与猪苓；外未解，其热不潮者，未可与承气；呕家不可与建中。皆仲景慎重出之者也。仲景加减有深意。如腹中痛者，少阳加芍药，少阴加附子，太阴加人参。若心下悸者，少阴加桂枝，少阳加茯苓。若渴者，少阳加栝蒌根、人参，太阴加白术。加减中分阴阳表里如此。故细审仲景方，知随症立方之妙；理会仲景加减法，知其用药取舍之精。

小青龙设或然五症，加减法内即备五方。小柴胡设或然七症，即具加减七方。要知仲景有主治之方，如麻、桂等方是也；有方外之方，如桂枝

汤加附子、加大黄辈是也；有方内之方，如青龙、真武之有加减法是也。仲景书法中有法，方外有方，何得以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拘之耶？

昔岐伯创七方以制病，仲景更穷其病之变幻，而尽其精微。如发表攻里，乃逐邪大法，而发表攻里之方，各有大小，如青龙、柴胡、陷胸、承气是也。夫发表既有麻黄、桂枝方矣，然有里邪夹表而见者，治表不及里，非法也。而里邪又有夹寒夹热之不同，故制小青龙以治表热里寒，制大青龙以治表寒里热，是表中便兼解里也，不必如坏病之先里后表、先表后里之再计也。然大、小青龙，即麻、桂二方之变，只足以解营卫之表，不足以驱腠理之邪。且邪留腠理之间，半表之往来寒热虽同，而半里又有夹虚夹实之悬殊。因制小柴胡而防半里之虚，大柴胡以除半里之实，是表中便兼和里也，不必如后人之先攻后补、先补后攻之斟酌也。攻里既有调胃承气矣，然里邪在上焦者有夹水夹痰之异，在中焦者有初硬后溏、燥屎定硬之分，非调胃所能平也。因制小陷胸以清胸膈之痰，大陷胸以下胸膈之水，小承气以试胃家之矢气，大承气以攻肠胃之燥屎，方有分寸，邪气去而元气无伤，不致有顾此遗彼、太过不及之患也。按发表攻里之方，各有缓急之法。如麻黄、大承气汗下之急剂也，而桂枝则发表之缓剂。其用桂枝诸法，是缓汗中更有轻重矣。小承气下之缓剂也，曰少与之令小安，曰微和胃气，曰不转矢气者勿更与之。其调胃承气下之尤缓者也，曰少少温服之，且不用气分药，更加甘草。是缓下中亦有差别矣。若夫奇偶之法，诸方既已备见，而更有麻桂各半之偶，有桂枝二麻黄一之奇，是奇偶中之各有浅深也。服桂枝汤已，须更啜热粥，为复方矣，而更有取小柴胡一升加芒硝之复，是复中又分汗下二法矣。若白散之用复方更异，不利，进热粥一杯，利不止，进冷粥一杯，是一粥中又寓热泻冷补之二法也。

病有虚实相关，寒热夹杂，有时药力所不能到者，仲景或针或灸以治之。自后世针、药分为两途，刺者勿药，药者勿刺，岂知古人刺、药相须之理。按岐伯治风厥，表里刺之，饮之以汤。故仲景治太阳中风，服桂枝汤反烦不解者，刺风池、风府，复与桂枝汤而愈。阳明中风，刺之小差，如外不解，脉弦浮者，与小柴胡，脉但浮无余症者与麻黄汤。吾故曰：仲景治法，悉本《内经》，先圣后圣，其揆一也。

仲景方备十剂之法：轻可去实，麻黄、葛根诸汤是已；宣可决壅，栀豉、瓜蒂二方是已；通可行滞，五苓、十枣之属是已；泄可去闭，陷胸、承气、抵当是已；滑可去着，胆导、蜜煎是已；涩可固脱，赤石脂、桃花汤是已；补可扶弱，附子、理中丸是已；重可镇怯，禹余粮、代赭石是已；湿可润燥，黄连阿胶汤是已；燥可去湿，麻黄连翘赤小豆汤是已；寒能胜热，白虎、黄连汤是已；热能制寒，白通、四逆诸汤是已。

伤寒附翼卷上

太阳方总论

太阳主表，故立方以发表为主，而发表中更兼治里，故种种不同。麻黄汤于发表中降气，桂枝汤于发表中滋阴，葛根汤于发表中生津，大青龙汤与麻杏甘膏汤、麻翘赤豆汤，于发表中清火，小青龙汤与五苓散，于发表中利水，清火中复有轻重，利水中各有浅深也。若白虎之清火，十枣之利水，又解表后之证治。其陷胸、泻心、抵当、调胃、四逆、真武等剂，又随症救逆之法矣。大抵太阳之表，不离桂枝、麻黄二汤加减，以心为太阳之里也。今将诸方详论，表章仲景治法，令后人放胆用之，则麻黄汤治伤寒而不治中风，桂枝汤治中风而不治伤寒等说，其可少息乎？

桂枝汤

桂枝　芍药　甘草　生姜　大枣

此为仲景群方之魁，乃滋阴和阳，调和营卫，解肌发汗之总方也。凡头痛发热恶风恶寒，其脉浮而弱，汗自出者，不拘何经，不论中风、伤寒、杂病，咸得用此发汗。若妄汗妄下，而表不解者，仍当用此解肌。如所云头痛、发热、恶寒、恶风、鼻鸣干呕等病，但见一症即是，不必悉具，惟以脉弱自汗为主耳。桂枝赤色，通心温经，能扶阳散寒，甘能益气生血，辛能解散外邪，内辅君主，发心液而为汗。故麻黄、葛根、青龙辈，凡发汗御寒者咸用之，惟桂枝汤不可用麻黄，麻黄汤不可无桂枝也。本方皆辛甘发散，惟芍药微苦微寒，能益阴敛血，内和营气。先辈之无汗不得用桂枝汤者，以芍药能止汗也。芍药之功，本在止烦，烦止汗亦止，故反烦、更烦，与心悸而烦者咸赖之。若倍加芍药，即建中之剂，非复发汗之矣。是方也，用桂枝发汗，即用芍药止汗，生姜之辛，佐桂以解肌，大枣之甘，佐芍以和里。桂、芍之相须，姜、枣之相得，阴阳表里，并行而不悖，是刚柔相济以为和也。甘草甘平，有安内攘外之功，用以调和气血者，即以调和表里，且以调和诸药矣。而精义尤在啜稀热粥以助药力。盖谷气内充，外邪勿复入，热粥以继药之后，则余邪勿复留，复方之妙用又如此。故用之发汗，自不至于亡阳；用之止汗，自不至于贻患。今人凡遇发热，不论虚实，悉忌谷味，刊桂枝方者，俱削此法，是岂知仲景之心法乎：要知此方专治表虚，但能解肌，以发营中之汗，不能开皮毛之窍，以出卫分之邪。故汗不出者，是麻黄症，脉浮紧者，是麻黄脉，即不得与桂枝汤矣。然初起无汗，当用麻黄发汗。如汗后复烦，即脉浮数者，不得再与麻黄而更用桂枝。如汗后不解，与下后脉仍浮，气上冲，或下利止而身痛不休者，皆当用此解外。盖此时表虽不解，腠理已疏，邪不在皮毛而在肌肉。故脉证虽同麻黄，而主治当属桂枝也。粗工妄谓桂枝汤专治中风一证，印定后人耳目，而所称中风者，又与此方不合，故置之不用。愚常以此汤治自汗、盗汗、虚疟、虚痢，随手而愈。因知仲景方可通治百病，与后人分门证类，使无下手处者，可同年而语耶？

麻黄汤

麻黄　桂枝　杏仁　甘草

治风寒在表，头痛项强，发热，身痛，腰痛，骨节烦疼，恶风恶寒，无汗，胸满而喘，其脉浮紧浮数者，此为开表逐邪发汗之峻剂也。古人用药用法象之义，麻黄中空外直，宛如毛窍骨节，故能去骨节之风寒，从毛窍而出，为卫分发散风寒之品。桂枝之条纵横，宛如经脉系络，能入心化液，通经络而出汗，为营分散解风寒之品。杏仁为心果，温能助心散寒，苦能清肺下气，为上焦逐邪定喘之品。甘草甘平，外拒风寒，内和气血，为中宫安内攘外之品。此汤入胃行气于玄府，输精于皮毛，斯毛脉合精而漉漉汗出，在表之邪，其尽去而不留，痛止喘平，寒热顿解，不烦啜粥而藉汗于谷也。其不用姜、枣者，以生姜之性，横散解肌，碍麻黄之上升；大枣之性，滞泥于膈，碍

杏仁之速降。此欲急于直达，稍缓则不迅，横散则不峻矣。若脉浮弱汗自出者，或尺脉微迟者，是桂枝所主，非此方所宜。盖此乃纯阳之剂，过于发散，如单刀直入之将，投之恰当，一战成功，不当则不戢而召祸。故用之发表，可一而不可再，如汗后不解，便当以桂枝汤代之。若汗出不透，邪气留连于皮毛骨肉之间，又有麻桂合半与桂枝二麻黄一之妙用。若阳盛于内而无汗者，又有麻黄杏仁石膏连翘赤小豆等剂。此皆仲景心法也。予治冷风哮与风寒湿三气成痹等证，用此辄效，非伤寒一证可拘也。

按：麻、桂二方，治伤寒中风者，遇当用而不敢用，注疏伤寒家于不当用者，妄言其当用。如太阳衄血证，宜桂枝汤句，语意在当须发汗下；麻黄主之句，在当发其汗下，二句皆于结句补出，是倒序法也。仲景于论证时，细明其所以然，未及于方故耳。夫桂枝乃行血之品，仲景用桂枝发汗，不是用桂枝止衄，是用在未衄时，非用在已衄后，且夺血者无汗，此理甚明。麻黄乃上升之品，夫既云衄乃解，又云自衄者愈，若复用升提之药，衄流不止可必矣，且衄家不可发汗，此禁甚明矣。又如小青龙主之句，语意在服汤已上，岂有寒去欲解，反用燥热之剂，重亡津液，令渴不解乎？且云服药已，服药已者，是何药何汤耶？观仲景于所服药不合法者，必明斥之。如所云：服泻心汤，复以他药下之，利不止。又云：知医以他药下之，非其治也。粗工不知倒序等法，又溺于风寒二字，而曰是虽热甚，邪由在经，以麻黄治衄，是发散经中邪气耳。请问邪气，寒乎？热乎？若寒邪则血凝不流，焉得有衄？若热邪则清降不遑，而敢升发耶？且云点滴不成流者，必用服药。若成流不止，将何法以善其后乎？此误天下苍生之最盛者，余因表而出之。

葛根汤

葛根 麻黄 桂枝 白芍 甘草 姜枣

治头项强痛，背亦强，牵引几几然，脉浮无汗恶寒，兼治风寒在表而自利者，此开表逐邪之轻剂也。其证身不疼，腰不痛，骨节不痛，是骨不受寒矣。头项强痛，下连于背，牵引不宁，是筋伤于风矣。不喘不烦躁，不干呕，是无内症；无汗而恶风，病只在表；若表病而兼下利，是表实里虚矣。比麻黄、青龙之剂较轻，然几几更甚于项强，而无汗不失为表实，脉浮不紧数，是中于鼓动之阳风，故以桂枝汤为主，而加麻、葛以攻其表实也。葛根味甘气凉，能起阴气而生津液，滋筋脉而舒其牵引，故以为君。麻黄、生姜，能开玄府腠理之闭塞，祛风而出汗，故以为臣。寒热俱轻，故少佐桂、芍，同甘、枣以和里。此于麻、桂二方之间，衡其轻重，而为调和表里之剂也。故用之以治表实，而外邪自解，不必治里虚，而下利自瘳，与大青龙治表里俱实者异矣。要知葛根秉性轻清，赋体厚重，轻可去实，重可镇动，厚可固里，一物而三美备。然惟表实里虚者宜之，胃家实者，非所宜也。故仲景于阳明经中不用葛根。东垣用药分经，不列于太阳，而列于阳明。易老云：未入阳明者不可服。皆未知此义。喻氏谓：仲景不用于阳明，恐亡津液，与本草生津之说左。又谓能开肌肉，又与仲景治汗出恶风桂枝汤中加葛根者左矣。盖桂枝、葛根俱是解肌和里之剂，故有汗无汗，下利不下利，皆可用，与麻黄专于治表者不同。麻黄、葛根俱有沫，沫者浊气也，故仲景皆以水煮去其沫，而后入诸药，此取其清阳发腠理之义。

桂枝汤啜稀粥者，因无麻黄之开，而有芍药之敛，恐邪有不尽，故假谷气以逐之，此汗生于谷也。

大青龙汤

麻黄 桂枝 石膏 杏仁 甘草 姜 枣

太阳中风，脉浮紧，头痛发热，恶寒身疼，不汗出而烦躁，此麻黄证之剧者，故加味以治之也。诸证全是麻黄，有喘与烦躁之别。喘者是寒郁其气，升降不得自如，故多用杏仁之苦以降气；烦躁是热伤其气，无津不能作汗，故特加石膏之甘以生津。然其性沉而大寒，恐内热顿除而表寒不解，变为寒中而挟热下利，是引贼破家矣。故必倍麻黄以发表，又倍甘草以和中，更用姜枣以调营卫。一汗而表里双解，风热两除，此大青龙清内攘外之功，所以佐麻、桂二方之不及也。夫青龙以发汗命名，其方分大小，在麻黄之多少，而不关石膏，观小青龙之不用可知。石膏

不能驱在表之风寒，但能清中宫之燔灼，观白虎之多用可知。世不知石膏为烦躁用，妄为发汗用，十剂之轻可去实，岂至坚至重之质而能发汗哉？汗多亡阳者，过在麻黄耳。少阴亦有发热恶寒烦躁之症，与大青龙同，但脉不浮、头不痛为异。若脉浮弱汗自出者，是桂枝证。二证妄与石膏，则胃气不至于四肢而手足厥冷；妄用麻黄，则卫阳不周于身而筋惕肉瞤。此仲景所深戒也。要知少阴见阳证而用麻黄，必固以附子。太少异位，阴阳殊途，故寒温有别。桂枝证之烦，因于木旺，故用微苦微寒之剂以升降之；大青龙之兼躁，因于风动，故用至阴至重之品以镇坠之。有汗无汗，虚实不同，轻重有差也。必细审其所不用，然后不失其所当用耳。

按：许叔微云：桂枝治中风，麻黄治伤寒，大青龙治中风见寒脉、伤寒见风脉，三者如鼎立。此方氏三大纲所由来。而大青龙之证治，自此不明于世矣。不知仲景治表，只在麻、桂二法，麻黄治表实，桂枝治表虚，方治在虚实上分，不在风寒上分也。盖风寒二证，俱有虚实，俱有浅深，俱有营卫，大法又在虚实上分浅深，并不在风寒上分营卫也。夫有汗为表虚，立桂枝汤治有汗之风寒，而更有加桂去桂、加芍去芍，及加附子、人参、厚朴、杏仁、茯苓、白术、大黄、龙骨、牡蛎等剂，皆是桂枝汤之变局。因表虚中更有内虚内实浅深之不同，故加减法亦种种不一耳。以无汗为表实，而立麻黄汤治无汗之风寒，然表实中亦有夹寒夹暑、内寒内热之不同，故以麻黄为主而加减者，若葛根汤、大小青龙、麻黄附子细辛甘草、麻黄杏仁甘草石膏、麻黄连翘赤豆等剂，皆麻黄汤之变局，因表实中亦各有内外寒热浅深之殊也。葛根汤因肌肉津液不足，而加芍药、葛根，大青龙因内热烦躁而加石膏，小青龙以干呕而咳，而加半夏、细辛、干姜，麻黄附子细辛甘草二方，以脉沉而加附子，若连翘赤豆梓皮，湿热发黄而加。诸剂皆因表实，从麻黄汤加减，何得独推大青龙为鼎立耶？何但知有风寒，而不知有风热，但知有中风见寒、伤寒见风之症，而不知小青龙之治风寒、大青龙之治风热、麻杏甘膏之治温热、麻翘豆汤之治湿热，表实中更有如是之别耶？且前辈之凿分风寒者，拘于脉耳。不知仲景之论脉甚活而不拘，如大青龙之条，有中风而脉浮紧、伤寒而脉浮缓，是互文见意处。言中风脉缓，然亦有脉浮紧者；伤寒脉紧，然亦有脉浮缓者。盖中风伤寒，各有浅深，或因人之强弱而异，地之高下而异，时之乖和而异。证既不可拘，脉即不可执。如阳明中风而脉浮紧，太阴伤寒而脉浮缓，不可谓脉紧必伤寒，脉缓必中风矣。按《内经》脉滑曰风，则风脉原无定象；又盛而紧曰胀，则紧脉不专属伤寒；又缓而滑为热中，则缓脉亦不专指中风矣。且阳明中风，有脉浮而紧者，又有脉弦浮大者。必欲以太阳之脉缓自汗、脉紧无汗，定分风寒，割裂营卫，他经皆有中风，皆不言及何耶？要知脉紧固为有力，脉浮缓亦不是浮弱，即《内经》缓而滑为热中之脉也。盖仲景凭脉辨证，只审虚实。故不论中风伤寒脉之缓紧，但于指下有力者为实，脉弱无力者为虚；不汗出而烦躁者为实，汗出多而烦躁者为虚；证在太阳而烦躁者为实，证在少阴而烦躁者为虚。实者可服大青龙，虚者便不可服，此最易知也。凡先烦不躁而脉浮者，必有汗而自解；烦躁而脉浮紧者，必无汗而不解。大青龙汤为风寒在表而兼热中者设，不是为有表无里而设。故中风无汗烦躁者可用，伤寒而无汗烦躁者亦可用。盖风寒本是一气，故汤剂可以互投。论中有中风伤寒互称者，如大青龙是也；有中风伤寒兼提者，如小柴胡是也。仲景但细辨脉症而施治，何尝拘拘于中风伤寒之别其名乎？如既立麻黄汤治寒，桂枝汤治风，而中风见寒、伤寒见风者，曷不用桂枝麻黄合半汤，而更用大青龙为主治耶？且既有中风恶风不恶寒，伤寒恶寒不恶风之说，曷不用大青龙之恶寒主伤寒，麻黄证之恶风主中风，桂枝证之恶风复恶寒，主中风见寒、伤寒见风耶？方氏因三纲之分，而有风寒多少之陋见。喻氏又因大青龙之名，而为龙背龙腹龙尾之奇说。又谓纵横者，龙之所以飞期门及大青龙之位。青龙之说愈工，而青龙之法愈湮，此所谓好龙而不识真龙者也。大青龙之点睛，在无汗烦躁、无少阴证二句。合观之，知本方本为太阳烦躁而设。仲景恐人误用青龙；不特为脉弱汗出者禁，而吃紧尤在少

阴。盖少阴亦有发热、恶寒、身疼、无汗而烦躁之症，此阴极似阳，寒极反见热化也。误用则厥逆，筋惕肉瞤所必至，全在此处着眼，故必审其非少阴证，而为太阳烦躁无疑。太阳烦躁为阳盛，非大青龙不解。故不特脉浮紧之中风可用，即浮缓而不微弱之伤寒，亦可用也。不特身疼身重者可用，即身不疼与身重而乍有轻时者，亦可用也。盖胃腑之阳，内郁胸中而烦，外扰四肢而躁，第用麻黄发汗于外，不加石膏泄热于内，烦躁不解，阳盛而死矣。诸家不审烦躁之理，以致少阴句无所着落，妄谓大青龙为风寒两伤营卫而设，不知其为两解表里而设。请问石膏之设，为治风欤？治寒欤？营分药欤？卫分药欤？只为热伤中气，用之治内热耳。

小青龙汤

麻黄 桂枝 白芍 甘草 干姜 细辛 半夏 五味

伤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气，干呕发热而渴，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满、或喘者，用此发汗利水。夫阳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水气入心则为汗，一汗而外邪顿解矣。此因心气不足，汗出不彻，故寒热不解而心下有水气。其咳是水气射肺之征，干呕知水气未入于胃也。心下乃胞络相火所居之地，水火相射，其病不可拟摹。如水气下而不上，则或渴或利；上而不下，则或噎或喘；留于肠胃，则小便不利而少腹满耳。惟发热干呕而渴，是本方之当证。此于桂枝汤去大枣之泥，加麻黄以开玄府，细辛逐水气，半夏除呕，五味、干姜以除咳也。以干姜易生姜者，生姜之味气不如干姜之猛烈，其大温足以逐心下之水，苦辛可以解五味之酸，且发表既有麻黄、细辛之直锐，更不藉生姜之横散矣。若渴者，是心液不足，故去半夏之燥热，加栝楼根之生津。若微利与噎，小便不利与喘者，病机偏于向里，故去麻黄之发表，加附子以除噎，芫花、茯苓以利水，杏仁以定喘耳。两青龙俱两解表里法，大青龙治里热，小青龙治里寒，故发表之药同，而治里之药殊也。此与五苓，同为治表不解而心下有水气。在五苓治水畜而不行，故大利其水而微发其汗，是为水郁折之也。本方治水之动而不居，故备举辛温以散水，并用酸苦以安肺，培其化源也，兼治肤胀最捷。

葛根与大、小青龙皆合麻、桂二方加减。葛根减麻黄、杏仁者，以不喘故，加葛根者，和太阳之津，升阳明之液也。大青龙减桂枝、芍药者，以汗不出故，加石膏者，烦躁故也。若小青龙减麻黄之杏仁，桂枝之生姜、大枣，既加细辛、干姜、半夏、五味，而又立加减法。神而明之，不可胜用矣。

此方又主水寒在胃，久咳肺虚。

五苓散

泽泻 白术 茯苓 猪苓 桂枝

太阳本病脉浮，发汗表证虽解，而膀胱之热邪犹存，用之利水止渴，下取上效之法。桂性热，少加为引导。五苓能通调水道，培助土气，其中有桂枝以宣通卫阳，停水散，表里和，则火热自化，而津液得全，烦渴不治而治矣。

治太阳发汗后，表热不解，脉浮数，烦渴饮水，或水入即吐，或饮水多而小便不利者。凡中风伤寒，结热在里，热伤气分，必烦渴饮水。治之有二法：表症已罢而脉洪大，是热邪在阳明之半表里，用白虎加人参，清火以益气；表症未罢，而脉仍浮数，是寒邪在太阳之半表里，用五苓散，饮暖水利水而发汗。此因表邪不解，心下之水气亦不散，既不能为溺，更不能生津，故渴。及与之水，非上焦不受，即下焦不通，所以名为水逆。水者肾所司也。泽泻味咸入肾，而培水之本；猪苓黑色入肾，以利水之用；白术味甘归脾，制水之逆流；茯苓色白入肺，清水之源委，而水气顺矣。然表里之邪，谅不因水利而顿解。故必少加桂枝，多用暖水，使水精四布，上滋心肺，外达皮毛，漐漐汗出，表里之烦热两除也。白饮和服，亦啜稀粥之微义，又复方之轻剂矣。本方非能治消渴也，注者不审消渴之理，及水逆之性，称为化气回津之剂。夫四苓之燥，桂枝之热，何所恃而津回？岂知消渴与水逆不同，消字中便见饮水多能消则不逆矣。本论云：饮水多者，小便利必心下悸，是水畜上焦为逆；小便少者，必苦里急，是水畜下焦为逆也。又云：渴欲饮水者，以五苓散救之。可知用五苓原是治水，不是治渴，用以散

所饮之水，而非治烦渴、消渴之水也。且本方重在内烦外热，用桂枝是逐水以除烦，不是热因热用；是少发汗以解表，不是助四苓以利水。其用四苓是行积水留垢，不是疏通水道。后人不明此理，概以治水道不通。夫热淫于内者，心下已无水气，则无水可利，无汗可发，更进燥烈之品，津液重亡，其能堪耶？本论云：下后复发汗，小便不利者，亡津液故也，勿治之。又云：若亡津液，阴阳自和者，心自愈。又云：汗出多，胃中燥，不可用猪苓汤复利其小便。夫利水诸方，惟猪苓汤为润剂，尚不可用，其不欲饮水而小便不利者，五苓散之当禁，不待言矣。

十枣汤

大枣　芫花　甘遂　大戟

治太阳中风，表解后里气不和，下利呕逆，心下至胁痞满硬痛，头痛短气，汗出不恶寒者。仲景利水之剂种种不同，此其最峻者也。凡水气为患，或喘或咳，或利或吐，或吐利而无汗，病一处而已。此则外走皮毛而汗出，内走咽喉而呕逆，下走肠胃而下利，水邪之泛溢者，既浩浩莫御矣。且头痛短气，心腹胁下皆痞硬满痛，是水邪尚留结于中，三焦升降之气，拒隔而难通也。表邪已罢，非汗散所宜；里邪充斥，又非渗泄之品所能治。非选利水之至锐者以直折之，中气不支，亡可立待矣。甘遂、芫花、大戟，皆辛苦气寒，而秉性最毒，并举而任之，气同味合，相须相济，决渎而大下，一举而水患可平矣。然邪之所凑，其气已虚，而毒药攻邪，脾胃必弱。使无健脾调胃之品主宰其间，邪气尽而元气亦随之尽。故选枣之大肥者为君，预培脾土之虚，且制水势之横，又和诸药之毒，既不使邪气之盛而不制，又不使元气之虚而不支。此仲景立法之尽善也。用者拘于甘能缓中之说，岂知五行承制之理乎？张子和制浚川、禹功、神祐等方，治水肿痰饮，而不知君补剂以护本，但知用毒药以攻邪，所以善全者鲜。

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

此温病发汗逐邪之主剂也。凡冬不藏精之人，热邪内伏于藏府，至春风解冻，伏邪自内而出，法当乘其势而汗之，势随汗散矣。然发汗之剂，多用桂枝。此虽头项强痛，反不恶寒而渴，是有热而无寒。桂枝下咽，阳盛则毙。故于麻黄汤去桂枝之辛热，易石膏之甘寒，以解表里俱热之症。岐伯所云未满三日可汗而已者，此法是也。此病得于寒时而发于风令，故又名风温。其脉阴阳俱浮，其症自汗身重。盖阳浮则强于卫外而闭气，故身重，当用麻黄开表以逐邪；阴浮不能藏精而汗出，当用石膏镇阴而清火。表里俱热，则中气不运，升降不得自如，故多眠息鼾，语言难出，当用杏仁、甘草以调气。此方备升降轻重之性，足以当之。若攻下火熏等法，此粗工促病之术也。凡风寒在表，头痛发热恶寒无汗者，必用麻黄发汗，汗后复烦，更用桂枝发汗。若温病发汗已而身灼热，是内热猖獗，虽汗出而喘，不可更用桂枝汤。盖温暑之邪，当与汗俱出，而勿得止其汗。即灼然之大热，仍当用此方开表，以清里降火而平喘。盖治内蕴之火邪，与外感之余热不同法也。若被下而小便不利，直视失溲者，真阴虚极而不治。若汗出而喘，是热势仍从外越，虽未下前之大热，因下而稍轻，仍当凉散，亦不得仿风寒未解之例。下后气上冲者，更行桂枝汤也。是方也，温病初起，可用以解表而清里，汗后可复用，下后可复用，与风寒不解而用桂枝汤同法。仲景因治风寒汗下不解之证，必须桂枝，故特出此凉解之义，以比类桂枝加厚朴杏仁汤证，正与风寒温病分泾渭处。合观温病提纲，而大旨显然矣，此大青龙之变局，白虎汤之先着也。石膏为清火重剂，青龙、白虎，皆赖以建功，然用之谨甚。故青龙以恶寒脉紧，兼用姜、桂以扶卫外之阳；白虎以汗后烦渴，兼用参、米以保胃腙之阳也。此但热无寒，佐姜、桂则脉流薄疾，斑黄狂乱作矣。此但热不虚，加参、米则食入于阴，气长于阳，谵语腹胀矣。凡外感之汗下后，汗出而喘为实，重在存阴者，不必虑其亡阳也。然此为解表之剂，若无喘鼾、语言难出等证，则又白虎汤之证治矣。此方治温病表里之实，白虎加参、米，治温病表里之虚，相须相济者也。若葛根黄连黄芩汤，则治利而不治喘。要知温病下后，无利不止证，葛根、黄连之燥，非治温药。且麻黄专于外达，与葛根之和中发表不同；石膏甘润，与黄连

之苦燥悬殊。同是凉解表里，同是汗出而喘，而用药有毫厘千里之辨矣。

麻黄连翘赤小豆汤

麻黄 连翘 赤小豆 梓白皮 杏仁 甘草 生姜 大枣

治太阳伤寒妄下热入，但头汗出，小便不利，身体发黄。此以赤小豆、梓皮为君，而冠以麻黄者，见此为麻黄汤之坏症，此汤为麻黄汤之变剂也。伤寒不用麻黄发汗，而反下之，热不得越，因瘀于里，热邪上炎，故头有汗。无汗之处，湿热熏蒸，身必发黄，水气上溢皮肤，故小便不利，此心肺为瘀热所伤，营卫不和故耳。夫皮肤之湿热不散，仍当发汗，而在里之瘀热不清，非桂枝所宜。必择味之酸苦，气之寒凉，而能调和营卫者，以凉中发表，此方所由制也。小豆赤色，心家谷也，酸以收心气，甘以泻心火，专走血分，通经络，行津液，而利膀胱。梓白皮色白，肺家药也，寒能清肺热，苦以泻肺气，专走气分，清皮肤，理胸中，而散烦热，故以为君。佐连翘、杏仁以泻心，麻黄、生姜以开表，甘草、大枣以和胃。潦水味薄，流而不止，故能降火而降湿，取而煮之。半日服尽者，急方通剂，不必缓也。夫麻黄一方，与桂枝合半，则小发汗；加石膏、姜、枣，即于发表中清火而除烦躁；去桂枝之辛热，加石膏之辛寒，则于发表中清火而定喘；君以文蛤，即于发表中祛内外之湿热；加连翘等之苦寒，即于发表中清火而治黄。仲景于太阳中随证加减，曲尽麻黄之长技，不拘于冬月之严寒而用矣。若加附子、细辛之大辛热，加附子、甘草之辛甘，亦因少阴表里之微甚，并非为严寒之时拘也。

文蛤汤

文蛤 麻黄 石膏 杏仁 甘草 姜 枣

病发于阳，应以汗解。庸工用水攻之法，热被水劫而不得散。外则肉上粟起，因湿气凝结于玄府也；内则烦热，意欲饮水，是阳邪内郁也。当渴而反不渴者，皮毛之水气入肺也。夫皮肉之水气，非五苓散之可任，而小青龙之温散，又非内烦者之所宜，故制文蛤汤。文蛤生于海中而不畏水，其能制水可知。咸能补心，寒能胜热，其壳能利皮肤之水，其肉能止胸中之烦，故以为君。然阳为阴郁，非汗不解，而湿在皮肤，又不当动其经络，热淫于内，亦不可发以大温，故于麻黄汤去桂枝而加石膏、姜、枣。此亦大青龙之变局也。其不差者，更与五苓散以除未尽之邪；若汗出已而腹中痛者，更与芍药汤以和肝脾之气。

按本论以文蛤一味为散，以沸汤和方寸匕，服满五合。此等轻剂，恐难散湿热之重邪。《金匮要略》云：渴欲饮水不止者，文蛤汤主之。审症用方，则此汤而彼散，故移彼方而补入于此。

桂枝二麻黄一汤

桂枝汤二分 麻黄汤一分

服桂枝汤后，而恶寒发热如疟者，是本当用麻黄发汗，而用桂枝则汗出不彻故也。凡太阳发汗太过，则转属阳明，不及则转属少阳。此虽寒热往来，而头项强痛未罢，是太阳之表尚在，故仍在太阳。夫疟因暑邪久留，而内着于募原，故发作有时，日不再作。此因风邪泊于营卫，动静无常，故一日再发，或三度发耳。邪气稽留于皮毛肌肉之间，固非桂枝汤之可解，已经汗过，又不宜麻黄汤之峻攻。故取桂枝汤三分之二，麻黄汤三分之一，合而服之，再解其肌，微开其表。审发汗于不发之中，此又用桂枝后更用麻黄法也。后人合为一方者，是大背仲景比较二方之轻重，偶中出奇之妙理矣。

桂枝麻黄合半汤

桂枝汤三合 麻黄汤三合

太阳病，得之八九日，如疟状，发热恶寒，热多寒少，面有赤色者，是阳气拂郁在表不得越。因前此当汗不汗，其身必痒，法当小发汗，故以麻、桂二汤各取三分之一，合为半服而急汗之。盖八九日来，正气已虚，表邪未解，不可不汗，又不可多汗，多汗则转属阳明，不汗则转属少阳。此欲只从太阳而愈，不再作经，故立此法耳。此与前症大不同，前方因汗不如法，虽不彻，而已得汗，故取桂枝二分，入麻黄一分，合为二升，分再服而缓汗之。此因未经发汗，而病日已久，故于二汤各取三合，并为六合，顿服而急汗之。两汤相合，泾渭分明，见仲景用偶方轻剂，其中更有缓急、大小、反佐之不同矣。原法两汤各煎而合服，犹水陆之师，各有节制，两军相为表里，异

道夹攻之义也。后人算其分两合为一方，与葛根、青龙辈何异？

桂枝二越婢一汤

《金匮》越婢汤 麻黄 石膏 甘草 姜 枣

太阳病，发热恶寒，热多寒少，脉微弱者，此无阳也，不可发汗，故立此方。按本论无越婢症，亦无越婢汤，后人取《金匮》方补之。窃谓仲景言不可发汗，则必不用麻黄；言无阳，是无胃腧之阳，亦不用石膏。古方多有名同而药不同者，安可循名而不审其实也？此等脉症最多，宜用柴胡桂枝为恰当。

按：喻嘉言云：越婢者石膏之辛凉也，以此兼解其寒。夫辛凉之品，岂治寒之剂乎？考越婢方，比大青龙无桂枝、杏仁，与麻黄杏子石膏汤同为凉解表里之剂。此不用杏仁之苦，而用姜、枣之辛甘，可以治太阳阳明合病、热多寒少而无汗者，犹白虎汤证背微恶寒之类，而不可以治脉弱无阳之证也。按：《外台秘要》云：越脾汤易此一字，便合《内经》脾不濡，脾不能为胃行其津液之义。是脾经不足而无汗者，可用此起太阴之津，以滋阳明之液而发汗。如成氏所云发越脾气者是也。然必兼见烦渴之症，脉虽不长大浮缓，而不微弱者宜之。

桂枝加附子汤

太阳病发汗，遂漏不止，其人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难以屈伸者，此发汗不如法也。病在太阳，固当发汗，然得微似有汗者佳。发汗太过，阳气无所止息，而汗出不止矣。汗多亡阳，玄府不蔽，风乘虚入，故复恶风；津液外泄，不能润下，故小便难。四肢者，诸阳之本，阳气者，柔则养筋，开阖不得，寒气从之，故筋急而屈伸不利。此离中阳虚，不能敛液，当用桂枝汤补心之阳，阳密则漏汗自止，恶风自罢矣。坎中阳虚，不能制水，必加附子以固肾之阳，阳回则小便自利，四肢自柔矣。漏不止与大汗出不同。服桂枝汤后，大汗出而大烦渴，是阳陷于里，急当滋阴，故用白虎加参以和之。用麻黄汤遂漏不止，是阳亡于外，急当扶阳，故用桂枝加附以固之。要知发汗之剂，用桂枝太过，则阳陷于里，用麻黄太过，则阳亡于外。因桂枝汤有芍药而无麻黄，故虽大汗出，而玄府仍能自闭，但能使阳盛，断不致亡阳。又与汗出不解者异。此发汗汗遂不止，是阳中之阳虚，不能摄汗，所以本证之恶风不除，而变症有四肢拘急之患、小便难之理，故仍用桂枝加附，以固太阳卫外之气也。彼发汗汗出不解，是阴中之阳虚，汗虽出而不彻，所以本证之发热不除，而变症见头眩身振之表、心下悸之里，故假真武汤以固坎中真阴之本也。与伤寒，自汗条似同而实异。彼脚挛急在未汗前，是阴虚；此四肢急在发汗后，是阳虚。自汗因心烦，其出微；遂漏因亡阳，故不止。小便数，尚不难；恶寒微，不若恶风之甚；脚挛急，尚轻于四肢不利也。彼用芍药甘草汤，此用桂枝加附子，其命剂悬殊矣。

芍药甘草附子汤

发汗而病不解，反恶寒，其里虚可知也。夫发汗所以逐寒邪，故只有寒去而热不解者。今恶寒比未汗时反甚，表虽不解，急当救里矣。盖太阳有病，本由少阴之虚，不能藏精而为阳之守。若发汗以扶阳，寒邪不从汗解，是又太阳阳虚，不能卫外，令阴邪得以久留。亡阳之兆，已见于此，仍用姜、桂以攻里，非以扶阳，而反以亡阳矣。故于桂枝汤去桂枝、姜、枣，取芍药，收少阴之精，甘草缓阴邪之逆，加附子固坎中之火，但使肾中元阳得位，表邪不治而自解矣。

按：少阴亡阳之症，未曾立方，本方恰与此症相合。芍药止汗，收肌表之余津；甘草和中，除咽痛而止吐利；附子固少阴而招失散之阳，温经络而缓脉中之紧。此又仲景隐而未发之旨欤！作芍药甘草汤治脚挛急，因其阴虚。此阴阳俱虚，故加附子，皆治里不治表之义。

桂枝甘草汤

此补心之峻剂也。发汗过多，则心液虚，心气馁，故心下悸。叉手冒心则外有所卫，得按则内有所依。如此不堪之状，望之而知其虚矣。桂枝本营分药，得麻黄、生姜，则令营气外发而为汗，从辛也；得芍药，则收敛营气而止汗，从酸也；得甘草，则内补营气而养血，从甘也。此方用桂枝为君，独任甘草为佐，以补心之阳，则汗出多者，不至于亡阳矣。姜之辛散，枣之泥滞，固非所宜，并不用芍药者，不欲其苦泄也。甘温相得，

气和而悸自平，与心中悸而烦、心下有水气而悸者迥别。

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

发汗后，心下悸，欲得按者，心气虚而不自安，故用桂枝甘草汤以补心。若脐下悸，欲作奔豚者，是肾水乘心而上克，故制此方以泻肾。豚为水畜，奔则昂首疾驰，酷肖水势上攻之象，此症因以为名。脐下悸时，水气尚在下焦，欲作奔豚之兆而未发也，当先其时而急治之。君茯苓之淡渗，以伐肾邪；佐桂枝之甘温，以保心气；甘草、大枣，培土以制水。亢则害者，承乃制矣。澜水状似奔豚，而性则柔弱，故又名劳水，用以先煮茯苓，水郁折之之法。继以诸甘药投之，是制以所畏，令一惟下趋耳。

桂枝去芍药生姜新加人参汤

发汗后，又见身疼痛，是表虚，不得更兼辛散，故去生姜；脉沉为在里，迟为藏寒，自当远斥阴寒，故去芍药。惟在甘草大枣以佐桂枝，则桂枝当入心养血之任，不复为解肌发汗之品矣。然不得大补元气之味以固中，则中气不能遽复，故加人参以通血脉，则营气调和，而身痛自瘳。名曰新加者，见表未解者，前此无补中法，今因脉沉迟，故尔始加也。此与用四逆汤治身疼脉沉之法同。彼在未汗前而脉反沉，是内外皆寒，故用干姜、生附大辛大热者，协甘草以逐里寒，而表寒自解。此在发汗后而脉沉迟，是内外皆虚，故用人参之补中益气者，以助桂枝、甘草而通血脉，是调中以发表之义也。此与桂枝人参汤不同者，彼因妄下而胃中虚寒，故用姜、术。表尚协热，故倍桂、甘；此因发汗不如法，亡津液而经络空虚，故加人参，胃气未伤，不须白术，胃中不寒，故不用干姜耳。是敦厚和平之剂也。坊本作加芍药、生姜者误。

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

服桂枝汤已，桂枝症仍在者，当仍用桂枝如前法。而或妄下之，下后，其本症仍头痛项强，翕翕发热，而反无汗，其变症心下满微痛，而小便不利，法当利小便则愈矣。凡汗下之后，有表里症兼见者，见其病机向里，即当救其里症。心下满而不硬，痛而尚微，此因汗出不彻，有水气在心下也，当问其小便。若小便利者，病仍在表，仍须发汗。如小便不利者，病根虽在心下，而病机实在膀胱。由膀胱之水不行，致中焦之气不运，营卫之汗反无，乃太阳之府病，非桂枝症未罢也。病不在经，不当发汗；病已入府，法当利水。故于桂枝汤去桂而加苓、术，则姜、芍即为利水散邪之佐，甘、枣得效培土制水之功，非复辛甘发散之剂矣。盖水结中焦，可利而不可散，但得膀胱水去，而太阳表里之邪悉除，所以与小青龙、五苓散不同法。《经》曰：血之与汗，异名而同类。又曰：膀胱津液气化而后能出。此汗由血化，小便由气化也。桂枝为血分药，但能发汗，不能利水。观五苓方末云：多服暖水出汗愈。此云水便利则愈。比类二方，可明桂枝去桂之理矣。今人不审，概用五苓以利水，岂不悖哉？

桂枝人参汤

桂枝 甘草 干姜 白术 人参

葛根黄连黄芩汤

葛根 黄连 黄芩 甘草

太阳病，外症未解而反下之，遂协热而利，心下痞硬，脉微弱者，用桂枝人参汤。本桂枝症，医反下之，利遂不止，其脉促，喘而汗出者，用葛根黄连黄芩汤。二症皆因下后外热不解，下利不止。一以脉微弱而心下痞硬，是脉不足而症有余；一以脉促而喘反汗出，是脉有余而症不足。表里虚实，当从脉而辨症矣。弱脉见于数下后，则痞硬为虚，非辛热何能化痞而软硬，非甘温无以止利而解表。故用桂枝、甘草为君，佐以干姜、参、术，先煎四味，后内桂枝，使和中之力饶，而解肌之气锐，是又于两解中行权宜法也。桂枝症，脉本缓，误下后而反促，阳气重可知。邪束于表，阳扰于内，故喘而汗出。利遂不止者，此暴注下迫，属于热，与脉微弱而协热利者不同。表热虽未解，而大热已入里，故非桂枝、芍药所能和，亦非厚朴、杏仁所能解矣。故君气轻质重之葛根，以解肌而止利；佐苦寒清肃之芩、连，以止汗而除喘；用甘草以和中。先煮葛根，后内诸药，解肌之力优，而清中之气锐，又与补中逐邪之法迥殊矣。上条脉症是阳虚，表虽有热，而里则虚寒。下条脉症是阳盛，虽下利不止，而表里俱热。同

一协热利，同是表里不解，而寒热虚实攻补不同。前方用理中加桂枝，而冠桂枝于人参之上；后方用泻心加葛根，而冠葛根于芩、连之首。不名理中、泻心者，总为表未解，故仍不离解肌之名耳。仲景制两解方，补中亦能解表，凉中亦能散表，补中亦能散痞，凉中亦能止利。若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矣。

桂枝去芍药汤

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

太阳病，下之后，脉促胸满者，桂枝去芍药汤主之。若更见微恶寒者，去芍药方中加附子主之。夫促为阳脉，胸满为阳症。然阳盛则促，阳虚亦促；阳盛则胸满，阳虚亦胸满。此下后脉促而不汗出，胸满而不喘，非阳盛也，是寒邪内结，将作结胸之脉。桂枝汤阳中有阴，去芍药之寒酸，则阴气流行而邪自不结，即扶阳之剂矣。若微见恶寒，则阴气凝聚，恐姜、桂之力薄不能散邪，加附子之辛热，为纯阳之剂矣。仲景于桂枝汤一减一加，皆成温剂，而更有浅深之殊也。

桂枝加厚朴杏仁汤

治太阳下后微喘，而表未解者。夫喘为麻黄症，方中治喘者，功在杏仁，桂枝本不治喘。此因妄下后，表虽不解，腠理已疏，则不当用麻黄而宜桂枝矣。所以宜桂枝者，以其中有芍药也。既有芍药之敛，若但加杏仁，则喘虽微，恐不能胜任，必加厚朴之辛温，佐桂以解肌，佐杏仁以降气。故凡喘家不当用麻黄汤，而作桂枝汤者，加厚朴、杏仁为佳法矣。

桂枝加芍药汤

桂枝加大黄汤

妄下后，外不解，而腹满时痛，是太阳太阴并病。若大实痛，是太阳阳明并病。此皆因妄下而转属，非太阴阳明之本证也。脾胃同处中宫，位同而职异。太阴主出，太阴病则秽腐之出不利，故腹时痛。阳明主纳，阳明病则秽腐燥结而不行，故大实而痛。仍主桂枝汤者，是桂枝证未罢，不是治病求本，亦不是升举阳邪。仲景治法，只举目前，不拘前症，加二阳并病，太阳证罢，但潮热汗出，大便难而谵语者，即用大承气矣。此因表症未罢，而阳邪已陷入太阴，故倍芍药以滋脾阴而除满痛，此用阴和阳法也。若表邪未解，而阳邪陷入于阳明，则加大黄以润胃燥，而除其大实痛，此双解表里法也。凡妄下必伤胃气，胃阳虚即阳邪袭阴，故转属太阴；胃液涸则两阳相搏，故转属阳明。属太阴则腹满时痛而不实，阴道虚也；属阳明则腹大实而痛，阳道实也。满而时痛，下利之兆；大实而痛，是燥屎之征。桂枝加芍药，小试建中之剂；桂枝加大黄，微示调胃之方。

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

治伤寒吐下后，心下逆满，气上冲胸，起则头眩，脉沉紧，复发汗而动经，身为振摇者，此太阳转属厥阴之症也。吐下后，既无下利胃实症，是不转属太阴阳明；心下又不痞硬而逆满，是病已过太阳矣。此非寒邪自外而内结，乃肝邪自下而上达，其气上冲心可知也。下实而上虚，故起则头眩，脉因吐下而沉，是沉为在里矣。复发汗以攻其表，经络空虚，故一身振摇也。夫诸紧为寒，而指下须当深辨。浮沉俱紧者，伤寒初起之脉也；浮紧而沉不紧者，中风脉也。若下后结胸热实而脉沉紧，便不得谓之里寒，此吐下后热气上冲，更非里寒之脉矣。紧者弦之转旋，浮而紧者名弦，是风邪外伤；此沉而紧之弦，是本邪内发。凡厥阴为病，气上冲心。此因吐下后胃中空虚，木邪因而为患，是太阳之转属，而非厥阴之自病也。君以茯苓，以清胸中之肺气，则治节出而逆气自降；用桂枝以补心血，则营气复而经络自和；白术培既伤之元气，而胃气可复；甘草调和气血，而营卫以和，则头自不眩而身不振摇矣。若粗工遇之，鲜不认为真武症。

桂枝加桂汤

烧针令其汗，针处被寒，核起而赤者，必发奔豚，气从少腹上冲心者，先灸其核上各一壮，乃与此汤。寒气外束，火邪不散，发为赤核，是将作奔豚之兆也；从少腹上冲心，是奔豚已发之象也。此因当汗不发汗，阳气不舒，阴气上逆，必灸其核以散寒，仍用桂枝以解外。更加桂者，补心气以益火之阳，而阴自平也。前条发汗后，脐下悸，是水邪乘阳虚而犯心，故君茯苓以清水之源。此表寒未解，而少腹上冲，是水邪挟阴气以

凌心，故加肉桂以温水之主。前症已在里而奔豚未发，此症尚在表而奔豚已发，故治有不同。桂枝不足以胜风，先刺风池、风府，复与桂枝以祛风；烧针不足以散寒，先灸其核，与桂枝加桂以散寒。皆内外夹攻法，又先治其外后治其内之理也。桂枝加芍药，治阳邪下陷；桂枝更加桂，治阴邪上攻。只在一味中加分两，不于本方外求他味，不即不离之妙如此。

桂枝去芍药加蜀漆龙骨牡蛎救逆汤

伤寒者，寒伤君主之阳也。以火迫劫汗，并亡君主之阴，此为火逆矣。盖太阳伤寒，以发汗为主。用麻黄发汗，是为扶阳。用火劫汗犹挟天子以令诸侯，权不由主，此汗不由心也。故惊狂而起卧不安，犹芒刺在背之状矣。心为阳中之阳，太阳之汗，心之液也。凡发热自汗出者，是心液不收，桂枝方用芍药以收之。此因迫汗，津液既亡，无液可敛。故去芍药加龙骨牡蛎者，是取其咸以补心，重以镇怯，涩以固脱，故曰救逆也。且去芍药之酸，则肝家得辛甘之补；加龙骨牡蛎之咸，肾家既有既济之力。此虚则补母之法，又五行承制之理矣。蜀漆未详。昔云常山之苗则谬。

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

火逆又下之，因烧针而烦躁，即惊狂之渐也。急用桂枝、甘草以安神，加龙骨、牡蛎以救逆，比前方简而切当。近世治伤寒者，无火熨之法，而病伤寒者，多烦躁惊狂之变，大抵用白虎、承气辈，作有余治之。然此症属实热者固多，而属虚寒者间有，则温补安神之法，不可废也。更有阳盛阴虚而见此症者，当用炙甘草加减，用枣仁、远志、茯苓、当归等味，又不可不知。

桂枝附子汤

桂枝 附子 甘草 生姜 大枣

桂枝附子去桂加白术汤

治伤寒八九日，风湿相搏，身体烦疼，不能转侧，不呕不渴，脉浮虚而涩者。若其人大便硬，小便自利，去桂加白术。按：桂枝附子汤，即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也。彼治下后脉促胸满而微恶寒，是病在半表，仍当是桂枝为君，加附子为佐。此风寒湿相合而相搏于表，当从君君臣臣之制，则桂、附并重可知。旧本两方，分两相同，误亦甚矣。夫脉浮为风，涩为虚，浮而涩，则知寒之不去，而湿之相承也。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成痹，故身体烦疼而不能转侧，病只在表而不在内。桂枝能驱风散寒而胜湿，故重其分两，配附子之辛热，率甘草、姜、枣以主之，三气自平，营卫以和矣。若其人又兼里气不和，大便反硬，小便反利者，此非胃家实，乃脾家虚也。盖脾家实，腐秽当自去。此湿流肌肉，因脾土失职，不能制水，故大便反见燥化。不呕不渴，是上焦之化源清，故小便自利。濡湿之地，风气常存，故风寒相搏而不解耳。病本在脾，法当培土以胜湿，而风寒自解，故君白术以代桂枝。白术专主健脾。脾虚则湿胜而不运，湿流于内，故使大便不实，湿流于表，更能使大便不濡。脾健则能制水，水在内，能使下输膀胱而大便实，水在外，能使还入胃中而大便濡。故方末云：初服其人身如痹，三服尽，其人如冒状。此以术、附并走皮肉，逐水气未得除，故使然耳，法当加桂四两。此本一方二法，以大便硬，小便自利，去桂也。以大便不硬，小便不利，当加桂。因桂枝治上焦，大便硬小便利，是中焦不治，故去桂。服汤已，湿反入胃，故大便不硬，小便不利，是上焦不治，故仍须加桂。盖小便由于上焦之气化，而后膀胱之藏者能出也。《内经》曰：风气胜者为行痹，寒气胜者为痛痹，湿气胜者为着痹。此身痛而不能转侧，是风少而寒湿胜，必赖附子雄壮之力，以行痹气之着。然附子治在下焦，故必同桂枝，始能令在表之痹气散；同白术，又能令在表之痹气内行。故桂枝附子汤是上下二焦之表剂，去桂加白术汤是中下二焦之表剂，附子白术汤仍加桂枝是通行三焦之表剂也。是又一方三法也。世以仲景方、法、分两，动称一百一十三方，三百九十七法，不知从何处而起。

甘草附子汤

甘草 附子 白术 桂枝

治风湿相搏，骨节疼痛，不得屈伸，近之则痛剧，汗出短气，小便不利，恶风不欲去衣，或身微肿者。此即桂枝附子汤加白术去姜、枣者也。前症得之伤寒，有表无里。此症因于中风，故兼见汗出身肿之表，短气小便不利之里。此《内

经》所谓风气胜者为行痹之症也。然上焦之化源不清，总因在表之风湿相搏，故于前方仍重用桂枝，而少减术、附。去姜枣者，以其短气，而辛散湿泥之品，非所宜耳。

大陷胸丸

大黄 芒硝 杏仁 葶苈 甘遂

大陷胸汤

大黄 芒硝 甘遂

病发于阳，而反下之，邪入于胃中与不得为汗之水气，结而不散，心中硬痛，因名结胸。然结胸一症，有只在太阳部分者，有并病阳明者。此或丸或汤，有轻重缓急之不同也。结在太阳部分者，身无大热，但头汗出，项亦强如柔痉状，寸脉浮，关脉沉，是病在上焦。因气之不行，致水之留结耳。夫胸中者，太阳之都会，宗气之所主，故名气海。太阳为诸阳主气，气为水母，气清则水精四布，气热则水浊而壅瘀矣。此水结因于气结，用杏仁之苦温，以开胸中之气，气降则水下矣。气结因于热邪，用葶苈之大寒，以清气分之热，源清而流洁矣。水结之所，必成窠臼，甘遂之苦辛，所以直达其窠臼也。然太阳之气化，不行于胸中，则阳明之胃府，亦因热而成实。必假大黄、芒硝，小其制而为丸，和白蜜以缓之，使留恋于胸中，过一宿乃下，即解心胸之结滞，又保肠胃之无伤。此太阳里病之下法，是以攻剂为和剂者也。其并病阳明者，因水结于胸，上焦不通，则津液不下，无以润肠胃。故五六日不大便，因而舌干口渴，日晡潮热，是阳明亦受病矣。心下至小腹硬满而痛不可近，脉沉紧者，此水邪结于心胸，而热邪实于肠胃。用甘遂以浚太阳之水，硝黄以攻阳明之实，汤以荡之，是为两阳表里之下法也。二方比大承气更峻，治水肿痢疾之初起者甚捷。然必视其人之壮实者施之，如平素虚弱，或病后不任攻伐者，当念虚虚之祸。

小陷胸汤

黄连 半夏 瓜蒌实

热入有浅深，结胸分大小。心腹硬痛，或连小腹不可按者，为大结胸。此土燥水坚，故脉亦应其象而沉紧。止在心下，不及胸腹，按之知痛不甚硬者，为小结胸。是水与热结，凝滞成痰，留于膈上，故脉亦应其象而浮滑也。秽物据清阳之位，法当泻心而涤痰，用黄连除心下之痞实，半夏消心下之痰结，寒温并用，温热之结自平。瓜蒌实色赤形圆，中含津液，法象于心，用以为君，助黄连之苦，且以滋半夏之燥，洵为除烦涤痰开结宽胸之剂。虽同名陷胸，而与攻利水谷之方悬殊矣。

大小青龙攻太阳之表，有水火之分；大小陷胸攻太阳之里，有痰饮之别，不独以轻重论也。

生姜泻心汤

人参 甘草 黄连 黄芩 干姜 半夏 生姜 大枣

此小柴胡汤去柴胡加干姜、黄连，又即黄连汤去桂易芩。

伤寒汗出外已解，胃中不和，心下痞硬，干呕食臭，胁下有水气，腹中雷鸣下利者，是阳不足而阴乘之也。凡外感风寒而阳盛者，汗出不解，多转属阳明而成胃实。此心下痞硬而下利者，病虽在胃，不是转属阳明。下利不因误下，肠鸣而不满痛，又非转属太阴矣。夫心为阳中太阳，则心下是太阳之宫城，而心下痞是太阳之里也。君主之火用不宣，汗出不彻，内之水气不得越。水气不得散，所以痞硬；邪热不杀谷，故干呕食臭。胁下为少阳之位，太阳之阳气不盛，少阳之相火不支，故水气得支。胁下土虚不能制水，水气从胁入胃，泛溢中州，故腹中雷鸣而下利也。病势已在腹中，病根犹在心下，总因寒热交结于内，以致胃中不和。若用热散寒，则热势猖獗；用寒攻热，则水势横行。法当寒热并举，攻补兼施，以和胃气。故用芩、连除心下之热，干姜散心下之痞，生姜、半夏去胁下之水，参、甘、大枣培腹中之虚。因太阳之病为在里，故不从标本，从乎中治也。且芩、连之苦，必得干姜之辛，始能散痞；人参得甘、枣之甘，协以保心。又君生姜佐半夏，全以辛散甘苦之枢，而水气始散。名曰泻心，实以安心也。

此与十枣症，皆表解而里不和。见心下痞硬，干呕下利，然后因于中风之阳邪，故外症尚有余热，是痞硬下利属于热，故可用苦寒峻利之剂以直攻之。此因于伤寒之阴邪，故内症反有郁

逆，是痞硬下利属于虚，故当用寒温兼补之剂以和解之。是治病各求其本也。

按：泻心本名理中黄连人参汤，此以病在上焦，故名泻心耳。世徒知膀胱为太阳之里，热入膀胱为犯本，不知心下痞硬为犯本，因有传足不传手之谬。

甘草泻心汤

甘草 黄连 黄芩 干姜 半夏 大枣

伤寒中风，初无下症，下之，利，日数十行，完谷不化，腹中雷鸣，其人胃气素虚可知。则心下痞硬而满，非有形之结热，以胃中空虚，客气上逆于胃口，故干呕心烦不得安。所云当汗不汗，其人心烦耳。若认为实热而复下之，则痞益甚矣。本方君甘草者，一以泻心而除烦，一以补胃中之空虚，一以缓客气之上逆也。倍加干姜者，本以散中宫下药之寒，且以行芩、连之气而消痞硬，佐半夏以除呕，协甘草以和中。是甘草得位而三善备，干姜任重而四美具矣。中虚而不用人参者，以未经发汗，热不得越，上焦之余邪未散，与用小柴胡汤有胸中烦者去人参同一例也。干呕而不用生姜者，以上焦之津液已虚，无庸再散耳。此病已在胃，亦不曰理中，仍名泻心者，以心烦痞硬，病在上焦，犹未离乎太阳也。心烦是太阳里症，即是阳明之表症，故虽胃中空虚，完谷不化，而不用人参。因心烦是胃实之根，太阳转属阳明之捷路也。凡伤寒中风，下利清谷属于寒，下利完谷属于热。《内经》所云暴注下迫属于热者是也。仲景之去人参，预以防胃家之实欤？

半夏泻心汤

半夏 干姜 黄连 黄芩 人参 甘草 大枣

本论云：呕而发热者，小柴胡主之。即所云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但见一症即是，不必悉具者是也。又云：呕多虽有阳明证，不可攻之。可见少阳阳明合病，阖从枢转，故不用阳明之三承气，当从少阳之大柴胡。上焦得通，则津液得下，故大柴胡为少阳阳明之下药也。若伤寒五六日，呕而发热，是柴胡汤证，而以他药下之，枢机废弛，变症见矣。少阳居半表半里之位，其症不全发阳，不全发阴。故下后变症偏于半表者，热入而成结胸；偏于半里者，热结心下而成痞也。结胸与痞，同为硬满之症，当以痛为辨。满而硬痛为结胸热实，大陷胸下之，则痛随利减。如满而不痛者为虚热痞闷，宜清火散寒而补虚。盖泻心汤方，即小柴胡去柴胡加黄连干姜汤也。不往来寒热，是无半表症，故不用柴胡。痞因寒热之气互结而成，用黄连、干姜之大寒大热者，为之两解，且取其苦先入心，辛以散邪耳。此痞本于呕，故君以半夏。生姜能散水气，干姜善散寒气。凡呕后痞硬，是上焦津液已干，寒气留滞可知，故去生姜而倍干姜。痛本于心火内郁，故仍用黄芩佐黄连以泻心也。干姜助半夏之辛，黄芩协黄连之苦，痞硬自散。用参、甘、大枣者，调既伤之脾胃，且以壮少阳之枢也。

《内经》曰：腰以上为阳。故三阳俱有心胸之病。仲景立泻心汤，以分治三阳。在太阳以生姜为君者，以未经误下而心下成痞，虽汗出表解，水气犹未散，故微寓解肌之义也。在阳明用甘草为君者，以两番妄下，胃中空虚，其痞益甚，故倍甘草以建中，而缓客邪之上逆，是亦从乎中治之法也。在少阳用半夏为君者，以误下而成痞，邪已去半表，则柴胡汤不中与之，又未全入里，则黄芩汤亦不中与之矣。未经下而胸胁苦满，是里之表症，用柴胡汤解表。心下满而胸胁不满，是里之半里症，故制此汤和里，稍变柴胡半表之治，推重少阳半里之意耳。名曰泻心，实以泻胆也。

大黄黄连泻心汤

附子泻心汤

附子 大黄 黄连 黄芩

治心下痞，按之濡，其脉关上浮者，用大黄黄连泻心汤。心下痞而复恶寒汗出者，用附子泻心汤。此皆攻实之剂，与前三方，名虽同而法不同矣。濡者湿也，此因妄下汗不得出，热不得越，结于心下而成痞。胃火炽于内，故心下有汗，而按之者，知其濡湿耳。结胸症，因症发于阳，热邪留于上焦，故其寸脉独浮，而但头汗出，余处无汗。此心下痞，因症发于阴，热邪已畜于中焦，故其脉独关上浮，而汗但出于心下。心下者，胃口之气。尺寸不浮而关上独浮，此浮为胃实外见之

征，不得责之浮为在表矣。子能令母实，故心下之痞不解，母实而兼泻其子，是又治太阳阳明并病之一法也。云泻心者，泻其实耳。热有虚实，客邪内陷为实，藏气自病为虚。黄连苦燥，但能解离宫之虚火，不能除胃家之实邪。非君大黄之勇以荡涤之，则客邪协内实而据心下者，漫无出路。故用一君一臣，以麻沸汤渍其汁，乘其锐气而急下之，除客邪须急也。夫心下痞而大便硬者，是热结于中，当不恶寒而反恶寒，当心下有汗，而余处皆无汗。若恶寒已罢，因痞而复恶寒，初无汗，今痞结而反出汗，是伤寒之阴邪不得散，而两阳之热邪不得舒，相搏于心下而成痞也。法当佐以附子，炮用而别煮，以温其积寒，三物生用而取汁。欲急于除热，寒热各制而合服之。是又于偶方中用反佐之奇法也。夫结热不速去，必成胃家之燥实；心下痞不散，必转成为大结胸。此二方用麻沸汤之意欤？仲景泻心无定法，正气夺则为虚痞，杂用甘补、辛散、苦泄、寒温之品以和之；邪气盛则为实痞，用大寒、大热、大苦、大辛之味以下之。和有轻重之分，下有寒热之别，同名泻心，而命剂不同如此。然五方中诸药味数分两，各有进退加减，独黄连定而不移者，以其苦先入心，中空外坚，能疏通诸药之寒热，故为泻心之主剂。

旋覆代赭汤

旋覆 代赭 人参 甘草 半夏 生姜 大枣

伤寒发汗，若吐若下，表解后，心下痞硬，噫气不除者，此心气大虚，余邪结于心下，心气不得降而然也。心为君主，寒为贼邪。表寒虽解而火不得位，故使闭塞不通，而心下痞硬；君主不安，故噫气不除耳。此方乃泻心之变剂，以心虚不可复泻心，故去芩、连、干姜辈苦寒辛热之品。心为太阳，通于夏气。旋覆花开于夏，咸能补心而软痞硬；半夏根成于夏，辛能散结气而止噫。二味得夏气之全，故用之以通心气。心本苦缓，此为贼邪伤残之后，而反苦急，故加甘草以缓之；心本欲收，今因余邪留结，而反欲散，故倍生姜以散之。虚气上逆，非得金石之重为之镇坠，则痞硬不能遽消，而噫气无能顿止。代赭秉南方之赤色，入通于心，坚可除痞，重可除噫，用以为佐，急治其标也。人参、大枣，补虚于余邪未平之时，预治其本也。扶正驱邪，神自安。若用芩、连以泻心，能保微阳之不灭哉？旋覆、半夏作汤，调代赭末，治顽痰结于胸膈，或涎沫上涌者最佳。挟虚者加人参甚效。

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

治伤寒吐下后，食入口即吐。此寒邪格热于上焦也，虽不痞硬而病本于心，故用泻心之半。干姜以散上焦之寒，芩、连以清心下之热，人参以通格逆之气，而调其寒热以至和平。去生姜、半夏者，胃虚不堪辛散；不用甘草、大枣者，呕不宜甘也。凡呕家夹热者，不利于香砂桔半，服此方而晏如。妄汗后，水药不得入口，是为水逆；妄吐下后，食入口即吐，是为食格。此肺气胃气受伤之别也。入口即吐，不使少留，乃火炎上之象，故苦寒倍于辛热。不名泻心者，以泻心汤专为痞硬之法耳。要知寒热相结于心下，而成痞硬，寒热相阻于心下，而成格逆，源同而流异也。

赤石脂禹余粮汤

下后下利不止，与理中汤而痢益甚者，是胃关不固，下焦虚脱也。夫甘、姜、参、术，可以补中宫大气之虚，而不足以固大肠脂膏之脱。故利在下焦者，概不得以理中之理收功矣。夫大肠之不固，仍责在胃；关门之不闭，仍责在脾。土虚不能制水，仍当补土。然芳草之气，禀甲乙之化，土之所畏，必择夫禀戊土之化者，以培土而制水，乃克有成。石者，土之刚也。二石皆土之精气所结，味甘归脾，气冲和而性凝静，用以固堤防而平水土，其功胜于草木耳。且石脂色赤入丙，助火以生土，余粮色黄入戊，实胃而涩肠，用以治下焦之标，实以培中宫之本也。此症土虚而火不虚，故不宜于姜、附。本条云：复利不止者，当利其小便。可知与桃花汤异局矣。凡下焦虚脱者，以二物为本，参汤调服最效。

抵当汤丸

水蛭 大黄 虻虫 桃仁

太阳病六七日，而表症仍在，阳气重可知。脉当大而反微，当浮而反沉。沉为在里，当作结胸之症，反不结胸，是病不在上焦；诸微无阳，而其人反发狂者，是病不在气分矣。凡阳病者，上

行极而下，是热在下焦可知。下焦不治，少腹硬满，是热结于膀胱，当有癃闭之患。而小便反利者，是上焦肺家之气化行，经络之营气不利也。人知内热则小便不通，此热结膀胱，而小便反利，当知小便由肺气矣。凡阳盛者阴必虚，气胜者血必病。瘀热内结于膀胱，营血必外溢于经络。营气伤，故脉微而沉；瘀血畜，故少腹硬满。血瘀不行，心不得主，肝无所藏，神魂不安，故发狂，或身黄而脉沉结者，皆由营气不舒故也。只以小便之自利决之，则病在血分而不谬矣。夫瘀血不去，则新血不生，营气不流，则五藏不通而死可立待。岐伯曰：血清气涩，疾泻之，则气竭焉；血浊气涩，疾泻之，则经可通也。非得至峻之剂，不足以抵其巢穴而当此重任矣。水蛭，虫之巧于饮血者也；虻，飞虫之猛于吮血者也。兹取水陆之善取血者攻之，同气相求耳。更佐桃仁之推陈致新，大黄之苦寒以荡涤邪热，名之曰抵当者，谓直抵其当攻之所也。若虽热而未狂，小腹满而未硬，宜小其制，为丸以缓治之。若外证已解，少腹结急而满，而其人如狂者，是转属阳明也，用桃仁、桂枝于调胃承气汤中以微利之，胃和则愈矣。或问：血得热则行，此何以反结？膀胱热则小便不通，此何以反利乎？答曰：冲脉为血海，而位居少腹之上，膀胱居小腹之极底。膀胱热而血多，则血自下而不畜；膀胱热而血少，则血凝而结于少腹矣。水入于胃，上输脾肺，下输膀胱，膀胱为州都之官，全藉脾肺气化而津液得出。此热在下焦，上中二焦之气化不病，故小便自利也。膀胱不利为癃，由太阴之不固；不约为遗溺，由太阴之不摄。仲景制大青龙、大柴胡、白虎汤，治三阳无形之热结。三承气之热实，是糟粕为患，桃仁、抵当之实结，是畜血为眚，在有形中又有气血之分也。凡仲景用硝、黄，是荡热除秽，不是除血。后人专以气分血分对讲，误认糟粕为血，竟推大黄为血分药，不知大黄之芳香，所以开脾气而去腐秽，故方名承气耳。若不加桃仁，岂能破血？非加蛭、虻，何以攻坚？是血剂中又分轻重也。凡癥瘕不散；久而成形者，皆畜血所致。今人不求其属而治之，反用三棱等气分之药，重伤元气，元气日衰，邪气易结。盖谓糟粕因气行而除，瘀血因气伤而反坚也。明知此理，则用抵当丸，得治癥瘕及追虫攻毒之效。

按：水蛭赋体最柔，秉性最险，暗窃人血而人不知。若饮水而误吞之，留恋胃中，消耗血液，腹中或痛或不痛，令人黄瘦而死。观牛肚中有此者必瘦，可类推矣。虻虫之体，能高飞而远举，专吮牛血，其形气猛于苍蝇。观苍蝇取人血汗最痛，误食入胃，即刻腹痛，必泻出而后止。可知飞虫为阳属，专取营分之血，不肯停留胃中，与昆虫之阴毒不同也。仲景取虻、蛭同用，使蛭亦不得停留胃中，且更有大黄以荡涤之，毒物与畜血俱去，而无遗祸。然二物以毒攻毒者也，若非邪气固结，元气不虚者，二物不可轻用矣。

上共四十六方，其桂枝加葛根、葛根加半夏等，最为易晓，故不具论。如四逆、真武等剂，乃太阳所借用，其方论各归本位，经论列于后。

伤寒附翼卷下

阳明方总论

阳明之病在胃实，当以下为正法矣。然阳明居中，诸症咸臻，故治法悉具。如多汗无汗，分麻黄桂枝；在胸在腹，分瓜蒂栀豉；初硬燥坚，分大小承气。即用汗吐下三法，亦有轻重浅深之不同也。若大烦大渴而用白虎，瘀血发黄而用茵陈，小便不利而用猪苓，停饮不散而用五苓，食谷欲吐而用茱萸等法，莫不各有差等。以棋喻之，发汗是先着，涌吐是要着，清火是稳着，利水是闲着，温补是忿着，攻下是末着。病至于攻下，无别着矣。故汗之得法，他着都不必用。其用吐法，虽是奇着，已是第二手矣。他着都非正着，惟攻下为煞着，亦因从前之失着也。然诸法皆因清火而设，则清火是阳明之上着与？

栀子豆豉汤

栀子甘草豆豉汤

栀子生姜豆豉汤

栀子厚朴汤

栀子　厚朴　枳实

栀子干姜汤

栀子柏皮汤

栀子　柏皮　甘草

此阳明半表里涌泄之和剂也。少阳之半表是寒，半里是热。而阳明之热自内达外，有热无寒。故其外症身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身重，或目痛、鼻干、不得眠；其内症咽燥、口苦、舌胎、烦躁，渴欲饮水，心中懊侬，腹满而喘。此热半在表半在里也。脉虽浮紧，不得为太阳病，非汗剂所宜，又病在胸腹而未入胃府，则不当下，法当涌泄以散其邪。栀子苦能泄热，寒能胜热，其形象心，又赤色通心，故主治心中上下一切症。豆形象肾，又黑色入肾，制而为豉，轻浮上行，能使心腹之浊邪，上出于口，一吐而心腹得舒，表里之烦热悉除矣。所以然者，二阳之病发心脾，已上诸症，是心热不是胃家热，即本论所云有热属脏者攻之，不令发汗之谓也。若夫热伤气者少气，加甘草以益气，虚热相搏者多呕，加生姜以散邪，此可为夹虚者立法也。若素有宿食者，加枳实以降之，地道不通者，加大黄以润之，此可为实热者立法也。叔和用以治太阳差后劳复之症，误甚矣。如妄下后，而心烦腹满、起卧不安者，是热已入胃，便不当吐，故去香豉；心热未解，不宜更下，故只用栀子以除烦，佐枳、朴以泄满。此两解心腹之妙，是小承气之变局也。或以丸药下之，心中微烦，外热不去，是知寒气留中，而上焦留热，故任栀子以除烦，用干姜逐内寒以散表热，此甘草泻心之化方也。若因于伤寒而肌肉发黄者，是寒邪已解而热不得越，当两解表里之热。故用栀子以除内烦，柏皮以散外热，佐甘草以和之，是又茵陈汤之轻剂矣。此皆栀豉汤加减，以御阳明表症之变幻者。夫栀子之性，能屈曲下行，不是上涌之剂，惟豉之腐气上熏心肺，能令人吐耳。观瓜蒂散必用豉汁和服，是吐在豉而不在栀矣。观栀子干姜汤去豉用姜，是取其横散，栀子厚朴汤以枳、朴易豉，是取其下泄，皆不欲上越之义。旧本二方后俱云得吐止后服，岂不谬哉？观栀子柏皮汤与茵陈汤，方中俱有栀子，俱不言吐，又病人旧微溏者不可与，则栀子之性自明矣。

瓜蒂散

瓜蒂　赤小豆　香豉

此阳明涌泄之峻剂，治邪结于胸中者也。胸中为清虚之府，三阳所受气，营卫所由行。寒邪凝结于此，胃气不得上升，内热不得外达，以致痞硬。其气上冲咽喉不得息者，此寒格于上也；寸脉微浮，寒束于外也。此寒不在营卫，非汗法所能治。因得酸苦涌泄之品，因而越之，上焦得通，中气得达，胸中之阳气复，肺气之治节行，痞硬可得而消也。瓜蒂色青，象东方甲木之化，得春升生发之机，能提胃中阳气，以除胸中之寒

热，为吐剂中第一品。然其性走而不守，与栀子之守而不走者异，故必得谷气以和之。赤小豆形色象心，甘酸可以保心气。黑豆形色象肾，性本沉重，霉熟而使轻浮，能令肾家之精气交于心，胃中之浊气出于口。作为稀糜，调服二味，虽快吐而不伤神，奏功之捷，胜于汗下矣。前方以栀子配豉，此方以赤豆配豉，皆以形色取其心肾合交之义。若夫心中温温欲吐复不吐，始得之，手足寒，脉弦迟者，以不腹满，不得为太阴病。但以欲寐而知其为少阴病，不在上焦而在胸中，亦有可吐之理矣。夫病在少阴，当补无泻，而亦有可吐可下之法者，以其实也。实在胸中可吐，实在胃府当下，此皆少阴阳明合并之病，是吐下二法，仍属阳明也。如病人手足厥冷，脉乍紧，心下满而烦，饥不能食者，是厥阴阳明合病。病本发于厥阴，而实邪结于阳位，急则治其标，亦当从阳明涌吐之法矣。余义见制方大法。

甘草干姜汤

芍药甘草汤

二方为阳明半表半里症，误服桂枝之变症而设也。桂枝汤本为中风自汗而设，若阳明病汗出多微恶寒而无里症者，为表未解，故可用桂枝汤发汗。其脉迟，犹中风之缓，与脉浮而弱者同义。若但浮之脉，在太阳必无汗，在阳明必盗汗出，则伤寒之脉浮而自汗出者，是阳明之热淫于内，而非太阳之浮为在表矣。心烦是邪中于膺，心脉络小肠，心烦则小肠亦热，故小便数。微恶寒而脚挛急，知恶寒将自罢，跌阳脉因热甚而血虚筋急，故脚挛也。此病在半表半里，服栀豉汤而可愈。反用桂枝攻表，汗多所以亡阳；胃脘之阳不至于四肢，故厥；虚阳不归其部，故咽中干呕吐逆而烦躁也。势不得不用热因热用之法，救桂枝之误以回阳，然阳亡实因于阴虚而无所附，又不得不用益津敛血之法以滋阴，故与甘草干姜汤而厥愈，更与芍药甘草汤脚伸矣。且芍药酸寒，可以止烦、敛自汗而利小便，甘草甘平，可以解烦和肝血而缓筋急，是又内调以解外之一法也。

仲景回阳，每用附子，此用干姜、甘草者，正以见阳明之治法。夫太阳少阴所谓亡阳者，先天之元阳也，故必用附子之下行者回之，从阴引阳也。阳明所谓亡阳者，后天胃脘之阳也，取甘草、干姜以回之，从乎中也。盖桂枝之性辛散，走而不守，即佐以芍药，尚能亡阳；干姜之味苦辛，守而不走，故君以甘草，便能回阳。然先天太、少之阳不易回，回则诸症悉解。后天阳明之阳虽易回，既回而前症仍在，变症又起，故更作芍药甘草汤继之。盖脾主四肢，胃主津液，阳盛阴虚，脾不能为胃行津液以灌四旁，故足挛急。用甘草以生阳明之津，芍药以和太阴之液，其脚即伸，此亦用阴和阳法也。或因姜、桂之遗热，致胃热而谵语，少与调胃承气以和之，仗硝、黄以对待姜、桂，仍不失为阳明从乎中治之法。只以两阳合明之位，气血俱多之经，故不妨微寒之而微利之，与他经亡阳调理不同耳。甘草干姜汤，得理中之半，取其守中，不须其补中；芍药甘草汤，减桂枝之半，用其和里，不取其攻表。是仲景加减法之隐而不宣者。

白虎加人参汤

石膏 知母 甘草 粳米 人参

外邪初解，结热在里，表里俱热，脉洪大，汗大出，大烦大渴，欲饮水数升者，是阳明无形之热。此方乃清肃气分之剂也。盖胃中糟粕燥结，宜苦寒壮水以夺土；若胃口清气受伤，宜甘寒泻火而护金。要知承气之品，直行而下泄，如胃家未实而下之，津液先亡，反从火化，故妄下之后，往往反致胃实之眚。《内经》所谓味过于苦，脾气不濡，胃气反厚者是已。法当助脾家之湿土，以制胃家燥火之上炎。《经》曰：甘先入脾。又曰：以甘泻脾。又曰：脾气散津，上归于肺。是甘寒之品，乃土中泻火而生津液之上剂也。石膏大寒，寒能胜热，味甘归脾，性沉而主降，已备秋金之体，色白通肺，质重而含津，已具生水之用。知母气寒主降，味辛能润，泄肺火而润肾燥，滋肺金生水之源。甘草土中泻火，缓寒药之寒，用为舟楫，沉降之性，始得留连于胃。粳米稼穑作甘，培形气而生津血，用以奠安中宫，阴寒之品，无伤脾损胃之虑矣。饮入于胃，输脾归肺，水精四布，烦渴可除也。更加人参者，以气为水母，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阴虚则无气，此大寒剂中，必得

人参之力，以大补真阴，阴气复而津液自生也。若壮盛之人，元气未伤，津液未竭，不大渴者，只须滋阴以抑阳，不必加参而益气。若元气已亏者，但用纯阴之剂，火去而气无由生，惟加人参，则火泻而土不伤，又使金能得气，斯立法之尽善欤！此方重在烦渴，是热已入里，若伤寒脉浮，发热无汗恶寒表不解者，不可与。若不恶寒而渴者，虽表未全解，如背微恶寒时恶风者，亦用之。若无汗烦渴而表不解者，是麻黄杏子甘草石膏症。若小便不利，发热而渴，欲饮水者，又五苓、猪苓之症矣。若太阳阳明之疟，热多寒少，口燥舌干，脉洪大者，虽不得汗，用之反汗出而解。陶氏以立夏后立秋前天时不热为拘，误人最甚。乌知方因症立，非为时用药也。

竹叶石膏汤

竹叶 石膏 人参 甘草 半夏 麦冬 粳米

此加减人参白虎汤也。三阳合病，脉浮大，在关上，但欲睡而不得眠，合目则汗出，宜此主之。若用于伤寒解后，虚羸少气，气逆欲吐者，则谬之甚矣。三阳合病者，头项痛而胃家实，口苦、咽干、目眩者是也。夫脉浮为阳，大为阳，是三阳合病之常脉。今在关上，病机在肝胃两部矣。凡胃不和则卧不安，如肝火旺则上走空窍，亦不得睡。夫肾主五液，入心为汗，血之与汗，异名同类，是汗即血也。心主血而肝藏血，人卧则血归于肝。目合即汗出者，肝有相火，窍闭则火无从泄，血不得归肝，心不得主血，故发而为汗。此汗不由心，故名之为盗汗耳。此为肝胄，故用竹叶为引导，以其秉东方之青色，入通于肝。大寒之气，足以泻肝家之火，用麦冬佐人参以通血脉，佐白虎以回津，所以止盗汗耳。半夏禀一阴之气，能通行阴之道，其味辛，能散阳跷之满，用以引卫气从阳入阴，阴阳通，其卧立至，其汗自止矣。其去知母者何？三阳合病而遗尿，是肺气不收，致少阴之津不升，故藉知母以上滋手太阴，知母外皮毛而内白润，肺之润药也。此三阳合病而盗汗出，是肝火不宁，令少阴之精妄泄，既不可复濡少阴之津，又不可再泄皮毛之泽，故用麦冬以代之欤！

茵陈蒿汤

茵陈 栀子 大黄

太阳阳明俱有发黄症，但头汗而身无汗，则热不外越，小便不利，则热不下泄，故瘀热在里而渴饮水浆。然黄有不同，症在太阳之表，当汗而发之，故用麻黄连翘赤豆汤，为凉散法；症在太阳阳明之间，当以寒胜之，用栀子柏皮汤，乃清火法；症在阳明之里，当泻之于内，故立本方，是逐秽法。茵陈秉北方之色，经冬不凋，傲霜凌雪，历遍冬寒之气，故能除热邪留结。佐栀子以通水源，大黄以除胃热，令瘀热从小便而泄，腹满自减，肠胃无伤。仍合引而竭之之义，亦阳明利水之奇法也。

仲景治阳明渴饮有四法：本太阳转属者，五苓散微发汗以散水气；大烦燥渴，小便自利者，白虎加参，清火而生津；脉浮发热，小便不利者，猪苓汤滋阴而利水；小便不利腹满者，茵陈汤以泄满，令黄从小便出。病情不同，治法亦异矣。窃思仲景利小便必用化气之品，通大便必用承气之味。故小便不利者，必加茯苓，甚者兼用猪苓，因二苓为化气之品，而小便由于气化矣。此小便不利，不用二苓者何？本论之阳明病，汗出多而渴者，不可与猪苓汤，以汗多胃中燥，猪苓复利小便故也。斯知阳明病汗出多而渴者，不可用，则汗不出而渴者，津液先虚，更不可用明矣。故以推陈致新之茵陈，佐以屈曲下行之栀子。不用枳、朴以承气，与芒硝之峻利，则大黄但可以润胃燥，而大便之遽行可知。故必一宿而腹始减，黄从小便去而不由大肠。仲景立法神奇，匪伊所思耳。

大承气汤

大黄 芒硝 枳实 厚朴

小承气汤

大黄 枳实 厚朴

治阳明实热，地道不通，燥屎为患。其外症身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日晡潮热，手足濈濈汗出，或不了了。其内症六七日不大便，初欲食反不能食，腹胀满绕脐痛，烦躁谵语，发作有时，喘冒不得卧，腹中转矢气，或咽燥口干，心下痛，自利纯清水，或汗吐下后热不解，仍不大便，或下利谵语，其脉实或滑而数者，大承气汤主之。

如大便不甚坚硬者，小承气汤微和之。如大便燥硬而证未剧者，调胃承气汤和之。若汗多微发热，恶寒未罢，腹未满，热不潮，屎未坚硬，初硬后溏，其脉弱或微满者，不可用。夫诸病皆因于气，秽物之不去，由于气之不顺，故攻积之剂必用行气之药以主之。亢则害，承乃制，此承气之所由。又病去而元气不伤，此承气之义也。夫方分大小，有二义焉：厚朴倍大黄，是气药为君，名大承气；大黄倍厚朴，是气药为臣，名小承气。味多、性猛、制大，其服欲令泄下也，因名曰大；味少、性缓、制小，其服欲微和胃气也，故名曰小。二方煎法不同，更有妙义。大承气用水一斗，先煮枳、朴，煮取五升，内大黄，煮取三升，内硝者，以药之为性，生者锐而先行，熟者气纯而和缓。仲景欲使芒硝先化燥屎，大黄继通地道，而后枳、朴除其痞满。缓于制剂者，正以急于攻下也。若小承气则三物同煎，不分次第，而服只四合。此求地道之通，故不用芒硝之峻，且远于大黄之锐矣，故称为微和之剂。

调胃承气汤

大黄 芒硝 甘草

此治太阳阳明并病之和剂也。因其人平素胃气有余，故太阳病三日，其经未尽，即欲再作太阳经，发汗而外热未解。此外之不解，由于里之不通。故太阳之头项强痛虽未除，而阳明之发热不恶寒已外见。此不得执太阳禁下之一说，坐视津液之枯燥也。少与此剂以调之，但得胃气一和，必自汗而解。是与针足明阳同义，而用法则有在经在府之别矣。不用气药而亦名承气者，调胃即所以承气也。《经》曰：平人胃满则肠虚，肠满则胃虚，更虚更实，故气得上下。今气之不承，由胃家之热实。必用硝、黄以濡胃家之糟粕，而气得以下；同甘草以生胃家之津液，而气得以上。推陈之中，便寓致新之义，一攻一补，调胃之法备矣。胃调则诸气皆顺，故亦得以承气名之。前辈见条中无燥屎字，便云未坚硬者可用，不知此方专为燥屎而设，故芒硝分两多于大承气。因病不在气分，故不用气药耳。古人用药分两有轻重，煎服有法度。粗工不审其立意，故有三一承气之说。岂知此方全在服法之妙，少少服之，是不取其势之锐，而欲其味之留中，以濡润胃府而存津液也。所云"太阳病未罢者不可下"，又与"若欲下之，宜调胃承气汤"合观之，治两阳并病之义始明矣。白虎加人参，是于清火中益气；调胃用甘草，是于攻实中虑虚。

桃仁承气汤

桃仁 大黄 芒硝 甘草 桂枝

治太阳病不解，热结膀胱，小腹急结，其人如狂，此畜血也，如表症已罢者，用此攻之。夫人身之经营于内外者气血耳。太阳主气所生病，阳明主血所生病。邪之伤人也，先伤气分，继伤血分，气血交并，其人如狂。是以太阳阳明并病所云气留而不行者，气先病也；血壅而不濡者，血后病也。若太阳病不解，热结膀胱，乃太阳随经之阳热瘀于里，致气留不行，是气先病也。气者血之用，气行则血濡，气结则血畜，气壅不濡，是血亦病矣。小腹者膀胱所居也，外邻冲脉，内邻于肝。阳气结而不化，则阴血畜而不行，故少腹急结；气血交并，则魂魄不藏，故其人如狂。治病必求其本，气留不行，故君大黄之走而不守者，以行其逆气，甘草之甘平者，以调和其正气；血结而不行，故用芒硝之咸以软之，桂枝之辛以散之，桃仁之苦以泄之。气行血濡，则小腹自舒，神气自安矣。此又承气之变剂也。此方治女子月事不调，先期作痛，与经闭不行者最佳。

蜜煎方

猪胆汁

《经》曰：外者外治，内者内治。然外病必本于内，故薛立斋于外科悉以内治，故仲景于胃家实者，有蜜煎、胆导等法。蜂蜜酿百花之英，所以助太阴之开；胆汁聚苦寒之津，所以润阳明之燥。虽用甘、用苦之不同，而滑可去着之理则一也。惟求地道之通，不伤脾胃之气。此为小便自利、津液内竭者设，而老弱虚寒无内热症者最宜之。

少阳方总论

六经各有提纲，则应用各有方法。如太阳之提纲主表，法当汗解，而表有虚实之不同，故立

桂枝、麻黄二法。阳明提纲主胃实，法当下解，而实亦有微甚，故分大、小承气。少阳提纲有口苦、咽干、目眩之症，法当清火，而火有虚实：若邪在半表，则制小柴胡以解虚火之游行，大柴胡以解相火之热结，此治少阳寒热往来之二法；若邪入心腹之半里，则有半夏、泻心、黄连、黄芩等剂。叔和搜采仲景旧论，录其对症真方，拟防世急，于少阳太阴二经，不录一方，因不知少阳证，故不知少阳方耳。

小柴胡汤

柴胡 人参 黄芩 甘草 半夏 姜 枣

此为少阳枢机之剂，和解表里之总方也。少阳之气游行三焦，而司一身腠理之开阖。血弱气虚，腠理开发，邪气因入与正气相搏，邪正分争，故往来寒热。与伤寒头疼发热而脉弦细、中风两无关者，皆是虚火游行于半表。故取柴胡之轻清微苦微寒者，以解表邪，即以人参之微甘微温者，预补其正气，使里气和而外邪勿得入也。其口苦、咽干、目眩、目赤、头汗、心烦、舌胎等症，皆虚火游行于半里，故用黄芩之苦寒以清之，即用甘、枣之甘以缓之，亦以提防三阴之受邪也。太阳伤寒则呕逆，中风则干呕。此欲呕者，邪正相搏于半里，故欲呕而不逆。胁居一身之半，为少阳之枢，邪结于胁，则枢机不利，所以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食也。引用姜、半之辛散，一以佐柴、芩而逐邪，一以行甘、枣之泥滞，可以止呕者，即可以泄满矣。夫邪在半表，势已向里，未有定居，故有或为之证，所以方有加减，药无定品之可拘也。若胸中烦而不呕者，去半夏、人参，恐其助烦也。若烦而呕者，则人参可去，而半夏不得不用矣。加栝蒌实者，取其苦寒降火而除烦也。若渴者，是元气不足而津液不生，去半夏之辛温，再加人参以益气而生津液，更加栝蒌根之苦寒者，以升阴液而上滋也。若腹中痛者，虽相火为患，恐黄芩之苦，转属于太阴，故易芍药之酸以泻木。若邪结于胁下而痞硬者，去大枣之甘能助满，加牡蛎之咸以软坚也。若心下悸、小便不利者，是为小逆，恐黄芩之寒转属于少阴，故易茯苓之淡渗而利水。若内不渴而外微热者，是里气未伤，而表邪未解，不可补中，故去人参，加桂枝之辛散，温覆而取其微汗。若咳者，是相火迫肺，不可益气，故去人参，所谓肺热还伤肺者此也。

凡发热而咳者，重在表，故小青龙于麻、桂、细辛中加干姜、五味；此往来寒热而咳者，重在里，故并去姜、枣之和营卫者，而加干姜之苦辛，以从治相火上逆之邪，五味之酸，以收肺金之气也。合而观之，但顾邪气之散，而正气无伤，此制小柴胡之意欤！是方也，与桂枝汤相仿。而柴胡之解表，逊于桂枝；黄芩之清里，重于芍药；姜、枣、甘草，微行辛甘发散之常；而人参甘温，已示虚火可补之义。且去滓再煎之法，又与他剂不同。粗工恐其闭住邪气，妄用柴、芩而屏绝人参，所以夹虚之症，不能奏功，反以速毙也。

按：本方七味，柴胡主表邪不解，甘草主里气不调，五物皆在进退之列。本方若去甘草，便名大柴胡；若去柴胡，便名泻心、黄芩、黄连等汤矣。前辈皆推柴胡为主治，卢氏又以柴胡三生半冬配半夏为主治，皆未审本方加减之义耳。

本方为脾家虚热、四时疟疾之圣药，余义详少阳病解、制方大法。

大柴胡汤

柴胡 黄芩 半夏 芍药 枳实 姜 枣

伤寒发热，汗出不解，十余日结热在里，心下痞硬，呕吐下利，复往来寒热；或妄下后，柴胡证仍在，与小柴胡汤，呕不止，心下急，郁郁微烦者。此皆少阳半表里气分之症。此方是治三焦无形之热邪，非治胃府有形之实邪也。其心下急烦痞硬，是病在胃口，而不在胃中，结热在里，不是结实在胃。因不属有形，故十余日复能往来寒热，若结实在胃，则蒸蒸而发热，不复知有寒矣。因往来寒热，故倍生姜，佐柴胡以解表；结热在里，故去参、甘，加枳、芍以破结。条中并不言及大便硬，而且有下利症，仲景不用大黄之意晓然。后人因有下之二字，妄加大黄以伤胃气，非大谬乎？妄作伤寒书者，总不知凭脉辨症以用药，专以并合仲景方为得意。如加甘草于大承气中，而名三一承气，加柴、芩、芍药于承气中，而名六一顺气，以为可以代三承气、大柴胡、大陷胸等汤。竟不审仲景方分大小，药分表里，设方

命剂，当因病人病机变迁轻重耳。岂圣贤之立方不精也，须尔辈更改乎？

大小柴胡，俱是两解表里之剂。大柴胡主降气，小柴胡主调气。调气无定法，故小柴胡除柴胡、甘草外，皆可进退；降气有定局，故大柴胡无加减法。后人每方俱有加减，岂知方者哉！

柴胡桂枝干姜汤

柴胡 桂枝 干姜 黄芩 甘草 牡蛎 栝楼根

伤寒五六日，发汗不解，尚在太阳界，反下之，胸胁满微结，是系在少阳矣。此微结与阳微结不同：阳微结对纯阴结言，是指结实在胃；此微结对大结胸言，是指胸胁痞硬。小便不利者，因下后下焦津液不足也。头为三阳之会，阳气不得降，故但头汗出；半表半里之寒邪未解，上下二焦之邪热已甚，故往来寒热心烦耳。此方全从柴胡加减。心烦不呕不渴，故去半夏之辛温，加栝楼根以生津。胸胁满而微结，故减大枣之甘满，加牡蛎之咸以软之。小便不利而心下不悸，是无水可利，故不去黄芩，不加茯苓。虽渴而太阳之余邪不解，故不用参而加桂。生姜之辛，易干姜之温苦，所以散胸胁之满结也。初服烦即微者，黄芩、栝楼之效；继服汗出周身，内外全愈者，姜桂之功。小柴胡加减之妙，若无定法，而实有定局矣。更其名曰柴胡桂枝干姜，以柴胡证具，而太阳之表犹未解，里已微结，须此桂枝解表，干姜解结，以佐柴胡之不及耳。

柴胡桂枝汤

柴胡 桂枝 人参 甘草 半夏 黄芩 芍药 大枣 生姜

柴胡二汤，皆调和表里之剂。桂枝汤重解表，而微兼清里；柴胡汤重和里，而微兼散表。此伤寒六七日，正寒热当退之时，尚见发热恶寒诸表症，更兼心下支结诸里症，表里不解，法当双解之。然恶寒微，则发热亦微可知；支节烦疼，则一身骨节不痛可知。微呕心下亦微结，故谓之支结。表症虽不去而已轻，里症虽已见而未甚，此太阳少阳并病之轻者。故取桂枝之半，以解太阳未尽之邪；取柴胡之半，以解少阳之微结。凡口不渴，身有微热者，当去人参。此以六七日来邪虽不解，而正气已虚，故用人参以和之也。外症虽在，而病机已见于里，故方以柴胡冠桂枝之前，为双解两阳之轻剂。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

柴胡 人参 黄芩 半夏 生姜 龙骨 牡蛎 桂枝 铅丹 茯苓 大黄 大枣

伤寒八九日不解，阳盛阴虚，下之应不为过，而变症蜂起者，是未讲于调胃承气之法，而下之不得其术也。胸满而烦，小便不利，三阳皆有是症。而惊是木邪犯心，谵语是热邪入胃。一身尽重，是病在阳明而无气以动也；不可转侧，是关少阳而枢机不利也。此为少阳阳明并病。故取小柴胡之半，以转少阳之枢；辅大黄之勇，以开阳明之阖。满者忌甘，故去甘草；小便不利，故加茯苓。惊者须重以镇怯，铅禀乾金之体，受癸水之气，能清上焦无形之烦满，中焦有形之热结，炼而成丹，不特入心而安神，且以入肝而滋血矣。龙骨重能镇惊而平木，蛎体坚不可破，其性守而不移，不特静可以镇惊，而寒可以除烦热。且咸能润下，佐茯苓以利水；又能软坚，佐大黄以清胃也。半夏引阳入阴，能治目不瞑，亦安神之品，故少用为佐。人参能通血脉，桂枝能行营气，一身尽重不可转侧者，在所必须，故虽胸满谵语而不去也。此于柴胡方加味而取龙蛎名之者，亦以血气之属，同类相求耳。

黄连汤

黄连 人参 甘草 桂枝 干姜 半夏 大枣

伤寒表不发热，而胸中有热，是其人未伤寒时素有畜热也。热在胸中，必上形头面，故寒邪不得上干；上焦实，必中气虚，故寒邪得从胁而入胃。《内经》云：中于胁则入少阳，此类是已。凡邪在少阳，法当柴胡主治。此不往来寒热，病不在半表，则柴胡不中与之。胸中为君主之宫城，故用半夏泻心加减。胸中之热不得降，故炎上而欲呕；胃因邪气之不散，故腹中痛也。用黄连泻心胸之热，姜、桂祛胃中之寒，甘、枣缓腹中之痛，半夏除呕，人参补虚。虽无寒热往来于外，而有寒热相搏于中，所以寒热并用，攻补兼施，仍不离少阳和解之治法耳。此症在太阴、少阳之间，此方兼泻心、理中之剂。

黄芩汤

黄芩 芍药 甘草 大枣

太阳阳明合病，是寒邪初入阳明之经，胃家未实，移寒于脾，故自下利，此阴盛阳虚，与葛根汤辛甘发散以维阳也。太阳少阳合病，是热邪陷入少阳之里，胆火肆逆，移热于脾，故自下利，此阳盛阴虚，与黄芩汤苦甘相淆以存阴也。凡太、少合病，邪在半表者，法当从柴胡桂枝加减。此则热淫于内，不须更顾表邪，故用黄芩以泄大肠之热，配芍药以补太阴之虚，用甘、枣以调中州之气。虽非胃实，亦非胃虚，故不必人参以补中也。若呕是上焦之邪未散，故仍加姜、夏。此柴胡桂枝汤去柴桂人参方也。凡两阳之表病，用两阳之表药；两阳之半表症，用两阳之半表药。此两阳之里病，用两阳之里药。逐条细审，若合符节。然凡正气稍虚，表虽在而预固其里，邪气正盛，虽下利而不须补中，此又当着眼处。《内经·热病论》云：太阳主气，阳明主肉，少阳主胆。伤寒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三日少阳。冬不藏精，则精不化气，故先气病，次及肉之病而及胆，仍自外之内。此病本虽因于内，而病因为伤于寒，故一病两名耳。胆汁最苦最寒，乃相火中之真味。火旺之水亏，胆汁上溢而口苦，故用芩、连之品以滋胆汁而清相火也。

太阴方总论

太阴主内，为阴中至阴，最畏虚寒，用温补以理中，此正法也。然太阴为开，故太阴亦能中风，则亦有可汗症。若见四肢烦疼之表，而脉浮者，始可与桂枝汤发汗。若表热里寒，下利清谷，是为中寒，当用四逆以急救其里，不可攻表，以汗出必胀满也。又恐妄汗而腹胀满，故更制厚朴生姜甘草半夏人参汤以解之。太阴本无下症，因太阳妄下而腹满时痛者，是阳邪内陷，故有桂枝加芍药汤之下法。若病不从太阳来，而腹满时痛，是太阴本病，倘妄下之，必胸下结硬而成寒实结胸，故更制三物白散以散之。此仲景为太阴误汗误下者立救逆法也。叔和不能分明六经之方治，而专以汗吐下之三法教人，重集诸可与、不可与等浮泛之辞，以混仲景切近的当之方法，是点金成铁矣。

理中丸

人参 白术 干姜 甘草

太阴病，以吐利腹满痛为提纲，是遍及三焦矣。然吐虽属上，而由于腹满，利虽属下，而由于腹满，皆因中焦不治以致之也。其来由有三：有因表虚而风寒自外入者，有因下虚而寒湿自下上者，有因饮食生冷而寒邪由中发者。总不出于虚寒，法当温补以扶胃脘之阳，一理中而满痛吐利诸症悉平矣。故用白术培脾土之虚，人参益中宫之气，干姜散胃中之寒，甘草缓三焦之急也。且干姜得白术，能除满而止吐，人参得甘草，能疗痛而止利。或汤或丸，随机应变，此理中确为之主剂欤！夫理中者理中焦，此仲景之明训，且加减法中又详其吐多下多腹痛满等法。而叔和录之于大病差后治真吐一症，是坐井观天者乎！

按：太阴伤寒，手足自温者，非病由太阳，必病关阳明。此阴中有阳，必无吐利交作之患，或暴烦下利，或发黄便硬，则腹满腹痛，是脾家实，而非虚热，而非寒矣，又当于茵陈、调胃辈求之。

四逆汤

干姜 附子 甘草

脉浮而迟，表热里寒二句，是立方之大旨。脉浮为在表，迟为在脏，浮中见迟，是浮为表虚，迟为脏寒矣。腹满吐利，四肢厥逆，为太阴症。姜、附、甘草，本太阴药，诸条不冠以太阴者，，以此方为太阳并病立法也。按四逆诸条，皆是太阳坏病转属太阴之症。太阳之虚阳留于表而不罢，太阴之阴寒，与外来之寒邪相得而益深。故外症则恶寒发热，或大汗出，身体痛，四肢疼，手足冷，或脉浮而迟，或脉微欲绝；内症则腹满腹胀，下利清谷，小便自利，或吐利交作，此阴邪猖獗，真阳不归，故云逆也。本方是用四物以救逆之谓，非专治四肢厥冷而为名。盖仲景凡治虚症，以补中为主，观协热下利，脉微弱者用人参，汗后身疼，脉沉迟者加人参。此脉微欲绝，下利清谷，且不烦不咳，中气大虚，元气已虚，若但温不补，何以救逆乎？观茯苓四逆之治烦躁，且用人参，其冠以茯苓而不及参，则本方有参可知。夫

人参通血脉者也，通脉四逆，岂得无参？是必因本方之脱落而仍之耳。薛新甫用三生饮，加人参两许，而驾驭其邪，则仲景用生附，安得不用人参以固其元气耶？叔和以太阴之吐利四逆，混入厥阴，不知厥阴之厥利，是木邪克土为实热，太阴之厥利，是脾土自病属虚寒，径庭自异。若以姜、附治相火，岂不逆哉？

按：理中、四逆二方，在白术、附子之别。白术为中宫培土益气之品，附子为坎宫扶阳生气之剂。故理中只理中州脾胃之虚寒，四逆能佐理三焦阴阳之厥逆也。后人加附子于理中，名曰附子理中汤，不知理中不须附子，而附子之功不专在理中矣。盖脾为后天，肾为先天，少阴之火所以生太阴之土。脾为五藏之母，少阴更太阴之母，此四逆之为剂，重于理中也。不知其义者，谓生附配干姜，补中有发。附子得生姜而能发散，附子非干姜则不热，得甘草则性缓。是只知以药性上论寒热攻补，而不知于病机上分上下浅深也，所以不入仲景之门也哉！

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

此太阴调胃承气之方也。凡治病必分表里，而表里偏有互呈之证，如麻黄之喘，桂枝之自汗，大青龙之烦躁，小青龙之咳，皆病在表而夹里症也。用杏仁以治喘，芍药以止汗，石膏以治烦躁，五味、干姜以治咳，是于表剂中兼治里也。若下利腹胀满者，太阴里症而兼身体疼痛之表症，又有先温其里，后解其表之法。若下利清谷，而兼脉浮表实者，又有只宜治里，不可攻表之禁。是知仲景重内轻外之中，更有浅深之别也。夫汗为阳气，而腰以上为阳，发汗只可散上焦营卫之寒，不能治下焦藏府之湿。若病在太阴，寒湿在肠胃而不在营卫，故阴不得有汗。妄发其汗，则胃腕之微阳随而达于表，肠胃之寒湿入经络，而留于腹中，下利或止，而清谷不消，所以汗出必胀满也。凡太阳汗后胀满，是阳实于里，将转属阳明；太阴汗后而腹满，是寒实于里，而阳虚于内也。邪气盛则实，故用厚朴、姜、夏，散邪而除胀满；正气夺则虚，故用人参、甘草，补中而益元气。此亦理中之剂欤！若用之于太阳汗后，是抱薪救火，如此症而妄作太阳治之，如水益深矣。

三物白散

桔梗 贝母 巴豆

太阳表热未除，而反下之，热邪与水气相结，成实热结胸；太阴腹满时痛，而反下之，寒热相结，成寒实结胸。夫大小陷胸用苦寒之品者，为有热也。此无热症者，则不得概以阳症之法治之矣。三物小陷胸汤者，即白散也。以其结硬而不甚痛，故亦以小名之；以三物皆白，欲以别于小陷胸之黄连，故以白名之。在太阳则或汤或丸，在太阴则或汤或散，随病机之宜也。贝母善开心胸郁结之气，桔梗能提胸中陷下之气。然微寒之品，不足以胜结硬之阴邪，非巴豆之辛热斩关而入，何以使胸中之阴气流行也？故用二分之贝、桔，必得一分之巴豆以佐之，则清阳升而浊阴降，结硬斯可得而除矣。和以白饮之甘，取其留恋于胃，不使速下，散以散之，比汤以荡之者，尤为的当也。服之而病在膈上必吐，在膈下者必利，以本症原自吐利，因胸下结硬而暂止耳。今因其势而利导之，使还其出路，则结硬自散也。然此剂非欲其吐，本欲其利，亦不欲其过利。故不利进热粥一杯，利过不止进冷粥一杯，此又复方之妙理欤！仲景每用粥为反佐者，以草木之性各有偏长，惟稼穑作甘为中和之味，人之精神血气，皆赖之以生。故桂枝汤以热粥发汗，理中汤以热粥温中，此以热粥导利，复以冷粥止利，神哉！东垣云：淡粥为阴中之阳，所以利小便。则利水之剂，未始不可用也。今人服大黄后用冷粥止利，尚是仲景遗意乎？此证叔和编在太阳篇中水渍病后，云寒实结胸无热症者，与三物小陷胸汤，白散亦可服。按本论小陷胸汤是黄连、栝楼、半夏三物，而贝母、桔梗、巴豆亦是三物。夫黄连、巴豆，寒热天渊，岂有可服黄连之症，亦可服巴豆之理？且此外更无别方，则当云三物小陷胸汤为散亦可服。如云白散亦可服，是二方矣。而方后又以身热皮粟一段杂之，使人昏昏不辨。今移之太阴胸下结硬之后，其症其方，若合符然。

麻仁丸

杏仁 芍药 枳壳 厚朴 大黄 麻仁

土为万物之母者，以其得和平之气也。湿土

不能生草木，然稻、藕、菱、芡等物，亦有宜于水者。若燥土坚硬无水以和之，即不毛之地矣。凡胃家之实，多因于阳明之热结，而亦有因太阴之不开者，是脾不能为胃行其津液，故名为脾约也。承气诸剂，只能清胃，不能扶脾。如病在仓卒，胃阳实而脾阴不虚，用之则胃气通而大便之开阖如故。若无恶热、自汗、烦躁、胀满、谵语、潮热等症，饮食小便如常，而大便常自坚硬，或数日不行，或出之不利，是谓之孤阳独行。此太阴之病不开，而秽污之不去，乃平素之蓄积使然也。慢而不治，则饮食不能为肌肉，必至消瘦而死。然府病为客，藏病为主，治客须急，治主须缓。病在太阴，不可荡涤以取效，必久服而始和。盖阴无骤补之法，亦无骤攻之法。故取麻仁之甘平入脾，润而多脂者为君，杏仁之降气利窍，大黄之走而不守者为臣，芍药之滋阴敛液，与枳、朴之消导除积者为佐，炼蜜为丸，少服而渐加焉，以和为度。此调脾承气，推陈致新之和剂也。使脾胃更虚更实，而受盛传道之官，各行其职，津液相成，精血相生，神气以清，内外安和，形体不敝矣。

上太阴五方。按诸经皆有温散温补法，惟少阳不用温；诸经皆有益阴清火法，惟太阴忌寒凉。若热病传经有嗌干等症，仍当清火；素有脾约大便不顺，亦当滋阴。要知制方，全在活法，不可执也。

少阴方总论

仲景以病分六经，而制方分表里寒热虚实之六法。六经中各具六法，而有偏重焉。太阳偏于表寒，阳明偏于里热，太阴偏于虚寒，厥阴偏于实热，惟少阳与少阴司枢机之职，故无偏重。而少阳偏于阳，少阴偏于阴，制方亦因之而偏重矣。然少阴之阴中有阳，故其表症根于里，热证因于寒。治表症先顾其里，热症多从寒治者，盖阴以阳为主，固肾中之元阳，正以存少阴之真阴也。其或阳盛阴虚，心烦不得卧，见于二三日中，可用芩、连者，无几耳。肾本无实，实症必转属阳明，亦由少阴之虚，知其虚，得其机矣。

麻黄附子细辛汤
麻黄附子甘草汤

少阴主里，应无表症；病发于阴，应无发热。今始受风寒即便发热，似乎太阳而属之少阴者，以头不痛而但欲寐也。《内经》曰：逆冬气而少阴不藏，肾气独沉。故少阴之发热而脉沉者，必于表剂中加附子，以预固其里。盖肾为坎象，二阴不藏，则一阳无蔽，阴邪因得以内侵，孤阳无附而外散耳。夫太阳为少阴之表，发热无汗，太阳之表不得不开，沉为在里，少阴之本不得不固。设用麻黄开腠理，细辛散浮热，而无附子以固元气，则少阴之津液越出，太阳之微阳外亡，去生远矣。惟附子与麻黄并用，内外咸调，则风寒散而阳自归，精得藏而阴不扰。此里病及表，脉沉而当发汗者，与表病及里脉浮而可发汗者径庭矣。若得之二三日，表热尚未去，里症亦未见，麻黄未可去，当以甘草之和中，易细辛之辛散。佐使之任不同，则麻黄之势亦减，取微汗而痊，是又少阴发表之轻剂矣。二方皆少阴中风托里解外法。

风本阳邪，虽在少阴中而即发，不拘于五六日之期。用细辛、麻黄者，所以治风，非以治寒也；用附子者，所以固本，非热因热用也。寒本阴邪，即在太阳，热不遽发，故有或未发之辞。麻黄、桂枝，长于治风，而非治寒之主剂，故主治在发热恶寒。若无热恶寒者，虽有头项强痛之表急，当以四逆、真武辈救其里矣。盖病发于阴，便已亡阳，不得以汗多亡阳一语为谈柄也。少阴制麻附细辛方，犹太阳之麻黄汤，是急汗之峻剂；制麻附甘草汤，犹太阳之桂枝汤，是缓汗之和剂。盖太阳为阳中之阳而主表，其汗易发，其邪易散，故初用麻黄、甘草而助以桂枝，次用桂枝、生姜而反佐以芍药。少阴为阴中之阴而主里，其汗最不易发，其邪最不易散，故用麻黄、附子而助以细辛，其次亦用麻黄、附子而缓以甘草。则少阴中风，脉阳微阴浮者，为欲愈，非必须阴出之阳而解耶。然必细审其脉沉而无里症者，可发汗，即知脉沉而症为在里者，不可发汗矣。此等机关，必须看破。人皆谓麻黄治太阳之伤寒，而不知仲景用以治少阴之中风。且麻黄在太阳，只

服八合，不必尽剂，妙在更发汗，则改用桂枝。在少阴始得之与二三日，皆可温服一升，日三服。则汤液本草分麻黄为太阳经药，犹掘井得泉，而曰水专在是矣。

附子汤

人参 白术 附子 茯苓 芍药

此大温大补之方，乃正治伤寒之药，为少阴固本御邪之剂也。夫伤则宜补，寒则宜温，而近世治伤寒者，皆以寒凉克伐相为授受，其不讲于伤寒二字之名实久矣。少阴为阴中之阴，又为阴水之藏，故伤寒之重者，多入少阴，所以少阴一经，最多死症。如少阴病，身体痛，手足寒，骨节痛，口中和，恶寒，脉沉者，是纯阴无阳之症，方中用生附二枚，取其力之锐，且以重其任也。盖少火之阳，鼓肾间动气以御外侵之阴翳，则守邪之神有权，而呼吸之门有锁钥，身体骨节之痛自除，手足自温，恶寒自罢矣。以人参固生气之原，令五藏六府之有本，十二经脉之有根，肾脉不独沉矣。三阴以少阴为枢，设使扶阳而不益阴，阴虚而阳无所附，非治法之善也。故用白术以培太阴之土，芍药以滋厥阴之木，茯苓以利少阴之水。水利则精自藏，土安则水有所制，木润则火有所生矣。扶阳以救寒，益阴以固本，此万全之术。其畏而不敢用，束手待毙者，曷可胜计耶？此与麻黄附子汤，皆治少阴表症而大不同。彼因病从外来，表有热而里无热，故当温而兼散。此因病自内出，表里俱寒而上虚，故大温大补。然彼发热而用附子，此不热而用芍药，是又阴阳互根之理欤！此与真武汤似同而实异。此倍术、附，去姜而用参，全是温补以壮元阳。彼用姜而不用参，尚是温散以逐水气。补散之分歧，只在一味之旋转欤！

真武汤

附子 生姜 白术 茯苓 芍药

真武，主北方水也。坎为水，而一阳居其中，柔中之刚，故名真武。取此名方者，所以治少阴水气为患也。盖水体本静，其动而不息者，火之用耳。若坎宫之火用不宣，则肾家之水体失职，不润下而逆行，故中宫四肢俱病。此腹痛下利，四肢沉重疼痛，小便不利者，由坎中阳虚，下焦有寒不能制水故也。法当壮元阳以消阴翳，培土泄水，以消留垢。故君大热之附子，以奠阴中之阳；佐芍药之酸苦，以收炎上之气；茯苓淡渗，止润下之体；白术甘温，制水邪之溢；生姜辛温，散四肢之水。使少阴之枢机有主，则开阖得宜，小便得利，下利自止，腹中四肢之邪解矣。若兼咳者，是水气射肺所致，加五味之酸温，佐芍药以收肾中水气，细辛之辛温，佐生姜以散肺中水气，而咳自除。若兼呕者，是水气在胃，因中焦不和，四肢亦不治，此病不涉少阴，由于太阴湿化不宣也。与治肾水射肺者不同法，不须附子以温肾水，倍加生姜以散脾湿，此为和中之剂，而非治肾之剂矣。若大便自利而下利者，是胃中无物，此腹痛因于胃寒，四肢因于脾湿。故去芍药之阴寒，加干姜以佐附子之辛热，即茯苓之甘平者亦去之，此为温中之剂，而非利水之剂矣。要知真武加减，与小柴胡不同。小柴胡为少阳半表之剂，只不去柴胡一味，便可名柴胡汤。真武以五物成方，为少阴治本之剂，去一味便不成真武。故去姜加参，即名附子汤，于此见制方有阴阳动静之别也。

白通汤

葱白 干姜 附子

白通加猪胆汁汤

前方加猪胆汁。

白通者，通下焦之阴气，以达于上焦也。少阴病，自利而渴，小便色白者，是下焦之阳虚，而阴不生少火，不能蒸动其水气而上输于肺，故渴；不能生土，故自利耳。法当用姜、附以振元阳，而不得升腾之品，则利止而渴不能止，故佐葱白以通之。葱白禀西方之色味入通于肺，则水出高源而渴自止矣。凡阴虚则小便难，下利而渴者，小便必不利，或出涩而难，是厥阴火旺，宜猪苓，白头翁辈。此小便色白，属少阴火虚，故曰下焦虚。又曰：虚，故引水自救。自救者，自病人之意，非医家之正法也。若厥阴病欲饮水者，少少与之矣。

通脉四逆汤

甘草 干姜 附子 葱

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手足厥逆，脉微欲绝，

此太阴坏症，转属少阴之症，四逆汤所主也。而但欲寐，是系在少阴。若反不恶寒，或咽痛干呕，是为亡阳，其人面赤色，是为戴阳。此下焦虚极矣，恐四逆之剂，不足以起下焦之元阳，而续欲绝之脉。故倍加其味，作为大剂，更加葱以通之。葱禀东方之色，能行少阳生发之机；体空味辛，能入肺以行营卫之气。姜、附、参、甘，得此以奏捷于经络之间，而脉自通矣。脉通则虚阳得归其部，外热自除，而里寒自解，诸症无虞矣。按：本方以阴症似阳而设。症之异于四逆者，在不恶寒而面色赤；方之异于四逆者，若无葱，当与桂枝加桂加芍同矣。何更加以通脉之名？夫人参所以通血脉，安有脉欲绝而不用者？旧本乃于方后云：面赤色者加葱，利止脉不出者加参。岂非抄录者之疏失于本方，而蛇足于加法乎？且减法所云去者，去本方之所有也。而此云去葱、芍、桂者，是后人之加减可知矣。

茯苓四逆汤

茯苓 人参 甘草 干姜 附子

干姜附子汤

前方去人参、甘草、茯苓。

发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烦躁者，茯苓四逆汤主之。下后复发汗，昼日烦躁不得眠，夜则安静，不呕不渴，无表症，脉微沉，身无大热者，干姜附子汤主之。此二条皆太阳坏病转属少阴也。凡太阳病而妄汗妄下者，其变症或仍在太阳，或转属阳明，或转系少阳，或系在太阴，皆是阳气为患。若汗而复下，或下而复汗，阳气丧亡，则转属少阴矣。此阳症变阴，阴症似阳，世医多不能辨。用凉药以治烦躁，鲜有不速其毙者，由不知太阳以少阴为里，少阴为太阳之根源也。脉至少阴则沉微，邪入少阴则烦躁。烦躁虽六经俱有，而兼见于太阳少阴者，太阳为真阴之标，少阴为真阴之本也。阴阳之标本，皆从烦躁见；烦躁之虚实，又从阴阳而分。如未经汗下而烦躁，属太阳，是烦为阳盛，躁为阴虚矣。汗下后烦躁属少阴，是烦为阳虚，躁为阴竭矣。阴阳不相附，故烦躁。其亡阳亡阴，又当以汗之先后，表症之解不解为之详辨，则阴阳之差多差少，不致溷淆，而用方始不误矣。先汗后下，于法为顺，而表仍不解，是妄下亡阴，阴阳俱虚而烦躁也，故制茯苓四逆，固阴以收阳。先下后汗，于法为逆，而表症反解，内不呕渴，似于阴阳自和，而实妄汗亡阳，所以虚阳扰于阳分，昼则烦躁也，故专用干姜附子，固阳以配阴。二方皆从四逆加减，而有救阳救阴之异。茯苓感天地太和之气化，不假根而成，能补先天无形之气，安虚阳外脱之烦，故以为君。人参配茯苓，补下焦之元气；干姜配生附，回下焦之元阳。调以甘草之甘，比四逆为缓，固里宜缓也。姜、附者，阳中之阳也，用生附而去甘草，则势力更猛，比四逆为峻，回阳当急也。一去甘草，一加茯苓，而缓急自别，加减之妙，见用方之神乎！

吴茱萸汤

吴茱萸 人参 生姜 大枣

少阴吐利，手足厥冷，烦躁欲死者，此方主之。按少阴病吐利，烦躁四逆者死，此何复出治方？要知欲死是不死之机，四逆是兼胫臂言，手足只指指掌言，稍甚微甚之别矣。岐伯曰：四末阴阳之会，气之大路也。四街者，气之经络也。络绝则经通，四末解则气合从。合在肘膝之间，即四街也，又谓之四关。夫四郊扰攘，而关中犹固，知少阴生气犹存。然五藏更相生，不生即死。少阴之生气注于肝，阴盛水寒，则肝气不舒而木郁，故烦躁；肝血不荣于四末，故厥冷；水欲出地而不得出，则中土不守，故吐利耳。病本在肾而病机在肝，不得相生之机，故欲死。势必温补少阴之少火，以开厥阴之出路，生死关头，非用气味之雄猛者，不足以当绝处逢生之任也。吴茱萸辛苦大热，禀东方之气色，入通于肝，肝温则木得遂其生矣。苦以温肾，则水不寒；辛以散邪，则土不扰。佐人参固元气而安神明，助姜、枣调营卫以补四末。此拨乱反正之剂，与麻黄、附子之拨帜先登，附子、真武之固守社稷者，鼎足而立也。若命门火衰，不能腐熟水谷，故食谷欲呕。若干呕、吐涎沫而头痛，是脾肾虚寒，阴寒上乘阳位也。用此方鼓动先天之少火，而后天之土自生；培植下焦之真阳，而上焦之寒自散。开少阴之关，而三阴得位者，此方是欤？

上少阴十一方，皆温散温补法。

黄连阿胶汤

黄连 阿胶 黄芩 芍药 鸡子黄

内胶烊尽少冷，内鸡子黄搅令相得，温服七合，日三服，此少阴之泻心汤也。凡泻心必藉芩、连，而导引有阴阳之别。病在三阳，胃中不和而心下痞硬者，虚则加参、甘补之，实则加大黄下之。病在少阴而心中烦不得卧者，既不得用参、甘以助阳，亦不得用大黄以伤胃矣。用黄连以直折心火，佐芍药以收敛神明，所以扶阴而益阳也。然以但欲寐之病情，而至于不得卧，以微细之病脉，而反见心烦，非得气血之属以交合心肾，甘平之味以滋阴和阳，不能使水升而火降。阴火不归其部，则少阴之热不除。鸡子黄禀南方之火色，入通于心，可以补离宫之火。用生者搅和，取其流动之义也。黑驴皮禀北方之水色，且咸先入肾，可以补坎宫之精，内合于心，而性急趋下，则阿井有水精凝聚之要也，与之相溶而成胶，用以配鸡子之黄，合芩、连、芍药，是降火归原之剂矣。《经》曰：火位之下，阴精承之。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斯方之谓欤！

猪苓汤

猪苓 茯苓 泽泻 滑石 阿胶

少阴病，得之二三日，心烦不得卧，是上焦实热，宜黄连阿胶汤清之。少阴病，欲吐不吐，心烦但欲寐，至五六日自利而渴者，是下焦虚寒，宜白通汤以温之。此少阴初病而下利，似为虚寒，至六七日反见咳而呕渴，心烦不得卧者，此岂上焦实热乎？是因下多亡阴，精虚不能化气，真阳不藏，致上焦之虚阳扰攘，而致变症见也。下焦阴虚而不寒，非姜、附所宜，上焦虚而非实热，非芩、连之任，故制此方。二苓不根不苗，成于太空元气，用以交合心肾，通虚无氤氲之气也。阿胶味厚，乃气血之属，是精不足者，补之以味也。泽泻气味轻清，能引水气上升。滑石体质重坠，能引火气下降，水升火降，得既济之理矣。且猪苓、阿胶，黑色通肾，理少阴之本；茯苓、滑石，白色通肺，滋少阴之源；泽泻、阿胶，咸先入肾，培少阴之体；二苓、滑石，淡渗膀胱，利少阴之用。五味皆甘淡，得土中冲和之气，是水位之下，土气承之也。五物皆润下，皆滋阴益气之品，是君火之下，阴精承之也。以此滋阴利水而升津，诸症自平矣。

四逆散

柴胡 枳实 芍药 甘草

少阴病四逆，泄利下重，其人或咳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者，此方主之。少阴为水火同处之藏，水火不和，则阴阳不相顺接。四肢为阴阳之会，故厥冷四逆有寒热之分，胃阳不敷于四肢为寒厥，阳邪内扰于阴分为热厥。然四肢不温，故厥者必利，先审泻利之寒热，而四逆之寒热判矣。下利清谷为寒，当用姜、附壮元阳之本；泄泻下重为热，故用白芍、枳实酸苦涌泄之品以清之。不用芩、连者，以病于阴而热在下焦也。更用柴胡之苦平者，以升散之，令阴火得以四达。佐甘草之甘凉，以缓其下重。合而为散，散其实热也。用白饮和服，中气和而四肢之阴阳自接，三焦之热自平矣。此症以泄利下重，知少阴之阳邪内扰于阴，四逆即非寒症矣。四逆皆少阴枢机无主，升降不利所致，只宜治下重，不须兼治诸症也。仲景因有四逆症，欲以别于四逆汤，故以四逆散名之。本方有咳者加五味、干姜，悸者加桂枝，腹痛加附子，泄利下重加薤白，俱非泄利下重所宜。且五味、姜、桂加五分，于附子加一枚，薤白三升，何多寡不同若是？且以散只服方寸匕，恐不济此症，此后人附会可知也。

猪肤汤

猪肤 白蜜 白粉

少阴病多下利，以下焦之虚也。阴虚则阳无所附，故下焦虚寒者，反见上焦之实热。少阴脉循喉咙，挟舌本，其支者，出络心，注胸中。凡肾精不足，肾火不藏，必循经上走于阳分也。咽痛胸满心烦者，因阴并于下，而阳并于上，水不上承于心，火不下交于肾，此未济之象。猪为水畜，而津液在肤，取其肤以治上焦虚浮之火，和白蜜、白粉之甘，泻心润肺而和脾。滋化原，培母气，水升火降，上热下行，虚阳得归其部，不治利而利自止矣。三味皆食物，不藉于草，所谓随手拈来，尽是道矣。

甘草汤

甘草

桔梗汤

甘草 桔梗

半夏汤

半夏 桂枝 甘草

苦酒汤

半夏 鸡子白 苦酒

四方皆因少阴咽痛而设也。少阴之脉循喉咙，挟舌本，故有咽痛症。若因于他症而咽痛者，不必治其咽。如脉阴阳俱紧，反汗出而吐利者，此亡阳也。只回其阳，则吐利止而咽痛自除。如下利而胸满心烦者，是下焦虚而上焦热也。升水降火，上下和调而痛自止。若无他症而但咽痛者，又有寒热之别。见于二三日，是阴火上冲，可与甘草汤，甘凉泻火以缓其热。不瘥者，配以桔梗，兼辛以散之，所谓奇之不去而偶之也。二方为正治之轻剂，以少阴为阴中之阴，脉微细而但欲寐，不得用苦寒之剂也。若其阴症似阳，恶寒而欲吐者，非甘、桔所能疗，当用半夏之辛温，散其上逆之邪，桂枝之甘温，散其阴寒之气，缓以甘草之甘平，和以白饮之谷味，或为散，或为汤，随病之意也。如咽中因痛而且伤，生疮不能言，语声不出者，不得即认为热症。必因呕而咽痛，胸中之痰饮未散，仍用半夏之辛温，取苦酒之酸以敛疮，鸡子白之清以发声。且三味相合，而半夏减辛烈之猛，苦酒缓收敛之骤，取鸡子白之润滋其咽喉，又不令泥痰饮于胸膈也。故其法以鸡子连壳置刀环中，安火上，只三沸即去滓，此意在略见火气，不欲尽出半夏之味也明矣。二方皆少少含咽，是从治缓剂。按鸡卵法太极之形，含阴阳两气，其黄走血分，故心烦不卧者用之。此仲景用药法象之义也。

上少阴七方，皆凉解法，后二方，皆温补法。

厥阴方总论

太阴以理中丸为主，厥阴以乌梅丸为主。丸者，缓也。太阴之缓，所以和脾胃之气；厥阴之缓，所以制相火之逆也。观所主诸方，治手足厥冷，脉微欲绝，而不用姜、附；下利、脉沉结，而用黄柏；心动悸、脉代结，而用生地、麦冬。总因肝有相火，当泻无补，与肾中虚阳之发，当补当温者不同耳。夫三阴皆有本经之热：太阴之热，脾家实而行胃脘之阳也；少阴之热，肾阴虚而元阳发越也；厥阴之热，肝胆热而拂郁之火内热也。举世误于传经热邪之说，遇三阴热症，漫无主张。见发热脉沉者，断为阳症，见阴脉而不治，中风下利者，妄呼为漏底伤寒。不明仲景之论，因不敢用仲景之方，非不学无术乎？

乌梅丸

乌梅 干姜 桂枝 附子 蜀椒 黄连 黄柏 人参 当归 细辛

六经惟厥阴最为难治，其本阴而标热，其体风木，其用相火，以其具合晦朔之理。阴之初尽，即阳之初出，所以一阳为纪，一阴为独，则厥阴病热，是少阳之相火使然也。火旺则水亏，故消渴；气有余便是火，故气上撞心，心中疼热；木甚则克土，故饥不欲食，是为风化；饥则胃中空虚，蛔闻食臭则出，故吐蛔。此厥阴之火症，非厥阴之伤寒也。《内经》曰：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或收或散，或逆或从，随所利而行之，调其中气，使之和平。是厥阴之治法也。仲景之方，多以辛甘、甘凉为君，独此方用酸收之品者，以厥阴主肝而属木。《洪范》云：木曰曲直，曲直作酸。《内经》曰：木生酸，酸入肝，以酸泻之，以酸收之。君乌梅之大酸，是伏其所主也。佐黄连泻心而除痞，黄柏滋肾以除渴，先其所因也。肾者肝之母，椒、附以温肾，则火有所归，而肝得所养，是固其本也。肝欲散，细辛、干姜以散之；肝藏血，桂枝、当归引血归经也。寒热并用，五味兼收，则气味不和，故佐以人参调其中气。以苦酒浸乌梅，同气相求，蒸之米下，资其谷气。加蜜为丸，少与而渐加之，缓以治其本也。仲景此方，本为厥阴诸症之法，叔和编于吐蛔条下，令人不知有厥阴之主方。观其用药，与诸症符合，岂只吐蛔一症耶？蛔为生冷之物，与湿热之气相成，故寒热互用以治之。且胸中烦而吐蛔，则连、柏是寒因热用。蛔得酸则静，得辛则伏，得苦则下，杀虫之方，无更出其右者。久利则虚，调其寒热，扶其正气，酸以收之，其利自止。愚按：厥利发热诸症，诸条不立方治，当知治法不出此方矣。

当归四逆汤

桂枝 芍药 当归 细辛 通草 甘草 大枣

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

前方加吴茱萸、生姜、酒。

此厥阴伤寒发散表邪之剂也。厥阴居两阴之交尽，名曰阴之绝阳。外伤于寒，则阴阳之气不相顺接，故手足厥冷，脉微欲绝。然相火居于厥阴之藏，藏气实热，则寒邪不能侵，只外伤于经，而内不伤藏，故先厥者，后必发热。凡伤寒初起，内无寒症，而外寒极盛者，但当温散其表，勿遽温补其表。此方用桂枝汤以解外，而以当归为君者，因厥阴主肝为血室也。肝苦急，甘以缓之，故倍加大枣，犹小建中加饴糖法。肝欲散，当以辛散之。细辛，其[①]辛能通三阴之气血，外达于毫端，比麻黄更猛，可以散在表之严寒。不用生姜，不取其横散也。通草即木通，能通九窍而通关节，用以开厥阴之阖，而行气于肝。夫阴寒如此，而仍用芍药者，须防相火之为患也。是方桂枝得归、芍，生血于营；细辛同通草，行气于卫；甘草得枣，气血以和。且缓中以调肝，则营气得至手太阴，而脉自不绝；温表以逐邪，则卫气行四末，而手足自温。不须参、术之补，不用姜、桂之燥，此厥阴之四逆，与太、少不同治，而仍不失辛甘发散为阳之理也。若其人内有久寒者，其相火亦不足。加吴萸之辛热，直达厥阴之脏；生姜之辛散，逆气于筋；清酒以温经络，筋脉不沮弛，则气血如故，而四肢自温，脉息自至矣。此又治厥阴内外两伤于寒之剂也，冷结膀胱而少腹满痛，手足厥冷者宜之。

小建中汤

桂枝 芍药 甘草 生姜 大枣 饴糖

厥阴为阖，外伤于寒，肝气不舒，热郁于下，致伤中气，故制此方以主之。凡六经外感未解者，皆用桂枝汤解外。如太阳误下，而阳邪下陷于太阴者，桂枝汤倍加芍药，以泻木邪之干脾也。此肝火上逼于心脾，于桂枝加芍药汤中更加饴糖，取酸苦以平肝脏之火，辛甘以调脾家之急，又资其谷气以和中也。此方安内攘外，泻中兼补，故名曰建。外症未除，尚资姜、桂以散表，不全主中，故称曰小。所谓中者有二：一曰心中，一曰腹中。如伤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烦者，是厥阴之气逆上冲于心[②]也。比心中疼热者稍轻，而有虚实之别。疼而热者为实，当用苦寒以泻心火；悸而烦者为虚，当用甘温以保心气。是建腹中之宫城也。伤寒阳脉涩，阴脉弦，腹中急痛者，是厥阴之逆气上侵脾胃也。比饥不欲食，食则吐蛔者为更重，而有形气之别。食即吐蛔为有形，当用酸苦以安蛔；腹中急痛为无形，当用辛寒以止痛。是建腹中之都会也。世不明厥阴之为病，便不知仲景所以制建中之理；不知胆藏肝内，则不明仲景先里后表之法。盖寒虽外来，而热从中发。必先开厥阴之阖，始得转少阴之枢；先平厥阴阴脉之弦，始得通少阳阳脉之涩。此腹中痛者，先与小建中汤，不差者，继用小柴胡汤之理也。凡腹痛而用芍药者，因相火为患。若因于虚寒者，大非所宜，故有建中、理中之别。或问：腹痛既与小建中温之，更用小柴胡凉之，先热后寒，仲景亦姑试之乎？曰：不差者，但未愈，非更甚也。先之以建中，是解肌而发表，止痛在芍药；继之以柴胡，是补中以逐邪，止痛在人参，按柴胡加减法，腹中痛者，去黄芩加芍药，其功倍于建中。可知阳脉仍涩，故用人参以助桂枝；阴脉仍弦，故用柴胡以助芍药。若一服建中而即差，则不必人参之补，亦不须柴胡之散矣。

茯苓甘草汤

桂枝 生姜 茯苓 甘草

此厥阴伤寒发散内邪之汗剂。凡伤寒厥而心下悸者，宜先治水，后治其厥，不尔水渍入胃，必作利也。此方本欲利水，反取表药为里症用，故虽重用姜、桂，而以里药名方耳。厥阴伤寒，先热者后必厥，先热时必消渴。今厥而心下悸，是下利之源，斯时不热不渴可知矣。因消渴时饮水多，心下之水气不能入心为汗，畜而不消，故四肢逆冷而心下悸也。肺为水母，肺气不化，则水气不行。茯苓为化气之品，故能清水之源。然得猪苓、泽泻则行西方收降之令，下输膀胱而为溺。桂枝、生姜则从辛入肺，使水气通于肺，以行

① 其：文富堂本、宏道堂本皆作"甚"，于义似长。

② 心：原误作"气"，今据文富堂本、宏道堂本改。

营卫阴阳，则外走肌表而为汗矣。佐甘草以缓之，汗出周身，而厥自止，水精四布，而悸自安。以之治水者，即所以治厥也。凡厥阴之渴在未汗时，太阳之渴在发汗后。如伤寒心悸，汗出而渴者，是水气不行，而津液又不足，须小发汗以散水气，故用五苓。伤寒心悸无汗而不渴者，津液未亏，故可用此方大发其汗。五苓因小发汗故少佐桂枝，不用生姜用白术者，恐渍水入脾也。此用姜、桂与茯苓等分，而不用芍药、大枣，是大发其汗。佐甘草者，一以协辛发汗，且恐水渍入胃也。厥阴厥而不利，与见厥复利者，因热少而不能消水，水渍入胃，故仲景言其症而未及治法。与本方汗之则利自止，是下者举之之义也。本方为汗家峻剂，与麻黄汤义异，而奏捷则同。因水气在心下而不在皮毛，故不用麻黄；悸而不喘，故不用杏仁；且外不热而内不渴，故不用小青龙。仲景化水发汗之剂，不同如此。

按伤寒汗出而渴，是伤寒、温病分歧处，大宜着眼。要知不恶寒反恶热者，即是温病；有水气而心下悸，尚是伤寒。若无水气，则五苓燥热，即温病发火之药矣。

炙甘草汤

炙甘草 人参 阿胶 麻仁 桂枝 麦冬 生姜 大枣 清酒 生地

厥阴伤寒，则相火内郁，肝气不舒，血室干涸，以致营气不调，脉道涩滞而见代结之象。如程郊倩所云：此结者不能前而代替，非阴盛也。凡厥阴病，则气上冲心，故心动悸。此悸动因于脉代结，而手足不厥，非水气为患矣。不得甘寒多液之品以滋阴而和阳，则肝火不息，而心血不生。心不安其位，则悸动不止；脉不复其常，则代结何以调？故用生地为君，麦冬为臣，炙甘草为佐，大剂以峻补真阴，开来学滋阴之一路也。反以甘草名方者，藉其载药入心，补离中之虚以安神明耳。然大寒之剂，无以奉发陈、蕃秀之机，必须人参、桂枝，佐麦冬以通脉，姜、枣佐甘草以和营，胶、麻佐地黄以补血，甘草不使速下，清酒引之上行，且生地、麦冬得酒力而更优也。

烧裩散

男女交媾而病传焉，奇病也。其授者始因伤寒，而实种于欲火，其受者因于欲火，而实发于阴虚，此阴阳易之病所由来也。无恶寒发热之表，无胃实自利之症。此因两精相搏，而当时即发，与冬不藏精，春必病温者不同。夫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阴虚者阳必凑之，故少气而热上冲胸；气少不得运，故头重不举，身体皆重；邪中于阴，故阴中拘挛；冲任脉伤，故少腹里急；精神散乱，故目中生花；动摇筋骨，故膝胫拘急；病由于肾，毒侵水道，故小便不利。谅非金石所能愈，仍须阴阳感召之理以致之。裩裆者，男女阴阳之卫。卫乎外者，自能清乎内。感于无形者，治之以有形。取其隐内，烧而服之，形气相感，小便即利。阴头微肿，浊阴走下窍而清阳出上窍，欲火平而诸症自息矣。男服女，女服男，然更宜六味地黄汤合生脉散治之。

六经方余论

既论制方之大法，又分六经之方以论之，亦云详矣。而定方不同之故，更不可不辨也。夫风寒暑湿之伤人，六经各有所受，而发见之脉不同。或脉同而症异，或脉症皆同而主症不同者，此经气之有别也。盖六经分界，如九州之风土，人物虽相似，而衣冠、饮食、言语、性情之不同，因风土而各殊。则人身表里之寒热虚实，亦皆因经气而异矣。如太阳一经，寒热互呈，虚实递见，治之者，当于表中顾里，故发表诸方，往往兼用里药。阳明之经主实热，治者当于实中防虚，故制攻下诸方，而又叮咛其不可轻用。少阳之经气主虚热，故立方凉解，每用人参。太阴之经气主虚寒，故立方温补，不离姜、附。少阴之经气多虚寒，故虽见表热而用附子，亦间有虚热，故亦有滋阴之剂。厥阴之经气主实热，故虽手足厥冷，脉微欲绝，而不用姜、附。然此为无形之实热，与阳明有形之实热径庭矣。仲景制方，因乎经气，《内经》审其阴阳，以别刚柔，阳病治阴，阴病治阳，定其气血，各守其乡之理也。所以表里攻补阴阳之品，或同或异者，亦因其经气血之多少而为之定剂耳。请再以表里论之：三阳主表而有里，三阴主里而无表，何也？太阳为五藏之主，

以胸中为里，以少阴为里；阳明为六府之主，以腹中为里，以太阴为里；少阳为十一藏所决之主，故胸腹皆为其里而无定位，以厥阴为里，犹远筹于帷幄也。治三阳者，既顾心腹之里，又顾三阴之里，所以阳经之方倍于阴经。而阳有多少，病有难易，所以阳明之方不及太阳，少阳之方更少于阳明也。三阴非无表症也，而谓其无表。故少阴之一身尽热，无非太阳渐外之阳；太阴之四肢烦疼，原是胃脘之所发；厥阴之厥而发热，畴非三焦胆甲之气也。第不头痛项强，胃家不实，不口苦目眩，定其为阴经耳。三阴之表自三阳来，所以三阴表剂，仍用麻黄、桂枝为出路。太阴之芍药，少阴之附子，厥阴之当归，得互列于表剂之间，并行而不悖。此《内经》阴阳、表里、雌雄相输应之义也。

麻黄升麻汤

麻黄 升麻 黄芩 知母 石膏 芍药 天冬 干姜 桂枝 当归 茯苓 白术 玉竹 甘草

六经方中，有不出于仲景者。合于仲景，则亦仲景而已矣。若此汤其大谬者也。伤寒六七日，大下后，寸脉沉而迟。夫寸为阳，主上焦，沉而迟，是无阳矣。沉为在里，则不当发汗；迟为藏寒，则不当清火。且下部脉不至，手足厥冷，泄利不止，是下焦之元阳已脱，又咽喉不利吐脓血，是上焦之虚阳无依而将亡，故扰乱也。如用参、附以回阳，而阳不可回，故曰难治，则仲景不立方治也明矣。此用麻黄、升麻、桂枝以散之，汇集知母、天冬、黄芩、芍药、石膏等大寒之品以清之，以治阳实之法治亡阳之症，是速其阳之毙也。安可望其汗出而愈哉！用干姜一味之温，苓、术、甘、归之补，取玉竹以代人参，是犹攻金城高垒，而用老弱之师也。且用药至十四味，犹广罗原野，冀获一兔，与防风通圣等方，同为精工侥幸之符也。谓东垣用药多多益善者，是不论脉病之合否，而殆为妄谈欤！

伤寒贯珠集

清·尤怡　著
肖永芝　校注

校注说明

《伤寒贯珠集》是《伤寒论》的著名注本之一，本书以其编著新颖、结构严谨、论说精辟、注释简明、切合临床等特色而倍受医林推崇，作为研究伤寒学说的重要文献，至今仍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本书作者尤怡，字在泾，号鹤年、拙吾，别号饲鹤山人，江苏长洲（今属吴县）人。生年不详，卒于乾隆十四年己巳（1749）。从现存资料分析，其主要活动年代约在康熙末年至乾隆中叶间，与叶天士、徐灵胎、王晋三等先后齐名。

尤在泾的《伤寒贯珠集》，注重临床运用，开辟了以法类证的新途径。其学术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以法类证，独辟蹊径* 《伤寒论》问世不久，由于兵火战乱的洗劫，原书已散佚不全，幸得王叔和编次而保留下来，后又经林亿等整理，成无己注解，至明清注家益多，遂引起了有关编排次序的争论。维护旧论派认为，王叔和的编次体现了仲景原貌；错简重订派则大唱反调。尤氏不囿于二派之争，从临床实际出发，以辨证施治为原则，将《伤寒论》原文重新编次，并适当揉进《金匮》的有关条文，以六经分篇，每经首订条例大意，经下统法，法下赅方证，附系注解，对法、证的排列组合，则遵循先主法主证，后变法变证，最后为类证的原则。如此环环相扣，层层设防，可谓用心良苦。

全书篇幅最多的是《太阳篇》。尤氏将太阳病的治法分为正治、权变、斡旋、救逆、类病法五种，提其纲而挈其领，使千头万绪的太阳病总归一贯，类属清晰，犹如"百八轮珠，个个在手"，这就是以"贯珠"二字名书的缘由。

此外，尤氏本着以法类证、以证论治的原则，将《伤寒论》的部分条文重新编排，使它们顺装和拍，辞明义晓。如《伤寒论》的"伤寒五六日，中风，往来寒热，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食……小柴胡汤主之"一条原文，本在《太阳篇》，尤氏将它移至《少阳篇》中，既填补了少阳病提纲之不足，还充实了少阳病的主要内容。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尤氏将《金匮要略》的部分条文移入本书，仅《太阳类病法》一节就掺进了《金匮》的五条原文。这种编制方法，别开生面，既保持了仲景学术体系的完整性，又扩大了《伤寒论》辨证施治的范畴。

2. *经络脏腑，解析六经* 对伤寒六经的实质问题，历代学者看法不一，或囿于经络，或偏于脏腑，或执于气化，虽各有所长，终难免失于偏颇。尤氏取众家之长，择善而从，充分吸取《内经》理论的精髓，分别用经络、脏腑学说解析六经。例如三阳病以经、脏立论，三阴病从经、腑立说，较为完善地阐明了六经的机制，颇具新义。

在对《少阳正治法·小柴胡汤证九条》作注时，尤氏指出："胸胁苦满，少阳之脉，其直者从缺盆下腋循胸过季胁故也。"在《太阴诸法·太阴脏病脉证治六条》的注文中也有"太阴之脉，入腹属脾络胃，上膈挟咽……"等语，都是用经络的循行部位来解析伤寒经病的机理，发微阐幽，耐人寻味。

脏腑学说是中医的重要理论之一，《伤寒论》原文文简义深，已初具脏腑辨证的雏形。尤氏深味仲景立说本旨，从脏腑的生理、病理角度来阐发六经实质。例如他对阳明病提纲一条是这样注解的："胃者，汇也，水谷之海。为阳明之腑也。胃家实者，邪热入胃，与糟粕相结而成实，非胃气自盛也。"从胃肠生理功能失调出发，揭示了邪热入内，与糟粕互结，致使传导失职而成阳明腑证的病机。这种训释，切中肯綮，绝无浮夸或狭隘之弊。

3. *三纲鼎立，斥之异端* 伤寒三纲鼎立之说，始于成无己、许叔微，成于方有执、喻嘉言。他们

认为太阳病分为"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三类证候，仲景立桂枝汤、麻黄汤、大青龙汤，鼎足三纲大法以分治之。尤氏对这种曲解仲景原意的三纲学说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在《太阳权变法第二·大青龙汤脉证二条》的注文中，斥责方、喻二氏"炫新说而变旧章"，并进一步指出："以愚观之，桂枝主风伤卫则是，麻黄主寒伤营则非，盖有卫病而营不病者，未有营病而卫不病者。"《太阳正治法第一·桂枝汤脉证七条》中又说："寒之浅者，仅伤于卫；风而甚者，并及于营；卫之实者，风亦难泄；卫而虚者，寒犹不固。"因而主张运用麻黄汤、桂枝汤两方，必须掌握有汗、无汗之关键，而不必执营卫之孰虚、孰实，以证伤寒、中风之殊，更不能受两者字面的限制。大青龙汤方证中还提出了"中风而或表实亦用麻黄，伤寒而或表虚亦用桂枝。"的观点。这些论证，允正贴切，与柯琴的观点不谋而合，比较符合临床实际。

4. *伤寒六经，统括杂证*　《伤寒论》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著作？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王安道《医经溯洄集·张仲景伤寒立法考》称："仲景专为即病之伤寒设，不兼为不即病之温暑设也。"而柯琴则在《伤寒论翼》自序中明确指出："仲景杂病，即在《伤寒论》中。且伤寒中又最多杂病杂其间，故伤寒与杂病合论，则伤寒、杂病之证治井然。"纵览《伤寒贯珠集》全书，尤怡是赞同柯氏观点的。他在《太阳权变法第二·伤寒里虚法先补里二条》的注文中指出："仲景御变如此，谁谓《伤寒》非全书哉？"《太阳救逆法第四·论结胸脏结之异三条》还强调："脏结之证，不特伤寒，即杂证亦有之。"尤氏不仅从理论上反复论证六经统治杂证的观点，在临床上也常用伤寒方以治杂证，并且屡见奇效，这从他的《静香楼医案》中可窥一斑。

5. *风寒之邪，六经俱受*　风寒之邪，首中太阳经，继而自表及里，由阳至阴，顺序内传。尤氏根据《伤寒论》六经均有中风脉法及治法的理论，在《阳明正治法第一·阳明病风寒不同证治八条》中论述"风寒中人，无有常经，是以伤寒不必定自太阳，中寒不必定自三阴。论中凡言阳明中风、阳明病若中寒及少阳中风、太阴少阴厥阴中风等语，皆是本经自受风寒之证，非从太阳传来者也。"进而提出了寒邪可以不通过太阳而径中阳明、少阳或三阴，从而出现各经表证，病在三阳有经、腑之分，在三阴有经、脏之别，而六经自感风寒均在经证阶段，以三阳来说，不能与直中混淆等观点。

六经自感风寒，表证未必相同，治疗方法也各有差异，以太阳经证最为典型，治法较为完备。其他各经，如少阳居半表半里，证见往来寒热者，有小柴胡汤法，或偏表较多，则属柴胡桂枝汤法。又如少阴统摄心肾，与太阳互为表里，若肾虚复感外邪，则用麻黄附子细辛汤温经散寒等等，不一而足。这些理论，精审详明，可师可法，实为尤氏所独创。

6. *旁征博引，析疑明理*　尤氏著《伤寒贯珠集》，共采数十家之说，包括王冰、孙思邈、成无己、朱肱、李杲、王好古、柯琴等著名医家。拾前人之遗，纠前人之误，释前人之疑，取其精要以阐发仲景奥旨。例如《太阳救逆法第四·痞证七条》，尤氏注曰："按成氏云：'心下硬，按之痛，关脉沉者，实热也；心下痞，按之濡，关上浮者，虚热也，与大黄黄连以导其虚热。'成氏所谓虚热者，对燥屎而言，非阴虚、阳虚之谓。"这样的注释，既取他人之长，又有所发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伤寒贯珠集》成书于清·雍正七年(1729)，早期以抄本形式流传民间，至嘉庆十五年(1810)，由朱陶性以活字板印成，从此盛行于世。在不到三百年的时间内，屡经翻刻，因此版本的流变状况较为复杂。据《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所载，现存版本约有十八种左右。经反复甄别比较，确定以下几种为本次校勘所采用的版本：

底本为清·嘉庆十五年庚午(1810)朱陶性活字本(简称朱本)。

朱本现藏于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等处，由朱氏依据早期抄本印成，为本书始刊本，现存的多数版本均来源于朱本及其翻刻本，因此它是最接近原作面貌的版本。由于当时印数较少，加之时代久湮，目前国内所剩不多，因而尤显珍贵，是公认的善本之一。为了保持本书原韵，遵

循校勘学上版本选择从古、从早、从精、从全的原则，确定朱本为本次校勘的底本。

主校本为清·光绪三十四年戊申(1908)冯若海藏绿丝栏抄本(简称冯本)。

冯本现藏于北京图书馆，是据清末名医、一代伤寒大家陆懋修(字九芝)的批校本重抄的。据此本的陆氏序文所述，光绪五年己卯(1879)，陆氏得到本书的一个抄本，当即命仆录出，装订成四册。五年后又觅得朱本，遂将抄本据朱本精心校勘，并手批加注，作序题识，收藏于书室世补斋内。陆氏校勘精审，评注公充中肯，对尤氏之说有独到发挥，故其抄本也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光绪三十四年，冯若海借得陆氏抄本，完全据之重抄，甚至连"书中批点，悉依陆氏"(《重抄贯珠集凡例》)，故冯本基本反映了陆懋修校注本书的原样，是与朱本差异较大的另一系统的版本。

参校本采用了日本文政九年(1826)小川氏校刻本(简称文政本)、苏州会文堂刻本(简称会文本)、清末广州惠济仓刻本(简称惠济本)。

此三本在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均有藏，由于它们都是朱本的重刻本，翻刻时从不同角度纠正了朱本中的某些错误，故选作参校本。

旁校本采用了《金匮要略心典》(清·雍正十年壬子(1732)遂初堂刻本)、《金匮翼》(清·嘉庆十八年癸酉(1813)赵亮彩刻本)、《医学读书记》(清·嘉庆十九年甲戌(1814)松风阁刻本)、《静香楼医案》(中国医学大成本)。

尤氏一生著述丰富，诸书间互相阐发，互为补充。例如《医学读书记》中就有《伤寒贯珠集》的许多内容，而《金匮要略心典》、《金匮翼》与《伤寒贯珠集》则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故均用作旁校本。

他校本选用了《素问》、《灵枢》、《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以及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王冰《元和纪用经》、孙思邈《千金要方》、王焘《外台秘要》、王肯堂《证治准绳》等数十部著作。

本次校注《伤寒贯珠集》，以卫生部颁发的《中医古籍校注通则》为指针。校勘力求不误不漏，尽可能恢复原书面貌；注释以《说文》、《尔雅》等训诂专书为依据，以准确精当、简明有据为大要，注意保持医理与文理的统一；以统一的校勘、训诂术语作为校文、注文格式；校文与注文合一，统一编码，置于该页之末；底本有明显的错、讹、衍、倒而校本不误者，据校本改正并出校说明；底本中的避讳字和异体字，径改，不复出校；底本不误而校本有误者，不改，一般不出校；底本与校本互异而两可者，一仍底本，出校列举各本异文；凡书中引文，均用他校本进行对校，引文与原文有异，一律不改底本，仅在引文有违原文本旨或文义不通时，出校予以说明；注释力求本证，次以旁证，宁可缺如，力避曲说；对生僻字、通假字、古今字等，均分别作简要注释，必要时用直音法和汉语拼音标明读音；对深奥难懂的词语，参考训诂专书作注，凡引书证，必复核原文；对医理难明之处，根据中医经典著作的理论予以训解；注明书中人物典故资料的来源或出处；加注说明重要引文的出处，有选择地介绍引书的作者简况；卷二至卷八的目录原分别位于各卷之首，今据冯本统一移至正文之前总目录之下。

序

尝读仲景先师《伤寒论》，序曰："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秉五常，以有五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元冥幽微[①]，变化难极。自非才高识妙，安能探其理致哉！"医学之难，有自来矣。其曰："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阳阴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一十六卷。虽未能尽愈诸疾，庶可以见病知原。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观此则知其探索钩提[②]，实究天人合一之理，是以立法制方，神妙不测，持脉辨证，不可思议，故后世尊之为医圣。自晋·叔和分为二书，割裂颠倒，冠以《序例》。后贤有窥其谬妄者，削例辨驳[③]，率意改编，各成一家言，虽亦有裨后学，要不能无买椟还珠[④]之弊。况乎立言愈多，其理愈晦，致学者益增歧路之悲，遂不免追憾于叔和矣。饲鹤山人[⑤]尤在泾先生所注《伤寒贯珠集》八卷，汇诸家之学，悟仲景之意，遂能提其纲，挈其领，不愧轮珠在手。惜乎其书尚未镂板，世之传写者，不无亥豕之误[⑥]。兹细加校核，用活字板印成，以公同好云。

嘉庆庚午畅月[⑦]二然朱陶性识

① 元冥幽微：即玄冥幽微，这里指人体的生理和病理变化玄妙隐微，幽深奥妙。清代避康熙玄烨讳，改"玄"为"元"。

② 探索钩提：即探微索隐，钩玄提要。探求、阐发深奥隐秘的道理。

③ 削例辨驳：删去《伤寒论》的《序例》部分，辨识错杂的内容。驳，混杂。

④ 买椟(dú 读)还珠：形容迷惑于表面的华丽而忽略了实际，即舍本求末的意思。语本自《韩非子·外储说》。椟：木匣子。

⑤ 饲鹤山人：尤怡的别号。尤怡性情恬淡沉静，在著述行医之余，常以读书浇花、饲鹤养鱼为乐，因自号"饲鹤山人"。

⑥ 亥豕之误：将"亥"字写成"豕"字之类的错误。语本自《吕氏春秋·察今》。

⑦ 畅月：指仲冬十一月。《礼记·月令》："仲冬之月……命之曰畅月。"

目　录

伤寒贯珠集卷之一

辨列太阳条例大意……（427）

太阳正治法第一计三十三条，方七道 ……（427）

太阳病脉证三条……（427）

桂枝汤脉证七条……（428）

桂枝汤方

桂枝汤禁三条……（430）

麻黄汤脉证七条……（430）

麻黄汤方

合病证治六条……（431）

葛根汤方 葛根加半夏汤方 黄芩汤方 黄芩加半夏生姜汤方 白虎汤方

辨伤寒受病阴阳不同一条……（432）

太阳病愈时及欲解之候与传经之证六条……（432）

太阳权变法第二计二十三条，方十三道 …（433）

不可发汗例十条……（433）

桂枝二越婢一汤脉证一条……（434）

桂枝二越婢一汤方

桂枝麻黄各半汤脉证一条……（434）

桂枝麻黄各半汤方

大青龙汤脉证二条……（434）

大青龙汤方

小青龙汤脉证二条……（435）

小青龙汤方

十枣汤证治一条……（436）

十枣汤方

五苓散证治一条……（436）

五苓散方

表实里虚四逆汤先救里一条……（437）

四逆汤方

阳微先汗阴微先下随脉施治一条……（437）

调胃承气汤方

伤寒里虚法先补里二条……（437）

小建中汤方 炙甘草汤方

结阴代阴脉法一条……（437）

太阳斡旋法第三计三十一条，方十九道 …（438）

服桂枝汤后证治六条……（438）

桂枝二麻黄一汤方 白虎加人参汤方 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方 甘草干姜汤方 芍药甘草汤方

发汗后脉证治法十五条……（439）

桂枝加附子汤方 桂枝甘草汤方 真武汤方 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方 厚朴生姜甘草半夏人参汤方 芍药甘草附子汤方 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方

发汗吐下解后病脉证治三条……（441）

旋覆代赭石汤方 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方

太阳传本证治七条……（442）

茯苓甘草汤方 桃核承气汤方 抵当汤方 抵当丸方

伤寒贯珠集卷之二

太阳救逆法第四计六十三条①，方二十七道 ……（444）

论结胸脏结之异三条……（444）

论结胸及痞之源一条……（444）

论结胸证治十条……（444）

大陷胸汤方 大陷胸丸方 小陷胸汤方 文蛤散方 三物白散方

痞证七条……（446）

大黄黄连泻心汤方 附子泻心汤方 半夏泻心汤方 生姜泻心汤方 甘草泻心汤方

懊侬烦满证治② 六条 ……（448）

栀子豉汤方 栀子甘草豉汤方 栀子生姜豉汤方 栀子厚朴汤方 栀子干姜汤方

下利脉证五条……（449）

葛根黄连黄芩汤方③ 桂枝人参汤方 赤石脂禹余粮汤方

下后诸变证治八条④ ……（450）

桂枝去芍药汤方 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方⑤ 桂枝加厚朴杏仁汤方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方

① 六十三条：原作"六十四条"，据正文实有条文数改。

② 证治：二字原脱，据冯本及正文补。

③ 葛根黄连黄芩汤方：此八字原在"桂枝人参汤"后，据正文移此。

④ 八条：原作"九条"，据正文实有条文数改。

⑤ 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方：此十字原在"桂枝加厚朴杏仁汤方"后，据正文移此。

误汗下及吐后诸变脉证十三条…… (452)
干姜附子汤方 茯苓四逆汤方 黄连汤方
火逆十条…… (454)
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方 桂枝去芍药加蜀漆龙骨牡蛎救逆汤方 桂枝加桂汤方
太阳类病法第五计三十三条,方八道 …… (455)
温病一条…… (455)
风温一条…… (455)
痉病七条…… (456)
桂枝加葛根汤方
湿病五条…… (457)
风湿四条…… (457)
桂枝附子汤方 甘草附子汤方
暍病三条…… (458)
霍乱十一条…… (459)
四逆加人参汤方 理中丸方 四逆加猪胆汁汤方
饮证一条…… (460)
瓜蒂散方
伤寒贯珠集卷之三
辨列阳明条例大意…… (462)
阳明正治法第一计四十九条①,方四道 … (462)
阳明腑病证十二条…… (462)
调胃承气汤证四条…… (463)
小承气汤证二条…… (464)
小承气汤方
大承气汤证九条…… (464)
大承气汤方
白虎加人参汤证三条…… (465)
阳明经病脉因证治十一条…… (466)
阳明病风寒不同证治八条…… (467)
吴茱萸汤方
伤寒贯珠集卷之四
阳明明辨法第二计二十四条,方四道 …… (469)
表里虚实生死之辨九条…… (469)
猪苓汤方
阳明可下不可下之辨十五条…… (470)
蜜煎导方 猪胆汁方② 麻仁丸方
阳明杂治法第三计九条,方三道…… (472)
发黄证治七条…… (472)
茵陈蒿汤方 栀子檗皮汤方 麻黄连轺赤小豆汤方
蓄血证治③ 二条 …… (473)
伤寒贯珠集卷之五
辨列少阳条例大意…… (474)
少阳正治法第一计一十六条,方一道 …… (474)
少阳证一条…… (474)
小柴胡汤证九条…… (474)
小柴胡汤方
少阳汗吐下之禁二条…… (476)
辨少阳邪气进退之机四条…… (476)
少阳权变法第二计四条 …… (476)
柴胡桂枝汤证一条…… (476)
柴胡桂枝汤方
柴胡桂枝干姜汤证一条…… (477)
柴胡桂枝干姜汤方
柴胡加芒硝汤证一条…… (477)
柴胡加芒硝汤方
大柴胡汤证一条…… (477)
大柴胡汤方
少阳刺法第三计四条 …… (478)
少阳刺法四条…… (478)
伤寒贯珠集卷之六
辨列太阴条例大意…… (479)
太阴诸法计十条,方二道…… (479)
太阴脏病脉证治六条…… (479)
桂枝加芍药汤方 桂枝加大黄汤方
太阴经病证治二条…… (480)
太阴经脏俱病一条…… (480)
太阴病愈期一条…… (480)
伤寒贯珠集卷之七
辨列少阴条例大意…… (481)
少阴诸法计四十五条,方十五道 …… (481)
少阴脉证四条…… (481)
少阴清法七条…… (481)
黄连阿胶汤方 四逆散方 猪肤汤方 苦酒汤方 苦草汤方 桔梗汤方 半夏散及汤方
少阴下法三条…… (483)
少阴温法十五条…… (483)
麻黄附子细辛汤方 麻黄附子甘草汤方 附子

① 四十九条:原作"五十条",据文政本及正文实有条文数改。

② 猪胆汁方:此四字原在"麻仁丸方"后,据正文移此。

③ 治:原脱,据冯本及正文补。

汤方 真武汤方① 通脉四逆汤方 白通汤方 白通加猪胆汁汤方 桃花汤方
少阴生死法十二条……（486）
少阴病禁四条……（487）
伤寒贯珠集卷之八
辨列厥阴条例大意……（488）
厥阴诸法计六十二条，方十道 ……（488）
厥阴病脉证五条……（488）
厥阴进退之机九条……（489）
厥阴生死微甚之辨十五条……（490）
厥阴清法五条……（491）
白头翁汤方
麻黄升麻汤方……（491）
厥阴温法十条……（492）
乌梅丸方 当归四逆汤方 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方 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方
厥阴病禁二条……（494）
简误九条……（494）
差后诸病七条……（494）
烧裩散方 枳实栀子豉汤方 牡蛎泽泻散方 竹叶石膏汤方

① 真武汤方：文政本作"真武汤加减法"，意长。

伤寒贯珠集卷之一

太阳篇上

辨列太阳条例大意

伤寒一证，古称大病，而太阳一经，其头绪之繁多，方法之庞杂，又甚于他经，是以辨之非易，然非不可辨也。盖太阳之经，其原出之病，与正治之法①，不过二十余条而已，其他则皆权变法、斡旋法、救逆法、类病法也。假使治伤寒者，审其脉之或缓或急，辨其证之有汗无汗，而从而汗之解之，如桂枝、麻黄等法，则邪却而病解矣。其或合阳明，或合少阳，或兼三阳者，则从而解之清之，如葛根、黄芩、白虎等法，亦邪分而病解矣。此为正治之法。顾人气体有虚实之殊，脏腑有阴阳之异，或素有痰饮痞气，以及咽燥淋疮汗衄之疾，或适当房室金刃产后亡血之余，是虽同为伤寒之候，不得竟从麻桂之法矣，于是乎是小建中、炙甘草、大小青龙及桂枝二麻黄一等汤也。是为权变之法。而用桂枝、麻黄等法，又不能必其无过与不及之弊，或汗出不彻，而邪不外散，则有传变他经，及发黄蓄血之病；或汗出过多，而并伤阳气，则有振振摇地、肉瞤筋惕等证。于是乎有可更发汗、更药发汗，及真武、四逆等法也。是为斡旋之法。且也医学久芜，方法罕熟，或当汗而反下，或既下而复汗，以及温针、艾灼、水噀②，种种混施，以致结胸痞满，挟热下利，或烦躁不得眠，或内烦饥不欲食，或惊狂不安，或肉上粟起，于是乎有大小陷胸、诸泻心汤、文蛤散等方也。此为救逆之法。至于天之邪气，共有六淫，太阳受邪，亦非一种，是以伤寒之外，又有风温③、温病、风湿、中湿、湿温、中暍、霍乱等证，其形与伤寒相似，其治与伤寒不同，于是乎有桂附④、术附⑤、麻黄、白术⑥、瓜蒂、人参、白虎等方。此为伤寒类病法也。夫振裘者必挈其领，整网者必提其纲⑦，不知出此，而徒事区别，纵极清楚，亦何适于用哉。兹略引大端于前，分列纲目于后，而仲景之方与法，罔不备举。然后太阳一经，千头万绪，总归一贯，比于百八轮珠，个个在手矣。六经仿此，详见各篇。

太阳正治法第一计三十三条

太阳病脉证三条

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

人身十二经络，本相联贯，而各有畔界，是以邪气之中，必各有所见之证与可据之脉，仲景首定太阳脉证曰脉浮、头项强痛、恶寒。盖太阳居三阳之表，而其脉上额交巅，入络脑，还出别下项，故其初病，无论中风、伤寒，其脉证皆如是也。后阳明篇云：阳明之为病，胃家实也。少阳篇云：少阳之为病，口苦、咽干、目眩也。三阴篇云：太阴之为病，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少阴之为病，脉微细，但欲寐。厥阴之为病，消渴，气上冲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即吐蛔。暨本文共六条，递举六经受病之脉证，故柯氏⑧目为六经之纲领，而此则为太阳之纲领也。然阳明条下无口干恶热之文，少阳证中无往来寒热之目，少阴欲寐，仅举一端，太阳、

---

① 正治之法：即太阳正治法。以汗法立论，包括脉缓有汗之桂枝汤、脉紧无汗之麻黄汤，或合阳明、少阳，或兼三阴，用解表清里之法，均属正治法。

② 水噀(xùn 迅)：含水喷洒病人，是古代的一种退热疗法。

③ 风温：这里指伤寒误治所致的坏证之一，与后世的外感风温不同。

④ 桂附：桂枝附子汤的简称。

⑤ 术附：白术附子汤的简称。

⑥ 白术：这里指白术汤。

⑦ 振裘者必挈其领，整网者必提其纲：比喻办事必须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振，抖动；挈，用手提着；纲，提网的总绳，引申为事物的关键部分。

⑧ 柯氏：即清代名医柯琴。字韵伯，号似峰，浙江慈溪文亭(今属余姚)人。曾著《内经合璧》一书，已佚。另有《伤寒论注》、《伤寒论翼》、《伤寒附翼》(合称《伤寒来苏集》)传世，是历代研究、注疏《伤寒论》的上乘之作。

厥阴，多言脏病，学者参合他条，毋徒执一可也。

太阳病，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名为中风。

此太阳中风之的脉的证[①]也。太阳篇中，原有伤寒、中风、风温、温病、中湿、风湿、湿温、痉、暍等证，仲景盖以诸病皆有发热，皆能传变，与伤寒同，其实所受之邪则不同，故特列而辨之，所以清伤寒之源也。王叔和氏分出痉、湿、暍三种，以为与伤寒相似，宜应别论。其中风、风温等病，仍汇太阳篇中。要之中风、风温、温病，虽并得称伤寒，而其病发之状，与治之之法，实与伤寒不同，叔和汇列于此者，又以正中风、风温、温病之始也。然详仲景篇中，每多风寒互举之处，似有不容分别而出之者，岂非以风寒之气恒相兼，与阴阳之致可互参耶？余故以中风、伤寒并列于此，而风温、温病则隶于类病法下，遵先圣之旨也。至于汗出脉缓之理，成氏[②]暨诸贤所谓风性解缓而卫不外固者韪[③]矣，兹不复赘。

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曰伤寒。

此太阳伤寒之的脉的证也。与前中风条参之自别。盖风为阳邪，寒为阴邪，阳气疾，阴气徐，故中风身热，而伤寒不即热也。风性解缓，寒性劲切，故中风汗出脉缓，而伤寒无汗脉紧也。恶寒者，伤于寒则恶寒，犹伤于风则恶风，伤于食则恶食也。体痛呕逆者，寒伤于形则痛，胃气得寒则逆也。然窃尝考诸条，中湿、风湿，并兼体痛；中风、中暍，俱有恶寒。风邪上壅，多作干呕；湿家下早，亦成哕逆。故论太阳伤寒者，当以脉紧无汗、身不即热为主，犹中风以脉缓多汗、身热为主也。其恶寒体痛、呕逆，则以之合证焉可耳；不言无汗者，以脉紧该[④]之也。此二条乃太阳病之条目也。

桂枝汤脉证七条

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⑤]，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啬啬恶寒，淅淅恶风，翕翕发热，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

太阳中风者，阳受风气而未及乎阴也，故其脉阳浮而阴弱。阳浮者，不待闭郁而热自发；阴弱者，不必攻发而汗自出。所以然者，风为阳邪而上行，卫为阳气而主外，以阳从阳，其气必浮，故热自发；阳得风而自强，阴无邪而反弱，以弱从强，其气必铦，故汗自出；啬啬恶寒，淅淅恶风者，肌腠疏缓，卫气不谐，虽无寒而若不能御，虽无风而常觉洒淅也；翕，越也，动也，盛也，言其热时动而盛，不似伤寒之一热至极也；鼻鸣干呕，不特风气上壅，亦邪气暴加，里气上争之象。是宜桂枝汤助正以逐邪，抑攘外以安内也。

桂枝汤方

桂枝三两，去皮 甘草二两，炙 芍药三两 生姜三两，切 大枣十二枚，擘

上[⑥] 五味咀，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适寒温，服一升。服已须臾，啜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温覆令一时许，遍身漐漐[⑦]，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后服，不必尽剂；若不汗，重服，依前法；又不汗，后服小促[⑧]，半日许，令三服尽。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时[⑨]观之，服一剂尽，病证犹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者，乃服至二三剂。禁生冷、粘滑、肉面、五辛、酒酪、臭恶等物。

按：风之为气，能动阳气而泄津液，所以发热汗自出，与伤寒之发热无汗不同。此方用桂枝发散邪气，即以芍药摄养津气；炙甘草合桂枝之辛，足以攘外，合芍药之酸，足以安内；生姜、大枣、甘辛相合，补益营卫，亦助正气去邪之用也。

---

① 的脉的证：的(dì 地)，靶心，引申为主要的。的脉的证即主脉主证，指各经病证的提纲，如太阳病的提纲为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等。

② 成氏：即金代医家成无己。成氏所撰《注解伤寒论》一书，开注释《伤寒论》之先河，另著《伤寒明理论》，对伤寒学说多有发挥。

③ 韪(wěi 委)：是，对。《说文·是部》："韪，是也。"

④ 该：通"赅"，包括、概括的意思。

⑤ 阳浮而阴弱：脉象轻按呈浮象，重按则弱而无力。一说当指寸脉浮，关脉弱。

⑥ 上：原文系从右至左竖排，故指前文为"右"，今改从上至下横排，凡遇此类"右"字，均改为"上"，不再逐一注明。

⑦ 漐漐：汗出貌。《广韵·缉韵》："漐，汗出貌。"

⑧ 小促：据《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第五》的同条原文，桂枝汤服法"小促"下当有"其间"二字。小促其间，谓稍微缩短服药的间隔时间。

⑨ 周时：指一昼夜二十四小时。

盖以其汗出而邪不出，故不用麻黄之发表，而以桂枝助阳以为表；以其表病而里无热，故不用石膏之清里，而用芍药敛阴以为里。此桂枝汤之所以异于麻黄、大青龙也。服已须臾，啜稀粥一升余，所以助胃气，即所以助药力，盖药力必藉胃气以行也。温覆令微汗，不使流漓如水者，所谓汗出少者为自和，汗出多者为太过也。一服汗出病差，停后服者，中病即止，不使过之以伤其正也。若不汗，后服小促，及服至二三剂者，期在必克，以汗出为和而止也。仲景示人以法中之法如此。

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者，桂枝汤主之。

太阳受邪，无论中风、伤寒，俱有头痛，俱有发热，但伤于寒，则表实无汗；伤于风，则表疏自汗。是头痛发热者，伤寒所同，而汗出恶风者，中风所独也。中风必以风剂治之，云桂枝汤主之者，见非他药所得而更者耳。

太阳病，外证未解，脉浮弱者，当以汗解，宜桂枝汤。

太阳外证，即头痛、发热、恶风寒之属。外证未解，宜从汗解。然必审其脉之强弱而施治，若脉浮弱，则是中风阳浮阴弱之候，治宜桂枝汤，助正以逐邪。

太阳病，外证未解者，不可下也，下之为逆。欲解外者，宜桂枝汤主之。

伤寒在表者宜汗，在里者宜下，此大法也。是以外证未解者不可下，下之是病在表而攻其里也，故曰逆。本论[①]云："本发汗而复下之，此为逆也；若先发汗，治不为逆[②]。"此之谓也。而欲解外，则桂枝成法，不可易矣。仲景于当汗之证，随示不可下之戒如此。

病常自汗出者，此为营气和，营气和者外不谐，以卫气不共营气和谐故耳，以营行脉中，卫行脉外，复发其汗，营卫和则愈，宜桂枝汤。

此即前条阴弱者汗自出之意而发明之，谓营未病而和，则汗液自通，卫中风而不和谐则阴气失护，宜其汗常自出也。夫营与卫，常相和谐者也。营行脉中，为卫之守，卫行脉外，为营之护，何有发热恶寒之证哉？惟卫得风而自强，营无邪而反弱，邪正不同，强弱异等，虽欲和谐，不可得矣。故曰：营气和者外不谐，不谐则岂特卫病而已哉！故欲营之安，必和其卫，欲卫之和，必逐其风，是宜桂枝汤助阳取汗，汗出则邪去而卫和，卫和则营不受扰而愈。

病人脏无他病，时发热、自汗出而不愈者，此卫气不和也，先其时发汗则愈，宜桂枝汤主之。

人之一身，经络网维于外，脏腑传化于中，而其为病，从外之内者有之，从内之外者有之。脏无他病，里无病也。时发热自汗，则有时不发热无汗可知，而不愈者，是其病不在里而在表，不在营而在卫矣。先其时发汗则愈者，于不热无汗之时，而先用药取汗，则邪去卫和而愈。不然，汗液方泄而复发之，宁无如水淋漓之患耶？

太阳病，发热汗出者，此为营弱卫强，故使汗出，欲救邪风者，宜桂枝汤。

此即前条卫不谐营自和之意而申其说。救邪风者，救卫气之为风邪所扰也，然仲景营弱卫强之说，不过发明所以发热汗出之故，后人不察，遂有风并于卫，卫实而营虚，寒中于营，营实而卫虚之说。不知邪气之来，自皮毛而入肌肉，无论中风、伤寒，未有不及于卫者，其甚者，乃并伤于营耳。郭白云[③]所谓涉卫中营者是也。是以寒之浅者，仅伤于卫；风而甚者，并及于营。卫之实者，风亦难泄；卫而虚者，寒犹不固。无汗必发其汗，麻黄汤所以去表实而发邪气。有汗不可更发汗，桂枝汤所以助表气而逐邪气。学者但当分病证之有汗、无汗，以严麻黄、桂枝之辨，不必执营卫之孰虚孰实，以证伤寒、中风之殊。且无汗为表实，何云卫虚？麻黄之云实，宁独遗卫？能不胶于俗说者，斯为豪杰之士。

---

① 本论：指张仲景的《伤寒论》原文。

② 见《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第六》。

③ 郭白云：即宋人郭率雍，白云为其字。郭氏精研《伤寒论》，复采《内经》、《难经》、《千金要方》及《外台秘要》诸书中的有关资料，录述同代名医朱肱、庞安常、常器之等的医论，附系己见，撰成《仲景伤寒补亡论》一书，共二十卷，今仅存十九卷行世。

桂枝汤禁三条

桂枝本为解肌，若其人脉浮紧，发热汗不出者，不可与也。当须识此，勿令误也。

仲景既详桂枝之用，后申桂枝之禁，曰：桂枝本为解肌，而不可用以发汗。解肌者，解散肌表之邪，与麻黄之发汗不同，故惟中风发热，脉浮缓，自汗出者为宜。若其人脉浮紧，发热汗不出，则是太阳麻黄汤证。设误与桂枝，必致汗不出而烦躁，甚则斑黄狂乱，无所不至矣。此桂枝汤之大禁也。故曰：不可与也，当须识此，勿令误也。仲景叮咛之意至矣。

若酒客病，不可与桂枝汤，得汤则呕，以酒客不喜甘故也。

《本草》云：酒性热而善上，又忌诸甜物。饮酒之人，甘味积中而热气时上，故虽有桂枝证，不得服桂枝汤，得之则呕，以酒客不喜甘，而桂枝味甘，能增满而致呕，亦一大禁也。

凡服桂枝汤吐者，其后必吐脓血也。

凡服桂枝汤吐者，不必尽是酒客，此其脾胃素有湿热[①]蕴蓄可知。桂枝汤其甘足以酿湿，其温足以助热，设误服之而致吐，其湿热之积，上攻肺中，与表之邪风相得，蒸郁不解，发为肺痈，咳吐脓血，势有必至者矣。仲景因酒客复申其说如此。

麻黄汤脉证[②] 七条

太阳病，头痛发热，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者，麻黄汤主之。

足之太阳，其脉上际巅顶而下连腰足，而寒之为气，足以外闭卫阳而内郁营血，故其为病，有头痛发热、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之证，然惟骨痛、脉紧、无汗为麻黄汤的证，其余则太阳中风亦得有之。学者若不以骨痛、脉紧、无汗为主，而但拘头痛、发热等证，必致发非所当发矣。虽本文不言脉紧，然可从无汗而推，犹太阳伤寒条，不言无汗，而以脉紧该之也。

麻黄汤方

麻黄三两，去节 **桂枝**三两，去皮 **甘草**一两，炙 **杏仁**七十个，去皮尖

上四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二升半，去滓，温服八合。覆取微似汗，不须啜粥，余如桂枝法将息。

人之伤于寒也，阳气郁而成热，皮肤闭而成实。麻黄轻以去实，辛以散寒，温以行阳；杏仁佐麻黄，达肺气，泄皮毛，止喘急，王好古[③]谓其治卫实之药是也，然泄而不收，升而不降；桂枝、甘草，虽曰佐之，实以监之耳。

脉浮者，病在表，可发汗，宜麻黄汤。

脉浮而数者，可发汗，宜麻黄汤。

二条凭脉以言治，而不及证，且但举浮与数而不言紧，而云可与麻黄汤发汗，殊为未备。然仲景自有太阳伤寒条与麻黄汤证在，学者当会通全书而求之，不可拘于一文一字间也。

太阳病，脉浮数，无汗发热，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证仍在，此当发其汗。服药已，微除，其人发烦目瞑，剧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阳气重故也，麻黄汤主之。

脉浮紧，无汗发热，身疼痛，太阳麻黄汤证也。至八九日之久而不解，表证仍在者，仍宜以麻黄汤以发之。所谓治伤寒不可拘于日数，但见表证脉浮者，虽数日犹宜汗之是也。乃服药已，病虽微除，而其人发烦目瞑者，卫中之邪得解，而营中之热未除也。剧者血为热搏，势必成衄，衄则营中之热亦除，而病乃解。所以然者，阳气太重，营卫俱实，故须汗血并出，而后邪气乃解耳。阳气，阳中之邪气也。郭白云云："麻黄汤主之"五字，当在"此当发其汗下"[④]，是。

伤寒脉浮紧，不发汗，因致衄者，麻黄汤主之。

太阳病，脉浮紧，发热，身无汗，自衄者愈。

伤寒脉浮紧者，邪气在表，法当汗解，而不发汗则邪无从达泄，内搏于血，必致衄也。衄则其邪当去，而犹以麻黄汤主之者，此亦营卫并

---

① 湿热：原作"温热"，形误，据冯本、惠济本改。

② 脉证：原作"证脉"，误倒，据冯本、文政本乙转。

③ 王好古：元·赵州（今河北赵县）人，字从之，号海藏。通经史，好医方，曾师事张元素、李东垣，任本州医学教授。一生著述甚丰，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医垒元戎》、《仲景详辨》、《伤寒辨惑论》、《汤液本草》、《此事难知》、《阴证略例》等。

④ 查郭雍《仲景伤寒补亡论》中无此说。

实，如上条所云阳气重之证。上条卫已解而营未和，故虽已发汗，犹须得衄而解；此条营虽通而卫尚塞，故既已自衄，而仍与麻黄汤发汗而愈。然必欲衄而血不流，虽衄而热不解者，乃为合法，不然，靡有不竭其阴者。于是仲景复著夺血无汗之例曰：脉浮紧，发热，身无汗，自衄者愈。谓阳气重者，须汗血并出，以泄其邪；其稍轻者，设得衄血，邪必自解，身虽无汗，固不必更以麻黄汤发之也。

太阳病，十日已去，脉浮细而嗜卧者，外已解也。设胸满胁痛者，与小柴胡汤；脉但浮者，与麻黄汤。

太阳病，至十余日之久，脉浮不紧而细，人不躁烦而嗜卧，所谓紧去人安，其病为已解也。下二段是就未解时说，谓脉浮细不嗜卧，而胸满胁痛者，邪已入少阳，为未解也，则当与小柴胡汤；若脉但浮而不细，不嗜卧者，邪犹在太阳而未解也，仍当与麻黄汤，非外已解而犹和之、发之之谓也。

合病证治六条

太阳与阳明合病，喘而胸满者，不可下，宜麻黄汤主之。

胸中为阳之位，喘而胸满者，病发于阳而盛于阳也。邪在阳则可汗，在阴则可下，此以阳邪盛于阳位，故不可下之以虚其里，里虚则邪且陷矣。而宜麻黄汤汗之以疏其表，表疏则邪自解矣。合病者，两经同病，邪气盛者，其伤必多，甚则遍及三阳也。

太阳与阳明合病者，必自下利，葛根汤主之。

太阳与阳明合病，不下利，但呕者，葛根加半夏汤主之。

伤寒之邪，在上则为喘满，入里则为下利。两阳合病，邪气盛大，不特充斥于上，抑且浸淫于里，故曰必自下利；其不下利者，则必上逆而呕。晰而言之，合病下利者，里气得热而下行也；不下利但呕者，里气得热而上行也。夫邪盛于外而之内者，仍当先治其外，葛根汤合用桂枝麻黄而加葛根，所以解经中两阳相合之邪；其不下利而但呕者，则加半夏以下逆气，而葛根解外，法所不易矣。

葛根汤方

葛根四两 生姜三两，切 甘草三两，炙 芍药二两 桂枝二两，去皮 麻黄三两，去节，汤炮去黄汁，焙干，称 大枣十二枚，擘

上七味，以水一斗，先煮葛根、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覆取微似汗，不须啜粥，余如桂枝法将息及禁忌。

葛根加半夏汤方

于葛根汤内加半夏半升，洗。

太阳与少阳合病，自下利者，与黄芩汤；若呕者，黄芩加半夏生姜汤主之。

少阳居表里之间，视阳明为较深，其热气尤易内侵，是以太阳与少阳合病，亦自下利，而治法则不同矣。太阳阳明合病者，其邪近外，驱之使从外出为易；太阳少阳合病者，其邪近里，治之使从里和为易。故彼用葛根，而此与黄芩也。夫热气内淫，黄芩之苦，可以清之；肠胃得热而不固，芍药之酸，甘草之甘，可以固之。若呕者，热上逆也，故加半夏、生姜，以散逆气，而黄芩之清里，亦法所不易矣。

黄芩汤方

黄芩三两 甘草二两，炙 芍药二两 大枣十二枚，擘

上四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再，夜一服。

黄芩加半夏生姜汤方

于黄芩汤内加半夏半升、生姜三两。余依前法。

三阳合病，腹满身重，难以转侧，口不仁而面垢，谵语遗尿。发汗则谵语，下之则额上生汗，手足逆冷。若自汗出者，白虎汤主之。此条叔和录阳明篇中。

三阳合病，脉浮大，上关上，但欲眠睡，目合则汗。此条录少阳篇中。

三阳合病，视诸合病邪气为较大矣。而太阳之府膀胱，阳明之府胃，少阳之府胆，热邪盛满，自经入府，故腹满身重，口不仁而面垢，谵语遗尿，及但欲眠睡，目合则汗，皆为里为热之征也。夫里而不表，故不可汗，汗之则津亡，胃燥而谵

语，热而不实，复不可下，下之则中伤气竭，而额上生汗，手足逆冷。“若自汗出”句，顶“腹满身重”四句来，谓有腹满身重等证而自汗出者，则虽三阳合病，而邪聚于阳明者较太、少为多，故宜白虎汤清而解之。若不自汗出者，则太阳为多，白虎不可与矣。脉浮大，上关上者，病盛于阳经，故脉亦盛于阳位也。但欲眠睡者，热胜而神昏也。目合则汗者，胆热则液泄也。此条盖补上条之所未备，而热之聚于少阳者，视太阳、阳明较多矣。设求治法，岂白虎汤所能尽哉？

白虎汤方

石膏一斤 知母六两 甘草二两 粳米六合

上先煮石膏数十沸，再投药米，米熟汤成，温服。

辨伤寒受病阴阳不同一条

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发于阳者七日愈，发于阴者六日愈，以阳数七、阴数六故也。

此条特举阳经阴经受邪之异，而辨其病状及其愈期。发于阳者，病在阳之经也，以寒加阳，阳气被郁，故发热而恶寒；发于阴者，病在阴之经也，以阴加阴，无阳可郁，故无热而但恶寒耳。夫阳受邪者，必阳气充而邪乃解；阴受病者，必阴气盛而病始退。七日为阳气来复之日，六日为阴气盛满之候，故其病当愈耳。然六日七日，亦是概言阴阳病愈之法大都如此，学者勿泥可也。

太阳病愈时及欲解之候与传经之证六条

太阳病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若欲作再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

太阳病头痛，所谓病发于阳也，法当七日愈。云以上者，该常与变而言之也。行其经尽者，邪行诸经尽而当解也。设不解，则将从太阳而复入阳明，所谓作再经也，故针足阳明以引邪外出，邪出则经不传而愈矣。盖伤寒之邪，有在经在腑在脏之异。行其经尽者，邪行诸经而未入脏腑之谓，而经脉阴阳相贯，如环无端，是以行阴极而复行阳者有之。若入厥阴之脏，则病深热极而死耳。其或幸而不死者，则从脏出腑而愈，未闻有作经再传者也。此条诸注释俱误，盖于经腑脏未审耳。

再按：《内经》云：“伤寒一日，巨阳受之”云云。又云：“七日太阳病衰，头痛少愈”云云。盖伤寒之邪，有离太阳而入阳明者，有遍传诸经而犹未离太阳者。此太阳病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正与《内经》之旨相合。盖六日邪遍六经，至七日而太阳先受者，当先解耳。则是所谓行其经尽者，不但未入腑脏，亦并未离太阳，所以当有头痛。所谓作再经者，七日不愈而欲至十四日也。针足阳明者，以其经多气血，可以任受针石，且离太阳未远，尤易逐邪外出耳。

太阳病欲解时，从巳至未上。

太阳经为诸阳之长，巳午未时为阳中之阳，太阳病解，必从巳至未。所谓阳受病者，必阳气充而邪乃解也，与发于阳者七日愈同意。

风家，表解而不了了者，十二日愈。

风家表解，邪退而正安矣。而犹不能霍然无患者，邪去未尽故也。十二日经气已周，余邪毕达，故必自愈。

欲自解者，必当先烦，乃有汗而解。何以知之？脉浮，故知汗出解也。

邪气欲解之候，必先见之于证与脉。若其人自烦而脉浮者，知其邪必将从汗而解。盖自烦为邪正相争之候，而脉浮为邪气外达之征也。设脉不浮而沉，则虽烦岂能作汗，即汗亦岂得解哉？

伤寒一日，太阳受之。脉若静者，为不传；颇欲吐，若躁烦，脉数急者，为传也。

伤寒二三日，阳明、少阳证不见者，为不传也。

寒气外入，先中皮肤太阳之经，居三阳之表，故受邪为最先。而邪有微甚，证有缓急，体有强弱，病有传与不传之异。邪微者，不能挠乎正，其脉多静；邪甚者，得与正相争，其脉则数急，其人则躁烦而颇欲吐。盖寒邪稍深，即变而成热，胃气恶邪，则逆而欲吐也。然邪既传经，则必递见他经之证。伤寒二三日，阳明、少阳受病之时，而不见有身热、恶热、口苦、咽干、目眩等证，则邪气止在太阳，而不更传阳明少阳可知。仲景示人以推测病情之法如此。

太阳权变法[①] 第二

不可发汗例十条

咽喉干燥者，不可发汗。

病寒之人，非汗不解。而亦有不可发汗者，不可不审。咽喉者，诸阴之所集，而干燥则阴不足矣。汗者，出于阳而生于阴也。故咽喉干燥者，虽有邪气，不可以温药发汗。若强发之，干燥益甚，为咳，为咽痛，为吐脓血，无所不至矣。云不可发汗者，谓本当汗而不可发之，非本不当汗之证也。此所谓之变也。下文仿此。

淋家不可发汗，发汗必便血。

巢氏云："淋者，肾虚而膀胱热也[②]。"更发其汗，损伤脏阴，增益腑热，则必便血，如强发少阴汗而动其血之例也。

疮家[③] 虽身疼痛，不可发汗，汗出则痉。

身疼痛，表有邪也。疮家脓血流溢，损伤阴气，虽有表邪，不可发汗，汗之血虚生风，必发痉也。

衄家不可发汗，汗出必额上陷，脉紧急，目直视不能眴[④]，不得眠。

额上陷，脉紧急者，额上两旁之动脉陷伏不起，或紧急不柔也。《灵枢》云："两跗之上，脉陷竖者，足阳明[⑤]。"陷谓陷伏，竖即紧急，与此正相发明。目直视不能眴，不得眠，皆亡阴之证也。

亡血家不可发汗，发汗则寒栗而振。

阴亡者，阳不守。亡血复汗，寒栗而振者，阴气先虚而阳气后竭也。按：疮家、衄家，并属亡血，而此条复出亡血家者，该吐下、跌仆、金刃、产后等证为言也。

汗家重发汗，必恍惚心乱；小便已阴疼，与禹余粮丸。

五液在心为汗，心液亡者，心阳无附，则恍惚心乱；心虚生热，下流所合，则小便已阴疼。禹余粮丸方缺。常器之[⑥]云："只禹余粮一味，火煅服亦可[⑦]。"按：禹余粮，体重可以去怯，甘寒可以除热，又性涩，主下焦前后诸病也。

病人有寒，复发汗，胃中冷，必吐蛔。

有寒，里有寒也。里有寒者，虽有表邪，必先温里而后攻表，如后四逆汤之法。乃不与温里而反发汗，损伤阳气，胃中虚冷，必吐蛔也。

形作伤寒，其脉不弦紧而弱，弱者必渴，被火者必谵语，弱者发热脉浮，解之当汗出愈。

形作伤寒，其脉当弦紧而反弱，为病实而正虚也。脉弱为阴不足，而邪气乘之，生热损阴，则必发渴。乃更以火劫汗，两热相合，胃中燥烦，汗必不出，而谵语立至矣。若发热脉浮，则邪欲出表，阴气虽虚，可解之，使从汗而愈，如下条桂枝二越婢一等法。若脉不浮，则邪热内扰，将救阴之不暇，而可更取其汗耶？

脉浮数者，法当汗出而愈。若下之，身重心悸者，不可发汗，当自汗出乃解。所以然者，尺中脉微，此里虚，须表里实，津液自和，便自汗出愈。

脉浮数者，其病在表，法当汗出而愈，所谓"脉浮数者可发汗，宜麻黄汤"是也。若下之，邪入里而身重，气内虚而心悸者，表虽不解，不可以药发汗，当俟其汗自出而邪乃解。所以然者，尺中脉微，为里虚不足，若更发汗，则并虚其表，里无护卫，而散亡随之矣。故必候其表里气复，津液通和，而后汗出而愈，岂可以药强迫之哉。

脉浮紧者，法当身疼痛，宜以汗解之。假令尺中迟者，不可发汗。何以知然？以营气不足，血少故也。

脉浮紧者，寒邪在表，于法当身疼痛，而其

---

① 权变法：是相对太阳正治法而设的治法。因人体虚实有别，脏腑阴阳有异，或素有痰饮痞气、咽燥、淋、疮、衄等疾，或病后产后等，所患伤寒就不能用太阳正治法来治疗，当以小建中汤、炙甘草汤、大小青龙汤以及桂枝二麻黄一汤等方权变治之。

② 见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十四·淋病诸候。

③ 疮家：一指刀器所伤，亡血过多；一为疮疡之病，流脓已久。二者均为亡血失津的证候。

④ 眴(shùn 顺)：同"瞬"，转动眼球。《广韵·稕韵》："瞚，眴，并同瞬。瞬，瞬目自动也。"

⑤ 《灵枢》云……足阳明：见《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篇第四》。冯本"足阳明"下尚有一"病"字。

⑥ 常器之：名颖士，字器之，北宋末、南宋初人，曾任太医。对《伤寒论》颇有研究，弟子郭雍曾将其医论采入《仲景伤寒补亡论》一书中。

⑦ 见郭雍《仲景伤寒补亡论》卷四·六经统论二十二论。

治宜发汗。假令尺中脉迟，知其营虚而血不足，则虽身疼痛，而不可发汗。所以然者，汗出于阳而生于阴，营血不足而强发之，汗必不出，汗即出而筋惕肉瞤；散亡随之矣。可不慎哉！

桂枝二越婢一汤脉证一条

太阳病，发热恶寒，热多寒少，脉微弱者，此无阳也。不可发汗，宜桂枝二越婢一汤。

无阳与亡阳不同。亡阳者，阳外亡而不守也。其根在肾；无阳者，阳内竭而不用也，其源在胃。发热恶寒，热多寒少，病须得汗而解。而脉微弱，则阳无气矣。阳者，津液之根，犹水之气也。无气则水不至，无阳则津不化，而汗之源绝矣。虽发之，其可得乎？故用桂枝二分，生化阴阳，越婢一分，发散邪气。设得小汗，其邪必解，乃伤寒发汗之变法也。

桂枝二越婢一汤方

桂枝去皮 芍药 甘草炙 麻黄去节，各十八铢 生姜一两三钱，切 大枣四枚，擘 石膏二十四铢①，碎，绵裹

上七味，㕮咀，以水五升，煮麻黄一二沸，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二升，去滓，温服一升。

桂枝麻黄各半汤脉证一条

太阳病，得之八九日，如疟状，发热恶寒，热多寒少，其人不呕，清便欲自可，一日二三度发，脉微缓者，为欲愈也。脉微而恶寒者，此阴阳俱虚，不可更发汗、更下、更吐也。面色反有热色者，未欲解也。以其不能得小汗出，身必痒，宜桂枝麻黄各半汤。

病在太阳，至八九日之久，而不传他经，其表邪本微可知。不呕、清便欲自可，则里未受邪可知。病如疟状，非真是疟，亦非传少阳也，乃正气内胜，数与邪争故也。至热多寒少，一日二三度发，则邪气不胜而将退舍矣。更审其脉而参验之，若得微缓，则欲愈之象也；若脉微而恶寒者，此阴阳俱虚，当与温养，如新加汤之例，而发汗吐下，均在所禁矣。若面色反有热色者，邪气欲从表出。而不得小汗，则邪无从出，如面色缘缘正赤，阳气怫郁在表，当解之熏之之类也。身痒者，邪盛而攻走经筋则痛，邪微而游行皮肤则痒也。夫既不得汗出，则非桂枝所能解；而邪气又微，亦非麻黄所可发。故合两方为一方，变大制为小制，桂枝所以为汗液之地，麻黄所以为发散之用，且不使药过病以伤其正也。

桂枝麻黄各半汤方

桂枝去皮 麻黄去节 甘草炙 芍药 生姜各一两 大枣四枚 杏仁二十四个，汤浸去皮

上七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黄一二沸，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一升八合，去滓，温服六合。

合论桂枝麻黄各半汤、桂枝二麻黄一汤、桂枝二越婢一汤三方

按：桂枝麻黄各半汤、桂枝二麻黄一汤、桂枝二越婢一汤三方并两方合用，乃古之所谓复方也。细审其制，桂枝麻黄各半汤，助正之力侔②于散邪；桂枝二麻黄一汤，则助正之力多，而散邪之力少，于法为较和矣；其桂枝二越婢一汤，本无热证而加石膏者，以其人无阳，津液不足，不胜桂枝之任，故加甘寒于内，少变辛温之性，且滋津液之用。而其方制之小，示微发于不发之中，则三方如一方也。故桂枝汤不特发散邪气，亦能补助正气，以其方甘酸辛合用，具生阳化阴之妙。与麻黄合剂，则能尽麻黄之力而并去其悍；与石膏同用，则能资石膏之益而不扰乎权③。是虽麻、石并行，而实以桂枝为主。盖非滋养营卫，则无以为发汗散邪之地耳。凡正气不足、邪气亦微而仍须得汗而解者，宜于此三方取则焉。后人不能尽桂枝之用，而求之人参、归、地之属，立意同则④，而用药悬殊矣。

大青龙汤脉证二条

太阳中风，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者，大青龙汤主之。若脉微弱，汗出恶风者，不可服，服之则厥逆，筋惕肉瞤，此为逆也。

此治中风而表实者之法。表实之人，不易得邪，设得之，则不能泄卫气，而反以实阳气，阳气既实，表不得通，闭热于经，则脉紧身痛，不汗出而烦躁也。是当以麻黄、桂、姜之属，以发汗而泄

---

① 铢：汉代重量单位，二十四铢为一两。

② 侔(móu 谋)：相等，等同。《说文·人部》："侔，齐等也。"

③ 不扰乎权：犹言不影响用权变法进行治疗。

④ 则：相当于"虽然"、"尽管"。《吕氏春秋·任地》："操事则苦，不知高下，民乃逾处。"

表实，加石膏以除里热而止烦躁，非桂枝汤所得而治者矣。盖其病已非中风之常病，则其法亦不得守桂枝之常法。仲景特举此者，欲人知常知变，不使拘中风之名而拘解肌之法也。若脉微弱，汗出恶风，则表虚不实，设与大青龙汤发越阳气，必致厥逆，筋惕肉瞤，甚则汗多而阳亡矣。故曰此为逆。逆者，虚以实治，于理不顺，所以谓之逆也。

大青龙汤方

麻黄六两，去节 桂枝二两，去皮 甘草二两，炙 大枣十二枚，擘 石膏如鸡子大，碎 生姜三两，切 杏仁四十个，去皮尖

上七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取微似汗。汗出多者，温粉扑之。一服汗者，停后服。汗多亡阳遂虚，恶风烦躁，不得眠也。

按：伤寒分立三纲，桂枝主风伤卫，麻黄主寒伤营，大青龙主风寒两伤营卫，其说始于成氏、许氏①，而成于方氏②、喻氏③。以愚观之，桂枝主风伤卫则是，麻黄主寒伤营则非，盖有卫病而营不病者矣，未有营病而卫不病者也。至于大青龙证，其辨不在营卫两病，而在烦躁一证，其立方之旨，亦不在并作麻、桂，而在独加石膏。王文禄④谓"风寒并重，闭热于经，故加石膏于发散药中"是也。若不过风寒并发，则麻黄、桂枝已足胜其任矣，何必更须石膏哉？须知中风而或表实亦用麻黄，伤寒而或表虚亦用桂枝。其表不得泄，而闭热于中者，则用石膏；其无热者，但用麻、桂。此仲景心法也。炫新说而变旧章，其于斯道，不愈趋而愈远哉。

伤寒脉浮缓，身不疼但重，乍有轻时，无少阴证者，大青龙汤发之。

伤寒脉缓者，脉紧去而成缓，为寒欲变热之证，经曰脉缓者多热是也。伤寒邪在表则身疼，邪入里则身重，寒已变热而脉缓，经脉不为拘急，故身不疼而但重，而其脉犹浮，则邪气在或进或退之时，故身体有乍重乍轻之候也。是以欲发其表，则经已有热；欲清其热，则表犹不解。而大青龙汤兼擅发表解热之长，苟无少阴汗出厥逆等证者，则必以此法为良矣。不云主之而云发之者，谓邪欲入里，而以药发之，使从表出也。旧注谓伤寒见风，故并用麻黄者，非。

小青龙汤脉证二条

伤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气，干呕，发热而咳，或渴，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满，或喘者，小青龙汤主之。

表寒不解，而心下有水饮，饮寒相搏，逆于肺胃之间，为干呕发热而咳，乃伤寒之兼证也。夫饮之为物，随气升降，无处不到，或壅于上，或积于中，或滞于下，各随其所之而为病，而其治法虽各有加减，要不出小青龙之一法。麻黄、桂枝，散外入之寒邪；半夏、细辛、干姜，消内积之寒饮；芍药、五味，监麻、桂之性，且使表里之药，相就而不相格耳。

小青龙汤方

麻黄 桂枝 芍药 细辛 干姜 炙甘草各三两 五味 半夏各半升

上八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

按《说文》云⑤："龙之为灵，能幽能明，能小能大。或登于天，或入于川，布雨之师，亦行水之神也。"大青龙合麻、桂而加石膏，能发邪气除烦躁；小青龙无石膏，有半夏、干姜、芍药、细辛、五味，能散寒邪行水饮。而通谓之青龙者，以其有

---

① 许氏：即许叔微。宋代真州（今江苏仪征）人，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中进士，曾任集贤院学士，人称许学士。对《伤寒论》颇有研究，治病多用仲景方，为宋代伤寒大家之一。撰有《伤寒百证歌》、《伤寒发微论》、《伤寒九十论》（合称《许氏伤寒论著三种》），以及《仲景脉法》、《翼伤寒论》等著作。

② 方氏：指明代医家方有执（字中行）。方氏推崇张仲景，精研《伤寒论》，对《伤寒》一书逐条考订，重新编次，并予以注释，耗时二十年，终于在71岁高龄时撰成《伤寒论条辨》一书。方氏是错简重订派的代表、三纲学说的倡言者，《伤寒论条辨》的成书，标志着伤寒学派开始形成。

③ 喻氏：即清代名医喻昌。字嘉言，别号西昌老人，江西新建（今西昌）人。治学重实际，推崇《伤寒论》，擅治内科杂证。撰有《尚论篇》、《医门法津》、《寓意草》，合称《喻嘉言医学三书》。喻昌是伤寒学说错简重订派的代表人物。

④ 王文禄：明代海盐（今属浙江平湖）人，字世廉，乾隆嘉靖间（1522～1566）举人，著有《医先》、《文脉》、《廉矩》、《竹下寤言》、《海沂子》等。

⑤ 《说文》云：此引见许慎《说文解字·龙部》。

发汗蠲饮之功，如龙之布雨而行水也。夫热闭于经，而不用石膏，汗为热隔，宁有能发之者乎？饮伏于内，而不用姜、夏，寒与饮搏，宁有能散之者乎？其芍药、五味，不特收逆气而安肺气，抑以制麻、桂、姜、辛之势，使不相惊而相就，以成内外协济之功耳。

加减法：

若微利者，去麻黄，加芫花如鸡子大，熬令赤色。

微利者，水渍入胃也。下利者，不可攻其表，故去麻黄之发表，而加芫花之行水。

若渴者，去半夏，加栝蒌根三两。

渴者，津液不足，故去半夏之辛燥，而加栝蒌之苦润。若饮结不布而渴者，似宜仍以半夏流湿而润燥也。

若噎者，去麻黄，加附子一枚炮。

噎者，寒饮积中也。附子温能散寒，辛能破饮，故加之；麻黄发阳气，增胃冷，故去之。

若小便不利，小腹满，去麻黄，加茯苓四两。

小便不利，小腹满，水蓄于下也。故加苓以泄蓄水；不用麻黄，恐其引气上行，致水不下也。

若喘者，去麻黄，加杏仁半升去皮尖。

喘者，水气在肺，故加杏仁下气泄肺；麻黄亦能治喘，而不用者，恶其发气也。

伤寒心下有水气，咳而微喘，发热不渴。服汤已渴者，此寒去欲解也。小青龙汤主之。

内饮外寒，相得不解，气凌于肺，为咳而微喘、发热不渴，如上条之证也。是必以小青龙外解寒邪，内消水饮为主矣。若服汤已渴者，是寒外解而饮内行也，故为欲解。“小青龙汤主之”六字，当在“发热不渴”下。

或问水饮之证，或渴或不渴云何？曰：水积于中，故不渴也。其渴者，水积一处而不得四布也。然而不渴者，常也；其渴者，变也。服小青龙汤已而渴者，乃寒去饮消之常道也。

十枣汤证治一条

太阳中风，下利呕逆，表解者，乃可攻之，其人染染汗出，发作有时，头痛，心下痞鞕①满，引胁下痛，干呕短气，汗出不恶寒者，此表解里未和也，十枣汤主之。

此外中风寒、内有悬饮之证。下利呕逆，饮之上攻而复下注也。然必风邪已解，而后可攻其饮。若其人汗出而不恶寒，为表已解。心下痞鞕满，引胁下痛，干呕短气，为里未和，虽头痛而发作有时，知非风邪在经，而是饮气上攻也。故宜十枣汤下气逐饮。

十枣汤方

芫花熬 甘遂 大戟 大枣十枚

上三味等分，各别捣为散。以水一升半，先煮大枣肥者十枚，取八合，去滓，内诸药末，强人服一钱匕②，羸人服半钱，温服之，平旦③服。若下少，病不除者，明日更服，加半钱，得快下利后，糜粥自养。

按：《金匮》云④：“饮后水流在胁下，咳吐引痛，谓之悬饮。”又云：“病悬饮者，十枣汤主之。”此心下痞鞕满，引胁下痛，所以知其为悬饮也。悬饮非攻不去，芫花、甘遂、大戟，并逐饮之峻药；而欲攻其饮，必顾其正，大枣甘温以益中气，使不受药毒也。

五苓散证治一条

中风发热，六七日不解而烦，有表里证，渴欲饮水，水入则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

太阳风邪，至六七日之久而不解，则风变热而传里，故烦而渴。有表里证，即身热烦渴之谓；渴欲饮水，水气不行，而反上逆则吐。名水逆者，言因水气而逆，非火逆、气逆之谓。故当以五苓散辛甘淡药，导水而泄热也。

五苓散方

猪苓 茯苓 白术各十八铢 桂枝半两 泽泻一两六铢

上五味为末。以白饮⑤和服方寸匕，日三

---

① 鞕(yìng 硬)：同“硬”，坚。《玉篇·革部》：“鞕，坚也。亦作硬。”

② 匕：原作“七”，形近致误，据冯本改。按“匕”与“七”形体相似，往往误刻，二者互误，古书常有之，下凡遇此迳改，不复出校。

③ 平旦：古时段名，即卯时，相当于现代计时法的凌晨5～7时之间。

④ 《金匮》云：此引见《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第十二》。

⑤ 白饮：指白米饮，即米汤。

服。多饮暖水，汗出愈。

表实里虚四逆汤先救里一条

病发热头痛，脉反沉，若不差，身体疼痛，当救其里，宜四逆汤。

发热身疼痛，邪在表也。而脉反沉，则脉与病左矣。不差者，谓以汗药发之而不差也。以其里气虚寒，无以为发汗散邪之地，故与四逆汤，舍其表而救其里，如下利身疼痛之例也。

四逆汤方

生附子一枚 干姜一两半 炙甘草二两

上三味，㕮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温再服。强人可大附子一枚，干姜三两。

阳微① 先汗阴微② 先下随脉施治一条

太阳病未解，脉阴阳俱停，必先振栗汗出而解。但阳脉微者，先汗出而解；但阴脉微者，下之而解。若欲下之，宜调胃承气汤主之。

脉阴阳俱停者，阴阳诸脉，两相停匀而无偏胜也。既无偏胜，则必有相持不下之势，故必至于战而汗出，而后邪气乃解。振栗者，阴阳相争之候也。但阳脉微者，阳邪先衰，故当汗出而解；但阴脉微者，阴邪先衰，故可下之而解。所谓攻其坚而不入者，攻其瑕③ 而立破也。然本论云："尺中脉微者，不可下"，此又云："但阴脉微者，下之而解"，盖彼为正虚而微，此为邪退而微也。脉微则同，而辨之于邪与正之间，亦未易言之矣。调胃承气乃下药之最轻者，以因势利导，故不取大下而取缓行耳。夫伤寒先汗后下者，法之常也，或先汗或先下，随脉转移者，法之变也。设不知此而汗下妄施，宁不为逆耶？

调胃承气汤方

大黄四两，去皮 炙甘草二两 芒硝半斤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内芒硝，更上火微煮令沸，少少温服之。

伤寒里虚法先补里二条

伤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烦者，小建中汤主之。

伤寒里虚则悸，邪扰则烦，二三日悸而烦者，正虚不足，而邪欲入内也。是不可攻其邪，但与小建中汤温养中气，中气立则邪自解。即不解，而攻取之法，亦可因而施矣。仲景御变之法如此，谁谓伤寒非全书哉！

小建中汤方

桂枝去皮 炙甘草 生姜各三两 芍药六两 胶饴一升 大枣十二枚，擘

上五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内胶饴，更上微火消解，温服一升，日三服。

伤寒脉结代，心动悸，炙甘草汤主之。

脉结代者，邪气阻滞而营卫涩少也。心动悸者，神气不振而都城震惊也。是虽有邪气，而攻取之法无所施矣。故宜人参、姜、桂，以益卫气；胶、麦、麻、地、甘、枣，能益营气。营卫既充，脉复神完，而后从而取之，则无有不服者。此又扩建中之制为阴阳并调之法如此。今人治病，不问虚实，概与攻发，岂知真气不立，病虽去，亦必不生，况病未必去耶。

炙甘草汤方一名复脉汤

甘草四两，炙 生姜三两 桂枝三两，去皮 人参二两 阿胶二两 麦冬半升，去心 生地一斤 麻仁半升 大枣三十枚

上九味，以清酒七升，水八升，先煮八味，取三升，去滓，内胶，烊消尽，温服一升，日三服。

结阴代阴脉法一条

脉按之来缓，而时一止复来者，名曰结；又脉来动而中止，更来小数中有还者反动，名曰结，阴也；脉来动而中止，不能自还，因而复动，名曰代，阴也。得此脉者必难治。

脉来数，时一止复来者，名曰促。脉来缓，时一止复来者，名曰结。结者，邪气结滞，而脉之行不利也。又结与代，相似而实不同：结脉止而即还，不失至数，但少差迟耳；代脉止而不还，断已复动，有此绝而彼来代之意，故名曰代。而俱谓之阴者，结、代脉皆为阴，故谓之结阴、代阴也。凡病得此脉者，攻之则邪未必去而正转伤，补之则正未得益而邪反滞，故曰难治。仲景因上条脉结代而详言其状如此。

已上并太阳权变之法。权变者，谓有汗证而

① 阳微：即阳脉微，指寸部脉搏动微弱。

② 阴微：即阴脉微，指尺部脉搏动微弱。

③ 瑕：本义为玉之斑点，这里指疾病的薄弱环节。

不得迳用汗药也，而其间或取小汗，或待其自解，或兼清热，或兼消饮，或先救里，或建中气，或养营卫，种种不同。世道日降，人心不古，凡所患病，类多兼证，学者于此等变法尤当着意，故特类列于此，凡二十三条。

太阳斡旋法① 第三计三十一条

服桂枝汤后证治六条

太阳病，初服桂枝汤，反烦不解者，先刺风池、风府，却与桂枝汤则愈。

太阳病与桂枝汤，于法为当矣。乃初服之，反加烦热而不解者，阳邪痹于阳而不去也。风池、风府，阳维之会。阳维者，诸阳之所维，刺之所以通阳痹，痹通，然后与桂枝取汗则愈。此仲景法中之法也。

服桂枝汤，大汗出，脉洪大者，与桂枝汤，如前法。若形如疟，日再发者，汗出必解，宜桂枝二麻黄一汤。

服桂枝汤，汗虽大出而邪不出，所谓如水淋漓，病必不除也。若脉洪大，则邪犹甚，故宜更与桂枝取汗。如前法者，如啜热稀粥、温覆取汗之法也。若其人病形如疟而一日再发，则正气内胜，邪气欲退之征。设得汗出，其邪必从表解，然非重剂所可发者，桂枝二麻黄一汤以助正而兼散邪，而又约小其制，乃太阳发汗之轻剂也。

桂枝二麻黄一汤方论见前

桂枝去皮，一两十七铢 大枣五枚，擘 炙甘草 芍药 生姜各一两六铢 麻黄十六铢，去节 杏仁十六个，去皮尖

上七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黄一二沸，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二升，去滓，温服一升，日再服。

服桂枝，大汗出后，大烦渴不解，脉洪大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服桂枝汤后，大汗出，脉洪大，与上条同。而大烦渴不解，则其邪去表而之里，不在太阳之经，而入阳明之府矣。阳明者，两阳之交，而津液之府也。邪气入之，足以增热气而耗津液，是以大烦渴不解。方用石膏，辛甘大寒，直清胃热为君，而以知母之咸寒佐之；人参、甘草、粳米之甘，则以之救津液之虚，抑以制石膏之悍也②。曰白虎者，盖取金气彻热之义云耳。

白虎加人参汤方

人参三两 知母六两 甘草二两 粳米六合 石膏一斤，碎

上五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汤成，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服桂枝汤，或下之，仍头项强痛，翕翕发热，无汗，心下满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主之。

头项强痛，翕翕发热，无汗，邪在表也；心下满微痛，饮在里也。此表间之邪，与心下之饮，相得不解，是以发之而不从表出，夺之而不从下出也。夫表邪挟饮者，不可攻表，必治其饮而后表可解。桂枝汤去桂加茯苓、白术，则不欲散邪于表，而但逐饮于里，饮去则不特满痛除，而表邪无附，亦自解矣。

桂枝汤去桂加茯苓白术汤方

于桂枝汤内去桂枝，加茯苓、白术各三两。余依前法煮服，小便利即愈。

伤寒脉浮，自汗出，小便数，心烦，微恶寒，脚挛急，反与桂枝汤，欲攻其表，此误也。得之便厥，咽中干，烦躁吐逆者，作甘草干姜汤与之，以复其阳。若厥愈足温者，更作芍药甘草汤与之，其脚即伸。若胃气不和，谵语者，少与调胃承气汤。若重发汗，复加烧针者，四逆汤主之。

脉浮，自汗出，微恶寒者，虽伤于寒而表不实，乃桂枝汤证也。然小便数，心烦，脚挛急，则阴虚而里热矣。是当以甘辛攻表，而以甘寒顾里，乃反与桂枝汤，治表而遗里，宜其得之而便厥也。咽中干，烦躁吐逆，皆阴虚阳逆之象。设非以温药徒攻其表，何至此哉？夫既阴虚于下，而又阳逆于上，则必先复阳气而后复阴气。故作

---

① 斡旋法：斡旋，扭转局势，调解纷争的意思。斡旋法是针对发汗不当所致的种种变证（如蓄血、发黄等）而设的治法，如更药发汗，用真武汤或四逆汤从中斡旋调停等。

② 人参、甘草、粳米之甘……抑以治石膏之悍也：本段冯本作"以粳米之甘和之，加人参者必因大汗在身，又大烦渴，脉且洪大，有脱象耳。津液之求在石膏，不在人参，且石膏应用而不用为悍也。热除津液不伤即为生"。

甘草甘姜汤甘辛复阳之剂，阳复则厥愈而足温矣；更作芍药甘草汤甘酸复阴之剂，阴生则两脚自伸矣。阴阳既复，而或胃气有未和，因而谵语者，则少与调胃承气汤以和其胃，胃和则谵语止矣。盖甘草、干姜，固足以救虚阳之逆，而亦能伤胃气之和。此咸寒调胃之法，不得不斡旋于阴阳既复之后也。若重发汗，复加烧针，是逆而再逆，其厥逆之象，必有加于前，而补救之法，必非甘草、干姜所能胜任者矣。四逆汤甘辛大热，乃克复阳气之大药也。此条前后用药，温凉补泻，绝不相谋，而适以相济，非深造自得，卓有成见者，乌能及此？

甘草干姜汤方

甘草四两，炙 干姜二两

上�once咀，以水三升，煮一升五合，去滓，分温再服。

芍药甘草汤方

芍药四两 甘草四两，炙

上二味，以水三升，煮一升五合，去滓，分温再服。

问曰：证象阳旦，按法治之而增剧，厥逆咽中干，两胫拘急而谵语。师言：夜半手足当温，两脚当伸。后如师言，何以知之？答曰：寸口脉浮而大，浮则为风，大则为虚，风则生微热，虚则两胫挛，病证象桂枝，因加附子参其间，增桂令汗出。附子温经，亡阳故也。厥逆咽中干，烦躁，阳明内结，谵语烦乱，更饮甘草干姜汤，夜半阳气还，两足当热，胫尚微拘急，重与芍药甘草汤，尔乃胫伸，以承气汤微溏则止其谵语，故知病可愈。

此即前条之意而设为问答，以明所以增剧及所以病愈之故。然中间语意殊无伦次，此岂后人之文耶？昔人读《考工记》①，谓不类于《周官》②，余于此条亦云。成氏云：阳旦，桂枝汤别名。

发汗后脉证治法十五条

太阳病发汗，遂漏不止，其人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难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汤主之。

发汗伤阳，外风复袭，汗遂不止，《活人③》所谓漏风是也。夫阳者，所以实腠理，行津液，运肢体者也。今阳已虚，不能护其外，复不能行于里，则汗出小便难。而邪风之气，方外淫而旁溢，则恶风，四肢微急，难以屈伸，是宜桂枝汤解散风邪，兼和营卫，加附子补助阳气，并御虚风也。

桂枝加附子汤方

于桂枝汤内加附子一枚，破八片，炮，去皮。余依前法。

发汗后，身疼痛，脉沉迟者，桂枝加芍药、生姜各一两，人参三两，新加汤主之。

发汗后，邪痹于外，而营虚于内，故身痛不除，而脉转沉迟。《经》曰："其脉沉者，营气微也。"又曰："迟者，营气不足，血少故也。"故以桂枝加芍药、生姜、人参，以益不足之血而散未尽之邪。东垣云："仲景于病人汗后身热、亡血、脉沉迟者，下利身凉、脉微、血虚者，并加人参。"古人血脱者，必益气也。然人参味甘气温，温固养气，甘亦实能生血，汗下之后，血气虚衰者，非此不为功矣。

发汗过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汤主之。

心为阳脏，而汗为心之液，发汗过多，心阳则伤。其人叉手自冒心者，里虚欲为外护也。悸，心动也。欲得按者，心中筑筑不宁，欲得按而止之也。是宜补助心阳为主，桂枝、甘草，辛甘相合，乃生阳化气之良剂也。

桂枝甘草汤方

桂枝四两，去皮 甘草二两，炙

---

① 《考工记》：春秋末期齐国人记录手工业生产技术的官书，即传世的《周礼》第六篇。全书共分六部分，分别记载了车辆、兵器、乐器等内容，对城市规划、宫殿建筑等也有所涉猎，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春秋以前的手工业发展状况，是研究先秦科学技术的重要文献。

② 《周官》：儒家经典之一，又称"周官经"或"周礼"。该书系杂合周代至战国时期的宫室官制，寓以儒家思想编辑而成，是研究先秦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礼法制度的重要史料。全书分《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和《冬官》六篇，其中的《冬官司空》一篇久佚，汉人补以《考工记》，故有"昔人读《考工记》，谓不类于《周官》"的说法。

③ 活人：指宋代医家朱肱之《伤寒类证活人书》，亦称《南阳活人书》朱氏字翼中，号无求子，江苏吴县人，深研《伤寒》数十年，对仲景之学有所发挥，在学术上主张以经络论六经，重视脉证合参及辨证处方。

上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顿服。

按：发汗过多，有动肾中之阳者，以阳为汗之根，而肾为阳之宅，枝伤者其本必戕也；有动心中之阳者，以汗为心之液，而心为阳之脏，液亡者，气必从之也。救肾阳者，必以咸温；救心阳者，必以甘辛。咸性善下，而温能返阳，故四逆为救肾之剂；甘辛相合，而阳气乃生，故桂甘为益心之法也。

未持脉时，病人叉手自冒心，师因教试令咳，而不咳者，此必两耳聋无闻也。所以然者，以重发汗虚故如此。

病人叉手自冒心者，心阳内虚，欲得外护，如上条所云也。耳聋者，阳气上虚，阴反得而实之也。师因叉手冒心，而更试耳之聪否，以求阳之虚实。若耳聋无闻，其为过汗致虚，当与温养无疑。临病之工，宜如是详审耳。许叔微曰："伤寒耳聋，发汗过多者，正气虚也。邪不出者，邪气闭也。"虚之与闭，治法悬殊，学者更宜详审。

太阳病发汗，汗出不解，其人仍发热，心下悸，头眩，身瞤动，振振欲擗地者，真武汤主之。

发汗过多，不能解太阳之邪，而反动少阴之气，于是身仍发热，而悸眩瞤动等证作矣。少阴之气，水气也。心属火而水乘之，故悸；头为阳而阴加之，故眩；经脉网[①]维一身，以行血气，故水入之，则振振瞤动也；擗犹据也，眩动之极，心体不安，思欲据地以自固也。此与阳虚外亡有别。阳虚者，但须四逆以复阳。此兼水饮，故必真武以镇水，方用白术、茯苓之甘淡，以培土而行水；附子、生姜之辛，以复阳而散邪；芍药之酸，则入阴敛液，使泛滥[②]之水，尽归大壑[③]而已耳。

真武汤方

茯苓三两 芍药三两 白术二两 生姜三两 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

上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七合，日三服。

发汗后，其人脐下悸者，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主之。

发汗后，脐下悸者，心气不足而肾气乘之也。奔豚，肾之积，发则从少腹上冲心胸，如豕之突，故名奔豚。又肾为水脏，豚为水畜，肾气上冲，故名奔豚。茯苓能泄水气，故以为君；桂枝能伐肾邪，故以为臣；然欲治其水，必防其土，故取甘草、大枣补益土气为使；甘澜水者，扬之令轻，使水气去不益肾邪也。

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方

茯苓半斤 桂枝四两 甘草三两 大枣十五枚

上四味，以甘澜水[④]一斗，先煮茯苓减二升，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作甘澜水水法：取水二斗，置大盆内，以杓扬之，水上有珠子五六千颗相逐，取用之。

病人脉数，数为热，当消谷引食而反吐者，此以发汗令阳气微，膈气虚，脉乃数也。数为客热，不能消谷，以胃中虚冷，故吐也。

脉数为热，乃不能消谷而反吐者，浮热在上，而虚冷在下也。浮热不能消谷，为虚冷之气逼而上浮，如客之寄，不久即散，故曰客热。是虽脉数如热，而实为胃中虚冷，不可更以寒药[⑤]益其疾也。

发汗后，腹胀满者，厚朴生姜甘草半夏人参汤主之。

发汗后，表邪虽解而腹胀满者，汗多伤阳，气窒不行也。是不可以徒补，补之则气愈窒；亦不可以迳攻，攻之则阳益伤。故以人参、甘草、生姜助阳气，厚朴、半夏行滞气，乃补泄兼行之法也。

厚朴生姜甘草半夏人参汤方

生姜半斤，切 半夏半升，洗 甘草二两，炙 人参一两 厚朴半斤，去皮，炙

上五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伤寒发汗，解半日许复烦，脉浮数者，可更发汗，宜桂枝汤主之。

伤寒发汗，解半日许复烦者，非旧邪去而新

---

① 网：原作"纲"，形误，据冯本改。

② 泛滥：原作"汎滥"，形误，据冯本、文政本及惠济本改。

③ 大壑：这里指人体水液运行的正常通道。壑，山沟。

④ 甘澜水：一名劳水。最早见于《内经》的半夏秫米汤，成无己《注解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法中》云："兼用甘澜水者，扬之无力，取不助肾气也"。

⑤ 寒药：原作"热药"，据冯本、惠济本改。

邪复乘也。余邪未尽，复集为病，如余寇未尽，复合为乱耳。脉浮数者，邪气在表之征，故可更发其汗，以尽其邪。但以已汗复汗，故不宜麻黄之峻剂，而宜桂枝之缓法。此仲景随时变易之妙也。

发汗，病不解，反恶寒者，虚故也，芍药附子甘草汤主之。

发汗不解，反加恶寒者，邪气不从汗而出，正气反因汗而虚也。是不可更逐邪气，当先复其正气。是方芍药之酸，可以益血；附子之辛，可以复气；甘草甘平，不特安中补虚，且与酸合而化阴，与辛合而生阳也。

芍药甘草附子汤方

芍药三两 甘草三两，炙 附子一枚，炮，破八片

上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温服。

发汗后恶寒者，虚故也；不恶寒但热者，实也，当和胃气，与调胃承气汤。

汗出而恶寒者，阳不足而为虚也，芍药甘草附子汤治之是已；汗出而不恶寒但热者，邪入里而成实也，然不可以峻攻，但与调胃承气汤，和其胃气而已。

发汗后，不可更行桂枝汤，汗出而喘，无大热者，可与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

发汗后，汗出而喘，无大热者，其邪不在肌腠而入肺中，缘邪气外闭之时，肺中已有蕴热，发汗之后，其邪不从汗出之表者，必从内而并于肺耳。故以麻黄、杏仁之辛而入肺者，利肺气，散邪气；甘草之甘平，石膏之甘辛而寒者，益肺气，除热气，而桂枝不可更行矣。盖肺中之邪，非麻黄、杏仁不能发；而寒郁之热，非石膏不能除；甘草不特救肺气之困，抑以缓石膏之悍也。

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方

麻黄四两，去节 杏仁五十枚，去皮尖 炙甘草二两 石膏半斤，碎，绵裹

上四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二升，去滓，温服一升。

发汗后，饮水多必喘，以水灌之[1]亦喘。

发汗之后，肺气必虚，设饮水过多，水气从胃上射肺中，必喘；或以水灌洗致汗，水寒之气从皮毛而内侵其所合，亦喘。成氏谓"喘为肺疾"是也。

发汗后，水药不得入口为逆，若更发汗，必吐下不止。

发汗后吐逆，至水药不得入口者，必其人素有积饮，乘汗药升浮之性而上行也。是当消饮下气。虽有表邪，不可更发其汗，设更发之，重伤阳气。其饮之在中者，不特上逆而仍吐呕，亦且下注而成泄利矣。

太阳病，小便利者，以饮水多，必心下悸；小便少者，必苦里急也。

病在太阳之时，里热未甚，水液尚通，其外虽病，而其内犹晏如也，故不可多饮水。设饮水多，必停于心下为悸。所以然者，里无热，不能消水，心属火而畏水，水多凌心，故惕惕然跳动不宁也。然使小便自利，则停水自行，虽悸犹当自愈。若小便不利而少，则水不下行，积于膀胱，必苦里急。里急者，小便欲行而不能，则小腹奔迫急痛也。此以饮水所致，比于汗下之过，而非太阳本病，故附于斡旋法下。

以上十五条，并发汗后证，而或伤卫阳，或损营血，或亡心阳，或动肾水，或伤胃阳，及伤脾气，或邪仍不解，或解而转属阳明，及传膀胱，或动饮气，或伤肺气，或入肺中，其变种种不同，其治因之各异。学者谙练在心，亦可以应变无穷矣。

发汗吐下解后病脉证治三条

伤寒发汗，若吐若下，解后，心下痞鞕，噫气不除者，旋覆代赭石汤主之。

伤寒发汗，或吐或下，邪气则解而心下痞鞕，噫气不除者，胃气弱而未和，痰气动而上逆也。旋覆花咸温，行水下气；代赭石味苦质重，能坠痰降气；半夏、生姜辛温，人参、大枣甘温，合而用之，所以和胃气而止虚逆也。

旋覆代赭石汤方

旋覆花三两 人参二两 炙甘草三两 生姜五两，切 半夏半升，洗 代赭石一两 大枣十二枚，擘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

---

① 以水灌之：用水洗浴之意。《广韵·换韵》："灌，浇也。"

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伤寒若吐若下后，心下逆满，气上冲胸，起则头眩，脉沉紧，发汗则动经，身为振振摇者，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主之。

此伤寒邪解而饮发之证。饮食于中则满，逆于上则气冲而头眩，入于经则身振振而动摇。《金匮》云[①]："膈间支饮，其人喘满，心下痞坚，其脉沉紧。"又云："心下有痰饮，胸胁支满，目眩。"又云"其人振振身瞤剧，必有伏饮"是也。发汗则动经者，无邪可发，而反动其经气。故与茯苓、白术，以蠲饮气；桂枝、甘草，以生阳气。所谓"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也。

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方

茯苓四两 桂枝三两 白术、炙甘草各二两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凡病，若发汗，若吐，若下，若亡津液，阴阳自和者，必自愈。

阴阳自和者，不偏于阴，不偏于阳，汗液自出，使溺自调之谓。汗吐下亡津液后，邪气既微，正气得守，故必自愈。

太阳传本证治七条

太阳病，发汗后，大汗出，胃中干，烦躁不得眠，欲得饮水者，少少与饮之，令胃气和则愈。若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者，与五苓散主之。

伤寒之邪，有离太阳之经而入阳明之腑者[②]，有离太阳之标而入太阳之本者。发汗后，汗出胃干，烦躁饮水者，病去表而之里，为阳明腑热证也；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者，病去标而之本，为膀胱腑热证也。在阳明者，热能消水，与水即所以和胃；在膀胱者，水与热结，利水即所以去热；多服暖水汗出者，以其脉浮而身有微热，故以此兼彻其表。昔人谓五苓散为表里两解之剂，非以此耶。

五苓散方见权变法

按：古法从经腑言，则太阳为经，而膀胱为府；从标本言，则太阳为标，膀胱为本。病去太阳而之膀胱，所以谓之太阳传本也。然膀胱本病，有水结、血结之不同，水结宜五苓散导水泄热，血结宜桃核承气及抵当汤、丸[③]导血除热。具如下文。

发汗已，脉浮数烦渴者，五苓散主之。

伤寒汗出者，五苓散主之。不渴者，茯苓甘草汤主之。

发汗已，脉浮数烦渴者，太阳经病传腑，寒邪变热之候，故与五苓散导水泄热。王宇泰[④]云："太阳，经也；膀胱，腑也。膀胱者，溺之室也，故东垣以渴为膀胱经本病。然则治渴者，当泻膀胱之热。泻膀胱之热者，利小便而已矣。"然腑病又有渴与不渴不异，由腑阳有盛与不足之故也。渴者，热盛思水，水与热得，故宜五苓散导水泄热；不渴者，热虽入里，不与水结，则与茯苓甘草汤行阳化气。此膀胱热盛、热微之辨也。

茯苓甘草汤方

茯苓二两 桂枝二两，去皮 生姜二两，切 甘草一两，炙

上四味，以水四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温三服。

太阳病不解，热结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当先解外，外解已，但少腹急结者，乃可攻之，宜桃核承气汤。

太阳之邪，不从表出，而内传于腑，与血相搏，名曰蓄血。其人当如狂，所谓蓄血在下，其人如狂是也。其证当下血，血下则热随血出而愈，所谓血病见血自愈也。如其不愈而少腹急结者，必以法攻而去之。然其外证不解者，则尚未可攻，攻之恐血去而邪复入里也。是必先解其外之邪，而后攻其里之血，所谓从外之内而盛于内者，先治其外，而后调其内也。以下三条，并太阳传本、热邪入血、血蓄下焦之证，与太阳传本、热与水结、烦渴小便不利之证，正相对照。所谓热邪传本者，有水结、血结之不同也。

---

① 《金匮》云：此引见《金匮要略·咳嗽痰饮病脉证治第十二》。

② 有离太阳之经而入阳明之腑者：冯本"经"作"表"，"腑"作"里"。

③ 丸：冯本中所有的"丸"字均作"圆"。

④ 王宇泰：即明代医家王肯堂，江苏金坛人，字肯堂，号损庵。著有《证治准绳》、《医论》、《医辨》及《郁冈斋笔麈》等，并辑有《古今医统正脉全书》，对中医古代文献的整理、保存作出了较大贡献。此引见王肯堂《伤寒证治准绳》帙之三·渴。

桃核承气汤方

桃核五十枚，去皮尖 桂枝二两，去皮 芒硝二两 甘草二两，炙 大黄四两

上五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五合，去滓，内芒硝，更上火，微沸下火，先食，温服五合，日三服，当微利。

愚按：此即调胃承气汤加桃仁、桂枝，为破瘀逐血之剂。缘此证热与血结，故以大黄之苦寒，荡实除热为君；芒硝之咸寒，入血软坚为臣；桂枝之辛温，桃仁之辛润，擅逐血散邪之长为使；甘草之甘，缓诸药之势，俾去邪而不伤正为佐也。

太阳病六七日，表证仍在，脉微而沉，反不结胸，其人发狂者，以热在下焦，少腹当鞕满，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所以然者，以太阳随经，瘀热在里故也，抵当汤主之。

此亦太阳热结膀胱之证。六七日，表证仍在而脉微沉者，病未离太阳之经，而已入太阳之府也；反不结胸，其人发狂者，热不在上而在下也；少腹①鞕满，小便自利者，不结于气而结于血也，下血则热随血去，故愈。所以然者，太阳，经也；膀胱，腑也。太阳之邪，随经入里，与血俱结于膀胱，所谓经邪入腑，亦谓之传本是也。抵当汤中水蛭、虻虫食血去瘀之力，倍于芒硝，而又无桂枝之甘辛、甘草之甘缓，视桃仁承气汤为较峻矣。盖血自下者，其血易动，故宜缓剂，以去未尽之邪；瘀热在里者，其血难动，故须峻药，以破固结之势也。

抵当汤方

水蛭三十个，熬 虻虫三十个，熬，去翅② 大黄四两，酒浸 桃仁三十个，去皮尖

上四味，为末，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不下，再服。

太阳病，身黄，脉沉结，少腹鞕，小便不利者，为无血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证谛也，抵当汤主之。

身黄，脉沉结，少腹鞕，水病、血病皆得有之。但审其小便不利者，知水与热蓄，为无血而有水，五苓散证也；若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乃热与血结，为无水而有血，抵当汤证也。设更与行水，则非其治矣。仲景以太阳热入膀胱，有水结、血结之分，故反覆明辨如此。

伤寒有热，少腹满，应小便不利，今反利者，为有血也，当下之，不可余药，宜抵当丸。

有热，身有热也。身有热而少腹满，亦太阳热邪传本之证。膀胱者，水溺所由出，其变为小便不利，今反利者，乃血瘀而非水结，如上条抵当汤下之之例也。云不可余药者，谓非抵当丸不能以治之耳。

抵当丸方

水蛭二十个 虻虫二十五个 大黄三两 桃仁二十个，去皮尖

上四味，杵，分为四丸。以水一升，煮一丸，取七合服之。晬时③当下血，若不下者，更服。

愚按：此条证治，与前条大同，而变汤为丸，未详何谓。尝考其制，抵当丸中水蛭、虻虫，减汤方三分之一，而所服之数，又居汤方十分之六，是缓急之分，不特在汤、丸之故矣。此其人必有不可不攻，而又有不可峻攻之势，如身不发黄，或脉不沉结之类，仲景特未明言耳。有志之士，当不徒求之语言文字中也。

---

① 少腹：原作"少服"，据冯本、文政本及惠济本改。

② 熬去翅：文政本此下有一"足"字，意长。

③ 晬(zuì 醉)时：即周时。指一昼夜。《黄帝内经太素》卷第二十二"三变刺"云："每渍必晬其日，乃出干。"杨上善注："晬，祖赖反，一日周时也。"

伤寒贯珠集卷之二

太阳篇下

太阳救逆法[①] 第四计六十三条

论结胸脏结之异三条

问曰：病有结胸，有脏结，其状如何？答曰：按之痛，寸脉浮，关脉沉，名曰结胸也。何谓脏结？答曰：如结胸状，饮食如故，时时下利，寸脉浮，关脉小细沉紧，名曰脏结。舌上白胎滑者，难治。

此设为问答，以辨结胸、脏结之异。结胸者，邪结胸中，按之则痛。脏结者，邪结脏间，按之亦痛。如结胸者，谓如结胸之按而痛也。然胸高而脏下，胸阳而脏阴，病状虽同，而所处之位则不同。是以结胸不能食，脏结则饮食如故；结胸不必下利，脏结则时时下利，结胸关脉沉，脏结则更小细紧。而其病之从表入里，与表犹未尽之故，则又无不同，故结胸、脏结，其寸脉俱浮也。舌上白胎滑者，在里之阳不振，入结之邪已深，结邪非攻不去，而脏虚又不可攻，故曰难治。

脏结无阳证，不往来寒热，其人反静，舌上胎滑者，不可攻也。

邪结在脏，必阳气内动，或邪气外达，而后可施攻取之法。若无阳证，不往来寒热，则内动外达之机俱泯。是以其人反静，其舌胎反滑，邪气伏而不发，正气弱而不振，虽欲攻之，无可攻已。盖即上文难治之端，而引其说如此。

病胁下素有痞，连在脐旁，痛引少腹入阴筋者，此名脏结，死。

脏结之证，不特伤寒，即杂病亦有之。曰胁下素有痞，则其病久而非暴矣；曰连在脐旁，痛引少腹，入阴筋，则其邪深而非浅矣。既深且久，攻之不去，补之无益，虽不卒死，亦无愈期矣，故曰死。

论结胸及痞之源一条

病发于阳，而反下之，热入因作结胸；病发于阴，而反下之，因作痞。所以成结胸者，以下之太早故也。

此原所以结胸与痞之故。病发于阳者，邪在阳之经；病发于阴者，邪在阴之经也。阳经受邪，郁即成热，其气内陷，则为结胸；阴经受邪，未即成热，其气内陷则作痞。所以然者，病邪在经，本当发散，而反下之，里气则虚，邪气因入，与饮相搏而为病也。要之阳经受邪，原有可下之例，特以里未成实，而早行下法，故有结胸之变证。审其当下而后下之，何至是哉？仲景复申明所以成结胸之故，而不及痞，岂非以阴经受邪，则无论迟早，俱未可言下耶。

论结胸证治十条

太阳病，脉浮而动数，浮则为风，数则为热，动则为痛，数则为虚，头痛发热，微盗汗出，而反恶寒者，表未解也。医反下之，动数变迟，膈内拒痛，胃中空虚，客气动膈，短气躁烦，心中懊侬[②]，阳气内陷，心下因鞕，则为结胸，大陷胸汤主之。若不结胸，但头汗出，余无汗，剂颈而还，小便不利，身必发黄也。

脉浮动数，皆阳也，故为风、为热、为痛。而数则有正为邪迫，失其常度之象，故亦为虚。头痛发热，微盗汗出而复恶寒，为邪气在表，法当发散而反下之，正气则虚，邪气乃陷。动数变迟者，邪自表而入里，则脉亦去阳而之阴也。膈内拒痛者，邪欲入而正拒之，正邪相击则为痛也。胃中空虚，客气动膈者，胃气因下而里虚，客气乘虚而动膈也。短气躁烦，心中懊侬者，膈中之饮，为邪所动，气乃不舒，而神明不宁也。由是阳

---

① 救逆法：汗下妄施，温针、水濮混用，出现种种坏证、逆证，如结胸、痞证、挟热下利、惊狂不安等，相应有结胸汤、泻心汤、葛根芩连汤等方来补救，这一类治法即被概括为救逆法。

② 懊侬(náo 挠)：烦乱。《素问·六元天上纪大论》："目赤心热，甚则昏闷懊侬，善暴者死。"《聊斋志异·汤公》："一恶，则懊侬烦躁。"

邪内陷，与饮相结，痞鞕不消，而结胸之病成矣。大陷胸汤则正治阳邪内结胸中之药也。若其不结胸者，热气散漫，既不能从汗而外泄，亦不得从溺而下出，蒸郁不解，浸淫肌体，势必发黄也。

大陷胸汤方

大黄六两　芒硝一升　甘遂一钱匕

上三味，水六升，先煮大黄取二升，去滓，内芒硝，煮一二沸，内甘遂末，温服一升。得快利，止后服。

按：大陷胸与大承气，其用有心下与胃中之分。以愚观之，仲景所云心下者，正胃之谓；所云胃中者，正大小肠之谓也。胃为都会，水谷并居，邪气入之，夹痰杂食，相结不解，则成结胸。大小肠者，精华已去，糟粕独居，邪气入之，但与秽物结成燥粪而已。大承气专主肠中燥粪，大陷胸并主心下水食，燥粪在肠，必藉推逐之力，须枳、朴；水食在胃，必兼破饮之长，故用甘遂。且大承气先煮枳、朴，而后内大黄；大陷胸先煮大黄，而后内诸药。夫治上者制宜缓，治下者制宜急，而大黄生则行速，熟[①]则行迟，盖即一物，而其用又有不同如此。

伤寒六七日，结胸热实，脉沉而紧，心下痛，按之石鞕者，大陷胸汤主之。

邪气内结，既结且实，脉复沉紧，有似大承气证，然结在心下，而不在腹中，虽按之石鞕而痛，亦是水食互结，与阳明之燥粪不同，故宜甘遂之破饮，而不宜枳、朴之散气，如上条之说也。

伤寒十余日，热结在里，复往来寒热者，与大柴胡汤。但结胸无大热者，此为水结在胸胁也。但头微汗出者，大陷胸汤主之。

热结在里，而复往来寒热，是谓表里俱实，不得以十日之久，而独治其里也，故宜大柴胡表里两解之法。若但结胸而无大热，如口渴心烦等证者，此为水饮结在胸胁之间，所谓水结胸者是也。盖邪气入里，必挟身中所有，以为依附之地，是以在肠胃则结于糟粕，在胸膈则结于水饮，各随其所有而为病耳。水结在胸，而但头汗出者，邪膈于上而气不下通也，故与大陷胸汤，以破饮而散结。

太阳病，重发汗而复下之，不大便五六日，舌上燥而渴，日晡所[②]小有潮热，从心下至少腹鞕满而痛不可近者，大陷胸汤主之。

汗下之后，津液重伤，邪气内结，不大便五六日，舌上燥而渴，日晡所小有潮热，皆阳明胃热之征也。从心下至少腹鞕满而痛不可近，则不特征诸兆，抑且显诸形矣。乃不用大承气而用大陷胸者，亦以水食互结，且虽至少腹，而未离心下故也。不然，下证悉具，下药已行，何以不臣枳、朴而臣甘遂哉。

结胸者，项亦强，如柔痉[③]状，下之则和，宜大陷胸丸。

痉病之状，颈项或直。结胸之甚者，热与饮结，胸膈紧贯，上连于项，但能仰不能俯，亦如痉病之状也。曰柔而不曰刚者，以阳气内陷者，必不能外闭，而汗常自出耳。是宜下其胸中结聚之实，则强者得和而愈。然胸中盛满之邪，固非小陷胸所能去；而水热互结之实，亦非承气汤所可治。故与葶苈之苦，甘遂之辛，以破结饮而泄气闭，杏仁之辛，白蜜之甘，以缓下趋之势，而去上膈之邪，其芒硝、大黄，则资其软坚荡实之能。

大陷胸丸方

大黄半斤　葶苈半斤　芒硝半斤　杏仁半升，去皮尖，熬

上四味，捣筛二味，内杏仁、芒硝合研如[④]脂，和散，取如弹丸一枚。别捣甘遂末一钱匕，白蜜二合，水二升，煮取一升，温顿服之，一宿乃下。如不下，更服，取下为效，禁如药法。

按：汤者，荡也，荡涤邪秽，欲使其净尽也。丸者，缓也，和理脏腑，不欲其速下也。大陷胸丸以荡涤之体，为和缓之用，盖以其邪结在胸，而至如柔痉状，则非峻药不能逐之，而又不可以急剂一下而尽，故变汤为丸，煮而并渣服之，乃[⑤]

---

① 熟：原作"热"，形误，据冯本、文政本及惠济本改。

② 日晡所：即晡时前后。晡时在十二时辰中属申时，大致相当于15到17时之间。

③ 痉：凡遇："痉"字，冯本均作"痉"。成无己《注解伤寒论·辨痉湿暍脉证第四》注云："痉当作痉，传写之误也。痉者，恶也，非强也……痉者，强也，《千金》以强直为痉。"

④ 如：原作"加"，形误，据冯本、文政本改。

⑤ 乃：原作"及"，形误，据冯本改。

峻药缓用之法。峻则能胜破坚荡实之任，缓则能尽标上迄下之邪也。

小结胸病，正在心下，按之则痛，脉浮滑者，小陷胸汤主之。

胸中结邪，视结胸较轻者为小结胸，其证正在心下。按之则痛，不似结胸之心下至少腹鞕满而痛不可近也；其脉浮滑，不似结胸之脉沉而紧也。是以黄连之下热轻于大黄，半夏之破饮缓于甘遂，栝蒌之润利和于芒硝，而其蠲除胸中结邪之意，则又无不同也，故曰小陷胸汤。

小陷胸汤方

黄连一两 **半夏**半升，洗 **栝蒌实**大者一枚

上三味，以水六升，先煮栝蒌实，取三升，去滓，内诸药，煮取二升，去滓，分温三服。

病在阳，应以汗解之，反以冷水潠之，若灌之，其热被劫不得去，弥更益烦，肉上粟起，意欲饮水，反不渴者，服文蛤散。若不差者，与五苓散。寒实结胸无热证者，与三物小陷胸汤，白散亦可服①。

病在阳者，邪在表也，当以药取汗，而反以冷水潠之，或灌濯之，其热得寒被劫而又不得竟去，于是热伏水内而弥更益烦，水居热外而肉上粟起，而其所以为热，亦非甚深而极盛也，故意欲饮水而口反不渴。文蛤咸寒而性燥，能去表间水热互结之气。若服之而不差者，其热渐深而内传入本也。五苓散辛散而淡渗，能去膀胱与水相得之热，若其外不郁于皮肤，内不传于膀胱，则水寒之气，必结于胸中，而成寒实结胸。寒实者，寒邪成实，与结胸热实者不同。审无口燥渴烦等证见者，当与三物白散温下之剂，以散寒而除实也。本文"小陷胸汤"及"亦可服"七字疑衍，盖未有寒热而仍用黄连、栝蒌者，或久而变热者，则亦可与服之耳。

文蛤散方

文蛤五两

为散，以沸汤和一钱匕服，汤用五合。

三物白散②

桔梗三分 **贝母**三分 **巴豆**一分，去皮心，熬黑

上三味为末，内巴豆，更于臼中杵之，以白饮和服，强人半钱匕，羸者减之。病在膈上必吐，在膈下必利。不利，进热粥一杯；利过不止，进冷粥一杯。身热皮粟不解，欲引衣自覆者，若水以潠之洗之，益令热劫不得出，当汗而不汗则烦。假令汗出已，腹中痛，与芍药三两，如上法。

太阳少阳并病，而反下之，成结胸，心下鞕，下利不止，水浆不下，其人心烦。

太阳病未罢③而并于少阳，法当和散，如柴胡加桂枝之例。而反下之，阳邪内陷，则成结胸，亦如太阳及少阳误下之例也。但邪既上结，则当不复下注，乃结胸心下鞕，而又下利不止者，邪气甚盛，而淫溢上下也。于是胃气失其和，而水浆不下；邪气乱其心，而烦扰不宁。所以然者，太、少二阳之热，并而入里，充斥三焦心胃之间，故其为病，较诸结胸有独甚焉。仲景不出治法者，非以其盛而不可制耶。

结胸证，其脉浮大者，不可下，下之则死。

结胸证原有可下之例，如大陷胸汤及丸诸法是也。若其脉浮大者，心下虽结而表邪尤盛，则不可径与下法。下之则脏气重伤，邪气复入，既不能受，又不可制，则难为生矣。故曰下之则死。

结胸证悉具，烦躁者死，下利者亦死④。

伤寒邪欲入而烦躁者，正气与邪争也。邪既结而烦躁者，正气不胜，而将欲散乱也。结胸证悉具，谓脉沉紧、心下痛、按之石鞕及不大便、舌上燥而渴、日晡所潮热，如上文所云是也。而又烦躁不宁，则邪结甚深，而正虚欲散，或下利者，是邪气淫溢，际上极下，所谓病胜脏者也，虽欲不死，其可得乎。

痞证七条

脉浮而紧，而复下之，紧反入里，则作痞，按

---

① 三物小陷胸汤，白散亦可服：本证为水寒互结所致的寒实结胸证，当以三物白散温下，而小陷胸汤中有黄连、瓜蒌二味，药性寒凉，以寒治寒，药不对证，故尤氏认为"小陷胸汤"及"亦可服"七字当属衍文。按康平本《伤寒论》、《金匮玉函经》及《千金翼方》等，末句均作"与三物小白散"，无"小陷胸汤"及"亦可服"七字，可证。

② 三物白散：冯本、文政本此下均有一"方"字。

③ 罢：原作"能"，据文政本改。

④ 下利者亦死：冯本无此五字。

之自濡，但气痞耳。

此申言所以成痞之故。浮而紧者，伤寒之脉，所谓病发于阴也。紧反入里者，寒邪因下而内陷，与热入因作结胸同意。但结胸心下鞕满而痛，痞则按之濡而不鞕且痛。所以然者，阳邪内陷，止于胃中，与水谷相结，则成结胸；阴邪内陷，止于胃外，与气液相结则为痞。是以结胸为实，而按之鞕痛；痞病为虚，而按之自濡耳。

心下痞，按之濡，其脉关上浮者，大黄黄连泻心汤主之。

按：成氏云[①]："心下鞕，按之痛，关脉沉者，实热也；心下痞，按之濡，关上浮者，虚热也。与大黄、黄连以导其虚热。"成氏所谓虚热者，对燥屎而言也，非阴虚阳虚之谓。盖热邪入里，与糟粕相结，则为实热；不与糟粕相结，即为虚热。本方以大黄、黄连为剂，而不用枳、朴、芒硝者，盖以泄热，非以荡实也。麻沸汤者，煮水小沸如麻子，即此煮药，不使尽药力也。

大黄黄连泻心汤方

大黄二两　黄连一两

上二味，以麻沸汤二升[②]渍之，须臾，绞去滓，分温三服[③]。

心下痞，而复恶寒汗出者，附子泻心汤主之。

此即上条而引其说，谓心下痞，按之濡，关脉浮者，当与大黄黄连泻心汤泻心下之虚热。若其人复恶寒而汗出，证兼阳虚不足者，又须加附子以复表阳之气，乃寒热并用、邪正兼治之法也。

附子泻心汤方

大黄二两　黄连一两　黄芩一两　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别煮取汁

上四味切，三味以麻沸汤二升渍之，须臾，绞去滓，内附子汁，分温三服。

按：此证邪热有余而正阳不足，设治邪而遗正，则恶寒益甚；或补阳而遗热，则痞满愈增。此方寒热补泻，并投互治，诚不得已之苦心。然使无法以制之，鲜不混而无功[④]矣。方以麻沸汤渍寒药，别煮附子取汁，合和与服，则寒热异其气，生熟异其性，药虽同行，而功则各奏，乃先圣之妙用也[⑤]。

伤寒五六日，呕而发热者，柴胡汤证具，而以他药下之，柴胡证仍在者，复与柴胡汤。此虽已下之，不为逆，必蒸蒸而振，却发热汗出而解。若心下满而鞕痛者，此为结胸也，大陷胸汤主之；但满而不痛者，此为痞，柴胡不中与之，宜半夏泻心汤。

结胸及痞，不特太阳误下有之，即少阳误下亦有之。柴胡汤证具者，少阳呕而发热，及脉弦、口苦等证具在也，是宜和解。而反下之，于法为逆，若柴胡证仍在者，复与柴胡汤和之即愈，此虽已下之，不为逆也。蒸蒸而振者，气内作而与邪争，胜则发热汗出而邪解也。若无柴胡证，而心下满而鞕痛者，则为结胸；其满而不痛者，则为痞，均非柴胡所得而治之者矣。结胸宜大陷胸汤，痞宜半夏泻心汤，各因其证而施治也。

半夏泻心汤方

黄芩三两　人参三两　甘草三两　黄连一两　半夏半升，洗　干姜三两　大枣十二枚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按：痞者，满而不实之谓。夫客邪内陷，即不可从汗泄；而满而不实，又不可从下夺。故惟半夏、干姜之辛，能散其结；黄连、黄芩之苦，能泄其满。而其所以泄与散者，虽药之能，而实胃气之使也。用参、草、枣者，以下后中虚，故以之益气而助其药之能也。

伤寒汗出解之后，胃中不和，心下痞鞕，干噫食臭，胁下有水气，腹中雷鸣，下利者，生姜泻

---

① 成氏云：此引见成无己《注解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法第七》

② 二升：冯本作"一升"。

③ 三服：冯本作"再服"。

④ 无功：冯本作"无别"。

⑤ 冯本此下多出一条，照录于下：

"伤寒发热，汗出不解，心下痞鞕，呕而下利者，大柴胡汤主之。

此条表里不解而里多于表者。心下痞鞕，呕吐下利者，邪结于心下而后上攻下注也。因其里邪既甚而表犹未解，故以大柴胡汤合表里而并治，且不待表解而后攻里，亦不在下利呕逆表解者乃可攻之例也。"

心汤主之。

汗解之后，胃中不和，既不能运行真气，并不能消化饮食，于是心中痞鞕，干噫食臭，《金匮》所谓"中焦气未和，不能消谷，故令人噫"是也。噫，嗳食气也。胁下有水气，腹中雷鸣下利者，土德不及而水邪为殃也。故以泻心消痞，加生姜以和胃。

按：上条本少阳病，不宜入太阳篇中，此条汗解后病，亦不得谓之逆，而俱列于此者，所以备诸泻心之用也。

生姜泻心汤方

生姜四两，切 人参三两 半夏半升，洗 甘草三两，炙 黄芩三两 大枣十二枚，擘 黄连一两 干姜一两

上八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伤寒中风，医反下之，其人下利，日数十行，谷不化，腹中雷鸣，心下痞鞕而满，干呕心烦不得安。医见心下痞，谓病不尽，复下之，其痞益甚。此非结热，但以胃中虚，客气上逆，故使鞕也，甘草泻心汤主之。

伤寒中风者，成氏所谓伤寒或中风者是也。邪盛于表而反下之，为下利谷不化，腹中雷鸣，为心下痞鞕而满，为干呕心烦不得安，是表邪内陷心间，而复上攻下注，非中气空虚，何致邪气淫溢至此哉？医以为结热未去，而复下之，是已虚而益虚也。虚则气不得化，邪愈上逆，而痞鞕有加矣。故与泻心消痞，加甘草以益中气。

甘草泻心汤方

甘草四两 黄芩三两 干姜三两 黄连一两 半夏半升，洗 大枣十二枚，擘

上六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按：生姜泻心汤、甘草泻心汤二方，虽同为治痞之剂，而生姜泻心，意在胃中不和，故主生姜以和胃；甘草泻心，意在下利不止与客气上逆，故不用人参之增气，而须甘草之安中也。

伤寒大下后，复发汗，心下痞，恶寒者，表未解也，不可攻痞[①]，当先解表，表解[②]乃可攻痞。解表宜桂枝[③]，攻痞宜大黄黄连泻心汤。

大下复汗，正虚邪入，心下则为痞，当与泻心汤如上法矣。若其人恶寒者，邪虽入里，而表犹未罢，不可迳攻其痞，当先以桂枝汤解其表，而后以大黄黄连泻心汤攻其痞。不然，恐虽解而表邪复入里为患也，况痞亦未必能解耶。

按：伤寒下后，结胸痞满之外，又有懊侬烦满下利等证，盖邪入时而未集，而其位又高，则为懊侬；其已集而稍下者，则为结胸及痞；其最下而亦未结者，则为下利。结胸痞满，具如上文，凡十七条[④]，以下凡十一条，则备举懊侬、下利诸证也。

懊侬烦满证治六条

发汗吐下后，虚烦不得眠，若剧者，必反覆颠倒，心中懊侬，栀子豉汤主之。若少气者，栀子甘草豉汤主之。若呕者，栀子生姜豉汤主之。

发汗吐下后，正气既虚，邪气亦衰，乃虚烦不得眠，甚则反覆颠倒，心中懊侬者，未尽之邪，方入里而未集，已虚之气，欲胜邪而不能，则烦乱不宁，甚则心中懊侬郁闷而不能自已也。栀子体轻，味甘微寒，豉经蒸罨[⑤]，可升可降，二味相合，能彻散胸中邪气，为除烦止躁之良剂。少气者，呼吸少气不足以息也，甘草之甘，可以益气；呕者，气逆而不降也，生姜之辛，可以散逆。得吐则邪气散而当愈，不可更吐以伤其气，故止后服。

栀子豉汤方

栀子十四枚，擘 香豉四合，绵裹

上二味，以水四升，先煮栀子，得二升半，内豉，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二服，温进一服。得吐，止后服。

栀子甘草豉汤方

于栀子豉汤内加入甘草二两。余依前法。

栀子生姜豉汤方

---

① 痞：原脱，据冯本、文政本及《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下第七》原文补，下句的"痞"字亦据补。

② 表解：原脱，据冯本、文政本及《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第七》原文补。

③ 桂枝：这里指桂枝汤。

④ 十七条：原作"十六条"，据惠济本及正文实有条目数改。

⑤ 蒸罨(ān 暗)：盖上盖子蒸。罨，覆，覆盖的意思。《说文·网部》："罨，覆也。"《广韵·合韵》："罨，覆盖也。"

于栀子豉汤内，加入生姜五两。余依前法。

发汗若下之，而烦热胸窒者，栀子豉汤主之。

伤寒五六日，大下之后，身热不去，心中结痛者，未欲解也，栀子豉汤主之。

烦热者，心烦而身热也。胸中窒者，邪入胸间而气窒不行也，盖亦汗下后，正虚邪入，而犹未集之证，故亦宜栀子豉汤散邪彻热为主也。心中结痛者，邪结心间而为痛也。然虽结痛而身热不去，则其邪亦未尽入，与结胸之心下痛而身不热者不同。此栀子豉汤之散邪彻热，所以轻于小陷胸之荡实除热也。

伤寒下后，心烦腹满，卧起不安者，栀子厚朴汤主之。

下后心烦，证与上同，而加腹满，则邪入较深矣，成氏所谓"邪气壅于心腹之间"者是也。故去香豉之升散，而加枳、朴之降泄。若但满而不烦，则邪入更深，又当去栀子之轻清，而加大黄之沉下矣。此栀子厚朴汤所以重于栀豉而轻于承气也。

栀子厚朴汤方

栀子十四枚，擘 厚朴四两，姜汁炒 枳实四枚，水浸，去穰，炒

上三味，以水三升半，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二服，温进一服，得吐者，止后服。

伤寒，医以丸药大下之，身热不去，微烦者，栀子干姜汤主之。

大下后身热不去，证与前同，乃中无结痛，而烦又微而不甚，知正气虚，不能与邪争，虽争而亦不能胜之也。故以栀子彻胸中陷入之邪，干姜复下药损伤之气。

栀子干姜汤方

栀子十四枚 干姜二两

上二味，以水三升半，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二服，温进一服，得吐，止后服。

凡用栀子汤，病人旧微溏者，不可与服之。

病人旧微溏者，未病之先，大便本自微溏，为里虚而寒在下也。栀子汤本涌泄胸中客热之剂，旧微溏者，中气不固，与之，恐药气乘虚下泄而不能上达，则膈热反因之而深入也，故曰不可与服之。

下利脉证五条

太阳病，桂枝证，医反下之，利遂不止，脉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黄连黄芩[①]汤主之。

太阳中风发热，本当桂枝解表，而反下之，里虚邪入，利遂不止，其脉则促，其证则喘而汗出。夫促为阳盛，脉促者，知表未解也。是其邪陷于里者十之七，而留于表者十之三，其病为表里并受之病，故其法亦宜表里两解之法。葛根黄连黄芩汤，葛根解肌于表，芩、连清热于里，甘草则合表里而并和之耳。盖风邪初中，病为在表，一入于里，则变为热矣。故治表者，必以葛根之辛凉，治里者，必以芩、连之苦寒也。而古法汗者不以偶，下者不以奇，故葛根之表，则数多而独行，芩、连之里，则数少而并须，仲景矩矱[②]，秩然不紊如此。

葛根黄连黄芩汤方

葛根半斤 甘草二两，炙 黄芩二两 黄连三两

上四味，以水八升，先煮葛根减二升，内诸药，煮取二升，去滓，分温再服。

太阳病，外证未除而数下之，遂协热而利，利下不止，心下痞鞕者，桂枝人参汤主之。

太阳误下自利，而又表里不解，与上条同。然曰数下，则气屡伤矣。曰利下不止，则虚复甚矣。虽心下痞鞕，亦是正虚失运之故。是宜桂枝之辛以解其表，参、术、姜、草之甘温以安其里，而不可以葛根攻表，亦不得以芩、连治利[③]，如上条之例矣。

桂枝人参汤方

桂枝四两 干姜三两 白术三两 人参三两 炙甘草四两

上五味，以水九升，先煮四味，取五升，内桂，更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再，夜一服。

伤寒，医下之，续得下利清谷不止，身疼痛者，急当救里；后身疼痛，清便自调者，急当救

① 黄芩：原作"黄芩"，形误，据冯本、文政本及惠济本改。

② 矩矱(yuē 约)：规矩、法度。

③ 治利：原作"利治"，误倒，据惠济本乙转。

表。救里宜四逆汤，救表宜桂枝汤。

伤寒下后，邪气变热，乘虚入里者，则为挟热下利；其邪未入里而脏虚生寒者，则为下利清谷。各因其人邪气之寒热与脏气之阴阳而为病也。身疼痛者，邪在表也，然脏气不充，则无以为发汗散邪之地，故必以温药舍其表而救其里。服后清便自调，里气已固，而身痛不除，则又以甘辛发散为急，不然，表之邪又将入里而增患矣。而救里用四逆，救表用桂枝，与厥阴篇下利腹胀满身疼痛条略同，彼为寒邪中阴，此为寒药伤里，而其温中散邪先表后里之法，则一也。

太阳病，二三日，不能卧，但欲起，心下必结，脉微弱者，此本有寒分也。反下之，若利止，必作结胸；未止者，四日复下之，此作协热利也。

太阳病，二三日，为病未久也。不能卧，但欲起者，心下结满，卧则气愈壅而不安也。脉微弱，阳气衰少也。夫二三日，为病未久，则寒未变热，而脉又微弱，知其结于心下者，为寒分而非热分矣。寒分者，病属于寒，故谓寒分，犹《金匮》所谓血分、气分、水分[①]也。寒则不可下，而医反下之，里虚寒入，必为下利不止。若利止，必作结胸者，寒邪从阳之化而上结于阳位也；若未止，四日复下之者，寒已变热，转为协热下利。故须复下以尽其邪，所谓"在下者，引而竭之"也。总之，寒邪中人，久必变热，而邪不上结，势必下注。仲景反覆详论，所以诏示后人者深矣。

伤寒服汤药，下利不止，心下痞鞕，服泻心汤已，复以他药下之，利不止，医以理中与之，利益甚。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赤石脂禹余粮汤主之。复利不止者，当利其小便。

汤药，亦下药也。下后下利痞鞕，泻心汤是已。而复以他药下之，以虚益虚，邪气虽去，下焦不约，利无止期，故不宜参、术、姜、草之安中，而宜赤脂、禹粮之固下也。乃服之而利犹不止，则是下焦分注之所清浊不别故也，故当利其小便。

赤石脂禹余粮汤方

赤石脂一斤，碎　禹余粮一斤，碎

上二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温三服。

下后诸变证治八条

太阳病下之，其脉促，不结胸者，此为欲解也。脉浮者，必结胸也。脉紧者，必咽痛。脉弦者，必两胁拘急。脉细数者，头痛未止。脉沉紧者，必欲呕。脉沉滑者，协热利。脉浮滑者，必下血。

此因结胸而并详太阳误下诸变。谓脉促为阳盛，而不结于胸，则必无下利痞满之变，其邪将从外解。若脉浮者，下后邪已入里，而犹在阳分，则必作结胸矣。脉紧者，太阳之邪传入少阴之络，故必咽痛，所为[②]脉紧者属少阴，又邪客于足少阴之络，令人咽痛，不可内食是也。脉弦者，太阳之邪传入少阳之经，故必两胁拘急，所为尺寸俱弦者，少阳受病，其脉循胁络于耳故也。脉细为气少，数为阳脉，气不足而阳有余，乃邪盛于上也，故头痛未止。脉沉为在里，紧为寒脉，邪入里而正不容，则内为格拒，故必欲呕。脉沉滑者，热胜而在下也，故协热利。脉浮滑者，阳胜而阴伤也，故必下血。《经》曰：不宜下而更攻之，诸变不可胜数，此之谓也。已下并太阳下后之证，而或胸满，或喘，或烦惊谵语，或胁痛发黄，是结胸、痞满、烦躁、下利外，尚有种种诸变如此。

太阳病，下之后，脉促胸满者，桂枝去芍药汤主之。若微恶寒者，去芍药，方中加附子汤主之。

阳邪被抑，不复浮盛于表，亦未结聚于里，故其胸满、其脉促。促者，数而时一止也。夫促为阳脉，胸中为阳之府。脉促胸满，则虽误下，而邪气仍在阳分。故以桂、甘、姜、枣甘辛温药，从阳引而去之；去芍药者，恐酸寒气味，足以留胸中之邪，且夺桂枝之性也。若微恶寒者，其人阳不足，必加附子，以助阳气而逐阳邪。设徒与前法，则药不及病，虽病不增剧，亦必无济矣。

---

① 血分、气分、水分：《金匮要略·水气病脉证并治第十四》云："经水前断，后病水，名曰血分，此病难治；先病水，后经水断，名曰水分，此病易治。""阳前通则恶寒，阴前通则痹不仁，阴阳相得，其气乃行，大气一转，其气乃散，实则失气，虚则遗溺，名曰气分。"

② 所为：即所谓，"为"通"谓"，冯本作"所谓"。下同。

桂枝去芍药汤方

于桂枝汤内去芍药，余依前法。

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方

于桂枝汤方内去芍药，加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余依前法。

太阳病，下之，微喘者，表未解故也，桂枝加厚朴杏仁汤主之。喘家作，桂枝汤加厚朴、杏仁佳。

太阳误下，无结胸下利诸变，而但微喘，知其里未受病，而其表犹未解，胸中之气为之不利也。故与桂枝汤解表散邪，加厚朴、杏仁下气定喘。然喘之为病，所关非细，而误下之后，其变实多。仲景此条，盖可以互证而难以独引，亦如"太阳病，脉浮者，可发汗，宜麻黄汤①"之文也。学者是辨诸。

太阳病，下之后，其气上冲者，可与桂枝汤，方用前法。若不上冲者，不可与之。

病在太阳，而反下之，正气遂虚，邪气则陷，乃其气反上冲者，阳邪被抑而复扬，仍欲出而之表也。故可与桂枝汤，从阳引而去之，"因其轻而扬之"之意也。用前法者，即啜热稀粥，以助药力之法。盖欲以救被伤之气，而引欲出之邪耳。若不上冲者，邪已内陷，不复外攻，当随脉证而调其内，不可更以桂枝攻其表也。

伤寒八九日，下之，胸满烦惊，小便不利，谵语，一身尽重，不可转侧者，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主之。

伤寒下后，其邪有并归一处者，如结胸下利诸候是也；有散漫一身者，如此条所云诸证是也。胸满者，邪痹于上；小便不利者，邪痹于下；烦惊者，邪动于心；谵语者，邪结于胃。此病之在里者也。一身尽重，不可转侧者，筋脉骨肉，并受其邪，此病之在表者也。夫合表里上下而为病者，必兼阴阳合散以为治。方用柴胡、桂枝，以解其外而除身重；龙、蛎、铅丹，以镇其内而止烦惊；大黄以和胃气止谵语；茯苓以泄膀胱利小便；人参、姜、枣，益气养营卫，以为驱除邪气之本也。如是表里虚实，泛应曲当②，而错杂之邪，庶几尽解耳。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方

半夏二合，洗 柴胡四两 人参 龙骨 铅丹 牡蛎熬 茯苓 桂枝 生姜各一两半 大枣六枚

上十一味，以水八升，煮取四升，内大黄，切如棋子，更煮一二沸，去滓，温服一升。

得病六七日，脉迟浮弱，恶风寒，手足温，医二三下之，不能食，而胁下满痛，面目及身黄，颈项强，小便难者，与柴胡汤，后必下重。本渴而饮水呕者，柴胡汤不中与也，食谷者哕。

病六七日，脉浮不去，恶风寒不除，其邪犹在表也。医反二三下之，胃气重伤，邪气入里，则不能食而胁下满痛，且面目及身黄，颈项强，小便难。所以然者，其人脉迟弱而不数，手足温而不热，为太阴本自有湿，而热又入之，相得不解，交蒸互郁，而面目身体悉黄矣。颈项强者，湿痹于上也；胁下满痛者，湿聚于中也；小便难者，湿不下走也。皆与热相得之故也。医以其胁下满痛，与柴胡汤以解其邪，后必下重者，邪外解而湿下行，将欲作利也。设热湿并除，则汗液俱通而愈矣，何至下重哉？本渴而饮水呕者，《金匮》所谓"先渴却呕者，为水停心下，此属饮家也③。"饮在心下，则食谷必哕，所谓"诸呕吐，谷不得下者，小半夏汤主之④"是也，岂小柴胡所能治哉？

本以下之，故心下痞，与泻心汤。痞不解，其人渴而口燥烦，小便不利者，五苓散主之。

下后成痞，与泻心汤，于法为当矣。乃痞不解，而其人口燥渴，小便不利者，此非痞也，乃热邪与水蓄而不行也。水蓄不行，则上⑤失其润而口燥烦渴，下迷其道而小便不利，泻心汤不中与矣。五苓散导⑥水泄热，使小便利，则痞与烦渴俱止耳。

---

① 太阳病……宜麻黄汤：此见《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中第六》，原文为："脉浮者，病在表，可发汗，宜麻黄汤。"

② 泛应曲当：犹言（表里虚实）各方面均能全面顾及。泛，广泛。曲，全面。

③ 此渴却呕者……此属饮家也：见《金匮要略·呕吐下利病脉证并治第十七》。

④ 同上。

⑤ 上：文政本、惠济本并作"土"。

⑥ 导：原作"散"，据冯本改。

下后[①]，不可更行桂枝汤，汗出而喘，无大热者，可与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

此与汗后不可更行桂枝汤条大同，虽汗下不同，其为邪入肺中则一，故其治亦同。

误汗下及吐后诸变脉证十三条

本发汗而复下之，此为逆也；若先发汗，治不为逆。本先下之，而反汗之，此为逆也；若先下之，治不为逆。

此泛言汗下之法各有所宜，当随病而施治，不可或失其度也。如头痛发热恶寒者，本当发汗而反下之，是病在表而治其里也，故曰逆；腹满便闭恶热者，本当下之而反汗之，是病在里而治其表也，故亦为逆。若审其当汗而汗之，或当下而下之，则亦何逆之有？《外台》云[②]："表病里和，汗之则愈，下之则死；里病表和，下之则愈，汗之则死。"不可不慎也！

太阳病，先发汗不解，而复下之，脉浮者不愈。浮为在外，而反下之，故令不愈。今脉浮，故知在外，当须解外则愈，宜桂枝汤主之。

既汗复下，邪气不从表散，而又不从里出者，以其脉浮而邪在外，故虽复下之，而病不愈也。夫病在外者，仍须从外引而去之。虽已汗下，而其脉仍浮，知其邪犹在外，故须桂枝汤解散外邪则愈。少阳篇云："柴胡汤证具，而以他药下之，柴胡证仍在者，复与柴胡汤，必蒸蒸而振，却发热汗出而解"，与此同意，所当互参。

太阳病，先下之而不愈，因复发汗，以此表里俱虚，其人因致冒，冒家汗出自愈。所以然者，汗出表和故也，得里未和，然后复下之。

下之则伤其里，汗之则伤其表，既下复汗，表里俱虚，而邪仍不解，其人则因而为冒[③]。冒，昏冒也，以邪气蔽其外，阳气被郁，欲出不能，则时自昏冒，如有物蒙蔽之也。若得汗出，则邪散阳出，而冒自愈。《金匮》云[④]："冒家欲解，必大汗出也。"然亦正气得复，而后汗自出耳，岂可以药强发之哉！若汗出冒解，而里未和者，然后复下之，以和其里，所谓"里病表和，下之而愈"是也。

大下之后，复发汗，小便不利者，亡津液故也。勿治之，得小便利，必自愈。

既下复汗，重亡津液，大邪虽解，而小便不利，是未可以药利之，俟津液渐回，则小便自行而愈。若强利之，是重竭其阴也，况未必即利耶。

下之后，复发汗，必振寒，脉微细。所以然者，以内外俱虚故也。

振寒，振粟而寒也。脉微为阳气虚，细为阴气少，既下复汗，身振寒而脉微细者，阴阳并伤而内外俱虚也。是必以甘温之剂和之养之为当矣。

下之后，复发汗，昼日烦躁不得眠，夜而安静。不呕不渴，无表证，脉沉微，身不大热者，干姜附子汤主之。

大法昼静夜剧，病在肾阴；夜静昼剧，病在胃阳。汗下之后，昼日烦躁不得眠，夜而安静者，邪未尽而阳已虚。昼日阳虚欲复，而与邪争则烦躁不得眠；夜而阴旺阳虚，不能与邪争，则反安静也。不呕不渴，里无热也；身无大热，表无热也；而又无头痛恶寒之表证，其脉又不浮而沉，不洪而微，其为阳气衰少无疑。故当与干姜、附子，以助阳虚而逐残阴也。

以上三条，并是汗下后，小便不利者，伤其阴也；振寒脉微细者，阴阳并伤也；昼日烦躁不得眠，夜而安静者，伤阳而不及阴也。于此见病变之不同。

干姜附子汤方

干姜一两 附子一枚，生用，去皮，切八片

上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顿服。

发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烦躁者，茯苓四逆汤主之。

发汗若下，不能尽其邪，而反伤其正，于是正气欲复而不得复，邪气微而不即去，正邪交争，乃生烦躁。是不可更以麻、桂之属逐其邪，及以栀豉之类止其烦矣。是方干姜、生附之辛所以

---

① 下后：《伤寒论》本条原文作"发汗后"。

② 《外台》云：此引见唐·王焘《外台秘要》卷第一伤寒上十二门。

③ 因而为冒：底本"而为"二字互倒，据冯本、文政本及惠济本乙转。

④ 《金匮》云：此引见《金匮要略·妇人产后病脉证治第二十一》。

散邪，茯苓、人参、甘草之甘所以养正，乃强主弱客之法也。

茯苓四逆汤方

茯苓六两 人参一两 干姜两半 甘草二两，炙 附子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

上五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七合，日三服。

按：汗下后烦躁一证，悉是正虚邪扰之故，而有邪多虚少，或虚多邪少之分。邪多者，宜逐邪以安正；虚多者，宜助正以逐邪。仲景既著栀豉汤之例，复列茯苓四逆之法，其于汗下后烦躁一证，虚实互举，补泻不遗如此，学者所当究心也。

伤寒胸中有热，胃中有邪气，腹中痛，欲呕吐者，黄连汤主之。

此上中下三焦俱病，而其端实在胃中。邪气，即寒淫之气。胃中者，冲气所居，以为上下升降之用者也。胃受邪而失其和，则升降之机息，而上下之道塞矣。成氏所谓"阴不得升而独治其下，为下寒腹中痛；阳不得降而独治于上，为胸中热欲呕吐①"者是也。故以黄连之苦寒以治上热，桂枝之甘温以去下寒，上下既平，升降乃复。然而中焦不治，则有升之而不得升，降之而不得降者矣。故必以人参、半夏、干姜、甘草、大枣，以助胃气而除邪气也。此盖痞证之属，多从寒药伤中后得之，本文虽不言及，而其为误治后证可知，故其药亦与泻心相似而多桂枝耳。

黄连汤方

黄连 桂枝去皮 干姜 甘草炙，各三两 人参二两 半夏半升，洗 大枣十二枚，擘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夜二服。

太阳病，当恶寒发热，今自汗出，不恶寒发热，关上脉细数者，以医吐之故也。不二日吐之者，腹中饥，口不能食；三四日吐之者，不喜糜粥，欲食冷食，朝食暮吐，以医吐之所致也，此为小逆。

病在表而医吐之，邪气虽去，胃气则伤，故自汗出、无寒热而脉细数也。一二日，胃气本和，吐之则胃空思食，故腹中饥，而胃气因吐而上逆，则又口不能食也。三四日，胃气生热，吐之则其热上动，故不喜糜粥，欲食冷食，而胃气自虚，不能消谷，则又朝食而暮吐也。此非病邪应尔，以医吐之所致。曰小逆者，谓邪已去而胃未和，但和其胃，则病必自愈。

伤寒吐下后，复发汗，虚烦，脉甚微，八九日，心中痞鞕，气上冲咽喉，眩冒，经脉动惕者，久而成痿。

吐下复汗，津液叠伤，邪气陷入，则为虚烦。虚烦者，正不足而邪扰之，为烦心不宁也。至八九日，正气复邪气退则愈。乃反心下痞鞕，胁下痛，气上冲咽喉，眩冒者，邪气搏饮内聚而上逆也。内聚者不能四布，上逆者无以逮下。夫经脉者，资血液以为用者也。汗吐下后，血液之所存几何，而复搏结为饮，不能布散诸经，譬如鱼之失水，能不为之时时动惕耶。且经脉者，所以网维一身者也，今既失浸润于前，又不能长养于后，必将筋膜干急而挛②，或枢折胫纵而不任地③，如《内经》所云脉痿、筋痿之证也，故曰久而成痿。

太阳病吐之，但太阳病当恶寒，今反不恶寒，不欲近衣，此为吐之内烦也。

病在表而吐之，邪气虽去，胃气生热，则为内烦。内烦者，热从内动而生烦也。

太阳病，过经十余日，心下温温欲吐，而胸中痛，大便反溏，腹微满，郁郁微烦。先此时自极吐下者，与调胃承气汤。若不尔者，不可与。但欲呕，胸中痛，微溏者，此非柴胡证，以呕知极吐下也。

过经者，病过一经，不复在太阳矣。详见阳明篇中，心下温温欲吐而胸中痛者，上气因吐而逆，不得下降也，与病人欲吐者不同。大便溏而不实者④，下气因下而注，不得上行也，与大便本自溏者不同。设见腹满，郁郁微烦，知其热积

① 阴不得……欲呕吐：此引见成无己《注解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法第七》。

② 筋膜干急而挛：筋膜失于濡养而拘急，不能自由屈伸。

③ 枢折胫纵而不任地：枢，枢纽、机关，这里指关节；胫纵，足胫筋脉纵缓瘫痪。语本《素问·痿论》，言四肢关节活动失灵，如枢纽之折、筋脉之纵缓瘫痪而不能下地行走。

④ 大便溏而不实者：冯本"大"字前尚有"下之后"三字。

在中者犹甚，则必以调胃承气以尽其邪矣。邪尽则不特腹中之烦满释，即胸中之呕痛亦除矣，此因势利导之法也。若不因吐下而致者，则病人欲吐者与大便自溏者，均有不可下之戒，岂可漫与调胃承气汤哉？但欲呕，腹下痛，有似柴胡证，则系在极吐下后，则病在中气，非柴胡所得而治者矣[①]。所以知其为极吐大下者，以大便溏而仍复呕也。不然，病既在下，岂得复行于上哉？

太阳病三日，已发汗，若吐若下若温针，仍不解者，此为坏病，桂枝不中与也。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

若，与"或"同，言或汗、或吐、或下、或温针而病仍不解，即为坏病，不必诸法杂投也。坏病者，言为医药所坏，其病形脉证不复如初，不可以原法治也，故曰桂枝不中与也。须审其脉证，知犯何逆，而后随证依法治之。

火逆十条

脉浮，宜以汗解，用火灸之，邪无从出，因火而盛，病从腰以下必重而痹，名火逆也。

脉浮者，病在表，不以汗解，而以火攻，肌腠[②]未开，则邪无从出，反因火气而热乃盛也。夫阳邪被迫而不去者，则必入而之阴，痛[③]从腰以下重而痹者，邪因火迫而在阴也，故曰火逆。

微数之脉，慎不可灸，因火为邪，则为烦逆。追虚逐实[④]，血散脉中，火气虽微，内攻有力，焦骨伤筋，血难复也。

脉微数者，虚而有热，是不可以火攻，而反灸之，热得火气，相合为邪，则为烦逆。烦逆者，内烦而火逆也。血被火迫，谓之追虚；热因火动，谓之逐实。由是血脉散乱而难复，筋骨焦枯而不泽，火之为害何如耶？

脉浮热甚，反灸之，此为实。实以虚治，因火而动，必咽燥唾血。

此火邪迫血而血上行者也。脉浮热甚，此为表实。古法泻多用针，补多用灸，医不知而反灸之，是实以虚治也。两实相合，迫血妄行，必咽燥而唾血。

太阳病，以火熏之，不得汗，其人必躁，到经不解，必圊血，名为火邪。

此火邪迫血而血下行者也。太阳表病，用火熏之而不汗，则邪无从出，热气内攻，必发躁也。六日传经尽，至七日则病当解，若不解，火邪迫血，下走肠间，则必圊血。圊血，便血也。

太阳伤寒者，加温针必惊也。

寒邪在表，不以汗解，而以温针，心虚热入，必作惊也。成氏曰[⑤]："温针损营血而动心气。"

太阳病中风，以火劫发汗，邪风被火热，血气流溢，失其常度，两阳相熏灼，其身发黄。阳盛则欲衄，阴虚则小便难，阴阳俱虚竭，身体则枯燥。但头汗出，剂颈而还，腹满微喘，口干咽烂，或大小便，久则谵语，甚者至哕，手足躁扰，捻衣摸床。小便利者，其人可治。

风为阳邪，火为阳气，风火交煽，是为两阳。阳盛而热胜为发黄；阴盛则亡血而阴竭，为欲衄，为小便难也；阴阳俱虚竭，非阳既盛而复虚也。盛者阳邪自盛，虚者阳气自虚也。身体枯燥以下，并阴阳虚竭，火气熏灼之征，于法不治。乃小便本难而反利，知其阴气未绝，犹可调之使复也，故曰其人可治。

太阳病二日，反躁[⑥]，反熨其背，而大汗出，火热入胃，胃中水竭，躁烦，必发谵语。十余日振栗自下利者，此为欲解也。故其汗从腰已下不得汗，欲小便不得，反呕，欲失溲，足下恶风，大便鞕，小便当数而反不数，反多。大便已头卓然而痛[⑦]，其人足心必热，谷气下流故也。

太阳病二日，不应发躁而反躁者，热气行于里也，是不可以火攻之。而反熨其背，汗出热入，

---

① 但欲呕……非柴胡所得而治者矣：冯本此段文字略有出入，照录于下：

"惟极吐大下之后而仍欲呕，胸中痛，大便溏者，乃得与调胃承气汤，而非柴胡汤所可以治耳。"

② 肌腠：原作"肌凑"，形误，据冯本改。

③ 痛：冯本、惠济本并作"病"。

④ 追虚逐实：血虚而更行火法，劫伤阴分，此为追虚；热盛而更用火法，助长里热，是为逐实。

⑤ 成氏曰：此引见成无己《注解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法第六》。

⑥ 反躁：柯琴《伤寒来苏集·火逆诸证》中作"烦躁"，言病人本自烦躁，属热证，不该用熨法助其热，而反熨其背，故致大汗出。

⑦ 头卓然而痛：头痛突然发作。卓然，高远貌，此指突然。

胃干水竭，为躁烦，为谵语，势有所必至者。至十余日，火气渐衰，阴气复生，忽振栗自下利者，阳得阴而和也，故曰欲解。因原其未得利时，其人从腰以下无汗。欲小便不得者，阳不下通于阴也。反呕者，阳邪上逆也。欲失溲，足下恶风者，阳上逆，足下无气也。大便鞕，津液不下行也。诸皆阳气上盛，升而不降之故。乃乎津液入胃，大便得行，于是阳气暴降而头反痛，谷气得下而足心热，则其腰下有汗，小便得行可知，其不呕失溲，又可知矣。

火逆下之，因烧针烦躁者，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主之。

火逆复下，已误复误，又加烧针，火气内迫，心阳内伤，则生烦躁。桂枝、甘草，以复心阳之气；牡蛎、龙骨，以安烦乱之神。此与下条参看更明。

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方

桂枝 炙甘草各一两 牡蛎 龙骨各二两

上为末，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半，去滓，温服八合，日三服。

伤寒脉浮，医以火迫劫之，亡阳，必惊狂，起卧不安者，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主之。

阳者，心之阳，即神明也。亡阳者，火气通于心，神被火迫而不守，此与发汗亡阳者不同。发汗者，摇其精则厥逆筋惕肉瞤，故当用四逆。被火者，动其神则惊狂起卧不安，故当用龙、蛎。其去芍药者，盖欲以甘草急复心阳，而不须酸味更益营气也，与"发汗后，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用桂枝甘草汤①"同意。蜀漆，即常山苗，味辛，能去胸中邪结气，此证火气内迫心包，故须之以逐邪而安正耳。

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方

桂枝三两 生姜三两，切 蜀漆三两，洗去腥 甘草二两，炙 牡蛎五两，熬 龙骨四两 大枣十二枚，擘

上为末，以水一斗二升，先煮蜀漆减二升，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

烧针令其汗，针处被寒，核起而赤者，必发奔豚，气从少腹上冲心者，灸其核上各一壮，与桂枝加桂汤②。

烧针发其汗，针处被寒者，故寒虽从汗而出，新寒复从针孔而入也。核起而赤者，针处红肿如核，寒气所郁也。于是心气因汗而内虚，肾气乘寒而上逆，则发为奔豚，气从少腹上冲心也。灸其核上，以杜再入之邪。与桂枝加桂，以泄上逆之气。

桂枝加桂汤方

于桂枝汤方内更加桂二两，共五两。余依前法。

太阳类病法③ 第五计三十三条

温病一条

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

此温病之的证也。温病者，冬春之月，温暖太甚，所谓非节之暖④，人感之而即病者也。此正是伤寒对照处，伤寒变乃成热，故必传经而后渴；温邪不待传变，故在太阳而即渴也。伤寒阳为寒郁，故身发热而恶寒；温病阳为邪引，故发热而不恶寒也，然其脉浮、身热头痛则与伤寒相似，所以谓之伤寒类病云。

风温一条

若发汗已，身灼热者，名曰风温。风温为病，脉阴阳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息必鼾，语言难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视失溲；若被火者，微发黄色，剧则如惊痫⑤，时瘛疭⑥；若火熏之，一逆尚引日⑦，再逆促命期。

---

① 发汗后……甘草汤：此引见《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中第六》。

② 与桂枝加桂汤：冯本"汤"字下尚有"更加桂"三字。

③ 类病法：温病、风温、风湿、中湿、中暍、霍乱等病，形似伤寒而实非伤寒，故称为（伤寒）类病，针对这些病证所设的各种治法，统称为类病法。

④ 非节之暖：秋冬气候当以寒凉为主，却出现了气候偏暖的反常现象，称为"非节之暖"，在这种情况下容易发生温病。

⑤ 惊痫：唐宋医书所载的惊痫多指小儿惊风。这里指因受惊而致的痫病，证见突然昏倒、口吐涎沫、两目上视、四肢抽搐，醒后一如常人。

⑥ 瘛疭（chìzòng 赤纵）：也作"瘛疭"。痫病，惊风，手足痉挛。

⑦ 引日：拖延时日。

此风温之的脉的证也，亦是伤寒反照处。伤寒寒邪伤在表，汗之则邪去而热已；风温温与风得，汗之则风去而温胜，故身灼热也。且夫风温之病，风伤阳气而温损阴气，故脉阴阳俱浮，不似伤寒之阴阳俱紧也。风泄津液，而温伤肺气，故自汗出身重，不同伤寒之无汗而体痛也。多眠睡者，热胜而神昏也。鼻息鼾，语言难出者，风温上壅，凑于肺也。是当以辛散风而凉胜温，乃不知而遽下之，则适以伤脏阴而陷邪气。脏阴伤，则小便难，目直视；邪气陷，则时复失溲也。被火，如温针灼艾之属。风温为阳邪，火为阳气，以阳遇阳，所谓两阳相熏灼，其身必发黄也。然火微则熏于皮肤，而身发黄色；火剧则逼入心脏，而如发惊痫，且风从火出，而时时瘛疭，乃所以为逆也。若已被火而复以火熏之，是谓逆而再逆，一逆尚延时日，再逆则促命期，此医家之大罪也。仲景示人风温温病之大戒如此。

按：《伤寒序例》云[①]："从霜降以后，至春分以前，凡有触冒霜露，体中寒即病者，谓之伤寒。至冬有非节之暖者，名曰冬温。冬温之毒，与伤寒大异""从立春节后，其中无暴大寒，又不冰雪，而有人壮热为病者，此属春时阳气发外；冬时伏寒，变为温病，从春分以后，至秋分节前，天有暴寒者，皆为时行寒疫也。"又曰："若更感异气，变为他病者，当依坏证病而治之。若脉阴阳俱盛，重感于寒者，变为温疟；阳脉浮滑，阴脉濡弱，更遇于风，变为风温；阳脉洪数，阴脉实大者，更遇温热，变为温毒，温毒为病最重也；阳脉濡弱，阴脉弦紧者，更遇温气，变为温疫。"夫所谓冬温寒疫者，皆非其时而有其气，即所谓天行时气也；所谓变为温病者，乃是冬时伏寒，发于春时，阳气即春温也；所谓变为温疟者，本是温热之病，重感新寒，热为寒郁，故为疟也；所谓变为风温者，前风未绝，而后风继之，以阳遇阳，相得益炽也；所谓变为温毒者，前热未已，而又感温热，表里皆热，蕴隆为患，故谓毒也；所谓变为温疫者，本有温病，而又感厉气，故为温疫也。夫治病者，必先识病，欲识病者，必先正名，名正而后证可辨，法可施矣。惜乎方法并未专详，然以意求之，无不可得，在人之致力何如耳。

痉病七条

太阳病，发热无汗，反恶寒者，名曰刚痉；太阳病，发热汗出，不恶寒者，名曰柔痉。

此分痉病刚柔之异。以无汗恶寒者，为阴为刚，有汗不恶寒者，为阳为柔。阴性劲切，而阳性舒散也。然必兼有头动面赤，口噤，背反张，颈项强等证，仲景不言者，以痉字该之也，不然，何异太阳中风、伤寒证而谓之痉证耶？《活人》亦云[②]："痉证发热恶寒，与伤寒相似，但其脉沉迟弦细而项背反张为异耳。"

太阳病，发热，脉沉而细者，名曰痉，为难治。

太阳脉本浮，今反沉者，风得湿而伏也。痉脉本紧弦，今反细者，真气适不足也。攻则正不能任，补则邪不得去，此痉病之难治者也。

太阳病，发汗太多，因致痉。

痉病有太阳风寒不解，重感寒湿而成者，亦有亡血竭气，损伤阴阳，筋脉不荣而变成痉者。病在太阳，发汗太多，因致成痉，知其为液脱筋急之症，而非风淫湿郁之痉矣。《经》云："气主煦之，血主濡之"，又云："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阴阳既衰，筋脉失[③]其濡养而强直不柔也。此痉病标本虚实之辨也。

病者，身热足寒，颈项强急，恶寒，时头热，面赤，目赤，独头动摇，卒口噤，背反张者，痉病也。

痉病不离乎表，故身热恶寒；痉为风强病，而筋脉受之，故口噤，头项强，背反张，脉强直，《经》云"诸暴强直，皆属于风"也。头热足寒，面目赤，头动摇者，风为阳邪，其气上行而又主动也。

按：以上五条，王叔和本编入痉湿暍篇中，在三百九十七法之外，兹特录之，所以广类病之法也。以下二条，系太阳原文，而实为痉病，故移置此篇，以资辨证，非好为变乱前文也，学者辨

① 《伤寒序例》云：以下引文见《伤寒论·伤寒例第三》。

② 《活人》亦云：此引见宋·朱肱《类证活人书》卷六，第五十问，文字略有出入。

③ 失：原作"夫"，形误，据冯本、文政本及惠济本改。

诸。

太阳病，项背强几几，反汗出恶风者，桂枝加葛根汤主之。

太阳病，项背强几几，无汗恶风，葛根汤主之。

二条本是痉证，而有表虚表实之分：表实者无汗，表虚者汗反自出，即所谓刚痉、柔痉也。然痉，筋病也，亦风病也，故虽有刚柔之异，而其项背强几几、恶风则一也。几几，项强连背，不能展顾之貌。桂枝加葛根汤，如太阳桂枝汤例；葛根汤，如太阳麻黄汤例。而并加葛根者，以项背几几，筋骨肌肉并痹而不用，故加葛根以疏肌肉之邪，且并须桂、芍、姜、枣，以通营卫之气。

桂枝加葛根汤方

葛根四两 桂枝二两，去皮 芍药二两 甘草二两 生姜三两，切 大枣十二枚

上六味，以水一斗，先煮葛根，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覆取微似汗，不须啜粥，余如桂枝汤法。

原方有麻黄三两，成氏云[①]："麻黄主表实，后葛根汤证云：'太阳病，项背强几几，无汗恶风，葛根汤主之。'药性正与此方同。其无汗者，当用麻黄，今自汗出，恐不加麻黄，但加葛根也。"葛根汤方见正治法下。

湿病五条

太阳病，关节疼痛而烦，脉沉而细者，此名湿痹。其候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但当利其小便。

湿为六淫之一，故其感人，亦如风寒之先在太阳。但风寒伤于肌腠，而湿则流入关节。风脉浮，寒脉紧，而湿脉则沉而细。湿性濡滞而气重着，故名湿痹。痹者，闭也。然中风者，必先有内风，而后召外风；中湿者，亦必先有内湿，而后感外湿。由其人平日土德不及[②]，而湿动于中，由是气化不速，而湿侵于外，外内合邪，为关节疼痛，为小便不利，大便反快。治之者，必先逐内湿，而后可以除外湿，故当利其小便。东垣亦云[③]："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

湿家之为病，一身尽疼，发热，身色如熏黄。

湿外盛者，其阳必内郁。湿外盛为身疼，阳内郁则发热。热与湿合，交蒸互郁，则身色如熏黄。熏黄者，如烟之熏，色黄而晦，湿气沉滞故也。若热黄则黄而明，所谓身黄如橘子色也。

湿家，其人但头汗出，背强，欲得被覆向火，若下之早则哕，或胸满，小便不利，舌上如胎者，以丹田有热，胸上有寒，渴欲得水，而不能饮，则口燥烦也。

寒湿居表，阳气不得外通，而但上越，为头汗出，为背强，欲得被覆向火，是宜用温药以通阳，不可与攻法以逐湿。乃反下之，则阳更被抑而哕乃作矣。或上焦之阳不布而胸中满，或下焦之阳不化而小便不利，随其所伤之处而为病也。舌上如胎者，本非胃热，而舌上津液，燥聚如胎之状，实非胎也。盖下后阳气反陷于下，而寒湿仍聚于上，于是丹田有热，而渴欲得水，胸上有寒，而复不能饮，则口舌燥烦，而津液乃聚耳。

湿家下之，额上汗出，微喘，小便利者，死。若下利不止者，亦死。

湿病在表者宜汗，在里者宜利小便。苟非湿热蕴积成实，未可遽用下法。额汗出，微喘，阳已离而上行；小便利，下利不止，阴复决而下走。阴阳离决，故死。一作"小便不利者死"，谓阳上浮而阴不下济也，亦通。

湿家病，身疼痛，发热，面黄而喘，头痛，鼻塞而烦，其脉大，自能饮食，腹中和无病，病在头中寒湿，故鼻塞，内药鼻中则愈。

寒湿在上，则清阳不布。身疼头痛鼻塞者，湿上盛也；发热面黄烦喘者，阳被郁也。而脉大则非沉细之比，腹和无病则非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之比，是其病不在腹中而在头。疗之者，宜但治其头而无犯其腹，内药鼻中，如瓜蒂散之属，使黄水出，则寒湿去而愈，不必服药以伤其中也。

风湿四条

病者一身尽疼，发热，日晡所剧者，此名风湿。此病伤于汗出当风，或久伤取冷所致也。

---

① 成氏云：此引见成无己《注解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第五》。

② 平日土德不及：指病人素体脾胃虚弱。

③ 东垣亦云：此引见李杲《脾胃论·调理脾胃治验》卷下。

一身尽疼发热者，湿也。日晡所剧者，风也。盖湿无来去，而风有休作，故疼痛发热，每至日晡则剧也。成氏曰[①]："若汗出当风而得之者，则先客湿而后感风；若久伤取冷所致者，则先感风而后客湿。"风与湿合，故曰此名风湿。

问曰：风湿相搏，一身尽疼痛，法当汗出而解。值天阴雨不止，医云此可发汗，汗之病不愈者，何也？答曰：发其汗，汗大出者，但风气去，湿气在，是故不愈也。若治风湿者，发其汗，但微微似欲汗出者，风湿俱去也。

风湿虽并为六淫之一，然风无形而湿有形，风气迅而湿气滞，值此雨淫湿胜之时，自有风易却而湿难驱之势，而又发之速而驱之过，宜其风去而湿不与俱去也。故欲湿之去者，但使阳气内蒸而不骤泄，肌肉关节之间充满流行，而湿邪自无地可容矣。此发其汗，但微微似欲汗出之旨欤。

已上七条，亦从王叔和《痉湿暍篇》中录出，非出太阳原文也。

伤寒八九日，风湿相搏，身体疼烦，不能自转侧，不呕不渴，脉浮虚而涩者，桂枝附子汤主之。若其人大便鞕，小便自利者，去桂枝加白术汤主之。

伤寒至八九日之久，而身疼不除，至不能转侧，知不独寒淫为患，乃风与湿相合而成疾也。不呕不渴，里无热也。脉浮虚而涩，风湿外持而卫阳不振也。故于桂枝汤去芍药之酸寒，加附子之辛温，以振阳气而敌阴邪。若大便坚，小便自利，知其人在表之阳虽弱，而在里之气自治，则皮中之湿，所当驱之于里，使从水道而出，不必更出之表，以危久弱之阳矣。故于前方去桂枝之辛散，加白术之苦燥，合附子之大力健行者，于以并走皮中而逐水气，此避虚就实之法[②]也。

桂枝附子汤方

桂枝四两，去皮 生姜二两，切 大枣十二枚，擘 甘草二两，炙 附子三枚，炮，去皮，破八片

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温三服。

风湿相搏，骨节烦疼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则痛剧，汗出短气，小便不利，恶风不欲去衣，或身微肿者，甘草附子汤主之。

此亦湿胜阳微之证，其治亦不出助阳驱湿，如上条之法也。盖风湿在表，本当从汗而解，而汗出表虚者，不宜重发其汗。恶风不欲去衣，卫虚阳弱之征。故以桂枝、附子助阳气，白术、甘草崇土气[③]。云以得微汗则解者，非正发汗也，阳胜而阴自解耳。

甘草附子汤方

甘草二两，炙[④] 附子二枚，炮，去皮，破 白术二两 桂枝四两，去皮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得微汗而解。能食、汗出复烦者，服五合；多者，宜服六七合为妙。

暍病三条

太阳中暍者，发热恶寒，身重而疼痛，其脉弦细而迟，小便已，洒洒然毛耸，手足逆冷，小有劳，身即热，口开，前板齿燥[⑤]。若发其汗，则恶寒甚；加温针，则发热甚；数下之，则淋甚。

中暍，即中暑。暑亦六淫，太阳受之，则为寒热也。然暑，阳邪也，乃其证反身重疼痛，脉反弦细而迟者，虽名中暍，而实兼湿邪也。小便已，洒洒毛耸者，太阳主表，内合膀胱，便已而气馁也。手足逆冷者，阳内聚而不外达，故小有劳，即气出而身热也。口开前板齿燥者，热盛于内，而气淫于上也。盖暑虽阳邪，而气恒与湿相合，阳求阴之义也。暑因湿入，而暑反居湿之中，阴包阳之象也。治之者，一如分解风湿之法，辛以散湿，寒以清暑可矣。若发汗则徒伤其表，温针则更益其热，下之则热且内陷，变证随出，皆非正治暑湿之法也。

太阳中热者，暍是也，汗出恶寒，身热而渴也。

中热，亦即中暑；暍，即暑之气也。恶寒者，热气入则皮肤缓，腠理开，开则洒洒然寒，与伤

---

① 成氏曰：此引见成无己《注解伤寒论·辨痉湿暍脉证第四》。

② 避虚就实之法：意为治湿不伤阳。

③ 崇土气：补益脾胃之气。

④ 炙：原作"灸"，形误，据冯本改。下凡遇此迳改，不复出校。

⑤ 前板齿：即门牙。

寒恶寒者不同。汗出发热而渴，知其表里热炽，胃阴待涸，求救于水，乃中暑而无湿者之证也。

太阳中暍，身热疼重。而脉微弱，此以夏月伤冷水，水行皮中所致也。

暑之中人也，阴虚而多火者，暑即寓于火之中，为汗出而烦渴；阳虚而多湿者，暑即伏于湿之内，为身热而疼重。故暑病恒以湿为病，而治湿即所以治暑。故《金匮》以一物瓜蒂，去身面四肢之水，水去而暑无所依，将不治而自解，此中暑兼湿之证也。

霍乱十一条

问曰：病有霍乱者何？答曰：呕吐而利，名曰霍乱。

此设为问答，以明霍乱之病。谓邪在上者，多吐；邪在下者，多利；邪在中焦，上逆为呕吐，复下注而利者，则为霍乱。霍乱，挥霍撩乱，成于顷刻，变动不安，而其发热恶寒，亦与阳明相类也[①]。

问曰：病发热头痛，身疼恶寒，吐利者，此属何病？答曰：此名霍乱，自吐下，又利止，复更发热也。

此即上条之意而详言之。盖霍乱之病，本自外来，以其人中气不足，邪得乘虚入里，伤于脾胃而作吐利，所以有发热头痛，身疼恶寒之证；或邪气直侵脾胃，先自吐下[②]，迨利止里和，则邪气复还之表而为发热，今人吐利之后，往往发热烦渴者是也[③]。

伤寒，脉微而涩者，本是霍乱，今是伤寒，却四五日，至阴经上转入阴必利，本呕下利者，不可治也。欲似大便而反失气仍不利者，属阳明也，便必坚，十三日愈。所以然者，经尽故也。

脉微为少气，涩为无血，伤寒脉不应微涩，而反微涩者，以其为霍乱吐下之后也。本是霍乱，今是伤寒者，吐下止而复更发热，如上条所云也。热则邪还于表，当从阳而解矣。乃四五日，至阴经上转入阴必利者，邪气不从阳而解，而入阴为利也。夫霍乱之时，既呕且利，里气已伤，今邪转入里则复作利，则里气再伤，故不可治。若欲大便而反失气仍不利者，胃气复而成实，邪气衰而欲退也[④]，故可期之十三日愈。所以然者，十二日经气再周[⑤]，大邪自解，更过一日，病必愈耳。

下利后，当便鞕，鞕则能食者，愈。今反不能食，到后经中颇能食，复过一经能食，过之一日当愈。不愈者，不属阳明也。

下利后便鞕，病从太阴而转属阳明也。阳明病，能食者为胃和，不能食者为胃未和。是以下利后，便鞕而能食者，愈；或始先不能食，继复转而能食者，过于前一日[⑥]，亦愈；其不愈者，则病不属阳明，虽能食，不得为胃和，故病不愈也。

恶寒脉微而利，利止，亡血也，四逆加人参汤主之。

恶寒脉紧者，寒邪在外也；恶寒脉微者，阳虚而阴胜也。则其利为阴寒而非阳热，其止亦非邪尽而为亡血矣。故当与四逆以温里，加人参以补虚益血也。按此条本非霍乱证，仲景以为霍乱之后，多有里虚不足[⑦]而当温养者，故特隶于此欤。

四逆加人参汤方

于四逆汤方内加人参一两。余依四逆汤法服。

霍乱，头痛发热，身疼痛，热多欲饮水者，五苓散主之。寒多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

霍乱该吐下而言。头痛发热，身疼痛，则霍乱之表证也，而有热多寒多之分。以中焦为阴阳之交，故或从阳而多热，或从阴而多寒也。热多则渴欲饮水，故与五苓散去水而泄热；寒多则不能胜水[⑧]而不欲饮，故与理中丸燠土[⑨]以胜水。

---

① 而其发热恶寒，亦与阳明相类也：冯本无此十三字。

② 或邪气直侵脾胃，先自吐下：冯本无此十一字。

③ 者是也：冯本作"即其证也，即下所谓本是霍乱，今是伤寒也"，意长。

④ 胃气复而成实，邪气衰而欲退也：此句冯本作"邪气不之阴而之阳，不病虚而病实，非阳明之邪传遍诸经而后愈之谓也。"

⑤ 经气再周：经气依次从太阳传到厥阴，如此往复两次。

⑥ 过于前一日：此句冯本作"过之一日"。

⑦ 多有里虚不足：冯本作"并且不见自利"。

⑧ 不能胜水：冯本作"不渴"。

⑨ 燠(yù 玉)土：温养脾胃之阳。燠，温暖。《礼记·内则》："下气怡声，问衣燠寒。"陆德明释文："燠，本又作奥，暖也。"

理中丸方

人参三两 甘草三两 白术三两 干姜三两

上四味，捣筛为末，蜜和丸，如鸡黄大。以沸汤数合，和一丸，碎研，温服之，日三夜二服。腹中未热，益至三四丸，然不及汤。汤法：以四物依两数切，用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加减法

若脐上筑者，肾气动也，去术，加桂四两。

脐上筑者，脐上筑筑然跳动，肾气上而之脾也。脾方受气，术之甘能壅脾气，故去之；桂之辛能下肾气，故加之。

吐多者，去术，加生姜三两。

吐多者，气方上壅。甘能壅气，故去术；辛能散气，故加生姜。

下多者，还用术；悸者，加茯苓二两。

下多者，脾气不守，故须术以固之；悸者，肾水上逆，故加茯苓以导之。

渴欲得水者，加术，足前成四两半

渴欲得水者，津液不足，白术之甘，足以生之。

腹中痛者，加人参，足前成四两半

腹中痛者，里虚不足，人参之甘，足以补之。

寒者，加干姜，足前成四两半

寒者，腹中气寒也，干姜之辛，足以温之。

腹满者，去术，加附子一枚。服汤后，如食顷，饮热粥一升许，微自温，勿发揭衣被。

腹满者，气滞不行也。气得甘则壅，得辛则行，故去术加附子。

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当消息[1]和解其外，宜桂枝汤小和之。

吐利止，里已和也；身痛不休者，表未解也。故须桂枝和解其外，所谓"表病里和，汗之则愈"[2]也。曰消息，曰小和之者，以吐利之余，里气已伤，故必消息其可汗而后汗之，亦不可大汗，而可小和之也。

吐利汗出，发热恶寒，四肢拘急，手足厥逆者，四逆汤主之。

此阳虚霍乱之候。发热恶寒者，身虽热而恶寒，身热为阳格之假象，恶寒为虚冷之真谛也。四肢拘急，手足厥逆者，阳气衰少，不柔于筋，不温于四末也，故宜四逆汤助阳气而驱阴气。

既吐且利，小便复利，而大汗出，下利清谷，内寒外热，脉微欲绝者，四逆汤主之。

此亦虚冷霍乱之候。四肢拘急，手足厥冷，虚冷之著于外者也；下利清谷，脉微欲绝，虚冷之著于里者也。而其为霍乱则一，故吐利汗出，内寒外热，与上条同，而其[3]四逆驱内胜之阴，复外散之阳，亦无不同也[4]。

吐下已断，汗出而厥，四肢拘急，脉微欲绝者，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主之。

吐下已止，阳气当复，阴邪当解。乃汗出而厥，四肢拘急，而又脉微欲绝，则阴无退散之期，阳有散亡之象，于法为较危矣。故于四逆加干姜一倍，以救欲绝之阳；而又虑温热之过，反为阴气所拒而不入，故加猪胆汁之苦寒，以为向导之用，《内经》"盛者从之"之意也。

四逆[5]加猪胆汁汤方

于四逆汤方内加入猪胆汁半合，余依前法服。如无猪胆，以羊胆代之。

吐利发汗，脉平，小烦者，以新虚不胜谷气故也。

吐利之后，发汗已，而脉平者，为邪已解也。邪解则不当烦而小烦者，此非邪气所致，以吐下后胃气新虚，不能消谷，谷盛气衰，故令[6]小烦。是当和养胃气，而不可更攻邪气者也。

饮证一条

病如桂枝证，头不痛，项不强，寸脉微浮，胸中痞鞕，气上冲咽喉不得息者，此为胸有寒也，当吐之，宜瓜蒂散。

此痰饮类伤寒证。寒为寒饮，非寒邪也。

---

① 消息：此处意为斟酌。

② 表病里和，汗之则愈：见王焘《外台秘要》卷第一，伤寒上十二门。

③ 与上条同、而其：此六字冯本作"热假寒真，宜"。

④ 亦无不同也：冯本无此五字。

⑤ 四逆加猪胆汁汤：冯本"四"字前尚有"通脉"二字。

⑥ 令：原作"合"，形误，据文政本改。

《活人》云[①]："痰饮之为病，能令人憎寒发热，状类伤寒，但头不痛、项不强为异。"正此之谓。脉浮者，病在膈间而非客邪，故不盛而微也。胸有寒饮，足以阻清阳而碍肺气，故胸中痞鞕，气上冲咽喉不得息也。《经》曰："其高者，因而越之。"《千金》云[②]："气浮上部，顿塞[③]心胸。胸中满者，吐之则愈。"瓜蒂散能吐胸中与邪相结之饮也。

瓜蒂散方

瓜蒂熬黄 赤小豆各一分，即粮食中蠹眼紧细之赤豆是也

上二味，各别捣筛为散，合治之。取一钱匕，以香豉一合，用热汤七合，煮作稀糜，去滓，取汁和散，温服顿之。不吐者，少少加，得快吐乃止。诸亡血虚家，不可与之。

① 《活人》云：此引见宋·朱肱《类证活人书》卷七，第十五问。尤氏引文与朱氏之文略有出入，原文作"中脘有痰，亦令人憎寒发热、胸膈痞满，有类伤寒，但头不痛、项不强为异"。

② 《千金》云：此引见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第九、伤寒例第一。

③ 顿塞：冯本、《千金要方》并作"填塞"。

伤寒贯珠集卷之三

阳明篇上

辨列阳明条例大意

太阳病从外入，是以经病多于腑病。若阳明则腑病多于经病，以经邪不能久留，而腑邪常聚而不行也。故仲师以胃家实[①]为阳明正病。本篇先列腑病于前，次列经病于后，遵先圣之法也。而经病有传经、自受之不同，腑病有宜下、宜清、宜温之各异，详见各条，要皆不出为正治之法也。此为上篇，凡四十九条[②]。其次则为明辨法，盖阳明以胃实为病之正，以攻下为法之的，而其间有经腑相连，虚实交错，或可下，或不可下，或可下而尚未可下及不可大下之时，故有脉实、潮热、转矢气、小便少等辨及外导润下等法。又其次为杂治法，谓病变发黄，蓄血诸候，非复阳明胃实及经邪留滞之时所可比例，或散或下，所当各随其证而异其治者也。此为下篇，凡三十三条。

阳明正治法第一

阳明腑病证十二条

阳明之为病，胃家实也。

胃者，汇也，水谷之海，为阳明之腑也。胃家实者，邪热入胃，与糟粕相结而成实，非胃气自盛也。凡伤寒腹满便闭，潮热，转矢气，手足濈濈[③]汗出等证，皆是阳明胃实之证也。

问曰：病有太阳阳明，有正阳阳明，有少阳阳明，何谓也？答曰：太阳阳明者，脾约[④]是也；正阳阳明者，胃家实是也；少阳阳明者，发汗，利小便已，胃中燥烦实，大便难是也。

太阳阳明者，病在太阳，而兼阳明内实，以其人胃阳素盛，脾阴不布，屎小而鞕，病成脾约，于是太阳方受邪气，而阳明已成内实也；正阳阳明者，邪热入胃，糟粕内结，为阳明自病，《活人》所谓"病人本谷盛气实[⑤]"是也；少阳阳明者，病从少阳而转属阳明，得之发汗、利小便，津液去而胃燥实，如本论所谓"伤寒十余日，热结在里，复往来寒热者，与大柴胡汤[⑥]"是也。此因阳明之病，是有三者之异，故设为问答以明之，而其为胃家实则一也。

问曰：阳明病，外证云何？答曰：身热，汗自出，不恶寒，反恶热也。

问曰：病有得之一日，不发热而恶寒者，何也？答曰：虽得之一日，恶寒将自罢，即自汗出而恶热也。

问曰：恶寒何故自罢？答曰：阳明居中，土也，万物所归，无所复传，始虽恶寒，二日自止，此为阳明病也。

经邪未变故恶寒，入腑则变热而不寒，经邪不能聚，故传入腑则聚而不传。曰万物所归者，谓邪气离经入腑，聚而不行，如万物之归于土也。是以恶寒为伤寒在表之的证，恶热为阳明入腑之的证，始虽恶寒，不久即止，岂若太阳始终有寒者哉。此三条并论阳明受病之证也。

问曰：何缘得阳明病？答曰：太阳病发汗、若下、若利小便，此亡津液，胃中干燥，因转属阳明，不更衣，内实，大便难者，此名阳明也。

---

① 胃家实：包括两层意思：其一，邪入阳明之经，出现发热自汗、不恶寒、但恶热、口渴心烦等症状；其二，邪热入于阳明胃腑，与肠中糟粕结滞，出现腹满便闭、谵语潮热，手足濈然汗出等症状。二者均用"胃家实"三字来概括。

② 四十九条：原作"五十条"，据文政本及正文实有条目数改。

③ 濈濈(jí jí 急急)：汗出貌。《玉篇·水部》："濈，汗出也。"

④ 脾约：病名。指脾虚津少，肠液干燥，以致大便坚硬难出的病证。成无己《注解伤寒论·辨阳明病脉证并治法第八》云："约者，俭约之约，又约束之约……今胃强脾弱，约束津液，不得四布，但输膀胱，致小便数，大便难……"

⑤ 病人本谷盛气实：见宋·朱肱《类证活人书》卷一，第二问。原文作"正阳阳明者，病人本谷盛气实也"。

⑥ 伤寒十余日……与大柴胡汤：此引见《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下第七》。

胃者，津液之府也。汗、下、利小便，津液外亡，胃中干燥，此时寒邪已变为热。热犹火也，火必就燥，所以邪气转属阳明也。而太阳转属阳明，其端有二：太阳初得病时，发其汗，汗先出不彻，因转属阳明者，为邪气未尽，而传其病在经；此太阳病若汗、若下、若利小便，亡津液，胃中干燥，因转属阳明者，为邪气变热，而传其病在腑也，此阳明受病之因也。

伤寒四五日，脉沉而喘满，沉为在里，而反发其汗，津液越出，大便为难，表虚里实，久则谵语。

脉沉，病在里也。喘满，因满而为喘，病之实也。伤寒四五日，病在里而成实，法当攻里而反发其汗，津液外亡，肠胃内燥，大便为难，所必然矣。表虚里实，亦即表和里病之意。久则谵语者，热气乘虚，必归阳明而成胃实也。

脉阳微而汗出少者，为自和也。汗出多者，为太过。阳脉实，因发其汗出多者，亦为太过。太过为阳绝于里，亡津液，大便因鞕也。

阳脉微者，诸阳脉微，即正之虚也。故汗出少者，邪适去而正不伤，为自和，汗出多者，邪虽却而正亦衰，为太过也。阳脉实者，邪之实也。然发其汗出多者，亦为太过，为其津亡于外，而阳绝于里也。夫阳为津液之源，津液为阳之根，汗出过多，津液竭矣。阳气虽存，根本则离，故曰阳绝。阳绝津亡，大便焉得不鞕耶？

脉浮而芤，浮为阳，芤为阴。浮芤相搏[1]，胃气生热，其阳则绝。

脉浮为盛于外，脉芤为歉于内。浮为阳，谓阳独盛也；芤为阴，谓阴不足也。浮芤相搏，阳有余而阴不足也。胃液枯竭，内虚生热，虽有阳气，无与为偶，亦如上条之意也，故曰其阳则绝。以上三条，乃因阳明受病之因而申言之；其下三条，则申言阳明受病之证也。

伤寒发热无汗，呕不能食，而反汗出濈濈然者，是转属阳明也。

伤寒转系阳明者，其人濈濈然微汗出也。

发热无汗，为太阳病在表；呕不能食者，邪欲入里而正气拒之也。至汗出濈濈，则太阳之邪，阳明已受之矣，故曰转系阳明。太阳寒在皮毛，腠理闭塞，故无汗；阳明热在肌肉，腠开液泄，故濈濈然汗自出也。

病人不大便五六日，绕脐痛，烦躁，发作有时者，此有燥屎，故使不大便也。

热结阳明，为不大便五六日，为绕脐痛，烦躁，发作有时，皆燥屎在胃之征。有时，谓阳明王时，为日晡也。阳明燥结，不得大便，意非大承气不为功矣。

调胃承气汤证四条

太阳病三日，发汗不解，蒸蒸发热者，属胃也，调胃承气汤主之。

发汗不解，邪不外散而欲内传，为太阳而之阳明之候也。蒸蒸发热者，热聚于内而气蒸于外，与太阳邪郁于外而热盛于表者不同。故彼宜外解，此宜清里也。然无燥实等证，则所以治之者，宜缓而不宜急矣。调胃者，调其胃气，返于中和，不使热盛气实[2]而劫夺津气也。

调胃承气汤方见太阳权变法

伤寒十三日不解，过经谵语者，以有热也，当以汤下之。若小便利者，大便当鞕，而反下利，脉调和者，知医以丸药下之，非其治也。若自下利者，脉当微厥，今反和者，此为内实也，调胃承气汤主之。

此亦邪气去太阳而之阳明之证。过经者，邪气去此而之彼之谓，非必十三日不解，而后谓之过经也。观少阳篇第二十条云：太阳病，过经十余日。又本篇第六十一条云：此为风也，须下之，过经乃可下之，则是太阳病罢而入阳明，或传少阳者，即谓之过经；其未罢者，即谓之并病耳。谵语，胃有热也，则热当以汤下之。若小便利者，津液偏渗，其大便必鞕，而反下利，脉调和者，医知宜下，而不达宜汤之旨，故以丸药下之，非其治也。脉微厥，脉乍不至也。言自下利者，里气不守，脉当微厥，今反和者，以其内实，虽下利而胃有燥屎，本属可下之候也，故当以调胃承气汤下其内热。此条太阳篇移入。

阳明病，不吐不下，心烦者，可与调胃承气

---

① 浮芤相博：浮脉与芤脉同时出现，说明阳有余而阴不足。

② 气实：原作"实气"，误倒，据冯本、惠济本乙转。

汤。

病在阳明，既不上涌，又不下泄，而心烦者，邪在中土[1]，郁而成热也。《经》曰："土郁则夺之"，调胃承气盖以通土气，非以下燥屎也。

伤寒吐后，腹胀满者，与调胃承气汤。

吐后腹胀满者，邪气不从吐而外散，反因吐而内陷也。然胀形已异，自必攻之使去，而吐后气伤，又不可以大下。故亦宜大黄、甘草、芒硝调之，俾反于和[2]而已。设遇庸工，见其胀满，必以枳、朴为急矣。

小承气汤证二条

太阳病，若吐，若下，若发汗，微烦，小便数，大便因鞕气汤和之愈。

若，与或同。病在太阳，或吐或下或汗，邪仍不解而转[3]微烦，邪气不之表而之里也。小便数，大便因鞕者，热气不之太阳之本而之阳明之腑，可与小承气和胃除热为主。不取大下者，以津液先亡，不欲更伤其阴耳。

小承气汤方

大黄四两 厚朴二两，去皮，炙 枳实三枚，炙

上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温二服。初服汤，当更衣，不尔者，尽饮之。若更衣者，勿服之。

阳明病，其人多汗，以津液外出，胃中燥，大便必鞕，鞕则谵语，小承气汤主之。若一服谵语止，更莫复服。

汗生于津液，津液资于谷气，故阳明多汗，则津液外出也。津液出于阳明，而阳明亦藉养于津液，故阳明多汗，则胃中无液而燥也。胃燥则大便鞕，鞕则谵语，是宜小承气汤以和胃而去实。若一服谵语止，更莫复服者，以津液先亡，不欲多下以竭其阴，亦如上条之意也。

大承气汤证九条

阳明病，谵语，有潮热，反不能食者，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也。若能食者，但鞕耳，宜大承气汤下之。

伤寒胃热而虚者，能食；胃寒而实者，则不能食。而阳明病有燥屎者，可攻；无燥屎者，则不可攻。谵语潮热，胃之热也。是当能食，而反不能食者，中有燥屎，气窒而不行，法当大承气下之者也。若能食者，屎未成燥而但鞕耳，设欲攻之，则必以小承气和之，如上二条所云而已。本文"宜大承气汤下之"七字，当在"胃中有燥屎"句下[4]。

大承气汤方

大黄四两，酒洗 厚朴半斤，炙，去皮 枳实五枚，炙 芒硝二合。

上四味，以水一斗，先煮二物，取五升，去滓，内大黄，煮取二升，去滓，内芒硝，更上微火一两沸，分温再服。得下，余勿服。

病人小便不利，大便乍难乍易，时有微热，喘冒不能卧者，有燥屎也，宜大承气汤。

小便不利者，其大便必溏，而有燥屎者，水液虽还入胃，犹不足以润之，故大便乍有难时，而亦乍有易时也。若时有微热，喘冒不得卧，则热气外攻内扰而复上逆，知其聚于中者盛也，故曰有燥屎也。大便虽有易时，亦必以大承气为主矣。

大下后，六七日不大便，烦不解，腹满痛者，此有燥屎也。所以然者，本有宿食故也，宜大承气汤。

大下之后，胃气复实，烦满复增者，以其人本有宿食未去，邪气复得而据之也。不然，下后胃虚，岂得更与大下哉？盖阳明病实则邪易聚而不传，虚则邪不得聚而传，是以虽发潮热而大便溏者，邪气转属少阳，为胸胁满不去；虽经大下而有宿食者，邪气复集胃中，为不大便烦满，腹痛有燥屎。而彼与小柴胡，此宜大承气，一和一下，天然不易之法也。小柴胡证见本篇四十一条，宜互参。

伤寒，若吐，若下后，不解，不大便五六日，上至十余日，日晡所发潮热，不恶寒，独语如见

---

① 土：原作"上"，形误，据冯本、文政本、惠济本及会文本改。下凡遇此迳改，不复出较。

② 和：原作"利"，形误，据冯本、会文本改。

③ 转：文政本作"后"，亦通。

④ 此条注文冯本与底本有异，照录于下：

"伤寒胃热而虚者能食，胃热而实者亦能食也，而阳明病有燥屎者，胃中实热可攻之，故主以大承气汤通里而除热也。"

鬼状。若剧者，发则不识人，循衣摸床，惕而不安，微喘直视。脉弦者生，涩者死。微者但发热谵语者，大承气汤主之。若一服利，止后服。

吐下之后，邪气不从外解而仍内结，热入胃府，聚而成实，致不大便五六日，或十余日也。阳明内实，则日晡所发潮热。盖申酉[①]为阳明王时，而日晡为申酉时也。表和里病则不恶寒，伤寒以恶热为里，而恶寒为表也。热气熏心，则独语如见鬼状，盖神藏于心，而阳明之络通于心也。若热甚而剧者，发则不识人，循衣摸床，惕而不安，微喘直视，是不特邪盛而正亦衰矣。若脉弦，则阴未绝而犹可治；脉涩，则阴已绝而不可治，所谓伤寒阳胜而阴绝者，死也。其热微而未至于剧者，则但发热、谵语、不大便而已，是可以大承气下之而愈也。一服利，止后服者，以热未至剧，故不可过下以伤其正耳。

二阳并病，太阳证罢，但发潮热，手足漐漐汗出，大便难而谵语者，下之则愈，宜大承气汤。

此太阳并于阳明之证。然并病有并而未罢之证，虽入阳明，未离太阳，则可汗而不可下，如本篇第三十九条之证是也。此条为并而已罢之证，虽曰并病，实为阳明，故可下而不可汗。潮热，手足漐漐汗出，大便难，谵语，皆胃实之征，故曰下之则愈，宜大承气汤。

阳明少阳合病，必下利，其脉不负[②]者，顺也；负者，失也。互相克贼，名为负也。脉滑而数者，有宿食也，当下之，宜大承气汤。

阳明少阳合病，视太阳阳明合病为尤深矣，故必下利。而阳明土，少阳木，于法又有互相克贼之机，故须审其脉，不负者为顺，其有负者为失也。负者，少阳王而阳明衰，谓木胜乘土也。若脉滑而数，则阳明王而少阳负，以有宿食在胃，故邪气得归阳明，而成可下之证。不然，胃虚风动，其下利宁有止期耶。

伤寒六七日，目中不了了，睛不和，无表里证，大便难，身微热者，此为实也，急下之，宜大承汤。

目中不了了者，目光不精而视物不明也。睛不和者，目直视而不圆转也。六七日，热盛而阴伤，故其证如此。无表里证，无头痛恶寒，而又无腹满谵语等证也，然而大便难，身微热，则实证已具，合之目中不了了，睛不和，共为热极阴伤无疑。故虽无大满大实，亦必以大承气汤急下，见稍迟，则阴竭不复而死耳。

阳明病，发热汗多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发热汗多者，热盛于内，而津迫于外也。不下则热不除，不除则汗不止，而阴乃亡矣。故宜急下。然必有实满之证，而后可下；不然，则是阳明白虎汤证，宜清而不宜下矣。学者辨诸。

发汗不解，腹满痛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发汗不解，腹满痛者，病去表之里而盛于里也。夫正气与邪气相击则痛，治之者，如救斗然[③]，迟则正被伤矣。故亦宜急下。

以上下法共十五条，然其间或曰和，或曰下，或曰急下，或一服利止后服，各随病之大小缓急而异其治，学者所当明辨也。

合论三承气汤方

承者，顺也。顺而承者，地之道也。故天居地上，而常卑而下行；地处天下，而常顺承乎天。人之脾胃，犹地之土[④]也，乃邪热入之，与糟粕结，于是燥而不润，刚而不柔，滞而不行，而失其地之道矣，岂复能承天之气哉？大黄、芒硝、枳、朴之属，涤荡脾胃，使糟粕一行，则热邪毕出，地道既平，天气乃降，清宁复旧矣。曰大，曰小，曰调胃，则各因其制而异其名耳。盖以硝、黄之润下，而益以枳、朴之推逐，则其力颇猛，故曰大；其无芒硝，而但有枳、朴者，则下趋之势缓，故曰小；其去枳、朴之苦辛，而加甘草之甘缓，则其力尤缓，但取和调胃气，使归于平而已，故曰调胃。

白虎加人参汤证三条

伤寒病，若吐，若下后，七八日[⑤]不解，热结

---

① 申酉：相当于15至19时之间。

② 其脉不负：阳明属土，少阳属木，两经合病而见下利，如仅见少阳弦脉，则木旺必克土，此即下句所说的“负也”、“失也”；如脉见滑数，则木不克土，即所谓“其脉不负”、“顺也”。

③ 如救斗然：比喻治阳明腑实证必须迅速及时，如解救正邪双方的搏斗一样，稍有差迟，正气就会受到邪气的伤害。

④ 土：冯本、惠济本、会文本并作“上”，文政本作“道”。

⑤ 七八日：原作“六七日”，据冯本、文政本改。

在里，表里俱热，时时恶风，大渴，舌上干燥而烦，欲饮水数升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以下三条，王叔和本在太阳篇中，今移置此。

伤寒若下若吐后，至七八日不解，而燥渴转增者，邪气去太阳之经，而入阳明之腑也。阳明经为表，而腑为里，故曰热结在里。腑中之热，自内际外，为表里俱热。热盛于内，阴反外居，为时时恶风。而胃者，津液之原也，热盛而涩，则舌上干燥，故既以白虎除热；必加人参以生津。尚从善[①] 所谓"邪热结而为实者，则无大渴；邪气散漫，熏蒸焦膈，故舌上干燥而烦，大渴欲饮水数升"是也。是以白虎、承气并为阳明腑病之方。而承气苦寒，逐热荡实，为热而且实者设；白虎甘寒，逐热生津，为热而不实者设，乃阳明邪热入腑两大法门也。故从太阳分出三条，并列于此云。

白虎加人参汤方见太阳斡旋法

伤寒无大热，口燥渴，心烦，背微恶寒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无大热，表无大热也。口燥渴，心烦，里热极盛也。背微恶寒，与时时恶风同意。盖亦太阳经邪传入阳明胃腑，熏蒸焦膈之证，故宜白虎加人参，以彻热而生津也。

伤寒脉浮，发热无汗，其表不解者，不可与白虎汤。渴欲饮水，无表证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前二条既著白虎之用，此条复示白虎之戒。谓邪气虽入阳明之腑，而脉证犹带太阳之经者，则不可便与白虎汤，与之适以留表邪而伤胃气也。而又申之曰：渴欲饮水，无表证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其丁宁反复之意，可谓至矣。

阳明经病脉因证治十一条

伤寒三日，阳明脉大。

邪气并于太阳则浮，并于阳明则大。云三日者，举传经次第之大凡也。又阳明之脉，人迎、趺阳皆是，伤寒三日，邪入阳明，则是二脉当大，不得独诊于右手之附上也。

本太阳病，初得时，发其汗，汗先出不彻，因转属阳明也。

彻，达也。汗虽欲出，而不达于皮肤，则邪不外出而反内入，此太阳之邪传阳明之经，与汗下后入腑者不同也。

阳明病，脉浮而紧者，必潮热，发作有时，但浮者，必盗汗出。

太阳脉紧，为寒在表；阳明脉紧，为实在里。里实则潮热，发作有时也。若脉但浮而不紧者，为里未实而经有热，经热则盗汗出。盖杂病盗汗，为热在脏；外感盗汗，为邪在经。《易简方》[②] 用防风治盗汗不止，此之谓也。

阳明病，反无汗而小便利。二三日，呕而咳，手足厥者，必苦心痛；若不咳不呕，手足不厥者，头不痛。

无汗而小便利，邪不外散，而气但下趋也。二三日，呕而咳者，邪气从上行也。手足厥者，气仍不外达也，故必苦头痛。所以然者，下趋而极，势必上行，外达无由，上攻必猛也。若不咳不呕，则气且下行。手足不厥，则气得四达，何至上逆而头痛哉？读此可以知阳明邪气上下进退之机。

阳明病，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咽者，此必衄。

阳明口燥，欲饮水者，热在气而属腑。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咽者，热在血而属经，经中热甚，血被热迫，必妄行为衄也。

脉浮发热，口干鼻燥，能食者则衄。

脉浮发热，口干鼻燥，亦热邪壅盛于经之证。能食者，风多热迫，安得不胜阴血被衄耶？

阳明病，脉迟汗出多，微恶寒者，表未解也，可发汗，宜桂枝汤。

阳明病，脉浮无汗而喘者，发汗则愈，宜麻黄汤。

此二条乃风寒初中阳明之证，其见证与太

---

① 尚从善：元代人，曾任"上都惠民司提点"、"御诊太医宣授成全郎江浙医学提点"等职，著有《伤寒纪玄妙用集》、《本草元命苞》等医书。

② 《易简方》：为宋人王硕所撰写的方书。本书仅一册，约成书于1191年，选方以陈无择《三因方》为基础，参考其他有关著作并选用了其中常用或重要的方药。书中方剂虽不多，但因其以治疗常见病为主，便于临床实用，故在当时流传极广，南宋人施发（字政卿）曾撰《续易简方论》以补其不足。

阳中风、伤寒相类，而阳明比太阳稍深，故中风之脉，不浮而迟，伤寒之脉，不紧而浮。以风寒之气，入肌肉之分，则闭固之力少，而壅遏之力多也。而其治法，则必与太阳少异，见有汗而恶寒者，必桂枝可解；无汗而喘者，非麻黄不发矣。

二阳并病，太阳初得病时，发其汗，汗先出不彻，因转属阳明，续自微汗出，不恶寒。若太阳病证不罢者，不可下，下之为逆，如此可小发汗。设面色缘缘正赤者，阳气怫郁在表，当解之熏之。若发汗不彻，不足言，阳气怫郁不得越，当汗不汗，其人燥烦，不知痛处，乍在腹中，乍在四肢，按之不可得，其人短气，但坐[1]以汗出不彻故也。更发汗则愈，可以知汗出不彻，以脉涩故知也。此条[2]从太阳篇移入。

二阳并病者，太阳病未罢而并于阳明也。太阳得病时，发汗不彻，则邪气不得外出，而反内走阳明，此并之由也。续自微汗出，不恶寒，此阳明证续见，乃并之证也。若太阳证不罢者，不可下，下之为逆，所谓"本当发汗而反下之，此为逆"是也。如是者，可小发汗，以病兼阳明，故不可大汗而可小发，此并病之治也。若发其小汗已，面色缘缘正赤者，阳气怫郁在表而不得越散，当解之熏之，以助其散，又并病之治也。"发汗不彻"下疑脱一"彻"字，谓发汗不彻，虽彻而不足云彻，犹"腹满不减，减不足言[3]"之文。汗出不彻，则阳气怫郁不得越，阳不得越，则当汗而不得汗，于是邪无从出，攻走无常，其人躁烦，不知痛处，乍在腹中，乍在四肢，按之而不可得也。短气者，表不得泄，肺气不宣也。坐，犹"缘"也。言躁烦短气等证，但缘汗出不彻所致。故当更发其汗，则邪气外达而愈，非特熏解所能已其疾矣。以面色缘缘正赤者，邪气怫郁躯壳之表；躁烦短气者，邪气怫郁躯壳之里也。按《内经》云："脉滑者，多汗。"又曰："脉涩者，阴气少阳气多也。"夫汗出于阳而生于阴。因诊其脉涩，而知其汗出不彻也。此又并病之治也。

阳明病，发潮热，大便溏，小便自可，胸胁满不去者，小柴胡汤主之。

潮热者，胃实也。胃实，则大便鞕。乃大便溏，小便自可，胸胁满不去，知其邪不在于阳明之腑，而入于少阳之经，由胃实而肠虚，是以邪不得聚而复传也，是宜小柴胡以解少阳邪气。

阳明病，胁下鞕满，不大便而呕，舌上白胎者，可与小柴胡汤。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身濈然而汗出解也。

此亦阳明传入少阳之证。胁下鞕满而呕，舌上胎白，皆少阳经病见证。虽不大便，不可攻之，亦宜小柴胡和解少阳邪气而已。夫胁下满痛而呕，则邪方上壅，而津液不得下行，与小柴胡和散其邪，则上焦得通，而胁不满鞕矣。津液得下而呕不作矣。气通津下，胃气因和，便从里出，汗从表出，而邪自涣然冰释矣。是以胃中鞕满，不大便，而无少阳证者可攻；其有少阳证者，虽不大便，亦不可攻而可和也。

阳明病风寒不同证治八条

阳明病，若能食，名中风；不能食，名中寒。

阳明腑病，有传经自受之异。传经者，风寒已变，其病多热。自受者，风寒初入，其病多冷。而风之与寒，则又有辨。此条盖阳明胃腑自中风寒之辨也。太阳主肌表，故有有汗、无汗之分。阳明为胃腑，故有能食、不能食之辨。风为阳而寒为阴，阳能消谷而阴不能消谷之意也。夫风寒中人，无有常经，是以伤寒不必定自太阳，中寒不必定自三阴。论中凡言阳明中风、阳明病、若中寒、及少阳中风、太阳少阴厥阴中风等语，皆是本经自受风寒之证，非从太阳传来者也。学者辨诸。

阳明病，若中寒，不能食，小便不利，手足濈然汗出，此欲作固瘕[4]，必大便初鞕后溏。所以然者，以胃中冷，水谷不别故也。

手足濈然汗出，于法为胃家实。而寒邪适中，小便复不利，则是胃有坚积，而水寒胜之，所以知其欲作固瘕。固瘕者，胃寒成聚，久泄不已也。以下四条，并阳明胃府自中寒邪之证。

脉浮而迟，表热里寒，下利清谷者，四逆汤

---

① 坐：因为，由于。杨树达《词诠》卷六："坐，因也。"

② 条：原作"篇"，据文政本改。

③ 减不足言：以上所引见《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中第六》。

④ 固瘕：即痼瘕。

主之。若胃中虚冷，不能食，与水则哕。

脉迟为寒，而病系阳明，则脉不沉而浮也。寒中于里，故下利清谷；而阳为阴迫，则其表反热也。四逆汤为复阳散寒之剂，故得主之。而阳明土也，土恶水而喜温，若胃虚且冷，不能纳谷者，土气无权，必不能胜水而禁冷。设与之水，水与寒搏，必发为哕。哕，呃逆[1]也。

食谷欲呕者，属阳明也，吴茱萸汤主之。得汤反剧者，属上焦也。

食谷欲呕，有中焦与上焦之别。盖中焦多虚寒，而上焦多火逆也。阳明中虚，客寒乘之，食谷则呕，故宜吴茱萸汤，以益虚而温胃。若得汤反剧，则仍是上焦火逆之病，宜清降而不宜温养者矣。仲景于疑似之间，细心推测如此。

吴茱萸汤方

吴茱萸一斤，洗 人参三两 生姜六两，切 大枣十二枚，擘

上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去滓，温服七合，日三服。

阳明中风，口苦咽干，腹满微喘，发热恶寒，脉浮而紧，若下之，则腹满小便难也。

口苦咽干，阳邪内侵也。腹满微喘，里气不行也。发热恶寒，表邪方盛也。夫邪在里者已实，而在表者犹盛，于法则不可下，下之则邪气尽陷，脾乃不化，腹加满而小便难矣。此阳明自中风邪而表里俱受之证，是以脉浮而紧。盖太阳脉紧，为表有寒；阳明脉紧，为里有实。前第三十三[2]条云："阳明病，脉浮而紧者，必潮热，发作有时。"意可参考。

阳明中风，脉弦浮大而短气，腹都满[3]，胁下及心痛，久按之气不通，鼻干不得汗，嗜卧，一身及面目悉黄，小便难，有潮热，时时哕，耳前后肿。刺之小差，外不解，病过十日，脉续浮者，与小柴胡汤。脉但浮，无余证者，与麻黄汤。若不尿，腹满加哕者，不治。

此条虽系阳明而已兼少阳，虽名中风而实为表实，乃阳明少阳邪气闭郁于经之证也。阳明闭郁，故短气腹满，鼻干，不得汗，嗜卧，一身及面目悉黄[4]，小便难，有潮热；少阳闭郁，故胁下及心痛，久按之气不通，时时哕，耳前后肿。刺之小差，外不解者，脉证少平，而大邪不去也。病过十日而脉续浮，知其邪犹在经，故与小柴胡和解邪气。若脉但浮而无少阳证兼见者，则但与麻黄汤发散邪气而已，盖以其病兼少阳，故虽中风而亦用麻黄。若不得尿，故腹[5]加满，哕加甚者，正气不化，而邪气独盛，虽欲攻之，神不为使，亦无益矣，故曰不治。

阳明病，但头眩，不恶寒，故能食而咳，其人必咽痛。若不咳者，咽不痛。

但头眩，不恶寒，能食而咳者，阳明风邪变热，聚于胃而逆于肺也。咽居肺上，故必咽痛。若不咳者，肺不受热，则咽必不痛。不恶寒而头眩者，气方外淫而不内炽，亦何至能食而咳哉？

阳明病，能食，小便反不利，大便自调，其人骨节疼，翕然如有热状，奄然[6]发狂，濈然汗出而解者，此水不胜谷气，与汗共并，脉紧则愈。

此阳明风湿为痹之证，《金匮》云[7]："湿痹之候，小便不利，大便反快。"又"湿病关节疼痛而烦"是也。奄然发狂者，胃中阳胜，所谓怒狂生于阳也。濈然汗出者，谷气内盛，所为汗出于谷也。谷气盛而水湿不能胜之，则随汗外出，故曰与汗共并。汗出邪解，脉气自和，故曰脉紧则愈。前第四十三条中寒不能食，所以虽有坚屎而病成固瘕；此条胃强欲食，所以虽有水湿而忽从汗散。合而观之，可以知阴阳进退之机。

---

① 呃逆：原作"逆呃"，误倒，据文政本乙转。

② 三十三条：原作"三十条"，据文政本改。

③ 腹都满：全腹胀满。

④ 面目悉黄：原作"面黄目悉"，误倒，据冯本、文政本及惠济本乙转。

⑤ 腹：原作"复"，形误，据文政本、惠济本改。

⑥ 奄(yǎn 眼)然：急遽，忽然。《楚辞·九辩》："白露既下百草兮，奄离披此梧木秋。"洪兴祖补注："奄，忽也，遽也。"

⑦ 《金匮》云：此引见《金匮要略·痉湿暍病脉证治第二》。

伤寒贯珠集卷之四

阳明篇下

阳明明辨法第二

表里虚实生死之辨九条

病人烦热，汗出则解，又如疟状，日晡所发热者，属阳明也。脉实者，宜下之；脉浮虚者，宜发汗。下之与大承气汤，发汗宜桂枝汤。

烦热，热而烦也。是为在里，里则虽汗出不当解，而反解者，知表犹有邪也。如疟者，寒热往来，如疟之状，是为在表。表则日晡所不当发热，而反发热者，知里亦成实也。是为表里错杂之候，故必审其脉之浮沉，定其邪之所在，而后从而治之。若脉实者，知气居于里，故可下之，使从里出；脉浮而虚者，知气居于表，故可汗之，使从表出。而下药宜大承气汤，汗药宜桂枝汤，则天然不易之法矣。

阳明病，脉浮而紧，咽燥口苦，腹满而喘，发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身重。若发汗则躁，心愦愦，反谵语；若加烧针，心怵惕烦躁不得眠；若下之，则胃中空虚，客气动膈，心下懊侬。舌上胎白者，栀子豉汤主之；若渴欲饮水，口干舌燥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若脉浮发热，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汤主之。

浮而紧，阳明表里之脉然也。咽燥口苦，腹满而喘，发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身重，阳明入里之证然也。是为邪已入里，而气连于表，内外牵制，汗下俱碍。是以汗之而邪不能出于表则躁，心愦愦然昏乱而谵语；火之而热且扰于中，则怵惕烦躁不得眠；下之而邪不尽于里，则胃气徒虚，客气内动，心中懊侬。若舌上胎白者，邪气盛于上焦，故与栀子豉汤，以越胸中之邪，所谓"病在胸中，当须吐之"是也；若渴欲饮水，口干舌燥者，则邪气不在上而在中，故以白虎加人参，以清胃热、益胃液，所谓"热淫于内，治以甘寒"也；若脉浮发热，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者，邪热不在上中而独在下，故与猪苓汤，以利水泄热，兼滋阴气，所谓"在下者，引而竭之"也。

猪苓汤方

猪苓去皮 茯苓 阿胶 滑石碎 泽泻

上五味各一两，以水四升，先煮四味，取二升，去滓，内阿胶，烊消[1]，温服七合，日三服。

阳明病，汗出多而渴者，不可与猪苓汤，以汗多，胃中燥，猪苓汤复利小便故也。

上条于脉浮发热，渴而小便不利之证，既著猪苓汤之用矣，此条复示猪苓汤之戒，谓虽渴欲饮水，而汗出多者，则不可以猪苓利其小便。所以然者，汗之与溺，同出而异归者也。《灵枢》云[2]："水谷入于口，输于肠胃，其液别为五：天寒衣薄，则为溺与气；天暑衣厚则为汗。"故虽清浊不同，其为腑之液则一也。汗出既多，胃液已耗，而复以猪苓利之，是已燥而益燥也，故曰不可与猪苓汤。

阳明病，下之，其外有热，手足温，不结胸，心中懊侬，饥不能食，但头汗出者，栀子豉汤主之。

阳明下后，其邪既不从里而出，又不因下而结，其外有热，手足温者，邪虽陷而未深也。心中懊侬，饥不能食者，热客胸中，而胃虚不能纳谷也。但头汗出者，胸中之热，熏蒸于上，而阳受邪气，复不能降而下行也。是为邪气入里而未成聚之证，故宜栀子豉汤以彻胸中之邪，亦"高者因而越之"之意也。

阳明病，法多汗，反无汗，其身如虫行皮中状者，此以久虚故也。

阳明者，津液之府也，热气入之，津为热迫，故多汗。反无汗，其身如虫行皮中状者，气内蒸而津不从之也。非阳明久虚之故，何致是哉？

夫实则谵语，虚则郑声。郑声，重语也。

---

① 烊(yáng 洋)消：溶化。

② 《灵枢》云：此引见《灵枢·五癃津液别第三十六》。

实者，邪气盛也；虚者，精气夺也。邪盛则狂妄多言，变乱不测；正夺者，语不能多，惟平时心事，言讫复言而已，故曰重语。重，犹"叠"也。

直视谵语，喘满者，死；下利者，亦死。

直视谵语，为阴竭热盛之候，此为邪气日损，或阴气得守，犹或可治。若喘满，则邪内盛，或下利，则阴内泄，皆死症也。

发汗多，若重发汗者，亡其阳，谵语，脉短者，死；脉自和者，不死。

汗多复汗，阳气重伤，而邪复不解，为谵语而脉短，谵语为邪之盛，脉短为气之少，病盛胜脏，故死；脉自和者，邪气虽盛，而正气犹足相持，故得不死。

阳明病欲解时，从甲至戌上①。

申酉戌时，日晡时也。阳明潮热，发于日晡；阳明病解，亦于日晡。则申酉戌为阳明之时，其病者，邪气于是发；其解者，正气于是复也。

阳明可下不可下之辨十五条

阳明病，脉迟，虽汗出不恶寒者，其身必重，短气，腹满而喘，有潮热者，此外欲解，可攻里也。手足濈然而汗出者，此大便已鞕也，大承气汤主之。若汗多，微发热恶寒者，外未解也，其热不潮，未可与承气汤。若腹大满不通者，可与小承气汤微和胃气，勿令大泄下。

伤寒以身热恶寒为在表，身热不恶寒为在里。而阳明病无表证者，可下；有表证者，则不可下。此汗出不恶寒，身重短气，腹满而喘，潮热，皆里证也。脉虽迟，犹可攻之，以腹满便闭，里气不行，故脉为之濡滞不利，非可比于迟则为寒之例也。若手足濈然汗出者，阳明热甚，大便已鞕，欲攻其病，非大承气不为攻矣。若汗多，微发热，恶寒，则表犹未解，其热不潮，则里亦未实，岂可漫与大承气遗其表而攻其里哉？即腹大满不通，而急欲攻之者，亦宜与小承气微和胃气，而不可以大承气大泄大下，恐里虚邪陷，变证百出，则难挽救矣。以下七条，于可攻证而复审其小便之多少、大便之溏鞕、脉之实与不实、经之过与不过、热之潮与不潮，而后从而治之，故知下法不可不慎也。

阳明病，潮热，大便微鞕者，可与大承气汤，不鞕者，不可与之。若不大便六七日，恐有燥屎。欲知之法，少与小承气汤，汤入腹中转矢气者，此有燥屎，可攻之；若不转矢气② 者，此但初头鞕，后必溏，不可攻之，攻之必胀满不能食也。欲饮水者，与水则哕，其后发热者，必大便复鞕而少也。以小承气汤和之，不转矢气者，慎不可攻也。

阳明病有潮热者，为胃实；热不潮者，为胃未实。而大承气汤，有燥屎者，可与；初鞕后溏者，则不可与。故欲与大承气，必先与小承气，恐胃无燥屎，邪气未聚，攻之则病未必去，而正已大伤也。服汤后转矢气者，便坚药缓，屎未能出，而气先下趋也，故可更以大承气攻之；不转矢气者，胃未及实，但初头鞕后必溏，虽小承气已过其病，况可以大承气攻之哉，胃虚无气，胀满不食所必至矣。又阳明病能饮水者为实，不能饮水者为虚。如虽欲饮，而与水则哕，所谓"胃中虚冷，欲饮水者，与水则哕③"也。其后却发热者，知热气还入于胃，则大便鞕，而病从虚冷所变，故虽鞕而仍少也，亦不可与大承气汤，但与小承气微和胃气而已。盖大承气为下药之峻剂，仲景恐人不当下而误下，或虽当下而过下，故反覆辨论如此，而又申之曰："不转矢气者，慎不可攻"也。呜呼！仁人之心，可谓至矣。

阳明病，下之，心中懊侬而烦，胃中有燥屎者，可攻。腹微满，初头鞕，后必溏，不可攻之。若有燥屎者，宜大承气汤。

阳明下后，心中懊侬而烦，胃中有燥屎者，与阳明下后，心中懊侬，饥不能食者有别矣，彼为邪扰于上，此为热实于中也。热实则可攻，故宜大承气；若腹微满，初头鞕，后必溏者，热而不实，邪未及结，则不可攻，攻之必胀满不能食也。

阳明病，谵语，发潮热，脉滑而疾者，小承气

---

① 从申至戌上："戌"字原作"戍"，据冯本改。按古人用甲子记时，从甲至戌上，即申戌酉三个时辰，相当于现代记时法的15至21时之间。

② 矢气：原作"失气"，据惠济本改。下凡遇此径改，不复出校。

③ 胃中虚冷……与水则哕：见《伤寒论·辨阳明病脉证并治第八》。

汤主之。因与承气汤一升，腹中转矢气者，更服一升；若不转矢气，勿更与之。明日不大便，脉反微涩者，里虚也，为难治，不可更与承气汤也。

谵语发潮热，胃实之征也。脉滑而疾，则与滑而实者差异矣，故不与大承气，而与小承气也。若服一升而转矢气者，知有燥屎在胃中，可更服一升；若不转矢气者，此必初鞕后溏，不可更与服之，一如前二条之意也。乃明日不大便，而脉反微涩，而邪气未去，而正气先衰，补则碍邪，攻则伤正，故曰难治，便虽未通，岂可更以承气攻之哉！

得病二三日，脉弱，无太阳柴胡证，烦燥，心下鞕，至四五日，虽能食，以小承气汤少少与微和之，令小安，至六日，与承气汤一升。若不大便六七日，小便少者，虽不能食，但初头鞕，后必溏，未定成鞕，须小便利，屎定鞕，乃可攻之，宜大承气汤。

伤寒能食者，为胃热而不实；不能食者，为胃热而实。而胃实之证，小便数者，可攻；小便少者，则不可攻。得病二三日，脉不浮而弱，而又无太阳柴胡之证，知其病独在阳明之表也。烦躁心下鞕，至四五日不解，则里证复具，故虽能食，亦必以小承气微和胃气。至六日，热渐成实，当更与大承气一升，以尽其病也。若不大便六七日，于法当下，而小便少者，则水谷不分，知其初鞕后溏，然虽不能食，亦不可便与攻法，须俟其小便利，屎鞕，然后以大承气与之。夫不大便而津液竭者，不可下，须俟其津液还入胃中，而大便自行。不大便而小便少者，亦不可下，必俟其津液遍渗水道，而后可与下法。盖津液已竭而强攻之，则正虚不复；大便未鞕而辄攻之，则邪去不尽。学者不可不审而轻用下药也。

伤寒，不大便六七日，头痛有热者，与承气汤。其小便清者，知不在里，仍在表也，当须发汗。若头痛者，必衄。宜桂枝汤。

太阳风寒外束，令人头痛；阳明热气上冲，亦令人头痛。伤寒不大便六七日，头痛，有热证者，知其热盛于里，而气蒸于上，非风寒在表之谓矣，故可与承气汤下之。然热盛于里者，其小便必短赤。若小便清者，知其热不在于里，而仍在于表，当以桂枝汤发其汗，而不可以承气汤攻其里也。若头痛不除者，热留于经，必发鼻衄。"宜桂枝汤"四字，疑在"当须发汗"句下。此条从太阳篇中移入。

汗出谵语者，以有燥屎在胃中，此为风也，须下之，过经乃可下之。下之若早，语言必乱，以表虚里实故也。下之则愈，宜大承气汤。

汗出谵语，谓风未去表，而胃已成实也。故曰"有燥屎在胃中"，又曰"此为风也，须下之，过经乃可下之"。见胃实须下，而风未去表，则必过经而后可下，不然，表间邪气，又将入里，胃益增热，而语言错乱矣。表虚里实，即表和里病之意，言邪气入而并于里也。《外台》云[①]："里病表和，下之则愈，汗之则死。"故宜大承气以下里实。

阳明病，不能食，攻其热必哕，所以然者，胃中虚冷故也。以其人本虚，故攻其热必哕。

天之邪气，中人则同，而人之脏气，虚实则不同。此下三条，乃为阳明病之中虚不足者设也。阳明病当攻其热，而胃中虚冷不能食者，则不可攻其热，攻之则中寒益甚，而气乃上逆，故必作哕。哕，呃逆也。以下不可攻之证，凡七条。

伤寒呕多，虽有阳明证，不可攻之。

夫阳明病，心中鞕满者，不可攻之。攻之利遂不止者，死；利止者，愈。

阳明病，面合赤色[②]，不可攻之，攻之必发热色黄，小便不利。

阳明虽有可下之例，然必表证全无，而热结在肠中者，方可攻之。若呕多者，邪在膈也；心下鞕满者，邪未下于胃也；面合赤色者，邪气怫郁在表也。故皆不可攻之，攻之则里虚而热入。其淫溢于下者，则下利不止；其蓄聚于中者，则发热色黄，小便不利。其或幸而不死者，邪气竟从下夺而愈耳，然亦难矣。

阳明病，脉迟，食难用饱，饱则微烦，头眩，必小便难，此欲作谷疸，虽下之，腹满如故，所以

---

① 《外台》云：此引见王焘《外台秘要》卷第一，伤寒上十二门。

② 面合赤色：即面色通红。成无己注："合，通也。阳明病面色通赤者，热在经也。"

然者，脉迟故也。

脉迟者，气弱而行不利也。气弱不行，则谷化不速。谷化不速，则谷气郁而生热。其热上冲，则作头眩；气上冲者不下走，则小便难。而热之郁于中者，不得下行浊道[①]，必将蒸积为黄，故曰欲作谷疸。然以谷气郁而成热，而非胃有实热，故虽下之，而腹满不去，不得与脉数胃实者同论也。

阳明病，本自汗出，医更重发汗，病已差，尚微烦不了了者，此大便必鞕故也。以亡津液，胃中干燥，故令大便鞕。当问其小便日几行，若本小便日三四行，今日再行，故知大便不久出。今为小便数少，以津液当还入胃中，故知不久必大便也。

阳明病不大便，有热结与津竭两端。热结者，可以寒下，可以咸软；津竭者，必津回燥释，而后便可行也。兹已汗复汗，重亡津液，胃燥便鞕，是当求之津液，而不可复行攻逐矣。小便本多而今数少，则肺中所有之水精，不直输于膀胱，而还入于胃府，于是燥者得润，鞕者得软，结者得通，故曰不久必大便出，而不可攻之意，隐然言外矣。

阳明病，自汗出，若发汗，小便自利者，此为津液内竭，虽鞕，不可攻之，当须自欲大便，宜蜜煎导而通之。若土瓜根及大猪胆汁，皆可为导。

前条汗多复汗，亡津液，大便鞕者，已示不可攻之意，谓须其津液还入胃中，而大便自行。此条复申不可攻之戒，而出蜜煎等润导之法，何虑之周而法之备也。总之，津液内竭之人，其不欲大便者，静以需之；其自欲大便者，则因而导之。仲景成法，后人可以守之而无变也。

蜜煎导方

蜜七合，一味，内铜器中，微火煎之，稍凝似饧[②]状，搅之，勿令焦著，欲可丸，并手捻作挺[③]。令头锐，大如指，长二寸许，当热时急作，冷则硬。以内谷道中，以手急抱，欲大便时，乃去之。

猪胆汁方

大猪胆一枚，泻汁，和醋少许，以灌谷道中，如一食顷，当大便出[④]。

跌阳脉浮而涩，浮则胃气强，涩则小便数，浮涩相抟，大便则艰，其脾为约，麻仁丸主之。

浮者阳气多，涩者阴气少，而趺阳见之，是为胃强而脾弱。约，约束也，犹弱者受强之约束，而气馁不用也。脾不用而胃独行，则水液并趋一处，而大便失其润矣。大黄、枳实、厚朴，所以泻令胃弱；麻仁、杏仁、芍药，所以滋令脾厚。用蜜丸者，恐速下而伤其脾也。盖即取前条润导之意，而少加之力，亦伤寒下药之变法也。

麻仁丸方

麻仁二升 芍药半升 枳实半升 大黄一斤 杏仁一升 厚朴一尺，炙，去皮

上六味，为末，炼蜜为丸，桐子大。饮服十丸，日三服，渐加，以和[⑤]为度。

阳明杂治法第三计九条

发黄证治七条

阳明病，无汗，小便不利，心中懊侬者，身必发黄。

阳明病，被火，额上微汗出，小便不利者，必发黄。

邪入阳明，寒已变热，若更被火，则邪不得去，而热反内增矣。且无汗则热不外越，小便不利则热不下泄，蕴蓄不解，集于心下而聚于脾间，必恶热，为懊侬不安。脾以湿应，与热相合，势必蒸郁为黄矣。额上虽微汗，被火气劫，从炎上之化也，岂能解其火邪哉。

阳明病，发热汗出，此为热越，不能发黄也。但头汗出，身无汗，剂颈而还，小便不利，渴饮水浆者，此为瘀热在里，身必发黄，茵陈蒿汤主之。

热越，热随汗出而外越也。热越则邪不蓄而

① 浊道：此指大肠。

② 饧（xíng 形）：饴，糖稀。《玉篇零卷·食部》引《方言》云："凡饴谓之饧。"清·光绪年修《畿辅通志·方言》引后蜀韩保昇《蜀本草》："饴即软糖也，北人谓之饧。"

③ 挺：通"梃"，原意为棍棒，这是指其形如棍的肛门塞药。

④ 如一食顷，当大便出：据《伤寒论·辨阳明病脉证并治第八》的同条原文，猪胆汁汤方"如一食顷"后宜作"当大便，出宿食恶物者甚效。"

⑤ 和：冯本作"知"，意长。

散，安能发黄哉？若但头汗出而身无汗，剂颈而还，则热不得外达；小便不利，则热不得下泄；而又渴饮水浆，则其热之蓄于内者方炽，而湿之引于外者无已，湿与热得，瘀郁不解，则必蒸发为黄矣。茵陈蒿汤苦寒通泄，使病从小便出也。

茵陈蒿汤方

茵陈蒿六两 栀子十四枚，擘 大黄二两，去皮

上三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煎茵陈减六升，内二味，煮取三升，去滓，分温三服。小便当利，尿[①]如皂角汁状，色正赤，一宿腹减，黄从小便去也。

伤寒发汗已，身目为黄，所以然者，以寒湿在里不解故也。以为不可下也，于寒湿中求之。

伤寒发汗已，热与汗越，不能发黄，而反身目为黄者，以寒湿深入在里。汗虽出而寒湿不与具出也。寒湿在里，必伤于脾，脾伤而色外见，则身目为黄，是不可比于瘀热在里之例而辄用下法也。云"于寒湿中求之"者，意非温脾燥湿不可耳。

伤寒七八日，身黄如橘子色，小便不利，腹微满者，茵陈蒿汤主之。

此则热结在里之证也。身黄如橘子色者，色黄而明，为热黄也；若湿黄则色黄而晦，所谓身黄如熏黄也。热结在里，为小便不利、腹微满，故宜茵陈蒿汤下热通瘀为主也。

伤寒身黄发[②]热者，栀子檗皮汤主之。

此热瘀而未实之证。热瘀故身黄，热未实故发热而腹不满。栀子彻热于上，檗皮清热于下，而中未及实，故须甘草以和之耳。

栀子檗皮汤方

栀子十五枚，擘 甘草一两，炙 檗皮二两

上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半，去滓，分温再服。

伤寒瘀热在里，身必发黄，麻黄连轺[③]赤小豆汤主之。

此亦热瘀而未实之证。瘀热在里者，汗不得出而热瘀于里也。故与麻黄、杏仁、生姜之辛温，以发越其表；赤小豆、连轺、梓白皮之苦寒甘，以清热于里；大枣、甘草，甘温悦脾，以为散湿驱邪之用；用潦水[④]者，取其味薄，不助水气也。合而言之，茵陈蒿汤是下热之剂，栀子檗皮汤是清热之剂，麻黄连轺赤小豆汤是散热之剂也。

麻黄连轺赤小豆汤方

麻黄二两 生姜二两，切 生梓白皮一升 连轺二两 甘草二两，炙 大枣十二枚，擘 赤小豆一升 杏仁四十粒，去皮尖

上八味，以潦水一斗，先煮麻黄再沸，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分温三服，半日服尽。

蓄血证治二条

阳明证，其人喜忘者，必有蓄血。所以然者，本有久瘀血，故令喜忘，屎虽鞕，大便反易，其色必黑，宜抵当汤下之。

喜忘，即善忘。蓄血者，热与血蓄于血室也。以冲任之脉，并阳明之经，而其人又本有瘀血，久留不去，适与邪得，即蓄积而解也。蓄血之证，其大便必鞕，然虽鞕而出反易者，热结在血而不在粪也。其色必黑者，血瘀久而色变黑也。是宜入血破结之剂，下其瘀血，血去则热亦不留矣。

病人无表里证，发热七八日，虽脉浮数者，可下之。假令已下，脉数不解，合热则消谷善饥，至六七日不大便者，有瘀血也，宜抵当汤。若脉数不解，而下不止，必协热而便脓血也。

无表里证，与前第二十五[⑤]条同。发热七八日，而无太阳表证，知其热盛于内，而气蒸于外也，脉虽浮数，亦可下之以除其热，令身热去脉数解则愈。假令已下，脉浮去而数不解，知其热不在气而在血也。热在血，则必病于血，而其变亦有二。合，犹并也，言热气并于胃，为消谷善饥。至六七日不大便者，其血必蓄于中；若不并于胃，而下利不止者，其血必走于下。蓄于中者，为有瘀血，宜抵当汤，"结者散之"，亦"留者攻之"也；走于下者，为协热而便脓血，则但宜入血清热而已。

---

① 尿：原作"屎"，形误，据冯本、文政本及惠济本改。

② 发：原脱，据冯本、文政本及惠济本补。

③ 连轺：李时珍《本草纲目·草部五》第十六卷云："连翘……根名连轺。"

④ 潦水：《本草纲目·水部二类》第五卷云："降注雨水谓之潦，又淫雨为潦……兼用潦水者，取其味薄，不助湿气而利热。"

⑤ 二十五条：原作"二十二条"，据冯本、文政本及惠济本改。

伤寒贯珠集卷之五

少阳[①]篇

辨列少阳条例大意

少阳居表里之间，当肓膜之处，外不及于皮肤，内不及于脏腑，汗之而不从表出，下之而不从里出，故有汗吐下之戒。而惟小柴胡一方和解表里，为少阳正治之法，凡十六条。其次则有和解而兼汗下之法，谓证兼太阳之表，则宜兼汗；或证兼阳明之里，则宜兼下。如柴胡加桂枝汤、柴胡加芒硝汤、大柴胡汤、柴胡桂枝汤等方是也。夫有汗下之禁，而或汗之，或下之，此亦少阳权变法也，凡四条。又其次为刺法，如纵横胁满合并之病，当刺期门、大椎、肺俞、肝俞诸穴是也，凡四条。

少阳正治法第一计十六条

少阳证一条

少阳之为病，口苦，咽干，目眩也。

足少阳，胆也，胆盛精汁三合，而其味苦。胆受邪而热，其气上溢，故口苦。咽门者，肝胆之候，目锐眦者，胆脉之所起，故咽干、目眩也。

小柴胡汤证九条

伤寒五六日，中风，往来寒热，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或胸中烦而不呕，或渴，或腹中痛，或胁下痞鞕，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热，或咳者，与小柴胡汤主之。

伤寒五六日中风者，言或伤寒五六日，传至少阳，或少阳本经自中风邪，非既伤寒五六日，而又中于风也。往来寒热者，少阳居表里之间，进而就阴则寒，退而从阳则热也；胸胁苦满者，少阳之脉，其直者，从缺盆下腋循胸过季胁故也；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者，木火相通，而胆喜犯胃也。或者，未定之辞，以少阳为半表半里，其气有乍进乍退之机，故其病有或然或不然之异。而少阳之病，但见有往来寒热、胸胁苦满之证，便当以小柴胡和解表里为主，所谓"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②]"是也。此条自太阳篇移入。

小柴胡汤方

柴胡半斤 黄芩三两 人参三两 甘草三两 生姜三两 半夏半升，洗 大枣十二枚，擘

上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加减法

若胸中烦而不呕，去半夏、人参，加栝楼实一枚。

胸中烦而不呕者，邪聚于膈而不上逆也。热聚则不得以甘补，不逆则不必以辛散，故去人参、半夏，而加栝蒌实之寒，以除热而荡实也。

若渴者，去半夏，加人参合前成四两半，栝蒌根四两。

渴者，木火内烦，而津虚气燥也。故去半夏之温燥，而加人参之甘润、栝蒌根之凉苦，以彻热而生津也。

若腹中痛者，去黄芩，加芍药三两

腹中痛者，木邪伤土也。黄芩甘寒，不利脾阳；芍药酸寒，能于土中泻木，去邪气止腹痛也。

若胁下痞鞕，去大枣，加牡蛎四两。

胁下痞鞕者，邪聚少阳之募。大枣甘能增满，牡蛎咸能软坚，好古云[③]："牡蛎以柴胡引之，能去胁下痞也。"

若心下悸，小便不利者，去黄芩，加茯苓四两。

心下悸，小便不利者，水饮蓄而不行也。水饮得冷则停，得淡则利，故去黄芩，加茯苓。

---

① 少阳：原作"阳少"，误倒，据文政本、惠济本乙转。

② 伤寒中风……不必悉具：见《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中第六》。

③ 好古云：见王好古《汤液本草》卷下。

若不渴，外有微热者，去人参，加桂三两，温覆取微汗愈。

不渴，外有微热者，里和而表未解也，故不取人参之补里，而用桂枝之解外也。

若咳者，去人参、大枣、生姜，加五味子半升，干姜二两。

咳者，肺寒而气逆也。《经》曰[①]："肺苦气上逆，急食酸以收之。"又曰[②]："形寒饮冷则伤肺。"故加五味之酸，以收逆气；干姜之温，以却肺寒；参、枣甘壅，不利于逆；生姜之辛，亦恶其散耳。

血弱气尽，腠理开，邪气因入，与正气相搏，结于胁下，正邪分争，往来寒热，休作有时，默默不欲饮食。脏腑相连，其痛必下，邪高痛下，故使呕也。小柴胡汤主之。服柴胡汤已，渴者，属阳明也，以法治之。

血弱气尽，腠理开，谓亡血新产劳力之人，气血不足，腠理疏豁，而邪气乘之也。邪入必与正相搏而结于胁下。胁下者，少阳之募[③]。而少阳者，阴阳之交也。邪气居之[④]，阴出而与邪争则寒，阳入而与邪争则热[⑤]，阴阳出入，各有其时，故寒热往来，休作有时也。默默不欲饮食，义如上条。"脏腑相连"四句，是原所以邪气入结之故，谓胆寄于肝，地逼气通，是以其邪必从腑而入脏，所谓"其痛必下也"。邪高，谓病所来处，痛下，谓病所结处。邪欲入而正拒之，则必上逆而呕也。至其治法，亦不出小柴胡和解表里之法。服后邪解气和，口必不渴。若渴者，是少阳邪气复还阳明也。以法治之者，谓当从阳明之法，而不可复从少阳之法矣。此亦从太阳篇移入。

伤寒四五日，身热恶风，颈项强，胁下满，手足温而渴者，小柴胡汤主之。

此条类似太阳与少阳并病，以太阳不得有胁下满，少阳不得有颈项强，且手足温而渴，知其邪不独在表，而亦在里也。欲合表里而并解，则非小柴胡不可耳。亦太阳篇移入。

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

柴胡证，如前条所谓往来寒热、胸胁苦满等证是也。伤寒中风者，谓无论伤寒、中风，有柴胡证者，但见一证，便当以小柴胡和解之，不可谓其不具，而以他药发之也。前条云："身热恶风，颈项强，胁下满"者，与小柴胡，不与桂枝，即此意。亦太阳篇移入。

凡柴胡汤病证而下之，若柴胡证不罢者，复与柴胡汤，必蒸蒸而振，却发热汗出而解。

柴胡证不应下而反下之，于法为逆。若柴胡证不罢者，仍宜柴胡汤和解。所谓此虽已下，不为逆也。蒸蒸而振者，气从内达，邪从外出，有战胜之义焉，是以发热汗出而解也。亦太阳篇移入。

伤寒阳脉涩[⑥]，阴脉弦[⑦]，法当腹中急痛者，先与小建中汤。不差者，与小柴胡汤主之。

阳脉涩，阳气少也；阴脉弦，阴有邪也。阳不足而阴乘之，法当腹中急痛，故以小建中汤温里、益虚、散阴气。若不差，知非虚寒在里，而是风邪内干也，故当以小柴胡汤散邪气、止腹痛。亦太阳篇移入。

伤寒五六日，头汗出，微恶寒，手足冷，心下满，口不欲食，大便鞕，脉细者，此为阳微结[⑧]，必有表，复有里也。脉沉，亦在里也。汗出为阳微[⑨]，假令纯阴结[⑩]，不得复有外证，悉入在里。此为半在里、半在外也，脉虽沉紧，不得为少阴病。所以然者，阴不得有汗，今[⑪]头汗出，故知非少阴也，可与小柴胡汤。设不了了者，得屎而解。

头汗出，微恶寒，为表证；手足冷，心下满，

---

① 《经》曰：此引《素问·脏气法时论篇第二十二》原文作"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尤氏将两句话合为一句。

② 又曰：此引见《难经·四十九难》。

③ 少阳之募：原作"少阴之募"，形误，据冯本改。

④ 而少阳者，阴阳之交也，邪气居之：冯本无此十三字。

⑤ 阴出而与邪争则寒，阳入而与邪争则热：冯本作"邪入而与正争则寒，正出而与邪争则热。"

⑥ 阳脉涩：脉浮取现涩象，说明营卫不足。

⑦ 阴脉弦：脉沉取现弦象，说明肝旺乘脾。

⑧ 阳微结：结，凝聚不散的意思。由腑气结聚而阳气独盛所致的大便秘结，称为阳结。本证外兼表邪，热结犹浅，故称"阳微结"。

⑨ 汗出为阳微：言汗出是阳微结的征象。

⑩ 阴结：由脏气结聚，阴气独盛所致的大便秘结。

⑪ 今：原作"令"，形误，据文政本、惠济本改。

口不欲食，大便鞕，脉细，为里证。阳微结者，阳邪微结，未纯在里，亦不纯在表，故曰必有表复有里也。伤寒阴邪中于阴者，为纯在里；有外证者，为半在表也。无阳证者，沉为在阴；有阳证者，沉为在里也。夫头为阳之会，而阴不得有汗，今脉沉紧而头汗出，知其病不在少阴，亦并不纯在表，故可与小柴胡汤，合外内而并治之耳。设不了了者，必表解而里未和也，故曰得屎而解。

本太阳病不解，转入少阳者，胁下鞕满[①]，干呕不能食，往来寒热。尚未吐下，脉沉紧者，与小柴胡汤。若已吐下、发汗、温针，谵语，柴胡汤证罢，此为坏病，知犯何逆，以法治之。

本太阳脉浮、头痛、恶寒之证，而转为胁下鞕满、干呕不能食、往来寒热者，太阳不解，而传入少阳也。尚未吐下，不经药坏者，脉虽沉紧，可与小柴胡以和之，以证见少阳，舍脉而从证也。或云"脉沉紧"连上"未吐下"看，言尚未经吐下，与脉未至沉紧者，知其邪犹在经，可与小柴胡以和之。或云"沉"当作"浮"，前阳明篇第四十七条[②]云："病过十日，脉续浮者，与小柴胡汤"是也。并通。若已吐下、发汗、温针，叠伤津液，胃燥谵语，而胁下鞕满干呕等证反罢者，此众法尽投，正已大伤，而邪犹不解，谓之坏病，非小柴胡所得而治者，须审其因犯何逆，随证以法治之。

少阳汗吐下之禁二条

伤寒脉弦细，头痛发热者，属少阳。少阳不可发汗，发汗则谵语。此属胃，胃和则愈，胃不和则烦而悸。

《经》曰："少阳之至，其脉弦"，故头痛发热者，三阳表证所同，而脉弦细，则少阳所独也。少阳经兼半里，热气已动，是以不可发汗，发汗则津液外亡，胃中干燥，必发谵语。云此属胃者，谓少阳邪气并于阳明胃腑也。若邪去而胃和则愈，设不和，则木中之火，又将并入心脏而为烦为悸矣。

少阳中风，两耳无所闻，目赤，胸中满而烦者，不可吐下，吐下则悸而惊。

此少阳自中风邪之证，不从太阳传来者也。少阳之脉，起于目锐眦，其支从耳后入耳中，以下胸中。少阳受邪，壅热于经，故耳聋目赤、胸中满而烦也。是不在表，故不可吐；复不在里，故不可下。吐则伤阳，阳虚而气弱则悸；下则伤阴，阴虚而火动则惊。

辨少阳邪气进退之机四条

伤寒六七日，无大热，其人躁烦者，此为阳去入阴故也。

邪气在表则发热，入里则躁烦。伤寒六七日，外无大热，而其人躁烦者，邪气去阳而之阴也。去，又训作"往"，言阳邪往入阴中也。

伤寒三日，三阳为尽，三阴当受邪，其人反能食而不呕，此谓三阴不受邪也。

伤寒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三日少阳，四日当传太阴，《内经》伤寒传变之常法然也。阳邪传阴，则当呕而不能食。若其人反能食，不呕，则邪气不传于阴，将从阳而解也

伤寒三日，少阳脉小者，欲已也。

伤寒三日，少阳受邪，而其脉反小者，邪气已衰，其病欲解而愈。《经》云："大则病进，小则病退"，此之谓也。

少阳病欲解时，从寅至辰上[③]。

少阳，胆木也。从寅至辰，为木旺之时，故其病欲解，必于是三时，亦犹太阳之解于巳午未，阳明之解于申酉戌[④]也。

少阳权变法第二计四条

柴胡桂枝汤证一条

伤寒六七日，发热微恶寒，肢节烦疼，微呕，心下支结，外证未去者，柴胡桂枝汤主之。

发热微恶寒，肢节烦疼，邪在肌表，所谓外证未去也。伤寒邪欲入里，而正不容则呕。微呕者，邪入未多也。支结者，偏结一处，不正中也，与心下鞕满不同。此虽表解，犹不可攻，况外证未去者耶。故以柴胡、桂枝合剂，外解表邪，内除

---

① 满：原作"痛"，据文政本、惠济本改。

② 四十七条：原作"四十八条"，据文政本改。

③ 从寅至辰上：即寅、卯、辰三个时辰，相当于夜间3时至次日9时之间。

④ 戌：原作"戊"，形误，据惠济本改。下凡遇此径改，不复出校。

支结，乃七表三里[①]之法也。

柴胡桂枝汤方

柴胡半两　桂枝半两　甘草一两，炙　黄芩半两　人参半两　半夏二合半　白芍半两　生姜一两半　大枣六枚，擘

上九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

柴胡桂枝干姜汤证一条

伤寒五六日，已发汗而复下之，胸胁满，微结，小便不利，渴而不呕，但头汗出，往来寒热，心烦者，此为未解也，柴胡桂枝干姜汤主之。

王叔和本在太阳篇中，今移置此。

汗下之后，胸胁满微结者，邪聚于上也；小便不利，渴而不呕者，热胜于内也；伤寒汗出，周身染染，人静不烦者，为已解；但头汗出而身无汗，往来寒热，心烦者，为未欲解。夫邪聚于上，热胜于内，而表复未解，是必合表里以为治。柴胡、桂枝，以解在外之邪；干姜、牡蛎，以散胸中之结；栝蒌根、黄芩，除心烦而解热渴；炙甘草佐柴胡、桂枝以发散，合芩、栝蒌、姜、蛎以和里，为三表七里之法[②]也。

柴胡桂枝干姜汤方

柴胡半斤　桂枝三两　干姜二两　黄芩三两　栝蒌根四两　牡蛎三两，熬　甘草二两，炙

上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微烦，复服汗出愈。

柴胡加芒硝汤证一条

伤寒十三日不解，胸胁满而呕，日晡所发潮热，已而微利。此本柴胡证，下之而不得利，今反利者，知医以丸药下之，非其治也。潮热者，实也。先宜小柴胡以解外，后以柴胡加芒硝汤以治其里也。

此少阳经邪兼阳明内实之证。少阳病在经，故胸胁满而呕，所谓柴胡证也。"下之而"三字疑衍。凡柴胡证不得利，今反利者，知医以丸药下之，为医之误，非病之情也。潮热者，阳明之实也，实则可下，而证兼少阳，则不可下。故先宜小柴胡以解其外，后以柴胡加芒硝汤以治其里。亦如下条之先与小柴胡，后与大柴胡之例也。亦太阳篇移入。

尚从善云："此本柴胡证，下之而不得利。仲景谓此本柴胡证，医设以大柴胡汤下之，则表里俱解，何至有下利之证？"云。

柴胡加芒硝汤方

于小柴胡汤内加芒硝六两。余依前法服，不解更服。

大柴胡汤证一条

太阳病，过经十余日，反二三下之，后四五日，柴胡证仍在者，先与小柴胡汤。呕不止，心下急，郁郁微烦者，为未解也，与大柴胡汤下之则愈。

太阳病，过经十余日，而有柴胡证，乃邪气去太阳之阳明，而复之少阳也。少阳不可下，而反二三下之，于法为逆。若后四五日，柴胡证仍在者，先与小柴胡汤，所谓柴胡汤病证而下之，若柴胡证不罢者，复与柴胡是也。若服汤已，呕不止，心下急，郁郁微烦者，邪气郁滞于里，欲出不出，欲结不结，为未解也，与大柴胡以下里热则愈。亦先表后里之意也。此条自太阳篇移入。

大柴胡汤方

柴胡八两　半夏八两　黄芩三两　生姜五两　枳实四枚　芍药三两　大枣十二枚，擘　大黄二两，酒浸

上八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按：小柴胡有柴胡、生姜、半夏之辛而走表，黄芩、芍药、枳实、大黄之苦而入里，乃表里并治之剂。而此云大柴胡下之者，谓病兼表里，故先与小柴胡解之，而后以大柴胡下之耳。盖分言之，则大、小柴胡各有表里；合言之，则小柴胡主表，而大柴胡主里。古人之言，当以意逆[③]，往往如此。

---

① 七表三里之法：属表里双解法。柴胡桂枝汤以外解表邪为主，内除支结为辅，故名。

② 三表七里之法：也属表里双解法。柴胡桂枝干姜汤以清里散结为主，辅以外解表邪，治里重于发表，故名。

③ 当以意逆：谓理解其本意后加以灵活运用。《尔雅·释言》："逆，迎也。"

少阳刺法第三

刺法四条

伤寒腹满谵语，寸口脉浮而紧。此肝乘脾也，名曰纵[①]，刺期门。

伤寒发热，啬啬恶寒，大渴欲饮水，其腹必满。自汗出，小便利，其病欲解。此肝乘肺也，名曰横[②]，刺期门。

腹满谵语，里之实也，其脉当沉实，而反浮紧，则非里实，乃肝邪乘脾，气窒而热也。纵，直也，以肝木制脾土，于理为直，故曰纵。发热恶寒，表有邪也。其病不当有渴，而反大渴，则非内热，乃肝邪乘肺，气郁而燥也。以里无热，不能消水，故腹满。而汗出，小便利，则肺气以行，故愈。横，不直也，以木畏金而反乘金，于理为曲，故曰横。二者俱泻肝邪则愈，故刺期门。期门，肝之募也。设不知而攻其实热则误矣。此病机之变，不可不审也。

太阳与少阳并病，头项强痛，或眩冒，时如结胸，心下痞鞕椎第一节、肺俞、肝俞。慎不可发汗，发汗则谵语，脉弦。五六日谵语不止，当刺期门。

太阳少阳并病，心下鞕，颈项强而眩者，当刺大椎、肺俞、肝俞，慎勿下之。

太阳之脉，其直者，从巅入络脑，还出别下项；少阳之脉，起目锐眦，上抵头角，其内行者，由缺盆下胸中，贯膈络肝属胆。故头项强痛者，太阳之邪未罢；或眩冒，时如结胸，心下痞鞕者，少阳之邪方盛也。大椎在脊骨第一节上，刺之所以泻太阳邪气，而除颈项之强痛；肺俞在脊骨第三节下两旁，肝俞在第九节下两旁，刺之所以泻少阳邪气，而除眩冒、时如结胸及心下之痞鞕。慎不可发汗以亡胃液，液亡胃燥，必发谵语，且恐少阳之邪得乘虚而干胃[③]也。若脉弦，至五六日，谵语不止，是少阳胜而阳明负，亦如阳明与少阳合病之为失也，故当刺期门，以泻少阳之邪。亦慎勿下之，以虚其胃，胃虚邪陷，必作结胸，如本论云[④]："太阳少阳并病，而反下之，成结胸也。"

---

① 纵：为五行生克制化失常的形式之一。纵任其气，乘其所胜，如本条的肝（木）旺乘脾（土），即为纵。

② 横：亦为五行生克制化失常的形式之一。如肝（木）气横逆，反乘于肺（金），即称为横。

③ 干胃：邪气侵扰胃腑。

④ 本论云：此引见《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下第七》。

伤寒贯珠集卷之六

太阴篇

辨列太阴条例大意

太阴者，土也，在脏为脾，在气为湿。伤寒传经之热，入而与之相搏，则为腹满吐利等证；直中之寒，入而与湿相搏，亦为腹满吐利等证。但有肢冷肢温、脉迟脉数、口渴不渴之异耳。又三阴为三阳之里，而三阴亦自有表里，是以风寒所中，不必尽入于脏，而亦留连于经，故有太阴中风之条与桂枝发汗之法。又下利腹胀满，身体疼痛者，此为经脏俱病之证，故与先里后表之法。乃今之论三阴者，但云直中、传经而已，是知有三阴之里，不知有三阴之表也。兹篇先列脏病，次列经病，又次为经脏俱病，凡十条，为一卷。

太阴诸法

太阴脏病脉证治六条

太阴之为病，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结鞕。

此足太阴病之的证也。太阴之脉，入腹属脾络胃，上膈挟咽，故其病有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腹痛等证。然太阴为病，不特传经如是，即直中亦如是，且不特伤寒如是，即杂病亦如是。但有属阴属阳、为盛为虚之分耳。而太阴者，脏也，满而不实，法不可下，若下之，则胸下结鞕，中气伤者，邪气必结也。

本太阳病，医反下之，因而腹满时痛者，属太阴也，桂枝加芍药汤主之。

病在太阳，不与解表，而反攻里，因而邪气乘虚陷入太阴之位，为腹满而时痛，陶氏[①]所谓误下传者是也。夫病因邪陷而来者，必得邪解而后愈。而脏阴为药所伤者，亦必以药和之而后安。故须桂枝加芍药汤主之，桂枝所以越外入之邪，芍药所以安伤下之阴也。按《金匮》云[②]："伤寒阳脉涩，阴脉弦，法当腹中急痛者，与小建中汤。不差者，与小柴胡汤。"此亦邪陷阴中之故，而桂枝加芍药，亦小建中之意，不用胶饴者，以其腹满，不欲更以甘味增满耳。

桂枝加芍药汤方

于桂枝汤方内更加芍药三两，随前共六两，余依桂枝汤法。

大实痛者，桂枝加大黄汤主之。

此承上条而言，腹满而未实，痛而不甚者，可以桂枝加芍药和而解之。若大实大痛者，邪气成聚，必以桂枝加大黄，越陷邪而去实滞也。夫太阴，脾脏也，脏何以能实而可下？阳明者，太阴之表，以膜相连，脏受邪而腑不行则实，故脾非自实也，因胃实而实也。大黄所以下胃，岂以下脾哉？少阴、厥阴亦有用承气法，详见各篇，所当互考。

桂枝加大黄汤方

桂枝三两，去皮 甘草三两，炙 大黄一两 生姜三两，切 大枣十二枚 芍药六两

上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太阴病，脉弱，其人续自便利。设当行大黄、芍药者，宜减之，以其人胃气弱，易动故也。

此亦承上条而言。大黄、芍药之得以用者，为其胃实而便坚也。若其人脉弱，续自便利，则虽有大实痛证，此法不可用矣。即欲用之，亦宜量减而与之。所以然者，胃气弱而不振，邪气不聚而易动，故可以缓图，而难以峻攻也。

伤寒脉浮而缓，手足自温者，是为系在太阴。太阴者，身当发黄。若小便自利者，不能发黄。至七八日，暴烦下利，日十余行，必自止，以

---

① 陶氏：指明代医家陶华。字尚文，号节庵，浙江余杭人，撰有伤寒书六种，合称《陶氏伤寒六书》，简称《伤寒六书》，对伤寒分证和治疗的阐发有独到见解。

② 《金匮》云：此引当见《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中第六》。

脾家实[①]，秽腐当去故也。

伤寒脉浮而缓者，脉紧去而成缓，为寒欲变热之证，如太阳第四十七条之例也。手足自温，非太阴定证，见太阴有寒，手足必寒，有热，手足乃自温耳。又阳明受热，则一身及手足热。太阴则身不热，而手足温，兹寒已变热而手足自温。则伤寒之邪，不之阳明而之太阴，而其脉仍浮，则其邪亦未尽入，故曰系在太阴，谓以太阳而内连太阴也。于法太阴受热而汗不出者，热与湿搏，当发身黄。若小便自利者，其热得通，不能蒸郁为黄矣。至七八日，暴烦下利者，正气内作，邪气欲去也，虽日十余行，继必自止。所以然者，脾家本有秽腐当去，故为自利，秽腐尽，则利亦必自止矣。

自利不渴者，属太阴，以其脏有寒故也，当温之，宜四逆辈[②]。

自利不渴者，太阴本自有寒，而阴邪又中之也。曰属太阴，其脏有寒，明非阳经下利及传经热病之比。法当温脏祛寒，如四逆汤之类，不可更以苦寒坚之清之，如黄芩汤之例也。

太阴经病证治二条

太阴中风，四肢烦疼，阳微阴涩而长[③]者，为欲愈。

此太阴自中风邪之证，不从阳经来也。夫太阴，脾也；风，阳邪也。脾主行气于四肢，而风淫为末疾，故太阴中风，四肢烦热而疼痛也。脉阳微阴涩而长者，阳无病而阴受邪，而涩又为邪气之将衰，长为正气之方盛，正盛邪衰，故为欲愈。

太阴病，脉浮者，可发汗，宜桂枝汤。

太阴脉浮有二义：或风邪中于太阴之经，其脉则浮；或从阳经转入太阴，旋复反而之阳者，其脉亦浮。浮者，病在经也。凡阴病在脏者宜温，在经者则宜汗，如少阴之麻黄附子细辛、厥阴之麻黄升麻皆是也。桂枝汤甘辛入阴，故亦能发散太阴之邪。

太阴经脏俱病一条

下利，腹胀满，身体疼痛者，先温其里，乃攻其表，温里宜四逆汤，攻表宜桂枝汤。

此条叔和本列厥阴篇中，今移置此。

此太阴经脏并受寒邪之证，叔和编入厥阴经中者，误也。下利，腹胀满，里有寒也；身体疼痛，表有寒也。然必先温其里，而反攻其表。所以然者，脏气不充，则外攻无力；阳气外泄，则里寒转增，自然之势也。而四逆用生附，则寓发散于温补之中；桂枝有甘、芍，则兼固里于散邪之内。用法之精如此。

太阴病愈期一条

太阴病欲解时，从亥至丑上[④]。

六经邪解之时，必于其经王之时，太阴者，土也，土王于辰戌丑未，而独于亥子丑时解者，脾为阴土，反王于阴，故其病欲解，必从亥至丑上也。

---

① 脾家实：指脾阳充足，胃肠机能正常。

② 四逆辈：指四逆汤一类的方剂，包括理中汤等在内。

③ 阳微阴涩而长：脉象由微涩转为长脉。其中的“阳”、“阴”二字应分别作浮、沉来理解，言脉轻取微弱，沉取现涩象。

④ 从亥至丑上：即亥、子、丑三个时辰。相当于夜晚21时到次日凌晨3时之间。

伤寒贯珠集卷之七

少阴篇

辨列少阴条例大意

少阴为太阳之里，居厥、太二阴之间，故有邪在太阳，而已内及少阴者；有寒中少阴，而仍外连太阳者；有邪在少阴，而或兼厥阴，或兼太阴者。大抵连太阴者多发热，连厥阴者多厥、利也。是传经、直中之外，又有不同如此。且也直中之寒，久亦化热，传经之热，极必生阴。兹篇先列脉证于前，次清法，次温法，又次为生死法。欲学者明辨宜清、宜温之实，不必但泥传经、直中之名也。又其次为少阴病禁，以少阴为汗下之例，亦不得不著汗下之禁云。凡[①]四十五条，为一卷。

少阴诸法

少阴脉证四条

少阴之为病，脉微细，但欲寐也。

经脉阳浅而阴深，阳大而阴小，邪传少阴，则脉之浮者转为微，大者转为细也。又多阳者多寤，多阴者多寐，邪传少阴则目不瞑者，转而为但欲寐也。夫少阴者，三阴之枢也，阳于是乎入，而阴于是乎出，故虽太阴、厥阴，同为阴脏，而其为病，实惟少阴为然。而少阴之为病，亦非独脉微细、但欲寐二端。仲景特举此者，以为从阳入阴之际，其脉证变见有如此。

少阴病，欲吐不吐，心烦，但欲寐。五六日，自利而渴者，属少阴也，虚故引水自救。若小便色白者，少阴病形悉具。小便白者，以下焦虚有寒，不能制水，故令色白也。

此少阴自受寒邪之证，不从阳经来也。寒初到经，欲受不可，欲却不能，故欲吐不吐，心烦，但欲寐，而实不能寐也。至五六日，自利而渴，则其邪已入少阴之脏矣。然少阴，阴脏也；寒，阴邪也。以阴受阴，法当不渴，而渴者，此非有热，以脏虚故[②]引水自救耳。更审其小便，若色白者，则少阴寒病，全体大露无疑。何以言之？热传少阴，自利而渴者，邪热足以消水，其小便色必赤；寒中少阴，自利而渴者，虽能饮而不能制，其小便色必白也。仲景辨证之精如此。

病人脉阴阳俱紧，反汗出者，亡阳也，此属少阴，法当咽痛而复吐利。

阴阳俱紧，太阳伤寒之脉也。法当无汗，而反汗出者，表虚亡阳，其病不属太阳而属少阴矣。少阴之脉，上膈循喉咙；少阴之脏，为胃之关，为二阴之司。寒邪直入，经脏俱受，故当咽痛而复吐利也。此为寒伤太阳，阳虚不任，因遂转入少阴之证。盖太阳者，少阴之表，犹唇齿也，唇亡则齿寒，阳亡则阴及，故曰少阴之邪从太阳飞渡者多也。

少阴病，八九日，一身手足尽热者，以热在膀胱，必便血也。

此热传少阴而复还入膀胱之证。膀胱者，太阳也。太阳为三阳之表，而多血少气，热在膀胱，则一身手足尽热。而热气有余，血为热迫，散而下行，则必便血也。

少阴清法七条

少阴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烦，不得卧，黄连阿胶汤主之。

少阴之热，有从阳经传入者，有自受寒邪，久而变热者。曰二三日以上，谓自二三日至五六日，或八九日，寒极而变热也。至心中烦不得卧，则热气内动，尽入血中，而诸阴蒙其害矣。盖阳经之变寒，则热归于气，或入于血；阴经之变寒，则热入于血而不归于气。此余历试之验也。故用黄连、黄芩之苦，合阿胶、芍药、鸡子黄之甘，并入血中，以生阴气而除邪热，成氏所谓"阳有余，以苦除之；阴不足，以甘补之[③]"是也。

---

① 凡：原作"儿"，形误，据冯本、文政本、惠济本及会文本改。

② 故：原作"枝"，据冯本、文政本及惠济本改。

③ 阳有余……以甘补之：见成无己《注解伤寒论·辨少阴病脉证并治法第十一》。

黄连阿胶汤方

黄连四两 黄芩一两 芍药二两 阿胶三两 鸡子黄二枚

上五味，以水五升，先煮三物，取二升，去滓，内阿胶，烊尽小冷，内鸡子黄，搅令相得，温服七合，日三服。

少阴病，四逆，其人或咳，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

四逆，四肢逆冷也。此非热厥，亦太阳初受寒邪，未郁为热，而便入少阴之证。少阴为三阴之枢，犹少阳为三阳之枢也，其进而入则在阴，退而出则就阳，邪气居之，有可进可退时上时下之势。故其为病，有或咳，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之证。夫邪在外者，可引而散之；在内者，可下而去之；其在外内之间者，则和解而分消之。分消者，半从外半从内之谓也。故用柴胡之辛，扬之使从外出；枳实之苦，抑之使其内消；而其所以能内能外者，则枢机之用为多，故必以芍药之酸益其阴，甘草之甘养其阳。曰四逆者，因其所治之病而命之名耳。而其制方大意，亦与小柴胡相似：四逆之柴胡、枳实，犹小柴胡之柴胡、黄芩也；四逆之芍药、甘草，犹小柴胡之人参、甘草也。且枳实兼檀漆饮之长，甘、芍亦备营卫两和之任，特以为病有阴阳之异，故用药亦分气血之殊，而其辅正逐邪，和解表里，则两方如一方也。旧谓此为治热深发厥之药，非是。夫果热深发厥，则属厥应下之之例矣，岂此药所能治哉。

四逆散方

柴胡 枳实破，水渍，炙干 芍药 甘草炙

上四味，各十分，捣筛。白饮和服方寸匕，日三服。

咳者，加五味子、干姜各五分。并主下利。

成氏曰：肺寒气逆则咳[①]。五味子之酸收逆气，干姜之辛散肺寒。并主下利者，肺与大肠为表里，上咳下利，治则颇同。

悸者，加桂枝五分。

悸者寒多，心脉不通则心下鼓也。桂枝辛温，入心通阳气。

小便不利者，加茯苓五分。

小便不利，水聚于下也。茯苓甘淡，利窍渗水。

腹中痛者，加附子一枚炮令拆。

腹中痛，寒胜于里也。附子辛温，散寒止痛。

泄利下重者，先以水五升，煮薤白三升，煮取三升，去滓，以散三方寸匕内汤中，煮取一升半，分温再服。

泄利下重，寒滞于下也。薤白辛温，散寒通阳气。

少阴病，下利六七日，咳而呕渴，心烦不得眠者，猪苓汤主之。

少阴中寒，下利至六七日，寒变为热，而气复上行为咳，为呕，为渴，为心烦不得眠，所谓下行极而上也。夫邪气自下而上者，仍须从下引而出之，猪苓、茯苓、泽泻、滑石，并甘淡下行之药，足胜导水泄热之用。然以阴病而属邪热，设非得阿胶之咸寒入阴，何以驭诸阳药而泄阴中之热，导浮上之气哉。

少阴病，下利咽痛，胸满心烦者，猪肤汤主之。

少阴之脉，从肾上贯肝膈，入肺中，循喉咙，其支别者，从肺出络心，注胸中。阳邪传入少阴，下为泄利，上为咽痛，胸满心烦，热气充斥脉中，不特泄伤本脏之气，亦且消烁心肺之阴矣。猪，水畜，而肤甘寒，其气味先入少阴，益阴除客热，止咽痛，故以为君；加白蜜之甘以缓急，润以除燥而烦满愈；白粉[②]之甘能补中，温能养脏而泄利止矣。

猪肤汤方

猪肤一斤

以水一斗，煮取五升，去滓，加白蜜一升，白粉五合，熬香，和相得，温分六服。

少阴病，咽中伤，生疮，不能语言，声不出者，苦酒汤主之。

---

① 肺寒气逆则咳：见成无己《注解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法第七》，原文为："咳者，气逆也……肺寒则咳。"

② 白粉：即白米粉。黄竹斋《伤寒论集注·辨少阴病脉证并治》引王好古云："仲景猪肤汤用白粉，即白米粉也。"方有执《伤寒论条辨·辨少阴病脉证并治第七》云："白粉益土以胜水，土王水制，利可止也。"

少阴热气，随经上冲，咽伤生疮，不能语言，音声不出，东垣所谓"少阴邪入于里，上接于心，与火俱化而克金也[①]。"故与半夏之辛，以散结热、止咽痛；鸡子白甘寒入肺，清热气、通声音；苦酒苦酸，消疮肿、散邪毒也。

苦酒汤方

半夏十四枚，洗，破如枣核大 鸡子一枚，去黄

内上苦酒著鸡子壳中，内半夏著苦酒中，以鸡子壳置刀环中，安火上，令三沸，去滓，少少含咽之。不瘥，更作三剂服之。

少阴病，二三日，咽痛者，可与甘草汤；不差者，与桔梗汤。

此亦热传少阴而上为咽痛之法。甘草汤甘以缓急，寒以除热也。其甚而不瘥者，则必以辛发之，而以甘缓之。甘草、桔梗，甘辛合用，而甘胜于辛，治阴虚客热，其法轻重当如是耳。

甘草汤方

甘草二两

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去滓，温服七合，日二服。

桔梗汤方

桔梗一两 甘草二两

上二味，以水二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温再服。

少阴病，咽中痛，半夏散及汤主之。

少阴咽痛，甘不能缓者，必以辛散之；寒不能除者，必以温发之。盖少阴客邪，郁聚咽嗌之间，既不得出，复不得入。设以寒治，则聚益甚，投以辛温，则郁反通，《内经》"微者逆之，甚者从之"之意也。半夏散及汤，甘辛合用，而辛胜于甘，其气又温，不特能解客寒之气，亦能劫散咽喉怫郁之热也。

半夏散及汤方

半夏洗 桂枝去皮 甘草炙，各等分

上三味，各别捣筛已，合治之。白饮和服方寸匕，日三服。若不能散服者，以水一升，煎七沸，内散两方寸匕，更煎三沸，下火令小冷，少少咽之。

少阴下法三条

少阴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干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此少阴热并阳明之证。二三日，为病未久，而便口燥咽干，热气盛而阴气少矣。盖阳明，土；少阴，水。热并阳明，则土实而水虚，不特热气伤阴，即土气亦伤水也，故宜急下，以泻土而全水。不然，热盛伤阴，土实亦伤阴，其干槁可立而待。然非心下痛，腹胀不大便，如下二条所云，亦未可以大承气轻试也。

少阴病，自利清水，色纯青，心下必痛，口干燥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此亦少阴热并阳明，而气复下注之证。然虽下注而邪实不去，但水液从旁下转，为自利清水而已，故心下痛而口干燥也。色纯青者，土受水邪，玄黄合色[②]而色转纯青也。以大承气急下，则胃实去而肾病亦已矣。

少阴病，六七日，腹胀不大便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腹胀不大便，土实之征也。土实则水干，故非急下不可。夫阳明居中，土也，万物所归，故无论三阳三阴，其邪皆得还入胃，而成可下之证。然太阴传阳明，脏邪还腑，为欲愈也；厥阴传阳明者，木邪归土，不能复木也；惟少阴则肾邪入胃，而胃实复将消肾，故虽并用下法，而少阴之法视太阴、厥阴为加峻矣。

少阴温法十五条

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脉沉者，麻黄附子细辛汤主之。

此寒中少阴之经，而复外连太阳之证。以少阴与太阳为表里，其气相通故也。少阴始得，本无热，而外连太阳则反发热。阳病脉当浮而仍紧，少阴则脉不浮而沉。故与附子、细辛专温少阴之经，麻黄兼发太阳之表，乃少阴经温经散寒、表里兼治之法也。

麻黄附子细辛汤方

麻黄二两，去节 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 细辛二两

---

① 少阴邪入于里……克金也：见王好古《此事难知》卷上。

② 玄黄合色：玄，黑色。尤在泾认为脾色黄属土，肾色黑主水，土受水邪，黑黄二色相合即为纯青色。

上三味[①]，以水一斗，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按：阳证有在经不在腑者，阴病亦有在经不在脏者。太阳篇云："脉浮者，桂枝汤。"少阴篇："始得之，反发热脉沉者，麻黄附子细辛汤。""及得之二三日，麻黄附子甘草汤。"厥阴篇："厥阴中风，脉微浮为欲愈。"此皆阴病之在经，而未入于脏者。

少阴病，得之二三日，麻黄附子甘草汤微发汗，以二三日无里证，故微发汗也。

少阴中寒二三日，为脉沉恶寒无热之时，故可与麻黄附子甘草汤，以取微汗而散寒邪。无里证者，无吐利、心烦、不得卧等证也。以二三日病未入脏，而寒亦未变热，故得用温经散邪之法，如麻黄附子细辛之例。然去细辛之辛，而加甘草之甘，于法为较和矣。所以然者，寒邪不可不发，而阴病又不可过发耳。

麻黄附子甘草汤方

麻黄二两，去节 附子一枚，炮，去皮 甘草二两，炙

上三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黄一二沸，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少阴病，得之一二日，口中和，其背恶寒者，当灸之，附子汤主之。

口中和者，不燥不渴，为里无热也。背恶寒者，背为阳，而阴乘之，不能通于外也。阳不通，故当灸之以通阳痹；阳不足，故主附子汤以补阳虚。非如麻黄附子细辛之属，徒以温散为事矣。此阳虚受寒，而虚甚于寒者之治法也。

按：《元和纪用经》[②]云："少阴中寒而背恶寒者，口中则和；阳明受热而背恶寒者，则口燥而心烦。"一为阴寒下乘，阳气受伤；一为阳热入里，津液不足。是以背恶寒虽同，而口中和与燥则异，此辨证之要也。

附子汤方

附子二枚，炮，去皮，破八片 茯苓 芍药各三两 人参二两 白术四两

上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气虚者，补之必以甘；气寒者，温之必以辛。甘辛合用，足以助正气而散阴邪，人参、白术、茯苓、附子是也。而病属阴经，故又须芍药以和阴气，且引附子入阴散寒，所谓乡导[③]之兵也。

少阴病，身体痛，手足寒，骨节痛，脉沉者，附子汤主之。

身体痛，骨节痛，寒在阴也。手足寒，脉沉，病属阴也。若脉浮而手足热，则为太阳伤寒，可与汗解者矣。此为少阴血气不足而寒邪侵之之证，故亦宜附子汤复阳散阴、益精气也。

少阴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此为有水气，其人或咳，或小便利，或下利，或呕者，真武汤主之。

少阴中寒，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邪气递深而脏受其病矣。脏寒故腹痛，寒胜而阳不行，故小便不利，于是水寒相搏，浸淫内外，为四肢沉重疼痛，为自下利，皆水气乘寒气而动之故也。其人或咳，或小便利，或下利，或呕者，水寒之气，或聚或散或上[④]。

三服。

后加减法

若咳者，加五味子半斤，细辛、干姜各一两。

咳者，水寒射肺，气逆而不下也。成氏曰[⑤]："五味子之酸，以收逆气；细辛、干姜之辛，以散水寒。"

若小便利者，去茯苓。

小便利者，水已下趋，不必更利其水。故去茯苓。

---

① 三味：原作"二味"，据冯本、文政本改。

② 《元和纪用经》：元·脱脱等《宋史·艺文六》载："叶长文《启玄子元和纪用经》一卷"，明·王肯堂《证治准绳》中曾引其说。传世的《元和纪用经》一卷题为"王冰撰"，其书以《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的理论为本，并用唐时药品相配合，书后有八十一效方。

③ 乡导：即向导。乡，通"向"。

④ 或聚或散或上：冯本"上"字下尚有"或下，随其变动为病也。真武汤用白术、茯苓以行水气，附子、生姜以散寒气；芍药味可入阳，性能摄水，与苓、术、姜、附同用，能引四药并归水寒之处而或散或下耳。"一段文字，并有真武汤方。

⑤ 成氏曰：此引见成无己《注解伤寒论·辨少阴病脉证并治法第十一》。

若下利者，去芍药，加干姜二两。

下利者，寒盛于内也。故去芍药加干姜，避寒而就温也。

若呕者，去附子加生姜，足前成半斤。

呕者，气逆于上也。故去附子，加生姜，二物辛热则同，而生姜善降逆，附子能行而不能下则不同也。

少阴病，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手足厥逆，脉微欲绝，身反不恶寒，其人面赤色，或腹痛，或干呕，或咽痛，或利止脉不出者，通脉四逆汤主之。

此寒中少阴，阴盛格阳之证。下利清谷，手足厥逆，脉微欲绝者，阴盛于内也；身热不恶寒，面赤色[①]，格阳于外也。为真阳之气，被阴寒所迫，不安其处，而游散于外，故显诸热象，实非热也。通脉四逆，即四逆加干姜一倍，为阴内阳外，脉绝不通，故增辛热以逐寒邪，寒去则阳复反而脉复出耳，故曰其脉即出者愈。

通脉四逆汤方

甘草二两，炙 附子大者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 干姜三两，强人可四两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温再服，其脉即出者愈。

加减法[②]

面色赤者，加葱九茎。

面色赤，阳格于上也。葱中空，味辛，能通阳气。

腹中痛者，去葱，加芍药二两。

腹中痛，阴滞于里也。芍药味酸，能利阴气、止腹痛，故加之；葱通阳而不利阴，故去之。

呕者，加生姜二两。

呕者，阴气上逆也。生姜之辛，可散阴而降逆。

咽痛者，去芍药，加桔梗一两。

咽痛者，阳气上结也，桔梗之辛，可开阳结。去芍药者，恶其收也。

利止脉不出者，去桔梗，加人参二两。

利止脉不出，亡血也。故不利桔梗之散，而利人参之甘而能补也。

少阴病，饮食入口则吐，心中温温欲吐，复不能吐。始得之，手足寒，脉弦迟者，此胸中实，不可下也，当吐之。若膈上有寒饮，干呕者，不可吐也，急温之，宜四逆汤。

肾者，胃之关也。关门受邪，上逆于胃，则饮食入口即吐，或心中温温欲吐，而复不能吐也。夫下气上逆而为吐者，原有可下之例，如本论之"哕而腹满，视其前后，知何部不利者而利之[③]"，《金匮》之"食已即吐者，大黄甘草汤主之[④]"是也。若始得之，手足寒，脉弦迟者，胸中邪实而阳气不布也，则其病不在下而在上，其治法不可下而可吐，所谓"因其高者而越之"也。若膈上有寒饮而致干呕者，则复不可吐而可温，所谓"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也。故实可下，而胸中实则不可下；饮可吐，而寒饮则不可吐。仲景立法，明辨详审如此。

少阴病，脉沉者，急温之，宜四逆汤。

此不详何证，而但凭脉以论治，曰："少阴病脉沉者，急温之，宜四逆汤。"然苟无厥逆、恶寒、下利、不渴等证，未可急与温法。愚谓学者当从全书会通，不可拘于一文一字之间者，此又其一也。

少阴病，下利，脉微涩，呕而汗出，必数更衣，反少者，当温其上，灸之。

少阴病，下利脉微涩，阴伤于下也。呕而汗出，阳虚于上也。阴阳并伤，法必上下并温矣。若更衣虽数，而所下无多，尤为阴亡之验，是但当温其上而不可温其下，即温上之法，亦不可以药伤其阴，而但宜灸以引其阳也。灸法未详。

少阴病，吐利，手足厥冷，烦躁欲死者，吴茱萸汤主之。

此寒中少阴而复上攻阳明之证。吐利厥冷，烦躁欲死者，阴邪盛极而阳气不胜也。故以吴茱萸温里散寒为主；而既吐且利，中气必伤，故以人参、大枣，益虚安中为辅也。然后条云："少阴

---

① 色赤：原作"赤色"，误倒，据冯本及《伤寒论·辨少阴病脉证并治第十一》的同条原文乙转。

② 加减法：底本原无此三字，据文政本补。

③ 哕而腹满……而利之：见《伤寒论·辨厥阴病脉证并治第十二》。

④ 食已即吐者，大黄甘草汤主之：见《金匮要略·呕吐哕下利病脉证治第十七》。

病，吐利烦躁，四逆者死。”此复以吴茱萸汤主之者，彼为阴极而阳欲绝，此为阴盛而阳来争也。病证则同，而辨之于争与绝之间，盖亦微矣。或云：先厥冷而后烦躁者，阳欲复而来争也；先烦躁而四逆者，阳不胜而欲绝也。亦通。郭白云云[①]：“四逆而烦躁者，不问其余证，先宜服吴茱萸汤；四逆而不烦躁者，先宜服四逆汤；四逆下利，脉不出者，先宜服通脉四逆汤。此三者，治少阴之大法也。”

少阴病，下利，白通汤主之。

少阴病，下利脉微者，与白通汤；利不止，厥逆无脉，干呕烦者，白通加猪胆汁汤主之。服汤脉暴出者，死；微续者，生。

少阴病，下利脉微者，寒邪直中，阳气暴虚，既不能固其内，复不能通于脉。故宜姜、附之辛而温者，破阴固里；葱白之辛而通者，入脉引阳也。若服汤已，下利不止，而反厥逆无脉，干呕烦者，非药之不中病也，阴寒太甚，上为格拒，王太仆所谓“甚大寒热，必能与违性者争雄、异气者相格也。[②]”故即于白通汤中加人尿之咸寒、猪胆汁之苦寒，反其佐以同其气，使不相格而适相成，《内经》所谓“寒热温凉，反从其病”是也。脉暴出者，无根之阳，发露不遗，故死；脉微续者，被抑之阳，来复有渐，故生。

白通汤方

葱白四茎 干姜一两 生附子一枚，去皮，破八片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温再服。

白通加猪胆汁汤方

葱白四茎 干姜一两 猪胆汁一合 人尿五合 附子[③] 去皮，破八片

以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内人尿、猪胆汁，和令相得，分温再服。若无胆，亦可用。

少阴病，下利，便脓血者，桃花汤主之。

少阴病，二三日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便脓血者，桃花汤主之。

少阴病，下利，便脓血者，可刺。

少阴病，下利，便脓血者，脏病在阴，而寒复伤血也。血伤故腹痛，阴病故小便不利，与阳经挟热下利不同。故以赤石脂理血固脱，干姜温里散寒，粳米安中益气。用刺法者，以邪陷血中，刺之以行血散邪耳。刺法未详。

桃花汤方

赤石一斤，一半全用，一半筛末 干姜一两 粳米一升

上三味，以水七升，煮米令熟，去滓，温服七合，内赤石脂末方寸匕，日三服。若一服愈，余勿服。

少阴生死法十二条

少阴中风，脉阳微阴浮者，为欲愈。

少阴中风者，少阴之经自中风邪，不从阴经传入者也。脉阳微者，邪气微；阴浮者，邪气浅而里气和，故为欲愈，亦阴病得阳脉则生也。

少阴病欲解时，从子至寅上[④]。

少阴，水脏也。少阴之病，阴邪也。水王于子，而阳长于寅，少阴病欲解，从子至寅上者，阴气待子则王，而阴邪得阳则解也。

少阴病脉紧，至七八日，自下利，脉暴微，手足反温，脉紧反去者，为欲解也，虽烦，下利必自止。

寒伤少阴之经，手足厥冷而脉紧，至七八日，邪气自经入脏，自下利而脉微，其病为较深矣。乃手足反温，脉紧反去者，阳气内充，而阴邪不能自容也，故为欲解。虽烦下利，必自止者，邪气转从下出，与太阴之秽腐[⑤] 当去而下利者同意。设邪气尽，则烦与利亦必自止耳。

少阴病，下利，若利自止，恶寒而蜷卧，手足温者，可治。

少阴病，恶寒而蜷，时自烦，欲去衣被者，可治。

少阴病，吐利，手足不逆冷，反发热者，不

---

① 郭白云云：此引见郭雍《仲景伤寒补亡论》少阴经证治四十七条。

② 甚大寒热……相格也：见《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篇第七十四》王冰注。

③ 附子：冯本此下有“生用”二字，意长。

④ 从子至寅上：即子丑寅三个时辰。相当于夜晚23时至次日凌晨5时之间。

⑤ 太阴之腐秽：这里指胃肠中宿积的腐败物。

死。脉不至者，灸少阳七壮。

寒中少阴，或下利，或恶寒而蹉卧，或吐利交作而脉不至，阴邪盛而阳气衰之候也。若利自止，手足温，或自烦欲去衣被，或反发热，则阳气已复，而阴邪将退，故皆得不死而可治。脉不至者，吐利交作，元气暴虚，脉乍不至也。灸少阴以引阳气，脉必自至。总之，传经之病，以阴气之存亡为生死；直中之病，以阳气之消长为生死也。

少阴病，恶寒身蹉而利，手足逆冷者，不治。

少阴病，四逆恶寒而身蹉，脉不至，不烦而躁者，死。

恶寒身蹉而利，手足逆冷，阴气太盛，阳气不振，与前利止手足温等证正相反。盖手足时温，自烦发热者，阳道长阴道消也；手足逆冷，不烦而躁者，阴气长阳气消也。且四逆而脉不至，与手足温而脉不至者不同。彼则阳气乍厥，引之即出；此则阳气已绝，招之不返也。而烦与躁又不同：烦者，热而烦也；躁者，乱而不必热也。烦而躁者，阳怒而与阴争，期在必胜，则生；不烦而躁者，阳不能战，复不能安而欲散去，则死也。

少阴病，吐利烦躁，四逆者，死。

寒中少阴，吐利交作，阴邪已太盛矣。然或自烦发热，或手足不逆冷，则阳气犹在，阴邪虽盛，犹或可治。所谓"吐利，手足不逆冷，反发热者，不死也[①]。"若更烦躁四逆，则阳气有散亡之象，阴邪无退舍之期，虽欲不死，乌可得耶？

少阴病，下利止而头眩，时时自冒者，死。

下利止，非利自愈也，脏阴尽也。眩，目黑而转也；冒，昏冒也。阴气既尽，孤阳无附，而浮乱于上，故头眩时时自冒也。而阴气难以卒复，孤阳且易上散，虽有良药，亦无及矣。是以少阴病阳复利止则生，阴尽利止则死也。

少阴病，六七日，息高者，死。

息高，气高而喘也。少阴为真气之源、呼吸之根，六七日病不愈而息高者，邪气不去体，而真气已离根也，故死。

少阴病，脉微细沉，但欲卧，汗出不烦，自欲吐，至五六日自利，复烦躁，不得卧寐者，死。

脉微细沉，但欲卧，邪传少阴之本证，如本篇第一条所云也。汗出不烦者，气外泄而邪不与俱泄也。自欲吐，继后自利者，邪上下行，而气不能驱而出之也。至烦躁不得卧寐，则阴阳尽虚，邪气独盛，正不胜邪，躁扰不宁，顷之离散而死矣，所谓"病胜脏者死"是也。

少阴病禁四条

少阴病，脉细沉数，病为在里，不可发汗。

少阴与太阳为表里，而少阴亦自有表里，经病为在表，脏病为在里也。浮沉而身发热，为病在表；脉细沉数，身不发热，为病在里。病在表者可发汗，如麻黄附子细辛汤之例是也。病在里而汗之，是竭其阴而动其血也，故曰不可发汗。

少阴病，脉微，不可发汗，亡阳故也。阳已虚，尺脉弱涩者，复不可下之。

少阴虽为阴脏，而元阳寓焉，故其病有亡阳亡阴之异，脉微者为亡阳，脉弱涩者为亡阴。发汗则伤阳，故脉微者不可发汗；下则伤阴，故阳已虚而尺脉弱涩者，非特不可发汗，亦复不可下之也。

少阴病，但厥无汗而强发之，必动其血，未知从何道出，或从口鼻，或从目出，是名下厥上竭，为难治。

少阴中寒，但厥无汗，邪方内淫而气不外达[②]，非可得汗愈者，而发之则汗必不出，而血反自动，或口鼻，或目，随其所攻之道而外出也。盖发汗之药，其气上行，而性多剽悍，不得于气，则去而之血，必尽其性而后止耳。然既脏虚邪入，以致下厥而复迫血妄动，以致上竭，上下交征，而血气之存者无几矣，尚何以御邪而却疾耶？故曰难治。

少阴病，咳而下利谵语者，被火气劫故也。小便必难，以强责少阴汗也。

少阴之邪，上逆而咳，下注而利矣。而又复谵语，此非少阴本病，乃被火气劫夺津液所致。火劫即温针灼艾之属，少阴不当发汗，而强以火劫之，不特竭其肾阴，亦并耗其胃液，胃干则谵语，肾燥则小便难也。

---

① 吐利……不死也：见《伤寒论·辨少阴病脉证并治第十一》。

② 达：原作"违"，形误，据冯本、惠济本改。

伤寒贯珠集卷之八

厥阴篇

辨列厥阴条例大意

厥阴为阴之尽，为脏之极，阴极而尽，则必复反而之阳。故厥阴之生死，在厥热之进退也。本篇于厥阴脉证之下，先辨厥热进退，所以明生死之机。次论生死微甚，所以明阴阳之故也。而厥阴有热，虑其伤阴，必以法清之；厥阴有寒，虑其伤阳，必以法温之。一如少阴之例也。盖厥阴、少阴，同为阴脏而俱属阳火，故于二者群分类聚，欲学者明辨而深思之耳。其次为厥阴汗下诸禁，盖欲蒙其利，不可不知其害也。其次为厥阴简误，以厥阴篇中，杂入太阴、少阴、太阳之文，传误已久，习焉不察，特检出之。其次为差后劳复等法，则去疾者莫若尽之意也。凡六十二条，为一卷。

厥阴诸法

厥阴病脉证五条

厥阴之为病，消渴，气上冲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蛔，下之利不止。

伤寒之病，邪愈深者，其热愈甚。厥阴为阴之尽，而风木之气，又足以生阳火而铄阴津[①]，津虚火实，脏燥无液，求救于水，则为消渴。消渴者，水入不足以制热，而反为热所消也；气上冲心，心中疼热者，火生于木，肝气通心也；饥而不欲食者，木喜攻土，胃虚求食，而邪热复不能消谷也；食入即吐蛔者，蛔无食而动，闻食臭而出也。下之利不止者，胃家重伤而邪热下注也。此厥阴在脏之的证，病从阳经传入者也。

伤寒四五日，腹中痛，若转气，下趋少腹者，此欲自利也。

伤寒四五日，正邪气传里之时。若腹中痛而满者，热聚而实，将成可下之证。兹腹中痛而不满，但时时转气，下趋少腹者，热不得聚而从下注，将成下利之候也。而下利有阴阳之分，先发热而后下利者，传经之热邪内陷，此为热利，必有内烦脉数等证；不发热而下利者，直中之阴邪下注，此为寒利，必有厥冷脉微等证。要在审问明白也。

下利，寸脉反浮数，尺中自涩者，必圊脓血。

此阳邪入里而作下利之证。寸浮数者，阳邪强也；尺中涩者，阴气弱也。以强阳而加弱阴，必圊脓血。

下利脉沉而迟，其人面少赤，身有微热，下利清谷者，必郁冒汗出而解，病人必微厥。所以然者，其面戴阳，下虚故也。

下利清谷，脉沉而迟，阴在里在下也；面少赤，身有微热，阳在上在外也。夫阴内阳外而为病者，必得阳入阴出而后解。而面虽赤而未甚，身虽热而亦微，则其阳之发露者，仅十之三，而潜藏者，尚十之七也。藏而能动，必当与阴相争，争而未胜则郁冒，争而既胜则汗出，汗出而内伏之阴从外出，外出之阳从内入，而病乃解矣。然此证下虚无气，中土不守，惟藉君主之灵，以收散亡之气而驱沉伏之阴。郁冒汗出，则心君震怒之候也。譬之澶渊之役[②]，苟非真宗锐意亲征，则契丹大举之寇必不能却，然而安危反掌，中外震惊，病人所以必微厥也。设非下虚之故，何至危殆若是？然或真阳毕露，则必不能与邪争，不争亦必无幸矣[③]。

病者手足厥冷，不结胸，少腹满，按之痛者，

---

① 阴津：原作"阳津"，据冯本改。

② 澶渊之役：澶(chán 缠)渊，古代地名，亦称澶州，在今河南省濮阳县西南。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辽·萧太后与圣宗亲率大军南侵宋境，宋真宗赵恒亲征澶渊郡督战。宋军虽获胜，但终因真宗畏敌约和，战争终以宋向辽方输纳银绢而告终。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澶渊之役。

③ 然或真阳毕露……不争亦必无幸矣：此处陆懋修批语云："此三句亦晦而不达。"

此冷结在膀胱关元也。

手足厥冷，原有阴阳虚实之别。若其人结胸，则邪结于上而阳不得通，如后所云"病人手足厥冷，脉乍紧，邪结在胸中，当须吐之以通其阳①"者也。若不结胸，但少腹满，按之痛者，则是阴冷内结，元阳不振，病在膀胱关元之间，必以甘辛温药，如四逆、白通之属，以救阳气而驱阴邪也。

厥阴进退之机九条②

伤寒一二日至四五日而厥者，必发热。前热者后必厥，厥深者热亦深，厥微者热亦微。厥应下之③，而反发汗者，必口伤烂赤。

伤寒一二日至四五日，正阴阳邪正交争互胜之时，或阴受病而厥者，势必转而为热，阴胜而阳争之也。或阳受病而热者，甚则亦变而为厥，阳胜而阴被格也。夫阳胜而阴格者，其厥非真寒也，阳陷于中，而阴见于外也。是以热深者厥亦深，热微者厥亦微，随热之浅深而为厥之微甚也。夫病在阳者宜汗，病在里者宜下。厥者热深在里，法当下之，而反发汗，则必口伤烂赤。盖以蕴隆之热，而被升浮之气，不从下出而从上逆故耳。

伤寒病，厥五日，热亦五日，设六日当复厥，不厥者自愈。厥终不过五日，以热五日，故知自愈。

伤寒厥五日，热亦五日者，阴胜而阳复之也。至六日，阴当复胜而厥，设不厥，则阴退而邪解矣，故自愈。夫厥与热，阴阳消长之兆也。兹初病至终，其厥不过五日，而厥已而热，亦得五日，是其复之之数，当其胜之之数，所谓有阳则复，无太过亦无不及，故知其病自愈也。

伤寒发热四日，厥反三日，复热四日，厥少热多，其病当愈。四日至七日热不除者，其后必便脓血。

伤寒厥四日，热反三日，厥复五日，其病为进，寒多热少，阳气退，故为进也。

热已而厥者，邪气自表而之里也。乃厥未已，而热之日又多于厥之日，则邪复转而之表矣，故病当愈，其热则除。乃四日至七日而不除者，其热必侵及营中而便脓血，所谓热气有余，必发痈脓也。厥已而热者，阳气复而阴邪退也。乃热未已而复厥，而厥又多于热之日，则其病为进。所以然者，寒多热少，阳气不振，则阴邪复胜也。要之热已而厥者，传经之证，虑其阳邪递深也。厥已而热者，直中之证，虑其阳气不振也。故传经之厥热，以邪气之出入言；直中之厥热，以阴阳之胜复言。病证则同，而其故有不同如此，学者能辨乎此，则庶几矣。

伤寒先厥后发热而利者，必自止，见厥复利。

伤寒先厥者，阴先受邪也；后热者，邪从阴而出阳也。阴受邪而利，及邪出而之阳，故利必自止。设复厥，则邪还入而之阴，故必复利。盖邪气在阳则生热，在阴则为厥与利，自然之道也。

伤寒始发热六日，厥反九日而利。凡厥利者，当不能食，今反能食者，恐为除中。食以索饼④，不发热者⑤，知胃气尚在，必愈。恐暴热来出而复去也。后三日脉之，其热续在者，期至旦日夜半⑥愈。所以然者，本发热六日，厥反九日，复发热三日，并前六日，亦为九日，与厥相应，故期至旦日夜半愈。后三日脉之而脉数，其热不罢者，此为热气有余，必发痈脓也。

伤寒始发热六日，厥反九日而又下利者，邪气从阳之阴而盛于阴也。阴盛则当不能食，而反能食者，恐为除中。中者，胃中之阳气也。除，去而尽之也。言胃气为邪气所迫，尽情发露，不留余蕴也。不发热，"不"字当作"若"，谓试以索饼

---

① 病人手足厥冷……以通其阳：见《伤寒论·辨厥阴病脉证并治第十二》。

② 九条：原作"七条"，据冯本、文政本、惠济本及正文实有条目数改。

③ 厥应下之：本条所指的厥，是由于阳热郁于里，不达四末所致，故治当用泻下之法清泻郁热。

④ 食以索饼：食，通"饲"，给人吃。索饼，即面条。

⑤ 不发热者：尤在泾认为"不"当作"若"，言厥热下利的病人进食索饼后，如果发热，说明胃气尚在，必愈。又下句云三天后诊脉，其热续在，说明前已有热，故本句作"若发热者"似更妥贴。

⑥ 旦日夜半：第二天夜半。夜半，古时段名，指子时，相当于夜晚23时到次日凌晨1时之间。

食之，若果胃气无余，必不能蒸郁成热，今反热者，知胃气尚在，非除中之谓矣。而又恐暴热暂来而复去，仍是胃阳发露之凶征也。后三日脉之，而其热仍在，则其能食者，乃为胃阳复振无疑。故期至旦日夜半，其病当愈。所以然者，本发热六日，厥反九日，热少厥多，其病当进，兹复发热三日，并前六日，亦为九日，适与厥日相应，故知其旦日夜半，其病当愈。旦日，犹明日也。然厥与热者，阴阳胜负之机，不可偏也，偏于厥则阴胜而碍阳矣，偏于热则阳胜而碍阴矣。后三日脉之，而脉反加数，热复不止，则阳气偏胜，必致伤及营血而发为痈脓也。

伤寒先厥后发热，下利必自止，而反汗出，咽中痛者，其喉为痹。发热无汗，而利必自止，若不止，必便脓血。便脓血者，其喉不痹。

伤寒之邪见于阳者，不必见于阴；见于下者，不必见于上。厥已而热，下利自止者，阴邪转而之阳也。设得汗出，其邪必解，而咽中痛者，未尽之热，厥而上行也，故其喉为痹。发热无汗者，邪气郁而在阳也。虽下利，法当自止，而反不止者，以无汗出，热仍从里行也，故必便脓血。便脓血者，其喉不痹，邪在下者，则不复在上也。

伤寒热少厥微，指头寒，默默不欲食，烦躁数日，小便利色白者，此热除也。欲得食，其病为愈；若厥而呕，胸胁烦满者，其后必便血。

热少厥微，指头寒，邪气自微也。默默不欲食，烦躁，邪欲传里也。里受邪而热，则其小便必不利，虽利其色必不白。至数日，小便利色白，知其热已除也。本默默不欲食，忽欲得食，知其胃已和也。热除胃和，其病则愈。而厥阴之脉，挟胃上膈布胁肋，若其邪不解，淫溢厥阴之位，则为厥而呕，为胸胁烦满也。凡病上行极者，必下行主血，而病为热，血为热迫，注泄于下，则其后必便血也。

凡厥者，阴阳气不相顺接，便为厥。厥者，手足逆冷是也。

按：经脉足之三阴三阳，相接于足十指；手之三阴三阳，相接于手十指。故阴之与阳，常相顺接者也。若阳邪内入，阴不能与之相接，而反出于外，则厥；阴邪外盛，阳不能与之相接，而反伏于中，亦厥。是二者，虽有阴阳之分，其为手足逆冷一也。

厥阴生死微甚之辨十五条

厥阴中风，脉微浮为欲愈，不浮为未愈。

此厥阴经自受风邪之证。脉微[①]为邪气少，浮为病在经，经病而邪少，故为欲愈。或始先脉不微浮，继乃转而为浮者，为自阴之阳之候，亦为欲愈，所谓阴病得脉者生是也。然必兼有发热微汗等候，仲景不言者，以脉该证也。若不浮则邪著阴中，漫无出路，其愈正未可期，故曰不浮为未愈。

伤寒下利，日十余行，脉反实者，死。

伤寒下利，至日十余行，邪既未尽，而正已大惫矣。其脉当微或弱，而反实者，是邪气有余，所谓病胜脏也，故死。

下利脉沉弦者，下重也。脉大者，为未止；脉微弱数者，为欲自止，虽发热，不死。

沉为里为下，弦为阴，下利脉沉弦者，阴邪在里而盛于下，故下重也。脉大者，邪气盛。《经》曰"大则病进"，故为未止；脉微弱为邪气微，数为阳气复，阴寒下利，阳复而邪微，则为欲愈之候，虽复发热，亦是阳气内充所致，不得比于下利发热者死之例也。

下利有微热而渴，脉弱者令自愈。

下利脉数，有微热，汗出，令自愈。设复紧，为未解。

此二条亦为阴邪下注者设。微热而渴，与脉数有微热汗出，并阳气内充之象；而脉弱又阴气衰退之征，故令自愈。夫脉弱者，脉紧去而转弱也。设复紧，则阴邪仍盛，其病岂能遽已耶？

下利脉数而渴者，令自愈。设不差，必圊脓血，以有热故也。

此亦阴邪下利而阳气已复之证。脉数而渴，与下利有微热而渴同意。然脉不弱而数，则阳之复者已过，阴寒虽解，热气旋增，将更伤阴而圊脓血也。

发热而厥七日，下利者，为难治。

发热而厥者，身发热而手足厥，病属阳而里

① 微：原作"浮"，据冯本、惠济本改。

适虚也。至七日，正渐复而邪欲退，则当厥先已而热后除。乃厥热如故，而反加下利，是正不复而里益虚矣。夫病非阴寒，则不可以辛甘温其里；而内虚不足，复不可以苦寒坚其下。此其所以为难治也。

伤寒发热，下利厥逆，躁不得卧者，死。

伤寒发热，下利厥逆者，邪气从外之内而盛于内也。至躁不得卧，则阳气有立亡之象，故死。此传经之邪，阴气先竭而阳气后绝者也。

伤寒发热，下利至甚，厥不止者，死。

发热、下利、厥逆，证与上同。而下利至甚，则阴欲亡；厥逆不止，则阳亦伤，虽不躁，犹死也。此亦传经之邪，阴先竭而后绝者也。

伤寒六七日，不利，便发热而利，其人汗出不止者，死，有阴无阳故也。

寒伤于阴，至六七日发热者，阳复而阴解，虽下利犹当自止，所谓伤寒先厥后发热而利者，必自止也。乃伤寒六七日，本不下利，而忽热与利俱见，此非阳复而热也，阴内盛而阳外亡也。若其人汗出不止，则不特不能内守，亦并无为外护矣。是谓有阴无阳，其死必矣。

下利，手足厥冷，无脉者，灸之不温。若脉不还，反微喘者，死。

阴寒下利而至厥冷无脉，阳气将竭而死矣。灸之所以通既绝之阳。乃厥不回，脉不还而反微喘，残阳上奔，大气下脱，故死。

下利后，脉绝，手足厥冷，晬时脉还，手足温者，生；脉不还者，死。

晬时，周时也。下利后脉绝，手足厥冷者，阴先竭而阳后绝也。是当俟其晬时，经气一周，其脉当还，其手足当温。若脉不还，其手足亦必不温而死矣。

伤寒六七日，脉微，手足厥冷，烦躁，灸厥阴[1]，厥不还者死。

伤寒六七日，阳气当复，阴邪当解之时。乃脉不浮而微，手足不烦而厥冷，是阴气反进，而阳气反退也。烦躁者，阳与阴争，而阳不能胜之也。灸厥阴，所以散阴邪而复阳气，阳复则厥自还。设不还，则阳有绝而死耳。是故传经之邪至厥阴者，阴气不绝则不死；直中之邪入厥阴者，阳气不复则不生也。

伤寒脉迟，六七日，而反与黄芩汤彻其热。脉迟为寒，今与黄芩汤，复除其热，腹中应冷，当不能食，今反能食，此名除中，必死。

脉数为热，脉迟为寒，诊家之大要也。热者清之，寒者温之，医家之大法也。乃伤寒脉迟，至六七日而不变，其为寒无疑矣。而反与黄芩汤，复除其热，是以寒益寒也，于是阳气消亡，阴寒独胜，法当腹中冷而不能食。今反能食者，非胃气盛也，胃中之阳，发露无余，譬之贫儿夸富，罄[2]诸所有而暴之于外，虽炫耀目前，然其尽可立而待也。故直断之曰：此名除中，必死。

厥阴病，欲解时，从寅至卯上[3]。

厥阴属风木之脏，寅卯为木王之时，脏气胜而邪气解，亦如三阳及太少二阴之例也。

厥阴清法五条

厥阴病，渴欲饮水者，少少与之愈。

厥阴之病本自消渴，虽得水，未必即愈。此云渴欲饮水，少少与之愈者，必厥阴热邪还返阳明之候也。热还阳明，津液暴竭，求救于水，少少与之，胃气则和，其病乃愈。若系厥阴，则热足以消水，而水岂能消其热哉。

下利欲饮水者，以有热故也，白头翁汤主之。

伤寒自利不渴者，为脏有寒，太阴自受寒邪也。下利欲水者，以里有热，传经之邪，厥阴受之也。白头翁汤除热坚下，中有秦皮，色青味苦，气凉性涩，能入厥阴，清热去湿而止利也。

白头翁汤方

白头翁二两 黄连 黄柏 秦皮各三两

上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去滓，温服一升，不愈，更服一升。

热利下重者，白头翁汤主之。

伤寒热邪入里，因而作利者，谓热利。下重即后重，热邪下注，虽利而不得出也。白头翁苦

---

① 灸厥阴：灸厥阴经的穴位，如张令韵认为遇本证可灸厥阴经的行间和章门两个穴位。

② 罄：原作"整"，据惠济本改。

③ 从寅至卯上：相当于现代计时法凌晨3时到7时之间。

辛除邪气，黄连、黄柏、秦皮，苦以坚之，寒以清之，涩以收之也。

下利后更烦，按之心下濡者，为虚烦也，宜栀子豉汤。

下利后更烦者，热邪不从下减而复上动也。按之心下濡，则中无阻滞可知，故曰虚烦。香豉、栀子，能彻热而除烦，得吐则热从上出而愈，"因其高而越之"之意也。

伤寒六七日，大下后，寸脉沉而迟，手足厥逆，下部脉[①]不至，咽喉不利，吐脓血，泄利不止者，为难治，麻黄升麻汤主之。

伤寒六七日，寒已变热而未实也。乃大下之，阴气遂虚，阳气乃陷。阳气陷，故寸脉沉而迟；阴气虚，故下部脉不至；阴阳并伤，不相顺接，则手足厥逆。而阳邪之内入者，方上淫而下溢，为咽喉不利，为吐脓血，为泄利不止，是阴阳上下并受其病，而虚实冷热，亦复混淆不清矣。是以欲治其阴，必伤其阳；欲补其虚，必碍其实。故曰此为难治。麻黄升麻汤合补泻寒热为剂，使相助而不相悖，庶几各行其事而并呈其效。方用麻黄、升麻，所以引阳气、发阳邪也；而得当归、知母、萎蕤、天冬之润，则肺气已滋，而不蒙其发越之害矣；桂枝、干姜，所以通脉止厥也；而得黄芩、石膏之寒，则中气已和，而不被其燥热之烈矣；其芍药、甘草、茯苓、白术，则不特止其泄利，抑以安中益气，以为通上下、和阴阳之用耳。

麻黄升麻汤方

麻黄二两半，去节 当归 升麻各一两一分 知母 黄芩 萎蕤各十八铢 石膏绵裹，碎 白术 干姜 白芍 天冬去心 桂枝 茯苓 甘草炙，各六铢

上十四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黄一二沸，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分温三服，相去如炊三斗米饭[②]顷，令尽，汗出愈。

厥阴温法十条[③]

伤寒，脉微而厥，至七八日，肤冷，其人躁无暂安时者，此为脏厥，非蛔厥也。蛔厥者，其人当吐蛔。今病者静而复时烦，此为脏寒，蛔上入膈，故烦，须臾复止。得食而呕，又烦者，蛔闻食臭出，其人当自吐蛔。蛔厥者，乌梅丸主之，又主久痢。

伤寒脉微而厥，寒邪中于阴也，至七八日，身不热而肤冷，则其寒邪未变可知。乃其人躁无暂安时者，此为脏厥发躁，阳气欲绝，非为蛔厥也。蛔厥者，蛔动而厥，其人亦躁，但蛔静则躁亦自止，蛔动时复自烦，非若脏寒之躁无有暂安时也。然蛔之所以时动而时静者，何也？蛔性喜温，脏寒则蛔不安而上膈；蛔喜得食，脏虚则蛔复上而求食，甚则呕吐，涎液从口中出。按：古云："蛔得甘则动，得苦则安。"又曰："蛔闻酸则静，得辛热则止。"故以乌梅之酸，连、柏之苦，姜、辛、归、附、椒、桂之辛，以安蛔温脏而止其厥逆；加人参者，以蛔动中虚，故以之安中而止吐，且以御冷热诸药之悍耳。

乌梅丸方

乌梅三百个 黄连一斤 干姜十两 细辛 附子炮 桂枝 人参 黄柏各六两 当归 蜀椒各四两

上十味，异捣筛，合治之。以苦酒渍乌梅一宿，去核，蒸之五升米下，饭熟捣成泥，和药令相得，内臼中，与蜜杵二千下，丸如桐子大。先食饮服十丸，日三服，稍加至二十丸。禁生冷、滑物、臭食等。

干呕，吐涎沫，头痛者，吴茱萸汤主之。

干呕，吐涎沫者，厥阴寒邪上攻阳明也。头痛者，厥阴之脉上出额，与督脉会于巅，寒气随经上入于头，故痛也。然头者，诸阳之会，以阴邪而得干之，其阳不振甚矣。故以吴茱萸辛热，入厥阴散寒邪为君；生姜辛温，和胃止呕吐为臣；人参、大枣甘温，助正气、养阳气为佐也。

手足厥寒，脉细欲绝者，当归四逆汤主之。若其人内有久寒者，宜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主之。

手足厥寒，脉微欲绝者，阳之虚也，宜四逆辈。脉细欲绝者，血虚不能温于四末，并不能荣于脉中也。夫脉为血之府，而阳为阴之先，故欲续其脉，必益其血，欲益其血，必温其经。方用当

---

① 下部脉：这里指尺脉而言。

② 三斗米饭：《伤寒论·辨厥阴病脉证并治第十二》麻黄升麻汤服法条，"米"下无"饭"字。

③ 十条：原作"九条"，据文本、惠济本及正文实有条目数改。

归、芍药之润以滋之，甘草、大枣之甘以养之，桂枝、细辛之温以行之，而尤藉通草之入经通脉，以续其绝而止其厥。若其人内有久寒者，必加吴茱萸、生姜之辛以散之，而尤藉清酒之濡经浃脉①，以散其久伏之寒也。

当归四逆汤方

当归三两 桂枝三两 芍药三两 细辛二两 通草二两 甘草二两，炙 大枣二十枚

上七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方

当归二两② 桂枝三两 白芍三两 细辛二两 甘草二两，炙 通草二两 大枣十二枚③ 吴茱萸二升 生姜半斤，切

上九味，以水六升，清酒六升，和煮取五升，去滓，温分五服。一方水、酒各四升。

大汗出，热不去，内拘急，四肢疼，又下利厥逆而恶寒者，四逆汤主之。

此过汗伤阳，病本热而变为寒之证。大汗出，热不去者，邪气不从汗解，而阳气反从汗亡也。阳气外亡，则寒冷内生，内冷则脉拘急而不舒也。四肢者，诸阳之本，阳虚不足，不能实气于四肢，则为之疼痛也。甚至下利厥逆而恶寒，则不特无以内守，亦并不为外护矣。故必以四逆汤救阳驱阴为主。余谓传经之热，久亦成阴者，此类是也。

大汗，若大下利而厥逆者，四逆汤主之。

此亦阳病误治而变阴寒之证。成氏所谓"大汗，若大下利，表里虽殊，其亡津液、损阳气一也④。"阳虚阴胜，则生厥逆。虽无里急下利等证，亦必以救阳驱阴为急。《易》曰"履霜坚冰至⑤"，阴盛之戒，不可不凛也。

伤寒脉促，手足厥逆者，可灸之。

脉阳盛则促，阴盛则结。手足厥逆而脉促者，非阳之虚，乃阳之郁而不通也，灸之所以引阳外出。若厥而脉微者，则必更以四逆汤温之，岂特灸之哉。

呕而脉弱，小便复利，身有微热，见厥者，难治，四逆汤主之。

脉弱便利而厥，为内虚且寒之候。则呕非火邪，乃是阴气之上逆；热非寒邪，乃是阳气之外越矣。故以四逆汤救阳驱阴为主。然阴方上冲而阳且外越，其离决之势，有未可即为顺接者，故曰难治。或曰呕与身热为邪实，厥利脉弱为正虚，虚实互见，故曰难治。四逆汤，舍其标而治其本也。亦通。

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汗出而厥者，通脉四逆汤主之。

挟热下利者，伤在太阴之阴；中寒清谷者，伤在少阴之阳。里寒外热，汗出而厥，为阴内盛而阳外越之象。故于四逆加干姜一倍，以温里而胜寒邪。曰通脉者，盖欲使阳气内行而厥与利俱止耳。

伤寒厥而心下悸者，宜先治水，当服茯苓甘草汤，却治其厥。不尔，水渍入胃⑥必作利也。

伤寒寒胜则厥，心下有水则悸。厥而心下悸者，寒中于阴而水聚于心下也。是宜以茯苓甘草汤先治其水，水去然后治厥。如伤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烦者，先服建中汤之意也。建中者，建立中气，恐其中虚而邪易入，邪入则烦不止矣；茯苓甘草汤甘淡利水益中气，恐其水渍入胃而作利，利作则厥不回矣。仲景治病，每以正气为虚如此。

伤寒本自寒下，医复吐下之，寒格更逆吐下⑦，若食入口即吐，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主之。

伤寒本自寒下，盖即太阴腹满自利之证，医

---

① 濡经浃脉：濡养滋润经脉。濡，润泽；浃，湿透，这里作滋润解。

② 二两：冯本、文政本并作"三两"。

③ 十二枚：文政本作"二十五枚，擘。"

④ 大汗……损阳气一也：见成无己《注解伤寒论·辨厥阴病脉证并治法第十二》。

⑤ 履霜坚冰至：语出自《周易·坤卦二》的爻辞。履霜即踏霜，是秋日之象；坚冰即结冰，为冬日之象。履霜坚冰至，说明霜降之后即会逐渐转冷结冰，尤在泾引《周易》此文，意在强调治厥逆当防微杜渐。

⑥ 水渍(zì字)入胃：水饮渗入胃肠。《玉篇·水部》："渍，浸也。"

⑦ 寒格更逆吐下：大意是说，中焦虚寒过甚，反而格热于上，致使吐下更为严重。

不知而复吐下之，里气遂虚，阴寒益甚。胃中之阳，被格而上逆；脾中之阴，被抑而下注，得不倍增吐下乎？至食入口即吐，则逆之甚矣。若以寒治逆，则寒下转增；或仅投温剂，则必格拒而不入。故以连、芩之苦，以通寒格；参、姜之温，以复正气而逐阴邪也①。

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方

干姜三两 黄连三两 黄芩三两 人参三两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温再服。

厥阴病禁二条

伤寒五六日，不结胸，腹濡，脉虚，复厥者，不可下，此为亡血，下之死。

伤寒五六日，邪气传里，在上则为结胸，在下则为腹满而实。若不结胸，腹濡而脉复虚，则表里上下都无结聚，其邪为已解矣。解则其人不当复厥，而反厥者，非阳热深入也，乃血不足而不荣于四末也。是宜补而不可下，下之是虚其虚也。《玉函》云②："虚者重泻，其气乃绝"，故死。

诸四逆厥者，不可下之，虚家亦然。

按：成氏曰③："四逆，四肢不温也。厥者，手足冷也"。然本篇云："手足逆冷是也"，又云："伤寒脉促，手足厥逆者，可灸之。"其他凡言厥逆之处不一，则四逆与厥，本无分别，特其病有阴阳之异耳。此条盖言阴寒厥逆，法当温散温养之，故云不可下之，前条云厥应下之者，则言邪热内陷之厥逆也，学者辨之。虚家，体虚不足之人也，虽非四逆与厥，亦不可下之。《经》云："毋④实实⑤，毋虚虚，而遗人夭殃"，此之谓也。

简误九条⑥

呕家有痈脓者，不可治呕，脓尽自愈。

痈脓者，伤寒热聚于胃口而不行，则生肿痈，而脓从呕出，痈不已则呕不止。是因痈脓而呕，故不概以止呕之药治之。脓尽痈已，则呕自止。此胃痈杂病，当隶阳明，不当入厥阴也。以下九条⑦，均非厥阴本病，叔和不察，误编厥阴篇中，兹特检出，另列简误。其他厥阴进退及下利呕逆等证，亦有不必定属厥阴者，叔和以为不便清晰，故总隶厥阴，而实为三阴并有之证，兹仍其旧，学者当以意会之。

伤寒大吐大下之，极虚，复极汗出者，以其人外气怫郁，复与之水，以发其汗，因得哕。所以然者，胃中寒冷故也。

伤寒大吐大下之，既损其上，复伤其下，为极虚矣。纵有外气怫郁不解，亦必先固其里，而后疏其表。乃复饮水以发其汗，遂极汗出，胃气重虚，水冷复加，冷虚相抟，则必作哕。哕，呃逆也。此阳病误治而变为寒冷者，非厥阴本病也。

病人⑧ 手足厥冷，脉乍紧者，邪结在胸中，心下满而烦，饥不能食者，病在胸中，当吐之，宜瓜蒂散。

脉紧为实，乍紧者，胸中之邪能结而不能实也。夫胸中，阳也。阳实气于四肢，邪结胸中，其阳不布，则手足无气而厥冷也。而胃居心下，心处胸间，为烦满，为饥而不能食，皆邪结胸中，逼处不安之故。《经》云："其高者，引而越之"，胸邪最高，故当吐之。瓜蒂苦而上涌，能吐胸中结伏之邪也。此证不必定属阴经，即阳病亦有之也。

伤寒哕而腹满，视其前后，知何部不利，利之愈。

哕而腹满者，病在下而气溢于上也，与病人欲吐不可下之者不同。彼为上行极而欲下，此为下行极而复上也。《经》曰："在下者，引而竭之"，故当视其前后二阴，知何部不利而利之，则病从下出而气不上逆，腹满与哕俱去矣。此热入太阴而上攻阳明之证，与厥阴无涉也。

呕而发热者，小柴胡汤主之。

---

① 伤寒本自寒下……以复正气而逐阴邪也：冯本将此条原文及注文置于《厥阴简误》一节中。

② 《玉函》云：此引见《金匮玉函经·证治总例》卷一。原文为"虚者重泻，真气绝。"

③ 成氏曰：此引见成无己《注解伤寒论·辨厥阴病脉证并治法第十二》。

④ 毋：原作"母"，形误，据冯本、惠济本改，下同。按《素问·五常政大论篇第七十》作"无盛盛，无虚虚，而遗人夭殃"。

⑤ 实实：冯本作"盛盛"，意长。

⑥ 简误九条：冯本将"伤寒本自寒下……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主之。"条移入本节中，故本节多出一条，此处作"简误十条"。

⑦ 以下九条：冯本作"以下十条"。

⑧ 病人：冯本作"伤寒"。

此邪在少阳之经，非厥阴本病也。故以小柴胡汤和解少阳之邪，邪解则呕热俱止。或厥阴病而外连少阳者亦有之，然亦必以小柴胡先解少阳为急，所谓病自内之外而盛于外者，先解其外，而后治其内。

下利谵语者，有燥屎者，宜小承气汤。

谵语者，胃实之征。下利得此，为有燥屎，所谓利者不利是也。与小承气汤下其燥屎，屎去脏通，下利自止。《经》云"通因通用"，此之谓也。《金匮》[①]："治下利，按之心下坚者，与大承气汤。"与此同意，所当互考。此太阴转入阳明之证，与厥阴无涉也。

下利清谷，不可攻表，汗出必胀满。

清，与"圊"同，即完谷也，乃阳不运而谷不腐也。是当温养中土，不可攻表出汗，汗出则阳益虚，阳虚则气不化，故必胀满。此寒中太阴之证，非厥阴病也。

少阴负趺阳[②]者，为顺也。

少阴，肾脉也。趺阳，胃脉也。下利为土负水胜之病。少阴负趺阳者，水负而土胜也，故曰顺。此条当为太阴下利而设，亦与厥阴无涉也。

伤寒脉滑而厥者，里有热也，白虎汤主之。

伤寒脉微而厥者，阴邪所中，寒在里也；脉滑而厥者，阳邪所伤，热在里也。阳热在里，阴气被格，阳反在内，阴反在外，设身热不除，则其厥不已，故主白虎汤，以清里而除热也。此阳明热极发厥之证，误编入厥阴者也。

差后诸病七条

伤寒阴阳易之为病，其人身体重，少气，少腹里急，或引阴中拘挛，热上冲胸，头重不欲举，眼中生花，膝胫拘急者，烧裩[③]散主之。

阴阳易者，男子大病新差，尚有余热，妇人与之交而得病，名曰阳易；或妇人大病新差，余热未尽，男子与之交而得病者，名曰阴易。以阴阳相感，精气交通，热气从之而传易也。其人身体重、少气者，劳伤真气而热胜之也。少腹里急，或引阴中拘挛及膝胫拘急者，精虚热入而脉道不通也。热上冲胸，头重不欲举，眼中生花，则热气重蒸，而且上淆清阳矣。裩裆得阴浊最多，以类相入，导其热气，俾从阴而入者，仍从阴而出也。

烧裩散方

右取妇人中裩近隐处剪烧灰，以水和服方寸匕，日三服。小便即利，阴头微肿则愈。妇人病，取男子裩裆烧灰服。

大病差后劳复者，枳实栀子豉汤主之。若有宿食者，加大黄如博棋子[④]大五六枚。

大病新差，血气未复，余热未尽，而强力作劳，因复发热者，名曰劳复，为其余热之气，因劳而外浮也。枳实、栀子，所以下热；豆豉所以散热。盖亦表里之剂，而气味轻薄，适宜于病后复发之体耳。若有宿食者，名曰食复，《内经》所谓"食肉则复，多食则遗"也。故于枳实栀子豉汤中少加大黄，以逐其宿食。

枳实栀子豉汤方

枳实三枚，炙　栀子十四枚，擘　豉一升，绵裹

上三味，以清浆水[⑤]七升，空煮取四升，内枳实、栀子，煮取二升，下豉，更煮五六沸，去滓，温分再服，覆令微似汗。

伤寒差已后更发热者，小柴胡汤主之。脉浮者，以汗解之；脉沉实者，以下解之。

伤寒差已后更发热者，不因作劳，亦未过食，而未尽之热自从内而达于外也，故与小柴胡汤，因其势而解之。且人参、甘、枣，可以益病后之虚；黄芩、半夏，可以和未平之里也。脉浮者，邪气连表，汗之使之外解；脉沉实者，邪气居里，下之使从里解，亦因其势而利导之耳。

---

① 《金匮》：此引见《金匮要略·呕吐下利病脉证治第十七》。原文作"下利，三部脉皆平，按之心下坚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② 少阴负趺阳：少阴指太溪脉，其诊脉部位在足踝后五分，跟骨上动脉陷中；趺阳即冲阳脉，位于足背上踝关节前横纹的两筋间，足背动脉的搏动处。少阴负趺阳，是说太溪脉的搏动弱于趺阳脉。

③ 裩（kūn 昆）：同"裈"，有裆之裤。《类篇·衣部》：裩，或作裈。"《急就篇》卷二："……褶，裩、裈。"颜师古注："合裆谓之裈，最亲身者也。"

④ 博棋子：孙思邈《千金要方》羊脂煎方云："棋子大如方寸匕。"又服食门云："博棋子长二寸，方一寸。"

⑤ 清浆水：即澄清的浆水。《本草纲目·水部二类》第五卷引吴仪洛曰：浆水"炊粟米熟，色类酸，故名。若浸至败者，害人。"浆水常被用以治疗霍乱、泄泻、呕吐等。

大病差后，从腰以下有水气者，牡蛎泽泻散主之。

大病新差，而腰以下肿满者，此必病中饮水过多，热邪虽解，水气不行，浸渍于下，而肌肉肿满也。是当以急逐水邪为法。牡蛎泽泻散咸降之力居多，饮服方寸匕。不用汤药者，急药缓用，且不使助水气也。若骤用补脾之法，恐脾气转滞而水气转盛，宁不泛滥为患。

牡蛎泽泻散方

牡蛎熬 泽泻 栝蒌根 蔓荆熬 商陆根 蜀漆洗去腥 海藻洗去咸，各等分

上七味，异捣下筛为散，更入臼中治之。白饮和服方寸匕，小便利，止后服。

大病差后，喜唾，久不了了者，胃上有寒，当以丸药温之，宜理中丸。

大病差后，胃阴虚者，津液不生，则口干欲饮；胃阳弱者，津液不摄，则口不渴而喜唾，至久而尚不了了，则必以补益其虚，以温益其阳矣。曰胃上有寒者，非必有客气也，虚则自生寒耳。理中丸，补虚温中之良剂，不用汤者，不欲以水气资吐也。

伤寒解后，虚羸少气，气逆欲吐者，竹叶石膏汤主之。

大邪虽解，元气未复，余邪未尽，气不足则因而生痰，热不除则因而上逆，是以虚羸少食①，而气逆欲吐也。竹叶石膏汤乃白虎汤之变法，以其少气，故加参、麦之甘以益气；以其气逆有饮，故用半夏之辛以下气蠲饮；且去知母之咸寒，加竹叶之甘凉，尤于胃虚有热者为有当耳。

竹叶石膏汤方

竹叶二把 石膏一斤 人参三两 粳米半升 半夏半升，洗 甘草二两，炙 麦冬一升，去心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内粳米，煮米熟汤成，去米，温服一升，日三服。

病人脉已解②，而日暮微烦，以病新差，人强与谷，脾胃气尚弱，不能消谷，故令微烦，损谷③则愈。

脉已解者，病邪解而脉已和也。微烦，微热也。解则不当复烦，而日暮微烦者，以病新差，不当与谷而强与之，胃虚谷实，不能胜之，则发烦热也。损谷则愈者，谓不可以药治之，但损其谷食，则胃自和耳。

① 少食：疑为："少气"之误。按此为尤在泾对《伤寒论》原文的注释，仲景云："伤寒解后，虚羸少气……"

② 脉已解：病脉已除，脉象平和的意思。

③ 损谷：节制饮食。

金匮要略心典

清·尤怡　著
刘国柱　点校

校注说明

《金匮要略心典》，清·尤怡编纂，成书于1726年。尤怡，字在泾，号拙吾，又号饲鹤山人。江苏吴县人。约与叶天士、徐大椿同时。尤氏天机敏妙，能诗善文，性格沉静，淡于名利。曾依靠在寺院卖字为生。其学医于马元仪，据《吴县志》载，马元仪在"康熙时，医名藉甚，从游者甚众"，晚年"得怡，喜甚，谓其妻曰：'吾今得一人，胜得千万人矣'"，可见尤氏天资超迈。在学术方面，尤氏学宗喻嘉言（可能与其师马元仪受学于云间李中梓、西昌喻嘉言有关），但更博极群籍，服膺仲景，对仲景之书，历数十年精意研殚，竟至"凡有施治，悉本仲景"，所以晚年治病多奇中，在乾隆年间以医名于世。

据尤氏自序，本书是他在多年研求《金匮要略》心得笔记的基础上，修定整理而成的。在编纂过程中，他拟定了三条标准：(1)仲景原书的"深文奥义，有通之无可通者，则缺之"；(2)"系传写之误者，则拟正之"；(3)"类后人续入者，则删汰之"。据此，本书取《金匮要略》的1～22篇，删去了杂疗方与禽兽虫鱼、果实谷菜禁忌等3篇，厘为3卷。至于书名"心典"的缘由，编纂者的解释是："以吾心求古人之心，而得其典要"。

注释《金匮要略》之书，至尤氏时"乃不下数十家"，但或失之"浮"，或失之"隘"，《心典》避免了这两种倾向，故徐大椿在序言中称赞本书"条理通达，指归明显，辞不必烦，而意已尽，语不必深，而旨已传。"确如徐氏所言，《心典》问世后，因文笔精练，条理清晰，简明扼要，而广为流传，被奉为学习和研究《金匮要略》的必备参考书。

本书的版本，据《中医图书联合目录》(1991年)著录，共计28种。其中较好的版本有：

雍正十年壬子(1732年)遂初堂刻本、日本·文政六年癸未(1823年)，京师御书物所刻本、清·同治八年己巳(1869年)陆氏双白燕堂刻本、清·光绪七年辛巳(1881年)崇德书院刻本、清·光绪二十四年己亥(1899年)常郡宛委山庄刻本、清·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年)上海醉六堂石印本、清·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年)上海国文书局石印本、清·宣统元年己酉(1909年)成都同文会刻本、清·扫叶山庄刻本、清·书业堂刻本等。

本书的整理方法为：

一、本书点校以清·雍正十年(1732年)遂初堂刻本作底本，书业堂本及中国医学大成本为校本。选择书业堂本作校本，是因为这个版本仅有天津中医学院独家收藏，海内稀见；而中国医学大成本是经过曹炳章先生圈点的，可以视同名家精校。

二、对全书进行分段和标点、断句。

三、本书由于采用横排，故原书处方药物组成中的"右"字，一律改为"上"字，不再另加说明。

四、底本中的繁体字、异体字和通假字一般改为简化字；某些中医学专用字，简化后易生岐义的，则仍用繁体字，如橘皮的"橘"字，癥瘕的"癥"字。

五、本书只作点校整理，不予注释、语译。

徐　序

今之称医宗者，则曰四大家，首仲景，次河间，次东垣，次丹溪。且曰仲景专于伤寒，自有明以来，莫有易其言者也。然窃尝考神农著《本草》以后，神圣辈出，立君臣佐使之制，分大小奇偶之宜，于是不称药而称方。如《内经》中所载半夏秫米等数方是已。迨商而有伊尹汤液之说。大抵汤剂之法，至商而盛，非自伊尹始也。若扁、仓诸公，皆长于禁方，而其书又不克传，惟仲景则独祖经方而集其大成，远接轩皇，近兼众氏。当时著书垂教，必非一种，其存者有《金匮要略》及《伤寒论》两书。当宋以前，本合为一，自林亿等校刊，遂分为两焉。夫伤寒乃诸病之一病耳，仲景独著一书者，因伤寒变证多端，误治者众，故尤加意，其自叙可见矣。且《伤寒论》中一百十三方，皆自杂病方中检入，而伤寒之方，又无不可以治杂病。仲景书具在，燎如也。若三家之书，虽各有发明，其去仲景相悬，不可以道里计。四家并称，已属不伦，况云仲景专于伤寒乎？呜呼！是尚得为读仲景之书者乎！《金匮要略》，正仲景治杂病之方书也。其方亦不必尽出仲景，乃历圣相传之经方也。仲景则汇集成书，而以己意出入焉耳。何以明之？如首卷栝楼桂枝汤，乃桂枝加栝楼也，然不曰桂枝加栝楼汤，而曰栝楼桂枝汤，则知古方本有此名也。六卷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即桂枝加龙骨、牡蛎也，乃不别名何汤，而曰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则知桂枝汤为古方，而龙骨、牡蛎，则仲景所加者也。如此类者，不可胜举。因知古圣治病方法，其可考者，惟此两书，真所谓经方之祖，可与《灵》《素》并垂者。苟有心于斯道，可舍此不讲乎？说者又曰：古方不可以治今病。执仲景之方，以治今之病，鲜效而多害。此则尤足叹者。仲景之方，犹百钧之弩也。如其中的，一举贯革，如不中的，弓劲矢疾，去的弥远。乃射者不恨己之不能审的，而恨弓强之不可以命中，不亦异乎！其有审病虽是，药稍加减又不验者，则古今之本草殊也。详本草，惟《神农本经》为得药之正性，古方用药，悉本于是。晋唐以后诸人，各以私意加入，至张洁古辈出，而影响依附，互相辩[1]驳，反失本草之正传。后人遵用不易，所以每投辄拒。古方不可以治今病，遂为信然。嗟乎！天地犹此天地，人物犹此人物。若人气薄，则物性亦薄，岂有人今而药独古也。故欲用仲景之方者，必先学古穷经，辨症知药，而后可以从事。尤君在泾，博雅之士也。自少即喜学此艺，凡有施治，悉本仲景，辄得奇中。居恒叹古学之益衰，知斯理之将坠，因取《金匮要略》，发挥正义，朝勤夕思，穷微极本，凡十易寒暑而后成。其间条理通达，指归明显，辞不必烦而意已尽，语不必深而旨已传。虽此书之奥妙不可穷际，而由此以进，虽入仲景之室无难也。尤君与余有同好，嘱为叙。余读尤君之书而重有感也，故举平日所尝论说者，识于端。尤君所以注此书之意，亦谓是乎！

雍正十年壬子阳月松陵徐大椿叙

① 辩：书业堂作“辨”。大成本同。

自　序

《金匮要略》者，汉张仲景所著，为医方之祖，而治杂病之宗也。其方约而多验，其文简而难通。唐宋以来，注释阙如；明兴之后，始有起而论之者；迄于今，乃不下数十家，莫不精求深讨，用以发蒙而解惑。然而性高明者，泛骛远引，以曲逞其说，而其失则为浮；守矩矱者，寻行数墨，而畏尽其辞，而其失则为隘。是隘与浮者，虽所趣不同，而其失则一也。余读仲景书者数矣，心有所得，辄笔诸简端，以为他日考验学问之地，非敢举以注是书也。日月既深，十已得其七八，而未克遂竟其绪。丙午秋日，抱病斋居，勉谢人事，因取《金匮》旧本，重加寻绎，其未经笔记者补之，其记而未尽善者复改之，覃精研思，务求当于古人之心而后已。而其间深文奥义，有通之而无可通者，则阙之；其系传写之误者，则拟正之；其或类后人续入者，则删汰之。断自脏腑经络之[①]下，终于妇人杂病，凡二十有二篇，厘为上中下三卷，仍宋·林亿之旧也。集既成，颜曰《心典》，谓以吾心求古人之心，而得其典要云尔。虽然，刘氏扰龙，宋人刻楮，力尽心劘，要归罔用。余之是注，安知其不仍失之浮，即失之隘也耶。世有哲人，箴予阙失而赐之教焉，则予之幸也。

雍正己酉春日饮鹤山人尤怡题于北郭之树下小轩

① 之：书业堂本作"以"。

目　录

卷上

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 (502)
痉湿暍病脉证治第二…… (505)
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脉证治第三
…… (509)
疟病脉证并治第四…… (511)
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第五…… (513)
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第六…… (516)
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治第七…… (518)

卷中

奔豚气病脉证治第八…… (522)
胸痹心痛短气病脉证治第九…… (522)
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治第十…… (524)
五脏风寒积聚病脉证并治第十一…… (527)
痰饮咳嗽病脉证治第十二…… (529)
消渴小便不利淋病脉证治第十三…… (534)
水气病脉证并治第十四…… (536)

卷下

黄疸病脉证并治第十五…… (542)
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病脉证治
第十六…… (544)
呕吐哕下利病脉证治第十七…… (546)
疮痈肠痈浸淫病脉证并治第十八…… (551)
趺蹶手指臂肿转筋狐疝蛔虫病脉证治
第十九…… (552)
妇人妊娠病脉证治第二十…… (553)
妇人产后病脉证治第二十一…… (555)
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二…… (557)

卷 上

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

问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师曰：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四季脾旺不受邪，即勿补之。中工不晓相传，见肝之病，不解实脾，惟治肝也。夫肝之病，补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药调之。酸入肝，焦苦入心，甘入脾。脾能伤肾，肾气微弱则水不行，水不行则心火气盛，则伤肺；肺被伤则金气不行，金气不行则肝气盛，则肝自愈。此治肝补脾之要妙也。肝虚则用此法，实则不在用之。经曰：虚虚实实，补不足，损有余，是其义也。余脏准此。

按：《素问》云：邪气之客于身也，以胜相加，肝应木而胜脾土，以是知肝病当传脾也。实脾者，助令气旺，使不受邪，所谓治未病也。设不知而徒治其肝，则肝病未已，脾病复起，岂上工之事哉！肝之病补用酸者，肝不足，则益之以其本味也，与《内经》以辛补之之说不同。然肝以阴脏而含生气，以辛补者，所以助其用；补用酸者，所以益其体，言虽异而理各当也。助用苦焦者，《千金》所谓心旺则气感于肝也。益用甘味之药调之者，越人所谓损其肝者，缓其中也。酸入肝以下十五句，疑非仲景原文，类后人谬添注脚，编书者误收之也。盖仲景治肝补脾之要，在脾实而不受肝邪，非补脾以伤肾，纵火以刑金之谓。果尔，则是所全者少，而所伤者反多也。且脾得补而肺将自旺，肾受伤必虚及其子，何制金强木之有哉！细按语意，见肝之病以下九句，是答上工治未病之辞；补用酸三句，乃别出肝虚正治之法。观下文云，肝虚则用此法，实则不在用之，可以见矣。盖脏病，惟虚者受之，而实者不受；脏邪，惟实则能传，而虚则不传。故治肝实者，先实脾土，以杜滋蔓之祸；治肝虚者，直补本官，以防外侮之端，此仲景虚实并举之要旨也。后人不察肝病缓中之理，谬执甘先入脾之语，遂略酸与焦苦，而独于甘味曲穷其说，以为是即治肝补脾之要妙。昔贤云：诐辞知其所蔽，此之谓耶！

夫人禀五常，因风气而生长。风气虽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若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客气邪风，中人多死。千般疢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若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忤经络；适中经络，未流传腑脏，即医治之；四肢才觉重滞，即导引吐纳，针灸膏摩，勿令九窍闭塞；更能无犯王法、禽兽灾伤，房室勿令竭乏，服食节其冷、热、苦、酸、辛、甘，不遗形体有衰，病则无由入其腠理。腠者，是三焦通会元真之处；理者，是皮肤、脏腑之纹理也。

人禀阴阳五行之常，而其生、其长，则实由风与气。盖非八风，则无以动荡而协和；非六气，则无以变易而长养。然有正气，即有客气；有和风，即有邪风。其生物、害物，并出一机，如浮舟、覆舟，总为一水。故得其和则为正气，失其和即为客气；得其正则为和风，失其正即为邪风。其生物有力，则其害物亦有力，所以中人多死。然风有轻重，病有浅深，约而言之，不越三条：一者，邪从经络入脏腑而深，为内所因；二者，邪在四肢、九窍、皮肤，沿流血脉而浅，为外所因；三者，病从王法、房室、金刃、虫兽而生，为不内外因，所谓病之由也。人于此慎养，不令邪风异气干忤经络，则无病；适入经络，未入脏腑，可汗、吐或和解而愈，所谓医治之也，此应前内因一段。若风气外侵四肢，将及九窍，即吐纳、导引以行其气，针灸、膏摩以逐其邪，则重滞通快，而闭塞无由，此应前外因一段。更能不犯王法、禽兽，则形体不伤；又，虽有房室而不令竭乏，则精神不敝，此应前房室一段。腠理云者，谓凡病纠缠于身，不止经络、血脉，势必充溢腠理，故必慎之，使无由入。腠者，三焦与骨节相贯之处，此神

气所往来，故曰元真通会；理者，合皮肤、脏腑，内外皆有其理，细而不紊，故曰纹理。仲景此论，以风气中人为主，故以经络入脏腑者，为深、为内；自皮肤流血脉者，为浅、为外；若房室、金刃、虫兽所伤，则非客气邪风中人之比，与经络、脏腑无相干涉者，为不内外因也。节徐氏

按：陈无择《三因方》，以六淫邪气所触为外因，五脏、情志所感为内因，饮食、房室、跌扑、金刃所伤为不内外因。盖仲景之论，以客气、邪风为主，故不从内伤、外感为内外，而以经络、脏腑为内外，如徐氏所云是也。无择合天人表里立论，故以病从外来者为外因，从内生者为内因，其不从邪气、情志所生者，为不内外因，亦最明晰，虽与仲景并传可也。

问曰：病人有气色见于面部，愿闻其说。师曰：鼻头色青，腹中痛，苦冷者，死；鼻头色微黑者，有水气；色黄者，胸上有寒；色白者，亡血也；设微赤，非时者死。其目正圆者，痉，不治。又色青为痛，色黑为劳，色赤为风，色黄者便难，色鲜明者有留饮。

此气色之辨，所谓望而知之者也。鼻头，脾之部；青，肝之色；腹中痛者，土受木贼也；冷则阳亡而寒水助邪，故死。肾者主水，黑，水之色，脾负而肾气胜之，故有水气。色黄者，面黄也，其病在脾，脾病则生饮，故胸上有寒；寒，寒饮也。色白，亦面白也，亡血者，不华于色，故白；血亡则阳不可更越，设微赤而非火令之时，其为虚阳上泛无疑，故死。目正圆者，阴之绝也；痉，为风强病，阴绝阳强，故不治。痛则血凝泣而不流，故色青。劳则伤肾，故色黑，经云：肾虚者，面如漆柴也。风为阳邪，故色赤。脾病则不运，故便难。色鲜明者，有留饮，经云：水病人目下有卧蚕，面目鲜泽也。

师曰：病人语声寂寂然喜惊呼者，骨节间病；语声喑喑然不彻者，心膈部病；语声啾啾然细而长者，头中病。

语声寂寂然喜惊呼者，病在肾肝，为筋髓寒而痛时作也。喑喑然不彻者，病在心肺，则气道塞而音不彰也。啾啾然细而长者，痛在头中，则声不敢扬，而胸膈气道自如，故虽细而仍长也。此音声之辨，闻而知之者也。然殊未备，学者一隅三反可矣。

师曰：息摇肩者，心中坚；息引胸中上气者，咳；息张口短气者，肺痿吐沫。

心中坚者，气实而出入阻，故息则摇肩。咳者，气逆而肺失降，则息引胸中上气。肺痿吐沫者，气伤而布息难，则张口短气。此因病而害于气者也。

师曰：吸而微数，其病在中焦实也，当下之则愈，虚者不治。在上焦者其吸促，在下焦者其吸远，此皆难治。呼吸动摇振振者不治。

息兼呼吸而言，吸则专言入气也。中焦实，则气之入者不得下行，故吸微数。数，犹促也。下之则实去气通而愈；若不系实而系虚，则为无根失守之气，顷将自散，故曰不治。或云：中焦实而元气虚者，既不任受攻下，而又不能自和，故不治，亦通。其实在上焦者，气不得入而辄还，则吸促。促，犹短也。实在下焦者，气欲归而不骤及，则吸远。远，犹长也。上下二病，并关脏气，非若中焦之实，可从下而去者，故曰难治。呼吸动摇振振者，气盛而形衰，不能居矣，故亦不治。

师曰：寸口脉动者，因其旺时而动。假令肝旺色青，四时各随其色；肝色青而反色白，非其时色脉，皆当病。

旺时，时至而气旺，脉乘之而动，而色亦应之。如肝旺于春，脉弦而色青，此其常也。推之四时，无不皆然。若色当青而反白，为非其时而有其色，不特肝病，肺亦当病矣，犯其旺气故也。故曰：色脉皆当病。

问曰：有未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不去，有至而太过，何谓也？师曰：冬至之后，甲子夜半少阳起，少阳之时，阳始生，天得温和。以未得甲子，天因温和，此为未至而至也；以得甲子而天未温和，为至而不至也；以得甲子而天大寒不解，此为至而不去也；已得甲子而天温如盛夏五、六月时，此为至而太过也。

上之至谓时至，下之至谓气至，盖时有常数而不移，气无定刻而或迁也。冬至之后甲子，谓冬至后六十日也。盖古造历者，以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为历元。依此推之，则冬至后六十日，

当复得甲子；而气盈朔虚，每岁递迁，于是至日不必皆值甲子；当以冬至后六十日花甲一周，正当雨水之候为正。雨水者，冰雪解散而为雨水，天气温和之始也。云少阳起者，阳方起而出地；阳始生者，阳始盛而生物，非冬至一阳初生之谓也，窃尝论之矣。夏至一阴生，而后有小暑、大暑；冬至一阳生，而后有小寒、大寒，非阴生而反热，阳生而反寒也。天地之道，否不极则不泰；阴阳之气，剥不极则不复。夏至六阴尽于地上，而后一阴生于地下，是阴生之时，正阳极之时也；冬至六阳尽于地上，而后一阳生于地下，是阳生之时，正阴极之时也。阳极而大热，阴极而大寒，自然之道也。则所谓阳始生天得温和者，其不得与冬至阳生同论也，审矣。至未得甲子而天已温，或已得甲子而天反未温，及已得甲子而天大寒不解，或如盛夏五、六月时，则气之有盈有缩，为候之或后或先，而人在气交之中者，往往因之而病，惟至人为能与时消息而无忤耳！

师曰：病人脉浮者在前，其病在表；浮者在后，其病在里，腰痛、背强不能行，必短气而极也。

前，谓关前；后，谓关后。关前为阳，关后为阴。关前脉浮者，以阳居阳，故病在表；关后脉浮者，以阳居阴，故病在里。然虽在里而系阳脉，则为表之里，而非里之里，故其病不在肠肾，而在腰背膝胫，而及其至，则必短气而极。所以然者，形伤不去，穷必及气；病不除，久必归里也。

问曰：经云厥阳独行，何谓也？师曰：此为有阳无阴，故称厥阳。

厥阳独行者，孤阳之气，厥而上行。阳失阴则越，犹夫无妻则荡也。《千金方》云：阴脉且解，血散不通，正阳遂厥，阴不往从。此即厥阳独行之旨欤？

问曰：寸脉沉大而滑，沉则为实，滑则为气，实气相搏[1]，血气入脏即死，入腑即愈，此为卒厥，何谓也？师曰：唇口青、身冷，为入脏即死；如身和、汗自出，为入腑即愈。

实，谓血实；气，谓气实。实气相搏[2]者，血与气并而俱实也。五脏者，藏而不泻，血气入之，卒不得还，神去机息，则唇青、身冷而死。六腑者，传而不藏，血气入之，乍满乍泻，气还血行，则身和、汗出而愈。经云：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厥则暴死；气复返则生，不返则死是也。

问曰：脉脱，入脏即死，入腑即愈，何谓也？师曰：非为一病，百病皆然。譬如浸淫疮，从口起流向四肢者，可治；从四肢流来入口者，不可治。病在外者可治，入里者即死。

脉脱者，邪气乍加，正气被遏，经隧不通，脉绝似脱，非真脱也，盖即暴厥之属。经曰：趺阳脉不出，脾不上下，身冷、肤硬。又曰：少阴脉不至，肾气微，少精血，为尸厥。即脉脱之谓也。厥病，入脏者深而难出，气竭不复则死；入腑者浅而易通，气行脉出即愈。浸淫疮，疮之浸淫不已，《外台》所谓转广有汁，流绕周身者也。从口流向四肢者，病自内而之外，故可治；从四肢流来入口者，病自外而之里，故不可治。李玮西云：病在外二句，概指诸病而言，即上文百病皆然之意；入里者死，如痹气入腹、脚气冲心之类。

问曰：阳病十八，何谓也？师曰：头痛、项、腰、脊、臂、脚掣痛。阴病十八，何谓也？师曰：咳、上气、喘、哕、咽、肠鸣、胀满、心痛、拘急。五脏病各有十八，合为九十病；人又有六微，微有十八病，合为一百八病；五劳、七伤、六极，妇人三十六病不在其中。清邪居上，浊邪居下，大邪中表，小邪中里，谷饪之邪，从口入者，宿食也。五邪中人，各有法度。风中于前，寒中于暮，湿伤于下，雾伤于上，风令脉浮，寒令脉急，雾伤皮腠，湿流关节，食伤脾胃，极寒伤经，极热伤络。

头、项、腰、脊、臂、脚六者，病兼上下，而通谓之阳者，以其在躯壳之外也；咳、上气、喘、哕、咽、肠鸣、腹满、心痛、拘急九者，病兼脏腑，而通谓之阴者，以其在躯壳之里也。在外者有营病、卫病、营卫交病之殊，是一病而有三也，三而六之，合则为十八，故曰阳病十八也。在里者有或虚、或实之异，是一病而有二也，九而二之，合则为十八，故曰阴病十八也。五脏病各有十八，六

① 搏：书业堂本作“抟”。

② 搏：书业堂本作“抟”。

微病又各有十八，则皆六淫邪气所生者也。盖邪气之中人者，有风、寒、暑、湿、燥、火之六种，而脏腑之受邪者，又各有气分、血分、气血并受之三端，六而三之，则为十八病，以十八之数推之，则五脏合得九十病，六微合得一百八病。至于五劳、七伤、六极，则起居、饮食、情志之所生也；妇人三十六病，则经月、产、乳、带下之疾也，均非六气外淫所致，故曰不在其中。清邪，风露之邪，故居于上；浊邪，水土之邪，故居于下；大邪漫风，虽大而力散，故中于表；小邪，户牖隙风，虽小而气锐，故中于里；谷饪，饮食之属，入于口而伤于胃者也。是故邪气有清浊大小之殊，人身亦有上下表里之别，莫不各随其类以相从，所谓各有法度也。故风为阳而中于前，寒为阴而中于后[①]，湿气浊而伤于下，雾气清而伤于上，经脉阴而伤于寒，络脉阳而伤于热。合而言之，无非阳邪亲上，阴邪亲下，热气归阳，寒气归阴之理。

问曰：病有急当救里、救表者，何谓也？师曰：病，医下之，续得下利清谷不止，身体疼痛者，急当救里；后身疼痛，清便自调者，急当救表也。

治实证者，以逐邪为急；治虚证者，以养正为急。盖正气不固，则无以御邪而却疾，故虽身体疼痛，而急当救里。表邪不去，势必入里而增患，故即清便自调，则仍当救表也。

夫病痼疾，加以卒病，当先治其卒病，后乃治其痼疾也。

卒病易除，故当先治；痼疾难拔，故宜缓图，且勿使新邪得助旧疾也。读二条，可以知治病缓急先后之序。

师曰：五脏病各有所得者愈。五脏病各有所恶，各随其所不喜者为病。病者素不应食，而反暴思之，必发热也。

所得、所恶、所不喜，该居处服食而言。如《脏气法时论》云：肝色青，宜食甘；心色赤，宜食酸；肺色白，宜食苦；肾色黑，宜食辛；脾色黄，宜食咸。又，心病禁温食、热衣；脾病禁温食、饱食、湿地、濡衣；肺病禁寒饮食、寒衣；肾病禁�articulate热食、温炙衣。《宣明五气篇》所云：心恶热，肺恶寒，肝恶风，脾恶湿，肾恶燥。《灵枢·五味篇》所云：肝病禁辛，心病禁咸，脾病禁酸，肺病禁苦，肾病禁甘之属皆是也。五脏病各有所得而愈者，谓得其所宜之气、之味、之处，足以安脏气而却病气也。各随其所不喜为病者，谓得其所禁所恶之气、之味、之处，足以忤脏气而助病邪也。病者素不应食，而反暴思之者，谓平素所不喜之物，而反暴思之，由病邪之气变其脏气使然，食之则适以助病气而增发热也。

夫诸病在脏，欲攻之，当随其所得而攻之。如渴者与猪苓汤，余皆仿此。

无形之邪，入结于脏，必有所据。水、血、痰、食，皆邪薮也。如渴者，水与热得，而热结在水，故与猪苓汤利其水，而热亦除。若有食者，食与热得，而热结在食，则宜承气汤下其食，而热亦去。若无所得，则无形之邪，岂攻法所能去哉？

猪苓汤方 见后消渴证中。

痉湿暍病脉证治第二

太阳病，发热无汗，反恶寒者，名曰刚痉。太阳病，发热汗出而不恶寒，名曰柔痉。

成氏曰：《千金》云：太阳中风，重感寒湿则变痉。太阳病，发热无汗为表实，则不当恶寒。今反恶寒者，则太阳中风，重感于寒，为痉病也。以其表实有寒，故曰刚痉。太阳病，发热汗出为表虚，则当恶寒，今不恶寒者，风邪变热，外伤筋脉，为痉病也。以其表虚无寒，故曰柔痉。然痉者，强也，其病在筋，故必兼有颈项强急，头热足寒，目赤头摇，口噤背反等证。仲景不言者，以痉字该之也。《活人书》亦云：痉证发热恶寒，与伤寒相似，但其脉沉迟弦细，而项背反张为异耳。

太阳病，发热，脉沉而细者，名曰痉。为难治。

太阳脉本浮，今反沉者，风得湿而伏，故为痉。痉脉本紧弦，今反细者，阴气适不足，故难治。

太阳病，发汗太多，因致痉。夫风病，下之则痉，复发汗，必拘急。疮家虽身疼痛，不可发汗，

---

① 后：书业堂本作"暮"。

汗出则痉。

此原痉病之由，有此三者之异。其为脱液伤津则一也。盖病有太阳风寒不解，重感寒湿而成痉者；亦有亡血竭气，损伤阴阳而病变成痉者。经云：气主煦之，血主濡之。又云：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阴阳既衰，筋脉失其濡养，而强直不柔矣。此痉病标本虚实之异，不可不辨也。

病者身热足寒，颈项强急，恶寒，时头热，面赤，目赤，独头动摇，卒口噤，背反张者，痉病也。若发其汗者，寒湿相得，其表益虚，即恶寒甚。发其汗已，其脉如蛇。

痉病不离乎表，故身热恶寒。痉为风强病，而筋脉受之，故口噤，头项强，背反张，脉强直，经云："诸暴强直，皆属于风"也。头热足寒，面目赤，头动摇者，风为阳邪，其气上行而又主动也。寒湿相得者，汗液之湿与外寒之气相得不解，而表气以汗而益虚，寒气得湿而转增，则恶寒甚也。其脉如蛇者，脉伏而曲，如蛇行也。痉脉本直，汗之则风去而湿存，故脉不直而曲也。

暴腹胀大者为欲解。脉如故，反伏弦者痉。

此即上文风去湿存之变证。魏氏云：风去不与湿相丽，则湿邪无所依著，必顺其下坠之性，而入腹作胀矣。风寒外解，而湿下行，所以为欲解也。如是诊之，其脉必浮而不沉，缓而不弦矣。乃其脉如故，而反加伏弦，知其邪内连太阴，里病转增而表病不除，乃痉病诸证中之一变也。

夫痉脉按之紧如弦，直上下行。

紧如弦，即坚直之象。李氏曰：上下行者，自寸至尺，皆见紧直之脉也。《脉经》亦云：痉病脉坚伏，直上下行。

痉病有灸疮，难治。

有灸疮者，脓血久溃，穴俞不闭。娄全善云：即破伤风之意。盖阴伤而不胜风热，阳伤而不任攻伐也，故曰难治。

太阳病，其证备，身体强，几几然，脉反沉迟，此为痉[①]，栝楼桂枝汤主之。

太阳证备者，赵氏谓太阳之脉，自足上行，循背至头项，此其所过之部而为之状者皆是其证是也。几几，背强连颈之貌。沉本痉[②]之脉，迟非内寒，乃津液少而营卫之行不利也。伤寒项背强几几，汗出恶风者，脉必浮数，为邪风盛于表。此证身体强几几然，脉反沉迟者，为风淫于外而津伤于内。故用桂枝则同，而一加葛根以助其散，一加栝楼根兼滋其内，则不同也。

栝楼桂枝汤方

栝楼根二两 桂枝三两 芍药三两 甘草二两 生姜三两 大枣十二枚

上六味，以水九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微汗。汗不出，食顷，啜热粥发。

太阳病，无汗而小便反少，气上冲胸，口噤不得语，欲作刚痉，葛根汤主之。

无汗而小便反少者，风寒湿甚，与气相持，不得外达，亦并不下行也。不外达，不下行，势必逆而上冲，为胸满，为口噤不得语，驯至面赤头摇，项背强直，所不待言，故曰欲作刚痉。葛根汤，即桂枝汤加麻黄、葛根，乃刚痉无汗者之正法也。

按：痉病多在太阳、阳明之交，身体强，口噤不得语，皆其验也。故加麻黄以发太阳之邪，加葛根兼疏阳明之经。而阳明外主肌肉，内主津液，用葛根者，所以通隧谷而逐风湿；加栝楼者，所以生津液而濡经脉也。

葛根汤方

葛根四两 麻黄三两，去节 桂枝 甘草炙 芍药各二两 生姜三两 大枣十二枚

上七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黄、葛根，减二升，去沫，纳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覆取微似汗，不须啜粥。余如桂枝汤法将息及禁忌。

痉为病，胸满，口噤，卧不着席，脚挛急，必齘齿，可与大承气汤。

此痉病之属阳明痰热者。阳明之筋起于足，结于跗，其直者上结于髀。阳明之脉，入齿中，挟口环唇；其支者，循喉咙，入缺盆下膈，故为是诸证。然无燥实见证，自宜涤热而勿荡实。乃不用调胃而用大承气者，岂病深热极，非此不能治欤？然曰可与，则犹有斟酌之意，用者慎之。

---

① 痉：书业堂作"痓"。

② 痉：书业堂本作"痓"。

大承气汤方

大黄四两，酒洗 厚朴半斤，炙①，去皮 枳实五枚，炙 芒硝三合

上四味，以水一斗，先煮枳、朴，取五升，去滓，纳大黄，煮二升，去滓，纳芒硝，更上微火一两沸，分温再服。得下，余勿服。

太阳病，关节疼痛而烦，脉沉而细者，此名中湿，亦名湿痹。湿痹之候，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但当利其小便。

湿为六淫之一，故其感人，亦如风寒之先在太阳。但风寒伤于肌腠，而湿则流入关节。风脉浮，寒脉紧，而湿脉则沉而细。湿性濡滞而气重着，故亦名痹，痹者，闭也。然中风者，必先有内风而后召外风；中湿者，亦必先有内湿而后感外湿，故其人平日土德不及而湿动于中，由是气化不速而湿侵于外，外内合邪，为关节疼烦，为小便不利，大便反快。治之者必先逐内湿，而后可以除外湿，故曰当利其小便。东垣亦云：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然此为脉沉而小便不利者设耳。若风寒在表，与湿相搏，脉浮恶风，身重疼痛者，则必以麻黄、白术、薏苡、杏仁、桂枝、附子等，发其汗为宜矣。详见后条。

湿家之为病，一身尽疼，发热，身色如熏黄也。

湿外盛者，其阳必内郁。湿外盛为身疼，阳内郁则发热。热与湿合，交蒸互郁，则身色如熏黄。熏黄者，如烟之熏，色黄而晦，湿气沉滞故也。若热黄则黄而明，所谓身黄如橘子色也。

湿家，其人但头汗出，为背强，欲得被覆向火。若下之早则哕，或胸满，小便不利。舌上如胎者，以丹田有热，胸上有寒，渴欲得饮而不能饮，则口燥烦也。

寒湿居表，阳气不得外通而但上越，为头汗出，为背强，欲得被覆向火，是宜驱寒湿，以通其阳。乃反下之，则阳更被抑，而哕乃作矣；或上焦之阳不布，而胸中满；或下焦之阳不化，而小便不利，随其所伤之处而为病也。舌上如胎者，本非胃热，而舌上津液燥聚，如胎之状，实非胎也。盖下后阳气反陷于下，而寒湿仍聚于上，于是丹田有热而渴，欲得饮，胸上有寒而复不能饮，则口舌燥烦而津液乃聚耳。

湿家下之，额上汗出，微喘，小便利者死；若下利不止者亦死。

湿病在表者宜汗，在里者宜利小便，苟非湿热蕴积成实，未可遽用下法。额汗出微喘，阳已离而上行；小便利，下利不止，阴复决而下走。阴阳离决，故死。一作小便不利者死，谓阳上游而阴不下济也，亦通。

风湿相搏，一身尽疼痛，法当汗出而解。值天阴雨不止，医云：此可发其汗。汗之病不愈者，何也？盖发其汗，汗大出者，但风气去，湿气在，是故不愈也。若治风湿者，但微微似欲汗出者，风湿俱去也。

风湿虽并为六淫之一，然风无形而湿有形，风气迅而湿气滞，值此雨淫湿胜之时，自有风易却而湿难除之势，而又发之速而驱之过，宜其风去而湿不与俱去也。故欲湿之去者，但使阳气内蒸而不骤泄，肌肉关节之间充满流行，而湿邪自无地可容矣。此发其汗，但微微似欲汗出之旨欤？

湿家病，身疼发热，面黄而喘，头痛鼻塞而烦。其脉大，自能饮食，腹中和无病。病在头中寒湿，故鼻塞。纳药鼻中则愈。

寒湿在上，则清阳被郁。身疼、头痛、鼻塞者，湿上甚也；发热、面黄、烦、喘者，阳上郁也；而脉大，则非沉细之比；腹和无病，则非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之比，是其病不在腹中而在头。疗之者宜但治其头而毋犯其腹。纳药鼻中，如瓜蒂散之属，使黄水出则寒湿去而愈，不必服药以伤其和也。

湿家身烦疼，可与麻黄加术汤发其汗为宜，慎不可以火攻之。

身烦疼者，湿兼寒而在表也。用麻黄汤以散寒，用白术以除湿。喻氏曰：麻黄得术，则虽发汗不至多汗；而术得麻黄，并可以行表里之湿。不可以火攻者，恐湿与热合而反增发热也。

麻黄加术汤方

麻黄三两，去节 桂枝二两 甘草一两，炙 白术

① 炙：书业堂本无此字。

四两 杏仁七十个，去皮尖

上五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纳诸药，煮取二升半，去滓，温服八合，覆取微汗。

病者一身尽疼，发热，日晡所剧者，此名风湿。此病伤于汗出当风，或久伤取冷所致也。可与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

此亦散寒除湿之法。日晡所剧，不必泥定肺与阳明，但以湿无来去，而风有休作，故曰此名风湿。然虽言风，而寒亦在其中，观下文云：汗出当风。又曰：久伤取冷。意可知矣。盖痉病非风不成，湿痹无寒不作，故以麻黄散寒，薏苡除湿，杏仁利气，助通泄之用，甘草补中，予胜湿之权也。

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方

麻黄半两 杏仁十个，去皮尖 薏苡半两 甘草一两，炙

上锉麻豆大。每服四钱匕，水一盏半，煎八分，去滓，温服。有微汗，避风。

风湿，脉浮，身重，汗出，恶风者，防己黄耆汤主之。

风湿在表，法当从汗而解，乃汗不待发而自出，表尚未解而已虚，汗解之法不可守矣。故不用麻黄出之皮毛之表，而用防己驱之肌肤之里。服后如虫行皮中，及从腰下如冰，皆湿下行之征也。然非耆、术、甘草，焉能使卫阳复振，而驱湿下行哉？

防己黄耆汤方

防己一两 甘草半两，炙 白术七钱半 黄耆一两一分

上锉麻豆大。每抄五钱匕，生姜四片，大枣一枚，水盏半，煎八分，去滓，温服。喘者，加麻黄半两；胃中不和者，加芍药三分；气上冲者，加桂枝三分；下有陈寒者，加细辛三分。服后当如虫行皮中，从腰下如冰。后坐被上，又以一被绕腰下，温令微汗差。

伤寒八九日，风湿相搏，身体疼烦，不能自转侧，不呕不渴，脉浮虚而涩者，桂枝附子汤主之。若大便坚，小便自利者，去桂枝加白术汤主之。

身体疼烦，不能自转侧者，邪在表也；不呕不渴，里无热也；脉浮虚而涩，知其风湿外持而卫阳不正。故以桂枝汤去芍药之酸收，加附子之辛温，以振阳气而敌阴邪。若大便坚，小便自利，知其在表之阳虽弱，而在里之气犹治。则皮中之湿，自可驱之于里，使从水道而出，不必更发其表，以危久弱之阳矣。故于前方去桂枝之辛散，加白术之苦燥，合附子之大力健行者，于以并走皮中而逐水气，亦因势利导之法也。

桂枝附子汤方

桂枝四两 附子三枚，炮，去皮，破八片 生姜三两，切 甘草二两，炙 大枣十二枚，擘

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温三服。

白术附子汤方

白术一两 附子一枚，炮，去皮 甘草二两，炙 生姜一两半 大枣六枚

上五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温三服。一服觉身痹，半日许再服，三服都尽，其人如冒状，勿怪，即是术、附并走皮中，逐水气未得除故耳。

风湿相搏，骨节疼烦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则痛剧，汗出短气，小便不利，恶风不欲去衣，或身微肿者，甘草附子汤主之。

此亦湿胜阳微之证。其治亦不出助阳散湿之法。云得微汗则解者，非正发汗也，阳复而阴自解耳。夫风湿在表，本当从汗而解，麻黄加术汤、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其正法也；而汗出表虚者，不宜重发其汗，则有防己、黄耆实表行湿之法；而白术附子，则又补阳以为行者也；表虚无热者，不可遽发其阳，则有桂枝、附子温经散湿之法，而甘草、附子，则兼补中以为散者也。即此数方，而仲景审病之微，用法之变，盖可见矣。

甘草附子汤方

甘草二两，炙 附子二枚，炮，去皮 白术二两 桂枝四两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得微汗则解；能食，汗出复烦者，服五合。恐一升多者，宜服六七合为妙。

太阳中暍，发热恶寒，身重而疼痛，其脉弦

细芤迟，小便已，洒洒然毛耸，手足逆冷，小有劳，身即热，口开，前板齿燥。若发其汗，则恶寒甚；加温针，则发热甚；数下之则淋甚。

中暍即中暑，暑亦六淫之一，故先伤太阳而为寒热也。然暑，阳邪也，乃其证反身重疼痛，其脉反弦细而迟者，虽名中暍，而实兼湿邪也。小便已，洒洒毛耸者，太阳主表，内合膀胱，便已而气馁也。手足逆冷者，阳内聚而不外达，故小有劳，即气出而身热也。口开、前板齿燥者，热盛于内而气淫于外也。盖暑虽阳邪，而气恒与湿相合，阳求阴之义也。暑因湿入，而暑反居湿之中，阴包阳之象也。治之者一如分解风湿之法，辛以散湿，寒以凉暑可矣。若发汗则徒伤其表，温针则更益其热，下之则热且内陷，变证随出，皆非正治暑湿之法也。

太阳中热者，暍是也。汗出恶寒，身热而渴，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中热亦即中暑，暍即暑之气也。恶寒者，热气入则皮肤缓，腠理开，开则洒然寒，与伤寒恶寒者不同。发热汗出而渴，表里热炽，胃阴待涸，求救于水，故与白虎加人参以清热生阴，为中暑而无湿者之法也。

白虎加人参汤方

知母六两　石膏一斤，碎，绵裹　甘草二两，炙　粳米六合　人参三两

上五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汤成，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太阳中暍，身热疼重而脉微弱，此以夏月伤冷水，水行皮中所致也。一物瓜蒂汤主之。

暑之中人也，阴虚而多火者，暑即寓于火之中，为汗出而烦渴；阳虚而多湿者，暑即伏于湿之内，为身热而疼重。故暑病恒以湿为病，而治湿即所以治暑。瓜蒂苦寒，能吐能下，去身面四肢水气，水去而暑无所依，将不治而自解矣。此治中暑兼湿者之法也。

瓜蒂汤方

瓜蒂二十个

上锉。以水一升[1]，煮取五合，去滓，顿服。

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脉[2]证治第三

论曰：百合病者，百脉一宗，悉致其病也。意欲食，复不能食，常默然，欲卧不能卧，欲行不能行，饮食或有美时，或有不用闻食臭时，如寒无寒，如热无热，口苦、小便赤。诸药不能治，得药则剧吐利。如有神灵者，身形如和，其脉微数。每溺时头痛者，六十日乃愈；若溺时头不痛，淅淅然者，四十日愈；若溺快然，但头眩者，二十日愈。其证或未病而预见，或病四五日而出，或二十日、或一月后见者，各随证治之。

百脉一宗者，分之则为百脉，合之则为一宗。悉致其病，则无之非病矣。然详其证：意欲食矣，而复不能食；常默然静矣，而又躁不得卧；饮食或有时美矣，而复有不用闻食臭时；如有寒、如有热矣，而又不见为寒，不见为热；诸药不能治，得药则剧吐利矣，而又身形如和，全是恍惚去来，不可为凭之象。惟口苦、小便赤、脉微数，则其常也。所以者何？热邪散漫，未统于经，其气游走无定，故其病亦去来无定。而病之所以为热者，则征于脉、见于口与便，有不可掩然者矣。夫膀胱者，太阳之府，其脉上至巅顶，而外行皮肤。溺时头痛者，太阳乍虚，而热气乘之也；淅然、快然，则递减矣。夫乍虚之气，溺已即复；而热淫之气，得阴乃解。故其甚者，必六十日之久，诸阴尽集，而后邪退而愈；其次四十日，又其次二十日，热差减者，愈差速也。此病多于伤寒热病前后见之。其未病而预见者，热气先动也；其病后四五日、或二十日、或一月见者，遗热不去也。各随其证以治，具如下文。

百合病，发汗后者，百合知母汤主之。

人之有百脉，犹地之有众水也。众水朝宗于海，百脉朝宗于肺。故百脉不可治，而可治其肺。百合味甘平微苦，色白入肺，治邪气，补虚清热，故诸方悉以之为主，而随证加药治之。用知母者，以发汗伤津液故也。

---

① 升：书业堂本作"斗"。

② 脉：书业堂本无此字。大成本同。

百合知母汤方

百合七枚，擘 知母三两

上先以水洗百合，渍一宿，当白沫出，去其水；别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别以泉水二升，煎知母取一升；后合煎取一升五合，分温再服。

百合病，下之后者，百合滑石代赭汤主之。

百合病不可下而下之，必伤其里，乃复以滑石、代赭者，盖欲因下药之势，而抑之使下，导之使出，亦"在下者引而竭之"之意也。

百合滑石代赭汤方

百合七枚，擘 滑石三两，碎，绵裹 代赭石如弹丸大一枚，碎，绵裹

上先煎百合如前法，别以泉水二升，煎滑石、代赭，取一升，去滓，后合和重煎，取一升五合，分温再服。

百合病，吐之后者，百合鸡子汤主之

《本草》：鸡子安五脏，治热疾。吐后脏气伤而病不去，用之不特安内，亦且攘外也。

百合鸡子汤方

百合七枚，擘 鸡子黄一枚

上先煎百合如前法，了，纳鸡子黄搅匀，煎五分，温服。

百合病，不经吐、下、发汗，病形如初者，百合地黄汤主之。

此则百合病正治之法也。盖肺主行身之阳，肾主行身之阴。百合色白入肺，而清气中之热；地黄色黑入肾，而除血中之热。气血既治，百脉俱清，虽有邪气，亦必自下。服后大便如漆，则热除之验也。《外台》云：大便当出黑沫。

百合地黄汤方

百合七枚，擘 生地黄汁一升

上先煎百合如前法，了，纳地黄汁，煎取一升五合，温分再服。中病勿更服，大便当如漆。

百合病，一月不解，变成渴者，百合洗方主之。

病久不解而变成渴，邪热留聚在肺也。单用百合渍水外洗者，以皮毛为肺之合，其气相通故也。洗已，食煮饼。

按：《外台》云：洗身讫，食白汤饼，今傅饦也。《本草》：粳米、小米、小麦，并除热止渴。勿以咸豉者，恐咸味耗水而增渴也。

百合洗方

百合一升，以水一斗，渍之一宿，以洗身。洗已，食煮饼，勿以咸豉也。

百合病，渴不差者，栝楼牡蛎散主之。

病变成渴，与百合洗方而不差者，热盛而津伤也。栝楼根苦寒，生津止渴；牡蛎咸寒，引热下行，不使上烁也。

栝楼牡蛎散方

栝楼根 牡蛎熬，等分

上为细末。饮服方寸匕，日三服。

百合病，变发热者，百合滑石散主之。

病变发热者，邪聚于里而见于外也。滑石甘寒，能除六腑之热。得微利，则里热除而表热自退。

百合滑石散方

百合一两，炙 滑石三两

上为散。饮服方寸匕，日三服。当微利者止服，热则除。

百合病，见于阴者，以阳法救之；见于阳者，以阴法救之。见阳攻阴，复发其汗，此为逆；见阴攻阳，乃复下之，此亦为逆。

病见于阴，甚必及阳；病见于阳，穷必归阴。以法救之者，养其阳以救阴之偏，则阴以平而阳不伤；补其阴以救阳之过，则阳以和而阴不敝。《内经》"用阴和阳，用阳和阴"之道也。若见阳之病而攻其阴，则并伤其阴矣，乃复发汗，是重伤其阳也，故为逆；见阴之病而攻其阳，则并伤其阳矣，乃复下之，是重竭其阴也，故亦为逆。以百合为邪少虚多之证，故不可直攻其病，亦不可误攻其无病如此。

狐惑之为病，状如伤寒，默默欲眠，目不得闭，卧起不安。蚀于喉为惑，蚀于阴为狐。不欲饮食，恶闻食臭。其面目乍赤、乍黑、乍白。蚀于上部则声嗄，甘草泻心汤主之；蚀于下部则咽干，苦参汤洗之；蚀于肛者，雄黄熏之。

狐惑，虫病，即巢氏所谓蜜病也。默默欲眠，目不得闭，卧起不安，其躁扰之象，有似伤寒少阴热证，而实为蜜之乱其心也；不欲饮食，恶闻

食臭，有似伤寒阳明实证，而实为虫之扰其胃也；其面目乍赤、乍黑、乍白者，虫之上下聚散无时，故其色变更不一，甚者脉亦大小无定也。盖虽虫病，而能使人惑乱而狐疑，故名曰狐惑。徐氏曰：蚀于喉为惑，谓热淫于上，如惑乱之气感而生蛔；蚀于阴为狐，谓热淫于下，柔害而幽隐，如狐性之阴也。亦通。蚀于上部，即蚀于喉之谓，故声嗄；蚀于下部，即蚀于阴之谓，阴内属于肝，而咽门为肝胆之候出《千金》，病自下而冲上，则咽干也。至生虫之由，则赵氏所谓湿热停久，蒸腐气血而成瘀浊，于是风化所腐而成虫者当矣。甘草泻心，不特使中气运而湿热自化，抑亦苦辛杂用，足胜杀虫之任。其苦参、雄黄，则皆清燥杀虫之品，洗之熏之，就其近而治之耳。

甘草泻心汤方

甘草四两，炙 黄芩 干姜 人参各三两 半夏半升 黄连一两 大枣十二枚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苦参汤方

苦参一升，以水一斗，煎取七升，去滓，熏洗。日三。

雄黄熏法

雄黄一味，为末，筒瓦二枚合之，烧，向肛熏之。

病者脉数无热，微烦，默默但欲卧，汗出。初得之三四日，目赤如鸠眼；七八日，目四眦黑，若能食者，脓已成也。赤豆当归散主之。

脉数微烦，默默但欲卧，热盛于里也。无热汗出，病不在表也。三四日目赤如鸠眼者，肝脏血中之热，随经上注于目也。经热如此，脏热可知，其为蓄热不去，将成痈肿无疑。至七八日目四眦黑，赤色极而变黑，则痈尤甚矣。夫肝与胃，互为胜负者也，肝方有热，势必以其热侵及于胃；而肝既成痈，胃即以其热并之于肝，故曰若能食者，知脓已成也。且脓成则毒化，毒化则不特胃和而肝亦和矣。赤豆、当归，乃排脓血、除湿热之良剂也。

再按：此一条，注家有目为狐惑病者，有目为阴阳毒者，要之，亦是湿热蕴毒之病。其不腐而为虫者，则积而为痈。不发于身面者，则发于肠脏，亦病机自然之势也。仲景意谓与狐惑、阴阳毒，同源而异流者，故特论列于此欤？

赤豆当归散方

赤小豆三升，浸，令芽出曝干 当归十两①

上二味，杵为散。浆水服方寸匕，日三服。

阳毒之为病，而赤斑斑如锦纹，咽喉痛，吐脓血。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鳖甲汤主之。阴毒之为病，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鳖甲汤去雄黄、蜀椒主之。

毒者，邪气蕴蓄不解之谓。阳毒非必极热，阴毒非必极寒。邪在阳者为阳毒，邪在阴者为阴毒也。而此所谓阴阳者，亦非脏腑气血之谓，但以面赤斑斑如锦纹、咽喉痛、唾脓血，其邪著而在表者谓之阳；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不唾脓血，其邪隐而在表之里者谓之阴耳。故皆得用辛温升散之品，以发其蕴蓄不解之邪；而亦并用甘润咸寒之味，以安其邪气经扰之阴。五日邪气尚浅，发之犹易，故可治；七日邪气已深，发之则难，故不可治。其蜀椒、雄黄二物，阳毒用之者，以阳从阳，欲其速散也；阴毒去之者，恐阴邪不可劫，而阴气反受损也。

升麻鳖甲汤方

升麻 当归 甘草各二两 蜀椒炒去汗，一两 鳖甲手指大一片，炙 雄黄半两，研

上六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顿服之。老小再服，取汗。

《肘后》、《千金方》：阳毒用升麻汤，无鳖甲有桂；阴毒用甘草汤，无雄黄。

疟病脉证并治第四

师曰：疟脉自弦。弦数者多热，弦迟者多寒，弦小紧者下之差，弦迟者可温之，弦紧者可发汗、针灸也，浮大者可吐之，弦数者风发也，以饮食消息止之。

疟者少阳之邪，弦者少阳之脉，有是邪，则

① 十两：书业堂本作“十分”。

有是脉也。然疟之舍，固在半表半里之间，而疟之气，则有偏多偏少之异。故其病有热多者，有寒多者，有里多而可下者，有表多而可汗、可吐者，有风从热出而不可以药散者，当各随其脉而施治也。徐氏曰：脉大者为阳，小者为阴，紧虽寒脉，小紧则内入而为阴矣。阴不可从表散，故曰下之愈。迟既为寒，温之无疑。弦紧不沉，为寒脉而非阴脉，非阴故可发汗针灸也。疟脉概弦，而忽浮大，知邪在高分，高者引而越之，故可吐。喻氏曰：仲景既云弦数者多热矣，而复申一义云：弦数者风发，见多热不已，必至于极热，热极则生风，风生则肝木侮土而传其热于胃，坐耗津液，此非可徒求之药，须以饮食消息，止其炽热，即梨汁、蔗浆生津止渴之属，正《内经》风淫于内，治以甘寒之旨也。

病疟以月一日发，当十五日愈。设不差，当月尽解，如其不差，当云何？师曰：此结为癥瘕，名曰疟母。急治之，宜鳖甲煎丸。

天气十五日一更，人之气亦十五日一更，气更则邪当解也。否则三十日天人之气再更，而邪自不能留矣。设更不愈，其邪必假血依痰，结为癥瘕，僻处胁下，将成负固不服之势，故宜急治。鳖甲煎丸，行气逐血之药颇多，而不嫌其峻；一日三服，不嫌其急，所谓乘其未集而击之也。

鳖甲煎丸方①

鳖甲十二分，炙　乌扇三分，烧，即射干　黄芩三分　柴胡六分　鼠妇三分，熬　干姜　大黄　桂枝　石韦去毛　厚朴　紫葳即凌霄　阿胶各三分　芍药　牡丹去心　蠐虫各五分　半夏一分　葶苈　人参各一分　瞿麦二分　蜂窠四分，炙　赤硝十二分　蜣螂六分，熬　桃仁二分，去皮尖，研

上二十三味，为末，取煅灶下灰一斗，清酒一斛五升，浸灰，俟酒尽一半，着鳖甲于中，煮令泛烂如胶漆，绞取汁，纳诸药煎，为丸，如梧子大。空心服七丸，日三服。

《千金方》用鳖甲十二片，又有海藻三分，大戟一分，无鼠妇、赤硝二味。

师曰：阴气孤绝，阳气独发，则热而少气烦冤，手足热而欲呕，名曰瘅疟。若但热不寒者，邪气内藏于心，外舍分肉之间，令人消烁肌肉。

此与《内经》论瘅疟文大同。夫阴气虚者，阳气必发，发则足以伤气而耗神，故少气烦冤也。四肢者，诸阳之本，阳盛则手足热也。欲呕者，热干胃也。邪气内藏心者，瘅为阳邪，心为阳脏，以阳从阳，故邪外舍分肉，而其气则内通心脏也。消烁肌肉者，肌肉为阴，阳极则阴消也。

温疟者，其脉如平，身无寒但热，骨节烦疼，时呕。白虎加桂枝汤主之。

此与《内经》论温疟文不同。《内经》言其因，此详其脉与证也。瘅疟、温疟，俱无寒但热，俱呕，而其因不同。瘅疟者，肺素有热而加外感，为表寒里热之证，缘阴气内虚，不能与阳相争，故不作寒也。温疟者，邪气内藏肾中，至春夏而始发，为伏气外出之证，寒蓄久而变热，故亦不作寒也。脉如平者，病非乍感，故脉如其平时也。骨节烦疼时呕者，热从肾出，外舍于其合而上并于阳明也。白虎甘寒除热，桂枝则因其势而达之耳。

白虎加桂枝汤方

知母六两　石膏一斤　甘草二两，炙　粳米二合　桂枝三两

上五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汤成，去滓，温服一升。日三。

疟多寒者，名曰牡疟。蜀漆散主之。

疟多寒者，非真寒也。阳气为痰饮所遏，不得外出肌表，而但内伏心间。心，牡脏也，故名牡疟。蜀漆能吐疟痰，痰去则阳伸而寒愈。取云母、龙骨者，以蜀漆上越之猛，恐并动心中之神与气也。

蜀漆散方

---

① 鳖甲煎丸方：鳖甲煎丸的药物用量，书业堂本与大成本均与底本有异。书业堂本是“鳖甲十二分，炙　乌扇三分，烧。即射干　黄芩三分　柴胡六分　鼠妇三分，熬　干姜　大黄　桂枝　石韦，去毛　厚朴　紫葳即凌霄　半夏　阿胶　芍药　牡丹　蠐虫各五分　葶苈　人参各一分　瞿麦二分　蜂窠四分，炙　赤硝十二分　蜣螂六分，熬　桃仁二分”。大成本是“鳖甲十二分，炙　乌扇三分，烧。即射干　黄芩三分　柴胡六分　鼠妇三分，熬　干姜　大黄　桂枝　石韦，去毛　厚朴　紫葳即凌霄　半夏　阿胶各三分　芍药　牡丹去心　蠐虫各五分　葶苈　人参各一分　瞿麦二分　蜂窠四分，炙　赤硝十二分　蜣螂六分，熬　桃仁二分，去皮尖，研”。

蜀漆洗[1] 去腥 云母烧二日夜 龙骨等分

上三味，杵为散。未发前以浆水服半钱匕。

附《外台秘要》三方

牡蛎汤

牡蛎 麻黄各四两 甘草二两 蜀漆三两

上四味，以水八升，先煮蜀漆、麻黄，去上沫，得六升，纳诸药，煮取二升，温服一升。若吐，则勿更服。

按：此系宋·孙奇等所附，盖亦蜀漆散之意，而外攻之力较猛矣。赵氏云：牡蛎软坚消结，麻黄非独散寒，且可发越阳气，使通于外。结散阳通，其病自愈。

柴胡去半夏加栝楼根汤 治疟病发渴者，亦治劳疟。

柴胡八两 人参 黄芩 甘草各三两 栝楼根四两 生姜二两 大枣十二枚

上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二服。

柴胡桂姜汤 治疟，寒多微有热，或但寒不热，服一剂如神。

柴胡半斤 桂枝三两 干姜二两 栝楼根四两 黄芩三两 甘草二两，炙 牡蛎二两，熬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初服微烦，复服汗出便愈。

赵氏曰：此与牡疟相类而实非。牡疟邪客心下，此风寒湿痹于肌表。肌表既痹，阳气不得通于外，遂郁伏于营血之中。阳气化热，血滞成瘀，着于其处，遇卫气行阳二十五度及之，则病作。其邪之入营者，既无外出之势，而营之素痹者，亦不出而与阳争，故少热或无热也。是用柴胡为君，发其郁伏之阳；黄芩为佐，清其半里之热；桂枝、干姜，所以通表之痹；栝楼根、牡蛎，除留热，消瘀血；甘草和诸药，调阴阳也。得汗则痹邪散，血热行，而病愈矣。

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第五

夫风之为病，当半身不遂。或但臂不遂者，此为痹。脉微而数，中风使然。

风彻于上下，故半身不遂；痹闭于一处，故但臂不遂，以此见风重而痹轻，风动而痹着也。风从虚入，故脉微；风发而成热，故脉数。曰中风使然者，谓痹病亦是风病，但以在阳者则为风，而在阴者则为痹耳。

寸口脉浮而紧，紧则为寒，浮则为虚，寒虚相搏，邪在皮肤。浮者血虚，络脉空虚，贼邪不泻，或左或右，邪气反缓，正气即急，正气引邪，喎僻不遂。邪在于络，肌肤不仁；邪在于经，即重不胜；邪入于腑，即不识人；邪入于脏，舌即难言，口吐涎。

寒虚相搏者，正不足而邪乘之，为风寒初感之诊也。浮为血虚者，气行脉外而血行脉中，脉浮者沉不足，为血虚也。血虚则无以充灌皮肤，而络脉空虚，并无以捍御外气，而贼邪不泻，由是或左或右，随其空处而留着矣。邪气反缓，正气即急者，受邪之处，筋脉不用而缓；无邪之处，正气独治而急，缓者为急者所引，则口目为僻，而肢体不遂。是以左喎者邪反在右，右喎者邪反在左。然或左或右，则有邪正缓急之殊，而为表为里，亦有经络脏腑之别。经云：经脉为里，支而横者为络，络之小者为孙。是则络浅而经深，络小而经大。故络邪病于肌肤，而经邪病连筋骨。甚而入腑，又甚而入脏，则邪递深矣。盖神藏于脏而通于腑，腑病则神窒于内，故不识人。诸阴皆连舌本，脏气厥不至舌下，则机息于上，故舌难言而涎自出也。

侯氏黑散 治大风四肢烦重，心中恶寒不足者。

菊花四十分 白术 防风各十分 桔梗八分 黄芩五分 细辛 干姜 人参 茯苓 当归 川芎 牡蛎 矾石 桂枝各三分

上十四味，杵为散。酒服方寸匕，日一服，初服二十日，温酒调服。禁一切鱼肉大蒜。常宜冷食，六十日止，即药积腹中不下也，热食即下矣，冷食自能助药力。

此方亦孙奇等所附，而去风、除热、补虚、下痰之法具备。以为中风之病，莫不由是数者所致

---

① 洗：书业堂本作“烧”。

云尔。学者得其意，毋泥其迹可也。

寸口脉迟而缓，迟则为寒，缓则为虚。营缓则为亡血，卫缓则为中风，邪气中经，则身痒而瘾疹；心气不足，邪气入中，则胸满而短气。

迟者行之不及，缓者至而无力。不及为寒，而无力为虚也。沉而缓者为营不足，浮而缓者为卫中风，卫在表而营在里也。经不足而风入之，血为风动，则身痒而瘾疹；心不足而风中之，阳用不布，则胸满而短气。经行肌中，而心处胸间也。

风引汤 除热瘫痫。

大黄 干姜 龙骨各四两 桂枝三两 甘草 牡蛎各二两 寒水石 滑石 赤石脂 白石脂 紫石英 石膏各六两

上十二味，杵，粗筛，以韦囊盛之。取三指撮，井花水三升，煮三沸，温服一升。治大人风引，少小惊痫瘛疭，日数发，医所不疗。除热方。巢氏云：脚气宜风引汤。

此下热清热之剂。孙奇以为中风多从热起，故特附于此欤？中有姜、桂、石、脂、龙、蛎者，盖以涩驭泄，以热监寒也。然亦猛剂，用者审之。

防己地黄汤 治病如狂状，妄行，独语不休，无寒[1] 热，其脉浮。

防己 甘草各一分 桂枝 防风各三分

上四味，以酒一杯，渍之，绞取汁。生地黄二斤。咬咀，蒸之如斗米饭久，以铜器盛药汁，更绞地黄汁和，分再服。

狂走谵语，身热脉大者，属阳明也。此无寒热，其脉浮者，乃血虚生热，邪并于阳而然。桂枝、防风、防己、甘草，酒浸取汁，用是轻清，归之于阳，以散其邪；用生地黄之甘寒，熟蒸使归于阴，以养血除热。盖药生则散表，熟则补衰，此煎煮法，亦表里法也。赵氏

头风摩散

大附子一枚 盐等分

上二味，为散。沐了，以方寸匕，摩疾上，令药力行。

寸口脉沉而弱，沉即主骨，弱即主筋；沉即为肾，弱即为肝。汗出，入水中，如水伤心，历节痛，黄汗出，故曰历节。

此为肝肾先虚，而心阳复郁，为历节黄汗之本也。心气化液为汗，汗出入水中，水寒之气，从汗孔入侵心脏，外水内火，郁为湿热，汗液则黄；浸淫筋骨，历节乃痛，历节者，遇节皆痛也。盖非肝肾先虚，则虽得水气，未必便入筋骨；非水湿内侵，则肝肾虽虚，未必便成历节。仲景欲举其标而先究其本，以为历节多从虚得之也。

按：后《水气篇》中云：黄汗之病，以汗出入水中浴，水从汗孔入得之。合观二条，知历节、黄汗，为同源异流之病，其瘀郁上焦者，则为黄汗；其并伤筋骨者，则为历节也。

趺阳脉浮而滑，滑则谷气实，浮则汗自出。少阴脉浮而弱，弱则血不足，浮则为风，风血相搏，即疼痛如掣。盛人脉涩小，短气，自汗出，历节疼，不可屈伸，此皆饮酒汗出当风所致。

趺阳脉浮者，风也，脉滑者，谷气盛也。汗生于谷，而风性善泄，故汗自出。风血相搏者，少阴血虚而风复扰之，为疼痛如掣也。趺阳、少阴二条合看，知阳明谷气盛者，风入必与汗偕出；少阴血不足者，风入遂着而成病也。盛人脉涩小，短气者，形盛于外而气歉于内也。自汗出，湿复胜也。缘酒客湿本内积，而汗出当风，则湿复外郁，内外相召，流入关节，故历节痛不可屈伸也。合三条观之：汗出入水者，热为湿郁也；风血相搏者，血为风动也；饮酒汗出当风者，风湿相合也。历节病因，有是三不同，其为从虚所得则一也。

诸肢节疼痛，身体烦羸，脚肿如脱，头眩短气，温温欲吐。桂枝芍药知母汤主之。

诸肢节疼痛，即历节也。身体烦羸，脚肿如脱，形气不足，而湿热下甚也。头眩，短气，温温欲吐，湿热且从而上冲矣。与脚气冲心之候颇同。桂枝、麻黄、防风散湿于表；芍药、知母、甘草除热于中；白术、附子驱湿于下；而用生姜最多，以止呕降逆，为湿热外伤肢节，而复上冲心胃之治法也。

桂枝芍药知母汤方

桂枝四两 芍药三两 甘草 麻黄各二两 附子

---

① 寒：书业堂本无此字。

二枚，炮① 白术 知母 防风各四两 生姜五两

上九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温服七合，日三服。

味酸则伤筋，筋伤则缓，名曰泄；咸则伤骨，骨伤则痿，名曰枯。枯泄相搏，名曰断泄。营气不通，卫不独行。营卫俱微，三焦无所御，四属断绝，身体羸瘦，独足肿大，黄汗出，胫冷，假令发热，便为历节也。

此亦内伤肝肾，而由于滋味不节者也。枯泄相搏，即筋骨并伤之谓。曰断泄者，言其生气不续而精神时越也。营不通因而卫不行者，病在阴而及于阳也。不通不行，非壅而实，盖即营卫涸流之意。四属，四肢也。营卫者，水谷之气，三焦受气于水谷，而四肢禀气于三焦，故营卫微，则三焦无气而四属失养也。由是精微不化于上而身体羸瘦，阴浊独注于下而足肿、胫冷、黄汗出。此病类似历节、黄汗，而实非水湿为病。所谓肝肾虽虚，未必便成历节者是也。而虚病不能发热，历节则未有不热者，故曰假令发热，便为历节。后《水气篇》中又云：黄汗之病，两胫自冷，假令发热，此属历节。盖即黄汗、历节而又致其辨也。详见本文。

病历节不可屈伸，疼痛，乌头汤主之。

此治寒湿历节之正法也。寒湿之邪，非麻黄、乌头不能去；而病在筋节，又非如皮毛之邪，可一汗而散者。故以黄耆之补，白芍之收，甘草之缓，牵制二物，俾得深入而去留邪。如卫瓘监钟、邓入蜀，使其成功而不及于乱，乃制方要妙也。

乌头汤 亦治脚气疼痛，不可屈伸。

麻黄 芍药 黄耆 甘草各三两，炙 乌头五枚，咬咀，以蜜二升，煎取一升，即出乌头

上四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内蜜煎中，更煎之。服七合，不知，尽服之。

矾石汤 治脚气冲心。

矾石二两

上一味，以浆水一斗五升，煎三五沸，浸脚良。

脚气之病，湿伤于下而气冲于上，矾石味酸涩性燥，能却水收湿解毒。毒解湿收，上冲自止。

附 方

《古今录验》续命汤 治中风痱，身体不能自收持，口不能言，冒昧不知痛处，或拘急不得转侧。

麻黄 桂枝 甘草 干姜 石膏 当归 人参各三两 杏仁四十粒 川芎一两五钱

上九味，以水一斗，煮取四升，温服一升，当小汗，薄覆脊，凭几坐，汗出则愈，不汗更服。无所禁，勿当风。并治但伏不得卧，咳逆上气，面目浮肿。

痱者，废也。精神不持，筋骨不用，非特邪气之扰，亦真气之衰也。麻黄、桂枝所以散邪，人参、当归所以养正，石膏合杏仁，助散邪之力，甘草合干姜，为复气之需。乃攻补兼行之法也。

《千金》三黄汤 治中风，手足拘急，百节疼痛，烦热心乱，恶寒，经日不欲饮食。

麻黄五分 独活四分 细辛 黄耆各二分 黄芩三分

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温三服。一服小汗出，二服大汗出。心热，加大黄二分；腹满，加枳实一枚；气逆，加人参三分；悸，加牡蛎三分；渴，加栝楼根三分；先有寒，加附子一枚。

《近效》术附汤 治风虚，头重眩，苦极，不知食味。暖肌补中，益精气。

白术一两 附子一枚半，炮，去皮 甘草一两，炙

上三味，锉。每五钱匕，姜五片，枣一枚，水盏半，煎七分，去滓温服。

崔氏八味丸 治脚气上入少腹不仁。

熟地黄八两 山茱萸 山药各四两 泽泻 茯苓 牡丹皮各三两 桂枝② 附子各一两，炮

上八味，末之，炼蜜和丸如梧子大。酒下十五丸，日再服。

肾之脉，起于足而入于腹，肾气不治，湿寒之气随经上入，聚于少腹，为之不仁。是非驱湿散寒之剂所可治者，须以肾气丸，补肾中之气，

① 二枚，炮：书业堂本作“二两”。大成本作“二两，炮”。

② 桂枝：书业堂本作“桂”。大成本同。

以为生阳化湿之用也。

《千金》越婢加术汤 治肉极，热则身体津脱，腠理开，汗大泄，厉风气，下焦脚弱。

麻黄六两 石膏半斤 生姜二两 甘草二两 白术四两 大枣十五枚

上六味，以水六升，先煮麻黄，去上沫，纳诸药，煮取三升，分温三服。恶风加附子一枚，炮

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第六

问曰：血痹之病，从何得之？师曰：夫尊荣人，骨弱肌肤盛，重因疲劳汗出，卧不时动摇，加被微风，遂得之。但以脉自微，涩在寸口，关上小紧，宜针引阳气，令脉和、紧去则愈。

阳气者，卫外而为固也。乃因疲劳汗出，而阳气一伤；卧不时动摇，而阳气再伤，于是风气虽微，得以直入血中而为痹。经云：邪入于阴则痹也。脉微为阳微，涩为血滞，紧则邪之征也。血中之邪，始以阳气伤而得入，终必得阳气通而后出；而痹之为病，血既以风入而痹于外，阳亦以血痹而止于中，故必针以引阳使出，阳出而邪去，邪去而脉紧乃和，血痹乃通。以是知血分受痹，不当独治其血矣。

血痹阴阳俱微，寸口、关上微，尺中小紧，外证身体不仁，如风痹状。黄耆桂枝五物汤主之。

阴阳俱微，该人迎、趺阳、太溪为言。寸口、关上微，尺中小紧，即阳不足而阴为痹之象。不仁者，肌体顽痹，痛痒不觉，如风痹状，而实非风。黄芪桂枝五物，和营之滞，助卫之行，亦针引阳气之意。以脉阴阳俱微，故不可针而可药，经所谓阴阳形气俱不足者，勿刺以针而调以甘药也。

黄耆桂枝五物汤方

黄耆三两 芍药三两 桂枝三两 生姜六两 大枣十二枚

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温服七合，日三服。

夫男子平人，脉大为劳，脉极虚亦为劳。

阳气者，烦劳则张，故脉大；劳则气耗，故脉极虚。李氏曰：脉大非气盛也，重按必空濡。大者，劳脉之外暴者也；极虚者，劳脉之内衰者也。

男子面色薄，主渴及亡血。卒喘悸，脉浮者，里虚也。

渴者，热伤阴气，亡血者，不华于色。故面色薄者，知其渴及亡血也。李氏曰：劳者气血俱耗，气虚则喘，血虚则悸。卒者，猝然见此病也。脉浮为里虚，以劳则真阴失守，孤阳无根，气散于外，而精夺于内也。

男子脉虚沉弦，无寒热，短气里急，小便不利，面色白，时目瞑兼衄，少腹满，此为劳使之然。劳之为病，其脉浮大，手足烦，春夏剧，秋冬差，阴寒精自出，痰削不能行。男子脉浮弱而涩，为无子，精气清冷。

脉虚沉弦者，劳而伤阳也，故为短气里急，为小便不利，少腹满，为面色白。而其极则并伤其阴，而目瞑兼衄。目瞑，目不明也。脉浮者，劳而伤阴也，故为手足烦，为痰削不能行，为春夏剧而秋冬瘥。而其极则并伤其阳，而阴寒精自出。此阴阳互根，自然之道也。若脉浮弱而涩，则精气交亏而清冷不温，此得之天禀薄弱，故当无子。

夫失精家少腹弦急，阴头寒，目眩，发落，脉极虚芤迟，为清谷、亡血、失精。脉得诸芤动微紧，男子失精，女子梦交，桂枝龙骨牡蛎汤主之。

脉极虚芤迟者，精失而虚及其气也，故少腹弦急，阴头寒而目眩。脉得诸芤动微紧者，阴阳并乖而伤及其神与精也，故男子失精，女子梦交。沈氏所谓劳伤心气，火浮不敛，则为心肾不交；阳泛于上，精孤于下，火不摄水，不交自泄，故病失精；或精虚心相内浮，扰精而出，则成梦交者是也。徐氏曰：桂枝汤外证得之，能解肌去邪气，内证得之，能补虚调阴阳；加龙骨、牡蛎者，以失精梦交为神精间病，非此不足以收敛其浮越也。

桂枝龙骨牡蛎汤方

桂枝 芍药 生姜各三两 甘草二两 大枣十二枚 龙骨 牡蛎各三两

上七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天雄散方

天雄三两，炮 白术八两 桂枝六两 龙骨三两

上四味，杵为散。酒服半钱匕，日三服。不知，稍增之。

按：此疑亦后人所附，为补阳摄阴之用也。

男子平人，脉虚弱细者，喜盗汗也。人年五六十，其病脉大者，痹侠背行。若肠鸣、马刀、侠瘿者，皆为劳得之。脉沉小迟，名脱气。其人疾行则喘竭，手足逆寒，腹满，甚者溏泄，食不消化也。脉弦而大，弦则为减，大则为芤；减则为寒，芤则为虚；虚寒相搏[1]，此名为革。妇人则半产、漏下，男子则亡血、失精。

平人，不病之人也。脉虚弱细微，则阴阳俱不足矣。阳不足者不能固，阴不足者不能守，是其人必善盗汗。人年五六十，精气衰矣，而病脉反大者，是其人当有风气也。痹侠背行，痹之侠脊者，由阳气不足，而邪气从之也。若肠鸣、马刀、侠瘿者，阳气以劳而外张，火热以劳而上逆。阳外张，则寒动于中而为肠鸣，火上逆，则与痰相搏而为马刀、侠瘿。李氏曰：瘿生乳腋下曰马刀，又夹生颈之两旁者为侠瘿。侠者，挟也。马刀，蛤蚧之属，疮形似之，故名马刀。瘿，一作缨，发于结缨之处。二疮一在颈，一在腋下，常相联络，故俗名疬串。脉沉小迟，皆阴象也。三者并见，阴盛而阳乃亡矣，故名脱气。其人疾行则喘竭者，气脱而不固也。由是外无气而手足逆冷，胃无气而腹满，脾无气而溏泄食不化，皆阳微气脱之证也。脉弦者阳不足，故为减为寒；脉大者阴不足，故为芤为虚。阴阳并虚，外强中干，此名为革。又变革也，妇人半产、漏下，男子亡血、失精，是皆失其产乳生育之常矣，故名曰革。

虚劳里急，悸，衄，腹中痛，梦失精，四肢痠疼，手足烦热，咽干口燥，小建中汤主之。

此和阴阳，调营卫之法也。夫人生之道，曰阴曰阳，阴阳和平，百疾不生。若阳病不能与阴和，则阴以其寒独行，为里急，为腹中痛，而实非阴之盛也；阴病不能与阳和，则阳以其热独行，为手足烦热，为咽干、口燥，而实非阳之炽也。昧者以寒攻热，以热攻寒，寒热内贼，其病益甚。惟以甘酸辛药，和合成剂，调之使和，则阳就于阴，而寒以温；阴就于阳，而热以和。医之所以贵识其大要也。岂徒云寒可治热，热可治寒而已哉？或问和阴阳、调营卫是矣，而必以建中者何也？曰中者，脾胃也，营卫生成于水谷，而水谷转输于脾胃。故中气立，则营卫流行而不失其和。又，中者，四运之轴而阴阳之机也。故中气立，则阴阳相循，如环无端，而不极于偏。是方甘与辛合而生阳，酸得甘助而生阴，阴阳相生，中气自立。是故求阴阳之和者，必于中气，求中气之立者，必以建中也。

小建中汤方

桂枝三两 甘草二两 芍药六两 大枣十二枚 生姜三两 饴糖一升

上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纳胶饴，更上微火消解，温服一升，日三服。

虚劳里急诸不足，黄耆建中汤主之。

里急者，里虚脉急，腹中当引痛也。诸不足者，阴阳诸脉并俱不足，而眩、悸、喘竭、失精、亡血等证相因而至也。急者缓之必以甘，不足者，补之必以温，而充虚塞空，则黄耆尤有专长也。

黄耆建中汤方

即小建中汤内加黄耆一两半，余依上法。气短、胸满者，加生姜；腹满者，去枣，加茯苓一两半。及疗肺虚损不足，补气，加半夏三两。

虚劳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者，八味肾气丸主之。

下焦之分，少阴主之。少阴虽为阴脏，而中有元阳，所以温经脏，行阴阳，司开合者也。虚劳之人，损伤少阴肾气，是以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程氏所谓肾间动气已损者是矣。八味肾气丸，补阴之虚可以生气，助阳之弱可以化水，乃补下治下之良剂也。

八味肾气丸方 见妇人杂病。

虚劳诸不足，风气百疾，薯蓣丸主之。

虚劳证多有挟风气者，正不可独补其虚，亦不可着意去风气。仲景以参、地、芎、归、苓、术补其气血；胶、麦、姜、枣、甘、芍益其营卫；而以桔梗、杏仁、桂枝、防风、柴胡、白敛、黄卷、神曲去风行气。其用薯蓣最多者，以其不寒不热，不燥不滑，兼擅补虚去风之长，故以为君，谓必得正

[1] 搏：书业堂本作"抟"。

气理而后风气可去耳。

薯蓣丸方

薯蓣三十分 人参七分 白术六分 茯苓五分 甘草二十八分 当归十分 干地黄十分 芍药六分 芎劳六分 麦冬六分 阿胶七分 干姜三分 大枣百枚，为膏 桔梗五分 杏仁六分 桂枝十分 防风六分 神曲十分 豆黄卷十分 柴胡五分 白敛二分

上二十一味，末之，炼蜜和丸，如弹子大。空腹酒服一丸，一百丸为剂。

虚劳虚烦不得眠，酸枣仁汤主之。

人寤则魂寓于目，寐则魂藏于肝。虚劳之人，肝气不荣，则魂不得藏，魂不藏故不得眠。酸枣仁补肝敛气，宜以为君。而魂既不归容，必有浊痰燥火乘间而袭其舍者，烦之所由作也，故以知母、甘草清热滋燥，茯苓、川芎行气除痰。皆所以求肝之治而宅其魂也。

酸枣仁汤方

酸枣仁二升 甘草一两 知母 茯苓各二两 芎劳一两

上五味，以水八升，煮酸枣仁得六升，纳诸药，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五劳虚极羸瘦，腹满不能饮食，食伤、忧伤、饮伤、房室伤、饥伤、劳伤、经络营卫气伤，内有干血，肌肤甲错，两目黯黑。缓中补虚，大黄䗪虫丸主之。

虚劳症有挟外邪者，如上所谓风气百疾是也。有挟瘀郁者，则此所谓五劳诸伤，内有干血者是也。夫风气不去，则足以贼正气而生长不荣；干血不去，则足以留新血而渗灌不周，故去之不可不早也。此方润以濡其干，虫以动其瘀，通以去其闭，而仍以地黄、芍药、甘草和养其虚，攻血而不专主于血，一如薯蓣丸之去风而不着意于风也。喻氏曰：此世俗所称干血劳之良治也。血瘀于内，手足脉相失者宜之。兼入琼玉膏补润之剂尤妙。

大黄䗪虫丸方

大黄十分，蒸 黄芩二两 甘草三两 桃仁一升 杏仁一升 芍药四两 干地黄十两 干漆一两，烧令烟尽① 虻虫一升，去翅足，熬② 水蛭百枚，熬③ 蛴螬百枚，熬䗪虫半升，熬

上十二味，末之，炼蜜和丸，小豆大。酒服五丸，日三服。

附 方

《千金翼》炙甘草汤 治虚劳不足，汗出而闷，脉结悸，行动如常，不出百日，危急者十一日死。

甘草四两，炙 桂枝 生姜各三两 麦冬半升 麻仁半升 人参 阿胶 各二两 大枣三十枚 生地黄一斤

上九味，以酒七升，水八升，先煮八味，取三升，去滓，纳胶消尽，温服一升。日三服。

脉结是营气不行，悸则血亏而心无所养。营滞血亏而更出汗，岂不立槁乎？故虽行动如常，断云不出百日死，知其阴亡而阳绝也。人参、桂枝、甘草、生姜行身之阳，胶、麦、麻、地行身之阴，盖欲使阳得复行阴中而脉自复也。后人只喜用胶、地等而畏姜、桂，岂知阴凝燥气，非阳不能化耶？徐氏。

《肘后》獭肝散 治冷劳。又主鬼疰一门相染。

獭肝一具

炙干末之。水服方寸匕，日三服。

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治第七

问曰：热在上焦者，因咳为肺痿。肺痿之病，从何得之？师曰：或从汗出，或从呕吐；或从消渴，小便利数；或从便难，又被快药下利，重亡津液，故得之。曰：寸口脉数，其人咳，口中反有浊唾涎沫者何？师曰：为肺痿之病。若口中辟辟燥，咳即胸中隐隐痛，脉反滑数，此为肺痈，咳唾脓血。脉数虚者为肺痿，数实者为肺痈。

此设为问答，以辨肺痿、肺痈之异。热在上焦二句，见《五脏风寒积聚篇》。盖师有是语，而

① 烧令烟尽：书业堂本无此四字。

② 去翅足，熬：书业堂本无此四字。

③ 熬：书业堂本无。下二"熬"字仿此。

因之以为问也。汗出、呕吐、消渴、二便下多，皆足以亡津液而生燥热。肺虚且热，则为痿矣。口中反有浊唾涎沫者，肺中津液，为热所迫而上行也。或云肺既痿而不用，则饮食游溢之精气，不能分布诸经，而但上溢于口。亦通。口中辟辟燥者，魏氏以为肺痈之痰涎脓血，俱蕴蓄结聚于肺脏之内，故口中反干燥，而但辟辟作空响燥咳而已。然按下肺痈条亦云其人咳，咽燥不渴，多唾浊沫，则肺痿、肺痈二证多同，惟胸中痛、脉滑数、唾脓血，则肺痈所独也。比而论之，痿者，萎也，如草木之萎而不荣，为津烁而肺焦也；痈者，壅也，如土之壅而不通，为热聚而肺癈也。故其脉有虚实不同，而其数则一也。

问曰：病咳逆，脉之，何以知此为肺痈？当有脓血，吐之则死，其脉何类？师曰：寸口脉微而数，微则为风，数则为热；微则汗出，数则恶寒；风中于卫，呼气不入；热过于营，吸而不出。风伤皮毛，热伤血脉；风舍于肺，其人则咳，口干喘满，咽燥不渴，多唾浊沫，时时振寒；热之所过，血为之凝滞，蓄结痈脓，吐如米粥。始萌可救，脓成则死。

此原肺痈之由，为风热蓄结不解也。凡言风脉多浮或缓，此云微者，风入营而增热，故脉不浮而反微，且与数俱见也。微则汗出者，气伤于热也；数则恶寒者，阴反在外也；呼气不入者，气得风则浮，利出而艰入也；吸而不出者，血得热而壅，气亦为之不伸也。肺热而壅，故口干而喘满；热在血中，故咽燥而不渴。且肺被热迫，而反从热化，为多唾浊沫；热盛于里，而外反无气，为时时振寒。由是热蓄不解，血凝不通，而痈脓成矣。吐如米粥，未必便是死证，至浸淫不已，肺叶腐败，则不可治矣。故曰始萌可救，脓成则死。

上气，面浮肿，肩息，其脉浮大不治，又加利尤甚。上气喘而躁者，此为肺胀，欲作风水，发汗则愈。

上气而浮肿、肩息，气但升而不降矣。脉复浮大，则阳有上越之机；脉偏盛者，偏绝也，又加下利，是阴复从下脱矣，阴阳离决，故当不治。肩息，息摇肩也，上气喘而躁者，水性润下，风性上行，水为风激，气凑于肺，所谓激而行之，可使在山者也，故曰欲作风水。发汗令风去，则水复其润下之性矣，故愈。

肺痿，吐涎沫而不咳者，其人不渴，必遗尿，小便数。所以然者，以上虚不能制下故也。此为肺中冷，必眩，多涎唾，甘草干姜汤以温之。若服汤已渴者，属消渴。

此举肺痿之属虚冷者，以见病变之不同。盖肺为娇脏，热则气烁，故不用而痿；冷则气沮，故亦不用而痿也。遗尿、小便数者，肺金不用而气化无权，斯膀胱无制而津液不藏也。头眩、多涎唾者，经云：上虚则眩。又云：上焦有寒，其口多涎也。甘草、干姜，甘辛合用，为温肺复气之剂，服后病不去而加渴者，则属消渴。盖小便数而渴者为消；不渴者，非下虚即肺冷也。

甘草干姜汤方

甘草四两，炙　干姜二两，炮

上㕮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温再服。

咳而上气，喉中水鸡声，射干麻黄汤主之。

咳而上气，肺有邪，则气不降而反逆也。肺中寒饮，上入喉间，为呼吸之气所激，则作声如水鸡。射干、紫菀、款冬降逆气，麻黄、细辛、生姜发邪气，半夏消饮气，而以大枣安中，五味敛肺，恐劫散之药，并伤及其正气也。

射干麻黄汤方

射干三两　麻黄　生姜各四两　细辛　紫菀　款冬花各三两　大枣七枚　半夏半升　五味半升

上九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麻黄两沸，去上沫，纳诸药，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咳逆上气，时时吐浊，但坐不得眠，皂荚丸主之。

浊，浊痰也。时时吐浊者，肺中之痰，随上气而时出也。然痰虽出而不满不减，则其本有固而不拔之势，不迅而扫之，不去也。皂荚味辛入肺，除痰之力最猛，饮以枣膏，安其正也。

皂荚丸方

皂荚八两，刮去皮，酥炙

上一味，末之，蜜丸梧子大。以枣膏和汤，服三丸，日三夜一服。

咳而脉浮者，厚朴麻黄汤主之；咳而脉沉

者，泽漆汤主之。

此不详见证，而但以脉之浮沉为辨而异其治。按：厚朴麻黄汤与小青龙加石膏汤大同，则散邪蠲饮之力居多，而厚朴辛温，亦能助表；小麦甘平，则同五味敛安正气者也。泽漆汤以泽漆为主，而以白前、黄芩、半夏佐之，则下趋之力较猛，虽生姜、桂枝之辛，亦只为下气降逆之用而已，不能发表也。仲景之意，盖以咳皆肺邪，而脉浮者气多居表，故驱之使从外出为易；脉沉者气多居里，故驱之使从下出为易，亦因势利导之法也。

厚朴麻黄汤方

厚朴五两 麻黄四两 石膏如鸡子大 杏仁半升 半夏六升 干姜 细辛各二两 小麦一升 五味半升

上九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小麦熟，去滓，纳诸药，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泽漆汤方

半夏半升 泽漆三升，以东流水五斗，煮取一斗五升 紫参 生姜 白前各五两 甘草 黄芩 人参 桂枝各三两

上九味，㕮咀。纳泽漆汤中，煮取五升，温服五合，至夜尽。

火逆上气，咽喉不利，止逆下气，麦门冬汤主之。

火热挟饮致逆，为上气，为咽喉不利，与表寒挟饮上逆者悬殊矣。故以麦冬之寒治火逆；半夏之辛治饮气；人参、甘草之甘以补益中气。盖从外来者，其气多实，故以攻发为急；从内生者，其气多虚，则以补养为主也。

麦门冬汤方

麦门冬七升 半夏一升 人参 甘草各二两 粳米三合 大枣十二枚

上六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温服一升，日三夜一服。

肺痈喘不得卧，葶苈大枣泻肺汤主之。

肺痈喘不得卧，肺气被迫，亦已甚矣，故须峻药顿服，以逐其邪。葶苈苦寒，入肺泄气闭，加大枣甘温以和药力，亦犹皂荚丸之饮以枣膏也。

葶苈大枣泻肺汤方

葶苈熬令黄色，捣丸，如鸡子大 大枣十二枚

上先以水三升，煮枣取二升，去枣纳葶苈，煮取一升，顿服。

咳而胸满，振寒脉数，咽干不渴，时出浊唾腥臭，久久吐脓如米粥者，为肺痈，桔梗汤主之。

此条见证，具如前第二条所云，乃肺痈之的证也。此病为风热所壅，故以苦梗开之；热聚则成毒，故以甘草解之。而甘倍于苦，其力似乎太缓，意者痈脓已成，正伤毒溃之时，有非峻剂所可排击者，故药不嫌轻耳。后附《外台》桔梗白散，治证与此正同。方中桔梗、贝母同用，而无甘草之甘缓，且有巴豆之毒热，似亦以毒攻毒之意，然非病盛气实，非峻药不能为功者，不可侥幸一试也。是在审其形之肥瘠与病之缓急而善其用焉。

桔梗汤方

桔梗一两 甘草二两

上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分温再服，则吐脓血也。

咳而上气，此为肺胀。其人喘，目如脱状，脉浮大者，越婢加半夏汤主之。

外邪内饮，填塞肺中，为胀、为喘、为咳而上气。越婢汤散邪之力多，而蠲饮之力少，故以半夏辅其未逮。不用小青龙者，以脉浮且大，病属阳热，故利辛寒不利辛热也。目如脱状者，目睛胀突如欲脱落之状，壅气使然也。

越婢加半夏汤方

麻黄六两 石膏半斤 生姜三两 大枣十五枚 甘草二两 半夏半升

上六味，以水六升，先煮麻黄，去上沫，纳诸药，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肺胀，咳而上气，烦躁而喘，脉浮者，心下有水，小青龙加石膏汤主之。

此亦外邪内饮相搏之证，而兼烦躁，则挟有热邪。麻、桂药中必用石膏，如大青龙之例也。又此条见证，与上条颇同，而心下寒饮，则非温药不能开而去之，故不用越婢加半夏，而用小青龙加石膏。温寒并进，水热俱捐，于法尤为密矣。

小青龙加石膏汤方

麻黄 芍药 桂枝 细辛 干姜 甘草各三两 五味 半夏各半升 石膏二两

上九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黄，去上沫，纳诸药，煮取三升，强人服一升，羸者减之。日三服，小儿服四合。

附 方

《外台》炙甘草汤 治肺痿涎唾多，心中温温液液者。方见虚劳。

《千金》甘草汤方

甘草一味，以水三升，煮减半，分温三服。

《千金》生姜甘草汤 治肺痿，咳唾涎沫不止，咽燥而渴。

生姜五两 人参三两 甘草四两 大枣十五枚

上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千金》桂枝去芍药加皂荚汤 治肺痿吐涎沫。

桂枝 生姜各三两 甘草二两 大枣十枚 皂荚一枚，去皮子，炙焦

上五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按：以上诸方，俱用辛甘温药。以肺既枯痿，非湿剂可滋者，必生气行气以致其津。盖津生于气，气至则津亦至也。又方下俱云：吐涎沫多不止。则非无津液也，乃有津液而不能收摄分布也。故非辛甘温药不可。加皂荚者，兼有浊痰也。

《外台》桔梗白散 治咳而胸满，振寒，脉数，咽干不渴，时出浊唾腥臭，久久吐脓如米粥者，为肺痈。

桔梗 贝母各三两 巴豆一分，去皮，熬，研如脂

上三味，为散。强人饮服半钱匕，羸者减之。病在膈上者吐脓，在膈下者泻出。若下多不止，饮冷水一杯则定。

《千金》苇茎汤 治咳有微热，烦满，胸中甲错，是为肺痈。

苇茎二升 薏苡仁半升 桃仁五十粒 瓜瓣半升

上四味，以水一斗，先煮苇茎，得五升，去滓，纳诸药，煮取二升。服一升，再服，当吐如脓。

按：此方具下热散结通瘀之力，而重不伤峻，缓不伤懈，可以补桔梗汤、桔梗白散二方之偏，亦良法也。

葶苈大枣泻肺汤 治肺痈胸满胀，一身面目浮肿，鼻塞清涕出，不闻香臭酸辛，咳逆上气，喘鸣迫塞。方见上，三日一剂，可至三四剂，先服小青龙汤一剂乃进。

按：此方原治肺痈喘不得卧，此兼面目浮，鼻塞清涕，则肺有表邪宜散，故先服小青龙汤乃进。

又按：肺痈诸方，其于治效各有专长。如葶苈大枣，用治痈之始萌而未成者，所谓乘其未集而击之也；其苇茎汤，则因其乱而逐之者耳；桔梗汤剿抚兼行，而意在于抚，洵为王者之师；桔梗白散，则捣坚之锐师也。比而观之，审而行之，庶几各当而无误矣。

卷 中

奔豚气病脉证治第八

师曰：病有奔豚，有吐脓，有惊怖，有火邪。此四部病，皆从惊发得之。

奔豚具如下文。吐脓有咳与呕之别，其从惊得之旨示未详。惊怖即惊恐，盖病从惊得，而惊气即为病气也。火邪见后惊悸部，及《伤寒·太阳篇》云：太阳病，以火熏之，不得汗，其人必躁，到经不解，必圊血，名为火邪。然未尝云从惊发也。《惊悸篇》云：火邪者，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主之，此亦是因火邪而发惊，非因惊而发火邪也。即后奔豚证治三条，亦不必定从惊恐而得。盖是证有杂病、伤寒之异，从惊恐得者，杂病也；从发汗及烧针被寒者，伤寒也。其吐脓、火邪二病，仲景必别有谓，姑阙之以俟知者。或云：东方肝木，其病发惊骇。四部病皆以肝为主。奔豚、惊怖，皆肝自病；奔豚因惊而发病；惊怖即惊以为病也；吐脓者，肝移热于胃，胃受热而生痈脓也；火邪者，木中有火，因惊而发，发则不特自燔，且及他脏也。亦通。

师曰：奔豚病从少腹上冲咽喉，发作欲死，复还止，皆从惊恐得之。

前云惊发，此兼言恐者，肾伤于恐，而奔豚为肾病也。豚，水畜也；肾，水脏也。肾气内动，上冲胸喉，如豕之突，故名奔豚。亦有从肝病得者，以肾肝同处下焦，而其气并善上逆也。

奔豚，气上冲胸，腹痛，往来寒热，奔豚汤主之。

此奔豚气之发于肝邪者。往来寒热，肝脏有邪，而气通于少阳也。肝欲散，以姜、夏、生葛散之；肝苦急，以甘草缓之；芎、归、芍药理其血；黄芩、李根下其气。桂、苓为奔豚主药而不用者，病不由肾发也。

奔豚汤方

甘草 芎劳 当归 黄芩 芍药各二两、半夏 生姜各四两 生葛五两 甘李根白皮一升

上九味，以水二斗，煮取五升，温服一升，日三夜一服。

发汗后，烧针令其汗，针处被寒，核起而赤者，必发奔豚，气从少腹上至心。灸其核上各一壮，与桂枝加桂汤主之。

此肾气乘外寒而动，发为奔豚者。发汗后烧针复汗，阳气重伤，于是外寒从针孔而入通于肾，肾气乘外寒而上冲于心。故须灸其核上，以杜再入之邪，而以桂枝汤外解寒邪，加桂内泄肾气也。

桂枝加桂枝汤方

桂枝五两 芍药 生姜各三两 甘草二两，炙 大枣十二枚

上五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服一升。

发汗后，脐下悸者，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主之

此发汗后心气不足，而后肾气乘之，发为奔豚者。脐下先悸，此其兆也。桂枝能伐肾邪，茯苓能泄水气。然欲治其水，必益其土，故又以甘草、大枣补其脾气。甘澜水者，扬之令轻，使不益肾邪也。

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方

茯苓半斤 甘草二两 大枣十五枚 桂枝四两

上四味，以甘澜水一斗，先煮茯苓，减二升，纳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甘澜水法：取水二斗，置大盆内，以杓扬之，上有珠子五六千颗相逐，取用之也。

胸痹心痛短气病脉证治第九

师曰：夫脉当取太过不及。阳微阴弦，即胸痹而痛。所以然者，责其极虚也。今阳虚知在上焦，所以胸痹，心痛者，以其阴弦故也。

阳微，阳不足也；阴弦，阴太过也。阳主开，

阴主闭，阳虚而阴干之，即胸痹而痛。痹者，闭也。夫上焦为阳之位，而微脉为虚之甚，故曰责其极虚。以虚阳而受阴邪之击，故为心痛。

平人无寒热，短气不足以息者，实也。

平人，素无疾之人也。无寒热，无新邪也。而乃短气不足以息，当是里气暴实，或痰、或食、或饮，碍其升降之气而然。盖短气有从素虚宿疾而来者，有从新邪暴遏而得者。二端并否，其为里实无疑。此审因察病之法也。

胸痹之病，喘息咳唾，胸背痛，短气，寸口脉沉而迟，关上小紧数。栝楼薤白白酒汤主之。

胸中，阳也，而反痹，则阳不用矣。阳不用，则气之上下不相顺接，前后不能贯通，而喘息、咳唾、胸背痛、短气等证见矣。更审其脉，寸口亦阳也，而沉迟，则等于微矣。关上小紧，亦阴弦之意；而反数者，阳气失位，阴反得而主之，《易》所谓"阴凝于阳"，《书》所谓"牝鸡之[1]晨"也。是当以通胸中之阳为主。薤白、白酒，辛以开痹，温以行阳；栝楼实者，以阳痹之处，必有痰浊阻其间耳。

栝楼薤白白酒汤方

栝楼实一枚，捣　薤白半升　白酒七升

上三味，同煮，取二升，分温再服。

胸痹不得卧，心痛彻背者，栝楼薤白半夏汤主之。

胸痹不得卧，是肺气上而不下也；心痛彻背，是心气塞而不和也，其痹为尤甚矣。所以然者，有痰饮以为之援也。故于胸痹药中加半夏以逐痰饮。

栝楼薤白半夏汤方

栝楼实一枚，捣　薤白三两　半夏半升　白酒一斗

上四味，同煮，取四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胸痹，心中痞气，气结在胸，胸满，胁下逆抢心，枳实薤白桂枝汤主之；人参汤亦主之。

心中痞气，气痹而成痞也；胁下逆抢心，气逆不降，将为中之害也。是宜急通其痞结之气，否则速复其不振之阳。盖去邪之实，即以安正；养阳之虚，即以逐阴。是在审其病之久暂与气之虚实而决之。

栝楼薤白桂枝汤方

枳实四枚　薤白半升　桂枝一两　厚朴四两　栝楼实一枚，捣

上五味，以水五升，先煮枳实、厚朴，取二升，去滓，纳诸药，煮数沸，分温三服。

人参汤方

人参　甘草　干姜　白术各三两

上四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胸痹，胸中气塞，短气，茯苓杏仁甘草汤主之；橘枳生姜汤亦主之。

此亦气闭、气逆之证，视前条为稍缓矣。二方皆下气散结之剂，而有甘淡、甘辛之异，亦在酌其强弱而用之。

茯苓杏仁甘草汤方

茯苓三两　杏仁五十个　甘草一两

上三味，以水一斗，煮取五升，温服一升，日三服。不差，更服。

橘枳生姜汤方

橘皮一斤　枳实三两　生姜半斤

上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分温再服。

胸痹缓急者，薏苡附子散主之。

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阳痹不用，则筋失养而或缓或急，所谓大筋软短、小筋弛长者是也。故以薏苡仁舒筋脉，附子通阳痹。

薏苡附子散方

薏苡仁十五两　大附子十枚，炮

上二味，杵为散。服方寸匕，日三服。

心中痞，诸逆，心悬痛，桂枝生姜枳实汤主之。

诸逆，该痰饮、客气而言。心悬痛，谓如悬物动摇而痛，逆气使然也。桂枝、枳实、生姜，辛以散逆，苦以泄痞，温以祛寒也。

桂枝生姜枳实汤方

桂枝　生姜各三两　枳实五两

上三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心痛彻背，背痛彻心，乌头赤石脂丸主之。

心痛彻背，阴寒之气遍满阳位，故前后牵引作痛。沈氏云：邪感心包，气应外俞，则心痛彻

---

① 之：大成本作"司"。

背，邪袭背俞，气从内走，则背痛彻心。俞脏相通，内外之气相引，则心痛彻背，背痛彻心。即经所谓寒气客于背俞之脉，其俞注于心，故相引而痛是也。乌、附、椒、姜，同力协济，以振阳气而逐阴邪，取赤石脂者，所以安心气也。

乌头赤石脂丸方

乌头一分，炮 蜀椒 干姜各一两 附子半两 赤石脂一两

上五味，末之，蜜丸如桐子大。先食服一丸，日三服，不知稍加服。

附 方

九痛丸 治九种心疼。

附子三两，炮 生狼牙 巴豆去皮，熬，研如膏 干姜 吴茱萸 人参各一两

上六味，末之，炼蜜丸如梧子大。酒下，强人初服三丸，日三服；弱者二丸。兼治卒中恶，腹胀，口不能言。又治连年积冷流注，心胸痛，并冷冲上气，落马坠车血疾等皆主之。忌口如常法。

按：九痛者，一虫、二注、三风、四悸、五食、六饮、七冷、八热、九去来痛是也。而并以一药治之者，岂痛虽有九，其因于积冷结气所致者多耶？

腹满寒疝食病脉证治第十

趺阳脉微弦，法当腹满；不满者必便难，两胠疼痛，此虚寒从[1]下上也，当以温药服之。

趺阳，胃脉也；微弦，阴象也。以阴加阳，脾胃受之，则为腹满；设不满，则阴邪必旁攻胠胁而下闭谷道，为便难，为两胠疼痛。然其寒不从外入而从下上，则病自内生，所谓肾虚则寒动于中也，故不当散而当温。

病者腹满，按之不痛为虚，痛者为实，可下之；舌黄未下者，下之黄自去。

腹满按之不痛者，无形之气散而不收，其满为虚；按之而痛者，有形之邪结而不行，其满为实。实者可下，虚者不可下也。舌黄者热之征，下之实去，则黄亦去。

腹满时减，复如故，此为寒，当与温药。

腹满不减者，实也；时减复如故者，腹中寒气得阳而暂开，得阴而复合也。此亦寒从内生，故曰当与温药。

病者痿黄，燥而不渴，胸中寒实而利不止者，死。

痿黄，脾虚而色败也。气不至故燥，中无阳故不渴。气竭阳衰，中土已败，而复寒结于上，脏脱于下，何恃而可以通之止之乎？故死。

寸口脉弦者，即胁下拘急而痛，其人啬啬恶寒也。

寸口脉弦，亦阴邪加阳之象，故胁下拘急而痛；而寒从外得，与趺阳脉弦之两胠疼痛有别。故彼兼便难，而此有恶寒也。

夫中寒家喜欠，其人清涕出，发热色和者，善噫。

阳欲上而阴引之则欠，阴欲入而阳拒之则噫。中寒者，阳气被抑，故喜欠；清涕出、发热色和，则邪不能留，故善噫。

中寒，其人下利，以里虚也；欲噫不能，此人肚中寒。

中寒而下利者，里气素虚，无为捍蔽，邪得直侵中脏也。欲噫不能者，正为邪逼，既不能却，又不甘受，于是阳欲动而复止，邪欲去而仍留也。

夫瘦人绕脐痛，必有风冷，谷气不行而反下之，其气必冲；不冲者，心下则痞。

瘦人脏虚气弱，风冷易入，入则谷气留滞不行。绕脐疼痛，有似里实，而实为虚冷，是宜温药以助脾之行者也。乃反下之，谷出而风冷不与俱出，正乃益虚，邪乃无制，势必犯上无等，否亦窃据中原也。

病腹满，发热十日，脉浮而数，饮食如故，厚朴七物汤主之。

腹满，里有实也；发热脉浮数，表有邪也；而饮食如故，则当乘其胃气未病而攻之。枳、朴、大黄，所以攻里；桂枝、生姜，所以攻表；甘草、大枣，则以其内外并攻，故以之安脏气，抑以和药

---

① 从：书业堂本作“欲”。

气也。

厚朴七物汤方

厚朴半斤 甘草 大黄各三两 大枣十枚 枳实五枚 桂枝二两 生姜五两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四升，温服八合。日三服。呕者，加半夏五合；下利，去大黄；寒多者，加生姜至半斤。

腹中寒气，雷鸣切痛，胸胁逆满，呕吐，附子粳米汤主之。

下焦浊阴之气，不特肆于阴部，而且逆于阳位，中土虚而堤防撤矣。故以附子辅阳驱阴，半夏降逆止呕，而尤赖粳米、甘、枣，培令土厚而使敛阴气也。

附子粳米汤方

附子一枚，炮 半夏 粳米各半升 甘草一两 大枣十枚

上五味，以水八升，煮米熟汤成，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痛而闭者，厚朴三物汤主之。

痛而闭，六腑之气不行矣。厚朴三物汤与小承气同。但承气意在荡实，故君大黄；三物意在行气，故君厚朴。

厚朴三物汤方

厚朴八两 大黄四两 枳实五枚

上三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二味，取五升，纳大黄，煮取三升，温服一升。以利为度。

按之心下满痛者，此为实也，当下之，宜大柴胡汤。

按之而满痛者，为有形之实邪，实则可下。而心下满痛，则结处尚高，与腹中满痛不同，故不宜大承气而宜大柴胡。承气独主里实，柴胡兼通阳痹也。

大柴胡汤方

柴胡半斤 黄芩 芍药各三两 半夏半升 枳实四枚 大黄二两 大枣十二枚 生姜五两

上八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温服一升。日三服。

腹满不减，减不足言，当下之，宜大承气汤

减不足言，谓虽减而不足云减，所以形其满之至也，故宜大下。以上三方，虽缓急不同，而攻泄则一，所谓中满者，泻之于内也。

大承气汤方 见痉病

心胸中大寒痛，呕不能饮食，腹中满，上冲皮起，出见有头足，上下痛而不可触近者，大建中汤主之。

心腹寒痛，呕不能食者，阴寒气盛，而中土无权也。上冲皮起，出见有头足，上下痛而不可触近者，阴凝成象，腹中虫物乘之而动也。是宜大建中脏之阳，以胜上逆之阴。故以蜀椒、干姜温胃下虫，人参、饴糖安中益气也。

大建中汤方

蜀椒二合，炒去汗 干姜四两 人参一两

上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二升，去滓，纳胶饴一升，微火煎取二升，分温再服。如一炊顷，可饮粥二升，后更服。当一日食糜粥，温覆之。

胁下偏痛，发热，其脉紧弦，此寒也，以温药下之，宜大黄附子汤。

胁下偏痛而脉紧弦，阴寒成聚，偏着一处，虽有发热，亦是阳气被郁所致。是以非温不能已其寒，非下不能去其结，故曰宜以温药下之。程氏曰"大黄苦寒，走而不守，得附子、细辛之大热，则寒性散而走泄之性存"是也。

大黄附子汤方

大黄三两 附子三枚 细辛二两

上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分温三服。若强人煮取二升半，分温三服。服后如人行四五里，进一服。

寒气厥逆，赤丸主之。

寒气厥逆，下焦阴寒之气，厥而上逆也。茯苓、半夏降其逆，乌头、细辛散其寒，真朱体重色正，纳之以破阴去逆也。

赤丸方

乌头二两，炮 茯苓四两 细辛一两 半夏四两

上四味，末之，纳真朱为色，炼蜜为丸，如麻子大。先食饮酒下三丸，日再夜一服。不知，稍增之，以知为度。

腹满，脉弦而紧，弦则卫气不行，即恶寒；紧则不欲食。邪正相搏，即为寒疝。寒疝绕脐痛，若发则白津出，手足厥冷，其脉沉紧者，大乌头煎主之。

弦紧脉，皆阴也，而弦之阴从内生，紧之阴从外得。弦则卫气不行而恶寒者，阴出而痹其外之阳也；紧则不欲食者，阴入而痹其胃之阳也。卫阳与胃阳并衰，而外寒与内寒交盛，由是阴反无畏而上冲，阳反不治而下伏，所谓邪正相搏，即为寒疝者也。绕脐痛，发则白津出，手足厥冷，其脉沉紧，皆寒疝之的证。白津，汗之淡而不咸者，为虚汗也；一作自汗，亦通。大乌头煎大辛大热，为复阳散阴之峻剂，故云不可一日更服。

大乌头煎

乌头大者五枚，熬，去皮，不必咬咀

上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纳蜜二升，煎令水气尽，取二升。强人服七合，弱人五合。不差，明日更服。不可一日更服。

寒疝腹中痛，及胁痛里急者，当归生姜羊肉汤主之。

此治寒多而血虚者之法。血虚则脉不荣，寒多则脉绌急，故腹胁痛而里急也。当归、生姜温血散寒，羊肉补虚益血也。

当归生姜羊肉汤方

当归三两 生姜五两 羊肉一斤

上三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温服七合，日三服。若寒多，加生姜成一斤；痛多而呕者，加橘皮二两、白术一两。加生姜者，亦加水五升，煮取三升二合，服之。

寒疝腹中痛，逆冷，手足不仁，若身疼痛，灸刺、诸药不能治，抵当乌头桂枝汤主之。

腹中痛，逆冷，阳绝于里也；手足不仁，或身疼痛，阳痹于外也。此为寒邪兼伤表里，故当表里并治。乌头温里，桂枝解外也。徐氏曰：灸刺诸药不能治者，是或攻其内，或攻其外，邪气牵制不服也。如醉状则营卫得温而气胜，故曰知；得吐则阴邪不为阳所容而上出，故为中病。

乌头桂枝汤方

乌头

上一味，以水二升，煎减半，去滓，以桂枝汤五合解之，令得一升后，初服二合[①]；不知，即服三合；又不知，复加至五合。其知者如醉状。得吐者为中病。

其脉数而紧乃弦，状如弓弦，按之不移。脉数弦者，当下其寒；脉紧大而迟者，必心下坚；脉大而紧者，阳中有阴，可下之。

脉数为阳，紧弦为阴，阴阳参见，是寒热交至也。然就寒疝言，则数反从弦，故其数为阴凝于阳之数，非阳气生热之数矣；如就风疟言，则弦反从数，故其弦为风从热发之弦，而非阴气生寒之弦者，与此适相发明也。故曰脉数弦者，当下其寒也。紧而迟、大而紧亦然。大虽阳脉，不得为热，正以形其阴之实也。故曰阳中有阴，可下之。

附 方

《外台》乌头汤 治寒疝，腹中绞痛，贼风入攻五脏，拘急不得转侧，发作有时，令人阴缩，手足厥逆。即大乌头煎。

《外台》柴胡桂枝汤 治心腹卒中痛者。

柴胡四两 黄芩 人参 芍药 桂枝 生姜各一两半 甘草一两 半夏一合半 大枣六枚

上九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外台》走马汤 治中恶心痛，腹胀，大便不通。

巴豆二枚，去皮心，熬 杏仁二枚

上二味，以绵缠，槌令碎，热汤二合，捻取白汁饮之，当下，老小量之。通治飞尸鬼击病。

问曰：人病有宿食，何以别之？师曰：寸口脉浮而大，按之反涩，尺中亦微而涩，故知有宿食，大承气汤主之。脉数而滑者实也，此有宿食，下之愈，宜大承气汤。下利不欲食者，此有宿食，当下之，宜大承气汤。

寸口脉大者，谷气多也。谷多不能益脾，而反伤脾，按之脉反涩者，脾伤而滞，血气为之不利也。尺中亦微而涩者，中气阻滞，而水谷之精气不能逮下也。是因宿食为病，则宜大承气下其宿食。脉数而滑与浮大同，盖皆有余之象，为谷气之实也。实则可下，故亦宜大承气。谷多则伤脾，而水谷不分，谷停则伤胃，而恶闻食臭，故下

① 二合：书业堂本作"五合"。大成本同。

利不欲食者，知其有宿食，当下也。夫脾胃者，所以化水谷而行津气，不可或止者也。谷止则化绝，气止则机息，化绝机息，人事不其顿乎？故必大承气速去其停谷，谷去则气行，气行则化续而生以全矣。若徒事消克，将宿食未去而生气已消，岂徒无益而已哉！

大承气汤方 见痉病

宿食在上脘，当吐之，宜瓜蒂散。

食在下脘者当下，食在上脘者，则不当下而当吐。经云其高者因而越之也。

瓜蒂散方

瓜蒂一分，熬黄 赤小豆三分，煮

上二味，杵为散。以香豉七合，煮取汁，和散一钱匕，温服之，不吐者少加之，以快吐为度而止。

脉紧如转索无常者，宿食也。脉紧，头痛风寒，腹中有宿食不化也。

脉紧如转索无常者，紧中兼有滑象，不似风寒外感之紧为紧而带弦也。故寒气所束者，紧而不移；食气所发者，乍紧乍滑，如以指转索之状，故曰无常。脉紧头痛风寒者，非既有宿食而又感风寒也，谓宿食不化，郁滞之气上为痛，有如风寒之状，而实为食积类伤寒也。仲景恐人误以为外感而发其汗，故举以示人曰：腹中有宿食不化，意亦远矣。

五脏风寒积聚病脉证并治第十一

肺中风者，口燥而喘，身运而重，冒而肿胀。肺中寒，吐浊涕。肺死脏，浮之虚，按之弱如葱叶，下无根者死。

肺中风者，津结而气壅，津结则不上潮而口燥，气壅则不下行而喘也。身运而重者，肺居上焦，治节一身，肺受风邪，大气则伤，故身欲动而弥觉其重也。冒者，清肃失降，浊气反上，为蒙冒也。肿胀者，输化无权，水聚而气停也。肺中寒，吐浊涕者，五液在肺为涕，寒气闭肺窍而蓄脏热，则浊涕从口出也。肺死脏者，肺将死而真脏之脉见也。浮之虚，按之弱如葱叶者，沈氏所谓有浮上之气，而无下翕之阴是也。《内经》云：真肺脉至，大而虚，如以毛羽中人肤，亦浮虚中空，而下复无根之象尔。

肝中风者，头目瞤，两胁痛，行常伛，令人嗜甘。肝中寒者，两臂不举，舌本燥，善太息，胸中痛，不得转侧，食则吐而汗出也。肝死脏，浮之弱，按之如索不来，或曲如蛇行者死。

肝为木脏，而风复扰之，以风从风动而上行，为头目瞤也。肝脉布胁肋，风胜则脉急，为两胁痛而行常伛也。嗜甘者，肝苦急，甘能缓之，抑木胜而土负，乃求助于其味也。肝中寒，而臂不举者，肝受寒而筋拘急也。徐氏曰：四肢虽属脾，然两臂如枝，木之体也。中寒则木气困，故不举。亦通。肝脉循喉咙之后，中寒者逼热于上，故舌本燥。肝喜疏泄，中寒则气被郁，故喜太息。太息，长息也。肝脉上行者挟胃贯膈，故胸痛不能转侧，食则吐而汗出也。浮之弱，不荣于上也。按之如索不来，有伏而不起，劲而不柔之象。曲如蛇行，谓虽左右奔引，而不能矢矫上行，亦伏而劲之意。按《内经》云：真肝脉至，中外急，如循刀刃责责然，如按琴瑟弦。与此稍异，而其劲直则一也。

肝着，其人常欲蹈其胸上，先未苦时，但欲饮热，旋覆花汤主之。

肝脏气血郁滞，着而不行，故名肝着。然肝虽着，而气反注于肺，所谓横之病也，故其人常欲蹈其胸上。胸者，肺之位，蹈之欲使气内鼓而出肝邪，以肺犹橐龠，抑之则气反出也。先未苦时，但欲饮热者，欲着之气，得热则行，迨既着则亦无益矣。旋覆花咸温下气散结，新绛和其血，葱叶通其阳，结散阳通，气血以和，而肝着愈。肝愈而肺亦和矣。

旋覆花汤方

旋覆花三两 葱十四茎 新绛少许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顿服。

心中风者，翕翕发热，不能起，心中饥，食即呕吐。心中寒者，其人苦病心如啖蒜状。剧者心痛彻背，背痛彻心，譬如虫注。其脉浮者，自吐乃愈。心伤者，其人劳倦，即头面赤而下重，心中痛而自烦，发热，当脐跳，其脉弦。此为心脏伤所致也。心死脏，浮之实如麻豆，按之益躁疾者

死。

翕翕发热者，心为阳脏，风入而益热也。不能起者，君主病而百骸皆废也。心中饥，食则呕者，火乱于中，而热格于上也。心中如啖蒜者，寒束于外，火郁于内，似痛非痛，似热非热，懊恼无奈，甚者心背彻痛也。如虫注者，言其自心而背，自背而心，如虫之往来交注也。若其脉浮，则寒有外出之机，设得吐则邪去而愈。然此亦气机自动而然，非可以药强吐之也。故阳脉浮者，自吐乃愈。心伤者，其人劳倦，即头面赤而下重。盖血虚者，其阳易浮，上盛者，下必无气也。心中痛而自烦发热者，心虚失养，而热动于中也。当脐跳者，心虚于上而肾动于下也。心之平脉，累累如贯珠，如循琅玕。又胃多微曲曰心平。今脉弦，是变温润圆利之常，而为长直劲强之形矣。故曰：此为心脏伤所致也。经云：真心脉至，坚而搏，如循薏苡子，累累然。与此浮之实如麻豆，按之益躁疾者，均为上下坚紧，而往来无情也，故死。

邪哭使魂魄不安者，血气少也。血气少者属于心。心气虚者，其人则畏，合目欲眠，梦远行而精神离散，魂魄妄行。阴气衰者为癫，阳气衰者为狂。

邪哭者，悲伤哭泣，如邪所凭，此其标，有稠痰浊火之殊，而其本则皆心虚而血气少也。于是寤寐恐怖，精神不守，魂魄不居，为颠为狂，势有必至者矣。经云：邪入于阳则狂，邪入于阴则癫，此云阳气衰者为癫，阳气衰者为狂，盖必正气虚而后邪气入，经言其为病之故，此言其致病之原也。

脾中风，翕翕发热，形如醉人，腹中烦重，皮目瞤瞤而短气。脾死脏，浮之大坚，按之如覆杯，洁洁状如摇者死。

风气中脾，外淫肌肉，为翕翕发热，内乱心意，为形如醉人也。脾脉入腹而其合肉，腹中烦重，邪胜而正不用也。皮目瞤瞤而短气，风淫于外而气阻于中也。李氏曰：风属阳邪而气疏泄。形如醉人，言其面赤而四肢软也。皮目，上下眼胞也。又曰：脉弱以滑，是有胃气。浮之大坚，则胃气绝，真脏见矣。按之如覆杯，言其外实而中空无有也。徐氏曰：洁洁状如摇，是不能成至而欲倾圮之象，故其动非活动，转非圆转，非脏气将绝而何？故死。

趺阳脉浮而涩，浮则胃气强，涩则小便数。浮涩相搏，大便则坚，其脾为约。麻仁丸主之。

浮者阳气多，涩者阴气少，而趺阳见之，是为胃强而脾弱。约，约束也，犹弱者受强之约束而气馁也。又：约，小也，胃不输精于脾，脾乃干涩而小也。大黄、枳实、厚朴，所以下令胃弱；麻仁、杏仁、芍药，所以滋令脾厚。用蜜丸者，恐速下而并伤及脾也。

麻仁丸方

麻仁二升 芍药半斤 大黄去皮 枳实各一斤 厚朴一尺，去皮 杏仁一升，去皮尖，熬，别作脂。

上六味，末之，炼蜜和丸，梧子大。饮服十丸，日三服，渐加，以知为度。

肾着之病，其人身体重，腰中冷，如坐水中，形如水状，反不渴，小便自利，饮食如故，病属下焦。身劳汗出，衣里冷湿，久久得之，腰以下冷痛，腹重如带五千钱，甘姜苓术汤主之。

肾受冷湿，着而不去，则为肾着。身重，腰中冷，如坐水中，腰下冷痛，腹重如带五千钱，皆冷湿着肾而阳气不化之征也。不渴，上无热也；小便自利，寒在下也；饮食如故，胃无病也，故曰病属下焦。身劳汗出，衣里冷湿，久久得之，盖所谓清湿袭虚，病起于下者也。然其病不在肾之中脏而在肾之外腑，故其治法，不在温肾以散寒，而在燠土以胜水。甘、姜、苓、术，辛温甘淡，本非肾药，名肾着者，原其病也。

甘姜苓术汤方—名肾着汤

甘草 白术各二两 干姜 茯苓各四两

上四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腰中即温。

肾死脏，浮之坚，按之乱如转丸，益下入尺中者死。

肾脉本石，浮之坚，则不石而外鼓。按之乱如转丸，是变石之体而为躁动，真阳将搏跃而出矣。益下入尺，言按之至尺泽而脉犹大动也。尺下脉宜伏，今反动，真气不固而将外越，反其封蛰之常，故死。

问曰：三焦竭部，上焦竭，善噫，何谓也？师曰：上焦受中焦气未和，不能消谷，故能噫耳。下焦竭，即遗溺失便，其气不和，不能自禁止。不须治，久则愈。

上焦在胃上口，其治在膻中，而受气于中焦。今胃未和，不能消谷，则上焦所受者，非精微之气而为陈滞之气矣，故为噫。噫，嗳食气也。下焦在膀胱上口，其治在脐下，故其气乏竭，即遗溺失便。然上焦气未和，不能约束禁制，亦令遗溺失便，所谓上虚不能制下者也。云不须治者，谓不须治其下焦，俟上焦气和，久当自愈。夫上焦受气于中焦，而下焦复受气于上焦。推而言之，肾中之元阳不正，则脾胃之转运不速，是中焦又复受于下焦也。盖虽各有分部，而实相助为理如此，此造化自然之妙也。

师曰：热在上焦者，因咳为肺痿；热在中焦者，则为坚；热在下焦者，则尿血，亦令淋闭不通。大肠有寒者，多鹜溏；有热者，便肠垢。小肠有寒者，其人下重、便血；有热者，必痔。

热在上焦者，肺受之，肺喜清肃而恶烦热，肺热则咳，咳久则肺伤而痿也。热在中焦者，脾胃受之，脾胃者，所以化水谷而行阴阳者也。胃热则实而硬，脾热则燥而闭，皆为坚也。下焦有热者，大小肠、膀胱受之，小肠为心之腑，热则尿血；膀胱为肾之腑，热则癃闭不通也。鹜溏如鹜之后，水粪杂下，大肠有寒，故泌别不职；其有热者，则肠中之垢被迫而下也。下重，谓腹中重而下坠。小肠有寒者，能腐而不能化，故下重；阳不化则阴下溜，故便血；其有热者，则下注广肠而为痔。痔，热疾也。

问曰：病有积、有聚、有谷气，何谓也？师曰：积者，脏病也，终不移；聚者，腑病也，发作有时，辗转痛移，为可治。谷气者，胁下痛，按之则愈，复发为谷气。

积者，迹也，病气之属阴者也。脏属阴，两阴相得，故不移。不移者，有专痛之处而无迁改也。聚则如市中之物，偶聚而已，病气之属阳者也。腑属阳，两阳相比，则非如阴之凝，故寒气感则发，否则已，所谓有时也。既无定着，则痛无常处，故展转痛移，其根不深，故比积为可治。谷气者，食气也。食积太阴，敦阜之气，抑遏肝气，故病在胁下，按之则气行而愈。复发者，饮食不节，则其气仍聚也。徐氏

诸积大法，脉来细而附骨者，乃积也。寸口，积在胸中；微出寸口，积在喉中。关上，积在脐旁；上关上，积在心下；微下关，积在少腹。尺中，积在气冲。脉出左，积在左；脉出右，积在右；脉两出，积在中央，各以其部处之。

诸积，该气、血、痰、食而言。脉来细而附骨，谓细而沉之至，诸积皆阴故也。又积而不移之处，其气血营卫，不复上行而外达，则其脉为之沉细而不起，故历举其脉出之所，以决其受积之处。而复益之曰：脉两出，积在中央，以中央有积，其气不能分布左右，故脉之见于两手者，俱沉细而不起也。各以其部处之，谓各随其积所在之处而分治之耳。

痰饮咳嗽病脉证治第十二

问曰：夫饮有四，何谓也？师曰：有痰饮，有悬饮，有溢饮，有支饮。

问曰：四饮何以为异？师曰：其人素盛今瘦，水走肠间，沥沥有声，谓之痰饮；饮后水流在胁下，咳唾引痛，谓之悬饮；饮水流行，归于四肢，当汗出而不汗出，身体疼重，谓之溢饮；咳逆倚息不得卧，其形如肿，谓之支饮。

谷入而胃不能散其精，则化而为痰；水入而脾不能输其气，则凝而为饮；其平素饮食所化之精津，凝结而不布，则为痰饮。痰饮者，痰积于中，而饮附于外也。素盛今瘦，知其精津尽为痰饮，故不复外充形体，而反下走肠间也。饮水流溢者，水多气逆，徐氏所谓水为气吸不下者是也。其流于胁下者，则为悬饮，其归于四肢者，则为溢饮。悬者，悬于一处，溢者，溢于四旁。其偏结而上附心肺者，则为支饮。支饮者，如水之有派，木之有枝，附近于脏而不正中也。咳逆倚息不得卧者，上迫肺也。

水在心，心下坚筑，短气，恶水不欲饮。 水在肺，吐涎沫，欲饮水。 水在脾，少气身重。水在肝，胁下支满，嚏而痛。 水在肾，心下悸。

水即饮也。坚筑，悸动有力筑筑然也。短气者，心属火而畏水，水气上逼，则火气不伸也。吐涎沫者，气水相激而水从气泛也。欲饮水者，水独聚肺，而诸经失溉也。脾为水困，故少气。水淫肌肉，故身重。土本制水，而水盛反能制土也。肝脉布胁肋，水在肝，故胁下支满，支满犹偏满也。噫出于肺，而肝脉上注肺，故噫则相引而痛也。心下悸者，肾水盛而上凌心火也。

夫心下有留饮，其人背寒冷如掌大。留饮者，胁下痛引缺盆，咳嗽则辄已。胸中有留饮，其人短气而渴，四肢历节痛，脉沉者，有留饮。

留饮即痰饮之留而不去者也。背寒冷如掌大者，饮留之处，阳气所不入也。魏氏曰：背为太阳，在《易》为艮止之象。一身皆动，背独常静，静处阴邪常客之，所以风寒自外入，多中于背；而阴寒自内生，亦多踞于背也。胁下痛引缺盆者，饮留于肝而气连于肺也。咳嗽则辄已者，饮被气击而欲移，故辄已；一作咳嗽则转甚，亦通。盖即水流胁下，咳唾引痛之谓。气为饮滞故短；饮结者津液不周，故渴。四肢历节痛，为风寒湿在关节；若脉不浮而沉，而又短气而渴，则知是留饮为病，而非外入之邪矣。

膈上病痰，满喘、咳唾，发则寒热，背痛腰疼，目泣自出，其人振振身瞤剧，必有伏饮。

伏饮亦即痰饮之伏而不觉者，发则始见也。身热、背痛、腰疼，有似外感，而兼见喘满、咳唾，则是《活人》所谓痰之为病，能令人憎寒发热，状类伤寒者也。目泣自出，振振身瞤动者，饮发而上逼液道，外攻经隧也。

夫病人饮水多，必暴喘满。凡食少饮多，水停心下，甚者则悸，微者短气。脉双弦者，寒也，皆大下后喜虚；脉偏弦者，饮也。

饮水过多，水溢入肺者，则为喘满。水停心下者，甚则水气凌心而悸，微则气被饮抑而短也。双弦者，两手皆弦，寒气周体也；偏弦者，一手独弦，饮气偏注也。

肺饮不弦，但苦喘，短气。支饮亦喘而不能卧，加短气，其脉平也。

肺饮，饮之在肺中者。五脏独有肺饮，以其虚而能受也。肺主气，司呼吸，苦喘短气，肺病已著，脉虽不弦，可以知其有饮矣。支饮上附于肺，即同肺饮，故亦喘而短气，其脉亦平而不必弦也。按后第十四条云：咳家其脉弦，为有水。夫咳为肺病，而水即是饮，而其脉弦。此云肺饮不弦，支饮脉平，未详何谓。

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心下有痰饮，胸胁支满，目眩，苓桂术甘汤主之。

痰饮，阴邪也，为有形，以形碍虚则满，以阴冒阳则眩。苓、桂、术、甘，温中去湿，治痰饮之良剂，是即所谓温药也。盖痰饮为结邪，温则易散，内属脾胃，温则能运耳。

苓桂术甘汤方

茯苓 桂枝 白术各三两 甘草二两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小便则利。

夫短气有微饮，当从小便去之。苓桂术甘汤主之；肾气丸亦主之。

气为饮抑则短，欲引其气，必蠲其饮。饮，水类也。治水必自小便去之，苓、桂、术、甘益土气以行水，肾气丸养阳气以化阴。虽所主不同，而利小便则一也。

苓桂术甘汤方 见上。

肾气丸方 见妇人杂病。

病者脉伏，其人欲自利，利反快。虽利，心下续坚满，此为留饮欲去故也，甘遂半夏汤主之。

脉伏者，有留饮也。其人欲自利，利反快者，所留之饮，从利而减也；虽利，心下续坚满者，未尽之饮，复注心下也。然虽未尽而有欲去之势，故以甘遂、半夏因其势而导之。甘草与甘遂相反而同用之者，盖欲其一战而留饮尽去，因相激而相成也。芍药、白蜜，不特安中，抑缓药毒耳。

甘遂半夏汤方

甘遂大者三枚 半夏十二枚，以水一升，煮取半升，去滓 芍药五枚 甘草如指大一枚，炙

上四味，以水二升，煮取半升，去滓，以蜜半升，和药汁，煎取八合，顿服之。

脉浮而细滑，伤饮。脉弦数，有寒饮，冬夏难治。脉沉而弦者，悬饮内痛。病悬饮者，十枣汤主之。

伤饮，饮过多也。气资于饮，而饮多反伤气。

故脉浮而细滑，则饮之征也。脉弦数而有寒饮，则病与脉相左，魏氏所谓饮自寒而挟自热是也。夫相左者必相持，冬则时寒助饮，欲以热攻，则脉数必甚；夏则时热助脉，欲以寒治，则寒饮为碍，故曰难治。脉沉而弦，饮气内聚也。饮内聚而气击之则痛。十枣汤蠲饮破癖，其力颇猛。《三因方》以三味为末，枣肉和丸，名十枣丸，亦良。

十枣汤方

芫花熬 甘遂 大戟各等分

上三味，捣筛，以水一升五合，先煮肥大枣十枚，取八合，去滓，纳药末，强人服一钱匕，羸人服半钱。平旦温服之。不下者，明日再加半钱。得快利后，糜粥自养。

病溢饮者，当发其汗，大青龙汤主之；小青龙汤亦主之。

水气流行，归于四肢，当汗出而不汗出，身体重痛，谓之溢饮。夫四肢，阳也。水在阴者宜利，在阳者宜汗，故以大青龙发汗去水，小青龙则兼内饮而治之者耳。徐氏曰：大青龙合桂、麻而去芍药加石膏，则水气不甚而挟热者宜之。倘饮多而寒伏，则必小青龙为当也。

大青龙汤方

麻黄六两 桂枝 甘草各二两 生姜三两 杏仁四十个 大枣十二枚 石膏如鸡子大一枚

上七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纳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取微似汗。汗多者，温粉粉之。

小青龙汤方

麻黄去节，三两 芍药三两 五味子半升 干姜 甘草炙 细辛 桂枝各三两 半夏半升

上八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纳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

膈间支饮，其人喘满，心下痞坚，面色黧黑，其脉沉紧，得之数十日，医吐下之，不愈，木防己汤主之。虚者即愈，实者三日复发，复与不愈者，宜木防己汤去石膏加茯苓芒硝汤主之。

支饮，上为喘满而下为痞坚，则不特碍其肺，抑且滞其胃矣。面色黧黑者，胃中成聚，营卫不行也。脉浮紧者为外寒，沉紧者为里实。里实可下，而饮气之实非常法可下；痰饮可吐，而饮之在心下者，非吐可去，宜其得之数十日，医吐下之而不愈也。木防己、桂枝一苦一辛，并能行水气而散结气。而痞坚之处，必有伏阳，吐下之余，定无完气，书不尽言而意可会也，故又以石膏治热，人参益虚，于法可谓密矣。其虚者，外虽痞坚而中无结聚，即水去气行而愈；其实者，中实有物，气暂行而复聚，故三日复发也。魏氏曰：后方去石膏加芒硝者，以其既散复聚，则有坚定之物留作包囊，故以坚投坚而不破者，即以软投坚而即破也。加茯苓者，亦引下行之用耳。

木防己汤方

木防己三两 石膏如鸡子大二枚 桂枝二两 人参四两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温再服。

木防己去石膏加茯苓芒硝汤方

木防己 桂枝各二两 茯苓 人参各四两 芒硝三合

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纳芒硝，再微煎，分温再服。微利则愈。

心下有支饮，其人苦冒眩，泽泻汤主之。

水饮之邪，上乘清阳之位，则为冒眩。冒者，昏冒而神不清，如有物冒蔽之也；眩者，目眩转而乍见玄黑也。泽泻泻水气，白术补土气以胜水也。高鼓峰云：心下有水饮，格其心火不能下行，而但上冲头目也。亦通。

泽泻汤方

泽泻五两 白术二两

上二味，以水二升，煮取一升，分温再服。

支饮胸满者，厚朴大黄汤主之。

胸满疑作腹满，支饮多胸满，此何以独用下法。厚朴、大黄与小承气同，设非腹中痛而闭者，未可以此轻试也。

厚朴大黄汤方

厚朴一尺 大黄六两 枳实四枚

上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分温再服。

支饮不得息，葶苈大枣泻肺汤主之。

不得息，肺满而气闭也。葶苈入肺，通闭泄满；用大枣者，不使伤正也。

葶苈大枣泻肺汤方 见肺痈

呕家本渴，渴者为欲解。今反不渴，心下有支饮故也，小半夏汤主之。

此为饮多而呕者言。渴者，饮从呕去，故欲解。若不渴，则知其支饮仍在，而呕亦未止。半夏味辛性燥，辛可散结，燥能蠲饮；生姜制半夏之悍，且以散逆止呕也。

小半夏汤方

半夏一升 生姜半升①

上二味，以水七升，煮取一升半，分温再服。

腹满，口舌干燥，此肠间有水气，己椒防黄丸主之。

水既聚于下，则无复润于上，是以肠间有水气而口舌反干燥也。后虽有水饮之入，只足以益下趋之势，口燥不除而腹满益其矣。防己疗水湿，利大小便；椒目治腹满，去十二种水气；葶苈、大黄，泄以去其闭也；渴者知胃热甚，故加芒硝。经云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也。

己椒防黄丸方

防己 椒目 葶苈 大黄各一两

上四味，末之，蜜丸如梧子大。先食饮服一丸，日三服。稍增，口中有津液。渴者加芒硝半两。

卒呕吐，心下痞，膈间有水，眩悸者，小半夏加茯苓汤主之。

饮气逆于胃则呕吐，滞于气则心下痞，凌于心则悸，蔽于阳则眩。半夏、生姜止呕降逆，加茯苓去其水也。

小半夏加茯苓汤方

半夏一升 生姜半斤 茯苓四两

上三味，以水七升，煮取一升五合，分温再服。

假令瘦人脐下有悸，吐涎沫而颠眩，此水也，五苓散主之。

瘦人不应有水，而脐下悸，则水动于下矣；吐涎沫，则水逆于中矣；甚而颠眩，则水且犯于上矣。形体虽瘦，而病实为水，乃病机之变也。颠眩即头眩。苓、术、猪、泽，甘淡渗泄，使肠间之水从小便出；用桂者，下焦水气非阳不化也。曰多服暖水汗出者，盖欲使表里分消其水，非挟有表邪而欲两解之谓。

五苓散方

泽泻一两一分 猪苓 茯苓 白术各三分 桂枝二分

上五味，为末。白饮服方寸匕，日三服。多服暖水，汗出愈。

附 方

《外台》茯苓饮 治心胸中有停痰宿水，自吐出水后，心胸间虚，气满不能食。消痰气，令能食。

茯苓 人参 白术各三两 枳实二两 橘皮二两半 生姜四两

上六味，以水六升，煮取一升八合，分温三服。如人行八九里进之。

咳家其脉弦，为有水，十枣汤主之。

脉弦为水，咳而脉弦，知为水饮渍入肺也。十枣汤逐水气自大小便去，水去则肺宁而咳愈。按许仁则论饮气咳者，由所饮之物，停滞② 在胸，水气上冲，肺得此气，便成咳嗽，经久不已，渐成水病。其状不限四时昼夜，遇诸动嗽物即剧，乃至双眼突出，气如欲断，汗出，大小便不利，吐痰饮涎沫无限，上气喘急肩息，每旦眼肿，不得平眠。此即咳家有水之证也。著有干枣三味丸方亦佳：大枣六十枚，葶苈一升，杏仁一升，合捣作丸，桑白皮饮下七八丸。日再，稍稍加之，以大便通利为度。

十枣汤方 见上。

夫有支饮家，咳烦胸中痛者，不猝死，至一百日或一岁，宜十枣汤。

胸中支饮，扰乱清道，赵氏所谓动肺则咳，动心则烦，搏击阳气则痛者是也。其甚者，营卫遏绝，神气乃亡，为猝死矣。否则延久不愈，至一百日或一岁，则犹有可治，为其邪差缓而正得持也。然以经久不去之病，而仍与十枣攻击之药者，岂非以支饮不去，则其咳烦胸痛，必无止期，与其事敌以苟安，不如悉力一决之，犹或可图

① 半升：书业堂本作“半斤”。

② 滞：书业堂本作“澄”。

耶？然亦危矣！

久咳数岁，其脉弱者可治，实大数者死。其脉虚者必苦冒，其人本有支饮在胸中故也，治属饮家。

久咳数岁不已者，支饮渍肺而咳，饮久不已，则咳久不愈也。咳久者其气必虚，而脉反实大数，则其邪犹盛。以犹盛之邪而临已虚之气，其能久持乎？故死。若脉虚者，正气固虚，而饮气亦衰，故可治。然饮虽衰而正不能御，亦足以上蔽清阳之气，故其人必苦冒也。此病为支饮所致，去其饮则病自愈，故曰治属饮家。

咳逆倚息不得卧，小青龙汤主之。

倚息，倚几而息，能俯而不能仰也。肺居上焦而司呼吸，外寒内饮，壅闭肺气，则咳逆上气，甚则但坐不得卧也。麻黄、桂枝散外入之寒，半夏消内积之饮，细辛、干姜治其咳满，芍药、五味监麻、桂之性，使入饮去邪也。

小青龙汤方 见上。

青龙汤下已，多唾口燥，寸脉沉、尺脉微，手足厥逆，气从小腹上冲胸咽，手足痹，其面翕热如醉状，因复下流阴股，小便难，时复冒者，与茯苓桂枝五味甘草汤，治其气冲。

服青龙汤已，设其人下实不虚，则邪解而病除；若虚，则麻黄、细辛辛甘温散之品，虽能发越外邪，亦易动人冲气。冲气，冲脉之气也。冲脉起于下焦，挟肾脉上行至喉咙。多唾口燥，气冲胸咽，面热如醉，皆冲气上入之候也。寸沉尺微，手足厥而痹者，厥气上行而阳气不治也。下流阴股，小便难，时复冒者，冲气不归而仍上逆也。茯苓、桂枝能抑冲气使之下行，然逆气非敛不降，故以五味之酸敛其气；土厚则阴火自伏，故以甘草之甘补其中也。

桂苓五味甘草汤方

桂枝 茯苓各四两 五味半升 甘草三两，炙

上四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温三服。

冲气即低，而反更咳，胸满者，用桂苓五味甘草汤去桂加干姜、细辛，以治其咳满。

服前汤已，冲气即低，而反更咳胸满者，下焦冲逆之气既伏，而肺中伏匿之寒饮续出也。故去桂枝之辛而导气，加干姜、细辛之辛而入肺者，合茯苓、五味、甘草，消饮驱寒，以泄满止咳也。

苓甘五味姜辛汤方

茯苓四两 甘草 干姜 细辛各三两 五味子半升

上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半升，日三。

咳满即止，而更复渴，冲气复发者，以细辛、干姜为热药也。服之当遂渴，而渴反止者，为支饮也。支饮者法当冒，冒者必呕，呕者复纳半夏以去其水。

冲脉之火得表药以发之则动，得热药以逼之亦动。而辛热气味，既能劫夺胃中之阴，亦能布散积饮之气。仲景以为渴而冲气动者，自当治其冲气；不渴而冒与呕者，则当治其水饮，故纳半夏以去其水。而所以治渴而冲气动者，惜未之及也。约而言之，冲气为麻黄所发者，治之如桂、苓、五味、甘草，从其气而导之矣；其为姜、辛所发者，则宜甘淡咸寒，益其阴以引之，亦自然之道也。若更用桂枝，必捍格不下，即下亦必复冲。所以然者，伤其阴故也。

苓甘五味姜辛半夏汤方

茯苓四两 甘草 细辛 干姜各二两 半夏 五味各半升

上六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半升，日三服。

水去呕止，其人形肿者，加杏仁主之。其证应纳麻黄，以其人遂痹，故不纳之；若逆而纳之者必厥。所以然者，以其人血虚，麻黄发其阳故也。

水在胃者，为冒、为呕；水在肺者，为喘、为肿。呕止而形肿者，胃气和而肺壅未通也，是惟麻黄可以通之。而血虚之人，阳气无偶，发之最易厥脱，麻黄不可用矣。杏仁味辛散能，味苦能发，力虽不及，与证适宜也。

苓甘五味加姜辛半夏杏仁汤方

茯苓四两 甘草 干姜 细辛各三两 五味 半夏 杏仁各半升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温服半

升，日三服。

若面热如醉，此为胃热上冲熏其面，加大黄以利之。

水饮有挟阴之寒者，亦有挟阳之热者。若面热如醉，则为胃热随经上冲之证，胃之脉上行于面故也。即于消饮药中加大黄以下其热，与冲气上逆其面翕热如醉者不同。冲气上行者，病属下焦阴中之阳，故以酸温止之；此属中焦阳明之阳，故以苦寒下之。

苓甘五味加姜辛半杏大黄汤方

茯苓四两 甘草二两 干姜 细辛各三两 五味半夏 杏仁各半升 大黄三两

上八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温服半升，日三服。

先渴后呕，为水停心下，此属饮家，小半夏加茯苓汤主之。

先渴后呕者，本无呕病，因渴饮水，水多不下而反上逆也，故曰此属饮家。小半夏止呕降逆，加茯苓去其停水。盖始虽渴而终为饮，但当治饮，而不必治其渴也。

小半夏加茯苓汤方 见上。

消渴小便不利淋病脉证治第十三

厥阴之为病，消渴，气上冲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蛔，下之利不止。

此邪热入厥阴而成消渴，成氏所谓邪愈深者，热愈甚也。气上冲心，心中疼热者，火生于木，肝气通心也。饥而不欲食者，木喜攻土，胃虚求食，而客热复不能消谷也。食即吐蛔者，蛔无食而动，闻食臭而出也。下之利不止者，胃气重伤，而邪热下注也。夫厥阴风木之气，能生阳火而烁阴津，津虚火实，脏燥无液，求救于水，则为消渴。消渴者，水入不足以制火，而反为火所消也。

寸口脉浮而迟，浮即为虚，迟即为劳；虚则卫气不足，劳则营气竭。趺阳脉浮而数，浮即为气，数即消谷而大坚。气盛则溲数，溲数则坚，坚数相搏，即为消渴。

诊寸口而知营卫之并虚，诊趺阳而知胃气之独盛。合而观之，知为虚劳内热而成消渴也。夫所谓气盛者，非胃气盛也，胃中之火盛也。火盛则水谷去而胃乃坚。如土被火烧而坚硬如石也，故曰数即消谷而大坚。胃既坚硬，水入不能浸润，但从旁下转，而又为火气所迫而不留，故曰气盛则溲数，溲数则坚。愈数愈坚，愈坚愈数，是以饮水多而渴不解也。

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饮一斗，小便亦一斗，肾气丸主之。

男子以肾为事，肾中有气，所以主气化，行津液，而润心肺者也。此气既虚，则不能上至。气不至则水亦不至，而心肺失其润矣。盖水液属阴，非气不至，气虽属阳，中实含水，水之与气未尝相离也。肾气丸中有桂、附，所以斡旋肾中颓堕之气，而使上行心肺之分，故名曰肾气。不然，则滋阴润燥之品，同于饮水无济，但益下趋之势而已，驯至阳气全消，有降无升，饮一溲二而死不治。夫岂知饮入于胃，非得肾中真阳，焉能游溢精气而上输脾肺耶？

按：消渴证有太阴、厥阴、阳明、少阴之异。系太阴者，心热移肺也；系厥阴者，风胜则干，抑火从木出也；系阳明者，火燔而土燥也；系少阴者，水虚则不能制火也。然此不言水虚不能制火，而言火虚不能化水，则法之变，而论之精也。惟火不化水，故饮一斗，水亦一斗。不然，未有不为火所消者矣。推而言之，厥阴内热之渴，水为热所消，其小便必不多；阳明内坚之渴，水入不能内润而从旁转，其小便虽数，而出亦必少也。

肾气丸方 见妇人杂病。

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者，宜利小便、发汗，五苓散主之。

热渴饮水，水入不能已其热，而热亦不能消其水，于是水与热结而热浮水外，故小便不利而微热消渴也。五苓散利其与热俱结之水，兼多饮暖水取汗，以去其水外浮溢之热。热除水去，渴当自止。

五苓散方 见痰饮。

渴欲饮水，水入则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

热渴饮水，热已消而水不行，则逆而成呕，

乃消渴之变证。曰水逆者，明非消渴而为水逆也。故亦宜五苓散去其停水。

渴欲饮水不止者，文蛤散主之。

热渴饮水，水入不能消其热而反为热所消，故渴不止。文蛤味咸性寒，寒能除热，咸能润下，用以折炎上之势，而除热渴之疾也。

文蛤散方

文蛤五两

上一味，杵为散。以沸汤五合，和服方寸匕。

淋之为病，小便如粟状，小腹弦急，痛引脐中。

淋病有数证，云小便如粟状者，即后世所谓石淋是也。乃膀胱为火热燔灼，水液结为浑质，犹海水煎熬而成咸硷也。小腹弦急，痛引脐中者，病在肾与膀胱也。按巢氏云：淋之为病，由肾虚而膀胱热也。肾气通于阴。阴，水液下流之道也。膀胱为津液之府，肾虚则小便数，膀胱热则水下涩，数而且涩，淋沥不宣，故谓之淋。其状小便出少起多，小腹弦急，痛引于脐。又有石淋、劳淋、血淋、气淋、膏淋之异，详见本论，其言颇为明晰，可补仲景之未备。

趺阳脉数，胃中有热，即消谷引饮，大便必坚，小便则数。

胃中有热，消谷引饮，即后世所谓消谷善饥，为中消者是也。胃热则液干，故大便坚；便坚则水液独走前阴，故小便数。亦即前条消渴胃坚之证，而列于淋病之下，疑错简也。

淋家不可发汗，发汗则便血。

淋家热结在下，而反发其汗，热气乘心之虚而内扰其阴，则必便血。

小便不利者，有水气，其人若渴，栝楼瞿麦丸主之。

此下焦阳弱气冷，而水气不行之证，故以附子益阳气，茯苓、瞿麦行水气。观方后云：腹中温为知，可以推矣。其人若渴，则是水寒偏结于下，而燥火独聚于上，故更以薯蓣、栝楼根除热生津液也。夫上浮之焰，非滋不熄；下积之阴，非暖不消。而寒润辛温并行不悖，此方为良法矣。欲求变通者，须于此三复焉。

栝楼瞿麦丸方

薯蓣 茯苓各三两 栝楼根二两 附子一枚，炮 瞿麦一两

上五味，末之，炼蜜丸如梧子大。饮服二丸，日三服。不知，增至七八丸，以小便利、腹中温为知。

小便不利，蒲灰散主之；滑石白鱼散、茯苓戎盐汤并主之。

蒲，香蒲也。宁原云：香蒲去湿热，利小便。合滑石为清利小便之正法也。《别录》云：白鱼开胃下气，去水气；血余疗转胞，小便不通。合滑石为滋阴益气以利其小便者也。《纲目》：戎盐即青盐，咸寒入肾，以润下之性而就渗利之职，为驱除阴分水湿之法也。仲景不详见证，而并出三方，以听人之随证用，殆所谓引而不发者欤？

蒲灰散方

蒲灰半分 滑石三分

上二味，杵为散。饮服方寸匕，日三服。

滑石白鱼散方

滑石 乱发烧 白鱼各二分

上三味，杵为散。饮服方寸匕，日三服。

茯苓戎盐汤方

茯苓半斤 白术二两 戎盐弹丸大一枚

上三味，先将茯苓、白术煎成，入戎盐再煎，分温三服。

渴欲饮水，口干燥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此肺胃热盛伤津，故以白虎清热，人参生津止渴。盖即所谓上消、膈消之证，疑亦错简于此也。

白虎加人参汤方 见喝病。

脉浮发热，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汤主之。

此与前五苓散病证同而药则异。五苓散行阳之化，热初入者宜之；猪苓汤行阴之化，热入久而阴伤者宜之也。

按：渴欲饮水，本文共有五条，而脉浮发热，小便不利者，一用五苓，为其水与热结故也；一用猪苓，为其水与热结而阴气复伤也；其水入则吐者，亦用五苓，为其热消而水停也；渴不止者则用文蛤，为其水消而热在也；其口干燥者，则用白虎加人参，为其热甚而津伤也。此为同源而

异流者，治法亦因之各异如此，学者所当细审也。

猪苓汤方

猪苓去皮 茯苓 阿胶 滑石 泽泻各一两

上五味；以水四升，先煮四味，取二升，去滓，纳胶烊消，温服七合。日三服。

水气病脉证并治第十四

师曰：病有风水，有皮水，有正水，有石水，有黄汗。风水，其脉自浮，外证骨节疼痛，恶风。皮水，其脉亦浮，外证附肿，按之没指，不恶风，其腹如鼓，不渴，当发其汗。正水，其脉沉迟，外证自喘。石水，其脉自沉，外证腹满不喘。黄汗，其脉沉迟，身发热，胸满，四肢头面肿，久不愈，必致痈脓。

风水，水为风激，因风而病水也。风伤皮毛而湿流关节，故脉浮，恶风，而骨节疼痛也。皮水，水行皮中，内合肺气，故其脉亦浮，不兼风，故不恶风也。其腹如鼓，即《内经》鼓鼓然不坚之意。以其病在皮肤而不及肠脏，故外有胀形而内无满喘也。水在皮者，宜从汗解，故曰当发其汗。正水，肾脏之水自盛也。石水，水之聚而不行者也。正水乘阳之虚而侵及上焦，故脉沉迟而喘；石水因阴之盛而结于少腹，故脉沉腹满而不喘也。黄汗，汗出沾衣如柏汁，得之湿热交病，而湿居热外，其盛于上而阳不行，则身热胸满，四肢头面肿；久则侵及于里而营不通，则逆于肉理而为痈脓也。

脉浮而洪，浮则为风，洪则为气。风气相搏，风强则为瘾疹，身体为痒，痒者为泄风，久为痂癣；气强则为水，难以俯仰。风气相击，身体洪肿，汗出乃愈。恶风则虚，此为风水；不恶风者，小便通利，上焦有寒，其口多涎，此为黄汗。

风，天之气；气，人之气；是皆失其和者也。风气相搏，风强，则气从风而侵淫肌体，故为瘾疹；气强，则风从气而鼓涌水液，故为水。风气并强，两相搏击，而水液从之，则为风水。汗之则风去而水行，故曰汗出乃愈。然风水之病，其状与黄汗相似，故仲景于此复辨其证，以恶风者为风水，不恶风者为黄汗；而风水之脉浮，黄汗之脉沉，更不必言矣。

寸口脉沉滑者，中有水气，面目肿大，有热，名曰风水。视人之目窠上微肿，如蚕新卧起状，其颈脉动，时时咳，按其手足上，陷而不起者，风水。

风水其脉自浮，此云沉滑者，乃水脉，非风脉也。至面目肿大有热，则水得风而外浮，其脉亦必变而为浮矣。仲景不言者，以风水该之也。目窠上微肿，如蚕新卧起状者，《内经》所谓水为阴，而目下亦阴，聚水者，必微肿，先见于目下是也。颈脉动者，颈间人迎脉动甚，风水上凑故也。时时咳者，水渍入肺也。按其手足上陷而不起，与《内经》以手按其腹，随手而起，如里水之状者不同。然腹中气大，而肢间气细，气大则按之随手而起，气细则按之空窅而不起，而其浮肿则一也。

太阳病，脉浮而紧，法当骨节疼痛，反不疼，身体反重而痠，其人不渴，汗出即愈，此为风水。恶寒者，此为极虚发汗得之。渴而不恶寒者，此为皮水，身肿而冷，状如周痹。胸中窒，不能食，反聚痛，暮躁不得眠，此为黄汗，痛在骨节。咳而喘，不渴者，此为肺胀，其状如肿，发汗则愈。然诸病此者，渴而下利，小便数者，皆不可发汗。

太阳有寒，则脉紧骨疼，有湿则脉濡身重，有风则脉浮体痠，此明辨也。今得伤寒脉而骨节不疼，身体反重而痠，即非伤寒，乃风水外胜也。风水在表而非里，故不渴。风固当汗，水在表者亦宜汗，故曰汗出即愈。然必气盛而实者，汗之乃愈。不然则其表益虚，风水虽解，而恶寒转增矣。故曰恶寒者，此为极虚发汗得之。若渴而不恶寒者，则非病风而独病水，不在皮外而在皮中，视风水为较深矣。其证身肿而冷，状如周痹。周痹为寒湿痹其阳，皮水为水气淫于肤也。胸中窒，不能食者，寒袭于外而气窒于中也。反聚痛，暮躁不得眠者，热为寒郁，而寒甚于暮也。寒湿外淫，必流关节，故曰此为黄汗，痛在骨节也。其咳而喘，不渴者，水寒伤肺，气攻于表，有如肿病，而实同皮水，故曰发汗则愈。然此诸病，若其人渴而下利，小便数者，则不可以水气当汗而概

发之也。仲景叮咛之意，岂非虑人之津气先亡耶？

或问前二条云：风水外证，骨节疼。此云骨节反不疼，身体反重而痠；前条云皮水不渴，此云渴，何也？曰：风与水合而成病，其流注关节者，则为骨节疼痛；其浸淫肌体者，则骨节不疼而身体痠重，由所伤之处不同故也。前所云皮水不渴者，非言皮水本不渴也，谓腹如鼓而不渴者，病方外盛而未入里，犹可发其汗也；此所谓渴而不恶寒者，所以别于风水之不渴而恶风也。程氏曰：水气外留于皮，内薄于肺，故令人渴是也。

里水者，一身面目黄肿，其脉沉，小便不利，故令病水。假令小便自利，此亡津液，故令渴，越婢加术汤主之。方见中风

里水，水从里积，与风水不同，故其脉不浮而沉；而盛于内者，必溢于外，故一身面目悉黄肿也。水病小便不利，今反自利，则津液消亡，水病已而渴病起矣。越婢加术，是治其水，非治其渴也。以其身面悉肿，故取麻黄之发表；以其肿而且黄，知其湿中有热，故取石膏之清热与白术之除湿。不然，则渴而小便利者，而顾犯不可发汗之戒耶？或云此治小便利、黄肿未去者之法，越婢散肌表之水，白术止渴生津也。亦通。

趺阳脉当伏，今反紧，本自有寒，疝瘕，腹中痛，医反下之，即胸满短气。趺阳脉当伏，今反数，本自有热，消谷，小便数，今反不利，此欲作水。

趺阳虽系胃脉，而出于阴部，故其脉当伏。今反紧者，以其腹中宿有寒疾故也。寒则宜温而反下之，阳气重伤，即胸满短气。其反数者，以其胃中有热故也。热则当消谷而小便数，今反不利，则水液日积，故欲作水。夫阴气伤者，水为热蓄而不行；阳气竭者，水与寒积而不下。仲景并举二端，以见水病之原有如此也。

寸口脉浮而迟，浮脉则热，迟脉则潜，热潜相搏，名曰沉。趺阳脉浮而数，浮脉即热，数脉即止，热止相搏，名曰伏。沉伏相搏，名曰水。沉则络脉虚，伏则小便难，虚难相搏，水走皮肤，即为水矣。

热而潜，则热有内伏之势，而无外发之机矣，故曰沉；热而止，则热有留滞之象，而无运行之道矣，故曰伏。热留于内而不行，则水气因之而蓄，故曰沉伏相搏，名曰水。热留于内，则气不外行而络脉虚，热止于中，则阳不下化而小便难，以不化之水而当不行之气，则惟有浸淫躯壳而已，故曰虚难相搏，水走皮肤，即为水矣。此亦所谓阴气伤者，水为热蓄不下者也。

寸口脉弦而紧，弦则卫气不行，即恶寒，水不沾流，走于肠间。少阴脉紧而沉，紧则为痛，沉则为水，小便即难。

此二条并阳衰阴胜之证，而寸口则主卫气，少阴则主肾阳。主卫气者，寒从外得而阳气被抑；主肾阳者，寒自内生而气化不速，亦即所谓阳气竭者，水与寒积而不行者也。

脉得诸沉，当责有水。身体肿重，水病脉出者死。

水为阴，阴盛故令脉沉。又水行皮肤，营卫被遏，亦令脉沉。若水病而脉出，则真气反出邪水之上，根本脱离而病气独胜，故死。出与浮迥异，浮者盛于上而弱于下，出则上有而下绝无也。

夫水病人目下有卧蚕，面目鲜泽，脉伏，其人消渴。病水腹大，小便不利，其脉沉绝者有水，可下之。

目下有卧蚕者，目下微肿，如蚕之卧，经所谓水在腹者，必使目下肿也。水气足以润皮肤而壅营卫，故面目鲜泽，且脉伏不起也。消渴者，阳气被郁而生热也。病水，因水而为病也。夫始因水病而生渴，继因消渴而益病水，于是腹大，小便不利，其脉沉绝。水气瘀壅而不行，脉道被遏而不出，其势亦太甚矣，故必下其水以通其脉。

问曰：病下利后，渴饮水，小便不利，腹满因肿者何也？答曰：此法当病水。若小便自利及汗出者，自当愈。

下利后阴亡无液，故渴欲饮水；而土虚无气，不能制水，则又小便不利，腹满因肿，知其将聚水为病矣。若小便利则从下通，汗出则从外泄，水虽聚而旋行，故病当愈。然其所以汗与利者，气内复而机自行也，岂辛散淡渗所能强责之

哉！

心水者，其身重而少气，不得卧，烦而躁，其人阴肿。肝水者，其腹大，不能自转侧，胁下腹痛，时时津液微生，小便续通。肺水者，其身肿，小便难，时时鸭溏。脾水者，其腹大，四肢苦重，津液不生，但苦少气，小便难。肾水者，其腹大，脐肿腰痛，不得溺，阴下湿如牛鼻上汗，其足逆冷，面反瘦。

心，阳脏也，而水困之，其阳则弱，故身重而少气也。阴肿者，水气随心气下交于肾也。肝病喜归脾，脾受肝之水而不行，则腹大不能转侧也。肝之府在胁而气连少腹，故胁下腹痛也。时时津液微生，小便续通者，肝喜冲逆而主疏泄，水液随之而上下也。肺主气化，治节一身，肺以其水行于身则肿；无气以化其水，则小便难。鸭溏，如鸭之后，水粪杂下也。脾主腹而气行四肢。脾受水气，则腹大四肢重。津气生于谷，谷气运于脾，脾湿不运，则津液不生而少气。小便难者，湿不行也。身半以下，肾气主之，水在肾，则腰痛、脐肿、腹大也。不得溺，阴下湿如牛鼻上汗，其足逆冷者，肾为阴，水亦为阴，两阴相得，阳气不行而湿寒独胜也。面反瘦者，面为阳，阴盛于下，则阳衰于上也。

师曰：诸有水者，腰以下肿，当利小便；腰以上肿，当发汗乃愈。

腰以下为阴，阴难得汗而易下泄，故当利小便；腰以上为阳，阳易外泄，故当发汗。各因其势而利导之也。

师曰：寸口脉沉而迟，沉则为水，迟则为寒，寒水相搏，趺阳脉伏，水谷不化，脾气衰则鹜溏，胃气衰则身肿。少阳脉卑，少阴脉细，男子则小便不利，妇人则经水不通。经为血，血不利则为水，名曰血分。

此合诊寸口、趺阳，而知为寒水胜而胃阳不行也。胃阳不行则水谷不化，水谷不化则脾胃俱衰。脾气主里，故衰则鹜溏；胃气主表，故衰则身肿也。少阳者，生气也；少阴者，地道也，而俱受气于脾胃。脾胃衰则少阳脉卑而生气不荣；少阴脉细而地道不通，男子则小便不利，妇人则经血不通。而其所以然者，则皆阳气不行，阴气乃结之故。曰血分者，谓虽病于水而实出于血也。

师曰：寸口脉沉而数，数则为出，沉则为入；出则为阳实，入则为阴结。趺阳脉微而弦，微则无胃气，弦则不得息。少阴脉沉而滑，沉则为在里，滑则为实。沉滑相搏，血结胞门，其瘕不泻，经络不通，名曰血分。

此合诊寸口、趺阳、少阴，而知其气壅于阳，胃虚于中，而血结于阴也。出则为阳实者，肺被热而治不行也；弦则不得息者，胃受制而气不利也。夫血结在阴，惟阳可以通之；而胃虚受制，肺窒不行，更何恃而开其结、行其血耶？惟有凝聚癃闭，转成水病而已。故曰血结胞门，其瘕不写，经络不通，名曰血分。亦如上条所云也。但上条之结，为血气虚少而行之不利也；此条之结，为阴阳壅郁而欲行不能也。仲景并列于此，以见血分之病，虚实不同如此。

问曰：病有血分、水分，何也？师曰：经水前断，后病水，名曰血分，此病难治；先病水，后经水断，名曰水分，此病易治。何以故？去水，其经自下。

此复设问答，以明血分、水分之异。血分者，因血而病为水也；水分者，因水而病及血也。血病深而难通，故曰难治；水病浅而行，故曰易治。

问曰：病者苦水，面目身体四肢皆肿，小便不利，脉之不言水，反言胸中痛，气上冲咽，状如炙肉，当微咳喘，审如师言，其脉何类？师曰：寸口脉沉而紧，沉为水，紧为寒，沉紧相搏，结在关元，始时尚微，年盛不觉。阳衰之后，营卫相干，阳损阴盛，结寒微动，肾气上冲，咽喉塞噎，胁下急痛。医以为留饮而大下之，气系不去，其病不除。复重吐之，胃家虚烦，咽燥欲饮水，小便不利，水谷不化，面目手足浮肿。又与葶苈丸下水，当时如小差。食饮过度，肿复如前，胸胁苦痛，象若奔豚，其水扬溢，则咳、喘逆。当先攻击冲气令止，乃治咳；咳止，其喘自差。先治新病，病当在后。

此水气先得而冲气后发之证，面目肢体俱肿，咽喉噎塞，胸胁满痛，有似留饮而实挟冲气也。冲气宜温降，不宜攻下，下之亦未必去，故曰气系不去，其病不除。医乃不知而复吐之，胃气

重伤，胃液因尽，故咽燥欲饮水，而小便不利，水谷不化，且聚水而成病也。是当养胃气以行水，不宜径下其水。水虽下，终必复聚，故暂差而寻复如前也。水聚于中，气冲于下，其水扬溢上及肺位，则咳且喘逆，是不可攻其水，当先止其冲气。冲气既止，然后水气可去，水去则咳与喘逆俱去矣。先治新病，病当在后者，谓先治其冲气，而后治其水气也。

风水，脉浮身重，汗出恶风者，防己黄耆汤主之；腹痛者加芍药。

此条义详痉湿暍篇。虽有风水、风湿之异，然而水与湿非二也。

防己黄耆汤方 见湿病。

风水，恶风，一身悉肿，脉浮，不渴，续自汗出，无大热，越婢汤主之。

此与上条证候颇同而治特异。麻黄之发阳气，十倍防己，乃反减黄耆之实表，增石膏之辛寒，何耶？脉浮不渴句，或作脉浮而渴。渴者热之内炽，汗为热逼，与表虚出汗不同，故得以石膏清热，麻黄散肿，而无事兼固其表也。

越婢汤方

麻黄六两 石膏半斤 生姜三两 甘草二两 大枣十二枚

上五味，以水六升，先煮麻黄，去上沫，纳诸药，煮取三升，分温三服。恶风，加附子一枚；风水，加术四两。

皮水为病，四肢肿，水气在皮肤中，四肢聂聂动者，防己茯苓汤主之。

皮中水气，浸淫四末而壅遏卫气，气水相逐，则四肢聂聂动也。防己、茯苓善驱水气，桂枝得茯苓，则不发表而反行水，且合黄耆、甘草助表中之气，以行防己、茯苓之力也。

防己茯苓汤方

防己 黄耆 桂枝各三两 茯苓六两 甘草二两

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温三服。

里水，越婢加术汤主之；甘草麻黄汤亦主之。

里水，即前一身面目黄肿、脉沉、小便不利之证。越婢汤义见前。甘草、麻黄，亦内助土气外行水气之法也。

越婢加术汤方 见上。

甘草麻黄汤方

甘草二两 麻黄四两

上二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黄，去上沫，纳甘草，煮取三升，温服一升，重覆汗出。不汗再服。慎风寒。

水之为病，其脉沉小，属少阴。浮者为风，无水虚胀者为气。水，发其汗即已，脉沉者宜麻黄附子汤；浮者宜杏子汤。

水气脉沉小者属少阴，言肾水也。脉浮者为风，即风水也。其无水而虚胀者，则为气病而非水病矣。气病不可发汗，水病发其汗则已。然而发汗之法，亦有[1]不同。少阴则当温其经，风水即当通其肺，故曰脉沉者宜麻黄附子汤，脉浮者宜杏子汤。沉谓少阴，浮谓风也。

麻黄附子汤方

麻黄三两 甘草二两 附子一枚，炮[2]

上三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黄，去上沫，纳诸药，煮取二升半。温服八合，日三服。

杏子汤方

缺，恐是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

厥而皮水者，蒲灰散主之。

厥而皮水者，水邪外盛，隔其身中之阳，不行于四肢也。此厥之成于水者，去其水则厥自愈，不必以附子、桂枝之属，助其内伏之阳也。蒲灰散义见前。

蒲灰散方 见消渴。

问曰：黄汗之为病，身体肿，发热，汗出而渴，状如风水，汗沾衣，色正黄如柏汁，脉自沉，何从得之？师曰：以汗出入水中浴，水从汗孔入得之。宜耆芍桂酒汤主之。

黄汗之病，与风水相似。但风水脉浮，而黄汗脉沉；风水恶风，而黄汗不恶风为异。其汗沾衣、色正黄如柏汁，则黄汗之所独也。风水为风气外合水气，黄汗为水气内遏热气。热被水遏，水与热得，交蒸互郁，汗液则黄。黄耆、桂枝、芍药，行阳益阴，得酒则气益和而行愈周，盖欲使

---

① 有：书业堂书作“自”。

② 炮：书业堂本无此字。大成本同。

营卫大行而邪气毕达耳。云苦酒阻者，欲行而未得遽行，久积药力，乃自行耳。故曰服至六七日乃解。

按：前第二条云：小便通利，上焦有寒，其口多涎，此为黄汗，第四条云：身肿而冷，状如周痹，此云：黄汗之病，身体肿，发热汗出而渴，后又云：剧者不能食，身疼重，小便不利，何前后之不侔也？岂新久微甚之辨欤。夫病邪初受，其未郁为热者，则身冷，小便利，口多涎；其郁久而热甚者，则身热而渴，小便不利，亦自然之道也。

耆芍桂酒汤方

黄耆五两 芍药 桂枝各三两

上三味，以苦酒一升、水七升相合，煮取三升，温服一升。当心烦，服至六七日乃解；若心烦不止者，以苦酒阻故也。

黄汗之病，两胫自冷，假令发热，此属历节。食已汗出，又身尝暮盗汗出者，此营气也。若汗出已反发热者，久久其身必甲错；发热不止者必生恶疮。若身重，汗出已辄轻者，久久必身瞤，瞤即胸中痛，又从腰以上汗出，下无汗，腰髋弛痛，如有物在皮中状；剧者不能食，身疼重，烦躁，小便不利，此为黄汗。桂枝加黄耆汤主之。

两胫自冷者，阳被郁而不下通也。黄汗本发热，此云假令发热，便为历节者，谓胫热，非谓身热也。盖历节、黄汗，病形相似，而历节一身尽热，黄汗则身热而胫冷也。食已汗出，又身尝暮卧盗汗出者，营中之热，因气之动而外浮，或乘阳之间而潜出也。然黄汗，郁证也，汗出则有外达之机，若汗出已，反发热者，是热与汗俱出于外，久而肌肤甲错，或生恶疮，所谓自内之外而盛于外也。若汗出已，身重辄轻者，是湿与汗俱出也。然湿虽出而阳亦伤，久必身瞤而胸中痛。若从腰以上汗出下无汗者，是阳上通而不下通也，故腰髋弛痛，如有物在皮中状。其病之剧而未经得汗者，则窒于胸中而不能食，壅于肉理而身体重，郁于心而烦躁，闭于下而小便不通利也。此其进退微甚之机不同如此，而要皆水气伤心之所致，故曰此为黄汗。桂枝黄耆，亦行阳散邪之法，而尤赖饮热稀粥取汗，以发交郁之邪也。

桂枝加黄耆汤方

桂枝 芍药 甘草 黄耆各二两 生姜三两 大枣十二枚

上六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温服一升。须臾，啜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温覆取微汗。若不汗，更服。

师曰：寸口脉迟而涩，迟则为寒，涩为血不足。趺阳脉微而迟，微则为气，迟则为寒。寒气不足，即手足逆冷。手足逆冷，则营卫不利。营卫不利，则腹满胁鸣相逐，气转膀胱，营卫俱劳。阳气不通即身冷，阴气不通即骨疼，阳前通则恶寒，阴前通则痹不仁。阴阳相得，其气乃行；大气一转，其气乃散。实则失气，虚则遗溺。名曰气分。

微则为气者，为气不足也。寒气不足，该寸口、趺阳为言，寒而气血复不足也。寒气不足，则手足无气而逆冷，营卫无源而不利。由是脏腑之中，真气不充而客寒独胜，则腹满胁鸣相逐，气转膀胱，即后所谓失气、遗溺之端也。营卫俱劳者，营卫俱乏竭也。阳气温于表，故不通则身冷；阴气营于里，故不通即骨疼。不通者，虚极而不能行，与有余而壅者不同。阳前通则恶寒，阴前通则痹不仁者，阳先行而阴不与俱行，则阴失阳而恶寒；阴先行而阳不与俱行，则阳独滞而痹不仁也。盖阴与阳常相须也，不可失，失则气机不续而邪乃着；不失则上下交通而邪不容。故曰阴阳相得，其气乃行，大气一转，其气乃散。失气、遗溺，皆相失之征。曰气分者，谓寒气乘阳之虚而病于气也。

气分，心下坚大如盘，边如旋盘，桂甘姜枣麻辛附子汤主之。

气分，即寒气乘阳之虚而结于气者。心下坚大如盘，边如旋盘，其势亦已甚矣。然不直攻其气，而以辛甘温药行阳以化气，视后人之袭用枳、朴、香、砂者，工拙悬殊矣。云当汗出如虫行皮中者，盖欲使既结之阳复行周身而愈也。

桂甘姜枣麻辛附子汤方

桂枝 生姜各三两 细辛二两 甘草 麻黄各二两 附子一枚，炮 大枣十二枚

上七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黄，去上沫，纳诸

药，煮取二升，分温三服。当汗出如虫行皮中，即愈。

心下坚大如盘，边如旋盘，水饮所作，枳术汤主之。

证与上同，曰水饮所作者，所以别于气分也。气无形，以辛甘散之；水有形，以苦泄之也。

枳术汤方

枳实七枚 白术二两

上二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腹中软，即当散也。

附 方

《外台》防己黄耆汤 治风水，脉浮为在表，其人或头汗出，表无他病，病者但下重，从腰以上为和，腰以下当肿及阴，难以屈伸。方见风湿。

卷 下

黄疸病脉证并治第十五

寸口脉浮而缓，浮则为风，缓则为痹。痹非中风，四肢苦烦，脾色必黄，瘀热以行。

脉浮为风，脉缓为湿，云为痹者，风与湿合而痹也。然非风痹疼痛之谓，故又曰痹非中风。所以然者，风得湿而变热，湿应脾而内行，是以四肢不疼而苦烦，脾脏瘀热而色黄。脾者，四运之轴也，脾以其所瘀之热，转输流布，而肢体面目尽黄矣，故曰瘀热以行。

趺阳脉紧而数，数则为热，热则消谷；紧则为寒，食即为满。尺脉浮为伤肾，趺阳脉紧为伤脾。风寒相搏，食谷即眩；谷气不消，胃中苦浊；浊气下流，小便不通；阴被其寒，热流膀胱，身体尽黄，名曰谷疸。

趺阳脉数为热者，其热在胃，故消谷；脉紧为寒者，其寒在脾，故满；满者必生湿，胃热而脾湿，亦黄病之原也。尺脉浮为伤肾者，风伤肾也；趺阳脉紧为伤脾者，寒伤脾也。肾得风而生热，脾得寒而生湿，又黄病之原也。湿热相合，其气必归脾胃。脾胃者，仓廪之官也。谷入而助其热则眩，谷不消而气以瘀，则胃中苦浊。浊气当出下窍，若小便通，则浊随溺去；今不通，则浊虽下流而不外出，于是阴受其湿，阳受其热，转相流被而身体尽黄矣。曰谷疸者，病虽始于风寒，而实成于谷气耳。

额上黑，微汗出，手足中热，薄暮即发，膀胱急，小便自利，名曰女劳疸。腹如水状，不治。

肾劳而热，黑色上出，犹脾病而黄外见也。额于部为庭。《灵枢》云：庭者，颜也。又云：肾病者，颧与颜黑。微汗出者，肾热上行，而气通于心也。手足心热，薄暮即发者，病在里、在阴也。膀胱急者，肾热所逼也。小便自利，病不在腑也。此得之房劳过度，热从肾出，故名曰女劳疸。若腹如水状，则不特阴伤，阳亦伤矣，故曰不治。

心中懊侬而热，不能食，时欲吐，名曰酒疸。

懊侬，郁闷不宁之意。热内蓄则不能食，热上冲则时欲吐，酒气熏心而味归脾胃也。此得之饮酒过多所致，故名酒疸。

阳明病，脉迟，食难用饱，饱则发烦，头眩，小便必难，此欲作谷疸。虽下之，腹满如故。所以然者，脉迟故也。

脉迟胃弱，则谷化不速；谷化不速，则谷气郁而生热，而非胃有实热，故虽下之而腹满不去。伤寒里实，脉迟者尚未可攻，况非里实者耶？

夫病酒黄疸，必小便不利，其候心中热、足下热，是其证也。酒黄疸者，或无热，静言了了，腹满欲吐，鼻燥。其脉浮者先吐之，沉弦者先下之。 酒疸心中热，欲吐者，吐之愈。

酒之湿热，积于中而不下出，则为酒疸。积于中则心中热，注于下则足下热也。酒黄疸者，心中必热。或亦有不热，静言了了者，则其热不聚于心中，而或从下积为腹满，或从上冲为欲吐、鼻燥也。腹满者，可下之；欲吐者，可因其势而越之；既腹满，且欲吐，则可下亦可吐。然必审其脉浮者，则邪近上，宜先吐；脉沉弦者，则邪近下，宜先下也。

酒疸下之，久久为黑疸，目青面黑，心中如啖蒜状，大便正黑，皮肤爪之不仁，其脉浮弱，虽黑微黄，故知之。

酒疸虽有可下之例，然必审其腹满、脉沉弦者，而后下之。不然，湿热乘虚陷入血中，则变为黑疸。目青面黑、皮肤不仁，皆血变而瘀之征也。然虽曰黑疸，而其原则仍是酒家，故心中热气熏灼，如啖蒜状，一如懊侬之无奈也；且其脉当浮弱，其色虽黑当微黄，必不如女劳疸之色纯黑而脉必沉也。

师曰：病黄疸，发热烦渴，胸满口燥者，以病发时火劫其汗，两热所得。然黄家所得，从湿得之。一身尽发热而黄、肚热，热在里，当下之。

烦、满、燥、渴，病发于热，而复以火劫之，以

热遇热，相得不解，则发黄疸。然非内兼湿邪，则热与热相攻，而反相散矣，何疸病之有哉？故曰：黄家所得，从湿得之，明其病之不独因于热也。而治此病者，必先审其在表、在里，而施或汗、或下之法。若一身尽热而腹热尤甚，则其热为在里，里不可从表散，故曰当下。

脉沉，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者，皆发黄。腹满，舌痿黄，躁不得睡，属黄家。

脉沉者，热难外泄；小便不利者，热不下出；而渴饮之水，与热相得，适足以蒸郁成黄而已。**脾之脉，连舌本，散舌下。腹满、舌痿，脾不行矣。脾不行者，有湿；躁不得睡者，有热，热湿相搏，则黄疸之候也。**

黄疸之病，当以十八日为期。治之十日以上差，反剧为难治。

土无定位，寄旺于四季之末各十八日。黄者，土气也。内伤于脾，故即以土旺之数，为黄病之期。盖谓十八日脾气至而虚者当复，即实者亦当通也。治之十日以上差者，邪浅而正胜之，则易治；否则，邪反胜正而增剧，所谓病胜脏者也，故难治。

疸而渴者，其疸难治；疸而不渴者，其疸可治。发于阴部，其人必呕；阳部，其人振寒而发热也。

疸而渴者，则热方炽而湿且日增，故难治；不渴，则热已减而湿亦自消，故可治。阴部者，里之脏腑，关于气，故呕；阳部者，表之躯壳，属于形，故振寒而发热，此阴阳、内外、浅深、微甚之辨也。

谷疸之病，寒热不食，食即头眩，心胸不安，久久发黄为谷疸，茵陈蒿汤主之。

谷疸为阳明湿热瘀郁之证。阳明既郁，营卫之源壅而不利则作寒热。健运之机窒而不用，则为不食。食入则适以助湿热而增逆满，为头眩、心胸不安而已。茵陈、栀子、大黄，苦寒通泄，使湿热从小便出也。

茵陈蒿汤方

茵陈蒿六两　栀子十四枚　大黄二两

上三味，以水一斗，先煮茵陈，减六升，纳二味，煮取三升，去滓，分温三服。小便当利，尿如皂角汁状，色正赤。一宿腹减，黄从小便去也。

黄家，日晡所发热而反恶寒，此为女劳得之。膀胱急，少腹满，身尽黄，额上黑，足下热，因作黑疸。其腹胀如水状，大便必黑，时溏，此女劳之病，非水病也。腹满者难治。硝石矾石散主之。

黄家日晡所本当发热，乃不发热而反恶寒者，此为女劳肾热所致，与酒疸、谷疸不同。酒疸、谷疸热在胃，女劳疸热在肾，胃浅而肾深，热深则外反恶寒也。膀胱急、额上黑、足下热、大便黑，皆肾热之征。虽少腹满胀，有如水状，而实为肾热而气内蓄，非脾湿而水不行也。惟是症兼腹满，则阳气并伤，而其治为难耳。硝石咸寒除热，矾石除痼热在骨髓，骨与肾合，用以清肾热也。大麦粥和服，恐伤胃也。

硝石矾石散方

硝石熬黄　矾石烧，等分

上二味，为散，大麦粥汁和服方寸匕，日三服。病随大小便去，小便正黄，大便正黑，是其候也。

酒疸，心中懊侬，或热痛，栀子大黄汤主之。

酒家热积而成实，为心中懊侬或心中热痛。栀子、淡豉彻热于上，枳实、大黄除实于中，亦上下分消之法也。

栀子大黄汤方

栀子十四枚　大黄二两　枳实五枚　豉一升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温三服。

诸病黄家，但利其小便。假令脉浮，当以汗解之，宜桂枝加黄耆汤主之。

小便利，则湿热除而黄自已，故利小便为黄家通法。然脉浮，则邪近在表，宜从汗解，亦脉浮者先吐之之意。但本无外风而欲出汗，则桂枝发散之中，必兼黄耆固卫，斯病去而表不伤，抑亦助正气以逐邪气也。

桂枝加黄耆汤　见水气。

诸黄，猪膏发煎主之。

此治黄疸不湿而燥者之法。按《伤寒类要》云：男子、女人黄疸，饮食不消，胃胀，热生黄衣，在胃中有燥屎使然，猪膏煎服则愈。盖湿热经久，变为坚燥；譬如畜曲，热久则湿去而干也。《本草》：猪脂利血脉、解风热，乱发消瘀、开关

格、利水道，故曰病从小便出。

猪膏发煎方

猪膏半斤 乱发如鸡子大，三枚

上二味，和膏中煎之，发消药成，分再服。病从小便出。《千金》云：太医校尉史脱家婢黄病，服此，胃中燥粪下，便差。神验。

黄疸病，茵陈五苓散主之。

此正治湿热成疸者之法。茵陈散结热，五苓利水去湿也。

茵陈五苓散方

茵陈十分，末 五苓散五分

上二味，和，先食饮服方寸匕，日三服。

黄疸，腹满，小便不利而赤，自汗出，此为表和里实，当下之，宜大黄硝石汤。

腹满、小便不利而赤为里实，自汗出为表和。大黄硝石，亦下热去实之法，视栀子大黄及茵陈蒿汤较猛也。

大黄硝石汤方

大黄 黄柏 硝石各四两 栀子十五枚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纳硝更煮。取一升，顿服。

黄疸病，小便色不变，欲自利，腹满而喘，不可除热，热除必哕。哕者，小半夏汤主之。

便清自利，内无热征，则腹满非里实，喘非气盛矣。虽有疸热，亦不可以寒药攻之。热气虽除，阳气则伤，必发为哕。哕，呃逆也。魏氏谓胃阳为寒药所坠，欲升而不能者是也。小半夏温胃止哕，哕止然后温理中脏，使气盛而行健，则喘满除、黄病去，非小半夏能治疸也。

小半夏汤方 见痰饮。

诸黄，腹痛而呕者，宜柴胡汤。

腹痛而呕，病在少阳；脾胃病者，木邪易张也。故以小柴胡散邪气，止痛、呕，亦非小柴胡能治诸黄也。

柴胡汤方 即小柴胡汤，见呕吐。

男子黄，小便自利，当与虚劳小建中汤。

小便利者，不能发黄，以热从小便去也。今小便利而黄不去，知非热病乃土虚而色外见，宜补中而不可除热者也。

夫黄疸之病，湿热所郁也，故在表者汗而发之，在里者攻而去之，此大法也。乃亦有不湿而燥者，则变清利为润导，如猪膏发煎之治也；不热而寒、不实而虚者，则变攻为补、变寒为温，如小建中之法也；其有兼证错出者，则先治兼证而后治本证，如小半夏及小柴胡之治也。仲景论黄疸一证，而于正、变、虚、实之法，详尽如此，其心可谓尽矣。

附 方

瓜蒂散 治诸黄。方见暍。

按：《删繁方》云：服讫，吐出黄汁。亦治脉浮欲吐者之法也。

《千金》麻黄醇酒汤 治黄疸。

麻黄三两

上一味，以美酒五升，煮取二升半，顿服尽。冬月用酒，春月用水煮之。

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病脉证治第十六

寸口脉动而弱，动即为惊，弱则为悸。

惊则气乱，故脉动；悸属里虚，故脉弱。动即为惊者，因惊而脉动，病从外得；弱则为悸者，因弱而为悸，病自内生；其动而且弱者，则内已虚，而外复干之也。

师曰：尺脉浮，目睛晕黄，衄未止；晕黄去，目睛慧了，知衄今止。

尺脉浮，知肾有游火；目睛晕黄，知肝有蓄热，衄病得此，则未欲止。盖血为阴类，为肾肝之火热所逼而不守也。若晕黄去，目睛且慧了，知不独肝热除，肾热亦除矣，故其衄今当止。

又曰：从春至夏衄者太阳，从秋至冬衄者阳明。

血从阴经并冲任而出者则为吐，从阳经并督脉而出者则为衄，故衄病皆在阳经。但春夏阳气浮则属太阳，秋冬阳气伏则属阳明为异耳。所以然者，就阴阳言，则阳主外、阴主内；就三阳言，则太阳为开，阳明为合，少阳之脉不入鼻额，故不主衄也。

或问：衄皆在阳是已，然所谓尺脉浮、目睛晕黄者，非阴中事乎？曰：前所谓尺脉浮、目睛晕黄者，言火自阴中出，非言衄自阴中来也；此所谓太阳、阳明者，言衄所从出之路也，谁谓病之在阳者，不即为阴之所迫而然耶？

衄家不可汗，汗出必额上陷，脉紧急，直视不得眴，不得眠。

血与汗，皆阴也，衄家复汗，则阴重伤矣。脉者，血之府，额上陷者，额上两旁之动脉，因血脱于上而陷下不起也。脉紧急者，寸口之脉，血不荣而失其柔，如木无液而枝乃劲也。直视不眴不眠者，阴气亡则阳独胜也。经云：夺血者无汗。此之谓也。

病人面无色，无寒热，脉沉弦者，衄；脉浮弱，手按之绝者，下血；烦咳者，必吐血。

面无色，血脱者色白不泽也；无寒热，病非外感也。衄因外感者，其脉必浮大，阳气重也；衄因内伤者，其脉当沉弦，阴气厉也，虽与前尺脉浮不同，其为阴之不靖则一也。若脉浮弱，按之绝者，血下过多而阴脉不充也。烦咳者，血从上溢，而心肺焦燥也，此皆病成而后见之诊也。

夫吐血，咳逆上气，其脉数而有热，不得卧者死。

脉数、身热，阳独胜也；吐血、咳逆上气、不得卧，阴之烁也。以既烁之阴，而从独胜之阳，有不尽不已之势，故死。

夫酒客咳者，必致吐血，此因极饮过度所致也。

酒之热毒，积于胃而熏于肺则咳，久之肺络热伤，其血必随咳而吐出。云此因极饮过度所致者，言当治其酒热，不当治其血也。

寸口脉弦而大，弦则为减，大则为芤；减则为寒，芤则为虚，虚寒相搏，此名为革。妇人则半产漏下，男子则亡血。

此条已见虚劳病中，仲景复举之者，盖谓亡血之证，有从虚寒得之者耳。

亡血，不可发其表，汗出即寒栗而振。

亡血者，亡其阴也；更发其表，则阳亦伤矣。阳伤者外不固，故寒栗；阴亡者内不守，故振振动摇。前衄血复汗，为竭其阴；此则并亡其阳，皆所谓粗工嘻嘻者也。

病人胸满，唇痿，舌青，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咽，无寒热，脉微大来迟，腹不满，其人言我满，为有瘀血。病者如有热状，烦满，口干燥而渴，其脉反无热，此为阴伏，是瘀血也。当下之。

此二条辨瘀血之见证。胸满者，血瘀而气为之不利也；唇痿、舌青，血不荣也；口燥欲漱水者，血结则气燥也；无寒热，病不由表也；脉微大来迟，血积经隧，则脉涩不利也；腹不满，其人言我满，外无形而内实有滞，知其血积在阴，而非气壅在阳也，故曰为有瘀血。如有热状，即下所谓烦满、口干燥而渴也；脉无热，不数大也。有热证而无热脉，知为血瘀不流，不能充泽所致，故曰此为阴伏。阴伏者，阴邪结而伏于内也，故曰当下。

火邪者，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主之。

此但举火邪二字，而不详其证。按：《伤寒论》云：伤寒脉浮，医以火迫劫之，亡阳，必惊狂，起卧不安。又曰：太阳病，以火熏之不得汗，其人必躁；到经不解，必圊血，名为火邪。仲景此条，殆为惊悸下血备其证欤？桂枝汤去芍药之酸，加蜀漆之辛，盖欲使火气与风邪一时并散，而无少有留滞。所谓从外来者，驱而出之于外也。龙骨、牡蛎，则收其浮越之神与气尔。

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方

桂枝三两，去皮 甘草二两，炙 龙骨四两 牡蛎五两，熬 生姜三两 大枣十二枚 蜀漆三两，洗[①] 去腥

上为末，以水一斗二升，先煮蜀漆，减二升，纳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

心下悸者，半夏麻黄丸主之。

此治饮气抑其阳气者之法。半夏蠲饮气，麻黄发阳气。妙在作丸与服，缓以图之，则麻黄之辛甘，不能发越津气，而但升引阳气；即半夏之苦辛，亦不特蠲除饮气，而并和养中气。非仲景神明善变者，其孰能与于此哉。

半夏麻黄丸方

半夏 麻黄各等分

① 洗：书业堂本作“烧”。

上二味末之，炼蜜和丸小豆大。饮服三丸，日三服。

吐血不止者，柏叶汤主之。

按：仁斋《直指》云：血遇热则宣行，故止血多用凉药。然亦有气虚挟寒，阴阳不相为守，营气虚散，血亦错行者，此干姜、艾叶之所以用也。而血既上溢，其浮盛之势，又非温药所能御者，故以柏叶抑之使降，马通引之使下，则妄行之血顺而能下，下而能守矣。

柏叶汤方

柏叶 干姜各三两 艾三把

上三味，以水五升，取马通汁一升，合煮取一升，分温再服。《千金》加阿胶三两，亦佳。

下血，先便后血，此远血也，黄土汤主之。

下血，先便后血者，由脾虚气寒，失其统御之权，而血为之不守也。脾去肛门远，故曰远血。黄土温燥入脾，合白术、附子以复健行之气；阿胶、生地黄、甘草以益脱竭之血；而又虑辛温之品，转为血病之厉，故又以黄芩之苦寒，防其太过，所谓有制之师也。

黄土汤方

甘草 干地黄 白术 附子① 阿胶 黄芩各三两 灶中黄土半斤

上七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分温二服。

下血，先血后便，此近血也，赤豆当归散主之。方见狐惑。

下血先血后便者，由大肠伤于湿热，而血渗于下也。大肠与肛门近，故曰近血。赤小豆能行水湿，解热毒，当归引血归经，且举血中陷下之气也。

心气不足，吐血、衄血，泻心汤主之。

心气不足者，心中之阴气不足也。阴不足则阳独盛，血为热迫，而妄行不止矣。大黄、黄连、黄芩泻其心之热而血自宁。寇氏云：若心气独不足，则当不吐衄也；此乃邪热因不足而客之，故令吐衄。以苦泄其热，以苦补其心，盖一举而两得之，此说亦通。《济众方》用大黄、生地汁治衄血，其下热凉血，亦泻心汤类耳。

泻心汤方

大黄二两 黄连 黄芩各一两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顿服之。

呕吐哕下利病脉证治第十七

夫呕家有痈脓，不可治呕，脓尽自愈。

痈脓，胃中有痈，脓从呕出也。是因痈脓而呕，脓尽痈已，则呕自愈，不可概以止吐之药治之也。

先呕却渴者，此为欲解；先渴却呕者，为水停心下，此属饮家。呕家本渴，今反不渴者，心下有支饮故也，此属支饮。

呕家必有停痰宿水。先呕却渴者，痰水已去，而胃阳将复也，故曰此为欲解。先渴却呕者，因热饮水过多，热虽解而饮旋积也，此呕因积所致，故曰此属饮家。呕家本渴，水从呕去故也；今反不渴者，以宿有支饮在心下，愈动而愈出也，故曰此属支饮。

问曰：病人脉数，数为热，当消谷引饮，而反吐者，何也？师曰：以发其汗，令阳微膈气虚，脉乃数，数为客热，不能消谷，胃中虚冷故也。脉弦者，虚也，胃气无余，朝食暮吐，变为胃反；寒在于上，医反下之，令脉反弦，故名曰虚。

脉数为热，乃不能消谷引饮而反吐者，以发汗过多，阳微膈虚所致，则其数为客热上浮之数，而非胃实气热之数矣。客热如客之寄，不久即散，故不能消谷也。脉弦为寒，乃不曰寒而曰虚者，以寒在于上而医反下之所致，故其弦非阴寒外加之弦，而为胃虚生寒之弦矣。胃虚且寒，阳气无余，则朝食暮吐，而变为胃反也。读此知数脉、弦脉，均有虚候，曰热、曰寒，盖浅之乎言脉者耳。

寸口脉微而数，微则无气，无气则营虚，营虚则血不足，血不足则胸中冷。

此因数为客热，而推言脉微而数者，为无气而非有热也。气者，营之主，故无气则营虚；营者，血之源，故营虚则血不足，营卫俱虚，则胸中之积而为宗气者少矣，故胸中冷。

合上二条言之，客热固非真热，不可以寒治

① 附子：书业堂本作"附子炮"。大成本作"附子炮，一两"。

之；胸中冷亦非真冷，不可以热治之，是皆当以温养真气为主。真气，冲和纯粹之气。此气浮则生热，沉则生冷；温之则浮焰自收，养之则虚冷自化。若热以寒治，寒以热治，则真气愈虚，寒热内贼，而其病益甚矣。

趺阳脉浮而涩，浮则为虚，涩则伤脾；脾伤则不磨，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宿谷不化，名曰胃反。脉紧而涩，其病难治。

此因胃气无余，变为胃反，而推言其病之并在于脾也。夫胃为阳，脾为阴，浮则为虚者，胃之阳虚也；涩则伤脾者，脾之阴伤也。谷入于胃而运于脾，脾伤则不能磨，脾不磨则谷不化，而朝食者暮当下；若谷不化则不得下，不得下必反而出也。夫脾胃，土也。土德本缓而脉反紧，则肝有余；土气本和而脉反涩，则血不足，脏真不足而贼邪有余，故曰难治。

病人欲吐者，不可下之。

病人欲吐者，邪在上而气方逆，若遽下之，病气必与药气相争，而正气乃蒙其祸矣。否则，里虚邪入，病气转深，或痞或利，未可知也，故曰不可下之。

哕而腹满，视其前后，知何部不利，利之愈。

哕而腹满者，病在下而气溢于上也，与病人欲吐者不同，故当视其前后二阴，知何部不利而利之，则病从下出而气不上逆，腹满与哕俱去矣。

呕而胸满者，吴茱萸汤主之。

胸中，阳也。呕而胸满，阳不治而阴乘之也，故以吴茱萸散阴降逆，人参、姜、枣补中益阳气。

吴茱萸汤方

吴茱萸一升 人参三两 生姜六两 大枣十二枚

上四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温服七合，日三服。

干呕，吐涎沫，头痛者，吴茱萸汤主之。

干呕，吐涎沫，上焦有寒也。头者，诸阳之会，为阴寒之邪上逆而痛，故亦宜吴茱萸汤，以散阴气而益阳气。

呕而肠鸣，心下痞者，半夏泻心汤主之。

邪气乘虚陷入心下，中气则痞。中气既痞，升降失常，于是阳独上逆而呕，阴独下走而肠鸣。是虽三焦俱病，而中气为上下之枢，故不必治其上下，而但治其中。黄连、黄芩苦以降阳，半夏、干姜辛以升阴，阴升阳降，痞将自解；人参、甘草则补养中气，以为交阴阳、通上下之用也。

半夏泻心汤方

半夏半斤，洗 黄芩 干姜 人参各三两 甘草三两，炙 黄连一两 大枣十二枚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干呕而利者，黄芩加半夏生姜汤主之。

此伤寒热邪入里作利，而复上行为呕者之法。而杂病肝胃之火，上冲下注者，亦复有之。半夏、生姜散逆于上，黄芩、芍药除热于里；上下俱病，中气必困，甘草、大枣合芍药、生姜以安中而正气也。

黄芩加半夏生姜汤方

黄芩 生姜各三两 甘草二两 芍药一两 半夏半升 大枣十二枚

上六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再夜一服。

诸呕吐，谷不得下者，小半夏汤主之。

呕吐，谷不得下者，胃中有饮，随气上逆，而阻其谷入之路也。故以半夏消饮，生姜降逆，逆止饮消，谷斯下矣。

小半夏汤方 见痰饮。

呕吐而病在膈上，后思水者解，急与之。思水者，猪苓散主之。

病在膈上，病膈间有痰饮也；后思水者，知饮已去，故曰欲解，即先呕却渴者，此为欲解之义。夫饮邪已去，津液暴竭而思得水；设不得，则津亡而气亦耗，故当急与。而呕吐之余，中气未复，不能胜水，设过与之，则旧饮方去，新饮复生，故宜猪苓散以崇土而逐水也。

猪苓散方

猪苓 茯苓 白术各等分

上三味，杵为散。饮服方寸匕，日三服。

呕而脉弱，小便复利，身有微热，见厥者，难治，四逆汤主之。

脉弱、便利而厥，为内虚且寒之候，则呕非火邪，而是阴之上逆；热非实邪，而是阳气之外

越矣，故以四逆汤救阳驱阴为主。然阴方上冲，而阳且外走，其离决之势，有未可即为顺接者，故曰难治。或云：呕与身热为邪实，厥、利、脉弱为正虚；虚实互见，故曰难治，四逆汤舍其标而治其本也，亦通。

四逆汤方

附子一枚，生用 干姜一两半 甘草二两，炙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温再服。强人可大附子一枚、干姜三两。

呕而发热者，小柴胡汤主之。

呕而发热，邪在少阳之经，欲止其呕，必解其邪，小柴胡则和解少阳之正法也。

小柴胡汤方

柴胡半斤 半夏一升 黄芩 人参 甘草 生姜各三两 大枣十二枚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胃反，呕吐者，大半夏汤主之。

胃反呕吐者，胃虚不能消谷，朝食而暮吐也。又胃脉本下行，虚则反逆也，故以半夏降逆，人参、白蜜益虚安中。东垣云：辛药生姜之类治呕吐，但治上焦气壅表实之病。若胃虚谷气不行，胸中闭塞而呕者，惟宜益胃推扬谷气而已，此大半夏汤之旨也。

大半夏汤方

半夏二升 人参三两 白蜜一升

上三味，以水一斗二升，和蜜扬之二百四十遍，煮药取二升半，温服一升，余分再服。

食已即吐者，大黄甘草汤主之。

经云：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也。若下即不通，必反上逆，所谓阴阳反作，气逆不从，食虽入胃而气反出之矣。故以大黄通其大便，使浊气下行浊道，而呕吐自止，不然，止之、降之无益也。东垣通幽汤，治幽门不通，上冲吸门者，亦是此意，但有缓急之分耳。

再按：经云：阳气者闭塞，地气者冒明，云雾不精，则上应白露不下。夫阳气，天气也；天气闭，则地气干矣。云雾出于地，而雨露降于天，地不承，则天不降矣。可见天地阴阳，同此气机，和则俱和，乖则并乖。人与天地相参，故肺气象天，病则多及二阴、脾、胃；大小肠象地，病则多及上窍。丹溪治小便不通，用吐法以开提肺气，合上窍通而下窍亦通，与大黄甘草汤之治呕吐，法虽异而理可通也。

大黄甘草汤方

大黄四两 甘草一两

上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分温再服。

胃反，吐而渴欲饮水者，茯苓泽泻汤主之。

猪苓散治吐后饮水者，所以崇土气、胜水气也；茯苓泽泻汤治吐未已而渴欲饮水者，以吐未已，知邪未去，则宜桂枝、甘、姜散邪气，苓、术、泽泻消水气也。

茯苓泽泻汤方

茯苓半斤 泽泻四两 甘草 桂枝各二两 白术三两 生姜四两

上六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内泽泻再煮，取二升半，温服八合，日三服。

吐后，渴欲得水而贪饮者，文蛤汤主之；兼主微风，脉紧头痛。

吐后，水去热存，渴欲得水，与前猪苓散证同。虽复贪饮，亦止热甚而然耳，但与除热导水之剂足矣；乃复用麻黄、杏仁等发表之药者，必兼有客邪郁热于肺不解故也。观方下云：汗出即愈，可以知矣。曰兼主微风，脉紧、头痛者，以麻、杏、甘、石，本擅驱风发表之长耳。

文蛤汤方

文蛤五两 麻黄 甘草 生姜各三两 石膏五两 杏仁五十粒 大枣十二枚

上七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温服一升，汗出即愈。

干呕吐逆，吐涎沫，半夏干姜散主之。

干呕吐逆，胃中气逆也；吐涎沫者，上焦有寒，其口多涎也。与前干呕、吐涎沫、头痛不同。彼为厥阴阴气上逆，此是阳明寒涎逆气不下而已。故以半夏止逆消涎，干姜温中和胃，浆水甘酸，调中引气止呕哕也。

半夏干姜散方

半夏 干姜各等分

上二味，杵为散。取方寸匕，浆水一升半，煮

取七合，顿服之。

病人胸中似喘不喘，似呕不呕，似哕不哕，彻心中愦愦然无奈者，生姜半夏汤主之。

寒邪搏饮，结于胸中而不得出，则气之呼吸往来，出入升降者阻矣。似喘不喘、似呕不呕、似哕不哕，皆寒饮与气，相搏互击之证也。且饮，水邪也；心，阳脏也。以水邪而逼处心脏，欲却不能，欲受不可，则彻心中愦愦然无奈也。生姜半夏汤，即小半夏汤，而生姜用汁，则降逆之力少而散结之力多，乃正治饮气相搏，欲出不出者之良法也。

生姜半夏汤方

半夏半升　生姜汁一升

上二味，以水三升，煮半夏，取二升，内生姜汁，煮取一升半，小冷，分四服，日三夜一。呕止，停后服。

干呕哕，若手足厥者，橘皮汤主之。

干呕哕非反胃，手足厥非无阳，胃不和，则气不至于四肢也。橘皮和胃气，生姜散逆气，气行胃和，呕哕与厥自已，未可便认阳虚而遽投温补也。

橘皮汤方

橘皮四两　生姜半斤

上二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温服一升，下咽即愈。

哕逆者，橘皮竹茹汤主之。

胃虚而热乘之，则作哕逆。橘皮、生姜和胃散逆，竹茹除热止呕哕，人参、甘草、大枣益虚安中也。

橘皮竹茹汤方

橘皮二斤　竹茹二升　大枣三十枚　生姜半斤　甘草五两　人参一两

上六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夫六腑气绝于外者，手足寒，上气，脚缩；五脏气绝于内者，利不禁，下甚者手足不仁。

六腑为阳，阳者主外。阳绝不通于外，为手足寒；阳不外通，则并而上行，为上气、脚缩也。五脏为阴，阴者主内。阴绝不守于内，则下利不禁，甚则不交于阳，而隧道痹闭，为手足不仁也。

下利，脉沉弦者下重，脉大者为未止，脉微弱数者为欲自止，虽发热不死。

沉为里、为下，沉中见弦，为少阳之气滞于下而不得越，故下重。大为邪盛，又大则病进，故为未止。徐氏曰：微弱者，正衰邪亦衰也。数为阳脉，于微弱中见之，则为阳气将复，故知利欲自止，虽有身热，热必自已，不得比于下利，热不止者，死之例也。

下利，手足厥冷，无脉者，灸之不温，若脉不还，反微喘者死；少阴负趺阳者为顺也。

下利，厥冷，无脉，阴亡而阳亦绝矣。灸之所以引既绝之阳，乃厥不回、脉不还，而反微喘，残阳上奔，大气下脱，故死。下利为土负水胜之病，少阴负趺阳者，水负而土胜也，故曰顺。

下利，有微热而渴，脉弱者令[1]自愈。下利，脉数、有微热、汗出，令自愈。设脉紧为未解。下利，脉数而渴者，令自愈。设不差，必圊脓血，以有热故也。下利，脉反弦，发热、身汗者愈。

微热而渴者，胃阳复也；脉弱者，邪气衰也；正复邪衰故令自愈。脉数，亦阳复也；微热、汗出者，气方振而势外达，亦为欲愈之候。设脉紧则邪尚盛，必能与正相争，故为未解。脉数而渴，阳气已复，亦下利有微热而渴之意。然脉不弱而数，则阳之复者已过，阴寒虽解而热气转增，将更伤阴而圊脓血也。弦脉阴阳两属，若与发热、身汗并见，则弦亦阳也，与脉数有微热汗出正同，故愈。

按：上数条，皆是伤寒邪气入里之候。故或热、或渴、或汗出、或脉数，阳气既复，邪气得达则愈。若杂病湿热下利之证，则发热、口渴、脉数，均非美证。《内经》云：下利，身热者死。仲景云：下利，手足不逆冷，反发热者，不死。盖《内经》所言者，杂病湿热下利之证；仲景所言者，伤寒阴邪内入之证，二者不可不分也。

下利气者，当利其小便。

下利气者，气随利失，即所谓气利是也。小便得利，则气行于阳，不行于阴而愈，故曰当利其小便。喻氏所谓急开支河者是也。

---

① 令：书本堂本作"今"。下三"令"字均仿此。

下利，寸脉反浮数，尺中自涩者，必圊脓血。

寸脉数者，阳邪强也；尺中涩者，阴气弱也。以强阳而加弱阴，必圊脓血。

下利清谷，不可攻其表，汗出必胀满。

清与圊同，即完谷也。是为里虚气寒，乃不温养中土，而反攻令汗出，则阳气重虚，阳虚者，气不化，故胀满。

下利，脉沉而迟，其人面少赤，身有微热，下利清谷者，必郁冒汗出而解，病人必微厥。所以然者，其面戴阳，下虚故也。

喻氏曰：下利，脉沉迟而面少赤，身微热者，阴盛而格阳在上、在外也。若其人阳尚有根，其格出者终必复返。阳返而阴未肯降，必郁冒少顷，然后阳胜而阴出为汗。阴出为汗，阴邪乃解，自不下利矣。阳入阴出，俨有龙战于野，其血玄黄之象，病人能无微厥乎？

下利后脉绝，手足厥冷，晬时脉还，手足温者生，脉不还者死。

下利后脉绝，手足厥冷者，阴先竭而阳后脱也。是必俟其晬时，经气一周，其脉当还，其手足当温。设脉不还，其手足亦必不温，则死之事也。

下利后腹胀满，身体疼痛者，先温其里，乃攻其表。温里宜四逆汤，攻表宜桂枝汤。

下利后胀胀满，里有寒也；身体疼痛，表有邪也。然必先温其里，而后攻表。所以然者，里气不充，则外攻无力；阳气外泄，则里寒转增，自然之势也。而四逆用生附，则寓发散于温补之中；桂枝有甘、芍，则兼固里于散邪之内，仲景用法之精如此。

四逆汤方 见上。

桂枝汤方

桂枝 白芍 生姜各三两 甘草二两 大枣十二枚

上五味，㕮咀。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适寒温，服一升。服已须臾，啜稀热粥一升，以助药力。温覆令一时许，遍身絷絷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后服。

下利，三部脉皆平，按之心下坚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下利，脉迟而滑者，实也。利未欲止，急下之，宜大承气汤。下利，脉反滑者，当有所去，下乃愈，宜大承汤。下利已差，至其年月日时复发者，以病不尽故也，当下之，宜大承气汤。

下利有里虚脏脱者，亦有里实腑闭者，昔人所谓利者，不利是也。按之心下坚，其证的矣。脉虽不实大，而亦未见微弱，自宜急下，使实去则利止，通因通用之法也。脉迟为寒，然与滑俱见，则不为寒而反为实，以中实有物，能阻其脉行之机也。夫利因实而致者，实不去则利不已；故宜急下。病已差而至其时复发者，陈积在脾也。脾主信，故按期复发，是当下之，令陈积去，则病本拔而愈。

大承汤方 见痉。

下利谵语者，有燥屎也，小承气汤主之。

谵语者，胃实之征，为有燥屎也，与心下坚、脉滑者大同。然前用大承气者，以因实而致利，去之唯恐不速也；此用小承气者，以病成而适实，攻之恐伤及其正也。

小承气汤方

大黄四两 枳实三枚 厚朴三两，炙

上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温二服。得利即止。

下利便脓血者，桃花汤主之。

此治湿寒内淫，脏气不固，脓血不止者之法。赤石脂理血固脱，干姜温胃驱寒，粳米安中益气。崔氏去粳米加黄连、当归，用治热利，乃桃花汤之变法也。

桃花汤方

赤石脂一斤，一半全用，一半筛末 干姜一两 粳米一升

上三味，以水七升，煮米熟去滓，温服七合，内赤石脂末方寸匕，日三服。若一服愈，余勿服。

热利下重者，白头翁汤主之。

此治湿热下注，及伤寒热邪入里作利者之法。白头翁汤苦以除湿，寒以胜热也。

白头翁汤方

白头翁 黄连 黄柏 秦皮各三两

上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不愈更服。

下利后更烦，按之心下濡者，为虚烦也，栀子豉汤主之。

下利后更烦者，热邪不从下减，而复上动也。按之心下濡，则中无阻滞可知，故曰虚烦。香豉、栀子能撤热而除烦，得吐则热从上出而愈，因其高而越之之意也。

栀子豉汤方

栀子十四枚，擘 香豉四合，绵裹

上二味，以水四升，先煮栀子，得二升半，内豉，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二服。温进一服，得吐即愈。

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汗出而厥，通脉四逆汤主之。

挟热下利者，久则必伤脾阴；中寒清谷者，甚则并伤肾阳。里寒外热，汗出而厥，有阴内盛而阳外亡之象。通脉四逆，即四逆加干姜一倍，所谓进而求阳，以收散亡之气也。

通脉四逆汤方

附子一枚，生用 干姜三两，强人可四两 甘草二两，炙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温再服。

下利肺痛，紫参汤主之。

赵氏曰：大肠与肺合，大抵肠中积聚，则肺气不行；肺有所积，大肠亦不固，二害互为病。大肠病而气塞于肺者，痛；肺有积者，亦痛。痛必通用，紫参通九窍，利大小肠，气通则痛愈，积去则利自止。喻氏曰：后人有疑此非仲景之方者，夫讵知肠胃有病其所关全在肺气耶？程氏疑是腹痛。《本草》云：紫参治心腹积聚，寒热邪气。

紫参汤方

紫参半斤 甘草三两

上二味，以水五升，先煮紫参，取二升，内甘草，煮取一升半，分温三服。

气利，诃黎勒散主之。

气利，气与屎俱失也。诃黎勒涩肠而利气，粥饮安中益肠胃。顿服者，补下、治下，制以急也。

诃黎勒散方

诃黎勒十枚，煨

上一味，为散。粥饮和，顿服。

附 方

《千金翼》小承气汤 治大便不通，哕数谵语。方见上。

《外台》黄芩汤 治干呕下利。

黄芩 人参 干姜各三两 桂枝一两 大枣十二枚 半夏半升

上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温分三服。

此与前黄芩加半夏生姜汤治同，而无芍药、甘草、生姜，有人参、桂枝、干姜，则温里益气之意居多。凡中寒气少者，可于此取法焉。其小承气汤，即前下利、谵语有燥屎之法，虽不赘，可也。

疮痈肠痈浸淫病脉证并治第十八

诸浮数脉，应当发热，而反洒淅恶寒，若有痛处，当发其痈。师曰：诸痈肿，欲知有脓无脓，以手掩肿上，热者为有脓，不热者为无脓。

浮、数脉，皆阳也，阳当发热，而反洒淅恶寒者，卫气有所遏而不出也。夫卫主行营气者也，而营过实者，反能阻遏其卫；若有痛处，则营之实者已兆，故曰当发其痈。痈肿之候，脓不成，则毒不化；而毒不聚，则脓必不成。故以手掩其肿上，热者毒已聚，则有脓；不热者毒不聚，则无脓也。

肠痈之为病，其身甲错，腹皮急，按之濡，如肿状，腹无积聚，身无热，脉数，此为肠内有痈脓，薏苡附子败酱散主之。

甲错，肌皮干起，如鳞甲之交错，由营滞于中，故血燥于外也。腹皮急，按之濡，气虽外鼓，而病不在皮间也。积聚为肿胀之根，脉数为身热之候。今腹如肿状而中无积聚，身不发热而脉反见数，非肠内有痈、营郁成热而何？薏苡破毒肿、利肠胃为君；败酱一名苦菜，治暴热、火疮，排脓、破血为臣；附子则假其辛热，以行郁滞之气尔。

薏苡附子败酱散方

薏苡仁十分 附子二分 败酱五分

上三味，杵为散。取方寸匕，以水二升，煎减半，顿服。小便当下。

肿痈者，少腹肿痞，按之即痛如淋，小便自调，时时发热，自汗出，复恶寒，其脉迟紧者，脓未成，可下之。脉洪数者，脓已成，不可下也。大黄牡丹汤主之。

肿痈，疑即肠痈之在下者。盖前之痈在小肠，而此之痈在大肠也。大肠居小肠之下，逼处膀胱，致小腹肿痞，按之即痛如淋，而实非膀胱为害，故仍小便自调也。小肠为心之合，而气通于血脉；大肠为肺之合，而气通于皮毛。故彼脉数、身无热，而此时时发热，自汗出，复恶寒也。脉迟紧者，邪暴遏而营未变；云可下者，谓可下之令其消散也。脉洪数者，毒已聚而营气腐；云不可下者，谓虽下之而亦不能消之也。大黄牡丹汤，肠痈已成、未成，皆得主之。故曰：有脓当下，无脓当下血。

大黄牡丹汤方

大黄四两 牡丹一两 桃仁五十个 冬瓜仁半升 芒硝三合

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一升，去滓，内芒硝，再煎沸，顿服之。有脓当下。如无脓，当下血。

问曰：寸口脉浮微而涩，法当亡血，若汗出。设不汗出者云何？曰：若身有疮，被刀斧所伤，亡血故也。

血与汗，皆阴也。阴亡，则血流不行，而气亦无辅，故脉浮微而涩也。经云：夺血者无汗，夺汗者无血。兹不汗出而身有疮，则知其被刀斧所伤而亡其血；与汗出不止者，迹虽异而理则同也。

病金疮，王不留行散主之。

金疮，金刃所伤而疮者，经脉斩绝，营卫沮弛。治之者必使经脉复行、营卫相贯而后已。王不留行散，则行气血和阴阳之良剂也。

王不留行散方

王不留行十分，八月八日采 蒴藋细叶十分，七月七日采 甘草十八分 黄芩二分 桑东南根白皮十分，三月三日采 川椒三分 厚朴二分 干姜二分 芍药二分

上九味，王不留行、蒴藋、桑皮三味烧灰存性，各别杵筛，合治之，为散，服方寸匕。小疮即粉之，大疮但服之，产后亦可服。如风寒，桑根勿取之，前三物阴干百日①。

排脓散方

枳实十六枚 芍药六分 桔梗二分

上三味，杵为散。取鸡子黄一枚，以药散与鸡黄相等，搅和令相得，饮和服之，日一服。

枳实苦寒，除热、破滞为君，得芍药则通血，得桔梗则利气，而尤赖鸡子黄之甘润，以为排脓、化毒之本也。

排脓汤方

甘草二两 桔梗三两 生姜一两 大枣十枚

上四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温服五合，日再服。

此亦行气血，和营卫之剂。

浸淫疮，从口起流向四肢者，可治；从四肢流来入口者，不可治。浸淫疮，黄连粉主之。

浸淫疮义如脏腑经络篇中。黄连粉方未见，大意以此为湿热浸淫之病，故取黄连一味为粉粉之，苦以燥湿，寒以除热也。

趺蹶手指臂肿转筋狐疝蛔虫病脉证治第十九

师曰：病趺蹶，其人但能前不能却，刺腨入二寸，此太阳经伤也。

人身经络，阳明行身之前，太阳行身之后。太阳伤，故不能却也。太阳之脉，下贯腨内，刺之所以和利其经脉也。腨，足肚也。

病人常以手指臂肿动，此人身体瞤瞤者，藜芦甘草汤主之。

湿痰凝滞关节则肿，风邪袭伤经络则动。手指臂肿动，身体瞤瞤者，风痰在膈，攻走肢体，陈无择所谓痰涎留在胸膈上下，变生诸病，手足项背，牵引钓痛，走易不定者是也。藜芦吐上膈风痰，甘草亦能取吐。方虽未见，大略是涌剂耳。李氏

转筋之为病，其人臂、脚直，脉上下行，微

① 如风寒，桑根勿取之，前三物阴干百日：书业堂本无此十五字。

弦。转筋入腹者，鸡屎白散主之。

肝主筋，上应风气。肝病生风，则为转筋，其人臂、脚直，脉上下行、微弦。经云：诸暴强直，皆属于风也。转筋入腹者，脾土虚而肝木乘之也。鸡为木畜，其屎反利脾气，故取治是病，且以类相求，则尤易入也。

鸡屎白散方

鸡屎白

为散。取方寸匕，以水六合，和温服。

阴狐疝气者，偏有大小，时时上下，蜘蛛散主之。

阴狐疝气者，寒湿袭阴，而睾丸受病，或左或右，大小不同，或上或下，出没无时，故名狐疝。蜘蛛有毒，服之能令人利；合桂枝辛温，入阴而逐其寒湿之气也。

蜘蛛散方

蜘蛛十四枚，熬焦　桂枝半两

上二味，为散。取八分一匕，饮和服，日再。蜜丸亦可。

问曰：病腹痛有虫，其脉何以别之？师曰：腹中痛，其脉当沉若弦，反洪大，故有蛔虫。

腹痛脉多伏，阳气内闭也；或弦者，邪气入中也；若反洪大，则非正气与外邪为病，乃蛔动而气厥也。然必有兼吐涎、心痛等证，如下条所云，乃无疑耳。

蛔虫之为病，令人吐涎，心痛，发作有时，毒药不止者，甘草粉蜜汤主之。

吐涎，吐出清水也。心痛，痛如咬啮，时时上下是也。发作有时者，蛔饱而静，则痛立止；蛔饥求食，则痛复发也。毒药，即锡粉、雷丸等杀虫之药。毒药者，折之以其所恶也；甘草粉蜜汤者，诱之以其所喜也。白粉，即铅白粉，能杀三虫，而杂于甘草、白蜜之中，诱使虫食；甘味既尽，毒性旋发，而虫患乃除，此医药之变诈也。

甘草粉蜜汤方

甘草二两　白粉一两　白蜜四两

上三味，以水三升，先煮甘草，取二升，去滓，内粉、蜜，搅令和，煎如薄粥，温服一升。差即止。

蛔厥者，当吐蛔，令病者静而复时烦，此为脏寒。蛔上入其膈，故烦，须臾复止，得食而呕，又烦者，蛔闻食臭出，其人当自吐蛔。蛔厥者，乌梅丸主之。

蛔厥，蛔动而厥，心痛，吐涎，手足冷也。蛔动而上逆，则当吐蛔；蛔暂安而复动，则病亦静而复时烦也。然蛔之所以时安而时上者，何也？虫性喜温，脏寒则虫不安而上膈；虫喜得食，脏虚则蛔复上而求食。故以人参、姜、附之属，益虚温胃为主，而以乌梅、椒、连之属，苦酸辛气味，以折其上入之势也。

乌梅丸方

乌梅三百个　细辛六两　干姜十两　黄连一斤　当归　川椒各四两　附子炮　桂枝　人参　黄柏各六两

上十味，异捣筛、合治之，以苦酒渍乌梅一宿，去核，蒸之五升米下，饭熟，捣成泥，和药令相得，纳臼中，与蜜杵二千下，丸如梧子大，先食饮服十丸，日三服，稍增至二十丸。禁生冷、滑、臭等物。

妇人妊娠病脉证治第二十

师曰：妇人得平脉，阴脉小弱，其人渴，不能食，无寒热，名妊娠，桂枝汤主之。于法，六十日当有此证；设有医治逆者，却一月加吐下者，则绝之。

平脉，脉无病也，即《内经》身有病而无邪脉之意。阴脉小弱者，初时胎气未盛，而阴方受蚀，故阴脉比阳脉小弱；至三四月，经血久蓄，阴脉始强。《内经》所谓手少阴脉动者妊子，《千金》所谓三月尺脉数是也。其人渴，妊子者内多热也；一作呕亦通。今妊妇二三月往往恶阻不能食是已。无寒热者，无邪气也。夫脉无故而身有病，而又非寒热邪气，则无可施治，惟宜桂枝汤和调阴阳而已。徐氏云：桂枝汤外证得之，为解肌和营卫；内证得之，为化气调阴阳也。六十日当有此证者，谓妊娠两月，正当恶阻之时，设不知而妄治，则病气反增，正气反损，而呕泻有加矣。绝之，谓禁绝其医药也。喻嘉言云：尝治一、二妇恶阻病吐，前医愈治愈吐，因思仲景绝之之旨，以炒糯米汤代茶，止药月余渐安。

妇人宿有癥病，经断未及三月，而得漏下不止，胎动在脐上者，此为癥痼害。妊娠六月动者，前三月经水利时，胎也；下血者，后断三月衄也。所以血不止者，其癥不去故也，当下其癥，桂枝茯苓丸主之。

癥，旧所血积，为宿病也。癥痼害者，宿病之气，害其胎气也。于法，妊娠六月，其胎当动；今未三月，胎不当动而忽动者，特以癥痼害之之故。是六月动者胎之常，三月动者胎之变也。夫癥病之人，其经月当不利，经不利则不能受胎。兹前三月经水适利，胞宫净而胎可结矣。胎结故经断不复下，乃未三月而衄血仍下，亦以癥痼害之之故；是血留养胎者其常，血下不止者其变也。要之，其癥不去，则血必不守，血不守，则胎终不安，故曰当下其癥。桂枝茯苓丸，下癥之力颇轻且缓，盖恐峻厉之药，将并伤其胎气也。

桂枝茯苓丸方

桂枝 茯苓 丹皮 桃仁去皮尖，熬 芍药各等分

上五味，末之，炼蜜丸如兔屎大。每日食前服一丸；不知，加至三丸。

妇人怀妊六七月，脉弦发热，其胎愈胀，腹痛恶寒，少腹如扇，所以然者，子脏开故也，当以附子汤温其脏。

脉弦发热，有似表邪，而乃身不痛而腹反痛，背不恶寒而腹反恶寒，甚至少腹阵阵作冷，若或扇之者然，所以然者，子脏开不能合，而风冷之气乘之也。夫脏开风入，其阴内胜，则其脉弦为阴气，而发热且为格阳矣。胎胀者，胎热则消、寒则胀也。附子汤方未见，然温里散寒之意，概可推矣。

师曰：妇人有漏下者，有半产后因续下血，都不绝者，有妊娠下血者。假令妊娠腹中痛为胞阻，胶艾汤主之。

妇人经水淋沥及胎产前后下血不止者，皆冲任脉虚而阴气不能守也。是惟胶艾汤为能补而固之，中有芎、归，能于血中行气，艾叶利阴气，止痛安胎，故亦治妊娠胞阻。胞阻者，胞脉阻滞，血少而气不行也。

胶艾汤方

干地黄六两 川芎 阿胶 甘草各二两 艾叶当归各三两 芍药四两

上七味，以水五升，清酒三升，合煮取三升，去滓，内胶令消尽，温服一升，日三服。不差更作。

妇人怀妊，腹中疗痛，当归芍药散主之。

按：《说文》疗音绞，腹中急也，乃血不足而水反侵之也。血不足而水侵，则胎失其所养，而反得其所害矣，腹中能无疗痛乎？芎、归、芍药，益血之虚；苓、术、泽泻，除水之气。赵氏曰：此因脾土为木邪所客，谷气不举，湿气下流，搏于阴血而痛，故用芍药多他药数倍，以泻肝木。亦通。

当归芍药散方

当归 川芎各三两 芍药一斤 茯苓 白术各四两 泽泻半斤

上六味，杵为散。取方寸匕，酒和，日三服。

妊娠呕吐不止，干姜人参半夏丸主之。

此益虚温胃之法，为妊娠中虚而有寒饮者设也。夫阳明之脉，顺而下行者也。有寒则逆，有热亦逆，逆则饮必从之。而妊娠之体，精凝血聚，每多蕴而成热者矣。按：《外台》方：青竹茹、橘皮、法夏各五两，生姜、茯苓各四两，麦冬、人参各三两，为治胃热气逆呕吐之法，可补仲景之未备也。

干姜人参半夏丸方

干姜 人参各一两 半夏二两

上三味，末之，以生姜汁糊为丸，梧子大。饮服十丸，日三服。

妊娠小便难，饮食如故，当归贝母苦参丸主之。

小便难而饮食如故，则病不由中焦出；而又无腹满、身重等证，则更非水气不行，知其血虚热郁，而津液涩少也。《本草》当归补女子诸不足，苦参入阴利窍、除伏热，贝母能疗郁结，兼清水液之源也。

当归贝母苦参丸方

当归 贝母 苦参各四两

上三味，末之，炼蜜丸如小豆大。饮服三丸，加至十丸。

妊娠有水气，身重，小便不利，洒淅恶寒，起即头眩，葵子茯苓散主之。

妊娠小便不利，与上条同；而身重、恶寒、头眩，则全是水气为病，视虚热液少者，霄壤悬殊矣。葵子、茯苓滑窍行水，水气既行，不淫肌体，身不重矣；不侵卫阳，不恶寒矣；不犯清道，不头眩矣。经曰：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虚之变，不可不审也。

葵子茯苓散方

葵子一升 茯苓三两

上二味，杵为散。饮服方寸匕，日二服，小便利则愈。

妇人妊娠，宜常服当归散主之。

妊娠之后，最虑湿热伤动胎气，故于归、芎、芍药养血之中，用白术除湿、黄芩除热。丹溪称黄芩、白术为安胎之圣药。夫芩、术非能安胎者，去其湿热而胎自安耳。

当归散方

当归 黄芩 芍药 川芎各一斤 白术半斤

上五味，杵为散。酒服方寸匕，日再服。妊娠常服即易产，胎无疾苦，产后百病悉主之。

妊娠养胎，白术散主之。

妊娠伤胎，有因湿热者，亦有因湿寒者，随人脏气之阴阳而各异也。当归散正治湿热之剂；白术散白术、牡蛎燥湿，川芎温血，蜀椒去寒，则正治寒湿之剂也。仲景并列于此，其所以诏示后人者深矣。

白术散方

白术 川芎 蜀椒去汗 牡蛎各三分

上四味，杵为散。酒服一钱匕，日三服，夜一服。但苦痛，加芍药；心下毒痛，倍加芎劳；心烦吐痛，不能食饮，加细辛一两，半夏大者二十枚服之，后更以醋浆水服之；若呕，以醋浆水服之，复不解者，小麦汁服之，已后渴者，大麦粥服之。病虽愈，服之勿置。

妇人伤胎怀身，腹满不得小便，从腰以下重，如有水状。怀身七月，太阴当养不养，此心气实，当刺泻劳宫及关元，小便微利则愈。

伤胎，胎伤而病也。腹满不得小便，从腰以下重，如有水气，而实非水也，所以然者，心气实故也。心，君火也，为肺所畏。而妊娠七月，肺当养胎；心气实则肺不敢降，而胎失其养，所谓太阴当养不养也。夫肺，主气化者也。肺不养胎，则胞中之气化阻，而水乃不行矣；腹满、便难、身重，职是故也。是不可治其肺，当刺劳宫以泻心气，刺关元以行水气，使小便微利则心气降，心降而肺自行矣。劳宫，心之穴；关元，肾之穴。

妇人产后病脉证治第二十一

问曰：新产妇人有三病：一者病痉，二者病郁冒，三者大便难，何谓也？师曰：新产血虚，多汗出，喜中风，故令病痉；亡血复汗，寒多，故令郁冒；亡津液胃燥，故大便难。

痉，筋病也。血虚汗出，筋脉失养，风入而益其劲也。郁冒，神病也。亡阴血虚，阳气遂厥，而寒复郁之，则头眩而目昏也。大便难者，液病也。胃藏津液而渗灌诸阳，亡津液胃燥，则大肠失其润而便难也。三者不同，其为亡血伤津则一，故皆为产后所有之病。

产妇郁冒，其脉微弱，呕不能食，大便反坚，但头汗出。所以然者，血虚而厥，厥而必冒；冒家欲解，必大汗出。以血虚下厥，孤阳上出，故头汗出。所以产妇喜汗出者，亡阴血虚，阳气独盛，故当汗出，阴阳乃复。大便坚，呕不能食，小柴胡汤主之。

郁冒虽有客邪，而其本则为里虚，故其脉微弱也。呕不能食，大便反坚，但头汗出，津气上行而不下逮之象。所以然者，亡阴血虚，孤阳上厥，而津气从之也。厥者必冒，冒家欲解，必大汗出者，阴阳乍离，故厥而冒，及阴阳复通，汗乃大出而解也。产妇新虚，不宜多汗，而此反喜汗者，血去阴虚，阳受邪气而独盛，汗出则邪去，阳弱而后与阴相和，所谓损阳而就阴是也。小柴胡主之者，以邪气不可不散，而正虚不可不顾，惟此法为能解散客邪，而和利阴阳耳。

小柴胡汤方 见呕吐。

病解能食，七八日更发热者，此谓胃实，宜大承气汤主之。

病解能食，谓郁冒解而能受食也；至七八日更发热，此其病不在表而在里，不属虚而属实矣，是宜大承气汤以下里实。

大承气汤方 见痉。

产后腹中疠痛，当归生姜羊肉汤主之。兼主腹中寒疝，虚劳不足。

产后腹中疠痛，与妊娠腹中疠痛不同，彼为血虚而湿扰于内，此为血虚而寒动于中也。当归、生姜温血散寒，孙思邈云：羊肉止痛利产妇。

当归生姜羊肉汤方 见寒疝。

产后腹痛，烦满不得卧，枳实芍药散主之。

产后腹痛而烦满不得卧，知血郁而成热，且下病而碍上也；与虚寒疠痛不同矣。枳实烧令黑，能入血行滞，同芍药为和血止痛之剂也。

枳实芍药散方

枳实烧令黑，勿太过 芍药等分

上二味，杵为散。服方寸匕，日三服。并主痈脓，大麦粥下之。

师曰：产妇腹痛，法当以枳实芍药散；假令不愈者，此为腹中有瘀血着脐下，宜下瘀血汤主之。亦主经水不利。

腹痛，服枳实芍药而不愈者，以有瘀血在脐下，着而不去，是非攻坚破积之剂，不能除矣。大黄、桃仁、蠐虫，下血之力颇猛；用蜜丸者，缓其性不使骤发，恐伤上二焦也；酒煎顿服者，补下、治下制以急，且去疾惟恐不尽也。

下瘀血汤方

大黄三两 桃仁二十个 蠐虫二十枚，去足熬

上三味，末之，炼蜜和为四丸，以酒一升煮一丸，取八合，顿服之，新血下如豚肝。

产后七八日，无太阳证，少腹坚痛，此恶露不尽。不大便，烦躁，发热，切脉微实，更倍发热，日晡时烦躁者，不食，食则谵语，至夜即愈，宜大承气汤主之。热在里，结在膀胱也。

无太阳证者，无头痛、恶寒之表证也。产后七八日，少腹坚痛，恶露不尽，但宜行血去瘀而已。然不大便，烦躁，发热，脉实，则胃之实也；日晡为阳明旺时，而烦躁甚于他时，又胃热之验也；食气入胃，长气于阳，食入而助胃之热则谵语，至夜阳明气衰而谵语愈，又胃热之验也。故曰：热在里，结在膀胱。里即阳明，膀胱即少腹，盖谓不独血结于下，而亦热聚于中也。若但治其血而遗其胃，则血虽去而热不除，即血亦未必能去。而大承气汤中，大黄、枳实均为血药，仲景取之者，盖将一举而两得之欤？

产后风，续续数十日不解，头微疼，恶寒，时时有热，心下闷，干呕，汗出，虽久，阳旦证续在者，可与阳旦汤。

产后中风，至数十日之久，而头疼、寒热等证不解，是未可卜度其虚，而不与解之、散之也。阳旦汤治伤寒太阳中风挟热者，此风久而热续在者，亦宜以此治之。夫审证用药，不拘日数；表里既分，汗下斯判。上条里热成实，虽产后七八日，与大承气汤而不伤于峻；此条表邪不解，虽数十日之久，与阳旦汤而不虑其散，非通于权变者，未足以语此也。

阳旦汤方 即桂枝汤加黄芩。

产后中风，发热面正赤，喘而头痛，竹叶汤主之。

此产后表有邪而里适虚之证，若攻其表，则气浮易脱；若补其里，则表多不服。竹叶汤用竹叶、葛根、桂枝、防风、桔梗，解外之风热；人参、附子，固里之脱；甘草、姜、枣，以调阴阳之气，而使其平，乃表里兼济之法。凡风热外淫，而里气不固者，宜于此取则焉。

竹叶汤方

竹叶一把 葛根三两 防风 桔梗 桂枝 人参 甘草各一两 附子一枚，炮 生姜五两 大枣十五枚

上十味，以水一斗，煮取二升半，分温三服，覆使汗出。头项强，用大附子一枚，破之如豆大，煎药扬去沫；呕者，加半夏半升洗。

妇人乳中虚，烦乱呕逆，安中益气，竹皮大丸主之。

妇人乳中虚，烦乱呕逆者，乳子之时，气虚火胜，内乱而上逆也。竹茹、石膏，甘寒清胃；桂枝、甘草，辛甘化气；白薇性寒入阳明，治狂惑邪气，故曰安中益气。

竹皮大丸方

生竹茹 石膏各二分 桂枝 白薇各一分 甘草七分

上五味，末之，枣肉和丸，弹子大，饮服一丸，日三夜二服。有热倍白薇；烦喘者，加柏实一分。

产后下利虚极，白头翁加甘草阿胶汤主之。

伤寒热利下重者，白头翁汤主之，寒以胜热，苦以燥湿也。此亦热利下重，而当产后虚极，则加阿胶救阴，甘草补中生阳，且以缓连、柏之苦也。

白头翁加甘草阿胶汤方

白头翁 甘草 阿胶各二两 秦皮 黄连 柏皮各三两

上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半，纳胶令消尽，分温三服。

附 方

《千金》三物黄芩汤 治妇人在草蓐，自发露得风，四肢苦烦热，头痛者与小柴胡汤；头不痛但烦者，此汤主之。

黄芩一两 苦参二两 干地黄四两

上三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温服一升。多吐下虫。

此产后血虚，风入而成热之证。地黄生血，苦参、黄芩除热也。若头痛者，风未全变为热，故宜柴胡解之。

《千金》内补当归建中汤 治妇人产后虚羸不足，腹中刺痛不止，吸吸少气，或苦少腹急，痛引腰背，不能食饮。产后一月，日得服四五剂为善，令人强壮宜。

当归四两 桂枝 生姜各三两 芍药六两 甘草二两 大枣十二枚

上六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分温三服。一日令尽。若大虚，加饴糖六两，汤成纳之，于火上暖令饴消；若去血过多，崩伤内衄不止，加地黄六两，阿胶二两，合八味，汤成纳阿胶。若无当归，以芎藭代之；若无生姜，以干姜代之。

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二

妇人中风，七八日续来寒热，发作有时，经水适断者，此为热入血室，其血必结，故使如疟状，发作有时，小柴胡汤主之。

中风七八日，寒热已止而续来，经水才行而适断者，知非风寒重感，乃热邪与血俱结于血室也。热与血结，攻其血则热亦去。然虽结而寒热如疟，则邪既连于血室，而亦浸淫于经络。设攻其血，血虽去，邪必不尽，且恐血去而邪得乘虚尽入也。仲景单用小柴胡汤，不杂血药一味，意谓热邪解而乍结之血自行耳。

妇人伤寒发热，经水适来，昼日明了，暮则谵语，如见鬼状者，此为热入血室，治之无犯胃气及上二焦，必自愈。

伤寒发汗过多者，邪气离表则入阳明；经水适来者，邪气离表则入血室。盖虚则易入，亦惟虚者能受也。昼日明了，暮则谵语者，血为阴，暮亦为阴，阴邪遇阴乃发也。然热虽入而血不结，其邪必将自解，治之者但无犯胃气及上二焦阳气而已。仲景盖恐人误以发热为表邪未解，或以谵语为阳明胃实，而或攻之、或汗之也。

妇人中风，发热恶寒，经水适来，得之七八日，热除脉迟，身凉和，胸胁满，如结胸状，谵语者，此为热入血室也，当刺期门，随其实而取之。

热除、脉迟、身凉和而谵语者，病去表而之里也。血室者，冲任之脉，肝实主之。肝之脉布胁肋、上贯膈，其支者复入肝，别上膈，注于肺。血行室空，热邪独胜，则不特入于其宫，而亦得游其部，是以胸胁满如结胸状。许叔微云：邪气蓄血，并归肝经，聚于膻中，结于乳下，以手触之则痛，非汤剂可及，故当刺期门。期门，肝之募。随其实而取之者，随其结之微甚，刺而取之也。

阳明病，下血，谵语者，此为热入血室，但头汗出，当刺期门，随其实而泻之，濈然汗出者愈。

阳明之热，从气而之血，袭入胞宫，即下血而谵语。盖冲任之脉，并阳明之经，不必乘经水之来，而后热得入之，故彼为血去而热入，此为热入而血下也。但头汗出者，阳通而闭在阴也。此虽阳明之热，而传入血室，则仍属肝家，故亦当刺期门以泻其实。刺已，周身濈然汗出，则阴之闭者亦通，故愈。

妇人咽中如有炙脔，半夏厚朴汤主之。

此凝痰结气，阻塞咽嗌之间，《千金》所谓咽中帖帖，如有炙肉，吞不下、吐不出者是也。半夏、厚朴、生姜辛以散结，苦以降逆；茯苓佐半夏

利痰气；紫苏芳香，入肺以宣其气也。

半夏厚朴汤方

半夏一升 厚朴三两 茯苓四两 生姜五两 苏叶二两

上五味，以水一斗，煮取四升，分温四服，日三夜一服。

妇人脏躁，喜悲伤欲哭，象如神灵所作，数欠伸，甘麦大枣汤主之。

脏躁，沈氏所谓子宫血虚，受风化热者是也。血虚脏燥，则内火扰而神不宁，悲伤欲哭，如有神灵，而实为虚病。前《五脏风寒积聚篇》所谓邪哭使魂魄不安者，血气少而属于心也。数欠伸者，经云：肾为欠、为噫；又肾病者，善伸、数欠、颜黑。盖五志生火，动必关心；脏阴既伤，穷必及肾也。小麦为肝之谷，而善养心气；甘草、大枣，甘润生阴，所以滋脏气而止其燥也。

甘麦大枣汤方

甘草三两 小麦一升 大枣十枚

上三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亦补脾气。

妇人吐涎沫，医反下之，心下即痞，当先治其吐涎沫，小青龙汤主之。涎沫止，乃治痞，泻心汤主之。

吐涎沫，上焦有寒也，不与温散而反下之，则寒内入而成痞，如伤寒下早例也。然虽痞而犹吐涎沫，则上寒未已，不可治痞，当先治其上寒，而后治其中痞，亦如伤寒例，表解乃可攻痞也。

小青龙汤方 见肺痈。

泻心汤方 见惊悸。

妇人之病，因虚积冷结气，为诸经水断绝，至有历年。血寒积结胞门，寒伤经络，凝坚在上，呕吐涎唾，久成肺痈，形体损分。在中盘结，绕脐寒疝，或两胁疼痛，与脏相连。或结热中，痛在关元，脉数无疮，肌若鱼鳞，时著男子，非止女身。在下来多，经候不匀，令阴掣痛，少腹恶寒。或引腰脊，下根气街，气冲急痛，膝胫疼烦，奄忽眩冒，状如厥癫。或有忧惨，悲伤多嗔，此皆带下，非有鬼神。久则羸瘦，脉虚多寒。三十六病，千变万端；审脉阴阳，虚实紧弦；行其针药，治危得安；其虽同病，脉各异源；子当辨记，勿谓不然。

此言妇人之病，其因约有三端：曰虚、曰冷、曰结气。盖血脉贵充悦，而地道喜温和，生气欲条达也。否则，血寒经绝，胞门闭而经络阻矣。而其变证，则有在上、在中、在下之异。在上者，肺胃受之，为呕吐涎唾，为肺痈，为形体消损，病自下而至上，从炎上之化也。在中者，肝脾受之，或寒疝绕脐，或胁痛连脏，此病为阴。或结热中，痛在关元；或脉数肌干，甚则并着男子，此病为热中，为阴阳之交，故或从寒化，或从热化也。在下者，肾脏受之，为经脱不匀，为阴中掣痛，少腹恶寒；或上引腰脊，下根气街，及膝胫疼痛。肾脏为阴之部，而冲脉与少阴之大络，并起于肾故也，甚则奄忽眩冒，状如厥癫；所谓阴病者，下行极而上也。或有忧惨悲嗔，状如鬼神者，病在阴，则多怒及悲愁而不乐也。而总之曰：此皆带下。带下者，带脉之下，古人列经脉为病。凡三十六种，皆谓之带下病，非今人所谓赤白带下也。至其阴阳虚实之机，针药安危之故，苟非医者辨之有素，乌能施之而无误耶？三十六病者，十二癥、九痛、七害、五伤、三痼也。

问曰：妇人年五十所，病下利，数十日不止，暮即发热，少腹里急，腹满，手掌烦热，唇口干燥，何也？师曰：此病属带下。何以故？曾经半产，瘀血在少腹不去。何以知之？其证唇口干燥，故知之。当以温经汤主之。

妇人年五十所，天癸已断而病下利，似非因经所致矣。不知少腹旧有积血，欲行而未得遽行，欲止而不能竟止，于是下利窘急，至数十日不止。暮即发热者，血结在阴，阳气至暮不得入于阴，而反浮于外也。少腹里急、腹满者，血积不行，亦阴寒在下也。手掌烦热，病在阴，掌亦阴也。唇口干燥，血内瘀者不外荣也。此为瘀血作利，不必治利，但去其瘀而利自止。吴茱萸、桂枝、丹皮，入血散寒而行其瘀；芎、归、芍药、麦冬、阿胶，以生新血；人参、甘草、姜、夏，以正脾气，盖瘀久者营必衰，下多者脾必伤也。

温经汤方

吴茱萸三两 当归 芎䓖 芍药 人参 桂枝 阿胶 丹皮 生姜 甘草各二两 半夏半升 麦冬一升

上十二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亦主妇人少腹寒，久不受胎；兼治崩中去血。或月水来过多及至期不来。

带下，经水不利，少腹满痛，经一月再见者，土瓜根散主之。

妇人经脉流畅，应期而至，血满则下，血尽复生，如月盈则亏，月晦复朏也。惟其不利，则蓄泄失常，似通非通，欲止不止，经一月而再见矣。少腹满痛，不利之验也。土瓜根主内痹瘀血月闭，蛴虫蠕动逐血，桂枝、芍药行营气而正经脉也。

土瓜根散方

土瓜根 芍药 桂枝 蛴虫各三分

上四味，杵为散。酒服方寸匕，日三服。

寸口脉弦而大，弦则为减，大则为芤；减则为寒，芤则为虚，寒虚相搏，此名为革，妇人则半产漏下，旋覆花汤主之。

本文已见虚劳篇中，此去男子亡血失精句，而益之曰旋覆花汤主之，盖专为妇人立法也。详《本草》旋覆花治结气、去五脏间寒热、通血脉；葱主寒热、除肝邪，绛帛入肝理血，殊与虚寒之旨不合。然而肝以阴脏而舍少阳之气，以生化为事，以流行为用，是以虚不可补；解其郁聚，即所以补；寒不可温，行其血气，即所以温；固不可专补其血，以伤其气；亦非必先散结聚，而后温补，如赵氏、魏氏之说也。

旋覆花汤方

旋覆花三两 葱十四茎 新绛少许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顿服之。

妇人陷经，漏下黑不解，胶姜汤主之。

陷经，下而不止之谓；黑则因寒而色瘀也。胶姜汤方未见，然补虚温里止漏，阿胶、干姜二物已足。林亿云：恐是胶艾汤。按：《千金》胶艾汤有干姜似可取用。

妇人少腹满如敦状，小便微难而不渴。生后者，此为水与血俱结在血室也，大黄甘遂汤主之。

敦，音对。按《周礼》注：盘以盛血，敦以盛食，盖古器也。少腹满如敦状者，言少腹有形高起，如敦之状，与《内经》胁下大如覆杯之文略同。小便难，病不独在血矣。不渴，知非上焦气热不化。生后即产后，产后得此，乃是水血并结，而病属下焦也。故以大黄下血，甘遂逐水，加阿胶者，所以去瘀浊而兼安养也。

大黄甘遂汤方

大黄四两 甘遂 阿胶各二两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顿服。其血当下。

妇人经水不利下，抵当汤主之。

经水不利下者，经脉闭塞而不下，比前条下而不利者有别矣。故彼兼和利，而此专攻逐也。然必审其脉证并实而后用之。不然，妇人经闭，多有血枯脉绝者矣，虽养冲任，犹恐不至，而可强责之哉。

抵当汤方

水蛭熬 虻虫熬，各三十 桃仁二十 大黄三两，酒浸

上四味为末。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

妇人经水闭不利，脏坚癖不止，中有干血，下白物，矾石丸主之。

脏坚癖不止者，子脏干血，坚凝成癖而不去也。干血不去，则新血不荣，而经闭不利矣。由是蓄泄不时，胞宫生湿，湿复生热；所积之血，转为湿热所腐，而成白物，时时自下，是宜先去其脏之湿热。矾石却水除热，合杏仁破结润干血也。

矾石丸方

矾石三分，烧 杏仁一分

上二味，末之，炼蜜丸枣核大。内脏中，剧者再内之。

妇人六十二种风，腹中血气刺痛，红蓝花酒主之。

妇人经尽、产后，风邪最易袭入腹中，与血气相搏而作刺痛。刺痛，痛如刺也。六十二种未详。红蓝花苦辛温，活血止痛，得酒尤良。不更用风药者，血行而风自去耳。

红蓝花酒

红蓝花一两

上一味，酒一大升，煎减半，顿服一半，未止再服。

妇人腹中诸疾痛，当归芍药散主之。

妇人以血为主，而血以中气为主。中气者，土气也。土燥不生物，土湿亦不生物。芎、归、芍药滋其血，苓、术、泽泻治其湿，燥湿得宜，而土能生物，疾痛并蠲矣。

当归芍药散方 见妊娠。

妇人腹中痛，小建中汤主之。

营不足则脉急，卫不足则里寒；虚寒里急，腹中则痛。是必以甘药补中缓急为主，而合辛以生阳，合酸以生阴，阴阳和而营卫行，何腹痛之有哉？

小建中汤方 见虚劳。

问曰：妇人病，饮食如故，烦热不得卧，而反倚息者，何也？师曰：此名转胞，不得溺也。以胞系了戾，故致此病，肾气丸主之。

饮食如故，病不由中焦也。了戾与缭戾同，胞系缭戾而不顺，则胞为之转，胞转则不得溺也。由是下气上逆而倚息，上气不能下通而烦热不得卧。治以肾气者，上[①]焦之气，肾主之。肾气得理，庶缭者顺，戾者平，而闭乃通耳。

肾气丸方

干地黄八两 山药 山茱萸各四两 泽泻 丹皮 茯苓各三两 桂枝 附子炮，各一两

上八味，末之，炼蜜和丸如梧子大。酒下十五丸，加至二十丸，日再服。

妇人阴寒，温阴中坐药，蛇床子散主之。

阴寒，阴中寒也。寒则生湿，蛇床子温以去寒，合白粉燥以除湿也。此病在阴中而不关脏腑，故但内药阴中自愈。

蛇床子散方

蛇床子

上一味，末之，以白粉少许，和合相得，如枣大。绵裹内之，自然温。

少阴脉滑而数者，阴中即生疮，阴中蚀疮烂者，狼牙汤洗之。

脉滑者，湿也；脉数者，热也；湿热相合，而系在少阴，故阴中即生疮，甚则蚀烂不已。狼牙味酸苦，除邪热气，疥瘙恶疮，去白虫，故取治是病。

狼牙汤方

狼牙三两

上一味，以水四升，煮取半升，以绵缠箸如茧，浸汤沥阴中，日四遍。

胃气下泄，阴吹而正喧，此谷气之实也，膏发煎主之。

阴吹，阴中出声，如大便失气之状，连续不绝，故曰正喧。谷气实者，大便结而不通，是以阳明下行之气，不得从其故道，而乃别走旁窍也。猪膏发煎润导大便，便通，气自归矣。

膏发煎方 见黄疸。

小儿疳虫蚀齿方

雄黄 蓦虎

上二味末之。取腊月猪脂溶，以槐枝绵裹头四五枚，点药烙之。

① 上：书业堂本作“下”。

金匱玉函经二注

清·周扬俊　著
杜志坚　校注

校注说明

《金匮要略》又名《金匮要略方论》(简称《金匮》),为汉·张仲景所撰《伤寒杂病论》之杂病部分。该书以其理法方药完备,卓有成效的指导临床,被誉为医方之祖和经典之作,历代医学家视为治疗杂病的圭臬。然以其年代湮远,文辞古朴,意理深邃,使后学者卒难理解经旨。诸多注家曾对经文加以阐释诠解,其中最早的当推元明间赵以德所著《金匮玉函经衍义》,惜未曾付梓,鲜为人知。清代周扬俊苦心搜揖二十余载,在此基础上补注完备,名为《金匮玉函经二注》(简称《二注》)刊行于世,嘉惠后学。

是书二十二卷,其中标[衍义]者为赵以德所论;标[补注]者为周扬俊所云。赵氏名良仁,号云居,曾于朱丹溪门下习医十年,深得真传,理明学博,行医多有奇效。所著《衍义》虽无流行,但其理论多见于《二注》中,可窥其对仲师立论、制方、精义推阐详明。并博采经史、诸家如成无己、朱丹溪、刘河间、张子和等说,熔《内经》、《难经》精髓与《金匮》为一炉。又文笔流畅,词言简朴,如与挚友谈心,时有令人荡气回肠的发挥。可谓开系统注疏《金匮》之先河,与成无己《注解伤寒论》相媲美。周氏字禹载,号东园老人,补《衍义》之未备,畅其欲言,使《金匮》首注得以全貌,其论理精当,推溯通变,务究病源,鉴别疑似,解惑指迷,条分缕析,功不可没。然,其随文释义居多,多处照录喻氏《医门法律》原文,又追求格律,文词雕凿,不免有呆板馆阁文风之嫌,对《衍义》的加工补改,虽未失大意,但难睹原作风貌。

赵、周之注,对《金匮》原文精于推究,兼采众长,参以己验,言简意赅,为深入研讨《金匮》经旨要意的重要著作之一,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二注》成书后,曾于清康熙二十六年巡抚丁思孔梓于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惜原版遭焚。此后有清嘉庆白鹿山房刻本养恬斋藏版,道光十二年壬辰(1832年)吴郡经义斋刻本养恬斋藏版,道光十三年癸巳(1833)吴门妙香堂刻本,道光十八年戊戌(1838)吴郡经义斋刻本,同治二年癸亥(1898)宏道堂刻本;1915年上海校经山房石印本,1921年苏州萃芬书屋校刻本以及1958、1959年分别由上海卫生出版社和上海科技出版社的铅印本。尚有1990年人民卫生出版的铅印本等。

此次点校中若干问题作如下处理:

一、以清同治二年癸亥(1863)上洋经义斋刻本(养恬斋藏版)为底本,以同治二年宏道堂刻本为对校,并参校苏州萃芬书屋校刻本,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中国医学大成》铅印本。凡涉及诸家之说均参阅《金匮要略方论》、《素问》、《灵枢》、《难经》、《神农本草经》、《注解伤寒论》、《医门法律》等医籍为旁校。

二、凡难字,僻字均用汉语拼音和直音法加以注音并注释。但书名、人名、地名一般不作注释。

三、凡异体字均改为通行规范字。如"虻"从"蛔","痺"从"痹","觔"从"斤"等。但古今字、通借字均未改动,只于首见处加以注明。繁体字一律改作通行简化字。

四、是书采用新式标点句读,改为现代版式。

五、原书方剂中的药味次序互异或药量互异,若悬殊不大者,从底本,否则出校注明异同。

六、该书末原附有"补方",今据方药功效,原书体例及《金匮》将有关方剂分别移于相应各卷附方中,并于书前目录补出。

重刊《金匮玉函经二注》序

自来学医者，多讲求《伤寒》而杂病则略之。盖《伤寒》分经论证，蹊径瞭然，非若杂病之门类繁赜[1]，博综为难也。不思仲景氏祖经方而集其大成，《伤寒论》中一百十三方，皆自杂病方中捡入，故无不可以治杂病。其专治杂病之方，则惟《金匮要略》一书神而明之，足以推阐无余。顾《伤寒论》，自成无己、韩祇和、庞安时以来，注释论辨，代不乏人。厥后吾吴周君禹载，汇为《三注》，学者益有所钻仰尚已。《金匮》有国朝徐彬《论注》，虽云明显，要未若宋·赵以德之明且详也。乃周禹载又为之补其未备，畅其欲言，名曰《补注》，合《衍义》而成书，为《金匮玉函经二注》，嘉惠后学，可谓仲圣之功臣。惜其书风行未广，原板旋毁于火，致使学者不能家置一编，良足慨矣！今春余友春泉，见余案头《叶氏医案存真》及《马元仪方案》，怂恿付梓。因论及此，为叹息者久之。访购抄本，苦多鲁鱼之讹；复为遍求初印原本，相与昕[2]夕校雠[3]，醵赀[4]重刊，公诸当世，医林不朽之业也，功岂在周氏下哉？既已，乐观厥成，而积思顿释，故志其简端如此。

道光十二年壬辰仲冬既望长洲叶万青

1 赜(zé 责)：深奥。

2 昕(xīn 欣)：日将出拂晓时。《玉篇》："昕，旦明也"

3 雠：(chóu 仇)：校对文字

4 醵赀(jùzī 据资)：醵，《礼记·礼器》："合钱饮酒为醵。"赀，通"资"，《广韵》："赀，财也。"凑钱，集资

重刊《金匮二注》序

汉张仲景医理最精，以伤寒一门，为病中最要。既为《伤寒论》以明治法，复为《金匮玉函经》以为治杂症之矩矱[①]。歧伯、秦越人后一人而已。后之注者，以宋赵君以德《衍义》为最精，国朝周扬俊又为之补注于本书，益加融贯。仲景之书，如四子六经，而两君之注，则高密[②]之训诂，紫阳[③]之集义也。康熙二十六年，楚抚丁思孔，梓于楚南，迄今百四十余年，世鲜传本。吴门李君清俊，名医也。于古人载籍，无所不窥。治症神效。既得此本，思以公诸当世，因为重付诸剞劂[①]。余之识君也，在嘉庆丙子，适病后，左足短二寸，不能着地，君治之两月而痊，至今将二十年，步履如少壮。道光戊子，余扶病重至汉上，邀君同行，君为人施诊，应手立愈；为余制药施人，亦皆灵验。汉上人至今称之。盖君之造诣渊微，立心诚笃所致。今刊此书，犹前志也。昔余弟鸿庆，亦深于医，与君最契，重刊《伤寒活人书》，未尽而殂。君议为竟之，俾与此书并行于朋友之际，可云笃矣。余素不习医，近以学道，从事三尼医世功诀，读金碧、龙虎、灵宝、毕法诸书，稍知养生之理，因兼读《素问》、《难经》、《伤寒论》及是书，以相印证，知医家之要，尽此四书之中。君尝谓是书医可通仙；并谓余因学仙而通医理。余谓：医与仙皆非余所及，其理则固能言之矣。赵君不著里籍，《金匮要略》又云明人，君因欲去序中宋字，余谓旧本不宜轻改，且其文笔醇厚，语多近儒，非明人所及。朴学之士，潜德隐曜，不必以史乘失载为疑也。若夫道家之书如《心印经》云：上药三品，神与气精；《胎息经》云：若欲长生，神气相注；《南华经》云：无视无听，抱神以静，神将守形，乃可以长生；《黄庭经》云：寸田尺宅可治生，闭子精门可长活。皆身心性命之圭旨，苟能守而行之，风湿寒暑皆不能侵，留形住世不难，又何杂病之足虑乎？以质李君，知余言之不诬也。

道光癸巳八月钱塘陈文述序于吴门妙香天室

---

① 矩矱(jǔhuò 举获)：《楚辞·离骚》"求矩矱之所同"注："矩，法也；矱，度也。"法度，尺度。

② 高密：指汉代郑玄。因郑为山东高密人，故称。

③ 紫阳：宋·朱熹别号。

① 剞劂(jījué 基决)：《楚辞·严忌·哀命时》："剞劂，刻镂刀也。"雕刻之刀，引申为刻书。

自　序

尝思事不思古，其法不立；师古而不师圣人，其理不精。圣人每于礼乐教养之外，凡可以爱护施民者，无所不至，视人疾痛，如在乃身，故仲景既著《伤寒论》垂万世法，而复出其心思，著《金匮玉函经》，为杂证矩范，使天下后世有志此者于此启悟，以拯济斯人，固圣人无已之心，不易之学也。后之学者，若东垣之脾胃，河间之温热，丹溪之湿热，王安道之统论，易思兰之发明，薛立斋之虚弱，莫不各擅其长，要皆得力于此。今之学者，能称述诸家，而不知溯流穷源，上稽圣训，积数十年之敏悟，为百尺竿头之进步，终为浅寡而已矣。然则《要略》为杂病方圆之至也，为方不多，立论殊少，其间推测病由，如六淫之气，七情之感，腑脏之伤，及汤丸之补泄，气味之缓急，罔不毕备。有志之士，苟得其二三，已足名世。及观从来注释诸家，未能久读其书，岂能心知其意？又何从阐发其理？迩者程公云来、徐公忠可，各有疏注行世，已足发挥底蕴，表彰绝业；独赵以德先生衍义，理明学博，意周虑审，本轩岐诸论，相为映照；合体用应变，互为参酌，庶几大道之明也。惜乎未有梓本，读者甚少；更有遗编，注递[1]颇缺。余购之二十余载，未得全璧，因不揣疏陋，拟为补注，又大半采嘉言之议，融会成之。而续貂之诮，知不免也。倘海内君子，有志以斯道自任者，如《脉诀》、《药性赋》、《回春》、《入门》等书，决不可读。幸免力于圣论，无自安于苟且。

康熙二十六年秋月吴门周扬俊识于星沙寓中

---

[1] 递(di 弟)：顺次更叠。《说文》："递，更易也。"此处为"更替""交错"意。

目 录

第一卷……（568）

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治第一……（568）

猪苓汤方见第十三卷

第二卷……（574）

痉湿暍病脉证治第二……（574）

栝蒌桂枝汤 葛根汤 大承气汤第十卷四见、第十七卷四见、第二十一卷二见 麻黄加术汤 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 防己黄芪汤方出《外台》、第十四卷一见 桂枝附子汤 白术附子汤 甘草附子汤 白虎加人参汤 一物瓜蒂汤第十五卷一见

第三卷……（581）

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脉证治第三……（581）

百合知母汤 滑石代赭汤 百合鸡子汤 百合地黄汤 百合洗方 栝蒌牡蛎散 百合滑石散 甘草泻心汤 苦参汤方缺今补于后 赤小豆当归散第十六卷一见 升麻鳖甲汤

第四卷……（585）

疟病脉证并治第四……（585）

鳖甲煎丸 白虎加桂枝汤 蜀漆散 牡蛎汤 柴胡去半夏加栝蒌汤 柴胡桂姜汤 疟疾总论①

第五卷……（589）

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第五……（589）

侯氏黑散 风引汤 防己地黄汤 头风摩散 桂枝芍药知母汤 乌头汤 矾石汤 《古今录验》续命汤 《千金》三黄汤 《近效方》术附汤 崔氏八味丸即八味肾气丸方见第六卷 《千金》越婢加术汤第十四卷二见

第六卷……（593）

血痹虚劳病脉证治第六……（593）

黄芪桂枝五物汤 桂枝龙骨牡蛎汤 天雄散② 小建中汤第十五卷一见、第二十二卷一见 黄芪建中汤 八味肾气丸第十二卷一见、第十三卷一见、第二十二卷一见 薯蓣丸 酸枣仁汤 大黄䗪虫丸 《千金翼》炙甘草汤 《肘后》獭肝散

第七卷……（598）

肺痿肺痈咳嗽病脉证治第七……（598）

甘草干姜汤 射干麻黄汤 皂荚丸 厚朴麻黄汤 泽漆汤 麦门冬汤 葶苈大枣泻肺汤 桔梗汤 越婢加半夏汤 小青龙加石膏汤 《千金》甘草汤 《千金》生姜甘草汤方 《千金》桂枝去芍药加皂荚汤方 《外台》桔梗白散方 《千金》苇茎汤方

第八卷……（603）

奔豚气病脉证治第八……（603）

奔豚汤 桂枝加桂汤 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

第九卷……（604）

胸痹心痛短气病脉证治第九……（604）

栝蒌薤白白酒汤 栝蒌薤白半夏汤 枳实薤白桂枝汤 人参汤即理中汤 茯苓杏仁甘草汤 橘枳姜汤 薏苡附子散 桂枝生姜枳实汤 乌头赤石脂丸 九痛丸

第十卷……（606）

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治第十……（606）

厚朴七物汤 附子粳米汤 厚朴三物汤 大柴胡汤 大承气汤 大建中汤 大黄附子汤 赤丸《千金》有射罔如大枣一枚 大乌头煎 当归生姜羊肉汤第二十一卷一见 抵当乌头桂枝汤 《外台》柴胡桂枝汤③ 《外台》走马汤 瓜蒂散方

第十一卷……（611）

五脏风寒积聚病脉证并治第十一……（611）

旋覆花汤 麻子仁丸 甘姜苓术汤

第十二卷……（615）

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第十二……（615）

苓桂术甘汤 甘遂半夏汤 十枣汤 大青龙汤 小青龙汤 木防己汤 木防己加茯苓芒硝汤 泽泻汤 厚朴大黄汤 小半夏汤第十五卷一见第十七卷一见 防己椒目葶苈大黄丸 小半夏加茯苓汤 五苓散第十三卷二见 《外台》茯苓饮 桂苓五味甘草汤 苓甘五味加姜辛汤 苓甘五味加姜 辛半夏汤方 苓甘五味加姜辛半夏杏仁汤 苓甘五味加姜辛半杏大黄汤

第十三卷……（622）

消渴小便不利淋病脉证并治第十三……（622）

文蛤散 栝蒌瞿麦丸 蒲灰散 滑石白鱼散 茯苓戎

① 疟疾总论：原书目录无，据本卷内容补。

② 天雄散：原书目录无，但见于书后"补方"中，据该书体例移此。

③ 外台柴胡桂枝汤：原书目录无，见于书末"补方"中，据方药功效，该书体例移此。

盐汤 猪苓汤①
第十四卷……（625）
水气病脉证治第十四……（625）
越婢汤 防己茯苓汤 越婢加术汤 甘草麻黄汤 麻黄附子汤 杏子汤 黄芪芍药桂枝苦酒汤 桂枝加黄芪汤第十五卷一见 桂枝去芍药加麻辛附子汤 枳术汤《外台》防己黄芪汤②
第十五卷……（633）
黄疸病脉证并治第十五……（633）
茵陈蒿汤 硝石矾石散 栀子大黄汤 猪膏发煎第二十二卷一见 茵陈五苓散 大黄硝石汤 小柴胡汤第十七卷一见、第二十一卷一见、第二十三卷一见《千金》麻黄醇酒汤
第十六卷……（638）
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第十六……（638）
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 半夏麻黄丸 柏叶汤 黄土汤 泻心汤第二十二卷一见
第十七卷……（641）
呕吐哕下利病脉证治第十七……（641）
吴茱萸汤 半夏泻心汤 黄芩加半夏生姜汤 猪苓散 四逆汤 大半夏汤 大黄甘草汤 茯苓泽泻汤 文蛤汤 半夏干姜散 生姜半夏汤 橘皮汤 橘皮竹茹汤 桂枝汤第二十卷一见方末载今补后 小承气汤方末载今补后 桃花汤 白头翁汤 栀子豉汤 通脉四逆汤 紫参汤 诃黎勒散
第十八卷……（649）
疮痈肠痈浸淫病脉证并治第十八……（649）
薏苡附子败酱散 大黄牡丹汤 王不留行散 黄连粉 排脓散③ 排脓汤
第十九卷……（651）
跌蹶手指臂肿转筋阴狐疝蛔虫病脉证治第十九……（651）
藜芦甘草汤方缺 鸡屎白散 蜘蛛散 甘草粉蜜汤 乌梅丸
第二十卷……（653）
妇人妊娠病脉证治第二十……（653）
桂枝茯苓丸 附子汤方末载今补后 胶艾汤 当归芍药散第二十二卷一见 干姜人参半夏丸 当归贝母苦参丸 葵子茯苓散 当归散 白术散
第二十一卷……（656）
妇人产后病脉证治第二十一……（656）
枳实芍药散 下瘀血汤 竹叶汤 阳旦汤 竹皮大丸 白头翁加甘草阿胶汤《千金》三物黄芩汤① 《千金》内补当归建中汤方
第二十二卷……（659）
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二……（659）
半夏厚朴汤 甘麦大枣汤 温经汤 土瓜根散 胶姜汤方缺疑胶姜汤 大黄甘遂汤 抵当汤 矾石丸 红蓝花酒 蛇床子散 狼牙汤 小儿疳虫蚀齿方⑤

二十三至二十五三卷，俱有方无论，不注，因不具载。详《金匮要略》篇中。

① 猪苓汤：原书目录无，据该卷内容补。
② 《外台》防己黄芪汤：原书目录无，据本卷内容补。
③ 排脓散、排脓汤：原书目录无，见于书末"补方"中，据本书体例及《金匮》移此。
① 《千金》三物黄芩汤，内补当归建中汤：原书目录无，见于书末"补方"中，据本书体例，《金匮》移此。
⑤ 小儿疳虫蚀齿方：原书目录无，据本卷内容补。

卷之一

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治[1] 第一

论十三首，方一首，脉证二条

问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师曰：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四季脾王不受邪，即勿补之。中工不晓相传，见肝之病，不解实脾，惟治肝也。夫肝之病，补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药调之；酸入肝，焦苦入心，甘入脾。脾能伤肾，肾气微弱，则水不行；水不行，则心火气盛；心火气盛，则伤肺；肺被伤，则金气不行；金气不行，则肝气盛，则肝自愈。此治肝补脾之要妙也。肝虚则用此法，实则不可用之。经曰：虚虚实实，补不足，损有余，是其义也。余脏准此。

[衍义]经谓五脏相传者，必又是脏气因邪并之。邪正相合，发动则有余，故得传于不胜也。今乃云肝虚，虚证，知其传脾。然肝虚必弱，弱则必为所胜者克，奚能传于不胜也？《藏气法时论》曰：肝欲补，急食辛以补之；欲泻，以酸泻之。今云肝虚之病，补用酸，又奚为与《内经》相反也？试尝思之，《金匮》首篇之所叙者，由人禀五行、气味以成形，形成则声色渐著。于是，四者日行变化于身形之中，未尝斯须[2]离也。故列于篇首，以为治病之规范。此条特明于味者耳。夫阴阳者，在天为风、寒、湿、热、燥、火之气，在地成水、火、金、土、木之形，在人化辛、酸、咸、苦、甘之味。是故人之五脏从五行生数，配其奇偶，互成体用。天一生水，在体为精，在气为寒；地二生火，在体为神，在气为热。精与神配，寒与热配，二者形之始著，自合一奇偶也。天三生木，在体为魂，在气为风；地四生金，在体为魄，在气为燥。魂与魄合，风与燥配，居形生成之中，亦合奇偶。然生物者气也，成之者味也。以奇生则成而偶，以偶生则成而奇。寒之气坚，故其味可用咸以软；热之气软，故其味可用苦以坚；风之气散，故其味可用酸以收；燥之气收，故其味可用辛以散。土兼四时，行无定位，无专性，阴阳冲气之所生，故其味甘以缓。《洪范》亦曰：稼穑作甘，味之成者，为体；气之成者，为用，有诸体而形诸用。故肝木者，必收之而后可散，非收则体不立，非散则用不行，遂致体、用之偏之气皆足以传于不胜也。偏于体不足者，必补酸以收之；偏于用不足者，必补辛以散之。故补体者，必泻其用；补用者，即泻其体。因知《内经》云辛补，为其用也；仲景云酸补，为其体也。然仲景之言，亦出《内经》。《内经》谓：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岂非酸乃肝之本味？以本味补本体，不待言而可知。故正言时论补泻其用三行变化者，亦不可以为仲景相反也。又云弱水壮火，使金气不行，则肝气自愈者：水乃木之母，火乃木之子，此即母能令子虚，子能令母实之义，由子克退鬼贼故也。然不止一法，又有所谓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二者之法，常对待而立，为五行逆顺而设。逆行则相胜，顺行则相生。治相胜者，则当弱水旺火；治相生者，则当益水泻火。水能生木，于木虚者便当补水，水盛则木得受其所生矣；于木实便当泻火，火退则金气来制而木平矣。仲景谓肝虚用此，实则不用者，意则在是。观夫《内经》治胜复之气于既复之后，两气皆虚，必补养安全而平定之，使余之气自归其所属，少之气自安其所居；初胜之际，其气为实，则泻其有余。由是以言，仲景此条之意，又未必不似于斯也。

夫人秉五常，因风气而生长。风气虽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若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客气邪风，中人多死。千般疢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

---

① 脉证治：原作"证脉"，据本书文例改。

② 斯须：时间短暂，义近"须臾"。

此详之，病由都尽。若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忤经络，适中经络，未流传腑脏，即医治之；四肢才觉重滞，即导引、吐纳、针灸、膏摩，勿令九窍闭塞；更能无犯王法，禽兽灾伤，房室勿令竭乏，服食节其冷、热、苦、辛、酸、甘，不遣形体有衰，病则无由入其腠理。腠者，是三焦通会真元之处，为血气所注；理者，是皮肤、脏腑之文理也。

[衍义]此条举生身之气而言。所谓五常者，五行经常之气也，上应列宿。在地成象，名曰刚柔，金、木、水、火、土也；在天无质，名曰阴阳，风、寒、湿、热、燥、火也。人在气交中，秉地之刚柔，以成五脏百骸之形；秉天地之阴阳，以成六经之气。形气合一，神机发用，驾行谷气，出入内外，同乎天度，升降浮沉，应夫四时，主宰于身形之中者，谓之元真。其外感者，皆客气也。主客之气，各有正、不正，主气正则不受邪，不正则邪乘之；客气正则助其生长，不正则害之。主气不正者，由七情动中，服食不节，房欲过度，金刃虫兽，伤其气血，尽足以虚之；客气之不正者，由气运兴衰，八风不常，尽足以虚之。客气伤人，或谓风、寒、湿、热、燥、火，但有德、化、政、令[①]行于时，和则化，乖则变，变则眚[②]，岂独风能生、能害于物哉？今仲景止言风而不及五气，何也？曰：阴阳在天地间，有是气，则有是理；人秉是气，即以为命；受是理，即以为性。若仁者，乃风木之理，风木乃仁之气。先儒且言：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兼统五常之性。其风木者，亦天地生物号令之首，必兼统五常之气，五气莫不待其鼓动以行变化。故《内经》曰：之化之变，风之来也。大抵医之独言风，犹儒之专言仁也。《内经》又曰：八风发邪，以为经风，触五脏。《灵枢》曰：虚邪不能独伤人，必因身形之虚，而后客之。又云：风寒伤人，自经络传入经脉、肌肉、筋骨，内伤[③]五脏。仲景所谓人能慎养，不令邪中，为内外所因者，盖取诸此，以分表里者也。非后世分三因之内外[④]也。语同而理异。三因之内因，由七情房室，虚其元真，以致经络脏腑之气，自相克伐者也。

[补注]此条首言元真通畅，人即安和，末言病则无由入其腠理，盖重阳气以固其阴也。

问曰：病人有气色见于面部，愿闻其说。师曰：鼻头色青，腹中痛，苦冷者死；一云：腹中冷，苦着痛者死。鼻头色微黑者，有水气；色黄者，胸上有寒；色白者，亡血也。设微亦非时者死；其目正圆者，痉，不治。又色青为痛，色黑为劳，色赤为风，色黄者便难；色鲜明者，有留饮。

[衍义]青者，肝之色。肝苦急，急则痛，苦冷者，是厥阴挟其肾水为寒，寒极则阳亡，阳亡则死；微黑者，肾之色也。肾属水，水停则色微黑而不照[⑤]，若照者，是水胜火而血死；黄者，脾之色。脾主土，输谷气于上焦，以化荣卫。今胸中有寒，谷气不化，郁为胃热，显出其黄色，黄为中焦蓄热。今不谓中焦热而为胸中有寒者，乃指其致病之本而言也；白者，肺之色。肺主上焦，以行荣卫，荣之色充则面华，不充则面白，知其亡血也。赤为火色，若非火令之时加于白色之上，是火重来克金也，故死。目通于肝，眼皮属之脾，其肺金不能制木，风木得以自盛，反胜脾肺，是故风急则眼皮致涩，目为之正圆；甚则筋强肉重而成痉。痉由木贼土败，故亦不治。虽然，色不可一例取，则又云青为痛者，为正文义同；黑为劳者，房劳也，入房太甚，竭精无度，情火炽而肾水乏，则又与水气之黑异矣。此属之火也，火之色虽赤，然是火发于肾水之中，故不赤而反黑，其黑必枯燥，不似水气之黑，黑而光泽者也；赤为风者，由热生风，子令母实故也；黄为便难者，以中焦热燥其液，肠胃不润，是以便难。然是黄色必枯而不泽，所以又谓若鲜明者为留饮。留饮以津液不行，滞其谷气，化热致黄也。虽然，同此论也，及考夫《内经》，其五色又有从观于面，察于目，谓面黄目青，面黄目赤，面黄目白，面黄目黑，皆不死。又谓：青如翠羽、赤如鸡冠、黄如蟹腹、白如豕膏、黑如乌羽者，是生色也；青如草兹、赤如衄血、黄如枳实、黑如炱煤、白如枯骨，

---

① 德化政令：此处借以说明四时气候之正常状态。原为政治术语。王冰曰："夫德化政令，和气也。"

② 眚(shěng 省)：《说文》："眚，目病生翳也。"为灾害义。

③ 伤：原作"经"，据文义改。

④ 外：原作"因"，据文义改。

⑤ 照：据《衍义》当作"炲"通"炭"。形容色如烟灰，晦而不泽。《素问·五脏生成篇》："黑如炲者死。"

是死色也。又有从五脏分部颜颊鼻颐者，如《刺热篇》：胃赤色是也。由是推之，五脏善恶之色，更必有随其气显露气色，各于其所司目唇鼻窍之内外者。盖仲景欲明望色知病之道，故举此略耳。

师曰：病人语声寂然，喜惊呼者，骨节间病；语声喑喑然不彻者，心膈间病；语声啾啾然细而长者，头中病。

[衍义]此条举听五行之病声而言。所谓寂然者，欲语而默默处也。夫阴静而阳躁，此病在厥阴，故好寂然也。厥阴在志为惊；在声为呼，在体为筋，筋束关节，所以厥阴之病善惊，在声为呼，则知其病在骨节也；喑喑然不彻者，声出不扬也。盖肺主气，膈乃肺之部，宗气行呼吸，入出升降于是焉，语声之不彻，则知其气不得升，是心膈之有病也；啾啾者，声小啾唧也；细而长者，其气起自下焦，从阴则细，道远则长。盖是巨阳主气，少阴与之为表里，巨阳有邪，则少阴上从而逆于巅，肾在声为呻，阳主躁，故呻吟之声从阳变而为啾唧细长也。巨阳脉在头，是头中病。亦仲景特发听声察病之一法耳。若更推而广之，则五音之宫、商、角、徵、羽，五声之歌、哭、笑、呻、吟之变，皆可求五脏表里虚实之病、五气之邪，尤医者之当要也。

师曰：息摇肩者，心中坚；息引胸中上气者，咳；息张口短气者，肺痿唾沫。

[衍义]息者，呼气出粗，类微喘而有声也。呼出心与肺，今火乘肺，故呼气奔促而为息也。摇肩者，肩随息气摇动，以火主动故也。其心之经脉掣引也。因心中有坚实之邪，不得和于经脉，故经脉抽掣摇动；息引胸中上气、咳者，胸中，脉所主也，宗气之所在，火炎于肺，则肺收降之令不行，反就燥而为固涩坚劲，气道不利，所以上气出于胸中者则咳也；息张口短气，肺痿唾沫，此又火炎于肺之甚者，收降清肃之气亡，惟从火出，故张口不合也，宗气亦衰而息短矣。津液不布，从火而为沫唾矣。此仲景因呼息以为察病之法，与后条吸对言以举端耳。然息病属于内外者，岂止此而已？动摇与息相应者，又宁独在肩而已？岂无阴虚以火动者焉？如《内经》谓乳子中风热，喘鸣息肩者，脉实大也，缓则生，急则死，是又在脉别者也。

师曰：吸而微数，其病在中焦，实也，当下之即愈；虚者不治。在上焦者，其吸促；在下焦者，其吸远，此皆难治。呼吸动摇振振者，不治。

[衍义]谷之精气，乃分为三隧：清者化荣，浊者化卫，其一为宗气，留胸中以行呼吸焉。呼吸固资于宗气，然必自阴阳阖阘[①]而为之机，于是呼出者心肺主之，吸入者肾肝主之。心肺阳也，肾肝阴也。若中焦有邪实，则阻其升降，宗气因之不盛于上，吸气因之不达于下，中道即还；宗气不盛则吸微，中道即还则往来速，速则数，故吸而微数，泻中焦实，则升降行而吸即平矣。不因中焦实，即是肾肝之阴虚，根本不固，其气轻浮上走，脱阴之阳，宗气亦衰。若此者，死日有期，尚可治乎？然则上焦固是主乎呼，下焦固是主乎吸，若阴阳之配合，则又未始有相离者，故上焦亦得而候其吸焉。而心肺之道近，其真阴之虚者，则从阳火而升，不入乎下，故吸促；肝肾之道远，其元阳之衰者，则因于阴邪所伏，卒难升上，故其吸远。此属真阴元阳之病，皆难以治。若夫人身之筋骨、血肉、脉络，皆藉阴气之所成。生气无所克，然后得以镇静而为化生之宇。今阴气惫矣，生气索[②]矣，器宇亦空矣，惟呼吸之气往来于其中，故振振动摇不自禁也。若此者，即《内经》所谓出入废则神机化灭是也，故针药无及矣。

师曰：寸口脉动者，因其王时而动。假令肝王色青，四时各随其色。肝色青而反色白，非其时色脉，皆当病。

[衍义]《内经》有谓五脏之脉：春弦，夏钩，秋毛，冬石。强则为太过，弱则为不足。四时皆以胃气为本，有胃曰平，胃少曰病，无胃曰死；有胃而反见所胜之脏脉，甚者今病，微者至其所胜之时病。又谓五脏之色在王时见者：春苍，夏赤，长夏黄，秋白，冬黑。所主外荣之常者：白当肺、

---

① 阖阘(hépī 河披)："关开"。阖，又作"闔"，"闭也"。阘，"开也"。

② 索：尽。《广韵》："索，尽也。"

当皮，赤当心、当脉，黄当脾、当肉，青当肝、当筋，黑当肾、当骨。五色微诊，可以目察，能合脉色，可以万全。其《内经》之言如此，斯论殆将本于是之节文也。

问曰：有未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不去，有至而太过，何谓也？师曰：冬至之后，甲子夜半少阳起，少阳之时阳始生，天得温和。以未得甲子，天因温和，此为未至而至也；以得甲子，而天未温和，此为至而不至也；以得甲子，而天大寒不解，此为至而不去也；以得甲子，而天温和盛夏五六月时，此谓至而太过也。

[衍义]夫斗建子月中辰，即冬至节也。节阳至，一之气至即至，故律管飞灰[1]，候于是日。今仲景乃云冬至后甲子夜半候以至未至者，何欤？殆以天干地支所合节至之日，便名甲子，非直待其真甲子日至以候气也。不然，假如乙丑丙寅日冬至，两月后方是甲子，其时始候之乎？考之《内经》候气至不至，有谓四时者，有谓五运者，有谓六气者，发明详矣。至四时，则曰：天以六六为节，地以九九制会，六甲终岁，三百六十日法也。五日为一候，三候为一气，六气为一时，四时为一岁，而各从其治主焉。求真气之至也，皆从春始，未至而至，此为太过，则薄所不胜，乘所胜也，命曰气淫；至而不至，此为不及，则所胜妄行，而所生受病，所不胜薄之也，命曰气迫。然在脉，应春弦、夏钩、秋毛、冬石，太过者病在外，不及者病在内。在五运相袭，而皆治之，终期之日。阳年先天而至，当岁之运，则气太过；阴年后天而至，当岁之运，则气不及；与其年和，则非太过不及而平；与司天、地气不和，则胜而报复，复则郁发，待时而作，作则风湿燥热火寒之气非常而暴。在六气则曰：六气之胜，清气大来，燥之胜也，风木受邪，肝病生焉；热气大来，火之胜也，燥金受邪，肺病生焉之类。在脉应则曰：厥阴之至，弦；少阴之至，钩；少阳之至，大而浮；太阴之至，沉；阳明之至，短而涩；太阳之至，大而长。至而和则平，至而甚则病，至而反者病，至而不至者病，未至而至者病，阴阳易者危。然候六气之应，常以正月朔旦[2]平明视之，观其位而知其所在；而其至则从运之先天、后天也。由是观之，仲景言四时之定法者，若遇气运加临主位，则必将奉[3]天政之寒温，虽与四时气有反者，难为逆时也，候同也。且经曰：主胜逆，客胜从。又曰：必先岁气，毋伐天和。此又不在独守四时之气，而参之以运气者矣。

师曰：病人脉浮者在前，其病在表；浮者在后，其病在里。腰痛背强不能行，必短气而极也。

[衍义]脉浮为虚。关前属阳，主表；关后属阴，主里。所谓表者，以足太阳言也；里者，以足少阴言也。一腑一脏，是故表里所合。其太阳经自足从背至项。腰者，肾府也。是故表病则背强不能行，里病则腰痛短气而极少。虽然寸、尺脉浮，非一经一病之可尽，今独出此病，何也？大抵用表里而言病，必举太阳、肾为例，盖太阳是诸阳之属，凡受邪必自此始；肾是治内之主事。书独言此例以推之。

问曰：经云厥阳独行，何谓也？师曰：此为有阳无阴，故称厥阳。

上言阳虚，此言亡阴。

[衍义]厥者，犹极也；独行，无阴与配也。王冰注《内经》一水不胜五火，谓五脏厥阳也。经又谓：六阳并至，谓之至阳。又云：至阳盛，地气不足。由是观之，火即阳也；至阳即厥阳也；独行，犹独并至也。皆是阴不足而阳盛之极者也。

问曰：寸脉沉大而滑，沉则为实，滑则为气；实气相搏，厥气入脏即死，入腑即愈。此为卒厥，何谓也？师曰：唇口青，身冷，为入脏，即死；如身和，汗自出，为入腑，即愈。

[衍义]沉，阴象也；滑，阳象也。阴主血，阳主气。邪在于血，则血实，邪在于气，则气实。故血实者脉沉，气实者脉滑，邪盛者脉大。五脏治内，属阴，主藏精宅神，今血气并其邪而入，堵塞于脏，身之精气不行，神机化灭，升降出入之道

---

1. 律管飞灰：即律管中葭灰飞动，以此候节气。《后汉书·律历志》："候气之法，为室三重，户闭，涂衅必周，密布缇缦。室中以木为案，每律各一，内卑外高，从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内端，案律而候之。气至者灰动。"
2. 朔旦：《说文》："朔，月一日，始苏也。"旦，拂晓，清晨。
3. 奉：《说文》："奉，承也。"引申遵循义。

皆绝。荣绝则唇口青，《灵枢》曰：足[1]厥阴气绝则唇青。夫六腑治外，属阳，主传用水谷之气，充乎内外者也。今血气并邪入于腑，腑阳动不比脏之阴静。静者，得其邪则因而堵塞不行；动者，邪虽入，终不能久闭其气道。何则？为在内之神机应乎外，主养荣卫之气，则散行于表而身和，和则腠理开，邪散而汗自出，荣卫之气行，故愈矣。此仲景举阴阳脏腑之大端[2]如此。至若厥病多由，验以概论。《内经》曰：血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暴死者，其上非膻中、三焦之府者乎？而乃以气反则愈，不反则死。又如邪客五络，状若尸厥者，以通脉络为治，非头面诸脉证？为难概论也。

问曰：脉脱入脏即死，入腑即愈，何谓也？师曰：非为一病，百病皆然。譬如浸淫疮，从口起流向四肢者可治，从四肢流来入口者不可治；病在外者可治，入里者即死。

[衍义]脱者，去也。经脉乃脏腑之隧道，为邪气所逼，故经气脱去，其脉而入于内。五脏，阴也；六腑，阳也。阴主死而阳主生，所以入脏即死，入腑即愈而可治。非惟脏腑之阴阳然也，凡内外阴阳之邪毒，出入表里者皆然也。

问曰：阳病十八，何谓也？师曰：头痛、项、腰、脊、臂、脚掣痛。阴病十八，何谓也？师曰：咳、上气、喘、哕、咽、肠鸣、胀满、心痛、拘急。五脏病各有十八，合为九十病；人又有六微，微有十八病，合为一百八病。五劳、七伤、六极、妇人三十六病，不在其中。清邪居上，浊邪居下，大邪中表，小邪中里，槩饪之邪从口入者，宿食也。五邪中人，各有法度，风中于前，寒中于暮，湿伤于下，雾伤于上；风令脉浮，寒令脉紧；雾伤皮腠，湿流关节，食伤脾胃；极寒伤经，极热伤络。

[补注]此总《内经》所著之病，而为之分阴阳、悉表里、合上下内外以立言，庶几经络明、腑脏著、所因显，不致散而难稽也。如三阳在外，病头痛等六证，则各有所行之经，各显本经之证，三而六之，非十八乎？而三阴之在里者亦然，五脏各有十八，合计为九十病。其为病则于《灵枢》论心脉为奭奭，班班[3]可考矣。若六脏则何如？腑居内而实，合于经者也。故言腑者取诸合，如胃合三里，大肠合巨虚上廉，小肠合巨虚下廉，三焦合委阳，膀胱合委中央，胆合肠陵泉。故邪之在腑者，外合于经，其受患为浅，而欲散不难，不若五脏之深且甚焉，故曰微也。其为病，《内经》有分属，仲景括为一百八病，盖因腑之六以为数也。凡此共二百三十四病，统内外而言之也。乃专为内因者，如所谓五劳，即视久伤血等云云也。夫行立坐卧，俱不可强，乃至久者，必迫于所不得已也。其为伤孰甚焉，然后知人之有体，固有以用之也；不用则体为不运，然使过于用则体亦太劳而失所养矣。若七伤，则太饱伤脾等云云也。夫五脏各有所司，苟无以节之，或贪于可欲之事，或任其性气之偏，皆足害其和，而况形为外之气侵，志为内之情动乎？至极者，又各极其偏之谓也。气血也，肌肉也，筋骨也，精神也，相均始为无弊设，有过则必有不及者矣。妇人三十六病，瘕居十二，谓月不应期而所下之物不一色也。夫妇人为阴，其痛属腰半以下居多者，以冲、督、任三脉之病有九痛也。七害、五伤、三因，各详于经，共为三十六病焉。然则人之病也，邪有以中之也，明乎所中之邪，则此邪非彼邪，从可识矣；人之一身上下表里尽之矣。而所谓清、浊、大、小邪者，一为雾露，一为地浊；本天者亲上，本地者亲下；百病之长伤人之阳，肃杀之气伤人之阴者是也。从口入者为内伤，亦足使人发热、腹痛、喘呕、胀满，不去其陈而致新，不足以为功。然邪之本于外中者，因乎六气，乃仲景以为五邪，如风、寒、湿、雾、热，而遗燥之一气，岂非以风寒与火皆足以成燥，则燥本非一致，而其情已兼三气之内欤？夫风之伤人，三时俱有；若寒，必于冬，故云暮。其脉证详于《伤寒论》中矣，而仲景复详于此者，以其统论病之阴阳，不可不言天地之阴阳；分论人之五脏，不可不言所淫之五邪。盖五气之胜，在天地；五行之不足，在人也。故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也。

问曰：病有急当救里救表者，何谓也？师曰：病，医下之，续得下利清谷不止，身体疼痛者，急

---

[1] 足：原作"是"，形近之误。据《灵枢·经脉》改。

[2] 大端：《孟子·公孙丑上》注："端者，首也。"纲领义。

[3] 班班：《后汉书·赵壹传》："不敢班班显言"，明白清晰。

当救里；后身体疼痛，清便自调者，急当救表也。

[补注]先表后里者，不易之法也。乃有救里先于表者，岂无谓乎？答曰：攻表者，正以里为急也。邪在表，苟不依法治之，将延迟时日，势必内入而大患。医乃不明此理，下之或早或重，遂使下利清谷，至于不止，则里已急矣。表证虽在，法当救里，里和而表未解，仍当救表，此亦一定之法也。然仲景何以不言所以救之之法耶？而四逆以佐正，桂枝以退邪，已详于太阳篇中矣。

夫病癫疾，加以卒病，当先治其卒病，后乃治其癫疾也。

[补注]癫疾，谓病已沉阻，非旦夕可取效者；卒病，谓卒然而来，新感而可取效于旦夕者。乘其所入未深，急去其邪，不使稽留而为患也。且癫疾之人，正气素虚，邪尤易传，设多瞻顾，致令两邪相合，为患不浅，故仲景立言于此，使后之学者知所先后也。

问曰：五脏病各有所得者愈，五脏病各有所恶，各随其所不喜者为病。病者素不应食，而反暴思之，必发热也。娄全善作暴食之。

[补注]五脏配五味，理之正也。言理之自然而见共性焉。即以见其情焉。何也？如仲景言脏之各得者，得其性之近也。《内经》则言欲，非以其情乎？仲景言所恶，亦以其性也，而复云不喜，亦即《内经》之所云苦，非以其情乎？然则五脏既各有性，则惟遂其性，而情始洽焉，斯病者愈矣。使拂[1]其性而所恶乘之，则情抑而为病，固其常也。虽然，肝欲酸，喜其收也。又云：肝欲辛，又喜其散，五脏皆然。岂其欲本有相反者耶？殊不知木曰曲直，曲直作酸，酸以固其体也；木喜条达，实近于散，辛以益其用也。天下无体不立，无用不生，体用得而自和矣。论如肝恶风，木性不喜动也。而木又自足生风，风性急，木失其养而足以生之，故又云肝苦急也，苦急而肝病矣。经谓急食甘以缓之，则病可愈。假使忽思食苦，是反得子助，而气为有余，则发热可必，他脏如之。故五味得其平，则足以相养而无偏胜之患；四时合于正，则各以相生而无不足之虞。此在人之善调之也。

夫诸病在脏，欲攻之，当随其所得而攻之。如渴者，与猪苓汤。余皆仿此。

[衍义]此概言诸病在脏之属里者，治法有下之、泄之、夺之、消之、温之、寒之。而是证之用猪苓汤，见后消渴证中。

---

[1] 拂：《诗·大邪·皇矣》注："拂，违也。"

卷之二

痉湿暍病脉证治第二

论一首，脉证十二条，方十一首

太阳病，发热无汗，反恶寒者，名曰刚痉

[补注]此论痉病也，非伤寒也。非伤寒何得以太阳目之？以其头痛、腰脊痛，与太阳伤营不异，故以太阳定之。然既曰太阳，又何以名痉？其角弓反张，正《内经》之所谓痉也。痉亦为寒因，故寒郁而热，气闭皮毛，汗无由出，全是伤营本证。所异者，止是不恶热而反恶寒尔。其所以反恶寒者，何也？因其人先伤于湿，后复感寒，两阴相合则寒。虽发热，终为湿气挟持，经络筋节之间闭而不宣，一身之阳郁抑而不外越，故身即热而情则恶寒也。又湿在筋节，则寒为所持，遂流连而不得去，正气阻滞，邪气独留，又安望其屈伸如故、转运无碍乎？角弓反张，有由来也；名曰刚者，寒气坚劲，性使然也。后诸名家，惟王海藏得之以扩仲景之意，谓三阳太阴皆病痉，项背反张属太阳；若低头视小，手足牵引，肘膝相构[1]，阳明痉也；若一目、或左右斜视，并一手一足搐搦者，少阳痉也；若发热、腹痛、脉沉细者，太阴也。此论固善矣，惜其不及少阴、厥阴，以全三阴之痉。岂二脏之经不为内外之强、有类于太阴者乎？且《灵枢》曰：足少阴之筋，循脊内，挟脊上至项，与足太阳筋合。其病在此，为主痫瘛及痉。在外、阳病者不能俯；在内、阴病者不能仰。此非少阴之病痉者乎？况厥阴肝脏主筋，又岂有风寒过甚，犹不自伤其筋，以致其筋软短者耶？是可触而悟矣。

太阳病，发热汗出，而不恶寒，名曰柔痉。

[衍义]是证亦出《伤寒论》中。注谓：太阳病，发热汗出为表虚，则当恶寒；其不恶寒者，为阳明病。今发热汗出而不恶寒者，非阳明证，则是太阳中风，重感于湿，为柔痉也。表虚感湿，故曰柔痉，即上条所引《内经》为表里兼湿内攻，大筋软短，小筋驰长之痉也。所谓柔痉者，非不强也，但则痉强而有力，柔痉强而无力为异尔。

太阳病，发热，脉沉而细者，名曰痉，为难治。

[衍义]此条尝出《伤寒论》痉病篇。彼不言难治，于是成无己止注其重感于湿，意殆以沉而细系寒湿之本脉，故不言其难治。设不因寒湿之邪，而沉细见于太阳发热之表病，则是阳病见阴脉，诚为难矣。若朱奉议以痉病脉尽沉迟弦细者，非也。如《脉经》云：脉沉细，名曰阳中之阴。少气，阴气不通为痉病发热者，殆与此无少异尔。

[补注]太阳，阳经也；发热，阳证也。何以知为痉？以有或刚或柔之证见也。脉沉与细，阴脉也。沉为少阴本脉，而复不能鼓之使显，乃有如丝者来去其间，则是无阳中又属阴虚矣。何也？惟无阳令沉、无阴因细也。阳证阴脉，岂易治乎？嘉言为难治，初非不治。比类而观，则仲景少阴例中，原有麻黄附子细辛汤之法。余以为不可也。盖始得之，反发热脉沉者；以脉沉是本而发热为标，是少阴兼太阳之表，犹易为力也。若夫太阳显少阴之脉，有不难为功者乎？况较少阴更多一细乎？虽然，后条太阳病脉亦沉细，何以不云难治？以有湿也。湿不但细宜，即沉并宜矣。然则又何以知其病之非湿乎？湿必流于关节，今关节无疼痛，故知之。

太阳病，发汗太多，因致痉。

[衍义]成无己注《伤寒论》，谓发汗太多则亡阳。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阳微不能养，则筋脉紧急，而成痉。虽然，发汗之[2]阳，阳亡寒起，致紧急而为痉固也，然发汗复为痉者，难以紧急概言。发汗必用辛热之剂，汗虽出，热不为汗解，反得辛热之剂以助之，热愈盛而拘挛

---

[1] 构(gou 购)：《集韵》："构，牵也。"

[2] 之：据前后文义，当为"亡"，形近致误。

其筋脉亦有之；又如《伤寒论》中有云：伤寒头痛，翕翕发热，形象中风，常微汗出，自呕者，不可发汗，发汗则成痉，身强难以屈伸。注云：伤寒当无汗恶寒；今头痛发热，微汗自呕，则伤寒之邪传而为热，欲行于里，若发汗则虚其表，热归经络，热甚风生，故身强直为痉。

夫风病，下之则痉，复发汗，必拘急。

[补注]筋者，肝之合；脉者，心之合。风内应于肝，外应于筋；热内应于心，外应于脉。是故风病而成热者，其邪气即以应筋脉。若更下之，则虚其阴；复汗之，则虚其阳。阴虚则荣血微，筋无养而成痉；阳虚则卫气衰，脉无养而拘急。

疮家虽身疼痛，不可发汗，汗出则痉。

[衍义]此条亦见《伤寒论》注，谓表虚聚热则生疮，疮家身[1]疼如伤寒，不可发汗，发汗则表愈虚、热愈盛，虚热生风，故变痉也。虽然，疮已，以其热从腠理开，汗出而散之可也。

病者身热足寒，颈项强急，恶寒，时头热，面赤目赤，独头动摇，卒口噤，背反张者，痉病也。若发其汗者，寒湿相搏，其表益虚，即恶寒甚。发其汗已，其脉如蛇。一云其脉沦沦。

[衍义]《伤寒》注曰：太阳中风，重感寒湿，乃变为痉也。身热足寒者，寒湿伤下；时头热、面赤目赤，风伤于上也；头摇者，风主动也。独头摇者，头为诸阳之会，风伤阳也。若纯伤风者，则一身尽动摇，手足搐搦。此者内挟寒湿，故头摇也；口噤者，寒主急也；卒口噤者，不常噤者，有时而缓。若风寒相搏，则口噤而不时开。此皆加之风湿，故卒口噤也；风寒客于足太阳，故筋脉拘急、头项强、背反张也。此症出《伤寒论》中，其衍文者，无发其汗已后二十五字。

愚按：《金匮》有此，则所重正在此二十五字矣。岂可无以注之乎？故谓：痉病之发其汗者，误也。误则阳气徒虚，而邪不复出，且反以动其湿，而湿不去，两相搏聚，蒂固根深，遂使卫气更虚，较之未汗前之恶寒为尤甚矣。试言其脉：则因误汗，逼令真阳脱入湿中，所以形容其如蛇也。言脱出之阳本疾急亲上，轻矫若龙，为湿气所纽，则迟滞如蛇之象，尽力奔迸，究竟不能奋飞矣。此脉之至变、义之至精者也。

暴腹胀大者，为欲解，脉如故；反伏弦者痉。

[衍义]肝在五行为木，在六气为风；所胜之者，燥金；不胜之者，为湿土。若金旺，则木受制而郁矣。木郁必发，发则从火，过其所不胜之中土，故脾土得木火而腹为暴胀大。如《内经》所谓厥阴在泉者，腹胀，与诸腹胀大，皆属于热者同类也。是故以腹之暴胀，因知木之郁于脾者也，已出之脾，而木气行矣，火与俱而燥金之气退矣。金退木行，故曰欲解。解则其脉行，应脉大，今不浮大而如故、反伏弦者，则是风犹郁在肝，而自病其所合之筋脉，已成痉矣。此条暴胀之先，不见叙证，遽曰欲解，必有所解之病在也。

夫痉脉，按之紧如弦，直上下行。一作筑筑而弦。

[衍义]痉病由风寒互为之。重感于邪，寒脉则紧，风脉则弦，是本脉也。《脉经》谓：直上下行者，督脉也。见之则大人癫、小儿痫，两者尽为背反张，由督脉与太阳合行于脊里，相引而急，故显出督脉之象也。今痉强尽异于癫、痫之背反张者，是亦相干于督脉，而见其上下行之象。

痉病有灸疮，难治。

[衍义]痉病有风热，燥急其筋骨，不当复灸以火，且助火深入，风热得之，愈固而不散，所以难治。《脉经》云：痉家其脉伏，坚直上下。

[衍义]：《内经》谓脉沉而坚，病在中。今所伏非沉者欤？坚非如肾之弹石者欤？此两条出脉不出证，殆为前条明其表，此见其病在内外，如《内经》之柔痉骨强之类也。

太阳病，其症备，身体强，几几音如。**然，脉反沉迟，此为痉。栝蒌桂枝汤主之。**

栝蒌桂枝汤方

栝蒌根二两 桂枝三两 芍药三两 甘草三两 生姜三两 大枣十二枚

右六味，以水九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取微汗。汗不出，食顷啜热粥发。

[衍义]谓太阳病，其症备，是何症之备也？大抵太阳经脉自足上行，循背至头项，此是其所过之部。而为之状者，皆是其症也。考之《伤寒

[1] 身：原作"自"，据《注解伤寒论》改。

论》有谓：太阳病，项背强，几几然，反汗出恶风者，桂枝加葛根汤主之，亦是其一也。正与此同，而少异者，彼以汗出恶风，其脉必浮，此言脉沉迟，必汗不出，不出则亦不恶风，故不加葛根而加栝蒌根。俱是益津、和血、养筋之剂。彼之几几然，项背强，虽未至于痉，然经脉已拘急，不利于运动，故用葛根之甘行阳，从表分卫中以生津液，和其经脉。沉迟，汗必不出，不出则亦不恶风，则是病在表之荣血分。荣血，阴也；其体沉，其行迟，所以脉应其象，外息于寸口，内不养于筋经，故痉强之病作焉。所以栝蒌根味苦入阴，用以生荣血，益阴分津液，养其筋经者为君；桂枝之辛以散，芍药之酸以收，一阴一阳，在表在里者为臣；甘草、姜、枣，合辛甘之味，行脾之津液而和荣卫者为使。立方之旨，其在斯欤？

太阳病，无汗而小便反少，气上冲胸，口噤不能语，欲作刚痉，葛根汤主之。

葛根汤方

葛根四两 **麻黄**三两，去节 **桂**二两，去皮 **芍药**二两 **甘草**二两，炙 **生姜**三两 **大枣**十二枚

右七味，㕮咀，以水一斗，先煮麻黄、葛根，减二升，去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覆取微似汗，不须啜粥。余如桂枝汤法将息及禁忌。

[衍义]按《伤寒论》中有太阳病，项背强几几，无汗，恶风，葛根汤主之。注曰：轻可去实，以中寒表实，故加麻黄、葛根以祛风，桂枝汤以和表也。今以小便反少，气上冲胸，口噤不能语，欲作刚痉者，亦用之，何也？盖太阳欲入传阳明，然阳明不受邪，故气逆上冲胸；而阳明筋脉内结胃口，外行胸中，过人迎，环唇口，以其经多气多血。胸中，肺部也；上焦主分布津液，行水道。今太阳与阳明热并胸中，故水道不行，则小便少；津液不布，则无汗；人迎在结喉两旁，近会厌，发声机关之处，由阳明所过筋脉，遇所并之热，遂挛急牵引，以口噤不能语，欲作刚痉。胸中近表，论其在上，则属大阳；论其居前，则属阳明。宜乎是方治其两经之病也，何以言之？盖葛根本阳明经药，能生津液出汗，行小便，解肌。易老云：太阳初病，未入阳明，不可便服葛根，是引贼破家也。又云：用此以断太阳之路，即是开发阳明经气，以却太阳传入之邪也。故仲景治太阳、阳明合病，桂枝加麻黄、葛根也。

痉为病，一本痉字上有刚字。**胸满口噤，卧不着席，脚挛急，必齘齿，可与大承气汤。**

大承气汤方

大黄四两，酒洗 **厚朴**半斤，炙，去皮 **枳实**五枚，炙 **芒硝**三合

右四味，以水一斗，先煮二物，取五升，去滓，内大黄，煮取二升，去滓，内芒硝，更上微火一二沸，分温再服。得下止服。

[衍义]此传阳明风热之深者也。无已谓：伤寒症，以阳明入腑，腹满者下之；而胸满者未深入，犹带表邪，所郁阳气不宣故尔，非汗即吐。然而未论及此痉病之胸满也。胸满岂可一概而言带表乎？有表则属表，有里则属里，若此背不着席、齘齿，与项肩强、口噤之属表者不同，由热入甚深所致。故此言胸满，亦热之极也。况风热燥烁津液，阴血消亡，至于下焦，属阴之筋脉皆挛急矣。然其热入深者，非苦寒咸下之不足以除其热、救其阴。夫伤寒病瘛疭者，以热生风而搐，尚为难治，况此甚于搐者？非下之不能疗也。然亦有不治者，若《灵枢》热而痉者死。腰折、瘛疭、齿齘也。

太阳病，关节疼痛而烦，脉沉而细一作缓。**者，此名湿痹。**《玉函》云中湿。**湿痹之候，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但当利其小便。**

[衍义]此证出《伤寒论》。注云：霉伤皮腠，湿流关节。疼痛而烦者，湿气内流也。湿，同水也。脉沉而细者，水性趋下也。痹，痛也。因其关节烦疼而名湿痹，非脚气之痹也。《内经》曰：湿胜则濡泄。小便不利，大便反快者，湿气内郁胜也。但当利其小便，以宣泄腹中湿气。故云：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虽然，大抵此为小便通阳气，行水道。今为湿气内胜，阳气被郁，故小便不利。利之则阳气行，虽在关节之湿，亦得宣泄矣。设小便利已，而关节之痹不去，必又自表治之。

湿家之为病，一身尽疼，一云疼烦。**发热，身色如熏黄也。**

[衍义]此证见《伤寒》。注曰：色黄如橘子色者，阳明瘀热也。此身色似熏黄，即非阳明瘀热者，栀子柏皮主之，为表里有热，则身不疼痛。此一身尽痛，非伤寒客热也，知湿邪在经而使之。脾恶湿，湿伤，则脾病而色见，是以身发黄者，为色黄如烟熏，非正黄色也。

湿家，其人但头汗出，背强，欲得被覆向火。若下之早则哕，或胸满，小便不利，一云利。舌上如胎者，以丹田有热，胸中有寒，渴欲得饮而不能饮，则口燥烦也。

[衍义]按《伤寒论》成无己注曰：湿家，有风湿，有寒湿。此寒湿相搏者也。湿胜则多汗，伤寒则无汗，寒湿相搏，难有汗而不能周身，故但头汗出也。背，阳也；腹，阴也。太阳之脉，挟脊抵腰，太阳客寒湿，表气不利而背强也。里有邪者，外不恶寒；表有邪者，则恶寒；欲得被覆向火者，寒湿在表而恶寒也。若下之早，则伤动胃气，损其津液，故致哕而胸满，小便不利。下后里虚，上焦阳气因虚而陷于下焦，为丹田有热；表中寒，乘而入于胸中，为胸中有寒，故使舌上生白胎滑。脏燥则欲饮水，以胸中客寒湿，故不能饮而但口燥烦也。

湿家下之，额上汗出，微喘，小便利一云不利。者死。若下利不止者，亦死。

[衍义]《伤寒论》注曰：本是后条湿家身烦疼，可与麻黄加术四两发其汗。妄下之，因致此逆。盖逆则真阳自上越，阴自下脱。其额上汗出、微喘者，阳之越；小便利与下利不止者，阴之脱也。阴阳离决，必死之兆也。自此而推之，下之虽额上汗出微喘，若大小便不利者，是阴气不退而阳之根犹在也；下之虽大小便利，若额上无汗出与喘，是阳气不越而阴之根犹在也，则非离决，可以随其虚而救之。

风湿相搏，一身尽疼痛，法当汗出而解，值天阴雨不止，医云：此可发汗。汗之病不愈者，何也？盖发其汗，汗大出者，但风气去，湿气在，是故不愈也。若治风湿者，发其汗，但微微似欲汗出者，风湿俱去也。

[衍义]按《伤寒论》注是条曰：值天阴雨不止，明其湿胜也。《内经》曰：阳受风寒，阴受湿气。又云：伤于风者，上先受之；伤于湿者，下先受之。风湿相搏，则风在外而湿在内。汗大出者，其气暴，暴则外邪出，而里邪不能出，故风去而湿在。汗微微而出者，其气缓，缓则内外之邪皆出，故风湿俱去也。

湿家，病身疼发热，面黄而喘，头痛鼻塞而烦，其脉大，自能饮食，腹中和无病，病在头中寒湿，故鼻塞，内药鼻中则愈。《脉经》云：病人喘。而无湿家病以下至而喘十三字。

[衍义]按《伤寒论》是条注曰：病有浅深，证有中外，此则湿气浅者也。何以言之？湿家不言关节烦疼，而云身上疼痛，是湿气不流关节而外客肌表也；不云发热身似熏黄，复云发热面黄而喘，是湿不干于脾而薄[1]于上焦也；阴受湿气，则湿邪为深，今头痛、鼻塞而烦，是湿客于阳而不客于阴也；湿家之脉沉细，为湿内流，今脉大者，是湿不内流而在表也。又以自能饮食，胸腹别无满痞，为腹中和无病，知其湿气微浅，但内药鼻中，以宣通头中寒湿。是注其理明且尽矣。若夫《脉经》之无身上疼痛十三字，岂无其说乎？头痛鼻塞，其痛在头；身上疼痛、发热，其病在经脉；内药鼻中者，为去头中寒湿，故减十三字尔。然则三阳经皆上于头，太阳与阳明俱到鼻额，今头中寒湿而鼻为之塞也，则二经脉皆不通，郁而发热，身无疼痛。内药鼻中，头上之湿散，则二阳之经脉行，而病可尽愈矣。

湿家身烦疼，可与麻黄加术汤发其汗，慎不可以火攻之。

麻黄加术汤方

麻黄二两，去节　桂枝二两，去皮　甘草一两，炙　杏仁七十个，去皮尖　白术四两

右五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二升半，去滓。温服八合，覆取微似汗。

[衍义]此为气[2]湿之邪。盖邪者，湿与寒合，故令人身疼。大法：表实成热，则可发汗；无热，是阳气尚微，汗之恐虚其表。今是症虽不云

---

① 薄(pò迫)：《广雅》："薄，迫也。"音义通"迫"。

② 气：据文义当为"寒"。

发热，而烦已生，烦由热也，所以服药不敢大发其汗；且湿亦非暴汗可散，故用麻黄汤治寒，加术去湿，使其微汗尔。然湿邪在表者，惟可汗之，不可火攻，火攻则增其热，必有发痉之变，所以戒人慎之。

病者一身尽疼，发热日晡所剧者，名风湿。此病伤于汗出当风，或久伤取冷所致也。可与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

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方

麻黄去节，半两，汤泡 甘草一两，炙 薏苡仁半两 杏仁十个，去皮尖，炒

右锉麻豆大，每服四钱，水一盏半，煮八分，去滓。温服，有微汗，避风。

[衍义]按《伤寒论》注曰：身尽疼痛，湿也；发热日晡而剧者，风也。若汗出当风而得之者，则先客热[①]而后感风；若久伤取冷得之者，则先伤风而后中湿。注文若是。其谓日晡而剧为风者，则义未了。予按：《内经·太阴阳明论》曰：太阴、阳明为表里，脾胃脉也，外合肌肉，故阳受风气，阴受湿气。所以风湿客之，则一身肌肉尽痛。夫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阳气生，属少阳；日中阳气隆，属太阳；日西气门内闭，属阳明。是故阳明之气主乎申酉，所以日晡而剧也。方用麻黄治寒湿，取汗，为主；杏仁利气，薏苡仁除风热湿痹，为臣；甘草和脾胃，解肌肉，为使。

风湿，脉浮身重，汗出恶风者，防己黄芪汤主之。

防己黄芪汤方

防己一两 甘草半两，炒 白术七钱五分 黄芪一两一分，去芦

右锉麻豆大，每抄五钱匕，生姜四片，大枣一枚，水盏半，煎八分，去滓。温服，良久再服。喘者，加麻黄半两；胃中不和者，加芍药三分；气上冲者，加桂枝三分；下有陈寒者，加细辛三分。服后当如虫行皮中，从腰下如冰，后坐被上，又以一被绕腰下，温令微汗，差。

[衍义]此证风湿，皆从表受之，其病在外，故脉浮、汗出。凡身重，有肌肉痿而重者，有骨痿而重者。此之身重，乃风湿在表，故不作疼，虚其卫气而湿着为身重。由是，以黄芪实卫，甘草佐之；防己去湿，白术佐之。然则风湿二邪，独无散风之药何耶？盖汗多，知其风已不留。以表虚而风出入乎其间，因之恶风尔。惟实其卫，正气壮则风自退，此不治而治者也。若其有喘者，湿中兼寒也，则加麻黄以散之；若风内应肝木，伤其胃，中不和者，则加芍药以泻之，芍药味酸，能自土中泻木；若气上冲者，则加桂枝以散其逆；若下有陈寒者，谓下焦肝肾之分，则加细辛以温之，细辛散里之表药也。服后云云者，方中令[②]作一段，然考之当在下有陈寒加细辛之后，连为一段。何则？细辛佐防己去寒湿，黄芪实表，表尚全实，则湿不退，所以皮中如虫行；表实未全，则阳气未周，于是从腰以下其陈寒者，犹得如冰。必以被令温，助接其阳，使之微汗。

伤寒八九日，风湿相搏，身体疼烦，不能自转侧，不呕不渴，脉浮虚而涩者，桂枝附子汤主之；若大便坚，小便自利者，去桂加白术汤主之。

桂枝附子汤方

桂枝四两，去皮 生姜三两，切 附子三枚，炮去皮，破八片 甘草二两，炙 大枣十二枚，擘

右五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渣，分温三服。

白术附子汤方

白术二两 附子一枚半，炮，去皮 甘草一两，炙 生姜一两半，切 大枣六枚

右五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温三服。一服觉身痹，半日许再服。三服都尽，其人如蝉[③]状，勿怪，即是术、附并走皮中，逐水气未得除故尔。

[衍义]按是证亦出《伤寒论》，其注曰：伤寒与中风，至八九日，邪气多在里，必不苦疼痛。今日数多，复身体疼烦不能自转侧者，风湿相搏也。烦者，风也；身疼不能自转侧者，湿也。脉浮虚为风，涩为寒湿也；不渴不呕，里无邪也；风湿俱在经也。与桂枝附子汤，以桂枝散表之风，附子逐经中之湿。小便利，大便坚，为津液之不足，

① 热：《注解伤寒论》作"湿"，似是。

② 令：似当作"另"。

③ 蝉：据《金匮》，疑当作"冒"。

桂枝发汗，走津液，故去之而加白术。虽然，逢病而察药，自药而察病，因知身之不能自转侧者，非惟湿邪所致也，亦为阳气不充，筋脉无养，故动之不能也。欲去阳气不充之湿者，必以辛热气味之药，则可补其阳而逐其湿，与治伤寒同法。是症之用附子者，殆此欤。于是虽大便坚而不为热结者亦用之。如后条身疼不能屈伸，用附子甘草汤治者，亦此意。不然，身疼脉浮，为病在经，又不言其有汗，取汗而解。乃云其服药如蝟也？得非阳虚不胜夫邪药之相逐而然欤？

[补注]伤寒至八九日，亦云久矣，既不传经，复不入腑者，因风湿持之也。所显外症烦疼者，风也；不能转侧者，湿也；不呕不渴者，无里症也。其脉浮虚而涩，正与相应，然后知风湿之邪在肌肉，而不在筋节，故以桂枝表之；不发热为阳气素虚，故以附子逐湿，两相绾[1]合，自不能留矣。然在经曰：伤于湿者，必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今其人与此相反者，知膀胱之气化无伤，而胃府之津液已耗也，又安取于桂枝之散布乎？加白术者，所以安胃也。然白术性燥，仲景何以复燥其结耶？殊不知内已结者，邪入必易，况外无热症，必湿多风少可知矣。设湿气内入，将有初硬后溏之虑，故用术、草以和中气，仍姜、附以驱外邪。略转易间，便是因人而施之大道也。然则人病何常？精神不等，仲景又何能逐一以相告耶？

风湿相搏，骨节疼烦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则痛剧，汗出短气，小便不利，恶风不欲去衣，或身微肿者，甘草附子汤主之。

甘草附子汤方

甘草二两，炙　附子二枚，炮，去皮　白术二两　桂枝四两，去皮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得微汗则解，能食。汗出复烦者，服五合。恐一升多者，服六七合为妙。

[衍义]：此亦出《伤寒论》。其注曰：风则伤卫，湿流关节，风湿相搏，两邪乱经，故骨节疼烦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则痛剧也。风胜则卫气不固，汗出，短气，恶风不欲去衣，为在表；湿胜则水气不行，小便不利，或身微肿，为湿外薄也。与此汤散湿、温经、固卫。观夫此方，与前意同，但此不用姜枣，为汗出，更不发之；白术以去湿取汗，益短气也。

[补注]此条方是风行于皮毛关节之间，湿流于腠理筋骨之际，阻遏正气，不令宣通，遂致痛不可近，不得屈伸，此其徵也。汗出短气，恶风不欲去衣，邪风袭入而中，卫之正气俱虚也；小便不利，身微肿者，中外为湿所持，而膀胱之化不行也，安得不以甘、术和中，桂、附去邪耶？然此症较前条更重，且里已受伤，曷为反减去附子耶？前条风湿尚在外，在外者利其速去；此条风湿半入里，入里者妙在缓攻。仲景正恐附子多则性猛且急，骨节之窍未必骤开，风湿之邪岂能托出？徒使汗大出而邪不尽尔。君甘草者，欲其缓也，和中之力短，恋药之用长也。此仲景所以前条用附子三枚者，分三服，此条止二枚者，初服五合，恐一升为多，宜服六七合，全是不欲尽剂之意。学者于仲景书有未解，即于本文中求之，自得矣。

太阳中暍，发热恶寒，身重而疼痛，其脉弦细芤迟，小便已，洒洒然毛耸，手足逆冷，小有劳，身即热，口开，前板齿燥，若发其汗，则恶寒甚；加温针，则发热甚；数下之，则淋甚。

[衍义]按是证亦出《伤寒论》。其注曰：病有在表，有在里，有表里俱病者。发热恶寒、身重疼痛者，表中暍也；脉弦细芤迟者，中暑脉虚也；小便已，洒洒然毛耸，手足逆冷者，太阳经气不足也；小有劳，身即热者，谓劳其阳而暍即发也；口开，前板齿燥者，里有湿[2]也。口开，为喘喝也，以喘喝不止，故前板齿干燥。若发汗以去表邪，则外虚阳气，故恶寒甚；若以温针助阳，则火热内攻，故发热甚；若下之，以除里热，则内虚而膀胱燥，故淋甚。注虽已解过治之失，于当救之道则未明。予尝思之：此证属阴阳俱虚。脉弦细者，阳虚也；芤迟者，阴虚也。所以温针复损其阴，汗之复伤其阳。此证惟宜甘药补正，以解其热尔。即《灵枢》所谓：阴阳俱不足，补阳则阴竭，补阴

① 绾(wǎn 挽)：结。

② 湿：据《注解伤寒论》当作"热"。

则阳脱，可将以甘药，不可饮以刚剂。

太阳中热者，暍是也。汗出恶寒，身热而渴，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白虎加人参汤方

知母六两 石膏一斤，碎 甘草一两 粳米六合 人参三两

右五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汤成，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衍义]此证亦出《伤寒论》。其注云：汗出恶寒，身热而不渴者，中风也；汗出恶寒而渴者，中暍也。然而未有明其至理者。盖此但言中风初得表症，与自汗出，身热恶寒相似，独以渴、不渴为辨尔。吁！岂谓中风终无渴者耶？若伤寒中风，则皆有背微寒与时时恶风而渴者矣。亦以白虎人参汤治之乎？夫此证汗出恶寒，身热而渴，岂不与彼证所同者哉？盖此证为令火之气酷其金，肺主气者也，肺伤则卫气虚。然太阳膀胱属水主表，肺金之子也，母虚而子亦不足，卫虚表不足，由是汗出、身热、恶寒。《内经》曰：心移热于肺，传为膈消。膈消则渴也，皆相火伤脉之所致。此可知其要在救肺也。石膏虽能除三焦火热，然仲景名曰白虎者，为石膏功独多于清肺，退肺中之火，是用为君；知母亦就肺中泻心火，滋水之源，人参生津，益所伤之气，而用为臣；粳米、甘草补土以资金，为佐也。

太阳中暍，身热疼重而脉微弱，此以夏月伤冷水，水行皮中所致也。一物瓜蒂汤主之。

一物瓜蒂汤方

瓜蒂二七个

右锉，以水一斗，煮取五合，去滓，顿服。

[衍义]此证尝见《伤寒》。注云：脉虚身热，得之伤暑；身热脉微弱者，暍也；身体疼痛者，水也，夏时暑热，以水灌洗而得之。一物瓜蒂散服之。尝观仲景暍病惟出三证，岂偶然哉？举其端将为后世准绳。一者，明其表里俱虚；一者，言其暍中表之热；而此言外邪郁令火，而成中暍也。若是邪郁令火，比类而推其因，殆有不可胜言者焉。如取风凉者，感雾湿者，食生冷者，素有积热者，阴血素虚，不胜夫热者，宿邪感动者，处阴地者。凡是之因，皆足以郁其令火，为中暍之病。或轻或重，或表或里，或虚或实，随证发现。若论其治邪退热，较量权衡，又可一言尽哉。诸集类方论，徒多其证，聚其方，未有明言其脉证属于何因，害于何经，用何药为君以治之。苟不潜心于仲景书者。吾未信其泛然从方论者，果切于病情乎？瓜蒂，本草谓其主胸腹邪气，皆吐下之。此以夏月伤冷水，水行皮中，而皮中者，岂非属表？何乃用是药去胸中之水乎？盖《内经》有：形寒饮冷则伤肺。况皮乃肺之所合，内外相就；且瓜蒂又治四肢浮肿，下水。而冷水之在皮中者，不惟灌洗得散；而饮冷停水者，亦得散于皮中，故两者皆得而用之。嘉言合论治暍，用白虎加人参汤、瓜蒂汤二方①。

[补注]《金匮》治暍病，止出二方。一者，白虎加人参汤，专治其热，以夏月之热淫，必僭而犯上，伤其肺金，耗其津液，用之以救肺金、存津液也。孙思邈之生脉散，李东垣之清暑益气汤，亦既祖②之矣。一者，瓜蒂散，专治其湿，以夏月之湿淫，上甚为热，亦先伤其肺金，故外渍之水，得以聚于皮间。皮者，肺之合也；用以搪其胸中之水，或吐或泻而出，则肺气得以不壅而皮间之水得以下趋也。何后人但宗仲景五苓散为例，如河间之通苓散，子和之桂苓甘露汤。非不得导湿消暑之意，求其引申瓜蒂汤之制，以治上焦湿热而清肺金，则绝无一方矣。抑知无形之热伤其肺金，则用白虎加人参汤救之；有形之湿伤其肺金，则用瓜蒂汤救之，各有所主也。

① 嘉言……二方：该段似属"补注"内容，喻嘉言所处时代晚于赵。

② 祖：《尔雅》："始也。"

卷之三

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脉[1]证治第三

论一首，证三条，方十二首

论曰：百合病者，百脉一宗，悉致其病也。意欲食，复不能食，常默默然，欲卧不能卧，欲行不能行，饮食或有美时，或有不用闻食臭时，如寒无寒，如热无热，口苦，小便赤，诸药不能治，得药则剧吐利，如有神灵者，身形如和，其脉微数。每溺时头痛者，六十日乃愈；若溺时头不痛，淅然者，四十日愈；若溺快然，但头眩者，二十日愈。其证或未病而预见，或病四五日而出，或病二十日或一月微见者，各随证治之。

百合病，发汗后者，百合知母汤主之。

百合知母汤方

百合七枚，擘　知母三钱[2]，切

右先以水洗百合，渍一宿，当白沫出，去其水，更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别以泉水二升煎知母，取一升，去滓；后合和煎，取一升五合，分温再服。

百合病，下之后者，滑石代赭汤主之。

滑石代赭汤方

百合七枚，擘　滑石三两，碎，绵裹　代赭石如弹丸大一枚，碎，绵裹

右先以水洗百合，渍一宿，当白沫出，去其水，更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别以泉水二升煎滑石、代赭，取一升，去滓。后合和重煎，取一升五合，分温服。

百合病，吐之后者，百合鸡子汤主之。

百合鸡子汤方

百合七枚，擘　鸡子黄一枚

右先以水洗百合，渍一宿，当白沫出，去其水，更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内鸡子黄，搅匀，煎五分温服。

百合病，不经吐、下、发汗，病形如初者，百合地黄汤主之。

百合地黄汤方

百合七枚，擘　生地黄汁一升

右以水洗百合，渍一宿，当白沫出，去其水，更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内地黄汁，煎取一升五合，分温再服。中病，勿更服。大便常如漆。

百合病，一月不解，变成渴者，百合洗方主之。

百合洗方

右以百合一升，以水一斗渍之一宿，以洗身。洗已，食煮饼，勿以盐、豉也。

百合病，渴不差者，栝蒌牡蛎散主之。

栝蒌牡蛎散方

栝蒌根　牡蛎熬，等分

研为细末，饮服方寸匕，日三服。

百合病，变发热者，一作发寒热。百合滑石散主之。

百合滑石散方

百合一两，炙　滑石三两

右为散，饮服方寸匕，日三服。当微利者，止服，热则除。

[衍义]：所谓百脉一宗，悉致其病者，然则经脉十二，络脉十五，此云百脉，果何脉欤？盖脉者血之府，即是血行于脉，灌溉表里，联络俞会，遍布形体。言其百者，举夫数之众多也，犹言百骸尔。且又脉之循行，与天地合度，应水漏百刻，是故脉之流行者，各有定位，因之而为百脉亦宜矣。又何其一宗而悉致病耶？盖尽归于手心主也，手心主，主血、主脉，而心又为火之主；心，君也，君不用事，而手心主代之，由是手心主得专行一身阴血之生化，因号之为母气，百脉皆宗之。若火淫则热，热蓄不散则积，积则毒生而伤其血，热毒之血流于脉，本因母气之淫邪，是故

---

① 脉："脉"字原脱，据全书篇名及《金匮》补。

② 三钱：据《衍义》、《金匮》当为"三两"。

百脉一宗，悉致其病也。考之《内经》有解㑊证，与此百合证无少异，解㑊既属之热中无血，百合岂非亦是热中无血者乎？请试逐病论之。血属阴，阴者，肾水之所主。《内经》曰：肾虚则饥不欲食。故欲食复不能食也；阴虚者恶烦，所以常默默也；卫气者，夜行阴则寐，今卫气因阴虚不得降，故欲卧而不得卧也；足得血则能步，血既病，于是欲行不能行也；饮食者，由血气运化而后安，脾属血而喜香，血时和则食美，时不和则[①]闻食臭也；气阳而血阴，若气盛则热，气衰则寒，今病在血，不干于气，所以虽如寒而无寒，虽如热而无热也；血气和合则流通，不和则塞，塞则热，上热为口苦，下热为便赤也；药虽治病，然必藉胃气以行之，若毒血在脾胃经络而闭塞之，药虽入，亦莫行也，胃弱不安于药者，得药则反剧吐利，有如鬼神之为祟也；病不在皮肉筋骨，则身如和，惟热在于血而血虚，故脉微数也；脉之微数，阴之虚也，阴虚则肾虚，肾与膀胱为表里，肾虚则膀胱不得引精于肾而亦虚，膀胱之使[②]下入会阴，上至巅为诸阳主气，今溺而膀胱之脉气下泄，轻则不能举之于上而上虚，上虚则淅然头眩，重则虚气逆上于巅，而为头痛。以此之轻重，则可知愈日之远近也。夫病有定所，则可言定期，今以百脉之痛流转无定处，故其证之发现亦无定期。或未病而见，或数日一月而见，用是以察其病之表里浅深，出见形状，如下文之阴阳见者，随证而救之。故以所列方观之，日华子谓百合安心、定胆、益志、养五脏，为能补阴也。治产后血眩运，为能去血中热也；除痞病，利大小便，为能导涤血之瘀塞也。而是证用之为主，盖可见瘀积者矣。若汗之而失者，是涸其上焦津液，而上焦阳也，阳宜体轻之药，故用知母佐以救之；知母泻火，生津液，润心肺。若下之而失者，则损其阴，瘀血下积，而下焦阴也，阴宜镇重之剂，故用滑石、代赭佐以救之。滑石开结利窍；代赭除脉中风痹瘀血。若吐而失者，则损上、中二焦之血，用鸡子黄补血，佐以救之。若不经吐、下、发汗，未有所治之失，病形得如初者，但佐之生地黄汁，补血凉血，凉则热毒消，补则新血生，蕴积者，行而自大便出，如黑漆矣。其一月不解，百脉壅塞，津液不化，而成渴者，故用百合洗，则一身之脉皆得通畅，而津液行，其渴自止。勿食咸豉，以味咸而凝血，且走之也。若渴不差，是中无津液，则以栝蒌、牡蛎主之。若变发热者，乃因脉塞郁而成热，以硝[③]石通利佐之，滑石性凉，又可治热血之积塞者，自微利而出，故热除矣。夫百合病，自见《金匮要略》后诸方书皆不收，独朱奉议收之，谓伤寒变成斯疾。此乃病由之一端尔。窃尝思之，是病多从心主，或因情欲不遂，或因离绝菀结，或忧惶煎迫，致二火郁之所成。百脉既病，故百体皆不安，所以见不一之病状。自今观之，诸方书不收百合病，乃有劳瘵之名，殆将以百合病与劳瘵同形状，或瘀血积于脉亦同，因而不收，但并其方而弃之，深为可惜。于脉、病救之二法，遂不明于世矣。

百合病，见于阴者，以阳法救之；见于阳者，以阴法救之。见阳攻阴，复发其汗，此为逆；见阴攻阳，乃复下之，此亦为逆。

[衍义]《伤寒》治法，有谓阳盛阴虚，汗之则死，下之则愈；阴盛阳虚，汗之则愈，下之则死。今百合病所云，见于阴者，以阳法救之；见于阳者，以阴法救之，与《伤寒》之语义大同而小异。何则？在彼直言其盛，所以行汗下之法。此但言其见以救之，则是无汗、下之宜施。何以知其然？所叙百合病，皆持两端，欲卧不卧，欲食不食，如寒无寒，如热无热，为其脉行表里之病，但当救之，非如伤寒阳气之变，见于内外，必行汗下者也。设用《伤寒》法，见病在表辄汗，入里辄下，虽表里不逆，然亦伤之。是以前条用方救之是也。其后所结汗下之逆者，为反表里汗下之逆者也。

狐惑之为病，状如伤寒，默默欲眠，目不得闭，卧起不安。蚀于喉为惑，蚀于阴为狐。不欲饮食，恶闻食臭，其面目乍黑、乍赤、乍白，蚀于上部则声喝，一作嗄。甘草泻心汤主之。

甘草泻心汤方

甘草四两 黄芩 人参 干姜各三两 黄连一两

---

① 则："则"后似脱"恶"字。

② 使：据文义似当作"脉"。

③ 硝：据《金匮》原文应为"滑"。

大枣十二枚　半夏半升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温服一升，日三服。

[衍义]狐惑病，谓虫蚀上下也。世谓风中有虫，凡虫自风生固矣。然见，阳也，独阳不生，必有所凭而后化；盖因湿热久停，蒸腐气血而成瘀浊，于是风化所腐为虫矣。设风不由湿热，而从寒凉者，肃杀之气，纵然腐物，虫亦不化也，由是知此病也。虫生于湿热、败气、瘀血之中，其来渐矣，遇极乃发，非若伤寒一日而暴病者也。病发默默欲眠，目不得闭，卧起欠安者，皆五脏久受湿热，伤其阴精，卫不内入，神不内宁故也；更不欲食，恶闻食臭者，仓廪之府伤也；其面乍赤、乍黑、乍白者，由五脏不足，更为衰旺，叠见其色也。其虫者，从湿热之极所发之处而蚀之，蚀上部者，内损心肺，外伤咽喉。肺者，气之主；咽喉，声音之户，由是其声嗄矣。故用甘草泻心汤主之，治其湿热，分利其阴阳。而黄连非惟治心脾热也。而亦治虫，后世方论谓是证或初得状似伤寒，或因伤寒所变也，然皆虫证也。又谓：伤寒病，腹内热，饮食少，肠胃空虚，而虫不安，故随所食上下部而病，名狐惑也。以此二或字观之，则非独伤寒变是证，凡热病皆得生虫也。

蚀于下部则咽干，苦参汤洗之。

附补苦参汤方此《要略》中所载，与其目录，庞氏方异，不知何出，今亦附补。

苦参一升

以水一斗，煎取七升，去滓，熏洗，日三服[①]。

[衍义]虫蚀下部则咽干者，下部，肾之所在，任脉附焉；肾，水也，湿热甚于下，则虫蚀于上，而肾水受伤，经脉乏水以资之，挟湿热逆而燥其咽嗌，故用苦参汤洗。苦参能除热毒，疗下部蠹，因以洗之。虽然，此治之外者尔，若究其源，病则自内而外出，岂独治其标而已哉？试用上部服泻心汤者观之，则下部亦必有可服之药；自下部用洗法者观之，则上部咽喉亦必有外治之理。此仲景特互发之尔。不然，何后世方论有服下部药者，与内食五脏者乎？

蚀于肛者，雄黄散熏之。

雄黄一味为末，筒瓦二枚合之，烧，向肛熏之。

《脉经》云：病人或从呼吸，上蚀其咽；或从下焦，蚀其肛阴。蚀上为惑，蚀下为狐。狐惑病者，猪苓散主之。

[衍义]蚀于肛，湿热在下。二阴虽皆主于肾，然肝脉循于肛，肛又为大肠之门户，大肠，金也，湿热伤之，则木来侮，是以虫蚀于此焉。雄黄本主蠹疮、杀虫，又有治风之义，故用熏之。注引《脉经》猪苓散主之者，亦分别湿热尔。

病者脉数，无热，微烦，默默但欲卧，汗出，初得之三四日，目赤如鸠眼；七八日，目四眦一本此有黄字。黑。若能食者，脓已成也，赤小豆当归散主之。

赤小豆当归散方

赤小豆三升，浸令芽出，曝干　当归十两

右二味，杵为散，浆水服方寸匕，日三服。

[衍义]凡脉数则发热而烦，此热在血，不在荣卫，故不发热，但微烦尔。汗出者，以血病不与卫和。血病则恶烦，故欲默。卫不和则阳陷，故欲卧；腠理因开而津液泄也。三四日目赤如鸠眼者，热血循脉炎上，注见于目也；七八日目四眦黑者，其血凝蓄，则色变成黑也。若能食，脓已成者，湿热之邪散漫，则毒血流，伤其中和之气不清，故不能食；若能食，可知其毒血已结成脓，胃气无扰，故能食也。用赤豆、当归治者，其赤小豆能消热毒，散恶血，除烦排脓，补血脉，用之为君；当归补血生新去陈，为佐；浆水味酸，解热疗烦，入血为辅使也。

阳毒之为病，面赤斑斑如锦文，咽喉痛，吐脓血。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鳖甲汤主之。

阴毒之为病，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鳖甲汤去雄黄蜀椒主之。

升麻鳖甲汤方

升麻二两　当归一两　蜀椒炒去汗，一两　甘草二两　鳖甲手指大一片，炙　雄黄半两，研

---

① 附补……日三服：原附于书末"补方"中，据该书体例移此。

右六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顿服之。老小再服，取汗。《肘后》、《千金方》阳毒用升麻汤，无龟甲，有桂；阴毒用甘草汤，无雄黄。

[衍义]按古方书谓阳毒者，阳气独盛，阴气暴衰，内外皆阳，故成阳毒；谓阴毒者，阴气独盛，阳气暴衰，内外皆阴，故成阴毒。二者或伤寒初得，便为是证，或服药后变而成之。阳毒尽治以寒凉，阴毒尽治以温热，药剂如冰炭之异。何乃仲景用一方治之乎？虽曰阴毒去雄黄、蜀椒，则是反去其温热者矣。且注曰：《肘后》、《千金方》阳毒用升麻汤，无鳖甲，有桂；阴毒用甘草汤，无雄黄。岂非皆是热毒伤于阴阳二经络耶？在阳经络，则面赤斑斑如锦文，吐脓血；在阴经络，则面青，身如被杖。此皆阴阳水火动静之本象如此，岂是寒热之邪乎？尝以升麻鳖甲之药考之，本草谓升麻能解时气毒厉，诸毒攻咽喉痛，与热毒成脓，开壅闭，疗发斑；当归能破恶血，养新血，补五脏肌肤；甘草和中，利血脉，缓急止痛，调药奏功；鳖甲去恶血；雄黄破骨节积聚，辟鬼邪恶气，骨蒸热极；蜀椒通血脉，调关节，逐肌骨皮肤死肌，去留结，破血，治天行时气。诸药所能者如此。即此观之，仲景于阴阳二毒之证，总用一方，盖可见矣。病形虽由阴阳发证，论邪则一属热毒与血病也。所以不分表里，俱以升麻解热毒为君，当归和血为臣，余者佐之而已。但雄黄、蜀椒理阳气药也，故病在阴者去之，如《肘后》、《千金》阳毒去鳖甲有桂枝者。鳖，水族，乃阴中之阳，不如桂枝能调阳络之血；阴毒不去蜀椒者，蜀椒亦阴中之阳，非若雄黄阳中之阳，故留之以治阴也。方旨如此而已。所谓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者，五日乃土之生数，热未极也，尚可以治；七日为火之成数，热之极，阴阳消灭，不可治矣。其邪比之伤寒，加之以毒，故伤寒至七日犹得再经，而此至七日，不惟灭其阴，且火极亦自灭矣。

卷之四

疟病脉证并治第四

证二条，方六首

师曰：疟脉自弦，弦数者多热，弦迟者多寒。弦小紧者下之差，弦迟者可温之，弦紧者可发汗针灸也，浮大者可吐之，弦数者风发也，以饮食消息止之。

[衍义]今观此篇，虽未尽《内经》诸篇论疟之详，然亦取其一二，立方以明其治。此条叙脉，固亦未尽疟脉之变，然举其自弦，则自之一字，已该其脉之要。何则？弦者，少阳甲木之象也，疟邪客于荣气之间，与卫合而病作寒热者，正隶少阳半表半里之分，所以少阳为疟之舍，故弦乃疟疾之本脉也。于是少阳引邪，退而就阴，阴则寒，寒则迟；进而就阳，阳则热，热则数。寒用温而热用凉可知矣。此明表里进退，乘其虚实而调之者也。复言小紧与弦紧，汗下之者，此又明表里之有实邪而攻之者也。浮大者，以明病不在表里而在上者也，非若《内经》之谓疟脉大虚者，斯因其浮而用吐也。弦数风发者，非前多热之所云，此更论其热之变，而木从火则风生，风得火则旺，旺则克土。火发木淫，必先实脾，实脾莫如资以饮食消息寒凉之味以止之，此乃明其病在中者也。仲景凡一言一字，皆立准绳，学者详之。

嘉言云：即梨汁蔗浆，生津止渴之属①。

病疟以月一日发，当以十五日愈；设不差，当月尽解；如其不差，当云何？师曰：此结为癥瘕，名曰疟母，急治之，宜鳖甲煎丸。

鳖甲煎丸方

鳖甲十一分，炙 **乌扇**三分，烧 **黄芩**三分 **柴胡**六分 **鼠妇**三分，熬 **干姜**三分 **大黄**三分 **芍药**五分 **桂枝**三分 **葶苈**一分，熬 **石韦**三分，去毛 **厚朴**三分 **牡丹皮**五分 **瞿麦**十二分 **紫葳**三分 **半夏**一分 **人参**一分 **䗪虫**五分，熬 **阿胶**三分，炙 **蜂窠**四分，炙 **赤消**十二分 **蜣螂**六分，熬 **桃仁**二分

右二十三味，为末，取锻灶下灰一斗，清酒一斛五斗，浸灰，候酒尽一半，著鳖甲于中，煮令泛烂如胶漆，绞取汁，内诸药，煎为丸如梧子大。空心服七丸，日三服。

《千金方》用鳖甲十二片，又有海藻三分，大戟一分，䗪虫五分，无鼠妇、赤硝二味，以鳖甲煎和诸药为丸。

[衍义]《内经》云：天度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气数者，所以纪化生之用也。五日为一候，三候为一气。然人之三阴三阳，上奉之而为之应焉。是疟有发于有月一日者，至十五日则一气终，人气亦更，故疟气随变而散；设有未愈，则至月尽又历第二气，终其天之月，以应人之血，月再生魄，血亦更新，邪当从其更新而解矣。若又不愈，则是荣气内著，不得流行与日月度数相应，而肝藏血，血并其邪，归之于肝，是以疟母多结左胁下。由是用柴胡行气，鳖甲破血为君，余二十一味，佐之行血补血，散结导滞而已。虽然，天人气候之相应者，大法如是。然人之禀质有强弱，邪中有重轻，质弱邪重，虽不内结疟母，亦至连月者有之；质强邪轻，不待一候即差者亦有之。然仲景此论，补《内经》未言耳。二钱五分为一分。

师曰：阴气孤绝，阳气独发，则热而少气烦冤，手足热而欲呕，名曰瘅疟。若但热不寒者，邪气内藏于心，外舍分肉之间，令人消烁肌肉。

[衍义]《内经》云：但热而不寒者，阴气先绝，阳气独发，则热而少气烦冤，手足热而欲呕，名曰瘅疟。又云：肺素有热，气盛于身，因有用力，风寒舍于分肉之间而发，发则阳气盛，盛而不衰，其气不及于阴，故但热而不寒，气内藏于心，而外舍于分肉之间，令人消铄肌肉，故命曰瘅疟。此二者，一为先伤于风，一为肺素有热，所

① 嘉言云……生津止渴之属：嘉言所处时代晚于赵氏，故该段文字当属"补注"内容。

以感之邪虽不一，然并是阳盛。又《内经》之阳盛逢风，两阳相得而阴气虚少，少水不能制盛火，而阳独治，火热如火，当烁肉也。由是观之，疟之寒热更作，因阴阳之气互为争并。若阴衰少，则离绝真阳，先自退处，不与之并，而阳亦不并于阴，故阳独发，但热而已。此总论二者之瘅疟。其少气烦冤，肺主气，肺受火抑故也；手足热者，阳主四肢，阳盛则四肢热也；欲呕者，火邪上冲，胃气逆也；内藏于心者，心乃五脏阳火之主，故阳盛则直隶而藏之，外舍分肉之间也；消烁肌肉者，消万物者，莫甚于火，火盛则肌肉烁矣。然此条固无治法，自后条除温疟者观之，亦可治此瘅疟也。何则？白虎汤，退热药也，分肉四肢，肉内脾胃，非切于其所舍者乎？又泻肺火，非救其少气烦冤者乎？设其别有兼证，岂不可推加桂之例，以加别药乎？仲景于此，虽不言方治，盖可知矣。凡立一法，则是以比类用之。虽然，自其阴气孤绝一语观之，又足有可论者。夫阴阳之在身者，血与气也，水与火者，内属乎心与肾也。而寒本于阴，热本于阳，以寒治热，固可退阳而回阴也。然治病有轻重，岂一法而尽哉。小热之气，凉以取之；大热之气，泻之于内，或反佐以取之。取之不衰，求其属以衰之，谓壮水之主，以消阳光也。

温疟者，其脉如平，身无寒但热，骨节疼痛，时呕，白虎加桂枝汤主之。

白虎加桂枝汤方

知母六两 甘草二两，炙 石膏半斤 粳米二合 桂枝去皮，三两

右锉末，每五钱，水一盏半，煎至八分，去滓，温服，汗出愈。

[衍义]《内经》名温疟，亦有二。一者，谓先伤风，后伤寒。风，阳也，故先热后寒；一者，为冬感风寒，藏于骨髓之中，至春夏，邪与汗出，故病藏于肾，先从内出之外，寒则气复反入，是亦先热后寒。二者之温疟，皆有阴阳往来寒热之证，而此之无寒但热，亦谓之温疟，似与《内经》不侔，然绎其义，一皆以邪疟为重而名之。夫阴不与阳争，故无寒；骨节皆痹，不与阳通，则疼痛；火气上逆，则时呕。用白虎治其阳盛也，加桂疗骨节痹痛，通血脉，散邪，和阴阳以取汗也。

疟多寒者，名曰牡疟，蜀漆散主之。

蜀漆散方

蜀漆洗去腥 云母烧二日夜 龙骨等分

右三味，杵为散。未发前以浆水服半钱匕。温疟加蜀漆半分，临发时服一钱匕。一方云母作云实。

[衍义]心者，牡脏也，邪在心而成疟，故曰牡疟。何以言之？心肺居上，阳也，而心乃阳中之阳，今邪气结伏心下，则心虚。《内经》曰：心虚者，热收于内。则阳气不行于外，故外寒；积聚津液以成痰，是以牡疟反多寒也。用蜀椒和浆水，以吐所结痰邪，龙骨以疗气伏心下者，云母安脏补虚，以除内收之热。若夫温疟，亦用是少加蜀漆治者，亦为邪气结伏在心下，致伤气[1]不入于阴，反独盛在外，以成热而不寒，故亦以此去其所结也。

牡蛎汤 治牡疟方。

牡蛎四两，熬 麻黄去节，四两 甘草二两 蜀漆三两

右四味，以水八升，先煮蜀漆、麻黄，去上沫，得六升，内诸药，煮取二升，温服一升。若吐，则勿更服。

[衍义]此与前牡疟名同，故治亦同，略以有初感寒邪为异。牡蛎者，能软坚消结，除滞血，今更佐之蜀漆，以理心下所结之邪，而甘草佐麻黄，非独散寒，且可发越阳气而通于外，阳通结去，其病即差。

柴胡去半夏加栝蒌汤 治疟病发渴者，亦治劳疟。

柴胡八两 人参 黄芩 甘草各三两 栝蒌根四两 生姜二两 大枣十二枚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嘉言云：渴虽阳明津竭，而所以致阳明津竭者，全是少阳之邪，故即小柴胡去半夏加栝蒌也[2]。

---

① 伤气：据文义当作"阳气"。

② 嘉言云……加栝蒌也：该段文字应属"补注"内容。

[衍义]:《内经》谓渴者,刺足少阳。此证胃土被木火之伤,则津液涸而燥渴,故用柴胡、黄芩治木火,人参、甘草补胃,栝蒌生津益燥,姜、枣发越荣卫。若劳疟由木火盛,荣卫衰,津液竭者,亦治以此。

柴胡桂姜汤 治疟寒多微有热,或但寒不热。服一剂如神。

柴胡半斤　桂枝三两,去皮　干姜二两　栝楼根四两　黄芩三两　牡蛎二两,熬　甘草二两,炙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微烦,复服汗出便愈。

[衍义]是疟也,以寒多言之。若与牡疟相类,以药论之,则非也。牡疟邪客心下,此风寒湿痹于肌表。肌表,行阳以温分肉,痹则阳气不得通于外,遂郁伏于荣血之间,半表半里之分也。阳化气热,血滞成瘀,著于其处,遇卫气行阳二十五度,及之则病作。其邪之入荣者,既无外出之势,而荣之素痹者,亦不出而异阳争,故少热或无热也。是用柴胡为君,发其郁伏之阳;佐以桂枝、干姜,散其肌表之痹;栝蒌根、牡蛎为臣,除留热,消瘀血;佐以黄芩助柴胡,治半表半[1]里;甘草以和诸药,调阴阳也。得汗则痹邪散,血热行而病差耳。

疟疾总论

扬俊谓:人之疟证,由外邪之入,每伏于半表半里,入而与阴争则寒,出而与阳争则热,故寒热往来,主少阳。谓兼他经证,则有之;谓全不涉少阳,则无是理也。仲景曰脉自弦,正以或数、或迟、或小紧、或浮大,皆未可定,要必兼弦,弦为少阳脉也。夫邪犯少阳,与卫气并居,卫实昼行于阳,夜行于阴,故邪得阳而外出,得阴而内薄,内外相薄,是以日作。若气之舍深,内薄于阴,阳气独发,阴气内著,阴与阳争不得出,是以间日而作也。然则偏阴多寒,偏阳多热,其纯热无寒而为瘅、为温,纯寒无热而为牡,莫不自少阳而造其极偏。补偏救弊,必从少阳之界,使邪去而阴阳适归于和,而后愈也。盖补救之道,非药不可,乃仲景复云弦数者风发,以饮食消息之,抑又何耶?数为热,热极则风生,势必肝木侮土而传以不胜,遂坐耗胃家之津,阳愈偏而不复,是未可徒求之药也,须以饮食消息而止其热,即梨汁、蔗浆生津止渴之属。正《内经》谓风淫于内,治以甘寒之旨耳。不然,其热之移于胃者,必上薰心肺,少气烦冤而心肺病;手心热,欲呕,而胃亦自病,人岂能堪之耶?故知消息以止入胃之邪,真圣法也。然仲景之法,亦不越《内经》,经谓疟脉缓大虚,便宜用药。又谓虚者不宜用针,以甘药调之,即此意也。夫温疟,其脉平,无寒但热,骨节疼烦,时呕,白虎加桂枝。如《内经》言温疟有二,俱先热后寒,非但热不寒,有似瘅疟而实不同也。瘅疟两阳合邪,上薰心肺,肺主气者,少气烦冤;则心主脉者,阳盛脉促,津亏脉代,从可推矣。温疟脉如平人,则邪未合而津未伤,其所以但热而不寒者,以其人素有瘅气,荣卫不调,故疟之发于阳,不入于阴,即入而阴不受,所以骨节烦疼,时呕,邪气扞格之状有如此者。惟用桂枝加于白虎中,既有以去阳邪,复有以通荣卫,斯阴阳和,血脉通,得汗而愈矣。然桂枝阳药也,何以用于只热不寒之证?不知用白虎以大清气分之热,即少加桂枝以通荣卫,未为不可也。至若《内经》所称先热后寒之温疟,一者先伤于风,后伤于寒,发时先阳后阴,故先热后寒也;其一为冬感风寒,深藏骨髓,内舍于肾,至春夏之时令,大热而始发,邪从肾出之于外,俟热势少衰,复返于肾,而阴精与之相持,乃始为寒。设不知壮水之主,以急救其阴,十数发而阴尽矣。若多寒者曰牡,非纯寒无热也,多寒者,如十分之中七八分也。夫邪伏于心下,适在膻中心包之位,心为阳,阳邪从之,则心经虚。曰心虚者,热收于内,既收其邪,不易外出,此寒多之一因也;邪入心胞,君主一因也。心为牡脏,故以名疟,治用蜀漆散,和浆水吐其心下结伏之邪,则内陷之邪与之俱出,一举而荡逐无余矣。夫蜀漆,常山苗也,常山善吐,何故不即用之?而必取意于其苗者何居?苗性轻扬,入重阳之界引拔其

---

[1] 半:"半"字原脱,据文义补。

邪。合之龙骨，镇心宁神，蠲除伏气，云母安脏补虚，媚兹君主，仲景炼石补天之功也。乃温疟亦用此方，更加蜀漆，以取快吐者，正以一吐则结伏之邪尽开，而周身之瘅者痛，荣卫并，可藉以无忤，是又以吐法为和法者也。岂牡与温证有相反，而必以方为异处耶？即如仲景治疟病发渴，谓亦治劳疟，乃出柴胡去半夏加栝蒌方，明系小柴胡汤渴者加栝蒌根，去半夏，为一定之法。盖以弦为少阳之脉，寒热不外半表半里，故渴虽阳明津竭，而所以致阳明津竭者，全是少阳之邪。且《内经·刺法》篇云：渴者，取之少阳。非以其木火之势劫夺胃津而然耶？夫疟邪进退于少阳，亦即以此方进退，以施其巧。诚如赵先生所注药性，故曰亦可以治劳疟也。假如寒多微有热者，又或但寒少顷而不热者，又主柴胡桂姜汤，且云服之如神。观其证或有似于牡疟，而微甚则大不同，故仲景不立论，且云如神，知其邪之轻且浅矣。诚以卫即表也，荣即里也。胸中之阳，散行于分肉之间，今因邪气痹之，则外卫之阳，反郁伏于内守之阴，而血之痹者愈结而不散，遇卫气之行阳而病发，则其邪之入营，既无外出之势，而荣之素痹者，亦不出而与阳争，所以多寒少热，或但寒无热，有如此也。小柴胡汤本随邪之进退以为进退者，加桂枝、干姜，则进而从阳，痹着之邪，可以开已，况加牡蛎以攻其坚，以破其结，阴阳不可豁然而汗解乎？故曰服一剂如神也。然则加芩、连之寒以退而从阴，不又可于兹悟耶？余本仲景之义，并集嘉言之议，合而为论，以为善治疟者一助云尔。

卷之五

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第五

论一首，脉证三条，方十二首

夫风之为病，当半身不遂，或但臂不遂者，此为痹。脉微而数，中风使然。

[衍义]此证半身不遂者，偏风所中也；但臂不遂者，风邪上受也。风之所客，凝涩荣卫，经脉不行，分肉筋骨俱不利，故曰此为痹。卫者，水谷之悍气，阳也，温分肉，肥腠理，循行脉外，佐其动也，滑利充溢；荣者，水谷之精气，阴也，循脉中，应刻而动，沉动禽徐。今因风著为痹，荣遂改微，卫遂变数，故脉微数也。此即《内经·风论》谓风各入其门户所中者之一证耳，其余散于各篇。不言风而病偏枯者，则不可胜数。或得之汗出偏沮，或得之阳盛阴不足，或胃脉内外大小不一，或心脉小坚急，或肾水虚者。《灵枢》亦叙于热病篇中，皆能致偏枯痞痱之病。观夫经旨，不言其邪，皆从阴阳、脏气有余不足之故，岂无深旨？是六淫、七情、饮食、起居、房劳，凡能伤其阴阳脏气之虚，致荣卫、经脉痹而不能周流于身者，皆其邪也，不可一言而尽指之故耳。刘河间因不以此证列于风类，而乃入火类，曰：中风瘫痪者，非谓肝木之风实甚，亦非外中于风，良由将息失宜，而心火暴甚，肾水虚衰，不能制之，而热气拂郁，心神昏冒，筋骨不用，卒倒无知也；或即不死，发过而偏枯者，由经络左右双行，而热郁结，气血不能宣通。若一例[1]得通，则否者痹而瘫痪也。此论发前人所未发，观是书者尤宜兼通焉。

寸口脉浮而紧，紧则为寒，浮则为虚；寒虚相搏，邪在皮肤；浮者血虚，络脉空虚；贼邪不泻，或左或右；邪气反缓，正气即急，正气引邪，喎僻不遂。邪在于络，肌肤不仁；邪在于经，即重不胜；邪入于腑，即不识人；邪入于脏，舌即难言，口吐涎沫。

[衍义]《内经》有谓：十二经络脉者，皮之部也。百病之生，必先于皮毛，邪中之，腠理开，开则邪入，客于经络留而不去，传入于经；留而不去，传入于腑，稟于阳肠胃。仲景今言是病，即此之谓也。络脉，盖经脉行气皆在皮部，络脉浮近于皮肤，故善恶之色见于外；经脉伏行于隧道，故善恶之脉朝于寸口而后见。络脉不自动，随经脉而动。此由络脉之血空虚，所以脉见得[2]也；寒邪之气紧束，故浮紧之脉并见于寸口。络脉从经脉左右双行，当邪入之时不治，至于其邪随络脉流行，邪所在之侧则血虚，虚则经气缓；邪所不在之侧则血和，和则经气行如度而急，缓急牵引，故口缓喎僻不遂。邪在于络，其卫气循于皮肤之中、分肉之间者，与之相遇，则不荣于肌肤，故肌肤不仁，邪在于经，则荣气之行涩，内不养于骨，则骨重，外不滋于肉，则身重而不胜。仲景所谓入腑、入脏者，腑六、脏五，果何属也？即《内经》之所谓稟于胃者也。夫胃者，土也，水谷之海，十二经皆受气于胃；胃者，六腑之总司，多气多血者也。心者，神明之宅，五脏之主。由是，诸腑经络受邪，变气则归于胃，胃得之则热甚，津液壅溢为痰涎，闭塞隧道，荣卫不行；胃之支、别脉上络于心者，并塞其神气出入之窍，故不识人也。诸脏受邪，极而变者，亦必归于心，于是心得邪则神散而枢机息；舌息，心之窍，机息则舌纵、廉泉开，舌纵则难以言，廉泉开则口流涎。此是俗所宗之说也。

侯氏黑散 治大风，四肢烦重，心中恶寒不足者。《外台》治风癫。

菊花四十分 白术十分 细辛三分 茯苓三分 牡蛎三分 桔梗八分 防风十分 人参三分 矾石三分 黄芩五分 当归三分 干姜三分 芎䓖三分 桂枝三分

右十四味，杵为散，酒服方寸匕，日一次，初

---

① 例：据《素问玄机原病式》当作"侧"。

② 得：据《金匮》原文当作"浮"。

服二十日，温酒调服，禁一切鱼、肉、大蒜。常宜冷食，六十日止，即药积在腹中不下也。热食即下矣，冷食自止。

[衍义]心主血，阳脏也。荣卫不布，内无所养，则心中恶寒，不足生焉。是以菊花为君，治风兼治湿；治风以防风佐，治湿以白术佐；桔梗亦能治风痹，通膈气，舟楫诸药；细辛、桂枝助防风，矾石、茯苓助白术；黄芩、干姜、牡蛎开利内外寒热痹气；参、归更与干姜、牡蛎治心中恶寒不足者。初治欲开其痹著，则用温酒以行药势；禁诸热物、宜冷食者，为矾石能固涩诸药，助其久效。而矾石性得冷即止，得热即下故也。

寸口脉迟而缓，迟则为寒，缓则为虚；荣缓则为亡血，卫缓则为中风。邪气中经，则身痒而瘾疹；心气不足，邪气入中，则胸满而短气。

[衍义]天道乾健而坤静，顺；人道亦应之：气健而血顺也。血气和平，然后脉不缓不急，不迟不数，日行百刻，以周于身，而朝寸口，是以候寸口以求其虚实，迟则知阳气之不能健运；缓则知荣气之应刻不逮；荣气不逮，则亡血，卫气不运，因而中风；经虚邪入，荣卫不布于皮肤，血凝津滞，发为身痒瘾疹。然疹有赤白，不独属风也。原属津凝血滞，治与湿同。且荣卫不健，与邪混郁于胸中，则害其宗气之布息，故胸满而短气也。

风引汤 除热瘫痫。

大黄 干姜 龙骨各四两 **桂枝**三两 **甘草 牡蛎**各二两 **寒水石 滑石 赤石脂 白石脂 紫石英 石膏**各六两

右十二味，杵，粗筛，以韦囊盛之，取三指提[1]，井花水三升，煮三沸，温服一升。

治大人风引，少小惊惊痫瘛疭，日数发十、次难疗等症，热邪以除。巢氏云：脚气宜风引。

[衍义]风者，外司厥阴，内属肝木，上隶手经，下隶足经，中见少阳相火，所以风自内发者，由火热而生也。风生必害中土，土主四肢，土病则四末不用，聚液成痰；痫[2]痪者，以风邪挟痰[3]于四肢故也；痫者，以风热急其筋脉，内应于心主故也。由是二者，尽可用此汤治之。首用大黄之寒，走而不止者泻之，俾火退风息，凝痰扫去矣；复用干姜之热，止而不走者，何哉？前哲有云：大黄之推陈致新，如将军之戡定祸乱，然使将无监军，兵无向导，能独成其功乎？夫一阴一阳之为道，故寒与热相济，行与止相须，然后寒者不惨，热者不酷，行者不疾，止者不停。所以大黄逐热行滞，以通荣卫而利关节，则必以干姜安之、桂枝导之，佐大黄之达四肢脏腑而不肆其峻快，不然，将从诸药石而下走矣。桂枝又散风木，干姜又能治血、祛风湿痹、去风痹，二者因得以相制为使。犹虑干姜之热中，更以石膏、滑石制之，禀清肃之金性，以制木救土，泻阳明肺热，解肌肉风痹也。阴水不足，火因妄动而生风，满招损，自役其心，精神不守，非镇重之剂，则不能安其神，益其水，故以寒水石补阴水，紫石英、白石脂、赤石脂、牡蛎、龙骨敛精神，定魂魄固根本也。

防己地黄汤 治病如狂状，妄行，独语不休，无寒热，其脉浮。

防己一分 **桂枝**三分 **防风**三分 **甘草**一分

右四味，以酒一杯，渍之一宿，绞取汁；生地黄二斤，咬咀，蒸之如斗米饭久，以铜器盛其汁，更绞地黄汁和，分再服。

[衍义]狂走谵语，有热脉长者，则阳明；若此无寒热，其脉浮者，非其证也。然脉浮者，血虚从邪并于阳而然也。《内经》曰：邪入于阳则狂。此狂者，谓五脏阴血虚乏，魂魄不清，昏动而然也。桂枝、防风、防己、甘草，酒浸其汁，用是轻清，归之于阳，以散其邪；用生地黄之凉血补阴，熟蒸以归五脏，益精养神也。盖药生则散表，熟则补衰，此煎煮法也，又降阴法也。阴之不降者，须少升以提其阳，然后降之方可下，不然，则气之相并，不得分解矣。

头风摩散方

大附子 一枚，炮 **盐**等分

右二味，为散，沐了，以方寸匕，以摩疾上令药力行。

---

① 提：据《金匮》当作"撮"。

② 痫：据文义当作"瘫"。

③ 痰：此下似脱"注"字。

[衍义]头者，诸阳之所会，太阳为之长。若风寒湿客之，诸阳不得流通，与邪壅塞于巅而作痛，故用附子性之走者，于疾处散其邪；以盐味之润下，从太阳膀胱水性者佐之，用以引诸药下降，则壅通而病愈矣。

寸口脉沉而弱，沉即主骨，弱即主筋，沉即为肾，弱即为肝。汗出入水中，如水伤心，历节黄汗出，故曰历节。

[衍义]肾主水，骨与之合，水性下，故脉沉者，病在骨也；肝藏血，筋与之合，血性濡，血虚则脉弱，故脉弱者，病在筋也。心主汗，汗出入水，其汗为水所主，心气不得越，因而伤之。水汗相搏，聚以成湿，湿成则内应于脾。脾，土也，土克肾水，是以湿伤其骨。关节者，骨之所凑，筋之所束，故湿独善流关节以克其所胜，侮其不胜。然水汗所郁之湿，久变为热，湿热相蒸，湿属土，土色黄，是以历节发，出黄汗也。

趺阳脉浮而滑，滑则谷气实，浮则汗自出。

[衍义]趺阳胃脉属土，土，湿所化也，《脉经》谓浮滑为有宿食，此虽非宿食之谷，然滑乃阳盛也；《内经》曰：食入于胃，长气于阳。是乃饮食肥美所长之阳，成其湿热之气，宜乎亦得称以谷也。脉浮汗自出者，《内经》曰：汗者，谷之精气。今谷之盛阳，出之于表，浮为卫虚，不能固腠理，因自汗出也。

少阴脉浮而弱，弱则血不足，浮则为风，风血相搏，即疼痛如掣。盛人脉涩小，短气，自汗出，历节痛不可屈伸，此皆饮酒汗出当风所致。

[衍义]少阴脉者，太卫肾脉也。肾脉本沉，因饮食当风使之浮，浮则肾伤，肾属阴，主血，伤必不足而脉弱也。肥人本多气多血，其脉充盛，今反涩，由其血不足也；小者，气衰也，由饮酒所致，盖因酒湿热有毒，饮之过则伤卫伤荣，迫津为汗，汗出当风，乘虚入客，与卫相干，则短气自汗出，入伤筋骨，则历节疼痛，不可屈伸。

诸肢节疼痛，身体魁羸，脚肿如脱，头眩短气，温温欲吐，桂枝芍药知母汤主之。

桂枝芍药知母汤方

桂枝四两 甘草二两 麻黄二两 生姜五两 白术五两 知母四两 防风四两 附子二两，炮

右九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温服七合，日三服。

[衍义]此风寒湿痹其荣卫、三焦之病。头眩短气，上焦痹也；温温欲吐，中焦痹也；脚肿如脱，下焦痹也；诸肢节疼痛，身体魁羸，筋骨痹，韵书以魁为火，以羸为筋结也。然湿多则肿，寒多则痛，风多则动，故用桂枝治风，麻黄治寒，白术治湿；防风佐桂，附子佐麻黄、白术，其芍药、生姜、甘草，亦和发其荣卫，如桂枝汤例也；知母治脚肿，引诸药祛邪益气力，附子行药势，为开痹大剂。然分两多而水少，恐分其服，而非一剂也。《三因方》云：每服四钱。

味酸则伤筋，筋伤则缓，名曰泄；咸则伤骨，骨伤则痿，名曰枯；枯泄相搏，名曰断泄。荣气不通，卫不独行，荣卫俱微，三焦无所御，四属断绝，身体羸瘦，独足肿大，黄汗出，胫冷。假令发热，便为历节也。

[衍义]《内经》云：味过于酸，肝气以津；味过于咸，大骨气劳。短肌以津，盖谓津液不仁而内溢；短肌，谓走血而肌缩；大骨气劳，谓咸入骨走血，髓无养也。由是知此之谓泄，即溢也，津液不溢，蓄而成湿，筋得湿，则驰长而缓，故名为泄。髓无血也，咸多伤骨因致痿而为枯。血走，绝而不流谓之断，湿胜谓之泄，血不流则荣不通，荣与卫相将，荣不通，则卫不独行也。三焦形体，皆藉血以养，血亡则三焦无所依。四属者，皮肉脂髓也，无血以滋，则身体羸瘦。独有所蓄之湿，下流伤肾，肾主下焦，故脚肿大；湿胜则多汗，脾色黄，湿本于脾，故黄汗出；肾虚而阳不下降，则胫冷；假令阴虚湿郁变热，则湿不泄而流于筋骨关节也。夫仲景诚善于立言者矣。即历节一证，各分其因，以水、以酒、以天气，此又以饮食之味，然独出治天气一方，人或怪其不具，噫，方可具哉？病有不常，体有强弱，时有寒暑，已出之方，犹自为准绳而已，又焉可执而不变也！若能求经气，辨邪正，明药性，亦何患其有证而无方欤？

病历节不可屈伸，疼痛，乌头汤主之。

乌头汤方 治脚气疼痛，不可屈伸。

麻黄 芍药 黄芪各三两 甘草[①] 炙 川乌五枚，咬咀，以蜜二升，煎取一升，即出乌头。

右五味，咬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内蜜煎中更煎之，服七合。不知，尽服之。

[衍义]此汤概治历节不可屈伸疼痛，于方下又复言治脚气疼痛，必仲景书历节条下有方而无药石，见脚气中方名同而有药，集书者遂两出之，且二病皆因风寒伤于筋，麻黄开玄府，通腠理，散寒邪，解气痹；芍药以理血痹；蜜煎以缓其性，使之留连筋骨，以利其屈伸，且蜜之润，又可益血养筋，并制乌头燥热之毒也。

矾石汤 治脚气冲心。

矾石二两

右一味，以浆水一斗五升，煎三五沸，浸脚良。

[衍义]：脚心病者，古人谓感水湿之邪，即《内经》痿痹厥逆证也。东垣有饮乳酪之说。予思：足六经起于足五指间，若天之六淫，饮食寒热，劳逸之气，凡留滞于下者，皆足以致其肿痹不仁，屈伸不利，气逆上冲也，岂独水湿之邪？白矾味酸涩，性燥，可去湿消肿，收敛逆气。然脚气冲心，水克火也，岂细故哉。

附方

《古今录验》续命汤 治中风痱，身体不能自收，口不能言，冒昧不知痛处，或拘急不得转侧。

麻黄 桂枝 当归 人参 石膏 干姜 甘草各三两 芎劳一两五钱 杏仁四十枚

右九味，以水一斗，煮取四升，温服一升，当小汗。薄覆脊，凭几坐，汗出则愈。不汗更服，勿当风。并治咳逆上气，不得卧，面目浮肿。

[衍义]痱病者，荣卫气血不养于内外，故身体不用，机关不利，精神不治。然是证有虚有实，虚者，自饮食、房劳、七情得之，《内经》谓：内夺而厥，则为痿痱是也。实者，是风寒暑湿感之。虚以实治，则气血愈散，此方乃治实邪也，故麻黄为君，佐干姜开寒痹，石膏解风痹，当归和血，人参益气，芎劳行血散风也。其并治咳逆上气，面浮者，亦为风寒所致也。

《千金》三黄汤 治中风手足拘急，百节疼痛，烦热心乱，恶寒，经日不欲饮食。

麻黄五分 独活四分 细辛二分 黄芪二分 黄芩三分

右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温三服。一服小汗，二服大汗。心热，加大黄二分；腹满，加枳实一枚；气逆，加人参三分；悸，加牡蛎三分；渴，加栝蒌根三分；先有寒，加附子一枚。

《近效方》术附汤 治风虚头重眩苦极，不知食味，暖肌，补中益精气。

白术二两 附子一枚半，炮，去皮 甘草一两，炙

右三味，咬，每五钱匕，姜五片，枣一枚，水盏半，煎七分，去滓，温服。

崔氏八味丸 治脚气上入少腹不仁。

干地黄八两 山茱萸 薯蓣各四两 泽泻 茯苓 牡丹皮各三两 桂 附子炮，各一两

右八味，末之，炼蜜和丸梧子大。酒下十五丸，日再服。

《千金方》越婢加术汤 治肉极。热则身体津脱，腠理开，汗大泄，属风气，下焦脚弱。

麻黄六两 石膏半斤 生姜二两 甘草二两 白术四两 大枣十五枚

右六味，以水六升，先煮麻黄，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分温三服。恶风加附子一枚，炮。

---

① 甘草：据《金匮》"甘草"下似脱"三两"二字。

卷之六

血痹虚劳病脉证治[1] 第六

论一首，脉证九条，方九首

问曰：血痹病从何得之？师曰：夫尊荣人骨弱肌肤盛，重因疲劳汗出，卧不时动摇，加被微风，遂得之。但以脉自微，涩在寸口、关上小紧，宜针引阳气，令脉和紧去则愈。

[补注] 阳所以统夫阴者也，统阴则血必随气行矣。乃经言血痹而不言气，何哉？不知血之痹由于气之伤也。经曰：入于脉则血凝而不流。夫所以不流者，气为邪阻也。然邪之足以伤者，必因于作劳，则卫气不能固外，而后邪得以入之。故仲景发其不流之故，以明得病之由。言天下惟尊荣人为形乐之苦，形乐，故肌肤盛；志苦，故骨弱。骨弱则不耐劳，肌盛则气不固，稍有劳困，汗易出也。夫汗者，血之液也。卫不固，斯汗出，汗出斯阳气虚，虽微风且得以袭之，则血为之痹。故一见脉微，则知其阳之不足；一见脉涩，则知其阴之多阻，此血痹之本脉也。而其邪入之处，则自形其小紧，小为正气拘抑之象，紧为寒邪入中之徵。然仲景明言微风，何以反得寒邪耶？盖邪随血脉上下，阻滞汁沫，未有不痛者，故痛为脉紧也。针以泄之，引阳外出，则邪去而正自伸也，否则终于痹也。然则固外之阳，所重惜也，富贵者能知阳气素不自强，则不敢作劳，即不获已有劳，或亦有以知节而不至于汗出，汗出矣，不致卧后动摇，又何致虚风痹血耶。仲景言虚劳，乃以血痹发其先，良有以也。

血痹阴阳俱微，寸口关上微，尺中小紧，外证身体不仁，如风痹状，黄芪桂枝五物汤主之。

黄芪桂枝五物汤方

黄芪三两，去皮 桂枝三两 芍药三两 生姜三两 大枣十二枚

右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温服七合，日三服。

[补注]此条是申上条既痹之后，未能针引以愈，遂令寸口微者，今则阴阳俱微，且寸关俱微矣，且尺中小紧矣。夫小紧既见于尺，则邪之入也愈深而愈不得出，何也？正虚之处，便是容邪之处也。《脉经》内外谓之阴阳，上下亦谓之阴阳。今尺既小紧，则微属内外也明矣。若言证以不仁概之，盖身为我身，则体为我体，而或为疼痛，或为麻木，每与我相阻，其为不仁甚矣，故以风痹象之，非真风痹也。经曰：风寒湿三者合而成痹。然何以单言风痹也？邪有兼中，人有受者必有所偏，如多于风者，则其痛流行，不常淫于四末。盖血以养筋，血不通行，则筋节为之阻塞，且血藏于肝，肝为肾子，肾既受邪，则血无不壅滞，于是以黄芪固卫，芍药养荣，桂枝调和荣卫，托实表里，驱邪外出；佐以生姜宣胃，大枣益脾，岂非至当不易者乎？

夫男子平人，脉大为劳，极虚亦为劳。

[补注]虚劳为不足之病，则必为不足之脉也。经云：烦劳则张，精绝。正以劳则阳气外张，举之有余也。然其余也，既非内蕴之充，又岂外邪之助，以是大为劳也。至问脉之重虚，对以上虚尺虚，言上下皆虚也。又云脉虚者不象除也，不似手太阴之充盛也，故极虚者亦云劳。然则大者固为劳力饥饱，而极虚者则不免于房劳矣。

男子面色薄者，主渴及亡血，卒喘悸，脉浮者，里虚也。

[补注]引仲景出望之法以教人也。经曰：心者，生之本，神之变，其华在面，而其充在血脉。故手少阴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然使忧愁思虑，则足以伤之。夫神伤则体弱，体弱则所生者不足，自未能荣于色矣。盖心所以生血，而色者，神之旂也；阴血既少，则津液自枯，故主渴也；渴必引水以自救，而渴不复为水止，则饮多而停于心下，阻其呼吸之隧而为喘，失其君火之司而为

---

① 治："治"字原脱，据全书文例及《金匮》补。

悸，所不免也。若此者脉必浮，岂非所生之血不足鼓其脉于外乎？心所以合脉者也，于是知其心气之虚于里焉也。

男子脉虚沉弦，无寒热，短气里急，小便不利，面色白，时目瞑，兼衄，少腹满，此为劳使之然。

[补注]人之身以阳气为主，惟作劳则动伤元气，故于此先言脉，并言证，以见男子之阳虚也。夫虚者，劳之本脉也，举按不实之中而复见少厥二阴之象，则其为内伤阳气如何？而阳虚者必恶寒，内伤者多发热，故《经脉①》云：假令寸口脉微，名曰阳不足，阴气上入阳中，则洒淅恶寒也；假令尺脉弱，名曰阴不足，阳气下陷入阴中，则发热也。今三部同等，已非上入下陷之候，则其无寒热可知。然膻中者，气之海也，谷之精气，浊者化卫而一为宗气，行胸中以司呼吸，于是呼出者心肺主之，吸入者肾肝主之。心肺阳也，肾肝阴也。夫以举按豁然之脉，而止见其有阴无阳，是中之宗气不能为之资，斯呼者无以壮其出，而吸者不能深其入，遂令升降无力，而短气不足以息也。中州之气既虚，使水谷未能消腐，而清气不能上升，则肾阳未旺，肝气下乘，故频圊而里急，膀胱为州都之官，气不化而水道不出。至如经谓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皆上于面；然肺为气之总司，若气虚则肺亦虚，故面虽诸阳之会，而色独如金也。且阴气盛则目瞑，今阳衰，有不为之目瞑者乎？兼衄者，阳络伤则血外溢，而为衄也。少腹满者，因小便不利也。此为劳伤元气，所以至此。然则仲景即不言治法，自当调以甘药，培中土以益元阳，不待言矣。若舍黄芪建中，又何以为法耶？

劳之为病，其脉浮大，手足烦，春夏剧，秋冬差，阴寒精自出，酸削不能行。

[补注]夫脉之大有二：一曰大为实；一曰大则为芤，芤则为虚。今属之于劳，则所伤在元气，而无血以和之也。在伤者在气，而何损于血也？经曰：阳生则阴长，故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举按之间，但觉其大而非有力于去来也。然何以他脉不兼见？夫惟不兼见，故盛于外者，非由于素养之得宜，祇因营卫之气满于中焦，致火不生土而太阴病。故手足烦者，脾属四肢也。经曰：烦劳则张，精绝，辟积于夏，使人煎厥。故逢收藏之时而稍差，不似春夏之散见也。经曰：强力举重则伤肾。又曰：肾者，精之处也，其充在骨。夫既真阳不能守，而阴精有不外遗者乎？酸削不能行，亦所必至也。

夫失精家，少腹弦急，阴头寒，目眩，发落，脉极虚芤迟，为清谷，亡血，失精。脉得诸芤动微紧，男子失精，女子梦交，桂枝龙骨牡蛎汤主之。

桂枝龙骨牡蛎汤方

桂枝一两 芍药一两 甘草二两，炙 生姜一两 大枣十二枚 龙骨三两 牡蛎三两

右七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补注]经曰：肾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又曰：厥气接于阴器，则梦接内。盖阴器，宗筋之所系也，而脾胃肝胆之筋亦皆聚焉，故厥阴主筋，则诸筋统于肝也。肾为阴，主藏精；肝为阳，主疏泄。故肾之阴虚则精不藏，肝之阳强则气不固。若遇阴邪客之，与所强之阳相感，则或梦或不梦而精脱矣。是肾虚则无有不虚者也。膀胱与肾为表里，故少腹弦急为阴结，而气不化者可知。水不生木，则血不养筋，致宗筋惫而阴头寒，以致虚风生则目眩，血不会则发脱。种种虚状，悉本诸此。而其脉则为虚、为芤、为迟，可想而知也。夫阳虚则水谷不化，阴虚则亡血失精，故芤为阴虚，复阴阳相搏而为动；微则阳微，又微紧相搏而为邪，皆《脉经》所云至虚者也。然则男子失精，女子梦交，何以已哉？此病之原，皆起于肾之不固，遂令三焦皆底于极虚矣，斯于法必以固精为主治也。于是以桂枝和荣卫，芍药收阴，生姜散寒，甘草、胶② 枣益脾补气，更用龙骨以涩其阳，牡蛎以涩其阴，庶肾肝既固，荣卫调和，而诸证自愈尔。

天雄散方

天雄三两，炮 白术八两 桂枝六两 龙骨三两

右四味，杵为散，酒服半钱匕，日三服。不知，稍增之。

---

① 经脉：据文义似当作"脉经"。

② 胶：依方剂组成应作"大"。

男子脉浮弱而涩，为无子，精气清冷。此条一本在夫失精家之前。

[补注]浮，为阳脉也，举之有，按之无也。乃于举之时未见其力，则浮兼弱矣，浮弱，阳气之虚也。若涩，阴脉也，为阴血不足。《脉经》曰：荣为根，卫为叶，荣卫俱微，则枝叶枯槁。是生气微矣，又何能必其有子乎？正以精气之清冷也。其在《诗》曰：冽彼下泉，浸彼苞稂。谓伤其生也。

男子平人，脉虚弱细微者，善盗汗也。

[补注]虚弱细微，绝不见阳，阳虚甚矣。经云：阴气有余，身寒多汗。然所谓有余者，非诚余也，即阳之不足言之也，故肺主气，又合皮毛，司腠理，惟阳气衰，则卫不固而自汗出。邪在于内，则元府不闭而汗从府藏出；邪在于外，则腠理不緻而汗从经络出。藏府之阴扞格，卫气浮散于外，无所依从，则汗出卫虚，水谷气散脱者汗自出，此皆不因动作而自出之汗也。至盗汗，则阳衰因卫虚，而所虚之卫行于阴，当目瞑之时，无气以庇之，故腠开而汗。若一觉则行阳之气复散于表而汗止矣，故曰盗汗也。夫至盗汗，而其虚可胜道哉。

人年五六十，其病脉大者，痹侠背行，苦[1]肠鸣，马刀侠瘿者，皆为劳得之。

[补注]人生五十始衰，六十天癸竭，则已精少肾衰矣，使复有动作，遂令阳虚而邪得以客之，痹太阳经道，盖太阳行于背者也。经谓：阳气者，精以养神，柔以养筋，开阖不得，寒气从之，乃生大偻。故病痹侠背行也。又云：中气不足，肠为之苦鸣，至陷脉为瘘，留连肉腠，为马刀侠瘿。瘿者，即瘰疬也，以其形长如蛤，为马刀。或在耳前后，连及颐颔头下，或下连缺盆，以及胸肋，皆谓之马刀。此手足少阳经主之也。总以动作忿怒，忧忿气郁过甚，而为风邪内凑，故其脉则大而举按不实，其因则功而元气不足，仲景言之，恐后人复疑为有余而误攻其邪耳。

脉沉小迟，名脱气，其人疾行则喘喝，手足逆寒，腹满，甚则溏泄，食不消化也。

[补注]人之所以运动无苦，四体温和，食入自化者，皆吾身之真阳为之也，故阳固则流行于脉中者，各安其部，而无阳衰阴见之象。今沉，少阴脉也，以其所处之位至下也。若寸关皆见，则各腑脏之阳何在乎？况其兼者，曰小曰迟，《脉经》云：小者，气血俱少。又云：迟为荣中寒。彼此俱阴，绝不见阳，则其气已大泄矣，故名脱也。夫尺虚之人，行走恇然[2]象步履之不正也，而况于气脱者乎？故行稍疾，上喘喝，虽曰呼出心肺，吸入肾肝，自非宗气行其呼吸，则升降出入且无以安于自然矣，况勉强以动其气乎？是故人之阳盛于中焦者也，脾之阳不固，则四肢上逆而冷矣；且脾之阳，又原于下焦者也，肾之真阳大虚，则不足以消腐水谷，为腹满、为溏泄，正未有已也。

脉弦而大，弦则为减，大则为芤，减则为寒，芤则为虚，寒虚相搏，此名曰革。妇人则半产漏下，男子则亡血失精。

[补注]《伤寒论》中有此条，方中行先生注：寒言阳气减损而不足，芤言阴血衰竭而空虚，革言革易常度也。妇人阴血充足而能化，则得坤顺之常，半产漏下，则不足以言坤之资生矣；男子阳精充盛而能化，则得乾健之常，亡血失精，则不足以言乾之资始矣。故天地之大德曰生，男不足以言资始，女不足以言资生，则人道大坏，故曰革也。一说革读亟，变而促迫也，亦通。

愚按：《礼》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变。即音亟也。

虚劳里急，悸，衄，腹中痛，梦失精，四肢酸疼，手足烦热，咽干口燥，小建中汤主之。

小建中汤方

芍药六两 桂枝三两，去皮 甘草三两，炙 生姜三两 大枣十二枚 胶饴一升

右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内胶饴，更上微火消解，温服一升，日三服。呕家不可用建中汤，以甜故也。

[补注]经云：形气不足，病气不足，此阴阳俱不足也。不可刺之，刺之为重虚。盖气不足者，如中气不健，频欲更衣，心下悸，或阳明内热而血外溢，或腹中痛，或梦接内而遗，种种悉气之

---

① 苦：《金匮》作"若"，宜从。

② 恇(kuāng 筐)然：怯弱貌。

不足为之也。形不足者，即如四肢不但不强健而酸疼，甚至手足烦热，津液少而干燥，种种皆形之不足为之也。经谓不可刺，以重虚者，宜补之以甘药。此其意惟仲景遵之，培中央以灌输府脏百脉，主以小建中，正稼穑作甘之意也。然观此证，则肾虚为多，水亏当壮水之主以镇阳光，火衰则益火之原以消阴医翳，独仲景不屑屑于此，而惟以树立中气为第一义者何居？圣人曰：精，谷气也。可见肾为藏精之处，伎巧出焉，苟非有五谷之养，五味之调，则亦从何而生？然经又曰：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假使胃不能纳，脾不能运，又如之何？故圣人以建中主治，使中州之土已坏复起，将饮食入胃者，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如经所云者，则五脏百脉自裕矣，岂但已病乎哉？

虚劳里急诸不足，黄芪建中汤主之。

黄芪建中汤方

黄芪三两 桂枝三两 芍药六两 甘草三两，炙 生姜三两 胶饴一升 大枣十二枚

右七味，用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补注]不足之证不一，未有不因于气虚者。夫阳生阴长，气苟不充，则日就于损矣，故曰：卫气者，所以温分肉，充皮肤，肥腠理，司开阖者也。开阖损其常度，则里急见焉，于是为证之不足者，且不可以概述矣。主以黄芪建中，正于补益中土者，兼足以托实肌表矣。

虚劳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者，八味肾气丸主之。

八味肾气丸方

干地黄八两 薯蓣四两 山茱萸四两 泽泻三两 茯苓三两 丹皮三两 桂枝一两 附子一两，炮

右八味，为末，炼蜜和丸梧子大。火酒下十五丸，加至二十五丸，日再服。

[补注]腰者肾之府，腰痛为肾气之虚寒可知矣。惟虚寒，故少腹拘急，而膀胱之气亦不化也。苟非益火以助真阳以消阴翳，恐无以生土而水得泛溢，不至上凌君火不止矣。主以八味，固补益先天之至要者也。

虚劳诸不足，风气百疾，薯蓣丸主之。

薯蓣丸方二钱五分为一分

薯蓣二十分 当归 桂枝 干地黄 曲 豆黄卷各十分 甘草二十八分 芎藭 麦门冬 芍药 白术 杏仁各六分 人参十分 柴胡 桔梗 茯苓各五分 阿胶七分 干姜三分 白蔹二分 防风六分 大枣百枚为膏

二十一味，末之，炼蜜和丸如弹子大。空腹酒服一丸，一百丸为剂。

[补注]虚劳不足之证，最易生风，倘不为调摄，必致火气日见不足，则所以善行数变者，不益流连而不息耶？故于手足太阴、少阴上下分补，而仍以中土为主，务令三焦并益，荣卫和谐，而诸风自息矣。如桂枝、柴胡、防风，藉以固表升阳，为力颇多，非谓以此驱风，转燥津液也。

虚劳虚烦不得眠，酸枣仁汤主之。

酸枣仁汤方

酸枣仁二升 甘草一两 知母二两 茯苓二两 芎藭二两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酸枣仁，得六升，内诸药，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补注]按嘉言谓此方云：《素问》谓阳气者，烦劳则张，精绝，辟积于夏，使人煎厥。可见虚劳虚烦为心肾不交之病。肾水上不交于心火，心火无制，故烦而不得眠，不独夏月为然矣。方用枣仁为君，而兼知母之滋肾为佐，茯苓、甘草调和其间，芎藭入血分而解心火之燥烦也。

五劳虚极羸瘦，腹满不能饮食，食伤、忧伤、饮伤、房室伤、饥伤、劳伤、经络荣卫气伤，内有干血，肌肤甲错，两目黯黑。缓中补虚，大黄䗪虫丸主之。

大黄䗪虫丸方

大黄十分，蒸 黄芩二两 甘草三两 桃仁一升 杏仁一升 芍药四两 干地黄十两 干漆一两 虻虫一升 水蛭百枚 蛴螬一升 䗪虫一升

右十二味，蜜丸小豆大。酒饮服五丸，日三服。

[补注]嘉言云：七伤，《金匮》明谓食伤、忧伤、饮伤、房室伤、饥伤、劳伤、经络营卫气伤。及房劳伤但居其一，后人不知何见，谓七者：阴寒、阴痿、里急、精速、精少、阴下湿、精滑，小便苦

数，临事不举，似乎专主肾伤为言。岂有五劳分主五脏，而七伤独主一脏之理？虽人身恣逞伤肾者恒多，要不可为一定之名也，故虚劳证，凡本之内伤者，有此七者之分，而虚劳发热，未有不由瘀血者。若无内伤，则营卫运行，不失其次，瘀从何起？是必饮食起居，过时失节，营卫凝泣，先成内伤，然后随其气所阻塞之处，血为瘀积，积之久，牢不可拔，新生之血，不得周灌，与日俱积，其人尚有生理乎？仲景施活人手眼，以润剂润其血之干，以蠕动啖血之物行死血，名之曰缓中补血，岂非以行血去瘀为安中补虚上着乎？然此特世所称干血劳之良法也。血结在内，手足脉相失者宜之，兼入琼玉膏润补之药同用尤妙。试为细参其证：肌肤甲错，面目黯黑，及羸瘦不能饮食，全是营血瘀积胃中而发见于肌肤面目，所以五脏失中土之灌溉而虚极也。此与五脏之本病不同，故可用其方而导其胃中之血，以内谷而通流营卫耳。许州陈大夫传仲景百劳丸方云：治一切劳瘵积滞，不经药坏证者，宜服。大夫其长于谋国者欤！方用当归、乳香、没药各一钱，虻虫十四个，人参二钱，水蛭十四个，桃仁十四个，浸去皮尖，为细末，炼蜜丸如桐子大，都作一服，可百丸。五更用百劳水下，取恶物为度，服白粥十日。百劳水即甘澜水，以杓扬百遍者也。

附方①

《千金翼》炙甘草汤方 治虚劳不足，汗出而闷，脉结悸，行动如常，不出百日，危急者十一日死。

甘草四两，炙 桂枝三两 生姜三两 麦冬半升 麻仁半升 人参二两 阿胶二两 大枣三十枚 生地黄一斤

右九味，以酒七升，水八升，先煮八味，取三升，去滓，内胶消尽，温服一升。日三服。

《肘后》獭肝散 治冷劳，又主鬼疰一门相染。

獭肝一具

炙干，末之，水服方寸匕，日三服

① 附方：原附书末"补方"中，据本书体例移此。

卷之七

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治第七

论三首，脉证四条，方十五首

[补注]嘉言云：《金匮》于肺痿、肺痈二证，则彻土绸缪，治之于早。然先从脉辨其数虚数实，次从口辨其吐沫干燥。然更出一捷要之法，谓咳嗽之初，即见上气喘急者，乃外受风寒所致，其脉必浮，宜从越婢加半夏之法及小青龙加石膏之法，亟为表散。不尔，即是肺痈、肺痿之始基，故以咳嗽上气病证，同叙于肺痈、肺痿之下，而另立痰饮咳嗽本门，原有深意。见咳而至于上气，即是肺中壅塞，逼迫难安，尚何等待，不急散邪下气，以清其肺乎？然亦分表里虚实为治，不当误施，转增其困矣。

再论，肺痈、肺痿之病，皆燥病也。肺禀清肃之令，乃金寒水冷之脏，火热熏灼，久久失其清肃，而变为燥。肺中生痈，其津液全裹其痈，不溢于口，故口中辟辟然干燥。肺热成痿，则津液之上供者，悉从燥热化为涎沫浊唾，证多不渴；较胃中津液尽伤，母病及子之痿又大不同，只是津液之上输者，变为唾沫，肺不霑[1]其惠泽尔。若夫痿病，津液不能灭火，反从火化，累年积岁，肺叶之间，酿成一大火聚，以清凉投之，扞格不入矣。然虽扞格，固无害也。设以燥热投之，以火济火，其人有不坐毙者乎？半夏，燥药也，投入肺中，转增其患，自不待言，但清凉既不能入，惟燥与燥相得，乃能入之，故用半夏之燥，入清凉生津药中，则不但不燥，转足开燥，其浊沫随逆气下趋，久久津液之上输者，不结为涎沫，而肺得霑其渍润，痿斯起矣。人但知半夏能燥津液，孰知善用之，即能驱所燥之津液乎？此精蕴也。

总按：肺为娇脏，肺气素为形寒饮冷而受伤，久久出汗过多而不差，气馁不振，即为肺痿。其风伤皮毛，热伤血脉，风热相搏，气血稽留，遂为肺痈。肺痿多涎沫，乃至便下浊沫。皆不死也。夫血热则肉败，荣卫不行，必将为脓，是以《金匮》以通行荣卫为第一义。欲治其子，先建其母，胃中津液，尤贵足以上供，而无绝乏。后世诸方，错出不一，不明大意。今阅《金匮》十五方，固已用之不尽矣。

问曰：热在上焦者，因咳为肺痿。肺痿之病，从何得之？师曰：或从汗出，或从呕吐，或从消渴，小便利数，或从便难，又被快药下利，重亡津液，故得之。曰：寸口脉数，其人咳，口中反有浊唾涎沫者，何？师曰：为肺痿之病。若口中辟辟燥，咳即胸中隐隐痛，脉反滑数，此为肺痈，咳唾脓血。脉数虚者为肺痿，数实者为肺痈。

[补注]按嘉言云：人身之气，禀命于肺，肺气清肃，则周身之气，莫不服从而顺行。肺气壅浊，则周身之气，易致横逆而犯上。故肺痈者，肺气壅而不通也；肺痿者，肺气痿而不振也。才见久咳、上[2]，先须防此两证。肺痈由五脏蕴崇之火，与胃中停蓄之热，上乘乎肺，肺受火热熏灼，血为之凝，痰为之裹，遂成小痈。所结之形渐长，则肺日胀而肋骨日昂，乃至咳声频并，痰浊如胶，发热畏寒，日晡尤甚，面红鼻燥，胸生甲错。始先即能辨其脉证属表属里，极力开提攻下，无不愈者。迨至血化为脓，肺弃叶朽坏，倾囊吐出，始识其证，十死不救。嗟无及矣！间有痈小气壮，胃强善食，其脓不从口出，或顺趋肛门，或旁穿胁肋，仍可得生，然不过十中二三耳。仲景治法最精，用力开提于未成脓之先。今人施于既成脓之后，其有济乎？肺痿者，其积渐已非一日，其寒热不止一端，总由胃中津液，不输于肺，失其所养，转枯转燥，然后成之。盖肺金之生水，精华四布者，全藉胃土津液之富，上供罔缺。但胃中津液暗伤之窦最多，粗工不知爱护，或腠理素疏，无故而大发其汗；或中气素馁，频吐以倾倒其

---

① 霑：音义同"沾"；浸湿，浸润。

② 上：据篇题及文义"上"下似脱"气"字。

囊；或瘅消消中，饮水而渴不解，泉竭自中；或肠枯便秘，强利以取其快，漏卮[1]难继。只此上供之津液，坐耗歧途。于是肺火日炽，肺热日深，肺中小管日窒，咳声以渐不扬，胸中脂膜日干，咳痰艰于上出，行动数武，气即喘鸣，冲击连声，痰始一应。《金匮》治法，贵得其精意大要，缓而图之，生胃津，润肺燥；下逆气，开积痰，止浊唾；补真气，以通肺之小管；散火热，以复肺之清肃。如半身痿废，及手足痿软，治之得法，亦能复起。而肺近在胸中，呼吸所关，可不置力乎？肺痈属在有形之血，血结宜骤攻；肺痿属在无形之气，气伤宜徐理。故痈为实，误以肺痿治之，是为实实；痿为虚，误以肺痈治之，是为虚虚。此辨证用药之大略也。然两手寸口之脉，原为手太阴肺脉，此云寸口脉数，云滑数，云数实数虚，皆指左右三部统言，非如气口独主右关之上也。其人咳，口中反有浊唾涎沫，咳之遍地者，为肺痿，言咳而口中不干燥也。若咳而口中辟辟燥，则是肺已结痈，火热之毒，出现于口；咳声上下，触动其痈，胸中即隐隐而痛。其脉必见滑数有力，正邪气方盛之徵也。数虚数实之脉，以之分别肺痿、肺痈，是则肺痿当补，肺痈当泻明矣。

问曰：病咳逆，脉之，何以知此为肺痈？当有脓血，吐之则死，其脉何类？师曰：寸口脉微而数，微则为风，数则为热；微则汗出，数则恶寒。风中于卫，呼气不人；热过于荣，吸而不出。风伤皮毛，热伤血脉。风舍于肺，其人则咳，口干喘满，咽燥不渴，多唾浊沫，时时振寒。热之所过，血为之凝滞，蓄结痈脓，吐如米粥。始萌可救，脓成则死。

[补注]按嘉言云：肺痈之脉，既云滑数，此复云微数者，非脉之有不同也。滑数者，已成之脉；微数者，初起之因也。初起左右三部脉脉微，知其卫中于风而自汗；左右三部脉数，知为荣吸其热而畏寒。然风初入卫，尚随呼气而出，不能深入，所伤者不过在于皮毛。皮毛者，肺之合也，风由所合，以渐舍于肺俞，而咳唾振寒。兹时从外入者，从外出之，易易者。若夫热过于荣，即随吸气入不出，而伤其血脉矣。卫中之风，得荣中之热，留恋固结于肺叶之间，乃致血为凝滞，以渐结为痈脓。是则有形之败浊，必从泻法而下驱之，使其邪毒随驱下移，入胃、入腹、入肠，再一驱即尽去不留矣。安在始萌不救，听其脓成而腐败耶？

上气，面浮肿，肩息，其脉浮大，不治；又加利，尤甚。

[补注]肺为气之总司，主呼吸者也。今云上气，至于面浮肿，至为肩息，是其肺气壅逆，而肩为动摇矣。何也？肺之所畏者，火也，设中焦邪实，阻其升降，而炎上之性，有加无已，则所呼之气，邪有以助之；而所吸之气，不复下达，遂使出入息肩矣。加以脉浮大，火势方张，本体既衰，而邪削更甚，又何法可令其内还而下趋乎？故不治也。然犹有可图者，庶几中土尚培，生气未绝耳。若加利，为尤甚也。

上气喘而燥者，属肺胀，欲作风水，发汗则愈。

[补注]同一上气也，此则作喘而不肩息肩者，正以皮毛乃肺之合，为邪所蔽，遂令肺气不得外达，故寒伤荣者，亦作喘也。彼燥，阴也，上气何以复燥？肺气既塞，遂令下流不化，又令木气不疏，此皆以母病而兼及于子也。一发其汗，则塞者得以外通矣，逆者得以下达矣。故曰愈也。

肺痿，吐涎沫而不咳者，其人不渴，必遗尿，小便数。所以然者，以上虚不能制下故也。此为肺中冷，必眩，多涎唾，甘草干姜汤以温之。若服汤已渴者，属消渴。

甘草干姜汤方

甘草四两，炙　干姜二两，炮

右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温再服。

[补注]嘉言云：肺热，则膀胱之气化亦热，小便必赤涩而不能多。若肺痿之候，但吐涎沫而不咳，复不渴，反遗尿而小便数者，何其与本病相反也？必其人上虚不能制下，以故小便无所收摄尔。此为肺中冷，阴气上巅，侮其阳气，故必眩。阴寒之气，凝滞津液，故多涎唾。若始先不

[1] 卮(zhī 知)：盛酒之器皿。

渴，服温药即转渴者，明是消渴饮一溲二之证，更当消息之矣。

愚按：肺寒，上虚也；便数，下虚也。圣人只温其中，岂非以补其母则子自安？总司之地温，而膀胱亦温，下泉无洌彼之患矣。

咳而上气，喉中水鸡声，射干麻黄汤主之。

射干麻黄汤方

射干三两 麻黄四两 生姜四两 细辛三两 紫菀三两 款冬花三两 五味子半升 大枣七枚 半夏半升，洗

右九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麻黄二沸，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补注]嘉言云：上气声如水鸡，明系痰阻其气尔。阻之务在去之。而仲景不专于去痰者，以肺受风寒，主气之司已为邪困，而不能自持。莫若主于发表，而佐以润燥、下气、开痰，四法聚于一方内，以分解其邪，不使之合。此因证定药之大法也。

咳逆上气，时时唾浊，但坐不得眠，皂荚丸主之。

皂荚丸方

皂荚八两，刮去皮，用酥炙

右一味，末之，蜜丸如梧子大。以枣膏和汤服三丸，日三夜一服。

[补注]经谓上气者，阴气在下，阳气在上，诸阳气浮，无所依从也。今咳逆上气，是浊气上干，清虚之位反为浊阴所据，故虽时时唾，而浊不为唾灭也。皂荚性能驱浊，其刺又能攻坚，且得直达患处，用意神巧，诚不可思议者。嘉言云：大热之毒，聚结于肺，表之、温之，曾不少应。坚而不可攻者，用此丸豆大三粒，朝三服，暮一服吞，适病所，如棘针编刺，四面还攻，如是多日，庶几无坚不入，聿成荡涤之功，不可以药之微贱而少之也。胸中手不可入即谓为代针丸可矣。

咳而脉浮者，厚朴麻黄汤主之。

厚朴麻黄汤方

厚朴五两 麻黄四两 石膏如鸡子大 杏仁半升 半夏半升 干姜二两 细辛二两 小麦一升 五味子半升

右九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小麦熟，去滓，内诸药，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补注]嘉言云：若但咳而脉浮，则外邪居多，全以散邪为主，用法即于小青龙汤中去桂枝、芍药、甘草，加厚朴、石膏、小麦，仍从肺病起见。所以桂枝之热，芍药之收，甘草之缓，概示不用；而加厚朴以下其气，石膏以清热，小麦引入胃中，助其升发之气，一举而表解脉和，于以置力于本病，然后破竹之势可成尔。一经裁酌，直使小青龙载肺病腾空而去，神哉！

咳而脉沉者，泽漆汤主之。

泽漆汤方

半夏半升 紫参五两，一作紫菀 泽漆三升，以东流水五斗，煮取一斗五升 生姜五两 白前五两 甘草三两 黄芩三两 人参三两 桂枝三两

右九味，㕮咀，内泽漆汁中，煮取五升，温服五合，至夜尽。

[补注]浮为在表，沉为在里。表里二字，与伤寒之表里大殊。表者，邪在卫，即肺之表也；里者，邪在荣，即肺之里也。热过于荣，吸而不出，其血必结，血结则痰气必为外裹，故用泽漆之破血为君，加入开痰下气，清热和荣诸药，俾坚垒一空，元气不损，制方之妙若此。

火逆上气，咽喉不利，止逆下气者，麦门冬汤主之。

麦门冬汤方

麦冬七升 半夏一升 人参二两 甘草二两 粳米三合 大枣十二枚

右六味，以水一斗八升，煮取六升，温服一升，日三夜一服。

[补注]嘉言云：胃中津液枯燥，虚火上炎之证，治本之良法也。夫用降火之药，而火反升；用寒凉之药，而热转炽者，徒知与火热相争，未思及必不可得之数，不惟无益，而反害之。凡肺病，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即死。胃气者，肺之母气也。《本草》有知母之名者，谓肺藉其清凉，知清凉为肺之母也；有贝母之名者，谓肺藉其豁痰，实豁痰为肺之母也。然屡施于火逆上气，咽喉不利之证，而屡不应，名不称矣。孰知仲景有此妙法，于

麦冬、人参、甘草、粳米[1]大补中气、大生津液队中，增入半夏之辛温一味，其利咽下气，非半夏之功，实善用半夏之功，擅古今未有之奇矣。

肺痈，喘不得卧，葶苈大枣泻肺汤主之。

葶苈大枣泻肺汤方

葶苈熬令色黄，捣丸如弹子大 大枣十二枚

右先以水三升，煮枣，取二升，去枣，内葶苈，煮取一升，顿服。

[补注]此治肺痈吃紧之方也。肺中生痈，不泻何待？恐日久痈脓已成，泻之无益。日久肺气已索，泻之转伤。惟血结而脓未成，当急以泻肺之法夺之。况喘不得卧，不云甚乎？

咳而胸满，振寒脉数，咽干不渴，时浊唾腥臭，久久吐脓如米粥者，为肺痈，桔梗汤主之。

桔梗汤方

桔梗一两 甘草一两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分温再服。

又方此方系宋人所增，并录之，以备用。

桔梗 贝母 当归 栝蒌仁 枳壳 薏苡仁 桑白皮 百合各一钱五分 五味子 葶苈 地骨皮 甘草节 知母 防己 黄芪 杏仁各五分，用清水煎服。

[补注]肺痈由热结而成。其浊唾腥臭，因热瘀而致，故咳而胸满，是肺不利也；振寒，阳郁于里也；咽干不渴，阻滞津液也。彼邪热搏聚，固结难散之势，用桔梗开之，以散其毒；甘草解之，以消其毒，庶几可图，无使滋蔓。即至久久吐脓之时，亦仍可用此汤者，一以桔梗可开之，使下行，亦可托之，俾吐出；一以甘草可以长血肉，更可以益金母也。

咳而上气，此为肺胀，其人喘，目如脱状，脉浮大者，越婢加半夏汤主之。

越婢加半夏汤方

麻黄六两 石膏半斤 生姜三两 大枣十五枚 甘草二两 半夏半升

右六味，以水六升，先煮麻黄，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补注]咳而上气，则其气之有冲而不下可知矣，其咳之相连而不已可知矣。此皆属肺之胀使之也。邪入于肺，则气壅，肺壅则欲不喘不可得，惟喘极，故目如脱，所以状胀与喘之至也。脉浮，邪也；兼大则邪实，而所以遗害于肺，正未有已，故必以辛热发之，亦兼以甘寒佐之，使久合之邪，涣然冰释，岂不快乎？然久蓄之饮，何由得泄？故特加半夏于越婢汤中，一定之法也。

肺胀，咳而上气，烦躁而喘，脉浮者，心下有水，小青龙加石膏汤主之。

小青龙加石膏汤方

麻黄三两 细辛三两 芍药三两 干姜三两 甘草三两 桂枝三两 五味子半升 半夏半升 石膏二两

右九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强人服一升，羸者减之。日三服。小儿服四合。

[补注]此条证与上条无异；所异者，加躁、脉但浮尔。然前条躁者，欲作风水；此条躁者，心下有水，可见躁为阴躁，而水为阴之至也。君主之地，水气上凌，岂细故耶？故前方于麻黄以杏仁易石膏，加姜、枣，发散之力微且缓；此于麻、桂药中加石膏，其力转猛。然监以芍药、五味、干姜，其势下趋水道，不至过汗也。然后知小青龙亦能翻江倒海，引水潜藏，不若大青龙之腾云致雨也。夫越婢汤有石膏，无半夏；小青龙方有半夏，无石膏。观二方所加之意，全重此二物协力建功：石膏清热，藉辛温亦能豁痰；半夏豁痰，藉辛凉亦能清热。不然，石膏可无虑，半夏不在所禁乎？仲景加减一味，已见因心化裁矣。

《千金》甘草汤方[2] 《要略》注曰：治肺痿之热由于虚，不可直攻。

甘草

右一味，以水三升，煮减半，分温三服。

《千金》生姜甘草汤方 治肺痿咳唾涎不止，咽燥而渴。

生姜五两 人参三两 甘草四两 大枣十五枚

右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千金》桂枝去芍药加皂荚汤方 治肺痿吐涎沫。

桂枝三两 生姜二两 甘草二两 大枣十枚 皂

---

① 粳米：据《医门法律》此后似脱"大枣"二字。

② 《千金》甘草汤方：此下五方原附于书末"补方"中，据该书体例移此。

荚一枚，去皮，炙焦

右五味，以水七升，微微火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外台》桔梗白散方 治咳而胸满，振寒脉数，咽干不渴，时出浊唾腥臭，久久吐脓如米粥者，为肺痈。

桔梗三分 贝母三分 巴豆一分，去皮，研如脂

右三味，为散，强人饮服半钱匕，羸者减之。病在膈上者吐脓；在膈下者泻出。若下多不止，饮冷水一杯则定。

《千金》苇茎汤方 治咳有微热，烦满，胸中甲错，是为肺痈。

苇茎二升 薏苡仁半升 桃仁五十粒 瓜瓣半升

右四味，以水一斗，先煮苇茎，得五升，去滓，内诸药，煮取二升，服一升，再服，当吐如脓。

肺痈胸满胀，一身面目浮肿，鼻塞清涕，不闻香臭、酸辛，咳逆上气，喘鸣迫塞，葶苈大枣泻肺汤主之。

[补注]经云，是动则病肺胀满，膨膨然而喘咳。胃气不升，大肠之气亦不降，则鼻塞不闻香臭，遂使周身肿浮。有种种之证也。然此表证尚多，岂可专泻？不知肺痈始因邪由外入，及其成痈，则证复自内显出。故论其常，当升散开提者，且未可下夺；论其亟，当下夺者，倘牵制于外，反昧脓成则死之大戒。安得不审所轻重哉？

卷之八

奔豚气病脉证治第八

论二首，方三首

师曰：病有奔豚，有吐脓，有惊怖，有火邪，此四部病，皆从惊发得之。

[补注]此仲景言奔豚之始本于惊故，并及他病之亦因于惊者。夫奔豚，水兽也；奔豚证，肾病也。经曰：东方肝木，病发惊骇。肝为火之母，故肝病则不足以生君火，而所胜者侮之也；肝为水之子，故肝病则必至于扰肾水，而所生者顽之也。厥阴脏为藏血之地，惊则气凝，气凝则血滞，故厥阴篇有呕家痈脓，脓尽自愈也。阳明土，本畏木者也。木得邪助，下克斯土，故传而为惊怖。所以经谓见肝之病，当先实脾也。至肝病，已不得水之滋养，必热甚生风，故火炽而未得熄焉。要之皆因于惊，而随人之所虚以致病焉耳。

师曰：奔豚，病从少复起，上冲咽喉，发作欲死，复还止。皆从惊恐得之。

[补注]夫惊者，实有可畏触于我也，因其可畏而惴惴焉，恐惕惕焉，惧则曰恐。故惊则伤心，恐则伤肾，肾为作强之官，受伤则邪气斯盛；心为神明之出，受伤则正气以衰。水本克火者也，于是肾邪欲上凌心，斯从少腹而上冲咽喉也，何也？夫少阴脉循喉咙，因其所系之经，而上冲咏便。纵使土可制水，乃由惊病肝，则木气足以胜土；且因惊病心，则火气又不足以生土。然则水气之止，亦其势衰而复还耳，岂诚阳明、太阴足以防堤之耶？

奔豚，气上冲胸，腹痛，往来寒热，奔豚汤主之。

奔豚汤方

甘草 芎劳 当归各二两 半夏四两 黄芩二两 生葛五两 芍药二两 生姜四两 甘李根白皮一升

右九味，以水二斗，煮取五升，温服一升，日三夜一服。

[补注]气上冲胸，较冲咽喉稍缓。然腹痛明系木来乘土，若往来寒热，少阳本病，以厥阴与少阳相表里也。故以作甘者益土为制水，半夏、生姜消散积滞，以辛温去寒，以苦寒解热，当归益荣，芍药止痛。凡发于惊者，皆以本汤主治，故即以病名汤。

发汗后，烧针令其汗，针处被寒，核起而赤者，必发奔豚，气从少腹上至心，灸其核上各一壮，与桂枝加桂汤主之。

桂枝加桂汤方

桂枝五两，去皮 芍药三两 生姜三两 甘草二两，炙 大枣十二枚

右五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

[补注]奔豚，北方肾邪也，烧针令汗，纵不合法与少阴，何与而作奔豚？盖太阳相与表里也。针处被寒，核起而赤，吾知前此之邪未散，而后此之邪复入矣。惟桂能伐肾邪，所以用桂加入桂枝汤中，一以外解风邪，一以内泄阴气也。各灸核上者，因寒而肿，惟灸消之也。

发汗后，脐下悸者，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主之。

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方

茯苓半斤 甘草二两，炙 大枣十五枚 桂枝四两

右四味，以甘澜水一斗，先煮茯苓，减二升，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补注]汗本心之液，发汗而脐下痛悸者，心气虚而肾气动也。肾邪欲上凌心，故脐下先悸。取用茯苓直趋肾界，以泄其水气，故真武汤以此为君；尚能摄外散之水，坐收北方，况于少阴脏中欲作未作者耶。

甘澜水法：取水二斗，置大盆内，以杓扬之，水上有珠子五六千颗相逐，取用之。

卷之九

胸痹心痛短气病脉证治第九

论一首，脉证六条，方九首

师曰：夫脉当取太过不及，阳微阴弦，即胸痹而痛，所以然者，责其极虚也。今阳虚知在上焦，所以胸痹、心痛者，以其阴弦故也。

[补注]痹者，痞闷而不通也。经云：通则不痛。故惟痛为痹。而所以为痹者，邪入之；其所以为邪入者，正先虚也。故曰脉取太过、不及。不及为阳微，太过即阴弦。阳虚故邪痹于胸，阴盛故心痛。仲景已自申说甚明，乃知此证总由阳虚；故阴得以乘之。设或不弦，则阳虽虚，而阴不上干可知也。然胸痹有微甚之不同，则为治因亦异：微者，但通上焦不足之阳；甚者，且驱其下焦厥逆之阴。通阳者，以薤白、白酒、半夏、桂枝、人参、杏仁之属，不但苦寒不入，即清凉尽屏。盖以阳通阳，阴分之药不得预也；甚者，用附子、乌头、蜀椒大辛热，以驱下焦之阴。惟阴退而阳可以渐复耳，可不留意乎？

平人无寒热，短气不足以息者，实也。

[补注]阳不足，则阴上入而为寒；阴不足，则阳下陷而为热；阴阳未尝偏胜，故无寒热如平人。然短气不足以息者，是邪痹于中，而滞其升降之气。不可信其中虚而辄补之，以蹈实实之戒也。

胸痹之病，喘息咳唾，胸背痛，短气，寸口脉沉而迟，关上小紧数，栝蒌薤白白酒汤主之。

栝蒌薤白白酒汤方

栝蒌实一枚，捣　薤白半升　白酒七升

右三味，同煮，取二升，分温再服。

[补注]寒浊之邪，滞于上焦，则阻其上下往来之气，塞其前后阴阳之位，遂令为喘息、为咳唾、为痛、为短气也。阴寒凝泣，阳气不复自舒，故沉迟见于寸口，理自然也。乃小紧数复显于关上者，何耶？邪之所聚，自见小紧，而阴寒所积，正足以遏抑阳气，故反形数。然阳遏则从而通之，栝楼实最足开结豁痰，得薤白、白酒佐之，既辛散而复下达，则所痹之阳自通矣。

胸痹不得卧，心痛彻背者，栝蒌薤白半夏汤主之。

栝蒌薤白半夏汤方

栝蒌实一枚，捣　薤白三两　半夏半升　白酒一斗

右四味，同煮，取四升，温服一升，日一服。

[补注]胸痹，痹在气，气在上焦，故即不言脉，而与上条无异，即证亦不甚相异也。所异者，止不得卧耳。经云：昼行于阳则寤，夜行于阴则寐。然则不得卧，以气之行于阳而不行于阴故也。经以小半夏汤，覆杯即卧，非半夏为得寐药也，特以草生于夏，夏半为一阴初生，由阴入阴，使气归于肝，而血亦入焉。故于本汤增此一味，而能事毕矣。可不谓神乎？

胸痹，心中痞气，气结在胸，胸满，胁下逆抢心，枳实薤白桂枝汤主之；人参汤亦主之。

枳实薤白桂枝汤方

枳实四枚　厚朴四两　薤白半升　桂枝一两　栝蒌一枚，捣

右五味，以水五升，先煮枳实、厚朴，取二升，去滓，内诸药，煮数沸，分温三服。

人参汤方

人参　白术　甘草　干姜各三两

右四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补注]同一病也，一用通痞去满之药，一用辛散补中之味，全不相谋。谓治一证，岂仲景自为矛盾耶？不知证有久暂，病有虚实也。假如气果有滞，上焦痞满，下气亦上逆，不得不于通痹药中加降气消满、调和荣卫之药也；若夫病久而中气大虚，宗气不利，时时满，或从胁下抢心，不用甘温，必不足以益中州之气；不用辛散，且不足以破凝滞之阴。气足而清者自升，浊者自降，将结去而抢消矣，又何痹之有焉？

胸痹，胸中气塞，短气，茯苓杏仁甘草汤主之；橘枳姜汤亦主之。

茯苓杏仁甘草汤

茯苓三两 杏仁五十粒 甘草一两

右三味，以水一斗，煮取五升，温服一升，日三服。不差，再服。

橘枳姜汤方

橘皮一斤 枳实三两 生姜半斤

右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分温再服。

[补注]胸痹既有虚实，又有轻重。故痹之重者，必彻背彻心者也，轻者不然。然而何以亦言痹？以其气塞而不舒，短而弗畅也。然一属手太阴肺，肺有饮，则气每壅而不利，故以茯苓逐水，杏仁散结，用之当矣。又何取于甘草？盖以短气则中土不足也，土为金之母也。一属足阳明胃，胃中实，故君橘皮以理气，枳实以消满，且使积滞去而机窍通；更加生姜之辛，无处不宣，靡有遏抑，庶邪去而正自快。此同一实证中，而又有脏腑之别也。

胸痹缓急者，薏苡附子散主之。

薏苡附子散方①

薏苡仁十五两 大附子十枚，炮

右二味，杵为散，服方寸匕，日三服。

[补注]胸痹缓急者，痹之急证也。寒饮上聚心膈，使阳气不达，危急为何如乎？故取薏苡逐水为君，附子之辛热为佐，驱除寒结，席卷而下，又乌能不胜任而愉快耶？

心中痞，诸逆心悬痛，桂枝生姜枳实汤主之。

桂枝生姜枳实汤方

桂枝三两 生姜三两 枳实五枚

右三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补注]枳实、生姜，原以治气塞，况于痞乎？故较前条稍减轻分两，使痞者下其气以开之。悬痛属饮者，得生姜以散之，既足建功矣；乃去橘皮而用桂枝者，以所逆非一，或肾气上冲，正未可知，桂伐肾邪，正其能事，不但调和荣卫，为去痞臣也。

心痛彻背，背痛彻心，乌头赤石脂丸主之。

乌头赤石脂丸方

乌头一分，炮 赤石脂一两 蜀椒一两 附子半两，炮 干姜一两

右五味，末之，蜜丸如梧子大，先食服一丸，日三服。不知，稍加服。

[补注]心痛彻背，背痛彻心，乃阴寒之气厥逆而上干者，横格于胸背经脉之间，牵连痛楚，乱其气血，紊其疆界。此而用气分诸药，则转益其痛，势必危殆。仲景用蜀椒、乌头，一派辛辣，以温散其阴邪。然恐胸背既乱之气难安，而即于温药队中，取用干姜之泥，赤石脂之涩，以填塞厥气所横冲之新队。俾胸之气自行于胸，背之气自行于背，各不相犯，其患乃除。此炼石补天之精义也。今人知有温气、补气、行气、散气诸法矣，亦知有堵塞邪气攻冲之窦，令胸背阴阳二气并行不悖者哉。

九痛丸 治九种心痛。非仲景方。

附子二两，炮 生狼牙一两，炙香 巴豆一两，去皮心，熬，研如脂 人参 干姜 吴茱萸各一两

右六味，末之，炼蜜丸如梧子大，酒下。强人初服三丸，日三服；弱者二丸。

[补注]丸以九名，能治九种心痛，吾不知其治何者为九也。且兼治卒中恶，腹胀痛，口不能言，又治连年积冷，流注心胸痛；并冷冲上气，落马坠车血疾等，皆主之。由此言之，则知热以去冷，辛以开郁，降以治逆，香以散结，甘以补正，毒以攻毒，萃群力于一方，合诸毒而不顾。用力少而成功多者，正以君主之地，无使窃发，故无礼于侧，鹰鹯②逐之，况于胞络受害，不啻③震惊辇毂④者乎？此宁速无宁缓者也。然则火痛亦可治欤？曰：可。何也？此从治之法也。观落马坠车以及血疾，则皆因伤而滞，或素有瘀所痛，即不关于心者，无不可治也，明矣。

---

① 薏苡附子散方：原脱，据《金匮》补。

② 鹰鹯(zhān 沾)：鹯，相传古代的猛禽，似鹞鹰。

③ 啻(chì 赤)：仅仅，只有；常与"不"、"岂"连用。

④ 辇毂(niǎn gǔ 辗古)：天子坐车；指代君王。

卷之十

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治第十

论一首，脉证十六条，方十三首

趺阳脉微弦，法当腹满。不满者，必便难，两胠疼痛，此虚寒从下上也，当以[1]温药服之。

[补注]嘉言云：趺阳，脾胃之脉，而见微弦，为厥阴肝木所侵侮，其阴气横聚于腹，法当胀满有加。设其不满，阴邪必转攻而上，决无轻散之理。盖阴邪既聚，不温必不散，阴邪不散，其阴窍必不通，故知其便必难，势必逆攻两胠，而致疼痛，较腹满更进一步也。虚寒之气，从下而上，由腹而胠，才见一斑。亟以温药服之，俾阴气仍从阴窍走散，而不致上攻，则善矣。

[衍义]所谓此虚寒自下上也，当以温药服之，包举阴病证治，了无剩义。盖寒从下上，正地气加天之始，用温则上者下，聚者散，直捷通快，一言而终。故《辛病论》虽亡，其可意会者，未尝不宛[2]在也。

愚按：趺阳，为足阳明胃，在跗上五寸间，夫府，阳也；土本大，今微弦，阴脉也。脉微者，本虚，必有乘之者矣，故兼木脉，克贼随之。中州之地衰，安能清升而浊降乎？腹满必至，理自然也。设不满，则真阳既不足以生土，是命门大虚，而膀胱之气亦不化。何者？胃固司肾之开阖者也[3]。便既难，则两胠不但拘急，而疼痛矣。总之，肾气一衰，不传于胃，必传膀胱，故曰虚寒自下上也。然则舍温法何以为治乎？吾知腹满者必附子理中；便难者八味丸，甚者四逆汤。仲景即不出汤，而意已跃然言外。

病者腹满，按之不痛为虚，痛者为实，可下之。舌黄未下者，下之黄自去。

[补注]夫腹满亦有属实，实则非虚寒也，明矣。岂概以温药治之乎？故有试之之法。痛与不痛，虚实较然矣。盖胃实必热，热蒸必舌黄，黄，土色也。下其实热，黄不自已乎？有此一辩，并虚者愈审已。

病者痿黄，躁而不渴，胸中寒实，而利不止者死。

[补注]嘉言云：痿黄，乃中州土败之象；躁而不渴，乃阴盛阳微之象；胸中寒实，乃坚冰凝沍之象，加以下利不止，此时即极力温之，无能济矣。盖坚在胸而瘕在腹，坚处拒药不纳，势必转趋其瘕，而奔迫无度，徒促其脏气绝耳，熟谓虚寒下利，可不乘其胸中阳气未漓，阴寒未实，早为温之也乎？

[衍义]论寒证亦有实者。实者何？邪实也。盖惟正虚而邪实也。虚属真阳虚，本肾；实属胃家实，因寒。夫惟无火，不能消腐，故多滞多泄也。言其形则痿黄，证则躁而不渴。何也？躁为阴躁；不渴，则止阴凝之象也。嗟乎！阳不生则寒不去，寒不去，则利又何能正耶？

腹满时减，复如故，此为寒，当与温药。

[补注]曰时减，非竟不满也。若不满，则病已愈矣，不复如故矣。今则不然，时或稍可，乃复如故，则非实满可知也。实则未有或减者也，故断断为寒。寒无不温，虚无不补，此正法也。

寸口脉弦者，即胁下拘急而痛，其人啬啬恶寒也。

[补注]前既言寒疝矣，此则言其脉与证也。夫弦，阴脉也，上见寸口，已非若发荣滋长之木、合旺于春者比矣，故拘急而痛，应在胁下。胁下者，肝之幕也，为寒所持，冷冽之气，自不舒容。寒常在，则恶亦不已也。试观其人，知内气之馁也。

夫中寒家，喜欠。其人清涕出，发热色和者，善嚏。

---

1 以：《金匮》作"与"。

2 宛(wǎn 碗)：仿佛逼真。《诗经·秦风·蒹葭》："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3 胃固司肾之开阖者也："胃"、"肾"二字似当互换。

[补注]恶寒数欠，卫气虚也。卫既不固，则寒易乘，而中气自馁，故喜欠。然则肺主皮毛，外受邪而肺气有不伤者乎？清涕之出，势所必至也。若夫阳气稍复，则寒邪自衰，而阴凝之色亦自此而消解。邪之出亦从肺开，故经曰中寒，其人下利，以里虚也，欲噫不能，此人肚中寒。已而噫。

中寒，其人下利，以里虚也。欲噫不能，此人肚中寒。

[补注]寒之所中，不外阴阳两经。然寒即中阴，亦曰经耳，何以即利？以阴经循乎里也。然寒又何以即中阴经？以阳气大衰，邪即中里，故云里虚也。里虚下利，阳气不能上升，故欲噫而未能。乃知阴寒内凝，阳气未复，不若前条之所伤者在皮毛间也。

夫瘦人绕脐痛，必有风冷。谷气不行，而反下之，其气必冲，不冲者，心下则痞也。

[补注]脐位乎阴，绕之而痛，必有所闷而不痛者，况瘦人则荣气素薄者乎？或风、或冷，其有袭之者矣。风冷既入，则必阳不盛，阳既不盛，熟为消腐水谷？治之者必以辛温之味，鼓散其邪，庶几可已。乃反以寒药下之，则其邪必不服，犹之太阳反下，其气上冲也。经谓：气上冲胸，邪在大肠。若不上冲，则其邪尚在于胃。经又谓：客气上逆，而心下痞也。

病腹满，发热十日，脉浮而数，饮食如故，厚朴七物汤主之。

厚朴七物汤方

厚朴半斤 甘草三两 大黄三两 枳实五枚 桂枝三两 生姜五两 大枣十枚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四升，温服八合，日三服。呕者，加半夏五合；下利，去大黄；寒多者，加生姜至半斤。

[补注]此有里复有表之证也。腹满而能饮食，亦热邪杀谷之义；发热脉浮数，此表邪正炽之时。故以小承气治其里，桂枝去芍药以解其表。内外两解，涣然冰释，即大柴胡汤之意也。以表见太阳，故用桂枝耳。

腹中寒气，雷鸣切痛，胸胁逆满，呕吐，附子粳米汤主之。

附子粳米汤方

附子一枚，炮 粳米半升 半夏半升 甘草一两 大枣十枚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米熟汤成，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补注]嘉言云：腹中阴寒奔迫，上攻胸胁，以及于胃，而增呕逆。顷之胃气空虚，邪无所隔，彻入阳位，则殆矣。是其除患之机，所重全在胃气。乘其邪初犯胃，尚自能食，而用附子、粳米之法，温饱其胃。胃气温饱，则土厚而邪难上越，胸胁逆满之浊阴，得温无敢留恋，必还从下窍而出，旷然无余。此持危扶颠之手眼也。

愚按：人之生，阳气为之耳。阳气生于下焦，盛于中，而会于上，岂得复有寒乘之？于是阴阳通，清浊分，而上下因以位，由是清气上升，遂不致于下陷；浊气下降，亦不至于上僭也。若使腹中有寒，则入者已不化，承者已不生，又何能生克不差，腑脏相安乎？于是为雷鸣、为切痛、为胸胁间逆满，势必至于呕吐不已者，无他，地气之寒为之也。试观气寒者，于天时则为严寒，于王事则为兵刑，去生不几远乎？故圣人以附子回阳，阳回而寒气去矣；以半夏散满，满散而呕吐止矣。若论养胃，何如粳米，安脾何如甘味？此言痛之因于寒，寒则未有不本于虚者也。

痛而闭者，厚朴三物汤主之。

厚朴三物汤方

厚朴八两 大黄四两 枳实五枚

右三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二味，取五升，内大黄，煮取三升，温服一升。以利为度。

[补注]此又言痛之实证也。闭者，气已滞也，经曰：塞也。通因塞用，此之谓也。于是以小承气通之。乃易其名为三物汤者，盖小承[1]君大黄以一倍，三物汤君厚朴以一倍者，知承气之行，行在中下也；三物之行，因其闭在中上也。绎此，可启悟于无穷矣。

按之心下满痛者，此为实也，当下之，宜大柴胡汤。

大柴胡汤方

---

1 承："承"后似脱"气"字。

柴胡半斤 半夏半斤，洗 黄芩 芍药各三两 生姜五两 枳实四枚，炙 大枣十二枚 大黄二两

右八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温服一升，日三服。

[补注]心下者，胸也。满且痛，不属有形乎？故曰实，实则当去。然何取于大柴胡汤？柴胡，表药也，非有外邪，无取两解，乃必出于此者，正以实则必满，按则必痛，以至内发热，津液耗而元气下陷，势所必至也。故仲景以柴胡升清阳为主治；而散满者、去热者、收阴者、下结者，各有分治；且兼姜、枣以益脾液，取意岂浅鲜哉。

腹满不减，减不足言，当须下之，宜大承气汤。

大承气汤方

大黄四两，酒洗 厚朴半斤，去皮，炙 枳实五枚，炙 芒硝三合

右四味，以水一斗，先煮二物，取五升；去滓，内大黄，煮取二升；去滓，内芒硝，更上火微煮一二沸，分温再服。得下，余勿服。

[补注]大承气，大下药也。在伤寒入腑，每每慎戒，何宿食而遽可用乎？观上腹满不减，减不足言二句，吾知必用下。如大柴胡等而不为稍减，须大下之，不可观望，以坐耗胃家津液耳。

心胸中大寒痛，呕不能饮食，腹中寒，上冲皮起，出见有头足，上下痛不可触近，大建中汤主之。

大建中汤方

蜀椒二合 干姜四两 人参二两

右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二升，去滓，内胶饴一升，微火煎取一升半，分温再服；如一炊顷，可饮粥二升，后更服。当一日服糜，温服[①]之。

[补注]上中二焦所以受寒邪者，皆由于中气素虚也。虚则阳气不布，而所积者为寒饮，所冲者为寒气，所显者有影无形。为寒痛，故取辛热之品以散其邪，甘温之味以培其土，则中州已圮而复立矣。故名曰大建中。

胁下偏痛，发热，其脉紧弦，此寒也。以温药下之，宜大黄附子汤。

大黄附子汤方

大黄三两 附子三枚，炮 细辛二两

右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分温三服。若强人煮取二升半，分温三服；服后如人行四五里，进一服。

[补注]此寒邪之在中下二焦也。胁下属厥阴之部分，于此偏痛，必有所积，积而至于发热，其为实可知也。乃视其脉不滑数而紧弦，洵为阴脉，果是阴邪结于阴位矣。且紧属痛，固因寒而痛；弦为实，亦因寒而实，故非下则实不去，非温则寒不开。然肝肾同一治也，厥阴之实，系少阴之寒而实，苟不大用附子之热，可独用大黄之寒乎？入细辛者，通少阴之经气也，以寒实于内而逼阳于外也；或里有寒，表有热，俱未可定也。仲景于附子泻心汤中，既用三黄，复用附子，以畏寒汗出，阳气之虚在于外也。此大黄附子汤，阴气之结深于内也。然则痞证用三黄，固正治之法；偏痛用大黄，岂非从治之法乎？合观之，知有至理存焉矣。

寒气厥逆，赤丸主之。

赤丸方

乌头二两，炮 茯苓四两 细辛一两。《千金》作人参 半夏四两，洗

右四味，末之，内真朱砂为色，炼蜜为丸如麻子大。先食饮酒下三丸，日再夜一服。不知，稍增，以知为度。

[补注]寒气厥逆，下传于上，明系君火既衰，而肾家之真阳亦不足。故上逆者，兼有水泛以凌君火之意，为害不浅；况阴霾潜乘，浊流为患，于是以大热大猛之力，始有补天浴日之量，兼用摄水气，通阳气，散阴气，而不敢后也。然犹恐寒逆特甚，复以朱砂之赤色者，可以镇君火；性重者，可以坠浊阴。名曰赤丸，殆畏水寒之侮火也。

腹痛，脉弦而紧，弦则卫气不行，即恶寒，紧则不欲食，邪正相搏，即为寒疝。寒疝绕脐痛，若发则自汗出，手足厥冷，其脉沉紧者，大乌头煎主之。

大乌头煎方

乌头大者五枚，熬，去皮，不咬咀

---

① 服：据《金匮》似当作"覆"。

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内蜜二升，煎令水气尽，取二升。强人服七合，弱人服五合。不差，明日更服，不可一日再服。

[补注]寒入既深，则阳气闷而为痛。阴气内凝，无冲和之度，使卫外者不固，而不耐寒；中脏者既虚，而不欲食。于是正邪两不服，搏结于脐之偏旁而为疝也。所积既久，有所触动，即复发作。然必自汗出者，何也？伤寒中卫，则不能有汗，谓邪逢外入，蔽其气也；若寒之在腹者，则自不令阳固乎外矣。又必手足厥冷者，何也？寒邪中阴，则必至于厥逆，谓阴气内深，遏其阳也；况痛并绕脐，则脾连四肢，而真阳大衰矣。非用大热大力，何以建驱除之功？于是思天下之热且雄猛者，莫过乌头，更非多用不可也；佐以蜜者，热则必燥，益之以润也。

寒疝腹中痛，及胁痛里急者，当归生姜羊肉汤主之。

当归生姜羊肉汤方

当归三两　生姜五两　羊肉一斤

右三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温服七合，日三服。若寒多者，加生姜成一斤；痛多而呕者，加橘皮二两，白术一两。加生姜者，亦加水五升，煮取三升二合，服之。

[补注]疝主寒气入里，腹与胁，不言定左右也。故但言冲脉者，为非。何者？冲为肝之募，但言冲，岂疝必偏于左而不属于右耶？故不分指之，即是统言之。乃以当归走血，生姜散邪，羊肉补中。有发屡治屡验，亦已神矣。

寒疝腹中痛，逆冷，手足不仁。若身疼痛，灸刺诸药不能治，抵当乌头桂枝汤主之。

抵当乌头桂枝汤方

用乌头一味，以蜜二斤，煎减半，去滓，以桂枝汤五合解之，得一升后，初服二合；不知，即服三合；又不知，复加至五合。其知者，如醉状，得吐者为中病。

[补注]寒气非乌头不治。此则全以蜜熬，熬成即膏矣。乃复以桂枝汤解之者，正以桂枝主手足也。况味甘正以扶脾；蜜与桂合，又得建中之意欤，以逆冷不仁、身痛，及诸治不效者，似皆中州之惫为之也。

其脉数而紧乃弦，状如弓弦，按之不移。脉数弦者，当下其寒；脉紧大而迟者，必心下坚；脉大而紧者，阳中有阴也，可下之。

[补注]夫曰疝气则寒者，特气凝而不化，非诚有积滞于其间也。虽然，气既凝，则血必滞；热则流通，寒必结聚，理之常也。假如因寒而有聚者，于法不得不去，又于何知之？故圣人反覆以言脉也。脉者，血气之会也，有虚有实，殆必见焉。故数紧乃弦，状至按而不移，其为寒也，不得谓之虚矣。夫数者，阳也；弦者，阴也；紧且迟，阴也；大则阳也。大既阳也，紧又阴也，疝为阴脉合矣，而又兼见阳，是必有滞，故曰可下。然所下者何？曰：下其寒；曰：阳中有阴。已出手眼矣。其即以温药下之之义乎？

问曰：人病有宿食，何以别之？师曰：寸口脉浮而大，按之反涩，尺中亦微而涩，故知有宿食；大承气汤主之。

[补注]寸口，即气口也。宿食停滞，关与寸浮大有力，是不待言。若按之反涩，知中有所伤，阻抑中气，不得宣越，遂令尺中亦微涩。所滞之物，原已深重，设不大下，所伤不亦多乎？然余观《伤寒》下例，用大承气非试不敢漫投，甚以不可轻攻为戒。何至宿食更无顾忌耶？盖既无外感，则不致有结胸痞痛之变证可知也。且有恶食、不大便，或实满之里证可知也。又何惮而不为此？

脉数而滑者，实也，此有宿食，下之愈。宜大承气汤。

[补注]数为在腑，食积于胃而为热，故显数，遂使各部显有余之象，乃兼滑。苟不急下，其为热耗津液何限乎？

下利不欲食者，有宿食也，当下之。宜大承气汤。

[补注]不欲食，言伤食恶食也。脾土受伤，不能健运，岂能去故而新是谋乎？盖言受病未几，而利数旁流，虽下利而积聚未消也。苟久利之后，中州败坏，致不能食者，即欲温补，尚恐难救，岂可反用承气？读者当于下利不欲食句著眼，始知下利为宿食，不欲食亦止因宿食也。

宿食在上脘，当吐之，宜瓜蒂散。

瓜蒂散方

瓜蒂一分，熬黄 赤小豆一分，煮

右二味，各别捣筛，为散已，合治之，取一钱匕，以香豉一合，用熟汤七合，煮作稀糜，去滓，取汁和温服，顿服之。不吐者，少少加，得快吐乃止。诸亡血虚家，不可与之。

[补注]食既云宿，决非上脘。既非上脘，何以用吐？今言上脘，又言宿食，则必有痰载物，不使得下，则为喘为满，不能具见，故一吐而痰与食俱出矣。

脉紧如转索常者，有宿食也。

[补注]紧至于转索无常，此胃气垂绝之象，亦已危矣。又或停滞冷物，遂令胃气不复发越耳。

脉紧，头痛，风寒，腹中有宿食不化也。

[补注]伤食者不头痛，今头痛，故知或风、或寒；乃浮紧，又寒脉也。若但紧不浮，则知腹有所滞，虽兼外邪，因不见浮，治之者须知内伤外感，用药自有分寸，而不急于下也，明矣。

《外台》柴胡桂枝汤方[1] 治心腹卒中痛者。

柴胡四两 黄芩一两半 人参一两半 半夏六枚 大枣六枚 生姜一两半 桂枝一两半 芍药一两 甘草一两

右九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外台》走马汤方 治中恶，心痛腹胀，大便不通。

巴豆二枚，去皮心，熬 杏仁二枚

右二味，以绵缠，槌令碎，热汤二合，捻取白汁，饮之，当下。老小量之。通治飞尸鬼击病。

---

[1] 《外台》柴胡桂枝汤方：此下二方原附于书末"补方"中，今据该书体例移此。

卷之十一

五脏风寒积聚病脉证并治第十一

论二首，脉证十七条，方三首

肺中风者，口燥而喘，身运而重，冒而肿胀。

[衍义]肺者，手太阴燥金，与足太阴同为湿化，内主音声，外合皮毛，属上焦阴部，行荣卫，在五行生克，畏火克木。今为风中之，夫风者，内应肝木之气，得火反侮所不胜之金。然木之子，火也，火必随木而至，风能胜湿，热能燥液，故为口燥；风火皆阳，二者合，则动摇不宁。动于肺，则燥其所液之湿；鼓其音声，有出难入，而作喘鸣；动于荣卫，鼓其脉络、肌肉，则身运、作肿胀。虽然，此特风中于肺，失其运用之一证耳。若《内经》所论：肺风者，多汗、恶寒、色白、时咳，昼差、暮剧，是又叙其邪在肺，作病状如是。各立一义，以为例耳。然后人自此而推，皆可得之其在脏、在舍、在经络。凡所见之病，不患其不备也。余脏皆然。

肺中寒，吐浊涕。

[衍义]肺者，阴也；居阳部，故曰阳中之阳，谓之娇脏，恶热复恶寒；过热则伤所禀之阴，过寒则伤所部之阳；为相傅之官，布气化液衰。今寒中之，则气液蓄于胸，而成浊饮，唾出于口；蓄于经脉，乃成浊涕，流出于鼻，以鼻是肺脏呼吸之门也。

肺死脏，浮之虚，按之弱如葱叶，下无根者，死。

[衍义]肺金主秋，当夏下四十五日后，阴气微上，阳气微下之时，《内经》论其平脉曰：气来轻虚以浮，来急去散。又曰：微毛而有胃气。又曰：厌厌聂聂，如落榆叶状。其阴阳微上、下之象如此。又曰死脉，则为真肺脉至，大而虚，如毛羽中人肤。又曰：来如物之浮，如风吹毛。又曰：但毛无胃。则是阳气不下，阴气不上，盛阳当变阴而不变，既不收敛，又不和缓，惟浮欲，死可知已。因火克金而阴亡。《内经》谓其不过三日死，正与此同。盖阴者阳之根，浮者有之，沉者亦有之，根壮而后枝叶茂。叙平脉惟贵轻虚以浮，非全无沉者。但浮沉皆三菽之重耳，不欲其如石之沉也。今浮之虚，按之又弱如葱叶，于三菽其有几哉？越人曰：肝与肺有生熟浮沉之异，生浮则熟沉，生沉则熟浮。盖阳极生阴，阴极生阳，更始体用之气在二脏，故二脏之气亦如之。缘肺居阳部，故体轻浮，主气以象阳，阳极变阴，故用收敛以明阴；肝居阴部，故体重沉，藏血以象阴，阴极变阳，故用升发以象阳。浮沉正此耳。五脏阴阳，各具一体用，不可不察。

肝中风者，头目眴，两胁痛，行常伛，令人嗜甘。

[衍义]五气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脏为肝，与筋合，肝之筋与经脉，皆出足大指之端，过股内，上循两胁，出胸中，至于巅。今中于风，则动摇，上者为头目眴；风甚则亢，亢则害，承乃制，兼金之体，于是血液皆衰，经络尽从收敛而急束，故两胁痛，不能俯仰，伛而行。经曰：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故令嗜甘也。若《内经》肝风之状：多汗、恶风、善悲、色苍、嗌干、善怒、时憎女子。此又并其脏之体用而言也。

肝中寒者，两臂不举，舌本燥，喜太息，胸中痛，不得转侧，食则吐而汗出也。《千金》云：时盗汗出，咳，食已吐其汁。

[衍义]肝者，阴之阳，其气温和，启陈舒荣，而魂居之，并神出入，所畏者金也。金性凉，其气收敛、肃杀，故克之，今更中寒，金乃水之母，母必从子而至，以害其木，凝泣气血，生化失职，不荣于上之筋脉，则两臂不举矣。

肝死脏，浮之弱，按之如索不来，或曲如蛇行者，死。

[补注]曷言死脏？已无生气也。肝属木，应濡，是弱犹为本脉。然但浮之弱，既非长竿末梢之循矣。及按之，曰如索，则弦紧俱见；曰不来，

则脉有来去，乃阴阳往复之理，今但去，是直上下而无胃气也。否则真气将散，出入勉强，有委而不前，屈且难伸之状，故曲如蛇行也。呜呼，木之生也，有鼓动条达，发荣柔婉之妙；其死也，非强直而不复，即矫曲而不遂。木曰曲直，所以始之终之也。

肝著，其人常欲蹈其胸上，先未苦时，但欲饮热，旋覆花汤主之。

旋覆花汤方

旋覆花三两 葱十四茎 新绛少许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顿服。

[补注]肝主疏泄，言其用也。倘郁抑不舒，势必下乘中土，土必弱而时满，气必结而不开，故喜人之按之、揉之也；肝气之弱，言著之心胸之间也，先欲饮热者，木汲在水，喜其生己，热则能行，乐其散结。以此消息，病情斯得矣。故以旋覆为君，主结气、胁下满，消胸上痰；而以葱通阳气也。使徒治肝气而不及血，似与所著不宣，故取有色无质者，能入藏血之地而不著耳。

心中风者，翕翕发热，不能起，心中饥，食即呕吐。

[补注]心为君主，胞络卫焉，邪岂得以干之乎？然则心中风者，殆胞络受邪也。风为阳邪，善行数变，而所伤在君火之地，两热相合，势必外蒸，《伤寒》言翕翕为温热，而不至于大热也。夫君火之官受困，四肢自不能起；而蕴热于内，悬悬如饥状，乃痰饮畜聚上脘，初非胃虚也，食又何能下乎？是不至呕吐不止也。

心中寒者，其人苦病心如啖蒜状，剧者心痛彻背，背痛彻心，譬如蛊注。脉浮者，自吐乃愈。

[补注]心主散，寒入而火郁矣，郁则气既不舒，而津液聚为浊饮，故其苦病如啖蒜者，正形容心中懊恼，不得舒坦，若为辛浊所伤也。至甚者，正以阴凝之邪袭于阳部，阻其升降，前后不通，亦犹胸痹之痛，彻背彻心，比如虫之蛊注，其状更有甚于啖蒜者矣。其脉浮者，邪在上也，因高越之，使所结之饮上涌，则所受之邪亦外出矣。盖吐中自有发散之义也。

心伤者，其人劳倦，即头面赤而下重，心中痛而自烦，发热，当脐跳，其脉弦，此为心脏伤所致也。

[衍义]《内经》曰：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主明则下安，否则十二官危矣，形乃大伤。主不明则十二官危，况所安之宅乎？仲景谓心伤者，心之神因七情所伤也。盖神乃气之主帅，气乃神之从卒，懵乱则神迁，迁则脏真之气应之而乱，久则衰，衰则心伤矣。心既伤，而复加之劳役，脏之真阴不能持守其火，而火乱动，动则上炎，其头目即发赤；脏真从火炎，不从下行，而阴独在下，故重；心虚则肾水乘之，内作心痛而烦；外作经络之阴，不得入与脏通，故发热，心脉络于小肠，火气不行，伏鼓而动作，故当脐跳。仲景以弦脉为阴，为虚，今见于心之阴脏，皆因心伤，所以得是脉也。

心死脏，浮之实如丸豆，按之益躁疾者，死。

[衍义]《内经》：心脉如钩，但钩无胃曰死；心脉来，前曲后居，如操带钩。又云：心脉至坚而搏，如循薏苡子，累累然，乃死。心死脉，不可一气言，心脏气来，象虽不一，阴阳之道，未之或异。何也？心脉主夏，阳气盛极于阴始生之时，极而不能生阴者死，阴极而反胜其阳者死。以阴静往来候之而已。来者候其阳，去者候其阴，来盛而去衰如钩，终乏雍容和缓气象，其能久而不死乎？和平之钩者，则前曲后居之反也[①]。所以如操带钩，无胃气故也。阴阳生化，从守其脏，若薏苡子短数而动，又能无死乎？动如麻豆，殆与薏苡子象同。盖躁疾者，气脱亡阴也，故主死。

邪哭使魂魄不安者，血气少也；血气少者属于心，心气虚者，其人则畏，合目欲眠，梦远行而精神离散，魂魄妄行。阴气衰者为癫，阳气衰者为狂。

[衍义]神之所任物而不乱者，由气血维持而养之以静也。若气血衰少，则神失所养而不宁。并神出入者谓之魂，守神之舍者谓之魄，神不宁则悲，悲则魂魄不安矣。心与目内外相关，目开则神存于中而应事，目合则神散于外而妄行，故畏合目。经云：阳盛则梦飞，阴盛则梦坠。

---

① 则前曲后居之反也：《衍义》作"则后曲、若前曲者、反之也"。

今以虚不以盛，故梦远而不飞坠耳。所言癫狂，非阴阳上下相并之病，乃独持心脏，分气血、阴阳相倾也。盖阴在内，为阳之守；阳在外，为阴之卫。若阴气衰，阳气并于内，神亦入于阴，故癫；癫病者，神与声皆闭藏而不发。若阳气衰，阳气并于外，神亦出于阳，故狂；狂病者，神与声皆散乱而妄动也。

脾中风者，翕翕发热，形如醉人，腹中烦重，皮目瞤瞤而短气。

[衍义]风，阳邪也，内应肝。在心脏者尚有翕翕发热，属况脾土，是贼邪乎？故外掣其皮目瞤瞤，内乱其意如醉人，而腹中烦也。脾受贼邪，气力散解，故重而短气，且《内经》：脾风者，身体怠惰，四肢不欲动。当不止腹中烦重而已。

脾死脏，浮之大坚，按之如覆杯，洁洁状如摇者，死。

[衍义]《内经》：死脾脉至，脉来坚锐，如雀之啄、如鸟之距，状其独阴独阳而不柔和也；如屋之漏，状其动止之不常也；如水之流，状其去之无节也；如弱而乍数乍疏，状其进退无度也。今浮之大坚，非类鸟啄乎？按之如覆杯，非类鸟距乎？洁洁如摇者，非类屋漏心与乍数疏乎？

趺阳脉浮而涩，浮则胃气强，涩则小便数，浮涩相搏，大便则坚，其脾为约，麻子仁丸主之。

麻子仁丸方

麻仁二升 芍药半斤 枳实一斤 大黄一斤 厚朴一尺 杏仁一升，去皮。

右末之，炼蜜丸如梧子大。饮服十丸，日三，以知为度。

[补注]趺阳脉，土也。浮为阳，涩为阴，故浮之见阳，沉之见阴也。夫阳有余，则胃气强；阴不足，则太阴不固，故小便数。然则脾正为胃行津液者也，脏涩而不能约束水津，则留于胃者甚少，而胃自失所润；然则胃之不润，脾为之也，故曰为约。于是以大黄、枳实去实，先以麻仁润燥，芍药养阴；且用厚朴佐杏仁以利肺气，兼补益阴气之用，斯得之矣。

肾著之病，其人身体重，腰中冷，如坐水中，形如水状，反不渴，小便自利，饮食如故，病属下焦，身劳汗出，衣里冷湿，久久得之，腰以下冷痛，腹重如带五千钱，甘姜苓术汤主之。

甘姜苓术汤方

白术二两 甘草二两 干姜四两 茯苓四两

右四味，以水五升，去滓，分温三服。腰即温。

[补注]肾为水脏而真阳伏焉。肾著之病，肾气本衰，故水火俱虚，而后湿气得以著之。何也？水与水为类，故易召也。其人身重，湿也；腰如坐冷水，有水状，湿气胜也；不渴者，阳明未尝热也；小便利，膀胱未尝病也；饮食如故，中焦亦不病也。故曰病在下焦。而又申明所致病之由，言身劳则阳气张而汗出，湿入则阴气久而不散，以致冷痛、腹重，有如彼也。然论病，固下焦证也，而立方皆中焦药，岂无故哉？人之阳气，原于下而盛于中，今因中州无恙之时，再一厚培脾土，使土旺可以制湿，阳壮足以发越。故取干姜之辛热，茯苓之淡渗，加于补中味内，三服可令腰温。全不及下焦药者，恐补肾则反助水益火，无由去湿也。仲景明言下焦，药反出中焦者，不令人想见微旨耶？

肾死脏，浮之坚，按之乱如转丸，益下入尺中者，死。

[衍义]《内经》：死肾脉来，发如夺索，辟辟如弹石。又谓：搏而绝，如指弹石辟辟然。是皆无胃气，而天真之气已亡，惟真脏之残阴随呼吸而动，单见木脏之象耳。浮以候外，外，阳也；坚者，犹弹石夺索，乃真阴出于阳也。按以候里，里，阴也，动则为阳，乱动如转丸，乃真阳将脱，动无伦序，不能去来，惟系息于其中。若益入尺，是阴阳离决，死兆彰彰矣。

问曰：三焦竭者，上焦竭善噫，何也？师曰：上焦受中焦气未和，不能消谷，故能噫耳。下焦竭，即遗溺失便，其气不和，不能自禁制，不须治，久则愈。

[衍义]竭者，涸也。上焦属心肺，一阴一阳之部，肺主气，心主血，以行荣卫，为气为血。有一衰弱，则荣卫不能相持而行，上焦之化政竭矣；虽中焦受谷气，亦不消散而聚于胸中，必待噫而出之。下焦属肝肾，亦是一阴一阳之部，肾主闭藏，肝主疏泄，其气不和，则荣不能内守，卫

亦不能外固；下焦如渎，气化之政竭矣，故小便不禁而遗溺也。久则荣卫和，则自愈。尝考《伤寒论》脉法中云：寸口脉微而涩，微者卫气不行，涩者荣不逮，荣卫不能相将，三焦无所仰，不归其部。上焦不归者，噫而吞酸；中焦不归者，不能消谷引食；下焦不归者，则遗溺。正此之谓。噫者，《内经》谓出于心；又以为出于胃。《灵枢》以为脾是动，病为噫。如是，则噫不惟出于上焦，而中焦亦噫也。《内经》以督脉所生病为遗溺；《灵枢》以肝所生病为遗溺，则遗溺亦不惟此已。

师曰：热在上焦者，因咳为肺痿；热在中焦者，则为坚；热在下焦者，则尿血，亦令淋闭不通。大肠有寒者，多鹜溏；有热者，便肠垢。小肠有寒者，其人下重便血；有热者，必痔。

[衍义]热在上焦为肺痿，义同肺痿条；中焦为坚满，亦与脾约同义；热在下焦尿血及淋闭者，三焦下输，入络膀胱，即与《内经》胞移热于膀胱，为癃溺意同。盖膀胱为州都之官，气化而溺出焉。热在血，则血渗入膀胱，尿而出之；热在气，气郁成燥，水液因凝，故小便赤而淋闭不通。虽淋闭属气郁，亦有属血者。气病溺色白，血病溺色赤。为热在下焦，下焦固不独膀胱，若肾、若肝、若小肠，皆居下焦，各能积热。如胞之移热膀胱者，入则必自其窍出之。亦有不因下焦而溺血者，如《内经》悲哀太过，阳气内动，发则心下崩，数溲血之类。病各有标本，急治标，缓治本，凡遇是证，未可独以下焦热一语，而更不求其所来。鹜溏者，大肠寒，则阳衰不能坚实糟粕，故屎薄少结而中，如鹜屎也。肠垢者，大肠属金、主液，有热则就燥，郁滞其液，涩而不行，积为肠垢，若脓若血，频并窘迫，故重下而不彻。亦有垢不因大肠移热而生者。小肠后重下血，正与《内经》所谓结阴下血相类。小肠属火，为心之府；心主血，小肠寒，则阳不得越，因郁为下重，血亦不入于脉，随其所郁而便下。然亦有便血因火热而溢者，不惟小肠而已。小肠有热痔者，小肠从脐下入大肠、肛门，由肛门总为大小肠出入之门户也。然大肠筋脉横解者，亦为痔；督脉生病者，亦作痔。仲景举小肠寒热病中，因心及之耳。

问曰：病有积、有聚、有槃[1]气，何谓也？师曰：积者，脏病也，终不移；聚者，腑病也，发作有时，展转痛移，为可治；槃气者，胁下痛，按之则愈，复发为槃气。诸积大法，脉来细而附骨者，乃积也。寸口，积在胸中；微出寸口，积在喉中；关上，积在脐旁；上关上，积在心下；微下关，积在少腹；尺中，积在气冲。脉出左，积在左，脉出右，积在右；脉两出，积在中央。各以其部处之。

[衍义]仲景立积聚之名，盖以脏者阴也，府者阳也。阳动而阴静。脏主血，脏病则血凝，凝故不移，而名曰积；腑主气，腑病则气停，停则终必动，而名曰聚。槃气者，即首章槃饮之邪，从口入，宿食之气也。胁下，脾之募，章门穴是其处，凡饮食入胃，输精于脾，脾若不胜其气之所宜者，则不布三阴，而积之于募，故按之则所积之气开，而痛暂愈，后集则又痛，是名槃气。盖饮食之气味，各有所喜入之脏，宁无从其所入之处而病者乎？故胁下痛，亦非独槃气也，悬饮亦痛，寒邪泣血在肝亦痛，但按之其散与不散为异耳。虽然，寒气之客于小络者，按之痛亦愈。及考《内经》、《灵枢》，有积、瘕，而无聚，仲景去瘕而名聚；《内经》不分积瘕、动静，仲景分属之；《灵枢》有著筋经之动静，仲景不言，及巢氏又增之为四，曰积、曰聚、曰癥、瘕。积聚，脏府虚弱，受风邪搏气之所致也；癥瘕，由饮食不消，聚结渐长所致。盘牢不移者，癥也；可以推移者，瘕也。陈无择遂以积聚气结者属肺，癥瘕血结者属肝，更有五脏相传之积。此与仲景所名又不同矣。《内经》、《灵枢》以风寒、饮食、七情俱，为积瘕之邪，巢氏、陈氏分之如此；仲景独以动静立名，又不关于《内经》、《灵枢》，巢氏或因仲景不言其邪，遂有四者之名，陈氏又从而立肺肝之名。名愈分而理愈不明。名以人立，固从时迁可也，邪可迁乎哉？《内经》、《灵枢》未尝以风寒不病血，饮食不病气，而乃纷纷若是，古之然耶？今之然耶？

---

[1] 槃(gǔ 古)：同谷，即水谷之气，停积留滞之病。

卷之十二

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第十二

论一首，脉证二十一条，方十九首

问曰：夫饮有四，何谓也？师曰：有痰饮，有悬饮，有溢饮，有支饮。

问曰：四饮何以为异？师曰：其人素盛今瘦，水走肠间，沥沥有声，谓之痰饮；饮后水流在胁下，咳唾引痛，谓之悬饮；饮水流行，归于四肢，当汗出而不汗出，身体疼重，谓之溢饮；咳逆倚息，气短不得卧，其形如肿，谓之支饮。

[衍义]水性走下，而高原之水流入于川，川入于海，塞其川则洪水泛溢。而人之饮水亦若是。《内经》曰：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今所饮之水，或因脾土壅塞而不行，或因肺气涩滞而不通，以致流溢，随处停积。水走肠间者，大肠属金，主气，小肠属火，水与火气相搏，气火皆动，故水入不得，流走肠间，沥沥有声，是名痰饮。然肠胃与肌肤为合，素受水谷之气，长养而肥盛，今为水所病，故肌肉消瘦也。水入胁下者，属足少阳经，少阳经脉从缺盆下胸中，循胁里，过季胁之部分。其经多气，属相火，今为水所积，其气不利，从火上逆胸中，逆为咳吐，吊引胁下痛，是名悬饮。水泛溢于表，表，阳也，流入四肢者，四肢为诸阳之本，十二经脉之所起。水至其处，若不胜其表之阳，则水散当为汗出。今不汗，是阳不胜水，反被阻碍经脉、荣卫之行，故身体疼重，是名溢饮。水流入肠间，宗气不利，阳不得升，阴不得降，呼吸之息，与水迎逆于其间，遂作咳逆倚息、短气不得卧；荣卫皆不利，故形如肿也，是名支饮。

水在心，心下坚筑，短气，恶水不欲饮。

[衍义]心属火，火，阳也，阳主动；肾属水，水，阴也，阴主静。静则坚，今水在心下，水克火，水守于外，故坚。火内郁不宁，故筑筑然动而短气；水既外停，故恶水不欲饮也。

水在肺，吐涎沫，欲饮水。

[衍义]仲景凡出病候，随其脏气变动而言之，不拘定于何邪也。如吐涎沫属肺脏，在肺痿证中者，上焦有热者，肺虚冷者，皆吐涎沫。今水在肺亦然。盖肺主气，行荣卫，布津液；诸邪伤之，皆足以闭塞气道，故荣卫不行，津液不布，气停液聚，变成涎沫而吐出之。若咳若渴者，亦肺候也，皆无冷热之分。但邪与气相击则咳，不击则不咳；津液充其玄府则不渴，燥之则渴。随所变而出其病，亦不止于是也。而在他证方后更立加减法，便见仲景之意。

水在脾，少气身重。

[衍义]脾居中焦，与胃为表里，受谷化精，输于五脏百骸。脾实则中气强盛，体质强健。今水在脾而脾病矣。中虚则少气，肌肉不得所养，唯受水气。水，阴也，故身重。

水在肝，胁下支满，嚏而痛。

[衍义]肝有两叶，布在胁下，经脉亦循于是，与少阳胆为表里。今水客于肝，表里气停，故支满；嚏者，气喷出也。少阳属火，火郁则有时而发，邪虽发动，不得布散，惟上冲于鼻额，故作嚏，吊引胁下所结而痛。《原病式》曰：嚏以鼻痒而作声。鼻为肺窍，痒为火化，火干阳明，痒为嚏也。

水在肾，心下悸。

[衍义]心属火而宅神，畏水者也。今水在肾，肾水愈盛，上乘于心，火气内郁，神灵不安，故作悸动，筑筑然惧也。

夫心下有留饮，其人背寒冷如掌大。

[衍义]心之俞出于背。背，阳也。心有留饮，则火气不行，惟是寒饮注其俞，出于背。寒冷如掌大，论其俞之处，明其背之非尽寒也。

留饮者，胁下痛引缺盆，咳嗽则辄已。一作转甚。

[衍义]胁下为厥阴之支络，循胸出胁下；足

厥阴脉布胁肋，而缺盆是三阳俱入，然独足少阳从缺盆过季胁。饮留胁下，阻碍厥阴、少阳之经络不得疏通，肝苦急，气不通，故痛；少阳上引缺盆，故咳嗽则气攻冲其所结者，通而痛辄已。一作转甚，如上条咳而痛同也。

胸中有留饮，其人短气而渴；四肢历节痛。脉沉者，有留饮。

[衍义]胸中者，肺部也；肺主气以朝百脉，治节出焉。饮留胸中，宗气之呼吸难[①]以布息，故短气；气不布则津液不化而膈燥，是以渴也；足厥阴肝脏主筋、束骨而利关节，其经脉上贯于膈，而胆之经亦下胸中，贯膈。夫饮者，即湿也，其湿喜流关节，从经脉流而入之，作四肢历节痛。留饮，水类也，所以脉亦沉也。

膈上病痰，满喘咳吐，发则寒热，背痛腰疼，目泣自出，其人振振身瞤剧，必有伏饮。

[衍义]膈上，表分也，病痰满喘咳，乃在表之三阳，皆郁而不伸，极则化火，冲动膈上之痰吐发。然膈间之伏饮则留而不出，因其不出，则三阳之气虽动，尚被伏饮所抑，足太阳经屈而不伸，乃作寒热、腰背疼痛。其经上至目内眦，故目泣自出。足少阳经气属风火之化，被抑不散，并于阳明，屈属在肌肉之分，故振振身瞤而剧也。是条首以痰言，末以饮言，二者有阴阳水火之分，痰从火而上，熬成而浊，故名曰痰；饮由水湿留积不散而清，故名曰饮。亦是五行水清火浊之义。

夫病人饮水多，必暴喘满。凡食少饮多，水停心下。甚者则悸，微者短气。脉双弦者，寒也，皆大下后里虚；脉偏弦者，饮也。

[衍义]饮水多留于膈，膈气不行，则喘满，食少；胃气虚复多饮，胃土不能运水，水停心下，心火畏水，甚则神不安，为怔忡惊悸；微者，阳独郁而为短气。夫脉弦者，为虚、为水。若两寸皆弦，则是大下之后，阳气虚寒所致；若偏见弦，则是积水之处也。

肺饮不弦，但苦喘短气。

[衍义]脉弦为水、为饮。今肺饮而曰不弦，何也？水积则弦，未积则不弦，非谓肺饮尽不弦也。此言饮水未积，犹得害其阳，虽不为他病，亦适成其苦喘短气也。

支饮亦喘而不能卧，加短气，其脉平也。

[衍义]脉平当无病，何以有病而反平也？正与上条不弦意同，明其虽有支饮尚不留伏、不停积，以其在上焦，未及胸中，不伤经脉，故脉平。然终碍其阴阳升降，故喘不能卧、短气耳。

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

[衍义]痰饮由水停也，得寒则聚，得温则行；况水行从乎气，温药能发越阳气，开腠理，通水道也。

心下有痰饮，胸胁支满，目眩，苓桂术甘汤主之。

苓桂术甘汤方

茯苓四两 桂枝 白术各三两 甘草二两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小便则利。

[衍义]心胞络脉循胁出胸下，《灵枢》曰：胞络，是动则胸胁支满。此痰饮积其处而为病也。目者，心之使，心有痰水，精不上注于目，故眩。《本草》：茯苓能治痰水，伐肾邪。痰，水类也；治水必自小便出之。然其水淡渗，手太阴引入膀胱，故用为君；桂枝，乃手少阴经药，能调阳气，开经络，况痰水得温则行，用之为臣；白术除风眩，燥痰水，除胀满，以佐茯苓；然中满勿食甘，用甘草何也？盖桂枝之辛，得甘则佐其发散，和其热而使不僭也；复益土以制水，甘草有茯苓则不支满而反渗泄。《本草》曰：甘草能下气，除烦满也。

夫短气有微饮，当从小便去之，苓桂术甘汤主之；方见右。肾气丸亦主之。方见妇人杂病中。

[衍义]微饮而短气，由水饮停蓄，致三焦之气升降呼吸不前也。二方各有所主：苓桂术甘汤主饮在阳，呼气之短；肾气丸主饮在阴，吸气之短。盖呼者出心肺，吸者出肾肝。茯苓入手太阴，桂枝入手少阴，皆轻清之剂，治其阳也；地黄入足少阴，山萸入足厥阴，皆重浊之剂，治其阴也。一证二方，岂无故哉？

病者脉伏，其人欲自利，利反快，虽利，心下

---

① 难：原作"惟"，据文义改。

续坚满，此为留饮欲去故也，甘遂半夏汤主之。

甘遂半夏汤方

甘遂大者三枚　半夏十二枚　芍药五枚　甘草如指大一枚，炙

右四味，以水二升，煮取半升，去滓；以蜜半升和药汁，煎取八合，顿服之。

[衍义]仲景尝谓：天枢开发，胃和脉生。今留饮之堵塞中焦，以致天真[①]不得流通，胃气不得转输，脉隐伏而不显。留饮必自利，自利而反快者，中焦所塞暂通也。通而复积，续坚满，必更用药尽逐之。然欲其达其积饮，莫若甘遂快利，用之为君；欲和脾胃，除心下坚，又必以半夏佐之；然芍药停湿，何留饮用之乎？甘草相反甘遂，何一方兼用之？盖芍药之酸，以其留饮下行，甘遂泄之，《本草》谓其独去水气也。甘草缓甘遂之性，使不急速，徘徊逐其所留；入蜜亦此意也。然心下者，脾胃部也，脾胃属土，土由木郁其中，而成坚满，非甘草不能补土；非芍药不能伐木，又可佐半夏和胃消坚也。雷公炮炙法有甘草汤浸甘遂者也。

脉浮而细滑，伤饮。

[衍义]脉之大小，皆从气血虚实变见者也。伤于饮，则气虚而脉浮，血虚而脉细；阳火被郁，则微热而脉滑也。

脉弦数，有寒饮，冬夏难治。

[衍义]此言其脉、邪之不相应也。寒饮反见数脉，数是[②]。《内经》有用热远热，有用寒远寒之戒。在夏用热药治饮，则数脉愈增；在冬用寒药治热，则寒饮愈盛。皆伐天和，所以在冬夏难也。在春秋或可适其寒温而消息之。

脉沉而弦者，悬饮内痛。病悬饮者，十枣汤主之。

十枣汤方

芫花熬　甘遂　大戟各等分

右三味，捣筛，以水一升五合，先煮肥大枣十枚，取八合，去滓，内药末，强人服一钱匕，羸人服半钱，平旦温服之；不下者，明日更加半钱。得快之后，糜粥自养。

[衍义]脉沉，病在里也。凡弦者，为痛、为饮、为癖。悬饮结积在内作痛，故脉见沉弦。此条言病脉而不言药，后出一条，言药而不言病脉，可知悬饮之痛不止上条。《伤寒》中悬饮亦用是汤，则知十枣汤之治悬饮之证最多也。予故将下条粘连上条。成注谓：芫花之辛，以散饮；甘遂、大戟之苦，以泄水；大枣之甘，益脾而胜水也。

病溢饮者，当发其汗，大青龙汤主之；小青龙汤亦主之。

大青龙汤方

麻黄六两，去节　桂枝二两，去皮　甘草二两，炙　杏仁四十个，去皮尖　生姜三两　大枣十二枚　石膏如鸡子大，碎

右七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取微似汗。汗多者，温粉粉之。

小青龙汤方

麻黄去节，三两　芍药三两　干姜三两　五味子半升　甘草三两，炙　细辛三两　桂枝去皮，三两　半夏半升，汤洗

右八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黄，减一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

[衍义]《伤寒论》：寒邪伤荣，麻黄汤；风邪伤卫，桂枝汤；风寒两伤荣卫者，大青龙汤；稍迫心肺证，小青龙汤。今溢饮，亦是荣卫两伤治之，何也？出方不出证，又何也？盖溢饮之证，已见首篇，故不重出。水饮溢出于表，荣卫尽为不利，犹伤寒荣卫两伤，故必发汗以散水，而后荣卫行，经脉行，则四肢之水亦消矣。

膈间支饮，其人喘满，心下痞坚，面色黧黑，其脉沉紧，得之数十日，医吐下之不愈，木防己汤主之。虚者即愈，实者三日复发。复与不愈者，宜木防己汤去石膏加茯苓芒硝汤主之。

木防己汤方

木防己三两　石膏十二枚鸡子大　桂枝二两　人参四两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温再服。

木防己加茯苓芒硝汤方

---

① 天真：据《金匮·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五脏元真通畅"句，似为"元真"之误。

② 数是：据文义当作"数脉是热"。

木防己三两 桂枝三两 人参四两 芒硝三合 茯苓四两

右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内芒硝，再微煎，分温再服。微利则愈。

[衍义]心肺在膈上。肺主气，心主血。今支饮在膈间，气血皆不通利。气为阳，主动；血为阴，主静。气不利，则与水同逆于肺而为喘满；血不利，则与水杂揉，结于心下而为痞坚。肾气上应水饮，肾气之色黑，血凝之色亦黑，故黧黑之色亦见于面也。脉沉为水，紧为寒，非别有寒邪，即水气之寒也。医虽以吐下之法治，然药不切于病，故不愈。用木防己者，味辛温，能散留饮结气，又主肺气喘满，所以用为主治；石膏味辛甘微寒，主心下逆气，清肺定喘；人参味甘温，治喘，破坚积，消痰饮，补心肺气不足，皆为防己之佐；桂枝味辛热，通血脉，开结气，且支饮得温则行，又宣导诸药，用之为使。若邪之浅，在气分多而虚者，服之即愈；若邪客之深，在血分多而实者，则愈后必再发。故石膏是阳中之治气者，则去之；加芒硝，味咸寒，阴分药也，治痰实结，赖之去坚消血癖；茯苓伐肾邪，治心下坚满，佐芒硝则行水之力益倍。

心下有支饮，其人苦冒眩，泽泻汤主之。

泽泻汤方

泽泻五两 白术二两

右二味，以水二升，煮取一升，分温再服。

[衍义]《明理论》：眩为眼黑，冒为昏冒。《伤寒》之冒眩以阳虚，中风亦有眩冒，乃风之旋动也。《原病式》以昏冒由气热冲心也；目暗黑亦火热之气郁。二论曰虚、曰风、曰火，各一其说。三者相因，未始相离，风火不由阳虚则不旋动；阳虚不由风火则不冒眩。盖伤寒者以寒覆其阳，阳郁化火，火动风生故也。

[衍义]风火之动，散乱其阳，则阳虚。湿饮者亦如伤寒之义。虽然，阳虚风火所致，然必各治其所主，寒者治寒，湿者治湿；察三者之轻重，以药佐之。此乃支饮之在心者，阻其阳之升降，郁而不行，上不充于头目，久则化火，火动风生而作旋运，故苦冒眩也。利小便以泄去支饮，和其中焦，则阳自升而风火自息矣。泽泻能开胃关，去伏水，泄支饮从小便出之；佐以白术和中益气，燥湿息风。药不在品味之多，惟要中病耳。

支饮胸满者，厚朴大黄汤主之。

厚朴大黄汤方

厚朴一尺 大黄六两 枳实四枚

右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分温再服。

[衍义]凡仲景方，多一味，减一药，与分两之更重轻，则异其名，异其治，有如转丸者。若此三味，加芒硝则谓之大承气，治内热腹实满之甚；无芒硝，则谓之小承气，治内热之微甚；厚朴多，则谓之厚朴三物汤，治热痛而闭。今三味以大黄多，名厚朴大黄汤。上三汤皆治实热而用之。此支饮胸满，何亦以是治之？倘胸满之外，复有热蓄之病，变迁不一，在上在下，通宜利之耶。胸满者下之，然此水饮也，不有热证，况胸满未为心下实坚，且胸中痞鞕，脉浮，气上冲咽喉者，则半表半里和解之；至有医误下，为心下鞕痛，名结胸者，以大陷胸汤下之；不甚痛，犹不可下，以小陷胸汤利之。今支饮之胸满，遽用治中焦实热之重剂乎？是必有说，姑阙之。

支饮不得息，葶苈大枣泻肺汤主之。方见肺痈中。

[衍义]支饮留结，气塞胸中，故不得息。葶苈能治结、利饮，大枣通肺气、补中。此虽与肺痈异，而方相通者，盖支饮之与气未尝相离，支饮以津液所聚，气行则液行，气停则液聚，而气亦结。气，阳也，结亦化热，所以与肺痈热结者同治。

呕家本渴，渴者为欲解。今反不渴，心下有支饮故也，小半夏汤主之。

小半夏汤方

半夏一升 生姜半升

右二味，以水七升，煮取一升半，分温再服。

[衍义]呕家为有痰饮动中而欲出也，饮去尽而欲解矣。反不渴，是积饮所留，由气不畅，结聚津液而成耳。半夏之味辛，其性燥；辛可散结，燥可胜湿；用生姜以制其悍。孙真人云：生姜，呕家之圣药。呕为气逆不散，故用生姜以散之。

腹满，口舌干燥，此肠间有水气，己椒苈黄丸主之。

防己椒目葶苈大黄丸方

防己 椒目 葶苈熬 大黄各一两。

右四味，末之，蜜丸如梧子大。先食饮服一丸，日三服，稍增，口中有津液。渴者，加芒硝半两。

[衍义]肺与大肠合为表里，肺本通调水道，下输膀胱，今不输膀胱，仅从其合，积于肠间。水积则金气不宣，膜郁成热为腹满；津液遂不上行，以成口燥舌干。用防己、椒目、葶苈，皆能利水，行积聚结气。而葶苈尤能利小肠。然肠胃受水谷之气，若邪实腹满者，非轻剂所能治，必加芒硝以泻之。

卒呕吐，心下痞，膈间有水，眩悸者，半夏加茯苓汤主之。

半夏一升 生姜半斤 茯苓三两。一法四两。

右三味，以水七升，煮取一升五合，分温再服。

[衍义]心下痞，膈间有水；眩悸者，阳气必不宣散也。经云：以辛散之。半夏、生姜皆味辛，《本草》：半夏可治膈上痰、心下坚、呕逆者；眩，亦上焦阳气虚，不能升发，所以半夏、生姜并治之；悸，则心受水凌，非半夏可独治，必加茯苓去水、下肾逆以安神，神安则悸愈也。

假令瘦人脐下有悸，吐涎沫而癫眩，此水也，五苓散主之。

五苓散方

泽泻一两一分 猪苓三分，去皮 茯苓三分 白术三分 桂枝二分，去皮

右五味，为末，白饮服方寸匕，日三服，多饮暖水，汗出愈。

[衍义]人瘦有禀形，有因病瘦者。金、土、水形之人肥，火、木形之人瘦。今云瘦人者，必非病瘦，乃禀形也。朱丹溪云：肥人多虚，瘦人多热。盖肥人由气不充于形，故虚多；瘦人由气实，故热多。肥人不耐热者，为热复伤气；瘦人不耐寒者，为寒复伤形。各损其不足故也。《巢氏病源》为：邪入于阴则癫。瘦人火、木之盛，为水邪抑郁在阴，不得升发，鼓于脐下作悸；及至郁发，转入于阳，与正气相击，在头为眩，在筋脉为癫、为神昏；肾液上逆为涎沫吐出。故用五苓散治之。茯苓味甘，淡渗，泄水饮内蓄，故为君；猪苓味甘平，用为臣；白术味甘温，脾恶湿，水饮内蓄，则脾气不治，益脾胜湿，故为佐；泽泻味咸寒，为阴，泄泻导溺，必以咸为助，故为使；桂枝辛热，肾恶燥，水蓄不利，则肾气燥，以辛润之，故亦为使；多饮暖水，令汗出愈者，以辛散水气，外泄得汗而解也。

附方

《外台》茯苓饮 治心胸中有停痰宿水，自吐出水后，心胸间虚，气满而不能食。消痰气，令能食。

茯苓 人参 白术各三两 枳实二两 橘皮二两半 生姜二两

右六味，以水六升，煮取一升八合，分温三服，如人行八九里进之。

[衍义]此由上中二焦气弱，水饮入胃，脾不能转归于肺，肺不能通调水道，以致停积为痰，为水。吐之则下气因而上逆，积于心胸，是谓虚、气满不能食。当先补益中气，以人参、白术下逆气，行停水；以茯苓逐积，消气满；以枳实调诸气，开脾胃；而宣扬推布，发散凝滞，赖陈皮、生姜为使也。

咳家其脉弦，为有水，十枣汤主之。方见上。

[衍义]《脉经》以弦为水气，为厥逆，为寒，为饮。风脉亦弦。若咳者，如水气，如厥逆，如寒，如风，皆能致咳。欲于弦脉而分诸邪，不亦难乎？设或水邪之弦稍异，果何象乎？前条悬饮者沉弦，别论支饮者急弦，二者有沉、急之不同；而咳脉之弦，岂一字可尽？仲景尝论：水蓄之脉曰沉潜，今谓为水，其弦将仿佛有沉潜之象乎？将有沉急之象乎？凡遇是证、是脉，必察色、闻声、问所苦，灼然合脉之水象，然后用是方下之。独据脉，恐难凭也。

夫有支饮家，咳烦，胸中痛者，不卒死，至一百日或一岁，宜十枣汤。方见上。

[衍义]心肺在上，主胸中阳也；支饮乃水类，属阴。今支饮上入于阳，动肺则咳，动心则烦，搏击膈气则痛。若阳虚不禁其阴之所逼者，则荣卫绝而神亡，为之卒死矣。不卒死，犹延岁月，则其阳不甚虚，乃水入于肺，子乘风气所致

也。

久咳数岁，其脉弱者可治；实大数者死；其脉虚者必苦冒，其人本有支饮在胸中故也，治属饮家。

[衍义]三脉固为支饮之咳，然诸邪之病，皆不越此。《内经》曰：久病脉弱者生，实大者死。又：脉大则病进。盖弱脉乃邪气衰，实大乃邪气盛。久病者正气已虚，邪气亦衰，虽重可治。若邪盛加之脉数，火复刑金，岂不死乎？其脉虚，苦冒者，盖胸中乃发越阳气之地，支饮停积，阻其阳气不得升于上，又不得充于下与阴接，惟从支饮浮汎[1]，眩乱头清道，故苦冒也。治其饮，则阳气行而可愈矣。

咳逆倚息不得卧，小青龙汤主之。方见上。

青龙汤下已，多唾口燥，寸脉沉，迟脉微，手足厥逆，气从小腹上冲胸咽，手足痹，其面翕然如醉状，因复下流阴股，小便难，时复冒者，与茯苓桂枝五味甘草汤，治其气冲。

桂苓五味甘草汤方

茯苓四两 桂枝四两，去皮 甘草三两，炙 五味子半升

右四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温三服。

冲气即低，而反更、胸满者，用桂苓五味甘草汤去桂加干姜、细辛，以治其咳满。

苓甘五味姜辛汤方

茯苓四两 甘草 细辛 干姜各三两 五味半升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半升，日三服。

咳满即止，而更复渴，冲气复发者，以细辛、干姜为热药故也。服之当遂渴，而渴反止者，为支饮也。支饮者，法当冒，冒者必呕。呕者，复内半夏以去其水。

桂苓五味甘草去桂加干姜细辛半夏汤方

茯苓四两 甘草 细辛 干姜各二两 五味子半夏各半升

右六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半升，日三服。

水去呕止，其人形肿者，加杏仁主之。其证应内麻黄，以其人遂痹，故不内之。若逆而内之者，必厥。所以然者，以其人血虚，麻黄发其阳故也。

苓甘五味加姜辛半夏杏仁汤方

茯苓四两 甘草三两 五味半升 干姜三两 细辛三两 半夏半升 杏仁半升，去皮尖

右七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半升，日三服。

若面热如醉，此为胃热上冲薰其面，加大黄以利之。

苓甘五味加姜辛半杏大黄汤方

茯苓四两 甘草三两 五味半升 干姜三两 细辛三两 半夏半升 杏仁半升 大黄三两

右八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温服半升，日三服。

[衍义]此首篇支饮之病也。以饮水，水性寒，下应于肾，肾气上逆于肺，肺为之不利。肺主行荣卫，肺不利则荣卫受病，犹外感风寒，心中有水证也，故亦用小青龙汤治。服后未已，为水停未散，故多唾；津液未行，故口燥；水在膈上，则阳气衰，寸口脉沉；麻黄发阳，则阴血虚，故尺脉微；尺脉微，则肾气不得固守于下，冲、任二脉相挟，从小腹冲逆而起矣。夫冲、任二脉与肾之大络同起肾下，出胞中，主血海；冲脉上行者至胸，下行者至足少阴入阴股，下抵足跗上，是动则厥逆；任脉至咽喉，上颐循面，故气冲咽胸；荣卫之行涩，经络时疏不通，手足不仁而痹，其面翕然如醉状，因复下流阴股，小便难；水在膈间，因火冲逆，阳气不得输上，故时复冒也。《内经》曰：诸逆冲上，皆属于火。又曰：冲脉为病，气逆里急。故用桂苓五味甘草汤先治冲气与肾燥。桂，味辛热，散水寒之逆，开腠理，致津液以润之；茯苓甘草，行津液，渗蓄水，利小便，伐肾邪，为臣甘草，味甘温，补中土，制肾气之逆；五味酸平，以收肺气，《内经》曰：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服此汤，冲气即止。因水在膈不散，故再变而更咳、胸满，即用前方去桂加干姜、细辛，散其未消之水寒，通行津液。服汤后咳满即止。三变而更复渴，冲气复发，以细辛、干姜乃热药，服之

[1] 汎：似当作"汍"(gui 鬼)，形近致误。汍，尽水从侧面流出。

当遂渴。反不渴，支饮之水蓄积胸中故也。支饮在上，阻遏阳气，不布于头目，故冒；且冲气更逆，必从火炎而呕也。仍用前汤加半夏去水止呕。服后水去呕止。四变，水散行出表，表气不利，其人形肿，当用麻黄发汗散水；以其人遂痹，且血虚，麻黄发其阳，逆而内之，必厥，故不内，但加杏仁。杏仁微苦温，肾气上逆者，得之则降下；在表卫气，得之则利于行，故肿可消也。服后五变，因胃有热，循脉上冲于面，热如醉，加大黄以泄胃热。盖支饮证，其变始终不离小青龙之加减，足为万世法也。

先渴后呕，为水停心下。此属饮家，小半夏茯苓汤主之。方见上。

[补注]云渴未有不饮水者。渴饮水，则渴为水解，而水亦为渴消矣。乃复作呕者，何哉？为水不为渴消，而且不得下归于胃，下趋膀胱，致停于心下也。虽然，就下性也，水又何以停？因上脘本有痰饮，阻抑上升之津，故先为渴；然后，知先能为上阻者，亦即后能下阻者也。心下，去上未远，为清华之地，岂得容水少刻？势必呕出。故仍以小半夏茯苓汤主之也。

卷之十三

消渴小便不利淋病脉证并治第十三

脉证九条，方六首

厥阴之为病，消渴，气上冲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即吐蛔，下之不肯止。

[衍义]是证《伤寒传[1]》厥阴证中，但曰吐蛔、下之利不止；此曰食即吐，下不止，岂食入便至于利下不止乎？成注曰：邪传厥阴，则热已深也。邪自太阳传之太阴，止咽干，未成渴；传少阴，止口燥舌干而渴，未成消；传至厥阴，热甚多饮水，乃成消渴也。饮水多而小便少，谓之消渴。火生于木，厥阴客热，气上冲心，心中疼热。伤寒至厥阴受病时，为传经尽，当入腑，胃虚热客，饥不欲食；蛔在胃中，无食则动，闻食臭即出，得食吐蛔，此热在厥阴经。若便下之，虚其胃气，厥阴木邪相乘，必吐下不止。伤寒、杂症，病起之由虽异，至成六气之热邪则一。五脏传来之热，与色欲、劳役、饮食之热，客于厥阴，其热皆无异也。

寸口脉浮而迟，浮即为虚，迟即为劳；虚则卫气不足，劳则荣气竭。趺阳脉浮而数，浮即为气，数即消谷而大坚，一作紧。气盛则溲数，溲数则坚，坚数相搏，即为消渴。

[衍义]《内经》云：有所劳倦，形气衰少，谷气不盛，上焦不行，胃气热，热气熏胸中，故内热。寸口为上焦，趺阳候中焦；寸口迟为劳者，即劳役致伤也，劳即阳气退下，谷气不得升举以充上焦，上焦主行荣卫，谷气不充，则卫虚而脉浮，荣竭而脉迟；盖谷气不输于上下，壅而盛于中，数即消谷者，壅盛之气郁而为热，即消谷，数即热也；大坚者，水谷虽入，不化津液，中焦遂燥，坚即燥也。《内经》所谓：味过于苦，脾气不濡，胃气乃厚，中焦热甚，火性疾速，水谷不得留停，下入膀胱而溲，水去，其内即燥而又热，即为消渴。近世谓消中也。

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饮一斗，小便一斗，肾气丸主之。方见妇人杂病中。

[衍义]医和云：女子，阴物也，晦淫[2]则生内热惑蛊之疾[3]。仲景独称男子，倘亦此意？肾者主水，主志，藏精以施化。若惑女色以丧志，则泄精无度，火扇不已，所主之水，所藏之精无几，水无几，何以敌相火？精无几，何以承君火？二火乌得不炽而为内热惑蛊之疾耶？二火炽则肺金伤，肺金伤则气燥液竭，内外腠理因之干涩而思饮也。且肾乃胃之关，通调水道，肺病则水不复上归下输，肾病则不复关键，不能调布五经，岂不饮一斗而出一斗乎？用八味丸补肾之精，救其本也。不避桂、附之热，为非辛不能开腠理，致五脏精输之于肾，与其施化四布以润燥也。每恨古今论消渴者，多集其证而不举其所自者有之，举其端而不明其源者有之。仲景因当时失第六卷论六气之详，故止就金气而言病，不及乎火。惟张子和论君相二火，可补仲景之未备。相火游行五脏间，火主动，动之和者，则助本脏气生化之用；动之不和者，即为害之大也。妄动之火势盛，必挟本脏气同起，当时脏气，有虚有实，有阴有阳，主气主血，升降浮沉各一体用。是故治火之中，必当先审脏气，虚则补之，实则泻之；在阳则调其气，在阴则理其血；当升而反降者必举之，当降而反升者必抑之；须兼五行金、木、水、火、土之性，从而治之，使无扞格之患，则火有所归宿而安矣。肾气丸内有桂、附，治消渴恐有水未生而火反盛之患？不思《内经》王注：肾起为龙火，当以火逐火，则火了灭；以水治之，则火愈炽？如是，则桂、附亦可用作从治者矣。

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宜利小便、发汗，五苓散主之。

[衍义]《伤寒论》太阳病，发汗后，大汗出，

---

① 传：疑当作"论"。

② 晦淫：此处隐指房事太过。

③ 惑蛊之疾：《左传》注曰："蛊惑疾，心志惑乱之疾也。"

胃中干，烦躁不得眠，欲得饮水者，少少与之，令胃气和则愈；若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者，五苓散主之。注曰：若脉浮者，表未解也；饮水多而小便少者，谓之消渴，里热甚实也；微热消渴者，热未成实，上焦燥也。与是药生津液，和表里。

渴欲饮水，水入则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方见上。

[衍义]《伤寒论》中风发热，六七日不解而烦，有表里证，渴欲饮水，水入则吐者，名曰水逆。注曰：六七日发热不解，烦者，邪在表也；渴欲饮水，邪传里也。里热盛则能消水，水入则不吐；里热少，则不能消水，停积不散，饮而吐也。与此药和表里，散停水。

渴欲饮水不止者，文蛤散主之。

文蛤散方

文蛤五两

右一味，杵为散，以沸汤五合，和服方寸匕。

[衍义]文蛤散治伤寒冷水潠若灌，其热不去，肉上粟起，意欲饮，反不渴者，此治表之水寒。今不言表，而曰饮不止，属里者亦用之，何也？尝考本草，文蛤、海蛤治浮肿，利膀胱，下小便，则知内外之水皆可用之。其味咸冷，咸冷本于水，则可益水；其性润下，润下则可行水。合咸冷、润下，则可退火，治热证之渴饮不止。由肾水衰少，不能制盛火之炎燥而渴，今益治火，一味两得之。《内经》曰：心移热于肺，传为膈消者，尤宜以咸味切于入心也。

淋之为病，小便如粟状，小腹弦急，痛引脐中。

[衍义]淋如粟状者，因脾胃不足，流浊下入胞中，而膀胱属水，湿浊下流，土克之也。土克则水气不行，郁化为热，煎熬胞中，浊结如粟之水，则胞之下系与溺窍皆滞涩不利；且厥阴之脉循阴器，主疏泄，胞涩不利，则厥阴之气亦不利，故攻克于膀胱之分，作急痛引脐中。脐中者，两肾间，膀胱上口也。《巢氏病源》云：膀胱有热者，水涩淋涩，小腹弦急，痛引脐中。盖本此耳。

趺阳脉数，胃中有热，即消谷引食，大便必坚，小便则数。

[衍义]消万物者莫甚于火，胃有热即消谷，消谷则饥，饥则引食；食虽入，以火燥其玄府，水津不布，下入膀胱，肠胃津液不生，故大便坚；膀胱内热，则损肾阴，阴虚则水不得固藏，故数数出之。《巢氏病源》云：肾虚则小便数也。

淋家不可发汗，发汗必便血。

[衍义]淋者，膀胱与肾病热也。肾属于阴，阴血已不足，若更发汗，则动其荣，荣动则血泄矣。

小便不利者，有水气，其人苦渴，栝蒌瞿麦丸主之。

栝蒌瞿麦丸方

栝蒌根二两　茯苓三两　薯蓣三两　附子一枚，炮　瞿麦一两

右五味，末之，炼蜜丸梧子大。饮服三丸，日三服。不知，增至七、八丸，以小便利，腹中温为知。

[衍义]《内经》云：肺者，通调水道，下输膀胱。又谓：膀胱藏津液，气化出之。盖肺气通于膀胱，上通则下行，下塞则上闭，若塞若闭，或有其一，既气不化，气不化则水不行而积矣；水积则津液不生而胃中燥，故苦渴。用栝蒌根生津液，薯蓣以强肺阴，佐以茯苓治水，自上渗下，瞿麦逐膀胱癃结之水；然欲散水积之寒，通开阴道，使上下相化，又必附子善走者为使。服之小便利，腹中温为度。若水积冷而方用之，否则不必用也。

小便不利，蒲灰散主之；滑石白鱼散、茯苓戎盐汤并主之。

蒲灰散方

蒲灰七分　滑石三分

右二味，杵为散。饮服方寸匕，日三服。

滑石白鱼散方

滑石二分　乱发二分，烧　白鱼二分

右二[①]味，杵为散。饮服半钱匕，日三服。

茯苓戎盐汤方

茯苓半斤　白术二两　戎盐弹丸大一枚

右三味，以水四升，煮减半，去滓。温服七合，日三服。

---

① 二：据方药组成应为"三"，形近致误。

[衍义]小便不利，为膀胱气不化也。气不化，由阴阳不和。阴阳有上下，下焦之阴阳，肝为阳，肾为阴。肾亦有阴阳，左为阳，右为阴。膀胱亦有阴阳，气为阳，血为阴。一有不和，气即不化。自三分[①]观之，悉为膀胱血病涩滞，致气不化而小便不利也。蒲灰、滑石者，《本草》谓其利小便，消瘀血。蒲灰治瘀血为君，滑石利窍为佐。乱发、滑石、白鱼者，发乃血之余，能消瘀血，通关[②]便，《本草》治妇人小便不利，又治妇人无故溺血；白鱼去水气，理血脉，可见皆血剂也；茯苓、戎盐者，即北海盐。膀胱乃水之海，以气相从，故咸味润下，佐茯苓利小便。然盐亦能走血，白术亦利腰脐间血，故亦治血也。三方亦有轻重，乱发为重，蒲灰次之，戎盐又次之。

渴欲饮水，口干舌燥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方见中暍中。

[衍义]《伤寒论》阳明脉浮而紧，咽燥口苦，发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身重云云。若渴欲饮水，口干舌燥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成注：以苦下之，热客中焦，是谓干燥烦渴。凡病属阴阳[③]热甚，在表里之间者，即可用之。阳明为水谷之海，气血俱盛，热易归之，伤寒、杂病饮食之热与夫五邪之相传，俱客之耳。

脉浮发热，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汤主之。

猪苓汤方

猪苓去皮 茯苓 阿胶 滑石 泽泻各一两

右五味，以水四升，先煮四味，取二升，去滓，内胶烊消。温服七合，日三服。

[衍义]前条有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用五苓散利小便取汗。利小便与此证无异，何药之不同也？前条太阳证发汗，复大汗出，胃中干，欲得饮水，少少与之，令胃中和即愈；脉若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者，与五苓散。此乃阳明证，咽喉燥，发热汗出，身重，下后若脉浮，发热，渴欲饮水，水便不利者，猪苓汤。脉浮同也，而有太阳、阳明之异；热同也，而有微甚之异；邪客入里同也，而有上焦下焦之异。邪本太阳，入客上焦，所以宜取汗利小便；邪本阳明，虽脉浮，发热，然已经下之，其热入客下焦，津液不得下通而小便不利矣。惟用茯苓、猪苓、泽泻渗泄其过饮所停之水；滑石利窍；阿胶者，成注谓其功同滑石。不思此证既不可发汗，下之又耗其气血，必用参、芪手太阴、足少阴药，补其不足，助其气化而出小便也。须参之。

① 三分：应为"三方"。

② 通关：据文义"关"下似脱"利水"二字。

③ 阴阳：据文义当作"阳明"。

卷之十四

水气病脉证治[①] 第十四

论七首，脉证五条，方九首

师曰：病有风水、有皮水、有正水、有石水、有黄汗。风水其脉自浮，外证骨节疼痛，恶风；皮水其脉亦自浮，外证附肿，按之没指，不恶风，其腹如鼓，不渴，常发其汗；正水其脉沉迟，外证自喘；石水其脉自沉，外证腹满不喘；黄汗其脉沉迟，身发热，胸满，四肢头面肿，久不愈，必致痈脓。

[衍义]风水者，肾本属水，因风而水积也。《内经·大奇病[②]论》曰：并浮为风水。注以浮脉为风水，脉浮，下焦主水，风薄于下，故曰风水。《水热穴论》曰：肾，至阴；勇而劳甚由肾汗出，逢于风，内不入于脏府，外不越于肌肤，客于玄府，行于皮里，传为附肿，本之于肾，名曰风水。《评热病论》曰：肾风，面附痿然壅，害于言。不当刺而刺，后五日其气必至，至必少气时热，热从胸背上至头，汗出，手热，口干，小便黄，目下肿，腹中鸣，身重难以转侧，月事不来，烦不能正偃[③]，正偃则咳，名曰风水。今止言外证骨节痛，恶风，不言附肿者，肾外合于骨，水则病骨；肝外合于筋，风则筋束关节，故骨节痛。脉浮恶风者，知其风水之证在表耳。皮水者，皮肤附肿也。《灵枢》曰：腹胀者，寒气客于皮肤间，鳖鳖然不坚，腹大，身尽肿，皮厚，按其腹，窅[④]而不起，腹色不变。《巢氏病源》则以皮水者腹如故而不渴，与《灵枢》异。盖肺主气以行荣卫，外合皮毛，皮毛病甚，则肺气膀郁；荣卫停滞不行，然肺气之满，异于他邪，气虽成水，终本轻清，故鳖鳖然不坚，按之没指，腹亦窅而不起；玄府闭塞而不恶风，郁火燥其液而不渴。当发其汗，散皮毛之邪，外气通而内郁解矣。此开鬼门也。正水者，肾主水，肾经之水自病也。《内经》曰：肾者，胃之关。关不利，故聚水成病，上下溢于皮肤，附肿胀大，上为喘呼，不得卧，标本俱病也。石水者，乃水积小腹，胞内坚满如石。《内经》曰：阴阳结邪，阴多阳少，名曰石水。又曰：肾肝并沉为石水。注曰：肝脉入阴，内贯小腹；肾脉贯脊中，络膀胱，两脏并，脏气薰卫脉，自肾下入于胞，今水不行，故坚而结；然肾主水，水冬冰，水宗于肾，肾象水而沉，名曰石水。因水积胞内，下从足手少阴上逆于肺而为喘。《巢氏病源》：石水者，引两胁下胀痛，或上至胃脘则死。看来上条虽同为石水，与此条少异。此偏于肾气多，肾为阴，阴主静，故病止在下而不动；彼则偏于肝气多，肝为阳，主动，故上行克胃脘也。黄汗者，病水身黄，汗出如柏汁。自后条诸证，各有所致，其因不一。大抵黄色属土，由阳明胃热，故色见于外。今之发热胸满，四肢头面肿者，正属足阳明经脉之证也。热久在肌肉，故化痈脓。若《巢氏》云：疸水，因脾胃有热，流于膀胱，小便涩而身面黄，腹满如水状。此亦黄汗之一也。

脉浮而洪，浮则为风，洪则为气；风气相搏，风强则为瘾疹，身体为痒，痒者为泄风，久为痂癣；气强则为水，难以俯仰。风气相击，身体洪肿，汗出乃愈。恶风则虚，此为风水；不恶风者，小便通利，上焦有寒，其口多涎，此为黄汗。

[衍义]风者，外感之风也；气者，荣卫之气也。风乃阳邪，从上受之，故脉浮；荣卫得风而热，故脉洪。洪，大也，《内经》曰：脉大则病进。由风邪之盛耳。荣行脉中，主血；卫行脉外，主气。风强者，风得热而强也。风热入搏于卫，客于皮里，气滞郁聚，而风鼓之为瘾疹；火复助风，腠理开，毫毛摇，则身体痒。痒为泄风，《内经》曰：诸痛疮疡，皆属于火。又曰：风气外在腠理，则为泄

① 治："治"字原脱，据全书文例补。
② 病："病"字疑衍，当据《素问·大奇论》删。
③ 偃(yǎn 眼)：仰卧。
④ 窅(yǎo 咬)：凹下。

风。久之不解，风入分肉间，相搏于脉之内外，气道涩而不利，与卫相搏，则肌肉膜膜而疮出；风入脉中，内攻荣血，风气合热而血肿[①]坏，遂为痂癞也。《内经》曰：风气与太阳俱入，行诸脉俞，散于分肉之间，与卫气相干，其道不行使肌肉膜膜而有疡。又曰：脉风成厉。厉，即癞也。所谓气强者，卫因热则怫郁，停而不行；气水同类，气停则水生，所聚之液、血皆化水也。不惟荣卫不能和筋骨肌肉，郁热之邪禁固，难俯仰也。至于风气复行相击，荣卫之热与水皆散溢于肌表而为洪肿。及风气两解，则水散卫行，汗出乃愈。恶风者，不敢于风，与水同为汗散而表虚，因名风水。不恶风者，卫气不从汗散，外得固腠理，则不恶，而得固上焦，则小便通利。所谓上焦有寒者，因风邪在上焦，非真有寒冷也。如伤寒证，邪客上焦，则中焦之谷气不得上输于肺，郁为内热。津液凝积为胃热，热则廉泉开，廉泉者，津液之道也，开则发涎，出流于唇口也。此黄汗由身倦浮肿，胃热发出土色也。

寸口脉沉滑者，中有水气，面目肿大，有热，名曰风水。视人之目窠上微拥，如蚕新卧起状，其颈脉动，时时咳，按其手足上，陷而不起者，风水。

[衍义]《内经》脉沉曰水，脉滑曰风。面肿曰风，目肿如新卧起之状，曰水；颈脉动，喘咳，曰水。又肾风者，面肿痱然，少气进热。其有肿肿者，亦曰本于肾，名风水。皆出《内经》也。

太阳病，脉浮而紧，法当骨节疼痛。反不疼，身体反重而痠，其人不渴，汗出即愈，此为风水。恶寒者，此为极虚发汗得之。渴而不恶寒者，此为皮水。身肿而冷，状如周痹，胸中窒，不能食，反聚痛，暮躁不得眠，此为黄汗，骨节痛。咳而喘，不渴者，此为肺胀，其状如肿，发汗则愈。然诸病此者，渴而下利，小便数者，皆不可发汗。

[衍义]《伤寒论》脉浮而紧者，为风寒。风伤卫，寒伤荣，荣卫俱病也。荣卫者，胃之谷气所化，从肺手太阳[②]所出，循行表里，在外则荣筋骨，温皮肉；在内则贯五脏，络六腑，故浮沉变脉皆见于寸口。此条首言太阳病脉紧，为太阳为表，荣卫所受风水，随在诸经四属隶于太阳之表者，分出六等，于肝脏所合，则骨节痛。若风水挟木克土，脾合肌肉，则肌肉不利，骨节反不痛，身体重而酸。《内经》曰：土不及，则体重而筋肉瞤酸也。因不渴，则可发汗，汗则邪散乃愈，此由风胜水也，亦名风水。其汗皆生于气，气生于精，精气若不足，辄发其汗，风水未散而荣卫之精先从汗散，遂致虚极，不能温腠理，故恶寒也。若发汗，辛热之味上冲于肺，亡其津液，则肺燥而渴。荣卫不虚，则不恶寒。风水之邪从肺虚风入，并于所合之皮毛，遂为皮水；皮水久不解，荣卫与邪并，外不得温分肉，至于身肿冷，状如周痹，内窒胸膈，脾胃气郁成热，故不能食。胃热复上，与外入之水寒相击，故痛聚胸中，暮躁不得眠也。脾土之色发于外，是为黄汗。若骨节疼痛而肿肿者，是肾之候也；咳而喘者，是肺之候也。二病俱见，由肾脉上贯肝、入肺，乃标本俱病，言脾胀，恐肺字之误。《灵枢》曰：肺是动病则肺胀满，膨膨而喘咳是也。然病虽变更不一，尽属在表，故浮紧之脉皆得汗之。但渴与下利，小便数，亡津液者，不可汗耳。

里水者，一身面目黄肿，其脉沉，小便不利，故令病水。假如小便自利，此亡津液，故令渴也。越婢加术汤主之。方见中风。

[衍义]《内经》三阴结谓之水。三阴乃脾肺少阴肾也。盖胃为五脏六腑之海，十二经皆受气焉。脾为之行津液者，脏腑经络必因脾，乃得禀水谷气。今脾之阴不与胃之阳和，则阴气结伏，津液凝聚不行，而关门闭矣。关门闭则小便不利，不利则水积，积则溢面目一身，水从脾气所结，不与胃和，遂从土色发黄肿。结自三阴，故曰里水，其脉沉也。如小便自利，则中上焦之津液从三阴降下而亡，故渴也。是汤见后。

趺阳脉当伏，今反紧，本自有寒，疝瘕，腹中痛，医反下之，下之即胸满短气。

[衍义]趺阳脉当伏者，非趺阳胃气之本脉也，为水蓄于下，其气伏，故脉亦伏。脉法曰：伏者为水，急者为疝瘕，小腹痛。脉当伏而反紧，知

① 肿：通"腐"。

② 阳：据文义当作"阴"。

其初有寒疝瘕痛。先病者治其本，先当温其疝瘕，治寒救阳而后行可也。若反下之，是重虚在上之阳，阳气不布化，而成胸满短气也。

趺阳脉当伏，今反数，本自有热，消谷，小便数，今反不利，此欲作水。

[行义]此与上条一寒一热，互举其因。此为热消谷，不能上化精微，热浊下流，致膀胱不化，小便蓄成积水，故脉不伏而纵热反数也。

寸口脉浮而迟，浮脉则热，迟脉则潜，热潜相搏，名曰沉；趺阳脉浮而数，浮脉即热，数脉即止，热止相搏，名曰伏；沉伏相搏，名曰水。沉则络脉虚，伏则小便难，虚难相搏，水走皮肤，即为水矣。

[衍义]寸口、趺阳合诊者何？寸口者，肺脉所过；趺阳者，胃之所过。候脾肺合病，必是二处也。寸口脉浮而迟，浮脉即热者何？浮为卫，卫为阳，卫不与荣和，其阳独在脉外，故浮脉即热矣。迟脉即潜者何？迟为荣，荣，阴也，荣不从卫，匿行脉中，阴行迟，故迟脉即潜矣。热潜相搏，名曰沉者何？脉者，气脏也，荣卫之出阳入阴，皆肺脏主之，故百脉朝之也。今荣卫不和，热潜之邪相搏而至，则肺脏之气不得布，故结而沉矣。趺阳脉浮而数，浮脉即热者何？脾主土中焦，与胃为表里，脾，阴也。胃，阳也；脾与胃，行津液，化血者也。胃经之阳不与脾经之阴合，失阴之阳独在表，故脉浮即热矣。数脉即止者何？脉者，血之府，血，阴也。血实则脉实，阴失则脉缓，今脾经之阴血虚不足，脉被气促而数，数则阴血不得周流于脉，数即止矣。热止相搏，名曰伏者何？脏之于经，表里相资者也。脏在里，以藉经脉之运动，今二经以热止之邪相搏，名曰水者何？脾肺，手足太阴经之脏也。夫阳为火，阴为水，今手足两太阴持所结沉伏之阴相搏，故化为水矣。《内经》曰：三阴结为水也。沉则络脉虚者何？肺合皮毛，络脉之在皮肤者，因肺气沉，不发于外，荣血又潜不入于内，络脉虚矣。伏则小便难者何？小便以通行津液，今脾气伏复，不为胃行津液，则津液不入膀胱，故小便难矣。虚难相搏，水走皮肤，即为水者何？小便难则水积，积则溢，溢则乘络脉之虚而走注于皮肤，故为水病矣。在《内经》则曰三阴结谓之水；仲景则举经络荣卫之变而条析之，以核病之源。察脉论证，其可不究心而消息之乎？

寸口脉弦而紧，弦则卫气不行，紧即恶寒，水不沾流，走于肠间。

[衍义]脉弦为水，紧为寒。卫气喜温而恶寒，水寒则卫气无以温分肉，肥腠理，故恶寒也。然肺者，荣卫之主，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气化出溺。今卫气不行，即肺之治节不行，治节不行，则输化之职废，故不得沾流水道，反走肠间。肠，大肠也，大肠与肺合，若上条之走皮肤，皮肤亦肺所主，两者对出，以明肺之不调，则随其所属而为病耳。

少阴脉紧而沉，紧则为痛，沉则为水，小便即难。脉得诸沉，当责有水，身体肿重。水病脉出者，死。

[衍义]脉可一法取之乎？不可也。此脉沉有水，脉出为死者，是脉不可出而浮大也。试以气强为水者观之，非脉之浮大者乎？而风水、皮水脉皆浮，怀孕妇病水亦浮，水病岂独取沉脉为例哉？此条之论，盖独为少阴病水耳。少阴者，至阴，盛水也，合四时主冬，故脉沉，水之象当然也，少阴经气当然也。当沉故不可出，出则少阴经气外绝，死之徵矣。凡言浮沉迟数之脉，为其各有所由，故不可以一法取之也。虽然，肾脏独病，其水则沉，兼风则不沉。所为出者，非独为浮也，为经气离出其脏，沉之亦无有也。

夫水病人，目下有卧蚕，面目鲜泽，脉伏，其人消渴。病水腹大，小便不利，其脉沉绝者，有水，可下之。

[衍义]《内经》色泽者，病溢饮。溢饮者，渴而多饮，易入肌皮肠胃之外。注云：是血虚中湿。又曰：水，阴也；目下，亦阴也；腹者，至阴之所居也，故水在腹，便目下肿也。《灵枢》曰：水始起也，目下微肿如蚕，如新卧起之状。其人初由水谷不化津液，以成消渴，必多饮，多饮则水积，水积则气道不宣，故脉浮矣。所积之水，溢于肠胃之郭，则腹大；三焦之气不化，则小便难。若脉沉绝者，知其水积在内已甚，脉气不发故也，必下其水乃可愈。

问曰：病下利后，渴饮水，小便不利，腹满因肿者，何也？答曰：此法当病水。若小便自利及汗出者，自当愈。

[衍义]下利血虚液少，故渴；渴而暴饮，水停不散，故小便不利；溢于内外，以成肿满。故小便利而汗出，则所停之水行，而肿满愈矣。

心水者，其身重而少气，不得卧，烦而躁，其人阴肿。

[衍义]心，君火也。其气蕃茂，遇寒水则屈伏。今水客于心，火气郁蕃不得发于分肉，则身重；不充盛于气海，则少气；烦热内作，则躁不得眠也。火气不舒，其味从郁所化，而过于苦；水积于外，其味从湿所化，而过于咸。咸味归阴，苦乃从咸润下，入于胞囊，故阴肿也。如下病肾水者，止以咸渗泄，但阴下湿而已。此因苦与咸相合，因火与水相搏，所以咸味不得渗泄，而结为阴肿矣。

肝水者，其腹大，不能自转侧，胁下腹痛，时时津液微生，小便续通。

[衍义]足厥阴之脉，过阴器，抵少腹，挟胃，属肝，络胆，布胁肋。今水客于经，伤其生发之气，肝脏之阳，故病如此。然肝在下，主疏泄，虽受水郁，终有时而津可微生，则小便得以暂通也。

肺水者，其身肿，小便难，时时鸭溏。

[衍义]肺主皮毛，行荣卫，与大肠合。今有水病，是荣泣卫停，其魄独居，阳竭于外，则水充满皮肤。肺本通水道，下输膀胱为尿溺，今既不通，水不得自小便出，反从其合，与糟粕混成鸭溏也。

脾水者，其腹大，四肢苦重，津液不生，但苦少气，小便难。

[衍义]脾居中，及四肢，与胃合，其脉自足入腹，属脾，络胃，为阴脏也；中主藏物，今水在脾，而脾胃之气不行，蓄积于中，故腹大；四肢不得禀水谷，故苦重；谷精不布，故津液不生；胃之贲门不化，则宗气虚而少气；胃之幽关不通，则水积而小便难。

肾水者，其腹大，脐肿，腰痛，不得溺，阴下湿如牛鼻上汗，其足逆冷，面反瘦。

[衍义]足少阴之脉起足心，循内踝，贯脊，属肾，络膀胱，为胃之关。今水在肾，关门不利，故聚水而为腹大、脐肿、腰痛、不得溺也。夫肾为水之海，然水在海者，其味必咸，咸必渗走囊外，湿如牛鼻上汗也。咸水之病作，则心火必退而衰微，惟孤阴而已，故逆冷也。心火退伏，则荣卫诸阳尽退，不荣于上，而脾胃谷精亦不循脉上于面皮，故瘦也。

师曰：诸有水者，腰以下肿，当利小便；腰以上肿，当发汗乃愈。

[衍义]分腰上下为便利、发汗何也？盖身半以上，天之分，阳也；身半以下，地之分，阴也。而身之腠理，行天分之阳，小便通地分之阴。故水停于天者，开腠理而水从汗散；水停于地者，决其出关而水自出矣。即《内经》开鬼门，洁净府法也。

师曰：寸口脉沉而迟，沉则为水，迟则为寒，寒水相搏。趺阳脉伏，水谷不化。脾气衰则鹜溏，胃气衰则身肿。少阳脉卑，音怯。少阴脉细，男子则小便不利，妇人则经水不通。经为血，血不利则为水，名曰血分。

[衍义]仲景脉法，寸口多与趺阳合，何也？盖寸口属肺，手太阴之所过，肺朝百脉，十二经各以其时来见于寸口。脾胃二经出在右关，然胃乃水谷之海，五脏皆禀气于胃，则胃又五脏之本，所以经脉尤为诸经之要领也。邪或干于胃者，必再就趺阳诊之。趺阳，足跗上冲阳，胃脉之源也。此条寸口沉为水，迟为寒者，非外入之邪，即脾胃、冲脉二海之病。因水谷之阳不布，则五阳虚竭；虚竭则生寒，下焦血海之阴不生化，则阴内结；内结则生水，水寒相搏，十二经脉尽从所禀而变见于寸口也。脾与胃为表里，脾气衰，则不能与胃行其津液，致清浊不分，于里而为鹜溏；胃气衰，则不能行气于三阳，致阳道不行于表，则身体分肉皆肿。二经既不利，则趺阳之脉伏矣。邪在血海，血海者，冲脉所主，冲脉与肾之大络同出肾下，男女天癸之盛衰皆系焉。《内经》曰：肾为作强之官，伎巧出焉。自越人以两肾分左右，右肾为男子藏精施化、女子系胞，则冲任正隶其所用之脉也。王叔和分两肾于左右尺

部，皆以足少阴经属之，其表之府，亦并以膀胱足太阳配之，但在左尺足太阳下注一说：与三焦为表里。尝考其由，出自《灵枢》，谓足三焦下输，出于委阳，太阳之别也，手少阴经也，并太阳之正，入络膀胱，约下焦，实则癃闭。又曰：三焦者，中渎之府，水道出焉，膀胱，是孤府也。今以邪搏血海，血海属右肾之脏，三焦是其府，是以男女亦必从阴阳气血表里而分。在女，则是其阴血海者病；在男，则是其阳三焦者病。卫脉非大经十二之数，附见于足少阴脉者，是故男子少阳脉，为三焦气不化，气不化，则小便不利；妇人少阴脉细，则经水不通，经为血，血不利则为水，名为血分。虽然，小便不利因水者，不独由于气，亦或有因血所致，如前用蒲黄散等方治血，概可见也。

问曰：病者苦水，面目身体四肢皆肿，小便不利。脉之，不言水，反言胸中痛，气上冲咽，状如炙肉，当微咳喘。审如师言，其脉何类？师曰：寸口脉沉而紧，沉为水，紧为寒，沉紧相搏，结在关元。始时当微，年盛不觉，阳衰之后，荣卫相干，阳损阴盛，结寒微动，肾气上冲，咽喉塞噎，胁下结痛。医以为留饮而大下之，气击不去，其病不除；后重吐之，胃家虚烦，咽燥欲饮水，小便不利，水谷不化，面目手足浮肿。又与葶苈丸下水，当时如小差，食饮过度，肿复如前，胸胁苦痛，象若奔豚；其水扬溢，则浮咳喘逆。当先攻击冲气令止，乃治咳；咳止，其喘自差。先治新病，病当在后。

[衍义]此水病。脉之不言水，反言胸中痛等病，当时记其说者以为异。非异也，是从色脉言耳。脉沉为水，紧为寒为痛，水、寒属于肾，足少阴脉自肾上贯肝膈，入肺中，循喉咙；其支者，从肺出络心，注胸中。凡肾气上逆，必冲脉与之并行，因作冲气，从其脉所过，随处与正气相击而为病耳。要知其病始由关元。夫五脏六腑，在内有强弱荣悴，尽见于面部，分五官五色以辨之。关元是下纪足三阴、任脉所会，寒结关元，其肾部之色，必微枯而黑，知是久痹之症，非一日也。及阳衰之后，荣卫失常，阴阳反作，寒结之邪，肾气冲而上，故作此证。医不治其冲气，反吐下之，遂损其胃，致水谷不化，津液不行，而渴欲饮水，小便不利也。由是扬溢于面目四肢，浮肿并至，冲气乘虚愈击，更有象若奔豚喘咳之状。必先治其冲气之本，冲气止，肾气平，则诸证自差；未差者，当补阳泻阴，行水扶胃，疏通关元之久痹，次第施治焉耳。

风水脉浮身重，汗出恶风者，防己黄芪汤主之。腹痛者加芍药。方见湿病。

[衍义]脉浮，表也；汗出恶风，表之虚也；身重，水客分肉也。防己疗风肿、水肿，通腠理；黄芪温分肉，补卫虚；白术治皮风，止汗；甘草和药，益土；生姜、大枣辛甘发散。腹痛者，阴阳气塞，不得升降，故加芍药收阴。

风水恶风，一身悉肿，脉浮不渴，续自汗出，无大热，越婢汤主之。

越婢汤方

麻黄六两 石膏半斤 生姜三两 大枣十二枚 甘草二两

右五味，以水六升，先煮麻黄，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分温三服。恶风者，加附子一枚炮。风水者，加白术四两。《古今录验》。

[衍义]荣，阴也；水，亦阴也。卫，阳也；风，亦阳也。各从其类。水寒则伤荣，风热则伤卫。脾乃荣之本，胃乃卫之源，卫伤，胃即应而病。脾病则阴自结，不与胃和以行其津液；胃病则阳自壅，不与脾和以输其谷气。而荣卫不得受水谷之精悍，故气自削，不肥腠理，恶风；不充分肉、皮肤，惟邪自布，故一身悉肿。其脉浮者，即首章风水[①]脉浮是也；续自汗出者，为风有时开其腠理也；无大热者，止因风热在卫，而卫自不成其热也；不渴者，以内无积热，外无大汗，其津液不耗，故不渴也。用越婢汤主之，与前条所谓里水脉沉者相反，何亦用是方治之乎？盖里水为脾之三阴结而化水，不得升发，故用是阳发之。此证表虚恶风，续自汗出者，亦欲发中焦之谷气，以输荣卫。东垣云：上气不足，推而扬之。是二证虽有表里之分，然皆当发越脾气，故以一汤治。或曰：麻黄能调血脉，开毛孔皮肤，散水寒；石膏

① 风水：原作"水风"，据文义乙正。

解肌，退风热，今不言药，而云发越脾气以愈病，何也？曰：仲景命方，如青龙、白虎，各有所持，岂越婢而漫然。天人万物，气皆相贯，邪之感人，必客同类，当假物之同类者以祛之，则用力少而成功多，非惟祛之而已。且能发越脾气，无一味相间，岂非仲景有意于名方哉？夫五脏各一其阴阳，独脾胃居中而两属之，脾主阴而胃主阳。自流利者言之，土固五行之一；自生成者言之，则四气皆因土而后成，故万物生于土，死于亦归于土。然土不独成四气，土亦从四维而后成，不惟火生而已。故四方气有水之阴，即应于脾；风热之阳，即应于胃。饮食五味寒热，凡入于脾胃者亦然，一有相干，则脾气不和，胃气不清，而水谷不化其精微以荣荣卫而实阴阳也。然甘者，土之本位，脾气不清，清以甘寒。要而行之，必走经脉；要而合之，必通经隧。经隧者，脏腑相通之别脉也，是故麻黄之甘热，自阴血走手足太阴经，达于皮肤，行气于三阴，以去阴寒之邪；石膏之甘寒，自气分出走手足阳明经，达于肌肉，行气于三阳，以去风热之邪。用其味之甘以入土，用其气之寒热以和阴阳，用其性之善走以发越脾气；更以甘草和中，调其寒热缓急。二药相合，协以成功，必以大枣之补脾中之血，生姜之辛益胃中之气。恶风者阳虚，故加附子以入阳；风水者，则加白术以散皮肤间风水之气，发谷精以宣荣卫，与麻黄、石膏为使，引其入土也。越婢之名，不亦宜乎。

皮水为病，四肢肿，水气在皮肤中，四肢聂聂动者，防己茯苓汤主之。

防己茯苓汤方

防己三两 黄芪三两 桂枝三两 茯苓六两 甘草二两

右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温三服。

[衍义]此证与风水脉浮用防己黄芪同，而有深浅之异。风水者，脉浮在表，土气不发，用白术、姜、枣发之；此乃皮水郁其荣卫，手太阴不宣。金郁者泄之，水停者以淡渗，故用茯苓易白术；荣卫不得宣行者，散以辛甘，故用桂枝、甘草以易姜、枣。《内经》云：肉蠕动，名曰微风。以四肢聂聂动者，为风在荣卫，触于经络而动，故桂枝、甘草亦得治之也。

里水，越婢加术汤主之；甘草麻黄汤亦主之。

越婢加术汤方方见上，内加白术四两。

甘草麻黄汤方

甘草二两 麻黄四两

右二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黄，去上沫，内甘草，煮取三升，温服一升。重覆汗出，不汗再服，慎风寒。

[衍义]此条但言里水，不叙脉证，与前条里水用汤俱同，何两出之？将亦有异乎？前条里水证，止就身肿，小便不利，亡津液而渴者。大抵一经之病，随其气化所变，难以一二数。其经之邪无明，其变不可详，惟在方中佐使之损益何如耳。

水之为病，其脉沉小，属少阴。浮者，为风。无水虚胀者，为气。水，发其汗则已。脉沉者宜麻黄附子汤；浮者宜杏子汤。

麻黄附子汤方

麻黄三两 甘草二两 附子一枚，炮

右三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黄，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二升半，温服八分，日三服。

杏子汤方缺。恐即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

[衍义]少阴主水，其性寒。此条皆少阴证也。非独脉沉小者属之，但因其从风出于表，水不内积，故曰无水。若不因风，止是肾脉上入于肺而虚胀者，则名曰气水。然肾水、风水，已有治法，独气水分脉浮沉发其汗。由少阳水寒之邪，其本尚在于里，阴未变，故用麻黄散水，附子治寒；脉浮者，其水已从肾上逆于肺之标，居于阳矣，变而不寒，于是用杏子汤，就肺中下逆气。注谓：未见其汤，恐即麻黄杏子石膏甘草汤。皆发汗散水者，独附子、杏仁分表里耳。

厥而皮水者，蒲灰散主之。方见消渴中。

[衍义]此病水不言病形之状，惟言用蒲灰散，何也？大抵此证与首章同，然彼以发汗，此得之于厥，故治法不同。厥者，逆也，由少阴经肾气逆上入肺，肺与皮毛合，故逆气溢出经络，经络之血泣，与肾气合化而为水，充满于皮肤，故曰皮水。用蒲黄消经络之滞，利小便，为君；滑石开

穷，通水道[1]，以佐之，小便利则水下行，逆气降。与首章皮水二条有气血虚实之不同。只此可见仲景随机应用之治矣。

问曰：黄汗之为病，身体肿，一作重。发热汗出而渴，状如风水，汗沾衣，色正黄如柏汁，脉自沉。何从得之？师曰：以汗出入水中浴，水从汗孔入得之。宜芪药桂酒汤主之。

黄芪芍药桂枝苦酒汤方

黄芪五两　芍药三两　桂枝三两

右三味，以苦酒一升，水七升，相和煮，取三升，温服一升，当心烦。服至六七日乃解。若心烦不解者，以苦酒阻故也。一方用美酒醯[2]代苦酒。

[衍义]汗本津也，津泄则卫虚。水血同类，阴也，水则荣寒；寒则气郁，郁则发热。水热相搏于分肉，则身肿。荣出中焦，荣之郁热内蓄于脾，则津液不行而渴。卫虚，腠理不固，则汗出。脾土发热，则黄色见于面如柏汁也。所以补卫为要，黄芪益气，入皮毛，肥腠理，退热止汗之功尤切，故为君；桂枝理血，入荣散寒，通血脉，解肌肉，用之调荣以和卫，故为臣；荣气因邪所阻，不利于行，芍药能收阴气，故佐桂枝，一阴一阳，以利其荣；苦酒，醋也，用之使引，入血分以散滞。注：一方用美酒，美酒性热入心，可以致烦；醋但刺心而不烦。未审孰是？

黄汗之病，两胫自冷，假令发热，此属历节。食已汗出，又身常暮卧盗汗出者，此劳气也。若汗出已，反发热者，久久其身必甲错；发热不止者，必生恶疮。若身重，汗出已辄轻者，久久必身瞤，瞤即胸中痛。又，从腰已上必汗出，下无汗，腰髋驰痛，如有物在皮中状，剧者不能食，身疼重，烦躁，小便不利，此为黄汗，桂枝加黄芪汤主之。

桂枝加黄芪汤方

桂枝二两　芍药二两　甘草二两　生姜三两　大枣十二枚　黄芪二两

右六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温服一升。须臾饮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温覆取微汗，若不汗，更服。

[衍义]黄汗病，由阴阳水火不既济。阴阳者，荣卫之主；荣卫者，阴阳之用。阴阳不既济，而荣卫亦不循行上下，阳火独壅于上，为黄汗。阴水独积于下，致两胫冷。设阳火热甚，及肌肉，则发热；阴水寒及筋骨，则历节痛。若起居饮食过节之劳，必伤脾胃，将荣卫不充于腠理，而食入所长之阳，即与劳气相搏，散出为汗。又或日暮气门不闭，其津液常泄，为盗汗也。凡汗出必当热解，今汗已反发热者，是邪气胜而津液亡也。斯肌肉无以润泽，久久必枯涩而甲错；发热不已，其热逆于肉里，乃生恶疮。若邪正相搏于分肉间，则身重；汗出已，虽身重辄轻，然正气又从汗散而虚，荣卫衰微，脉络皆空，久久邪气热生风火，动于分肉脉络间，必作身瞤。瞤即胸中痛者，由胸中属肺金，主气，行荣卫之部，气海在焉，既虚之气，不胜风火之击，是以痛也。又从腰以上必汗出者，腰以上，阳也，阳与荣卫俱虚，腠理不密，故津液被风火泄出也；腰以下，阴也，为孤阴痹于下，故无汗，所以腰髋驰痛。如有物在皮中状者，即《内经》所谓痛痹逢寒之类也。剧则不能食，身疼烦躁，小便不利者，为荣卫甚虚，谷气不充，故不能食；荣卫不充于分肉，故身疼重。胃中虚，热上注心中，作烦躁；小便不利者，因津液从汗出故也。

师曰：寸口脉迟而涩，迟则为寒，涩为血不足。趺阳脉微而迟，微则为气，迟则为寒。寒气不足，则手足逆冷；手足逆冷，则荣卫不利；荣卫不利，则腹满肠鸣相逐；气转膀胱，荣卫俱劳；阳气不通即身冷，阴气不通即骨疼；阳前通则恶寒，阴前通则痹不仁。阴阳相得，其气乃行，大气一转，其气乃散。实则失气，虚则遗溺，名曰气分。

[衍义]人之血气荣卫，皆主于谷，谷入于胃，化为精微，脾与胃以膜相连，主四肢，脾输谷气于三阴，胃输谷气于三阳。六经皆起于手足，故内外悉藉谷气温养之也。寸口以候荣卫，趺阳以候脾胃，脾胃之脉虚寒，则手足不得禀水谷气，故逆冷也。手足逆冷，则荣卫之运行于阴阳六经者皆不利；荣卫不利，则逆冷之气入积于中

---

① 道：原作"通"，据文义改。

② 醯(Xī 西)：醋。

而不泻；不泻则内之温气去，寒独留，寒独留则宗气不行而腹满。脾之募在季胁章门，寒气入于募，止当少阳经脉所过，且少阳为枢，主十二官行气之使。少阳之腑三焦也，既不得行升发之气于三焦，以化荣卫，必引留募之寒相逐于三焦之下输，下输属膀胱也。当其时，卫微荣衰，卫气不得行其阳于表，即身冷；荣气不得行其阴于里，即痛。阳虽暂得前通，身冷不能即温，斯恶寒也；阴既前通，痛应少愈，然荣气未与卫之阳合，孤阴独至，故痹而不仁。必从膻中、气海之宗气通转，然后阴阳和，荣卫布，邪气乃从下焦而散也。下焦者，中渎之官，水道出焉，前后二窍皆属之，前窍属阳，后窍属阴，阳道实，则前窍固，邪从后窍失气而出；阳道虚，则从前窍遗尿而去矣。为大气一转而邪散，故曰气分。

气分，心下坚，大如盘，边如旋杯，水饮所作，桂枝去芍药加麻黄细辛附子汤主之。

桂枝去芍药加麻黄细辛附子汤方

桂枝三两 生姜三两 甘草二两 大枣十二枚 麻黄二两 细辛二两 附子一枚，炮

右七味，以水七升，煮麻黄，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二升，分温三服。当汗出，如虫行皮中即愈。

是证与上条所叙不同名，气分即同。与下条亦同。

心下坚，大如盘，边如旋杯，水饮所作，枳术汤主之。

枳术汤方

枳实七枚 白术二两

右二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腹中软即当散也。

[衍义]心下，胃土[①]脘也。胃气弱则所饮之水入而不消，痞结而坚，必强其胃乃可消痞。白术健脾强胃，枳实善消心下痞，逐停水，散滞血。

附方

《外台》防己黄芪汤 治风水，脉浮为在表，其人或头汗出，表无他病，病者但下重，从腰以上为和，腰以下为肿及阴，难以屈伸。方见风湿中。

[衍义]头汗者，风；腰以下肿者，水甚于风，故表无他病，当治腰下为要。然是汤前条治风水在表，此可治风水在下之病，何也？考之《本草》，防己疗风水肿，手脚挛急；李东垣亦以治腰以下及足湿热肿甚，脉浮，头汗。虽曰表无他病，然与表同，故可通治。

① 土：据文义似当作"上"。

卷之十五

黄疸病脉证并治第十五

论二首，脉证十四条，方七首

寸口脉浮而缓，浮则为风，缓则为痹。痹非中风，四肢苦烦，脾色必黄，瘀热以行。

[衍义]脾胃者，主四肢，合肌肉，其色黄，其气化湿，其性痞着，其脉迟缓，所胃风木。风者，善行数变。若中风而风独行者，开则泄皮毛而出汗，闭则热肌肉以网乱。今风与湿相搏成痹，所以痹之风则不能中风之善行数变，内郁为瘀；热郁极乃发风，风性动，挟脾胃之积热以行，从而走四肢，欲散不散，为之苦烦；出肌肤，为之色黄。缘风所致，故脉浮；因取，故脉缓也。

趺阳脉紧而数，数则为热，热则消谷，紧则为寒，食则为满。尺脉浮则伤肾，趺阳脉紧则伤脾。风寒相搏，食谷即眩，谷气不消，胃中苦浊，浊气下流，小便不通，阴被其寒，热流膀胱，身体尽黄，名曰谷疸。

额上黑，微汗出，手足中热，薄暮即发，膀胱急，小便自利，名曰女劳疸。腹如水状不治。

[衍义]谷疸证，趺阳脉紧数者，何寒而致紧？何热而致数？尺浮何为伤肾？趺阳紧何为伤脾？风从何生？不详其源，莫知其所治矣。盖天之六气，感人脏府而应于脉诊，因以数为热、紧为寒矣。然人脏府气化，亦有风寒湿热燥火，与天气同其名；寒热湿温凉，同其性；阴阳表里，同其情；浮沉迟数，同其病。将何以别天与人之气乎？天气从八风之变，邪自外入；人气从七情食色劳役之伤，邪自内出。谷疸由脏气所化之淫邪为病，非天气也。盖脾胃之土有阴阳，脾阴而胃阳。阴阳离决，二气不合，则胃独聚其阳以成热，为病消谷；脾独聚其阴以成寒，为腹满，于是寒热见紧数之脉，而紧又为之伤脾者，乃肝木挟肾寒乘虚克土，故曰风寒相搏。食入于胃，长气于阳，肝木之风，得阳则动，故食谷则头目眩运也。肾属水，藏精，实则脉沉，虚则脉浮；而精生于谷，谷不化则精不生，精不生则肾无所受，虚而反受下流之脾邪，故曰尺浮伤肾。又曰：阴被其寒。阴谓肾，寒谓脾也。此谷气不化，所积之瘀浊，属于脾之寒者，下流则伤肾；属于胃之热者，下流则伤膀胱，由是小便不通，身体尽黄。生于胃热食谷之浊，故曰谷疸。陈无择谓是证用苦参丸方，苦参、用龙胆除胃中伏热；《本草》以二药能益肝胆，平胃气。以猪胆为使，此退胃之木火。用大麦者，五谷之长，脾胃所宜，将苦渗龙胆入脾土也。《本草》又曰：破冷气，去腹满，此疗脾阴寒结。

[衍义]女劳疸，惟言额上黑，不言身黄，简文也。后人虽曰交接水中所致，特其一端耳。然以此连谷疸之后，必胃先有谷气之浊热下伤于肾而后黑，黑疸因黄而发也。二脏并病，安得不交见其色乎？盖胃阳明也，阳明与宗筋合于气街，饱食入内，宗筋通[1]用，阴精泄脱，而阳阳之湿热乘虚下流于肾之中；肾中之火，亦乘阳明。上下交驰，胃土发越而色黄，相火炎水中而色黑。二脏并病，故二色并见。其黑色先见于额者，膀胱脉上巅交鼻额，火性炎上，故肾火从膀胱上越。额为神庭，属心部；心，火之主也。心肾子午同化，足经之火，炎就手经，亦必出于额。额，火之巅也。心主汗，火越于此，汗亦出此，所以额黑微汗也。手足心热者，手心乃包络荥穴，足心乃肾之井穴，心肾火盛则应之。薄暮即发，膀胱急，小便自利，乃阳明主阖，日暮阳明收敛，湿热下流，膀胱之气虽满急，其气降，故小便自利。若湿热相火郁甚，肾水之气不行，停积于腹，胀如水状者，则肾衰矣，故难治。此以气受病者言之，若血病而黑，则如下条女劳疸云。

心中懊侬而热，不能食，时欲吐，名曰酒疸。

[衍义]此饮之过当所致也。酒为五谷所致

① 通：据文义似当作"过"。

而成，湿热有毒，其气归心，味归脾胃。胃阳主升，脾阴主降，胃得之则热甚，脾得之则阴伤，阴伤则不能降，不降则所饮停而不去，气薰于心，心神不宁，而作懊侬；气痞中焦，故不能食；蓄极乃发，故时欲呕而为疸也。

阳明病，脉迟者，食难用饱，饱则发烦头眩，小便必难，此欲作谷疸。虽下之，腹满如故，所以然者，脉迟故也。

[衍义]《伤寒》阳明证注：阳明病脉迟，邪方入里，热未为实。食入于胃，长气于阳。胃中有热，食难用饱，饱则微烦而目眩者，谷气与热气相击，两热合，消搏津液，若小便利者，不发黄，热得泄也；小便不利，则热不得泄，身必发黄。以其发于谷气之热，故名谷疸。热实者，下之。脉迟为热气未实，虽下之，腹满亦不减也。经曰：脉迟，尚未可攻。且脉迟不独但为热未实。《脉经》曰：关脉迟滞而弱者，无胃气而有热。则胃虚而脉迟，尤不可攻也。

夫病酒黄疸，必小便不利，其候心中热，足下热，是其证也。

[衍义]酒为湿热之最。膀胱者，清净之府，津液藏焉，气化所出。若过于酒，伤其气经，小便必难；积气于中，则心热；流于肾，则足下热；积成瘀热，发于外而为黄疸也。

酒黄疸者，或无热，清言了了，腹满欲吐，鼻燥。其脉浮者，先吐之；沉弦者，先下之。

[衍义]酒入胃而不伤心，则无心热，故神不昏而言清朗也；不伤肾，则无足热。但酒停于膈，欲吐；阳明气郁，成腹满；阳明脉上入额中，作鼻燥。脉浮者，在膈上，积多在阳，先吐上焦，而后治其中满。沉弦者，在膈下，积多在阴，先下其中满，而后治其上焦也。

酒疸，心中热，欲呕者，吐之愈。

[衍义]酒停胃上脘，则心中热而欲呕，必吐之乃愈。

酒疸下之，久久为黑疸，目青面黑，心中如啖蒜齑状，大便正黑，皮肤爪之不仁，其脉浮弱，虽黑微黄，故知之。

[衍义]酒疸之黑，非女劳疸之黑也。女劳之黑，肾气所发也；酒疸之黑，败血之黑也。因酒之湿热伤脾胃，脾胃不利，阳气不化，阴血不运，若更下之，久久则运化之用愈耗矣。气耗血积，故腐瘀浊色越肌面为黑；味变于心咽，作嘈杂，心辣如啖蒜齑状；荣血衰而不行，痹于皮肤，爪之不仁；输于大肠，便如黑漆；其目青与脉浮弱弦，皆血病也。

师曰：病黄疸，发热烦喘，胸满口燥者，以病发时火劫其汗，两热相得。然黄家所得，从湿得之。一身尽发热而黄，肚热，热在里，当下之。

[衍义]黄疸必由湿热所发。湿有天地之湿，有人气之湿，有饮食之湿，三者皆内应脾胃，郁而成热，郁极乃发，则一身热，而土之黄色，出见于表，为黄疸也。此证先因外感湿邪，大法，湿宜缓取微汗，久久乃解。今因火劫其汗，汗纵出而湿不去，火热反与内之郁热相并，客于足阳明经，故发热烦喘胸满；热仍在，故口燥。此际宜寒凉之剂；如肚热入腑，则当下之矣。

脉沉，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者，皆发黄。

[衍义]大抵黄疸，俱属太阳阳明，热蒸其土而然也。而阳明又属金，金得火则膀郁燥渴，燥与湿热相搏，则津液不化，故上焦渴而欲饮，下焦约而小便难。上下不通，郁极而发于皮肤，故作黄。此条在里之热甚，故脉沉。《伤寒论》阳明病有发热，头汗出，身无汗，渴饮水浆，小便不利者，茵陈汤主之。

黄疸之病，当以十八日为期，治之十日以上差，反剧者难治。

疸而渴者，其疸难治；疸而不渴者，其疸可治。发于阴部，其人必呕；发于阳部，其人振寒而发热也。

[衍义]疸即瘅也，单阳而无阴，湿热甚。脾胃之津液乏竭，无阴，热蒸不已，孤阳能独生乎？《内经》曰：刚其刚，阴气破散，阳气消亡。其难治为此。若不渴，则阴气犹存，故可治。阴部者，脾太阴也；阳部者，胃阳明也。热甚于里则呕，热在于表则发热振寒。《灵枢》曰：脾是动者呕；阳明是静[①]者，洒洒振寒也。伤寒发黄、渴，亦茵陈汤主之。

---

① 静：《灵枢·经脉》作"动"。

谷疸之为病，寒热不食，食即头眩，心胸不安，久久发黄为谷疸，茵陈蒿汤主之。

茵陈蒿汤方

茵陈蒿六两 栀子十四枚，炒 大黄三两

右三味，以水一斗，先煮茵陈，减六升，内二味，煮取三升，去滓，分温三服。小便当利，尿如皂角汁状，色正赤。一宿腹减，黄从小便去也。

[衍义]此汤治阳明瘀热在里，身黄发热，但头汗出，身无汗，剂颈而还，小便不利，渴饮水浆者。又伤寒七八日，身黄如橘子色，小便不利，腹微满者。今又治是证。三者尽属里热，但务去其邪，病状之异弗论矣。此寒热不在表，脾胃内热，达于外而成肌肤寒热者，亦不能食。《灵枢》曰：肌肤热者，取三阳于下，补足太阴，以出其汗。皆因脾胃热，故不解其表，而遽治其里也。盖茵陈蒿汤治热结发黄，佐栀子去胃热，通小便，更以大黄为使荡涤之。虽然，治疸不可不分轻重，如栀子柏皮汤解身热发黄，内热之未实者；麻黄连翘赤小豆汤治表寒湿，内有瘀热而黄者；大黄硝石汤下内热之实者，栀子大黄汤次之，茵陈蒿汤又次之。又必究其受病之因有同异，既病之人有劳逸，若得之膏粱食肥者，气滞血壅；得之先贵后贱、前富后贫与脱势惭愧、离愁忧患者，虽皆郁积成热，气血失损，不可与食肥者同治。若始终贫贱，不近水冒雨，即残羹冷汁，久卧湿地，多挟寒湿，致阴雨乖隔而病，又可与上二者同治乎？故攻邪同，而先后调治亦不可不审也。

腹满，舌痿黄，躁不得卧，属黄家一作身瘅①。

[衍义]瘀热内积为腹满，外连肌表成痿黄，身热气烦，血少荣微，夜不入阴，故不睡。属黄家者，以其虽不似黄疸之黄，亦由积渐所致也。黄疸之黄，深实热之黄；痿黄之黄，浅虚热之黄。若舌痿黄燥者，亦有说：心脾脉，络舌上下，凡舌本黄燥，即是内热，况舌痿乎？湿热结积，虽不行肌表，然已见于舌，即属黄家也。

黄家日晡所发热，而反恶寒，此为女劳得之。膀胱急，少腹满，身尽黄，额上黑，足下热，因作黑疸，其腹胀如水状，大便必黑，时溏，此女劳之病，非水也。腹满者难治。消石矾石散主之。

消石矾石散方

消石 矾石烧，等分

右二味，为散。以大麦粥汁和服方寸匕，日三服。病随大小便去，小便正黄，大便正黑，是候也。

[衍义]肾者，阴之主也，为五脏之根，血尽属之。血虽化于中土，生之于心，藏之于肝，若肾阴病，则中土莫得而化，心莫得而生，肝莫得而藏，荣卫莫得而行，其血败矣，将与湿热凝瘀于肠胃之间。肾属水，其味咸，其性寒，故治之之药，必用咸寒补其不足之水，泻其所客之热。荡涤肠胃，推陈致新，用硝石为君；《本草》矾石能除固热在骨髓者。骨与肾合，亦必能治肾热可知也；大麦粥汁为之使，引入肠胃，下泄郁气。大便属阴，瘀血由是而出，其色黑；小便属阳，热液从是而利，其色黄也。

酒黄疸，心中懊侬或热痛，栀子大黄汤主之。

栀子大黄汤方

栀子十四枚 大黄一两 枳实五枚 豉一升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衍义]酒热内结，心神昏乱，作懊侬，甚则热痛。栀子、香豉，皆能治心中懊侬，大黄荡涤实热；枳实破结逐停去宿积也。《伤寒论》阳明病无汗，小便不利，心中懊侬者，身必发黄。是知热甚于内者，皆能成是病，非独酒也。

诸病黄家，但利其小便；假令脉浮，当以汗解之，宜桂枝加黄芪汤主之。

[衍义]黄家大约从水湿得之。经虽云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然脉浮者，湿不在里而在表，表热乘虚入里，亦作癃闭。故须以脉别之。汗解攻下，各有所宜也。而攻下之法既有浅深轻重，利小便与发汗之方何独不然乎？是方所主，惟和荣卫，非有发汗峻剂，必表之虚者用之。连翘赤小豆汤，又是里之虚者用之。利小便亦然。是宜知其大略也。

诸黄，猪膏发煎主之。

附方

---

① 一作身瘅：《金匮》作"舌痿疑作身瘅"。

猪膏发煎方①

猪膏半斤 乱发如鸡子大三枚

右二味，和膏发中共煎，发消药成，分再服。病从小便出。

[衍义]此但言诸黄，无他证，必将谓证有变态，不可悉数云，女劳疸，身目尽黄，发热恶寒，小腹满，小便难，以大热大寒，女劳交接，从而入水所致，用是汤。又云：五疸，身体四肢微肿，胸满，不得汗，汗出如黄柏汁，由大汗出，入水所致，猪脂一味服。《伤寒类略》亦云：男子女人黄疸，饮食不消，胃中胀热，生黄衣，胃中有燥屎使然，猪脂煎服则愈。因明此方乃治血燥者也。诸黄所感之邪，与所变之脏虽不同，然至郁成湿热，则悉干于脾胃。胃之阳明经更属于肺金，金主燥，若湿热胜，则愈变枯涩，血愈耗干，故诸黄起于血燥者，皆得用之。考之《本草》，猪脂利血脉，解风热，润肺痿热毒。五疸身肿不得卧者，非燥之在上欤？胃中黄衣干屎，非燥之在中欤？小腹满，小便难，非燥之在下欤？三焦之燥，皆将猪脂润之。而燥在下，小便难者，又须乱发消瘀，开关格，利水道，故用为佐。此与前条消石矾石散同治膀胱小腹满之血病，然一以除热去瘀，一以润燥。矾石之性燥，走血，安可治血燥乎？又，太阳证身尽黄，脉沉结，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证谛也，抵当汤主之，乃重剂也；此则治血燥之轻剂也。

黄疸病，茵陈五苓散主之。

茵陈五苓散方

茵陈蒿十分 五苓散五分

右二味，和，先食饮方寸匕，日三服。

[衍义]此亦治黄疸，不言他证，与猪膏发煎并出者，彼以燥在血，此以燥在气也。夫病得之汗出入水，何以成燥？曰：湿热相纽而不解，则肺金治节之政不行，津液不布，而成燥也。燥郁之久，湿热蒸为黄疸矣。《本草》茵陈治热结黄疸，小便不利。燥因热胜，栀子柏皮汤；因湿郁，茵陈五苓散。五苓散然非徒治湿而已，亦润剂也。桂枝开腠理，致津液，通气；白术、茯苓生津，皆可润燥也。古人论黄疸，有湿黄，有热黄。湿黄者，色如薰黄；热黄者，色如橘子色。更有阳黄，有阴黄。阳黄者，大黄佐茵陈；阴黄者，附子佐茵陈。此用五苓散佐者，因湿热郁成燥也明矣。

黄疸腹满，小便不利而赤，自汗出，此为表和里实，当下之，宜大黄硝石汤。

大黄硝石汤方

大黄 硝石 黄柏各四两 栀子十五枚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内硝，更煮取一升，顿服。

[衍义]邪热内结，成腹满，自汗，大黄、硝石，荡而去之；膀胱内热，致小便不利而赤，黄柏、栀子，凉以行之。此下黄疸重剂也。

黄疸病，小便色不变，欲自利，腹满而喘，不可除热，热除必哕。哕者，小半夏汤主之。

[衍义]小便不变，欲自利者，内有湿，饮积而热未盛也；脾太阴湿盛，土气不化，则满；脾湿动肺，则喘，有似支饮之状者。故不可除其热，热除则胃中反寒，寒气上逆为哕矣。半夏、生姜，能散逆去湿，消痰止哕。此汤用在除热之后，非治未除热之前者也。

诸黄，腹满而呕者，宜柴胡汤。

柴胡汤方

柴胡半斤 半夏半升 人参 甘草 黄芩各三两 大枣十二枚 生姜三两，切

右六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分温服，日三服。

[衍义]邪正相击，在里则腹满气逆；在上则呕。上犹表也，故属半表半里，小柴胡汤主之。柴胡、黄芩除里热，半夏散里逆，人参、甘草补正缓邪，生姜、大枣和荣卫、合表里，调阴阳也。又必随证加减，法在《伤寒论》小柴胡汤后。

男子黄，小便自利，当与虚劳小建中汤。

[衍义]杂病中虚，致脾胃不化，湿热蓄积而为黄，虽小便不利，亦当补泻兼施。男子黄者，必由入内，虚热而致也；反见小便自利，为中下无实热，惟虚阳浮沉为黄耳。故与治虚劳之剂补正气，正气旺，则荣卫阴阳和而黄自愈矣。

[补注]《伤寒论》中云：小便利者，不能发黄，以热从小便去故也。今便利而黄自若，则其

① 猪膏发煎方：原脱，据《金匮》补。

黄亦必色澹气虚，非诚有大热也，故从补。不然，便既利矣，黄胡为乎来哉？与瘀血在脾者不侔[1]也，与热积膀胱者不同也。此明系虚黄上泛，从中下二焦虚得之。然仲景微示房劳之意，而仍补中焦者，正以黄终归土色也。

瓜蒂散

[衍义]古方多用此治黄，或作散，或吹鼻，皆取黄水为效。此治水饮郁热在膈上者，何也？盖瓜蒂，吐剂也，《内经》曰：在上者，因而越之。仲景云：湿家身上疼面黄，内药鼻中，是亦邪浅之故也。

附方

《千金》麻黄酵酒汤方

麻黄一把，去节，绵裹　**美酒**五升

右二味，煮取半升，顿服，取小汗。春月用水煮。

① 侔(móu 谋)：相等，等同。

卷之十六

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第十六

脉证十二条，方五首

寸口脉动而弱，动即为惊，弱则为悸。

[衍义]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不役形，不劳心，则精气全而神明安其宅。苟有所伤，则气虚而脉动，动则心悸神惕；精虚则脉弱，弱则怔忡恐悸。盖惊自外物触入而动，属阳，阳变则脉动；悸自内恐而生，属阴，阴耗则脉弱。是病宜和平之剂，补其精气，镇其神灵，尤当处之以静也。

师曰：尺脉浮，目睛晕黄，衄未止。晕黄去，目睛慧了，知衄今止。

[衍义]尺以候肾，属水。土克之，则合相火逼其阴血从膀胱而升，故脉浮也。肾之精上荣瞳子，膀胱之脉下额中而作衄。故晕黄退而血亦降，所以知衄止也。《明理论》肾主阴，血统属之。伤寒衄者，责邪在表，经络热甚壅出；杂病衄者，责邪在里也。心主血，肝藏血，肺主气，开窍于鼻，血得热则散，随气上逆，从鼻中出，则为衄。此云尺浮，不云寸口浮，知为肾虚血逆，非外邪也。

又曰：从春至夏衄者太阳，从秋至冬衄者，阳明。

[衍义]《内经》太阳为开，阳明为阖。春夏气主发生，以开者应之，故邪气逼血，从升发冲出；秋冬主收藏，以阖者应之，故邪郁内极而后发出。衄为阳盛，独不言少阳，以太阳阳明二经皆上交额中故也。

衄家不可发汗，汗出必额上陷脉紧急，直视不能眴，不得眠。

[衍义]足太阳经主表，上巅入额，贯目睛。衄在上，络脉之血已脱，若更发汗，是重竭津液，津液竭则脉枯，故额上陷脉紧急，牵引其目，视不能合也；无血阴虚，故不得眠。然亦有当汗，《伤寒论》云：脉浮紧，不发汗，因而衄者，宜麻黄汤。又云：太阳病，脉浮紧，发热，身无[1]汗，自衄者愈。是经中之邪散，不待桂枝、麻黄发之也。《明理论》衄者，但头汗出[2]无汗，及汗出为至足者死。

病人面无血色，无寒热。脉沉弦者，衄；脉浮弱，手按之绝者，下血；烦咳者，必吐血。

[衍义]面色者，血之华也；血充则华鲜。若有寒热，则损其血，致面无色也。今无寒热，则目上下去血而然矣。夫脉浮以候阳，沉以候阴，只见沉弦，浮之绝不见者，是无阳也，无阳知血之上脱；脉止见浮弱，按之绝无者，是无阴也，无阴知血之下脱。烦咳吐血者，心以血安其神，若火扰乱，则血涌神烦，上动于膈，则咳；所涌之血，因咳而上越也。然则沉之无浮，浮之无沉，何便见脱血之证乎？以其面无色而脉弦弱也。衄血，阳固脱矣，然阴亦损，所以浮之亦弱。经曰：弱者血虚。脉者，血之府，宜其脱血之处则无脉；血损之处则脉弦弱也。

夫吐血，咳逆上气，其脉数而有热，不得卧者，死。

[衍义]此金水之脏不足故也。外[3]不足则火浮焰，浮焰则金伤。夫阴血之安养于内者，肾水主之。水虚不能安静，被火逼，遂而血溢出矣。血出则阳光益炽，有升无降，炎烁肺金，金受其害，因咳逆而上气。金、水，子母也，子衰不能救母，母亦受害不能生子，二者之阴，有绝而无复。脉动[4]身热，阳独胜也。不能卧，阴已绝也。阴绝，阳岂独生乎？故曰死也。若得卧者，如《内经》于[5]司天与阳明厥逆诸条，悉有喘咳身热，

---

① 无：原脱，据《伤寒论》补。

② 头汗出："头"下似脱"身"字，当作"头身无汗"。

③ 外：似当作"水"。

④ 动：似当作"数"。

⑤ 于：据《内经》其后脱"少阴"二字。

呕吐血等证，未常[1]言死，盖阴未绝也。

夫酒客咳者，必致吐血，此因极饮过度所致也。

[衍义]酒性大热，客焉不散，则肝气不清，胃气不守，乱于胸中，中焦之血，不布于经络，聚而汹，因热射肺为咳，从其咳逆之气溢出也。此伤胃致吐血者。

寸口脉弦而大，弦则为减，大则为芤；减则为寒，芤则为虚，寒虚相击，此名曰革。妇人则半产漏下，男子则亡血。

[衍义]成无己谓减为寒者，谓阳气少也；芤为虚者，阴血少也。所谓革者，既寒且虚，则气虚血乖，不循常度。男子得之，为真阳衰而不能内固，故主亡血；女子得之，为阴血虚而不能滋养，故主半产漏下。此条出第二卷妇人证，有旋覆花汤。

亡血不可发其表，汗出则寒栗而振。

[衍义]亡血则已伤荣，不可发汗以伤卫，若汗则荣卫两伤。荣行脉中，卫行脉外；荣虚则经脉空而为之振，卫虚则不温腠理而寒栗。

[补注]《注寒》云：亡血即亡阴也。阴亡则阳气孤而无偶，才一发汗，其阳必从汗尽越。所以寒栗有加，阴阳两竭也。大法宜小建中汤。

病人胸满，唇痿舌青，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咽，无寒热，脉微大来迟，腹不满，其人言我满，为有瘀血。

[衍义]是证瘀血，何邪致之耶？《内经》有堕恐恶血留内，腹中满胀，不得前后。又谓：大怒则血菀于上。是知内外诸邪，凡有所搏积而不行者，即为瘀血也。唇者，脾之外候；舌者，心之苗；脾脉散舌下，胃脉环口旁；心主血，脾养血，积则津液不布，是以唇痿舌青也。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咽者，热不在内，故但欲漱以润其燥耳。脉大为热，迟为寒，今无寒热之病而微大者，乃气并于上，故胸满也。迟者，血积膈下也。积在阴经之隧道，不似气积于阳之肓膜。然阳道显，阴道隐，气在肓膜者，则壅胀显于外；血积隧道，惟闭塞而已，故腹不满；因闭塞，自觉其满。所以知瘀血使然也。

病者如热状，烦满，口干燥而渴，其脉反无热，此为阴伏，是瘀血也，当下之。

[衍义]血，阴也，配于阳，神得之以安，气得之以和，咽得之以润，经脉得之以行，身形之中，不须臾离也。今因血积，神无以养则烦，气无以和则满，口无以润则燥，肠胃无以泽则渴。是皆阳失所配，荣卫不行，津液不化而为是病也。非阳之自强而生热者，故曰如热状。

火邪者，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主之。

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方

桂枝去皮，三两　甘草二两，炙　生姜三两　蜀漆三两，洗去腥　龙骨四两　牡蛎五两，熬　大枣十二枚

右为末，以水一斗二升，先煮蜀漆，减二升，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2]。

[衍义]此但言火邪，不言何证。考之，即《伤寒》证脉浮，医以火逼劫之亡阳，必惊狂起卧不安者。成无己注是方曰：汗者，心之液，亡阳则心气虚，心恶热，邪内迫则心神浮越，故惊狂，卧起不安。与桂枝汤解未尽表邪；芍药益阴，非亡阳所宜，故去之；火邪错逆，加蜀漆之辛以散之；阳气亡脱，加龙骨牡蛎之涩以固之。

心下悸者，半夏麻黄丸主之。

半夏麻黄丸方

半夏　麻黄

右二味，末之，炼蜜为丸如小豆大。饮服三丸，日三服。

[衍义]悸者，心中惕惕然动，怔忡而不安也。悸有三种：《伤寒》有正气虚而悸者[3]，又有汗下后正气内虚，邪气交击而悸者。病邪不同，治法亦异，正气虚者，小建中汤、四逆散加桂治之；饮水多而悸者，心属火而恶水，不自安而悸也；汗下后正气内虚，邪气交击而悸者，与气虚而悸又甚焉，治宜镇固，或化散之，皆须定其气浮也。《原病式》又谓：是病皆属水衰热旺，风火燥动于中，故怔忡也。若惊悸，亦以火药劫金，不能平木，风火相搏而然。欲究心悸之邪，则非一

---

① 常：似当作"尝"。

② 右为末……温服一升：此下该段煎服法无，据《金匮》补。

③ 悸者：据《伤寒论》文，此下似脱"有水停而悸者"六字。

言可尽也。或因形寒饮冷得之，夫心主脉，寒伤荣则脉不利，饮冷则水停，水停则中气不宣，脉不利，由是心火郁而致动。脉必不弱，非弦即紧。岂脉弱心气不足者，犹得用此药乎？

吐血不止者，柏叶汤主之。

柏叶汤方

柏叶 干姜各三两 艾三把

右三味，以水五升，取马通汁一升，合煎取一升，分温再服。

[衍义]夫水者，遇寒则沉潜于下，遇风则波涛于上。人身之血，与水无异也，得寒之和，则居经脉，内养五脏；得寒之凛冽者，则凝而不流，积而不散；得热之和者，则运行经脉，外充九窍；得热之甚者，风自火狂，则波涛汹起。由是观之，吐衄者，风火也。

下血，先便后血，此远血也，黄土汤主之。

黄土汤方

干地黄 黄芩 附子一两 阿胶 白术 甘草各三两 灶下黄土半斤

右七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衍义]肠胃者，阳明二经也。阳明主阖，气本收敛。血上者为逆，下者为顺，以上血者言之。胃居大肠之上，若聚于胃，必先便后血；去肛门远，故曰远血。若聚大肠，去肛门近，故曰近血。虽肠胃同为一经，然胃属土，所主受纳转输；大肠属金，所主传送；而土则喜温恶湿，金则喜寒恶热，二者非惟远近之殊，其喜恶亦异。治远血者，黄土汤主之。然则血聚于胃者何也？盖血从中焦所化，上行于荣，以配于卫，荣卫之流连变化，实胃土所资也。胃与脾为表里，胃虚不能行气于三阳，脾虚不能行津于三阴，气日以衰，脉道不利，或痹而不通，于血中，随其逆而出，或呕或吐，或衄或泄也。若欲崇土以求类，莫如黄土，黄者，土之正色也；更以火烧之，火乃土之母，其得母，燥而不湿，血就温化，则所积者消，所溢者止。阿胶益血，以牛是土畜，亦是取物类；地黄补血，取其象类；甘草、白术，养血，补胃，和平取其味类；甘草缓附子之热，使不僭上。是方之药，不惟治远血而已，亦可治久吐血、胃虚脉迟细者，增减用之。盖胃之阳不化者，非附子之善走不能通诸经脉，散血积也；脾之阴不理者，非黄芩之苦不能坚其阴，以固其血之走也；黄芩又制黄土、附子之热，不令其过，故以二药为使。

下血，先血后便，此近血也，赤小豆当归散主之。

[衍义]此出大肠，故先血后便。以湿热之毒蕴结，不入于经，渗于肠中而下。赤小豆能行水湿，解热毒，《梅师方》皆用此一味治下血。况有当归破宿养新，以名义观之，血当有所归，则不妄行矣。

心气不足，吐血、衄血，泻心汤主之。

泻心汤方

黄连 黄芩各一两 大黄二两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顿服之。

[衍义]心者属火，主血。心气不足者，非心火之不足，乃真阳[①]之不足也。真阴不足则火热甚而心不能养血，血从热溢为吐衄。大黄、黄芩，《本草》治血闭吐衄者用之，而伤寒家以泻心汤之苦寒，泻心下之痞热。是知此证以血由心热而溢，泻其心之热而血自安矣。如麻黄、桂枝治衄，衄为寒邪郁其经脉，化热迫成衄也。故散寒邪，寒邪散则热解，热解则血不被迫而自安矣。此用泻心汤正其义也。若《济众方》用大黄治衄血，更有生地汁，则是治热凉血，亦泻心汤类耳。

① 真阳：据文义当作"真阴"。

卷之十七

呕吐哕下利病脉证治第十七

论一首，脉证二十七条，方二十三首

夫呕家有痈脓，不可治呕，脓尽自愈。

[衍义]上卷肺痈证，必先咳而久久吐脓如米粥，桔梗汤、白散皆主之。而此不言痈之所在，知其非肺痈可知。经曰：热聚于胃口而不行，胃脘为壅①。胃脘属阳明经，阳明气逆则呕，故不自咳出，从呕而出，脓亦不似肺痈之如米粥者也。出胃脘，从湿化而聚结，若如结痰蛤肉者。谓不可治，不必治其呕，呕自脓之瘀熏蒸谷气，故呕，若脓出则呕自愈。夫痈之在胃脘上口者则然，若过半② 中，在肺之下者，脓则不从呕出，而从大便出矣。

先呕却渴者，此为欲解；先渴却呕者，为水停心下，此属饮家。呕家本渴，今反不渴者，以心下有支饮故也，此属支饮。

[衍义]《伤寒》言呕，多有因。因热，因寒，因水，因饮，皆属胃家病。此独以水饮者，分三节言之。初一段先呕渴者，为饮而呕，呕则饮去，饮去则阳气回，津液犹未布，故渴耳。虽渴，终以邪去正回而必解也。第二段先渴隙呕者，即前痰饮条中小半夏茯苓汤主之。第三段本渴，今反不渴，亦痰饮条中小半夏茯苓汤主之。

问曰：病人脉数，数为热，当消谷引食，而反吐者，何也？师曰：以发其汗，令阳微，膈气虚，脉乃数，数为客热，不能消谷，胃中虚冷故也。脉弦者，虚也，胃气无余，朝食暮吐，变为胃反。寒在于上，医反下今脉反弦，故名曰虚。

[衍义]凡脉以候病，阳盛则数，阴盛则迟。今言微而脉数，数而复胃中冷，其理安在？盖脉病不可以概论也，此数，由药之遗热所客，胃中冷，由阳不足而致，何也？中焦者，阴阳之界，汗剂必用辛温发散，不当汗而汗，损其中脘阳分，致令阳微，膈气虚，药之遗热，从阴分而变，遂成数脉，古③ 云客热非阳盛也。虽有客热，胃中之阳气不足，故曰胃中虚冷也。医反以寒剂泻之，复损阴分之阳，故脉变弦。上下之阳俱不足，虽当日暮行阴之时，阳亦不能入于下，则糟粕不能输大小肠，不能输，将亦不能安于中，必吐而复出也。故曰胃气无余，朝入而暮吐也。

寸口脉微而数，微则无气，无气则荣虚，荣虚则血不足，血不足则胸中冷。

[衍义]此条叙脉不叙证，何也？上条以脉数为客热，此独言气血虚，又何也？亦承上条而言也。上条以汗下之过而致病脉之若是，此条以上焦荣卫之不逮，亦致反胃之证，故不复叙，惟言脉之本象。阳脉动而健，阴脉静而翕，两者和合，不刚不柔，不疾不迟。今微而数，微乃失阳之象，数乃失阴之体，奚止客热而已？胸中，荣卫之海，荣卫虚而不充于中，故胸中冷矣。夫荣卫之气出入脏腑，健运周身，本生于谷，复消其谷；荣卫非谷不实，谷非荣卫不化，所以胸中冷者，亦必致胃不纳谷也。王冰释《内经》曰：食入反出，是无火也。虽然，谓之冷，当以正气不足论之。正气者，阴阳之精，非寒非热，冲和纯粹，不宜以之为冷，与寒邪同治。若以热治寒，不惟反助客热，且复耗其气，损其阳矣。所谓客热者，不独以上条药之所遗，若五脏厥阳之火乘克于中土者，皆足以客之。况多得于七情郁发之所致欤？夫膏粱之变，皆足成客热，安可复投之以热乎？吁，世人治是病，非丁、附，则姜、桂，熟知正气果何如则复也哉。

趺阳脉浮而涩，浮则为虚，涩则伤脾，脾伤则不能磨，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宿谷不化，名曰胃反。脉紧而涩，其病难治。

[衍义]趺阳者，胃脉之所过，故候胃脉必于

---

① 壅：疑当作"痈"。

② 半：疑当作"乎"。

③ 古：疑当作"故"。

是焉。脾与胃以膜相连，皆属于土；土有阴阳，胃为阳土，脾为阴土；阳主气，主动；阴主血，主静。今谓脾伤不能磨，何哉？此阴阳互为体用之义也。盖阳参于阴，则阴能动而不为凝结；阴参于阳，则阳能固而不为飞扬。斯脾动则脉不涩，胃固则脉不浮；浮则胃家虚而谷不能腐熟，涩则脾血伤而谷不得消磨。所以在朝当阳时食入者，至暮行阴进反出；在暮当阴时食入者，至阳时亦出，以其两虚，不能参合，莫得转输于大小肠也。河间云：趺阳脉紧，为难治。胃之上脘血亡，则并膈间皆涩不利，食不下入，脾统血，血亡，并大小肠皆枯而糟粕不化，食虽入必反出也。

病人欲吐者，不可下之。

[衍义]欲吐，以其邪在阳也。若下，不惟逆其治阳，又反伤其无过之阴，岂独反已？其为害可胜言哉？

哕而腹满，视其前后，知何部不利，利之则愈。

[补注]哕者，无物有声之谓也。腹满为实，实则气上逆而作哕，故必审其证，视其前后何部以利之，则满去而哕自止矣。

呕而胸满者，茱萸汤主之。

茱萸汤方

吴茱萸一升，洗 人参三两 生姜六两 大枣十二枚

右四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衍义]《伤寒》以是方治食谷欲呕阳明证，以中焦反寒也。吴茱萸能治内寒降逆；人参补益阳气；大枣缓脾；生姜发越胃气，且散逆止呕。逆气降，胃之阳行，则腹痛消矣。此脾脏阴盛逆胃，与夫肾肝下焦之寒上逆于中焦而致者，即用是方治之。若不于中焦，其脏久寒者，则以本脏药化之。如厥阴手足厥冷，脉细欲绝，内有久寒者，于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是也。

干呕，吐涎沫，头痛者，茱萸汤主之。

[衍义]此证《伤寒》厥阴证中。成注：干呕，吐涎沫者，里寒是也；头痛者，寒气上攻也。用是温里散寒。与上条呕而腹满者，病异药同，盖同是厥阴乘于土故也。

呕而肠鸣，心下痞者，半夏泻心汤主之。

半夏泻心汤方

半夏半斤 黄连一两 人参三两 干姜 甘草各三两 黄芩三两 大枣十二枚

右七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衍义]《伤寒论》呕而心下痞者，有属半表半里，亦有属里。半表半里者，泻心汤；治属里者，则以十枣汤、大柴胡汤；如心下痞，腹中鸣，有水气不利，则以生姜泻心汤治；有下利完谷不化，则以甘草泻心汤治；治痞，恶寒、汗出者，用附子；关上脉浮者，用大黄。心下痞，又不独泻心汤治，或用解表，或用和里，或吐或下，或调虚气，随所宜而施治。自今观之，是证由阴阳不分，塞而不通，留结心下为痞，于是胃中空虚，客气上逆为呕，下走则为肠鸣，故用是汤分阴阳，水升火降，而留者去，虚者实。成注是方：连、芩之苦寒入心，以降阳而升阴也；半夏、干姜之辛热，以走气而分阴行阳也；甘草、参、枣之甘温，补中而交阴阳，通上下也。

干呕而利者，黄芩加半夏生姜汤主之。

黄芩加半夏生姜汤方

黄芩三两 甘草 芍药各二两 半夏半斤 生姜三两 大枣十二枚

右六味，水六升，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衍义]《伤寒论》太阳与少阳合病，自下利，若呕，有黄芩加半夏生姜汤主之。成注：太阳阳明合病，自下利，为在表，与葛根汤发汗；阳明少阳合病，自下利，为在里，可与承气汤下之；太阳少阳合病，为半表半里，则以是汤和解之。论方药主治，则曰：黄芩之苦，芍药之酸，以敛肠胃之气；甘草、大枣之甘，以补肠胃之弱；半夏、生姜散逆也。

诸呕吐，谷不得下者，小半夏汤主之。

[衍义]呕吐，谷不得下者，有寒有热，不可概论也。属热者，王冰所谓谷不得入，是有火也。此则非热非寒，由中焦停饮，气结而逆，故用小半夏汤。

呕吐而病在膈上，后思水者，解，急与之。思

水者，猪苓散主之。

猪苓散方

猪苓　茯苓　白术各等分

右三味，杵为散，饮服方寸匕，日三服。

[衍义]《伤寒论》太阳病发汗后，胃中干，欲得水者，少少与之，令胃中和则愈。若小便不利，微热消渴者，不可与。以汗多，胃中燥，猪苓汤复利其小便故也。盖呕吐犹汗之走津液，膈上犹表也，何用药不同？盖二方以邪内连下焦，故不用泽泻、滑石、阿胶、猪苓之味淡，从膈上肺部渗其积饮。又防水入停腹，白术和中益津，使水精四布，去故就新。奚必味多，但用之得其当尔。

呕而脉弱，小便复利，身有微热，见厥者，难治，四逆汤主之。

四逆汤方

附子一枚，生用　干姜一两半　甘草二两，炙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温再服。强人可大附子一枚，干姜三两

[衍义]谷入于胃，长养于阳，脉道乃行。今胃不安于谷，以致呕，故其气不充于脉，则脉弱；下焦虚，则小便自利；迫阳于表则微热；经脉虚则寒厥。夫阳者，一身之主，内外三焦虚寒如此，诚难治矣。苟有可回之意，必以四逆回阳救阴也。

呕而发热者，小柴胡汤主之。

[衍义]《伤寒论》出太阳证，又出厥阴证。小柴胡汤，本少阳半表半里药也，何为太阳厥阴亦治之？盖太阳传里而未尽入，厥阴受传而未尽受，二者俱在半表半里之间，故呕而发热。病同则方亦同也。自此而言，病之半表半里，岂独伤寒有哉？故更集《要略》。

胃反呕吐者，大半夏汤主之。

大半夏汤方

半夏二升，洗　人参三两　白蜜一升

右三味，以水一斗二升，和蜜扬之二百四十遍，煮取二升半，分温再服。

[衍义]阳明燥金也，与太阴湿土为合，腑脏不和，则湿自内聚，为痰为饮；燥自外款，为胃脘痈，玄府干涸，而胃之上脘尤燥，故食难入，虽食亦反出也。半夏解湿饮之结聚，分阴阳，散气逆；人参补正；蜜润燥，以水扬之者，《内经》曰：清上补下，治之以缓。水性走下，故扬之以缓之，佐蜜以润上脘之燥也。

食已即吐者，大黄甘草汤主之。

大黄甘草汤方

大黄四两　甘草一两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分温再服。

论曰：胃气生热，其阳则绝，盖胃强则与脾阴相绝，绝则无转运之机，故食入即吐也。用大黄泻大热，甘草和中耳。

王宇泰先生曰：病人欲吐者，不可下之，又用大黄甘草治食已即吐，何也？曰：欲吐者，其病在上，因而越之可也；而逆之使下，则必抑塞愤乱而益以甚，故禁之。若既已吐矣，吐而不已，有升无降，则当逆而折之。引令下行，无速于大黄，故取之也。

胃反，吐而渴欲饮水者，茯苓泽泻汤主之。

茯苓泽泻汤方

茯苓半斤　泽泻四两　白术三两　甘草二两　桂枝二两　生姜四两

右六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内泽泻再煮，去滓，二升半。温服八合，日三服。

[衍义]胃反，吐，津液竭而渴矣。斯欲饮水以润之，更无小便不利，而用此汤何哉？盖阳绝者，水虽入而不散于脉，何以滋润表里，解其燥郁乎？惟茯苓之淡，行其上；泽泻之咸，行其下；白术、甘草之甘，和其中；桂枝、生姜之辛，通其气，用布水精于诸经，开阳存阴，而洽荣卫也。

吐后，渴欲得水而贪饮者，文蛤汤主之。兼主微风、脉紧、头痛。

文蛤汤方

文蛤五两　麻黄　甘草　生姜各三两　石膏五两　杏仁五十枚　大枣十二枚

右七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温服一升，汗出即愈。

[衍义]是汤即大青龙去桂枝加文蛤也。大青龙主发散风寒两受，此证初无外邪，而用之何哉？夫天地之气、人之饮食之气，分之虽殊，合之总属风寒湿热之气化耳。足太阳膀胱，本寒水之经也，先因胃热而吐，用竭其津，遂渴欲饮水。饮

多则水气内凝，其寒外应，而腠理闭矣。故将文蛤散水寒，麻黄、杏仁开腠理，利肺气，甘草、姜、枣发荣卫，石膏解肌表内外之郁热也。而又谓主微风、脉紧、头痛者何？盖风热循膀胱上入巅，覆其清阳，则为头痛，而肾邪亦从而泛溢，故同一主治也。

干呕、吐逆、吐涎沫，半夏干姜散主之。

半夏干姜散方

半夏　干姜等分

右二味，杵为散，取方寸匕，浆水一升半，煮取七合，顿服之。

[衍义]干呕、吐涎沫者，由客邪逆于肺，肺[1]主收引，津液不布，遂聚为涎沫也。用半夏干姜之辛热温中燥湿；浆水之寒，收而行之，以下其逆，则其病自愈矣。

病人胸中似喘不喘，似呕不呕，似哕不哕，彻心中愦愦然无奈者，生姜半夏汤主之。

生姜半夏汤方

生姜汁一升　半夏半升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半夏取二升，内生姜[2]，煮取一升半，小冷，分四服，日三夜一，呕止，停后服。

[衍义]夫阳气受于胸中，布气息为呼吸；有中，心肺之分，清气之道也，阴邪闭之，则阻其呼吸往来，令气或促，或搏，或逆，有似乎喘呕与哕也；且心舍神者也，聚饮停痰，则神不宁，故彻心愦愦然无奈也。用半夏之辛温，燥其湿饮；生姜之辛热，散寒折逆，则阳得以布，气得以调，斯病可愈耳。

按：此方与小半夏汤相同，而取意少别。小半夏汤宣阳明之气上达，故用半夏为君，生姜为佐；半夏汤通阳明之经，故用姜汁为君，半夏为佐，取其行于经络，故用汁也。

干呕，哕，若手足厥者，橘皮汤主之。

橘皮汤方

橘皮四两　生姜半斤

右二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温服一升，下咽即愈。

哕逆者，橘皮竹茹汤主之。

橘皮竹茹汤方

橘皮二升　竹茹二升　大枣三十枚　生姜半斤　甘草五两　人参一两

右六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衍义]中焦者，脾胃也，土虚则在下之木得以乘之，而谷气因之不宣，变为哕逆。用橘皮理中气而升降之；人参甘草，补土之不足；生姜、大枣，宣发谷气，更散其逆；竹茹性凉，得金之正，用之以降胆木之风热耳。

夫六腑气绝于外者，足寒，上气，脚缩；五脏气绝于内者，利不禁，下甚者，手足不仁。

[衍义]六腑主表，为阳；五脏主里，为阴。阳为卫，阴为荣。六府绝，卫先不行于外，故手足寒；阳主升，在息为呼，外绝则气上出，出而不返则下绝，下绝则筋急，故脚卷缩也。五脏绝，荣先不行于内，则阴气去，大便属阴，故下利不禁，甚则血离于外，故手足不仁。

下利脉沉弦者，下重；脉大者，为未止；脉微弱数者，为欲自止，虽发热不死。

[衍义]仲景《伤寒论》厥阴证中注云：沉为在里，弦为拘急，里气不足主下重，脉大则病进，为利未止；脉弱数者，邪气微而阳气复，为欲自止。虽发热，正由阳胜，非邪逆也。成注如此。然弱阴不敌所回之阳，发热甚者，亦必治之，但不死而已，恐亦不宜大热。《内经》曰：下利发热者，死。虽然，不惟厥阴，少阴下利亦然。《伤寒论》谓：脉紧，下利；脉暴微，手足温，利自愈。又谓：下利手足不逆冷，反发热者不死。是皆少阴下利者说也，非滞下之利，滞下利多热，若更发热，必难治。

下利手足厥冷，无脉者，灸之不温；若脉不还，反微喘者，死。少阴负趺阳者，为顺也。

[衍义]手足，诸阳之本，十二经脉之所由起也。论曰：脉者血之府；气主煦之，血主濡之。是气司脉之动息，血充脉之形体也。血不自至，必气以运之，气即阳也、火也，若阴寒之气盛，则阳火之气衰，不能布散通于经脉，津液亦不行，聚

---

① 肺：疑当作"寒"。

② 生姜：据方药组成及《金匮》"生姜"下似脱"汁"字。

而下利，所以脉无而手足冷矣。若残阳尚根于中，未竭于脏者，则以艾灸接引孤宿之火，布散经脉，手足温则生；其阳已绝于脏，止息呼吸之息，用艾灸之，无根之阳反从艾火上炎，奔迫为喘而脱矣，故死。夫趺阳胃脉，土也；少阴肾脉，水也；负者，克也。若少阴受负于趺阳，是后天之阳尚存，阴寒犹可回也。仲景谓下利脉不出者，属少阴，灸少阴穴。此虽不言所灸之处，系厥阴证中，则必当灸厥阴之穴也。

下利有微热而渴，脉弱者，令自愈。

[衍义]此条亦在厥阴证中。以上条发热下利观之，若同而异。以脉弱数为阳复而阳胜，惟言不死耳；此脉独弱，乃阴退阳复，在表作微热，在里作渴，终不与热甚更胜者同，故曰自愈。虽然，病在乎审察毫厘，不惟热有微甚，渴亦不可一途论也，如少阴伤寒五六日，自利而渴，小便白者，则为肾虚引水自救。病之发端，岂一言可尽乎？

下利脉数，有微热，汗出，令自愈；设脉紧，为未解。

[衍义]厥阴证中注谓：下利，阴证也；脉数，阳病也，阴病见阳脉者生。微热汗出，阴气得通也。虽然，本经亦自有阴阳退复之义，何也？《内经》曰：厥阴之下，中见少阴[①]。厥阴者，两阴交尽而阳乃复，阴是其本，阳是其标，从本则寒，从标则热，所以厥阴不治标本，从乎中治。此下利者，是其本之阴寒过也；微热，是其标之阳火复也，复则内之阴邪从而之表，发热汗出而散，散则标本和，不治自愈。设脉紧，为寒胜，故未解。

下利脉数而渴者，令自愈；设不差，必圊脓血，以有热故也。

[衍义]仲景少阴证中下利、便脓血者，悉属虚寒，以桃花汤主治；留聚者刺之。此厥阴圊脓血者何？盖为脉数而有热也。少阴桃花主者，脉必不数也。此数非先有热，初因阴盛而后阳复胜之，故数。脉数而渴，令自愈，以阳复可退其阴寒也。更不差，则是复不过，更胜其阴，遂阳热而圊脓血也。非若上条微热而渴脉弱者，脉弱则热不甚，不甚则不能更胜，惟与阴和而已。脉数下利又不止，故成协热也。

下利脉反弦，发热身汗者，自愈。

[衍义]此脉初不弦，惟后乃弦，故曰脉反弦。弦者，必轻虚，春脉也，见少阳之气升发矣。阳气久为阴寒所覆，下陷聚液成利，一旦得升发之，攻其阴邪，从而之表，发汗而散，故利自愈。与上条脉数微热汗出不同，其自表而解之义则同也。

下利气者，当利其小便。

[衍义]下利气者，气与利邪俱下也。由气不化，以致水谷不分，并于下焦而成利。然阴前通则阳气行，气行则水谷分而利止矣。

下利，寸脉反浮数，尺中自涩者，必圊脓血。

[衍义]此证《伤寒》厥阴篇中云。寸以候阳，尺以候阴，阳为气，阴为血。下利本属阴寒之病，当脉沉，今反寸脉浮数，则是阳盛于上，而下不与阴和。阴，血也；血不得与气和，则不荣经，不藏于肝，则散入肠胃，故尺脉涩。血积为脓也，须用利而出之。

下利清谷，不可攻其表，汗出必胀满。

[衍义]成注：下利者，属胃虚也；胃为津液之府，发汗亡液，故胃愈虚，必胀满。固也，何仲景不叙于阳明、太阳[②]病中，而叙于厥阴证？盖有说焉。清谷非飧泄欤？《内经》曰：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清阳之气，即苍天之气，自肝木而生，少阳主生气者也。其气当升发于上，若反入于下，则谷气升转不得举矣，故食入则完出。清阳下陷，即少阳伏于厥阴之中。今不从厥阴起其少阳，乃反攻无辜之表，强发胃中谷气之津液，故虚其胃而作胀满也。

[补辩]厥阴下利，与竟下利有别。何以名厥阴？以邪传是经耳。经何以下利？以厥阴经虽非脏，由里行，故厥阴必下利也。厥阴下利，有本经现证，何谓不叙于太阳、阳明病中，如二阳经亦有下利，此为协热，乃先救里之说在，何先生亦昧此？

下利脉沉而迟，其人面少赤，身有微热，下利清谷者，必郁冒汗出而解，病人必微厥。所以

---

① 阴：据《素问·六微旨大论》当作"阳"。

② 阳：据文义疑当作"阴"。

然者，其面戴阳，下虚故也。

[衍义]成注：下利清谷，脉沉而迟，里有寒也；面少赤，身有微热，表未解也。病人以下虚渐厥，表邪欲解，临汗之时，以里气先虚，必郁冒，然后汗出而解。以余观之，仲景叙六经形证，未尝不由表而入里，岂可便以身微热为表邪未解乎？宁知不因邪入厥阴也。厥阴气化为里寒，格阳于外而然也。里寒则下利清谷，必微厥；阳格于外则身微热；格于上则面赤，故曰面戴阳而下虚。下虚者，为下无阳也。然阳欲复，必深入与阴争，阴虽不得拒格，然犹散走发其阳，而阳不得宣通，怫然神昏，故为郁冒，郁冒然后阳胜，而阴出为汗矣。

下利后脉绝，手足厥冷，晬时脉还，手足温者生，脉不还者死。

[衍义]亦在厥阴证中。脉者，气血之候，下利脉绝，不惟无阳，亦且无阴。气血，养神者也；气血亡，其脉亦绝。晬时复还，手足温，此可见气血未之暂息耳，故生；脉不还，则亡矣，故死。所谓生者，非不治自生，救其气血，止其利也。如前条无脉而厥，灸之者，亦是治之而生。又少阴下利清谷，手足厥逆，脉微欲绝者，以通脉四逆治；利止脉不出，加人参补正，以救其亡血。病有二经之异，然厥而无脉则一。此证利止，手足温，脉还，始可治。

下利腹胀满，身体疼痛者，先温其里，乃攻其表。温里宜四逆汤；攻表宜桂枝汤。

桂枝汤方①

桂枝三两，去皮 芍药三两 甘草二两，炙 生姜三两，切 大枣十二枚，擘

右五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适寒温，服一升。服已须臾啜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

[衍义]出厥阴证中。盖内有虚寒，故下利腹胀满；表邪未解，故身体疼痛。以下利为重，先治其里，后治其表者，若《伤寒论》太阳证，以医下之，续得下利清谷，身疼痛者，当先以四逆治其里；清便自调，然后以桂枝救其表，即此意。

下利三部脉皆平，按之心下坚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衍义]《伤寒论》坚作鞕。注曰：下利，脉当微，今反和者，此为内实也。下利三部脉平，此非和平之平，气下泄矣。或有宿食寒热结于中焦，故鞕则邪甚也。宜大承气下之。

下利脉迟而滑者，实也，利未欲止，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衍义]成注：脉迟者，食干物得之；滑者，谷气实。脾胃不消水谷，以致下利者，与大承气去宿食，利自止矣。

下利脉反滑者，当有所去，下乃愈，宜大承气汤。

[衍义]下利，虚证也；脉滑，实证也。以下利而反见滑脉者，当有所去也。上章以内实而阻经气，故兼迟。此乃滑动而欲去，故惟见滑，然皆有形之实证，故并用大承气。

下利已差，至其年月日时复发者，以病不尽故也，当下之，宜大承气汤。

[衍义]因四时之气所感而为积者，必有所合之脏蓄之。病下利已，去不尽，非其时，则所感之脏气不王，故积伏而不动；再遇其时，则乘王而动，动则下利复作。肠胃病积聚不尽，故当下之。

下利谵语者，有燥屎也，小承气汤主之。

小承气汤方②

大黄四两 厚朴二两，炙，去皮 枳实三枚，炙

右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温三服，得利则止。

[衍义]《伤寒论》凡谵语、燥屎，悉在阳明，此独出厥阴病。成注：谵语、燥屎为胃实，下利为肠虚。不言厥阴之由，何也？尝考阳明证无下利论，惟与少阳合病者有之，少阳木克土而下利也；若自利，则为阳陷下，必死。然则《伤寒》以阳明无下利者，阳明乃两阳合明，属热，其手经更属之燥金。经主合，于是燥热易于闭结，津液易于耗竭，更遇邪热入腑，热甚为谵语，燥甚为屎

① 桂枝汤方……以助药力：原附于书末"补方"中，据该书体例移此。

② 小承气汤方……分温三服：原附于书末"补方"中，据该书体例移此。

结，故阳明无下利病也。今下利多出厥阴者，乃两阴交尽之极而复升，如邪热传入于阴，屈而未得伸者，遂从其阴降而为下利矣。故下利证多少阴、厥阴也。盖阳明燥金屈其木，不得升，遂为厥阴下利之证，厥阴尽而变升者，又是苍天之气清净，清气贵乎发越，《内经》清气在下，则飧泄也。在《伤寒》邪热所传言之，阳明无下利证。若经气所属者言之，则阳明病下利亦多矣；阳明与太阴为表里，尽属于湿，经曰：湿胜则濡泄；阳明又属燥金，一脏一腑，亦常更胜，太阴胜则内上俱湿，故身重而泻；阳明胜则燥热郁甚，亦宜有燥屎焉，不必外之传热而后有也，故宜下，岂独伤寒已哉。

下利便脓血者，桃花汤主之。

桃花汤方

赤石脂一斤，半筛，半㕮　干姜一两　粳米一升

右三味，以水七升，煮米熟，去渣[①]，内[②]方寸匕，日三服。一服愈，止后服。

[衍义]此少阴证。少阴，肾水也，肾寒则水盛，与血相搏，渗入肠间，积久化腐，遂成便脓。成注：下焦不约而里寒。用赤石脂寸匕，日三服，一服愈即止，涩以固肠胃虚脱；干姜散寒；粳米补胃。然赤石脂在血理血，在水理水，在脱则固，在涩则行。所以知其行涩也。《本草》用治难产、胞衣不下。干姜非惟散寒，且能益寒止血，欲诸药入肠胃，必粳米引之也。虽然，有不可固者，如云便脓血者可利，利非行气血乎？然气血欲行者不可温，温者不可行，两者实相反。仲景两出之，后人不可不审也。若成注：阳明下利便脓血者，协热也。岂阴经病尽属脏寒，而不有其邪热畜之者乎？病邪相乘，不可一言穷矣。仲景不过互相举例，以俟后人之消息处治耳。

热利下重者，白头翁汤主之。

白头翁汤方

白头翁二两　黄连　黄柏　秦皮各三两

右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不愈，再服。

[衍义]此亦厥阴证中。成注：热伤气，气虚不利，则后重；下焦虚，以绝苦之味坚之。虽然，后重不可概论，前条有下利沉弦者，下重，为气虚寒不能升举也。然亦有热伤为气滞闭塞者，有血虚者，有血涩者。大孔痛亦然，不独气虚不能升也，大率皆因燥气外郁束敛所致。刘河间谓下利由燥郁肠胃之外，湿聚肠胃之内。又谓血行则粪自止，气行则后重除；解燥郁必分寒热之微甚，热微用辛温以行气，热甚用苦寒以治热。张子和歌曰：休治风，休治燥，治得火时风燥了。血虚补之，涩者行之，血调则气和，气和则郁解。用苦寒以治燥，宁独坚其下焦之虚乎？《要略》于下利一证，独引《伤寒》少阴厥、阴二论为多，然其论中又先指何经，今则去其经与各部所病之原，将谓伤寒有传变之故？杂病则不问其传否，随所病之处而云故耳。产后下利虚极，亦用白头翁汤者，可概见矣。

下利后更烦，按之心下濡者，为虚烦也，栀子豉汤主之。

栀子豉汤方

栀子十四枚，炒　香豉四合，绵裹

右二味，以水四升，先煮栀子汤二升半，内豉，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二服，进一服，得吐则止。

[衍义]《伤寒论》太阳病，用药下后而虚烦者，仍叙太阳证中。此必自下利虚烦，不由他故，故叙厥阴证中。虽有二经之异，然热乘虚入客、病烦则一，皆用栀豉汤之苦，吐其客热也。

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汗出而厥者，通脉四逆汤主之。

通脉四逆汤方

甘草二两　干姜三两　附子一枚，生用　葱白四茎[③]

右四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温再服。

[衍义]里寒外热，格阳于外也；阳不得内和，故下利清谷；阴不得外和，故发身热。凡汗出于阴，阳气和则热解；此出于相格，故热不去而阳气反虚，不能布于手足，而厥不止者死；发热

① 去渣：据《金匮》其后疑脱"温服七合"四字。

② 内：据《金匮》其后疑脱"赤石脂末"四字。

③ 葱白四茎：《金匮》无此四字。《伤寒论》加减法中有"面色赤者，加葱白九茎"云云。

汗不止者亦死。此二证兼之犹可治者，为其厥未至阳绝，汗未至阴脱也。方见解《明理论》矣，然尚有可言者：附子之热，走而不止，通行经脉，自里达表，以至手足，汗止治厥也；干姜之热，止而不走，内守腑脏，消谷养正；温补[1]中气，以和阴阳，解其拒格，更调二药之走止，合适其用也。

下利肺痛，紫参汤主之。

紫参汤方

紫参半斤 甘草三两

右二味，以水五升，先煮紫参，取二升，内甘草，煮取一升半，分温三服

[衍义]下利，肠胃病也。乃云肺痛，何哉？此大肠与肺合故也。大抵肠中积聚，则肺气不行；肺有所积，大肠亦不固，二害互为病。大肠病而气塞于肺者痛，肺有积者亦痛，痛必通，用紫参，本草谓主心肺积聚，疗肠胃中热积，九窍可通，大小肠可利，逐其陈，开其道；佐以甘草和其中外，气通则愈，积去则利止。注云非仲景方，以紫参非仲景常用也。

气利，诃黎勒散主之。

诃黎勒散方

诃黎勒十枚，煨

右一味，为散，粥饮和，顿服

[衍义]治病有轻重，前言气利，惟通小便，此乃通大便。盖气结处阴阳不同，举此二者为例。六经皆得结而为利，各有阴阳也。诃黎勒有通有涩，通以下涎，消宿食，破结气；涩以固肠脱，佐以粥饮，引肠胃，更补虚也。

---

① 温补：据《金匮》"温"上似脱"甘草"二字。

卷之十八

疮痈肠痈浸淫病脉证并治第十八

论一首，脉证三条，方五首

诸浮数脉，应发热，而反洒淅恶寒，若有痛处，当发其痈。

[补注]病之将发，脉必兆之。夫浮数，阳也，热也，浮数兼见，为阳中之阳，是其热必尽显于外矣。而反洒淅恶寒，证实不应，何哉？必其血有凝滞，气不得越，如经所谓荣气不从，逆于肉理，乃生痈肿；阳气有余，荣气不行，乃发为痈是也。况其身已有痛几乎？夫脉之见者阳也，其将发而痛者亦属阳，故曰当痈。

师曰：诸痈肿，欲知有脓无脓，以手掩肿上，热者为有脓，不热者为无脓。

[补注]邪客经络，则血必至于泣，泣则卫气归之，不得反覆，于是寒郁则化热，热甚则肉腐而为脓。欲知成脓与否，以手掩其上，热则透出，否则未也。师之所以教之者，盖已成欲其溃，未成托之起也。

肠痈之为病，其身甲错，腹皮急，按之濡，如肿状，腹无积聚，身无热，脉数，此为肠内有痈脓，薏苡附子败酱散主之。

薏苡附子败酱散方

薏苡仁十分 附子二分 败酱五分

右三味，杵为末，取方寸匕，以水二升，煎[1]顿服，小便当下。

[补注]血积于内，然后错甲于外，经所言也。肠痈何故亦然耶？痈成于内，血泣而不流也，惟不流，气亦滞，遂使腹皮如肿，按之仍濡。虽其患在肠胃间，究非腹有积聚也。外无热而见数脉者，其为痈脓在里可知矣。然大肠与肺相表里，腑病而或上移于脏，正可虞也。故以保肺而下走者，使不上乘；附子辛散以逐结；败酱苦寒以祛毒而排脓，务令脓化为水，仍从水道而出，将血病解而气亦开，抑何神乎？

肠痈者，少腹肿痞，按之即痛如淋，小便自调，时时发热，自汗出，复恶寒。其脉迟紧者，脓未成，可下之，当有血。脉洪数者，脓已成，不可下也。大黄牡丹汤主之。

大黄牡丹汤方

大黄四两 牡丹皮一两 桃仁五十个 瓜子半升 芒硝三合

右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一升，去滓，内芒硝，再煎沸，顿服。有脓当下，如无脓，当下血。

[补注]肠痈而少腹不可按，阳邪下结，部位牵引也；按之如淋，形容痛状，情所必至；夫血病而气不病，故小便自调；然阳邪已盛，卫气斯虚，遂发热汗出而畏寒也。痈证如是，治之者须以脓成、未成为异。欲知之法，舍脉无由，脉迟紧，知未熟，为血瘀于内，勿使成脓，下之须早，非桃仁承气汤乎？脉若洪数者，则已成矣，岂复有瘀可下？此大黄、丹皮以涤热排脓，势所必用也。然《内经》曰：肠痈为病不可惊，惊则肠断而死。故患此者，坐卧转侧，理宜徐缓，少饮稀粥，毋失调养斯善。

问曰：寸口脉浮微而涩，法当亡血，若汗出。设不汗者云何？答曰：若身有疮，被刀斧所伤，亡血故也。

[补注]微则阳虚，涩为血虚，定理也。故涩则亡血，阳微当汗出。若不汗者云何？知汗为血液，故汗多尚亡阳，况去血乎？然则骤为刀斧伤者，阴去而阳亦随衰，阳虽衰而不能复汗者，亡血故也。

病金疮，王不留行散主之。

王不留行散方

王不留行十分，八月八日采取 蒴藋细叶十分，七月七日采取 桑东南根白皮十分，三月三日采 川椒三分，除目及闭口者，去汗 甘草十八分 黄芩二分 干姜二分 厚朴二分 芍药二分

---

[1] 煎：据《金匮》"煎"下似脱"减半"二字。

右九味，桑根皮以上三味烧灰存性，勿令灰过。各别杵筛，合治之为散，服方寸匕。小疮即粉之，大疮但服之，产后亦可服。如风寒，桑东根勿取之。前三物皆阴干百日。

排脓散方

枳实十六枚 芍药六分 桔梗二分

右三味，杵为散，取鸡子黄一枚，以药散与鸡黄相等，搅和令相得，饮和服之，日一服。

排脓汤方[①]《要略》注曰：以上两方慨治疮痈不能散者，不独为肠痈肿痈设也。

甘草二两 桔梗三两 生姜一两 大枣十枚

右四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温服五合，日再服。

浸淫疮，从口流向四肢者，可治；从四肢流来入口者，不可治。

[衍义]从口向四肢，由上及下，由内及外，散也。火热散则易消，反聚则难治，因久久愈热也。经云：夏脉太过，令人肤痛为浸淫。盖夏脉洪大，心主火，脉主心也。故曰：三部洪数心家热，舌上生疮唇破裂。然必非其时有其气则然，若立夏得洪大脉，又非所论可知矣。

浸淫疮，黄连粉主之。方未见。

[衍义]黄连泻手少阴之火，火去而气血自复矣。

① 排脓散方……日再服：原附于书后"补方"中，据该书体例移于此处。

卷之十九

趺蹶手指臂肿转筋阴狐疝蛔虫病脉证治[1] 第十九

皆系筋病，故汇为篇。论一首，脉证一条，方五首

师曰：病趺蹶，其人但能前，不能却，刺腨入二寸，此太阳经伤也。

[补注]腨名承筋，在上股起肉处，脚跟上七寸，腨之中陷者是。法不可刺，或刺转深，遂伤其经，以致能前而不能却，此仲景自注已详。

病人常以手指臂肿动，其人身体瞤瞤者，藜芦甘草汤主之。

[补注]凡动皆属风，而肿属湿，故肝木主风，血虚则风生，气虚则湿袭。手臂肿且动，知其血不足以养筋，阳亦不能以自固，而身体之瞤，势不得已矣，岂非有痰气在筋节间乎？夫见于外者，有不因于内者也。窥仲景有吐之法，惜乎方缺焉耳。

转筋之为病，其人臂脚直，脉上下行，微弦。转筋入腹者，鸡屎白散主之。

鸡屎白散

鸡屎白

一味为散，取方寸匕，以水六合，和，温服。

[补注]转筋者，脾胃土衰，肝木自盛，风火燥烁于筋，则筋挛而痛，故风气甚急，则肝血失养，筋失其柔和之性，乖其屈伸之节，故臂脚直；至脉直上下行者，乃督、冲之为病，何者？督脉循阴器，阴器者，宗筋所主也；冲脉为肝之幕，肝木多风则冲亦病矣。若微弦，则转入于内，为病较重，因以鸡屎白投之，其肝邪外出耳。

阴狐疝气者，偏有小大，时时上下，蜘蛛散主之。

蜘蛛散方

蜘蛛十四枚，熬焦 桂枝半两

二味为散，取八分一匕，饮和服，日再服。蜜圆亦可。

[衍义]厥阴之筋病也。狐，阴兽，善变化而藏。睾丸上下，有若狐之出入无时也。足厥阴之筋上循阴股，结于阴器，筋结，故偏有小大，气病，故时时上下也。蜘蛛布网取物，其丝右绕，从外而内，大风不坏，得干金旋转之义，故主治风木之妖狐；配桂枝以宣散厥阴之气结。

问曰：病腹痛有虫，其脉何以别之？师曰：腹中痛，其脉当沉若弦，反洪大，故有蛔虫。

[衍义]腹痛，中焦湿土之为病也。腹为阴，痛为阴类，故脉当沉，若脉弦，是见厥阴风木之象矣。反洪大者，风木盛而生火，风木之邪贼伤中土，湿热不攘则生虫，故曰诸虫皆生于风也。东方生风，在地为木，在体为筋，在脏为肝，风伤筋，此因风伤而生虫，故虫乃厥阴肝筋之为病也，是以伤寒蛔厥在厥阴篇内，此章蛔痛列于筋病篇中。

蛔虫之为病，令人吐涎心痛，发作有时，毒药不止，甘草粉蜜汤主之。

甘草粉蜜汤方

甘草二两 粉一两 蜜四两

右三味，以水三升，先煮甘草，取二升，去滓，内粉、蜜，搅令和，煎如薄粥，温服一升，差即止。

[衍义]夫饮食入胃，胃中有热则虫动，虫动则胃缓，胃缓则廉泉开，故吐涎；蛔上入膈，故心痛；蛔闻食臭出，得食则安，故发作有时也。毒药不止者，蛔恶之不食也。蛔喜甘，故用甘草、蜜之甘，随所欲而攻之；胡粉甘寒，主杀三虫，蛔得甘则头向上而喜食，食之即死，此反佐以取之也。

蛔厥者，当吐蛔，令病者静而复时烦，此为脏寒，蛔上入膈，故烦，须臾复止，得食而呕又烦者，蛔闻食臭出，其人当自吐蛔。

[衍义]蛔厥者，病蛔而手足厥冷也。蛔厥者当吐蛔，病者静而复时烦，此因肝脏寒而蛔上入

---

[1] 治：原脱，据《金匮》补。

膈，故烦。盖言蛔生于肝，因脏寒而上入于膈也。须臾复止，得食而呕，又烦者，此蛔闻食臭而出于胃，故其人常自吐蛔。盖言蛔因风而生于肝，脏寒则上入膈，闻食臭则出于胃也。

蛔厥者，乌梅丸主之。

乌梅丸方

乌梅三百个 细辛六两 干姜十两 黄连一斤 附子六两，炮 川椒四两，去汗 当归四两 桂枝去皮 人参 黄柏各六两

右十味，异捣筛，合治之；以苦酒渍乌梅一宿，去核，蒸之五升米下，饭熟捣成泥，和药令相得，内臼中，与蜜杵二千下，圆如梧子大。先食饮服十圆，日三服，稍加至二十圆。禁生冷滑臭等物。

[衍义]乌梅味酸入肝，梅得先春之气，主助生阳而杀阴类；细辛发少阳之初阳，以助厥阴之化；当归启少阴之血液，以资肝脏所荣；黄连配蜀椒，助心火以杀蛔，益子气也；附子配黄柏，资肾气以回厥，助母气也；干姜佐人参，补中焦而止呕；桂枝制风木，疏肝郁，阴阳和而厥逆回，风邪散而气血足，治蛔厥之法备已。蛔之化生，有若蜒蚰，生长极速。

卷之二十

妇人妊娠病脉证治第二十

证三条，方九首

师曰：妇人得平脉，阴脉小弱，其人渴，不能食，无寒热，名妊娠，桂枝汤主之。于法六十日当有此证，设有医治逆者，却一月加吐下者，则绝之。

[衍义]妇人平脉者，言其无病脉也；阴脉小弱，其荣气不足耳。凡感邪而荣气不足者，则必恶寒发热，不妨于食。今无寒热，妨于食，是知妊娠矣。妊娠者，血聚气搏，经水不行，至六十日始凝成胎。斯时也，气血化于下，荣气不足，卫不独行，壅突中焦而不能食；津液少布，其人渴。用桂枝汤益荣和卫。设有医以他治，则更一月当化。若加吐下，复损其荣，土亦失去养育，条芩、白术可也，芎、归可也，参、芪可也。但要益荣生津，和中下二焦而已。

妇人宿有癥病，经断未及三月，而得漏下不止，胎动在脐上者，为癥痼害。

[衍义]宿有癥痼内结，及至血聚成胎，而癥病发动，气淫于冲任，由是养胚之血不得停留，遂漏不止；癥痼下迫其胎，动于脐上，故曰癥害也。凡成胎妊者，一月血始聚，二月始胚，三月始胎，胎成始能动，今六月动者，前三月经水利时，胎；下血者，未成也。后断三月，始胚以成，胎方能动，若血下不止，而癥乘故也。必当去其癥。《内经》曰：有故无殒，亦无殒也。癥去则胎安也。桂枝、桃仁、丹皮、芍药能去恶血，茯苓亦利腰脐间血，即是破血，然有散，有缓，有收，有渗。结者散以桂枝之辛；肝藏血，血蓄者肝急，缓以桃仁、丹皮之甘；阴气之发动者，收以芍药之酸；恶血既破，佐以茯苓之淡渗利而行之。

妊娠六月动者，前三月经水利时，胎也；下血者，后断三月，衃血也。所以血不止者，其癥不去故也，当下其癥，桂枝茯苓丸主之。

桂枝茯苓丸方

桂枝 茯苓 牡丹 桃仁去皮尖，熬 芍药各等分

右五味，末之，炼蜜丸如兔屎大。每日食前服一丸。不知，加至三丸。

[衍义]此复申明胎成三月而后动也。上章以经断三月而漏下不止，然胎已成，故虽漏下而胎动于上也，此章以六月动者，以前三月经水利时而成胎，胎虽成而血时下，至后三月始断而不血，是以妊娠六月而胎始动，盖前三月因下血而胎失养，前三月与后三月之血下不止者，以其癥不去故也，当下其癥，此丸主之。

妇人怀妊六七月，脉弦发热，其胎愈胀，腹痛恶寒者，少腹如扇，其所以然者，子脏开故也，当以附子汤温其脏。

[衍义]妊至六七月，筋骨坚强之时，若其脉弦，弦为虚、为寒；内格其阳于外而发热，阴寒内逆而作胀；腹痛恶寒者，其内无阳，故子脏开，少腹如扇也。用附子汤复返其阳，以温其脏。

师曰：妇人有漏下者，有半产后因续下血都不绝者，有妊娠下血者，假令妊娠腹中痛，为胞阻，胶艾汤主之。

胶艾汤方

阿胶二两 艾叶三两 甘草二两 当归三两 芎䓖二两 芍药四两 干地黄六两

右七味，以水五升，清酒三升，合煮取三升，去滓，内胶消尽，温服一升，日三服。不差，更作。

[衍义]经水与结胎，皆冲任也。冲任秘肾用事者也。肾属坎，坎者，时与离会，则血满经水行，犹月之禀日光为盈亏也。精有所施，心神内应，血即是从，故丁壬合而坎离交，二气凝结，变化衃[1]胎矣。然持守其阴阳交合，长养成胎者，皆坤土资之也。阴阳抱负则坤土堤防，故不漏。若宿有瘀浊客于冲任，则阴自结而不得与阳交合，故有半产漏下不绝也。若妊娠胞阻者，为阳

---

① 衃：据文义似为"胚"之误。

精内成胎，阴血外养胞，胞以养其胎，今阴血自结，与胎阻隔，不与阳和，独阴在内，作腹中痛、下血，皆是阴阳失于抱负，坤土失其堤防，用此方皆治之。芎、归辛温，宣通其阳血；芍药味酸寒，宣通其阴血；阿胶之甘温，《内经》曰：肺合外皮毛。皮毛生于肾水。东垣谓其入于太阴、足少阴、厥阴。尝思在身气化成形，金石草木之药，终不如血肉之资养同类者以养之。此方用阿胶安胎补血，塞其漏泄宜矣。甘草和阴阳，通血脉，缓中解急[1]；其气内入，开利阴血之结而通于阳；地黄犹是补肾血之君药也。调经止崩，安胎养血，妙理无出此方。然加减又必从宜。若脉迟缓，阴胜于阳，则加干姜、官桂；若数大，则宜加黄芩。

妇人怀妊，腹中疗痛，当归芍药散主之。

当归芍药散方

当归三两 芍药一斤 茯苓四两 白术四两 泽泻半斤 芎藭三两

右六味，杵为散，取方寸匕，酒和，日三服。

[衍义]此与胞阻痛者不同，因脾土为木邪所克，谷气不举，浊淫下流以塞搏阴血而痛也。用芍药多他药数倍以泻肝木，利阴塞，以与芎、归补血止痛；又佐茯苓渗湿以降于小便也；白术益脾燥湿；茯、泽行其所积，从小便出。盖内外六淫皆能伤胎成痛，不但湿而已也。

妊娠呕吐不止，干姜人参半夏丸主之。

干姜人参半夏丸方

干姜 人参各一两 半夏二两

右三味，末之，以生姜汁和丸如梧子大，饮食十三丸，日三服。

[衍义]此即后世所谓恶阻病也。先因脾胃虚弱，津液留滞，蓄为痰饮；至妊二月之后，胚化为胎，浊气上冲，中焦不胜其逆，痰饮遂涌，呕吐而已，中寒乃起。故用干姜止寒，人参补虚，半夏、生姜治痰散逆也。

妊娠，小便难，饮食如故，当归贝母苦参丸主之。

当归贝母苦参丸方

当归 贝母 苦参各四两

右三味，末之，炼蜜丸如小豆大。饮服三丸，加至十丸。

[衍义]小便难者，膀胱热郁，气结成燥，病在下焦，不在中焦，所以饮食如故。用当归和血润燥；《本草》贝母治热淋。以仲景陷胸汤观之，乃治肺金燥郁之剂，肺是肾水之母，水之燥郁，由母气不化也。贝母非治热，郁解则热散，非淡渗利水也，其结通则水行。苦参长于治热利窍逐水，佐贝母入行膀胱，以除热结也。

妊娠有水气，身重，小便不利，洒淅恶寒，起即头眩，葵子茯苓散主之。

葵子茯苓散方

葵子一斤 茯苓三两

右二味，杵为散。饮服方寸匕，日三服，小便利则愈。

妇人妊娠，宜常服当归散主之。

当归散方

当归 黄芩 芍药 芎藭各一斤 白术半斤

右五味，杵为散。酒饮服方寸匕，日再服。妊娠常服即易产，胎无疾苦。产后百病悉主之。

[衍义]《内经》阴搏阳别，谓之有子。尺脉搏击者，由子宫之气血相搏而形于脉也。精留血裹，阴阳纽合也。动搏则变化，而变化生于动；若静而不动，则不生不化。是以妊娠之血不可以静，静则凝，凝则泣，泣则亏少而虚，皆不得与化胎之火相合。要其胎孕生化，必脉动搏。故调之者，先和阴阳，利其气血，常服养胎之药，非惟安胎易产，致安气以养胎；二者胎系于肾，肾恶燥，且免产后诸病。芎、归、芍药之安胎补血。白术之用有三：一者益胃，能燥湿而生津；二者胎系于肾，肾恶燥，能燥湿而生津。三者皆致中焦所化之新血，去腰脐间之陈瘀；至若胎外之血，因寒湿滞者，皆解之。黄芩减壮火而反于少火，则可以生气。于脾土湿热来伤，及开血之瘀闭，故为常服之剂。然当以脉之迟数虚弱加减之，有病可服，否则不必也。药者但宜攻邪扶正，不比米谷，性味偏而不正，不可久服。《内经》曰：味之所入，各归所喜攻，气增而久，夭之由也。

妊娠养胎，白术散主之。

---

[1] 解急：据方药组成，此后似脱"艾叶"二字。

白术散方

白术 芎劳 蜀椒三分，出汗 牡蛎四分

右四味，杵为散，酒服一钱匕，日三服，夜一服。但苦痛，加芍药；心下毒痛，倍加川芎；心烦吐痛，不能饮食，加细辛一两，半夏大者二十枚。服之后，更以醋浆水服之。若呕，以醋浆水服之；复不解者，小麦汁服之。已后渴者，大麦粥服之。病虽愈，服之勿置。

[衍义]四味《本草》皆谓能去血而养胎，何也？盖血聚而后成胎，少遇邪，则所聚之血时宿而不运，反类瘀恶。必生新开陈，然后胎可养也。养胎不惟在血，而胎系于肾，养之又在于胃，所以补其肾，调其胃。补肾固其精也，调胃和其中也。用术调胃；蜀椒开痹，痹开则阳精至；牡蛎治崩，崩止则阴精固；川芎下入血海，运动胎气，破旧生新。或阴血不利，肝木为害，在内抑屈而痛者，以芎劳之辛温，宣通其阳。或挟瘀恶之气，上逆于胃而胃吐，烦不能食者，用细辛温中去痰下气，半夏治心下急痛，和胃进食，止呕逆。若呕而不止者，由肝木不务德，舍己而忘[1]，用小麦饮养其本气以安之，又且平胃下气止烦，一举两得。大麦主消渴，益气调中，故中气不足而渴者用之。

妇人伤胎，怀身腹满，不得小便，从腰以下重，如有水气状。怀身七月，太阴当养不养，此心气实，当刺泻劳宫及关元，小便微利则愈。

[衍义]《内经》诸腹胀大，皆属于热；诸湿肿满，皆属于脾。三焦病者，腹满不得便，溢则为水。心，上焦也，而不下行于肾；肾，下焦也，不得上和于心；脾，中焦也。心之热独炎于上，肾不得和，则太阴上下不交，谷气无所输，不得养其胎而成闭塞，上关不通，则湿热并而为腹满，下关不利，则腰以下如水状。刺劳宫，心气行矣；刺关元，肾气化矣。手足少阴交，则小便利矣；便利则中焦之满、下焦之重皆愈矣。

---

[1] 忘：疑当作"妄"。

卷之二十一

妇人产后病脉证治第二十一

论一首，脉证六条，方八首

问曰：新产妇人有三病，一者病痉，二者病郁冒，三者大便难，何谓也？师曰：新产血虚，多汗出，喜中风，故令病痉；亡血复汗，寒多，故令郁冒；亡津液，胃燥，故大便难。

[补注]阴与阳，固相资者也，故曰阳生阴长，又曰阳根于阴。夫血，阴也，汗为血液，则亦为阴。假如血去多，则汗亦少矣。乃偏易出者，何哉？血大虚，则卫外之阳因而不固，必多汗而腠理疏也，疏则邪易入之，血既不足以养脉，乃风入又足以燥其血液，故令病痉；若汗多者亡阳，阳亡必畏寒，寒多遂令郁冒；至若阴气既虚，津液必少，胃中燥结，大便转难，容或有之。然三者总因血虚所至，乃若不明其理，而复出汗下，未有不至于危亡者，故圣人先以新产血虚立言，使后世之工，即出于中才以下，亦必从养阴起见也已。

产妇郁冒，其脉微弱，呕不能食，大便反坚，但头汗出。所以然者，血虚而厥，厥而必冒；冒家欲解，必大汗出。以血虚下厥，孤阳上出，故头汗出。所以产妇喜汗出者，亡阴血虚，阳气独盛，故当汗出，阴阳乃复。大便坚，呕不能食，小柴胡汤主之。

[补注]产妇脉证极虚种种者，其理可得而晰言之也。妇人主血，重在冲脉；冲者，肝幕也，血去既多，邪冲特易，邪入则必逆冷畏寒，由于遏抑，是血气亏于中，阴邪冒于外，辛难解也。而其所以难解者，正以血虚不能作汗，而非汗复不解，故欲解者，必大汗出，而后邪始退，正始越也。此言周身之汗者也。亦有血虚下厥，而阳气孤而无偶，遂上升而汗亦出，则其汗又头以下不得汗也。总由血虚阴亡，其阳独盛，汗出之后，邪退正和矣。然其津液一伤于血去，复伤于汗多，安得大便不坚乎？假使大便坚而复有呕不能食之证，仍是表邪未去，抑或血室受邪也。小柴胡汤为正治之法矣。

病解能食，七八日更发热者，此为胃实，大承气汤主之。

[补注]邪去则不归于腑，自能食也，七八日更发热，明系食滞于胃，脾虚不能运之，能不急下以救其津液乎？然大虚者，当小作汤，要在临证斟酌尔。

产后腹中疞痛，当归生姜羊肉汤主之；并治腹中寒疝，虚劳不足。

[补注]产后本虚，则寒易入，今腹中为肝之幕，为脾之统，痛非正虚而邪实耶？此汤原治寒疝，取以治产后，未常不可，即以治虚劳，又谁曰不宜？

产后腹痛，烦满不得卧，枳实芍药散主之。

枳实芍药散方

枳实烧令黑，勿太过　芍药等分

右二味，为散，服方寸匕，日三服，并主痈脓，以麦粥下之。

[衍义]仲景凡治腹痛，多用芍药，何也？以其能治气血积聚，宣行腑脏，通则痛止也。阴气之散乱成痛，用此收之也。以其能治血痹之痛也，以其能缓中而止急痛也。《本草》谓主邪气腹痛，故多用之。盖五气之邪，莫如厥逆肝木之性急暴，一有不平，则曲直作痛；又，肝为藏血之海，瘀积则海不清，而肝木之气塞矣。东方震，木出于纯阴，则能振起发生，若出于散乱之阴，则肝木之气旺矣，木强直，更值邪气，则肝木与之搏击矣。由此三者而言，芍药所治，皆肝木也。虽曰治之而亦补之，木之味酸，芍药亦酸，故云补也。枳实炒黑，入血破瘀；麦粥补血脉也。

师曰：产妇腹痛，法当以枳实芍药散，假令不愈者，此为腹中有干血著脐下，宜下瘀血汤主之；亦主经水不利。

下瘀血汤方

大黄三两　桃仁二十枚　蜚虫二十枚，熬，去足

右三味，末之，炼蜜为四丸。以酒一升，煎一丸，取八合，服之，瘀血下如豚肝。

[衍义]血之干燥凝著者，非润燥荡涤不能去也。芍药枳实不能治，须用大黄荡逐之，桃仁润燥缓中破结，蜚虫下血，用蜜补不足，止痛和药，缓大黄之急，尤为润也。与抵当同类，但少缓尔。

产后七八日，无太阳证，少腹坚痛，此恶露不尽；不大便，烦躁发热，切脉微实，再倍发热，日晡时烦躁者，不食，食则谵语，至夜即愈，宜大承气汤主之。热在里，结在膀胱也。

[衍义]太阳为表，膀胱为里。七八日，表证入里，故曰无太阳证。恶露已为病气所郁，不能尽去，邪因入里，与恶露相搏，结在膀胱，而小腹坚痛；下焦热极，故不大便，烦躁发热，更切其脉微实，再倍发热，日晡时烦躁。此邪又攻于胃，胃热则不食，食入则谷气之热更助，两热相并，故谵语，至夜愈。此产后血虚，邪易入血室，入血室则夜如见鬼状，言此以明其不在血室，而在膀胱与胃，故用大承气汤。

产后风续续数十日不解，头微痛，恶寒，时时有热，心下闷，干呕，汗出，虽久，阳旦证续在尔，可与阳旦汤。即桂枝汤加黄芩。

[衍义]伤寒病，太阳证，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者，桂枝汤主之。又，太阳病，八九日不解者，表证仍在，当发其汗。此治伤寒法。凡产后感于风寒诸证，皆不越其规矩，举此条与上文承气，为表里之例耳。东垣治劳役饮食所伤挟外感者，亦名两感，必顾胃气。《大全良方》谓：新产去血，津液枯竭，如有时气之类，当发其汗，决不可用麻黄。取汗无取过多。《活人书》妇人诸病，皆用四物，与所见证，如阳旦之类，各随所感而消息之。

产后中风，发热，面正赤，喘而头痛，竹叶汤主之。

竹叶汤方

竹叶一把　葛根三两　防风　桔梗　桂枝　人参　甘草各一两　附子一枚，炮　大枣十五枚　生姜五两

右十味，以水一斗，煮取二升半，分温三服，温覆使汗出。颈项强，用大附子一枚，破之如豆大，该是入字。前药扬去沫。呕者，加半夏半升洗。

[衍义]此证太阳上行至头表，阳[1]脉过膈上循于面，二经合病，故如是。竹叶汤亦桂枝汤变化者。仲景凡治二经合病，多加葛根，为阳明解肌药也；防风佐桂，主二经之风；竹叶主气上喘；桔梗佐竹叶利之；人参亦治喘；甘草和中；生姜、大枣行谷气，发荣卫，谷气行，荣卫和，则上下交济而汗出解矣。附子恐是后所加，治头项强耳。颈项强，邪在太阳，有禁固其筋脉，不得屈伸，故用附子温经散寒湿，以佐葛根。若邪在胸中而呕，加半夏治之。

妇人乳中虚，烦乱呕逆，安中益气，竹皮大丸主之。

竹皮大丸方

生竹茹二分　石膏二分　桂枝一分　甘草七分　白薇一分

右五味，末之，枣肉和丸如弹子大。饮服一丸，日三夜二服。有热者倍白薇；烦喘者加柏实一分。

[衍义]妇人以阴血上为乳汁，必藉谷气精微以成之。然乳房居胃上，阳明经脉之所过，乳汁去多，则阴血乏而胃中益虚；阴乏则火挠而神昏乱，胃虚则呕逆。用甘草泻心火，安中益气；石膏疗烦乱；竹皮主呕逆；桂枝利荣气，通血脉，又宣导诸药，使无扞格之患；柏实，《本草》主恍惚虚烦，安五脏，益气。烦喘者，为心中虚火动肺，故以柏实两安之。

产后下利虚极，白头翁加甘草阿胶汤主之。

白头翁加甘草阿胶汤方

白头翁二两　秦皮三两　黄连三两　黄柏三两　甘草二两　阿胶二两

右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半，内胶令消尽，分温三服。

[衍义]《伤寒》厥阴证下利重者，白头翁汤，四味尽苦寒，以治热，苦以坚肠胃。此产后气血两虚，因加阿胶补气血而止利；甘草缓中通血脉。然下利，血滞也，夫人之血行则利自止，甘草

---

① 阳："阳"下疑脱"明"字。

尤为要药，此方岂独治产后哉。

《千金》三物黄芩汤方[①] 治妇人在草蓐，自发露得风，四肢苦烦热，头痛者，与小柴胡汤；头[②]不痛但烦者，此汤主之。

黄芩一两 苦参二两 干地黄四两

右三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温服一升，多吐下虫。

《千金》内补当归建中汤方 治妇人产后虚羸不足，腹中刺痛不止，吸吸少气，或苦少腹中急，摩痛引腰背，不能食饮。产后一月，日得服四五剂为善，令人强壮宜。

当归四两 桂枝三两 芍药六两 生姜三两 甘草二两 大枣十二枚

右六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分温三服，一日令尽。若大虚，加饴糖六两，汤成内之，于火上暖令饴消。若去血过多，崩伤内衄不止，加地黄六两，阿胶二两，合八味，汤成内阿胶；若无当归，以芎䓖代之。若无生姜，以干姜代之。

① 《千金》三物黄芩汤方：此下两方原附于书末"补方"中，据该书体例移此。

② 头痛者，与小柴胡汤；头：此九字原脱，据《金匮》补。

卷之二十二

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二

论一首，脉证合十四条，方十四首

妇人中风，七八日续来寒热，发作有时，经水适断，此为热入血室，其血必结，故使如疟状，发作有时，小柴胡汤主之。

[衍义]此下四条，皆出《伤寒论》中。成注：七八日，邪气入里之时，本无寒热，而续得寒热，经水适断者，为表邪乘虚入于血室，相搏而血结不行，经水所以断也。血气与邪分争，致寒热如疟而发作有时，与小柴胡汤，以解传经之邪。

妇人伤寒发热，经水适来，昼日明了，暮则谵语，如见鬼状者，此为热入血室。治之无犯胃气及上二焦，必自愈。

[衍义]成注：伤寒发热者，寒已成热也，经水适来，则血室空虚，热乘虚入血室。若邪入胃，邪客于腑而争也；暮则谵语，如见鬼状，是邪不入腑，入于血室，而阴争也。阳盛谵语则宜下；此热入血室，不可与下药犯其胃气。热入血室，血结寒热者，与小柴胡汤，散邪发汗；热入血室，胸膈满，如结胸状者，可刺期门穴；此虽入而无满结，故不可刺。必自愈者，以经行则热随血去，血下已，则邪热悉除而愈矣。发汗为犯上焦者，发汗则动卫气，卫气出上焦也；刺期门为犯中焦者，刺期门则动荣气，荣气出中焦也。

妇人中风，发热恶寒，经水适来，得之七八日，热除脉迟，身凉和，胸胁满如结胸状，谵语者，此为热入血室也。当刺期门，随其实而泻之。

[衍义]中风，发热恶寒，表病也。若经水不来，表邪传里，则入腑而不入血室也；经水适来，血室空虚，至七八日邪传里之时，更不入腑，乘虚而入于血室。热除脉迟身凉者，邪气内陷而表证罢也；胸胁下满如结胸状，谵语者，热入血室而里实；期门者，肝之募，肝主血，刺期门者，泻血室之热。审何经气实，更随其实而泻之。

阳明病，下血谵语者，此为热入血室，但头汗出，当刺期门，随其实而泻之，濈然汗出则愈。

[衍义]阳明病热入血室，迫血下行，使下血谵语。阳明法当汗，以夺血者无汗，故但头汗出也。刺期门以散血室之热，随其实而泻之，以除阳明之邪热，散邪除，荣卫得通，津液得复，濈然汗出而解。《明理论》冲是血室，妇人则随经而入，男子由阳明而传也。

妇人咽中痛，如有炙脔，半夏厚朴汤主之。

半夏厚朴汤方 《千金》作胸满，心下坚，咽中帖帖如有炙肉，吐之不出，吞之不下。

半夏一斤 厚朴三两 茯苓四两 生姜五两 苏叶二两

右五味，以水七升，煮取四升，分温四服。日三服，夜一服。

[衍义]上焦，阳也，卫气所治，贵通利而恶闭郁，郁则津液不行而积为涎；胆以咽为使，胆主决断，气属相火，遇七情至而不决，则火亦郁而不发，不发则焰不达，不达则气如咽，与痰涎结聚胸中，故若炙脔。《千金》之证虽异，然亦以此而致也。用半夏等药散郁化痰而已。

妇人脏燥，一作躁。喜悲伤欲哭，象如神灵所作，数欠伸，甘麦大枣汤主之。

甘麦大枣汤方

甘草三两 小麦一升 大枣十枚

右三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温分三服。亦补脾气。

[衍义]《内经》以肺之声为哭，又曰：并于肺则悲。《灵枢》曰：悲哀动中则伤魂。此证因肝虚肺并，伤其魂而然也。盖肝，阳脏也；肺，阴脏也。阳舒而阴惨，肝木发生之气不胜肃杀之邪并之，屈而不胜，生化之火被抑，扰乱于下，故发为脏燥，变为悲哭，所藏之魂，不得并神出入，遂致妄乱，象如神凭，木气被抑而不前，筋骨拘束而不舒，故数作欠伸。然治相并之邪，必安之、和之，用小麦养肝气止燥；甘草、大枣之甘，以缓肝气

之苦急，燥止急缓，则脏安而悲哭愈。然又曰亦补脾气者，乃肝病先实脾，不惟畏其传，且脾实而肺得母气以安，庶不离位过中而复下并矣。

妇人吐涎沫，医反下之，心下痞满，当先治其吐涎沫，小青龙汤主之；涎沫止，乃治痞，泻心汤主之。

[衍义]《伤寒论》表不解，心下有水气者，用小青龙汤解表散水也。又曰表未解，医反下之，阳邪内陷，实则结胸，虚则心下痞。由此观之，吐涎沫者，盖由水气之为病，因反下之为痞；吐涎沫仍在，故先以小青龙治涎沫，然后以泻心汤除心下之热痞也。

妇人之病，因虚积冷结气，为诸经水断绝，至有历年，血寒积结，胞门寒伤，经络凝坚。在上呕吐涎唾，久成肺痈，形体损分。在中盘结，绕脐寒疝；或两胁疼痛与脏相连；或结热中，痛在关元，脉数无疮，肌若鱼鳞，时著男子，非止女身。在下来多，经候不匀，令阴掣痛，少腹恶寒；或引腰脊，下根气街，气冲急痛，膝胫疼烦。奄忽眩冒，状如厥癫；或有忧惨，悲伤多嗔。此皆带下，非有鬼神。久则羸瘦，脉虚多寒；三十六病，千变万端；审脉阴阳，虚实紧弦；行其针药，治危得安；其虽同病，脉各异源；子当辨记，勿谓不然。

[衍义]阴阳之运动，有上下，有中外，有归宿，有倡顺，得其道则变化万象，各司其用。若乖其宜，则随所适而为病。然二者之病，则以阳为主，由阳主动，用以施化者也；而阴者惟虚其体，以受之生育而已。若夫邪气在阴，则凝结坚实，实则阳不得入而施化，致生诸病，不可穷已。仲景叙是数证，冷积下焦，以见变易无穷也。所谓经水断绝，胞门寒伤，令阴掣痛，少腹恶寒，或引腰脊，下根气街，气冲急痛，膝胫疼烦，皆由阴结下焦，阳不得入，随所著冲任之脉而为病也；呕吐涎沫，久成肺痈者，必阴结在少阴经，其经上连于肺，水因溢上为涎沫，久迫上焦之阳，蓄以成肺痈也；绕脐寒疝，或两胁疼痛，与脏相连者，脐在人身正中面，四脏应之，其四脏则应于上下左右，盖是生气所出之原，五脏皆于此受之。今为冷邪凝结，生发之气绝少，正邪相击，而作寒疝；脐间冷结，连及两胁少阳发生之分，并为疼痛，故曰与脏相连也；或结热中，病在关元者，乃小肠火之幕也，足三阴任脉之所会，足三阴任脉尽为积冷，于小肠火气不折，为郁热在中，冷热相搏，故痛在关元；脉数无疮，肌若鱼鳞者，阴不化血，无以输化生肌，滋润于外，徒是孤阳行脉，燥消皮毛耳；奄然眩冒，状如厥癫者，冲、任、督、阴跷之脉冲突而逆，阳乱于上，所以如尸厥癫痫；或忧惨悲伤，倘多嗔者，此在下肾肝脏阴结，而阳不得入，精泄不固，下泄为带，魂不舒、志不宁故耳，非鬼神使之也。阴由冷积，荣血内结，不与卫和，内外成病，求之于阴阳交变之道，不可一言而尽。仲景叙其证，复叙为三十六病，千变万端，同脉异证，恐后人胶柱鼓瑟，而不由于阴阳变易之道也。

问曰：妇人年五十所，病下利数十日不止，暮即发热，少腹里急，腹满，手掌烦热，唇口干燥，何也？师曰：此病属带下。何以故？曾经半产，瘀血在少腹不去。何以知之？其证唇口干燥，故知之。当以温经汤主之。

温经汤方

吴茱萸三两 当归 芎藭 芍药 桂枝 人参 阿胶 生姜 丹皮 甘草各二两 半夏半升 麦冬一升，去心

右十二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分温三服。亦止妇人少腹寒，久不受胎；兼治崩中去血，或月水来过多，及至期不来。

[衍义]下利不止，答属带下，何也？妇人二七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七七太冲脉衰，天癸竭，地道不通，经水遂止。今年五十，经绝，胞门闭塞，冲任脉不复输泄之时，所积瘀血，自胞门化为带下；无所从出，大便属阴，故就大便而下利矣。考《大全良方》集是方：出《千金》，治女人曾经小产，或带下，三十六病。以或字分为二。《金匮》以带下属半产瘀血，岂带下三十六病，无湿热之实邪，而尽属于瘀血虚寒哉？盖为带脉居身形之半，凡十二经络，并奇经八脉，各挟寒热之邪，过而伤之，动其冲任，则气血为之不化，心肾为之不交，变成赤白漏下。治之必察始感何邪？何经受害？为虚为发何状？脉见何象？令在寒暑？随宜以？以权变治之可也。

岂概云三十六病尽切是方乎？终不若仲景之有原委，而可为后世法也。盖小产是胞脉已虚，不能生新推陈，致血瘀积在下；而生发之气起于下焦，固藏之政，亦司下焦，下焦瘀积在下而既结于阴，则上焦之阳不入矣，遂成少腹里急，腹满；四脏失政，则五液时下；其阳至暮当行于阴，而不得入，独浮于上，为发热，为掌上热，为唇口干燥，故必开痹破阴结，引阳行下，皆吴茱萸主之，益新推陈；又，芎、归为臣，丹皮佐之。然推陈药固多，独用丹皮者，易老谓其能治神志不足；血积胞中，心肾不交，非直达其处者，不能通其神志之气。用半夏以解寒热之结；阿胶、人参补气血之不足；麦冬助丹皮引心气入阴，又治客热唇口干燥；桂枝、生姜发达生化之气；甘草益元气，和诸药。妇人小腹寒不受胎者、崩中去血，皆因虚寒结阴而阳不得入耳，尽可治之。设有脉沉数而阳乘阴者，亦为带下不成孕，崩中去血等证，又乌可用是治之？必须辨脉也。

带下，经水不利，少腹满痛，经一月再见者，土瓜根散主之。

土瓜根散方 阴癞肿亦治之。

土瓜根　芍药　桂枝　虫各三两

右四味，杵为散，酒服方寸匕，日三服。

[衍义]此亦因瘀血而病者。经水即不利，一月再见之不同，皆冲任瘀血之病。土瓜根者，能通月水，消瘀血，生津液，津生则化血也；芍药主邪气腹痛，除血痹，开阴寒；桂枝通血脉，引阳气；虫破血积，以消行之。非独血积冲任者有是证，肝藏血，主化生之气，与冲任同病，而脉循阴器，任督脉亦结阴下，故皆用是汤治之。癞肿非惟男子之睾丸，妇人之阴户亦有之，多在产时瘀血，流入作痛，下坠出户也。

寸口脉弦而大，弦则为减，大则为芤，减则为寒，芤则为虚，寒虚相搏，此名曰革。妇人则半产漏下，旋覆花汤主之。方见十一卷。

[衍义]本文之注见前方药。《本草》谓旋覆花主结气，胁下满，通血脉，去脏家热；葱管亦主寒热，安胎，除肝邪，且更能主血；新绛疑是绯帛也，凡系帛皆理血，血色红，用绛尤切于活血。肝为藏血，主生化，故冲任之脉成月事及胞胎者，皆统属之。三味入肝理血，除邪散结，岂非以气阳也，血阴也，气少则无阳，无阳则寒，血虚则无阴，无阴则热，两虚相搏，以害其肝之生化欤？所以用是汤先解其结聚之邪也，而温补其虚寒者，必另有法矣。

妇人陷经漏下黑不解，胶姜汤主之。方缺。

[衍义]气倡而血从，则百脉流动以候其天癸，苟有邪以阻之，则血不从其气而自陷于血海；血海者，肾主之，肾，寒水也，色黑，是以漏下黑矣。犹《内经》所云结阴下血也。方虽不全见，胶、艾二物亦足治之。艾火皮肤灸之尚能内入，况服之而不自阳引入于阴乎？姜以散其阴，开通腠理，致津液行气也。

妇人少腹满如敦状，小便微难而不渴，生恐是经字。后者，此为水与血俱结在血室也。大黄甘遂汤主之。

大黄甘遂汤方

大黄四两　甘遂二两　阿胶二两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顿服之，其血当下。

[衍义]《内经》谓：水入经，其血乃成。则血由水化。今乃言血与水并何哉？尝思水有清浊，清则入经化血，浊则为溺为唾，苟因气之浊乱者入之，则不能化血，而为血害；其清者，初虽为水而色白，至于坎离之变，从火化而变赤，如月之禀日光为盈亏，与阳随动，流转上下，行诸经脉，与水性异矣。水性惟能润下，苟下流不通，必注于泽，所以水失其道，入于肌表者，作身肿；止于筋骨者，作肢节肿；此入于血室，故作少腹如敦状。然血室虽与膀胱异道，膀胱是行水之腑，水蓄血室，气有相感也，故膀胱之气亦不化，而小便微难矣。若小便自如而少腹如敦者，则不谓之水并，当是他邪血积可知矣。用甘遂取其直达水停之处，大黄荡瘀血，阿胶引为血室向导，且补其不足也。

妇人经水不利下，抵当汤主之。

抵当汤方亦治男子膀胱满急，有瘀血者。

水蛭三十个，熬　虫三十枚，熬，去翅足　桃仁二十个，去皮尖　大黄三两，酒浸

右四味，为末，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

温服一升。

[衍义]《伤寒论》阳明证，其人喜忘者，必有蓄血，大便黑色，抵当汤主之。发热下之不解，六七日不大便者，有瘀血，亦宜是汤。伤寒有热，少腹满，应小便不利，今反利者，为有血也，宜抵当丸。三者有病状而后立方，今止云经水不利下，岂遂血蓄不通而非虚损耶？此必有蓄血情状而出是方也。

妇人经水闭不利，脏坚癖不止，中有干血，下白物，矾石丸主之。

矾石丸方

矾石三分，烧　杏仁一分

右二味，末之，炼蜜和丸如枣核大，内脏中，剧者再内之。

[衍义]子宫血积不与气和，故新血不至，遂成干血，坚癖外连于户，津液不行，化为白物，是用矾石消坚癖，破干血；杏仁利气开闭，润脏之燥；蜜以佐之；内子户，药气可直达于子宫矣。设干血在冲任之海者，必服药以下之，内之不能去也。

妇人六十二种风，及腹中血气刺痛，红蓝花酒主之。

红蓝花酒方疑非仲景方　红蓝花一两

右一味，以酒一大升，煎减半，顿服一半，未止再服。

[衍义]注疑非仲景方。《伤寒论》一部，以风寒二邪，必复言其传变，然后出方，乃云六十二种风尽以一药治之，宁无寒热虚实上下表里之异？其非仲景法明矣。虽然，原其立方之旨，将谓妇人以血为主，一月一泻，然后和平，若风邪与血凝搏，或不输血海以阻其月事，或不流转经络以闭其荣卫，或内触脏腑以违其和，因随取止，遂有不一之病，所以治之惟有破血通经，用红花酒，则血开气行而风亦散矣。

妇人腹中诸疾痛，当归芍药散主之。

当归芍药散方

[衍义]此腹痛者，由中气脾土不能升，阴阳二气乖离，肝木乘克而作痛，故用是汤补中伐木，通行阴阳也。

妇人腹中痛，小建中汤主之。

问曰：妇人病饮食如故，烦热不得卧，而反倚息者，何也？师曰：此名转胞不得溺也，以胞系了戾，故致此病，但利小便则愈，宜肾气丸主之。

[衍义]此方在虚劳中，治腰痛，小便不利，小腹拘急。此亦用之何也？盖因肾虚用之，若饮而短气者，亦用此利小便，则可见其转胞之病，为胞居膀胱之室，因下焦气衰，惟内水湿在中，不得气化而出，遂至鼓急，其胞因转筋不正，了戾其溺之宗，水既不出，经气遂逆，上冲于肺，肺所主之荣卫，不得入于阴，蓄积于上，故烦热不得卧而倚息也。用此补肾则气化，气化则水行，水行则邪者降而愈矣。然转胞之病，岂尽由下焦肾虚致耶？或中焦气虚土湿，下干害其胞，与上焦肺气壅塞，不化于下焦，或胎重压其胞，或忍溺入房，皆足成此病，必求所因以治之也。

妇人阴寒，温中坐药，蛇床子散主之。

蛇床子散方　蛇床子仁

右一味，末之，以白粉少许，和合相得，如枣大，绵裹内之，自然温。白粉即米粉，藉之以和合也。

[衍义]风寒入阴户，痹而或冷，或用蛇床以起其阴分之阳，阳强则痹开而温矣。

少阴脉滑而数者，阴中即生疮。阴中蚀疮烂者，狼牙汤洗之。

狼牙汤方　狼牙三两

右一味，以水四升，煮取半升，以绵缠箸如茧，浸汤沥阴中，日四遍。

[衍义]少阴脉滑，阴中血热也，湿热积阴户，生疮，甚则虫出蚀烂。狼牙味苦酸咸，主邪热气，杀虫，后人疮药多用之。

胃气下泄，阴吹而正喧，此谷气之实也，膏发煎导之。

[衍义]阳明脉属于宗筋，会于气街。若阳明不能升发，谷气上行，变为浊邪，反泄下利，子宫受抑，气不上通，故从阴户作声而吹出。猪脂补下焦，生血润腠理；乱发通关格，腠理开，关格通，则中下焦各得升降而气归故道已。

小儿疳虫蚀齿方疑非仲景方。

雄黄　葶苈

右二味，末之，取腊日猪脂镕，以槐枝绵裹头四五枚，点药烙之。

温疫论

明·吴又可 著
年 莉 校注

校注说明

《温疫论》系明代医家吴有性所著，成书于公元1642年。吴有性，字又可，江苏震泽人。大约生活在十六世纪八十年代至十七世纪六十年代，相当于明朝末叶至清朝初叶。

崇祯辛巳(1641)年，山东、河南、河北、浙江等省疫病流行，传染猖厥，延门阖户，死亡者不计其数。当时医家多用仲景之法治疗温疫，疗效甚微，“误以伤寒法治之，未尝见其不殆”。吴又可在其医疗实践中体会到，温疫不同于伤寒，有其特殊性，“守古法不合今病”。因此，他将自己毕生治疗温疫病的心得体会及“平时所用历验方法”进行总结，撰写了《温疫论》这部重要医学著作。

《温疫论》全书分原序及上、下两卷。原序论述了作者的写作目的及学术思想；上卷计50节(篇)，列有原病、温疫初起、传变不常、急证急攻、发斑、战汗等；下卷37节(篇)，主要论述杂气，并列蛔厥、呃逆、表里阻隔、劳复、食复、自复及妇人时疫、妊娠时疫、小儿时疫等。

《温疫论》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温病学专著，对温病学科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首先，《温疫论》提出了温病病因的新概念——疫气学说。吴氏认为温病的病因，“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这种“异气”也称“厉气”。其次，明确指出“厉气”具有流行性、传染性。在现代传染病学诞生之前，吴氏即认识到温病具有传染性，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关于温病的发病机制，吴氏则认为“厉气”侵袭人体之后，多伏于募原，待至邪气溃散，或外传于经，或内传于胃而出现表里诸症，并将邪气溃散的传变方式归纳成九种证型，称之为“九传”。吴又可对温病的治疗原则和方法，也有许多独道见解。首先，他强调治疫以逐邪为第一要义，认为“客邪贵乎早逐”、“邪不去则病不愈”。其祛邪三法，重视攻下，尤其推崇大黄等药，指出大黄“本为逐邪所设，非专为结粪而设”，“凡下不以数计，有是证则投是药”。吴氏在疏利透达、推崇攻下的同时，也注意养阴护正，如他创制的清燥养荣汤、柴胡养荣汤及梨汁、藕汁等，对后世温病重视养阴生津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温疫论》以清代刻本为最多，主要有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葆真堂刻本，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金陵长庆堂刻本，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积秀堂刻本，清康熙五十四年、五十五年(1715年、1716年)会德堂刻本，清乾隆十年(1745年)善成堂刻本，日本天明八年(1788年)京都林权兵卫刻本，清光绪八年(1852年)刻本、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杨州文富堂刻本及《四库本书》本等，此外尚有各种刻本几十种。

《温疫论》虽然刻本很多，但由于著书年代较久远，辗转传抄、某些版本的错漏之处也比较多。我们这次点校是以清·康熙己丑年(1709)刘方舟校梓积秀堂藏版为底本(简称刘本)，以清·康熙三十年(1691)石楷等参校的金陵长庆堂刻本(简称石本)，及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许永康校阅的会德堂刻本(简称许本)为校本，并参考郑重光《温疫论补注》(简称郑本)。在内容体例上严格保持底本原样，如底本有明显讹误、脱漏之处，则参照其它版本在注释中以予说明，生僻字词均予注音注释。

目　录

序……（667）
上卷……（668）
原病……（668）
温疫初起……（668）
传变不常……（669）
急证急攻……（669）
表里分传……（670）
热邪散漫……（670）
内壅不汗……（670）
下后脉浮……（670）
下后脉复沉……（670）
邪气复聚……（670）
下后身反热……（671）
下后脉反数……（671）
因证数攻……（671）
病愈结存……（671）
下格……（671）
注意逐邪勿拘结粪……（672）
蓄血……（672）
发黄……（673）
邪在胸膈……（673）
辨明伤寒时疫……（673）
发斑战汗合论……（674）
战汗……（674）
自汗……（674）
盗汗……（675）
狂汗……（675）
发斑……（675）
数下亡阴……（675）
解后宜养阴忌投参术……（675）
用参宜忌有前利后害之不同……（676）
下后间服缓剂……（676）
下后反痞……（676）
下后反呕……（676）
夺液无汗……（677）
补泻兼施……（677）
药烦……（677）
停药……（677）
虚烦似狂……（678）
神虚谵语……（678）
夺气不语……（678）
老少异治论……（678）
妄投破气药论……（678）
妄投补剂论……（679）
妄投寒凉药论……（679）
大便……（679）
小便……（680）
前后虚实……（680）
脉厥……（681）
脉证不应……（681）
体厥……（681）
乘除……（681）
下卷……（683）
杂气论……（683）
论气盛衰……（683）
论气所伤不同……（684）
蛔厥……（684）
呃逆……（684）
似表非表 似里非里 ……（684）
论食……（685）
论饮……（685）
损复……（685）
标本……（685）
行邪伏邪之别……（686）
应下诸症……（686）
应补诸症……（687）
论阴证世间罕有……（687）
论阳证似阴……（688）
舍病治药……（688）
舍病治弊……（688）
论轻疫误治每成痼疾……（688）
肢体浮肿……（689）

服寒剂反热……（689）
知一……（689）
四损不可正治……（690）
劳复食复自复……（690）
感冒兼疫……（691）
疟疾兼疫……（691）
温疟……（691）
疫痢兼证……（691）
妇人时疫……（691）
妊娠时疫……（691）
小儿时疫……（692）
主客交……（692）
调理法……（693）
统论疫有九传治法……（693）
正名……（694）
伤寒例正误……（694）
诸家温疫正误……（696）

序

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其传有九，此治疫紧要关节。奈何自古迄今，从未有发明者。仲景虽有伤寒论，然其法始自太阳，或传阳明，或传少阳，或三阳竟自传胃，盖为外感风寒而设，故其传法与温疫自是迥别。嗣后论之者，纷纷不止数十家，皆以伤寒为辞。其于温疫症，则甚略之。是以业医者，所记所诵，连篇累牍，俱系伤寒，及其临证，悉见温疫，求其真伤寒百无一二。不知屠龙之艺虽成而无所施，未免指鹿为马矣。余初按诸家咸谓春夏秋皆是温病，而伤寒必在冬时。然历年较之，温疫四时皆有，及究伤寒，每到严寒，虽有头疼、身痛、恶寒、无汗、发热，总似太阳证，至六七日失治，未尝传经。每用发散之剂，一汗而解。间有不药亦自解者，并未尝因失汗以致发黄、谵语、狂乱、胎刺等证。此皆感冒肤浅之病，非真伤寒也。伤寒感冒，均系风寒，不无轻重之殊。究竟感冒居多，伤寒希有。况温疫与伤寒，感受有霄壤之隔。今鹿马攸分，益见伤寒世所绝少。仲景以伤寒为急病，仓卒失治，多致伤生，因立论以济天下后世，用心可谓仁矣。然伤寒与温疫，均急病也。以病之少者，尚谆谆告世，至于温疫多于伤寒百倍，安忍反置勿论。或谓温疫之证，仲景原别有方论，历年既久，兵火湮没，即伤寒论乃称散亡之余，王叔和立方造论，谬称全书，温疫之论，未必不由散亡也明矣。崇祯辛巳疫气流行，山东、浙省、南北两直，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阖门传染。始发之际，时师误以伤寒法治之，未尝见其不殆也。或病家误听七日当自愈，不尔十四日必瘳，因而失治，有不及期而死者；或有妄用峻剂，攻补失序而死者；或遇医家见解不到，心疑胆怯，以急病用缓药，虽不即受其害，然迁延而致死，比比皆是。所感之轻者，尚获侥幸；感之重者，更加失治，枉死不可胜计。嗟乎！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简古书，原无明论，是以投剂不效，医者彷皇无措，病者日近危笃。病愈急，投药愈乱，不死于病，乃死于医，不死于医，乃死于圣经之遗亡也。吁！千载以来，何生民不幸如此。余虽固陋，静心穷理，格其所感之气，所入之门，所受之处，及其传变之体，平日所用历验方法，详述于左，以俟高明者正之。

时崇祯壬午仲秋姑苏洞庭吴有性书于淡淡斋

上 卷

原 病

病疫之由，昔以为非其时有其气，春应温而反大寒，夏应热而反大凉，秋应凉而反大热，冬应寒而反大温，得非时之气，长幼之病相似以为疫。余论则不然。夫寒热温凉，乃四时之常，因风雨阴晴，稍为损益，假令秋热必多晴，春寒因多雨，较之亦天地之常事，未必多疫也。伤寒与中暑，感天地之常气，疫者感天地之疠气，在岁运有多寡，在方隅有厚薄，在四时有盛衰。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邪从口鼻而入，则其所客，内不在脏腑，外不在经络，舍于夹脊[①]之内，去表不远，附近于胃，乃表里之分界，是为半表半里，即《针经》所谓横连膜原是也。胃为十二经之海，十二经皆都会于胃，故胃气能敷布于十二经中，而荣养百骸，毫发之间，靡所不贯。凡邪在经为表，在胃为里，今邪在膜原者，正当经胃交关之所，故为半表半里。其热淫之气，浮越于某经，即能显某经之证。如浮越于太阳，则有头项痛，腰痛如折；如浮越于阳明，则有目痛，眉棱骨痛，鼻干；如浮越于少阳，则有胁痛，耳聋，寒热，呕而口苦。大概观之，邪越太阳居多，阳明次之，少阳又其次也。邪之所着，有天受，有传染，所感虽殊，其病则一。凡人口鼻之气，通乎天气，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昔有三人，冒雾早行，空腹者死，饮酒者病，饱食者不病。疫邪所着，又何异耶？若其年气来之厉，不论强弱，正气稍衰者，触之即病，则又不拘于此矣。其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邪不胜正，未能顿发。或遇饥饱劳碌，忧思气怒，正气被伤，邪气始得张溢，营卫运行之机，乃为之阻，吾身之阳气，因而屈曲，故为热。其始也，格阳于内，不及于表，故先凛凛恶寒，甚则四肢厥逆。阳气渐积，郁极而通，则厥回而中外皆热，至是但热而不恶寒者，因其阳气之通也。此际应有汗，或反无汗者，存乎邪结之轻重也。即使有汗，乃肌表之汗。若外感在经之邪，一汗而解。今邪在半表半里，表虽有汗，徒损真气，邪气深伏，何能得解？必俟其伏邪渐退，表气潜行于内，乃作大战，精气自内由膜中以达表，振战止而复热，此时表里相通，故大汗淋漓，衣被湿透，邪从汗解，此名战汗。当即脉静身凉，神清气爽，划然[②]而愈。然有自汗而解者，但出表为顺，即不药亦自愈也。伏邪未退，所有之汗，止得卫气渐通，热亦暂减，逾时复热。午后潮热者，至是郁甚，阳气与时消息也。自后加热而不恶寒者，阳气之积也。其恶寒或微或甚，因其人之阳气盛衰也；其发热或久或不久，或昼夜纯热，或黎明稍减，因其感邪之轻重也。疫邪与疟仿佛，疟不传胃，惟疫乃传胃。始则皆先凛凛恶寒，既而发热，又非若伤寒发热而兼恶寒也。至于伏邪动作，方有变证，其迹[③]或从外解，或从内陷，从外解者顺，从内陷者逆。更有表里先后不同，有先表而后里者，有先里而后表者，有但表而不里者，有但里而不表者，有表里偏胜者，有表里分传者，有表而再表者，有里而再里者。从外解者，或发斑，或战汗、狂汗、自汗、盗汗；从内陷者，胸膈痞闷，心下胀满，或腹中痛，或燥结便秘，或热结旁流，或协热下利，或呕吐、恶心、谵语、唇黄[④]、舌黑[⑤]、苔刺等证。因证而知变，因变而知治。此言其大略，详见脉证治法诸条。

温疫初起

温疫初起，先憎寒而后发热，日后但热而无

① 夹脊：许本作“伏脊”。
② 划然：石本作“霍然”。
③ 迹：郑本作“变”。
④ 唇黄：口唇焦黄。
⑤ 舌黑：舌苔发黑。

憎寒也。初得之二三日，其脉不浮不沉而数，昼夜发热，日晡[①]益甚，头疼身痛。其时邪在夹脊之前，肠胃之后，虽有头疼身痛，此邪热浮越于经，不可认为伤寒表证，辄[②]用麻黄桂枝之类强发其汗，此邪不在经，汗之徒伤表气，热亦不减。又不可下，此邪不在里，下之徒伤胃气，其渴愈甚。宜达原饮。

达原饮

槟榔二钱 厚朴一钱 草果仁五分 知母一钱 芍药一钱 黄芩一钱 甘草五分

右，用水二盅，煎八分，午后温服。

按：槟榔能消能磨，除伏邪，为疏利之药，又除岭南瘴气；厚朴破戾气所结；草果辛烈气雄，除伏邪盘踞，三味协力，直达其巢穴，使邪气溃败，速离膜原，是以为达原也。热伤津液，加知母以滋阴；热伤营气，加白芍以和血；黄芩清燥热之余；甘草为和中之用。以后四味，不过和之剂，如渴与饮，非拔病之药也。凡疫邪游溢诸经，当随经引用，以助升泄。如胁痛、耳聋、寒热、呕而口苦，此邪热溢于少阳经也，本方加柴胡一钱；如腰背项痛，此邪热溢于太阳经也，本方加羌活一钱；如目痛、眉棱骨痛、眼眶痛、鼻干不眠，此邪热溢于阳明经也，本方加干葛一钱。证有迟速轻重不等，药有多寡缓急之分，务在临时斟酌，所定分两，大略而已，不可执滞。间有感之轻者，舌上白苔亦薄，热亦不甚，而无数脉。其不传里者，一二剂自解，稍重者，必从汗解。如不能汗，乃邪气盘踞于膜原，内外隔绝，表气不能通于内，里气不能达于外，不可强汗。或者[③]见加发散之药，便欲求汗，误用衣被壅遏，或将汤火熨蒸，甚非法也。然表里隔绝，此时无游溢之邪在经，三阳加法不必用，宜照本方可也。感之重者，舌上苔如积粉，满布无隙，服汤后不从汗解，而从内陷者，舌根先黄，渐至中央，邪渐入胃，此三消饮证。若脉长洪而数，大汗多渴，此邪气适离膜原欲表未表，此白虎汤证。如舌上纯黄，兼见里证，为邪入胃，此又承气汤证也。有二三日即溃而离膜原者，有半月十数日不传者，有初得之四五日摄摄[④]，五六日后陡然势张者。凡元气胜者毒易传化，元气薄者邪不易化，即不易传。设遇他病久亏，适又微疫能感不能化，安望其传？不传者则邪不去，邪不去则病不瘳，延缠日久，愈沉愈伏，多致不起。时师误认怯证，日进参芪，愈壅愈固，不死不休也。

传变不常

疫邪为病，有从战汗而解者；有从自汗、盗汗、狂汗而解者；有无汗竟传入胃者；有自汗淋漓热渴反甚，终得战汗方解者；有胃气壅郁，必用下乃进战汗而解者；有表以汗解，里有余邪，不因他故，越三五日前证复发者；有发黄因下而愈者；有发黄因下而斑出者；有竟从发斑而愈者；有里证急，虽有斑，非下不愈者。此虽传变不常，亦疫之常变也。也有局外之变者，男子适逢淫欲，或向来下元空虚，邪热乘虚陷于下焦，气道不施，以致小便闭塞，小腹胀满，每至夜即以热，以导赤散、五苓、五皮之类，分毫不效，得大承气一服，小便如注而愈者。或素有他病，一隅之亏，邪乘宿昔所损而传者，如失血崩带，经水适来适断，心痛疝气，痰水喘急，凡此皆非常变，大抵邪行如水，惟注者受之，传变不常，皆因人而使。盖因疫而发旧病，治法无论某经某病，但治其疫，而旧病自愈。

急证急攻

温疫发热一二日，舌上白苔如积粉，早服达原饮一剂，午前舌变黄色，随现胸隔满痛，大渴烦躁，此伏邪即溃，邪毒传胃也。前方加大黄下之，烦渴少减，热去六七，午后复加烦躁发热，通舌变黑生刺，鼻如烟煤，此邪毒最重，复瘀到胃，急投大承气汤。傍晚大下，至半夜热退，次早鼻黑苔刺如失。此一日之间，而有三变，数日之法，一日行之，因其毒甚，传变亦速，用药不得不紧。

---

① 日晡：指傍晚。

② 辄(zhé 哲)：即，就。

③ 或者：石本作"病家"。

④ 摄摄：许本"摄摄"之前有"淹淹"二字。

设此证不服药或投缓剂，羁迟[1]二三日必死。设不死，服药亦无及矣。尝见温疫二三日即毙者，乃其类也。

表里分传

温疫舌上白苔者，邪在膜原也。舌根渐黄至中央，乃邪渐入胃。设有三阳现证，用达原饮三阳加法。因有里证，复加大黄，名三消饮。三消者，消内、消外、消不内外也。此治疫之全剂，以毒邪表里分传，膜原尚有余结者宜之。

三消饮

槟榔 草果 厚朴 白芍 甘草 知母 黄芩 大黄 葛根 羌活 柴胡

姜、枣煎服。

热邪散漫

温疫脉长洪而数，大渴复大汗，通身发热，宜白虎汤。

白虎汤

石膏一两 知母五钱 甘草五钱 炒米一撮

加姜煎服。

按：白虎汤辛凉发散之剂，清肃肌表气分药也。盖毒邪已溃，中结渐开，邪气分离[2]膜原，尚未出表，然内外之气已通，故多汗脉长洪而数。白虎辛凉解散，服之或战汗，或自汗而解。若温疫初起，脉虽数未至洪大，其时邪气盘踞于膜原，宜达原饮。误用白虎，既无破结之能，但求清热，是犹扬汤止沸也。若邪已入胃，非承气不愈，误用白虎，既无逐邪之能，徒以刚悍[3]而伐胃气，反抑邪毒，致脉不行，因而细小。又认阳证得阴脉，妄言不治，医见脉微欲绝，不敢议下，日惟杂进寒凉，以为稳当，愈投愈危，至死无悔。此当急投承气缓缓下之，六脉自复。

内壅不汗

邪发于半表半里，一定之法也。至于传变，或出表，或入里，或表里分传。医见有表复有里，乃引经论，先解其表，乃攻其里，此大谬也。尝见大剂麻黄连进，一毫无汗，转见烦躁者何也？盖发汗之里，自内以达表。今里气结滞，阳气不能敷布于外，即四肢未免厥逆，又安能气液蒸蒸以达表。譬如缚足之鸟，乃欲飞升，其可得乎？盖鸟之将飞，其身必伏，先足纵而后扬翅，方得升举，此与战汗之义同。又如水注[4]，闭其后窍，则前窍不能涓滴，与发汗之义同。凡见表里分传之证，务宜承气先通其里，里气一通，不待发散，多有自能汗解。

下后脉浮

里证下后，脉浮而微数，身微热，神思或不爽，此邪热浮于肌表，里无壅滞也，虽无汗，宜白虎汤加人参，覆杯则汗解。下后及脉浮而数，原当汗解，迁延五六日脉证不改，仍不得汗者，以其人或自利经久，或素有他病先亏，或本病日久不痊，或反复数下，以致周身血液枯涸，故不得汗。白虎辛凉除肌表散漫之热邪，加人参以助周身之血液，于是经络润泽，元气鼓舞，腠理开发，故得汗解。

下后脉复沉

里证脉沉而数，下后脉浮者，当得汗解。今不得汗，后二三日脉复沉者，膜原余邪复瘀到胃也，宜更下之。更下后脉再浮者，仍当汗解，宜白虎汤。

邪气复聚

里证下后，脉不浮，烦渴减，身热退，越四五日复发热者，此非关饮食劳复，乃膜原尚有余邪隐匿，因而复发，此必然之理。不知者每每归咎

---

① 羁(jī 机)迟：缓慢、拖延。

② 分离：石本作"虽离"。

③ 刚悍(hàn 汉)：猛烈。

④ 水注：古代之具，前后有孔，供磨墨时注水用的器皿。

于病人，误也。宜再下之即愈。但当少与，慎勿过剂，以邪气微也。

下后身反热

应下之证，下后当脉静身凉，今反发热者，此内结开，正气通，郁阳暴伸也。即如炉中伏火，拨开虽焰，不久自息，此与下后脉反数义同。若温疫将发，原当日渐加热，胃尚无邪，误用承气，更加发热，实非承气使然，乃邪气方张，分内之热也。但嫌下早之误，徒伤胃气耳。日后传胃再当下之。又有药烦者，与此悬绝，详载本条。

下后脉反数

应下失下，口燥舌干而渴，身反热减，四肢时厥，欲得近火壅被，此阳气伏也。既下厥回，去炉减被，脉大而加数，舌上生津，不思水饮，此里邪去，郁阳暴伸也。宜柴胡清燥汤去花粉、知母，加葛根，随其性而升泄之。此证类近白虎，但热渴既除，又非白虎所宜也。

因证数攻

温疫下后二三日，或一二日，舌上复生苔刺，邪未尽也。再下之，苔刺虽未去，已无锋芒而软。然热渴未除，更下之，热渴减，苔刺脱，日后更复热，又生苔刺，更宜下之。余里周因之者，患疫月余，苔刺凡三换，计服大黄二十两，始得热不复作，其余脉证方退。所以凡下不以数计，有是证则投是药，医家见理不透，经历未到，中道生疑，往往遇此证，反致耽搁。但其中有间日一下者，有应连下三四日者，有应连下二日间一日者，其间[①]宽缓之间，有应用柴胡清燥汤者，有应用犀角地黄汤者。至投承气，某日应多与，某日应少与，其间不能得法，亦足以误事。此非可以言传，贵乎临时斟酌。

朱海畴者，年四十五岁，患疫得下证，四肢不举，身卧如塑，目闭口张，舌上苔刺，问其所苦不能答，因问其子，两三日所服何药，云进承气汤三剂，每剂投大黄两许不效，更无他策，惟待日而已，但不忍坐视，更祈一诊。余诊得脉尚有神，下证悉具，药浅病深也。先投大黄一两五钱，目有时而小动，再投舌刺无芒，口渐开能言。三剂舌苔少去，神思稍爽。四日服柴胡清燥汤，五日复生芒刺，烦热又加，再下之。七日又投承气养荣汤，热少退。八日仍用大承气，肢体自能少动。计半月，共服大黄十二两而愈。又数日，始进糜粥，调理两月平复。凡治千人，所遇此等，不过三四人而已，始存案以务参酌耳。

病愈结存

温疫下后，脉证俱平，腹中有块，按之则疼，自觉有所阻而膨[②]闷，或时有升降之气，往来不利，常作蛙声，此邪气已尽，其宿结尚未除也，此不可攻。攻之徒损元气，气虚益不能传送，终无补于治结。须饮食渐进，胃气稍复，津液流通，自能润下也。尝遇病愈后食粥半月，结块方下，坚黑如石。

下　格

温疫愈后，脉证俱平，大便二三旬不行，时时作呕，饮食不进，虽少与汤水，呕吐愈加，此为下格。盖下既不通，必返于上。设误认翻胃[③]，乃与牛黄狗宝，及误作寒气，而以藿香、丁香、二陈之类，误也。宜调胃承气热服，顿下宿结及溏粪、粘胶恶物，臭不可当者，呕吐立止。所谓欲求南风，须开北牖[④]是也。呕止慎勿骤补，若少与参芪，则下焦复闭，呕吐仍作也。此与病愈结存仿佛，彼则妙在往来蛙声一证，故下呕而能食。可见毫厘之差，遂有千里之异。按二者大便俱闭，脉静身凉，一安一危者，在乎气通气塞之间而已矣。

---

① 间：许本作“中”。

② 膨：石本作“微”。

③ 翻胃：又称反胃。指朝食暮吐，或暮食朝吐，吐出不消化食物。

④ 牖(yǒu 友)：窗户。

注意逐邪勿拘结粪

温疫可下者，约三十余证，不必悉具，但见舌黄心腹痞满，便于达原饮加大黄下之。设邪在膜原者，已有行动之机，欲离未离之际，得大黄促之而下，实为开门祛贼之法，即使未愈，邪亦不能久羁。二三日后，余邪入胃，仍用小承气撤其余毒。大凡客邪贵乎早逐，乘人气血未乱，肌肉未消，津液未耗，病人不至危殆，投剂不至掣肘[①]，愈后亦易平复。欲为万全之策者，不过知邪之所在，早拔去病根为要耳。但要谅人之虚实，度邪之轻重，察病之缓急，揣邪气离膜原之多寡，然后药不空投，投药无太过不及之弊。是以仲景自大柴胡以下，立三承气，多与少与，自有轻重之殊。勿拘于下不厌迟之说，应下之证，见下无结粪，以为下之早，或以为不应下之证误投下药，殊不知承气本为逐邪而设，非专为结粪而设也。必俟其粪结，血液为热所抟，变证迭起，是犹养虎遗患，医之咎也。况多有溏粪失下，但蒸作极臭如败酱，或如藕泥，临死不结者，但得秽恶一去，邪毒从此而消，脉证从此而退，岂徒孜孜粪结而后行哉！假如经枯血燥之人，或老人血液衰少，多生燥结；或病后血气未复，亦多燥结。在经所谓不更衣十日无所苦，有何妨害，是知燥结不致损人，邪毒之为殒命也。要知因邪热致燥结，非燥结而致邪热也。但有病久失下，燥结为之壅闭，瘀邪郁热，益难得泄，结粪一行，气通而邪热乃泄，此又前后之不同。总之邪为本，热为标，结粪又其标也。能早去其邪，安患燥结也。

假令滞下，本无结粪，初起质实，频数窘急者，宜芍药汤加大黄下之。此岂亦因结粪而然耶，乃为逐邪而设也。或曰得毋为积滞而设与？余曰：非也。邪气客于下焦，气血壅滞泣而为积，若去积以为治，已成之积方去，未成之积复生，须用大黄逐去其邪，是乃断其生积之原，营卫流通，其积不治而自愈矣。更有虚痢，又非此论。

或问：脉证相同，其粪有结有不结者何也？曰：原其人病至大便当即不行，续得蕴热，益难得出，蒸而为结也。一者其人平素大便不实，虽胃家热甚，但蒸作极臭，状如粘胶，至死不结。应下之证，设引经论初硬后必溏不可攻之句，诚为千古之弊。

大承气汤

大黄五钱 厚朴一钱 枳实一钱 芒硝三钱

水姜煎服，弱人减半，邪微者各复减半。

小承气汤

大黄五钱 厚朴一钱 枳实一钱

水姜煎服。

调胃承气汤

大黄五钱 芒硝二钱五分 甘草一钱

水姜煎服。

按：三承气汤功用仿佛。热邪传里，但上焦痞满者，宜小承气汤；中有坚结者，加芒硝软坚而润燥。病久失下，虽有结粪，然多粘腻极臭恶物，得芒硝则大黄有荡涤之能。设无痞满，惟存宿结，而有瘀热者，调胃承气宜之。三承气功效俱在大黄，余皆治标之品也。不耐汤药者，或呕或畏，当为细末蜜丸汤下。

蓄 血

大小便蓄血，便血，不论伤寒时疫，尽因失下。邪热久羁，无由以泄，血为热搏，留于经络，败为紫血，溢于肠胃，腐[②]为黑血，便色如漆，大便反易者，虽结粪得瘀而润下，结粪虽行，真元已败，多至危殆。其有喜笑如狂者，此胃热波及于血分。血乃心之属，血中留火，延蔓心家，宜其有是证矣。仍从胃治。

发黄一证，胃实失下，表里壅闭，郁而为黄，热更不泄，搏血为瘀[③]。但蓄血一行，热随血泄，黄随泄减。尝见发热者，原无瘀血，有瘀血者，原不发黄。所以发黄，当咎在经瘀热，若专治瘀血误也。胃移热于下焦气分，小便不利，热结膀胱

---

① 掣肘：比喻阻碍别人做事，有牵制不自由之感。

② 腐：石本作"瘀"。

③ 搏血为瘀：此后石本、许本尚有"凡热经气不郁，不致发黄，热不干血分，不致蓄血，同受其邪，故发黄而兼蓄血，非蓄血而致发黄也"诸字。

也。移热于下焦血分，膀胱蓄血也。小腹硬满，疑其小便不利，今小便自利者，责之蓄血也。小便不利，亦有蓄血者，非小便自利，便为蓄血也。胃实失下，至夜发热者，热留血分，更加失下，必致瘀血。初则昼夜发热，日晡益甚，既投承气，昼日热减，至夜独热者，血未行也，宜桃仁承气汤。服汤后热除为愈，或热时前后缩短，再服再短，蓄血尽而热亦尽。大热已去，亡血过多，余焰尚存者，宜犀角地黄汤调之。至夜发热，亦有瘅[1]疟，有热入血室，皆非蓄血，并未可下，宜审。

桃仁承气汤

大黄四钱　芒硝二钱　桃仁十八粒　当归二钱　芍药二钱　丹皮二钱

照常煎服。

犀角地黄汤

地黄一两　白芍三钱　丹皮二钱，研碎

右，先将地黄温水润透，铜刀切作片，石臼内捣烂，再加水如糊，绞汁听用，其滓入药同煎，药成去滓，入前汁合服。

按：伤寒太阳病不解，从经传腑，热结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者愈。血结不行者，宜抵当汤。今温疫起[2]无表证，而惟胃实，故肠胃蓄血多，膀胱蓄血少。然抵当汤行瘀逐蓄之最者，无分前后二便，并可取用。然蓄血结甚者，在桃仁力所不及，宜抵当汤。盖非大毒猛厉之剂，不足以抵当，故名之。然抵当证，所遇亦少，存此以备万一之用。

抵当汤

大黄五钱　虻虫二十枚，炙干，研末　桃仁五钱，研，加酒　水蛭炙干为末，五分

照常煎服。

发　黄

发黄疸是腑病，非经病也。疫邪传里，遗热下焦，小便不利，邪无输泄，经气郁滞，其传为疸。身目如金者，宜茵陈汤。

茵陈汤

茵陈一钱　山栀二钱　大黄五钱

水姜煎服。

按：茵陈为治疸退黄之专药，今以病证较之，黄因小便不利，故用山栀除小肠屈曲之火，瘀热既除，小便自利。当以发黄为标，小便不利为本。及论小便不利，病原不在膀胱，乃系胃家移热，又当以小便不利为标，胃实为本。是以大黄为专功，山栀次之，茵陈又其次也。设去大黄而服山栀、茵陈，是忘本治标，鲜有效矣。或用茵陈五苓，不惟不能退黄，小便间亦难利。

邪在胸膈

温疫胸膈满闷，心烦喜呕，欲吐不吐，虽吐而不得大吐。腹不[3]满，欲饮不能饮，欲食不能食，此疫邪留于胸膈，宜瓜蒂散吐之。

瓜蒂散

甜瓜蒂一钱　赤小豆二钱，研碎　生山栀仁二钱

上，用水二盅，煎一盅，后入赤豆，煎至八分，先服四分，一时后不吐，再服尽。吐之未尽，烦满尚存者，再煎服。如无瓜蒂，以淡豆豉二钱代之。

辨明伤寒时疫

或曰：子言伤寒与时疫有霄壤之隔，今用三承气，及桃仁承气、抵当、茵陈诸汤，皆伤寒方也。既用其方，必同其证，子何言之异也？曰：夫伤寒必有感冒之因，或单衣风露，或强力入水，或临风脱衣，或当檐出发浴，当觉肌肉粟起，既而四肢拘急，恶风恶寒，然后头痛身痛，发热恶寒，脉浮而数。脉紧无汗为伤寒，脉缓有汗为伤风。时疫初起，原无感冒之因，忽觉凛凛，以后但热而不恶寒。然亦有触因而发者，或饥饱劳碌，或焦思气郁，皆能触动其邪，是促其发也。不因所触无故自发者居多，促而发者，十中之一二耳。且伤寒投剂，一汗而解，时疫发散，虽汗不解。伤寒不传染于人，时疫能传染于人。伤寒之

---

① 瘅(dàn 但)：热气盛的意思。

② 起：石本作"初"。

③ 不：石本作"中"。

邪，自毫窍而入，时疫之邪，自口鼻而入。伤寒感而即发，时疫感久而后发。伤寒汗解在前，时疫汗解在后。伤寒投剂可使立汗，时疫汗解，俟其内溃，汗出自然，不可以期。伤寒解以发汗，时疫解以战汗。伤寒发斑则病笃[①]，时疫发斑则病衰。伤寒感邪在经，以经传经，时疫感邪在内，内溢于经，经不自传。伤寒感发甚暴，时疫多有淹缠二三日，或渐加重，或淹缠五六日，忽然加重。伤寒初起，以发表为主，时疫初起，以疏利为主。种种不同。其所同者，伤寒时疫皆能传胃，至是同归于一，故用承气汤辈，导邪而出。要知伤寒时疫，始异而终同也。夫伤寒之邪，自肌表一径传里，如浮云之过太虚，原无根蒂，惟其传法，始终有进而无退，故下后皆能脱然而愈。时疫之邪，始则匿[②]于膜原，根深蒂固，发时与营卫交并，客邪经由之营卫，未有不被其所伤者，因其伤，故名曰溃，然不溃则不能传，不传邪不能出，邪不出而疾不廖。然时疫下后多有未能顿解者何耶？盖疫邪每有表里分传者，因有一半向外传，则邪留于肌肉，一半向内传，则邪留于胃家。邪留于胃，故里气结滞，里气结，表气因而不通，于是肌肉之邪，不能即达于肌表，下后里气一通，表气亦顺，郁于肌肉之邪，方能达发于肌表，或斑或汗，然后脱然而愈。伤寒下后无有此法。虽曰终同，及细较之，而终又有不同者矣。

或曰：伤寒感天地之正气，时疫感天地之戾气，气既不同，俱用承气，又何药之相同也？曰：风寒疫邪，与吾身之真气，势不两立，一有所着，气壅火积，气也，火也，邪也三者混一，与之俱化，失其本然之面目，至是均为邪矣，但以驱逐为功，何论邪之同异也。假如初得伤寒为阴邪，主闭藏而无汗，伤风为阳邪，主开发而多汗，始有桂枝、麻黄之分，原其感而未化也。传至少阳，并用柴胡，传至胃家，并用承气，至是亦无复有风、寒之分矣。推而广之，是知疫邪传胃，治法无异也。

发斑战汗合论

凡疫邪留于气分，解以战汗；留于血分，解以发斑。气属阳而轻清，血属阴而重浊。是以邪在气分则易疏透，邪在血分恒多胶滞，故阳主速而阴主迟。所以从战汗者，可使顿解；从发斑者，当图渐愈。

战　汗

疫邪先传表后传里，忽得战汗，经气输泄，当即脉静身凉，烦渴顿除。三五日后，阳气渐积，不待饮食劳碌，或有反复者，盖表邪已解，里邪未去，才觉发热，下之即解。疫邪表里分传，里气壅闭，非汗下不可。汗下之未尽，日后复热，当复下复汗。温疫下后，烦渴减，腹满去，或思饮食而知味，里气和也。身热未除，脉近浮，此邪气拂郁于经，表未解也，当得汗解。如未得汗，以柴胡清燥汤和之，复不得汗者，从渐解也，不可苛求其汗。应下失下，气消血耗，既下欲作战汗，但战而不汗者危。以中气亏微，但能降陷，不能升发也。次日当期复战，厥回汗出者生，厥不回，汗不出者死。以正气脱，不胜其邪也。战而厥回无汗者，真阳尚在，表气枯涸也，可使渐愈。凡战而不复，忽痉者必死。痉者身如尸，牙关紧，目上视。凡战不可扰动，但可温覆，扰动则战而中止，次日期复战。战汗后复下后，越二三日反腹痛不止者，欲作滞下也。无论已见积未见积，宜芍药汤。

芍药汤

白芍一钱　当归一钱　槟榔二钱　厚朴一钱　甘草七分

水姜煎服。里急后重，加大黄三钱，红积[③]，倍芍药，白积[③]倍槟榔。

自　汗

自汗者，不因发散，自然汗出也。伏邪中溃，气通得汗，邪欲去也。若脉长洪而数，身热大渴，宜白虎汤，得战汗方解。若里证下后，续得自汗，

① 笃(dǔ 赌)：病重。

② 匿(nì 逆)：隐藏。

③ 红积、白积：赤白痢疾的俗称。

虽二三日不止，甚则四五日不止，身微热，热甚则汗甚，热微汗亦微，此属实，乃表有留邪也，邪尽汗止。汗不止者，宜柴胡汤以佐之，表解则汗止。设有三阳经证，当用三阳随经加减法，与协热下利投承气同义。表里虽殊，其理则一。若误认为表虚自汗，辄用黄芪实表，及止汗之剂，则误矣。有里证，时当盛暑，多作自汗，宜下之。白虎证自汗详见前。若面无神色，唇口刮白，表里无阳证，喜热饮，稍冷则畏，脉微欲绝，忽得自汗，淡而无味者为虚脱。夜发则昼死，昼发则夜亡，急当峻补，补不及者死。大病愈后数日，每饮食及惊动即汗，此表里虚怯，宜人参养荣汤倍黄芪。

盗汗

里证下后，续得盗汗者，表有微邪也。若邪甚竟作自汗，伏邪中溃，则作战汗矣。凡人目张，则卫气行于阳；目瞑，则卫气行于阴。行阳谓升发于表，行阴谓敛降于内。今内有伏热，而又遇卫气，两阳相抟，热蒸于外则腠理开而盗汗出矣。若内伏之邪一尽则盗汗自止，设不止者，宜柴胡汤以佐之。时疫愈后，脉静身凉，数日后反得盗汗及自汗者，此属表虚，宜黄芪汤。

柴胡汤

柴胡三钱 黄芩一钱 陈皮一钱 甘草一钱 生姜一钱 大枣二枚

古方用人参、半夏，今表里实，故不用人参。不呕吐，不加半夏。

黄芪汤

黄芪三钱 五味子 五分 当归一钱 白术一钱 甘草五分

照常煎服。如汗未止，加麻黄净根一钱五分，无有不止者。然属实常多，属虚常少，邪气盛为实，正气夺为虚。虚实之分，在乎有热无热，有热为实，无热为虚。若颠倒误用，未免实实虚虚之误，临证当慎。

狂汗

狂汗者，伏邪中溃，欲作汗解，因其人禀赋[1]充盛，阳气冲击，不能顿开，故忽然坐卧不安，且狂且躁，少顷大汗淋漓，狂躁顿止，脉静身凉，霍然而愈。

发斑

邪留血分，里气壅闭，则伏邪不得外透而为斑。若下之，内壅一通，则卫气亦从而疏畅，或出表为斑，则毒邪亦从而外解矣。若下后斑渐出，不可更大下，设有下证，少与承气缓缓下之。若复大下，中气不振，斑毒内陷则危，宜托里举斑汤。

托里举斑汤

白芍 当归各一钱 升麻五分 白芷 柴胡各七分 穿山甲二钱，炙黄

水姜煎服。下后斑渐出，复大下，斑毒复陷，反加循衣摸床，撮空理线，脉渐微者危，本方加人参一钱，补不及者死。若未下而先发斑者，设有下证，少与承气，须从缓下。

数下亡阴

下证以邪未尽，不得已而数下之，间有两目加涩，舌反枯干，津不得咽，唇口燥裂，缘其人所禀阳脏，素多火而阴亏，今重亡津液，宜清燥养荣汤。设热渴未除，里证仍在，宜承气养荣汤。

解后宜养阴忌投参术

夫疫乃热病也，邪气内郁，阳气不得宣布，积阳为火，阴血每为热抟，暴解之后，余焰尚在，阴血未复，大忌参芪白术，得之反助其壅郁。余邪留伏，不惟目下淹缠，日后必变生异证，或周身痛痹，或四肢挛急，或流火结痰，或遍身疮疡，

① 禀赋：指人体体质的个体差异。

或两腿钻痛，或劳嗽涌痰，或气毒流注，或痰核穿漏，皆骤补之为害也。凡有阴枯血燥者，宜清燥养荣汤。若素多痰，及少年平时肥盛者，投之恐有膩膈之弊，亦宜斟酌。大抵时疫愈后，调理之剂，投之不当，莫如静养节饮食为第一。

清燥养荣汤

知母 天花粉 当归身 白芍 地黄汁 陈皮 甘草

加灯心煎服。

表有余热，宜柴胡养荣汤。

柴胡养荣汤

柴胡 黄芩 陈皮 甘草 当归 白芍 生地 知母 天花粉

姜枣煎服。里证未尽，宜承气养荣汤。

承气养荣汤

知母 当归 芍药 生地 大黄 枳实 厚朴

水姜煎服。痰涎涌甚，胸膈不清者，宜蒌贝养荣汤。

蒌贝养荣汤

知母 花粉 贝母 瓜蒌实 橘红 白芍 当归 紫苏子

水姜煎服。

用参宜忌有前利后害之不同

凡人参所忌者里证耳。邪在表及半表半里者，投之不妨。表有客邪者，古方如参苏饮、小柴胡汤、败毒散是也。半表半里者，如久疟挟虚，用补中益气，不但无碍，而且得效。即使暴疟，邪气正盛，投之不当，亦不至胀，为无里证也。夫里证者，不指伤寒温疫传胃，至如杂证，气郁、血郁、火郁、湿郁、痰郁、食郁之类，皆为里证，投之即胀者，盖以实填实也。今温疫下后，适有暂时之通，即投人参，因而不胀，医者病者，以为用参之后虽不见佳处，然不为祸，便为是福，乃恣意投之。不知参乃行血里之补药，下后虽通，余邪尚在，再四服之，则助邪填实，前证复起，祸害随至矣。间有失下以致气血虚耗者，有因邪盛数下，及大下而挟虚者，遂投人参，当觉精神爽慧，医者病者，皆以为得意，明后日再三投之，即加变证。盖下后始则胃寒乍虚，沾其补益而快，殊勿思余邪未尽，恣意投之，则渐加壅闭，邪火复起，愈投而变证愈增矣[①]。故前后利害之不同者有如此。

下后间服缓剂

下后或数下，膜原尚有余邪未尽传胃，邪热与卫气相并，故热不能顿除。当宽缓两日，俟余邪聚胃，再下之，宜柴胡清燥汤缓剂调理。

柴胡清燥汤

柴胡 黄芩 陈皮 甘草 花粉 知母

姜枣煎服。

下后反痞

疫邪留于心胸，令人痞满，下之痞应去，今反痞者，虚也。以其人或因他病先亏，或因新产后气血两虚，或禀赋娇怯，因下益虚，失其健运，邪气留止，故令痞满。今愈下而痞愈甚，若更用行气破气之剂，转成坏证，宜参附养荣汤。

参附养荣汤

当归一钱 白芍一钱 生地三钱 人参一钱 附子炮，七分 干姜炒，一钱

照常煎服。果如前证，一服痞当如失，倘有下证，下后脉实，痞未除者，再下之。此有虚实之分：一者有下证，下后痞即减者为实；一者表虽微热，脉不甚数，口不渴，下后痞反甚者为虚。若潮热口渴，脉数而痞者，投之祸不旋踵[②]。

下后反呕

疫邪留于心胸，胃口热甚，皆令呕不止，下之呕当去，今反呕者，此属胃气虚寒，少进粥饮，便欲吞酸者，宜半夏藿香汤。一服呕立止，谷食渐加。

---

① 愈增矣：此后许本尚有"所以下后邪缓虚急，是以补性之效速而助邪之害缓"二十一字。

② 祸不旋踵：祸害很快就来了。

半夏藿香汤

半夏一钱五分 真藿香一钱 干姜炒，一钱 白茯苓一钱 广陈皮一钱 白术炒，一钱 甘草五分

水姜煎服。有前后一证首尾两变者，有患时疫，心下胀满，口渴发热而呕，此应下之证也。下之诸证减去六七，呕亦减半，再下之胀除热退渴止。向则数月不眠，今则少寐，呕独转甚，此疫毒去而诸证除，胃续寒而呕甚，与半夏藿香汤一剂，而呕即止。

夺液无汗

温疫下后脉沉，下证未除，再下之，下后脉浮者，法当汗解，三五日不得汗者，其人预亡津液也。得下证日久失下[①]，逐日下利纯臭水，昼夜十数行，乃致口燥唇干，舌裂如断，医者误按仲景协热下利法，因与葛根黄连黄芩汤，服之转剧，邀予诊视，乃热结旁流，急与大承气一服，去宿粪甚多，色如败酱，状如粘胶，臭恶异常，是晚利顿止。次日服清燥汤一剂，脉尚沉，再下之，脉始浮，下证减去，肌表仅存微热，此应汗解，虽不得汗，然里邪先尽，中气和平，所以饮食渐进，半月后忽作战汗方解。盖缘下利日久，表里枯燥之极，饮食半月，津液渐回，方可得汗，所谓积流而渠自通也。可见脉浮身热，非汗不解，血燥津枯，非液不汗。昔人以夺血无汗，今以夺液无汗，血液虽殊，枯燥则一也。

补泻兼施

证本应下，耽搁失治，或为缓药羁迟，火邪壅闭，耗气搏血，精神殆尽，邪火独存，以致循衣摸床，撮空理线，筋惕肉瞤，肢体振战，目中不了了，皆缘应下失下之咎。邪热一毫未除，元神将脱，补之则邪毒愈甚，攻之则几微之气不胜其攻。攻不可，补不可，补泻不及，两无生理。不得已勉用陶氏黄龙汤。此证下亦死，不下亦死，与其坐以待毙，莫如含药而亡，或有回生于万一者。

黄龙汤

大黄 厚朴 枳实 芒硝 人参 地黄 当归

照常煎服。

按：前证实为庸医耽搁，及今投剂，补泻不及。然大虚不补，虚何由以回；大实不泻，邪何由以去？勉用参、地以回虚，承气以逐实，此补泻兼施之法也。或遇此证，纯用承气，下证稍减，神思稍苏，续得肢体振战，怔忡惊悸，心内如人将捕之状，四肢反厥，眩晕郁冒，项背强直，并前循衣摸床撮空等证，此皆大虚之候，将危之证也，急用人参养荣汤。虚候少退，速可屏去。盖伤寒温疫俱系客邪，为火热燥证，人参固为益元气之神品，偏于益阳，有助火固邪之弊，当此又非良品也，不得已而用之。

人参养荣汤

人参 麦冬 辽五味 地黄 归身 白芍药 知母 陈皮 甘草

照常煎服。

如人方肉食而病适来，以致停积在胃，用大小承气连下，惟是臭水稀粪而已，于承气汤中但加人参一味服之，虽三四十日所停之完谷及完肉，于是方下。盖承气借人参之力，鼓舞胃气，宿物始动也。

药烦

应上失下，真气亏微，及投承气，下咽少顷，额上汗出，发根燥痒，邪火上炎，手足厥冷，甚则振战心烦，坐卧不安，如狂之状，此中气素亏，不能胜药，名为药烦。凡遇此证，急投姜汤即已，药中多加生姜煎服，则无此状矣，更宜均两三次服，以防呕吐不纳。

停药

服承气腹中不行，或次日方行，或半日仍吐原药，此因病久失下，中气大亏，不能运药，名为

---

① 得下证日久失下：此句前石本、许本均有“时疫”二字，郑本则做“温疫”。

停药。乃天元[①]几绝，大凶之兆也。宜生姜以和药性，或加人参以助胃气，更有邪实病重剂轻，亦令不行。

虚烦似狂

时疫坐卧不安，手足不定，卧未稳则起坐，才著坐即乱走，才抽身又欲卧，无有宁刻。或循衣摸床，撮空捻指，师至才诊脉，将手缩去，六脉不甚显，尺脉不至。此平时斫丧[②]，根源亏损，因不胜其邪，元气不能主持，故烦躁不宁。固非狂证，其危有甚于狂也，法当大补。然有急下者，或下后厥回，尺脉至，烦躁少定，此因邪气少退，正气暂复，微阳少伸也。不二时，邪气复聚，前证复起，勿以前下得效，今再下之速死，急宜峻补，补不及者死。此证表里无大热，下证不备者，庶几[③]可生。譬如城郭空虚，虽残寇而能直入，战不可，守不可，其危可知。

神虚谵语

应下稽迟，血竭气耗，烦渴谵语[④]。诸下证具，而数下之，渴热并减，下证悉去，五六日后，谵语不止者，不可以为实。此邪气去，元神未复，宜清燥养荣汤，加辰砂一钱。郑声[⑤]谵语，态度无二，但有虚实之分，不应两立名色。

夺气不语

时疫下后，气血俱虚，神思不清，惟向里床睡，似寐非寐，似寤[⑥]非寤，呼之不应，此正气夺。与其服药不当，莫如静守虚回，而神思自清，语言渐朗。若攻之脉必反数，四肢渐厥，以虚虚之祸，危在旦夕。凡见此证，表里无大热者，宜人参养荣汤补之。能食者，自然虚回，而前证自除；设不食者，正气愈夺，虚证转加，法当峻补。

老少异治论

三春旱草，得雨滋荣；残腊枯枝，虽灌弗泽。凡年高之人，最忌剥削，设投承气，以一当十；设用参术，十不抵一。盖老年荣卫枯涩，几微之元气易耗而难复也。不比少年气血生机甚捷，其势涔然，但得邪气一除，正气随复。所以老年慎泻，少年慎补，何况误用也。万[⑦]有年高禀厚，年少赋薄者，又当从权，勿以常论。

妄投破气药论

温疫心下胀满，邪在里也，若纯用青皮、枳实、槟榔诸香燥破气之品，冀其宽胀，此大谬也。不知内壅气闭，原有主客之分，假令根于七情郁怒，肝气上升，饮食过度，胃气填实，本无外来邪毒、客气相干，止不过自身之气壅滞，投木香、砂仁、豆蔻、枳壳之类，上升者即降，气闭者即通，无不见效。今疫毒之气，传于胸胃，以致升降之气不利，因而胀满，实为客邪累及本气，但得客气一除，本气自然升降，胀满立消。若专用破气之剂，但能破正气，毒邪何自而泄？胀满何由而消？治法非用小承气勿愈。既而肠斩燥结，下既不通，中气郁滞，上焦之气不能下降，因而充积，即膜原或有未尽之邪，亦无前进之路，于是表里上中下三焦皆阻，故为痞满燥实之证。得大承气一行，所谓一窍通，诸窍皆通，大关通而百关尽通也。向之所郁于肠胃之邪，由此而下，肠胃既舒，在膜原设有所传不尽之余邪，方能到胃，乘势而下也。譬若河道阻塞，前舟既行，余舟连尾而下矣。至是邪结并去，胀满顿除，皆借大黄之力。大黄本非破气药，以其润而最降，故能逐邪拔毒，破结导滞，加以枳朴者，不无佐使云尔。若纯用破气之品，津液愈耗，热结愈固，滞气无门而出，疫毒无路而泄，乃望其宽胸利膈，惑之甚

---

① 天元：指元气。
② 斫(zhuó 酌)丧：伤害、摧残。
③ 庶(shù 恕)几：也许，可能，差不多。
④ 烦渴谵语：此前许本有“内热”二字。
⑤ 郑声：指神志不清，低声地、断断续续地重复说些语句，多属虚证。
⑥ 寤(wù 误)：睡醒。
⑦ 万：石本、郑本均作“亦”。

矣。

妄投补剂论

有邪不除，淹缠日久，必至尪羸[①]。庸医望之，辄用补剂，殊不知无邪不病，邪气去，正气得通，何患乎虚之不复也。今投补剂，邪气益固，正气日郁，转郁转热，转瘦转补，转补转郁，循环不已，乃至骨立而毙，犹言服参几许，补之不及，天数也。病家止误一人，医者终身不悟。

妄投寒凉药论

疫邪结于膜原，与卫气并，因而昼夜发热，五更稍减，日晡益甚，此与瘅疟相类。瘅疟热短，过时如失，明日至期复热。今温疫热长，十二时中首尾相接，寅卯[②]之间，乃其热之首尾也。即二时余焰不清，似乎日夜发热。且其始也，邪结膜原，气并为热，胃本无病，误用寒凉，妄损生气，此其误者一；及邪传胃，烦渴口燥，舌干苔刺，气喷如火，心腹痞满，午后潮热，此应下之证，若用大剂芩连栀柏，专务清热，竟不知热不能自成其热，皆由邪在胃家，阻碍正气，郁而不通，火亦留止，积火成热。但知火与热，不知因邪而为热火。智者必投承气，逐去其邪，气行火泄，而热自已。若概用寒凉，何异扬汤止沸。每见今医好用黄连解毒汤、黄连泻心汤，盖本《素问》热淫所胜治以寒凉，以为圣人之言必不我欺，况热病用寒药，最是捷径，又何疑乎？每遇热甚，反指大黄能泄，而损元气，黄连清热，且不伤元气，更无下泄之患，且得病家无有疑虑，守此以为良法。由是凡遇热证，大剂与之，二三钱不已，增至四五钱，热又不已，昼夜连进，其病转剧，至此技穷力竭，反谓事理当然。又见有等日久，腹皮贴背，乃调胃承气证也，况无痞满，益不敢议承气，唯类聚寒凉，专务清热，又思寒凉之最者莫如黄连，因而再倍之，日近危笃，有邪不除，耽误至死，犹言服黄连至几两，热不能清，非药之不到，或言不治之证，或言病者之数也。他日凡遇此证，每每如是，虽父母妻子，不过以此法毒之，盖不知黄连苦而性滞，寒而气燥，与大黄均为寒药，大黄走而不守，黄连守而不走，一燥一润，一通一塞，相去甚远，且疫邪首尾以通行为治，若用黄连，反招闭塞之害，邪毒何由以泄？病根何由以拔？既不知病原，焉能以愈疾耶。

问曰：间有进黄连而得效者，何也？曰：其人正气素胜，又因所受之邪本微，此不药自愈之证，医者误投温补，转补转郁，转郁转热，此以三分客热，转加七分本热也。客热者，因客邪所郁，正分之热也，此非黄连可愈；本热者，因误投温补，正气转郁，反致热极，故续加烦渴、不眠谵语等证，此非正分之热，乃庸医添造分外之热也。因投黄连，于是烦渴、不眠、谵语等证顿去。要之，黄连但可清去七分无邪本热，又因热减而正气即回，所存三分有邪客热，气行即已也。医者不解，遂以为黄连得效，他日借此，概治客热，则无效矣。必以昔效而今不效，疑其病原本重，非药之不利也，执迷不悟，所害更不可胜计矣。

问曰：间有未经温补之误，进黄连而疾愈者何也？曰：凡元气胜病为易治，病胜元气为难治。元气胜病者，虽误治，未必皆死；病胜元气者，稍误未有不死者。此因其人元气素胜，所感之邪本微，是以正气有余，足以胜病也，虽少与黄连，不能抑郁正气，此为小逆，以正气犹胜而疾幸愈也。医者不解，窃自邀功，他日设遇邪气胜者，非导邪不能瘳其疾，误投黄连，反招闭塞之害，未有不危者。

大便

热结旁流，协热下利，大便闭结，大肠胶闭[③]，总之邪在里，其证不同者，在乎通塞之间耳。

协热下利者，其人大便素不调，邪气忽乘于胃，便作烦渴，一如平时泄泻稀粪而色不败，其

---

① 尪羸(wāng léi 汪雷)：瘦弱。

② 寅卯：十二时辰的名称，寅指三时至五时；卯指五时至七时。

③ 大肠胶闭：大便呈粘胶状，秘结不通。

色但焦黄而已。此伏邪传里，不能稽留于胃，至午后潮热，便作泄泻，子后[1]热退，泄泻亦减，次日不作潮热，利亦止，为病愈。潮热未除，利不止者，宜小承气汤，以撤其余邪，而利自止。

利止二三日后，午后忽加烦渴，潮热下泄，仍如前证，此伏邪未尽，复传到胃也，治法同前。

大便闭结者，疫邪传里，内热壅郁，宿粪不行，蒸而为结，渐至坚硬。下之结粪一行，瘀热自除，诸证悉去。

热结旁流者，以胃家实，内热壅闭，先大便闭结，续得下利纯臭水，全然无粪，日三四度，或十数度，宜大承气汤，得结粪而利立止。服汤不得结粪，仍下利臭水及所进汤药，因大肠邪胜，失其传送之职，知邪犹在也，病必不减，宜更下之。

大肠胶闭者，其人平素大便不实，设遇疫邪传里，但蒸作极臭之物，如粘胶然，至死不结，愈蒸愈闭，以致胃气不能下行，疫无路而出，不下即死，但得粘胶一去，下证自除，霍然而愈。

温疫愈后三五日，或数日，反腹痛里急者，非前病原也。此下焦别有伏邪所发，欲作滞下也。发于气分则为白积；发于血分则为红积；气血俱病，红白相兼。邪尽利止，未止者，宜芍药汤。愈后大便数日不行，别无他证，此足三阴不足，以致大肠虚燥，此不可攻，饮食渐加，津液流通，自能润下也。觉谷道夯闷[2]，宜作蜜煎导，甚则宜六成汤。

病愈后，脉迟细而弱，每至黎明，或夜半后，便作泄泻，此命门真阳不足，宜七成汤。或亦有杂证属实者，宜大黄丸，下之立愈。

六成汤

当归一钱五分 白芍药一钱 地黄五钱 天门冬一钱 肉苁蓉三钱 麦门冬一钱

照常煎服。日后更燥者，宜六味丸，少减泽泻。

七成汤

破故纸炒，锤碎，三钱 熟附子一钱 辽五味八分 白茯苓一钱 人参一钱 甘草炙，五分

照常煎服。愈后更发者，宜八味丸，倍加附子。

小 便

热到膀胱，小便赤色；邪到膀胱，干于气分，小便胶浊；干于血分，溺血蓄血；留邪欲出，小便数急；膀胱不约，小便自遗；膀胱热结，小便闭塞。

热到膀胱者，其邪在胃，胃热灼于下焦，在膀胱但有热而无邪，惟令小便赤色而已，其治在胃。

邪到膀胱者，乃疫邪分布下焦，膀胱实有之邪，不止于热也。从胃家来，治在胃，兼治膀胱。若纯治膀胱，胃气[3]乘势拥人膀胱，非其治矣。若肠胃无邪，独小便急数，或白膏如马遗，其治在膀胱，宜猪苓汤。

猪苓汤 邪干气分者宜之。

猪苓二钱 泽泻一钱 滑石五分 甘草八分 木通一钱 车前二钱

灯心煎服。

桃仁汤 邪干血分者宜之。

桃仁三钱，研如泥 丹皮一钱 当归一钱 赤芍一钱 阿胶二钱 滑石二钱

照常煎服。小腹痛，按之硬痛，小便自调，有蓄血也，加大黄三钱，甚则抵当汤。药分三等，随其病之轻重而施治。

前后虚实

病有先虚后实者，宜先补而后泻；先实而后虚者，宜先泻而后补。假令先虚后实者，或因他病先亏，或因年高血弱，或因先有内伤劳倦，或因新产下血过多，或旧有吐血及崩漏之证，时疫将发，即触动旧疾，或吐血，或崩漏，以致亡血过多，然后疫气渐渐加重，以上并宜先补而后泻。泻者谓疏导之剂，并承气下药，概而言之也。凡遇先虚后实者，此万不得已而投补剂一二贴后，

---

① 子后：后半夜。

② 夯(hāng)闷：夯指砸地基的工具，谷道夯闷指肛门象打夯一样，有下坠的感觉。

③ 气：郑本作"邪"。

虚证少退，便宜治疫。若补剂连进，必助疫邪，祸害随至。假令先实而后虚者，疫邪应下失下，血液为热抟尽，原邪尚在，宜急下之。邪退六七，急宜补之，虚回五六，慎勿再补，多服则前邪复起。下后必竟加添虚证者方补，若以意揣度其虚，不加虚证，误用补剂，贻害[1]不浅。

脉厥

温疫得里证，神色不败，言动自如，别无怪证，忽然六脉如丝，微细而软，甚至于无，或两手俱无，或一手先伏。察其人不应有此脉，今有此脉者，皆缘应下失下，内结壅闭，营气逆于内，不能达于四末，此脉厥也。亦多有过用黄连、石膏诸寒之剂，强遏其热，致邪愈结，脉愈不行。医见脉微欲绝，以为阳证得阴脉为不治，委而弃之，以此误人甚众。若更用人参、生脉散辈，祸不旋踵。宜承气缓缓下之，六脉自复。

脉证不应

表证脉不浮者，可汗而解，以邪气微，不能牵引正气，故脉不应。里证脉不沉者，可下而解，以邪微不能抑郁正气，故脉不应。阳证见阴脉，有可生者，神色不败，言动自如，乃禀赋脉也。再问前日无此脉，乃脉厥也。下后脉实，亦有病愈者，但得证减，复有实脉，乃天年脉[2]也。夫脉不可一途而取，须以神气形色病证相参，以决安危为善。

张昆源之室，年六旬，得滞下。后重窘急，日三四十度，脉常歇止，诸医以为雀啄脉，必死之候，咸不用药。延予诊视，其脉参伍不调，或二动一止，或三动一止而复来，此涩脉也。年高血弱，下利脓血，六脉短涩，固非所能任，询其饮食不减，形色不变，声音烈烈，言语如常，非危证也。遂用芍药汤加大黄三钱，大下纯脓成块者两碗许，自觉舒快，脉气渐续，而利亦止。数年后又得伤风，咳嗽痰涎涌甚，诊之又得前脉，与杏桔汤二剂，嗽止脉调。凡病善作此脉，大抵治病，务决形色脉证参考，庶不失其大段，方可定其吉凶也。

体厥

阳证脉阴，身冷如冰，为体厥。

施幼声，卖卜颇行，年四旬，禀赋肥甚，六月患时疫，口燥舌干，苔刺如锋，不时太息，咽喉肿痛，心腹胀满，按之痛甚，渴思冰水，日晡益甚，小便赤涩，得涓滴则痛甚，此下证悉备。但通身肌表如冰，指甲青黑，六脉如丝，寻之则有，稍轻则无，医者不究里证热极，但引陶氏全生集，以为阴证。但手足厥逆冷过肘膝，便是阴证，今已通身冰冷，比之冷过肘膝更甚，宜其为阴证一也；且陶氏以脉分阴阳二证，全在有力无力中分，今已脉微欲绝，按之如无，比之无力更甚，宜其为阴证二也。阴证而得阴脉之至者，复有何说，遂主附子理中汤。未服，延予至，以脉相参，表里互较，此阳证之最者，下证悉具，但嫌下之晚耳。盖因内热之极，气道壅闭，乃至六脉如无，此脉厥也。阳郁则四肢厥逆，若素禀肥盛，尤易壅闭，今亢阳已极，以至通身冰冷，此体厥也。急投大承气汤，嘱其缓缓下之，脉至厥回，便得生矣。其妻闻一曰阴证，一曰阳证，天地悬隔，疑而不服。更请一医，指言阴毒，须灸丹田。其兄叠延三医续至，皆言阴证，乃进附子汤，下咽如火，烦躁顿加，逾时而卒。

乘除

病有纯虚纯实，非补即泻，何有乘除？设遇既虚且实者，补泻间用，当详孰先孰后，从少从多，可缓可急，随其证而调之。吴江沈音来之室，少寡，素多郁怒，而有吐血证，岁三四发，吐后即已，无有他证，盖不以为事也。三月间，别无他故，忽有小发热，头疼身痛，不恶寒而微渴，若恶寒不渴者，乃感冒风寒，今不恶寒微渴者，疫也，至第二日，旧证大发，吐血倍常，更加眩晕，手振

---

① 贻(yí 移)害：遗留祸害。

② 天年脉：指某些人素来脉搏实而有力。

烦躁，种种虚躁，饮食不进，且热渐加重。医者病者，但见吐血，以为旧证复发，不知其为疫也，故以发热认为阴虚，头疼身痛认为血虚，不察未吐血前一日，已有前证，非吐血后所加之证也。诸医议补，问予可否，余曰：失血补虚，权宜则可，盖吐者内有结血，正血不归经，所以吐血也。结血牢固，岂能吐乎，能去其结，于中无阴，血自归经，方冀不发。若吐后专补，内则血满，既满不归，血从上溢也。设用寒凉尤误。投补剂者，只顾目前之虚，用参暂效，不能拔去病根，日后又发也。况又兼疫，今非昔比，今因疫而发，血脱为虚，邪在为实，是虚中有实，如投补剂，始则以实填虚，沾其补益，既而以实填实，灾害并至。于是暂用人参二钱，以茯苓、归、芍佐之，两剂后，虚证减退，热减六七，医者病者皆谓用参得效，均欲速进。余禁之不止，乃恣意续进，便觉心胸烦闷，腹中不和，有气求哕不得，此气不时上升，便欲作呕，心下难过，遍体不舒，终夜不寐，喜按摩捶击，此皆外加有余之变证也。所以然者，止有三分之疫，只应三分之热，适有七分之虚，经络枯涩，阳气内陷，故有十分之热。分而言之，其间是三分实热，七分虚热也。向则本气空虚，不与邪搏，故无有余之证。但虚不任邪，惟懊恼、郁冒、眩晕而已，今投补剂，是以虚证减去，热减六七，所余三分之热者，实热也，乃是病邪所致，断非人参可除者，今再服之，反助疫邪，邪正相搏，故加有余之变证，因少与承气微利之而愈。按此病设不用利药，宜静养数日亦愈。以其人大便一二日一解，则知胃气通行，邪气在内，日从胃气下趋，故自愈。间有大便自调而不愈者，内有湾粪[①]，隐曲不得下，下得宿粪极臭者，病始愈。设邪未去，恣意投参，病乃益固，日久不除，医见形体渐瘦，便指为怯证，愈补愈危，死者多矣。

① 湾粪：指肠中积滞的一些宿粪。

下　卷

杂气论

日月星辰，天之有象可睹；水火土石，地之有形可求；昆虫草木，动植之物可见；寒热温凉，四时之气往来可觉。至于山岚瘴气，岭南毒雾，咸得地之浊气，犹或可察，而唯天地之杂气，种种不一，亦犹草木有野葛巴豆，星辰有罗计荧惑[①]，昆虫有毒蛇猛兽，土石有雄硫硇信[②]，万物各有善恶不等，是知杂气之毒亦然。然气无形可求，无象可见，况无声复无臭，何能得睹得闻？人恶得而知是气也？其来无时，其着无方，众人有触之者，各随其气而为诸病焉。其为病也，或时众人发颐；或时众人头面浮肿，俗名为大头瘟是也，或时众人咽痛，或时咽哑，俗名为蛤蟆瘟是也；或时众人疟痢，或为痹气，或为痘疮，或为斑疹，或为疮疡疔肿；或时众人目赤肿痛，或时众人呕血暴亡，俗名为瓜瓤瘟、探头瘟是也；或时众人瘿痰，俗名为疙瘩瘟是也。为病种种，难以枚举。大约病遍于一方，延门合户，众人相同[③]。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盖当其时，适有某气专入某脏腑经络，专发为某病，故众人之病相同，非关脏腑经络或为之证也，不可以年岁四时为拘。盖非五运六气所能定者，是知气之所至无时也。或发于城市，或发于村落，他处安然无有，是知气之所着无方也。疫气者亦杂气中之一，但有甚于他气，故为病颇重，因名之疠气。虽有多寡不同，然无岁不有，至于瓜瓤瘟、疙瘩瘟，缓者朝发夕死，急者顷刻而亡，此又诸疫之最重者，幸而几百年来罕有之，不可以常疫并论也。至于发颐、咽痛、目赤、斑疹之类，其时村落中偶有一二人所患者虽不与众人等，然考其证，甚合某年某处众人所患之病纤悉相同，治法无异。此即当年之杂气，但目今所钟不厚[④]，所患者希少耳。此又不可以众人无有，断为非杂气也。杂气为病最多，然举世皆误认为六气。假如误认为风者，如大麻风、鹤膝风、痛风、历节风、老人中风、肠风、疬风之类，概用风药，未尝一效，实非风也，皆杂气为病耳。至又误认为火者，如疔疮、发背、痈疽、流注、流火、丹毒，与夫发斑、痘疹之类，以为诸痛痒疮皆属心火，投芩、连、栀、柏未尝一效，实非火也，亦杂气之所为耳。至于误认为暑者，如霍乱吐泻、疟痢暴注、腹痛绞肠痧之类，皆误认为暑，作暑证治之，未尝一效，与暑何与焉？至于一切杂证，无因而生者，并皆杂气所成，盖因诸气来而不知，感而不觉，惟向风寒暑湿所见之气求之。既已错认病原，未免误投他药。刘河间作《原病式》，盖祖五运六气，百病皆原于风、寒、暑、湿、燥、火，无出此六气为病者，实不知杂气为病，更多于六气，六气有限，现在可测，杂气无穷，茫然不可测。专务六气，不言杂气，岂能包括天下之病欤！

论气盛衰

其年疫气盛行，所患者[⑤]重，最能传染，即童辈皆知其为疫。至于微疫，似觉无有，盖毒气所钟有厚薄也，其年疫气衰少，里闾[⑥]所患者不过几人，且不能传染，时师皆以伤寒为名，不知者固不言疫，知者亦不便言疫。然则何以知其为疫？盖脉证与盛行之年所患之证纤悉相同，至于用药取效，毫无差别。是以知温疫四时皆有，常年不断，但有多寡轻重耳。

疫气不行之年，微疫亦有，从人皆以感冒为

---

① 罗计荧惑：古代星辰的名称，罗，指罗睺星；计，指计都星；荧惑，火星的别名。

② 雄硫硇信：雄，雄黄；硫，硫磺；硇，硇砂；信，信石，即砒石。

③ 众人相同：此后许本有"皆时行之气，即杂气也病也"十一字。

④ 所钟不厚：钟，聚也；厚，多也。

⑤ 者：许本、石本均作"皆"。

⑥ 里闾：村镇。

名，实不知其为疫也。设用发散之剂，虽不合病，然亦无大害，疫自愈，实非药也，即不药亦自愈。至有稍重者，误投发散，其害尚浅，若误用补剂及寒凉，反成痼疾，不可不辨。

论气所伤不同

所谓杂气者，虽天地之气，实由方土之气也。盖其气从地而起，有是气则有是病，譬如所言天地生万物，然亦由方土之产也。但植物借雨露而滋生，动物借饮食而颐养，盖先有是气，然后有是物。推而广之，有无限之气，因有无限之物也。但二五之精，未免生克制化，是以万物各有宜忌，宜者益而忌者损，损者制也。故万物各有所制，如猫制鼠，如鼠制象之类，既知以物制物，即知以气制物矣。以气制物者，蟹得雾则死，枣得雾则枯之类，此无形之气，动植之物皆为所制也。至于无形之气，偏中于动物者，如牛瘟、羊瘟、鸡瘟、鸭瘟，岂当人疫而已哉？然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也。知其气各异，故谓之杂气。夫物者气之化也，气者物之变也，知气可以制物，则知物之可以制气矣。夫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如蜒蚰解蜈蚣之毒，猫肉治鼠瘘之溃，此受物之气以为病，还以物之气制之。至于受无形杂气为病，莫知何物之能制矣。惟其不知何物之能制，故勉用汗、吐、下三法以决之。嗟乎！即三法且不能尽善，况能知物乎？能知以物制气，一病只有一药之到病已，不烦君臣佐使品味加减之劳矣。

蛔 厥

疫邪传里，胃热如沸，蛔动不安，下既不通，必反于上，蛔因呕出，此常事也，但治其胃，蛔厥自愈。每见医家，妄引经论，以为脏寒，蛔上入膈，其人当吐蛔，又云“胃中冷必吐蛔”之句，便用乌梅丸，或理中安蛔汤，方中乃细辛、附子、干姜、川椒皆辛热之品，投之如火上添油。殊不知疫证表里上下皆热，始终从无寒证者。不思现前事理，徒记纸上文辞，以为依经傍注，坦然用之无疑，因此误人甚众。

呃 逆

胃气逆则为呃逆，吴中称为冷呃，以冷为名，遂指为胃寒。不知寒热皆令呃逆，且不以本证相参，专执俗语为寒，遂投丁、茱、姜、桂，误人不少，此比执辞害义者尤为不典。

治法各从其本证而消息之，如见白虎证则投白虎，见承气证则投承气，膈间痰闭，则宜导痰，如果胃寒，丁香柿蒂散宜这之，不若四逆汤功效殊捷。要之，但治本证，其呃自止，其他可以类推矣。

似表非表 似里非里

时疫初起，邪气盘踞于中，表里阻隔，里气滞而为闷，表气滞而为头痛身痛。因见头痛身痛，往往误认为伤寒表证，因用麻黄、桂枝、香苏、葛根、败毒、九味羌活之类。此皆发散之剂，强求其汗，妄耗津液，经气先伤，邪气不损，依然发热。更有邪气传里，表气不能通于内，必壅于外，每至午后潮热，热甚则头胀痛，热退则已，此岂表实者耶？以上似表，误为表证，妄投升散之剂，经气愈实，邪气上升，头疼转甚，须下之，里气一通，经气降而头疼立止。若果感冒头疼，无时不痛，为可辨也。且有别证相参，不可一途而取。若汗若下后，脉静身凉，浑身肢节反加痛甚，一如被杖，一如坠伤，少动则痛苦号呼，此经气虚营卫行涩也。三四日内，经气渐回，其痛渐止，虽不药必自愈。设妄引经论，以为风湿相搏，一身尽痛，不可转侧，遂投疏风胜湿之剂，身痛反剧，似此误人甚众。

伤寒传胃，即便[1]谵语，下之无辞。今时疫初起，便作潮热，热甚亦能谵语，误认为里证，妄用承气，是为诛伐无辜。不知伏邪附近于胃，邪未入腑，亦能潮热，午后热甚，亦能谵语，不待胃

① 即便：此后许本有“潮热”二字。

实而后能也。假令常疟，热甚亦作谵语。阐疟不恶寒，但作潮热，此岂胃实者耶？以上似里证，误投承气，里气先虚，及邪陷胃，转见胸腹胀满，烦渴益甚，病家见势危笃，以致更医，医见下药病甚，乃指大黄为砒毒，或投泻心，或投柴胡枳桔，留邪在胃，变证日增，神脱气尽而死。向则不应下而反下之，今则应下而反失下，盖因表里不明，用药前后失序之误。

论 食

时疫有首尾能食者，此邪不传胃，切不可绝其饮食，但不宜过食耳。有愈后数日微热不思食者，此微邪在胃，正气衰弱，强与之，即为食复。有下后一日，便思食，食之有味，当与之，先与米饮一小杯，加至茶瓯[①]，渐进稀粥，不可尽意，饥则再与。如忽加吞酸，反觉无味，乃胃气伤也，当停谷一日，胃气复，复思食也，仍如渐进法。有愈后十数日，脉静身凉，表里俱和，但不思饮食者，此中气不苏，当与粥饮迎之，得谷后即思食觉饥。久而不思食者，一法以人参一钱，煎汤与之，少引胃气，忽觉思食，便可勿服。

论 饮

烦渴思饮，酌量与之。若引饮过多，自觉水停心下，名停饮，宜四苓散。如大渴思饮冰水及冷饮，无论四时皆可量与。盖内热之极，得冷饮相救甚宜，能饮一升，止与半升，宁使少顷再饮。至于梨汁、藕汁、蔗浆、西瓜皆可备不时之需。如不欲饮冷，当易百滚汤[②]与之，乃至不思饮，则知胃和矣。

四苓汤

茯苓二钱 泽泻一钱五分 猪苓一钱五分 陈皮一钱

取长流水煎服。古方有五苓散，用桂枝者，以太阳中风，表证未罢，并入膀胱，用四苓以利小便，加桂枝以解表邪，为双解散，即如少阳并入胃，以大柴胡合表里而治之。今人但见小便不利，便用桂枝，何异聋者之听宫商[③]。胃本无病，故用白术以建中，今不用白术者，疫邪传胃而渴，白术性壅，恐以实填实也。加陈皮者，和中利气也。

损 复

邪之伤人也，始而伤气，继而伤血、伤肉、伤筋、伤骨。邪毒既退，始而复气，继而复血、复肉、复筋、复骨。以柔脆者易损，亦易复也。

天倾西北，地陷东南，故男先伤右，女先伤左。及其复也，男先复左，女先复右。以素亏者易损，以素实者易者也。

严正甫，年三十，时疫后，脉证俱平，饮食渐进，忽然肢体浮肿，虽无所苦，此即气复也。盖大病后，血未盛，气暴复，血乃气之依归，气无所依，故为浮肿，嗣后饮食渐加，浮肿渐消，若误投行气利水药则谬矣。

张德甫，年二十，患禁口痢，昼夜无度，肢体仅有皮骨。痢虽减，毫不进谷，以人参一钱煎汤，入口不一时，身忽浮肿，如吹气球，自后饮食渐进，浮肿渐消，肿间已有肌肉矣。

若大病后，三焦受伤，不能通调水道，下输膀胱，肢体浮肿，此水气也，与气复悬绝，宜金匮肾气丸及肾气煎，若误用行气利水药必剧。凡水气足冷[④]，肢体常轻为异。

余桂玉，年四十，时疫后四肢脱力，竟若瘫痪，数日后右手始能动，又三日左手方动。又俞桂冈子室所患皆然。

标 本

诸窍乃人身之户牖也。邪自窍而入，未有不由窍而出。经曰：未入于腑者，可汗而已；已入于脏者，可下而已。麻征君复增汗、吐、下三法，总是导引其邪从门户而出，可为治之大纲，舍此皆

① 茶瓯(ōu 欧)：茶碗。

② 百滚汤：煮沸时间比较长的开水。

③ 宫商：此宫、商、角、徵、羽是中国古代五声音阶的五个音，此处宫商是指音乐。

④ 足冷：此后许本有"肢体常重，气复足不冷"九字。

治标云尔。今时疫首尾一于为热，独不言清热者，是知因邪而发热，但能治其邪，不治其热，而热自已。夫邪之与热，犹形影相依，形亡而影未有独存者。若以黄连解毒汤、黄连泻心汤，纯乎寒凉，专务清热，既无汗、吐、下之能，焉能使邪从窍而出，是忘其本徒治其标，何异小儿捕影？

行邪伏邪之别

凡邪所客，有行邪有伏邪，故治法有难有易，取效有迟有速。假令行邪者，如正伤寒始自太阳，或传阳明，或传少阳，或自三阳入胃，如行人经由某地，本无根蒂，因其漂浮之势，病形虽重，若果在经，一汗而解，若果传胃，一下而愈，药到便能获效。先伏而后行者，所谓温疫之邪，伏于膜原，如鸟栖巢，如兽藏穴，营卫所不关，药石所不及。至其发也，邪毒渐张，内侵于腑，外淫于经，营卫受伤，诸证渐显，然后可得而治之。方其浸淫之际，邪毒尚在膜原，必待其或出表，或入里，然后可导邪而去，邪尽方愈。初发之时，毒势渐张，莫之能御，其时不惟不能即瘳，而病证日惟加重，病家见证日增，即欲更医，医家不解，亦自惊疑。竟不知先时感受邪甚则病甚，邪微则病微。病之轻重，非关于医，人之生死，全赖于药。所以疫邪方张之际，势不可遏，但使邪毒速离膜原便是，治法全在后段工夫。识得表里虚实，更详轻重缓急，投剂不致差谬，如是可以万举万全，即使感受之最重者，按法治之，必无殒[①]命之理。若夫久病枯削，酒色耗竭，耆耄风烛[②]者，此等已是天真几绝，更加温疫，自是难支，又不可同日而语矣。

应下诸症

舌白苔渐变黄苔：

邪在膜原，舌上白苔；邪在胃家，舌上黄苔。苔老变为沉香色也。白苔未可下，黄苔宜下。

舌黑苔：

邪毒在胃，熏腾于上，而生黑苔。有黄苔老而变焦色者，有津液润泽作软黑苔者，有舌上干燥作硬黑苔者，下后二三日，黑皮自脱。又有一种舌上俱黑而无苔，此经气，非下证也，妊娠多见此，阴证亦有此，并非下证。下后里证去，舌尚黑者，苔皮未脱也，不可再下，务在有下证方可下。舌上无苔，况无下证，误下舌反见黧[③]黑色者危，急当补之。

舌芒刺：

热伤津液，此疫毒之最重者，急当下。老人微疫无下证，舌上干燥易生苔刺，用生脉散，生津润燥，芒刺自去。

舌裂：

日久失下，血液枯极，多有此证。又热结旁流，日久不治，在下则津液消亡，在上则邪火毒炽，亦有此证，急下之，裂自满。

舌短、舌硬、舌卷：

皆邪气胜，真气亏，急下之，邪毒去，真气回，舌自舒。

白砂苔：

舌上白苔，干硬如砂皮，一名水晶苔，乃自白苔之时，津液干燥，邪虽入胃，不能变黄，宜急下之。

白苔润泽者，邪在膜原也。邪微苔亦微，邪气盛，苔如积粉，满布其舌，犹未可下，久而苔色不变，别有下证，服三消饮，次早舌即变黄。

唇燥裂、唇焦色、唇口皮起、口臭、鼻孔如烟煤：

胃家热，多有此证，固当下。唇口皮起，仍用别证互较。鼻孔煤黑，疫毒在胃，下之无辞。

口燥渴：

更有下证者，宜下之，下后邪去胃和渴自减。若服花粉、门冬、知母，冀其生津止渴殊谬。若大汗脉长洪而渴，未可下，宜白虎汤，汗更出，身凉渴止。

目赤、咽干、气喷如火、小便赤黑涓滴作痛、小便极臭、扬手踯足、脉沉而数：

皆为内热之极，下之无辞。

---

① 殒(yǔn 允)：死亡。

② 耆(qí 奇)耄(mào 帽)风烛：指年老体弱。

③ 黧(lí 黎)：黑里带黄的颜色。

潮热[①]：

邪在胃有此证，宜下。然又有不可下者，详在似里非里、热入血室、神虚谵语三条之下。

善太息：

胃家实，呼吸不利，胸膈痞闷，每欲引气下行故然。

心下满、心下高起如块、心下痛、腹胀满、腹痛按之愈痛、心下胀痛：

以上皆胃家邪实，内结气闭，宜下之，气通则已。

头胀痛：

胃家实，气不下降，下之头痛立止。初起头痛，别无下证者，未可下。

小便闭：

小便不通，气结不舒，大便行，小便立解，误服行气利水药无益。

大便闭，转屎气极臭：

更有下证，下之无辞。有血液枯竭者，无表里证，为虚燥，宜蜜煎导及胆导。

大肠胶闭：

其人平日大便不实，设遇疫邪传里，但蒸作极臭，状如粘胶，至死不结，但愈蒸愈粘，愈粘愈闭，以致胃气不能下行，疫毒无路而出，不下即死，但得粘胶一下，证自除而愈。

协热下利、热结旁流：

并宜下。详见大便条下。

四逆、脉厥、体厥：

并属气闭。阳气郁内，不能四布于外，胃家实也，宜下之。下后反见此证者，为虚脱，宜补。

发狂：

胃家实，阳气盛也，宜下之。有虚烦似狂，有因欲汗作狂，并详见本条，忌下。

应补诸症

向谓伤寒无补法者，盖伤寒时疫，均是客邪。然伤于寒者，不过风寒，乃天地之正气，尚嫌其填实而不可补。今感疫气者，乃天地之毒气，补之则壅裹其毒，邪火愈炽，设误补之，为害尤甚于伤寒，此言其常也。及言其变，则又有应补者，或日久失下，形神几脱，或久病先亏，或先受大劳，或老人枯竭，皆当补泻兼施。设因下而增虚证者，宜急峻补，虚证散在诸篇此不再赘。虚证少退，切忌再补，详见前虚后实。补后虚证不退，及加变证者危。下后虚证不见，乃臆度[②]其虚，辄用补剂，法所大忌。凡用补剂，本日不见佳处，即非应补。盖人参为益元气之极品，开胃气之神丹，下咽之后，其效立见。若用参之后，元气不回，胃气不转者，勿谓人参之功不捷，盖因投之不当耳，急宜另作主张，若恣意投之，必加变证，变证加而更投之者死。

论阴证世间罕有

伤寒阴阳二证，方书皆以对待言之。凡论阳证，即继之阴证，读者以为阴阳二证世间均有之病，所以临诊之际，先将阴阳二证在于胸次，往来踌躇[③]，最易致误。甚有不辨脉证，但窥其人多蓄少艾[④]，或适在妓家，或房事后得病，或病适至行房，医问及此，便疑为阴证。殊不知病之将至，虽僧尼寡妇，室女童男，旷夫[⑤]阉宦，亦皆有之，与房欲何与焉。即使多蓄少艾，频宿娼妓，房事后适病，病适至行房，此际偶值病邪发于膜原，气壅火郁，未免发热，到底终是阳证，与阴证何与焉？况又不知阴证实乃世间非常有之证，而阳证似阴者何日无之。究其所以然者，盖不论伤寒温疫传入胃家，阳气内郁，不能外布，即便四逆，所谓阳厥是也。又曰，厥微热亦微，厥深热亦深。其厥深者，甚至凉过肘膝，脉沉而微，剧则通身冰冷，脉微欲绝。虽有轻重之分，总之为阳厥。因其触目皆是，苟不得其要领，于是误认者良多，况且瘟疫每类伤寒，苟不得要领，最易混淆。夫温疫热病也，从无感寒，阴自何来？一也；治温疫数百人，才遇二三正伤寒，二也；及治正伤寒数百人，才遇二三真阴证，三也。前后统论，苟非

① 潮热：许本“潮热”下有“谵语”二字。

② 臆度：主观推测。

③ 踌躇：犹豫。

④ 多蓄少艾：多妻妾的意思。

⑤ 旷夫：无妻的男子。

历治多人，焉能一见阴证，岂世间常有之病耶？观今伤寒科盛行之医，历数年间，或者得遇一真阴证者有之，又何必才见伤寒，便疑阴证，况多温疫，又非伤寒者乎！

论阳证似阴

凡阳厥，手足皆冷，或冷过肘膝，甚至手足指甲皆青黑[①]，剧则遍身冰冷如石，血凝青紫成片，或六脉无力，或脉微欲绝，以上脉证，悉见纯阴，犹以为阳证何也？及审内证，气喷如火、龈烂口臭、烦渴谵语、口燥舌干、舌苔黄黑或生芒刺、心腹痞满、小腹疼痛、小便赤色、涓滴作痛。非大便燥结，即大肠胶闭，非协热下利，即热结旁流，三焦悉见阳证，所以为阳厥也。粗工不察，内多下证，但见表证，脉体纯阴，误投温剂，祸不旋踵。

凡阳证似阴证者，温疫与正伤寒通有之；其有阴证似阴者，此正伤寒家事，在温疫无有此证，故不附载。

温疫阳证似阴者，始必由膜原，以渐传里，先几日发热，以后四肢逆冷；伤寒阳证似阴者，始必由阳经发热，脉浮而数，邪气自外渐次传里，里气壅闭，脉体方沉，乃至四肢厥逆，盖非一日矣。其真阴者，始则恶寒而不发热，其脉沉细，当即四肢逆冷，急投附子回阳，二三日失治即死。

捷要辨法，凡阳证似阴，外寒而内必热，故小便血赤；凡阴证似阳者，格阳之证也，上热下寒，故小便清白，但以小便赤白为据，以此推之，万不失一。

舍病治药

尝遇微疫，医者误进白虎汤数剂，续得四肢厥逆，脉势转剧，更医谬指为阴证，投附子汤病愈。此非治病，实治药也，虽误病原，药则偶中。医者之庸，病者之福也。盖病本不药自愈之证，因连进白虎寒凉慓悍[②]抑遏胃气，以致四肢厥逆，疫邪强伏，故病增剧，今投温剂，胃气通行，微邪流散故愈。若果直中，无阳阴证，误投白虎一刻立毙，岂容数剂耶？

舍病治弊

一人感疫，发热烦渴思饮冰水，医者以为凡病须忌生冷，禁止甚严。病者苦索勿与，遂致两目火迸，咽喉焦燥，不时烟焰上腾，昼夜不寐，目中见鬼无数，病剧苦甚，自谓但得冷饮一滴下咽，虽死无恨。于是乘隙匍匐窃取井水一盆，置之枕傍，饮一杯，顿觉清亮；二杯，鬼物潜消；三杯，咽喉声出；四杯，筋骨舒畅；饮至六杯，不知盏落枕旁，竟而熟睡，俄而大汗如雨，衣被湿透，脱然而愈。盖因其人瘦而多火，素禀阳藏，始则加之以热，经络枯燥，既而邪传表，不能作汗而解，误投升散，则病转剧，今得冷饮，表里和润，所谓除弊便是兴利，自然汗解宜矣。更有因食、因痰、因寒剂而致虚陷疾不愈者，皆当舍病求弊，以此类推，可以应变于无穷矣。

论轻疫误治每成痼疾

凡客邪皆有轻重之分，惟疫邪感受轻者，人所不识，往往误治而成痼疾。假令患痢，昼夜无度，水谷不进，人皆知其危痢也。其有感之轻者，昼夜虽行四五度，饮食如常，起居如故，人亦知其轻痢，未尝误以他病治之者，凭有积滞耳。至于温疫感之重者，身热如火、头疼身痛、胸腹胀满、苔刺谵语、斑黄狂躁，人皆知其危疫也。其有感之浅者，微有头疼身痛，午后稍有潮热，饮食不甚减，但食后或觉胀满，或觉恶心，脉微数，如是之疫，最易误认，即医家素以伤寒温疫为大病，今因证候不显，多有不觉其为疫也。且人感疫之际，来而不觉，既感不知，最无凭据。又因所感之气薄，今发时现证不甚，虽有头疼身痛，况饮食不绝，力可徒步，又焉得而知其疫也。病人无处追求，每每妄诉病原，医家不善审察，未免

① 黑：许本作"紫"。

② 慓悍(piāo hàn 飘汉)：轻捷，勇猛。

随情错认。有如病前适遇小劳，病人不过以此道其根由，医家不辨是非，便引东垣劳倦伤脾，元气下陷，乃执甘温除大热之句，随用补中益气汤，壅补其邪，转壅转热，转热转瘦，转瘦转补，多至危殆。或有妇人患此，适逢产后，医家便认为阴虚发热，血虚发痛，遂投四物汤及地黄丸，泥滞其邪，迁延日久，病邪益固，遨遍女科，无出滋养阴血，屡投不效，复更凉血通瘀，不知原邪仍在，积热自是不除，日渐烁羸，终成废痿。凡人未免七情劳郁，医者不知为疫，乃引丹溪五火相扇之说，或指为心火上炎，或指为肝火冲击，惟类聚寒凉，冀其直折，而反凝注其邪，徒伤胃气，疫邪不去，瘀热何清，延至骨立而毙。或有宿病淹缠，适逢微疫，未免身痛发热，医家同认为原病加重，仍用前药加减，有妨于疫，病益加重，至死不觉者，如是种种，难以尽述。

肢体浮肿

时疫潮热而渴、舌黄身痛、心下满闷、腹时痛、脉数，此应下之证也。外有通身及面目肿，喘急不已，小便不利，此疫兼水肿，因三焦壅闭，水道不行也，但治其疫，水肿自已，宜小承气汤。向有单腹胀而后疫者，治在疫。若先年曾患水肿，因疫而发者，治在疫，水肿自愈。病人通身浮肿，下体益甚，脐凸，阴囊及阴茎肿大色白，小便不利，此水肿也。继又身大热，午后益甚，烦渴，心下满闷，喘急，大便不调，此又加疫也，下后胀不除，反加腹满，宜承气加甘遂二分，弱人量减。盖先肿胀，续得时疫，此水肿兼疫，大水在表，微疫在里也，故并治之。时疫愈后数日，先自足浮肿，小便不利，肿渐至心腹而喘，此水气也，宜治在水。时疫愈后数日，先自足浮肿，小便如常，虽通身浮肿而不喘，别无所苦，此气复也。盖血乃气之依归，气先血而生，无所归，故暂浮肿，但静养节饮食，不药自愈。时疫身体羸弱，言不足以听，气不足以息，得下证少与承气，下证稍减，更与之，眩晕欲死，盖力不足以胜也。绝谷期月，稍补则心腹满闷，攻不可，补不可，守之则元气不鼓，余邪沉匿膜原，日惟水饮而已，以后心腹忽加肿满烦冤者，向来沉匿之邪，方悉分传于表里也，宜承气养荣汤，一服病已。设表肿未除，宜微汗之自愈。时疫得里证失下，以致面目浮肿及肢体微肿，小便自利，此表里气滞，非兼水肿也，宜承气下之，里气一疏，表气亦顺，浮肿顿除。或见绝谷期月，指为脾虚发肿，误补必剧，妊娠更多此证，治法同前，则子母俱安，但当少与，慎无过剂。

服寒剂反热

阳气通行，温养百骸。阳气壅闭，郁而为热。且夫人身之火，无处不有，无时不在，但喜通达耳。不论脏腑经络，表里上下，血分气分，一有所阻，即便发热，是知百病发热，皆由于壅郁。而火郁又根于气，气常灵而火不灵，火不能自运，赖气为之运，所以气升火亦升，气降火亦降，气行火亦行。气若阻滞，而火屈曲，热斯发矣，是气为火之舟楫也。今疫邪透出于膜原，气为之阻，时疫到胃，是求伸而未能遽[1]达。今投寒剂，抑遏胃气，气益不伸，火更屈曲，所以反热也。往往服芩、连、知、柏之类，病人自觉反热，其间偶有灵变者，言我非黄连证，亦不知其何故也。终以寒冷清热，热不能清，竟置弗疑，服之反热，全然不悟，虽至白首，终不究心，悲夫！

知 一

邪之着人，如饮酒然。凡人醉酒，脉必洪而数，气高身热，面目俱赤，乃其常也。及言其变，各有不同。有醉后妄言妄动，醒后全然不知者；有虽沉醉而神思终不乱者；醉后应面赤而反刮白者；应痿弱而反则强者；应壮热而反恶寒而战栗者；有易醉而易醒者；有难醉而难醒者；有发呵欠及喷嚏者；有头眩眼花及头疼者。因其气血虚实之不同，脏腑禀赋之各异，更兼过饮[2]之别，考其情状，各自不同，至于醉酒则一也，及醒

① 遽(jù 具)：急促，匆忙。

② 过饮：此后许本有"少饮"二字。

时诸态若失。凡受疫邪，始则昼夜发热，日晡益甚，头疼身痛，舌上白苔，渐加烦渴，乃众人之常也。乃言其变，各自不同，或呕，或吐，或咽喉干燥，或痰涎涌甚，或纯纯发热，或发热而兼凛凛，或先凛凛而后发热，或先恶寒而后发热，以后渐渐寒少而热多，以至纯热者，或昼夜发热者，或但潮热，余时稍缓者。有从外解者，或战汗、或狂汗、自汗、盗汗，或发斑；有渐消者；有从内传者，或胸膈痞闷，或心腹胀满，或心痛腹痛，或胸胁痛，或大便不通，或前后癃闭，或协热下利，或热结旁流。有黄苔黑苔者，有口燥舌裂者，有舌生芒刺、舌色紫赤者，有鼻孔如烟煤之黑者，有发黄及蓄血、吐血、衄血、大小便血、汗血、嗽血、齿衄血，有发颐疙瘩疮者，有首尾能食者，有绝谷一两月者，有无故善反复者，有愈后渐加饮食如旧者，有愈后饮食胜常二三倍者，有愈后退爪脱发者。至论恶证，口禁不能张，昏迷不认人，足屈不能伸，唇口不住牵动，手足不住振战，直视，圆睁，目瞑①，上视，口张，声哑，舌强，遗尿，遗粪，项强发痉，手足俱痉，筋惕肉瞤，循衣摸床，撮空理线等证。种种不同，因其气血虚实之不同，脏腑禀赋之各异，更兼感重感轻之别，考其证候，各自不同，至论受邪则一也，及邪尽诸证如失。所谓知其一万事毕，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者流散无穷，此之谓也。

以上止举一气，因人而变。至有岁气稍有不同者，有其年众人皆从自汗而解者，更有其年众人皆从战汗而解者，此又因气而变。余证大同小异，皆疫气也。至又杂气为病，一气自成一病，每病各又因人而变。统而言之，其变不可胜言，医者能通其变，方为尽善。

四损不可正治

凡人大劳、大欲及大病、久病后，气血两虚，阴阳并竭，名为四损。当此之际，忽又加疫，邪气虽轻，并为难治，以正气先亏，邪气自陷，故谚有云：伤寒偏死下虚人，正谓此也。盖正气不胜者，气不足以息，言不足以听，或欲言而不能，感邪虽重，反无胀满痞塞之证，误用承气，不剧即死。以正气愈损，邪气愈伏也。

若真血不足者，面色痿黄，唇口刮白，或因吐血崩漏，或因产后亡血过多，或因肠风脏毒所致。感邪虽重，面目又无阳色，误用承气速死，以营血愈消，邪气益加沉匿也。

若真阳不足者，或四肢厥逆，或下利清谷，肌体恶寒，恒多泄泻，至夜益甚，或口鼻冷气，感邪虽重，反无发热燥渴苔刺等证，误用承气，阳气愈消，阴凝不化，邪气留而不行，轻则渐加委顿，重则下咽立毙。若真阴不足者，自然五液干枯，肌肤甲错，感邪虽重，应汗无汗，应厥不厥，误用承气，病益加重，以津液枯涸，邪气涩滞，无能输泄也。凡遇此等，不可以常法正治，当从其损而调之，调之不愈者，稍以常法治之，治之不及者，损之至也。是故一损二损，轻者或可挽回，重者治之无益，乃至三损四损，虽卢、扁亦无所施矣②，以枯魄独存，化源已绝，不复滋生也。

劳复食复自复

疫邪已退，脉证俱平，但元气未复，或因梳洗沐浴，或因多言妄动，遂致发热，前证复起，惟脉不沉为辨，此谓劳复。盖气为火之舟楫，今则真气方长，劳而复折，真气既亏，火亦不前，某经气陷，则火随陷于某经。陷于经络则为表热，陷于脏腑则为里热，虚甚热甚，虚微热微。治法，轻则静养可复，重则大补气血，候真气一回，血脉融和，表里通畅，所陷之火，随气输泄，自然热退，而前证自除矣。若误用承气及寒凉剥削之剂，变证蜂起，卒至殒命，宜服安神养血汤。

若因饮食所伤者，或吞酸作嗳，或心腹满闷而加热，此名食复，轻则损谷自愈，重则消导方愈。

若无故自复者，以伏邪未尽，此名自复，当问前得某证，所发亦某证，稍与前药，以撤其余邪，自然获愈。

---

① 目瞑(ming 名)：眼闭，睡着。

② 无所施矣：此后石本、许本尚有“更以老少参之，少年遇损，或可调之；老年遇损，多见治之不及者”二十五字。

安神养血汤

茯神 枣仁 当归 远志 桔梗 芍药 地黄 陈皮 甘草

加龙眼肉水煎服。

感冒兼疫

疫邪伏而未发，因感冒风寒，触动疫邪，相继而发。既有感冒之因由，复有风寒之脉证，先投发散，一汗而解，一二日续得头疼身痛，潮热烦渴，不恶寒，此风寒去，疫邪发也，以疫法治之。

疟疾兼疫

疟疾二三发，或七八发后，忽然昼夜发热，烦渴不恶寒，舌上苔刺，心腹痞满，饮食不进。下证渐具，此温疫著，疟疾隐也，以疫法治之。

温疫昼夜纯热，心腹痞满，饮食不进，下后脉静身凉，或间日，或每日，时恶寒而后发热如期者，此温疫解，疟邪未尽也，以疟法治之。

温 疟

凡疟者寒热如期而发，余时脉静身凉，此常疟也，以疟法治之。设传胃者，必现里证，名为温疟，以疫法治者生，以疟法治者死。里证者下证也，下后里证除，寒热独存者，是温疫减，疟证在也。疟邪未去者，宜疏邪去疟，势衰者宜截疟[①]，久而挟虚者宜补，疏以清脾饮，截以不二饮，补以四君子，方见疟门，仍恐杂乱，此不附载。

疫痢兼证

下利脓血，更加发热而渴，心腹痞满，呕而不食，此疫痢兼证，最为危急。夫疫者胃家事也，盖疫邪传胃十常八九，既传入胃，必从下解，疫邪不能自出，必借大肠之气传送而下，而疫方愈。夫痢者，大肠内事也，大肠既病，失其传送之职，故正粪不行，纯乎下痢脓血而已。所以向来谷食停积在胃，直须大肠邪气退而胃气通行，正粪方能自此而下。今大肠失职，正粪尚自不利，又何能与胃载毒而出？毒气既不前，羁留在胃，败坏真气，在胃一日有一日之害，一时有一时之害，耗气搏血，神脱气尽而死。凡遇疫痢兼证者，在痢尤为吃紧，疫痢俱急者，宜槟芍顺气汤，诚为一举两得。槟芍顺气汤专治下痢频数，里急后重，兼舌苔黄，得疫之里证者。

槟芍顺气汤

槟榔 芍药 枳实 厚朴 大黄

生姜煎服。

妇人时疫

妇人伤寒时疫，与男子无二，惟经水适断适来，及崩漏产后，与男子稍有不同。夫经水之来，乃诸经血满，归注于血室，下泄为月水。血室者一名血海，即冲任脉也，为诸经之总任。经水适来，疫邪不入于胃，乘势入于血室，故夜发热谵语。盖卫气昼行于阳，不与阴争，故昼则明了；夜行于阴，与邪相搏，故夜则发热谵语。至夜但发热而不谵语者，亦为热入血室，因有轻重之分，不必拘于谵语也。经曰：无犯胃气，及上二焦必愈。胸膈并胃无邪，勿以谵语为胃实而妄攻之，但热随血下，故自愈。若有如结胸状者，血因邪结也，当刺期门以通其结，以柴胡汤治之，不若刺者功捷。经水适断，血室空虚，其邪乘势传入，邪胜正亏，经气不振，不能鼓散其邪，为难治，且不从血泄，邪气何由即解？与适来者，有血虚血实之分，宜柴胡养荣汤。新产亡血过多，冲任空虚，与夫素善崩漏，经气久虚，皆能受邪，与经水适断同法。

妊娠时疫

孕妇时疫，设应用三承气汤，须随证施治，慎毋惑于参、术安胎之说。病家见用承气，先自惊疑，或更左右嘈杂，必致医者掣肘，为子母大

① 截疟：截，阻挡，止住。截疟，制止疟疾发作。

不祥。若应下之证，反用补剂，邪火壅郁，热毒愈炽，胎愈不安，转气传血，胞胎何赖？是以古人有悬钟之喻，梁腐而钟未有不落者，惟用承气，逐去其邪，火毒消散，炎熇[1]顿为清凉，气回而胎自固。用当其证，反见大黄为安胎之圣药，历治历当，子母俱安。若腹痛如锥，腰痛如折，此时未堕欲堕之候，服药亦无及矣，虽投承气但可愈疾而全母。昧者以为胎堕，必反咎于医也。或诘其故，余曰妊妇结粪瘀热，肠胃间事也，胎附于脊，胃肠之外，子宫内事也，药先到胃，瘀热才通，胎气始得舒养，是以兴利除害于顷刻之间，何虑之有？但投药之际，病衰七八，余邪自愈，慎邪自愈，慎勿过剂耳。

凡孕娠时疫，万一有四损者，不可正治，当从其损而调之，产后同法。非其损而误补，必死。

小儿时疫

凡小儿感冒风寒疟痢等证，人所易知，一感时疫，人所难窥，以致错误者多。盖由幼科专于痘、疹、吐、泻、惊、疳并诸杂证，在伤寒时疫，则略而未常究心，一也。古人称幼科为哑科，不能尽罄[2]所苦以告师，师又安能悉乎问切之义，所以但知其身热，不知其头疼身痛也，但知不思饮食，心胸膨胀，疑其内伤乳食，安知其疫邪传胃也？但见呕吐恶心口渴下利，以小儿吐泻为常事，又安知其协热下利也？凡此，何暇致思为时疫，二也。小儿赋质娇怯，筋骨柔脆，一染时疫，延挨失治，即便二目上吊，不时惊搐，肢体发痉，十指钩曲，甚则角弓反张，必延幼科，正合渠平日学习见闻之证，多误认为慢惊风，遂投抱龙丸，竭尽惊风之剂，转治转剧，因见不啼不语，又将神门眉心乱灸，艾火虽微，内攻甚急，两阳相抟，如火加油，红炉添炭，死者不可胜纪，深为痛悯[3]。今凡遇疫毒流行，大人皆染，小儿岂独不染耶？因其气血筋骨柔脆，故所现之证为异耳，务宜求邪以治，故用药与大人仿佛。凡五六岁以上者，药当减半，二三岁者，四分之一可也。又肠胃柔脆，少有差误，为祸更速，临证尤宜加慎。

小儿太极丸

天竺黄五钱 胆星五钱 大黄三钱 麝香三分 冰片三分 僵蚕三钱

上为细末，端午日午时修合，糯火饭忤为丸，如芡实。朱砂为衣，凡遇疫证，姜汤化下，一丸神效。

主客交

凡人向有他证尪羸，或久疟，或内伤瘀血，或吐血便血咳血，男子遗精白浊、精气枯涸，女人崩漏带下、血枯经闭之类，以致肌肉消烁，邪火独存，故脉近于数。此际稍感疫气，医家病家，见其谷食暴绝，更加胸膈痞闷，身疼发热，彻夜不寐，指为原病加重，误以绝谷为脾虚，以身痛为血虚，以不寐为神虚，遂投参、术、归、地、茯神、枣仁之类，愈进愈危。知者稍以疫法治之，发热减半，不时得醒，谷食稍进，但数脉不去，肢体时疼，胸胁锥痛，过期不愈。医以杂药频试，补之则邪火愈炽，泻之则损脾坏胃，滋之则胶邪愈固，散之则经络益虚，疏之则精气愈耗，守之则日削近死。盖但知其伏邪已溃，表里分传，里证虽除，不知正气衰微，不能脱出，表邪留而不去，因与血脉合而为一，结为痼疾也。肢体时疼者，邪与荣气抟也；脉数身热不去者，邪火并郁也；胁下锥痛者，火邪结于膜膈也；过期不愈者，凡疫邪交卸，近在一七，远在二七，甚至三七，过此不愈者，因失其治，非坏证即痼疾也。客邪交固于血脉，主客交浑，最难得解，久而愈锢，治法当乘其大肉未消、真元未败，急用三甲散，多有得生者。更附加减法，随其平素而调之。

三甲散

鳖甲 龟甲并用酥炙黄为末，各一钱，如无酥，各以醋炙代之 川山甲土炒黄为末，五分 蝉退洗净炙干，五分 僵蚕白硬者切断用，五分 牡蛎煅为末，五分，咽燥者斟酌用鳖虫三个，干者劈碎，鲜者捣烂和酒少许，取汁入汤药同服，其渣入诸药同煎 白芍药酒炒，七分 当归五分 甘草三分

---

① 熇(hè 鹤)：火势炽盛。

② 罄(qìng 庆)：完、用完。

③ 悯：(mǐn 敏)：哀怜。

水二盅，煎八分，沥渣温服。若素有老疟或痺疟者，加牛膝一钱、何首乌一钱。胃弱欲作泻者，宜九蒸九晒，若素有郁痰者，加贝母一钱，有老痰者，加瓜蒌霜五分，善呕者勿用，若咽干作痒者，加花粉、知母各五分，若素燥嗽者，加杏仁捣烂一钱五分，若素有内伤瘀血者，倍廑虫[①]，以干漆炒烟尽为度，研末五分，及桃仁捣烂一钱代之，服后病减半勿服，当尽调理法。

调理法

凡人胃入强盛，可饥可饱，若久病之后，胃气薄弱，最难调理。盖胃体如灶，胃气如火，谷食如薪，合水谷之精微，升散为血脉者如焰，其糟粕下转为粪者如烬。是以灶大则薪多火盛，薪断而余焰犹存，若些小铛釜[②]，只宜薪数茎，稍多则壅灭，稍断则火绝矣。若夫大病之后，客邪新去，胃口方开，几微之气，所当接续，多与早与迟与，皆非所宜，宜先与粥饮，次糊饮，次糜粥，循序渐进，先后勿失其时。当设炉火，昼夜勿令断绝，以备不时之用，思谷即与，稍缓则胃饥如灼，再缓则胃气伤，反不思食矣。既不思食，若照前与之，虽食而弗化，弗化则伤之又伤。不为食复者，当如初进法，若更多与，及粘硬之物，胃气壅甚，必胀满难支，气绝谷存，乃至反复颠倒，形神俱脱而死矣。

统论疫有九传治法

夫疫之传有九，然亦不出乎表里之间而已矣。所谓九传者，病人各得其一，非谓一病而有九传也。盖温疫之来，邪自口鼻而感，入于膜原，伏而未发，不知不觉。已发之后，渐加发热，脉洪而数，此众所同，宜达原饮疏之。继而邪气一离膜原，察其传变，众人多有不同者，以其表里各异耳，有但表而不里者，有但里而不表者，有表而再表者，有里而再里者，有表里分传者，有表里分传而再分传者，有表胜于里者，有里胜于表者，有先表而后里者，有先里而后表者，凡此九传，其病则一。医者不知九传之法，不知邪之所在，如盲者之不任杖，聋者之听宫商，无音可求，无路可适，未免当汗不汗，当下不下，或颠倒误用，或寻枝摘叶，但治其证，不治其邪，同归于误一也。

所言但表而不里者，其证头疼身痛发热，而复凛凛，内无胸满腹胀等证，谷食不绝，不烦不渴，此邪外传，由肌表而出，或自斑消，或从汗解。斑则有斑疹、桃花斑、紫云斑，汗则有自汗、盗汗、狂汗、战汗之异，此病气使然，不必较论，但求得汗得斑为愈。凡自外传者为顺，勿药亦能自愈，间有汗出不彻，而热不退者，宜白虎汤；斑出不透，而热不退者，宜举斑汤；有斑汗并行而愈者，若斑出不透，汗不彻而热不除者，宜白虎合举斑汤。

间有表而再表者，所发未尽，膜原仍有隐伏之邪，或二三日后，四五日后，依前发热，脉洪而数，及其解也，斑者仍斑，汗者仍汗而愈，未愈者，仍如前法治之，然亦希有。至于三表者，更希有也。

若但里而不表者，外无头疼身痛，继而亦无三斑四汗，惟胸膈痞闷，欲吐不吐，虽得少吐而不快，此邪传里之上，宜瓜蒂散吐之，邪从其减，邪尽病已。若邪传里之中下者，心腹胀满，不呕不吐，或大便燥，或热结旁流，或协热下利，或大肠胶闭，并宜承气辈导去其邪，邪减病减，邪尽病已。上中下皆病者，不可吐，吐之为逆，但宜承气导之，则在上之邪，顺流而下，呕吐立止，胀满渐除矣，（有里而再里者，愈后二三日或四五日，依前之证复发。在上者仍吐之，在下者仍下之，再里者乃常事，甚至有三里者，然亦希有也。虽上中下之分，皆为里证。若表里分传者，始则邪气伏于募原，募原者，即半表半里也。此传法以邪气平分，半入于里，则现里证，半出于表，则现表证，此疫病之常事。然表里俱病，内外壅闭，既不得汗，而复不得下，此不可汗，强求其汗，必不得汗，宜承气汤先通其里，里邪先去，邪去则里气通，中气方能达表。向者郁于肌肉之邪，乘势尽发于肌表矣，或斑或吐，盖随其性而升泄之也。诸证悉去，既无表里证而热不退者，募原尚有已发之邪未尽也，宜三消饮调之。若表里分传而再分传者，照前表里俱病，宜三消饮，复下复汗如前而愈，此亦常事。至于三发者，亦希有也。若表胜于里者，募原伏邪发

① 倍廑虫：许本此下有“如无廑虫”四字。

② 铛(chēng 撑)釜(fǔ 辅)：古代的一种锅。

时，传表之邪多，传里之邪少，何以治之？表证多而里证少，当治其表，里证兼之；若里证多而表证少者，但治其里，表证自愈。若先表而后里者，始则但有表证而无里证，宜达原饮。有经证者，当用三阳加法。经证不显，但发热者不用加法。继而脉洪大兼数，自汗而渴，邪离募原未能出表耳，宜白虎汤辛凉解散，邪从汗解，脉静身凉而愈。愈后二三日或四五日，依前发热，宜达原饮。至后反加胸腹胀，不思谷食，烦渴，舌上苔刺等证，加大黄微利之。久而不去，在上者宜瓜蒂散吐之，如在下者，宜承气汤导之。若先里而后表者，始则发热，渐加里证，下之里证悉除，二三日内）① 复发热，反加头疼身痛脉浮者② 宜白虎汤汗之，服汤后不得汗者，因精液枯竭也，加人参覆卧则汗解。此近表里分传之证，不在此例。

若大下后，大汗后，表里之证悉去，继而一身尽痛，身如被杖，甚则不可反侧，身骨寒而痛，非表证也，经气渐回，身痛自愈。详在似表非表条。

凡疫邪再表再里，或再表里分传者，医家不解，反责病家不善调理，以致反复，病家不解，每咎医家用药有误，致病复起，彼此归咎，殊不知病势之所当然，绝非医家病家之过，但得病者精神完固，虽再三反复，可以随复随治而愈，惟虚怯者不宜耳。

间有延挨失治，或治之不得其法，日久不除，精神耗竭，嗣后更医，投药固当，现在之邪拔，因而得效，殊不知募原尚有伏邪，一二日内，前证复起，反加循衣摸床，神思昏愦，目中不了了等证，大凶之兆也。病家不咎于前医担误时日，反咎于后医生之而又杀之，良可叹也！当此之际，攻之则元气几微，是求速死；补之则邪火益炽，精气枯燥；守之则正不胜邪，必无生理矣。

正 名

伤寒论曰：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后人省"氵"加"疒"为瘟，即温也。如病证之证，后人省文作证，嗣后省"言"加"疒"为症。又如滞下，古人为下利脓血，盖以泻为下利，后人加"疒"为痢。要之，古无瘟、痢、症三字，盖后人之自为变易耳，不可因易其文，以温瘟为两病，各指受病之原，乃指冬之伏寒，至春至夏发为温热，又以非时之气为瘟疫，果尔，又当异证异脉，不然临治之际，何以知受病之不同也。设使脉病不同，病原各异，又当另立方论治法，然则脉证治法，又何立哉？枝节愈繁，而正意愈乱，学者未免有多歧之惑。夫温者热之始，热者温之终，温热首尾一体，故又为热病即温病也。又名疫者，以其延门合户，又如徭役之役，众人均等之谓也。今省文作"殳"加"疒"为疫。又为时疫时气者，因其感时行戾气所发也，因其恶厉，又谓之疫疠，终于得汗而解，故燕冀名为汗病。此外，又有风温、湿温，即温病挟外感之兼证，名各不同，究其病则一。然近世称疫者众，书以温疫名者，弗遗其言也。后以伤寒例及诸家所议，凡有关于温疫，其中多有误者，恐致惑于来学，悉采以正焉。

伤寒例正误

"《阴阳大论》云：春气温和，夏气暑热，秋气清凉，冬气冷冽，此则四时正气之序也。冬时严寒，万类深藏，君子固密，则不伤于寒。触冒之者，乃名伤寒耳。其伤于四时之气，皆能为病，以伤寒为毒者，以其最成杀厉之气也。中而即病者，名曰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暑病者，热极重于温也。"

"成注《内经》曰：先夏至为温病，后夏至为暑病，温暑之病，本于伤寒而得之。"

按：十二经络，与夫奇经八脉，无非营卫气血，周布一身而营养百骸。是以天真元气，无往不布，不布则麻木不仁。造化之机，无刻不运，不运则颠倒仆绝。然风寒暑湿之邪，与吾身之营卫，势不两立，一有所中，疾苦作矣，苟或不除，不危即毙。上文所言冬时严寒所伤，中而即病者为伤寒，不即病者，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然风寒所伤，轻则感冒，重则伤寒，即感冒一证，风寒所伤之最轻者，尚尔头疼身痛，四肢拘

① 括号内文字系郑本多出内容，今附录于此，供参考。

② 脉浮者：郑本此下有"宜白虎汤，若下后热减不甚者，三四日后，精神不慧，脉浮者"二十三字。

急、鼻塞声重、痰嗽喘急、恶寒发热。当即为病，不能容隐，今冬时严寒所伤，非细事也，反能藏伏过时而发耶？更问何等中而即病？何等中而不即病？何等中而即病者头痛如破，身痛如杖，恶寒项强，发热如炙，或喘或呕，甚则发痉，六脉疾数，躁烦不宁，至后传变，不可胜言，仓卒失治，乃致伤生？何等中而不即病者，感到一毫不觉，既而延至春夏，当其已中之后，未发之前，饮食起居如常，神色声气，纤毫不异，其已发之证，势不减于伤寒？况风寒所伤，未有不由肌表而入，所伤皆营卫，所感均系风寒。一者何其懵懵[①]，藏而不知；一者何其灵异，感而即发。同源而异流，天壤之隔，岂无说耶？既无其说，则知温热之原，非风寒所中矣。且言寒毒藏于肌肤之间，肌为肌表，肤为皮之浅者，其间一毫一窍，无非营卫经行所摄之地，即感冒些小风寒，尚不能稽留，当即为病，何况受严寒杀厉之气，且感于皮肤最浅之处，反能容隐者耶？以此推之，必无是事矣。凡治客邪大法，要在表里分明。所谓未入于腑者，邪在经也，可汗而已；既入于腑者，邪在里也，可下而已。果系寒毒藏于肌肤，虽过时而发，邪气犹然在表，治法不无发散，邪从汗解。后世治温热病者，若执肌肤在表之邪，一投发散，是非徒无益，而又害之矣。

凡病先有病因，方有病证，假令伤寒中暑，各以病邪而立名，若言热证，尚可模糊，若以暑病为名，乃是香薷饮之征，彼此岂可相混？凡客病感邪之重者，则病甚，其热亦甚；感邪之轻者，则病轻，其热亦微，热之微甚，存乎感邪之轻重也。二三月及八九月，其时亦有病重，大热不止，失治而死者。五六月亦有病轻热微不药而愈者。凡温病四时皆有，但仲夏感者多，春秋次之，冬时又次之，但可以时令分病之多寡，不可以时令分热之轻重也。

“是以辛苦之人，春夏多温热证者，皆因冬时触寒所致，非时行之气也。凡时行者，春时应暖而反大寒，夏时应热而反大凉，秋时应凉而反大热，冬时应寒而反大温，此非其时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长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也。”

“然气候亦有应至而不至，或有至而太过者，或未应至而至者，皆成病气也。”

春温、夏热、秋凉、冬寒乃四时之常，因风雨阴晴稍为损益。假令春应暖而反多寒，其时必多雨；秋应凉而热不去者，此际必多晴；夫阴晴旱潦之不测，寒暑损益安可以为拘，此天地四时之常事，未必为疫。夫疫者，感天地之戾气也。戾气者，非寒、非暑、非暖、非凉，亦非四时交错之气，乃天地别有一种戾气，多见于兵荒之岁，间岁亦有之，但不甚耳。上文所言，长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则为时疫之气，虽不言疫，疫之意寓是矣。殊不知四时之气，虽损益于其间，及其所感之病，终不离其本源。假令正二月，应暖，偶因风雨交集，天气不能温热，而多春寒所感之病，轻则为感冒，重则为伤寒，原从感冒伤寒法治之，但春寒之气，终不若冬时严寒杀厉之气为重，投剂不无有轻重之分，此即应至而不至、至而不去二事也。又如八九月，适多风雨，偶有暴寒之气先至，所感之病，大约与春寒仿佛，深秋之寒，终不若冬时杀厉之气为重，此即未应至而至。即冬时严寒倍常，是为至而太过，所感亦不过即病之伤寒耳。假令夏时多风雨，炎威少息，为至而不及。时多亢旱，烁石流金[②]，为至而太过。太过是病甚，不及则病微，至于伤暑一也，其病与四时正气之序何异耶？治法无出于香薷饮而已。

“其冬时有非节之暖名曰冬温。”

此即未应至而至也。按冬伤于寒，至春变为温病，今又以冬时非节之暖为冬温。一感于冬寒，一感于冬温，一病两名，寒温悬绝，然则脉证治法又何似耶？夫四气乃二气之离合也，二气即一气之升降也，升极则降，降极则升，升降之极，为阴阳离，离则气亢，气亢则致病。亢气者冬之大寒，夏之大暑也。将升不升，将降不降，为阴阳合，合则气和，气和则不致病。和气者即春之温暖、秋之清凉也。是以阴极而阳气来和，为温暖；阳极而阴气来和，为清凉，斯有既济之道焉。若夫春寒秋热，为冬夏之偏气，倘有角冒之者，因

① 懵懵(měng 猛)：糊涂。

② 烁石流金：形容气候酷暑、干旱之象。

以为疾；若夏凉冬暖，转得春秋之和气，岂有因其和而反致疾者？所以但见伤寒中暑，未尝见伤温和而中清凉也。温暖清凉，未必为病，又乌可以言疫？

“人春分以后至秋分节，天有暴寒者，此皆时行寒疫也。三月四月，或有暴寒，其时阳气尚弱，为寒所折，病热犹轻。五六月，阳气已盛，为寒所折，病热为重。七八月，阳气已衰，为寒所折，病热亦微，其病与温及暑病引似，但有殊耳。”

按：四时皆有暴寒，但冬时感严寒杀厉之气，名伤寒，为病最重，其余三时寒微，为病亦微。又以三时较之，盛夏偶有些小风寒，所感之病更微矣。此则以感寒之重，病亦重而热亦重；感寒之轻，病亦轻而热亦轻。是重于冬而略于三时，至夏而又略之，此必然之理也。上文所言，三四月，阳气尚弱，为寒所折，病热犹轻；五六月，以其时阳气已盛，为寒所折，病热为重；七八月其时阳气已衰，为寒所折，病热亦微。由是言之，在冬时阳气潜藏，为寒所折，病热更微，此则反是夏时感寒为重，冬时感寒为轻，前后矛盾，于理大违。又春夏秋三时，偶有暴寒所着，与冬时感冒相同，治法无二，但可名感冒，不当另立寒疫之名。若又以疫为名，殊类画蛇添足。

诸家温疫正误

“云岐子：伤寒汗下不愈，过经其病尚在而不除者，亦为温疫病也。如太阳证，汗下过经不愈，诊得尺寸俱长者，阳明温病也；如胸胁胀满，汗下过经不愈，诊得尺寸俱浮者，太阳温病也。如身热目痛不眠，汗下过经不愈，诊得尺寸俱弦者，少阳温病也；如腹满咽干，诊得尺寸俱沉细，过经不愈者，太阴温病也；如口燥舌干而渴，诊得尺寸俱沉细，过经不愈者，少阴温病也；如烦满囊缩，诊得尺寸俱微缓，过经不愈者，厥阴温病也。是故随其经而取之，随其经而治之，如发斑乃温毒也。”

按：伤寒叙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三日少阳、四日太阴、五日少阴、六日厥阴，为传经尽，七日复传太阳，为过经。云岐子所言伤寒过经不愈者，便指为温病，竟不知伤寒温病，自是两途，未有始伤寒而过经变为温病者。若果温病自内达外，何有传经，若能传经，即是传经[①]，而非温病明矣。

“汪云：愚谓温与热，有轻重之分，故仲景云：若遇温气，则为温病，此叔和之言，非仲景本论。更遇温热气，即为温毒，热比温尤重故也。但冬伤于寒，至春而发，不感异气，名曰温病，此病之稍轻者也。温病未已，更遇温气，变为温病，此病之稍轻者也。温病未已，更遇温气，变为温病，此病之稍重者也。伤寒例以再遇温气名曰温疫，又有不因冬伤于寒，至春而病温者，此特感春温之气，可名春温，如冬之伤寒、秋之伤湿、夏之中暑相同也。按《阴阳大论》四时正气之序：春温、夏暑、秋凉、冬寒。今特感春温之气，可名春温，若感秋凉之气，可名秋凉病矣。春温可以为温病，秋凉独不可为凉病乎？以凉病似觉难言，勉以湿证搪塞。既知秋凉病有碍，反而思之，则知春温病殊为谬妄。以此观之，是春之温病，有三种不同：有冬伤于寒，至春变为温病者；有温病未已，再遇温气，而为温病者；有重感温气，相杂而为温病者；有不因冬伤于寒，不因更遇温气，只于春时，感春温之气而病者。若此三者，皆可名为温病，不必各立名色，只要知其病原之不同也。”

凡病各有病因，如伤寒自觉触冒风寒，如伤食自觉饮食过度，各有所责。至于温病，乃伏邪所发，多有安居静养，别无他故，倏[②]焉而病。询其所以然之故，无处寻思，况求感受之际，且自不觉。故立论者或言冬时非节之暖，或言春之温气，或言伤寒过经不解，或言冬时伏寒，至春夏乃发，按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出自《素问》，此汉人所撰，晋时王叔和又以述伤寒例，盖顺文之误。或指冬不藏精，春必病温。此亦汉人所撰，但言所斫伤致病，不言因邪致病。又见冬时之温病，与春夏之温疫，脉证相同，治法无异。据云：冬时即病为伤寒，今温病亦发于冬时，思之至此，不能无疑，乃觉前人所论难凭，务求其所以然之故，既不可言伤寒，又不可言伏寒，因以冬时非节之暖，牵合而为病原。不思严

① 若能传经，即是传经：许本作“若能传经，即是伤寒”。

② 倏(shū 书)：忽然、疾速。

寒酷暑，因其锋利，人所易犯，故为病最重。至于温暖，乃天地中和之气，万物得之而发育，气血得之而融和，当其肃杀之令，权施仁政，未有因其仁政而反蒙其害者。窃尝较之冬时，未尝温暖，亦有温病，或遇隆冬，暂时温暖，虽有温病感温之由，亦无确据，此不过猜疑之说，乌足以为定论。或言感三春当令之温气为温病，夫春时自应温暖，责之尤其无谓；或言温病复感温气，而为温病，正如头上按头；或言伤寒汗下过经不愈者为温病，则又指鹿为马。《活人》又以夏应暑而寒气折之，责邪在心，为夏温；秋应凉而大热折之，责邪在肺，为秋温，转属支离。陶氏又以秋感温气而为秋温，明是杂证，叙温者络绎，议论者各别，言愈繁杂，而本源愈失，使学者反增亡羊之感，与医道何补。

"《活人书》云：夏月发热恶寒头疼，身体肢节痛重，其脉洪盛者，热也。冬伤于寒，因暑气而发为热病，治热病与伤寒同，有汗宜桂枝汤，无汗宜麻黄汤，如烦躁宜在青龙汤。然夏月药性须带凉，不可太温，桂枝麻黄、大青龙须用加减，夏至前桂枝加黄芩，夏至后桂枝、麻黄、大青龙须用加减，夏至前桂枝加黄芩，夏至后桂枝，麻黄大青龙，加知母、石膏或加升麻。盖桂枝、麻黄性热，地暖处，非西北之比，夏月服之，必有发黄出斑之失。病热三日外，与前汤不瘥，脉势仍数，邪气犹在经络，未入脏腑者，桂枝石膏汤主之。此方夏至后，可代桂枝汤，若加麻黄，可代麻黄青龙汤证也。若三月至夏，为晚发伤寒，栀子升麻汤，亦暂用之。"王宇泰述万历癸卯，李氏一婿，应举南下，时方盛暑，伤寒，一太学生，新读仲景书，自谓知医，投以桂枝汤，入腹即毙。大抵麻黄、桂枝二汤，隆冬正伤寒之药，施之于温病不可，况于热病乎？

按：《活人书》以温热病，用桂枝、麻黄，虽加凉药，终未免发散之误，不危幸矣，岂止三日外，与前汤不瘥，脉势仍数而已哉？至此尚然不悟为半里之证，且言邪气犹在经络，仍用桂枝石膏汤，至死不悔。王宇泰非之甚当，是以不用麻黄桂枝，贤于活人书远矣。究竟不识温热之源，是以不知用药耳。

"春温，《活人书》曰：春应温而清气折之，责邪在肝，或身热头疼，目眩呕吐，长幼率相似，升麻葛根汤、解肌汤、四时通用败毒散。陶氏曰：交春后至夏至前，不恶寒而渴者为温病，用辛凉之药微解肌，不可大发汗。里证现者，用寒凉之药急攻之，不可误汗误下，当须识此。表证不与正伤寒同法，里证治法同。

夏温，《活人书》曰：夏应暑而寒气折之，责邪在心，或身热头疼，腹满自利，长幼率相似，理中汤，射干汤、半夏桂枝汤。陶氏曰交夏至，有头痛发热，不恶寒而渴，此名温病，愈加热者为热病，止用辛凉之药解肌，不宜大汗，里证见者，急攻下，表证不与正伤寒同法，里证治法同。

秋温，《活人书》曰：秋应凉而大热折之，责邪在肺，湿热相搏，民病咳嗽，金沸草散、白虎加苍术汤，病瘅发黄，茵陈五苓散。陶氏曰：交秋至霜降前，有头疼发热、不恶寒、身体痛、小便短者，名湿病，亦用辛凉之药，加疏利以解肌，亦不宜汗，里证见者，宜攻下，表证不与正伤寒同法。

冬温，《活人书》曰：冬应寒而反在温折之，责邪在肾，宜萎蕤汤。丹溪曰：冬温为病，非其时有其气者，冬时严寒，君子当闭藏而反发泄于外，专用补药带表药。"

按：西北高厚之地，风高气燥，湿证希有，南方卑湿之地[①]，更遇久雨淋漓，时有感湿者，天地或时久雨，或时亢旱，盖非时令所拘，故伤湿之证，随时有之，不待交秋而后能也。推节庵之意，以至春为温病，至夏为热病，至秋似不可复言温热，然至秋冬，又未免温病，只得勉以湿证抵搪，且湿为杂证，更不可借此混淆。惟其不知温病四时皆有，故说到冬时，遂付之不言，王宇泰氏因见陶氏不言，乃引丹溪述非其时有其气，以补冬温之缺。然则冬时交错之气，又不可以为冬温也，《活人》但言四时之温，盖不知温之源，故春责清气，夏责寒气，秋责热气，冬责温气，殊不知清、温、寒、热，总非温病之源，复以四时专令之藏而受伤，不但胶柱鼓瑟，且又罪及无辜矣。

① 卑湿之地：地洼湿盛的地方。

伤寒瘟疫条辨

清·杨璿　著
董显庸　校注

校注说明

《伤寒温疫条辨》简称《寒温条辨》，为清代杨璿所撰。杨璿，字玉衡，号栗山，中州夏邑（今河南夏邑）人，生于清康熙四十四年，中年弃举子业而专攻医学。杨氏对伤寒及温病研究较深，而且颇具创见。晚年行医于溧水（今江苏溧水），其著作除《寒温条辨》外，还著有《温病条辨医方撮要》等书籍。

《伤寒温疫条辨》一书共六卷。卷一从脉证、病因、治法等诸多方面，对于伤寒与温病的异同之处，分别给予了精辟的论述；卷二、卷三对伤寒与温病的各种病证进行了辨析，特别是对于温病的论治，在立法上明确提出“重在清、泻”的著名论点；卷四、卷五的“医方辨”方中载有正方 180 首、附方 34 首，其中自创治疗瘟疫验方 15 首，如升降散、神解散、清化汤、芳香饮、大小清凉散、大小复苏饮、增损大柴胡汤、增损双解散等，对后世影响很大。卷六为“本草类辨”，对治疗伤寒、瘟疫有关的 190 种药物的性味功效等分类加以辨析。

本书以论述伤寒温病的病因、病机、辨证及处方用药为主，对瘟疫的论述则较前人尤有补充和发展，对后世影响很大，至今对中医药理论研究及临床实践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次整理以清乾隆五十年乙巳（1785 年）刻本为底本。以光绪十六年天津义合堂重刊本（简称“光本”）及 1986 年北京市中国书店影印上海锦章书局本（简称“锦本”）为校本。整理方法如下：

1. 简体横排，并将异体字改为通行规范字。
2. 只收录底本序、跋，他本所增者不增补，并按一般体例，序文集中于前，跋文集中于后。
3. 目录据校改后的正文标题列于书前，原各卷目录并删。
4. 原书所引经文，有经作者改动者，今将原字加（ ），以示区别。
5. 原旁批今作小字夹注，为不与原注相混，各条均出注明示。
6. 底本中的明显错别字，如烦躁写成“烦燥”等，一律予以迳改。

目　录

序六首 …… (704)
卷一 …… (710)
治病须知大运辨订正 …… (710)
脉义辨 …… (710)
脉义辨引 …… (710)
长沙伤寒脉义 …… (710)
《内经》脉义 …… (711)
陶氏伤寒三诊脉义 …… (711)
温病与伤寒不同诊脉义诸书未载 … (712)
伤寒脉证辨 …… (712)
温病脉证辨 …… (713)
温病与伤寒根源辨 …… (714)
温病与伤寒治法辨 …… (715)
行邪伏邪辨 …… (716)
证候辨 …… (716)
寒热为治病大纲领辨 …… (717)
发表为第一关节辨 …… (718)
温病非时行之气辨 …… (719)
温病是杂气非六气辨 …… (720)
杂气所伤不同辨 …… (720)
杂气有盛衰辨 …… (721)
温病瘟疫之讹辨 …… (721)
四损不可正治辨 …… (722)
六经证治辨 …… (722)
坏病辨 …… (723)
两感辨 …… (724)
伤寒合病并病辨 …… (724)
温病大头六证辨 …… (725)
卷二 …… (726)
阳证 …… (726)
阴证 …… (726)
阳证似阴 …… (726)
阴证似阳 …… (726)
阳毒阴毒 …… (728)
表证 …… (728)
表里兼证 …… (728)
里证 …… (728)
面黄 身黄 …… (729)
目暗不明 目赤 目黄 目瞑 目直视 目反折 …… (729)
舌白苔 黄苔 黑苔 …… (729)
舌白砂苔 舌紫赤色 …… (729)
舌芒刺 …… (730)
舌裂 …… (730)
舌短 舌卷 舌硬 …… (730)
唇燥裂 唇焦色 口臭 鼻孔如烟煤 …… (730)
口燥咽干 气喷如火 扬手掷足 小便极臭 小便赤黑 小便涓滴作痛 …… (730)
潮热 …… (730)
善太息 …… (730)
心下满 心下痛 心下满痛 心下高起如块 腹胀满痛 腹痛按之愈痛 小腹满痛 …… (730)
头胀 头胀痛 头汗 头痛如破 …… (730)
谵语 发狂 蓄血如狂 …… (730)
温疹 …… (730)
小便闭 …… (730)
大便燥结 转屎气极臭 …… (730)
大便胶闭 …… (730)
协热下利 …… (730)
热结旁流 …… (730)
脉厥 体厥 …… (730)
下后脉反浮 …… (730)
下后脉复沉 …… (731)
下后脉反数 …… (731)
下后身反热 …… (731)
下后反痞 …… (731)
下后邪气复聚 …… (731)
急证急攻伤寒无此证治 …… (731)
发热 …… (731)
恶寒 …… (732)
恶风 …… (733)

头痛……（733）
身痛……（733）
不眠……（733）
多眠……（734）
自汗……（734）
盗汗……（734）
头汗……（734）
手足心腋下汗……（735）
结胸痞气……（735）
腹满……（737）
小腹满……（737）
腹痛……（737）
烦热……（737）
潮热……（738）
往来寒热……（738）
谵语……（738）
郑声……（739）
发狂……（739）
发斑疹……（739）
发黄……（740）
蓄血……（740）
衄血……（741）
吐血……（741）
卷三……（742）
头目眩……（742）
咳嗽……（742）
口燥咽干……（742）
咽痛……（743）
渴……（743）
漱水不欲咽……（743）
呕吐……（744）
喘……（744）
短气……（745）
呃逆……（745）
蛔厥……（746）
厥逆……（746）
大便自利……（747）
大便脓血……（748）
小便不利不通……（748）
小便自利……（749）
小便数……（749）
心悸……（749）
痉……（749）
肉瞤筋惕……（749）
舌卷囊缩……（750）
循衣摸床……（750）
烦躁……（750）
懊侬……（751）
怫郁……（751）
郁冒……（751）
动气……（752）
脏结……（752）
狐惑病……（752）
百合病……（753）
主客交病……（753）
妇女伤寒温病……（753）
热入血室……（753）
妊娠……（754）
产后……（754）
小儿温病……（754）
复病……（755）
卷四……（758）
医方辨……（758）
医方辨引 麻黄附子细辛汤 升降散 麻黄汤 桂枝汤 大青龙汤 小青龙汤 黄芩汤 白虎汤附：白虎加人参汤 大承气汤 小承气汤 调胃承气汤 大柴胡汤 柴胡龙骨牡蛎汤 增损大柴胡汤 双解散 增损双解散 凉膈散 加味凉膈散 三黄石膏汤 增损三黄石膏汤 理中汤附：附子理中汤 理中丸 四逆汤附：四味回阳饮 神解散 清化汤 大清凉散 小清凉散 小柴胡汤附：柴胡加芒硝汤 柴胡陷胸汤 柴胡枳桔汤 六一顺气汤 加味六一顺气汤 理阴煎附：附子理阴煎 补阴益气煎 大温中饮 补中益气汤 桃仁承气汤 代抵当丸 茵陈蒿汤 参胡三白汤 黄连解毒汤 玉女煎 黄龙汤 大复苏饮 小复苏饮 六味地黄丸料附：肾气丸料 参胡温胆汤 人参养荣汤 葛根汤附：桂枝加葛根汤 痛泻要方 桂枝麻黄各半汤 人参败毒散 冲和汤 葛根加半夏汤 增损普济消毒饮 真武汤 栀子豉汤附：栀子生姜豉汤 栀子甘草豉汤 栀子厚朴汤 栀子干姜汤 瓜蒂散 炙甘草汤 生脉散 左归丸 右归丸 蜜煎导法 参归养荣汤 犀角地黄汤 通脉四逆汤 白头翁汤 桔梗杏仁煎 肠痈秘方 连翘金贝煎 蜡矾丸 附子汤 桂枝加附

子汤 甘草附子汤

卷五……（774）

吴茱萸汤 小建中汤附：黄芪建中汤 当归四逆汤附：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 干姜附子汤 桂枝新加汤 黄连阿胶汤 桂枝去芍药加蜀漆龙骨 牡蛎救逆汤附：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 竹叶石膏汤附：人参竹叶汤 加味温胆汤 疏表汤 桂枝附子汤附：去桂加术汤 人参固本汤 当归六黄汤 黄芪汤 柴胡桂枝干姜汤 厚朴生姜半夏甘草 人参汤 大陷胸汤附：大陷胸丸 小半夏加茯苓汤附：小半夏生姜汤 小陷胸汤 枳实理中丸 海蛤散 桔梗枳壳汤 大黄黄连泻心汤 附子泻心汤 半夏泻心汤 生姜泻心汤 甘草泻心汤 桂枝人参汤 旋覆花代赭石汤 桂枝加芍药汤附：桂枝加大黄汤 黄连汤 柴胡桂枝汤 柴胡养荣汤附：柴胡清燥汤 五福饮附：七福饮 四君子汤附：香砂六君子汤 四物汤附：八珍汤 十全大补汤 二陈汤 犀角大青汤 大建中汤 麻黄芍药人参汤 四逆散 桂苓甘术汤 甘草桔梗汤 黄芩加半夏生姜汤 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 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 葛根黄连黄芩汤 五味子汤 苏陈九宝汤 十枣汤附：控涎丹 茯苓甘草汤 橘皮竹茹汤 橘皮干姜汤 丁香柿蒂散 涤痰汤 理中安蛔散 乌梅丸 麻黄升麻汤 赤石脂禹余粮汤 桂枝去（桂）芍加茯苓白术汤 玉泉散 六一散 桂枝甘草汤 桂枝加附桂汤附：阳旦阴旦汤 甘草干姜汤 芍药甘草汤附：芍药 甘草附子汤 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 生地黄连汤 茯苓四逆汤附：六味回阳饮 导赤散 导赤泻心各半汤 知母麻黄汤 黄连犀角汤 雄黄锐丸 百合地黄汤 三甲散 桂枝加附子红花汤 黑龙丹 麻仁丸 枳实栀子豉汤 牡蛎泽泻散 大营煎 五苓散附：柴苓汤 解毒承气汤附：陷胸承气汤 猪苓汤 桂枝加厚朴杏仁汤 栀子柏皮汤 麻黄连轺赤小豆汤 金沸草散 地榆散 桃花汤 桂枝加桂汤 麻黄附子甘草汤 白通加人尿猪胆汁汤附：白通汤 桂枝二越婢一汤 八正散 太平圆酒 升麻鳖甲汤 玉枢丹 拨正散 半夏散及汤 苦酒汤 猪肤汤 当归导滞汤 芳香饮 三和汤 滚痰丸 文蛤散 白散 加味茵陈蒿汤

卷六……（790）

本草类辨……（790）

补剂类……（790）

人参 熟地黄生 干 甘草梢 黄芪 白术 茯苓皮神 芍药 当归 远志小草 山药 杜仲 牛膝 何首乌 山茱萸 胡桃仁 女贞子 枸杞子地骨皮 菟丝子 覆盆子 五味子 五加皮 葫芦巴 锁阳 肉苁蓉 骨碎补 阿胶 龟版胶版 鹿角胶霜 茸 丹砂 磁石 玉竹

润剂类……（795）

天门冬 麦门冬 款冬花 紫菀 酸枣仁 柏子仁 大麻仁 百合 枳椇子 牛乳 竹沥 蜂蜜蜡

寒剂类……（796）

元参 沙参 苦参 黄连 胡黄连 黄芩 黄柏 知母 栀子 连翘 青黛 白头翁 石莲子 川楝子 牛蒡子 青蒿 茵陈蒿 山豆根 防己 石膏 香薷 栝蒌实天花粉 马兜铃青木香 枇杷叶 金银花 蒲公英 龙胆草 夏枯草 益母草子 牡丹皮 桑白皮叶 枝 代赭石 羚羊角 犀角 童便

热剂类……（800）

附子川乌头 侧子 肉桂桂枝 干姜丁香 益智子 破故纸淫羊藿 石硫黄 米酒

燥剂类……（801）

白附子 蛇床子 吴茱萸根 枝 肉豆蔻 白豆蔻 草豆蔻 苍术

涩剂类……（801）

莲子藕须叶 芡实子 木瓜 秦皮 川续断沙苑蒺藜 诃子 罂粟壳 椿樗白皮 五倍子 地榆 赤石脂 牡蛎 龙骨齿

消剂类……（803）

缩砂仁 沉香 广木香 枳实壳 青陈皮核叶 厚朴 藿香叶 桔梗 槟榔大腹皮 乌药 香附 滑石 猪苓 泽泻 木通 车前子茎叶 灯草 山楂 六神曲 使君子 莱菔子莱菔 白芥子 旋覆花 前胡 半夏 川贝母 胆星南星 郁金 姜黄 丹参 五灵脂 延胡索 红花子 泽兰叶 紫草茸 桃仁花 杏仁 茜根 雄黄

散剂类……（807）

白僵蚕 蝉蜕 淡豆豉 石菖蒲 甘菊花 威灵仙 钩藤 荆芥穗 薄荷辛夷花 柴胡 川芎 天麻 秦艽 升麻 葛根 白芷 羌活 独活 细辛蔓荆子 防风

汗剂类……（809）

麻黄根 紫苏叶子 梗 苍耳子 水萍

下剂类……（810）

大黄 芒硝 巴豆 甘遂 紫大戟泽漆 芫花 葶苈子 牵牛子

攻剂类……（811）

穿山甲 鳖甲 干漆 京三棱 莪术 青礞石

吐剂类……（811）

瓜蒂 白矾 牙皂刺 常山 藜芦 人参芦

跋三首……（813）

序 一[①]

宝田堂医书成已数年矣，今予奉命两河学使，栗山先生来请序于予。自顾谫陋愧未能也，忆范文正尝曰，不得为良相，愿为良医，其意与先生有默契焉。予为窃取言之，粤稽盛世，择揆定辅，燮理阴阳，保合太和，推吾老老幼幼之恩勋，猷烂如史册朗然，唯医亦然。夫医托于儒，自西汉始穷研经术，深知性天必因五运岁时，以别六淫杂气，合外内辨虚实，培元气于未衰，起沉疴于将毙。如《伤寒论》创于张仲景，当时兆民赖以生全，万世长存可也。惜经兵燹散亡，温病失传，下逮刘氏《直格》，王氏《溯洄》，其方始差强人意。奈自王叔和妄纂序例，绞乱经文，以冬寒藏变春温，殊觉悖谬，又插入异气四变，更属荒唐。乃一人倡之，百人和之，先传后经注为箴铭，久假而不归，幸而喻氏非之，以为一盲引众盲，相将入火炕，非口过也。可见温病自晋已失所宗，而世人自晋已有被其冤者，何况今日哉！先生初岂业医耶，天性纯一，学有渊源，幼读宋儒名臣言行录，便立志以韩魏司马自期待。其生平所为光明正大，如日中天而不可掩，所以弱冠入庠来，国士之声称，雍正戊申冬，学政山东于公广，科补县学弟子生员，批其卷云：三试经义论策，沉潜理窟如话家常，有关世教，有裨治道，有切于民生，日用粹然，儒者之言，此国士之风也，他日必非常人。卒之乡闱十困，信穷通于天命，此其涵养，气识为何如者，每曰雕虫小技，帖括浮名，唯医一道，庶获实用，于是熟复《灵》、《素》，更详《热论》，发挥仲景之精微，补正叔和之遗阙，参以妙悟，得之神解，著为《寒温条辨》。盖丝分缕析，系出王、刘，而探本穷源，祖述经论。仲景《伤寒论》亦曰经。其曰：伤寒外感常气，自气分传入血分；温病内伤杂气，由血分发出气分。又曰：伤寒但有表证，勿论久暂即当发汗；温病虽有表证，实无表邪，断无正发汗之理。又曰：伤寒风寒在表，下不嫌迟；温病热郁在里，下不嫌早。由斯以谈，各有病原，各有脉证，各有治法，各有方论，见真守定，全活甚众，真良医良相之有同功，而寿世寿国之无二辙矣。予振铎而警世曰：最哉！后学听之，寿国者主持国事，留心民瘼，奠金瓯以巩固，奉玉烛以长调，相之任也。寿世者，春台育物，池水生尘，民无夭札之年，国多台耇之老，医之责也。得志泽加于民，不则以仁术济于世，仰答圣天子惠元元，日昃不遑之至意，讵不盛哉。则夫观此医书，其为郅隆之世之一助也，又何疑焉。先生姓杨氏名璿，字玉衡，栗山其号也。上溯其父讳宓，文学。祖讳廷陈。曾讳楫，文学。高讳清，文学。太高讳思谦，文学。至始祖讳仲友，原籍亳州，明永乐初年迁夏，读书力田，广业四百顷遂家焉。十三世文庠奕叶相继，诗礼名族，忠孝传家，世居中州之夏邑，康熙丙戌相行年七十，诸凡小心畏天，乐善慎行其身，可为能终矣。

赐进士及第礼部右侍郎辛卯会试总裁甲午河南学政武进年家
眷弟庄存与拜叙于大梁学署乾隆四十年岁在乙未孟春之初

① 序一，各序原无序号，为阅读方便，拟补，下仿此。

序 二

吾闻人之为学也，专则精。有执一业以成名于天下者，何独不然，如医尤不可易为也，虽古之人亦有兼精者，扁鹊之过邯郸也，为带下医；其在周也，为耳目痹医；入咸阳为小儿医。然今之非鹊而欲为鹊者，何多也，此必无一事之能精已。中州杨栗山先生在场屋有声，而卒艰于一第，于是弃举子业，专治岐黄之术，以世人于病寒、病温，两者之辨不明，故处方多误，以致于杀人，而反诿于病之不可疗也。先生有深痛焉，不惟救耳目所接之人，而且欲救天下之人，此《寒温条辨》之书之所为作也。静川孙公得其书于令嗣楼川明府，如其言以治衙内之人无不效者，更广其术以施之部内，亦十不失一焉，于是为梓其书，以播之海内。栗山仁人也，静川亦仁人也，其生死肉骨之功伟矣哉！昔齐臣病已愈，而诸大夫犹有所方者，或以为疑，晏子曰：人有同是病者，则必求方于已愈者，又何疑焉。今人之求静川者必多矣，为其已行之而效也。吾友江宁戴朝咸之祖麐郊先生，亦著有《广瘟疫论》，与此书剖析，亦极相似，皆良书也，皆当家置一编已。

赐进士及第诰授朝议大夫翰林院侍读学士杭东里人卢文弨序

序 三

技术之妙，乃进乎道。自司马子长传扁鹊仓公，厥后为史者，类取神奇诡秘之说，以附于正史。予颇疑其非经，然观《周礼》，周公所以治天下者，无一事之不儒。至于医师特令上士为之，下逮于鸟兽亦有医，以是知百家技艺，皆圣人之所创制，民生之不可一日无者，其为经纶参赞之功至矣。今世医亦有官，而四方之为医者不少，求如史传之可纪者，未之或闻。中州杨玉衡先生以经世之才，旁治轩岐之术，殆所谓技也，而进乎道者，所著《寒温条辨》一书，破叔和之窠臼，追仲景之精微。余于先生所治病状未详，不能依扁鹊仓公传例。而独闻吾友静川孙君，言甲辰夏秋间，孙君署中颇感温疫，赖先生此书全活甚众。今将捐俸开雕，以广其传。噫！先生此书，救世宝书也。而孙君汲汲流布之意，能推其救一家之人者以救世人，是亦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夫。

钱塘袁枚序

序　四

余宦游江左，于寅友得静川孙公，其人方正而质直，轻货财，尚意气，悯危拯急，有豪侠风，因与订交者五年于兹矣。比者余以读礼故，蹇寓白门，夏秋间，藉藉传闻，一则曰，孙公之治温疫也，奇而效。再则曰，孙公之施医药也，公以溥。且有喟然叹者曰，孙公之门日杂沓如市，其廉俸且无几，行将不堪为。继仁道之难，如是夫！余窃心焉讶之，以为向者固未稔孙公之精于岐黄也，其神应立效，果何道而致此。冬月初，孙公偶过访，款洽间询其故。孙公瞿然曰：此杨太翁栗山先生《寒温条辨》之力也，我何有哉。乃述其得是书之由，与验是书之效，将欲付之梓人，以公诸天下，因出是书而嘱为叙。余非谙于医者，然反复观玩，见其于寒温二字分条析理，截伪归真，如山东父老说农桑事，事事言言皆着实。辄不禁心摹手追，欲尝一试，而况专业家，宜何如信好也哉。余因想孙公年甫逾强仕，子七人，成文章者已三者，阅其文，相其貌，皆卓然伟器，他日固未可量。孙公好行其德，理固如斯乎。至于《寒温条辨》作者之卓识苦心，折衷前人，嘉惠后学，则他叙备及之，不复赘而言也。

时乾隆四十九年岁在甲辰仲冬月长至二日晋阳武先振拜撰

序　五

汉长沙太守张仲景《伤寒论》为医家鼻祖，其论治伤寒曰，未有温覆而当不消散者，至于治温病则曰，可刺五十九穴，可知温病伤寒划然两途矣。况世之凶恶大病，死生人在反掌间者，尽属温病，而发于冬月之正伤寒百不一二。仲景著书，独详于彼而略于此，何与？盖自西汉至晋，中历两朝，数经兵燹，人物几空，相传《卒病论》六卷，不可复睹矣。《伤寒论》十卷，温病副之，想已遗亡过半。王叔和搜罗遗稿，编为序例，或得之传写，或得之口授，或得之断简残编，使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流播人间，传之奕祀不为无功。惜其杂以己意，以温病为伏寒暴寒，妄立四变搀入《伤寒论》中，以致无人不以温病为伤寒，无人不以伤寒方治温病，混淆不清，贻害无穷，将经论亦不足传信于世，此其罪有不容逭矣。自晋以来，千有余年，以伤寒名家发明其论者，不可以数纪。其尤者，如庞安常、许叔微、韩祇和、王海藏、赵嗣真、张璧、王实、吴绶、汪机，与林氏校正，成氏诠注，朱氏《活人书》，陶氏《六书》，《景岳全书》，王氏《准绳》，其于冬月正伤寒，各能援古准今，自成一家，无可拟议。道及温病，无一人不崇信叔和，先传后经，一字不能辨别，附会支离，相沿到今。故《尚论篇》曰：有晋以后之谈温病者，皆伪学也。惟刘河间《直格》、王安道《溯洄》，以温病与伤寒为时不一，温清不同治方，差强人意。然于温病所以然之故，卒未能阐发到底，使人见真守定，暨于临证，终属惴惴，何以拯危殆而济安全。一日读《温疫论》，至伤寒得天地之常气，温病得天地之杂气，而心目为之一开。又读《缵论》，至伤寒自气分而传入血分，温病由血分而发出气分，不禁抚卷流连，豁然大悟。因绎经论平脉篇，有曰清邪中于上焦，浊邪中于下焦。又曰清邪中上曰洁，浊邪中下曰浑。清邪、浊邪便是杂气，中上、中下便是血分。热淫于内，故经用刺穴之法，断非伤寒常气，外感气分所有事，乃论杂气伏郁血分，为温病所从出之源，变证之总。所为赤文绿字，开天辟地之宝符，岂叔和序例之造言，与百家剿说雷同之所可比哉。呜呼！千古疑案，两言决矣。于是集群言之粹，择千失之得，零星采辑，参以管见，著《寒温条辨》九十二则，务辨出温病与伤寒另为一门。其根源、脉证、治法、方论，灿然昌明于世，不复搀入《伤寒论》中，以误后学，是则余之志也。知我罪我，何暇计乎。编次已定，撮其大要，弁于简端，夫犹祖述仲景伤寒温覆，温病刺穴之本意云尔。

进乾隆四十九年岁次甲辰正月既望粟山老人杨璿书于溧水县署之槐阴轩时年七十有九

序　六

智薄宦金陵五年矣。今年夏，第三儿忽感温病，延医治之，百方不效，半月而殒。既悼儿命之不永，而益伤治温病之旧无善方也。盖自张仲景《伤寒论》冠绝古今，然未尝言治温病。非不言也，其书经兵火之余，散佚过半，厥后刘氏《直格》、王氏《溯洄》，虽亦辨伤寒温病之不同，然未能直抉其所以异之故。是以后之医者，仍以治伤寒之方治温病，而愈治愈危矣。自亡儿逝后，合署染此病者几至十人，惊弓之后，益惶迫不知所从，适明府杨公，自溧水来，出其尊甫粟山先生所著《寒温条辨》见示，其言伤寒温病之别也，曰伤寒得天地之常气，风寒外感自气分而传入血分，温病得天地之杂气，邪毒内入由血分而发出气分。又曰伤寒治法急以发表为第一义，温病治法急以逐秽为第一义。又曰伤寒不见里证，一发汗而外邪即解；温病虽有表证，一发汗而内邪愈炽。其言明白洞悉，如易牙之辨淄渑，如离朱之分五色，如冰炭之不同气，南北辕之不相及也。而要归仍本于仲景伤寒用温覆消散，温病用刺穴泻热之两言，盖直以其一心之精微，与古人相揖让于千载之上，每向无字句处千搜万索，钩其元微而显出之。呜呼至矣！智反覆细读，旷若发矇，急以其方治家人之病，无不应手而愈。呜呼！使智早见此书，儿之亡或犹可逭。然因此书以救吾家之多人，则凡病此而获免者，皆先生之赐也，先生之德其可忘耶？又据其方合药，施诸外人，凡以温病来告者，予之药无不霍然起目，踵门求药者至数十百人，因念先生是书，旷代宝书也。智于先生之德，无以为报，爰捐赀付镂木之工，以广其传，俾后之治温病者，悉据是书以治之，活人之数当过于公矣，则先生之德，岂不更大也耶。金陵医士周杓元，顷见是书，即先录副本以去，见今治温病，赫然有效，使见此书者，皆如周君之信而是式也，民生其有赖也夫。

乾隆五十年十一月朔日北平孙宏智叙

卷 一

治病须知大运辨订正

天以阴阳而运六气，须知有大运，有小运，小则逐岁而更，大则六十年而易。大小有不合，大运于阳岁位居阴，是阳中之阴，犹夏日之亥子时也；大运于阴岁位居阳，是阴中之阳，犹冬日之巳午刻也。民病之应乎运气，在大不在小，不可拘小运，遗其本而专事其末也。譬之子平，以运为主，流年利钝，安能移其大局乎！病而与大小俱合无论矣。有于大运则合，岁气相违者，自从其大而略变其间也，此常理也。有于小则合，于大相违，更有于大运岁气俱违者，偶尔之变，亦当因其变而变应之。如冬温夏凉，怪病百出，俱不可以常理论也。总以大运为主，不以岁气纷更，强合乎证。又不设成见于中，惟证为的，与司天不合而自合，庶乎其近道矣。若概谓必先岁气，毋伐天和，似非世则之言。尝稽东垣李氏，一以补中为主；丹溪朱氏，一以滋阴为重；戴人张氏，一以荡涤为先。皆能表表于世，总得挈领提纲，故合一本万殊之妙。否则当年岂无岁气，而必各取其一耶。再以痘疹言之，有抱要于保元，有独取于辛温，有得意于清泻，是亦治痘之名手，何不见有逐年之分别耶。要知大运之使然，非三氏之偏僻也。如曰偏僻，则当年各操其一以应世，何以得各擅其胜乎。后学不明其故，各效其一而不通变；亦有畏其偏僻，而第据证按时，侈谈岁气，以示高卓，皆不知循环之大运者也。余留心此道，年近四旬，乡闱已经七困，肇于乾隆九年甲子，犹及谢事寒水大运，证多阴寒，治多温补，纵有毒火之证，亦属强弩之末。自兹已后，而阳火之证渐渐多矣，向温补宜重者变而从轻，清泻宜轻者变而从重。迨及甲戌乙亥，所宜重泻者，虽极清极解而亦弗验矣，势必荡涤而元枭之势始杀。至甲申乙酉，荡涤之法向施于初病者，多有首尾而难免者矣。历年已来，居然成一定局。间有温补者，什一千百而已，是大运转于相火矣。凡时行之气，如正伤寒与冬温、风温、暑温、湿温、秋温、飧泻、痎疟、燥咳、吐痢、霍乱，并男妇小儿一切诸证及痘疹，民病火病十八九，何况温病从无阴证，得天地疵疠旱潦之气，其流毒更甚于六淫，又岂寒水司大运者之所可同年语哉。自古运气靡常，纯驳无定，病故变态靡常，补泻无定，今之非昔，可知后之非今，先圣后圣其揆一也，易地则皆然矣，任胸臆者，断断不能仿佛。余于当事，时怀冰兢[1]，惟恐偏僻致误，庶几屡经屡验，差可自信，亦有莫挽者，明知其逆不必治，不过热肠所迫耳。

脉义辨

脉义辨引

伤寒温病不识脉，如无目冥行，动辄颠陨。夫脉者，气血之神也，邪正之鉴也。呼吸微茫间，死生关头，若能验证分明，指下了然，岂有差错耶。伤寒脉法，与杂证自是不同，而温病脉法，与伤寒更是大异。今将长沙、《内经》脉法揭于前，继以陶氏浮中沉三诊脉法，又继以温病与伤寒不同诊脉法，诚能洞晰于此，其于治也庶几乎。

长沙伤寒脉义

问曰：脉有阴阳何谓也？答曰：凡脉浮、大、动、滑、数，此名阳也；沉、涩、弱、弦、微，此名阴也。阴证见阳脉者生，按证之阴者，阴极也。脉之阳者，阳生也。阴证阳脉，真阴证也。阳生则阴生，故曰生。如厥阴下利，手足厥逆，脉数，微热汗出，今自愈是也。若脉不数而紧，则死矣。阳证见阴脉者死。河间注云：脉近于绝故也。《类经》注云：证之阳者假实也，脉之阴者真虚也，阳证阴脉即阴证也。按注既曰假实，知非真阳。既曰真虚，知为真阴。此假阳证真阴脉，直是阴证似阳也，故注曰即阴证也。若火闭而伏，以致脉沉细脱，此真阳证假阴脉，乃是阳证似阴也，非阴证也。辨之不明，死生反掌。

---

① 兢(jìng 京)：《玉篇》："戒慎也。"

寸口脉微，名曰阳不足。阴气上入于阳中，则洒淅恶寒也。尺脉弱，名曰阴不足。阳气下陷入阴中，则发热也。阳脉（浮）濡阴脉弱者，则血虚。血虚则筋急也。其脉（沉）弱者，荣气之微也。其脉（浮）濡而汗出如流珠者，卫气之衰也。按阳脉浮、其脉浮之二浮字，应是二濡字，若是浮字，则与卫衰汗出如流珠之义不属。其脉沉之沉字，应是弱字，若是沉字，则与血虚荣微之义不属。悉宜改之。

寸口脉浮为在表，沉为在里，数为在腑，迟为在脏。若脉浮大者，气实血虚也。

寸口脉浮而紧，浮则为风，紧则为寒。风则伤卫，寒则伤荣。卫荣俱伤，骨节烦痛，当发其汗也。

夏月盛热，欲着复衣；冬月盛寒，欲裸其身。所以然者，阳微则恶寒，阴虚则发热也。

寸口脉浮大，而医反下之，此为大逆。浮则无血，大则为寒，寒气相搏，则为肠鸣，医乃不知，而反饮冷水，令汗大出，水得寒气，冷必相搏，其人必饧[①]。按令汗大出四字，与上下文义不相连贯，当是衍文，宜删之。

诸脉浮数，当发热，而反洒淅恶寒，若有痛处，饮食如常者，当发其痈。脉数不时，则生恶疮也。

伤寒表证，欲发其汗，脉浮有力者，乃可汗之。若浮而无力，或尺脉弱涩迟细者，此真气内虚，不可汗也，汗之则死。伤寒里证已具而欲下之，切其脉沉有力，或沉滑有力，乃可下之。若沉细无力，或浮而虚者，此真气内虚，不可下也，下之则死。仲景治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脉沉者，麻黄附子细辛汤主之。此太阳少阴之两感也。有太阳之表热，故用麻黄；有少阴之脉沉，故用附子、细辛，发表温里并行。此证治之奇，脉法之奥，故《内经》曰：微妙在脉，不可不察也。

《内经》脉义

《内经》曰：脉至而从，按之不鼓，诸阳皆然。王太仆注曰：言病热而脉数，按之不鼓动于指下者，此阴盛格阳而致之，非热也。又曰：脉至而从，按之鼓甚而盛也。王太朴注曰：言病证似寒，按之而脉气鼓动指下而盛者，此阳甚格阴而致之，非寒也。东垣治一伤寒，目赤面赤，烦渴引饮，脉息七八至，按之不鼓，此阴盛格阳于外，非热也。用干姜附子汤加人参，数服得汗而愈，亦治法之奇妙也。大抵诊脉之要，全在沉脉中分虚实。如轻手按之脉来得大，重按则无者，乃无根蒂之脉，为散脉，此虚极而元气将脱也。切不可发表攻里，如误治之则死，须人参大剂煎饮之。以上所言，乃脉证治例之妙，水火征兆之微，阴阳倚伏之理，要当穷其旨趣，不可轻易而切之也。

陶氏伤寒三诊脉义

浮诊法　以手轻按于皮肤之上，切其浮脉之来，以察表里之虚实。尺寸俱浮者，太阳也。浮而紧者为寒在表，浮而数者为热在表。以脉中有力为有神，可汗之；浮而缓者为风在表，可解之，不可汗；浮而无力为虚为无神，不可汗。凡尺脉浮，寸脉浮，俱有力，可汗。若尺脉迟弱者，此真气不足，不可汗也。浮大有力为实为热，可汗之；浮大无力，为虚为散，不可汗也。浮而长，太阳合阳明；浮而弦，太阳合少阳。凡脉浮主表，不可攻里也。

中诊法　以手不轻不重，按至肌肉之分而切之，以察阳明、少阳二经之脉也。尺寸俱长者，阳明也。浮长有力则兼太阳，表未解也，无汗者宜发汗。长而大，有力为热，当解肌；长而数，有力为热甚，当平热也；长洪、长滑有力，此胃中实热，可攻之也。尺寸俱弦者，少阳也，宜和之；浮弦有力兼太阳，表未解也，可发汗；弦洪、弦长、弦数、弦滑有力为热甚，宜清解之；弦迟、弦小、弦微皆内虚有寒，宜温之也。凡弦脉只可和，不可汗、下，不可利小便也。

沉诊法　重手按至筋骨之分而切之，以察里证之虚实也。尺寸俱沉细者太阴也，俱沉者少阴也，俱沉弦者厥阴也。沉疾、沉滑、沉实为有力有神，为阳盛阴微，急宜滋阴以退阳也；沉迟、沉细、沉微为无力无神，为阴盛阳微，急宜生脉以回阳也。大抵沉诊之脉，最为紧关之要，以决阴阳寒热，用药死生在毫发之间。脉中有力为有

① 饧（yē 噎）：《汉书·贾山传·至言》："祝饧在前，祝鲠在后。"注："饧，古噎字，谓食不下也。"

神，为可治；脉中无力为无神，为难治。用药宜守而不宜攻，宜补而不宜泻也。

温病与伤寒不同诊脉义诸书未载

凡温病脉不浮不沉，中按洪、长、滑、数，右手反盛于左手，总由怫热郁滞脉结于中故也。若左手脉盛，或浮而紧，自是感冒风寒之病，非温病也。

凡温病脉，怫热在中，多见于肌肉之分而不甚浮，若热郁少阴，则脉沉伏欲绝，非阴脉也，阳邪闭脉也。

凡伤寒自外之内，从气分入，始病发热恶寒，一二日不作。烦渴，脉多浮紧，不传三阴，脉不见沉；温病由内达外，从血分出，始病不恶寒而发热，一热即口燥咽干而渴，脉多洪滑，甚则沉伏。此发表清里之所以异也。

凡浮诊中诊，浮大有力，浮长有力，伤寒得此脉，自当发汗，此麻黄、桂枝证也。温病始发，虽有此脉，切不可发汗，乃白虎、泻心证也。死生关头，全于此分。

凡温病内外有热，其脉沉伏，不洪不数，但指下沉涩而小急，断不可误为虚寒。若以辛温之药治之，是益其热也。所以伤寒多从脉，温病多从证。盖伤寒风寒外入，循经传也；温病拂热内炽，溢于经也。

凡伤寒始本太阳，发热头痛而脉反沉者，虽曰太阳，实见少阴之脉，故用四逆汤温之。若温病始发，未尝不发热头痛，而见脉沉涩而小急，此伏热之毒滞于少阴，不能发出阳分，所以身大热而四肢不热者，此名厥。正杂气怫郁，火邪闭脉而伏也，急以咸寒大苦之味，大清大泻之。断不可误为伤寒太阳始病，反见少阴脉沉，而用四逆汤温之，温之则坏事矣。又不可误为伤寒阳厥，慎不可下，而用四逆散和之，和之则病甚矣。盖热郁亢闭，阳气不能交接于四肢，故脉沉而涩，甚至六脉俱绝，此脉厥也。手足逆冷，甚至通身冰凉，此体厥也。即仲景所谓阳厥，厥浅热亦浅，厥深热亦深是也。下之断不可迟，非见真守定，通权达变者，不足以语此。

凡温病脉，中诊洪长滑数者轻，重则脉沉，甚则闭绝。此辨温病与伤寒，脉浮脉沉异治之要诀也。

凡温病脉，洪长滑数，兼缓者易治，兼弦者难治。

凡温病脉，沉涩小急，四肢厥逆，通身如冰者危。

凡温病脉，两手闭绝，或一手闭绝者危。

凡温病脉，沉涩而微，状若屋漏者死。

凡温病脉，浮大而散，状若釜沸者死。

按伤寒温病，必须诊脉施治。有脉与证相应者，则易于识别，若脉与证不相应，却宜审察缓急，或该从脉，或该从证，务要脉证两得。即如表证，脉不浮者可汗而解；里证，脉不沉者，可下而解。以邪气微，不能牵引，抑郁正气，故脉不应。下利脉实有病愈者，但得证减，复有实脉，乃天年脉也。又脉法之辨，以洪滑者为阳为实，以微弱者为阴为虚，不待问也。然仲景曰：若脉浮大者，气实血虚也。《内经》曰：脉大四倍以上为关格，皆为真虚。陶氏曰：不论浮沉大小，但指下无力，重按全无，便是阴脉。此洪滑之未必尽为阳也、实也。景岳曰：其脉如有如无，附骨乃见，沉微细脱，乃阴阳潜伏闭塞之候。陶氏曰：凡内外有热，其脉沉伏，不洪不数，指下沉涩而小急，是为伏热。此微弱之未必尽为阴也、虚也。夫脉原不可一途而取，须以神气、形色、声音、证候，彼此相参，以决死生安危，方为尽善。所以古人望闻问切四者缺一不可。

伤寒脉证辨

太阳经病，头顶[1]痛，腰脊强，身痛，发热恶寒，恶风，脉浮紧，以太阳经脉由脊背连风府，至颠顶，故为此证。此三阳之表也。仲景曰：大汗后，身热愈甚者，阴阳交而魂魄离也。

阳明经病，身热，目痛，鼻干，不眠，脉洪而长，以阳明主肌肉，其脉挟鼻，络于目，故为此证。此三阳之里也。　正阳明府病，由表传里，由经入府也。邪气既深，故为潮热自汗，谵语发渴，不恶寒反恶热，揭去衣被，扬手掷足，或发斑

① 顶：诸本同，据文义当作“项”为妥。

黄狂乱，五六日不大便，脉滑而实，此实热已传于内，乃可下之。若脉弱无神，又当详辨。

少阳经病，往来寒热，胸胁满痛，默默不欲食，心烦喜呕，口苦目眩耳聋，脉弦而数，以少阳经脉循胁肋，络于耳，故为此证。此三阳三阴之间也。由此渐入三阴，故为半表半里之证。伤寒邪在三阳，但有一毫表证，总以发汗解肌为主。

太阴经病，腹满而吐，食不下，嗌干，手足自温，或自利腹痛不渴，脉沉而细，以太阴经脉布胃中，络于嗌，故为此证。

少阴经病，欲吐不吐，脉注胸，邪上逆。心烦，络心故烦。但欲寐，阴主静。口燥舌干，自利而渴，络心故干渴。或咽痛吐利，引衣踡卧，寒主收引故踡卧。其脉沉，以少阴经脉贯肾络于肺，系舌本，故为此证。

厥阴经病，烦满囊缩，脉循阴器。消渴子盛则母虚，故肾水消而生渴。气上撞心，心中痛热，母盛则子实，故气撞心而痛热。饥不欲食，食即吐蛔，木邪则土受伤。下之利不止，脉沉而弦，以厥阴经脉循阴器络于肝，故为此证。

按伤寒自外之内，脉证一定，而传变无常，但不可拘于日数，泥于次序。《内经》次第言之者，以发明其理耳。大抵太阳表证居多，然岂无初病径犯阳明者？岂无发于太阳即少阴受之者？岂无太阳热郁以次而传三阴者？岂无太阳止传阳明、少阳而不传三阴者？所以仲景有云：日数虽多，有表证即宜汗；日数虽少，有里证即宜下。此二句语活而义广，治伤寒之良法也。

温病脉证辨

《伤寒论·平脉篇》曰：寸口脉阴阳俱紧者，法当清邪中于上焦，浊邪中于下焦。清邪中上名曰洁也，浊邪中下名曰浑也。栗山曰：此段乃温病脉证根源也，虽未明言温病，其词意与伤寒绝不相干。《温疫论》以温病得于杂气，《缵论》以温病由血分出。观此益信①。阴中于邪，必内栗也。栗，竦缩也。按经曰清邪，曰浊邪，明非风、寒、暑、湿、燥、火六气之邪也。另为一种，乃天地之杂气也。种种恶秽，上溷空明清净之气，下败水土污浊之气，人受之，故上曰洁，下曰浑，中必内栗也。

玩篇中此四十六字，全非伤寒脉证所有事，乃论温病所从入之门，变证之总，所谓赤文绿字，开天辟地之宝符，人未之识耳。大意谓人之鼻气通于天，如毒雾烟瘴谓之清邪，是杂气之浮而上者，从鼻息而上入于阳，而阳分受伤。经云：清邪中上焦是也。久则发热头肿，项强颈挛，与俗称大头温、蛤蟆温之说符也。人之口气通于地，如水土物产化为浊邪，是杂气之沉而下者，从口舌而下入于阴，而阴分受伤，经云：浊邪中下焦是也②。久则脐筑湫痛，呕泻腹鸣，足膝厥逆，便清下重，与俗称绞肠温、软脚温之说符也。然从鼻从口所入之邪，必先注中焦，分布上下，故中焦受邪，经云：阴中于邪是也。则清浊相干，气滞血凝不流，其酿变即现中焦，与俗称瓜瓤温、疙瘩温、阳毒、阴毒之说符也。此三焦定位之邪也。气口脉盛属内伤，洪长滑数，阴阳搏激曰紧。若三焦邪溷③为一，则怫郁熏蒸，口烂蚀断，卫气通者，游行经络脏腑，则为痈脓。荣气通者，噫出声嗢④咽塞，热壅不行，则下血如豚肝，如屋漏，然以荣卫渐通，犹非危候。若上焦之阳，下焦之阴，两不相交，则脾气于中难运，斯五液注下，而生气几绝矣。《缵论》所谓伤寒自气分传入血分，温病由血分发出气分，铁案不移。伤寒得天地之常气，先行身之背，次行身之前，次行身之侧，自皮肤传经络，受病于气分，故感而即动。认真脉证治法，急以发表为第一义，入里则不消矣。未有温覆而当不消散者，何至传入血分，变证百出哉？何间以伤寒为杂病，温病为大病，信然。盖温病得天地之杂气，由口鼻入，直行中道，流布三焦，散漫不收，去而复合，受病于血分，故郁久而发。亦有因外感，或饥饱劳碌，或焦思气恼触动而发者。一发则邪气充斥奔迫，上行极而下，下行极而上，即脉闭体厥，从无阴证，皆毒火也。与伤寒外感，与治伤寒温散，何相干涉？奈何千年愦愦，混为一病，试折衷于经论，宁不涣然冰

① 栗山曰……观此益信：原为旁批。

② 经云：浊邪中下焦是也：原为旁批。

③ 溷(hùn 诨)：《说文》："乱也，一曰水浊貌。"

④ 嗢(wā 哇)：声塞而小。

释哉。治法急以逐秽为第一义。上焦如雾，升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为沤，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渎，决而逐之，兼以解毒。恶秽既通，乘热追拔，勿使潜滋。所以温病非泻则清，非清则泻，原无多方，时其轻重缓急而救之，或该从证，或该从脉，切勿造次。

《伤寒论》曰：凡治温病，可刺五十九穴。此段明言温病治法与伤寒不同①。成注：以泻诸经之温热，谓泻诸阳之热逆，泻胸中之热，泻胃中之热，泻四肢之热，泻五脏之热也。

按温病脉，经曰寸口脉阴阳俱紧，与伤寒脉浮紧、浮缓不同。温病证，经曰中上焦，中下焦，阴中邪，升降散，增损双解散主方也。与伤寒证，行身背，行身前，行身侧不同。温病治法，经曰刺五十九穴，与伤寒治法温覆发散不同。非以温病，虽有表证，实无表邪，明示不可汗耶。独是河间以伤寒为杂病，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至详且悉。温病为大病，岂反无方论治法乎？噫！兵燹②散亡，传写多讹，错简亦复不少，承讹袭谬，积习相沿，迄今千余年矣。名手林立，书方充栋，未有不令发汗之说。余一人以管窥之见，而欲革故洗新，使之从风，亦知其难。然而孰得孰失，何去何从，必有能辨之者。

温病与伤寒根源辨

西汉张仲景著《卒病伤寒论》十六卷，当世兆民赖以生全。至晋代不过两朝相隔，其《卒病论》六卷已不可复睹，即《伤寒论》十卷，想亦劫火之余，仅得之读者之口授，其中不无残阙失次。赖有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之名目，可为校正。而温病失传，王叔和搜讨成书附以己意，指为伏寒，插入异气，似近理而弥乱真。其序例有曰：冬时严寒杀厉之气，中而即病者为伤寒；中而不即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成无己注云：先夏至为病温，后夏至为暑病，温暑之病本于伤寒而得之。由斯以谈，温病与伤寒同一根源也，又何怪乎！后人治温病，皆以伤寒方论治之也。殊不知温病另为一种，非寒毒藏至春夏变也。自叔和即病不即病之论定，而后世名家方附会之不暇，谁敢辨之乎！余为拨片云之翳，以著白昼之光。夫严寒中人顷刻即变，轻则感冒，重则伤寒，非若春夏秋风暑湿燥所伤之可缓也。即感冒一证之最轻者，尚尔头痛身痛，发热恶寒，四肢拘急，鼻塞痰喘，当即为病，不能容隐。今为严寒杀厉所中，反能藏伏过时而变，谁其信之？更问何等中而即病？何等中而不即病？何等中而即病者，头痛如破，身痛如杖，恶寒项强，发热如炙，或喘或呕，烦躁不宁，甚则发痉，六脉如弦，浮紧洪数，传变不可胜言，失治乃至伤生。何等中而不即病者，感则一毫不觉，既而挨至春夏，当其已中之后，未发之前，神气声色不变，饮食起居如常。其已发之证，势更烈于伤寒，况风寒侵入，未有不由肌表而入，所伤皆同荣卫，所中均系严寒。一者何其灵敏，感而遂通，一者何其痴呆，寂然不动。一本而枝殊，同源而流异，此必无之事，历来名家无不奉之为祖，所谓千古疑城，莫此难破。然而孰得孰失，何去何从，芸夫牧竖亦能辨之。再问何等寒毒藏于肌肤？夫肌为肌表，肤为皮之浅者，其间一毫一窍，无非荣卫经行所摄之地，即偶尔脱衣换帽所冒些小风寒，当时而嚏，尚不能稽留，何况严寒杀厉之气，且藏于皮肤最浅之处，反能容忍至春，更历春至夏发耶？此固不待辨而自诎③矣。栗山曰：予颇明读书之利害，王安石遵信《周礼》，何如前人蹈弊。医虽小道，是乃仁术也，所以辨之亲切恳至乃尔④。乃又曰：须知毒烈之气，留在何经而发何病，前后不答，非故自相矛盾，其意实欲为异气四作，作开山祖师也。后人孰知其为一场懵懂乎？予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凡治伤寒大法，要在表里分明，未入于府者，邪在表也，可汗而已；已入于府者，邪在里也，可下而已。若夫温病，果系寒毒藏于肌肤，延至春夏犹发于表，用药不离辛温，邪气还从汗解，令后世治温病者，仍执肌肤在表之寒毒，一投发散，非徒无益而又

① 此段明言温病治法与伤寒不同：原为旁批。

② 燹(xiǎn 显)：《说文》："火也。"

③ 诎(qū 屈)：同"屈"。《淮南子·氾论》："诎寸而伸尺，圣人为之。"

④ 栗山曰……所以辨之亲切恳至乃尔：原为旁批。

害之。且夫世之凶厉大病，死生人在反掌间者，尽属温病，发于冬月正伤寒者，千百一二，而方书混同立论，毫无分别。总由王叔和序《伤寒论》于散亡之余，将温病一门失于编入，指为伏寒异气，妄立温疟、风温、温毒、温疫四变，插入《伤寒论》中混而为一，其证治非徒大坏而将泯焉，后之学者，殆自是而无所寻逐也已。余于此道中，已三折其肱矣。兼以阅历之久，实见得根源所出。伤寒得天地之常气，风寒外感，自气分而传入血分；温病得天地之杂气，邪毒内入，由血分而发出气分。常气杂气之说，出自《温疫论》，气分血分之说，出自《缵论》，皆是千古特识。本此以辨温病与伤寒异，辨治温病与治伤寒异，非杜撰也①。一彼一此，乃风马牛不相及也。何以言之？常气者，风寒暑湿燥火，天地四时错行之六气也；杂气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非燥非火，天地间另为一种，偶荒旱潦疵疠烟瘴之毒气也。故常气受病，在表浅而易；杂气受病，在里深而难。就令如序例所云，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夏变为温病暑病，亦寒毒之自变为温，自变为暑耳。还是冬来常气，亦犹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之说，于杂气何与？千古流弊，祇缘人不知疵疠旱潦之杂气而为温病，遂与伤寒视而为一病，不分两治。余固不辞谫陋，条分缕晰，将温病与伤寒辨明，各有病原，各有脉息，各有证候，各有治法，各有方论。令医家早为曲突徙薪之计，庶不至焦头烂额耳。

或问《内经》曰：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余曰：冬伤于寒，谓人当冬时受寒气也。春必病温，谓人到来春必病热也。亦犹经曰，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云尔。东垣云：其所以不病于冬，而病于春者，以寒水居卯之分，方得其权，大寒之令复行于春，开发腠理，少阴不藏，辛苦之人，阳气外泄，谁为鼓舞，阴精内枯，谁为滋养。生化之源已绝，身之所存者热也。故《内经》又云：冬不藏精，春必病温。此水衰火旺，来春其病未有不发热者，于温病何与？温病者，疵疠之杂气，非冬来之常气也。肾虚人易为杂气所侵则有之，非谓伤于寒则为温病也。经何以不曰温病，而必曰病温？盖温者热之始，热者温之终也。岂诸家所谓温病者乎。特辩以正前人注释之谬。

温病与伤寒治法辨

读仲景书，一字一句都有精义，后人之千方万论，再不能出其范围，余又何辨乎？盖仍本之仲景矣。《伤寒论》曰：凡伤寒之为病，多从风寒得之。风属阳，寒属阴，然风送寒来，寒随风入，本为同气，故寒之浅者即为伤风，风之深者即为伤寒，故曰伤寒从风寒得之。始因表中风寒，入里则不消矣，未有温覆而当不消散者。成氏注：风寒初客于皮肤，便投汤药，温覆发散而当，则无不消散之邪，此论伤寒治法也。其用药自是麻黄、桂枝、大小青龙一派。《伤寒论》曰：凡治温病，可刺五十九穴。成氏注：以泻诸经之温热，谓泻诸阳之热逆，泻胸中之热，泻胃中之热，泻四肢之热，泻五脏之热也。此论温病治法也。若用药当是白虎、泻心、大柴胡、三承气一派。末又曰：此以前是伤寒温病证候也。详仲景两条治法，于伤寒则用温覆消散，于温病则用刺穴泻热，温病与伤寒异治判若冰炭如此，信乎仲景治温病必别有方论。呜呼！历年久远，兵燹散亡。王叔和指为伏寒，插入异气，后之名公，尊信附会，沿习耳闻，遂将温病为伤寒，混同论治。或以白虎、承气治伤寒，或以麻黄、桂枝治温病，或以为麻黄、桂枝今时难用，或以为温病春用麻黄、桂枝须加黄芩，夏用麻黄、桂枝须加石膏，或于温病知用白虎、泻心、承气，而不敢用麻黄、桂枝、青龙者，但昧于所以然之故，温病与伤寒异治处总未洞晰。惟王氏《溯洄》，著有伤寒立法考、温病热病说，其治法较若列眉。千年长夜忽遇灯炬，何幸如之。惜其不知温病中于杂气，而于严寒中而不即病，至春夏变为温暑之谬说一样糊涂，以为证治与伤寒异，病原与伤寒同，而未免小视轻忽之也。刘氏《直格》以伤寒为杂病，以温病为大病，特制双解散、凉膈散、三黄石膏汤，为治温病主方，其见高出千古，深得长沙不传之秘。惜其不知温病中于杂气，而于伤寒末传阴证，温病从无阴证之治法，无所发明。庸工不能解其理，不善用其方，而猥以寒凉摈斥之

① 常气杂气之说……非杜撰也：原为旁批。

也。诸家混淆不清，而二公亦千虑之失也。余于此道中，抱膝长吟，细玩《伤寒论·平脉篇》曰：清邪中上焦，浊邪中下焦，阴中于邪等语，始翻然顿悟曰：此非伤寒外感常气所有事，乃杂气由口鼻入三焦，怫郁内炽，温病之所由来也。因此以辨温病与伤寒异，辨治温病与治伤寒异，为大关键。故多采王刘二公之论，并《缵论》、《绪论》、《温疫论》、《尚论篇》，及诸前辈方论。但有一条一段不悖于是者，无不零星凑合，以发挥仲景伤寒温覆消散，温病刺穴泻热之意，或去其所太过，或补其所不及，或衍其所未畅，实多苦心云。

行邪伏邪辨

凡邪所客，有行邪，有伏邪，故治法有难有易，取效有迟有速。行邪如冬月正伤寒，风寒为病自外之内，有循经而传者，有越经而传者，有传一二经而止者，有传尽六经不罢者，有始终只在一经而不传者，有从阳经传阴经为热证者，亦有变为寒证者，有直中阴经为寒证者。正如行人经由某地，本无根蒂，因其漂浮之势，病形虽乱，若果在经，一汗而解，若果在胃，一下而愈，若果属寒，一于温补，若果传变无常，随经治之。有证可凭，药到便能获效。所谓得天地之常气，风寒外感，自气分传入血分者是也。先伏而后行者，温病也。无形无声者，难言矣。毒雾之来也无端，烟瘴之出也无时，湿热熏蒸之恶秽，无穷无数，兼以饿殍在野，胔[①]骼之掩埋不厚，甚有死尸连床，魄汗之淋漓自充，遂使一切不正之气，升降流行于上下之间，人在气交中无可逃避。虽童男室女，以无漏之体，富贵丰享，以幽闲之志，且不能不共相残染，而辛苦之人可知矣，而贫乏困顿之人又岂顾问哉！语云大兵之后，必有大荒，大荒之后，必有大疫，此天地之气数也，谁能外之。疵疠旱潦之灾，禽兽往往不免，而况人乎。所谓得天地之杂气，邪热内郁，由血分发出气分者是也。当其初病之时，不唯不能即疗其病，而病势日日加重，病家见病反增，即欲更医，医家不解其故，亦自惊疑，竟不知先时蕴蓄，邪微则病微，邪甚则病甚。病之轻重非关于医，人之死生全赖药石。故谚有之曰：伤寒莫治头，劳病莫治尾。若果是伤寒，初受肌表，不过浮邪在经，一汗可解，何难之有，不知盖指温病而言也。要其所以难者，总因古今医家，积习相沿，俱以温病为伤寒，俱以伤寒方治温病，致令温魂疫魄含冤地下。诚能分晰明白，看成两样脉证，两样治法，识得常气杂气，表里寒热，再详气分血分，内外轻重，自迎刃而解，何至杀人耶。虽曰温病怪证奇出，如飙举蜂涌，势不可遏，其实不过专主上中下焦，毒火深重，非若伤寒外感，传变无常，用药且无多方，见效捷如影响，按法治之，自无殒命之理。至于死而复苏，病后调理，实实虚虚之间，用药却宜斟酌，妙算不能预定，凡此但可为知者道也。若夫久病枯槁，酒色耗竭，耆老风烛，已入四损不可正治之条，又不可同年而语。

证候辨

或曰子辨温病与伤寒，有云壤之别，今用白虎、泻心、承气、抵当，皆伤寒方也，既同其方，必同其证，子何言之异也？余曰：伤寒初起必有感冒之因，冬月烈风严寒，虽属天地之常气，但人或单衣风露，或强力入水，或临风脱衣，或当檐沐浴，或道路冲寒，自觉肌肉粟起，既而四肢拘急，头痛发热，恶寒恶风，脉缓有汗为中风，脉紧无汗为伤寒，或失治，或误治，以致变证蜂起。温病初起，原无感冒之因，天地之杂气，无形无声，气交流行，由口鼻入三焦，人自不觉耳。不比风寒感人，一着即病，及其郁久而发也，忽觉凛凛，以后但热而不恶寒，或因饥饱劳碌，焦思气郁，触动其邪，是促其发也。不因所触，内之郁热自发者居多。伤寒之邪，自外传内；温病之邪，由内达外。伤寒多表证，初病发热头痛，末即口燥咽干；温病皆里证，一发即口燥咽干，未尝不发热头痛，末即口燥咽干；温病皆里证，一发即口燥咽干，未尝不发热头痛。伤寒外邪，一汗而解；温病伏邪，虽汗不解，病且加重。伤寒解以发汗，温病解以战汗；伤寒汗解在前，温病汗解在后。鲜

① 胔(zì 自)：腐肉，《礼记·月令》："掩骼埋胔。"

薄荷连根捣，取自然汁服，能散一切风毒。伤寒投剂，可使立汗，温病下后，里清表透，不汗自愈，终有得汗而解者。伤寒感邪在经，以经传经；温病伏邪在内，内溢于经。伤寒感发甚暴，温病多有淹缠，三五七日忽然加重，亦有发之甚暴者。伤寒不传染于人，温病多传染于人。伤寒多感太阳，温病多起阳明。伤寒以发表为先，温病以清里为主。各有证候，种种不同。其所同者，伤寒温病皆致胃实，故用白虎、承气等方清热导滞，后一节治法亦无大异，不得谓里证同而表证亦同耳。

寒热为治病大纲领辨

客有过而问之者曰：闻子著《寒温条辨》，将发明伤寒乎，抑发明温病也？特念无论伤寒温病，未有不发于寒热者，先贤之治法，有以为热者，有以为寒者，有以为寒热之错出者，此为治病大纲领，盍为我条分而辩论焉。余曰：愿受教。客曰：《内经》云：热病者，伤寒之类也。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未入于府者，可汗而已；已入于府者，可下而已。三阳三阴，五脏六腑皆受病，荣卫不行，脏腑不通，则死矣。又曰：其未满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满三日者，可下而已。《内经》直言伤寒为热，而不言其有寒。仲景《伤寒论》垂一百一十三方，用桂、附、人参者八十有奇，仲景治法与《内经》不同，其故何也？余曰：上古之世，恬淡浑穆，精神内守，即有伤寒，一清热而痊可，此《内经》道其常也。世不古若，人非昔比，以病有浅深，则治有轻重，气禀日趋于浇薄，故有郁热而兼有虚寒，此仲景尽其变也。客又曰：伤寒以发表为第一义，然麻黄、桂枝、大青龙每苦于热而难用，轻用则有狂躁、斑黄、衄血、亡阳之失，致成热毒坏病，故河间自制双解散、凉膈散、三黄石膏汤。若麻黄、桂枝、大青龙果不宜用，仲景何以列于一百一十三方之首乎？致使学者视仲景书，欲伏焉而不敢决，欲弃焉而莫之外。夫仲景为医家立法不祧[①]之祖，而其方难用，其故何也？余曰：伤寒以病则寒，以时则寒，其用之固宜。若用于温病，诚不免狂躁、斑黄、衄血、亡阳之失矣。辛温发散之药，仲景盖为冬月触冒风寒之常气而发之伤寒设，不为感受天地疵疠旱潦之杂气而发之温病设，仲景治温病必别有方论，今不见者，其亡之也。叔和搜采仲景旧论之散落者以成书，功莫大矣。但惜其以自己之说，杂于仲景所言之中，使玉石不分耳。温病与伤寒异治处，惟刘河间、王安道，始倡其说，兼余屡验得凶厉大病，死生在数日间者，惟温病为然。而发于冬月之正伤寒者，百不一出，此河间所制双解、凉膈、三黄石膏，清泻内热之所以可用，而仲景麻黄、桂枝、大青龙，正发汗者之所以不可用也。盖冬月触冒风寒之常气而病，谓之伤寒；四时触受疵疠之杂气而病，谓之温病。由其根源之不一，故脉证不能相同，治法不可相混耳。客又曰：人有伤寒初病，直中三阴，其为寒证无疑矣。又有初病三阳，本是热证，传至三阴，里实可下，止该用承气、抵当，乃间有寒证可温可补，又用理中、四逆其故何也？余曰：以初本是热证，或久病枯竭，或暴感风寒，或饮食生冷，或过为寒凉之药所攻伐，遂变成阴证。所云害热未已，寒证复起，始为热中，末传寒中是也。且人之虚而未甚者，胃气尚能与邪搏，而为实热之证。若虚之甚者，亡阳于外，亡阴于内，上而津脱，下而液脱，不能胜其邪之伤，因之下陷，而里寒之证作矣。热极生寒，其证多危，以气血之虚脱也。客又曰：寒热互乘，虚实错出，既闻命矣。子之治疗，果何以得其宜，条辨之说，可闻否乎？余曰：证治多端，难以言喻。伤寒自表传里，里证皆表证侵入于内也；温病由里达表，表证即里证浮越于外也。大抵病在表证，有可用麻黄、桂枝、葛根辛温发汗者，伤寒是也；有可用神解、清化、升降、芳香、辛凉、清热者，温病是也。在半表半里证，有可用小柴胡加减和解者，伤寒是也；有可用增损大柴胡、增损三黄石膏汤内外攻发者，温病是也。在里证，有可用凉膈、承气咸寒攻伐者，温病与伤寒大略同。有可用理阴、补阴、温中、补中调之养之者，温病与伤寒大略同。但温病无阴证，宜温补者，即所云四损不可正治也。若夫伤寒直

① 祧(tiāo 挑)：远祖、始祖之庙。《礼·祭法》："天下有王，分地建国，置都立邑，设庙、祧、坛、墠而祭之。"

中三阴之真寒证，不过理中、四逆、附子、白通，一于温补之而已。至于四时交错，六气不节，以致霍乱、疟痢、吐泻、咳嗽、风温、暑温、湿温、秋温、冬温等病，感时行之气而变者，或热或寒，或寒热错出，又当观其何时何气，参酌伤寒温病之法，以意消息而治之。此方治之宜，大略如此。而变证之异，则有言不能传者，能知意在言表，则知所未言者矣。客又曰：子之治疗，诚无可易矣。第前辈诸名家，皆以为温暑之病本于伤寒而得之，而子独辨温病与伤寒根源异，治法异，行邪伏邪异，证候异，六经脉证异，并与时气之病异，得勿嫌于违古乎？余曰：吾人立法立言，特患不合于理，无济于世耳。果能有合于理，有济于世，虽违之庸何伤。客唯唯而退。因檃[1]括其说曰：寒热为治病大纲领辨，尚祈临病之工，务须辨明的确。或为伤寒，或为温病，再谛审其或属热，或属寒，或属寒热错出，必洞悉于胸中，然后诊脉定方，断不可偏执己见，亦不可偏信一家之谬说，庶不至于差错也。

发表为第一关节辨

伤寒，冬月感冒风寒之常气而发之病名也。温病，四时触受天地疵疠旱潦之杂气而发之病名也。根源歧出，枝分派别，病态之异，判若霄壤。窃验得凶厉大病，死生人在数日间者，尽属温病，而发于正伤寒者，未尝多见。萧万舆《轩岐救正》曰，其值严冬得正伤寒者，二十年来，于千人中仅见两人，故伤寒实非大病，而温病方为大病也。从来伤寒诸籍，能辨温病与伤寒之异治者，止见刘河间、王安道两公，而病源之所以异处，亦未道出汁浆。余宗其说而阐发之，著为《寒温条辨》。若论里证，或清或攻，或消或补，后一节治法，温病与伤寒虽曰不同，亦无大异。唯初病解表前一节治法，大有天渊之别。盖伤寒感冒风寒之常气，自外而传于内，又有冬月，非辛温之药，何以开腠理而逐寒邪，此麻黄、桂枝、大青龙之所以可用也。若温病得于天地之杂气，怫热在里，由内而达于外。故不恶寒而作渴，此内之郁热为重，外感为轻，兼有无外感，而内之郁热自发者，又多发在春夏，若用辛温解表，是为抱薪投火，轻者必重，重者必死。惟用辛凉苦寒，如升降、双解之剂，以开导其里热，里热除而表证自解矣。亦有先见表证而后见里证者，盖怫热自内达外，热郁腠理之时，若不用辛凉解散，则热邪不得外泄，遂还里而成可攻之证，非如伤寒从表而传里也。病之轻者，神解散、清化汤之类；病之重者，芳香饮、加味凉膈散之类。如升降散、增损双解散，尤为对证之药。故伤寒不见里证，一发汗而外邪即解；温病虽有表证，一发汗而内邪愈炽。此麻黄、桂枝、大青龙，后人用以治伤寒，未有不生者，用以治温病，未有不死者。此前一节治法，所谓大有天渊之别也。举世不惺，误人甚众，故特表而出之，以告天下之治温病而等于伤寒者。又温病要得主脑，譬如温气充心，心经透出邪火，横行嫁祸，乘其瑕隙亏损之处，现出无穷怪状，令人无处下手，要其用药，只在泻心经之邪火为君，而余邪自退。每见人有肾元素虚，或适逢淫欲，一值温病暴发，邪陷下焦，气道不施，以致便闭腹胀，至夜发热，以导赤、五苓全然不效，一投升降、双解而小便如注。又一隅之亏，邪乘宿损，如头风痛，腰腿痛，心痛，腹痛，痰火喘嗽，吐血便血，崩带淋沥之类，皆可作如是观。大抵邪行如水，唯注者受之，一着温病，旧病必发，治法当先主温病，温邪退，而旧日之病不治自愈矣。不得主脑，徒治旧病，不唯无益，而坏病更烈于伤寒也。若四损之人，又非一隅之亏者可比。伤寒要辨疑似，有如狂而似发狂者，有蓄血发黄而似湿热发黄者，有短气而似发喘者，有痞满而似结胸者，有并病而似合病者，有少阴发热而似太阳发热者，有太阳病脉沉而似少阴者，太阳少阴俱是发热脉沉细，但以头痛为太阳，头不痛为少阴辨之。头绪多端，务须辨明，如法治疗。若得汗、吐、下合度，温、清、攻适宜，可收十全之功，不至传变而成坏病矣。《伤寒论》中，共计坏病八十有六，故伤寒本无多病，俱是辨证不明，错误所致。

---

① 檃(yin 引)括：也作"隐括"。就原有文章的内容、情节，加以剪裁或修改。《文心雕龙·檃栽》："蹊要所司，职在檃栽，檃括情理，矫揉文采也。"

如太阳始病，当以汗解，如当汗不汗，则郁热内迫而传经；如发汗太过，则经虚风袭而成痉；如不当汗而汗，则迫血妄行而成衄。大便不可轻动，动早为犯禁。当汗误下，则引邪入里，而为结胸痞气，协热下利。当下误汗，则为亡阳，下厥上竭谵语。小便不可轻利，轻利为犯禁。盖自汗而渴，为湿热内盛，故宜利。如不当利而利，必耗膀胱津液而成燥血发狂；如当利不利，必就阳明燥火而成蓄血发黄。若夫内伤类伤寒者，用药一差，死生立判。盖内伤头痛，时痛时止；外感头痛，日夜不休。内伤之虚火上炎，时时闹热，但时发时止，而夜甚于昼；外感之发热，非传里则昼夜无休息。凡若此等，俱要明辨于胸中，然后察色辨声，详证诊脉，再定方制剂，庶不至误伤人命耳。

温病非时行之气辨

春温，夏暑，秋凉，冬寒，此四时错行之序，即非其时有其气，亦属天地之常，而杂气非其类也。杂气者，非温非暑，非凉非寒，乃天地间另为一种疵疠旱潦之毒气，多起于兵荒之岁，乐岁亦有之。在方隅有盛衰，在四季有多寡，此温病之所由来也。叔和序例有云：春应温而反大寒，夏应暑而反大凉，秋应凉而反大热，冬应寒而反大温，非其时有其气，一岁之中，长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也。栗山曰：余读《绪论》，冬月温气乘虚入里，遂至合病，而悟冬温与风温、暑温、湿温、秋温，并疟痢、咳呕、霍乱等证，皆时行之气病也。正如叔和所云，而杂气非其种气，与温病何干①。观于此言，嘴里说得是时气，心里却当作温病，由是而天下后世之言温病者，胥②准诸此，而温病之实失焉矣，而时气病之实亦失焉矣。总缘人不知疵疠旱潦之杂气而为温病，抑不知时行之气，宜热而冷，宜冷而热，虽损益于其间，及其所感之病，岂能外乎四时之本气？假令春分后，天气应暖，偶因风雨交集，不能温暖而反大寒，所感之病，轻为感冒，重为伤寒。但春寒之气，终不若隆冬杀厉之气，投剂不无轻重之分，此为应至而不至。如秋分后，适多风雨，暴寒之气先至，所感之病，大约与春寒仿佛，深秋之寒，亦不若隆冬杀厉之气为重，此为未应至而至。即冬月严寒倍常，是为至而太过，所感乃真伤寒耳。设温暖倍常，是为至而不及，所感伤寒多合病并病耳，即冬温也。假令夏月，时多风雨，炎威少息，为至而不及；时多亢旱，烁石流金，为至而太过。不及亦病，太过亦病，一时霍乱吐泻，疟痢咳嗽等项，不过因暑温而已。又若春秋俱行夏令，天地暴烈，人感受之，内外大热，舌苔口裂，腹胁胀满，头痛身痛，状类伤寒而实非伤寒，状类温病而实非温病，此即诸家所谓风湿、暑温、湿温、秋温是也。按此四证，乃时行之气所发，与温病根源不同，而怫热自内达外，与温病证治相同。余每以温病十五方，时其轻重而施之屡效。盖能涤天地疵疠之气，即能化四时不节之气，古人云，方贵明其所以然者，即此也。与冬温差近。按冬温，即伤寒合病并病也。先解表而后攻里，以外束风寒故也，与四证不同，须明辨之。凡此四时不节之时气病，即风寒暑湿燥火之六气病，所感终不离其本源。正叔和序例所云云者是也，于杂气所中之温病终何与焉？误以温病为时气病者，又宁不涣然冰释哉。

按《内经》云：冬伤于寒，春必病温。谓春必病热也，非温病也。霜降后雨水前，风送寒来，寒随风入，伤寒即冬之时气也。又云：春伤于风，夏生飧泄，即春之时气也。夏伤于暑，秋必痎疟，即夏之时气也。秋伤于湿，湿土也，土生金则燥。冬生咳嗽，即秋之时气也。知此便知温病非时气病，乃天地之杂气病也，后人多为叔和所误。

又按喻氏谓仲景独伤寒一门立法，乃四序主病之大纲也。春夏秋三时虽不同，其外感则一，自可取伤寒之方错综用之。此亦臆断，非确论也。所伤风暑湿燥，飧泄、疟痢、咳嗽，亦能杀人，何必定以冬寒为大纲，于三时不立法乎。至于包含万有，百病千方，不能出其范围，自是别具只眼。

又按春伤风，夏伤暑，秋伤湿，冬伤寒，是人感节气之变，虚损家多为所伤也，随感随病者固多，过时而病或亦有之。若中严寒杀厉之气，即

① 栗山曰……与温病何干：原为旁批。

② 胥(xū 虚)：《尔雅·释诂》："皆也。"

至壮之人亦必病，难言过时发矣。诸家注释四伤，皆推求太过，但只平易说去，则经旨自明，而无穿凿之患。

温病是杂气非六气辨

日月星辰，天之有象可观；水火土石，地之有形可求；昆虫草木，动植之物可见；寒暑风湿，四时之气往来可觉。至于山岚瘴气，岭南毒雾，兵凶旱潦熏蒸，咸得地之浊气，犹或可察，而唯天地之杂气，种种不一，亦犹天之有日月星辰，地之有水火土石，气交之有寒暑风湿，动植之有昆虫草木也。昆虫有龙蛇猛兽，草木有桂附巴豆，星辰有罗计荧惑，土石有雄硫硇信，万物各有善恶，杂气亦各有优劣也。第无声无形，不睹不闻，其来也无时，其着也无方，感则一时不觉，久则蓄而能通。众人有触之者，各随其气而为诸病焉。或时众人发颐，或时众人头面浮肿，俗名大头温是也；或时众人咽痛声哑，或时众人颈筋胀大，俗名蛤蟆温是也；或时众人吐泻腹痛，或时众人斑疹疔肿，或时众人呕血暴下，俗名搅肠温、瓜瓤温是也；或时众人瘿核[①]红肿，俗名疙瘩温是也；或时众人痿痹足重，俗名软脚温是也。大抵病偏于一方，延门合户，当时适有某气专入某脏腑，某经络，专发为某病，故众人之病相同，不关人之强弱，血气之盛衰。又不可以年岁四时为拘，是知气之所来无时也。或发于城市，或发于村落，他处安然无有，是知气之所着无方也。虽有多寡轻重不同，其实无处不有，如瓜瓤温、疙瘩温，缓者三二日死，急者朝发夕死，在诸温中为最重者，幸而几百年来罕有之病，不可以常时并论也。至于肿头发颐，喉痹咽肿，项强反张，流火丹毒，目赤斑疹，腹痛呕泻，头痛身痛，骨痿筋搐，登高弃衣，谵语狂叫，不识人之类，其时村市中偶有一二人患此，考其证，甚合某年某处众人所患之病，纤悉皆同，治法无二。此即当年之杂气，但目今所钟不厚，所患者稀少耳，此又不可以众人无有，断为非杂气也。况杂气为病最多，然举世皆误认为六气。假如误认为风者，如大麻风、鹤膝风、历节风、老幼中风、痛风、厉风、痫风之类，概作风治，未尝一验，实非风也，亦杂气之一耳。误认为火者，如疔疮发背，痈疽毒气流注，目赤瘴翳，以及斑疹之类，概作火治，未尝一验，实非火也，亦杂气之一耳。误认为暑者，如疟痢吐泻，霍乱转筋，暴注腹痛，以及昏迷闷乱之类，概作暑治，未尝一验，实非暑也，亦杂气之一耳。至误认为湿燥寒病，可以类推。又有一切无名暴病，顷刻即亡，无因而生，无识乡愚认为鬼祟，并皆杂气所成，从古未闻者何也？盖因来而不知，着而不觉，人唯向风寒暑湿燥火所见之气求之，而不索之于无声无形，不睹不闻之中，推察既已错认病源，处方未免误投药饵。《大易》所谓，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也。刘河间作《原病式》，百病皆原于风寒暑湿燥火六气，殊不知杂气为病更有甚于六气者。盖六气有限，现在可测；杂气无穷，茫然不可测也。专务六气，不言杂气，乌能包括天下之病欤。此吴又可杂气论也，余订正之，更其名曰温病是杂气非六气辨。

杂气所伤不同辨

夫所谓杂气，虽曰天地之气，实由方土之气也。盖其气从地而起，有是气即有是病，譬如天地生万物，亦由方土之产也。但植物藉雨露而滋生，动物赖饮食而颐养，盖先有是气，然后有是物，推而广之，有无限之气，因有无限之物也。但二五之精未免生克制化，是以万物各有宜忌，宜者益而忌者损，损者制也。故万物各有所制，如猫制鼠，鼠制象之类。既知以物制物，既知以气制物矣。以气制物者，如蟹得雾则死，枣得雾则枯之类，此有形之气，动植之物皆为所制也。至于无形之气，偏中于动物者，如猪温、羊温、牛马温，岂但人温而已哉。然猪病而羊不病，牛病而马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也，知其气各异，故谓之杂气。夫物者气之化也，气者物之变也。物即是气，气即是物，知气可以制物，则知物之可以制气矣。夫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如蜓蚰解蜈蚣之毒，山甲补蚁

① 核：原作"疙"，据文义改。

瘘之溃。此受物气之为病，是以物之气，制物之气，犹或可测，至于受无形之杂气为病，莫知何物之能制矣。惟其不知何物之能制，故勉用汗、吐、下、和四法以决之耳。噫！果知以物制气，一病止用一药，又何烦用四法，君臣佐使，品味加减，分两轻重之劳，并用方投证不投证，见效不见效，生死反掌之苦哉。

杂气有盛衰辨

凶年温病盛行，所患者众，最有传染，人皆惊恐，呼为瘟疫。盖杂气所钟者盛也，以故鸡温死鸡，猪温死猪，牛马温死牛马，推之于人，何独不然。所以兵荒饥馑之岁，民多夭札，物皆疵疠，大抵春夏之交为甚。盖温暑湿热之气交结互蒸，人在其中，无隙可避，病者当之，魄汗淋漓，一人病气，足充一室，况于连床并榻，沿门阖①境，共酿之气，益以出户尸虫，载道腐墐②，燔柴掩席，委壑投崖。种种恶秽，上溷空明清净之气，下败水土污浊之气，人受之者，亲上亲下，病从其类。如世所称大头温，头面腮颐，肿如瓜瓠者是也；所称蛤蟆温，喉痹失音，颈筋胀大者是也；增损双解散。所称瓜瓤温，胸离胁起，呕汁如血者是也；加味凉膈散。所称疙瘩温，遍身红肿，发块如瘤者是也；增损双解散，玉枢丹外敷。所称绞肠温，腹鸣干呕，水泄不通者是也；增损双解散。所称软脚温，便清泻白，足重难移者是也。增损双解散、升降散皆可。其邪热伏郁三焦，由血分发出气分，虽有表证，实无表邪，与正伤寒外感之表证全无干涉，人自不察耳。必分温病与瘟疫为两病，真属不通。盖丰年闾里所患者不过几人，且不传染，并不知为温病，以致往往误事，盖杂气所钟者微也。余自辛未历验，今三十余年，伤寒仅四人，温病不胜屈指。乐岁之脉证，与凶荒盛行之年纤悉无异，至用药取效，毫无差别。轻则清之，重则泻之，各行所利，未有不中病者。若认为伤寒时气，误投发散，为祸不浅，误投温补，更成痼疾。所以陈良佐曰：凡发表温中之药，一概禁用。此尤不可不辨也。

温病瘟疫之讹辨

《伤寒论》曰：凡治温病，可刺五十九穴。只言温病，未有所谓瘟疫也。后人省"氵"加"疒"为瘟，即温字也。省"彳"加"疒"为疫，即役字也。又如病证之"证"，后人省"登"加"正"为证，后又省"言"加"疒"为症，即证字也。古文并无"瘟"字、"疫"字、"证"字、"症"字，皆后人之变易耳。不可因变易其文，遂以温病、瘟疫为两病。序例以冬之伏寒，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又以冬时有非节之暖，名为瘟疫。春分后，秋分前，天有暴寒者，名为寒疫病热云云。其后《活人书》以冬伤于寒，因暑而发为热病，若三月至夏为晚发伤寒。又以非其时有其气，责邪在四时专令之藏，名为春温、夏温、秋温、冬温。云岐子以伤寒汗下过经不愈，如见太阳证，头痛发热恶寒，名为太阳温病；见阳明证，目痛鼻干不眠，名为阳明温病；见少阳证，胸胁痛，寒热呕而口苦，名为少阳温病；见三阴证，名为三阴温病云云。又以发斑，名为温毒。汪氏以春之温病有三种，有冬伤于寒，至春变为温病者；有温病未已，再遇温气而为瘟疫者；有重感温气，相杂而为温毒者。又以不因冬伤于寒，不因更遇温气，只于春时感春温之气而病，可名春温云云。诸如此类，叙温者络绎不绝，议温者纷纭各异，其凭空附会，重出叠见，不唯胶柱鼓瑟，且又罪及无辜。果尔，则当异证异脉，不然，何以知受病之原不一也。设使脉证大相悬殊，又当另立方论治法，然则脉证何异，方论治法又何立哉。所谓枝节愈繁而意愈乱，学者不免有多歧之惑矣。夫温者热之始，热者温之终，故夏曰热病，而春曰温病也。因其恶厉，故名为疫疠。终有得汗而解者，故又名为汗病。俗名为瘟疫者，盖疫者役也，如徭役之役，以其延门合户，众人均等之谓也，非两病也。此外，又有风温、暑温、湿温、秋温、冬温之名，明明皆四序不节，所谓非其时有其气，乃风、火、暑、湿、

① 阖(hé 河)：门扇。《尔雅·释宫》："阖谓之扉。"

② 墐(jìn 近)：《说文》："涂也。"

燥、寒之邪，天地之常气为病也，与温病何相干涉。总缘人不知天地间，另为一种疵疠旱潦之杂气而为温病，俗名杂疾是也。诸家愈说愈凿，无所不至矣。噫！毫厘千里之谬，一唱百和之失，千古同悲。余故不辞固陋，详为论辩，以就正于知物君子。《温疫论》曰：温病本于杂气，四时皆有，春夏较多，常年不断，不比凶年之盛且甚耳。序例、《活人》、汪氏，悉属支离，正如头上安头，伏寒异气，原非温病根源。云歧子则又指鹿为马，并不知伤寒温病原是两途，未有始伤寒而终温病者。若是温病，自内达外，何有传经？若果传经，自是伤寒由外之内，而非温病也。又曰：温病初起，杂气热郁腠理，亦发热恶寒，状类伤寒，后但热而不恶寒也，其脉不浮不沉，中按洪长滑数，甚则沉伏，昼夜发热，日晡益甚，虽有发热恶寒，头痛身痛等证，而怫热在里，浮越于外，不可认为伤寒表证，辄用麻黄、葛根之类强发其汗，其邪原不在经，汗之反增狂躁，热亦不减，此温病之所以异于伤寒也。

按又可《温疫论》以温病本于杂气，彻底澄清，看得与伤寒判若云泥，诸名公学不逮此，真足启后人无穷智慧。独惜泥于邪在膜原半表半里，而创为表证九传之说，前后不答，自相矛盾，未免白圭之玷，然不得因此而遂弃之也，余多择而从之。

四损不可正治辨

凡人大劳大欲，及大病久病，或老人枯槁，气血两虚，阴阳并竭，名曰四损。真气不足者，气不足以息，言不足以听，或欲言而不能，感邪虽重，反无胀满痞塞之证；真血不足者，通身痿黄，两唇刮白，素或吐血、衄血、便血，或崩漏产后失血过多，感邪虽重，面目反没赤色；真阳不足者，或厥逆，或下利，肢体畏寒，口鼻气冷，感邪虽重，反无燥渴谵妄之状；真阴不足者，肌肤甲错，五液干枯，感邪虽重，反无燥渴谵妄之状；真阴不足者，肌肤甲错，五液干枯，感邪虽重，应汗不汗，应厥不厥，辨之不明，伤寒误汗，温病误下，以致津液愈为枯涸，邪气滞涩，不能转输也。凡遇此等，不可以常法正治，当从其损而调之，调之不愈者，稍以常法正治之，正治不愈者，损之至也。一损二损尚可救援，三损四损神工亦无施矣。

按病有纯虚纯实，非清则补，有何乘除？设有既虚且实者，清补间用，当详孰先孰后，从少从多，可缓可急，才见医家本领。余丙子在亳，生员张琴斯正，年过六旬，素多郁结，有吐血证，岁三五犯，不以为事也。四月间，忽而发热头痛身痛，不恶寒而作渴，乃温病也。至第二日，吐血倍常，更觉眩晕，大热神昏，手足战掉，咽喉不利，饮食不进。病家医家但见吐血，便以发热眩晕神昏为阴虚，头痛身痛战掉为血虚，非大补不可救，不察未吐血前已有发热作渴，头痛身痛之证也。余曰旧病因温病发，血脱为虚，邪热为实，是虚中有实证也，不可纯补。余用炙甘草汤去桂枝，加归、芍、熟地黄、五味、犀、丹、僵蚕、蝉蜕，二服血已不吐，诸证减去七分，举家归功于参，均欲速进，余禁之竟不能止，又进一服，遂觉烦热顿作，胸腹痞闷，遍体不舒，终夜不寐，时作谵语。余曰：诸证皆减，初补之功也。此乃本气空虚，以实填虚，不与邪搏；所余三分之热，乃实邪也，再补则以实填实，邪气转炽，故变证蜂起。遂与升降散作丸服，微利之而愈。后因劳复，以参柴三白汤治之而愈。后又食复，以栀子厚朴汤加神曲六钱而愈。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可以应无穷之变矣。

六经证治辨

凡伤寒足太阳膀胱经，从头顶贯腰脊，故头项强，发热恶寒。然风寒常相因，寒则伤荣，头痛恶寒，脉浮紧无汗，麻黄汤主之。开发腠理以散寒，得汗而愈。风则伤卫，头痛恶风，脉浮缓有汗，桂枝汤主之。充塞腠理以散风，汗止而愈。若风寒并受，荣卫俱伤，大青龙汤主之。此三方者，冬月天寒腠密，非辛温不能发散，故宜用也。若夫春夏之温病，其杂气从口鼻而入，伏郁中焦，流布上下，一发则炎热炽盛，表里枯涸，其阴气不荣，断不能汗，亦不可汗，宜以辛凉苦寒清泻

为炒。轻则清之，神解、清化、芳香之类；重则下之，增损双解、加味凉膈、升降之类，消息治之。伤寒汗后热不退，此阴阳交而魂魄离也，证亦危矣。其势稍缓者，宜更汗之。若反剧烦躁者，必有夹食夹痰，或兼有宿病，当寻其源而治之。若发热烦躁，小便不利，为热入膀胱之本，五苓散主之。温病清后热不退，脉洪滑数，或沉伏，表里皆实，谵妄狂越，此热在三焦也，加味六一顺气汤、解毒承气汤大下之。伤寒传至阳明，则身热目痛，鼻干不得卧，葛根汤。表里俱盛，口渴引饮，脉洪大，白虎汤。此在经之热也。传至少阳，为半表半里之经，往来寒热，胁满口苦而呕，默默不欲食，小柴胡汤加减和之。过此不解，则入阳明之府。表证悉罢，名为传里，潮热谵语，唇焦舌燥，大便秘，脉沉实长洪，如满痞燥实四证皆具，大承气汤主之。但见痞满实三证，邪在中焦，调胃承气汤，不用枳、朴，恐伤上焦之气。但见痞满二证，邪在上焦，不用芒硝，恐伤下焦之血也。小腹急，大便黑，小便自利，喜忘如狂，蓄血也，桃仁承气汤、代抵当汤丸。湿热发黄，但头汗出，茵陈蒿汤。伤寒下后热不退，胸中坚满不消，脉尚数实者，此为下未尽，或下后一二日复发热喘满者，并可用大柴胡汤，或六一顺气汤复下之。若下后仍不解，宜详虚实论治。如脉虚人弱，发热口干舌燥，不可更下，小柴胡汤、参胡三白汤和之。温病下后厥不回，热仍盛而不退者，危证也。如脉虚人弱，不可更下，黄连解毒汤、玉女煎清之。不能不下，黄龙汤主之。若停积已尽，邪热愈盛，脉微气微，法无可生，至此下之死，不下亦死，用大复苏饮，清补兼施，宣散蓄热，脉气渐复，或有得生者。《医贯》以六味地黄丸料，大剂煎饮，以滋真阴，此亦有理。若伤寒腹满而嗌干，则知病在太阴也；口燥咽干而渴，则知病在少阴也；烦满囊缩而厥，则知病在厥阴也。邪到三阴，脉多见沉，倘沉而有力，此从三阳传于三阴，热证也。外虽有厥逆，自利欲寐，舌卷囊缩等证，正所云阳极发厥，止该清之下之，自是桂枝加大黄，承气、六一一派。若本是阳证，因汗下太过，阳气已脱，遂转为阴证。夫邪在三阳，其虚未甚，胃气尚能与邪搏而为实热之证。邪到三阴，久而生变，其虚之甚也，气血津液俱亡，不能胜其邪之伤，因之下陷，而里寒之证作矣。此热变为寒之至理。脉必沉而无力，证见四肢厥逆，心悸惕瞤，腹痛吐利，畏寒战栗，引衣蹉卧，急宜温之补之。阳虚者附子、四逆，阴虚者理阴、补阴。伤寒多有此证治，温病无阴证，热变为寒，百不一出，此辨温病与伤寒六经证治异治之要诀也。盖伤寒之邪，风寒外感，始中太阳者十八九。温病之邪，直行中道，初起阳明者十八九。信乎治疗之宜早，而发表清里之宜谛当也。倘审之不谛，而误治之，即成坏病矣。

坏病辨

坏病者，非本来坏病，医坏之也。谓伤寒不当汗而汗，不当下而下，或汗下太早，或汗下太迟，或汗下无力不及于病，或汗下过度虚其正气。如误汗则有亡阳衄血，斑黄谵语，惊惕眩冒；误下则有烦躁呕泻，结胸痞气，下厥上竭等证是也。《伤寒论》曰：太阳病，已发汗，若吐，若下，若温针，仍不解者，此为坏病，桂枝不中与也。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又曰：若已发汗、吐下、温针，谵语，柴胡证罢，此为坏病。观其脉证，知犯何逆，以法治之。前一段桂枝不中与，谓表证已罢，邪已传变。后一段柴胡证罢，谓半表半里之证已罢，邪入更深。仲景随证治之一语，语活而义广。以视王韩诸公专主温补者，为尽善也。若温病一坏，势虽烈于伤寒，果随证治之，亦有得生者，但不可卤莽灭裂耳。又温病怫热内郁，断无传经之理。伤寒则以七日为一候，其有二候三候不解者，病邪多在三阳经留恋。仲景《伤寒论》原本《内经·热论》一篇，并无过经再经明文，唯有七日太阳病衰，头痛少愈；八日阳明病衰，身热少歇；九日少阳病衰，耳聋微闻；十日太阴病衰，腹减如故；十一日少阴病衰，渴止舌润而嚏；十二日厥阴病衰，囊纵少腹微下，大气皆去，病人之精神顿爽矣。玩本文六衰字，语意最妙。盖谓初感之邪，至七日及十余日尚未尽衰，则可或汗吐下错误，以致邪气愈炽，则可自当依坏病例治之。岂有厥阴交尽于里，再出而传

太阳之事哉。试质之高明。

两感辨

表里俱病，阴阳并传，谓之两感，乃邪热亢极之证。冬月正伤寒，病两感者亦少。一部《伤寒论》仅见麻黄附子细辛汤一证，有太阳之发热，故用麻黄，有少阴之脉沉，故用附子、细辛，发表温里并用，此长沙正伤寒，太阳少阴之两感治法也。《内经》曰：一日头痛发热恶寒，口干而渴，太阳与少阴俱病。即此而推，阳明与太阴两感，自当以阳明太阴二经之药合而治之。《内经》曰：二日身热目痛，鼻干不眠，腹满不食，阳明与太阴俱病。少阳与厥阴两感，自当以少阳厥阴二经之药合而治之。《内经》曰：三日耳聋胁痛，寒热而呕，烦渴囊缩而厥，水浆不入，少阳与厥阴俱病。病有外内，药有标本，斟酌合法，未必如《内经》所云必死也。惟温病两感最多。盖伤寒两感，外感之两感也；温病两感，内伤之两感也。栗山曰：余读景岳书得钱氏论，而悟伤寒温病两感，一感于外，一伤于内，确切不易也①。伤寒得于常气，受病在经络，如前注《内经》所云云者是也。温病得于杂气，受病在脏腑，钱氏曰，邪气先溃于脏，继伤于腑，纵情肆欲，即少阴与太阳两感；劳倦竭力，饮食不调，即太阴与阳明两感；七情不慎，疲筋败血，即厥阴与少阳两感。按钱氏虽未说出温病，实温病确论也。从此分辨温病与伤寒异处，自了然矣。此所以内之郁热为重，外感为轻，甚有无外感而内之郁热自发者，不知凡几。河间特制双解散、三黄石膏汤，为两解温病表里热毒之神方，即以补长沙凡治温病可刺五十九穴之泻法也。《缵论》谓河间以伤寒为杂病，温病为大病，其见高出千古，深得长沙不传之秘，知言哉。余观张、刘二公用方，正以辨温病与伤寒两感异治之要诀也。祖长沙、继河间，以著书立说者，何啻②汗牛充栋，未见有方论及此者，间或有之，亦挂一漏百，有头无尾。余纠合前贤，广采众论，于散遗零星中凑集而畅发之，而分晰之，务使温病脉证不致混入伤寒病中，温病治法不致混入伤寒方中。后有识者，或不以余言为谬云。乾隆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吾邑连岁饥馑，杂气遍野，温病甚行，余推广河间用双解、三黄之意，因定升降散、神解散、清化汤、芳香饮、大小复苏饮、大小清凉散、加味凉膈散、加味六一顺气汤、增损大柴胡汤、增损普济消毒饮、解毒承气汤，并双解、三黄亦为增损，共合十五方。地龙汤亦要药也。出入损益，随手辄应，四年中全活甚众，有合河间心法，读《缵论》不禁击节称赏不置也。地龙汤，即蚯蚓捣烂，入新汲水，搅净浮油，饮清汁，治温病大热诸证。

伤寒合病并病辨

凡伤寒合病，两经三经齐病，病之不传者也。并病者，先见一经病，一二日又加一经病，前证不罢两经俱病也。若先见一经病，更变他证者，又为传经矣。夫三阳合病，必互相下利。如太阳与少阳合病，脉浮而弦，自下利者，黄芩汤。太阳与阳明合病，脉浮而长，自下利者，葛根汤。喘而胸满者，不可下，麻黄汤。若心下满，腹痛，宜下之，调胃承气汤。阳明与少阳合病，脉弦而长，必下利，其脉不负者顺也，小柴胡汤加葛根、白芍。若脉不长而独弦，利不止，不食者，名曰负，负者失也，土败木贼则死也。若脉兼滑而数者，有宿食也。宜大承气汤，急从下夺，乃为解围之善着。若脉不滑数而迟弱，方虑土败垂亡，尚敢下之乎？宜小柴胡汤合痛泻要方，或可救之。太阳与阳明并病，太阳未罢，面色缘缘正赤，或烦躁者，桂枝麻黄各半汤。若太阳已罢，潮热大便实，手足濈濈③汗出，此内实也，调谓承气汤。若脉弦而长，口苦，胸满、壮热者，小柴胡汤加葛根、白芍。若脉弦洪大，热盛舌燥，口渴饮水者，小柴胡汤合白虎。若太阳与少阳并病，头项强痛、眩冒，如结胸状，心下痞硬，当刺大椎第一间、肺俞、肝俞。刺大椎，泻手足三阳经也。刺肺俞，使肺气下行，而膀胱之气化出也。刺肝俞，所以泻胆邪也。不善刺者，宜小柴胡汤加栝蒌、黄连、枳实、桔梗，或柴芩汤，慎不可下。若下之，便成结胸痞气，下利不

① 栗山曰……确切不易也：原为旁批。

② 啻(chì 翅)：但，只。《书·泰誓》："不啻若自出其口。"

③ 濈(jí 极)：水外流。《文选·汉·张平子(衡)·南都赋》："流湍投濈。"

止等证。凡三阳合病，身重腹满，难以转侧，口不仁、面垢、谵语、遗尿、自汗者，白虎汤。若一发汗，则津液内伤，谵语益甚。若一下之，则阳邪内陷，手足厥冷，热不得越，故额上汗出也。惟有白虎汤主解热而不碍表里，在所宜用耳。大抵治法，某经同病，必以某经之药合而治之，如人参败毒散、冲和汤，乃三阳经药。麻黄汤、桂枝汤、大青龙汤，乃太阳经药；葛根汤、白虎汤，乃阳明经药；小柴胡汤，乃少阳经药。凡太阳经未罢，当先解表。若表已解，而内不痞，大满大实，方可用承气等汤攻之也。按今伤寒多合病并病，未见单经挨次相传者，亦未见表证悉罢止存里证者，况多温病，乌能依经如式，而方治相符乎。《绪论》曰：伤寒合病，多由冬月过温，少阴不藏，温气乘虚入里，然后更感寒邪，闭郁于外，寒热错杂，遂至合病。其邪内攻，必自下利，不下利即上呕，邪气之充斥奔迫，从可识矣。必先解表，后清里。其伤寒合病，仲景自有桂枝加葛根汤、葛根加半夏汤、葛根汤、麻黄汤等治法，观仲景治例可见矣。余谓冬月温气乘虚入里，虽曰非其时有其气，到底是天地常气，所以伤寒合病名曰冬温，即此而推。所谓风温、暑温、湿温、秋温，亦皆时气也，与温病杂气所得根源不同。

按伤寒感冒风寒常气，自表传里，故多循序而传，而合病并病为极少。温病因杂气怫热，自里达表，或饥饱劳碌，或忧思气郁，触动其邪，故暴发竞起，而合病并病为极多，甚有全无所触，止是内郁之热，久则自然蒸动。《绪论》之邪气充斥奔迫六字，可为伤寒合病并病传神，并可为温病传神。故温病但见太阳少阳证，即可用增损大柴胡汤。但见三阳证，即可用加味凉膈散。伤寒见太阳少阳合病，必俟邪热渐次入里，方可用黄芩汤。见三阳合病，必有身重腹满，谵语自汗，方可用白虎汤，又何论大柴胡、凉膈散乎。太阳阳明并病，在伤寒自是麻黄、葛根之类，盖伤寒但有表证，非汗不解也，在温病自是神解、升降、增损双解之类，不可发汗，里气清而表气自透，汗自解矣。太阳少阳并病，在伤寒小柴胡汤加减治之；在温病增损大柴胡汤。此辨温病与伤寒，合病并病异治之要诀也。

温病大头六证辨

大头者，天行疵疠之杂气，人感受之，壅遏上焦，直犯清道，发之为大头温也。世皆谓风寒闭塞而成，是不知病之来历者也。若头巅脑后项下，及耳后赤肿者，此邪毒内蕴，发越于太阳也；鼻颊两目，并额上面部，脓赤而肿者，此邪毒内蕴，发越于阳明也；耳上下前后，并头角赤肿者，此邪毒内蕴，发越于少阳也。其与喉痹项肿，颈筋胀大，俗名蛤蟆温，正《经》论所云清邪中上焦是也。如绞肠温吐泻湫痛，软脚温骨痿足重，正《经》论所云浊邪中下焦是也。如瓜瓤温胸高呕血，疙瘩温红肿发块，正《经》论所云阴中于邪是也。古方用白僵蚕二两酒炒，全蝉蜕一两，广姜黄去皮三钱，川大黄生，四两。为末，以冷黄酒一盅，蜜五钱，调服三钱，六证并主之。能吐能下，或下后汗出，有升清降浊之义，因名升降散，较普济消毒饮为尤胜。外用马齿苋，入麦曲并醋少许，捣，敷肿硬处甚妙。夫此六证，乃温病中之最重且凶者，正伤寒无此证候，故特揭出言之，其余大概相若。七十余条，俱从伤寒内辨而治之，正以明温病之所以异于伤寒也，正以明伤寒方之不可以治温病也。知此则不至误伤人命耳。

喻氏曰：叔和每序伤寒，必插入异气，欲鸣己得也。及序异气，则借意《难经》，自作聪明，漫拟四温，疑鬼疑神，骎[1]成妖妄。世医每奉叔和序例如箴铭，一字不敢辨别，故有晋以后之谈温者，皆伪学也。栗山独取经论平脉篇一段，定为温病所从出之原，条条缕析，别显明微，辨得与伤寒各为一家，豪无蒙混，不为叔和惑煽，直可追宗长沙矣。畏斋先生识。

① 骎(qin 侵)：疾速。《说文》："马行疾也。"

卷 二

阳 证

凡治伤寒温病，最要辨明阴阳。若阴阳莫辨，则寒热紊乱，而曰不误于人者，未之有也。如发热恶寒，头痛身痛，目痛鼻干，不眠，胁痛，寒热而呕，潮热谵语，詈骂不认亲疏，面红光彩，唇燥舌黄，胸腹满痛，能饮冷水，身轻易动，常欲开目见人，喜言语声响亮，口鼻之气往来自如，小便或黄或赤，或溷浊或短数，大便或燥秘或胶闭，或挟热下利，或热结旁流，手足自温暖，爪甲自红活，此阳证之大略也。伤寒阳证，有表有里，随证治之，方论详后，用宜分清；温病阳证，有表证无表邪，一于清热导滞而已。尤要辨明是伤寒是温病，断不可溷而一之。伤寒得天地之常气，由气分传入血分；温病得天地之杂气，由血分发出气分。但其中证候相参，从来混淆，倘分别一有不清，则用药死生立判矣。今人不辨寒温，好用热药，而不知凉药之妙且难也。

阴 证

凡伤寒末传寒中而为阴证，与阴寒直中三阴而为阴证，或恶寒战栗，面时青黑，或虚阳泛上，面虽赤而不红活光彩，身重难以转侧，或喜向壁卧，或蹉卧欲寐，或闭目不欲见人，懒言语，或气微难以布息，或口鼻之气自冷，声不响亮，或时躁扰，烦渴不能饮冷，或唇青，或苔黑而滑，手足厥逆，爪甲青紫，血不红活，小便青白或淡黄，大便下利或寒结，或热在肌肉之分，以手按之，殊无大热，阴胜则冰透手也。虽是发热，与阳证不同，不可以面赤烦渴误作阳证，须要辨别明白。其用药自是理中、四逆、白通一派。温病无阴证，然或四损之人，亦有虚弱之人，但其根源原是温病，即温补药中亦宜兼用滋阴之味，若峻用辛热，恐真阴立涸矣。仲景伤寒少阴病，于附子汤、真武汤中用白芍即此义也。景岳理阴煎、大温中饮，自谓云腾致雨之妙，自我创始，其实亦本仲景此义而为之者也。后人之千方万论，未有见出乎范围之外者。

阳证似阴

阳证似阴，乃火极似水，真阳证也。盖伤寒温病，热极失于汗下，阳气亢闭郁于内，反见胜己之化于外。故凡阳厥，轻则手足逆冷，凉过肘膝，剧则通身冰冷如石，血凝青紫成片，脉沉伏涩，甚则闭绝。以上脉证悉见纯阴，犹以为阳证何也？及察内证，气喷如火，谵语烦渴，咽干唇裂，舌苔黄黑或生芒刺，心腹痞满胀痛，舌卷囊缩，小便短赤涓滴作痛，大便燥结或胶闭，或挟热下利，或热结旁流，或下血如豚肝，再审有屁极臭者是也。粗工不察，但见表证，脉体纯阴，便投温补，祸不旋踵。大抵阳证似阴，乃假阴也，实则内热而外寒。在伤寒以大承气汤下之，有潮热者，六一顺气汤，热甚合黄连解毒汤；在温病双解、凉膈、加味六一、解毒承气之类，斟酌轻重消息治之，以助其阴而清其火，使内热既除，则外寒自伏。《易》所谓水流湿者即此义也。此与阳胜格阴例同。王太仆所谓病人身寒厥冷，其脉滑数，按之鼓击指下者，非寒也。余谓温病火闭而伏，多见脉沉欲绝，不尽滑数鼓击也。要在详证辨之。

阴证似阳

阴证似阳，乃水极似火，真阴证也。盖伤寒传变三阴而为阴证，或阴寒直中三阴而为阴证。阴胜于内，逼其浮游之火发于外，其脉沉微而迟，或沉细而疾，一息七八至，或尺衰寸盛。其证面赤烦躁，身有潮热，渴欲饮水，或咽痛，或短气，或呕逆，大便阴结，小便淡黄，惊惶不定，时

常郑声，状类阳证，实阴证也。粗工不察，但见面赤烦渴，咽痛便秘，妄投寒凉，下咽立毙。大抵阴证似阳，乃假阳也。实则内寒而外热，急以白通、附子、通脉四逆汤之类加人参，填补真阳，以引火归源，但使元气渐复，则热必退藏。《易》所谓火就燥者即此义也。此与阴胜格阳例同。王太仆所谓身热脉数，按之不鼓击者，非热也。但阳证似阴与阳证，伤寒温病家通有之。而阴证似阳与阴证，此值[1]正伤寒家事，温病无阴证。古人未曾言及，后人多不知此，吴又可其先觉乎。

按寒热有真假者，阳证似阴，阴证似阳是也。盖热极反能寒厥，乃内热而外寒，即真阳假阴也；寒极反能燥热，乃内寒而外热，即真阴假阳也。假阴者最忌温补，假阳者最忌寒凉，察此之法，当以脉之虚实强弱为主。然洪长滑数，强实有力，真阳脉固多，而沉伏细涩，六脉如绝，假阴脉亦不少。可知不唯证之阴阳有真有假，即脉之阴阳亦有真有假。死生关头，全在此分。噫！医道岂易易哉。

吴又可曰：阴阳二证，古方书皆对待言之，以明其理。世医以阴阳二证，世间均等，临诊之际，泥于胸次，往来踌躇，最易牵入误揣。甚有不辨脉证，但窥其人多蓄少艾，或适在娼家，或房事后得病，或病适至行房，问及于此，便疑为阴证。殊不知病之将至，虽童男室女，旷夫寡妻，僧尼阉宦，势不可遏，与房欲何涉焉？即使素多少艾，频宿娼家，房事后适病，病适至行房，此际偶值病邪，气壅火郁，未免发热，到底终是阳证，与阴证何涉焉？况又不知阴证，实乃世间非常有之证，而阳证似阴者何日无之。究其所以然者，不论伤寒温病，邪在胃家，阳气内郁，不能外布，即便四逆，所谓阳厥是也。仲景云：厥微热亦微，厥深热亦深。其厥深者，轻则冷过肘膝，脉沉而微，重则通身冰冷，脉微欲绝。虽有轻重之分，总之为阳厥。因其触目皆是，苟不得其要领，于是误认者良多。况且温病每类伤寒，再不得其要领，最易混淆。夫温病杂气直行中焦，分布上下，内外大热，阴证自何而来？余治温病数百人，仅遇一二正伤寒，即令正伤寒数百人，亦不过一二真阴证，又何必才见伤寒便疑为阴证，况多温病，又非伤寒者乎！人亦可以憬然思，翻然悟矣。按吴氏温病无阴证一语，开万古之屯蒙，救无穷之夭枉。

按仲景曰：阳证见阴脉者死。《类经》注云：证之阳者假实也，脉之阴者真虚也，阳证阴脉即阴证也。夫证之阳而曰假实，自是假阳证矣，假阳证自是真阴证可知矣。脉之阴而曰真虚，自是真阴脉矣，真阴脉自是真阴证更可知矣。此真阴假阳，所谓阴证似阳是也。即王太仆所谓阴盛格阳是也。宜用温补之药无疑矣。今人一遇壮热烦渴，谵语狂乱，登高弃衣，而声音嘹亮，神色不败，别无败坏阳德之状，但厥逆脉伏，沉涩如绝，便以为阳证见阴脉而用温补之药，祸不旋踵。殊不知证现内热外寒之象，脉见沉伏微细之形，火郁亢极，阳气不能交接于四肢，故体厥脉厥状类阴寒，此真阳假阴，所谓阳证似阴是也。即王太仆所谓阳盛格阴是也。乾隆甲戌、乙亥，吾邑连间数年温毒盛行，眼见亲友病多阳证似阴，用附子理中汤而死者若而人，用八味丸料及六味丸合生脉散而死者又若而人。病家医家，皆以为死证难以挽回，卒未有知其所以误者，余深悯焉。因古人格阴似阴体厥脉厥之说，精心研究，颇悟此理。温病无阴证，伤寒阴证百中一二，庸工好用热药，且多误补其虚，故患阴证似阳者少，坏事亦不若阳证似阴者之多也。每参酌古训，又兼屡经阅历，实验得阳证似阴乃火极似水，阳邪闭脉，非仲景所谓阳证阴脉也。辄用升降、凉膈、加味六一、解毒承气之属，随证治之，无不获效，不必疑也，特书之以为误认阳证阴脉之戒。可知仲景云阳证见阴脉者，所谓戴阳是也，所谓孤阳飞越是也，所谓内真阴而外现假阳之象是也，非真阳证也。夫天之所以生物，人之所以有生者，阳气耳。脉证俱无真阳之气，故曰死。岂若阴证见阳脉者之尚有生机乎？如阳证阳脉，即不药亦无害生理，惟阳证似阴乃火郁于内，反见胜己之化于外，脉自亢闭，实非阴脉，此群龙无首之象，证亦危矣。然犹在可死可不死之间，若早为清泻之，脉自复而愈。至若贫贱人饥饱劳伤，富贵家酒色耗竭，此则四损不可正治之辈，又当别论。

---

① 值：与“直”通，犹“但”也。

甚至脏腑久虚，痰火久郁，一着温病正不胜邪，水不胜火，暴发竞起，一二日即死者，其脉或浮洪而散，状若釜沸，或沉微而涩，状若屋漏，每遇此等脉证，徒为悼叹而已。

阳毒阴毒

《伤寒论》曰：阳毒之为病，面赤斑斑如锦纹，咽喉痛，吐脓血。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鳖甲汤主之。

《伤寒论》曰：阴毒之为病，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鳖甲汤主之。

按阴阳和正气也，阴阳偏异气也。正气者，四时错行之气也；异气者，四时不节之气也。而杂气非其种也。杂气者，兵凶旱潦，疵疠烟瘴，一切恶秽不正之气也。此气适中人之阳分，则为阳毒；适中人之阴分，则为阴毒。观其所主之药，二证一方，并不用大寒大热之剂，可知长沙所谓阳毒阴毒，乃天地之杂气，非风、寒、暑、湿、燥、火之六气也，岂若后人之所谓阳毒阴毒乎？要之后人所谓阳热极盛，固是阳毒；阴寒极盛，固是阴毒，终非长沙所以立名之本义。此二证者，即所称温病是也。即大头温、虾蟆温、瓜瓤温，以及疫胀之类是也。吴又可温病无阴证之论，实本长沙阳毒、阴毒中于杂气之说，受毒有浅深，为病有重轻，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王太仆曰：此阳胜格阴而致之，非寒也。凡中此杂气之人，不止咽喉痛身痛，甚至心腹绞痛，大满大胀，通身脉络青紫，手足指甲色如靛叶，口噤牙紧，心中忙乱，一二日即死者，此类是也。但刺尺泽、委中、十指出血，即令服玉枢丹最妙，拨正散尤为奇方，男左女右吹入鼻中，虽危必苏，以增损双解散主之。

表证

发热恶寒恶风，头痛身痛，项背强痛，目痛鼻干不眠，胸胁痛，耳聋目眩，往来寒热，呕而口苦，脉浮而洪，或紧而缓，或长而弦，皆表证也。在伤寒，风寒外入，但有一毫表证，自当发汗解肌消散而愈，其用药不过麻黄、桂枝、葛根、柴胡之类；在温病，邪热内攻，凡见表证，皆里证郁结浮越于外也，虽有表证实无表邪，断无正发汗之理。故伤寒以发表为先，温病以清里为主，此一着最为紧在关隘。今人一遇温病，便以为伤寒，遂引经论，先解其表，乃攻其里之说，此大谬也。总因古今医家，俱将温病与伤寒看成一证，不分两治。如王宇泰、张景岳旷代名手也，其论伤寒证治妙矣至矣。蔑以加矣。至说到温病，犹是老生常谈，他何足道。人每以大剂麻黄、葛根等汤，强发其汗，此邪原不在经，汗之徒损经气，热亦不减，转见狂躁。盖发汗之理，自内由中以达外，今里热结滞，阳气不能敷布于外，即四末未免厥逆，又安能气液蒸蒸以透表，如缚足之鸟焉能飞升？又如水注之器，闭其后窍，前窍焉能涓滴？惟用升降、双解，里热一清，表气自透，不待发散多有自能汗解者。此中玄妙，王刘二公其先觉乎。

表里兼证

表里俱见之证，疑似之间最宜详晰。盖在表者宜汗，在里者宜下。今既两证相兼，如欲汗之，则里证已急，欲下之则表证尚在。在伤寒，自表传里，通宜大柴胡汤两解之。在温病，自里达表，轻则增损大柴胡汤，重则加味六一顺气汤主之。

里证

不恶寒反恶热，掌心并腋下濈濈汗出，腹中硬满胀痛，大便燥结或胶闭，或热结旁流，或协热下利，谵语发狂，口渴咽干，舌黄或黑，舌卷或裂，烦满囊缩而厥，脉洪而滑，或沉实，或伏数，此里证之大略也。温病与伤寒表证实不同，里证无大异，亦须辨明治之。

按伤寒有表证，自当汗之。然脉有忌汗者七条，证有忌汗者十一条。有里证，自当下之。然脉有忌下者十四条，证有忌下者二十二条，此尤不可不知也。《伤寒论》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详且尽矣。兼以诸家阐发无余，观之自明，何须余赘。是集特辨温病根源脉证治方与伤寒大

异，令业医者分别清楚，不以伤寒混治温病，是则余之志也已。

又按切庵云：汗、吐、下、和，古人治病之四法。景岳云：若无邪气在上不可轻吐，亦无多法，栀子豉汤吐无形之虚烦，瓜蒂散吐有形之实邪。一法以莱菔子为末，温水调服一钱，良久即吐。和解，小柴胡汤加减足矣。二法之外，最切于病，无过汗下。正伤寒之当汗当下者，已逐条分晰矣。温病无正发汗之理，惟下证最多，特为指明，莫厌其烦。

面黄　身黄

以下共计温病温下证五十二条

黄者土色也，脾胃于五行属土，阳明之脉荣于面，黄则湿热郁于脾胃之中，熏灼上蒸于面，甚则身黄如橘子色，此大热之象。并宜茵陈蒿汤合升降散，再酌病情合三承气汤下之。下后热退，汗自出，黄自消矣。或以温酒洗之。

《内经》曰：能合脉色，可以万全。《难经》曰：望而知之之神谓。故看病者，先要察色，然后审证切脉，参合以决吉凶也。如肝热则左颊先赤，肺热则右颊先赤，心热则额先赤，肾热则颐先赤，脾胃热则满面通赤也。又面色黄为温为热，白为气不调，青为风寒，黑为阴寒也。自准头、年寿、命宫、法令、人中，皆有气色可验。又若伤寒阴寒内盛，逼其浮阳之火行于面，亦发赤色，非热证也，此为戴阳，四逆汤加葱白。夫阳已戴于头面，不知者更用表药，则孤阳飞越，危殆立见，可不慎哉。温病无阴证。

目暗不明　目赤　目黄　目瞑　目直视　目反折

目者至阴也，五脏六腑精华之所系，水足则明察秋毫，如常而瞭瞭[①]者，里无邪也。至于目暗不明，乃邪热居内焚灼，肾水枯涸，不能朗照。若赤，若黄，若瞑，若直视，若反析，邪俱在里也。若不急下，则邪愈炽矣。并宜加味凉膈散加龙胆草。

薛氏曰：凡开目而欲见人者，阳证也；闭目而不欲见人者，阴证也。目中不了了，目睛不和，色赤，热甚于内也。目瞑者，必将毗也。目睛黄者，将发身黄也。或瞪目直视，或戴眼反折，或目胞陷下。内多虚证。或睛暗而不知人者，亦有虚证。皆难治也。

舌白苔　黄苔　黑苔

凡伤寒邪在表者，舌无苔。邪在半表半里，白苔而滑，肺主气而色白。故凡白苔犹带表证，止宜和解，禁用攻下。有尖白根黄，尖黄根白，或尖白根黑，及半边黄白而苔滑者，虽证不同，皆属半表半里。若传里则干燥，热深则黄，甚则黑也。然黑苔止有二种，有火极似水者，为热极；有水极似火者，为寒极。细辨之，黑色亦自不同。热极者色黑而苔燥，或如芒刺，再验必小便赤涩，大承气汤下之；寒极者色青灰而苔滑，再验必小便清白，或淡黄，理中汤加附子温之。又温病与伤寒，舌色不同，伤寒自表传里，舌苔必由白滑而变黄变黑，不似温病热毒由里达表，一发即是白黄黑诸苔也。故伤寒白苔不可下，黄则下之；温病稍见黄白苔，无论燥润，即以升降散、加味凉膈散下之，黑则以解毒承气汤急下之。下后间有三二日里证去，舌尚黑者，苔皮未落也，不可再下，务在有下证方可下。有一种舌俱黑而无苔，此经气，非下证也。妊娠多有此，阴证亦有此。又有一种舌，屡经汗下消导，二便已通，而舌上青灰色未退，或湿润，或虽不湿润，亦不干燥，不可因其湿润妄投姜、附，亦不可因其不湿润而误与硝、黄。此因汗下过伤津液，其脉必虚微无力，急宜救阴为主，炙甘草汤、左归丸料，或六味地黄丸料合生脉散滋其化源。又有一种舌，真阴亏损，火胜津枯，干燥涸极，唇裂鼻煤舌黑，宜以凉水梨浆治其标，左归、六味滋其本，庶或可生。若执用承气、凉膈则殆矣。杜清碧三十六舌法，三十五舌属热，惟一舌属寒，大抵热多寒少。三十六法已觉其烦，后广之一百有余，真属蛇足。

大鹅梨削薄片，于新汲水中，去渣饮汁，即梨浆是也。

舌白砂苔　舌紫赤色

舌上白苔干硬如砂皮，一名水晶舌。乃自白苔之时，津液干燥，邪虽在胃，不能变黄，急下之。紫赤亦胃热也，亦宜下之。

---

① 瞭(liáo 遼)：眼珠明亮。《孟子·离娄》："胸中正，则眸子瞭焉。"

舌芒刺

热伤津液，此热毒之最重者，急下之。

舌裂

日久失下，血液枯涸，多有此证。又热结旁流，日久不治，在下则津液消亡，在上则邪火毒炽，故有此证，急下之，裂自满。

舌短　舌卷　舌硬

此皆邪气胜，真气亏，急下之，舌自舒。

唇燥裂　唇焦色　口臭　鼻孔如烟煤

此胃家实多有此证，急下之。鼻孔煤黑，温毒在胃更甚，急下之。

口燥咽干　气喷如火　扬手掷足　小便极臭
小便赤黑　小便涓滴作痛

此皆内热之极，急下之。

潮热

邪热在胃，宜下之。

善太息

此胃家实。呼吸不利，胸膈痞闷，每欲引气下行故然，宜下之。

心下满　心下痛　心下满痛　心下高起如块
腹胀满痛　腹痛按之愈痛　小腹满痛

此皆胃家邪实，内结气闭，急下之，气通则已。

头胀　头胀痛　头汗　头痛如破

此皆胃家邪实，气不下降，急下之，胀痛立止。头汗亦宜下之，则热越而遍身汗出矣。

谵语　发狂　蓄血如狂

此胃家实，阳邪胜也，急下之。有气血两虚，躁烦如狂者，不可下，须辨之。

温疹

治法不外清散，增损双解散加紫萍。

小便闭

此大便秘，气结不舒，因而小便不通也。急下之，大便行，小便立解。

大便燥结　转屎气极臭

此下之无辞。但有血液枯竭者，无表里证，虚燥不可下，宜六味地黄丸料加麦冬、五味，煎成入人乳，减半饮之。一方用白菜自然汁、大麻仁汁、生芝麻汁等分，入蜜和服自通。或用蜜煎导法。

大便胶闭

其人平日大便不实，一遇温邪便蒸作极臭，状如粘胶，愈蒸愈粘，愈粘愈闭，以致胃气不能下行，温毒无自而出，不下即死。若得粘胶一去，无不愈者。

协热下利

其人大便素或不调，邪热乘胃，便作烦渴。一如素日泄泻稀粪而色不败，其败色但焦黄而已。午后潮热，便作泻泄，子后热退，泄泻亦减，次日不作潮热，利亦止，为病愈。若潮热复作，利不止者，以增损大柴胡汤徹其余邪，而利自止。

热结旁流

此胃家实，邪热壅闭，续得下利纯臭水，全然无粪，日三五度，或十数度，急以加味六一顺气汤下之，得结粪而利自止。服药后不得结粪，仍稀水旁流，及所进汤药，因大肠邪胜，失其传送之职，知邪犹在也，病必不减，仍以前汤更下之，或用解毒承气汤。如虚并加人参。无参，以熟地一两、归身七钱、山药五钱煎汤，入前药煎服，累效。盖血不亡，气亦不散耳。

脉厥　体厥

脉厥，沉伏欲绝。体厥，四肢逆冷，凉过肘膝，半死半生，通身如冰，九死一生。此邪火壅闭，阳气不能四布于外，胃家实也，急以解毒承气汤大清大下之。下后而郁热已解，脉和体温，此为病愈。若下后而郁热已尽反见厥者，为虚脱，宜补。若下后郁热未尽，仍见厥者，更下之，厥不回者死。

按温病厥逆皆下证，伤寒厥逆多兼下利，则阳热变为阴寒者十之五。盖木盛则胃土受克，水谷奔迫。胃阳发露，能食则为除中。木盛则肾水暗亏，汲取无休，肾阳发露，面赤则为戴阳。戴阳尚多可救，除中十不救一。所以温之灸之，以回其阳，仍不出少阴之成法也。但厥而下利，阴阳之机甚微，不可不辨也。

下后脉反浮

里证下后，宜脉静身凉。今脉浮，身微热，口渴，神思或不爽，此邪热溢于肌表，里无大留滞也。虽无汗，宜白虎汤。若大下后，或数下后，脉空浮而虚，按之豁然如无，宜玉女煎加人参，覆

杯则汗解。以其人或自利经久，或他病先亏，或本病日久不痊，或反复数下，以致周身血液枯涸。石膏、知母、麦冬辛凉除肌表散漫之热邪，人参、熟地、牛膝滋阴以助周身之血液，于是经络润泽，元气鼓舞，腠理开发，此邪从荣解，汗化于液之义也。

下后脉复沉

下证脉沉而数，下后脉浮，当得汗解，以热邪溢于气分也。今下后二三日，脉复沉者，余邪复瘀到胃也，宜更下之。更下后，脉再浮者，仍得汗解，宜白虎汤。以白虎发汗，亦里热除而表邪自解之义，非比麻黄、桂枝发散风寒也。

下后脉反数

应下失下，口燥咽干而渴，身反热减，四肢时厥，欲得近火壅被，此阳气伏也。下后厥回，身复热，脉大而反数，舌上生津，不甚饮水，此里邪渐去，郁阳暴伸也，柴胡清燥汤以和解之。此证类近白虎，但热渴既除，又非白虎所宜也。

下后身反热

应下之证，下后当脉静身凉，今反发热者，此内结开，正气通，郁阳暴伸也。即如炉中伏火拨开，虽焰不久自息，与下后脉反数义同。

下后反痞

邪气留于心胸，令人痞满。下之痞应去，今反痞者，以其人或因他病先亏，或因禀赋娇怯，气血两虚，下之益虚，失其健运，邪气留止，故致痞满。今愈下而痞愈甚，若用行气破气之剂，转成坏病矣。宜参归养荣汤，中病即止。

下后邪气复聚

里证下后，脉不浮洪，烦渴减，身热退，三五日后复发热者，亦无伤食劳役，乃余邪尚有隐伏，因而复发，此必然之理，不知者，每归咎于医家，误也。再酌前方下之，慎勿过剂，以邪热微也。

急证急攻伤寒无此证治

杂气流毒，怫郁三焦，其病不可测识。一发舌上白苔如积粉，譬如早服凉膈、承气等方下之，至午舌变黄色，烦满更甚，再急下之，至晚舌变黑刺，或鼻如烟煤，仍加硝黄大下之。所谓邪微病微，邪甚病甚，非药之过也。此一日之间而有三变，几日之法一日行之，稍缓则不及救矣。若下后热渴除苔不生方愈。更有热除苔脱，日后热复发苔复生者，再酌前方下之，不必疑二也。尝见温病有一二日即死者，乃其类也。丁亥五月，监生李廉臣女，年十八，患温，体厥脉厥，内热外寒，痞满燥实，谵语狂乱，骂詈不避亲疏，烦躁渴饮，不食不寐，恶人与火，昼夜无宁刻。予自端阳日诊其病，至七月初三始识人，热退七八而思食，自始至终以解毒承气汤一方，雪水熬石膏汤煎服，约下三百余行，黑白稠粘等物，愈下愈多，不可测识，此真奇证怪证也。廉臣曰：若非世兄见真守定，通权达变，小女何以再生。戊子秋，举人李煦南长公，约年十五，患温，脉沉伏，妄见妄言，如醉如痴，渴饮无度，以加味凉膈散连下一月而苏。又予甥年二十一，患温，初病便烦满囊缩，登高弃衣，渴饮不食，日吐血数十口，用犀角地黄汤加柴、芩、连、栀、元参、荆芥穗灰十剂，间服泻心、承气汤七剂，诸证退而饮食进。越五日，小便不通，胀痛欲死。予细诊问，脉仍沉，脐间按之劲疼。予思此土实气闭不舒，因而小水不利也，以大承气汤下黑血块数枚，而病始痊。此皆证之罕见者也。可见凡下不以数计，有是证即投是药。但恐见理不明，认证不透，反致耽搁。而轻重缓急之际，有应连日，有应间日下者，如何应多，如何应少，其间不能如法，亦足误事，此非可以言传，临时酌断可也。此等证治亦少，姑存以备参考。

发　热

凡治伤寒温病，当发热之初最为紧要关隘。即宜详辨脉证治疗，此时用药稍不确当，必变证百出而成坏病矣。如温病发热，杂气怫郁三焦，由血分发出气分，断无正发汗之理。而发热头痛，身痛而渴，为热之轻者，神解散、小清凉散之类；如发热气喷如火，目赤舌黄，谵语喘息，为热之重者，加味凉膈散、增损三黄石膏汤之类；如发热厥逆，舌见黑苔，则热之极矣，加味六一顺气汤、解毒承气汤大清大下之。若正伤寒，自当详发热之表里虚实以施治。如翕翕而热者表热

也，谓若合羽所覆，明其热在外也，桂枝麻黄各半汤、桂枝二越婢一汤、葛根汤选用；蒸蒸而热者，里热也，谓若熏蒸之蒸，明其热在内也，白虎汤、黄连解毒汤、泻心汤选用。太阳经以表为标，膀胱为本。凡发热头项痛，腰脊强，脉浮紧无汗，此寒在标也，麻黄汤汗之；发热脉浮缓自汗，此风在标也，桂枝汤和之；发热脉紧而兼缓，此风寒并在标也，大青龙汤发之。若脉浮发热，烦渴小便不利，此热在本也，五苓散两解之。阳明经以肌肉为标，胃为本。凡发热目痛，鼻干不眠，无汗，葛根汤，热甚加黄芩、知母主之者，乃热在标也；若表里俱热，渴饮水浆，汗出脉洪数，白虎汤主之者，乃热在标本也；若不恶寒反恶热，或蒸蒸而热，内实不大便，脉洪数有力，调胃承气汤下之者，乃热在本也。少阳经主半表半里，从乎中治，脉弦，发热头痛，口苦耳聋，胸满胁痛，往来寒热，心烦喜呕，默默不欲食者，小柴胡汤主之。若标病止宜小柴胡加减，若本病因邪深入，不能传散，多以柴胡加芒硝汤，或大柴胡汤。大抵热在太阳忌下，热在阳明忌利小便，热在少阳忌汗、忌下、忌利小便。至传入三阴，则不发热，唯少阴经能发热，然少阴发热有二证，初病即见少阴证，脉沉反发热，麻黄附子细辛汤。若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手足厥逆，脉微欲绝，身反不恶寒，此阴盛格阳，内寒而外热也，理中汤加附子，或通脉四逆汤。盖阳邪传阴经而下利者，乃是热利，阳陷入阴，外所以无热，自是白头翁汤、黄连阿胶汤一派。如阴邪入阴经而下利者，乃是里寒自利，寒既在里为主，则阳气必客于外，外所以反热，非理中、四逆何以御之。要知虽皆发热，毕竟不同，发于阳而发热者，头必痛，发于阴而发热者，头不痛，此为辨也。又太阳以恶寒发热为病进，恐邪气传里也。厥阴以厥少热多为病退，喜阴尽阳复也。然热气有余，则又为内痈便血之兆矣。发热多端，不可不详辨也。

按《伤寒论》之论内痈，止于三句中，即以三证辨内痈为极确，文法精练，不可不细玩之。第一句，诸脉浮数，当发热，而反洒淅恶寒，谓脉浮数，本当发热，而反多洒淅恶寒者，内痈也。第二句，若有痛处，谓浮数之脉，主邪在经，当一身尽痛，而痛偏着一处者，内痈也。第三句，饮食如常，谓病伤寒，当不欲饮食，而饮食如常者，内痈也。读仲景书，可不于一字一句深求其义哉。景岳治肺痈，有桔梗杏仁煎；治肠痈，有肠痈秘方；通治有连翘金贝煎；外又有蜡矾丸。皆神方也，谨采以备用。外科之法门，亦仲景热盛内痈之说，有以开之。

恶寒

伤寒恶寒者，不见风亦恶寒，身虽发热，不欲去衣被也。恶寒属表证，而有虚实之分，以有汗者为虚，无汗者为实也。但有恶寒为表不解，若欲攻其热，当先解其表，麻黄、桂枝之属是也。必不恶寒反恶热，此为表解，乃可清里，白虎、承气之属是也。然又有少阴之恶寒者，则蹉卧足冷，脉沉细，四逆汤温之，不可发汗。必振寒，脉微细者，内外俱虚也，真武汤主之。又有止称背恶寒者，盖人背为阳，腹为阴，阳气不足，阴寒气盛，则背为之恶寒，阳微阴盛之机已露一斑。《伤寒论》云：少阴病一二日，口中和，背恶寒者，当灸之，处以附子汤是也。又有阳气内陷入阴中，表阳新虚，有背微恶寒者。《伤寒论》云：伤寒无大热，口燥渴，心烦，背微恶寒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者是也。盖微，不甚也，若少阴，则寒甚也。二者一为阴寒气盛，一为阳气内陷。盖阴寒为病，不能消耗津液，故于少阴病则曰口中和；及阳气内陷，则热灼津液为干，故于阳明病则曰口燥渴也。二者均为背恶寒，要辨阴阳寒热不同，亦于口中润燥可知，不可不仔细审之也。又有伤寒恶寒，全不发热，六脉紧细，乃素禀虚怯而不能发热，此太阳寒伤荣证。但极虚感寒，无正发汗理，宜理阴煎、大温中饮以滋其阴，而云腾致雨之妙，则景岳有心得矣。若温病恶寒，口燥咽干，舌黄唇焦，乃阳盛格阴，内热则外寒，非恶寒也。盖恶寒表证也，得就暖处便解，外寒重证也，虽近火烈不除。轻则神解散，甚则升降散、增损双解散，岂可与正伤寒恶寒同日语哉。

恶 风

恶风者，见风则恶，密室中则无所恶也。虽属表证，而发散又自不同。若无汗恶风，则为伤寒，当发其汗，麻黄汤；有汗恶风，则为中风，当解其肌，桂枝汤。里证虽具，而恶风未罢者，皆当先解其表也。又有汗多亡阳与风湿皆有恶风之证，盖汗出漏不止，则亡阳外不固，是以恶风也，以桂枝加附子汤，温其经而固其卫。风湿相搏，骨节烦痛，湿盛自汗而皮腠不密，是以恶风也，以甘草附子汤，散其湿而实其卫。若温病，恶风等于恶寒，阳伏于内，阴格于外，不过初病一二日，后则恶热[①]不恶风寒矣。要之邪热内郁，轻则发越于外而手足温，重则内外格拒而通身凉，死生关头，惟在识与不识耳。神解、芳香、升降、凉膈等方，斟酌得宜，万无一失。

头 痛

太阴少阴，有身热而无头痛，盖二经皆不上头故也。厥阴，有头痛而无身热，盖厥阴与太阳会于巅也。若身热又头痛，皆属三阳经也。伤寒太阳头痛，发热恶寒无汗，麻黄汤；头痛发热，恶寒有汗，桂枝汤。阳明头痛，不恶寒反恶热，白虎汤；不大便，调胃承气汤；头痛甚者必衄，葛根汤去大枣加葱白。少阳头痛，头角痛，或耳中痛，或口苦发热，或往来寒热，脉弦数，并宜小柴胡汤。厥阴头痛，呕而吐沫，吴茱萸汤；又厥阴头痛，脉微浮为欲愈，如不愈小建中汤。若温病头痛，或头胀痛，乃邪热郁结于内，上攻头面三阳，断不可发表，轻则神解散、清化汤治之，重则增损双解散、升降散合内外而治之。里气一通，头痛自止，不可拘伤寒头痛当解表，不可攻里之例也。

身 痛

凡伤寒太阳病，身体痛，骨节痛，若恶寒无汗，脉浮紧者，麻黄汤汗之；若脉浮缓，恶风自汗者，桂枝汤和之；若风寒并中，脉浮紧而缓者，大青龙汤发之。少阴病，身体痛，骨节痛，手足厥，脉沉者，附子汤主之。然此阴阳二证，一般身痛，用药则相去云壤，浮沉之脉，要在指下辨识。若误发少阴经汗，必动其血，或从口鼻出，或从目出，少阴脉入肺络心，太阳脉起目内眦。则为下厥上竭而死，或可以当归四逆汤救之。凡一身尽痛，发热发黄，头上汗出，背强，小便不利者，湿也，茵陈蒿汤。凡发汗后，身疼痛，脉沉迟者，桂枝新加汤。凡身痛下利清谷者，表里俱寒也，原文先救里四逆汤，次救表桂枝汤。若温病，杂气热郁三焦，表里阻隔，阴阳不通，身体痛，骨节痛，以及头痛项强，发热恶寒恶风，目痛鼻干不眠，胁痛耳聋，寒热而呕，一切表证状类伤寒，实非风寒外感之邪，通宜清热解郁以疏利之，如神解散、芳香散、升降散、加味凉膈散、增损双解散之类，随其轻重酌量用之。里气一清，表气自透而外证悉平矣。故温病凡见表证，皆里证郁滞浮越于外也。不知者，一见身痛头痛，发热恶寒等证，便以为伤寒，而用麻黄、青龙以发其汗，则坏病蜂起矣。此即前一节治法大有天渊之别也，王刘两公其先觉乎。

不 眠

阳盛阴虚，则昼夜不得卧，阴盛阳虚，则嗜卧不欲起。盖夜以阴为主，阴气盛则目闭而卧安。若阴为阳扰，故烦躁而不眠也。温病热郁三焦，阴不敌阳，大渴引饮，烦躁不眠，轻则增损大柴胡汤，重则增损双解散，两解表里之热毒以治之。若太阳伤寒，脉浮数，身痛无汗，烦躁不眠，大青龙汤或桂枝麻黄各半汤；若发汗后不眠，脉浮数，微热烦渴，小便不利，五苓散；若大汗后，胃中干燥，不眠，烦渴欲饮水者，少少与之愈；脉数大者，白虎汤或竹叶石膏汤，不用五苓。又太阳伤寒，脉浮，以火劫汗，亡阳惊狂，起卧不安，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阳明经病，目痛鼻干不眠，葛根汤，内热多加黄芩、知母；若自汗，脉洪数，经腑俱热，烦渴舌燥不眠，白虎

① 恶热：光本作“恶湿”。

汤；若大热，错语呻吟，干呕不眠，黄连解毒汤。少阳病往来寒热，口苦，心烦不眠，脉弦数，小柴胡汤加黄连、栀子；若虚弱人，津液不足，加酸枣仁、五味子、麦冬。少阴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烦不眠，黄连阿胶汤。凡汗、吐、下后，烦渴不眠，剧者懊侬不眠，此邪热乘虚客于胸中，烦热郁闷而不得散也，栀子豉汤。凡下后虚烦不眠，参胡温胆汤、加味温胆汤。

多 眠

凡病者多不得眠，伤寒反多眠者，以卫气昼则行阳，夜则行阴，行阳则寤，行阴则寐。阳气虚阴气盛，则目瞑，故多眠，乃邪气传于阴而不在阳也。昏昏闭目者，阴司阖也；默默不言者，阴主静也。凡伤寒头痛发热，神昏多眠者，表证也，宜解表为先，疏表汤。若得汗后，脉浮细，身凉嗜卧者，此阳邪去而阴气复，可不药而愈。设胸满胁痛，风热内攻而喜眠者，邪传少阳也，小柴胡汤加桔梗、枳壳。少阴病得之二三日，表邪未悉并阴，但欲寐，脉微细，无里证者，麻黄附子甘草汤以微发其汗则愈。少阴病，欲吐不吐，心烦多眠，自利而渴，小便色白者，真武汤。凡脉微细欲绝，或蹉卧恶寒向壁，或身重逆冷，皆属少阴，附子汤。若温病多眠，三阳合病，目合则汗，小清凉散合白虎。谵语有热者，增损三黄石膏汤加大黄。盖凡胃中有热者，亦欲多眠，但神昏气粗而大热，绝不似少阴之蹉卧足冷也。

自 汗

自汗者，不因发散而自然汗出也。然有表里之别，虚实之异焉。凡伤寒太阳病，汗出恶风，反微恶寒者，表未解也，宜桂枝汤，或小建中汤，或黄芪建中汤，随证用之。阳明病，发热汗多者，急下之，大承气汤。阳明病脉迟，虽汗出不恶寒，表证罢里证实者，急下之，大承气汤。夫脉迟，乃热郁阳明，火邪闭脉也。里实乃身重，短气腹满面喘，濈濈汗出也，非若邪气在表而汗出之可缓也。漏风亡阳者，桂枝加附子汤。凡阴证四逆，额上及手背冷汗出者，与自利厥逆大汗出者，急以四逆汤温之。凡自汗出，小便难，脉沉者，桂枝附子汤加茯苓。若温病邪热内结，误服表药，大汗亡阳，烦渴不解，大复苏饮。不因误表而自汗者，增损三黄石膏汤，里实者加大黄。愈后每饮食及惊动，即自汗出，此表里虚怯也，人参固本汤加黄芪、牡蛎、麻黄根以固之。若发热而利，自汗不止者死。若大汗出，热反盛，狂言不止者死。若汗出发润，喘不休者死。若汗出如珠，不流者死此又不可不知也。

盗 汗

盗汗者，睡着而汗出也，是由邪在半表半里。何者？若邪气一切在表与卫，则自然汗出也，此则邪气侵行于里，外连于表，及睡则卫气行于里，乘表中阳气不缴，津液得泄，故但睡而汗出，觉则气散于表而止矣。杂病盗汗者，或阳虚血热，补中益气汤加防风、麻黄根、生地黄、牡丹皮。或阴虚火动，当归六黄汤加浮麦、麻黄根。伤寒盗汗，责于半表半里，知其胆有热也。《伤寒论》曰：微盗汗出，反恶寒者，表未解也，小柴胡汤主之。《伤寒论》曰：阳明病，脉浮而紧，必潮热，发作有时，但浮者，必（盗）自汗出。按盗汗是少阳证，自汗是阳明证，但浮者必盗汗出句之盗字，应是自字，当改之，可与白虎汤。病愈脉静身凉，数日后，忽得盗汗及自汗者，此属表虚，并宜黄芪汤加防风、麻黄根。若温病盗汗，邪热内郁，外侵于表，升降散或增损大柴胡汤加牡蛎、龙胆，或龙胆末二钱、猪胆汁同温酒调服。

头 汗

凡热邪内蓄，蒸发腠理，遍身汗出者，谓之热越。若身无汗，则热不得越，上蒸于阳，故但头汗出也。热不得越，阳气上腾，头汗出谵语者，在伤寒大柴胡汤、凉膈散；在温病增损大柴胡汤、加味凉膈散。头汗出剂颈而还，渴饮水浆，小便不利，此为热郁在里，身必发黄，在伤寒茵陈蒿汤，在温病加味凉膈散加茵陈蒿。心下满，头汗出，水结胸也，并宜柴胡陷胸汤。阳明病，下血谵语，此为热入血室。此证兼男子言，不仅妇女也。但头汗

出者，在伤寒小柴胡汤加归尾、桃仁、穿山甲、丹皮、栀子；在温病柴胡清燥汤加穿山甲、桃仁、黄连、大黄、芒硝。又伤寒五六日，已发汗而复下之，胸胁满微结，小便不利，渴而不呕，往来寒热，心烦，但头汗出者，柴胡桂枝干姜汤。又伤寒五六日，头汗出，微恶寒，手足冷，心下满，口不欲食，大便难，脉沉细者，此为阳微结，必有表复有里也。脉沉亦在里也。汗出为阳微，假令纯阴结，不得复有外证，悉入在里，此为半在里半在外也。脉虽沉(紧)细，不得为少阴病，所以然者，阴不得有汗，今头汗出，故知非少阴也，可与小柴胡汤。设不了了者，得屎而解，柴胡加芒硝汤。若中湿，误下之，头汗出，小便利者死。又下后，额上汗出而喘，小便反秘者亦死。二者乃头汗之逆，以阴阳上下俱脱也。关格不通，不得尿，头无汗者生，有汗者死。若元气下脱，额上汗如贯珠者死。《脉经》曰：阳气上出，汗见于头，五内枯干，胸中空虚，医反下之，此为重虚也。盖头汗有生死之分，须详辨之。按脉细者，应是脉沉细者，观下文脉沉亦在里也之亦字自知，当补之。脉虽沉紧之紧字，当是细字，若是紧字，与上下文义不属，当改之。

手足心腋下汗

凡潮热手足濈濈汗出，为阳明胃实也。腋下濈濈汗出，为兼少阳胆实也。在伤寒大柴胡汤，在温病增损大柴胡汤。若大便秘硬者，在伤寒大柴胡汤加芒硝，在温病加味六一顺气汤。若手足心濈濈汗出，大便难而谵语者，此有燥粪，为热聚于胃也。在伤寒调胃承气汤，在温病加味凉膈散。《伤寒论》曰：阳明病，中寒不能食，小便不利，手足心濈濈汗出，此欲作瘕瘕。大便必初硬后溏，胃中虚，水谷不别故也。瘕瘕者，寒气结而为积也，厚朴生姜甘草半夏人参汤，或理中汤加木香、槟榔，不可下也。若额上及手背淅淅冷汗出者，此属阴证伤寒，通脉四逆汤温之。此皆不可不辨也。

结胸痞气

《伤寒论》曰：病发于阳，而反下之，热入里作结胸。谓表证当汗也，而医反下之，则外邪乘虚内陷结于心膈，乃为结胸也。《伤寒论》曰：太阳病，脉浮动数，头痛发热，微盗汗出，反恶寒者，表未解也。而反下之，动数变迟，膈内拒痛，胃中空虚，客气动膈，短气烦躁，心中懊侬。阳气内陷，心下因硬，则为结胸，大陷胸汤主之。若不结胸，但头汗出，余无汗，剂颈而还，小便不利，身必发黄，栀子豉汤主之。又曰：太阳病，重发汗而复下之，不大便，舌上燥而渴，日晡潮热，从心下至小腹硬满而痛不可近者，大陷胸汤主之。又曰：伤寒呕而发热，柴胡证具，而以他药下之，其柴胡证仍在者，复与小柴胡汤，必蒸蒸振汗而解。若心下满而硬痛者，此为结胸也，大陷胸汤主之。又曰：伤寒六七日，结胸实热，脉沉而紧，心下硬痛者，大陷胸汤之。又曰：结胸无大热，此为水结在胸胁也，但头汗出者，大陷胸汤主之。《活人》云：宜逐其水，小半夏茯苓汤，小柴胡汤去枣加牡蛎亦可。又曰：小结胸病，正在心下，按之则痛，脉浮滑者，小陷胸汤主之。又曰：病应汗解，反以冷水噀①之，或灌之，其热被却不出，弥更益烦，肉上粟起，意欲饮水，反不渴者，服文蛤散。若不瘥，与五苓散。寒实结胸，寒饮结于胸中。无热证者，与小陷胸汤，白散亦可服。崔行功曰：伤寒误下，结胸欲绝，心胸高起，手不可近，用大陷胸汤。恐不得瘥，此下后虚逆，气已不理，当以枳实理中丸，先理其气，次疗诸疾，古今用之如神。且误下之初，未成结胸者，急宜频服理中汤加枳壳、桔梗，自得解散，更不作结胸也。又有衄血不尽，血结胸中，手不可近，漱水不欲咽，身热喜忘如狂，腹胁胀满，大便黑，小便利，犀角地黄汤加大黄主之。妇人血结胸胁，揉而痛，不可抚近，海蛤散主之。凡结胸，脉沉紧、沉滑、沉实，或数大有力者，乃可攻之。若脉微沉细，手足冷者，为难治。若欲救之，宜四逆汤。凡结胸，有兼发黄或发斑，或厥逆者，皆为最重之证。又结胸证悉具，烦躁者死。又结胸脉浮大者，不可下，下之则死。须详辨之。张景岳曰：结胸治法，仲景俱以大陷胸汤主之。

① 噀(xùn 训)：喷。《后汉书·乐巴传》"微拜尚书"注引《神仙传》："又饮酒，西南噀之。"

然以余之见，惟本病不因误下而实邪结胸，下连小腹，燥渴谵妄，脉来沉实者，正大陷胸汤所宜用也。至于太阳少阳，表邪未解，因下早结胸，而复用大陷胸汤，是既因误下而又下之，恐不得瘥，不若用枳实理中丸、柴胡陷胸汤，以缓治之为妙。

余按崔张皆谓不得瘥者，恐复下之过也。不知仲景大有所见，盖误下结胸危证也，缓则死矣。结胸而用陷胸者，有病则病受之。观大病瘥后，从腰以下有水气者，用牡蛎泽泻散峻攻，何反不顾其虚耶。盖病势危急，设用缓剂，阴水袭入阳界，驱之无及，可见活人之事迂阔者无剂也。

《伤寒论》曰：病发于阴而反下之，因作痞，以下之太早故也。谓内挟痰食，外感风寒，里之阴虚已受邪热，中气先伤也。或热微下证未全，不任转泻也，而医反下之，则里之微热虽除，表之邪热又至。表邪乘虚内陷，结于心下，但硬满而不痛，虽不结胸；亦成痞气也。若不因下早而为痞气者，或痰、或食、或气、或血为之结也。各有寒热之不同，要在辨而治之。大约轻者，通用枳壳桔梗汤。若实热而为痞者，内实热盛不大便，手足温，其脉关上浮，大黄黄连泻心汤。如寒热偏胜者，上有湿热，下有陈寒也，心下痞，而复恶寒汗出者，附子泻心汤。如寒多热少，胸满脉濡者，半夏泻心汤。如胃不和，心下痞硬，干呕，胁下有水气者，生姜泻心汤。如下利腹鸣者，非热结也。但以胃中虚，客气上逆，故心下痞硬，甘草泻心汤。要之泻心非泻心火之热，乃泻心下之痞满也。如痞满胃寒咳逆，理中汤。如外证未除，而数下之，为重虚其里，邪热乘入，遂挟热而利，心下痞硬，表里不解者，桂枝人参汤，即理中汤加桂枝而易其名，为治虚痞下利之的方也。如汗吐下后，胃虚停饮痞硬，噫气不除，旋覆花代赭石汤，此辅正匡邪蠲饮下气之妙方也。如本以下之，故心下痞，与诸泻心汤不解，其人渴而烦躁，小便不利，五苓散。邪在上而治在下，使浊气出下窍，而清阳之在上焦者，自能宣化，乃脏实而泻其腑也。盖五苓有两解之功，润津滋燥，导饮荡热，亦消痞满之良方也。如发热汗出不解，心下痞硬，或吐，或下利，脉滑数，或关脉沉紧，大柴胡汤。盖外邪不解，转入于里，心下痞硬，呕吐下利，攻之则碍表，不攻则里证又迫，计惟有大柴胡汤，合表里而两解之。

余按大凡结胸痞气，未经攻下而成者，此或痰、或食、或气、或血凝滞而然，先须柴胡陷胸汤、柴胡枳桔汤以开之，开之不愈，则攻下之。曾经下后，此为外邪陷入而为结胸痞气，时其轻重，当下则下，缓则误矣。若不分曾下未下，但见心下胀满，便以为结胸痞气，辄用攻下之剂，反成真结痞矣。又按结言胸，痞言心下，结言按之石硬，痞言按之濡，结言寸脉浮关脉沉，痞不言寸而但言关上浮，可以知其病之分，治之异矣。然此皆为正伤寒言之也。若温病郁热内攻，火性上炎，一发即心胸结痞，脉洪滑数，或伏沉，自是热实结胸痞气，特患下之不早耳，非大小陷胸，或陷胸承气、加味凉膈等方下之不为功。凡结胸，不问寒热虚实迟早，便用罨法，生姜、葱白等分，生萝卜加倍。无，以子代之。三味共捣一处，炒热，白布包作饼，罨胸前结痛处。此法须分二包，冷则轮换，无不即时开通，但不宜太热，恐炮烙难受也。更以温手顺下揉之，自无不愈。并治一切痞满胀痛，真炒法也。

张氏《发明》曰：成注云，无热而恶寒者，发于阴也。既无热而又恶寒，其为阴证明矣，安有下之之理，下之岂止作痞而已哉。夫仲景所谓阴阳者，指表里而言也，非此之谓也。病在表则当汗，而反下之，因作结胸。病虽在里，尚未入府，而辄下之，因成痞。所以成结胸者，误下之故也。所以成痞气者，下之太早故也。经曰：脉浮而紧，浮则为风，紧则为寒。风则伤卫，寒则伤荣。又曰：脉浮而紧，复下之，紧反入里则作痞。由此言之，风邪入里则结胸，寒邪入里则为痞。然此亦皆太阳病之所致，非阴证之谓也。又曰：病在阳，应以汗解。阳指表证而言明矣。况痞证诸条，未有因无热恶寒下之而成者，此成注之误也。按此说深合经义，故录之。

腹 满

腹满者，腹中胀满也。腹满不减者为实，时满时减者为虚。以手按之，坚硬而痛不可按者为实，可揉可按而软者为虚。《伤寒论》曰：凡伤寒太阴之为病，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结痛，自利益甚，宜理中汤加藿香、厚朴、陈皮、半夏，甚则四逆汤。腹满时减复如故，此虚寒从下而上也，理中汤加厚朴、木香。病人自言腹满，他人以手按之不满，此属阴证，切不可攻，宜四逆汤温之。凡汗解后腹满，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本太阳证而反下之，因而腹满时痛者，桂枝加芍药汤。大实痛者，桂枝加大黄汤。少阴病六七日，腹胀不大便者，大承气汤。凡发汗后不解，腹胀满痛者，大承气汤。凡潮热腹满，短气而喘，内实者，大柴胡汤加厚朴、槟榔。胸中有热欲呕吐，胃中有寒作满痛者，黄连汤。温病无阴证，热郁失下，邪火久羁，腹胀满痛者，升降散、加味凉膈散加枳实、厚朴。大抵阳热为邪，则腹满而咽干，便秘谵语；阴寒为邪，则腹满而吐利，食不下。与夫曾经汗吐下后腹满，治各不同。故为医者，要知邪气所起所在。审其所起，知邪气之由来；观其所在，知邪气之虚实。汗下之不差，清补之适当，则十全之功可得也。按自利益甚四字，当在必胸下结痛句之下，不应在吐食不下句之下。若在此句下，则是已吐食不下而自利益甚矣。仲景复曰若下之三字，无所谓也，当移之。

小腹满

小腹满者，脐下胀满也。胸膈满为邪气，小腹满为有物。物者何？尿与血耳。小腹满，小便不利者，尿涩也。在伤寒，自气分传入血分，宜五苓散、猪苓汤；在温病，自血分发出气分，宜神解散、升降散。小腹满，小便自利者，蓄血也。在伤寒，桃仁承气汤、代抵当汤丸；在温病，解毒承气汤加夜明砂、桃仁、丹皮、穿山甲。又伤寒小腹满，厥逆，真武汤。小腹满，不结胸，按之痛，厥逆，脉沉迟，冷结关元也，四逆汤加吴茱萸，外灸关元穴。温病无阴证。

腹 痛

凡腹中痛，按而痛甚为实，按而痛减为虚。阳邪痛者，痛不常久；阴邪痛者，痛无休歇。伤寒腹痛，须明部分。中脘痛属太阴脾经分，脉沉迟而寒者理中汤，甚加附子。阳脉涩，阴脉弦，脉三阳急为瘕，三阴急为疝，此伤寒瘕疝发于内，故腹中急痛。小建中汤。散结安瘕，治在阳明太阴。不瘥，小柴胡汤。和中定疝，治在少阳厥阴。脐腹痛属少阴肾经分，脉沉者真武汤。小腹痛属厥阴肝经分，阳郁厥逆者，当归四逆汤加吴茱萸、生姜；阴寒厥逆者，四逆汤加吴茱萸。若太阳病下之早，因而腹痛者，属太阴也，桂枝加芍药汤。若内实腹痛，绕脐刺痛，烦躁，发作有时，此有燥粪也，调胃承气汤；大实腹满而痛，脉实者，大承气汤。若脉弦，口苦发热，腹中痛者，小柴胡汤去人参，加炒白芍；寒热交作，腹中痛者，小柴胡汤加肉桂、白芍，寒多去黄芩。大抵伤寒腹痛，有虚有实，有寒有热，要在辨脉证而治之；温病腹痛，乃杂气潜入，邪火郁滞阳明也，以升降散、加味凉膈散消息治之。温病无阴证，实与热自不屑言，即有虚者，亦当先去其急，而后理其缓也。张子和曰：良工先治其实，后治其虚。今之庸工，不敢治其实，惟误补其虚，举世不知其非，奈何。

烦 热

烦热者，因发热而烦躁不安也，惟温病为特甚。此盖杂气伏郁三焦，邪火亢闭，怫热燔灼，故心神无定耳。增损双解、增损三黄石膏之属，消息治之。若伤寒有表邪不得汗出而烦躁者，其脉浮缓而紧数，大青龙汤。若烦而渴，脉弦数者，乃半表半里证也，小柴胡汤加知母、天花粉。若烦渴舌燥，大汗出，饮水，脉洪数有力者，阳明经府证也，白虎汤，甚则调胃承气汤。若手足厥，下利而烦，脉沉细而软者，此则阴证之类烦也，急以人参、附子温之。若手足厥，阳气受于胸中，四肢为诸阳之本。邪结胸，寒饮伏停，阳气隔塞。心中满而烦，饮作

烦闷。此非少阴之脏寒也，急以瓜蒂散吐之。若内伤劳役，阴虚火动而烦者，身倦自汗，尺脉浮虚者，补阴益气煎加白芍滋之。凡伤寒五七日，两手六部脉皆至，六脉同等。大烦邪欲外散，故作烦热。而口噤不能言，其人躁扰者，邪正相争。欲作汗解也。若脉和大烦，邪欲外向，大有作汗之机。目肿睑内际黄者，太阳主目上纲，阳明主目下纲，目肿而内际黄者，土旺而邪欲散也。此亦欲作汗解也。所以言大烦者，以肌表大热，则是邪热欲泄达于外也，故为欲解。间有大战者，然必以脉为主，若脉不至而大烦，不能言，反解上条。脉不和而睑黄大烦，反解次条。其病为进，又不可执一而论也。

潮 热

潮热者，如潮水之潮，其来不失其时。盖阳明属土，应时则旺于四季，应日则旺于未申，故必日晡发者为潮热。阳明内实也，宜下之。若一日三五发者，乃是发热，非潮热也。又须切脉之滑大沉实，再审其人脐腹胀满，以手按之则硬而痛，手足心并腋下濈濈然有汗，此内实有燥粪也。在伤寒大柴胡汤，或调胃承气汤；在温病增损大柴胡汤，或加味凉膈散加龙胆草。务要酌度适中病情，不可太过不及。若伤寒，发在寅卯辰巳时分，且未可下，宜小柴胡汤加减与之。若少阳邪并阳明，发潮热，大便溏，小便自可，胸胁痛不去者，主以小柴胡汤。又胁下硬满，不大便而呕，舌上白苔者，可与小柴胡汤，则上下通和，濈濈然汗出而解。至于温病，邪郁胃中，但有潮热，悉以增损大柴胡汤，甚则加味六一顺气汤。凡伤寒潮热者，先以小柴胡汤，如热不除，内实可下者，以大柴胡汤。此大略也。

往来寒热

伤寒往来寒热，邪正分争也。盖寒为阴，热为阳，里为阴，表为阳。邪客于表，与阳相争则发寒矣；邪客于里，与阴相争则发热矣。表邪多则寒多而热少，里邪多则热多而寒少。邪在半表半里之间，外与阳争而为寒，内与阴争而为热。表里之不拘，内外之无定，由是寒热往来而无常也，故以小柴胡汤，立诸加减法以和之。又往来寒热与寒热如疟，似是而实非也。寒热如疟者，作止有时，正气与邪争则作，分作止矣。往来寒热，则发作无时，往来无常，日三五发或十数发，此其与疟异也。虽治往来寒热属半表半里，当和解之，又有病至十余日，热结在里，复往来寒热，自宜大柴胡汤下之。凡少阳证，往来寒热，必先与小柴胡汤和之。服后不解，其脉反浮者，与柴胡桂枝汤，使邪从表而散。其脉如数者，与大柴胡汤，使邪从里而出也。温病伏邪内郁，往来寒热多属热结在里，阴阳不和，增损大柴胡汤主之，如升降散，乃此证妙药也。盖升清可以解表，降浊可以清里，则阴阳和而内外俱彻矣。若施之伤寒，则又不可。

谵 语

谵语者，语言讹谬而气盛也。经曰：实则谵语。盖邪热深入，蓄于胸中，则昏其神气，遂语言无次而妄说也。邪热轻者，惟睡中谵语，醒则无矣；邪热重者，即不睡亦谵语；如热极者，詈骂不避亲疏，不识人，此神明之乱也。谵语盖非一端，伤寒发汗多亡阳谵语，以胃为水谷之海，津液之主，汗多津液亡，胃中燥，必发谵语。此非实热，故不可下，以柴胡桂枝汤和其荣卫，以通津液后自愈。谵语不恶寒反恶热，白虎汤。腹满身重，难以转侧，口不仁不知味也。面垢，谵语，遗尿自汗，脉滑实者，白虎汤。潮热，手足腋下濈濈汗出，其脉沉实，或滑数有力，大便难而谵语者，大承气汤。温病热郁三焦，神昏气乱，谵语不识人，时其轻重，以升降、凉膈、六一、解毒承气之类，消息治之。若误服表药，谵语闷乱者，增损三黄石膏汤加大黄。若蓄血谵语，大便黑，小便利，在伤寒桃仁承气汤；在温病解毒承气汤加夜明砂、桃仁、穿山甲、丹皮。下利谵语，脉滑而数，有宿食也，在伤寒六一顺气汤加黄连，在温病加味六一顺气汤。此非内寒而利，乃燥粪结实，胃中稀水旁流之物也，必须能辨滑数之脉，乃可下之。此证最难酌度。温病多有体厥脉厥者，更须下之，

此《内经》通因通用之法也。若下后下证悉除，三五日后谵语不止者，此邪气已去，元气未复，宜柴胡养荣汤加辰砂一钱。大抵谵语脉短则死，脉自和则愈。或气上逆而喘满，或气下夺而自利，皆为逆也。

郑 声

郑声者，郑重频繁，谬语谆谆不已而气微也。《经》曰：虚则郑声。如老人遇事谇[1]语不休，成氏以为声转其本音，二理并通，故两存之。盖郑声，乃因内虚正气将脱而言，皆不足之状。如手足厥，脉沉细，口鼻气息短少，所说语言轻微无力，气少难以应息者，皆阳气微也。若神昏气促，不知人事者死。如气不促，手足颇温，其脉沉细而微者附子汤。或内热不可用附子者，人参三白汤、五福饮、七福饮之类，随证加减治之。所谓伤寒温病，四损不可正治者此类是也。娄氏曰，谵语气虚独言也，此出《素问》。予用参、芪、归、术治之屡验，按此即所谓郑声也。大抵谵语、郑声，态度无二，但有虚实之分，须详辨之。

发 狂

凡发狂，本属阳明实热之证。盖阳明为多气多血之经，或伤寒阳邪传入胃府，或温病阳邪起自胃府，热结不解，因而发狂。《内经·脉解篇》曰：胃者土也，故闻木音而惊者，土畏木也。其恶火者，热甚则畏火也。其恶人者，以阳明厥则喘而惋，惋则恶人也。其病甚则弃衣而走，登高而歌，或数日不食，或逾垣上屋者，以四肢为诸阳之本，阳盛则四肢实，实则能登高也。其弃衣而走者，以热盛于身也。其妄言骂詈不避親疏而歌者，以阳盛为邪也。又曰：阴不胜其阳，则脉流薄疾，乃狂。又曰：邪入于阳则狂。是皆以阳明热邪上乘心肺，故令神志昏乱若此，此阳狂也。伤寒温病虽根源不同，至于发狂皆邪热已极，使非峻逐火邪则不能已。故但察其大便硬结，或腹满而坚，或湿滞胶闭，或协热下利，或热结旁流有可攻之证，酌用大小承气、凉膈、六一、解毒承气之类下之。如无胀满结实等证，而惟胃火使然者，但以白虎、解毒、三黄石膏、大小清凉之属，清其火邪，其病自愈。外有伤寒如狂发狂二证，以太阳邪热不解，随经入府，重则发狂，轻则如狂，此热搏血分，蓄血下焦，故宜桃仁承气与代抵当下之。温病多蓄血阳明，以黄连解毒汤，送下代抵当汤丸去桂加牛膝、丹皮。近见别有一种如狂之证，或由失志而病，其病在心；或由悲忧而病，其病在肺；或由失精而病，其病在肾；或由郁怒思虑，饥饿劳碌而病，其病在肝脾。此其本病已伤于内，而邪气复侵于外，则本病必随邪而起矣，其证所谓虚狂是也。外无黄赤之色，刚暴之气，内无胸腹之结，滑实之脉，或不时躁扰而禁之则止，则口多妄诞而声息不壮，或眼见虚空，或惊惶不定。察其上，口无燥渴，察其下，便无硬结，是皆精气受伤，神魂不守，其证与阳极发狂者反若冰炭，而时医不察，但见错乱，便谓阳狂，妄行攻下，必致杀人。凡治此者，须辨气血阴阳四损何在。其有虚而挟邪者，邪在阳与气分，宜补中益气汤、大温中饮。邪在阴与血分，宜补阴益气煎、理阴煎。设有邪气闭结，势不能下者，必以黄龙汤，或大柴胡汤加人参。其虚而无邪者，在阳与气分，宜八珍、十全、肾气丸料、右归丸料。在阴与血分，宜六味丸料、左归丸料。其虚而挟寒者，宜四逆汤加人参、右归丸料。其虚而挟火者，宜六味丸料、左归丸料。此方治之宜，大略如此。若夫润泽之，则在医者活法耳。

发斑疹

发斑者，轻如蚊迹，重如锦纹。其致此之由，总因热毒不解。或当汗不汗，则表邪不解；当下不下，则里邪不解；当清不清，则火盛不解；阳证误用温补，则阳亢不解。必须察脉之浮沉，人之虚实，热毒之轻重而治之，断不可执成氏不可汗，不可下之说。凡邪气自外而入，深入不解，则又自内而出，表里相乘，势所必至，原非表虚证

---

① 谇(sui 岁)：责骂，埋怨。《汉书·贾谊传》："毋取箕帚，立而谇语。"

也。但使内外通达，则邪由表里而解矣。即如犀角地黄汤，乃治斑之要药。人知此汤但能凉血解毒，而不知此汤尤善解表散邪，若用之得宜，里气一清，必通身大汗，热邪顿解，何为不可汗耶？发斑大热，狂躁引饮，又何为不可下耶？凡斑出赤红者为胃热，紫红者为热甚，黑色者为胃烂色。鳞红起发者吉，最忌稠密成片。如热甚脉洪数烦渴者，以白虎汤合犀角地黄汤加僵蚕、蝉蜕，青黛。如热毒内蕴，烦心不得眠，错语呻吟者，犀角大青汤加僵蚕、蝉蜕，或增损三黄石膏汤加青黛、犀角。热燥便结者，俱加酒大黄。如斑发已尽，外热稍退，内实便秘谵语者，以加味凉膈散微下之。温病与伤寒治法同。盖僵蚕、蝉蜕尤斑疹要药也。至于阴证，亦时有发斑者，状如蚊迹，多出胸背手足间，但稀少而淡红，身虽热而安静。以其人元气素弱，或因欲事伤肾，当补不补，则阴凝不解。或误服凉药太过，以致变成阴证。寒伏于下，逼其无根失守之火，聚于胸中熏灼肺胃，传于皮肤而发斑点，补阴益气煎加干姜、附子。寒甚脉微，大建中汤、通脉四逆汤，则真阳回阴火降，而证乃痊，此治本不治标也。温病无阴证，若夫疹与斑等乃温病中之重证也，治同温病，伤寒百不出一。总缘杂气之毒郁于胃中，无所施泻，发于皮肤而为疹，增损双解散主之，加紫背浮萍五七钱，或重加石膏、大黄、芒硝，清散得宜，未有不出者。如身出而头面不出，此毒气内归，危候也。急以大蟾蜍一个，捣和新汲水，去渣痛饮之，自出，屡验。若温病有久而甚者，烦躁昏沉，祇用蟾蜍心三两个，和水饮一二次，定心安神而病去矣，勿以为微而忽之。凡斑疹，脉洪长滑数易治，脉沉伏弦微难治。黑如果实靥[①]者死，不可不知。

发 黄

凡伤寒温病皆发黄，多由阳明湿热，与合曲相似。如发热汗出者为热越，不得发黄也。但头汗出，身无汗，剂颈而还，或心中懊侬，或渴饮水浆，小便不利，或赤或黄，或溷浊，肚腹胀满，或痛或不痛，或燥结，脉来沉实有力，此皆瘀热在里。熏蒸于皮肤之上，身黄如橘子色者，在伤寒茵陈蒿汤，在温病加味凉膈散加茵陈蒿。古方治里证有三承气汤，便于三承气中合茵陈蒿汤，或加味茵陈蒿汤，随证施治，方为尽善。外用黑豆一升，黄蒿四两，煮滚汤一锅，倾铜盆内，搅稍冷，入鸡子清七八个，以手指搅起白沫，敷身黄处，黄散，温覆汗出而愈。又伤寒有身黄发热者，栀子柏皮汤。伤寒有瘀热在里表者，麻黄连轺赤小豆汤。此瘀热在表而发黄，故用表药。设泥里字，岂有邪在里而反治其表之理哉。夫伤寒温病，至于发黄为疾已甚，多有不治之证。形体如烟熏，直视头摇，是为心绝；环口黧黑，柔汗发黄是为脾绝。当辨之。

蓄 血

蓄血者，瘀血蓄结于内也。身黄如狂，屎黑善忘，皆蓄血之证。许学士云：血在上则喜忘，血在下则发狂。盖伤寒病在太阳，则当发汗。或不汗，或汗迟，或脉盛汗微，邪无从出，故随经入府，结于膀胱，乃为蓄血。温病起无表证，而惟胃实，阳明热郁失下，邪火久羁，故肠胃蓄血多，膀胱蓄血少。亦有血为热搏，下注膀胱者，虽腐为黑血，溢于肠间，结粪得瘀而润下，然真元已惫矣。医者必察人胸胁旁、小腹，但有硬满处，以手按则痛者，便为蓄血。若蓄血阳明，不必问其小便。若小腹硬满而小便自利，则膀胱之气化行，而与尿涩气不化不同也，允为有形之蓄血矣。温病与伤寒治法亦无大异。《保命集》分三焦。上焦胸胁手不可近，在伤寒犀角地黄汤加大黄，在温病再合黄连解毒汤；中脘胁间手不可近，在伤寒桃仁承气汤加丹皮、枳壳，在温病去肉桂，再合黄连解毒汤；脐下小腹手不可近，在伤寒代抵当汤丸，在温病以黄连解毒汤送下此丸，去肉桂，加丹皮、牛膝。夫伤寒温病至于蓄血，实病证之奇异，治法之精微，能审诸此，垂手取效，可为妙也，然而难矣。实者可救，虚者多危。

---

① 靥(yè夜)：嘴两旁的小圆窝儿。

衄血

经络热盛迫血妄行，出于鼻者为衄。伤寒责其血热在表也；温病责其血热在里，浮越于表也，犀角地黄汤加芩、连、柴、栀、元参、僵蚕、蝉蜕，甚加大黄，入蜜、酒、小便、冷服。凡伤寒阳明病，口干鼻燥能食者，知邪不在里而在经，故必衄也。葛根汤去大枣，加葱白、黄芩。不止，黄芩汤去枣，加生茅根、生艾、生藕、生荷叶、生侧柏叶，小便煎。太阳病脉浮紧，发热无汗而衄者愈。太阳病衄血，及服桂枝汤后衄者，为欲解，亦可服犀角地黄汤加茅花。如无，以根代之。脉浮大，发热下利，衄血干呕者，黄芩汤去大枣，加生地汁、童便。衄血烦而渴欲饮水，水入即吐者，先服五苓散，后服竹叶石膏汤。不止，茅花汤，即茅花五钱，小便煎服是也。或于凉血药中，磨京墨三茶匙亦妙。汗后热退，衄血不止，用草纸折数层，浸于新汲水中，贴顶门上及项脊，温则易之，必止。少阴病，但厥无汗而强发之，必动其血，或从口鼻出，或从目出，是为下厥上竭，为难治，可与当归四逆汤。仲景曰：衄家不可发汗，汗出必额上陷，脉急紧，直视不能瞬，不能眠。又曰：亡血家，不可发表，汗出即寒栗而振。二说皆为久衄，亡血已多，故不可汗。若热毒蕴结成衄，脉浮紧者，麻黄汤；脉浮缓者，桂枝汤。若脉已微，二药必不可用。脉细者，黄芩汤去大枣，加生地、童便；脉滑者、犀角地黄汤。大抵衄血、吐血、下血，脉微小者生，脉实大者死。或衄后、吐后、下后，脉微小易治。若热反盛，脉反洪数者死也。若衄而头汗出，或身上有汗不至足者，皆难治也。

吐血

伤寒诸阳受邪，其邪在表。当汗不汗，热毒深入，故吐血也，麻黄汤汗之。内有瘀血者，桃仁承气汤利之。服桂枝汤后吐血者，犀角地黄汤加茅花。凡久病虚弱，外有寒形，内有火邪，风寒闭塞，壅遏里热，以致吐血者，麻黄芍药人参汤主之。凡吐血鲜红色者，皆热也，犀角地黄汤以凉之；凡吐血紫黑成块，脉沉迟细，口不渴，小便清，为瘀血寒凝也，宜理中汤加丹皮、肉桂之辛温以散之。若脉洪数，仍属热，宜桃仁承气汤以行之。温病吐血与衄血，皆属热毒内郁，经络火盛，火载血液而妄行，大清凉散，或犀角地黄汤合泻心汤。有瘀血紫黑成块者，加桃仁、大黄以利之。按麻黄芍药人参汤证出自《准绳》，《伤寒论》无此证。因东垣治一寒士感寒吐血，用麦冬饮子合仲景麻黄汤各半服之，甚善，故并载之以为后学津梁。乾隆乙巳季冬科试，先君六旬有六，冒雪归家，风寒郁热，以致头痛，发热恶寒，吐血，诸医不效。余甚惊惶，斟酌东垣此汤一服而愈。前因吾父中风，留心医道，三年内未敢处方，自是而悟，认真脉证，方未有不效者。噫！医道之难在此矣。

辨中有发经论所未发者，实千古不易正理，后学宗之，自不覆晋人辙矣。畏斋。

卷 三

头目眩

眩者，头旋眼黑也。伤寒目眩，多因汗吐下，虚其上焦元气之所致也。伤寒邪在半表半里，表中阳虚，故时时头目眩，葛根汤。风家多头目眩，亦当解肌，葛根汤。《伤寒论》曰：少阳，口苦咽干目眩，小柴胡汤加天麻、川芎。《伤寒论》曰：阳明病，但头眩不恶寒，故能食而咳，其人必咽痛。能食为阳明中风，四逆散加天麻、桔梗。《伤寒论》曰：太阳伤寒，误吐误下后，心下逆满，气上冲胸，里虚气上逆也。起则头眩，表虚阳不足也。脉沉紧，邪在里，不可汗。发汗则动经，身为振振摇者，汗则外动经络，伤损阳气，则不能主持诸脉也。桂苓甘术汤以温经益阳，或真武汤以实卫止汗。

按《针经》云：上虚则眩，下虚则厥。头目眩皆属虚，宜温经补阳之剂。吴氏治伤寒汗出过多，头眩，身摇发热，脉虚数，人参养荣汤倍人参，加天麻，少佐酒炒黄柏，二服而愈。易老云：头旋眼黑，非天麻不能定，少佐黄柏以滋肾水也。若血虚头眩，四物汤加人参、天麻。气虚头眩，四君子汤加天麻、川芎。伏痰头眩，二陈汤加南星、白术、天麻、川芎。内兼痰火上攻，再加酒炒黄芩、竹沥、姜汁。若元气虚脱者，人参养荣汤、大建中汤，俱加天麻、川芎。内伤劳役者，补中益气汤加天麻、川芎。惟温病头目眩及头胀、头痛、头汗，并目赤、目黄、目不明、目直视、目反折，与伤寒治法不同，俱系杂气伏郁中焦，邪热亢闭，上攻头目，乃胃家实也。通宜升降散、加味凉膈散清利之。头眩疼量加大黄，目眩赤等证量加龙胆草酒炒。

咳 嗽

咳谓有声无痰，嗽谓有痰无声，咳嗽则有声有痰也。肺主气，形寒饮冷则伤之，使气逆而不散，冲击咽膈，令喉中淫淫如痒，习习如梗而咳嗽也。有寒者，有热者，有停饮者，有在表者，有在里者，有在半表半里者，病各不同，治亦有异。如伤寒停饮与表寒相合而咳嗽者，小青龙汤，或金沸草散；停饮与里寒相合而咳嗽者，真武汤；邪热在半表半里而咳嗽者，小柴胡汤加贝母、知母、天花粉，肺热去人参加沙参；凡阴证手足厥逆而咳嗽者，四逆汤加五味子。若温病伏热内郁咳嗽，白虎汤合升降散、小清凉散加竹叶；若烦闷则加味凉膈散、增损三黄石膏汤，并加桔梗。夫咳为肺疾，必待发散而后已，然又有不可发散者。《伤寒论》曰：咳而小便利，不可发汗，发汗则四肢厥逆。又曰：咳而发汗，蹉而苦满，腹中复坚，此为逆也。不知发汗尤为温病所大忌者，岂止小便利一节乎。又咳而脉数者，为心火刑肺金则死。

口燥咽干

引饮曰渴，不引饮曰燥干。凡伤寒少阳，邪在中焦，口苦舌干，不甚渴，脉弦者，小柴胡汤。少阳脉弦，往来寒热而呕，口燥咽干者，小柴胡汤。口干少津液，脉浮紧微数者，白虎加人参汤。阳明无大热，背恶寒，口燥咽干者，白虎加人参汤。少阴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干，急下之以存津液，大承气汤。此热在下焦。烁枯肾水，下不可缓也。若温病怫热内郁，未有不口燥咽干者，小清凉散、增损三黄石膏汤，再看兼证消息之。凡伤寒汗吐下后，津液少，口燥咽干，及虚人水衰火旺，口燥咽干，以补阴益气煎加麦冬、黄柏、知母、天花粉，以滋其水。若脉沉足冷者，多难治。温病下后须酌之，不可骤补。脉沉足冷，宜大下之不可以伤寒例拘也。

咽痛

凡伤寒咽痛有多般，务宜详辨，不可一例以为热也。太阳病误下，脉若浮紧，必咽痛，此热邪仍在上膈也，小建中汤加桔梗。误汗亡阳漏风而咽痛，此阳虚而阴气上乘也，干姜附子汤。阳明病六七日不大便，热蒸头痛而咽痛者，调胃承气汤。热传少阴而咽痛者，以其经上循喉咙故也，脉必数而有力，证必燥渴引饮，小便秘涩短赤，急当下夺以泄其热也，大承气汤。少阴咽痛，四逆，泻利下重者，四逆散加薤白、桔梗。少阴病一二日，咽痛者，与甘草桔梗汤即瘥。此汤为阴阳通用之剂。少阴病下利清谷，里寒外热，脉微欲绝，面赤咽痛，此阴盛格阳也，通脉四逆汤加桔梗。有直中阴经而咽喉骤痛，不肿不渴，始病无发热头痛，脉来沉紧而细，或疾数无伦，或呕吐清水，或泻利清谷，或燥极闷乱，渴不能饮，此寒气客于少阴之经，虚阳上逆之候，附子汤、干姜附子汤加人参急温之，或可救疗。大抵阳邪上逆而咽痛，宜甘寒以解其热；阴寒邪塞而咽痛，宜辛温以解其结，此大较[①]也。若夫肾气本虚，龙火势盛，必挟痰饮于上而肿痛闭塞也，当砭破出血，涌泄痰涎，后用六味地黄丸料加牛膝、麦冬、五味子频服。又有真阴亏损，肾水枯涸，阴寒直中而咽痛者，附子理阴煎大剂浓煎饮之。若温病怫郁中焦，流布上下，即见少阴经口燥舌干，咽喉肿痛不利之证，以其脉贯肾络于肺系舌本故也，增损双解散加元参、牛蒡子。或增损普济消毒饮倍桔梗加荆芥穗。升降散尤为对证之药。

渴

凡伤寒发渴，或因热耗津液，或因汗下太过，当分六经而治。太阳热在表不渴，若热入膀胱之本，脉浮数，小便不利，微热发渴者，五苓散，切不可与白虎汤。阳明病脉长，标热不恶寒，无汗而渴者，葛根汤加黄芩、知母，减麻黄二钱。若阳明热传胃中，本热恶热，濈濈汗出而渴，脉洪大而数者，白虎汤，切不可与五苓散。若阳明本热内实，或蒸蒸而热，潮热烦渴，口燥咽干，大便实者，谓胃承气汤，或大柴胡汤。少阳脉弦数，口苦咽干，发热而渴，及心烦喜呕而渴，或往来寒热而渴，并宜小柴胡汤去半夏加陈皮、知母、麦冬、天花粉。太阴自利则不渴，惟少阴则口渴饮水也。小便色白者此下虚有寒也，脉沉附子汤。厥阴渴欲饮水者，少少与之愈。以其传经尽，欲饮水为欲愈之候也。若身寒厥逆，脉滑而口渴者，此里有热也，白虎加人参汤。凡阴证，烦躁口渴不能饮水，此虚阳上迫而为假热，脉沉足冷者，四逆汤加人尿、猪胆汁冷饮之。若温病一发即烦渴引饮，以郁热自内而达外也。故《直格》曰：身热为热在表，引饮为热在里。温病本末身冷不渴，小便不赤，脉不洪数者，未之有也。轻则白虎汤加白僵蚕、蝉蜕、天花粉，重则增损三黄石膏汤加大黄。凡病忽欲饮水者为欲愈。盖肠胃燥，不能散邪，得水则和其胃气，汗出而解。若不与水则干燥无由作汗，遂至闷乱也。但当察邪热之轻重，宁少与之。若热少与多，不能渗化，则停蓄为支结，喘呕下利，肿满等证。《要诀》曰：亦有下利清谷，纯是阴证，而反见渴者，此阴在下格阳于上，兼因泻泄，津液既去，枯燥而渴，虽引饮自少，而常喜温，不可投寒剂，宜理中汤加附子、四逆汤加人参以温之。景岳曰：水为天一之精，凉能解热，甘可助阴，非苦寒伤气者之比。如阳虚无火者，其不宜水无待言也。其有阴虚火旺者，元气既衰，精血又涸，则津液枯燥，多见鼻干唇裂，舌苔黑色，二便闭结，使非借天一之精，何以济燃眉之急。故先以冰水解其标，继以甘温壮水之剂培其本，水药并进，无不可也。其有内真寒而外假热，阴盛格阳之证，察其元气，非甘温大补则不足以挽回，察其喉舌，则些小辛热又不可以近口。有如是者，但将甘温大补之剂煎成汤液，用冷水浸冷饮之，此以假冷之味解上焦之假热，而以真热之性复下焦之真阳，是非用水而实亦用水之意。《内经》所云：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是也。

---

① 大较：大略。《史记·货殖传》："此其大较也。"

漱水不欲咽

伤寒阳明病，凡内有热者欲饮水。今欲漱水而不欲咽，是热在经，里无热也。阳明多血多气，经中热极，迫血妄行，故知必作衄也，犀角地黄汤加茅花。有太阳表证者汗之，麻黄汤。外证无寒热，欲漱水不欲咽，必发狂，此蓄血停留也，桃仁承气汤下血乃愈。少阴脉沉细，厥逆，时烦躁作渴，欲漱水不欲咽，四逆汤温之。又下利，厥逆无脉，干呕烦渴，欲漱水不欲咽，白通汤。不瘥，白通加人尿猪胆汁汤。大抵阴证发燥烦渴，不能饮冷水，或勉强饮下，良久仍吐出，或饮水而呕者，皆内寒也。盖无根失守之火，游于咽嗌之间，但欲漱水不能饮水也。若饮水不吐，复欲饮者热也。若温病杂气怫郁三焦，邪热内炽，渴欲饮水者多矣。间或有漱水不欲咽者，必其人胃中湿饮过甚，或伏火未散、或蓄血停留，俱未可知，但口舌干而不欲咽也，轻则小清凉散、升降散清降之，重则解毒承气汤大泻之。不可拘伤寒阳明热在经里无热之例也。

呕 吐

呕者声物俱出，吐者无声出物。伤寒太阳阳明合病，下利而呕者，葛根加半夏汤。少阳阳明多呕证，脉弦发热，口苦而呕，或寒热往来而呕，并宜小柴胡汤倍半夏、生姜。先渴后呕者，为水停心下，小半夏加茯苓汤；先呕后渴者，为欲解，可与水饮。太阳少阳合病，自利而呕者，黄芩加半夏生姜汤。少阳邪甚，发热呕不止，心下急，郁郁微烦者，大柴胡汤。三阳发热而呕，俱用小柴胡汤。发热不解而烦，伏饮与邪热相搏作烦闷。渴欲饮水，胃干希水自救。水入即吐，伏饮内作，水不得入。名曰水逆，五苓散。伤寒本自寒（下）格，医复吐下之，寒格更逆吐下。若食入口即吐，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太阳误吐下，心中（温温）嗢嗢欲吐，而胸中痛，大便溏，腹微满，郁郁微烦者，调胃承气汤。若未曾吐下者，大柴胡汤。太阴腹满，或吐食不下，脉沉者，理中汤加厚朴、陈皮、半夏、生姜，寒甚加附子。少阴脉沉迟，饮食入口即吐，心中（温温）嗢嗢欲吐，复不能吐，手足厥者，四逆汤。厥阴干呕吐涎沫者，吴茱萸汤。若呕而脉弱，小便复利，身有微热，见厥者难治，可与四逆汤救之。若下利无脉，干呕烦者，白通加人尿猪胆汁汤。若阴厥呕而不渴，干姜附子汤。至于温病呕吐者，胃中伏火，郁而攻发也，增损三黄石膏汤、加味凉膈散加石膏清利之自止。若有宿粪燥结，时时呕吐者，此为下格，亦宜加味凉膈散、升降散通之。如病愈后，脉证俱平，往往有下格之证，所云病愈结存是也，但常作哇声，上下通气，故不呕而能食，俟胃气渐复，津液流通，宿粪自然润下也，断不可攻。如下格常呕则气闭矣，通之则宿粪除而呕吐止。语云，欲求南风，须开北牖[①]，正谓此也。大抵呕吐清水．即为寒证。若胃中有热，必是涎液酸水。病机曰：诸呕吐酸，水液浑浊，皆属于热。诸病水液，澄彻清冷，皆属于寒。此可见矣。凡胃热甚，服药呕吐不纳者，愈吐愈服，三服后，火性渐消，然后徐徐用药，即不吐。凡过药不可用甜物，须嚼生姜为妙。按伤寒本自寒下句之下字，为是格字，心中温温欲吐句温温二字，应是嗢嗢，盖嗢嗢者，乃吐饮之状也，皆当改之。

喘

喘无善证。温病内热怫郁，三焦如焚，气上冲胸而喘者，加味凉膈散。腹胁满痛而喘者，解毒承气汤。若自脐下气海动气而喘者不治。正伤寒，则宜辨六经寒热治之。太阳表有寒发喘者，脉浮紧，恶寒无汗也，麻黄汤加厚朴。表有风发喘者，脉浮缓，恶风有汗也，桂枝加厚朴杏仁汤。内有寒，心下有水气，干呕汗出而喘者，小青龙汤。凡发汗后，汗出而喘无大热者，表寒未解也。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太阳经病误下之，脉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黄连黄芩汤。阳明病内实不大便，腹满短气，发潮热而喘者，大柴胡汤加厚朴、杏仁。凡阴证厥逆，脉沉细而微，

① 牖（yǒu 有）：窗户。《论语·雍也》："伯牛有疾，（孔）子问之，自牖执其手。"

气促而喘，无汗者可治，四逆汤加细辛、五味子。少阴病反发热，脉沉而喘，麻黄附子细辛汤。凡虚人脉沉，手足厥逆而喘者，五味子汤。凡暴感风寒，脉浮无汗而喘者，苏陈九宝汤。凡热甚有痰，脉弦滑数而喘者，不可汗，不可下，小柴胡汤去人参加陈皮、贝母、天花粉和之。胸满者加枳壳、桔梗；心下满者加枳实、黄连；舌燥饮水者加石膏、知母。凡伤寒止于邪气在表而喘者，心腹必濡而不坚，设或腹满而喘，则又为可下之证，须酌之。大抵诸喘为恶，谓肺中邪胜而兼虚也，所以阴证发喘，尤为恶候。下元虚损之人，肾气上乘而喘，急以肾气丸料引火归源，可救十之一二。若兼动息摇肩，戴眼直视，汗出厥逆者立毙。以邪气上盛，正气欲脱，必至喘满。经曰：直视谵语，喘满者死。又身汗如油，喘不休者为命绝也。

短 气

短气者，气短不能相续，似喘而不摇肩，似呻吟而无痛处，其证多端，实为难辨，表里寒热虚实稍不明切，误治者多矣。一者太阳表证不解，汗出不彻，其人面色缘缘正赤，阳气怫郁，烦躁不安，其身不知痛所在而短气者，宜微汗则愈，桂枝麻黄各半汤。二者太阳病发于阳而反下之，阳气内陷，遂成结胸。心下硬满高起，气促而短，脉沉滑而实者，大陷胸汤。脉浮大而虚者，柴胡陷胸汤。三者阳明病，内实不大便，腹满潮热而短气者，大柴胡汤。四者干呕短气，痛引胁下，汗出不恶寒者，此表解里未和也，十枣汤。控涎丹亦可。五者短气烦躁，心中懊侬者，栀子豉汤。六者少阴病，脉沉细迟，四逆，面上恶寒有如刀刮，口鼻之气难以布息而短促者，通脉四逆汤加人参。七者因汗吐下后，元气虚弱，脉来微细，气不相续而短促者，大建中汤。八者风湿相搏，一身尽痛，小便不利，恶风不欲去衣被而短气者，甘草附子汤。九者食少饮多，水停心下，烦闷短气者，茯苓甘草汤；兼小便难，五苓散。大抵心腹胀满，按之硬痛而短气者，为里实，宜承气辈。若心腹濡软不胀满而短气者，为表邪，宜泻心辈。若少气不足以息，脉微弱而短促者，为气虚，宜理中辈。此伤寒短气之大略也。若温病郁热内迫，气多急促，须看兼证。舌上白苔如屑，清化汤、增损三黄石膏汤；若苔黄及黑色而短气，加味凉膈散，或解毒承气汤急下之。若病者属四损之辈，又当详辨。盖短气有类于喘，但短气则气急而短促，不似喘之摇肩而气粗也。大抵气急而不相续多属实，少气不足以息多属虚，以此辨之，百不一失。

呃 逆

呃逆者，气上逆而呃忒也。《内经》作哕，即此字之声也，即此证也。勿误作咳逆。咳逆者，咳嗽之甚也，非呃逆也。呃逆者，才及咽喉则遽止，呃呃然连续数声，而短促不长也。如伤寒胃热失下，内实大便硬呃逆者，脉必应指有力，调胃承气汤。便软者，生姜泻心汤。胃虚有热呃逆者，桔皮竹茹汤。有痰饮者，脉必弦滑，小半夏生姜汤。脉细微呃逆者，胃寒也，橘皮干姜汤、丁香柿蒂汤。《金匮要略》曰：其气自脐下直上冲于胸嗌间而呃逆者，此阴证也。其病不在胃也，乃肝肾虚寒之极，而挟阴火上冲，以病本下虚，内已伏阴，或误服寒冷之药，遂令寒极于下，逼其相火上冲，率集于胃中而呃逆，亦欲尽也，急服肾气丸料。又病人呃逆烦燥，自觉甚热，他人以手按之，其肌肤则冷，此为无根失守之火，散乱为热，非实热也，乃水极似火，阴证似阳也。若不识此，误用凉药，下咽立毙。大建中汤，或附子汤加肉桂、干姜急温其下，真阳回阴火降，呃忒乃止也。如寒极呃忒不已者，兼用硫黄、乳香等分为末，酒煎嗅之，或以艾汤调服硫黄末二钱，或艾灸中脘、关元、气海更炒。凡呃逆而二便不通者，属实热；凡呃逆而厥逆自利者，属虚寒。凡呃逆不尿腹满者，不治。凡久病而见呃逆者，此真气已衰，不治。凡舌短灰黑，及头汗，不得尿，与自利腹痛而呃逆者，不治。凡呃逆脉散者死。按以上论伤寒呃逆寒热死生之论，无遗蕴矣。若温病无阴证不在此例。怫热攻发，火性上炎，气逆而呃呃连声也。治法各从其本证而消息之，大概不外清化、升降、加味凉膈以清热导滞为主。如见

白虎证则投白虎，见承气证则投承气，膈间痰闭则用涤痰汤、滚痰丸，但治本证呃自止，其余可以类推矣。

按呃逆一证，古无是名，俗谓打搁忒是也。其在《内经》本谓之哕，因其呃呃连声，故今人以呃逆名之，于义亦妥。孙真人云：遍寻方论无此名，遂以咳逆为哕，致令后世讹传，乃以咳逆、呕吐、哕、干呕、噫气之类，互相淆乱，纷纷聚讼，自唐迄今。余用析而判之，曰哕者，呃逆也，非咳逆也。咳逆者，咳嗽之甚也，非呃逆也。干呕者，无物之吐即呕也，非哕也。噫者，饭食之息，即嗳气也，非咳逆也。呕者有声有物也，吐者无声出物也。后人但以此为鉴，则异说之疑，可以尽释矣。

蛔 厥

陶氏曰：吐蛔虽有大热，忌用冷药，犯之必死。胃中有寒，则蛔上膈，大凶之兆，急服理中安蛔散，待蛔定，却以小柴胡汤退热，此说谬甚。又伤寒吐蛔责于寒，杂证吐蛔责于热，此说亦谬。纷纷聚讼，迄无定见。余按伤寒七八日，脉微而厥，肤冷，其人躁无暂安时者，此为脏厥，非蛔厥也，四逆汤主之。至于肝脏或寒或热，以致胃无谷气，蛔不安其位，至咽而吐，须看本证消息治之。如寒则静而复时烦，宜乌梅丸、理中安蛔散；如热则烦呕不止，宜黄连解毒汤、白虎汤，俱加川楝子、使君子、乌梅，此大略也。若治温病而用理中、乌梅，正如抱薪投火，轻病致重，重病致危。盖温病无阴证，若至吐蛔，则表里三焦热郁亢极。不思现在事理，徒记纸上文词，因之误人甚重。胃热如沸，蛔动不安，下气不通，必反[1]于上，蛔因呕出，此常事也，酌用增损三黄石膏汤、加味凉膈散，俱加川楝子、使君子、乌梅，则热退而蛔自不出耳。大抵胃脘忽痛忽止，身上乍寒乍热，面上时赤时白，脉息倏[2]乱倏静，皆吐蛔之候也，须早辨也。

厥 逆

厥逆，阴阳之气不相顺接，手足寒凉便为厥也。凡有四逆者，便当早察寒热虚实而施治。大抵病至发厥，正气已极，但有阴厥阳厥之分，辨之一差，死生立判。凡伤寒阳厥者，必先因热甚不解，而后发厥也。仲景曰：厥深热亦深，厥微热亦微是也。切其脉虽沉而有力，四肢虽凉有时而温，或手足心温，戴氏以为指甲却暖，大便燥实，谵语发渴，扬手掷足，畏热喜冷，与之冷水则咽，此乃阳厥之候。仲景曰：厥逆手足冷，脉滑者，里有热也，白虎汤主之。刘河间曰：肢体厥逆，惟心胸有热，以凉膈散散养阴退阳，不宜速下。大便不秘者，以黄连解毒汤调之。故凡厥证，可速下者，内有燥粪也，必以手按人之脐腹上下左右，或硬或痛，或腹中转气下矢极臭者，有燥粪也，乃可下之，宜调胃承气汤。近有阳证，自腰以上常热，两脚常冷，盖三阴脉上不至头，故阴证头不痛，三阳脉下不至足，故阳证亦足冷也。孙兆曰：凡阴证胫冷，两臂亦冷，若胫冷臂不冷，则非下厥上行，所以知是阳微厥也。阳厥虽曰阳邪在里，甚不可下。盖伤寒以阳为主，厥逆有阴进之象，若复用苦寒之下，则阳益亏矣，是在所忌，宜四逆散轻剂以和之。又有邪传厥阴，误下厥逆，寸脉沉迟，尺脉不至，咽候不利，吐脓血，泄利不止，麻黄升麻汤主之。凡伤寒阴厥者，初病无身热头痛，便就恶寒，直至臂胫以上，过乎肘膝，引衣蹉卧不渴，或兼腹痛吐泻，小便清白或淡黄，切其脉沉迟微细无力，此为阴经直中真寒证，不从阳经传入，自是白通、四逆一派。又有初是阳证传阳经，或因复着外寒，或因误服凉药太过，或因误下而致虚极，则积阴盛于下，阳气衰于上，变成阴证，真武汤加人参。又有病者，手足厥冷，言我不结胸，小腹满，按之痛者，此寒气结在膀胱关元也，四逆汤加吴茱萸。大抵阳厥，邪热转入转深，狂乱谵妄，必然神志昏愦，人事迷惑；阴厥便利不渴，身蹉多卧，醒则人事了了，神志清明，此大端也。若温病厥逆，无阴厥。杂气伏郁，阳热内迫，格阴于外，气闭不能达于四肢，甚

① 反：与"返"通。

② 倏：(shū 梳)：忽然。《魏书·崔挺传》："别卿已来，倏焉二载。"

有通身冰凉，其脉多沉滑，或沉伏，或沉细欲绝，或六脉俱闭，所云体厥脉厥是也。证多怪异不测之状，轻则升降散、增损双解散、加味凉膈散，重则加味六一顺气汤、解毒承气汤斟酌下之，岂可与伤寒阳厥并论哉。若数下后，厥不回，热不退者死。亦有下数十次，利下数十行，厥方回热方退而得生者。正所云急证急攻，下之或可活，不下必死无疑矣。此则温病厥逆治法也。外有坏病，多厥逆烦躁者，不独阳极阴极也，当辨阳伤阴伤治之。阳伤则宜滋养后天胃气，兼助下焦真阳，补阴益气煎，或大温中饮；阴伤则宜滋补先天真阴，兼清血中之热，左归丸料，或六味地黄丸料，俱加青蒿、地骨皮。是在临证活法，不得如初病厥逆例治也。

大便自利

自利者，不因攻下自然溏泻也。要在辨寒热而治之，庶几无差。大抵伤寒阳热之利与阴寒之利不同。阳利，渴欲引水，小便色赤或深黄，发热后重，粪色焦黄，或为肠垢，所去皆热臭，脐下必热，得凉药则愈；若阴利，则不渴，小便色白或淡黄，厥逆脉沉迟，洞下清谷或为鹜溏，粪色淡黄或白，脐下多寒，得温补药则愈。三阳下利身热，太阴下利手足温，少阴厥阴下利身凉无热，此其大概耳。伤寒合病家皆作自利：太阳阳明合病下利，葛根汤；太阳少阳合病下利，黄芩汤；少阳阳明合病下利，小柴胡汤加葛根、白芍。合病发热自利，皆为表邪，不可例以为里证也。唯有阳明一证，脉浮而迟，浮为风，迟为寒。表热里寒，内寒外热。下利清谷者，胃中虚冷不能化谷。四逆汤以温中止利，则里气和而表邪散矣。自利不渴属太阴，以其脏有寒也，当温之，宜四逆辈，则宜用理中汤可知矣。若寒甚厥逆脉沉者，附子必加之。若腹满小便不利者，宜五苓散合理中汤。若呕者，加半夏、生姜。自利而渴属少阴，虚故引水自救，下利脉微者，与白通汤以通其阳，而消其阴。利仍不止，厥逆无脉，干呕烦者，白通加人尿猪胆汁汤。借胆汁向导之力，以引汤药深入。服汤后脉暴出者死，气因泄脱也；脉续出者生，阳气渐复也。少阴病，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此为有水气，或咳，或呕，或小便利者，真武汤去白芍，加干姜以运脾渗水为务，少阴病，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手足厥冷，脉微欲绝，身反不恶寒，面时色赤，通脉四逆汤。少阴病，吐利，手足厥冷，烦躁欲死者，吴茱萸汤。少阴病，下利六七日，咳而呕渴，心烦不得眠者，猪苓汤。自利不止，里寒下脱，此利在下焦，赤石脂禹余粮汤。服汤后，利仍不止，当利其小便，与猪苓汤。少阴病，四逆，或咳，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加薤白。此亦阳邪传至少阴，陷入于里，而不得交通阳分，故不以苦寒攻之，而但以此散和之。少阴病，自利清水，色青，心下必痛，口干燥者，急下之以存津液，大承气汤。盖热邪传入少阴，逼迫津水注为自利，质清而无渣秽相杂，色青而无赤黄相间，此正阳邪暴横，反类阴邪。但阳邪传自上焦，其人心下必痛，口必干燥，设系阴邪，则心下满而不痛，口中和而不燥，必无此枯槁之象，故宜急下以救其阴也。厥阴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汗出而厥者，通脉四逆汤。下利腹胀满，身体疼痛者，先温其里，四逆汤，乃攻其表，桂枝汤。此总以温里为急也。下利脉大者虚也，以强下之太早故也。设脉浮革，因而肠鸣者，当归四逆汤。大汗出热不去，内拘急四肢痛，又下利厥逆而恶寒者，四逆汤。恶寒脉微而复利，利止亡血也。盖亡血本不宜用姜附以损阴，阳虚又不当用归、芍以助阴。此利后恶寒，阳气下脱已甚，故必用四逆汤以复阳为急也，再加人参则阳药愈为得力，阳生则阴长。设用阴药，必致腹满不食，或重加泄利呕逆，转成下脱而死矣。下利谵语者，有燥粪也。盖下利则热不结胃不实，何缘得有谵语？此必热反于胃，内有燥粪，故虽下利而结者自若也，必用小承气汤以荡热润燥，微攻其胃则愈。热利下重与下利欲饮水者，以有热在肠胃故也，俱宜白头翁汤。下利后更烦，按之心下濡者，为虚烦也，宜栀子豉汤。若温病怫郁内盛，发热烦渴，小便色赤，大便自利，升降散主之。内热甚而利不止，躁闷狂乱者，增损三黄石膏汤加酒大黄，腹满痛更加之。挟热下利者，因其人大便素

溏，邪忽乘胃便作烦渴，午后潮热便作泻泄，宜升降散、小承气汤撤其余邪而利自止。热结旁流者，以胃家实，邪热壅闭，大便先秘，续得下利纯臭水，全然无粪，以加味六一顺气汤下之，得结粪而利立止。若不得结粪，仍下臭水，及所进汤药，因大肠邪深，失其传送之职，知邪犹在也，再以前汤重下之，虚甚则宜黄龙汤。此《内经》通因通用之法也。大抵下利脱气至急，五夺之中惟此为甚，故不厌详审。伤寒下利日十余行，脉反实大者死；伤寒发热下利至甚，厥不止者死。夫厥证，但发热则不死，以发热则邪出于表，而里证自除，下利自止也。若反下利，厥逆有加，则其发热，又为真阳外散之候，阴阳两绝，故主死也。伤寒发热，下利厥逆，躁不得卧者死。躁不得卧，肾中阳气越绝之象也。下利手足厥逆，皆为危候，以四肢为诸阳之本也，加以发热躁不得卧，不但虚阳发露，而真阳亦烁尽无余矣，安得不死。《金匮要略》曰：六腑气绝于外者，手足寒；五脏气绝于内者，利不禁。气已脱矣，孰能治之。

大便脓血

长沙著便脓血，无死证。世医用温热之药，罔或得痊，殊不知此证属热者十之九。古人云，见血无寒。又云，血得热而妄行，温热之药岂可轻投。如伤寒太阳病，误发淋家汗因便脓血，宜猪苓汤。由小便淋沥所致，利其小便自愈。经曰：淋家不可发汗，发汗则便脓血是也。太阳病以火熏之，不得汗，其人必躁，到不解，必清圊也血，黄连阿胶汤。阳明病无表里证，发热虽脉浮数可下，下之脉数不解，下利不止，协热便脓血者，地榆散。二证乃热势迫血下行，折其火邪自愈。其在少阴，下利便脓血，不腹痛，与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便脓血者，俱桃花汤主之。盖调正气涩滑脱，亦辛以散之之意也。又少阴七八日，一身手足尽热，以热在膀胱，必便血也。此脏腑合病，白头翁汤主之。厥阴先厥后热，下利必自止。若不止，必便脓血。又厥少热多，其病当愈，四五日至六七日热不除者，必清脓血。又下利脉数而渴者，令自愈。设不瘥，必清脓血，又下利寸脉反浮数，尺中自涩者，必清脓血。四证皆传经之热邪也，悉白头翁汤主之。若温病怫热结滞，火势下注，阳实阴虚，大便脓血，甚如豚肝，如烂瓜肉屋漏水者，大清凉散、增损三黄石膏汤，或当归导滞汤加减消息治之。予用升降散治此大证，而得愈者若许人，真神方也。

小便不利不通

凡伤寒小便不利，当分六经施治，不可与杂证同论。而温病小便不利，又不可与伤寒同论也。太阳病汗下后，仍头项强痛，发热无汗，心满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去(桂)芍加白术茯苓汤。太阳病，发热脉浮烦渴，小便不利者，五苓散。但有汗多者不可用也。阳明病，脉浮发热，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汤。若汗多者，小便原少，不可用也。若脉洪大，舌燥饮水，小便不利者，白虎汤，或玉泉散合六一散亦可。若大便乍难乍易，小便不利而热者，此有燥粪也，调胃承气汤。若头汗出，壮热渴饮水浆，小便不利者，必发黄也，茵陈蒿汤加木通、滑石。少阳病，发热口渴，或呕，或心下悸，小便不利，脉弦数者，小柴胡汤加白茯苓。口干燥去半夏，加陈皮、麦冬、竹叶。太阴病，腹满自利，小便不利，无热脉沉者，理中汤合五苓散，加厚朴、木香，分利其水而大便自实也。少阴病，四五日小便不利，四肢重沉自下利者，真武汤。少阴病四逆，或咳，或悸，或泻利下重，或小便不利者，四逆散加白茯苓。厥阴病，寒闭厥逆，脉沉囊缩，小便不利者，四逆汤加木通、白茯苓，或灸气海、关元，或以葱白捣炒熨法治之。大抵膀胱为津液之府，气化而能出。若有汗多者，津液外泄，小便自少，不可利之，恐亡津液也，待汗止小便自行矣。若温病小便不利，因阳明热郁气结不舒，故小水涩滞而短少也，以升降散通之，则清气一升，而浊气自下降矣。亦有心热小便不利者，宜小复苏饮。又小便不通，其因有二，有热郁者，有寒凝者。温病皆热郁，用玄明粉芒硝亦可三钱，鸡子清一枚，蜂蜜三匙，和一处，或新汲水，或灯心煎汤，或车前草汁调服。甚则以解毒承气汤下之，利水无益也。伤

寒有热郁，亦有寒凝。寒则茯苓四逆汤。或以盐入脐中，蒜片盖之，堆艾叶于上，灸七壮自通。或以炒盐熨脐，并治腹痛，皆妙法也。热则以八正散通之。

《缵论》曰：伤寒小便不利，以脉浮者属气分，五苓散；脉沉者属血分，猪苓汤。而温病之小便不利，脉浮者属气分，猪苓汤；脉沉者属血分，承气汤。盖伤寒自气分而传入血分，温病由血分而发出气分，千古只眼①。不可以此而碍彼也。

小便自利

伤寒小便自利，正因不当利而反自利也。如太阳阳明自汗，不应小便利，而反自利者，寒为膀胱不禁，热为蓄血使然，是以伤寒之一证也，安得不辨治乎。太阳小便自利，以饮水多，必心下悸，桂枝甘草汤。身黄小便当不利，今反自利，其人如狂，下焦蓄血也，代抵当汤丸。二便俱自利，六脉沉迟，四逆汤。阳明自汗，应小便不利而反自利，津液内竭也。粪虽硬不可攻，宜蜜煎导法。一法以白菜自然汁、大麻仁汁、生芝麻汁等分，入蜂蜜三匙调服，一二次自下。凡大便闭，小便自利，知其热在内也，宜承气辈。大便通，小便清白自利，知其内虚寒也，宜四逆辈。若温病小便自利，无阴证，乃邪热干于血分，蓄血尿血，邪留欲出，小便数急，膀胱不约而自遗也，升降散，或桃仁承气汤去桂加丹皮、牛膝、枳壳，合黄连解毒汤去其邪热，自愈。

小便数

小便数者，频来而短少也。膀胱积热，热则小便涩，乃水行不快，淋沥而数起也。在伤寒自外传内，五苓散、猪苓汤；在温病由内达外，神解散、升降散。又太阳伤寒，脉浮大自汗，脚挛急，心烦，微恶寒，小便数者，此虚寒所致，桂枝加附子汤主之，不可行桂枝汤。得之便厥，咽干吐逆，烦躁谵语，与甘草干姜汤以复其阳，厥愈足温，再与芍药甘草汤，其脚即伸。若阳明犹有余风生热，胃气不和谵语者，少与调胃承气汤和之。又小便数，肾与膀胱俱虚，客热乘之，为虚不能制水也，人参三白汤加熟地、黄柏、知母、麦冬。

心悸

悸者，心中筑筑然动，怔忡不安也。伤寒心悸之由，不过气虚停饮两端。气虚由阳气内弱，心下空虚，正气内动而为悸也，小建中汤，甚则大建中汤，或人参三白汤。脉沉心悸，头眩身瞤振，真武汤。停饮，由水停心下，心属火而恶水，水既内停，心不自安而悸，茯苓甘草汤或五苓散分利之。脉结代，心动悸，炙甘草汤。又发汗过多，其人必叉手冒心，心悸喜按，桂枝甘草汤，甚则炙甘草汤。又发汗过多，心液虚耗，脐下悸者，欲作奔豚，肾乘心虚上凌而克之，故动惕于脐间。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寒热心悸，小便不利，心烦喜呕，小柴胡汤。心神不宁，怔忡不眠，朱砂安神丸。若温病心悸，郁热内盛，火性上冲，加味凉膈散、增损三黄石膏汤，看兼证消息之。

痉

痉者，如角弓反张也。以胃为总筋，筋急而缩之故。由于湿生热，热生痰，痰生风，风火弥甚，木胜克土，筋不能荣。轻则瞤惕瘛疭，手足战掉，重则鼻煽目直，头折臂反。在伤寒以六一顺气汤下之；在温病以加味六一顺气汤下之。盖泻土所以泻木也。若伤寒有不可下者，以四物汤合桂枝汤，加黄连吴茱萸炒、黄芩、防风、钩藤钩，则血和风火自灭也。

肉瞤筋惕

瞤者，肌肉蠕动；惕者，筋脉动跳也。此因发汗攻下太过，邪热未解，血虚气夺，筋肉失其所养，故惕惕而跳动也。凡伤寒惕瞤兼肢冷者，真武汤；轻者，桂苓甘术汤。汗下后虚极而惕瞤者，人参养荣汤、大建中汤；汗下后虚极，烦而不得

① 千古只眼：原系旁批。

眠惕瞤者，加味温胆汤。若不经汗下而肉瞤筋惕，潮热来尤甚，大便必结，小便赤涩，以手按脐旁硬痛，此燥粪也，大柴胡汤加芒硝。如初病便见肉瞤筋惕，必先元气虚损，或失血，房室劳役，及新产崩漏，致有是证，人参养荣汤。若误用表药，必无生理。倘不详辨寒热虚实，而欲治之无差，难矣！若温病而见惕瞤之证，此阳明火毒陷入厥阴。阳明主润宗筋，燔灼津液，弗荣而动，加味六一顺气汤、解毒承气汤消息治之。设有虚而惕瞤者，必入四损不可正治之条。一实一虚，其脉证毕竟有辨，随证变治，全赖医者活法耳。

舌卷囊缩

扁鹊曰：舌卷囊缩者死。然在古人虽曰死证，亦不可不尽心以救之。但有因热极而卷缩者，有因寒极而卷缩者，要在详细辨之。凡热极者宜下。伤寒从三阳热证传至厥阴，而见此证者，乃肺气燔灼，水受火困而不得舒纵。讱庵云：阳明之热陷入厥阴。阳明主润宗筋，宗筋为热所攻，弗荣而急，引舌与睾丸，为热极危殆之候，男子则囊缩，妇人则乳头缩。如脉实便秘，口渴烦满之极，六一顺气汤加黄连。若温病邪郁中焦，流布上下，以致肺肝受伤，水不胜火，阴不敌阳，筋脉弗荣，故有此证，加味六一顺气汤，或解毒承气汤。凡寒极者宜温。伤寒始病无热恶寒，便厥逆无脉而见此证，乃厥阴虚寒。内则经血失养而引急不舒，外则肢体蹉曲而下部不温，乃肝气垂绝之候，急用四逆汤加人参、肉桂、吴茱萸温之，并灸关元、气海，及葱熨法。温病无阴证。

循衣摸床

华佗曰：伤寒循衣摸床者死。《伤寒论》曰：伤寒若吐若下后不解，不大便五六日至十余日，日晡潮热，不恶寒，独语如见鬼状。若剧者，发则不识人，循衣摸床，惕而不安，微喘直视，脉（弦）滑者生，涩者死。微者，但发热谵语，大承气汤主之。若一服利，止后服。又曰：伤寒手足躁扰，捻衣摸床，小便利者，其人可治。可见此证，非大实即大虚，但参其证，审其音，察其脉，而分治之。实而便秘，大承气汤；虚极热极，不下必死者，黄龙汤。虚而便滑，独参汤，厥逆加附子。若亡血者，又当用生地黄连汤。大抵阴阳二气将绝者，则妄言撮空也。娄全善曰：尝治循衣摸床数人，皆用大补气血之剂。一人兼瞤振脉代，遂于补剂中加肉桂五分，亦振止脉和而愈。汪讱庵曰：妄言撮空，有因气虚阳脱而然者，皆宜用参附补剂。两说确有至理。若温病，阳明邪热亢闭，上乘心肺，致令神志昏愦，多有撮空之证，宜解毒承气汤下之。如火盛精枯，用熟地一两、归身七钱、山药五钱煮汤，入前药煎服，每收奇功。若久病神昏，气血阴阳四损者，自当从娄汪之说而消息之。按弦脉者生之弦字，当是滑字。弦为阴负之脉，岂有必生之理，惟滑脉为阳，始有生理，况滑者通也，涩者塞也。凡物之理，未有不以通为生而涩为死者，宜改之。

烦　躁

烦者，心不安而扰扰，心胸愠怒，如有所触，外不见形，为热尚轻。躁者，身不安而愦乱，手足动掉，若无所措，内外不宁，为热最剧。凡伤寒表邪热盛，脉浮紧，不得汗出而烦躁者，大青龙汤。大热错语呻吟，干呕不眠，烦躁脉数者，黄连解毒汤，或竹叶石膏汤。内有燥粪绕脐腹痛，烦躁，调胃承气汤。误汗误下病仍不解，烦躁者，茯苓四逆汤，脉必沉细，乃可用之。少阴病身微热，脉沉细，手足厥而烦躁者，四逆汤。面赤者加葱白。若无脉干呕烦躁者，白通加人尿猪胆汁汤。少阴病吐利厥逆，烦躁欲死者，吴茱萸汤。少阴病，下之后误下伤阴。复发汗，误汗伤阳。昼日烦躁，阳虚生烦，阴虚生躁。夜而安静，可征里寒。不呕不渴，可征内无实热。无表证，头不痛，不恶寒。脉沉微，沉为在里，微为阳虚。身无大热者，可征阳微。干姜附子汤。凡阴极发躁，欲坐井中，或投泥水中卧者，厥逆脉沉微，一息七八至，按之则无，但欲饮水，不得入口，此阴盛格阳，气欲脱而争，譬如灯将灭而暴明矣，干姜附子汤加人参，以接真阳之气，或可救疗。一方以艾汤调服硫黄末二钱，翌时汗出乃愈。若温病表里三焦大热，渴欲引饮，烦躁不安，

多现奇怪不测之状，增损三黄石膏汤、增损双解散、升降散，三方并为对证之剂，予每随证用之，救坏病而得生者若许人，真稀世之珍也，其共宝之。大抵不经汗下而烦躁者为实，汗下后烦躁为虚。内热曰烦，谓心中郁烦也，乃为有根之火，故大烦不躁为可治。外热曰躁，谓气外热躁也，乃为无根之火，故但躁不烦为不可治。经论少阴病，有曰四逆恶寒，脉不至，不烦而躁者死。烦与躁可治不可治判然矣。凡结胸证悉俱，烦躁者死，发热下利厥逆，躁不得眠者死。少阴吐利，烦躁四逆者死。烦躁为有常之病，复有不治之证，伤寒温病皆然，临病之工当详细辨之。

懊侬侬即恼字，古人通用。

懊侬者，郁郁然不舒，愦愦然无奈，比之烦躁而更甚也。凡伤寒发汗吐下后，虚烦不得眠，剧者反复颠倒，心中懊侬，与阳明病下之，其外有热，手足温而不结胸，心中懊侬，饥不能食，但头汗出，二者为邪热郁于胸中，须栀子豉汤吐之，以涌其结热也。阳明病下之，心中懊侬而烦，胃中有燥粪，与阳明病无汗，小便不利，心中懊侬者，必发黄，二者为邪热结于胃中，须大承气汤、茵陈蒿汤下之，以涤其内热也。若温病懊侬，为热毒蕴于胸中，加味凉膈散；或热毒郁于胃中，解毒承气汤。识此等证候者，吐下之不差，汤剂之适当，则无不可愈之疾矣。一或当吐反下，治热以温，则变证百出，斑生黄发者比比也，为医者请精究之。

怫　郁

怫郁者，阳气怫郁，面色缘缘正赤也。伤寒汗出不彻，阳气怫郁在表，不知痛处，须发汗乃愈，桂枝麻黄各半汤。若腹痛潮热，脉大而数者，因大便不通，火气上炎而作面赤，大柴胡汤。时有微热，怫郁不得眠者，调胃承气汤。吐汗下后虚极，胃中虚冷，外气怫郁，乃假色现于面而内寒也，理中汤加葱白，冷甚加附子。少阴下利清谷，里寒外热，面色赤者，四逆汤加葱白。若温病无阴证，满面色赤，目红如朱，烦躁饮水者，此热毒怫郁也，增损三黄石膏汤。内实潮热不大便，增损大柴胡汤，或加味凉膈散。大抵伤寒阴证怫郁并汗吐下虚者，自是面赤而不光彩也。若伤寒阳证表不解，温病内实热甚者，赤而光盛也。不可但见面赤，便以为热证也，须辨之。

郁　冒

郁为郁结而气不舒，冒为昏冒而神不清，俗谓昏迷是也。皆因虚乘寒所致。《伤寒论》曰：诸虚乘寒者，则为厥，郁冒不仁。此正寒气乘虚中于人也，骆龙吉以附子汤加天麻、川芎、干姜之类治之。《伤寒论》曰：太阳病，先下之不解，因复发汗，以此表里俱虚，其人因冒，冒家汗出自愈，由表和也。若不得汗不解者，以人参三白汤加天麻、川芎。下虚脉微加附子，温经乃固本也。昏冒耳聋非大剂温补不能取效。滋苗者必固其本，伐下者必枯其上，此之谓也。阳明病小便不利，大便乍难乍易，时有微热，喘冒不能眠，有燥粪也，调胃承气汤。少阳病下利止而头眩，时时自冒者死，以虚极而脱也。若温病蓄热内逼，脉道不利，反致脉沉细或闭而郁冒欲死者，加味凉膈散、加味六一顺气汤之类治之。《此事难知》曰：伤寒心下不痛，腹中不满，大小便如常，或传至十日以来，渐变神昏不语，或睡中独语一二句，目赤唇焦，舌干不饮水，稀粥与之则咽，不与则不思，形如醉[①]人。此热传少阴心经也。因心火逼肺，所以神昏，盖肺为清肃之令，内有火邪故也。若脉在丙者，脉浮是也。宜导赤散；脉在丁，脉沉是也。大黄黄连泻心汤；丙丁俱热者，导赤泻心各半汤。在温病火邪逼肺，神昏不惺，大复苏饮主之。盖心经透出邪火，与火邪之越经而传于心，及汗多亡阳者，皆心神不足故也。医者不识此证，便以为将死，因之误治者多矣。最要忌灸，灸则愈增其热；最要忌下，与食则咽，邪不在胃也，误下则亡其阴。伤寒温病极多此证，不可不辨也。《活人书》曰：伤寒瘥后，又云，伤寒后不瘥。或

① 醉：光本作"罪"。

十数日，或半月二十日，终不惺惺，常昏沉似失精神，言语错谬，或无寒热，或寒热如疟，或朝夕潮热，都是发汗不彻，余毒在心胞络所致也，宜知母麻黄汤，温覆令微汗。若心烦不眠，欲饮水，当稍稍与之，胃和即愈。未汗须再服，以汗为度。此说亦有理。愚谓须是伤寒不曾大发汗，及病以来身无汗者，尤为相宜。或于知母麻黄汤中加酒炒黄连尤妙。若治温病，清热导滞，自能汗解，并无正发汗之理，安得有汗出不彻之后证乎。此中玄妙，但可为知者道也。

动 气

动气乃脏气不调，肌肤间筑筑跳动于脐旁，上下左右，及左乳之下曰虚里者，皆其所联络者也。故动之微者止于脐旁，若动之甚则连及虚里并心胁，真若春春然连续而浑身振动者，此天一无根，故气不蓄藏而鼓动于下，诚真阴守失，大虚之候也。即在病者不痛不痒，尚不知为何故，医家不以为意，弗能详辨，误治者多矣。《活人》曰：诸动气者不可发汗，亦不可下，以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即伤寒虚者不可汗下之例。即有汗下之证，但解肌微和胃气可也。古人治法，以误汗则伤阳，阳伤则邪并于气而气上冲，或咳嗽眩晕，或心烦恶寒，并宜五苓散加酸枣仁，以降敛之。误下则伤阴，阴伤则虚阳不禁而气下夺，或身热蹉卧，或下利汗出，并宜大建中汤、理中汤倍加桂、苓，急温其里，则虚热不治自息。此其意在脾胃虚寒困惫，概可知也。余治此证，则惟直救真阴以培根本，使气有所归，无不获效。右肾亏损，则以肾气丸、右归丸；左肾亏损，则以六味丸、左归丸，或作丸料煎饮。《伤寒论》曰：少阴脉不至，肾气微，少精血，奔气促迫，上入胸膈，此奔豚之气结，动于脐间，而上逆凌心也。宗气反聚，心胞之宗气反聚而不下行。血结心下，血结于心下而脉不通。阳气退下，退，陷也。热归阴股，郁热归于气街。与阴相动，与阴气之脉相动。令身不仁，此为尸厥，麻木无知，其状若尸。当亦动气证也。天一无根，即此可征。所云伤寒温病，四损不可正治者，观此可例其余矣。

脏 结

脏结如结胸状，饮食如故，时时下利，寸脉浮，关脉细小沉紧，名曰脏结。舌上白苔滑者，难治。注：寸脉浮，知邪结在阳也；关脉细小沉紧，知邪结在阴也。既结于脏，而舌上白苔滑，又为胸寒外证，上下俱病，故难治也。又脏结无阳证，不往来寒热，其人反静，舌上苔滑者，不可攻也。注：脏结于法当攻，无阳证为表无热。不往来寒热，为半表半里无热。其人反静。为里无热。舌上苔滑者，以丹田有热，胸中有寒，是表里皆寒，故不可攻。《蕴要》主灸气海、关元穴，宜人参三白汤加干姜，寒甚加附子治之。《绪论》曰：舌白苔滑者，以其仍邪热内结，所以生苔，若内无结邪，则苔不生矣。只因里气素虚，不能熏热，故无阳证发现。以其本虚邪结，故为难治，非不治也。谓不可攻者，以饮食如故，知邪不在胃也，时时自利，肠中亦无留结也。邪既不在肠胃，攻之无益，徒伐元气耳。至于素有积痞，又加误下，而邪结新旧，两邪相搏不解，故死。然亦不可概为死证，而委之不救也。调其阴阳，使之相入，黄连汤主之。有腹痛引胁下不可按者，附子泻心汤。素有积痞，痛引阴筋者，四逆汤加吴茱萸。按《蕴要》治法与《绪论》治法略有不同，而《绪论》较稳，贵在临病者详证活法耳。要之此皆论伤寒治法也。若温病而见脏结之证，一有舌苔，便知热邪内结，即酌用神解散、大复苏饮之类清解之，亦可与太极丸缓下之，庶几可生。

狐惑病

狐惑者，伤寒温病失于汗下不解所致。食少胃虚，虫啮五脏，故唇口生疮。虫食其脏，则上唇生疮为惑；虫食其肛，则下唇生疮为狐。谓之狐惑者，如狐之犹豫不定也。其候齿燥声哑恶食，面目乍赤乍白乍黑，舌上苔白，唇黑，四肢沉重，喜眠，胃虚虫食，杀人甚速，黄连犀角汤主之。外用雄黄锐丸，纳谷道中。

百合病

百脉一宗，举身皆病，无复经络传次，故曰百合。大抵病后虚劳，脏腑不调所致。其病似寒不寒，似热不热，欲食不食，欲卧不卧，默默不知苦所在，服药即吐，如见鬼状，俱因病在阴则攻阳，病在阳则攻阴，药剂乖违，故成百合病，通宜小柴胡汤加百合、知母、粳米。血热用百合地黄汤。《绪论》曰：百合病，即痿证之暴者。以肺热叶焦，气化不行，以致小便不利。又肺为百脉之总司，故通身经络废弛，百脉一宗，举身皆病，宜百合地黄汤。盖取百合之清肃肺气以利水道，则周身之阳火自化耳，按此亦伤寒温病之后证也。

主客交病

凡人向有他病尪羸[①]，或久疟泻痢，或内伤瘀血，或吐血便血，男子遗精白浊，真阴枯涸，女子崩漏带下，血枯经闭之类，以致肌肉消烁，邪火独存，故脉近滑数也。此际一著温病，医家病家见其谷食暴绝，更加身痛发热，痞闷不眠，指为原病更重，误以绝谷为脾虚，以身痛为血虚，不眠为神虚，遂投参、术、归、地、茯神、酸枣仁之类，愈补愈危。知者稍以温病治之，发热稍减，不时得醒，但治法不得要领，病终不解。六脉滑数不去，肢体时痛，胸胁刺痛，医者以杂药频试，补之则邪火愈炽，泻之则脾胃愈损，滋之则邪气愈固，散之则经络愈虚，疏之则精气愈耗。日复一日，久之又久，伏邪与血脉合为一致，彼此胶固。脉数身热不去者，邪火与正气并郁也；肢体时痛者，邪火与荣血相搏也；胸胁刺痛者，邪火上结于膈膜也。主客交浑，最难得解。治法当乘其大肉未消，真元未败，急用三甲散多有得生者，更附加减，随其素而调之。

妇女伤寒温病

妇女六经治例，与男子无异，但多兼经候，调治为难。经行之际，用药必和中兼调血为主。如伤寒自气分传入血分，表证居多，用生地四物汤合麻黄汤、桂枝汤、葛根汤、小柴胡汤之类，随证消息之。如温病由血分发出气分，里证居多，用神解散、小清凉散、升降散、增损双解散之类，随证消息之。至于伤寒传里热证治法，与温病虽异而大略同，否则邪伤冲任而为热入血室矣。若胎前产后又当别论。此亦大概言之，神明则存乎人耳。

热入血室

冲为血[②]海，即血室也，冲脉得热，血必妄行。在男子则下血谵语，在妇人则月水适来。惟阳明病下血谵语，兼男子言，不仅谓妇人也。但以妇人经气所虚，邪得乘虚而入，故病热入血室为多。然妇人热入血室，有须治而愈者，有不须治而愈者，如《伤寒论》曰：妇人中风，发热恶寒，经水适来，得之七八日，热除而脉迟身冷，邪气内陷，表证罢也。胸胁下满，如结胸状，谵语者，此为热入血室，当刺期门，随其实而泻之。又曰：妇人中风七八日，续得寒热，发作有时，经水适断者，此为热入血室。其血必结，故使如疟状，发作有时，小柴胡汤主之。二者是须治而愈者也。又曰：妇人伤寒发热，经水适来，昼则明了，夜则谵语，如见鬼状者，此为热入血室。无犯胃气，及上二焦，必自愈。此不须治而愈者也。夫胸胁满如结胸，谵语，此言适来即断，是邪气留结于胸胁而不去，血结在里为实证，必刺期门，随其实而泻之。不善刺者，以小柴胡汤加栀子、丹皮、归尾、桃仁、红花、益母草、穿山甲以消之。如热盛神昏，但头汗者，加酒大黄微利之，以有瘀血，故头汗出也。寒热如疟，发作有时，此言经行未尽而适断，虽有结血未为全实，以小柴胡汤加丹皮、栀子、生地、归尾、益母草以清之，胃不甚虚者，二证并去人参。二者既有留邪，必须治之可也。在温病，并宜增损大柴胡汤，加归尾、桃仁、穿山甲。若发

① 尪羸(wāngléi 汪雷)：瘦弱。《抱朴子·自叙》："洪禀性尪羸，兼之多疾，贫无车马，不堪徒行，行亦性所不好。"

② 血：光本作"室"。

热经水适来，昼则明了，夜则谵语，此则经水既来而不断，里无留滞之邪，故昼日明了，但暮夜则谵语。俟经尽热随血散自愈。不可刺期门犯胃气，及用柴胡犯上二焦也。在温病亦宜小柴胡汤去人参，加陈皮、丹皮、栀子、黄连、益母草以清其热。又妇人伤寒，表虚自汗身凉，四肢拘急，脉沉而迟，太阳标病，少阴本病，经水适断，桂枝加附子红花汤。又妇人伤寒，汗解表除，热入血室，扰其荣血，经水过多，不受补益，宜芍药甘草汤和之。

妊娠

妊娠，伤寒温病六经治例皆同，但要保胎为主。伤寒外感风寒，表证居多，宜汗、宜解、宜和，不过麻黄、桂枝、葛根、小柴胡等汤，合四物随证治之自愈。温病内蕴邪热，里证居多，不可发汗，急用护胎之法。井底泥涂脐至关元，干再易之，或以青黛、伏龙肝为末，水调涂之。若大热干呕，错语呻吟，增损三黄石膏汤、清化汤。若热甚躁急，胎动不安，必须下之，慎勿惑于参、术安胎之说，夺其里热，庶免胎坠。盖邪火壅郁，胎自不安，转气传血，胎胞何赖？酌用升降散、增损双解散、加味凉膈散，或去芒硝，以逐去其邪，则焰熇[1]顿为清凉，气回而胎自固，反见硝、黄为安胎之圣药，历治历效，子母俱安。若治之不早，以致腹痛如椎，腰痛如析，服药已无及矣。古人所以有悬钟之喻，梁腐而钟未有不落者。在里证，温病与伤寒治法大略同。或曰孕妇而投硝、黄，设邪热未逐，胎气先损，当如之何？余曰不然。结粪瘀邪，肠胃中事也；胎附于脊，肠胃之外，子宫内事也。大黄直入肠胃，郁结一通，胎得舒养，是兴利除害于顷刻之间，何虑之有？《内经》曰：有故无殒，亦无殒也，正此之谓。但毒药治病，衰去七八，余邪自散，幸勿过剂。凡妊娠万有四损者，不可以常法正治，当从其损而调之。产后同法，非其损而误补必危。芒硝有化胎之说，不可轻投。若至燥实，非此不可解救，有病当之，全无妨碍，不必去也。

产后

产后，伤寒不可轻汗，温病不可轻下。盖有产时伤力发热，去血过多发热，恶露不行发热，三日蒸乳发热，或起早动劳，饮食停滞，一皆发热，要在仔细辨之。大抵产后大血空虚，若误汗误下，则亡阳亡阴之祸，更难解救。凡有发热，且与四物汤。归、芎为君最多，生地、白芍须用酒炒，合小柴胡汤，加金银花、泽兰叶、益母草，少佐干姜最妙。。盖干姜之辛热，能引血药入血分，能引气药入气分，且能去瘀血生新血，有阳生阴长之道，以热治热，深合《内经》之旨。如有恶露未尽者，黑龙丹必兼用之，如有积热停滞者，麻仁丸、大柴胡汤必兼用之，不可执泥丹溪之说。胃虚食少者，必加白术、茯苓；痰饮呕逆者，必加陈皮、半夏。但药中必主以四物、人参，乃养血务本，滋阴降火之要务也。即偶尔伤寒，或遭温病，亦须调理血气为主。伤寒内虚外感，以大温中饮、理阴煎。无汗用麻黄，有汗用桂枝等汤。头痛用羌活、川芎之类加减治之。温病怫热内炽，用三合汤加减治之最炒。如万不能不下，升降散无妨，增损双解散去芒硝、黄连，加生地、川芎，尤为对证之药，其余脉证治法，与男子同。

小儿温病

凡小儿感冒、伤风、伤寒、咳、呕、疟、痢等证，人所易知，至染温病，人多不料，亦且难窥，所以耽误者良多。且幼科专于痘疹、疳积、吐泻、惊风并诸杂证，在温病则甚略之，一也。古人称幼科为哑科，盖不能尽罄所苦以告医，医又安得悉乎问切之义，所以但知不思乳食，心胸臌胀，疑其内伤乳食，不知其为温病热邪在胃也。但知呕吐恶心，口干下利，以小儿吐利为常事，不知其为温病协热下利也。但知发热，不知其头痛身痛也。凡此何暇致思为温病，二也。小儿神气娇怯，筋骨柔脆，一染温病，延挨失治，便多二目上

[1] 熇(hè 贺)：热气。《集韵》："熇炎气也。"

吊，不时惊搐，肢体发痉，甚则角弓反张，必延幼科，正合渠平日学习见闻之证，多误认为急慢惊风，转治转剧。或将神门、眉心乱灸，艾火虽微，内攻甚急，两阳相搏，如火加油，死者不可胜纪，三也。凡杂气流行，大人小儿所受之邪则一，且治法药饵亦相仿，加味太极丸主之，升降散亦妙。四五岁以下者，药当减半，三二岁以下者，三分之一可也，临病之工，宜酌量焉。

加味太极丸 小儿温病主方。凡治温病方，皆可随证酌用。

白僵蚕二钱，酒炒 全蝉蜕去土，一钱 广姜黄三分 川大黄四钱 天竺黄一钱 胆星一钱 冰片一分

上七味，称准为细末，糯米浓汤和丸如芡实大。冷黄酒和蜜泡化一丸，冷服。薄荷熬酒亦可。本方去天竺黄、胆星、冰片，即升隆散，炼蜜丸即太极丸是也。用之便而且嘉，看证消息治之。

复 病

凡瘥后无故复发热者，以伏邪未尽也，谓之自复。当问前得某证，所复某证，稍与前药以徹其余邪，自然获愈。有温病瘥后，或三五六日，反腹痛里急者，非前病原也。此别有伏邪所发，欲作滞下，邪尽痢止，不止者，宜当归导滞汤。又有温病瘥后，脉迟细而弱，或黎明或半夜后，便作泻泄，此命门真阳不足也，宜肾气丸，或右归丸作汤剂服亦可。《伤寒论》曰：伤寒瘥后，更发热者，小柴胡汤主之。脉浮者，以汗解之；枳实栀子豉汤。脉沉者，以下解之。枳实栀子豉汤加大黄。又曰：伤寒瘥后虚羸少气，气逆欲吐者，竹叶石膏汤主之。又曰：大病瘥后，从腰以下有水气者，牡蛎泽泻散主之。按：如气复，虽通身浮肿似水气而不喘，别无所苦，与水气不同。丹溪云：气易有余。又云：血者难成而易败，大病愈后，气先血而复，血不足以配气，故暂浮肿，静养自愈，须辨之。又曰：大病瘥后，喜唾，久不了了者，胃上有寒饮也，理中丸主之。夫伤寒自外传内，邪在阳分居多，瘥后易于复元，复病尚少。温病邪热自内达外，血分大为亏损，无故最善反复。如到热退身凉，饮食能进时，服太平圆酒三次，十日之间，精血渐充，而病如洗，何至劳复。若因梳洗沐浴，多言妄动，遂至发热，前病复起，惟脉不沉实为辨，此为劳复。《伤寒论》曰：大病瘥后劳复者，枳实栀子豉汤主之。若有宿食者，加大黄少许。此破结除烦散热之妙剂也，加大黄则又推荡经滞矣。余谓气为火之舟楫，今则真气方长，劳而复折，真气既亏，火亦不前，如人欲济，舟楫已坏，其能济乎。是火也，某经气陷，火随陷于某经，陷于经络则表热，陷于脏腑则里热。虚甚热甚，虚微热微，轻则静养可愈，重则大补气血，俟真气一回，则血脉融和，表里通畅，所陷之火，随气转输，自然热退而病痊矣。若直用寒凉剥削之剂，变证蜂起矣。伤寒多伤气，宜五福饮、大营煎之类；温病多伤血，宜补阴益气煎、六味地黄丸料之类，随证加减之。若因饮食所伤，或吞酸饱闷而发热者，此为食复。轻则栀子厚朴汤加神曲，或小柴胡汤合栀子厚朴汤；重则神昏谵语，腹满坚痛，欲吐不得，欲下不能，此危候也，以升降散、大柴胡汤、黄龙汤、凉膈散之类，酌量与服。有病则病当之，亦无妨也。大抵复病治法，温病与伤寒大同小异，贵在临证活法耳。《内经》帝曰：热病已愈，时有所遗者何也？岐伯曰：诸遗者，热甚而强食之故也。若此者皆已衰，而热有所藏，因其谷气相搏，两热相合，故有所遗也。帝曰：治遗奈何？岐伯曰：视其虚实，调其逆从，可使必已也。帝曰：病热当何禁之？岐伯曰：病热少愈，食肉则复，多食则遗，此其禁也。吴又可曰：里证下后稍差，而急欲食者，此非得已，以伏邪初散，阴火乘虚扰乱故也。慎勿便与粥食，只宜先进稀糊，次进浓者，须少与之，不可任意过食，过食则复。此一著最为紧要，世多忽之。至于怒气病复，房劳病复者，乃度量褊浅，不自贵重之辈，观其脉证，随证救之。更有娇养成性，过于谨慎之辈，或伤寒表证方解，或温病里证方退，原不甚虚，辄用参、附温补，是因补而复，以致不救者，又不知凡几，病家医家，尤当深惺。大抵治病之法，不可执一，总要脉证的确耳。古方未有不善者，偏于温补而死，与偏于清泻而死，其失等也。人之一身阴阳血气，寒热表里虚实尽之，临证者，果能望闻问切，适得病情，则温清补泻，自中病情矣，何得卤莽粗疏，草菅人命哉。

噫！难矣。

按以上证候七十余条，俱从《伤寒论》中驳出温病证治之异来，令阅者了然于心，不以温病为伤寒，不以伤寒方治温病，则患温者自以不冤矣。但有轻者，有重者，有最重者，到底无阴证，与伤寒外感不同，并非六气为病也，亦杂气中之一耳。始则发热，头痛身痛，舌上白苔，渐加烦躁渴饮水浆。或发热而兼凛凛，或先凛凛而后发热，或昼夜纯热，或潮热，或往来寒热，或眩晕，或呕吐，或痰涎涌盛，或呕汁如血，或口舌干燥，或咽喉肿痛，或咳嗽脓血，或喘呃吐蛔，或心腹痞满，或胸胁胀痛，或大便不通，或小水自利，或前后癃闭，或协热下痢，或热结旁流，或下血如豚肝，或如胶粘，或水泄无度，有舌黄苔黑苔者，有舌裂者，有舌生芒刺者，有舌色紫赤者，有唇崩者，有唇黑者，有鼻孔如烟煤之黑者，有目暗不明、目赤、目黄、目瞑、目直视、目反折者，有头汗、盗汗、自汗者，有手足心腋下汗者，有耳聋不闻声者，有头肿大如斗者，有喉痹颈肿滴水不能下咽者，有发狂如癫如痫者，有哭笑无常如醉如痴者，有弃衣登高逾垣上屋者，有厥逆身冷如冰者，有谵语昼夜不眠者，有昏迷不省人事者，有詈骂不避亲疏者，有蓄血、吐血、衄血、毛孔血、目血、舌血、齿缝血、大小便血者，有发黄者，有发斑者，有发疹者，有斑疹杂出者，有发颐、疙瘩疮者，有浑身火泡疮带白浆者，有首尾能食者，有绝谷一月不死者，有无故最善反复者，有愈后渐加饮食如常者，有愈后饮食胜常二三倍者，有愈后耳聋眼花者，有愈后退爪脱皮落发者。至其恶状，甚有口噤不能张，腿屈不能伸，唇口不住牵动，手足不住振战，遗尿遗粪，圆睁口张，咬牙嚼舌，声哑不语，舌伸外搅沫如水浪，项强发痉，手足反张，肉瞤筋惕，骨痿足重，舌卷囊缩，循衣摸床，见神见鬼。凡此怪怪奇奇不可名状等证，有相兼三五条者，有相兼十数条者，不可枚举。总因血气虚实之不同，脏腑禀赋之有异，其受邪则一而已。及邪尽，一任诸证如失。所云知其一，万事毕，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者，流散无穷，所以温病无多方也。然而阴阳乘除，寒热倚伏，表里参错，虚实循环，见之真而守之定，通乎权而达乎变者，盖几希矣。

又按古人谓望闻问切，乃临证之首务，诊治之要领也。明此四者，则六变具存，而万病情形，俱在吾目中矣。医之为难，难在不识病本而误治耳。误则杀人，天道可畏，不误则济人，阴功无穷。学者欲明是道，必须先察此要，以定意见，以为阶梯，然后再采群书，广其知识，熟之胸中，运之掌上，非止为人，而为己不浅也，慎之宝之。

又按伤寒自外之内，先伤气分；温病由内达外，先伤血分。故伤寒初感，利用发表；温病初发，利用攻里。伤寒后证多补气，温病后证多养血，温病与伤寒实出两门。自晋迄今，温病失传，无人不以温病为伤寒，无人不以伤寒方治温病，动云先解其表，乃攻其里，此仲景《伤寒论》也。所以温病一二日内，遇阳明腹胀满痛之证，少阴口燥咽干之证，厥阴舌卷囊缩之证，再不敢议下。明知厥深热深之阳证，下之已迟，万一侥幸，不过为焦头烂额之客，千余年来，孰任杀人之辜耶。

又按古今医书，非不有温病之条，然皆编入于伤寒之中，议论无非伤寒。所用之药，虽曰治温病，实治伤寒之的方也。余谓此等方论，但治伤寒未尝不验，若谬以治伤寒之方，而治春夏之温病，是犹抱薪投火。盖温病自内达外，虽有表证，实无表邪，终有得汗而解者，必里热清而汗始出，前一节治法与伤寒不同。本朝陈良佐曰：春分后，秋分前，一百八十二日半，诸病皆不可发汗，汗之多亡阳矣，温病尤忌。凡治正伤寒发汗解表，温中散寒之药一概禁用。今特摘其尤者，如麻黄、桂枝、羌活、独活、白芷、葛根、细辛、浮萍、苍耳、苍术、艾叶、胡椒、故纸、茴香、肉桂、附子、干姜、豆蔻、益智等味。古人亦未曾道破，余深体验而知其不可，以温病无风寒与阴证也。但今医家病家，未有不以温病为伤寒者，未有不以伤寒方治温病者，此固风气之使然，亦习俗之旧染也。舌敝唇促，难以遍谕。须知生死有命，误犯禁药，不过轻重之分，苟从死后而追悔前方，愚矣。

又按仲景《伤寒论》用参、姜、桂、附者，八十有奇，而温病非所论也。伏邪内郁，阳气不得宣

布，积阳为火，阴血每为热搏，未解之前，麻黄、桂枝不可沾唇；暴解之后，余焰尚在，阴血未复，最忌参、姜、桂、附，得之反助其壅郁，余邪伏留，不惟目下淹缠，日后必变生异证。或周身痛痹，或四肢拘挛，或流火结痰，或两腿钻痛，或劳嗽涌痰，或毒气流注，或痰核穿漏，皆骤补之为害也。大抵温病愈后，调理之剂投之不当，莫若静养。节饮食为第一，而慎言语，谨起居，戒气恼，寡嗜欲，皆病后所宜留神也。

长沙《伤寒论》，天苞地符，为众法之宗，群方之祖，杂以后人知见，反为尘饭土羹，莫适于用，兹以自然之理，引伸触类，阐发神明。温病一证，另辟手眼，却不于长沙论外，旁溢一辞。后有作者，不为冥索旁趋，得以随施辄效，其利溥[①]哉。文之悲壮，淋漓无论也。畏斋。

① 溥(pǔ 普)：《说文》："大也。"

卷 四

医方辨

医方辨引

作方圆必以规矩，治病证必以古方，固也。但古方今病，焉能尽合？是以罗太无曰：以古方治今病，正如拆旧屋凑新屋，其材木非一，必再经匠氏之手。故用方者，不贵明其所当然，要贵明其所以然。则或增，或损，或奇方，或偶方，或合方，或以内伤方治外感，或以外感方治内伤，信手拈来，头头是道。许学士云：读仲景之书，用仲景之法，未尝执仲景之方，乃为得仲景之心也。若不明其所以然，而徒执其方，如经生家不可搦管作文，乃记诵先辈能文，以计场屋题目之必中，奚可哉。是集诸方，人所易晓者，止录其方，其涉疑难及理趣深奥者，颇采《明理论》、《医方考》、《明医方论》等书，以阐明之，间附一得之见，诚能潜心于此，处方其无误乎，抑又有虑焉。仲景《伤寒论》曰：病当汗解，诊其尺脉涩，先与黄芪建中汤补之，然后汗之。先贤慎于用汗药如此，则吐药下药可知矣。故凡用方者；虽方与病合，又有诊脉，并察兼证，以详辨其虚实，或汗或吐或下，方为尽善。若遇老人虚人，血气阴阳四损者，宁可顾护元气，而不可轻用汗吐下之重剂也。

麻黄附子细辛汤 《伤寒论》曰：少阴病，脉微细，但欲寐。始得之，反发热，太阳表热。脉沉者，少阴里寒。此方主之。

麻黄去节附子炮 细辛各二钱

水煎麻黄去沫，次入附子、细辛煎服。

病发于阴者当无热，今少阴始病，何以反发热？此乃太阳少阴之两感病也。盖太阳膀胱与少阴肾相为表里，寒邪感于少阴，故里有脉沉，由络达于太阳，故表有发热。有太阳之表热，故用麻黄以发汗；有少阴之里寒，故用附子、细辛以温中。三阴之表发与三阳不同，三阴必以温经之药为表，故麻黄、附子同用，方是少阴表发之正也。按伤寒病两感者亦少，此即太阳少阴之两感也。麻黄、附子同剂，治法委是奇特，学者引伸触类，可应无穷之变矣。且伤寒两感，麻黄附子细辛汤主之，此仲景伤寒两感之治法；温病两感双解散主之，此河间补仲景温病两感之治法。此二方者，乃辨温病与伤寒，发表攻里两感异治之要诀也。世之以温病为伤寒，以伤寒方治温病者，观此能勿悔心乎。

升降散 温病亦杂气中之一也，表里三焦大热，其证治不可名状者，此方主之。如头痛眩运，胸膈胀闷，心腹疼痛，呕哕吐食者；如内烧作渴，上吐下泻，身不发热者；如憎寒壮热，一身骨节酸痛，饮水无度者；如四肢厥冷，身凉如冰，而气喷如火，烦躁不宁者；如身热如火，烦渴引饮，头面猝肿，其大如斗者；如咽喉肿痛，痰涎壅盛，滴水不能下咽者；如遍身红肿，发块如瘤者；如斑疹杂出，以似丹毒风疮者；如胸高胁起胀痛，呕如血汁者；如血从口鼻出，或目出，或牙缝出，毛孔出者；如血从大便出，甚如烂瓜肉，屋漏水者；如小便涩淋如血，滴点作疼不可忍者；如小便不通，大便火泻无度，腹痛肠鸣如雷者；如便清泻白，足重难移者；如肉瞤筋惕者；如舌卷囊缩者；如舌出寸许，绞扰不住，音声不出者；如谵语狂乱，不省人事，如醉如痴者；如头疼如破，腰痛如折，满面红肿，目不能开者；如热盛神昏，形如醉人，哭笑无常，目不能闭者；如手舞足蹈，见神见鬼，似风癫狂祟者；如误服发汗之药，变为亡阳之证，而发狂叫跳，或昏不识人者。外证不同，受邪则一。凡未曾服过他药者，无论十日、半月、一月，但服此散，无不辄效。

白僵蚕酒炒，二钱 全蝉蜕去土，一钱 广姜黄去皮，三分 川大黄生，四钱

称准，上为细末，合研匀。病轻者，分四次服，每服重一钱八分二厘五毫，用黄酒一盅、蜂蜜五钱，调匀冷服，中病即止。病重者，分三次服，每服重二钱四分三厘三毫，黄酒盅半，蜜七钱五分，调匀冷服。最重者，分二次服，每服重三钱六分五厘，黄酒二盅，蜜一两，调匀冷服。一时无黄酒，稀熬酒亦可，断不可用蒸酒。胎产亦不忌。炼蜜丸，名太极丸，服法同前，轻重分服，用蜜、酒调匀送下。

按温病总计十五方。轻则清之，神解散、清化汤、芳香饮、大小清凉散、大小复苏饮、增损三黄石膏汤八方；重则泻之，增损大柴胡汤、增损双解散、加味凉膈散、加味六一顺气汤、增损普济消毒饮、解毒承气汤六方。而升降散，其总方也，轻重皆可酌用。察证切脉，斟酌得宜，病之变化，治病之随机应变，又不可执方耳。按处方必有君、臣、佐、使，而又兼引导，此良工之大法也。是方以僵蚕为君，蝉蜕为臣，姜黄为佐，大黄为使，米酒为引，蜂蜜为导，六法俱备，而方乃成。窃尝考诸本草，而知僵蚕味辛苦气薄，喜燥恶湿，得天地清化之气，轻浮而升阳中之阳，故能胜风除湿，清热解郁，从治膀胱相火，引清气上朝于口，散逆浊结滞之痰也。其性属火，兼土与木，老得金水之化，僵而不腐。温病火炎土燥，焚木烁金，得秋分之金气而自衰，故能辟一切怫郁之邪气。夫蚕必三眠三起，眠者病也，合簿皆病，而皆不食也；起者愈也，合簿皆愈，而皆能食也。用此而治合家之温病，所谓因其气相感，而以意使之者也，故为君。夫蝉气寒无毒，味咸且甘，为清虚之品，出粪土之中，处极高之上，自感风露而已。吸风得清阳之真气，所以能祛风而胜湿；饮露得太阴之精华，所以能涤热而解毒也。蜕者，退也，盖欲使人退去其病，亦如蝉之蜕，然无恙也。亦所谓因其气相感，而以意使之者也，故为臣。姜黄气味辛苦，大寒无毒，蛮人生啖，喜其祛邪伐恶，行气散郁，能入心脾二经建功辟疫，故为佐。大黄味苦，大寒无毒，上下通行。盖亢甚之阳，非此莫抑，苦能泻火，苦能补虚，一举而两得之。人但知建良将之大勋，而不知有良相之硕德也，故为使。米酒性大热，味辛苦而甘。令饮冷酒，欲其行迟，传化以渐，上行头面，下达足膝，外周毛孔，内通脏腑经络，驱逐邪气，无处不到。如物在高巅，必奋飞冲举以取之。物在远方及深奥之处，更必迅奔探索以取之。且喜其和血养气，伐邪辟恶，仍是华佗旧法，亦屠苏之义也，故为引。蜂蜜甘平无毒，其性大凉，主治丹毒斑疹，腹内留热，呕吐便秘，欲其清热润燥，而自散温毒也，故为导。盖蚕食而不饮，有大便无小便，以清化而升阳；蝉饮而不食，有小便无大便，以清虚而散火。君明臣良，治化出焉。姜黄辟邪而靖疫；大黄定乱以致治，佐使同心，功绩建焉。酒引之使上行，蜜润之使下导，引导协力，远近通焉。补泻兼行，无偏胜之弊，寒热并用，得时中之宜。所谓天有覆物之功，人有代覆之能，其洵[①]然哉。是方不知始自何氏，《二分晰义》改分两变服法，名为赔赈散，用治温病，服者皆愈，以为当随赈济而赔之也。予更其名曰升降散。盖取僵蚕、蝉蜕，升阳中之清阳；姜黄、大黄、降阴中之浊阴，一升一降，内外通和，而杂气之流毒顿消矣。又名太极丸，以太极本无极，用治杂气无声无臭之病也。乙亥、丙子、丁丑，吾邑连歉，温气盛行，死者枕藉。予用此散，救大证、怪证、坏证、危证，得愈者十数人，余无筭[②]。更将此方传施亲友，贴示集市，全活甚众，可与河间双解散并驾齐驱耳。名曰升降，亦双解之别名也。

麻黄汤 太阳伤寒，寒伤荣。头痛太阳脉上巅络脑。发热，表气不通。身痛腰痛，寒凝血涩，其脉抵腰。骨节痛肾主骨，而寒气注之。恶寒卫弱之故。无汗荣强之故。而喘，寒阻气道故喘。脉浮紧者，寒性坚急之故。此方主之。

麻黄去节三钱 桂枝二钱 甘草炙，一钱 杏仁一钱八分

水煎麻黄去沫，次入群药煎服，覆取微汗。

足太阳经，起目内眦，循头巅腰腘，故所过痛而不利；寒邪外束，人身之阳不得宣越，故令发热；寒邪在表，不复任寒，故令恶寒；寒主闭塞，故令无汗；人身之阳既不得宣越于外，则必壅遏于内，故必作喘；寒邪刚劲，故令脉紧。麻黄辛温散寒，故为君；佐以桂枝，取其解肌；佐以杏仁，取其利气；入甘草者，亦辛甘发散之意。抑太阳无汗，麻黄之用固也，若不量人品之虚实，时令之寒暄，则又有汗多亡阳之戒。汗多者宜扑粉，亡阳者宜附子汤。大抵麻黄性热，惟冬月正伤寒无汗者宜之。若温病断不可用。抑不独温病也，若伤寒脉微弱而误用之，汗出不止，或将

① 洵(xún 旬)：诚然，实在。《诗经·郑风·有女同车》："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② 筭(suàn 蒜)：同"算"。

病人头发披水盆中，再将糯米八两，炒研，龙骨、牡蛎、藁本、防风各二两，研为末合匀，周身扑之。此良方也。汗出不止，汗多也，与亡阳不同。

桂枝汤 太阳中风，风伤卫，头痛发热，风邪郁蒸，汗出玄府疏也。恶风卫虚不胜风也。脉缓者，风性柔和之故。此方主之。

桂枝三钱 白芍三钱 甘草二钱 生姜三钱 大枣三枚

水煎温服，覆取微汗，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

风之伤人也，头先受之，故令头痛；风为阳，气亦为阳，同类相从则伤卫，卫气伤则无以固津液，故令汗出；其恶风者，卫气不能卫也；其脉缓者，卫气不能鼓也。桂枝味辛甘，辛则能解肌，甘则能实表，辛甘发散为阳，故用以治风为君；然恐其走泄阴气，故用芍药之酸以收之；佐以甘草、生姜、大枣，此发表而兼和里之意。然桂枝本为解肌，若脉浮紧，发热汗不出者，不可与也，与之则表益实，而汗益难出也。故伸之以常须识此，勿令误也。大抵桂枝性热，惟冬月正伤寒有汗者宜之。若温病断不可用，酒客亦不可用。抑不独温病酒客也，凡服桂枝汤作呕者，以胃热而服热药，两热相搏故也。

大青龙汤 太阳中风，脉浮紧，以中风而得紧脉，知为风寒两伤也。头痛发热恶寒，身痛皆表证也。不汗出寒邪郁于腠理。而烦躁，风作烦，寒作躁。此方主之。

麻黄四钱 桂枝二钱 甘草炙，二钱 杏仁泡去皮、尖，十枚 石膏八钱 生姜三钱 大枣一枚

水煎麻黄去沫，入群药煎服，覆取汗愈。若脉微弱，汗出恶风者，不可服。

青龙者，东方甲乙木神也，主发育万物，方以发散为义，故名之。仲景曰：太阳伤寒，治以麻黄汤；太阳中风，治以桂枝汤。伤寒太阳证见风脉，是有头痛发热，无汗恶寒。但脉来不紧而缓，为伤寒且中风矣。与中风脉得浮紧一也，故二方并而用之。邪气外盛，人身之阳郁为内热，此石膏之所以加也。大青龙其发表之重剂乎，而亡阳狂躁之弊，筋惕肉瞤之害，则用青龙之过者也，急以真武汤大温大补之，又仲景救坏之良方也。许学士曰：大青龙一证，尤难用药，须是脉证谛当，然后可行，故王实夫证，止用桂枝麻黄各半汤，盖慎之也。按亡阳惕瞤之弊，原因脉微弱误用者之过，非大青龙之过也。

小青龙汤 伤寒脉浮缓，表不解，风寒在表。心下有水气，水饮搏膈，呕哕，发热而咳，水饮上射。或渴，津液不行。或利，停饮下溜。或噎，水寒相击，或小便不利，太阳里气不化。小腹满，小水隔涩。或喘者，水饮射肺，此方主之。

麻黄二钱 桂枝二钱 白芍二钱 半夏二钱四分 五味子一钱 细辛一钱 干姜一钱 甘草炙，一钱。

水煎温服。若渴者，去半夏，加天花粉二钱；若微利者，去麻黄，加（芫花）茯苓如鸡子大；若噎者，去麻黄，加附子五分，炮；若喘者，去麻黄，加杏仁十枚；若小便不利，小腹满，去麻黄，加白茯苓二钱。按原文加芫花如鸡子大，此必传写之讹。考本草，芫花是芫花类也，每用之攻水，五分可令人下十数行，岂有治停饮之微利，用鸡子大块之芫花者乎？照原方当改加茯苓如鸡子大。

柯韵伯曰：发热而咳，知内有水气射肺，干呕知水气未入于胃，而在心下也。心下为火位，水火相射，则水气之变幻不可拘。如下而不上，则或渴或利；上而不下，则或噎或喘；留于肠胃，则小便不利而小腹因满矣。惟心下有水气，呕哕发热而咳为定证，故于桂枝汤中去大枣之泥，加麻黄以开腠理，细辛逐水气，半夏除呕哕，五味、干姜以除咳。若渴者，是心火盛，故去半夏之燥热，加天花粉以生津；若利与噎，小便不利与喘者，乃病机偏于向里，故去麻黄之发表，加附子以除噎，加芫花、茯苓以利水，加杏仁以定喘耳。两青龙汤皆治有表里证，皆用两解法，但大青龙证是里热，小青龙证里是里寒，故发表之药相同，而治里之药则殊也。此与五苓散，同为治表不解，而心下有水气者。在五苓治水之蓄而不行，故大利其水，而微发其汗，是水郁折之也；小青龙治水之动而不拘，故备举辛温以散水，并用酸苦以安肺，培其化源也。细绎仲景发表利水诸论，精义入神矣。

又曰：麻黄、桂枝、大青龙三表证中，仲景即分表里之不同，温清之殊治。麻黄汤证热全在

表，桂枝汤证之自汗，大青龙汤证之烦躁，皆兼里热；于表剂中便加寒药以清里。自汗是烦之兆，躁是烦之征，汗出则烦得泄，故不躁，桂枝汤加微寒酸苦之芍药以和之；汗不出则烦不得泄，故躁；大青龙汤加大寒坚重之石膏以清之。芍与膏本是里药，今人见仲景于表剂中入之，因疑而畏焉，当用不用，以致热结阳明，而斑黄狂乱纷出矣。仲景于太阳经中即用石膏以清胃火，是预保阳明之先着，用姜、枣以培中气，又虑夫转属太阴。苦心良法有如此者。

又曰：桂枝汤为一百一十三方之冠，乃滋阴和阳，调理荣卫，解肌发汗之第一方也。世人咸谓桂枝止汗，不知先辈言无汗不得用桂枝者，正以桂枝汤中有芍药之酸寒，益阴敛血能止汗故也。其实芍药功在止烦，烦止汗亦止，故反烦更烦与心悸而烦者，咸赖之。要知桂枝汤治表虚，能解肌以发荣中之汗，而不能开皮毛之窍，以发卫分之汗，故汗不出，脉浮紧者，是麻黄汤证，即不得与桂枝汤矣。庸工妄谓桂枝汤专治中风，不治伤寒，不知此汤，凡中风伤寒脉浮弱而表不解者，以及自汗盗汗，虚疟虚痢，柔痉瘛疭，小儿慢惊等证，皆随手而效。因知仲景一方可通百病，后人一证，便集百方以眩人，岂不陋哉。

黄芩汤 太阳少阳合病，必自下利者，此方主之。

黄芩五钱 白芍五钱 甘草炙，三钱 大枣三枚

水煎温服。

太阳少阳合病者，身热，头痛脊强，而又胁痛耳聋，寒热，呕而口苦也，必自下利者，表实里虚，邪热渐攻于里也；若太阳与阳明合病，为在表，当与葛根汤发汗；若阳明与少阳合病，为在里，当与大柴胡汤下之。此太阳少阳合病下利，非汗下所宜，故与黄芩汤。盖虚而不实者，苦以坚之，酸以收之，故用黄芩、白芍以坚敛肠胃；弱而不实者，甘以补之，故用甘草、大枣以补益肠胃也。温病始发即可用黄芩汤，以去邪热为妙；伤寒必传至少阳，邪热渐次入里，方可用黄芩佐柴胡以和解之。此辨温病与伤寒异治之要诀也。

白虎汤 《伤寒论》曰：阳明伤寒，脉浮滑，此以表有热里有（寒）热，此方主之。按里有寒句之寒字，当是热字，若是寒字，非白虎汤证也，宜改之。或曰：此寒字，当作寒郁为热之寒。

石膏生，八钱 知母三钱 甘草生，一钱半 粳米二钱 竹叶三十片

水煎冷服。加人参一钱五分，名白虎加人参汤。

白虎，西方庚辛金神也。五行之理，成功者退，如秋金之令行，则夏火之炎息，名曰白虎，所以行清肃之令，而除热也。

按白虎汤乃温病主方也，虽为阳明解利之药，实解胃本内蒸之热，非徒治在经之热也。以邪热伤胃，所以必需。若在经之热，自有葛根汤等方治法，并无借于白虎也。所以温病误用麻黄、桂枝，伤寒误用白虎、黄芩，轻者必重，重者必危。设热郁胃里，已成燥结，而徒用白虎，既无逐结之能，且以刚悍而伐胃气，反抑邪气内郁，致脉不行，因而沉伏微细，便谓阴脉，益不敢议下，日惟杂进白虎、解毒，以为稳妥，愈投愈危，至死不悟，此承气、凉膈之所以必需也，明者自知之。

又按以石膏一物之微，入甘温队中，则为青龙；从清凉同气，则为白虎。设伤寒在表之风寒未除，当用青龙而反用白虎，温病在里之热渴已逼，当用白虎，而反用青龙，则用者之误不小。热结在里，白虎以匡青龙之不逮，误犯少阴，真武以救青龙之妄投，神乎其神矣。

大承气汤 阳明病痞满燥实，谵语烦渴，腹痛便秘，此方主之。

大黄酒浸，四钱 芒硝二钱 厚朴姜炒，四钱 枳实麸炒，二钱

水煎温服。病有宜加倍者，仲景原方大黄，厚朴各四两，芒硝、枳实各二两，分三服。

大黄荡热斩关，破实于肠胃；芒硝润结软坚，化燥于肛门；厚朴导滞，节制硝、黄之太寒；枳实泻满，辅佐厚朴之下气。

小承气汤 阳明病，心腹胀满，潮热，狂言而喘，此方主之。

大黄酒浸，三钱 厚朴二钱 枳实一钱

水煎温服。

调胃承气汤 阳明病，不恶寒反恶热，大便秘，谵语，此方主之。

大黄酒浸，三钱 芒硝三钱 甘草炙，二钱

水煎温服。

王海藏曰：仲景三承气，有大、小、调胃之殊，今人不分大小上下缓急用之，岂不失立方本意哉。大热大实用大承气，小热小实用小承气，胃实燥结用调胃承气，以甘草缓其下行，而祛胃热也。若病大用小，则邪气不伏；病小用大，则过伤元气。病在上而泻下，则上热不清；病在下而泻上，则下热不除。用方者岂可一概混施乎！

喻嘉言曰：伤寒阳明篇，总是以外证之解与不解，气之转与不转，脐腹之痛与不痛，脉之弱与不弱，汗出之多与不多，小便之利与不利，邪热之炽与不炽，津液之干与不干，而辨腹中燥屎多与不多，溏与不溏，以消息微下之法。故惟手足濈然汗出，大便已硬者，主之以大承气汤焉。其他一则曰宜用导法，再则曰不可攻之；再则曰少与小承气汤；再则曰明日再与一升；再则曰宜大承气汤。全是商量治法，听人临时斟酌以祈无误，所以不用主之二字，此等处关系安危最大。盖热邪入胃，不以苦寒攻之则胃伤，然寒药本以救胃也，不及则药不胜邪，太过则药反伤正，况不胜其邪，必尽伤其正，徒伤其正，未必尽去其邪。仲景所以谆谆于二者之间者，恐伤寒里未实也。

按伤寒里实方下，温病热胜即下，其治法亦无大异。但伤寒其邪在表，自气分而传入血分，下不厌迟；温病其邪在里，由血分而发出气分，下不厌早。其证不必悉具，但见舌黄呕渴，痞燥满痛一二证，便于升降、增损双解、加味凉膈、加味六一、解毒承气等方，酌度病情上下，轻重缓急下之，以撤其邪毒，无不获效。大凡温病，邪热内炽，贵乎早治，乘人血气未乱，肌肉未消，津液未耗，病人不至危殆，投剂不至掣肘，下后亦易平复。欲为万全之策者，不过知邪热之所在，早拔去病根为要耳。但要量人之壮弱，度邪之轻重，察病之缓急，然后用药，不至空投，投药无太过不及之弊。是以仲景治伤寒，自大柴胡以下立三承气，多与少与，自有上下轻重缓急之殊。若温病勿拘伤寒下不厌迟之说，如应下之证，见下无结粪，则以为下之早，或以为不应下之证，纷纷聚讼，殊不知仲景立三承气本为逐邪而设，非专为结粪而设也。必俟其粪结而后下之，则血液为邪热所搏，变证迭起，是犹养虎遗患也。况多有溏粪失下，但蒸作极臭，如败酱，如藕泥，至死不结者，倘酌用前方，秽恶一下，邪热自此而消，脉证自此而退，岂徒孜孜粪结而后行哉。假如久病精枯血燥之人，或老人血液衰竭，多主燥结，或病后血气未复，亦多燥结。在经所云，不更衣十日无所苦，有何妨害？是燥结不至损人，热毒之为殒命也。此辨温病与伤寒下迟下早异治之要诀也。

大柴胡汤 伤寒阳邪入里，表证未罢，而里证又急者，此方主之。

柴胡四钱 半夏姜汁炒，一钱半 黄芩二钱 白芍一钱 枳实麸炒，一钱 大黄酒浸，二钱 生姜二钱 大枣一枚

水煎温服。

表证未罢，寒热胁痛口苦而呕尚在也；里证又急，大便难而燥实也。有表证故用柴、芩以解表，有里证故用枳、黄以攻里，白芍能和少阳，半夏能止呕逆，姜、枣又所以和中而调卫荣也。少阳病，六七日至十余日，大便不行，胁下濈然汗出，方可用大柴胡汤微利之。缘胆无出入，泻土所以泻木也。如胁下无汗，为胆未实，设误下之，必犯少阳之本，则胸满烦惊，小便不利，谵语，一身尽重不可转侧，又宜用：

柴胡龙骨牡蛎汤

柴胡四钱 半夏三钱 茯苓二钱 人参一钱 龙骨钱半 牡蛎钱半 桂枝钱半 铅丹钱半 大黄二钱 大枣一枚

水煎将成，方入大黄，煎一二沸，不欲味全而伤中气。去渣温服。薛氏去铅丹，加黄连、黄芩、当归各一钱半。铅丹，即黄丹也。

按大柴胡汤，本为里证已急而表证未罢者设，若用以治温病，最为稳妥。双解散，荆、防以解表，硝、黄以攻里，为双解之重剂；大柴胡，柴、芩以解表，枳、黄以和里，为双解之轻剂。若内热甚者，合黄连解毒汤，或白虎汤，以治老弱人，及气血两虚人之温病尤为适宜。予去半夏，加陈皮，合黄连解毒汤、升降散名增损大柴胡汤，用

之累验。

增损大柴胡汤 温病热郁腠理，以辛凉解散，不至还里而成可攻之证，此方主之。乃内外双解之剂也。

柴胡四钱 薄荷二钱 陈皮一钱 黄芩二钱 黄连一钱 黄柏一钱 栀子一钱 白芍一钱 枳实一钱 大黄二钱 广姜黄七分 白僵蚕酒炒，三钱 全蝉蜕十个 呕加生姜二钱

水煎去渣，入冷黄酒一两，蜜五钱，和匀冷服。

双解散 伤寒温病，表里实热，此方主之。此河间原方也。

防风 荆芥 薄荷 麻黄 当归 川芎 白芍 白术土炒 连翘去心 栀子 大黄酒浸 芒硝各五分 桔梗一钱 黄芩一钱 石膏四钱 滑石三钱 甘草二钱

水煎温服。

防风、麻黄以解表，薄荷、荆芥以清上，大黄、芒硝以涤肠胃，滑石、栀子以利水道，桔梗、石膏以清肺胃之邪，而连翘又所以祛诸经之游火。风热为患，肝木主之，芎、归、白芍和肝血以息风热，而白术、甘草又所以建运脾土，能胜湿热御风火故也。方中倍用六一者，以伏气所蒸之湿热，半从肌表而泄，半从水道而利也。按此乃河间旧解耳。予谓麻黄性大热，冬时正伤寒发汗之要药也。温病乃杂气中之一也，断无正发汗之理，于法为大忌，即河间亦未言及。不如易僵蚕、蝉蜕得天地清化之气，以涤疫气，散结行经，升阳解毒。且郁热伏于五内，伤损正气，胀闷不快，川芎香窜，走泄真元，白术气浮，填塞胃口，皆非温病所宜，不如易黄连、姜黄辟邪除恶，佐归、芍凉血散郁以退蒸，则心肝和而风火自熄矣，因名增损双解散。

增损双解散 温病主方。温毒流注，无所不至。上干则头痛目眩耳聋，下流则腰痛足肿，注于皮肤则斑疹疮疡，壅于肠胃则毒利脓血，伤于阳明则腮脸肿痛，结于太阴则腹满呕吐，结于少阴则喉痹咽痛，结于厥阴则舌卷囊缩。此方解散阴阳内外之毒，无所不至矣。

白僵蚕酒炒，三钱 全蝉蜕十二枚 广姜黄七分 防风一钱 薄荷叶一钱 荆芥穗一钱 当归一钱 白芍一钱 黄连一钱 连翘去心，一钱 栀子一钱 黄芩二钱 桔梗二钱 石膏六钱 滑石三钱 甘草一钱 大黄酒浸，二钱 芒硝二钱

水煎去渣，冲芒硝，入蜜三匙，黄酒半酒杯，和匀冷服。

按温病本末身凉不渴，小便不赤，脉不洪数者，未之有也。河间以伤寒为杂病，温病为大病，特立双解散以两解温病表里之热毒，以发明温病与伤寒异治之秘奥，其见高出千古，深得长沙不传之秘。且长沙以两感为不治之证，伤寒病两感者亦少，一部《伤寒论》仅见麻黄附子细辛汤一证。惟温病居多，以温病咸从三阴发出三阳，乃邪热亢极之证，即是两感，惜长沙温病方论散佚不传，幸存刺五十九穴一法。惟河间双解散，解郁散结，清热导滞，可以救之，必要以双解为第一方，信然，予加减数味，以治温病，较原方尤觉大验。戊寅四月，商邑贡生刘兆平，年八旬，患温病，表里大热，气喷如火，舌黄口燥，谵语发狂，脉洪长滑数，予以原方治之，大汗不止，举家惊惶，急易大复苏饮一服汗止，但本证未退，改制增损双解散方，两剂而病痊。因悟麻黄春夏不可轻用，因悟古方今病不可过执也。所以许学士有云：读仲景之书，学仲景之法，不可执仲景之方，乃为得仲景之心也。旨哉斯言。河间双解、三黄俱用麻黄，仍是牵引叔和旧说，盖温病热郁，自里达表，亦宜解散，但以辛凉为妙。

凉膈散 伤寒温病，火郁上焦，大热面赤，舌黄唇焦者，此方主之。此河间原方也。

连翘二钱 黄芩二钱 栀子二钱 薄荷二钱 大黄酒浸 芒硝各三钱 甘草生，一钱 竹叶三十片

水煎去渣，入蜜冷服。

加味凉膈散 温病主方。余治温病，双解、凉膈愈者不计其数，若病大头、瓜瓤等温，危在旦夕，数年来以二方救活者，屈指以算百十余人，真神方也，其共珍之。

白僵蚕酒炒，三钱 蝉蜕全，十二枚 广姜黄七分 黄连二钱 黄芩二钱 栀子二钱 连翘去心 薄荷 大黄 芒硝各三钱 甘草一钱 竹叶三十片

水煎去渣，冲芒硝，入蜜、酒冷服。若欲下之，量加硝、黄，胸中热加麦冬，心下痞加枳实，呕渴加石膏，小便赤数加滑石，满加枳实、厚朴。

连翘、荷、竹味薄而升浮，泻火于上；芩、连、栀、姜味苦而无气，泻火于中；大黄、芒硝味厚而

咸寒，泻火于下；僵蚕、蝉蜕以清化之品，涤疵疠之气，以解温毒；用甘草者，取其性缓而和中也；加蜜、酒者，取其引上而导下也。

三黄石膏汤 伤寒温病，大热神昏，两目如火，身如涂朱，燥渴欲死，脉洪长滑数者，此方主之。此河间原方也。

石膏四钱 豆豉二钱 麻黄钱半 黄连一钱 黄芩一钱 栀子一钱 黄柏一钱

水煎冷服。

伤寒表里大热，欲攻其里则表证未解，欲发其表则里证又急，庸工不识，趑趄[①]不能下手，待毙而已。殊不知热在三焦，闭涩经络，津液枯涸，荣卫不通，遂成此证。用解毒、石膏以清里热，麻黄、豆豉以散表热，内外之邪俱烬矣。

增损三黄石膏汤 温病主方。表里三焦大热，五心烦热，两目如火，鼻干面赤，舌黄唇焦，身如涂朱，燥渴引饮，神昏谵语，服之皆愈。

石膏八钱 白僵蚕酒炒，三钱 蝉蜕十个 薄荷二钱 豆豉三钱 黄连 黄柏盐水微炒 黄芩 栀子 知母各二钱

水煎去渣，入米酒、蜜冷服。腹胀疼或燥结加大黄。

寒能制热，故用白虎汤；苦能下热，故用解毒汤。佐以荷、豉、蚕、蝉之辛散升浮者，以温病热毒至深，表里俱实，扬之则越，降之则郁，郁则邪火犹存，兼之以发扬，则炎炎之势皆烬矣。此内外分消其势，犹兵之分击者也。热郁腠理，先见表证为尤宜。

理中汤 加炮附子一钱，名附子理中汤。厥逆自利，不渴而呕，腹痛鸭溏，此太阴有真寒也，此方主之。

白术土炒，三钱 人参一钱 干姜炮，二钱 甘草炙，二钱

水煎温服。为末，炼蜜丸，名理中丸，日三夜一服，治瘥后喜唾，久不了了者，此胃有寒饮停留也。

四逆汤 大汗出，热不出，内拘急，四肢疼，又下利，厥逆而恶寒者，此方主之。

附子生 干姜生 甘草炙，各二钱

水煎温服。一云冷服。经曰：治寒以热，凉而行之。否则戴阳者，反增上燥，耳目口鼻出血者有之矣。谨小慎微，医岂易言哉。加人参即四味回阳饮。

此方通治三阴脉沉恶寒，手足厥逆之证。故用附子之生者，上行头项，外彻肌表，以温经散寒；干姜亦用生者，以内温脏腑；甘草独用炙者，以外温荣卫，内补中焦也。

《琐言》曰：仲景云，病发热头痛脉反沉，若不瘥，身体疼痛者，当救其里，宜四逆汤。此证出太阳篇。又云：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脉沉者，麻黄附子细辛汤。此证出少阴篇。窃详太阳病发热头痛，法当脉浮，今反沉，少阴病脉沉，法当无热，今反发热，仲景于此两证，各言反者，谓反常也。盖太阳病脉似少阴，少阴脉病似太阳，所以各谓之反，而治之当异也。深究其旨，均是脉沉发热，以其有头痛故为太阳病。阳证当发热脉浮，今脉反沉，以其虚久寒，正气衰微所致。又身体疼痛，故宜救里，使正气内强，逼邪外出，而干姜、生附亦能出汗而解。假使里不虚寒，则当见脉浮，而正属太阳麻黄汤证也。均是脉沉发热，以其无头痛，故为少阴病。阴证当脉沉无发热，今反发热，以寒邪在表。但皮肤腠理郁闭为热，知在里无热，故用麻黄、细辛以发肌表之热，附子以温少阴之经。假使身寒无热，则当见厥逆吐利等证，而正属少阴四逆汤证也。由是观之，正气衰微脉沉之反为重，表邪浮浅发热之反为轻，此四逆汤为剂，不为不重于麻黄附子细辛汤也。又可见熟附配麻黄，发中有补；生附配干姜，补中有发。此实治法之神奇，处方之精奥，学者其致思焉。

神解散 温病初觉，憎寒体重，壮热头痛，四肢无力，遍身酸痛，口苦咽干，胸腹满闷者，此方主之。

白僵蚕酒炒，一钱 蝉蜕五个 神曲三钱 金银花二钱 生地二钱 木通 车前子炒研 黄芩酒炒 黄连 黄柏盐水炒 桔梗各一钱

水煎去渣，入冷黄酒半小杯，蜜三匙，和匀冷服。

---

① 趑趄(zījū 资居)：趑，同趦。喻欲进不前之意。

此方之妙，不可殚[1]述。温病初觉，但服此药，俱有奇验。外无表药而汗液流通，里无攻药而热毒自解，有斑疹者即现，而内邪悉除，此其所以为神解也。

清化汤 温病壮热，憎寒体重，舌燥口干，上气喘吸，咽喉不利，头面猝肿，目不能开者，此方主之。

白僵蚕酒炒，三钱 蝉蜕十个 金银花二钱 泽兰叶二钱 广皮八分 黄芩二钱 黄连 炒栀 连翘去心 龙胆草酒炒 元参 桔梗各一钱 白附子炮 甘草各五分

大便实加酒大黄四钱，咽痛加牛蒡子炒研，一钱，头面不肿去白附子。水煎去渣，入蜜、酒冷服。

其方名清化者，以清邪中于上焦，而能化之以散其毒也。芩、连、栀、翘清心肺之火，元参、橘、甘清气分之火，胆草清肝胆之火，而且沉阴下行，以泻下焦之湿热，僵蚕、蝉蜕散肿消毒，定喘出音，能使清阳上升，银花清热解毒，泽兰行气消毒，白附散头面风毒，桔梗清咽利膈，为药之舟楫，蜜润脏腑，酒性大热而散，能引诸凉药至热处，以行内外上下，亦火就燥之意也。其中君明臣良，而佐使同心，引导协力，自使诸证息平矣。

大清凉散 温病表里三焦大热，胸满胁痛，耳聋目赤，口鼻出血，唇干舌燥，口苦自汗，咽喉肿痛，谵语狂乱者，此方主之。

白僵蚕酒炒，三钱 蝉蜕全，十二个 全蝎去毒，三个 当归 生地酒洗 金银花 泽兰各二钱 泽泻 木通 车前子炒研 黄连姜汁炒 黄芩 栀子炒黑 五味子 麦冬去心 龙胆草酒炒 丹皮 知母各一钱 甘草生，五钱

水煎去渣，入蜜三匙，冷米酒半小杯，童便半小杯，和匀冷服。

此方通泻三焦之热，其用童便者，恐不得病者小便也。《素问》曰轮回酒，《纲目》曰还元汤，非自己小便，何以谓之轮回？何以谓之还元乎？夫以己之热病，用己之小便，入口下咽，直达病所，引火从小水而降甚速也。此古人从治之大法。惜愚夫愚妇未曾晓也，甚且嘲而笑之，眼见呕血人，接自己小便饮一二碗立止，非其明效大验乎。

小清凉散 温病壮热烦躁，头沉面赤，咽喉不利，或唇口颊腮肿者，此方主之。

白僵蚕炒，三钱 蝉蜕十个 银花 泽兰 当归 生地各二钱 石膏五钱 黄连 黄芩 栀子酒炒 牡丹皮 紫草各一钱

水煎去渣，入蜜、酒、童便冷服。

黄连清心火，亦清脾火；黄芩清肺火，亦清肝火；石膏清胃火，亦清肺火；栀子清三焦之火；紫草通窍和血，解毒消胀；银花清热解毒；泽兰行气消毒；当归和血；生地、丹皮凉血以养阴而退阳也；僵蚕、蝉蜕为清化之品，散肿消郁，清音定喘，使清升浊降，则热解而证自平矣。

小柴胡汤 少阳病五六日，邪传半里之时。往来寒热，风寒之邪出入于表里之间。胸胁苦满，下膈循胁，伏饮搏聚。默默不欲饮食。咽干故默，木乘土故不思食。心烦喜呕，伏饮作闷，上逆作呕。或胸中烦而不呕，烦乃热闷也，不呕无伏饮之甚也。或渴，津液不足。或腹中痛，血滞阴结。或胁下痞硬，邪热与伏饮相搏于胁下。或心下悸，水停心下凌心作悸。小便不利。水不下行。或不渴，里未结实。身有微热，表未全罢。或咳者，伏饮射肺，此方主之。和解半表半里之邪。加芒硝名柴胡加芒硝汤。

柴胡四钱 黄芩二钱 半夏二钱 人参一钱 甘草炙，一钱 生姜二钱 大枣二枚。

水煎温服。若胸中烦而不呕，去半夏、人参，加栝蒌实一枚，润下泄满；若渴者，去半夏倍人参，生津润燥，加天花粉二钱，撤热滋干；若腹中痛，去黄芩加芍药二钱，收阴缓中；若胁下痞硬，去大枣加牡蛎粉二钱，软坚；若心下悸，小便不利，去黄芩加白茯苓二钱，上行肺气，下过膀胱；若不渴，外有微热，去人参固表加桂枝一钱，发散覆取微汗自愈矣；若咳者，去人参、枣、姜加五味子敛肺，干姜各一钱，发肺寒湿以逐饮。

邪在表则恶寒，邪在里则发热，邪在半表半里则恶寒且热，故令寒热往来。少阳之脉起目锐眦，故令目眩。胆者，中精之官，五脏取决于胆，

---

[1] 殚(dān 丹)：《说文》："殚，极尽也。"

咽为之使，故令口苦咽干。脉行两胁，故令胁痛。胆者肝之腑，在五行属木，有垂枝之象，故令脉弦。柴胡辛温，辛者金之味，故用之以平木，温者春之气，故就之以入少阳。一云专主往来寒热，谓其能升提风木之气也。黄芩质枯味苦，枯则能浮，苦则能降，君以柴胡则入少阳矣。一云味苦不沉，黄中带青，有去风热之专功，谓其能散风木之邪也。然邪之伤人常乘其虚，用参、草欲实其中气，使邪不得复传入里耳。一云少阳气血薄，全赖土膏滋润，则木气始得发荣，即经所谓胃和则愈之说。是以中气不虚之人，虽有小柴胡证，而人参在可去也。邪初入里，以风寒外邪挟有形之痰涎，结聚于少阳之本位，所以里气逆而烦呕，故用半夏之辛以除呕逆；邪在半表，则荣卫争，故用姜、枣之辛甘以和荣卫，亦所以佐参、草以补中气，使半表之邪仍从肌表而散也。独怪后世用小柴胡汤者，一概除去人参，岂仲景立方之本意哉！又少阳经当冲要之路，关系最重，小柴胡非套药也。今人不论何病，但见发热恶寒，便以小柴胡汤和解之，殊觉可笑。

本方加栝蒌实四钱，黄连二钱，名柴胡陷胸汤。本方加枳壳三钱，桔梗三钱，名柴胡枳桔汤。

六一顺气汤 少阴、厥阴病，口燥咽干，怕热消渴，谵语神昏，大便燥实，胸腹满硬，或热结旁流，绕脐疼痛，厥逆脉沉伏者，此方主之。

大黄酒浸，四钱 芒硝二钱五分 厚朴钱半 枳实一钱 柴胡三钱 黄芩 白芍 甘草生，各一钱

水煎去渣，入铁锈水三匙，冷服。

加味六一顺气汤 温病主方，治同前证。

白僵蚕酒炒，三钱 蝉蜕十个 大黄酒浸，四钱 芒硝二钱五分 柴胡三钱 黄连 黄芩 白芍 甘草生，各一钱 厚朴一钱五分 枳实一钱

水煎去渣，冲芒硝，入蜜、酒和匀冷服。

理阴煎 此理中汤之变方也。凡天一无根，真阴不足，或素多劳倦之辈，因而忽感寒邪，不能解散，或发热，头痛身痛，或面赤唇焦，或虽渴而不喜饮冷，或背心肢体畏寒，但脉见无力者，悉是假热之证，凉药不可入口，宜速用此煎，照后加减，以温补阴分，托散表邪，连进数服，使阴气渐充，则汗从阴达，而寒邪不攻自散，此最切于时用者也，神效不可尽述。

熟地五七钱或一两 当归或三、五、七钱 干姜炒，一钱，或二三钱 甘草炙，一二钱

水煎热服。加附子炮，一二钱，名附子理阴煎，治命门火衰，阴中无阳。

张景岳曰：若风寒外感，邪未深入，但发热身痛，脉数不洪，或凡内无火证，素禀不足者，但用此煎，加柴胡二三钱，连进二三服，无不获效。若寒凝阴盛，而邪有难解，必加麻黄二钱，放心用之。或不用柴胡亦可。此寒邪初感，温散第一要方，惟仲景知此义。但仲景之温散，首用麻黄、桂枝，予之温散，即以理阴、温中为增减，此虽一从阳分，一从阴分，其迹若异，然一逐于外，一托于内，而用温散则一也，学者当因其所宜，酌而用之。又若阴胜之时，寒邪深入，脉沉细，发热恶寒，或背恶寒，乃太阳少阴证也，加细辛一二钱，甚则再加附子一二钱，真神剂也。或并加柴胡以助之，或并加麻黄以发之。若有阴虚火旺内热，不宜用温，而气血俱虚，邪不能散者，宜去干姜，以三味酌加前药与之。或止加人参一味亦可。按此正伤寒妙论也，去温病万里，学者宜详辨焉。

补阴益气煎 此补中益气汤之变方也。凡属真阴不足，而寒邪外侵者，用此升散之，并治劳倦伤阴，精不化气，或阴虚内乏，以致外感不解，寒热疹疟，阴虚便结不通等证。

熟地三、五、八钱 当归二、三、五钱 山药酒炒，二钱 陈皮 人参 甘草炙，各一钱 柴胡一钱 升麻五分，火上浮者不用 生姜二钱

水煎温服。

大温中饮 此可与理阴煎相参互用也。凡患伤寒阳虚不足，及劳倦感冒，或兼呕恶泄泻等证，身虽炽热，时犹畏寒，但六脉无力，邪气不能外达者，此元阳太虚，正不胜邪之候，若非峻补托散，则寒邪日深，必致不救，温中自可散寒，即此方也。

熟地三、五、八钱 当归二、三、五钱 白术土炒，二、三、五钱 肉桂去粗皮，一钱 干姜一二钱，煨生姜亦可 甘草炙，一二钱 柴胡三 五钱 虚加 人参一二钱

水煎热服，覆取微汗。无汗加麻黄，有汗去肉桂加桂枝、白芍，气虚加黄芪，寒甚阳虚加炮

附子，阳虚气陷加升麻，头痛加川芎、白芷，泄泻去当归加山药、莲子，或并加防风、细辛。

景岳曰：古来伤寒之治，惟仲景知温散，如麻黄汤、桂枝汤是也。亦知补气而散，如小柴胡汤、黄芪建中汤是也。至若阳根于阴，汗化于液，从补血而散，而云腾致雨之妙，仲景亦未言及。予制理阴、补阴、温中三方，乃邪从荣解第一义也。其功难悉，所当深察。

按景岳首开补血散寒，邪从荣解之论，得仲景不传之秘，治伤寒无剩义矣。真令人衣冠焚香，望拜茅山不置也。但伤寒不过感冬月烈风严寒之常气，而温病得天地疵疠旱潦之杂气。世之凶恶大病，死生在反掌间者，非伤寒乃温病也。若于温病出一超越前人之意见，以启后人之聋聩，岂不尽美又尽善乎？而乃仍覆前辙，曰温病即伤寒云云，羽翼叔和，一样糊涂。噫！若非王安道、刘完素二公，于治法辨别明白，不几蒙昧终古耶。

补中益气汤

黄芪蜜炙 人参 白术土炒，各一钱半 当归 陈皮 炙甘草各一钱 升麻五分 柴胡七分 生姜二钱 大枣二个

水煎温服。

桃仁承气汤 太阳病不解，热结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者愈。其表不解者，尚未可攻，当先解其表，宜桂枝汤。表解，但小腹急结者，乃可攻之，此方主之。薛氏加丹皮、枳壳。

桃仁连皮尖，十五个 桂枝三钱 大黄酒浸，四钱 芒硝二钱 甘草炙，一钱

水煎去渣，冲芒硝，温服。

代抵当丸 太阳表证仍在，脉微而沉，反不结胸，其人发狂者，以热在下焦，小腹当硬满，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以药下之故愈。所以然者，以太阳随经瘀热在里故也，此方主之。

大黄酒洗，四两 芒硝 穿山甲蛤粉炒 夜明砂淘焙 莪术醋炒 肉桂去粗 当归尾酒蒸，各一两 红花酒炒，七钱 桃仁不去皮尖，生用，七十粒，另研

为末，炼蜜丸，姜汤送下三钱。

按代抵当汤丸，方出《准绳》。盖瘀蓄之血，攻之为难，仲景直用水蛭、虻虫有毒之物，惟恐药不峻利，亦何待攻之不动，而后加减乎。后人不敢用此毒物，故作此方以代之。原方生地黄用之无理，归尾必不可减，故于本方中减去生地一味，倍肉桂，加莪术、红花、夜明砂用之，殊觉有效。若温病蓄血，用此方去肉桂，加牡丹皮一两、牛膝一两，或止加干漆五钱。

柯韵伯曰：膀胱为水府，血本无所容蓄者也。然太阳为诸阳主气，是气之最多者，而其经又多血少气，则知太阳在表，阳分之气多，而在经血分之气反少也。少气者，膀胱之室，热结硬满，法当小便不利，而反利者，是太阳上焦之气化行，而下焦血海之气化不行也，必其随经之荣血，因瘀热而结于里矣。此为小腹之里，而非膀胱之里，故小便虽利，而硬满急结，蓄血仍瘀小腹也。热淫于内，神魂不安，故发狂；血瘀不行，则荣不运，故脉微而沉；荣不运，则气不宣，故沉而结也；荣气不周于身，则身黄；消谷善饥者，胃火炽盛也；大便反易者，血之濡也；色黑者，蓄血渗入也；善忘者，血不荣心智不明也。此皆蓄血之征兆，非至峻之剂不足以抵其巢穴，而当此重任，故仲景制抵当汤以攻之。若热虽盛而未狂，小腹满而未硬，宜小其制，为用抵当丸，以缓治之。若外证已解，小腹急结，其人如狂，是转属阳明，用调胃承气加桃仁、桂枝之行血者，于其中以利之，胃和则愈矣。此桃仁承气汤，又为治之缓者也，宜辨之明矣。

茵陈蒿汤 伤寒头汗出，渴饮米浆，小便不利，必发黄也，此方主之。本方再加白术、山药、赤苓、木通、黄芩、猪苓、黄柏、甘草，治诸黄。

茵陈蒿二钱 栀子三钱 大黄酒浸，五钱

水煎温服。

按：茵陈蒿退黄之君药，今以病较之，黄因小便不利，故用山栀除小肠屈曲之火，热除便利，当以发黄为标，小便不利为本。及论小便不利，乃系胃家实热，又当以小便不利为标，胃实为本，故宜以大黄为君，栀子次之，茵陈又其次也。设去大黄而用栀子、茵陈，是忘本治标，鲜有效矣。

参胡三白汤 伤寒汗下不解，脉虚少气发热，或潮热口干舌燥，此方主之。

柴胡三钱 人参二钱 白术土炒，三钱 白茯苓三钱 白芍酒炒，三钱 生姜三钱 大枣三枚

水煎温服。

柯韵伯曰：伤寒汗下后不愈，里气既虚，当求之于三阴；而表热仍在，又当责之三阳。三阳以少阳为枢，其方以小柴胡汤；三阴以少阴为枢，其方以附子汤，法当参合为治。然此热是少阳之虚，不得仍作前证之实火论，故于柴胡方中去黄芩，口燥而不呕故去半夏，少气而反去甘草者，欲其下达少阴也。于附子方中不取附子，欲其上通少阳也。所藉惟人参，故用为君，佐白术以培太阴之母，白芍以滋厥阴之血，茯苓以清少阴之水，生姜助柴胡散表邪，大枣助人参补元气，信为大病后调理之圣剂矣。若荣卫不和，则去柴胡加桂枝；口渴心烦加麦冬、五味，辅人参生津止渴；心下痞加黄连、枳实泻心；不得卧加竹茹泄太阴热。如无表热，并去柴胡，名人参三白汤，纯乎调内矣。

黄连解毒汤 大热干呕，烦渴谵语，呻吟不眠者，此方主之。

黄连 黄芩 黄柏 栀子各一钱

水煎冷服。

崔尚书曰：胃有燥粪，令人错语，邪热盛极，亦令人错语。大便秘而错语者，承气汤；大便通而错语者，解毒汤。

玉女煎 治少阴不足，阳明有余，水亏火旺，六脉浮洪滑大，干燥烦渴，头痛牙痛，吐血衄血者。

熟地五钱 牛膝钱半 石膏五钱 知母钱半 麦冬去心，二钱

水煎服。

按熟地、牛膝补肾水之不足，石膏、知母泻脾土之有余，而金则土之子，水之母也，麦冬甘以保肺，寒以清肺，所谓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也。

黄龙汤 治胃实失下，虚极热极，循衣撮空，不下必死也。

人参钱半 熟地三钱 当归二钱 大黄酒浸，三钱 芒硝二钱 枳实一钱 厚朴一钱五分

水煎温服。此补泻兼施之方也。《千金》温脾汤中用人参、附子、干姜、甘草各一钱，当归二钱，大黄三钱，芒硝八分，寒热并用，后人罕识其旨，姑录之，以见治疗之法不一端也。

虚人热结于里，攻之不行，乃肠胃枯涸之故，故陶氏加参、归、地于大承气汤中，以助气血，建背城之功。与小柴胡汤、桂枝新加汤，用人参佐表药辅正匡邪之义同。

大复苏饮 温病表里大热，或误服温补和解药，以致神昏不语，形如醉人。或哭笑无常，或手舞足蹈，或谵语骂人，不省人事，目不能闭者，名越经证。及误服表药，而大汗不止者，名亡阳证。并此方主之。

白僵蚕三钱 蝉蜕十个 当归三钱 生地二钱 人参 茯神 麦冬 天麻 犀角镑磨汁入汤和服 丹皮 栀子炒黑 黄连酒炒 黄芩酒炒 知母 甘草生，各一钱 滑石二钱

水煎去渣，入冷黄酒、蜜、犀角汁和匀冷服。

陈来章曰：热入于心经，凉之以连、栀、犀角；心热移于小肠，泄之以滑石、甘草；心热上逼于肺，清之以芩、知、麦冬。然邪之越经而传于心，与夫汗多亡阳者，皆心神不足也，故又入人参、茯神以补之。此即导赤泻心各半汤也。予谓应加明天麻，湿纸包煨，切片酒炒，使之开窍，以定其搐。再加生地、当归、丹皮、和血凉血以养其阴。仍用僵蚕、蝉蜕以清化之品，涤疵疠之气，方为的确。

小复苏饮 温病大热，或误服发汗解肌药，以致谵语发狂，昏迷不省，燥热便秘，或饱食而复者，并此方主之。

白僵蚕三钱 蝉蜕十个 神曲三钱 生地三钱 木通 车前子炒，各二钱 黄芩 黄柏 栀子炒黑 黄连 知母 桔梗 牡丹皮各一钱

水煎去渣，入蜜三匙，黄酒半小杯，小便半小杯，和匀冷服。

六味地黄丸料 加肉桂一钱，炮附子一钱，牛膝一钱，车前子一钱，名金匮肾气丸料。去牛、车，名肾气丸。

熟地四钱 山药二钱 山萸肉二钱 白茯苓 丹皮 泽泻各一钱半

水煎温服。加黄柏、知母名知柏地黄丸。

参胡温胆汤 治伤寒汗下后，呕而痞闷，虚

烦不眠。

人参 柴胡 白茯苓 广皮各一钱五分 半夏姜制 枳实麸炒，各一钱 甘草炙，六分 生姜二钱 枣二个

水煎温服。

脾胃虚寒，少阳不能行生发之令，故痰涎沃胆而不能眠。参、草、苓、枣之甘温，以补益脾气；柴胡之辛温，以升发阳气；二陈之辛散，枳实之导滞，以开发痰饮，痰饮散而胆不寒矣。然又有胆寒肝热，烦闷不宁而不能眠者，则当入竹茹，白芍等味也，甚则入黄芩。

人参养荣汤 治发汗过多，身振脉摇，汗为心液，汗多则血液枯涸，筋肉无以养，故有此证。通治脾肺气虚，荣血不足，气短食少，惊悸健忘，寝汗发热，身倦肌瘦，色枯毛发脱落，小便赤涩。《内经》曰：脾主转运，散精行津，上输于肺，此地气上升也；肺主治节，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此天气下降也，故名泰。脾肺虚则上下不交而为否。荣血无所借以化生，肺虚故气短，脾虚故食少。心主脉，脉属荣，荣虚血少则心失养，故悸忘汗热。肺主皮毛，脾主肌肉，血虚火旺，故瘦枯毛脱。肺为水之上源，金不生水，故小便赤涩。

白芍酒炒，一钱五分 当归 黄芪蜜炙 人参 白术 茯苓 陈皮 甘草炙，各一钱 熟地 肉桂 五味子研，各七分 远志甘草汤浸，去心，五分

水煎温服。

阴虚火动加黄柏、知母各一钱，阳虚下寒加炮附子一钱，心悸不眠加酸枣仁炒研，二钱，倍远志。

葛根汤 伤寒标热壮热，头额痛，目痛鼻干不眠，无汗，尺寸脉俱长，及太阳阳明合病脉浮而长，必自下利者，此方主之。

葛根四钱 麻黄三钱 桂枝 白芍 甘草炙各二钱 大枣二枚 生姜三钱

水煎麻黄、葛根去沫，次入诸药煎服。去麻黄名桂枝加葛根汤。

太阳阳明合病下利，犹属表证，世人多以为漏底伤寒，为不治，仲景以此方主之。盖以邪气并于阳，则阳实而阴虚，阴虚故下利也。与此汤以散经中表邪，则阳不实而阴气平，不止利而利自止也。

痛泻要方 治土败木贼，痛泻不止。

白术土炒，三钱 白芍酒炒，四钱 陈皮炒，一钱半 防风一钱

水煎温服。或为末，炼蜜丸服。久泻加升麻。

白术补脾燥湿和中；白芍泻肝火，敛逆气，缓中止痛；防风散肝舒脾胜湿，为理脾引经要药；陈皮利气，尤能燥湿醒脾，使气行则痛止。数者，皆所以泻木而益土也。

桂枝麻黄各半汤 太阳风寒两感，八九日如疟状，发热恶寒，一日二三度，面赤反有热者，表未解也，以其不能得小汗出，身必痒，此方主之。

桂枝三钱二分 麻黄 白芍 杏仁去皮 甘草炙，各二钱 生姜三钱 大枣二枚

水煎麻黄去沫，入群药煎服，覆取微汗。

此风寒两感之轻剂也，不比大青龙之峻险。麻黄发汗祛太阳之寒邪，桂枝止汗解太阳之风邪，一发一止，则汗不得大泄矣。

人参败毒散 治伤寒三阳经合病，头痛发热，及时行感冒，风寒咳嗽，风湿身肿者。

人参 羌活 独活 柴胡 前胡 薄荷 川芎 茯苓 枳壳 桔梗各一钱 甘草五分 生姜一钱

水煎温服。内热口燥加黄芩一钱。

按羌活、独活、柴、前、薄、芎皆风药，升浮轻散开发之剂也，故用之以解寒邪散风热；用枳壳者，取其清膈而利气也；用参、苓、甘草者，取其补益中气，外邪不能深入也。涤其邪气，培其正气，故曰败毒。此散乃解伤寒太阳、阳明、少阳三经之药，全在详证加减，以尽其妙。虚怯人借人参之力，补正气以驱邪气耳。若温病杂气郁热内迫，流布三焦，人参岂可轻投，表药岂可妄用？执泥此方以治温病，恒恐误人，讥庵盛称其妙，未免溢美。不可印板眼目，总缘人不知温病为杂气。

冲和汤 治伤寒三阳经合病。一名九味羌活汤。

羌活一钱五分 白芷 黄芩 苍术泔浸 细辛 川芎 防风 生地 甘草各一钱 生姜二钱 葱白一茎

水煎温服。喘加杏仁，夏加石膏、知母。

此方分经而主治，伤寒邪在太阳者主以羌活，邪在阳明者主以白芷，邪在少阳者主以黄芩，邪在太阴者主以苍术，邪在少阴、厥阴者主以细辛、川芎。而防风者又风药之卒徒也，生地所以去血中之热也，甘草又所以和诸药、补脾胃

而除气中之热也。余谓九味合为一方，然用者不可执方，当视其经络，前后左右之不同，从其多少大小、轻重之不一，增损与之，乃能效矣。今人视为四时套药，无论感冒、伤风、伤寒、时气、温病，亦无论经络脏腑，概以冲和汤和之。此张元素之说误之也，须知之。

葛根加半夏汤 太阳阳明合病，下利而呕，又云不利但呕，此方主之。此以利呕辨风寒之不同也。寒为阴，阴性下行，里气不和，故利而不呕；风为阳，阳性上行，里气逆，故呕而不利，加半夏之辛散，以下逆气。下利而呕，则风寒两感也。

葛根三钱 半夏姜制 麻黄去节，泡去黄汁，炒干，各二钱 桂枝 白芍 甘草炙，各钱半 生姜二钱 大枣二枚

水煎麻黄、葛根去沫，次入诸药煎服，覆取微汗。

增损普济消毒饮 太和年，民多疫疠，初觉憎寒壮热体重，次传头面，肿盛目不能开，上喘，咽喉不利，口燥舌干，俗名大头瘟。东垣曰：半身以上天之阳也，邪气客于心肺，上攻头面而为肿耳。经谓清邪中于上焦，即东垣之言益信矣。

元参三钱 黄连二钱 黄芩三钱 连翘去心 栀子酒炒 牛蒡子炒研 兰根如无，以青黛代之 桔梗各二钱 陈皮 甘草生，各一钱 全蝉蜕十二个 白僵蚕酒炒 大黄酒浸，各三钱

水煎去渣，入蜜、酒、童便冷服。

芩、连泻心、肺之热为君，元参、陈皮、甘草泻火补气为臣，翘、栀、蒡、兰、蚕、蝉散肿消毒定喘为佐，大黄荡热斩关，推陈致新为使，桔梗为舟楫，载药上浮，以开下行之路也。

真武汤 太阳病，发汗太过，仍发热汗虽出而表不除之故也。心下悸心出血，汗为心液，多则心虚。头眩身瞤，振振欲擗地振摇欲伏地不能起及少阴病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此为有水气，或咳，或呕，或小便利者，并此方主之。

白术土炒，二钱 白茯苓三钱 白芍三钱 生姜三钱 附子炮，一钱半

水煎温服。

少阴病加减法：咳加干姜、细辛、五味子各一钱，呕去附子，倍生姜，小便利去茯苓，下利去白芍，加干姜二钱。

汗多而心下悸，此心亡津液，肾气欲上而凌心也。头眩而身瞤，此汗多亡阳，虚邪不靖而内动也。真武北方之神，司水火者也。今肾气凌心，虚邪内动，有水火奔腾之象，故名此汤以主之。白术、茯苓补土利水之物也，可以伐肾而疗心悸；附子、生姜回阳益卫之物也，可以壮火而制虚邪。白芍酸以收敛，用白芍者，以小便不利，则知其人不但真阳不足，真阴亦已亏矣。若不用白芍以固护其阴，岂能胜附子之雄悍乎！

栀子豉汤 汗吐下后，虚烦不得眠，邪入胸中，挟饮生烦，心为水凌故也。若剧痛，反复颠倒，辗转反侧之象。心中懊侬悔恨也，此方主之。吐无形之虚烦。

山栀子生，研七枚 淡豆豉四钱

水煎温服，得吐便止，不吐再作服。

栀子涌膈上虚热，香豉散寒热恶毒，能吐能汗，为伤寒汗下后不解，虚烦闷乱之圣药。若呕则加生姜以涤饮，名栀子生姜豉汤；若少气则加甘草以缓中，名栀子甘草豉汤；若心烦腹满，起卧不安，则去香豉而加厚朴、枳实，名栀子厚朴汤。又《伤寒论》曰：伤寒，以丸药大下之，身热不去，微烦者，栀子（干姜）豉汤主之。又曰：伤寒五六日，大下之后，身热不去，心中结痛者，未欲解也，栀子（豉）干姜汤主之。故凡欲涌虚烦，必先顾虑中气，所以病人素有微溏者，有不可吐之戒。按栀子干姜汤主之，当是栀子豉汤；栀子豉汤主之，当是栀子干姜汤。断无烦热用干姜，结痛用香豉之理，当移之。

柯韵伯曰：伤寒，太阳以心腹为里，阳明以心腹为表。盖阳明之里，是胃实，不特发热恶热，目疼鼻干，汗出身重谓之表，一切虚烦虚热，咽燥口苦，舌苔，腹满，烦躁不得卧，消渴而小便不利，凡在胃之外者，悉属阳明之表也。仲景制汗剂，是开太阳表邪之出路；制吐剂，是引阳明表邪之出路。若太阳当汗而反吐之，便见自汗出不恶寒，饥不能食，朝食暮吐，欲饮冷水，不欲近衣等证，此太阳转属阳明之表，当栀子豉汤主之。阳明当吐而不吐，反行汗下温针等法，以致心中愦愦怵惕，懊侬烦躁，舌苔等证。然仍阳明之表，仍当栀子豉汤吐之。栀子苦能涌泄，寒能胜热，其形象心，又色赤通心，故主治心中上下一切证；豆形象肾，又色黑入肾，制而为豉，轻浮上

行，能使心腹之浊邪上出于口，一吐而心腹得舒，表里之烦热悉除矣。所以然者，二阳之病发心脾，此乃心脾热，不是胃家实，即所云有热属脏者，攻之不令发汗之义也。急除胃中之热，不致胃家之实，即此一汤，为阳明解表里之圣剂矣。

瓜蒂散吐有形之实邪 病如桂枝证，头不痛，项不强，寸脉浮，胸中痞硬，气上冲咽喉不得息者，此为胸有寒也，寒者痰饮也。此方主之。

甜瓜蒂炒黄 赤小豆各等分

为末，热水二盅，入淡豆豉三钱，煎一盅，去渣，和药末一钱，温服之。不吐再加，得快吐即止。或烧盐熟汤调服，以指探吐，治霍乱宿食，热痰冷痛。《千金》曰：凡病皆宜，大胜用药。

炙甘草汤 伤寒脉结代，心动悸，此方主之。

炙甘草二钱 阿胶二钱 麻仁去皮 麦冬去心，各四钱 生地八钱 桂枝二钱 人参一钱 生姜二钱 大枣二枚

水、酒各半，煎去渣，入阿胶化服。薛氏加当归，酸枣仁炒，各三钱，五味子炒研，一钱。

脉结心悸，由血气虚衰，不能相续也。缘其人汗下不解，真阴衰竭，津液枯涸，滋阴之药当倍于补气，故参、草、桂枝、姜、枣补益中气，调和荣卫；阿胶、麻仁、麦冬、生地，药味既多，分两亦重，所以润经益血，复脉通心也。《圣济经》曰：津液耗散为枯，五脏痿弱，荣卫涸流，湿剂所以润之，与水停心悸之治法不同。汪讱庵曰：《千金翼》用治虚劳，《宝鉴》用治呃逆，《外台》用治肺痿。愚按开后人滋阴降火无穷之法门，此方是也。

生脉散 治夏月金受火囚，绝寒水生化之源，以致咳嗽喘促，肢体痿软，脚软眼黑，口渴汗出者。

人参二钱 麦冬去心，二钱 五味子一钱

水煎温服。

东垣曰：人参甘寒，泻火热而益元气；麦冬苦寒，滋燥金而清水源；五味酸温，泻丙火而补庚金。以肺朝百脉，故名曰生脉散。今人因生脉之名，用治脉微欲绝，阳气将脱之证，误人多矣！何如独参一味。

左归丸减两为钱，大剂煎饮，名为丸料治真阴肾水不足，不能滋养荣卫，渐至衰弱，或虚热往来，自汗盗汗，或神不守舍，血不归元，或气虚昏晕，或眼花耳聋，或口燥舌干，或腰酸腿软，或遗淋涩痛。凡精髓内亏，津液枯涸等证，俱宜壮水之主，以培左肾之元阴，而精血自充矣。

熟地八两 山药炒 山茱萸蒸，去核 菟丝子酒蒸 枸杞子蜜蒸 鹿角胶打碎炒珠 龟版胶切碎炒珠，各四两，无火不必用此味牛膝酒蒸熟三两，滑精者不用

为末，炼蜜丸，任下。如真阴失守，虚火上炎者，宜用纯阴至静之剂，去枸杞、鹿胶，加女贞子三两、麦冬三两；火燥灼金，干枯多嗽，加百合三两；夜热骨蒸，加骨皮三两；水不利不清，加白茯苓三两；大便燥结，去菟丝，加肉苁蓉三两；血虚血滞，加当归四两；腰膝痿痛，加杜仲，盐水炒断，三两；脏平无火，而肾气不充者，去龟版胶，加破故纸炒香，三两，莲肉去心，胡桃肉，各四两；气虚加人参三两。

右归丸以两作钱，大剂煎饮，名为丸料治元阳不足，或先天禀弱，或劳伤过度，以致命门火衰，不能生土，而为脾胃虚寒。饮食少进，或呕恶膨胀，或反胃噎膈，或怯寒畏冷，或脐腹多痛，或大便不实，泻痢频作，或小水自遗，虚淋寒疝，或寒在溪谷，而肢节痹痛，或寒在下焦，而水邪浮肿。总之真阳不足者，必神疲气怯，或心跳不宁，或四肢不收，或眼见邪祟，或衰弱无子等证，俱宜益火之源，以培右肾之元阳，而神气自强矣。

熟地八两 山萸肉微炒，三两 杜仲姜汤炒断 枸杞子微炒 菟丝子酒蒸 鹿胶各四两 当归三两 肉桂去粗 附子制，各二两。

为末，炼蜜丸，任下。如阳虚气衰，必加人参以为之主，随人虚实增损。盖人参之功，随阳药则入阳分，随阴药则入阴分，欲补命门之阳，非加人参不能捷效。阳虚精滑，或滞浊便溏，加故纸酒炒，三两；飧泄肾泄不止，加五味子三两，肉豆蔻面煨去油，三两；饮食减少，或不易化，或呕恶吞酸，加干姜炒黄，三两；腹痛不止，加吴茱萸二两；腰膝痿痛，加胡桃肉连皮四两；阴虚阳痿，加巴戟肉四两，肉苁蓉三两，或黄狗外肾二幅，酒煮捣入之。

蜜煎导法 阳明病自汗，若发汗小便自利

者，此为津液内竭，便虽硬不可攻。此仲景心法，后人罕知。当自欲大便时，以此法导之，乃承气之变法也。

蜂蜜

入铜勺内微火煎，稍凝，勿令焦，入皂角末五分，食盐五分，并手作挺子，长寸许，令头锐，欲大便时，入谷道中，自下。

参归养荣汤 邪留心下，令人痞满，下之痞应去，今反痞者，虚也。以其人或禀赋娇怯，或素病亏损，如失血崩带等证，因下益虚，失其健运，愈令痞满，再用行气破气之剂，转成坏病矣。

人参一钱 半夏二钱 生姜炮，三钱 甘草炙，一钱 白芍酒炒，一钱半 当归二钱 生地二钱 熟地三钱 大枣二枚

水煎温服。

果如前证，一服痞若失。若下后仍潮热口渴，脉洪大而痞者，投之祸不旋踵。此有虚实之分，须详辨之。

犀角地黄汤 伤寒温病，胃火热盛，衄血吐血，咳咯血，衄行清道，吐行浊道，以喉通天气，咽通地气也。循经之血走而不守，随气而行，火气急迫，故随经直犯清道，上脑而出于鼻为衄；其从肺而出于咽者，则为咳咯；其存胃中者，为守荣之血，守而不走，胃虚不能摄，或为火逼，故呕吐从咽而出也。衄血之热在经，吐血之热存府。伤寒衄血为表热，温病衄血为里热。《内经》曰：心移热于肺，则咳嗽出血也，当详细辨而治之。便血，蓄血如狂，漱水不欲咽，伤寒便血，为传经热邪；温病便血，为里热蓄血。在上则喜忘，在下则如狂。漱水不欲咽，热在经，里无热也。蓄血发燥而内不渴，故虽漱水而不欲咽。海藏云：大凡血证多不饮水，惟气证则饮水。经云：阳明病，口燥漱水不欲咽者，必衄。伤寒当发汗而不发汗，邪热妄行，逼血外出，故见此证。及阳毒发斑，热甚伤血，发于皮肤见红点者为疹，如锦纹者为斑。伤寒不当下而下，热毒乘虚入胃则发斑疹；温病当下而不下，热留胃中亦发斑疹。或误服热药太过亦发斑疹。并妇人血崩赤淋，以火胜故治之。此方并治之。

怀生地六钱 白芍四钱 牡丹皮三钱 犀角镑二钱，磨汁或末入

水煎，入犀汁服。瘀血甚者，加大黄三钱以行之，或因怒致血，或热极如狂，加柴胡平少阳、厥阴之火；黄芩泻上、中二焦之火，栀子泻三焦之火也。

生地甘寒凉血，以滋肾水；丹皮苦寒，泻血中之伏火；犀角大寒，解胃热而清心火；白芍酸寒，和阴血而散肝火，以共平诸经之潜逆也。

通脉四逆汤 下利，里寒外热，面反赤，手足厥，脉微欲绝，及脉不出，系群阴格阳于外，不能内返也，此方主之。

附子生，三钱 干姜生，三钱 甘草炙，二钱

水煎温服。一云冷服。解见四逆汤下。

按《蕴要》云：四逆汤一名通脉四逆汤，细玩伤寒通脉四逆汤所治之证，里寒外热，其面反赤，阴盛于内，逼阳于外，而脉不出，较四逆汤所治之证为更重。若通脉四逆汤即四逆汤，何故多加通脉二字耶？《医统》及《医宗必读》俱云：即四逆汤加甘草一倍。然厥逆脉不出，反加甘草缓味，殊不近理。《纂论》云即四逆汤加干姜一倍。然回阳通脉全赖生附子雄悍之力，岂宜单加干姜耶？再按四逆汤原方甘草炙，二两，干姜一两五钱，附子一枚，生用。方下云：强人可大附子一枚、干姜三两，此即通脉四逆汤也。故通脉四逆汤方，甘草炙，二两，与四逆汤同；干姜三两，是为倍用；附子大者一枚生用。夫既云大者其为倍用，可想而知，细心较定，通脉四逆汤即四逆汤倍附子、干姜是耶。

仲景加减法：面色赤加葱白二茎，腹痛去葱白加白芍二钱，呕加生姜二钱，咽痛去白芍，加桔梗二钱，利止脉不出加人参一钱，去桔梗。

白头翁汤 下利欲饮水，亡津液而内燥。以有热故也。又热痢下重者，邪热下痢，气滞后重。并此方主之。

白头翁二钱 秦皮三钱 黄连三钱 黄柏三钱

水煎温服。

此胃与肝、肾药也。白头翁苦寒，入胃经血分，而凉血止澼；秦皮苦寒性涩，洗肝益肾而固下焦；黄连清心凉血；黄柏泻火补水，并能燥湿止利而厚肠，湿热除而利自止矣。

桔梗杏仁煎 治咳嗽吐脓，痰中带血，或胸膈隐痛，将成肺痈者。

桔梗 杏仁炒研 甘草各一钱 枳壳麸炒，一钱五分 麦冬去心 百合 阿胶 夏枯草 金银花各二钱 连翘二钱五分 川贝母 红藤各三钱 火胜兼渴者加天花粉二钱

水煎温服。

肠痈秘方 凡肠痈生于小肚角，微肿而小腹阴痛不止者，是毒气不散，渐大内攻而溃，则成大患矣，急以此方治之。

先用红藤一两，酒二碗，煎一碗，午前一服，醉卧之。午后用紫花地丁一两，酒二碗，煎一碗，服之。服后痛必渐止为效。然后服后药末除根。

当归五钱 石蜡蛇五钱，蜜蜡也 白僵蚕白而直者蝉蜕全，各二钱 天龙即蜈蚣也 川大黄各一钱 老蜘蛛二个，捉住放新瓦上，以酒盅盖定，外用炭火煅干存性

上为细末，每空心好酒调服一钱许，日逐渐服，自消。

连翘金贝煎 治阳分痈毒，或在肺、膈、胸、乳、脏腑之间者，此方最佳，连用数服，无有不愈。

连翘去心 红藤各七钱 金银花 蒲公英 夏枯草 土贝母各三钱

火胜烦渴乳肿者，加天花粉三钱，好酒二碗，煎一碗，服后暖卧片时。若阳毒内热，或在头顶间者，水煎亦可。

蜡矾丸

生白矾二两 白芨一两

为细末，用黄蜡四两熔化，去净渣，入药末为丸，白滚水送下一钱，日三服。护膜托里，解毒化脓之功甚大。一方无白芨，一方有琥珀三钱。

附子汤 少阴病，口中和，背恶寒者。少阴病骨节痛，身体痛，手足厥，脉沉者。并此方主之。

人参一钱 附子生 白术土炒 白茯苓 白芍各二钱

水煎温服。

伤寒以阳为主，上证皆阴证，几于无阳矣。辛甘皆阳也，故用参、附、苓、术以养阳；辛温之药过多，恐有偏阳之弊，故又用白芍以扶阴。经云：火欲实，水当平之，此用白芍之意也。若温病阳邪怫郁，而厥逆脉沉，一用辛温之药治之，正如抱薪投火矣。

桂枝加附子汤 太阳病中风，误汗遂漏不止，恶风表虚则玄疏。小便难，汗多则亡津液。四肢微急，四肢为诸阳之本，阳虚则血滞。难以屈伸，筋骨不和，风邪客之。此方主之。

桂枝 白芍各三钱 附子生 甘草炙，各一钱五分 生姜三钱 大枣二枚

水煎温服。

误汗亡阳则血滞，兼有风入而劲急也，故用桂枝汤疏风解肌以和荣卫，加附子以助元阳而固表也。此中风误汗而见此证，故以此汤救之。若湿家重发汗，必恍惚心乱，汗为心液，心无血养，故神不宁。小便已，阴痛，水道干涸，故阴痛也。炙甘草汤加白茯苓四钱。

甘草附子汤 风湿相搏，骨节烦痛，掣痛不能屈伸，汗出短气，小便不利，恶风不欲去衣，身微肿者，此方主之。风则上先受之，湿则下先受之，迨两相搏激，注经络，流关节，无处不到，则无处不痛也。风胜则卫气不固，故汗出恶风，湿胜则水道不行，故便涩身肿。

甘草炙，二钱 附子生，二钱 白术土炒，二钱 桂枝四钱

水煎温服。

成氏曰：甘草、桂枝之辛甘，散风邪而和卫；附子、白术之辛温，解湿气而温经。

卷 五

吴茱萸汤 厥阴头痛，呕而吐沫，少阴犯真寒，吐利，手足厥，烦躁欲死，及寒邪入阳明，食谷欲呕者，并此方主之。

吴茱萸拣净，三钱 生姜三钱 大枣三枚 人参一钱

水煎温服。

厥阴肝也。寒邪内格，故呕而吐沫。厥阴与督脉会于巅，故头痛。少阴肾也。肾脏中寒，则上格乎阳而为呕吐。经云：肾主二便，肾寒则大便不禁而为利下。手足得阳气而温，内有真寒，故令手足厥冷。烦躁者，阴盛格阳，故令阳烦阴躁，其证多危，故曰欲死。吴茱萸辛热而气厚，专司开豁胸中逆气。经曰：气为阳，气厚为阳中之阳，故能走下焦而温厥阴少阴也。臣以生姜散其寒也，佐以参、枣补中虚也。

小建中汤 伤寒三四日，心悸而烦，及少阴恶寒，腹中急痛，此方主之。加黄芪蜜炙，三钱，名黄芪建中汤。

白芍酒炒，四钱 桂 甘草炙，各二钱 生姜二钱 大枣二枚 饴糖三钱

水煎去渣，入饴糖熔化服。

《医方考》曰：小建中宜用肉桂，枝则味薄，故用之以解肌；桂则味厚，故用之以建中也。愚按开后人补中益气无穷之法门，此方是也。

《缵论》曰：桂枝汤中白芍、桂枝等分，用白芍佐桂枝以治卫气；小建中汤中白芍四钱，桂枝二钱，用桂枝佐白芍以治荣气。更加饴糖以缓其脾，故名之曰建中，则其功用大有不同耳。

当归四逆汤 手足厥寒，阳邪陷内，四肢逆冷。脉细欲绝，阴盛阳衰。此方主之。

当归 白芍 桂枝各二钱 细辛 通草 甘草各一钱四分 大枣二枚

水煎温服。加吴茱萸二钱，生姜二钱，酒煎，名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治前证内有久寒者。

手足厥寒，脉细欲绝，似乎阴证之极，盖缘阳邪传入厥阴荣分，以本虚不能作热，故厥而脉细欲绝也。此为阴阴是指厥阴经也。郁阳邪，故用桂枝、细辛以解表，白芍、甘草以泻热，当归以和厥阴之荣血，通草以通太阳之本府，使阳邪得从外解，原非治阴寒四逆之药也。故药宜归、芍以济阴，不宜姜、附以劫其阴也。是证也，自表入里，虽曰传至厥阴，始终只是阳证，与阴寒直中三阴不同，故不用四逆汤，而用桂枝汤加当归、细辛、通草耳，明者自知之。

按昔人云，人有阴血亏于阳分，不能胜辛热者，更宜此汤主之。殊不知此唯有阳邪者宜之。若无阳邪而见此证，则是阴血大亏矣，投之祸不旋踵。盖细辛为少阴中表药，随桂枝汤以解肌，加当归以和荣血。至于通草甘淡微寒，能泻丙丁，能通水道，为虚寒者禁用。此汤治法，本是和荣血以缓脉，使阳邪得从肌表而散，或从膀胱而泄也。若循其名，以治阴亏寒中之四逆，则谬甚矣。观于《伤寒论》曰：若其人素有久寒者，宜当归四逆汤加茱萸、生姜主之。正如四逆散，本以散传经之热邪，腹中痛者方加附子，则当归四逆汤，非治阴寒四逆之药也明矣。更有一等固守王道之医，辨证不明，遇有厥逆脉细之证，不敢用四逆汤，但曰用当归四逆汤极为稳当，不知此汤乃桂枝汤加当归、细辛、通草耳。细辛随桂枝汤止能解表，通草又为疏通最有力之药，当归一味果足以治阴寒四逆耶？药不对证，果可谓之稳当耶？甚矣！其不明于制方之理，而以舛[1]错误病也。予前所云，用方贵明其所以然者，正谓此也。

干姜附子汤 少阴误下复发汗，昼日烦躁，夜而安静，不呕不渴，无表证，脉沉微，身无大热者，此方主之。又阴盛格阳，目赤面赤，烦渴引饮，脉来七八至，按之则散，为无根之脉，以此方加人参主之。

---

① 舛(chuǎn 喘)：《集韵》："舛，一曰错乱。"

干姜二钱 附子三钱

水煎温服。或云冷服。

此即四逆减去甘缓之甘草，为回阳重剂。若加增药味，反牵制其雄悍之力，必致迂缓无功矣。干姜辛以润燥散烦，和表里之误伤；附子热以温中固表，调阴阳于既济，阳回即可用平补之药。盖阳既安堵，即宜休养其阴，切勿过用辛热，转生他患也，审之慎之。

桂枝新加汤 汗后身痛，脉沉迟者，此方主之。以桂枝汤解汗后之风邪，加参、芍益不足之血脉，亦两解表里安内攘外之一法。曰新加者，因发汗新虚，明非桂枝汤中之旧法也。

桂枝三钱 白芍四钱 甘草二钱 人参一钱 生姜三钱 大枣二枚

水煎温服。

黄连阿胶汤 少阴病，二三日以上，心中烦不得卧，此方主之。少阴本欲寐，今反烦不得寐者，以风邪客于里，里热甚而不和也。此扶阴散热之良方也。并治火邪内攻，迫血下行者。用以治痢，亦取扶阴散热之义。

黄连清膈消闷厚肠 阿胶祛风养肾，各三钱 黄芩疏风泄热 白芍利脾制木，各三钱 生鸡子黄逐风镇胆，一枚

水煎成去渣，入阿胶烊尽，少冷，入鸡子黄搅匀服。

桂枝回阳定惊**去白芍**恐其损阳**加蜀漆龙骨牡蛎救逆汤** 太阳伤寒脉浮，此风寒两伤也。医以火迫劫之，亡阳此大汗不止也。惊狂，神乃阳之灵，阳衰则乱矣。起卧不安者，烦躁不宁，此皆停饮上逆凌心也，饮去则心神定矣。此方主之。

桂枝三钱 蜀漆去脚，三钱 龙骨四钱 牡蛎粉五钱 甘草炙，二钱 生姜三钱 大枣二枚

水煎蜀漆三沸，取其逐饮。次入群药煎服。去蜀漆名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治火逆下之复烦躁者。

按桂枝解风邪以固表养心，甘草和中气以益阳泻火，牡蛎咸走肾而宁心，龙骨涩收神而宅心，生姜利气和胃，大枣通经健脾，蜀漆辛以逐停饮。饮去则心安，故惊狂不安者，乃水凌心火也。此仲景不传之秘也。

竹叶石膏汤 阳明汗多而渴，衄血，渴欲饮水，水入即吐，及伤寒瘥后虚羸少气，气逆欲吐，并此方主之。

竹叶二钱 石膏四钱 麦冬去心，二钱 半夏二钱 人参一钱 甘草炙，一钱 生姜二钱 粳米二钱

水煎温服。本方去石膏、半夏、姜、米，加柴胡、黄芩，名人参竹叶汤，治汗下后烦热口渴，虚羸少气之证。

竹叶、石膏之辛寒，以止喘促散余热；参、草、粳、麦之甘平，以益肺胃生津液；生姜、半夏之辛温，以豁痰饮去呕逆。此虚羸热逆之良方也。

加味温胆汤 治汗下后不解，呕而痞闷，或虚烦不眠，肉瞤筋惕者。

人参 甘草炙 茯苓 远志去心 酸枣仁炒研 熟地 枳实麸炒 陈皮 半夏姜汁炒，各一钱 五味子五分 生姜一钱

水煎温服。

疏表汤 治四时感冒风寒，鼻塞声重，或流涕不已，发热恶寒，头痛身痛者。

淡豆豉三钱 羌活二钱 防风 桔梗各一钱半 前胡 黄芩各一钱 苏叶 川芎各八分 细辛 甘草各五分 生姜二钱 葱白二茎

水煎温服。微汗口渴加花粉、麦冬各一钱；满闷加枳壳麸炒，钱半；热甚加知母一钱。

桂枝附子汤 伤寒七八日，即传里之时也。风湿相搏，搏聚而为痹也。身体烦痛，风胜则烦，湿胜则痛。不能自转侧，湿主重浊。不呕邪在表也。不渴里无热也。脉浮虚而涩，浮虚为风，涩为湿也。此方主之。浮虚而涩，知风湿但在经也。与桂枝以解表风，加附子以散寒湿。若其人大便难，小便自利者，去桂枝加白术汤主之。去桂恶其走表而不和里，加术喜其益土而燥湿也。

桂枝三钱 附子炮，二钱 甘草炙，一钱半 生姜三钱 大枣二枚

水煎温服。去桂枝加白术三钱，名去桂加术汤。

人参固本汤 治温病虚极热极，循衣作空，不下必死者。下后神思稍苏，续得肢体振寒，怔忡惊悸，如人将捕之状，四肢厥逆，眩运郁冒，项背强直，此大虚之兆，将危之候也，此方救之。

人参二钱 熟地三钱 生地二钱 当归二钱 杭

芍一钱五分 天冬去心 麦冬去心 五味 陈皮 知母 甘草炙，各一钱

水煎温、冷服之。服后虚回，止后服。盖温病乃火邪燥证，人参固为补元气之神丹，但恐偏于益阳，恣意投之有助火固邪之弊，不可不知也。

按温病乃天地杂气之一也，有邪不除，淹缠日久，必至虚羸。庸工望之，不问虚实久暂可否，辄用人参，殊不知无邪不病，邪去而正气自通，何虑虚之不复也。今妄投补剂，邪气益固，正气益郁，转郁转热，转热转瘦，转瘦转补，转补转郁，循环不已，乃至骨立而毙，犹言服参几许，补之不及奈何。余于乾隆甲戌、乙亥、丙子三年中，眼见亲友患温病服参受害者，不可枚举。病家止误一人，医家终身不悟，不知杀人无算，特书之以为滥用人参之戒。非禁之使不用也，果如前证虚危之极，非人参乌能回元气于无何有之乡哉。

当归六黄汤 治阴虚盗汗。又方用莲子七枚，黑枣七枚，浮麦七钱，马料豆七钱。水煎。治同。

当归二钱 熟地二钱 生地 黄连 黄芩 黄柏各一钱 黄芪生，三钱 防风一钱 麻黄根一钱 浮麦一钱

水煎温服。

黄芪汤 治阳虚自汗。

黄芪 五味子各三钱，挞[1]碎核 当归 白术土炒 甘草各一钱

水煎温服。汗多不止，加麻黄根一钱，防风一钱，或加麻黄根一钱，牡蛎粉一钱，浮麦一钱。

《经疏》曰：凡服固表药而汗不止者，当用酸枣仁炒黑三钱，白芍、生地、麦冬、五味子、元肉各二钱，竹叶二十片，煎服多效，以汗为心液故也。

柴胡桂枝干姜汤 伤寒五六日，已发汗而复下之，胸胁满微结，小便不利，渴而不呕，但头汗出，三阳脉起于头，阳邪甚于上，阴精衰于下，故汗出也。往来寒热，心烦者，表未解也，此方主之。

柴胡四钱 花粉二钱 黄芩 桂枝 牡蛎粉各一钱半 干姜 甘草炙，各一钱

水煎，初服微烦，后服汗出愈。

按柴胡除少阳之寒热，桂枝解太阳之余邪，花粉撤阳明之渴热，干姜去胸胁之烦满，甘草调汗下之误伤，此少阳阳明两解之治法也。

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 阳明病，中寒不能食，小便不利，手足濈然汗出者，此欲作痼瘕，大便必初硬后溏，此胃中虚冷，水谷不别故也。痼瘕者，寒气结而积也，此方主之。并治汗解后腹胀满，此非里实，盖脾胃为津液之主，汗多则津液不足，气虚不能敷布，诸气壅滞，停饮而为胀满。与此汤以和脾胃而降气也。一云瘕泄也。盖大便初硬后溏，因成瘕泄。瘕泄即溏泄，久而不止，则曰痼瘕也，亦通。

厚朴姜炒 生姜 半夏姜汁炒，各四钱 甘草二钱 人参一钱

水煎温服。

胀非苦不泄，气非温不行，饮非辛不散，胃非甘不和，虚非补不复，五味之功用大矣。

大陷胸汤

大黄三钱 芒硝二钱 甘遂末五分

水煎大黄五六沸，去渣，再入芒硝煎一二沸，调甘遂末服。

加葶苈子、杏仁去皮，炒黑。与大黄、芒硝四味等分为末，炼蜜丸如弹子大，取一丸入甘遂末三五分，蜜三匙，水煎并渣服之，此名大陷胸丸。结胸者，项亦强，如柔痉状，下之则和矣，此方主之。

小半夏加茯苓汤 心下满，头汗出，水结胸，或心悸目眩，此方主之。去茯苓即小半夏生姜汤。

半夏姜炒，五钱 茯苓五钱 生姜五钱

水煎温服。健脾渗湿，火因水下，则痞渴消而悸眩止。

小陷胸汤 小结胸病，正在心下，按之则痛，脉浮滑者，此方主之。邪气深入，尚在半表半里，为热、为痰、为饮，病有浅深，方有大小，除热下痰。

黄连姜汁微炒，一钱五分 半夏姜炒，三钱 栝蒌捣烂，一个

水煎温服。

黄连苦以泻热，用代大黄；半夏辛以逐痰，用代甘遂；栝蒌润以行滞，用代芒硝，不比大陷

---

[1] 挞(tà 踏)：打也。《书经·益稷》："侯以明之，挞以记之。"

胸汤之峻厉也。

枳实理中丸

枳实麸炒 栝蒌 牡蛎粉 白术土炒 甘草各一两 干姜炒，八钱 人参 黄连 黄芩各三钱

为末，炼蜜丸如鸡子黄大，以热汤化服一丸，觉腹中热，则胸中豁然矣。未热，则加丸再服。

海蛤散 治血结胸，揉而痛不可抚近者。

海蛤粉 滑石 甘草各等分 芒硝减半，元明粉更炒

为末，用蜜水入鸡子清调服二钱。

桔梗枳壳汤 治痞气胸膈不痛，嗳气吐酸，或咳者。

桔梗 枳壳麸炒，各二钱

水煎温服。此二味，苦下气而散痞满，寒消热而除咳饮也。

大黄黄连泻心汤 心下痞，按之濡，按之不痛而软。其脉关上浮者，关候心下，浮主虚热。此方主之。

大黄二钱 黄连一钱 黄芩一钱

捣碎，麻沸汤渍之，去渣服。

《活人书》曰：汤液论有黄芩一钱，今无者，恐传写之讹也。李时珍曰：仲景治心下痞按之濡者，用大黄黄连泻心汤，此亦泻脾胃之湿热，非泻心也。病发于阴而下之太早，则作痞满，乃寒伤荣血，邪气乘虚结于上焦，胃之上脘在于心下，故曰泻心。

附子泻心汤 心下痞，而复恶寒汗出者，此方主之。

附子炮 大黄各二钱 黄连 黄芩各一钱

附子一味，另煎取汁，大黄、芩、连三味，以麻沸汤渍之，去渣，入附子汁，温服。

心下痞，故用三黄以泻痞，恶寒汗出，故用附子以回阳。无三黄则不能泻痞热，无附子恐三黄益损其阳气。热有三黄，寒有附子，寒热互用，斯为有制之兵矣。仲景诚医家之善将将者也。俗医用寒则不敢用热，用热则不敢用寒，何异于胶柱鼓瑟乎。

《缵论》曰：泻心汤诸方，皆治汗下后表解里未和之证。其半夏、生姜、甘草三泻心汤，是治痰饮湿热结聚之痞。方中用半夏、生姜以涤痰饮，黄连、黄芩以除湿热，人参、甘草以助胃气，干姜炮黑以渗水湿。若但用苦寒治热，则格拒不入，必得辛热为之向导，是以半夏、干姜在所必需。如痞极硬满暂去人参，气壅上升勿用生姜，此一方出入而有三用也。其大黄、黄连与附子二泻心汤，乃治阴阳偏胜之痞。一以大黄、芩、连涤胸中素有之湿热，一加附子兼温经中骤脱之虚寒也。三黄用沸汤渍服者，取寒药之性，不经火而力峻也。附子煮汁者，取性热行经，以复其阳耳。仲景寒热并用，补泻兼施，立方之妙，无出乎此。以三黄涤胸中之邪热，以附子散凝结之阴寒，一举而寒热交聚之邪尽解。讵知后人目睹其方而心眩也。

按半夏、生姜、甘草三泻心汤，人尤易晓，其大黄黄连与附子二泻心汤，具有妙用，不可不透悟也。夫大黄黄连泻心汤，孰不以为治心下之痞热也？窃详《伤寒论》曰：心下痞，按之濡，其脉关上浮者，大黄黄连泻心汤主之。成氏注曰：心下痞，按之痛，关脉沉者，实热也；按之濡，关脉浮者，虚热也。故大黄、芩、连不用煎煮，而但以麻沸汤渍服者，取其味薄而泻心下之虚热，不欲其味厚而伤中气也。附子泻心汤，人亦知为寒热之互用也。窃详《伤寒论》曰：心下痞，复恶寒汗出者，附子泻心汤主之。成氏注曰：心下痞者，虚热内伏也；恶寒汗出者，阳气外虚也。与大黄黄连泻心汤以导痞热，加附子以回阳气。夫痞热固须导除，而阳虚更为可虑。附子煮汁者，回阳之重剂也；三黄沸渍者，导热之轻剂也。《缵论》谓取寒药之性，不经火而力峻，岂其然乎？今人以大黄熟煎则无力，实《缵论》之说误之也。《内经》曰：味属阴，味厚属阴中之阴。熟煎味厚，安得无力，须辨之。

半夏泻心汤 柴胡证具，而误下之，但心下满而不痛，此为痞，此方主之。

半夏姜制，四钱 人参一钱 干姜炮黑 甘草炙 黄芩各二钱 黄连一钱 大枣二枚

水煎温服。

少阳误下，变证有三等治法。呕而发热，柴胡证犹在者，复与小柴胡汤，必蒸蒸振汗而解；若心下满而硬痛，此为结胸，柴胡陷胸汤、大陷

胸汤，量轻重用之；但满而不痛，此为痞，宜此汤。

否而不泰为痞。泻心者必以苦，故用黄连、黄芩；散痞者必以辛，故用半夏、干姜；交阴阳通上下者，必和其中，故用人参、甘草、大枣也。诸泻心汤，寒热并用，妙不可传。

生姜泻心汤 伤寒汗解之后，火邪乍退。胃中不和，正气未复，心下痞硬，胃虚不运，停饮致痞。干嗳为水所遏则嗳。食臭，脾虚不运则臭。胁下有水气，土弱不能制水。腹内雷鸣水气奔激。下利者，湿胜濡泻。此方主之。

生姜、半夏姜制，各三钱 黄芩 甘草炙，各二钱 干姜炮黑 人参 黄连各一钱 大枣二枚

水煎温服。

甘草泻心汤 伤寒中风，反误下之，下利日数十行，谷不化，腹中雷鸣，心下痞硬而满，呕烦不安。医见心下痞硬，复误下之，其证益甚。此非结热，但以胃中虚，客气上逆，故使满硬，此方主之。

甘草炙 半夏姜制，各三钱 干姜炮黑 黄芩各二钱 黄连一钱 大枣二枚

水煎温服。

桂枝人参汤即理中汤加桂枝也 太阳病，表未除而下之早，热邪乘虚入里，挟热下利不止，心下痞硬，表里不解者，此方主之。

桂枝 甘草炙，各三钱 干姜二钱 白术土炒，二钱 人参一钱

水煎温服。

此汤以表未除，故用桂枝以解之；以里证虚，故以理中以和之。盖取两解表里之义也。

旋覆花代赭石汤 伤寒汗、吐、下解后，胃气弱也。心下痞硬，伏饮停膈。噫气未除者，气逆也。此方主之。噫音嗳。周扬俊用治噎膈反胃，气逆不降者累效。

旋覆花三钱 代赭石二钱 半夏姜制，六钱 人参一钱 甘草炙，二钱 生姜五钱 枣三枚

水五盅，煎取二盅，去渣，再煎取一盅，温服。浓煎则不助饮。

旋覆之咸以软坚，赭石之重以镇逆，姜、夏之辛以散痞，参、草、大枣之甘以补脾，此辅正匡邪，蠲饮下气之良方也。

桂枝加芍药汤 本太阳病，反下之，因腹满时痛者，此方主之。

桂枝三钱 白芍六钱 甘草二钱 生姜三钱 大枣二枚

水煎温服。加大黄酒浸，三钱。名桂枝加大黄汤，治前证大实痛者。

黄连汤 胸中有热欲呕吐，胃中有寒腹疼痛，此方主之。

黄连三钱 半夏四钱 桂枝 干姜炒 甘草炙，各二钱 人参一钱 大枣二枚

水煎温服或冷服。日三夜一。治关格气不能上下者，与桂附八味丸相间服之。即肾气丸。

此伤寒邪气传里，而为下寒上热也。胃中有邪热，使阴阳不交，阴不得升而独滞于下，为下寒腹胀痛；阳不得降而独郁于上，为上热欲呕吐。故用黄连之苦，以泻上热而降阳；姜、桂、半夏之辛，以散中寒而升阴；参、草、大枣之甘，以缓中急而益胃。寒热并用，犹奇正之相倚耳。此分理阴阳，和解上下之正治也。或丹田有热，胸中有寒者，仲景亦用此汤治之。脏结之证，更宜以此汤调其阴阳。

柴胡桂枝汤 伤寒六七日，发热微恶寒，支节烦痛，微呕，心下支结，此外证未除，不可攻里，以此方和解之。并治发汗后亡阳谵语，以此方和其荣卫，以通津液后自愈。

柴胡四钱 桂枝 黄芩 白芍 半夏姜制 甘草炙，各二钱 人参一钱 生姜二钱 大枣二枚

水煎温服。此太阳少阴合病治方也。

柴胡养荣汤 治温病阴枯血燥，邪热不退。

柴胡三钱 黄芩二钱 陈皮一钱 甘草一钱 当归二钱 白芍一钱五分 生地三钱 知母二钱 花粉二钱 蝉蜕全，十个 白僵蚕酒炒，三钱 大枣二枚

水煎温服。去当归、白芍、生地名柴胡清燥汤。数下后余热未尽，邪与卫搏，故热不能顿除，宜此汤和解之。

五福饮 凡五脏气血亏损者，此方能兼治之，足称王道之最。

人参补心，随宜用 熟地补肾，三钱至一两 当归补肝，二钱至七钱 白术补肺，泔浸，土炒，二钱 甘草补脾，蜜

炙，一钱

水煎温服。或加生姜。

凡治气血两虚等证，以此为主。或宜散者加升、柴、荆、防，宜温者加姜、桂、附子，宜清者加栀子、青蒿、地骨皮之类，左右逢原，无不可也。七福饮即五福饮加酸枣仁炒研二钱，远志甘草汤浸，去心，微炒一钱。治气血两虚，而心脾为甚者。

四君子汤一方去人参，加蜜炙黄芪，亦名四君子汤。

白术土炒，二钱 白茯苓二钱 人参 甘草炙，各一钱

水煎温服。加半夏姜炒一钱，陈皮一钱。木香三分，磨汁，砂仁一钱，名香砂六君子汤，补脾养胃之要药也。

四物汤

当归酒蒸，三钱 熟地三钱 白芍酒炒，一钱五分 川芎一钱

水煎温服。合四君子汤名八珍汤，再加黄芪、肉桂名十全大补汤，补气养血之要药也。

二陈汤

半夏姜汁制，二钱 陈皮一钱 白茯苓一钱半 甘草一钱 生姜一钱

水煎温服。顺气化痰之总方也。

犀角大青汤 治斑出心烦大热，错语呻吟不眠，或咽喉不利者。

犀角镑二钱，为末，或磨汁对汤服 大青或以青黛代之 元参各三钱 升麻 黄连 黄芩 黄柏 栀子各一钱 甘草五分

水煎去渣，入犀角汁、童便，冷服。一方加白僵蚕酒炒，三钱 蝉蜕十个，全更妙。大便秘加大黄。

大建中汤 中气不足，手足厥冷，小腹挛急，或腹满不食，阴缩多汗，腹中寒痛，唇干精出，寒热烦冤，四肢酸痛，呕吐下利，及无根失守之火出于肌表而为斑点，并此方主之。

人参 甘草炙，各五分 黄芪蜜炙 当归 白芍酒炒 桂心各一钱 附子炮 半夏姜汁制，各一钱二分五厘

水煎温服。

按此乃汗、吐、下后，中气虚乏，则余邪无所归附，隐隐见于肌表，其色淡红而不甚显为辨也。参、芪所以补中，夏、草所以调中，此皆脾胃药也；复有归、芍之和血，则外溢之斑流而不滞；又有桂、附之温中，则失守之火引而归元。此中营之帜一端，而失位之师各就其列也。是方也，以参、芪、桂、附而治斑，犹兵法之变者也。语云治病如杀贼，孙膑减灶灭庞涓，虞诩增灶平朝歌，临机应敌，岂有一定之法哉。

麻黄芍药人参汤 李东垣曰：予治一寒士，病脾胃弱，与补剂愈。继而居旷室，卧热炕，咳而吐血，予谓此久虚弱，外有寒形，内有火热，上气不足，阳气外虚，当补表之阳气，泻里之虚热。盖冬居旷室，衣服单薄，是重虚其阳；表有大寒，壅遏里热，火邪不得舒伸，故血出于口。因思仲景治伤寒脉浮紧，当以麻黄汤发汗，而不与之遂成衄血，却与麻黄汤立愈。与此甚同，因处此方。本方去麻黄、桂枝名麦冬饮子。

麻黄去外寒 白芍安太阴 甘草炙，补三焦元气而去外寒 黄芪生，各一钱，实表益卫 桂枝补表 当归酒蒸，各五分，和血养血 人参益元气而实表 麦冬蒸，去心，各三分，保肺清心 五味子十五粒，蜜蒸，捣碎核，收肺气而安五脏

水二盅半，先煮麻黄去沫，入群药同煎一盅，去渣，乘热临卧一服愈。观此方足为万世模范也，盖取仲景麻黄汤，与补剂麦冬饮子各半服之。但凡虚人合用仲景方者，皆当以此为则也。

四逆散 少阴病，四逆，阳邪传入少阴，手足厥冷。或咳，少阴脉络肺。或悸，少阴脉络心。或小便不利，少阴脉络膀胱。或腹中痛，少阴脉入小腹。或泻利下重者，此方加减主之。

柴胡 白芍 枳实麸炒 甘草炙，各等分

为末，白饮调下三钱日三服。咳者加五味子、干姜，并主下利，肺与大肠相表里，上咳下利，治则相同。悸者加桂枝，小便不利者加白茯苓，腹中痛者加熟附子，泄利下重者先以水煎薤白，取汁二盅。入此散一两煎服。

此阳邪传至少阴，里有结热，则阳气不能交接于四肢，故逆而不温。柴胡所以升内陷之阳邪，枳实所以破内滞之结热，白芍收失位之阴，甘草和不调之气。是证也，虽曰阳邪在里，慎不可下。盖伤寒以阳为主，四逆有阴进之象，若复用苦寒之药下之，则阳亦亏矣，是在所忌。《伤寒论》曰：诸四逆不可下，此之谓也。然此原为冬月正伤寒言之。若温病四逆不在此例。

按此散本为邪热自阳经传入阴经而发厥。《伤寒论》曰：腹中痛者加附子。清涤中又加温补，人未有不致疑者。窃详四逆散腹痛加附子，与附子泻心汤义同。盖伤寒以阳为主，热证固当用荡涤之法，而热证但兼虚寒，又不可不急作救疗。如附子泻心汤，心下痞满，自宜大黄黄连泻心汤，以导除其热。若恶寒汗出，则加附子以回阳，又何可缓也？故四逆散，邪热传至阴经而四逆，自宜柴胡、枳实以清解其热。若兼虚寒遇邪而腹痛，则加附子之温经益阳，又何可缓也？寒热各行其性，此仲景制方之妙。况伤寒始病热中，未传寒中者极多，四逆虽属阳证，已有阴进之象，兼以腹痛，则其加附子也，不亦宜乎？若温病阳邪亢闭，隔阴于外以致四逆，非急下之不为功，若执治伤寒之法，则误人矣。

桂苓甘术汤 伤寒若吐若下后，心下逆满，气上冲胸，起则头眩，脉沉紧，发汗则动经，身为振振摇者，此饮中留结外邪之证也，此方主之。

白茯苓四钱 桂枝三钱 白术土炒 甘草炙，各二钱

水煎温服。

按人身经脉赖津液以滋养，吐下津液一伤，更汗津液再伤，坐令经脉失养，身为振摇。此汤涤饮散邪，补中益气，则津液四布，而经脉得以滋荣矣。至久而成痿，较此更甚。仲景于此汤，岂非早已用力乎。

甘草桔梗汤 主治少阴病，二三日咽痛，此阴阳通用之药也。若风痰挟邪，上壅咽痛，半夏散及汤；若咽中伤生疮，不能言，声不出者，苦酒汤；若下利咽痛，胸满心烦者，猪肤汤。三汤补后。

甘草三钱 桔梗三钱

水煎温服。

此二味，一借土气以逐水，一借金母以泻水，而少阴之邪自散矣。

黄芩加半夏生姜汤 太阳少阳合病，下利而呕，及胆府发咳，呕苦水如胆汁，胃气逆则呕苦，胆液溢则口苦。此方主之。

黄芩三钱 白芍 半夏 甘草炙，各二钱 生姜二钱 大枣二枚

水煎温服。

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 《伤寒论》曰：伤寒本自寒（下）格，医复吐下之，寒格，更逆吐下，若食入即吐，此方主之。

干姜 人参 黄连 黄芩原文各三两

水六升，煎三升，去渣，分温连服。

按《伤寒论》并无寒下之病，亦并无寒下之文。玩下文寒格更逆吐下句，可知上文本自寒下句之下字，当是格字，文义始属。注家皆释胃寒下利，不但文义不属，亦与芩、连之药不合，当改之。成氏曰：仲景之意以本自寒下，医复吐下之，治之为逆，故用干姜以温里，人参以补正气，芩、连反佐以通寒格。与四逆汤、白通汤加人尿、猪胆汁义同。原文四味各三两，恐传写之讹也。此成氏之遵经注解也，姑存以俟高明。

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 太阳病汗后喘，表邪未解也，此方主之。

麻黄四钱 杏仁去皮 甘草炙，各二钱 石膏八钱

水煎麻黄去沫，次入群药煎服。

按太阳寒邪虽从汗解，然肺邪未尽，所以喘仍不止，故用麻黄发肺邪。杏仁下肺气，甘草缓肺急，石膏清肺热，即以治足太阳之药，通治手太阴也。倘误行桂枝汤，以致壅塞肺气而吐痈脓，则桔梗杏仁煎可用也。太阳伤寒，误下作喘，亦用此方。

葛根黄连黄芩汤 太阳病误下，利遂不止，脉促者，表未解也，脉数而止曰促。用葛根者，专主阳明之表。喘而汗出者，此方主之。

葛根四钱 黄连三钱 黄芩 甘草炙，各二钱

水煎温服。

喘而汗出者，因喘而汗出也，即里热气逆所致。与此汤以葛根散表邪，以芩、连清里热，则喘息汗停而利亦止矣。

五味子汤 治喘而脉伏，及寒热而厥，昏聩无脉者。

五味子十五粒，捣碎核 麦冬去心 陈皮各二钱 人参 杏仁去皮尖，各一钱 生姜三钱 大枣二枚，劈

水煎温服。

苏陈九宝汤 治暴感风寒，脉浮无汗而喘，并老幼素有喘急，遇寒喧不节，发则连绵不已，咳嗽哮吼夜不能卧者。

桑白皮蜜炙 大腹皮制净 陈皮 苏叶 薄荷 麻黄 杏仁泡，去皮尖 桂枝去粗皮 甘草生，各一钱 乌梅一枚 生姜二钱

水煎温服。

十枣汤 太阳中风，有头痛发热等证。（下）不利大便小便皆不利也。呕逆，水饮停蓄于内。表解者，乃可攻之。先用桂枝解表，而后攻里。其人漐漐汗出，邪从汗出，表解一验。发（作）热有时，此邪热外溢也。头痛，胃气上逆，此里未和者一。心下痞硬满，引胁下痛，留饮在膈，溢于两胁，此里未和者二。干呕短气，伏饮上逆，射于肺中，此里未和者三。汗出不恶寒者，表解二验。此表解里未和也，此方主之。此表邪已散，而种种里证未平，彰明较著如此，然后用此汤以逐饮攻水也。

按虽有发热头痛，心下痞硬满，引胁痛，干呕短气诸证，乃内邪所结之本证，里未和也，不得以表证名之。伤寒中亦有表证无表邪者，何况温病。

甘遂面包煨，去心 紫大戟出洪山者佳，醋炒 芫花醋炒

三味等分，为末听用，大枣十枚，劈，水二盅，煎取汤一盅，调上三味药末，强人一钱，弱人五分，温服。如未下，明日加五分，再调服。利后糜粥自养。

按下利呕逆句之下字，当是不字。若是下字，岂有上呕下利，而用十枣汤峻剂攻之之理乎？惟大便不利，痞硬满痛，始属里病；小便不利，呕逆短气，始属饮病，乃可峻攻。发作有时句之作字，当是热字，始与太阳阳邪热饮相合，若无热汗出，乃少阴阴邪寒饮，真武汤证也，皆当改之。此汤与大陷胸汤相仿。伤寒种种下法，咸为胃实而设，今证在胸胁而不在胃，则荡涤肠胃之药无所取矣。故用芫花之辛以逐饮，甘遂、大戟之苦以泄水，并赖大枣之甘以运脾而助诸药，祛水饮于膈胁之间，乃下剂中之变法也。愚按开后人湿热生痰无穷之法门，此方是也。

去芫花加白芥子，等分为末，姜汁煮枣肉为丸，名控涎丹。

李时珍曰：痰涎为物，随气升降，无处不到。入心则迷成癫痫，入肺则塞窍为咳喘背冷，入肝则胁痛干呕，寒热往来，入经络则麻痹疼痛，入筋骨则牵引隐痛，入皮肉则瘰疬、痈肿。陈无择并以控涎丹主之，殊有奇效。此乃治痰之本。痰之本水也，湿也，得火与气则结为痰。甘遂能泄经络水湿，大戟能泄脏腑水湿，白芥子能散皮里膜外痰饮，生姜、大枣利气通经，健运脾土以固本，惟善用者乃能收奇功也。

茯苓甘草汤 水气乘心，振寒，厥而心下悸者，火畏水故心下动也。先治其水，却治其厥。及太阳伤寒表虚汗出而不渴者，并此方主之。此乃利水解表，而兼和中之药也。如太阳伤寒汗出而渴者，又宜五苓散。

白茯苓三钱 桂枝三钱 甘草炙，钱半 生姜三钱

水煎温服。

橘皮竹茹汤 治伤寒胃虚有热呃逆，或因吐利之故。并治久病虚热，或吐、利后胃虚呕逆不止。

橘皮二钱 竹茹二钱 人参 甘草炙，各一钱 生姜二钱 大枣二枚

水煎温服。一方有半夏、赤茯苓、麦冬、枇杷叶。

胃火上冲，肝胆之火助之，肺金之气不得下降，故呃逆呕哕。竹茹、麦冬、枇杷叶皆能清金和胃，肺金清则肝木亦平矣。二陈降痰逆，赤苓降心火，生姜呕家圣药，久病虚羸，故以参、草、大枣扶其胃气，而诸证自退也。一方用硫黄、乳香等分，酒煎，嗅之，不论虚实寒热皆效。

汪讱庵曰：此证有因胃热失下者，有因火郁者，有因血瘀者，有因气滞者，有因痰阻者，皆属实；有因下后胃虚者，有因中气不足者，有因下元虚损阴火上冲者，皆属虚。寒热虚实，要在临证活法耳，不可造次。呃在中焦谷气不通，其声短小，得食则发；呃在下焦真气不足，其声长大，不食亦然，此为辨也。

橘皮干姜汤 治胃寒呃逆，脉微细者。

橘皮 干姜 肉桂去粗 通草 甘草炙，各一钱 人参七分

水煎温服。

丁香柿蒂散 治久病呃逆，因下寒者。古方以此汤治呃逆，虽病本于寒，然亦有火也。

丁香 柿蒂各二钱 人参一钱 生姜三钱

水煎温服。一方去人参，加竹茹、橘红。一方去人参，合二陈汤加良姜，俱治同。

此足阳明少阴药也。丁香泄肺温胃而暖肾，生姜去痰开郁而散寒，柿蒂苦涩降气，人参补助真元，使得展布也。

涤痰汤 治膈间痰闭呃逆者。

栝蒌捣烂，五钱 胆星 半夏各二钱 橘红一钱五分 茯苓 枳实麸炒 黄芩 黄连 石菖蒲 竹茹各一钱 甘草炙，五分 生姜三钱

水煎温服。如痰闭呃甚者，用白矾一两，水二盅煎一盅，入蜜三匙，少煎温服即吐。如不吐，饮热水一小盏，未有不吐者，吐后呃即止。

理中安蛔散 治胃寒蛔厥。

人参一钱 白术土炒 茯苓 干姜炒，各一钱五分 川椒十四粒 乌梅三枚，捣碎

水煎温服。

乌梅丸 蛔厥者当吐蛔。今病者静而复时烦，(此)非为脏寒。时静时烦，非比脏寒，无暂时安。蛔上入膈故烦，须臾即止。得食而呕又烦者，蛔闻食臭出。当自吐蛔，此方主之。按此为脏寒句之此字，应是非字，若是此字，便是脏厥，与辨蛔厥之义不属，当改之。

乌梅三十枚 黄连一两六钱 干姜一两 附子炮 桂枝 细辛 黄柏盐水炒 人参各六钱 当归 川椒炒去汗，各四钱

为末，醋浸乌梅去核，饭上蒸熟，合药末加炼蜜杵丸，每服二钱，白饮送下。

程郊倩曰：名曰安蛔，实是安胃。故仲景云并主久痢。痢本湿热，得苦则坚，得酸则敛，故亦通治。若阳厥吐蛔，入口即毙，又何论温病乎？

麻黄升麻汤 伤寒六七日大下后，邪传厥阴误下。手足厥逆，阳气内陷。寸脉沉迟，迟为寒也。尺脉不至，尺伏误下脱阴。咽喉不利，吐脓血，肝脉循喉，余邪上壅；又注肺金，热甚生痈。泄利，不止者，为难治。阴气欲脱而不得回，故曰难治。此方主之。散表寒清里热，亦两解之变方也。

麻黄去节，三钱 升麻一钱五分 当归一钱五分 石膏二钱 知母一钱 黄芩一钱 萎蕤一钱 白术五分 茯苓五分 白芍五分 天冬五分 桂枝五分 干姜五分 甘草五分

水煎麻黄沸去上沫，再入群药煎服，连进二三剂，覆取汗出，则邪气散而咽清利止矣。

赤石脂禹余粮汤 论曰：自利不止下脱，此利在下焦，此方主之。

赤石脂 禹余粮各一两

水煎温服。如服后利仍不止，当利其小便，与猪苓汤。是乃膀胱不渗，一利小水，而利自止矣。

《伤寒论》曰：服泻心汤已，复以他药下之，利不止，以理中汤与之，利益甚。盖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也，赤石脂禹余粮汤主之。长沙制方审于上下如此，取效自易易耳。薛氏曰：一人以命门火衰而下利，令服桂、附、五味、吴茱、肉蔻、故纸之类，不信，服补中益气汤而毙。此正利在下焦止补中焦而致败也。噫！后人之千方万论，孰有不出长沙者哉。

桂枝去(桂)芍加茯苓白术汤 太阳风寒，服桂枝汤独治风而寒固在。而或下之，表未除而误攻里。仍头项强痛，表邪未去。翕翕发热，风寒胜则热。无汗，寒胜则干。心下满微痛，邪气乘虚入里，挟涎饮作满痛。小便不利者，水不下行。此方主之。按去桂应是去芍药，若去桂加苓、术，并无辛甘走荣卫之药，何以治仍头痛发热、心下满痛之表证乎？当改之。

桂枝 白茯苓 白术土炒，各三钱 甘草炙，二钱 生姜三钱 大枣二枚 白芍

长流水煎，连服则里气实，小水利，外邪解矣。

玉泉散 治阳明内热烦渴，头痛牙痛，二便闭结，斑疹发黄，热痰喘嗽等证。

生石膏六两 粉甘草一两

为末，新汲水或热汤，或人参汤，调下三钱，加朱砂三钱亦妙。

六一散 治温病及中暑，身热烦渴，小便不利者。

桂府滑石研末，水飞晒干，六两 粉甘草为末，一两

合研匀，每服三钱，新汲水或冷饮调下三钱。加朱砂三钱取其清心，加青黛三钱取其凉肝，加薄荷三钱取其散肺也。

《直格》曰：此散是寒凉解散郁热，设病不解，多服无损，但有益耳。又曰伤寒当汗则不可下，当下则不可汗，且如误服此散，则汗自不出，而里热亦自有效，亦有里热便得宣通而愈者。或

邪在半表半里，可和解而不可汗下者，若服此散多愈，即不愈亦减。按河间云，六一散有益无损，大抵是温病耳，其郁热自内而达于外，故宜寒凉荡涤其热，至于正伤寒还须参之脉证，不可轻投。

桂枝甘草汤 太阳病发汗过多，汗为心液，多则心虚。叉手自冒心，动惕不宁，怔忡无主。心下悸欲得按者，心虚故欲按也。此方主之。并治太阳病小便自利，饮水多必心下悸。如小便少者，必苦里急，里急者，膀胱不行水故也，宜五苓散。

桂枝三钱 甘草炙，一钱五分

甘澜水水扬万遍而面有沸珠。煎，温服。

桂枝加附桂汤 太阳伤寒，寸口脉浮而大，右手关前一分为寸口，主候五脏之气。浮则为风，大为阴虚，风则生微热，虚则两胫挛，其证自汗出，小便数，心烦微恶寒，脚挛急，此方主之。

桂枝三钱 白芍三钱 甘草炙，二钱 附子生 肉桂去粗，各一钱 生姜三钱 大枣二枚

水煎温服，覆取微汗。

喻嘉言曰：仲景之圆机活法，即阳旦阴旦二汤，已妙不可言。阳旦者，天日清明，春夏温暖之称也；阴旦者，风雨晦冥，秋冬寒凉之称也。桂枝汤加黄芩名曰阳旦，加肉桂名曰阴旦，后人不识此义耳。即如此证，《伤寒论》一曰与桂枝汤，此误也。又曰证象阳旦，按法治之而增剧，即是按用桂枝汤加黄芩之法也，所以病人得之便厥。盖寒邪在里，用桂枝汤以治其表，则阳愈虚，加黄芩以助其阴，则阴愈无制，故仲景即行阴旦汤之法，以救其失。观增桂令汗出一语，岂不昭昭耶。恐阴旦不足，更加附子以温经，即咽中干，阳明内结，谵语烦乱，浑不为意，且重饮甘草干姜汤，以俟夜半阳回足热，后果如其言，岂非先有所试乎。惟阳旦汤入口而便厥，未几即以桂、附、干姜尾其后，固知厥必不久，所以可断云夜半两足当热。况咽干谵语，则津液亦为辛热所耗，故少与承气以和胃而止其谵，多则为下而非和矣。若不知此证之不可汗而重发之，复加烧针，则阳之虚者必至于亡，阴之无制者必至于犯上，四逆汤以回其阳而恐不足，况可兼阴以为治乎？盖伤寒以阳为主，阴进则阳亏矣。若温病阳邪亢闭，阴先受伤，治法又当滋阴以泻阳也，岂可与伤寒并论哉。

甘草干姜汤 少阴病，小便色白，吐逆而渴，动气，下之反剧，身虽有热，反欲踡卧，此方主之。

甘草炙，四钱 干姜炮，二钱

水煎温服。

此即四逆汤去附子也。辛甘合用，专复胸中之阳气。其夹食夹饮，面赤足厥，发热喘咳，腹痛便滑，内外合邪，难于发散，或寒冷伤胃，不便参、术者，并宜服之，真胃虚挟寒之圣药也。

芍药甘草汤 妇人伤寒，汗解表除，热入血室，经水过多，无实满者，与杂病木克脾土，阴阳血气不和而痛，并此方主之。

白芍酒炒，四钱 甘草炙，四钱或二钱

水煎温服。

虞天民曰：白芍不惟治血虚，大能行气。腹痛者荣气不和，逆于肉里，得白芍之酸苦，行其荣气；又以甘草之甘缓，和其逆气，此不治之治，正所以深治之也。

本方加炮附子一钱五分，名芍药甘草附子汤。治发汗病不解，反恶寒者，虚故也。白芍敛阴于内，附子复阳于外，甘草和其阴阳，而诸病自解矣。发汗后不恶寒但恶热者，实也，与调胃承气汤和之。按发汗病不解句之不字，衍文也。发汗病不解则当恶寒，何谓反？惟病解恶寒始可谓虚，当删之。

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 太阳病发汗过多，脐下悸者，欲发奔豚，此方主之。汗多心液耗散，肾乘心虚上凌而克之，故动惕于脐间。

白茯苓六钱 桂枝三钱 甘草炙，一钱五分 大枣三枚，劈

甘澜水煎，温服。

茯苓淡渗伐肾以散水蓄，甘草益气和中以补阳虚，桂枝走阴降肾御奔豚之未至，大枣益脾助土制奔豚之上冲。

生地黄连汤 治男妇血风证。此去血过多，因而燥涸，循衣撮空，错语失神，脉弦浮而虚者。加人参二钱更妙。阳生阴长之意也。

生地酒浸 当归酒蒸 白芍酒炒 川芎各一钱五分 黄连酒炒 栀子姜汁炒黑 黄芩酒炒，各一钱 防风酒

润，二钱五分

水煎温服。脉实加大黄酒浸。

陶氏曰：大承气汤气药也，自外而之内者用之；生地黄连汤血药也，自内而之外者用之。气血合病，循衣摸床证同。自气之血，血而复之气者，大承气汤主之。自血之气，气而复之血者，生地黄连汤主之。二者俱不大便，此是承气汤对子。又与三黄石膏汤相表里，皆三焦包络虚火之用也。病既危急，只得以此降血中之伏火耳。《纲目》曰：四物汤与桂枝、麻黄、葛根、柴胡、青龙、白虎、凉膈、承气、理中、四逆、吴茱萸、附子等汤，皆可做各半汤服之。此易老用药之大略也。

茯苓四逆汤 汗下后烦躁不得眠，此方主之。

白茯苓三钱 人参 干姜 附子生 甘草炙，各一钱

水煎温服。去茯苓名四味回阳饮，治元阳虚脱。再加熟地、当归名六味回阳饮，治阴阳虚脱。

按烦出于心，用茯苓以养心；躁发于肾，用干姜以润肾；固表生津，用人参以益虚；温里散寒，用附子以回阳；和中缓急，用甘草以安胃也。

导赤散

生地黄 木通各三钱 淡竹叶 甘草梢各一钱

水煎温服。

导赤泻心各半汤 治越经证，脉浮沉俱有力者。

黄连酒洗 黄芩酒洗 栀子姜汁炒黑 知母盐酒拌炒 犀角镑磨汁另入 人参 麦冬 茯神去木 甘草生，各二钱 滑石二钱 灯心三分 生姜二钱 大枣二枚

水煎温服。

知母麻黄汤 治伤寒汗出不彻后证。前论中已辨明。

知母二钱 黄芩酒洗 麻黄去节 桂枝 白芍 甘草炙，各一钱

水煎温服。详证加酒炒黄连一钱尤妙。

黄连犀角汤 狐惑病，咽干声嗄，此方主之。

黄连酒炒，二钱 犀角镑二钱，磨汁另入 乌梅三枚 木香三分，磨汁

水煎黄连、乌梅去渣，入犀角汁、木香汁和服。

雄黄锐丸 治狐惑虫蚀脏。

雄黄 黄连 苦参 桃仁 青葙子各等分

为末，以艾汁丸，如枣核样，棉裹入谷道中。

百合地黄汤 治百合病，不经汗吐下，病形如初者。

百合七个，劈破，以泉水浸洗去沫，另用泉水五盅煎取一盅半，生地黄二两，洗净，用泉水五盅煎取一盅半。

二汁合一处，分二服。大便下恶物如漆，中病即止。不中，再作服。

三甲散 主客交浑病。详论中。

鳖甲酥炙 龟甲酥炙，如无酥，二味并用醋炙，各一钱 穿山甲土炒黄，五分 白僵蚕一钱，生用切断 蝉蜕五个，全 牡蛎粉五分，咽燥不用 当归五分 白芍酒炒，七分 甘草五分 蜚虫三个，捣烂，入酒取汁听用，其渣与诸药同煎。

水煎去渣，入蜚虫汁和服。若素有老疟，或瘅疟者，加何首乌一钱、怀牛膝一钱，胃弱欲作泻，宜九蒸九晒。若素有郁痰者，加川贝母去心一钱。若素有老痰者，加栝蒌捣烂二钱，呕则勿用。若咽干作痒者，加知母五分、天花粉五分。若素有内伤瘀血者，倍蜚，俗谓土鳖是也。无此物用桃仁泥一钱，干漆炒烟尽，研。五分代之，服后病减七八，渐进调理法可也。

桂枝加附子红花汤 治妇女伤寒，表虚自汗，身凉，四肢拘急，经水适断，脉沉而迟者。

桂枝二钱 白芍二钱 甘草炙，一钱 附子炮，八分 红花七分 生姜二钱

水煎温服。

黑龙丹 治瘀血沁于心脾，经病百出，危急恶疾，诸药不效者。并治难产、胞衣不下，及一切瘀血不行之证。

全当归 生地黄 川芎 五灵脂去砂 良姜各二两

上五味为粗末，入砂罐内，纸筋盐泥封固，炭火煅红，候冷取出，研为细末，再入后五味：

百草霜乡外人家者佳，五钱 乳香 花蕊石火煅醋淬七次 生硫黄 琥珀另研，各二钱

上五味各为细末，同前五味合研匀，用米醋

煮面糊为丸，如弹子大，每服一丸。以炭火煅药丸通红，投生姜自然汁中淬之，或豆淋酒，或童便化下。

《准绳》曰：金华君产七日不食，始言头痛，痛已心痛又作，既而目睛又痛，更作更止，如刺如割，相去无瞬息间。每头痛作欲取大石压之，良久渐定，心痛作则以十指抓壁，血流满掌，稍定目睛痛又作，则以两手指剜之，如是十日不已，众医无计。偶进黑龙丹半丸，痛苦稍间，中夜再服半丸。寝如平时，至晨下一行约二升许，如蝗子状，三疾减大半，已刻又下如前，则顿愈矣。

麻仁丸 趺阳脉在足趺之上浮而涩，浮为阳盛，涩为阴虚。浮则胃气强，阳盛多热则胃气旺。涩则小便难或数，阴虚则便难，或不禁则频矣。浮涩相搏，相合为病。大便则难，热伤津液之故。其脾为约。胃强则脾弱，不能为胃行其津液以润大便，反苦为胃所约束者。此方主之。

大麻仁去皮 杏仁泡去皮，炒 大黄 厚朴姜汁炒，各一两 枳实麸炒 白芍各五钱

为末，炼蜜丸，白饮下二钱，连服渐加，以和为度。

枳实栀子豉汤 病差劳复者，因劳烦热。此方主之。若有宿食加大黄。本方去豉，加厚朴三钱，名栀子厚朴汤。加神曲六钱治食复效。腹胀痛量加大黄。

枳实麸炒 栀子生，各三钱 豆豉五钱

清浆水二盅，入栀、实先煎，后入豆豉，煎服微汗愈。劳热以汗解。

牡蛎泽泻散 大病差后，从腰以下有水气者，此方主之。腰以上属阳，腰以下属阴。水，阴物也，上浸阳界则危矣。

牡蛎粉软坚行水 泽泻泻坚利水 葶苈子炒研，通水道消浮肿 蜀漆散结行水 海藻泻肾，下十二水肿 商陆根疏通宿水 栝蒌根各等分，微胃热而滋土，以利水道。

为末，白饮调下二钱，日三进，小便利渐愈，不可过。

《金匮》曰：腰以下肿，当利小便，此定法矣。乃大病后脾土告困，不能摄水，以致水气泛溢，用此散峻攻，何反不顾其虚耶？抑知正因水势未犯半身以上，急驱其水，所全甚大。设用轻剂则阴水必袭入阳界，驱之无及。可见活人之事，迂疏辈必不能动中机宜。庸工遇大病后，悉行温补脾土，自以为善，孰知其为卤莽灭裂哉。

大营煎 治男子真阴精血亏损，及妇人经迟血少，或腰膝筋骨疼痛，或虚寒心腹疼痛者。

熟地三、五、七钱 当归二、三、五钱 枸杞二钱 杜仲盐炒，二钱 牛膝钱半 肉桂一钱 甘草炙，二钱

水煎温服。如寒滞在经，气血不能流通，筋骨疼痛之甚，必加制附子一二钱方妙。中气虚寒呕恶者，加干姜炒一二钱；营虚于上，而为惊恐怔忡不眠多汗者，加酸枣仁炒研、茯神各二钱；带浊腹痛者，加故纸盐炒一钱；气虚有痛者，加香附米二钱以行之；阳衰气虚者，加人参二钱以补之。

五苓散 太阳膀胱本热，小便不利，发热口渴，脉浮者，此方主之。脉浮为表证仍在，便秘热渴为府证已急，用此两解表里。

泽泻二钱五分 猪苓 茯苓 白术土炒，各一钱半 桂枝一钱

水煎温服。合小柴胡汤名柴苓汤。

汪讱庵曰：猪苓汤泻热胜，故用滑石，五苓散泻湿胜，故用桂、术。但伤寒太阳宜五苓，阳明宜猪苓。

《伤寒论》曰：太阳病发汗后，若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者，五苓散主之。又曰：多饮暖水汗出愈。成氏注曰：桂枝之辛甘以和肌表，脉浮者表未解也。微热消渴者，热未成实，上焦燥也，与五苓散，生津液和表里，乃两解之药也。今之知用桂枝者少矣，殊不知兼治表邪，必用桂枝；专用利水，则宜肉桂，以肉桂辛热，能引诸药直达热邪蓄结之处。故泽泻味咸，所以泻肾止渴也；二苓味淡，所以渗水涤饮也；白术味甘，所以补脾逐湿也。兼以肉桂有化气之功。《内经》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浊阴既出下窍，则清阳自出上窍。又热随溺而泄，发热口渴之证，不治自愈。

解毒承气汤 温病三焦大热，痞满燥实，谵语狂乱不识人，热结旁流，循衣摸床，舌卷囊缩，及瓜瓤、疙瘩温，上为痈脓，下血如豚肝等证，厥逆脉沉伏者，此方主之。加栝蒌一个，半夏二钱，名陷胸承气汤，治胸满兼有上证者。

白僵蚕酒炒，三钱 蝉蜕全，十个 黄连一钱 黄芩一钱 黄柏一钱 栀子一钱 枳实麸炒，二钱五分 厚朴姜汁炒，五钱 大黄酒洗，五钱 芒硝三钱，另入。甚至痞满燥实坚结非常，大黄加至两余，芒硝加至五、七钱始动者，又当知之。

按此乃温病要药也。然非厥逆脉伏，大热大实，及热结旁流，舌卷囊缩，循衣摸床等证，见之真而守之定，不可轻投。予用此方，救坏证、危证、大证而愈者甚众。虚极加人参二钱五分，如无参用熟地黄一两、归身七钱、山药五钱，煎汤入前药煎服，亦累有奇验。《内经》曰：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之以苦，此方是也。加人参取阳生阴生，所谓无阳则阴无以生。加熟地等取血旺气亦不陷，所谓无阴则阳无以化，其理一也。

猪苓汤 阳明病发热，渴欲饮水，小便不利；少阴病下利，咳而呕渴，心烦不眠，并此方主之。通治湿热黄疸，口渴便赤。

猪苓渗下焦蓄水 茯苓引肺气而右降 泽泻咸以助肾行水 滑石滑以利窍通淋 阿胶滋肾水干枯，各三钱

水煎上四味，去渣，入阿胶烊化，温服。

桂枝加厚朴杏仁汤 太阳病下之微喘者，表未解也，此方主之。

桂枝三钱 白芍三钱 甘草二钱 厚朴二钱 杏仁一钱 生姜三钱 大枣二个

水煎温服。

此太阳中风，误下作喘之治法也。其太阳伤寒，误下作喘，用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乃天造地设两不易之良方。凡下后利不止，而加上气喘急者，乃上争下夺之象。但骤病之人，中气足供上下之用，邪尽而喘利自止。若中气素馁，加以上下交征，立尽之数矣。此证不云下利，但云微喘，表不解，则是表邪因误下上逆，与虚证不同，故仍用桂枝汤以解表，加厚朴、杏仁以利气，亦撤里之意也。

栀子柏皮汤 伤寒身热湿热郁于肌表。发黄者，此方主之。

栀子三钱 黄柏三钱 （甘草）茵陈蒿三钱

水煎温服。按此方之甘草三钱无著，应是茵陈蒿，必传写之讹也，当改之。

麻黄连轺赤小豆汤 伤寒瘀热在（里）表，身必发黄，此方主之。按瘀热在里之里字，应是表字，若是里字，岂热在里而药反治其表哉？当改之。

麻黄三钱 连轺三钱 赤小豆五钱 生梓白皮五钱 杏仁一钱 甘草炙，一钱 生姜二钱 大枣二枚

连轺，乃连翘根也。水煎麻黄去沫，入群药煎服。

金沸草散 治感冒风寒，咳嗽多痰，头目昏痛，身热鼻塞声重。风热上壅，故生痰作嗽，荆芥解肌散风，前胡消痰降气，半夏燥痰散逆，甘草发散缓中，细辛温经，茯苓利湿，赤则入血分，而泻丙丁也。

金沸草去蒂，二钱 荆芥穗三钱 前胡二钱 半夏一钱 赤茯苓一钱半 细辛一钱 甘草炙，七分 生姜二钱 大枣二枚

水煎温服。《局方》无细辛、茯苓，有麻黄、赤芍。热加柴胡、黄芩，痞闷加桔梗、枳壳，头痛加川芎、白芷。

《准绳》曰：人止知此散治风寒咳嗽，及加杏仁、五味子治诸咳嗽皆效，独未知用之治舌肿牙痛。辛未，有人舌肿满塞，粥药不入，危甚，煎此散乘热以纸笼熏之，遂愈，况服之乎！《三因》亦云：一妇人舌肿牙痛，口颊皆肿，以此散大剂煎汤，熏漱而愈。

地榆散 治伤寒温病热毒不解，日晡壮热，腹痛，便利脓血，甚如烂瓜肉、屋漏水者。

地榆二钱 当归四钱 白芍四钱 黄芩 黄连 栀子炒黑 犀角镑磨汁，各二钱 薤白四钱

水煎去渣，入犀汁冷服。

桃花汤 少阴病二三日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便脓血者；及少阴下利，便脓血，腹不痛者，并此方主之。

赤石脂煅，二两 干姜二钱四分 粳米五钱

水煎米熟去渣，再调赤石脂末二钱，温服。

桂枝加桂汤即阴旦汤 主太阳中风，烧针令出其汗，针处被寒，核起而赤者，必发奔豚。气从少腹上冲心者，炙其核上各一壮，与桂枝加桂汤更加桂。本方去桂，加黄芩即阳旦汤。

桂枝二钱 白芍二钱 桂四钱，去粗 甘草一钱二分 生姜二钱 大枣二枚

水煎温服。

喻氏曰：奔豚者肾邪也。肾邪一动，势必自少腹上逆而冲心，状若豕突，以北方亥位属猪故

也。肾邪惟桂能伐之，所以加桂一倍于桂枝汤中，外解风邪，内泄阴气也。尝即此例推之，凡伤寒发表，误入寒药，服后反加壮热，肤起赤块，畏寒腹痛，气逆而喘，或出汗时覆盖未周，被风寒复侵，红肿喘逆，其证同者，用此方良验。一妇病风寒外感，服表药后，忽面若妆赤，散发叫喘，双手上扬，予知其少腹作奔豚也，服此方顷之即定。

麻黄附子甘草汤 少阴病，得之二三日，但欲寐，无里证者，此方主之。

麻黄二钱 附子一钱 甘草炙，二钱

水煎麻黄去沫，再入二味煎服，微发汗则愈。

此少阴病无里证者，知表邪未悉并阴也，故以附子温少阴之脏寒，甘草和表里之阴阳，麻黄发未尽之传邪，而病斯痊矣。不然，大汗淋漓，则阳气愈虚而阴邪愈盛，故戒之曰微发汗。

白通加人尿猪胆汁汤 少阴病下利，脏寒不禁则下利，水性趋下故也。脉微者，阳虚也。与白通汤。利不止，用方切当，若犹不止。厥冷无脉，脉微而至于绝。干呕烦者，阳为阴拒而不能入也。此方主之。反佐以和之也。服汤后脉暴出者死，阳欲烬而忽焰，势必成灰。微续者生。气渐回而微续，机有更生。去人尿、胆汁，名白通汤。

葱白二茎 干姜三钱 附子生，三钱 人尿一小杯 猪胆汁三茶匙

水煎去渣，入人尿、胆汁，和匀温服。如无胆汁，亦可用。

葱白通阳接阴，有升发之能；干姜健脾暖胃，有化谷之长；附子温中散寒，有回阳之善；人尿、胆汁性寒而续真阴，引姜、附而为肝肾之向导。起死回生之方，造化神工之妙也。

桂枝二越婢一汤 太阳病发热恶寒，热多寒少，风多寒少也。脉微弱者，微为阳虚，弱为阴虚也。此无阳也。不可发汗，此方主之。风多用桂枝二以解之，寒少用越婢一以发之。

桂枝 白芍 甘草 麻黄各二钱五分 石膏三钱三分 生姜四钱三分 大枣二枚，劈

水煎麻黄去沫，入群药煎服。

即此一方，知仲景酌量脉证，毫厘不差。因风多寒少，故用桂枝二以解之，越婢一以发之也。后世医家，那得窥其万一。

八正散 治湿热下注，口渴咽干，淋痛尿血，小腹急满者。

木通 车前子炒研 瞿麦 栀子 大黄 滑石 扁蓄 甘草梢各等分 灯心一团

水煎温服。一方有木香。

通、麦、灯心降心火，入小肠；车前清肝火，入膀胱；栀子泻三焦郁火；大黄、滑石，又泻火和水之捷药；扁蓄利便通淋；草梢入茎止痛。虽治下焦，而不专于治下，必三焦通利，水乃下行也。

太平圆酒 温病愈后，元神未复，腰脚无力，浑身酸软者，此方主之。

糯米酒糟晒干，炒黄色，为末。二两四钱，主温中消食，除冷气，杀腥，去草菜毒，润皮肤，调脏腑，和血行气止痛 红曲陈久者佳，炒黄黑，为末。二两四钱，主健脾消食，养阴滋血 六神曲陈久者佳，炒黄黑，为末。四两八钱，主健脾养胃，化谷消食 小麦麸陈麦麸佳，去净面筋，晒干，炒黑色，为末，四两八钱主天行温毒，热极发狂，发斑疹大渴者。又主调中养气，健人生力，助五脏，除烦闷，利小肠。麦乃养心之谷，属火。而麸则能退心热与胸膈之热，盖取同气相求，亦从治之意也 白僵蚕白而直者，黄酒炒黄褐色，为末。八钱 全蝉蜕去土，为末。四钱。二味前已注明。加枳壳、木通治食滞饱闷，服散亦炒

上六味合研匀，水丸。每服一两，以冷黄酒三两，调蜜一两送下，隔五日如法再服，如是三次。开胃进食，健人生力，只十余日仍如无病一般，因名其方为太平圆酒。

升麻鳖甲汤

升麻 甘草各一两 鳖甲酥炙 当归 蜀椒炒去汗，各五钱 雄黄研，二钱五分

水六盅，煎二盅，分二次连服之，老小再服，取汗愈。

玉枢丹一名紫金锭 专治暴中杂气病，昏晕欲倒，如霍乱吐泻，搅肠痧，青筋胀，心腹痛胀，诸般危证。并一切山岚瘴气，水土不服。解诸毒，疗诸疮，利关窍，通百病，奇效不可殚[①]述。

山茨菇洪山出者，洗去毛皮，焙，二两 川文蛤一名五倍子，制净槌破，焙，二两 红芽大戟去净骨，焙，一两五

① 殚(dān 丹)：尽。《孙子·作战》："力屈财殚。"

钱千金子一名续随子，用鲜者，去壳去油，一两 朱砂有神气者，研末，三钱 明雄黄鲜红大块者，研末，三钱 麝拣净皮毛干者，研末，三钱

上七味，称准，合研匀于细石臼内，渐加糯米浓饮调和，燥湿得宜，杵千余，以光润为度。每锭重一钱，每服一锭，病重者连服二锭，取通利后，以温粥补之。

一治一切饮食药毒蛊毒，及吃自死牛、马、猪、羊等肉，菌中毒，并山岚瘴气，烟雾恶毒等证。昏乱猝倒，或生异形之状，悉用凉水磨服。

一治阴阳二毒，瘟疫痧胀，或狂言乱语，或胸腹肿痛，并喉痹咽肿，俱用薄荷汤待冷磨服。

一治痈疽发背，对口天泡，无名肿毒，蛀节红丝等疔，诸恶等疮，诸风瘾疹，久痔红肿，及杨梅结毒，俱用无灰酒磨服。外用凉水磨涂，日夜数次，觉痒即消，溃烂者亦可少减。

一治男妇急病，痴邪奔走叫号，失心狂乱，羊儿猪癫等风，俱用石菖蒲煎汤磨服。

一治心胃痛，及诸般气痛，及诸般血痛，并赤白痢，泄泻急痛，霍乱绞肠之类，俱用姜汤磨服。

一治中气、中风、中痰，口眼歪邪，牙关紧急，语言蹇涩，筋脉挛缩，骨节风肿，遍身疼痛，行步艰难等证，用酒磨，顿热服之。

一治风犬毒蛇，涧溪诸虫伤人，及注遍身毒气入里，命在旦夕，俱用酒磨服。外以水磨涂之，再服葱汤汗出愈。

一治年深日久，头胀头痛，偏正头风，及温病后毒气攻注脑门作胀者，俱用葱、酒磨服，仍磨涂太阳穴上。

一治小儿急惊风，五疳，五痢，黄疸，俱用薄荷汤磨，加蜜调服。

一治小儿遗毒，生下百日内皮塌肉烂，谷道眼眶损者，凉水磨服，并磨涂。

拔正散 专治杂气为病，阴阳毒，痧胀及一切无名恶证，并食厥、痰厥、气厥皆验。

荜拨 雄黄精为上 火硝各二钱 冰片 麝各五厘

上为细末，男左女右，以筒吹入鼻中即苏。

半夏散及汤

半夏 桂枝 甘草炙，各等分

为末，白饮调服一钱五分，日三次。如不能服散，以水二盅，煮五六沸，入散一两，再煮四五沸，冷，徐咽之。

苦酒汤

半夏为末，一钱 苦酒

以鸡子一个，去黄，入半夏、苦酒于壳内，置铁环中，安火上，令三沸，去渣，少少咽下，不瘥，再作三剂服之。

猪肤汤

猪毛下附皮薄黑肉一斤

以水四碗，煮取二碗，去渣，入白蜜二两，白粉一两，熬香，和相得，温分三服。

当归导滞汤

当归一两 白芍一两 莱菔子四钱 车前子炒研 枳壳麸炒 槟榔 甘草炙，各二钱

水煎，入蜜温服。看后加味最妙。红痢加桃仁。

此方之奇妙，全在当归、白芍。盖泄泻最忌当归之滑，而痢疾最喜其滑也；白芍味酸，入肝以和木，使木不侵脾土；枳壳、槟榔消逐湿热之邪，车前分利其水湿，而又不耗真阴之气，莱菔辛辣，除热去温，又能上下通达，消食利气，使气行于血分之中，助归、芍以生新血，而荡涤其瘀血也；加甘草、蜂蜜以和中，则又无过烈之患。奏功之神奇，实有妙理耳。热加黄连二钱，黄芩二钱；日夜无度，或里急后重之甚者，再加大黄、木香；温病后痢疾，加白僵蚕、蝉蜕。

芳香饮 温病多头痛身痛，心痛胁痛，呕吐黄痰，口流浊水，涎如红汁，腹如圆箕，手足搐搦，身发斑疹，头肿舌烂，咽喉痹塞等证，此虽怪怪奇奇，不可名状，皆因肺胃火毒不宣，郁而成之耳。治法急宜大清大泻之。但有气血损伤之人，遽用大寒大苦之剂，恐火转闭塞而不达，是害之也，此方主之。其名芳香者，以古人元旦汲清泉以饮芳香之药，重涤秽也。

元参一两 白茯苓五钱 石膏五钱 蝉蜕全，十二个 白僵蚕酒炒，三钱 荆芥三钱 天花粉三钱 神曲炒，三钱 苦参三钱 黄芩二钱 陈皮一钱 甘草一钱

水煎去渣，入蜜、酒冷服。

三和汤 加减生化、小柴胡、小清凉三方而一之。治产后温病，大热神昏，四肢厥逆，谵语或

不语等证。若发狂燥结，量加大黄、芒硝。《内经》曰：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之以苦。又曰：有病则病当之是也。

当归八钱，酒洗 川芎三钱 桃仁不去皮尖，炒研，一钱 红花一钱，酒洗 益母草去老梗，五钱 软柴胡四钱 黄芩三钱 栀子三钱 粉丹皮三钱 白僵蚕酒炒，三钱 蝉蜕全，十二个 金银花三钱 泽兰叶三钱 生甘草一钱

水煎去渣，入蜜、酒、童便和匀服。

滚痰丸 老痰积饮，怪病百出，此方主之。《準繩》备言之。

川大黄八两，酒蒸一次 黄芩酒洗，八两 青礞石火硝煅如金色一两 沉香五钱

为末水丸，姜汤送下，量虚实服。《准绳》加百药煎五钱尤妙。

礞石性慓悍，能攻陈积伏匿之痰为君；大黄荡热实，以开下行之路为臣，黄芩凉心肺，以平僭上之火为佐；沉香能升降诸气，以导诸药为使也。

文蛤散

文蛤咸寒走肾，专于行水，一两

为末，沸汤调服二钱。

白散

桔梗开胸下气，三钱 川贝母宽郁利痰，三钱 巴豆散寒逐结，炒黑去油为霜，一钱

二味为末，入巴豆霜，再研匀，白饮和服。强人五六分，弱人减半，在上吐，在下利。不利，进热粥一杯；过利不止，进冷粥一杯。

加味茵陈蒿汤 通治黄疸。

茵陈 栀子 大黄各三钱 山药二钱 甘草 白术 猪苓 茯苓 木通 黄芩 黄柏 生姜各一钱

水煎温服。

卷 六

本草类辨

夫药之为类多矣，治病不要求奇，神明存乎其人。下记一百八十八种，一种连及者，又四十四味，分为十二剂。人参之外，非常不用，平易之物，用须辨明。俗云，多不如少，少不如好。今人趋利若鹜，以膺物欺人者皆是也，当局者不可不慎。再如苦菜、用苗五两，水十盅煎三盅，分三次连服，治产后腹痛如锥刺，并腰脚刺痛者。茅根、芦根、苎根、艾叶、柳叶、荫叶、柏叶、茶叶、竹叶、竹茹、槐花、榆皮、大青、小蓟、小盐、化水洗乳岩及瘰疬极验。地锦草、紫地丁、蓼实、旱莲草、蒺藜、鸡内金、蜗牛、地龙、捣烂，入井水搅清饮之，治温病大热狂言，大腹黄疸，随宜用。并治肾风脚气。伏龙肝、石灰、百草霜、黑墨、葱、韭、薤、蒜、生姜、大茴、花椒、红曲、米醋、粳米、糯米、白扁豆、黑豆、赤豆、绿豆、薏苡仁《金匮》方薏苡仁附子败酱汤，治腹痈有脓。薏苡仁五钱，附子一钱，败酱一钱五分，水煎日三服。脂麻、蓖麻子、浮麦、麦芽、谷芽、西瓜、甘蔗、荸脐、荔核、元肉、橄榄、榧子、四物虽非北地土产，亦居家常有之物。白果、枣、梨、桑椹、乌梅、柿干、柿霜、柿蒂、发灰、尿碱、人中黄、五谷虫、官粉、铁锈、铜绿、驴溲、马勃、败鼓之皮，附记七十四味，随地皆有，取之甚便，察之甚明，用如其证，效如响应。世多舍近而图远，舍易而求难，岂非贵耳贱目乎！

陈茶芽煎 治多年偏正头风疼。

茶芽五钱 黑豆五十粒 灯心五十寸 金银花三钱 元参 蔓荆子 防风 天麻各一钱 川芎 辛夷花各五分

外用土茯苓四两煎汤。取三盅煎服，滓再取二盅煎服，重者不过二剂。

通淋膏 治五淋涩疼，并小便不通。

地龙一条 蜗牛一个

捣，敷脐上即愈。

来复丹

旱莲草二斤 地锦草二斤

煮浓汁去滓，入黑豆四斤，青盐四两，汁没豆一二指，细火搅煮，以汁尽为度，晒干。长服滋肾益肝，乌须明目，却病延年。

以上数方，至平至易之药，屡试屡验，可见治病全不在贵且异者。

补剂类

人参反藜芦 味甘微苦，阳中微阴，入手太阴肺，升也。阳气虚竭者，回之于暂败之初；阴血崩溃者，障之于决裂之后。独参汤主之。惟其气轻而不辛，所以能固气；惟其味甘而纯正，所以能补血。故凡虚而发热，虚而自汗，虚而眩晕，虚而困倦，虚而短气，虚而惊惧，虚而遗泄，虚而泻痢，虚而头疼，虚而腹痛，虚而饮食不运，虚而痰涎壅滞，虚而吐血衄血，虚而淋沥便闭，虚而呕逆烦躁，虚而下血失气等证，是皆不可不用者。第以气血相较，则人参气味颇轻，而属阳者多，所以得气分者十之八，得血分者十之二。总之为气分之物，而血分亦必不可少，未有气不生而血能自生者也。生脉散：人参五分，麦冬一钱，五味子十粒。治夏月火旺烁金，暑淫少气，汗多口渴，病危脉绝。盖心生脉，肺朝百脉，补肺清心，则气充脉复，转危为安矣。故扁鹊曰：损其肺者，益其气。须用人参以益之。肺气既旺，他脏之气皆旺矣。凡脏腑之有气者，皆能补之。然其性温，积温亦能成热，虽东垣云参、芪为退火之圣药，丹溪云虚火可补，参、术之类是也，此皆言虚火也。而虚火二字，最有关系，最有分解。若内真寒而外现假热之象，是为真正虚火，非放胆用之不可也。参附汤主之。附减半于参是也。然有一等元阴亏乏，而邪火燔烁于表里，神魂躁动，内外干枯，真正阴虚一证，谁为其非虚火？如过用人参，实能助热，若节庵云阳旺则阴愈消，《节要》云阴虚火动者不用。又云肺热还伤肺等说固有此理，不可谓其尽非。而李月池辈皆极不然

之，恐亦未必然也。夫虚火二字，当分实中有虚，虚中有实，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就证论证，勿以成心而执偏见斯可矣。若龙雷之火，原属虚火，如巴蜀有火井，投以水则燔，投以火则灭，是即假热之火，故补阳即消矣。至于亢旱尘飞，赤地千里，得非阳旺阴虚，而可以补阳生阴乎？或曰此正实火也，得寒则已。余曰不然。夫炎暑酷烈，热令大行，此为实火，非寒莫解。而干枯燥旱，泉源断流，是为阴虚，非水莫济。此实火与阴虚，亦自判然可别。是以阴虚而火不盛者，自可用参为君；若阴虚而火稍盛者，但可用参为佐；若阴虚而火太盛者，则诚有暂避人参，而惟甘寒壮水之剂，庶可收功。六味地黄汤，大剂浓煎。或人参固本丸：熟地、干地各二两，天冬、麦冬、青蒿、枸杞各一两，人参五钱。为末，炼蜜丸。盖天下之理，原有至是。谓之曰阴虚，必当忌参固不可，谓之曰阴虚，必当用参亦不可，要在斟酌病原，适其可，求其当而已。言闻曰人参恶皂角。东垣理脾胃，泻阴火，人参皂角同用，是恶而不恶也。人参畏五灵脂，古方疗月闭，四物汤加人参、五灵，是畏而不畏也。又吐痰在胸膈，人参、藜芦同用，而取其涌越，是急其怒性也，此非洞达经权者不能知。

熟地黄北方纯阴，土肥力大，怀庆者佳 味甘微温，阴中微阳，气薄味厚，降也。本草言手足少阴、厥阴经药，大补心血，滋培肾水，兼益藏血之经。此论盖得其大略，而未尽其奥妙。夫地黄产于中洲沃土之乡，得土气之最厚者，其色黄，土之色也，其味甘，土之味也。得土之气味与色，而曰非太阴、阳明之药，吾不信也。惟是生用性寒，脾胃喜温，固所宜慎。至于熟则性平，禀至阴之德，气味纯静，故能补五脏之真阴，而于统血多血之脏为至要，岂非脾胃经药耶。仲景八味丸以熟地黄为君，脾肾兼补也。经云饮食生化而输于肾。夫人之所以有生者，气与血耳。气主阳而动，血主阴而静。补气以人参为君，而芪、术为之佐。补血以熟地为君，而芎、归为之佐。然在芪、术、芎、归，则又有所当避。而人参、熟地无有出其右者，故诸经之阳气大虚，非人参不可，诸经之阴血大虚，非熟地不可。凡阴血亏损，有为发热，为头痛，为焦思，为喉痹，为嗽痰，为喘气，或肾寒上冲为呕吐，或虚火载血于口鼻，或水湿泛溢于皮肤，或肾枯而泄利，或阴脱而跌扑，或阴虚而狂乱，或阴虚而神散，或阴虚而火升，或阴虚而躁动，或阴虚而刚急，或阴虚而水泛为痰，或阴虚而真气散失等证，舍熟地何以填精补髓，滴滴归源，使先天后天之阴血大旺，而阳有以化乎？然而阳性速，故人参少用暂用可以成功。阴性缓，故熟地非多用常用难以奏效。而今人有畏其滞腻者，则崔氏何以用肾气丸而治痰浮？有畏其滑湿者，则仲景何以用八味丸而治肾泄？有自蒸而用者，则带鲜而蒸者熟，既干而蒸者生，地头之甑大，气足而火候到，家常之甑小，气薄而火候微，此生熟之有殊，而功力之有间也。有谓阳能生阴，阴不能生阳者，盖亦偏说。夫阴阳之理原自互根，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内经》曰：精化为气，得非阴亦能生阳乎？又若制用之法，有用姜汁炒者，则必中寒兼呕而后可；有用砂仁制者，则必胀满不行而后可；有用酒拌蒸者，则必经络滞壅而后可。使无此三证，而妄用此制法，是不知用熟地者，正欲其静重而反为动散，以逆其性，是蛇足也。余意总不如用黑豆煮汤，肉黄皮黑，补脾补肾。鲜者洗净，干者泡透，循环津润，九蒸九晒九露，以熟为度耳。今人即欲用之补阴，而必兼以渗利，则焉知补阴不利水，利水不补阴，而补阴之法不宜渗。即欲用之补血，而复疑其滞腻，则焉知血虚非燥土旱极望云霓，而枯竭之肠极喜滋润。设不明此，乃少用之，尚欲兼之以利，又孰敢单用之，而任之以多，单用而多且不敢，又孰敢再助以甘，而尽其所长，是又何异噎而废食也。悲夫！生地黄甘苦大寒，气薄味厚，沉也，阴也。入心包、肝、肾，泻丙丁，异赤散。清燥金，消瘀通经，平诸血逆，治吐衄崩中，淋沥尿血，骨蒸烦躁，及伤寒温病阳强，痘疹大热。干地黄性味功用与生地略同而稍缓。滋阴退阳，凉血活血而生血，润燥除烦而止渴，治一切阴虚发热之证。乌龙丸治两目昏而复明，则他证可知。干地、熟地、川椒等分，为末，炼蜜丸，温酒送下。生地、熟地、归身、白芍、丹皮四钱，元参、沙参、云苓、牛膝、荆芥二钱，柴、芩、犀一钱，热逆呕血验。

甘草反甘遂、大戟、芫花、海藻，大忌无鳞鱼 味甘气平性缓，生用补脾胃不足而泻心火，蜜炙补三焦元气而散表寒，可升可降，无毒而善于解毒，得中和之性，有调补之功。仲景有炙甘草汤。故毒药得

之解其毒，刚药得之和其性，表药得之助其升，下药得之缓其行。助参、芪成阳虚之功，人所知也，助地、萸疗阴虚之危，谁其晓之？健脾胃，坚筋骨，长肌肉，祛邪热，随气药入气，随血药入血，无往不可，故称国老。余每用人参、熟地、甘草大剂浓煎，治气血两虚，阴阳将脱证，屡收奇功。惟中满勿加，恐其作胀。欲速下勿入，恐其缓功。恶心恶甘，呕吐亦忌。纯寒纯热之药，必用之以缓其力。《金匮》方，饮馔中毒，未审何物，煎甘草荠苨汤，入口便活。《千金方》阴头生疮，蜜煎甘草末频频敷之。梢达肾茎，止疼。小蓟饮子用之。小蓟、藕节、当归、黑蒲黄、黑栀子、生地、木通、滑石、甘草梢、竹叶等分，水煎服，治尿血血淋效。

黄芪生凉，炙温 味甘气平，气味俱轻，升也，阳也。专于气分而达表，故能补元阳，壮脾胃，充腠理，长肌肉，治虚劳，除虚热，气虚难汗可发，表虚多汗可止。其所以止血崩血淋者，以气固而血自止也。故经曰血脱补气。其所以除带浊泄痢者，以气升而陷自起也，故经曰陷者举之。然而气味俱浮，专于气分，性不纯良，表实者不宜用，里虚者宜少用，恐升气于表，而里愈虚也。气实误用，则致喘急，胀满，关格；血虚过用，则致吐衄，痰壅咳嗽。仲景有黄芪建中汤。升阳益胃汤：黄芪二钱，人参、甘草、半夏一钱，陈皮、白术、白芍、白茯苓、泽泻、羌活、独活、柴胡、防风五分，黄连三分，生姜七分，大枣二枚，水煎。切庵曰：东垣首重脾胃，而益胃又以升阳为先，故每用补中上升下渗之药，此汤补中有散，发中有收，脾胃诸方，多从此昉[①]也。

白术 味甘涩气温。气味俱厚，可升可降，阳中微阴。乳制润其燥，土炒窃其气。气温燥，故实脾胃，驱呕逆，止泻泄，祛劳倦进饮食，除湿运痰，津液自生。味涩滞，故止汗实表，痈疽得之反多脓，奔豚遇之反增气，上焦燥热，气多壅塞者不可用。佐黄芩以安胎，君枳实以消痞。白术三两，枳实三两，水煎分三服，治心下水积，坚大如盘。在气主气，在血主血，四肢困倦，目不欲开，怠惰嗜卧，不思饮食，当加用之。无汗则能发，有汗则能止。

茯苓云南者佳 味甘淡气平，性降而渗，阳中阴也。上达肺气，而下通膀胱。《本草》言白行壬癸，赤泻丙丁，故能利窍渗湿。仲景有茯苓甘草汤。利窍则开心益志，导浊生津，渗湿则逐水燥脾，补中健胃。祛惊痫，厚肠脏，治痰之本，助药之降。以其味甘，故曰补阳，但补少利多耳。皮专行水，盖以皮行皮之义，治水肿肤胀。脾不能为胃行其津液，故肿胀。《澹寮》五皮饮：茯苓皮、五加皮、桑白皮、大腹皮、陈皮等分，加生姜皮煎。此于消肿之中，仍寓补脾之意。茯神附根而生，专理心经，补心气健忘，止恍惚惊悸，然总不外渗利，与茯苓不相远也。茯苓皮非补剂类也，一种而性味不同者甚多，观者勿以连及而误之，余仿此。

芍药反藜芦 味微苦、微甘、微酸，气微寒。气薄于味，敛降多而升散少，阴中阳也。白补赤泻，生用气微凉，酒炒气极平，其性降，故入血。补肝虚，泻肝实，固腠理，消痈肿，止泄泻，利小便，除眼疼，缓三消，敛血虚之发热，驱血虚之腹痛。白者安胎热不宁，赤者能通经破瘀。按芍药特补药中之微寒者，非若极苦大寒之比，乃产后补血和气之要药也。若谓其色白属金，寒伐生发，产后当忌，则凡白过芍药，寒过芍药者，又将何如？丹溪之言不可泥也。仲景芍药甘草汤，治荣气不足腹疼甚验。

当归 味甘辛，气温，味重气轻，可升可降。其味甘而重故补血，其气轻而辛故行血，补中有动，阴中有阳，血中气药也。头止血上行，身养血中守，尾破血下流，全和血不走。佐以补药则润，故能养荣，佐以攻药则通，故能止疼；荣虚而表不解，佐以葛根等剂，亦能散表；卫热而表不敛，佐以六黄之类亦能固表。惟其气辛而动，欲其静者当避之；惟其性滑而行，大便溏者当避之；若血滞为痢者，正所当用也，当归导滞汤治痢神效。其要在动滑二字。入心生血，入脾统血，入肝藏血，凡血分受病必用之。血壅而不流则疼，须当归辛温以散之，使血气各有所归。诸头疼与心腹两胁疼，俱属肝木，故以血药主之耳。当归养血汤：黄芪一两，当归四钱，阳生阴长之义也。

远志甘草汤浸，去心，炒 味辛苦气温，升也，阳也。功专心肾，故可镇心定神，祛邪安梦，壮阳益精，强志助力，增益智慧不忘，和悦颜色耐老，治小儿惊痫客忤，疗妇人口噤失音。因其气升，同参、草、枣仁能举陷摄精，交接水火，但可佐不可

---

① 昉(fǎng 纺)：天方明。引申为起始。《列子·黄帝》"众昉同疑"张湛注："昉，始也。"

多。小草，其苗叶也。除胸痹心疼气逆，禁虚损梦遗精滑。古方定志丸：远志、茯神、石菖蒲、人参为末，蜜丸。

山药 味甘淡性涩，健脾补肺，坚骨益心。治诸虚百损，疗五劳七伤、健忘、滑精、泻痢、痈肿。但其气味轻缓，难胜专任，故补心肺必主参、术，滋肾水必主地、萸，涩带浊须故纸同煎。固精滑仗茯、菟相济，止泻痢必借扁豆、莲子与芡实。生捣敷毒，能消肿硬耳。诸凡固本丸药，并可煮捣为糊。安道曰：仲景八味丸用之以强阴。

杜仲盐水拌，炒断丝 味甘气温，色紫入肝，润燥补虚。子能令母实，故又滋肾，肝充则筋健，肾足则骨强，益精秘气，除阴囊湿痒，止小水梦遗，暖子宫，固胎气，坚筋骨，壮腰膝及足弱难行。孙琳曰：一少年新娶，得脚软病且疼甚，作脚气治不效。予思此肾虚也，用杜仲一两，水酒各半煎服，六日全愈。

牛膝川出者佳，怀次之 味甘苦，气微凉，性降而滑，阴也。酒蒸补髓填精，益阴和血，疗腰膝痿疼，滋须发枯白。酒渍走十二经络，助一身元气，主手足痿痹，血燥拘挛，通膀胱秘涩，大肠干结。生用其性下走如奔，破血癥，通血闭，引诸药下行。治心腹诸疼，淋沥尿血，堕胎极速，滑泄勿设。古方地髓汤，治尿血、血淋。牛膝一两，水煎服。切庵曰：热蓄膀胱，尿涩而疼曰淋。气淋便涩余淋，劳淋房劳即发，冷淋寒战后溲，膏淋便出如膏，石淋肝经移热于胞中，日久熬煎精结成石，非肾与小肠病也。色鲜心与小肠实热，色瘀肾与膀胱湿热，宜通气清心，平火利湿，不宜用补，恐湿热得补增剧也。牛膝诸淋要药，血淋尤宜。又有中气不足致小便淋沥者，宜补中益气，经云气化则能出是也，忌用淋药。李时珍曰：虎杖根尤通五淋，破宿血。《本事方》虎杖根二两水煎，去渣，入乳香、麝香少许服。一妇人沙石淋已十三年，每旋痛楚不可忍，偶得此方服之，一夕而愈，此予眼见者。又《圣惠方》治月经不通，癥瘕腹大如瓮，虚胀雷鸣，四肢沉重，气短欲死。虎杖根一斤，锉碎，水十碗，浸一宿，煎取二碗，再入茜根汁二碗，牛膝汁两碗，同煎如饧，每用三钱，酒化冲服，日二夜一，宿血当下，男积亦治。

何首乌 味苦甘涩，气温。夜则交藤，有阴阳交合之义。坚肾补肝，养血祛风，消瘰疬散痈肿，疗五痔，止肠风，驱恶疟，乌须发，明耳目，添精神长肌肉，补虚劳强筋骨，益精髓壮腰膝，治妇人经胎产崩漏等证。老弱尤为要药，久服生子延年，应节处方，嘉靖验之，此七宝美髯丹之所以传也。赤白合用，气血兼补，黑豆拌蒸，勿犯铁器。七宝美髯丹：赤、白首乌二斤、黑豆汤浸，蒸晒九次，牛膝酒浸，蒸晒三次，白茯苓乳蒸，归身、枸杞子、菟丝子酒蒸八两，故纸四两，黑脂麻拌炒为末，炼蜜丸，盐水送下。

山茱萸酒蒸去核 味辛酸，涩收敛，气平微温，阴中阳也。入肝、肾，益精秘气，助水脏以暖腰膝，充精气以利九窍，壮阳道节小便，涩带浊敛汗止渴，调经收血，主心下邪气，除一切风，逐一切冷。所云滑则气脱，涩剂所以收之也。仲景八味丸用之，其性味可知。或云畏酸者暂已之。古方草还丹益元阳补元气，固元精滋元血，续嗣延年之要药也。山茱萸酒蒸去核一斤，破故纸酒炒八两，当归酒蒸四两，麝一钱，为末，炼蜜丸如桐子大。每服八十一丸，酒下。

胡桃仁 味甘气平，肉润皮涩，其汁青黑，入肺、肝、肾、命门、三焦。温肺润肠，固精秘气，养血滋阴。佐故纸减半，治肾虚腰疼，有木火相生之妙。上而虚劳喘嗽，中而遗精滑泄，下而腰脚痿躄，内而心腹之痛，外而痈疡之毒，皆可除也。加味青娥丸，治肾虚腰疼，并外邪所侵腰腿筋骨疼。胡桃仁八两，破故纸盐水炒、杜仲姜汁炒、牛膝酒炒、黄柏盐水炒四两，知母盐水炒三两，草薢四两分四份，盐、酒、童便、米泔各浸炒一份，晒干为末，春夏米粥为丸，秋冬炼蜜为丸，任下。

女贞子 味甘微苦，气平。其树似桂，少阴之精。益肝肾安五脏，养精神强腰膝，补风虚乌发须，疗百病聪耳明目，久服延年，古方罕用何哉。女贞子酒蒸二十两，椹干十两，旱莲草十两，炼蜜丸，补肾益肝，强阴壮阳，治虚损百病。如四月捣桑椹汁，七月捣旱莲汁，不必用蜜。因其树隆冬不凋，故又谓之冬青子，亦女贞之义也，非两种也。

枸杞子 味甘微辛，气平，可升可降，润肺滋肾养肝。以其味重而纯，故能补阴，以其阴中有阳，故能补气。阴滋则血盛，气足则阳旺。谚云：去家千里，勿食枸杞，谓其能壮阳也。实则壮阳而无动性，故用以佐熟地最炒。其功聪耳明目。杞菊丸，等分炼蜜丸。益神魂添精髓，强筋骨补虚劳，止消渴，真阴虚而脐腹疼不止者，多用神效。地骨皮即枸杞根皮也。味甘辛微苦，性寒，走血分，入肝、肾、三焦、胆经。退阴虚血热，疗有汗骨蒸。凡不因风寒而热在阴分骨髓者，最宜此物。凉而不峻，可理虚劳，气轻而平，故亦清肺。时珍曰：枸杞、骨皮佐以青蒿，甘寒退大热，不比芩、连苦寒之伤胃也。

菟丝子先以甜水洗净，浸胀，次酒浸，蒸熟，杵烂捏饼，

晒干，炒味甘辛，气温，性固。入肝、脾、肾。补髓添精，助阳起痿，《千金方》菟丝饼五两，雄鸡肝三具，雀卵和丸，如小豆大，温酒每下六十丸，日二次服。暖腰膝冷疼，壮气力筋骨，开胃进食肥肌，尤安梦寐。《局方》茯菟丸，治精滑淋浊，及强中消渴。菟丝饼十两，五味子八两，白茯苓、石莲肉三两，山药六两，酒煮山药糊为丸。精滑淡盐水下，赤浊灯心汤下，白浊白茯苓汤下，强中元参汤下，消渴米饮下。此方于补正气中泻肾邪也。

覆盆子淘净酒蒸 味甘，气温，入肝、肾。主肾伤精滑，阳痿不起，小便频数，补虚续绝，调气温中，安和五脏，益肾强阴，补肝明目，泽肌肤乌须发，亦疗中风成惊。古方五子衍宗丸：覆盆子、菟丝子、枸杞子、五味子、沙苑蒺藜子等分为末，炼蜜丸。余意加车前子减半，强阴益精，利水不走气，亦犹仲景八味丸用泽泻之义。

五味子 皮甘肉酸，性平而敛，核味辛苦，性温而缓，兼有咸味，故名五味。入肺、肾。南治风寒咳嗽，北主虚损劳伤。整者用其甘酸，生津解渴，止泻除烦，收耗散之金，滋不足之水，敛虚汗解酒毒。敲碎用其辛温，敛气强阴，补虚明目，固元阳，《千金方》治阳痿不起，为末，温酒调二钱，日三服，一月见功。壮筋骨，除喘满，五味子汤，治喘而脉伏，及寒热而厥，昏冒无脉者。肝旺吞酸，助木克土。《卫生方》治久嗽肺胀。五味子二两，罂粟壳五钱，饧炒为末，饧丸弹子大，每水煎一丸服。又丹溪方治久嗽不已。五味子一两、五倍子、风化硝四钱，甘草三钱，为末，蜜丸噙化。

五加皮 味苦辛，气温。顺气化痰，胜湿祛风，坚筋健步，强志益精。去妇女阴痒难当，扶男子阳痿不举，小便遗淋可止，腰膝足痹能除，五加皮二两，牛膝一两酒浸，木瓜一两为末，米饮入酒一茶匙，调服二钱，尤治小儿三四岁不能行者。逐四肢因气不遂，祛肌肤瘀血多年。芬香五叶者佳。按五加皮乃五车星之精也。才应五湖，人应五德，位应五方，物应五车。故青精入茎，有东方之液；白气入节，有西方之津；赤气入花，有南方之光；玄精入根，有北方之粘；黄烟入皮，有戊己之灵。五神镇生，相转育成。饵之延年，服者反婴。《千金方》四月五采茎，七月七采叶，九月九采根，合为末，治五缓虚羸。

葫芦巴 味苦，气温，纯阳。本草云：番国萝卜子也。入右肾，暖丹田壮元阳，驱胀满腹胁中，退清黄面颊上。同硫黄、黑附子，疗肾脏虚冷佳；三味等分为末，炼蜜丸，温酒下。合桃仁、大茴香，治膀胱疝气效；三味等分，麸炒为末。半以酒糊丸，盐汤下，半以散，米饮调下，丸散相间，早晚服。长服补火滋水，健脾和胃延长。桃仁，胡桃仁也。

锁阳酥炙 味甘咸，性温，入肾。补精壮阳，滋燥养筋，疗微弱，润大便。因其固精，故有锁阳之名。老人枯秘，煮粥弥佳。最为要药。锁阳三钱，肉苁蓉三钱，苏子一钱，升麻五分，水煎，入蜜服。

肉苁蓉 味甘咸辛酸，气温味重，沉也，阴也。以其味重甘温，故壮元阳补精髓，并绝阴不生，暖腰膝坚筋骨，除下焦冷疼；以其补阴助阳，故禁虚寒遗漏泄精，止淋沥带浊崩中；以其味酸性滑，故骤服立通大便，必需酒蒸五钱，性与锁阳相近。便滑溏泻勿投。

骨碎补去毛，蜜炙 味苦，气温，入肾。破血有功，止血甚验。主折伤，补精髓，疗耳鸣，治周痹，固牙齿，去湿热疼痛，及肾虚入泻。研末，入猪肾中，煨熟食之。盖肾主二便，久利多属肾虚，不专责脾胃也。六味丸料加骨碎补，治肾虚牙疼效。

阿胶 味甘辛，气平而厚，能升能降，阳中阴也。入肺、肝、肾。其性温和，故润肺疗痈痿，益气定喘嗽；其味甘辛，故除吐衄淋痢，扶劳伤羸瘦；其味甘缓，故安胎固漏，下血，酒煎服。理带止崩，补肝血，滋肾水，利大小肠，并治瘀浊及逆上之痰也。杨士瀛曰：小儿惊风后瞳人不正，阿胶倍人参服最良。以阿胶育神，人参益气也。仲景胶艾汤，治胎动血漏腹疼，并月水不调，淋沥不断。阿胶、艾叶、川芎二钱，当归、生地黄三钱，白芍四钱，水酒煎服，热加黄芩。

龟版胶河水洗净，捶碎入水，桑柴火熬成膏 味甘，气平，属金与水，纯阴无阳。补心益肾，养阴资智。主骨蒸劳热，腰脚痿软，一切阴虚血弱之证。版酥炙或猪油炙。与胶功同而力微。

鹿角胶寸断，河水浸刮，桑柴火熬，入醋少许，再熬成膏，取角捣霜 味甘咸，气平，纯阳无阴。填精益气，大补阴中之阳。手足腰腿肩臂骨节疼痛，酒化服立效。头旋眼黑，遗浊崩带，大有殊功。敲碎炒珠，安胎亦神，入丸亦同此制。霜与胶功同而力微。鹿茸甘温纯阳，补命火壮元阳，养血生精，壮骨强筋，其力更峻于胶，主一切虚劳危急之证，相火旺者并忌。《医余》曰：一人有臁疮，赤肿而疼，用黄柏久不愈，加霜灰、发灰、乳香之类则愈。此阴阳寒暑往来之理也。《备要》曰：龟、鹿皆灵而有寿。龟首常藏向腹，能通任脉，故取以补心、补肾、补血，以养阴

也。鹿鼻常反向尾，能通督脉，故取以补命门、补精、补气，以养阳也。此物理之玄微，神功之能事。观其一主阴虚血弱，一主阳虚气弱之病，可悟矣。龟版、鹿角合熬去粗，入人参熬成，名龟鹿二仙膏，大益气血，兼理阴阳。

丹砂 味甘微寒，色赤属火，体阳性阳。离中虚，有阴也。镇心安神，益气明目，发汗定惊，祛风解毒，通血脉，除烦热，止消渴，疗百病。多服久服，令人痴呆，炼熟大热有毒。丹砂安神丸：黄连、元参、云苓一两，归身、生地七钱五分，远志、黑枣仁五钱、琥珀、犀角、甘草二钱五分，丹砂三钱为衣，为末，竹叶灯心汤丸，滚水送下。治一切神短烦躁不安，夜卧不宁，惊悸怔仲，恍惚健忘甚验。

磁石色黑吸铁者真，火煅醋淬。诸石皆毒，独磁石冲和无猛气 味辛咸，沉也。色黑属水，引肺入肾。补精益气，通耳明目，除烦祛热，疗虚羸周痹、骨节痛，治惊痫肿核吞针铁。时珍曰：《千金》磁辰丸但云明目，而未发出微义。磁石二两镇养肾阴，使神水不外溢；辰砂二两镇养心血，使邪火不上浸；佐以炒熟神曲一两，以敛其暴气；生神曲三两以生发脾胃之气。为末，炼蜜丸，熟水送下。乃黄婆媒合婴姹之理也。

玉竹一名萎蕤 味甘，气平，性温，阳中之阴。润肺补中。主心腹结气，腰脚冷疼，止眦烂双眸，逐风淫四末，泽容颜调气血，全体康健，但性缓力微。本草言用代人参，若遇虚危证，纵加斤许，曾何益于毫末哉，惟多用常用，所主风湿虚劳之缓证耳。

润剂类

天门冬去心，酒蒸 味甘苦，气寒，沉也，阴也。上达肺气，清金降火，益水之上源；下通少阴，滋肾润燥。治肺痿、肺痈、吐血，痿为正虚，素感风寒，咳嗽短气，鼻塞胸胀，久而成痿。痈为邪实，热毒蕴结，咳嗽脓血，胸中隐痛。治痿宜养血补气，保肺清火。治痈宜泻热清痰，开提升散。痿重而痈轻也。疗虚劳内热，定喘，除骨蒸，解烦渴，清痰嗽，并足下热疼及骨痿难行。三才凤髓丹，降心火，益肾水，润而不燥，滋阴养血。治心火旺盛，肾精易于施泄。天冬二两，熟地二两，人参一两，黄柏三两，砂仁一两五钱，炙甘草七钱五分，为末，炼蜜丸。肉苁蓉五钱酒浸，煎汤送下。

麦门冬酒浸，去心。 味甘苦，气寒，降也，阳中阴也。以其甘多苦少，故能清心润肺，肺中伏火，非此不除。补上焦津液，解胸膈烦渴，止胃火呕吐，胃火上冲则呕吐；宜麦冬。又有因虚、因寒、因痰、因食之不同，随证治之，不可执一也。疗手足痿躄，手足缓纵曰痿躄。阳明湿热上蒸于肺，肺热叶焦发为此证。经云：治痿独取阳明。《经疏》曰：麦冬实足阳明胃经之正药。益精强阴，泽肌润结，肺痿、肺痈，咳唾衄血，经枯乳汁不行，肺燥痰嗽不绝。午前嗽多属胃火，宜芩、连、栀、柏、知母、石膏；午后嗽及日轻夜重，多属阴虚，宜麦冬、五味子、元参、知母、六味。降火清心，消痰补怯，金受火囚。生脉散须加人参。便滑泻利，胃寒二冬勿设。古方麦冬饮子治劳嗽虚热，咳喘痰血。麦冬二钱，五味子、人参七分，黄芪二钱，归身、白芍、炙甘草一钱，水煎服。

款冬花甘草汤浸 味甘辛，性温，阳也。入心、肺。主中风喉痹，治肺痈脓血腥臭，疗肺咳痰唾稠粘，润肺泻火邪，下气定喘促，驱久嗽。凡阴虚劳嗽，用款冬花、紫菀、百合、沙参、生地、麦冬、五味、知、柏、芩、芍。如内热骨蒸加丹皮、地骨皮、青蒿皆宜。如嗽而复泻，为脏腑俱病，嗽而发热不止，为阴虚火炎，皆验治。

紫菀蜜炙 味苦辛，性温。入心、肺。主咳逆上气，喘嗽脓血，补虚调中，消痰泻热，开喉痹之恶涎，疗小儿之惊痫，散结下气，善利小便，专治血痰，为血劳圣药。海藏紫菀汤治肺伤气极劳热久嗽，吐痰吐血，肺痈肺痿。紫菀二钱，阿胶、知母、贝母一钱，人参、云苓、甘草、桔梗五分，五味子十二粒。便溏加莲子一钱，一方有款冬。

酸枣仁 味甘，气平，性润。其肉味酸，故名酸枣而入肝。其仁居中，故主收敛而入心。不眠炒用，多眠生用。宁心志，止虚汗，解烦渴，养血安神，益肝补中，收敛魂魄，祛心腹寒热，能安和五脏，润剂上品也。按枣仁味酸，本入肝经，而心则其所生者也，脾则其所制者也，胆又其所依之府也，并宜入之。《圣惠方》云：胆虚不眠，寒也。炒熟为末，竹叶汤下。盖以肝胆相为表里，血虚则肝虚，肝虚则胆亦虚，得熟枣仁之酸温，以助肝气。则木乘土位，又主困倦，所以令人多睡。又《济众方》云，胆实多眠，热也。生研为末，姜汤调下。盖以枣仁秋成者也，生则得兑金之全气，而能制木，肝木有制，则脾不受侮，而运行不睡矣。此皆自然之理也。归脾汤用之。

柏子仁鲜者 味辛甘，性润。气香透心肾而悦脾，养心气润肾燥，助脾滋肝，资智宁神，聪耳

明目，益血止汗，除风湿，愈痫惊，通关窍，泽皮肤，润剂上品也。切庵曰：补脾药多燥，此润而香能舒脾，燥脾药中兼用最良。柏子仁丸：柏子仁二两，人参、白术、半夏、五味子、牡蛎粉、麻黄根一两，麦麸五钱，为末，煮枣肉丸，米饮下。此养心宁神，补阳敛汗之要药也。阴虚多汗加熟地黄、杜仲。

大麻仁即作布之麻，去皮用 味甘，气平，性润。入脾、胃、大肠。缓脾润燥，疗胃热汗多而便难，三者皆燥也，汗多则津枯而便燥，仲景有麻仁丸，麻仁苏子粥酌量与服。破积血，通乳而利水。又木谷也，亦能治风。

百合白花入药，红花者不可用 味甘淡，气平。故益气补血，安心定魄，调中润肺，逐惊悸，止涕泪，缓风湿咳嗽，散乳痈喉痹，解蛊毒，润大小便秘。仲景用治百合病，有百合地黄汤。盖借其平缓不峻，收失散之缓功耳。并治肺伤劳嗽，喘咳痰血。切庵百合固金汤：百合、生地二钱，熟地三钱，麦冬钱半，元参、当归、白芍、贝母、桔梗，甘草一钱。此以甘寒培本，不以苦寒伤生发之气也。

枳椇子 味甘，气平。润五脏，解酒毒，除烦渴。赵以德治酒毒房劳而病热者，于补气血药中加葛根，反汗出懈怠。不禁葛根之散也，得枳椇子加入即愈。

牛乳 味甘微寒。润肠胃，解热毒，主噎膈反胃。按东垣云：上膈由气，治在和中降气；中隔由积，治在行气消积；下膈由寒，治在温中散寒。气血不足其本也，痰涎停滞其标也。非胃枯则胃寒，服香燥药取快一时，破血散气，是速其死也，韭汁牛乳饮主之。张氏随宜加姜汁、藕汁、梨汁，名五汁安中饮。或酌加竹沥、莱菔汁、芦根汁、陈米酒，佐以理中汤、八味丸加减用之，无不愈者，此其大略也，润泽存乎一心。郑奠一治噤口痢，服牛乳即瘥，可想其性味功用耳。凡用牛乳十分，诸汁只二分。

竹沥 味甘，气平。疗阴虚发热，理中风噤牙，小儿天吊惊搐，入口便定；妇人胎产闷晕，下咽即苏。《衍义》云：胎前不损子，产后不碍虚。却老痰，除涎饮，止惊悸，祛癫痫。痰在手足四末，非此不达；痰在皮里膜皮，有此可驱。竹沥达痰丸酌用六君子汤合滚痰丸为末，以竹沥三浸三晒，竹沥打面糊为丸。每服二钱，竹沥入姜汁送下，前证皆验。世人反以为寒，疑置不用。殊不知竹之有沥，犹人之有血也。气味甘平，经火煅出，何寒之有？

蜂蜜七月勿食生蜜，令人霍乱暴下 味甘，性平。入脾、肺经。益气补中，润燥解毒，除心烦，通便闭，止泻痢，悦颜色，润脏腑，和百药，却重病。蜜酥等分，熔化一处，或汤或酒，日数调服不拘时，治久病血枯，并润燥止渴。蜡味淡渗。去陈积，主下痢。古方蜡煎巴豆丸，治一切寒癖宿食，积滞疟痢。巴豆去心膜油，杏仁炒，各四十九粒，为末，熔蜡和丸，绿豆大，水下三五丸。灸疮固膜。蜡矾丸护膜托里解毒，成脓心烦加雄黄。

寒剂类

元参反藜芦 味甘苦咸。甘能滋阴，苦能清火。因其味甘故降，性亦缓。《本草》言惟咸入肾经，不知其尤走肺脏，故退无根浮游虚火，散周身经络热壅，逐颈项喉咽痹毒，驱男子传尸骨蒸，解温病潮热晚来，及烦躁懊侬发斑，疗妇人产乳余疾，并肠中血瘕蒸坚，补肾水滋阴明目，祛劳嗽痰血渴烦。肾脉贯肝膈，循喉咙，系舌本。肾虚则真阴失守，孤阳飞越，此喉痹咽肿，痰嗽吐衄之所由来也。骨蒸潮热亦本于此。元参壮水以制火，故并治之。元参、麦冬、生地、白芍、丹皮大剂煎汤，磨犀角汁兑饮，治热嗽痰血甚验。

沙参反藜芦 味甘苦，气薄体轻，性微寒。除邪热专清肺，兼益脾、肾，滋养肝血，散游风瘙痒，消痈疡疮肿，疗胸痹止频惊，除疝疼心腹疼。但性缓力微，难胜专任。易老曰：人参补五脏之阳，沙参补五脏之阴。特以其甘凉而和，补中益气，故有是论。若言对待人参，相去天渊。沙参一两，阿胶五钱，大剂煎饮，治虚劳久嗽肺痿。《局方》沙参五钱水煎，治肺热咳嗽。

苦参反藜芦 味苦，性寒，沉也，阴也。入胃、大肠、肝、肾。主肠风下血，及热痢刮疼难当，疗温病狂乱，致心燥结胸垂死，酒煎一两，能吐天行温毒。赤癞眉脱，驱风除湿有力，切庵云：郑奠一用苦参、蒺藜，倍胡麻，治大风癞疥屡有愈者。黄疸食劳，失饥过饱所致，苦参、龙胆草等分为末，牛胆汁和丸，如桐子大，渐服五、七、九丸，日三次，生大麦芽汁送下，甚验。并一切痈疡风热斑疹。皂角四两，水揉滤汁，入苦参末二两和丸，温水送下钱余，治通身风疹痹疼不可忍，即近隐处皆然者，亦多痰涎，夜不能卧，甚验。

黄连川出 味苦，大寒，味厚气薄。诸凉药皆

润，而此独燥，降中微升，阴中微阳，专泻诸火。古方有黄连解毒汤。火在上米酒炒，火在下童便炒，火而呕者姜汁炒，火而伏者盐水炒。吴茱萸炒止疼，陈壁土炒止泻。同大黄治温病邪热，同枳实除宿食火胀，同花粉消痰热烦渴，同广木香治滞下泻利腹疼，同吴茱萸治肝热吞吐酸水。黄连六两，吴茱萸一两，名左金丸。清肝凉血，和胃厚肠，凉胆止惊痫，泻心除痞满，散阴户肿疼，驱食积热疳，去恶疮痈肿，除湿热郁烦，善消痔漏，亦治火眼。解乌、附、巴豆毒，泻血气痰食火。若虚火犯之，反从火化助热。仲景诸泻心汤用之。

胡黄连 味苦，性寒。入肝、胆、心、胃。与黄连同功。治温病痿疟，骨蒸劳嗽，三消五痔，五心烦热，火毒血痢，同乌梅、伏龙肝等分为末，茶清调服。明耳目益颜色，疗胎蒸虚惊，除五疳虫热。胡黄连、黄连等分，丹砂减半，入猪胆内煮熟，取出，加芦荟同连数，麝少许，糯米粥丸服。

黄芩 味苦，气寒。气轻于味，降而能升，阴中微阳。枯者入肺，条者入大肠。欲其上酒炒，欲其下生用。枯者清上焦之火，消痰利水，定喘止嗽，解温疫热毒，退往来寒热，清咽利膈，尤祛肌表之热，故治赤眼斑疹，鼠漏疮疡；条者凉下焦之热，能除赤痢，热蓄膀胱，大肠秘结，便血漏血。胎因火动不安，酌佐砂仁、白术。肠因火滞为疼，可加黄连、厚朴。仲景黄芩汤治太阳少阳合病下利。

黄柏 味苦微辛，大寒。阴中微阳，善降三焦之火。但其性多沉，专入足少阴本经，为足太阳、厥阴之引经也。清胃火呕哕蛔虫，除伏火骨蒸烦渴，去肠风热痢下血，逐二便邪火结淋，上可解热渴口疮，喉痹痈疡，下可去足膝湿热，疼痛痿躄。黄柏、苍术名二妙散，治下焦湿热。总之，寒润降火最速。本草言其制伏龙火，补肾强阴。然吾谓龙火岂沉寒可制，水枯岂苦劣可补？阴枯水涸，得降愈亡，扑灭元阳，莫此为甚。水未枯而火盛者，用以抽薪则可；水既枯而发热者，用以补阴实难。当局者勿泥陈言，认为补剂。泻膀胱邪火，利小便热结，降下焦湿肿，治痢疾便血。但脾虚胃弱者，宜慎用之。脉滑大有力，盐水炒用。

知母酒、盐水炒 味苦辛，气寒，气味俱薄，性沉而降，阴也。上清肺金而泻火，下润肾燥而益气，漏无根之浮火，退有汗之骨蒸，润肺解渴，消痰止嗽。治伤寒烦躁，疗温病大热，利二便，清浮肿。按本草言其滋阴，又言滋化源者，正因苦寒灭火以救肾水，不致于涸耳。与黄柏略同。非真补肾也。时珍曰：知母佐黄柏，有金水相生之义，但黄柏入血分，知母入气分，各一两，肉桂二钱为末，炼蜜丸，名滋肾丸，治下焦积热小便不通。此东垣治王善夫方也。

栀子 味苦，性寒，味厚气浮。轻飘象肺，色赤入心。泻心、肺邪热，屈曲下行，而三焦之郁火以解，则热厥心疼以平，吐衄痢血以息，及心烦懊侬不眠，五疸五淋，津枯口渴，目赤紫癜，炮皶疮疡悉除。留皮除热在肌表，去皮却热在心腹。仲景因气浮而苦，极易动吐，合淡豆豉用为吐药，以去上焦之滞痰。《本经》谓其治大、小肠及胃中热，丹溪谓其解郁热行结气，其性屈曲下行，大能降火从小便泄出。非利小便，乃清肺也。肺清而化，膀胱为津液之府，故小便得以出也。余谓助以佐使，治各不同。加茵陈除湿热黄疸，加豆豉除烦躁不眠，加厚朴、枳实除烦满，加陈皮、生姜除呕哕，加生姜汁除心胃久疼，加延胡索除疼因血结。又止霍乱转筋，去目赤痈疖。炒黑尤清肝、胃之火，解郁止血，服末治吐，吹鼻治衄。

连翘去心 味苦辛，气寒，气味俱薄，轻清升浮，阳中有阴。入手少阴、手足少阳、阳明。泻心经客热殊功，降脾胃湿热神效。去寸白、蛔虫，通月水五淋。以其味苦轻，故达肌表，散痈毒斑疹，疮家号为圣药。以其气辛散，故走经络，通血凝气滞，结聚所不可无。河间双解、凉膈俱用之。

青黛波斯者良，次则福青 味甘苦，性寒。入肝、脾。除郁火，解热毒，散肿硬，同马齿苋捣，敷一切湿热疮。止血痢，疗伤寒、温病发斑，面黄鼻赤耳聋，目直视，治小儿疳疮虫瘦，惊痫狂邪稠痰，唇焦渴。青黛散治发颐，及两腮肿硬。青黛一钱，甘草、蒲公英二钱，银花五钱，栝蒌半个，酒煎。

白头翁近根有白茸，得酒良 味苦，性寒。坚骨凉血，入阳明血分。主火毒血痢，仲景白头翁汤。温疟发狂，癥瘕积聚，瘰疬吐衄，齿骨疼痛，男子偏疝，小儿秃膻。

石莲子去壳 味苦，性寒。入心、胃、膀胱。主

噤口痢，浓煎石莲汤，磨入沉香汁。及湿热渗入膀胱，而为遗浊淋沥，清心除烦，开胃进食。按噤口痢由元气虚脱，大便频数，心气与胃不安故也。得石莲以通心气，而胃气自开矣。

川楝子浆水煮，去核 味苦，气寒，有小毒。舒筋，治脏毒下血，炒末蜜丸，大米饮下。疗肾消膏淋，同茴香炒，等分为末，温酒调下。尤导小肠、膀胱之热，引心包相火下行，通利小便，为疝气主药。按疝气初起，未有不因内虚外袭，留而不行，其病则实。然必先疏泄其气，所谓通则不滞不疼矣。若骤加补益，入腹攻心，变成危证。古人用五苓散加楝子、橘核、茴香，少加木通，槟榔，立方之工稳极矣。兼治伤寒、温病热厥热狂，心疼腹疼，疔疡疥，杀三虫。《夷坚志》曰：楝根白皮浓煎，入麝少许，治消渴有虫耗其津液者，下其虫而渴自止。合乌梅、生姜、使君子，或煎或丸服，诸虫皆下。

牛蒡子酒蒸 味苦，气平，性寒。入十二经络。主风湿瘾疹盈肌，退风热咽喉不利，散瘰疬疮疡诸肿之毒，利手足腰膝凝滞之气，润肺止嗽，降气消痰，其性通散。温酒调末，每服二钱，祛齿牙虫疼，消面目浮肿。

青蒿 味微苦，性微寒，气清香。童便熬膏，退骨蒸劳嗽，治虚劳之圣药也。世以茵陈蒿代之，大混。鼻中息肉，用青蒿灰、石灰等分，淋汁熬膏点之甚效。

茵陈蒿 味苦，性寒。入脾、胃、膀胱。利湿清热，专治疸黄，佐用栀子。黄而湿多肿，再加渗利；黄而燥干涩，再加凉润。惟阴黄一证不治。黄疸、谷疸、酒疸、黄汗疸、女劳疸。亦有蓄血发黄，不尽脾胃湿热，女劳疸必属肾虚。酌用四物、茜紫、六味、知柏壮其水，四君培其气，随证加利湿清热药自效。痰火湿热泻痢固宜，寒热疹疟发黄尤效。仲景茵陈蒿汤。

山豆根广出者佳 味苦寒。泻心火以保肺金，而大肠之风热亦清。主喉痈喉风，龈疼齿疼，热咳喘满，下痢腹疼，疔人马之急黄，治蛇狗之咬伤。桔梗甘草汤加山豆根、元参、荆芥穗、防风，治咽喉龈齿肿疼甚验。

防己车前草对蒸晒干，以心花黄色为佳 味辛苦，气寒。入十二经。尤善腰以下至足湿热肿盛，疔风湿手脚挛疼拘急，口眼㖞斜，止嗽清痰，利大小便。惟十二经真有湿热壅闭，及膀胱积热下注脚气，诚为要药。但臭味拂人，妄用令人减食。木、汉二种，木主风，汉主水，为不同。脚气乃寒湿郁而为热，治以防己为主药。湿加苍术、木瓜，热加芩、柏，风加羌活、革薤，痰加竹沥、南星，活血加四物，大便秘加桃仁、红花，小便秘加牛膝、泽泻，疼连胁加龙胆，疼连臂加桂枝、灵仙，冲心加槟榔，不可骤补。

石膏 味辛甘，气大寒，气味薄，体沉重。生用速，煅用缓，降而能升，阴中有阳。以其寒散清肃，故祛肺胃三焦之火，辛能清肺解肌，最逐温热暑湿而除头疼。甘能缓脾益气，极善生津止渴而却烦热。邪火盛不食，胃火盛多食，皆其所长。阳明热牙疼，太阴火痰喘，尤当速效。仲景有白虎汤。景岳玉女煎，滋少阴之水，泻阳明之火，良方也。

香薷 味苦、辛，香散气轻，有彻上彻下之功。疔霍乱中脘绞疼，治伤暑小便涩难，清肺热拨浊四阴，降胃火郁滞潜解，去口臭水肿，亦消除烦热。麻黄为冬月发汗要药，香薷为夏天散暑良剂。《局方》香薷饮：香薷、白扁豆、厚朴、黄连等分。水煎，治中暑热盛，口渴心烦。湿加茯苓、木瓜，虚加人参、白术、陈皮、炙甘草，名十味香薷饮。

栝蒌实反乌头，连皮子瓤捣用，单用子误也 味甘，气寒，味厚气薄，性沉降，阴也。降胸膈结滞痰涎，开脾胃热郁气闭，解消渴定喘胀，滑大便疔胸痹。仲景有栝蒌薤白白酒汤。本草言其又能补气治虚劳，恐未必然。天花粉即栝蒌根也。酸能生津，甘不伤胃，微苦微寒，降火清金，阴中阳也。大宜虚热人，最凉心肺渴热，大降膈上热痰，消痈肿排脓，散跌扑瘀血，除狂热杂疾，杂疾者，杂气之疾也，即所谓温病也。去胃热黄疸，润枯燥利水道，止小便数，尤涤胸中郁热垢腻，为消渴之圣药。古人治消渴多用之。小柴胡汤以天花粉易半夏，仲景治少阳证口渴者。

马兜铃 味苦，性寒。阴中之阳，入肺经。主清肺，除咳痰气喘，疔血痔久瘘。按兜铃主肺金，何以治痔瘘？盖肺与大肠相表里，肺移热于大肠，故有此证，清其里而表自清矣。马兜铃散治肺热咳喘痰血，兜铃钱半，阿胶、元参、生地、麦冬二钱，五味子、桔梗、甘草一钱，小煎服。根名青木香，下气甚速，散气最捷。

枇杷叶去毛，蜜炙 味苦，性平。清金和胃而下气，气下则火降痰消，而热咳呕逆烦渴之证悉平。汪庵曰：一妇肺热久嗽，身如火炙，肌瘦成痨，用枇杷叶、款冬、紫菀、桑白皮、杏仁、木通等分，大黄减半，炼蜜丸，早晚噙化一丸，未终剂而愈。

金银花 味甘，气寒。白入肺，黄入脾。大益气血，久服轻身延年。补虚止渴，疗水泻肠澼血痢，浓煎汤入蜜服，佐他药兼用最良。兼理风气，除湿气，尤主化毒，专治痈疽，银花五两，甘草一两酒煎，日三服尽，至大小肠通利，则药力到毒自消矣。未成则散，拔毒功深，已成则溃，回生力大。此有益无损之药也，世多忽之。

蒲公英 味甘苦，性寒。入脾、胃、肾。擦牙乌髭发，通淋称炒品。溃坚肿，消结核，屡著奇功。解食毒，散滞气，每臻神效。蒲公英五两，同金银花或藤，取汁入酒，日三服尽，治乳痈。按蒲公英花黄属土，质脆，断之有白津，涂狐尿刺。茎如葱管而细，四时常花，花罢飞絮，絮中有子，落处即生。禀天地中和之性，故善解毒。又名地丁者，以其消疔毒也。白汁点之。

龙胆草 甘草汤浸，晒干 味苦，性大寒。入肝、胆、膀胱、胃。止泻痢去肠中小虫，却惊痫益肝胆二气，退胃中伏火及温病发黄；除下焦湿热，并酒疸黄胖，驱客忤疳气，疗痈疽口疮。酒浸辅佐柴胡，上治眼目赤疼，阴肉必加，医瘴通用。《局方》龙胆泻肝汤：龙胆、黄芩、栀子、生地俱酒炒，木通、车前子、泽泻、柴胡、当归、甘草等分，煎服。利湿清热泻肝胆，诸方之准绳也。龙胆为末，以猪胆汁点温酒，每调服一钱，治伤寒后盗汗。

夏枯草 味苦辛，性微寒。入肝经。主瘰疬瘿瘤，疗湿痹脚肿，肝虚目珠夜疼，夏枯草、香附等分，甘草减半，水煎服。两眼冷泪羞明，散血破瘕，生肌解毒。按夏枯草冬至生苗，三月开花，正厥阴风木主令，其为肝经之剂无疑矣。丹溪云：夏至即枯者，盖禀纯阳之气，得阴气则枯也。

益母草 紫红花者佳，白花不堪入药，去老干 味辛苦，气寒，性滑利。调妇人经胎产诸证，故有益母之名。安生胎，落死胎，生新血，行瘀血，消乳痈，散热毒，除小儿疳痢，水煎五钱，五蜜和服。男妇下血，瘾疹作痒，堪作浴汤，且善下水，又能消胀。本草又云：能益精轻身。按血有瘀滞则胎不安，瘀去新生胎自安矣。故用其滑利之性则可，求其补益之功则未也。益精轻身之说，殆不足信，惟其气轻不甚消耗，故宜于胎产。若虚寒者宜忌。子名茺蔚，益精明目，行气消瘀，疗血胀血逆，心烦头痛，但行中有补，较胜于草。益母草花子一斤，采桑枝三斤，寸断，漫火同煎浓汁，去粗熬膏，温酒和服，益血明目，润皮肤活筋脉，去挛疼瘙痒，男妇皆宜，并治紫、白癜风。

牡丹皮 味辛苦，气寒，味薄气轻，阴中阳也。入心、肾、心包、肝。泻血中伏火，退无汗骨蒸，除产后滞血寒热，祛肠胃蓄血坚癥，和血凉血而生血，定神志通月经，止吐衄疔疮痈，治惊痫搐搦，皆因阴虚血热，风火相搏，痰随火涌所致。下胎胞住疼。本草言其善补而实无补性，但气味和缓辛凉，善行血滞，滞去则瘀热解劳蒸退，虽行滞而不峻也。心藏神，肾藏志，心肾不足，则神驰而志衰。仲景八味丸用丹皮定神志也。

桑白皮 蜜炙 味甘辛，气寒。入肺，升中有降，阳中有阴。辛泻肺中伏火，甘故缓而不峻。止喘嗽唾血，解烦渴除痰。又水出高源，清肺亦能利水。古方泻白散：桑白皮、地骨皮、甘草、粳米。水煎服，此泻肺诸方之准绳也。桑叶甘寒，入阳明经。燥湿凉血，去风明目，带露炒末，米饮下，止盗汗。经霜水煎，早洗眼，去风泪。代茶治消渴。扶桑丸：桑叶、黑芝麻等分为末，炼蜜丸。长服补肾养肝，去风胜湿，乌须明目效。桑枝除风湿润脏腑，壮筋骨明耳目。桑枝煎：采桑条柔嫩者寸断，五两炒香，水煎日三服尽。治手臂挛疼，散脚气，润枯槁，去渴痒。许叔微曰：予病手臂疼数年，诸药不效，服此数剂，寻愈。

代赭石 火煅醋淬 味苦辛寒，沉也，阴中阳也。入心包、肝。养血气，平血热。疗小儿慢惊风，冬瓜仁煎汤，调赭石末一钱服，自愈，与急惊实热不同，若急惊风，则升降、凉膈，证须辨之。并吐衄崩带，产难胎动，及心下痞硬嗳气。仲景代赭旋覆汤，取其重以镇虚逆，赤以养阴血也。后人用治噎膈，因痰气阻塞故。

羚羊角 磨汁 味苦咸，性寒。入肝，并入心、肺。疗风寒热在肌肤，温毒伏在骨间，惊梦狂越，魂魄不安，男女猝热搐搦，产妇败血攻冲，清心凉肝，舒筋明目，磨汁消怒菀于上，烧灰主食噎不通。《本事方》羚羊角散，治妊娠中风，涎潮僵仆，口噤搐掣，名子痫，羚羊角磨汁，入当归、茯神、黑枣仁、薏仁一钱，杏仁、防风、独活、川芎六分，木香磨汁，入甘草三分，姜煎。

犀角 磨汁 味苦辛、气寒、气味俱轻，阳中阴也。其性走散而升，色黑功力在尖，凉心清肝，除胃中大热，辟邪解毒，祛风利痰。时珍曰：五脏六腑皆禀气于胃，风邪热毒必先干之，饮食药物必先入之。犀角之精华所聚，直入胃中，能解一切毒，疗一切血，并治伤寒、温病发狂，发斑发黄，

惊悸瞤惕谵妄之证。故伤寒热毒表闭而非汗不解者，磨尖搀入发散药中取汗，速如响应。今人止知犀角能解心胃热，而不知其凉而升散，尤速于升麻也。《活人书》治吐衄血，用犀角地黄汤，无犀角代以升麻，盖亦有理，朱二允非之，殊不尽然。但升麻纯阳气浮，有升无降；犀能分水，阳中有阴，升而能降，代治大小便下血则得矣。若吐衄恐血随气升，涌出不止，如气平火不上炎者，亦可代。孕妇切忌之。

童便 味咸，气寒，沉也，阴也。咸走血，寒凉血，故善清诸血妄行，吐衄能止，阴火自退。定喘促，降痰气，解烦渴，利大小便，要之非用童便也，实则用本人小便耳。不然，《内经》何以谓之还原汤，《纲目》何以谓之轮回酒乎？以自己之小便，治自己之病痛，入口下咽，引火下降甚速也。其如愚夫愚妇，执而不用何哉？炼为秋石，反失其性。

热剂类

附子 反半夏、栝蒌、贝母、白芨、白蔹、中其毒者以犀角、黄连、甘草、黑豆煮汤解之，是其所畏者也 生者味辛甘，醃者味辛咸，性大热，有大毒，阳中之阳。其性浮中有沉，走而不守。除表里沉寒，厥逆口噤，仲景有四逆汤。且能引火归原，制伏龙火，仲景有白通加人尿猪胆汁汤。善助参、芪成功，尤赞地、萸建效。无论表里，但虚寒脉细无神者，皆当急用。仲景有附子汤。孕妇切忌之。川乌头即春间所采附子之嫩小者，主中风洗洗出汗。乌头、栀子等分，盐水煎服。治疝气，内郁热而外束寒者。侧子，即附子旁出小颗，其性轻扬，主发散，为风疹及四肢发散要药，反、恶、性味相类。辨附子制法：稽之古人，有单用童便煮者，有用姜汁、盐水煮者，有用黄连、甘草汤煮者，有数味兼用制之者，其中宜否，最要详辨。夫附子之性热而刚急，走而不守，土人以盐醃之，故其味咸而性降。今人所以用之者，正欲用其热性，以固元阳，以补脾胃，以行参、芪、地、萸等功。若制以黄连，则何以助其回阳？若制以盐水，则更以助其降性。若制以童便，则非唯更助其降，而脾胃大虚者，尿臭一入，极易动呕，是药未入口而先受其害，且令沉降尤速，何以达脾？唯姜汁一制，直中阴寒者用之最良。若常用而欲得其补性者，又不必用此。余意总不如用甘草，酌附子之多少对用，煮极浓汤，先浸三二日，剥去皮脐，切为四块，再易甘草浓汤，浸三二日，捻之软透，切为薄片，入锅文火炒至将干，口嚼尚有辣味，是其度也。若炒太干，则过熟而无辣味，其热性全失而无用矣。其所以必用甘草者，盖以附子之性急，得甘草而后缓；附子之性毒，得甘草而后解；附子之性走，得甘草而后益心脾；附子之性散，得甘草而后调荣卫。此无他，不过济之以仁而成其勇耳。若急用，则以面裹而火炮者亦可。直中阴寒厥逆将危，缓不及待，则单用炮附，不必更用他法。夫天下之制毒者莫如火，火之制毒者，以能革物之性，故以气遇火则失其气，以味遇火则失其味，刚者革其刚，柔者革其柔。如但煮之极熟，全失辣味，状若萝卜之可食矣，尚何补益之有？今人祇知附子之畏，而不知过熟之无用也。

肉桂 味辛甘，性大热，阳中之阳。气味沉重，专补命火，引火归原。桂为木中王，故平肝，味甘故补脾生血。凡木胜克土而无大热者，用之极良。与参、附、地、萸同用，最降虚火，治元阳亏乏，阴虚发热。黄芪汤加肉桂为虚劳圣药，二味加人参、甘草是也，但善于动血坠胎，观仲景治蓄血证，桃仁承气汤用肉桂可知矣。桂枝味辛甘，气轻故能走表，调和荣卫故能发汗，又能止汗，四肢有寒疾非此不能达。仲景桂枝汤，治冬月中风，头疼发热汗出脉缓者，此千古良方也，治病多多矣。

干姜 味辛，大热。生用发汗，炮熟温中调脾，通神明去秽恶。凡脾寒而为呕吐者，鲜者煨熟用之；凡虚冷而为腹疼泻泄者，干者炒黄色用之；仲景理中汤皆治之。产后虚热者，炒黄黑色用之；虚火盛而吐血痢血者。炒黑灰用之。按干姜炒为黑灰，已将失其性矣。其亦可以止血者，取血色属火，黑色属水之义，亦取姜灰性涩之义耳。若阴盛格阳，火不归原而上见血者，仍留性为炒，汗多者忌之。丁香纯阳，泄肺温胃，疗肾虚，壮阳暖阴，去胃冷胀呕呃忒。

益智子 盐炒 味辛，气温。入心、肾。主君相二火，以补脾胃之不足，治遗精崩漏泄泻，小便余沥。同乌药酒煮，山药丸，名缩泉丸。开郁散寒，建中

摄涎。合六君子汤。按益智辛温，善逐脾胃之寒邪，而土得所胜，则肾水无冷克之虞矣。

破故纸盐炒 味苦辛，气大热，性燥而降。壮元阳，暖水脏，治命火不足而精流带浊，脾肾虚冷而溏泻滑痢。以其补阳，故暖腰膝酸疼；以其性降，故能纳气定喘，然气微宜避之。古方补骨脂丸，益元气壮筋骨，治下元虚败，手足沉重，夜多盗汗，此恣欲所致也。破故纸四两，菟丝饼四两，胡桃仁一两，沉香一钱五分，为末，炼蜜丸如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盐水温酒按时令送下，自夏至起冬至止。唐·张寿知广州得方于南番，诗云：三年时节向边隅，人信方知药力殊，夺得春光来在手，青娥休笑白髭须。 淫羊藿辛香甘温。入肝、肾、命门。治绝阳不生，绝阴不成。

石硫黄番舶者良 味酸，性大热，阳中之阳，有毒。与大黄并号将军。补命门真火，桂、附不如也。性虽热而能疏利大肠，与燥涩者不同。如元阳暴绝，脾胃虚冷，久患泄泻寒澼遗漏精滑者，用之大有起死回生之功。古谓热剂兼补，此类是也。古方玉真丸：石硫黄二两，半夏、石膏、硝石一两。为末，姜汁糊丸。治寒厥头疼，与仲景白通汤加人尿猪胆汁义同。古方花蕊石散：石硫黄五钱，花蕊石二两为末服，下胞衣恶血。

米酒 味甘、辛、苦。大冰凝海，唯酒不冻，阳中之阳，过则伤人，少则养气和血，大有补益。入口下咽，上至天下至泉，内脏腑外皮毛，无处不到，能引诸凉药至热所，驱逐邪气外散，尤为温病圣药。《易》曰火就燥是也。

燥剂类

白附子新罗者佳，泡用 味甘辛，纯阳，大热有毒。入肝、脾。去头面游风，可作面脂。主血痹心疼，且行药势，驱诸风冷气，解中风失音，磨醋擦身背汗斑，尤去疥癣，用茄蒂裹边，撚药擦三日，愈忌澡洗。研末，收阴囊湿痒，并灭斑痕。牵正散治中风口眼㖞斜，白附子、白僵蚕酒炒、全蝎炙，等分，温酒调末服。脾胃燥热者忌之。

蛇床子 味辛苦，气温。肾、命、三焦气分之药。强阳益阴，补精散寒，祛风燥湿。主男子阳痿囊湿，女子阴疼湿痒，同吴茱萸煎汤熏洗，或同白矾煎洗。子脏虚寒，产门不闭，及腰酸体痹，带下脱肛，湿痒恶疮，一切风湿之证。

吴茱萸汤泡 味辛苦，气温性燥。气味俱厚，升少降多，有小毒。虽入脾、肾，实肝家主药。胸膈停滞而为呕逆吞酸。同白茯苓为末，炼蜜丸，名吴仙丹，吞酸醋心为向导。 肠胃阴寒而为脐腹胀疼，及小肠、膀胱寒疝寒疼，少阴下利，厥阴头疼，皆其所长。仲景有吴茱萸汤。东垣曰：浊阴不降，厥气上逆，膈塞胀满，非吴茱不可治也。其性虽热，而能引热下行。古方导气汤，吴茱萸钱半，小茴二钱，木香三钱，川楝子四钱，荔核二个。长流水煎，治小肠，膀胱寒疝寒疼。根杀寸白三虫，煎服即出。枝疗二便关格，入口立通，并向东南方取之方获实效。本草曰：凡用树根、树皮，宜采向东南方者，凡采根皮，出土上者杀人。

肉豆蔻面包煨熟，去油切片，酒炒 味辛，气香。理脾燥湿，行气调中，逐冷祛痰，涩肠止泻。治积冷腹内胀疼，恶心吐沫，疗小儿胃寒吐泻，乳食不下。因其固肠，则元气不走，故曰能健脾胃，非真补益也。性尤善于下降，得中则和平，过用则泄气耳。古方四神丸，治元阳衰惫，脾泻肾泻。肉蔻二两，五味三两，故纸四两，吴茱萸一两。《准绳》加木香五钱为末，生姜四两，大枣百枚同煮，以枣肉丸，任下。

白豆蔻 味辛，气温，味薄气厚，升也，阳也。流行三焦，温暖脾胃，实肺家本药。别有清爽之气，散胸中冷滞，温胃口止疼，除呕逆反胃，祛宿食胀膨，退目眦红筋，去白睛翳膜，消痰气，解酒毒。欲其速效，嚼咽甚良。

草豆蔻 味辛，气燥，升也，阳也。入脾、胃。消痰食除胀满，祛寒湿止霍乱泻痢，辟山岚瘴气。但其性燥急，不如白蔻有清爽之气，而辛温发散，又与草果相似。同砂仁温中，佐常山截疟。胃燥发热三蔻并忌。

苍术茅山者佳，米泔浸炒 辛温燥烈，气味俱暴，可升可降，阳也。然性不纯良，能温散，故发汗宽中，却心腹胀满，散风眩头疼，消痰癖气结。能燥湿，故强脾胜湿，止吐泻消肿，驱足痿带浊，去水饮澼囊。苍术一斤，茯苓四两，为末，以姜煮枣用肉，入脂麻汁捣丸，任下。 又能总解六郁，有燥热者大忌。

涩剂类

莲子福建者佳 味甘涩，气平。益十二经脉气

血，涩精气，厚肠胃，除湿热，治脾泻久痢，白浊梦遗，血淋吐衄崩漏。莲子、茯苓等分，入雄猪肚内，煮烂捣丸，莲叶汤下，治前证悉效。此脾之果也，交水火而媾心、肾，安静上下君相二火，犹黄婆媒合婴儿姹女之理也。莲藕生甘寒，凉血散瘀，止渴除烦；熟甘温，益胃补心，止泻平怒。莲须清心滋肾，益血固精。莲叶色青中空，形仰象震，补脾胃而升阳，散瘀血而生新。主一切血证，洗肾囊风湿，疗梦遗泄精。奠一云：莲叶为末，酒调服三钱，龙骨、牡蛎不若也。治浊固本丸：莲须、猪苓、黄连二两，黄柏、砂仁、益智仁、半夏、茯苓一两，甘草五钱，为末，炼蜜丸，莲叶汤下。此固本之中兼利湿清热，解郁调气而除痰也。余丙子夏在亳，一少年张姓，咳血遗精已经二年，狼狈之甚，诊其脉沉细而数，用红莲花十八片，莲子、莲须、莲房、莲叶、藕节俱二钱，水煎七服而吐遗止。后用六味丸加莲子、芡实子、金樱子、莲叶汤下，服百日康健如故，因名爱莲汤。

芡实子婴儿多食，能令形体矮小，慎之 味甘，气平。入脾、肾经。能健脾养阴，故治腰膝疼痛；强志益精，能补肾益髓，故令延寿耐老，目明耳聪，且收脱住泻，秘气涩精。但其性和缓，难收速功。芡实散：芡实粉、金银花、干藕，蒸熟晒，等分为末，冬汤夏水调下，久服却病延年。

木瓜 味酸涩，气温。敛肺平肝，理脾和胃，化食止渴。气脱能收，气滞能散，调荣卫，利筋骨，去风湿。治霍乱转筋，脚气泻痢，肩臂腰足无力之证。木瓜酒方治肩臂腰疼，并风湿痰气，手足腿膝麻木疼。木瓜、川续断、威灵仙、钩藤钩、防风三钱，钻地风、金银花、归身五钱，红花、桂枝、升麻一钱，煮黑红谷酒四斤，早晚服。若腰以下疼木，去升麻，加杜仲、牛膝三钱，此和荣卫利筋骨之要药也。

秦皮渍水碧色，书纸不脱 味苦，气寒，色青，性涩。补肝、胆而益肾。以其平木，故治目疾惊痫；以其收涩而寒，故治崩带血痢；仲景白头翁汤用之。加阿胶三钱，炙甘草三钱，治产后痢虚极者。以其涩而秘气，故益精有子。时珍曰：天道贵涩，惟收涩故能补。

川续断酒浸，川出者佳 味苦而涩，气微凉。入肝、肾。他产者味甘、辛，苦少涩少不效。其味苦而重，故调血脉续筋骨，疗跌扑折伤，消肿毒生肌肤，理金疮痈疡，乳结瘰疬殊功，肠风痔漏立效；其味涩而收，故治腰疼，暖子宫，止胎漏崩中，调血痢缩小便，固梦遗精滑。佐以人参、甘草、熟地、山药之属，其效尤捷。切庵曰：惯堕胎者，受孕一两月，川续断酒浸，晒干二两，杜仲糯泔浸炒断丝八两，山药六两煮糊丸，米饮送下。大补肾气，托住胎元，何堕之有。血热者又当别论。沙苑蒺藜辛温，泻肺气而散肝气，苦温补肾，治三经虚劳之证。

诃子去核 味苦酸涩，苦重酸轻，性急善降，阴也。入肺、肝、脾、胃、大肠。生用清肺，煨熟固肠，消宿食去腹胀，通津液破结气，逐滞开胃，驱风降痰。因有收敛降火之功，故定喘止嗽，下气除满。若上焦元气虚陷者，煨熟少用，虽欲固下，而苦降之性在所当避，盖能涩肠，又能泄气故也。丹溪曰：文只有六路为真，东垣诃子散，治久泻久痢虚脱，诃子煨，干姜炮，罂粟壳蜜炙等分，橘红减半，调末服。即诃黎勒。

罂粟壳泡去筋膜，醋拌浸炒 味微甘，性多涩。入肺、大肠。久痢滑泄必用，须加甘补同煎，久虚咳嗽劫药，欲用要当知慎。三元汤，治虚痢、久痢、久泻滑脱不禁。罂粟壳蜜炙三钱，莲子十枚，元肉十枚，小枣十枚，竹叶三十片，灯心三十寸，水煎，入蜜服。

椿樗白皮去粗，蜜炙 苦燥湿，寒胜热，涩收敛。椿入血分，樗入气分。去肺胃陈痰，主湿热为病，久痢滑泻，遗精便数，肠风崩带，合滑石为末，粥丸，米饮下，治白带效。大有断下之功。时珍曰：一妇久痢年余，素耽饮，好食鱼蟹，积毒在脏，便与脓血杂下，肛门疼甚，诸药不效，用人参、樗皮等分为末，温酒或米饮调下二钱，数服寻愈。樗根白皮半斤捣汁，入水少许，用小枣四两，煮三柱香去枣，量调蜜数匙，露一宿，早服，治大便下血年久者。

五倍子炒 味咸酸，其性涩敛肺，其气寒降火，生津化痰止嗽，黄昏咳嗽，乃火浮肺中，宜五倍、五味敛而降之。敛汗，以自己漱口水调末，敷脐上效。疗泻痢五痔，下血脱肛，脓水湿烂，子肠坠下。色黑乌须。《医学纲目》云：王元珪虚而滑精，诸药不效，后用五倍子一两，白茯苓二两，为末，丸服，遂愈。切庵曰：凡用秘涩药，必能通而后能秘，此方茯苓倍于五倍，一泻一收，是以能尽其妙也，世罕知此。

地榆 味苦酸涩，性寒，气味俱薄，阴中阳也。入肝与大肠。虽理血病，惟治下焦。禁肠风下血，塞痔瘘来红，疗月信不调，并带下崩中，却疳热泻痢，及积瘀时行。《纲目》曰：地榆三两醋煎，日三服尽，治下血痢血不止，并妇人漏下，赤白带下。加鼠尾草三两水煎，如前法服，治下血二十余年者验。又曰：地榆三钱，炙甘草三钱，砂仁一钱水煎，治结血下血腹疼。

赤石脂 味甘温酸涩，性平。色赤入心养血，甘温益气生肌而调中，酸涩收湿止血而固下。疗久痢肠澼，仲景有桃花汤，崩带遗精，痈痔脱肛，合伏龙肝、白矾等分，为末敷之。催生下胞。东垣曰：固肠胃有收敛之能，下胞衣无推荡之峻。

牡蛎煅粉 味咸涩，入肾。涩收敛，咸软坚。同熟地、山萸肉固精秘气；同杜仲、麻黄根补阴止汗；柴胡为引，疗胁下硬疼；茶芽为引，消颈下结核。禁梦交淋沥，止精滑崩带。牡蛎粉两半，苦参二两，雄猪肝煮烂，捣末和丸，酒下二钱，治妇女赤白带下。

龙骨五色者佳 味甘，性涩。入心、肝、肾、大肠。收敛浮越之正气，治惊痫风热，祛崩中带下，止肠风下血，疗泻痢便滑，敛虚汗缩小便，皆涩以止脱之义。龙齿涩凉，镇心安魂，主惊痫痉癫狂热。《宝鉴》所谓虎属金定魄，龙属木安魂是也。仲景柴胡牡蛎龙骨汤，治少阳病误下，胸满烦惊，谵语身重，小便涩。

消剂类

缩砂仁 味辛温，气香窜。入肺、脾、胃、大小肠、膀胱、肾。补肺益肾，和胃醒脾，行气消食，醒酒逐寒，祛痰嗽逆咳立止，疗霍乱大除恶心，消胀满安气滞之胎，同枳壳服。却腹疼驱脏寒之泻，同干姜、五味服。治泻痢呕吐膈噎，散咽喉口齿浮热。欲其温散姜汁炒研。益智、人参为使，入脾、胃；白蔻、檀香为使，入肺；茯苓、黄柏为使，入膀胱、肾；赤石脂为使，入大小肠。总之，砂仁为行散之药，故能引入七经。性温而不伤于热，行气而不伤于克，尤为太阴脾之要药。常嚼最炒。《尊生书》曰：漫言水谷消融，且化骨鲠铜铁，因收入消剂。安胎散治跌坠损伤。凡因所触，致胎不安，痛不可忍者，砂仁炒熟，去皮为末，温酒调服二钱，觉腹内胎动极热则安矣。又方：砂仁、威灵仙、砂糖、醋煎服，治诸骨鲠。

沉香忌火 味苦辛，气温，可升可降，有阳有阴。其性缓，故抑阴扶阳，补助相火；其气香，故通天彻地，条达诸气。《谈野翁试验方》：沉香五钱，芫花三钱，月季花头二钱，锉碎，入大鲫鱼腹中，就以鱼肠封固，水酒各半煮熟，食之即愈。所用之鱼，须安粪水内游死者方效。原文曰：此家传方，治瘰疬未破者，活人多矣。行气不伤气，温中不助火，除心腹疼痛，治噤口毒痢，坠痰涎平怒，调翻胃呕逆。古方摄生饮，治中风、中痰、中气、中食，上壅垂危。沉香五分磨汁，入木香、半夏、南星钱半，枳实、细辛、石菖蒲一钱。痰盛加全蝎二枚，生姜水煎。一方有苍术。

广木香忌火 味苦辛微甘，气味俱厚，降也，阳中阴也。行肺、肝、脾气滞如神，去心腹胁气疼甚捷，和胃气止呕泻，散逆气除胀满，气顺癥癖自散，气调胎孕亦安。佐黄连治暴痢，固大肠。本草言其性补，或以滞去食进，而脾自健耳，非真能补也。子和木香槟榔丸，推荡一切实积，泻痢食疟咸宜。木香、槟榔、青皮、陈皮、枳实、黄连、黄柏、三棱、莪术五钱，香附、大黄一两、牵牛二两。为末，芒硝水丸，量虚实服。清火利气破滞，为摧坚峻品。湿热积聚去，则二便调，而三焦通泰矣。盖宿垢不净，清阳终不能升也。

枳实、枳壳麸炒 时珍曰：实、壳上世未分，至魏晋始分用，乃一物也。小如指顶而实者为实，长成而空者为壳。枳实，味苦酸微寒，气味俱厚，阴中微阳，性沉急于枳壳。除胀满消宿食，削坚积化稠痰，逐瘀血破滞气，疗结胸胸痹。仲景枳实薤白汤，治胸痹结胸，其证心下痞坚，留气结聚胁下，逆气抢心。枳实五钱，厚朴五钱，薤白一两，肉桂一钱，栝蒌实一枚，连皮子瓤捣烂，水煎分二服，连进。热加黄连。佐白术能健脾，佐大黄能推荡，但损真气，虚者忌之。下气泻痰滑窍，有推墙倒壁之功。故心下痞，脾血积也，东垣有枳实白术汤；若胸中痞，肺气结也，《活人》有枳壳桔梗汤。皆取其疏通快泄，破结散滞之义。枳壳，其气略薄，味亦稍轻，性亦稍缓，功亦相类。但枳实性重，多主下行心腹削坚，而枳壳气轻，多主上行胸膈破气。因其性缓，故用以束胎，虚者亦忌。治胸中痞塞，泄肺气，凡刺疼皆宜用，破滞气亦用，看何经分，以引经药导之。

青、陈皮皆橘子皮也 陈皮味苦，气辛气实，痰滞必用。留白味甘缓，去白味辛速。泻脾胃浊痰，散心腹滞气，饱逆胀满堪除，呕吐恶心皆效。解酒除烦，利水破积，通达上下，统治百病，皆理脾燥湿之功。丹溪曰：二陈汤能使大便润而小便长，岂独治痰一节乎？橘核治疝气，橘叶散乳痈。橘叶七片，青皮二钱，石膏八钱，甘草节一钱八分，栝蒌实一枚，酒煎服。一方加蒲公英三钱、金银花三钱，连翘二钱，川芎钱半，并治吹乳寒热交错者。青皮即橘之嫩小者，苦能去滞，辛能散气，酸能入肝，又入三焦、胆。消坚癖除胁疼，驱恶疟散乳痈，解郁怒劫疝疏肝，破滞气宽胸消痰。肝虚者忌之，盖有滞气则破滞气，无滞气则

损真气也。

厚朴姜炒 味苦辛，气温。气味俱厚，可升可降，有阳有阴，有小毒。治霍乱转筋，消膨胀下气，止呕逆吐酸，除腹疼泻痢，能缓脾，善走气。与苍、陈、甘草同用谓之平胃，能除湿满。与枳实、大黄同用谓之承气，能泻实满，孕妇忌之。按胀满证治各不同，气虚血虚宜补，湿热宜清利，痰食宜消导，寒郁散寒，怒郁行气，蓄血消瘀，清补贵得其宜，不可专用行散药，亦不可概作脾虚肾虚治也，临病宜致详焉。

藿香叶广出 味辛甘，气温。气味俱薄，香甜不峻，快脾顺气，开胃进食，除口臭水肿，止霍乱吐泻。藿香五钱，陈皮五钱，黄土澄水煎服。理脾滞同乌、沉等剂，健脾土入六君同煎。

桔梗 味甘辛，气微凉，气轻于味，阳中阴也。载药上浮，有舟楫之名。入心、肺、胸膈上焦。载散药清理风寒头目，载寒药冷利齿牙咽喉，载肺药解肺热，疗痈痿唾脓咳嗽，载痰药消痰涎，止喘呕利膈宽胸，引大黄可使上升，引青皮平肝止疼。仲景桔梗甘草汤，治咽喉肿疼，阴阳通用。

槟榔海南子佳，今所用者皆大腹子 味辛涩，微苦，气微温，味厚气薄，降也，阴中阳也。攻坚去胀，逐水除痰，消食醒酒，温中快气，疗瘴疠疟痢，脚气冲心，童便、姜汁、温酒调槟榔末二钱，连服。杀三虫，开停滞，止心疼，坠胸中至高之气至于下极。按《本草》言治后重如奔马。夫后重，乃毒聚大肠而气陷所致。此物性降，气必愈降，味涩，毒必不散，恐非后重所宜。本草又言泄气极速，较枳壳、青皮尤甚。而广南之人终年朝夕啖噬，似非泄气极速者。两说极言其效，皆未尽其妙。盖此物辛温而燥，故能解毒利气，逐胀导滞。然其味涩，故行中有留，气薄，故降中有升，虽泄气散毒而不伤气，故治后重，长啖噬皆无妨也。《林玉露》曰：饱能使之饥，饥能使之饱，醉能使之醒，醒能使之醉。详味斯言，可得其性味矣。大腹皮，大腹子皮也。捶碎，黑豆汤洗。辛泻肺，温和脾，下气行水，通大小肠。治瘴疟霍乱，痞胀痰膈，水肿脚气。气虚者忌。

乌药 味苦辛，性温。入胃、肾。诸冷能除，凡气堪顺，止翻胃，消食积作胀，缩小便，逐气冲致疼，辟瘴疠时作，解蛊毒卒中，攻妇人凝滞血气，去小儿积聚蛔虫。又疗痈疖疥癣，猫犬病磨汁灌效。严氏四磨汤：乌药、沉香、枳壳、槟榔等分，磨汁煎服，治七情气逆。虚加人参磨，若暴怒气厥，加枳实、木香、白酒磨服。

香附海南者佳 味苦辛，性温，气味俱厚，阳中有阴，气中血药也。童便炒下行，醋炒理血滞，酒炒散气疼。行气开结，和血解郁，去皮肤搔痒，消腹胁胀疼。治经胎产诸证，号为妇女圣药。若阴虚燥热，汗出血妄者忌。绀珠正气天香散：香附四钱，乌药、苏叶、陈皮一钱，干姜五分，水煎服。平肝行气，则气顺血和而经自调，疼自止矣。

滑石桂府者佳 味甘淡，气寒性滑，降也，阴也。入膀胱，大肠。利六府之涩结，六一散：滑石六两，甘草一两为末服。分水道逐凝血，行津液利九窍，实大肠清热降火，坠胎亦捷。炼石丹，治痧胀屡效。滑石三钱，琥珀三钱，陈石灰一两，为末，水丸。茶清送下二钱，烦躁青黛为衣，心闷乱丹砂为衣。

猪苓 味淡而苦，气平，降也，阳中阴也。入膀胱、肾。通淋消肿满，除湿利小便。因其苦故泻滞，因其淡故滑窍。仲景有猪苓汤，利湿兼清热，治疸黄便闭渴呕。《衍义》云：行水之功居多。仲景五苓散用之。按五苓为治水之总剂。讱庵谓曾世荣治惊风，亦用五苓。盖以茯苓安心神，猪、泽导小水，水利则火降，金得木而旺，木得桂而枯，抑木则风息，风火宁而惊自定。曾可谓善用五苓者矣。可知仲景制一方，即可通百病，人特不善体会耳。

泽泻 味苦淡微咸，气寒，气味颇厚，沉而降，阴中微阳。入膀胱、胆。渗水去湿利小便，泻伏火收阴汗，引药下行。经云除湿止渴圣药，通淋利水仙丹。若湿热壅闭而目不明，非本草久服昏目之说也。泽泻三两，白术二两，水煎分三服，治心下有水。久服泽泻，未有不与熟地、山萸同用者。古人制方，有补必有泻，此仲景八味丸用泽泻之微义也。后人处方，多填塞补药，何益之有？当局者悟之。

木通 味苦，气寒，沉也，降也。泻小肠火郁，利膀胱热淋，导痰湿呕哕，消腹疼壅塞，木通二两，水煎服。通则不壅不疼矣。利血脉九窍，通达上下，以其利水故也。小水利则心火降，故导赤散用之。古谓消剂兼通，此类是也。通灵散，治血瘀绕脐腹疼甚验。木通、五灵脂、赤芍三钱，水煎服。

车前子 味苦，气寒。入膀胱与肝。祛风湿目赤翳膜，通尿管热淋涩疼，炒末，米饮调服二钱，并

治水泻皆效。利水除湿痹，性滑善催生，凉血止吐衄，强阴能益精。茎、叶治淋沥癃闭，并尿血衄痢生，捣汁频服。更炒，不走肾气。子、叶性味无异。古方三奇丸治目内障。车前子、麦冬、熟地等分为末，炼蜜丸服。

灯草 味淡，性寒。入心、小肠。通阴窍利小水，除癃闭成淋，消水湿作肿，烧灰敷金疮止血，疗小儿夜啼。少加冰片，吹喉中治急喉痹，再加珠子煅研，其效更捷。钵擂乳香，少入油润全无，罐藏冰片，多加分两不耗。

山楂 味甘酸，性消导，然其气轻，故不耗真气。解宿食化痰滞，去瘀血，克肉积，除颓疝，祛膨胀，发痘疹，润肠胃，健脾土。保和丸：山楂三两、神曲、麦芽、半夏、茯苓一两，陈皮、莱菔子、连翘五钱，蜜丸。此内伤气未病者，但以平和之味，消而化之，不必攻补也。加白术二两，名大安丸，则兼补矣。

六神曲 味甘，气平。生发脾气，熟敛暴气。走脾、胃二经，助中焦土气。逐痰消积，化滞调中，运化水谷，开胃破癥。其气腐故除食热，其性涩故止泻痢。疗妇人胎动因滞，治小儿腹坚因积。化生丹：神曲半生半炒五两，香附三两，陈香橼二两，卜子半生半炒，三棱、莪术、橘红、茯苓、泽泻一两，山楂、青皮五钱，为末，蜜丸，米饮下。治气蛊、血蛊、食蛊、水蛊。

附：造神曲法 白面五斤，杏仁炒研五两，赤小豆四两煮熟，捣烂。外用苍耳草、野蓼、青蒿，俱取自然汁，及河水各一小碗，于六月六日合一拌匀，干湿得所，握团以荷叶裹之，悬风处，经年用。

使君子忌茶 味甘，气温。健脾胃，除虚热，杀脏虫，治五疳泻痢，同芦荟为末，米饮下。白浊疮癣，浑身头面阴囊虚肿，蜜炙为末，米饮调服。小儿尤宜。上证皆由脾胃虚弱，因而乳停食滞，湿热瘀塞而成，脾胃健则诸证悉平。消癖丸，治小儿痞块腹大，面黄肌瘦，渐成疳疾。使君子仁三钱炒，木鳖子仁炒五钱，为末，水丸，龙眼大，鸡子一个，破顶入药一丸，卦固蒸熟食之。肥儿丸，治小儿脾弱疳积诸大证。使君子肉炒、芡实粉、黄连、神曲、麦芽、青皮五钱，陈皮一两，胡黄连、白茯苓、芦荟三钱，木香、人参二钱五分，为末，饴丸如芡实大，米饮化下一丸，冬姜汤化下。加五谷虫，山楂、枳实各五钱更妙。泻，加建莲子五钱，蜜丸。

莱菔子 味大辛，气温，气味俱厚，可升可降。入脾、肺。下气消痰食，有推墙倒壁之功。捣汁搀薄荷汁服，立吐痰食。磨墨服止血。凡胃有气、食、痰饮停滞，致成膨胀者，非此不除。合皂角烧去皮、子、弦等分为末，姜汁入，炼蜜丸，白水下二钱，治一切痰气。生升气，炒降气。升则散风寒，吐痰食，宽胸膈；降则定痰喘，止咳嗽，却内疼除后重，皆利气之功。莱菔即萝卜也。生捣汁调蜜服，治噤口痢，重者用黑牝羊肝一页，以箸戳数十孔，入甘草末四两，煮熟，续吃效。止消渴，涂跌伤烫火伤；炒熟用宽中降气，化痰消瘀，治吐衄咳喘，吞酸利便，制面毒、豆腐积。服何首乌、熟地忌之，恐白须发，以多食渗血故也。古方滋补丸：莱菔汁、藕汁、梨汁、人乳各一碗，熬成膏，入炼蜜一斤，用小黑药豆炒焦为末，同蜜膏和令得所，每丸重一钱五分，丹砂为衣，细嚼，滚水送，日三服。

白芥子 味大辛，气温。调五脏消痰癖，除胀满平喘急，宽中利膈开结散滞，辟除冷气。然味厚气轻，故开导虽速，而不甚耗气。能去胁肋皮膜之痰，则他处可知，过煎则无力。三子养亲汤：白芥子、紫苏子、莱菔子。合二陈汤更妙。

旋覆花即金佛草 味甘咸，性温。入肺、肝、大肠、膀胱。主结气、风气、胁下气，膈上痰如胶漆，下气利大肠，逐水湿。丹溪曰：走散之药，虚者少服。金沸草散加杏仁、五味子，下气降痰，治诸咳嗽皆验。

前胡 味苦，气寒，性降。下痰气如神，开结滞亦速，去胸中喘满，消风热霍乱，除肝胆风痰，解婴儿热疳。己卯岁试，商邑庠生宋知，年四五十岁一子，其子内得疳热已经三岁，骨蒸肌瘦危迫极矣。余用前胡、柴胡、秦艽、青蒿、黄芩、栀子、龙胆草、胆星、生地黄一钱，人参、甘草五分，生梨，生藕二片，一服热退神清而愈，快哉。

半夏反乌头，生嚼戟喉闭气，生姜制 味大辛，气温，能走能散，可升可降，阳中阴也。体滑性燥，和胃健脾，补肝润肾，发表开郁，下逆气，止烦呕，发声音，利水道，除痰涎胁疼、呕恶气结，消痰核肿突、脾湿泄泻，祛痰结头疼、眉棱骨疼。经云，半夏和胃而通阴阳。若呕吐不止，加姜汁微炒，即孕妇服之亦无妨也。二陈汤加枇杷叶，去毛蜜炙，三钱，治孕妇恶阻。古有三禁，血家、汗家、渴家，然间有用之者。按《局方》半硫丸：半夏、硫黄等分，姜汁糊丸服，治老人虚秘，取其润滑也。《内经》云：胃不和则睡不安，治之以半夏汤。半夏二升、秫米一升，水煎服。是果性燥者乎？不知湿去则土燥，痰涎不生，非半夏之性燥也。世徒以性燥而治湿痰，则半夏之功用不彰矣。

川贝母反乌头 味辛，气寒，气味俱轻，用须加倍。解肝经郁怒，散心中逆气，祛肺痈痰脓喘嗽，降胸中因热结胸。足生人面疮，烧灰油调频

敷；产难胞不下，研末用酒和吞。亦除瘕疝喉痹，亦止消渴烦热，赤眼翳膜堪点，脾郁黄疸能驱。但贝母治肺燥之痰嗽，与半夏治脾湿之痰嗽为不同耳，须辨之。

胆星九窦者佳 味苦，性沉而平。降痰涎因火动如神，疗急惊有痰搐必用。总之有实痰实火壅闭上焦，而气喘烦躁，焦渴胀满者，非此不除。古方金星散治大人小儿犯咸哮吼者。胆星一钱，紫苏叶一钱，甘草五分，水煎，调鸡内金末七分服。南星祛风散血，胜湿除痰，下气破癥，攻积拔肿，性更烈于半夏。

郁金楚产蝉肚者佳 味辛苦，性寒，纯阴之品。入心、肺。主顺气破血开郁，治尿血吐衄，驱血气作疼，消血积归经，经不下行，上为吐衄。郁金二钱，和韭汁、姜汁、童便服，血自下行。有痰涎入竹沥。且善治蛊毒。同升麻煎服，不吐则下矣。其性轻扬上浮，故散郁遏有功，入血分兼入气分，行滞气不损正气，破瘀血亦生新血。白金丸，治产后败血攻心，癫狂失心者。郁金七两，白矾三两为末，米粥丸服。盖郁金入心散恶血，白矾化顽痰故也。

姜黄广产 性味与郁金相似，然较烈。下气最捷，破血立通，调月信，消瘴肿，升降散用为佐。但稍损真气，用宜慎之。

丹参反藜芦 味苦，性微寒。入心定神，破瘀除癥，消痈散肿，生肌排脓。治风邪留热，眼赤狂闷，驱骨节疼痛四肢不遂，破宿血生新血，落死胎安生胎，理妇女经脉不调，血崩带下。郑奠一曰：养神定志，通利血脉，实有神验，一味丹参散，功同四物。温酒调末三钱，治妇人经、胎、产诸证。

五灵脂去砂 味苦，性温。入心、肝。主心腹冷气疼痛，肠风产后血晕，去疳蛔，疳热有虫肚胀，同胡黄连为末，丸服。散目翳，解蛇毒。酒浸行血，醋炒止血，其功最捷。失笑散，散瘀结甚验。

延胡索 味辛苦，气温。入肺、脾、心包、肝。行血中气滞，气中血滞。止腹疼通经，调月水淋闭，除跌扑凝血，散癥瘕疝气，一切因血作疼之证，悉治之。生用破血，炒用调血，酒炒止血，但其力迅堕胎，血枯勿加。延胡索、当归、肉桂等分末，温酒调服三钱，治肢体拘疼，并冷气腰疼，皆气血凝滞所致也。

红花酒炒 味甘，微苦，气微寒。阴中微阳，唯人血脉，尤宜女科。少则和血行经，多则破血通瘀，瘀行则血活，热结于中，吐紫黑血者，吐出为妙。吐未尽，加桃仁、红花以行之。大抵鲜血宜止，瘀血宜行也。能下死胎，亦疗血晕，达痘疮血热难出，散斑疹血滞不清。《金匮》红蓝花酒云：治妇人三十二种风。子能解消渴。与麦门冬同煎更妙。

泽兰叶 味甘苦，性微温。入小肠，通肝、脾之血，治经胎产百病，通九窍利关节，散头风目疼，疗吐血鼻红，消痈疖排脓。按泽兰叶通利小肠，则脾、肝无壅阏之患，故透窍以理血脉，行血无推荡之苦，养血无滞腻之虞，女科为圣药有自来矣。痈疽由血热，故亦治之。泽兰叶汤治产后阴户燥热成翻花，名曰阴翻。先以泽兰叶四两煎汤熏洗三次，再加枯矾五钱煎洗之即安。又方治产后水肿，泽兰叶，防己等分为末，酒、醋调服二钱。

紫草茸 味甘咸，气寒。茸初得阳气，和血凉血，利九窍通二便。治温病邪热，小清凉散用之。蓄血黄疸，痘疹血热，恶疮痈癣，皆血分湿热所致也。

桃仁 味甘苦，气平，阴中有阳。入心包、肝。甘缓肝气而生新血，苦泻血滞而破瘀血。生研用行血，治血瘀血闭血结，通血隔，破血癥，逐血疼，皮肤血热燥痒，蓄血发热如狂；仲景桃仁承气汤悉治之。炒研用和血，治热入血室，小柴胡汤加生地、丹皮、红花、桃仁。润秘结大肠。血枯不可妄用，双仁有毒难当。《尊生书》曰：桃仁不可去皮尖，以皮红取其入血，尖取利气而行瘀也。花治阳狂。

杏仁炒研 味苦甘辛，气温平，味厚于气，降也，阴中阳也，有小毒。入肺、胃、大肠。其味苦降，故定气逆气喘上冲，通大肠气闭干结；其味辛甘，故泻肺中滞气，逐膈上痰涎，佐以半夏、生姜尤散风寒咳嗽。仲景麻黄汤、大青龙汤俱用之。按桃仁、杏仁俱治大便秘，但当以血气分之。脉沉在血分，桃仁、陈皮治之；脉浮在气分，杏仁、陈皮治之。贲门上主往来，魄门下主收闭，故言肺与大肠为通道。

茜根 味咸，气寒，阴中微阳，血中要药。或云茜草、茼茹一物也，非也，破瘀同。《内经》茼茹合乌贼骨等分为末，雀卵为丸，鲍鱼汤下，治妇女血枯甚验。味咸故能通经闭，气寒故能止动血。惟能通，故能止。治劳伤吐衄时来，除血虚崩漏不止，散跌扑血凝瘀聚，解蓄血疸黄燥肝，有胎须忌之。凡血闭、酒煎

服一两效。血枯、血热、血动并建奇功。八珍汤加茜根五钱，治脾虚而吐衄崩漏尿血便血者。

雄黄 味辛，性温。得正阳之气，搜肝强脾，杀百毒。治惊痫痰涎，暑湿疟利，化瘀血为水，散百节大风，除劳疳疮疥，破结滞杀虫。孕妇佩之生男，姑存此说。解毒丸，治缠喉急痹。雄黄一两，郁金二钱，巴豆七粒，为末，面糊丸，津咽三五丸。如不能咽，先吹末喉中，后自下。

散剂类

白僵蚕去丝，酒炒 味辛咸，性平，气味俱薄，升也，阳中之阳也。三眠三起，生于甲木，成于丙火，胎于午土，僵得金水之化，色白而不腐，喜燥恶湿，食桑叶而不饮，有大便无小便。余因其不饮，而用之不饮之病；邪热渴饮非正味之饮也。因其有大便，而用治大便不通之病。火泻无度亦治之。盖以天地清化之气，涤疵疠旱潦之气，于温病尤宜。可见温病乃天地之杂气为病，非四时风、寒、暑、湿、燥、火之六气为病也。热病即温病，特以春夏分别言之耳，所以世人多误以为时气。知此者稀矣。陶宏景曰：人家养蚕，时有合簿皆僵者。余因合簿皆僵之蚕，而用治合家皆病之疫。李时珍曰：蚕病风，其色白，死不腐，故曰僵。余因病风之蚕，而用治病风之人，古谓因其气相感而以意治之者也。又曰：散风痰头疼，风热齿疼，咽喉痹疼，皮肤斑疹，风疮丹毒风痒，一切风热肿毒。观此则僵蚕之升阳散火，祛风胜湿，清热解毒可知。《普济方》夸其善于治腹内之疼，余谓腹内之风热火毒可知。《圣惠方》称其长于去头上之风，余谓大头温、蛤蟆温，用升降散、加味凉膈散立消，以方有僵蚕、蝉蜕也。张元素曰：此物气味俱薄，轻浮而升，阳中之阳，故能去皮肤诸风如虫行。余谓升其清阳之气，而浊阴之气自降也，故止渴除烦并验，朱丹溪曰：此物属火，兼木与土，老得金气，僵而不化。上治咽喉，取其清化之气，从治相火，散浊逆结滞之痰也。余谓春夏多温病，势如火炎土燥，焚木灼金，一得秋分之金气，而炎热自退，故僵蚕为温病之圣药。时珍又曰：蚕属火，喜燥祛风胜湿，主疗温病风湿之证。余谓若温病而误用麻黄、桂枝、羌活、独活、细辛、白芷、苍术等味，辛温发汗以散风湿，则烦躁益甚，而热毒愈炽，此麻黄汤、桂枝汤、冲和汤、人参败毒散，治温病之所以坏事也。千年长夜，万古遗憾。世人何曾梦见，余经阅历而悟此。

蝉蜕 味苦咸，性寒。土木余气所化，升也，阳中之阳也。夫蜕者退也，脱然无恙也。岂独能疗惊痫，除失音，止夜啼，发痘疹，杀疳虫，为小儿要药已哉？又岂独退翳膜侵睛，祛胬肉满眵，为眼科要药已哉？吸风饮露而不食，有小便无大便。余谓人一日不再食则饥，七日不食则死。肺气不下降，膀胱不气化则死。肾虚膀胱不约则遗尿亦死。因其不食，而用治不食之病；因其有小便，而用治小便不通之病。短赤淋遗亦治之。以意治病，其义深，其理微，与蚕之食而不饮，有大便无小便，彼此相资，化育流行，天然配偶，此造物神功之妙，皆温病之圣药也。宗奭曰：蝉性善脱，胎前禁用。余谓有病则病当之。《内经》云：有故无殒，亦无殒也。孕妇患温病，余屡用之，每收奇功，未见动胎，此阅历之言，不必致疑于禁用二字矣。时珍曰：主治头风眩晕，皮肤壮热，斑疹作痒。余谓温病有头目眩晕者，有皮肤发热斑疹杂出作痒者，总是热毒攻冲，所以用之大验。又曰：主治惊痫狂乱，瘛疭心悸。余谓风热生惊，惊则瘛疭心动，去其风热，则肝气和心神安，惊搐自定，瞤惕自止，发狂奔叫自息矣。又曰：主治头风疼痛。又曰：去壮热，治肠中幽幽作声。余谓蝉乃清虚之品，处极高之上，与肺相似，肺热移于大肠，肺热去而大肠之热自去，而声亦无矣。头疼目眩，风热上攻，故并治之。《卫生方》中有清膈散，治胃热吐食用蝉蜕、蜂蜜。余谓呕哕吐食皆胃热也，故亦用蝉蜕、蜂蜜，古人有先得我心者，非余之杜撰也。

淡豆豉 味苦辛，形腐类肾，性寒泻肺。虽理瘴气，专治伤寒。佐葱白散寒热头疼，助栀子除烦躁懊侬，足疼酒浸速尝，痢疾薤白同煎，盗汗炒渍酒饮。按豆豉之入肺，《内经》所云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泄之之意也。毒丹臭雾，山岚瘴气，以及杂气流行，风寒暑湿，皆肺先受之。喘吸燥闷，亦肺气有余耳，何弗治之耶？

附：造豆豉法 黑豆水浸透，淘蒸，摊匀蒿覆。候生黄衣，取晒簸净，水拌得所，筑瓮中，桑叶厚盖，泥封，晒七日，取出再晒，即水拌入瓮如前法七次，再蒸收用。

石菖蒲九节者佳，米汁浸蒸 味辛微苦，性温。入心、肺、膀胱。主手足湿痹，可使屈伸，开心气洞达，能出声音，通九窍，明耳目，益智慧，除健忘，温心腹，坚齿牙，疗恶疮疥癣，驱上气咳逆，本草又言常服成仙，此医家夸张之说，殆不可信。菖蒲补心丸：石菖蒲、茯苓、茯神、远志、酸枣仁、柏子仁、地骨皮、熟黄精、山药、枸杞子、预知子等分，人参、朱砂减半，为末，炼蜜丸，如芡实子大，每嚼一丸，人参汤下。治心气不足，精神恍惚，语言错妄，忪悸烦郁，健忘少睡，忧喜惨凄，夜多异梦，寐即惊魇①，或发狂眩暴，不知人等证。

甘菊花 味甘，性平，可升可降，阴中阳也。入肺、脾、肝、肾。以其味甘补阴血，故驱头风眩晕，清脑第一，收眼泪翳膜，明目无双，利一身血气，逐四肢游风。冬芽秋花，多得金水之化。冬春采根，夏秋采叶，疔肿垂死，取汁顿服立活。甘菊丸，治肾水枯竭，肺、肝侵伤，五脏俱损，瞳人倒背者。甘菊花四两，枸杞子二两，五味子二两，肉苁蓉一两五钱，巴戟天一两五钱，为末，炼蜜丸服。余谓加车前子七钱五分更妙。

威灵仙忌茶 辛泄气，咸泄水，气温属木。其性善走，能宣疏五脏，通行十二经络。中风，痛风顽痹，癥瘕积聚，膈噎，灵仙一两，生姜一两，水煎去渣，入砂糖一两，再煎数沸，温服。痰水疟疾，黄疸浮肿，大小便秘，一切风湿痰气之证。性极快利，积疴不痊者服之有捷效。然疏泄真气，虚人慎用。按顽痹由湿热流于肢节之间，肿属湿，疼属热，汗多属风，麻属气虚，木属湿痰死血。四肢麻木亦是胃中有湿痰死血，以脾主四肢故也。痛风当分新久，新疼属寒，宜辛温，久疼属热，宜清凉。河间所云暴病非热，久病非寒是也。《威灵仙传》曰：一人手足不遂数十年，遇一人令服威灵仙而愈。

钩藤用有钩者，过煎无力 味甘苦，性微寒。入十二经。主肝风相火，疔瘛疭惊痫，胎风客忤，热壅痰喘，中风失音，煎汤频服。夜啼不眠，舒筋活血，头旋目眩。盖风静火自熄矣。

荆芥穗 味辛，气散，浮而升，阳也。其味辛，散血中之风，故解肌表，消头目发瘖疹，通血脉疔疼痒诸疮，去皮毛诸风；其性升，故提血崩眩晕；其气散，故行五脏瘀血。华佗愈风散：荆芥穗醋炒燥为末，豆淋酒调服三钱，治产后血晕不省，并中风危笃，及妊娠腰疼，且能发表。《千金》曰：一以去风，一以消血结。后人加芎、归煎，并验。

薄荷苏出者佳 味辛微苦，升也，阳也。凉散透窍入肺、肝。清六阳会首，散一切毒风。其气辛香，通窍发汗，引诸药入荣卫，开风涎透利关节，下气消胀。薄荷煎汤调服蝉蜕末一钱，治小儿久疳，天柱骨倒。辛夷花辛温，入肺、胃。助胃中清阳上升通于头脑，主九窍风热之证。

柴胡南出者佳 味辛，气温，升也，阳中之阴也。辛者金之味，故平肝；温者春之气，故就之以入胆。专主往来寒热，肌表潮热，肝胆火炎，胸胁疼结。又主升散火郁，伤寒邪热，温疟寒热，少阳头疼，肝风郁结。尤善理热入血室，月经不调。虽引清气上升，中气虚寒宜避。仲景有小柴胡汤、大柴胡汤、柴胡芒硝汤，酌定前证皆验。

川芎 味大辛、气温，升也，阳也。专入胆，并入心包，肝。气中血药也，助清阳而开诸郁，四物汤用以宣血气之滞耳。行气和血而通阴阳，散风寒头疼，破瘀血经闭，解气结逐腹疼，补肝虚胁风，排痈脓消肿。用艾叶服验胎孕有无，合细辛煎治金疮作疼。然升散太过，故风寒头疼极宜。若三阳火壅于上而头疼者，得升反甚。今人不明升降，一概用之误矣。多服久服致暴亡，极言其辛散太甚也。

天麻煨熟，酒炒 味辛，气平。入肝。疗风热眩晕，治惊悸瘛疭，祛风湿瘫②痹不仁，主瘫痪语言不遂。和血脉疏痰气，强筋骨利九窍。《内经》曰：诸风眩掉，皆属肝木是也。易老曰：头旋眼黑，非天麻不能定是也。古方天麻丸：天麻、川芎等分为末，炼蜜丸，茶酒任下。主消气散痰，清利头目，宽胸快膈，治心忪烦闷，头晕欲倒，项急肩背拘倦，神昏多睡，肢节烦疼，皮肤瘙痒，偏正头疼，鼻齆，面目浮肿并验。河间曰：中风非外来之风，良由将息失宜，心火暴甚，肾水衰败，不能制之，故猝倒无知也。莫如地黄饮子，补水火和脏腑，养气血通经络，其证自愈。熟地四钱，肉桂、附子、苁蓉、巴戟、山萸、茯苓、远志、石斛、石菖蒲、麦冬、五味子一钱，薄荷七分，水煎服。亦可炼蜜丸服。此口噤身冷，四肢不收之良剂也。古人云：治风先活血，血活风自灭。非此之谓乎？

秦艽 味辛苦，散风胜湿，去肠胃之热，益肝

---

① 魇(yǎn 掩)：《说文》："梦惊也。"

② 瘫(wǎn 顽)：《字汇》："手足麻痹也。"

胆之气，养血荣筋。主风寒湿痹，周身挛拘，虚劳骨蒸，和血便利，去下牙疼。《直指》秦艽扶羸汤，治肺痿骨蒸，劳嗽声嘎，体倦自汗。秦艽、鳖甲、当归、地骨皮钱半，柴胡二钱，半夏、紫菀、人参、甘草一钱，生姜一钱二分、枣二枚，水煎。此肺劳蒸嗽之剂也。

升麻 味苦辛，气味俱薄，浮而升，阳也。入肺、脾、胃、大肠。升清阳之气于浊阴之下，提胃气之下陷，举大肠之滑脱，散皮肤肌热斑疹，解腹内下痢后重。引石膏驱齿牙热肿，使葱白除阳明头疼。《内经》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天地不交，则万物不通也。升麻葛根汤：升麻、葛根、白芍二钱，甘草一钱，葱白，水煎服。此钱仲阳治阳明伤寒，发热头疼无汗，升发表邪之剂也。

葛根 味甘寒，气轻浮而升，阳中微阴。以其凉散，故虽达诸阳而阳明为最；以其凉甘，故虽主发表而泻热独良。仲景有葛根汤。发痘疹解肌，祛酒毒热痢。仲景有葛根黄连黄芩汤。古谓散剂发汗，此类是也。

白芷 味辛，气温，味薄气浮，升也，阳也。以其温散祛毒，故逐阳明寒邪以止头疼，去肺经风热以发斑疹；以其辛香达表，故消痈疡排脓，止痒定疼，托肠痔久瘘，生肌长肉。炒黑提妇人漏下赤白，血闭阴肿。欲去面斑，仍须生用。为末，炼蜜丸弹子大，煎荆芥汤，点臘茶嚼下，治诸风头疼。

羌活 味微苦，气辛微温，气味俱轻，升也，阳也。以其温散定疼，虽入诸经而太阳为最。散肌表之邪热，利周身之疼痛，逐新久之风湿，排太阳之痈疽。气雄力健，大有拨乱反正之功，虚者禁用。羌活胜湿汤治湿气在表，头腰疼且重者。羌活、独活钱半，藁本、川芎、蔓荆子、防风、甘草八分。寒湿加炮附子、防己六分，水煎温服。

独活 味苦，气香，性降微凉。入肾与膀胱。理下焦风湿，除两足疼痹。因风湿而头眩齿疼，亦以此降之。文颜博方：生地二两，独活二钱，治牙疼甚验。

细辛辽出者佳 味大辛，气温，气味俱厚，升也，阳也，有小毒。入肝、肾。散阴分寒邪，逐本经头疼，仲景有麻黄附子细辛汤。辛散利窍，除诸风湿痹，驱风泪眼疼，口臭牙疼煎含。多服大散真气。按此物辛甚，故能大散阴分之寒邪。阴分且然，阳分可知，亦岂有辛甚而不入阳分者？但阳证忌热，当慎用耳。蔓荆子辛苦，入肝、胃。通利九窍，主头面风热之证。

防风 味甘辛，微温，气平，升也，阳也。虽脾、胃、膀胱经药，然随诸药各经皆至，为风药卒徒。发脾中伏火，于土中泻木。气味俱轻，故散风邪，治周身之疼痹；性能胜湿，故去湿热，除遍体之湿疮。虽云风药中润剂，亦能散上焦元气。泻黄散：防风一两，甘草五钱，栀子二钱五分，石膏、藿香二钱，为末，炒香，蜜酒调服三钱，发脾胃郁火，治口烂唇焦甚验。

汗剂类

麻黄 味辛，气温，气味俱薄，轻清而浮，升也，阳也。入心与大肠、膀胱，实肺家专药。发汗解表，治冬月正伤寒果胜，泻卫实去荣寒，利血脉通九窍，开毛孔除身热头疼，疗咳逆气喘。春夏温病最忌，秋燥疟疾切减。或醋泡，或蜜炙，陈久者良。根止汗固虚。按麻黄专主冬月伤寒，发汗解表，春、夏、秋不可妄用。即伤寒六脉不浮紧者，亦不可轻投。盖汗乃心之液，若不可汗而汗，与可汗而过汗，则心血为之动矣。或至亡阳，或至口、鼻，目出血，而成大患。丹溪以麻黄、人参同用，亦攻补兼施法也，当局者宜悟。仲景有麻黄汤，又麻黄升麻汤。

紫苏叶 味辛入气分，色紫入血分。以其辛香气烈，故发汗解肌，祛风寒甚捷；开胃益脾，疗胀满亦佳。和血下气，宽中消痰，止疼安胎，去风定喘，利肠宜加，口臭能辟。严氏紫苏饮子，治子悬。紫苏叶钱半，大腹皮三钱，当归、川芎、白芍、陈皮、人参、甘草一钱，青葱五叶，水煎服。子降滞气，消痰喘润大便。梗性缓而和，顺气安胎，虚人最宜。《局方》有苏子降气汤，气降则痰行。苏子、前胡、橘红、半夏、厚朴二钱，当归、甘草一钱，沉香五分。虚极加五味。

苍耳子去刺，酒蒸 味甘苦，气温，善发汗散风湿，通脑顶行足膝，达皮毛。治头疼目暗，鼻渊肢挛，乳痈瘰疬瘙痒之证。苍耳散，治鼻渊。苍耳子二钱，薄荷四钱，辛夷四钱，白芷八钱，为末，任调下。《内经》云：中气不足，九窍为之不利。治以补中为主，专用行散药，恐不可救。《斗门方》云：一妇人血风攻脑，头旋闷绝倒地，不省人事，用喝起草为末，温酒调服钱许，其功甚捷。此物善通顶门连脑，盖即苍耳也。

水萍紫背者佳，青色者不堪用 辛散轻浮，入肺达皮毛，通脉利窍。其发汗甚于麻黄，止消渴捣汁

服。浴瘙痒，煮汁。又能下水气利小便，治一切风湿瘫痪。为末，炼蜜丸，酒服，治三十六种风。高供俸采萍歌云：不在山不在岸，采我之时七月半，选甚瘫风与缓风，些小微风都不算，豆淋酒下三五丸，铁扑头儿也出汗。

下剂类

大黄川产者良 味辛，气大寒，气味俱厚，阴中之阴，降也。推陈致新，走而不守，酒浸上下通行，清脏腑蓄热，夺土郁壅滞，逐坚癖涤痰食，导瘀血疗吐衄，仲景有大黄黄连泻心汤。通月闭消痈肿。因其峻烈威风，号为将军，故积聚能荡之顷刻。水渍便饮，生泻心下痞气；仲景泻心汤类。入汤煎服，熟除肠胃热瘀。仲景承气汤类。气虚同人参名黄龙汤，承气汤加人参，减大黄之半。蓄血同四物名玉烛散，四物汤合调胃承气汤。佐甘草、桔梗可缓其行，佐枳、朴、芒硝益助其锐，多寡量人虚实，误用与鸩为类。按阳药用气，阴药用味。大黄味厚，属阴中之阴，水渍生用，为心下痞，恐味厚伤中气也。煎熟无力之说，《缵论》错悟，一唱百和之失，谁其辨之。或问心气不足而吐衄，何不补心而反泻心？丹溪曰：少阴不足，亢阳无辅，致阴血妄行，故以大黄泻其亢甚之火。又心本不足，肺、肝各受火邪而病作，故以黄芩救肺，黄连救肝。肺者阴之主，肝者心之母，血之舍也，肺、肝火退，则血归经而自安矣。李士材所谓，浊阴不降，则清阳不升，瘀血不去，则新血不生是也。古人精义入神，岂后人所能及乎？《本草汇》曰：治实火之血，顺气为先，气降血自归经；治虚火之血，养正为先，气壮自能摄血，此虚实所由分，而治法之不同也，临证者宜详之。《千金方》治妇人嫁痛，即阴户肿痛也。大黄一两，酒三盅，煎二三沸，顿服。

芒硝 味辛苦咸，气大寒，降也，阴中之阴也。有毒。性峻速，柔金化石。咸能软坚，推逐陈积，去脏腑壅滞，破瘀血癥瘕。治伤寒温病，疟疾胀闭，热积谵妄。凡属各经实邪，悉可泻除。《内经》曰：热淫于内，治以咸寒，芒硝是也。佐之以苦，大黄是也。二味合枳实、厚朴，即大承气汤。合甘草即调胃承气汤。孕妇忌之。然有故无殒，亦无殒也。

巴豆不去心作呕，不去膜伤胃，烧存性，去油为霜。中其毒者，以大黄、黄连，或黑豆，甘草，或凉水解之，皆其所畏者也 味辛热，有大毒，可升可降，能行能止。生猛熟缓，峻用大可却病，缓用亦可和中，通经坠胎，主开窍宣滞，去脏腑陈寒，为斩关夺门之将，破痰食癥癖，血瘕聚积，生冷硬物，治癫痫泻痢，口㖞眼斜，耳聋喉痹。但属峻剂，不可轻投。

按大黄、巴豆同为峻下之剂，但大黄性寒，腑病多热者宜之；巴豆性热，脏病多寒者宜之。故仲景治伤寒传里用大黄，东垣治五积属脏用巴豆，各有所宜也。

甘遂反甘草，面裹煨 味苦，气寒，有小毒。泻肾及隧道水湿，直达水气所结之处，以攻决为用，为下水之圣药。主十二经水，凡大腹水肿，邪热结胸，留饮宿食，痰迷癫痫之证。仲景大陷胸汤治之。孕妇切忌。丹溪曰：治水肿健脾为主，脾实气运则水自行，以四君子汤视所挟证加减之，不可徒恃利水药。仲景方治妇女血结，小腹满如敦状，小便微难不渴，此为水与血俱结在血室也。甘遂一两，阿胶一两，大黄二两，水碗半，煮半碗，顿服，其血当下。

紫大戟反甘草，杭产，面裹煨 味苦，性寒，有小毒。入十二经。主水肿蛊毒，癥结腹满腹疼，利小便，通月经。苗名泽漆。退皮肤邪热，却面目浮肿，大腹水气立遣。孕妇并忌。

芫花反甘草，醋煮。 味苦辛，气温，有小毒。去水饮痰癖，散皮肤五脏水肿，消胸膈痰沫善唾，咳逆上气能除，咽肿短气可驱。仲景十枣汤：芫花、大戟、甘遂等分为末，十枣汤调服一钱。经云：洁净府去陈莝是也。

葶苈子糯米泔炒，再酒浸 味辛，气大寒。属火性急，大能下气，行膀胱水，肺中有水气奔急者，非此不除。所谓大黄泻血分，葶苈泻气分是也。仲景葶苈大枣泻肺汤治肺气喘急不得卧。葶苈为末，用大枣十枚煎汤调服一钱，辅以大枣补土，所以制水，与十枣汤义同。

牵牛子白属金，黑属水，炒取头末 味辛，性寒，有小毒。达右肾走精隧，入肺与大小肠。主下气通二便，祛壅滞气急，退水肿消风毒，疗膀胱疼痛，有孕妇忌，杀寸白虫。肉汤调末二钱。按牵牛自宋以后，刘河间、张子和始倡为通利下药，汉以前未入本草，此仲景所以无用法也。如顺气丸治一切积气宿食不消，黑牵牛头末四两，萝卜剜空，安末于内，盖定蒸熟，入白蔻末二钱，捣丸，白汤送下钱许。古方牛郎散：牵牛末一两，槟榔末五钱，紫苏叶汤调服二钱，治气筑奔冲，疼不可忍，并能追虫取积。炼蜜丸，陈皮、生姜汤送下，治五积神效，再辅以补脾之剂。时珍曰：予甥素多酒色，二便不通，胀疼呻吟七昼夜，通利之不效。予思此湿热之邪

在精道，壅隧路，病在二阴之间，前阻小便，后阻大便，不在膀胱、大肠经也。用川楝子、大茴香、穿山甲一钱，牵牛子二钱，水煎，一服减，三服平。亦可丸服。

攻剂类

穿山甲土炒或油煎，色宜黄 味甘咸，微寒，有小毒。入肝、胃。以其穴山寓水，故能出入阴阳，贯穿经络，直达荣卫至于病所，以破邪结。治风湿冷痹，通经下乳，消痈排脓，和伤发痘，克血积，攻痰癖，疮家、疟家须为上剂。又治痔漏蚁瘘，山甲烧存性，敷之立愈。去皮风。复元和血汤治跌坠损伤，停滞瘀血痛疼，至不敢喘咳唾者，穿山甲、当归、桃仁、红花、茜根、天花粉、香附、甘草一钱，柴胡二钱，川大黄三钱，酒煎，连进效。

鳖甲忌马齿苋，酥炙，醋炙 味咸，性属金与土。色青入肝，并入肺、脾。主骨蒸劳嗽，化积聚癥瘕，除息肉阴蚀，痔疽血瘀，且愈肠痈消肿。并治温疟寒热，及妇人五色漏下，催生坠胎。时珍曰：介虫阴类，故皆补阴。谦甫鳖甲秦艽散：鳖甲、归身、柴胡、地骨皮二钱，牡丹皮、知母、秦艽、元参、青蒿一钱，乌梅一枚。汗多加黄芪，此劳嗽骨蒸，退热敛汗之剂也。

干漆炒令烟尽 味辛咸，气温。入胃、大小肠。追积杀三虫，补中安五脏。疗男子风寒湿痹，时作痒疼；治妇人癥瘕坚结，和脉通经。痞积腰疼可驱，血风心疼能除。丹溪曰：漆性急而飞补，用之中节，瘀去新生，人所不知也。指南万应丸，治月经瘀闭，绕脐疝气疼彻，及产后血气不调，痞积瘕，干漆炒透、牛膝酒浸等分，为末，生地黄取汁熬膏，入药和丸如桐子大。初服三丸，渐加五、七、九丸，温酒或米饮下。

京三棱 味苦辛。入脾、肺。主行气行血，多年癥癖如石能化为水，为血中气药。盖气随血行，气聚则不流，故生癥癖之患，非此不能治也。然有斩关之势，欲先入血醋炒，欲先入气火泡，与莪术同，虚人并忌之。

莪术 味苦辛，性温。开胃进食，疗心腹疼，行瘀血破积聚，利月水除奔豚，定霍乱，下小儿食积。性亦猛厉，大能开气，不能益气耳。古方三棱莪术散治浑身燎泡如棠梨状，每个出水，有石如片，如指甲盖大，其泡复生，抽尽肌肉，即不可治。三棱醋炒，莪术醋炒等分，为末，每服一两，日三夜一，温酒调，连进以愈为度。一方加穿山甲减半。

青礞石硝石、礞石等分，打碎拌匀，煅至硝尽，礞色如金为度 味甘咸，有小毒。体重沉坠，色青入肝，并入肺、大肠、胃。主荡涤宿食，消磨陈积，平肝下气，为治惊利痰之圣药。王隐君滚痰丸，千古良方也。砀邑监生刘傲郭，年近六旬，因惊气裹痰，致怪病百出，百药不效，七年不能起于床，自分必死。丁亥秋，余诊之脉沉滑，枯瘦而声宏，令服滚痰丸钱半，竹沥入姜汁送下，大便下恶物倾盆，两服而足能行，病如扫，快哉。

按攻积诸药，如莱菔子、麦芽攻面积；六神曲、谷芽攻米积；山楂、阿魏攻肉积；陈皮、苏叶攻鱼蟹积；枳椇子攻酒积；当门子攻酒果积；甘遂、大戟攻水积；雄黄、腻粉攻涎积；礞石、蛤粉攻痰积；木香、槟榔、枳壳攻气积；肉桂、干漆、桃仁攻血积；三棱、莪术、穿山甲、鸡内金攻癥瘕；巴豆攻冷积；大黄、芒硝攻热积。认证施药，各从其类也。又按《内经》云：诸疼为实。此实字要参酌，不必虚实之实为实也。凡有痰水、寒热、酒食、气血之实邪，皆可言实。《内经》又曰：疼随利减。则涤痰逐水，泻热祛寒，解酒消食，破气攻血，皆可言利。邪气去，正气复，何虚之有？若真虚疼而无实邪，独参汤可矣。有寒加附子，有热加黄连，大便不通加酒炒大黄。总当斟酌轻重，随证攻补，自得之矣。

吐剂类

瓜蒂 味苦，有毒。入口即吐，实热痰涎多用之。《类编》曰：一女子病觖喘不止，遇一人令取瓜蒂七枚为末，调服其汁，吐痰如胶之粘，三进而病如扫。仲景有瓜蒂散。子和用瓜蒂、藜芦、防风等分为末，名三圣散，荸荠汁调末一钱，吐风痰。

白矾 味酸咸寒，性涩而收。燥湿追涎，化痰坠浊，解毒生津，止血定疼，通大小便。主疳疾，生好肉蚀恶肉，除瘤热在骨髓。时珍曰：能吐风热痰涎，取其酸苦涌泻也。白矾、茶芽为末，冷水调服，吐一切毒。古方白矾滑石汤，治热毒怪证，目赤鼻胀大喘，浑身生斑，毛发如铁，此热毒气结于中下焦也。白矾二两、滑石二两、水三碗，煎减半，不住饮之，饮尽再作。鹤顶丹，治结胸胸痹，痰火声嘶。白矾三钱，银朱一钱五分，同研，入瓦盏，置炭火上熔化，去火，候干为末。每服一钱五分，姜茶煎汤调下。听其心上隐隐微声，结者自散。白矾化痰解毒，银朱破积消滞也。铁化汤，洗一切眼疾，痘后翳膜侵睛，赤烂云点尤妙，

生白矾，枯白矾、胆矾、青盐、五味子二钱，川椒五分，乌梅二枚，杏仁七粒，新针七个，无根水泡七昼夜，针亦化为水矣。一日三洗效。

牙皂 味辛咸，性温，有小毒。入肝、肾、主风痹死肌，头风目泪，通关窍理痈疽，妇人吹乳及乳痈，牙皂烧灰同蛤粉研末，调服二钱。消胀满化水谷，除咳嗽疗骨蒸，搐鼻喷嚏立至，敷肿疼痛即除。和白矾可吐风痰，拌蜜煎名为导箭。刺主厉风，鼻梁崩倒，眉发自脱。又主痈疽未溃者能发空窍，已溃者引药排脓，直透达脓处成功。诸般恶疮咸不可缺。《千金方》治二便关格，皂荚烧末，米饮调服三钱立通。《宣明》酒打面糊丸如桐子大，温酒下二钱，又方铁角散，治痰喘咳逆，及哮吼神验。长皂角三条，一条入半夏十粒，一条入杏仁十粒，一条入巴豆十粒，用蜜炙入半夏条，姜汁炙入杏仁条，麻油炙入巴豆条，俱黄色为度，去皮子研为末，每服二三分，安手心以姜汁调之，舌恬①咽下。

常山 味辛苦，微寒，有小毒。能引吐行水，祛老痰积饮。痰有六：风痰、寒痰、湿痰、热痰、气痰、食痰。饮有五：流于肺为支饮，于肝为悬饮，于民为伏饮，于经络为溢饮，于肠胃为痰饮。常山力能吐之下之。同甘草用则吐，同大黄用则下，多用生用亦必吐。若酒浸炒透，但用钱许能起沉疴，每见奇功，未见其或吐也，勿泥雷公久病忌服之说。切庵曰：常山吐疟痰，藜芦吐风痰，瓜蒂吐热痰，附子尖吐湿痰、寒痰，莱菔子吐气痰、食痰。若体虚人涌吐痰涎，惟人参芦为最。

藜芦 反细辛、芍药、诸参。取根去头 味辛苦，性寒，有大毒。入口即吐，善通顶，令人嚏，风痫证多用之。藜芦一钱，郁金五分，为末，温浆水和服探吐。通顶散治诸风头痛。藜芦一钱，黄连一分，为末，搐鼻。子和曰：一妇病痫数年，采食百草，状若葱苗，误蒸食之，觉不安，吐胶涎数日，昏困汗出后，轻健如常，以所食访人，即藜芦也。

人参芦 味苦，气轻。以逆流水煎服五钱，或入竹沥。涌出痰涎，虚人无损。《千金方》烧盐熟汤调服，以指探吐，凡病皆宜，亦无损也。按《内经》云：其高者，因而越之，在上者涌之，木郁夺之。越以瓜蒂、豆豉之苦，涌以赤小豆之酸，夺去上焦有形之物，而木得舒畅，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丹溪曰：吐中就有发散之义，以吐发汗，人所不知也。切庵曰：汗、吐、下、和治疗之四法。仲景瓜蒂散、栀豉汤并是吐法。子和治病用吐尤多。丹溪治许白云大吐二十余日，小便不通，亦用吐法。甚至四君、四物以引吐。成法具在，今人惟知以和为上，汗下次之，而吐法绝置不用，遇邪在上焦当吐不吐，致结塞而成坏病，背弃古法，枉人性命，可痛也夫！

① 恬(tiǎn 舔)：取也。《孟子·尽心下》："是以言恬之也。"

跋 一[1]

世尝谓伤寒家，如戴复庵偏于温补，刘河间偏于寒泻，是殆循迹以求，而未深尝其味者。盖复庵以伤寒汗下失宜，寒凉太过，始为热中，末传寒中，诚得治伤寒坏病之要诀，而非偏于温补也。河间以伤寒为杂病，温病为大病，特制双解、凉膈、三黄石膏表里两解，诚得治温病郁热之要诀，而非偏于寒泻也。各擅其胜，易地则皆然矣。不得要领，而动相非议，又何怪人异其旨，家异其学耶！余才浅学疏，未入阃奥[2]，惟是博考先哲议论，零星辐辏[3]，详辨温病脉证与伤寒大异，病分常气杂气，治分气分血分，与夫阴阳寒热，表里虚实，条分缕晰，而理归一贯。其论证处方，于先哲之隐深者明显之，诘屈[4]者流利之，以就浅近非，故点金成铁也。将使因证检书，而求治方者，寒温补泻各适其宜，不至多歧而惑，则幸甚。

戊子春粟山璿书

① 跋一：各跋原无序号，为阅读方便，拟补。下仿此。

② 阃(kūn 昆)奥：内室深隐之处。引申为隐微深奥的境界。《三国志·魏书·管宁传》："升堂入室，究其阃奥。"

③ 辐辏(fúcòu 扶凑)：车辐集中于轴心。喻人或物聚集一处。《史记·叔孙通传》："四方辐辏，安敢有反者。"

④ 诘(jié 节)屈：曲折。

跋 二

自黄帝氏作，而生民之命，遂悬于医人之手。其或专心致志，钩深探微，如古所称扁鹊之徒，可以使病者立愈，危者立安，岂不快然无憾。乃世之为医者，吾惧焉，朝学看书，暮即自夸其能，其于药性犹未深辨，脉理犹未深悉，虚实寒热补泄，因应之宜，犹未深解，剽窃肤末，持其一偏之见物焉而不化，卒使疾轻增重，疾重趋危，可悲也夫！余以辛丑秋，筮仕[①]江左，适大都孙公亦官兹土，因得与之交。其为人也，济人之急，扶人之难，好善乐义，光明磊落，有古君子风。甲辰夏，其第三子适遘[②]温疫，医者凡数十辈，竟无能名其为何疾者，最后得栗山杨先生《寒温条辨》编，始知其误，而病已不可为矣。嗣后公家复有患是疾者，公乃取是编而详味之，因遵其方以治家之人，无不应手而愈。维时金陵染是疾者甚众，公恻然悯之曰，是不可以独愈吾家人。于是悬帖通衢，使病者咸来取药。公于公退之余，亲问其证，按证而予之剂，虽费不吝，虽劳不辞，不取赀，不受谢，踵接于门，欢声载路，金陵内外凡赖公而活者，殆未易更仆数焉。吾尝谓人心之善，可以挽天时之疠气而使之平，然不得是编则此疾无由治，或得是编而不广施而博济之，则穷独而罹此疾者终无由治。若公之仁心为质，尽捐其岁俸，以拯人于危殆之际，恩施而不自有，真可谓近世所罕覯[③]者。乃公之心犹歉然也，公之言曰，吾一子亡，而千百人之命以全，吾何憾焉！所可惜者，书无刊本，而人苦于誊写之难，不可以行远，遂发愿创刻是书，捐赀而付梓人。于是书之传益广，其活人也益多，而公之德亦益以无穷矣。呜呼！医岂可轻言哉？苟非体天地好生之心，数十年沉潜于兹，鲜有臻其奥者。如编中所论伤寒温病之殊，与其治法之必不可混，皆凿凿不易，发前人所未发。人命至重也，一药之投，失之毫厘，缪以千里，呼吸之间，生死遂判，片时偶误，虽悔何追。世之人得是编而遵之，又取而融会贯通之，以无负我孙公之意，则咸登寿域可也。为医者其慎宝之哉。

乾隆四十九年岁次甲辰桂月平阴朱续孜敬跋

① 筮(shì 誓)仕：古人将出仕，光占吉凶，谓之筮仕。《左传·闵·元年》："初，毕万筮仕于晋。"

② 遘(gòu 够)：《说文》："遇也。"

③ 覯(gòu 够)：同遘。《说文》："遇见也。"

跋 三

大都静川孙公，官于江南，与余为同寮。其人敦以和，直以爽，慷慨好施与。余与之交七载，意气勤勤恳恳，久而弥挚，盖诚笃君子也。甲辰夏，余自淮至白下，公之第三子适以是日殇，相对垂泣，究不辨致殒之为何疾也。余时奉檄[1]赴檄邑，匆匆别去，今年春旋返金陵，复与公追话曩昔，公始而愀然，继乃慨然曰，吾今始知亡儿致殒之由，乃以温证作寒证，向未有深于此者，为之条分缕辨也。因盛称栗山杨先生《寒温条辨》一书，为发千古未发之秘，且缕述以方药治疾奇效状，并出手录一编授余曰：因儿亡而得是书，因是书而吾家之患疾者咸获无恙，因一家之获效而得以推及路人。噫！使是书传，儿虽亡无憾矣！今将锓以传世，乞子一言序之。余不知医者也，即公亦素非以医自见者也。兹之捐廉俸，选梓人，汲汲若不可一日缓者，夫固有所信之也。呜呼！公之书，杨氏之书也。杨氏不暇以其书治人，而公治之，杨氏不暇以其书传人，而公传之。则凡因是书而得免疫疠夭札之虞者，杨氏济世之心，亦公济世之心也。世之读是书者，一如公之信杨氏，济人宁有量耶。至其分晰寒温，如快刀破竹，永断葛藤，如明镜取形，不隐毫发。即余不知医者，读之豁然有以自明，况深探之微者乎！愿与天下之人共宝之。

乾隆乙巳夏五山阴无恙邵飒拜手跋

① 檄(xi 习)：《说文》："檄，徵召之文书也。"

温病条辨

清·吴　瑭　著
王效菊　校注

校注说明

《温病条辨》系清代名医吴瑭所著。全书除卷首外，共分六卷。该书仿张仲景《伤寒论》体例，汲取明、清温病学家的学术思想和经验，分篇列条以论述温病三焦辨证施治的方法，并将相关之议论、诠释阐发于自注之中，以免后人妄注。卷首为原病篇，引录《黄帝内经》有关温病之经文，予以注释；卷一～卷三，分别论述上、中、下三焦温病的辨证施治；卷四为杂说，救逆以及病后调治；卷五为解产难，专论产后病调治法和保胎法；卷六为解儿难，论述小儿病治特点，并选论小儿急、慢惊风和痘疹、疳积等病。全书内容丰富，条理明晰，乃集明、清温病学理论和临床之大成，被诸多医家推崇为与叶氏《温热论》相并列的温病学经典之著。

著者吴瑭（字鞠通），生于清乾隆、嘉庆（公元1736～1820年）间。由于吴氏经历了多次温热病的流行，且其父及侄相继患病，医治罔效而死，遂弃儒学医，并专心研究温病。他宗法刘河间，于明、清学派中，受吴又可影响，并师承叶桂学说，结合前人经验和个人临床体会，撰写了这部研究温病的专书——《温病条辨》。该书以三焦学说为经，以叶氏卫气营血学说为纬，进一步完善了温病辨证论治的纲领，与叶氏共同奠定了温病辨证论治体系。此书对后世温病学影响很大，其创制的众多治温名方，如桑菊饮、银翘散、清营汤、清络饮以及一甲、二甲、三甲复脉汤等，一直为后世临床所习用。

本书刊行于1798年。由于该书切用于温病临证，故而刊行后流传甚广，版本众多，其中尚有多种批注本，如朱武曹氏的增批本，王士雄、叶霖、郑雪堂三家的评注本（《增补评注温病条辨》）等，晚近以来，又有了《温病条辨》的白话解本、注释本和症方歌括本等。

此次整理的具体方法如下：

一、本书的点校整理是以清·问心堂本为底本，参照清·世德堂本，清·同治癸亥刻本、辛亥年冬月会文堂本等校本予以校勘、注释的。同时对全书作了标点、断句和分节。

二、整理时，对底本内容，不删节，不改动（由于考虑全书的完整性、系统性，只根据校本增补了“秋燥胜气论”一节）。

三、凡底本中的异体字，一律改为通行规范字；古今字、通借字一律不改动，在首见处出注说明；避讳字原则上不改动，如特别需要恢复本字者，出注说明。

四、凡底本中讹误、衍文、脱漏、错简者，均据校本改正并出注说明；可校可不校者不出校；凡读不通的字、词、句采用对较不能解决者，采用本校、他校、理校三法，并出注说明。

五、注释侧重在字词方面，一般不作医理阐释。凡难字、僻字、易于误解的异读字，均加注释并注音，注音用汉字拼音加直音法；凡有歧义、僻义、费解之词，原则上加注。

六、底本与校本不一致，异文纷纭，莫衷一是，而难以肯定何者为是者，加注说明互异之处。

七、将底本原来的繁体字竖排版，一律改为现代简体字横排版，但某些中医专用字在简化后容易发生混淆或有失原义者，则除外，如橘红之橘、癥瘕之癥等，则保留本字。

八、底本中有大、小字之别，系按底本照录。

九、将底本中“右药”、“右味”中的“右”字，一律改为“上”字。

十、底本每篇篇头下所题“汪瑟庵先生参订，吴瑭鞠通氏著，徵以园先生同参，受业侄嘉会校字，朱武曹先生点评，男廷莲同校”等字，及“原病篇”前的“问心堂温病条辨”等字，今删。

十一、底本各篇篇题下原无“法×条”、“方×首”等，今据原目录补，以使目录与正文统一。

目　录

序四首 …… (821)
凡例十四条 …… (825)
卷首
原病篇引经十九条 …… (827)
卷一
上焦篇法五十八条，方四十六首 …… (832)
风温 温热 温疫 温毒 冬温 …… (832)
暑温 …… (839)
伏暑 …… (841)
湿温 寒湿 …… (843)
温疟 …… (844)
秋燥 …… (845)
秋燥胜气论 …… (846)
卷二
中焦篇法一百零二条，方八十八首，外附三方 …… (851)
风温 温热 温疫 温毒 冬温 …… (851)
暑温 伏暑 …… (858)
寒湿 …… (859)
湿温疟、痢、疸、痹附 …… (863)
秋燥 …… (873)
卷三
下焦篇法七十八条，方六十四首，图一首。共二百三十八法，一百九十八方 …… (874)
风温 温热 温疫 温毒 冬温 …… (874)
暑温 伏暑 …… (881)
寒湿便血、咳嗽、疝瘕附 …… (882)
湿温疟、痢、疸、痹附 …… (886)
秋燥 …… (891)
卷四
杂说 …… (893)
汗论 …… (893)
方中行先生或问六气论 …… (893)
伤寒注论 …… (893)
风论 …… (894)
医书亦有经子史集论 …… (894)
本论起银翘散论 …… (895)
本论粗具规模论 …… (895)
寒疫论 …… (895)
伪病名论 …… (895)
温病起手太阴论 …… (896)
燥气论 …… (896)
外感总数论 …… (896)
治病法论 …… (897)
吴又可温病禁黄连论 …… (897)
风温、温热气复论 …… (897)
治血论 …… (897)
九窍论 …… (898)
形体论 …… (898)
卷五
解产难 …… (899)
解产难题词 …… (899)
产后总论 …… (899)
产后三大证论一 …… (899)
产后三大证论二 …… (899)
产后三大证论三 …… (899)
产后瘀血论 …… (900)
产后宜补宜泻论 …… (900)
产后六气为病论 …… (901)
产后不可用白芍辨 …… (901)
产后误用归芎亦能致瘈论 …… (901)
产后当究奇经论 …… (901)
下死胎不可拘执论 …… (901)
催生不可拘执论 …… (901)
产后当补心气论 …… (902)
产后虚寒虚热分别论治论 …… (902)
保胎论一 …… (902)
保胎论二 …… (902)
卷六
解儿难 …… (904)
解儿难题词 …… (904)
儿科总论 …… (904)

俗传儿科为纯阳辨……（904）
儿科用药论……（905）
儿科风药禁……（905）
痉因质疑……（905）
湿痉或问……（905）
痉有寒热虚实四大纲论……（906）
小儿痉病瘛病共有九大纲论……（906）
小儿易痉总论……（908）
痉病瘛病总论……（908）
六气当汗不当汗论……（908）
疳疾论……（909）
痘证总论……（909）
痘证禁表药论……（910）
痘证初起用药论……（910）
治痘明家论……（910）
痘疮稀少不可恃论……（911）
痘证限期论……（911）
行浆务令满足论……（911）
疹论……（911）
泻白散不可妄用论……（912）
万物各有偏胜论……（912）
草木各得一太极论……（913）

温病条辨叙

昔淳于公有言：人之所病，病病多；医之所病，病方少。夫病多而方少，未有甚于温病者矣！何也？六气之中，君相二火无论已，风湿与燥，无不兼温，惟寒水与温相反，然伤寒者必病热，天下之病，孰有多于温病者乎？方书始于仲景，仲景之书专论伤寒，此六气中之一气耳。其中有兼言风者，亦有兼言温者，然所谓风者，寒中之风，所谓温者，寒中之温，以其书本论伤寒也。其余五气，概未之及，是以后世无传焉。虽然，作者谓圣，述者谓明，学者诚能究其文，通其义，化而裁之，推而行之，以治六气可也，以治内伤可也。亡如[①]，世鲜知十之才士，以阙如为耻，不能举一反三，惟务按图索骥。盖自叔和而下，大约皆以伤寒之法，疗六气之疴，御风以绤，指鹿为马，殆试而辄困，亦知其术之疏也。因而沿习故方，略变药味，冲和、解肌诸汤，纷然著录。至陶氏之书出，遂居然以杜撰之伤寒，治天下之六气，不独仲景之书所未言者，不能发明，并仲景已定之书，尽遭窜易，世俗乐其浅近，相与宗之，而生民之祸亟矣！又有吴又可者，著《温疫论》，其方本治一时之时疫，而世误以治常候之温热。最后若方中行、喻嘉言诸子，虽刊[②]温病于伤寒之外，而治法则终未离乎伤寒之中。惟金元刘河间守真氏者，独知热病，超出诸家，所著《六书》，分三焦论治，而不墨守六经，庶几幽室一灯，中流一柱。惜其人朴而少文，其论简而未畅，其方时亦杂而不精，承其后者，又不能阐明其意，裨补其疏，而下士闻道，若张景岳之徒，方且怪而訾之，于是其学不明，其说不行。而世之俗医，遇温热之病，无不首先发表，杂以消导，继则峻投攻下，或妄用温补，轻者以重，重者以死，幸免则自谓己功，致死则不言己过，即病者亦但知膏肓难挽，而不悟药石杀人，父以授子，师以传弟，举世同风，牢不可破，肺腑无语，冤鬼夜嗥，二千余年，略同一辙，可胜慨哉！我朝治洽学明，名贤辈出，咸知溯源《灵》、《素》，问道长沙。自吴人叶天士氏《温病论》、《温病续论》出，然后当名辨物，好学之士，咸知向方，而贪常习故之流，犹且各是师说，恶闻至论，其粗工则又略知疏节，未达精旨，施之于用，罕得十全。吾友鞠通吴子，怀救世之心，秉超悟之哲，嗜学不厌，研理务精，抗志以希古人，虚心而师百氏，病斯世之贸贸也，述先贤之格言，摅生平之心得，穷源竟委，作为是书，然犹未敢自信，且惧世之未信之也，藏诸笥者久之。予谓学者之心，固无自信时也，然以天下至多之病，而竟无应病之方，幸而得之，亟宜出而公之，譬如拯溺救焚，岂待整冠束发，况乎心理无异，大道不孤，是书一出，子云其人必当旦暮遇之，且将有阐明其意，裨补其疏，使夭札之民，咸登仁寿者，此天下后世之幸，亦吴子之幸也。若夫折杨皇荂，听[③]然而笑；阳春白雪，和仅数人，自古如斯。知我罪我，一任当世，岂不善乎！吴子以为然，遂相与评陟[④]而授之梓。

嘉庆十有七年壮月既望同里愚弟汪廷珍谨序

① 亡如："亡"通"无"，亡如，无奈也。

② 刊：世德堂本、同治癸亥刻本并作"列"。

③ 听(yín 银)然：张口笑貌。

④ 评陟(zhì 至)：评定。

温病条辨序

天以五运六气化生万物，不能无过不及之差，于是有六淫之邪，非谓病寒不病温，病温不病寒也。后汉张仲景著《伤寒论》，发明轩岐之奥旨，如日星河岳之丽天地，任百世之钻仰，而义蕴仍未尽也。然其书专为伤寒而设，未尝遍及于六淫也。奈后之医者，以治伤寒之法，应无穷之变，势必至如凿枘之不相入。至明陶节庵《六书》，大改仲景之法，后之学者，苦张之艰深，乐陶之简易，莫不奉为蓍蔡，而于六淫之邪，混而为一，其死于病者十二三，死于医者十八九，而仲景之说，视如土苴矣。余来京师，获交吴子鞠通，见其治疾，一以仲景为依归，而变化因心，不拘常格，往往神明于法之外，而究不离乎法之中，非有得于仲景之深者不能。久之，乃出所著《温病条辨》七卷，自温而热而暑而湿而燥，一一条分缕析，莫不究其病之所从生，推而至于所终极；其为方也约而精，其为论也闳以肆，俾二千余年之尘雾，豁然一开。昔人谓仲景为轩岐之功臣，鞠通亦仲景之功臣也。余少时颇有志于医，年逾四十，始知其难，乃废然而返。今读鞠通之书，目识心融，若有牖其明而启其秘者，不诚学医者一大快事哉！爰不辞而为之序。

嘉庆辛未四月既望宝应朱彬序

问心堂温病条辨自序

夫立德立功立言，圣贤事也，瑭何人斯，敢以自任？缘瑭十九岁时，父病年余，至于不起，瑭愧恨难名，哀痛欲绝，以为父病不知医，尚复何颜立天地间，遂购方书，伏读于苫块之余，至张长沙"外逐荣势，内忘身命"之论，因慨然弃举子业，专事方术。越四载，犹子巧官病温，初起喉痹，外科吹以冰硼散，喉遂闭，又遍延诸时医治之，大抵不越双解散、人参败毒散之外，其于温病治法，茫乎未之闻也，后至发黄而死。瑭以初学，未敢妄赞一词，然于是证，亦未得其要领。盖张长沙悲宗族之死，作《玉函经》，为后世医学之祖，奈《玉函》中之《卒病论》，亡于兵火，后世学者，无从仿效，遂至各起异说，得不偿失。又越三载，来游京师，检校《四库全书》，得明季吴又可《温疫论》，观其议论宏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遂专心学步焉。细察其法，亦不免支离驳杂，大抵功过两不相掩，盖用心良苦，而学术未精也。又遍考晋唐以来诸肾议论，非不珠璧琳琅，求一美备者，盖不可得，其何以传信于来兹！瑭进与病谋，退与心谋，十阅春秋，然后有得，然未敢轻治一人。癸丑岁，都下温役[①]大行，诸友强起瑭治之，大抵已成坏病，幸存活数十人，其死于世俗之手者，不可胜数。呜呼！生民何辜，不死于病，而死于医，是有医不若无医也，学医不精，不若不学医也。因有志采辑历代名贤著述，去其驳杂，取其精微，间附己意，以及考验，合成一书，名曰《温病条辨》，然未敢轻易落笔。又历六年，至于戊午，吾乡汪讱庵先生促瑭曰：来岁己未湿土正化，二气中温厉[②]大行，子盍速成是书，或者有益于民生乎！瑭愧不敏，未敢自信，恐以救人之心，获欺人之罪，转相仿效，至于无穷，罪何自赎哉！然是书不出，其得失终未可见，因不揣固陋，黾[③]勉成章，就正海内名贤，指其疵谬，历为驳正，将万世赖之无穷期也。

淮阴吴瑭自序

① 役：世德堂本、会文堂本均作"疫"，宜从之。

② 厉：通"疠"，指六淫以外的，具有强烈传染性的外感病邪。

③ 黾(mǐn 皿)勉：勤勉。

温病条辨序

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医，仁道也，而必智以先之，勇以副之，仁以成之。智之所到，汤液针灸任施，无处不当；否则卤[1]莽不经，草菅民命矣。独是聪明者予智自雄，涉猎者穿凿为智，皆非也。必也博览载籍，上下古今，目如电，心如发，智足以周乎万物，而后可以道济天下也。在昔有熊御极，生而神灵，犹师资于僦贷季、岐伯，而《内经》作。周秦而降，代有智人。东汉长沙而外，能径窥轩岐之壶奥者，指不多屈。外是缃[2]一家言，争著为书，曾未见长沙之项背者比比。所以医方之祖，必推仲景，而仲景之方，首重伤寒，人皆宗之。自晋王叔和编次《伤寒论》，则割裂附会矣。王好古辈著《伤寒续编》、《伤寒类证》等书，俗眼易明，人多便之。金元以后，所谓仲景之道，日晦一日。嗟夫！晚近庸质，不知仲景，宁识伤寒，不识伤寒，宁识温病，遂至以治寒者治温。自唐宋迄今，千古一辙，何胜浩叹！然则其法当何如？曰：天地阴阳，日月水火，罔非对待之理，人自习焉不察；《内经》平列六气，人自不解耳。伤寒为法，法在救阳；温热为法，法在救阴。明明两大法门，岂可张冠李戴耶！假令长沙复起，必不以伤寒法治温也。仆不敏，年少力学，搜求经史之余，偶及方书，心窃为之怦怦，自谓为人子者当知之，然有志焉而未逮也。乾隆丁未春，萱堂弗豫，即以时温见背，悲愤余生，无以自赎，誓必欲精于此道。庐墓之中，环列近代医书，朝研而夕究，茫茫无所发明。求诸师友，流览名家，冀有以启迪之，则所知惟糟粕。上溯而及于汉唐，洊至《灵枢》、《素问》诸经，捧读之余，往往声与泪俱。久之别有会心，十年而后，汩汩焉若心花之漫开，觉古之人原非愚我，我自愚耳，离经泥古，厥罪惟均，读书所贵，得间后可。友人吴子鞠通，通儒也，以颖悟之才，而好古敏求，其学医之志，略同于仆，近师承于叶氏，而远追踪乎仲景。其临证也，虽遇危疾，不避嫌怨。其处方也，一遵《内经》，效法仲祖。其用药也，随其证而轻重之，而功若桴鼓。其殆智而勇，勇而仁者哉！嘉庆甲子，出所著治温法示余，余向之急欲订正者，今乃发复析疑，力矫前非，如拨云见日，宁不快哉！阅十稔而后告成，名曰《温病条辨》，末附三卷，其一为条辨之翼，余二卷约幼科、产后之大纲，皆前人之不明六气而致误者，莫不独出心裁，发前人所未发。呜呼！昌黎有云："莫为之前，虽美弗彰；莫为之后，虽圣弗传。"此编之出，将欲悬诸国门，以博弹射。积习之难革者，虽未必一时尽革，但能拾其绪余，即可为苍生之福。数百年后，当必有深识其用心者夫！然后知此编之羽翼长沙，而为长沙之功臣，实亦有熊氏之功臣也。是为序。

嘉庆癸酉仲秋谷旦苏完愚弟征保拜书

① 卤：通"鲁"。

② 缃(xi 喜)：通"缡"，系住。

凡　例

一是书仿仲景《伤寒论》作法，文尚简要，便于记诵。又恐简则不明，一切议论，悉于分注注明，俾纲举目张，一见了然，并免后人妄注，致失本文奥义。

一是书虽为温病而设，实可羽翼伤寒。若真能识得伤寒，断不致疑麻桂之法不可用；若真能识得温病，断不致以辛温治伤寒之法治温病。伤寒自以仲景为祖，参考诸家注述可也；温病当于是书中之辨似处究心焉。

一晋唐以来诸名家，其识见学问工夫，未易窥测，瑭岂敢轻率毁谤乎！奈温病一证，诸贤悉未能透过此关，多所弥缝补救，皆未得其本真，心虽疑虑，未敢直断明确，其故皆由不能脱却《伤寒论》蓝本，其心以为推戴仲景，不知反晦仲景之法。至王安道始能脱却伤寒，辨证温病，惜其论之未详，立法未备。吴又可力为卸却伤寒，单论温病，惜其立论不精，立法不纯，又不可从。惟叶天士持论平和，立法精细，然叶氏吴人，所治多南方证，又立论甚简，但有医案散见于杂证之中，人多忽之而不深究。瑭故历取诸贤精妙，考之《内经》，参以心得，为是编之作。诸贤如木工钻眼，已至九分，瑭特透此一分，作圆满会耳，非敢谓高过前贤也。至于驳证处，不得不下直言，恐误来学。礼云："事师无犯无隐"，瑭谨遵之。

一是书分为五卷：首卷历引经文为纲，分注为目，原温病之始；二[①]卷为上焦篇，凡一切温病之属上焦者系之；三[②]卷为中焦篇，凡温病之属中焦者系之；四[③]卷为下焦篇，凡温病之属下焦者系之；五[④]卷杂说、救逆、病后调治。俾阅者心目了然，胸有成局，不致临证混淆，有治上犯中，治中犯下之弊。末附一卷，专论产后调治与产后惊风，小儿急慢惊风、痘证，缘世医每于此证，惑于邪说，随手杀人，毫无依据故也。

一经谓先夏至为病温，后夏至为病暑，可见暑亦温之类，暑自温而来，故将暑温、湿温，并收入温病论内。然治法不能尽与温病相同，故上焦篇内第四条，谓温毒、暑温、湿温不在此例。

一是书之出，实出于不得已。因世之医温病者，毫无尺度，人之死于温病者，不可胜纪。无论先达后学，有能择其弊窦，补其未备，瑭将感之如师资之恩。

一是书原为济病者之苦，医医士之病，非为获利而然，有能翻版传播者听之，务望校对真确。

一《伤寒论》六经由表入里，由浅及深，须横看。本论论三焦由上及下，亦由浅入深，须竖看，与《伤寒论》为对待文字，有一纵一横之妙。学者诚能合二书而细心体察，自无难识之证，虽不及内伤，而万病诊法，实不出此一纵一横之外。

一方中所定分量，宜多宜少，不过大概而已，尚须临证者自行斟酌。盖药必中病而后可，病重药轻，见病不愈，反生疑惑；若病轻药重，伤及无辜，又系医者之大戒。古人治病，胸有定见，目无全牛，故于攻伐之剂，每用多备少服法；于调补之剂，病轻者日再服，重者日三服，甚则日三夜一服。后人治病，多系捉风捕影，往往病东药西，败事甚多；因拘于约方之说，每用药多者二三钱，少则三五分为率，遂成痼疾。吾见大江南北，用甘草必三五分。夫甘草之性最为和平，有国老之称，坐镇有余，施为

① 二：世德堂本作"一"。
② 三：世德堂本作"二"。
③ 四：世德堂本作"三"。
④ 五：世德堂本作"四"。

不足，设不假之以重权，乌能为功，即此一端，殊属可笑！医并甘草而不能用，尚望其用他药哉！不能用甘草之医，尚足以言医哉！又见北方儿科于小儿痘证，自一二朝用大黄，日加一二钱，甚至三五钱，加至十三四朝，成数两之多，其势必咬牙寒战，灰白塌陷，犹曰此毒未净也，仍须下之，有是理乎？经曰："大毒治病，十衰其六；中毒治病，十衰其七；小毒治病，十衰其八；无毒治病，十衰其九；食养尽之，勿使过剂。"医者全在善测病情，宜多宜少，胸有确见，然后依经训约之，庶无过差也。

一此书须前后互参，往往义详于前，而略于后，详于后，而略于前。再，法有定而病无定。如温病之不兼湿者，忌刚喜柔；愈后胃阳不复，或因前医过用苦寒，致伤胃阳，亦间有少用刚者；温病之兼湿者，忌柔喜刚；湿退热存之际，乌得不用柔哉！全在临证者善察病情，毫无差忒也。

一是书原为温病而设，如疟、痢、疸、痹，多因暑温、湿温而成，不得不附见数条，以粗立规模，其详不及备载，以有前人之法可据，故不详论，是书所详论者，论前人之未备者也。

一是书着眼处全在认证无差，用药先后缓急得宜，不求识证之真，而妄议药之可否，不可与言医也。

一古人有方即有法，故取携自如，无投不利。后世之失，一失于测证无方，识证不真，再失于有方无法。本论于各方条下，必注明系用《内经》何法，俾学者知先识证，而后有治病之法，先知有治病之法，而后择用何方，有法同而方异者，有方似同而法异者，稍有不真，即不见效，不可不详察之。

一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是书有鉴于唐宋以来，人自为规，而不合乎大中至正之规，以至后学宗张者非刘，宗朱者非李，未识医道之全体，故远追《玉函经》，补前人之未备，尤必详立规矩，使学者有阶可升，至神明变化出乎规矩之外，而仍不离乎规矩之中，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是所望于后之达士贤人，补其不逮，诚不敢自谓尽善又尽美也。

卷　首

原病篇

引经十九条

㈠《六元正纪大论》曰：**辰戌之岁，初之气，民厉温病；卯酉之岁，二之气，厉大至，民善暴死；终之气，其病温。寅申之岁，初之气，温病乃起；丑未之岁，二之气，温厉大行，远近咸若。子午之岁，五之气，其病温。巳亥之岁，终之气，其病温厉。**

叙气运，原温病之始也。每岁之温，有早暮微盛不等，司天在泉，主气客气，相加临而然也。细考《素问》注自知，兹不多赘。

按吴又可谓温病非伤寒，温病多而伤寒少，甚通。谓非其时而有其气，未免有顾此失彼之诮。盖时和岁稔，天气以宁，民气以和，虽当盛之岁亦微；至于凶荒兵火之后，虽应微之岁亦盛，理数自然之道，无足怪者。

㈡《阴阳应象大论》曰：**喜怒不节，寒暑过度，生乃不固。故重阴必阳，重阳必阴，故曰：冬伤于寒，春必病温。**

上节统言司天之病，此下专言人受病之故。

细考宋元以来诸名家，皆不知温病伤寒之辨。如庞安常之《卒病论》，朱肱之《活人书》，韩祇和之《微旨》，王实之《证治》，刘守真之《伤寒医鉴》、《伤寒直格》，张子和之《伤寒心镜》等书，非以治伤寒之法治温病，即将温暑认作伤寒，而疑麻桂之法不可用，遂别立防风通圣、双解通圣、九味羌活等汤，甚至于辛温药中加苦寒，王安道《溯洄集》中辩之最详，兹不再辩。论温病之最详者，莫过张景岳、吴又可、喻嘉言三家。时医所宗者，三家为多，请略陈之。按张景岳、喻嘉言皆著讲寒字，并未理会本文上有"故曰"二字，上文有"重阴必阳、重阳必阴"二句，张氏立论出方，悉与伤寒混，谓温病即伤寒，袭前人之旧，全无实得，固无足论。喻氏立论，虽有分析，中篇亦混入伤寒少阴、厥阴证，出方亦不能外辛温发表、辛热温里，为害实甚。以苦心力学之士，尚不免智者千虑之失，尚何怪后人之无从取法，随手杀人哉！甚矣学问之难也！吴又可实能识得寒温二字，所见之证，实无取乎辛温辛热甘温，又不明伏气为病之理，以为何者为即病之伤寒，何者为不即病待春而发之温病，遂直断温热之原非风寒所中，不责己之不明，反责经言之谬。瑭推原三子之偏，各自有说：张氏混引经文，将论伤寒之文，引证温热，以伤寒化热之后，经亦称热病故也，张氏不能分析，遂将温病认作伤寒。喻氏立论，开口言春温，当初春之际，所见之病，多有寒证，遂将伤寒认作温病。吴氏当崇祯凶荒兵火之际，满眼温疫，遂直辟经文"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之文。盖皆各执己见，不能融会贯通也。瑭按伏气为病，如春温、冬咳、温疟，《内经》已明言之矣。亦有不因伏气，乃司天时令现行之气，如前列《六元正纪》所云是也。此二者，皆理数之常者也。更有非其时而有其气，如又可所云戾气，间亦有之，乃其变也。惟在司命者善察其常变而补救之。

㈢《金匮真言论》曰：**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

《易》曰：履霜坚冰至，圣人恒示戒于早，必谨于微。记曰：凡事豫则立。经曰：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圣人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一节当与月令参看，与上条冬伤于寒互看，盖谓冬伤寒则春病温，惟藏精者足以避之。故《素问》首章《上古天真论》，即言男女阴精之所以生，所以长，所以枯之理；次章紧接《四气调神大论》，示人春养生以为夏奉长之地，夏养长以为秋奉收之地，秋养收以为冬奉藏之地，冬养藏以为春奉生之地。盖能藏精者一切病患皆可却，岂独温病为然哉！《金匮》谓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是也。何喻氏不明此理，将冬伤于寒作一大扇文字，将不藏精又作一大扇文字，将不藏精而伤于寒，又总作一大扇文字，勉强割裂《伤寒论》原文以实之，未免

有过虑则凿之弊。不藏精三字须活看，不专主房劳说，一切人事之能摇动其精者皆是，即冬日天气应寒而阳不潜藏，如春日之发泄，甚至桃李反花之类亦是。

汪按：喻氏天资超卓，学力精锐，在此道诚为独辟榛芜，深窥窈[①]奥，但帖括结习太重，往往于间架门面上著力，论伤寒以青龙与桂麻鼎峙，柯氏已正其失矣，乃论温病仍用三扇，甚至方法数目，一一求合《伤寒论》，正如汉唐步天，以律吕卦爻为主，牵凑补缀，反使正义不明，读者当分别观之也。

《寓意草》中金鉴一条，仍属伤寒，指为温病者非。

㈣《热论篇》曰：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者为病温；后夏至日者为病暑，暑当与汗出，勿止。

温者，暑之渐也。先夏至，春候也。春气温，阳气发越，阴精不足以承之，故为病温。后夏至，温盛为热，热盛则湿动，热与湿搏而为暑也。勿者，禁止之词。勿止暑之汗，即治暑之法也。

㈤《刺志论》曰：气盛身寒，得之伤寒；气虚身热，得之伤暑。

此伤寒暑之辨也。经语分明如此，奈何世人悉以治寒法治温暑哉！

㈥《生气通天论》曰：因于暑，汗，烦则喘喝，静则多言。

暑中有火，性急而疏泄，故令人自汗。火与心同气相求，故善烦。烦从火从页，谓心气不宁，而面若火烁也。烦则喘喝者，火克金故喘，郁遏胸中清廓之气，故欲喝而呻之。其或邪不外张而内藏于心，则静；心主言，暑邪在心，虽静亦欲自言不休也。

㈦《论疾诊尺篇》曰：尺肤热甚，脉盛躁者，病温也；其脉盛而滑者，病且出也。

此节以下，诊温病之法。

经之辨温病分明如是，何世人悉谓伤寒，而悉以伤寒足三阴经温法治之哉！张景岳作《类经》，割裂经文，蒙混成章，由未细心绎绎也。尺肤热甚，火烁精也；脉盛躁，精被火煎沸也；脉盛而滑，邪机向外也。

㈧《热病篇》曰：热病三日，而气口静人迎躁者，取之诸阳五十九刺，以泻其热而出其汗，实其阴以补其不足者。身热甚，阴阳皆静者，勿刺也；其可刺者，急取之，不汗出则泄。所谓勿刺者，有死征也。

热病七日八日动喘而弦者，急刺之，汗且自出，浅刺手大指间。

热病七日八日脉微小，病者溲血，口中干，一日半而死，脉代者一日死。热病已得汗出而脉尚躁，喘，且复热，勿刺肤，喘甚者死。

热病七日八日脉不躁，躁不散数，后三日中有汗，三日不汗，四日死；未曾汗者，勿腠刺之。

热病不知所痛，耳聋不能自收，口干，阳热甚，阴颇有寒者，热在骨髓，死不可治。

热病已得汗而脉尚躁盛，此阴脉之极也，死；其得汗而脉静者生。

热病者，脉尚躁盛而不得汗者，此阳脉之极也，死；阳脉之极，虽云死征，较前阴阳俱静有差，此证犹可大剂急急救阴，亦有活者。盖已得汗而阳脉躁甚，邪强正弱，正尚能与邪争，若留得一分正气，便有一分生理，只在留之得法耳。至阴阳俱静，邪气深入下焦阴分，正无捍邪之意，直听邪之所为，不死何待。脉盛躁，得汗静者生。

热病不可刺者有九：一曰汗不出，大颧发赤，哕者死。二曰泄而腹满甚者死。三曰目不明，热不已者死。四曰老人婴儿，热而腹满者死。五曰汗大出，呕，下血者死。六曰舌本烂，热不已者死。七曰咳而衄，汗不出，出不至足者死。八曰髓热者死。九曰热而痉者死，腰折、瘛疭、齿噤龂也。凡此九者不可刺也。

太阳之脉色荣颧骨，热病也，与厥阴脉争见者，死期不过三日。少阳之脉色荣颊前，热病也，与少阴脉争见者，死期不过三日。

此节历叙热病之死征，以禁人之刺，盖刺则必死也。然刺固不可，亦间有可药而愈者。盖刺法能泄能通，开热邪之闭结最速；至于益阴以留阳，实刺法之所短，而汤药之所长也。

热病三日而气口静人迎躁者，邪机尚浅，在上焦，故取之诸阳以泄其阳邪，阳气通则汗随

① 窈(yào 要)：幽深。

之；实其阴以补其不足者，阳盛则阴衰，泻阳则阴得安其位，故曰实其阴。泻阳之有余，即所以补阴之不足，故曰补其不足也。实其阴以补其不足，此一句，实治温热之吃紧大纲。盖热病未有不耗阴者，其耗之未尽则生，尽则阳无留恋，必脱而死也。真能体味此理，思过半矣。此论中治法，实从此处入手。

身热甚而脉之阴阳皆静，脉证不应，阳证阴脉，故曰勿刺。

热病七八日动喘而弦，喘为肺气实，弦为风火鼓荡，故浅刺手大指间，以泄肺热，肺之热痹开则汗出。大指间，肺之少商穴也。

热证七八日脉微小者，邪气深入下焦血分，逼血从小便出，故溲血；肾精告竭，阴液不得上潮，故口中干；脉至微小，不惟阴精竭，阳气亦从而竭矣，死象自明。倘脉实者可治，法详于后。

热病已得汗，脉尚躁而喘，故知其复热也；热不为汗衰，火热克金故喘，金受火克，肺之化源欲绝，故死。间有可治，法详于后。

热病不知所痛，正衰不与邪争也；耳聋，阴伤精欲脱也；不能自收，真气惫也；口干热甚，阳邪独盛也；阴颇有寒，此寒字，作虚字讲，谓下焦阴分颇有虚寒之证，以阴精亏损之人，真气败散之象已见，而邪热不退，未有不乘其空虚而入者，故曰热在骨髓，死不治也。其有阴衰阳盛而真气未至溃败者，犹有治法，详见于后。

热病已得汗而脉尚躁盛，此阴虚之极，故曰死。然虽不可刺，犹可以药沃之得法，亦有生者，法详于后。

脉躁盛不得汗，此阳盛之极也。阳盛而至于极，阴无容留之地，故亦曰死。然用药开之得法，犹可生，法详于后。

汗不出而颧赤，邪盛不得解也；哕，脾阴病也。阴阳齐病，治阳碍阴，治阴碍阳，故曰死也。泄而腹满甚，脾阴病重也，亦系阴阳皆病。目不明，精散而气脱也。经曰：精散视岐，又曰气脱者目不明。热犹未已，仍铄其精而伤其气，不死得乎！老人婴儿，一则孤阳已衰，一则稚阳未足，既得温热之阳病，又加腹满之阴病，不必至于满甚，而已有死道焉。汗不出为邪阳盛，呕为正阳衰；下血者，热邪深入不得外出，必逼迫阴络之血下注，亦为阴阳两伤也。舌本烂，肾脉胆脉心脉皆循喉咙系舌本，阳邪深入，则一阴一阳之火结于血分，肾水不得上济，热退犹可生，热仍不止，故曰死也。咳而衄，邪闭肺络，上行清道，汗出邪泄可生，不然则化源绝矣。髓热者，邪入至深至于肾部也。热而痉，邪入至深至于肝部也。以上九条，虽皆不可刺，后文亦间立治法，亦有可生者。太阳之脉色荣颧骨为热病者，按手太阳之脉，由目内眦斜络于颧，而与足太阳交，是颧者，两太阳交处也。太阳属水，水受火沸，故色荣赤为热病也；与厥阴脉争见，厥阴，木也，水受火之反克，金不来生木反生火，水无容足之地，故死速也。少阳之脉色荣颊前为热病者，按手少阳之脉，出耳前，过客主人前，足少阳穴。交颊至目锐眦而交足少阳，是颊前两少阳交处也。少阳属相火，火色现于二经交会之处，故为热病也；与少阴脉争见，少阴属君火，二火相炽，水难为受，故亦不出三日而死也。

㈨《评热病论》：帝曰：有病温者，汗出辄复热，而脉躁疾，不为汗衰，狂言不能食，病名为何？岐伯曰：病名阴阳交，交者死也。人所以汗出者，皆生于谷，谷生于精。今邪气交争于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却而精胜也。精胜则当能食而不复热。复热者，邪气也；汗者，精气也。今汗出而辄复热者，邪气胜也；不能食者，精无俾也；病而留者，其寿可立而倾也。且夫《热论》曰：汗出而脉尚躁盛者死。今脉不与汗相应，此不胜其病也，其死明矣。狂言者，是失志，失志者死。今见三死，不见一生，虽愈必死也。

此节语意自明，经谓必死之证，谁敢谓生，然药之得法，有可生之理，前所谓针药各异用也，详见后。

㈩《刺热篇》曰：肝热病者，小便先黄，腹痛多卧，身热。热争则狂言及惊，胁满痛，手足躁，不得安卧，庚辛甚，甲乙大汗，气逆则庚辛日死。刺足厥阴、少阳，其逆则头痛员员，脉引冲头也。

肝病小便先黄者，肝脉络阴器；又肝主疏泄，肝病则失其疏泄之职，故小便先黄也。腹痛多卧，木病克脾土也。热争，邪热甚而与正气相争也。狂言及惊，手厥阴心包病也，两厥阴同气，

热争，则手厥阴亦病也。胁满痛，肝脉行身之两旁，胁其要路也。手足躁不得安卧，肝主风，风淫四末，又木病克土，脾主四肢，木病热，必吸少阴肾中真阴，阴伤，故骚扰不得安卧也。庚辛金日克木，故甚。甲乙肝木旺时，故汗出而愈。气逆谓病重而不顺其可愈之理，故逢其不胜之日而死也。刺足厥阴、少阳，厥阴系本[1]脏，少阳，厥阴之腑也，并刺之者，病在脏，泻其腑也。逆则头痛以下，肝主升，病极而上升之故。

自庚辛日甚以下之理，余脏仿此。

㈡**心热病者，先不乐，数日乃热。热争则卒心痛，烦闷善呕，头痛面赤无汗；壬癸甚，丙丁大汗，气逆则壬癸死。刺手少阴、太阳。**

心病先不乐者，心包名膻中，居心下，代君用事，经谓膻中为臣使之官，喜乐出焉，心病故不乐也。卒心痛，凡实痛，皆邪正相争，热争，故卒然心痛也。烦闷，心主火，故烦，膻中气不舒，故闷。呕，肝病也，两厥阴同气，膻中代心受病，故热甚而争之后，肝病亦见也，且邪居膈上，多善呕也。头痛，火升也。面赤，火色也。无汗，汗为心液，心病故汗不得通也。

㈢**脾热病者，先头重，颊痛，烦心，颜青，欲呕，身热；热争则腰痛，不可用俯仰，腹满泄，两颔痛；甲乙甚，戊己大汗，气逆则甲乙死。刺足太阴、阳明。**

脾病头先重者，脾属湿土，性重，经谓湿之中人也，首如裹，故脾病头先重也。颊，少阳部也，土之与木，此负则彼胜，土病而木病亦见也。烦心，脾脉注心也。颜青欲呕，亦木病也。腰痛不可用俯仰，腰为肾之府，脾主制水，肾为司水之神，脾病不能制水，故腰痛；再脾病胃不能独治，阳明主约束而利机关，故痛而至于不可用俯仰也。腹满泄，脾经本病也。颔痛，亦木病也。

㈣**肺热病者，先淅然厥，起毫毛，恶风寒，舌上黄，身热；热争则喘咳，痛走胸膺背，不得太息，头痛不堪，汗出而寒；丙丁甚，庚辛大汗，气逆则丙丁死。刺手太阴、阳明，出血如大豆，立已。**

肺病先恶风寒者，肺主气，又主皮毛，肺病则气贲郁不得捍卫皮毛也。舌上黄者，肺气不化则湿热聚而为黄苔也。按苔字，方书悉作胎。胎乃胎包之胎，特以苔生舌上，故从肉旁。不知古人借用之字甚多，盖湿热蒸而生苔，或黄、或白、或青、或黑，皆因病之深浅、或寒、或热、或燥、或湿而然，如春夏间石上土坂之阴面生苔者然。故本论苔字，悉从草不从肉。喘，气郁极也。咳，火克金也。胸膺，背之府也，皆天气主之，肺主天气，肺气郁极，故痛走胸膺背也。走者，不定之词。不得太息，气郁之极也。头痛不堪，亦天气贲郁之极也。汗出而寒，毛窍开，故汗出，汗出卫虚，故恶寒，又肺本恶寒也。

㈤**肾热病者，先腰痛，胫痠，苦渴数饮，身热；热争则项痛而强，胫寒且痠，足下热，不欲言，其逆则项痛，员员澹澹然；戊己甚，壬癸大汗，气逆则戊己死。刺足少阴、太阳。**

肾病腰先痛者，腰为肾之府，又肾脉贯脊会于督之长强穴。胫，肾脉入跟中，以上踹内，太阳之脉亦下贯踹内，踹即胫也；痠，热烁液也。苦渴数饮，肾主五液而恶燥，病热则液伤而燥，故苦渴而饮水求救也。项，太阳之脉，从巅入络脑，还出别下项；肾病至于热争，脏病甚而移之腑，故项痛而强也。胫寒且痠，胫又见上，寒，热极为寒也；痠，热烁液也。足下热，肾脉从小指之下，邪趋足心涌泉穴，病甚而热也。不欲言，心主言，肾病则水克火也。员员澹澹，状其痛之甚而无奈也。

㈥**肝热病者，左颊先赤；心热病者，颜先赤；脾热病者，鼻先赤；肺热病者，右颊先赤；肾热病者，颐先赤。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

此节言五脏欲病之先，必各现端绪于其部分，示人早治，以免热争则病重也。

㈦**《热论篇》：帝曰：热病已愈，时有所遗者，何也？岐伯曰：诸遗者，热甚而强食之，故有所遗也。若此者，皆病已衰而热有所藏，因其谷气相薄，两热相合，故有所遗也。帝曰：治遗奈何？岐伯曰：视其虚实，调其逆从，可使必已也。帝曰：病热当何禁之？岐伯曰：病热少愈，食肉则复，多食则遗，此其禁也。**

---

[1] 本：世德堂本、会文堂本均作"本"，同治癸亥刻本作"木"。

此节言热病之禁也，语意自明。大抵邪之着人也，每借有质以为依附，热时断不可食，热退必须少食，如兵家坚壁清野之计，必俟热邪尽退，而后可大食也。

㈦《刺法论》：帝曰：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此言避疫之道。

按此下尚有避其毒气若干言，以其想青气，想白气等，近于祝由家言，恐后人附会之词，故节之，要亦不能外"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二句之理，语意已尽，不必滋后学之惑也。

㈧《玉版论要》曰：病温虚甚死。

病温之人，精血虚甚，则无阴以胜温热，故死。

㈨《平人气象论》曰：人一呼脉三动，一吸脉三动而躁，尺热曰病温，尺不热脉滑曰病风，脉涩曰痹。

呼吸俱三动，是六七至脉矣，而气象又急躁，若尺部肌肉热，则为病温，盖温病必伤金水二脏之津液，尺之脉属肾，尺之穴属肺也，此处肌肉热，故知为病温。其不热而脉兼滑者，则为病风，风之伤人也，阳先受之，尺为阴，故不热也。如脉动躁而兼涩，是气有余而血不足，病则为痹矣。

卷 一

上焦篇

法五十八条，方四十六首

风温 温热 温疫 温毒 冬温

一、温病者，有风温、有温热、有温疫、有温毒、有暑温、有湿温、有秋燥、有冬温、有温疟。

此九条，见于王叔和《伤寒例》中居多，叔和又牵引《难经》之文以神其说。按时推病，实有是证，叔和治病时，亦实遇是证。但叔和不能别立治法，而叙于《伤寒例》中，实属蒙混，以《伤寒论》为治外感之妙法，遂将一切外感悉收入《伤寒例》中，而悉以治伤寒之法治之。后人亦不能打破此关，因仍苟简，千余年来，贻患无穷，皆叔和之作俑，无怪见驳于方有执、喻嘉言诸公也。然诸公虽驳叔和，亦未曾另立方法，喻氏虽立治法，仍不能脱却伤寒圈子，弊与叔和无二，以致后人无所遵依。本论详加考核，准古酌今，细立治法，除伤寒宗仲景法外，俾四时杂感，朗若列眉；未始非叔和有以肇其端，东垣、河间、安道、又可、嘉言、天士宏其议，而瑭得以善其后也。

风温者，初春阳气始开，厥阴行令，风夹温也。温热者，春末夏初，阳气弛张，温盛为热也。温疫者，厉气流行，多兼秽浊，家家如是，若役使然也。温毒者，诸温夹毒，秽浊太甚也。暑温者，正夏之时，暑病之偏于热者也。湿温者，长夏初秋，湿中生热，即暑病之偏于湿者也。秋燥者，秋金燥烈之气也。冬温者，冬应寒而反温，阳不潜藏，民病温也。温疟者，阴气先伤，又因于暑，阳气独发也。

按诸家论温，有顾此失彼之病，故是编首揭诸温之大纲，而名其书曰《温病条辨》。

二、凡病温者，始于上焦，在手太阴。

伤寒由毛窍而入，自下而上，始足太阳。足太阳膀胱属水，寒即水之气，同类相从，故病始于此。古来但言膀胱主表，殆未尽其义。肺者，皮毛之合也，独不主表乎？按：人身一脏一腑，主表之理，人皆习焉不察。以三才大道言之，天为万物之大表，天属金，人之肺亦属金。肺主皮毛，经曰皮应天，天一生水，地支始于子，而亥为天门，乃贞元之会，人之膀胱为寒水之腑，故俱同天气，而俱主表也。治法必以仲景六经次传为祖法。温病由口鼻而入，自上而下，鼻通于肺，始手太阴。太阴金也，温者火之气，风者火之母，火未有不克金者，故病始于此，必从河间三焦定论。再寒为阴邪，虽《伤寒论》中亦言中风，此风从西北方来，乃髀发[1]之寒风也，最善收引，阴盛必伤阳，故首郁遏太阳经中之阳气，而为头痛身热等证。太阳阳腑也，伤寒阴邪也，阴盛伤人之阳也。温为阳邪，此论中亦言伤风，此风从东方来，乃解冻之温风也，最善发泄，阳盛必伤阴，故首郁遏太阴经中之阴气，而为咳嗽自汗口渴头痛身热尺热等证。太阴阴脏也，温热阳邪也，阳盛伤人之阴也。阴阳两大法门之辨，可了然于心目间矣。

夫大明生于东，月生于西，举凡万物，莫不由此少阳、少阴之气以为生成，故万物皆可名之曰东西。人乃万物之统领也，得东西之气最全，乃与天地东西之气相应。其病也，亦不能不与天地东西之气相应。东西者，阴阳之道路也。由东而往，为木、为风、为湿、为火、为热，湿土居中，与火交而成暑，火也者，南也。由西而往，为金、为燥、为水、为寒，水也者，北也。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南北者，阴阳之极致也。天地运行此阴阳以化生万物，故曰天之无恩而大恩生。天地运行之阴阳和平，人生之阴阳亦和平，安有所谓病也哉！天地与人之阴阳，一有所偏，即为病也。偏之浅者病浅，偏之深者病深；偏于火者病温、病热，偏于水者病清、病寒，引水火两大法门之辨，医者不可不知。烛其为水之病也，而温之热之；

---

① 髀(bì 毕)发：言风寒冷也。

烛其为火之病也，而凉之寒之，各救其偏，以抵于平和而已。非如鉴之空，一尘不染，如衡之平，毫无倚着，不能暗合道妙，岂可各立门户，专主于寒热温凉一家之论而已哉！瑭因辨寒病之原于水，温病之原于火也，而并及之。

三、太阴之为病，脉不缓不紧而动数，或两寸独大，尺肤热，头痛，微恶风寒，身热自汗，口渴，或不渴，而咳，午后热甚者，名曰温病。

不缓，则非太阳中风矣；不紧，则非太阳伤寒矣；动数者，风火相煽之象，经谓之躁；两寸独大，火克金也。尺肤热，尺部肌肤热甚，火反克水也。头痛、恶风寒、身热自汗，与太阳中风无异，此处最足以相混，于何辨之？于脉动数，不缓不紧，证有或渴、或咳、尺热，午后热甚辨之。太阳头痛，风寒之邪，循太阳经上至头与项，而项强头痛也。太阴之头痛，肺主天气，天气郁，则头亦痛也，且春气在头，又火炎上也。吴又可谓浮泛太阳经者，臆说也。伤寒之恶寒，太阳属寒水而主表，故恶风寒，温病之恶寒，肺合皮毛而亦主表，故亦恶风寒也。太阳病则周身之阳气郁，故身热；肺主化气，肺病不能化气，气郁则身亦热也。太阳自汗，风疏卫也；太阴自汗，皮毛开也，肺亦主卫。渴，火克金也。咳，肺气郁也。午后热甚，浊邪归下，又火旺时也，又阴受火克之象也。

四、太阴风温、温热、温疫、冬温，初起恶风寒者，桂枝汤主之；但热不恶寒而渴者，辛凉平剂银翘散主之。温毒、暑温、湿温、温疟，不在此例。

按：仲景《伤寒论》原文，太阳病谓如太阳证，即上文头痛身热恶风自汗也，但恶热不恶寒而渴者，名曰温病，桂枝汤主之。盖温病忌汗，最喜解肌，桂枝本为解肌，且桂枝芳香化浊，芍药收阴敛液，甘草败毒和中，姜、枣调和营卫，温病初起，原可用之。此处却变易前法，恶风寒者主以桂枝，不恶风寒主以辛凉者，非敢擅违古训也。仲景所云不恶风寒者，非全不恶风寒也，其先亦恶风寒，迨既热之后，乃不恶风寒耳。古文简质，且对太阳中风热时亦恶风寒言之，故不暇详耳。盖寒水之病，冬气也，非辛温春夏之气，不足以解之，虽曰温病，既恶风寒，明是温自内发，风寒从外搏，成内热外寒之证，故仍旧用桂枝辛温解肌法，俾得微汗，而寒热之邪皆解矣。温热之邪，春夏气也，不恶风寒，则不兼寒风可知，此非辛凉秋金之气，不足以解之。桂枝辛温，以之治温，是以火济火也。故改从《内经》"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甘"法。

桂枝汤方

桂枝六钱 芍药炒，三钱 炙甘草二钱 生姜三片 大枣去核，二枚

煎法服法，必如《伤寒论》原文而后可，不然，不惟失桂枝汤之妙，反生他变，病必不除。

汪按：麻黄、桂枝，既系肺药，故传足不传手，前人多不以为然，但人之经络相通，而天之感气则异，故治法不同也。

辛凉平剂银翘散方

连翘一两 银花一两 苦桔梗六钱 薄荷六钱 竹叶四钱 生甘草五钱 芥穗四钱 淡豆豉五钱 牛蒡子六钱

上杵为散，每服六钱，鲜苇根汤煎，香气大出，即取服，勿过煮。肺药取轻清，过煮则味厚而入中焦矣。病重者，约二时一服，日三服，夜一服；轻者三时一服，日二服，夜一服；病不解者，作再服。盖肺位最高，药过重，则过病所，少用又有病重药轻之患，故从普济消毒饮时时清扬法。今人亦间有用辛凉法者，多不见效，盖病大药轻之故，一不见效，随改弦易辙，转去转远，即不更张，缓缓延至数日后，必成中下焦证矣。胸膈闷者，加藿香三钱、郁金三钱，护膻中；渴甚者，加花粉；项肿咽痛者，加马勃、元参；衄者，去芥穗、豆豉，加白茅根三钱、侧柏炭三钱、栀子炭三钱；咳者，加杏仁利肺气；二三日病犹在肺，热渐入里，加细生地、麦冬保津液；再不解，或小便短者，加知母、黄芩、栀子之苦寒，与麦、地之甘寒，合化阴气，而治热淫所胜。

［方论］按温病忌汗，汗之不惟不解，反生他患。盖病在手经，徒伤足太阳无益；病自口鼻吸受而生，徒发其表亦无益也。且汗为心液，心阳受伤，必有神明内乱、谵语癫狂、内闭外脱之变。再，误汗虽曰伤阳，汗乃五液之一，未始不伤

阴也。《伤寒论》曰："尺脉微者为里虚，禁汗。"其义可见。其曰伤阳者，特举其伤之重者而言之耳。温病最善伤阴，用药又复伤阴，岂非为贼立帜乎？此古来用伤寒法治温病之大错也。至若吴又可开首立一达原饮，其意以为直透膜原，使邪速溃，其方施于藜藿壮实人之温疫病，容有愈者，芳香辟秽之功也；若施于膏粱纨绔，及不甚壮实人，未有不败者。盖其方中首用槟榔、草果、厚朴为君。夫槟榔，子之坚者也，诸子皆降，槟榔苦辛而温，体重而坚，由中走下，直达肛门，中下焦药也；草果亦子也，其气臭烈大热，其味苦，太阴脾经之劫药也；厚朴苦温，亦中焦药也。岂有上焦温病，首用中下焦苦温雄烈劫夺之品，先劫少阴津液之理！知母、黄芩，亦皆中焦苦燥里药，岂可用乎？况又有温邪游溢三阳之说，而有三阳经之羌活、葛根、柴胡加法，是仍以伤寒之法杂之，全不知温病治法，后人止谓其不分三焦，犹浅说也。其三消饮加入大黄、芒硝，惟邪入阳明，气体稍壮者，幸得以下而解，或战汗而解，然往往成弱证，虚甚者则死矣。况邪有在卫者，在胸中者，在营者，入血者，妄用下法，其害可胜言耶？岂视人与铁石一般，并非气血生成者哉？究其始意，原以矫世医以伤寒法治病温之弊，颇能正陶氏之失，奈学未精纯，未足为法。至喻氏、张氏多以伤寒三阴经法治温病，其说亦非，以世医从之者少，而宗又可者多，故不深辩耳。本方谨遵《内经》"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甘；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甘苦"之训。王安道《溯洄集》亦有温暑当用辛凉不当用辛温之论，谓仲景之书，为即病之伤寒而设，并未尝为不即病之温暑而设。张凤逵集治暑方，亦有暑病首用辛凉，继用甘寒，再用酸泄酸敛，不必用下之论。皆先得我心者。又宗喻嘉言芳香逐秽之说，用东垣清心凉膈散，辛凉苦甘。病初起，且去入里之黄芩，勿犯中焦；加银花辛凉，芥穗芳香，散热解毒；牛蒡子辛平润肺，解热散结，除风利咽；皆手太阴药也。合而论之，经谓"冬不藏精，春必温病"，又谓"藏于精者，春不病温"，又谓"病温虚甚死"，可见病温者，精气先虚。此方之妙，预护其虚，纯然清肃上焦，不犯中下，无开门揖盗之弊，有轻以去实之能，用之得法，自然奏效，此叶氏立法，所以迥出诸家也。

五、太阴温病，恶风寒，服桂枝汤已，恶寒解，余病不解者，银翘散主之；余证悉减者，减其制。

太阴温病，总上条所举而言也。恶寒已解，是全无风寒，止余温病，即禁辛温法，改从辛凉。减其制者，减银翘散之制也。

六、太阴风温，但咳，身不甚热，微渴者，辛凉轻剂桑菊饮主之。

咳，热伤肺络也。身不甚热，病不重也。渴而微，热不甚也。恐病轻药重，故另立轻剂方。

辛凉轻剂桑菊饮方

杏仁二钱 连翘一钱五分 薄荷八分 桑叶二钱五分 菊花一钱 苦梗二钱 甘草八分 芦根二钱

水二杯，煮取一杯，日二服。二三日不解，气粗似喘，燥在气分者，加石膏、知母；舌绛暮热，甚燥，邪初入营，加元参二钱、犀角一钱；在血分者，去薄荷、芦根，加麦冬、细生地、玉竹、丹皮各二钱；肺热甚加黄芩；渴者加花粉。

[方论] 此辛甘化风、辛凉微苦之方也。盖肺为清虚之脏，微苦则降，辛凉则平，立此方所以避辛温也。今世佥用杏苏散通治四时咳嗽，不知杏苏散辛温，只宜风寒，不宜风温，且有不分表里之弊。此方独取桑叶、菊花者，桑得箕星之精，箕好风，风气通于肝，故桑叶善平肝风；春乃肝令而主风，木旺金衰之候，故抑其有余；桑叶芳香有细毛，横纹最多，故亦走肺络而宣肺气。菊花晚成，芳香味甘，能补金水二脏，故用之以补其不足。风温咳嗽，虽系小病，常见误用辛温重剂销铄肺液，致久嗽成劳者不一而足。圣人不忽于细，必谨于微，医者于此等处，尤当加意也。

七、太阴温病，脉浮洪，舌黄，渴甚，大汗，面赤，恶热者，辛凉重剂白虎汤主之。

脉浮洪，邪在肺经气分也。舌黄，热已深。渴甚，津已伤也。大汗，热逼津液也。面赤，火炎上也。恶热，邪欲出而未遂也。辛凉平剂焉能胜任，非虎啸风生，金飚退热，而又能保津液不可，前贤多用之。

辛凉重剂白虎汤方

生石膏研，一两 知母五钱 生甘草三钱 白粳

米一合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温三服，病退，减后服，不知，再作服。

［方论］义见法下，不再立论，下仿此。

八、太阴温病，脉浮大而芤，汗大出，微喘，甚至鼻孔扇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脉若散大者，急用之，倍人参。

浮大而芤，几于散矣，阴虚而阳不固也。补阴药有鞭长莫及之虞，惟白虎退邪阳，人参固正阳，使阳能生阴，乃救化源欲绝之妙法也。汗涌，鼻扇，脉散，皆化源欲绝之征兆也。

白虎加人参汤方

即于前方内，加人参三钱。

九、白虎本为达热出表，若其人脉浮弦而细者，不可与也；脉沉者，不可与也；不渴者，不可与也；汗不出者，不可与也；常须识此，勿令误也。

此白虎之禁也。按白虎慓悍，邪重非其力不举，用之得当，原有立竿见影之妙，若用之不当，祸不旋踵。懦者多不敢用，未免坐误事机；孟浪者，不问其脉证之若何，一概用之。甚至石膏用至斤余之多，应手而效者固多，应手而毙者亦复不少。皆未真知确见其所以然之故，故手下无准的也。

十、太阴温病，气血两燔者，玉女煎去牛膝加元参主之。

气血两燔，不可专治一边，故选用张景岳气血两治之玉女煎。去牛膝者，牛膝趋下，不合太阴证之用。改熟地为细生地者，亦取其轻而不重，凉而不温之义，且细生地能发血中之表也。加元参者，取其壮水制火，预防咽痛失血等证也。

玉女煎去牛膝熟地加细生地元参方辛凉合甘寒法

生石膏一两 知母四钱 元参四钱 细生地六钱 麦冬六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二次服，渣再煮一钟服。

十一、太阴温病，血从上溢者，犀角地黄汤合银翘散主之。有中焦病者，以中焦法治之。若吐粉红血水者，死不治；血从上溢，脉七八至以上，面反黑者，死不治；可用清络育阴法。

血从上溢，温邪逼迫血液上走清道，循清窍而出，故以银翘散败温毒，以犀角地黄清血分之伏热，而救水即所以救金也。至粉红水非血非液，实血与液交迫而出，有燎原之势，化源速绝。血从上溢，而脉至七、八至，面反黑，火极而似水，反兼胜己之化也，亦燎原之势莫制，下焦津液亏极，不能上济君火，君火反与温热之邪合德，肺金其何以堪，故皆主死。化源绝，乃温病第一死法也。仲子曰：敢问死？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瑭以为医者不知死，焉能救生。细按温病死状百端，大纲不越五条。在上焦有二：一曰肺之化源绝者死；二曰心神内闭，内闭外脱者死。在中焦亦有二：一曰阳明太实，土克水者死；二曰脾郁发黄，黄极则诸窍为闭，秽浊塞窍者死。在下焦则无非热邪深入，消铄津液，涸尽而死也。

犀角地黄汤方见下焦篇

银翘散方见前

已用过表药者，去豆豉、芥穗、薄荷。

十二、太阴温病，口渴甚者，雪梨浆沃之；吐白沫粘滞不快者，五汁饮沃之。

此皆甘寒救液法也。

雪梨浆方甘冷法

以甜水梨大者一枚薄切，新汲凉水内浸半日，时时频饮。

五汁饮方甘寒法

梨汁 荸荠汁 鲜苇根汁 麦冬汁 藕汁或用蔗浆

临时斟酌多少，和匀凉服，不甚喜凉者，重汤炖温服。

十三、太阴病得之二三日，舌微黄，寸脉盛，心烦懊侬，起卧不安，欲呕不得呕，无中焦证，栀子豉汤主之。

温病二三日，或已汗，或未汗，舌微黄，邪已不全在肺中矣。寸脉盛，心烦懊侬，起卧不安，欲呕不得，邪在上焦膈中也。在上者因而越之，故涌之以栀子，开之以香豉。

栀子豉汤方酸苦法

栀子捣碎，五枚 香豆豉六钱

水四杯，先煮栀子数沸，后纳香豉，煮取二杯，先温服一杯，得吐止后服。

十四、太阴病得之二三日，心烦不安，痰涎壅盛，胸中痞塞欲呕者，无中焦证，瓜蒂散主之，虚者加参芦。

此与上条有轻重之分，有有痰无痰之别。重剂不可轻用，病重药轻，又不能了事，故上条止用栀子豉汤快涌膈中之热，此以痰涎壅盛，必用瓜蒂散急吐之，恐邪入包宫而成痉厥也。瓜蒂，栀子之苦寒，合赤小豆之甘酸，所谓酸苦涌泄为阴，善吐热痰，亦在上者因而越之方也。

瓜蒂散方酸苦法

甜瓜蒂一钱 赤小豆研，二钱 山栀子二钱

水二杯，煮取一杯，先服半杯，得吐止后服，不吐再服。虚者加人参芦一钱五分。

十五、太阴温病，寸脉大，舌绛而干，法当渴，今反不渴者，热在营中也，清营汤去黄连主之。

渴乃温之本病，今反不渴，滋人疑惑；而舌绛且干，两寸脉大，的系温病。盖邪热入营蒸腾，营气上升，故不渴，不可疑不渴非温病也，故以清营汤清营分之热，去黄连者，不欲其深入也。

清营汤见暑温门中

十六、太阴温病，不可发汗，发汗而汗不出者，必发斑疹；汗出过多者，必神昏谵语。发斑者，化斑汤主之；发疹者，银翘散去豆豉，加细生地、丹皮、大青叶，倍元参主之。禁升麻、柴胡、当归、防风、羌活、白芷、葛根、三春柳[①]。神昏谵语者，清宫汤主之，牛黄丸、紫雪丹、局方至宝丹亦主之。

温病忌汗者，病由口鼻而入，邪不在足太阳之表，故不得伤太阳经也。时医不知而误发之，若其人热甚血燥，不能蒸汗，温邪郁于肌表血分，故必发斑疹也。若其人表疏，一发而汗出不止，汗为心液，误汗亡阳，心阳伤而神明乱，中无所主，故神昏。心液伤而心血虚，心以阴为体，心阴不能济阳，则心阳独亢，心主言，故谵语不休也。且手经逆传，世罕知之，手太阴病不解，本有必传手厥阴心包之理，况又伤其气血乎？

化斑汤方

石膏一两 知母四钱 生甘草三钱 元参三钱 犀角二钱 白粳米一合

水八杯，煮取三杯，日三服，渣再煮一钟，夜一服。

[方论] 此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苦甘法也。前人悉用白虎汤作化斑汤者，以其为阳明证也。阳明主肌肉，斑家遍体皆赤，自内而外，故以石膏清肺胃之热，知母清金保肺而治阳明独胜之热，甘草清热解毒和中，粳米清胃热而保胃液，白粳米，阳明燥金之岁谷也。本论独加元参、犀角者，以斑色正赤，木火太过，其变最速，但用白虎燥金之品，清肃上焦，恐不胜任，故加元参启肾经之气，上交于肺，庶水天一气，上下循环，不致泉源暴绝也。犀角咸寒，禀水木火相生之气，为灵异之兽，具阳刚之体，主治百毒蛊疰，邪鬼瘴气，取其咸寒，救肾水，以济心火，托斑外出，而又败毒辟瘟也；再病至发斑，不独在气分矣，故加二味凉血之品。

银翘散去豆豉加细生地丹皮大青叶倍元参方

即于前银翘散内去豆豉，加：

细生地四钱 大青叶三钱 丹皮三钱 元参加至一两

[方论] 银翘散义见前。加四物，取其清血热；去豆豉，畏其温也。

按：吴又可有托里举斑汤，不言疹者，混斑疹为一气也。考温病中发疹者，十之七、八，发斑者十之二三。盖斑乃纯赤，或大片，为肌肉之病，故主以化斑汤，专治肌肉；疹系红点高起，麻、瘖沙皆一类，系血络中病，故主以芳香透络，辛凉解肌，甘寒清血也。其托里举斑汤方中用归、升、柴、芷、川山甲，皆温燥之品，岂不畏其灼津液乎？且前人有痘宜温、疹宜凉之论，实属确见，况温疹更甚于小儿之风热疹乎！其用升、柴，取其升发之义，不知温病多见于春夏发生之候，天地之气，有升无降，岂用再以升药升之乎？且经谓“冬藏精者，春不病温”，是温病之人，下焦精气

① 三春柳：即柽柳，亦名西河柳。

久已不固，安庸再升其少阳之气，使下竭上厥乎！经谓“无实实，无虚虚，必先岁气，无伐天和”，可不知耶？后人皆尤而效之，实不读经文之过也。

再按：时人发温热之表，二三日汗不出者，即云斑疹蔽伏，不惟用升、柴、羌、葛，且重以山川柳发之，不知山川柳一岁三花，故得三春之名，俗转音三春为山川，此柳古称柽木，诗所谓“其柽其椐”者是也。其性大辛大温，生发最速，横枝极细，善能入络，专发虚寒白疹，若温热气血沸腾之赤疹，岂非见之如雠仇乎？夫善治温病者，原可不必出疹，即有邪郁二三日，或三五日，既不得汗，有不得不疹之势，亦可重者化轻，轻者化无，若一派辛温刚燥，气受其灾而移热于血，岂非自造斑疹乎？再时医每于疹已发出，便称放心，不知邪热炽甚之时，正当谨慎，一有疏忽，为害不浅。再疹不忌泻，若里结须微通之，不可令大泄，致内虚下陷，法在中焦篇。

汪按：三春柳一名西河柳，又名观音柳，《图经》、《别录》未载，自缪希雍《广笔记》盛推其治疹之功，而用者遂多。不知寒疹须发，温疹不须发，可用辛凉，不可用辛温也。木棉纱之类同此。疹以泻为顺，忌升提，忌补涩，亦不宜下，以犯中下二焦。其疹痢者，当苦寒坚阴，治属中下。

清宫汤方

元参心三钱 莲子心五分 竹叶卷心二钱 连翘心二钱 犀角尖磨冲，二钱 连心麦冬三钱

[加减法] 热痰盛加竹沥、梨汁各五匙；咯痰不清，加栝蒌皮一钱五分；热毒盛加金汁、人中黄；渐欲神昏，加银花三钱、荷叶二钱、石菖蒲一钱。

[方论] 此咸寒甘苦法，清膻中之方也。谓之清宫者，以膻中为心之宫城也。俱用心者，凡心有生生不已之意，心能入心，即以清秽浊之品，便补心中生生不已之生气，救性命于微芒也。火能令人昏，水能令人清，神昏谵语，水不足而火有余，又有秽浊也。且离以坎为体，元参味苦属水，补离中之虚；犀角灵异味咸，辟秽解毒，所谓灵犀一点通，善通心气，色黑补水，亦能补离中之虚，故以二物为君。莲心甘苦咸，倒生根，由心走肾，能使心火下通于肾，又回环上升，能使肾水上潮于心，故以为使。连翘象心，心能退心热。竹叶心锐而中空，能通窍清火，故以为佐。麦冬之所以用心者，《本经》称其主心腹结气，伤中伤饱，胃脉络绝，试问去心，焉能散结气，补伤中，通伤饱，续胃脉络绝哉？盖麦冬禀少阴癸水之气，一本横生，根颗连络，有十二枚者，有十四五枚者，所以然之故，手足三阳三阴之络，共有十二，加任之尾翳，督之长强，共十四，又加脾之大络，共十五，此物性合人身自然之妙也，惟圣人能体物象，察物情，用麦冬以通续络脉。命名与天冬并称门冬者，冬主闭藏，门主开转，谓其有开合之功能也。其妙处全在一心之用，从古并未有去心之明文，张隐庵谓不知始自何人，相沿已久而不可改，瑭遍考始知自陶宏景始也，盖陶氏惑于诸心入心，能令人烦之一语，不知麦冬无毒，载在上品，久服身轻，安能令人烦哉！如参、术、芪、草，以及诸仁诸子，莫不有心，亦皆能令人烦而悉去之哉？陶氏之去麦冬心，智者千虑之失也。此方独取其心，以散心中秽浊之结气，故以之为臣。

安宫牛黄丸方

牛黄一两 郁金一两 犀角一两 黄连一两 朱砂一两 梅片二钱五分 麝香二钱五分 真珠五钱 山栀一两 雄黄一两 金箔衣 黄芩一两

上为极细末，炼老蜜为丸，每丸一钱，金箔为衣，蜡护。脉虚者人参汤下，脉实者银花、薄荷汤下，每服一丸。兼治飞尸卒厥，五痫中恶，大人小儿痉厥之因于热者。大人病重体实者，日再服，甚至日三服；小儿服半丸，不知再服半丸。

[方论]此芳香化秽浊而利诸窍，咸寒保肾水而安心体，苦寒通火腑而泻心用之方也。牛黄得日月之精，通心主之神。犀角主治百毒、邪鬼瘴气。真珠得太阴之精，而通神明，合犀角补水救火。郁金草之香，梅片木之香。按：冰片，洋外老杉木浸成，近世以樟脑打成伪之，樟脑发水中之火，为害甚大，断不可用，雄黄石之香，麝香乃精血之香，合四香以为用，使闭固之邪热温毒深在厥阴之分者，一齐从内透出，而邪秽自消，神明可复也。黄连泻心火，栀子泻心与三焦之火，

黄芩泻胆、肺之火，使邪火随诸香一齐俱散也。朱砂补心体，泻心用，合金箔坠痰而镇固，再合真珠、犀角为督战之主帅也。

紫雪丹方从《本事方》去黄金

滑石一斤 石膏一斤 寒水石一斤 磁石水煮二斤 捣煎去渣，入后药

羚羊角五两 木香五两 犀角五两 沉香五两 丁香一两 升麻一斤 元参一斤 炙甘草半斤

以上八味，并捣锉，入前药汁中煎，去渣入后药。

朴硝 硝石各二斤，提净，入前药汁中，微火煎，不住手将柳木搅，候汁欲凝，再加入后二味。

辰砂研细，三两 麝香研细，一两二钱，入煎药拌匀

合成退火气，冷水调服一二钱。

[方论]诸石利水火而通下窍。磁石、元参补肝肾之阴，而上济君火。犀角、羚羊泻心、胆之火。甘草和诸药而败毒，且缓肝急。诸药皆降，独用一味升麻，盖欲降先升也。诸香化秽浊，或开上窍，或开下窍，使神明不致坐困于浊邪而终不克复其明也。丹砂色赤，补心而通心火，内含汞而补心体，为坐镇之用。诸药用气，硝独用质者，以其水卤结成，性峻而易消，泻火而散结也。

局方至宝丹方

犀角镑，一两 朱砂飞，一两 琥珀研，一两 玳瑁镑，一两 牛黄五钱 麝香五钱

以安息重汤炖化，和诸药为丸一百丸，蜡护。

[方论]此方荟萃各种灵异，皆能补心体，通心用，除邪秽，解热结，共成拨乱反正之功。大抵安宫牛黄丸最凉，紫雪次之，至宝又次之，主治略同，而各有所长，临用对证斟酌可也。

十七、邪入心包，舌蹇[1]肢厥，牛黄丸主之，紫雪丹亦主之。

厥者，尽也。阴阳极造其偏，皆能致厥。伤寒之厥，足厥阴病也。温热之厥，手厥阴病也。舌卷囊缩，虽同系厥阴现证，要之舌属手，囊属足也。盖舌为心窍，包络代心用事，肾囊前后，皆肝经所过，断不可以阴阳二厥混而为一，若陶节庵所云"冷过肘膝，便为阴寒"，恣用大热。再热厥之中亦有三等：有邪在络居多，而阳明证少者，则从芳香，本条所云是也；有邪搏阳明，阳明太实，上冲心包，神迷肢厥，甚至通体皆厥，当从下法，本论载入中焦篇；有日久邪杀阴亏而厥者，则从育阴潜阳法，本论载入下焦篇。

牛黄丸、紫雪丹方并见前

十八、温毒咽痛喉肿，耳前耳后肿，颊肿，面正赤，或喉不痛，但外肿，甚则耳聋，俗名大头温、虾蟆温者，普济消毒饮去柴胡、升麻主之，初起一二日，再去芩，连，三四日加之佳。

温毒者，秽浊也。凡地气之秽，未有不因少阳之气而自能上升者，春夏地气发泄，故多有是证；秋冬地气，间有不藏之时，亦或有是证；人身之少阴素虚，不能上济少阳，少阳升腾莫制，亦多成是证；小儿纯阳火多，阴未充长，亦多有是证。咽痛者，经谓"一阴一阳结，谓之喉痹"。盖少阴少阳之脉，皆循喉咙，少阴主君火，少阳主相火，相济为灾也。耳前耳后颊前肿者，皆少阳经脉所过之地，颊车不独为阳明经穴也。面赤者，火色也。甚则耳聋者，两少阳之脉，皆入耳中，火有余则清窍闭也。治法总不能出李东垣普济消毒饮之外。其方之妙，妙在以凉膈散为主，而加化清气之马勃、僵蚕、银花，得轻可去实之妙；再加元参、牛蒡、板蓝根，败毒而利肺气，补肾水以上济邪火；去柴胡、升麻者，以升腾飞越太过之病，不当再用升也，说者谓其引经，亦甚愚矣！凡药不能直至本经者，方用引经药作引，此方皆系轻药，总走上焦，开天气，肃肺气，岂须用升、柴直升经气耶？去黄芩、黄连者，芩连里药也，病初起未至中焦，不得先用里药，故犯中焦也。

普济消毒饮去升麻柴胡黄芩黄连方

连翘一两 薄荷三钱 马勃四钱 牛蒡子六钱 芥穗三钱 僵蚕五钱 元参一两 银花一两 板蓝根五钱 苦梗一两 甘草五钱

上共为粗末，每服六钱，重者八钱。鲜苇根汤煎，去渣服，约二时一服，重者一时许一服。

十九、温毒外肿，水仙膏主之，并主一切痈疮。

---

① 蹇：通"謇"，语言不利。

按：水仙花得金水之精，隆冬开花，味苦微辛，寒滑无毒，苦能降火败毒，辛能散邪热之结，寒能胜热，滑能利痰，其妙用全在汁之胶粘，能拔毒外出，使毒邪不致深入脏腑伤人也。

水仙膏方

水仙花根，不拘多少，剥去老赤皮与根须，入石臼捣如膏，敷肿处，中留一孔出热气，干则易之，以肌肤上生黍米大小黄疮为度。

二十、温毒敷水仙膏后，皮间有小黄疮如黍米者，不可再敷水仙膏，过敷则痛甚而烂，三黄二香散主之。

三黄取其峻泻诸火，而不烂皮肤，二香透络中余热而定痛。

三黄二香散方苦辛芳香法

黄连一两 黄柏一两 生大黄一两 乳香五钱 没药五钱

上为极细末，初用细茶汁调敷，干则易之，继则用香油调敷。

二一、温毒神昏谵语者，先与安宫牛黄丸、紫雪丹之属，继以清宫汤。

安宫牛黄丸、紫雪丹、清宫汤方法并见前

暑 温

二二、形似伤寒，但右脉洪大而数，左脉反小于右，口渴甚，面赤，汗大出者，名曰暑温，在手太阴，白虎汤主之；脉芤甚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此标暑温之大纲也。按温者热之渐，热者温之极也。温盛为热，木生火也。热极湿动，火生土也。上热下湿，人居其中而暑成矣。若纯热不兼湿者，仍归前条温热例，不得混入暑也。形似伤寒者，谓头痛、身痛、发热、恶寒也。水火极不同性，各造其偏之极，反相同也。故经谓水极而似火也，火极而似水也。伤寒，伤于水气之寒，故先恶寒而后发热，寒郁人身卫阳之气而为热也，故仲景《伤寒论》中，有已发热或未发之文。若伤暑则先发热，热极而后恶寒，盖火盛必克金，肺性本寒，而复恶寒也。然则伤暑之发热恶寒虽与伤寒相似，其所以然之故，实不同也。学者诚能究心于此，思过半矣。脉洪大而数，甚则芤，对伤寒之脉浮紧而言也。独见于右手者，对伤寒之左脉大而言也，右手主上焦气分，且火克金也，暑从上而下，不比伤寒从下而上，左手主下焦血分也，故伤暑之左脉反小于右。口渴甚面赤者，对伤寒太阳证面不赤、口不渴而言也；火烁津液，故口渴，火甚未有不烦者，面赤者，烦也，烦字从火后[①]页，谓火现于面也。汗大出者，对伤寒汗不出而言也。首白虎例者，盖白虎乃秋金之气，所以退烦暑，白虎为暑温之正例也，其源出自《金匮》，守先圣之成法也。

白虎汤、白虎加人参汤方并见前

二三、《金匮》谓太阳中喝，发热恶寒，身重而疼痛，其脉弦细芤迟，小便已，洒然毛耸，手足逆冷，小有劳，身即热，口开前板齿燥。若发其汗，则恶寒甚；加温针，则发热甚；数下，则淋甚，可与东垣清暑益气汤。

张石顽注谓太阳中喝，发热恶寒身重而疼痛，此因暑而伤风露之邪，手太阳标证也。手太阳小肠属火，上应心包，二经皆能制金烁肺，肺受火刑，所以发热恶寒似足太阳证。其脉或见弦细，或见芤迟，小便已，洒然毛耸，此热伤肺胃之气，阳明本证也。愚按：小便已洒然毛耸，似乎非阳明证，乃足太阳膀胱证也。盖膀胱主水，火邪太甚而制金，则寒水来为金母复仇也。所谓五行之极，反兼胜己之化。发汗则恶寒甚者，气虚重夺当作伤其津当作阳也。温针则发热甚者，重伤经中之液，转助时火，肆虐于外也。数下之则淋甚者，劫其在里之阴，热势乘机内陷也。此段经文，本无方治，东垣特立清暑益气汤，足补仲景之未逮。愚按：此言太过。仲景当日，必有不可立方之故，或曾立方而后世脱简，皆未可知，岂东垣能立而仲景反不能立乎？但细按此证，恰可与清暑益气汤，曰可者，仅可而有所未尽之词，尚望遇是证者，临时斟酌尽善。至沈目南《金匮要略注》，谓当用辛凉甘寒，实于此证不合，盖身重疼痛，证兼寒湿也。即目南自注，谓发热恶寒身重疼痛，其脉弦细芤迟，内暑而兼阴湿之变也。岂有阴湿而用甘寒柔以济柔之理？既

① 后：世德堂本、会文堂本均作"从"，宜从之。

曰阴湿，岂辛凉所能胜任！不待辩而自明。

清暑益气汤方辛甘化阳、酸甘化阴复法

黄芪一钱 黄柏一钱 麦冬二钱 青皮一钱 白术一钱五分 升麻三分 当归七分 炙草一钱 神曲一钱 人参一钱 泽泻一钱 五味子八分 陈皮一钱 苍术一钱五分 葛根三分 生姜二片 大枣二枚

水五杯，煮取二杯，渣再煎一杯，分温三服。虚者得宜，实者禁用；汗不出而但热者禁用。

二四、手太阴暑温，如上条证，但汗不出者，新加香薷饮主之。

证如上条，指形似伤寒，右脉洪大，左手反小，面赤口渴而言。但以汗不能自出，表实为异，故用香薷饮发暑邪之表也。按香薷辛温芳香，能由肺之经而达其络。鲜扁豆花，凡花皆散，取其芳香而散，且保肺液，以花易豆者，恶其呆滞也。夏日所生之物，多能解暑，惟扁豆花为最，如无花时，用鲜扁豆皮；若再无此，用生扁豆皮。厚朴苦温，能泄食满，厚朴皮也，虽走中焦，究竟肺主皮毛，以皮从皮，不为治上犯中。若黄连、甘草，纯然里药，暑病初起，且不必用，恐引邪深入，故易以连翘、银花，取其辛凉达肺经之表，纯从外走，不必走中也。

温病最忌辛温，暑证不忌者，以暑必兼湿，湿为阴邪，非温不解。故此方香薷、厚朴用辛温，而余则佐以辛凉云。下文湿温论中，不惟不忌辛温，且用辛热也。

新加香薷饮方辛温复辛凉法

香薷二钱 银花三钱 鲜扁豆花三钱 厚朴二钱 连翘二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先服一杯，得汗止后服；不汗再服；服尽不汗，再作服。

二五、手太阴暑温，服香薷饮，微得汗，不可再服香薷饮重伤其表，暑必伤气，最令表虚，虽有余证，知在何经，以法治之。

按：伤寒非汗不解，最喜发汗；伤风亦非汗不解，最忌发汗，只宜解肌，此麻桂之异其治，即异其法也。温病亦喜汗解，最忌发汗，只许辛凉解肌，辛温又不可用，妙在导邪外出，俾营卫气血调和，自然得汗，不必强责其汗也。若暑温、湿温则又不然，暑非汗不解，可用香薷发之。发汗之后，大汗不止，仍归白虎法，固不比伤寒伤风之漏汗不止，而必欲桂附护阳实表，亦不可屡虚其表，致令厥脱也。观古人暑门有生脉散法，其义自见。

二六、手太阴暑温，或已经发汗，或未发汗，而汗不止，烦渴而喘，脉洪大有力者，白虎汤主之；脉洪大而芤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身重者，湿也，白虎加苍术汤主之；汗多脉散大，喘喝欲脱者，生脉散主之。

此条与上文少异者，只已经发汗一句。

白虎加苍术汤方

即于白虎汤内加苍术三钱。

汗多而脉散大，其为阳气发泄太甚，内虚不司留恋可知。生脉散酸甘化阴，守阴所以留阳，阳留汗自止也。以人参为君，所以补肺中元气也。

生脉散方酸甘化阴法

人参三钱 麦冬不去心，二钱 五味子一钱

水三杯，煮取八分二杯，分二次服，渣再煎服，脉不敛，再作服，以脉敛为度。

二七、手太阴暑温，发汗后，暑证悉减，但头微胀，目不了了，余邪不解者，清络饮主之，邪不解而入中下焦者，以中下法治之

既曰余邪，不可用重剂明矣，只以芳香轻药清肺络中余邪足矣。倘病深而入中下焦，又不可以浅药治深病也。

清络饮方辛凉芳香法

鲜荷叶边二钱 鲜银花二钱 西瓜翠衣二钱 鲜扁豆花一枝 丝瓜皮二钱 鲜竹叶心二钱

水二杯，煮取一杯，日二服。凡暑伤肺经气分之轻证皆可用之。

二八、手太阴暑温，但咳无痰，咳声清高者，清络饮加甘草、桔梗、甜杏仁、麦冬、知母主之。

咳而无痰，不嗽可知，咳声清高，金音清高，久咳则哑，偏于火而不兼湿也。即用清络饮，清肺络中无形之热加甘、桔开提，甜杏仁利肺而不伤气，麦冬、知母保肺阴而制火也。

清络饮加甘桔甜杏仁麦冬汤方

即于清络饮内，加甘草一钱，桔梗二钱，甜杏仁二钱，麦冬三钱。

二九、两太阴暑温，咳而且嗽，咳声重浊，痰多不甚渴，渴不多饮者，小半夏加茯苓汤再加厚朴、杏仁主之。

既咳且嗽，痰涎复多，咳声重浊，重浊者土音也，其兼足太阴湿土可知。不甚渴，渴不多饮，则其中之有水可知。此暑温而兼水饮者也。故以小半夏加茯苓汤，蠲饮和中；再加厚朴、杏仁，利肺泻湿，预夺其喘满之路；水用甘澜，取其走而不守也。

此条应入湿温，却列于此处者，以与上条为对待之文，可以互证也。

小半夏加茯苓汤再加厚朴杏仁方辛温淡法

半夏八钱 茯苓块六钱 厚朴三钱 生姜五钱 杏仁三钱

甘澜水八杯，煮取三杯，温服，日三。

三十、脉虚，夜寐不安，烦渴舌赤，时有谵语，目常开不闭，或喜闭不开，暑入手厥阴也。手厥阴暑温，清营汤主之；舌白滑者，不可与也。

夜寐不安，心神虚而阳不得入于阴也。烦渴舌赤，心用恣而心体亏也。时有谵语，神明欲乱也。目常开不闭，目为火户，火性急，常欲开以泄其其[1]火，且阳不下交于阴也；或喜闭不开者，阴为亢阳所损，阴损则恶见阳光也。故以清营汤急清营中之热，而保离中之虚也。若舌白滑，不惟热重，湿亦重矣。湿重忌柔润药，当于湿温例中求之，故曰不可与清营汤也。

清营汤方咸寒苦甘法

犀角三钱 生地五钱 元参三钱 竹叶心一钱 麦冬三钱 丹参二钱 黄连一钱五分 银花三钱 连翘连心用，二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日三服。

三一、手厥阴暑温，身热不恶寒，清神不了了，时时谵语者，安宫牛黄丸主之，紫雪丹亦主之。

身热不恶寒，已无手太阴证，神气欲昏，而又时时谵语，不比上条时有谵语，谨防内闭，故以芳香开窍、苦寒清热为急。

安宫牛黄丸、紫雪丹方义并见前

三二、暑温寒热，舌白不渴，吐血者，名曰暑瘵，为难治，清络饮加杏仁、薏仁、滑石汤主之。

寒热，热伤于表也；舌白不渴，湿伤于里也；皆在气分，而又吐血，是表里气血俱病，岂非暑瘵重证乎？此证纯清则碍虚，纯补则碍邪，故以清络饮清血络中之热，而不犯手；加杏仁利气，气为血帅故也；薏仁、滑石，利在里之湿；冀邪退气宁而血可止也。

清络饮加杏仁薏仁滑石汤方

即于清络饮内加杏仁二钱，滑石末三钱，薏仁三钱，服法如前。

三三、小儿暑温，身热，卒然痉厥，名曰暑痫，清营汤主之，亦可少与紫雪丹。

小儿之阴，更虚于大人，况暑月乎！一得暑温，不移时有过卫入营者，盖小儿之脏腑薄也。血络受火邪逼迫，火极而内风生，俗名急惊，混与发散消导，死不旋踵，惟以清营汤清营分之热而保津液，使液充阳和，自然汗出而解，断断不可发汗也。可少与紫雪者，清包络之热而开内窍也。

三四、大人暑痫，亦同上法。热初入营，肝风内动，手足瘛疭，可于清营汤中，加钩藤、丹皮、羚羊角。

清营汤、紫雪丹方法并见前

伏暑

按：暑温伏暑，名虽异而病实同，治法须前后互参，故中下焦篇不另立一门。

三五、暑兼湿热，偏于暑之热者为暑温，多手太阴证而宜清；偏于暑之湿者为湿温，多足太阴证而宜温；湿热平等者两解之。各宜分晓，不可混也。

此承上起下之文。按暑温、湿温，古来方法最多精妙，不比前条温病毫无尺度，本论原可不必再议，特以《内经》有先夏至为病温、后夏至为病暑之明文，是暑与温，流虽异而源则同，不得言温而遗暑，言暑而遗湿。又以历代名家，悉有蒙混之弊，盖夏日三气杂感，本难条分缕晰。惟叶氏心灵手巧，精思过人，案中治法，丝丝入扣，

[1] 其其：后"其"字疑衍，世德堂本、会文堂本均无，宜删之。

可谓汇众善以为长者，惜时人不能知其一二；然其法散见于案中，章程未定，浅学者读之，有望洋之叹，无怪乎后人之无阶而升也。故本论摭拾其大概，粗定规模，俾学者有路可寻，精妙甚多，不及备录，学者仍当参考名家，细绎叶案，而后可以深造。再按：张洁古云："静而得之为中暑，动而得之为中热；中暑者阴证，中热者阳证。"呜呼！洁古笔下如是不了了，后人奉以为规矩准绳，此医道之所以难言也。试思中暑，竟无动而得之者乎？中热，竟无静而得之者乎？似难以动静二字分暑热。又云"中暑者阴证"，暑字从日，日岂阴物乎？暑中有火，火岂阴邪乎？暑中有阴耳，湿是也，非纯阴邪也。"中热者阳证"，斯语诚然，要知热中亦兼秽浊，秽浊亦阴类也，是中热非纯无阴也。盖洁古所指之中暑，即本论后文之湿温也；其所指之中热，即本论前条之温热也。张景岳又细分阴暑、阳暑：所谓阴暑者，即暑之偏于湿，而成足太阴之里证也；阳暑者，即暑之偏于热，而成手太阴之表证也。学者非目无全牛，不能批隙中窾。宋元以来之名医，多自以为是，而不求之自然之法象，无怪乎道之常不明，而时人之随手杀人也，可胜慨哉！

汪按：偏湿偏热，伤手伤足，挈领提纲，可谓不易之论，学者从此认清，自不患动手便错矣。又按：洁古所谓动者，指奔走劳役之人，触冒天地之热气而病者也；所谓静者，指富贵安逸之人，纳凉于高堂大厦以避热而中湿者也。然动者亦有时中湿，静者亦有时中热，未可拘执。静者一种内，又有乘凉饮冷，无湿气而但中寒气，应用桂枝、大顺，甚则理中、四逆者，此即夏月伤寒，当一一条分缕晰也。至景岳于六气治法，全未入门，无足置论。

三六、长夏受暑，过夏而发者，名曰伏暑。霜未降而发者少轻，霜既降而发者则重，冬日发者尤重，子、午、丑、未之年为多也。

长夏盛暑，气壮者不受也；稍弱者但头晕片刻，或半日而已；次则即病；其不即病而内舍于骨髓，外舍于分肉之间者，气虚者也。盖气虚不能传送暑邪外出，必待秋凉金气相搏而后出也，金气本所以退烦暑，金欲退之，而暑无所藏，故伏暑病发也。其有气虚甚者，虽金风亦不能击之使出，必待深秋大凉、初冬微寒相逼而出，故为尤重也。子、午、丑、未之年为独多者，子、午君火司天，暑本于火也；丑、未湿土司天，暑得湿则留也。

三七、头痛微恶寒，面赤烦渴，舌白，脉濡而数者，虽在冬月，犹为太阴伏暑也。

头痛恶寒，与伤寒无异；面赤烦渴，则非伤寒矣，然犹似伤寒阳明证；若脉濡而数，则断断非伤寒矣。盖寒脉紧，风脉缓，暑脉弱，濡则弱之象，弱即濡之体也。濡即离中虚，火之象也；紧即坎中满，水之象也。火之性热，水之性寒，象各不同，性则迥异，何世人悉以伏暑作伤寒治，而用足六经羌、葛、柴、芩每每杀人哉！象各不同，性则迥异，故曰虽在冬月，定其非伤寒而为伏暑也。冬月犹为伏暑，秋日可知。伏暑之与伤寒，犹男女之别，一则外实中虚，一则外虚中实，岂可混哉！

三八、太阴伏暑，舌白口渴，无汗者，银翘散去牛蒡、元参[1] 加杏仁、滑石主之。

此邪在气分而表实之证也。

三九、太阴伏暑，舌赤口渴，无汗者，银翘散加生地、丹皮、赤芍、麦冬主之。

此邪在血分而表实之证也。

四十、太阴伏暑，舌白口渴，有汗，或大汗不止者，银翘散去牛蒡子、元参[2]、芥穗，加杏仁、石膏、黄芩主之；脉洪大，渴甚汗多者，仍用白虎法；脉虚大而芤者，仍用人参白虎法。

此邪在气分而表虚之证也。

四一、太阴伏暑，舌赤，口渴，汗多，加减生脉散主之。

此邪在血分而表虚之证也。

银翘散去牛蒡子元参[3] 加杏仁滑石方

即于银翘散内，去牛蒡子、元参，加杏仁六钱，飞滑石一两。服如银翘散法。胸闷加郁金四钱，香豉四钱；呕而痰多，加半夏六钱，茯苓六

① 元参：查银翘散方中无元参，故"元参"疑衍。
② 元参：同上。
③ 元参：同上。

钱；小便短，加薏仁八钱，白通草四钱。

银翘散加生地丹皮赤芍麦冬方

即于银翘散内，加生地六钱，丹皮四钱，赤芍四钱，麦冬六钱。服法如前。

银翘散去牛蒡子元参芥穗加杏仁石膏黄芩方

即于银翘散内，去牛蒡子、元参、芥穗，加杏仁六钱，生石膏一两，黄芩五钱。服法如前。

白虎法、白虎加人参法俱见前

加减生脉散方酸甘化阴法

沙参三钱 麦冬三钱 五味子一钱 丹皮二钱 细生地三钱

水五杯，煮二杯，分温再服。

四二、伏暑、暑温、湿温，证本一源，前后互参，不可偏执。

湿温 寒湿

四三、头痛恶寒，身重疼痛，舌白不渴，脉弦细而濡，面色淡黄，胸闷不饥，午后身热，状若阴虚，病难速已，名曰湿温。汗之则神昏耳聋，甚则目瞑不欲言，下之则洞泄，润之则病深不解，长夏深秋冬日同法，三仁汤主之。

头痛恶寒，身重疼痛，有似伤寒，脉弦濡，则非伤寒矣。舌白不渴，面色淡黄，则非伤暑之偏于火者矣。胸闷不饥，湿闭清阳道路也。午后身热，状若阴虚者，湿为阴邪，阴邪自旺于阴分，故与阴虚同一午后身热也。湿为阴邪，自长夏而来，其来有渐，且其性氤氲粘腻，非若寒邪之一汗即解，温热之一凉即退，故难速已。世医不知其为湿温，见其头痛恶寒身重疼痛也，以为伤寒而汗之，汗伤心阳，湿随辛温发表之药蒸腾上逆，内蒙心窍则神昏，上蒙清窍则耳聋目瞑不言。见其中满不饥，以为停滞而大下之，误下伤阴，而重抑脾阳之升，脾气转陷，湿邪乘势内渍，故洞泄。见其午后身热，以为阴虚而用柔药润之，湿为胶滞阴邪，再加柔润阴药，二阴相合，同气相求，遂有锢结而不可解之势。惟以三仁汤轻开上焦肺气，盖肺主一身之气，气化则湿亦化也。湿气弥漫，本无形质，以重浊滋味之药治之，愈治愈坏。伏暑湿温，吾乡俗名秋呆子，悉以陶氏《六书》法治之，不知从何处学来，医者呆，反名病呆，不亦诬乎！再按：湿温较诸温病，势虽缓而实重，上焦最少，病势不甚显张，中焦病最多，详见中焦篇，以湿为阴邪故也，当于中焦求之。

三仁汤方

杏仁五钱 飞滑石六钱 白通草二钱 白蔻仁二钱 竹叶二钱 厚朴二钱 生薏仁六钱 半夏五钱

甘澜水八碗，煮取三碗，每服一碗，日三服。

四四、湿温邪入心包，神昏肢逆，清宫汤去莲心、麦冬，加银花、赤小豆皮，煎送至宝丹，或紫雪丹亦可。

湿温著于经络，多身痛身热之候，医者误以为伤寒而汗之，遂成是证。仲景谓湿家忌发汗，发汗则病痉。湿热相搏，循经入络，故以清宫汤清包中之热邪，加银花、赤豆以清湿中之热，而又能直入手厥阴也。至宝丹去秽浊复神明，若无至宝，即以紫雪代之。

清宫汤去莲心麦冬加银花赤小豆皮方

犀角一钱 连翘心三钱 元参心二钱 竹叶心二钱 银花二钱 赤小豆皮三钱

至宝丹、紫雪丹方并见前

四五、湿温喉阻咽痛，银翘马勃散主之。

肺主气，湿温者，肺气不化，郁极而一阴一阳谓心与胆也之火俱结也。盖金病不能平木，木反挟心火来刑肺金。喉即肺系，其闭在气分者即阻，闭在血分者即痛也，故以轻药开之。

银翘马勃散方辛凉微苦法

连翘一两 牛蒡子六钱 银花五钱 射干三钱 马勃二钱

上杵为散，服如银翘散法。不痛但阻甚者，加滑石六钱，桔梗五钱，苇根五钱。

四六、太阴湿温，气分痹郁而哕者，俗名为呃。宣痹汤主之。

上焦清阳愤郁[①]，亦能致哕，治法故以轻宣肺痹为主。

宣痹汤苦辛通法

枇杷叶二钱 郁金一钱五分 射干一钱 白通草

① 愤(fèn 忿)郁：愤者满也，郁者奔迫也。

一钱 香豆豉一钱五分

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服。

四七、太阴湿温喘促者，千金苇茎汤加杏仁、滑石主之。

《金匮》谓喘在上焦，其息促。太阴湿蒸为痰，喘息不宁，故以苇茎汤轻宣肺气，加杏仁、滑石利窍而逐热饮。若寒饮喘咳者，治属饮家，不在此例。

千金苇茎汤加滑石杏仁汤辛淡法

苇茎五钱 薏苡仁五钱 桃仁二钱 冬瓜仁二钱 滑石三钱 杏仁三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服。

四八、《金匮》谓太阳中暍，身热疼痛而脉微弱，此以夏月伤冷水，水行皮中所致也，一物瓜蒂汤主之。

此热少湿多，阳郁致病之方法也。瓜蒂涌吐其邪，暑湿俱解，而清阳复辟矣。

一物瓜蒂汤方

瓜蒂二十个

上捣碎，以逆流水八杯，煮取三杯，先服一杯，不吐再服，吐停后服。虚者加参芦三钱。

四九、寒湿伤阳，形寒脉缓，舌淡，或白滑不渴，经络拘束，桂枝姜附汤主之。

载寒湿，所以互证湿温也。按寒湿伤表阳、中经络之证，《金匮》论之甚详，兹不备录。独采叶案一条，以见湿寒、湿温不可混也。形寒脉缓，舌白不渴，而经络拘束，全系寒证，故以姜附温中，白术燥湿，桂枝通行表阳也。

桂枝姜附汤苦辛热法

桂枝六钱 干姜三钱 白术生、三钱 熟附子三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渣再煮一杯服。

温 疟

五十、骨节疼烦、时呕，其脉如平，但热不寒，名曰温疟，白虎加桂枝汤主之。

阴气先伤，阳气独发，故但热不寒，令人消烁肌肉，与伏暑相似，亦温病之类也。彼此实足以相混，故附于此，可以参观而并见。治以白虎加桂枝汤者，以白虎保肺清金，峻泻阳明独胜之热，使不消烁肌肉；单以桂枝一味，领邪外出，作向导之官，得热因热用之妙。经云"奇治之不治，则偶治之；偶治之不治，则求其属以衰之"是也，又谓之复方。

白虎加桂枝汤方辛凉苦甘复辛温法

知母六钱 生石膏一两六钱 粳米一合 桂枝木三钱 炙甘草二钱

水八碗，煮取三碗。先服一碗，得汗为度，不知再服，知后仍服一剂，中病即已。

五一、但热不寒，或微寒多热，舌干口渴，此乃阴气先伤，阳气独发，名曰瘅疟，五汁饮主之。

仲景于瘅疟条下，谓以饮食消息之，并未出方，谓如是重病而不用药，特出饮食二字，重胃气可知。阳明于脏象为阳土，于气运为燥金，病系阴伤阳独，法当救阴何疑。重胃气，法当救胃阴何疑。制阳土燥金之偏胜，配孤阳之独亢，非甘寒柔润而何！此喻氏甘寒之论，其超卓无比伦也。叶氏宗之，后世学者咸当宗之矣。

五汁饮方见前

[加减法] 此甘寒救胃阴之方也。欲清表热，则加竹叶、连翘；欲泻阳明独胜之热，而保肺之化源，则加知母；欲救阴血，则加生地、元参；欲宣肺气，则加杏仁；欲行三焦开邪出路，则加滑石。

五二、舌白渴饮，咳嗽频仍，寒从背起，伏暑所致，名曰肺疟，杏仁汤主之。

肺疟，疟之至浅者。肺疟虽云易解，稍缓则深，最忌用治疟印板俗例之小柴胡汤，盖肺去少阳半表半里之界尚远，不得引邪深入也，故以杏仁汤轻宣肺气，无使邪聚则愈。

杏仁汤方苦辛寒法

杏仁三钱 黄芩一钱五分 连翘一钱五分 滑石三钱 桑叶一钱五分 茯苓块三钱 白蔻皮八分 梨皮二钱

水三杯，煮取二杯，日再服。

五三、热多昏狂，谵语烦渴，舌赤中黄，脉弱而数，名曰心疟，加减银翘散主之；兼秽，舌浊口气重者，安宫牛黄丸主之。

心疟者，心不受邪，受邪则死。疟邪始受在

肺，逆传心包络。其受之浅者，以加减银翘散清肺与膈中之热，领邪出卫；其受之重者，邪闭心包之窍，由有闭脱之危，故以牛黄丸清宫城而安君主也。

加减银翘散方辛凉兼芳香法

连翘十分 银花八分 元参五分 麦冬五分，不去心 犀角五分 竹叶三分

共为粗末，每服五钱，煎成去渣，点荷叶汁二三茶匙。日三服。

安宫牛黄丸方见前

秋 燥

五四、秋感燥气，右脉数大，伤手太阴气分者，桑杏汤主之。

前人有云：六气之中，惟燥不为病，似不尽然。盖以《内经》少秋感于燥一条，故有此义耳。如阳明司天之年，岂无燥金之病乎？大抵春秋二令，气候较夏冬之偏寒偏热为平和，其由于冬夏之伏气为病者多，其由于本气自病者少，其由于伏气而病者重，本气自病者轻耳。其由于本气自病之燥证，初起必在肺卫，故以桑杏汤清气分之燥也。

桑杏汤方辛凉法

桑叶一钱 杏仁一钱五分 沙参二钱 象贝一钱 香豉一钱 栀皮一钱 梨皮一钱

水二杯，煮取一杯，顿服之，重者再作服。

五五、感燥而咳者，桑菊饮主之。

亦救肺卫之轻剂也。

桑菊饮方见前

五六、燥伤肺胃阴分，或热或咳者，沙参麦冬汤主之。

此条较上二条，则病深一层矣，故以甘寒救其津液。

沙参麦冬汤甘寒法

沙参三钱 玉竹二钱 生甘草一钱 冬桑叶一钱五分 麦冬三钱 生扁豆一钱五分 花粉一钱五分

水五杯，煮取二杯，日再服。久热久咳者，加地骨皮三钱。

五七、燥气化火，清窍不利者，翘荷汤主之。

清窍不利，如耳鸣目赤，龈胀咽痛之类。翘荷汤者，亦清上焦气分之燥热也。

翘荷汤辛凉法

薄荷一钱五分 连翘一钱五分 生甘草一钱 黑栀皮一钱五分 桔梗二钱 绿豆皮二钱

水二杯，煮取一杯，顿服之。日服二剂，甚者日三。

[加减法] 耳鸣者，加羚羊角、苦丁茶；目赤者，加鲜菊叶、苦丁茶、夏枯草；咽痛者，加牛蒡子、黄芩。

五八、诸气膹郁，诸痿喘呕之因于燥者，喻氏清燥救肺汤主之。

喻氏云：诸气膹郁之属于肺者，属于肺之燥也，而古今治气郁之方，用辛香行气，绝无一方治肺之燥者。诸痿喘呕之属于上者，亦属于肺之燥也，而古今治法以痿呕属阳明，以喘属肺，是则呕与痿属之中下，而惟喘属之上矣，所以千百方中亦无一方及于肺之燥也。即喘之属于肺者，非表即下，非行气即泻气，间有一二用润剂者，又不得其肯綮。总之，《内经》六气，脱误秋伤于燥一气，指长夏之湿为秋之燥。后人不敢更端其说，置此一气于不理，即或明知理燥，而用药夹杂，如弋获飞虫，茫无定法示人也。今拟此方，命名清燥救肺汤，大约以胃气为主，胃土为肺金之母也。其天门冬虽能保肺，然味苦而气滞，恐反伤胃阻痰，故不用也；其知母能滋肾水清肺金，亦以苦而不用；至于苦寒降火正治之药，尤在所忌，盖肺金自至于燥，所存阴气不过一线耳，倘更以苦寒下其气，伤其胃，其人尚有生理乎？诚仿此增损以救肺燥，变生诸证，如沃焦救焚，不厌其烦，庶克有济耳。

清燥救肺汤方辛凉甘润法

石膏二钱五分 甘草一钱 霜桑叶三钱 人参七分 杏仁泥，七分 胡麻仁炒研，一钱 阿胶八分 麦冬不去心，二钱 枇杷叶去净毛，炙，六分

水一碗，煮六分，频频二三次温服。痰多加贝母、瓜蒌；血枯加生地黄；热甚加犀角、羚羊角，或加牛黄。

秋燥胜气论①

按：前所序之秋燥方论，乃燥之复气也，标气也。盖燥属金而克木，木之子，少阳相火也，火气来复，故现燥热干燥之证。又《灵枢》谓：丙丁为手之两阳合明，辰巳为足之两阳合明，阳明本燥，标阳也。前人谓燥气化火，经谓燥金之下，火气承之，皆谓是也。按古方书无秋燥之病。近代以来，惟喻氏始补燥气论，其方用甘润微寒；叶氏亦有燥气化火之论，其方用辛凉甘润；乃《素问》所谓燥化于天，热反胜之，治以辛凉，佐以苦甘法也。瑭袭前人之旧，故但叙燥证复气如前。书已告成，窃思与《素问》燥淫所胜不合，故杂说篇中，特著燥论一条，详言正化、对化、胜气、复气以补之。其于燥病胜气之现于三焦者，究未出方论，乃不全之书，心终不安。嗣得沈目南先生《医征》温热病论，内有秋燥一篇，议论通达正大，兹采而录之于后，间有偏胜不圆之处，又详辨之，并特补燥证胜气治法如下。

再按：胜复之理，与正化对化，从本从标之道，近代以来，多不深求，注释之家，亦不甚考。如仲景《伤寒论》中之麻桂、姜附，治寒之胜气也，治寒之正化也，治寒之本病也。白虎、承气，治寒之复气也，治寒之对化也，治寒之标病也。余气俱可从此类推。

汪按：此论平正通达，发前人所未发，但其立方用药，仍不免袭前人窠臼，辛温表散与寒凉杂用，故存此论，而不用其方。

沈目南《燥病论》曰：《天元纪大论云》：天以六为节，地以五为制。盖六乃风寒暑湿燥火为节，五即木火土金水为制。然天气主外，而一气司六十日有奇；地运主内，而一运主七十二日有奇。故五运六气合行而终一岁，乃天然不易之道也。《内经》失去长夏伤于湿、秋伤于燥，所以燥证湮没，至今不明。先哲虽有言之，皆是内伤津血干枯之证，非谓外感清凉时气之燥。然燥气起于秋分以后，小雪以前，阳明燥金凉气司令。经云：阳明之胜，清发于中，左胠胁痛，溏泄，内为嗌塞，外发癫疝。大凉肃杀，华英改容，毛虫乃殃。胸中不便，嗌塞而咳。据此经文，燥令必有凉气感人，肝木受邪而为燥也。惟近代喻嘉言昂然表出，可为后世苍生之幸；奈以诸气膹郁，诸痿喘呕，咳不止而出白血死，谓之燥病，此乃伤于内者而言，诚与外感燥证不相及也。更自制清燥救肺汤，皆以滋阴清凉之品，施于火热刑金，肺气受热者宜之。若治燥病，则以凉投凉，必反增病剧。殊不知燥病属凉，谓之次寒，病与感寒同类。经以寒淫所胜，治以甘热，此但燥淫所胜，平以苦温，乃外用苦温辛温解表，与冬月寒令而用麻桂姜附，其法不同，其和中攻里则一，故不立方。盖《内经》六气，但分阴阳主治，以风热火三气属阳同治，但药有辛凉苦寒咸寒之异；温燥寒三气属阴同治，但药有苦热、苦温、甘热之不同。仲景所以立伤寒温病二论为大纲也。盖《性理大全》谓燥属次寒，奈后贤悉谓属热，大相径庭。如盛夏暑热熏蒸，则人身汗出溱溱，肌肉潮润而不燥也；冬月寒凝肃杀，而人身干槁燥冽。故深秋燥令气行，人体肺金应之，肌肤亦燥，乃火令无权，故燥属凉，前人谓热非矣。

按：先生此论，可谓独具只眼，不为流俗所汩没者。其责喻氏补燥论用甘寒滋阴之品，殊失燥淫所胜，平以苦温之法，亦甚有理。但谓诸气膹郁，诸痿喘呕，咳不止出白血，尽属内伤，则于理欠圆。盖因内伤而致此证者固多，由外感余邪在络，转化转热而致此证者，亦复不少。瑭前于风温咳嗽条下，驳杏苏散，补桑菊饮，方论内极言咳久留邪致损之故，与此证同一理也。谓清燥救肺汤治燥之复气，断非治燥之胜气，喻氏自无从致辨；若谓竟与燥不相及，未免各就一边谈理。盖喻氏之清燥救肺汤，即《伤寒论》中后半截之复脉汤也。伤寒必兼母气之燥，故初用辛温甘热，继用辛凉苦寒，终用甘润，因其气化之所至而然也。至谓仲景立伤寒温病二大纲，如《素问》所云，寒暑六入，暑统风火，寒统燥湿，一切外感，皆包于内，其说尤不尽然，盖尊信仲景太过而失之矣。若然，则仲景之书，当名六气论，或外感论矣，何以独名伤寒论哉！盖仲景当日著书，原为伤寒而设，并未遍著外感，其论温、论暑、论湿，偶一及之也。即先生亦补《医征》温热

① 秋燥胜气论：此部分问心堂本原无，据世德堂本补入。

病论，若系全书，何容又补哉！瑭非好辨，恐后学眉目不清，尊信前辈太过，反将一切外感，总混入《伤寒论》中，此近代以来之大弊，祸未消灭，尚敢如此立论哉！

汪按：谓善读仲景之书，不独可以治伤寒，并可以治六气，则是；谓仲景之书，已包六气在内，则非。

一、秋燥之气，轻则为燥，重则为寒，化气为湿，复气为火。

揭燥气之大纲，兼叙其子母之气、胜复之气，而燥气自明。重则为寒者，寒水为燥金之子也；化气为湿者，土生金，湿土其母气也。《至真要大论》曰：阳明厥阴，不从标本，从乎中也。又曰：从本者，化生于本；从标本者，有标本之化；从中者，以中气为化也。按阳明之上，燥气治之，中见太阴。故本论初未著燥金本气方论，而于疟疝等证，附见于寒湿条下。叶氏医案谓伏暑内发，新凉外加，多见于伏暑类中；仲景《金匮》，多见于腹痛疟疝门中。

二、燥伤本脏，头微痛，恶寒，咳嗽稀痰，鼻塞，嗌塞，脉弦，无汗，杏苏散主之。

本脏者，肺胃也。经有溢塞而咳之明文，故上焦之病自此始。燥伤皮毛，故头微痛恶寒也。微痛者，不似伤寒之痛甚也。阳明之脉，上行头角，故头亦痛也。咳嗽稀痰者，肺恶寒，古人谓燥为小寒也；肺为燥气所搏，不能通调水道，故寒饮停而咳也。鼻塞者，鼻为肺窍。嗌塞者，嗌为肺系也。脉弦者，寒兼饮也。无汗者，凉搏皮毛也。按杏苏散，减小青龙一等。此条当与下焦篇所补之痰饮数条参看。再杏苏散乃时人统治四时伤风咳嗽通用之方，本论前于风温门中已驳之矣；若伤燥凉之咳，治以苦温，佐以甘辛，正为合拍。若受重寒夹饮之咳，则有青龙；若伤春风，与燥已化火无痰之证，则仍从桑菊饮、桑杏汤例。

杏苏散方

苏叶 半夏 茯苓 前胡 苦桔梗 枳壳 甘草 生姜 大枣去核 橘皮 杏仁

[加减法] 无汗，脉弦甚或紧，加羌活，微透汗。汗后咳不止，去苏叶、羌活，加苏梗。兼泄泻腹满者，加苍术、厚朴。头痛兼眉棱骨痛者，加白芷。热甚加黄芩，泄泻腹满者不用。

[方论] 此苦温甘辛法也。外感燥凉，故以苏叶、前胡辛温之轻者达表；无汗脉紧，故加羌活辛温之重者，微发其汗。甘、桔从上开，枳、杏、前、苓从下降，则嗌塞鼻塞宣通而咳可止。橘、半、茯苓，逐饮而补肺胃之阳。以白芷易原方之白术者，白术中焦脾药也，白芷肺胃本经之药也，且能温肌肉而达皮毛。姜、枣为调和营卫之用。若表凉退而里邪未除，咳不止者，则去走表之苏叶，加降里之苏梗。泄泻腹满，金气太实之里证也，故去黄芩之苦寒，加术、朴之苦辛温也。

三、伤燥，如伤寒太阳证，有汗，不咳，不呕，不痛者，桂枝汤小和之。

如伤寒太阳证者，指头痛、身痛、恶风寒而言也。有汗不得再发其汗，亦如伤寒例，但燥较寒为轻，故少与桂枝小和之也。

桂枝汤方见前

四、燥金司令，头痛，身寒热，胸胁痛，甚则疝瘕痛者，桂枝柴胡各半汤加吴萸楝子茴香木香汤主之。

此金胜克木也。木病与金病并见，表里齐病，故以柴胡达少阳之气，即所以达肝木之气，合桂枝而外出太阳，加芳香定痛，苦温通降也。湿燥寒同为阴邪，故仍从足经例。

桂枝柴胡各半汤加吴萸楝子茴香木香汤方

治以苦温，佐以甘辛法

桂枝 吴茱萸 黄芩 柴胡 人参 广木香 生姜 白芍 大枣去核 川楝子 小茴香 半夏 炙甘草

五、燥淫传入中焦，脉短而涩，无表证，无下证，胸痛，腹胁胀痛，或呕，或泄，苦温甘辛以和之。

燥虽传入中焦，既无表里证，不得误汗、误下，但以苦温甘辛和之足矣。脉短而涩者，长为木，短为金，滑为润，涩为燥也。胸痛者，肝脉络胸也。腹痛者，金气克木，木病克土也。胁痛者，肝木之本位也。呕者，亦金克木病也。泄者，阳明之上，燥气治之，中见太阴也。或者，不定之辞；有痛而兼呕与泄者。有不呕而但泄者，有不

泄而但呕者，有不兼呕与泄而但痛者。病情有定，病势无定，故但出法而不立方，学者随证化裁可也。药用苦温甘辛者，经谓燥淫所胜，治以苦温，佐以甘辛，以苦下之。盖苦温从火化以克金，甘辛从阳化以胜阴也。以苦下之者，金性坚刚，介然成块，病深坚结，非下不可。下文即言下之证。

六、阳明燥证，里实而坚，未从热化，下之以苦温；已从热化，下之以苦寒。

燥证阳明里实而坚满，经统言以苦下之，以苦泄之。今人用下法，多以苦寒。不知此证当别已化未化，用温下寒下两法，随证施治，方为的确。未从热化之脉，必仍短涩，涩即兼紧也；面必青黄。苦温下法，如《金匮》大黄附子细辛汤，新方天台乌药散见下焦篇寒湿门加巴豆霜之类。已从热化之脉，必数而坚，面必赤，舌必黄，再以他证参之。苦寒下法，如三承气之类，而小承气无芒硝，轻用大黄或酒炒，重用枳、朴，则微兼温矣。

[附治验]丙辰年，瑭治一山阴幕友车姓，年五十五岁，须发已白大半。脐左坚大如盘，隐隐微痛，不大便数十日。先延外科治之，外科以大承气下之三四次，终不通。延余诊视，按之坚冷如石，面色青黄，脉短涩而迟。先尚能食，屡下之后，糜粥不进，不大便已四十九日。余曰：此癥也，金气之所结也。以肝本抑郁，又感秋金燥气，小邪中里，久而结成，愈久愈坚，非下不可，然寒下非其治也。以天台乌药散二钱，加巴豆霜一分，姜汤和服。设三伏以待之，如不通，第二次加巴豆霜分半；再不通，第三次加巴豆霜二分。服至三次后，始下黑亮球四十九枚，坚莫能破。继以苦温甘辛之法调理，渐次能食。又十五日不大便，余如前法下，至第二次而通，下黑亮球十五枚，虽亦坚结，然破之能碎，但燥极耳。外以香油熬川椒，熨其坚处；内服苦温芳香透络，月余化尽。于此证，方知燥金之气伤人如此，而温下寒下之法，断不容紊也。

乙丑年，治通廷尉，久疝不愈。时年六十八岁。先是通廷尉外任时，每发疝，医者必用人参，故留邪在络，久不得愈。至乙丑季夏，受凉复发，坚结肛门，坐卧不得，胀痛不可忍，汗如雨下，七日不大便。余曰：疝本寒邪，凡坚结牢固，皆属金象，况现在势甚危急，非温下不可。亦用天台乌药散一钱，巴豆霜分许，下至三次始通，通后痛渐定。调以倭硫黄丸，兼用《金匮》蜘蛛散，渐次化净。以上治验二条，俱系下焦证，以出阳明坚结下法，连类而及。

七、燥气延入下焦，搏于血分，而成癥者，无论男妇，化癥回生丹主之。

大邪中表之燥证，感而即发者，诚如目南先生所云，与伤寒同法，学者衡其轻重可耳。前所补数条，除减伤寒法等差二条，胸胁腹痛一条，与伤寒微有不同，余俱兼疝瘕者，以经有燥淫所胜，男子颓疝，女子少腹痛之明文。疝瘕已多见寒湿门中，痉证、泄泻、呕吐已多见于寒湿、湿温门中，此特补小邪中里，深入下焦血分，坚结不散之痼疾。若不知络病宜缓通治法，或妄用急攻，必犯瘕散为盅之戒。此盅乃血盅也，在妇人更多，为极重难治之证，学者不可不豫防之也。化癥回生丹法，系燥淫于内，治以苦温，佐以甘辛，以苦下之也。方从《金匮》鳖甲煎丸与回生丹脱化而出。此方以参、桂、椒、姜通补阳气，白芍、熟地，守补阴液，益母膏通补阴气，而消水气，鳖甲胶通补肝气，而消癥瘕，余俱芳香入络而化浊。且以食血之虫，飞者走络中气分，走者走络中血分，可谓无微不入，无坚不破。又以醋熬大黄三次，约入病所，不伤他脏，久病坚结不散者，非此不可。或者病其药味太多，不知用药之道，少用独用，则力大而急；多用众用，则功分而缓。古人缓化之方皆然，所谓有制之师不畏多，无制之师少亦乱也。此方合醋与蜜共三十六味，得四九之数，金气生成之数也。

化癥回生丹方

人参六两 安南桂二两 两头尖二两 麝香二两 片子姜黄二两 公丁香三两 川椒炭二两 虻虫二两 京三棱二两 蒲黄炭一两 藏红花二两 苏木三两 桃仁三两 苏子霜二两 五灵脂二两 降真香二两 干漆二两 当归尾四两 没药二两 白芍四两 杏仁三两 香附米二两 吴茱萸二两 元胡索二两 水蛭二两 阿魏二两 小茴香炭三两 川芎二两 乳香二两 良姜二两 艾炭二两 益母膏八两 熟地黄四两 鳖

甲胶一斤 大黄八两，为细末，以高米醋一斤半，熬浓，晒干为末，再加醋熬，如是三次，晒干，末之

共为细末，以鳖甲、益母、大黄三胶和匀，再加炼蜜为丸，重一钱五分，蜡皮封护。同时温开水和，空心服；瘀甚之证，黄酒下。

○治癥结不散不痛。

○治癥发痛甚。

○治血痹。

○治妇女干血痨证之属实者。

○治疟母左胁痛而寒热者。

○治妇女经前作痛，古谓之痛经者。

○治妇女将欲行经而寒热者。

○治妇女将欲行经，误食生冷腹痛者。

○治妇女经闭。

○治妇女经来紫黑，甚至成块者。

○治腰痛之因于跌扑死血者。

○治产后瘀血，少腹痛，拒按者。

○治跌扑昏晕欲死者。

○治金疮棒疮之有瘀滞者。

八、燥气久伏下焦，不与血搏，老年八脉空虚，不可与化癥回生丹，复亨丹主之。

金性沉著，久而不散，自非温通络脉不可。既不与血搏成坚硬之块，发时痛胀有形，痛止无形，自不得伤无过之营血，而用化癥矣。复亨大义，谓剥极而复，复则能亨也。其方以温养温燥兼用，盖温燥之方，可暂不可久，况久病虽曰阳虚，阴亦不能独足，至老年八脉空虚，更当豫护其阴。故以石硫黄补下焦真阳，而不伤阴之品为君，佐以鹿茸、枸杞、人参、茯苓、苁蓉补正，而但以归、茴、椒、桂、丁香、蓽薢，通冲任与肝肾之邪也。按解产难中，已有通补奇经丸方；此方可以不录。但彼方专以通补八脉为主，此则温养温燥合法；且与上条为对待之方，故并载之。按《难经》：任之为病，男子为七疝，女子为瘕聚。七疝者，朱丹溪谓：寒疝、水疝、筋疝、血疝、气疝、狐疝、癫疝，为七疝。《袖珍》谓：一厥、二盘、三寒、四癥、五附、六脉、七气，为七疝。瘕者血病，即妇人之疝也。后世谓：蛇瘕、脂瘕、青瘕、黄瘕、燥瘕、狐瘕、血瘕、鳖瘕，为八瘕。盖任为天癸生气，故多有形之积。大抵有形之实证宜前方，无形之虚证宜此方也。

按：燥金遗病，如疟疝之类，多见下焦篇寒湿湿温门中。再载在方书，应收入燥门者尚多，以限于边幅，不及备录，已示门径，学者隅反可也。

复亨丹方苦温甘辛法

倭硫黄十分，按倭硫黄者，石硫黄也，水土硫黄断不可用 鹿茸酒炙，八分 枸杞子六分 人参四分 云茯苓八分 淡苁蓉八分 安南桂四分 全当归酒浸，六分 小茴香六分，酒浸，与当归同炒黑 川椒炭三分 蓽薢六分 炙龟版四分

益母膏和为丸，小梧桐子大。每服二钱，日再服；冬日渐加至三钱，开水下。

按：前人燥不为病之说，非将寒燥混入一门，即混入湿门矣。盖以燥为寒之始，与寒相似，故混入寒门。又以阳明之上，燥气治之，中见太阴；而阳明从中，以中气为化，故又易混入湿门也。但学医之士，必须眉目清楚，复《内经》之旧，而后中有定见，方不越乎规矩也。

霹雳散方

主治中燥吐泻腹痛，甚则四肢厥逆，转筋，腿痛，肢麻，起卧不安，烦躁不宁，甚则六脉全无，阴毒发斑，疝瘕等证，并一切凝寒固冷积聚。寒轻者，不可多服；寒重者，不可少服，以愈为度。非实在纯受湿燥寒三气阴邪者，不可服。

桂枝六两 公丁香四两 草果二两 川椒炒，五两 小茴香炒四两 韭白四两 良姜三两 吴茱萸四两 五灵脂二两 降香五两 乌药三两 干姜三两 石菖蒲二两 防己三两 槟榔二两 荜澄茄五两 附子三两 细辛二两 青木香四两 薏仁五两 雄黄五钱

上药共为细末，开水和服。大人每服三钱，病重者五钱；小人减半。再病重者，连服数次，以痛止厥回，或泻止筋不转为度。

［方论］按：《内经》有五疫之称，五行偏胜之极，皆可致疫。虽疠气之至，多见火证；而燥金寒湿之疫，亦复时有。盖风火暑三者为阳邪，与秽浊异气相参，则为温疠；湿燥寒三者为阴邪，与秽浊异气相参，则为寒疠。现在见证，多有肢麻转筋，手足厥逆，吐泻腹痛，胁肋疼痛，甚至反恶热而大渴思凉者。经谓雾伤于上，湿伤于下。

此证乃燥金寒湿之气，经谓阳明之上，中见太阴；又谓阳明从中治也，直犯筋经，由大络别络，内伤三阴脏真，所以转筋入腹即死也。既吐且泻者，阴阳逆乱也。诸痛者，燥金湿土之气所搏也。其渴思凉饮者，少阴篇谓自利而渴者，属少阴虚，故饮水求救也。其头面赤者，阴邪上逼，阳不能降，所谓戴阳也。其周身恶热喜凉者，阴邪盘踞于内，阳气无附欲散也。阴病反见阳证，所谓水极似火，其受阴邪尤重也。诸阳证毕现，然必当脐痛甚拒按者，方为阳中见纯阴，乃为真阴之证，此处断不可误。故立方荟萃温三阴经刚燥苦热之品，急温脏真，保住阳气。又重用芳香，急驱秽浊。一面由脏真而别络大络，外出筋经经络以达皮毛；一面由脏络腑络以通六腑，外达九窍。俾秽浊阴邪，一齐立解。大抵皆扶阳抑阴，所谓离照当空，群阴退避也。再此证自唐宋以后，医者皆不识系燥气所干，凡见前证，俗名曰痧。近时竟有著痧证书者，捉风捕影，杂乱无章，害人不浅。即以痧论，未有不干天地之气，而漫然成痧者，究竟所感何气，不能确切指出，故立方毫无准的。其误皆在前人谓燥不为病，又有燥气化火之说。瑭亦为其所误，故初刻书时，再三疑虑，辨难见于杂说篇中，而正文只有化气之火证，无胜气之寒证。其燥不为病之误，误在《阴阳应象大论》篇中，脱秋伤于燥一条；长夏伤于湿，又错秋伤于湿，以为竟无燥证矣。不知《天元纪》，《气交变》，《五运行》，《五常政》，《六微旨》诸篇，平列六气，燥气之为病，与诸气同，何尝燥不为病哉！经云：风为百病之长。按风属木，主仁。《大易》曰：元者善之长也，得生生之机，开生化之源，尚且为病多端，况金为杀厉之气。欧阳氏曰：商者伤也，主义主收，主刑主杀。其伤人也，最速而暴，竟有不终日而死者。瑭目击神伤，故再三致意云。

卷 二

中焦篇

法一百零二条，方八十八首，外附三方

风温 温热 温疫 温毒 冬温

一、面目俱赤，语声重浊，呼吸俱粗，大便闭，小便涩，舌苔老黄，甚则黑有芒刺，但恶热，不恶寒，日晡益甚者，传至中焦，阳明温病也。脉浮洪躁甚者，白虎汤主之；脉沉数有力，甚则脉体反小而实者，大承气汤主之。暑温、湿温、温疟，不在此例。

阳明之脉荣于面，《伤寒论》谓阳明病面缘缘正赤，火盛必克金，故目白睛亦赤也。语声重浊，金受火刑而音不清也。呼吸俱粗，谓鼻息来去俱粗，其粗也平等，方是实证；若来粗去不粗，去粗来不粗，或竟不粗，则非阳明实证，当细辨之，粗则喘之渐也。大便闭，阳明实也。小便涩，火腑不通，而阴气不化也。口燥渴，火烁津也。舌苔老黄，肺受胃浊，气不化津也按：《灵枢》论诸脏温病，独肺温病有舌苔之明文，余则无有。可见舌苔乃胃中浊气熏蒸肺脏，肺气不化而然。甚则黑者，黑，水色也，火极而似水也，又水胜火，大凡五行之极盛，必兼胜己之形。芒刺，苔久不化，热极而起坚硬之刺也；倘刺软者，非实证也。不恶寒，但恶热者，传至中焦，已无肺证，阳明者，两阳合明也，温邪之热，与阳明之热相搏，故但恶热也。或用白虎，或用承气者，证同而脉异也。浮洪躁甚，邪气近表，脉浮者不可下，凡逐邪者，随其所在，就近而逐之，脉浮则出表为顺，故以白虎之金飚以退烦热。若沉小有力，病纯在里，则非下夺不可矣，故主以大承气。按吴又可《温疫论》中云：舌苔边白但见中微黄者，即加大黄，甚不可从。虽云伤寒重在误下，温病重在误汗，即误下不似伤寒之逆之甚，究竟承气非可轻尝之品，故云舌苔老黄，甚则黑有芒刺，脉体沉实，的系燥结痞满，方可用之。

或问：子言温病以手经主治，力辟用足经药之非，今亦云阳明证者何？阳明特非足经乎？曰：阳明如市，胃为十二经之海，土者万物之所归也，诸病未有不过此者。前人云伤寒传足不传手，误也，一人不能分为两截。总之伤寒由毛窍而溪，溪，肉之分理之小者；由溪而谷，谷，肉之分理之大者；由谷而孙络，孙络，络之至细者；由孙络而大络，由大络而经，此经即太阳经也。始太阳，终厥阴，伤寒以足经为主，未始不关手经也。温病由口鼻而入，鼻气通于肺，口气通于胃。肺病逆传则为心包，上焦病不治，则传中焦，胃与脾也，中焦病不治，即传下焦，肝与肾也。始上焦，终下焦，温病以手经为主，未始不关足经也。但初受之时，断不可以辛温发其阳耳。盖伤寒伤人身之阳，故喜辛温甘温苦热，以救其阳；温病伤人身之阴，故喜辛凉甘寒甘咸，以救其阴。彼此对勘，自可了然于心目中矣。

白虎汤方见上焦篇

大承气汤方

大黄六钱 芒硝三钱 厚朴三钱 枳实三钱

水八杯，先煮枳、朴，后纳大黄、芒硝，煮取三杯。先服一杯，约二时许，得利止后服；不知，再服一杯；再不知，再服。

[方论] 此苦辛通降、咸以入阴法。承气者，承胃气也。盖胃之为腑，体阳而用阴，若在无病时，本系自然下降，今为邪气蟠踞于中，阻其下降之气，胃虽自欲下降而不能，非药力助之不可，故承气汤通胃结，救胃阴，仍系承胃腑本来下降之气，非有一毫私智穿凿于其间也，故汤名承气。学者若真能透彻此义，则施用承气，自无弊窦。大黄荡涤热结，芒硝入阴软坚，枳实开幽门之不通，厚朴泻中宫之实满，厚朴分量不似《伤寒论》中重用者，治温与治寒不同，畏其燥也。曰大承气者，合四药而观之，可谓无坚不破，无微不入，故曰大也。非真正实热蔽痼，气血俱结者，不可用也。

若去入阴之芒硝，则云小矣；去枳、朴之攻气结，加甘草以和中，则云调胃矣。

二、阳明温病，脉浮而促者，减味竹叶石膏汤主之。

脉促，谓数而时止，如趋者过急，忽一蹶然，其势甚急，故以辛凉透表重剂，逐邪外出则愈。

减味竹叶石膏汤方辛凉合甘寒法

竹叶五钱 石膏八钱 麦冬六钱 甘草三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一时服一杯，约三时令尽。

三、阳明温病，诸证悉有而微，脉不浮者，小承气汤微和之。

以阳明温病发端者，指首条所列阳明证而言也，后凡言阳明温病者仿此。诸证悉有，以非下不可，微则未至十分亢害，但以小承气通和胃气则愈，无庸芒硝之软坚也。

四、阳明温病，汗多谵语，舌苔老黄而干者，宜小承气汤。

汗多，津液散而大便结，苔见干黄，谵语，因结粪而然，故宜承气。

五、阳明温病，无汗，小便不利，谵语者，先与牛黄丸；不大便，再与调胃承气汤。

无汗而小便不利，则大便未定成硬，谵语之不因燥屎可知。不因燥屎而谵语者，犹系心包络证也，故先与牛黄丸，以开内窍，服牛黄丸，内窍开，大便当下，盖牛黄丸亦有下大便之功能。其仍然不下者，无汗则外不通；大小便俱闭则内不通，邪之深结于阴可知。故取芒硝之咸寒，大黄、甘草之甘苦寒，不取枳、朴之辛燥也。伤寒之谵语，舍燥屎无他证，一则寒邪不兼秽浊，二则由太阳而阳明；温病谵语，有因燥屎，有因邪陷心包，一则温多兼秽，二则自上焦心肺而来，学者常须察识，不可岐路亡羊也。

六、阳明温病，面目俱赤，肢厥，甚则通体皆厥，不瘛疭，但神昏，不大便，七八日以外，小便赤，脉沉伏，或并脉亦厥，胸腹满坚，甚则拒按，喜凉饮者，大承气汤主之。

此一条须细辨其的是火极似水、热极而厥之证，方可用之，全在目赤、小便赤、腹满坚、喜凉饮定之。

大承气汤方法并见前

七、阳明温病，纯利稀水无粪者，谓之热结旁流，调胃承气汤主之。

热结旁流，非气之不通，不用枳、朴。独取芒硝入阴以解热结，反以甘草缓芒硝急趋之性，使之留中解结，不然，结不下而水独行，徒使药性伤人也。吴又可用大承气汤者非是。

八、阳明温病，实热壅塞为哕者，下之。连声哕者，中焦；声断续，时微时甚者，属下焦。

《金匮》谓哕而腹满，视其前后，知何部不利，利之即愈。阳明实热之哕，下之里气得通则止，但其兼证之轻重，难以预料，故但云下之而不定方，以俟临证者自为采取耳。再按：中焦实证之哕，哕必连声紧促者，胃气大实，逼迫肺气不得下降，两相攻击而然。若或断或续，乃下焦冲虚之哕，其哕之来路也远，故其声断续也，治属下焦。

九、阳明温病，下利谵语，阳明脉实，或滑疾者，小承气汤主之；脉不实者，牛黄丸主之，紫雪丹亦主之。

下利谵语，柯氏谓肠虚胃实，故取大黄之濡胃，无庸芒硝之润肠。本论有脉实、脉滑疾、脉不实之辨，恐心包络之谵语而误以承气下之也，仍主芳香开窍法。

小承气汤方苦辛通法重剂

大黄五钱 厚朴二钱 枳实一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先服一杯，得宿粪，止后服，不知再服。

调胃承气汤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甘苦法

大黄三钱 芒硝五钱 生甘草二钱

牛黄丸方论并见上焦篇

紫雪丹方论并见上焦篇

十、温病三焦俱急，大热大渴，舌燥，脉不浮而躁甚，舌色金黄，痰涎壅甚，不可单行承气者，承气合小陷胸汤主之。

三焦俱急，谓上焦未清，已入中焦阳明，大热大渴，脉躁苔焦，阳土燥烈，煎熬肾水，不下则阴液立见消亡，下则引上焦余邪陷入，恐成结胸之证，故以小陷胸合承气汤，涤三焦之邪，一齐俱出，此因病急，故方亦急也，然非审定是证，不

可用是方也。

承气合小陷胸汤方苦辛寒法

生大黄五钱 厚朴二钱 枳实二钱 半夏三钱 栝蒌三钱 黄连二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先服一杯，不下，再服一杯，得快利，止后服，不便再服。

十一、阳明温病，无上焦证，数日不大便，当下之，若其人阴素虚，不可行承气者，增液汤主之。服增液汤已，周十二时观之，若大便不下者，合调胃承气汤微和之。

此方所以代吴又可承气养荣汤法也。妙在寓泻于补，以补药之体，作泻药之用，既可攻实，又可防虚。余治体虚之温病，与前医误伤津液、不大便、半虚半实之证，专以此法救之，无不应手而效。

征按：二十年来，予以此法救温病体虚之当下者，取效屡矣，颇以为独得之奇，而不知鞠通之有是方也，所见略同。

增液汤方咸寒苦甘法

元参一两 麦冬连心，八钱 细生地八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口干则与饮，令尽，不便，再作服。

[方论] 温病之不大便，不出热结液干二者之外。其偏于阳邪炽甚，热结之实证，则从承气法矣；其偏于阴亏液涸之半虚半实证，则不可混施承气，故以此法代之。独取元参为君者，元参味苦咸微寒，壮水制火，通二便，启肾水上潮于天，其能治液干，固不待言，《本经》称其主治腹中寒热积聚，其并能解热结可知。麦冬主治心腹结气，伤中伤饱，胃络脉绝，羸瘦短气，亦系能补能润能通之品，故以为之佐。生地亦主寒热积聚，逐血痹，用细者，取其补而不腻，兼能走络也。三者合用，作增水行舟之计，故汤名增液，但非重用不为功。

本论于阳明下证，峙立三法：热结液干之大实证，则用大承气；偏于热结而液不干者，旁流是也，则用调胃承气；偏于液干多而热结少者，则用增液，所以回护其虚，务存津液之心法也。

按：吴又可纯恃承气以为攻病之具，用之得当则效，用之不当，其弊有三：一则邪在心包、阳明两处，不先开心包，徒攻阳明，下后仍然昏惑谵语，亦将如之何哉？吾知其必不救矣。二则体亏液涸之人，下后作战汗，或随战汗而脱，或不蒸汗徒战而脱。三者下后虽能战汗，以阴气大伤，转成上燥下泄，夜热早凉之怯证，补阳不可，救阴不可，有延至数月而死者，有延至岁余而死者，其死均也。在又可当日，温疫盛行之际，非寻常温病可比，又初创温病治法，自有矫枉过正不暇详审之处，断不可概施于今日也。本论分别可与不可与、可补不可补之处，以俟明眼裁定，而又为此按语于后，奉商天下之欲救是证者。至若张氏、喻氏，有以甘温辛热立法者，湿温有可用之处，然须兼以苦泄淡渗，盖治外邪，宜通不宜守也，若风温、温热、温疫、温毒，断不可从。

十二、阳明温病，下后汗出，当复其阴，益胃汤主之。

温热本伤阴之病，下后邪解汗出，汗亦津液之化，阴液受伤，不待言矣，故云当复其阴。此阴指胃阴而言，盖十二经皆禀气于胃，胃阴复而气降得食，则十二经之阴皆可复矣。欲复其阴，非甘凉不可。汤名益胃者，胃体阳而用阴，取益胃用之义也。下后急议复阴者，恐将来液亏燥起，而成干咳身热之怯证也。

益胃汤方甘凉法

沙参三钱 麦冬五钱 冰糖一钱 细生地五钱 玉竹炒香，一钱五分

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两次服，渣再煮一杯服。

十三、下后无汗脉浮者，银翘汤主之；脉浮洪者，白虎汤主之；脉洪而芤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此下后邪气还表之证也。温病之邪，上行极而下，下行极而上，下后里气得通，欲作汗而未能，以脉浮验之，知不在里而在表，逐邪者随其性而宣泄之，就其近而引导之，故主以银翘汤，增液为作汗之具，仍以银花、连翘解毒而轻宣表气，盖亦辛凉合甘寒轻剂法也。若浮而且洪，热气炽甚，津液立见销亡，则非白虎不可。若洪而且芤，金受火克，元气不支，则非加人参不可矣。

银翘汤方辛凉合甘寒法

银花五钱 连翘三钱 竹叶二钱 生甘草一钱 麦冬四钱 细生地四钱

白虎汤、白虎加人参汤方论并见前

十四、下后无汗，脉不浮而数，清燥汤主之。

无汗而脉数，邪之未解可知，但不浮，无领邪外出之路，既下之后，又无连下之理，故以清燥法，增水敌火，使不致为灾，一半日后相机易法，即吴又可下后间服缓剂之法也。但又可清燥汤中用陈皮之燥，柴胡之升，当归之辛窜，津液何堪！以燥清燥，有是理乎？此条乃用其法而不用其方。

清燥汤方甘凉法

麦冬五钱 知母二钱 人中黄一钱五分 细生地五钱 元参三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服。

[加减法]咳嗽胶痰，加沙参三钱，桑叶一钱五分，梨汁半酒杯，牡蛎三钱，牛蒡子三钱。

按：吴又可咳嗽胶痰之证，而用苏子、橘红、当归，病因于燥而用燥药，非也，在湿温门中不禁。

十五、下后数日，热不退，或退不尽，口燥咽干，舌苔干黑，或金黄色，脉沉而有力者，护胃承气汤微和之；脉沉而弱者，增液汤主之。

温病下后，邪气已净，必然脉静身凉，邪气不净，有延至数日邪气复聚于胃，须再通其里者，甚至屡下而后净者，诚有如吴又可所云，但正气日虚一日，阴津日耗一日，须加意防护其阴，不可稍有卤莽，是在任其责者临时斟酌尽善耳。吴又可于邪气复聚之证，但主以小承气，本论于此处分别立法。

护胃承气汤方苦甘法

生大黄三钱 元参三钱 细生地三钱 丹皮二钱 知母二钱 麦冬连心，三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先服一杯，得结粪，止后服，不便，再服。

增液汤方见前

十六、阳明温病，下后二三日，下证复现，脉不甚沉，或沉而无力，止可与增液，不可与承气。

此恐犯数下之禁也。

汪按：邪不传不化，传表传里，因势导之。温热之证，有解表之后，邪复聚表；攻里之后，邪复聚里；或解表之后，邪入于里；攻里之后，邪还于表；甚至温疫邪炽，有下至数十次而后愈者，诚如吴氏所云，总要看其邪正虚实，以定清热养阴之进退。大抵滋阴不厌频烦，攻下切须慎重。盖下后虚邪，与未下实邪不同。攻下稍缓，断无大害；元气一败，无可挽回也。邪少正虚，但与滋阴，便可涤邪，增液、益胃之属酌用；邪虚两停，滋阴之中，略佐涤邪，护胃承气主之；即邪炽正未虚者，亦以增液为主；燥结甚者，间服增液承气，约小其制，方合下后治法。

十七、阳明温病，下之不通，其证有五：应下失下，正虚不能运药，不运药者死，新加黄龙汤主之。喘促不宁，痰涎壅滞，右寸实大，肺气不降者，宣白承气汤主之。左尺牢坚，小便赤痛，时烦渴甚，导赤承气汤主之。邪闭心包，神昏舌短，内窍不通，饮不解渴者，牛黄承气汤主之。津液不足，无水舟停者，间服增液；再不下者，增液承气汤主之。

经谓下不通者死，盖下而至于不通，其为危险可知，不忍因其危险难治而遂弃之。兹按温病中下之不通者共有五因：其因正虚不运药者，正气既虚，邪气复实，勉拟黄龙法，以人参补正，以大黄逐邪，以冬、地增液，邪退正存一线，即可以大队补阴而生，此邪正合治法也。其因肺气不降，而里证又实者，必喘促寸实，则以杏仁、石膏宣肺气之痹，以大黄逐肠胃之结，此脏腑合治法也。其因火腑不通，左尺必现牢坚之脉，左尺，小肠脉也，俗候于左寸者非，细考《内经》自知。小肠热盛，下注膀胱，小便必涓滴赤且痛也，则以导赤去淡通之阳药，加连、柏之苦通火腑，大黄、芒硝承胃气而通大肠，此二肠同治法也。其因邪闭心包，内窍不通者，前第五条已有先与牛黄丸，再与承气之法，此条系已下而不通，舌短神昏，闭已甚矣，饮不解渴，消亦甚矣，较前条仅仅谵语，则更急而又急，立刻有闭脱之虞，阳明大实不通，有消亡肾液之虞，其势不可少缓须臾，则以牛黄丸开手少阴之闭，以承气急泻阳明，救足少阴之消，此两少阴合治法也。再此条亦系三焦俱急，当与前第九条用承气、陷胸合法者参看。其因阳明太

热，津液枯燥，水不足以行舟，而结粪不下者，非增液不可。服增液两剂，法当自下，其或脘燥太甚之人，竟有不下者，则以增液合调胃承气汤，缓缓与服，约二时服半杯沃之，此一腑中气血合治法也。

新加黄龙汤苦甘咸法

细生地五钱 生甘草二钱 人参一钱五分，另煎 生大黄三钱 芒硝一钱 元参五钱 麦冬五钱 当归一钱五分 海参洗，二条 姜汁六匙

水八杯，煮取三杯。先用一杯，冲参汁五分、姜汁二匙，顿服之，如腹中有响声，或转矢气者，为欲便也；候一二时不便，再如前法服一杯；候二十四刻不便，再服第三杯，如服一杯即得便，止后服，酌服益胃汤一剂，益胃汤方见前。余参或可加入。

［方论］此处方于无可处之地，勉尽人力，不肯稍有遗憾之法也。旧方用大承气加参、地、当归，须知正气久耗，而大便不下者，阴阳俱惫，尤重阴液消亡，不得再用枳、朴伤气而耗液，故改用调胃承气，取甘草之缓急，合人参补正，微点姜汁，宣通胃气，代枳、朴之用，合人参最宣胃气，加麦、地、元参，保津液之难保，而又去血结之积聚，姜汁为宣气分之用，当归为宣血中气分之用，再加海参者，海参咸能化坚，甘能补正，按海参之液，数倍于其身，其能补液可知，且蠕动之物，能走络中血分，病久者必入络，故以之为使也。

宣白承气汤方苦辛淡法

生石膏五钱 生大黄三钱 杏仁粉二钱 栝蒌皮一钱五分

水五杯，煮取二杯，先服一杯，不知再服。

导赤承气汤

赤芍三钱 细生地五钱 生大黄三钱 黄连二钱 黄柏二钱 芒硝一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先服一杯，不下再服。

牛黄承气汤

即用前安宫牛黄丸二丸，化开，调生大黄末三钱，先服一半，不知再服。

增液承气汤

即于增液汤内，加大黄三钱，芒硝一钱五分。

水八杯，煮取三杯，先服一杯，不知再服。

十八、下后虚烦不眠，心中懊侬，甚至反复颠倒，栀子豉汤主之；若少气者，加甘草；若呕者，加姜汁。

邪气半至阳明，半犹在膈，下法能除阳明之邪，不能除膈间之邪，故证现懊侬虚烦，栀子豉汤，涌越其在上之邪也。少气加甘草者，误下固能伤阴，此则以误下而伤胸中阳气，甘能益气，故加之。呕加姜汁者，胃中未至甚热燥结，误下伤胃中阳气，木来乘之，故呕，加姜汁，和肝而降胃气也，胃气降，则不呕矣。

栀子豉汤方见上焦篇

栀子豉加甘草汤

即于栀子豉汤内，加甘草二钱，煎法如前。

栀子豉加姜汁方

即于栀子豉汤内，加姜汁五匙。

十九、阳明温病，干呕，口苦而渴，尚未可下者，黄连黄芩汤主之。不渴而舌滑者属湿温。

温热，燥病也，其呕由于邪热夹秽，扰乱中宫而热，故以黄连、黄芩彻其热，以芳香蒸变化其浊也。

黄连黄芩汤方苦寒微辛法

黄连二钱 黄芩二钱 郁金一钱五分 香豆豉二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服。

二十、阳明温病，舌黄燥，肉色绛，不渴者，邪在血分，清营汤主之。若滑者，不可与也，当于湿温中求之。

温病传里，理当渴甚，今反不渴者，以邪气深入血分，格阴于外，上潮于口，故反不渴也。曾过气分，故苔黄而燥。邪居血分，故舌之肉色绛也。若舌苔白滑、灰滑、淡黄而滑，不渴者，乃湿气蒸腾之象，不得用清营柔以济柔也。

汪按：此条以舌绛为主。舌绛不渴，夜甚，乃入营的候。再按：绛而中心黄苔，当气血两清；纯绛鲜红，急涤包络；中心绛干，两清心胃；尖独干绛，专泄火腑；舌绛而光，当濡胃阴；绛而枯瘘，急用胶黄；干绛无色，宜投复脉。此二证俱属下焦。以上俱仍合脉证参详。若舌绛兼有白苔，或黄白相

兼，是邪仍在气分；绛而有滑苔者，则为湿热熏蒸，误用血药滋腻，邪必难解，不可不慎也，详见上下二焦。

清营汤方见上焦篇

二一、阳明斑者，化斑汤主之。

方义并见上焦篇。

二二、阳明温病，下后疹续出者，银翘散去豆豉，加细生地大青叶元参丹皮汤主之。

方义并见上焦篇。

二三、斑疹用升提则衄，或厥，或呛咳，或昏痉，用壅补则瞀乱[①]。

此治斑疹之禁也。斑疹之邪在血络，只喜轻宣凉解。若用柴胡、升麻辛温之品，直升少阳，使热血上循清道则衄；过升则下竭，下竭者必上厥；肺为华盖，受热毒之熏蒸则呛咳；心位正阳，受升提之摧迫则昏痉。至若壅补，使邪无出路，络道比经道最细，诸疮痛痒，皆属于心，既不得外出，其势必返而归之于心，不瞀乱得乎？

二四、斑疹阳明证悉具，外出不快，内壅特甚者，调胃承气汤微和之，得通则已，不可令大泄，大泄则内陷。

此斑疹下法，微有不同也。斑疹虽宜宣泄，但不可太过，令其内陷。斑疹虽忌升提，亦畏内陷。方用调胃承气者，避枳、朴之温燥，取芒硝之入阴，甘草败毒缓中也。

调胃承气汤方见前

二五、阳明温毒发痘者，如斑疹法，随其所在而攻之。

温毒发痘，如小儿痘疮，或多或少，紫黑色，皆秽浊太甚，疗治失宜而然也。虽不多见，间亦有之。随其所在而攻，谓脉浮则用银翘散加生地、元参，渴加花粉，毒重加金汁、人中黄，小便短加芩、连之类；脉沉内壅者，酌轻重下之。

二六、阳明温毒，杨梅疮者，以上法随其所偏而调之，重加败毒，兼与利湿。

此条当入湿温，因上条温痘连类而及，故编于此，可以互证也。杨梅疮者，形似杨梅，轻则红紫，重则紫黑，多现于背部、面部，亦因感受秽浊而然。如上法者，如上条治温痘之法。毒甚故重加败毒，此证毒附湿而为灾，故兼与利湿，如萆薢、土茯苓之类。

二七、阳明温病，不甚渴，腹不满，无汗，小便不利，心中懊侬者，必发黄，黄者，栀子柏皮汤主之。

受邪太重，邪热与胃阳相搏，不得发越，无汗不能自通，热必发黄矣。

栀子柏皮汤方

栀子五钱 生甘草三钱 黄柏五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服。

[方论]此湿淫于内，以苦燥之，热淫于内，佐以甘苦法也。栀子清肌表，解五黄，又治内烦。黄柏泻膀胱，疗肌肤间热。甘草协和内外。三者其色皆黄，以黄退黄，同气相求也。按又可但有茵陈大黄汤，而无栀子柏皮汤，温热发黄，岂皆可下者哉！

二八、阳明温病，无汗，或但头汗出，身无汗，渴欲饮水，腹满，舌燥黄，小便不利者，必发黄，茵陈蒿汤主之。

此与上条异者，在口渴腹满耳。上条口不甚渴，腹不满，胃不甚实，故不可下；此则胃家已实而黄不得退，热不得越，无出表之理，故从事于下趋大小便也。

茵陈蒿汤

茵陈蒿六钱 栀子三钱 生大黄三钱

水八杯，先煮茵陈减水之半，再入二味，煮成三杯，分三次服，以小便利为度。

[方论]此纯苦急趋之方也。发黄外闭也，腹满内闭也，内外皆闭，其势不可缓，苦性最急，故以纯苦急趋下焦也。黄因热结，泻热者必泻小肠，小肠丙火，非苦不通。胜火者莫如水，茵陈得水之精；开郁莫如发陈，茵陈生发最速，高出众草，主治热结黄疸，故以之为君。栀子通水源而利三焦，大黄除实热而减腹满，故以之为佐也。

二九、阳明温病，无汗，实证未剧，不可下，小便不利者，甘苦合化，冬地三黄汤主之。

大凡小便不通，有责之膀胱不开者，有责之上游结热者，有责之肺气不化者。温热之小便不通，无膀胱不开证，皆上游指小肠而言热结，与肺

① 瞀(mào 冒)乱：瞀，昏闷也；乱，神识错乱也。

气不化而然也。小肠火腑，故以三黄苦药通之；热结则液干，故以甘寒润之；金受火刑，化气维艰，故倍用麦冬以化之。

冬地三黄汤方甘苦合化阴气法

麦冬八钱 黄连一钱 苇根汁半酒杯，冲 元参四钱 黄柏一钱 银花露半酒杯，冲 细生地四钱 黄芩一钱 生甘草三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服，以小便得利为度。

三十、温病小便不利者，淡渗不可与也，忌五苓、八正辈。

此用淡渗之禁也。热病有余于火，不足于水，惟以滋水泻火为急务，岂可再以淡渗动阳而燥津乎？奈何吴又可于小便条下，特立猪苓汤，乃仲景原方之阿胶，反加木通、车前，渗而又渗乎！其治小便血分之桃仁汤中，仍用滑石，不识何解！

三一、温病燥热，欲解燥者，先滋其干，不可纯用苦寒也，服之反燥甚。

此用苦寒之禁也。温病有余于火，不用淡渗犹易明，并苦寒亦设禁条，则未易明也。举世皆以苦能降火，寒能泻热，坦然用之而无疑，不知苦先入心，其化以燥，服之不应，愈化愈燥。宋人以目为火户，设立三黄汤，久服竟至于瞎，非化燥之明征乎？吾见温病而恣用苦寒，津液干涸不救者甚多，盖化气比本气更烈。故前条冬地三黄汤，甘寒十之八九，苦寒仅十之一二耳。至茵陈蒿汤之纯苦，止有一用，或者再用，亦无屡用之理。吴又可屡诋用黄连之非，而又恣用大黄，惜乎其未通甘寒一法也。

三二、阳明温病，下后热退，不可即食，食者必复；周十二时后，缓缓与食，先取清者，勿令饱，饱则必复，复必重也。

此下后暴食之禁也。下后虽然热退，余焰尚存，盖无形质之邪，每借有形质者以为依附，必须坚壁清野，勿令即食。一日后，稍可食清而又清之物，若稍重浊，犹必复也。勿者，禁止之词；必者，断然之词也。

三三、阳明温病，下后脉静，身不热，舌上津回，十数日不大便，可与益胃、增液辈，断不可再与承气也。下后舌苔未尽退，口微渴，面微赤，脉微数，身微热，日浅者亦与增液辈，日深舌微干者，属下焦复脉法也。方见下焦。**勿轻与承气，轻与者肺燥而咳，脾滑而泄，热反不除，渴反甚也，百日死。**

此数下亡阴之大戒也。下后不大便十数日，甚至二十日，乃肠胃津液受伤之故，不可强责其便，但与复阴，自能便也。此条脉静身凉，人犹易解，至脉虽不躁而未静，身虽不壮热而未凉，俗医必谓邪气不尽，必当再下，在又可法中亦必再不[①]。不知大毒治病，十衰其六，但与存阴退热，断不误事。下后邪气复聚，大热大渴，面正赤，脉躁甚，不在此例。若轻与苦燥，频伤胃阴，肺之母气受伤，阳明化燥，肺无秉气，反为燥逼，焉得不咳。燥咳久者，必身热而渴也。若脾气为快利所伤，必致滑泄，滑泄则阴伤而热渴愈加矣，迁延三月，天道小变之期，其势不能再延，故曰百日死也。

三四、阳明温病，渴甚者，雪梨浆沃之。

雪梨浆方法见前

三五、阳明温病，下后微热，舌苔不退者，薄荷末拭之。

以新布蘸新汲凉水，再蘸薄荷细末，频擦舌上。

三六、阳明温病，斑疹温痘，温疮，温毒，发黄，神昏谵语者，安宫牛黄丸主之。

心居膈上，胃居膈下，虽有膜隔，其浊气太甚，则亦可上干包络，且病自上焦而来，故必以芳香逐秽开窍为要也。

安宫牛黄丸方见上焦篇

三七、风温、温热、温疫、温毒、冬温之在中焦，阳明病居多；湿温之在中焦，太阴病居多；暑温则各半也。

此诸温不同之大关键也。温热等皆因于火，以火从火，阳明阳土，以阳从阳，故阳明病居多。湿温则以湿从湿，太阴阴土，以阴从阴，则太阴病居多。暑兼湿热，故各半也。

---

① 不：世德堂本、会文堂本均作"下"，宜从之。

暑温　伏暑

三八、脉洪滑，面赤身热头晕，不恶寒，但恶热，舌上黄滑苔，渴欲凉饮，饮不解渴，得水则呕，按之胸下痛，小便短，大便闭者，阳明暑温，水结在胸也，小陷胸汤加枳实主之。

脉洪面赤，不恶寒，病已不在上焦矣。暑兼湿热，热甚则渴，引水求救。湿郁中焦，水不下行，反来上逆，则呕。胃气不降，则大便闭。故以黄连、栝蒌清在里之热痰，半夏除水痰而强胃，加枳实者，取其苦辛通降，开幽门而引水下行也。

小陷胸加枳实汤方苦辛寒法

黄连二钱　栝蒌三钱　枳实二钱　半夏五钱

急流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服。

三九、阳明暑温，脉滑数，不食不饥不便，浊痰凝聚，心下痞者，半夏泻心汤去人参、干姜、大枣、甘草，加枳实、杏仁主之。

不饥不便，而有浊痰，心下痞满，湿热互结而阻中焦气分。故以半夏、枳实开气分之湿结；黄连、黄芩开气分之热结；杏仁开肺与大肠之气痹；暑中热甚，故去干姜；非伤寒误下之虚痞。故去人参、甘草、大枣，且畏其助湿作满也。

半夏泻心汤去干姜甘草加枳实杏仁方苦辛寒法

半夏一两　黄连二钱　黄芩三钱　枳实二钱　杏仁三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服。虚者复纳人参二钱，大枣三枚。

四十、阳明暑温，湿气已化，热结独存，口燥咽干，渴欲饮水，面目俱赤，舌燥黄，脉沉实者，小承气汤各等分下之。

暑兼湿热，其有体瘦质燥之人，感受热重湿轻之证，湿先从热化尽，只余热结中焦，具诸下证，方可下之。

汪按：湿热入胃腑方可下，虽云化热，究从湿来，故枳、朴、大黄等分用也。大抵温病诊舌为要，痞满之证，见黄燥，方可议下；黄而不燥，仍用宣泄，以驱之入胃，或苦温助之化燥；见黄，方可用苦泄；泻心、陷胸之属。黄白相兼，或灰白色，仍用开提，三香、杏、蔻、枳、桔之属。以达之于肺，不可误也。又叶天士论伤寒热邪劫烁，下之宜猛；温病多湿邪内搏，下之宜轻；伤寒大便溏为邪尽，不可下；湿温病大便溏为邪未尽，便硬方为无湿，不可攻也。此皆要论，不可不知。

小承气汤方义并见前。此处不必以大黄为君，三物各等分可也

四一、暑温蔓延三焦，舌滑微黄，邪在气分者，三石汤主之；邪气久留，舌绛苔少，热搏血分者，加味清宫汤主之；神识不清，热闭内窍者，先与紫雪丹，再与清宫汤。

蔓延三焦，则邪不在一经一脏矣，故以急清三焦为主，然虽云三焦，以手太阴一经为要领。盖肺主一身之气，气化则暑湿俱化，且肺脏受生于阳明，肺之脏象属金色白，阳明之气运亦属金色白，故肺经之药多兼走阳明，阳明之药多兼走肺也。再肺经通调水道，下达膀胱，肺痹开则膀胱亦开，是虽以肺为要领，而胃与膀胱皆在治中，则三焦俱备矣，是邪在气分而主以三石汤之奥义也。若邪气久羁，必归血络，心主血脉，故以加味清宫汤主之。内窍欲闭，则热邪盛矣，紫雪丹开内窍而清热最速者也。

三石汤方

飞滑石三钱　生石膏五钱　寒水石三钱　杏仁三钱　竹茹炒，二钱　银花三钱，花露更妙　金汁一酒杯，冲　白通草二钱

水五杯，煮成二杯，分二次温服。

[方论] 此微苦辛寒兼芳香法也。盖肺病治法，微苦则降，过苦反过病所，辛凉所以清热，芳香所以败毒而化浊也。按：三石，紫雪丹中之君药，取其得庚金之气，清热退暑利窍，兼走肺胃者也；杏仁、通草为宣气分之用，且通草直达膀胱，杏仁直达大肠；竹茹以竹之脉络，而通人之脉络；金汁、银花，败暑中之热毒。

加味清宫汤方

即于前清宫汤内加知母三钱、银花二钱，竹沥五茶匙冲入。

[方论] 此苦辛寒法也。清宫汤前已论之矣，加此三味者；知母泻阳明独胜之热，而保肺

清金；银花败毒而清络；竹沥除胸中大热，止烦闷消渴；合清宫汤为暑延三焦血分之治也。

四二、暑温伏暑，三焦均受，舌灰白，胸痞闷，潮热呕恶，烦渴自利，汗出溺短者，杏仁滑石汤主之。

舌白胸痞，自利呕恶，湿为之也。潮热烦渴，汗出溺短，热为之也。热处湿中，湿蕴生热，湿热交混，非偏寒偏热可治，故以杏仁、滑石、通草，先宣肺气，由肺而达膀胱以利湿，厚朴苦温而泻湿满，芩、连清里而止湿热之利，郁金芳香走窍而开闭结，橘、半强胃而宣湿化痰以止呕恶，俾三焦混处之邪，各得分解矣。

杏仁滑石汤方苦辛寒法

杏仁三钱 滑石三钱 黄芩二钱 橘红一钱五分 黄连一钱 郁金二钱 通草一钱 厚朴二钱 半夏三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服。

寒 湿

四三、湿之入中焦，有寒湿，有热湿，有自表传来，有水谷内蕴，有内外相合。其中伤也，有伤脾阳，有伤脾阴，有伤胃阳，有伤胃阴，有两伤脾胃，伤脾胃之阳者十常八九，伤脾胃之阴者十居一二。彼此混淆，治不中窾，遗患无穷，临证细推，不可泛论。

此统言中焦湿证之总纲也。寒湿者，湿与寒水之气相搏也，盖湿水同类，其在天之阳时为雨露，阴时为霜雪，在江河为水，在土中为湿，体本一源，易于相合，最损人之阳气。热湿者，在天时长夏之际，盛热蒸动、湿气流行也，在人身湿郁，本身阳气久而生热也，兼损人之阴液。自表传来，一由经络而脏腑，一由肺而脾胃。水谷内蕴，肺虚不能化气，脾虚不能散津，或形寒饮冷，或酒客中虚。内外相合，客邪既从表入，而伏邪又从内发也。伤脾阳，在中则不运痞满，传下则洞泄腹痛。伤胃阳，则呕逆不食，膈胀胸痛。两伤脾胃，既有脾证，又有胃证也。其伤脾胃之阴若何？湿久生热，热必伤阴，古称湿火者是也。伤胃阴，则口渴不饥。伤脾阴，则舌先灰滑，后反黄燥，大便坚结。湿为阴邪，其伤人之阳也，得理之正，故多而常见。其伤人之阴也，乃势之变，故罕而少见。治湿者必须审在何经何脏，兼寒兼热，气分血分，而出辛凉、辛湿、甘温、苦温、淡渗、苦渗之治，庶所投必效。若脾病治胃，胃病治脾，兼下焦者，单治中焦，或笼统混治，脾胃不分，阴阳寒热不辨，将见肿胀、黄疸、洞泄、衄血、便血，诸证蜂起矣。惟在临证者细心推求，下手有准的耳。盖土为杂气，兼证甚多，最难分析，岂可泛论湿气而已哉！

注按：温热、湿温，为本书两大纲。湿热从口鼻吸受，并无寒证，最忌辛温表散，但当认定门径，勿与伤寒混杂，再能按三焦投药，辨清气血营卫，不失先后缓急之序，便不致误。湿温为三气杂感，浊阴弥漫，有寒有热，传变不一，全要细察兼证，辨明经络脏腑气血阴阳，湿热二气偏多偏少，方可论治。故论湿温方法，较温热为多，读者以此意求之，无余蕴矣。再按：热证清之则愈，湿证宣之则愈，重者往往宣之未愈，待其化热而后清，清而后愈。一为阳病，一兼阴病，至鲁至道，难易较然。

四四、足太阴寒湿，痞结胸满，不饥不食，半苓汤主之。

此书以温病名，并列寒湿者，以湿温紧与寒湿相对，言寒湿而湿温更易明析。

痞结胸满，仲景列于太阴篇中，乃湿郁脾阳，足太阴之气，不为鼓动运行。脏病而累及腑，痞结于中，故亦不能食也。故以半夏、茯苓培阳土以吸阴土之湿，厚朴苦温以泻湿满，黄连苦以渗湿，重用通草以利水道，使邪有出路也。

半苓汤方此苦辛淡渗法也

半夏五钱 茯苓块五钱 川连一钱 厚朴三钱 通草八钱，煎汤煮前药

水十二杯，煮通草成八杯，再入余药煮成三杯，分三次服。

四五、足太阴寒湿，腹胀，小便不利，大便溏而不爽，若欲滞下者，四苓加厚朴秦皮汤主之，五苓散亦主之。

经谓太阴所至，发为膜胀，又谓厥阴气至为膜胀，盖木克土也。太阴之气不运，以致膀胱之气不化，故小便不利。四苓辛淡渗湿，使膀胱开

而出邪，以厚朴泻胀，以秦皮洗肝也。其或肝气不热，则不用秦皮，仍用五苓中之桂枝以和肝，通利三焦而行太阳之阳气，故五苓散亦主之。

四苓加厚朴秦皮汤方苦温淡法

茅术三钱 厚朴三钱 茯苓块五钱 猪苓四钱 秦皮二钱 泽泻四钱

水八杯，煮成八分三杯，分三次服。

五苓散甘温淡法

猪苓一两 赤术一两 茯苓一两 泽泻一两六钱 桂枝五钱

共为细末，百沸汤和服三钱，日三服。

四六、足太阴寒湿，四肢乍冷，自利，目黄，舌白滑、甚则灰，神倦不语，邪阻脾窍，舌蹇语重，四苓加木瓜草果厚朴汤主之。

脾主四肢，脾阳郁故四肢乍冷。湿渍脾而脾气下溜，故自利。目白精属肺，足太阴寒则手太阴不能独治，两太阴同气也。且脾主地气，肺主天气，地气上蒸，天气不化，故目睛黄也。白滑与灰，寒湿苔也。湿困中焦，则中气虚寒，中气虚寒，则阳光不治，主正阳者心也，心藏神，故神昏。心主言，心阳虚故不语，脾窍在舌，湿邪阻窍，则舌蹇而语声迟重。湿以下行为顺，故以四苓散驱湿下行，加木瓜以平木，治其所不胜也。厚朴以温中行滞，草果温太阴独胜之寒，芳香而达窍，补火以生土，驱浊以生清也。

四苓加木瓜厚朴草果汤方苦热兼酸淡法

生于白术三钱 猪苓一钱五分 泽泻一钱五分 赤苓块五钱 木瓜一钱 厚朴一钱 草果八分 半夏三钱

水八杯，煮取八分三杯，分三次服。阳素虚者，加附子二钱。

四七、足太阴寒湿，舌灰滑，中焦滞痞，草果茵陈汤主之；面目俱黄，四肢常厥者，茵陈四逆汤主之。

湿滞痞结，非温通而兼开窍不可，故以草果为君。茵陈因陈生新，生发阳气之机最速，故以之为佐。广皮、大腹、厚朴，共成泻痞之功。猪苓、泽泻，以导湿外出也。若再加面黄肢逆，则非前汤所能济，故以四逆回厥，茵陈宣湿退黄也。

草果茵陈汤方苦辛温法

草果一钱 茵陈三钱 茯苓皮三钱 厚朴二钱 广皮一钱五分 猪苓二钱 大腹皮二钱 泽泻一钱五分

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服。

茵陈四逆汤方苦辛甘热复微寒法

附子三钱、炮 干姜五钱 炙甘草二钱 茵陈六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温服一杯，厥回止后服；仍厥，再服；尽剂，厥不回，再作服。

四八、足太阴寒湿，舌白滑，甚则灰，脉迟，不食，不寐，大便窒塞，浊阴凝聚，阳伤腹痛，痛甚则肢逆，椒附白通汤主之。

此足太阴寒湿，兼足少阴、厥阴证也。白滑灰滑，皆寒湿苔也。脉迟者，阳为寒湿所困，来去俱迟也。不食，胃阳痹也。不寐，中焦湿聚，阻遏阳气不得下交于阴也。大便窒塞，脾与大肠之阳，不能下达也。阳为湿困，返[①]逊位于浊阴，故浊阴得以蟠踞中焦而为痛也，凡痛皆邪正相争之象，虽曰阳困，究竟阳未绝灭，两不相下，故相争而痛也。后凡言痛者仿此。椒附白痛汤，齐通三焦之阳，而急驱浊阴也。

椒附白通汤方

生附子炒黑，三钱 川椒炒黑，二钱 淡干姜二钱 葱白三茎 猪胆汁半烧酒杯，去渣后调入

水五杯，煮成二杯，分二次凉服。

[方论] 此苦辛热法复方也。苦与辛合，能降能通，非热不足以胜重寒而回阳，附子益太阳之标阳，补命门之真火，助少阳之火热。盖人之命火，与太阳之阳、少阳之阳旺，行水自速。三焦通利，湿不得停，焉能聚而为痛，故用附子以为君，火旺则土强。干姜温中逐湿痹，太阴经之本药，川椒燥湿除胀消食，治心腹冷痛，故以二物为臣。葱白由内而达外，中空通阳最速，亦主腹痛，故以为之使。浊阴凝聚不散，有格阳之势，故反佐以猪胆汁。猪，水畜，属肾，以阴求阴也；胆乃甲木，从少阳，少阳主开泄，生发之机最速。此用仲景白通汤，与许学士椒附汤，合而裁制者也。

四九、阳明寒湿，舌白腐，肛坠痛，便不爽，不喜食，附子理中汤去甘草加广皮厚朴汤主之。

---

① 返：据上下文义，宜作"反"。

九窍不和，皆属胃病。胃受寒湿所伤，故肛门坠痛而便不爽；阳明失阖，故不喜食。理中之人参补阳明之正，苍术补太阴而渗湿，姜、附运坤阳以劫寒，盖脾阳转而后湿行，湿行而后胃阳复。去甘草，畏其满中也。加厚朴、广皮，取其行气。合而言之，辛甘为阳，辛苦能通之义也。

附子理中汤去甘草加厚朴广皮汤方辛甘兼苦法

生茅术三钱 人参一钱五分 炮干姜一钱五分 厚朴二钱 广皮一钱五分 生附子一钱五分，炮黑

水五杯，煮取八分二杯，分二次服。

征按：仲景理中汤原方中用术，今定以苍术者，苍术燥湿而兼解郁，不似白术之呆滞也，丹溪制越鞠丸方，以苍术治湿郁，以上见证，皆郁证也，故用苍术。古书只有术名，而无苍白之分，至唐本草始分赤白，后世又谓赤术为苍术矣。

五十、寒湿伤脾胃两阳，寒热，不饥，吞酸，形寒，或脘中痞闷，或酒客湿聚，苓姜术桂汤主之。

此兼运脾胃，宣通阳气之轻剂也。

苓姜术桂汤方苦辛温法

茯苓块五钱 生姜三钱 炒白术三钱 桂枝三钱

水五杯，煮取八分二杯，分温再服。

五一、湿伤脾胃两阳，既吐且利，寒热身痛，或不寒热，但腹中痛，名曰霍乱。寒多，不欲饮水者，理中汤主之。热多，欲饮水者，五苓散主之。吐利汗出，发热恶寒，四肢拘急，手足厥逆，四逆汤主之。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宜桂枝汤小和之。

按：霍乱一证，长夏最多，本于阳虚寒湿凝聚，关系非轻，伤人于顷刻之间。奈时医不读《金匮》，不识病源，不问轻重，一概主以藿香正气散，轻者原有可愈之理，重者死不旋踵；更可笑者，正气散中加黄连、麦冬，大用西瓜治渴欲饮水之霍乱，病者岂堪命乎！瑭见之屡矣，故特采《金匮》原文，备录于此。胃阳不伤不吐，脾阳不伤不泻，邪正不争不痛，营卫不乖不寒热。以不饮水之故，知其为寒多；主以理中汤，原文系理中丸，方后自注云：然丸不及汤，盖丸缓而汤速也；且恐丸药不精，故直改从汤。温中散寒。人参甘草，胃之守药；白术甘草，脾之守药；干姜能通能守，上下两泄者，故脾胃两守之；且守中有通，通中有守，以守药作通用，以通药作守用。若热欲饮水之证，饮不解渴，而吐泄不止，则主以五苓。邪热须从小便去，膀胱为小肠之下游，小肠，火腑也，五苓通前阴，所以守后阴也。太阳不开，则阳明不阖，开太阳正所以守阳明也。此二汤皆有一举两得之妙。吐利则脾胃之阳虚，汗出则太阳之阳亦虚；发热者，浮阳在外也；恶寒者，实寒在中也；四肢拘急，脾阳不荣四末；手足厥冷，中土虚而厥阴肝木来乘病者，四逆汤善救逆，故名四逆汤。人参甘草守中阳，干姜附子通中阳，人参附子护外阳，干姜甘草护中阳，中外之阳复回，则群阴退避，而厥回矣。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中阳复而表阳不和也。故以桂枝汤温经络而微和之。

理中汤方甘热微苦法，此方分量以及后加减法，悉照《金匮》原文，用者临时斟酌

人参 甘草 白术 干姜 各三两

水八杯，煮取三杯，温服一杯，日三服。

[加减法] 若脐上筑者，肾气动也，去术加桂四两。吐多者，去术加生姜三两，下多者还用术。悸者加茯苓二两。渴欲饮水者，加术足前成四两半。腹中痛者，加人参足前成四两半。寒者，加干姜足前成四两半。腹满者，去术加附子一枚。服汤后，如食顷，饮热粥一升许，微自汗，勿发揭衣被。

五苓散方见前

[加减法] 腹满者，加厚朴、广皮各一两。渴甚面赤，脉大紧而急，扇扇不知凉，饮冰不知冷，腹痛甚，时时躁烦者，格阳也，加干姜一两五钱。此条非仲景原文，余治验也。

百沸汤和，每服五钱，日三服。

汪按：湿温、湿疟、寒湿、中寒等证，皆有阴盛格阳。若春温、风温、暑热、温疫、温毒，非犯逆则绝无此证，虽或病前病中，兼犯房劳遗泄，亦断无阴证，而阳盛格阴者，则往往有之。俗医传派不清，临事狐疑，失之毫厘，人命立绝。此条与温热门中，中下焦阳厥数条参看，庶乎临证了然，厥功巨矣。

四逆汤方辛甘热法，分量临时斟酌

炙甘草二两 干姜一两半 生附子一枚，去皮 加人参一两

水五茶碗，煮取二碗，分二次服。

按：原方无人参，此独加人参者，前条寒多不饮水，较厥逆尚轻，仲景已用人参；此条诸阳欲脱，中虚更急，不用人参，何以固内。柯韵伯伤寒注云：仲景凡治虚证，以里为重，协热下利，脉微弱者，便用人参；汗后身痛，脉沉迟者，便加人参。此脉迟而利清谷，且不烦不咳，中气大虚，元气已脱，但温不补，何以救逆乎！观茯苓四逆之烦躁，且以人参；况通脉四逆，岂得无参。是必有脱落耳，备录于此存参。

五二、霍乱兼转筋者，五苓散加防己桂枝薏仁主之；寒甚脉紧者，再加附子。

肝藏血，主筋，筋为寒湿搏急而转，故于五苓和霍乱之中，加桂枝温筋，防己急驱下焦血分之寒湿，薏仁主湿痹脚气，扶土抑木，治筋急拘挛。甚寒脉紧，则非纯阳之附子不可。

五苓散加防己桂枝薏仁方

即于前五苓散内，加防己一两，桂枝一两半，足前成二两，薏仁二两。寒甚者，加附子大者一枚。杵为细末，每服五钱。百沸汤和，日三，剧者日三夜一，得卧则勿令服。

五三、卒中寒湿，内挟秽浊，眩冒欲绝，腹中绞痛，脉沉紧而迟，甚则伏，欲吐不得吐，欲利不得利，甚则转筋，四肢欲厥，俗名发痧，又名干霍乱，转筋者，俗名转筋火，古方书不载，不载者，不载上三条之俗名耳；若是证，当《金匮》腹满、腹痛、心痛、寒疝诸条参看自得。蜀椒救中汤主之，九痛丸亦可服；语乱者，先服至宝丹，再与汤药。

按：此证夏日湿蒸之时最多，故因霍乱而类记于此。中阳本虚，内停寒湿，又为蒸腾秽浊之气所干，由口鼻而直行中道，以致腹中阳气受逼，所以相争而为绞痛；胃阳不转，虽欲吐而不得；脾阳困闭，虽欲利而不能；其或经络亦受寒湿，则筋如转索，而后者向前矣；中阳虚而肝木来乘，则厥。俗名发痧者何？盖以此证病来迅速，或不及延医，或医亦不识，相传以钱，或用磁碗口，蘸姜汤或麻油，刮其关节，刮则其血皆分，住则复合，数数分合，动则生阳，关节通而气得转，往往有随手而愈者。刮处必现血点，红紫如沙，故名痧也。但刮后须十二时不饮水，方不再发。不然则留邪在络，稍受寒发怒，则举发矣。以其欲吐不吐，欲利不利而腹痛，故又名干霍乱。其转筋名转筋火者，以常发于夏月，夏月火令，又病迅速如火也，其实乃伏阴与湿相搏之故。以大建中之蜀椒，急驱阴浊下行，干姜温中，去人参、胶饴者，畏其满而守也，加厚朴以泻湿中浊气，槟榔以散结气，直达下焦，广皮通行十二经之气，改名救中汤，急驱浊阴，所以救中焦之真阳也。九痛丸一面扶正，一面驱邪，其驱邪之功最迅，故亦可服。再接前吐泻之霍乱，有阴阳二证，干霍乱则纯有阴而无阳，所谓天地不通，闭塞而成冬，有若否卦之义。若语言乱者，邪干心包，故先以至宝丹，驱包络之邪也。

救中汤方苦辛通法

蜀椒炒出汗，三钱 淡干姜四钱 厚朴三钱 槟榔二钱 广皮二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服。兼转筋者，加桂枝三钱，防己五钱，薏仁三钱。厥者加附子二钱。

九痛丸方治九种心痛，苦辛甘热法

附子三两 生狼牙一两 人参一两 干姜一两 吴茱萸一两 巴豆去皮心熬碾如膏，一两

蜜丸梧子大，酒下，强人初服三丸，日三服，弱者二丸。

兼治卒中恶，腹胀痛，口不能言；又治连年积冷，流注心胸痛，并冷冲上气，落马、坠车、血病等证皆主之。忌口如常法。

[方论]《内经》有五脏胃腑心痛，并痰虫食积，即为九痛也。心痛之因，非风即寒，故以干姜、附子驱寒壮阳，吴茱萸能降肝脏浊阴下行，生狼牙善驱浮风，以巴豆驱逐痰虫陈滞之积，人参养正驱邪，因其药品气血皆入，补泻攻伐皆备，故治中恶腹胀痛等证。

附录：《外台》走马汤，治中恶心痛、腹胀、大便不通，苦辛热法。沈目南注云：中恶之证，俗谓绞肠乌痧，即秽臭恶毒之气，直从口鼻，入于心胸肠胃脏腑，壅塞正气不行，故心痛腹胀，大便不通，是为实证。非似六淫侵入而有表里清浊之

分。故用巴豆极热大毒峻猛之剂，急攻其邪，佐杏仁以利肺与大肠之气，使邪从后阴一扫尽除，则病得愈。若缓须臾，正气不通，营卫阴阳机息则死，是取通则不痛之义也。

巴豆去心皮熬，二枚 杏仁二枚

上二味，以绵缠槌令碎，热汤二合，捻取白汁饮之，当下。老小强弱量之。通治飞尸鬼击病。

按：《医方集解》中，治霍乱用阴阳水一法，有协和阴阳，使不相争之义。又治干霍乱用盐汤探吐一法，盖闭塞至极之证，除针灸之外，莫如吐法通阳最速。夫呕，厥阴气也，寒痛，太阳寒水气也，否，冬象也，冬令太阳寒水，得厥阴气至，风能上升，则一阳开泄，万象皆有生机矣。至针法，治病最速，取祸亦不缓，当于《甲乙经》中求之，非善针者，不可令针也。

汪按：《玉龙经》：干霍乱取委中。今世俗多用热水，急拍腿湾，红筋高起即刺之，出血愈。又按：此证亦有不由触秽受寒，但因郁怒而发者，其宜急攻下气，与触秽受寒同。

征按：痧证向无方论，人多忽之。然其病起于仓卒，或不识其证，或不得其治，戕人甚速。总因其人浊阴素重，清阳不振，偶感浊阴之气，由口鼻直行中道，邪正交争，营卫逆乱。近世治之者，率有三法，不知起自何人？一则刮之，前按所云是也。一则焠之，以大灯草，或纸撚蘸麻油照看其头面额角，及胸前腹上肩膊等处，凡皮肤间隐隐有红点发出，或如蚊迹，或累累坟起，疏密不同，层次难定，一经照出，轻轻灼而粹之，爆响有声，则病者似觉轻松痛减。一则刺之，其法以针按穴刺出血，凡十处，名曰放痧。此皆针灸遗意，但不见古书，故不悉载，又有试法，与以生黄豆嚼之，不腥者痧；觉有豆腥气者非痧，与试疟同。患此者，俗忌生姜麻油之类，余历验多年，知其言亦不谬。曾见有少女服生姜而毙，有少男子服干姜一夜而死，余俱随觉随解之耳。前二方中俱有干姜，似与俗说相悖；然干姜与槟榔、巴豆并用，正使邪有出路，既有出路，则干姜不为患矣。但后之人不用此方则已，用此方而妄减其制，必反误事，不可不知。至若羌活、麻黄，则在所大禁。余尚有二方，附记于后，以备裁采。

立生丹治伤暑、霍乱、痧证、疟、痢、泄泻、心痛、胃痛、腹痛、吞吐酸水，及一切阴寒之证、结胸、小儿寒痉

母丁香一两二钱 沉香四钱 茅苍术一两二钱 明雄黄一两二钱

上为细末，用蟾酥八钱，铜锅内加火酒一小杯，化开，入前药末，丸绿豆大。每服二丸，小儿一丸，温水送下。又下死胎如神。凡被蝎蜂螫者，调涂立效，惟孕妇忌之。

此方妙在刚燥药中加芳香透络。蟾乃土之精，上应月魄，物之浊而灵者，其酥入络，以毒攻毒，而方又有所监制，故应手取效耳。

独胜散治绞肠痧痛急，指甲唇俱青，危在顷刻

马粪年久弥佳

不拘分两，瓦上焙干为末。老酒冲服二三钱，不知，再作服。

此方妙在以浊攻浊。马性刚善走，在卦为乾，粪乃浊阴所结，其象圆，其性通，故能摩荡浊阴之邪，仍出下窍。忆昔年济南方切庵莅任九江，临行，一女子忽患痧证，就地滚嚎，声嘶欲绝。切庵云：偶因择日不谨，误犯红痧，或应此乎？余急授此方，求马粪不得；即用骡粪，并非陈者，亦随手奏功。

湿 温

疟、痢、疸、痹附

五四、湿热上焦未清，里虚内陷，神识如蒙，舌滑脉缓，人参泻心汤加白芍主之。

湿在上焦，若中阳不虚者，必始终在上焦，断不内陷；或因中阳本虚，或因误伤于药，其势必致内陷。湿之中人也，首如裹，目如蒙，热能令人昏，故神识如蒙，此与热邪直入包络谵语神昏有间。里虚故用人参以护里阳，白芍以护真阴；湿陷于里，故用干姜、枳实之辛通；湿中兼热，故用黄芩、黄连之苦降。此邪已内陷，其势不能还表，法用通降，从里治也。

人参泻心汤方苦辛寒兼甘法

人参二钱 干姜二钱 黄连一钱五分 黄芩一钱五分 枳实一钱 生白芍二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服，渣再煮一杯服。

五五、湿热受自口鼻，由募原直走中道，不饥不食，机窍不灵，三香汤主之。

此邪从上焦来，还使上焦去法也。

三香汤方微苦微辛微寒兼芳香法

栝蒌皮三钱 桔梗三钱 黑山栀二钱 枳壳二钱 郁金二钱 香豉二钱 降香末三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温服。

[方论]按此证由上焦而来，其机尚浅，故用蒌皮、桔梗、枳壳微苦微辛开上，山栀轻浮微苦清热，香豉、郁金、降香化中上之秽浊而开郁。上条以下焦为邪之出路，故用重；此条以上焦为邪之出路，故用轻；以下三焦均受者，则用分消。彼此互参，可以知叶氏之因证制方，心灵手巧处矣！惜散见于案中而人多不察，兹特为拈出，以概其余。

五六、吸受秽湿，三焦分布，热蒸头胀，身痛呕逆，小便不通，神识昏迷，舌白，渴不多饮，先宜芳香通神利窍，安宫牛黄丸；继用淡渗分消浊湿，茯苓皮汤。

按：此证表里经络脏腑三焦，俱为湿热所困，最畏内闭外脱，故急以牛黄丸宣窍清热而护神明；但牛黄丸不能利湿分消，故继以茯苓皮汤。

安宫牛黄丸方法见前

茯苓皮汤淡渗兼微辛微凉法

茯苓皮五钱 生薏仁五钱 猪苓三钱 大腹皮三钱 白通草三钱 淡竹叶二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服。

五七、阳明湿温，气壅为哕者，新制橘皮竹茹汤主之。

按：《金匮》橘皮竹茹汤，乃胃虚受邪之治，今治湿热壅遏胃气致哕，不宜用参甘峻补，故改用柿蒂。按柿成于秋，得阳明燥金之主气，且其形多方，他果未之有也，故治肺胃之病有独胜。肺之脏象属金，胃之气运属金。柿蒂乃柿之归束处，凡花皆散，凡子皆降，凡降先收，从生而散收而降，皆一蒂为之也，治逆呃之能事毕矣。再按：草木一身，芦与蒂为升降之门户。载生气上升者，芦也；受阴精归藏者，蒂也；格物者，不可不与此会心焉。

新制橘皮竹茹汤苦辛通降法

橘皮三钱 竹茹三钱 柿蒂七枚 姜汁三茶匙，冲

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温服；不知，再作服。有痰火者，加竹沥、栝蒌霜。有瘀血者，加桃仁。

五八、三焦湿郁，升降失司，脘连腹胀，大便不爽，一加减正气散主之。

再按此条与上第五十六条同为三焦受邪，彼以分消开窍为急务，此以升降中焦为定法，各因见证之不同也。

一加减正气散方

藿香梗二钱 厚朴二钱 杏仁二钱 茯苓皮二钱 广皮一钱 神曲一钱五分 麦芽一钱五分 绵茵陈二钱 大腹皮一钱

水五杯，煮二杯，再服。

[方论]正气散本苦辛温兼甘法，今加减之，乃苦辛微寒法也。去原方之紫苏、白芷，无须发表也。去甘桔，此证以中焦为扼要，不必提上焦也。只以藿香化浊，厚朴、广皮、茯苓、大腹[①]泻湿满，加杏仁利肺与大肠之气，神曲、麦芽升降脾胃之气，茵陈宣湿郁而动生发之气，藿香但用梗，取其走中不走外也。茯苓但用皮，以诸皮皆凉，泻湿热独胜也。

五九、湿郁三焦，脘闷，便溏，身痛，舌白，脉象模糊，二加减正气散主之。

上条中焦病重，故以升降中焦为要。此条脘闷便溏，中焦证也，身痛舌白，脉象模糊，则经络证矣，故加防己急走经络中湿郁；以便溏不比大便不爽，故加通草、薏仁，利小便所以实大便也；大豆黄卷从湿热蒸变而成，能化蕴酿之湿热，而蒸变脾胃之气也。

二加减正气散苦辛淡法

藿香梗三钱 广皮二钱 厚朴二钱 茯苓皮三钱 木防己三钱 大豆黄卷二钱 川通草一钱五分 薏苡仁三钱

水八杯，煮三杯，三次服。

六十、秽湿着里，舌黄脘闷，气机不宣，久则酿热，三加减正气散主之。

前两法，一以升降为主，一以急宣经隧为

① 大腹：即“大腹皮”。

主，此则以舌黄之故，预知其内已伏热[1]，久必化热，而身亦热矣，故加杏仁利肺气，气化则湿热俱化，滑石辛淡而凉，清湿中之热，合藿香所以宣气机之不宣也。

三加减正气散方苦辛寒法

藿香连梗叶，三钱 茯苓皮三钱 厚朴二钱 广皮一钱五分 杏仁三钱 滑石五钱

水五杯，煮二杯，再服。

六一、秽湿着里，邪阻气分，舌白滑，脉右缓，四加减正气散主之。

以右脉见缓之故，知气分之湿阻，故加草果、楂肉、神曲，急运坤阳，使足太阴之地气不上蒸手太阴之天气也。

四加减正气散方苦辛温法

藿香梗三钱 厚朴二钱 茯苓三钱 广皮一钱五分 草果一钱 楂肉炒，五钱 神曲二钱

水五杯，煮二杯，渣再煮一杯，三次服。

六二、秽湿着里，脘闷便泄，五加减正气散主之。

秽湿而致脘闷，故用正气散之香开；便泄而知脾胃俱伤，故加大腹运脾气，谷芽升胃气也。以上二条，应入前寒湿类中，以同为加减正气散法，欲观者知化裁古方之妙，故列于此。

五加减正气散苦辛温法

藿香梗二钱 广皮一钱五分 茯苓块三钱 厚朴二钱 大腹皮一钱五分 谷芽一钱 苍术二钱

水五杯，煮二杯，日再服。

按：今人以藿香正气散，统治四时感冒，试问四时止一气行令乎？抑各司一气，且有兼气乎？况受病之身躯脏腑，又各有不等乎？历观前五法，均用正气散，而加法各有不同，亦可知用药非丝丝入扣，不能中病，彼泛论四时不正之气，与统治一切诸病之方，皆未望见轩岐之堂室者也，乌可云医乎！

六三、脉缓身痛，舌淡黄而滑，渴不多饮，或竟不渴，汗出热解，继而复热，内不能运水谷之湿，外复感时令之湿，发表攻里，两不可施，误认伤寒，必转坏证，徒清热则湿不退，徒祛湿则热愈炽，黄芩滑石汤主之。

脉缓身痛，有似中风，但不浮，舌滑不渴饮，则非中风矣。若系中风，汗出则身痛解而热不作矣；今继而复热者，乃湿热相蒸之汗，湿属阴邪，其气留连，不能因汗而退，故继而复热。内不能运水谷之湿，脾胃困于湿也；外复受时令之湿，经络亦困于湿矣。倘以伤寒发表攻里之法施之，发表则诛伐无过之表，阳伤而成痉；攻里则脾胃之阳伤，而成洞泄寒中，故必转坏证也。湿热两伤，不可偏治，故以黄芩、滑石、茯苓皮清湿中之热，薏仁、猪苓宣湿邪之正，再加腹皮、通草，共成宣气利小便之功，气化则湿化，小便利则火腑通而热自清矣。

黄芩滑石汤方苦辛寒法

黄芩三钱 滑石三钱 茯苓皮三钱 大腹皮二钱 白蔻仁一钱 通草一钱 猪苓三钱

水六杯，煮取二杯，渣再煮一杯，分温三服。

六四、阳明湿温，呕而不渴者，小半夏加茯苓汤主之；呕甚而痞者，半夏泻心汤去人参、干姜、大枣、甘草加枳实、生姜主之。

呕而不渴者，饮多热少也，故主以小半夏加茯苓，逐其饮而呕自止。呕而兼痞，热邪内陷，与饮相搏，有固结不通之患，故以半夏泻心，去参、姜、甘、枣之补中，加枳实、生姜之宣胃也。

小半夏加茯苓汤

半夏六钱 茯苓六钱 生姜四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服。

半夏泻心汤去人参干姜甘草大枣加枳实生姜方

半夏六钱 黄连二钱 黄芩三钱 枳实三钱 生姜三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服，虚者复纳人参、大枣。

征按：湿之为病，其来也渐，其去也迟，譬若小人之易进而难退也。湿温之痞，与湿寒异。湿寒之痞，兼有食积；湿温之痞，热陷邪留，故呕而兼痞也。水气上逆则呕，水停膈间则痞，上干于头则眩，中凌于心则悸。方目本文，字字俱有斟酌，难为粗心者道。

六五、湿聚热蒸，蕴于经络，寒战热炽，骨骱

[1] 热：据上下文义，宜作"湿"。

烦疼，舌色灰滞，面目痿黄，病名湿痹，宣痹汤主之。

经谓：风寒湿三者合而为痹，《金匮》谓经热则痹，盖《金匮》诚补《内经》之不足。痹之因于寒者固多，痹之兼乎热者，亦复不少，合参二经原文，细验于临证之时，自有权衡。本论因载湿温而类及热痹，见湿温门中，原有痹证，不及备载痹证之全，学者欲求全豹，当于《内经》、《金匮》、喻氏、叶氏以及宋元诸名家，合而参之自得。大抵不越寒热两条，虚实异治。寒痹势重而治反易，热痹势缓而治反难，实者单病躯壳易治，虚者兼病脏腑夹痰饮腹满等证，则难治矣，犹之伤寒两感也。此条以舌灰目黄，知其为湿中生热；寒战热炽，知其在经络；骨骱疼痛，知其为痹证。若泛用治湿之药，而不知循经入络，则罔效矣。故以防己急走经络之湿，杏仁开肺气之先，连翘清气分之湿热，赤豆清血分之湿热，滑石利窍而清热中之湿，山栀肃肺而泻湿中之热，薏苡淡渗而主挛痹，半夏辛平而主寒热，蚕沙化浊道中清气，痛甚加片子姜黄、海桐皮者，所以宣络而止痛也。

宣痹汤方苦辛通法

防己五钱 杏仁五钱 滑石五钱 连翘三钱 山栀三钱 薏苡五钱 半夏醋炒，三钱 晚蚕沙三钱 赤小豆皮三钱。赤小豆乃五谷中之赤小豆，味酸肉赤，凉水浸取皮用。非药肆中之赤小豆，药肆中之赤豆乃广中野豆，赤皮蒂黑肉黄，不入药者也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温三服。痛甚加片子姜黄二钱，海桐皮三钱。

六六、湿郁经脉，身热身痛，汗多自利，胸腹白疹，内外合邪，纯辛走表，纯苦清热，皆在所忌，辛凉淡法，薏苡竹叶散主之。

上条但痹在经脉，此则脏腑亦有邪矣，故又立一法。汗多则表阳开，身痛则表邪郁，表阳开而不解表邪，其为风湿无疑。盖汗之解者寒邪也，风为阳邪，尚不能以汗解，况湿为重浊之阴邪，故虽有汗不解也。学者于有汗不解之证，当识其非风则湿，或为风湿相搏也。自利者小便必短，白疹者，风湿郁于孙络毛窍。此湿停热郁之证，故主以辛凉解肌表之热，辛淡渗在里之湿，俾表邪从气化而散，里邪从小便而驱，双解表里之妙法也，与下条互斟自明。

薏苡竹叶散方辛凉淡法，亦轻以去实法

薏苡五钱 竹叶三钱 飞滑石五钱 白蔻仁一钱五分 连翘三钱 茯苓块五钱 白通草一钱五分

共为细末，每服五钱，日三服。

六七、风暑寒湿，杂感混淆，气不主宣，咳嗽头胀，不饥舌白，肢体若废，杏仁薏苡汤主之。

杂感混淆，病非一端，乃以气不主宣四字为扼要。故以宣气之药为君。既兼雨湿中寒邪，自当变辛凉为辛温。此条应入寒湿类中，列于此者，以其为上条之对待也。

杏仁薏苡汤苦辛温法

杏仁三钱 薏苡三钱 桂枝五分 生姜七分 厚朴一钱 半夏一钱五分 防己一钱五分 白蒺藜二钱

水五杯，煮三杯，渣再煮一杯，分温三服。

六八、暑湿痹者，加减木防己汤主之。

此治痹之祖方也。风胜则引，引者吊痛掣痛之类，或上或下，四肢游走作痛，经谓行痹是也。加桂枝、桑叶。湿胜则肿，肿者土曰敦阜加滑石、萆薢、苍术。寒胜则痛，痛者加防己、桂枝、姜黄、海桐皮。面赤口涎自出者《灵枢》谓：胃热则廉泉开。重加石膏、知母。绝无汗者，加羌活、苍术，汗多者加黄芪、炙甘草。兼痰饮者，加半夏、厚朴、广皮。因不能备载全文，故以祖方加减如此，聊示门径而已。

加减木防己汤辛温辛凉复法

防己六钱 桂枝三钱 石膏六钱 杏仁四钱 滑石四钱 白通草二钱 薏仁三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温三服。见小效不即退者，加重服，日三夜一。

汪按：痹证有周、行、著之分，其原有风、寒、湿、热之异。奈古方多以寒湿论治，且多杂用风药，不知湿家忌汗，圣训昭然，寒湿固有，热湿尤多，误用辛温，其害立见。再外感初伤气分，惟贵宣通，误认虚证，投柔腻补药，其祸尤酷，学者细考本文，可得治热痹之梗概矣。

六九、湿热不解，久酿成疸，古有成法，不及备载，聊列数则，以备规矩。下疟、痢等证仿此。

本论之作，原补前人之未备，已有成法可循者，安能尽录。因横列四时杂感，不能不列湿温，

连类而及。又不能不列黄疸、疟、痢，不过略标法则而已。按湿温门中，其证最多，其方最伙；盖土居中位，秽浊所归，四方皆至，悉可兼证，故错综参伍，无穷极也。即以黄疸一证而言，《金匮》有辨证三十五条，出治一十二方，先审黄之必发不发，在于小便之利与不利；疸之易治难治，在于口之渴与不渴；再察瘀热入胃之因，或因外并，或因内发，或因食谷，或因酣酒，或因劳色，有随经蓄血，入水黄汗；上盛者一身尽热，不郁者小便为难；又有表虚里虚，热除作哕，火劫致黄。知病有不一之因，故治有不紊之法；于是脉弦胁痛，少阳未罢，仍主以和；渴饮水浆，阳明化燥，急当泻热；湿在上，以辛散，以风胜，湿在下，以苦泄，以淡渗；如狂蓄血，势所必攻；汗后溺白，自宜投补；酒客多蕴热，先用清中，加之分利，后必顾其脾阳；女劳有秽浊，始以解毒，继以滑窍，终当峻补真阴；表虚者实卫，里虚者建中；入水火劫，以及治逆变证，各立方论，以为后学津梁。至寒湿在里之治，阳明篇中，惟见一则，不出方论，指人以寒湿中求之。盖脾本畏木而喜风燥，制水而恶寒湿。今阴黄一证，寒湿相搏，譬如卑监之土，须暴风日之阳，纯阴之病，疗以辛热无疑，方虽不出，法已显然。奈丹溪云：不必分五疸，总是如庵酱相似。以为得治黄之扼要，殊不知以之治阳黄，犹嫌其混，以之治阴黄，恶乎可哉！喻嘉言于阴黄一证，竟谓仲景方论亡失，恍若无所循从。惟罗谦甫具有卓识，力辨阴阳，遵仲景寒湿之旨，出茵陈四逆汤之治。瑭于阴黄一证，究心有年，悉用罗氏法而化裁之，无不应手取效。间有始即寒湿，从太阳寒水之化，继因其人阳气尚未十分衰败，得燥热药数帖，阳明转燥金之化而为阳证者，即从阳黄例治之。

七十、夏秋疸病，湿热气蒸，外干时令，内蕴水谷，必以宣通气分为要，失治则为肿胀。由黄疸而肿胀者，苦辛淡法，二金汤主之。

此揭疸病之由，与治疸之法，失治之变，又因变制方之法也。

二金汤方苦辛淡法

鸡内金五钱 海金沙五钱 厚朴三钱 大腹皮三钱 猪苓三钱 白通草二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温服。

七一、诸黄疸小便短者，茵陈五苓散主之。

沈氏目南云：此黄疸气分实证，通治之方也。胃为水谷之海，营卫之源，风入胃家气分，风湿相蒸，是为阳黄；湿热流于膀胱，气郁不化，则小便不利，当用五苓散宣通表里之邪，茵陈开郁而清湿热。

茵陈五苓散五苓散方见前。五苓散系苦辛温法，今茵陈倍五苓，乃苦辛微寒法

茵陈末十分 五苓散五分

共为细末，和匀，每服三钱，日三服。

《金匮》方不及备载，当于本书研究，独采此方者，以其为实证通治之方，备外风内湿一则也。

七二、黄疸脉沉，中痞恶心，便结溺赤，病属三焦里证，杏仁石膏汤主之。

前条两解表里，此条统治三焦，有一纵一横之义。杏仁、石膏开上焦，姜、半开中焦，枳实则由中驱下矣，山栀通行三焦，黄柏直清下焦。凡通宣三焦之方，皆扼重上焦，以上焦为病之始入，且为气化之先，虽统宣三焦之方，而汤则名杏仁石膏也。

杏仁石膏汤方苦辛寒法

杏仁五钱 石膏八钱 半夏五钱 山栀三钱 黄柏三钱 枳实汁每次三茶匙，冲 姜汁每次三茶匙，冲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服。

七三、素积劳倦，再感湿温，误用发表，身面俱黄，不饥溺赤，连翘赤豆饮煎送保和丸。

前第七十条，由黄而变他病，此则由他病而变黄，亦遥相对待。证系两感，故方用连翘赤豆饮以解其外，保和丸以和其中，俾湿温、劳倦、治逆，一齐解散矣。保和丸苦温而运脾阳，行在里之湿；陈皮、连翘由中达外，其行湿固然矣。兼治劳倦者何？经云：劳者温之。盖人身之动作云为，皆赖阳气为之主张，积劳伤阳。劳倦者，因劳而倦也，倦者，四肢倦怠也，脾主四肢，脾阳伤，则四肢倦而无力也。再肺属金而主气，气者阳也；脾属土而生金，阳气虽分内外，其实特一气之转输耳。劳虽自外而来，外阳既伤，则中阳不能独运，中阳不运，是人之赖食湿以生者，反为食湿

所困，脾即困于食湿，安能不失牝马之贞，而上承乾健乎！古人善治劳者，前则有仲景，后则有东垣，均从此处得手。奈之何后世医者，但云劳病，辄用补阴，非惑于丹溪一家之说哉！本论原为外感而设，并不及内伤，兹特因两感而略言之。

连翘赤豆饮方苦辛微寒法

连翘二钱 山栀一钱 通草一钱 赤豆二钱 花粉一钱 香豆豉一钱

煎送保和丸三钱。

保和丸方苦辛温平法

山楂 神曲 茯苓 陈皮 萄子 连翘 半夏

七四、湿甚为热，疟邪痞结心下，舌白口渴，烦躁自利，初身痛，继则心下亦痛，泻心汤主之。

此疟邪结心下气分之方也。

泻心汤方法见前

七五、疮家湿疟，忌用发散，苍术白虎汤加草果主之。

《金匮》谓疮家忌汗，发汗则病痉。盖以疮者血脉间病，心主血脉，血脉必虚而热，然后成疮；既成疮以后，疮脓又系血液所化，汗为心液，由血脉而达毛窍，再发汗以伤其心液，不痉何待！故以白虎辛凉重剂，清阳明之热湿，由肺卫而出；加苍术、草果，温散脾中重滞之寒湿，亦由肺卫而出。阳明阳土，清以石膏、知母之辛凉；太阴阴土，温以苍术、草果之苦温；适合其脏腑之宜，矫其一偏之性而已。

苍术白虎汤加草果方辛凉复苦温法

即前白虎汤内加苍术、草果。

七六、背寒，胸中痞结，疟来日晏[1]，邪渐入阴，草果知母汤主之。

此素积烦劳，未病先虚，故伏邪不肯解散，正阳铄弱，邪热固结。是以草果温太阴独胜之寒，知母泻阳明独胜之热，厚朴佐草果泻中焦之湿蕴，合姜、半而开痞结，花粉佐知母而生津退热；脾胃兼病，最畏木克，乌梅、黄芩清热而和肝；疟来日晏，邪欲入阴，其所以升之使出者，全赖草果。俗以乌梅、五味等酸敛，是知其一，莫知其他也。酸味秉厥阴之气，居五味之首，与辛味合用，开发阳气最速，观小青龙汤自知。

草果知母汤方苦辛寒兼酸法

草果一钱五分 知母二钱 半夏三钱 厚朴二钱 黄芩一钱五分 乌梅一钱五分 花粉一钱五分 姜汁五匙，冲

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温服。

按：此方即吴又可之达原饮去槟榔，加半夏、乌梅、姜汁。治中焦热结阳陷之证，最为合拍；吴氏乃以治不兼湿邪之温疫初起，其谬甚矣。

再按：前贤制方，与集书者选方，不过云学者知法度，为学者立模范而已，未能预测后来之病证，其变幻若何？其兼证若何？其年岁又若何？所谓大匠诲人，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至于奇巧绝伦之处，不能传，亦不可传，可遇而不可求，可暂而不可常者也。学者当心领神会，先务识其所以然之故，而后增减古方之药品分量，宜重宜轻，宜多宜寡，自有准的，所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七七、疟伤胃阳，气逆不降，热劫胃液，不饥不饱，不食不便，渴不欲饮，味变酸浊，加减人参泻心汤主之。

此虽阳气受伤，阴汁被劫，恰偏于阳伤为多。故救阳立胃基之药四，存阴泻邪热之药二，喻氏所谓变胃而不受胃变之法也。

加减人参泻心汤苦辛温复咸寒法

人参二钱 黄连一钱五分 枳实一钱 干姜一钱五分 生姜二钱 牡蛎二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温服。

按：大辛大温，与大苦大寒合方，乃厥阴经之定例。盖别脏之与腑，皆分而为二，或上下，或左右，不过经络贯通，膜膈相连耳；惟肝之与胆，合而为一，胆即居于肝之内，肝动则胆亦动，胆动而肝即随。肝宜温，胆宜凉，仲景乌梅丸、泻心汤，立万世法程矣；于小柴胡，先露其端。此证疟邪扰胃，致令胃气上逆，而亦用此辛温寒苦合法者何？盖胃之为腑，体阳而用阴，本系下降，无上升之理；其呕吐哕痞，有时上逆，升者胃气，所以使胃气上升者，非胃气也，肝与胆也，故古人以

[1] 晏：晚。

呕为肝病，今人则以为胃病已耳。

汪按：古人云：肝为刚脏，能受柔药；胃为柔脏，能受刚药。故胃阳伤者可与刚中之柔，不可与柔中之刚。又云：治肝不效，每以胃药收功。盖土衰木必乘之，扶阳明，所以制厥阴也。再考厥阴为阴阳交际之处，贞下起元，内藏相火，故用寒必复热，用热必复寒，仲景茱萸四逆、当归四逆，不用纯阳；乌梅、泻心，阴阳并用，为此也。先贤于内伤肾肝阴中之阳者，用羊肉、鹿茸等血肉之品，不用姜附；及温肾必助凉肝，皆此义。至胃为中土，伤阳则为卑监，当用刚远柔；伤阴则为燥亢，当用柔远刚；阳衰者少佐宣畅，权衡在手，斯临证无差矣。

七八、疟伤胃阴，不饥不饱，不便，潮热，得食则烦热愈加，津液不复者，麦冬麻仁汤主之。

暑湿伤气，疟邪伤阴，故见证如是。此条与上条不饥不饱不便相同。上条以气逆味酸不食辨阳伤，此条以潮热、得食则烦热愈加定阴伤也。阴伤既定，复胃阴者莫若甘寒，复酸味者，酸甘化阴也。两条胃病，皆有不便者何？九窍不和，皆属胃病也。

麦冬麻仁汤方酸甘化阴法

麦冬连心，五钱 火麻仁四钱 生白芍四钱 何首乌三钱 乌梅肉二钱 知母二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温服。

七九、太阴脾疟，寒起四末，不渴多呕，热聚心胸，黄连白芍汤主之；烦躁甚者，可另服牛黄丸一丸。

脾主四肢，寒起四末而不渴，故知其为脾疟也。热聚心胸而多呕，中土病而肝木来乘，故方以两和肝胃为主。此偏于热甚，故清热之品重，而以芍药收脾阴也。

黄连白芍汤方苦辛寒法

黄连二钱 黄芩二钱 半夏三钱 枳实一钱五分 白芍三钱 姜汁五匙，冲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温服。

八十、太阴脾疟，脉濡寒热，疟来日迟，腹微满，四肢不暖，露姜饮主之。

此偏于太阴虚寒，故以甘温补正。其退邪之妙，全在用露，清肃能清邪热，甘润不伤正阴。又得气化之妙谛。

露姜饮方甘温复甘凉法

人参一钱 生姜一钱

水两杯半，煮成一杯，露一宿，重汤温服。

八一、太阴脾疟，脉弦而缓，寒战，甚则呕吐噫气，腹鸣溏泄，苦辛寒法，不中与也；苦辛温法，加味露姜饮主之。

上条纯是太阴虚寒，此条邪气更甚，脉兼弦则土中有木矣，故加温燥泄木退邪。

加味露姜饮方苦辛温法

人参一钱 半夏二钱 草果一钱 生姜二钱 广皮一钱 青皮醋炒，一钱

水二杯半，煮成一杯，滴荷叶露三匙，温服，渣再煮一杯服。

八二、中焦疟，寒热久不止，气虚留邪，补中益气汤主之。

留邪以气虚之故，自以升阳益气立法。

补中益气汤方

炙黄芪一钱五分 人参一钱 炙甘草一钱 白术炒，一钱 广皮五分 当归五分 升麻炙，三分 柴胡炙，三分 生姜三片 大枣去核，二枚

水五杯，煮取二杯，渣再煮一杯，分温三服。

八三、脉左弦，暮热早凉，汗解渴饮，少阳疟偏于热重者，青蒿鳖甲汤主之。

少阳切近三阴，立法以一面领邪外出，一面防邪内入为要领。小柴胡汤以柴胡领邪，以人参、大枣、甘草护正，以柴胡清表热，以黄芩、甘草苦甘清里热；半夏、生姜两和肝胃，蠲内饮，宣胃阳，降胃阴，疏肝；用生姜、大枣调和营卫。使表者不争，里者内安，清者清，补者补，升者升，降者降，平者平，故曰和也。青蒿鳖甲汤，用小柴胡法而小变之，却不用小柴胡之药者，小柴胡原为伤寒立方，疟缘于暑湿，其受邪之源，本自不同，故必变通其药味，以同在少阳一经，故不能离其法。青蒿鳖甲汤以青蒿领邪，青蒿较柴胡力软，且芳香逐秽，开络之功，则较柴胡有独胜。寒邪伤阳，柴胡汤中之人参、甘草、生姜，皆护阳者也；暑热伤阴，故改用鳖甲护阴，鳖甲乃蠕动之物，且能入阴络搜邪。柴胡汤以胁痛、干呕为饮邪所致，故以姜、半通阳降阴而清饮邪；青蒿鳖甲汤以邪热伤阴，则用知母、花粉以清热邪而止

渴，丹皮清少阳血分，桑叶清少阳络中气分。宗古法而变古方者，以邪之偏寒偏热不同也，此叶氏之读古书，善用古方，岂他人之死于句下者，所可同日语哉！

八四、少阳疟如伤寒证者，小柴胡汤主之。渴甚者去半夏，加栝蒌根；脉弦迟者，小柴胡加干姜陈皮汤主之。

少阳疟如伤寒少阳证，乃偏于寒重而热轻，故仍从小柴胡法。若内躁渴甚，则去半夏之燥，加栝蒌根生津止渴。脉弦迟则寒更重矣，《金匮》谓脉弦迟者，当温之，故于小柴胡汤内，加干姜、陈皮温中，且能由中达外，使中阳得伸，逐邪外出也。

青蒿鳖甲汤方苦辛咸寒法

青蒿三钱 知母二钱 桑叶二钱 鳖甲五钱 丹皮二钱 花粉二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疟来前，分二次温服。

小柴胡汤方苦辛甘温法

柴胡三钱 黄芩一钱五分 半夏二钱 人参一钱 炙甘草一钱五分 生姜三片 大枣去核，二枚

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温服。加减如伤寒论中法。渴甚者去半夏，加栝蒌根三钱。

小柴胡加干姜陈皮汤方苦辛温法

即于小柴胡汤内，加干姜二钱，陈皮二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温服。

八五、舌白脘闷，寒起四末，渴喜热饮，湿蕴之故，名曰湿疟，厚朴草果汤主之。

此热少湿多之证。舌白脘闷，皆湿为之也；寒起四末，湿郁脾阳，脾主四肢，故寒起于此；渴，热也，当喜凉饮，而反喜热饮者，湿为阴邪，弥漫于中，喜热以开之也。故方法以苦辛通降，纯用温开，而不必苦寒也。

厚朴草果汤方苦辛温法

厚朴一钱五分 杏仁一钱五分 草果一钱 半夏二钱 茯苓块三钱 广皮一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温服。

按：中焦之疟，脾胃正当其冲。偏于热者胃受之，法则偏于救胃；偏于湿者脾受之，法则偏于救脾。胃，阳腑也，救胃必用甘寒苦寒；脾，阴脏也，救脾必用甘温苦辛。两平者，两救之。本论列疟证，寥寥数则，略备大纲，不能偏[1]载。然于此数条反复对勘，彼此互印，再从上焦篇究来路，下焦篇阅归路，其规矩准绳，亦可知其大略矣。

八六、湿温内蕴，夹杂饮食停滞，气不得运，血不得行，遂成滞下，俗名痢疾，古称重证，以其深入脏腑也。初起腹痛胀者易治；日久不痛并不胀者难治。脉小弱者易治；脉实大数者难治。老年久衰，实大小弱并难治；脉调和者易治。日数十行者易治；一二行或有或无者难治。面色便色鲜明者易治；秽暗者难治。噤口痢属实者尚可治；属虚者难治。先滞俗所谓痢疾后利俗谓之泄泻者易治。先利后滞者难治。先滞后疟者易治；先疟后滞者难治。本年新受者易治；上年伏暑，酒客积热，老年阳虚积湿者难治。季胁少腹无动气疝瘕者易治；有者难治。

此痢疾之大纲。虽罗列难治易治十数条，总不出邪机向外者易治，深入脏络者难治也。谚云：饿不死的伤寒，胀不死的痢疾。时人解云：凡病伤寒者，当禁其食，令病者饿，则不至与外邪相搏而死也。痢疾日下数十行，下者既多，肠胃空虚，必令病者多食，则不至肠胃尽空而死也。不知此二语，乃古之贤医金针度人处，后人不审病情，不识句读，以致妄解耳。按《内经》热病禁食，在少愈之际，不在受病之初。仲景《伤寒论》中，现有食粥却病之条，但不可食重浊肥腻耳。痢疾暑湿夹饮食内伤，邪非一端，肠胃均受其殃；古人每云淡薄滋味，如何可以恣食，与邪气团成一片，病久不解耶！吾见痢疾不戒口腹而死者，不可胜数。盖此二语，饿字胀字，皆自为一句，谓患伤寒之人，尚知饿而思食，是不死之证；其死者，医杀之也。盖伤寒暴发之病，自外而来，若伤卫而未及于营，病人知饿，病机尚浅，医者助胃气，捍外侮则愈，故云不死，若不饿则重矣。仲景谓"风病能食，寒病不能食"是也。痢疾久伏之邪，由内下注，若脏气有余，不肯容留邪气，彼此互争则胀，邪机向外，医者顺水推舟则愈，故云不死。若脏气已虚，纯逊邪气，则不胀而寇深

[1] 偏：宜作"遍"。

矣。

汪按：疟、痢二证，若不能薄味，药虽对证，亦不能效，其愈后坚壁清野之法，与伤寒温病相同。但疟疾至正气大衰之时，胃虚不能胜邪，俗人仍令禁食，亦大谬也。丹溪《格致余论》俗言无饱死痢一条，可参看。

八七、自利不爽，欲作滞下，腹中拘急，小便短者，四苓合芩芍汤主之。

既自利俗谓泄泻矣，理当快利，而又不爽者何？盖湿中藏热，气为湿热郁伤，而不得畅遂其本性，故滞。脏腑之中，全赖此一气之转轮，气既滞矣，焉有不欲作滞下之理乎！曰欲作，作而未遂也；拘急，不爽之象，积滞之情状也；小便短者，湿注大肠，阑门小肠之末，大肠之始。不分水，膀胱不渗湿也。故以四苓散分阑门，通膀胱，开支河，使邪不直注大肠；合芩芍法宣气，分清积滞，预夺其滞下之路也。此乃初起之方，久痢阴伤，不可分利，故方后云：久利不在用之。

按：浙人倪涵初，作疟痢三方，于痢疾条下，先立禁汗、禁分利、禁大下、禁温补之法，是诚见世之妄医者，误汗、误下、误分利、误温补，以致沉疴不起，痛心疾首而有是作也。然一概禁之，未免因噎废食；且其三方，亦何能包括痢门诸证，是安于小成，而不深究大体也。瑭勤求古训，静与心谋，以为可汗则汗，可下则下，可清则清，可补则补，一视其证之所现，而不可先有成见也。至于误之一字，医者时刻留心，犹恐思虑不及，学术不到，岂可谬于见闻而不加察哉！

四苓合芩芍汤方苦辛寒法

苍术二钱 猪苓二钱 茯苓二钱 泽泻二钱 白芍二钱 黄芩二钱 广皮一钱五分 厚朴二钱 木香一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温服，久痢不在用之。

八八、暑湿风寒杂感，寒热迭作，表证正盛，里证复急，腹不和而滞下者，活人败毒散主之。

此证乃内伤水谷之酿湿，外受时令之风湿，中气本自不足之人，又气为湿伤，内外俱急。立方之法，以人参为君，坐镇中州，为督战之帅；以二活、二胡合芎藭从半表半里之际，领邪出外，喻氏所谓逆流挽舟者此也；以枳壳宣中焦之气，茯苓渗中焦之湿，以桔梗开肺与大肠之痹，甘草和合诸药，乃陷者举之之法，不治痢而治致痢之源，痢之初起，增寒壮热者，非此不可也。若云统治伤寒温疫瘴气则不可，凡病各有所因，岂一方之所得而统之也哉！此方在风湿门中，用处甚多，若湿不兼风而兼热者，即不合拍，奚况温热门乎！世医用此方治温病，已非一日，吾只见其害，未见其利也。

活人败毒散辛甘温法

羌活 独活 茯苓 川芎 枳壳 柴胡 人参 前胡 桔梗以上各一两 甘草五钱

共为细末，每服二钱，水一杯，生姜三片，煎至七分，顿服之。热毒冲胃禁[1]口者，本方加陈仓米各等分，名仓廪散，服法如前，加一倍，噤口属虚者勿用之。

汪按：噤口有虚实之分，此方虚者固不可用；即实证亦惟表证重者当用。若中焦湿热壅滞；当用丹溪人参、黄连法；虚者当于理中等法求之。

八九、滞下已成，腹胀痛，加减芩芍汤主之。

此滞下初成之实证，一以疏利肠间湿热为主。

加减芩芍汤方苦辛寒法

白芍三钱 黄芩二钱 黄连一钱五分 厚朴二钱 木香煨，一钱 广皮二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温服。忌油腻生冷。

[加减法]肛坠者，加槟榔二钱。腹痛甚欲便，便后痛减，再痛再便者，白滞加附子一钱五分，酒炒大黄三钱；红滞加肉桂一钱五分，酒炒大黄三钱，通爽后即止，不可频下。如积未净，当减其制，红积加归尾一钱五分，红花一钱，桃仁二钱。舌浊脉实有食积者，加楂肉一钱五分，神曲二钱，枳壳一钱五分。湿重者，目黄舌白不渴，加茵陈三钱，白通草一钱，滑石一钱。

九十、滞下湿热内蕴，中焦痞结，神识昏乱，泻心汤主之。

---

① 禁：宜作"噤"。

滞下由于湿热内蕴，以致中痞，但以泻心治痞结之所由来，而滞自止矣。

泻心汤方法并见前

九十一、滞下红白，舌色灰黄，渴不多饮，小溲不利，滑石藿香汤主之。

此暑湿内伏，三焦气机阻窒，故不肯见积治积，乃以辛淡渗湿宣气，芳香利窍，治所以致积之因，庶积滞不期愈而自愈矣。

滑石藿香汤方辛淡合芳香法

飞滑石三钱 白通草一钱 猪苓二钱 茯苓皮三钱 藿香梗二钱 厚朴二钱 白蔻仁一钱 广皮一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服。

九十二、湿温下利，脱肛，五苓散加寒水石主之。

此急开支河，俾湿去而利自止。

五苓散加寒水石方辛温淡复寒法

即于五苓散内加寒水石三钱，如服五苓散法，久痢不在用之。

九十三、久痢阳明不阖，人参石脂汤主之。

九窍不和，皆属胃病，久痢胃虚，虚则寒，胃气下溜，故以堵截阳明为法。

人参石脂汤方辛甘温合涩法，即桃花汤之变法也

人参三钱 赤石脂细末，三钱 炮姜二钱 白粳米炒，一合

水五杯，先煮人参、白米、炮姜令浓，得二杯，后调石脂细末和匀，分二次服。

九十四、自利腹满，小便清长，脉濡而小，病在太阴，法当温脏，勿事通腑，加减附子理中汤主之。

此偏于湿，合脏阴无热之证，故以附子理中汤，去甘守之人参、甘草，加通运之茯苓、厚朴。

加减附子理中汤方苦辛温法

白术三钱 附子二钱 干姜二钱 茯苓三钱 厚朴二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温服。

汪按：理中不独湿困太阴宜用，每见夏日伤冷水瓜果，立时发痢者，止有寒湿，并无热证，小儿尤多此证，小便亦或短赤，不可拘泥，宜用理中，甚则加附子。瓜果积加丁香、草果；下利滞涩者，加当归；其有误用克伐者，则人参又当倍用矣；上焦有暑湿或呕者，反佐姜、连少许。

九十五、自利不渴者属太阴，甚则哕俗名呃忒，冲气逆，急救土败，附子粳米汤主之。

此条较上条更危，上条阴湿与脏阴相合，而脏之真阳未败，此则脏阳结而邪阴与脏阴毫无忌惮，故上条犹系通补，引则纯用守补矣。扶阳抑阴之大法如此。

附子粳米汤方苦辛热法

人参三钱 附子二钱 炙甘草二钱 粳米一合 干姜二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渣再煮一杯，分三次温服。

九十六、疟邪热气，内陷变痢，久延时日，脾胃气衰，面浮腹膨，里急肛坠，中虚伏邪，加减小柴胡汤主之。

疟邪在经者多，较之痢邪在脏腑者浅，痢则深于疟矣。内陷云者，由浅入深也。治之之法，不出喻氏逆流挽舟之议，盖陷而入者，仍提而使之出也。故以柴胡由下而上，入深出浅，合黄芩两和阴阳之邪，以人参合谷芽宣补胃阳，丹皮、归、芍内护三阴，谷芽推气分之滞，山楂推血分之滞。谷芽升气分故推谷滞，山楂降血分故推肉滞也。

加减小柴胡汤苦辛温法

柴胡三钱 黄芩二钱 人参一钱 丹皮一钱 白芍炒，二钱 当归土炒，一钱五分 谷芽一钱五分 山楂炒，一钱五分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温服。

九十七、春温内陷下痢，最易厥脱，加减黄连阿胶汤主之。

春温内陷，其为热多湿少明矣。热必伤阴，故立法以救阴为主。救阴之法，岂能出育阴坚阴两法外哉！此黄连之坚阴，阿胶之育阴，所以合而名汤也。从黄连者黄芩，从阿胶者生地、白芍也，炙草则统甘苦而并和之。此下三条，应列下焦，以与诸内陷并观，故列于此。

加减黄连阿胶汤甘寒苦寒合化阴气法

黄连三钱 阿胶三钱 黄芩二钱 炒生地四钱 生白芍五钱 炙甘草一钱五分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温服。

九十八、气虚下陷，门户不藏，加减补中益气汤主之。

此邪少虚多，偏于气分之证，故以升补为主。

加减补中益气汤甘温法

人参二钱 黄芪二钱 广皮一钱 炙甘草一钱 归身二钱 炒白芍三钱 防风五分 升麻三分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温服。

九十九、内虚下陷，热利下重，腹痛，脉左小右大，加味白头翁汤主之。

此内虚湿热下陷，将成滞下之方。仲景厥阴篇，谓热利下重者，白头翁汤主之。按热注下焦，设不差，必圊脓血；脉右大者，邪从上中而来；左小者，下焦受邪，坚结不散之象。故以白头翁无风而摇者，禀甲乙之气，透发下陷之邪，使之上出；又能有风而静，禀庚辛之气，清能除热，燥能除湿，湿热之积滞去而腹痛自止。秦皮得水木相生之气，色碧而气味苦寒，所以能清肝热。黄连得少阴水精，能清肠澼之热。黄柏得水土之精，渗湿而清热。加黄芩、白芍者，内陷之证，由上而中而下，且右手脉大，上中尚有余邪，故以黄芩清肠胃之热，兼清肌表之热；黄连、黄柏但走中下，黄芩则走中上，盖黄芩手足阳明、手太阴药也，白芍去恶血，生新血，且能调血中之气也。按仲景太阳篇，有表证未罢，误下而成协热下利之证，心下痞硬之寒证，则用桂枝人参汤；脉促之热证，则用葛根黄连黄芩汤，与此不同。

加味白头翁汤苦寒法

白头翁三钱 秦皮二钱 黄连二钱 黄柏二钱 白芍二钱 黄芩三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服。

汪按：治痢之法，非通则涩，扼要在有邪无邪，阴阳气血浅深，久暂虚实之间，稍误则危，不可不慎也。又痢俱兼湿，例禁柔腻。温邪下痢者非。其有久痢阴虚，当摄纳阴液；或阴中阳虚，应用理阴煎等法者，属下焦。

征按：滞下自利诸条，俱系下焦篇证，似不应列入中焦。要知致病之由，则自中焦而起，所以金匮方中只有黄芩汤，以治太阳少阳两经合病之下利，遂开万世治利之门。经云：治病必求其本，此之谓也。

秋 燥

一百、燥伤胃阴，五汁饮主之，玉竹麦门冬汤亦主之。

五汁饮方法并见前

玉竹麦门冬汤甘寒法

玉竹三钱 麦冬三钱 沙参二钱 生甘草一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服。土虚者，加生扁豆。气虚者，加人参。

一百一、胃液干燥，外感已净者，牛乳饮主之。

此以津血填津血法也。

牛乳饮甘寒法

牛乳一杯

重汤炖熟，顿服之，甚者日再服。

一百二、燥证气血两燔者，玉女煎主之。

玉女煎方见上焦篇

汪按：燥证路径无多，故方法甚简。始用辛凉，继用甘凉，与温热相似。但温热传至中焦，间有当用寒苦者；燥证则惟喜柔润，最忌苦燥，断无用之之理矣。其有湿未退、而燥已起，及上燥下湿，下燥上湿者，俱见湿门。

卷 三

下焦篇

法七十八条，方六十四首，图一首。
共二百三十八法，一百九十八方

风温 温热 温疫 温毒 冬温

一、风温、温热、温疫、温毒、冬温，邪在阳明久羁，或已下，或未下，身热面赤，口干舌燥，甚则齿黑唇裂，脉沉实者，仍可下之；脉虚大，手足心热甚于手足背者，加减复脉汤主之。

温邪久羁中焦，阳明阳土，未有不克少阴癸水者，或已下而阴伤，或未下而阴竭。若实证居多，正气未至溃败，脉来沉实有力，尚可假手于一下，即《伤寒论》中急下以存津液之谓。若中无结粪，邪热少而虚热多，其人脉必虚，手足心主里，其热必甚于手足背之主表也。若再下其热，是竭其津而速之死也。故以复脉汤复其津液，阴复则阳留，庶可不至于死也。去参、桂、姜、枣之补阳，加白芍收三阴之阴，故云加减复脉汤。在仲景当日，治伤于寒者之结代，自有取于参、桂、姜、枣，复脉中之阳；今治伤于温者之阳亢阴竭，不得再补其阳也。用古法而不拘用古方，医者之化裁也。

二、温病误表，津液被劫，心中震震，舌强神昏，宜复脉法复其津液，舌上津回则生；汗自出，中无所主者，救逆汤主之。

误表动阳，心气伤则心震，心液伤则舌蹇，故宜复脉复其津液也。若伤之太甚，阴阳有脱离之象，复脉亦不胜任，则非救逆不可。

三、温病耳聋，病系少阴。与柴胡汤者必死，六七日以后，宜复脉辈复其精。

温病无三阳经证，却有阳明腑证。中焦篇已申明腑证之由矣。三阴脏证。盖脏者藏也，藏精者也。温病最善伤精，三阴实当其冲。如阳明结则脾阴伤而不行，脾胃脏腑切近相连，夫累及妻，理固然也，有急下以存津液一法。土实则水虚，浸假而累及少阴矣，耳聋不卧等证是也。水虚则木强，浸假而累及厥阴矣，目闭痉厥等证是也。此由上及下，由阳入阴之道路，学者不可不知。按温病耳聋，《灵》、《素》称其必死，岂少阳耳聋，竟至于死耶？经谓肾开窍于耳，脱精者耳聋，盖初则阳火上闭，阴精不得上承，清窍不通，继则阳亢阴竭，若再以小柴胡汤直升少阳，其势必至下竭上厥，不死何待！何时医悉以陶氏六书，统治四时一切病证，而不究心于《灵》、《素》、《难经》也哉！瘥于温病六七日以外，壮火少减，阴火内炽耳聋者，悉以复阴得效。曰宜复脉辈者，不过立法如此，临时对证，加减尽善，是所望于当其任者。

四、劳倦内伤，复感温病，六七日以外不解者，宜复脉法。

此两感治法也。甘能益气，凡甘皆补，故宜复脉。服二三贴后，身不热而倦甚，仍加人参。

五、温病已汗而不得汗，已下而热不退，六七日以外，脉尚躁盛者，重与复脉汤。

已与发汗而不得汗，已与通里而热不除，其为汗下不当可知。脉尚躁盛，邪固不为药衰，正气亦尚能与邪气分争，故须重与复脉，扶正以敌邪，正胜则生矣。

六、温病误用升散，脉结代，甚则脉两至者，重与复脉，虽有他证，后治之。

此留人治病法也。即仲景里急，急当救里之义。

七、汗下后，口燥咽干，神倦欲眠，舌赤苔老，与复脉汤。

在中焦下后与益胃汤，复胃中津液，以邪气未曾深入下焦。若口燥咽干，乃少阴之液无以上供，神昏欲眠，有少阴但欲寐之象，故与复脉。

八、热邪深入，或在少阴，或在厥阴，均宜复脉。

此言复脉为热邪劫阴之总司也。盖少阴藏

精，厥阴必待少阴精足而后能生，二经均可主以复脉者，乙癸同源也。

加减复脉汤方甘润存津法

炙甘草六钱 干地黄六钱。按地黄三种用法：生地者，鲜地黄未晒干者也，可入药煮用，可取汁用，其性甘凉，上中焦用以退热存津；干地黄者，乃生地晒干，已为丙火炼过，去其寒凉之性，本草称其甘平；熟地制以酒与砂仁，九蒸九晒而成，是又以丙火、丁火合炼之也，故其性甘温。奈何今人悉以干地黄为生地，北人并不知世有生地，佥谓干地黄为生地，而曰寒凉，指鹿为马，不可不辨 生白芍六钱 麦冬不去心，五钱 阿胶三钱 麻仁三钱。按柯韵伯谓：旧传麻仁者误，当系枣仁。彼从心悸动三字中看出传写之误，不为无见。今治温热，有取于麻仁甘益气，润去燥，故仍从麻仁

水八杯，煮取八分三杯，分三次服。剧者加甘草至一两，地黄、白芍八钱，麦冬七钱，日三，夜一服。

救逆汤方镇摄法

即于加减复脉汤内去麻仁，加生龙骨四钱，生牡蛎八钱，煎如复脉法。脉虚大欲散者，加人参二钱。

九、下后大便溏甚，周十二时三四行，脉仍数者，未可与复脉汤，一甲煎主之；服一二日，大便不溏者，可与一甲复脉汤。

下后法当数日不大便，今反溏而频数，非其人真阳素虚，即下之不得其道，有亡阴之虑。若以复脉滑润，是以存阴之品，反为泻阴之用。故以牡蛎一味，单用则力大，即能存阴，又涩大便，且清在里之余热，一物而三用之。

一甲煎咸寒兼涩法

生牡蛎二两，碾细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温三服。

一甲复脉汤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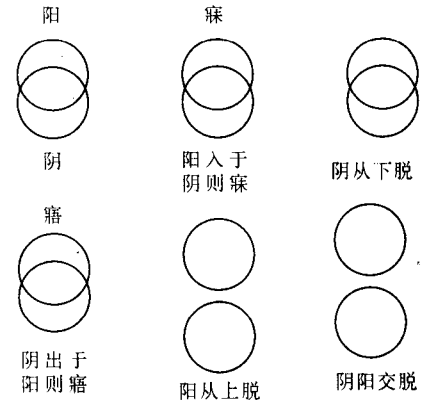
即于加减复脉汤内，去麻仁，加牡蛎一两。

十、下焦温病，但大便溏者，即与一甲复脉汤。

温病深入下焦劫阴，必以救阴为急务。然救阴之药多滑润，但见大便溏，不必待日三四行，即以一甲复脉法，复阴之中，预防泄阴之弊。

十一、少阴温病，真阴欲竭，壮火复炽，心中烦，不得卧者，黄连阿胶汤主之。

按：前复脉法为邪少虚多之治。其有阴既亏而实邪正盛，甘草即不合拍。心中烦，阳邪挟心阳独亢于上，心体之阴，无容留之地，故烦杂无奈；不得卧，阳亢不入于阴，阴虚不受阳纳，虽欲卧得乎！此证阴阳各自为道，不相交互，去死不远，故以黄芩从黄连，外泻壮火而内坚真阴；以芍药从阿胶，内护真阴而外扞亢阳。名黄连阿胶汤者，取一刚以御外侮，一柔以护内主之义也。其交关变化神明不测之妙，全在一鸡子黄，前人训鸡子黄，佥谓鸡为巽木，得心之母气，色赤入心，虚则补母而已，理虽至当，殆未尽其妙。盖鸡子黄有地球之象，为血肉有情，生生不已，乃奠安中焦之圣品，有甘草之功能，而灵于甘草；其正中有孔，故能上通心气，下达肾气，居中以达两头，有连子之妙用；其性和平，能使亢者不争，弱者得振；其气焦臭，故上补心；其味甘咸，故下补肾；再释家有地水风火之喻，此证大风一起，荡然无余，鸡子黄镇定中焦，通彻上下，合阿胶能预熄内风之震动也。然不知人身阴阳相抱之义，必未能识仲景用鸡子黄之妙，谨将人身阴阳生死瘖寐图形，开列于后，以便学者入道有阶也。



连阿胶汤方苦甘咸寒法

黄连四钱 黄芩一钱 阿胶三钱 白芍一钱 鸡子黄二枚

水八杯，先煮三物，取三杯，去滓，内胶烊尽，再内鸡子黄，搅令相得，日三服。

征按：此《金匮》治伤寒少阴病，二三日以上，心烦不得卧之祖方也。二三日以上，寒变热之时也。少阴多寐，以传经之阳邪灼阴，故不得卧，与少阴温病，确乎相合。阳亢不入于阴，阴虚

不受阳纳二语，虽倡自叶氏，然亦自经文“卫气留于阳则阳气满，不得入于阴，则阴气虚，故目不瞑”而来，可为一切不寐之总纲。他如湿痰留于胃腑不寐，《内经》则有半夏汤以通其阳，其方则以千里外之流水扬万遍，取五升，炊以苇薪，沸则内秫米一升，半夏五合，炊至升半，去渣，饮汁一小杯，日三服，以知为度。虚烦不眠，仲祖则有酸枣仁汤以和其阴，方用枣仁二升，知母、茯苓、川芎各二两，甘草一两，以水八升，煮酸枣仁得六升，内诸药，煮取三升，分温三服。又如胆虚不寐，本事方有鳖甲丸，鳖甲、枣仁、羌活、牛膝、五味、参、芪各等分，细末蜜丸桐子大，每用温酒服三四十丸。痰热不眠，集验方有温胆汤，橘红、半夏、茯神、甘草、枳实、竹茹。振悸不眠，半夏、陈皮、甘草、芡实、茯苓、竹茹。虚劳不寐，枣仁二两，碾末同半夏二合煮糜，入地黄汁一合，再煮，时时与服。六一散加牛黄，治烦躁不眠。竹叶汤调服炒枣仁末，治脾虚不眠之类。条例甚多，总不出乎安胃和中，俾阳明之气顺，则阴阳之道路可通而已矣。

十二、夜热早凉，热退无汗，热自阴来者，青蒿鳖甲[①]主之。

夜行阴分而热，日行阳分而凉，邪气深伏阴分可知；热退无汗，邪不出表而仍归阴分，更可知矣，故曰热自阴分而来，非上中焦之阳热也。邪气深伏阴分，混处气血之中，不能纯用养阴，又非壮火，更不得任用苦燥。故以鳖甲蠕动之物，入肝经至阴之分，既能养阴，又能入络搜邪；以青蒿芳香透络，从少阳领邪外出；细生地清阴络之热；丹皮泻血中之伏火；知母者，知病之母也，佐鳖甲、青蒿而成搜剔之功焉。再此方有先入后出之妙，青蒿不能直入阴分，有鳖甲领之入也；鳖甲不能独出阳分，有青蒿领之出也。

青蒿鳖甲汤方辛凉合甘寒法

青蒿二钱 鳖甲五钱 细生地四钱 知母二钱 丹皮三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日再服。

十三、热邪深入下焦，脉沉数，舌干齿黑，手指但觉蠕动，急防痉厥，二甲复脉汤主之。

此示人痉厥之渐也。温病七八日以后，热深不解，口中津液干涸，但觉手指掣动，即当防其痉厥，不必俟其已厥而后治也。故以复脉育阴，加入介属潜阳，使阴阳交纽，庶厥不可作也。

二甲复脉汤方咸寒甘润法

即于加减复脉汤内，加生牡蛎五钱，生鳖甲八钱。

十四、下焦温病，热深厥甚，脉细促，心中憹憹大动，甚则心中痛者，三甲复脉汤主之。

前二甲复脉，防痉厥之渐；即痉厥已作，亦可以二甲复脉止厥。兹又加龟版名三甲者，以心中大动，甚则痛而然也。心中动者，火以水为体，肝风鸱张，立刻有吸尽西江之势，肾水本虚，不能济肝而后发痉，既痉而水难猝补，心之本体欲失，故憹憹然而大动也。甚则痛者，“阴维为病主心痛”，此证热久伤阴，八脉丽于肝肾，肝肾虚而累及阴维故心痛，非如寒气客于心胸之心痛，可用温通。故以镇肾气、补任脉、通阴维之龟版止心痛，合入肝搜邪之二甲，相济成功也。

三甲复脉汤方同二甲汤法

即于二甲复脉汤内，加生龟版一两。

十五、既厥且哕俗名呃忒，脉细而劲，小定风珠主之。

温邪久踞下焦，烁肝液为厥，扰冲脉为哕，脉阴阳俱减则细，肝木横强则劲，故以鸡子黄实土而定内风；龟版补任谓任脉而镇冲脉；阿胶沉降，补液而熄肝风；淡菜生于咸水之中而能淡，外偶内奇，有坎卦之象，能补阴中之真阳，其形翕阖，故又能潜真阳之上动；童便以浊液仍归浊道，用以为使也。名定风珠者，以鸡子黄宛如珠形，得巽木之精，而能熄肝风，肝为巽木，巽为风也。龟亦有珠，具真武之德而镇震木。震为雷，在人为胆，雷动未有无风者，雷静而风亦静矣。亢阳直上巅顶，龙上于天也，制龙者，龟也。古者豢龙御龙之法，失传已久，其大要不出乎此。

小定风珠方甘寒咸法

鸡子黄生用，一枚 真阿胶二钱 生龟版六钱 童便一杯 淡菜三钱

水五杯，先煮龟版、淡菜得二杯，去滓，入阿

① 青蒿鳖甲：世德堂本作“青蒿鳖甲汤”，宜从之。

胶，上火烊化，内鸡子黄，搅令相得，再冲童便，顿服之。

十六、热邪久羁，吸烁真阴，或因误表，或因妄攻，神倦瘛疭，脉气虚弱，舌绛苔少，时时欲脱者，大定风珠主之。

此邪气已去八九，真阴仅存一二之治也。观脉虚苔少可知，故以大队浓浊填阴塞隙，介属潜阳镇定。以鸡子黄一味，从足太阴，下安足三阴，上济手三阴，使上下交合，阴得安其位，斯阳可立根基，俾阴阳有眷属一家之义，庶可不致绝脱欤！

大定风珠方酸甘咸法

生白芍六钱 阿胶三钱 生龟版三钱 干地黄六钱 麻仁二钱 五味子二钱 生牡蛎四钱 麦冬连心，六钱 炙甘草四钱 鸡子黄生，二枚 龟甲生，四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去滓，再入鸡子黄，搅令相得，分三次服。喘加人参，自汗者加龙骨、人参、小麦，悸者加茯神、人参、小麦。

十七、壮火尚盛者，不得用定风珠、复脉。邪少虚多者，不得用黄连阿胶汤。阴虚欲痉者，不得用青蒿鳖甲汤。

此诸方之禁也。前数方虽皆为存阴退热而设，其中有以补阴之品，为退热之用者；有一面补阴，一面搜邪者；有一面填阴，一面护阳者，各宜心领神会，不可混也。

十八、痉厥神昏，舌短，烦燥[①]，手少阴证未罢者，先与牛黄紫雪辈，开窍搜邪；再与复脉汤存阴，三甲潜阳，临证细参，勿致倒乱。

痉厥神昏，舌蹇烦躁，统而言之曰厥阴证。然有手经足经之分：在上焦以清邪为主，清邪之后，必继以存阴；在下焦以存阴为主，存阴之先，若邪尚有余，必先以搜邪。手少阴证未罢，如寸脉大，口气重，颧赤，白睛赤，热壮之类。

十九、邪气久羁，肌肤甲错，或因下后邪欲溃，或因存阴得液蒸汗，正气已虚，不能即出，阴阳互争而战者，欲作战汗也，复脉汤热饮之。虚盛者加人参；肌肉尚盛者，但令静，勿妄动也。

按：伤寒汗解必在下前，温病多在下后。缚解而后得汗，诚有如吴又可所云者。凡欲汗者，必当先烦，乃有汗而解。若正虚邪重，或邪已深入下焦，得下后里通；或因津液枯燥，服存阴药，液增欲汗，邪正努力纷争，则作战汗，战之得汗则生，汗不得出则死。此系生死关头，在顷刻之间。战者，阳极而似阴也，肌肤业已甲错，其津液之枯燥，固不待言。故以复脉加人参助其一臂之力，送汗出表。若其人肌肤尚厚，未至火虚者，无取复脉之助正，但当听其自然，勿事骚扰可耳，次日再议补阴未迟。

二十、时欲漱口不欲咽，大便黑而易者，有瘀血也，犀角地黄汤主之。

邪在血分，不欲饮水，热邪燥液中干，又欲求救于水，故但欲漱口，不欲咽也。瘀血溢于肠间，血色久瘀则黑，血性柔润，故大便黑而易也。犀角味咸，入下焦血分以清热，地黄去积聚而补阴，白芍去恶血，生新血，丹皮泻血中伏火，此蓄血自得下行，故用此轻剂以调之也。

犀角地黄汤方甘咸微苦法

干地黄一两 生白芍三钱 丹皮三钱 犀角三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服，渣再煮一杯服。

二十一、少腹坚满，小便自利，夜热昼凉，大便闭，脉沉实者，畜[②]血也，桃仁承气汤主之，甚则抵当汤。

少腹坚满，法当小便不利，今反自利，则非膀胱气闭可知。夜热者，阴热也；昼凉者，邪气隐伏阴分也。大便闭者，血分结也。故以桃仁承气通血分之闭结也。若闭结太甚，桃仁承气不得行，则非抵当不可，然不可轻用，不得不备一法耳。

桃仁承气汤方苦辛咸寒法

大黄五钱 芒硝二钱 桃仁三钱 当归三钱 芍药三钱 丹皮三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先服一杯，得下止后服，不知再服。

抵当汤方飞走攻络苦咸法

大黄五钱 虻虫炙干为末，二十枚 桃仁五钱 水蛭炙干为末，五分

---

① 燥：宜作"躁"。

② 畜：通"蓄"。

水八杯，煮取三杯，先服一杯，得下止后服，不知再服。

二十二、温病脉，法当数，今反不数而濡小者，热撤里虚也。里虚下利稀水，或便脓血者，桃花汤主之。

温病之脉本数，因用清热药撤其热，热撤里虚，脉见濡小，下焦空虚则寒，即不下利，亦当温补，况又下利稀水脓血乎！故用少阴自利，关闸不藏，堵截阳明法。

桃花汤方甘温兼涩法

赤石脂一两，半整用煎，半为细末调 炮姜五钱 白粳米二合

水八杯，煮取三杯，去渣，入石脂末一钱五分，分三次服。若一服愈，余勿服。虚甚者加人参。

二十三、温病七八日以后，脉虚数，舌绛苔少，下利日数十行，完谷不化，身虽热者，桃花粥主之。

上条以脉不数而濡小，下利稀水，定其为虚寒而用温涩。此条脉虽数而日下数十行，至于完谷不化，其里邪已为泄泻下行殆尽。完谷不化，脾阳下陷，火灭之象；脉虽数而虚，苔化而少，身虽余热未退，亦虚热也，纯系关闸不藏见证，补之稍缓则脱。故改桃花汤为粥，取其逗留中焦之意，此条认定完谷不化四字要紧。

桃花粥方甘温兼涩法

人参三钱 炙甘草三钱 赤石脂六钱，细末 白粳米二合

水十杯，先煮参、草得六杯，去渣，再入粳米煮得三杯，纳石脂末三钱，顿服之。利不止，再服第二杯，如上法；利止停后服。或先因过用寒凉脉不数身不热者，加干姜三钱。

汪按：前一甲煎为下后滑泄者设，此二方为阳虚而关闸撤者设，当审证用之。此外有虽下利而邪未净，如热结旁流之类，仍当下；及热利下重，当用苦寒坚阴，如白头翁汤、芩芍汤之类者，各有本条，不在此例，不可误用。其湿温、疟痢等证，有当兼用升提者，又一例。

邪热不杀谷，亦有完谷一证，不可不慎，当于脉之虚实，并兼现之证辨之。

二十四、温病少阴下利，咽痛胸满心烦者，猪肤汤主之。

此《伤寒论》原文。按温病热入少阴，逼液下走，自利咽痛，亦复不少，故采录于此。柯氏云：少阴下利，下焦虚矣。少阴脉循喉咙，其支者出络心，注胸中，咽痛胸满心烦者，肾火不藏，循经而上走于阳分也；阳并于上，阴并于下，火不下交于肾，水不上承于心，此未济之象。猪为水畜而津液在肤，用其肤以除上浮之虚火，佐白蜜、白粉之甘，泻心润肺而和脾，滋化源，培母气，水升火降，上热自除，而下利自止矣。

猪肤汤方甘润法

猪肤一斤，用白皮从内刮去肥，令如纸薄

上一味，以水一斗，煮取五升，去渣，加白蜜一升，白米粉五合，熬香，和令相得。

二十五、温病少阴咽痛者，可与甘草汤；不差[1]者，与桔梗汤。

柯氏云：但咽痛而无下利胸满心烦等证，但甘以缓之足矣。不瘥者，配以桔梗，辛以散之也。其热微，故用此轻剂耳。

甘草汤方甘缓法

甘草二两

上一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去渣，分温再服。

桔梗汤方苦辛甘开提法

甘草二两 桔梗二两

法同前。

二十六、温病入少阴，呕而咽中伤，生疮不能语，声不出者，苦酒汤主之。

王氏晋三云：苦酒汤治少阴水亏不能上济君火，而咽生疮声不出者。疮者，疡也。半夏之辛滑，佐以鸡子清之甘润，有利窍通声之功，无燥津涸液之虑；然半夏之功能，全赖苦酒，摄入阴分，动涎敛疮，即阴火沸腾，亦可因苦酒而降矣，故以为名。

苦酒汤方酸甘微辛法

半夏制，二钱 鸡子一枚，去黄，内上苦酒鸡子壳中

上二味，纳半夏著苦酒中，以鸡子壳置刀环

---

① 差：即"瘥"，古作"差"。

中，安火上，令三沸，去渣，少少含咽之。不瘥，更作三剂。

征按：醋能开胃散水，敛热解毒，局方消暑丸，尝以之煮半夏，亦此意也。

二十七、妇女温病，经水适来，脉数耳聋，干呕烦渴，辛凉退热，兼清血分，甚至十数日不解，邪陷发痉者，竹叶玉女煎主之。

此与两感证同法。辛凉解肌，兼清血分者，所以补上中焦之未备；甚至十数日不解，邪陷发痉，外热未除，里热又急，故以玉女煎加竹叶，两清表里之热。

竹叶玉女煎方辛凉合甘寒微苦法

生石膏六钱 干地黄四钱 麦冬四钱 知母二钱 牛膝二钱 竹叶三钱

水八杯，先煮石膏、地黄得五杯，再入余四味，煮成二杯，先服一杯，候六时覆之，病解停后服，不解再服。上焦用玉女煎去牛膝者，以牛膝为下焦药，不得引邪深入也。兹在下焦，故仍用之。

二十八、热入血室，医与两清气血，邪去其半，脉数，余邪不解者，护阳和阴汤主之。

此系承上条而言之也。大凡体质素虚之人，驱邪及半，必兼护养元气，仍佐清邪，故以参、甘护元阳，而以白芍、麦冬、生地，和阴清邪也。

护阳和阴汤方甘凉甘温复法，偏于甘凉，即复脉汤法也

白芍五钱 炙甘草二钱 人参二钱 麦冬连心炒，二钱 干地黄炒，三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温服。

二十九、热入血室，邪去八九，右脉虚数，暮微寒热者，加减复脉汤，仍用参主之。

此热入血室之邪少虚多，亦以复脉为主法。脉右虚数，是邪不独在血分，故仍用参以补气。暮微寒热，不可认作邪实，乃气血俱虚，营卫不和之故。

加减复脉汤仍用参方

即于前复脉汤内，加人参三钱。

三十、热病经水适至，十余日不解，舌萎饮冷，心烦热，神气忽清忽乱，脉右长左沉，瘀热在里也，加减桃仁承气汤主之。

前条十数日不解用玉女煎者，以气分之邪尚多，故用气血两解。此条以脉左沉，不与右之长同，而神气忽乱，定其为蓄血，故以逐血分瘀热为急务也。

加减桃仁承气汤方苦辛走络法

大黄制，三钱 桃仁炒，三钱 细生地六钱 丹皮四钱 泽兰二钱 人中白二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先服一杯，候六时，得下黑血，下后神清渴减，止后服。不知，渐进。

按：邵新甫云：考热入血室，《金匮》有五法：第一条主小柴胡，因寒热而用，虽经水适断，急提少阳之邪，勿令下陷为最。第二条伤寒发热，经水适来，已现昼明夜剧，谵语见鬼，恐人认阳明实证，故有无犯胃气及上二焦之戒。第三条中风寒热，经水适来，七八日脉迟身凉，胸胁满如结胸状，谵语者，显无表证，全露热入血室之候，自当急刺期门，使人知针力比药力尤捷。第四条阳明病下血谵语，但头汗出，亦为热入血室，亦刺期门，汗出而愈。第五条明其一证而有别因为害，如瘀潮上脘，昏冒不知，当先化其瘀，后除其热。仲景教人当知变通，故不厌推广其义，乃今人一遇是证，不辨热入之轻重，血室之盈亏，遽与小柴胡汤，贻害必多。要之热甚而血瘀者，与桃仁承气及山甲、归尾之属；血舍空而热者用犀角地黄汤，加丹参、木通之属；表邪未尽而表证仍兼者，不妨借温通为使；血结胸，有桂枝红花汤，参入海蛤、桃仁之治；昏狂甚，进牛黄膏，调入清气化结之煎。再观叶案中有两解气血蒸之玉女煎法；热甚阴伤，有育阴养气之复脉法；又有护阴涤热之缓攻法。先圣后贤，其治条分缕析，学者审证定方，慎毋拘乎柴胡一法也。

三十一、温病愈后，嗽稀痰而不咳，彻夜不寐者，半夏汤主之。

此中焦阳气素虚之人，偶感温病，医以辛凉甘寒，或苦寒清温热，不知十衰七八之戒，用药过剂，以致中焦反停寒饮，令胃不和，故不寐也。《素问》云：胃不和则卧不安，饮以半夏汤，覆杯则寐。盖阳气下交于阴则寐，胃居中焦，为阳气下交之道路，中寒饮聚，致令阳气欲下交而无路可循，故不寐也。半夏逐痰饮而和胃，秫米秉燥金之气而戕，故能补阳明燥气之不及而渗其饮，

饮退则胃和，寐可立至，故曰覆杯则寐也。

半夏汤方辛甘淡法

半夏制，八钱 秫米二两。即俗所谓高粮是也，古人谓之稷，今或名为芦稷，如南方难得，则以薏仁代之。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温服。

汪按：不寐之因甚多，有阴虚不受阳纳者，有阳亢不入阴者，有胆热者，有肝用不足者，有心气虚者，有心液虚者，有跷脉不和者，有痰饮扰心者。温热病中，往往有兼不寐者，各察其因而治之，斯不误矣。

三十二、饮退则寐，舌滑，食不进者，半夏桂枝汤主之。

此以胃腑虽和，营卫不和，阳未卒复，故以前半夏汤合桂枝汤，调其营卫，和其中阳，自能食也。

半夏桂枝汤方辛温甘淡法

半夏六钱 秫米一两 白芍六钱 桂枝四钱。虽云桂枝汤，却用小建中汤法。桂枝少于白芍者，表里异治也 炙甘草一钱 生姜三钱 大枣去核，二枚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温三服。

三十三、温病解后，脉迟，身凉如水，冷汗自出者，桂枝汤主之。

此亦阳气素虚之体质，热邪甫退，即露阳虚，故以桂枝汤复其阳也。

桂枝汤方见上焦篇。但此处用桂枝，分量与芍药等，不必多于芍药也；亦不必啜粥再令汗出，即仲景以桂枝汤小和之法是也

三十四、温病愈后，面色萎黄，舌淡，不欲饮水，脉迟而弦，不食者，小建中汤主之。

此亦阳虚之质也，故以小建中，小小建其中焦之阳气，中阳复则能食，能食则诸阳皆可复也。

小建中汤方甘温法

白芍酒炒，六钱 桂枝四钱 甘草炙，三钱 生姜三钱 大枣去核，二枚 胶饴五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去渣，入胶饴，上火烊化，分温三服。

汪按：温热病虑涸其阴，湿温病虑虚其阳。病后调理，温热当以滋阴为法甘凉或佐甘酸；湿温当以扶阳为法甘温或佐辛甘，不可错误。热病解后，脉静身凉，然而炎威虽退，余焰犹存，略予甘温，燎原复炽，饮食尚能助邪，况参、术、姜、桂、及二陈之类乎！但体质不同，或平素阳虚，或寒凉过当，邪去正衰，不扶其阳则气立孤危，故列益阳数法于上，以备采用，所谓"有者求之，无者求之"，学者固不可不知有此法，然非见之真确，断不可冒昧轻投也。寒湿、湿温，病后化燥，有当用凉润者，可以隅反。

三十五、温病愈后，或一月，至一年，面微赤，脉数，暮热，常思饮不欲食者，五汁饮主之，牛乳饮亦主之。病后肌肤枯燥，小便溺管痛，或微燥咳，或不思食，皆胃阴虚也，与益胃五汁辈。

前复脉等汤，复下焦之阴。此由中焦胃用之阴不降，胃体之阳独亢，故以甘润法救胃用，配胃体，则自然欲食，断不可与俗套开胃健食之辛燥药，致令燥咳成痨也。

五汁饮、牛乳饮方并见前秋燥门

益胃汤见中焦篇

按：吴又可云：病后与其调理不善，莫若静以待动，是不知要领之言也。夫病后调理，较易于治病，岂有能治病，反不能调理之理乎！但病后调理，不轻于治病，若其治病之初，未曾犯逆，处处得法，轻者三五日而解，重者七八日而解，解后无余邪，病者未受大伤，原可不必以药调理，但以饮食调理足矣，经所谓食养尽之是也。若病之始受既重，医者又有误表、误攻、误燥、误凉之弊，遗殃于病者之气血，将见外感变而为内伤矣。全赖医者善补其过，谓未犯他医之逆；或其人阳素虚，阴素亏；或前因邪气太盛，攻剂不得不重；或本虚邪不能张，须随清随补之类。而补人之过，谓已犯前医之治逆。退杀气，谓余邪或药伤。迎生气，或养胃阴，或护胃阳，或填肾阴，或兼固肾阳，以迎其先后天之生气。活人于万全，岂得听之而已哉！万一变生不测，推委于病者之家，能不愧于心乎！至调理大要，温病后一以养阴为主。饮食之坚硬浓厚者，不可骤进。间有阳气素虚之体质，热病一退，即露旧亏，又不可固执养阴之说，而灭其阳火。故本论中焦篇列益胃、增液、清燥等汤，下焦篇列复脉、三甲、五汁等复阴之法，乃热病调理之常理也；下焦篇又列建中、半夏、桂枝数法，以为阳气素虚，或误伤凉药之用，乃其变也。经所谓："有者求之，无者求

之，微者责之，盛者责之”，全赖司其任者，心诚求之也。

暑温 伏暑

三十六、暑邪深入少阴消渴者，连梅汤主之；入厥阴麻痹者，连梅汤主之；心热烦躁神迷甚者，先与紫雪丹，再与连梅汤。

肾主五液而恶燥，暑先入心，助心火独亢于上，肾液不供，故消渴也。再心与肾均为少阴，主火，暑为火邪，以火从火，二火相搏，水难为济，不消渴得乎！以黄连泻壮火，使不烁津，以乌梅之酸以生津，合黄连酸苦为阴；以色黑沉降之阿胶救肾水，麦冬、生地合乌梅酸甘化阴，庶消渴可止也。肝主筋而受液于肾，热邪伤阴，筋经无所秉受，故麻痹也。再包络与肝均为厥阴，主风木，暑先入心，包络代受，风火相搏，不麻痹得乎！以黄连泻克水之火，以乌梅得木气之先，补肝之正，阿胶增液而熄肝风，冬、地补水以柔木，庶麻痹可止也。心热烦躁神迷甚，先与紫雪丹者，开暑邪之出路，俾梅、连有入路也。

连梅汤方酸甘化阴、酸苦泄热法

云连二钱 乌梅去核，三钱 麦冬连心，三钱 生地三钱 阿胶二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服。脉虚大而芤者，加人参。

三十七、暑邪深入厥阴，舌灰，消渴，心下板实，呕恶吐蛔，寒热，下利血水，甚至声音不出，上下格拒者，椒梅汤主之。

此土败木乘，正虚邪炽，最危之候。故以酸苦泄热，辅正驱邪立法，据理制方，冀其转关耳。

椒梅汤方酸苦复辛甘法，即仲景乌梅丸法也，方义已见中焦篇

黄连二钱 黄芩二钱 干姜二钱 白芍生，三钱 川椒炒黑，三钱 乌梅去核，三钱 人参二钱 枳实一钱五分 半夏二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服。

三十八、暑邪误治，胃口伤残，延及中下，气塞填胸，燥乱口渴，邪结内踞，清浊交混者，来复丹主之。

此正气误伤于药，邪气得以窃据于中，固结而不可解，攻补难施之危证，勉立旋转清浊一法耳。

来复丹方酸温法

太阴元精石一两 舶上硫黄一两 硝石一两，同硫黄为末，微火炒结砂子大 橘红二钱 青皮去白，二钱 五灵脂二钱，澄去砂，炒令烟尽

[方论] 晋三王氏云：易言一阳来复于下，在人则为少阳生气所出之脏。病上盛下虚，则阳气去，生气竭，此丹能复阳于下，故曰来复。元精石乃盐卤至阴之精，硫黄乃纯阳石火之精，寒热相配，阴阳互济，有扶危拯逆之功；硝石化硫为水，亦可佐元、硫以降逆；灵脂引经入肝最速，能引石性内走厥阴，外达少阳，以交阴阳之枢纽；使以橘红、青皮者，纳气必先利气，用以为肝胆之向导也。

三十九、暑邪久热，寝不安，食不甘，神识不清，阴液元气两伤者，三才汤主之。

凡热病久入下焦，清烁真阴，必以复阴为主。其或元气亦伤，又必兼护其阳。三才汤两复阴阳，而偏于复阴为多者也。温热、温疫末传，邪退八、九之际，亦有用处。暑温末传，亦有用复脉、三甲、黄连阿胶等汤之处。彼此互参，勿得偏执。盖暑温不列于诸温之内，而另立一门者，以后夏至为病暑，湿气大动，不兼湿不得名暑湿，仍归温热门矣。既兼湿，则受病之初，自不得与诸温同法，若病至末传，湿邪已化，惟余热伤之际，其大略多与诸温同法；其不同者，前后数者，已另立法矣。

三才汤方甘凉法

人参三钱 天冬二钱 干地黄五钱

水五杯，浓煎两杯，分二次温服。欲复阴者，加麦冬、五味子。欲复阳者，加茯苓、炙甘草。

四十、畜血，热入血室，与温热同法。

四十一、伏暑、湿温胁痛，或咳，或不咳，无寒，但潮热，或竟寒热如疟状，不可误认柴胡证，香附旋复花汤主之；久不解者，间用控涎丹。

按：伏暑、湿温，积留支饮，悬于胁下，而成胁痛之证甚多，即《金匮》水在肝而用十枣之证。彼因里水久积，非峻攻不可；此因时令之邪，与

里水新搏，其根不固，不必用十枣之太峻。只以香附、旋复，善通肝络而逐胁下之饮，苏子、杏仁，降肺气而化饮，所谓建金以平木；广皮、半夏消痰饮之正，茯苓、薏仁，开太阳而合阳明，所谓治水者必实土，中流涨者开支河之法也。用之得当，不过三五日自愈。其或前医不识病因，不合治法，致使水无出路，久居胁下，恐成悬饮内痛之证，为患非轻，虽不必用十枣之峻，然不能出其范围，故改用陈无择之控涎丹，缓攻其饮。

香附旋复花汤方苦辛淡合芳香开络法

生香附三钱 旋复花绢包，三钱 苏子霜三钱 广皮二钱 半夏五钱 茯苓块三钱 薏仁五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温服。腹满者，加厚朴。痛甚者，加降香末。

控涎丹方苦寒从治法

痰饮，阴病也。以苦寒治阴病，所谓求其属以衰之是也。按肾经以脏而言属水，其味咸，其气寒；以经而言，属少阴，主火，其味苦，其气化燥热。肾主水，故苦寒为水之属，不独咸寒为水之属也，盖真阳藏之于肾，故肾与心并称少阴，而并主火也，知此理则知用苦寒咸寒之法矣。泻火之有余用苦寒，寒能制火，苦从火化，正治之中，亦有从治；泻水之太过，亦用苦寒，寒从水气，苦从火味，从治之中，亦有正治，所谓水火各造其偏之极，皆相似也。苦咸寒治火之有余、水之不足为正治，亦有治水之有余、火之不足者，如介属芒硝并能行水，水行则火复，乃从治也。

甘遂去心制 大戟去皮制 白芥子

上等分为细末，神曲糊为丸，梧子大，每服九丸，姜汤下，壮者加之，羸者减之，以知为度。

寒 湿

便血、咳嗽、疝瘕附

四十二、湿之为物也，在天之阳时为雨露，阴时为霜雪，在山为泉，在川为水，包含于土中者为湿。其在人身也，上焦与肺合，中焦与脾合，其流于下焦也，与少阴癸水合。

此统举湿在天地人身之大纲，异出同源，以明土为杂气，水为天一所生，无处不合者也。上焦与肺合者，肺主太阴湿土之气，肺病湿则气不得化，有霿[1]雾之象，向之火制金者，今反水克火矣，故肺病而心亦病也。观《素问》寒水司天之年，则曰阳气不令，湿土司天之年，则曰阳光不治自知，故上焦一以开肺气救心阳为治。中焦与脾合者，脾主湿土之质，为受湿之区，故中焦湿证最多；脾与胃为夫妻，脾病而胃不能独治，再胃之脏象为土，土恶湿也，故开沟渠，运中阳，崇刚土，作堤防之治，悉载中焦。上中不治，其势必流于下焦。《易》曰：水流湿。《素问》曰：湿伤于下，下焦乃少阴癸水，湿之质即水也，焉得不与肾水相合。吾见湿流下焦，邪水旺一分，正水反亏一分，正愈亏而邪愈旺，不可为矣。夫肾之真水，生于一阳，坎中满也，故治少阴之湿，一以护肾阳，使火能生土为主；肾与膀胱为夫妻，泄膀胱之积水，从下治，亦所以安肾中真阳也。脾为肾之上游，升脾阳，从上治，亦所以使水不没肾中真阳也。其病厥阴也奈何？盖水能生木，水太过，木反不生，木无生气，自失其疏泄之任。经有"风湿交争，风不胜湿"之文，可知湿土太过，则风木亦有不胜之时，故治厥阴之湿，以复其风木之本性，使能疏泄为主也。

本论原以温热为主，而类及于四时杂感。以宋元以来，不明仲景《伤寒》一书专为伤寒而设，乃以《伤寒》一书，应四时无穷之变，殊不合拍，遂至人著一书，而悉以伤寒名书。陶氏则以一人而屡著伤寒书，且多立妄诞不经名色，使后世学者，如行昏雾之中，渺不自觉其身之坠于渊也。今胪列四时杂感，春温、夏热、长夏暑湿、秋燥、冬寒，得其要领，效如反掌。夫春温、夏热、秋燥，所伤皆阴液也，学者苟能时时预护，处处提防，岂复有精竭人亡之虑。伤寒所伤者阳气也，学者诚能保护得法，自无寒化热而伤阴，水负火而难救之虞。即使有受伤处，临证者知何者当护阳，何者当救阴，何者当先护阳，何者当先救阴，因端竟委，可备知终始而超道妙之神。瘅所以三致意者，乃在湿温一证，盖土为杂气，寄旺四时，藏垢纳污，无所不受，其间错综变化，不可枚举。其在上焦也，如伤寒；其在下焦也，如内伤；其在中

[1] 霿(mèng 孟，又读 méng 萌)：昏暗。

焦也，或如外感，或如内伤。至人之受病也，亦有外感，亦有内伤，使学者心摇目眩，无从捉摸。其变证也，则有湿痹、水气、咳嗽、痰饮、黄汗、黄瘅[①]、肿胀、疟疾、痢疾、淋症、带症、便血、疝气、痔疮、痈脓等证，较之风火燥寒四门之中，倍而又倍，苟非条分缕析，体贴入微，未有不张冠李戴者。

汪按：近代俗医，皆以伤寒法治温、热、暑、燥，入手妄用表散，末后又误认虚劳，妄行补阴补阳，以至生民夭枉，此书所为作也。若湿温之症，则又不然。世有粗工，稍知热病，一遇湿温，亦以温热之法施之，较之误认温热为伤寒者，厥罪惟均。盖湿温一证，半阴半阳，其反复变迁，不可穷极，而又绸缪[②]粘腻，不似伤寒之一表即解，温热之一清即愈。施治之法，万绪千端，无容一毫执著。篇中所述，亦只举其一隅，学者务宜勤求古训，精研理气，而后能贯通融会，泛应不穷。经云："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是在潜心深造者矣。

四十三、湿久不治，伏足少阴，舌白身痛，足跗浮肿，鹿附汤主之。

湿伏少阴，故以鹿茸补督脉之阳。督脉根于少阴，所谓八脉丽[③]于肝肾也；督脉总督诸阳，此阳一升，则诸阳听令。附子补肾中真阳，通行十二经，佐之以菟丝，凭空行气而升发少阴，则身痛可休。独以一味草果，温太阴独胜之寒以醒脾阳，则地气上蒸天气之白苔可除；且草果，子也，凡子皆达下焦。以茯苓淡渗，佐附子开膀胱，小便得利，而跗肿可愈矣。

鹿附汤方苦辛咸法

鹿茸五钱 附子三钱 草果一钱 菟丝子三钱 茯苓五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日再服，渣再煮一杯服。

四十四、湿久，脾阳消乏，肾阳亦惫者，安肾汤主之。

凡肾阳惫者，必补督脉，故以鹿茸为君，附子、韭子等补肾中真阳；但以苓、术二味，渗湿而补脾阳，釜底增薪法也。其曰安肾者，肾以阳为体，体立而用安矣。

安肾汤方辛甘温法

鹿茸三钱 胡芦巴三钱 补骨脂三钱 韭子一钱 大茴香二钱 附子二钱 茅术二钱 茯苓三钱 菟丝子三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服。大便溏者，加赤石脂。久病恶汤者，可用二十分作丸。

四十五、湿久伤阳，痿弱不振，肢体麻痹，痔疮下血，术附姜苓汤主之。

按：痔疮有寒湿、热湿之分，下血亦有寒湿、热湿之分，本论不及备载，但载寒湿痔疮下血者，以世医但知有热湿痔疮下血，悉以槐花、地榆从事，并不知有寒湿之因，畏姜、附如虎，故因下焦寒湿而类及之，方则两补脾肾两阳也。

术附姜苓汤方辛温苦淡法

生白术五钱 附子三钱 干姜三钱 茯苓五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日再服。

四十六、先便后血，小肠寒湿，黄土汤主之。

此因上条而类及，以补偏救弊也，义见前条注下。前方纯用刚者，此方则以刚药健脾而渗湿，柔药保肝肾之阴，而补丧失之血，刚柔相济，又立一法，以开学者门径。后世黑地黄丸法，盖仿诸此。

黄土汤方甘苦合用刚柔互济法

甘草三两 干地黄三两 白术三两 附子炮，三两 阿胶三两 黄芩三两 灶中黄土半斤

水八升，煮取二升，分温二服。分量服法，悉录古方，未敢增减，用者自行斟酌可也。

征按：李东垣云：古之方剂分量，与今不同。云一升，即今之大白盏也；曰字，二分半也；铢，四分也；四字曰钱，十分也；二十四铢为一两；云三两，即今之二两；云一两，即今之六钱半也；云一升，即二合半也；古之一两，今用六钱可也。以上所用古方，俱可类推。

四十七、秋湿内伏，冬寒外加，脉紧无汗，恶寒身痛，喘咳稀痰，胸满舌白滑，恶水不欲饮，甚则倚息不得卧，腹中微胀，小青龙汤主之；脉数有汗，小青龙去麻，辛主之；大汗出者，倍桂枝，

---

① 瘅(dān 胆)：通"疸"，黄疸病。

② 绸缪：指气的运动变化或相互作用。

③ 丽：义同"隶"。

减干姜，加麻黄根。

此条以经有“秋伤于湿，冬生咳嗽”之明文，故补三焦饮症数则，略示门径。按经谓秋伤于湿者，以长夏湿土之气，介在夏秋之间，七月大火西流，月建申，申者，阳气毕伸也，湿无阳气不发，阳伸之极，湿发亦重，人感此而至冬日寒水司令，湿水同体相搏而病矣。喻氏擅改经文，谓湿曰燥者，不明六气运行之道。如大寒，冬令也，厥阴气至而纸鸢起矣。四月，夏令也，古谓首夏犹清和，俗谓四月为麦秀寒，均谓时虽夏令，风木之气犹未尽灭也。他令仿此。至于湿土寄旺四时，虽在冬令，朱子谓“将大雨雪，必先微温”，盖微温则阳气通，阳通则湿行，湿行而雪势成矣，况秋日竟无湿气乎！此其间有说焉，经所言之秋，指中秋以前而言，秋之前半截也；喻氏所指之秋，指秋分以后而言，秋之后半截也。古脱燥论，盖世远年湮，残缺脱简耳。喻氏补论诚是，但不应擅改经文，竟崇己说，而不体之日月运行，寒暑倚伏之理与气也。喻氏学问诚高，特霸气未消，其温病论亦犯此病。学者遇咳嗽之证，兼合脉色，以详察其何因，为湿，为燥，为风，为火，为阴虚，为阳弱，为前候伏气，为现行时令，为外感而发动内伤，为内伤而招引外感，历历分明。或当用温用凉，用补用泻，或寓补于泻，或寓泻于补，择用先师何法何方，妙手空空，毫无成见，因物付物，自无差忒矣。即如此症，以喘咳痰稀，不欲饮水，胸满腹胀，舌白，定其为伏湿痰饮所致。以脉紧无汗，为遇寒而发，故用仲景先师辛温甘酸之小青龙，外发寒而内蠲饮，龙行而火随，故寒可去；龙动而水行，故饮可蠲。以自汗脉数，此因饮邪上冲肺气之数，不可认为火数。为遇风而发，不可再行误汗伤阳，使饮无畏忌，故去汤中之麻黄、细辛，发太阳、少阴之表者。倍桂枝以安其表。汗甚则以麻黄根收表疏之汗。夫根有归束之义，麻黄能行太阳之表，即以其根归束太阳之气也。大汗出减干姜者，畏其辛而致汗也。有汗去麻、辛不去干姜者，干姜根而中实，色黄而圆，土象也，土性缓。不比麻黄干而中空，色青而直，木象也，木性急，干姜岂性缓药哉！较之麻黄为缓耳。且干姜得丙火煅炼而成，能守中阳；麻黄则纯行卫阳，故其标急之性，远甚于干姜也。细辛细而辛窜，走络最急也。且少阴经之报使，误发少阴汗者，必伐血。

小青龙汤方辛甘复酸法

麻黄去节，三钱　甘草炙，三钱　桂枝去皮，五钱　芍药三钱　五味二钱　干姜三钱　半夏五钱　细辛二钱

水八碗，先煮麻黄减一碗许，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碗，去滓，温服一碗。得效，缓后服，不知，再服。

四十八、喘咳息促，吐稀涎，脉洪数，右大于左，喉哑，是为热饮，麻杏石甘汤主之。

《金匮》谓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盖饮属阴邪，非温不化，故饮病当温者，十有八九，然当清者，亦有一二。如此证息促，知在上焦；涎稀，知非劳伤之咳，亦非火邪之但咳无痰而喉哑者可比；右大于左，纯然肺病，此乃饮邪隔拒，心火壅遏，肺气不能下达。音出于肺，金实不鸣。故以麻黄中空而达外，杏仁中实而降里，石膏辛淡性寒，质重而气清轻，合麻杏而宣气分之郁热，甘草之甘以缓急，补土以生金也。按此方，即大青龙之去桂枝、姜、枣者也。

麻杏石甘汤方辛凉甘淡法

麻黄去节，三钱　杏仁去皮尖碾细，三钱　石膏碾，三钱　甘草炙，二钱

水八杯，先煮麻黄，减二杯，去沫，内诸药，煮取三杯，先服一杯，以喉亮为度。

四十九、支饮不得息，葶苈大枣泻肺汤主之。

支饮上壅胸膈，直阻肺气，不令下降，呼息难通，非用急法不可。故以禀金火之气，破癥积聚，通利水道，性急之葶苈，急泻肺中之壅塞；然其性慓悍，药必入胃过脾，恐伤脾胃中和之气，故以守中缓中之大枣，护脾胃而监制之，使不旁伤他脏。一急一缓，一苦一甘，相须成功也。

葶苈大枣泻肺汤苦辛甘法

苦葶苈炒香碾细，三钱　大枣去核，五枚

水五杯，煮成二杯，分二次服，得效，减其制，不效，再作服，衰其大半而止。

五十、饮家反渴，必重用辛，上焦加干姜、桂枝，中焦加枳实、橘皮，下焦加附子、生姜。

《金匮》谓干姜、桂枝为热药也，服之当遂

渴，今反不渴者，饮也。是以不渴定其为饮，人所易知也。又云"水在肺，其人渴"，是饮家亦有渴症，人所不知。今人见渴投凉，轻则用花粉、冬、地，重则用石膏、知母，全然不识病情。盖火咳无痰，劳咳胶痰，饮咳稀痰，兼风寒则难出，不兼风寒则易出，深则难出，浅则易出。其在上焦也，郁遏肺气，不能清肃下降，反挟心火上升烁咽，渴欲饮水，愈饮愈渴，饮后水不得行，则愈饮愈咳，愈咳愈渴，明知其为饮而渴也，用辛何妨，《内经》所谓辛能润是也。以干姜峻散肺中寒水之气，而补肺金之体，使肺气得宣，而渴止咳定矣。其在中焦也，水停心下，郁遏心气不得下降，反来上烁咽喉，又格拒肾中真液，不得上潮于喉，故嗌干而渴也。重用枳实急通幽门，使水得下行而脏气各安其位，各司其事，不渴不咳矣。其在下焦也，水郁膀胱，格拒真水不得外滋上潮，且邪水旺一分，真水反亏一分，藏真水者，肾也，肾恶燥，又肾脉入心，由心入肺，从肺系上循喉咙，平人之不渴者，全赖此脉之通调，开窍于舌下玉英廉泉，今下焦水积而肾脉不得通调，故亦渴也。附子合生姜为真武法，补北方司水之神，使邪水畅流，而真水滋生矣。大抵饮家当恶水，不渴者其病犹轻，渴者其病必重。如温热应渴，渴者犹轻，不渴者甚重，反象也。所谓加者，于应用方中，重加之也。

五十一、饮家阴吹，脉弦而迟，不得固执《金匮》法，当反用之，橘半桂苓枳姜汤主之。

《金匮》谓阴吹正喧，猪膏发煎主之。盖以胃中津液不足，大肠津液枯槁，气不后行，逼走前阴，故重用润法，俾津液充足流行，浊气仍归旧路矣。若饮家之阴吹，则大不然。盖痰饮蟠踞中焦，必有不寐、不食、不饥、不便、恶水等证，脉不数而迟弦，其为非津液之枯槁，乃津液之积聚胃口可知。故用九窍不和，皆属胃病例，峻通胃液下行，使大肠得胃中津液滋润而病如失矣。此证系余治验，故附录于此，以开一条门径。

橘半桂苓枳姜汤苦辛淡法

半夏二两 **小枳实**一两 **橘皮**六钱 **桂枝**一两 **茯苓块**六钱 **生姜**六钱

甘澜水十碗，煮成四碗，分四次，日三夜一服，以愈为度。愈后以温中补脾，使饮不聚为要。其下焦虚寒者，温下焦。肥人用温燥法，瘦人用温平法。

按：痰饮有四，除久留之伏饮，非因暑湿暴得者不议外；悬饮已见于伏暑例中，暑饮相搏，见上焦篇第二十九条；兹特补支饮、溢饮之由，及暑湿暴得者，望医者及时去病，以免留伏之患。并补《金匮》所未及者二条，以开后学读书之法。《金匮》溢饮条下，谓大青龙汤主之，小青龙汤亦主之。注家俱不甚晰，何以同一溢饮，而用寒用热，两不相侔哉？按大青龙有石膏、杏仁、生姜、大枣，而无干姜、细辛、五味、半夏、白芍，盖大青龙主脉洪数面赤喉哑之热饮，小青龙主脉弦紧不渴之寒饮也。由此类推，"胸中有微饮，苓桂术甘汤主之，肾气丸亦主之"，苓桂术甘，外饮治脾也；肾气丸，内饮治肾也。再胸痹门中，"胸痹心中痞，留气结在胸满，胁下逆抢心，枳实薤白汤主之，人参汤亦主之"，又何以一通一补，而主一胸痹乎？盖胸痹因寒湿痰饮之实证，则宜通阳，补之不惟不愈，人参增气且致喘满；若无风寒痰饮之外因、不内外因，但系胸中清阳之气不足而痹痛者，如苦读书而妄想，好歌曲而无度，重伤胸中阳气者，老人清阳日薄者，若再以薤白、栝蒌、枳实，滑之，泻之，通之，是速之成劳也，断非人参汤不可。学者能从此类推，方不死于句下，方可与言读书也。

五十二、暴感寒湿成疝，寒热往来，脉弦反数，舌白滑，或无苔不渴，当脐痛，或胁下痛，椒桂汤主之。

此小邪中里证也。疝气结如山也。此肝脏本虚，或素有肝郁，或因暴怒，又猝感寒湿，秋月多得之。既有寒热之表证，又有脐痛之里证，表里俱急，不得不用两解。方以川椒、吴萸、小茴香直入肝脏之里，又芳香化浊流气；以柴胡从少阳领邪出表，病在肝治胆也；又以桂枝协济柴胡者，病在少阴，治在太阳也，经所谓病在脏治其腑之义也，况又有寒热之表证乎！佐以青皮、广皮，从中达外，峻伐肝邪也；使以良姜，温下焦之里也，水用急流，驱浊阴使无留滞也。

椒桂汤方苦辛通法

川椒炒黑，六钱 桂枝六钱 良姜三钱 柴胡六钱 小茴香四钱 广皮三钱 吴茱萸泡淡，四钱 青皮三钱

急流水八碗，煮成三碗，温服一碗，覆被令微汗佳；不汗，服第二碗，接饮生姜汤促之；得汗，次早服第三碗，不必覆被再令汗。

五十三、寒疝脉弦紧，胁下偏痛发热，大黄附子汤主之。

此邪居厥阴，表里俱急，故用温下法以两解之也。脉弦为肝郁，紧，里寒也；胁下偏痛，肝胆经络为寒湿所搏，郁于血分而为痛也；发热者，胆因肝而郁也。故用附子温里通阳，细辛暖水脏而散寒湿之邪；肝胆无出路，故用大黄，借胃腑以为出路也；大黄之苦，合附子、细辛之辛，苦与辛合，能降能通，通则不痛也。

大黄附子汤方苦辛温下法

大黄五钱 熟附子五钱 细辛三钱

水五杯，煮取两杯，分温二服。原方分量甚重，此则从时改轻，临时对证斟酌。

五十四、寒疝少腹或脐旁，下引睾丸，或掣胁，下掣腰，痛不可忍者，天台乌药散主之。

此寒湿客于肝肾小肠而为病，故方用温通足厥阴手太阳之药也。乌药祛膀胱冷气，能消肿止痛；木香透络定痛；青皮行气伐肝；良姜温脏劫寒；茴香温关元，暖腰肾，又能透络定痛；槟榔至坚，直达肛门散结气，使坚者溃，聚者散，引诸药逐浊气，由肛门而出；川楝导小肠湿热，由小便下行，炒以斩关夺门之巴豆，用气味而不用形质，使巴豆帅气药散无形之寒，随槟榔下出肛门；川楝得巴豆迅烈之气，逐有形之湿，从小便而去，俾有形无形之结邪，一齐解散而病根拔矣。

按：疝瘕之证尚多，以其因于寒湿，故因下焦寒湿而类及三条，略示门径，直接中焦篇腹满腹痛等证。古人良法甚伙，而张子和专主于下，本之《金匮》病至其年月日时复发者当下之例，而方则从大黄附子汤悟入，并将淋、带、痔疮、癃闭等证，悉收入疝门，盖皆下焦寒湿、湿热居多。而叶氏于妇科久病癥瘕，则以通补奇经，温养肝肾为主，盖本之《内经》"任脉为病，男子七疝，女子带下瘕聚"也。此外良法甚多，学者当于各家求之，兹不备载。

天台乌药散方苦辛热急通法

乌药五钱 木香五钱 小茴香炒黑，五钱 良姜炒，五钱 青皮五钱 川楝子十枚 巴豆七十二粒 槟榔五钱

先以巴豆微打破，加麸数合，炒川楝子，以巴豆黑透为度，去巴豆麸子不用，但以川楝同前药为极细末，黄酒和服一钱。不能饮者，姜汤代之。重者日再服，痛不可忍者，日三服。

湿 温

疟、痢、疸、痹附

五十五、湿温久羁，三焦弥漫，神昏窍阻，少腹硬满，大便不下，宣清导浊汤主之。

此湿久郁结于下焦气分，闭塞不通之象，故用能升、能降、苦泄滞、淡渗湿之猪苓，合甘少淡多之茯苓，以渗湿利气；寒水石色白性寒，由肺直达肛门，宣湿清热，盖膀胱主气化，肺开气化之源，肺藏魄，肛门曰魄门，肺与大肠相表里之义也；晚蚕砂化浊中清气，大凡肉体未有死而不腐者，蚕则僵而不腐，得清气之纯粹者也，故其粪不臭不变色，得蚕之纯清，虽走浊道而清气独全，既能下走少腹之浊部，又能化浊湿而使之归清，以己之正，正人之不正也，用晚者，本年再生之蚕，取其生化最速也；皂荚辛咸性燥，入肺与大肠，金能退暑，燥能除湿，辛能通上下关窍，子更直达下焦，通大便之虚闭，合之前药，俾郁结之湿邪，由大便而一齐解散矣。二苓、寒石，化无形之气；蚕砂、皂子、逐有形之湿也。

宣清导浊汤苦辛淡法

猪苓五钱 茯苓五钱 寒水石六钱 晚蚕砂四钱 皂荚子去皮，三钱

水五杯，煮成两杯，分二次服，以大便通快为度。

五十六、湿凝气阻，三焦俱闭，二便不通，半硫丸主之。

热伤气，湿亦伤气者何？热伤气者，肺主气而属金，火克金则肺所主之气伤矣。湿伤气者，肺主天气，脾主地气，俱属太阴湿土，湿气太过，反伤本脏化气，湿久浊凝，至于下焦，气不惟伤

而且阻矣。气为湿阻，故二便不通，今人之通大便，悉用大黄，不知大黄性寒，主热结有形之燥粪；若湿阻无形之气，气既伤而且阻，非温补真阳不可。硫黄热而不燥，能疏利大肠，半夏能入阴，燥胜湿，辛下气，温开郁，三焦通而二便利矣。按上条之便闭，偏于湿重，故以行湿为主；此条之便闭，偏于气虚，故以补气为主。盖肾司二便，肾中真阳为湿所困，久而弥虚，失其本然之职，故助之以硫黄；肝主疏泄，风湿相为胜负，风胜则湿行，湿凝则风息，而失其疏泄之能，故通之以半夏。若湿尽热结，实有燥粪不下，则又不能不用大黄矣。学者详审其证可也。

半硫丸酸辛温法

石硫黄硫黄有三种：土黄，水黄，石黄也。入药必须用产于石者。土黄土纹，水黄直丝，色皆滞暗而臭；惟石硫黄方棱石纹而有宝光不臭，仙家谓之黄矾，其形大势如矾。按硫黄感日之精，聚土之液，相结而成。生于艮土者佳，艮土者，少土也，其色晶莹其气清而毒小。生于坤土者恶，坤土者，老土也，秽浊之所归也，其色板滞，其气浊而毒重，不堪入药，只可作火药用。石黄产于外洋，来自舶上，所谓倭黄是也。入莱菔内煮六时则毒去 半夏制

上二味，各等分为细末，蒸饼为丸梧子大，每服一二钱，白开水送下。按半硫丸通虚闭，若久久便溏，服半硫丸亦能成条，皆其补肾燥湿之功也。

五十七、浊湿久留，下注于肛，气闭肛门坠痛，胃不喜食，舌苔腐白，术附汤主之。

此浊湿久留肠胃，致肾阳亦困，而肛门坠痛也。肛门之脉曰尻，肾虚则痛，气结亦痛。但气结之痛有二：寒湿、热湿也。热湿气实之坠痛，如滞下门中用黄连、槟榔之证是也。此则气虚而为寒湿所闭，故以参、附峻补肾中元阳之气，姜、术补脾中建运之气，朴、橘行浊湿之滞气，俾虚者充，闭者通，浊者行，而坠痛自止，胃开进食矣。按肛痛有得之大恐或房劳者，治以参、鹿之属，证属虚劳，与此对勘，故并及之。再此条应入寒湿门，以与上三条有互相发明之妙，故列于此，以便学者之触悟也。

术附汤方苦辛温法

生茅术五钱 人参二钱 厚朴三钱 生附子三钱炮姜三钱 广皮三钱

水五杯，煮成两杯，先服一杯；约三时，再服一杯，以肛痛愈为度。

五十八、疟邪久羁，因疟成劳，谓之劳疟；络虚而痛，阳虚而胀，胁有疟母，邪留正伤，加味异功汤主之。

此证气血两伤。经云：劳者温之，故以异功温补中焦之气，归、桂合异功温养下焦之血，以姜、枣调和营卫，使气血相生而劳疟自愈。此方补气，人所易见，补血人所不知，经谓：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凡阴阳两伤者，必于气中补血，定例也。

加味异功汤方辛甘温阳法

人参三钱 当归一钱五分 肉桂一钱五分 炙甘草二钱 茯苓三钱 于术炒焦，三钱 生姜三钱 大枣去核，二枚 广皮二钱

水五杯，煮成两杯，渣再煮一杯，分三次服。

五十九、疟久不解，胁下成块，谓之疟母，鳖甲煎丸主之。

疟邪久扰，正气必虚，清阳失转运之机，浊阴生窍踞之渐，气闭则痰凝血滞，而块势成矣。胁下乃少阳厥阴所过之地，按少阳、厥阴为枢，疟不离乎肝胆，久扰则脏腑皆困，转枢失职，故结成积块，居于所部之分。谓之疟母者，以其由疟而成，且无已时也。按《金匮》原文："病疟以月一日发，当以十五日愈；设不瘥，当月尽解；如其不瘥，当云何？此结为癥瘕，名曰疟母，急治之，宜鳖甲煎丸"。盖人身之气血与天地相应，故疟邪之著于人身也，其盈缩进退，亦必与天地相应。如月一日发者，发于黑昼月廓空时，气之虚也，当俟十五日愈。五者，生数之终；十者，成数之极；生成之盈数相会，五日一元，十五日三元一周；一气来复，白昼月廓满之时，天气实而人气复，邪气退而病当愈。设不瘥，必俟天气再转，当于月尽解。如其不瘥，又当云何？然月自亏而满，阴已盈而阳已缩：自满而亏，阳已长而阴已消；天地阴阳之盈缩消长已周，病尚不愈，是本身之气血，不能与天地之化机相为流转，日久根深，牢不可破，故宜急治也。

鳖甲煎丸方

鳖甲炙，十二分 乌扇烧，三分 黄芩三分 柴胡六分 鼠妇熬，三分 干姜三分 大黄三分 芍药五分 桂

枝三分 葶苈熬，一分 石韦去毛，三分 厚朴三分 牡丹皮五分 瞿麦二分 紫葳三分 半夏一分 人参一分 蜚虫熬，五分 阿胶炒，三分 蜂窝炙，四分 赤硝十二分 蜣螂熟，六分 桃仁二分

上二十三味，为细末。取煅灶下灰一斗，清酒一斛五斗，浸灰，俟酒尽一半，煮鳖甲于中，煮令泛烂如胶漆，绞取汁，纳诸药煎为丸，如梧子大。空心服七丸。日三服。

[方论] 此辛苦通降，咸走络法。鳖甲煎丸者，君鳖甲而以煎成丸也，与他丸法迥异，故曰煎丸。方以鳖甲为君者，以鳖甲守神入里，专入肝经血分，能消癥瘕，领带四虫，深入脏络。飞者升，走者降，飞者兼走络中气分，走者纯走络中血分。助以桃仁、丹皮、紫葳之破满行血，副以葶苈、石韦、瞿麦之行气渗湿，臣以小柴胡、桂枝二汤，总去三阳经未结之邪；大承气急驱入腑已结之渣滓；佐以人参、干姜、阿胶，护养鼓荡气血之正，俾邪无容留之地，而深入脏络之病根拔矣。按小柴胡汤中有甘草，大承气汤中有枳实，仲景之所以去甘草，畏其太缓，凡走络药不须守法；去枳实，畏其太急而直走肠胃，亦非络药所宜也。

六十、太阴三疟，腹胀不渴，呕水，温脾汤主之。

三疟本系深入脏真之痼疾，往往经年不愈，现脾胃症，犹属稍轻。腹胀不渴，脾寒也，故以草果温太阴独胜之寒，辅以厚朴消胀。呕水者，胃寒也，故以生姜降逆，辅以茯苓渗湿而养正。蜀漆乃常山苗，其性急走疟邪，导以桂枝，外达太阳也。

温脾汤方苦辛温里法

草果二钱 桂枝三钱 生姜五钱 茯苓五钱 蜀漆炒，三钱 厚朴三钱

水五杯，煮取两杯，分二次温服。

六十一、少阴三疟，久而不愈，形寒嗜卧，舌淡脉微，发时不渴，气血两虚，扶阳汤主之。

《疟论》篇：黄帝问曰：时有间二日，或至数日发，或渴或不渴，其故何也？岐伯曰：其间日者，邪气客于六腑，而有时与卫气相失，不能相得，故休数日乃作也。疟者，阴阳更胜也。或甚或不甚，故或渴或不渴。《刺疟篇》曰：足少阴之疟，令人呕吐甚，多寒热，热多寒少，欲闭户牖而处，其病难已。夫少阴疟，邪入至深，本难速已；三疟又系积重难反，与卫气相失之证，久不愈，其常也。既已久不愈矣，气也血也，有不随时日耗散也哉！形寒嗜卧，少阴本证，舌淡脉微不渴，阳微之象。故以鹿茸为君，峻补督脉，一者八脉丽于肝肾，少阴虚，则八脉亦虚；一者督脉总督诸阳，为卫气之根本。人参、附子、桂枝，随鹿茸而峻补太阳，以实卫气；当归随鹿茸以补血中之气，通阴中之阳；单以蜀漆一味，急提难出之疟邪，随诸阳药努力奋争，由卫而出。阴脏阴证，故汤以扶阳为名。

扶阳汤辛甘温阳法

鹿茸生锉末，先用黄酒煎得，五钱 熟附子三钱 人参二钱 粗桂枝三钱 当归二钱 蜀漆炒黑，三钱

水八杯，加入鹿茸酒，煎成三小杯，日三服。

六十二、厥阴三疟，日久不已，劳则发热，或有痞结，气逆欲呕，减味乌梅丸法主之。

凡厥阴病甚，未有不犯阳明者。邪不深不成三疟，三疟本有难已之势，既久不已，阴阳两伤，劳则内发热者，阴气伤也；痞结者，阴邪也；气逆欲呕者，厥阴犯阳明，而阳明之阳将惫也。故以乌梅丸法之刚柔并用，柔以救阴，而顺厥阴刚脏之体，刚以救阳，而充阳明阳腑之体也。

减味乌梅丸法酸苦为阴，辛甘为阳复法

以下方中多无分量，以分量本难预定，用者临时斟酌可也。

半夏 黄连 干姜 吴萸 茯苓 桂枝 白芍 川椒炒黑 乌梅

按：疟痢两门，日久不治，暑湿之邪，与下焦气血混处者，或偏阴、偏阳，偏刚、偏柔；或宜补、宜泻，宜通，宜涩；或从太阴，或从少阴，或从厥阴，或护阳明，其证至杂至多，不及备载。本论原为温暑而设，附录数条于湿温门中者，以见疟痢之原起于暑湿，俾学者识得源头，使杂症有所统属，粗具规模而已。欲求美备，勤绎各家。

六十三、酒客久痢，饮食不减，茵陈白芷汤主之。

久痢无他证，而且能饮食如故，知其病之未

伤脏真胃土，而在肠中也；痢久不止者，酒客湿热下注，故以风药之辛，佐以苦味入肠，芳香凉淡也。盖辛能胜湿而升脾阳，苦能渗湿清热，芳香悦脾而燥湿，凉能清热，淡能渗湿也，俾湿热去而脾阳升，痢自止矣。

茵陈白芷汤方苦辛淡法

绵茵陈 白芷 北秦皮 茯苓皮 黄柏 藿香

六十四、老年久痢，脾阳受伤，食滑便溏，肾阳亦衰，双补汤主之。

老年下虚久痢，伤脾而及肾，食滑便溏，亦系脾肾两伤。无腹痛、肛坠、气胀等证，邪少虚多矣。故以人参、山药、茯苓、连子、芡实甘温而淡者补脾渗湿，再莲子、芡实水中之谷，补土而不克水者也；以补骨、苁蓉、巴戟、菟丝、覆盆、萸肉、五味酸甘微辛者，升补肾脏阴中之阳，而兼能益精气安五脏者也。此条与上条当对看，上条以酒客久痢，脏真未伤而湿热尚重，故虽日久仍以清热渗湿为主；此条以老年久痢，湿热无多而脏真已歉，故虽滞下不净，一以补脏固正，立法于此，亦可以悟治病之必先识证也。

双补汤方复方也，法见注中

人参 山药 茯苓 莲子 芡实 补骨脂 苁蓉 萸肉 五味子 巴戟天 菟丝子 覆盆子

六十五、久痢小便不通，厌食欲呕，加减理阴煎主之。

此由阳而伤及阴也。小便不通，阴液涸矣；厌食欲呕，脾胃两阳败矣。故以熟地、白芍、五味收三阴之阴，附子通肾阳，炮姜理脾阳，茯苓理胃阳也。按原方通守兼施，刚柔互用，而名理阴煎者，意在偏护阴也。熟地守下焦血分，甘草守中焦气分，当归通下焦血分，炮姜通中焦气分，盖气能统血，由气分之通，及血分之守，此其所以为理也。此方去甘草、当归，加白芍、五味、附子、茯苓者，为其厌食欲呕也。若久痢阳不见伤，无食少欲呕之象，但阴伤甚者，又可以去刚增柔矣。用成方总以活泼流动，对症审药为要。

加减理阴煎方辛淡为阳酸甘化阴复法。凡复法，皆久病未可以一法了事者

熟地 白芍 附子 五味 炮姜 茯苓

六十六、久痢带瘀血，肛中气坠，腹中不痛，断下渗湿汤主之。

此涩血分之法也。腹不痛，无积滞可知，无积滞，故用涩也。然腹中虽无积滞，而肛门下坠，痢带瘀血，是气分之湿热久而入于血分，故重用樗根皮之苦燥湿、寒胜热、涩以断下，专入血分而涩血为君；地榆得先春之气，木火之精，去瘀生新；茅术、黄柏、赤苓、猪苓开膀胱，使气分之湿热，由前阴而去，不致遗留于血分也；查肉亦为化瘀而设，银花为败毒而然。

断下渗湿汤方苦辛淡法

樗根皮炒黑，一两 生茅术一钱 生黄柏一钱 地榆炒黑，一钱五分 楂肉炒黑，三钱 银花炒黑，一钱五分 赤苓三钱 猪苓一钱五分

水八杯，煮成三杯，分三次服。

六十七、下痢无度，脉微细，肢厥，不进食，桃花汤主之。

此涩阳明阳分法也。下痢无度，关闸不藏；脉微细肢厥，阳欲脱也。故以赤石脂急涩下焦，粳米合石脂堵截阳明，干姜温里而回阳，俾痢止则阴留，阴留则阳斯恋矣。

桃花汤方法见温热下焦篇

六十八、久痢，阴伤气陷，肛坠尻痠，地黄余粮汤主之。

此涩少阴阴分法也。肛门坠而尻脉痠，肾虚而津液消亡之象。故以熟地、五味补肾而酸甘化阴；余粮固涩下焦，而痠可除，坠可止，痢可愈也。按石脂、余粮，皆系石药而性涩，桃花汤用石脂不用余粮，此则用余粮而不用石脂。盖石脂甘温，桃花温剂也；余粮甘平，此方救阴剂也，无取乎温，而有取乎平也。

地黄余粮汤方酸甘兼涩法

熟地黄 禹余粮 五味子

六十九、久痢伤肾，下焦不固，肠膩滑下，纳谷运迟，三神丸主之。

此涩少阴阴中之阳法也。肠膩滑下，知下焦之不固；纳谷运迟，在久痢之后，不惟脾阳不运，而肾中真阳亦衰矣。故用三神丸温补肾阳，五味兼收其阴，肉果涩自滑之脱也。

三神丸方酸甘辛温兼涩法，亦复方也

五味子 补骨脂 肉果去净油

七十、久痢伤阴，口渴舌干，微热微咳，人参

乌梅汤主之。

口渴微咳于久痢之后，无湿热客邪款证，故知其阴液太伤，热病液涸，急以救阴为务。

人参乌梅汤酸甘化阴法

人参 莲子炒 炙甘草 乌梅 木瓜 山药

按：此方于救阴之中，仍然兼护脾胃。若液亏甚而土无他病者，则去山药、莲子，加生地、麦冬，又一法也。

七十一、痢久阴阳两伤，少腹肛坠，腰胯脊髀痠痛，由脏腑伤及奇经，参茸汤主之。

少腹坠，冲脉虚也；肛坠，下焦之阴虚也；腰，肾之腑也；胯，胆之穴也，谓环跳；脊，太阳夹督脉之部也；髀，阳明部也；俱痠痛者，由阴络而伤及奇经也。参补阳明，鹿补督脉，归、茴补冲脉，菟丝、附子升少阴，杜仲主腰痛，俾八脉有权，肝肾有养，而痛可止，坠可升提也。

按：环跳本穴属胆，太阳少阴之络实会于此。

参茸汤辛甘温法

人参 鹿茸 附子 当归炒 茴香炒 菟丝子 杜仲

按：此方虽曰阴阳两补，而偏于阳。若其人但坠而不腰脊痛，偏于阴伤多者，可于本方去附子加补骨脂，又一法也。

七十二、久痢伤及厥阴，上犯阳明，气上撞心，饥不欲食，干呕腹痛，乌梅丸主之。

肝为刚脏，内寄相火，非纯刚所能折；阳明腑，非刚药不复其体。仲景厥阴篇中，列乌梅丸治木犯阳明之吐蛔，自注曰：又主久痢方。然久痢之症不一，亦非可一概用之者也。叶氏于木犯阳明之症痢，必用其法而化裁之，大抵柔则加白芍、木瓜之类，刚则加吴萸、香附之类，多不用桂枝、细辛、黄柏，其与久痢纯然厥阴见证，而无犯阳明之呕而不食撞心者，则又纯乎用柔，是治厥阴久痢之又一法也。按泻心寒热并用，而乌梅丸则又寒热刚柔并用矣。盖泻心治胸膈间病，犹非纯在厥阴也，不过肝脉络胸耳。若乌梅丸则治厥阴，防少阳，护阳明之全剂。

乌梅丸方酸甘辛苦复法。酸甘化阴，辛苦通降，又辛苦为阳，酸苦为阴

乌梅 细辛 干姜 黄连 当归 附子 蜀椒炒焦去汗 桂枝 人参 黄柏

此乌梅丸本方也。独无论者，以前贤名注林立，兹不再赘。分量制法，悉载《伤寒论》中。

七十三、休息痢经年不愈，下焦阴阳皆虚，不能收摄，少腹气结，有似癥瘕，参芍汤主之。

休息痢者，或作或止，止而复作，故名休息，古称难治。所以然者，正气尚旺之人，即受暑、湿、水、谷、血、食之邪太重，必日数十行，而为胀、为痛、为里急后重等证，必不或作或辍也。其成休息证者，大抵有二，皆以正虚之故。一则正虚留邪在络，至其年月日时复发，而见积滞腹痛之实证者，可遵仲景凡病至其年月日时复发者当下之例，而用少少温下法，兼通络脉，以去其隐伏之邪；或丸药缓攻，俟积尽而即补之；或攻补兼施，中下并治，此虚中之实证也。一则纯然虚证，以痢久滑泄太过，下焦阴阳两伤，气结似乎癥瘕，而实非癥瘕，舍温补其何从！故以参、苓、炙草守补中焦，参、附固下焦之阳，白芍、五味收三阴之阴，而以少阴为主，盖肾司二便也。汤名参芍者，取阴阳兼固之义也。

参芍汤方辛甘为阳酸甘化阴复法

人参 白芍 附子 茯苓 炙甘草 五味子

七十四、噤口痢，热气上冲，肠中逆阻似闭，腹痛在下尤甚者，白头翁汤主之。

此噤口痢之实证，而偏于热重之方也。

白头翁汤方注见前

七十五、噤口痢，左脉细数，右手脉弦，干呕腹痛，里急后重，积下不爽，加减泻心汤主之。

此亦噤口痢之实证，而偏于湿热太重者也。脉细数，温热著里之象；右手弦者，木入土中之象也。故以泻心去守中之品，而补以运之，辛以开之，苦以降之；加银花之败热毒，查炭之克血积，木香之通气积，白芍以收阴气，更能于土中拔木也。

加减泻心汤方苦辛寒法

川连 黄芩 干姜 银花 楂炭 白芍 木香汁

七十六、噤口痢，呕恶不饥，积少痛缓，形衰脉弦，舌白不渴，加味参苓白术散主之。

此噤口痢邪少虚多，治中焦之法也。积少痛

缓，则知邪少；舌白者无热；形衰不渴，不饥不食，则知胃关欲闭矣；脉弦者，《金匮》谓：弦则为减，盖谓阴精阳气俱不足也。《灵枢》谓：诸小脉者，阴阳形气俱不足，勿取以针，调以甘药也。仲景实本于此而作建中汤，治诸虚不足，为一切虚劳之祖方。李东垣又从此化出补中益气、升阳益气、清暑益气等汤，皆甘温除大热法，究不若建中之纯，盖建中以德胜，而补中以才胜者也。调以甘药者，十二经皆秉气于胃，胃复则十二经之诸虚不足，皆可复也。叶氏治虚多脉弦之噤口痢，仿古之参苓白术散而加之者，亦同诸虚不足调以甘药之义，又从仲景、东垣两法化出，而以急复胃气为要者也。

加味参苓白术散方本方甘淡微苦法，加则辛甘化阳，芳香悦脾，微辛以通，微苦以降也

人参二钱 白术炒焦，一钱五分 茯苓一钱五分 扁豆炒，二钱 薏仁一钱五分 桔梗一钱 砂仁炒，七分 炮姜一钱 肉豆蔻一钱 炙甘草五分

共为极细末，每服一钱五分，香粳米汤调服，日二次。

［方论］参苓白术散原方，兼治脾胃，而以胃为主者也，其功但止土虚无邪之泄泻而已。此方则通宣三焦，提上焦，涩下焦，而以醒中焦为要者也。参、苓、白术加炙草，则成四君矣。按四君以参、苓为胃中通药，胃者腑也，腑以通为补也；白术、炙草，为脾经守药，脾者脏也，脏以守为补也。茯苓淡渗，下达膀胱，为通中之通；人参甘苦，益肺胃之气，为通中之守；白术苦能渗湿。为守中之通；甘草纯甘，不兼他味，又为守中之守也，合四君为脾胃两补之方。加扁豆、薏仁以补肺胃之体，炮姜以补脾肾之用；桔梗从上焦开提清气，砂仁、肉蔻从下焦固涩浊气，二物皆芳香能涩滑脱，而又能通下焦之郁滞，兼醒脾阳也。为末，取其留中也；引以香粳米，亦以其芳香悦土，以胃所喜为补也。上下斡旋，无非冀胃气渐醒，可以转危为安也。

七十七、噤口痢，胃关不开，由于肾关不开者，肉苁蓉汤主之。

此噤口痢邪少虚多，治下焦之法也。盖噤口日久，有责在胃者，上条是也；亦有由于肾关不开，而胃关愈闭者，则当以下焦为主。方之重用苁蓉者，以苁蓉感马精而生，精血所生之草而有肉者也。马为火畜，精为水阴，禀少阴水火之气而归于太阴坤土之药，其性温润平和，有从容之意，故得从容之名，补下焦阳中之阴有殊功。《本经》称其强阴益精，消癥瘕，强阴者，火气也，益精者，水气也，癥瘕乃气血积聚有形之邪，水火既济，中土气盛，而积聚自消。兹以噤口痢阴阳俱损，水土两伤，而又滞下之积聚未清，苁蓉乃确当之品也；佐以附子补阴中之阳，人参、干姜补土，当归、白芍补肝肾，芍用桂制者，恐其呆滞，且束入少阴血分也。

肉苁蓉汤辛甘法

肉苁蓉泡淡，一两 附子二钱 人参二钱 干姜炭二钱 当归二钱 白芍肉桂汤浸炒，三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缓缓服，胃稍开，再作服。

秋 燥

七十八、燥久伤及肝肾之阴，上盛下虚，昼凉夜热，或干咳，或不咳，甚则痉厥者，三甲复脉汤主之，定风珠亦主之，专翕大生膏亦主之。

肾主五液而恶燥，或由外感邪气久羁而伤及肾阴，或不由外感而内伤致燥，均以培养津液为主。肝木全赖肾水滋养，肾水枯竭，肝断不能独治，所谓乙癸同源，故肝肾并称也。三方由浅入深，定风浓于复脉，皆用汤，从急治。专翕取乾坤之静，多用血肉之品，熬膏为丸，从缓治。盖下焦深远，草木无情，故用有情缓治。再暴虚易复者，则用二汤；久虚难复者，则用专翕。专翕之妙，以下焦丧失皆腥臭脂膏，即以腥臭脂膏补之，较之丹溪之知柏地黄，云治雷龙之火而安肾燥，明眼自能辨之。盖凡甘能补，凡苦能泻，独不知苦先入心，其化以燥乎！再雷龙不能以刚药直折也，肾水足则静，自能安其专翕之性；肾水亏则动而躁，因燥而躁也。善安雷龙者，莫如专翕，观者察之。

三甲复脉汤、定风珠并见前

专翕大生膏酸甘咸法

人参二斤，无力者以制洋参代之 茯苓二斤 龟版另熬胶，一斤 乌骨鸡一对 鳖甲一斤，另熬胶 牡蛎一斤 鲍鱼二斤 海参二斤 白芍二斤 五味子半斤 麦冬二斤，不去心 羊腰子八对 猪脊髓一斤 鸡子黄二十丸 阿胶二斤 莲子二斤 芡实三斤 熟地黄三斤 沙苑蒺藜一斤 白蜜一斤 枸杞子炒黑一斤

上药分四铜锅，忌铁器，搅用铜勺。以有情归有情者二，无情归无情者二，文火细炼三昼夜，去渣；再熬六昼夜；陆续合为一锅，煎炼成膏，末下三胶，合蜜和匀，以方中有粉无汁之茯苓、白芍、莲子、芡实为细末，合膏为丸。每服二钱，渐加至三钱，日三服，约一日一两，期年为度。每殒殆必三月，肝虚而热者，加天冬一斤，桑寄生一斤，同熬膏，再加鹿茸二十四两为末。本方以阴生于八，成于七，故用三七二十一之奇方，守阴也。加方用阳生于七，成于八，三八二十四之偶方，以生胎之阳也。古法通方多用偶，守法多用奇，阴阳互也。

征按：此集始于银翘散之清芬，终于专翕膏之浊臭，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后之览者，亦可以悟三焦大意矣。

卷 四

杂 说

汗 论

汗也者，合阳气阴精蒸化而出者也。《内经》云：人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盖汗之为物，以阳气为运用，以阴精为材料。阴精有余，阳气不足，则汗不能自出，不出则死；阳气有余，阴精不足，多能自出，再发则痉，痉亦死；或熏灼而不出，不出亦死也。其有阴精有余，阳气不足，又为寒邪肃杀之气所搏，不能自出者，必用辛温味薄急走之药，以运用其阳气，仲景之治伤寒是也。伤寒一书，始终以救阳气为主。其有阳气有余，阴精不足，又为温热升发之气所烁，而汗自出，或不出者，必用辛凉以止其自出之汗，用甘凉甘润培养其阴精为材料，以为正汗之地，本论之治温热是也。本论始终以救阴精为主。此伤寒所以不可不发汗，温热病断不可发汗之大较也。唐宋以来，多昧于此，是以人各著一伤寒书，而病温热者之祸亟矣。呜呼！天道欤？抑人事欤？

方中行先生或问六气论

原文云：或问天有六气——风、寒、暑、湿、燥、火，风、寒、暑、湿，经皆揭病出条例以立论，而不揭燥、火，燥、火无病可论乎？曰：《素问》言春伤于风，夏伤于暑，秋伤于湿，冬伤于寒者，盖以四气之在四时，各有专令，故皆专病也。燥、火无专令，故不专病，而寄病于百病之中；犹土无正位，而寄王于四时辰戌丑未之末。不揭者，无病无燥、火也。愚按此论，牵强臆断，不足取信，盖信经太过则凿之病也。春风，夏火，长夏湿土，秋燥，冬寒，此所谓播五行于四时也。经言先夏至为病温，即火之谓；夏伤于暑，指长夏中央土而言也；秋伤于湿，指初秋而言，乃上令湿土之气，流行未尽。盖天之行令，每微于令之初，而盛于令之末；至正秋伤燥，想代远年湮，脱简故耳。喻氏补之诚是，但不当硬改经文，已详论于下焦寒湿第四十七条中。今乃以土寄王四时比燥、火，则谬甚矣。夫寄王者，湿土也，岂燥、火哉！以先生之高明，而于六气乃昧昧焉，亦千虑之失矣。

伤寒注论

仲祖《伤寒论》，诚为金科玉律，奈注解甚难。盖代远年湮，中间不无脱简，又为后人妄增，断不能起仲景于九原而问之，何条在先，何条在后，何处尚有若干文字，何处系后人伪增，惟有阙疑阙殆，择其可信者而从之，不可信者而考之已尔。创斯注者，则有林氏、成氏，大抵随文顺解，不能透发精义，然创始实难，不为无功。有明中行方先生，实能苦心力索，畅所欲言，溯本探微，阐幽发秘，虽未能处处合拍，而大端已具。喻氏起而作《尚论》，补其阙略，发其所未发，亦诚仲景之功臣也。然除却心解数处，其大端亦从方论中来，不应力抵方氏。北海林先生，刻方氏前条辨，附刻《尚论篇》，历数喻氏僭窃之罪，条分而畅评之。喻氏之后，又有高氏，注尚论发明，亦有心得可取处，其大端暗窃方氏，明尊喻氏，而又力诋喻氏，亦如喻氏之于方氏也。北平刘觉合先生起而证之，亦如林北海之证尚论者然，公道自在人心也。其他如郑氏、程氏之后条辨，无足取者，明眼人自识之。舒驰远之集注，一以喻氏为主，兼引程郊倩之后条辨，杂以及门之论断，若不知有方氏之前条辨者，遂以喻氏窃方氏之论，直谓为喻氏书矣。此外有沈目南注，张隐庵集注，程云来集注，皆可阅。至慈谿柯韵伯注《伤寒论》著《来苏集》，聪明才辩，不无发明，可供采择；然其自序中谓大青龙一证，方喻之注大

错，目之曰郑声，曰杨墨，及取三注对勘，虚中切理而细绎之，柯注谓风有阴阳，汗出、脉缓之桂枝证，是中鼓动之阳风；汗不出、脉紧、烦躁之大青龙证，是中凛冽之阴风。试问中鼓动之阳风者，而主以桂枝辛甘温法，置《内经》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甘之正法于何地？仲景自序云"撰用《素问》、《九卷》"，反背《素问》而立法耶？且以中鼓动之阳风者，主以甘温之桂枝，中凛冽之阴风者，反主以寒凉之石膏，有是理乎？其注烦躁，又曰热淫于内，则心神烦扰；风淫于内，故手足躁乱。方先生原注：风为烦，寒则躁。既曰凛冽阴风，又曰热淫于内，有是理乎？种种矛盾，不可枚举。方氏立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吾不敢谓即仲景之本来面目；然欲使后学眉目清楚，不为无见。如柯氏之所序，亦未必即仲景之心法，而高于方氏也。其删改原文处，多逞臆说，不若方氏之纯正矣，且方氏创通大义，其功不可没也。喻氏、高氏、柯氏，三子之于方氏，补偏救弊，其卓识妙悟，不无可取，而独恶其自高己见，各立门户，务掩前人之善耳。后之学者，其各以明道济世为急，毋以争名竞胜为心，民生幸甚。

汪按：分风寒营卫三法，始于成氏，未为甚非。至方氏始各立疆界，俞氏并将温病小儿分为三法，则愈失愈远矣。

风 论

《内经》曰：风为百病之长。又曰：风者善行而数变。夫风何以为百病之长乎？大易曰：元者善之长也。盖冬至四十五日以后夜半少阳起而立春，于立春前十五日交大寒节，而厥阴风木行令，所以疏泄一年之阳气，以布德行仁，生养万物者也。故王者功德既成以后，制礼作乐，舞八佾[①]而宣八风，所谓四时和，八风理，而民不夭折。风非害人者也，人之腠理密而精气足者，岂以是而病哉！而不然者，则病斯起矣。以天地生生之具，反为人受害之物，恩极大而害亦广矣。盖风之体不一，而风之用有殊。春风自下而上，夏风横行空中，秋风自上而下，冬风刮地而行。其方位也，则有四正四隅，此方位之合于四时八节也。立春起艮方，从东北隅而来，名之曰条风，八节各随其方而起，常理也。如立春起坤方，谓之冲风，又谓之虚邪贼风，为其乘月建之虚，则其变也。春初之风，则夹寒水之母气；春末之风，则带火热之子气；夏初之风，则木气未尽，而炎火渐生；长夏之风，则挟暑气、湿气、木气；未为木库，大雨而后暴凉，则挟寒水之气；久晴不雨，以其近秋也，而先行燥气，是长夏之风，无所不兼，而人则无所不病矣。初秋则挟湿气，季秋则兼寒水之气，所以报冬气也。初冬犹兼燥金之气，正冬则寒水本令，而季冬又报来春风木之气，纸鸢起矣。再由五运六气而推，大运如甲己之岁，其风多兼湿气；一年六气中，客气所加何气，则风亦兼其气而行令焉。然则五运六气非风不行，风也者，六气之帅也，诸病之领袖也，故曰：百病之长也。其数变也奈何？如夏日早南风，少移时则由西而北而东，方南风之时，则晴而热，由北而东，则雨而寒矣。四时皆有早暮之变，不若夏日之数而易见耳。夫夏日曰长曰化，以盛万物也，而病亦因之而盛，《阴符》所谓害生于恩也。无论四时之风，皆带凉气者，本以水为母也；转化转热者，木生火也；且其体无微不入，其用无处不有，学者诚能体察风之体用，而于六淫之病，思过半矣。前人多守定一桂枝，以为治风之祖方；下此则以羌、防、柴、葛为治风之要药，皆未体风之情，与《内经》之精义者也。桂枝汤在伤寒书内，所治之风，风兼寒者也，治风之变法也。若风之不兼寒者，则从《内经》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甘，治风之正法也。以辛凉为正而甘温为变者何？风者木也，辛凉者金气，金能制木故也。风转化转热，辛凉苦甘则化凉气也。

医书亦有经子史集论

儒书有经子史集，医书亦有经子史集。《灵枢》、《素问》、《神农本经》、《难经》、《伤寒论》、《金匮玉函经》，为医门之经；而诸家注论、治验、类案、本草、方书等，则医之子、史、集也。经细而

① 佾(yì 异)：古代乐舞的行列。

子、史、集粗，经纯而子、史、集杂，理固然也。学者必不可不尊经，不尊经则学无根抵，或流于异端；然尊经太过，死于句下，则为贤者过之，《孟子》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也。不肖者不知有经，仲景先师所谓：各承家技，终始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自汉时而已然矣，遑问后世，此道之所以常不明而常不行也。

本论起银翘散论

本论第一方用桂枝汤者，以初春余寒之气未消，虽曰风温，系少阳之气，少阳紧承厥阴，厥阴根乎寒水，初起恶寒之证尚多，故仍以桂枝为首，犹时文之领上文来脉也。本论方法之始，实始于银翘散。

汪按：温病首桂枝，宗仲景也。再按：初春少阳主令，柴胡证亦时有，果诊候确当，亦当用之。本论不载者，以世俗多妄以柴胡通治四时杂感，故不欲相混，恐致伤寒温病界限不清耳。

吴按：六气播于四时，常理也。诊病者，要知夏日亦有寒病，冬日亦有温病，次年春夏尚有上年伏暑，错综变化，不可枚举，全在测证的确。本论凡例内云：除伤寒宗仲景法外，俾四时杂感，朗若列眉，后世学者，察证之时，若真知确见其为伤寒，无论何时，自当仍宗仲景；若真知六气中为何气，非伤寒者，则于本论中求之。上焦篇辨伤寒温暑疑似之间最详。

本论粗具规模论

本论以前人信经太过，经谓热病者，伤寒之类也；又以《伤寒论》为方法之祖，故前人遂于伤寒法中求温热，中行且犯此病。混六气于一《伤寒论》中，治法悉用辛温，其明者亦自觉不合，而未能自立模范。瑭哀道之不明，人之不得其死，不自揣度而作是书，非与人争名，亦毫无求胜前贤之私心也。至其序论采录处，粗陈大略，未能细详，如暑证中之大顺散、冷香饮子、浆水散之类，俱未收录。一以前人已有，不必屋上架屋，一以卷帙纷繁，作者既苦日力无多，观者反畏繁而不览，是以本论不过粗具三焦六淫之大概规模而已。惟望后之贤者，进而求之，引而伸之，斯愚者之大幸耳。

寒疫论

世多言寒疫者，究其病状，则憎寒壮热，头痛骨节烦疼，虽发热而不甚渴，时行则里巷之中，病俱相类。若役使者然；非若温病之不甚头痛骨痛而渴甚，故名曰寒疫耳。盖六气寒水司天在泉，或五运寒水太过之岁，或六气中加临之客气为寒水，不论四时，或有是证，其未化热而恶寒之时，则用辛温解肌；既化热之后，如风温证者，则用辛凉清热，无二理也。

伪病名论

病有一定之名，近有古无今有之伪名，盖因俗人不识本病之名而伪造者，因而乱治，以致误人性命。如滞下、肠澼、下便脓血，古有之矣，今则反名曰痢疾。盖利者，滑利之义，古称自利者，皆泄泻通利太过之证也。滞者，淤涩不通之象，二义正相反矣。然治法尚无大疵谬也。至妇人阴挺、阴蚀、阴痒、阴菌等证，古有明文，大抵多因于肝经郁结，湿热下注，浸淫而成，近日北人名之曰癞，历考古文，并无是字，焉有是病！而治法则用一种恶劣妇人，以针刺之，或用细勾勾之，利刀割之，十割九死，哀哉！其或间有一二刀伤不重，去血不多，病本轻微者，得愈，则恣索重谢。试思前阴乃肾之部，肝经蟠结之地，冲任督三脉由此而分走前后，岂可肆用刀勾之所。甚则肝郁胁痛，经闭寒热等证，而亦名之曰癞。无形可割，则以大针针之。在妇人犹可借口曰：妇人隐疾，以妇人治之。甚至数岁之男孩，痔疮、疝、瘕、疳疾，外感之遗邪，总而名之曰癞，而针之，割之，更属可恶。在庸俗乡愚信而用之，犹可说也。竟有读书明理之文人，而亦为之蛊惑，不亦怪哉。又如暑月中恶腹痛，若霍乱而不得吐泻，烦闷欲死，阴凝之痞证也，治以苦辛芳热则愈，成霍乱则轻，论在中焦寒湿门中，乃今世相传谓

之痧证，又有绞肠痧、乌痧之名，遂至方书中亦有此等名目矣。俗治以钱刮关节，使血气一分一合，数分数合而阳气行，行则通，通则痞开痛减而愈。但愈后周十二时不可饮水，饮水得阴气之凝，则留邪在络，遇寒或怒动厥阴，则不时举发，发则必刮痧也。是则痧固伪名，刮痧乃通阳之法，虽流俗之治，颇能救急，犹可也。但禁水甚难，最易留邪。无奈近日以刮痧之法刮温病，夫温病，阳邪也，刮则通阳太急，阴液立见消亡，虽后来医治得法，百无一生。吾亲见有痉而死者，有痒不可忍而死者，庸俗之习，牢不可破，岂不哀哉！此外伪名妄治颇多，兹特举其尤者耳。若时医随口捏造伪名，南北皆有，不胜指屈矣。呜呼！名不正，必害于事，学者可不察乎！

温病起手太阴论

四时温病，多似伤寒；伤寒起足太阳，今谓温病起手太阴，何以手太阴亦主外感乎？手太阴之见证，何以大略似足太阳乎？手足有上下之分，阴阳有反正之义，庸可混乎！《素问·平人气象论》曰：藏真高于肺，以行营卫阴阳也。《伤寒论》中，分营分卫，言阴言阳，以外感初起，必由卫而营，由阳而阴。足太阳如人家大门，由外以统内，主营卫阴阳；手太阴为华盖，三才之天，由上以统下，亦由外以包内，亦主营卫阴阳，故大略相同也征按：外以统内，犹城郭之于宫室；上以统下，犹冠冕之于裳履，二者相似略同。大虽同而细终异，异者何？如太阳之窍主出，太阴之窍兼主出入；太阳之窍开于下，太阴之窍开于上之类，学者须于同中求异，异中验同，同异互参，真诠自见。

征按：昔贤有云：伤寒传足不传手。是说也，举世莫名其故。考诸《阴阳别论》，三阳三阴之脉，皆起于足，不起于手。人之伤于寒也，每伤于太阳寒水之地气，故其应于人身也，足先受之。太阳根起于至阴，其穴在足小指之外侧；阳明根起于厉兑，其穴在足大指次指之端；少阳根起于窍阴，其穴在足小指次指之端；太阴根起于隐白，其穴在足大指之端；少阴根起于涌泉，其穴在足心下踡指宛宛中；厥阴根起于大敦，其穴在足大指三毛中。其行于周身也，三阳脉行于表，三阴脉行于里，外为阳，内为阴，背为阳，腹为阴。伤寒由表入里，由浅入深，以次相传，必然之势。惟其足先受也，其病侧重在足，自不传于手经，不然，岂有一人之身，截而为二之理，而六气之邪，又有所偏向哉！若赵氏《医贯》中，直将三阳三阴传经之说，一概抹煞，并不分伤寒温病，惟以一逍遥散主治，又不免师心悖经之弊。以上所云，盖指冬月之正伤寒也。初春去冬未远，寒水之气尚在；至若四时伤寒，虽非寒水之气，而亦不免于浊阴之地气，诚不若温病所受，受于身半以上，多从鼻孔而入，盖身半以上主天气，肺开窍于鼻，亦天气也。

燥气论

前三焦篇所序之燥气，皆言化热伤津之证，治以辛甘微凉，金必克木，木受克，则子为母复仇，火来胜复矣。未及寒化。盖燥气寒化，乃燥气之正，《素问》谓"阳明所至为清劲"是也。《素问》又谓"燥极而泽"，土为金母，水为金子也。本论多类及于寒湿伏暑门中，如腹痛呕吐之类，经谓"燥淫所胜，民病善呕，心胁痛不能转侧"者是也。治以苦温，《内经》治燥之正法也。前人有六气之中，惟燥不为病之说。盖以燥统于寒，吴氏《素问》注云：寒统燥湿，暑统风火，故云寒暑六入也。而近于寒，凡是燥病，只以为寒，而不知其为燥也。合六气而观之，余俱主生，独燥主杀，岂不为病者乎！细读《素问》自知。再前三篇原为温病而设，而类及于暑温，湿温，其于伏暑、湿温门中，尤必三致意者，盖以秋日暑湿踞于内，新凉燥气加于外，燥湿兼至，最难界限清楚，稍不确当，其败坏不可胜言。经谓，粗工治病，湿证未已，燥证复起，盖谓此也。湿有兼热兼寒，暑有兼风兼燥，燥有寒化热化。先将暑湿燥分开，再将寒热辨明，自有准的。

外感总数论

天以六气生万物，其错综变化无形之妙用，愚者未易窥测，而人之受病，即从此而来。近人

止知六气太过曰六淫之邪，《内经》亦未究极其变，夫六气伤人，岂界限清楚毫无兼气也哉！以六乘六，盖三十六病也。夫天地大道之数，无不始于一，而成于三，如一三为三，三三如九，九九八十一，而黄钟始备。六气为病，必再以三十六数，乘三十六，得一千二百九十六条，而外感之数始穷。此中犹不兼内伤，若兼内伤，则靡可纪极矣。呜呼！近人凡见外感，主以一柴葛解肌汤。岂不谬哉！

治病法论

治外感如将：兵贵神速，机圆法活，去邪务尽，善后务细，盖早平一日，则人少受一日之害。治内伤如相。坐镇从容，神机默运，无功可言，无德可见，而人登寿域。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治下焦如权。非重不沉。

吴又可温病禁黄连论

唐宋以来，治温热病者，初用辛温发表，见病不为药衰，则恣用苦寒，大队芩、连、知、柏，愈服愈燥，河间且犯此弊。盖苦先入心，其化以燥，燥气化火，反见齿板黑，舌短黑，唇裂黑之象，火极而似水也。吴又可非之诚是，但又不识苦寒化燥之理，以为黄连守而不走，大黄走而不守。夫黄连不可轻用，大黄与黄连同一苦寒药，迅利于黄连百倍，反可轻用哉？余用普济消毒饮于温病初起，必去芩、连，畏其入里而犯中下焦也。于应用芩、连方内，必大队甘寒以监之，但令清热化阴，不令化燥。如阳亢不寐，火腑不通等证，于酒客便溏频数者，则重用之。湿温门则不惟不忌芩连，仍重赖之，盖欲其化燥也。语云："药用当而通神。"医者之于药，何好何恶，惟当之是求。

汪按：王太仆曰："大热而甚，寒之不寒，是无水也"，苦寒者，寒之也，甘寒者，壮水之主，以制阳光也。

风温、温热气复论

仲景谓腰以上肿当发汗，腰以下肿当利小便，盖指湿家风水、皮水之肿而言。又谓无水虚肿，当发其汗，盖指阳气闭结而阴不虚者言也。若温热大伤阴气之后，由阴精损及阳气，愈后阳气暴复，阴尚亏歉之至，岂可发汗利小便哉！吴又可于气复条下，谓血乃气之依归，气先血而生，无所依归，故暂浮肿，但静养节饮食自愈。余见世人每遇浮肿，便与淡渗利小便方法，岂不畏津液消亡而成三消证，快利津液为肺痈、肺痿证，与阴虚、咳嗽身热之劳损证哉！余治是证，悉用复脉汤，重加甘草，只补其未足之阴，以配其已复之阳，而肿自消。千治千得，无少差谬，敢以告后之治温热气复者，暑温、湿温不在此例。

治血论

人之血，即天地之水也，在卦为坎。坎为血卦。治水者不求之水之所以治，而但曰治水，吾未见其能治也。盖善治水者，不治水而治气。坎之上下两阴爻，水也；坎之中阳，气也；其原分自乾之中阳。乾之上下两阳，臣与民也；乾之中阳，在上为君，在下为师，天下有君师各行其道于天下，而彝[1]伦不叙者乎？天下有彝伦攸叙，而水不治者乎？此《洪范》所以归本皇极，而与《禹贡》相为表里者也。故善治血者，不求之有形之血，而求之无形之气。盖阳能统阴，阴不能统阳；气能生血，血不能生气。倘气有未和，如男子不能正家，而责之无和之妇有不亦拙乎？至于治之之法，上焦之血，责之肺气，或心气；中焦之血，责之胃气，或脾气；下焦之血，责之肝气、肾气、八脉之气。治水与血之法，间亦有用通者，开支河也；有用塞者，崇提防也。然皆已病之后，不得不与治其末；而非未病之先，专治其本之道也。

汪按：血虚者，补其气而血自生；血滞者，调其气而血自通；血外溢者，降其气而血自下；血

---

1 彝(yí 夷)：常理，一定的法则

内溢者，固其气而血自止。

九窍论

人身九窍，上窍七，下窍二，上窍为阳，下窍为阴，尽人而知之也。其中阴阳奇偶生成之妙谛，《内经》未言，兹特补而论之。阳窍反用偶，阴窍反用奇。上窍统为阳，耳目视听，其气清为阳；鼻嗅口食，其气浊则阴也。耳听无形之声，为上窍阳中之至阳，中虚而形纵，两开相离甚远。目视有形之色，为上窍阳中之阴，中实而横，两开相离较近。鼻嗅无形之气，为上窍阴中之阳，虚而形纵，虽亦两窍，外则仍统于一。口食有形之五味，为上窍阴中之阴，中又虚又实，有出有纳，而形横，外虽一窍，而中仍二，合上窍观之，阳者偏，阴者正，土居中位也；阳者纵，阴者横，纵走气，而横走血，血阴而气阳也。虽曰七窍，实则八也。阳窍外阳七数而内阴，八数，外奇而内偶，阳生于七，成于八也。生数，阳也；成数，阴也。阳窍用成数，七、八成数也。下窍能生化之前阴，阴中之阳也；外虽一窍而内实二，阳窍用偶也。后阴但主出浊，为阴中之至阴，内外皆一而已，阴窍用奇也。合下窍观之，虽曰二窍，暗则三也。阴窍外阴二数而内阳三数，外偶而内奇；阴窍用生数，二、三生数也。上窍明七，阳也；暗八，阴也。下窍明二，阴也；暗三，阳也。合上下窍而论之，明九，暗十一，十一者，一也；九为老，一为少，老成而少生也。九为阳数之终，一为阳数之始，始终上下，一阳气之循环也。开窍者，运阳气也。妙谛无穷，一互字而已。但互中之互，最为难识，余尝叹曰：修身者，是字难；格致者，互字难。

汪按：此即阴阳互根之义，发明极精核。

形体论

《内经》之论形体，头足、腹背、经络、脏腑详矣。而独未总论夫形之大纲。不揣鄙陋补之。人之形体，顶天立地，端直以长，不偏不倚，木之象也。在天为元，在五常为仁，是天以仁付之人也。故使其体直而麟凤龟龙之属莫与焉。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簹篠戚施[1] 巧言佯，直之对也。程子谓生理本直味本字之义，盖言天以本直直理生此端直之形，人自当行公直之行也。人之形体，无鳞无介毛羽谓之倮虫。倮者地，土主信，是地以信付之人也。人受天之仁，受地之信，备健顺五常之德，而有精神魂魄心决志思智虑以行孝悌忠信，以期不负天地付界之重，自别于麟凤龟龙之类。故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又曰：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2]。《孝经》曰：天地之道，人为贵，人可不识之形体以为生哉，医可不识之形体以为治哉。

征按：本论补《伤寒论》未备而依也。杂说一卷，又补篇中遗意，而欲拯流俗之弊，末作九窍形体二论，总结全部，兼补《内经》之所缺。欲人见著知微，明体达用，即如九窍、形体，日在目前，独且可焉不察，从未经人道破甚矣。格致之又佳也。儒者不能格致，则无以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是负天之所生；医者不能格致，则无以处方用法，生物生人。日从事于轩岐之书，亦犹是瞑行而索途耳。盖人之自生，与生之生，异出同原，皆赖此一点不忍之心为之。所谓仁也。论形体而归本于造化，见于地付界甚重，不可不自重。而又望人甚重以重之。是篇也，兼形气名物理数而言，非若小家倚于一偏论而已也。其不忍之心，为何如耶。

汪按：杂说一编，因本论有未备者，作此以纬之。虽偶及形体气血，大旨仍以发明本论，非泛言医理也。妇人小儿，各有专科，然自温病门径未清，因而产后惊风、急惊慢惊之伪名纷纭舛错，故作解产难解儿难。痘诊之为证，仍与六气同治，痘虽原于胎毒，亦因六气而发，故并及之。盖温病门径不清，势必以他法妄治，然非诸证门径皆清，亦不能辨明温病。经云：知其要者，一言而终。是所望于学者之博学详说而一以贯之矣。

---

[1] 簹篠(qúchú 渠除)戚施：巧言辞以饶人也；又作抑首不能俯视之残疾也。

[2] 形：宜作"行"。

卷　五

解产难

解产难题词

天地化生万物，人为至贵，四海之大，林林总总，孰非母产。然则母之产子也，得天地、四时、日月、水火自然之气化，而亦有难云乎哉？曰：人为之也。产后偶有疾病，不能不有赖于医。无如医者不识病，亦不识药；而又相沿故习，伪立病名；或有成法可守者而不守，或无成法可守者，而妄生议论；或固执古人一偏之论，而不知所变通；种种遗患，不可以更仆数。夫以不识之药，处于不识之病，有不死之理乎？其死也，病家不知其所以然，死者更不知其所以然，而医者亦复不知其所以然，呜呼冤哉！瑭目击神伤，作解产难。

产后总论

产后治法，前人颇多，非如温病混入伤寒论中，毫无尺度者也。奈前人亦不无间有偏见，且散见于诸书之中，今人读书不能搜求拣择，以致因陋就简，相习成风。兹特指出路头，学者随其所指而进步焉，当不岐于路矣。本论不及备录，古法之阙略者补之，偏胜者论之，流俗之坏乱者正之，治验之可法者表之。

产后三大证论一

产后惊风之说，由来已久，方中行先生驳之最详，兹不复议。《金匮》谓新产妇人有三病：一者病痉，二者病郁冒，三者大便难。新产血虚，多汗出，喜中风，故令人病痉；亡血复汗，故令郁冒；亡津液胃燥，故大便难。产妇郁冒，其脉微弱，呕不能食，大便反坚，但头汗出，所以然者，血虚而厥，厥而必冒，冒家欲解，必大汗出，以血虚下厥，孤阳上出，故头汗出。所以产妇喜汗出者，亡阴血虚，阳气独盛，故当汗出，阴阳乃复。大便坚，呕不能食，小柴胡汤主之。病解能食，七八日复发热者，此为胃实，大承气汤主之。按此论乃产后大势之全体也，而方则为汗出中风一偏之证而设；故沈目南谓仲景本意，发明产后气血虽虚，然有实证，即当治实，不可顾虑其虚，反致病剧也。

产后三大证论二

按产后亦有不因中风，而本脏自病郁冒、痉厥、大便难三大证者。盖血虚则厥，阳孤则冒，液短则大便难。冒者汗者，脉多洪大而芤，痉者厥者，脉则弦数，叶氏谓之肝风内动，余每用三甲复脉，大小定风珠及专翕大生膏而愈，方法注论悉载下焦篇，浅深次第，临时斟酌。

产后三大证论三

《心典》云："血虚汗出，筋脉失养，风入而益其劲，此筋病也；亡阴血虚，阳气遂厥，而寒复郁之，则头眩而目瞀，此神病也；胃藏津液而灌溉诸阳，亡津液胃燥，则大肠失其润而大便难，此液病也。三者不同，其为亡血伤津则一，故皆为产后所有之病"。即此推之，凡产后血虚诸证，可心领而神会矣。按以上三大证，皆可用三甲复脉、大小定风珠、专翕膏主之。盖此六方，皆能润筋，皆能守神，皆能增液故也，但有浅深次第之不同耳。产后无他病，但大便难者，可与增液汤。方注并见中焦篇温热门。以上七方，产后血虚液短，虽微有外感，或外感已去大半，邪少虚多者，便可选用，不必俟外感尽净而后用之也。再产后误用风药，误用辛温刚燥，致令津液受伤者，并可

以前七方斟酌救之。余制此七方，实从《金匮》原文体会而来，用之无不应手而效，故敢以告来者。

产后瘀血论

张石顽云："产后元气亏损，恶露乘虚上攻，眼花头眩，或心下满闷，神昏口噤，或痰涎壅盛者，急用热童便主之。或血下多而晕。或神昏烦乱，芎归汤加人参、泽兰、童便，兼补而散之。此条极须斟酌，血下多而晕，血虚可知，岂有再用芎、归、泽兰辛窜走血中气分之品，以益其虚哉！其方全赖人参固之，然人参在今日，值重难办，方既不善，人参又不易得，莫若用三甲复脉、大小定风珠之为愈也，明者悟之。又败血上冲有三：或歌舞谈笑，或怒骂坐卧，甚则逾墙上屋，此败血冲心多死，用花蕊石散，或琥珀黑龙丹，如虽闷乱，不至颠狂者，失笑散加郁金；若饱闷呕恶腹满胀痛者，此败血冲胃，五积散或平胃加姜、桂，不应，送来复丹，呕逆腹胀，血化为水者，《金匮》下瘀血汤；若面赤呕逆欲死，或喘急者，此败血冲肺，人参、苏木，甚则加芒硝荡涤之。大抵冲心者，十难救一，冲胃者五死五生，冲肺者十全一二。又产后口鼻起黑色而鼻衄者，是胃气虚败而血滞也，急用人参、苏木，稍迟不救"。愚按产后原有瘀血上冲等证，张氏论之详矣。产后瘀血实证，必有腹痛拒按情形，如果痛处拒按，轻者用生化汤，重者用回生丹最妙。盖回生丹以醋煮大黄，约入病所而不伤他脏，内多飞走有情食血之虫，又有人参护正，何瘀不破，何正能伤。近见产妇腹痛，医者并不问拒按喜按，一概以生化汤从事，甚至病家亦不延医，每至产后，必服生化汤十数帖，成阴虚劳病，可胜悼哉！余见古本《达生篇》中，生化汤方下注云：专治产后瘀血腹痛、儿枕痛，能化瘀生新也。方与病对，确有所据。近日刻本，直云"治产后诸病"，甚至有注"产下即服者"，不通已极，可恶可恨。再《达生篇》一书，大要教人静镇，待造化之自然，妙不可言，而所用方药，则未可尽信。如达生汤下，"怀孕九月后服，多服尤妙"，所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矣。岂有不问孕妇之身体脉象，一概投药之理乎？假如沉涩之脉，服达生汤则可，若流利洪滑之脉，血中之气本旺，血分温暖，何可再用辛走气乎。必致产后下血过多而成痉厥矣。如此等不通之语，辨之不胜其辨，可为长太息也！

征按：近时有保产无忧饮一方，不知起自何人？盛行都下，无论产前何病，一概用之。甚至有孕妇人，无病亦服之，名曰安胎，而药肆中即以此方，并生化汤，撮合现成，谓之官方药，治胎前产后一切病证，更觉可笑。

产后宜补宜泻论

朱丹溪云："产后当大补气血，即有杂病，从末治之；一切病多是血虚，皆不可发表。"张景岳云："产后既有表邪，不得不解；既有火邪，不得不清；既有内伤停滞，不得不开通消导；不可偏执。如产后外感风寒，头痛身热，便实中满，脉紧数洪大有力，此表邪实病也。又火盛者，必热渴躁烦；或便结腹胀，口鼻舌焦黑，酷喜冷饮，眼眵尿痛，溺赤，脉洪滑，此内热实病也。又或因产过食，致停蓄不散，此内伤实病也。又或郁怒动肝、胸胁胀痛，大便不利，脉弦滑，此气逆实病也。又或恶露未尽，瘀血上冲，心腹胀满，疼痛拒按，大便难，小便利，此血逆实证也。遇此等实证，若用大补，是养虎为患，误矣。"愚按二子之说，各有见地，不可偏废，亦不可偏听。如丹溪谓产后不可发表，仲景先师原有亡血禁汗之条，盖汗之则痉也。产后气血诚虚，不可不补，然杂证一概置之不问，则亦不可；张氏驳之，诚是。但治产后之实证，自有妙法，妙法为何？手挥目送是也。手下所治系实证，目中心中意中注定是产后。识证真，对病确，一击而罢，治上不犯中，治中不犯下，目中清楚，指下清楚，笔下再清楚，治产后之能事毕矣。如外感自上焦而来，固云治上不犯中，然药反不可过轻，须用多备少服法，中病即已，外感已即复其虚，所谓无粮之兵，贵在速战；若畏产后虚怯，用药过轻，延至三四日后，反不能胜药矣。余治产后温暑，每用此法。如腹痛拒按则化瘀，喜按即补络，快如转丸，总要医者平日用功参悟古书，临证不可有丝毫成见而已。

产后六气为病论

产后六气为病，除伤寒遵仲景师外，孕妇伤寒，后人有六合汤法，当于前三焦篇中求之。斟酌轻重，或速去其邪，所谓无粮之师，贵在速战者是也。或兼护其虚，一面扶正，一面驱邪。大抵初起以速清为要，重证亦必用攻。余治黄氏温热，妊娠七月，胎已欲动，大实大热，目突舌烂，乃前医过于瞻顾所致，用大承气一服，热退胎安，今所生子二十一岁矣。如果六气与痉瘈之因，皎然心目，俗传产后惊风之说可息矣。

产后不可用白芍辨

朱丹溪谓产后不可用白芍，恐伐生生之气，则大谬不然，但视其为虚寒虚热耳。若系虚寒，虽非产后，亦不可用：如仲景有桂枝汤去芍药法，小青龙去芍药法。若系虚热，必宜用之收阴。后世不善读书者，古人良法不知守。此等偏谬处，偏牢记在心，误尽大事，可发一叹。按白芍花开春末夏初，禀厥阴风木之全体，得少阴君火之气化，炎上作苦，故气味苦平。《本经》芍药并无酸字，但云苦平无毒，酸字后世妄加者也。主治邪气腹痛，除血痹，破坚积，寒热疝瘕，止痛，利小便，益气，岂伐生生之气者乎？使伐生气，仲景小建中汤，补诸虚不足而以之为君乎？张隐庵《本草崇原》中论之最详。

征按：产后之不用白芍，犹之乎产后之不用人参也。世俗医者云"不怕胎前一两，只怕产后一分"，甚言产后之不用参也。余荆室素禀阳微，产后恶露亦少，忽而郁冒不知人，仆妇儿女环侍逾时，皆以为死，且唤且哭，余审视之，知其为阳气不复也，急以独参汤灌之乃苏，而其母家犹以为孟浪。甚矣邪说之害，良可叹也！

产后误用归芎亦能致瘈论

当归、川芎，为产后要药，然惟血寒而滞者为宜，若血虚而热者断不可用。盖当归秋分始开花，得燥金辛烈之气，香窜异常，甚于麻、辛，不过麻、辛无汁而味薄，当归多汁而味厚耳。用之得当，功力最速，用之不当，为害亦不浅。如亡血液亏，孤阳上冒等证，而欲望其补血，不亦愚哉！盖当归止能运血，衰多益寡，急走善窜，不能静守，误服致瘈，瘈甚则脱。川芎有车轮纹，其性更急于当归，盖物性之偏长于通者，必不长于守也。世人不敢用白芍，而恣用当归、川芎，何其颠倒哉！

产后当究奇经论

产后虚在八脉，孙真人创论于前，叶天士畅明于后，妇科所当首识者也。盖八脉丽于肝肾，如树木之有本也；阴阳交构[1]，胎前产后，生生化化，全赖乎此。古语云医道通乎仙道者，此其大门也。

下死胎不可拘执论

死胎不下，不可拘执成方而悉用通法，当求其不下之故，参之临时所现之证若何，补偏救弊，而胎自下也。余治一妇，死胎不下二日矣，诊其脉则洪大而芤，问其证则大汗不止，精神恍惚欲脱。余曰：此心气太虚，不能固胎，不问胎死与否，先固心气，用救逆汤加人参，煮三杯，服一杯而汗敛，服二杯而神清气宁，三杯未服而死胎下矣。下后补肝肾之阴，以配心阳之用而愈。若执成方而用平胃、朴硝，有生理乎？

催生不可拘执论

催生亦不可拘执一辙，阳虚者补阳，阴损者翕阴，血滞者通血。余治一妇素日脉迟，而有癥瘕寒积厥痛，余用通补八脉大剂丸料，服半载而成胎，产时五日不下，是夕方延余诊视。余视其面青，诊其脉再至，用安边桂五钱，加入温经补气之品，作三杯，服二杯而生矣，亦未曾服第三

---

1 构：宜作"媾"。

杯也。次日诊其脉涩，腹痛甚拒按，仍令其服第三杯，又减其制，用一帖，下癥块长七八寸，宽二三寸，其人腹中癥块本有二枚，兹下其一，不敢再通矣。仍用温通八脉由渐而愈。其他治验甚多，略举一二，以见门径耳。

产后当补心气论

产后心虚一证，最为吃紧。盖小儿禀父之肾气、母之心气而成，胞宫之脉，上系心包，产后心气十有九虚，故产后补心气亦大扼要。再水火各自为用，互相为体，产后肾液虚，则心体亦虚，补肾阴以配心阳，取坎填离法也。余每于产后惊悸脉芤者，用加味大定风珠，获效多矣方见温热下焦篇，即大定风珠，加人参、龙骨、浮小麦、茯神者。产后一切外感，当于本论三焦篇中求之，再细参叶案则备矣。

产后虚寒虚热分别论治论

产后虚热，前则有三甲复脉三方，大小定风珠二方，专翕膏一方，增液汤一方。三甲、增液，原为温病善后而设；定风珠、专翕膏，则为产后虚损，无力服人参而设者也。古人谓产后不怕虚寒，单怕虚热。盖温经之药，多能补虚，而补虚之品，难以清热也。故本论详立补阴七法，所以补丹溪之未备。又立通补奇经丸，为下焦虚寒而设。又立天根月窟膏，为产后及劳伤下焦阴阳两伤而设也，乃从阳补阴，从阴补阳互法，所谓天根月窟间来往，三十六宫都是春也。

汪按：产后别有类白虎一证，大热、大汗、大渴，全似白虎，惟脉大而无力，东垣用补血汤治之，余用有验。盖此证本于劳役伤阳，不徒阴虚，此汤即从仲景羊肉汤化出也。

保胎论一

每殒胎五六月者，责之中焦不能荫胎，宜平日常服小建中汤；下焦不足者，天根月窟膏，蒸动命门真火，上蒸脾阳，下固八脉，真精充足，自能固胎矣。

汪按：五六月堕胎者，用杜仲续断丸；脾虚甚者，加白术。三月堕胎者，用逍遥散加生地，热甚者加黄芩，亦能保胎。论中所立膏方，乃为虚损之甚，精血衰亏者设耳。

保胎论二

每殒胎必三月者，肝虚而热，古人主以桑寄生汤。夫寄生临时保胎，多有鞭长莫及之患，且方中重用人参合天冬，岂尽人而能用者哉！莫若平时长服二十四味专翕膏方见下焦篇秋燥门，轻者一料，即能大生，重者两料滑过三四次者，永不堕胎。每一料得干丸药二十斤，每日早中晚服三次，每次三钱，约服一年。必须戒房事，毋令速速成胎方妙。盖肝热者成胎甚易，虚者又不能保，速成速堕，速堕速成，尝见一年内二三次堕者，不死不休，仍未曾育一子也。专翕纯静，翕摄阳动之太过，肝虚热易成易堕，岂非动之太过乎。药用有情者半，以补下焦精血之损；以洋参数斤代人参，九制以去其苦寒之性，炼九日以合其纯一之体，约费不过三四钱人参之价可办矣。愚制二十一味专翕膏，原为产后亡血过多，虚不肯复，痉厥心悸等证而设，后加鹿茸、桑寄生、天冬三味，保三月殒胎三四次者，获效多矣，故敢以告来者。

通补奇经丸方甘咸微辛法。

鹿茸八两，力不能者以嫩毛角代之　紫石英生研极细，二两　龟版炙，四两　枸杞子四两　当归炒黑，四两　肉苁蓉六两　小茴香炒黑，四两　鹿角胶六两　沙苑蒺藜二两　补骨脂四两　人参力绵者以九制洋参代之，人参用二两，洋参用四两　杜仲二两

上为极细末，炼蜜为丸，小梧子大，每服二钱，渐加至三钱。大便溏者加莲子、芡实、牡蛎各四两，以蒺藜、洋参熬膏法丸。淋带者加桑螵蛸、兔丝子各四两。癥瘕久聚少腹痛者，去补骨、蒺藜、杜仲，加肉桂、丁香各二两。

天根月窟膏方酸甘咸微辛法，阴阳两补、通守兼施复法也。

鹿茸一斤　乌骨鸡一对　鲍鱼二斤　鹿角胶一斤　鸡子黄十六枚　海参二斤　龟版二斤　羊腰子十六枚

桑螵蛸一斤 乌贼骨一斤 茯苓二斤 牡蛎二斤 洋参三斤 兔丝子一斤 龙骨二斤 莲子三斤 桂元肉一斤 熟地四斤 沙苑蒺藜二斤 白芍二斤 芡实二斤 归身一斤 小茴香一斤 补骨脂二斤 枸杞子二斤 肉苁蓉二斤 萸肉一斤 紫石英一斤 生杜仲一斤 牛膝一斤 萆薢一斤 白蜜三斤

上三十二味，熬如专翁膏法。用铜锅四口，以有情归有情者二，无情归无情者二，文火次第煎炼取汁，另入一净锅内，细炼九昼夜成膏；后下胶、蜜，以方中有粉无汁之茯苓、莲子、芡实、牡蛎、龙骨、鹿茸、白芍、乌贼骨八味为极细末，和前膏为丸梧子大。每服三钱，日三服。

此方治下焦阴阳两伤，八脉告损，急不能复，胃气尚健，胃弱者不可与，恐不能传化重浊之药也，无湿热证者；男子遗精滑泄，精寒无子，腰膝痠痛之属肾虚者；以上数条，有湿热皆不可服也。老年体瘦痱中，头晕耳鸣，左肢麻痹，缓纵不收，属下焦阴阳两虚者；以上诸证有单属下焦阴虚者，宜专翁膏，不宜此方。妇人产后下亏，淋带瘕瘕，胞宫虚寒无子，数数殒胎，或少年生育过多，年老腰膝尻胯痠痛者。

卷 六

解儿难

解儿难题词

儿曷为乎有难？曰：天时人事为之也，难于天者一，难于人者二。天之大德曰生，曷为乎难儿也？曰：天不能不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五行之运，不能不少有所偏，在天原所以相制，在儿任其气则生，不任其气则难，虽天亦莫可如何也，此儿之难于天者也。其难于人者奈何？曰：一难于儿之父母，一难于庸陋之医。天下之儿皆天下父母所生，天下父母有不欲其儿之生者乎？曷为乎难于父母耶？曰：即难于父母欲其儿之生也。父母曰：人生于温，死于寒。故父母惟恐其儿之寒也。父母曰：人以食为天，饥则死。故父母惟恐其儿之饥也。天下之儿，得全其生者此也；天下之儿，或受其难者，亦此也。谚有之曰：小儿无冻饿之患，有饱暖之灾。此发乎情，不能止乎义礼，止知以慈为慈，不知以不慈为慈，此儿之难于父母者也。天下之医，操生人之术，未有不欲天下之儿之生，未有不利天下之儿之生，天下之儿之难，未有不赖天下之医之有以生之也。然则医也者，所以补天与父母之不逮以生儿者也，曷为乎天下之儿，难于天下之医也？曰：天下若无医，则天下之儿难犹少，且难于天与父母无怨也。人受生于天与父母，即难于天与父母，又何怨乎？自天下之医愈多，斯天下之儿难愈广，以受生于天于父母之儿，而难于天下之医，能无怨乎？曷为乎医愈多，而儿之难愈广也？曰：医也者，顺天之时，测气之偏，适人之情，体物之理，名也，物也，象也，数也，无所不通，而受之以谦，而后可以言医，尤必上与天地呼吸相通，下与小儿呼吸相通，而守之以诚，而后可以为医。奈何挟生人之名，为利己之术，不求岁气，不畏天和，统举四时，率投三法，毫无知识，囿于见闻，并不知察色之谓何，闻声之谓何，朝微夕甚之谓何，或轻或重之谓何，甚至一方之中，外自太阳，内至厥阴，既与发表，又与攻里；且坚执小儿纯阳之说，无论何气使然，一以寒凉为准，无论何邪为病，一以攻伐为先；谬造惊风之说，惑世诬民；妄为疳疾之丸，戕生伐性；天下之儿之难，宁有终穷乎？前代贤医，历有辩难，而未成书；瑭虽不才，愿解儿难。

儿科总论

古称难治者，莫如小儿，名之曰哑科。以其疾痛烦苦，不能自达；且其脏腑薄，藩篱疏，易于传变；肌肤嫩，神气怯，易于感触；其用药也，稍呆则滞，稍重则伤，稍不对证，则莫知其乡，捉风捕影，转救转剧，转去转远；惟较之成人，无七情六欲之伤，外不过六淫，内不过饮食胎毒而已。然不精于方脉妇科，透彻生化之源者，断不能作儿科也。

汪按：小儿但无色欲耳，喜怒悲恐，较之成人更专且笃，亦不可不察也。

俗传儿科为纯阳辨

古称小儿纯阳，此丹灶家言，谓其未曾破身耳，非盛阳之谓。小儿稚阳未充，稚阴未长者也。男子生于七，成于八；故八月生乳牙，少有知识；八岁换食牙，渐开知慧；十六而精通，可以有子；三八二十四岁真牙生俗谓尽根牙而精足，筋骨坚强，可以任事，盖阴气长而阳亦充矣。女子生于八，成于七；故七月生乳牙，知提携；七岁换食牙，知识开，不令与男子同席；二七十四而天癸至；三七二十一岁而真牙生，阴始足，阴足而阳充也，命之嫁。小儿岂盛阳者哉！俗谓女子知识恒早于男子者，阳进阴退故也。

儿科用药论

世人以小儿为纯阳也，故重用苦寒。夫苦寒药，儿科之大禁也。丹溪谓产妇用白芍，伐生生之气，不知儿科用苦寒，最伐生生之气也。小儿，春令也，东方也，木德也，其味酸甘，酸味人或知之，甘则人多不识。盖弦脉者，木脉也，经谓弦无胃气者死。胃气者，甘味也，木离土则死，再验之木实，则更知其所以然矣，木实惟初春之梅子，酸多甘少，其他皆甘多酸少者也。故调小儿之味，宜甘多酸少，如钱仲阳之六味丸是也。苦寒之所以不可轻用者何？炎上作苦，万物见火而化，苦能渗湿。人，倮虫也，体属湿土，湿淫固为人害，人无湿则死。故湿重者肥，湿少者瘦；小儿之湿，可尽渗哉！在用药者以为泻火，不知愈泻愈瘦，愈化愈燥。苦先入心，其化以燥也，而且重伐胃汁，直致痉厥而死者有之。小儿之火，惟壮火可减；若少火则所赖以生者，何可恣用苦寒以清之哉！故存阴退热为第一妙法，存阴退热，莫过六味之酸甘化阴也。惟湿温门中，与辛淡合用，燥火则不可也。余前序温热，虽在大人，凡用苦寒，必多用甘寒监之，惟酒客不禁。

儿科风药禁

近日行方脉者，无论四时所感为何气，一概羌、防、柴、葛。不知仲景先师，有风家禁汗，亡血家禁汗，湿家禁汗，疮家禁汗四条，皆为其血虚致痉也。然则小儿痉病，多半为医所造，皆不识六气之故。

痉因质疑

痉病之因，《素问》曰："诸痉项强，皆属于湿。"此湿字，大有可疑，盖风字误传为湿字也。余少读方中行先生《痉书》，一生治病，留心痉证，觉六气皆能致痉。风为百病之长，六气莫不由风而伤人；所有痉病现证，皆风木刚强屈伸之象。湿性下行而柔，木性上行而刚；单一湿字，似难包得诸痉。且湿字与项强字即不对，中行《痉书》一十八条，除引《素问》、《千金》二条，余十六条内，脉二条，证十四条，俱无湿字证据。如脉二条：一曰：夫痉脉按之紧如弦，直上下行；二曰：《脉经》云：痉家，其脉伏坚，直上下。皆风木之象，湿之反面也。余十四条，风寒致痉居其十，风家禁下一条，疮家禁汗一条，新产亡血二条，皆无所谓湿也者。即《千金》一条，曰：太阳中风，重感于寒，湿则变痉也。上下文义不续，亦不可以为据。中行注云：痉，自《素问》以来，其见于《伤寒论》者，乃叔和所述《金匮》之略也；《千金》虽有此言，未见其精悉。可见中行亦疑之。汪按：方书首一条，引《金匮》"太阳病发汗太多，因致痉。"经但云"发汗太多，"并未言湿，方氏以汗多流漓为湿，有心牵合《素问》，未为真确。且刚痉无汗，何以亦谓之湿？方氏注此，亦觉难通而强为之说。又如水流漓，风去湿不去，乃湿家之禁，桂枝解肌，尚不欲大汗，若麻黄发汗，并无太过之禁。况本文汗多致痉，正以血虚之故，并非因汗而湿、因湿而痉，方中栝蒌桂枝葛根等汤，亦无除湿之义。方氏立论，附会难通，后学勿为所误可也。且《千金》一书，杂乱无章，多有后人羼[1]杂，难以为据。《灵枢》、《素问》二书，非神圣不能道，然多述于战国汉人之笔，可信者十之八九，其不可信者一二；如其中多有后世官名地名，岂轩岐逆料后世之语，而先言之哉？且代远年湮，不无脱简错误之处。瑭学述浅陋，不敢信此湿字，亦不敢直断其非，阙疑以俟来者。

汪按：古书甚少，除朝廷史志外，其余学术，皆师弟以口耳相传，至战国时始著之竹帛，如《内经》等书，后人或以为岐黄自作，或以后人伪托，皆非也。

湿痉或问

或问子疑《素问》痉因于湿，而又谓六淫之邪皆能致痉，亦复有湿痉一条，岂不自相矛盾乎？曰：吾所疑者诸字皆字似湿之一字，不能包括诸痉，惟风可以该括，一也；再者湿性柔，不能致强，初起之湿痉，必兼风而后成也。且俗名痉为惊风，原有急慢二条。所谓急者，一感即痉，先

---

[1] 羼(chàn 颤)：搀杂。

痉而后病；所谓慢者，病久而致痉者也。一感即痉者，只要认证真，用药确，一二帖即愈，易治也。病久而痉者，非伤脾阳，肝木来乘；即伤胃汁肝阴，肝风鸱张，一虚寒，一虚热，为难治也。吾见湿因致痉，先病后痉者多，如夏月小儿暑湿泄泻暴注，一昼夜百数十行，下多亡阴，肝乘致痉之类，霍乱最能致痉，皆先病后痉者也。当合之杂说中《风论》一条参看。以卒得痉病而论，风为百病之长，六淫之邪，皆因风而入。以久病致痉而论，其强直背反瘈疭之状，皆肝风内动为之也，似风之一字，可以包得诸痉。要知痉者筋病也，知痉之为筋病，思过半矣。

痉有寒热虚实四大纲论

六淫致痉，实证也；产妇亡血，病久致痉，风家误下，温病误汗，疮家发汗者，虚痉也。风寒、风湿致痉者，寒证也；风温、风热、风暑、燥火致痉者，热痉也。按：此皆瘛证属火，后世统谓之痉矣，后另有论。欲称慢脾风者，虚寒痉也；本论后述本脏自病者，虚热痉也亦系瘛证。

小儿痉病瘛病共有九大纲论

寒痉

仲景先师所述方法具在，但须对证细加寻绎，如所云太阳证体强，几几然，脉沉迟之类，有汗为柔痉，为风多寒少，而用桂枝汤加法；无汗为刚痉，为寒痉，而有葛根汤，汤内有麻黄，乃不以桂枝立名，亦不以麻黄立名者，以其病已至阳明也。诸如此类，须平时熟读其书，临时再加谨慎，手下自有准的矣。

风寒咳嗽致痉者，用杏苏散辛温例，自当附入寒门。

风温痉按：此即瘛证，少阳之气为之也，下温热、暑温、秋燥，皆同此例。

乃风之正令，阳气发泄之候，君火主气之时，宜用辛凉正法。轻者用辛凉轻剂，重者用辛凉重剂，如本论上焦篇银翘散、白虎汤之类：伤津液者加甘凉，如银翘加生地、麦冬，玉女煎以白虎合冬、地之类；神昏谵语，兼用芳香以开膻中，如清宫汤、牛黄丸、紫雪丹之类；愈后用六味、三才、复脉辈，以复其丧失之津液。

风温咳嗽致痉者，用桑菊饮，方见上焦篇，银翘散辛凉例，与风寒咳嗽迥别，断不可一概用杏苏辛温也。

温热痉即六淫之火气，消铄真阴者也，《内经》谓先夏至为病温者是也。

即同上风温论治。但风温之病痉者轻而少，温热之致痉者多而重也。药之轻重浅深，视病之轻重浅深而已。

暑痉暑兼湿热，后有湿痉一条，此则偏于热多湿少之病，去温热不远，经谓后夏至为病暑者是也。

按：俗名小儿急惊风者，惟暑月最多，而兼证最杂，非心如澄潭，目如智珠，笔如分水犀者，未易辨此。盖小儿肤薄神怯，经络脏腑嫩小，不奈三气发泄。邪之来也，势如奔马，其传变也，急如掣电，岂粗疏者所能当此任哉！如夏月小儿身热头痛，项强无汗，此暑兼风寒者也，宜新加香薷饮；有汗则仍用银翘散，重加桑叶；咳嗽则用桑菊饮；汗多则用白虎；脉芤而喘则用人参白虎；身重汗少，则用苍术白虎；脉芤面赤多言，喘喝欲脱者，即用生脉散；神识不清者，即用清营汤加钩藤、丹皮、羚羊角；神昏者，兼用紫雪丹、牛黄丸等；病势轻微者，用清络饮之类，方法悉载上焦篇，学者当与前三焦篇暑门中细心求之。但分量或用四之一，或用四之二，量儿之壮弱大小加减之。痉因于暑，只治致痉之因，而痉自止，不必沾沾但于痉中求之。若执痉以求痉，吾不知痉为何物。夫痉，病名也，头痛亦病名也。善治头痛者，必问致头痛之因，盖头痛有伤寒头痛，伤风头痛，暑头痛，热头痛，湿头痛，燥头痛，痰厥头痛，阳虚头痛，阴虚头痛，跌扑头痛，心火欲作痈脓之头痛，肝风内动，上窜少阳胆络之偏头痛，朝发暮死之真头痛，若不问其致病之因，如时人但见头痛，一以羌活，藁本从事，何头痛之能愈哉！况痉病之难治者乎！

湿痉按：此一条，瘛痉兼有，其因于寒湿者，则兼太阳寒水气，其泄泻太甚，下多亡阴者，本气来乘，则瘛矣。

按：中湿即痉者少，盖湿性柔而下行，不似

风刚而上升也。其间有兼风之痉，《名医类案》中有一条云："小儿吐哎[1]欲作痫者，五苓散最妙"，本论湿温上焦篇，有三仁汤一法；邪入心包，用清宫汤去莲心、麦冬，加银花、赤小豆皮一法；用紫雪丹一法；银翘马勃散一法；千金苇茎汤加滑石、杏仁一法；而寒湿例中，有形似伤寒，舌白不渴，经络拘急，桂枝姜附汤一法，凡此非必皆现痉病而后治。盖既感外邪，久则致痉，于其未痉之先，知系感受何邪，以法治之，而痉病之源绝矣，岂不愈于见痉治痉哉！若儿科能于六淫之邪，见几于早，吾知小儿之痉病必少。湿久致痉者多，盖湿为浊邪，最善弥漫三焦，上蔽清窍，内蒙膻中，学者当于前中焦下焦篇中求之。由疟痢而致痉者，见其所伤之偏阴偏阳而补救之，于疟痢门中求之。

燥痉

燥气化火，消铄津液，亦能致痉，其治略似风温，学者当于本论前三焦篇秋燥门中求之。但正秋之时，有伏暑内发、新凉外加之证，燥者宜辛凉甘润，有伏暑则兼湿矣，兼湿则宜苦辛淡，甚则苦辛寒矣，不可不细加察焉。燥气化寒，胁痛呕吐，法用苦温，佐以甘辛。

内伤饮食痉俗所谓慢脾风者是也

按：此证必先由于吐泻，有脾胃两伤者，有专伤脾阳者，有专伤胃阳者，有伤及肾阳者，参苓[2]白术散、四君、六君、异功、补中益气、理中等汤，皆可选用。虚寒甚者，理中加丁香、肉桂、肉果、诃子之类，因他病伤寒凉药者，亦同此例。叶案中有阴风入脾络一条，方在小儿痫痉厥门中，其小儿吐泻门中，言此证最为详细。案后华岫云驳俗论最妙，学者不可不静心体察焉！再参之钱仲阳、薛立斋、李东垣、张景岳诸家，可无余蕴矣。再按：此证最险，最为难治，世之讹传妄治已久，四海同风，历有年所，方中行驳之于前，诸君子畅论于后，至今日而其伪风不息，是所望于后之强有力者，悉取其伪书而焚耳。细观叶案治法之妙，全在见吐泻时，先防其痉，非于既痉而后设法也。故余前治六淫之痉，亦同此法，所谓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圣人不治已乱治未乱也。

客忤痉俗所谓惊吓是也。

按：小儿神怯气弱，或见非常之物，听非常之响，或失足落空，跌扑之类，百证中或有一、二，非小儿所有痉病，皆因于惊吓也。证现发热，或有汗，或无汗，面时青时赤，梦中呓语，手足蠕动，宜复脉汤去参、桂、姜、枣，加丹参、丹皮、犀角，补心之体，以配心之用。大便结者，加元参，溏者加牡蛎；汗多神不宁有恐惧之象者，加龙骨、整琥珀、整朱砂块，取其气而不用其质，自无流弊，必细询病家确有所见者，方用此例。若语涉支离，猜疑不定者，静心再诊，必得确情，而后用药。

愚儿三岁，六月初九日辰时，倚门落空，少时发热，随热随痉，昏不知人，手足如冰，无脉，至戌时而痉止，身热神昏无汗；次日早，余方与复脉汤去参、桂、姜、枣，每日一帖，服三四杯。不饮不食，至十四日巳时，得战汗而愈。若当痉厥神昏之际，妄动乱治，岂有生理乎！盖痉厥则阴阳逆乱，少不合拍则不可救，病家情急，因乱投药饵，胡针乱灸而死者，不可胜纪。病家中无主宰，医者又无主宰，儿病[3]其何堪哉！如包络热重，唇舌燥，目白睛有赤缕者，牛黄清心丸，本论牛黄安宫丸，紫雪丹辈，亦可酌而用之。

汪按：世妄传惊风之证，惟此一证，乃副其名。其因风因热等项之惊，神气昏愦，往往对面击鼓放铳，全然不知；客忤之证，则神惊胆怯，畏见异言异服，极易分别也。又按：此证心气素虚者，复脉中须仍用人参。

本脏自病痉此证则瘛病也

按：此证由于平日儿之父母，恐儿之受寒，覆被过多，著衣过厚，或冬日房屋热炕过暖，以致小儿每日出汗，汗多亡血，亦如产妇亡血致痉一理。肝主血，肝以血为自养，血足则柔，血虚则强，故曰本脏自病。然此一痉也，又实为六淫致痉之根；盖汗多亡血者，本脏自病，汗多亡卫外之阳，则易感六淫之邪也。全赖明医参透此理，于平日预先告谕小儿之父母，勿令过暖汗多亡

---

[1] 吐哎(xián 贤)：吐乳汁。

[2] 苓：原作"芩"，据世德堂本、会文堂本改。

[3] 儿病：世德堂本、会文堂本均作"儿命"。

血，暗中少却无穷之病矣。所谓治未病也。治本脏自病法，一以育阴柔肝为主，即同产后血亡致痉一例，所谓血足风自灭也。六味丸，复脉汤，三甲复脉三方，大小定风珠二方，专翕膏，皆可选用。专翕膏为痉止后，每日服四、五钱，分二次，为填阴善后计也。六淫误汗致痉者，亦同此例。救风温、温热误汗者，先与存阴，不比伤寒误汗者急与护阳也，盖寒病不足在阳，温病不足在阴也。

征按：痉证有五，乃督脉病也。秦越人《难经》：督脉为病，脊强而厥；张仲景《金匮》：脊强者，五痉之总名，其证卒口噤，背反张而瘈疭。此段重重细说，可以补仲景之未备。

小儿易痉总论

按小儿易痉之故，一由于肌肤薄弱，脏腑嫩小，传变最速；一由近世不明六气感人之理，一见外感，无论何邪，即与发表。既痉之后，重用苦寒，虽在壮男壮女，二、三十岁，误汗致痉而死者，何可胜数！小儿薄弱，则更多矣。余于医学，不敢自信。然留心此证几三十年，自觉洞彻此理，尝谓六气明而痉必少。敢以质之明贤，共商救世之术也。

痉病瘈病总论

《素问》谓太阳所至为痉，少阳所至为瘈。盖痉者，水也；瘈者，火也；又有寒厥、热厥之论最详。后人不分痉、瘈、厥为三病，统言曰惊风痰热，曰角弓反张，曰搐搦，曰抽掣，曰痫、痉、厥。方中行作《痉书》，其或问中所论，亦混瘛而为痉，笼统议论。叶案中治痫、痉、厥最详，而统称痉厥，无瘈之名目，亦混瘈为痉。考之他书，更无分别，前痉病论因之，从时人所易知也。谨按：痉者，强直之谓，后人所谓角弓反张，古人所谓痉也。瘈者，蠕动引缩之谓，后人所谓抽掣、搐搦，古人所谓瘈也。抽掣搐搦不止者，瘈也。时作时止，止后或数日，或数月复发，发亦不待治而自止者，痫也。四肢冷如冰者，厥也；四肢热如火者，厥也；有时而冷如冰，有时而热如火者，亦厥也。大抵痉、瘈、痫、厥四门，当以寒热虚实辨之，自无差错。仲景刚痉、柔痉之论，为伤寒而设，未尝议及瘈病，故总在寒水一门，兼风则有有汗之柔痉，盖寒而实者也；除寒痉外，皆瘈病之实而热者也。湿门则有寒痉有热瘈，有实有虚；热病久耗其液，则成虚热之瘈矣。前列小儿本脏自病一条，则虚热也。产后惊风之痉，有寒痉，仲景所云是也；有热瘈，本论所补是也。总之，痉病宜用刚而温，瘈病宜用柔而凉。又有痉而兼瘈，瘈而兼痉，所谓水极而似火，火极而似水也。至于痫证，亦有虚有实，有留邪在络之客邪，有五志过极之脏气，叶案中辨之最详，分别治之可也。瑭因前辈混瘈与痉为一证，故分晰而详论之，以备裁采。

征按：此亦数千余年之疑案，莫能剖而析之，女娲炼石补天，予独不以其言为河汉。

六气当汗不当汗论

六气六门，止有寒水一门，断不可不发汗者。伤寒脉紧无汗，用麻黄汤正条；风寒挟痰饮，用大小青龙一条。饮者，寒水也，水气无汗，用麻黄甘草、附子麻黄等汤，水者，寒水也，有汗者即与护阳。湿门亦有发汗之条，兼寒者也；其不兼寒而汗自出者，则多护阳之方。其他风温禁汗，暑门禁汗，亡血禁汗，疮家禁汗，禁汗之条颇多，前已言之矣。盖伤于寒者，必入太阳，寒邪与寒水一家，同类相从也。其不可不发者何？太阳本寒标热，寒邪内合寒水之气，止有寒水之本，而无标热之阳，不成其为太阳矣。水来克火，如一阳陷于二阴之中，故急用辛温发汗，提阳外出。欲提阳者，乌得不用辛温哉！若温暑伤手太阴，火克金也，太阴本燥标湿，若再用辛温，外助温暑之火，内助脏气之燥，两燥相合，而土之气化无从，不成其为太阴矣，津液消亡，不痉何待！故初用辛凉以救本脏之燥，而外退温暑之热；继用甘润，内救本脏之湿，外敌温暑之火，而脏象化气，本来面目可不失矣。此温暑之断不可发汗，即不发汗之辛甘，亦在所当禁也。且伤寒门中，

兼风而自汗者，即禁汗，所谓有汗不得用麻黄。无奈近世以羌活代麻黄，不知羌活之更烈于麻黄也。盖麻黄之发汗，中空而通，色青而疏泄，生于内地，去节方发汗，不去节尚能通能留，其气味亦薄；若羌活乃羌地所生之独活，气味雄烈不可当。试以麻黄一两，煮于一室之内，两三人坐于其侧，无所苦也。以羌活一两，煮于一室内，两三人坐于其侧，则其气味之发泄，弱者即不能受矣。温暑门之用羌、防、柴、葛，产后亡血家之用当归、川芎、泽兰、炮姜，同一杀人利剑，有心者共筹之。

征按：麻黄轻虚，形如肺管，宣阳救肺，遇雍[1]塞之证，有用至一二两方效者。羌活中实，形如骨节，故能窜走周身，追风至骨，其去麻黄远矣。

疳疾论

疳者，干也，人所共知。不知干生于湿，湿生于土虚，土虚生于饮食不节，饮食不节生于儿之父母之爱其子，惟恐其儿之饥渴也。盖小儿之脏腑薄弱，能化一合者，与一合有半，即不能化，而脾气郁矣。再小儿初能饮食，见食即爱，不择精粗，不知满足，及脾气已郁而不舒，有拘急之象，儿之父母犹认为饥渴而强与之。日复一日，脾因郁而水谷之气不化，水谷之气不化而脾愈郁，不为胃行津液，湿斯停矣。土恶湿，湿停而脾胃俱病矣。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中焦不受水谷之气，无以生血而血干矣。再水谷之精气，内入五脏，为五脏之汁；水谷之悍气，循太阳外出，捍卫外侮之邪而为卫气。中焦受伤，无以散精气，则五脏之汁亦干；无以行悍气，而卫气亦馁，卫气馁故多汗，汗多而营血愈虚，血虚故肢体日瘦，中焦湿聚不化而腹满，腹日满而肢愈瘦，故曰干生于湿也。医者诚能识得干生于湿，湿生于土虚，且扶土之不暇，犹敢恣用苦寒，峻伤其胃气，重泄其脾气哉！治法允推东垣、钱氏、陈氏、薛氏、叶氏，诚得仲景之心法者也。疏补中焦，第一妙法；升降胃气，第二妙法；升陷下之脾阳，第三妙法；甘淡养胃，第四妙法；调和营卫，第五妙法；食后击鼓，以鼓动脾阳，第六妙法；即古者以乐侑食之义，鼓荡阳气，使之运用也。《难经》谓伤其脾胃者，调其饮食，第七妙法；如果生有疳虫，再少用苦寒酸辛。如芦荟、胡黄连、乌梅、史君、川椒之类，此第八妙法。若见疳即与苦寒杀虫便误矣；考洁古、东垣，每用丸药缓运脾阳，缓宣胃气，盖有取乎渣质有形，与汤药异岐，亦第九妙法也。

近日都下相传一方，以全蝎三钱，烘干为末，每用精牛肉四两，作肉团数枚，加蝎末少许，蒸熟令儿逐日食之，以全蝎末完为度，治疳疾有殊功。愚思蝎色青，属木，肝经之虫，善窜而疏土，其性阴，兼通阴络，疏脾郁之久病在络者最良，然其性慓悍有毒。牛肉甘温，得坤土之精，最善补土，禀牡马之贞，其性健顺，既能补脾之体，又能运脾之用。牛肉得全蝎而愈健，全蝎得牛肉而不悍，一通一补，相需成功，亦可备用。一味金鸡散亦妙。用鸡肉金不经水洗者，不拘多少，烘干为末，不拘何食物皆加之，性能杀虫磨积，即鸡之脾，能复脾之本性。小儿疳疾，有爱食生米、黄土、石灰、纸、布之类者，皆因小儿无知，初饮食时，不拘何物即食之，脾不能运，久而生虫，愈爱食之矣。全在提携之者，有以谨之于先；若既病治法，亦惟有暂运脾阳，有虫者兼与杀虫，断勿令再食，以新推陈，换其脏腑之性，复其本来之真方妙。

征按：奇偶偏方，每多奏效，其力专也。犹忆幼务举业时，业师华阴孝廉李公，世精于医，有以患疳证之小儿来求治者，出一方，则惟大枣百十枚，去核，象核之大小，实以生军，外裹以面，煨透熟捣为丸，如小枣核大，每服七丸，日再服，神效。此亦一通一补法也。

痘证总论

《素问》曰：治病必求其本。盖不知其本，举手便误，后虽有锦绣心思，皆鞭长莫及矣。治痘明家，古来不下数十，可称尽善，不比温病毫无把握，尚俟愚陋之鄙论也。但古人治法良多，而

---

[1] 雍：通"壅"，遮蔽也，阻塞也。

议病究未透彻来路，皆由不明六气为病，与温病之源。故论痘发之源者，只及其半，谓痘证为先天胎毒，由肝肾而脾胃而心肺，是矣。总未议及发于子午卯酉之年，而他年罕发者何故。盖子午者，君火司天；卯酉者，君火在泉；人身之司君火者，少阴也。少阴有两脏，心与肾也。先天之毒，藏于肾脏，肾者，坎也，有二阴以恋一阳，又以太阳寒水为腑，故不发也。必待君火之年，与人身君火之气相搏，激而后发也。故北口外寒水凝结之所，永不发痘。盖人生之胎毒如火药，岁气之君火如火线，非此引之不发。以是知痘证与温病之发同一类也。试观《六元正纪》所载温疠大行，民病温疠之处，皆君相两火加临之候，未有寒水湿土加临而病温者，亦可知愚之非臆说矣。

痘证禁表药论

表药者，为寒水之气郁于人之皮肤经络，与人身寒水之气相结，不能自出而设者也。痘证由君火温气而发，要表药何用？经寒水应用之药，而用之君火之证，是犹缘木而求鱼也。缘木求鱼，无后灾；以表药治痘疮，后必有大灾。盖痘以筋骨为根本，以肌肉为战场，以皮肤结痂为成功之地。用表药虚表，先坏其立功之地，故八、九朝灰白塌陷，咬牙寒战，倒靨黑陷之证蜂起矣。古方精妙不可胜数，惟用表药之方，吾不敢信。今人且恣用羌、防、柴、葛、升麻、紫苏矣。更有愚之愚者，用表药以发闷证是也。痘发内由肝肾，外由血络，闷证有紫白之分：紫闷者，枭毒把持太过，法宜清凉败毒，古用枣变百祥丸，从肝肾之阴内透，用紫雪芳凉，从心包之阳外透；白闷则本身虚寒，气血不支之证，峻用温补气血，托之外出，按理立方，以尽人力，病在里而责之表，不亦愚哉！

痘证初起用药论

痘证初起，用药甚难，难者何？预护之为难也。盖痘之放肥，灌浆，结痂，总从见点之初立根基，非深思远虑者不能也。且其形势未曾显张，大约辛凉解肌，芳香透络，化浊解毒者，十之七八；本身气血虚寒，用温煦保元者，十之二三。尤必审定儿之壮弱肥瘦、黑白青黄，所偏者何在？所不足者何在？审视体质明白，再看已未见点，所出何苗？参之春夏秋冬，天气寒热燥湿，所病何时？而后定方。务于七日前先清其所感之外邪。七日后只有胎毒，便不夹杂矣。

征按：治痘之法，全是活泼泼地，不可执一。谚云：走马看伤寒，回头看痘疹，言其转关最速也。

治痘明家论

治痘之明家甚多，皆不可偏废者也。若专主于寒、热、温、凉一家之论，希图省事，祸斯亟矣。痘科首推钱仲阳、陈文中二家，钱主寒凉，陈主温热，在二家不无偏胜，在后学实不可偏废。盖二家犹水火也，似乎极不同性，宗此则害彼，宗彼则害此。然万物莫不成于水火，使天时有暑而无寒，万物焦矣；有寒而无暑，万物冰矣；一阴一阳之谓道，二家之学，似乎相背，其实相需，实为万世治痘立宗旨。宗之若何？大约七日以前，外感用事，痘发由温气之行，用钱之凉者十之八九，用陈之温者一二。七日以后，本身气血用事，纯赖脏真之火，炼毒成浆，此火不外鼓，必致内陷，用陈之温者多，而用钱之凉者少也。若始终实热者，则始终用钱；始终虚寒者，则始终用陈；痘科无一定之证，故无一定之方也。丹溪立解毒、和中、安表之说，亦最为扼要。痘本有毒可解，但须解之于七日之前，有毒郁而不放肥，不上浆者，乌得不解毒哉！如天之亢阳不雨，万物不生矣。痘证必须和中，盖脾胃最为吃紧，前所谓以中焦作战场也。安表之论，更为妙谛，表不安，虽至将成犹败也，前所谓以皮肤结痂，为成功之地，而可不安之也哉！安之不暇，而可混发以伤之也哉。至其宗钱而非陈，则其偏也。万氏以脾胃为主，魏氏以保元为主，亦确有见识，虽皆从二家脱化，而稍偏于陈。费建中《救偏琐言》，盖救世人不明痘之全体大用，偏用陈文中之辛热者也；书名救偏，其意可知，若专主其法，

悉以大黄、石膏从事，则救偏而反偏矣。胡氏辄投汗下，下法犹有用处，汗法则不可也。翁仲仁《金镜录》一书，诚为痘科宝筏，其妙处全在于看认证真确，治之自效，初学必须先熟读其书，而后历求诸家，方不误事。后此翟氏、聂氏深以气血盈亏，解毒化毒，分晰阐扬钱氏、陈氏底蕴，超出诸家之上，然分别太多，恐读者目眩。愚谓看法必宗翁氏，叶氏有补翁仲仁不及之条；治法兼用钱、陈，以翟氏、聂氏，为钱、陈之注，参考诸家可也。近日都下盛行《正宗》一书，大抵用费氏、胡氏之法而推广之，恣用大汗大下，名归宗汤，石膏、大黄始终重用，此在枭毒太过者则可，岂可以概治天下之小儿哉！南方江西江南等省，全恃种痘，一遇自出之痘，全无治法；医者无论何痘，概禁寒凉，以致有毒火者，轻者重，重者死，此皆偏之为害也。

痘疮稀少不可恃论

相传痘疮稀少，不过数十粒，或百余粒，根颗圆绽者，以为状元痘，可不服药。愚则以为，三四日间，亦须用辛凉解毒药一帖，无庸多服；七八日间，亦宜用甘温托浆药一帖，多不过二帖，务令浆行满足。所以然者何？愚尝见稀少之痘，竟有浆行不足，结痂后患目，毒流心肝二经，或数月，或半年后，烦躁而死，不可救药者。

汪按：产者，常也，可不服药。痘则病也，当以药调。惟药之不当，反不如勿药耳。所云三四日，七八日者，当参之形色，不可执一。

痘证限期论

痘证限期，近日时医，以为十二日结痂之后，便云收功；古传百日内，皆痘科事也。愚有表侄女，于三四月间出痘，浆行不足，百日内患目，目珠高出眼外，延至次年二月方死，死时面现五色，忽而青而赤而黄而白而黑，盖毒气遍历五脏，三昼夜而后气绝。至今思之，犹觉惨甚，医者可不慎哉！十二日者，结痂之限也，况结痂之限，亦无定期。儿生三岁以后者，方以十二日为准；若初周以后，只九日限耳，未周一岁之孩，不过七日限。

行浆务令满足论

近时人心不古，竞尚粉饰，草草了事。痘顶初浑，便云浆足，病家不知，惟医是听。浆不足者，发痘毒犹可医治；若发于关节隐处，亦致丧命，或成废人；患目、烦躁者，百无一生，即不死而双目失明矣。愚经历不少，浆色大约以黄豆色为准，痘多者腿脚稍清犹可。愚一生所治之痘，痘后毫无遗患。无他谬巧，行浆足也。近时之弊，大约有三：一由于七日前过用寒凉，七日后又不知补托，畏温药如虎，甚至一以大黄从事，此用药之不精也；二由于不识浆色，此目力之不精也；三由于存心粉饰，心地之不慈也。余存心不敢粉饰，不忍粉饰，口过直而心过慈，以致与世不合，目击儿之颠连疾苦而莫能救，不亦大可哀哉！今作此论，力矫时弊，实从数十年经历中得来。见痘后之证，百难于痘前。盖痘前有浆可上，痘后无浆可行；痘前自内而外出，外出者顺；痘后自外而内陷，内陷者逆也。毒陷于络，犹可以法救之；毒陷于脏而脏真伤，考古竟无良法可救。由逆痘而死者，医可以对儿；由治法不精，而遗毒死者，其何以对小儿哉？阅是论者，其思慎之于始乎！

汪按：北方之一以大黄从事，犹南方之专用升发温补也。然北方之法，在枭毒之证，有宜用者。余甥女出痘，于二十日外，犹日用大黄，计前后用大黄至四五斤，石膏称是，然后收功。每日服四两大黄浓汁，方能进食，此亦不可不知。总之无一定之痘，故无一定之方，前论二言尽之矣。

疹 论

若明六气为病，疹不难治。但疹之限期最迫，只有三日。一以辛凉为主，如俗所用防风、广皮、升麻、柴胡之类，皆在所禁。俗见疹必表，外道也。大约先用辛凉清解，后用甘凉收功。赤疹

误用麻黄、三春柳等辛温伤肺，以致喘咳欲厥者，初用辛凉加苦梗、旋复花，上提下降；甚则用白虎加旋复、杏仁；继用甘凉加旋复花以救之；咳大减者去之。凡小儿连咳数十声不能回转，半日方回如鸡声者，千金苇茎汤合葶苈大枣泻肺汤主之；近世用大黄者，杀之也。盖葶苈走肺经气分，虽兼走大肠，然从上下降，而又有大枣以载之缓之，使不急于趋下；大黄则纯走肠胃血分，下有形之滞，并不走肺，徒伤其无过之地故也。若固执病在脏泻其脏之法，则误矣。

征按：疹，肺病也，凡脏药都用不著。明明发于皮毛，非若疮疖之发于阳明肌肉也。但为其有出没之势，故俗为透表，并不知疹为何物耳。

泻白散不可妄用论

钱氏制泻白散，方用桑白皮、地骨皮、甘草、粳米，治肺火皮肤蒸热，日晡尤甚，喘咳气急，面肿热郁肺逆等证。历来注此方者，只言其功，不知其弊。如李时珍以为泻肺诸方之准绳，虽明如王晋三、叶天士，犹率意用之。愚按：此方治热病后与小儿痘后，外感已尽，真气不得归元，咳嗽上气，身虚热者，甚良；若兼一毫外感，即不可用。如风寒、风温正盛之时，而用桑皮、地骨，或于别方中加桑皮，或加地骨，如油入面，锢结而不可解矣。考《金匮》金疮门中王不留行散，取用桑东南根白皮以引生气，烧灰存性以止血，仲景方后自注云：小疮即粉之，大疮但服之，产后亦可服，如风寒，桑根勿取之。沈目南注云：风寒表邪在经络，桑根下降，故勿取之，愚按：桑白皮虽色白入肺，然桑得箕星之精，箕好风，风气通于肝，实肝经之本药也。且桑叶横纹最多而主络，故蚕食桑叶而成丝。丝，络象也；桑皮纯丝结成象筋，亦主络；肝主筋，主血，络亦主血，象筋与络者，必走肝，同类相从也。肝经下络阴器，如树根之蟠结于土中；桑根最为坚结，《诗》称"彻彼桑土"，《易》言"系于苞桑"是也。再按：肾脉之直者，从肾上贯肝膈，入肺中，循喉咙，挟舌本；其支者，从肺出络心，注胸中。肺与肾为子母，金下生水。桑根之性，下达而坚结，由肺下走肝肾者也。内伤不妨用之，外感则引邪入肝肾之阴，而咳嗽永不愈矣。吾从妹八九岁时，春日患伤风咳嗽，医用杏苏散加桑白皮，至今将五十岁，咳嗽永无愈期，年重一年，试思如不可治之嗽，当早死矣，如可治之嗽，何以至四十年不愈哉？亦可以知其故矣。愚见小儿久嗽不愈者，多因桑皮、地骨。凡服过桑皮、地骨而嗽不愈者，即不可治，伏陷之邪，无法使之上出也。至于地骨皮之不可用者，余因仲景先师风寒禁桑皮而悟入者也。盖凡树木之根，皆生地中，而独枸杞之根，名地骨者何？盖枸杞之根，深入黄泉，无所终极，古又名之曰仙人杖，盖言凡人莫得而知其所终也。木本之入下最深者，未有如地骨者，故独异众根，而独得地骨之名。凡药有独异之形，独异之性，得独异之名者，必有独异之功能，亦必有独异之偏胜也。地骨入下最深，禀少阴水阴之气，主骨蒸之劳热，力能至骨，有风寒外感者，而可用之哉！或曰：桑皮、地骨，良药也，子何畏之若是？余曰：人参、甘草，非良药耶？实证用人参，中满用甘草，外感用桑皮、地骨，同一弊也。

万物各有偏胜论

无不偏之药，则无统治之方。如方书内所云：某方统治四时不正之气，甚至有兼治内伤产妇者，皆不通之论也。近日方书盛行者，莫过汪讱庵《医方集解》一书，其中此类甚多，以其书文理颇通，世多读之而不知其非也。天下有一方而可以统治四时者乎？宜春者即不宜夏，宜春夏者更不宜秋冬。余一生体认物情，只有五谷作饭，可以统治四时饿病，其他未之闻也。在五谷中尚有偏胜，最中和者莫过饮食，且有冬日饮汤，夏日饮水之别，况于药乎！得天地五运六气之全者，莫如人，人之本源虽一，而人之气质，其偏胜为何如者。人之中最中和者，莫如圣人，而圣人之中，且有偏于任，偏于清，偏于和之异。千古以来不偏者，数人而已。常人则各有其偏，如《灵枢》所载阴阳五等可知也。降人一等，禽与兽也；降禽兽一等，木也；降木一等，草也；降草一等，金与石也。用药治病者，用偏以矫其偏。以药之

偏胜太过，故有宜用，有宜避者。合病情者用之，不合者避之而已。无好尚，无畏忌，惟病是从。医者性情中正和平，然后可以用药，自不犯偏于寒热温凉一家之固执。而亦无笼统治病之弊矣。

汪按：食能养人，不能医病；药能医病，不能养人。无病而服药，有病而议药，此人之大患也。茯苓、甘草，误用亦能杀人；巴豆、砒霜，对病即能起死。舍病而论药，庸人之通病也。又按：今世医者学医，惟求其便；病家择医，惟求其稳；然非通何由得便，非当无所谓稳；舍通而求便，舍当而求稳，必夭人性命矣。

草木各得一太极论

古来著本草者，皆逐论其气味性情，未尝总论夫形体之大纲，生长化收藏之运用，兹特补之。盖芦主生，干与枝叶主长，花主化，子主收，根主藏，木也；草则收藏皆在子。凡干皆升，芦胜于干；凡叶皆散，花胜于叶；凡枝皆走络，须胜于枝；凡根皆降，子胜于根；由芦之升而长而化而收，子则复降而升而化而收矣。此草木各得一太极之理也。

愚之学，实不足以著书，是编之作，补苴罅漏[1]而已。末附二卷，解儿难、解产难，简之又简，只摘其吃紧大端，与近时流弊，约略言之耳。览者谅之。

1 补苴(ju 居)罅(xia 下)漏：补修漏洞也。

温热经纬

清·王士雄　著
李志庸　毕献华　校注

校注说明

《温热经纬》五卷，清·王士雄撰。士雄，字孟英，号梦隐。浙江钱塘人。生活于清季（约公元1808年～1866年）王氏幼年家境贫寒，读书砺行，以医自给。咸丰（1851～1861年）中，由杭州迁居上海，适值温疫流行，随症施治，活人甚多，医名遂振。平生治学，博洽古今，特于温病学理论有精深的研究发明。著作有《温热经纬》、《霍乱论》、《归砚录》、《随息居食谱》及《王氏医案》等行于世。

《温热经纬》在以上著述中影响最大。王氏自序谓此书"以轩、岐、仲景之文为经，叶、薛诸家之辨为纬"，故称。其中，卷一辑录《内经》有关温热原理，并微引历代名家注释，阐明温热病原文旨意，温热病的病因、证候及治法。卷二集注《伤寒论》、《金匮要略》有关温热病的论述。卷三、卷四收叶香岩《外感温热篇》和《三时伏气外感篇》、陈平伯《外感温病篇》、薛生白《湿热病篇》、余师愚《疫病篇》，并逐段作了按语，阐发个人见解。卷五详论选用方剂。王氏名列清代温热四家之殿，而其此书实为明清温病学之集大成者。

本书现存主要版本有：清咸丰壬子（1852年）刻本、清同治二年癸亥（1862年）刻本、清光绪三年丁丑（1877年）刻本、清光绪十一年乙酉（1893年）刻本。此次整理工作，以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湖北崇文书局本为底本，以清光绪八年（1882年）本与光绪十一年（1885年）松韵阁本为校本，并参考了上海锦章书局印本（简称"锦本"）等其它版本。

本次整理，凡原书言"右……"者，因今改横排，故均改为"上……"。凡底本中显系误刻者，如"未"、"末"之类，均径改而不出校语。对于原书所见生僻字、不常用的词语作了简要的注释。并于增订之处加了必要的按语说明。限于时间与水平，疏漏错误之处恐难免，敬望读者斧正。

赵　序

自来生民之疾，莫重于伤寒，存亡判乎呼吸，得失决于一朝，变化万端，不容或紊。而伤寒中，温热暑湿之病，证因非一，尤易混淆，前贤所以各有专书，互相阐发，而斤斤于此也。顾明于此者昧于彼，聚讼纷纭，各鸣己得，徒使好学之士，无所适从。而或过信一家之言，未免偏之为害矣。王君孟英，该博淹贯，引经斥异，众美兼收。谓前人之说，既已中肯，何必再申己意，因而弃瑕录瑜，汇成《温热经纬》一编。盖本"述而不作"之意，而其中间以按语，亦谓旁考他书，参以阅历，则亦犹之述耳。而初非有私心臆断于其间也。仆嘗不知医，过从之余，窃闻绪论，喜长沙之学，既得诸家表彰于前，复得王氏厘订于后，由是千秋绝业，不致淆乱于群言；而四时五气之感，亦不致难辨而失之歧误，其有裨生民之命，岂浅鲜哉！属为弁言，爰不揣谫陋而书之。

咸丰二年壬子初夏仁和赵梦龄序

自　序

《内经》云：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夫此五气，原以化生万物，而人或感之为病者，非天气有偶偏，即人气有未和也。《难经》云：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此五气感人，古人皆谓之伤寒。故仲圣著论，亦以伤寒统之，而条分中风、伤寒、温病、湿、暍五者之证治，与《内经》《难经》渊源一辙，法虽未尽，名已备焉。《阴符经》云：天有五贼，见之者昌。后贤不见，遂至议论愈多，至理愈晦，或以伤寒为温热，或以温热为伤寒，或并疫于风温，或并风温于疫，或不知有伏气为病，或不知有外感之温，甚至并暑暍二字而不识，良可慨已！我曾王父《随笔》中，首为剖论。兹雄不揣愚昧，以轩岐仲景之文为经，叶薛诸家之辨为纬，纂为《温热经纬》五卷。其中注释，择昔贤之善者而从之，间附管窥，必加"雄按"二字以别之。俾读者先将温、暑、湿、热诸病名了然于胸中，然后博览群书，庶不为其所眩惑，而知所取舍矣。非敢妄逞意见，欲盖前贤，用质通方，毋嗤[①]荒陋。

咸丰二年壬子春二月海宁王士雄书于潜斋

① 嗤：原作"嗤"，形误。据光绪八年刻本改。

杨　序

余读孟英《霍乱论》，在道光纪元之二十有八年。阅三载，孟英游江右，余握篆宜黄，始纳交于孟英，因得读其《回春录》《仁术志》诸治案，为之编纂排比，付诸剞劂，以惠世人。孟英知余耽情竹素，积嗜成癖，所获奇方秘籍，恒邮寄相示，拓我见闻。而余每有所疑，辄驰书相问难。孟英为之条分缕析，援古证今，如冰斯开，如结斯解，披函庄诵，未尝不抚案称快。数载以来，尺书往复，鱼雁为劳。夫疾疢，人之所时有也，不有药石，患害曷瘳？然而医籍流传，途径多歧，聚讼纷纭，各鸣一得，使后学旁皇眩惑，罔决适从，识者病之。予恒欲广搜百氏，兼综群言，吸摄精华，倾吐糟粕，勒为一书，以质好学深思之士，而才识谫陋，不敢自信，欲俟资力稍充，邀孟英共事扬搉[①]，成斯盛举，浮沉数载，而所志迄莫能偿。既而军事兴，粤西贼起，攻长沙，屠武昌，陷安庆，遂踞金陵。江西左皖右楚，以大江为门户，大宪议保甲、议团练以固疆圉，时余自宜黄改任临川，虽地居腹里，而民气素浮，讹言繁兴。张皇既虞生事，优柔又恐养奸，昕夕鹿鹿薄书间，而此事遂不暇计及。未几先君子捐馆舍，奔丧归里，干戈载途，道路梗涩，乃取道长沙，泛洞庭，涉江汉，当武昌之南，溯流而西，至攀城，弃舟登车，揽许昌之遗迹，登大梁之故墟。慨然发怀古之思，及渡河则桑梓在望，故里非遥，载驰载驱，将涉滹沱，乃猝与贼遇，遽折而东，旅寓于丰宁之间。盖纡回六千里，驰驱五阅月，而迄未得归也。甲寅秋，烽烟稍靖，始得展祖宗之邱墓，安先君子于窀穸。十年游子，重返敝庐，闾里故人，半归零落，追念畴昔，喟然兴叹！居数月，复以公事牵率，买舟南下，因得谒孟英于武林，握手言欢，历叙契阔。而孟英业益精，学益邃，涵养深醇，粹然见于面目，余以行迫，未得深谈，惘惘而别。已而孟英来答拜，舆夫负巨箧置舟中，则孟英所赠书也。舟行正苦岑寂，得此奇编，如亲良友，次第读之，中得一编，题曰《潜斋丛书》。急阅之，盖孟英数年所搜辑言医之书也。或表著前徽，或独摅心得，或采摭奇方如《肘后》，或区别品汇如《图经》。匡坐篷窗，间回环洛诵，奇情妙绪，层见叠出，满纸灵光，与严陵山色竞秀争奇。噫！技至此乎。夫士君子能成不朽之盛业，而为斯民所托命者，其精神必强固，其志虑必专一，其学问必博洽，其蕴蓄必深厚，而天又必假以宽闲之岁月，以成其志。孟英怀才抱奇，隐居不仕，而肆力于医，故所造如此，岂偶然哉！余行抵玉山，遇贼不能前，仍返武林，就孟英居焉。晨夕过从，相得甚欢，因并读其《温热经纬》，经纬者，盖以轩岐仲景为经，叶薛诸家为纬，体例一仍《霍乱论》之旧，而理益粹，论益详。其言则前人之言也，而其意则非前人所及也。余于此事，怀之数年，莫能措手，孟英已奋笔而成此书。洋洋洒洒，数十万言，无一支字曼语，羼杂其间，是何才之奇而识之精耶？异日由此例而推之各杂证，力辟榛芜，独开异境，为斯道集大成，洵千秋快事哉。余于孟英之学，无能望其项背，而孟英谬引为知己，殆所谓形骸之外，别有神契者耶！因备述颠末于简端，以识交谊之雅云。

咸丰五年岁次乙卯端阳前三日定州杨照藜序

① 搉：同榷，商讨。

汪　赞

温热一证，庸手妄为治疗，夭札多矣。梦隐悯之而作此书，俾学者得所遵循，生平著述等身，当以此书称首，真宝书也。其友乌程汪曰桢读而善之，因为之赞曰：

活人妙术，司命良箴。不偏不易，宜古宜今。千狐之裘，百衲之琴。轩岐可作，其鉴此心。

同治二年癸亥二月朔书于上海旅次

目　录

赵序……（917）
自序……（918）
杨序……（919）
汪赞……（920）
卷一
《内经》伏气温热篇……（923）
卷二
仲景伏气温病篇……（929）
仲景伏气热病篇……（932）
仲景外感热病篇……（933）
仲景湿温篇……（936）
仲景疫病篇……（938）
卷三
叶香岩外感温热篇……（943）
叶香岩三时伏气外感篇……（955）
卷四
陈平伯外感温病篇……（960）
薛生白湿热病篇……（963）
余师愚疫病篇……（976）
疫证条辨……（978）
卷五
方论……（984）
一、甘草汤 ……（984）
二、桔梗汤 ……（984）
三、猪肤汤 ……（984）
四、黄连阿胶汤 ……（984）
五、猪苓汤 ……（984）
六、大承气汤 ……（985）
七、白虎汤 ……（985）
八、白虎加人参汤 ……（985）
九、黄芩汤 ……（985）
一〇、黄芩加半夏生姜汤 ……（986）
一一、栀子豉汤 ……（986）
一二、一物瓜蒂汤 ……（986）
一三、炙甘草汤 ……（986）
一四、瓜蒂散 ……（986）
一五、麻黄连翘赤小豆汤 ……（986）
一六、栀子檗皮汤 ……（987）
一七、茵陈蒿汤 ……（987）
一八、抵当汤 ……（987）
一九、文蛤散 ……（987）
二〇、文蛤汤 ……（987）
二一、五苓散 ……（988）
二二、小陷胸汤 ……（988）
二三、白散 ……（988）
二四、调胃承气汤 ……（989）
二五、升麻鳖甲汤 ……（989）
二六 、百合知母汤 ……（989）
二七、百合鸡子黄汤 ……（989）
二八、百合滑石代赭汤 ……（989）
二九、百合地黄汤 ……（989）
三〇、百合滑石散 ……（989）
三一、瓜蒌牡蛎散 ……（989）
三二、甘草泻心汤 ……（990）
三三、赤豆当归散 ……（990）
三四、二妙散 ……（990）
三五、生姜泻心汤 ……（990）
三六、半夏泻心汤 ……（990）
三七、大黄黄连泻心汤 ……（990）
三八、附子泻心汤 ……（990）
三九、小承气汤 ……（991）
四〇、牛黄清心丸 ……（991）
四一、至宝丹 ……（991）
四二、凉膈散 ……（991）
四三、犀角地黄汤 ……（991）
四四、导赤散 ……（992）
四五、理中丸 ……（992）
四六、四君子汤 ……（992）
四七、玉女煎 ……（992）
四八、四物汤 ……（992）
四九、小柴胡汤 ……（992）
五〇、桂枝红花汤 ……（993）

五一、葱豉汤 …… (993)
五二、清心凉膈散 …… (993)
五三、苇茎汤 …… (993)
五四、泻白散 …… (993)
五五、葶苈大枣泻肺汤 …… (993)
五六、竹叶石膏汤 …… (993)
五七、清燥救肺汤 …… (994)
五八、妙香丸 …… (994)
五九、六一散 …… (994)
六十、大顺散 …… (994)
六一、紫雪丹 …… (994)
六二、禹余粮丸 …… (995)
六三、牡蛎泽泻散 …… (995)
六四、越婢汤 …… (995)
六五、甘遂半夏汤 …… (995)
六六、控涎丹 …… (996)
六七、又控涎丹 …… (996)
六八、五子五皮汤 …… (996)
六九、桂苓丸 …… (996)
七〇、禹功丸 …… (996)
七一、防已茯苓汤 …… (996)
七二、中满分消汤 …… (996)
七三、中满分消丸 …… (996)
七四、小青龙汤 …… (996)
七五、木防己汤 …… (996)
七六、藿香正气散 …… (997)
七七、不换金正气散 …… (997)
七八、六和汤 …… (997)
七九、五积散 …… (997)
八〇、益黄散 …… (997)
八一、又益黄散 …… (997)
八二、星附六君汤　连香饮(缺) … (997)
八三、黄连竹茹橘皮半夏汤 …… (997)
八四、来复丹 …… (997)
八五、七香饼 …… (997)
八六、平胃散 …… (997)
八七、胃苓汤 …… (998)
八八、桃核承气汤 …… (998)
八九、白虎加桂枝汤 …… (998)
九〇、四兽饮 …… (998)
九一、露姜饮 …… (998)
九二、鳖甲煎丸 …… (998)
九三、六神汤 …… (999)
九四、三黄汤 …… (999)
九五、甘露消毒丹 …… (999)
九六、神犀丹 …… (999)
九七、温胆汤 …… (999)
九八、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 (1000)
九九、白头翁汤…… (1000)
一〇〇、缩脾饮…… (1000)
一〇一、三甲散…… (1000)
一〇二、白虎加苍术汤…… (1000)
一〇三、清暑益气汤…… (1000)
一〇四、生脉散…… (1001)
一〇五、香薷散…… (1001)
一〇六、真人养脏汤…… (1001)
一〇七、冷香饮子…… (1001)
一〇八、败毒散…… (1001)
一〇九、清瘟败毒饮…… (1002)
一一〇、锡类散…… (1003)
一一一、朱砂安神丸…… (1003)
一一二、集灵膏…… (1003)
一一三、麦冬汤…… (1003)
唐跋 …… (1004)

卷 一

《内经》伏气温热篇

《素问·生气通天论》曰：冬伤于寒，春必病温。

张仲景曰：冬时严寒，万类深藏，君子固密，则不伤于寒。雄按：伤而即病者为伤寒，不即病者为温热。

章虚谷曰：冬寒伏于少阴，郁而化热，乘春阳上升而外发者为实证。

《金匮真言论》曰：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知此便知治温病之法。

王启元曰：精气伏藏，则阳不妄升，故春无温病。

尤拙吾曰：冬伤于寒者，春月温病之由；而冬不藏精者，又冬时受寒之源也。

吴鞠通曰：不藏精非专主房劳说，一切人事之能动摇其精者皆是。即冬时天气应寒，而阳不潜藏，如春日之发泄，甚至桃李反花之类亦是也。

章虚谷曰：经论温病，有内伏而发外者，有外感随时而成者。其由内伏发外者，又有虚实二证，上条为实证，此条为虚证也。

《热论篇》曰：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者为病温，后夏至日者为病暑。暑当与汗出，勿止。

王启元曰：此以热之微甚为义也。阳热未盛，故曰温；阳热大盛，故曰暑。

杨上善曰：冬伤于寒，轻者夏至以前发为温病，重者夏至以后发为暑病。

林观子曰：少阴真气既亏，邪必深入，郁久化热，自内而出。《伤寒序例》云：暑病者热极重于温，是暑病者其实热病也。

沈尧封曰：伤寒有五，热病乃其一耳，余论俱散失矣。

章虚谷曰：此言凡病伤寒，则不独指冬时之寒也。盖寒邪化热，随时皆有也。

雄按：《脉要精微论》曰：彼春之暖，为夏之暑。夫暖即温也，热之渐也。然夏未至则不热，故病发犹曰温。其首先犯肺者，乃外感温邪。若夏至后则渐热，故病发名曰暑。盖六月节曰小暑，六月中曰大暑，与冬至后之小寒、大寒相对待，是病暑即病热也。乃仲圣以夏月外感热病名曰暍者，别于伏气之热病而言也。《说文》云：暍，伤暑也。《汉书·武帝纪》云：夏大旱，民多暍死。故暑也、热也、暍也，皆夏令一气之名也。后人不察，妄腾口说，甚至讲太极，推先天，非不辨也，其实与病情无涉，而于医理反混淆也。

淦按：此言其常也，然春时亦有热病，夏日亦有温病。温，热之轻者也；热，温之重者也。故古人往往互称。

《刺热篇》曰：肝热病者，小便先黄，腹痛，多卧，身热。热争则狂言及惊，胁满痛，手足躁，不得安卧。庚辛甚，甲乙大汗，气逆则庚辛日死。刺足厥阴、少阳，其逆则头痛员员，脉引冲头也。

吴鞠通曰：肝病小便先黄者，肝脉络阴器。又肝主疏泄，肝病则失其疏泄之职，故小便先黄也。腹痛多卧，木病克脾土也。热争，邪热甚而与正气相争也。狂言及惊，手厥阴心包病也。两厥阴同气，热争则手厥阴亦病也。胁满痛，肝脉行身之两旁，胁其要路也。手足躁，不得安卧，肝主风，风淫四末。又木病克土，脾主四肢，木病热必吸少阴肾中真阴，阴伤故骚扰不得安卧也。庚辛金日，克木故甚，甲乙肝木旺时，故汗出而愈。气逆，谓病重而不顺，其可愈之理，故逢其不胜之日而死也。厥阴、少阳并刺者，病在脏兼泻其腑也。逆则头痛以下，肝主升，病极而上升之故。

自庚辛日甚以下之理，余脏仿此。

心热病者，先不乐，数日乃热。热争则卒心痛，烦闷善呕，头痛面赤，无汗。壬癸甚，丙丁大汗，气逆则壬癸死。刺手少阴、太阳。

吴鞠通曰：心病，先不乐者，心包名膻中，居心下，代君用事，经谓膻中为臣使之官，喜乐出

焉。心病，故不乐也。卒心痛，凡实痛皆邪正相争，热争故卒然心痛也。烦冤，心主火，故烦。膻中气不舒，故冤。呕，肝病也。木火同气，热甚而肝病亦见也。且邪居膈上，多善呕也。头痛，火升也。面赤，火色也。无汗，汗为心液，热闭液干，汗不得通也。

章虚谷曰：人身生阳之气，根于肾脏，始发于肝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又生木，如是生生不息，则安和无患也。邪伏血气之中，必随生阳之气而动，动甚则病发。然其发也，随气所注而无定处，故《难经》言温病之脉，行在诸经，不知何经之动也。如仲景所论，或发于阴经，或发于阳经，正合《难经》之言也。今《内经》按生气之序，首列肝，次以心、脾、肺、肾，以明邪随生气而动，其于不定之中，自有一定之理，足以印证《难经》、仲景之言，而轩、岐、越人、仲景之一脉相承，更可见矣。

脾热病者，先头重，颊痛，烦心，颜青，欲呕，身热。热争则腰痛，不可用俯仰，腹满泄，两颔痛。甲乙甚，戊己大汗，气逆则甲乙死。刺足太阴、阳明。

吴鞠通曰：脾病，头先重者，脾属湿，土性重，经谓湿之中人也。首如裹，故脾病头先重也。颊，少阳部也。土之与木，此负则彼胜，土病而木病亦见也。烦心，脾脉注心也颜青，欲呕亦木病也，腰痛不可用俯仰，脾病则胃不能独治，阳明主约束而利机关，故痛而至于不可俯仰也。腹满泄，脾经本病。颔痛，亦木病也。

肺热病者，先淅然厥，起毫毛，恶风寒，舌上黄，身热。热争则喘咳，痛走胸膺、背，不得太息，头痛不堪，汗出而寒。丙丁甚，庚辛大汗，气逆则丙丁死。刺手太阴、阳明，出血如大豆，立已。

吴鞠通曰：肺病，先恶风寒者，肺主气，又主皮毛。肺病则气贲郁，不得捍卫皮毛也。舌上黄者，肺气不化，则湿热聚而为黄苔也。章虚谷曰：若外邪初感而非内热，其苔必白。喘，气郁极也。咳，火克金也。胸膺，背之府也，皆天气主之。肺主天气，肺气郁极故痛也。走者，不定之辞，不得太息，热闭肺脏也。头痛不堪，亦天气贲郁，热不得泄，直上冲脑也。郁热而腠开汗出，其热暂泄则寒也。略参章氏。

肾热病者，先腰痛骭酸，苦渴数饮，身热。热争则项痛而强，骭寒且酸，足下热，不欲言，其逆则项痛员员澹澹然。戊己甚，壬癸大汗，气逆则戊己死。刺足少阴、太阳。

吴鞠通曰：肾病，腰先痛者，腰为肾之府。又，肾脉贯脊，会于督之长强穴，骭，肾脉入跟中以上腨内，太阳之脉，亦不贯腨内，腨即骭也。酸，热铄液也。苦渴数饮，肾主五液而恶燥，病热则液伤而燥，故苦渴而饮水求救也。项，太阳之脉，从颠入络脑，还出别下项。肾病至于热争，脏病甚而移之腑，故项痛而强也。骭寒，热极为寒也。足下热，肾脉从小指之下，邪趋足心涌泉穴，病甚而热也。不欲言，有无可奈何之苦也。邪气上逆，则项更痛，员员澹澹，一身不能自主，难以形容之病也。略参章氏。

肝热病者，左颊先赤。心热病者，颜先赤。脾热病者，鼻先赤。肺热病者，右颊先赤。肾热病者，颐先赤。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

章虚谷曰：此更详五脏热邪未发，而必先见于色之可辨也。左颊、颜、鼻、右颊、颐，是肝、心、脾、肺、肾脏之气，应于面之部位也。病虽未发，其色先见，可见邪本伏于血气之中，随气血流行而不觉，更可印证《难经》所云：温病之脉，行在诸经，不知何经之动也。故其发也，必随生气而动。而先见色于面，良工望而知其邪动之处，乘其始动，即刺而泄之，使邪势杀而病自轻，即《难经》所云：随其经之所在而取之者，是为上工治未病也。用药之法，亦可类推矣。

治诸热病，以饮之寒水，乃刺之。必寒衣之，居之寒处，身寒而止也。

章虚谷曰：以其久伏之邪，热从内发，故治之必先饮寒水，从里逐热，然后刺之，从外而泄。再衣以寒，居处以寒，身寒热除而后止。

雄按：今人不读《内经》，虽温、热、暑、疫诸病，一概治同伤寒，禁其凉饮，厚其衣被，闭其户牖，因而致殆者，我见实多。然饮冷亦须有节，过度则有停饮、肿满、呕利等患，更有愈后手指、足缝出水。速投：米仁三两，茯苓三两，白术一两，

车前子五钱，桂心一钱，名驱湿保脱汤。连服十剂，可免脚趾脱落。此即谚所谓"脱脚伤寒也"，亦不可不知。若饮冷虽多，而汗出亦多，必无后患。

太阳之脉，色荣颧骨，热病也。荣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时而已。与厥阴脉争见者，死期不过三日，其热病内连肾。

章虚谷曰：此明外感与伏邪互病之证也，与《热论篇》之两感，同中有异。彼则内外同时受邪，内外俱病；故不免于死。此则外感先发，伏邪后发者可生。若同发则死期不过三日也。云太阳之脉者，邪受太阳经脉，即一日巨阳受之。头项痛、腰脊强者是也。色荣颧骨者，鲜荣色赤，现于颧骨也。盖颧者骨之本，骨者肾所主，肾脏伏热之邪已动，循荣血色现于颧也。荣未交，今且得汗，待时而已者，言太阳经脉外受之邪，与荣血中伏热之邪，尚未相交，今且使其得汗，先解外邪，所谓未满三日，可汗之是也。其内伏之邪后发，待脏气旺时可已，如肾热病待壬癸日得大汗而已也。又如所云见赤色者刺之，名治未病亦可也。倘与厥阴经脉病证争见，则肾肝皆有邪热内发。其势必与太阳外邪连合而不可解，故比之两感，死期更速，不过三日也。盖两感病起于经，必待胃气尽六日方死。此则其热病内连肾脏，本元即绝，故死速也。

少阳之脉，色荣颊前，热病也。荣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时而已。与少阴脉争见者，死期不过三日。

章虚谷曰：上言肝热病者，左颊先赤，肝为厥阴，胆为少阳，相表里者也。外邪受于少阳经脉，而肝脏伏热之色，荣于颊前。若外内之邪尚未相交，今且使其得汗以解外，其内发之热，可待脏气旺时而已。若与少阴经脉病证争现，则肝连肾热，而内外邪势，必交合难解，死期不过三日也。大抵外内之邪，发有先后而不交合，尚可解救，故要紧在"荣未交"一句，下文病名"阴阳交"，亦即荣已交之义也。经文止举太阳、少阳两证，不及阳明、太阴合病者。余窃度之，以阳明之腑，可用攻泻之法，不至必死。非同太阳、少阳、厥阴，其邪连合而无出路，则必死也。

《评热病论》帝曰：有温病者，汗出辄复热，而脉躁疾，不为汗衰，狂言不能食，病名为何？岐伯曰：名阴阳交，交者死也。

叶香岩曰：交者阴液外泄，阳邪内陷也。

尤拙吾曰：交，非交通之谓，乃错乱之谓也。阴阳错乱而不可复理，攻其阴则阳捍之不得入，攻其阳则阴持之不得通，故曰交者死也。郭氏谓即是两感病，然两感是阴阳齐病，而非阴阳交病也。

章虚谷曰：阴阳之气，本来相交而相生者，今因邪势弥漫，外感阳分之邪，与内发阴分之邪，交合为一，而本元正气绝矣，故病名阴阳交。交者死，非阴阳正气之相交也。下文明其所以然之理。

人之所以汗出者，皆生于谷，谷生于精。今邪气交争于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却而精胜也。精胜则当能食而不复热。复热者，邪气也。汗出者，精气也。今汗出而辄复热者，是邪胜也。不能食者，精无俾也。病而留者，其寿可立而倾也。且夫《热论》曰：汗出而脉尚躁盛者死。今脉不与汗相应，此不胜其病也，其死明矣。狂言者，是失志，失志者死。今见三死，不见一生，虽愈必死也。

章虚谷曰：汗生于谷，谷生于精者，谓由本元精气，化水谷以生津液，发而为汗，邪随汗泄，则邪却而精胜也。精气胜则当能食，以化水谷，其邪已泄，则不复热矣。乃复热者，邪气未去也。其所出之汗，精气徒泄也，故汗出而辄复热，是精却而邪胜也。所以不能食，精无俾也。俾者，倚藉之谓，其病虽留连，其寿可立待而倾也。古论云：汗出而脉躁盛者死，正谓其精却而邪不去也。若邪去而精气存，脉必静矣。今脉与汗不相应，则精气不胜邪气也，其死明矣。且狂言是失志，失志者死，一也。汗出复热，精却邪胜，二也。汗与脉不相应，三也。今见三死证，不见一生证，虽似愈必死也。

雄按：温证误作伤寒治，而妄发其汗者，多有此候。

汪按：此条为温证不可妄表之训，梦隐一语，可谓要言不烦。盖温病误表，纵不成死候，亦

必不易愈矣。麻黄、桂枝，人犹胆馁，其最可恶者，陶节庵之柴葛解肌汤也。

《阳明脉解篇》曰：足阳明之脉病，恶人与火，闻木音则惕然而惊，钟鼓不为动。闻木音而惊，何也？岐伯曰：阳明者，胃脉也。胃者，土也。故离木音而惊者，土恶木也。帝曰：其恶火何也？岐伯曰：阳明主肉，其脉血气盛，邪客之则热，热甚则恶火。帝曰：其恶人何也？岐伯曰：阳明厥则喘而惋，惋则恶人。

章虚谷曰：土被邪困，更畏木克，故闻木音而惊也。钟鼓之音属金，土故不为动也。热甚故恶火，仲景所云：不恶寒，反恶热也。邪结而气厥逆，则喘而惋，惋者，懊恼，故恶人也。

帝曰：或喘而死者，或喘而生者，何也？岐伯曰：厥逆连脏则死，连经则生。

章虚谷曰：邪结在腑，则气阻而喘，不能循经达于四肢，而又厥逆，盖四肢禀气于脾胃也。邪内入则连脏，故死。外出则连经，故生。

帝曰：病甚则弃衣而走，登高而歌，或至不食数日，逾垣上屋，所上之处，皆非其素所能也，病反能者何也？岐伯曰：四肢者，诸阳之本也。阳盛则四肢实，实则能登高也。帝曰：其弃衣而走者何也？岐伯曰：热盛于身，故弃衣欲走也。帝曰：其妄言骂詈，不避亲疏，而不欲食，不欲食，故妄走也。

章虚谷曰：四肢禀气于脾胃，胃为脏腑之海，而阳明行气于三阳，故四肢为诸阳之本也。邪盛于胃，气实于四肢，则能登高也。热盛于身，故弃衣欲走，邪乱神明，怒气冲动，故妄言骂詈。胃中邪实，不欲饮食，四肢多力，则妄走也，是大承气汤之证。其邪连经，脉必滑大，下之可生。其邪连脏，脉必沉细。仲景云：阳病见阴脉者死。则虽有下证，不可用下法矣。

雄按：温证误投热药补剂，亦有此候。经证亦有可用白虎汤者，沉细之脉，亦有因热邪闭塞使然。形证实者，下之可生，未可概以阴脉见而断其必死。凡热邪壅遏，脉多细软迟涩，按证清解，自形滑数，不比内伤病服凉药而脉加数者为虚也。

汪按：大承气证，仲圣谓：脉弦者生，涩者死。洄溪则云：弦则尚有可生之机，未必尽生，涩则断无不死者也。余所见滑大者，固下之不必顾忌，亦有弦而兼涩，下之而愈者。若大汗淋漓者，可用白虎也。

《生气通天论》曰：因于暑汗，烦则喘喝，静则多言。

吴鞠通曰：暑为火邪，与心同气，心受邪迫，汗出而烦。烦从火、从页，谓心气不安，而面若火铄也。喘喝者，火克金故喘。遏郁胸中清廓之气，故欲喝而伸之。其或邪不外张，而内藏于心则静。心主言，暑邪在心，虽静亦欲自言不休也。略参拙意。

《刺志论》曰：气盛身寒，得之伤寒；气虚身热，得之伤暑。

林观子曰：虽云身寒，实指身发热言也。要以意得之。雄按：虽发热而仍恶寒，不似伤暑之恶热，故曰身寒。

吴鞠通曰：此伤寒暑之辨也，经语分明如此，奈何世人悉以治寒法治温暑哉！

雄按：不但寒伤形，暑伤气，截然分明，而寒为阴邪虽有红炉暖阁、羔酒狐裘而患火病者，不可谓寒是阳邪，寒必兼火也，暑为阳邪虽有袭凉饮冷夹杂阴寒之证，亦人事之兼伤，非天气之本然也，亦如水火之不相射。经云：天寒地冻，天暑地热。又云：阴阳之升降，寒暑彰其兆。理极明显，奈后贤道在迩而求诸远。遂不觉其立言之失，而用药之非矣。

淦按：云得之者，推原受病之始，分清证因也。伤寒伤暑，为《内经》两大纲，是从对待说。若春伤于风，夏生飧泄云云，则从四序说。喻氏于《内经》中又补伤燥，可见诸气感人，皆能为病，先圣后贤，论极昭析，何今人治感，不论何证，但以伤寒药治之，而不知有温、暑、燥、湿之病，陋矣！

《热论篇》帝曰：热病已愈，时有所遗者，何也？岐伯曰：诸病遗者，热甚而强食之，故有所遗也。若此者，皆病已衰而热有所藏，因其谷气相薄，两热相合，故有所遗也。帝曰：治遗奈何？岐伯曰：视其虚实，调其逆从，可使必已也。帝曰：病热当何禁之？岐病曰：病热少愈，食肉则复，多食则遗，此其禁也。

叶香岩曰：因食复、劳复、女劳复而发汗必

致亡阳而死。

章虚谷曰：此言病初愈，余热留藏于经络血气中而未净，因食助气，则两热相合而复炽，故食肉病必复发，多食谷则邪遗留，必淹缠难愈。故当戒口，清淡稀粥渐为调养也。

《论疾诊尺篇》曰：尺肤热甚，脉盛躁者，病温也。其脉盛而滑者，病且出也。

吴鞠通曰：经之辨温病，分明如是，何世人悉谓伤寒，而悉以伤寒足三阴经温法治之哉！张会卿作《类经》，割裂经文，蒙混成章，由未细心绎绎也。尺肤热盛，火铄精也。脉盛躁，精被火煎沸也。脉盛而滑，邪机向外也。此节以下诊温病之法。

《平人气象论》曰：人一呼脉三动，一吸脉三动而躁。尺热曰病温，尺不热脉滑曰病风，脉涩曰痹。

吴鞠通曰：呼吸俱三动，是六七至脉矣，而气象又急躁。若尺部肌肤热，则为病温，盖温病必伤金水二脏之津液，尺之脉属肾，尺之穴属肺也。此处肌肉热，故知为病温。其不热而脉兼滑者，则为病风。风之伤人也，阳先受之。尺为阴，故不热也。如脉动躁而兼涩，是气有余而血不足，病则为痹矣。

《玉版论要》曰：病温虚甚，死。

吴鞠通曰：病温之人，精血虚甚，则无阴以胜温热，故死。

《热病篇》曰：热病三日，而气口静、人迎躁者，取之诸阳，五十九刺，以泻其热，而出其汗，实其阴，以补其不足者。

吴鞠通曰：人迎躁，邪在上焦，故取之诸阳，以泄其阳邪，阳气通则汗随之；实其阴，以补其不足者，阳盛则阴衰，泻阳则阴得安其位，故曰实其阴。泻阳之有余，即所以补阴之不足，故曰补其不足也。雄按：用药之道亦如此。

又曰：实其阴以补其不足，此一句实治温热之吃紧大纲。盖热病未有不耗阴者，其耗之未尽则生，尽则阳无留恋，必脱而死也。真能体味斯言，思过半矣。雄按：耗之未尽者，尚有一线之生机可望；若耗尽而阴竭，如旱苗之根已枯矣。沛然下雨，亦曷济耶？

汪按：叶氏必以保津液为要，细考经文此条，可知其理。奈何恣用升提温燥，重伤其津耶？

身热甚，阴阳皆静者，勿刺也。其可刺者，急取之，不汗出则泄。所谓勿刺者，有死征也。

吴鞠通曰：阳证阴脉，故曰勿刺。

热病七日八日，动喘而弦者，急刺之，汗且自出，浅刺手大指间。

吴鞠通曰：喘为肺气实，弦为风火鼓荡，故浅刺大指间以泄肺热，肺之热痹开则汗出。大指间，肺之少商穴也。

热病七日八日，脉微小，病者溲血，口中干，一日半而死，脉代者，一日死。

吴鞠通曰：邪气深入下焦，逼血从小便出，故溲血。肾精告竭，阴液不得上潮，故口中干。脉至微小，不惟阴精竭，阳气亦从而竭矣，死象自明。倘脉实者可治。

热病已得汗出，而脉尚躁，喘且复热勿刺肤，喘甚者死。

吴鞠通曰：热不为汗衰，金受火克。喘而化源欲绝，故死。然间有可治者。

热病不知所痛，耳聋，不能自收，口干，阳热甚，阴颇有寒者，热在骨髓，死，不可治。

吴鞠通曰：不知所痛，正衰不与邪争也。耳聋，阴伤精欲脱也。不能自收，正气惫也。口干，热甚，阳邪独盛也。阴颇有寒，热邪深入阴分，外虽似寒，而热在骨髓也。故曰死，不治。其有阴精未至涸竭者，间可侥幸得生。略参拙意。

热病已得汗，而脉尚躁盛，此阴脉之极也，死；其得汗，而脉静者，生。

吴鞠通曰：汗后脉躁，阴虚之极，故曰死。然虽不可刺，能以甘凉药沃之得法，亦有得生者，

热病者脉尚躁盛，而不得汗者，此阳脉之极也，死；脉盛躁，得汗，静者，生。

吴鞠通曰：脉躁无汗，阳盛之极，阳盛而至于极，阴无容留之地，故亦曰死。虽然较前阴阳俱静有差。此证犹可大剂急急救阴，亦有活者。即已得汗而阳脉躁甚，邪强正弱，正尚能与邪争，若留得一分津液，便有一分生理，贵在留之得法耳！至阴阳俱静，邪气深入下焦阴分，正无捍邪之意，直听邪之所为，不死何待？

热病不可刺者有九：一曰：汗不出，大颧发赤，杨按：阴虚劳损，两颧必赤，可与此比类而观。**哕者，死。**

雄按：汗不出，大颧赤，似属阳盛。哕者，呃忒也。肺胃之气不降。杨按：此是实证，必颜赤，不仅两颧赤。则呃呃而上逆也。治以轻清肃化之剂，病似可瘳，何以经文即断为不可刺之死候？殆谓热邪方炽而肾阴欲匮，阳已无根，病深声哕之证欤？杨按：大颧属肾。发赤是伏藏之阳上脱也，加以哕，则证与色合，顷刻而脱，故不治。则其哕必自下焦而升，病由冬不藏精所致。更察其脉，亦必与上焦阳盛之病有别也。

二曰：泄而腹满甚者，死。

雄按：腹满者当泄之，既泄而满甚，是邪尚踞而阴下脱，犹之乎热不为汗衰也，故死。又陈远公云：喘满直视，谵语下利，一齐同见者不治；若有一证未见者，或可望生。宜用：人参、麦冬、白芍各一两，石膏五钱、竹茹三钱，名挽脱汤，欲脱未脱时亟服之，庶几可挽。

三曰：目不明，热不已者，死。

吴鞠通曰：目不明，精散而气脱也。经曰：精散视歧。又曰：气脱者目不明。热犹未已，仍铄其精而伤其气，不死得乎！

汪按：此目不明，乃[1]所谓脱阴者目盲也。阴竭而热犹未已，安得不死？

四曰：老人婴儿，热而腹满者，死。

雄按：腹满者宜泄之，老人婴儿，不任大泄，既不任泄，热无出路，老弱阴液不充之体，涸可立待，故曰死。

五曰：汗不出，呕，下血者，死。

雄按：汗不出，热内逼，上干清道以为呕，迫铄于营而下血，阴液两夺，是为死征。

六曰：舌烂，热不已者，死。

吴鞠通曰：阳邪深入，则一阴一阳之火结于血分，肾水不得上济，故舌本烂。热退犹可生。热仍不止，故曰死也。

汪按：此舌烂乃由肾中虚阳，故断为死候，与肺胃热炽、大热、口舌糜腐者大异。

七曰：咳而衄，汗不出，出不至足者，死。

吴鞠通曰：咳而衄，邪闭肺络，上行清道，汗出邪泄可生，不然则化源绝矣。

雄按：汗出不至足者，肺气不能下及，亦是化源欲绝之征也。

八曰：髓热者，死。

九曰：热而痉者，死。腰折，瘛疭，齿噤龂也。

吴鞠通曰：髓热者，邪入至深，至于肾部也。热而痉，邪入至深，至于肝部也。

此节历叙热病之死征，以禁人之刺，为刺则必死也。然刺固不可，亦有可药而愈者，盖刺法能泄能通，开热邪之闭结最速。至于益阴以存津。杨云：二语乃治温要领。实刺法之所短，而汤药之所长也。

汪按：统观死候九条，大抵由于阴竭者为多，吴氏语破的。

---

① 乃：锦本此下有“《难经》”二字。

卷 二

仲景伏气温病篇

《伤寒论》师曰：伏气之病，以意候之。今月之内，欲有伏气。假令旧有伏气，当须脉之。若脉微弱者，当喉中痛似伤，非喉痹也。病人云：实咽中痛，虽尔今复欲下利。

张路玉曰：冬月感寒，伏藏于经。至春当发，故曰以意候之。今月之内言春分候也。若脉微弱者，其人真元素亏，必不发于阳而发于阴，以少阴之脉循喉咙，伏邪始发，热必上升，故必喉中痛似伤。肾司开阖，经之热邪不能外发，势必内攻，其后下利也。

章虚谷曰：此条仲景教人辨冬伏寒邪，春发之温病，当以心意测候之也。如今月之内，欲有发伏气之病者，必无其气而有其病，病与时气不合，即知其病因旧有伏气而发。假令旧有伏气者，须审其脉，知其邪从何处而出也。若脉微弱，知其邪虽化热，未离少阴，循经脉而上灼，当喉中痛似伤者，却非外邪入内之喉痹，是内热欲出之喉痛也。何也？若春时外感风邪，则脉浮而弦数，先现发热恶寒之外症，今脉微弱，则非外感，而反喉痛，则确知为内发之伏热，是无其气而有其病也。伏热上行，不得外散，势必又从下走，故曰实咽中痛。虽尔，今复欲下利也。然亦有兼外感者，即审其脉证，皆可照此辨之矣。观仲景标中风、伤寒、暑热等病之脉，与《难经》同。惟《难经》言温病之脉，行在诸经，不知何经之动也。各随其经所在而取之。是言温病初由伏邪，随血气流行在诸经中，及其邪之发也。不知从何经而动，既发之后，各随其邪所在之经而治之。其发无定处，故无一定之脉象可示也。今仲景又教人审脉以辨邪发之经，如脉微弱即知其邪未离少阴，必当有咽痛、下利等证，正与《难经》互相发明者也。故如下文之邪出三阳，热势大盛，其脉浮大上关上，则是脉随证变，证随脉现。其发也，既无定处，则无定证，既无定证，则无定脉，故《难经》不标脉象也。由是观之，其与外感之邪而有定证、定脉者，迥不同矣，故仲景与《难经》无异也。

少阴病，脉微细，但欲寐也。二三日，咽痛者，可与甘草汤一；不差者，与桔梗汤二。

张路玉曰：阴邪为病，其发必暴，所以伏气发于少阴，必咽痛，仲景遂以缓法治之。甘草味甘，其性最缓，因取以治少阴伏气发温之最急者。盖甘先入脾，脾缓则阴火之势亦缓，且生用力能泻火，故不兼别味，独用以取专功也。设不差，必是伏邪所发势盛，缓不足以济急，更加桔梗升载其邪，使发于阳分之阴邪，尽从阳分而散，不致仍复下陷入于阴分也。倘治稍失宜，阴津为热邪所耗，即用祛热救阴之药，恐无及也。

叶香岩曰：春夏温热之病，必自内而及外。

尤拙吾曰：少阴为阴，寒邪亦为阴，以阴遇阴，故得藏而不发。是以伤寒之邪，自太阳递入三阴；温病之邪，自少阴传出三阳。

章虚谷曰：风寒外闭少阴而咽痛者，仲景用半夏散辛温开泄之法矣。此少阴伏热内发，循经上灼而咽痛，虽不合用辛温开泄，亦不可用凉药以遏其外出之势。故用甘草甘平和中，导邪外达。如不差，更加桔梗上通其气。杨云：据此则桔梗分两宜轻。盖火郁不得外出故痛，通其气使火外达，则痛自止矣。伤寒之邪，自表入里，故先太阳，而后至少阴；温病之邪，自里出表，故先少阴，而后出太阳。历来不辨源流，故各条次序亦紊，而伤寒、温病，搀混不清也。

淦按：伏气为病，皆自内而之外，不止春温一病。盖四时之气，皆有伏久而发者，不可不知也。

少阴病，下利，咽痛，胸满，心烦者，猪肤汤主之。

张路玉曰：下利咽痛，胸满心烦，少阴之伏邪，虽发阴经，实为热证，邪热充斥，上下中间，

无所不到，寒下之药，不可用矣。又立猪肤汤以润少阴之燥，与用黑驴皮之意颇同。阳微者，用附子温经；阴竭者，用猪肤润燥。同具散邪之意，比而观之，思过半矣。

少阴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烦，不得卧，黄连阿胶汤四主之。

周禹载曰：伏邪未发，津液先已暗耗。今得之二三日以上，虽阴火不升，未见咽痛等证，而心烦不得卧，已知阴液消耗，故以芩、连祛热，胶、芍滋阴，两得之矣。

少阴病，下利六七日，咳而呕、渴，心烦不得眠者，猪苓汤五主之。杨云：此当兼有停饮，故方治如此。

章虚谷曰：此不咽痛，其邪由肺直走肠胃而下利，六七日不止，因而热从下溜，不得外达，故逆于肺则咳而呕，乘心则烦、渴、不得眠，以心肺皆通少阴之脉故也。主以猪苓汤，利小便而滋阴，滋其阴则热随利去，利其小便，则泻止而烦渴亦解矣。

少阴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干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六。

张路玉曰：伏气之发于少阴，其势最急，与伤寒之传经热证不同。得病才二三日，即口燥咽干，延至五六日始下，必枯槁难为矣。故宜急下以救肾水之燔灼也。按少阴急下三证：一属传经热邪亢极；一属热邪转入胃腑；一属温热发自少阴。皆刻不容缓之证，故当急救欲绝之肾水，与阳明急下三法，同源异派。

章虚谷曰：上五条皆邪不离少阴，其病之轻重变化，证之虚实不同，有如此者。况又传于他经，而其变证殆无穷尽，观仲景随证设方，辨别施治，其义理精微，有难言喻矣。

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

郭白云曰：冬伤于寒，至春发为温病；冬不伤寒，而春自感风温之气而病者，亦谓之温。雄按：自感温病，仲圣未论，详于叶氏，列第三卷。

王安道曰：温病如此，则知热病亦如此，是则不渴而恶寒者，非温热病矣。温热病而有恶风恶寒之证者，重有风寒新中也。

周禹载曰：温病由伏邪自内发出，一达于外，表里俱热，热势既壮，郁邪耗散，故发而即渴。其表本无邪郁，内方喜寒，故不恶寒。延至三五日间，或腹满、或下利者，即此证也，与伤寒之先表后里者大异，然独系太阳，以未显他经之证，明自少阴发出为表里也。

叶香岩曰：发热而渴者，温病热邪自内达外。若误汗之，祸不可言。

沈尧封曰：此条虽不言脉，以后条参之，其尺部必浮也。

章虚谷曰：温病之发而无定处，少阴之表为太阳，热邪从里出表，即有发热头痛之太阳病也。不恶寒，其非外感之邪可知；渴者，热从内发之证也。仲景恐人错认为太阳伤风寒，故特标是伏热内发之温病也。其少阴温病反不标者，因伏气条内已申明咽痛、下利为少阴初发之温病也。

雄按：汪谢城孝廉云：吴氏《温病条辨·上焦篇》首引《伤寒论》原文：太阳病，但恶热，不恶寒而渴者，名曰温病，桂枝汤主之。检《伤寒论》却未见此数语，使此语真出仲景耶？亦当辨其简误，若系吴氏误记，尤不可不为之辨正，余谓非误记也。因喻氏尝云：仲景治温证，凡用表药，皆以桂枝汤，以示微发于不发之意。尤在泾《读书记》云：此喻氏之臆说，非仲景之旧章。鞠通自问跳出伤寒圈子，而不觉已入嘉言套中，又不甘为人下，遂肆改原文，捏为圣训，以窃附于宫墙，而不自知其诬圣误世之罪，亦可慨已。

汪按：鞠通发狠[1]著书，力辟升散温燥之弊，功已不细。然可议处尚多。梦隐此书，去其瑕而存其瑜，乃鞠通之诤友也。

若发汗已，身灼热者，名曰风温。风温为病，脉阴阳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语言难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视失溲；若被火者，微发黄色，剧则如惊痫，时瘛疭；若火熏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

张隐庵曰：名曰温者，积寒成热而发也，宜辛凉发散，杨云：此语误矣，非治此证之法。条内无"太阳病"三字，是无表邪也，何必辛凉发散。微汗出而解。若误用辛温之药，发汗已，身反灼然发热者，名曰风温。盖发汗则阴液外泄，风热之邪更甚，而身如

---

① 发狠：锦本"狠"作"愤"。

烧灼也。脉阴阳俱浮者，风热之邪，自里出表，故浮也。风热伤气，故汗出而身重多眠也。杨云：此证最易出汗，故条中有自汗之文，不必以辛温误散而然也。肺气通于鼻而主皮毛，风热在表，而睡息必鼾也。夫心主言，肺主声，肺热受伤，故语言难出，此因风热过甚，而阴气消沮，故为病如是焉。若被妄下，则愈亡阴液于后，而小便不利于前矣，津液伤则州都之官失守，不能约束而失溲矣。足太阳之脉，入目系而出项，津液内亡，则目系不能转而直视矣。若加以火攻，风火交炽，脾土转病，身必发黄。火攻之甚剧，则神志散越，如惊如痫，时瘛时疭矣。是以一逆尚可苟延时日，如再以火熏之，是再逆促命期矣。杨云：注家皆以此条承上文而来，故所注如此。其实，上条乃温病提纲，此条并不与上条连贯也。汪按：杨评极精。然病名风温而脉浮，参以辛凉未为过也。自汗固不必由于误表，然误表致成此候者亦有之。后文白虎加人参汤，石膏亦辛甘之味。

沈尧封曰：温热二病，古人往往互称，医者只须认定脉证，拟何方治，不必拘于名式。《难经》云：热病之脉，阴阳俱浮。本条云：风温为病，脉阴阳俱浮。两证脉相同也。三阳合病，但欲眠睡，身重难以转侧。本条身重多眠，两证相似也。热病合病，俱主以白虎汤，则此条虽无主治，似可从白虎汤拟法。

章虚谷曰：太阳外感之邪，若发汗已，必热退身凉矣。今热邪从少阴而发，既经外发，当清其热，乃误发其汗，反伤津气，助其邪势，故身更灼热，因而勾起其肝风，鼓荡其温邪，故名曰风温。其为病也，虚阳外浮，热邪漫溢，故脉阴阳俱浮。津液外泄，自汗不止，气乏神昏，则身重多眠睡。内风上鼓，而机窍窒塞，故鼻息必鼾，语言难出，其非外受风邪之证可见矣。若被下者，谓未经误汗，非谓汗后又下也。盖邪伏少阴，热灼水枯，咽干口燥，法当急下，此热已发出太阳，而少阴空虚，若下之伤阴，则小便不利，而直视失溲，则气亦脱矣。如未被汗下而被火攻者，外火助内热，熏蒸而发黄，剧则火邪扰心如惊痫，肝风炽盛而瘛疭，皆败坏之象也。若止火熏之，一逆尚可引日苟延，若既汗又下而再逆之，更促其命期也。

雄按：彼冬温春温之先犯手太阴者，皆曰风温，乃吸受之温风也。此伏邪内发，误汗致逆者，亦曰风温，乃内动之虚风也。然风温在肺，只宜清解。若误以辛热之药汗之，亦有自汗多眠，鼻鼾难语之变。余治梁宜人一案可质也。案见续编。

淦按：鼻鼾是肺肾相关，子母同病，自汗出，乃阴不内守，心液外越也。未必尽是少阴一证[①]之证。

服桂枝汤，大汗出后，大烦渴不解，脉洪大者，白虎加人参汤八主之。

张路玉曰：此本温热病，误认风伤卫，服桂枝汤也。若内伤卫，服汤后必微汗而解矣。不知此本温热，误服桂枝汤，遂至脉洪大，大汗，烦渴不解。若误用麻黄，必变如上条之危殆。盖桂枝治自外入之风邪，石膏治自内发之热邪，故白虎汤为热邪中暍之的方，专解内蒸之热，非治在经之热也。大汗伤津，故加人参以救液，则烦渴自解矣。

尤拙吾曰：温邪非发散可愈，即有表证，亦岂辛温可发，桂枝汤为伤寒表病而里和者设，温证邪从里发，而表且未病，误用桂枝，适足以助邪而耗液。盖伏寒化热，少阴之精，已被劫夺，更用辛热，是绝其本而资之脱也。若曰少阴本寒标热，邪入其界，非温不散，然温病之发，寒已变热，其欲出之势，有不待引之而自甚[②]者，其不能出者，必皆阴精已涸者也，不然宁有不出者耶？

雄按：先曾祖云：风寒为病，可以桂枝汤发汗而愈。若发汗而热反灼者，乃风温病，温即热之谓也。后人不为详玩，谓风温为汗后坏病，抑何固耶？夫病本热也，加以桂枝之辛热，故液为热迫而汗大出，液去则热愈灼，故大烦渴而脉洪大，连上条似论一证，主以白虎加人参，正《内经》风淫热淫，治以甘寒之旨也。又《医林改错》谓：发热有汗之证，从未见桂枝汤治愈一人，是亦温病也。

太阳与少阳合病，自下利者，与黄芩汤九；

---

① 证：锦本“证”作“经”。

② 甚：光绪本“甚”作“出”。

若呕者，黄芩加半夏生姜汤十主之。

张路玉曰：黄芩汤乃温病之主方，即桂枝汤以黄芩易桂枝而去生姜也。盖桂枝主在表风寒，黄芩主在里风热，不易之定法也。其生姜辛散，非温热所宜，故去之。

温病始发，即当用黄芩汤去热为主，伤寒传至少阳，热邪渐次入里，方可用黄芩佐柴胡解之。此表里寒热之次第也。

周禹载曰：明言太少二阳，何不用二经药？非伤寒也。伤寒由表入里，此则自内发外，无表何以知太少二阳？或胁满，或头痛，或口苦引饮，或不恶寒而即热，故不得谓之表也。如伤寒合病，皆表病也，今不但无表，且有下利里证，伤寒协热利，必自传经而入，不若此之即利也。温何以即利？外发未久，内郁已深，其人中气本虚，岂能一时尽泄于外，势必下走作利矣。

雄按：少阳胆木挟火披猖，呕是上冲，利由下迫，何必中虚始利，饮聚而呕乎？半夏、生姜专开饮结，如其热炽，宜易连、茹。杨云：此注精当，非前注所及。

三阳合病，脉浮大，上关上，但欲眠睡，目合则汗。

周禹载曰：温气发出，乃至三阳皆病，其邪热炽实，不言可知，故其脉浮大也。意邪伏少阴时，则尺脉亦已大矣。今因由内发外，由下达上，而浮大见于关以上，故曰"上关上"也。邪虽上见阳位，少阴之源未靖则欲眠，尚显本证。而目合则汗，即为盗汗，又显少阳本证。何以独见少阳？因母虚子亦虚，而少阴邪火与少阳相火同升燔灼也。所以稍异热病者，但目合则汗，不似热病之大汗不止也。然何以不言太阳、阳明二经证？以浮为太阳经脉，大为阳明经脉也。

雄按：御纂《医宗金鉴·正误篇》云：浮大上之"上"字，当是"弦"字。始合三阳合病之脉。至其治法，缪仲淳拟用：百合一两，麦冬五钱，知母，栝蒌根、白芍药各二钱，鳖甲三钱，炙甘草一钱，竹叶五十片。

杨云：此条与发汗已，身灼热之风温，正是一串。初起为此病，汗后则为风温证。徐亚枝云：杨侯尝语余曰：《伤寒论》当逐条分读，不必固求连缀次序，其意以洄溪《伤寒类方》，但当因证以论方，不必循经而论证，为直截了当。盖逐条分读，则其间脉络贯通处自见，若泥次序求连缀，不免凿矣。及读此评，益服其读书另具只眼，不觉首之至地矣。

《金匮》曰：温疟者，其脉如平，身无寒但热，骨节疼烦，时呕，白虎加桂枝汤八九主之。

尤拙吾曰：此与《内经》论疟文不同，《内经》言其因，此详其脉与证也。瘅疟、温疟俱无寒，但热，俱呕，而其因不同。瘅疟者，肺素有热，而加外感，为表寒里热之证，缘阴气内虚，不能与阳相争，故不作寒也；温疟者，邪气内藏少阴，至春夏而始发，为伏气外出之证，寒蓄久而变热，故亦不作寒也。脉如平，病非外感，故脉如其平时也。骨节疼烦、时呕者，热从少阴出外，舍于肾之所合，而上并于阳明也。白虎甘寒除热，桂枝则因势而达之耳！

雄按：喻氏谓仲景论疟，既云弦数者，多热矣，而复申一义曰弦数者风发。见多热不已，必至于极热，极热则生风，风生则肝木侮土，而传其热于胃，坐耗津液，此非可徒求之药，须以饮食消息，止其炽热，即梨汁、蔗浆，生津止渴之属，正《内经》"风淫于内，治以甘寒"之旨也。

仲景伏气热病篇

《伤寒论》曰：阳明，脉浮而紧，咽燥口苦，腹满而喘，发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身重。若发汗则躁，心愦愦反谵语；若加烧针，必怵惕，烦躁不得眠；若下之，则胃中空虚，客气动膈，心下懊侬；舌上胎者，栀子豉汤十一主之。若渴欲饮水，口干舌燥者，白虎加人参汤八主之。若脉浮，发热，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汤五主之。

周禹载曰：浮紧，伤寒脉也。何以为热病？以其发于夏，不恶寒，反恶热也。又何以独言阳明？以其夏时湿热上蒸，邪从胃发，且腹满而喘，种种皆阳明证也。然咽燥非少阴证耶？不知阳明为从出之途，少阴其伏藏之地也。夫既阳明热病，曷又为脉反浮紧？正以夏时肌腠本开，人本多汗，风邪袭入，致腠理反闭而无汗，故夏之风

脉，每似冬之寒脉也。今云汗出而脉亦浮紧者，正因浮甚有力，热邪盛而致也。若不知者，以辛热汗之，耗其精液，必至躁妄昏昧。火劫温针，燥其阴血，必至惊扰无寐。下之，必亡其阴，必至胃虚邪陷，心中懊侬。此皆误治，将何以救之乎？观舌上胎滑者，则外邪尚在，以栀子解热，香豉祛邪，是为合法。若渴饮浆水，口干舌燥，知其外邪亦入，总以白虎汤为治，加人参者。以误治而精液大伤也。设使紧脉去而浮在，发热引水，小便不利，则其浮为虚，而热邪已入膀胱，入膀胱者，曷不饮以四苓而主以猪苓耶？伤寒之小便不利，结于气分；热病之小便不利，由于血分者也。因邪郁既深，耗液日久，故必以阿胶补虚，滑石祛热，而无取乎白术也。

沈尧封曰：未经误治之时，本是白虎汤主治。

阳明病，汗出多而渴者，不可与猪苓汤，以汗多胃中燥，猪苓汤复利其小便故也。

周禹载曰：渴而小便不利，本当用猪苓汤，然汗出在所禁也，此与伤寒入腑不令溲数同意。盖邪[1]出阳明，已劫其津，汗出复多，更耗其液，津液曾几，更可下夺耶。当以白虎加人参去其热，则小便之不利者，津回而自利矣。

沈尧封曰：谷食在胃，全赖津液充足，方能滑润达下，若津液一枯，谷食即燥结难下，故阳明非燥不病。然燥者五气之一，而五气中风与热，亦能致燥。《易》曰：燥万物者，莫熯乎火。又曰：风自火出。此三气皆因乎天者。若人之致燥有二：汗与小便是也。苟过多则亦未有不燥者矣。

三阳合病，腹满身重，难以转侧，口不仁而面垢，谵语遗尿。发汗则谵语。下之则额上生汗，手足逆冷。若自汗出者，白虎汤七主之。雄按："发汗则谵语"下，似脱一"甚"字。

马元仪曰：此证发汗则偏于阳而津液伤，攻下则偏于阴而真气损，惟有白虎一法，主解热而不碍表里，但三阳病脉当浮大，而亦有微弱不起者，以邪热抑遏，不得外达，待清其壅则脉自起，勿谓阳衰故脉微也。雄按：更不可误以为阳证见阴脉。

章虚谷曰：此条邪热更重，弥漫三阳，而致腹满身重，难以转侧。口不仁者，不知味也。由胃中浊壅熏蒸，故又面垢也。热甚神昏，则谵语遗溺。若未经误治而自汗出者，主以白虎汤，雄按：仲淳云：宜加百合此倒装文法，谓非误发其汗之汗，故名自汗出。雄按：尤在泾注云："若自汗出"句，顶"腹满身重"四句来。若误发其汗而致谵语。雄按：白虎加人参汤八，或可救也。或下之，额上生汗者，是绝汗也。手足逆冷，阳气将亡，即所谓再逆促命期，非白虎所可治也。

仲景外感热病篇

太阳中热者，暍是也。其人汗出恶寒，身热而渴也。

王安道曰：暑热者，夏之令也。大行于天地之间，人受伤而为病，名曰中暑，亦曰中热，一也。叶香岩曰：热地如炉，伤人最易。

赵以德曰：汗出恶寒，身热而不渴者，中风也；渴者，中暍也。

周禹载曰：冬月有寒，则能伤人，名中寒；夏月有热，亦能伤人，名中热。此是外来之热，故曰中。非即伏寒发出，夏必病热之热也。然而同用白虎者，总以所伤在气，则所主在金，所病在热。生金者土，金生者水，金病则我母子俱病，故与伏气之在少阴，发出之由阳明者无异。要皆并主一汤，全不因冬月之伏，与夏月之中为二异也。又全不以伏气之渴，与今病之渴为稍异也。呜乎！圣人于此，有意立方，无心表异，以千古之前，自有此理，万世之下，自有此悟也。雄按：古人但以寒为肃杀之气，而于暑热甚略，是阙文也。

徐洄溪曰：凡汗出多之病无不恶寒者，以其恶寒汗出而误入为寒，妄用热剂，则立危矣。

何报之曰：汗大泄不止亡阳；且令肾水竭绝，津液内枯，是谓亡阴。急当滋水之上源。三伏之义为金受囚也。金遇丙丁，失其清肃而壬水绝于己，癸水绝于午，西北之寒清绝矣。前人有谓夏月宜补者，乃补天元之真气，非补热火也。令人夏食寒是也。

---

① 邪：锦本"邪"作"汗"。

沈尧封曰：此是热病证据，《素问》在天为热，在地为火。热者，火之气也。故热乃五气之一。而热病即伤寒有五之一。《伤寒论》以《难经》"热"字，恐与下文"温"字相混，故特指出曰：暍是也。感烈日之气而病，即《素问》寒、暑、燥、湿、风之暑病。或曰：暍是阳邪，暑是阴邪，土润溽暑，热兼湿言也。似与暍有异，曰寒往则暑来，与寒对待，非专言热而何？古人称"暑、暍、热"一也。若湿热并至之病，《难经》名曰湿温，不名暑。迨至隋唐后皆指湿热为暑，于是真暑之名失，而暍之名更不知为何病矣？雄按：《北齐书·后主纪》：六月游南苑，从官暍死者六十人。《千金须知》云：热死曰暍，是唐时尚知暑暍之为热也。

雄按：《内经》云：在天为热，在地为火。其性为暑。又云：岁火太烈①，炎暑流行。盖暑为日气。其字从日，曰炎暑，曰酷暑，皆指烈日之气而言也。夏至后有小暑、大暑；冬至后有小寒、大寒。是暑即热也，寒即冷也。暑为阳气，寒为阴气。乃天地间显然易知之事，并无深微难测之理，而从来歧说偏多，岂不可笑！更有调停其说者，强分动得、静得为阴阳。夫动静惟人，岂能使天上之暑气，随人而判别乎？况《内经》有阴居避暑之文，武王有樾荫暍人之事，仲景以白虎汤为热病主方，同条共贯，理益彰彰。何后贤之不察？而好为聚讼以紊道，深文以晦道耶！若谓暑必兼湿，则亢旱之年，湿难必得，况兼湿者何独暑哉？盖温无定位，分旺四季，风湿寒湿，无不可兼，惟夏季之土为独盛，故热湿多于寒湿。然暑字从日，日为天气。湿字从土，土为地气。霄壤不同，虽可合而为病，究不可谓暑中原有湿也。

伤寒，脉浮滑，此表有热，里有寒，白虎汤七主之。

王三阳曰：经文"寒"字，当作"邪"字解，亦热也。

方中行曰：世本作"表有热，里有寒"，必系传写之误。夫白虎本为治热病、暑病之药，其性大寒，安得里有寒者可服之理？详本文脉浮滑，不但无紧，且复多滑，乃阳气甚而郁蒸，此里有热也。里热甚必格寒于外，多厥逆身凉而为亢害之证。此表有寒也。《厥阴篇》中脉滑而厥者，里有热也，白虎汤主之。则知此"表里"二字为错误可知，当为上下更易。

魏念庭曰：此里尚为经络之里，非脏腑之里也。

沈尧封曰：里有寒之"寒"字，乃"暍"字之误。如果里有寒，何以反用石膏、知母乎？表有热，即身热也。上节止言病名，不言脉证，此节详言脉证，出方主治，两节本是相承，叔和订时，此节幸有"寒字"之误，不被摘出。若见"暍"字，早已摘置别论中矣。程郊倩云：暍病脉不浮，不思《伤寒论》之暍，即《难经》之热病也。《难经》云：热病之脉，阴阳俱浮。浮之而滑，沉之散涩，此是要紧处，岂可模糊读过。本条脉浮滑，与《难经》热病脉合，则白虎的是热病主方，而"寒"字的是"暍"字之误。

雄按：杨素园大令云：此条"寒"字，诸家所辨，未能妥贴。徐君亚枝谓：当作"痰"字解，于义较协。余谓徐君此解，可称千古。夫本论无痰字，如湿家胸中有寒之"寒"字，亦作痰字解。盖痰本作淡，会意二火搏水成痰也。彼湿家火微湿盛，虽渴而不能饮，是为湿痰，此暍病火盛烁液，脉既滑矣，主以白虎汤，则渴欲饮水可知，是为热痰。凡痰因火动，脉至滑实，而口渴欲饮者，即可以白虎治之，况暍乎？佩服！佩服！

伤寒，脉滑而厥者，里有热也，白虎汤七主之。

张路玉曰：滑，阳脉也，故其厥为阳厥，里热郁炽，所以其外反恶寒，厥逆往往有唇面爪甲俱青者，故宜白虎以清里而除热也。

伤寒，无大热，口燥渴，心烦，背微恶寒者，白虎加人参汤八主之。

张兼善曰：白虎专治大烦、大渴、大燥、大热之证，惟恐表证未罢而早用之。若背微恶寒及时时恶风二条，因其中烦渴、烦热已甚，非白虎不能遏也。

沈尧封曰：背为阳，背微恶寒者，阳虚证也。但阳有不同，真水、真火，是肾中之阴阳也；气血，是营卫之阴阳也。此条口燥渴、心烦、则暍热

① 烈：锦本"烈"作"过"。

内炽，仍是白虎证。惟喝热伤其卫气，致背微恶寒，故加人参补其卫也。至若少阴病口中和，其背恶寒，则卫阳与肾阳并伤，故人参与附子并用以两补之也。

雄按：吴鹤皋云：背微恶寒者，但觉微寒而不甚也。既有燥渴，则白虎加参，用可无疑。若背恶寒而不燥渴者，不可用也。余谓以下条参之，必有汗，故可用也。

伤寒，脉浮，发热无汗，其表不解者，不可与白虎汤；渴欲饮水，无表证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沈尧封曰：此承上文言烦渴、背恶寒，固当用白虎加人参汤，但亦有中喝而外复伤风寒，亦能令恶寒、发热、脉浮，更当于有汗、无汗上辨表证解不解，以定此方之可用不可用耳！

伤寒病，若吐、下后，七八日不解，热结在里，表里俱热，时时恶风，大渴，舌上干燥而烦，欲饮水数升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张路玉曰：详此条表证，比前较重，何以亦用白虎加参耶？本文"热结在里，表里俱热"二句，已自酌量。惟热结在里，所以表热不除。邪火内伏，所以恶风大渴。舌燥而烦，欲饮水不止，安得不以生津解热为急耶！

雄按：御纂《医宗金鉴·伤寒正误篇》："时时恶风"，作"时汗恶风，当遵之。又沈亮宸云：舌干且燥，谓视之无液也。然则温热之审舌苔以察津液，仲师已逗其倪矣。

太阳中喝者，身热疼重，而脉微弱，此以夏月伤冷水，水行皮中所致也。一物瓜蒂汤十二主之。

皇甫士安曰：脉盛身寒，得之伤寒；脉虚身热，得之伤暑，盖寒伤形而不伤气，所以脉盛；热伤气而不伤形，所以脉虚。雄按：所云身寒者，虽发热而仍恶寒，不似暑热病之喜凉恶热也。

朱奉议曰：夏月发热，恶寒，头痛，身体肢节痛重，其脉洪盛者，热病也。夏月自汗。恶寒，身热而渴，其脉微弱者，中暑也。雄按：此注之热病，乃夏至后所发之伏邪也。《内经》亦谓之暑病。中暑者，夏月外感之热病，亦曰中喝。病有内外之殊，脉有洪微之别，是微弱本喝脉，惟身重为湿候，后条虽亦身重，而口开齿燥，暑热内炽已极，似宜急与甘寒救液也。

方中行曰：夏日则饮水，人之常事，而曰伤，何哉？良由暑迫，饮之过多，或得之冷水澡洗，暑反入内也。

张路玉曰：此条言因热伤冷之病，乃中喝之变证。喻氏谓无形之热，伤其肺金，则用白虎加人参汤以救之。有形之湿，伤于肺金，则用瓜蒂汤救之。各有所主也。

太阳中喝，发热恶寒，身重而疼痛，其脉弦细芤迟；小便已洒洒然毛耸，手足逆冷，小有劳身即热，口开，前板齿燥。若发其汗，则恶寒甚。加温针，则发热甚。数下之，则淋甚。

成聊摄曰：病有在表者，有在里者，有表里俱病者，此则表里俱病者也。发热恶寒，身重疼痛者，表中喝也；脉弦细芤迟者，中暑脉虚也；小便已洒洒然毛耸，手足逆冷者，太阳经气不足也。小有劳身即热者，谓劳动其阳，而喝即发也。口开，前板齿燥者，里有热也。雄按：即此一端，可见其为热炽津枯之候。虽身重恶寒，岂可再投清暑益气汤、五苓散、藿香正气丸等，辛温燥烈以重劫其阴液乎？东垣、虚谷之言，贻误后人不浅。《内经》云：因于暑汗，烦则喘喝。口开谓喘喝也。以喘喝不止，故前板齿燥。若发汗，以去表邪，则阳气外虚，故恶寒甚。若以温针助阳，则火热内攻，故发汗甚。若下之以除里热，则内虚而膀胱燥，故淋甚。雄按：观此治法之三禁，则仲景虽未立方，而甘凉撤热存津之当用，已可不言而喻矣。赵氏、方氏主用白虎加人参汤，殆从三阳合病比例而出，似亦近理。

沈尧封曰：此言精气素亏而中喝者。

伤寒，脉结代，心动悸，炙甘草汤主之。一名复脉汤。脉按之来而缓，时一止复来者，名曰结，又脉来动而中止，更来小数，中有还者反动，名曰结，阴也。脉来动而中止，不能自还，因而复动者，名曰代，阴也。得此脉者，必难治。

方中行曰：脉结代而心动悸者，虚多实少，譬如寇欲退散，主弱不能遣发，而反自彷徨也。复脉乃核实义之名，然则是汤也，必欲使虚者加进，而驯至于实，则实者自退散，而还复于元之义也。

喻嘉言曰：脉者气血之先，仲景于津液内亡之脉，名之曰结阴、代阴，又名无阳。原有至理，何可不知？聊为四言俚句，以明其义。胃藏津液，

水谷之海，内充脏腑，外灌形骸。津多脉盛，津少脉衰，津结病至，津竭祸来。脉见微弱，宜先建中。汗则津越，下则津空。津耗脉细，不可妄攻。小便渐减，大便自通。阳明内实，急下救焚。少缓须臾，津液无存。阳明似实，稍用调承。驱热存津，此法若神。肾中真阳，阴精所栽。胃中真阳，津液所胎。阴枯津盛，洌泉可溉。阴精衰薄，瓶罄罍哀。何谓结阴？无阳脉阖。何谓代阴？无阳脉夺。经揭无阳，津液欲竭，较彼亡阳，天地悬阔。

沈尧封曰：此论精气素亏而感微邪之治。前节有脉证而无方治，此未必即是前节主方。然观方中药，又宁必不可以治前证。

脉浮而芤，浮为阳，芤为阴。浮芤相搏，胃气生热，其阳则绝。

方中行曰：浮为气上行，故曰阳；芤为血内损，故曰阴。胃中生热者，阴不足以和阳，津液干而成枯燥也。雄按：沈氏曰：浮为邪，芤为阴血虚。以余论之，凡见浮芤相搏之脉，多是暑热伤津。

沈尧封曰：卫气为阳，人之所知也；津液为阳，人之所未知也。经云：上焦出气，宣五谷味，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是谓气。卫气，即津液也。故在外之津液少，则曰无阳，不能作汗。在内亡津液，则曰阳绝于里，要之言阳也，即言卫气也，即言津液也。

仲景湿温篇

太阳病，关节疼痛而烦，脉沉而细者，此名湿痹。湿痹之候，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但当利其小便。

沈尧封曰：《伤寒论》原序云撰用《素》《难》，当即以《素》《难》释之。《难经》伤寒有五，即《素问》寒、暑、燥、湿、风之五气为病也，故仲景于太阳论中五证并列，挨次剖析。此论湿痹，即《难经》之湿温证也。《素问》在天为湿，在地为土，湿乃土气也。故湿为五气之一，湿温乃伤寒有五之一。编伤寒者，以湿、暍为非伤寒，置之别论，然则中风亦非伤寒，何独存卷首耶？《难经》云：湿温之脉，阳濡而弱，阴小而急。与此稍异。

又曰：伤寒既以头痛胃实等项分六经。即以"汗"字判"风寒"，"渴"字认"燥热"，"小便不利"认"湿气"。纵横辨别，邪无遁形矣。读者当于此等著实处留心。

湿家为病，一身尽痛，发热，身色如熏黄也。

倪冲之《伤寒汇言》：此湿家为病之总纲也。《金匮》。盖体气素以为湿为事者，是为湿家。《条辨》。其痛与痹痛不同，湿在关节而疼，故曰痹。今一身尽疼，而表有热，故聊摄称曰在经。熏黄与橘子黄，同是湿热，彼以热胜者黄而明，此以湿胜者黄而晦，宜茵陈五苓散主之。海藏以熏黄为阴黄。盖既湿胜，则次传中寒，小便自利者有之。雄按：此由但清其热，不治其湿，故次传寒中。术附汤主之。《折衷》。

沈尧封曰：丹溪云：如造曲然，湿热郁久则发黄也。

雄按：湿热发黄，名曰黄疸，皆是暴病。故仲景以十八日为期，其余所因甚多，有谷疸、酒疸、女劳疸、黄汗，及冷汗、便溏、气虚之阴黄，身面浮肿睛白、能餐劳倦之弱黄，神志不足、卒受恐吓、胆气外泄之惊黄，肝木横肆、脾胃伤残、土败而色外越之痿黄。皆与暴病不同，不可概目为湿热病矣。

湿家，其人但头汗出，背强，欲得被覆向火，若下之早则哕，或胸满、小便不利，舌上如胎者，以丹田有热，胸中有寒，渴欲得水而不能饮，则口燥烦也。

尤在泾曰：寒湿居表，阳气不得外通，而但上越，为头汗出，为背强，欲得被覆向火，是宜用温药以通阳，不可与攻法以逐湿，乃反下之，则阳更被抑而哕乃作矣。或上焦之阳不布而胸中满，或下焦之阳不化而小便不利，随其所伤之处而为病也。舌上如胎者，本非胃热，而舌上津液燥聚，如胎之状，实非胎也。盖下后阳气反陷于下，而寒湿仍聚于上，于是丹田有热，而渴欲得水，胸中有寒，而复不能饮，则口舌燥烦，而津液乃聚耳！

雄按：胸中有寒之"寒"字，当作"痰"字解，胸中有痰，故舌上如胎。其津液为痰所阻，故口燥烦。而痰饮乃水之凝结，故虽渴而不能饮也。

杨云：此注极明确，凡《伤寒论》言胸中有寒者，俱作痰解。

湿家，下之，额上汗出，微喘，小便利者，死；若下利不止者，亦死。

尤在泾曰：湿病在表者，宜汗；在里者，宜利小便。苟非湿热蕴积成实，未可遽用下法。杨云：湿证不可妄下。额汗出，微喘，阳已离而上行；小便利，下利不止，阴复决而下走。阴阳离决，故死。一作小便不利者死，谓阳上浮而阴不下济也。亦通。

雄按：张石顽云：自此而推之，虽额汗出，微喘，若大小便不利者，是阴气未脱，而阳之根犹在也，下虽大小便利，若额上无汗不喘，是阳气不越，而阴之根犹在也。则非离决，可以随其虚实而救之。至于下利不止，虽无头汗喘逆，阳气上脱之候，亦死，亦有下利不止，小便反闭，而额上汗出者，谓之关。经云：关格不通，头无汗者，可活；有汗者，死。

问曰：风湿相搏，一身尽疼痛，法当汗出而解，值天阴雨不止，医云：此可发汗，汗之病不愈者何也？答曰：发其汗，汗大出者，但风气去，湿气在，是故不愈也。若治风湿者，发其汗，但微微似欲汗出者，风湿俱去也。汪按：古人即表汗，亦须有节度如此，奈何近人必令其汗，又欲令其多耶？此与《伤寒论》桂枝汤下语，亦可互参。

倪冲之《伤寒汇言》：湿家不惟不可误下，亦不可误汗。惟风湿相搏一证郊倩。风从前来湿伤卑下，两至搏击，一身尽为疼痛子繇。此是微挟表邪，法当汗出而病方解郊倩。然时值淫雨隐庵，不免湿气盛行纯一。医云：此可发汗。若发大汗而病不愈，不惟风湿之邪不解，而且伤真气矣郊倩。况风之乘罅也速，湿之侵人也渐子繇。然风在外而湿在内，且大汗出而渍衣被，汗转为湿，风气虽去，而湿气仍隐伏而存留，是故不愈也纯一，使之微微似欲汗出，则正气宣发，充身泽毛，若雾露之灌溉，与病相应。斯正气行而邪气却，营卫和而风湿并解矣忠可。

章虚谷曰：治风湿者必通其阳气，调其营卫，和其经络，使阴阳表里之气同流，则其内湿随三焦气化，由小便而去，表湿随营卫流行，化微汗而解，阴湿之邪既解，风邪未有不去者。若大发其汗、阳气奔腾。风为阳邪随气而泄，湿邪阴滞，故反遗留而病不愈也。此治风湿与治风寒不同者，虽寒湿同为阴邪，而寒清湿浊，清者易散，浊者粘滞，故汗法大有区别也。

湿家病，身疼痛，发热，面黄而喘，头晕鼻塞而烦，其脉大，自能饮食，腹中和无病，病在头中寒湿，故鼻塞。内药鼻中则愈。

章虚谷曰：此所谓雾露清邪中于上也。三阳经脉，上头而行于身表，头中寒湿，则表气不宣，故身疼发热，肺开窍于鼻，而行气于皮毛，邪从鼻入，湿遏其阳而上蒸，则面黄。气闭则喘，气壅则头痛鼻塞而烦，皆肺气窒塞，不得下降，故脉反大，其与湿中于下，而在阴之脉沉细者，迥不同也。肺通喉，胃通咽，邪在肺，不在胃，故自能饮食，腹中和无病。止头中寒湿，故鼻塞，当用辛香苦泄之药纳鼻中，如近世之痧药，雄按：鼻烟亦可用，古人惟用瓜蒂散十四。使肺气通达，其湿邪化水，从鼻中出则愈。汪按：瓜蒂末嗅则水从鼻出，若汤饮则吐。

伤寒，瘀热在里，身必发黄，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十五主之。

章虚谷曰：表邪未解，湿热内瘀，身必发黄，故以麻黄解表，连翘、赤豆等味，利肺气以清湿热，其邪在经络，故从表解之。

雄按：余治夏月温热发黄，而表有风寒者，本方以香薷易麻黄辄效。杨云：夏月用香薷，与冬月用麻黄，其理正同。

伤寒，身黄、发热者，栀子檗皮汤十六主之。

尤在泾曰：此热瘀而未实之证。热瘀故身黄，热未实故发热，而腹不满。栀子，撤热于上。柏皮，清热于下。而中未及实，故须甘草以和之耳。

沈尧封曰：栀檗汤，清热利小便，治湿热之主方也。程扶生以麻连小豆汤为湿热主方，不思麻连小豆汤发汗之方，惟外兼风寒者宜之，栀檗汤利小便之方也。杨云：分析极清。若以麻连小豆汤为主方，不惟栀檗汤无着落，即论内但当利小便句，亦无着落。

伤寒七八日，身黄如橘子色，小便不利，腹微满者，茵陈蒿汤十七主之。

尤在泾曰：此则热结在里之证也。身黄如橘

子色者，色黄而明，为热黄也；若阴黄则色黄而晦矣。热结在里，为小便不利、腹满，故宜茵陈蒿汤下热通瘀为主也。

阳明病发热汗出，此为热越，不能发黄也。但头汗出。身无汗，剂颈而还，小便不利，渴引水浆者，此为瘀热在里；身必发黄，茵陈蒿汤十七主之。

尤在泾曰：热越，热随汗而外越也。热越则邪不蓄而散，安能发黄哉？若但头汗出而身无汗，剂颈而还，则其热之蓄于内者方炽，而湿之引于外者无已。湿与热合，瘀郁不解，则必蒸发为黄矣。茵陈蒿汤，苦寒通泄，使病从小便出也。

阳明病，面合赤色，不可攻之。攻之必发热，色黄，小便不利也。

沈尧封曰：此是寒邪外束之湿温证也，麻连小豆汤是其主方。除却恶寒即是栀檗证。更加腹微满，即是茵陈蒿证。

章虚谷曰：上明发黄之证，此又明致黄之由也。面赤黄，热郁在经，当以汗解。若攻之伤其腑气，则在经之热，反从内走，与水谷之气，郁蒸发黄，三焦闭塞，而小便不利也。

阳明病，无汗，小便不利，心中懊侬者，身必发黄。

章虚谷曰：虽未误下，而无汗、小便不利，其邪热闭结，心中懊侬，与胃中水液郁蒸，而身必发黄也。

阳明病，被火，额上微汗出，小便不利者，必发黄。

喻嘉言曰：湿停热郁而误火之，则热邪愈炽，津液上奔，额虽微汗，而周身之汗与小便，愈不可得矣。发黄之变，安能免乎？

仲景疫病篇 山阴陈坤载安注

寸口脉阴阳俱紧者，法当清邪中于上焦，浊邪中于下焦。清邪中上，名曰洁也；浊邪中下，名曰浑也。阴中于邪，必内栗也。表气微虚，里气不守，故使邪中于阴也。阳中于邪，必发热头痛，项强颈挛，腰痛胫酸，所谓阳中雾露之气。故曰清邪中上，浊邪中下。阴气为栗，足膝逆冷，便溺妄出。表气微虚，里气微急，三焦相溷，内外不通，上焦怫郁，脏气相熏，口烂食龂也。中焦不治，胃气上冲，脾气不转，胃中为浊，荣卫不通，血凝不流。若卫气前通者，小便亦黄，与热相博，因热作使，游于经络，出入脏腑，热气所过，则为痈脓。若阴气前通者，阳气厥微，阴无所使，客气入内，噫而出之，声嗢咽塞。寒厥相逐，为热所拥，血凝自下，状如豚肝。阴阳俱厥脾气孤弱，五液注下。下焦不阖，清便下重，令便数难，脐筑湫痛，命将难全。

此一节言受疫之源。疫者，即寒、暑、燥、湿、风夹杂而成，清浊不分，三焦相溷。其曰中上、中下者，是就邪之清浊而言；曰阴中、阳中者，亦即邪之中上、中下而言。扼要全在中焦得治为主。中焦者，脾胃是也。脾胃之气有权，若卫气通者，邪可从经而汗解。若荣气前通者，邪可从腑而下解。倘脾胃之气不足，邪必内陷伤脏，五液注下，便难脐痛，命将难全矣。为痈脓，下豚肝，指其重者而言，未必定当如是也。所以疫证最怕邪伏膜原，内壅不溃，为难治。

伤寒，脉阴阳俱紧，恶寒发热，则脉欲厥。厥者，脉初来大，渐渐小，更来渐渐大，是其候也。杨云：疫病乃秽邪弥漫，其脉恒模糊不清，此所云渐渐大，渐渐小，正其候也。**如此者恶寒，甚者，翕翕汗出，喉中痛。热多者，目赤脉多，睛不慧。**杨云：凡疫证，目睛必不了了。**医复发之，咽中则伤。若复下之，则两目闭，寒多者便清谷，热多者便脓血。若熏之，则身发黄。若熨之，则咽燥。若小便利者，可救之；小便难者，为危殆。**

此篇言疫邪初起之证与脉也。阴阳俱紧，恶寒发热，与伤寒同，而渐小渐大之厥脉，是疫之所异也。因邪气深伏，正气不得宣通，所以先必恶寒，而甚则又形热汗出，喉痛目赤也。若因恶寒而发汗，则助热上蒸而咽伤。若因内热而下之，则阳气内陷而目闭。阳邪，多则便清谷；阴邪，多则便脓血，熏之，则湿热郁蒸而身黄。熨之，则热烁津液而咽燥。总因邪伏膜原，故汗、下、熏、熨皆误也。其可救与不救，当于小便之利不利验也。杨云：温病小便利，则阴气未竭；疫证小便利，则腑气尚通。邪有出路，故俱可治。

伤寒，发热头痛，微汗出。发汗，则不识人，熏之，则喘，不得小便，心腹满。下之，则短气，小便难，头痛背强。加温针，则衄。

此节言清邪之中上者，故阳分之证居多，清邪中上，直入募原也。其发热、头痛、微汗，为邪热熏蒸，非在表也。故发汗，则热盛而神昏。杨云：汗为心液，过汗则心虚，而邪蔽清阳。熏之，则热壅而作喘，杨云：熏之则以热益热，而伤水之上源。不得小便，心腹满者，气不通也，亦非在里。短气，小便难，头痛背强者，下伤津液也。衄者，温针伤络也。杨云：邪热入营，故衄。治当先达募原，不致此变。

伤寒，发热，口中勃勃气出，头痛，目黄，衄不可制，贪水者，必呕。杨云：水积而不运，故呕，恶水者，厥，杨云：热盛而无制，故厥。若下之，咽中生疮，杨云：热遗于上，故生疮。假令手足温者，必下重便脓血。杨云：四末属脾，温则热邪充斥脾胃，故下脓血。头痛目黄者，若下，则两目闭。杨云：温邪非荡涤所能驱，而反虚其正，故目闭。贪水者，脉必厥，其声嘤，咽喉塞，杨云：亦水积泛溢之象。若发汗，则战栗，阴阳俱虚，杨云：邪在里，不在表，汗之则徒虚其表。恶水者，若下之，则里冷不嗜食，大便完谷出。杨云：恶水则湿盛热微，下之则伤其中气。若发汗，则口中伤，舌上白胎。杨云：津液外竭，则秽邪上蒸。烦燥，脉数实。杨云：热盛于内。不大便，六七日后必便血。若发汗，则小便自利出。杨云：太阳膀胱主津液，汗之则正虚，而不能约束。

此节言浊邪之中下者，故阴分之证居多，浊邪中下者，非下受也。仍从募原分布谓阴邪归阴也。邪并于阴，则阴实阳虚，故有勃勃气出，头痛目黄，衄不可制，贪水咽疮，下重便脓血诸证，此阴实也。其目闭脉厥，声嘤咽塞，战栗不嗜食，大便完谷，小便自利者，此阳虚也。实为真实，虚为假虚。故非偏阴偏阳可治。

病人无表里证，发热七八日，虽脉浮数者，可下之；假令已下，脉数不解，合热则消谷善饥，至六七日不大便者，有瘀血也，宜抵当汤十八。若脉数不解，而下利不止，必协热而便脓血也。

此疫邪之分传者，病无表里证，邪在募原，此指初起而言。脉数者，热盛于内也。浮者，热蒸于外也。发热七八日而不从汗解，其内热已深，故曰可下。此指现在而言。假令已下，是指下后言也。若下后脉数不解，热传于阳，则消谷善饥，为卫气前通也；热传于阴，必伤血成瘀，为营气前通也。宜抵当汤。即下如豚肝之类。若脉数不解，而下利便脓血者，已成脾气孤绝，五液注下，为不治之证也。勿作寻常协热利看。

病在阳，应以汗解之，反以冷水噀之，若灌之，其热被却，不得去，弥更益烦，肉上粟起，意欲饮水，反不渴者，服文蛤散。杨云：此条温热俱有之，不独疫病。若不差者，与五苓散二一。寒实结胸，无热证者，与三物小陷胸汤二二，白散二三亦可服。

此疫邪之传表者，"却"字疑是"劫"字之误。徐亚枝云：却，不得前也，热被冷抑，不得外出，转而内攻，故弥更益烦，却字似非误。杨云：是。文蛤散当属文蛤汤二十。病在阳者，谓疫邪已传阳分也，传于阳当从汗解。噀，喷也；灌，溉也。疫邪热极，原可饮冷水得大汗而解者，乃以之噀灌皮毛，内热被冷水外劫。故内烦益甚，肉上粟起也；欲饮而不渴者，内热为外水所制也。文蛤，性寒气燥，合之麻杏石甘，去外水而清内热，五苓散亦俱利水撤热之功，小"陷胸汤及亦可服"七字疑衍。

伤寒，哕而腹满，视其前后，知何部不利，利之则愈。

此疫邪之传里者。哕，在伤寒多寒，在疫证为热。况现有腹满、前后不利可据，其为邪气壅蔽无疑。前后，二便也。利二便即疏里法也。

得病六七日，脉迟浮弱，恶风寒，手足温，医二三下之，不能食，而胁下满痛，面目及身黄，颈项强，小便难者，与柴胡汤，后必下重，本渴而饮水呕者，柴胡不中与也，食谷者，哕。

此疫邪之越于三阳者，得病六七日，恶风寒而脉浮弱，非表虚也。手足温而脉迟，非里寒也。合之为疫邪内伏不溃之证，医者重于疏里，乃二三下之，不能食，小便难，不无伤中，而胁下满痛，少阳也。面目及身黄，阳明也。颈项强，太阳也。邪已越于三阳，斯时但于清解热毒剂中，按经据证，略加引经达表之药足矣。若拘于胁痛为少阳，与柴胡汤，参、甘、姜、枣锢蔽疫邪，必下重作利也。若先渴后呕，为水饮内停，非少阳喜呕，柴胡汤必不可与，食谷者，哕，亦属邪蔽使然，非内寒也。末句之义，似有脱简。

太阳病未解，脉阴阳俱停，先必振栗汗出而解。但阳脉微者，先汗出而解；但阴脉微者，下之而解。若欲下之，宜调胃承气汤二四。

此疫邪之越于太阳者，太阳病不解，系疫邪浮越，非太阳经病也。停，匀也。脉阴阳俱停，是尺寸、浮、沉、迟、速、大、小同等也。其正气有权，足以化邪，故从汗解。振栗者，战汗也。脉微，谓邪气衰也。阳邪先退，先从汗解。阴邪先退，先从下解。汗法不一，而下法宜调胃承气，以疫邪虽热，不必尽实也。

太阳病，下之而不愈，因复发汗，以此表里俱虚，其人因致冒，冒家汗出自愈。所以然者，汗出表和故也。得里未和，然后下之。

此言疫邪传表，先下后汗之误。疫邪达表，当从汗解，乃拘于疏里而先下之，徒虚其里，故不愈。因复发汗，是又虚其表，故汗出而作冒也。必俟表气已和，再和里气。疫证汗后，往往有宜下者，有下后必汗出而始解者，总由邪气分传，而无一定之治法也。

太阳病下之，其脉促，不结胸者，此为欲解也。脉浮者，必结胸也；脉紧者，必咽痛；脉弦者，必两胁拘急；脉细数者，头痛未止；脉沉紧者，必欲呕；脉沉滑者，协热利；脉浮滑者，必下血。

此言疫邪误下之变。治疫虽宜疏里，但既越于太阳，自当从表，一误下之，其变有不可胜言者。促，为阳盛，下之必致结胸；不结者，阳邪外散也，为欲解。浮为在表，下之则内陷为结胸；紧，为邪实，下之则邪上浮为咽痛；弦者，挟风，下之则引风入肝，故两胁拘急；细数者，热郁于内也，下之则邪火上冲，故头痛未止；沉紧，多饮，下之必动其饮，故欲呕；沉滑者，热为湿滞也，下之则湿热下流，故协热利；浮滑者，热盛于表也，下之则热邪内攻，故下血。

阳毒之为病，面赤斑斑如锦纹，咽喉痛，唾脓血。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鳖甲汤二五主之。

阳毒者，疫邪犯于阳分也。阳邪上壅，故面赤。热极伤血，故遍体斑斑如锦纹也。咽喉痛，唾脓血，皆邪热烁津，有立时腐败之势，五日经气未周，毒犹未遍，故可治。七日则邪气遍而正气消矣，故曰不可治。方用升麻鳖甲者，所以解阳分之毒，即所以救阴分之血也。

阴毒之为病，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鳖甲汤去雄黄蜀椒主之。

阴毒者，疫邪入于阴分也。阴中于邪，故面目青。邪闭经络，故身痛如被杖。咽喉痛者，阴分热毒上壅也。故其日数与阳经同，而治法原方去雄黄、蜀椒者，阴分已受热邪，不堪再用热药也。

雄按：王安道云：阴者，非阴寒之病，乃感天地恶毒异气，入于阴经，故曰阴毒耳。后人谓阴寒极盛，称为阴毒。引仲景所叙"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数语，却用附子散、正阳散等药。窃谓阴寒极盛之证，固可名为阴毒，然终非仲景所以立名之本意。后人所叙阴毒，与仲景所叙阴毒，自是两般，岂可混论？盖后人所叙阴毒，是内伤生冷，或暴寒所中，或过服寒凉药，或内外俱伤于寒而成，非天地恶毒异气所中也。又赵养葵云：此阴阳二毒，是感天地疫疠非常之气，沿家传染，所谓时疫也。

又按：雄黄、蜀椒二物，用治阳毒，解者谓毒邪在阳分，以阳从阳，欲其速散也。余谓雄黄尚属解毒之品，用之治毒，理或有之。至蜀椒岂面赤发斑，咽痛、唾血之可试乎？必有错简，未可曲为之说也。杨云：通人之论，《伤寒论》中，此类甚多，俱不必强作解释也。

又按：倪冲之《伤寒汇言》附录袁云龙：仲景之书，前叙六经诸条，其中文义，前后起止，多有阙失，历代医哲，并未深勘。至于阳毒、阴毒二条，更可诧异，俱用升麻鳖甲汤，阴毒但无雄黄、蜀椒，此坊刻之讹本也。宋·庞安常于阴毒、阳毒概用全方，阴毒不去椒、黄，于理稍近。余于万历乙亥，得南阳旧本，其阴毒条，于去雄黄下，作倍蜀椒加半主之，于理为是。盖阳毒、阴毒二证，良由平素将息失宜，耗疲精髓，逆乱气血，所以卒受山林、水泽、瘴厉恶气所中，感而成疾。余当壮年北游燕邸以及辽阳之外，南游闽、广、黔、甸，以及交趾之区。大抵南方多阳毒，北方多阴毒，时医按法施治，曾无一验。中州等处，有人患

此，亦罕能救。细按二证，俱有"咽喉痛"三字，以余窃论疡科书，有锁喉风、缠喉风、铁蛾缠三证，其状相似，有面色赤如斑者，有面色青而凄惨者，有吐脓血者，有身痛如被杖者，有气喘急促者，有发谵语烦乱者。虽有兼证如此，总以咽喉闭痛为苦，卒发之间，三五可治，至七日不减，即无生理，岂非阳毒、阴毒二证之类乎？再察其脉，缓大者生，细数紧促者死。余见此二证，不论阳毒阴毒，概用喉科方，以蓬砂二钱，火硝六分，米醋一盏，姜汁小半盏，用鹅翎探入喉中，吐痰碗许，活者百数。据袁公之论，则阳毒为阳邪，阴毒为阴邪矣。阴邪固宜倍蜀椒之半，而以蜀椒施之阳邪，终嫌未妥，改从喉科法引吐却稳当。以余度之，阳毒即后世之烂喉痧耳！叔和谓之温毒是已。治法忌用温散，宜用清化。陈继宣《疫痧草》专论此症。

论曰：百合病者，百脉一宗，悉致其病也，意欲食复不能食，常默然，欲卧不能卧，欲行不能行，饮食或有美时，或有不用，得药则剧吐利，如有神灵者。身形如和，其脉微数。每溺时头痛者，六十日乃愈；若溺时头不痛淅淅然者，四十日愈；若溺时快然，但头眩者，二十日愈。其证或未病而预见，或病四五日而出，或二十日、或一月微见者，各随证治之。杨云：《金匮》中论此证，最为明显完善。

百合病者，皆缘时疫新愈，其三焦腠理营卫之交，余热未清，正气困乏，不能流畅。如人在云雾之中，倏清倏浑。如日月被蚀之后，或明或暗，故有种种不可名言之状。而其口苦、小便赤、脉微数，乃余热的证也。病不在经络脏腑，杨云：此句欠酌。治不能补泻温凉，惟以清气为主。气归于肺，而肺朝百脉，一宗者，统宗于一，即悉致其病之谓也。溺时头痛者，小便由于气化水去则火上冲也。其病为重，六十日愈，月再周而阴必复也。溺时淅淅然者，膀胱腑气一空，表气亦因之失护也。但头眩者，阳气不能上达也。热渐衰，病渐轻，故愈日渐速也。曰其证，指溺时头痛诸证而言。曰未病预见，谓未成百合病，先见头痛等证也。百合清热养阴，专润肺气，治以百合，即以百合名病也。

雄按：此病仲景以百合主治，即以百合名其病。其实余热逗留肺经之证，凡温暑湿热诸病后皆有之，不必疫也。肺主魄，魄不安则如有神灵，肺失肃清，则小便赤，百合功专清肺，故以为君也。杨云：前注已平正通达，读此更亲切不易，觉前注尚隔一层。余尝谓孟英学识，前无古人，试取其所注，与古人所注较论之，当知言之，非阿所好也。忆辛丑暮春，于役兰溪，在严州舟次，见一女子患此证，其父母以为祟也。余询其起于时证之后，察其脉数，第百合无觅处，遂以苇茎、麦冬、丝瓜子、冬瓜皮、知母为方。汪按：百合本治肺之品，从此悟入，可谓在人意中，出人意外矣。服之，一剂知，二剂已。

百合病，见于阴者，以阳法救之；见于阳者，以阴法救之。见阳攻阴，复发其汗，此为逆；见阴攻阳，乃复下之，此亦为逆。

此推究致百合病之源。见于阴者，即阴中于邪也，阴既受邪，不即与阳气通调，则阴邪愈闭，法当攻阳以救其阴也；见于阳者，即阳中于邪也。阳既受邪，不即与阴气通达，则阳邪不化，法当攻阴以救其阳也；若不攻阴救阳，复发其汗，是为见阳攻阳；不知攻阳救阴，复下之，是为见阴攻阴。二者均之为逆，皆因治不如法，阴阳未能透解，所以致有百合之病。若于百合病中并无汗下之证，毋用汗下之法也。下之，汗、吐、下皆此意。此处"阴阳"二字，但就营卫讲，不说到气血脏腑上。

百合病，发汗后者，百合知母汤二六主之。

得之汗后者，其阳分之津液必伤，余热留连而不去，和阳必以阴，百合同知母、泉水，以清其余热，而阳邪自化也。

雄按：初病邪重，故上节言救、言攻此病后余邪，当用和法。

百合病，吐之后者，百合鸡子黄汤主之。

其得之吐后者，吐从上逆，较发汗更伤元气，阴火得以上乘，清窍为之蒙蔽矣。故以鸡子黄之纯阴养血者，佐百合以调和心肺，是亦用阴和阳矣。

百合病，下之后者，百合滑石代赭汤二八主之。

其得之于下后者，下多伤阴，阴虚则阳往乘

之，所以有下焦之热象，百合汤内加滑石、代赭，取其镇逆利窍以通阳也。是谓用阳和阴法。

百合病，不经吐、下、发汗，病形如初者，百合地黄汤二九主之。

不经吐、下、发汗，正虽未伤，而邪热之袭于阴阳者，未必透解，所以致有百合病之变也。病形如初，指百合病首节而言，地黄取汁，下血分之瘀热，故云：大便当如漆，非取其补也。百合以清气分之余热，为阴阳和解法。

百合病，一月不解，变成渴者，百合洗方主之。

百合病，至一月不解，缠绵日久，变成渴者，津液消耗，求水以自滋也。渴而不致下消，病犹在肺，肺主皮毛，故以百合汤洗之，使毛脉合行，精气于腑也。食煮饼，假麦气以助津液。勿以盐豉，恐夺津增渴也。

百合病，渴不差者，栝蒌牡蛎散二二主之。杨云：此条证比上条较重。

雄按：尤在泾曰：病变成渴，与百合洗方而不瘥者，热盛而津液伤也。栝蒌根苦寒，生津止渴。牡蛎，咸寒，引热下行，不使上铄也。此注已极该括，陈注较逊，故从尤本。

百合病，变发热者，百合滑石散三十主之。

变发热者，余邪郁久，淫于肌表，热归阳分也。百合，清金退热，加滑石，以利窍通阳，日当微利，指小便言，谓热从小便去也。

狐惑之为病，状如伤寒，默默欲眠，目不得闭，卧起不得安，蚀于喉为惑，蚀于阴为狐。不欲饮食，恶闻食臭也。其面乍赤、乍黑、乍白。蚀于上部则声嗄，甘草泻心汤三二主之。蚀于下部则咽干，苦参汤洗之。蚀于肛者，雄黄熏之。

百合病是余热留连于气机者，狐惑病是余毒停积于幽阴者。狐惑，水虫也。原疫邪不外湿热，久留不散，积而生虫。顾听泉云：疫邪久留，人不活矣。久留上宜加"余邪"二字。喉与二阴为津液湿润之处，故虫生于此也。声嗄因其知蚀于喉，咽干而知其蚀于阴者，因其热郁于下，津液不能上升也。余热内郁，故状似伤寒。内热，故默默欲眠。内烦，故目不得闭，卧起不安。面目乍赤、乍黑、乍白，以热邪隐见不常，非虫动也。苦参、雄黄，皆燥湿杀虫之品，甘草泻心，不特使中气运而温热自化，抑亦苦辛杂用，足胜杀虫之任也。略参尤氏。

病者脉数，无热微烦，默默但欲卧，汗出。初得之三四日，目赤如鸠眼，七八日，目四眦黑。若能食者，脓已成。赤小豆当归散三三主之。

此疫邪热毒蕴伏于内也，故有脉数、身不热、微烦、欲卧之证。初得之汗出，表气尚通也。至三四日目赤如鸠眼，热伤血分也。七八日，目四眦黑，血已腐败也。能食者，病不在胸腹，脓成于下也。赤小豆，清热去湿，兼以解毒。当归，和血化脓，使毒从下解也。

先辈喻嘉言将《平脉篇》中"清邪中上焦，浊邪中下焦"一节，为仲景论疫根据，可谓独具只眼者矣。其治法以逐秽为第一义。上焦如雾，升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如沤，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渎，决而逐之，兼以解毒。此论识超千古。雄按：林北海亦云：喻氏论疫，高出千古，直发前人所未发。盖仲景于吐利、霍乱等，不过感一时冷热之气者，犹且论及，而谓疫病之为流行大毒者，反不之及耶。然则《伤寒论》中之必有疫证，是非臆说，坤学识浅陋，不敢妄自搜罗，扰乱经旨，但将《伤寒》《金匮》中证治，与风寒等法不合，寓有毒意者，均归之疫焉！雄按：守真论温，风逵论暑，又可论疫，立言虽似创辟，皆在仲景范围内也。

杨云：此篇搜辑甚佳，俱古人所未及，然原论不可解处甚多，其用方与病不相登对处亦有之，读者师其意，而于其不可解者，勿强事穿凿则善矣。

汪按：此评大妙，如此方不为昔人所愚，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也。

卷 三

叶香岩外感温热篇

章虚谷曰：仲景论六经外感，止有风、寒、暑、湿之邪。论温病由伏气所发，而不及外感。或因书有残阙，皆未可知，后人因而穿凿附会，以大青龙、越脾[1]等汤证治为温病，而不知其实治风寒化热之证也。其所云：太阳病，发热而渴为温病。是少阴伏邪出于太阳，以其热从内发，故渴而不恶寒。若外感温病，初起却有微恶寒者，以风邪在表也。亦不渴，以内无热也。似伤寒而实非伤寒，如辨别不清，多致误治，因不悟仲景理法故也。盖风为百病之长，而无定体，如天时寒冷，则风从寒化而成伤寒。温暖则风从热化而为温病。以其同为外感，故症状相似，而邪之寒热不同，治法迥异，岂可混哉？二千年来，纷纷议论，不能剖折明白，我朝叶天士始辨其源流，明其变化，不独为后学指南，而实补仲景之残阙，厥功大矣。爰释其义，以便览焉！

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肺主气，属卫；心主血，属营。辨营卫气血，虽与伤寒同，若论治法，则与伤寒大异也。

华岫云曰：邪从口鼻而入，故曰上受。但春温冬时伏寒藏于少阴，遇春时温气而发，非必上受之邪也。则此所论温邪，乃是风温、湿温之由于外感者也。

吴鞠通曰：温病由口鼻而入，自上而下，鼻通于肺。肺者，皮毛之合也。经云：皮应天，为万物之大表。天属金，人之肺亦属金。温者火之气，风者火之母，火未有不克金者，故病始于此。

诸邪伤人，风为领袖，故称百病之长。即随寒、热、温、凉之气，变化为病，故经言其"善行而数变"也。身半以上，天气主之，为阳。身半以下，地气主之，为阴。风从寒化属阴，故先受于足经；风从热化属阳，故先受于手经。所以言温邪上受，首先犯肺者，由卫分而入肺经也。以卫气通肺，营气通心，而邪自卫入营，故逆传心包也。《内经》言"心为一身之大主"而不受邪，受邪则神去而死。凡言邪之在心者，皆心之包络受之。盖包络为心之衣也。心属火，肺属金，火本克金，而肺邪反传于心，故曰逆传也。风寒先受于足经，当用辛温发汗。风温先受于手经，宜用辛凉解表。上下部异，寒温不同，故治法大异。此伤寒与温病，其初感与传变皆不同也。不标姓氏者，皆章氏原释。

雄按：《难经》从所胜来者为微邪，章氏引为逆传心包解，误矣！盖邪始从上受，病在卫分，得从外解，则不传矣。第四章云：不从外解，必致里结，是由上焦气分以及中、下二焦者为顺传。惟包络上居膻中，邪不外解，又不下行，易于袭入，是以内陷营分者为逆传也。然则温病之顺传，天士虽未点出，杨云：肺与心相连，故肺热最易入心，天士有见于此，故未言顺传，而先言逆传也。而细绎其议论，则以邪从气分下行为顺，邪入营分内陷为逆也。杨云：二语最精确。汪按：既从气分下行为顺，是必非升提所宜矣。俗医辄云：防其内陷，妄用升提，不知此内陷，乃邪入营分，非真气下陷可比。苟无其顺，何以为逆？章氏不能深究，而以生克为解，既乖本旨，又悖经文，岂越人之书竟未读耶！？

盖伤寒之邪，留恋在表，然后化热入里，温邪则热变雄按：唐本作化热最速。**未传心包，邪尚在肺，肺主气，其合皮毛**唐本作"肺合皮毛而主气"。**故云在表。在表**唐本无此二字，**初用辛凉**何以首节章释改"辛平"，今订正之**轻剂，挟风，则加入**唐本无"则""入"二字**薄荷、牛蒡之属；挟湿，加芦根、滑石之流。或透风于热外或渗湿于热下，不与热相搏，势必孤矣。**

伤寒邪在太阳，必恶寒甚，其身热者，阳郁不伸之故，而邪未化热也。传至阳明，其邪化热，则不恶寒，始可用凉解之法。若有一分恶寒，仍

---

[1] 越脾：锦本"脾"作"婢"。下同。

当温散。盖以寒邪阴凝，故须麻桂猛剂。若温邪为阳，只宜轻散。倘重剂大汗而伤津液，反化燥火，则难治矣。始初解表用辛凉，须避寒凝之品，恐遏其邪，反不易解也。或遇阴雨连绵，湿气感于皮毛，须解其表湿，使热外透易解。否则，湿闭其热而内侵，病必重矣。其挟内湿者，清热必兼渗化之法，不使湿热相搏，则易解也。略参拙意。

不尔，风挟温热而燥生，清窍必干，谓水主之气，不能上荣，两阳相劫也。湿与温合，蒸郁而蒙蔽于上，清窍为之壅塞，浊邪害清也。其病有类伤寒，其唐本无此字**验之之法，伤寒多有变证，温热虽久，在一经不移。以此为辨。**唐本作"总在一经为辨"；章本作"而少传变为辨"较妥。

胃中水谷，由阳气化生津液。故阳虚而寒者，无津液上升，停饮于胃，遏其阳气，亦无津液上升。而皆燥渴。仲景已备论之。此言风热两阳邪劫其津液而成燥渴，其因各不同，则治法迥异也。至风雨雾露之邪，受于上焦，与温邪蒸郁，上蒙清窍，如仲景所云"头中寒湿"，头痛鼻塞，纳药鼻中一条，虽与温邪蒙蔽相同，又有寒热不同也。伤寒先受于足经，足经脉长而多传变；温邪先受于手经，手经脉短，故少传变。是温病、伤寒之不同，皆有可辨者也。

雄按：上第一章，统言风温、湿温与伤寒证治之不同，而章氏分三节以释之也。

前言辛凉散风，甘淡驱湿，若病仍不解，是渐欲入营也。营分受热，则血液受章本作"被"**劫，心神不安，夜甚无寐，或斑点隐隐，即撤去气药。如从风热陷入者，用犀角、竹叶之属；如从湿热陷入者**唐本者下有"用"字，**犀角、花露之品，参入凉血清热方中。若加烦躁，大便不通，金汁亦可加入。老年或平素有寒者，以人中黄代之，急急**唐本作"速"**透斑为要。**

热入于营，舌色必绛。风热无湿者，舌无苔，或有苔亦薄也。热兼湿者，必有浊苔而多痰也。然湿在表分者，亦无苔，雄按：亦有薄苔。其脉浮部必细涩也。此论先生口授及门，以吴人气质薄弱，故用药多轻淡，是因地制宜之法，与仲景之理法同，而方药不同。或不明其理法，而但仿用轻淡之药，是效颦也。或又以吴又可为宗者，又谓叶法轻淡如儿戏不可用。是皆坐井论天者也。雄按：又可亦是吴人。

雄按：仲景论伤寒，又可论疫证，麻桂、达原不嫌峻猛。此论温病，仅宜轻解。况本条所列，乃上焦之治，药重则过病所。吴茭山云：凡气中有热者，当行清凉薄剂。吴鞠通云亦云：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也。观后章论中、下焦之治，何尝不用白虎承气等法乎？章氏未深探讨，曲为盖护，毋乃视河海为不足，而欲以泪益之耶？华岫云尝云：或疑此法仅可治南方柔弱之躯，不能治北方刚劲之质。余谓不然，其用药有极轻清、极平淡者，取效更捷。苟能悟其理则药味分量，或可权衡轻重，至于治法则不可移易。盖先生立法之所在，即理之所在，不遵其法，则治不循理矣。南北之人，强弱虽殊，感病之由则一也。其补泻温凉，岂可废绳墨而出范围之外乎？况姑苏商旅云集，所治岂皆吴地之人哉！不必因其轻淡而疑之也。又叶氏《景岳发挥》云：西北人亦有弱者，东南人亦有强者，不可执一而论。故医者，必先议病而后议药。上焦温证，治必轻清，此一定不易之理法，天士独得之心传，不必章氏曲为遮饰也。

汪按：急急透斑，不过凉血清热。俗医必以胡荽、浮萍、西河柳为透法，大谬。

若斑出热不解者，胃津亡也。主以甘寒，重则如玉女煎唐本无"如"字，**轻则如梨皮、蔗浆之类。或其人肾水素亏，虽未及下焦**唐本虽上有"病"字，**先自彷徨矣**唐本作"每多先自彷徨"，**必验之于舌**唐本必上有"此"字，**如甘寒之中，加入咸寒，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恐其陷入易易**唐本无此二字**耳。**

尤拙吾曰：芦根、梨汁、蔗浆之属，味甘凉而性濡润，能使肌热除而风自息，即《内经》"风淫于内，治以甘寒"之旨也。

斑出则邪已透发，理当退热，其热仍不解者，故知其胃津亡，水不济火，当以甘寒生津。若肾水亏者，热尤难通，故必加咸寒，如元参、知母、阿胶、龟版之类，所谓壮水之主，以制阳光也。如仲景之治少阴伤寒，邪本在经，必用附子温脏，即是先安未受邪之地，恐其陷入也。热邪用咸寒滋水，寒邪用咸热助火，药不同而理法一

也。验舌之法详后。

雄按：此虽先生口授及门之论。然言简意赅，不可轻移一字，本条主以甘寒，重则如玉女煎者，言如玉女煎之石膏、地黄同用，以清未尽之热，而救已亡之液，以上文曾言邪已入营，故变白虎加人参法，而为白虎加地黄法。杨云：慧心明眼，绝世聪明。不曰白虎加地黄，而曰如玉女煎者，以简捷为言耳！唐本删一"如"字，径作重则玉女煎，是印定为玉女煎之原方矣。鞠通、虚谷因而袭误，岂知胃液虽亡，身热未退，熟地、牛膝安可投乎？余治此证，立案必先正名，曰"白虎加地黄汤"，斯为清气血两燔之正法。至必验之于舌，乃治温热之要旨，故先发之于此，而后文乃详言之，唐氏于必上加一"此"字，则验舌之法，似仅指此条言者，可见一言半语之间，未可轻为增损也。

汪按：此条辨析甚当，心细如发，斯能胆大于身也。

若其邪始终在气分流连者，可冀其战汗透邪，法宜益胃，令邪与汗并，热达腠开，邪从汗出。解后胃气空虚，当肤冷一昼夜，待气还自温暖如常矣。盖战汗而解，邪退正虚，阳从汗泄，故肤渐冷，未必即成脱证。此时宜令病者唐本无此三字安舒静卧，以养阳气来复。旁人切勿惊惶，频频呼唤，扰其元神唐本作"气"，使其烦躁唐本无此句。但诊其脉，若虚软和缓，虽倦卧不语，汗出肤冷，却非脱证。若脉急疾，躁扰不卧，肤冷汗出，便为气脱之证矣。杨云：辨证精悉。更有邪盛正虚，不能一战而解，停一二日再战汗而愈者，不可不知。

魏柳洲曰：脉象忽然双伏或单伏，而四肢厥冷，或爪甲青紫，欲战汗也，宜熟记之。

邪在气分，可冀战汗，法宜益胃者，以汗由胃中水谷之气所化，水谷气旺，与邪相并而化汗，邪与汗俱出矣！故仲景用桂枝汤治风伤卫，服汤后令啜稀粥以助出汗。若胃虚而发战，邪不能出，反从内入也，故要在辨邪之浅深。若邪已入内而助胃，是助邪反害矣。故如风、寒、温、热之邪，初在表者，可用助胃以托邪。若暑疫等邪，初受即在膜原而当胃口，无助胃之法可施，虽虚人亦必先用开达。若误补，其害匪轻也。战解后肤冷复温，亦不可骤进补药，恐余邪未净，复炽也，至气脱之证，尤当细辨。若脉急疾，躁扰不卧，而身热无汗者，此邪正相争，吉凶判在此际，如其正胜邪却，即汗出身凉，脉静安卧矣。倘汗出肤冷而脉反急疾，躁扰不安，即为气脱之候，或汗已出而身仍热，其脉急疾而烦躁者，此正不胜邪，即《内经》所云："阴阳交，交者死也。"

雄按：上第二章，以心肺同居膈上，温邪不从外解，易于逆传，故首节言内陷之治，次明救液之法，末言不传营者，可以战汗而解也。第邪既始终流连气分，岂可但以初在表者为释？盖章氏疑益胃为补益胃气，故未能尽合题旨，夫温热之邪，迥异风寒，其感人也。自口鼻入，先犯于肺，不从外解，则里结而顺传于胃。胃为阳土，宜降宜通，所谓腑以通为补也。故下章即有分消走泄，以开战汗之门户云云。可见益胃者，在疏瀹其枢机，灌溉乎汤水，俾邪气松达，与汗偕行，则一战可以成功也。杨云：此与章注，均有至理，不可偏废，学者兼观并识，而于临证时择宜而用之，则善矣。即暑疫之邪在膜原者，治必使其邪热溃散，直待将战之时，始令多饮米汤或白汤，以助其作汗之资，审如章氏之言，则疫证无战汗之解矣。且战汗在六七朝或旬余者居多，岂竟未之见耶？若待补益而始战解者，间亦有之，以其正气素弱耳！然亦必非初在表之候也。

再论气病有不传血分，而邪留三焦，亦如唐本作"犹之"伤寒中少阳病也。彼则和解表里之半，此则分消上下之势，随证变法，如近时杏、朴、苓等类，或如温胆汤九七之走泄。因其仍在气分，犹可望其唐本作"犹有"战汗之门户，转疟之机括唐本有"也"字。

沈尧封曰：邪气中人，所入之道不一。风寒由皮毛而入，故自外渐及于里；温热由口鼻而入，伏于脾胃之膜原，与胃至近，故邪气向外，则由太阳、少阳转出。邪气向里，则径入阳明。

经言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应，而皮毛为肺之合，故肺经之邪，不入营而传心包，即传于三焦。其与伤寒之由太阳传阳明者不同，伤寒传阳明，寒邪化热，即用白虎等法，以阳明阳气最盛故也。凡表里之气，莫不由三焦升降出入，而

水道由三焦而行。故邪初入三焦，或胸胁满闷，或小便不利，此当展其气机，虽温邪不可用凉药遏之。如杏、朴、温胆之类，辛平甘苦以利升降而转气机，开战汗之门户，为化疟之丹头，此中妙理，非先生不能道出，以启后学之性灵也。不明此理，一闻温病之名，即乱投寒凉，反使表邪内闭，其热更甚，于是愈治而病愈重，至死而不悟其所以然，良可慨也。

雄按：章氏此释，于理颇通，然于病情尚有未协也。其所云分消上下之势者，以杏仁开上，厚朴宣中，茯苓导下，似指湿温，或其人素有痰饮者而言，故温胆汤亦可用也。杨云：此释精确，胜章注远甚。试以《指南》温湿各案参之自见。若风温流连气分，下文已云，到气才可清气。所谓清气者，但宜展气化以轻清，如栀、芩、蒌、苇等味是也。虽不可遽用寒滞之药，而厚朴、茯苓，亦为禁剂。彼一闻温病，即乱投寒凉，固属可慨，而不辨其有无湿滞，概用枳、朴，亦岂无遗憾乎？至转疟之机括一言，原指气机通达，病乃化疟则为邪杀也，从此迎而导之，病自渐愈。奈近日市医，既不知温热为何病？柴、葛、羌、防，随手浪用，且告病家曰：须服几剂柴胡，提而为疟，庶无变端，病家闻之，无不乐从，虽至危殆，犹曰提疟不成，病是犯真，故病家死而无怨，医者误而不悔，彼此梦梦，亦可慨也夫。

又按：五种伤寒，惟感寒即病者为正伤寒，乃寒邪由表而受，治以温散，尤必佐以甘草、姜、枣之类，俾助中气以托邪外出，亦杜外邪而不使内入。倘邪在半表半里之界者，治宜和解，可使转而为疟。其所感之风寒较轻而入于少阳之经者，不为伤寒，则为正疟，脉象必弦，皆以小柴胡汤为主方。设冬伤于寒而不即病则为春温、夏热之证，其较轻者，则为温疟、瘴疟。轩、岐、仲景，皆不明训，何尝概以小柴胡汤治之耶？若感受风温、湿温、暑热之邪者，重则为时感，轻则为时疟。而温、热、暑、湿诸感证之邪气流连者，治之得法，亦可使之转疟而出。统而论之，则伤寒有五，疟亦有五。盖有一气之感证，即有一气之疟疾，不过重轻之别耳。今世温热多而伤寒少，故疟亦时疟多而正疟少。温、热、暑、湿既不可以正伤寒法治之，时疟岂可以正疟法治之哉？其间二日而作者，正疟有之，时疟亦有之，名曰三阴疟。以邪入三阴之经也，不可误解为必属阴寒之病。医者不知五气皆能为疟，颟顸施治，罕切病情，故世人患疟，多有变证。或至缠绵岁月，以致俗人有疟无正治，疑为鬼祟等说。然以徐洄溪、魏玉横之学识，尚不知此，况其他乎！惟叶氏精于温、热、暑、湿诸感，故其治疟也，一以贯之。余师其意，治疟甚难愈之证。曩陈仰山封翁询余曰：君何治疟之神哉？殆别有秘授也。余谓何秘之有？第不惑于昔人之谬论，而辨其为风温、为湿温、为暑热、为伏邪，仍以时感法清其源耳！近杨素园大令重刻余案评云："案中所载多温疟、暑疟，故治多凉解。但温疟、暑疟虽宜凉解，尤当辨其邪之在气在营也。缪仲淳善治暑疟，而用当归、牛膝、鳖甲、首乌等血分药于阳明证中，亦属非法。若湿温为疟与暑邪挟湿之疟，其湿邪尚未全从热化者，极要留意，况时疟之外，更有瘀血，顽痰、阳维为病等证，皆有寒热如疟之象，最宜谛审，案中诸治略备，阅者还须于凉解诸法中，缕析其同异焉！

大凡看法，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唐本作"宜"清气，入营唐本作"乍入营分"犹可透热转气，唐本作"仍转气分而解"。如犀角、元参、羚羊等物唐本有"是也"二字，入血唐本作"至入于血"就唐本作则。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如生地、丹皮、阿胶、赤芍等物。唐本有"是也"二字。否则唐本作"若"前后唐本无此二字不循缓急之法，虑其动手便错唐本有"耳"字，反致慌张矣唐本无此句。

仲景辨六经证治，于一经中皆有表里浅深之分，温邪虽与伤寒不同，其始皆由营卫，故先生于营卫中又分气血之浅深，精细极矣。凡温病初感，发热而微恶寒者，邪在卫分，不恶寒而恶热，小便色黄，已入气分矣。若脉数舌绛，邪入营分。若舌深绛，烦扰不寐，或夜有谵语，已入血分矣。邪姑卫分汗之，宜辛凉轻解。雄按：首章本文云：初用辛凉轻剂。华岫云注此条云：辛凉开肺，便是汗剂。章氏注此云：宜辛平表散。不可用凉。何谬妄乃尔，今正之。清气热不可寒滞，反使邪不外达而内闭，则病重矣。故

虽入营，犹可开达转出气分而解，倘不如此细辨施治，动手便错矣。故先生为传仲景之道脉，迥非诸家之立言所能及也。雄按：诚如君言，何以屡屡擅改初用辛凉之文乎。

雄按：外感温病，如此看法，风寒诸感，无不皆然，此古人未达之旨。近惟王清任知之。若伏气温病，自里出表，乃先从血分而后达于气分。芷卿云：论伏气之治精识，真过前人，然金针虽度，其如粗工之聋聩何。故起病之初，往往舌润而无苔垢，但察其脉软而或弦、或微数，口未渴而心烦恶热，即宜投以清解营阴之药，迨邪从气分而化，苔始渐布，然后再清其气分可也。伏邪重者，初起即舌绛咽干，甚有肢冷脉伏之假象，亟宜大清阴分伏邪，继必厚腻黄浊之苔渐生，此伏邪与新邪先后不同处。更有邪伏深沉，不能一齐外出者，虽治之得法，而苔退舌淡之后，逾一二日舌复干绛，苔复黄燥，正如抽蕉剥茧，层出不穷，不比外感温邪，由卫及气、自营而血也。杨云：阅历有得之言，故语语精实，学者所当领悉也。秋月伏暑证，轻浅者邪伏膜原，深沉者亦多如此。苟阅历不多，未必知其曲折乃尔也，附识以告留心医学者。余医案中，凡先治血分，后治气分者，皆伏气病也，虽未点明，读者当自得之。

且吾吴湿邪害人最广唐本作"多"。如面色白者，须要顾其阳气，湿胜则阳微也。法应清凉唐本法上有"如"字，然唐本作"用"到十分之六七，即不可过于寒唐本无此二字凉。恐成功反弃，何以故耶唐本无此二句，有"盖恐"二字？湿热一去，阳亦衰微也。面色苍者，须要顾其津液，清凉到十分之六七，往往热减身寒者，不可就唐本作"便"云虚寒，而投补剂，恐炉烟虽息，灰中有火也，须细察精详，方少少与之，慎不可直率唐本作"漫然"而往唐本作"进"也。又有酒客，里湿素盛，外邪入里，里湿为合唐本作"与之相搏"。在阳旺之躯，胃湿恒多；在阴盛之体，脾湿亦不少，然其化热则一。热病救阴犹易，通阳最难，救阴不在唐本有"补"字血，而在津与汗唐本作"养津与测汗"；通阳不在温，而在利小便。然唐本无此字较之杂证，则唐本无此字有不同也。

六气之邪，有阴阳不同。其伤人也，又随人身之阴阳强弱变化而为病。面白阴虚之人，其体丰者，本多痰证。若受寒湿之邪，非姜、附、参、苓不能去。若湿热亦必粘滞难解，须通阳气以化湿。若过凉则湿闭而阳更困矣。面苍阴虚之人，其形瘦者，内火易动，湿从热化，反伤津液，与阳虚治法正相反也。胃湿脾湿虽化热则一，而治法有阴阳不同。如仲景云：身黄如橘子色而鲜明者，此阳黄胃湿，用茵陈蒿汤。其云色如熏黄而沉晦者，此阴黄脾湿，用栀子檗皮汤。或后世之二妙散亦可。救阴在养津，通阳在利小便，发古未发之至理也。测汗者，测之以审津液之存亡，气机之通塞也。雄按：热胜于湿，则黄于橘子色而鲜明；温胜于热，则色沉晦而如熏黄，皆属阳证，而非阴黄也。

雄按：所谓六气，风、寒、暑、湿、燥、火也。分其阴阳，则《素问》云：寒暑六入，暑统风、火，阳也。寒统燥、湿，阴也。言其变化，则阳中惟风无定体，有寒风、有热风；阴中则燥、湿二气，有寒、有热。至暑乃天之热气，流金烁石，纯阳无阴。或云阳气为热，阴邪为暑者，甚属不经。经云："热气大来，火之胜也"，阳之动，始于温，盛于暑。盖在天为热，在地为火，其性为暑，是暑即热也。并非二气。或云，暑必兼湿者亦误也。暑与湿原是二气，虽易兼感，实非暑中必定有湿也。譬如暑与风亦多兼感，岂可谓暑中必有风耶？若谓热与湿合，始名为暑，然则寒与风合，又将何称？更有妄立阴暑、阳暑之名者，亦属可笑。如果暑必兼湿，则不可冠以"阳"字。若知暑为热气，则不可冠以"阴"字，其实彼所谓阴暑，即夏月之伤于寒湿者耳。设云暑有阴阳，则寒亦有阴阳矣。不知寒者，水之气也，热者，火之气也。水火定位，寒热有一定之阴阳，寒邪传变，虽能化热而感于人也，从无阳寒之说。人身虽有阴火，而六气中不闻有寒火之名。暑字从日，日为天上之火。寒字从冫，冫为地下之水。暑邪易入心经，寒邪先犯膀胱，霄壤不同，各从其类。故寒暑二气，不比风、燥、湿，有可阴可阳之不同也。况夏秋酷热，始名为暑。冬春之热，仅名曰温。而风、寒、燥、湿，皆能化火。今日六气之邪，有阴阳之不同，又随人身之阴阳变化，毋乃太无分别乎。至面白体丰之人，既病湿热，应用清凉，本文业已明言，但病去六七，不可过用寒凉耳。非谓病未去之初，不可用凉也。今云与面苍形瘦之人治法正相反，

则未去六七之前，亦当如治寒湿之用姜、附、参、术矣。阳奉阴违，殊乖诠释之体。若脾湿阴黄，又岂栀檗汤苦寒纯阴之药可治哉？本文云：救阴不在血，而在津与汗，言救阴须用充液之药，以血非易生之物，而汗需津液以化也。唐本于血津上加"补益"字，已属蛇足，于汗上加"测"字，则更与"救"字不贯，章氏仍之，陋矣！上第三章。

又按：寒、暑、燥、湿、风，乃五行之气合于五脏者也。惟暑独盛于夏令，火则四时皆有，析而言之，故曰六气。然三时之暖燠，虽不可以暑称之，亦何莫非丽日之煦照乎？须知暑即日之气也，日为众阳之宗，阳燧承之，火立至焉。以五行论，言暑则火在其中矣，非五气外另有一气也。若风、寒、燥、湿，悉能化火，此由郁遏使然，又不可与天之五气统同而论矣。

又按：茅雨人云：本文谓湿胜则阳微，其实乃阳微故致湿胜也。此辨极是，学者宜知之。

再论三焦不得唐本无此字从外解，必致成唐本无此字里结。里结于何？在阳明胃与肠也。亦须用下法，不可以气血之分，就唐本作"谓其"不可下也。但唐本作"惟"伤寒邪热在里，劫烁津液，下之宜猛；此多湿邪内搏，下之宜轻。伤寒大便溏为邪已尽，不可再下；湿温病大便溏为邪未尽，必大便硬。慎唐本作"乃为无湿"始不可再攻也，以粪燥为无湿矣唐本无此句。

胃为脏腑之海，各脏腑之邪，皆能归胃，况三焦包罗脏腑，其邪之入胃尤易也。伤寒化热，肠胃干结，故下宜峻猛。湿热凝滞，大便本不干结，以阴邪瘀闭不通。若用承气猛下，其行速而气徒伤，湿仍胶结不去，故当轻法频下。如下文所云小陷胸、泻心等，皆为轻下之法也。

雄按：伤寒化热，固是阳邪，湿热凝滞者，大便虽不干结，黑如胶漆者有之，岂可目为阴邪？谓之浊邪可也。惟其误为阴邪，故复援温脾汤下寒实之例，而自诩下阳虚之湿热，为深得仲景心法，真未经临证之言也。似是而非，删去不录。

再人之体，脘在腹上，其地位处于中唐本作"其位居中"，按之痛，或自痛，或痞胀，当用苦泄①，以其入腹近也。必验之于舌，或黄、或浊，可与小陷胸汤二二、或泻心汤三五至三八随证治之。或唐本作"若"白不燥，或黄白相兼，或灰白，不渴，慎不可乱投苦泄。其中有外邪未解，里先结者，或邪郁未伸，或素属中冷者，虽有脘中痞闷，宜从开泄，宣通气滞，以达归于肺，如近俗唐本作"世"之杏、蔻、橘、桔等，是轻苦微辛唐本无"是"字，具流动之品可耳。

此言苔白为寒，不燥则有痰湿，其黄白相兼，灰白而不渴者，皆阳气不化，阴邪壅滞。故不可乱投苦寒滑泄以伤阳也。其外邪未解而里先结，故苔黄白相兼而脘痞，皆宜轻苦微辛以宣通其气滞也。

雄按：凡视温证，必察胸脘，如拒按者，必先开泄。若苔白，不渴，多挟痰湿。轻者，橘、蔻、姜、薤；重者，枳实、连、夏，均可用之。虽舌绛神昏，但胸下拒按，即不可率投凉润，必参以辛开之品，始有效也。上第四章，唐本并以第十一章连为一章，今订正之。连上章皆申明邪在气分之治法，而分别营气血之浅深，身形肥瘦之阴阳，苔色黄白之寒热，可谓既详且尽矣。而下又申言察苔以辨证，真千古开群瞽也。

再唐本无此字前云：舌黄或浊唐本此下有"当用陷胸泻心"六字，须要有地之黄。若光滑者，乃无形湿热中有虚象唐本作"已有中虚之象"，大忌前法。其脐以上为大腹，或满、或胀、或痛，此必邪已入里矣唐本无"矣"字。表证必无，或十之存一唐本作"或存十之一二"。亦要唐本作"须"验之于舌，或黄甚，或如沉香色，或老黄色，或中有断纹，皆当下之，如小承气汤，用槟榔、青皮、枳实、元明粉、生首乌等唐本此下有"皆可"二字。若未现此等舌，不宜用此等法唐本作"药"。恐其中有湿聚太阴为满，或寒湿错杂为痛，或气壅为胀，又当以别法治之唐本有"矣"字。

舌苔如地上初生之草，必有根，无根者为浮垢，刮之即去，乃无形湿热，而胃无结实之邪，故云有中虚之象。若妄用攻泻伤内，则表邪反陷，为难治矣。即使有此等舌苔，亦不宜用攻泻之药。又如湿为阴邪，脾为湿土，故脾阳虚，则湿聚腹满，按之不坚，虽现各色舌苔而必滑，色黄为

① 苦泄：原本"泄"作"池"，形近致误。据光绪八年本改。

热，白为寒，总当扶脾燥湿为主，热者佐凉药，寒者非大温，其湿不能去也。若气壅为胀，皆有虚实寒热之不同，更当辨别以利气和气为主治也。

雄按：上第五章，唐本移作第六章，今订正之。章氏所释，白为寒，非大温其湿不去是也。然苔虽白而不燥，还须问其口中和否？如口中自觉粘腻，则湿渐化热，仅可用厚朴、槟榔等苦辛微温之品。口中苦渴者，邪已化热，不但大温不可用。必改用淡渗苦降微凉之剂矣。或渴喜热饮者，邪虽化热，而痰饮内盛也，宜温胆汤加黄连。

杨云：原论已极郑重周详，此更辨别疑似，细极毫芒。可见心粗胆大者，必非真学问人也。

再黄苔不甚厚而滑者，热未伤津，犹可清热透表。若虽薄而干者，邪虽去而津受伤也，苦重之药当禁，宜甘寒轻剂可也唐本"可也"作"养之"。

热初入营，即舌绛苔黄，其不甚厚者，邪结未深，故可清热，以辛开之药，从表透发，舌滑而津未伤，得以化汗而解。若津伤舌干，虽苔薄邪轻，亦必秘结难出，故当先养其津，津回舌润，再清余邪也。

雄按：上第六章，唐本移作第七章，今订正之。此二章论黄苔各证治法之不同。

再论其热传营，舌色必绛。绛，深红色也。初传，绛色中兼黄白色，此气分之邪未尽也，泄卫透营，两和可也。纯绛鲜色者，包络受病唐本作"邪"**也，宜犀角、鲜生地、连翘、郁金、石菖蒲等**唐本此下有"清泄之"三字。**延之数日，或平素心虚有痰，外热一陷，里络就**唐本作"即"**闭，非菖蒲、郁金所能开，须用牛黄丸**四十、**至宝丹**四十一**之类以开其闭，恐其昏厥为痉也。**

何报之曰：温热病一发便壮热烦渴，舌正赤而有白苔者，虽滑即当清里，功忌表药。

绛者，指舌本也。黄白者，指舌苔也。舌本通心脾之气血，心主营，营热故舌绛也。脾胃，为中土，邪入胃则生苔，如地上生草也。然无病之人，常有微薄苔如草根者，即胃中之生气也。杨云：论舌苔之源甚佳。若光滑如镜，则胃无生发之气，如不毛之地，其土枯矣。胃有生气而邪入之，其苔即长厚。如草根之得秽浊而长发也。故可以验病之虚实寒热，邪之浅深轻重也。脾胃统一身之阴阳，营卫主一身之气血。故脾又为营之源，胃又为卫之本也。苔兼白，白属气，故其邪未离气分，可用泄卫透营，仍从表解，勿使入内也。纯绛鲜泽者，言无苔色，则胃无浊结，而邪已离卫入营，其热在心包也。若平素有痰，必有舌苔，雄按：绛而泽者，虽为营热之征，实因有痰，故不甚干燥也。问：若胸闷者，尤为痰据，不必定有苔也。菖蒲、郁金亦为此设，若竟无痰，必不甚泽。其心虚血少者，舌色多不鲜赤，或淡晦无神，邪陷多危而难治，于此可卜吉凶也。若邪火盛而色赤，宜牛黄丸。痰湿盛而有垢浊之苔者，宜至宝丹。略参拙意。

雄按：上第七章，唐本移为八章，今订正之。连下二章，辨论种种舌绛证治，是统风温、湿温而言也。

再色绛而舌中心干者，乃心胃火燔，劫烁津液，即黄连、石膏，亦可加入。若烦渴烦热，舌心干，四边色红，中心或黄、或白者，此非血分也。乃上焦气热烁津，急用凉膈散四二**，散其无形之热，再看其后转变可也。慎勿用血药，以滋腻难散。至舌绛望之若干，手扪之原有津液，此津亏湿热熏蒸，将成浊痰，蒙蔽心包也。**

热已入营则舌色绛，胃火烁液则舌心干，加黄连、石膏于犀角、生地等药中，以清营热而救胃津，既白虎加生地之例也。雄按：此节章氏无注，今补释之。

其舌四边红而不绛，中兼黄白而渴，故知其热不在血分，而在上焦气分，当用凉膈散清之。勿用血药引入血分，反难解散也。盖胃以通降为用，若营热蒸其胃中浊气成痰，不能下降，反上熏而蒙蔽心包。望之若干，扪之仍湿者，是其先兆也。

雄按：上第八章，唐本与第九章颠倒窜乱，今订正之。

再有热传营血，其人素有瘀伤宿血在胸膈中，挟热而搏，其舌色必紫而暗，扪之湿，当加入散血之品，如琥珀、丹参、桃仁、丹皮等。不尔，瘀血与热为伍，阻遏正气，遂变如狂、发狂之证。若紫而肿大者，乃酒毒冲心。若紫而干晦者，肾肝色泛也，难治。

何报之曰：酒毒内蕴，舌必深紫而赤，或干

涸。若淡紫而带青滑，则为寒证矣。须辨。

舌紫而暗，暗即晦也，扪之潮湿不干，故为瘀血。其晦而干者，精血已枯，邪热乘之，故为难治。肾色黑，肝色青，青黑相合，而见于舌，变化紫晦，故曰肾肝色泛也。雄按：此舌虽无邪热，亦难治。酒毒冲心，急加黄连清之。

雄按：此节唐本作第十章，而无"挟热而搏"句。

舌色绛而上有粘腻，似苔非苔者，中挟秽浊之气，急加芳香逐之。舌绛欲伸出口而抵齿，难骤伸者，痰阻舌根，有内风也。舌绛而光亮，胃阴亡也。急用甘凉濡润之品。若舌绛而干燥者，火邪劫营，凉血清火为要。舌绛而有碎点白黄者，当生疳也。大红点者，热毒乘心也。用黄连、金汁。其有虽绛而不鲜，干枯而瘛者，肾阴涸也。急以阿胶、鸡子黄、地黄、天冬等救之。缓则恐涸极而无救也。

尤拙吾曰：阳明津涸，舌干口燥者，不足虑也，若并亡其阳则殆矣。少阴阳虚，汗出而厥者，不足虑也，若并亡其阴则危矣。是以阳明燥渴，能饮冷者，生；不能饮者，死。少阴厥逆，舌不干者，生；干者，死。

挟秽者，必加芳香，以开降胃中浊气，而清营热矣。痰阻舌根，由内风之逆，则开降中又当加辛凉咸润以息内风也。脾肾之脉，皆连舌本，亦有脾肾气败而舌短不能伸者，其形貌面色亦必枯瘁，多为死证，不独风痰所阻之故也。其舌不鲜，干枯而瘛，肾阴将涸，亦为危证，而黄连、金汁，并可治疳也。

雄按：光绛而胃阴亡者，炙甘草汤去姜、桂，加石斛，以蔗浆易饴糖。干绛而火邪劫营者，晋三犀角地黄汤加元参、花粉、紫草、银花、丹参、莲子心、竹叶之类。若尤氏所云，不能饮冷者，乃胃中气液两亡，宜复脉汤原方。

汪按：蔗浆易饴糖，巧妙绝伦。盖温证虽宜甘药，又不可滞中也。

其有舌独中心绛干者，此胃热心营受灼也。当于清暑方中，加入清心之品，否则延及于尖，为津干火盛也。舌尖绛独干，此心火上炎，用导赤散泻其腑。

其干独在舌心舌尖，又有热邪在心兼胃之别。尖独干，是心热。其热在气分者必渴，以气热劫津也。热在血分，其津虽耗，其气不热，故口干而不渴也。多饮能消水者为渴，不能多饮，但欲略润者为干。又如血分无热而口干者，是阳气虚不能生化津液，与此大不同也。

雄按：上第九章，唐氏窜入第八章，今厘正之。舌心是胃之分野，舌尖乃心之外候，心胃两清，即白虎加生地、黄连、犀角、竹叶、莲子心也。津干火盛者，再加西洋参、花粉、梨汁、蔗浆可耳！心火上炎者，导赤汤入童溲尤良。

再舌苔白厚而干燥者，此胃燥气伤也，滋润药中加甘草，令甘守津还之意。舌白而薄者，外感风寒也，当疏散之。若白干薄唐本作"白薄而干"者，肺津伤也。加麦冬、花露、芦根汁等轻清之品，为上者上之也。若白苔绛底唐本作"苔白而底绛"者，湿遏热伏也。当先泄湿透热，防其就唐本作"即"干也。勿忧之唐本作"此可勿忧"，再从里唐本下有"而"字透于外，则变润矣。初病，舌就唐本作"即"干，神不昏者，急加养正透邪之药。若神已昏，此内匮矣唐本"矣"字在下句之末，不可救药。

苔白而厚，本是浊邪，干燥伤津，则浊结不能化，故当先养津而后降浊也。肺位至高，肺津伤，必用轻清之品，方能达肺。若气味厚重而下走，则反无涉矣。故曰"上者上之也"。雄按：此释甚明白，何以第二章释为因地制宜？而讥他人效颦也。湿遏热伏，必先用辛开苦降以泄其湿，湿开热透，故防舌干，再用苦辛甘凉从里而透于外，则胃气化而津液输布，舌即变润，自能作汗，而热邪亦可随汗而解。若初病舌即干，其津气素竭也。若急当养正，略佐透邪。若神已昏，则本元败，而正不胜邪，不可救矣。雄按：有初起舌干而脉滑腻闷者，乃痰阻于中，而液不上潮，未可率投补益也。

又不拘何色，舌上生芒刺者，皆是上焦热极也。当用青布拭冷薄荷水揩之。即去者轻，旋即生者险矣。

生芒刺者，苔必焦黄或黑。无苔者，舌必深绛。其苔白或淡黄者，胃无火热，必无芒刺。或舌尖、或两边，有小赤瘰，是营热郁结，当开泄气分以通营清热也。上焦热极者，宜凉膈散四二主

之。

雄按：秦皇士云：凡渴不消水，脉滑不数，亦有舌苔生刺者，多是表邪挟食，用保和加竹沥、芦菔汁，或栀豉加枳实，并效。若以寒凉抑郁，则谵语发狂愈甚，甚则口噤不语矣。有斑疹内伏，连用升提而不出，用消导而斑出神清者，若荤腥油腻，与邪热斑毒纽结不解，唇舌焦裂，口臭牙疳，烦热昏沉，与以寻常消导，病必不解，徒用清里，其热愈甚，设用下夺，其死更速。惟用升麻葛根汤以宣发之。重者，非升麻清胃汤，不能清理肠胃血分中之膏粱积热，或再加山查、槟榔，多有生者，愚谓病从口入，感证夹食，为患者不少。秦氏著《伤寒大白》，于六法外，特补消导一门，未为无见，所用芦菔汁，不但能消痰食，即燥火闭郁，非此不清，用得其当，大可起死回生。郭云台极言其功，余每与海蛇同用，其功益可懋。

舌苔不燥，自觉闷极者，属脾湿盛也。或有伤痕血迹者，必问曾经搔挖否。不可以有血而便为枯证，仍从湿治可也。再有神情清爽，舌胀大不能出口者，此脾湿胃热，郁极化风，而毒延口也。用大黄磨入当用剂内，则舌胀自消矣。

何报之曰：凡中宫有痰饮水血者，舌多不燥，不可误认为寒也。三焦升降之气，由脾鼓运，中焦和，则上下气顺。脾气弱则湿自内生。湿盛而脾不健运，浊壅不行。自觉闷极，虽有热邪，其内湿盛而舌苔不燥。当先开泄其湿，而后清热，不可投寒凉以闭其湿也。神情清爽而舌胀大，故知其邪在脾胃。若神不清，即属心脾两脏之病矣。邪在脾胃者，唇亦必肿也。

雄按：上第十章，唐氏析首节为第五章，次节为第十二章，末节为第十三章，今并订正。

再唐本作"又有"舌上白苔粘腻，吐出浊厚涎沫，口必甜味也唐本作"其口必甜"，为脾瘅病唐本作"此为脾瘅"。乃湿热气聚，与谷气相搏，土有余也。盈满则上泛，当用省头草唐本作"佩兰叶"，芳香辛散以逐之则退唐本无此二字。若舌上苔如碰者，胃中宿滞挟浊秽郁伏，当急急开泄，否则闭结中焦，不能从膜原达出矣。

脾瘅而浊泛口甜者，更当视其舌本，如红赤者为热，当辛通苦降以泄浊；如色淡不红，由脾虚不能摄涎而上泛，当健脾以降浊也。苔如碰者，浊结甚，故当急急开泄，恐内闭也。

雄按：浊气上泛者，涎沫厚浊，小溲黄赤。脾虚不摄者，涎沫稀粘，小溲清白。见证迥异，虚证宜温中以摄液，如理中、或四君加益智之类可也。何亦以降浊为言乎？疏矣！

上第十一章，唐氏并入第四章，今订正之。此二章辨别种种白苔证治之殊，似兼疫证之舌苔而详论之，试绎之，则白苔不必尽属于寒也。

若唐本无此字舌无苔，而有如烟煤隐隐者，不渴，肢寒，知挟阴病唐本移二句在若润者上。如口渴烦热唐本下有"而燥者"三字，平时胃燥舌唐本无"舌"字也，不可攻之。若燥者唐本作"宜"，甘寒益胃。若唐本此下有"不渴肢寒而"五字润者，甘温扶中，此何唐本此下有"以"字故？外露而里无也。

凡黑苔，大有虚实寒热之不同，即黄白之苔，因食酸咸味，其色即黑，尤当问之。雄按：此名染苔，食橄榄能黑，食枇杷白苔能黄之类，皆不可不知也。其润而不燥，或无苔如烟煤者，正是肾水来乘心火，其阳虚极矣。若黑而燥裂者，火极变水色。如焚木成炭而黑也。虚实不辨，死生反掌耳。雄按：虚寒证虽见黑苔，其舌色必润而不紫赤，识此最为秘诀。

雄按：更有阴虚而黑者，苔不甚燥，口有甚渴，其舌甚赤，或舌心虽黑，无甚苔垢，舌本枯而不甚赤，证虽烦渴便秘，腹无满痛，神不甚昏，俱宜壮水滋阴，不可以为阳虚也。若黑苔望之虽燥而生刺，但渴不多饮，或不渴，其边或有白苔，其舌本淡而润者，亦属假热，治宜温补，其舌心并无黑苔，而舌根有黑苔而燥者，宜下之，乃热在下焦也。若舌本无苔，惟尖黑燥，为心火自焚，不可救药。

上第十二章，唐本移为十四章，今订正之。

若唐本无此字舌黑而滑者，水来克火，为阴证，当温之。若见短缩，此肾气竭也，为难治。欲救之唐本作"惟"，加人参、五味子，勉希唐本作"或救"万一。舌黑而干者，津枯火炽，急急泻南补北，若唐本此下有"黑"字燥而中心厚痞唐本无此字者，土燥水竭，急以咸苦下之。

何报之曰：暑热证夹血，多有中心黑润者，勿误作阴证治之。

黑苔而虚寒者，非桂附不可治，佐以调补气血，随宜而施。若黑燥无苔，胃无浊邪。雄按：非无苔也，但不厚耳。故当泻南方之火，补北方之水，仲景黄连阿胶汤主之。黑燥而中心厚者，胃浊邪热干结也，宜用硝、黄咸苦下之矣。

雄按：上第十三章，唐本移为十五章，今订正之。此二章言黑苔之证治。必有区别也。

又按：茅雨人云：凡起病发热胸闷，遍舌黑色而润，外无险恶情状，此胸膈素有伏痰也。不必张皇，止用薤白栝蒌桂枝半夏一剂，黑苔即退，或不用桂枝，即枳壳、桔梗亦效。

舌淡红无色者，或干而色不荣者，当是胃津伤而气无化液也，当用炙甘草汤十三。**不可用寒凉药。**

何报之曰：红嫩如新生，望之似润而燥涸殆甚者，为妄行汗下，以致津液竭也。淡红无色，心脾气血素虚也。更加干而色不荣，胃中津气亦亡也。故不可用苦寒药。炙甘草汤养气血以通经脉，其邪自可渐去矣。

雄按：上第十四章，唐氏移为十一章，今订正之。此章言虚多邪少之人，舌色如是，当培气液为先也。

若舌白如粉而滑，四边色紫绛者，温疫病初入膜原，未归胃腑，急急透解，莫待传陷而入为险恶之病。且见此舌者，病必见凶，须要小心。凡斑疹初见，须用纸捻照看胸背两胁，点大而在皮肤之上者，为斑；或云头隐隐，或琐碎小粒者，为疹，又宜见而不宜见多。按方书谓斑色红者属胃热，紫者热极，黑者胃烂，然亦必看外证所合，方可断之。

温疫白苔如积粉之厚，其秽浊重也，舌本紫绛，则邪热为浊所闭，故急急透解。此五疫中之湿疫，又可主以达原饮，亦须随证加减，不可执也。舌本紫绛，热闭营中，故多成斑疹，斑从肌肉而出，属胃；疹从血络而出，属经。其或斑疹齐现，经胃皆热，然邪由膜原入胃者多，或兼风热之入于经络，则有疹矣。不见则邪闭，故宜见。多见则邪重，故不宜。但斑疹亦有虚实，虚实不明，举手杀人，故先生辨之如后。

雄按：温热病舌绛而白苔满布者，宜清肃肺胃，更有伏痰内盛，神气昏聩者，宜开痰为治。黑斑、蓝斑，亦有可治者。余治胡季权、姚禄皆二案，载续编。徐月岩壶案。附曾大父《随笔》中。

然而春夏之间，湿病俱发疹为甚，且其色要辨唐本无此句。**如淡红色，四肢清，口不甚渴，脉不洪数，非虚斑即阴斑。或胸微见数点，面赤足冷；或下利清谷，此阴盛格阳于上而见，当温之。**

此专论斑疹不独温疫而有，且有虚实之迥别也。然火不郁，不成斑疹。若虚火力弱而上色淡，四肢清者，微冷也。口不甚渴，脉不洪数，其非实火可征矣，故曰虚斑。若面赤足冷，下利清谷，此阴寒盛格拒其阳于外，内真寒，外假热，郁而成斑，故直名为阴斑也。须附桂引火归元，误投凉药即死，实火误补亦死，最当详辨也。

若斑色紫唐本下有"而"字**小点者，心包热也。点大而紫，胃中热也。黑斑而光亮者热胜毒盛**唐本作"热极毒炽"。**虽属不治，若其人气血充者，或依法治之，尚可救。若黑而晦者必死。若黑而隐隐，四旁赤色火郁内伏，大用清凉透发，间有转红成可救者。若夹斑带疹，皆是邪之不一，各随其部而泄。然斑属血者恒多，疹属气者不少，斑疹皆是邪气外露之象，发出**唐本下有"之时"二字**宜神情清爽，为外解里和之意。如斑疹出而昏者，正不胜邪，内陷为患，或胃津内涸之故。**

此论实火之斑疹也。点小即是从血络而出之疹，故热在心包；点大从肌肉而出为斑，故热在胃。黑而光亮者，元气犹充，故或可救；黑暗则元气败，必死矣。四旁赤色，其气血尚活，故可透发也。斑疹夹杂，经胃之热，各随其部而外泄，热邪入胃，本属气分，见斑同邪属于血者多矣。疹从血络而出，本属血分，然邪由气而闭其血，方成疹也。必当两清气血以为治也。既出而反神昏，则正不胜邪而死矣。

雄按：上第十五章，详论温疫中斑疹证治之不同，唐氏移为第十六章，今订正之。

再有一种白痦，小粒如水晶色者，杨云：平人夏月亦间有之。**此湿热伤肺，邪虽出而气液枯也，必得甘药补之。或未至久延，伤及气液，乃湿郁卫分，汗出不彻之故，当理气分之邪，或白如枯骨者多凶，为气液竭也。**

雄按：湿热之邪，郁于气分，失于轻清开泄，幸不传及他经，而从卫分发白痦者，治当清其气分之余邪。邪若久郁，虽化白痦，而气液随之以泄，故宜甘濡以补之。苟色白如枯骨者，虽补以甘药，亦恐不及也。

上第十六章，唐氏移为第十七章，今订正之。

杨按：湿热素盛者，多见此证，然在温病中为轻证，不见有他患，其白如枯骨者，未经阅历，不敢臆断。

汪按：白痦，前人未尝细论，此条之功不小。白如枯骨者，余曾见之，非惟不能救，并不及救，故俗医一见白痦，辄以危言恐吓病家。其实白如水晶色者，绝无紧要。吾见甚多，然不知甘濡之法，反投苦燥温升，则不枯者亦枯矣。

再温热之病，看舌之后，亦须验齿。齿为肾之余，龈为胃之络。热邪不燥胃津，必耗肾液，且二经之血，皆走其地，病深动血，结瓣于上。阳血者色必紫，紫如干漆；阴血色必黄，黄如酱瓣。阳血若见，安胃为主；阴血若见，救肾为要。然豆瓣色者多险，若证还不逆者尚可治，否则难治矣。何以故耶？盖阴下竭，阳上厥也。

肾主骨，齿为骨之余，故齿浮龈不肿者，为肾火水亏也。胃脉络于上龈，大肠脉络于下龈，皆属阳明，故牙龈肿痛为阳明之火。若湿入胃，则必连及大肠，血循经络而行，邪热动血而上结于龈。紫为阳明之血，可清可泻。黄者为少阴之血，少阴血伤为下竭，其阳邪上亢而气厥逆，故为难治也。

雄按：上第十七章，唐氏移作十八章，今订正之。

齿若光燥如石者，胃热甚也。若无汗恶寒，卫偏胜也，辛凉泄卫透汗为要。若如枯骨色者，肾液枯也，为难治。若上半截润，水不上承，心火上炎也。急急清心救水，俟枯处转润为安。

胃热甚而反恶寒者，阳内郁而表气不通，故无汗而为卫气偏胜，当泄卫以透发其汗，则内热即从表散矣。凡恶寒而汗出者，为表阳虚，腠理不固，虽有内热，亦非实火矣。齿燥有光者，胃津虽干，肾气未竭也。如枯骨者，肾亦败矣，故难治也。上半截润，胃津养之。下半截燥，由肾不能上滋其根，而心火燔灼，故急当清心救水，仲景黄连阿胶汤主之。

若咬牙啮齿者，湿热化风，痉病。但咬牙者，胃热气走其络也。若咬牙而脉证皆衰者，胃虚无谷以内荣，亦咬牙也，何以故耶？虚则喜实也。舌本不缩而鞕，而牙关咬定难开也，此非风痰阻络，即欲作痉证，用酸物擦之即开，木来泄土故也。

牙齿相啮者，以内风鼓动也。但咬不啮者，热气盛而络满，牙关紧急也。若脉证皆虚，胃无谷养，内风乘虚袭之入络，而亦咬牙，虚而反见实象，是谓虚则喜实，当详辨也。又如风痰阻络为邪实，其热盛化风欲作痉者，或由伤阴百挟虚者，皆当辨也。

雄按：上第十八章，唐氏移作第十九章，今订正之。

若齿垢如灰糕样者，胃气无权，津亡，湿浊用事，多死。而初病齿缝流清血，痛者，胃火冲激也；不痛者，龙火内燔也。齿焦无垢者，死；齿焦有垢者，肾热胃劫也。当微下之，或玉女煎四七清胃救肾可也。

齿垢由肾热蒸胃中浊气所结，其色如灰糕，则枯败而津气俱亡，肾胃两竭，惟有湿浊用事，故死也。齿缝流清血，因胃火者出于龈，胃火冲激故痛；不痛者出于牙根，肾火上炎故也。齿焦者肾水枯，无垢则胃液竭，故死；有垢者，火盛而气液未竭。故审其邪热甚者，以调胃承气微下其胃热；肾水亏者，玉女煎清胃滋肾可也。

雄按：上第十九章，唐氏移作第二十章，今订正之。

以上三章，言温热诸证可验齿而辨其治也。真发从来之未发，是于舌苔之外更添一秘诀，并可垂为后世法，读者苟能隅反，则岂仅能辨识温病而已哉。

再妇人病温与男子同，但多胎前产后，以及经水适来适断。大凡胎前病，古人皆以四物加减用之，谓护胎为要，恐来害妊，如热极用井底泥、蓝布浸冷，覆盖腹上等，皆是保护之意，但亦要看其邪之可解处。用血腻之药不灵，又当省察，

不可认板法。然须步步保护胎元，恐损正邪陷也。

保护胎元者，勿使邪热入内伤胎也。如邪犹在表分，当从开达外解，倘执用四物之说，则反引邪入内，轻病变重矣。杨云：此释极为明通。故必审其邪之浅深而治，为至要也。若邪热逼胎，急清内热为主，如外用泥布等盖覆，恐攻热内走，反与胎碍，更当详审，勿轻用也。总之，清热解邪，勿使伤动其胎，即为保护。若助气和气以达邪，犹可酌用。其补血腻药，恐反遏其邪也。雄按：此说固是，然究是议药不议病矣。如温热已烁营阴，则地黄未尝不可用。且《内经》曰："妇人重身，毒之何如？岐伯曰：有故无殒，亦无殒也。大积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不可过也。"故如伤寒阳明实热证，亦当用承气下之，邪去则胎安也。盖病邪浅则在经，深则在腑，而胎系于脏，攻其经腑，则邪当其药，与脏无碍。雄按：此释极通，而竟忘却温热传营入血之证，本文但云："不可认板法"，非谓血药无可用之证也。若妄用补法以闭邪，则反害其胎矣。倘邪已入脏，虽不用药，其胎必殒而命难保。雄按：亦须论其邪入何脏。所以经言有故无殒者，谓其邪未入脏，攻其邪亦无殒胎之害也。杨云：有故无殒者，有病则病当之也。不必增入邪未入脏之说，以滋荧惑。要在辨证明析，用法得当，非区区四物所能保胎者也。故先生曰：须看其邪之可解处，不可认板法，至哉言乎！

至于产后之法，按方书谓，慎用苦寒，恐伤其已亡之阴也。然亦要辨其邪能从上中解者，稍从证用之，亦无妨也。不过勿犯下焦，且属虚体，当如虚怯人病邪而治。总之，无犯实实虚虚之禁。况产后当气血沸腾之候，最多空窦，邪势必乘虚内陷，虚处受邪为难治也。雄按：余医案中，所载产后温热诸证治，皆宜参阅，兹不赘。

徐洄溪曰：产后血脱，孤阳独旺，虽石膏、犀角对证，亦不禁用。而世之庸医，误信产后宜温之说，不论病证，皆以辛热之药，戕其阴而益其火，无不立毙。我见甚多，惟叶案中绝无此弊，足征学有渊源。

魏柳洲曰：近时专科及庸手，遇产后一以燥热温补为事，杀人如麻。雄按：不挟温热之邪者且然，况兼温热者乎。

吴鞠通曰：产后温证，固云治上不犯中，然药反不可过轻，须用多备少服法，中病即已。所谓无粮之师，利于速战，若畏产后虚怯，用药过轻，延至三四日后，反不能胜药矣。

如经水适水适断，邪将陷唐本下有"于"字血室，少阳伤寒，言之详悉，不必多赘。但数动与正伤寒不同，仲景立小柴胡汤，提出所陷热邪，参、枣唐本下有"以"字扶胃气，以冲脉隶属阳明也，此与唐本作"惟"虚者为合治。若热邪陷入，与血相结者，当从陶氏小柴胡汤去参、枣，加生地、桃仁、查肉、丹皮或犀角等。若本经血结自甚，必少腹满痛。轻者，刺期门；重者，小柴胡汤去甘药，加延胡、归尾、桃仁。挟寒，加肉桂心。气滞者，加香附、陈皮、枳壳等。沈月光用柴胡、秦艽、荆芥、香附、苏梗、厚朴、枳壳、当归、芎藭、益母草、木通、黄芩，名和血逐邪汤。姜衣少许为引。治伤寒热入血室，气滞血瘀，而胸满、腹胀痛甚者，甚效。然热陷血室之证，多有谵语如狂之象，防是阳明胃实唐本作"与阳明胃实相似"下有"此种病机"四字，当辨之唐本作"最须辨别"。血结者，身体必重，非若阳明之轻旋便捷者唐本无"旋捷"二字，何以故耶？阴主重浊，络脉被阻唐本下有"身之"二字，侧旁气痺，连唐本下有"及"字胸背皆拘束不遂唐本作"皆为阻窒"。故去邪通络，正合其病，往往延久，上逆心包，胸中唐本下有"痺"字痛，即陶氏所谓血结胸也。王海藏出一桂枝红花汤加海蛤、桃仁，原为表里上下一齐尽解之理，看唐本无此字此方大有巧手唐本作"妙焉"，故录出以备学者之用唐本无此句。

"数动"未详，或"数"字是"变"字之误，更俟明者正之。冲脉为血室，肝所主，其脉起于气街。气街，阳明胃经之穴，故又隶属阳明也。邪入血室，仲景分浅深而立两法：其邪深者，云如结胸状，谵语者，刺期门，随其实而泻之，是从肝而泄其邪，亦即陶氏之所谓血结胸也；其邪浅者，云往来寒热如疟状，而无谵语，用小柴胡汤，是从胆治也。盖往来寒热，是少阳之证，故以小柴胡汤提少阳之邪，则血室之热，亦可随之而外出，以肝胆为表里。故深则从肝，浅则从胆，以导泄血室之邪也。今先生更详证状，并采用陶氏、王氏之方法，与仲景各条合观，诚为精细周至矣。

其言小柴胡汤，惟虚者为合法，何也？盖伤寒之邪，由经而入血室，其胃无邪，故可用参、枣；若温热之邪，先已犯胃，后入血室，故当去参、枣，惟胃无邪及中虚之人，方可用之耳！雄按：世人治疟，不论其是否为温热所化，而一概执用小柴胡汤以实其胃，遂致危殆者最多！须知伤寒之用小柴胡汤者，正防少阳经邪乘虚入胃，故用参、枣先助胃以御之，其与温热之邪来路不同，故治法有异也。

雄按：温邪热入血室有三证：如经水适来，因热邪陷入而搏结不行者，此宜破其血结，若经水适断，而邪乃乘血舍之空虚以袭之者，宜养营以清热。其邪热传营，逼血妄行，致经未当期而至者，宜清热以安营。

上第二十章，唐氏作第二十一章。其小引云：温证论治二十则，乃先生游于洞庭山。门人顾景文随之舟中，以当时所语，信笔录记。一时未加修饰，是以辞多佶屈，语亦稍乱，读者不免晦口。大烈不揣冒昧，窃以语句少为条达，前后少为移掇，惟使晦者明之。至先生立论之要旨，未敢稍更一字也。章氏诠释，亦从唐本。雄谓原论次序，亦既井井有条，而辞句之间，并不难读，何必移前掇后，紊其章法，而第二章如玉女颠去其"如"字之类，殊失庐山真面目矣，兹悉依华本订正之。

叶香岩三时伏气外感篇

春温一证，由冬令收藏未固，昔人以冬寒内伏，藏于少阴，入春发于少阳，以春木内应肝胆也。寒邪深伏，已经化热，昔贤以黄芩汤为主方，苦寒直清里热，热伏于阴，苦味坚阴，乃正治也。知温邪忌散，不与暴感门同法，若因外邪先受，引动在里伏热。必先辛凉以解新邪。自注：葱豉汤五二。继进苦寒以清里热。况热乃无形之气，时医多用消滞，攻治有形，胃汁先涸，阴液劫尽者多矣。雄按：新邪引动伏邪者，初起微有恶寒之表证。

徐洄溪曰：皆正论也。

章虚谷曰：或云：人身受邪，无不即病，未有久伏过时而发者，其说甚似有理，浅陋者莫不遵信为然，不知其悖经义，又从而和之。夫人身内脏腑，外营卫，于中十二经、十五络、三百六十五孙络、六百五十七穴，细微幽奥，曲折难明。今以一郡一邑之地，匪类伏匿，犹且不能觉察。况人身经穴之渊邃隐微，而邪气如烟之渐熏，水之渐积，故如《内经》论诸痛诸积，皆由初感外邪，伏而不觉，以致渐侵入内所成者也。安可必谓其随感即病，而无伏邪者乎？又如人之痘毒，其未发时，全然不觉，何以又能伏耶？由是言之，则《素问》所言冬伤寒，春病温，非谰语矣。

雄按：藏于精者，春不病温，小儿之多温病何耶？良以冬暖而失闭藏耳。夫冬岂年年皆暖欤？因父母以姑息为心，惟恐其冻，往往衣被过厚，甚则戕以裘帛富家儿多夭者，半由此也，虽天令潜藏，而真气已暗为发泄矣。温病之多，不亦宜乎。此理不但幼科不知，即先贤亦从未道及也。

风温者，春月受风，其气已温。雄按：此言其常也，冬月天暖，所感亦是风温，春月过冷，亦有风寒也。经谓春病在头，治在上焦。肺位最高，邪必先伤，此手太阴气分先病，失治则入手厥阴心包络，血分亦伤。盖足经顺传，如太阳传阳明，人皆知之。肺病失治，逆传心包络，人多不知者。俗医见身热咳喘，不知肺病在上之旨，妄投荆、防、柴、葛，加入枳、朴、杏、苏、蒌子、查、麦、橘皮之属，辄云解肌消食。有见痰喘，便用大黄礞石滚痰丸，大便数行，上热愈结。幼稚谷少胃薄，表里苦辛化燥，胃汁已伤，复用大黄大苦沉降丸药，致脾胃阳和伤极，陡变惊痫，莫救者多矣。

自注：风温肺病，治在上焦。夫春温忌汗，初病投剂，宜用辛凉。若杂入消导发散，徐云：须对证亦可用。不但与肺病无涉，劫尽胃汁，肺乏津液上供。头目清窍，徒为热气熏蒸，鼻干如煤，目瞑或上窜无泪，或热深肢厥，狂躁溺涩，胸高气促，皆是肺气不宣化之征。斯时若以肺药少加一味清降，使药力不致直趋肠中，雄按：所谓非轻不举也。重药则直过病所矣。而上痹可开，诸窍自爽，无如市医佥云结胸，皆用连、蒌、柴、枳，苦寒直降，致闭塞愈甚，告毙者多。

又：此证初因发热喘嗽，首用辛凉清肃上焦，徐云：正论。如薄荷、连翘、牛蒡、象贝、桑叶、沙参、栀皮、蒌皮、花粉。若色苍热胜烦渴，用石膏、

竹叶辛寒清散，疹疹亦当宗此。若日数渐多，邪不得解，芩、连、凉膈亦可用。至热邪逆传膻中，神昏目瞑，鼻窍无涕澼，诸窍欲闭，其势危急，必用至宝丹或牛黄清心丸。徐云：急救非此不可。病减后余热，只甘寒清养胃阴足矣。

春月暴暖忽冷，先受温邪，继为冷束，咳嗽痰喘最多，辛解忌温，只作一剂，大忌绝谷。若甚者宜昼夜竖抱勿倒，三四日。徐云：秘诀。**夫轻为咳，重为喘，喘急则鼻掀胸挺。**

自注：春温皆冬季伏邪，详于大方诸书，幼科亦有伏邪，雄按：人有大小，感受则一也。治从大方。雄按：感受既一，治法亦无殊，奈大方明于治温者罕矣，况幼科乎。然暴感为多，如头痛恶寒，发热喘促，鼻塞声重，脉浮无汗，原可表散。春令温舒，辛温宜少用，阳经表药，最忌混乱。至若身热咳喘有痰之症，只宜肺药辛解，泻白散加前胡、牛蒡、薄荷之属，消食药只宜一二味。雄按：此为有食者言也。若二便俱通者，消食少用，须辨表、里、上、中、下，何者为急施治。

又春季温暖，风温极多，温变热最速，若发散风寒消食，劫伤津液，变证尤速。雄按：沈尧封云：温，亦火之气也。盖火之微者曰温，火之甚者曰热，三时皆有。惟暑为天上之火，独盛于夏令耳。

初起咳嗽喘促，通行用：薄荷汗多不用、连翘、象贝、牛蒡、花粉、桔梗、沙参、木通、枳壳、橘红。

表解热不清用：黄芩、连翘、桑皮、花粉、地骨皮、川贝、知母、山栀。

备用方：黄芩汤九、葱豉汤五一、凉膈散四二、清心凉膈散五二、苇茎汤五三、泻白散五四、葶苈大枣汤五五、白虎汤七、至宝丹四一、清心牛黄丸四十、竹叶石膏汤五六、喻氏清燥救肺汤五七。

里热不清，朝上凉，晚幕热，即当清解血分，久则滋清养阴。若热陷神昏，痰升喘促，急用牛黄丸四十、至宝丹四一之属。

风温乃肺先受邪，遂逆传心包，治在上焦，不与清胃攻下同法。幼科不知，初投发散消食，不应。改用：柴、芩、瓜蒌、枳实、黄连，再下夺，不应。多致危殆，皆因不明手经之病耳。雄按：婆心苦口，再四丁宁，舌敝耳聋，可为太息。

若寒痰阻闭，亦有喘急胸高，不可与前法。用三白二二吐之，或妙香丸五八。

夏为热病，然夏至已前，时令未为大热，经以先夏至病温，后夏至病暑。温邪前已申明。暑热一证，雄按：《阴阳大论》云：春气温和，夏气暑热，是暑即热也。原为一证，夏月中暑。仲景标曰：中热也。昔人以动静分为暑热二证，盖未知暑发何气耳。医者易眩，夏暑发自阳明，古人以白虎汤为主方。后贤刘河间创议，迥出诸家，谓"温热时邪，当分三焦投药，以苦辛寒为主，若拘六经分证，仍是伤寒治法，致误多矣"。徐云：能分六经者亦鲜矣。盖伤寒外受之寒，必先从汗解。辛温散邪是已。口鼻吸入之寒，即为中寒阴病，徐云：亦不尽然。治当温里，分三阴见证施治。若夫暑病，专方甚少，皆因前人略于暑，详于寒耳。考古如《金匮》暑喝痉之因，而洁古以动静分中暑、中热，各具至理，雄按：虽有至理，而强分暑热，名已不正矣。兹不概述。论幼科病暑热，夹杂别病有诸，而时下不外发散消导，加入香薷一味，或六一散一服。考《本草》：香薷辛温发汗，能泄宿水。夏热气闭无汗，渴饮停水，香薷必佐杏仁苦降泄气，大顺散取义若此。徐云：大顺散非治暑之方，乃治暑月伤冷之方也，何得连类及之，夹杂矣。雄按：上言香薷治渴饮停水，佐杏仁以降泄，故曰大顺散之义，亦若此也。长夏湿令，暑必兼湿。雄按：此言长夏湿旺之令，暑以蒸之，所谓土润溽暑，故暑湿易于兼病，犹之冬月风寒，每相兼感。暑伤气分，湿亦伤气，汗则耗气伤阳，胃汁大受劫烁，变病由此甚多，发泄司令，里真是虚，张凤逵云：暑病首用辛凉，继用甘寒，再用酸泄酸敛，不必用下。可称要言不烦矣。然幼科因暑热蔓延，变生他病。雄按：大方何独不然，学者宜知隅反。兹摘其概。

暑邪必挟湿，雄按：暑令湿盛，必多兼感，故曰挟。犹之寒邪挟食，湿证挟风，俱是二病相兼，非谓暑中必有湿也。故论暑者，须知为天上烈日之炎威，不可误以湿热二气并作一气，始为暑也。而治暑者，须知其挟湿为多焉。状如外感风寒，忌用柴、葛、羌、防。如肌表热无汗，辛凉轻剂无误。香薷辛温气升，热服易吐，佐苦降，如杏仁、黄连、黄芩则不吐。宣通上焦，如杏仁、连翘、薄荷、竹叶。

暑热深入，伏热烦渴，白虎汤、六一散。雄按：无温者白虎汤，挟温者六一散，须别。

暑病头胀如蒙，皆热盛上炽，白虎、竹叶；酒

湿食滞者，加辛温通里。

夏令受热，昏迷若惊，此为暑厥，雄按：受热而迷，名曰暑厥。譬如受冷而仆，名寒厥也。人皆知寒之即为冷矣，何以不知暑之为热乎。即热气闭塞孔窍所致。其邪入络，与中络同法，牛黄丸四十、至宝丹四一芳香利窍可效。徐云：妙法。雄按：紫雪六一亦可酌用。神苏已后，用清凉血分，如连翘心、竹叶心、元参、细生地、鲜生地、二冬之属。雄按：暑是火邪，心为火脏，邪易入之。故治中暑者，必以清心之药为君。此证初起，大忌风药。雄按：火邪得风药更炽矣。初病暑热伤气，雄按：所谓壮火食气也。竹叶石膏汤五六。或清肺轻剂。雄按：火邪克金，先必清肺矣。大凡热深厥深，四肢逆冷，魏柳洲曰：火极似水，乃物极必反之候。凡患此，为燥热温补所杀者多矣。哀哉！盖内真寒而外假热，论及者罕也。雄按：道光甲辰六月初一日至初四日，酷热异常，如此死者，道路相接，余以神犀丹、紫雪二方救之，极效。但看面垢齿燥，二便不通，或泻不爽，为是，大忌误认伤寒也。雄按：尤忌误以暑为阴邪，或指暑中有湿，而妄投温燥渗利之药也。上暑厥。雄按：王节斋云：夏至后病热为暑，相火令行，感之自口齿入，伤心包络经，甚则火热制金，不能平木，而为暑风。张兼善云：清邪中上，浊邪中下，其风寒湿皆地之气，所以俱中足经，惟暑乃天之气，系清邪，所以中手少阴心经。

幼儿断乳纳食，值夏月脾胃主气，易于肚膨泄泻，足心热，形体日瘦，或烦渴善食，渐成五疳积聚。当审体之强弱，病之新久，有余者疏胃清热。食入粪色白，或不化，健脾佐消导清热。若湿热内郁，虫积腹痛，徐云：此证最多。导滞驱虫微下之。缓调用肥儿丸之属。

上热疳。

夏季秋热，小儿泄泻，或初未愈，满口皆生疳蚀，尝有阴塞咽喉致危者，此皆在里湿盛生热，热气蒸灼，津液不生，湿热偏伤气分，治在上焦，或佐淡渗。徐云：须用外治。世俗常刮西瓜翠衣治疳，徐云：合度。取其轻扬渗利也。

上口疳。

夏季湿热郁蒸，脾胃气弱，水谷之气不运，湿著内蕴为热，渐至浮肿腹胀，小水不利，治之非法，水湿久渍，逆行犯肺，必生咳嗽喘促，甚则坐不得卧，俯不得仰，危期速矣。大凡喘必生胀，胀必生喘。方书以先喘后胀，治在肺；先胀后喘，治在脾，亦定论也。《金匮》有风水、皮水、石水、正水、黄汗，以分表里之治。河间有三焦分消。子和有磨积逐水。皆不奥义，学者不可不潜心体认，难以概述。阅近代世俗，论水湿喘胀之证，以《内经》开鬼门取汗为表治，分利小便洁净府为里治，经旨《病能篇》谓"诸湿肿满，皆属于脾"，以健脾燥湿为稳治。治之不效，技穷束手矣。不知凡病皆本乎阴阳，通表利小便，乃宣经气，利腑气，是阳病治法；暖水脏、温脾胃、补土以驱水，是阴病治法。治肺痹，以轻开上；治脾，必佐温通。若阴阳表里乖违，脏真日漓，阴阳不运，亦必作胀，治以通阳，乃可奏绩，如《局方》禹馀粮丸，甚至三焦交阻，必用分消，肠胃窒塞，必用下夺。然不得与伤寒实热同例，攻投硝、黄、枳、朴，扰动阴血。若太阴脾脏，饮湿阻气，温之、补之不应，欲用下法，少少甘遂为丸可也。徐云：亦太峻。其治实证，选用方法备采。雄按：叶氏《景岳发挥》有"因喘而肿，当以清肺为要"之论，宜参。若水湿侵脾，发肿致喘，治当补土驱水，设水气上凌心包，变呃更危。陈远公云：用薏苡、茯神各一两，白术、苍术各三钱，半夏、陈皮各一钱，丁香五分，吴萸三分，名止呃汤。二剂可安。

喘胀备用方　徐云：太猛厉者，不可轻用。

葶苈大枣汤五五　泻白散五四　大顺散六十　牡蛎泽泻散六三　五苓散二一　越脾汤六四　甘遂半夏汤六五　控涎丹六六、六七　五子五皮汤六八　子和桂苓汤六九　禹功丸七十　茯苓防己汤七一　中满分消汤七二、七三　小青龙汤七四　木防己汤七五

吐泻一证，幼儿脾胃受伤，陡变惊搐最多。徐云：此证多是痰湿。若是不正秽气触入，或口食生冷，套用正气散七九、七七、六和汤七八、五积散七九之类。正气受伤，肢冷呃忒，呕吐自利，即用钱氏益黄散八十、八一。有痰用星附六君子汤八二、理中汤八五等。倘热气深伏，烦渴引饮，呕逆者连香饮缺，黄连竹茹橘皮半夏汤。热闭神昏，用至宝丹。寒闭，用来复丹。

稚年夏月食瓜果，水寒之湿，著于脾胃，令人泄泻，其寒湿积聚，未能遽化热气，必用辛温香窜之气，古方中消瓜果之积，以丁香、肉桂或用麝香，今七香饼治泻，亦祖此意。其平胃散、胃苓汤亦可用。

雄按：此非温热为病，何必采入。缘夏月此等证候甚多，因畏热贪凉而反生寒湿之病，乃夏

月之伤寒也。虽在暑令，实非暑证。昔人以阴暑名之，谬矣。譬如避火而溺于水，拯者但可云出之于水，不可云出之于阴火也。

疟之为病，因暑而发者居多。雄按：可谓一言扼要，奈世俗惟知小柴胡汤为治，误人多矣。方书虽有痰、食、寒、热、瘴、疠之互异。幼稚之疟，多因脾胃受病。雄按：因暑而发者，虽大人之疟，无不病于脾胃，以暑多兼湿，脾为土脏，而胃者以容纳为用，暑邪吸入，必伏於此也。然气怯神昏，初病惊痫厥逆为多，在夏秋之时，断不可认为惊痫。大方疟证，须分十二经，与咳证相等。若幼科，庸俗但以小柴胡去参，或香薷、葛根之属。雄按：举世无不尔，于幼科乎何尤。不知柴胡劫肝阴，葛根竭胃汁，致变屡矣。雄按：柴葛之弊，二语见林北海重刊张司农《治暑全书》，叶氏引用，原非杜撰，涸溪妄评，殊欠考也。幼科纯阳，暑为热气。雄按：在天为暑，在地为热，故暑即热之气也。昔人谓有阴暑者，可笑已极，其分中热、中暑为二病者，是析一气而两也。又谓暑合湿热而成者是并二气而一也，奚可哉。证必热多烦渴，邪自肺受者，桂枝白虎汤，二进必愈，其冷食不运，有足太阴脾经见证，初用正气，或用辛温，如草果、生姜、半夏之属。雄按：切记，此是治暑月因寒湿而病之法。方书谓草果治太阴独胜之寒，知母治阳明独胜之热，疟久色夺，唇白、汗出、馁弱，必用四兽饮。雄按：邪去而正衰，故用此药。阴虚内热，必用鳖甲、首乌、知母，便渐溏者忌用。久疟营伤，寒胜，加桂、姜，拟初中末疟门用药于下：雄按：叶氏《景岳发挥》内所论疟痢诸条，宜参。

初病暑风湿热疟药：

脘痞闷：枳壳、桔梗、杏仁、厚朴二味喘最宜、瓜蒌皮、山栀、香豉。

头痛宜辛凉轻剂：连翘、薄荷、赤芍、羚羊角、蔓荆子、滑石淡渗清上。

重则用石膏，口渴用花粉，烦渴用竹叶石膏汤。

热甚则用黄芩、黄连、山栀。

夏季身痛属湿，羌、防辛温宜忌，宜用木防已、蚕砂。雄按：豆卷可用。

暑热邪伤，初在气分，日多不解，渐入血分，反渴不多饮，唇舌绛赤。芩、连、膏、知，不应。必用血药，量佐清气热一味足矣。

轻则用青蒿、丹皮汗多忌、犀角、竹叶心、元参、鲜生地、细生地、木通亦能发汗，淡竹叶。若热久痞结，泻心汤选用。

夏月热久入血，最多蓄血一证。徐云：历炼之言。谵语昏狂，看法以小便清长，大便必黑为是，桃核承气汤为要药。

疟多用乌梅，以酸泄木安土之意。雄按：邪未衰者忌之。用常山、草果，乃劫其太阴之寒，以常山极走，使二邪不相并之谓。徐云：兼治痰。雄按：内无寒痰者不可浪用。用人参、生姜，曰：露姜饮，一以固元，一以散邪，取通神明、去秽恶之气。雄按：必邪衰而正气已虚者，可用此。总之，久疟气馁，凡壮胆气，皆可止疟，未必真有疟鬼。雄按：有物凭之者，间或有之，不必患疟疾皆有祟也。又，疟疾既久，深入血分，或结疟母，鳖甲煎丸。设用煎方，活血通络可矣。徐忠可云：幼儿未进谷食者，患疟久不止，用冰糖浓汤，余试果验。徐云：亦一单方。雄按：食谷者，疟久不止，须究其所以不止而治之。

痢疾一证，古称滞下，盖里有滞浊而后下也。但滞在气、滞在血，冷伤、热伤而滞非一。今人以滞为食，但以消食，并令禁忌饮食而已。雄按：更有拘泥"吃不死之痢疾"一言，不论痢属何邪，邪之轻重，强令纳食，以致剧者近尤多也。盖所谓吃不死之痢疾者，言痢之能吃者，乃在死之证，非恶谷而强食也。

夫疟痢皆起夏初，都因湿热郁蒸，以致脾胃水谷不运，湿热灼气，血为粘腻。先痛后痢，痢后不爽。若偶食瓜果水寒即病，未必即变为热，先宜辛温疏利之剂。雄按：虽未必即化为热，然有暑湿内郁，本将作痢，偶食生冷，其病适发者，仍须察脉证而施法，未可遽以为寒证也，余见多矣，故谨赘之。若脓血几十行，痛后重初用宣通驱热，如芩、连、大黄，必加甘草以缓之。非如伤寒粪坚，须用芒硝咸以软坚，直走破泄至阴，此不过甘能胜湿，寒以逐热，足可却病。古云：行血则便脓愈，导气则后重除。行血凉血，如丹皮、桃仁、延胡、黑查、归尾、红花之属。导气如木香、槟榔、青皮、枳、朴、橘皮之属。世俗通套，不过如此。盖疟伤于经，犹可延挨。痢关乎脏，误治必危。诊之大法，先明体质强弱，肌色苍嫩，更询起居致病因由。初病体坚质实，前法可遵。久病气馁神衰，虽有腹痛后重，亦宜详审，不可概以攻积清夺施治。

噤口不纳水谷下痢，都因热升浊攻，必用大

苦，如芩、连、石莲清热，人参辅胃益气，热气一开，即能进食，药宜频频进二三日。徐云：人参必同清热之药用，便为合并。

小儿热病最多者，以体属纯阳，六气著人，气血皆化为热也。雄按：大人虽非纯阳，而阴虚体多，客邪化热，亦甚易也。饮食不化，蕴蒸于里，亦从热化矣。然有解表已，复热；攻里热已，复热；利小便愈后。复热。养阴滋清，热亦不除者。张季明谓元气无所归著，阳浮则倏热矣。六神汤主之。

秋深初凉，稚年发热咳嗽，雄按：大人亦多病此。证似春月温证。但温乃渐热之称，凉即渐冷之意。春月为病，犹是冬令固密之余；秋令感伤，恰值夏月发泄之后。其体质之虚实不同。徐云：通人之言也。但温自上受，燥自上伤，理亦相等，均是肺气受病，世人误认暴感风寒，混投三阳发散，津劫燥甚，喘急告危。若果暴凉外束，身热痰嗽，只宜葱豉汤，或苏梗、前胡、杏仁、枳、桔之属，仅一二剂亦可，更有粗工亦知热病，与泻白散加芩、连之属，不知愈苦助燥，必增他变，当以辛凉甘润之方，气燥自平而愈。慎勿用苦燥劫烁胃汁。雄按：夏令发泄，所发伏暑之证，多于伏寒也。

秋燥一证，气分先受，治肺为急。若延绵数十日之久，病必入血分，又非轻浮肺药可治。须审体质证端，古谓治病当活泼泼地，如盘走珠耳。

沈尧峰云：在天为燥，在地为金，燥亦五气之一也。雄按：以五气而论，则燥为凉邪，阴凝则燥，乃其本气。但秋燥二字，皆从火者，以秋承夏后，火之余焰未息也。若火既就之阴竭，则燥是其标气，治分温润、凉润二法。然金曰从革，故本气病少，标气病多。此圣人制字之所以从火。而《内经》云：燥者润之也。海峰云：燥气胜复。片言而析，是何等笔力。然燥万物者，莫燥乎火。故火未有不燥，而燥未有不从火来。温热二证论火，即所以论燥也。若非论燥，仲景条内，两"渴"字从何处得来？且热病条云"口燥渴"，明将燥字点出。喻氏云：古人以燥热为暑，故用白虎汤主治。此悟彻之言也。明乎此，则温热二证，火气兼燥，夫复何疑？雄按：今人以暑为阴邪，又谓暑中有湿，皆呓语也。

徐洄溪曰：此卷议论，和平精切，字字金玉，可法可传。得古人之真诠而融化之，不仅名家，可称大家矣。敬服敬服！

黄退庵曰：先生乃吴中之名医也，始习幼科，后学力日进，扩充其道，于内科一门，可称集大成焉。论温证虽宗河间，而用方工细，可谓青出于蓝。但欲读其书者，须先将仲景以下诸家之说，用过工夫，然后探究叶氏方意所从来，庶不为无根之萍也。

雄按：叶氏医案，乃后人所辑。惟此卷《幼科要略》，为先生手定。华氏刻于医案后以传世，徐氏以为字字金玉。奈大方家视为幼科治法，不过附庸于此集，皆不甚留意。而习幼科者，谓此书为大方之指南，更不过而问焉。即阐发叶氏，如东扶、鞠通、虚谷者，亦皆忽略而未之及也。予谓虽为小儿说法。大人岂有他殊，故于《温热论》后，附载春温、夏暑、秋燥诸条，举一反三，不仅为活幼之慈航矣。

卷 四

陈平伯外感温病篇

雄按：此与下篇相传为陈、薛所著。究难考实。姑从俗以标其姓字，俟博雅正之。

盖闻外感不外六淫，而民病当分四气。治伤寒家，徒守发表攻里之成方，不计辛热苦寒之贻害，遂使温热之旨，蒙昧不明，医门缺典，莫此甚焉。祖恭不敏，博览群书，广搜载籍，而恍然于温热病之不可不讲也。《内经》云：冬不藏精，春必病温。盖谓冬时严寒，阳气内敛，人能顺天时而固密，则肾气内充，命门为三焦之别使，亦得固腠理而护皮毛。虽当春令升泄之时，而我身之真气，则内外弥纶，不随升令之泄而告匮，纵有客邪，安能内侵？是《内经》所以明致病之原也。然，但云冬不藏精，而不及他时者，以冬为水旺之时，属北方寒水之化，于时为冬，于人为肾。井水温而坚冰至，阴外阳内，有习坎之义。故立言归重于冬，非谓冬宜藏而他时可不藏精也。雄按：喻氏云：春夏之病，皆起于冬，而秋冬二时之病，皆起于夏，夏月藏精，则热邪不能侵，与冬月之藏精，而寒邪不能入者无异也。故丹溪谓夏月必独宿淡味，保养金水二脏，尤为摄身之仪式焉。即春必病温之语，亦是就近指点，总见里虚者表不固，一切时邪，皆易感受。学者可因此而悟及四时六气之为病矣。雄按：此论冬不藏精，春易病温之理甚通，惟不知有伏气为病之温，是其蔽也。陈氏此例与鞠通《条辨》，皆叶氏之功臣，然《幼科要略》明言有伏气之温热，二家竟未细绎，毋乃疏乎？二家且然，下此者更无论矣。《难经》云：伤寒有五，有伤寒、雄按：麻黄汤证是也。有中风、雄按：桂枝汤证是也。有风温、雄按：冬温春温之外受者。有热病、雄按：即暑病也，又谓之暍。有湿温。雄按：即暑兼湿为病也。亦曰湿热。夫统此风寒湿热之邪，而皆名之曰伤寒者，亦早鉴于寒藏受伤，外邪得入，故探其本而皆谓之伤寒也。雄按：仲景本论，治法原有区别，界画甚严，后人不察，罔知所措，多致误人，兹余辑此专论，以期了然于学者之心目也。独是西北风高土燥，风寒之为病居多。雄按：亦不尽然。东南地界水湿，湿热之伤人独甚。从来风寒伤形，伤形者定从表入。湿热伤气，伤气者不尽从表入。故治伤寒之法，不可用以治温热也。夫温者，暖也、热也，非寒之可比也。风邪外束，则曰风温。湿邪内侵，则曰湿温。纵有微寒之兼袭，不同栗冽之严威，是以发表宜辛凉，不宜辛热。清里宜泄热，不宜逐热。雄按：亦有宜逐者，总须辨证耳。盖风不兼寒，即为风火，湿虽化热，终属阴邪。雄按：湿固阴邪，其兼感热者，则又不可谓之阴矣。自昔仲景著书，不详温热，遂使后人各呈家伎，漫无成章。而凡大江以南，病温多而病寒少，雄按：北省温病，亦多于伤寒。投以发表不远热，攻里不远寒诸法，以致死亡接踵也。悲夫！雄按：篇中非伏气之说，皆为节去，弃瑕录瑜，后皆仿此。

风温为病，春月与冬季居多。或恶风，或不恶风，必身热，咳嗽，烦渴，此风温证之提纲也。

自注：春月风邪用事，冬初，气暖多风。雄按：冬暖不藏，不必定在冬初也。故风温之病，多见于此，但风邪属阳，阳邪从阳，必伤卫气。人身之中，肺主卫。又胃为卫之本，是以风温外薄，肺胃内应。风温内袭，肺胃受病。其温邪之内外有异形，而肺胃之专司无二致。故恶风为或有之证，而热、渴、咳嗽，为必有之证也。三复仲景书，言温病者再，一则曰"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此不过以不恶寒而渴之证，辨伤寒与温病之异，而非专为风温叙证也。雄按：此言伏气发为春温，非冬春所感之风温。故曰太阳病，以太阳为少阴之表也。再则曰：发汗已，身灼热者，名曰风温，夫灼热因于发汗，其误用辛热发汗可知，仲景复申之曰：风温为病，脉阴阳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语言难出。凡此，皆误汗劫液后变现之证，非温病固有之证也。续云：若被下者，直视失溲；若被火者，发黄色，剧则如惊痫状，时瘛疭；若火熏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亦止详用下、用火之变证，而未言风温之本来现证也。雄按：此言温病误汗，热极生风，故曰风温，乃内风也。非冬春外感之风温，陈氏不知有伏气春温之病，强为引证，原可删也。然

病之内外虽殊，证之属温则一。姑存之以为后学比例。然从此细参，则知风温为燥热之邪，燥令从金化，燥热归阳明，故肺胃为温邪必犯之地。且可悟风温为燥热之病，燥则伤阴，热则伤津，泄热和阴，又为风温病一定之治法也，反此即为逆矣。用是不辞僭越，而于仲景之无文处求文，无治处索治，叙证施治，列为条例，知我罪我，其在斯乎？雄按：外感温病，仲圣虽未言，而叶氏已详论矣。

风温证，身热畏风，头痛咳嗽，口渴，脉浮数，舌苔白者，邪在表也。当用薄荷、前胡、杏仁、桔梗、桑叶、川贝之属，凉解表邪。杨云：前胡、桔梗，一降一升，以泄肺邪。诚善，然桔梗宜少用。

自注：风属阳邪，不挟寒者为风温。阳邪必伤阳络，是以头痛畏风；邪郁肌表，肺胃内应，故咳嗽、口渴、苔白；邪留于表，故脉浮数。表未解者当先解表，但不同于伤寒之用麻、桂耳。

雄按：何西池云：辨痰之法，古人以黄稠者为热，稀白者为寒，此特言其大概，而不可泥也。以外感言之伤风咳嗽，痰随嗽出，频嗽而多，色皆稀白，误作寒治，多致困顿。盖火盛壅逼，频咳频出，停留不久，故未至于黄稠耳。迨火衰气平，咳嗽渐息，痰之出者，半日一口，反黄而稠，缘火不上壅，痰得久留，受其煎炼使然耳。故黄稠之痰，火气尚缓而微；稀白之痰，火气反急而盛也。此皆当用辛凉解散，而不宜于温热者，推之内伤亦然。孰谓稀白之痰，必属于寒哉？总须临证细审，更参以脉，自可见也。

风温证：身热，咳嗽，自汗，口渴，烦闷，脉数，舌苔微黄者，热在肺胃也。当用川贝、牛蒡、桑皮、连翘、橘皮、竹叶之属，凉泄里热。

此温邪之内袭者，肺热，则咳嗽汗泄。胃热，则口渴烦闷。苔白转黄，风从火化，故以清泄肺胃为主。

雄按：苔黄不甚燥者，杨云：故条中言微黄，亦具见斟酌。治当如是。若黄而已干，则桑皮、橘皮，皆嫌其燥，须易栝蒌、黄芩，庶不转伤其液也。

风温证：身灼热，口大渴，咳嗽烦闷，谵语如梦语，脉弦数，干呕者，此热灼肺胃，风火内旋。当用羚羊、川贝、连翘、麦冬、石斛、青蒿、知母、花粉之属，以泄热和阴。

此温邪袭入肺胃之络，灼烁阴津，引动木火，故有烦渴呕逆等证，急宜泄去络中之热，庶无风火相煽，走窜包络之虞。

雄按：嗽且闷，麦冬未可即授，嫌其滋也，以为大渴耶。已有知母、花粉，足胜其任矣。木火上冲而干呕，则青蒿虽清少阳，而嫌乎升矣。宜去此二味，加以栀子、竹茹、枇杷叶，则妙矣。杨云：议药细极微芒，读者不可草草读过。

风温证：身热，咳嗽，口渴，下利，苔黄，谵语，胸痞，脉数，此温邪由肺胃下注大肠。当用黄芩、桔梗、煨葛、豆卷、甘草、橘皮之属，以升泄温邪。

大肠与胃相连属，与肺相表里，温邪内逼，下注大肠则下利，治之者宜清泄温邪，不必专于治利。按《伤寒论》："下利谵语者，有燥矢也，宜大承气汤六。"是实热内结，逼液下趋，必有舌燥苔黄刺，及腹满痛证兼见，故可下以逐热。若温邪下利，是风热内迫，虽有谵语一证，仍是无形之热，蕴蓄于中，而非实满之邪，盘结于内，故用葛根之升提，不任硝、黄之下逐也。

雄按：伤寒为阴邪，未尝传腑化热，最虑邪气下陷，治必升提温散，而有早下之戒。温热为阳邪，火必克金，故先犯肺，火性炎上，难得下行。若肺气肃降有权，移其邪由腑出，正是病之去路，升提胡可妄投？杨云：小儿患疹，必下利，与此正同。故温病多有发疹者，误升则邪入肺络，多喘吼而死。既云宜清泄其邪，不必专于治利矣。况有咳嗽胸痞之兼证，岂葛根、豆卷、桔梗之所宜乎？当易以黄连、桑叶、银花。须知利不因寒，润药亦多可用。仲圣以猪肤、白蜜治温病下利。《寓意草》论肺热下利最详，学者宜究心焉。且伤寒与温热，邪虽不同，皆属无形之气。伤寒之有燥矢，并非是气结成，乃寒邪化热，津液耗伤，糟粕炼成燥矢耳。温热病之大便不闭为易治者，以脏热移腑，邪有下行之路，所谓腑气通则脏气安也。设大便闭者，热烁胃津，日久亦何尝无燥矢宜下之证哉？惟伤寒之大便不宜早解，故必邪入于腑，始可下其燥矢。温热由腑及胃，虽不比疫证之下不嫌早，而喜其便通，宜用清凉，故结成燥矢者较少耳。忆嘉庆己卯春，先君子病温而大便自利，彼

时，吾杭诸名医咸宗陶节庵书以治伤寒，不知所谓温证也。见其下利，悉用柴葛升提，提而不应，或云是漏底证，渐投温补，病日以剧，将治木矣。父执翁七丈，忘其字矣。似是"立贤"二字。蒋浦上林先生来视，浦年甚少，诊毕，即曰是温证也，殆误作伤寒治，而多服温燥之药乎。幸而自利不止，热势尚有宣泄，否则早成灰烬，奚待今日耶。即用大剂犀角、石膏、银花、花粉、鲜生地、麦冬等药，嘱煎三大碗，置于榻前，频频灌之。药未煎成之际，先笮蔗浆恣饮之。诸戚长见方，相顾莫决，赖金履思丈力持煎其药，至一周时服竣，病有起色，遂以渐愈。时雄年甫十二，聆其言而心识之，逾二年，先君捐馆，雄锄口远游，闻浦先生以善用清凉，为众口所烁，乃从事于景岳，而以温补称。枉道徇人，惜哉！然雄之究心于温热，实浦先生有以启之也。浦今尚在，因其远徙于乡，竟未遑往质疑义为恨，附记于此，聊志感仰之意云尔。

风温证：热久不愈，咳嗽，唇肿，口渴，胸闷，不知饥，身发白疹如寒粟状，自汗脉数者，此风邪挟太阴脾湿，发为风疹。杨云：白疹乃肺胃湿热也，与脾无涉，亦与风无涉。用牛蒡、荆芥、防风、连翘、橘皮、甘草之属凉解之。

风温本留肺胃，若太阴旧有伏湿者，风热之邪，与湿热相合，流连不解，日数虽多，仍留气分，由肌肉而外达皮毛，发为白疹。盖风邪与阳明营热相并，则发斑。与太阴湿邪相合，则发疹也。又有病久中虚，气分大亏而发白疹者，必脉微弱而气倦怯，多成死候，不可不知。

雄按：白疹即白痦也，虽挟湿邪久不愈而从热化，且汗渴脉数，似非荆防之可再表，杨云：此湿亦不必用橘皮之燥。宜易滑石、苇根、通草，杨云：精当。斯合凉解之法矣。若有虚象，当与甘药以滋气液。

风温证：身热，咳嗽，口渴，胸痞，头目胀大，面发泡疮者，风毒上壅阳络。当用荆芥、薄荷、连翘、元参、牛蒡、马勃、青黛、银花之属，以清热散邪。

此即世俗所谓大头病也，古人用三黄汤九四主治。然风热壅遏，致络气不通，头肿如斗，终不若仿普济消毒饮之宣络涤热为佳。

风温证：身大热，口大渴，目赤唇肿，气粗烦躁，舌绛齿板，痰咳，甚至神昏谵语，下利黄水者，风温热毒，深入阳明营分，最为危候。用犀角、连翘、葛根、元参、赤芍、丹皮、麦冬、紫草、川贝、人中黄，解毒提斑，间有生者。杨云：葛根、麦冬俱与证不甚登对。

此风温热毒，内壅肺胃，侵入营分，上下内外，充斥肆逆。若其毒不甚重，或气体壮实者，犹可挽回，否则必坏。

风温毒邪，始得之，便身热口渴，目赤咽痛，卧起不安，手足厥冷，泄泻，脉伏者，热毒内壅，络气阻遏。当用升麻杨云：凡涉咽痛者，一用升麻，则邪入肺络，必喘吼而声如曳锯，陈公想未之见耳。黄芩、犀角、银花、甘草、豆卷之属，升散热毒。

此风温毒之壅于阳明气分者，杨云：仍系肺病。即仲景所云阳毒病是也，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乘其邪犯气分，未入营阴，故可升散而愈。

风温证：身热自汗，面赤神迷，身重难转侧，多眠睡，鼻鼾，语难出，脉数者，温邪内逼，阳明精液劫夺，神机不运。用石膏、知母、麦冬、半夏、竹叶、甘草之属，泄热救津。

鼻鼾、面赤，胃热极盛。人之阴气，依胃为养，热邪内灼，胃液干枯，阴气复有何资，而能渗诸阳灌诸络，是以筋骨懈怠，机关失运，急用甘凉之品以清热濡津，或有济也。

雄按：宜加西洋参、百合、竹沥。

风温证：身热痰咳，口渴神迷，手足瘛疭，状若惊痫，脉弦数者，此热劫津液，金囚木旺。当用羚羊、川贝、青蒿、连翘、知母、麦冬、钩藤之属，以息风清热。

肺属金而畏火，赖胃津之濡养，以肃降令而溉百脉者也。热邪内盛，胃津被劫，肺失所资。木为火之母，子能令母实，火旺金囚，木无所畏，反悔所不胜，是以筋脉失养，风火内旋，瘛疭惊痫，在所不免，即俗云发痉是也。故以息风清热为主治。

雄按：可加元参、栀子、丝瓜络。

风温证：热渴烦闷，昏愦不知人，不语如尸厥，脉数者，此热邪内蕴，走窜心包络。当用犀

角、连翘、焦远志、鲜石菖蒲、麦冬、川贝、牛黄、至宝之属，泄热通络。

热邪极盛，与三焦相火相煽，最易内窜心包，逼乱神明，闭塞络脉以致昏迷不语，其状如尸，俗谓发厥是也。闭者宜开，故以香开辛散为务。

热邪极盛，三焦相火相煽，最易内窜心包，逼乱神明，闭塞络脉，虽是喻氏之言，而法以香开辛散。然热极似水，一派烟雾尘天，蒙住心胸，不知不识，如人行烟尘中，口鼻皆燥，非两解不能散其势。再入温热之处，则人当燥闷死矣。且温热多燥，辛香之品尽是燥，燥与热斗，立见其败。且心神为热邪蒸围，非闭塞也。有形无形，治法大异。遇此每在败时，故前人不能探其情。今补薛生白先生一法于后：极明雄黄一两，研极细。入铜勺内。又研提净牙硝六钱，微火熔化，拨匀如水时，杨云：雄黄多而牙硝少，何能匀拨如水？两字、钱字，必有一误。急滤清者于碗，粗渣不用，凝定，此丹灶家秘制也。凡遇前证，先用陈雨水十碗，内取出一碗，煎木通一钱，通草三钱，倾入九碗冷水内，又取犀角磨入三钱，或旋磨旋与亦可，每碗约二三分。再将制雄挑二三厘入碗，冷与服。时时进之，能于三日内进之尽，必有清痰吐出数碗而愈，杨云：据此用法，当是黄一分，而硝六分也。十救七八。盖此证死期最缓，而医人无他法，每每付之天命，牛黄清心而已，可胜长叹！雄按：炼雄黄法，昉于《游宦纪闻》，见《知不足斋丛书》。

薛生白湿热病篇

雄按：江本、吴本俱作湿温。

雄按：此篇始见于舒松摩重刻《医师秘笈》，后云是薛作，章氏从而释之，而江白仙本以附陈作后，吴子音《温热赘言》连前篇并为一人之书，并不标明何人所著，但曰寄瓢子述，且前篇之末，有"今补薛生白先生一法于后"云云，则此篇亦非薛著矣。其江本所补一法，又无薛生白三字，且此篇张友樵所治酒客之案，但称曰余诊。言人人殊，无从核实，姑存疑以质博雅。

一、湿热证，雄按：即受湿又感暑也。即是湿温，亦有湿邪久伏而化热者。喻氏以为三气者，谓夏令地气已热，而又加以天上之暑也。始恶寒，后但热不寒，汗出，胸痞，舌白吴本下有"或黄"二字，口渴不引饮。雄按：甘露消毒丹九五最妙。吴本虽出江本之后，无甚异同。所附酒客一案云，是其师治，似较江本为可信也。故引证但据吴本，而江本从略。

自注：此条乃湿热证之提纲也。湿热病，属阳明太阴经者居多。章虚谷云：胃为戊土属阳，脾为己土属阴。湿土之气，同类相召，故湿热之邪，始虽外受，终归脾胃也。中气实则病在阳明，中气虚则病在太阴。外邪伤人，必随人身之气而变。如风寒在太阳则恶寒，传阳明即变为热而不恶寒。今以暑湿所合之邪，故人身阳气旺，即随火化而归阳明；阳气虚，即随湿化而归太阴也。病在二经之表者，多兼少阳三焦。雄按：此二句从吴本补入。病在二经之里者，每兼厥阴风木。以肝脾胃所居相近也。以火阳厥阴，同司相火。少阳之气，由肝胆而升，流行三焦，即名相火。阳明太阴，湿热内郁，郁甚则少火皆成壮火，而表里上下，充斥肆逆。经曰：少火生气，壮火食气。少火者，阳和之生气，即元气也；壮火者，元阳之暴气，故反食其元气。食犹蚀也，外邪郁甚，使阳和之气悉变为亢暴之气，而充斥一身也。故是证最易耳聋干呕，发痉发厥。暑湿之邪，蒙蔽清阳，则耳聋。内扰肝脾胃，则干呕而痉厥也。而提纲中不言及者，因以上诸证，皆湿热病兼见之变局，而非湿热病必见之正局也。必见之证，标于提纲，使人辨识，不至与他病混乱，其兼见之变证，或有或无，皆不可定。若标之反使人迷惑也。始恶寒者，阳为湿遏而恶寒，终非若寒伤于表之恶寒。湿为阴邪，始遏其阳而恶寒，即与暑合，则兼有阳邪，终非如寒邪之纯阴，而恶寒甚也。后但热不寒，则郁而成热，后恶热矣。雄按：后则湿郁成热，故反恶热，所谓六气皆从火化也。况与暑合，则化热尤易也。热盛阳明，则汗出。章云：热在湿中，蒸湿为汗。湿蔽清阳，则胸痞。湿邪内盛，则舌白。湿热交蒸，则舌黄。雄按：观此句则提纲中舌白下应有"或黄"二字。热则液不升而口渴，湿则饮内留而不引饮。章云：以上皆明提纲所指，为必有之证也。然所云表者，乃太阴阳明之表，而非太阳之表。湿与邪归脾胃，非同风寒之在太阳也。雄按：据此则前病在太阴下必有脱简，应从吴本补入。太阴之表，四肢也，阳明也；阳明之表，肌肉也，胸中也。四肢禀气于脾胃，而肌肉脾胃所主，若以脾胃分之，则胃为脾之表，胸为胃之表也。故胸痞为湿热必有之证，四肢倦怠，肌肉烦疼，亦必并见。此湿热在脾胃之表证也。其所以不干太阳者，以太阳为寒水之腑，主一身之表。雄按：肺为天，天包地外而处于上，膀胱为水，水环地极而处于下，故皆为一身之表，而风为阳邪，首及肺经，寒为阴邪，先犯膀胱。惟湿为中土之气，胃

为中土之腑，故胃受之。杨云：此注奇情至理，所谓语必惊人，总近情也。风寒必自表入，故属太阳。雄按：陈亮师云：风邪上受，肺合皮毛，故桂枝证有鼻鸣干呕也。湿热之邪，从表伤者十之一二，章云：是湿随风寒而伤表，郁其阳气而变热，如仲景条内之麻黄赤小豆汤十五证是也，由口鼻入者十之八九。暑湿熏蒸之气，必由口鼻而入。阳明为水谷之海，太阴为湿土之脏，故多阳明太阴受病。湿轻暑重，则归阳明；暑少湿多，则归太阴。膜原者，外通肌肉，内近胃腑，即三焦之门户，实一身之半表半里也。雄按：此与叶氏温热篇第三章之论合。邪由上受，直趋中道，故病多归膜原。章云：外经络，内脏腑，膜原居其中，为内外交界之地。凡口鼻肌肉所受之邪，皆归于此也，其为三焦之门户，而近胃口，故膜原之邪，必由三焦而入脾胃也。杨云：细绎此言，则膜原乃人脂内之膜也。然邪之由鼻入者，必先至肺，由口入者，必先至胃，何以云必归膜原？此不可解者也。若云在内之邪，必由膜原达外，在外之邪，必由膜原入内，则似矣。要之湿热之病，不独与伤寒不同，且与温病大异，温病乃少阴太阳同病。此仲景所论伏气之春温，若叶氏所论外感之风温，则又不同者。雄按：此注知有少阴太阳之温病，则与前篇风温条例力非伏气之论者，断非一人之笔，即按文义亦彼逊于此。吴氏何以并为一家，江本必欲相合强为删改，岂非自呈伪妄耶。湿热乃阳明太阴同病也。始受于膜原，终归于脾胃。而提纲中言不及脉者，以湿热之证，脉无定体，或洪或缓。或伏或细，各随证见，不拘一格，故难以一定之脉，拘定后人眼目也。阳明热盛见阳脉，太阴湿盛见阴脉，故各随证见也。

湿热之证，阳明必兼太阴者，徒知脏腑相连，湿土同气，而不知当与温病之必兼少阴比例，少阴不藏，木火内燔，风邪外袭，表里相应，故为温病。此即经言冬不藏精，春发温病，先由内伤而后外感，膏粱中人多有之。其冬伤于寒，由少阴伏邪，至春发出于太阳之温病，藜藿中人多有之。皆必兼少阴者也。若外感风温，邪当上受者，又当别论矣。太阴内伤，湿饮停聚，客邪再至，内外相引，故病湿热。脾主为胃行津液者也。脾伤而不健运，则湿饮停聚，故曰脾虚生内湿也。雄按：此言内湿素盛者，暑邪入之，易于留著，而成湿温病也。此皆先有内伤，再感客邪，非由腑及脏之谓。若湿热之证，不挟内伤，中气实者，其病必微。雄按：内湿不盛者，暑邪无所依傍，虽患湿温，治之易愈。或有先因于湿，再因饥饱劳而病者，亦属内伤挟湿，标本同病。然劳倦伤脾为不足，湿饮停聚为有余。雄按：脾伤湿聚，曷云有余？盖太饱则脾困，过逸则脾滞，脾气困滞而少健运，则饮停湿聚矣。较之饥伤而脾馁，劳伤而脾乏者，则彼尤不足，而此尚有余也。后人改饥饱劳逸为饥饱劳役，不但辨证不明，于字义亦不协矣。所以内伤外感，孰多孰少，孰实孰虚，又在临证时权衡矣。

二、湿热证：恶寒无汗，身重头痛，雄按：吴本下有"胸痞腰疼"四字。湿在表分。宜藿香、香薷、羌活、苍术皮、薄荷、牛蒡子等味。头不痛者，去羌活。雄按：吴本无藿香、香薷、薄荷、牛蒡子，有葛根、神曲、广皮、枳壳。

自注：下仿此身重恶寒，湿遏卫阳之表证，头痛必挟风邪，故加羌活，不独胜湿，且以祛风。杨云：湿宜淡渗，不宜专用燥药，头痛属热，不必牵涉及风。此条乃阴湿伤表之候。章云：恶寒而不发热，故为阴湿。雄按：阴湿故可用薷、术、羌活以发其表。设暑胜者，三味皆为禁药，章氏既知阴湿，因见其用香藿一味，遂以此条为暑证之实据，总由误以湿热为暑也。故其论暑，连篇累牍，皆是影响之谈。夫七政运行，有形可据，尚难臆断，况太极无形，空谈无谓，道迩求远，反误后人。兹概从删，免滋眩惑。

三、湿热证：雄按：吴本下有"汗出"二字。恶寒发热，身重关节疼，雄按：吴本下有"胸痞腰"三字。痛，湿在肌肉，不为雄按：吴本作"可"。汗解。宜滑石、大豆黄卷、茯苓皮、苍术皮、藿香叶、鲜荷叶、白通草、桔梗等味。不恶寒者，去苍术皮。雄按：吴本此句用"汗少恶寒者，加葛根。条内无荷叶、藿香、通草、桔梗。有神曲、广皮。

此条外候与上条同，惟汗出独异，更加关节疼痛，乃湿邪初犯阳明之表，而即清胃腑之热者，不欲湿邪之郁热上蒸，而欲湿邪之淡渗下走耳！此乃阳湿伤表之候。以其恶寒少而发热多，故为阳湿也。雄按：吴本下有"然药用渗利，其小便之不利可知矣"二句。

四、湿热证：三四日即口噤，四肢牵引拘急，甚则角弓反张，此湿热侵入经络脉隧中。宜鲜地龙、秦艽、威灵仙、滑石、苍耳子、丝瓜藤、海风藤、酒炒黄连等味。雄按：吴本无此条。

此条乃湿邪挟风者。风为木之气，风动则木张，乘入阳明之络，则口噤。走窜太阴之经，则拘挛。故药不独胜湿，重用息风。一则风药能胜湿，一则风药能疏肝也。选用地龙诸藤者，欲其宣通脉络耳。十二经络皆有筋相连系，邪由经络伤及于筋，则瘛疭拘挛，角弓反张，筋由肝所主，故筋病必当舒肝。雄按：地龙

殊可不必，加以羚羊、竹茹①、桑枝等亦可。笆伯云：地龙、灵仙、苍耳、海风藤，似嫌过于走窜，不如羚羊、竹茹、桑枝等较妥，或加钩藤可乎。

或问仲景治痉，原有桂枝加栝蒌根及葛根汤两方，岂宜于古而不宜于今耶？今之痉者，与厥相连，仲景不言及厥，岂《金匮》有遗文耶？予曰：非也。药因病用，病源既异，治法自殊。伤寒之痉自外来，谓由内风，证属太阳口噤即属阳明，义详本论，治以散外邪为主；湿热之痉自内出谓由内风，波及太阳，治以息内风为主。盖三焦与肝胆同司相火少阳生气，生于肝胆，流行三焦，名相火也，中焦湿热不解，则热盛于里，而少火悉成壮火。火动则风生，而筋挛脉急；风煽则火炽，而识乱神迷。雄按：设再投桂、葛以助其风，则燎原莫救矣。身中之气，随风火上炎，而有升无降，雄按：治温热诸病者，不可不知此理。常度尽失，由是而形若尸厥，正《内经》所谓"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暴厥"者是也。外窜经脉，则成痉；内侵膻中，则为厥。痉厥并见，正气犹存一线，则气复返而生。胃津不克支持，则厥不回而死矣。雄按：喻氏云：人生天真之气，即胃中之津液是也。故治温热诸病，首宜瞻顾及此。董废翁云：胃中津液不竭，其人必不即死。皆见到之言也。奈世人既不知温为何病，更不知胃液为何物，温散燥烈之药，漫无顾忌，诚不知其何心也。所以痉之与厥，往往相连，伤寒之痉自外来者，安有是哉。雄按：此痉即瘛疭也，吴鞠通辨之甚详。

暑月痉证，与霍乱同出一源，风自火出，火随风转，乘入阳明则呕，贼及太阴则泻，是名霍乱。窜入筋中则挛急，流入脉络则反张，是名痉。但痉证多厥，霍乱少厥。盖痉证风火闭郁，郁则邪势愈甚，不免逼乱神明，故多厥。霍乱风火外泄，泄则邪势外解。雄按：宜作"越"，不致循经而走，故少厥，此痉与霍乱之分别也。然痉证邪滞三焦，三焦乃火化，风得火而愈煽，则逼入膻中而暴厥。霍乱邪走脾胃，脾胃乃湿化，邪由湿而停留，则淫及诸经而拘挛。火郁则厥，火窜则挛，又痉与厥之遗祸也。痉之挛急，乃湿热生风，霍乱之转筋，乃风来胜湿。雄按：木克土也。痉则由经及脏而厥，霍乱则由脏及经而挛，总由湿热与风，淆乱清浊，升降失常之故。夫湿多热少，则风入土中而霍乱。雄按：霍乱湿多热少，道其常也。余自髫年，即见此证流行，死亡接踵，然闻诸父老云，向来此证甚稀，而近则常有，因于道光戊戌辑一专论问世，嗣后此证屡行，然必在夏月亢旱酷暑之年，则其证乃剧，自夏末秋初而起，直至立冬后始息。夫彤彤徂暑，湿自何来？只缘今人蕴湿者多，暑邪易于深伏，迨一朝猝发，遂至阖户沿村，风行似疫。医皆未知原委，理中、四逆随手乱投，殊可叹也！余每治愈此证，必问其人曰，病未猝发之先，岂竟毫无所苦哉？或曰：病前数日，手足心先觉热。或曰：未病前睹物皆红如火。噫！岂非暑热内伏欲发，而先露其机耶？咸丰纪元，此证盛行，经余治者，无一不活，而世人不察，辄以姜、附杀之，不已慎②乎？杨云：道光元年，直省此证大作，一觉转筋即死，京师至棺木买尽，以席裹身而葬，卒未有识为何证者，俗传食西瓜者即死，故西瓜贱甚，余时年十一，辄与同学者日日饱啖之，卒无恙。今读此论则医学之陋，不独今日为然也。热多湿少，则风乘三焦而痉厥。厥而不返者死。胃液干枯，火邪盘踞也。转筋入腹者死。胃液内涸，风邪独劲也。然则胃中之津液，所关顾不钜哉。雄按：此理喻氏发之，叶氏畅之，实诸病之生死关头也，在温热等病尤为扼要。然明明言之，而鞠通、虚谷之论霍乱也，犹未知之，况他人乎。厥证用辛开，泄胸中无形之邪也。干霍乱用探吐，泄胃中有形之滞也。然泄邪而胃液不上升者，热邪益炽。探吐而胃液不四布者，风邪更张，终成死候，不可不知。雄按：此条自注，明以湿热二气分疏，章氏妄逞己见，谓湿热即暑热也，强合二气为一气，且并《难经》湿温、热病为一证矣。盖由未读越人之书耳。兹于原释中悉为订正，而附记于此，以质宗工。

五、湿热证：壮热口渴，舌黄或焦红，发痉神昏，谵语或笑，邪灼心包，营血已干。宜犀黄、羚羊角、连翘、生地、元参、钩藤、银花露、鲜菖蒲、至宝丹四一等味。雄按：吴本无银花露。

上条言痉，此条言厥。温暑之邪，本伤阳气，雄按：此谓邪之初感，必先干阳分而伤气也。及至热极，逼入营阴，雄按：虽挟湿邪，日久已从热化，在气不能清解，心至逼营。则津液耗而阴亦病，心包受灼，神识昏乱，用药以清热救阴，泄邪平肝为务。雄按：昏谵乃将厥之兆也。

六、湿热证：发痉，神昏笑妄，脉洪数有力，开泄不效者，湿热蕴结胸隔，宜仿凉膈散四二。若大便数日不通者，热邪闭结肠胃，宜仿承气微下之例。章云：曰宜仿、曰微下，教人细审详慎，不可孟浪攻泻。盖暑湿粘滞，须化气缓攻，不同伤寒化热而燥结，须咸苦峻下以行之也。雄按：吴本无此解。

此条乃阳明实热，或上结胸膈，或下结肠胃，

① 竹茹：原本"茹"作"闱"，据锦本改。

② 慎：同"颠"。

清热泄邪，止能散络中流走之热，而不能除膈中蕴结之邪。故阳明之邪，仍假阳明为出路也。阳明实热，舌苔必老黄色，或兼燥。若犹带白色而滑者，乃湿熏为夹阴之邪。或胀满不得不下，须佐二术健脾燥湿，否则脾伤气陷，下利不止，即变危证。盖湿重属太阴证，必当扶脾也。雄按：苔色滑白不渴，腹虽胀满，是太阴寒湿，岂可议下，但宜厚朴、枳、术等温中化湿为治。若阳明之邪，假阳明为出路一言，真治温热病之金针也。盖阳明以下行为顺，邪既犯之，虽不可孟浪攻泻，断不宜截其出路，故温热自利者，皆不可妄行提涩也。杨云：注语极郑重，孟英辨驳尤精，二说皆宜参究。

七、湿热证：壮热烦渴，舌焦红或缩，斑疹，胸痞自利，神昏痉厥，热邪充斥表里三焦。宜大剂犀角、羚羊角、生地、元参、银花露、紫草、方诸水、金汁、鲜菖蒲等味。雄按：吴本无银花露、方诸水、金汁，有丹皮、连翘。

此条乃痉厥中之最重者，上为胸闷，下挟热利，斑疹痉厥，阴阳告困。独清阳明之热救阳明之液为急务者，恐胃液不存，其人自焚而死也。雄按：此治温热诸病之真诠也，医者宜切记之，方诸水难取，俗以蚌水代之，腥浊已甚，宜用竹沥为妙。此证紫雪六一、神犀丹九六皆可用也。

八、湿热证：寒热如疟，雄按：吴本下有"舌苔白滑，口不知味"八字。湿热阻遏膜原。宜柴胡、厚朴、槟榔、草果、藿香、苍术、半夏、干菖蒲、六一散五九等味。雄按：吴本无柴胡、槟榔、藿香、菖蒲，有神曲。

疟由暑热内伏，秋凉外束而成。若夏月腠理大开，毛窍疏通，安得成疟？而寒热有定期，如疟证发作者，以膜原为阳明之半表半里，湿热阻遏，则营卫气争，证虽如疟，不得与疟同治，故仿又可达原饮之例。盖一由外凉束，一由内湿阻也。膜原在半表半里，如少阳之在阴阳交界处，而营卫之气，内出于脾胃，脾胃邪阻，则营卫不和，而发寒热之疟矣。

九、湿热证：数日后，脘中微闷，知饥不食，湿邪蒙绕三雄按：宜作"上"焦。宜藿香叶、薄荷叶、鲜荷叶、枇杷叶、佩兰叶、雄按：《离骚》纫秋兰以为佩，故称秋兰为佩兰。若药肆中所售之佩兰，乃奶酣草之类，不可入药也。芦尖、雄按：即芦根也，用尖取其宣畅。冬瓜仁等味。雄按：吴本无此条。

此湿热已解，余邪蒙蔽清阳，胃气不舒，宜用极轻清之品，以宣上焦阳气。若投味重之剂，则与病情不相涉矣。雄按：章氏谓轻剂专为吴人体弱而设，是未察病情之言也。或问湿热盛时，疫气流行，当服何药？豫为消弭。余谓叶讷人《医案存真》载其高祖天士先生案云：天气郁勃泛潮，常以枇杷叶拭去毛净锅炒香，泡汤饮之，取芳香不燥，不为秽浊所侵，可免夏秋时令之病，余则建兰叶、竹叶、冬瓜、芦根，皆主清肃肺气，故为温热暑湿之要药，肺胃清降，邪自不容矣。若别药恐滋流弊，方名虽美，不可试也，而薄滋味，远酒色，尤为先务。

此条须与第三十一条参看，彼初起之实邪，故宜涌泄，投此轻剂，不相合矣。又须与后条参看，治法有上中之分，临证审之。解后余邪为虚，初发者为实，上焦近心，故有懊恼谵语，中焦离心远，故无。如其舌黄邪盛，亦有发谵语者。

一〇、湿热证：初起发热，汗出，胸痞，口渴，舌白，湿伏中焦。宜藿梗、蔻仁、杏仁、枳壳、桔梗、郁金、苍术、厚朴、草果、半夏、干菖蒲、佩兰叶、六一散五九杨云：俱可用，但须择一二味对证者用之，有必并用。等味。雄按：吴本胸痞下，曰："不知饥"，口渴下，曰："不喜饮"，舌白作"舌白苔滑白"，无杏仁、苍术、厚朴、草果、半夏。

浊邪上干则胸闷，胃液不升则口渴，病在中焦气分，故多开中焦气分之药。雄按：亦太多，颇不似薛氏手笔。此条多有挟食者，其舌根见黄色，宜加瓜蒌、查肉、莱菔子。

一一、湿热证：数日后，雄按：吴本下有"胸痞"二字。自利溺赤，雄按：吴本作"涩"。口渴，雄按：吴本上有"身热"二字。湿流下焦。宜滑石、猪苓、茯苓、泽泻、萆薢、通草等味。雄按：吴本无泽泻、通草，有神曲、广皮。

下焦属阴，太阴所司，阴道虚故自利，化源滞则溺赤，脾不转津则口渴，总由太阴湿胜故也。湿滞下焦，故独以分利为治。然兼证口渴胸痞，须佐入桔梗、杏仁、大豆黄卷，开泄中上。源清则流自洁，不可不知。雄按：据此则本条"胸痞"二字，当从吴本增入为是。至源清流洁云云，则又非自注之文法，殊可疑也。以上三条，俱湿重于热之候。

湿热之邪，不自表而入，故无表里可分，谓由膜原中道而入也，虽无表里之分，亦有浅深当别。而未尝无三焦可辨，犹之河间治消渴以分三焦者是也。夫热为天之气，雄按：此明热即暑之谓也，章氏何以曲为改释。湿为地之气，热得湿而愈炽，湿得热而愈横。雄按：热得湿则郁遏而不宣，故愈炽；湿得热则蒸腾而上熏，故愈横。两邪相合，为病最多。丹溪有云：湿热为病，十居八九。故病之繁且苛者，莫如夏月为最。以无形之热，蒸动有形之湿，素有湿热之人，易患湿温，误发其汗，则湿热混合为一，而成死

证，名曰重暍[1]也。湿热两分，其病轻而缓，湿热两合，其病重而速。章云：故当开泄以分其势，若误作虚而用补法，则闭塞气道而死矣。温多热少，则蒙上流下，当三焦分治。调三焦之气，分利其湿也。湿热俱多，则上闭下壅，而三焦俱困矣。当开泄清热，两法兼用。犹之伤寒门二阳合病、三阳合病也。盖太阴湿化，三焦火化，有湿无热，止能蒙蔽清阳，或阻于上，或阻于中，或阻于下，若湿热一合，则身中少火悉化为壮火，而三焦相火，有不皆起而为虐者哉。雄按：湿热一合，业已阴从阳化，如此披猖，况热多湿少乎？故不言热多湿少者，非阙文也。盖急宜清热，有不待言矣。所以上下充斥，内外煎熬，最为酷烈。雄按：曰酷曰烈，皆暑之威名。兼之木火同气，表里分司，再引肝风，痉厥立至。雄按：津虚之体，至暑月每有肝风陡动之煎厥一证，言其不耐暑气煎熬，可谓形容逼肖。胃中津液几何？其能供此交征乎？雄按：不辨暑证之挟湿与否，而辄投温燥以劫津者，宜鉴斯言。至其所以必属阳明者，以阳明为水谷之海，鼻食气，口食味，悉归阳明，邪从口鼻而入，则阳明必由之路。雄按：肺胃大肠，一气相通，温热究三焦，以此一脏二腑为最要。肺开窍于鼻，吸入之邪，先犯于肺，肺经不解，则传于胃，谓之顺传，不但脏病传腑为顺，而自上及中，顺流而下，其顺也有不待言者，故温热以大便不闭者易治，为邪有出路也。若不下传于胃，而内陷于心包络，不但以脏传脏，其邪由气分入营，更进一层矣，故曰逆传也。因叶氏未曾明说顺传之经，世多误解逆传之理，余已僭注于本条之后，读此可证管窥之非妄。其始也邪入阳明，早已伤残其胃液，其继也邪盛三焦，更欲取资于胃液，司命者可不为阳明顾虑哉。雄按：此不独为湿热病说法也，风寒化热之后，亦须顾此，况温热乎。

或问木火同气，热盛生风，以致痉厥，理固然矣。然有湿热之证，表里极热，不痉不厥者何也？余曰：风木为火热引动者，原因木气素旺，木旺由于水亏，故得引火生风，反焚其木，以致痉厥。若水旺足以制火而生木，即无痉厥者也。肝阴先亏，内外相引，两阳相煽，因而动雄按：吴本作"劲"张。若肝肾素优，并无里热者，火热安能招引肝风也。雄按：喻氏云：遇暄热而不觉其热者，乃为平人。盖阴不虚者，不畏暑而暑不易侵，虽侵之亦不致剧，犹之乎水田不惧旱也。阴虚者见日即畏，虽处深宫之内，而无形之暑气，偏易侵之，更有不待暑侵，而自成煎厥者矣。杨云：虚损之原，一语揭出。试观产妇及小儿一经壮热，便成瘛疭者，以失血之后，与纯阳之体，阴气未充，故肝风易动也。雄按：原本未及产妇，今从吴本与小儿并论，尤为周密，然妇科不知血脱易痉，往往称为产后惊风，喻氏辟之题矣。幼科一见发热，即以柴葛解肌为家常便饭，初不究其因何而发热也，表热不清，柴葛不撤，虽肝风已动，瘛疭已形，犹以风药助虐，不亦慎乎，此叶氏所以有劫肝阴，竭胃汁之切戒也。杨云：痉厥之证，举世不知其因，今经此详明剖析，昭如白日矣。

或问曰：亦有阴气素亏之人，病患湿热，甚至斑疹外现，入暮谵语昏迷，而不痉不厥者何也？答曰：病邪自甚于阳明之营分，故由上腧而熏胸中，则入暮谵妄，邪不在三焦气分，则金不受囚，木有所畏，未敢起而用事。至于斑属阳明，疹属太阴，亦二经营分热极，不与三焦相干，即不与风木相引也，此而痉厥，必胃中津液尽涸，耗及心营，则肝风亦起，而其人已早无生理矣。雄按：此从吴本采补，观此则粗工之治温热，妄用柴葛竭力以耗胃汁，而鼓其肝风者，真杀人不以刃也。惟稍佐于凉润方中，或不致为大害。

一二、湿热证：舌遍体白，口渴，湿滞阳明。宜用辛开，如厚朴、草果、半夏、干菖蒲等味。舌白者言其苔，若苔滑而口不渴者，即属太阴证。宜温之。雄按：苔白不渴，须询其便溺，不热者，始为宜温之的证也。又按：此与第十条证相似，吴本无此条。杨云：湿盛热微之证，初起原可暂用此等药开之，一见湿开化热，便即转手清热。若执此为常用之法则误矣。注内补出审便溺一层，尤为周到。

此湿邪极盛之候，口渴乃液不上升，非有热也。辛泄太过，即可变而为热，以其属阳明湿邪，开泄则阳气伸而热透，而此时湿邪尚未蕴热，故重用辛开，使上焦得通，津液得下也。阳气伸则津液化，而得上输下布也。

一三、湿热证：舌根白，舌尖红，湿渐化热，余湿犹滞。宜辛泄佐清热。如：薏仁、半夏、干菖蒲、大豆黄卷、连翘、绿豆衣、六一散五九等味。雄按：吴本无此条。

此湿热参半之证，而燥湿之中，即佐清热者，亦所以存阳明之液也。上二条凭验舌以投剂，为临证时要诀。盖舌为心之外候，浊邪上熏心肺，舌苔因而转移。叶氏《温热论》辨舌最精详，宜合观之。雄按：更宜参之《准绳》。

一四、湿热证，初起，即胸闷、不知人、瞀乱大叫痛，湿热阻闭中上二焦。宜草果、槟榔、鲜菖蒲、芫荽、六一散五九，各重用。或加皂角，地浆

---

① 重暍：原本"暍"作"腨"，形误。据光绪八年本、锦本改正。

水煎。雄按：吴本无此条。淦按：此条颇似痧① 证，宜用灵验痧①丸为妙。六一散有甘草，须慎用。

此条乃湿热俱盛之候，而去湿药多，清热药少者，以病邪初起即闭，不得不以辛通开闭为急务，不欲以寒凉凝滞气机也。雄按：芫荽不如用薤白。或可配栝蒌、梔、豉者则配之。

一五、湿热证：四五日，口大渴，胸闷欲绝，干呕不止，脉细数，舌光如镜，胃液受劫，胆火上冲。宜西瓜汁、金汁、鲜生地汁、甘蔗汁、磨服郁金、木香、香附、乌药等味。雄按：吴本作西瓜白汁，谓不取瓤中汁，而以瓜肉捣汁也。并无金汁、蔗汁。

此营阴素亏，木火素旺者，木乘阳明，耗其津液，幸无饮邪，故一清阳明之热，一散少阳之邪，不用煎者，取其气全耳。舌光无苔，津枯而非浊壅，反胸闷欲绝者，肝胆气上逆也，故以诸汁滋胃液，辛香散逆气。雄按：凡治阴虚气滞者，可以仿此用药。杨云：此例精当，能如此旁通，方为善读书人。雄又按：有治饮痛一案宜参。俞惺庵云：嘉善一人，胸胀脘闷，诸治不效，一瓢用续随子煎汤，磨沉香、木香、檀香、降香、丁香，服一月，泻尽水饮而痊。汪按：续随子去油务尽，否则误人。去油法：木床用榉榨后，更宜纸隔重压，换纸多次，方能去尽。

十六、湿热证：雄按：吴本下有"身热口苦"四字。**呕吐清水，或痰多，湿热内留，木火上逆。宜温胆汤**九七**加栝蒌、**雄按：吴本作"黄连"。**碧玉散**五九**等味。**

此素有痰饮，而阳明少阳同病，故一以涤饮，一以降逆，与上条呕同而治异，正当合参。碧玉散即六一加青黛以清肝胆之热。上条液枯以动肝胆之火，故干呕。此条痰饮郁其肝胆之火，故呕水。

十七、湿热证：呕恶不止，昼夜不差欲死者，肺胃不和，胃热移肺，肺不受邪也。宜用川连三四分、苏叶二三分，两味煎汤，呷下即止。

肺胃不和，最易致呕。盖胃热移肺，肺不受邪，还归于胃，必用川连以清湿热，苏叶以通肺胃，投之立愈者，以肺胃之气非苏叶不能通也。分数轻者，以轻剂恰治上焦之病耳。雄按：此方药止二味，分不及钱，不但治上焦宜小剂，而轻药竟可以愈重病，所谓轻可去实也。合后条观之，盖气贵流通，而邪气绕之。则周行窒滞，失其清虚灵动之机，反觉实矣。惟剂以轻清，则正气宣布，邪气潜消，而窒滞者自通。辛甫云：见道之言。设投重药，不但已过病所，病不能去，而无病之地，反先遭其克伐，章氏谓轻剂为吴人质薄而设，殆未明治病之理也。川连不但治湿热，乃苦以降胃火之上冲。苏叶味甘微辛，而气芳香，通降顺气，独擅其长，然性温散，故虽与黄连并驾，尚减用分许而节制之，可谓方成知约矣，世人不知诸逆冲上，皆属于火之理，治呕，辄以姜、萸、丁、桂从事者，皆粗工也。余用以治胎前恶阻，甚妙。

十八、湿热证：咳嗽，昼夜不安，甚至喘不得眠者，暑邪入于肺络。宜葶苈、枇杷叶、六一散五九**等味。**雄按：吴本咳嗽下有"喘逆、面赤、气粗"六字，而无"甚至"句。

人但知暑伤肺气则肺虚，而不知暑滞肺络则肺实，葶苈引滑石，直泻肺邪，则病自除。吴子音曰：业师张友樵治一酒客，夏月痰咳气喘，夜不得卧，服凉药及开气药不效，有议用人参、麦冬等药者，师诊其脉，右寸数实，此肺实非肺虚也，投以人参则立毙矣。遂与此方煎服，立愈。明年复感客邪，壅遏肺气，喘咳复作，医有以葶苈进者，服之不效，反烦闷汗泄，师脉其右寸浮数，口渴恶热，冷汗自出，喘急烦闷，曰热邪内壅，肺气郁极，是以逼汗外出，非气虚自汗也。服葶苈而反烦闷者，肺热极盛与寒苦相格拒也。夫肺苦气上逆，本宜苦以泄之。而肺欲散，又当急食辛以散之，与麻杏甘膏② 汤九八一剂，肺气得通而喘止汗敛，诸证悉平矣。杨云：余曾治一酒客，大喘，用《金鉴》苏葶丸而愈。亦与此同，此盖湿热上壅之证也，至案内所云，服此益甚，则外感束其肺热，用此降之，则外感反内陷而病益甚，麻杏甘石正祛外感而清内热之方，故速愈。张君用药则是，而立论高而不切，非垂教后学之法也。

十九、湿热证：十余日，大势已退，惟口渴汗出，骨节雄按：吴本有"隐"字**痛。**雄按：吴本下有"不舒，小便赤涩不利"八字。**余邪留滞经络。宜元米**即糯米**汤泡于术，隔一宿去术煎饮。**

病后湿邪未尽，阴液先伤，故口渴身痛，此时救液则助湿，治疗湿则动阴，宗仲景麻沸汤之法，取气不取味，走阳不走阴，佐以元米汤善阴逐湿，两擅其长。杨云：煎法精妙，注亦明晰。雄按：用沙参、麦冬、石斛、枇杷叶等味，冬瓜汤煎服亦可。

二〇、湿热证：数日后，汗出热不除，或痉，忽头痛不止者，营液大亏，厥阳风火上升。宜羚羊角、蔓荆子、钩藤、元参、生地、女贞子等味。雄按：吴本无女贞，有白芍。杨云：白芍不如女贞。

湿热伤荣，肝风上逆，血不荣筋而痉，上升巅顶则头痛，热气已退，木气独张，故痉而不厥。投剂以息风为标，养阴为本。雄按：蔓荆不若以菊花、桑叶易之。杨云：蔓荆最无谓，所易甚佳。

二一、湿热证：胸痞发热、肌肉微疼、始终无

---

① 痧：原本"痧"作"疹"，据锦本改。

② 膏：指石膏。

汗者，腠理暑邪内闭。雄按：吴本无此四字，作"气机拂郁，湿热不能达外"。吴本胜于原本。宜六一散五九一两、薄荷叶三四分，雄按：吴本分作"十片"二字。泡汤调下，即汗解。

湿病发汗，昔贤有禁，此不微汗之，病必不除。盖既有不可汗之大戒，复有得汗始解之治法。临证者当知所变通矣。吴云：此湿热蕴遏，气郁不宣，故宜辛凉解散。汗出濯浴之辈，最多此患。若加头痛恶寒，便宜用香薷温散散矣。章云：湿病固非一概禁汗者，故仲景有麻黄加术汤等法。但寒湿在表，法当汗解；湿热在表，必当清利。今以暑湿闭于腠理，故以滑石利毛窍。若闭于经者，又当通其经络可知矣。

二二、湿热证：按法治之，数日后，忽吐下，一时并至者，中气亏损，升降悖逆。宜：生谷芽、莲心、雄按：当是莲子。扁豆、米仁、半夏、甘草、茯苓等味，甚者用理中法四五。雄按：吴本无此条。若可用理中法者，必是过服寒凉所致。

升降悖逆，法当和中，犹之霍乱之用六和汤也。若太阴惫甚，中气不支，非理中不可。忽然吐下，更当细审脉证，有无重感别邪，或伤饮食。雄按：亦有忿怒而致者，须和肝胃。

二三、湿热证：十余日后左关弦数，腹时痛，时圊血，肛门热痛，血液内燥，热邪传入厥阴之证。宜仿白头翁法九五。

热入厥阴而下利，即不圊血，亦当宗仲景治热利法。若竟逼入营阴，安得不用白头翁汤凉血而散邪乎？设热入阳明而下利，即不圊血，又宜师仲景下利谵语，用小承气汤三九之法矣。雄按：章氏谓小承气汤乃治厥阴热利，若热入阳明而下利，当用黄芩汤九，此不知《伤寒论》有简误之文也。本文云：下利谵语者，有燥矢也，宜小承气汤。既有燥矢，则为太阴转入阳明之证，与厥阴无涉矣。湿热入阳明而下利，原宜宗黄芩汤为法，其有燥矢而谵语者，未尝无其候也，则小承气亦可援例引用焉。

二四、湿热证：十余日后，尺脉数，下利或咽痛，口渴心烦，下泉不足，热邪直犯少阴之阴①。宜仿猪肤汤三凉润法。

同一下利，有厥少之分，则药有寒凉之异。谓厥阴宜寒，少阴宜凉也。然少阴有便脓之候，不可不细审也。

二五、湿热证：身冷脉细，汗泄胸痞，口渴，舌白，湿中少阴之阳。宜人参、白术、附子、茯苓、益智等味。雄按：吴本无此条。杨云：此等证固有之，然本论湿热，却夹入寒湿，又不提明药误，岂不自乱其例。

此条湿邪伤阳，理合扶阳逐湿，口渴为少阴证，乌②得妄用寒凉耶？津液出于舌下少阴经之廉泉穴，故凡少阴受邪，津液不升则渴也，然胸痞舌白，当加厚朴、半夏或干姜，恐参、术太壅气也。渴者湿遏阳气，不化津液以上升，非热也。雄按：此湿热病之类证，乃寒湿也，故伤人之阳气。或湿热证治不如法，但与清热，失于化湿，亦有此变，但口渴而兼身冷，脉细汗泄，舌白诸证者，固属阴证宜温，还须察其二便，如溲赤且短，便热极臭者，仍是湿热蕴伏之阳证，虽露虚寒之假象，不可轻投温补也。章氏所云，湿遏阳气不化津液之渴，又为太阴证而非少阴证矣。

二六、暑月病：初起，但恶寒，面黄，口不渴，神倦，四肢懒，脉沉弱腹痛下利，湿困太阴之阳。宜仿缩脾饮百，甚则大顺散六十、来复丹八四等法。雄按：吴本无此条。

暑月为阳气外泄，阴气内耗之时，故热邪伤阴，阳明消烁，宜清宜滋雄按：此治暑之正法眼藏。太阴告困，湿浊弥漫，宜温宜散。雄按：凡寒湿为病，虽在暑月，忌用凉药，宜舍时从证也。昔贤虽知分别论治，惜不能界划清厘，而创阴暑等名，遗误后学不少。徐洄溪云：天有阴暑，人间有阴热矣。可谓一言破的。古法最详，医者鉴诸。仲景谓自利不渴者属太阴，以其脏有寒故也。今湿重恶寒不发热，即为太阴证之寒湿也。如或肢冷脉细，必须姜附理中法。

二七、湿热证：按法治之，诸证皆退。惟目瞑则惊悸、梦惕，余邪内留，胆气未舒。宜酒浸郁李仁、姜汁炒枣仁、猪胆皮等味。雄按：吴本无此条。

滑可去著，郁李仁性最滑脱，古人治惊后肝系滞而不下。始终目不瞑者，用之以治肝系而去滞，此证借用，良由湿热之邪，留于胆中，胆为清净之府，藏而不泻，是以病去，而内留之邪不去，寐则阳气行于阴，胆热内扰，肝魂不安。用郁李仁以泄邪而以酒行之，酒气独归胆也。枣仁之酸，入肝安神，而以姜汁制，安神而又兼散邪也。肝性喜凉散，枣仁、姜汁太温，似宜酌加凉品。雄按：此释甚是。如黄连、山栀、竹茹、桑叶，皆可佐也。

二八、湿热证：曾开泄下夺，恶候皆平，独神

① 阴：锦本"阴"作"证"。

② 乌：锦本"乌"作"焉"。

思不清，倦语不思食，溺数，唇齿干，胃气不输，肺气不布，元神大亏。宜人参、麦冬、石斛、木瓜、生甘草、生谷芽、莲子等味。雄按：吴本无此条。

开泄下夺，恶候皆平，正亦大伤，故见证多气虚之象，理合清补元气。若用腻滞阴药，去生便远。雄按：此肺胃气液两虚之证，故宜清补，不但阴腻不可用，且与脾虚之宜于守补温运者亦异。杨云：分别极清。

二九、湿热证：四五日，忽大汗出，手足冷，脉细如丝或绝，口渴，茎痛，而起坐自如，神清语亮，乃汗出过多，卫外之阳暂亡，湿热之邪仍结，一时表里不通，脉故伏，非真阳外脱也。宜五苓散二十去术，加滑石、酒炒川连、生地、芫皮等味。雄按：吴本无川连、生地。

此条脉证，全似亡阳之候，独于举动神气，得其真情，噫！此医之所以贵识见也。以口渴、茎痛，知其邪结。以神清语亮，知非脱证。雄按：此条原注，全似评赞，章氏以为自注，究可疑也。至卫阳暂亡，必由误表所致，湿热仍结，阴液已伤，故以四苓加滑石导湿下行，川连、生地清火救阴，芫皮固其卫气，用法颇极周密。杨云：发明方意精当。

三〇、湿热证：发痉神昏，足冷阴缩，下体外受客寒，仍宜从湿热治，只用辛温之品，煎汤熏洗。杨云：仍从湿热治是矣。辛温熏洗，不愈益其湿乎，不惟治下而遗上也。

阴缩为厥阴之外候，合之足冷，全似虚寒，乃谛观本证，无一大虚，始知寒客下体，一时营气不达，不但证非虚寒，并非上热下寒之可拟也。仍从湿热治之，又何疑耶？发痉神昏，邪犯肝心。若邪重内闭，厥阴将绝，必囊缩足冷而舌亦卷，是邪深垂死之证。本非虚寒，今云由外受客寒，临证更当详细察问为要。雄按：此条本文，颇有语病，恐非生白手笔。

三一、湿热证初起：壮热，口渴，脘闷，懊恼，眼欲闭，时谵语，浊邪蒙闭上焦，宜涌泄。用枳壳、桔梗、淡豆豉、生山栀。无汗者加葛根。

此与第九条宜参看，彼属余邪，法当轻散，余邪不净者，自无壮热谵语等证。必与初起邪热重者，形势不同。此则浊邪蒙闭上焦，故懊恼脘闷。眼欲闭者，肺气不舒也；时谵语者，邪郁心包也。若投轻剂，病必不除。经曰：高者越之，用栀豉汤十一涌泄之剂，引胃脘之阳，而开心胸之表，邪从吐散。若舌苔薄而滑者，邪未胶结，可以吐散，如舌苔厚而有根，浊邪瘀结，须重用辛开苦降，如吐之邪结不得出，反使气逆而变他证矣。雄按：此释甚是。病在上焦，浊邪未结，故可越之，若已结于中焦，岂可引吐，不但湿热证，吐法宜慎也。即痰饮证之宜于取吐者，亦有辨别要诀。赵恕轩《串雅》云：宜吐之证，必须看痰色，吐在壁上，须其痰干之后，有光亮如蜗牛之涎者。无论痰在何经，皆可吐也。若痰干之后，无光亮之色者，切忌用吐，彼验痰渍，此验舌苔，用吐者识之。辛甫云：引据博洽。又按：何报之云：子和治病，不论何证，皆以汗吐下三法取效，此有至理存焉。盖万病非热即寒，寒者气不运而滞，热者气亦壅而不运，气不运则热郁痰生，血停食积，种种阻塞于中矣。人身气血，贵通而不贵塞，非三法何由通乎？又去邪即所以补正，邪去则正自复，但以平淡之饮食调之，不数日而精神勃发矣。故妇人不孕者，此法行后即孕，阴阳和畅也。男子阳道骤兴，非其明验乎。后人不明其理而不敢用，但以温补为稳，杀人如麻，可叹也！

三二、湿热证：经水适来，壮热口渴，谵语神昏，胸腹痛，或舌无苔，脉滑数，邪陷营分。宜大剂犀角、紫草、茜根、贯众、连翘、鲜菖蒲、银花露等味。雄按：世人但知小柴胡汤一法，而不分伤寒温暑之病何也？淦按：茜根不若以丹皮、赤芍易之。

三三、热证：上下失血，或汗血，毒邪深入营分，走窜欲泄。宜大剂犀角、生地、赤芍、丹皮、连翘、紫草、茜根、银花等味。雄按：以上四条，吴本无之。丹皮虽凉血，而气香走泄，能发汗，惟血热而瘀者宜之，又善动呕，胃弱者勿用。

热逼而上下失血、汗血，势极危而犹不即坏者，以毒从血出，生机在是，大进凉血解毒之剂，以救阴而泄邪，邪解而血自止矣。血止后须进参、芪善后乃得。

汗血，即张氏所谓肌衄也。《内经》谓：热淫于内，治以咸寒。方中当增入咸寒之味。此说未知何人所注，亦甚有理也。雄按：此条本文但曰"热证"，是感受暑热而不挟湿邪者也。暑热之气，极易伤营，故有是证。章氏乃云：此篇所谓湿热，即是暑也。然则此条不曰湿热，而曰热者，又是何病耶？夫寒暑二气，《易经》即以往来对待言之矣，后之妄逞臆说者，真是冷热未知。辛甫云：辨得是。

三四、湿热证：七八日，口不渴，声不出，与饮食亦不却，雄按：吴本有"二便自通"句。默默不语，神识昏迷，进辛香凉泄、芳香逐秽，俱不效此邪入雄按：吴本下有"手"字。厥阴，主客浑受。宜仿吴又可三甲散百一、醉地鳖虫、醋炒鳖甲，土炒穿山甲、生僵蚕、雄按：吴本无此味。柴胡、桃仁泥等味。

暑湿先伤阳分，然病久不解，必及于阴，阴阳两困，气钝血滞而暑湿不得外泄。雄按：据章氏以此为薛氏自注，然叠以暑湿二气并言，以解湿热病证，若谓暑中原有湿，则暑下之湿，又为何物乎？一笑。余恐后学迷惑，故

不觉其饶舌也。遂深入厥阴，络脉凝瘀，使一阳少阳生气也不能萌动，生气有降无升，心主阻遏，灵气不通，所以神不清而昏迷默默也。破滞通瘀，斯络脉通而邪得解矣。

海昌许益斋云：此条即伤寒门百合病之类；赵以德、张路玉、陶厚堂以为心病。徐忠可以为肺病。本论又出厥阴治法，良以百脉一宗，悉致其病，元神不布，邪气淹留。乃祖仲景法，用异类灵动之物，鳖甲入厥阴，用柴胡引之，俾阴中之邪，尽达于表。蜚虫入血，用桃仁引之。俾血分之邪，尽泄于下。山甲入络，用僵蚕引之，俾络中之邪，亦从风化而散。缘病久气钝血滞，非拘拘于恒法所能愈也。

三五、湿热证：口渴，苔黄起刺，脉弦缓，囊缩舌鞭，谵语，昏不知人。两手搐搦，津枯邪滞。宜鲜生地、芦根、生首乌、鲜稻根等味。若脉有力，大便不通者，大黄亦可加入。雄按：吴本无此条。

胃津动夺，热邪内据，非润下以泄邪则不能，故仿承气之例，以甘凉易苦寒，正恐胃气受伤，胃津不复也。

三六、湿热证：发痉撮空，神昏笑妄，舌苔干黄起刺，或转黑色，大便不通者，热邪闭结胃腑。宜用承气汤下之。雄按：此下十一条，从吴本补入。

撮空一证，昔贤谓非大实即大虚。虚则神明涣散，将有脱绝之虞。实则神明被逼，故多撩乱之象。今舌苔黄刺干涩，大便闭而不通，其为热邪内结，阳明腑热显然矣。徒事清热泄邪，止能散络中流走之热，不能除胃中蕴结之邪，故假承气以通地道。然舌不干黄起刺者，不可投也。雄按：第二十八条有曾开泄下夺之文，则湿热病原有可下之证。惟湿未化燥，腑实未结者不可下耳！下之则利不止。如已燥结，亟宜下夺，否则垢浊熏蒸，神明蔽塞，腐肠烁液，莫可挽回，较彼伤寒之下不嫌迟者，死更速也。杨云：通透之论。

承气用硝、黄、所以逐阳明之燥火实热，原非湿热内滞者所宜用，然胸中津液，为热所耗，甚至撮空撩乱，舌苔干黄起刺，此时胃热极盛，胃津告竭，湿火转成燥火，故用承气以攻下，承气者，所以承接未亡之阴气于一线也。湿温病至此，亦危矣哉！

雄按：董废翁云：外感之邪，既不得从元府透达，则必向里而走空隙。而十二脏腑之中，惟胃为水谷之海。其上有口，其下有口，最虚而善受，故诸邪皆能入之。邪入则胃实矣，胃实则津液干矣，津液干则死矣。杨乘六云：此言道尽感证致死根由，彼肆用风燥之剂，劫液夭人生命者，止坐不知此义耳。余谓凡治感证，须先审其胃汁之盛衰，如邪渐化热，即当濡润胃腑，俾得流通，则热有出路，液自不伤，斯为善治。若待承气汤为焦头烂额之客，讵非曲突徙薪之不早耶？杨云：陈修园自谓读《伤寒论》数十年，然后悟出"存津液"三字，而其用药仍偏辛燥，不知其所悟者何在？得孟英反复申明，迷者庶可大悟乎。

三七、湿热证：壮热口渴，自汗，身重胸痞，脉洪大而长者，此太阴之湿与阳明之热相合。宜白虎加苍术汤百二。

热、渴、自汗，阳明之热也。胸痞身重，太阴之湿兼见矣。脉洪大而长，知湿热滞于阳明之经，故用苍术白虎以清热散湿，然乃热多湿少之候。雄按：余氏云：暑不挟湿，苍术禁用。

白虎汤七仲景用以清阳明无形之燥热也。胃汁枯涸者，加人参以生津。名曰白虎加人参汤八；雄按：余于血虚者，加生地。精虚者，加枸杞。有痰者，加半夏。用之无不神效。身中素有痹气者，加桂枝以通络，名曰桂枝白虎汤八九，而其实意在清胃热也。是以后人治暑热伤气，身热而渴者，亦用白虎人参汤。热渴汗泄，肢节烦疼者，亦用白虎汤加桂枝汤。胸痞自重兼见，则于白虎汤中加入苍术，以理太阴之湿。寒热往来兼集，则于白虎汤中加入柴胡，以散半表半里之邪。雄按：余治暑邪炽盛，热渴汗泄而痞满气滞者以白虎加厚朴极效。凡此皆热盛阳明，他证兼见，故用白虎清热，而复各随证以加减。杨云：此论极圆活，可悟古方加减之法。苟非热渴汗泄，脉洪大者，白虎便不可投，辨证察脉，最宜详审也。雄按：热渴汗泄而脉虚者，宜甘药以养肺胃之津。

三八、湿热证：湿热伤气，四肢困倦，精神减少，身热气高，心烦溺黄，口渴自汗，脉虚者。东垣用清暑益气汤百三**主治。**

同一热渴自汗，而脉虚、神倦，便是中气受伤，而非阳明郁热，清暑益气汤乃东垣所制，方中药味颇多，学者当于临证时斟酌去取可也。

雄按：此脉此证，自宜清暑益气以为治，但东垣之方，虽有清暑之名，而无清暑之实。观江

南仲治孙子华之案、程杏轩治汪木工之案可知，故临证时须斟酌去取也。汪按：清暑益气汤，涸溪讥其用药杂乱固当，此云无清暑之实尤确。余每治此等证，辄用西洋参、石斛、麦冬、黄连、竹叶、荷秆、知母、甘草、粳米、西瓜衣等，以清暑热而益元气，无不应手取效也。

三九、暑月热伤元气，气短倦怠，口渴多汗，肺虚而咳者。宜人参、麦冬、五味子等味。

此即《千金》生脉散也。与第十八条同一肺病，而气粗与气短有分，则肺实与肺虚各异，实则泻而虚则补，一定之理也。然方名生脉，则热伤气之脉虚欲绝可知矣。

雄按：徐洄溪云：此伤暑之后，存其津液之方也。观方下治证，无一字治暑邪者，庸医以之治暑病，误之甚矣。其病名之意，即于复脉汤内取用参、麦二味。因止汗故加五味子。近人不论何病，每用此方收住邪气，杀人无算。用此方者，须详审其邪之有无，不可徇俗而视为治暑之剂也。

四〇、暑月乘凉饮冷，阳气为阴寒所遏，皮肤蒸热，凛凛畏寒，头痛头重，自汗烦渴，或腹痛吐泻者。宜香薷、厚朴、扁豆等味。

此由避暑而感受寒湿之邪，虽病于暑月，而实非暑病。昔人不曰暑月伤寒湿，而曰阴暑，以致后人淆惑，贻误匪轻，今特正之。其用香薷之辛温，以散阴邪而发越阳气。厚朴之苦温，除湿邪而通行滞气。扁豆甘淡，行水和中。倘无恶寒头痛之外证，即无取香薷之辛香走窜矣。无腹痛吐利之里证，亦无取厚朴、扁豆之疏滞和中矣。故热渴甚者，加黄连以清暑，名四味香薷饮。减去扁豆，名黄连香薷饮。湿甚于里，腹膨泄泻者，去黄连，加茯苓、甘草，名五物香薷饮。若中虚气怯，汗出多者，加入参、芪、白术、橘皮、木瓜，名十味香薷饮。然香薷之用，总为寒湿外袭而设，杨云：古人亦云：夏月之用香薷，犹冬月之用麻黄。不可用以治不挟寒湿之暑热也。略参拙意。

四一、湿热内滞太阴，郁久而为滞下，其证胸痞腹痛，下坠窘迫，脓血稠粘，里结后重，脉软数者。宜厚朴、黄芩、神曲、广皮、木香、槟榔、柴胡、煨葛根、银花炭、荆芥炭等味。

古之所谓滞下，即今所云痢疾也。由湿热之邪，内伏太阴，阻遏气机，以致太阴失健运，少阳失疏达，热郁湿蒸，传导失其常度，蒸为败浊脓血，下注肛门，故后重气壅不化，仍数至圊而不能便。伤气则下白，伤血则下赤，气血并伤，赤白兼下。湿热盛极，痢成五色。故用厚朴除湿而行滞气，槟榔下逆而破结气，黄芩清庚金之热，木香、神曲疏中气之滞，葛根升下陷之胃气，柴胡升土中之木气，热侵血分而便血，以银花、荆芥入营清热。若热甚于里，当用黄连以清热。大实而痛，宜增大黄以逐邪。昔张洁古制芍药汤以治血痢，方用归、芍、芩、连、大黄、木香、槟榔、甘草、桂心等味。而以芍药名汤者，盖谓下血必调藏血之脏，故用之为君，不特欲其土中泻木，抑亦赖以敛肝和阴也。然芍药味酸性敛，终非湿热内蕴者所宜服。倘遇痢久中虚，而宜用芍药、甘草之化土者，恐难任芩、连、大黄之苦寒，木香、槟榔之破气。其下痢初作，湿热正盛者，白芍酸敛滞邪，断不可投，此虽昔人已试之成方，不敢引为后学之楷式也。

雄按：呕恶者忌木香，无表证者忌柴、葛。盖胃以下行为顺，滞下者垢浊欲下而气滞也，杂以升药，浊气反上冲而为呕恶矣。至洁古芍药汤之桂心，极宜审用。杨云：是极。芍药汤治湿热下利，屡有奇效，其功全在芍药，但桂心亦须减去为妥。苟热邪内盛者，虽有芩、连、大黄之监制，亦恐其有跋扈之患也，若芍药之酸，不过苦中兼有酸味，考《本经》原主除血痹，破坚积，寒热疝瘕，为敛肝气；破血中气结之药，仲圣于腹中满痛之证多用之。故太阴病脉弱，其人续自便利，设当行大黄、芍药者宜减之，以胃气弱易动故也。盖大黄开阳结，芍药开阴结，自便利者宜减，则欲下而窒滞不行之痢，正宜用矣。

四二、痢久伤阳，脉虚滑脱者，真人养脏汤百六**加甘草、当归、白芍。**

脾阳虚者，当补而兼温。然方中用木香，必其腹痛未止，故兼疏滞气。用归、芍，必其阴分亏残，故兼和营阴。但痢虽脾疾，又必传肾，以肾为胃关，司下焦而开窍于二阴也。况火为土母，欲温土中之阳，必补命门之火。若虚寒甚而滑脱

者，当加附子以补阳，不得杂入阴药矣。

雄按：观此条似非一飘手笔，而注则断非本人自注。叶香岩云：夏月炎热，其气皆浮于外，故为蕃秀之月，过食寒冷，郁其暑热，不得外达，食物厚味，为内伏之火，煅炼成积。伤于血分，则为红，伤于气分，则为白，气滞不行，火气逼迫于肛门，则为后重，滞于大肠，则为腹痛。故仲景用下药通之，河间、丹溪用调血和气而愈，此时令不得发越，至秋收敛于内而为痢也。此理甚明，何得误认为寒，而用温热之药？余历证四十余年，治痢惟以疏理、推荡、清火，而愈者不计其数。观其服热药而死者甚多，同志之士，慎勿为景岳之书所误以杀人也。聂久吾云：痢疾投补太早，锢塞邪热在内，久而正气已虚，邪气犹盛，欲补而涩之则助邪，欲清而疏之则愈滑，多致不救。徐洄溪云：夏秋之间，总由湿热积滞，与伤寒传入三阴之利不同，后人竟用温补，杀人无算，触目伤怀。尤拙吾云：痢与泄泻。其病不同，其治亦异。泄泻多由寒湿，寒则宜温，湿则宜燥也；痢多成于湿热，热则宜清，湿则宜利也。虽泄泻有热证，毕竟寒多于热。痢病亦有寒证，毕竟热多于寒。是以泄泻经久，必伤于阳，而肿胀喘满之变生。痢病经久，必损于阴，而虚烦痿废之疾起。痢病兜涩太早，湿热流注，多成痛痹。泄泻疏利过当，中虚不复，多作脾劳。此余所亲历，非臆说也。或问：热则清而寒则温是矣。均是湿也，或从利，或从燥，何欤？曰：寒湿者，寒从湿生，故宜苦温燥其中。湿热者，湿从热化，故宜甘淡滑石之类利其下。盖燥性多热，利药多寒，便利则热亦自去，中温则寒与俱消。寒湿必本中虚，不可更行清利，湿热郁多成毒，不宜益以温燥也。合诸论而观之，可见痢久伤阳之证，乃绝无而仅有者，然则真人养脏之汤，须慎重而审用矣。犹谓其杂用阴药，岂未闻下多亡阴之语乎？须知阳脱者亦由阴先亡而阳无依，如盏中之油，干则火灭也。

四三、痢久伤阴，虚坐努责者，宜用熟地炭、炒当归、炒白芍、炙甘草、广皮之属。

里结欲便，坐久而仍不得便者，谓之虚坐努责。凡里结属火居多，火性传送至速，郁于大肠，窘迫欲便，而便仍不舒，故痢疾门中，每用黄芩清火，甚者用大黄逐热。若痢久血虚，血不足则生热，亦急迫欲便，但坐久而不得便耳。此热由血虚所生，故治以补血为主，里结与后重不同，里结者急迫欲便，后重者肛门重坠。里结有虚实之分，实为火邪有余，虚为阴营不足；后重有虚实之异，实为邪实下壅，虚由气虚下陷。是以治里结者，有清热养阴之异；治后重者，有行气升补之殊。虚实之辨，不可不明。

雄按：审属痢久而气虚下陷者，始可参用升补。若初痢有挟风邪，久痢不因气陷者，升柴不可轻用，故喻氏逆流挽舟之说，尧峰斥为伪法也。

四四、暑湿内袭，腹痛吐利，胸痞脉缓者，湿浊内阻太阴。宜缩脾饮百。

此暑湿浊邪，伤太阴之气，以致土用不宣，太阴告困，故以芳香涤秽，辛燥化湿为剂也。

雄按：虽曰暑湿内袭，其实乃暑微湿盛之证。故用药如此。

四五、暑月饮冷过多，寒湿内留，水谷不分，上吐下泻，肢冷脉伏者，宜大顺散六十。

暑月过于贪凉，寒湿外袭者，有香薷饮。寒湿内侵者，有大顺散。夫吐泻肢冷脉伏，是脾胃之阳，为寒湿所蒙，不得升越，故宜温热之剂调脾胃，利气散寒。然广皮、茯苓似不可少。此即仲景治阴邪内侵之霍乱，而用理中汤之旨乎。略参拙意。

雄按：此条明言暑月饮冷过多，寒湿内留；水谷不分之吐利，宜大顺散治之。是治暑月之寒湿病，非治暑也。读者不可草率致误。若肢冷脉伏，而有苔黄烦渴，溲赤便秽之兼证，即为暑热致病，误投此剂，祸不旋踵。

四六、腹痛，下利，胸痞，烦躁，口渴，脉数大、按之豁然空者，宜冷香饮子百七。

此不特湿邪伤脾，抑且寒邪伤肾，烦躁热渴，极似阳邪为病。惟数大之脉，按之豁然而空，知其躁渴等证，为虚阳外越，而非热邪内扰。故以此方冷服，俾下咽之后，冷气即消，热性乃发，庶药气与病气，无扞格之虞也。

雄按：此证亦当详审，如果虚阳外越，则其

渴也必不嗜饮，其舌色必淡白，或红润而无干黄黑燥之苔，其便溺必溏白而非秽赤，苟不细察，贻误必多。

《医师秘笈》仅载前三十五条，江白仙本与《温热赘言》于三十五条止采二十条，而多后之十一条，且编次互异，无从订正，偶于友人顾听泉学博处见钞本《湿热条辨》。云：曩得于吴人陈秋圻赞府者，虽别无发明，而四十六条全列，殆原稿次序固如是耶？今从之，俾学者得窥全豹焉！

又按：喻氏云：湿温一证，即藏疫疠在内，一人受之，则为湿温，一方受之，则为疫疠。杨云：以下论治疫之法，纲领已具，学者于此究心焉，庶免多歧之患。余谓此即仲圣所云，清浊互中之邪也。石顽亦云，时疫之邪，皆从湿土郁蒸而发，土为受盛之区，平时污秽之物，无所不容，适当邪气蒸腾，不异障雾之毒，或发于山川原陆，或发于河井沟渠，人触之者皆从口鼻流入膜原，而至阳明之经脉，必右盛于左。盖湿土之邪，以类相从而犯于胃，所以右手脉盛也。阳明居太阳之里，少阳之外，为三阳经之中道，故初感一二日间，邪犯膜原，但觉背微恶寒，头额晕胀，胸膈痞满，手指酸麻，此为时疫之报使，与伤寒一感便发热头痛不同。至三日以后，邪乘表虚而外发，则有昏热头汗，或咽肿发斑之患；邪乘里虚而内陷，或挟饮食，则有呕逆痞满，嘈杂失血，自利吐蛔之患；若其人平素津枯，兼有停滞，则有谵语发狂言，舌苔黄黑大便不通之患；平素阴亏，则有头面赤热，足膝逆冷，雄按：此二端，亦有不属阴虚，而胃中浊气上熏，肺为热壅，无以清肃下行而使然者。至夜发热之患。若喘哕冷汗，烦扰瘛疭等证，皆因误治所致也。盖伤寒之邪，自表传里，温热之邪，自里达表。雄按：此谓伏气发为温热也，若外感风温暑热，皆上焦先受。疫疠之邪，自阳明中道，随表里虚实而发，不循经络传次也，以邪既伏中道，不能一发便尽。雄按：夏之湿温，秋之伏暑，病机皆如此，治法却有区别。故有得汗热除，一二日复热如前者。有得下里和，二三日复见表热者。有表和复见里证者。总由邪气内伏，故屡夺屡发，不可归咎于调理失宜，复伤风寒饮食也。外解无如香豉、葱白、连翘、薄荷之属；内清无如滑石、芩、连、山栀、人中黄之属；下夺无如硝、黄之属。如见发热自利，则宜葛根芩连雄按：葛根宜慎用，余易以滑石、银花较妥。胸膈痞满，则宜枳、桔、香附。雄按：桔梗太升，须少用；香附太燥。宜酌用。余则以厚朴主湿满，石菖蒲主痰痞，贝母主郁结皆妙。呕吐呃逆，则宜藿香、芩、连；雄按：热炽者，以竹茹、枇杷叶易藿香。衄血下血，则宜犀角、丹皮、发斑咽痛，则宜犀角、牛蒡；亚枝云：发斑咽烂者，宜用锡类散吹之。烦渴多汗，则宜知母、石膏；愈后食复劳复，则宜枳实、栀、豉；随证加萎蕤、茯苓、丹皮。芳药之类。皆为合剂。而香豉、人中黄，又为时疫之专药，以其总解温热，时行外内热毒也。顾雁庭云：喻氏治疫以解毒为主，即又可之专用大黄，叶氏之银花、金汁同用，皆此意也。雄谓：松峰之青蒿、绿豆，亦犹是耳。当知其证虽有内外之殊，一皆火毒为患。绝无辛温发散之例，每见穷乡僻壤，无医药之处，热极恣饮凉水，多有涣然汗出而解者，此非宜寒凉，不宜辛热之明验乎？顾雁庭云：脉证不必大凉，而服大凉之药，似有害而终无害者疫也。脉证可进温补，而投温补之，始似安而渐不安者疫也。雄按：疫证皆属热毒，不过有微甚之分耳。间有服温补而得生者，必本非疫证。偶病于疫疠盛行之际，遂亦误指为疫也。或热邪不重，过服寒凉，亦宜温补回春，然非疫证正治之法，学者辨之。故一切风燥辛热，皆不可犯，粗工用羌、独、柴、前、苍、芷、芎、防之属，引火上逆，亢热弥甚者，以风燥之药，性皆上升横散，如炉冶得鼓铸之力也；用朴、半、槟榔、青皮、木香等耗气之药，胸膈愈加痞满者，揠苗助长之道也。雄按：又可达原饮，必湿盛热微者可用，未可执为定法。有下证已具，而迟疑不敢攻下。屡用芩、连不应者，此与扬汤止沸不殊也。至于发狂谵语，舌苔焦黑，而大便自利，证实脉虚，不可攻者，雄按：清热救阴，间亦可愈。及烦热痞闷，冷汗喘乏，四肢逆冷，六脉虚微，不受补者，皆难图治也。时疫变证多端，未能一一曲尽，聊陈大略于此。雄按：小儿痘证，多挟疫疠之气而发。伍氏谓痘毒藏于脾经，正与此论合，故费氏专讲痘疫，以救非常痘症之偏，厥功伟矣。后人不察，訾其偏任寒凉，盖未知痘之同于疫也。审其为疫，必宗其法，又可曾亦论及，近惟王清任知之。余谓麻疹亦有因疫疠之气而发者，故治法亦与温热相埒也。习幼科者于温热暑疫诸证因，其可不细心讨究耶。

又按：李东垣云：脾胃受劳役之疾，饮食又复失节，耽病日久，及事息心安，饱食太甚，病乃

大作，向者壬辰改元，京师戒严，迨三月下旬，受敌者凡半月，解围之后，都人之不受病者，万无一二，既病而死者，继踵不绝，都门十有二所，每日各门所送，多者二千，少者不下一千。似此者几三月，此百万人，岂俱感风寒外伤者耶？大抵人在围城中，饮食失节，劳役所伤，不待言而知，由其朝饥暮饱，起居不时，寒温失所，动经两三月，胃气亏乏久矣。一旦饱食太过，感而伤人，而又调治失宜，或发表，或攻下，致变结胸发黄。又以陷胸、茵陈等汤下之，无不死者。盖初非伤寒，以误治而变似真伤寒之证，皆药之罪也。因以生平已试之效，著《内外伤辨惑论》一篇云。俞惺斋曰：此即大兵之后，继以大疫之谓也。观此论，而始晓然于劳役饥饱之病源，诚哉其为内伤矣，必如是之疫，不宜凉泻，而宜温养矣。若白虎、承气、达原饮，正犯东垣所诃责也。考其时为金天兴元年，因蒙古兵退而改元耳，寻以疫后，医师僧道园户卖棺者擅厚利，命有司倍征以助国用，民生其时，岂不苦极？若太平之世，民皆逸乐饱暖，纵有劳役及饮食失节者，不过经营辛苦之辈，设不兼外感，亦不遽病，故如是之疫绝无，而恰合东垣内伤论之病亦甚少。惟饱暖思淫欲，凡逸乐者，真阴每耗，则外感病中之阴虚证反不少耳。

又按：罗谦甫云：总帅相公年近七旬，南征过扬州，俘虏万余口，内选美色室女近笄者四，置于左右。余曰：新虏之人，其惊忧之气蓄于内，加以饮食失节，多致疾病，近之则邪气传染，为害最大，况年高气弱，尤宜慎也。总帅不听，至腊月班师大雪，新虏人冻馁，皆病头疼咳嗽，自利腹痛，多致死亡。正月至汴，相公因赴贺宴，痛饮数次，遂病，脉沉细而弦，三四动一止，现证与新虏人无异，三日而卒。《内经》云：乘年之虚，遇月之空，失时之宜。因而感邪，其气至骨，可不畏哉！俞惺斋曰：按喻氏论疫引仲景《平脉篇》中，"寸口脉阴阳俱紧"者一节，阐发奥理。谓清邪中上，从鼻而入于阳，浊邪中下，从口而入于阴。在阳，则发热头疼，项强颈挛；在阴，则足膝逆冷，便溺妄出。大凡伤寒之邪，由外渐而入，故递传六经。疫邪由口鼻而入，故直达三焦，三焦相涸，内外不通，致有口烂食龈，声哑咽塞，痈脓下血，脐筑湫痛等变。治法：未病前，预饮芳香正气药，使邪不能入。若邪既久，则以逐秽为第一义，此与吴又可之论暗合，较之李、罗二家所述，劳疫忧惊，冻馁致病者迥别。然各有致理，医者须详察病因，谛参脉证而施治也。惟云因病致死，病气尸气，混合不正之气、种种恶秽，交结互蒸，人在其中，无隙可避，斯无人不病，是诚诸疫所同然。曩崇祯十六年，自八月至十月，京城大疫，猝然而死，医祷不及，后有外省人员到京，能识此证，看膝弯后有筋肿起，紫色无救，红色速刺血出可无患，以此救活多人，疫亦渐息。是亦医者所当知也。盖血出则疫毒外泄，故得生也。按：又有羊毛瘟者。病人心前背后有黑点如疙蚤斑者是也。以小针于黑处挑之，即有毛出，须挑拔净尽乃愈。又《辍耕录》载：元伯颜平宋后，搜取大黄数十车，满载而去，班师过淮，俘掠之民及降卒，与北来大兵咸病疫，以大黄疗之，全活甚众。《宋元通鉴》载：作耶律楚材灭夏之事，则大黄洵治疫之妙品也。又可《温疫论》赞大黄为起死神丹，原非杜撰。然则李、罗二家之说，又未可为兵后病疫之定法矣。汪按：李、罗二说，虽非定法，然亦不可不知，近年所见，颇有合于李、罗之说者，但谓之非正疫治法则可，医家大抵各明一义，全在善读者融会贯通也。

雄按：《续医说》云：王宇泰谓圣散子方，因东坡先生作序，由是天下神之，宋末辛未年永嘉瘟疫，服此方被害者，不可胜纪。余阅《石林避暑录》云：宣和间，此药盛行于京师，太学生信之尤笃，杀人无算，医顿废之。昔坡翁谪居黄州时，其地濒江，多卑湿，而黄之居人所感者，或因中湿而病，或因雨水浸淫而得，所以服之多效，以是通行于世，遗祸无穷也。宏治癸丑年，吴中疫疠大作，吴邑令孙磐，令医人修合圣散子，遍散街衢，并以其方刊行，病者服之，十无一生，率皆狂躁昏瞀而死。噫！孙公之意，本以活人，殊不知圣散子方中，有附子、良姜、吴萸、豆蔻、麻黄、藿香等药，皆性味温燥，反助热邪，不死何待？苟不辨证而一概施治，杀人利于刀剑，有能广此说以告人，亦仁者之一端也。余谓疫疠多属热邪，如老君神明散、务成萤火丸、仓公辟瘟丹、子建杀鬼圆，皆为禁剂。设好仁不好学，轻以传人，其祸

可胜道哉！夫以东坡之淹博，尚有误信圣散子之举，况下此者乎。今之缙绅先生，涉猎医书，未经临证，率尔著书立说，多见其不知量也。

余师愚疫病论

雄按：《鸡峰普济方》论外感诸疾亦云：四时之中，有寒暑燥湿风五气相搏，善变诸疾。今就五气中分其清浊，则暑燥为天气，系清邪；风寒湿为地气，系浊邪。然则仲圣所云：清邪中上者，不仅雾露之气已，而书传兵火之余，难免遗亡之憾。否则，疫乃大证，圣人立论，何其略耶？后贤论疫，各有精义，亦皆本于仲圣清浊互中之旨。若但中暑燥之清邪，是淫热为病，治法又与嘉言、又可异，后人从未道及。惟秦皇士云：燥热疫邪，肺胃先受。故时行热病，见唇焦消渴者宜用白虎汤。惜语焉未详。夫暑即热也。燥即火也。金石不堪其流烁，况人非金石之质乎？徐后山《柳崖外编》尝云：乾隆甲子，五六月间，京都大暑，冰至五百文一斤。热死者无算，九门出榇，日至千余。又纪文达公云：乾隆癸丑，京师大疫。以景岳法治者多死；以又可法治者，亦不验。桐乡冯鸿胪星实姬人，呼吸将绝，桐城医士投大剂石膏药，应手而痊。踵其法者，活人无算。道光癸未，吾乡郭云台纂《证治针经》，特采纪说，以补治疫之一法。然纪氏不详姓氏，读之令人怅怅，越五载毗陵庄制亭官于长芦，重镌《疫疹一得》。书出始知纪氏所目击者，乃余君师愚也。原书初刻于乾隆甲寅，而世鲜流行，苟非庄氏几失传矣。余读之，虽纯疵互见，而独识淫热之疫，别开生面，洵补昔贤之未逮，堪为仲景之功臣，不揣疏庸，节取而删润之，纂作圣经之纬。

论疫与伤寒，似同而异

疫证初起，有似伤寒太阳阳明证者。然太阳阳明头痛，不至如破。而疫则头痛如劈，沉不能举。伤寒无汗，而疫则下身无汗，上身有汗，惟头汗更盛。头为诸阳之首，火性炎上，毒火盘踞于内，五液受其煎熬，热气上腾，如笼上熏蒸之露。故头汗独多。此又痛虽同而汗独异也。有似少阳而呕者，有似太阴自利者。少阳之呕，胁必痛；疫证之呕，胁不痛。因内有伏毒，邪火干胃，毒气上冲，频频而作。太阴自利，腹必满；疫证自利，腹不满。大肠为传送之官，热注大肠。有下恶垢者，有旁流清水者，有日及数十度者。此又证异而病同也。

论斑诊

余每论热疫不是伤寒，伤寒不发斑疹。或曰：热疫不是伤寒，固已。至云伤寒不发斑疹，古人何以谓伤寒热未入胃，下之太早，热乘虚入胃，故发斑；热已入胃，不即下之，热不得泄，亦发斑。斯何谓欤？曰：古人以温热皆统于伤寒，故《内经》云：热病者，伤寒之类也。《难经》分列五种之伤寒，《伤寒论》辨别五种之治法。既云热入胃，纵非温热，亦是寒邪化热，故可用白虎、三黄、化斑解毒等汤以凉解也。今人不悟此理，而因以自误误人。至论大者为斑，小者为疹。赤者胃热极，五死一生；紫黑者胃烂，九死一生。余断生死，则又不在斑之大小紫黑，总以其形之松浮紧束为凭耳！如斑一出，松活浮于皮面，红如朱点纸，黑如墨涂肤，此毒之松活外现者，虽紫黑成片可生；一出虽小如粟，紧束有根，如履透针，如矢贯的，此毒之有根锢结者，纵不紫黑亦死。苟能细心审量，神明于松浮紧束之间，决生死于临证之顷，始信余言之不谬也。

论治疫

仲景之书，原有十六卷，今世只传十卷，岂疫疹一门，亦在遗亡之数欤？以致后世立说纷纷。至河间清热解毒之论出，有高人之见，异人之识，其旨既微，其意甚远，后人未广其说，而反以为偏。《冯氏锦囊》亦云：斑疹不可发表，此所谓大中至正之论。惜未畅明其旨，后人何所适从？又可辨疫甚析。如头痛、发热、恶寒，不可认为伤寒表证，强发其汗，徒伤表气。热不退，又不可下。徒伤胃气。斯语已得其奥妙。奈何以疫气从口鼻而入，不传于胃而传于膜原，此论似有语病。至用达原饮、三消诸承气，犹有附会表里之意。惟熊恁昭热疫之验，首用败毒散百八去其爪牙，继用桔梗汤五二同为舟楫之剂，治胸膈手六经邪热，以手足少阳俱下膈络胸中，三焦之气为火同相火游行一身之表膈，与六经乃至高之

分，此药浮载亦至高之剂，施于无形之中，随高下而退胸膈及六经之热，确系妙方。余今采用其法，减去硫黄，以热疫乃无形之毒，难以当其猛烈，重用石膏，直入肺胃，先捣其窝巢之害，而十二经之患自易平矣，无不屡试屡验，明者察之。

论治疹

疹出于胃。古人言：热未入胃而下之，热乘虚入胃，故发斑。热已入胃，不即下之，热不得泄，亦发斑，此指寒邪化热，误下、失下而言。若疫疹未经表下，有热不一日而即发者，故余谓热疫有斑疹，伤寒无斑疹也。热疫之斑疹发之愈迟，其毒愈重。一病即发，以其胃本不虚，偶染疫邪，不能入胃，犹之墙垣高大，门户紧密，虽有小人，无从而入。此又可所谓达于膜原者也。有迟至四五日而仍不透者，非胃虚受毒已深，即发表攻里过当。胃为十二经之海，上下十二经，都朝宗于胃，胃能敷布十二经，荣养百骸，毫发之间，靡所不贯，毒既入胃，势必敷布于十二经，戕害百骸，使不有以杀其炎炎之势，则百骸受其煎熬，不危何待？疫既曰毒，其为火也明矣。火之为病，其害甚大，土遇之而焦，金遇之而镕，木遇之而焚，水不能胜则涸。故《易》曰："燥万物者，莫熯乎火。"古人所谓元气之贼也。以是知火者疹之根，疹者火之苗也。如欲其苗之外透，非滋润其根，何能畅茂？一经表散燔灼火焰，如火得风，其焰不愈炽乎？焰愈炽，苗愈遏矣。疹之因表而死者，比比然也。其有表而不死者，乃麻疹、风疹之类。有谓疹可治而斑难治者，殆指疫疹为斑耳！夫疫疹亦何难治哉，但人不知用此法也。

论疫疹之脉，不宜表下

疫疹之脉，未有不数者。有浮大而数者，有沉细而数者，有不浮不沉而数者，有按之若隐若现者。此《灵枢》所谓阳毒伏匿之象也。诊其脉，即知其病之吉凶。浮大而数者，其毒发越，一经凉散，病自霍然；沉细而数者，其毒已深，大剂清解，犹可扑灭。至于若隐若现，或全伏者，其毒重矣，其证险矣！此脉得于初起者间有，得于七八日者颇多，何也？医者，初认为寒，重用发表，先伤其阳。表而不散，继之以下，又伤其阴。殊不知伤寒五六日不解，法在当下，尤必审其脉之有力者宜之。疫热乃无形之毒，病形虽是大热，而脉象细数无力，所谓壮火食气也。若以无形之火热，而当硝、黄之猛烈，热毒焉有不乘虚而深入耶？怯弱之人，不为阳脱，即为阴脱。气血稍能驾驭者，亦必脉转沉伏，变证蜂起。或四肢逆冷、或神昏谵语、或郁冒直视、或遗溺旁流，甚至舌卷囊缩，循衣摸床，种种恶候，颇类伤寒。医者不悟引邪入内，阳极似阴，而日变成阴证。妄投参、桂，死如服毒。遍身青紫，口鼻流血。如未服热药者，即用大剂清热，败毒饮百九重加石膏，或可挽回。余因历救多人，故表而出之。

论疹形治法

松浮洒于皮面，或红或赤，或紫或黑，此毒之外现者。虽不恶证，不足虑也。若紧束有根，如从皮里钻出，其色青紫，宛如浮萍之背，多见于胸背，此胃热将烂之征。即宜大清胃热，兼凉其血。以清瘟败毒饮百九加紫草、红花、桃仁、归尾。务使松活色淡，方可挽回。稍存疑虑，即不能救。

论疹色治法

血之体本红，血得其畅，则红而活、荣而润，敷布洋溢，是疹之佳境也。

淡红有美有疵，色淡而润，此色之上者也；若淡而不荣，或娇而艳、干而滞，血之最热者。

深红者，较淡红而稍重，亦血热之象。凉其血即转淡红。

色艳如胭脂，此血热之极，较深红而更恶。必大用凉血，始转深红。再凉其血，而淡红矣。

紫赤类鸡冠花而更艳，较艳红而火更盛。不急凉之，必至变黑。须服清凉败毒饮百九加紫草、桃仁。

细碎宛如粟米，红者谓之红砂痧；白者，谓之白砂痧。疹后多有此证，乃余毒尽透最美之境。愈后蜕皮。若初病未认是疫，后十日半月而出者。烦躁作渴，大热不退，毒发于颔者，死不可救。

论发疮

疫毒发斑，毒之散者也。疫毒发疮，毒之聚者也。初起之时，恶寒发热，红肿硬痛，此毒之发扬者。但寒不热，平扁不起，此毒之内伏者。或

发于要地，发于无名，发于头面，发于四肢，种种形状，总是疮证。何以知其是疫毒所聚？寻常疮脉，洪大而数；疫毒之脉，沉细而数。寻常疮证，头或不痛；疫毒，则头痛如劈，沉不能举，是其验也。稽其证，有目红面赤而青惨者，有忽汗忽燥者，有昏愦如迷者，有身热肢冷者，有腹痛不已者，有大吐干呕者，有大泄如注者，有谵语不止者，有妄闻妄见者，有大渴思冰者，有烦躁如狂者，有喊叫时作、若惊若惕者，病态多端，大率类是。误认寻常疮证，温托妄施，断不能救。

雄按：暑、湿、热、疫诸病，皆能外发痈疮。然病人不自知其证发之由。外科亦但见其外露之疮，因而误事者，最多。人亦仅知其死于外证也。噫！

论妊娠病疫

母之于胎，一气相连。盖胎赖母血以养，母病热疫，毒火蕴于血中，是母之血即毒血矣。苟不亟清其血中之毒，则胎能独无恙乎？须知胎热则动，胎凉则安，母病热疫，胎自热矣。竭力清解以凉血，使母病去而胎可无虞。若不知此，而舍病以保胎，必至母子两不保也。至于产后以及病中，适逢经至，当以类推。若云产后经期，禁用凉剂，则误人性命，即在此言。

论闷证

疫诊初起，六脉细数沉伏，面色青惨，昏愦如迷，四肢逆冷，头汗如雨，其痛如劈，腹内搅肠，欲吐不吐，欲泄不泄，男则仰卧，女则覆卧，摇头鼓颔，百般不足，此为闷疫，毙不终朝。如欲挽回于万一，非大剂清瘟败毒饮百九不可。医即敢用病家决不敢服。与其束手待毙，不如含药而亡，虽然，难矣哉！

雄按：所谓闷者，热毒深伏于内，而不发露于外也。渐伏渐深，入脏而死，不俟终日也。固已。治法，宜刺曲池、委中，以泄营分之毒。再灌以紫雪六一，清透伏邪，使其外越，杨云：治法精良。或可挽回，败毒饮何可试耶？

疫诊治验

乾隆戊子年，吾邑疫疹流行。初起之时，先恶寒而后发热，头痛如劈，腰如被杖，腹如搅肠，呕泄兼作，大小同病，万人一辙，有作三阳治者，有作两感治者，有作霍乱治者，迨至两日，恶候蜂起，种种危证，难以枚举。如此死者，不可胜计，良由医者固执古方之所致也。要之执伤寒之方以治疫，焉有不死者乎？是人之死，不死于病，而死于药。不死于药，而死于执古方之医也。疫证乃外来之淫热，非石膏不能取效。且医者，意也。石膏者，寒水也。以寒胜热，以水胜火，投之百发百中。五月间，余亦染疫，凡邀治者不能赴诊，叩其证状，录方授之。互相传送，活人无算。癸酉京师多疫，即汪副宪、冯鸿胪亦以余方传送，服他药不效者，俱皆霍然。故笔之于书，名曰清瘟败毒散百九。随证加减，详列于后。

雄按：吴门顾松园靖远因父患热病，为庸医投参、附所杀。于是发愤习医，寒暑靡间者，阅三十年，尝著《医镜》十六卷。徐侍即秉义为之序，称其简而明，约而该，切于时用而必效。惜无刊本，余求其书而不得。近见桐乡陆定圃进士《冷庐医话》，载其治汪缵功阳明热证，主白虎汤七。每剂，石膏用三两，两服，热顿减。而遍身冷汗，肢冷发呃。郡中著名老医，谓非参、附，弗克回阳，诸医和之，群哗白虎再投必毙。顾引仲景热深厥亦深之文，及嘉言阴证忽变阴厥，万中无一之说，谆谆力辨。诸医固执不从。投参、附回阳敛汗之剂，汗益多而体益冷，仅诋白虎之害。微阳脱在旦暮，势甚危，举家惊惶。复求顾诊，仍主白虎，用石膏三两，大剂二服，汗止身温。再以前汤加减，数服而痊。因著《辨治论》，以为温热病中，宜用白虎汤，并不伤人，而解世俗之惑。陆进士云：此说与师愚之论合，且《医镜》中佳方不少。其治虚劳方，用生地、熟地、天冬、麦冬、龟版、龙眼肉、玉竹、茯苓、山药、人乳。《吴医汇讲》乃属之汪缵功，方中增入牛膝一味，岂顾著《医镜》一书，为汪氏所窃取耶？附及之以质博雅。

疫证条辨

一、头痛目痛，颇似伤寒。然太阳阳明头痛，不至于倾侧难举。而此则头痛如劈，两目昏瞀，势若难支。总因火毒达于二经，毒参阳位，用釜

底抽薪法，彻火下降，其痛立止，其疹自透。宜清瘟败毒饮百九增石膏、元参，加菊花。误用辛凉表散，燔灼火焰，必转闷证。

二、骨节烦疼，腰如被杖。骨与腰皆肾经所属。其痛若此。是淫热之气，已流于肾经。宜本方增石膏、元参，加黄檗。误用温散，死不终朝矣。

三、热宜和，不宜躁。若热至遍体炎炎，较之昏沉肢冷者。而此则发扬，以其气血尚堪胜毒，一经清解，而疹自透。妄肆发表，必至内伏。宜本方增石膏、生地、丹皮、芩、连。

四、有似乎静而忽躁，有似乎躁而忽静，谓之静躁不常。较之颠狂，彼乃发扬，而此嫌郁遏。总为毒火内扰，以致坐卧不安。宜本方增石膏、犀角、芩、连。

五、寤，从阳主上；寐，从阴主下。胃为六腑之海，热毒壅遏，阻隔上下，故火扰不寐。宜本方增石膏、犀、连，加琥珀。

雄按：火扰不寐，何必琥珀？若欲导下，宜用木通。

六、初病周身如冰，色如蒙垢，满口如霜，头痛如劈，饮热恶冷，六脉沉细。此阳极似阴，毒之隐伏者也。重清内热，使毒热外透，身忽大热，脉转洪数，烦躁谵妄，大渴思冰。证虽枭恶，尚可为力。宜本方增石膏、丹皮、犀、连，加黄檗。若遇庸手，妄投桂、附，药不终剂，死如服毒。

七、四肢属脾，至于逆冷，杂证见之。是脾经虚寒，元阳将脱之象。惟疫则不然，通身大热，而四肢独冷。此烈毒郁遏脾经，邪火莫透。重清脾热，手足自温。宜本方增石膏。

雄按：四肢逆冷，在杂证，不仅脾经虚寒。在疫证，亦非毒壅脾经。增石膏，原是清胃。胃气行则肢自和也。亦有热伏厥阴而逆冷者，温疫证中最多，不可不知也。

八、筋属肝，赖血以养，热毒流于肝经，斑疹不能寻窍而出，筋脉受其冲激。则抽惕若惊。宜本方增石膏、丹皮，加胆草。

九、杂证，有精液枯涸，水不上升，咽干思饮，不及半杯。而此则思冰饮水，百杯不足。缘火毒熬煎于内，非冰水不足以救其燥，非石膏不足以制其焰。庸工犹戒生冷，病家奉为至言，即温水亦不敢与。以致唇焦舌黑。宜本方增石膏，加花粉。

一〇、四时百病，胃气为本。至于不食，似难为也。而非所论于疫证，此乃邪火犯胃，热毒上冲，频频干呕者有之。旋食旋呕者有之。胃气一清，不必强之食，自无不食矣。宜本方增石膏，加枳壳。

雄按：热壅于胃，杳不知饥，强进粥糜，反助邪气。虽粒米不进，而病势未衰者，不可疑为胃败也。若干呕吐食，则本方之甘、桔、丹皮，皆不可用。宜加竹茹、枇杷叶、半夏之类。

一一、胸膈乃上焦心肺之地，而邪不易犯。惟火上炎，易及于心，以火济火，移热于肺，金被火灼，其燥愈甚。胸膈郁遏，而气必长吁矣。宜本方增连、桔、加枳壳、蒌仁。

雄按：邪火上炎，固能郁遏肺气，而为膈满，第平素有停痰伏饮者；或起病之先，兼有食滞者，本方地、芍，未可浪投。临证须辨别施治，惟芦菔汁，既清燥火之闭郁，亦开痰食之停留。用得其宜，取效甚捷。

一二、昏闷无声者，心之气出于肺而为声。窍因气闭，气因毒滞，心迷而神不清。窍闭而声不出。宜本方，增石膏、犀角、芩、连，加羚羊角、桑皮。

雄按：桑皮虽走肺，而无通气宣窍之能。宜用马兜铃、射干、通草之类；清神化毒，当参紫雪六一之类。

一三、胃气弱者，偏寒偏热，水停食积，皆与真气相搏而痛，此言寻常受病之源也。至于疫证腹痛，或左或右，或痛引小肠，乃毒火冲突，发泄无门。苦按寻常腹痛分经络而治之，必死。如初起只用败毒散百八、或凉膈散四二加黄连，其痛立止。

雄按：疫证腹痛，固与杂证迥殊，然夹食、夹瘀、夹疝，因病疫而宿疾兼发者，亦正多也。临证处方，岂可不为顾及。

一四、筋肉瞤动，在伤寒则为亡阳，而此则不然。盖汗者，心之液，血之所化也。血生于心，藏于肝，统于脾。血被煎熬，筋失其养，故筋肉为

之瞤动。宜本方增生地、石膏、元参，加黄檗。

雄按：亡阳瞤动，宜补土制水。淫热瞤动，宜泻火息风。本方尚少镇静息风之品，宜去丹、桔，加菊花、胆草。

一五、病人自言胃出冷气，非真冷也。乃上升之气，自肝而出，中挟相火，自下而上，其热尤甚。此火极似水，热极之征，阳亢逼阴，故有冷气。宜本方增石膏、犀、地、丹、连，加胆草。

雄按：冷气上升，虽在别证中见之，亦多属火，不知者，妄投温热。贻误[1]可胜道哉！本方桔、芍，亦属非宜。更有挟痰者，须加海蛇、竹沥、芦菔汁之类。

一六、口中臭气，令人难近，使非毒火熏蒸于内，何以口秽喷人乃尔耶。宜本方增石膏、犀、连。

雄按：宜加兰草、竹茹、枇杷叶、金银花、蔷薇露、莹白、金汁之类，以导秽浊下行。

一七、舌苔满口如霜，在伤寒为寒证的据，故当温散。而疫证见此，舌必厚大，为火极水化。宜本方增石膏、犀、地、翘、连，加黄檗。误用温散，旋即变黑。

雄按：凡热证疫证见此苔者，固不可误指为寒，良由兼痰挟湿，遏伏热毒使然，清解方中，宜佐开泄之品为治。

一八、咽喉者，水谷之道路，呼吸之出入。毒火熏蒸，至于肿痛，亟当清解以开闭塞。宜本方增石膏、元、桔，加牛蒡、射干、山豆根。

雄按：加莹白、粪清最妙。药汁碍咽者，亟以锡类散百十吹之。

一九、唇者，脾之华。唇燋肿，火炎土燥也。宜本方增石膏、连翘[2]，加天花粉。

二〇、头为诸阳之首，头面肿大，此毒火上攻。宜本方增石膏、元参，加银花、马勃、僵蚕、板蓝根、紫花地丁、归尾。脉实者，量加酒洗生大黄。

二一、面上燎疱，宛如火烫，大小不一，有红有白，有紫黑相间，痛不可忍，破流清水，亦有流血水者，治同上条。

二二、腮者，肝肾所属，有左肿者，有右肿者，有右及左、左及右者，名曰痄腮。不亟清解，必成大头，治同上条。

二三、颈属足太阳膀胱经，热毒入于太阳则颈肿。宜本方增石膏、元参、翘、桔，加银花、夏枯草、牛蒡、紫花地丁、山豆根。

二四、耳后肾经所属，此处硬肿，其病甚恶。宜本方增石膏、元、地、丹、翘，加银花、花粉、板蓝根、紫花地丁。耳中出血者，不治。

雄按：坎为耳，故耳为肾水之外候。然肺经之结穴在耳中，名曰茏葱，专主乎听。金受火烁则耳聋。凡温热暑疫等证，耳聋者，职是故也。不可泥于伤寒少阳之文，而妄用柴胡以煽其焰。古云：耳聋治肺，旨哉言乎。

二五、舌乃心之苗。心属火，毒火冲突，二火相并，心苗乃动，而喑舌弄舌。宜本方增石膏、犀、连、元参，加黄檗。

雄按：宜加木通、莲子心、朱砂、童溺之类。

二六、红丝绕目，清其浮僭之火而红自退。误以眼科治之，为害不浅。宜本方加菊花、红花、蝉蜕、归尾、谷精。

雄按：加味亦是眼科之药，不若但加羚羊角、龙胆草二味为精当也。

二七、头为一身之元首，最轻清而邪不易干。通身焦燥，独头汗涌出。此烈毒鼎沸于内，热气上腾，故汗出如淋。宜本方增石膏、元参。

雄按：本方宜去芍、桔、丹皮，加童溺、花粉。

二八、齿者，骨之余。杂证龂齿为血虚；疫证见之，为肝热。宜本方增石膏、生地、丹、栀，加胆草。

雄按：齿龈属阳明，不可全责之肝也。

二九、疫证，鼻衄如泉，乃阳明郁热上冲于脑，脑通于鼻，故衄如涌泉。宜本方增石膏、元、地、芩、连，加羚羊角、生桑皮、棕榈炭。

雄按：本方宜去桔梗，加白茅根。

三〇、舌上白点如珍珠，乃水化之象。较之紫赤黄黑，古人谓之芒刺者，更重。宜本方增石膏、犀、连、元、翘，加花粉、银花。

雄按：宜加蔷薇根、莹白、粪清之类。

---

① 贻误：松韵阁本"误"作"害"。

② 连翘：原本作"翘连"，倒误，据锦本乙正。

三一、疫证初起，苔如腻粉，此火极水化。设误认为寒，妄投温燥，其病反剧，其苔愈厚，精液愈耗，水不上升，二火煎熬，变白为黑，其坚如铁，其厚如甲，敲之戛戛有声，言语不清，非舌卷也。治之得法，其甲整脱。宜本方增石膏、元参、犀、连、知、翘，加花粉、黄檗。

雄按：此证专宜甘寒以充津液，不当参用苦燥。余如梨汁、蔗浆、竹沥、西瓜汁、藕汁，皆可频灌。如得蕉花上露更良。杨云：蕉花上露为清热无上妙品，但不可必得。即蕉根取汁，亦极妙也。若邪火已衰，津不能回者，宜用鲜猪肉数斤，切大块，急火煮清汤，吹净浮油，恣意凉饮，乃急救津液之无上妙品。故友范庆簪，尝谓余云：酷热炎天，正银匠熔铸各州县奏销银两之时。而银炉甚高，火光扑面，非壮盛之人，不能为也。口渴不敢啜茗，惟以淡煮猪肉，取汤凉饮，故裸身近火，而津液不致枯竭。余因推广其义，颇多妙用，拙案可证也。

三二、舌上发丁，或红或紫，大如马乳，小如樱桃，三五不等，流脓出血，重清心火。宜本方增石膏、犀角、翘、连加银花。舌上成坑，愈后自平。此二条乃三十六舌未有者。

雄按：亦宜加蔷薇根、金汁之类；外以锡类散百十，或珍珠、牛黄研细糁之。则坑易平。

三三、舌衄乃血热上溢心苗。宜本方增石膏、黄连、犀、地、栀、丹，加败棕灰。

雄按：外宜蒲黄炒黑糁之。

三四、齿衄乃阳明少阴二经之热相并。宜本方增石膏、元参、芩、连、犀、地、丹、栀，加黄檗。

三五、心主神，心静则神爽。心为烈火所燔，则神不清而谵语。宜本方增石膏、犀、连、丹、栀，加黄檗、胆草。

雄按：须参叶氏《温热论》逆传治法。且此证挟痰者多，最宜谛审。

三六、呃逆，有因胃热上冲者，有因肝胆之火上逆者，有因肺气不能下降者。宜本方增石膏，加竹茹、枇杷叶、柿蒂、羚羊角、银杏仁。如不止，用沉香、槟榔、乌药、枳壳，各磨数分。名四磨饮，仍以本方调服。

雄按：此三候固皆实证，尚有痰阻于中者，便秘于下者，另有治法。银杏仁，温涩气分，但可以治虚呃，不宜加入此方。

三七、邪入于胃则吐，毒犹因吐而得发越，至于干呕则重矣。总由内有伏毒、清解不容少缓。宜本方增石膏、甘、连，加滑石、伏龙肝。

雄按：甘草宜去。伏龙肝，温燥之品，但可以治虚寒呕吐，不宜加入此方。本方桔梗、丹、芍，亦当去之。可加旋覆花、竹茹、半夏、枇杷叶。如用反佐，则生姜汁为妥。

三八、疫毒移于大肠，里急后重，赤白相兼，或下恶垢，或下紫血，虽似痢实非痢也。其人必恶寒发热，小水短赤，但当清热利水。宜本方增石膏、黄连，加滑石、猪苓、泽泻、木通。其痢自止。误用通利止涩之剂不救。

雄按：热移大肠，恶垢既下，病有出路，化毒为宜。既知不可通利，何以仍加苓、泽等利水？无及疏乎。惟滑石用得对证，他如金银花、槐蕊、黄檗、青蒿、白头翁、苦参、芦菔之类，皆可采也。

三九、毒火注于大肠，有下恶垢者，有利清水者，有倾肠直注者，有完谷不化者。此邪热不杀谷，非脾虚也。较之似痢者，稍轻。考其证，身必大热，气必粗壮，小溲必短，唇必焦紫，大渴喜冷。腹痛不已，四肢时而厥逆，宜因其势而清利之。治同上条。

雄按：唇焦大渴，津液耗伤，清化为宜，毋过渗利。惟冬瓜煮汤代茶、前药，恣用甚佳。

四〇、疫证大便不通，因毒火煎熬，大肠枯燥不能润下。不可徒攻其闭结而速其死也。宜本方加生大黄，或外用蜜煎导法。

四一、邪犯五脏，则三阴脉络不和，血乖行度，渗入大肠而便血。宜本方增生地，加槐花、柏叶、棕灰。

雄按：棕灰温涩，即欲止之，宜易地榆炭。

四二、膀胱热极，小溲短赤而涩，热毒甚者，溲色如油。宜本方加滑石、泽泻、猪苓、木通、通草、扁蓄。

雄按：苓、泽等药，皆渗利之品。溺阻膀胱者，藉以通导，此证既云热毒内炽，则水已耗夺，小溲自然浑赤短涩，但宜治其所以然，则源清而流洁，岂可强投分利，而为磨糠打油之事乎？或量证少佐一二味，慎毋忽视而泛施也。

四三、溺血，小便出血而不痛。血淋，则小腹阴茎必兼胀痛。在疫证，总由血因热迫。宜本方增生地，加滑石，桃仁、茅根、琥珀、牛膝、棕灰。

雄按：设兼痛胀，忌用棕灰。

四四、发狂骂詈，不避亲疏，甚则登高而歌，弃衣而走，逾垣上屋，力倍常时。或语生平未有之事，未见之人，如有邪附者，此阳明邪热，上扰神明，病人亦不自知。僧道巫尼，徒乱人意。宜本方增石膏、犀、连、丹、栀，加黄檗。

雄按：宜加朱砂、青黛。挟痰，石菖蒲、竹沥之类。

四五、疫证之痰，皆属于热，痰中带血，热极之征。宜本方增石膏、芩、地，加蒌仁、羚羊角、生桑皮、棕灰。

雄按：桑皮、棕灰可商，宜加滑石、桃仁、苇茎、瓜瓣之类。

四六、疫证遗溺，非虚不能约，乃热不自持。其人必昏沉谵语，遗不自知。宜本方增石膏、犀、连，加滑石。

四七、诸病喘满，皆属于热，况疫征乎。宜本方增石膏、黄芩，加桑皮、羚羊角。

雄按：杏仁、厚朴、半夏、旋复花、枇杷叶、蒌仁、芦菔、海蛤、芦根之类，皆可随证采用。本方地、芍宜去之。

四八、淫热熏蒸，湿浊壅遏，则周身发黄。宜本方增石膏、栀子，加茵陈、滑石、猪苓、泽泻、木通。

雄按：此证亦有宜下者。

四九、疫证循衣摸床、撮空，此肝经淫热也。肝属木，木动风摇，风自火出。《左传》云："风淫末疾。"四末，四肢也。肢动即风淫之疾也。宜本方增石膏、犀、连、栀、丹，加胆草。

雄按：桑枝、菊花、丝瓜络、羚羊角、白薇之类，皆可采用。实者，宜兼通腑；虚者，宜兼养阴。

五〇、狐惑，宜本方增石膏、犀角，加苦参、乌梅、槐子。

以上五十证，热疫恶候，变态无恒，失治于前，多致莫救。慎之！慎之！

五一、疫证热毒盘踞于内外，则遍体炎炎。夫热极之病，是必投以寒凉。火被水克，其焰必伏。火伏于内，必生外寒。阴阳相搏则战，一战而经气输泄，大汗出而病邪解矣。

五二、疫证瘥后，四肢浮肿，弗遽温补。

雄按：宜清余热，兼佐充津。

五三、瘥后饮食渐增，而大便久不行，亦无所苦。此营液未充，若误投通利，死不终朝矣。

五四、热疫为病，气血被其煎熬，瘥后饮食渐进，气血滋生，润皮肤而灌筋骸。或痛或痒，宛如虫行，最是佳境，不过数日，气血通畅而自愈矣。

五五、疫证失治于前，热流下部，滞于经络，以致腰膝疼痛，其者起不能立，卧不能动，误作痿治，必成废人。宜本方小剂，加木瓜、牛膝、续断、萆薢、黄檗、威灵仙。

五六、疫后，不欲饮食，食亦不化。此脾胃虚弱，宜健脾养胃。

雄按：不欲食，病在胃，宜养以甘凉。食不化，病在脾，当补以温运。医者，须分别论治。

五七、瘥后惊悸，属血虚。宜养血镇惊。

雄按：亦有因痰热未清者，不可不知也。

五八、瘥后怔忡，乃水衰火旺，心肾不交，宜补水养心。

雄按：朱砂安神丸百十一最妙。

五九、瘥后，有声不能言，此水亏不能上接于阳也。宜补水。

雄按：有痰热滞于肺络者宜清肃；有疫热耗伤肺阴者宜清养，不仅水亏为然也。

六〇、瘥后，声颤无力，语不接续，名曰郑声，乃气虚也，宜补中益气汤。

雄按：此证虽属气虚，实由元气无根，补中益气，升阳之剂，切勿误投。宜集灵膏百十二。

六一、瘥后喜唾，胃虚而有余热也。乌梅十个、北枣五枚，俱去核，共杵为泥，加炼蜜丸弹子大，每用一丸噙化。

雄按：此方甚佳。

六二、言者，心之声也。病中谵妄，乃热扰于心。瘥后多言，余热未净。譬如灭火，其火已息，犹存余焰也。

雄按：宜导赤饮四四加麦冬、莲子心、朱砂染灯心。

六三、瘥后遗精，宜交心肾。

雄按：精因火动者多，宜清余热，黄连、黄檗，最是要药。

六四、瘥后触事易惊，梦寐不安，乃有余热挟痰也。痰与气搏故恐惧。

雄按：宜用竹茹、黄连、石菖蒲、半夏、胆星、栀子、知母、茯苓、旋复花、橘红等药。

六五、瘥后，终日昏睡不醒。或错语呻吟，此因邪热未净，伏于心包络所致。

雄按：宜用丹参、白薇、栀子、麦冬、甘草、木通、盐水炒黄连、竹叶、朱砂染灯心、细茶等药。挟痰者，花粉、天竺黄、石菖蒲，省头草之类。或万氏牛黄清心丸四十，皆可采用。

六六、瘥后自汗、盗汗，虚象也。宜分阴阳而补益。

雄按：固属虚候，多由余热未清，心阳内炽，慎勿骤补，清养为宜。如西洋参、生地、麦冬、黄连、甘草、小麦、百合、竹叶、茯苓、莲子心之类，择而为剂可也。

六七、瘥后心神不安，乃心血亏损。宜养心。

雄按：固是心营不足，亦因余热未清，治如上条可也。

六八、瘥后虚烦不寐者，血虚神不守舍也。

雄按：非神不守舍也，亦余火扰动耳。治如上法，或加阿胶、或加生鸡子黄、或加珍珠，审证而用得其宜，贵乎医者之神悟矣。

六九、瘥后余热未净，肠胃虚弱，饮食不节，谷气与热气，两阳相搏，身复发热，名曰食复。

雄按：治法与伤寒食复同，更有瘥后起居不慎，作劳太早，虚阳浮扰而发热者，名曰劳复。治宜调养气血。

七十、瘥后早犯女色而病者，名女劳复；女犯者，名男劳复。其证头重目眩，腰痛肢酸，面热如烘，心胸头闷。宜麦冬汤百十三主之。若舌出寸余，累日不收，名曰阳强。经冰片研细糁之，即缩。长至数寸者，多不救。

雄按：此方甚妙。

七一、男子新瘥，余热未净，而女人与之交接得病者，名阳易；女人新瘥，余热未清，而男子与之交接得病者，名阴易。其证男子则阴肿入腹，绞肠难忍；女人则乳抽里急，腰胯痛引腹内，热攻胸膈，头重难抬，仰卧不安，动摇不得。最危之证。

雄按：阴阳二易，余谓之热入精室证。第阴易较重于阳易，以女人疫热之气，本从阴户出也。古人用裩裆之义最精，取其能引热邪，仍由原路去。故阴易，须剪所交接女人身穿未浣裩裆，《千金》用月经赤帛，亦从此脱胎。阳易，须剪所交接男子身穿未浣之裩裆。并取近阴处之数寸，烧灰服下，奏效甚捷。后人之用鼠矢，亦取其以浊导浊之义。然究不如烧裩散之贴切矣。余如竹茹、花粉、韭白、滑石、白薇、槐米、楝实、绿豆、甘草梢、土茯苓等药，并走精室，皆可随证采用。

以上三条，温热病证亦同，不仅疫证尔也。

卷 五

方 论

一、甘草汤[①]

甘草二两

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去滓，温服七合，日二服。

王晋三曰：一药治病，是曰奇方。

徐洄溪曰：大甘为土之正味，能制肾水越上之火。

王朴庄曰：自《灵》《素》至汉、晋、宋、齐诸古方，凡云一两者，以今之七分六厘准之。凡云一升者，以今之六勺七秋[②]准之。雄按：鞠通凡引古方，辄改定其分两，而轻重殊未当也。学者审之。

雄按：《伤寒类要》治伤寒心悸，脉结代。《圣济总录》治舌肿塞口。《外科精要》治一切痈疽诸发及丹石烟火药发。《兵部手集》治悬痈。《直指方》治痘疮烦渴及蛊毒药毒。《金匮玉函》治小儿撮口及小儿羸瘦。《得效方》治小儿遗溺。皆以一味甘草为方，妙用虽多，总不外乎养阴缓急，清热化毒也。

二、桔梗汤

桔梗一两 甘草二两

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温再服。

邹润安曰：肾家邪热，循经而上，肺不任受，遂相争竞，二三日邪热未盛，故可以甘草泻火而愈。若不愈，是肺窍不利，气不宣泄也。以桔梗开之，肺窍既通，气遂宣泄，热自透达矣。

雄按：虽以桔梗名汤，而倍用甘草以为驾驭，后人改称甘桔汤是矣。但须审证而投，不可泥为通治咽痛之方也。黄锦芳《医案求真》尝论及之，医者不可不知。

三、猪肤汤

猪肤一斤 雄按：以猪皮去其肉肥，刮如纸薄，杭人能造，名曰肉鲜，可以充馔

水一斗，煮取五升，去滓，加白蜜一升，白粉五合。即是米粉，熬香，和令相得，温分六服。

王晋三曰：肾应彘而肺主肤。肾液下泄，不能上蒸于肺，致络燥而为咽痛者，又非甘草所能治矣。当以猪肤润肺肾之燥，解虚烦之热，白粉、白蜜缓中，俾猪肤比类而致津液从肾上入肺中，循喉咙，复从肺出络，心注胸中，而上中下燥邪解矣。

四、黄连阿胶汤

黄连四两 黄芩一两 芍药二两 阿胶三两 鸡子黄二枚

水五升，先煮三物，取二升，去滓；内胶烊尽小冷；内鸡子黄搅令相得。温服七合，日三服。

邹润安曰：尤氏云：阳经之寒，变为热则归于气；阴经之寒，变为热则归于血。阳经或有归于血者，惟阴经之热，则必不归于气，故三阴有热结证，不用调胃承气、小承气，而独用大承气。诸下利证不已，必便脓血，是其验也。心中烦，不得卧，热证也。至二三日以上，乃心中烦，不得卧，则非始即属热矣。始即属热，心中烦，不得卧者，为阴虚。阴虚则不得泻火。今至二三日以上始见，则为阳盛，阳盛则宜泻火。然致此阳盛。亦必其阴本虚。故阿胶、芍药、鸡子黄，无非救阴之品。泻火则惟恃芩、连。而芩止一两，连乃四两，此黄连之任，独冠一方，而为补中泻药矣。

五、猪苓汤

猪苓去皮 茯苓 泽泻 滑石 阿胶各一两

水四升，先煮四味，取二升，去滓；内阿胶烊消，温服七合，日二服。

周禹载曰：热甚膀胱，非水能解，何者？水，有止渴之功，而无祛热之力也。故用猪苓之淡渗，与泽泻之咸寒，与五苓不异。而此易术以胶者，彼属气，此属血也；易桂以滑石者，彼有表，

① 甘草汤：原本此下列汉字序号，为便于检索，今移至方名之前，以下均同。

② 秋：锦本"秋"作"抄"。

而此为消热也。然则所蓄之水去，则热消矣。润液之味投，则渴除矣。

邹润安曰：松之概挺拢劲正，枫之概柔弱易摇。松之理粗疏，枫之理坚细。松之叶至冬益苍翠而不凋，枫之叶至冬遂鲜赤而即落。是其一柔一刚，显然殊致。茯苓属阳，治停蓄之水不从阳化者。猪苓属阴，治鼓荡之水不从阴化者。是故仲景以猪苓名方者，其所治之证，曰少阴病，下利，咳而渴呕，心烦不得眠者，猪苓汤主之。若五苓散则其治有渴者、有不渴者。至茯苓入他方，所治之病，则不渴者居多。盖渴者水气被阳逼迫，欲得阴和而不能也。与之猪苓，使起阴气以和阳化水，譬之枫叶已丹，遂能即落也。

六、大承气汤

厚朴去皮，炙，一两 枳实炙，五两 大黄四两，酒洗 芒硝三合

水一斗，先煮二物，取五升，去滓；内大黄，煮取二升，去滓；内硝。更上微火一二沸，温再服。得下，余勿服。

邹润安曰：柯氏云：厚朴倍大黄为大承气，大黄倍厚朴为小承气。是承气者在枳、朴。应不在大黄矣。但调胃承气汤不用枳、朴，亦名承气何也？且三承气汤中，有用枳、朴者，有不用枳朴者；有用芒硝者，有不用芒硝者；有用甘草者，有不用甘草者。惟大黄则无不用，是承气之名，固当属之大黄。况厚朴三物汤即小承气汤，厚朴分数且倍于大黄，而命名反不加承气字。犹不可见承气不在枳、朴乎？自金元人以"顺"释"承"，而大黄之功不显。考《本经》首推大黄通血，再以《六微旨大论》亢则害，承乃制之义参之，则承气者，非血而何？夫气者，血之帅。故血随气行，亦随气滞，气滞血不随之滞者，是气之不足，非气之有余。惟气滞并波及于血，于是气以血为窟宅，血以气为御侮。遂连衡宿食，蒸逼津液，悉化为火。此时惟大黄能直捣其巢，倾其窟穴，气之结于血者散，则枳朴遂能效其通气之职，此大黄所以为承气也。雄按：此余夙论如此，邹氏先得我心。

七、白虎汤

石膏一斤 知母六两 甘草炙，二两 粳米六合

水一斗，煮米熟汤成，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方中行曰：白虎者，西方之金神，司秋之阴兽。虎啸谷风冷，凉风酷暑清神于解热，莫如白虎。石膏、知母辛甘而寒，辛者，金之味。寒者，金之性。辛甘体寒，得白虎之体焉。甘草，粳米，甘平而温，甘取其缓，温取其和，缓而且和，得伏虎之用焉。饮四物之成汤，来白虎之嗥啸。阳气者，以天地之疾风名也。风行而虎啸者，同气相求也；虎啸而风生者，同声相应也；风生而热解者，物理必至也。抑尝以此合大小青龙、真武而论之，四物者四方之通神也。而以命名，盖谓化裁四时，神妙万世，名义两符，实自然而然者也。方而若此，可谓至矣。然不明言其神，而神辛莫之掩者，君子慎德，此其道之所以大也。

八、白虎加人参汤

原方加人参三两

煮服同前法。

邹润安曰：伤寒脉浮，发热无汗，其表不解者，不可与白虎汤；渴欲饮水，无表证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可见白虎加人参汤之治，重在渴也。其时时恶风，则非常常恶风矣。背微恶寒，则非遍身恶寒矣。常常恶风，遍身恶寒者，谓之表证可也。时时恶风，背微恶热者，表邪已经化热，特尚未尽耳，谓之无表证可也。然热邪充斥，津液消亡。用栝蒌根，生津止渴可也，何以必用人参？《灵枢·决气篇》：腠理发泄，汗出溱溱，是谓津，津为水，阴属也。能外达上通则阳矣。夫是之谓阴中之阳。人参亦阴中之阳。惟其入阴，故能补阴；惟其为阴中之阳，故能入阴，使人阴中之气化为津，不化为火，是非栝蒌根可为力矣。

雄按：朱奉议云：再三汗下热不退者，以此汤加苍术一钱如神。

九、黄芩汤

黄芩三两 甘草炙 芍药各二两 大枣十二枚

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再，夜一服。

邹润安曰：或问黄芩汤，治何等证？其证腹痛与否？若腹痛何以用黄芩？若腹不痛何以用芍药？曰：其证身热不恶风，亦不恶热，或下利，

或呕，腹则不痛。盖芍药、甘草、大枣，桂枝汤里药也，以不恶风，故不用姜、桂。黄芩、甘草、大枣，小柴胡里药也，以不往来寒热，故不用柴胡。以其常热，故不用人参。若不呕则并不用半夏、生姜，至芍药则并不因腹痛而用，以桂枝汤证原无腹痛也。亦不心下痞鞕，故不去大枣也。又《厥阴篇》云：伤寒脉迟，与黄芩汤除其热，腹中则冷不能食，可知黄芩汤证之脉必数。黄芩所治之热，必自里达外，不治但在表分之热矣。然仲景用黄芩有三耦焉。气分热结者，与柴胡为耦；血分热结者，与芍药为耦；温热阻中者，与黄连为耦。以柴胡能开气分之结，不能泄气分之热；芍药能开血分之结，不能清迫血之热；黄连能治湿生之热，不能治热生之湿。譬之解斗，但去其斗者，未平其致斗之怒，斗终未已也。故黄芩协柴胡能清气分之热，协芍药能泄迫血之热。协黄连能解热生之湿也。

汪按：前方人解，不过望文生义，必如邹氏诸条，始觉有味可咀矣。

一〇、黄芩加半夏生姜汤

原方加半夏半升 生姜三两

煮服法同前。

邹润安曰：呕而脉数、口渴者，为火气犯胃，不宜加此。

雄按：章杏云云：生姜性热，仅能治寒，不可泛施于诸感也。

一一、栀子豉汤

栀子十四枚 香豉四合，绵裹

水四升，先煮栀子得二升半；内豉，煮取升半，去滓，分为二服。温进一服，得吐，止后服。

徐洄溪曰：此剂分两最小，凡治上焦之药皆然。按此汤加减七方，既不注定何经，亦不专治何误。总由汗、吐、下之后，正气已虚，尚有痰涎滞气，凝结上焦，非汗下之所能除，雄按：温暑湿热之证，每有痰涎滞气，凝结上焦，不必在汗吐下后也。既非汗下可除，尤忌妄投补剂。经所云"在上者，因而越之"，则不动经气，而正不重伤，此为最便，乃不易之法也。古方栀子皆生用，故入口即吐，后人作汤，以栀子炒黑，不复作吐，全失用栀子之意，然服之于虚烦证亦有验，想其清肺除烦之性故在也。

一二、一物瓜蒂汤

瓜蒂二七个，锉

水一升，煮取五合，去滓，顿服。

尤在泾曰：暑之中人也，阴虚而多火者，暑即寓于火之中，为汗出而烦渴。宜白虎加人参以清热生阴。阳虚而多湿者，暑即伏于湿之内，为身热而疼重。故暑病恒以湿为病，而治湿即所以治暑。瓜蒂苦寒，能吐能下。去身面四肢水气。水去而暑无所依，将不治而自解矣。此治中暑兼湿者之法也。

一三、炙甘草汤一名复脉汤

甘草四两，炙 生地黄一斤 麦冬 麻仁各半斤 桂枝 生姜各三两 人参 阿胶各二两 大枣三十枚

方中行曰：地黄上不当有"生"字。

清酒七升，水八升，先煮八味，取三升，去滓；内胶烊消尽，温服一升，日三服。

沈亮宸曰：此汤为千古养阴之祖方也。

邹润安曰：地黄分数，独甲于炙甘草汤者，盖地黄之用，在其脂液，能荣养筋骸，经脉干者、枯者，皆能使之润泽也。功能复脉，故又名复脉汤，脉者原于肾而主于心，心血枯槁，则脉道泣涩。此《伤寒论》所以脉结代与心动悸并称，《金匮要略》又以脉结悸与汗出而闷并述。至肺痿之心中温温液液，涎唾多，则阴皆将尽之孤注，阳仅膏覆之残陷，惟此汤可增其壳内络外之脂液也。

一四、瓜蒂散

瓜蒂熬黄 赤小豆各一分

各别捣筛为散已，合治之，取一钱匕，以香豉一合，用热汤七合，煮作稀糜，去滓；取汁，和散，温顿服之。不吐者，少少加，得快吐为止。诸亡血虚家，不可与之。

卢子繇曰：瓜，象实在须蔓间也。蒂，瓜之缀蔓处也。性遍蔓延，末繁于本，故少延辄腐。《尔雅》云：其绍瓞。《疏》云：继本曰绍，形小曰瓞。故近本之瓜常小，近末之瓜转大也。凡实之吮抽津液，惟瓜称最。而吮抽津液之枢惟蒂，是以瓜蒂具彻下炎上之用，乃蒂味苦而瓜本甘，以见中枢之所以别于上下内外，诚涌泄之宣剂通剂也。

一五、麻黄连翘赤小豆汤

麻黄 连翘 甘草炙 生姜各二两 赤小豆 生梓白皮各一升 杏仁四十个 大枣十二枚

潦水一斗，先煮麻黄再沸，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分温三服。半日服尽。

邹润安曰：《本经》胪列连翘之功，以寒热起，以热结终。此条瘀热在里句，适与连翘功用不异。郭景纯《尔雅》注：一名连苕。苕，轺声同字异耳。而今本《伤寒论》注曰：连轺即连翘根，遂以《本经》有名未用翘根当之。陶隐居云：方药不用，人无识者。故唐本草去之。岂仲景书有此，六朝人皆不及见，至王海藏忽见之耶？噫！亦必无之事矣。

一六、栀子檗皮汤

栀子十五枚 黄檗二两 甘草一两

水四升，煮取升半，去滓，分温再服。

邹润安曰：栀子大黄汤、茵陈蒿汤、大黄消石汤、栀子檗皮汤证，其标皆见于阳明。阳明者，有在经、在腑之分。发热、汗出、懊恼，皆经证也；腹满、小便不利，皆腑证也。栀子大黄汤证，经多而腑少；茵陈蒿汤证，有腑而无经；栀子檗皮汤证，有经而无腑；大黄消石汤证，经少而腑多。

雄按：《金鉴》云：此方之甘草，当是茵陈蒿，必传写之讹也。

一七、茵陈蒿汤

茵陈蒿六两 栀子十四枚 大黄二两

水一斗，先煮茵陈减六升，内二味，煮取三升，去滓，分温三服。小便当利，溺如皂角汁状，色正赤，一宿腹减，病从小便去也。徐洄溪曰：先煮茵陈，则大黄从小便出，此秘法也。

邹润安曰：新感之邪，为素有之热，结成黄疸，此证已所谓因陈矣。故《伤寒》、《金匮》二书，凡若无疸不因陈者，然栀子檗皮汤证，有外热而无里热。麻黄连轺赤小豆汤证，有里热而无外热。小建中汤证，小便自利。小柴胡汤证，腹痛而呕。小半夏汤证，小便色不变而哕。桂枝加黄芪汤证，脉浮。栀子大黄汤证，心中懊侬。消石矾石散证，额上黑。日晡发热，则内外有热，但头汗出，齐颈而还，腹满，小便不利，口渴，为茵陈蒿汤证矣。第腹痛之治在大黄，内热之治在栀子。惟外复有热，但头汗出，小便不利，始为茵陈的治。其所以能治此者，以其新叶，因陈干而生，清芬可以解郁热，苦寒可以泄停湿也。盖陈干本能降热利水，复加以叶之如丝如缕。挺然于暑湿蒸逼之时，先草木而生，后草木而雕，不必能发散。而清芳扬溢，气畅不敛，则新感者，遂不得不解，自是汗出不止于头矣。故曰发热汗出，此为热越不能发黄也。

一八、抵当汤

水蛭熬 虻虫去翅足，熬 桃仁去皮尖，各三十个 大黄三两，酒洗

上为末，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不下再服。

徐洄溪曰：凡人身瘀血方阻，尚有生气者，易治。阻之久，则无生气而难治。盖血既离经。与正气全不相属，投以轻药，则拒而不纳。药过峻，又能伤未败之血，故治之极难。水蛭，最喜食人之血。而性又迟缓善入。迟则生血不伤，善入则坚积易破。借其力以攻积久之滞，自有利而无害也。雄按：王肯堂云：人溺、蜂蜜，皆制蛭毒。章虚谷曰：经言：阳络伤则血外溢，阴络伤则血内溢。外溢则吐衄，内溢则便血。盖阴阳手足十二经交接，皆由络贯通，接连细络，分布周身，而自随气行，必由经络流注，表里循环，是故络伤则不能循行，随阴阳之部而溢出，其伤处即瘀阻，阻久而蓄积，无阳气以化之，乃成死血矣。故仲景用飞走虫药，引桃仁专攻络结之血。大黄本入血分，再用酒浸，使其气浮，随虫药循行表里，以导死血归肠腑而出，岂非为至妙至当之法哉！由是类推，失血诸证，要必以化瘀调经络为主矣。余每见有初治即用呆补之法，使瘀结络闭，不能开通，终至于死，良可慨也！

雄按：王清任论虚劳亦主瘀血。盖本大黄䗪虫丸之义而言也。

一九、文蛤散

文蛤五两

为散。以沸汤和一钱匕服，汤用五合。

二〇、文蛤汤

文蛤 石膏各五两 麻黄 甘草 生姜各三两 杏仁五十粒 大枣十二枚

水六升，煮取二升，温服一升，汗出即愈。

邹润安曰：文蛤即海蛤之有纹理者，吴人谓之花蛤。雄按：王鲁三曰：若黯色无纹者，服之令人狂走赴水。夏小正：季秋之月，雀入于海为蛤。安氏云：雀，羽虫也。羽虫属火，火炎上，故鸟上飞。曷为入海而为蛤？盖九月火伏于戌，十月纯阴，金水之令，故羽虫感之而化也。蛤属水，水性下，故下潜。秋冬，水胜火。雀为蛤，象火之伏于水也。又离为火为雉为蚌，雀雉之类，蛤蚌之类，外刚内柔，皆离之变化也。因而思《伤寒论》反以冷水噀灌之证，非火厄于水而何？《金匮要略》吐后渴欲得水之条，非火之溺于水而何？惟其火在水中而病，故以火入水中而生者治之。然厄于水者恶水，恶水则火与水未相浃也。故直以是使水中之火，仍畅茂得生而可已，溺于水者喜水。喜水则火与水渐相浃矣。故必合麻杏甘膏加姜枣，以清发之乃能已也。

二一、五苓散

泽泻一两六铢 **猪苓** **茯苓** **白术**各十八铢方中行曰：术上不当有"白"字。雄按：二十四铢为一两，每铢重四分二厘弱，六铢为锱，即二钱五分，十八铢即七钱五分也 **桂**五钱

为末。以白饮和服方寸匕，日三，多服暖水，汗出愈。

沈果之曰：中风发热，六七日不解而烦，有表里证，渴欲饮水，水入则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盖表证为太阳不足，故用桂以宣阳气，通津液于周身，即《内经》"水精四布，五经并行"之旨，非用之以通水道下出也。里证为三焦之气化不宣，故用泻、术、二苓以通三焦之闭塞，非开膀胱之溺窍也。夫下焦之气化不宣，则腹膨而小便不利。水蓄膀胱，是为胞痹。此乃水蓄于膀胱之外，不能化入膀胱，故用五苓以化之。至小便不利，汗出而渴者，亦主以是方。而不渴者，茯苓甘草汤主之。盖渴为阳气不足，水不上升也。不升则不得降，故用桂以升之，二苓、泽泻以降之，而用术以为中枢，乃注者，莫不以渴为热入膀胱，津液被劫所致。如果热入而复用桂、术以温液耗津，又加苓、泽以渗之，是热之又热，耗之又耗，速之毙矣。且不渴者反不用五苓而用茯苓甘草汤，可知不渴则无须桂、术之蒸腾津液，而桂、术之非治太阳而治三焦，更不待言矣。

二二、小陷胸汤

栝蒌实大者，一枚 **黄连**一两 **半夏**半升

水六升，先煮栝蒌取三升，去滓；内诸药，煮取二升，去滓，分温三服。

邹润安曰：观仲景之用栝蒌实，在此汤曰小结胸，正在心下，按之则痛；在栝蒌薤白白酒汤，曰喘息咳唾，胸背痛，短气。而其脉，一则曰浮滑，一则曰寸口沉迟，关上小紧数，是皆阴中有阳，且踞于阳位者也。夫胸背痛，较按之方痛则甚，痹则较结为轻，咳唾喘息，是其势为上冲，而居于心下，按之才痛。似反静而不动，此其机总缘气与饮相阻，寒与热相纠。热甚于寒者，其束缚反急而为结；寒甚于热者，其蔽塞自盛而为痹，是故结胸之病伏，胸痹之病散。伏者，宜开。散者，宜行。故一则佐以连、夏之逐饮泄热；一则佐以薤、酒之滑利通阳。栝蒌实之裹无形，攒聚有形，使之滑润而下则同，能使之下，似是治实之方，仅能使之下，不能使其必通，又非纯乎治实之道矣。何以知不能使之必通？盖有停饮痛甚，至不得卧，即当加半夏。若兼胸满胁下逆抢心，则仍加枳、朴、桂枝，倘竟能通，又何必如是哉？是知栝蒌实之治，大旨在火与痰结于阳位，不纯乎虚，亦不纯乎实者，皆能裹之而下，此其擅长矣。

二三、白散

桔梗 **贝母**各三分 **巴豆**一分，去皮心，熬黑，研如脂。雄按：古人以六铢为一分，去声，即二钱五分也

为末，内巴豆更于臼中杵之，以白饮和服，强人半钱，羸者减之。病在膈上必吐，在膈下必利。不利进热粥一杯；利过不止，进冷粥一杯。汪按：半钱者，以大钱取药，仅没① 钱文之半，即半钱匕，而省"匕"字，非若今人以五分为半钱也。

邹注安曰：寒实结胸，无热证者，治以白散。散中用桔梗为疏通气分之主。夫开导胸中之气，仲景于大承气汤、栀子厚朴等汤，莫不用枳、朴。此偏不用何哉？盖病有上下，治有操纵。结在上者，宿痰停饮也。故凡结胸，无论热实寒实，宁用甘遂、葶苈、巴豆，不用枳、朴，如大陷胸汤丸、白

① 没(mò)：漫过。

散是也。结在中下，始热与实涣，气随热化，则于荡涤邪秽中，疏利其与邪为伍之气，大小承气诸汤是也。况桔梗之用，使气上越，而不使气下泄，今病在至高，固宜操上而纵下，不使中下无过之地，横被侵陵。故曰，病在膈上必吐，在膈下必利也。热邪与停饮结，治以栝蒌。而佐之者，反用半夏、黄连；寒邪与停饮结，治以巴豆。而佐之者，反用桔梗、贝母。于寒因用、热因寒用之中，反佐以取之。可谓精义入神以致用者矣。

二四、调胃承气汤

大黄四两，去皮，清酒浸 甘草二两，炙 芒硝半升

水三升，先煮大黄、甘草取一升，去滓；内芒硝，更上火微煮，令沸，少少温服之。

徐洄溪曰：芒硝，善解结热之邪。大承气用之，解已结之热邪。此方用之，以解将结之热邪。其能调胃，则全赖甘草也。

二五、升麻鳖甲汤

升麻 当归 甘草各二两 蜀椒炒，去汗，一两 鳖甲手指大一片，炙 雄黄半两，研

水四升，煮取一升，顿服之。老小再服，取汗。《金匮要略》阳毒用此方。阴毒去雄黄、蜀椒。《肘后》《千金方》阳毒用升麻汤，无鳖甲、有桂。阴毒用甘草汤，即本方无雄黄。《活人书》阳毒升麻汤用犀角、射干、黄芩、人参。无当归、蜀椒、鳖甲、雄黄。

徐洄溪曰：蜀椒辛热之品，阳毒用而阴毒反去之，疑误。《活人书》加犀角等四味，颇切当。

二六、百合知母汤

百合七枚 知母三两

先以水洗百合，渍一宿，当白沫出，去其水；别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别以泉水二升，煎知母取一升；后合煎取一升五合，分温再服。

王朴庄曰：百合入药，以野生极小者为胜。

二七、百合鸡子黄汤

百合七枚 鸡子黄一枚

先煎百合，如前法了；内鸡子黄搅匀，煎五分，温服。

二八、百合滑石代赭汤

百合七枚，擘 滑石三两，碎，绵裹

先煎百合如前法。别以泉水二升，煎滑石、代赭取一升，去滓；后合和，重煎取一升五合，分温再服。

二九、百合地黄汤

百合七枚，擘 生地黄汁一升

先煮百合，如前法了；内地黄汁，煎取一升五合，分温再服。中病勿更服，大便当如漆。

三〇、百合滑石散

百合一两，炙 滑石三两

为散。饮方寸匕，日三服。当微利者，止服。热则除。

邹润安曰：玩百合知母汤，可以见汗则伤气，邪搏于气分，为消渴热中也。玩百合鸡子黄汤，可以见吐则伤上，邪扰于心，为烦懊不寐也。玩百合代赭汤，可以见下则伤血，邪搏于血分，为血脉中热也。玩百合地黄汤，可以见不经吐下发汗，则系在脉一宗，悉致其病，无气血上下之偏矣。所谓百脉一宗者何？《平人气象论》曰：胃之大络，名曰虚里，出于左乳下，其动应衣，为脉宗气，是最近于心，乃著邪焉，是以见证行卧不安，如有神灵，皆心中转辗有适之状，口苦小便数，身形如和，其脉微数，皆心中热郁气悗之征。以此例之，《本经》百合主邪气腹满心痛。盖有若合符节者，而治法始终不外百合。则以心本不任受邪，心而竟为邪扰，则不责将之谋虑不审，即责相之治节不行。今邪阻于上而不下行，为肺之不主肃降，无能通矣。故欲征其愈期，极宜验其小便，凡溺时必肺气下导，小便乃出。今气拄于头，即欲下行，上先有故，则肺形之轩举不随，气之支结不降，亦有何疑。乃头中之不适，复分三等，其最甚者，至气上拄而为痛，其次则不痛而为淅淅然，又其次则因小便通而快然，即此验其轩举支结之浅深微甚，既了如指掌矣。况合之以百合地黄汤下云：大便当如漆。百合滑石散下云：微利者止服，热则除。则百合之利大小便，又与《本经》吻合矣。

三一、栝蒌牡蛎散

栝蒌根 牡蛎熬，等分

为细末。饮服方寸匕，日三服。

邹润安曰：百合病至一月不解，而变成渴，以百合汤洗之。而仍不差，则病为伤中上之阴无疑。虽然，仅曰渴，不曰欲饮水，且不烦不热，究

竟病无驻足之所，仅渴之一端，为得所仍藉耳！于此见昔之百脉一宗，悉致其病者，今则上焦已化，而在下者尚未化也。上焦已化，百脉之病已蠲其半，百合遂无所用之。而下焦之未化者，不得不选用牡蛎，使之召阳归阴，而其主脑，尤在治上焦已化者，故方中配以从阳化阴之栝楼根，两物等分，标名则升栝蒌于牡蛎之上，为一方之统摄也。

三二、甘草泻心汤

甘草四两，炙 黄芩 人参 干姜各三两 半夏半升 黄连一两 大枣十二枚，《伤寒论》无人参

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

王晋三曰：甘草泻心，非泻结热。因胃虚不能调剂上下，水寒上逆，火热不得下降，结为痞，故君以甘草、大枣和胃之阴。干姜、半夏启胃之阳。坐镇下焦客气，使不上逆，仍用芩、连，将已逆为痞之气，轻轻泻却，而痞乃成泰矣。

三三、赤豆当归散

赤小豆三升，浸令芽出，曝干 当归十分

杵为散。浆水服方寸匕，日三。

三四、二妙散

茅山苍术生用 川黄檗炒黑

为末。捣生姜，煎沸汤调服。

王晋三曰：此偶方之小制也。苍术，生用入阳明经，能发二阳之汗；黄檗，炒黑入太阴经，能除至阴之湿。一生一熟，相为表里，治阴分之湿热，有如鼓应桴之妙。

三五、生姜泻心汤

生姜四两 甘草炙 人参 黄芩各三两 半夏半升 黄连 干姜各一两 大枣十二枚

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

徐洄溪曰：汗后而邪未尽，必有留饮在心下，其证甚杂。而方中诸药，一一对证。内中又有一药治两证者，亦有两药合治一证者，错综变化，攻补兼施，寒热互用，皆本《内经》立方诸法，其药性又皆与《神农本草》所载无处不合，学者能于此等方，讲求其理而推广之，则操纵在我矣。

三六、半夏泻心汤

半夏半升 黄芩 干姜 甘草炙 人参各二两 黄连一两 大枣十二枚

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

方中行曰：半夏、干姜，辛以散虚满之痞。黄芩、黄连，苦以泄心膈之热。人参、甘草甘以益下后之虚。大枣，甘温润以滋脾胃之液。曰泻心者，言满在心膈而不在胃也。

三七、大黄黄连泻心汤

大黄二两 黄连一两

麻沸汤二升渍之，须臾，绞去滓，分温再服。

尤在泾曰：成氏云：此导虚热之方也。按所谓虚热者，对燥矢而言也。盖邪热入里与糟粕相结，则为实热；不与糟粕相结，则为虚热。非阴虚阳虚之谓。本方以大黄、黄连为剂，而不用枳、朴等药者，盖以泄虚热，非以荡实热也。

雄按：不但不用枳、朴等药也。二味仅以麻沸汤渍，须臾即绞，其味甚薄，乃可泄虚热。若久渍味厚，虽无枳朴，亦能下走肠胃也。汪云：尤氏解释极精妙，梦隐更以煎法释之亦妙。

三八、附子泻心汤

大黄二两，酒浸 黄连炒 黄芩炒，各一两 附子一枚，去皮，别煮取汁

以麻沸汤二升，渍三味，须臾绞去滓；内附子汁，分温再服。

徐洄溪曰：前方乃法之最奇者，不取煎而取泡，欲其轻扬清淡，以涤上焦之邪。此法更精，附子用煎，三味用泡，扶阳，欲其热而性重，开痞，欲其生而性轻也。雄按：观此可知用药之道。

邹润安曰：心之为体，于卦象离，今被邪逼，则外阳内伐，内阴沸腾。故半夏、甘草、生姜三泻心汤，治阴邪之未化者也。大黄黄连、附子二泻心汤，治阴邪之已化者也。阴邪已化，不逼心阳，则在内之沸乱略定。惟在外之邪气尚阴，则取二黄之泄热，荡去其邪，邪去正自安矣。恶寒汗出者，在上之阴邪才化，在下之阴气复逆，故轻取二黄之气以荡热除秽。重任附子之威，以追逐逆阴，使之异趋同归，相成而不相背也。其未化者，阳馁附于阳位，而恣肆于阴分，邪盘踞于清道，而溃泄于下焦，非干姜、半夏、生姜之振散阴霾，

不足以廓清心之外郭。非人参、黄连之养服泄热，不足以安扰心之内讧也。又曰，余治疟发时无呕者，用半夏泻心。吐泻交作者，用生姜泻心。胸痞下利者，用甘草泻心，皆应于桴鼓。

三九、小承气汤

大黄四两 厚朴二两 枳实三枚

水四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温二服。初服汤，当更衣；不尔者，尽饮之。若更衣勿服。

雄按：于大承气汤既去芒硝而减枳、朴，复以大黄同煎，而缓其荡涤之性，古人谓之和胃之剂，故曰小承气。

四〇、牛黄清心丸

陕西牛黄二分五厘 镜面朱砂一钱五分 生黄连五钱 黄芩 山栀各三钱 郁金二钱

为末，蒸饼为糊，丸如黍米大。每服七八丸。

王晋三曰：此丸古有数方，其义各别。若治温邪内陷，包络神昏者，惟万氏此方为妙。盖温热入于心包络，邪在里矣。草木之香，仅能达表，不能透里，必藉牛黄幽香物性，乃能内透包络，与神明相合，然尤在佐使之品，配合咸宜。万氏用芩、连、山栀以泻心火。郁金以通心气。辰砂以镇心神，合之牛黄相使之妙。是丸调入犀角、羚羊角、金汁、甘草、人中黄、连翘、薄荷等汤剂中，颇建奇功。

雄按：周公谨云：《局方》牛黄清心丸，止是前八味至蒲黄而止。自山药以后，凡二十一味，乃补虚中山芋丸。当时不知何以误并为一，因循不曾改正，贻误后人匪细。凡此之类，读书者不可不知也。一方用牛黄、雄黄、黄连、黄芩、栀子、犀角、郁金、朱砂各一两、真珠五钱、冰片、麝香各二钱五分，研炼蜜丸，每重一钱，金箔为衣，蜡匮，功效较万方为胜。

四一、至宝丹

生乌犀角 生玳瑁 琥珀 镜面朱砂研飞 雄黄研飞，各一两 西牛黄五钱 龙胆研 麝香研，各一钱 安息香一两五钱，为末，酒研飞净一两，熬膏，用水安息尤妙 金箔 银箔各五十片，研细为衣

先将犀、玳为细末，入余药研匀，将安息香膏，重汤煮，凝成后，入诸药中，和搜成剂，丸如梧子大，蜡护，临服剖，用人参汤化下三丸至五丸。《本事方》有人参、南星、天竺黄。

王晋三曰：此治心脏神昏，从表透里之方也。黄、犀、玳、珀，以有灵之物，内通心窍。朱、雄、二箔，以重坠之品，安镇心神。佐以脑、麝、安息，搜剔幽隐诸窍。东垣云：冰、雄、牛、麝，入骨髓，透肌肤。抱朴子言：金箔、雄黄，合饵为地仙，若与丹砂同用为圣金。饵之可以飞升。故热入心包络，舌绛神昏者，以此丹入寒凉汤药中用之。能祛阴起阳，立展神明，有非他药之可及。徐氏云：安神定魄，必备之方，真神丹也。若病因头痛而即神昏不语者，此肝虚魂升于顶，当用牡蛎救逆以降之，又非至宝丹所宜轻试。

四二、凉膈散一名连翘饮子

连翘四两 大黄酒浸 芒硝 甘草各二两 黄芩酒炒 薄荷 栀子各一两

为粗末。每服三五钱，加竹叶七片，水一碗半，煎一碗，去滓；入生白蜜一匙，微煎温服。

与四物各半服，能和营泄热，名双和散。《本事方》加赤芍、干葛，治诸热累效。《玉机》云：轻者，宜桔梗汤。即本方去硝、黄，加桔梗舟楫之品。浮而上之，去膈中无形之热，且不犯中下二焦也。雄按：此方加减法，详《宣明论》。

徐洄溪曰：此泻中上二焦之火，即调胃承气加疏风清火之品也。

余师愚曰：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苦甘，故以连翘、黄芩、竹叶、薄荷升散于上。大黄、芒硝推荡其中。使上升下行，而膈自清矣。予谓疫疹乃无形之热，投以硝黄之猛烈必致内溃，因去硝、黄，加生石膏、桔梗，使热降清升，而疹自透，亦上升下行之义也。雄按：法本宣明，剪裁甚善。

四三、犀角地黄汤

暹罗犀角磨汁 连翘各三钱 生地五钱① 生甘草五分

水二钟，武火煎三物至八分，去滓；入犀汁和服。

王晋三曰：温热入络，舌绛烦热，八九日不解，医反治经，寒之，散之，攻之，热势益炽，得此汤立效者，非解阳明热邪，解心经之络热也。按

① 生地五钱：原本脱此四字，据锦本补。

《本草》犀角、地黄能走心经，专解营热。连翘入心，散客热。甘草入心，和络血。以治温热证，热邪入络，功胜《局方》。

四四、导赤散

生地 木通 甘草梢各等分，雄按：生地、木通不应等分

水煎服，或加淡竹叶。

雄按：本方去甘草，加黄芩蜜丸，名火府丹，亦治心热溺涩淋渴等证；本方加升麻、黄连、丹皮，名升麻清胃汤。轻清凉血，乃秦皇士透化斑疹之良剂。

徐洄溪曰：此泻心火从小肠中出也。

四五、理中丸

人参 甘草炙 术 干姜各三两

捣筛为末。蜜和为丸，如鸡子黄大。以沸汤数合和一丸，研碎温服之。日三四服，夜二服。腹中未热，益至三四丸。雄按："未热"二字，须着眼，腹中不冷者，其可服乎。然不及汤。汤法：以四味依两数切，用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

徐洄溪曰：此仲景治寒多霍乱之方也，盖亦伤寒之类。后人以暑月之吐利当之，而亦用此方，更造为大顺散者，皆无稽之论也。

四六、四君子汤

人参 白术炒 茯苓各二钱 甘草炙，一钱 生姜三片 大枣二枚

水煎，温服。

徐洄溪曰：此补脾之主方。

四七、玉女煎

生石膏三五钱 熟地三五钱或一两 麦冬二钱 知母 牛膝各一钱五分

水一钟半，煎七分服。

雄按：陈修园力避此方之谬。然用治阴虚胃火炽盛之齿痛，颇有捷效。若治温热病，地黄宜生，牛膝宜删。叶氏引用，决不泥守成方，近读《景岳发挥》，果与先生之论印合。

四八、四物汤

生地 当归各三两 芎藭一两五钱 芍药二两

咬咀。每服四钱，水二盏，煎八分，去滓，温服。

张路玉曰：四物为阴血受病之专剂，非调补真阴之药也。

四九、小柴胡汤

柴胡半斤 黄芩 人参 甘草炙 生姜各三两 半夏半升 大枣十二枚

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

尤拙吾曰：热入血室三条，其旨不同。第一条是血舍空而热乃入者，空则热不得聚而游其部，故胁满痛。第二条是热邪与血俱结于血室者，血结亦能作寒热，柴胡亦能去血结，不独和解之谓矣；第三条是热邪入而结，经尚行者，经行则热亦行而不得留，故必自愈。无犯胃气及上二焦，病在血而不在气，在下而不在上也。若诛伐无过，变证随出，焉能自愈耶？

沈再平曰：今人治疟，必用此汤。若非此汤，即不足以为治者。故致辗转淹滞，变生不测，竟能殒命，则知疟本非死证，惟概以柴胡治疟者杀之也。夫柴胡为少阳表药，若其疟果发于少阳，而以柴胡治之，无不立愈。若系他经用之，则必使他经之邪辗转而入少阳，迁延以毙，乃既死犹曰：柴胡为治疟主药，吾开手即用之，不知其何以死？病家亦以柴胡治疟而竟不效，真其命之当死也。彼此昏迷，不得一悟，良可浩叹！雄按：《内经》论疟，既分六经，又分脏腑，并不泥定少阳一经，医家绎之。

雄按：本方柴、半各八两，准今得六钱零八厘。参、草、苓、姜各三两，准今得二钱二分八厘。枣十二枚。以水一斗二升，准今得八合零四杪，煮至减半，去滓，再煎至减半，夫煎而又煎，只取四分之一，其汤之浓郁甘柔可知。喻氏谓和剂取其各药气味之相和。予谓和者，取其气缓味厚，斯为补正托邪之剂。故惟风寒正疟，邪在少阳者，可以按法而投。则参、甘、姜、枣，补胃充营。半夏利其枢。柴、芩解其热。病无不愈矣。犹之今人于疟发之先，饱啖羊肉酒饭，亦能取效。盖风寒自表而受，胃府空虚，自能安谷，治必先助中气，托邪外出，即御外邪，杜其内入，诚一举两全之策也。若温热暑湿诸疟，邪从口鼻而受，肺胃之气，先已窒滞，病发，即不饥恶谷，脘闷苔黄，苟不分别，但执此汤，奉为圣法，则参、甘、姜、枣，温补助邪，骤则液涸神昏，缓则邪留结

痞，且有耗伤阴血而成疟劳者。即不用全方，而专以柴胡为治疟主药，亦惟营阴充裕，或温热暑湿之邪，本不甚重。及兼感风寒之表邪者，始可见功。故倪涵初所定三方，亦愈病者稀而加病者多也。世人凡患疟，不究病因，辄以姜枣汤灌之，其弊类此，羊肉亦然。凡属时疟，虽愈后亦忌食，食则必复，此时疟之所以异于正疟也。可不察哉！

五〇、桂枝红花汤

《伤寒》桂枝汤加红花①。

五一、葱豉汤

葱白一握 香豉三合

水煎，入童子小便一合，日三服。雄按：芦根、桑叶、滑石、蔗浆之类，皆可随证佐用。

张路玉曰：本方药味虽轻，功效最著。凡虚人，风热伏气发温，及产后感冒，靡不随手获效。

尤拙吾曰：温邪之发，阴必先伤，设有当行解散者，必兼滋阴之品于其中。昔人于葱豉汤内加童便，于栀豉汤中加地黄、麦冬，亦此意也。雄按：二方加减，古法最详。

华岫云曰：在内之温邪欲发，在外之新邪又加，葱豉汤最为捷径，表分可以肃清。

邹润安曰：栀子与葱白，一系泄热，一系通阴。泄热者纵，通阳者横。纵则能通上下之道，此所以宜于汗吐下后，表邪已解之时。横则能达外内之情，此所以宜于病初起，卒难辨识之际。而豆豉擅开发上焦郁抑，宣导阴浊逗留，故在先在后，咸藉以奏功也。

雄按：叶氏春温篇，于新邪引动伏邪，亦主是方。盖此汤为温热初病开手必用之剂，鞠通不察，舍近而图远，遂为喻氏臆说所惑，以桂枝汤为初感之治，仍不能跳出伤寒圈子矣。意欲绍述仲圣乎。则祖上之门楣，不可夸为自己之阀阅也。拘守其迹，岂是心传。尤氏云：桂枝汤为伤寒表病而里和者设。设温病伏寒变热，少阴之精已被劫夺，虽有新旧合邪，不可更用辛温助热而绝其本也。吴氏殆未之闻耶？

五二、清心凉膈散一名桔梗汤

即凉膈散去硝、黄，加桔梗。余氏又加生石膏，为治疫疹初起之良剂。

五三、苇茎汤

苇茎二斤 薏苡仁 瓜瓣各半斤 桃仁五十枚

水一斗，先煮苇茎得五升，去滓；内诸药，煮取二升，服一升，再服。

雄按：邹氏续疏云：苇茎形如肺管，甘凉清肺，且有节之物，生于水中，能不为津液阂隔者，于津液之阂隔而生患害者，尤能使之通行。薏苡色白味淡，气凉性降，秉秋金之全体，养肺气以肃清，凡湿热之邪客于肺者，非此不为功也。瓜瓣即冬瓜子，依于瓤内，瓤易溃烂，子能不浥，则其能于腐败之中，自全生气，即善于气血凝败之中，全入生气，故善治腹内结聚诸痈，而涤脓血浊痰也。桃仁入血分而通气，合而成剂，不仅为肺痈之妙药，竟可瘳肺痹之危疴。

五四、泻白散

桑白皮 地骨皮各一两 甘草五钱

为粗末。每服一二钱，入粳米百粒水煎。

徐洄溪曰：此方能治肺中之饮。

雄按：此泻去肺热而保定肺气之方也。若肺不伤于热而伤于风寒者，诚有如鞠通所谓必将邪气恋定，而渐成劳怯矣。故用药必先议病也。

五五、葶苈大枣泻肺汤

葶苈熬令黄色，捣丸，如鸡子大 大枣十二枚

水三升，煮枣，取二升，去枣；内葶苈煮取一升，顿服。

雄按：《外台》用葶苈、杏仁各一升，大枣六十枚，合杵如膏，加蜜作丸桐子大。桑白皮汤下六七十丸，以大便通为度。《本事方》无杏仁，有陈皮、桔梗，枣肉丸梧子大。每服五七丸，饮下，名枣膏丸。元戎于本方加麻黄、五味子，并治痰实饮闭而为喘胀者。余治虚弱人，患实痰哮喘者。用葶苈炒黄，煎汤去渣，以汤煮大枣食之。亦变峻剂为缓剂之一法也。

五六、竹叶石膏汤

竹叶二握 生石膏一斤 半夏半升，洗 人参三两 甘草二两，炙 麦门冬一升 粳米半升

雄按：陈修园曰：《伤寒论》用人参者有数

① 红花：此下锦本有"原方桂枝、芍药、生姜各三两，甘草炙二两，大枣十二枚"十九字。

方。皆因汗、吐、下之后，亡其津液，故取甘凉以救其阴也。

水一斗，先煮六味，取六升，去滓；内粳米，煮米熟汤成，去米，温服一升，日三。《集验》此方加生姜，治呕最良。雄按：余用此方，治暑疟极妙。

徐洄溪曰：此治伤寒解后，虚羸少气之善后方也。盖大病之后，必有留热，治宜清养。后人俱概用峻补以留其邪，则元气不能骤复，愈补愈虚矣。雄按：此理惟喻氏知之，叶氏精之。

五七、清燥救肺汤

经霜桑叶三钱，去筋 杏仁七分，去皮尖，炒黄 麦门冬一钱二分 生石膏二钱五分 人参七分 阿胶八分 胡麻仁一钱 枇杷叶去毛筋，一片 甘草一钱

水一碗，煎六分，食远服。痰多，加贝母、栝蒌；血枯，加生地；热甚，加犀角、羚羊角，或加牛黄。

柯韵伯曰：古方用香燥之品以治气郁，不获奏效者，以火就燥也。惟缪仲淳知之，故用甘凉滋润之品，以清金保肺立法。喻氏宗其旨，集诸润剂而制此汤，用意深取药当，无遗蕴矣。

五八、妙香丸一名大圣丸

巴豆三百十五粒，去皮心膜，炒熟研如面 牛黄研 腻粉研 龙脑研 麝香研，各三两 辰砂飞，九两 金箔九十片，研

研匀，炼黄蜡六两，入白蜜三分，同炼令匀为丸。每两作三十丸，白汤下二丸，日二。《宣明》有水银、硼砂。

此丸治惊痫百病，亦治伤寒潮热积热，结胸发黄，狂走燥热，大小便不通。徐氏云：三分一丸，难于下咽，宜作一分一丸，每服三丸为妥。

五九、六一散一名天水散

桂林腻白滑石六两，水飞 甘草一两，炙

为细末。每服三钱，温水或新汲水调下，日三。暑湿内侵，风寒外袭者，豆豉五十粒，葱白五寸，水一盏煮汁调下即解。甚者，三服必愈。催生下乳，温水擂胡麻浆调下，并可下死胎，解斑蠡毒。加辰砂少许，名益元散；加黄丹少许，名红玉散；加青黛少许，名碧玉散；加薄荷叶末少许，名鸡苏散。

李濒湖曰：热散则三焦宁而表里和，湿去则阑门通，而阴阳利。完素以之治七十余证，赞为凡间仙药，不可缺之。雄按：小溲清长者，勿服。

六〇、大顺散

甘草三十斤，锉寸长 干姜 杏仁去皮尖 肉桂去粗皮，各四斤

先将甘草同白砂炒及八分黄熟，王晋三曰：白砂即河砂。或云是白砂糖，非。次入干姜同炒，令姜裂；次入杏仁，又同炒候不作声为度，筛去砂后，入肉桂一处捣为散。每服二钱，水煎温服。如烦躁，井华水调下，不拘时，沸汤调亦可。

王安道曰：此方，甘草最多，干姜、杏仁、肉桂次之。除肉桂外，三物皆炒者，原其初意，本为冒暑伏热，引饮过多。脾胃受湿，呕吐水谷不分，脏腑不调所立。盖温中药也，内有杏仁，不过取其能下气耳。若以之治静而得之之证，吾恐不能解，而反增内烦也。世俗不明，类曰夏月阴气在内，此等方为必用之药。吁！误矣。夫阴气，非寒气也。盖夏月阳气发散于外，而阴气则在内耳。岂可视阴气为寒气，而用温热之药乎？阴果为寒，何以夏则饮水耶？

徐洄溪曰：此治暑月内伤饮冷证，非治暑也。又甘草多于诸药八倍亦非法。此等病百不得一，偶用之耳。而制药四十二斤，又止服二钱，其意何居？其方本不足取，而世之庸医竟以此治燥火之暑病，杀人无算，可胜悼哉！

六一、紫雪丹

黄金一百两，徐云：以飞金一万页代之尤妙 寒水石 慈[1]石 石膏 滑石各三斤

以上并捣碎，用水一斛，煮至四斗，去滓，入下药：

羚羊角屑 犀角屑 青木香 沉香各五斤 丁香一两，徐云：宜用二两 元参 升麻各一斤 甘草八两，炙

以上入前药汁中，再煮取一斗五升，去滓，入下药：

朴硝十斤 硝石四斤，徐云：二硝宜用十分之一

二味入前药汁中，微火上煎，柳木篦搅不住，候有七升，投在木盆中半日，欲凝，入下药：

---

1 慈石：即磁石。

朱砂三两 麝香当门子一两二钱五分

二味入前药中，搅调令匀，瓷器收藏，药成霜雪而色紫，新汲水调下。

雄按：《鸡峰》方无慈石、滑石、硝石，其二角只用各十两，丁、沉、木香各五两，升麻六两，朴硝二斤，麝香却用三两，余六味同。又薛公望云：方中黄金不用亦可。

徐洄溪曰：邪火毒火，穿经入脏，无药可治，此能消解，其效如神。

六二、禹余粮丸即针砂丸，又名蛇含石丸

蛇含石即蛇黄大者，三两，以新铁铫盛入炭火中烧，石与铫子一般红，用钳取蛇黄倾入醋中，候冷，研极细末，听用禹余粮三两 真针砂五两，以水淘净，炒干，入余粮一处用米醋二升，就铫内煮，醋干为度，复用铫并药入炭火中烧红钳出，倾药净砖上，候冷研细

以三物为主，其次量人虚实入下项药：

羌活 川芎 木香 茯苓 牛膝 桂心 白豆蔻大茴 蓬术 附子 干姜 青皮 三棱 白蒺藜 当归酒浸一宿，各五钱

为末，入前药拌匀，以汤浸蒸饼，捩去水，和药；再杵，为丸梧子大。食前温酒、白汤任下三十丸至五十丸。最忌盐，一毫不可入口，否则发疾愈甚。但试服药，即于小便内旋去，不动脏腑，而能去病，日三服。兼以温和调补气血药助之，真神方也。

雄按：此乃治水肿寒积之方，今人辄用以治胀。然胀有寒热二证，设热胀误服，贻害非轻。丹溪云：温热之药太多，宜有加减，不可徒执其方。魏玉横云：阴虚内热，而为膜胀，误服燥热石药，必死。

徐洄溪曰：此方兼治有形之积块。

六三、牡蛎泽泻散

牡蛎 泽泻 蜀漆洗去腥 栝蒌根 葶苈子 商陆根熬 海藻洗去咸，各等分

异捣，下筛为散，更入臼杵之。白饮和服方寸匕。小便利，止后服。雄按：古云：商陆水煎，能杀人。

华岫云曰：叶氏虽善用古方，然但取其法而并不胶柱，观其加减之妙，如复脉、建中、泻心等类可知。至用牡蛎泽泻散，只取此二味。故案中有但书用某方而不开明药味者，决非尽用原方，必有加减之处，观者意会之可也。雄按：此论通极，诸方皆当作如是观。

邹润安曰：牡蛎泽泻散证水蓄于下，上焦之气，不能为之化。故类萃商陆、葶苈以从上下降，泽泻、海藻以启水中清气上行，栝蒌、牡蛎则一以上济其清，一以下召其浊，而使之化耳。

又曰：牡蛎泽泻散，治腰以下水气不行，必先使商陆、葶苈从肺及肾，开其来源之壅。而后牡蛎、海藻之软坚，蜀漆、泽泻之开泄，方能得力。用栝蒌根者，恐行水之气过驶，有伤上焦之阴。仍使之从脾吸阴，还归于上，与常山之蛇，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者不殊也。

六四、越脾汤

麻黄六两 石膏八两 生姜三两 甘草二两 大枣十二枚

水六升，煮麻黄去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分三服。恶风，加附子一枚。

喻嘉言曰：越脾汤者，示微发表于不发之方也。大率取其通调营卫。麻黄、石膏二物，一甘热，一甘寒，合而用之，脾偏于阴，则和以甘热。胃偏于阳，则和以甘寒。乃至风热之阳，水寒之阴，凡不和于中土者，悉得用之。何者？中土不和，则水谷不化其精悍之气，以实营卫，营卫虚则或寒、或热之气，皆得壅塞其隧道，而不通于表里。所以在表之风水用之，而在里之水兼渴而小便自利者咸必用之，无非欲其不害中土耳。不害中土，自足消患于方萌矣。

六五、甘遂半夏汤

甘遂大者三枚 半夏十二枚 芍药五枚 甘草如指大一枚，一本无

水二升，煮取半升，去滓；以蜜半升，和药汁煎取八合，顿服之。

王晋三曰：甘遂反甘草者，此欲下而彼欲上也，乃以芍药约之，白蜜润之，则虽反而甘遂仍得下渗。《灵枢》有言，约方如约囊。甘遂、半夏逐留饮弥漫于肠胃之间，虽利而续坚满，苟非以甘草、白蜜与甘遂大相反者，激而行之，焉能去其留著之根？相反为方，全赖芍药之酸可胜甘，约以监反，庶不溷乱中焦而为害。然学识未优者，不可轻试于人也。

六六、控涎丹一名妙应丸

甘遂去心 大戟去皮 白芥子各等分

为末，蒸饼糊丸。每服五七丸至十丸，临卧姜汤服。

雄按：余治虚人饮证，每以六君子汤去甘草，送服，甚妥。毛达可谓之子龙丸。云：治流注窜毒甚效。

王晋三曰：控，引也。涎读作羡，涵涎也，水流貌。引三焦之水，涵涎流出于水道也。芥子色白，入肺而达上焦。甘遂色黄，入脾而行中焦。大戟色黑，入肾而走下焦。故白芥子走皮里膜外之水饮。甘遂决经隧之水饮，大戟逐脏腑之水饮。三者引经各异，涵涎于水道则同，故复之为方，而名控涎也。

六七、又控涎丹 治诸痫。

生川乌 半夏洗 僵蚕炒，各半两，生姜汁浸一宿 铁粉三钱，研 全蝎 甘遂各二钱，半面裹煨

为细末，生姜自然汁为丸，如绿豆大，朱砂为衣。每服十五丸，生姜汤下。二方俱忌食甘草。

六八、五子五皮汤

即五皮饮加杏仁、苏子、葶苈子、白芥子、莱菔子。一方无杏仁、芥子，有香附子、车前子。

六九、桂苓丸

桂一两 茯苓二两

为末，蜜丸。沸汤下二钱。作汤名桂苓散。

七〇、禹功丸即禹功散

黑牵牛头人磨一次，不复再磨，四两 大茴香炒，一两

为细末。以生姜自然汁调服一二钱。或加木香一两。

七一、防己茯苓汤

防己 黄芪 桂枝各三两 茯苓六两 甘草二两

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温三服。

王晋三曰：余治太阳腰髀痛，审证借用此方，如鼓之应桴。

七二、中满分消汤

半夏一钱 厚朴 黄连 黄檗俱姜制 川乌 干姜俱炮 开口吴萸炒 草豆蔻炒研 木香 人参各五分 茯苓 泽泻各一钱半 生姜五片

水煎，稍热服。大忌房劳、生冷、炙煿、酒、面、糟醋、盐酱等物。身热，脉浮，喘满，有表证，加麻黄五分。血虚至夜烦热，加归身、黄芪各五分。阳气下陷，便溺赤涩，加升麻、柴胡各三分。脾气虚弱，饮食不磨，去黄檗，加益智仁、毕澄茄、青皮各二分。

七三、中满分消丸

厚朴 半夏 黄连俱姜汁炒 黄芩 枳实 白术用枳实拌湿炒焦 干生姜 茯苓 猪苓 泽泻 人参各五钱 甘草炙一钱

汤浸蒸饼为丸，梧子大。每服百丸，沸汤下。脾胃气滞，食积胀满，加陈皮、砂仁各五钱。经脉湿滞，腹皮髀臂痛不可拊者，加片子姜黄一钱。肺热气化不行，溺闭喘渴者，加知母三钱。

张路玉曰：东垣分消汤、丸，一主温中散滞，一主清热利水，原其立方之旨，总不出《内经》平治权衡，去菀陈莝，开鬼门，洁净府等法。其汤方主中满寒胀，乃下焦阴气逆满，抑遏中焦阳气，有似乎阴之象，故药中虽用乌头之辛热，宣布五阳，为辟除阴邪之响导，即用连、檗之苦寒以降泄之。苟非风水肤胀，脉浮，证起于表者，孰敢轻用开鬼门之法，以散动其阴霾四塞乎。丸方主中满热胀，用黄芩之轻扬以降肺热，则用猪苓、泽泻以利导之。故专以洁净府为务。无事开鬼门、宣布五阳等法也。

七四、小青龙汤

麻黄去节 芍药 细辛 干姜 甘草炙 桂枝各三两 五味子 半夏各半升

水一斗，先煮麻黄汤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

徐洄溪曰：此方专治水气。盖汗为水类，肺为水源，邪汗未尽，必停于肺胃之间，病属有形，非一味发散所能除，此方无微不到，真神剂也。

七五、木防己汤

木防己三两 桂枝二两 人参四两 石膏如鸡子大，二枚

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温再服。虚者即愈，实者复发，去石膏，加茯苓、芒硝。

尤拙吾曰：防己、桂枝，一苦一辛，并能行水气而散结气。而痞坚之处，必有伏阳。吐下之馀，定无完气。书不尽言，而意可会也。故又以石膏

治热，人参益虚，于法可谓密矣。其虚者，外虽痞坚，而中无结聚，即水去气行而愈。其实者中实有物，气暂行而复聚，故三日得发也。去石膏加芒硝者，魏柏卿云以其既散复聚，则有坚定之物留作包囊，故以坚投坚而不破者，即以软投坚而即破也。加茯苓者，亦引饮下行之用耳。

邹润安曰：防己之茎如木，故名木防己。后世以其出汉中，因又名汉防己，非二物也。如仲圣但以防己名汤，则曰木防己汤。连他物以名汤，则除去木字，以便称谓耳。后人以茎为木，以根为汉，及治风治水之分，均属臆断。

七六、藿香正气散

厚朴 陈皮 桔梗 白术 半夏各二两 大腹皮 _{换槟榔亦可，或用苍术} 白芷 茯苓 苏叶 藿香各三两 甘草炙，一两

为粗末。每服三钱，姜三片，枣一枚，煎热服。

七七、不换金正气散

苍术 _{泔浸去皮，麻油拌，炒黄，四两} 厚朴 _{去皮，姜汁炒} 陈皮 _{去白} 甘草炙，各三两 藿香 半夏各二两

为粗末。每服三钱，水煎汤温服。或加香豉。

雄按：二方皆治风寒外感，食滞内停，或兼湿邪，或吸秽气，或伤生冷，或不服水土等证，的是良方。若温暑热证，不兼寒湿者，在所切禁。今人谓其统治四时感证。不审病情，一概乱用，殊可笑也。

七八、六和汤

香薷二钱 人参 茯苓 甘草炙 扁豆 厚朴 _{姜制} 木瓜 杏仁 _{去皮尖} 半夏各一钱 藿香 砂仁 _{炒研，各六分} 生姜三片 大枣一枚

水煎，热服。一方无香薷，有白术。

雄按：此亦治暑月外感风寒，内伤生冷之剂。香薷饮之方不一，主治略同。皆非治暑之药也，用者辨之。

七九、五积散

苍术 厚朴 陈皮 甘草 麻黄 桂枝 炮姜 半夏 茯苓 枳壳 桔梗 芍药 当归 川芎 白芷 生姜 葱白

为粗末。每服三钱，水煎服。

雄按：此治外受寒湿，风挟冷食之剂。

八〇、益黄散

陈皮 青皮 _{下食入太阴之脏} 丁香 _{去脾胃中寒，各二钱} 诃子肉 _{五钱，能开胃消食止痢} 甘草炙，三钱

为末。每服一二钱，水煎。钱仲阳用治脾土虚寒，呕吐泄泻。

八一、又益黄散

人参 陈皮 _{去白，各一钱} 黄耆二钱 生甘草 炙甘草各五分 芍药七分 黄连少许

为末。每服二钱，水一杯，煎五分服。李东垣用治慢脾风。

八二、星附六君汤

即六君子汤加制南星、白附子。

连香饮缺

俟考。

雄按：本论主治热气深伏，烦渴呕逆，必以黄连之苦降泄热为君。或谓即香连丸，则木香与火升作呕者，非所宜也。若寒呕，则石连丁香饮甚妙。

八三、黄连竹茹橘皮半夏汤

药即汤见。

雄按：此方于橘皮竹茹汤，去生姜之温、甘草之甘，加黄连之苦寒，以降诸逆冲上之火。半夏之开，以通格拒搏结之气。用治呕哕，其效如神。

八四、来复丹

太阴元精石 舶上硫黄 硝石各一两，_{用硫黄为末，微火炒结成砂子大} 橘红 青皮 _{去白} 五灵脂 _{澄去砂，炒令烟尽，各二钱}

为末，醋糊丸，豌豆大。每服三十丸，白汤下。

八五、七香饼

香附 丁香皮各一两二钱 甘松八钱 益智仁六钱 砂仁 蓬术 广皮各二钱

为末，神曲糊调匀，捏成饼子。每重一二钱，干之，用时杵碎，水煎服。

八六、平胃散

茅山苍术 _{去粗皮，米泔浸，五两} 紫厚朴 _{去皮，姜汁炒} 陈皮 _{去白，各三两二钱} 甘草炙，二两

为末。每服二钱，水一盏，姜一片，同煎七分，温服。

柯韵伯曰：《内经》以土运太过曰敦阜，其病腹满。不及曰卑监，其病留满痞塞。三承气汤，调胃土之敦阜。此方平胃土之卑监也。培其卑者而使之平，非削平之谓。犹温胆汤用凉剂而使之温，非用温之谓也。

雄按：柯氏此论，虽已超越前贤，而义犹未畅也。三承气汤，调胃土之敦阜赘矣。若卑监者，乃脾德有渐，土不胜湿，健运失职，阳气不升，非胃病也。夫脾字从卑，原为阴土，其性恶湿，燥补相宜，即知脾湿去而不滞，脾得补而健运。则是方也，乃调脾土之卑监而名曰平胃者，以脾气健而升，则胃自平而降耳。本非削平之谓也。

八七、胃苓汤

即平胃合五苓也。

八八、桃核承气汤

桃仁五十个，去皮尖 大黄四两 甘草 桂枝 芒硝各二两

水七升，煮取二升半，去滓；内芒硝，更上火，微沸，下火，先令温服五合，日三服。当微利。徐云：微利则仅通大便，不必定下血也。

徐洄溪曰：热甚则与血凝则上干心包，故神昏而如狂。血得热而行，苟能自下，则邪从血出，亦能自愈。但小腹急结，是蓄血现证，宜此主之。

邹润安曰：瘀血一证，《伤寒论》、《金匮要略》论之最详。大凡已见热标，而无热证。脉无热象者，瘀也。有所阻则应有所不通，有所阻而气化仍通者，瘀也。并无所阻而自谓若有所阻者，瘀也。有燥象而不渴，不应渴而反渴者，瘀也。盖气以化而行，血以行而化，气已行而结者，犹结，则非气病。况血应濡则不濡，实非枯而似枯。是非有瘀，何由得此哉？

雄按：余治李氏妇，崩后溺涩。暨顾氏妇，产后小便不通，皆以瘀行而愈。可见病机多幻，虽圣人亦有所不能尽也。考许知可治毗陵贵妇，用桃仁煎而愈。古之人有行之者矣。王清任论病专究瘀血，即叶氏所云病久入络，义皆本于仲景也。

八九、白虎加桂枝汤

石膏一斤 知母六两 甘草炙，二两 粳米二合 桂枝三两

锉。每服五钱，水一盏半，煎至八分，去滓，温服，汗出愈。

邹润安曰：或问，桂枝与白虎，寒热天渊，安可兼用？且论中谆谆以表不解，禁用白虎，既可兼用，则何不加此，而必待表解乎？曰表不解不可与白虎条，上文言脉浮、发热无汗，乃麻黄证，非特不得用白虎，且不得用桂枝矣。白虎证者脉大也，汗出也。烦渴欲饮水也。三者不兼即非是，今云其脉如平，身无寒，但热，时呕，皆非白虎证，亦未必可用桂枝。特既与白虎，则三者必具，再加骨节烦疼之表，则无寒不得用柴胡，有汗不得用麻黄，热多又不得用附子。不用桂枝和营通络而谁用者，且古人于病有分部，非如后世多以阴阳五行生克为言。雄按：因此遂成议药不议病之世界，积重难反，奈何？伤寒有伤寒用药之例，温疟有温疟用药之例。盖伤寒自表入里，故有一毫未化之寒，即不可与全入者并论，温疟自内出外，里既全热，但有骨节烦疼一种表证，即不得全认为热而单用白虎，故必兼桂枝使之尽化，而顷刻致和矣。

九〇、四兽饮

即六君子汤加草果

为散。每服四五钱，生姜三片，盐少许，乌梅一个，水煎服。

九一、露姜饮

人参 生姜等分

阴阳水煎，去滓，露一宿；再煎数沸，温服。

叶香岩曰：疟疾之发，由于受暑者多，若骤用温补截之，为害不浅。松江赵嘉柱，疟发数次，用此法变血痢而死。

雄按：此方必邪衰正馁而缠绵不已者，始可用以截之。白露降而炎暑消，故取秋露以涤余邪。若秋前露自地升，不能取也。

九二、鳖甲煎丸

鳖甲十一分，炙 乌扇即射干，烧 鼠妇熬 干姜 大黄 桂枝 石苇去毛 厚朴 紫葳 阿胶各三分 柴胡 蜣螂熬，各六分 芍药 牡丹皮 蜚虫熬，各五分 葶苈熬 半夏 人参各一分 瞿麦 桃仁各二分 蜂窠四分，炙 赤硝十二分

为末，取煅灶下灰一斗，清酒一斛五斗，浸

灰。俟酒尽一半，着鳖甲于中，煮令泛烂如胶漆，绞取汁。内诸药煎，为丸，如梧子大。空心服七丸，日三服。雄按：凡用介类之药入丸剂，皆当仿此圣法，庶无流弊。

王晋三曰：鳖甲煎丸，都用异类灵动之物。若水陆飞潜，升者、降者、走者、伏者咸备焉。但恐诸虫扰乱神明，取鳖甲为君守之。其泄厥阴破癥瘕之功，有非草木所能比者。阿胶达表息风，鳖甲入里守神，蜣螂动而性升，蜂房毒可引下，蠹虫破血，鼠妇走气。葶苈泄气闭，大黄泄血闭。赤硝软坚，桃仁破结。乌扇降厥阴相火，紫葳破厥阴血结。干姜和阳退寒，黄芩和阴退热。和表里则有柴胡、桂枝，调营卫则有人参、白芍。厚朴达原，劫去其邪。丹皮入阴，提出其热。石苇开上焦之水，瞿麦涤下焦之水。半夏和胃而通阴阳。灶灰性温走气，清酒性暖走血。统而论之，不越厥阴阳明二经之药。故久疟邪去营卫而著脏腑者，即非疟母亦可借以截之。《金匮》惟此方与薯芋丸药品最多。皆治正虚邪著，久而不去之病。非汇集气血之药，攻补兼施，未易奏功也。雄按：有形癥瘕，按之不移者，即非疟母，亦可借以缓消。

九三、六神汤

即四君子汤加山药、扁豆。

雄按：二陈汤去甘草，加旋覆花、石菖蒲、胆南星，亦名六神汤，治癫狂昏厥诸痰证，极效。

九四、三黄汤

黄连酒煮　黄芩酒炒　大黄酒浸，各等分，《金匮》倍大黄名泻心汤

麻沸汤二升渍之，须臾绞去汁，分温再服。为末，炼白蜜为丸，梧子大，名三黄丸。去大黄，加黄檗等分煎，名金花汤。更加栀子，名栀子金花汤即黄连解毒汤。为末，蜜丸，金花丸。金花汤蜜丸，名三补丸。三黄丸加黄檗等分，滴水丸，名大金花丸。

张石顽曰：金花汤止芩、连、檗三味，作丸名三补金花丸。较汤多栀子，作汤名解毒。更加大黄则名大金花汤。汤丸虽异，功用不殊。但取急攻则用汤，缓祛则用丸。微有区别耳。

九五、甘露消毒丹一名普济解疫丹

飞滑石十五两　绵茵陈十一两　淡黄芩十两　石菖蒲六两　川贝母　木通各五两　藿香　射干　连翘　薄荷　白豆蔻各四两

各药晒燥，生研细末见火则药性变热。每服三钱，开水调服，日二次。或以神曲糊丸，如弹子大，开水化服，亦可。

雄按：此治湿温时疫之主方也。六元正纪，五运分步，每年春分后十三日交二运。征，火旺，无乃渐温。芒种后十日交三运。宫，土旺，地乃渐湿。温湿蒸腾，更加烈日之暑，烁石流金，人在气交之中，口鼻吸受其气，留而不去，乃成湿温疫疠之病。而为发热倦怠，胸闷腹胀，肢酸咽肿，斑疹身黄，颐肿口渴，溺赤便秘，吐泻疟痢，淋浊疮疡等证。但看病人舌苔淡白，或厚腻，或干黄者，是暑湿热疫之邪尚在气分。悉以此丹治之立效。并主水土不服诸病。

九六、神犀丹

乌犀角尖磨汁　石菖蒲　黄芩各六两　直怀生地冷水洗净浸透，捣绞汁　银花各一斤，如有鲜者捣汁用尤良　粪清　连翘各十两　板蓝根九两，无则以飞净青黛代之　香豉八两　元参七两　花粉　紫草各四两

各生晒研细忌用火炒，以犀角，地黄汁、粪清和捣为丸切勿加密，如难丸可将香豉煮烂，每重三钱，凉开水化服，日二次，小儿减半。如无粪清，可加入人中黄四两，研入。

雄按：温热暑疫诸病，邪不即解，耗液伤营，逆传内陷，痉厥昏狂，谵语发斑等证。但看病人舌色干光，或紫降，或圆硬，或黑苔，皆以此丹救之。若初病即觉神情昏躁而舌赤口干者，是温暑直入营分。酷暑之时，阴虚之体，及新产妇人，患此最多。急须用此，多可挽回。切勿拘泥日数，误投别剂，以偾事也。兼治痘疹毒重，夹带紫斑危证。暨痘疹后，余毒内炽，口糜咽腐，目赤神烦诸证。方中犀角为君，镑而煎之。味极难出，磨则需时，缓不及待。亦且价昂，非贫人所能猝办。有力者，预为合就施送，则患者易得，救活必多；贫者重生，阴功亦大。或存心之药铺照本制售。亦本便之一端也。

九七、温胆汤

竹茹　枳实　半夏各一两　橘红一两五钱　茯苓七钱　甘草炙，四钱

每服四五钱，生姜一片，红枣一枚，水一钟五分，煎七分服。

罗东逸曰：胆为中正之官，清静之府。喜宁谧，恶烦扰。喜柔和，不喜壅郁。盖东方木德，少阳温和之气也。是以虚烦惊悸者，中正之官，以熇热而不宁也。热呕、吐苦者，清静之府，以郁久而不谧也。痰气上逆者，土家湿热反乘，而木不得遂其条达也。如是者，首当清热，及解利三焦。方中以竹茹清胃腑之阳。而臣以甘草、橘、半，通胃以调其气。佐以枳实，除三焦之痰壅。使以茯苓平渗，致中焦之清气。且以驱邪，且以养正，三焦平而少阳平，三焦正则少阳正，胆家有不清宁而和者乎！和，即温也。温之者，实凉之也。晋三亦云：胆气退热为温，非谓胆寒而温之也。

雄按：此方去姜、枣，加黄连，治湿热挟痰而化疟者，甚妙。古人所未知也。

九八、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

药即汤见。

张石顽曰：此大青龙汤去桂枝、越脾汤加杏仁也。雄按：彼二方有姜、枣。专祛上焦湿热痰气，与苓桂术甘汤互发。彼藉苓术，专祛心下之支饮。此藉石膏，专祛膈上之湿热也。

尤在泾曰：汗出而喘，无大热者，其邪不在经腠而在肺中。故非桂枝所能发。麻、杏辛甘入肺，散邪气。肺被邪郁而生热，石膏辛寒入肺，除热气。甘草甘温，安中气。且以助其散邪清热之用，乃肺藏邪气发喘之的剂也。又曰：大青龙主散表寒而兼清里热，故麻黄多于石膏。此清肺热面兼散肺邪，故石膏多于麻黄。

九九、白头翁汤

白头翁二两 秦皮 黄连 黄檗各三两

水七升煮取二升，去滓，温服一升。

柯韵伯曰：三阴俱有下利证。自利不渴者，属太阴，是脏有寒也；自利渴者，属少阴，以下焦虚寒，津液不升，故饮水自救也。惟厥阴下利属于热，以厥阴主肝而司相火，肝旺则气上撞心，火郁则热利下重。湿热秽气，奔迫广肠，魄门重滞而难出，《内经》云"暴注下迫"者是矣。脉沉为在里，弦为肝脉，是木郁之征也。渴欲饮水，厥阴病则消渴也。白头翁，临风偏静，长于驱风。用为君者，以厥阴风木，风动则木摇而火旺，欲平走窍之火，必宁摇动之风。秦皮，木小而高，得清阳上升之象为臣。是木郁达之，所以遂其发陈之性也。黄连，泻君火，可除上焦之渴，是苦以发之。黄檗泻相火，可止下焦之利，是苦以坚之也。治厥阴热利有二：初利，用此方以升阳散火，是谓下者举之，寒因热用法；久利，则用乌梅丸之酸以收火。佐以苦寒，杂以温补，是谓逆之从之，随所利用而行之，调其气使之平也。雄按：徐氏亦云，乌梅丸治久痢之圣方也。

一〇〇、缩脾饮

缩砂仁 乌梅肉 草果仁煨 甘草炙，各四两 干葛 白扁豆各二两

每服四钱，水一碗，煎八分，水澄冷服以解烦，或欲温、欲热，任意服。

雄按：脾为阴土，喜燥而恶湿，贪凉饮冷，则脾阳为湿所滞，而缓纵解佚，不能宣运如常矣。故以砂仁、草果快脾而去其所恶之湿。臣以甘草，扁豆，甘淡以培其正气。即佐葛根、乌梅，一以振其敷布之权，一以缩其缓纵之势。况梅能生液，湿去津生，最为可法。

一〇一、三甲散

鳖甲 龟甲并用酥炙黄为末，各一钱，如无酥，各以醋炙代之 穿山甲土炒黄，为末 蝉蜕洗净，炙干 白僵蚕切，生用 牡蛎煅为末 当归各五分 白芍酒炒，七分 甘草三分 蜚虫三个，干者劈碎，鲜者杵烂，和酒少许，取汁入汤药同服，其滓入诸药同煎。

水二钟，煎八分，滤去滓，温服。

雄按：此方从《金匮》鳖甲煎丸脱胎。

一〇二、白虎加苍术汤。

即白虎汤去麦冬加苍术一味。

叶香岩曰：知母，气味苦寒，入足阳明。甘草，气味甘平，入足太阴。石膏，气味辛寒，入手太阴，足阳明。苍术，气味苦辛温，入足太阴。粳米，气味甘平，入手足太阴。此治暑湿相搏而为湿温病者，以苦寒辛寒之药清其暑，以辛温雄烈之药燥其湿，而以甘平之药缓其中，则贼邪正邪皆却，病自安矣。

一〇三、清暑益气汤

人参 黄芪 白术 广皮 神曲 泽泻各五分 苍术 升麻各一钱 麦冬 炙草 葛根 当归 黄檗各二分 青皮二分半 五味子九粒

水二盏，煎一盏，去滓，温服。

雄按：《治法汇》止用参、芪、术、草、归身、橘皮、五味、麦冬、黄檗九味，加姜、枣。

王晋三曰：此治膏粱之体，因避暑而袭凉饮冷，内伤脾胃，抑遏真阳之剂，故方中以清解与补益兼施。

尤拙吾曰：元气本虚，而又伤于暑湿，以致四肢倦怠，精神短少，懒于动作，胸气短促，不思饮食，脉浮缓而迟者，雄按：其脉如是，乃气虚湿盛，兼吸微暑也。可用此方。若体实脉盛，或虽虚而不甚，及津涸烦渴多火者，则不可混投也。雄按：《温热病篇》三十八条后，余有清暑益气法，可用也。

雄按：东垣专事升阳，徐洄溪、章杏云皆深非之，此方亦从补中益气加味。魏柳洲云：补中益气汤，为东垣治内伤外感第一方。后人读其书者，鲜不奉为金科玉律。然不知近代，病人类多真阴不足，上盛下虚者，十居八九。即遇内伤外感之证，投之辄增剧，非此方之谬，要知时代秉赋各殊耳。陆丽京尝言，阴虚入，误服补中益气，往往暴脱，司命者审诸。今人吸烟者多，阴液既已耗伤，痰气极易升逆。按：丹溪云：素无痰者，服升柴不致满闷。孙文垣云：经谓升降浮沉必顺之。又曰：天时不可伐，虽宜升提之病，而冬之闭藏，实为春令发生之本，天人一理。若不顾天时，而强用升提之法，是伐天和而泄元气，根本既亏，来春何以发生？此等至理，皆不可不知也。余谓东垣立方，命名本错。设当时立此培中举陷之法，名曰补中升气汤，则后人顾名思义，庶知其为升剂矣。原以升药举陷，乃既曰补中，复云益气。后人遂以为参术得升柴，如黄耆得防风，而功愈大。既能补脾胃之不足，又可益元气之健行。凡属虚人，皆甚服饵，而忘其为治中虚兼外感之方，再经立斋之表章，每与肾气丸相辅而行。幸张会卿一灵未泯，虽好温补，独谓此方未可浪用，奈何以卢不远之贤，亦袒新甫，甚矣！积重之难反也。惟叶天士谓立斋用药，每执死法，未免有不中肯綮者。

一〇四、生脉散

方见《湿热病篇》三十九条。

一〇五、香薷散

四味香薷饮、黄连香薷饮、五物香薷饮、十味香薷饮，并见《湿热病篇》第四十条。

一〇六、真人养脏汤

人参 白术炒焦，各钱半 肉桂 诃子肉 木香 肉豆蔻 罂粟壳各五分

水煎，温服。一方有白芍、甘草。甚者，加附子五分。

雄按：此治久泻而脾肾虚寒，脏气不撮之方也。

一〇七、冷香饮子

附子炮 陈皮 草果各一钱 炙甘草一钱五分 生姜五片

水一钟，煎滚即滤，井水顿冷服。

雄按：此方与大顺散，皆治阴寒冷湿之气，客于太少二阴而为霍乱吐下之方也。多由畏热而浴冷卧风，过啖冰瓜所致。乃暑月之中寒证，非病暑也。若痢疾门中，可用此方之证。甚属罕见。苟谛审未确，切须慎之。万一误投，噬脐奚及。洄溪云：如有暑邪者，姜断不可用。虽佐芩、连，不可救也。况姜、附同用，而无监制之品者乎？俞东扶云：昔罗谦甫治商参政与完颜小将军二案，俱用热药，俱不名曰暑病。又吴球治远行人一案，虽在暑月，直曰中寒。盖恐后世误以热药治暑，特举病因以称之，可谓名正言顺矣。盖寒暑者，天地一定之阴阳，不容混淆。隆冬，既有热病，盛夏，岂无寒病？故辨证为医家第一要务。辨证既明，自然不惑于悠悠之谬论，而无倒行逆施，遗人夭殃之虑矣。

一〇八、败毒散

羌活 独活 柴胡 前胡 川芎 枳壳 桔梗 茯苓 甘草 薄荷

为细末。每服二钱。水一盏，煎七分，温服，或沸汤点服，亦得。雄按：此即《活人》本方去人参、姜，加薄荷。

余师愚曰：此足三阳药也。羌活入太阳而理游风。独活，入太阴而理伏邪，兼能除痛。柴胡，散热升清，协川芎和血平肝，以治头痛目昏。前胡、枳壳，降气行痰，协桔梗、茯苓以泄肺热，而除湿消肿。甘草，和里。更以薄荷为君，取其清凉气味皆薄，疏导经络，表散能除高巅邪热。方名败毒。良有以也。疫证初起，服此先去其爪牙，雄按：爪牙者，表邪之谓也。无表邪者，不可用也。使邪不盘

踞经络，有斑即透，较升葛荆防，发表多多矣。如口干舌燥加黄芩。喉痛加山豆根、倍甘、桔。雄按：虽加苦寒之品，终嫌升散，必恶寒无汗者，始可用也。古方引用生姜，生姜性太热，与疫证不宜，以葱白易之可也。

雄按：喻氏论疫，推服此方为第一，极言其功效之神，后人从而和之。然羌、独、柴、芎，类属温升。考《活人书》治伤寒瘟疫，风湿风眩，拘踡风痰，头痛目眩，四肢痛，憎寒壮热，项强睛疼。则所治者，原是风寒湿障[1]杂感之伤寒瘟疫，并非兼治暑燥之病者。余氏因熊氏先剪爪牙之说，遂谓淫热之疫，初起亦当先服此方；虽每服二钱，尚是小剂，但必外挟风寒湿之表邪者，始为合拍。否则热得风而愈炽，能无亢逆之忧乎？惟桔梗汤最为中窾，用者审之。

一〇九、清瘟败毒饮

生石膏大剂六两至八两，中剂二两至四两，小剂八钱至一两二钱 **小生地**大剂六钱至一两，中剂三钱至五钱，小剂二钱至四钱 **乌犀角**大剂六钱至八钱，中剂三钱至四钱，小剂二钱至四钱 **真川连**大剂四钱至六钱，中剂二钱至四钱，小剂一钱至一钱半 **栀子 桔梗 黄芩 知母 赤芍 元参 连翘 甘草 丹皮 鲜竹叶**

先煮石膏数十沸，后下诸药，犀角磨汁和服。

此十二经泄火之药也。凡一切火热，表里俱感，狂躁、烦心、口干、咽痛，大热干呕，错语不眠，吐血衄血，热甚发斑，不论始终，以此为主方。盖斑疹虽出于胃，亦诸经之火有以助之。重用石膏，直入胃经，使其敷布于十二经，退其淫热。佐以黄连、犀角、黄芩，泄心肺火于上焦。丹皮及栀子、赤芍，泄肝经之火。连翘、元参，解散浮游之火。生地、知母，抑阳扶阴，泄其亢甚之火，而救欲绝之水。桔梗、竹叶，载药上行，使以甘草和胃。此大寒解毒之剂，重用石膏，则甚者先平，而诸经之火，自无不安矣。若疫证初起，恶寒发热，头痛如劈，烦躁谵妄，身热肢冷，舌刺唇焦，上呕下泄。六脉沉细而数，即用大剂；沉而数者，即用中剂；浮大而数者，用小剂。如斑一出，即加大青叶，并少佐升麻四五分，引毒外透，此内化外解，浊降清升之法。治一得一，治十得十，以视升提发表而加剧者，何不俯取刍荛之一得乎？雄按：观此说则初起不必用剪爪牙之法也。又秦皇士治斑，用升麻、黄连、生地、丹皮、甘草、木通，名升麻清胃汤。轻清凉血，亦是透化斑疹之妙法。误食为腥者，加山查、砂仁。

乾隆甲申，余客中川，先君偶染时疫，荤群医所误，抱恨终天。曷其有极。思于此证，必有以活人者，公之于世，亦以稍释余怀。因读《本草》，言石膏性寒，大清胃热。味淡气薄，能解肌热。体沉性降，能泄实热。恍然大悟，非石膏不足以治热疫，遇有其证，辄投之，无不得心应手。三十年来，颇堪自信，活人所不治者，笔难罄述。然一人之治人有限，因人以及人无穷。因著为《疫疹一得》，公之于世，使天下有病斯疫者，起死回生，咸登寿域，予心亦稍安焉！桐城余霖漫识。

吴种芝曰：甲寅夏，久无雨，暑气盛行，人多疾病，病则必死。医家齐束手不治，师愚辄予以石膏黄连等剂，无不立效，其得之则生，不得则死者，不可更仆数。而余门下奎氏兄弟，一存一夭，尤属明征。然存活日多而谤者日益众，谓师愚非石膏不立剂，是诬人。甚至以谤师愚之故，并谓石膏为断不可用，岂不更诬药哉！诬人既已不可，诬药而愚者信焉。妄者传焉，虽遇热证凶危，仍以柴葛当之。不效则投以丹、芩。又不效则投以人参、桂、附。雄按：粗工伎俩，大率如此。至于一误再误，死而后已。医者犹诩诩得意曰：非我也。命也！是以谤师愚之故，而累及无辜，置人之生死于弗顾也。岂不大可叹哉！

庄制亭曰：此方分两太重，临证时不妨量裁一二味，或减分两，如石膏由三五钱以至二三两皆可取效。

雄按：余君治祁某案后云：此方医家不敢用，病家不敢服，甚至药肆不敢卖。有此三不敢。疫证之死于误者，不知凡几。纪文达公于癸丑年曾目击师愚之法，活人无算，而谓其石膏有一剂用至八两，一人服至四斤，因而疑为司气所值，未可执为通例。余氏书中，亦罗列运气之说，然则甲子、甲申、戊子、丙午、癸丑、甲寅等年，岁运

---

① 障：似应作"瘴"。

并不同，何以案中治法皆同乎？此司天在泉之不可泥，但察其时之旱潦，见证之宜否为凭也。道光间归安江笔花治一时疫发斑，用石膏至十四斤而斑始透，盖深得师愚之法者。而王子中太史《白田集》有《石膏辨》云：目击受石膏之害者甚多，深以缪仲淳、袁体庵为不可法，贤者，尚尔。无怪乎庸耳俗目之谤师愚也。夫停食不消，因而致死者多矣。岂可归罪于五谷，以为神农后稷作俑，而令天下人辟谷耶？况物性之中和，莫如谷矣。而霍乱痧胀，一口米汤下咽，即难救治。盖一病有一病之宜忌，用得其宜，硝、黄可称补剂；苟犯其忌，参、术不异砒砒。故不可舍病之虚实寒热而不论，徒执药性之纯驳，以分良毒也。补偏救弊，随时而中，贵于医者之识病耳！先议病，后议药，中病即是良药。然读书以明理，明理以致用。苟食而不化，则粗庸偏谬，贻害无穷，非独石膏为然矣。播绅先生，博览之余，往往涉猎岐黄家言，或笔之于书，或参赞亲友之病，世人因信其知儒，遂并信其知医，孰知纸上谈兵，误人不浅，吕晚村是其尤者也。安得如徐洄溪者，一一而砭之哉！

一一〇、锡类散

象牙屑焙 **珍珠**各三分 **飞青黛**六分 **梅花冰片**三厘 **壁钱**俗名喜儿窠，二十个，用泥壁上者，木板上者勿用 **西牛黄** **人指甲**男病用女，女病用男，须分别合配，各五厘

研极细粉，密装瓷瓶内，勿使泄气。专治烂喉时证，及乳蛾、牙疳、口舌腐烂。凡属外淫为患，诸药不效者，吹入患处濒死可活。

雄按：此方尤鹤年附载于《金匮翼》云：张瑞符传此救人而得子，故予名曰"锡类散"。功效甚著，不能殚述。

一一一、朱砂安神丸

透明朱砂另研 **黄连**各五钱 **生地**三钱 **当归** **甘草**各二钱

为细末，酒泡蒸饼丸，如麻子大，即以朱砂为衣。每服三十丸，卧时津液咽下。

叶仲坚曰：经云：神气舍心，精神毕具。又云：心者，生之本，神之舍也。且心为君主之官，主不明则精气乱，神太劳则魂魄散，所以寤寐不安，淫邪发梦。轻则惊悸怔忡，重由痴妄癫狂。朱砂具光明之体，赤色通心，重能镇怯，寒能胜热，甘以生津，抑阴火之浮游，以养上焦之元气，为安神之第一品。心苦热，配黄连之苦寒泻心热也。更佐以甘草之甘以泻之。心主血，用当归之甘温归心血也，更佐地黄之寒以补之。心血足则肝得所藏而魂自安。心热解、则肺得其职而形自正也。

一一二、集灵膏

人参 **枸杞子**各一斤 **天冬** **麦冬** **生地** **熟地**各二十八两 **怀牛膝**酒蒸，四两

甜水砂锅熬膏，将成，加炼白蜜六两，滚流数沸收之，白汤或酒调服。

雄按：先大父云：此方始见于《广笔记》，云出内府。又载于《治法汇》而无牛膝，方后注：血虚，加当归四两。脾弱，加白术四两或半斤。且云治一切气血两虚，身弱咳嗽者，罔不获效。凡少年但觉气弱倦怠，津液少，虚火上炎，急宜服之。后惟魏玉横善用此方，《续名医类案》内极著其功效，实即人参固本加味也。或又加仙灵脾。余谓峻滋肝肾之阴。无出此方之右者。若兼带下遗精者，宜去牛膝，加黄檗。大便易滑者，亦去牛膝，重加生苡仁。《理虚元鉴》治劳嗽，用本方去人参、牛膝，加元参、甘、桔。

一一三、麦冬汤

麦冬一两 **炙甘草**二两 **鲜竹叶**十五瓣 **北枣肉**两枚

为细末。每服五钱，粳米汤盏半，煎至一盏，温服。不能服者，绵渍点口中，如加人参更妙。

雄按：此海藏方也。即《金匮》麦门冬汤去半夏，加竹叶。治房劳复之气欲绝者，服之大效。然《外台》于此证，主一味竹皮汤，以竹皮坚韧，能固气液之脱，而清虚火，方中似不可缺。又枸杞子纯甘多液，能补精神气血之耗伤。凡气喘吸促，根蒂欲离者，可加入两许，殊胜人参、熟地也。即不因房劳而气液两亏，不能受重剂峻补者，余亦用此法接续其一线之生机，每多获效。推而广之，可以养心营，可以润肺燥，可以缓肝急，可以补脾阴，其用多矣，当易其名曰"小复脉汤"。

唐　跋

海昌有隐君子焉，曰王先生，抱道在躬，以医济世，始寓于杭，时予甫髫年，即闻其活人无算，顾以童子无知，未敢轻谒。既而先生回籍，复遨游杭禾诸处，所至人咸景仰，名震吴越间，予益以道阻且长，未克侍教为憾。今年与秀水庄君眉仙共事申江，乐数晨夕，见其案头有先生大著《温热经纬》，展读未竟，会先生来访庄君，遂得亲承道范。十余年来，渴慕之忱于以稍慰，且知先生亦以避难僦居于沪，自此可常得追随，洵不仅一时之欣幸也。

同治二年夏五月仁和后学唐文溶谨跋

湿热条辨

清·薛雪　著
孔祥卿　校注

校注说明

《湿热条辨》一书，清·薛雪著。薛雪，字生白，号一瓢，江苏吴县人。生于清康熙二十年(1681)，卒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少年习儒，两征博学鸿词科不就。因母病而究心医学，博览医籍，又得名医王晋三、周杨俊指授，医术颇精，医名与叶天士齐。然不屑以医名，故医著较少，所撰医书有《医经原旨》、《薛生白医案》、《湿热条辨》。

《湿热条辨》系全面论述湿热病的发生发展规律和证治方法的专著，采用自述自注的形式写成。薛氏于自序中说："将数月以来所历病机，与诸子弟，或阐发前人，或摅己意，随所有得，随笔数行。"因此，该书是作者对湿热病探索研究的心得之作。全书虽不逾万言，然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湿热病的辨证施治，尤其论述了湿热证属阳明太阴经者居多的病机特点。薛氏认为，"湿热之病，不独与伤寒不同，且与温病大异"，湿热多由阳明太阴同病，温病则是少阴太阳同病。因此，薛生白的《湿热条辨》与叶天士的《温热论》，堪称阐发湿热、温热病的姊妹篇，为学习温病学必读之作。

《湿热条辨》又名《湿热论》，以条文形式行文。撰年不详，原本无从得见。初刊于舒松摩重刻《医师秘笈》，章楠据此注释，收入《医门棒喝》。另外，吴子音《温热赘言》、王孟英《温热经纬》、宋兆淇《南病别鉴》及《陈修园医书五十种》等书均有收载。由于各书所据底本不同，原文条数互有出入，且编次各异。《医师秘笈》原录三十五条，《温热赘言》于三十五条只采二十条，而又加入十一条，《温热经纬》则收有四十六条，所增之十一条，与《温热赘言》之后十一条内容大体相同，盖非薛氏原作。

本次点校，以《医师秘笈》清光绪七年(1881)简香斋藏板为底本，简称"原本"。以《南病别鉴》光绪五年(1879)刻本、《陈修园医书五十种》光绪三十一年(1905)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医门棒喝》宣统元年(1909)蠡城三友益斋石印本、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近代中医珍本集》所录之《温热经纬》为校本，分别简称"宋本"、"陈本"、"章本"、"王本"。

为了清晰起见，条目与自注用不同字体加以区别。另将薛雪自序(原载于《南病别鉴》)增入，置于卷首，供读者参考。

自　序

扫叶庄，一瓢耕牧且读之所也。维时，残月在窗，明星未稀，惊鸟出树，荒鸡与飞虫相乱，杂沓无聚。少焉，晓影渐分，则有小鸟闹春，间关啁啾，尽巧极靡，寂淡山林，喧若朝市。不知何处老鹤，横空而来，长唳一声，群鸟寂然。四顾，山光直落檐际，清静耳根，始为我有。于是盥漱初毕，伸纸磨墨，将数月以来所历病机，与诸子弟，或阐发前人，或摅己意，随所有得，随笔数行。录竟读之，如啖齑羹，寸寸各具酸咸，要不与珍错同登樽俎，亦未敢方矣！横空老鹤，一声长唳。

薛雪书于扫叶山庄

湿热条辨

第一条 湿热症，始恶寒，后但热不寒，汗出，胸痞，舌白，口渴不引饮。

此条乃湿热症之提纲也。湿热病属阳明太阴经者居多。中气实则病在阳阴，中气虚则病入太阴。病在二经之表者，多兼少阳三焦[1]；病在二经之里者，每兼厥阴风木，以少阳厥阴同司相火。阳明太阴湿热内郁，郁甚则少火皆成壮火，而表里上下充斥肆逆，故是症最易耳聋、干呕、发痉、发厥。而提纲中不言及者，因以上诸症，皆湿热病兼见之变局，而非湿热病必见之正局也。始恶寒者，阳为湿遏而恶寒，终非若寒伤于表之恶寒。后但热不寒，则郁而成热，反恶热矣。热甚阳明则汗出，湿蔽清阳则胸痞，湿邪内甚则舌白，湿热交蒸则舌黄。热则液不升而口渴，湿则饮内留而不引饮。然所云表者，乃太阴阳明之表，而非太阳之表。太阴之表，四肢也，阳明也[2]；阳明之表，肌肉也，胸中也。故胸痞为湿热必有之症，四肢倦怠，肌肉烦疼，亦必并见。其所以不干太阳者，以太阳为寒水之府，主一身之表。风寒必自表入，故属太阳；湿热不必尽从表入，故不必由太阳。况风寒伤荣卫，荣卫乃太阳所司；表湿伤肌肉，肌肉为阳明所主。寒湿之属太阳者，以太阳为寒水，同气相求也；湿热之属阳明者，以阳明为中土，火化从阳也。湿热之邪，从表伤者十之一二，由口鼻入者十之八九。阳明为水谷之海，太阴为湿土之脏，故多由阳明太阴受病。膜原者，外通肌肉，内近胃府，即三焦之门户，实一身之半表半里也。邪由上受，直趋中道，故病多归膜原。要之湿热之病，不独与伤寒不同，且与温病大异。温病乃少阴太阳同病，湿热乃阳明太阴同病也。而提纲中言不及脉者，以湿热之症，脉无定体，或洪或缓，或伏或细，各随症见，不拘一格，故难以一定之脉，拘定后人眼目也。湿热之症，阳明必兼太阴者，徒知藏府相连，湿土同气，而不知当与温病之必兼少阴比例。少阴不藏，木火内燔，风邪外袭，表里相煽，故为温病。太阴内伤，湿饮停聚，客邪再至，内外相引，故病湿热。此皆先有内伤，再感客邪，非由府及藏之谓。若湿热之症，不挟内伤，中气实者，其病必微。或有先因于湿，再因饥饱劳役而病者，亦属内伤挟湿，标本同病。然劳倦伤脾为不足，湿饮停聚为有余，所以内伤外感，孰多孰少，孰实孰虚，又在临症时权衡矣。

第二条 湿热症，恶寒无汗，身重头痛，湿在表分。宜藿香、香茹、羌活、苍术皮、薄荷、大力子等味，头不痛者，去羌活。

身重恶寒，湿遏卫阳之表症。头痛必挟风邪，故加羌活，不独胜湿，且以祛风。此条乃阴湿伤表之候。

第三条 湿热症[3]，恶寒，发热，身重，关节疼痛，湿在肌肉，不为汗解。宜滑石、大豆黄卷、茯苓皮、苍术皮、霍香叶、鲜荷叶、白通草、桔梗等味。不恶寒者，去苍术皮。

此条外候与上条颇同。惟汗出独异，更加关节疼痛，乃湿邪初犯阳明之表，故略见恶寒。及至发热，恶寒当自罢矣。用药通阳明之表，而即清胃腑之热者，不欲湿邪之郁热上蒸，而欲湿邪之淡渗下走耳。此乃阳湿伤表之候。

第四条 湿热症，三四日即口噤，四肢牵引拘急，甚则角弓反张。此湿热侵入经络脉隧中，宜鲜地龙、秦艽、威灵仙、滑石、苍耳子、丝瓜藤、海风藤、酒炒川连等味。

此条乃湿邪挟风邪者。风为木之气，风动则木张，乘入阳明之络则口噤，走窜太阴之经则拘挛。故药不独胜湿，重用息风。一则风药能胜湿，一则风药能疏肝也。选用地龙、诸藤者，欲其宣通脉络耳。或问仲景治痉，原有桂枝汤加栝蒌根

---

1 病在……三焦：原本无，依宋本、陈本、王本加。

2 阳明也：宋本、陈本无。

3 湿热症：宋本、陈本此下有"汗出"二字。

及葛根汤二方，岂宜于古而不宜于今耶？今之痉者，与厥相连，仲景不言及厥，岂《金匮》有遗文耶？余曰：非也。药因病用，病源既异，治法自殊。伤寒之痉自外来，症属太阳，治以散外邪为主；湿热之痉自内出，波及太阳，治以息内风为主。盖三焦与肝胆同司相火，中焦湿热不解，则热甚于里，而少火悉成壮火，火动则风生，而筋挛脉急，风煽则火炽，而识乱神迷，身中之气随风火上炎，而有升无降，常度尽失，由是而形若尸厥。正《内经》所谓"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暴厥"者是也。外窜经脉则成痉，内并膻中则为厥。痉厥并见，正气犹存一线，则气复返而生；胃津不克支持，则厥不回而死矣。所以痉之与厥，往往相连，伤寒之痉自外来者，安有是哉？

暑月痉症，与霍乱同出一源。风自火生，火随风转，乘入阳明则呕，贼及太阴则泻，是名霍乱；窜入筋中则挛急，流入脉络则反张，是名痉。但痉症多厥，霍乱少厥。盖痉症风火闭郁，郁则邪势愈甚，不免逼乱神明，故多厥；霍乱风火外泄，泄则邪势外解，不致循经内走，故少厥。此痉与霍乱之分别也。然痉症邪滞三焦，三焦乃火化，风得火而愈煽，则逼入膻中而暴厥；霍乱邪走脾胃，脾胃乃湿化，邪由湿而停留，则淫及诸筋而拘挛。火郁则厥，火窜则挛，又痉与厥之遗祸也。痉之挛急，乃湿热生风；霍乱之转筋，乃风来胜湿。痉则由经及脏而厥，霍乱则由脏及经而挛。总由湿热与风淆乱清浊，升降失常之故。夫湿多热少，则风入土中而霍乱；热多湿少，则风乘三焦而痉厥。厥而不反者死，胃液干枯，火邪盘踞也；转筋入腹者死，胃液内涸，风邪独劲也。然则胃中之津液，所关顾不巨哉！厥症用辛开泄胸中无形之邪也，干霍乱用探吐泄胃中有形之滞也。然泄邪而胃液不上升者，热邪益炽，探吐而胃液不四布者，风邪更张，终成死候，不可不知。

第五条 湿热症，壮热口渴，舌黄或焦红，发痉，神昏谵语，或笑，邪灼心胞，荣血已耗。宜犀角、羚羊角、连翘、生地、元参、钩藤、银花露、鲜菖蒲、至宝丹等味。

上条言痉，此条言厥。温邪暑邪本伤阳气，及又热极逼入荣阴，则津液耗而阴亦病。心胞受灼，神识昏乱。用药以清热救阴泄邪平肝为务。

第六条 湿热症，发痉，神昏笑妄，脉洪数有力，开泄不效者，湿热蕴结胸膈，宜仿凉膈散。若大便数日不通者，热邪闭结肠胃，宜仿承气微下之例。

此条乃阳明实热，或上结，或下结。清热泄邪，止能散络中流走之热，而不能除膈中蕴结之邪，故阳明之邪，仍假阳明为出路也。

第七条 湿热症，壮热烦渴，舌焦红，或缩，痉疹，胸痞，自利，神昏痉厥，热邪充斥表里三焦。宜大剂犀角、羚羊角、生地、元参、银花露、紫草、方诸水本、金汁、鲜菖蒲等味。

此条乃痉厥中之最重者。上为胸闷，下挟热利、痉疹、痉厥，阴阳告困。独清阳明之热、救阳明之液为急务者，恐胃液不存，其人必自焚而坏也。

第八条 湿热症，寒热如疟，湿热阻遏膜原，宜柴胡、厚朴、槟榔、草果、藿香、六一散、苍术、半夏、干菖蒲等味。

疟由暑热内伏，秋凉外束而成。若夏月腠理大开，毛窍疏通，安得成疟？而寒热有定期，如疟之[1]发作者，以膜原为阳明之半表半里，湿热阻遏，则荣卫气争，症虽如疟，不得与疟同治，故仿吴又可达原饮之例。盖一由外凉束，一由内湿阻也。

第九条 湿热症，数日后，脘中微闷，知饥不食，湿邪蒙绕三焦[2]。宜藿香叶、薄荷叶、鲜稻叶、鲜荷叶、枇杷叶、佩兰叶、芦尖、冬瓜仁等味。

此湿热已解，余邪蒙闭清阳，胃气不舒。宜用极轻清之品，以宣上焦阳气，若投味重之剂，是与病情不相涉矣。

湿热初起，亦有脘闷懊恼，汗出口渴，眼欲闭，时谵语，浊邪蒙闭清阳。在上焦者，宜用枳壳、桔梗、淡豆豉、生山栀涌泄法。若投轻剂，又与病情不相合矣。此说须与第九第十两条参看。同一邪在上焦，而第九条属虚，此说属实。且同

1 之：原本作"三"，据宋本、陈本改。章本、王本作"证"。

2 三焦：宋本、陈本作"上焦"，是

一实症，而第十条邪在中焦，此说邪在上焦，临症者当慎之。

第十条 湿热症初起，发热，汗出，胸痞，口渴，舌白，湿伏中焦，宜藿梗、蔻仁、杏仁、枳壳、桔梗、郁金、苍术、厚朴、草果、半夏、干菖蒲、六一散、佩兰叶等味。

浊邪上干则胸闷，胃液不升则口渴，病在中焦气分，故多开中焦气分之药。此条多有挟食者，宜加瓜蒌、查肉、莱菔子。舌根现黄色，即是挟食症。

第十一条 湿热症数日后，自利，溺赤，口渴，湿流下焦。宜滑石、猪苓、茯苓、泽泻、草薢[1]、通草等味。

下焦属阴，太阴所司。阴道虚故自利，化源滞则溺赤，脾不转津则口渴，总由太阴湿胜故也。湿滞下焦，故独以分利为治。此条药味独用分利，然症兼口渴胸痞，须佐入桔梗、杏仁、大豆卷开泄中上，源清则流自洁矣，不可不知。以上三条，俱湿重热轻之候。

湿热之邪，不自表而入，故无表里可分，而未尝无三焦可辨。犹之河间治消渴，以三焦分者是也。夫热为天之气，湿为地之气，热得湿而热愈炽，湿得热而湿愈横。湿热两分，其病轻而缓；湿热交合，其病重而速。湿多热少，则蒙上流下，当三焦分治。若湿热俱多，则下闭上壅，而三焦俱病矣。犹之伤寒门二阳合病、三阳合病是也。盖太阴湿化，三焦火化，有湿无热，止能蒙闭清阳，或阻于上，或阻于中，或阻于下。湿热一合，则身中少火悉化为壮火，而三焦相火，有不皆起而为虐者哉？所以上下充斥，内外煎熬，最为酷烈。兼之木火同气，表里分司，再引肝风，痉厥立至。胃中津液几何，其能供此交征乎？至其所以必属阳明者，以阳明为水谷之海，鼻食气，口食味，悉归阳明，邪从口鼻而入，则阳明为必由之道路。其始也，邪入阳明，早已先伤其胃液；其继也，邪盛三焦，更欲取资于胃液。司命者，可不为阳明顾虑哉？

或问：木火同气，热甚生风，以致痉厥，理固然矣。然有湿热之症，表里俱热，不痉不厥者，何也？余曰：风木为火热引动者，原因木气素旺，肝阴先亏，内外相引，两阳相煽，因而动张。若肝肾素优并无里热者，火热安能招引肝风也耶？试观小儿，一经壮热，便成瘛疭者，以纯阳之体，阴气未足，故肝风易动也。

第十二条 湿热症，舌遍体白，口渴，湿滞阳明。宜用辛开，如厚朴、草果、半夏、干菖蒲等味。

此湿邪极盛之候。口渴乃液不上升，非有热也。辛泄太过，即可变而为热，而此时，湿邪尚未蕴热，故重用辛开，使上焦得通，津液得下也。

第十三条 湿热症，舌根白，舌尖红，湿渐化热，余湿犹滞，宜辛泄，佐清热，如蔻仁、半夏、干菖蒲、大豆卷、六一散、连翘、绿豆壳等味。

此湿热参半之症。而燥湿之中即佐清热者，亦所以存阳明之液也。上二条，凭验舌以投剂，极为临症时要诀。盖舌为心之外候，浊邪上熏心肺，舌胎因而转移。

第十四条 湿热症，初起，即胸闷不知人，瞀乱，大叫痛，湿热阻闭中上二焦。宜草果、槟榔、鲜菖蒲、六一散、芫荽，各重用，或加皂角、地浆水煎。

此条乃湿热俱重之候，而去湿药多，清热药少者，以病邪初起即闭，不得不以辛通散邪为急务，不欲以寒凉凝滞病机也。

第十五条 湿热症，四五日，口大渴，胸闷欲绝，干呕不止，脉细数，舌光如镜。胃液受劫，胆火上冲。宜西瓜汁、金汁、鲜生地汁、甘蔗汁，磨服郁金、木香、香附、乌药等味。

此荣阴素亏，木火素旺者。今木乘阳明而耗其津液，幸无饮邪，故一清阳明之热，一散少阳之邪。不用煎者，取其气之全耳。

第十六条 湿热症，呕吐清水，或痰多，湿热内留，木火上逆。宜温胆汤加瓜蒌、碧玉散等味。

此素有痰饮而阳明少阳同病，故一以涤饮，一以降逆。与上条呕同而治异，正当合参。

第十七条 湿热症，呕恶不止，昼夜不差，欲死者，肺胃不和，胃热移肺，肺不受邪也。宜用

---

[1] 草薢：原本作"草薢"，此据宋本、陈本、王本改。

川连三四分，苏叶二三分，两味煎汤，呷下即止。

肺胃不和，最易致呕。盖胃热移肺，肺不受邪，还归于胃。必用川连以清湿热，苏叶以通肺胃，投之立愈，以肺胃之气，非苏叶不能通也。分数轻者，以轻剂恰治上焦之病耳。

第十八条 湿热症，咳嗽，昼夜不宁，甚至喘不得眠者，暑邪入于肺络，宜葶苈、六一散、枇杷叶等味。

人但知暑伤肺气则气虚，而不知暑滞肺络则肺实。葶苈引滑石直泻肺邪，则病自除。

第十九条 湿热症，十余日，大势已退，惟口渴，汗出，骨节痛，余邪留滞经络。宜元米汤泡于术，隔一宿，去术煎饮。

病后湿邪未尽，阴液先伤，故口渴身痛。此时救液[1]则助湿，治湿则劫阴。宗仲景麻沸汤之法，取气不取味，走阳不走阴，佐以元米汤，养阴逐湿，两擅其长也。

第二十条 湿热症，数日后，汗出，热不除，或痉，忽头痛不止者，荣液大亏，厥阴风火上升。宜羚羊角、蔓荆子、勾藤、元参、生地、女贞子等味。

湿热伤荣，肝风上逆，血不荣筋而痉，上升巅顶则头痛。热气已退，木气独张，故痉而不厥。投剂以息风为标，养阴为本。

第二十一条 湿热症，胸痞，发热，肌肉微疼，始终无汗者，腠理暑邪内闭。宜六一散一两，薄荷三四分，泡汤调下即汗解。

湿病发汗，昔贤有禁。此不微汗之，病必不除。盖既有不可汗之大戒，复有得汗始解之治法，临症者当知变通矣。

第二十二条 湿热症，按法治之，数日后，忽吐下一时并至者，中气亏损，升降悖逆。宜生谷芽、莲心、扁豆、米仁、半夏、甘草、茯苓等味，甚者用理中法。

升降悖逆，法当和中，犹之霍乱之用六和汤也。若太阴急甚，中气不支，非理中不可。

第二十三条 湿热症，十余日后，左关弦数，腹时痛，时圊血，肛门热痛，血液内燥，热邪传入厥阴之阴。宜仿白头翁法。

热入厥阴而下利，即不圊血，亦当宗仲景治热利法。若竟逼入荣阴，安得不用白头翁汤凉血而散邪乎？设热入阳明而下利，即不圊血，又宜师仲景治下利谵语，用小承气之法矣。

第二十四条 湿热症，十余日后，尺脉数，下利，或咽痛，口渴、心烦，下泉不足，热邪直犯少阴之症。宜仿猪肤凉润法。

同一下病有厥少之分，则药有寒凉之异。然少阴有便脓[2]之候，不可不细审也。

第二十五条 湿热症，身冷脉细，汗泄胸痞，口渴舌白，湿中少阴之阳。宜人参、白术、附子、茯苓、益智等味。

此条湿邪伤阳，理合扶阳逐湿。口渴为少阴症，乌得妄用寒凉耶？

第二十六条 暑月病初起，但恶寒，面黄，口不渴，神倦，四肢懒，脉沉弱，腹痛下利，湿困太阴之阳。宜仿缩脾饮[3]，甚则大顺散、来复丹等法。

暑月为阳气外泄，阴气内耗之时，故热邪伤阴，阳明消烁，宜清宜滋。太阴告困，湿浊迷漫，宜温宜散。古法最详，医者鉴诸。

第二十七条 湿热症，按法治之，诸症皆退，惟目瞑则惊悸梦惕。余邪内留，胆气不舒。宜酒浸郁李仁、姜汁炒枣仁、猪胆皮等味。

滑可去着郁李仁性最滑脱，古人治惊后肝系滞而不下，始终目不瞑者，用之以下肝系而去滞。此症借用，良由湿热之邪留于胆中，胆为清净之府，藏而不泻，是以病去而内留之邪不去。寐则阳气行阴，胆热内扰，肝魂不宁，用郁李仁以泄邪。必用酒浸者，酒入于胃，先走于胆也。枣仁之酸，入肝安神，而制以姜汁者，安神而又兼散邪也。

第二十八条 湿热症，曾开泄下夺，恶候皆平，独神思不清，倦语，不思食，溺数，唇齿干。胃气不输，肺气不布，元神大亏。宜人参、麦冬肉、生谷芽、川石斛、木瓜、生甘草、鲜莲子等味。

开泄下夺，恶候皆平，正亦大伤。故见症多

---

① 液：原本作"腋"，此据宋本、陈本、王本改。

② 便脓：宋本、陈本此下有"血"字。

③ 缩脾饮：宋本此下有"冷香饮子"四字。

气虚之象。理合清补元气，若用腻滞阴药，去生便远。

第二十九条 湿热症，四五日，忽大汗出，手足冷，脉细如丝，或绝，口渴，茎痛，而起坐自如，神清语亮。乃汗出过多，卫外之阳暂亡，湿热之邪仍结，一时表里不通，脉故伏，非真阳外脱也。宜五苓散去术加滑石、酒炒川连、生地、芪皮等味。

此条脉症全似亡阳之候，独于举动神气，得其真情。噫！此医之所以贵识见也。

第三十条 湿热症，发痉，神昏，独足冷阴缩。下体外受客寒，仍宜从湿热治。只用辛温之品，煎汤熏洗。

阴缩为厥阴之外候，合之足冷，全似虚寒矣。乃谛观本症，无一属虚，始知寒客下体，一时营气不达，不但症非虚寒，并非上热下寒之可疑也。仍从湿热治之，又何疑耶？

第三十一条 湿热症，初起，壮热口渴，脘闷懊侬，眼欲闭，时谵语。浊邪蒙闭上焦，宜涌泄。用枳壳、桔梗、淡豆豉、生山栀。无汗，加干葛。

若病退后脘中微闷，知饥不食，是余邪蒙绕上焦，法当轻散。此则浊邪蒙闭上焦，故懊侬脘闷。眼欲闭者，肺气不舒也；时谵语者，邪逼心胞也。若投轻剂，病必不除。经云：高者越之。用栀豉汤，涌泄之剂，引胃脘之阳，而开心胸之表，邪从吐散。

第三十二条 湿热症，经水适来，壮热口渴，谵语神昏，胸腹痛，或舌无胎，脉滑数。邪陷荣分，宜大剂犀角、紫草、茜根、贯仲、连翘、银花露、鲜菖蒲等味。

热入血室，不独妇女，男子亦有之。不第凉血，并须解毒，然必重剂乃可奏功。

第三十三条 湿热症，上下失血，或汗血，毒邪深入荣分，走窜欲泄。宜大剂犀角、生地、丹皮、赤芍、连翘、紫草、茜根、银花等味。

热逼而上下失血、汗血，势极危而犹不即坏者，以毒从血出，生机在是。大进凉血解毒之剂，以救阴而泄邪，邪解而血自止矣。血止后，须进参、芪善后乃得。

第三十四条 湿热症，七八日，口不渴，声不出，与饮食亦不却，默默不语，神识昏迷。进辛香凉泄、芳香逐秽俱不效。此邪入厥阴，主客浑受。宜仿吴又可三甲散，醉地鳖虫、醋炒鳖甲、土炒川山甲、生天虫、柴胡、桃仁泥等味。

暑湿虽伤阳气，然病久不解，必及于阴。阴阳两困，气钝血滞，而暑湿不得外泄，遂深入厥阴。络脉凝瘀，使一阳不能萌动，生气有降无升，心主阻遏，灵气不通，所以神不清而昏迷默默也。破滞通瘀，斯络脉通而邪得解矣。

第三十五条 湿热症，口渴，胎黄起刺，脉弦缓，囊缩，舌硬，谵语，昏不知人，两手搐搦，津枯邪滞。宜鲜生地、芦根、生首乌、鲜稻根等味。若脉有力，大便不通者，大黄亦可加入。

胃津劫夺，热邪内据，非润下以泄邪则不能。故仿承气之例，以甘凉易苦寒，正恐胃气受伤，胃津不复也。

时病论

清·雷　丰　著
张炳立　校注

校注说明

本书为雷丰所撰。雷氏，字少逸，约生于清代道光十三年(1833)，殁于光绪十四年(1888)。祖籍福建浦城，后随父转迁三衢(今浙江衢州市)，为清末著名医家。雷氏勤于思考，博学多才，自幼随父习医，继承家学，在医学上颇有造诣。其遵父教诲："一岁中杂病少而时病多，若不于治时病之法研究于平日，则临证未免茫然无据。"遂立志潜心钻研时令病。在其父所著《医博》、《医约》中论述时病的基础上，结合临证心得，著成《时病论》，后由学生程曦、江诚参校，于1882年出版问世。后有何廉臣予以增删，补入陆晋笙新编雷氏六十法歌诀，名为《新增时病论》；又有陈莲舫加批之《时病论》，1964年、1978年及199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据1884年雷慎修堂本将《时病论》稍作删节后重印。

该书计八卷，列四时病七十余种，自拟六十治法。其论旨宗《内经》，法效仲景，又推崇吴又可、叶天士、吴鞠通等温病名家，广集历代诸贤之说，其学术思想不拘于伤寒、温病之分，综合寒、温各家之精华，是书为"寒温合一"作了有益的尝试。

观其全篇，以《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八句原文为全书之纲，分述各种时令病的病因、病机、症状特点及立法依据，次列作者自拟"诸法"和常用成方，并附以临床验案作为印证。论中尤其强调《伤寒论》在外感热病学中的重要地位，提出"凡学时病者，必须参读仲景《伤寒论》，庶可融会贯通，否则不可以言医也"。其辨病强调知时，指出："是为时医必识时令，因时令而治时病，治时病而用时方，且防其何时而变，决其何时而解，随时斟酌。"辨证重在认定病邪性质及感邪轻重，从而区分证候，指导施治；论治以法代方，灵活变通，提出"不可拘于某病用某方，某方治某病"，所拟诸法用药简洁，皆仿古人之方加减变化，强调"方不在多而在损益"，其中引用了许多《伤寒论》、《温疫论》、《温病条辨》等原方，或从原方化裁演变而来。总之，雷氏对时病的论述，既继承前人理论，又敢于创新，各病证持论有宗，所拟治法切实可用，对中医外感热病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该书是学习中医外感热病学的一部重要著作。刘国光在其序中赞道："旨宗《内经》，法守长沙，于医林中读书得间，独具慧眼。"被吴华辰誉为"诚医学之正宗，救世之宝筏也"。

但应指出，《时病论》中有些病名过于机械地以季节、节气划分，未必完全符合临床实际，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且雷氏所列的部分病名，其概念与传统和现今通行病名含义不尽相同，学习时须加以分辨；再由于著者受时代局限，书中掺入了一些迷信色彩，学习时亦当正确对待。

今以清光绪十年甲申(1884)柯城雷慎修堂开雕三衢养鹤山房藏板为底本，以上海锦章书局刊本，经陈莲舫加批、由上海广益书局刊本，经何廉臣增订、上海大东书局刊本作对校，在内容上保持底本原样，对疑误内容采用本校、他校、理校三法出校说明。

该本卷首原有刘国光(宾臣)、吴华辰两序，与本书无实际关系，故删。

自　序

甚矣，医道之难也！而其最难者尤莫甚于知时论证，辨体立法。盖时有温、热、凉、寒之别，证有表、里、新、伏之分，体有阴、阳、壮、弱之殊，法有散、补、攻、和之异，设不明辨精确，妄为投剂，鲜不误人。然从古至今，医书充栋，而专论时病者盖寡。丰因谨承先志，不惮苦口而特畅其说焉。丰先君别署逸仙，好读书，喜吟咏，尝与武林许孝廉叶帆、龙邱余孝廉元圃、徐茂才月舲酌酒赋诗，迭相唱和，著有《养鹤山房诗稿》，既而弃儒，从程芝田先生习岐黄术，遂行道龙邱。晚年曾集古人诸医书，汇为四十卷，名曰《医博》，又自著《医约》四卷，书中多有发前人之未发者，同人借抄者众，无不称善。咸丰十年春，邻居虞拱辰明经助资劝登梨枣，甫议刊而西匪窜扰于龙，仓皇出走，其书遂失，是时丰父子同返柯城，冀贼退，仍觅原书于借抄诸友处，使数十年心血所萃，不至湮没无传，乃未及两载，先君溘然长逝。噫！礼云："父没而不能读父之书，手泽存焉耳。"丰求先君手泽而不可复得，清夜自思，未尝不泫然流涕，今仅留方案数百条，皆随侍时见闻所录，其中亦有论时病者，悉以授之从学程曦、江诚，细加详注，编成四卷，展诵之余，犹仿佛趋庭问答时也。因忆先君尝谓丰曰："一岁中杂病少而时病多，若不于治时病之法研究于平日，则临证未免茫然无据。"丰谨志之，至今耿耿不忘。嗟乎！自先君见背，又二十余年矣。丰历览诸家之书，引伸触类，渐有心得，每思出鄙论以问世，俾世之知我者以匡不逮，又自惭一介布衣，才同袜线，为大雅所讥，辄复中止，奈同志者固请时病之论，刺刺不休，爰不揣谫陋，将《阴阳应象大论》"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春伤于风，夏生飧泄；夏伤于暑，秋必痎疟；秋伤于湿，冬生咳嗽"八句经文为全部纲领，兼参先圣后贤之训，成一书以塞责。首先论病，论其常也；其次治案，治其变也。窃谓能知其常，而通其变，则时病不难治矣。所望知时者按春温、夏热、秋凉、冬寒之候，而别新邪、伏气之疴，更审其体实体虚，而施散补之法，则医道虽难，能难其所难，亦不见为难，愿读是书者之无畏难也。是为序。

光绪八年岁次壬午中秋前一日三衢雷丰少逸氏题于养鹤山房

凡　例

一、是书专为时病而设。时病者，乃感四时六气为病之证也，非时疫之时也。故书中专论四时之病，一切瘟疫概不载入。倘遇瘟疫之年，有吴又可先生书在，兹不复赘。

一、诸论皆本《内经》、诸贤之说，毫无杜撰。但内有先宗其论，后弃其方，或先驳其偏，后存其法，非既信又疑，盖欲择善而从，丰即偶有一得，亦必自载明白，俾阅者了然，并以寓就正之意。

一、诸法皆丰所拟，乃仿古人之方稍为损益，所用诸药，佥细心参究，不敢随意妄用以误人。每法之后，又详加解释，俾学者知一药有一药之用。

一、诸方悉选于先哲诸书，以补诸法所不及，但其中有过汗者，过下者，偏寒偏热者，不得不附鄙意于后，非丰之敢妄议古人，诚恐学者泥古方医今病，不知化裁，致胶柱鼓瑟之诮。

一、诸案系丰临证时所笔者。每见古人之案，载危病多，载轻病少，不知轻者危之渐，故圣人有不忽于细、必谨于微之训，所以危病轻病并载，使医者病者，预知防微杜渐耳。

一、是书以《阴阳应象大论》八句经旨为纲，集四时六气之病为目，总言之先圣之源，分论之后贤之本，余论附于卷末。

小　序

稿甫成，客有过而诮曰："子何人斯，积何学问，敢抗颜著书以问世，真所谓不知惭者矣！"丰笑而谢曰："吾乃一介布衣，未尝学问，成书数卷，聊以课徒，若云问世，则吾岂敢。"客曰："既云课徒，自仲景以前有羲、农、轩、伯，以后有刘、李、朱、张及诸大家之书，不下数千百种，就中堪为后学法程者，何可胜道，子必亹亹焉著《时病论》以授受，尽子之道，亦不过一时医也，何许子之不惮烦耶？"丰曰："由子之言，固非大谬，而以时医为轻，则又不然，丰请陈其说焉，子姑听之。夫春时病温，夏时病热，秋时病凉，冬时病寒，何者为正气，何者为不正气，既胜气复气，正化对化，从本从标，必按四时五运六气而分治之，名为时医，是为时医必识时令，因时令而治时病，治时病而用时方，且防其何时而变，决其何时而解，随时斟酌，此丰时病一书所由作也。若夫以时运称时医，则是时至而药石收功，时去而方术罔验，病者之命，寄乎医者之运，将不得乎时者，即不得为医，而欲求医者，必先观行运，有是理乎？然则丰于斯道，业有二十余年，诚恐不克副时医之名也，子亦何病乎时医？"言未毕，客蹙然改容，恍然大悟，作而言曰："鄙人固陋，幸聆子言，昭然若发蒙矣。"客既退，因述问答之辞弁诸简端，并质之世之识时者，未知河汉丰言否也？

少逸山人识于养鹤山房

目 录

卷之一

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大意 …… (1020)

春温 风温 温病 温毒 晚发

拟用诸法 …… (1022)

辛温解表法 凉解里热法 清热解毒法 却热息风法 祛热宣窍法 辛凉解表法 清凉透邪法 清热保津法 清凉荡热法 润下救津法 清凉透斑法

备用成方 …… (1023)

葳蕤汤 银翘散 小定风珠 大定风珠 消毒犀角饮 连翘败毒散 犀角地黄汤 三黄石膏汤 凉膈散 九味羌活汤

临证治案 …… (1024)

春温过汗变症 春温甫解几乎误补 风温入肺胃误作阴虚腻补增剧 风温误补致死 风温夹湿 胃虚温病 胃实温病 有孕发斑 温毒发疹 喉痹急证 伏气晚发

卷之二

春伤于风大意 …… (1027)

伤风 冒风 中风 风寒 风热 风湿 寒疫

拟用诸法 …… (1029)

解肌散表法 微辛轻解法 顺气搜风法 活血祛风法 宣窍导痰法 两解太阳法

备用成方 …… (1030)

海藏神术散 香苏饮 参苏饮 金沸草汤 桂枝汤 通关散 开关散 小续命汤 三化汤 大秦艽汤 乌药顺气散 顺风匀气散 牵正散 黄耆五物汤 防风黄耆汤 防风通圣散 柴葛解肌汤 苏羌饮

临症治案 …… (1031)

冒风轻证不慎口食转重 风邪中络 中风急证 中风脱证 真中死证 风湿两感 风湿误为风温 产后寒疫 时行寒疫

卷之三

春伤于风夏生飧泄大意 …… (1033)

飧泄 洞泄 寒泻 火泻 暑泻 湿泻 痰泻 食泻附：饮泻 风痢 寒痢 热痢附：暑痢 湿痢 噤口痢 水谷痢 休息痢 五色痢

拟用诸法 …… (1037)

培中泻木法 补火生土法 暖培卑监法 补中收脱法 通利州都法 清凉涤暑法 化痰顺气法 查曲平胃法 清痢荡积法 温化湿邪法 调中开噤法 调中畅气法

备用成方 …… (1038)

草窠痛泻方 胃苓汤 四神丸 胃关煎 姜茶饮 香连丸 芍药汤 苍术地榆汤 人参椁皮散 补中益气汤 真人养藏汤 肉苁蓉汤

临证治案 …… (1039)

飧泄误为食泻 飧泄之病热补得瘳 洞泄之疴虚实兼治得效 便泻刚逢经转 伤食作泻 小产之后偶沾风痢 风痢病一误再误 赤痢亦有属寒温补得愈 疟痢两作 痢下纯血死证 实热痢疾止涩太早用下得瘥 高年噤口痢疾 痢久脾肾两虚 休息痢误认肠风 阴虚之体患五色痢

卷之四

夏伤于暑大意 …… (1042)

伤暑 冒暑 中暑即中暍。附：暑厥 暑风 暑温 暑咳 暑瘵 霍乱 痧气 秽浊 痓夏 热病 霉湿

拟用诸法 …… (1045)

祛暑解毒法 增损胃苓法 清暑开痰法 却暑调元法 清离定巽法 清宣金脏法 甘咸养阴法 治乱保安法 挽正回阳法 芳香化浊法 金水相生法 二活同祛法

备用成方 …… (1046)

藿香正气散 六和汤 缩脾饮 香薷饮 新加香薷饮 桂苓甘露饮 竹叶石膏汤 人参白虎汤 六一散 三石汤 清营汤 来复丹 介宾玉女煎 生脉散 清暑益气汤 浆水散 冷香饮子 大顺散 痧疫回春丹 行军散 绛雪 紫雪 黄龙汤

临证治案 …… (1048)

阴暑误用阳暑之药 骤然中暑 暑风急证 暑温过服大寒致变 暑热劫络致成暑瘵 阴寒霍乱热补而瘳 阴虚痓夏 热病化燥伤津 霉湿时病

卷之五

夏伤于暑秋必疟疟大意 …… (1051)

暑疟 风疟 寒疟 湿疟 温疟 瘴疟 痢疟 牝疟 痰疟 食疟 疫疟 鬼疟 虚疟 劳疟 疟母 三日疟 伏暑 秋暑附：秋凉

拟用诸法 …… (1054)

清营捍疟法 辛散太阳法 宣透膜原法 和解兼攻法 甘寒生津法 宣阳透伏法 驱邪辟祟法 补气升阳法 营卫双调法 双甲搜邪法 清宣温化法

备用成方 …… (1056)

小柴胡汤 景岳木贼煎 严氏清脾饮 麻杏甘石汤 柴平汤 藿香平胃散 太无神术散 人参败毒散 咒法 截疟七宝散《局方》常山饮 子和常山散 鳖甲饮 四兽饮 追疟饮 何人饮 休疟饮

临证治案 …… (1057)

虚寒之体忽患暑疟 暑疟热盛逼血上吐 截疟太早变成肿胀 风疟时邪乘入血室 寒疟之证温补治验 湿疟之证辛散获效 温疟误为暑热 产后瘅疟热补至变 阴邪入肾发为牝疟 寒湿入脾证成牝疟 疟发昏迷治痰得效 时行疫疟 鬼疟属阴得众人阳气而解 久疟阴虚及阳 体虚痨疟 疟母破剂无效温补咸软得安 疟母攻破致死 三疟扰伤气血补益得效 产后三疟久缠 伏暑过服辛温改用清凉而愈 产后伏暑

卷之六

秋伤于湿大意 …… (1062)

伤湿 中湿 冒湿 湿热 寒湿 湿温 秋燥

拟用诸法 …… (1064)

宣疏表湿法 辛热燥湿法 苦温平燥法 松柏通幽法

备用成方 …… (1065)

羌活胜湿汤 平胃散 除湿汤 金匮肾着汤 松峰达原饮 三仁汤 苍苓白虎汤 桂苓甘露饮 杏苏散 清燥救肺汤 滋燥养营汤 蜜煎导法

临证治案 …… (1066)

里湿酿热将成疸证 里湿误补成臌得破则愈 中湿误作虚风 秋湿时令忽患暴中 湿温误作伏暑 高年湿温伤气 湿温化燥攻下得愈 妊娠燥气为病 感受秋凉燥气 血亏液燥加感燥气

卷之七

秋伤于湿冬生咳嗽大意 …… (1068)

痰嗽 干咳

拟用诸法 …… (1068)

加味二陈法 温润辛金法 清金宁络法

备用成方 …… (1069)

泻白散 清肺饮 琼玉膏 丹溪咳血方 千金久嗽方 二陈汤 景岳六安煎

临证治案 …… (1069)

伏湿作嗽认为冬温 伏湿致嗽 痰嗽补脾取效 燥气伏邪作咳 燥气刑金致使咳红 阴虚之体伏燥化火刑金

卷之八

冬伤于寒大意 …… (1071)

伤寒 中寒 冒寒 冬寒

拟用诸法 …… (1072)

甘热祛寒法

备用成方 …… (1072)

麻黄汤 葛根汤 小柴胡汤 理中汤 真武汤 四逆汤 千金阳旦汤 千金阴旦汤

临证治案 …… (1073)

伤寒调治失法变证 伤寒吐蛔 阳体中寒仍用热剂而愈 冬温肺胃合病 冬温新感适值经行 冬温伤阴将欲成损

附论

治时病常变须会通论 …… (1075)

五运六气论 …… (1075)

温瘟不同论 …… (1075)

伤寒书统治六气论 …… (1076)

辟俗医混称伤寒论 …… (1076)

辟时俗龌龊斑证论 …… (1077)

夹证兼证论 …… (1077)

成方须损益论 …… (1078)

胎前产后慎药论 …… (1078)

治轻证宜细心重病宜大胆论 …… (1078)

医家嫉妒害人论 …… (1079)

医毋自欺论 …… (1079)

古今医书宜参考论 …… (1079)

卷之一

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大意

经谓"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是训人有伏气之为病也。夫冬伤于寒，甚者即病，则为伤寒，微者不即病，其气伏藏于肌肤，或伏藏于少阴，至春阳气开泄，忽因外邪乘之，触动伏气乃发，又不因外邪而触发者，偶亦有之。其藏肌肤者，都是冬令劳苦动作汗出之人；其藏少阴者，都是冬不藏精肾脏内亏之辈。此即古人所谓最虚之处，便是容邪之处；何刘松峰、陈平伯诸公，皆谓并无伏气，悖经之罪，其可逭[1]乎！据丰论春时之伏气有五：曰春温也，风温也，温病也，温毒也，晚发也。盖春温者，由于冬受微寒，至春感寒而触发。风温者，亦由冬受微寒，至春感风而触发。温病者，亦由冬受微寒，寒酿为热，至来春阳气弛张之候，不因风寒触动，伏气自内而发。温毒者，由于冬受乖戾之气，至春夏之交，更感温热，伏毒自内而发。晚发者，又由冬受微寒，当时未发，发于清明之后，较诸温病晚发一节也。此五者，皆由冬伤于寒，伏而不发，发于来春而成诸温病者，当辨别而分治之。

程曦曰：推松峰与平伯，皆谓并无伏气，有由来也，一执《云笈七签》冬伤于汗之句，一执钱氏冬伤寒水之脏之文。殊不知两家只顾一面文章，全不顾春伤、夏伤、秋伤之训，作何等解？思二先生天资高迈，亦受其蒙，不正其讹，反助其说，毋怪后之医者，统称暴感。恣用发散、羌、防、麻、桂，逼汗劫津，误人性命，固所不免，此不得不归咎于作俑之人也。

春温 考诸大家论春温者，惟嘉言与远公，精且密矣。嘉言以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为一例；冬不藏精、春必病温又为一例；既伤于寒、且不藏精、至春同时并发，又为一例。举此三例以论温病，而详其治。远公所论都是春月伤风之见证，分出三阳若何证治，三阴若何证治。观二家之论，可谓明如指掌。然宗嘉言不合远公，宗远公不合嘉言，反使后人无从执法。其实嘉言之论，遵经训分为三例，意在伏气；远公之论，皆系伤风见证，意在新感。总之春温之病，因于冬受微寒，伏于肌肤而不即发，或因冬不藏精，伏于少阴而不即发，皆待来春加感外寒，触动伏气乃发焉，即经所谓："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冬不藏精，春必病温"是也。其初起之证，头身皆痛，寒热无汗，咳嗽口渴，舌苔浮白，脉息举之有余，或弦或紧，寻之或滑或数，此宜辛温解表法为先；倘或舌苔化燥，或黄或焦，是温热已抵于胃，即用凉解里热法；如舌绛齿燥，谵语神昏，是温热深踞阳明营分，即宜清热解毒法，以保其津液也；如有手足瘛疭，脉来弦数，是为热极生风，即宜却热息风法；如或昏聩不知人，不语如尸厥，此邪窜入心包，即宜祛热宣窍法。春温变幻，不一而足，务在临机应变可也。

风温 风温之病，发于当春厥阴风木行令之时，少阴君火初交之际。陈平伯谓春月冬季居多，春月风邪用事，冬初气暖多风，风温之病，多见于此。其实大为不然。不知冬月有热渴咳嗽等证，便是冬温，岂可以风温名之。即按六气而论，冬令如有风温，亦在大寒一节，冬初二字，大为不妥。推风温为病之原，与春温仿佛，亦由冬令受寒，当时未发，肾虚之体，其气伏藏于少阴，劳苦之人，伏藏于肌腠，必待来春感受乎风，触动伏气而发也，其证头痛恶风，身热自汗，咳嗽口渴，舌苔微白，脉浮而数者，当用辛凉解表法。倘或舌绛苔黄，神昏谵语，以及手足瘛疭等证之变，皆可仿春温变证之法治之。

或问曰：因寒触动伏气为春温，初起恶寒无汗。因风触动为风温，初起恶风有汗。二病自是两途，岂可仿前治法？答曰：新感之邪虽殊，伏藏之气则一。是故种种变证，可伺一治，必须辨其

---

1 逭(huàn)：逃，避。

孰为劳苦之辈，孰为冬不藏精之人，最为切要。试观病势由渐而加，其因于劳苦者可知；一病津液即伤，变证迭出，其因于冬不藏精者又可知。凡有一切温热，总宜刻刻顾其津液，在阴虚者，更兼滋补为要耳。又问：风温之病，曷[1]不遵仲景之训为圭臬[2]？今观是论，并未有脉阴阳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语言难出等证，岂非悖仲景之旨以为医乎？曰：此仲景论风温误治之变证也，非常证也。曰：常证何？曰：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此常证也。又问：平伯论风温一十二条，总称暴感时气，肺胃为病。鞠通杂于诸温条中，分治三焦。试问以平伯为然，抑亦以鞠通为然？曰：总宜遵《内经》"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之论，庶乎宜古宜今。见肺胃之证，即为肺胃之病；见三焦之证，即为三焦之病。弗宜印定可也。又问：春温、风温，皆有伏气为病。今时医每逢春令见有寒热咳嗽，并无口渴之证，便言风温，可乎？曰：可。盖春令之风从东方而来，乃解冻之温风也，谓风温者，未尝不可耳。其初起治法，仍不出辛凉解表之范围也。

温病　尝读介宾之书，谓温病即伤寒，治分六要五忌；又可之书，谓温病即瘟疫，治法又分九传。殊不知伤寒乃感冬时之寒邪，瘟疫乃感天地之厉气，较之伏气温病，大相径庭，岂可同日而语哉！推温病之原，究因冬受寒气，伏而不发，久化为热，必待来年春分之后，天令温暖，阳气弛张，伏气自内而动，一达于外，表里皆热也。其证口渴引饮，不恶寒而寒热，脉形愈按愈盛者是也。此不比春温外有寒邪，风温外有风邪，初起之时，可以辛温辛凉；是病表无寒风，所以忌乎辛散，若误散之，则变证蜂起矣。如初起无汗者，只宜清凉透邪法；有汗者，清热保津法；如脉象洪大而数，壮热谵妄，此热在三焦也，宜以清凉荡热法；倘脉沉实，而有口渴谵语，舌苔干燥，此热在胃腑也，宜用润下救津法。凡温病切忌辛温发汗，汗之则狂言脉躁，不可治也。然大热无汗则死；得汗后而反热，脉躁盛者亦死；又有大热，脉反细小，手足逆冷者亦死；或见痉搐昏乱，脉来促结沉代者皆死。医者不可不知。

刘松峰曰：《云笈七签》中，引作"冬伤于汗"甚妙。盖言冬时过暖，以致汗出，则来年必病温，余屡验之良然。冬日严寒，来春并无温病，以其应寒而寒，得时令之正故耳。且人伤于寒，岂可稽留在身，俟逾年而后发耶？

丰按："冬伤于汗"，汗字欠妥，松峰反赞其妙。既谓冬伤于汗，试问春夏秋三时，所伤为何物耶？又谓冬时过暖，来年病温，此说是有伏气；又谓人伤于寒，岂可稽留，此说又无伏气。片幅之中如此矛盾，诚为智者一失耳。

温毒　温毒者，由于冬令过暖，人感乖戾之气，至春夏之交，更感温热，伏毒自内而出，表里皆热。又有风温、温病、冬温，误用辛温之剂，以火济火，亦能成是病也。其脉浮沉俱盛，其证心烦热渴，咳嗽喉痛，舌绛苔黄，宜用清热解毒法，加甘草、桔梗治之。然有因温毒而发斑、发疹、发颐、喉肿等证，不可不知。盖温热之毒，抵于阳明，发于肌肉而成斑，其色红为胃热者轻也，紫为热甚者重也，黑为热极者危也，鲜红为邪透者吉也。当其欲发未发之际，宜用清凉透斑法治之；如斑发出，神气昏蒙，加犀角元参治之。《心法》云：疹发营分，营主血，故色红。《棒喝》云：邪郁不解，热入血络而成疹，疹亦红轻紫重黑危也。虽然邪郁未解，热在营分，但其温毒已发皮毛，与斑在肌肉为大异。盖肺主皮毛，胃主肌肉，所以古人谓斑属足阳明胃病，疹属手太阴肺病，疆界攸分，不容混论，鞠通混而未别，虚谷已驳其非，洵[3]无谬也。当其欲发未发之时，速用辛凉解表法，加细生地、绿豆衣治之，甚者加青黛、连翘治之。又有温热之毒，协少阳相火上攻，耳下硬肿而痛，此为发颐之病，颐虽属于阳明，然耳前耳后，皆少阳经脉所过之地，速当消散，缓则成脓为害，宜内服清热解毒法，去洋参、麦冬，加马勃、青黛、荷叶治之；连面皆肿，加白芷、漏芦；肿硬不消，加山甲、皂刺；外用水仙花根，剥去赤皮与根须，入臼捣烂，敷于肿处，干则易之，俟肤生黍米黄疮为度。又有温热之毒，发越于

1　曷(hé)：古代疑问词，怎么。

2　圭臬(guī niè)：古代测日影的器具，此义为标准，法度。

3　洵(xún)：义为诚然，实在。

上，盘结于喉，而成肿痹。《内经》云：一阴一阳结，谓之喉痹。一阴者，手少阴君火也；一阳者，手少阳相火也。二经之脉，并络于喉，今温毒聚于此间，则君相之火并起，盖火动则生痰，痰壅则肿，肿甚则痹，痹甚则不通而死矣。急用玉钥匙以开其喉，继以清热解毒法，去洋参、麦冬、加僵蚕、桔梗、牛蒡、射干治之。温毒之病，变证极多，至于斑、疹、颐、喉，时恒所有，故特表而出之。

晚发 晚发者，亦由冬令受寒，当时未发，发于来年清明之后，夏至以前，较之温病晚发一节，故名晚发病也。其证头痛发热，或恶风恶寒，或有汗无汗，或烦躁，或口渴，脉来洪数者是也。亦当先辨其因寒因风而触发者，始可定辛温辛凉之法而治之。但其曩[1]受之伏寒，必较温热之伏气稍轻，峻剂不宜孟浪。如无风寒所触者，仍归温病论治。此宜清凉透邪法，加蝉衣、栀壳治之。如有变证，可仿诸温门中及热病之法治之。但是病与秋时之晚发，相去云泥，彼则夏令之伏暑而发于秋，此则冬时之伏气而发于春，慎勿以晚发同名，而误同一治耳。

或问曰：细考风温、春温，发于大寒至惊蛰；温病、温毒，发于春分至立夏，界限虽分，然与《内经》先夏至日为病温，不相符节。何独晚发一病，发于清明之后，夏至以前，偏与《内经》拍合何也？答曰：大寒至惊蛰，乃厥阴风木司权，风邪触之发为风温；初春尚有余寒，寒邪触之发为春温；春分至立夏，少阴君火司令，阳气正升之时，伏气自内而出，发为温病、温毒；晚发仍是温病，不过较诸温晚发一节也。以上五证，总在乎夏至之先，诚与《内经》先夏至日为温病，皆不枘凿[2]矣。

拟用诸法

辛温解表法 治春温初起，风寒寒疫，及阴暑秋凉等证。

防风一钱五分 桔梗一钱五分 杏仁一钱五分，去皮尖，研 广陈皮一钱 淡豆豉三钱

加葱白五寸煎。

是法也，以防风、桔梗，祛其在表之寒邪；杏子、陈皮，开其上中之气分；淡豉、葱白，即葱豉汤，乃《肘后》之良方，用代麻黄，通治寒伤于表。表邪得解，即有伏气，亦冀其随解耳，

凉解里热法 治温热内炽，外无风寒，及暑温冬温之证。

鲜芦根五钱 大豆卷三钱 天花粉二钱 生石膏四钱 生甘草六分

新汲水煎服。

温热之邪，初入于胃者，宜此法也。盖胃为阳土，得凉则安。故以芦根为君，其味甘，其性凉，其中空，不但能去胃中之热，抑且能透肌表之邪，诚凉而不滞之妙品，大胜寻常寒药；佐豆卷之甘平，花粉之甘凉，并能清胃除热，更佐石膏，凉而不苦，甘草泻而能和，景岳名为玉泉饮，以其治阳明胃热有功。凡寒凉之药，每多败胃，惟此法则不然。

清热解毒法 治温毒深入阳明，劫伤津液，舌绛齿燥。

西洋参三钱 大麦冬三钱，去心 细生地三钱 元参一钱五分 金银花二钱 连翘二钱，去心

加绿豆三钱，煎服。

此法治温热成毒即火邪也。温热既化为火，火未有不伤津液者，故用银、翘、绿豆，以清其火而解其毒；洋参、麦冬，以保其津；元参、细地，以保其液也。

却热息风法 治温热不解，劫液动风，手足瘛疭。

大麦冬五钱，去心 细生地四钱 甘菊花一钱 羚羊角二钱 钩藤钩五钱

先将羚羊煎一炷香，再入诸药煎。

凡温热之病，动肝风者，惟此法最宜。首用麦冬、细地，清其热以滋津液；菊花、羚角，定其风而宁抽搐；佐钩藤者，取其舒筋之用也。

祛热宣窍法 治温热、湿温、冬温之邪，窜入心包，神昏谵语，或不语，舌苔焦黑，或笑或痉。

连翘三钱，去心 犀角一钱 川贝母三钱，去心 鲜

---

1 曩(nǎng)：从前的，过去的。

2 枘凿：枘，榫头；凿，榫眼，比喻相互符合。

石菖蒲一钱

加牛黄至宝丹一颗，去蜡壳化冲。

是法治邪入心包之证也。连翘苦寒，苦入心，寒胜热，故泻心经之火邪；经曰："火淫于内，治以咸寒。"故兼犀角咸寒之品，亦能泻心经之火邪；凡邪入心包者，非特一火，且有痰随火升，蒙其清窍，故用贝母清心化痰，菖蒲入心开窍；更用牛黄至宝之大力，以期救急扶危于俄顷耳。

辛凉解表法　治风温初起，风热新感，冬温袭肺咳嗽。

薄荷一钱五分　蝉退一钱，去足翅　前胡一钱五分　淡豆豉四钱　瓜蒌壳二钱　牛蒡子一钱五分

煎服。如有口渴，再加花粉。

此法取乎辛凉，以治风温初起，无论有无伏气，皆可先施。用薄荷、蝉退，轻透其表；前胡、淡豉，宣解其风；叶香岩云：温邪上受，首先犯肺。故佐蒌壳、牛蒡开其肺气，气分舒畅，则新邪伏气，均透达矣。

清凉透邪法　治温病无汗，温疟渴饮，冬温之邪内陷。

鲜芦根五钱　石膏六钱，煅　连翘三钱，去心　竹叶一钱五分　淡豆豉三钱　绿豆衣三钱

水煎服。

此治温病无汗之主方。其伏气虽不因风寒所触而发，然亦有有汗无汗之分。无汗者宜透邪，有汗者宜保津，一定之理也。凡清凉之剂，凉而不透者居多，惟此法清凉且透。芦根中空透药也，石膏气轻透药也，连翘之性升浮，竹叶生于枝上，淡豆豉之宣解，绿豆衣之轻清，皆透药也。伏邪得透，汗出微微，温热自然达解耳。

清热保津法　治温热有汗，风热化火，热病伤津，温疟舌苔变黑。

连翘三钱，去心　天花粉二钱　鲜石斛三钱　鲜生地四钱　麦冬四钱，去心　参叶八分

水煎服。

此治温热有汗之主方。汗多者，因于里热熏蒸，恐其伤津损液，故用连翘、花粉，清其上中之热；鲜斛、鲜地，保其中下之阴；麦冬退热除烦；参叶生津降火。

清凉荡热法　治三焦温热，脉洪大而数，热渴谵妄。

连翘四钱，去心　西洋参二钱　石膏五钱，煅　生甘草八分　知母二钱，盐水炒　细生地五钱

加粳米一撮，煎服。

是法也，以仲圣白虎汤为主，治其三焦之温热也。连翘、洋参，清上焦之热以保津；膏、甘、粳米，清中焦之热以养胃；知母、细地，泻下焦之热以养阴。

润下救津法　治热在胃府，脉沉实有力，壮热，口渴，舌苔黄燥。

熟大黄四钱　元明粉二钱　粉甘草八分　元参三钱　麦冬四钱，去心　细生地五钱

流水煎服。

阳明实热之证，当用大小承气，急下以存津液，但受温热之病，弱体居多，虽有是证，不能遽用是药，故以仲圣调胃承气为稳，且芒硝改为元明粉，取其性稍缓耳，合用鞠通增液汤方，更在存养阴液之意。

清凉透斑法　治阳明温毒发斑。

石膏五钱，煅用　生甘草五分　银花三钱　连翘三钱，去心　鲜芦根四钱　豆卷三钱，井水发

加新荷钱一枚，煎服，如无，用干荷叶三钱亦可。

凡温热发斑者，宜清胃解毒为主。膏、甘治之以清胃，银、翘治之以解毒。更以芦根、豆卷，透发阳明之热；荷钱者即初发之小荷叶也，亦取其轻升透发之意。热势一透，则斑自得化矣。

备用成方

葳蕤汤　治风温初起，六脉浮盛，表实壮热，汗少者，先以此方发表。

葳蕤　白薇　羌活　葛根　麻黄　川芎　木香　杏仁　石膏　甘草

共十味，水煎。日三服。

丰按：风温之病，因风触发，发热有汗，不可汗之。今谓汗少者，风必兼寒可知，故兼用羌、葛、麻黄，倘汗多者，不宜浪用。如春温之病，因寒触发，热重无汗，体素盛者，此方权可用之，弱者尚嫌太猛耳。

银翘散 治风温、温病、冬温等证。

金银花 连翘 苦桔梗 薄荷 荆芥穗 淡豆豉 牛蒡子 竹叶 生甘草

鲜芦根汤煎服。

小定风珠方 治温病厥而且呃，脉细而劲者。

生龟版 真阿胶 淡菜 鸡子黄

加童便一杯冲服。

大定风珠方 治温热烁阴，或误表妄攻，神倦瘛疭，脉气虚弱，舌绛苔少，时时欲脱者。

大生地 生白芍 真阿胶 麦冬 生龟版 生鳖甲 生牡蛎 鸡子黄 火麻仁 五味子 炙甘草

水煎服。

丰按：以上三方，皆鞠通先生所制。银翘散，方极轻灵，风温冬温初起者，用之每多应手。至于大小定风珠，似乎腻滞，非脉证审确，不可轻用。

消毒犀角饮 治风热之毒，喉肿而疼，发斑发疹。

防风 荆芥 牛蒡子 甘草 犀角

水煎服。如热盛，加连翘、薄荷、黄芩、黄连。

连翘败毒散 治时毒发颐。

连翘 天花粉 牛蒡子 柴胡 荆芥 防风 升麻 桔梗 羌活 独活 红花 苏木 川芎 归尾 粉甘草

水煎服。如两颐连面皆肿，加白芷、漏芦；坚肿不消，加皂刺、穿山甲；大便燥结，加酒炒大黄。

犀角地黄汤 治胃火热盛，阳毒发斑，吐血衄血。

大生地 生白芍 牡丹皮 犀角

水煎服。热甚如狂者，再加黄芩。

三黄石膏汤 治伤寒温毒，表里俱盛，或已经汗下，或过经不解，三焦大热，六脉洪盛，及阳毒发斑。

黄连 黄芩 黄柏 石膏 栀子 麻黄 淡豆豉

加姜、枣、细茶入煎，热服。

凉膈散 治温热时行，表里实热，及心火亢盛，目赤便闭，胃热发斑。

连翘 栀子 黄芩 薄荷 大黄 芒硝 甘草

加竹叶，煎服。一方加白蜜一匙。

丰按：以上五方，皆治时风温热之毒而成发斑、发疹、发颐、喉肿等证，在体实者，皆可施之，虚者俱宜酌用。

九味羌活汤 治感冒四时不正之气，伤寒、伤风、温病、热病。

羌活 防风 细辛 苍术 川芎 白芷 黄芩 生地 甘草

加生姜、葱白煎。

丰按：张元素制是方者，必欲人增减用之。如伤寒伤风初起者，黄芩、生地断断难施。温病热病初发者，羌、细、苍、防，又难辄用。可见医方不能胶守，此所谓能使人规矩，不能使人巧也。

临证治案

春温过汗变症 城东章某，得春温时病，前医不识，遂谓伤寒，辄用荆、防、羌、独等药，一剂得汗，身热退清，次剂罔灵，复热如火，大渴饮冷，其势如狂。更医治之，谓为火证，竟以三黄解毒为君，不但热势不平，更变神昏瘛疭。急来商治于丰，诊其脉，弦滑有力，视其舌，黄燥无津。丰曰：此春温病也。初起本宜发汗，解其在表之寒，所以热从汗解，惜乎继服原方，过汗遂化为燥，又加苦寒遏其邪热，以致诸变丛生，当从邪入心包、肝风内动治之。急以祛热宣窍法，加羚角、钩藤。服一剂，瘛疭稍定，神识亦清，惟津液未回，唇舌尚燥，守旧法，除去至宝、菖蒲，加入沙参、鲜地，连尝三剂，诸恙咸安。

春温前解几乎误补 三湘刘某之子，忽患春温，热渴不解，计有二十朝来，始延丰诊，脉象洪大鼓指，舌苔灰燥而干，既以凉解里热法治之。次日黎明，复来邀诊，诣其处，见几上先有药方二纸，一补正回阳，一保元敛汗，刘曰：昨宵变证，故延二医酌治，未识那方中肯？即请示之。丰曰：先诊其脉再议。刘某伴至寝所，见病者覆被而卧，神气尚清，汗出淋漓，身凉如水，六脉安静，呼吸调匀。丰曰：公弗惧，非脱汗也，乃解汗也。曰：何以知之？曰：脉静身凉，故知之也。倘今见汗防脱，投以温补，必阻其既解之邪，变证

再加，遂难治矣。乔梓仍信丰言，遂请疏方。思邪方解之秋，最难用药，补散温凉，概不可施，姑以蒌皮畅其气分，俾其余邪达表；稽[1]豆衣以皮行皮，使其尽透肌肤；盖汗为心之液，过多必损乎心，再以柏子、茯神养其心也；加沙参以保其津，细地以滋其液，米仁甘草，调养中州；更以浮小麦养心敛汗。连服二剂，肢体回温，汗亦收住。调治半月，起居如昔矣。

或问曰：先生尝谓凡学时病，必先读仲景之书。曾见《伤寒论》中，漏汗不止，而用附子。今见大汗身凉，而用沙参、细地，能不令人骇然？请详其理。答曰：用附子者，其原必寒，其阳必虚。今用沙、地者，其原乃温，其阴乃伤。一寒一温，当明辨之。又问：春温之病，因寒触动，岂无寒乎？曰：子何迂也！须知温在内，寒在外。今大汗淋漓，即有在外之寒，亦当透解，故不用附子以固其阳，而截其既解温邪之路，用沙、地以滋津液，而保其既伤肺肾之阴。若执固阳之法，必使既散之邪复聚，子知是理乎？

风温人肺胃误作阴虚腻补增剧 云岫孙某，平素清癯，吸烟弱质，患咳嗽热渴，计半月矣。前医皆以为阴虚肺损，所服之药，非地、味、阿胶，即沙参、款、麦，愈治愈剧，始来求治于丰。按其脉，搏大有力，重取滑数，舌绛苔黄，热渴咳嗽，此明是风温之邪，盘踞肺胃。前方尽是滋腻，益使气机闭塞，致邪不能达解，当畅其肺，清其胃，用辛凉解表法，加芦根、花粉治之。服二剂，胸次略宽，咳亦畅快，气分似获稍开，复诊其脉稍缓，但沉分依然，舌苔化燥而灰，身热如火，口渴不寐，此温邪之势未衰，津液被其所劫也。姑守旧法，减去薄荷，加入石膏、知母。服至第三剂，则肌肤微微汗润，体热退清，舌上津回，脉转缓怠，继以调补，日渐而安。

风温误补致死 里人范某，患风温时病，药石杂投，久延未愈。请丰诊视，视其形容憔悴，舌苔尖白根黄，脉来左弱右强，发热缠绵不已，咳嗽勤甚，痰中偶有鲜红，此乃赋禀素亏，风温时气未罄[2]，久化为火，刑金劫络，理当先治其标，缓治其本，遂以银翘散，去荆芥、桔、豉，加川贝、兜、蝉，此虽治标，实不碍本，倘见血治血，难免不入虚途。病者信补不服，复请原医，仍用滋阴凉血补肺之方，另服人参、燕窝。不知温邪得补，益不能解，日累日深，竟成不起。呜呼！医不明标本缓急，误人性命，固所不免矣。

风温夹湿 南乡梅某，望七之年，素来康健，微热咳嗽，患有数朝，时逢农事方兴，犹是勤耕绿野，加冒春雨，则发热忽炽，咳嗽频频，口渴不甚引饮，身痛便泻。有谓春温时感，有言漏底伤寒，所进之方，佥未应手。延丰诊治，按其脉，濡数之形，舌苔黄而且腻，前恙未除，尤加胸闷溺赤，此系风温夹湿之证，上宜清畅其肺，中宜温化其脾，以辛凉解表法，去蒌壳，加葛根、苍术、神曲、陈皮治之。服二剂，身痛已除，便泻亦止，惟发热咳嗽，口渴喜凉，似乎客湿已解，温热未清，当步原章，除去苍术、神曲，加入绍贝、蒌根、芦根、甘草。迭进三剂，则咳嗽渐疏，身热退净。复诊数次，诸恙若失矣。

胃虚温病 海昌张某，于暮春之初，突然壮热而渴，曾延医治，胥未中机。邀丰诊之，脉驶而躁，舌黑而焦，述服柴葛解肌及银翘散，毫无应验。推其脉证，温病显然，刻今热势炎炎，津液被劫，神识模糊，似有逆传之局，急用石膏、知母，以祛其热；麦冬、鲜斛，以保其津；连翘、竹叶，以清其心；甘草、粳米，以调其中。服之虽有微汗，然其体热未衰，神识略清，舌苔稍润，无如又加呃逆，脉转来盛去衰，斯温邪未清，胃气又虚竭矣。照前方增入东洋参、刀豆壳，服下似不龂龁，遍体微微有汗，热势渐轻，呃逆亦疏，脉形稍缓。继以原法，服一煎，诸恙遂退，后用《金匮》麦门冬汤为主，调理匝月而安。

胃实温病 山阴沈某，发热经旬，口渴喜冷，脉来洪大之象，舌苔黄燥而焦。丰曰：此温病也。由伏气自内而出，宜用清凉透邪法，去淡豉、竹叶、绿豆衣，加杏仁、蒌壳、花粉、甘草治之。服一剂，未中肯綮[3]，更加谵语神昏，脉转实大有力，此温邪炽盛，胃有燥屎昭然，改用润下救津法，

---

1 稽(lū)：同稆，指谷物等不种自生。

2 罄(qìng)：义为尽。

3 肯綮(qìng)：指筋骨结合的地方，此喻病证之关键。

加杏霜、枳壳治之。午前服下，至薄暮腹内微疼，先得矢气数下，交子夜始得更衣，有坚燥黑屎十数枚，继下溏粪，色如败酱，臭不可近，少顷遂熟寐矣，鼾声如昔，肤热渐平，至次日辰牌方醒，醒来腹内觉饥，啜薄粥一碗。复脉转为小软，舌苔已化，津液亦生。丰曰：病全愈矣，当进清养胃阴之药。服数剂，精神日复耳。

程曦曰：斯二症皆是温病，见证似乎相仿，一得人参之力，一得承气之勋，可见学医宜参脉证。一加呃逆，脉转洪形，便知其为胃气之虚；一加谵语，脉转实大，便知其为胃气之实。论其常证，相去不远，见其变证，虚实攸分，临证之秋，苟不审其孰虚孰实，焉能迎刃而解耶！

有孕发斑 建德孙某之妻，怀胎五月，忽发温毒之病，延丰诊之，已发斑矣。前医有用辛温发散，有用补养安胎，不知温毒得辛温愈炽，得补养弥盛，是以毒势益张，壅滞肌肉而发为斑，其色紫者，胃热盛也，脉数身热，苔黄而焦，此宜解毒清斑，不宜专用安补。遂以石膏、芦根透阳明之热；黄芩、鲜地，清受灼之胎；佐连翘、甘草以解毒，荷叶以升提。服一帖，身热稍清，斑色退淡、惟脉象依然数至，舌苔未见津回，仍守旧章，重入麦冬，少增参叶。继服二帖，诸恙尽退。后用清补之法，母子俱安。

温毒发疹 古越胡某之郎，年方舞象，忽患热渴咳闭，甫半月矣，前医罔效，病势日加沉重。遣人延丰诊治，诣其寓所，先看服过三方，皆是沙参、麦冬、桑皮、地骨，清金止咳等药。审其得病之时，始则发热咳嗽，今更加之胸闭矣，诊其脉，两寸俱数，此明系温热之毒，盘踞于上，初失宣气透邪之法，顿使心火内炽，肺金受刑，盖肺主皮毛，恐温毒外聚肤腠而发为疹，遂令解衣阅之，果见淡红隐隐，乘此将发未透之际，恰好轻清透剂以治之，宜以辛凉解表法，去蒌壳，加荷叶、绿豆衣、西河柳叶。服下遂鲜红起粒，再服渐淡渐疏，而热亦减，咳亦平。继以清肃肺金之方，未及一旬，遂全瘥耳。

喉痹急证 城东陈某之室，偶沾温毒而成喉痹，来邀诊治，见其颈肿牙闭，不能纳食，惟汤水略为可咽，脉象浮中不著，沉分极数。丰曰：此温毒之证，过服寒凉，则温毒被压，益不能化。索前方一阅果然，据愚意理当先用温宣，解其寒凉药气，俟牙松肿减，而后以凉剂收功。满座皆曰：然。遂以谷精、紫菀开其喉痹；薄荷、荆芥宣散风邪；橘红快膈化痰；甘草泻火解毒；桔梗载诸药之性在上，仍能开畅咽喉；细辛治喉痹有功，且足少阴本药，以少阴之脉，循喉咙也。速令煎尝，另用玉钥匙，即马牙硝钱半，蓬砂五分，僵蚕三分，大泥冰片一分，擂细吹喉，令涎多出。自日晡进药，至二更时候，牙关略展，忽作咳嗽连声。次日复邀诊视，告以病情。丰曰：有生机也。脉形稍起，苔色纯黄，此温毒透达之象。改以元参、细地、绍贝、牛蒡、参叶、射干、大洞果、金果榄等药。迭进三剂，颈肿尽消，咽喉畅利，咳嗽亦渐愈矣。

或问曰：观先生数案，皆用法而不用汤。尝见古人治斑疹颐喉，皆不出吴氏举斑汤、钱氏升葛汤、活人玄参升麻汤、东垣普济消毒饮等方，方内皆用升麻。窃思斑疹赖其透发，颐喉藉其升提，今先生舍而不用者，是何意也？答曰：吴淮阴云：升腾飞越太过之病，不当再用升提，说者谓其引经，亦愚甚矣。诚哉非谬也！丰深有味乎斯言。即遇当升透之病，莫如荷叶、桔梗为稳。升麻升散力速，他病为宜，于斑疹颐喉，究难用耳。

伏气晚发 若耶赵某，颇知医理，偶觉头痛发热，时或恶风，自以为感冒风邪，用辛温散剂，热势增重。来迓于丰，脉象洪滑而数，舌根苔黄，时欲烦躁，口不甚渴，丰曰：此晚发证也，不当辛散，宜乎清解之方。病者莞尔而笑，即谓：晚发在乎秋令，春时有此病乎？见其几上有医书数种，内有叶香岩《医效秘传》，随手翻出使阅，阅之而增愧色，遂请赐方，以辛凉解表法，加芦根、豆卷治之。连服三煎，一如雪污拔刺，诸恙咸瘳。

卷之二

春伤于风大意

《内经》云：春伤于风。谓当春厥阴行令，风木司权之候，伤乎风也。夫风邪之为病，有轻重之分焉，轻则曰冒，重则曰伤，又重则曰中。如寒热有汗，是风伤卫分，名曰伤风病也；鼻塞咳嗽，是风冒于表，名曰冒风病也；突然昏倒，不省人事，是风中于里，名曰中风病也，当分轻重浅深而治之。且风为六气之领袖，能统诸气，如当春尚有余寒，则风中遂夹寒气，有感之者是为风寒；其或天气暴热，则风中遂夹热气，有感之者是为风热；其或春雨连绵，地中潮湿上泛，则风中遂夹湿气，有感之者是为风湿；倘春应温而反寒，非其时而有其气，有患寒热如伤寒者，是为寒疫。此七者皆春令所伤之新邪，感之即病，与不即病之伏气，相去天渊，当细辨之。

伤风 伤风之病，即仲景书中风伤卫之证也，诸家已详，可毋细论耳。然其初起之大概，亦当述之。夫风邪初客于卫，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脉象浮缓者，此宜解肌散表法治之。经曰：伤于风者，头先受之，故有头痛之证；风并于卫，营弱卫强，故有发热汗出之证；汗出则腠疏，故有恶风之证；脉浮主表，缓主风，故用解肌散表之法，以祛卫外之风。倘脉浮紧发热汗不出者，不可与也，当须识此，勿令误也。若误用之，必生他变，然则当按仲景法治之。世俗每见鼻塞咳嗽，遂谓伤风，而不知其为冒风也。冒风之病，详在下篇。

冒风 冒风者，风邪冒于皮毛，而未传经入里也。汪讱庵曰：轻为冒，重为伤，又重则为中。可见冒风之病，较伤风为轻浅耳。近世每以冒风之病，指为伤风，不知伤风之病，即仲景书中风伤卫之证也。今谓冒风，乃因风邪覆冒皮毛，皮毛为肺之合，故见恶风、微热、鼻塞、声重、头痛、咳嗽，脉来濡滑而不浮缓，此皆春时冒风之证据，与风伤卫之有别也。宜乎微辛轻解法治之。倘或口渴喜饮，是有伏气风潜，如脉数有汗为风温，脉紧无汗为春温，务宜区别而治，庶几无误。

或问曰：曾见灵胎书中有头痛、发热、咳嗽、涕出，俗语所谓伤风，非仲圣《伤寒论》中之伤风也。今先生竟以风伤卫分为伤风，与灵胎相悖，究竟谁是谁非？曰：灵胎所论之伤风，即是书之冒风；是书之伤风，即仲圣书中风伤卫分之伤风。据理而论，当遵圣训为是，俗语为非。曰：观先生所论之冒风，较伤风为轻，灵胎所论之伤风，为至难治之疾，一轻一重，何其相反？曰：丰谓风邪初冒皮毛，其证轻而且浅，不难数服而瘥，故曰轻也；彼谓邪由皮毛而入于肺，经年累月，病机日深，变成痨怯，故曰至难治之疾也。一论初起，一论病成，何相反之有？

中风 中风之病，如矢石之中人，骤然而至也。古人谓类中为多，真中极少，是书专为六气而设，故论真中为亟耳。观夫卒中之病，在春中风为多，在夏中暑为多，在秋中湿为多，在冬中寒为多，是以中风之病，详于春令。盖风之中于人也，忽然昏倒，不省人事，或㖞斜舌强，痰响喉间等证。当其昏倒之时，急以通关散取嚏，有则可治，无则多死；口噤者，用开关散擦牙软之；痰涎壅盛，用诸吐法涌之；此乃急则治标之法。再考诸贤论治，惟《金匮》分为四中，最为确当，堪为后学准绳，一曰中经，一曰中络，一曰中腑，一曰中脏。如左右不遂，筋骨不用，邪在经也，当用顺气搜风法治之；口眼㖞斜，肌肤不仁，邪在络也，当用活血祛风法治之；昏不识人，便溺阻隔，邪在腑也，当用宣窍导痰法，益以百顺丸治之；神昏不语，唇缓涎流，邪在脏也，亦宜此法，佐以牛黄清心丸治之。如口开则心绝，目合则肝绝，手撒则脾绝，鼾睡则肺绝，遗尿则肾绝；又有摇头上窜，汗出如油，脉大无伦，或小如纤，皆不可治。

或问：古人治中风，每有中腑、中脏、中血脉之分，中腑以小续命汤，中脏以三化汤，中血脉

以大秦艽汤。今既曰遵《金匮》之四中，然与原文不符合者何？曰：此遵《金鉴》订正之文，谅无有误耳。曰：论中又谓真中极少，类中为多，究竟真类，何以别耶？曰：忽然昏倒，真类皆有之证，然类中者，但无口眼㖞斜，不仁不用等证也。曰：真类既分，不知类中有几？曰：类中之病有八也：一因气虚之体，烦劳过度，清气不升，忽然昏冒为虚中也，治宜补气；一因气实之人，暴怒气逆，忽然昏倒为气中也，治宜顺气；一因七情过极，五志之火内发，卒然昏倒无知为火中也，治宜凉膈；一因过饱感受风寒，或因恼怒气郁食阻，忽然昏厥为食中也，治宜宣消；一因登冢入庙，冷屋栖迟，邪气相侵，卒然妄语，头面青黑，昏不知人为恶中也，治宜辟邪；所有暑中论在卷四，湿中论在卷六，寒中论在卷八。此八者，皆称为类中也。

程曦曰：是书以《金匮》之四中为准绳，而不以《内经》偏枯、风痱、风懿、风痹四者为纲领何？思之良久，恍然有会。盖偏枯者，半身不遂也；风痱者，四肢不举也；风懿者，卒然不语也；风痹者，遍身疼痛也。窃谓偏枯、风痱、风懿，皆属中风，而风痹一病，断断不能混入，恐后学者，以痹为中，所以宗后圣而未宗先圣，职是故耳。

江诚曰：诸书以半身不遂，分出左瘫、右痪，不用、不仁。盖谓瘫者坦也，筋脉弛纵，坦然不收；痪者涣也，气血涣散，筋骨不用。又谓右为不用，左为不仁，其实瘫与不仁，即论中之邪中乎络也；痪与不用，即论中之邪中乎经也。今以此四中括之，真所谓要言不烦矣。

风寒 经云：风为百病之长也，以其能统诸气耳。夫春令之风，多兼温气；夏令之风，多兼暑气；秋令之风，多兼湿气；冬令之风，多兼寒气。今风寒之病，不论于冬，而论于春令者，盖以风为重也，如冬令之风寒，以寒为重可知，若此别之，在春令辛温不宜过剂，在冬令辛热亦可施之，所以前人用药宜分四时，洵非谬也。是论风寒者，缘于初春尚有余寒，所至之风，风中夹寒，人感之者，即寒热头痛，汗出不多，或咳嗽，或体疼，脉来浮大，或兼弦紧是也，宜以辛温解表法治之。然此病较当春之寒疫稍轻，较冬令之伤寒则更轻矣，治之得法，不难一二剂而瘳，但当审其兼证为要，如兼痰者，益以苓、夏，兼食者，加入神、查，随证减增，庶几有效。

风热 春应温而过热，是为非时之气，所感之风，风中必夹热气，故名风热病耳，此不但与风温为两途，抑且与热病为各异。盖风温、热病，皆伏气也；风热之邪，是新感也。其初起寒微热甚，头痛而昏，或汗多，或咳嗽，或目赤；或涕黄，舌起黄苔，脉来浮数是也，当用辛凉解表法为先；倘恶寒头痛得瘥，转为口渴喜饮，苔色黄焦，此风热之邪已化为火，宜改清热保津法治之；倘或舌燥昏狂，或发斑发疹，当仿热病门中之法治之。或问曰：尝见昔贤所谓春应温而反寒，是为非时之气；今先生谓春应温而过热，亦为非时之气。昔今之论，何其相反？请详悉之。答曰：昔贤之论，固非有谬；丰之鄙论，亦有所本。今谓春应温而过热，即《金匮》所谓至而太过，《礼记》所谓春行夏令也；昔贤谓春应温而反寒，即《金匮》所谓至而不去，《礼记》所谓春行冬令也。

风湿 风湿之病，其证头痛、发热，微汗、恶风，骨节烦疼，体重微肿，小便欠利，脉来浮缓是也。罗谦甫云：春夏之交，人病如伤寒，为风湿证也，宜用五苓散自愈。由是观之，风湿之邪，多伤于太阳者，不待言矣。宜用两解太阳法疏其膀胱之经，复利其膀胱之府也。如风胜者，多用羌、防；湿胜者，多加苓、泽；阴虚之体，脉中兼数，宜加黄柏、车前；阳虚之体，脉内兼迟，宜入戟天、附片。医者总宜分其风胜湿胜，辨其阴虚阳虚，庶无贻误。

喻嘉言曰：风湿之中人也，风则上先受之，湿则下先受之，俱从太阳膀胱而入。风伤其卫，湿留关节，风邪从阳而亲上，湿邪从阴而亲下，风邪无形而居外，湿邪有形而居内，上下内外之间，邪相搏击，故显汗出、恶风、短气、发热、头痛、骨节烦疼、身重微肿等证，此固宜从汗解。第汗法与常法不同，贵徐不贵骤，骤则风去湿存，徐则风湿俱去也。

丰按：论风湿，惟嘉言先生为白眉，明出上下表里，可谓批却导窍矣，更妙论汗之法，贵徐不贵骤，此五字诚为治风湿之金针，学者不可以

其近而忽之也。

寒疫 叔和《序例》曰：从春分以后，至秋分节前，天气暴寒者，皆为时行寒疫也。考之《金鉴》，又谓：春应温而反寒，名曰寒疫。据此而论，春有是病，而夏秋无是病也。其实夏令之寒，是为阴暑之病，秋月之寒，是为秋凉燥气，此分明夏秋不病寒疫，当宗《金鉴》之训，寒疫在乎春令也。盖疫者役也，若役使然，大概众人之病相似者，皆可以疫名之。此又与瘟疫之疫，相悬霄壤，须知瘟疫乃天地之厉气，寒疫乃反常之变气也。其初起头痛、身疼，寒热无汗，或作呕逆，人迎之脉浮紧者，宜用辛温解表法治之，观此见证，与冬令伤寒初客太阳无异，因在春令，所以不名伤寒，又因众人之病相同，所以名为寒疫，然其治法，又与伤寒相去不远矣。如有变证，可仿伤寒法治之。

或问曰：先生谓夏令之寒，是为阴暑之病，倘未交小暑、大暑之令，而受立夏、小满、芒种、夏至之寒，可以名寒疫否？答曰：可也。昔贤谓夏应热而反凉，是为非时之气，若果见证与寒疫相合，不妨用寒疫之方，此所谓超乎规矩之外，仍不离乎规矩之中也。

拟用诸法

解肌散表法 治风邪伤卫，头痛畏风，发热有汗等证。

嫩桂枝 白芍药 粉甘草 生姜 大枣

水煎服。

此仲景之桂枝汤，治风伤卫之证也。舒驰远曰：桂枝走太阳之表，专驱卫分之风；白芍和阴护营，甘草调中解热，姜辛能散，枣甘能和，又以行脾之津液，而调和营卫者也。

微辛轻解法 治冒风之证，头微痛，鼻塞，咳嗽。

紫苏梗一钱五分 薄荷梗一钱 牛蒡子一钱五分 苦桔梗一钱五分 瓜蒌壳二钱 广橘红一钱，去白

水煎服。

凡新感之风邪，惟冒为轻，只可以微辛轻剂治之。夫风冒于皮毛，皮毛为肺之合，故用紫苏、薄荷以宣其肺，皆用梗而不用叶，取其微辛力薄也。盖风为阳邪，极易化火，辛温之药，不宜过用，所以佐牛蒡之辛凉，桔梗之辛平，以解太阴之表，及蒌壳之轻松，橘红之轻透，以畅肺经之气，气分一舒，则冒自解矣。

顺气搜风法 治风邪中经，左右不遂，筋骨不用。

台乌药一钱 陈橘皮一钱五分 天麻一钱 紫苏一钱五分 甘菊花一钱 参条二钱 炙甘草五分 宣木瓜一钱

加桑枝三钱为引，水煎服。

此师古人顺风匀气散之法，以治风邪中经之病也。香岩曰：经属气。所以进乌药、陈皮以顺其气，天麻、苏、菊以搜其风。经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故佐参、草辅其正气；更佐木瓜利其筋骨，桑枝遂其左右之用也。

活血祛风法 治风邪中络，口眼㖞斜，肌肤不仁。

全当归三钱，酒炒 川芎一钱五分 白芍一钱，酒炒 秦艽一钱五分 冬桑叶三钱 鸡血藤胶一钱

加橘络二钱，煎服。

此治风邪中络之法也。香岩云：络属血。故用鸡藤、川芎以活其血，即古人所谓治风须养血，血行风自灭也。经曰：营虚则不仁。故用当归、白芍补益营血，而治不仁也。秦艽为风药中之润品，散药中之补品，且能活血荣筋；桑叶乃箕星之精，箕好风，风气通于肝，最能滋血去风，斯二者，诚为风中于络之要剂。更佐橘络以达其络，络舒血活，则风邪自解，而㖞斜自愈矣。

宣窍导痰法 治风邪中脏中腑，及疟发昏倒等证。

远志一钱，去心 石菖蒲五分 天竺黄二钱 杏仁三钱，去皮尖，研 瓜蒌实三钱，研 僵蚕三钱，炒 皂角炭五分

水煎，温服。

风邪中于脏腑者，宜施此法，其中乎经，可以顺气搜风；其中乎络，可以活血祛风；今中脏腑，无风药可以施之，可见中脏之神昏不语，唇缓涎流，中腑之昏不识人，便溺阻隔等证，确宜宣窍导痰。方中天竺、远、菖，宣其窍而解其语；

杏仁、蒌实，导其痰且润其肠；僵蚕化中风之痰，皂角通上下之窍，此一法而两用也。尤恐其力之不及，中腑更佐以百顺，中脏更佐以牛黄。按法用之，庶无差忒。

辛温解表法 见卷一

辛凉解表法 见卷一

清热保津法 见卷一。

两解太阳法 治风湿之证，头痛身重，骨节烦疼，小便欠利，

桂枝一钱五分 羌活一钱五分 防风一钱五分 茯苓三钱 泽泻一钱五分 生米仁四钱 苦桔梗一钱五分

流水煎服。

斯法也，乃两解太阳风湿之邪，风邪无形而居外，所以用桂枝、羌、防，解其太阳之表，俾风从汗而出；湿邪有形而居内，所以用苓、泽、米仁，渗其膀胱之里，俾湿从溺而出；更以桔梗通天气于地道，能宣上复能下行，可使风湿之邪，分表里而解也。嘉言虽谓风湿之病，固宜从汗而解，然风胜于湿者，则湿可随风去，倘湿胜于风者，则宜此法治之。

备用成方

海藏神术散 治外感风寒，发热无汗。

苍术 防风 甘草。

加生姜、葱白，煎服。

香苏饮 治四时感冒风寒，头痛发热，或兼内伤，胸闷咳逆。

香附 紫苏 陈皮 甘草

加姜、葱煎。伤食加砂、曲；咳嗽加桑、杏；有痰加苓、夏；头痛加芎、芷；有汗加桂枝；无汗加麻黄。

参苏饮 治外感内伤，发热咳嗽，伤风泄泻等证。

人参 紫苏 茯苓 陈皮 半夏 甘草 枳壳 桔梗 前胡 干葛 木香

加姜、枣煎。外感多者，去枣，加葱白；肺中有火，去人参，加杏仁、桑皮。

金沸草汤 治肺经伤风，头目昏痛，咳嗽多痰。

金沸草即旋复花，用绢包煎 制半夏 茯苓 前胡 荆芥 细辛 甘草

加姜、枣煎。如胸闷，加枳壳、桔梗；有热，加柴胡、黄芩；头痛，加川芎。

桂枝汤 治风伤卫，阳浮而阴弱，发热头痛，自汗恶风，鼻鸣干呕等证。

药味见解肌散表法，在本卷。

丰按：神术散、香苏散，皆治风寒之轻证也，重则不可恃耳。参苏饮，乃治气虚之外感，稍壮者减参可也。金沸草汤，治肺经之伤风；桂枝汤，治卫分之伤风。此皆疏散之方，施治有别，弗宜混用。

通关散 治中风不省人事。

南星 皂角 细辛 薄荷 生半夏

共为细末。吹入鼻中，有嚏可治，无嚏难治。

开关散 治中风口噤。

乌梅肉 上冰片 生南星

为末。擦牙，其噤可开。

此二方乃救暴中之急，预当备之。

小续命汤 治中风不省人事，半身不遂，口眼㖞斜，语言蹇涩，及刚柔二痉。

防风 桂枝 麻黄 杏仁 川芎 白芍 人参 甘草 黄芩 防己 附子

加姜、枣，煎服。

三化汤 治中风邪气作实，二便不通。

羌活 大黄 厚朴 枳实

水煎，温服。

大秦艽汤 治中风手足不能运掉，舌强不能言语，风邪散见，不拘一经者。

秦艽 石膏 当归 白芍 川芎 生地 熟地 白术 茯苓 甘草 黄芩 防风 羌活 独活 白芷 细辛

水煎，温服。

乌药顺气散 治中风偏身顽麻，骨节疼痛，步履艰难，语言蹇涩，口眼㖞斜，喉中气急有痰。

乌药 橘红 麻黄 川芎 白芷 僵蚕 枳壳 桔梗 姜炭 炙草

加姜、葱煎。

顺风匀气散 治中风半身不遂，口眼㖞斜。

乌药 沉香 青皮 木瓜 白芷 天麻 苏叶

人参 白术 甘草

加生姜，煎服。

牵正散 治中风口眼㖞斜，无他证者。

白附子 僵蚕 全蝎

等分为末。每服二钱，酒调下。

丰按：以上诸方，皆治真中之病。若东垣所谓：烦劳过度，清气不升而中者；丹溪所谓：湿热生痰，痰气上冒而中者；河间所谓：七情过极，五志之火内发而中者，此皆为类中之病，慎弗误投。

黄耆五物汤 治风痱身无痛，半身不遂，手足无力，不能动履者。久久服之，自见其功。

炙黄耆 炒白芍 嫩桂枝

加姜、枣，煎服。

防风黄耆汤 治中风不能言，脉迟而弱者。

防风 黄耆

水煎，温服。

丰按：此二方，皆用黄耆，是治气虚之体，患中风之病也，非肾虚不涵肝木，木动生风，而发眩仆之虚风可比，务宜分别而治，庶不龃龉。

防风通圣散 治一切风寒暑湿，饥饱劳役，内外诸邪所伤，及丹、斑、瘾疹等证。

防风 荆芥 麻黄 桔梗 连翘 栀炭 黄芩 薄荷 大黄 芒硝 石膏 滑石 白术 甘草 当归 白芍 川芎

加生姜、葱白煎。

丰按：此方是河间所制，主治甚多，不能尽述，其药味表里气血皆备，医者不能拘守成方，务宜临时权变。本方除大黄、芒硝名双解散。汪讱庵曰：麻、防、荆、薄、川芎以解表，芩、栀、膏、滑、连翘以解里，复有归、芍以和血，甘、桔、白术以调气，故曰双解。

柴葛解肌汤 治太阳阳明少阳合病，头目眼眶痛，鼻干不得眠，寒热无汗，脉象微洪，或兼弦。

柴胡 葛根 羌活 白芷 黄芩 赤芍 桔梗 甘草 石膏

加姜、枣，煎服。

《金鉴》云：此方陶华所制，以代葛根汤。凡四时太阳阳明少阳合病之轻证，均宜此汤加减治之。如无太阳证者，减羌活；无少阳证者，减柴胡；下利减石膏，以避里虚；呕逆加半夏，以降里逆。

苏羌饮 治寒疫有效，并治伤风伤寒，可代麻、桂、十神之用。

紫苏 羌活 防风 陈皮 淡豉 生姜 葱白

丰按：是方乃刘松峰所制，治寒疫之功颇捷，倘丰之辛温解表法，未获效者，可继此方，堪为接应之兵也，慎毋忽诸。

临证治案

冒风轻证不慎口食转重 城西孙某，感冒风邪，丰用微辛轻解法加杏仁、象贝治之。服二剂，复来赶请，谓方药无灵，病忽益剧，息贲胸闭，鼻衄如泉。即往诊之，寸脉皆大，沉按滑数而来。丰曰：此风痰壅闭于肺，化火劫络之证也，方中并无补剂，何得加闭？又无热药，何得动衄？询其日昨所食之物，乃火酒下鸡，夫鸡乃关风之物，酒为助火之物，宜乎增剧，无怪方药。遂用金沸草汤去细辛、荆芥，加葶苈、杏仁降肺气以开其闭，黄芩、栀炭清血热而止其衄，连服三煎，即中病机。若以查肉、鸡金消其积，葛花枳椇解其醒，便是刻舟求剑矣。

风邪中络 城西马某之母，望八高年，素常轻健，霎时暴蹶，口眼㖞斜，左部偏枯，形神若塑，切其脉端直而长，左三部皆兼涩象。丰曰：此血气本衰，风邪乘虚中络，当遵古人治风须治血，血行风自灭之法。于是遂以活血祛风法，加首乌、阿胶、天麻、红枣治之，连服旬余，稍为中窾。复诊脉象，不甚弦而小涩，左肢略见活动，口眼如常，神气亦清爽矣，惟连宵少寐，睡觉满口焦干，据病势已衰大半，但肝血肾液与心神，皆已累亏，姑守旧方，除去秦艽、桑叶、白芍、天麻，加入枸杞、苁蓉、地黄、龙眼，又服十数剂，精神日复，起居若旧矣。

中风急证 南乡余某，年将耳顺，形素丰肥，晨起忽然昏倒，人事无知，口眼㖞斜，牙关紧闭，两手之脉皆浮滑，此为真中风也，诚恐痰随风涌耳。令购苏合香丸，未至痰声遂起，急以开关散

先擦其龈，随化苏合香丸，频频灌下，少焉，痰如鼎沸，隔垣可闻，举家惊惶，索方求救，又令以鹅翎向喉内蘸痰，痰忽涌出，约有盈碗，人事略清，似有软倦欲寐之状。屏去房内诸人，待其宁静而睡，鼻有微鼾，肤有微汗，稍有痰声。顷间又一医至，遂谓鼾声为肺绝，汗出为欲脱，不可救也，即拂衣而去。丰思其体颇实，正未大虚，汗出微微，谅不至脱，痰既涌出，谅不至闭，询其向睡，亦有鼾声，姑以宣窍导痰法加东参、姜汁治之，从容灌下，直至二更时分，忽闻太息一声，呼之遂醒，与饮米汤，牙关似觉稍松，诘其所苦，又有垂头欲睡之态，即令弗扰，听其自然，依旧鼾声而寐，汗出周身，至次日黎明甫醒，皮肤汗减，痰声亦平，口眼亦稍端正。复诊其脉，滑而不浮，似乎风从微汗而去，痰尚留滞于络也。继用茯神、柏子养心收汗，橘络、半夏舒络消痰，加穞豆、桑叶以搜余风，远志、菖蒲以宣清窍，更佐参、甘辅正，苏合开痰，本末兼医，庶几妥当，合家深信，一日连尝二剂，至第五朝诸恙皆减，饮食日渐进矣。

中风脱证 城中郑某，年届古稀，倏然昏仆，左肢不遂，肌肤不仁，无力而摊[1]，舌强言蹇。郡中医士，或专用补益，或专以疏风，或开窍消痰，或标本兼理，咸未中病。迨邀丰诊，脉小如纤，汗下如雨，喘急遗溺，神识昏蒙。丰曰：脱证见矣，不可挽也。乃郎再四求治，念其孝心纯笃，勉存一法，用高丽人参五钱，附片三钱，姜汁一匙，令浓煎频频服之。又迎他医，亦系参附为君，延至三天，果归大暮。

真中死证 北野贺某之妻，陡然昏倒，口目歪斜，神识朦胧，左肢不遂，牙关紧闭，脉大无伦，但其鼾声似睡，分明肺绝之征。谓其婿曰：死证已彰。不可救矣。复延他医诊治，终不能起。

程曦曰：观前之郑案，至于汗多喘急，遗溺神昏，脉小如纤，知为脱证；此案神昏牙闭，鼻息如鼾，脉大无伦，知为绝证，脱绝之证已显，死期可必矣。思吾师课徒之心甚苦，书中轻案重案以及死案，一概详之，未始非临证之一助也。

风湿两感 海昌濮某之媳，孤帏有数载矣，性情多郁，郁则气滞，偶沾风湿，遂不易解。始则寒热体疼，继则遍身浮肿，迭服数方，佥未中肯。丰知其体素亏，剥削之方，似难浪进，姑以两解太阳法去米仁、泽泻二味，白茯有皮，再加陈皮、厚朴、香附、郁金治之。服二剂稍有汗出，寒热已无，浮肿略消，下体仍甚。思前贤有上肿治风，下肿治湿之说，姑照旧法除去羌活，更佐车、椒、巴戟，连尝五剂，始获稍宽，后用调中化湿之方，医治旬余，得全瘥矣。

风湿误为风温 须江毛某，贩柴来城，忽然患病，曾延医治乏效，来迓于丰。见其所服之方，皆作风温论治，诊其脉，弦而缓，考其证，寒热身疼，舌苔虽黄，黄而滋腻，口虽作燥，不甚引饮。丰曰：此属风湿时邪，实非风温伏气，就目前厥阴主气而论，风温之病似矣，不审今春淫雨缠绵，地中之湿上泛，随时令之风而袭人，遂成诸证，况无咳嗽口渴，又无滑数之脉，显然非风温也，宜从风湿立法。以平胃、神术、葱豉三方合为一剂，连进数服而安。

产后寒疫 豫章邱某之室，分娩三朝，忽患时行寒疫。曾经医治，有守产后成方用生化者，有遵丹溪之法用补虚者，佥未中的，而热势益张。邀丰诊之，脉似切绳转索，舌苔满白，壮热汗无。丰曰：此寒疫也，虽在产后，亦当辛散为治。拟用辛温解表法去桔梗，加芎、芷、干姜、黑荆、穞豆，嘱服二剂，则热遂从汗解，复用养营涤污之法，日渐而瘳。

时行寒疫 城中王某之女刚针黹时，偶觉头痛畏寒，身热无汗。延医调治，混称时证，遂用柴葛解肌，未效又更医治，妄谓春温伏气，用萎蕤汤又未中病，始来商治于丰。按其脉，人迎紧盛，舌白而浮，口不干渴。丰曰：春应温而反寒，寒气犯之，是为时行寒疫。前二方，未臻效者，实有碍乎膏、芩，幸同羌、葛用之，尚无大害，据愚意法当专用辛温，弗入苦寒自效，即以松峰苏羌饮加神曲、豆卷治之，令其轻煎温服，谨避风寒，覆被安眠，待其汗解。服一煎，果有汗出，热势遂衰，继服一煎，诸疴尽却矣。

---

[1] 摊：上海广益书局本作"瘫"

卷之三

春伤于风夏生飧泄大意

经谓春伤于风者，乃即病之新感也，即二卷中伤风冒风之证。今谓春伤于风，夏生飧泄者，此不即病之伏气也。盖风木之气，内通乎肝，肝木乘脾，脾气下陷，日久而成泄泻。经又云：邪气留连，乃为洞泄。此亦言伏气为病。可见飧泄洞泄，皆由伏气使然。然有寒泻、火泻、暑泻、湿泻、痰泻、食泻，虽不因乎伏气，又不得不并详之。盖飧泄则完谷不化；洞泄则直倾于下；寒泻则脉迟溺白，腹中绵痛；火泻则脉数溺赤，痛一阵，泻一阵；又有烦渴面垢为暑泻；胸痞不渴为湿泻；或时泻，或时不泻为痰泻；嗳气作酸，泻下腐臭为食泻。泄泻之病，殆于斯矣。《灵枢》又云：春伤于风，夏生后泄肠澼。肠澼者，古之痢名也。痢有风、寒、热、湿、噤口、水谷、休息、五色之分，均宜辨治。风痢者，似肠风下血而有痛坠；寒痢者，下稀水而清腥，腹中痛甚；热痢者，如鱼脑而稠粘，窘迫而痛；湿痢者，色如豆汁，胸闷腹疼；又有下痢不食，或呕不能食，名噤口痢；糟粕脓血杂下者，名水谷痢；时发时止者，名休息痢；五色脓血相混而下，名五色痢。痢证多端，治宜分别。复揣夏生后泄肠澼之训，是独指风痢而言，其余之痢，在夏为少，在秋为多，而吾医者，又弗可胶于句下耳。

飧泄 推飧泄致病之因，乃风邪也，木胜也，寒气也，脾虚也，伏气也。《内经》云：春伤于风，夏生飧泄。又云：久风为飧泄。据此而论，因风邪致病。又云：厥阴之胜，肠鸣飧泄。又云：岁木太过，民病飧泄。据此而论，因木胜致病。又云：胃中寒则腹胀，肠中寒则飧泄。据此而论，因寒气致病。又云：脾病者，虚则腹满，肠鸣飧泄食不化。据此而论，因脾虚致病。又云：虚邪之中人也，留而不去，传舍于肠胃，多寒则肠鸣飧泄食不化，多热则溏出糜。据此而论，因伏气致病。总而言之，良由春伤于风，风气通于肝，肝木之邪，不能条达，郁伏于脾土之中，中土虚寒，则风木更胜，而脾土更不主升，反下陷而为泄也，故经又谓：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所以当春升发之令而不得发，交夏而成斯证矣。其脉两关不调，或弦而缓，肠鸣腹痛，完谷不消，宜以培中泻木法治之；如尺脉沉迟，按之无力，乃属下焦虚寒，寒则不能消谷而成是病，宜以补火生土法治之；倘脉细小而迟，手足寒者，不易治也，勉以暖中卑监法治之；倘日久谷道不合，或肛门下脱，乃元气下陷也，急以补中收脱法治之；飧泄之病，属虚者多，属实者少，如执治泻不利小便之偏，必致不起，悲夫！

或问曰：诸贤论飧泄，皆谓湿兼风也，又谓湿多成五泻，又谓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今先生论中一无湿字，反谓偏利小便，必致不起，能不违悖古人乎？答曰：是病专论春伤于风之伏气，所以论风而未及湿，如有湿邪相混，即有湿之见证，辨之明确，始可佐之通利。盖飧泄下利清谷，乃属脾土虚寒，不能运化而下陷，倘执通利趋下之方，岂非落井而又下石哉！通篇皆本《内经》，何违悖之有？又问曰：先生谓飧泄乃属脾土虚寒，所以下利清谷，殊未见《医统》又云：胃火，由火性急速，传化失常，为邪热不杀谷也。《指掌》亦谓：完谷不化，以火治之。由是观之，又与先生之论，不相符节，究竟以前人为火乎？抑亦以先生为寒乎？答曰：丰按《内经》而推，飧泄属虚寒者固矣，《医统》《指掌》皆谓为火者，其实即诸泻中之火泻也。须知寒与火，极易明辨，如脉数苔黄，小溲热赤，即是属火之泻，否则便是虚寒。问者首肯而退。

洞泄 经云：春伤于风，夏生飧泄，邪气留连，乃为洞泄。盖因风木之邪，留连既久，木气克土，则仓廪不藏而为洞泄，可见是病，亦由伏气所致也。李士材曰：洞泄一名濡泄，濡泄因于湿胜。此病非但因伏气内留，中气失治，亦有湿气

相兼致病也。考其脉象，软缓乏力，或关脉兼弦，身重神疲，肢体懈怠，下利清谷，小便短赤是也，宜乎培中泻木法加苍术、泽泻治之。经曰：肾脉小甚为洞泄。盖肾为胃关，因肾虚失闭藏之职，伏邪乘虚而深陷也，宜乎补火生土法加煨葛、荷叶治之。总之脾虚以补中为先，肾虚以固下为亟，风胜佐之疏透，湿胜佐之渗利，临证之顷，神而明之，则旋踵之祸，庶几免焉。

程曦曰：观飧泄洞泄之论，总不离乎木气克土，故治洞泄，皆仿飧泄之法，然其中之虚实，当细别之。盖飧泄因脾虚为多，所以完谷不化；洞泄因湿胜为多，所以体重溺红。属脾虚者，不宜偏利；属湿胜者，不宜偏补。斯二者，皆当审其虚实而分治之。

寒泻 寒泻者，因寒而致泻也，不比飧泄洞泄，皆属春伤于风之伏气。伏气之泻，前二篇已详晰矣，所有寒、火、暑、湿、痰、食等泻，虽不因乎伏气，然又不可不详。盖寒泻致病之原，良由感受乎寒，寒气内袭于脾，脾胃受寒则阳虚，虚则不司运用，清阳之气，不主上升，反下陷而为便泻。故所下澄澈清冷，俨如鸭粪，腹中绵痛，小便清白，脉来缓怠近迟，此宜暖培卑监法去西潞、益智，加木香、查炭治之。书又云：寒泻即鹜泻，以其泻出如鸭鹜之粪也。又谓：鸭溏者，湿兼寒也。若有湿证所著，宜佐化湿之药，随其证而加减可也。

火泻 火泻，即热泻也。经云：暴注下迫，皆属于热。暴注者，卒暴注泻也，下迫者，后重里急也。其证泻出如射，粪出谷道，犹如汤热，肛门焦痛难禁，腹内鸣响而痛，痛一阵，泻一阵，泻复涩滞也，非食泻泻后觉宽之可比，脉必数至，舌必苔黄，溺必赤涩，口必作渴，此皆火泻之证也。张介宾曰：热胜则泻，而小水不利者，以火乘阴分，水道闭塞而然，宜用通利州都法去苍术，加芩、连治之。大概暴注新病者可利，实热闭涩者可利，形气强壮者可利，小腹胀满者可利，今泄泻属火而不寒，属实而不虚，故可用通利之法。如久病阴亏者，气虚属寒者，皆不可利，医者不可以不知也。

暑泻 长夏暑湿之令，有人患泄泻者，每多暑泻也。夫暑热之气，不离乎湿，盖因天之暑热下逼，地之湿热上腾，人在气交之中，其气即从口鼻而入，直扰中州，脾胃失消运之权，清浊不分，上升精华之气，反下降而为便泻矣。考暑泻之证，泻出稠粘，小便热赤，脉来濡数，其或沉滑，面垢有汗，口渴喜凉，通体之热，热似火炎，宜以清凉涤暑法，用却燔蒸，譬如商飚飒然倏动，则炎敲自荡无余矣。如夹湿者，口不甚渴，当佐木通、泽泻。如湿盛于暑者，宜仿湿泻之法可也。

湿泻 《内经》云：湿胜则濡泄。《难经》曰：湿多成五泄。可见泄泻之病，属湿为多。湿侵于脾，脾失健运，不能渗化，致阑门不克泌清别浊，水谷并入大肠而成泄泻矣。湿泻之为病，脉象缓涩而来，泻水而不腹痛，胸前痞闷，口不作渴，小便黄赤，亦或有腹中微痛，大便稀溏之证。考治湿泻之法，惟念莪先生可宗，乃曰渗利使湿从小便而去，如农人治涝，导其下流，虽处卑监，不忧巨浸。经曰：治泻不利小便，非其治也。若此论之，必当渗利膀胱，宜用通利州都法，则泻自得止矣。

或问曰：观先生是论，既引《内经》之濡泄，复引《难经》之五泄，何书中不列濡泄之门，又不发五泄之论，如斯简括，讵无挂漏乎？答曰：濡泄即洞泄，洞泄之病，已论于前。五泄即胃、脾、大肠、小肠、大瘕也。考《五十七难》中，胃泄、脾泄，即今之食泻也；大肠泄、小肠泄、大瘕泄，即今之痢疾也。食泻、痢疾，皆详于后，可弗叠论耳。

痰泻 痰泻者，因痰而致泻也。昔贤云：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夫痰乃湿气而生，湿由脾弱而起。盖脾为太阴湿土，得温则健，一被寒湿所侵，遂困顿矣，脾既困顿，焉能掌运用之权衡，则水谷之精微，悉变为痰。痰气上袭于肺，肺与大肠相为表里，其大肠固者，肺经自病，而为痰嗽；其不固者，则肺病移于大肠，而成痰泻矣。其脉弦滑之象，胸腹迷闷，头晕恶心，神色不瘁，或时泻，或时不泻是也。宜以化痰顺气法治之，俾其气顺痰消，痰消则泻自止矣。

食泻附：饮泻 食泻者，即胃泻也。缘于脾为湿困，不能健运，阳阴胃府，失其消化，是以食积

太仓，遂成便泻。其脉气口紧盛，或右关沉滑，其证咽酸嗳臭，胸脘痞闷，恶闻食气，腹痛甚而不泻，得泻则腹痛遂松，当用查曲平胃法治之。又有渴能饮水，水下复泻，泻而大渴，名为溢饮滑泻，即《金鉴》中之饮泻，良由水渍于胃而然，宜用增损胃苓法去厚朴、苍术、加白术、甘草治之。近来之医，饮、食混称者多，岂可不为分别哉！

或问：先生之书，专为六气而设，今痰泻、食泻，不关六气，亦杂论其中，究系何意？答曰：痰从湿生，湿非六气之一乎？食泻即胃泻，胃泄居五泄之一，越人谓湿多成五泄，食泻岂无湿乎？前论飧泄洞泄，皆因伏气致病，其寒泻因寒，火泻因火，暑泻因暑，湿泻因湿，然痰泻、食泻，虽因痰食，亦难免乎无湿，而飧、洞、寒、火、暑、湿等泻，偶亦有痰食相兼，兼证如文字之搭题，弗宜顾此失彼，医者不可不明。

风痢 《针经》云：春伤于风，夏生后泄肠澼。注家谓春令伤乎风邪，风木内干，损其胃气，则上升清阳之气，反内陷而为飧泄，久则传太阴而为肠澼，此分明因风而致，故谓之风痢也。夫风痢之证，先作泄而后作痢，脉象每见沉小而弦，腹微痛而有后重，似肠风而下清血，此由春令之伏气，至夏而发，是属木胜土亏之候，如体素寒者，宜用培中泻木法加木香、苍术治之；体素热者，宜本法去吴萸、炮姜，加芩、连、煨葛治之；如胸闷溺赤者，必夹湿也，宜佐赤苓、泽泻治之；吞酸嗳腐者，必夹食也，宜佐山查、厚朴治之。

或问曰：古云：先泻后痢，为脾传肾。今风痢亦先泻后痢，究竟系脾传肾否？曰：否也。昔贤谓先泻后痢，为土克水之证。此言先泻后痢者，由风木克胃，胃传脾之证，自是两途，当辨治之。又问曰：尝见痢疾发于秋令者多，夏令者少。今言至夏而发，得无谬乎？曰：诸痢多发于秋令，或发于夏秋之交，惟风痢独发于夏，盖由春时之伏气，从内而发。经曰：春伤于风，夏生后泄肠澼，此之谓也。

寒痢 前言风痢，是论春时伏气，至夏而发，其余之痢则不然。今先以寒痢论之，其病虽发于夏秋之交，其实受寒较受暑为多。景岳云：炎热者，天之常令，当热不热，必反为灾。因热贪凉，人之常事，过食生冷，所以致痢。每见人之慎疾者，虽经盛暑，不犯寒凉，终无泻痢之患。可见寒痢之证，实因炎热贪凉，过食生冷，冷则凝滞，中州之阳，不能运化，清气不升，脾气下陷，以致腹痛后重，痢下白色，稀而清腥，脉迟苔白者，当去其寒，兼扶脾土，则痢自止，宜用暖培卑监法佐以查炭、木香治之。然而寒痢亦有赤色者，不可不别，总之以脉迟苔白为据。倘脉数苔黄者便为热痢，温热之品，又不可施。医者总当以脉舌分其寒热，慎弗忽诸。

王海藏曰：寒毒内伤，复用寒凉，非其治也。况血为寒所凝，浸入大肠间而便下，得温乃行，所以用热药，其血自止。经曰：治病必求其本。此之谓也。胃既得温，其血不凝而自行，各守其乡矣。

程曦曰：尝见今之治痢，不分属热属寒，开口便言湿热，动手便用寒凉，盖因未究脉象，未审舌苔之故耳。凡辨病之寒热虚实，表里阴阳，皆当于脉舌中，细细求之，庶几无误。

热痢附：暑痢 热痢者，起于夏秋之交，热郁湿蒸，人感其气，内干脾胃，脾不健运，胃不消导，热挟湿食，酝酿中州，而成滞下矣。盖热痢之为病，脉滑数而有力，里急后重，烦渴引饮，喜冷畏热，小便热赤，痢下赤色，或如鱼脑，稠粘而秽者是也。治宜清痢荡积法，益以查肉、槟榔治之，如体弱者，以生军改为制军最妥。时贤谓热痢即暑痢也，丰细考之则非。《准绳》云：暑气成痢者，其人自汗发热，面垢呕逆，渴欲引饮，腹内攻痛，小便不通，痢血频迸者是也。拟以清凉涤暑法去青蒿、瓜翠，加黄连、荷叶治之，临证之间，亦当辨治。

湿痢 刘河间论痢，总不外乎湿热。孔以立非之，乃谓六淫之邪，俱可兼伤，不独在乎湿热也。然古有湿痢之名，决不可废。窃谓河间专言湿热，似乎太偏；以立为不然，似乎太过。据丰论湿痢，有寒热之分焉。盖夫寒湿之为痢也，腹绵痛而后坠，胸痞闷而不渴，不思谷食，小便清白，或微黄，痢下色白，或如豆汁，脉缓近迟之象，宜用温化湿邪法加木香治之。热湿之为痢也，里急后重、忽思饮，饮亦不多，忽思食，食亦乏味，小

便热涩，痢下赤色，或淡红焦黄，脉来濡数之形，当用通利州都法去苍术，加木香、黄连治之。又有阴虚患痢，里急欲便，坐久而仍不得便者，谓之虚坐努责，不可偏言乎湿，而投渗利，利之益伤其阴，如当归、白芍、生地、丹皮、阿胶、泽泻及石莲等品，随证加减可也。

程曦曰：以立论痢，谓六淫之邪，俱可兼伤，由是观之，岂非一岁俱有痢疾耶？须知风痢虽伤于风，但发于夏，寒痢因热贪凉而受寒，亦发于夏，非冬令之寒而致痢也。热痢发于相火之令，湿痢发于湿土之令。其实痢疾虽有风、寒、热、湿之殊，然总发于夏秋之令，而春冬罕见是病，以立谓六淫俱伤，岂不贸贸哉！

噤口痢 噤口者，下痢不食，或呕不能食也。痢而能食，知胃未病，今不食者，缘于脾家湿热，壅塞胃口而然；又有误服利药，犯其胃气者；止涩太早，留邪于中者；脾胃虚寒，湿邪干犯者；气机闭塞，热邪阻隔者；秽积在下，恶气熏蒸者；肝木所胜，乘其脾胃者；又有宿食不消者，水饮停蓄者，皆能使人噤口也。拟用调中开噤法，随证加减，缓缓服之，冀其有效。然噤口之因，非审其脉不能明晰，如右部浮濡沉细，或缓怠无力，胃虚也；洪大急滑，火热也；浑浑浮大或浮弦，浊气上壅也；沉而滑，或右涩滞，宿食停积也；迟细者，胃寒也；弦急者，木胜也。细别其脉而治之，更为确当。倘或绝不思食，下痢无度，不可治也。惟有独参汤合陈廪米浓煎频服，幸冀万一耳。

孔以立曰：予尝治噤口痢，以藕汁煮熟稍和砂糖频服，兼进多年陈米稀糜，调其胃气必效，即石莲子之意也。古治噤口痢多有用黄连者，苦而且降，不能升提，非胃虚所宜。大抵初痢噤口，为热瘀在胃口，故宜苦燥。若久痢口噤不食，此胃气告匮，非比初痢噤口，尚有浊气可破，积滞可驱，惟大剂参术，佐以茯苓、甘草、藿香、木香、煨葛之属，大补胃气，兼行津液乃可耳。但得胃气一复，饮食稍进，便宜独参汤，略加陈皮，或制香附，缓缓调补，兼行气滞，方为合剂。如茯苓之淡渗，木香之耗气，干葛之行津，皆当屏除也。

汪诚曰：斯论超出乎众，谓初痢之噤口，宜以苦燥；久则胃虚，必以大剂参术为君，苦燥之黄连，又在禁用，此洵为治噤口不易之良法也。

水谷痢 水谷痢者，糟粕脓血杂下，腹中微痛，登圊频频，饮食少餐，四肢困倦，脉来细缓无力，或关部兼弦，此因脾胃虚寒，虚则不能健运，寒则不能消化也，当用暖培卑监法治之。亦有因风木克土，土虚不运者，宜本法内加白芍、防风；有因劳役过度，脾阳困顿者，加黄耆、荷叶；有因下焦无火，不能熟腐者，加故纸、吴萸；有因痢后中虚，饮食停积者，加陈皮、查肉。然痢疾总不离乎脾胃为病，或木胜，或火衰，当按法加减治之，自然应手耳。

休息痢 下痢屡发屡止，久而不愈，面色痿黄，脉形濡滑者，为休息痢也。多因止涩太早，积热未尽，或不能节饮食，戒嗜好，所以时作时止也。亦有过服寒凉而致者，肝脾内伤而致者，元气下陷而致者，肾虚不固而致者，皆当审其因而分治之。拟用调中畅气法，俾其气机得畅，则积热自清，中州得调，则脾胃自复。倘或腹中隐痛，宜加吴萸、姜炭，以化中焦之寒；赤痢缠绵，当佐秦皮、白芍，以清肝脾之血；肛门重坠，更加升麻、桔梗，以升下陷之元；虚滑不禁，再入骨脂、龙骨，以固下焦之脱。凡一切之药，不应手者，当细辨其脉象，若脉沉实，虽日远仍当攻下，切宜辨确，勿可误也。

五色痢 《金鉴》云：五色痢者，五色脓血相杂而下也。若有脏腑尸臭之气则凶。因于用止涩太早，或因滞热下之未尽，蕴于肠胃，伤脏气也。用一切补养之药不应，则可知初病非涩之太早，即下之未尽也。诊其脉若有力，虽日久仍当攻也。

《医通》曰：患五色痢者，良由脏腑之气化并伤，是以五色兼见。然古人皆言肾病，以肾藏精之室，所居之位，最下最深，深者既病，其浅而上者，安有不病之理？精室既伤，安能任蛰藏之令乎？仲景以五液注下，脐筑痛，命将难全也。夫以精室受伤，五液不守之患，须知益火消阴，实脾堤水，兼分理其气，使失于气化之积，随之而下，未失气化之精，统之而安，诚不出乎此法。

丰按：二论诚痢门之要旨。前言止涩太早，滞热未尽；后言脏腑之气化并伤，归于肾病。合

而论之，斯疾有虚有实，分别治之，庶乎稳妥。如初起者为实，日久者为虚；里急后重者为实，频频虚坐者为虚，脉实有力者为实，脉虚无力者为虚。虚则宜补，以补火生土法治之；实则宜泻，以清痢荡积法治之。

拟用诸法

培中泻木法 治伏气飧泄，洞泄及风痢。

白术二钱，土炒 白芍一钱，土炒 陈广皮一钱 软防风一钱 白茯苓三钱 粉甘草五分 炮姜炭八分 吴萸八分，泡

加新荷叶一钱，煎服。

术、芍、陈、防四味，即刘草窗先生治痛泻之要方，用之为君，以其泻木而益土也。佐苓、甘培中有力，姜炭暖土多功，更佐吴萸疏其木而止其痛，荷叶升其清而助其脾。

补火生土法 治飧泄洞泄，命门无火，久泻虚痢。

淡附片八分 肉桂六分，细锉分冲 菟丝子一钱 破故纸一钱 吴茱萸八分，泡 益智仁一钱 苏芡实二钱

加莲子肉十粒入煎。

下焦无火，不能熏蒸腐化，致泻完谷，故以桂、附辛甘大热，补命门之火以生脾土；菟丝、故纸，温补其下；吴萸、益智，暖其下复暖其中；中下得其温暖，则火土自得相生，而完谷自能消化；更佐芡实、莲子，补其脾且固其肾；益火土生，脾肾固，而飧泄洞泄无不向愈矣。

暖培卑监法 治脾土虚寒泄泻，及冷痢水谷痢。

西潞党三钱，米炒 白茯苓三钱 于潜术二钱，土炒 粉甘草五分，水炙 炮姜炭八分 茅苍术六分，土炒 益智仁一钱 葛根五分，煨

加粳米一撮，煎服。

经云：土不及曰卑监。法中以四君合理中，暖培其脾土也。脾喜燥，故佐以苍术，喜温佐以益智，喜升佐以葛根，喜甘佐以粳米。

补中收脱法 治泄痢不已，气虚下陷，谷道不合，肛门下脱。

东洋参三钱 黄耆二钱，米炒 于潜术一钱，土炒 粉甘草五分，炙 罂粟壳一钱，炙 白芍药一钱，土炒 诃黎勒一钱五分

加石榴皮一钱同煎。

此治泻痢日久，气虚脱肛之法也。以参、耆、术、草之甘温，补中州以提其陷；罂、芍、诃黎之酸涩，止泻痢且敛其肛；用榴皮为引者，亦取其酸以收脱，涩以住利也。

通利州都法 治火泻、湿泻，湿热痢疾。

白茯苓三钱 泽泻一钱五分 苍术八分，土炒 车前子二钱 通草一钱 滑石三钱，飞 苦桔梗一钱

河水煎服。

斯仿舒驰远先生加减五苓之意。州都者，膀胱之官名也。首用茯苓甘淡平和，而通州都为君；泽泻咸寒下达，而走膀胱为臣；佐苍术之苦温，以化其湿；车前、通、滑之甘淡，以渗其湿；使桔梗之开提，能通天气于地道也。

清凉涤暑法 治暑温暑热，暑泻秋暑。

滑石三钱，水飞 生甘草八分 青蒿一钱五分 白扁豆一钱 连翘三钱，去心 白茯苓三钱 通草一钱

加西瓜翠衣一片入煎。

滑石、甘草，即河间之天水散，以涤其暑热也。恐其力之不及，故加蒿、扁、瓜衣以清暑；又恐其干犯乎心，更佐连翘以清心。夫小暑之节，在乎相火之后，大暑之令，在乎湿土之先，故先贤所谓暑不离湿也，兼用通、苓，意在渗湿耳。

化痰顺气法 治痰气闭塞，痰疟、痰泻。

白茯苓四钱 制半夏二钱 陈皮一钱五分 粉甘草八分 广木香五分，煨 厚朴一钱，姜制

加生姜三片，水煎服。

法中苓、夏、陈、甘，即《局方》二陈汤化痰之妥方也。加木香、厚朴，以行其气，气得流行，则顺而不滞，故古人谓化痰须顺气，气行痰自消，且木香、厚朴，均能治泻，以此法治其痰泻，不亦宜乎！

查曲平胃法 治因食作泻，兼治食疟。

查肉三钱，炒 神曲三钱，炒 苍术一钱，土炒 厚朴一钱，姜制 陈广皮一钱 甘草八分

加胜胨二枚为引。

法内苍、陈、朴、草，系《局方》之平胃散，为

消导之要剂。佐山查健脾磨积，神曲消食住泻，胜胫乃鸡之脾也，不但能消水谷，而且能治泻利。食泻投之，必然中鹄。

增损胃苓法 见卷四。

清痢荡积法 治热痢夹食，脉滑数，烦渴溺赤。

广木香六分，煨 黄连六分，吴萸炒 生军三钱，酒浸 枳壳一钱五分，麸炒 黄芩一钱，酒炒 白芍一钱五分，酒炒 粉甘草五分 葛根五分，煨

加鲜荷叶三钱，煎服。

此法首用香、连治痢为主，加军、枳以荡其积，芩、芍以清其血，甘草解毒，荷、葛升提，施于实热之痢，每多奏效耳。

温化湿邪法 治寒湿酿痢，胸痞溺白。

藿香一钱五分 蔻壳一钱二分 神曲二钱，炒 厚朴一钱，姜制 陈皮一钱五分 苍术八分，土炒

加生姜三片为引。

凡湿在表宜宣散，在里宜渗利，今在气分，宜温药以化之。藿香、蔻壳，宣上中之邪滞；神曲、厚朴，化脾胃之积湿；陈皮理其气分，苍术化其湿邪，更佐生姜温暖其中，中焦通畅无滞，滞下愈矣。

调中开噤法 治下痢不食，或呕不能食，即噤口痢证。

西潞党三钱，米炒 黄连五分，姜汁炒 制半夏一钱五分 广藿香一钱 石莲肉三钱

加陈廪米一撮，煎服。

痢成噤口，脾胃俱惫矣。故用潞党补其中州，黄连清其余痢，半夏和中止呕，藿香醒胃苏脾，石莲肉开其噤，陈廪米养其胃，倘绝不欲食者，除去黄连可也。

调中畅气法 治中虚气滞，休息痢疾，并治脾亏泄泻。

潞党参三钱，米炒 于术二钱，土炒 黄耆二钱，酒炒 炙甘草四分 陈广皮一钱 腹皮一钱五分，酒洗 广木香三分，煨

加鲜荷叶三钱为引。

参、耆、术、草，调补中州；陈、腹、木香，宣畅气分；加荷叶助脾胃而升阳气也。

备用成方

草窗痛泻方 治腹痛便泻不止。

白术 白芍 陈皮 防风

水煎服。久泻加升麻。

胃苓汤 一名对金饮子 治中暑伤湿，腹痛泄泻。

猪苓 茯苓 白术 泽泻 肉桂 厚朴 苍术 陈皮 甘草

水煎服。如夹食者，可加查肉。

四神丸 治脾肾两虚久泻。

肉果霜 破故纸 五味子 吴萸

用生姜煮枣，取枣肉捣丸。

胃关煎 治脾肾虚寒作泻，甚至久泻，腹痛不止，冷痢等证。

大熟地 怀山药 淡干姜 吴萸 白扁豆 白术 炙甘草

水煎，食远服。

丰按：草窗痛泻方，主治木乘土位之泻；胃苓汤，主治湿气侵脾之泻；四神丸，胃关煎，主治脾肾虚寒之泻。如两关不调者，或弦有力者，是为土被木乘之象；濡缓而息者，是为脾受湿侵之象；细小无力者，或两尺沉迟者，是为脾肾虚寒之象，总须辨脉审证而分治之。

姜茶饮 治寒热疟及赤白痢。

生姜 细茶叶

每味约三钱，浓煎服之。

丰按：此方乃东坡居士所制，虽平淡无奇，然用意颇妙。生姜味辛而温，能解表也；茶叶甘苦微寒，能清里也。二味合用，喜无寒热之偏，功在和解，故能治疟耳。谚云：无痰不作疟，无食不成痢。考姜、茶之功，并能消痰消食，所以治疟犹兼治痢也。

香连丸 治下痢赤白，脓血相杂，里急后重

木香、黄连

醋糊丸，米饮下。

芍药汤 治下痢脓血稠粘，腹痛后重。

芍药 归尾 黄芩 黄连 木香 槟榔 大黄 甘草 肉桂

水煎服。如痢不减，大黄可以加重。

丰按：此二方，可治初起之痢，而无外感最宜。若有寒热外感之见证者，便推人参败毒散为第一，历尝试之，屡治屡验，嘉言先生取名逆流挽舟之法，洵不谬也。

苍术地榆汤 治脾经受湿，痢疾下血。

苍术泔浸炒 地榆炒黑

照常煎服。

人参樗皮散 治脏毒挟热下血，久痢脓血不止。

人参 樗根白皮东引者，去粗皮，醋炙

等分为末。米饮或酒调下。

丰按：地榆樗皮，皆涩剂也，观其主治之证，并无里急后重之字样，其治久痢久虚者可知，但有一二实证所彰，涩药便难孟浪。思古人立法，至精至妥，奈今人不察，随手用之，未有不杀人者也。

补中益气汤 治烦劳内伤，阳虚自汗，气虚不能摄血，久痢久疟。

人参 黄耆 白术 炙草 归身 陈皮 柴胡 升麻

加姜、枣，煎服。

真人养藏汤 治泻痢日久，虚寒脱肛。

人参 白术 当归 白芍 罂粟壳蜜炙 诃子面裹煨 肉豆蔻面裹煨 木香 炙甘草 肉桂

煎服。藏寒甚，加附子。一方无当归。

肉苁蓉汤 治噤口痢，日久不愈，下焦累虚。

肉苁蓉泡淡 附子 人参 姜炭 当归 白芍肉桂汤浸炒

水煎，缓缓服，胃稍开再服。

丰按：此三方，惟东垣补中益气独超，每遇脾气虚陷而作痢者，用之屡效。谦甫真人养藏，治气血两伤之久痢。鞠通肉苁蓉汤，治肝肾两虚之久痢，用之偶亦并效。但余气未清，正气未虚，皆不宜轻试。

临证治案

飧泄误为食泻 城南程某，平素略知医理，于立夏后一日，腹痛而泻，完谷不化，自疑日昨因饼所伤，又执治泻利小便之说，辄用五苓加消食之品，未效。来邀丰诊，诊得两关，一强一弱，气口之脉不紧。乃曰：非伤食也，是飧泄也，此因伏气致病，即《内经》所谓春伤于风，夏生飧泄之候。消食利湿，益使中虚，理当扶土泻木。即用理中汤加黄芩、白芍、煨葛、防风，连服三煎遂愈。

飧泄之病热补得瘳 羊城雷某，患泻无度，肌肉忽脱，脉象两关并弦。丰曰：未泻之先，腹必鸣痛，痛必便泻，泻必完谷。曰：然也。不知病在何经？曰：此肝风传脾，脾受其制，不能变化，《内经》名为飧泄，后贤称为胃风。见丰论证确切，即请撰方，乃用刘草窗痛泻要方，加吴萸、益智、煨葛、木香，荷叶为引。服一剂，未臻大效，再加参、耆、姜、附，方服一剂，遂得小效，继服忽全瘥矣。

洞泄之疴虚实兼治得效 若耶倪某，患泻不瘳，来延丰治。阅前方，乃批：暴注下迫，皆属于热，用芩、连、芦、葛等药，未获中机。脉之，神门小弱，余皆弦缓，舌色少荣，苔白而薄，直倾无度，腹痛溺黄。就二便而论，似属火泻；就脉舌而论，大为不然。思《内经》谓肾脉小甚为洞泄，明是先天素弱，伏气深陷之征；余部弦缓，腹痛频频，木乘土位之候；溺黄者，夹湿也。此证虚中兼实，当补先后二天，兼以平肝渗湿，病者素谙医理，闻言叹服，遂用于术、党参、菟丝、故纸、防风、白芍、泽泻、云苓、煨葛、木香，荷叶为引，一日一剂，连服五朝，痛泻并愈。

便泻刚逢经转 云岫叶某之女，于长夏之令，忽发热便泻。前医用五苓散，略见中机，月事行来，加之归、芍，讵知其泻复甚，益加腹痛难禁，脉象右胜于左。此暑湿之邪，在乎气分，气机闭塞，不但邪不透化，抑且经被其阻。即以温化湿邪法加木香、香附、苏梗、延胡，连进三煎，经行泻止，身热亦退矣。

程曦曰：湿在气分，本当畅气以透湿，经事当期，最宜顺气以行经，理气之方，一举两得矣。

伤食作泻 携李张某，年逾五旬，素来痰体，一日赴宴而归，腹痛而泻。邀丰诊之，右关独见弦紧，嗳气频作。乃曰：此属槃饦之邪，团结于中，脾气当升不升而泻作，胃气宜降失降而嗳

频，当遵薛立斋治刘进士用六君加木香之法，更佐山查、枳椇子。服二剂，腹痛已止，但泻未住。复诊，更加苍术、厚朴，再服二剂，方得全瘥。

小产之后偶沾风痢 豫章邓某之室，小产后计有一旬，偶沾风痢之疾，前医未曾细辨，以腹痛为瘀滞，以赤痢为肠红，乃用生化汤，加槐米、地榆、艾叶、黄芩等药，服下未效。来迎丰诊，脉之两关俱弦，诘之，胎未堕之先，先有便泻，泻愈便血，腹内时疼，肛门作坠。丰曰：此风痢也，良由伏气而发。亦用生化汤除去桃仁，加芥炭、防风、木香、焦芍，败酱草为引，服二帖赤痢已瘳，依然转泻。思以立有云：痢是闭塞之象，泻是疏通之象。今痢转为泄泻，是闭塞转为疏通，系愈机也。照旧方除去防风、败酱，益以大腹、陈皮，继服二帖，诸恙屏去矣。

风痢病一误再误 城东孔某之子，放学归来，腹中作痛，下利清血，其父母疑为伤损，遂服草药，应效全无，始迎丰诊。脉象缓怠而小，右关独见弦强。丰曰：非伤损也，是属春伤于风，夏生肠澼之候也。肠澼虽古痢之名，然与秋痢治法有别，痢门成方，弗宜胶守。即用培中泻木法去炮姜，加黄连治之，服下未有进退。更医调治，便云血痢，所用皆是止涩之药，血虽减少，而腹痛尤增，甚则四肢厥冷。仍来商治于丰，诊其脉，往来迟滞，右关依旧弦强，此中土虚寒，被木所凌之象。总宜温补其脾，清平其肝，用暖培卑监法加黄连、川楝，服之腹痛顿止，手足渐温，惟下红未愈。照前法除去炮姜、智、楝，加芥炭、木香、枯芩、艾叶，令尝五剂，喜中病机，复用补中益气，方获全安。

赤痢亦有属寒温补得愈 古黔黄某之母，望六之年，忽患痢疾，曾延医治未应，始来邀丰。阅前医之方，系洁古芍药汤加减。询其痢状，腹痛即坠，坠则欲便，下痢皆赤。按其脉，右部缓怠而迟，左部细小而涩，舌无荣，苔白薄。丰曰：此脾土虚寒，寒湿窃据，阴络之血，得寒而凝，凝则气机不行，清气不升而陷，所以有腹痛后坠赤痢等证。即进补中益气加炮姜附片，令服二帖，遂中病矣。后用皆参、耆、术、附为君，约半月而愈。

程曦曰：此案用姜、附、参、耆，以收全效，益信王海藏谓血为寒气所凝，用热药其血自止之训。今之医者，一见赤痢，非投凉血之方，即需清湿之药，尝见轻浅之病，误治转重者，众矣。

疟痢两作 云岫钱某，忽因冒雨，当夜遂发寒热，头身并疼。吾衢土俗，怕有龌龊所染，即以揪刮当先，第三朝始延医治。医见寒热交作，遂以小柴胡汤加消食之品，不但未效，更增面浮痛痢，合家惊骇，来迓丰医。脉形浮缓兼弦，舌苔白泽，此风湿由表入里，疟痢两兼之候也。当用嘉言先生逆流挽舟之法，加木香、荷叶治之。服二剂，寒热顿除，痛痢并减矣。

痢下纯血死证 城中郑某，赴杭乡试，未入闱时，忽患痢疾，即归桑梓，遂延医疗，未获应手，始来商治于丰。脉之两尺俱虚，余皆濡数，形体尪羸，舌光如镜，眠食俱废，痢下纯血，泄出不禁。丰曰：此阴分被湿所伤，斯时利湿，益伤其阴，补阴恐碍乎湿。正踌躇间，其父出前医之方，阅之，乃补中兼涩。思其吃大癮之烟，贪非分之色，其真阴未始不耗损者，前医补涩并用，似不冰炭。丰亦从本调治，勉以干地、阿胶，养其真阴；丹皮、白芍，清其血分；禹粮、赤石，止痢固脱；银花、甘草，养血解毒；生苡、茯苓，扶其脾而渗其湿；东参、荷叶，挽其正而升其清。方已写竣，谓其父曰：书谓下纯血者死，速当早访高明。后延他医治之，未及一旬而殁。

实热痢疾止涩太早用下得瘥 安徽苏某之侄，由远方来，途中感受暑热，即病烦热口渴，渴欲引饮。医谓阳暑，用白虎汤为君，服之热退，腹内转疼。更医治之，遂驳用凉之谬，谓凉则凝滞，将来必变为痢也。用平胃散加姜、附、吴萸，腹痛未除，果变为痢。其叔深信如神，复邀诊视，讵知乃医固执不化，询得病者不思谷食，遂称为噤口痢也。守原方益以石莲、诃子，服后痢虽减少，然腹痛益剧，叫号不已，一家惊惶无策，着人来迓于丰。其叔令阅前方，并述病状，按其脉，数大而强，舌苔黄燥，腹痛拒按，口渴喜凉。丰曰：令侄气血方刚之体，患此暑热夹食之疴，而成燥实之候，非攻下猛剂，不能望瘳。用生军、枳实、花粉、元明、黄连、荷叶，请服一煎，当夜遂下赤白夹杂，稠粘而臭，又得硬屎数枚，腹痛方定，神气疲

倦，就枕熟寐矣。次日用调中和剂，服十余帖而安。

高年噤口痢疾 城北李某，望八高年，素来矍铄，秋间忽患痢疾，即延医疗，药石无功。邀丰诊之，脉形小缓而怠，痢下赤白，呕逆频来，日内全不思食。丰曰：此脾胃虚弱，不能化湿消导，壅滞胃口，而成噤口痢也。即用六君佐以查肉、藿香、石莲、仓米，黄土浆煎。服一剂呕逆已宁，仍不思食，登圊无度，痢不甚多，脉象相符，较昨乏力，明是脾气虚陷之象，倘见病治病，不顾其本，虚脱必难保也。改用补中益气去当归、柴胡，加煨葛、石莲、谷芽、仓米，令服一帖，中机再服。幸喜病药相投，觉思饮食，但发浮肿，举家惊惶，来邀复诊。脉转迟细而涩，舌淡苔白。丰曰：斯是脾虚发肿，非五皮淡渗等药所可用也，宜以附子理中汤加酒炒黄耆、生米仁二味。迭进五剂，浮肿渐消，痢疾亦减，仍率旧章，略为增损，调治匝月而愈。

痢久脾肾两虚 城东郑某之母，患痢两月来，大势已衰，但频频虚坐，有时糟粕脓血相杂而下。合郡诸医，延之殆尽，仍邀丰诊，脉小而涩，两尺模糊。丰曰：凡治病有先后缓急，初起之时，邪势方盛，故用宣散消导之方，今幸延六十余朝，而脾肾并累亏损者，理当进暖补二天之法，弗谓丰前后之方，相去霄壤。乃用四君四神加银花炭、炒陈米治之。服三剂，痢已减矣，惟两足加之浮肿，此必因湿从下注，再循旧法，加生薏苡、巴戟天，连尝五剂，逐渐而痊。

休息痢误认肠风 豫章罗某，痢后下红，淹绵数月。比余诊之，脉来弦小而涩，肛门虚坠，神倦懒餐，此余湿未罄，肝脾内伤，而成休息痢也。前医不辨，乃作肠风治之，投以槐角、地榆，焉望入彀。丰以银花、白芍，育血养肝；潞党、黄耆，补脾益气；薏苡渗其余湿，秦皮清其余痢，谷芽苏胃，荷叶升清。连进四五煎，赤痢渐少矣。后循旧法出入，约十余剂而瘳。

或问曰：曾见《准绳》论肠风，腹中有痛，所下清血纯血，与是痢相似，最易鱼目混珠，不识何以别之？答曰：极易别也，休息痢，因痢而起也；肠风病，因外风内客，随感随见也。

阴虚之体患五色痢 鄂渚余某之甥，患痢两月余矣，憔悴不堪，夜不成寐，渴饮不食，脉数苔无，取观所下之痢，五色杂见。丰曰：此五色痢也，乃凶症耳。余某颇谙医药，即告之曰：甥体素系阴亏，今痢久缠，真阴益加虚损，先生谓五色痢，究系温热未尽耶？抑亦真阴有损耶？丰曰：石顽有云：痢下五色，脓血稠粘，滑泄无度，多属阴虚。今此证分明久痢伤肾，下焦不摄，即先哲所谓阴虚痢是也。斯时即有湿证所彰，亦不能投之渗利。当用银花、生地、白芍、黄芩，四者均炒为炭，阿胶炒珠，山药炒黄，与陈皮、石莲，合为一剂，连尝三四服，遂中肯矣。登圊略减数遭，惟口渴寐少，脉转小数，欠力欠神，此气血津液，皆亏损也。照前方除去枯芩，加入东参、炙草、夜交藤，服数剂更为合拍。后用六味合四君为主，调治月余，始得痊可。

或问曰：先生谓五色痢，即阴虚痢也。尝见古书之中，不惟有阴虚痢之名，且有虚滑、食积、气滞、瘀血、蛲虫、虫疰等痢之名，今既而不论，毋乃太简乎？答曰：实虑其繁，故就其简，今概问及，姑略言之：盖虚滑痢，虚而滑脱，法当补涩。食积痢，因食所积，法当消导。气滞痢，因气所滞，法当调气。瘀血痢，因血所瘀，法当行血。蛲虫痢，因胃弱肠虚，细虫从谷道而出，法当杀虫。虫疰痢，因服金石汤丸，逼损真阴，痢下黑色，形如猪肝，为难治也。以上等病，聊述其概。其实风、寒、热、湿、噤口、水谷、休息、五色等痢为多。学者得能细玩，余痢无难治耳。又问曰：秋痢之证，致死者多，何谓无难？答曰：不犯死证者生也，犯者死也。曰：死证何？曰：下纯血者，如尘腐色者，如屋漏水者，厥逆冷汗者，呃逆不止者，身热不除者，噤口不食，药不能开者，骤然能食为除中者，皆死证也。又有如赤豆汁者，唇若涂朱者，大孔如竹筒注者，皆不可治也。又有如鱼脑者，如猪肝色者，身热脉大者，皆半生半死也。用药得法，间有生者，不可弃而不治也。

卷之四

夏伤于暑大意

夏伤于暑者，谓季夏、小暑、大暑之令，伤于暑也。其时天暑地热，人在其中，感之皆称暑病。夫暑邪袭人，有伤暑、冒暑、中暑之分，且有暑风、暑温、暑咳、暑瘵之异。伤暑者，静而得之为伤阴暑，动而得之为伤阳暑。冒暑者，较伤暑为轻，不过邪冒肌表而已。中暑者，即中暍也，忽然卒倒，如中风状。暑风者，须臾昏倒，手足遂抽。暑温者，较阳暑略为轻可。暑咳者，暑热袭肺而咳逆。暑瘵者，暑热劫络而吐血。又有霍乱之证，因暑气夹风、寒、湿、食扰乱于中。痧气之证，因南方体弱，偶犯沙秽之气。秽浊之证，因暑气夹秽而袭人，即俗称为龌龊也。此皆季夏由暑气所伤之证也。更有春末夏初之疰夏，孟夏之热病，仲夏之霉湿，亦当论治。盖疰夏者，因时令之火为病。热病者，因冬时之伏气为病。霉湿者，入霉之后，梅雨淫淋，感其雨湿之气为病。斯三者，附论于兹，则夏令之病，皆全备矣。

伤暑 长夏伤暑，有阴阳之别焉。夫阴暑之为病，因于天气炎蒸，纳凉于深堂大厦，大扇风车得之者，是静而得之之阴证也。其脉浮弦有力，或浮紧，头痛恶寒，身形拘急，肢节疼痛而心烦，肌肤大热而无汗。此为阴寒所逼，使周身阳气不得伸越，宜用辛温解表法减去防风，益以香需[1]、藿香治之。呕逆加茯苓、半夏，便泻加厚朴、木香。又有阳暑之病，缘于行旅长途，务农田野，烈日下逼得之者，是动而得之之阳证也。其脉浮洪有力，或洪数，面垢喘咳，壮热心烦，口渴欲饮，蒸蒸自汗。此为炎热所蒸，使周身中外皆热，宜以清凉涤暑法去扁豆、通草，加石膏、洋参治之。呕逆加竹茹、黄连，便泻加葛根、荷叶。更宜审其体实、体虚而药之，自无不当耳。

张介宾曰：阴暑证，或在于表，或在于里，惟富贵安逸之人多有之，总由恣情任性，不慎风寒所致也。阳暑证，惟辛苦劳役之人多有之，由乎触冒暑热，有势所不容已也。然暑热逼人者，畏而可避，可避则犯之者少；阴寒袭人者，快而莫知，莫知则犯之者多。故凡有病暑者，阳暑多不见，而阴暑居其八九。今之人治暑者，但见发热头痛等证，则必曰此中暑也，而所用无非寒凉，其不达也亦甚矣。

江诚曰：介宾先生谓阴暑多于阳暑，最为确切。今人治暑不别阴阳，一见发烧，遂投凉药，若此贸贸，则害人匪浅矣。

冒暑 冒暑者，偶然感冒暑邪，较伤暑之证，稍为轻浅耳。夫暑热之邪，初冒于肌表者，即有头晕、寒热、汗出、咳嗽等证，宜以清凉涤暑法加杏仁、蒌壳治之。其证虽较伤暑为轻，然失治入里，此又不可以不知也。如入于肉分者，则周身烦躁，头胀体烧，或身如针刺，或有赤肿等证，宜以祛暑解毒法治之。如入于肠胃者，则有腹痛水泻，小便短赤，口渴欲饮，呕逆等证，宜以增损胃苓法佐黄连治之，然冒暑之证，虽谓为轻，亦必须防微杜渐耳。

中暑即中暍。附：暑厥 洁古曰：静而得之为中暑。东垣曰：避暑乘凉得之者，名曰中暑，其实二说皆是阴暑之证，而无中字情形，似不可以中暑名之。考中暑即系中暍，中暍之证，可以不必另分。盖中暑忽然而发，如矢石之中人也，不似伤暑初则寒热无汗，或壮热蒸汗之可比。是病忽然闷倒，昏不知人，躯热汗微，气喘不语，牙关微紧，亦或口开，状若中风，但无口眼㖞斜之别，其脉洪濡，或滑而数。缘其人不辞劳苦，赤日中行，酷暑之气，鼓动其痰，痰阻心包所致，宜清暑开痰法治之。如果手足厥冷，名曰暑厥，宜苏合香丸化开灌之，或以来复丹研末白汤灌之，或以蒜水灌之，或剥蒜肉入鼻中，皆取其通窍也。俟其人事稍苏，继进却暑调元法为治。

---

[1] 香需：即香薷，下同。

暑风 暑风之病，良由暑热极盛，金被火刑，木无所畏，则风从内而生，此与外感风邪之治法，相悬霄壤，若误汗之，变证百出矣。夫木既化乎风，而脾土未尝不受其所制者，是以卒然昏倒，四肢搐搦，内扰神舍，志识不清，脉多弦劲或洪大，或滑数。总当去时令之火，火去则金自清，而木自平，兼开郁闷之痰，痰开则神自安，而气自宁也，拟用清离定巽法佐以郁金、川贝治之。倘有角弓反张，牙关紧闭者，宜加犀角、羚羊；痰塞喉间有声者，宜加胆星、天竺；服药之后，依然昏愦者，宜加远志、菖蒲。然而证候至此，亦难治矣。

暑温 考暑温之证，较阳暑略为轻可。吴淮阴曰：温者热之渐，热乃温之极也。其名暑温，比暑热为轻者，不待言矣。在医者务宜留心慎药，弗使温盛成热耳。夫暑温之初病也，右脉胜于左部，或洪或数，舌苔微白，或黄而润，身热有汗，或口渴，或咳嗽，此邪在上焦气分，当用清凉涤暑法加杏仁、蒌壳治之。倘汗少而有微寒，或有头痛者，宜透肌肤之冒，于本法内去扁豆、瓜翠，加藿香、香需治之。如口不渴者，乃兼湿也，加米仁、半夏治之。如舌苔黄燥，渴欲喜饮，宜清胃家之热，用凉解里热法治之。如舌苔光绛，伤于阴也，宜用清热保津法加西洋参、北沙参、元参治之。总当细究其因，或夹冒，或夹湿，或胃热，或阴伤，按证而分治之，未有不向愈者。

暑咳 暑咳之为病，独在暑月也。良由暑热下逼，先伤乎上，夫五脏之位，惟肺最高，为诸脏之华盖，暑热袭之，肺经先病者，固无论矣。且暑中有火，肺体属金，火未有不克金者也。其脉濡滑而数，两寸有力而强，咳逆乏痰，即有亦少，或身热口渴，或胸闷胁痛，此皆暑热入肺之脉证也，宜用清宣金脏法加滑石、甘草治之。如痰多者，不因暑而因湿，不名咳而名嗽，不在肺而在脾，不用清而用温。果因痰而致嗽者，宜用加味二陈法治之。倘不细辨，以暑为湿，误用温药，扰动其络，络中血沸，而成吐血之疴，然则宜用却暑调元法去东参、半夏，加杏仁、花粉、旱莲、生地治之。大概总宜清暑保金，庶不至蔓延虚损耳。

暑瘵 暑瘵者，骤然吐血衄血，头目不清，烦热口渴，咳嗽气喘，脉象浮取则洪，中取则空，沉取复有。此因盛夏之月，相火用事，火烁肺金，复燃阳络，络血上溢所致。昧者以为痨瘵，殊不知火载血上，非真阴亏损而为虚痨者比也。当清暑热以保肺，清络热以止血。如初起体实者，宜以清宣金脏法加枯芩、黑栀治之。体弱者，宜以却暑调元法去石膏、半夏、粳米，加鲜地、鲜斛、鲜藕节治之。如未止，再加丹皮、旱莲草可也，虽非痨瘵之病，但失血后有潮热咳嗽之证，小数之脉，其阴分不亏亦亏，又当以甘咸养阴法治之。倘蹉跎失治，伤及真阴，遂难疗矣。

霍乱 霍乱之证，在夏秋为多，得之于风、寒、暑、热，饮食生冷之邪，杂揉[1]交病于中，正不能堪，一任邪之挥霍撩乱，故令三焦混淆，清浊相干，乱于肠胃也。其证呕吐泻利，腹中大痛，脉多微涩，或沉而伏，或大而虚。其风甚者，则头痛寒热。寒甚者，则转筋厥冷。暑甚者，则大渴引饮。邪在上焦则吐多，下焦则泻多，中焦则吐泻俱甚。总宜治乱保安法加减主之，风甚加苏叶、橘红，寒甚加草蔻、木瓜，暑甚加芦根、竹茹，吐多加黄连、干姜，泻多加葛根、荷叶。倘吐泻不已，损伤中焦之气，以致阴阳间隔，手足厥冷，脉微欲绝，不多饮水者，无分风、寒、暑、热，急以挽正回阳法救之。若欲吐不吐，欲泻不泻，名曰干霍乱也，又名绞肠痧也。急用古方炒盐调童便，服之探吐则愈。若舌卷筋缩，卵阴入腹为难治。大率霍乱之脉，洪大而滑者生，微涩渐迟者死。

痧气 南方之人，体气不实，偶触粪土沙秽之气，即腹痛闷乱，名之曰痧，即沙字之讹也。盖痧在皮肤气分者，宜刮之，在肌肉血分者，宜刺之，此轻而浅者言也。若深重者胀塞肠胃，壅阻经络，直犯乎心，斯须莫救，刮刺无功，非药剂不能救也。须知痧无定脉，凡脉与证不应者，即为痧脉也。其见证不可不分：如风痧者，头疼自汗，腹痛肢麻。暑痧者，头晕汗多，吐泻腹痛。阴痧者，腹痛肢冷，即凉痧也。阳痧者，腹痛肢暖，即

---

[1] 揉：疑有误，据文理宜作"糅"。

热痧也。又有肤隐红点，一如瘖[1]疹，此痧在肌表，为红痧也。满身胀痛，且有黑斑，此痧毒在乎脏腑，为乌痧也。欲吐不吐，欲泻不泻，心腹大痛，为绞肠痧也。痧之为病，不尽六气所触，或因饥饱劳役，或因秽浊所犯，皆可成痧，总宜芳香化浊法治之。法内有半夏、藿香，慎勿信俗医为痧病中之禁药也。风痧加荆芥、防风，暑痧加滑石、木瓜，阴痧加豆蔻、砂仁，阳痧加连翘、栀子，红痧加牛蒡、薄荷，乌痧加槟榔、枳壳，闷痧加细辛、桔梗，绞肠痧加檀香、乌药，倘其势急不及进汤药者，先以痧疫回春丹治之。

秽浊 秽浊者，即俗称为龌龊也。是证多发于夏秋之间，良由天暑下逼，地湿上腾，暑湿交蒸，更兼秽浊之气，交溷[2]于内，人受之，由口鼻而入，直犯膜原。初起头痛而胀，胸脘痞闷，肤热有汗，频欲恶心，右脉滞钝者是也。然有暑湿之分，不可以不察也。如偏于暑者，舌苔黄色，口渴心烦，为暑秽也。偏于湿者，苔白而腻，口不作渴，为湿秽也。均宜芳香化浊法治之，暑秽加滑石、甘草，湿秽加神曲、茅、苍。吾衢见秽浊之证，便禁药饵，惟以揪刮当先，殊不知禁滋腻呆滞之药，如地、归、沙参等味是也，芳香气分之品，又何害乎？倘执禁药之说，每见其轻证转重，重证转危，误人性命，不可胜数，悲哉悲哉！

疰夏 疰夏者，每逢春夏之交，日长暴暖，忽然眩晕、头疼、身倦、脚软，体热食少，频欲呵欠，心烦自汗是也，盖缘三月属辰土，四月属巳火，五月属午火，火土交旺之候，金水未有不衰，夫金衰不能制木，木动则生内风，故有眩晕头疼。金为土之子，子虚则盗母气，脾神困顿，故有身倦足软，体热食少。又水衰者，不能上济乎心，故有频欲呵欠，心烦自汗等证。此皆时令之火为患，非春夏温热之为病也。蔓延失治，必成痨怯之根，宜以金水相生法治之。如眩晕甚者，加菊花、桑叶；头痛甚者，加佩兰、荷钱；疲倦身热，加潞党、川斛；心烦多汗，加浮麦、莲子。加减得法，奏效更捷耳。

热病 《金鉴》云：经曰：冬伤于寒，春必病温，至夏为热病。热病者，乃冬伤正令之微寒，未即病也。倪氏谓：交立夏以来，久伏之气，随时令之热而触发，故初病即发热汗出，口渴心烦，不恶寒而反恶热，脉来洪大之象，是为热病也。《医通》曰：邪非外来，故但热而不恶寒，热自内发，故口燥渴而多引饮，其邪既郁为热，不得复言为寒。合而观之，热病因伏气者了然，然较晚发更发于晚，比诸温更伏于深。初起之时，宜用清凉透邪法。热势不衰，继用清凉荡热法。倘有恶寒相兼，脉象举取浮紧，是有夏时暴寒所加，寒在外而热在里，先用辛温解表法，以透其外，外邪得透，再用清凉之剂，以荡其里热也。设无浮紧之脉，又无恶寒之证，误用辛温之方，耗伤津液者，宜用清热保津法加西洋参、石膏治之，倘或兼之恶风，微微汗出，脉象举取浮缓，此表有风邪所加，风在外而热在里，当用辛凉解表法，先解其外也。至于舌苔化燥，谵语昏狂，急用清凉荡热法加紫雪丹治之。发斑者，加黄连、栀子；发疹者，加荷叶、牛蒡。须知热病最易伤阴，当刻刻保阴为要，辛温劫液之剂，勿浪用也。

霉湿 霉湿之为病，在乎五月也。芒种之后，逢丙入霉，霉与梅通，其时梅熟黄落，乍雨乍晴，天之日下逼，地之湿上蒸，万物感其气则霉，人感其气则病。以其气从口鼻而入，即犯上中二焦，以致胸痞腹闷，身热有汗，时欲恶心，右脉极钝之象，舌苔白滑。以上皆霉湿之浊气，壅遏上中气分之证，非香燥之剂，不能破也。拟以芳香化浊法，俾其气机开畅，则上中之邪，不散而自解也。倘或连朝风雨，人冒之者，即患身痛腰疼，恶寒发热，此邪由太阳之表，而入于少阴之里，即《内经》所谓雨气通于肾也，宜乎表里两解，拟以二活同祛法。倘兼腹痛泄泻，再加煨葛、木香治之。

或问曰：湿土之令，始于大暑，终于白露。今论霉湿在乎芒种之后，夏至节中，斯时相火司令，不论火而论湿，得非矛盾乎？答曰：湿土之令，在于夏末秋前，盖按《内经》六气之主政也。然而土寄于四季之末，四时皆有湿病，总当因时制宜，不必拘于常例。即如春日阳和，夏日炎热，

---

1 瘖(xī)：又音cū，疹子一类。

2 溷(hùn)：混浊。

秋日燥烈，冬日温暖，何湿之有？惟其春雨潇潇，夏雨淋淋，秋雨霏霏，冬雨纷纷，人感之者，皆为湿病。今专论霉湿在乎五月，以其乍雨乍晴，湿中有热，热中有湿，与诸湿之病颇异，故列霉湿为一门。

拟用诸法

辛温解表法 见卷一。

清凉涤暑法 见卷三。

祛暑解毒法 治暑毒烦热赤肿，身如针刺。

茯苓三钱 制半夏一钱五分 滑石三钱，水飞 粉甘草五分 参叶六分 黄连八分 银花三钱 连翘三钱，去心

加绿豆衣三钱，煎服。

凡暑热成毒者，此法最宜。苓、夏偕甘，即海藏消暑方也。滑石偕甘，即河间清暑方也。更佐参叶以却暑，黄连以清心，银翘、绿豆以解毒也。

增损胃苓法 治暑湿内袭，腹痛水泻，小便热赤。

苍术一钱，米泔炒 厚朴一钱，姜汁炒 广陈皮一钱五分 猪苓一钱五分 白茯苓三钱 泽泻一钱五分 滑石三钱，水飞 藿香一钱五分

水煎，温服。

苍、朴、陈皮以化湿，即平胃散损甘草也。二苓、泽泻以利湿，即五苓散损桂、术也。增滑石清暑渗湿，增藿香止泻和中。凡因暑湿而致泻者，是法最为珀[1]合耳。

清暑开痰法 治中暑神昏不语，身热汗微，气喘等证。

黄连一钱二分 香需一钱 扁豆衣三钱 厚朴一钱，姜汁炒 杏仁二钱，去皮尖，研 陈皮一钱五分 制夏一钱五分 益元散三钱，入煎

加荷叶梗七寸为引。汗多，除去香需。

连、需、扁、朴，清热祛暑；杏仁、陈、夏，顺气开痰；益元散，清暑宁心；荷叶梗，透邪宣窍。

却暑调元法 治暑热盛极，元气受伤。

石膏四钱，煅 滑石三钱，飞 白茯苓三钱 制半夏一钱 东洋人参二钱，或用西洋人参 麦门冬二钱，去心 粉甘草六分

加粳米一撮为引。

石膏、滑石，却暑泻火为君；茯苓、半夏，消暑调中为臣；暑热刑金，故以人参、麦冬保肺为佐；暑热伤气，故以甘草、粳米调元为使。

清离定巽法 治昏倒抽搐，热极生风之证。

连翘三钱，去心 竹叶一钱五分 细生地四钱 元参三钱 甘菊花一钱 冬桑叶三钱 钩藤钩四钱 宣木瓜一钱

井华水煎服。

此法治热极生风之证，故用连翘、竹叶，以清其热；热甚必伤阴，故用细地、元参，以保其阴；菊花、桑叶，平其木而定肝风；钩藤、木瓜，舒其筋而宁抽搐。大易以离为火，以巽为风，今曰清离定巽，即清火定风之谓也。

凉解里热法 见卷一。

清热保津法 见卷一。

清宣金脏法 治热烁肺金，咳逆胸闷，身体发热。

牛蒡子一钱五分 川贝母二钱，去心 马兜铃一钱 杏仁二钱，去皮尖，研 陈瓜蒌壳三钱 桔梗一钱五分 冬桑叶三钱

加枇杷叶三钱去毛，蜜炙为引。

夏日炎暑，火旺克金，宜乎清热宣气，保其金脏。法中蒡、贝、兜铃，清其肺热；杏、蒌、桔梗，宣其肺气。夫人身之气，肝从左升，肺从右降，今肺被暑热所烁，而无降气之能，反上逆而为咳矣。故佐桑叶以平其肝，弗令左升太过；杷叶以降其肺，俾其右降自然。升降如常，则咳逆自安谧矣。

加味二陈法 见卷七。

甘咸养阴法 治热伤血络，损及阴分，潮热咳嗽。

大干地四钱 龟版三钱，炙 阿胶二钱，另炖冲 旱莲草三钱 女贞子二钱 牡丹皮一钱五分

加淡菜三钱，井水煎服。

法中干地甘寒，龟版咸寒，皆养阴之要药。阿胶甘平，淡菜咸温，并治血之佳珍。旱莲甘寒，汁黑属肾，女贞甘凉，隆冬不凋，佥能补益肾阴。

---

[1] 珀：上海大东书局本作"拍"，宜从。

佐以丹皮之苦，清血中之伏火，火得平静，则潮热咳血均愈矣。

治乱保安法 治夏秋之间，霍乱吐泻，腹中绞痛。

广藿香一钱五分 台乌药一钱 广木香五分 制半夏一钱 白茯苓三钱 茅苍术八分，米泔浸炒 阳春砂仁八分，研冲

加伏龙肝三钱，水煎服。

邪扰中州，挥霍撩乱，宣此法也。首用藿香、乌、木行气分以治其乱。夏、苓、苍术，祛暑湿以保其中。更佐砂仁和其脾，伏龙安其胃，此犹兵法剿抚兼施之意也。

挽正回阳法 治中寒腹痛，吐泻肢冷，或昏不知人，脉微欲绝。

东洋参三钱，米炒 白茯苓三钱 于潜术一钱，土炒 粉甘草五分，炙 安桂八分，细刨分冲 淡附片八分 炮姜炭六分 吴茱萸八分，泡淡

头服略煎，次服浓煎。

是法即陶节庵回阳救急汤，除陈、夏、五味也。盖以参、苓、术、草挽其正，炮姜、桂、附回其阳，更佐吴茱萸，破中下之阴寒，阴寒一破，有若拨开云雾，而见天与日也。

芳香化浊法 治五月霉湿，并治秽浊之气。

藿香叶一钱 佩兰叶一钱 陈广皮一钱五分 制半夏一钱五分 大腹皮一钱，酒洗 厚朴八分，姜汁炒

加鲜荷叶三钱为引。

此法因秽浊霉湿而立也。君藿、兰之芳香，以化其浊；臣陈、夏之温燥，以化其湿；佐腹皮宽其胸腹，厚朴畅其脾胃，上中气机，一得宽畅，则湿浊不克凝留；使荷叶之升清，清升则浊自降。

金水相生法 治疰夏眩晕神倦，呵欠烦汗，及久咳肺肾并亏。

东洋参三钱 麦冬三钱，去心 五味子三分 知母一钱五分 元参一钱五分 炙甘草五分

水煎，温服。

法内人参补肺，麦冬清肺，五味敛肺，此千金生脉饮也。主治热伤元气，气短倦怠，口渴汗多等证。今以此方治疰夏，真为合拍。加色白之知母，以清其肺，复清其肾；色黑之元参，以滋其肾兼滋其肺；更以甘草协和诸药，俾金能生水，水能润金之妙耳。

二活同祛法 治表里受湿，寒热身疼，腰痛等证。

羌活一钱五分 防风一钱五分 独活一钱五分 细辛五分 茅苍术一钱五分 甘草五分

加生姜三片，煎服。

两感表里之湿证，此法堪施。其中羌活、防风，散太阳之表湿；独活、细辛，搜少阴之里湿；苍术燥湿气，生姜消水气；盖恐诸药辛温苦燥，故佐甘草以缓之。

备用成方

藿香正气散 治外感风寒，内伤饮食，及伤冷、伤湿，疟疾、中暑，霍乱、吐泻，凡感岚障不正之气，并宜增减用之。

藿香 紫苏 白芷 桔梗 大腹皮 厚朴 陈皮 半夏曲 白术 茯苓 甘草

加姜、枣，煎服。

六和汤 治夏月饮食不调，内伤生冷，外伤暑气，寒热交作，霍乱吐泻，及伏暑烦闷等证。

藿香 砂仁 杏仁 厚朴 扁豆 木瓜 人参 白术 茯苓 半夏 甘草

加姜、枣，煎服。

缩脾饮 清暑气，除烦渴，止吐泻霍乱，及暑月酒食所伤。

扁豆 葛根 乌梅 草果 砂仁 粉甘草

丰按：正气散之白术，六和汤之人参，缩脾饮之乌梅，凡病初起者，如参、术之滞，乌梅之收，不克遽用，务宜临证时增减可也。

香薷饮 治感冒暑气，皮肤蒸热，头痛肢倦，或烦渴，或吐泻。

香薷 制厚朴 扁豆

本方加黄连名四味香薷饮。治同。

新加香薷饮 治暑温汗不出者。

香薷 厚朴 鲜扁豆花 银花 连翘

水煎，稍凉服。

丰按：香薷辛温香散，宜于阴暑而不宜于阳暑也。盖阴暑无汗，用香薷以发之；阳暑多汗，用之能无害乎？李时珍曰：香薷乃夏月解表之药，

犹冬月之用麻黄。由是论之，其发表之功可见矣。今人不别阴阳，一概用之则误甚。

桂苓甘露饮 治中暑受湿，引饮过多，头痛烦渴，湿热便秘。

石膏 寒水石 滑石 甘草 白术 茯苓 猪苓 泽泻 肉桂

丰按：河间制是方，以膏、寒、滑、草清其暑热，佐以五苓利其湿热。如舌苔白者，或黄泽者，皆可用之；稍干燥者，是暑热将化为火，肉桂又当禁用。

竹叶石膏汤 治伤暑发渴，脉虚。

竹叶 石膏 人参 甘草 麦冬 制夏

加粳米、生姜，水煎，温服。

人参白虎汤 治太阳中暍，身热汗出，恶寒足冷，脉微口渴。

人参 石膏 知母 甘草

加粳米为引。先煮石膏数十沸，再投药米，米熟汤成，温服。

丰按：斯二方，皆长沙所作，人皆知长沙之书，专治伤寒，谁知其亦治暑乎！故丰尝谓欲治六气之时邪，总当先读伤寒书而后可。

六一散 治伤寒中暑，表里俱热，烦热口渴，小便不通，泻痢暑疟，霍乱吐泻。

滑石六两，水飞　甘草一两

为末，灯心汤调下。

此方是河间所作也，一名天水散，少加辰砂以清心，名益元散；少加薄荷以清肺，名鸡苏散；少加青黛以清肝，名碧玉散。治同。

三石汤 治暑温蔓延三焦，舌滑微黄，邪在气分者。

生石膏 寒水石 飞滑石 通草 杏仁 竹茹 银花 金汁

水煎，温服。

清营汤 治暑温逼尽[1]心包，舌赤烦渴，不寐谵语。舌苔白滑，不可与也。

元参 丹参 生地 麦冬 黄连 竹叶 连翘 银花 犀角

水煎，温服。

丰按：鞠通先生云：温者热之渐，热者温之极也，暑温较暑热为轻者，不述可知，此二方乃大寒之剂，治暑温似乎过峻，试问治暑热之病，将何寒药所用耶？窃谓治暑热，二方最可，治暑温，不若丰之清凉涤暑法为稳。

来复丹 治上盛下虚，里寒外热，及伏暑泄泻，中暍冒暑。

玄精石 硝石 硫黄 五灵脂 青皮 陈皮

米饮糊丸，如桐子大，每服三十丸，开水送下。

丰按：此丹可备中暑之急。

介宾玉女煎 治水亏火盛，六脉浮洪滑大，烦热干渴，失血等证。

生石膏 知母 麦冬 熟地 牛膝

水煎服。如火盛极者，加栀子、地骨皮之属。

丰按：此方以生地易熟地最妥。

生脉散 治热伤元气，气短倦怠，口渴多汗，肺虚而咳。

人参 麦冬 五味子

水煎服。

清暑益气汤 治长夏湿热炎蒸，四肢困倦，精神减少，胸满气促，身热心烦，口渴恶食，自汗身重，肢体疼痛，小便赤涩，大便溏黄，而脉虚者。

人参 黄耆 白术 炙草 麦冬 五味子 苍术 神曲 青皮 陈皮 黄柏 泽泻 升麻 葛根 当归

加姜、枣，煎服。

丰按：《千金》生脉散，治热伤元气，热中无湿，所以用麦冬以清热，人参以补气，五味以敛气，无湿之证，故用甘凉滋脏无害也。东垣清暑益气汤，治暑伤元气，暑中有湿，所以用柏、苍、陈、泽等药于益气之中，有湿之证，故佐苦燥通利无害也。古人用药，少而不漏，多而不乱。学者当细玩之。

浆水散 治中暑泄泻，多汗脉弱。

炮姜 附子 炙甘草 肉桂 高良姜 醋炒半夏

浆水煎，去滓冷服。

《医通》曰：浆水者，乃秫米和曲酿成，如醋而淡。《集解》曰：泄利浆水，澄澈清冷。观此二

---

[1] 尽：疑有误，上海广益书局本作"近"，宜从

说，全不相合，丰每用是方，以土浆煎药，无不取效，似不必辨其孰是。考土浆之功能，主治泻痢，入此方中，最合拍耳。

冷香饮子 治中暑，内夹生冷饮食，腹痛泻痢。

附子 草果 橘红 炙草

加生姜，水煎，冷服。

大顺散 治冒暑伏热，引饮过多，脾胃受湿，霍乱吐泻。

干姜 肉桂 杏仁 甘草

共为末。每服二钱，沸汤调服。

丰按：浆水散，冷香饮子，皆治中暑之泄泻，而用姜、附之热剂，其实治暑月之阴寒，非治阳暑之证，可想而知矣。大顺散，亦然也。所以治暑宜分阴阳，弗执暑为阳邪之说耳。

痧疫回春丹 治一切痧疫神效。

苍术二两 雄黄七钱，飞净 沉香六钱 丁香一两 木香一两 郁金一两 蟾酥四钱 麝香一钱

共研细末，水泛为丸，加飞净朱砂为衣。每服五厘，开水吞服，亦可研末吹鼻。

丰按：此丹治痧极妥，无论风、暑、阴、阳、红、乌、闷、绞等痧，皆可治之。倘能辨者，于药引中变动可也。

行军散 治霍乱痧疫，去一切秽恶。

西牛黄一钱 当门子一钱 雄黄八钱，飞净 火硝三分 蓬砂一钱 梅冰一钱 飞金二十页 真珠一钱

八味各研极细，再合擂匀。每二三分冷开水下。

绛雪一名红灵丹 治霍乱吐泻，痧胀时疫等证。

朱砂一两 雄黄六钱，飞 飞金五十页 礞石四钱，煅 牙硝一两 蓬砂六钱 当门子三钱 梅片三钱

共研极细末。每一分，开水送下。

丰按：此二方，皆可援一时之急，凡有求名远处者，觅利他方者，皆可预藏于箧，以备自用，或可济人。

紫雪 治内外烦热，一切火证。

寒水石 石膏 滑石 磁石 硝石 朴硝 辰砂 沉香 木香 丁香 麝香 升麻 元参 羚羊角 犀角 甘草 黄金

合成退火气，冷开水调服每一、二钱。

丰按：是方药力峻猛，体非强壮，证非实火，不易[1]浪用。尝见今之医者，一遇神昏谵语，不分虚实，遂谓邪入心包，随手用之，毫无忌惮。倘郑声喃喃，由心神不足而致者，一妄用之，祸必旋踵。临证之际，当分虚实而施，庶无差误。

黄龙汤 治失下循衣撮空，体虚热盛，不下必死。

大黄 厚朴 枳实 芒硝 熟地黄 当归 人参照常煎服。

丰按：此方治热病已成可下之证。医者因其体虚，当下失下，而成撮空理线，循衣摸床等证，所以用攻补兼施之方，荡其邪而不伤正，补其正而不碍邪，诚稳妥之良方，今医畏用何哉？

临证治案

阴暑误用阳暑之药 古黔吴某，晚餐之后，贪凉而睡，醒来头痛畏寒，壮热无汗，气口脉紧，舌苔边白中黄。丰曰：此阴暑兼食之证也。即以藿香正气散去白术，加香需治之，服一煎未有进退。又更一医，遂驳阴暑之谬，暑本属阳，何谓为阴？见病人身热如火，遂用白虎汤加芦根、连翘等药。初服一帖，似得小效，继服一帖，即谵语神昏，频欲作呕，舌苔灰黑。医谓邪入心包，照前方再加犀角、黄连、紫雪等品，服下全无应验，仍求丰诊。其脉右胜于左，形力并强，此邪尚在气分，犹未逆传心包，视其舌苔，灰黑而厚，依然身热昏谵呕逆等证。窃思其邪必被寒凉之药所阻，非温宣透法，不克望其转机。当用杏仁、薤白、豆卷、藿香、神曲、蔻仁、香需、橘壳，加益元散合为一剂，服头煎，热势益剧，次煎通身有汗，则壮热渐退尽矣，来邀复诊，神未清明，谵语仍有，舌苔未退，更觉焦干，右脉仍强，愈按愈实。丰曰：汗出热退，理当脉静津回，神气清爽，今不然者，定有燥结留于肠胃。思表邪退尽，攻下无妨，用黄龙汤以芒硝改元明粉，以人参换西洋参，服下半日许，遂得更衣，诸恙忽退，继用苏土养阴之法，

---

[1] 易：疑有误，据文理宜作"宜"。

日渐全可。

或问曰：彼医证虽误治，谓暑本属阳，何谓为阴？亦似近理，其说当有所本耶。答曰：然也，即《条辨》有云：暑字从日，日岂阴物乎？暑中有火，火岂阴邪乎？殊不知前贤取阴暑二字之义。阴，阴寒也；暑，暑月也。暑月伤于阴寒，故名阴暑。曰：何不以伤寒名之？曰：寒乃冬令之气，在暑月不能直指为寒，盖恐后学不明时令，先贤之用心，亦良苦矣。

骤然中暑 盛夏时，丰赴西乡疗病，路过石梁村口，见一人奄然昏倒于道旁，遂停舆出诊。脉之两手洪大，其为暑热所中者昭然。即以通关散吹鼻，似欲喷嚏而不得，令舆夫揪之，又令入村采蒜取汁，频频灌之，连得喷嚏，少焉乃苏。求赐一方，遂用六和汤去参、术、厚朴，加滑石、通草，嘱服三帖。数日后，登门泥首而去。

暑风急证 城西陈某，年近五旬，倏然昏倒，人事无知，手足抽掣。一医作中暑论治，虽不中亦不远矣。一医辄称中风，反驳前医有误，敢以小续命汤试之，更加搐搦，身热大汗，迓丰商治。诊其脉，洪大而数，牙关紧闭，舌不能出，但见唇焦齿燥。丰曰：此暑风证也。称中风之医，亦在座中，遂曰：子不观《指南医案》常有暑风，何得有搐搦之证？曰：香岩之案，谓暑风系暑月所感之风，非热极生风之内风也。丰今所谓乃暑热内燃，金被火烁，木无所制，致发内风之证也。理当清其暑热，兼平风木。遂用清离定巽法加石膏、甘草、橘络、扁豆花治之。彼医似为不然，病家咸信于丰，即使人拣来煎服，幸喜法中病机，抽搐稍定，神识亦省，继服二帖，得全愈矣。

江诚曰：今之医者，每见夏月有头痛发热，而无昏倒肢抽，皆批为暑风之证，大概亦得香岩之皮毛，而未得其骨髓，此耳听之学，非神听之学可知。

暑温过服大寒致变 西乡吴某，偶患暑温，半月余矣。前医认证无差，惜乎过用寒剂，非但邪不能透，而反深陷于里，竟致身热如火，四末如冰。复邀其诊，乃云热厥，仍照旧方，添入膏、知、犀角等药，服之益剧，始来求治于丰。诊其左右之脉，举按不应指，沉取则滑数。丰曰：邪已深陷于里也。其兄曰：此何证也？曰：暑温证也。曰：前医亦云是证，治之乏效何？曰：暑温减暑热一等，盖暑温之势缓，缠绵而愈迟；暑热之势暴，凉之而愈速。前医小题大作，不用清透之方，恣用大寒之药，致气机得寒益闭，暑温之邪，陷而不透，非其认证不明，实系寒凉过度。刻下厥冷过乎肘膝，舌苔灰黑而腻，倘或痰声一起，即有仓扁之巧，亦莫如何！明知证属暑温，不宜热药，今被寒凉所压，寒气在外在上，而暑气在里在下，暂当以热药破其寒凉，非治病也，乃治药也，得能手足转温，仍当清凉养阴以收功。遂用大顺散加附子、老蔻。服一帖，手足渐转为温，继服之，舌苔仍化为燥，通身大热，此寒气化也，暑气出也，当变其法。乃用清凉透邪法去淡豉，加细地、麦冬、蝉衣、荷叶，一日连服二剂，周身得汗，而热始退尽矣。后拟之法，皆养肺胃之阴，调治匝月而愈。

程曦曰：学医知常为易，知变为难。病有千变，而药亦有千变。即如是证，遇[1]服寒凉，热证未去，而寒证又生，此病一变也。暂用温热之剂，先破寒凉之气，此药一变也。服之肢体回温，舌苔仍燥，此病又一变也。即舍热药，转用凉剂收功，此药又一变也。不知通变之医，反谓朝秦暮楚，侥幸图功耳。

暑热劫络致成暑瘵 长洲叶某，忽然血涌盈升，身热口渴，速来求治于丰。抵其寓，见几上有参汤一盏，病者即询可服否？丰曰：姑诊其脉，辨其虚实可知。按之洪大而来，舌苔黄而欠润，此暑热内劫阳络之候，即经谓阳络伤，血从上溢是也，当从暑瘵治之，速清暑热以养其阴，参汤勿可服也。遂用玉女煎以生地易熟地，再加滑石、蒌根、杏仁、桑叶，两日连尝四剂，咳血并止，身热亦退矣。

阴寒霍乱热补而瘳 施秉罗某之父，大耋高年，素来矍铄[2]，忽于孟秋之初，霍乱吐泻，腹痛肢凉，差人来请丰诊，其脉迟细，神识模糊。曰：此中阴寒之证也。急以挽正回阳法治之，至日晡

---

1 遇：上海广益书局本作"过"。

2 矍铄(juéshuò)：形容老年人精神好。

腹痛益甚，汗出淋漓，逆冷益深，倏然昏倒，大众惊慌，复来邀诊。诊得六脉全无，不语如尸，呼吸微绝。思丹溪有云：仓卒中寒，病发而暴，难分经络，温补自解。忽记其家有真参宝藏，速取一钱，合野山高丽参五钱，淡附片四钱，浓煎渗下，次煎继之，约一时许，忽长叹一声，渐有呼吸，五更时分，身体稍温。次日清晨，又邀复诊，按其脉象，沉细如丝，舌淡无荣，苔白而润，四肢转暖，人事亦清，吐泻腹痛俞减，今当温补脾阳，兼养心营，仍用二参、附片，加入姜炭、砻、甘、归、神、柏、枣，服下又中病机，一候遂全瘥矣。

阴虚疰夏 江苏张某，于麦秋患头晕目眩，食减神疲，偶欲头痛。一医作水不涵木治之，虽未中机，尚称平稳。一医作风湿侵脾治之，服之神气更疲。邀丰诊之，脉濡且弱，毫无外感之形，见其呵欠频频，似属亏象。丰曰：此阴虚之体，过于烦劳，劳伤神气所致，所以前医滋补无妨，后医宣散有损。张曰：头痛非外感乎？曰：非也。外感头痛，痛而不止；今痛而晕，时作时止，是属内伤。曰：何证也？曰：疰夏也。当用金水相生法去玄参、知母，加冬桑叶、穞豆衣、省头草治之，服至第三剂，诸疴皆屏矣。

热病化燥伤津 芹岭王某，来郡应试，忽沾热病。其师知医，以为风食，而用羌、防、查、曲等药，则热渴更甚，谵语发狂。邀丰医治，脉形洪数有力，舌苔黑燥而厚，此属热邪化燥，津液被劫，非咸苦下法，不能攻其热而保其阴，倘畏而不用，则津液告匮为难治。即以润下救津法加紫雪五分，随即拣来煎服。服后约半日许，遂欲更衣，乃得燥屎数团，狂势似缓。继进次煎，又得燥屎无数，神气觉疲，令房中寂静，待其安睡，计五六时始醒，醒来神识已清，身凉微汗，舌黑而润，六脉不躁。丰曰：邪已解也。用西洋参、麦冬、生地、玉竹、麻仁、蒌壳、米仁、炙草等药，令服三剂而安。

霉湿时病 东乡刘某，来舍就医，面目浮肿，肌肤隐黄，胸痞脘闷，时欲寒热，舌苔黄腻，脉来濡缓而滞。丰曰：此感时令之湿热也，必因连日务农，值此入霉之候，乍雨乍晴之天，湿热之邪，固所不免。病者曰：然。丰用芳香化浊法，加白芷、茵陈、黄芩、神曲治之，服五帖，遂向愈矣。

卷之五

夏伤于暑秋必疟疟大意

经云：夏伤于暑，秋必疟疟。谓夏令伤于暑邪，甚者即患暑病，微者则舍于营，复感秋气凉风，与卫并居，则暑与风凉合邪，遂成疟疟矣。景岳云：疟者皆也，总疟之称也；疟者虐也，凌虐之义也。疟之为病，非止一端，当分晰而治之。考古有暑疟、风疟、寒疟、湿疟、温疟、瘴疟、瘅疟、牝疟、痰疟、食疟、疫疟、鬼疟、虚疟、劳疟、疟母、三日疟之名，临证之时，不可不辨治也。暑疟者，恶寒壮热，烦渴引饮也。风疟者，寒少热多，头疼自汗也。寒疟者，寒长热短，头疼无汗也。湿疟者，寒重热轻，一身尽痛也。温疟则先热后寒，因于冬令伏气。瘴疟则发时昏闷，因感山岚瘴气。瘅疟则独热无寒。牝疟则寒多热少。又有头痛而眩，疟发昏迷为痰疟。寒热交并，噫气恶食为食疟。沿门合境，证皆相似为疫疟。寒热日作，多生恐怖为鬼疟。元气本虚，感邪患疟为虚疟。疟疾患久，遇劳即发为劳疟。经年不愈，结成痞块，藏于胁腹为疟母。正气本虚，邪客于腑，间两日而作者为三日疟。更有似疟非疟之伏暑，亦因伏天受暑而发于秋，最难速愈。倘秋时炎蒸于夏，而内并无伏气，其见证与阳暑相似者，名曰秋暑。此二证皆在乎秋，今附论于斯，盖恐误为疟治耳。

暑疟 暑疟者多因长夏纳凉，感受阴暑，暑汗不出，则邪遂伏于内，直待秋来，加冒凉气而发。先贤云：暑气内伏者，阴气也；秋凉外束者，阴邪也；新邪与卫气并居，则内合伏暑，故阴阳相搏而疟作矣。其证恶寒壮热，口渴引饮，脉来弦象，或洪或软，或著衣则烦，去衣则凉，肌肤无汗，必待汗出淋漓而热始退。治宜清营捍疟法治之，如渴甚者，麦冬、花粉佐之。凡疟连日而发者则病浅，间日而发者则病深，间二日而发者则愈深矣。渐早为轻，因正气胜而外出；渐晚为重，因邪气胜而内入。初起多实，宜以祛邪为先；患久多虚，宜以养正为主。医者须分浅深轻重虚实新久而治之，则庶几投剂有效耳。

张景岳曰：伤暑为疟，何谓阴邪？盖阳暑伤气，其证多汗，感而即发，邪不能留。其留藏不去者，惟阴暑耳，以其无汗也。故凡患疟者，必因于盛暑之时，贪凉取快，不避风寒，或浴以凉水，或澡于河流，或过食生冷，壮者邪不能居，未必致病，怯者蓄于营卫则所不免。但外感于寒者多为疟，内伤于寒者多为痢，使能慎此二者，则疟痢何由来也。

风疟 经云：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风疟。《金鉴》谓：风疟，先伤于寒，后伤于风。据此二说而论，是证之因，亦由长夏先受阴暑，至秋感风而发也。然而有暑无风惟病暑，有风无暑惟病风，必风暑合邪，始成疟病，此虽与暑疟得病之因无异，发病之时亦同，但其见证，自有攸分，不可以不辨也。盖风疟之为病，寒少热多，不似暑疟恶寒壮热，或著衣则烦，去衣则凉。风疟则头疼自汗出，不似暑疟肌肤无汗，必待汗出淋漓而热始退。风疟之脉，弦而兼浮，不似暑疟，脉象纯弦，或洪或软，若此分别，投剂自合拍耳。初宜辛散太阳法去羌活，加秦艽治之，必俟寒热分清，始可进和解之法。总当细审其因，可散则散，可和则和，可补则补，可截则截，全在临时活法耳。

江诚曰：细观暑疟、风疟，皆由长夏感受阴暑，并发于秋，但暑疟因秋凉所触，风疟因秋风所触，以此别之，毫厘无谬。

寒疟 寒疟者，缘于先受阴寒，或沐浴之水寒，寒气伏于肌腠之中，复因外感邪风，触之而发。正合经云：寒者阴气也，风者阳气也，先伤于寒，而后伤于风，故先寒而后热也。盖寒疟之脉证，弦紧有力，寒长热短，连日而发，或间日而发，发时头痛微汗，或无汗干热。此当遵古训体若燔炭、汗出而散之旨，拟用辛散太阳法治之。如寒热按时而至，方可继进和解。今人不别何

经，动手概用小柴胡汤，则误甚矣。

湿疟 湿疟之证，因于久受阴湿，湿气伏于太阴，偶有所触而发。发则恶寒而不甚热，脉象缓钝而不弦，一身尽痛而有汗，手足沉重，呕逆胀满者是也。俗谓脾寒，大概指是证耳。此宜宣透膜原法，使其邪化疟除，但辛燥之剂，于阴亏热体者，须酌用之。阳虚寒体者，更可加老蔻、干姜。所有断截之法，不宜早用，用之非变膨鼓，即成疟母之疴。疟证殊多，总宜分别而治。

江诚曰：寒疟因寒水伏于肌腠，湿疟因湿气伏于太阴，斯二疟夏秋皆有，非比暑疟、风疟，受于夏天，发于秋令也。

温疟 经谓：温疟由冬令感受风寒，伏藏于骨髓之中，至春不发，交夏阳气大泄，腠理不致，或有所用力，伏邪与汗并出，此邪藏于肾，自内而达于外。如是者，阴虚而阳盛，阳盛则热矣。衰则其气复入，入则阳虚，阳虚生外寒矣。又谓：先伤于风，后伤于寒，故先热而后寒也，亦以时作，名曰温疟。温疟之证，先热后寒，其脉阳浮阴弱，或汗多，或汗少，口渴喜凉，宜清凉透邪法治之。如汗多者去淡豉，加麦冬、花粉。如舌苔化为焦黑者，宜清热保津法治之。嘉言云：治温疟，当知壮水以救其阴，恐十数发而阴精尽，尽则真火自焚，顷之死矣。此与香岩论温病，当刻刻护阴之说，不相悖也。凡有变证，仿春温、风温、温病、温毒门中之法可也。

或问：温疟得之于冬，发之于夏，何不列于温病之门，或附于热病之后，今列如斯，其意何也？答曰：就温字而言，当列于彼，就疟字而论，当附于此，欲使学者知诸疟有先热后寒，有先寒后热，有寒多热少，有寒少热多，有独热不寒之各异也。又问：《金匮》论温疟，谓身无寒但热，今先生论中谓先热后寒，得毋有违仲景乎？曰：先热后寒者，遵《内经》之训也。《金匮》谓无寒但热，定系传写之讹。殊不知但热无寒，乃瘅疟也。不可不为分辨。

瘴疟 瘴疟之证，岭南地方为多也。乃因天气炎热，山气湿蒸，多有岚瘴之毒，人感之者，即时昏闷，一身沉重，或寒甚热微，或寒微热甚，亦有迭日间日而作者，亦有狂言妄语者，亦有口喑[1]不言者，揆其诸证。初起之时，邪必郁于气分，甚则血瘀于心，涎聚于脾。先宜宣窍导痰法，探吐其痰，然后辨其轻重表里为要。其轻者在表，宜用芳香化浊法加草果、槟榔；其重者在里，宜用和解兼攻法为治。

瘅疟 帝曰：瘅疟何如？岐伯曰：瘅疟者，肺素有热，气盛于身，厥逆上冲，中气实而不外泄，因有所用力，腠理开，风寒舍于皮肤之内、分肉之间而发。发则阳气盛，阳气盛而不衰则病矣。其气不及于阴，故但热而不寒，气内藏于心，而外舍于分肉之间，令人消烁肌肉，故命曰瘅疟。帝曰：善。

《金匮》云：师曰：阴气孤绝，阳气独发，则热而少气烦冤，手足热而欲呕，名曰瘅疟。若但热不寒者，邪气内藏于心，外舍分肉之间，令人消烁肌肉。

丰按：《素问》谓肺素有热；又谓气内藏于心。《金匮》亦谓邪气内藏于心而未及肺。合而论之，似异而实同也。盖肺心皆居膈上，主乎阳位，阳气盛，故但热而不恶寒。石顽注《金匮》云：少气烦冤者，肺主气，肺受火刑也。手足热者，阳主四肢，阳盛则四肢热也。欲呕者，火邪上冲，胃气逆也。内藏于心者，阳盛则邪气内藏，而外舍分肉之间也。消烁肌肉者，火盛则肌肉烁也。治瘅疟惟宜白虎，盖白虎专于退热，其分肉四肢，内属于胃，非切于所舍者乎？又泻肺火，非救其烦冤者乎？据此而观，不但病在肺心，亦且兼之胃病，嘉言意用甘寒，亦属非谬，真所谓智谋之士，所见略同。窃思阳气盛则阴益伤，拟用甘寒生津法，庶几针芥。

牝疟 《金匮》云：疟多寒者，名曰牝疟，赵以德不辨鱼鲁，注为邪在心而为牡。喻嘉言亦为邪伏于心，心为牡脏，即以寒多热少之疟，名曰牡疟。二公皆以牝疟为牡，又皆谓邪藏于心。石顽已正其非，堪为来学之圭臬也。乃曰：若系邪气内藏于心，则但热而不寒，是为瘅疟。此则邪气伏藏于肾，故多寒而少热，则为牝疟。以邪气伏结，则阳气不行于外，故作外寒。患斯证者，真阳

---

[1] 喑(yīn)：哑，不能说话。

素虚之体为多，缘当盛夏之时，乘凉饮冷，感受阴寒，或受阴湿，其阳不能制阴邪之胜。故疟发时，寒盛热微，惨戚振栗，病以时作，其脉必沉而迟，面色必淡而白。宜以宣阳透伏法治之，因寒者姜、附为君。因湿者苍、果为主，日久不愈，温补之法为宜。

痰疟 痰疟者，因夏月多食瓜果油腻，郁结成痰；或素系痰体，其痰据于太阴脾脏，伏而不发，一旦外感凉风，痰随风起，变为疟病矣。初发之时，头痛而眩，痰气呕逆，寒热交作，脉来弦滑之象。古谚云：无痰不作疟，岂不然乎？宜以化痰顺气法，加草果、藿香治之。如昏迷卒倒者，宜以宣窍导痰法，加厚朴、草果、苏合香丸治之。肥盛之人，痰药更宜多用。

食疟 食疟者，即胃疟也。因于饮食失节，饥饱不常，谷气乖乱，营卫失和，一有不谨，则外邪冒之，遂成疟疾矣。其证寒已复热，热已复寒，寒热交并，噫气恶食，食则吐逆，胸满腹胀，脉滑有力，或气口紧盛者，宜以查曲平胃法，加藿香、草果治之。如脉迟滞，必兼寒也。可加干姜、白蔻。如脉缓钝者，必兼湿也，可加半夏、茯苓。食疟之证，兼寒兼湿为多，法当分治。

或问曰：介宾之书，谓疟疾之作，无非外邪为之本，岂果因食因痰有能成疟者耶？据此而论，痰食是为兼证，今先生专列痰疟、食疟之门何也？丰曰：素来痰体，加感凉风而致疟者，以痰为本，故曰痰疟。饮食停积，加受外邪而致疟者，以食为本，故曰食疟。如前所论暑、风、寒、湿、温、瘴、瘅、牝等疟，倘有头眩呕逆脉滑者，是痰为兼证也；噫气恶食脉紧者，是食为兼证也，遂不能以痰疟、食疟名之。本证兼证，讵可以不辨哉！

疫疟 疟之为病，因天时寒热不正，邪气乘虚而袭膜原，欲出表而不能透达，欲陷里而未得空隙，故作寒热往来，或一日二三次，或一次而无定期也。寒轻热重，口渴有汗，右脉多胜于左，是为疫疟也。盖疫者役也，若役使然，大概沿门合境，长幼之疟相似者，皆可以疫名之。竟不必拘于一定之见证，当随时令而治，此司天运气之所宜考也，拟以宣透膜原法为主。

鬼疟 鬼疟者，因卒感尸疰客忤，寒热日作，恶梦多端，时生恐怖，言动异常，脉来乍大乍小者是。俗云夜发为鬼疟者非。独有通一子谓无鬼疟，不啻阮瞻一流人也。丰历见之，患是证者，都系体弱属阴之人，而强壮属阳之体，无一患者。古云：壮士不病疟，殆指鬼疟而言。拟用驱邪辟祟法治之。如未效者，咒法亦可用之。

程曦曰：疟不离乎少阳，诚哉是言。盖少阳者胆也，胆壮自然无鬼，惟怯者则有之。试看胆壮之人，心无忌惮，所以避之可脱；胆怯之辈，每多疑心，心寒则胆益怯，怯则鬼魅愈侵，所以纠缠不已，即避之亦不能脱体也。

虚疟 元气本虚，感邪患疟，名虚疟也，其证寒热交作，自汗倦卧，饮食并减，四肢乏力，脉象举按俱弦，寻之则弱，宜以补气升阳法治之。又有久患疟疾，脾胃累虚，亦名虚疟也，盖胃虚则恶寒，脾虚则发热，寒则洒洒，热则烘烘，脉象浮之则濡，按之则弱，此宜营卫双调法，则疟疾不截而自罢矣。倘有肢凉便泻者，均加附子、干姜。或吐涎不食者，并加砂仁、半夏。治虚疟之法，尽于斯矣。

劳疟 劳疟者，因疟疾日久延为痨也。或因久病劳损，气血两虚而病疟也。或因劳役过度，营卫空虚而患疟也。脉象或软或弱，或小滑，或细数，发热恶寒，寒中有热，热中有寒，或发于昼，或发于夜，每遇小劳即发。气虚者多汗，饮食少进。血虚者，午后发热，至晚微汗乃解。此似疟非疟也，若误为疟治，而投剥削之剂，未有不成瘵疾者也。拟用营卫双调法，气虚者倍加参、耆，血虚者倍加归、芍。倘寒热分清，按时而至，脉兼弦象，显出少阳兼证，始可佐柴胡、青蒿，否则不可耳。

疟母 凡疟经年不愈者，谓之老疟。或食积，或痰涎，或瘀血，皆能结成痞块，藏于腹胁，作胀而痛，令人多汗，谓之疟母。亦有因调治失宜，营卫俱虚，或截疟太早，邪伏肝经胁下，而成痞块者。丰历见之，其痞居左胁者为多。盖左胁属肝，当补虚之中，兼以疏肝为治。宜用调中畅气法去耆、术、甘、荷，加青皮、鳖甲、牡蛎、半夏治之。如形气未衰，块痛甚者，蓬、棱、肉桂，并可加入。倘

偏用攻破剥削，以治其块，而不顾其正者，延为中满，遂不可医，可不谨欤！

三日疟 三日疟，又名三阴疟，间两日而发者是也。丹溪曰：发于子午卯酉日者为少阴疟，寅申巳亥日者为厥阴疟，辰戌丑未日者为太阴疟。其说似乎近理，然介宾、路玉皆驳为非，悉以轩岐之训为准则也。经曰：时有间二日，或至数日而发者，邪气与卫气客于六腑，而有时相失，不能相得，故休数日乃作也。李念莪释云：客，犹言会也。邪在六腑，则气远会稀，故间二日，或休数日也。由是观之，丹溪之言，不足为训。盖间二日而作者，以邪气深客于腑，是与卫气相失而然，宜以双甲搜邪法治之。如阴虚之体，益以首乌、当归；阳虚之体，益以鹿霜、潞党。至间数日而作者，其邪愈深，不待言矣。凡邪深陷者，必因正气空虚，当用补气升阳法，助其既虚之正，提其已陷之邪，使正气复旺，邪气自出，则疟不驱自遁矣。

或问：先生论疟，既及三阴，而不及三阳者何也？答曰：丹溪分别三阴，前贤已驳之矣。今既问及三阳，不得不略言之。大概疟在太阳则寒重，法当汗之。在阳明则热重，法当清之。在少阳则寒热往来，法当和之。又问：诸疟悉详，何独遗胎疟一证？究竟何如？曰：胎疟今之俗名也。有谓襁褓小儿患疟为胎疟，有谓从未患疟为胎疟，又以母年之多寡，与疟期相应，此未尽然。总之，无论其襁褓壮年，而未曾患疟者，悉称为胎疟也。仍当分暑、风、寒、湿等疟而治。历尝见之，较诸疟逾格缠绵，最难速愈，必俟其势衰微，方可断截耳。

伏暑 伏天所受之暑者，其邪盛，患于当时；其邪微，发于秋后，时贤谓秋时晚发，即伏暑之病也。是时凉风飒飒，侵袭肌肤，新邪欲入，伏气欲出，以致寒热如疟，或微寒，或微热，不能如疟分清。其脉必滞，其舌必腻，脘痞气塞，渴闷烦冤，每至午后则甚，入暮更剧，热至天明得汗，则诸恙稍缓。日日如是，必要二三候外，方得全解。倘调理非法，不治者甚多。不比风寒之邪，一汗而解，温热之气，投凉则安。拟用清宣温化法，使其气分开，则新邪先解，而伏气亦随解也。然是证变易为多，其初起如疟，先服清宣温化法。倘畏寒已解，独发热淹绵，可加芦、竹、连翘，本法内之半夏、陈皮，乃可删去，恐其温燥之品，伤津液也。其舌苔本腻，倘渐黄、渐燥、渐黑、渐焦，是伏暑之热，已伤其阴，于本法内可加洋参、麦冬、元参、细地治之。倘神识昏蒙者，是邪逼近心包，益元散、紫雪丹，量其证之轻重而用。倘壮热舌焦，神昏谵语，脉实不虚，是邪热归并阳明，宜用润下救津法治之。如年壮体强，以生军易熟军，更为有力。种种变证，务在临证之时，细审病之新久，体之虚实，按法用之，庶无差忒耳。

或问曰：曾见禹载书中论伏暑，谓三伏之时，以书晒曝烈日之中，随即收藏于笥，火气未散，冬时启笥，触之遂病。今是论中全未言及，得毋遗漏乎？答曰：子诚刻舟求剑也。此不过偶一有之之证。若此论之，则伏暑之证，专病晒书之家，而无书晒者则不病；专病在冬，而三秋则不病，可发一笑。

秋暑附：秋凉 七月大火西流，暑气渐减，而凉气渐生，其时炎蒸尚存，一如盛夏，亦有较盛夏更热之年，人感其热而病者，为秋暑，即世俗所称秋老虎是也。斯时湿土主气，犹是暑湿交蒸，但见壮热烦渴，蒸蒸自汗，脉象洪濡或数，是秋暑之证，其治法与阳暑相同，亦宜清凉涤暑法。倘交秋令以来，凉气袭人，人感其气，即患头痛恶寒，发热无汗，脉象浮弦或紧，是秋凉之证，其治法与阴暑无异，亦宜辛温解表法。若交秋分之后，燥金主气，遇有秋凉之见证者，是为燥之胜气，宜用苦温平燥法。遇有秋暑之见证者，是为燥之复气，宜用甘寒生津法。每见近时之医，不究六气者多，一交秋令，便云秋燥。不知初秋烦热，是为秋暑；又不知斯时湿土主令，指暑指湿，而为燥气，不甚谬哉！

拟用诸法

清营捍疟法 治暑疟恶寒壮热，口渴引饮。

连翘一钱五分，去心 竹叶一钱五分 扁豆衣二钱 青蒿一钱五分 木贼草一钱 黄芩一钱，酒炒 青皮一钱五分

加西瓜翠衣一片为引。

此治暑疟之法也。夫暑气内舍于营，故君以翘、竹清心，却其上焦之热。臣以扁衣解暑，青蒿祛疟。佐以木贼发汗于外，黄芩清热于内。古云疟不离乎少阳，故使以青皮引诸药达少阳之经，瓜翠引伏暑透肌肤之表。

辛散太阳法 治风疟寒少热多，头痛自汗，兼治伤寒伤湿。

嫩桂枝一钱 羌活一钱五分 防风一钱五分 甘草五分 前胡一钱五分 淡豆豉三钱

加生姜二片，红枣三枚，煎服。

凡外邪袭人，必先伤于太阳之表。疟虽因于伏暑，又必因外感秋风而触发也。盖风疟有风在表，故宜辛散之方。其中桂、羌、防、草，即成方桂枝羌活汤，本治风疟之剂也。内加前胡散太阳，复泄厥阴。淡豉解肌表，且祛疟疾。更加攘外之姜，安内之枣，表里俱安，何疟之有哉！

宣透膜原法 治湿疟寒甚热微，身痛有汗，肢重脘溏。

厚朴一钱，姜制 槟榔一钱五分 草果仁八分，煨 黄芩一钱，酒炒 粉甘草五分 藿香叶一钱 半夏一钱五分，姜制

加生姜三片为引。

此师又可达原饮之法也。方中去知母之苦寒及白芍之酸敛，仍用朴、槟、草果，达其膜原，祛其盘踞之邪，黄芩清燥热之余，甘草为和中之用，拟加藿、夏畅气调脾，生姜破阴化湿，湿秽乘入膜原而作疟者，此法必奏效耳。

清凉透邪法 见卷一。

清热保津法 见卷一。

宣窍导痰法 见卷二。

芳香化浊法 见卷四。

和解兼攻法 治寒热疟疾，兼之里积。

柴胡一钱五分 黄芩一钱，酒炒 半夏一钱五分，姜制 甘草六分 元明粉二钱 熟军二钱 枳壳一钱五分

流水煎服。

柴、芩、夏、草以和解，元明、军、枳以攻里，此仿长沙大柴胡之法也。

甘寒生津法 治痹疟独热无寒，手足热而欲呕。

大生地五钱 大麦冬三钱，去心 连翘三钱，去心 竹叶一钱五分 北沙参三钱 石膏四钱，煅

加蔗浆、梨汁，每一盏冲服。

《金匮》瘅疟条下，但云以饮食消息止之。嘉言主以甘寒生津可愈。丰立是法，即遵斯训也。首用生地、麦冬，甘寒滋腻以生津液。此证不离心肺胃三经，故以翘、竹清心，沙参清肺，膏、蔗清胃，梨汁生津。

宣阳透伏法 治牝疟寒甚热微，或独寒无热。

淡干姜一钱 淡附片一钱 厚朴一钱，姜制 苍术一钱，土炒 草果仁一钱，煅 蜀漆一钱五分

加白豆蔻三颗，去壳细研分冲。

干姜宣其阳气，附子制其阴胜，厚朴开其滞气，苍术化其阴湿，草果治独胜之寒，蜀漆逐盘结之疟，佐以豆蔻，不惟透伏有功，抑且散寒化湿，施于牝疟，岂不宜乎！

化痰顺气法 见卷三。

查曲平胃法 见卷三。

驱邪避祟法 治鬼疟寒热日作，多生恐怖，脉来乍大乍小。

龙骨三钱，煅 茯苓三钱，雄黄染黄 茅苍术一钱，土炒 广木香五分 柏子仁三钱，正粒 石菖蒲五分

加桃叶七片为引。

龙骨阳物也，可以镇惊，可以祛祟，用之以治鬼疟最宜；茯苓宁心，以雄黄染之，能祛鬼魅；苍术、木香，皆能杀一切之鬼也。柏子辟邪，菖蒲宣窍，桃叶发汗，开其鬼门，俾潜匿之邪，尽从八万四千毛窍而出也。

补气升阳法 治气虚患疟，寒热汗多，倦怠食减。

西潞参三钱，米炒 上黄耆二钱，蜜炙 于潜术二钱，米炒 粉甘草五分，炙 广陈皮一钱五分 当归身二钱，酒炒 绿升麻五分 柴胡梢五分

加生姜二片、红枣三枚为引。

此东垣补中益气汤也。首用参、耆、术、草以补其气，陈皮以行其气，弗使补而呆滞，俾其补而灵动也。当归以活其血，血气流行，则邪不能容矣。升、柴提其疟邪，姜、枣和其营卫。此方治虚疟，最为确当。

营卫双调法 治洒寒烘热，脉濡且弱，虚疟、劳疟并宜。

嫩桂枝一钱 黄耆皮二钱，蜜炙 当归身一钱五分，土炒 白芍一钱，土炒 西潞参三钱 甘草五分，炙

加生姜二片，红枣三个，煎服，

古人云：胃者卫之源，脾者营之本，今脾胃累虚而作寒热者，宜以营卫双调。故用桂、耆护卫，归、芍养营，参、草补益胃脾，姜、枣调和营卫，此从源本立方，勿见寒热，便投和解。

调中畅气法 见卷三。

双甲搜邪法 治三日疟，久缠不愈。

穿山甲一钱，醋炙 鳖甲一钱五分，炙 木贼草一钱，去节 嫩桂枝一钱 制首乌三钱 鹿角霜二钱 东洋人参二钱 当归身二钱，土炒

头服轻煎，次服浓煎。

疟邪深窜而成三日疟者，须此法也。穿山甲善窜之物，主搜深踞之疟。鳖甲蠕动之物，最搜阴络之邪。木贼中空而轻，桂枝气薄而升，合而用之，不惟能发其深入于阴分之邪，而且能还于阳分之表。以何首乌养其阴也，鹿霜助其阳也，人参益其气也，当归补其血也，阴阳气血并复，则疟邪自无容身之地矣。

清宣温化法 治秋时晚发之伏暑，并治湿温初起。

连翘三钱，去心 杏仁二钱，去皮尖研 瓜蒌壳三钱 陈皮一钱五分 茯苓三钱 制半夏一钱 甘草五分 佩兰叶一钱

加荷叶二钱为引。

连翘寒而不滞，取其清宣；杏仁温而不燥，取其温化；蒌壳宣气于上，陈皮化气于中，上中气分，得其宣化，则新凉伏气，皆不能留；茯苓、夏、草，消伏暑于内；佩兰、荷叶，解新邪于外也。

润下救津法 见卷一。

辛温解表法 见卷一。

清凉涤暑法 见卷三。

苦温平燥法 见卷六。

备用成方

小柴胡汤 治伤寒少阳证，往来寒热，口苦耳聋，胁痛脉弦，疟发寒热，及妇人伤寒，热入血室等证。

柴胡 半夏 黄芩 人参 甘草

加姜、枣，煎服。

丰按：此方专治寒热往来，邪在少阳之疟也。倘恶寒甚者，兼太阳也，宜加羌活。发热甚者，兼阳明也，宜加葛根。

景岳木贼煎 凡疟疾形实气强，多湿多痰者，宜此截之大效。

木贼草 小青皮 制厚朴 制半夏 槟榔 苍术

水煎露一宿，于未发之先二时温服。能饮者，酒煎最妙。

丰按：此方用木贼，取其入肝经气分，盖肝与胆相表里，故可通治疟疾，喜其轻能升散，空能发汗，即太阳之余邪未尽者，亦可用之，较柴胡更为稳耳。

严氏清脾饮 治疟疾热多寒少，口苦嗌干，小便赤涩，脉来弦数。

青皮 厚朴 柴胡 黄芩 制半夏 草果仁 茯苓 白术 甘草

加姜煎。一方加槟榔。疟不止，加酒炒常山、乌梅。

丰按：是方，即小柴胡汤加减，减人参之补、大枣之滞，以解少阳往来寒热之邪。其方不名清胆，而名清脾者何也？盖因近世称疟为脾寒，其脾受寒而作疟者，亦属不少，故加厚朴温其脾胃，苓、术辅其中州，更加草果、青皮，祛其疟邪，而脾自得清肃，故曰清脾。其存小柴胡法者，良由疟不离乎少阳之意耳。

麻杏甘石汤 治温疟，先热后寒。

麻黄 杏仁 甘草 石膏

水煎服。

丰按：《集解》谓此方，以治温疟。不知温疟系冬令伏邪，发于夏令，阳气大泄之时，麻黄辛散，岂可用乎？如体实壮热无汗而喘者，只宜暂用，否则不可轻试，慎之慎之！

柴平汤 治湿疟，身重身痛。

柴胡 制夏 黄芩 人参 厚朴 苍术 陈皮 甘草

加姜、枣，煎服。

藿香平胃散 治胃寒腹痛呕吐，及瘴疫湿疟。

藿香 制夏 苍术 厚朴 陈皮 甘草

加姜、枣，煎服。

太无神术散 治感山岚瘴气，憎寒壮热，一身尽痛，头面肿大，瘴疟时毒。

藿香 石菖蒲 苍术 厚朴 陈皮 甘草

水煎，温服。

丰按：以上之方，治湿疟、瘴疟之证，极为平妥。但柴平汤之人参，必体弱气虚者，乃可用之，倘不细审而概施之，恐补其气而阻其邪，病必增剧。

人参败毒散 治伤寒头痛，憎寒壮热，及时气疫疠，岚障鬼疟，腮肿毒痢，诸疮斑疹。

人参 茯苓 枳壳 桔梗 羌活 独活 前胡 柴胡 川芎 薄荷 甘草

加生姜三片，煎服。

丰按：此方非但主治伤寒疫疠鬼疟等证，而嘉言每以治痢，亦屡奏功。丰遇疟痢两兼之证，用之更有神效，诚良方也。

咒法 鬼疟不能愈者，可用咒法治之。取红枣一枚，面东念咒曰：吾从东方来，路逢一池水，水中一条龙，九头十八尾，问伊食甚的，惟食疟病鬼。念一遍，吹一口气在枣儿上，念七遍，吹七口气，令病人于临发日五更鸡犬不闻时，面东立食之，于净室安养。忌食生冷、荤腥为要。

丰按：用咒法者，足能令人胆壮，胆壮则邪自遁。不独专治鬼疟，而他疟偶亦有灵。

截疟七宝散 治实疟久发不已，鬼疟、食疟皆治之。

常山酒炒 草果煨 青皮 陈皮 槟榔 厚朴姜制 甘草

等分。用酒水各一杯煎好，以纱盖之，露一宿。于当发之早，面东温服。

局方常山饮 疟久不止者，用此截之。

常山火酒炒，二钱 草果煨，二钱 槟榔一钱 乌梅二个 知母一钱 贝母去心，一钱

加生姜三片、枣一枚，半酒半水煎。露一宿，日未出时，面东空心温服。

子和常山散 治痰疟神效。

常山二两 甘草二两五钱

右为细末。水煎，空心服之，取吐。

丰按：常山之功，在乎祛痰截疟，其性猛烈，体稍虚者，不可遽用。

鳖甲饮 治疟久不愈，腹中结块，名曰疟母。

白术 黄耆 川芎 白芍 槟榔 草果 厚朴 陈皮 鳖甲 甘草

等分。姜三片，枣一枚，乌梅少许，煎。

四兽饮 治疟病胃虚，中挟痰食。

人参 茯苓 白术 炙草 陈皮 制夏 草果 乌梅

加姜、枣，煎服。

丰按：前方用耆、术、乌梅，此用参、术、乌梅，皆是补中兼收，非体虚久疟，切弗轻试。

追疟饮 截疟甚佳。凡血气未衰，屡散之后，而疟有不止者，有此截之，已经屡验。

何首乌 当归 青皮 陈皮 柴胡 半夏 甘草

井水河水合煎。

何人饮 截疟如神。凡气血俱虚，久疟不止可服。

何首乌 人参 当归 陈皮 煨生姜

水煎八分，于发前二三时温服之。

休疟饮 此止疟最妙之剂。若汗散既多，元气不复，或以衰老，或以弱质，而疟有不能止者，俱宜用此。此化暴善后之第一方也。

人参 白术 何首乌 当归 炙甘草

煎七分，食远服。

丰按：以上三方，皆景岳治疟之剂。揆其用意，在乎少阳。观其治实疟者，每以木贼；治虚疟者，不离首乌、当归。盖木贼疏肝透邪，归、乌滋肝养血，肝与胆相为表里，其意在少阳者，可想而知矣。

临证治案

虚寒之体忽患暑疟 建陵靳某之妾，于仲秋忽患暑疟，连日一作，寒洒热蒸，汗出如雨，口渴欲饮，脉来弦滑，舌苔微黄，此暑疟也。靳问曰：因何致病？丰曰：良由暑月贪凉，过食生冷，其当

时为患者是为阴暑；伏匿日久，至今而发者，即《内经》所谓夏伤于暑，秋为痎疟是也。即用清营捍卫法，服下益热，急邀复诊。脉之转为弦迟，询之口反不渴，丰曰：此疟邪外达之征，请勿虑耳。观其形体肥白，知其本质虚寒，改用温补为主，以理中汤加豆蔻、制夏、蜀漆、柴胡，姜枣为引，以河井水合煎，连尝三剂，疟邪遂遁矣。

暑疟热盛逼血上吐 城南叶某之子，偶染疟疾，邀丰诊之。脉象迢迢有力，寒热间日而来，口渴喜凉，热退多汗，此为暑疟。遂用清营捍卫法去木贼，加藿香、草果、柴胡、甘草治之。服下疟势仍来，尤吐鲜红数口。复按其脉，转为弦大而数，必因暑热内炎，逼伤血络所致。思古圣有"治病必求其本"之训，此证暑热是本，吐血是标，可不必见病治病也。即用清凉涤暑法去扁豆、加黄芩、知母治之。连进两贴，疟发渐早，热势渐轻，不知不觉而解，血恙亦未复萌。

截疟太早变成肿胀 西乡郑某，偶患疟疾，热重寒微，口渴便泻。先用符禁未效，又服断截之药，疟与泻并止矣。数日后腹中忽胀，小便短少，来舍就诊，两手脉钝，沉取尚强。此乃暑疟夹湿之证，其邪本欲向表分里而出，误用截法，阻其邪路，暑欲达表而不能，湿欲下行而不得，交阻于中，气机不行而成肿胀，法当治标为先。即以木瓜、蒿、藿以解其暑，芩、苍、通草以行其湿，又以青皮、厚朴、杏粒、槟榔，行其气而宽其膨。服下稍为中病，每得一矢气，腹内略松。更加腑子以破其气，鸡金以消其水，服之矢气更多，溺亦通快，其腹逐渐消去。后用调脾化气，得全安耳。

江诚曰：观以上三案，虽暑疟之轻证，但其夹证各有不同，设不细辨而妄治之，则轻证转重，重证转危耳。如靳案本体虚寒，得温补而愈。叶案暑热劫络，得清剂而安。郑案夹湿变胀，得破削而宽。可见医法有一定之理，无一定之方，倘胶于某证某药，则钝根莫化矣。

风疟时邪乘人血室 城南龚某之女，先微寒而后发热，口渴有汗，连日三发，脉弦而数，舌苔黄腻，此因夏伤于暑，加感秋风，名风疟也。遂用辛散太阳法去羌活，加秦艽、霍梗治之。服二贴，疟势未衰，渐发渐晏，且夜来频欲谵语。复诊其脉，与昨仿佛，但左部之形力，颇胜于右。思仲景有云：昼则明了，夜则谵语，是为热入血室。今脉左胜，疑其血室受邪，即询经转未曾。其母曰：昨来甚寡，以后未行。此显然邪入血室之证也。姑守前方去防风、淡豉，加当归、赤芍、川芎、柴胡，服之经水复来，点滴而少，谵语亦减，惟疟疾仍然。再复其脉，左部转柔，余皆弦滑，已中病薮[1]，可服原方。幸得疟势日衰一日，改用宣透膜原法加柴胡、红枣治之，迭进三煎，疟邪遂解。

程曦曰：时证易治，兼证难疗。若此案不细询其经事，则医家病家，两相误也。倘见谵语之证，而为邪入心包，或为胃家实热，清之攻之，变证必加，苟不熟仲景之书，而今日之证，必成坏病矣。吾师尝谓不通仲景之书，不足以言医也。信夫！

寒疟之证温补治验 城东潘某，体素丰满，大便常溏，中土本属虚寒，固无论矣，忽于孟秋寒热交作，肌肤汗少，即延医诊，遂作阴暑论治，辄投四味香薷饮加寒凉之剂，未获奏效，即来商治于丰。诊其脉弦而兼紧，舌苔白薄，寒先热后，隔日而来，此寒疟也。良由体质本寒，加感秋凉致病，若果阴暑之证，在长夏而不在秋，况阴暑之寒热，从未见隔日而发，当用附子理中汤加柴胡、草果、藿香、陈皮治之。服二剂，周身微汗，寒热略清。继服二贴，疟邪遂未发矣。

湿疟之证辛散获效 新定王某之室，浣衣度活，平日难免无湿所受，患疟半月以来，前医之法无效，恳丰治之。切脉缓大有力，遍身浮肿而疼，寒热汗无，连日一发，此明是湿邪为疟也。思先哲有风能胜湿之论，宜以辛温散邪，遂以羌活渗[2]湿汤加草果、厚朴为治，先服二剂小效，继服二剂全瘥。

温疟误为暑热 豫章张某，于仲夏中旬，发热连日，口渴喜饮，医者皆作暑热论治，所用不离藿、薷、滑、扁等药，未臻效验。转商丰治，诊之脉濡且弱，舌苔微燥而黄，合其见证参之，似属

---

1 薮(sǒu)：指人或物聚集的地方。

2 渗：疑有误，据卷之六备用成方"羌活胜湿汤"，宜作"胜"

暑热，但其未审既热之后，每有洒淅恶寒之证，此即《内经》所谓"先热后寒，病以时作，名曰温疟"是也。温疟之证，最易伤阴，切忌温散，治宜清凉透邪法。服之热势已挫，口渴依然，仍守原方，益以麦冬、鲜地，连服三剂，始得全愈。

产后瘅疟热补至变　四明沈某之室，诞后将匝月以来，忽然壮热汗多，口渴欲饮，有谓产后阴虚，阳无所附；有谓气血大虚，虚热熏蒸，皆用温补之方，严禁寒凉之药。见病者忽尔尪羸，日晡发热，益信其为蓐痨，愈增热补，更加唇焦齿燥，舌绛无津。复请前二医合议，议用导龙入海，引火归源之法，不但诸证未减，尤加气急神昏，始来商之于丰。丰即往诊，两手之脉，皆大无伦，推其致病之因，阅其所服之药，实因误补益剧，非病至于此险也。沈曰：此何证也？丰曰：乃瘅疟也。此即古人所谓阴气先伤，阳气独发，不寒瘅热，令人消烁肌肉，当用甘凉之剂治之。曰：产后用凉，可无害乎？曰：有病则病当之，若再踌躇，阴液立涸，必不可救矣。即用甘寒生津法，加两洋参、紫雪丹治之。头煎服下，未见进退，次煎似有欲寐之形，大众见之，无不疑昏愦之变。复来请诊，脉象稍平，唇舌略润，诸恙如旧，但增手战循衣。丰曰：此阴阳似有相济之意，无何肝风又动之虞。仍守原章，佐以阿胶、龟版，及鸡子黄，令其浓煎温服。是夜安神熟寐，热势大衰。次早诊之，诸逆证皆已屏去，继以清滋补养，调理两月方瘳。

阴邪入肾发为牝疟　江南陶某之室，寡居五载，腰如两截，带下淋漓，时值中秋，炎蒸如夏，或当风而纳凉，或因渴而饮冷，其阴邪乘虚而陷少阴，发为牝疟。脉来沉小之象，畏寒而不甚热，肌肤浮肿，面色痿黄，饮食减少而乏味，小水淡黄而欠舒，此阴虚邪陷之证，显而易见。丰用金匮肾气去萸肉、丹皮，加干姜、苍术，连服十余剂，诸恙全安。

寒湿入脾证成牝疟　金陵张某，作客来衢，形素丰肥，向有卢同之癖，其体属寒湿者，先露一斑。忽患间日恶寒，按时而至，胸前痞闷，口不作干，脉缓近迟，苔腻而白，此牝疟也。古人虽有邪气伏藏于心于肾之论，但今之见证，皆属乎脾，宜用平胃合二陈，加干姜、草果、白蔻、砂仁治之。令尝五剂，三日服尽，诸证咸瘥。

程曦曰：凡学医者，必须天机活泼，毫无胶固之人而后可。如赵、喻注《金匮》，皆言邪舍于心，石顽正其失，专言邪藏乎肾。吾师前以石顽之训为准绳，今观是案，又谓在脾，其实非矛盾也，良由见证而断也。总因间日恶寒，按时而至，称为牝疟。可见医者，审证为第一耳。

疟发昏迷治痰得效　南乡酆某之母，年逾六旬，偶沾疟疾，淹缠数月，药石无功，乘舆来舍就诊。诊其脉，两手皆弦，其疟连日而发，每于薄暮时，先微寒而后微热，神识渐渐昏闷，约一时许始苏，日日如是。阅前医之方，皆不出小柴胡汤、清脾饮等法，思其发时昏闷，定属痰迷，即以二陈汤加老蔻、藿香、杏仁、草果、潞参、姜汁治之。连进三剂，神识遂清。继服二剂，寒热亦却。

时行疫疟　己卯夏五，患寒热者甚众，医者皆以为疟。所用咸是小柴胡汤、清脾饮，及何人饮、休疟饮等方，未有一方奏效。殊不思经谓"夏伤于暑，秋必痎疟"，疟每发于秋令，今于芒种夏至而发者何也？考岁气阳明加于少阳，天政布凉，民病寒热，斯时病疟者，尽是时行疫疟也。有建德钱某来舍就医，曰：患疟久矣，请先生截之。丰曰：此乃时行疫疟。遂用宣透膜原法加豆卷、干姜治之，其效捷于影响。后来求治者，皆与钱病无异，悉以此法治之，莫不中窾[1]。可见疫疟之病，不必拘疟门一定之方，又不必拘一定之证，更又不必拘一定之时，但其见证相同，而用药亦相同者，断断然矣。

鬼疟属阴得众人阳气而解　东乡叶某，自初秋患疟，至孟冬未愈，每每发于午后，寒不甚寒，热不甚热，言语错乱，如见鬼神，至后半夜，神识遂清，倦怠而寐，日日如是，曾延医治，尽属罔灵。请丰诊之，两手之脉，不调之至。曰：此鬼疟也。即用驱邪辟祟法去龙骨，加草果、常山，服之神气稍清，疟仍未解，时值邻村会戏，热闹异常，病者往观，在众人堆中，拥挤不出，得周身大汗，超过疟期，寒热遂未发作，此分明鬼疟无疑。盖

---

1. 窾(kuǎn)：空穴。

热闹场中，众人堆内，阳气旺极。其阴邪不能胜阳，故疟鬼不得缠身而遁。

久疟阴虚及阳 鉴湖黄某之内，患疟三年，炷羸之至，无医不迓，靡药不尝。邀丰治之，脉象纤微无力，洒寒烘热，每发于申酉之时，舌淡无荣，眠食俱废，大便溏薄，月水不行。丰曰：此虚疟也。出方阅之，计有数百余纸，聊审近日之方，非参、耆、术、草，即地、芍、归、胶，未尝有一剂桴[①]鼓。细思是证，乃疟邪深踞于阴，阴虚及阳之候。即用制首乌五钱，补其阴也；淡附片三钱，补其阳也；鳖甲二钱，青蒿五分，搜其阴分久踞之邪；鹿霜三钱，羌活五分，随即领邪而还于表；东洋参三钱，炙甘草八分，补其正而御其邪；生姜二片，红枣五枚，安其内而攘其外。诸药虽经服过，然制方实属不同。古云用药如用兵，孰为主将，孰为先锋，指挥得法，自可望其破垒耳。黄某深信，即使人拣来煎服，二剂寒热觉轻；又二剂，精神稍振；再又二剂，诸疴尽却。调补三月，月信始行，起居犹昔矣。

体虚劳疟 安徽汪某，体本虚怯，饮食并减，神气极疲，精遗于梦，汗漏于寐，闲居静养，诸恙如无，偶有烦劳，遂作寒热等证。延丰诊之，脉来小涩，此属劳疟之证，分明若绘矣。拟用何人散加鳖甲、牡蛎、茯神、龙骨，令服十余剂，调养数月而康。

疟母破剂无效温补咸软得安 南乡傅某，自同治纪元，患疟之后，左胁下结成一块，即疟母也，迄今十五载矣，身体安然，不知不觉，每一违和，渐次居中，初服常山饮子，后用鳖甲煎丸，皆无效验，因停药勿治。迩苦眩晕遗精，耳鸣盗汗，曾用六黄兼六味，服之虽妥，但其痞块渐大渐中，将有变蛊之势。脉形缓滞，两尺皆弱，先天亏损，断断无疑，消破之剂，决难浪施。余用桂附八味加龙骨、牡蛎、龟版、鳖甲，蜜丸。服一料诸恙少减，二料得全瘥矣。

疟母攻破致死 歙北一医，在吾衢名冠一时。时有里人范某，久患疟母，寝食若旧，动作如常，闻此医欲归梓里，恐郡内诸医，不能杜其病根，即商其治。所用硝、黄、枳、朴、巴豆、蓬、棱，一派攻伐之剂，未数日腹如覆釜，神气顿疲，饮食减少，病势日加一日，至于危急，始来商治于丰。诊其脉沉小而涩，此因攻破太猛，正气受伤之候，证弗易治，嘱商名手。其兄再四哀求，不得已，勉以香砂六君损益，服之未效，复请固辞，再商他医，终不能起。

程曦曰：古人谓不服药为中医，诚哉是言！历见因病致死者少，因药致死者多，若此病是药速其亡也。不思李念莪云：养正则邪自除，譬如满座皆君子，一、二小人，自无容身之地。曦之鄙见，当补正为君，稍兼攻积，庶乎稳妥，偏于攻破，非法也。

三疟扰伤气血补益得效 南乡李某，患三日疟，缠绵两三载，方药靡效。近用多是甜茶，服之呕吐，吐伤胃气，谷食减少，神气愈疲，而疟疾仍来，来舍求治于丰。诊其脉缓涩沉弦，形色清癯[②]之至，此气血阴阳受亏之象也，非补益不能望痊。即用制首乌五钱，潞党四钱，鳖甲、鹿霜各二钱，干姜、附片各八分，嘱服十剂，临发之日勿服，至第八剂，寒热遂未发矣。复来就诊曰：先生之方效于拔刺，然诸药前医亦曾用，而未验者何也？丰曰：一则药味杂乱，二则服法未精，不知间二日之疟，其邪深，其正虚，所以用补法于未发之先，助其气血阴阳，则邪不能胜正而自止矣。今脉转为缓小，沉分亦然，疟邪果远遁也，当守旧法，加之熟地、归身，姜、枣为引，连服十剂而安。

产后三疟久缠 北乡杜某之内，自诞后气血未复，偶沾三疟，纠缠半载未瘳。发时背如负重，腰如两截，寒洒洒欲覆被，热烘烘欲思饮。诊其脉，举之若浮绵，按之不满部，面色白而无荣，舌色淡而无苔，此属奇经本虚，疟邪窜入于阴，阴虚及阳之证。斯宜未发之日，大补奇脉阴阳，俾正气复充，邪气自却，倘以常山、草果专治其疟，便是舍本求末矣。丰用东参、熟地、鹿霜、狗脊、龟版、牡蛎、炙耆、桂枝，姜、枣为引，约服二十余剂，疟始脱体。

或问曰：曾见景岳治疟，每迎其锐而击之，

---

① 桴(fú)：鼓槌，桴鼓比喻治疗对证。

② 癯(qú)：义为瘦。

最捷最效。今先生治疟，用药于未发之先。究遵景岳耶？抑遵先生耶？答曰：治初患之疟，邪气方盛，正气未虚，可以迎其锐而击之。久患之疟，邪气深陷，正气已虚，则不可耳，故于未发用补，补其正气，正气旺，则邪自衰，不用击而疟自罢矣。

伏暑过服辛温改用清凉而愈 武林陈某，素信于丰，一日忽作寒热，来邀诊治，因被雨阻未往。伊有同事知医，遂用辛散风寒之药，得大汗而热退尽。讵知次日午刻，热势仍燃，汗多口渴，痰喘宿恙又萌，脉象举取滑而有力，沉取数甚，舌苔黄黑无津。丰曰：此伏暑病也。理当先用微辛，以透其表，荆、防、羌、芷过于辛温，宜乎劫津夺液矣。今之见证，伏邪已化为火，金脏被其所刑。当用清凉涤暑法去扁豆、通草，加细地、洋参。服二剂，舌苔转润，渴饮亦减，惟午后尚有微烧，姑照旧方，更佐蝉衣、荷叶。又服二剂，热从汗解，但痰喘依然，夜卧不能安枕，改用二陈加苏、葶、旋、杏，服之又中病机。后议补养常方，稛[1]载归里矣。

产后伏暑 城东孔某之室，素来多病，其体本孱[2]，分娩三朝，忽然头痛难忍，寒热无汗，大渴引饮，脉来浮大之象，此肌表重感秋凉，而曩伏之暑热，触动而继起矣。询知恶露匀行，腹无胀痛，生化成方，可勿用耳。即以白芷、青蒿、秦艽、荆芥、当归、川芎加败酱草合为一剂。盖白芷为产后疏风妙药，青蒿乃产后却热最宜，秦艽、荆芥活血散风，当归、川芎生新去瘀，本草谓败酱草味苦而平，主治产后诸病。此方最稳，请服二煎，其热从汗而退。次日邀诊，脉象顿平，询之口亦不渴，惟觉神倦少眠。此伏暑已随秋凉而解，心脾被邪扰攘而亏，当守原方去白芷之香燥、荆芥之辛散，加茯神、柏子以安神，神安自熟寐矣；又加西潞、炙草以扶元，元复自强健矣。后用八珍损益，未及半月而康。

---

① 稛(kǔn)：同捆。

② 孱(chán)：懦弱，弱小。

卷之六

秋伤于湿大意

土寄于四季之末，四时皆有湿气，何独经谓"秋伤于湿"乎？盖一岁之六气者，风、君、相、湿、燥、寒也。推四之气，大暑至白露，正值湿土司权，是故谓之"秋伤于湿"。鞠通先生列湿温于夏末秋初，诚有高见。丰谓因湿为病者有六：一曰伤湿，一曰中湿，一曰冒湿，一曰湿热，一曰寒湿，一曰湿温。盖伤湿者，有表里之分焉：在表由于居湿涉水，雨露沾衣，从外而受者也。在里由于喜饮茶酒，多食瓜果，从内而生者也，中湿者，卒然昏倒，颇与中风相似。冒湿者，因冒早晨雾露，或冒云瘴山岚。湿热者，夏末秋初感受为多，他时为少。寒湿者，先伤于湿，后伤生冷。湿温者，湿酿成温，温未化热，最难速愈，非寒湿之证，辛散可化，湿热之证，清利可平之比也。此六者，皆湿邪之为病耳。喻嘉言先生又谓秋伤于燥，发出秋燥之论，其说未尝有谬。据按六气而论，其实湿气在于秋分之前，燥气在于秋分之后，理固然矣。姑附秋燥一条，以备参考。

伤湿 伤湿之病，原有表里之因。盖伤乎表者，因于居湿涉水，雨露沾衣，其湿从外而受，束于躯壳，证见头胀而疼，胸前作闷，舌苔白滑，口不作渴，身重而痛，发热体疲，小便清长，脉浮而缓，或濡而小者，此言湿邪伤于表也。又有伤于里者，因于喜饮茶酒，多食瓜果，其湿从内而生，踞于脾脏，证见肌肉隐黄，脘中不畅，舌苔黄腻，口渴不欲饮水，身体倦怠，微热汗少，小便短赤，脉沉而缓者，此言湿气伤于里也。李时珍曰：凡风药可以胜湿，利小便可以引湿，为治表里湿邪之则也。丰师其法，治表湿宜辛散太阳法减去桂、豉，加之苍、朴，俾其在表之湿，从微汗而解也。治里湿宜通利州都法，俾其在里之湿，从小便而去也。伤湿之证，务宜分表里而治之，斯为确当。

倪松亭云：治湿之道非一，当细察而药之。如湿气在于皮肤者，宜用麻、桂、二术之属，以表其汗，譬如阴晦非雨不晴也。亦有用羌、防、白芷之风药以胜湿者，譬如清风荐爽，湿气自消也。水湿积于肠胃，肚腹肿胀者，宜用遂、戟、芫、牵之属以攻其下，譬如水满沟渠，非导之不去也。寒湿在于肌肉筋骨之间，拘挛作痛，或麻痹不仁者，宜用姜、附、丁、桂之属以温其经，譬如太阳中天，则湿自干也。湿气在于脏腑之内，肌肤之外，微而不甚者，宜用术、苍、朴、夏之属以健脾燥湿，譬如些微之湿，以灰土糁之，则湿自燥也。湿气在于小肠膀胱，或肿或渴，或小水不通，宜用二苓、车、泻之属以渗利之，譬如水溢沟浍，非疏通其窦不达也。学者能于斯理玩熟，则治湿之法，必中鹄矣。

丰按：此论可为治湿之提纲，医者勿忽！

中湿 中湿者，即类中门中之湿中也。盖湿为阴邪，病发徐而不骤。今忽中者，必因脾胃素亏之体，宿有痰饮内留，偶被湿气所侵，与痰相搏而上冲，令人涎潮壅塞，忽然昏倒，神识昏迷，与中风之证，亦颇相似，但其脉沉缓、沉细、沉涩之不同，且无口眼㖞斜不仁不用之各异，此即丹溪所谓湿热生痰，昏冒之证也。宜以增损胃苓法去猪苓、泽泻、滑石，加苏子、制夏、远志、菖蒲治之。倘有痰筑喉间，声如鼎沸，诚有须臾变证之虞，可加苏合香丸。分为两次冲服。倘得痰平人省，始有转机，否则不可救也。

冒湿 冒湿之病，得之于早晨雾露，云瘴山岚，或天阴淫雨，晴后湿蒸。初受其气者，似乎有物蒙之，以致首如裹，遍体不舒，四肢懈怠，脉来濡缓之象。宜用宣疏表湿法取其微汗，仿嘉言贵徐不贵骤之意，俾其湿邪还表而解，毋使其由表而入于里，倘或脘中痞闷，微热汗少，小便短赤，是湿邪已入于里也，宣疏之剂，又不相宜，宜改通利之方，自然中的。伤湿条内，须参阅之。

湿热 贾氏曰：夏热则万物湿润，秋凉则万

物干燥。若此论之，湿热之证，在长夏而不在秋，岂非与《内经》之"秋伤于湿"不合耶？细思之，斯二句书，不重夏秋二字，当重在热凉二字也。盖热蒸则湿，凉胜则燥，理固然矣。即如立秋处暑之令，炎蒸如夏，患者非秋湿，即秋暑。其实秋令之湿热，亦必夹之秋暑也。考湿热之见证，身热有汗，苔黄而泽，烦渴溺赤，脉来洪数是也，当用通利州都法治之。如大便秘结，加瓜蒌、薤白，开其上以润其下。如大便未下，脉形实大有力者，是湿热夹有积滞也，宜本法内加元明粉、制大黄治之。

或问曰：先贤尝谓暑必夹湿，今先生谓湿热夹暑，有是说乎？答曰：小暑之节，在于相火之后，大暑之气，在于湿土之先，故先贤有暑必夹湿之训也。丰谓湿热夹暑，专在大暑至白露而言。盖斯时湿土主气，暑气渐退，湿令方来，而湿甚于暑者，故谓之湿热夹暑也。又问曰：章虚谷录薛生白湿温之条，加之注解，统以湿温称为湿热。今先生分门而论者何也？曰：湿体本寒，寒湿可以温散；酝酿成热，热湿可以清通，惟湿温不热不寒，最为难治，断不可混湿温为湿热，理当分列湿热、湿温为二门。又问曰：湿热致病者多，何略而弗详乎？曰：因湿致病者，固属不少，如肿满、黄疸、淋浊等证，诸先贤皆早详于杂证之书，是编专论时病。毋庸迭赘可耳。

寒湿　伤湿又兼寒，名曰寒湿。盖因先伤于湿，又伤生冷也。夫寒湿之证，头有汗而身无汗，遍身拘急而痛，不能转侧，近之则痛剧，脉缓近迟，小便清白，宜以辛热燥湿法治之。毋使其酝酿成温，而成湿温之病，温甚成热，而成湿热之病；又毋使其变为痰饮，伏而不发，交冬发为咳嗽之病。由是观之，可不速罄其湿乎！须知寒湿之病，患于阳虚寒体者为多，辛热燥湿之法，未尝不为吻合。湿热之证，患于阴虚火体者为多，此法又宜酌用耳。贸贸者，不别病之寒湿热湿，体之阴虚阳虚，一遇湿病，概投通利之方，若此卤莽，未有不误人者也。

湿温　湿温之病，议论纷纷，后学几无成法可遵。有言温病复感乎湿，名曰湿温，据此而论，是病乃在乎春。有言素伤于湿，因而中暑，暑湿相搏，名曰湿温，据此而论，是病乃在乎春。有言素伤于湿，因而中暑，暑湿相搏，名曰湿温，据此而论，是病又在乎夏。有言长夏初秋，湿中生热，即暑病之偏于湿者，名曰湿温，据此而论，是病又在乎夏末秋初。细揆三论，论湿温在夏末秋初者，与《内经》秋伤于湿之训，颇不龃龉；又与四之气大暑至白露，湿土主气，亦属符节；当宗夏末初秋为界限也。所有前言温病复感于湿，盖温病在春，当云温病夹湿；言素伤于湿，因而中暑，暑病在夏，当云中暑夹湿；皆不可以湿温名之。考其致病之因，良由湿邪踞于气分，酝酿成温，尚未化热，不比寒湿之病，辛散可瘳，湿热之病，清利乃解耳。是病之脉，脉无定体，或洪或缓，或伏或细，故难以一定之脉，印定眼目也。其证始恶寒，后但热不寒，汗出胸痞，舌苔白，或黄，口渴不引饮。宜用清宣温化法去连翘，加厚朴、豆卷治之。倘头痛无汗，恶寒身重，有邪在表，宜用宣疏表湿法，加葛、羌、神曲治之。倘口渴自利，是湿流下焦，宜本法内去半夏，加生米仁、泽泻治之。倘有胫冷腹满，是湿邪抑遏阳气，宜用宣阳透伏法去草果、蜀漆，加陈皮、腹毛[1]治之。如果寒热似疟，舌苔白滑，是为邪遏膜原，宜用宣透膜原法治之。如或失治，变为神昏谵语，或笑或痉，是为邪逼心包，营分被扰，宜用祛热宣窍法，加羚羊、钩藤、元参、生地治之。如撮空理线，苔黄起刺，或转黑色，大便不通，此湿热化燥，闭结胃腑，宜用润下救津法，以生军易熟军，更加枳壳，庶几攻下有力耳。倘苔不起刺，不焦黄，此法不可乱投。湿温之病，变证最多，殊难罄述，宜临证时活法可也。

秋燥　推六气之中，燥金主气，自秋分而至立冬。喻嘉言以燥令行于秋分之后，所以谓秋不遽燥，确与气运相合也。沈目南云：《性理大全》谓燥属次寒，奈后贤悉谓属热，大相径庭。如盛夏暑热炎蒸，汗出溱溱，肌肉潮润而不燥也。深秋燥令气行，人体肺金应之，肌肤干槁而燥，乃火令无权，故燥属凉，谓属热者非矣。丰细玩之，诚非谬也。凡治初患之燥气，当宗属凉拟法。夫

---

① 腹毛：即腹皮。

秋燥之气，始客于表，头微痛，畏寒咳嗽，无汗鼻塞，舌苔白薄者，宜用苦温平燥法治之。若热渴有汗，咽喉作痛，是燥之凉气，已化为火，宜本法内除去苏、荆、桂、芍、加元参、麦冬、牛蒡、象贝治之。如咳逆胸疼，痰中兼血，是肺络被燥火所劫，宜用金水相生法去东参、五味，加西洋参、旱莲草治之。如诸证一无，惟腹作胀，大便不行，此燥结盘踞于里，宜用松柏通幽法治之。总而言之，燥气侵表，病在乎肺，入里病在肠胃，其余肝燥肾燥，血枯虚燥，皆属内伤之病，兹不立论。

或问曰：先生遵喻氏《秋燥论》中秋不遽燥，燥气行于秋分以后之说，殊未见《医醇剩义》中，论之最详，又明出喻氏之谬，既为燥气行于秋分以后，而秋分以前四十五日，全不关于秋燥矣，故云初秋尚热，则燥而热，深秋既凉，则燥而凉，此诚是振聋发聩之语，先生曷不遵之为龟鉴耶？答曰：子不知六气循环，亦疑喻氏之谬，不察大寒至惊蛰，主气风木；春分至立夏，主气君火；小满至小暑，主气相火；大暑至白露，主气湿土；秋分至立冬，主气燥金；小雪至小寒，主气寒水。此年年之主气，千古不易。由是而推，则燥金之令，确在乎秋分而至立冬，而秋分以前之白露、处暑、立秋四十五日，犹是湿土主气，岂可误为燥气乎？子以为然否？或唯唯而退。

程曦曰：论燥气者，首推嘉言，其次目南与鞠通也。嘉言论燥，引大易水流湿，火就燥，各从其类，乃论燥之复气也。目南所论燥病属凉，谓之次寒，乃论燥之胜气也。至鞠通论燥，有胜气复气，与正化对化，从本从标之说，可为定论，乃曰：如仲景用麻、桂、姜、附，治寒之胜气也，治寒之正化也，治寒之本病也。白虎、承气，治寒之复气也，治寒之对化也，治寒之标病也。能于此理悟通，则燥气之胜复正对本标，亦皆了然于胸中矣。

江诚曰：人皆知温为热，而不知燥为凉。以燥为热者，盖因燥字从火之弊耳。试问既以燥为热，曷不以温字从水而为寒乎？不知四时之令，由春温而后夏热，由秋凉而后冬寒，目南先生引《性理大全》之说，谓燥属凉，真所谓千载迷津，一朝点破耳。

拟用诸法

辛散太阳法 见卷五。

通利州都法 见卷三。

增损胃苓法 见卷四。

宣疏表湿法 治冒湿证，首如裹，遍体不舒，四肢懈怠。

苍术一钱，土炒 防风一钱五分 秦艽一钱五分 藿香一钱 陈皮一钱五分 砂壳八分 生甘草五分

加生姜三片，煎服。

此治冒湿之法也。君以苍术、防、秦，宣疏肌表之湿，被湿所冒，则气机遂滞，故臣以藿、陈、砂壳，通畅不舒之气。湿药颇燥，佐以甘草润之。湿体本寒，使以生姜温之。

辛热燥湿法 治寒湿之病，头有汗而身无汗，遍身拘急而痛。

苍术一钱二分，土炒 防风一钱五分 甘草八分 羌活一钱五分 独活一钱五分 白芷一钱二分 草豆蔻七分 干姜六分

水煎服。

法中苍、防、甘草，即海藏神术散也，用于外感寒湿之证，最为中的。更加二活、白芷，透湿于表；草蔻、干姜，燥湿于里。诸药皆温热辛散，倘阴虚火旺之体，勿可浪投。

清宣温化法 见卷五。

宣透膜原法 见卷五。

宣阳透伏法 见卷五。

祛热宣窍法 见卷一。

润下救津法 见卷一。

苦温平燥法 治燥气侵表，头微痛，畏寒无汗，鼻塞咳嗽。

杏仁三钱，去皮尖，研 陈橘皮一钱五分 紫苏叶一钱 荆芥穗一钱五分 桂枝一钱，蜜水炒 白芍一钱，酒炒微焦 前胡一钱五分 桔梗一钱五分

水煎，温服。

凡感燥之胜气者，宜苦温为主。故以橘、杏、苏、荆以解之，加白芍之酸，桂枝之辛，是遵圣训“燥淫所胜，平以苦温，佐以酸辛”是也。秋燥之证，每多咳嗽，故佐前、桔以宣其肺，肺得宣畅，

则燥气自然解耳。

金水相生法 见卷四。

松柏通幽法 治燥结盘踞于里，腹胀便闭。

松子仁四钱 柏子仁三钱 冬葵子三钱 火麻仁三钱 苦桔梗一钱 瓜蒌壳三钱 薤白头八分 大腹皮一钱，酒洗

加白蜂蜜一调羹冲服。

此仿古人五仁丸之法也。松、柏、葵、麻、皆滑利之品，润肠之功非小，较硝、黄之推荡尤稳耳。丹溪治肠痹，每每开提上窍，故以桔梗、蒌、薤开其上复润其下。更加大腹宽其肠，白蜜润其燥，幽门得宽得润，何虑其不通哉。

备用成方

羌活胜湿汤 治湿气在表，头痛头重，或腰脊重痛，或一身尽痛，微热昏倦。

羌活 独活 川芎 藁本 蔓荆子 防风 甘草

水煎服。

平胃散 治湿淫于内，脾胃不能克制者。

苍术 陈皮 厚朴 甘草

为末，姜汤下。

除湿汤 治伤湿腹痛，身重足软，大便溏泄。

苍术 陈皮 茯苓 制夏 藿香 厚朴 甘草

水煎服。

丰按：羌活渗湿汤，是治表湿；平胃散、除湿汤，是治里湿。伤湿之证，总当分表里而治之。

金匮肾着汤 治伤湿身重，腹痛腰冷。

干姜 茯苓 白术 甘草

水煎服。

丰按：《经心录》加肉桂、牛膝、杜仲、泽泻，更为切当。切庵虽谓属外感之湿，非肾虚也，窃谓受邪之处，无有不虚，标本兼治，未尝不妥。

松峰达原饮又可达原饮有知母、黄芩，无黄柏、栀子、茯苓 治湿热盘踞膜原。

槟榔 草果 厚朴 白芍 甘草 黄柏 栀子 茯苓

水煎服。

刘松峰曰：温而兼湿，故去知母，而换黄柏以燥湿，且救水而利膀胱；去黄芩换栀子，泻三焦之火，而下行利水；加茯苓利小便而益脾胃。三者备，而湿热除矣。

三仁汤 治湿温胸闷不饥，舌白不渴，午后身热，状若阴虚。

杏仁 蔻仁 生米仁 滑石 通草 竹叶 厚朴 制夏

水煎，日三服。

苍苓白虎汤 治湿温身重，胸满头痛，妄言多汗，两胫逆冷。

苍术 茯苓 石膏 知母 生甘草

加粳米，煎服。

丰按：三仁汤，治湿温之轻者。苍苓白虎汤，治湿温之重者。当别见证而分治之。

桂苓甘露饮 统治湿温湿热。

茯苓 猪苓 白术 泽泻 肉桂 滑石 石膏 寒水石

水煎，温服。

丰按：此方即五苓散加三石。盖五苓利湿，三石清热，治湿温最合，倘治湿热，当去肉桂可也。

杏苏散 治燥伤本脏，头微痛恶寒，咳嗽稀痰，鼻塞嗌塞，脉弦无汗。

杏仁 苏梗 茯苓 制夏 陈皮 甘草 枳壳 桔梗 前胡

加姜、枣，煎服。

清燥救肺汤 治诸气膹郁，诸痿喘呕之因于燥者。

麦冬 阿胶 杏仁 麻仁 桑叶 枇杷叶 人参 甘草 石膏

水煎，温服。

滋燥养营汤 治火烁肺金，血虚外燥，皮肤皱揭，筋急爪枯，或大便秘结。

当归 黄芩 生地 熟地 白芍 甘草 秦艽 防风

水煎，温服。

蜜煎导法 治阳明证，自汗，小便利，大便秘者。

蜂蜜

用铜器微火熬，频扰勿令焦，候凝如饴。捻作挺子，头锐如指，糁皂角末少许，乘热纳谷道

中，用手抱住，欲大便时去之加盐少许亦可。盐能润燥软坚。

丰按：六气之中，惟燥气难明。今人治燥，动手非沙参、玉竹，即生地、二冬，不知燥有胜气复气，在表在里之分。如杏苏散，是治燥之胜气；清燥救肺汤，是治燥之复气；滋燥养营汤，血虚外燥者宜之；蜜煎导法，液亏里燥者宜之。一偏滋补清凉，非法也。

临证治案

里湿酿热将成疸证 徽商张某，神气疲倦，胸次不舒，饮食减少，作事不耐烦劳。前医谓脾亏，用六君子汤为主，未效。又疑阴虚，改用六味汤为主，服下更不相宜。来舍就诊，脉息沉小缓涩，舌苔微白，面目隐黄。丰曰：此属里湿之证，误用滋补，使气机闭塞，则湿酿热，热蒸为黄，黄疸将成之候。倘不敢用标药，蔓延日久，必难图也。即用增损胃苓法去猪苓，加秦艽，茵陈、查肉、鸡金治之。服五剂胸脘得畅，黄色更明，惟小便不得通利，仍照原方去秦艽、加木通、桔梗。又服五剂之后，黄色渐退，小水亦长，改用调中补土之方，乃得全愈。

里湿误补成鼓得破则愈 西乡郑某，水湿内侵于脾，神疲肢软，自疑为体亏而饵大枣，则腹皮日胀，纳食尤剧，来求丰诊。两手之脉，沉缓而钝，以手按其腹，紧胀如鼓，此属气阻湿留，将成臌胀之候。乘此体质尚实，正气未衰，当用消破之剂，以治其标。即以蓬术、槟榔、青皮、腹子、干姜、官桂、厚朴、苍术，鸡金为引。连服七剂而宽。

中湿误作虚风 城东叶某，因公劳役，由远方归，觉眩晕神疲，自以为亏，先服东参、龙眼。即延医治，乃作水不涵木，木动生风论治，服药后忽倒，神识模糊，急求治于丰，诊得脉象沉小而滑。思脉沉肢冷为中气，今肢不冷者非；忽倒神昏似中风，然无口眼㖞斜者又非。推其起病之初，有眩晕神疲等证。其神疲者必因湿困于脾也；眩晕者，无痰不作也。此宿伏之痰，与新侵之湿，相搏上冲所致，斯为中湿证也。即用宣窍导痰法加竹沥、姜汁治之，三剂而神醒矣。后用六君为主，以收全效。

秋湿时令忽患暴中 丁丑孟秋，炎蒸如夏，乍雨如霉，患急病者甚众。有城北王某，刈稻归来，正欲晚餐，倏然昏倒，不知人事，痰响喉间。吾衢土俗，以为龌龊，即倩人揪刮，神识略见清明。邀丰诊之，脉来沉细，舌苔白滑。丰曰：此中湿也。旁有一医曰：沉细之脉，白滑之苔，当是中寒，分明四逆、大顺之证。丰曰：欲用桂、附，则予谢不敏矣。彼医不言而退。其妻泣涕求治。丰闻呼吸之声，将有痰起，风云之变恐在顷刻。即用藿香、神曲、川朴、杏仁、制夏、陈皮、菖蒲、远志、竹沥、姜汁，合为一剂，服之未有进退；令加苏合香丸，痰响渐平，人事稍醒。守旧略为增损，连尝数剂而瘥。

江诚曰：舌苔白滑，寒象也。沉细之脉，少阴中寒也，考今岁又系太阳在泉，寒淫于内，彼医谓中寒，欲用四逆、大顺，似乎相象。不知中寒、中湿，大有攸分。以脉舌而论，似属中寒；以时令而论，实为中湿。虽脉沉细，舌苔白滑，但无吐泻、腹痛、肢冷等证，岂可遽认为寒；四逆、大顺，岂可随手而用！况在孟秋，正值湿土主气，相火客气，又非寒水加临之候，故是证直断为湿，而用宣窍导痰之药，以收效耳。

湿温误作伏暑 钱江陆某，偶患湿温时气，延医调治，从伏暑立方，未效来迓于丰，推其起病根由，确系湿温之病，前用一派凉剂，焉望中窾。殊不知湿为阴邪，因气机闭阻，湿邪渐化为温，而未酿热，所以凉药无功，即热剂亦无效验，非比寒湿辛散可解，热湿清利可瘥。今诊脉形，右部胜左，舌苔黄泽，胸闷汗多，发热缠绵靡已。此邪尚在气分，犹望其宣透而解，当用清宣温化法加厚朴治之。服二剂胸次稍宽，汗亦减少，惟驱[1]热尚未退尽，继以旧法除去半夏，再加通草、蝉衣，连服三煎遂愈。

高年湿温伤气 徽歙程某，年届赐鸠，忽患湿温之证，曾延医治，一称伏暑，一称湿温，一称虚损，清利与补，皆未中鹄，始来商治于丰。诊其脉，虚数少神，心烦口渴，微热有汗，神气极疲，

---

① 驱：疑有误，据文理宜作"躯"。

此皆湿温伤气之证也。治宜益气却邪，即以东参、麦、味、甘草、陈皮、生苡、苓、泻治之。令服数贴，热渴并减。但精神尚倦，饮食少餐，姑率旧章，佐以神、苓、夏、曲，又服数贴，日复一日矣。

湿温化燥攻下得愈 须江周某之郎，由湿温误治，变为唇焦齿燥，舌苔干黑，身热不眠，张目妄言，脉实有力。此分明湿温化热，热化燥，燥结阳明，非攻下不能愈也。即用润下救津法，服之未效，屡欲更衣而不得。后以熟军改为生军，更加杏霜、枳壳，始得大解，色如败酱，臭不可近。是夜得安寐，讝[①]妄全无。次日舌苔亦转润矣，继以清养肺胃，调理二旬而安。

妊娠燥气为病 三湘喻某之内，孕经七月，忽受燥气，咳嗽音嘶。前医贸贸，不询月数，方内遂批为子喑，竟忘却《内经》有"妇人重身，九月而喑"一段。医者若此，未免为识者所讥，观其方案，庞杂之至，所以罔效。丰诊其脉，弦滑而来，斯时肺经司胎，咳逆音哑，显系肺金被燥气所侵之证。宜辛凉解表法去蝉衣、淡豉，加桑叶、菊花，橄榄为引，连尝三服，音扬咳止矣。

感受秋凉燥气 城西戴某之女，赋禀素亏，忽患微寒微热，乏痰而咳。前医用耆皮、桂、芍、和其营卫；百合、款冬，润其干咳；西党、归身，补其气血。方药似不杂乱，但服下胸膈更闭，咳逆益勤，寒热依然不减。丰诊其脉，浮弦沉弱，舌苔白薄，此感秋凉之燥气也。即用苏梗、橘红、蝉衣、淡豉、蒌皮、叭哒[②]、象贝、前胡。服二剂，寒热遂减，咳逆犹存，病家畏散，不敢再服，复来邀诊。丰曰：邪不去则肺不清，肺不清则咳不止，倘惧散而喜补，补住其邪，则虚损必不可免。仍令原方服二剂，其咳日渐减矣。后用轻灵之药而愈。可见有是病当用是药，知其亏而不补者，盖邪未尽故也。

血亏液燥加感燥气 云岫钱某之妹，素来清瘦，营血本亏，大解每每维艰，津液亦亏固已。迩来畏寒作咳，胸次不舒，脉象左部小涩，而右部弦劲，此属阳明本燥，加感燥之胜气，肺经受病，气机不宣，则大便益不通耳。遂用苏梗、杏仁、陈皮、桔梗、蒌皮、薤白、淡豉、葱叶治之。服二剂，畏寒已屏，咳逆亦疏，惟大解五日未行。思丹溪治肠痹之证，每每开提肺气，使上焦舒畅，则下窍自通泰矣。今照旧章加之兜铃、紫菀、柏子、麻仁，除去苏、陈、葱、豉。令服四煎，得燥屎数枚，肛门痛裂，又加麦冬、归、地、生黑芝麻，服下始获痊愈。

程曦曰：鞠通论燥气，有胜复之分。今观书中之论治，更有表里之别焉。如秋分至立冬之候，有头痛恶寒作咳者，是燥气在表之证也。法当宣散其肺。有大便秘结而艰难者，是燥气在里之证也，法当滋润肠胃。其能识胜复，别表里者，则治燥之法，无余蕴矣。

---

① 讝(zhan)：同诂，指说胡话。

② 叭哒：据卷七"拟用诸法"一节中，温润辛金法有"叭哒杏仁"一药，叭哒当指此，亦即巴旦杏仁。

卷之七

秋伤于湿冬生咳嗽大意

考六气之中，湿气在乎秋令。故经谓"秋伤于湿。"湿土之气，内应乎脾，脾土受湿，不司运化，内湿酿成痰饮，上袭于肺，遂为咳嗽病矣。夫六气之邪，皆能令人咳嗽，又不独乎湿也。斯言湿者，是为伏气咳嗽，有西昌喻嘉言先生疑湿字之讹，改作秋伤于燥，发明秋燥之论，虽有悖经之罪，然亦因乎六气起见也。盖《内经》论湿，殆在乎立秋、处暑、白露湿土主气之时；喻氏论燥，殆在乎秋分、寒露、霜降燥金主气之候。据愚意更有界限分焉：窃谓秋初伤湿不即发者，湿气内酿成痰，痰袭于肺而作嗽，名曰痰嗽，治宜理脾为主，渗湿为佐。如秋末伤燥，不即发者，燥气内，侵乎肺，肺失清降而作咳，名曰干咳，治宜理肺为主，润燥为佐。总之不越两太阴之治也。斯言伤湿伤燥而咳嗽者，皆由秋令之伏气而发于冬。其即发者，仍归伤湿秋燥门中治之。

痰嗽 痰嗽者，因痰而致嗽也。夫作嗽之病，风、寒、暑、热，皆能致之。古人议论纷纭，惟李云间、章若耶二先生，皆括为内伤、外感。观其立论，卓荦不群，然与《内经》"秋伤于湿"之嗽无预。丰不揣鄙陋而特补之。斯病也，良由立秋以后，秋分以前，先伤于湿，湿气内踞于脾，酿久成痰，痰袭于肺，气分壅塞，治节无权，直待冬来，稍感寒气，初客皮毛，渐入于肺，肺气上逆，则潜伏之湿痰，随气而逆，遂成痰嗽之病矣。其脉必见弦滑，或见微紧，右寸关必较余部不调，舌苔白润，胸次不舒，痰白而稀，口不作渴，此皆秋湿伏气之见证也。理当治脾为主，渗湿化痰为佐，宜以加味二陈法治之。如有恶寒发热者，再加苏梗、前胡；气喘者，加之旋覆、苏子，当随其证而损益之。

或问：作嗽之病，四时皆有。今观是篇，独发于冬，他时之嗽，因何勿论耶？答曰：子不观本论中，原有风、寒、暑、热皆能致之之说，四时都有咳嗽之病也。曰：何不分而论之。曰：前之风温、风热、风寒、冒风、暑咳、秋燥，以及后之冬温条中，皆有咳嗽之证，若重复而论之，能不令人心厌乎？是论专言伏气酿痰致嗽，而风、寒、暑、热致嗽者，可毋重赘耳。

干咳 干咳者，乏痰而咳逆也。此因秋分之后，先伤乎燥，燥气内侵乎肺，当时未发，交闭藏之令乃发，斯为金寒水冷之咳也。前论秋燥条中，是为燥之新邪；此论干咳，是为燥之伏气。其证咳逆乏痰，即有痰亦清稀而少，喉间干痒，咳甚则胸胁引疼，脉沉而劲，舌苔白薄而少津，当用温润辛金法治之。如胸胁痛者，可加旋覆、橘络；咳逆艰难者，再加松子、款冬。咳剧震动血络，喉痛吐红，脉转沉滑，或沉数，此燥气已化为火也，当用清金宁络法治之。如咳逆气短，甚则有汗，咽喉干燥者，当用金水相生法治之。蹉跎失治，最易延为痨损，可不谨欤！

或问曰：曾见《内经》有"五脏六腑，皆令人咳"之训。今先生只列痰嗽、干咳为二门，不及脏腑等咳，毋乃遗漏乎？曰：是书专论四时之咳，如春令风温之咳，夏令暑热之咳，秋令秋燥之咳，冬令冬温之咳。其实五脏六腑之咳，不过就其见证而分。如胸疼喉痛为心咳，两胁下痛为肝咳，右胠[1]痛引肩背为脾咳，喘急咳血为肺咳，腰背相引而痛为肾咳。又有小肠咳者，咳而失气也；胆咳者，咳呕苦水也；胃咳者，咳而欲呕也；大肠咳者，咳而遗屎也；膀胱咳者，咳而遗溺也；三焦咳者，腹满而不食也；此皆《内经》分脏腑之咳也。念莪先生已分条治之，兹不复赘。

拟用诸法

加味二陈法 治痰多作嗽，口不作渴。

---

(1) 胠(qū)：指腋下。

白茯苓三钱 陈广皮一钱 制半夏二钱 生甘草五分 生米仁三钱 杏仁三钱，去皮尖研

加生姜二片、饴糖一匙为引。

苓、陈、夏、草，即二陈汤也。汪讱庵曰：半夏辛温，体滑性燥，行水利痰为君。痰因气滞，气顺则痰降，故以陈皮利气。痰由湿生，湿去则痰消，故以茯苓渗湿为臣。中不和，则痰涎聚，又以甘草和中补土为佐也。拟加米仁助茯苓以去湿，杏仁助陈皮以利气，生姜助半夏以消痰，饴糖助甘草以和中，凡有因痰致嗽者，宜施此法。

温润辛金法 治无痰干咳，喉痒胁疼。

紫菀一钱，蜜水炒 百部一钱，蒸 松子仁三钱 款冬花一钱五分 叭哒杏仁二钱，去皮尖用 陈广皮一钱，蜜水炒

加冰糖五钱为引。

肺属辛金，金性刚燥，所以恶寒冷而喜温润也。紫菀温而且润，能畅上焦之肺。百部亦温润之性，暴咳久咳咸宜。更加松子润肺燥，杏仁利肺气。款冬与冰糖，本治干咳之单方。陈皮用蜜制，去其燥性以理肺。肺得温润，则咳逆自然渐止。

清金宁络法 治燥气化火，喉痛咳红。

麦冬三钱，去心 肥玉竹二钱 北沙参三钱 元参一钱五分 细生地三钱 旱莲草三钱 冬桑叶三钱

加枇杷叶三钱去毛蜜炙为引。

此治燥气化火刑金劫络之法。麦冬、玉竹，清其燥火。沙参、元参，润其肺金。细地、旱莲，宁其血络。盖血藏肝脏，故加冬桑叶以平其肝。肺气上逆，故加枇杷叶以降其肺。使肺气得降，肝血得藏，则咳逆吐红，均可定矣。

金水相生法 见卷四。

备用成方

泻白散 治肺经有火，皮肤蒸热，洒淅寒热，日晡尤甚，喘嗽气急等证。

桑白皮 地骨皮 粉甘草 粳米

水煎，温服

清肺饮 治痰气上逆，而作咳嗽。

杏仁 贝母 茯苓 橘红 桔梗 甘草 五味子

加姜煎，食远服。

琼玉膏 治干咳嗽。

地黄四斤 茯苓十二两 人参六两 白蜜二斤

先将地黄熬汁去渣，入蜜炼稠，再将参、苓为末和入，磁罐封，水煮半日。白汤化服。

丹溪咳血方 治咳嗽痰血。

青黛水飞 栝蒌去油 海石 栀子 诃肉

等分为末，蜜丸。噙化。嗽甚加杏仁。

千金久嗽方 治长久咳嗽神效。

白蜜一斤 生姜二斤，取汁

先秤铜铫知斤两讫，纳蜜、姜汁，微火熬令姜汁尽，惟有蜜斤两在则止。每含如枣大一丸，日三服。

二陈汤 治一切痰饮为病，咳嗽胀满，呕吐恶心，头眩惊悸。

茯苓 制半夏 陈皮 甘草

加生姜，煎服。

景岳六安煎 治风寒咳嗽，痰滞气逆等证。

陈皮 半夏 茯苓 甘草 杏仁 白芥子

加生姜三片，煎七分，食远服。

丰按：以上诸方，通治咳嗽。然而咳属肺，嗽属脾，前于痰嗽干咳门中，已详辨矣。须知前五方多润肺之品以治咳，后二方多理脾之品以治嗽，若此分疗，治无不中。

临证治案

伏湿作嗽认为冬温 鉴湖沈某，孟冬之初，忽患痰嗽，前医作冬温治之，阅二十余天，未能奏效。延丰诊治，右部之脉极滞，舌苔白滑，痰多而嗽，胸闭不渴。丰曰：此即《内经》"秋伤于湿，冬生咳嗽"之病，非冬温之可比也。冬温之病，必脉数口渴。今不数不渴者非。冬温治在乎肺，此则治在乎脾，张冠李戴，所以乏效。遂用加味二陈法去米仁一味，加苏子、芥子治之，三剂而胸开，五剂而痰嗽减，后用六君子汤增损，获全愈矣。

伏湿致嗽 南乡张某，左脉如平，右关缓滞，独寸口沉而且滑，痰嗽缠绵日久，外无寒热，内无口渴。前医用散不效，改补亦不见功。不知此

证乃系伏湿酿痰，痰气窜肺而致嗽，即经所云"秋伤于湿，冬生咳嗽"也。当理脾为主，利肺为佐，即以制夏、化红、茯苓、煨姜、杏仁、绍贝、苏子、甘草治之。约服三四剂，痰嗽遂减矣。后循旧法出入，调治旬日而安。

痰嗽补脾取效 城南程某，患嗽月余，交冬未愈，始邀丰诊。诊得脉形沉弱而滑，舌体无荣，苔根白腻，神气疲倦，饮食并废。丰曰：此赋禀素弱，湿袭于脾，脾不运化，酿痰入肺所致。以脾湿为病本，肺痰为病标，即先哲云：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治当补脾为主。程曰：风痰在肺，补之恐增其闭。即出曾服十余方，皆是荆、防、枳、桔、杏、贝、苏、前等品。丰曰：此新感作嗽之药，与之伏气，理当枘凿。即用六君加玉苏子、生米仁治之，服五剂神气稍振，痰嗽渐疏，继进十余剂，方得全愈。

江诚曰：痰嗽之证，须知有新感，有伏气。新感之脉必多浮，伏气之脉必多沉。新感之嗽，必兼鼻塞声重，头痛发热；伏气之嗽而无诸证也。凡伏气之证，法当宣气透邪。前医以荆、防、枳、桔反未臻效，而吾师用六君补气，苏子降气，米仁渗湿，而反效者何也？盖由风、寒、暑、湿潜伏者，固宜透发，惟此则不然。当知湿气未成痰之先，可以透发，既成痰之后，焉能向外而解耶？因痰之源在脾，故用六君子扶脾以去其湿，而化其痰；苏子降气，毋使其痰上袭于肺；米仁渗湿，毋使其湿再酿成痰。倘用宣提之方，则痰益袭于肺，而嗽更无愈期矣。

燥气伏邪作咳 括苍冯某，阴虚弱质，向吃洋菸，患干咳者，约半月矣。曾经服药未验，十月既望，来舍就医。两手[1]之脉极数，余部皆平。丰曰：据此脉形，当有咳嗽。冯曰：然。曾服散药未效何？丰曰：散药宜乎无效，是证乃燥气伏邪之咳，非新感风寒之咳，理当清润肺金，庶望入彀。遂用清宣金脏法去兜铃、杷叶，加甘菊、梨皮。服一剂，减一日，连服五剂，咳逆遂屏。后归桑梓，拟进长服补丸。**燥气刑金致使咳红** 鄂渚阮某之妾，干咳喉疼，缠绵匝月，始延丰治。未诊即出前方阅之，初用辛散之方，后用滋补之药，不但罔效，尤增咳血频频。细诊其脉，左部缓小，右部搏指，舌尖绛色而根凝黄。此属燥之伏气，化火刑金，虽干咳吐红，真阴未损。前以辛散治之固谬，以滋补治之亦非，斯宜清畅其肺，以理其燥，肺得清肃，则咳自平，而血不止自止。即用桑叶、杏仁、兜铃、浙贝、栀皮、杷叶、蒌壳、梨皮，再加橄榄为引。请服三煎，忌食煎炒之物，服下稍知中窾，继进三剂遂获全可。

阴虚之体伏燥化火刑金 古黔刘某妇，素吸洋烟，清癯弱体，自孟冬偶沾咳逆，一月有余，未效来商丰诊。阅前所用之药，颇为合理，以桑、菊、蒌、蒡、杏、苏、桔、贝等药，透其燥气之邪。但服下其咳益增，其体更怠，昼轻夜剧，痰内夹杂红丝，脉形沉数而来，舌绛无苔而燥。丰曰：此属真阴虚损，伏燥化火刑金之候也。思金为水之母，水为金之子，金既被刑，则水愈亏，而火愈炽。制火者，莫如水也，今水既亏，不能为母复仇。必须大补肾水，以平其火，而保其金。金得清，则水有源，水有源，则金可保，金水相生，自乏燎原之患。倘或见咳治咳，见血治血，即是舍本求末也。丰用知柏八味除去山萸，加入阿胶、天、麦，连进五剂，一如久旱逢霖，而诸疴尽屏却矣。

---

[1] 手：疑有误，依文理宜作"寸"。

卷之八

冬伤于寒大意

经曰：冬伤于寒。谓交立冬之后，寒气伤人。其能固密者，何伤之有？一有不谨，则寒遂伤于寒水之经，即病寒热无汗，脉来浮紧，名曰伤寒是也。一交春令，便不可以伤寒名之。然冬令受寒，有浅深之别焉，深者为中，浅者为冒。盖中寒者，寒邪直中于三阴之里，故有吐泻腹痛，急宜热剂祛寒。冒寒者，寒邪冒于躯壳之外，则有寒热身疼，不难一汗而愈。伤寒、中寒、冒寒，略述其概。犹有冬温之证，不可不详。冬温者，冬应寒而反温，非其时而有其气，人感之而即病者是也。宜用辛凉之法，慎勿误用麻、桂、青龙，若误用之，必变证百出矣。此四者，乃冬时即病之新感也，倘受微寒微温之气，当时未发，必待来春而发者，便是伏气之病，须别诸温而治之。

或问曰：曾见东垣之书，已有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等论，先生拾前人之唾余，竟以为独开生面之创，欺人乎？抑亦自欺之甚也？答曰：子言过矣！丰亦见《此事难知》之内，有论四篇，所云都是五行生克有余不足，所胜所不胜之理，其义难明，诚难知之书也。丰今分论八篇，以为时证提纲。其理透彻，阅者易知，明出冬伤于寒之新感，所见何证；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之伏气，所见何证；一一详明，了如指掌。与东垣之论，意思悬殊，何尝拾其唾余，以为己出耶！此犹应试，共一题目，而文字实不雷同，奚敢欺人复自欺耳！然乎否乎？

伤寒 伤寒者，由冬令之寒邪，伤于寒水之经也。考诸贤之书，皆谓霜降之后，春分以前，有感触者，是为伤寒。据六气而推之，似乎不然。盖霜降之后，犹是燥金主气，有感之者，是凉气也。如或天气大寒，即《金匮》所谓未至而至也，春分以前，正是风木司权，有感之者，是风邪也，如或天气大寒，即《金匮》所谓至而不去也，若此则界限分矣。其实伤寒之病，确在乎立冬之后，寒水主政之时，一交春令，风木主政，便不可以伤寒名之。即有寒热为病，与伤寒相似者，便是先贤所谓春应温而反寒，寒疫之病也。夫伤寒之为病，头疼身痛，寒热无汗，脉来浮紧者，宜用辛散太阳法去前胡、红枣，加紫苏、葱白治之，如体实邪盛者，仲圣麻黄汤亦可用之。若果有汗，脉浮而缓，便是伤风之病，倘误用之，变证蜂起矣。此略述寒邪初伤太阳寒水之经之证也。其传经、两感，合病、并病，及误治、变证、坏证，仲景书中细详，可毋重赘。丰尝谓凡学时病者，必须参读仲景《伤寒论》，庶可融会贯通，否则不可以言医也。

中寒 中寒者，交一阳之后，时令过于严寒，突受寒淫杀厉之气，卒然腹痛，面青吐泻，四肢逆冷，手足挛蹉，或昏闭身凉，或微热不渴等证。丹溪曰：仓卒中寒，病发而暴，难分经络，温补自解，斯说似乎灭裂，其实有三阴之别焉。盖太阴中寒，则脘中作痛，少阴则脐腹作痛，厥阴则少腹作痛。见证既分，更当审其脉象，如沉缓中太阴，沉细中少阴，沉迟中厥阴，若此别之，庶几导窾。如果脉微欲绝，昏不知人，问之不能答，似此难分经络，始可遵丹溪用温补之剂，急拟挽正回阳法治之。三阴中寒，皆以甘热祛寒法治之。若寒中太阴，以干姜为君，少阴以附子为君，厥阴以吴萸为君，吐甚加藿香、豆蔻，泻甚加苍术、木香，筋挛者佐以木瓜、橘络，呃逆者佐以柿蒂、丁香。临证之间，切宜细辨而治，庶无贻误。

冒寒 冒寒之病，偶因外冒寒邪，较伤寒则轻，比中寒甚缓。盖伤寒伤乎六经，中寒直中乎里，惟冒寒之病，乃寒气罩冒于躯壳之外，而未传经入里也。是以遍体痠疼，头亦微痛，畏寒发热而乏汗，脉象举之而有余，宜辛温解表法治之。服药之后，务宜谨避风寒，覆被而卧，俾其微微汗出而解，否则传经入里，当审何经而分治之。倘或伏而不发，来年必发为春温、风温等病，

不可以不知也。

冬温 昔贤谓冬应寒而反温，非其时而有其气，人感之而即病者，名曰冬温是也。其劳力辛苦之人，动作汗出，温气乘袭，多在于表；其冬不藏精之人，肾经不足，温气乘袭，多在于里。冬温虽发于冬时，然用药之法，与伤寒迥别。盖温则气泄，寒则气敛，二气本属相反，误用辛温，变证迭出矣。其证头痛有汗，咳嗽口渴，不恶寒而恶热，或面浮，或咽痛，或胸疼，阳脉浮滑有力者，乃温邪窜入肺经也，宜用辛凉解表法加连翘、象贝治之。口渴甚者，温邪入胃腑也，再加芦根、花粉治之。如或下利，阴脉不浮而滑，温邪已陷于里也，宜以清凉透邪法加葛根、黄芩治之。倘热势转剧，神气昏愦，谵语错乱，舌苔转黑者，不易治也，勉以祛热宣窍法治之，紫雪丹亦可用之。种种变证，不能尽述，须仿诸温门中之法可也。

或问：冬温发热而不恶寒，倘恶寒者，为何病也？答曰：冬温恶寒，偶亦有之，良由先感温气，即被严寒所侵，寒在外而温在里，宜用辛温解表法先去寒邪，继用凉解里热法而清温气。又问曰：伤寒冒寒皆恶寒，何以别之？曰：伤寒冒寒初起无口渴，以此别之。曰：温邪当发为冬温，倘其微者，伏而不发，为何病也？曰：伏而不发，来春必变为温毒也。凡治时病者，新邪伏气，切要分明，庶不至千里毫厘之失。

又问：先生之书，专为六气而设，风、寒、暑、湿、燥，皆已详明，何独火证不详？恐为不全之书，而火证可补述否？答曰：子不知君火秉权之候，有温病、温毒也；相火主政之时，有热病、暑病也。君相司令而病者，非火证而何？何不全之有哉！况火为阳邪，其证最著，如脉数有力，舌苔黄燥，或目赤，或口渴，或喉痛，或溺红，皆火证也，法当清凉治之。其余五志之火，龙雷之火，悉属内伤，兹不论之。

拟用诸法

辛散太阳法 见卷五。

挽正回阳法 见卷四。

甘热祛寒法 治寒邪直中三阴之证。

甘草二钱，炙 淡干姜一钱 淡附片一钱 淡吴萸一钱

用开水略煎，冷服。

此即仲景四逆汤也。拟加吴萸之大热，祛厥阴之寒邪，以之治寒中三阴，最为中的。讱庵原解曰：寒淫于内，治以甘热，故以姜、附大热之剂，伸发阳气，表散寒邪；甘草亦散寒补中之品，又以缓姜、附之上僭也。必冷服者，寒盛于中，热饮则格拒不纳，经所谓"热因寒用，"又曰"治寒以热，凉而行之"是也。

辛凉解表法 见卷一。

清凉透邪法 见卷一。

祛热宣窍法 见卷一。

辛温解表法 见卷一。

凉解里热法 见卷一。

备用成方

麻黄汤 治伤寒太阳病，恶寒发热，头痛项强，无汗而喘，脉浮而紧者。

麻黄 桂枝 杏仁 甘草

水煎，温服，覆取微汗。

葛根汤 治伤寒太阳未罢，又传阳明，脉浮长，缘缘面赤，头痛连额，发热恶寒而无汗，目痛鼻干不得眠等证。

葛根 麻黄 桂枝 白芍 甘草 生姜 大枣

水煎，湿服，取微似汗。

小柴胡汤 治伤寒少阳病，往来寒热，口苦耳聋，胁满脉弦，目眩，不欲食，心烦喜呕，及妇人伤寒，热入血室等证。

柴胡 人参 制夏 黄芩 甘草 生姜 大枣

水煎，温服。

理中汤 治伤寒太阴病，自利不渴，寒多而呕，腹痛便溏，脉沉无力，或厥冷拘急，或结胸吐蛔，及感寒霍乱。

人参 白术 炮姜 炙草

本方加附子，名附子理中汤。

真武汤 治少阴伤寒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此为有水气，或咳或呕，或小便利，及太阳病发汗，汗出不解，仍发热，心悸

头眩，筋惕肉瞤，振振欲擗地，气虚恶寒。

附子　白芍　白术　茯苓

加生姜，煎服。

四逆汤　治三阴伤寒，身痛腹痛，下痢清谷，恶寒不渴，四肢厥冷，或反不恶寒，面赤烦躁，里寒外热，或干呕，或咽痛，脉沉微细欲绝。

附子　干姜　炙甘草

水煎，冷服。

丰按：伤寒之方，计有一百一十三道，长沙书中，已全备矣。凡学医者，必须熟玩。今录此六方，不过明六经伤寒之用，其寒邪化热，及传变诸方，不能尽录，当阅伤寒之书，自明著矣。

千金阳旦汤　治冬温脉浮发热，项强头痛。

桂枝　白芍　黄芩　甘草

加姜、枣，煎服。

千金阴旦汤　治冬温内寒外热，肢节疼痛，中挟寒食。

即阳旦汤加干姜。

丰按：阳旦汤，主治先感冬温，又被风寒所遏之病。阴旦汤主治体质本寒，忽受冬温之病。如咳嗽口渴甚者，姜、桂究难浪用。凡一切温热之病，最忌辛温之药，偶或用之，非本质属寒，即外加寒气，倘拘于阳旦阴旦，为冬温一定之方，不亦惑乎！

临证治案

伤寒调治失法变证　须江毛某，患伤寒之病，壮热不退，计半月来，前医当汗不汗，当下不下，调治失法，变为神昏谵语，循衣摸床，舌苔黄燥，脉来沉实，此伤寒误治之变证也。速宜攻下之剂，荡热保津，倘以硝、黄为砒鸩[1]者，则不可救。即以大承气汤加生地、石膏，煎一大剂，午后服头煎，未见动静，薄暮服次煎，至四更时分，得硬屎数十枚，谵语渐少，手足渐定，肌肤微汗，身热退清，神识亦稍省矣。次日复邀丰诊，脉形仍实不柔，舌苔尚少津液，此余热未净也，当守原方，再服一帖。其兄恐药力太过。丰曰：必要脉象转柔，舌苔转润，里热始尽，否则余邪复聚，遂难治矣。复将原方煎服，服下又得硬屎数枚。其兄急来问曰：次煎可服否？丰曰：往诊再议。幸得脉转平缓，舌苔亦见有津，改用仲景炙甘草汤除去桂枝、姜、枣，加入柏子、茯神，连服数煎，得全瘥耳。

程曦曰：凡治病必以脉舌为主。若遇神昏谵语，循衣摸床之证，倘其脉见软弱者，舌淡苔微者，皆不可攻也。必须脉来沉实，或大有力，舌苔黄燥，或起芒刺，方可攻之。以上见证，有虚有实，或补或攻，当细别之，又不可执于承气一法也。

伤寒吐蛔　新定章某，患伤寒六七日来，身热如焚，前医初用辛散，继用苦寒，热仍不退，更加呕逆吐蛔，四末微冷，急来求治于丰。诊其脉，细小而沉，舌苔白薄。丰曰：此阴阳错杂之证，将成蛔厥之征。思先哲云：杂病吐蛔责于热，伤寒吐蛔责于寒。即用椒、姜以温其中，桂枝以透其表，参、附以扶其正，连、梅以安其蛔，更佐豆蔻和中止呕也。令服一剂，呕逆已定，四末转温，惟躯热未清。姑守旧方，除去姜、附，加入芩、柴，一服中机，后议数方并效，调理半月得安。

阳体中寒仍用热剂而愈　濑水姜某，禀体属阳，生平畏尝热药，一日腹中作痛。比丰诊之，两手之脉皆沉迟，舌根苔白。丰曰：此寒气中于太阴，理当热药祛寒。曰：素不受热药奈何？曰：既不任受，姑以温中化气为先，中机最妙，否则再商。即以豆蔻、砂仁、吴萸、乌药、木香、厚朴、苏梗、煨姜，服之未验。复诊其脉，益见沉迟，四肢逆冷更甚。丰曰：寒邪深入，诚恐痛厥。非姜、附不能效也。虽然阳脏，亦当先理其标。即用甘热祛寒法加肉桂、白芍治之，遂中病机，腹疼顿减，脉形渐起，手足回温，改用调中，始得安适。可见有病有药，毋拘禀体阴阳，但阳体中寒，辛热不宜过剂；阴质患热，寒凉不可过投；遵《内经》"衰其大半而止"最妥。

冬温肺胃合病　城北方某，木火体质，偶患冬温，约有半月矣，治疗乏效，转请丰医。按之脉形洪数，两寸极大，苔黄舌绛，口渴喜凉，喘咳频频，甚则欲呕，痰内时有鲜红。思《内经》有肺咳

[1] 鸩(zhèn)：指毒酒。

之状，咳甚唾血，胃咳之状，咳甚欲呕之文。此显系肺胃受邪，明若观火矣。见前方都是滋阴滋血之剂，宜乎冰炭耳。丰用清宣金脏法去桔梗，加花粉、鲜斛治之，迭进五剂，诸证渐平，调治旬余遂愈。

冬温新感适值经行 徽歙鲍某之女，闺中待字，经水素不调匀，一月两期，难免血海无热。一日忽患冬温，发热咳嗽，胸闭喉疼，天癸又至。斯时用芩、连、栀子，以却其温，实有碍乎经事。倘用归、芎、艾叶，以调其经，实有碍乎温气。细推其证，口不作渴，其邪在肺而不在胃，腹不作痛，其经因热而不因寒。古人虽谓室女莫重于调经，然今温邪告急，不得不先治标。其实清肺之方，治上而不妨下。遂用牛蒡、象贝、桔梗、射干、桑叶、薄荷、蒌皮、杏仁，青果为引，连服三剂，躯热退清，咳嗽亦衰大半，但腹内转疼，天癸滴沥靡尽。仍照原方，益以香附、泽兰，又服数煎，诸恙平复矣。

冬温伤阴将欲成损 丰于冬至赴龙扫墓，经过安仁街，适有杨某患冬温未愈，有相识者，谓丰知医，杨即恳诊。查其所服之方，非辛温散邪，即苦寒降火，皆未得法。其脉细小滑数，咳嗽痰红，发热颧赤，此温热伤阴之证也。当用甘凉养阴，辛凉透热，虚象已著，急急堤防，若再蔓延，必不可挽。即用清金宁络法去枇杷叶、麦冬，细地改为大地，再加丹皮、地骨、川贝、蝉衣治之，服至五贴，热退红止矣。丰返，复过其处，见病者面有喜色，谓先生真神药也，病势减半，惟剩咳嗽数声，日晡颧赤而已。诊之脉亦稍和，此欲愈之象也。姑照原方去旱莲、蝉退，加龟版、鳖甲，令其多服，可以免虚。岁暮以茶食来谢，始知其恙全可。

附　论

治时病常变须会通论

拙著已告竣矣。首先论证，其次立法，其次成方，又其次治案，医者能于此熟玩，自然融会贯通。弗执定某证之常，必施某法，某证之变，必施某法，临证时随机活法可也。姑先论其常而通其用，如初起因于风者，宜以解肌散表法；因于寒者，宜以辛温解表法；因于暑者，宜以清凉涤暑法；因于湿者，宜以增损胃苓法；因于燥者，宜以苦温平燥法；因于火者，宜以清凉透邪法。此皆言初患六气之常证，通用之定法也。至于反常之变证，不定之活法，则又不可不知。如春温条中，有舌绛齿燥，谵语神昏，手足瘛疭，昏聩不语之变；湿温条中，有或笑或痉，撮空理线，舌苔黄刺，或转焦黑之变。然而亦非一定之变也，须知春温亦有湿温之变证，湿温亦有春温之变证，论中不能印定，须活法而通治之。此又不特春温、湿温可以会通，而暑温、冬温，以及诸病，皆有等证之变，悉可以通治之。又如诸病，见有舌绛齿燥，热伤于阴者，清热保津法可通用之。谵语神昏，热乱神明者，祛热宣窍法可通用之。手足瘛疭，热极生风者，清离定巽法可通用之。昏聩不语，痰袭心包者，宣窍导痰法可通用之。及至发笑之证，皆由邪袭于心；发痉之证，皆系风乘虚入；或至撮空理线，循衣摸床等证，皆当审其虚实，通其活法，则不但治时病可以融会，即治杂病亦有贯通之妙耳。

五运六气论

治时令之病，宜乎先究运气。经曰：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不可以为工也。戴人云：不读五运六气，检遍方书何济？由是观之，治时病者，可不知运气乎！近世之医，皆谓五运六气，与岁多有不应，置之弗习，是未达夫天地之常变也。常者如君相司令则当热，寒水主政则当寒，变者当热反寒，当寒反热之类是也，试以其常而言之，五运者，木、火、土、金、水也，一运主七十二日有奇。六气者，风、君、相、湿、燥、寒也，一气司六十日有奇。故五运六气合行，而终一岁。盖主运主气，岁岁皆然；客运客气，年年更换。每年从大寒日，初交木运，二为火运，三为土运，四为金运，终为水运，此主运也。经曰：甲己之岁，土运统之；乙庚之岁，金运统之；丙辛之岁，水运统之；丁壬之岁，木运统之；戊癸之岁，火运统之。如甲己之年，甲己化土，土为初运，金为二运，水为三运，木为四运，火为五运，此客运也。主气亦从大寒日交，厥阴风木为初气，少阴君火为二气，少阳相火为三气，太阴湿土为四气，阳明燥金为五气，太阳寒水为终气，此主气也。客气每岁循环，依年推算，如子午之年，初为寒水，二为风木，三为君火，四为湿土，五为相火，终为燥金，又如丑未，初为风木；寅申，初为君火；卯酉，初为湿土；辰戌，初为相火；巳亥，初为燥金，此客气也。每年三气为司天，终气为在泉。如子午之年，三气是君火，乃君火司天，主热淫所胜。终气是燥金，乃燥金在泉，主燥淫于内。其余可类推矣。倘遇壬、戊、甲、庚、丙之年，皆曰太过，木曰发生，火曰赫曦，土曰敦阜，金曰坚成，水曰流衍。丁、癸、己、乙、辛之年，皆曰不及，木曰委和，火曰伏明，土曰卑监，金曰从革，水曰涸流。若太过被克，不及得助，皆曰平运，木曰敷和，火曰升明，土曰备化，金曰审平，水曰静顺。此述五运六气之主客，司天在泉，太过不及之大概。在学者，先宜熟此有定之常，然后审其无定之变可也。倘欲深求底蕴，再考《内经》，慎毋惑于飞畴运气不足凭之说耳。

温瘟不同论

温者，温热也；瘟者，瘟疫也；其音同而其病

实属不同。又可《瘟疫论》中，谓后人省氵加疒为瘟，瘟即温也。鞠通温病条中，统风温、温热、温疫、温毒、冬温为一例。两家皆以温瘟为一病。殊不知温热本四时之常气，瘟疫乃天地之厉气，岂可同年而语哉！夫四时有温热，非瘟疫之可比。如春令之春温、风温，夏令之温病、热病，长夏之暑温，夏末秋初之湿温，冬令之冬温，以上诸温，是书皆已备述，可弗重赘。而鞠通先生之书，其实为治诸温病而设也。至于瘟疫之病，自唐宋以来，皆未详细辨论。迨至明末年间，正值凶荒交迫，处处瘟疫，惨不堪言，吴又可先生所以著《瘟疫论》一书。所谓邪从口鼻而入，则其所客，内不在脏腑，外不在经络，舍于伏脊之内，去表不远，附近于胃，乃表里之分界，是为半表半里，即《针经》所谓横连膜原是也。其初起先憎寒而后发热，日后但热而无憎寒。初得之二三日，其脉不浮不沉而数，头痛身疼，昼夜发热，日晡益甚者，宜达原饮治之。咸丰八载，至同治纪元，粤匪窜扰吾衢，大兵之后，继以凶年，沿门合境，尽患瘟疫。其时丰父子诊治用方，皆宗又可之法也。更有头面颈项，颊腮并肿者，为大头瘟。发块如瘤，遍身流走者，为疙瘩瘟。胸高胁起，呕汁如血者，为瓜瓤瘟。喉痛颈大，寒热便秘者，为虾蟆瘟一名捻颈瘟。两腮肿胀，憎寒恶热者，为鸱鹞瘟。遍身紫块，发出霉疮者，为杨梅瘟。小儿邪郁皮肤，结成大小青紫斑点者，为葡萄瘟。此皆瘟疫之证，与温病因时之证之药，相去径庭，决不能温、瘟混同而论也。因忆又可著书，正崇祯离乱之凶年；鞠通立论，际乾嘉升平之盛世；一为瘟疫，一为温热，时不同而病亦异。由是观之，温病之书，不能治瘟疫；瘟疫之书，不能治温病。故凡春温、风温、温病、暑温、湿温、冬温，字必从氵。瘟疫、大头、疙瘩、瓜瓤、虾蟆、鸱鹞、杨梅、葡萄等瘟，字又从疒。温、瘟两字，判然不同，而况病乎！知我者，幸弗以丰言为河汉也。

伤寒书统治六气论

汉长沙著《伤寒论》，以治风、寒、暑、湿、燥、火六气之邪，非仅为寒邪而设。然则其书名伤寒何也？盖缘十二经脉，惟足太阳在表，为寒水之经，凡六淫之邪为病者，皆必先伤于寒水之经，故曰伤寒。今人都以寒水之寒字，误为寒热之寒，若此则伤寒之书，专治寒邪，而风、暑、燥、湿、火，了不干涉矣。殊不思长沙首列桂枝汤以治风，明明指人统治六气，而非仅治一寒邪之意，于此已露一斑。若果专治寒邪，理当列麻黄汤、附子汤、四逆、理中等汤为先，而不列桂枝汤为首也。况又有白虎汤以治暑，五苓散以治湿，炙甘草汤以治燥，大小承气以治火，此显明六气统治之书，而今以为专治寒邪，则误甚矣。时贤又谓伤寒论六经，温热论三焦，此两句书，更为印定眼目。不知邪气袭人，皆由表而入于里，惟瘟疫之气，秽浊之气，乃论三焦可也。以其气从口鼻而入，先扰于上，次传中下，除此而外，则风、寒、暑、湿、燥、火，无不尽从表入。况李彣谓"太阳行身之表，外邪皆得伤之"。其伤寒之书，能统治六气者，可无疑矣。凡学治时病者，必须读仲景《伤寒论》，参读时贤之书，考古酌今，则胸中自有风、寒、暑、湿、燥、火之界限。若不读仲景之本，而专读时贤之书，真所谓舍本求末矣。

辟俗医混称伤寒论

人被寒所伤者，谓之伤寒，夫寒居六气之一，岂可混称乎？尝考寒水之令，在乎小雪、大雪、冬至、小寒之节，共主六十日有奇。盖小雪居于十月，乃六阴尽出之际，而寒气方盛之时；大雪、冬至居十一月，小寒居十二月，正霿发[①]栗烈之候。斯时之气，人感触者，尽属伤寒之病。勿可以大寒至惊蛰之风木，春分至立夏之君火，小满至小暑之相火，大暑至白露之湿土，秋分至立冬之燥金等等之时所患者，混同一称伤寒。然而亦有可称者，不可不知。丰于前论中，有谓伤寒之寒字，为寒水之经之寒，非寒热之寒也。凡风、寒、暑、湿、燥、火，无不由表而入，皆必先伤于寒水之经，六气之邪，佥可称为伤寒，但有不可称者又不得不力辨其非。尝闻专治伤寒家，有温病

① 霿发(bibó)：双声词，寒风。

伤寒，热病伤寒，痧证伤寒，疮疡伤寒等名。不知温病、热病，皆属伏气，痧因沙秽，疮因湿热，岂可混称为伤寒乎？尤有夹痰伤寒、夹食伤寒、夹气伤寒、夹血伤寒等名，揆厥由来，痰、食、气、血，是为伤寒之兼证，又岂可混称为伤寒乎？仲景原文，从未见有此证，窃疑其为杜撰也。后见吴中戈存橘先生《伤寒补天石》中，果有以上诸证之名，始知其有自也。虽然戈氏之书，医者不必宗之，其所当宗者，如无己之《明理》，嘉言之《尚论》，韵伯之《来苏》，路玉之《大成》，诚为医家不可少之书，后学所宜奉为圭臬也。至时俗混称伤寒之证，更为不通。见初起呕吐者，谓为齷龊伤寒；泄泻者，为漏底伤寒；胁痛者，为刺胁伤寒；寒不甚寒，热不甚热，绵绵难愈者，为瘪疲伤寒，即徽俗谓之混沌伤寒，名目极多，难以枚举。总之，小雪至小寒而重感者为真伤寒。风、暑、燥、湿、火，先伤寒水之经者，亦可称为伤寒。至温病、热病、痧症、疮疡，决不能混入伤寒。兼痰、食、气、血者，是为伤寒之兼证。其余种种不通之名，皆不足论。医者须按四时之六气，而分其孰为风、暑，孰为燥、湿，究不可笼统混为伤寒病也。

辟时俗齷龊斑证论

吾衢土俗，凡患四时之感冒，见有发热呕吐等证，开口便云齷龊，动手便是刮揪。揪之刮之，未尝不善，但其邪在肌肉者顷刻而松，在经络者，非药不愈。最可恶者，先服矾汤一碗，以为治齷龊之需。殊不知齷龊，即方书所谓秽浊，宜用芳香宣解之方，反服酸寒收涩之药，益使秽浊之邪，胶固气分，而无解病之期。更有一种俗医，以指节刮病人之身，见有一条扛起者，妄言为斑。不知人感秽浊时邪，气机阻滞，血脉不通，用指节刮之，或粗或细，必有一条见出，岂可伪称为斑证。更为之取出蛇斑、蚤斑等等之名，其谓为蛇斑者，必令人服蜈蚣数条，取蛇畏蜈蚣之义，而庸夫俗子听之益信。不知蜈蚣之性，辛温有毒，直入厥阴，初患时邪之证，服之极易化火，更引最浅之邪，而入于深。曷不观方书所云：大如锦纹者为斑，其色红紫而成片，或至黑色而病危，是为胃热之候，古人所以用举斑汤、化斑汤之类以治之。或见病人身发红点，遂称为蚤斑，而乱投草药，及至危险，便说斑老难医。推其身见红点，即方书所谓小如蚊咬者为疹，是为肺热之候，古人所以用升葛汤、银翘散之类以治之。俗医以伪溷真，岂不可叹！既以初起之时邪，为齷龊斑证，更禁病人勿服汤药，每见轻病转重，重病转危，此皆吾衢土俗之贻害匪浅也。要之揪刮无妨，所患者惟矾汤、蜈蚣、草药、禁药之弊，奉劝病家，不可过信俗医而自误，则幸甚矣！

夹证兼证论

人皆谓夹证与兼证难治，丰独曰无难也。曷为夹证？譬如受风便是伤风，宜桂枝汤之属；受寒便是伤寒，宜麻黄汤之属；倘风寒两伤者即为夹证也。盖风宜散，寒宜温，温散之方，宜桂麻各半汤之属。倘或暑邪夹湿，湿宜利，暑宜清，清利之方，宜天水散之属。倘或燥气夹火，火宜凉，燥宜润，凉润之方，宜清燥救肺汤之属。其余风暑、风湿、风燥、风火，皆系夹证，其治法皆可仿此。至于兼证奈何？假如少壮遗精，当分梦之有无，有者宜坎离既济汤之类，无者金锁固精丸之类，此定法也。或被湿热所触者，便为兼证，利湿必伤其阴，补阴必滞其湿，思利湿而不伤阴者，如猪苓汤、六味丸之类；若湿邪甚者，又当先治其湿，湿邪一化，再涩其精可也。又如老年虚损，当分证之浅深，浅者宜六君、四物之类；深者宜固本、大造之类，此定法也。倘被风邪所客者，便为兼证，散风益虚其正，补正必关其邪，思散邪而不损正者，如参苏饮、补中益气之类；若风邪甚者，又当先散其风，风邪一解，再补其损可也。又如女子经事当行，必审其或先或后，先则为血热，宜丹栀四物之流；后则为血寒，宜香砂四物之流，此为定法。或被寒邪所触者，即兼证也，考诸方能散寒且能调经，如香苏饮之流，若过盛者，必须先散其寒，再调其经则可矣。又如妇人产后发热，必辨其属虚属实，虚则宜补益，如加味四物之流；实则宜破瘀，如生化、失笑之流，此

为定法。设被暑邪所感者，即兼证也，考诸方能清暑且治产后，如竹皮大丸之流，若过盛者，必须先清其暑，再治产后则可矣。医者能于如此圆变，则治夹证兼证，何难之有？

成方须损益论

自南阳制方而始，厥后唐、宋、元、明，及国朝以来，成方不可胜纪，焉能熟悉于胸。尝见有读《千金方》者，有读《医方考》者，有读景岳《新方》者，有读讱庵《集解》者，往往宗此而不知彼，宗彼而不知此者，不待言矣。窃谓古人成方，犹刻文也，临证犹临场也，即有如题之刻文，慎勿直抄，必须师其大意，移步换形，庶几中式。而临证即有对病之成方，亦当谅体之虚实，病之新久而损益之。思成方不在多而在损益，譬如二陈汤，即夏、苓、陈、草也，治一切痰饮之病，除去陈皮，乃海藏之消暑丸，伏暑烦渴用之，此一减而主治之法，相去径庭矣。平胃散，即陈、苍、朴、草也，治一切湿气之病，加入芒硝，乃女科之下胎方，死胎不下用之，此一加而主治之法，相悬霄壤矣。此损益之法也，医者知是理乎？又如气虚用四君，血虚用四物，倘气血两虚之候者，二方合用名八珍汤，此深一层之病，而加深一层之方也。利湿用五苓，清热用三石，倘湿热并盛之候者，二方合用名甘露饮，此亦深一层之病，而加深一层之方也。又如固本丸，治虚劳损证，减去麦冬、生地，名曰三才，以治三焦亏证，此轻一等之病，而减为佐之药也。香苏饮治四时感冒，减去香附、紫苏，名曰二贤，以治膈中痰饮，此亦轻一等之病，而减为君之药也。诸如此类，不可枚举，在医者，必须临证权衡，当损则损，当益则益，不可拘于某病用某方，某方治某病，得能随机应变，则沉疴未有不起也。

胎前产后慎药论

胎前之病，如恶阻、胞阻、胎漏、堕胎等证是也；产后之病，如血块、血晕等证是也。妇科书中已详，可毋备述。而其最要述者，惟胎前产后用药宜慎。凡治胎前之病，必须保护其胎，古人虽有"有故无殒，亦无殒也。大积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之训，奈今人胶执"有故无殒"之句，一遇里积之证，恣意用攻，往往非伤其子，即伤其母，盖缘忽略衰其大半之文耳。窃揣胎在腹中，一旦被邪盘踞，攻其邪则胎必损，安其胎必碍乎邪，静而筹之，莫若攻下方中，兼以护胎为妥，此非违悖《内经》，实今人之气体，不及古人万一也。且不但重病宜慎其药，即寻常小恙，亦要留心。如化痰之半夏，消食之神曲，宽胀之厚朴，清肠之槐花，凉血之丹皮、茅根，去寒之干姜、桂、附，利湿之米仁、通、滑，截疟之草果、常山，皆为犯胎之品，最易误投，医者可不儆惧乎！至于产后之病，尝见医家不分虚实，必用生化成方，感时邪者，重投古拜，体实者未尝不可，虚者攻之而里益虚，散之而表益虚，虚虚之祸，即旋踵矣！又有一等病人信虚，医人信补，不分虚实，开口便说丹溪治产后之法，每每大补气血，体虚者未尝不可，倘外有时邪者，得补益剧，内有恶露者，得补弥留，变证迭加，不自知其用补之咎耳。要之胎前必须步步护胎，产后当分虚实而治，毫厘差谬，性命攸关。惟望同志者，凡遇胎前产后之疴，用药勿宜孟浪，慎之慎之！

治轻证宜细心重病宜大胆论

胆欲大而心欲小，此孙真人祝医最确之语也。窃谓治初起之轻证，必须细心，当辨其孰为风而用疏，孰为寒而用温，孰为暑而用清，孰为湿而用利，孰为燥而用润，孰为火而用泻。尤当审其体之虚实，病之新久，在女子兼询经期，妇人兼详胎产，如是者，则用药庶无差忒矣。倘粗心而不细者，大意茫茫，不分六气所感何气，动手便用荆、防，病家告之有痰，遂投陈、夏，有食遂用神、查，问其何病，指鹿为马，问其轻重，总说无妨，往往使轻浅之病，日渐延深，是谁之过欤！圣人云：不忽于细，必谨于微。其可略乎！至若垂危之重证，必须大胆，见心包邪窜者，当宣则宣；肝风内动者，当平则平；脾虚气陷者，当培则培；肺气欲绝者，当补则补；肾液欲涸者，当滋

则滋。更有危险之虚证，速宜用参、耆之属；实证用硝、黄之属，寒证用姜、桂之属，热证用犀、羚之属，勿宜迟缓，亟亟煎尝，如是者，则沉疴庶有挽救矣。倘胆小而不大者，当用而不敢用，或用而不敢重，重用恐其增变，变证恐其归怨，往往姑息养奸，坐观其败，是谁之过欤？古人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其可惧乎！若果轻浅之证，过于胆大立方，不啻小题大做；沉重之证，过于小心慎药，无异杯水车薪。其实胆大而不细心，所谓暴虎冯河者，误事也；细心而不大胆，所谓狐疑鼠首者，亦误事也。诚哉孙氏之言，足为千古之医训矣！

医家嫉妒害人论

尝观世之同行，每多嫉妒，行行犹可，惟医道中最为甚焉。夫医以苏人之困，拯人之危，性命为重，功利为轻，而可稍存嫉妒哉！奈何今之医者，气量狭窄，道不求精，见有一神其技者则妒之。妒心一起，害不胜言，或谣言百出，或背地破道，或前用凉药，不分寒热而改热，前用热药，不别寒热而改凉，不顾他人之性命，惟逞自己之私心，总欲使有道者道晦，道行者不行，以遂其嫉妒之意。每见病家，患温热之病，医者投以辛凉、甘凉，本不龃龉，但服一二剂，未获深中，病者见热渴不已，心中疑惧，又换一医，且明告曾延医治，而所换之医，遂不察其病因，见前有寒凉之药，便咎前医用寒凉之害，不辨证之寒热，脉之迟数，舌苔黄白，小水清浊，竟乱投温热之方，不知温热之病，得温热之药，无异火上添油，立刻津干液涸，而变生俄顷。倘前用热药，以治其寒，亦咎其用热药之害，总不辨其为寒为热，乱用寒凉之方，不知寒证服寒凉，犹如雪上加霜，立使阳亡气脱，而变在须臾，直至垂危，尚怨前医之误，可胜悼哉！然亦有明驳前医，暗师前法，而获效者，竟尔居功，索人酬谢，若此重财轻命，只恐天理难容。奉劝医者，毋怀妒忌，大发婆心，则幸甚矣！

医毋自欺论

医者依也，人之所依赖也。医毋自欺，斯病家有依赖焉！夫医之为道，先详四诊，论治当精，望色聆音，辨其脏腑之病，审证切脉，别其虚实而医，若此可谓毋欺也。至临证之时，细分部候，知其何为浮主表病，沉主里病，迟主寒病，数主热病，何为人迎脉大之外感，气口脉大之内伤，更须望其青、赤、黄、白、黑五色之所彰，闻其角、徵、宫、商、羽五音之所发，问其臊、焦、香、腥、腐五气之所喜，以明其肝、心、脾、肺、肾五脏之病因，而用其酸、苦、甘、辛、咸五味之药饵，能如是者，何欺之有？惟其一种庸流，欺人妄诞，见病人有寒热者，一疑其为外感，欺病家不知诊法，也不别其脉之虚实，而浪投发散之剂。又见病人有咳嗽者，一疑其为虚损，欺病家不谙医理，也不辨其体之强弱，而恣用补益之方。至于五色五音五气，一概不知审察，焉能明其五脏之病，而用其五味之药乎？如是者，不独欺人，实为自欺。彼愚夫愚妇，受其欺者，本无足怪。至文人秀士，亦受其欺，殊为可笑。见人喜补者，遂谓虚衰，喜散者，遂云外感，畏热药者，便用寒凉，畏凉药者，便投温热，顺病人之情意，乱用医方，竟不读《灵》《素》以下诸书，全用欺人之法。噫！医之为道，死生攸系，一有欺心，即药饵妄投，存亡莫卜，奈何济人之方，竟视作欺人之术也。吾愿医者，必须志在轩岐，心存仲景，究四诊而治病，毫不自欺，方不愧为医者也。

古今医书宜参考论

昔贤云：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古医书，均宜参考焉。考今古医书，不能尽述，姑略提其要者言之，如《神农本草》、轩辕《灵》《素》、越人《难经》、长沙《玉函》以及刘、李、张、朱四大名家之书，皆可备读也。盖读《本草》者，可知其性有寒、热、温、凉、平之不同，其味有酸、苦、甘、辛、咸之各异，何为补正，何为祛邪。读《灵》、《素》者，可以上明天文，下达地理，兼知人身脏

腑经络受病之因。读《难经》者，可补《内经》脉象病因及奇经八脉之未逮。读《玉函》者，可识伤寒杂病之源头。此皆古圣之医书，必须玩索。至于四大家者，即河间刘守真，法多苦寒，温病、热病者，须参考之。东垣李明之，法多升补，内伤脾胃者，须参考之。大积大聚者，须参戴人张子和攻下之法。阴虚内损者，须考丹溪朱彦修清补之法。不特此四家以补先圣之未备，可参可考，而后贤所发之论，偶亦有超出于四大家者。如云间李念莪，西昌喻嘉言，延陵吴又可，金坛王宇泰，会稽张介宾，长洲张路玉，吴郡薛立斋，慈溪柯韵伯，槜李沈目南，钱江张隐庵是也。以上诸公，各有著作，皆当采取。亦可以备参阅。考近时之医书，亦不能尽述，如阅古吴叶香岩之《临证指南》，可知临时之圆变，用药之灵机。阅若耶章虚谷之《医门棒喝》，可知名家之疵谬，醒医家之聋聩。阅淮阴吴鞠通之《温病条辨》，可知寒伤于足经，温伤于手经。阅吴门周禹载之《温热暑疫全书》，可知温热暑疫受病之源各别。此皆时贤之书，亦宜备考。至于长乐陈修园，新安程观泉，盐官王孟英，武进费伯雄，皆有著述所传，偶或有导窾之处，亦宜参阅，窃思书有古今，而人亦有古今，古人气体俱厚，今人气体渐薄，若执古方以治今人之病，不亦重乎？故医家不可执古书而不读今书，亦不可执今书而不读古书，参考古今，则医理自得中和之道矣。

附

未收伤寒金匮温病名著提要

于伯海 著

未收伤寒金匮温名著提要

一、伤寒类

伤寒微旨论 宋·韩祇和撰，成书于1086年。本书原本早已失传，仅散见于《永乐大典》中。今世所流传本，乃后世从《永乐大典》中辑录成帙。书凡两卷，十五篇。卷上分伤寒源、伤寒平脉、辨脉、阴阳盛虚、治病随证加减药、用药逆等八篇。卷下分总汗下、辨汗下药力轻重、温中、大小便等七篇。同时，书中亦间附方论。全书着重论述了辨脉、辨汗下、温中等诊治大法，旨在发明仲景未尽之意。

韩氏突出阐发了《伤寒论》辨证论治思想，对于论中未尽未详之意，着意疏释。而且善于以《内经》旨意解释《伤寒》。如其对《伤寒论》六经的解释，即遵《素问·热论》之旨，以经络释之。其论点虽无过人之处，但由于本书与临床结合较紧，故对后世有一定的影响。王好古的《阴证略例》中多引用韩氏之语。

伤寒总病论 宋·庞安时撰，约成书于1100年。全书六卷。卷一载序论和六经诸证。卷二可发汗证、不可发汗证、四逆证、可下证、不可下证、可水不可水证、可吐不可吐证、可灸不可灸证、可火不可火证、可温证、火邪证。卷三论结胸、痞、阳毒、阴毒、狐惑、百合、痉、湿、暍诸病，兼及劳复、阴阳易等证。卷四论暑病、时行寒疫、斑疹等诊治。卷五论天行瘟疫诸证及败坏证之诊治，兼论小儿伤寒。卷六载伤寒杂方、妊娠杂方、伤寒暑病、伤寒生死候、热病生死候、温病生死候、天行差后禁忌、解仲景脉说。解华佗内外实说等。书末附《伤寒论》"音训"、"修治药法"各一卷。书中所论各证之下，有论有方，评脉辨证，随病治疗。作者遵《内经》之旨，且引证诸家之说，再结合自己的经验，对仲景《伤寒论》作了补充和发明。

本书突出的特点是详细阐发了"天气温病"。其所创制的方药，多重用石膏，实为后来治疗温疫开了门径。

伤寒类证活人书 宋·朱肱撰，成书于1108年。本书原名《无求子伤寒百问》，又名《南阳活人书》、《无求子伤寒活人书》。后经王作肃增注，收入《古今医统正脉》，题为《增注类证活人书》，简称《类证活人书》。全书共分二十二卷、设一百问。卷一至卷四论经络、切脉、表里、阴阳，设三十问。卷五论伤寒病辨证治则大法，设六问。卷六至卷十一论伤寒各证以及湿热、暑热、痞满、咳逆等证，并逐步附以治方，设六十四问。卷十二至卷十五，以方类证，辨析《伤寒论》一百一十三方主治证候，兼论随病的方药加减法。卷十六至卷十八采集《外台秘要》、《千金方》、《圣惠方》、《金匮玉函经》中的一百二十六方，以补《伤寒论》证多方少之不足。卷十九言妇人伤寒。卷二十言小儿伤寒。卷二十一言小儿疮疹。卷二十二为"李子建伤寒十劝篇"。本书于各卷之首设该卷内容提要，简明扼要地说明本卷内容，使读者一目了然。卷一和卷二设有经络图和脉穴图，以明确经络循行路线和穴位部位。然后，以问答形式阐明伤寒各证和诸种杂证的诊治方药。朱氏认为，研究《伤寒论》首先要明确六经的实质，提出《伤寒论》中所说的六经，即为足三阴三阳六条经络。

在伤寒辨证方面，朱氏既注意辨证也注意辨病。在诊断方面，论述脉诊较详。在治疗方面，则强调了立法的重要性。朱氏对伤寒六经的认识虽不全面，但对伤寒病的病因、病机、鉴别诊断、治法、方药等方面的论述，确有不少精妙之处。

伤寒发微论 宋·许叔微撰，成书于1132年。本书为许叔微伤寒学心得集录，全书二卷，

共载录论文二十二篇，其中上卷八篇；下卷十四篇，书中首论七十二证，对《伤寒论》中的七十二种证候逐一阐明其病机，先述必死证，后述可治证，可治者必附以方药；次论寒临证亲验体会；对表里虚实辨证、脉象、用药经验方面，均分篇作了论述。

书中有不少论点颇有见地。如许氏说，伤寒患者"真气完壮者易治，真气虚损者难治。"又如其在"论伤寒慎用丸子药"篇说："仲景论中，百一十三方，为丸者有五；理中、陷胸、抵当、麻仁、乌梅是也。理中、陷胸、抵当皆在弹丸。煮化而服之，与汤无异。至于麻仁治脾约证，乌梅治湿蜃证，皆欲必达下部，故用小丸。其它皆欲入经络，逐邪毒，破坚癖，导瘀血燥屎之类。须凭汤剂以涤除也。"

伤寒九十论 宋·许叔微撰，成书于1132年。本书是作者选择自己临床上治疗的九十例病案，并结合《内经》、《伤寒论》对病案加以讨论的著作，故名为《伤寒九十论》。其内容以病案为单位，不分卷次。许氏对《伤寒论》的证治诸法极为推崇，因此，仲景的施治原则便成为他临证取法的准则。案例中，不仅记载了许氏按《伤寒论》常法治疗各病证之例，而且记载了他根据仲景制方之义，灵活变通施治的病例。如漏风证，急当止汗，用术附汤，取其敛阳之意；妇人热入血室，神昏谵语，先化其涎，后除其热，急以一呷散投之，次以小柴胡加生地黄除其热。由此可见，许多不但继承了仲景辨证立法的精神，而且取其意而变通之，扩大了《伤寒论》立法的临床运用范围，使仲景的辨证论治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许氏在论中还反复强调他在其它论著中所反映的观点，如芍药的赤白有补泻之别；桂枝、肉桂性有厚薄不同。这些观点与《伤寒百证歌》、《伤寒发微论》互为呼应，相互发明。

仲景伤寒补亡论 宋·郭雍撰，约成书于1181年。本书系作者取《灵枢》、《素问》、《千金方》、《外台秘要》等古籍的有关资料及当时伤寒名家朱肱、庞安常、常器之等人的论述，且参以作者已见以补充和注释《伤寒论》的著作，故名曰《伤寒补亡论》。全书二十卷。卷一，载伤寒名例、叙论、治法大要、脉法及刺法等篇。卷二至卷三，论仲景脉法。卷四至卷五，为六经统论及太阳经证治。卷六，论阳明、少阳经证治。卷七，太阴、少阴、厥阴经证治。卷八至十二，载不可发汗、可发汗、不可吐、可吐、不可下、可下等可与不可诸篇。卷十三，论两感、阴阳易、三阳合病、结胸、心下痞证。卷十四，述阳毒、阴毒、发斑、发黄病之证治。卷十五，论瘀血圊血便血、衄血吐血、狐惑、百合、劳复、阴阳易等病。卷十六，缺。卷十七，为痉湿暍、论痉、湿病、中暍、霍乱、虚烦病。卷十八，论温疫、温病、风温温毒、伤寒相似证。卷十九，妇人、妊娠伤寒证。末卷，论小儿疮疹、斑疮瘾疹。

郭氏认为，《伤寒论》一书残缺已久，于是广采岐黄及近代诸书，以问答形式，阐发仲景《伤寒论》之蕴义，补充《伤寒论》所未尽或未备之处。

伤寒直格 金·刘完素述，元·葛雍编，约成书于1186年。本书又名《刘河间伤寒直格方论》。分上、中、下三卷。上卷统论阴阳脏腑、经络病证、五运六气及脉诊等。中卷论伤寒六经传变，分析病症及其治法。下卷集仲景麻黄汤、桂枝汤等方，复载益元散、凉膈散、苓桂甘露饮。黄连解毒汤等共三十四方。葛雍认为，人之于寒，则为热病。伤寒六经传变，自浅至深，皆是热证，非有阴寒之病。故反对宋代朱肱《南阳活人书》将三阴证和三阳证分别释为寒证和热证的观点。既是热证，则主张治用寒凉。本书有关热病诊治的论述，对后世的温病学说的形成有一定的启发。其最大的特点是，把五运六气学说和脏腑经络学说柔和在一起，用以解释伤寒的病因病机，这均有别于以前之伤寒者。

伤寒医鉴 金·马宗素撰，约成书于1234年。本书一卷。首为伤寒医鉴，其下依次为：论脉证、论六经传受、论汗下、论阳厥极深、论燥湿

发黄、论不得眠、论呕吐、论湿热下痢、论霍乱、论好用寒药、论小儿疮疹，共载十二论。

本书立论宗旨，是根据《素问·热论》的思想和刘河间"火热论"的学术思想，认为六经伤寒皆属热病，而反对朱肱以寒热叙事论伤寒的观点。因此，书中所论诸病多从热论，用药亦多寒凉。这对后世温病学说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伤寒论条辨 明·方有执撰，成书于1592年。全书分八卷，卷首载自序、伤寒论条辨引等篇，卷一至卷五论述六经病证治，卷六论述温病、霍乱、阴阳易差后劳复病，卷七载叔和所编次的《伤寒论》中的辨脉、平脉、痉湿暍三篇，卷八为可汗吐下和不可汗吐下病诸篇。书末附本草、或问、痉书。方氏认为，《伤寒论》经王叔和编次后，已非原貌，至金代成无己注释后，又有窜改，要想彻底研究《伤寒论》，首先要"心仲景之心，志仲景之志，以求合于仲景之道"。因此用了二十年的时间，重新编次，以求恢复仲景《伤寒论》原貌。他认为《伤寒论》中卷一的"辨脉法"、"平脉法"、"伤寒例"以及七至十卷的"汗吐下可不可"诸篇，都是王叔和综合仲景之言，参以己意之作，加之又经后人篡改，已非仲景原貌。"平脉法"、"辨脉法"两篇，虽可羽翼仲景，但不能列于篇首，应置于卷末。"伤寒例"一篇与仲景原义难通而主张删去。方氏以"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感营卫俱伤"为太阳病的提纲，各有关条文以类相从，对"太阳篇"大加改订。其他各篇也各有调整，并别立"辨温病风温杂病脉证病治篇"。

《伤寒论》一书，经方氏整理编次后，进一步加强了原书的系统性和条理性，突出了重点，使初学者易于掌握。方有执的这种观点，对后世医家影响很大，清代不少医家均宗其法研究《伤寒论》。如喻昌、张璐、吴仪洛、章楠、程应旄等人均宗其说。

伤寒证治准绳 明·王肯堂撰，成书于1604年。此书为王氏《六科准绳》之一，系对张仲景《伤寒论》进行注释的专辑。全书八卷。卷首列"入门辨证诀"，辑李东垣《内外伤辨惑论》之要点，论"发热外感内伤辨"。并以"伤寒类伤寒辨"为题，对冬温、温病、寒疫、热病、湿病、风湿、霍乱、痉、伤食、内痈、蓄血等"类伤寒"证之鉴别要点加以论述。卷一为"伤寒总例"，研四时伤寒之不同，以及伤寒之传变、治法、预后等内容。卷二为太阳病。卷三为阳明病、少阳病。卷四为三阴总论。卷五为合病、并病、汗下吐后等病。卷六为有关杂病。卷七为劳复、食复、差后诸病、妇人及小儿伤寒。卷八为脉法与药性。本书主要仿楼英《医学纲目》之体例而汇编成集。其注释发挥主要采用成无己之说。同时还兼集了朱肱、庞安时、许叔微、韩祇和、楼英等十八家之论述。

本书纲目清晰，内容丰富，对学习《伤寒论》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但书中并无作者本人独特见解，而且其编纂、注释简略而欠流畅，此为其不足。

张卿子伤寒论 明·张遂辰撰，成书于1644年。全书分七卷，卷一"辨脉法"、"平脉法"，卷二"伤寒例"、"辨痉湿暍脉证并治"、"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卷三"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中"，卷四"辨太阳病脉并治下"，卷五"辨阳明病脉证并治"、"辨少阳病脉证并治"，卷六"辨太阴病脉证并治"，卷七包括霍乱、阴阳易及汗吐下可不可诸篇。

张氏认为，《伤寒论》经王叔和编次后，不仅没篡改仲景的原文，而且把仲景学说较完整地保留下来了，实为有功之臣。因此，在《伤寒论》编次的问题上，基本按照王叔一的编次。在注释上，张氏认为，成无己对《伤寒论》的注释不但没有曲解仲景原文，而且引经析义，实为诸家所不胜。故张氏在成注的基础上，博采众长，但也不乏新意。同时张氏对脉理以及六经辨证等内容，均阐述的很全面透彻。

伤寒括要 明·李中梓著，成书于1649年。本书分上、下二卷。上卷设伤寒总论、各经证治总论、各症总论，以及"肾虚易犯伤寒""两

感”诸论。下卷述百合、狐惑、阴阳毒、六经一百一十三方、附杂方五十六首。本书未循先列《伤寒论》原文，后列作者之注释的贯例，而是括其要义，删去不紧要字句而通言之。以其“括义详，征词简而无漏义”为特点。

李氏认为，肾为先天之本，脏腑之根。因此提出“肾虚人最易犯伤寒”，肾虚之人略受寒邪，即尔深重。同时还认为，仲景方之剂量，因古今衡量不同，人体有强弱，主张应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

伤寒缵论　伤寒绪论　清·张璐撰，成书于1667年。该书四卷，其中缵论二卷，绪论二卷。是书取仲景之《伤寒论》重分其例，采喻昌《尚论篇》及各家之注，为之发明，参以己见，编为缵论；又以《伤寒论》原书残失既多，证治不备，于是博采前人之论以补之，集为绪论。“缵论”首载原文，次附注释，末录正方一百一十三首。其上卷太阳病分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三篇，阳明分经、腑两篇，少阳、太阴各一篇。下卷又分脏结、结胸、痞、合并病、温病痉湿暍等，各自为篇，后附以脉法、例方及注释，即尚论篇文也。“绪论”上卷先论述六经传变、合病、并病标本指法及正伤寒等四十个证的见证、变证、治法及其鉴别，次立察色、辨舌等篇。下卷主要从伤寒角度论述了发热、恶风、恶寒、头疼等一百零二个常见症状的脉、证、治及鉴别。

本书的特点是，法宗方喻，广采众长。同时增设了“察色”、“辨舌”两篇，给《伤寒论》补进了望诊的内容，此外，还增补了论中一百个症状的鉴别分析，从证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归纳。

伤寒论后条辨　清·程应旄撰，成书于1670年。全书分六集，即礼、乐、射、御、书、数等集。计十五卷。礼集不入卷，为张仲景自序、辨伤寒注一至五篇、王叔和序例辨伪。乐集：卷之一为辨脉法，卷之二为平脉法，卷之三为辨痉、湿、暍脉证篇。射集：卷之四为辨太阳病脉证篇第一，卷之五辨太阳病脉证篇第二。御集：卷之六为辨太阳病脉证篇第三，卷之七为辨阳明病脉证篇第一，卷之八为辨阳明病脉证篇第二。书集：卷之九为辨少阳病脉证篇，卷之十为辨太阴病脉证篇，卷之十一为辨少阴病脉证篇，卷之十二为辨厥阴病脉证篇。数集：卷之十三为辨霍乱病脉证篇、辨阴阳易病、辨差后劳复病，卷之十四为辨不可发汗病脉证、辨可发汗病脉证、辨发汗后病脉证、辨不可吐病脉证、辨可吐病脉证、辨不可下病脉证、辨可下病脉证，卷之十五为一百一十三方。最后附王叔和原注编次、方有执《条辨》编次、喻嘉言《尚论篇》编次。

程氏推崇方有执的观点，认为《伤寒论》并不局限于诊治伤寒病，而为理法方药俱备的全书。故曰：“《伤寒论》之有六经，非伤寒之六经也，……处处是伤寒，处处非伤寒也。”但是，程氏编次又不尽同于方有执和喻昌，而基本上保留了王叔和旧编的全部内容，并在前面增加了“辨伤寒”等五篇医论。

伤寒论三注　清·周扬俊撰，成书于1677年。本书以《伤寒论条辨》、《尚论篇》两书对《伤寒论》条文的注释为主，另加己注补之而成。故名曰《伤寒论三注》。全书共分十六卷。其一至三卷，分别以风伤卫、寒伤营、营卫俱伤三篇论述太阳证治。第四卷分三篇论述阳明经证、腑证及禁下、坏证治法。第五卷分上下两篇论述少阳经证及坏证治法。第六至八卷均各以上、中、下三篇分述三阴病的传经证、脏寒证及坏证治法。第十卷论脏结、结胸、痞证。第十一卷论合病、并病。第十二卷论痉、湿、暍病。第十三卷论痰、宿食病。第十四卷论动气、霍乱、差后营复、阴阳易病篇。第十五篇论春温、夏热病。第十六卷论脉法。

此书对六经病的编次，基本仿效方有执和喻昌，所不同者，一是在具体条文的排列上稍有更移。如“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条，方喻均依叔和之旧，列为太阳篇首条，本书则将“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置于首条，并把此条作为六经辨证的总纲。二是本书在每经篇首均述该经环周之理，从而为其立说打下基础。且本书在篇目的编次

上，均将六经主证与变证、坏证、杂证分篇论注，严格区别，给人以条分缕析之感。

伤寒论辨证广注 清·汪琥撰，成书于1680年。书凡十四卷。汪氏根据《内经》"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的理论，析取《伤寒论》六经脉证治法原文中属于热病的原文，广泛参考各家学说逐条予以辨注。在治法上，不拘泥仲景成方，选列自晋迄明代治疗热病的效方作为辅翼。汪氏纂注《伤寒论例》，图注手足阴阳六经经脉，并附热病针刺法及穴位图说等。作者复撰《中寒论辨证广注》，分上、中、下三卷，体例悉遵前书，逐条辨注《伤寒论》中克属真寒证的原文。汪氏以邪之传经者为热病，直中者为寒证，治疗时不宜混淆。故将仲景《伤寒论》析分为二，在编法上别开生面，对于读者学习和研究《伤寒论》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伤寒论集注 清·张志聪撰，成书于1683年。全书分六卷。卷一和卷二为太阳病脉证篇。卷三为辨阳明、少阳病脉证篇。卷四为辨太阴、少阴、厥阴病脉证篇。卷五为辨霍乱病脉证、辨阴阳易、差后劳复病脉证、辨痉湿暍病脉证、辨可下病脉证、辨不可下病脉证、辨不可发汗病脉证、辨可发汗病脉证、辨不可吐病脉证、辨可吐病脉证。卷六为辨脉法、平脉法二篇。张志聪尊崇王叔和，学术上深受其师张遂辰的影响，故本书编次上基本上遵循王、张二人。至于"伤寒列"一篇，张志聪则认为这是王叔和增列的序言，且其内容又多是讨论《素问·热论》的，与《伤寒论》中内容不相符合，故主张删去。张氏在书中还用了"汇节分章"的方法，将《伤寒论》中内容相似的条文汇为一起概括注论，全书以一百节分统三百九十八条原文。其纲目清楚，旨趣明畅，便于学者更好地掌握条文精神。张氏注释《伤寒论》的核心理论是标本中气学说，着重从气化角度来解释六经的实质以及六经诸证的病因病机。认为《伤寒论》中三阴三阳病，多半指气化为病，而不是经络本身病变。此论与朱肱以经络解释六经的观点有所不同。后来，张锡驹则进一步提出"六经相传即为气传"，赞同并发展了张志聪这一学说。

伤寒六经辨证治法 清·沈明宗编注，成书于1693年。全书共分八卷。其编次与《尚论篇》大同小异。亦以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为纲论述太阳病。以太阳阳明、正阳阳明、少阳阳明阐述阳明病，置合病、并病、坏病于三阳经之后，以明邪在三阳之出入进退。且于各卷篇之首，简明扼要地阐明本卷、篇之大意要旨，使人开卷即明其要旨。每篇之中，均取其脉证正治之法置于前，以误治变证、救逆之法隶于后。所不同的只是在某些条文的顺序上稍有不同。如"过经不解"病诸条，喻昌放在六经病后，而沈氏放在三阳经病之后。喻昌重视以法释论，将《伤寒论》各条均隶于三百九十七法之下，沈氏则重视以经辨证。虽然在编次上，沈氏基本上是抄袭喻昌的，无甚发明，但在条文的排列、注释、尤其是各卷、篇的大意概要，较喻昌更为合理，有利于学者抓住要领。

在学术思想上，沈氏对六气时令感冒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伤寒论》中所论外感，不仅指寒邪，而是包括六淫之邪。理由是既然前贤认为寒伤营包括湿燥在内，那么风伤卫亦应包括温热之邪。这种说法，对临床上应用《伤寒论》颇有裨益。

伤寒溯源集 清·钱潢撰，成书于1707年。本书原名《重编张仲景伤寒论证治发明溯源集》，后人为方便起见，简称为《伤寒溯源集》。全书卷数，依王叔和之旧，仍分为十卷二十二篇。在内容上，钱氏认为，"伤寒例"、"可与不可"诸篇非张仲景所作，而是王叔和所加，故皆删去不录。在编次上，此书首冠以"阴阳发病六经统论"，将"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条置于六经诸篇之首，以作为六经辨证之总纲。然后，按太阳、阳明、少阳、太阴等六经之序逐一排列。对六经诸篇，皆按先正治、后反治的顺序编排。注释原文，能遵从《素问》、《灵枢》之旨，广采诸家之说，本着"合者择

之，谬者摘之，疑者释之，混者晰之”的态度，援古证今，直溯源流。每方之后又各立一论，推求制方之意，务求使读者能明立法之意，用药之因，从中窥测仲景立法之妙。这种编次方法，使经文条分缕析，令人一目了然，对临床辨证很有帮助。

本书的主要特点是，侧重于探讨六经病证的立法施治，主张以法类方，然而又反对拘泥于三百九十七法。

伤寒论直解 清·张锡驹撰，成书于1712年。本书为六卷。卷一为辨脉法、平脉法。卷二至卷五为辨六经病脉证。卷六为辨霍乱病脉证。辨阴阳易差后劳复、辨痉湿暍脉证、辨不可汗吐下病、可汗吐下病脉证。本书的体例按王叔和编次而略加改动。张锡驹认为，痉、湿、暍各证俱为伤寒并发证，故应置于六经之后；而“伤寒例”则为王叔和的序例，其意漫无发明，故当删去；同时他认为成无己对《伤寒论》的注释纲纪不明，不得要领，并未阐发出经文旨意；而对张志聪“汇节分章”之法极为推崇，认为此法有利于掌握应用，故依从之。但在章节的具体划分上与张志聪《伤寒论集注》略有不同。

本书体现了张锡驹的学术观点。认为《伤寒论》不仅为治伤寒的专书，而且是治百病的全书。认为人和自然界一样，都有风、寒、湿、燥、君火、相火六气。在正常情况下，正气按一厥阴、二少阴、三太阴、一少阳、二阳明、三太阳的顺序运行。感邪之后，则按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的顺序病传。天地寒气与人体寒气应，周而复始地循环。这说明“气传”是有规律可循的，凡《伤寒论》中拘于一日传一经的均是“气传”。但疾病的传变往往是变化无常的，有的由太阳传阳明，有的由太阳传少阳，亦有的直入三阴。所以病传是不可拘日而数的。这对指导临证的辨证和治疗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舒氏伤寒集注 清·舒诏撰，成书于1739年，全书共十卷。卷一至卷三为太阳上、中、下篇。卷四至卷六为阳明上、中、下篇。卷七为少阳全篇，兼载合病、并病、坏病。卷八为太阴全篇。卷九为少阴前、后篇。卷十为厥阴全篇。书末附六经定法、痢门挈领、女科要诀、痘疹真诠、摘要瘟疫、真阳论、杂病论、吐血论等医论。此书篇目、条文秩序悉宗喻嘉言的《尚论篇》，注释亦以喻氏之注为主，兼或采方中行、程郊倩、汪讱庵等诸家之说，然后再参以己意。故而在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的“三纲鼎立”说和三百九十七法等方面，舒氏与喻氏无二。惟于《伤寒论》一百一十三方的论述上，则大有发挥而胜于喻氏。舒氏不仅博采诸家之说，以明其立方之旨和命名之义，而且讲明药性和某药所以能治某病的原因。

本书原为初学者而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尤其是在注释的“主要关键”处，一一圈点说明，以助学者抓住要领。是书虽以宣扬仲景、喻昌为宗旨，但未免受喻氏影响太过，故反出弊病，如其对“桂枝解肌”的注释即欠妥。

伤寒悬解 清·黄元御著，成书于1756年。本书十四卷。卷首为“仲景微旨”，系全书总论部分，统论伤寒传经、六经分篇、六气主令等问题。卷一和卷二载脉法。卷三至卷十二按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顺序，依次论述六经证治。卷十三为伤寒类证。卷十四为汗下宜忌。卷末附“伤寒例”。黄氏治伤寒之学，主要渊源于方有执。他与方有执、喻嘉言一样，认为王叔和编次的《伤寒论》错简甚多，已失仲景原貌。于是黄氏重订《伤寒论》条文，力图“于破裂纷乱之中，条分线晰，复其次第之旧”。本书在论述伤寒病时，以六经为纲，首列各经病提纲，然后于各经之中再分论本病、经病、脏病、腑病、坏病，并指明传腑、传脏、入阳入阴等不同情况。故本书纲目较为清楚。

本书主要运用标本中气学说来阐发《伤寒论》，并着重从“六经气化”的角度来认识六经伤寒的病因病机。其重要观点是认为“两经同气”，如手足太阳二经均从寒化，手足阳明二经均从燥化，其他经亦以此类推。

伤寒论类方 清·徐大椿撰，成书于1759年。全书四卷，分十二类。卷一分桂枝汤、麻黄汤、葛根汤、柴胡汤四类，载方三十四首。卷二分栀子汤、承气汤二类，载方十九首。卷三分泻心汤、白虎汤、五苓散、四逆汤四类，载二十七方。卷四分杂方、六经脉证二类，载方二十二个。其中每类之中，皆先示主方；次将《伤寒论》中有关主方的证治条文列于其下，并一一加以注释说明；最后则附同类方条文和加减方。故使读者对于各类方的药性、病证、适应范围、加减变化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徐氏认为，《伤寒论》"非依经立方之书，乃救误之书"，仲景亦"不过随证立方，本无一定之次序"，系统性不够强。同时，徐氏还认为："方之治病有定，而病之变迁无定。"故采用以方类证，证不分经的研究方法，从方治规律的角度来阐述《伤寒论》辨证论治的原则性与灵活性。本书条理清晰、通俗易懂、易于掌握，临证可以因证求方，故颇受临床医生的欢迎。但由于徐氏否认《伤寒论》六经辨证的方法，这无疑与《伤寒论》的基本精神不符，因而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也受到一定的影响。

伤寒分经 清·吴仪洛撰，成书于1766年。本书系吴氏仿喻昌《尚论篇》，举纲详目，将三百九十七法分隶于大纲之下，分经论注，故名《伤寒分经》。本书共十卷。其中卷八已佚，现仅存九卷。卷一至卷四分十一篇，依次论述了六经病变；卷五分上、中、下三篇，主论温病。卷六论夏热；卷七和卷八论脉法。卷九附补卒病论大意。卷十附秋燥病。书中前五卷，基本采用了喻昌《尚论篇》的编次和注释，对喻氏不够详尽和欠妥之处，则稍加更易。

其特点是在条文中加上串解文字，使条文的词语连贯、通畅，条文的涵意得到阐发。便于初学者理解、掌握原文的精神，可作为学习《伤寒论》入门的参考书。后来，陈修园在著《伤寒论浅注》时，亦采用了这一方法。

伤寒论纲目 清·沈金鳌编，成书于1774年。本书为沈氏所著《沈氏尊生书》中的一种。是作者循柯琴之六经分次法，以仲景原文为纲，以选录各家精论为目编辑而成。故取书名为《伤寒论纲目》。全书共分十六卷，卷前冠以总论，分为脉证、六经主证、阴阳表里、传变、愈解六篇，其所论内容，除六经主证条文外，多是一些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条文，故置于六经病前。卷一至卷五按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之序，编列《伤寒论》中六经原文，各条文之下选辑后世医家精论，作者之己见，以按语的形式阐发于后。各卷目之下，作者均依据条文内容加上篇目。至于六经之外的条文，除卷首载录一些外，释列于末卷中，以补六经所未备。

此书的特点是突出了六经辨证，集中了王叔和以下的各家精论，不仅在理论方面阐发精当，而且对于学者分析、研究《伤寒论》无疑有很大的帮助。沈氏在学术思想上推崇柯琴，故在他所选录的诸家之论中，柯琴占有很大一部分。至于沈氏所加按语，语言简炼，持论严谨，颇有画龙点睛之妙。总之，本书可以说是一部研究《伤寒论》各家注释的难得的参考书。

重订通俗伤寒论 清·俞根初著，何廉臣增订，徐荣斋重订，成书于1776年。本书原为三卷，详论伤寒证治，为俞根初于1776年写成。后经何秀山加按语，复经何廉臣增订，加入历代各伤寒名家有关伤寒、温病、杂病的内容，编为十二卷。近人曹炳章又为之补缺，徐荣斋更为之重订，分为十二章。其中第一章为伤寒要义，计十节；第二章载六经方药，计十六节；第三章论表里寒热，计十节；第四章辨气血虚实，计十节；第五章为伤寒诊断，计八节；第六章为伤寒脉舌，计八节；第七章为伤寒本证，计五节；第八章为伤寒兼证，计二十一节；第九章为伤寒夹证，计十六节；第十章为伤寒坏证，计四节；第十一章为伤寒复证，计十五节；第十二章为伤寒调理法，计五节。共一百一十八节。徐荣斋根据"取其精华，扬弃糟粕"的原则，对原著进行了重订。每节根据自己的体会进行补充加注。对原著中一部分不切合实际的杂乱的内容，进行了删减

和修订。全书的编次体例为：各部均先列俞氏著文和俞氏经验方；次附何秀山的按语和何廉臣之勘补内容；最后附徐氏的按语。

本书体现了俞氏、何氏和徐氏的学术思想。如对伤寒六经的认识，俞氏提出了六经形层之说，认为六经并非单纯指六条经络，而是代表了疾病由浅入深、由表入里的层次。徐氏则进一步明确指出："伤寒六经不过就病变上分作六个阶段。"故本书在辨伤寒、温病乃至杂病时，多按六经论其证，并结合卫气营血辨证分析之，实有融通伤寒学和温病学之意。对于伤寒病的治疗上，俞氏强调阳明胃的作用，认为治阳明胃是治伤寒的关键。从本书内容上看，俞氏虽名为治伤寒，实际上包括了所有外感热病。因此，本书可称是一部论述外感病较为全面的著作，它对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均有参考价值。

伤寒论集成 日本·山田正珍撰，成书于1789年。本书共十卷，作者据宋·高保衡、林亿的《伤寒论》校订本，广泛参阅古今《伤寒论》注本（包括日本医家的几种注本），予以辨析、选注、删繁、考订，并将所有条文编列序号，计408条，又依据《玉函经》补充了1条，共409条，虽为集注性质，颇多个人见解，在日人的《伤寒论》注本中具有一定的影响。

伤寒指掌 清·吴坤安撰，成书于1796年。全书共四卷。吴氏所说的伤寒，包括伤寒和温热二类病证。本书辨析伤寒、温热病证治，伤寒推崇王宇太、喻嘉言、柯韵伯等；温病悉遵叶天士、薛生白学说。条理清楚，论述颇精。卷一辨类伤寒及三阳经，卷二述三阴经及差后诸病，卷三论伤寒变证，卷四列伤寒类证。吴氏原著后经邵仙根于正文后增写评语，多系经验之谈。又晚清何廉臣曾将本书略予删改，改名《感证宝筏》刊行。

伤寒论浅注 清·陈念祖撰，成书于1803年。本书共六卷。卷一为凡例、读法、张仲景自序、辨太阳病脉证，计四十一节。卷二辨太阳病脉证，计八十一节。卷三辨太阳病脉证，计五十九节。卷四辨阳明病脉证，计八十节。卷五辨少阳病脉证十节、辨少阴病脉证四十五节。卷六辨厥阴病脉证五十五节、辨霍乱病脉证十一节、辨阴阳易差后劳复七节、痉湿暍篇等。陈氏认为："叔和编次《伤寒论》有功千古"，故取王叔和整理的《伤寒论》为蓝本，详注辨太阳病脉证至差后劳复的原文。然后去其"平脉"、"辨脉"、"伤寒例"、诸可汗吐下与不可汗吐下等篇。并将痉湿暍置于卷六之末。由叔和整理之十卷，缩为六卷。陈氏对张隐庵、张锡驹运用五运六气原理阐发六经病变的观点、分章节论述的方法、传经的认识及《伤寒论》的理论通治百病的见解都很推崇。因此，此书对于原文不曾增减一字，移换一节，其所有补注，亦多采用二家之说，间有解释不甚满意者，则另选诸家之精华以补注之。

宋元以后医家皆认为，凡传经者，俱为热证；凡寒证则悉为直中，而无传经者。陈氏在临床实践中发现，传经直中寒热皆有。本书的最大特点是，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将《伤寒论》古奥之言，幽深之理，清楚地表达出来，使初学者无师自通，起到了推广《伤寒论》的作用。故其影响较其它书更为深远。

伤寒论本旨 清·章楠著，成书于1835年。全书九卷。卷一先论伤寒大意，次列伤寒与温病、谵语、舌苔、阴阳表里等的辨别。卷二至卷四主要论述六经证治及合病并病。卷五论诸误治变证。卷六至卷七论温、热、暑病的源流及证治。卷八论脉证合参问题。卷九则依据条文顺序，汇集诸方于此，以便随时查阅。本书编次与方有执所著之《伤寒论条辨》有共同之处，但也有自己的特点。

由于章氏受叶天士、薛生白湿热论思想影响较大，故在本书中对湿热病条文论述甚详，且附录了叶天士之《温热论治》及薛生白的《湿热条辨》，注意了伤寒与温病在病因、病机及症状上的鉴别。对研究、整理《伤寒论》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伤寒方经解 清·姜国伊注，成书于1861年。本书简称《经方解》，不分卷。书中注解《伤寒论》方113首，于自跋中提出："论经方者，须明药性；明药性者，须考《本经》(指《神农本草经》)。"故对方药的气味、主治功用的释文，均本于《神农本草经》；或以《名医别录》作为补充。方义较简要，但也有一些附会的论述。书末附《内经脉学部位考》。

伤寒论浅注补正 清·唐宗海著，成书于1894年。本书在陈修园《伤寒论浅注》的基础上进行"补正"所写成的，故名曰《伤寒论浅注补正》。全书七卷。卷一辨太阳病脉证上、下。卷二辨阳明病脉证。卷三辨少阳病脉证。卷四辨太阴病脉证。卷五辨少阴病脉证。卷六辨厥阴病脉证。卷七载霍乱、阴阳易差后劳复、辨痉湿暍、附识方药离合论、古方加减论、古今方剂大小论、服药法论、劝读十则、医病顺其自然说、征引等。唐氏对陈修园的《伤寒论浅注》极为推崇，但又认为"此书注解，尚有缺误"，故以正者从之，谬者正之，缺者补之的态度对《伤寒论》全篇进行注释发挥。

本书在学术上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明确三焦性质，常用三焦生理病理来解释伤寒诸证的病机和现证；二是结合西医理论来注释《伤寒论》。

伤寒补例 清·周学海撰，成书于1905年。全书二卷。卷上设"伤寒难读并宜补大旨"、"伤寒重病多是下焦伏寒"、"晚发是伤寒正病"、"水气凌心即是三焦伤，伤寒杂病皆有之"、"无端暴喘即是寒入命门，伤寒杂病皆有多"等诸论。卷下设"伤寒论读法十四条"、"南北伤寒温病异治"等诸论。周氏认为，治伤寒之学不能专读伤寒一书，拘于一书，论伤寒不能仅拘于六经证治。据此，周氏将"伤寒例"中"即病为伤寒，伏气变为温病"的理论，通过对伤寒、温病、疟、痢等病证分析，结合个人临证心得，予以阐发。提出伤寒辨证应分为：一、伤寒初起本证治法。二、伤寒初起兼证治法。三、伤寒日久化寒并误治化寒证治。四、伤寒日久化热并误治化热证治。此外，霍乱、风湿、食复等均以杂证附之。这样就打破了六经辨证的框框，为外感热病的临床辨证开辟了新的途径。

周氏认为，诊伤寒需先察其下焦元气虚实。虚而寒者为真阳不足，温而兼补之；实而寒者则重温搜。可见周氏对伤寒的病因、诊断、治疗都有自己的见解。由于本书论点明确，论述简要，切于实用，且多有发挥，颇能给人以启发，故堪称为一部学习和研究《伤寒论》有价值的参考书。

二、金匮类

金匮要略论注 清·徐彬著，成书于1671年。全书二十四卷。每卷列病症一篇(食禁二篇合为一篇)，每卷首列论若干、脉证若干条、方若干首，提纲挈领。文中有注、有论、正义疏释备于注，或有剩义及总括诸证不可专属者见于论。徐氏系江西名医喻昌之弟子，故所学颇有师承。其论注简明，辨疑剖析。引经析义、切合临床。在尤在泾《心典》问世以前，是《金匮》注本中最好的一家，后世多宗其说。

金匮要略直解 清·程林撰，成书于1673年。书凡三卷，所列篇次均依原本次第。因其特点是"直截简切，义理详明"，不作僻语、迂论、曲解及误人之谈，故书名曰《直解》。另外，由于本书采取"以经证论"之法，注释悉本《内经》、《神农本草经》、《甲乙经》、《中藏经》、《伤寒论》，而六朝、唐宋诸名家有确论者亦兼采之。程氏认为："读仲景《金匮》，必融汇仲景《伤寒》，否则得此失彼。"这一观点，对后世学者有所启发。

金匮要略编注 清·沈目南撰，成书于1692年。书凡二十四卷。卷一首列叙例、时令病、问阴阳病十八、望色、闻声、问治未病、五脏病喜恶、五脏攻法、误治救逆、切脉、厥论、喘论等篇。卷二至卷二十四，每卷列病证一篇。

沈氏之注，文辞明畅，颇有发明，多引轩岐

之言与仲景之论，融合为一。对学习和研究仲景之学很有参考价值。

金匮要略本义 清·魏荔彤释义，成书于1721年。本书三卷。卷上载“脏腑经络先后”至“腑满寒疝”十篇。卷中载“五脏风寒积聚”至“趺蹶手指臂肿”八篇。卷下载妇人病三篇。共计二十一篇。魏氏酷嗜轩岐之学，认为“往往以仲景所言释轩岐不明者，而以轩岐所言释仲景方得明，以此知仲景之书不易了了也”。故魏氏之注，往往以经解论，其注释辨析不拘于前人所言，颇有创见。

订正仲景全书金匮要略注 清·吴谦等撰，成书于1742年。本书系《医宗金鉴》的一部分，即其中的卷十八至二十五卷。卷十八为脏腑经络先后、痉湿暍病二篇。卷十九为百合狐惑至肺痿肺痈病计五篇。卷二十为奔豚气至惊悸吐衄病计五篇。卷二十一为痰饮咳嗽至水气病三篇。卷二十二为黄疸至趺蹶手指臂肿病四篇。卷二十三为妇人妊娠至杂疗法三篇。卷二十四为食禁二篇。卷二十五为正误、存疑二篇。本书卷目次第悉照林亿校本，纲领条目，则详为分别，并不拘泥前人。其编著次第，皆首经文，次注释，次集注，次方药，次方解集注。书中注文简易明显，发挥经旨，间或旁参互证。博采赵良仁、徐彬、程林等诸家注释之精萃。务使仲景立法成方之旨、规矩变化之妙明晰易晓。

金匮悬解 清·黄元御撰，成书于1756年。全书共二十二卷。卷一为脏腑经络。卷二为五脏风寒积聚。卷三为中风历节。卷四为痉湿暍。卷五为疟病。卷六为百合狐惑、阴阳毒。卷七为血痹虚劳。卷八为惊悸吐衄下血瘀血。卷九为奔豚。卷十为水气。卷十一为消渴、小便不利、淋。卷十二为黄疸。卷十三为呕吐哕下利。卷十四为痰饮咳嗽。卷十五为肺痿、肺痈、咳嗽上气。卷十六为胸痹、胸痛、短气。卷十七为腹痛、寒疝、宿食。卷十八为趺蹶。卷十九为疮痈、肠痈、浸淫。卷二十为妇人妊娠。卷二十一为妇人产后。卷二十二为妇人杂病。每卷一篇，本书删去了“杂疗方”和“食禁”三篇。每卷之首先述本病篇大意以为概说，以下各节均分章论述。如卷一分为十六章，卷二分为二十一章，全书共分三百六十五章。

黄氏注疏的特点是“以经解论”，每注必以《内经》、《难经》为据，并广涉阴阳五行制化之理。此外，黄氏对《金匮》诊法、治法亦颇有研究，认为《金匮》治内伤杂病大旨在扶阳气，以此为运化之本。本书的不足在于，理论多而实际少，结合临床每欠恰切。故后世医家多不从其说。

金匮要略浅注 清·陈念祖集注，成书于1803年。本书是由《陈修园医书》中辑出的单行本。全书共十卷。卷一为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痉湿暍病脉证。卷二为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脉证、疟病脉证、中气厉节病脉证。卷三为血痹虚劳证治、肺痿肺痈、咳嗽上气脉证。卷四为奔豚气至五脏风寒积聚脉证。卷五为痰饮咳嗽脉证、消渴小便不利病脉证。卷六为水气脉证。卷七为黄疸证治。卷八为呕吐哕下利脉证，至趺蹶手指臂肿转筋狐疝蚵虫脉证。卷九为妇人病三篇。卷十为杂疗、食禁三篇。陈氏在总结前人注释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体会写成此书。

本书深入浅出，明白易晓，对前贤著述，取其立论平正，能发挥本文奥旨者，逐节辑录于后，以为相互引证更有助于对原文的进一步理解。

金匮玉函要略辑义 日本·丹波元简撰，成书于1806年。全书分六卷。卷首为“综概”，综述关于《金匮》一书的沿革和考略。卷一载“脏腑经络先后”至“中风历节”五篇。卷二载“血痹虚劳”至“腹满寒疝”五篇。卷三载“五脏风寒积聚”至“水气病”四篇。卷四载“黄疸病”至“趺蹶手指臂肿”五篇。卷五载“妇人病”三篇。卷六载“杂疗”、“食禁”三篇。该书以宋本、徐熔本、俞橋本、赵开美本等四种版本为校勘依据，并采集徐彬之《论注》、程林之《直解》、沈明宗之《编注》、魏荔彤之《本义》、尤怡之《心典》、吴谦之《医宗

金鉴》，以及《千金方》、《外台秘要》、《巢氏病源论》、《肘后方》等历代各家之言。故广引博证，精于校勘是本书最大的特点，并反对执意删改正文。

本书重在校勘，贵在考据，故可作为学习和研究《金匮》一书的重要参考文献。

金匮要略述义 日本·丹波元坚撰，成书于1842年。本书于1936年收入《皇汉医学丛书》。书凡三卷。卷上载"脏腑经络先后"至"腹满寒疝"篇计十篇。卷中载"五脏风寒积聚"至"趺蹶手指臂肿"计九篇。卷下载"妇人妊娠病"至"果实菜谷禁忌"计六篇。本书是在《金匮玉函要略辑义》的基础上的羽翼之作。

本书的特点是，颇似《辑义》务在详于训诂考据之学，博采广证，足资参考。于每条经文后，择先贤注之最精者列于前，加以分析鉴别，以便学者取用。凡属考据所得者，使按字标于首，详加剖析。故本书对学习、研究《金匮》一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金匮要略浅注补正 清·唐宗海著，成书于1893年。全书九卷。卷一为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痉湿暍病脉证。卷二为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脉证、疟疾脉证、中风历节病脉证。卷三为血痹虚劳证治、肺痿肺痈、咳嗽上气。卷四为奔豚气病证治、胸痹、心痛短气脉证、腹满寒疝宿食脉证。卷五为五脏风寒积聚脉证、痰饮咳嗽脉证、消渴小便不利、淋。卷六为水气病脉证病治。卷七为黄疸证治、惊悸吐衄胸满瘀血脉证。卷九为妇人妊娠证、妇人产后脉证、妇人杂病脉证等。此书是对陈修园《金匮要略浅注》的补充和订正。其特点在于，以《内经》和仲景的理论为基础，结合西洋医学进行解释贯通，以达到阐明本书的精义。

金匮要略今释 陆渊雷著，成书于1934年。全书八卷。卷一载"脏腑经络先后病"至"百合狐惑病"三篇，卷二载"疟病"至"血痹虚劳病"三篇。卷三载"肺痿肺痈病"至"腹满寒疝宿食病"四篇。卷四载"五脏风寒积聚"至"消渴小便不利淋病"三篇。卷五载"水气病"至"惊悸吐衄病、下血胸满瘀血病"三篇。卷六载"呕吐哕下利病"至"趺蹶手指臂肿病、转筋阴狐疝蛔虫病"三篇。卷七载"妇人病"三篇。卷八载"杂疗方"和"食禁"三篇。本书是以"汉师训古"为主，并结合"远西科学"博考深思，去其浮空执滞，为之"疏通互证"，"糅合为一"为目的。故方术以中土为则，理法以远西为准，是一部中西汇通的《金匮》注本。其体例，每篇下首先注明论几首，脉证几条，方几首，次为概论本篇大意，多用西说阐明。每条原文之下，博采历代医家之说，并重于校勘，个人发挥以按语标明，每方之后，除选择历代医家之方解外，并附古今验案较多，足资参考。陆氏对日本丹波氏注论极为推崇，故书中多录之。

陆氏能博采众长，力图中西医汇通，并附古今医案，实有可取之处，但其片面地强调西医科学，并用西医解释中医，带有不少牵强附会的观点。

金匮发微 曹家达注，刊书于1936年。本书于1936年出版后，在1956年由上海千顷堂书局将本书与《伤寒发微》合刊出版，书中不分卷次，自"脏腑经络先后病"起，至"妇人杂病"止共载二十二篇。曹氏注解本书力求提要钩玄，诠解精当，既不抄袭前人，也不泥于一家。凡错文、错简必予校订，并纠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和不妥的注释。书中注释各条，不但剖析病理，且将多年的临证治验融会其中，使其信而有征，故本书非一般寻章摘句，牵强附会所比。

曹家达，字颖甫，别号拙巢老人。他精通医学，尤其对《伤寒论》、《金匮要略》的研究颇有成效。早年曾在丁甘仁等筹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任教，已故名医秦伯未、章次公等都是他的学生。曹氏是近代著名经方家，一时盛称为善用经方的曹派。他的学生姜佐景，将其平生验案搜集整理。编成《经方实验录》三卷，载验案二百余例，传诵一时。

三、温病类

广瘟疫论 清·戴天章撰，成书于1675年。本书是戴氏在吴又可《温疫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而成。书凡四卷。卷一论瘟疫早期证候特点、瘟疫性质、感人途径、瘟疫兼夹诸证。卷二辨析瘟疫传表之证(计三十二证)。卷三辨析瘟疫传里之证(计四十一证)。卷四论瘟疫的治疗。虚实疑似、瘟疫后遗诸证诊治、妇人儿童瘟疫诊要。卷末，附本书所用之方。戴天章论瘟疫，既宗吴又可，而又有所发挥。本书将瘟疫之治概括为汗、下、清、和、补五法，也较《温疫论》明析。吴氏认为，温疫的治疗不可以拘泥于伤寒"下不厌迟"的说法，戴氏则在这种论点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瘟疫"下不厌早"。书中载方八十三首，丰富了瘟疫病的治疗方法。在瘟疫病因上，戴氏与吴氏的认识也有不同，吴氏认为瘟疫的病因乃六淫之外的"戾气"所致，而戴氏却认为"属湿温二气合成"。两论相较，戴氏反而自陷囹圄。

本书最大的特点是辨证精当，析理明详。作者不仅从气、色、舌、神、脉五方面提出瘟疫早期诊断要点，并且详述了瘟疫的常见症、疑似症、危重症、后遗症；对每个症状的病理机制、鉴别诊断、主治方药均作了比较精确的分析，考之临床，戴氏所论也多切实用。

温疫论类编 清·刘奎评释，成书于1787年。共五卷。刘氏于温疫专著中推崇吴有性《温疫论》，"但嫌其序次乱杂，前后倒置，不便观览。且行文详略未能合宜"(见自序)，遂命其子刘秉锦将《温疫论》予以分类，析为续论、统治、杂症、摄要、正误共五卷。刘奎结合个人学术经验予以评释，并对吴氏原著有所增删和发明。后人将此编入《说疫全书》中。

松峰说疫 清·刘奎著，成书于1789年。书凡六卷。卷一为"述古"，综述《内经》、《伤寒论》等经典关于瘟疫之论。卷二为"论治"。卷三论葡萄疫、捻颈瘟等诸杂疫。卷四辨疫证之疑难问题。卷五为"诸方"。卷六论运气天时对瘟疫发生和流行的影响。本书基于"天人合一"的观点论述瘟疫的发生，并提出疫毒可以潜伏于人体之内。书中对瘟疫的论治提出统治八法和六经治法。瘟疫统治八法，即解毒、针刮、涌吐、雷熨、助汗、除秽、宜忌、善后等八法；瘟疫六经治法，即遵《伤寒论》六经辨证而分类。此外，对瘟疫兼暑、兼湿、兼痢、妊娠瘟疫、小儿瘟疫也提出了相应的治法。书中所载疫病的种类甚为可观，仅在卷三"杂疫"中就载有葡萄疫、虾蟆瘟、刺蠭瘟痧等十九种；狼掐翻、扁担翻等八种；麻雀挣、羊毛挣等二十一种；其他如赤膈类伤寒、乌痧章、谷眼、羊毛疔等二十是种。并一一指出治疗方法。故本书又可称之为论疫的全书。书中治疫方药甚多，且简便易行，其中集录了不少民间治疫行之有效的秘方、验方。如大蒜、橘叶、桃叶浴法，涂脐散、刮痧法等。

本书在不少问题上受了吴又可《温疫论》的影响，但其论疫的广度则超过了吴氏。然本书也有糟粕之处，如符咒之说等，对于这些内容，则应予扬弃。

疫疹一得 清·余霖著，成书于1794年。本书专论发斑疹性瘟疫，共上下两卷。卷上论疫疹病源、诊治要点、常见症状(计二十五症)辨析。卷下述疫疹差后诸证(计二十症)的治疗、斑疹形色的辨别、疫疹诸方(计二十八方)析义，后附余霖亲治的十一例疫疹重症验案。所谓"疫疹"，实为一类以皮肤现斑疹为主症的瘟疫的统称。此类疾病，既与一般瘟疫有所不同，而又"有别于麻疹、风疹、暑疹"之类发疹性疾病。本书对疫疹现症的论述很详细，尤详于疫疹之危重证候。书中还设有专篇论述斑疹的形色，从斑疹的外观变化来预测疫疹的吉凶顺逆。由于余氏认为"火者疹之根，疹者火之苗"，故其立清热凉血、泻火解毒为疫疹的治疗大法，主张用大剂石膏清泄胃中火热，创制了"清瘟败毒饮"这一有效方剂。余氏还根据疫疹不同的现症，设立了此方五十二种加减法。

温证指归 清·周魁著，成书于1799年。书凡四卷。卷一载有"温证正名论"、"温证汇海论"、"羊毛疹辨"、"治温证当明立运方隅高下人质强弱论"等二十篇医论，以阐明瘟疫的病因、病理和治法。卷二论瘟疫诸证，如"发热恶寒"、"诸汗"、"发狂"等七十余种，详细记载了瘟疫证候变化和瘟疫重症，如葡萄疫、戴帽疫、疙瘩、捻头、大头、软脚诸瘟等。卷三论治瘟疫的各种方剂，共载方一百一十三方。卷四载医案十六例。书中论瘟疫诸证，全而且精，且多详述鉴别诊断要领。

周氏学有渊源，书中悉遵《内经》之旨，收集了历代医家有关"瘟疫"的论述，尤其推崇吴又可、戴天章、张璐、杨栗山等名家。本书可谓一部集瘟疫之大成的著作，诚能起到"指南之鉴"的作用。然而本书所不足者，仍有"温"、"瘟"不分之弊。

温热病指南集 清·陈平伯撰，成书于1809年。一卷。本书前述温热病大意，次为风温病条例，论述风温诸证证治，介绍其立法及具体方药，逐条予以辨注分析，在温病学派中有一定的影响。后列湿温证条例，内容与《温热条辨》大致相同。

温热赘言 清·吴金寿述，成书于1831年。书凡一卷。首篇"温热病大意"，阐明温热病的发病机理和治法；继列"风温症条例"、"湿温条辨例"二篇；卷末载温热病的"察舌"和"辨脉"。书中对温热病均属伏气一说持有异义，而主张温病属于暴感病。并指出治疗上温热与伤寒迥异。书中"风温症条例"乃陈平伯的著作，共十二条，对风温发病、临床特点、治疗用药的论述很详细。"湿温条辨例"乃薛生白的著作，对湿温病的病因、病机、证治均条分缕析，作了精辟的论述。但吴氏所载"湿温条辨例"仅三十一条，与王孟英《温热经纬》、章虚谷《医门棒喝》二书所载略有出处。所以本书基本上属于一本资料汇编性质的书，在温病学中影响不大。

重订广温热论 何廉臣编，成书于1907年。书凡二卷。卷一为温热总论，阐述了温热病的发病和诊断；温热与伤之别，温热伏气与新感不同；温热病兼证、夹证、复证、遗主疗法；妇人温热、小儿温热证等。卷二为温热病治法、方剂及验案。清代戴麟郊著《广瘟疫论》，后经陆九芝删订，改名为《广温热论》，何氏又在陆氏的基础上，博引前人名著，综合印证，条分缕析，重为订正，乃名为《重订广温热论》。书中除保留了戴、陆二家的长处外，又增入了不少有关温热病的新内容。何氏对温热病的治疗，宗丹溪重养阴，戒燥热之说，提出"治温热病，首用辛凉以解表，次用苦寒以清里，终用甘寒以救液"的原则。并集历代诸医家治温热病的良方共三百二十七首，又选载了罗太无、陆养愚、张路玉、吴鞠通、叶天士、王孟英等名家医案三十余则以资参考。书末，何氏还将樊开周师治温热的经验概括为八法，即发表法、攻里法、和解法、开透法、清凉法、温燥法、消化法、补益法。此足以见何氏研究温病的造诣之深。实堪称近代研究温热病之一大家。

本书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其中对西医的一些认识，确有不妥之处，这是本书的不足。